叢書集成新編

六六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七六册目錄

文學類

文別集—明

認眞草十六卷	明 鹿善繼著	畿輔	一
范文忠公文集十卷	明 范景文著	畿輔	七二
申端愍公文集四卷	明 申佳胤著	畿輔	一一七
天問閣集三卷	明 李長祥著	仰視	一三〇
楊大洪集二卷	明 楊 漣撰	正誼	一四七
甲乙雜箸一卷	明 孫 肩著	仰視	一七四

文別集—清

第六絃溪文鈔四卷	清 黃廷鑑著	知不足	一八〇
南雷文定十二卷（前集、後集、三集、附錄）	清 黃宗羲撰	粤雅	二〇八
寒松堂集十卷	清 魏象樞著	畿輔	二七二
聰山集三卷	清 申涵光著	畿輔	三六三
湯潛庵集二卷	清 湯 斌撰	正誼	三八一
陸稼書先生文集二卷	清 陸隴其撰	正誼	四〇二
習齋記餘十卷	清 顏 元撰	畿輔	四二五
居業堂文集二十卷	清 王 源著	畿輔	四七四
正誼堂文集十二卷附續集八卷	清 張伯行撰	正誼	五六六
忠裕堂集一卷	清 申涵盼著	畿輔	六四〇
恕谷後集十三卷	清 李 塨著	畿輔	六五五
解舂集文鈔十二卷附補遺二卷	清 馮 景撰 清 馮 辰校	抱經	七〇二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認眞草

鹿善繼著

題鹿伯順十五種認眞草

今載筆之官曰史。卽畫家。盤礴亦曰史。史家敍述㛹娟。期盡其人之眞。畫家阿堵三毫。亦期盡其眞。約以筆無不致之情。而後其眞無膦致。士君子任天下以眞。獨若斯史乎。予讀六大紀。槪不言眞。而眞適在繹。後世於百千人中標其一二人曰眞人。曰眞儒。曰眞忠。卽英雄將相。閒題之以眞。蓋古人情不外匠。行不久邈。善善惡惡。鳧短鶴長。夫亦人耳。儒耳。忠臣英雄耳。無弗眞。而何以標眞之名。後之君子。崭鳧企鶴。匿端匿跡。當其棲遲薜越。希蔭高華。故齊膺拭舌。緣飾其粧傀。及借翰屏風。邁登槐岳。碎嘗而類棄之。如齎客。如脫卒。如寄𥡴之兒。於此遂標眞而別於贗。嗟乎。苛靡纖護。規行焚溺而輕倭自將。又或和聲於促杜。正不圖見伯順之眞也。伯順翛然清遠。衷貯峨眉。姑射。至其駕馭長材。堅挺大節。招不來。麾不去。眞有古大臣之風。當其矯發金花也。署掾環嗣曰。非專實。何著認眞。獨類一推署符耳。予快此語。椽摹天下孩詆不任者。故題伯順所著十五種書曰認眞草。夫眞起於別贗。而認眞又起於贗之笑眞。卽如今天下談兵媒進者贗耳。適若屣蹤司。馳塞上。對張敵者三年。習十萬兵。擁六七大將。行十城百萬中。閒二三友人。帳四百里封疆。同進者旋擁大位。而身不十一級。卽聖明之世。恬如也。將無眞乎。澈水遼澤。彊陽卻步。胡囊裳就之。頓歷歲時。其讓死忠諸君子。他人危之。伯順不危。而亦卒不危。卽金花逢上怒。大司農手戰奪出恚語。伯順自若。韓稚圭不與人膽乎。予每題伯順眞材眞品。伯順亦稱肝膽。患不眞。故其衆推獨任。衆趨獨辭。惟是眞肝膽。而所至析利敝極精。酌古法極細。其夜思而旦營之。坐晝而立繼之行。所見極決。其與正人合。如金如石。極堅且久。口不騁黃馬劇談。卽千里赫赫。率眞手奏。其所許與錄列。若夫扶孤減賦。洎司農司極司奉常光祿中所執奏。行一意有少利歸官歸民。貫視其身爲公家有而不敢私。蓋其事具在諸書。書又稱爲國求眞材。做眞事。其皋眞而自寫以癡。曰眞者空而無私。癡者頑而不解私。予讀他氏論眞。亦曰思以曠。心以珠在淵。蓋氣沉而神斂也。伯順集不關痛枯。遂不辭險易。力不程輕重。任不覩利害。嘗以眞心用豪傑之才。氣沉而神斂。安得有私。每謂天下事。論不可負之已。豈論不可知之人。論不可錯過之今日。豈論或有變態之異日。是宜語儒。語忠。語英雄。曰眞。而獨曰癡不解私。夫私成於解耳。唐安市卒乘高。嘗集矢四應不亂。文皇壽甚。侍臣曰。渠未思耳。文皇恚甚。解人利害分明。得無傷於思也。方今日月中天。黎邱不幻。而或不識吾眞。予得持認眞草比折蘖之愛乎。陸放翁以文知人。卽倉卒書牘符檄。書判。槪見心能。然讀認眞草。甯惟認伯順。抑自認吾眞矣。崇禎甲戌春三月。友人高陽孫承宗稚繩甫題。

認眞草總目錄

卷一……一
金花始末
卷二……一一
馬房本末
卷三……二三
籽粒本末
卷四……四三
扶孤始末
卷五……五五
餉餘
卷六……六五
農曹草
卷七……七五

粵東鹽法
福建鹽法
卷八……九九
讀禮草
卷九……一一一
待放草
卷十……一二一
典餉草
卷十一……一二九
榷曹草上
卷十二……一四九
榷曹草下
卷十三……一六九
榆關草上
卷十四……一九一
榆關草下
卷十五……二一一
再歸草
卷十六……二二七
奉常草

按年譜載崇禎七年先生年六十歲刊認眞草十五種成先生所手輯高陽孫文正公所命名者也金花始末二卷馬房本末一卷籽粒本末四卷扶孤始末一卷賓餘一卷農曹草一卷粵東鹽法一卷福建鹽法一卷讀禮草二卷待放草三卷典餉草二卷榷曹草三卷榆關草四卷再歸草四卷奉常草五卷板久佚失鮮有存者世傳鹿忠節公集乃茅止生元儀所輯以文分類去十五種之目而此書之本旨失矣十五種命名或以事或以官或以時孫夏峯述先生之言曰隨地隨時各有其事無文以誌之則精神亦恍惚而不可據故借此語言以寄其行事不欲使人名我爲文人也觀先生此言可以知其書之旨趣矣考此書編輯未立體例金花、馬房、籽粒三種內他人之文羼入大半籽粒折徵一事耳而衍爲四卷未免重複煩冗之病他種內亦有閒文當删者茲加裁汰併爲十六卷仍存十五種之目高陽序仍弁於卷首先生之文尚有三歸草茲任太常告歸六十以後之作夏峯先生曰認眞草止歲文字以節見三歸草多晚年見道語范質公刻之兩

都未及傳而板已灰燼夫先生學陽明之學者也直剖良心務求實用認眞一編旣以節義經濟見矣三歸草訪得稿本再校勘付梓

認眞草目錄

卷一
金花始末
酌留金花呈堂
附代戶部尚書李汝華覆閩邊餉將絕疏
附代戶部尚書李汝華認暫借金花之罪疏
附內承運庫太監王某奏奉聖旨
請告疏
再請告疏
廣東司署事紀

案明志內府凡十庫承運庫儲緞匹金銀寶玉等物而金花銀爲大宗初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稅有金銀入內承運庫其歲賦偶折金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祿而各邊有緩急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改折漕糧歲以百萬爲額盡解內承運庫不復送南京自給武臣祿十餘萬兩外皆爲御用所謂金花銀也七年設戶部太倉庫凡折銀者皆入太倉弘治、正德間每

收太倉銀入內庫。嘉靖二十二年。以太倉銀轉。特令金花、籽粒銀應解內庫者。並送太倉。備邊用。其後復入內庫。萬曆六年。於歲供金花銀外。又增買辦銀二十萬。以爲常。四十六年。遼東兵興。驟增餉三百萬。戶部請發內帑。不應。則借支南京部帑。括天下庫藏餘積。徵宿逋。裁工食。開事例。而遼東巡撫周永春請益兵加賦。戶部議加天下田賦數百萬。猶以緩不濟急。當是時。內帑山積。廷臣請發。不應。戶科給事中官應震。請金花仍解太倉。復還故物。督餉侍郎李長庚以遼警益急。請留金花充餉。神宗終不允。官應震又據會典上疏。明金花銀解太倉應邊之爲祖制。且謂諸臣止謂之執爭。不爲執留。以飄戶部。時先生署廣東司事。廣東解金花銀至。先生遂議留解遼餉。與同官謀。請於尚書李汝華。値周永春遼餉將絕疏至。遂以應遼餉而後疏聞。神宗怒。切責堂司官。立命補進。先生堅執初議。冀感動上心。卒以此獲譴。語詳署事紀中。先生被譴後。本部辨奏。吏部執奏。內閣方從哲。科道臣官應震、張延登、吳亮嗣、李奇珍、盧謙、亓詩教、房壯麗、晏文輝、趙綵、薛敷政等。皆有論救之疏。舊刻本俱以次編入。今以非先生文。悉刪去。考金花之原委。附記於此。以見先生此舉。任人之所不敢任者。明祖制。濟邊急。酌時勢之當然。而非矯激以立名者比也。

卷二

馬房本末

馬房裁革呈堂

再呈堂

答王蠖璧書

答王蠖璧書

附戶部主事王聚呈堂

答王蠖璧書

附戶科給事中商周祚題參疏

附戶部尚書李汝華題參疏

裁革冒破說

卷三

籽粒本末

籽粒折徵公揭

與賈孔瀾書

與畢沖陽書

與畢沖陽書

與畢沖陽書

與左浮邱書

與畢沖陽書

與畢沖陽書

答畢沖陽書

與賈孔瀾書

與李續溪書

與畢沖陽書

與紀萬石書

與畢沖陽書

與春擘玉書

與左浮邱書

與畢沖陽書

與左浮邱書

與張蓬元書

定興縣籽粒折徵紀

與王中訒書

同張鞏衡書

與畢白陽書

與王涵一書

與王涵一書

籽粒折徵說

卷四

扶孤始末

與容城張邑侯公書

再與容城張邑侯書

與解嵩盤觀察公揭

張門孤產簿題辭

與張生一選書

與畢沖陽邑侯書

與賈肖皋書
與瞿縣書
扶孤始末說

卷五

讀餘

贈孫君兄弟讌集序
周景文制義序
贈李司城考績序
贈恆山徐使君膺薦序
贈李茂林序
平陽後朋袁猶興論集序
建胡芳宇邑侯祠疏
答范景龍書

卷六

農曹草

催用巡倉御史疏 代李大司農
送張明衡擢守大同序 代李大司農
故嘉祥縣知縣警恩馬公墓誌銘
沭陽縣知縣泰宇孫公行略
寄周景文書
與袁滄孺書
與范景龍書
寄杜中友
答周藝洲書

卷七

粵東鹽法
福建鹽法

卷八

讀禮草

孝友堂議語

賀李母鄭太孺人七十七壽序
贈賈正卿廬墓序 代門人
贈耿峻坊舉秀才第一序
賀王太沖舉秀才序
賀陳范彭入學序
祝孝甲文
答袁滄孺書
回潘懷駒書
答范景龍書
與范夢章書
答楊明宇書
答徐恆山書

卷九

待放草

贈張子于度序
與宋論寰書
答周毓陽書
與張翰吾書
與齊舉玉張鳳圖書
與范鑑田書
答范懷洙書
東魏鄖園書
與范夢章書
與賈孔瀾書
答賈孔瀾書
答劉半舫書
答耿楼公書
答耿楼公書
與徐明衡書
答楊允諧書

答徐元扈書
答萬惺新書
答范懷泉書
卷十
輿餉草
請發帑疏
再請發帑疏
與張誠宇書
答徐玉堂書
答傅丹水書
答賀見吾書
答王崐璧書
答袁位宇書
答蘇石水書
卷十一
樞曹草上
請申國法疏　代張振華大司馬
覆游侍御疏
覆張鼠珍楊九經情罪疏
覆袁應兆情罪疏
覆文應魁滕國相去留疏
覆京營疏
覆山西撫臣募兵疏
覆補營疏
覆胡撫院疏
覆蘇其民加級疏
覆追錄成繼光疏
覆延鎮撫臣疏
辯鄒侍御疏
覆募兵分發疏

回戶部書
覆議卹死事道將疏
覆招募邊兵疏
覆旌仗義死節之臣疏
采集廷議敬敎折衷疏
覆監敎諭授監軍疏
覆議南增兵疏
覆晉總兵疏
覆問寺疏
卷十二
樞曹草下
閱關回奏疏　代孫相公
分設大將疏　代孫相公
辯馬侍御疏
請卹典疏
求代題呈
再求代題呈
送耿樸公序
罩籠序
與畢沖陽書
答陳顯吾書
答蘇石水書
答李瞻于書
答賀遊戎書
上葉相國書
與高景逸書
與任赤坡書
答張逢元書
答馬蒼淵書
與鄒靜長書

卷十三

檢闊草上

陳兵事疏代張相公
辭進職疏代馬大將軍
請差科道閱查疏代馬大將軍
車營說
前鋒後勁說
屢糧說
贈恆山徐君擢守永平序
孫魯章詩序
答岳石梁書
答梁冠林書
答岳石梁書
示諸將
與劉方壺書

復張見立書
與葉闇齋書
答張蓬元書
答劉方壺書
答畢沖陽書
答馬蒼淵書
答趙青城書
答康博士書
答諸總戎書
答張泰宇書
與楊扶實書
與高佐磐書
答郭蒼林書
答圖浮樓書
答陳雪灘書

卷十四

檢闊草下

答茅止生書
回徐恆山書
答王坦山書
答徐恆山書
答郭金谿書
答沈蒼威書
答友人問邊事書
答陳令威書
答孫魯念書
答孫楚帷書
復王中訒書
答方仁植書
答方仁植書
答劉方壺書
答劉方壺書
答劉方壺書
答萬同宇書
答方仁植書
答李淬槎書
與王翌聖書
與兵垣書
答岳石梁書
答張孟均書
與趙明吾書

卷十五

再歸草

同杜武庫乞代題請告疏
乞本部代題疏

再乞代題呈
三乞代題呈
爲杜氏諸生送王邑侯之兩儀部序
張蓋菴武雋序
與王中訒書
答蔡覺我書
與范夢章書
答范懷洙書
答孫相公書
答畢沖陽書
與范夢章書
答賀孔淵書
答滿愫丹書
答姚孟長書
復朱完夫書
與耿楧公書
與王翼聖書
答蔡覺我書
答孫相公書
寄張石林書
與孫相公書
答滿愫丹書
答張蓬元書
寄王中訒書

卷十六

奉常草

陳治體疏代
太倉籲弊疏代
告病疏
再告病疏

請諡揭
議沈麻連關文
遼餉召商議
城守議
答友人問
同難錄序
送李元素提督操江序
景逸先生像贊
與考功司公書 同倫斗南張霞光
與賀中泠書
與徐朋衡書
答徐朋衡書
復張石林書
答袁自如書
與袁自如書
與沈彥威書
與袁自如書
與袁自如書
與張石林書
與滿愫丹書
答張石林書
答范夢章書
答方仁植書

認眞草卷一

明定興鹿善繼著

金花始末

酌留金花呈堂

為酌輿論。復金花。以明祖制。以濟邊需事。照得每歲廣東解到金花銀兩。司官恭進大內。此近例也。今據該省差官趙崇志解到銀五萬兩。聽候交納。聞浙江司亦有解到者。業具揭呈堂。會同本司恭進。循例上貢。似無可復說矣。頃接邸報。見督部右堂李有扣留金花之議。職始不能無疑焉。此時欲仍進大內。則部議終成畫餅。欲徑解太倉。則命旨艱若拔山。反覆思維。豈其敢無說而處此。蓋事至於今。用兵之局。未知以何時結。措餉之路。則業以此時窮。即加派搜括挪借等項。不過採摭羣言。原非自本部起見。而今徑以本部受名。致令台臺總總苦心。而持議者。猶以數米為譚柄。職之所為悒焉不平也。然就此措餉。實蹈天下必窮之數。只在眉睫間。不免束手。且我督迫太甚。又惴惴有內變之發。勢不得不為變計。則莫若扣留金花。其為策便。而其所濟者大。查得大明會典載稱。金花銀即國初所折糧者。供解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邊或有緩急。間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為傾。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皆為御用。又查嘉靖二十二年。題准三宮子粒及各處京運錢糧。不拘金花折糧等項。應解內府者。一併催

解貯庫。悉備各邊應用。不許別項挪借。夫曰緩急取足。是內府與外府分用也。曰悉備各邊。不許挪借。是外府專用。而內府不得旁分也。煌煌祖語。明明典籍。載在掌記。皎若日星。今邊烽之告急。有甚於此時者乎。軍糈之應用。有切於此時者乎。即舉金花全數。一旦復還太倉。特循祖制而率繇之。非強奪大內所有。而益之外府也。唯是皇上一切批發。庋之高閣。而中涓熒惑其間。急難得旨。惟有一面題知。一面剖納銀庫。轉發邊左。則取數甚鉅。勝於寄星漢處。而權自外操。不至如帑金之緘縢。不可復問也。故當今急著。與其請內帑。不若留金花。與其既入而復請。不若未進而權留。蓋凡物業入手之後。吐棄甚難。未經眼之先。捐割或易。此固人情之恆也。況聖上即愛金玉。未嘗不愛山河。雖執大柄以自聖神。未始不兼酌緩急以嘗臣下。使下之所持。不移如山。則上之聽。亦或可轉如圜。近如順天巡按御史王象恆。以止稅題知。竟未有嚴旨之切責。則聖主顧慮根本之意。與惻側臣下之術。相御而行。未必專覩阿堵為必不撒手之物矣。天下事為之有機。機難逢而易失。及今乘時蓄力。無令當面錯過。倘事機從此一轉。因之折十庫。因之留稅銀。次第施行。誰謂此非嚆矢哉。且近日章疏議留金花者。不一而足。無不望台臺亟見施行。豈加派等項之曲計。尚不難舍己以從。而損上益下之僉謀。顧難合詞以請。亮台臺之所必不出也。獨是職偶承乏。適值金花解到。留與不留。係於進與不進。此際間不容髮。事屬艱難。請自隗始。故敢酌時事。據職掌以請。萬一宸怒不測。職願以身甘罪。不然局外者方議留。而局內者且議進。千古清議。誰其任之。是職未敢擅便。伏候台裁。

附代戶部尚書李汝華懇開邊餉將絕疏

為懇開邊餉將絕。空帑匱極難措。權借金花銀兩。以救燃眉之患事。竊照遼東自開原復陷。慶雲、十方寺等堡相繼攻剋。遼瀋一帶。已岌岌乎朝不保夕矣。欲拯遼。勢不得不厚集兵。欲養兵。勢不得不多備餉。欲足餉。勢不得不酌緩急以為之應。頃督餉侍郎李長庚有扣留金花之疏。臣業已據疏題覆。政在候旨間。忽接邸報。見遼東巡撫周永春援兵不至。遼餉將絕一疏。夫新兵加餉。較常不啻三倍。而鞍馬器械。復皆取給於餉司。餉司無以應。遂大聲而疾呼。臣讀之不勝驚愕。隨查太倉新餉見貯之數。除借與兵部安家銀二十萬。經略帶銀十萬。解赴督餉衙門召買草料二十五萬外。僅存十萬有奇。是不獨餉之在遼者將絕。而在太倉者亦將絕矣。夫在遼者絕。恃太倉以為灌輸。在太倉者絕。須中外以為接濟。故臣嘔心借箸。惟有挪借各衙門見在之銀。可以應急。在臣部如取如攜。無等待之煩。在各部隨借隨發。無措處之苦。雖借復不足。益以搜括。又益以加派。然必先藉見在者以應咄嗟。而後可徐議陸續者以成補湊。而今已矣。各衙門借無可借。各郡縣搜無可搜。所恃者獨有加派。而加派豈應急之物哉。道途之遠近。尤非一時可到。及今而求續將絕之遼餉。計畫無復之矣。方圖率屬叩閽。多請內帑。以救目前。偶值南京、浙江、廣東等處解到金花銀兩。不後不先。當茲而至。臣舉手加額。為社稷稱慶。曰此天所以延遼左一綫之命。而不欲遽絕也。蓋銀屬現在。與儲自各衙門者相同。而事可應急。較發自去年者更捷。總此遼餉。而今年之急十倍去年。豈各衙門可借。而金花

獨不可借乎。竊意皇上雖愛金玉。未始不愛山河。臣固知借此無難也。況此金花銀兩。兼言甜制。則當議留。而臣特酌時局。則止言借。夫留則久爲據。無復他說。借則終當還。尙煩曲計。而臣願舍彼就此。亦足見臣之不敢專擅。而皇上可俯亮其苦衷矣。唯是羽書旁午。甲士呼庚。救目不及料之會。萬一俞旨稍稽。恐餉未及發。而天下大事去矣。臣是以不避罪譴。容將金花銀兩。轉發遼東餉司。接濟急需。俟遼患稍平。即將解到額餉。照數補還。臣不勝激切祈顒之至。

附代戶部尙書李汝華認暫借金花之罪疏

爲進繳聖諭。並認暫借金花之罪事。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盧受傳奉聖諭。朕以東征將士。荷戈掛甲勞苦。每念糧餉不繼。時軫朕衷。其每歲金花銀兩。係內供正額。見今內庫缺乏。册封各項典禮。成造鋪糧。並各官賞賚。武官俸糧等項。尙不敷應用。爾部累年所進金花銀兩。拖欠至一百餘萬。仍將各處進到稅銀。接濟湊用。昨已發過內帑五十萬兩。遼餉是爾部職掌。自當悉心料理。籌畫給發。去歲發過餉銀三百餘萬。自師喪之後。該鎭兵存幾何。餉歸何項。爾部不一淸查。動輒以請帑爲詞。希圖塞責。今又將進到金花銀兩。未經奏請明白。擅行借用。是何體制。內供何賴。先年曾有此紀綱否。近來各官不遵國憲。肆意要挾。好生欺玩。堂上官姑且不究。該司官且罰俸一年。各處解到金花銀兩。著作速解進內庫。以濟急用。以後如再仍前違玩不遵的。重治不恕。故諭。欽此欽遵。臣聞命自天。不勝驚惶。除遵行外。所有原傳奉聖諭一道。理合具本進繳。竊軍興煩費。係臣部職掌。無不嘔心料理。但九邊舊餉。尙在拖欠。至於新餉。毫無所出。不得已而挪借搜括。又不得已而抽扣加派。東湊西挪。解發過三百餘萬。不虞出師失利。又復從新措處。近據新經略議增兵十二萬。用米豆二百萬。草束千萬。及督餉造船。造車。水陸脚價。約該銀三百萬兩。臣部除與經略題去十萬。又借與兵部二十萬。止賸二十五萬。俱發督餉。尙不足百分之一。督餉徬徨而請金花稅銀。荷蒙皇上准留外稅一年。亦可供米豆本色三分之一。然本色之外。折色等項。所費更多。查去年援兵八萬。費銀三百萬。今議兵十二萬。則議餉四百五十萬矣。臣部止有加派。不過二百萬。其餘尙屬烏有。近又三次借湊三十萬發遼。昨因開原失陷。遼危旦夕。臣等躊躇無策。即如今日皇上所允稅銀。不知何日可到。如先日皇上所允措餉諸款。亦遠莫能濟。適見遼撫遼餉將絕一疏。臣等疑不睫目。益惶悚無計。令擧朝大小臣工。咸謂金花可以救急。適有廣東等司解到金花十一萬。臣於前二日具疏暫借。未蒙發下。而遼左又復告急。時刻不能少待。臣等切思餉銀一少。則遼陽危。而京師不守。其患大。金花暫借。則遼陽可保。而天下可安。且金花每歲可進。封疆一誤。難持是臣等一時權宜委屈擅借。其發過三百萬。餘先已行查。未報。除臣今再淸查。俟報部之日具奏。

附內承運庫太監王某奏奉聖旨

內承運庫署庫事內官監太監臣王某等奏。萬歲爺爺。萬曆四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李長壽傳聖旨。李汝華來了。差官去催銀兩進來。如不進來。記司官名字來處他。寫本來奏。欽此。臣等謹遵明旨。即

差長司官李茂春赴部面講。隨據李汝華回稱。浙江幷直隸松江府。共解到銀六萬五千一百兩。議遵前旨限三日進。故的於本月二十九日恭進。其廣東司官解到銀五萬兩。俟後再行補進等情。臣等查得浙江司官徐可行、四川司官汪宗文二司銀兩。原在候旨。見今遵旨恭進。二司實盡臣子急公之義者。惟廣東司官鹿善繼。銀已濟急。無從措處。待後補進。據此理合奏知。奉聖旨。這金花子粒銀兩。原係內供正額。屢已有旨明白。該部不候明旨。擅自借留。是何紀綱。今又久稽在部。不行速進。況今在內缺乏支用。無從措處。屢旨催促。慢不經心。堂上官職掌何在。該司官背違明旨。互相推諉。好生可惡。堂上官罰俸二箇月。該司官降一級調外任。不許朦朧推陞。銀兩著作速解進。以濟應用。如仍前怠玩不遵。該司官都重治不饒。該部知道。

請告疏

爲微臣待罪逾時。舊疾增劇。懇乞聖恩。俯允回籍調理事。竊照臣去年七月間。署廣東司事。爲遼餉將絕。借發金花銀兩權宜。即屬苦心專擅。自知負罪。幸蒙聖恩。寬其斧鉞之誅。僅從薄譴。吏部欽奉聖諭。擬山東都轉鹽運使司判官。孫祛以請。曲貸敢忘洪恩。內外皆可自效。如得贊衛於璽筴。尙期補過於桑榆。臣之分。亦臣之心也。乃待命歷時。舊疾復作。樂餌增而飮食減。痰火盛而肌骨銷。困頓旅邸。見者相驚。臣亦自厭然伏。況展轉而不敢輒言者。以大造旣無棄人。微軀或有起色。違顏咫尺。忍死須臾耳。而今歲亦僕更病且益深。勢難再待矣。戀闕之誠雖篤。報主之念成虛。臣所爲踟躕再三而不能已於控籲也。臣初擬求堂官代題。緣已離舊任。乃敢冒昧自陳。君父之前。伏乞天恩。敕下該部。允臣回籍調理。倘補療治。則得復覩息於人間。而尋壑經邱。永願優容於聖世。其爲感激。沒齒難忘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再請告疏

爲微臣病極情迫。再申前請。懇乞天恩。允放回籍事。竊照臣去年爲借發金花銀兩。蒙恩降調。蚑譴逾年。病苦交作。已於前月具疏。懇恩回籍調理。拜疏之後。日以幾日。聖明宥臣罪而未忘。使過或者憂臣病。而早爲允放乎。乃時踰浹旬。未蒙俯發。正靜聽間。忽接家報。臣父聞臣之病。亟望臣歸。淚灑服穿。日以爲盧。臣竊自念。留帑金而未果。旣不得遂其忠。累親懷而莫慰。又不得成其孝。因是展轉憂思。爲患增劇。心益苦。待益難矣。萬不得已。力疾出城。沿途候旨。冒罪而行。臣豈不知守官之義。第舊任已離。新命未下。無官可守。而情與勢迫。想亦聖明之所心矜也。懇乞天恩。俯允回籍。倘蓋然可冀。遂依戀子舍之情。而此外何求。酬詠歌太平之願。即以從行罪臣所不辭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廣東司署事紀

萬曆己未夏。余以服闋。補戶部河南司。大司農桂亭李公割管本科。同事者楊文翁嗣昌、賈孔瀾瑞泳、周海石思兼也。廣東司士嵋壁赳出守開封。堂委賈署事。賈太母病劇。託余力辭於貴州司王時生建屏。王許。另委余。歸寓而劄與印隨至。賈不憚欲爭。余力止之。受事時。桂老、惠王、典禮中瑫幔拼闘。繁司農而殊商夙願。覺未應手。余推誠感瑫。瑫不再至。立給府價。尙亦應期。方報成事於李公。而廣東金花至。余適聞

叔計。臥病三日。而福建、浙江二司。持堂批准會期恭進之版至。余方訝其先不相聞。遣以堂批取必。而承運庫催期之使踵至。余給以稍盡即擬。期謀於楊、貴。以金花餉邊。據會典呈堂。楊變節曰。衙門一向措餉。劉薄處新元氣。瑣屑處傷國體。惟子此舉差强人意。貴爲潤呈。且謂此大好事。而非留一官。度外不可。余曰。舉念時已辦此矣。先大父侍御君建言。謫十二年不召。老屋下。所親見者也。呈入。李公批云。天津右堂有疏請留金花。金花且莫進。所引會典。查來看。余躍起曰。誰謂公中堅者。而轉圜若此。持會典見於寓。色甚和。命草疏。余歸擬稿。是夕。遼撫周鶴陽永春疏稱邊餉將絕。併入其意。尙在推敲。倦且臥。堂吏四鼓叩門。傳諭寓議。余與中翰秉燭成稿。往見公。曰。中使夜持右堂疏來。得旨甚嚴。金花不使再請。余三復曰。旨猶溫。不爲嚴。此時措餉。當從大頭腦可常繼處下手。據祖制以請之。旨有幾分嚴厲。衙門幾有幾分光采。公曰。同是此題。籠批不許。何敢再提。余曰。主語換過不妨。今據遼撫疏。以邊餉將絕爲題。便不同。且右堂請留。而今言借。見有遲時。又不同。更有進焉者。乘此事急。說明危迫不暇候旨。一面題知便發。則全不同矣。公意亦不阻。余出稿於袖。公留與山東司張鑰石國說議之。而內使催期愈急。蓋聞余以廣東金花變太倉庫。知有說。且與鋪墊也。余詰其使。銀即餉邊。鋪墊仍歸內。時管太倉庫爲劉半舫榮嗣。因余變銀回字云。果成此事。九廟神靈。其爲嘉賴。勉之勉之。余日與長司李茂春。踏示以不撓。乘從余而促李公。余啓公催寫本吏即日上。而給長司以再商。而密飛片紙於劉曰。此物要一刻出門爲妙。速之速之。有爲余危者。余曰。銀一日未去。望一日未絕。既去矣。上即怒。可奈何。人即悔。可奈何。此後使變內庫銀。有可變外庫之理。生死甘之矣。李公詰余草疏。備之。次日食晡。在貴寓。聞傳宣戶部堂官。與金花司官。坐客失色。貴竊余食自若。送至門曰。好爲之。既入。有旨。堂官姑不究。司官奪俸一年。嚴催補還。李公欲補。余持不可。以疏稿進曰。願公勿顧司官。上意即堅。未始不誓臣下。司官以死生爭。堂官以去就爭。未必不可轉也。公翻覆曰。此稿又引波瀾。漢武雄才大略。變石渠故不入心。金花乃主上心頭肉。如何割得。擲稿返余。余不應而退。謝恩日。中官華亞閣扉不聽出。且曰。金花尙在太倉。勒使聞之。余亦慮感然。寓意於問之中。劉回字云。三日前發。計到中途矣。半舫故解人哉。中官絕望。日與催補長司持黃箋到寓。黃紙墨字。乃數內庫。有云。傳戶部速將銀五萬兩來補。窩兒如再不補。將司官名字寫來。我重治他。余曰。昨所爲借。政爲無銀。今有可還。昨何用借。長司曰。固也。奈聖意要補。如何回奏。余曰。即如此回。長司曰。如此回。卻大不便。余曰。爲朝廷臣子。死生唯命。長司語稍倨。至是忽爲感歎曰。某不知書。亦識名行。某與公一府二縣人。亦知此舉。是公淸名。奈聖意難回。又太息曰。若大家同心一齊發去。事已成矣。生被二司扯住。復語一使曰。對兩司說。著他各進。不必再等。候淡而别。余知不免。猶覬李公之補。聞公自陵回。往候求見。室子出問何事。余曰。金花事中使來催。望主定不補。縱有處分。願自當之。以後衙門事猶可爲。一補則前功廢矣。語入。傳出曰。到衙門再議。次早約楊、貴與張、廖厲以須會大兩公出朝歸寓。余乃拉張同赴寓。至西長安街。傳旨若雷轟。宣戶部堂司。余駐道旁候公至。隨入。宣御札。公奪俸二月。司官降一級調外任。不許擅推陞。浩蕩之恩也。次早謝恩。李公命山東司補銀。余復前曰。竟補乎。誰與進者。公作色曰。不聽我補。欲我再謝恩乎。銀

自有照應進也。余始愧然自認。既非衙門中官矣。何又說衙門中事。退歸若釋重負。吏部移問李公應處司官職名。公召楊、貴。諭以福建、浙江、山東司俱有辯。獨廣東司應處。楊、貴趨出不具草。公自草之。吏部擬降余山東運司判官。閣部臺省交章申救。俱留中。擬降之疏並留。余候命既久。與范夢章啟文計。具疏稱病。復留。乃再疏而行。逾年八月。光廟初政。復余舊官。余反覆往事而深有感也。神廟御宇久。議者病其過寬。然當時凡百有位。皆矜名節。爭職掌。以苟免爲恥。余不敏。不敢以委署爲可避。即二三友人。俱以職掌相勉。則治術未易言矣。余決計時。司吏羅廣泣請曰。公非此司官。偶然委署。原無專責。何認眞若此。且公以署此印。故不進此銀。如肯刻下推印。刻下即有人代進。不進無與也。余笑曰。既承委署。即是專責。有畏而避。豈是臣道。筆吏知不可奪。彷徨而起。咸云有教之者也。楊、貴諸同寅。後先視余推余擠。當則吾豈敢。神廟之寬大。原有所以養臣下之恥心者。此未足報萬一也。不然。苟免爲幸。何暇問職掌哉。

認眞草卷二

馬房本末

馬房歲草呈堂

爲驢棍侵吞料草事。據壩上北倉脚夫趙夢臣稟稱。本廠班頭劉國禎。包攬商人牛徇忠名下錢糧。不行上納。又將倒死馬匹驢頭。不行申報。料草盡吞肥己等情到職。據此。隨經行拘一干犯證到官。查審得劉國禎原係本廠養馬軍人。將本年正月初九日倒馬一匹。正月十七日倒馬一匹。正月二十九日倒馬一匹。二月十一日倒馬一匹。四月二十八日倒馬一匹。通不開報。又將驢頭自去年十二月終。巡青科院查閱之後。見今缺少三十四頭。仍將草料照舊冒支。及包攬商人錢糧。情弊俱各是實。爲照國家歲費帑金。召商買納糧草。以養馬驢。原圖實用。不意積棍劉國禎。隱報倒死馬五匹。驢三十四頭。侵冒料草錢糧甚多。當面對證。情見辭窮。一一招認是實。似此奸蠹。法難容縱。計算馬驢料草。以去年會估之數計之。細扣月日。五箇月內。冒支料草。共冒破價銀三百二十一兩七錢二分三釐六毫。內除倒死馬匹。應責買補。併馬驢冒支過料草。俱應照日扣除。不待言矣。惟買補驢頭一節。敢附末議。驢頭少數。既已首明認實。即應照數責令該廠買補。法之常也。但聞朝廷錢糧。虛冒固多。而畜牧爲甚。畜牧虛冒。從來不少。而驢頭爲甚。每遇巡青查閱。要多催覓應點。但此馬牛騾之類。或外面本無。或尙須印烙。一時難以齊催。猶有多牛畜

養。是則破冒不無。而裝點頗似。若驢頭則本廠全然烏有。因此物滿村皆是。一遇查點。余借應卯。事已則仍空廢也。往者未經出首。巡視監督。皆難稽覆。今既首明審實。倘欲責令買補。勢必仍報虛數。與其明聽虛報。每年捐如許錢糧於無底之壑。何若請裁此項。每年亦革一端虛冒。以示去甚之條。故驢頭一節。似宜題明徑行裁省可也。謂其僞覓冒破甚於駝馬牛騾也。其本廠冒破三百二十餘兩。并班頭劉國禎、商人牛尙忠、養馬各軍等。倘非嚴懲。何以警後。伏乞照詳施行。

再呈堂

爲驢根侵吞料草事。先據壩上北倉腳夫趙夢臣稟稱前事等因。該職查得班頭劉國禎侵冒馬驢料草緣繇。已經呈詳外。奉堂批。廣西司行該監督提審報。劄到。本職擬覆詳間。又准巡青科院手本。爲積蠹侵吞云云。希文回覆等因。到職竊惟天下事有情實易見。而局段難言者。今日之提審是也。蓋冒破之相沿已久。首告之發覺驟聞。彼時倉卒質對。爲計未深。且不虞職之深究。遂於隔壁吊審。盡得其情。至今則逾月矣。停留長智。無閒隔宿。況日久乎。而欲復審。閒其馬馬必不缺。閒其驢驢必足數。將以更端求爲翻案。今日之審。豈猶復昔日之審耶。且事屬虛冒。耳目昭然。原非難推之隱。待於再審也。據虛冒錢糧三百兩有奇。原宜題參正法。其冒過草料。責令賠償。或於月支扣補。務令完足冒破原數。至於所缺馬驢。則猶有可議焉。蓋廠中虛冒成習。率不可破。今令補馬則補馬。實無馬也。令補驢則補驢。實無驢也。妝點盡似。而套習愈堅。與其彼朋以虛應。我朋以虛糜。費實在之金錢。供空名之冒濫。何如有缺不補。猶可省涓滴以佐太倉乎。且查大明會典。諸場馬驢。揀退變賣。倒死開除。多寡原無定數。至今或有續到。或有倒死。來去亦復不常。則是役也。就此久虛者。而免其買補。我非無據。彼亦何辭。縱不能於各廠引繩批根。盡行報罷。今但因該廠被首。就事論事。懲一以警百。汰虛以歸實。豈爲過乎。夫省一分虛糜。裨一分實用。理財者節將據光澄。猶惓惓于漏巵之塞。矧太倉懸罄。邊士枵腹。而忍耗財於萬萬無益。則則不實之額乎。大約天下事用當於實。豈其惜費。凡此頭匹。使所養者爲牧場效力。固急欲其雲錦成羣。使所補者或分寸有裨。亦可容其葫蘆依樣。而今明知其不補。強被以補之名。甘耗其財之實。何也。國當經費不足之時。宜擇其緩者而漸爲減。尤宜擇其虛者而漸爲銷。如該廠馬驢。縱不足以盡之。是首當議銷之處。且假手於首告。又首當議銷之時也。況未發之前。雖相沿虛冒。猶存形迹。至既發而竟莫誰何。將公然放膽。無事閒譏。監督者更無復可問矣。不揣愚陋。抱將然之慮。效一得之愚。似應仍參題革削。庶幾小懲而大戒。如以事屬巡青。准令移文該科院。聽其覆審。似於事體尤較詳妥。伏乞照詳施行。

答王崑璧書

弟何知而蒙下問。且感且愧。有仁兄一段肝膽。何事不游刃乎。承示諸役所開諸款。一一原係舊規中而飭之新政所宜。至於臨機化裁。則在當事者分外之精神。不然。文其相蒙。舊規祇成芻狗。此從來作弊者。亦何嘗不就舊規中取事哉。此在高明自能懸鏡也。即如點卯一節。豈非舊規。而我輩於此稍爲變通。則兩役受騙。此可類推矣。

答王崑璧書

今飾行所無事之說者。非託言小補不足爲。則明稱勢重不可返。以眞實心任國家事。如仁兄者能幾。大議翩翩。區處有方。參駁得力。仁兄堅持如此。不患堂翁不轉圜也。二帝有嘗質惟嘉賴。害獨某一人借光已哉。苦次捧讀。感動流泣。亟命兒子手錄。爲行李重。唯是款啓如某。雖崇詢採。萬不能爲高深之助。因以識古名臣之用心爾。

附戶部主事王珹呈堂

爲驢根侵吞料草事。卷查先奉本部劄付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前任監督主事鹿善繼呈詳壩上北倉班頭劉國禎等侵冒馬驢料草錢糧緣繇。備劄該監督提審回報等因。奉此。隨該前任主事鹿善繼查得虛冒錢糧三百兩有奇。原宜題參正法。其冒過料草。責令賠償。或於月支扣補。務令完足冒破原數。至於該廠所缺馬驢。首當議銷。該本職接管清查劉國禎所侵馬驢節月料草。與該廠下半年分會派數目稍是相當。職愚欲以此季料草。責令國禎照數辦完。交納該廠外。尙少侵冒料草。共該銀四十四兩五錢零。追納銀庫。庶該廠既侵之錢糧。即取償該廠應辦之正額。至於驢頭一節。該前監督反覆詳議。前後具呈。無非欲杜虛冒以留實用。一片苦心。實裨國計。欲絕夙蠹。應從前請。復經備繇呈詳去後。又蒙本部劄付廣西清吏司案呈。蒙批。侵冒料草。各照追。驢頭漸裁。亦可行。轉行該監督再議漸減之數。期於妥當可久等因。奉此。遵即嚴追劉國禎辦完料豆一百二十一石二斗八升。草三千一百一十五束十斤。該本職於本年十月初十日。親詣該廠。照數驗收進倉。抵作正額。尙該應追銀四十四兩五錢三釐八毫。亦於十月二十四日。責令照數交納太倉銀庫。取獲庫收附卷外。其倒馬五匹。亦遵前劄內事行。理令陸續買完。驗收發該廠牧養訖。惟是驢頭之議。該前監督鹿主事言之詳矣。職何容贅。顧此一弊也。斷之以是非之理。或足服其心。裁之以多寡之數。究必恣其辯。蓋驢之爲物。有之已屬無用。況無之可冒爲有乎。存者既已云亡。則亡者奚事復存乎。惟據六驢無恙。卽與之爲無恙。因所謂因也。三十四驢烏有。卽與之爲烏有。亦不待議爲革也。如謂存羊之意可思。則循名責實。不得比於告朔之典。如謂擴羅之說可做。則罔上行私。尤有甚於纍征之非。況邊有卒而無糧。廠無驢而有料。實計之所大舛也。該廠已盤夫辭較。監督尙事乎模棱。尤義之不敢出也。查得大明會典嘉靖七年奏准一款內。每年科道官并戶部委官。親詣各倉場。將實在馬牛羊駝。通行查點。有瘦損矮小不堪者。發各衙門變賣等語。又八年奏准一款。內有差科道官會同戶部委官。將各倉場馬牛羊駝等。查驗有倒死等項。盡行開除。如冒濫侵欺情弊。徑自參奏等語。又十四年題准一款。內有各馬房管事內官。有衰老昏懦者。革退另行選補。如或蹈襲故弊。廢墜馬政。聽巡青科道官指實舉劾等語。煌煌大典。且昰爲昭茲。獨不可遵而行乎。乃今之費我芻牧者。皆昔所稱不堪而議變賣者。茲且置勿問也。今之侵我料草者。又昔所指老疾而議革退者。茲亦置勿問也。惟是倒死即開除。則無庸買補可知。開除曰盡行。則無俟漸減可知。默銷其冒破之奸。明按

以侵欺之罪。或者足以折其心。而可無說之辭矣。所慮早職任事淺而抱識疎。終不敢謬謂妥當可久也。再查山東司袁郎中受事壩上。爲時稍久。必悉於原委之故。洞於處置之宜。伏乞台臺轉批山東司。再會印官二三員。俾之集思協議。以結茲局。庶懲奸於既蠹。雖以三尺殲厥渠魁。不言苛。而節財於已竭。即以一粒還之太倉。不爲少矣。職未敢擅便。統候裁奪施行。

答王崑璧書

弟癡人也。何所當於仁兄。而每承偏愛。先慈幾作。仁兄所以肉骨我者。更邁尋常。去冬。賀孔老持示手書。猶以鷄骨辱溢念也。併讀大議。字字出肝膈。句句中事情。必欲伸弟指。而間執悠悠之口。此自仁兄純忠幹國。原非曲徇而使鹵莽如弟。得藉重以自蓋。則感恩知己。兩心俱切矣。我朝經綸大業。照耀千古者。楚材之力居多。後先相望。愈出愈奇。邇如滄儒先生。受知當世。吾道之光。當是時。左提右挈。共濟時艱。仁兄安所讓焉。區區病骨。近稍支持。而一日之間。猶半在枕。倘仗洪庇。得復其初。猶望奉鞭弭於異日。不然則廢人而已矣。

附戶科給事中商周祚題參疏

爲馬房積蠹多端。虛冒業有成案。伏乞聖斷。立賜裁革。以清牧政事。職等承乏巡青之役。於各馬房奸弊。例得糾舉。苟有裨於國計。雖分毫皆當議省。況每歲冒至萬金以上者乎。而猶泄泄從事。因循不言。職掌謂何。職等所不敢出也。案照據壩上北倉養馬軍人張文奎首。爲積惡侵吞事。該職等移會該場監督。審明回覆。隨准監督主事王瓵回稱。該前任監督主事鹿善繼。查審劉國禎等。隱報倒馬五匹。缺少驢隻三十四頭。及包攬商人牛尙忠錢糧情弊。俱各是實。爲照國家歲費帑金。召商買辦料草。以養馬驢。原圖實用。不意積棍劉國禎。隱報倒死馬五匹。驢三十四頭。侵冒料草錢糧甚多。當面對證。情見詞窮。一一招認是實。似此奸蠹。法難容縱。計算馬驢料草。以去年會估之數計之。細扣月日五箇月內。冒支料草共冒破價銀三百二十一兩七錢二分三釐六毫。內除倒死馬匹應責買補。併馬驢冒支過料草。俱應照日扣除。不待言矣。惟買補驢頭一節。較附未議。驢頭少數。既已首明認實。即應照數責令該廠買補。法之常也。但朝廷錢糧。虛冒固多。而畜牧爲甚。畜牧虛冒。從來不少。而驢頭爲甚。每遇巡青查閱。要多偏覓應點。但駝馬牛騾之類。或外面本無。或尙須印烙。一時難以盡備。猶有多半畜養。是則冒破不無。而裝點頗似。若驢頭則本廠全然烏有。因此物滿村皆是。一遇查點。牽借應卯。事已則仍空廠也。往者未經出首。巡視監督。皆難稽核。今既首明。審實。倘欲責令買補。勢必仍報虛數。與其明聽虛報。每年捐如許錢糧於無底之壑。何若竟裁此項。每年亦革一端虛冒。以示去蠹之條。故驢頭一節。似宜題明。徑行裁省可也。蓋其偏覓冒破。甚於駝馬牛騾也。該本差接管。查劉國禎所侵馬驢每月料草。與該廠下半年分會派數目。稍足相當。議以此季料草。責令國禎照數辦完。交納該廠外。尙少侵冒料草。共該銀四十四兩零。追納銀庫。庶該廠既侵之錢糧。即取償該廠應辦之正額。除將倒馬五匹。行令陸續買完。驗發該廠收養。劉國禎名下。追納料草。及

應追銀兩。各照數驗收完足。取獲庫收附卷訖。一干人犯。應得罪名。亦各擬議呈堂外。惟是驢頭冒破一節。亟宜杜絕。不堪再誤。蓋該廠指籍而支料草。動稱驢頭四十。及兩造相質。傾心供吐。則實數止有其六。是朦朧不知幾何年。侵冒不下數千百金矣。但前此奸弊未形。無從吹索。今茲情形自露。安能縱容。夫一驢之值。不過二三金。而一驢之費。歲計十七兩。即誠有之。已爲失算。況借紙上之空名。糜國家之實用。法所難逭。費眞可惜。惟是據六驢無恙。即與之爲無恙。固所謂因也。三十四驢烏有。即與之爲烏有。亦不得議爲革也。況邊有卒而無糧。廠無驢而有料。實計之所大舛也。該廠已蒙夫銘鑒。監督仍事乎稜稜。尤議之所不敢出也。查得大明會典。嘉靖八年奏准一款。內有云。差科道官會同戶部委官。將各倉場馬牛羊駝等查驗。有倒死等項。盡行開除。如有冒濫侵欺情弊。徑自參奏等語。煌煌大典。日星爲昭。今獨不可遵而行乎。縱意倒死曰開除。則無容買補可知。開除曰盡行。則無容漸減可知。默銷其冒破之奸。明按以侵欺之罪。或者足以折其心。而可無說之辭矣。等因。准此。職等尤恐各場事體不同。復經移會二十四馬房監督。通查類參。復准監督主事王瓵、吳伯與、黃袞各手本回覆前來。所見略同。該職等看得牧政廢弛。弊孔百出。積習相沿。牢不可破。巡視諸臣。搖堅吝嘵。思釐革而未能久矣。然牛房擠乳之牛。月有上供之額。該監發養及孳生之馬。間有不時之需。虛冒不無。未至烏有。惟驢臨點僱覓。皆歷空籍。既不足備法駕之巡遊。又不足供天庖之匕箸。計一驢草料。歲費一十七兩。約有數驢之值。統計二十四馬房額驢。共八百六十二頭。歲費金錢一萬四千有奇。馬匹猶有印烙可驗。而驢頭則無印烙。將何以爲物色之眞乎。馬匹尙以倒死開報。而驢頭獨無倒死。世豈有百年不死之驢乎。則今以國計空虛。太倉懸罄。邊事有脫巾之變。司農廑仰屋之嘆。致煩聖慮焦勞。搜括內帑。多方挪借。此國家何等時乎。圉牧之錙銖。皆閭閻之膏血。而歲以一萬五千之金錢。塡此無底之巨壑。非計也。故各馬房驢頭。職等以爲一切革之爲便。伏乞聖明。俯允職等所請。敕下該部。將見在驢頭。行該衙門變賣。以後料草。截數免派。積之十年。使有一十五萬存貯京糧。以應軍國急需。未必非節省之一助也。其該倉掌場內官。東本貓鼠作奸。亟應撤回正罪。劉國禎等。姑聽該部議處。嗟乎。國家種種虛冒。事事廢弛。其有名無實。爲內璫之所窟穴。積根之所盤據者。獨一驢也乎哉。職等又不能不爲時事慨矣。

附戶部尙書李汝華題參疏

爲軍國空虛。邊旨從長計議。請先裁馬房積濫。以佐邊餉萬一事。廣西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監督主事鹿善繼呈。前事等因案呈到部。看得軍國之計。積濫多端。至於今日。蠹觸極矣。臣爲主計。頃値各邊促餉。京帑空虛。仰奉明旨。從長計議。務求綜覈得實。以此朝夕焦思。每督臣屬。以爲國汰省。不嫌巨細。而該監督主事王瓵力覆主事鹿善繼驢頭虛冒之案。又臣面質二十四馬房內各監督主事吳伯與、黃袞。各稱驢頭虛冒相同。已經巡視科道具題。未奉俞旨。臣思驢頭一節。雖爲制額。而實無裨於緩急。雖爲小耗。而實有損於積貯。即如一驢歲費銀十七兩。二十四馬房額驢。共八百六十二

頭。歲費一萬四千有奇。印烙無濫。倒死不報。中涓之谿壑已滿。牧事之秋毫無當。焉用此糜費爲也。況值此三空四盡之時。正虞枵腹脫巾之變。而以有用之金錢。供無用之塞技。已爲非算。以紙上之虛額。耗帑內之實積。尤爲可裁。先朝嘉靖年間。曾允科道及臣部疏。革豹房。今驢頭虛糜。視之豹房。其項濫又不俟言矣。皇上因法祖者。伏乞速允巡視前疏。敕下臣部。將見在驢頭行。監督變賣。其不存者。開除。該省萬金有餘。積弊一朝遂剔。亦邊需萬一之助。而圉牧愉快之一端也。其犯人劉國禎等罪案。仍送法司歸結。其內官衆本。仰候明旨處分。至於各項積弊。沿而未發。非止此驢。容臣率屬釐剔。另請上裁。而先自此驢頭。示清汰之大意。國計端有賴矣。

裁革冒破說

馬房冒破。相沿既久。余初受事。不安於心。以告袁滄孺世振。袁心是之。贊余說。堂行廣西司查。司持存羊之議。余再請而再駁。且面相許而轉復駁。噫。人心之如面也。余既丁母憂。接管爲王崑璧瑛。堅持余議以爭。協力於巡青使者。題奉得旨。追擬如律。而監據旨中有存留字。求如初支。王駁之曰。所謂存留。指別廠未發覺之驢頭而言也。該廠已經發覺。追贓矣。擬罪矣。聖上原無買補之旨。安得如初支也。廠監乃止。夫此事可否。非難見也。其旨盡於邊有軍而無糧。廠無驢而有科之二語。而再駁之者。借口存羊。且語人曰。爲上首存體。上首爲誰。即袁滄孺世振也。是役非袁不爲功。此道可於今人中得哉。爲之志感。

認眞草卷三

籽粒本末

籽粒折徵公揭

爲籽粒法窮。民生困極。懇恩比例折徵。以存孑遺事。竊照本縣莊田。籽粒地十場。一。乾清宮。一。慈甯宮。一。雍靖王妃。一。壽陽公主。一。瑞安公主。一。延慶公主。一。恭順侯吳汝胤。一。駙馬許從誠。一。錦衣衛千戶陳尙忠。一。五軍營。以上各項。共銀二千八百三十七兩三錢有零。而地極窪鹻。久稱灌莽之區。國初以來。原不起科。正德之季。勳戚奏討。蓋奸民投獻作之俑也。當時因家人催督。大爲騷擾。遂以頻解。歸諸有司。然此地水旱俱不相宜。俗傳有乾則如炕。溼則如贅之語。不堪耕種。自難辦納。而徵銀分數。更居其重。夫較此地於條鞭地。固四不當一者。乃條鞭地分上中下。或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則不分上中下。一畝實作一畝。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地力之肥瘠甚懸。而計畝之徵銀相等。此其情之不均。理之不通。而勢之不能久也。豈待中智而知之哉。彼佃作者。地所收不能償地所費。既視此地爲漏卮。收入極薄而額徵難緩。復視此地爲陷阱。是本人之地。爲本人累也。且懸磬無以應比。則走險豈復擇音。窮而追者逃四方。包而納者著地著。是本人之地。又爲他人累也。逃者愈衆。住者愈難。池魚之患。展轉相尋。於是一夫不完。爲一門累。一門不完。爲一戶累。一戶不完。爲親戚累。比屋分散。併丁差亦逋。是

籽粒之累。併丁差累也。不但已也。十場事畢一體。當法之既窮。不議變通。而議包納。於是又不止以本人之地。爲他人累。復以本場之地。爲別場累也。先是瑞安、延慶兩場。佃戶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令八場共包。今雍靖王妃、錦衣衛二場。逃者過半。屈指爲瑞安、延慶兩場之續。勢將復派別場包納。始以八場包兩場。今又將以六場包四場矣。民之逃轉多。種之包轉重。雖十場地。性不無略有軒輊。受害不無微分緩急。而包納之法。寖淫漸及。不至於舉各場盡驅之死溝壑散四方不止。其受害特有先後耳。何有重輕哉。嗟嗟。共處世界。同此人情。誰不貪生。誰不懷土。而今至於窮迫危急。典莊產。鬻子女。逃者生。不能逃者死。年復一年。日甚一日。長此安窮。且此地既不在國課額派之中。又不係勳戚常俸之數。而困民已甚。釀害已極。窮則變。變則通。非此其時哉。即爲勳戚計。佃戶之拖欠既久。詎能取盈於額徵。逃亡之拋荒愈多。誰爲炊粥於無米。與其驅之死亡。而徒成反裘之負。孰若急與寬減。而自培其不涸之倉乎。夫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之。查得靑縣籽粒。至萬曆四十一年。減半徵銀。其三十年起至四十年止。積逋銀一萬二千兩有奇。悉與蠲免。至於文安縣籽粒。除進慈甯宮不免。其餘俱減徵一半。即四十六年四月間事也。兩縣原題。併稱比例。靑縣比靖海縣例。文安比霸州例。是此等地土。不獨一方受累。而折徵之議。非至今日創聞也亦明矣。本縣各場呻吟積苦。既值必變之時。仰望同仁。更有可援之備。乾清、慈甯兩宮不敢望蠲。別場皆勳戚囊中之物。此固得議減者。即五軍營一場。嘉靖初。地額四百頃。後爲勳戚討去大半。其餘徵解軍都督府。買纓鼓旗號使用。萬曆九年。改解易州兩倉備邊。則此一場。即其畝數。割據於勳戚。解納更移於府部。原非不易之規。雖今稱改解備邊。而查今年文案。減徵公主莊田之外。亦有備邊一款。其議有云。不曰京邊。而曰備邊。其非版籍一定。而不可隨時損益甚明也。則定與五軍營。倒顯附於此例矣。職等閭井

之間。情形最審。感慨之久。條議頗真。伏祈台慈。矜念民困。轉爲請命。比照文安、靑縣事例。除進宮兩場不免。其餘八場。減半折徵。至於積逋。統賜蠲免。則變通之間。而民之生者不逃。逃者可返。地之治者不荒。荒者復治。此生靈之幸也。國家之福也。而亦勳戚之利也。謹揭。

與賈孔瀾書

仁兄筦綸勞苦。然國家多事。臣子以有效勞之地爲快。用兵先措餉。理財急用人。屈指同盟。袁滄孺在兩淮。潘懷魯赴遼左。而仁兄司太倉。皆爲遼餉宣力。衰病如弟。雖骨未平。而對客口實。則唯兄輩是賴耳。茲爲敝縣籽粒。苦害一方。幾於百年。死亡流徙。不堪見聞。昨草一揭。合七紳公言於畢父母。即蒙慨允云。可令七民控訴屯臺。批行到縣。方可措手。弟退而三思。下情難達。慮有阻隔。忽念令親房老先生在京。儻借鼎重於屯臺公祖。一爲發爽。則大事成矣。弟久仰房老先生。嚮往之私。不啻執鞭。而長者前不敢造次啓牘。展轉躊躕。不得不以斡旋望之仁兄。儻因仁兄得房老先生。達此情於當事者。批行到縣。據申題請。救千萬人性命。此無限陰騭也。唯仁兄尊裁。生員王成已。家祖母親姪也。即受籽粒苦累者。其人樸實。今往候門牆。唯仁兄進退之。弟擬於心而疎於用。今以此事專託仁兄。投縣公揭。錄以請教。或有用處。總聽使宜。

與畢沖陽書

籽粒累民苦不可言得逢大聖賢爲民請命百年之害除於反掌所謂道待人行也承示申文字字確當伏望速賜發行蚤一刻蚤解一刻之苦諺有之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老父母此舉億萬生靈得脫湯火此無限陰隲也

與畢沖陽書

戶房面傳鈞語謂何場可折命某再酌某且愕且疑此事百年爲害各場情狀不甚相違注窮思幾一體求折輿論久切非某一人之私言也老父母既採而行之矣於今再申之時忽出異同得無有以不根之言上塵清聽者乎某硜硜自矢斷不敢以不公之事輕起無風之浪特深感老父母仁心爲敝造福地方因不自揣竊附相成之誼當此油雲沛雨之時而忽有持異議者其情公耶私耶殊不難見也今日之事是在老父母千祈乾斷速賜發行闔縣士民不知所報唯舉手加額祝老父母世世公卿耳

與畢沖陽書

籽粒一事昨謁左公祖細談其苦左公祖已慷慨任之但事雖無疑而舊院謝事新院接差必須再查方可題奏不肯廢文移往返恐又滋一番躭延左公祖言當時不許停閣批詞已有斟酌此段情等敢先達之老父母仰祈鼎重於道尊老公祖前力爲從臾早申一日早題一日湯火民命延頸望之矣

與左淨邱書

敝縣勳戚籽粒前投小揭於臺下過蒙慨納此一方民命見天之期也聞府縣文書至易州道而復停蓋本道謂勳戚恐不悅也本縣催請數次且深言此事京中鄉紳已於屯臺前說明只待申文到即題奏矣爲小民請命爲地方除害勳戚不敢爲難也本道乃始允申計此日想到老公祖臺前矣然又聞本道辦勳戚籽粒照條鞭地畝爲減半條鞭每畝徵銀原額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釐勳戚籽粒原額三分後因包納別場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於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事理未妥夫青縣文安籽粒苦民其條議折徵祇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於定興而易之多此三釐亦未足解勳戚之慍徒令湯火之民未得撤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決爲勳戚則難顧百姓爲百姓則難顧勳戚而百姓罵男罵女之狀既不能使坐享者動容蒙天籲地之詞又不能與有力者鬪捷屢議減徵每成中沮纔轉關即生異同緊申催已歷歲月即前日小揭包納之害得詳言之佐貳官董收火耗並徵舊欠鞭民杖下之狀不忍言又不勝言也近日聞折徵之議將行佐貳官行賄通同力求停寢推延之情不能諱又不勝諱也當局者自急旁觀者自緩視勳戚之供不肯軍國之課與減徵之議爲發大難之端向非遇老公祖菩提心爲臨手何以破牢不可破之局返極重難返之勢爲窮民請旦夕之命哉不肖擬躬叩臺再申前請而爲求歸之疏既上出門未使敢以煩陝亦恃臺老公祖國士之遇不以尋常綴類相視也千載一時何敢錯過臨楮無任懇切

與畢沖陽書

敝縣勳戚籽粒事忝遇老父母一力擔當爲民請命仁膺再造功已垂成在窮民爲永賴之恩在老父母爲不朽之業不肖唯與闔縣士民舉手加額祝老父母世世公卿耳然老父母建議之初比例青文爲減半折徵之請此事體之明白直捷無容異詞者若柯老公祖又議將勳戚籽粒照條鞭地畝爲減半則不肖不能無疑於此也夫定興勳戚籽粒舊額視條鞭舊額原略不同條鞭每畝徵銀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釐勳戚籽粒原額三分後因包納別場之逃亡者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於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此事理未盡合也夫青縣文安縣籽粒苦民其條議折徵祇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於定興而異之多此數釐亦未足解勳戚之慍徒令湯火之民未得撤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括之籽粒徵糧舊額原與條鞭略異則籽粒減半不得別照條鞭此異乎其所不容不異也青文籽粒減半祇就籽粒舊額而減則定興比例青文又安得獨照條鞭此同乎其所不容不同也且屯臺左公祖已於此事洞悉顛末亟欲藉手以獻丹扆意氣排雲風簸撼岳彼勳戚輩何敢當一喙於其間耶蚤晚詳回或有駁詞望老父母即就之以復初議宛轉此情於柯老公祖使籽粒減半祇就籽粒舊額而半之則定興窮民得與青文同視矣夫以百年之苦而幸千載之逢當九仞之時而需一簣之力總勞老父母鑒心耳

與畢沖陽書

前讀手教感嘆盛心佃種生員以此情具呈於本道蒙批有情冀弗變已之諳此是窮民命脈也某誼切桑梓激發於老父母欲達下情而感逆上怒曷敢不效一臂爲老父母分憂耶大約畢屬比例須一一相合士民既有控訴本道原無成心近已宛轉達此於本道待老父母申到無不允轉矣然莫非激惠於生春之筆也語云下棋子盤成功一著老父母剗下成功某當隨田夫野老伐石西山以鐫不朽之業

答畢沖陽書

恭讀手教喜躍欲狂感激欲涕此事久勞老父母盛心三院既已會題屯院不必再疏然寬一分即受一分之賜況減折幾半所得亦既侈乎此莫非老父母解懸之恩際會柯公祖相與以有成也幾幾佃戶其廬更生當是時猶有未厭之腹者非情矣不朽大業巍然告成鐫石有期敬當載筆

與賈孔瀾書

敝縣勳戚籽粒事圖之幾年昨始得三院會題幾幾佃戶見天有期旦夕部覆誰當其事敢託親丈爲弟道意弟爲此事苦心苦境自慰自憐親丈知之當事者未必知也原議一篇呈上是弟初投於縣主而據之以呈詳者或可令當事者一見乎弟又有商焉三院會題定有揭到部如久不得旨部中亦有據揭覆否事雖懸斷總總尊裁

與李績溪書

敝縣勳戚籽粒困民已極弟十年來條議折徵於當事者而機緣未偶將成復沮數次矣至按臺王老公祖按鄗詢問州縣以地方大利大害弟具議投之縣縣採其意以獻於按臺按臺行查縣再詳報至府面

停閣者一年。弟又費許多周折。而府文始轉按臺。遂會撫臺屯臺具題矣。中間情狀。未遑縷悉。惟是三院疏上。逾月未得下部之旨。或可向政府一通乎。弟疏遠自嫌。未敢徑達。方老師而冒昧以望仁兄。仁兄其有意乎。此一說也。弟又憶去年王立宇公祖有停稅之事。夫稅銀入皇上者。尙可徑停。耔粒以勘災者。不尤易乎。王公祖批本縣申文有云。各勘災溫厚之家。自不必爭錙銖之入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題疏雖尙留中。王公祖或可行文到縣。徑照具題之數折徵乎。按臺有行。縣庶可據。不然。恐本府仍舊派徵。按臺之德意。成畫餅矣。弟妄意如此。未知可否。特與仁兄商之。如其可也。則總藉鼎言耳。菩提心腸。豪傑作用。惟仁兄與按臺相與以有成也。條議一通。是弟投縣原稿。仁兄一寓目焉。必有惻然不惜引手者。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圖。百年積苦。一方民命。藉手於仁兄矣。

與畢沖陽書

耔粒一事。仰仗老父母鼎力。遂得三院會題。各場佃戶。歡呼踴躍。相慶更生。不朽大業。膾炙千古矣。今忽有東江村省祭官王鳳彩。口稱奉命淸查荒地。佃戶不勝驚擾。夫此地遭逢老父母下車後。卽議折徵。覬望德化。忍死須臾。住者不逃。逃者漸返。還因春澤沾濡。各圖開墾。此莫非老父母搏捖之力。乘此招徠。政所寬假。忽見淸查之使。咆哮里中。人心惶惑。住者將思蹤而逃。墾者將復委而荒矣。三院題疏。所稱減徵爲通原不論地之已墾未墾。今似不必又查。查之祇以滋擾耳。且老父母菩提心。固明知此地之非國課。遂不顧勘災而爲窮民作主。兩年來仁肝義膽。可泣鬼神。豈其事已定矣。而復淸查以滋擾焉。盛心必不出此也。王鳳彩素稱無賴。毒螫本鄉。不可枚舉。今復爲此蓋尋題覬利。小人之常。指稱差委。肆其所欲。現

今高坐寺中。號召佃戶。作威弄勢。迫脅多端。鄉之人旣畏毒尾之滂加。又虞貪腹之難飽。展轉變疑。莫知所措。某聞且見之。作而嘆曰。老父母赫赫盛舉。星日其照。小人無端闌入。欲增蛇足。委官情狀。從來若斯。某不爲老父母言。誰言之者。然亦恃老父母格外之愛。妄自附於道義之交。簸心孅語。遂爾叨叨。

與紀萬石書

恭惟門下。珪璋爲質。麟鳳可儀。文章德業。當在眉山父子間。不肖卽投林息影。未遂識韓。而脈脈之思。久飛越盈盈之水矣。茲有所啓。敝縣勘災耔粒。曾援貴縣例。減半求折。幸蒙三院會題。尙未得旨。夫兩縣之減折同也。會題同也。其未得旨亦同也。而日前徵收。聞貴縣卽照會題之數。果奉行上司之文檄。抑徑繇本縣之主持。唯明示之。不肖將再援例以請於當事者。前曾遣人探此消息。恐其未確。謹裁緘專訊。臨發東望。無任惓惓。

與畢沖陽書

耔粒折徵題疏旣久。未得旨。想老父母軫民盛心。必有不能忘者。某聞文安自具題後。卽以減折之數派徵。而未得其詳。昨專役問於紀孝廉。蓋與聞文安折徵之議者也。得其回書。并盧公祖批詳。某拍案大快。是可比例而完老父母爲民請命之功行矣。謹統呈覽。意老父母覽之。亦必拍案大快也。夫此事初議者落落難合。老父母力持不變。竟得當事者之會題。有志竟成。語非欺我。至於今日權宜折徵。以候明旨。則

事體曷曷。不若初番之喫力矣。老父母據例以請。料當事者業爲其難。必不辭其易。且成例見存。有不得不從之勢也。爲山九仞。待此一簣。千秋大業。剋期告完。深爲老父母慶。紀功之文。已擬稿矣。

與齊華玉書

敝縣勘災耔粒事。前曾借鼎語於左公祖處。從臾未幾。左公祖卽同撫按兩臺會題矣。湯火民命。見天有期。而久未得旨。難以株待。敝縣所比例者文安。文安減徵之疏。亦未得旨。彼時屯臺盧老公祖批詳。檄爲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該縣遂遵據遵行。卽照疏中所減之數派徵。已兩年矣。敝縣事適與此合。今據例申請。望左老公祖如例批允。使定興窮民。得同文安沾一視之仁。無量功德也。弟有字達左公祖。而不敢遲投。借重年兄爲弟投之。更一言從臾。使早蒙批允。減一分卽受一分之賜。而早一日尤早一日之生。億萬窮民。手額祝仁兄世世公卿耳。前爲容城孫生事。全藉鼎力。可比於虞淵取日。今復以湯火民命徵靈於左右。非弟好爲不知止也。一則一方之風教。一則萬民之疾苦。世眼所謂冷淡生活。偏是仁兄肯爲出力。蓋熱心腸攙做冷事體。亦年兄聲氣所自招耳。不然。滔滔皆是。弟敢輕向誰開口哉。

與左浮邱書

不肖自揣無似。辱特達之知。時承肝膈之誨。提挈深情。淋漓言外。自非全無心腸者。甯肯甘自菲薄。而不求所以一當哉。敝縣莊田耔粒。區區末議。已蒙採納。都中曾領面教。須再批查。以見詳慎。然本縣本道。方擬回詳。而老公祖已同撫按兩臺會題矣。夫不待回詳卽爲會題。更見老公祖嘉惠窮民之意。如此其急。此誼直可於古人中求耳。而縣道亦遂較然知盛意所向。既已具疏。不敢復以前詳轉奏。惟是聖恩旣久得旨無期。湯火之民。能俟河淸乎。敝縣所比者文安縣之例。文安耔粒。自具題後。亦未得旨。而卽照疏中減折之數派徵。蓋權爲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有盧老公祖之批詳在。文安縣遂得遵據遵行。今敝縣事體。政與此合。本縣本道。援例以請。惟候台批。以爲遵守。蓋敝縣與文安。其耔粒困民同也。其比例求減同也。其經會題而未得旨亦同也。則權爲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又何妨於同耶。窮則當變。比例明懸。權卽是經。宇宙在手。爲山九仞。待此一簣。億萬性命。總乞靈於生春之筆矣。

與畢沖陽書

昨遵大命。投書屯臺。得囘字呈覽。蓋左公祖有心人也。先已圖維此事。而查前院於文安縣批文。又有除公主不折之語。爲此沉吟。欲求所以處此。而令申詳先爲之地。其言曰。縣、道或於此處。分析明白。且據疏一詳。而後酌議。夫敝縣耔粒屬公主者三。一瑞安。一延慶。一壽陽。前正爲瑞安、延慶兩場佃戶逃竄。遂以所失之額。責包於八場。今雍靖王妃、錦衣衞二場逃者過半。屈指爲瑞安、延慶之續。勢將復派別場。始以八場包兩場。今又將六場包四場矣。長此不已。禍將何極。耔粒租銀。原非勘災常賦。澤畔之後。尙且改爲備邊。此與國課什佰相懸。顧可泥舊額而不思以通之乎。此會題疏中語也。是耔粒之爲民害。定與文安大同。而公主耔粒之爲民害。定與視文安更甚。會題折徵。原未除公主在外。則今求詳批暫折。候旨。亦可除公主乎。左公祖旣云據疏一詳。老父母詳中卽以此段語意爲分析。將公主莊田佃與別場同折。發

擇數語中之左公祖必有以處此矣欲事體之相成須呼吸之相應老父母達此情於柯公祖其奉左公祖之意以從事則在老父母既據會題之疏以爲詳而不爲無因在左公祖因得借申詳以爲批而不爲無據矣尊候尊裁

與左浮邱書

披讀論教既蒙採納復承指示即往告令君而令君云申文已先起矣如途中無阻計此時已達臺前數日不可追矣不肯再三躊躇恐申文或與老公祖指示有未盡合儻復勞駁查再致遲延此非結局未卜何期因不揣愚陋而復有所陳唯台臺憐其癡不錄其罪一垂聽耳老公祖會題之疏除進乾濟慈甯兩宮不折外所有瑞安延慶壽陽三公主莊田與各場一例折徵疏中情係原自明白夫會題求折既未除公主在外則今求台批權宜暫折以候明旨勢不能遺公主也即文安批文有除公主不折之語然敝縣公主之害甚於文安包納賠累自瑞安延慶作俑老公祖會題已詳言之既以各場理窮勢極之狀作題疏之繪圖復以文安大同小異之情勢台批之斟酌一方民命待以生春矣且本縣此事圖之數年屢爲號籲屢經蹉跎蓋窮民疾苦非能徑達臺前也起自本縣層疊而上繇府廳至府堂轉本道而後達於台臺轉關既多心情互異往往藉上之周愼以遂下之推延遷涉往復動淹歲月窮民枯骨欲盡望眼欲穿而一處停閣全局坐廢不肯每與令君歎之扼腕今幸逢老公祖當事是天憫窮民曲欲存其孑遺倘得蚤賜批准則下之萬蘇畫劑民之湯火立蘇功德寧有量哉

與張蓬元書

敝縣籽粒事聞窮民投告於台臺批行府廳俱蒙重責擬罪有差赴某告急某驚問其故乃知狀詞侵吏書也夫告加添止當訴加添之害告折徵止當訴不折之苦即吏書原有情弊亦不必提而幾幾愚民祇知說實話全不諳事體自貽其戚於人奚咎然不如此無以見民之愚而可憫也加添在一時不當加而加既屬不堪折徵在永久已折而又不折尤爲失望求折未得而獲罪納籽粒不堪而令納徒罪杖罪老公祖聞之或亦有惻然者乎雍靖一場即在敝村某宗族墳墓之所在諸場之苦此爲尤甚即年來比例求折至於煩三院之會題奉聖主之恩詔八場一體折徵會題疏中已明開雍靖錦衣兩場之爲尤苦今乃於尤苦者忽生異議偏遺於覆載之外民實不堪非好爲嚚也惜其愚不解事未諳忌器之義遂以旁溢之路取罪耳夫此事原係會題原奉恩詔即守陵官署有言未嘗不可執奏即部有文移府縣亦當申請三院聽行酌處乃急急而應此原不足服愚民之心也蓋折徵之議初起縣之丞府之廳即俱不喜不喜之故半係吏書亦知議起自某屢來相難某仗三院公祖之力徼倖勝之而意殊不甘今官非其官矣而吏猶其吏故乘隙而思破壞耳乞恩之民反成取罪復業未幾旋有去志某好語以老公祖在上必能深體苦情爲之區處忍死須臾以待解懸此一場錢糧折與不折所爭不過一二百兩然銀雖不多而索於懸磬之民年年包納則必至於鬻妻子轉溝壑死亡接踵傷心慘目老公祖在此千載一時必有所以善爲之處者只此一二百兩錢糧善處之則年年救人不善處之則年年殺人老公祖宇宙在手必有妙

用下一救一場湯火之民中以成三院會題之局上以信天子同仁之詔某何幸躬逢其盛

定興縣籽粒折徵記

淄陽畢公以萬曆丁巳來治定興下車首詢地方利害而得勳戚籽粒之爲民累也奏記諸臺使者求減折如文安青縣例駁查復往公持甚力臺使者大感動具疏請於上候旨踰時值今上登極遂如所請恩詔到縣扶杖走觀者舉手加額謂天子仁聖使孑遺之民得留稅息然非吾侯即疾苦到骨誰達之天子者慶今追昔笑與涕俱余觀民情而深有感於天下事之在人爲如公者眞其人也事非理不可爲非力莫能爲固也然如以理而已彼不起科之瘠地豪奸民投獻而以勳戚爲刀俎佃戶爲魚肉包納之法展轉相及不舉地盡逃之不止此於理豈待公之身始知其當變哉或曰於理無疑而詘於力公不猶然一令乎何力至於今而偏足乎則理與力之說似之而非余所謂公眞其人者獨以其心言耳天下萬事皆從心起不患事不就但患心不眞眞者心之本體從來稱天下有心人爲其眞也眞則熱熱則遇而即粘不能秦越視眞則耐耐則挫而益堅不因遲久灰減徵之議誠爲大造非公當之得無隔膜不親乎相沿久則勢難返更端驟則人易疑而素所穴以爲利挾以爲重者且不勝異意而奸人乘以交搆其間吹索擿撿皆足以亂任事者之所守使造端之初徼涉門面廢然而返矣且不獨異意者爲然也即共事之際已屬同心而事當更張體須周愼異意者復借上之周愼以遂下之耽延將事未達於公車而往復斟酌已踰歲時蓋轉關既多葛藤易起一處停閣全局坐廢自公起議再易寒暑急急圖之盻盻望之默默待之當浮沈難稽成敗未必之時旁觀者意公興且闌氣且竭而公更神王覺以耐之一道寔此奇功然

久成物其斯之謂歟此番在定興余髮未燥即從先大父侍御公聞佃戶包納之苦而呼籲之情每格不上聞年復一年日甚一日至於公殫力爲之而以首尾二載始獲有成中間事勢之難易情節之甘苦唯任事者自知同調者相憐未易一一爲人言也故爲天下事毋泛論理心即是理毋空談力心即是力眞心如公爲理樹幟爲力辯冤不然滔滔者從官起念而不敢一問百姓急偏見理不我值力不爾克甚矣其相蒙也羅文恭之言曰此生活得千人命甘心不向世外走佃戶數千家脫湯火而世世利賴嘗私度公衷天良夜志之無愆可知也定興孔道復値軍興公日夜拮据但可紓百姓急者直前爲之赤心彊項逆逆轉上官之意冒而佐聖政之清明諸不具論就籽粒論籽粒其槩如此公諱自肅山東淄川人萬曆丙辰進士以治行高等應拜省臺而兄白陽先生時以少司徒督遼餉遂例迴避乃補禮部主客司主事今陞遼東甯前道兵備僉議

與王中訒書

小兒歸述老父母爲籽粒徵收省除款項歸諸易簡且比擬條鞭革去催頭老父母纔一語而受寬大之福已徧萬家生自髮齒事復以莫覺之感激爲無已之愛助則每畝徵收之清數更乞明示以爲愉快也蓋籽粒奉詔減徵之後每畝應徵一分八釐五毫脚價一毫四絲八忽均包雍靖千如一釐二毫五絲六忽則每畝應徵之數共一分九釐九毫四忽此昭然耳目之定數無可增減者也乃年來造册徵收不依

此數。或多一釐。或多二釐。卽各場亦自不相同。此其故不難知。而誰敢以瑣屑達淸聽者。幸此番以省歛項。革催頭。上勞老父母親爲訂正。小民旣戴如天之恩。遂侈飮河之願。共望及此時。以每畝應歛一分九釐九毫四忽之定數。乞老父母出一明示。則本來之面目現前。黎邱之幻術立盡。此又籽粒之大郄消也。

回張糧衙書

不肖生平不干預縣事。所共知也。自到都中。併無人來鼓舌。亦安所被賣惑者。而札諭云云。殊可駭愕。天下事自有當與聞。不當與聞。十年前籽粒累人。逃亡之苦。口不忍言。佃戶不能重包。而管糧父母亦有不完之前件。不肖目擊其弊。代爲陳訴。此事之當與聞者也。減徵以後。十年於茲。不聞異議。蓋糧輕易完。不獨便佃地之窮民。亦便管糧之父母。區區之意。如斯而已。此外非所敢聞也。目前事體。以老父母之高明。自可理裁。而必遠使下詢。得無以減徵之議。出於不肖爲佃戶而不爲官。遂有杯蛇之疑乎。當議折徵時。管糧父母亦曾有不相亮之意。不肖以事定理明。未嘗置辯。則今老父母之札。得非曩日事前任父母之人有在側者乎。不肖無可言。只以不當與聞爲對。

與畢白陽書

定興有籽粒地。國初以土性斥鹵。不堪耕種。故在條鞭地畝之外。永不起科。後因奸民投獻。戚勳奏討。遂分爲莊田十場。一曰乾淸宮。一曰慈甯宮。一曰雍靖王妃。一曰延慶公主。一曰瑞安公主。一曰壽陽公主。一曰恭順侯。一曰駙馬許從誠。一曰錦衣衛千戶陳尙忠。一曰五軍營。十場籽粒各自催徵。復因差役之猙獰。勳爲佃戶之騷擾。遂以徵解歸之有司。然此地概屬灌莽之區。其不逮條鞭地遠甚。條鞭地分上中下。或二畝折一畝。或畝半折一畝。每畝徵銀三分有零。籽粒地則不分上中下。每畝亦徵銀三分有零。夫地瘠則所入之息旣微。糧重則所虧之額不少。積逋壓欠。年復一年。牽連包賠。日甚一日。於是一夫不完。累及一門。一門不完。累及一戶。一戶不完。累及親戚。至典房產。鬻妻子。猶不足以應比。則挺而走四方矣。先是瑞安、延慶兩場逃盡。遂以所失之額。公派之於八場。糧愈重則辦納愈難。逋愈多則逃亡愈衆。而八場益困。雍靖王妃、錦衣衛兩場相繼又俱逃盡。室已無朝炊之煙。門尙多夜呼之吏。初以八場包兩場。行將以六場包四場。其勢不至於擧各場而盡逃亡不已者。不佞某自束髮以來。習聞此害。間從父老講求長策。唯有折徵一法。且靑縣、文安久有題疏可比。夫窮則變。變則通。情也。亦理也。明知困極之當蘇。復苦勢重之難返。旣有衙門之層遞。便多吏胥之揶揄。縣之糧衙書辦。府之糧廳書辦。串通爲利。牢護此局。受患之民。日望折徵。或自下而求申請。或自上而得告批。概從中寢。折徵二字。窮民所幾幸爲續命之膏者。祇成掛壁之文耳。沖陽畢老父母。憫佃戶之危形。採士紳之公議。毅然爲斯民請命。比照靑縣、文安例。除乾淸、慈甯兩宮不折外。其餘八場。概宜折徵。通詳撫院韓晶宇公祖、屯院左浮邱公祖。會題候旨。尋逢光廟登極。恩詔中一款。北直定興、文安、靑縣三縣災傷籽粒。俱照按屯御史題請事例折徵。詔書到日。人心更生。逃亡之民。漸復故業。向之滿地荒蕪者。且桑麻相望矣。壬戌年間。畢老父母陞任。署縣者忽甲忽乙。縣事遂如奕棋。雍靖王妃司香內豎。敢蔑明詔。謂折徵非法。朦朧取旨。下部議覆。部因行文府縣。雍靖

王妃一場。不許折徵。并追補減過銀兩。彼時畢老父母在儀部。心憂此事。急商之於府縣。謂銀兩且勿補納。尙當據恩詔執爭。而糧廳已暫借庫銀。星火補納矣。覆水難收。可爲浩歎。一場似戶。歷爲控告。其奈之何。撫院張蓬元公祖新受事。念此場災傷一體。獨不蒙減折之仁。銀兩追還。又已斷執爭之路。不得已。雍靖王妃之額。均攤之於各場。圖衆擎之易擧。且兼被之無遺。數年以來。安居樂業。誰知猾胥蜮心未厭。睚眦生。思此場旣翻。遂可漸圖其他。本年突稱五軍營不可減徵。欲比雍靖王妃例。已具府文申易州分司。轉申戶部矣。玩其申文。謂五軍營地減徵銀一百七十八兩八錢三分六釐七毫三沙。係原額之數。毫不可少。而又總計八年內共減銀一千四百三十兩六錢九分三釐六毫二纖四沙。是盡欲照雍靖王妃例。每年之額。不許減。減過之銀尙欲償也。孑餘之民。一場驟加一百七十餘兩。其何以堪。更加一千四百餘兩。其又何以堪。倘此番再復得計。則積漸以往。變態愈工。各場將次第以聽猾胥之顚倒。折徵一案。勢必兜底掀翻。乍甦之餘生。再罹湯火。暫復之故業。行見汙萊。前日流離景象。只在目前矣。夫折徵之事。原非臆說。歷經申請。屢經批駁。然後乃得三院會題。一煩部覆。再煩恩詔。畫一之令。方思世世守之。此而尙可紛更。則翻手覆手。其又何定之有。大都天下事。謀始最難。毀成甚易。敝邑籽粒之害。已幾百年。折徵之議。圖之十年。災民固骨皮俱盡。不肖亦心血爲枯。猾吏舞文。百計相難。一番阻撓。一番辨折。亦且舌敝穎禿。幸得徵父母公祖之靈。以乞恩於聖主。流亡復業之日。飮水思源。感畢老父母之有大造於一邑。相與伐石頌功。以垂不朽。日月幾何。變更至此。台臺深籌國計。曲軫民艱。薄海窮黎。共徵寬大。至於籽粒一項錢糧。實係敝邑一方性命。申文到日。全望主持。上以信明詔。下以甦窮民。而沖陽老父母幾殫之苦心。已成之美局。永留於桐鄉。提塁之間。不致終爲猾胥所變亂。想台臺之所悟爲惻然者也。

與王涵一書

恭惟老公祖照臨易水。某無必然之畫。仰佐高深。殊愧故人之誼。則姑以未必然之見妄言之。老公祖姑妄聽之。可乎。昨聞遼餉加派六釐。勳戚籽粒一例加派。竊有疑焉。蓋遼餉方今第一急需。必料其力能辦納者而後加之。庶不至臨時而有悞。條鞭地之加派。固其所也。籽粒地可一例加乎。他處籽粒地。某不能知。敝縣籽粒地之必不能同條鞭地之辦納。某則知之深矣。蓋敝縣籽粒地。斥鹵不堪。佃戶苦累。逃亡殆累於地著。地著相繼爲逃亡。年年爲不完之額。勢窮理極。畢沖陽父母繪圖以請。于立宇公祖會稿具題。泰昌元年。奉恩詔減徵者也。夫以其力不能完舊額而減之。今議增焉可乎。舊額每畝三分。減至一分八釐五毫。則所減止一分一釐五毫耳。今驟加六釐。不幾復未減之數乎。自減徵十年以來。卽死者不復生。而逃者且漸返。今復業之席未煖。加徵之令忽頒。魂驚於傷弓。色變於談虎。恐未減以前之景象。復見於今矣。遼餉何等急需。而責辦於必不能應之處乎。本府稱照萬曆四十六年籽粒地同條鞭地一例加派之例。而敝縣籽粒自減徵以來。實未嘗加派。不知其他也。猶憶當時直指使者。亦有此議。畢沖陽父母有說以應之。曾以申文稿見示。今具在也。蓋議遼餉至於無地可加。而議及籽粒。此策之善者也。特不必加派耳。何也。此地勳戚爲主。佃戶納銀。當遼餉急需。薄海內外。無不縮衣減食。以充軍興。勳戚體國。當倍錙

民則議及勤戚籽粒使當歲所納數內扣算六釐以充遼餉此理之至順者也諺有之曰要得有要不得無貧莫貧於佃戶富莫富於勤戚今此六釐扣算於歲額之內使勤戚少分是間有處要也若加派於歲額之外使窮戶多納是間無處要也此二者相去遠矣夫當是時而暫借六釐以紓國難勤戚之情夜亦有以自安窮民以賦之不加而易辦遼餉以民之能辦而易完一舉而三善具焉則勤戚莊田應於各屬數內扣除即五軍營牧地應解易州戶部備邊者亦於該解數內扣除畢沖陽之申文具在是在老公祖再爲主持耳或謂此於國於民誠爲兩利特於勤戚似名美而實薄然佃戶以不加派得安其居則六釐之外歲入不缺不至爲竭澤之漁況事平即止此六釐依然在乎畢立宇公祖會題減徵稿畢沖陽父母爲加派申文稿併敝縣鄉紳公揭稿總鈔呈覽老公祖一寓目焉知此地之以如是減徵也則於今日之議加必有惻然爲之所者矣等此籽粒也等此六釐也酌理審勢卻歛自見易加派爲扣算一轉移間而國充急需之餉民免逃亡之苦併爲勤戚培不涸之倉萬代瞻仰端在於斯矣

與王涵一書

某再細味明文戶部之責成本府至矣責成之急爲遼餉也但得完其所坐之數不問其出何項也本府旣議以籽粒地抵之則就籽粒額數內扣算六釐以足戶部責成之數仍申說無地可加只得加於勤戚所占地內而此地又力不能加只得扣於勤戚所得數內亦爲遼餉緊急不得不爾知會戶部使戶部措手以從事當是時戶部但得本府之完遼餉足矣豈其過恤勤戚之私而掣扣算之肘哉天下事勢有緩急題目有公私遼餉之需急也勤戚之事緩也爲遼餉有題目爲遼餉因而爲窮民更有題目爲勤戚無題目爲勤戚因而厲窮民且併誤國事更無題目天幸老公祖在地方辨公私酌緩急以鼎上谷之蒙氣國計幸甚民生幸甚

籽粒折徵說

籽粒折徵其徵關地方大利大病者按院王立宇象恆也其據士紳公揭申請者邑侯畢沖陽自肅也既經批查而沮於撫臺其通此關隔自府達道者司理范鑑湖紹序也繇道再酌而轉於院者觀察柯和山衆也其合按院會題候旨停徵而復入恩詔減半折徵者屯院左滄嶼光斗也其事變通起力爲主張以定紛紜者撫院張蓬元鳳翔也而發端圖始更有人焉故邑侯胡芳宇嘉桂也包納籽粒其患既久胡毅意更蕤而時未獲上每爲扼腕謂余曰吾不能爲他日必有人爲之可存此議以爲底案其徵意猶欲自爲也所稱此議即稱中士紳公揭也而何可忘而何能忘

認眞草卷四

扶孤始末

與谷城張邑侯公書

密邇福星得沾波及之惠不啻在宇下戴德之餘還爲引分何敢輕通尺牘以瀆公之淸聽惟事係衣冠之裔且當絕續之關惜其惻惻誼難默默老父母試垂察焉敝縣張都憲之業至其孫序班張一貫而中衰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中立妻王氏撫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族中小人垂涎孤產句連外黨或質或典或明或盜蠶食至今孑遺無幾闔縣士紳睹哉諸孤之遺魚肉而發都憲公之啼若敖也方公同看視劄記其產丐縣父母主持嚴盜賣盜典之禁乃聞谷城生員陸樂賢以典地告李氏候老父母問斷老父母明見萬里偏辭必不能行而李氏婦人意不自達生等議以耳目之最眞代爲不平之鳴夫樂賢先典李氏地三十畝李氏所知也其又典二十五畝則李氏不與聞焉其典之緣繇價之輕重不可問亦不必問只一出於李氏所不知則終非樂賢所可有卽樂賢果費典價亦惟從其受價之人而追索之可矣安得硬告李氏曾取其地耶夫孤兒寡婦仁者所憐誠能辦償何處無田而必屑屑於越疆之孤產意不難見也且此地盜典俱當李氏時而必倒提年月以爲在王氏時意又不難見也李氏女流亦係衣冠之室而必恐喝以對理脅迫使出門意尤不難見也據樂賢所告羣證張玉等此

數人者。何如人乎。大約煢煢孤寡。固畢小之所眈眈也。左掎右角。裏應外合。既暗與李氏之地。以媾樂賢。復明作樂賢之證。以刦李氏。見者傷心。言之指髮。是役也。使告者得遂其志。證者得遂其奸。旁人受債。李氏出地。即千頃可立盡於一日。矧僅僅著種百畝之田耶。都憲公不絕一綫。仗此五歲之孤。而田產者養孤之物。李氏者撫孤之人。今橫迫李氏。白奪田產。是使孤不能自存。而斬都憲公之血食也。生等攢眉而嘆。合辭以陳。倘蒙電察。賜之斧斷。使寡婦免於對理。而孤產不被橫奪。則理法猶存。天日可見。舒裾吐氣。風化自隆。當直一姓一家之感戴而已。

再與容城張邑侯書

陰樂賢白奪孤產二十五畝。合共事章奸。爲之影證。而辱迫李氏。至不可言。生等昨具情合辭。代鳴於老父母之前。業蒙彰察。莊誦訓辭。感激淚零手額。謂天理之必發。而天網之不漏。樂賢即慣刁健訟。當必讐心於蕭斧。詎意咆哮轉甚。譸張益雄。於青天之下。恣魍魎之談。而求逞其志也。樂賢種孤產五十五畝。李氏但知三十畝。其二十五畝則不知也。而樂賢堅稱典在王氏之手。蓋混指無從對質之人。易於飾賴耳。夫樂賢之良心盡虧。不難猶無爲有。而斯人之耳目具在。終難以虛爲實。生等查孤兒張根深產業。有簿籍。有手本。有賬目。一一磨對。止有李氏典與樂賢地三十畝。固無所謂二十五畝也。張一定手本內開李氏租地數目。於陰樂賢地四十畝之下。贅一典字。情弊宛然。又有李氏告張一定、張一憲、張一賓霸占地土手本內。開一件偸典地十畝與陰家。是李氏已告於官。求爲追奪。然止告十畝爲偸。實未知更有所謂十五畝者。今始知之耳。即一定等與樂賢表裏爲奸。而於開李氏典地數目之外。開王氏典地數目。亦全無樂賢姓名。樂賢情弊。不又瞭然耶。夫孤兒之產。輩小視爲在原之兔。彼寡婦不識字。簿籍總憑他人之手登記。已非盡一之文。中間以租爲典。以三爲四。侵欺影射。不可縷指。即所開載。倘多隱漏。矧簿中全然不載。止憑舌辯者。猶足信乎。諸生中有陳德光者。詣生等白欺隱之狀。謂孤產登記。情狀未確。止有未典而開典。未有已典而不開者。又自稱租地十畝。種二季。租契具在。而張一定等開生典地十三畝。天日在上。心敢欺乎。夫即德光之親自首證。則簿中已載。猶難盡憑。而樂賢所稱。不在記載之中者。其萬不足信又明矣。故二十五畝之地。樂賢白奪於李氏時。混賴爲王氏時。李氏見在之人。既不知王氏典地之籍。亦不載。合其顛末。按其情形。則十畝是偸典。十五畝是白種耳。囁嚅偸典非法也。白種尤非法也。至於併偸典白種。混爲一處。而意圖白賴。尤人世所希聞。清時所不宜見也。據樂賢實典地三十畝。其價共十八兩。則此舊種二十五畝。已過二年。價當若干。花粒當若干。理法所在。豈容不一一問乎。折實科算。即將實典三十畝。盡還本主。猶不足償也。總之樂賢搬神弄鬼之技熟。翻雲覆雨之舌利。既視孤產爲無主。復藐敝縣爲無人。敢日來誆狀百出。自謂有數從手段。意欲掣士紳之肘。而惑老父母之聽。夫生等於樂賢。何嘗有意相加。第爲都憲公一綫血食。係五歲之孤兒。而孤兒異日蒸嘗。賴子遺之產業。誠及孤寡。誰不動心。況係衣冠。豈能坐視。且止於就事論事。略舉提綱。固不屑細數其脫卵之情節。亦不欲概及其生平之行簡。存厚多矣。而樂賢求勝不已。且肆言上辯。不可發一笑耶。使此事而稍不可對人言。何敢以疑端嘗試

於老父母之前。此情此辭。等而上之。可以告天子。特不欲先發。迫而後應耳。樂賢乃以上辯見嚇。生等唯恐其辯之不上也。當是時。覈實情。據公道。大創奸人。以保孤寡。自有老父母之霹靂手在。特李氏既徼恩造。得免對理。其委折之情。生等代爲申之。仰冀鑒察。不勝感激之至。

與解嵩盤觀察公揭

爲申公議以保孤產事。竊惟事關孤寡。在行路者。亦爲動心。矧繫衣冠。列斯文者。豈能坐視。其於無私之宇。代爲不平之鳴。敝縣故都御史張鎬之業。至其孫序班張一貫而中衰。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中立妻王氏撫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族中小人。垂涎孤產。裏勾外連。或貪或典。或盜或霸。露食至今。子遺無幾。闔縣士紳。睹親諸孤之遭魚肉。而覺都憲公之啼若敖也。方公同看視。剖記其產。丐本縣印批。嚴盜霸之禁。以求略存殘產。待六歲孤子長成而授之。乃容城縣附生員陰樂賢者。睨孤產爲可居之貨。越疆來此。先典李氏地三十畝。因多占二十五畝。李氏不知。已白種二年矣。今歲知之。告於本縣。本縣斷令李氏耕種。有原契可查。樂賢不服。捏告於府。批容城縣問理。樂賢肆其簧鼓。朦朧始末。以盜種於私者。復得明騙於官。兩年白占之地。遂爲樂賢應得之物矣。某等相顧作而嘆曰。異哉。無人日乃至是乎。據樂賢盜地二十五畝。在李氏時。而今譸張其詞。以欺問官者。稱典於王氏之手。蓋王氏往矣。指無從質對之人。易於混賴。且恃共事章奸。爲之影證耳。樂賢告張揖、張一定、張玉、張楹、張繼貴、張一賓等。敢所稱典實盜霸孤兒之產。與樂賢表裏爲奸者也。夫樂賢良心盡虧。不難賴無爲有。而斯人耳目具在。終難掩虛爲實。某等查孤兒張根深產業有印信簿籍手本。簿籍止載李氏典與樂賢地三十畝。固無所謂二十五畝也。張一定手本內開李氏租地數目。於陰樂賢開四十畝下。贅一典字。情弊宛然。又有李氏告張一定、張一憲、張一賓霸占地土手本。內開一件。偸典地十畝與陰家。是李氏曾告於官。然止告十畝爲偸。實未知更有十五畝。今始知之耳。即一定開李氏典地數目之後。開王氏存日典地數目花名。亦全無樂賢。則樂賢稱典在王氏時者。不直爲囈語耶。夫孤兒之產。輩小視爲在原之兔。彼寡婦不識字。簿籍登記。總憑人手。中間以租爲典。以三爲四。侵欺影射。不可縷指。生員陳德光詣某等白欺隱之狀。謂止有未典而開典。未有已典而不開者。又自稱租地十畝。種二季。租契具在。而張一定等開光典地十三畝。天日在上。心敢欺乎。夫即德光之親自首證。則簿籍已載。猶難盡憑。而樂賢所稱不在記載之中者。其萬不足信又明矣。故二十五畝之地。樂賢白奪於李氏時。混賴爲王氏時。李氏見在之人。既不知王氏典地之簿。亦不載。合其顛末。按其情形。則十畝是偸典。十五畝是白種耳。囁嚅。偸典非法也。白種尤非法也。至於併偸典白種。混爲一處。而意成白賴。猾時所不宜見也。據樂賢實典地三十畝。價十八兩伍錢。則此霸占二十五畝。已過二年。價當若干。花粒當若干。理法所在。是倘當一一科算。以償本主。而詎意咆哮轉甚。譸張益雄。既能得志於私。遂能取必於官。白奪孤產。猶承蜩也。不爲宇宙間一怪事哉。樂賢生平賺賭爲勝場。欺騙爲來路。前以賴宋氏房價。行劣發社矣。猶不自悛。而益甚焉。毒螫遍加州里。吞噬波及鄰封。寡婦孤兒。畏之如虎。歸命於官。求庇於法。而樂賢敢冠法不能加。反遺棘手。呼天莫應。煢煢孤產。盡飽

虎旗。六歲嬰兒。無以自存。都憲公之血食斬矣。某等忝列衣冠。誼難寨、起念孤產之存無多。而樂賢之筑甚惡。既自脫其罪。復全得其地。事經兩縣。竟成如是之局。不容不呼籲於老公祖之前。而李氏婦人。且係衣冠之室。仰體台慈。令人抱告。而逼覓族中。復難其人。蓋張門一族。強半無良。而張一清尤甚。今且羽翼樂賢。擁冑於容城問斷之時。就中取事矣。獨有張一陽者。剛介中正。終始扶孤。昔年胡知縣託令掌管。出入嚴明。毫無私染。雖小爭怨。猜排使出。復遭一清等巧陷。幾于不免。賴老公祖知其心而脫其罪。僅此一人。可爲李氏抱告。而今老矣。精力銷亡。已不在舉。氣憤口躍。語不達意。某等求其佐之者。得生員張一連。其人素於孤產絕不染指。公論雖之。特操心過慎。避嫌甚事。某等激以大義。使扶持一陽。爲李氏抱告於老公祖之前。隨批候審。然此二人者。一則衰於年。一則吶於口。祇用備兩造之體。而知其非樂賢之敵。謹以情繇。先爲申訴。仰冀電察。調閱簿籍手本。以窮奸狀。賜之斧斷。使寡婦免於橫迫。孤產不致自奪。一方風化。關係匪淺。是役也。樂賢恐某等有言。已大肆波濤之舌。聲言人急必反。以脅某等。夫此事非私事。此言非私言。如使樂賢之兇。而坐視孤寡被迫。不敢出一語以申公道。當取巾幗自贈耳。某等忝具鬚眉。頗懷肝膽。拙操素矢。何敢至以非公直道共申。任彼肆其無忌。謹揭。

張門孤產簿題辭

六歲孤子張根深。故都御史張公鎬曾孫也。鎬再傳序班張一貫。一貫逝。嗣子中立亦逝。遺孤在抱。是爲根深。中立妻王氏撫養。王氏逝而撫之者一貫側室李氏也。中立逝時。族中小人。垂涎孤產。攘臂而起。勢同抄沒。幸逢胡老父母。賣懲禁戢。任族長生員張一陽看管。一陽剛介公正。不負任使。串體遂定。其後任人者既往。而受任者遂不能行其志。羣小復起。奧勾外連。擠一陽使出。更換看管。而張門孤產。遂不可言矣。以族人而看管。則有生員張一清與張一選相繼。以公差而看管。則有地方常良與張應期協同。此數人者。其未管也。則用賄攢求。其既管也。則朋奸乾沒。弄反覆之機智。操孤寡之緩急。使之不得不賣。不得不典。而又無從與價值之眞。使之不得不揭。不得不借。而又無從問本利之實。日削月消。漸至剝牀而及膚。朝出暮代。何殊驅虎而進狼。置食至今。孑遺無幾。總之看管非人所致耳。至去年而復有陰樂賢霸地之事。闔縣士紳。具公揭於解老公祖。地已退還。因同查孤產而劄記之。合辭懇陳老父母。用印嚴查霸之禁。常良、張應期既不稱任使。不容不另擇看管之人。而張門一族。強半無良。一陽儘可。而耄矣。獨有生員張一連者。素於孤產。絕不染指。公論雖之。特操心過慎。不爲避嫌。爲好仁等責以大義。唯唯受任。今一年矣。極勤極儉。極淸極苦。一切事體。無不盡心。寡婦孤兒。遂有寧宇矣。夫孤寡日用。費能幾何。他人看管。每年與賣揭取。不下數百金。而日猶不足。時洒饑寒之淚。自一連看管。不典不賣。不揭不取。而溫飽自如。此其人之賢。不肯不大彰明較著哉。唯是一連刻苦自持。既不私己。亦不私人。羣小怨恨入骨。侮弄時出。所恃爲天倚爲命者。惟老父母之威靈。是恐是藉。且一連未管之前。常良諸人所典所揭。一一俱在。雖當時情僞。已不可盡。而事至於今。不容不代爲贖。代爲償也。昨好仁等方與一連共議。實樹株還債事。陰樂賢即與同事諸奸。橫騰蜚語。一以爲把持。一以爲污衊。夫貪狠之心不死。山鬼之技日新。能勿防乎。謹以張

根深家產。併未贖未償債數。細開如左。伏乞老父母採芻蕘之議。念衣冠之裔。印批簿籍。付張一連收掌。使一連得以行其志。羣小無所生其心。實爲張都憲免若敖之泣。關係一方風化。豈淺鮮哉。

與張生一選書

張根深楊村園地。門下與吉齋占種有年。耳目所共知也。昨生等清查立簿。一一臚列。因念物有見主之時。假無不歸之日。同衆返正。事不容已。吉齋既即時允從。想門下必無異同之理。既而傳聞門下有云。必不吐還。即質公庭。無奈我何。是時同盟諸友。攘臂而起。生力止之。謂此傳聞之語。理不可信。我輩未見蓋齋實迹。不宜輕動。衆乃暫止。生謹以尺一確探門下。果有此言否。夫此園地。未租未典。占種多年。亦足矣。未經士紳查理。則此地爲在原之兔。今查理既明。此地爲有主之物矣。各拍良心。孰能自昧。知門下必無此言也。且生等此舉。公誼也。非私事也。據理也。非恃力也。事既開帆。勢無中止。衆怒難犯。門下之所知也。而安得有此言也。況此園地。門下與吉齋事屬一體。吉齋既吐還本主。立契辦價。而門下乃欲有他說。此萬萬必無者也。吉齋才幹機智。素稱多算。使此地而可終占。吉齋當先爲之。生輩昨一啓口。吉齋遂唯唯無辭。彼誠有見。生等退而相謂。如吉齋者。眞俊傑也。門下高明。豈出吉齋下。而乃有此言乎。尤生等之所深疑而不敢信也。夫此事門下家事也。都憲公一綫之緒。行道所憐。在生等固其切狐兔之悲。在昆玉尤當念葛藟之庇。春齋扶孤。筋力並瘁。玉齋任事。清苦異常。即吉齋亦隨順公誼。力爲贊襄。豈獨門下一人而獨異乎諸昆弟之所爲者乎。丈夫做事。審理審勢。庶免尤悔。門下試思今日之事。理勢云何。事至於此。尙欲執留。是自誤也。或有人爲門下畫此策。是誤門下也。門下此時莫自誤。尤莫爲人誤。吐原非己有之物。與生輩留好相見面之情。所深願也。門下果有必不吐還。即質公庭。無奈我何之語。是迫生等以不容不應之勢。而後生等可以無憾矣。然拳拳之愚。不敢輕信。謹專人確探。唯明示下。

與畢沖暘邑侯書

前者張根深產業簿籍。蒙老父母用印。闔縣士紳。仰至仁大義。鏤心刺骨。事直張門一家之感已也。茲有彙蓋村兒徒陳科。原與張根深地二十七畝。今秋收既完。甄命傭工。爨土二十餘車。傭工亦極言不可。陳科硬主之曰。此是絕產。取土何害。生員張一選親到地。同地方驗過。向伊理說。傲然自恣。夫此地二十七畝。止用典價九兩八錢。便利極矣。今并其土取用之。不亦甚乎。地去土則薄。害在地土。不可言也。而根深之地。租種者三十餘家。尤而效之。尤不可言也。且當闔縣士紳清查之後。老父母印批之初。而陳科敢於如此。若不禁戢。後患何極。懇祈老父母治之以法。則一懲百儆。可無後憂。謹合辭以請。

與賈肯泉書

張根深原典房產。前聞雅意。允其取贖。今竭力湊辦。已有十之八九矣。辦原價以抽原契。此自定理。亦復何說。惟是煢煢孤寡。筋血垂盡。伐毛洗髓。僅儲處若干。翁丈仁心爲質。不難渡蟻。況彼先世衣冠。有足觸仁人之矜憐者。倘念若敖之鬼。而稍寬其遺孤。都憲有知。當再拜而矢結草者也。憶曩年贖舞覺我園地房產時。亦曾讓免十兩。以見恤孤之意。翁丈義薄雲霄。當不後于覺老。此又煢煢孤寡。所爲早夜以祈者。

破格高誼。原非可以例祈。實恃翁丈義膽拿施。乘梓其仰。故不肖等不憚饒舌。輒敢合辭以啓。惟翁丈裁敎之。覺老原字附覽。亦見不肖等之非飾說耳。還價時。或赴尊宅面交。或令晉价來取。幷乞明示。

與署縣書

謹啓。故都憲張老先生繼孫張根深。從六齡時。蒙舉老父母噓植。批委生員張一連經紀其家。一連不辱成命。勤苦十年。得延一綫。今忽有其姪女投井之事。蓋姪女孀而且貧。本年九月間。攜子崔顯名。求附房居住。一連憐而許之。未幾而顯名得狂病。逢人思鬬。不辨上下。孀婦每抱驚憂。昨復發狂異常。子母相戕。孀婦既苦于家貧之刻骨。又兼以子病之傷心。背人投井。久而始知。此事之本末甚明。但井係根深之井。恐向之垂涎孤產而苦無覺者。或乘以鼓煽其間。則宦裔一綫之存亡。惟老父母之威靈。是憑是藉。顯名狂擧。根深宜謹避之。一日赴塾。幾遭毒手。賴救得免。此萬不可再容居住者。總望明臺之斧斷耳。事係公誼。故敢合辭而請之。

扶孤始末說

扶孤事起於一泉范先生。先生逝。事屢更不可問。乃有陸樂賢謀地之事。樂賢挾長屬詐。協其兄恩賢之力。能役吏。併能役官。余以書解於容城令張。樂賢以僞詳綏我。旣而府批至。乃盡如樂賢指。余不平。再以書間發而樂賢挪撥使不得達。遣其羅客說余曰。陸所爲不奪投張令書。恐傷體面。萬勿爲人家事。動自己氣。且貧生如不得地。咽喉立斷。將不愛命。余笑曰。渠以余書爲講情耶。以不奪爲德。而我不德也。今於某日書投觀察。渠可往奪藉手以獻天子方伯無不可。且宇宙間事。皆分內事。何爲他家。據理而行。何爲動氣。命任他拚。地定要回。客代爲婉轉。余曰。渠只弄鬼。我只認眞。地若即吐。可不多求。不然。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再不必言。客去。樂賢果竊余書到觀察。即隨入見。觀察詰責。欲行司理究之。樂賢崩角認罪。袖中出退地呈求免。乃批姑准退地免究。事遂定。家大人乃同士紳經紀之。另立家督。以至今日。十有六年。根深旣已成立。家督亦頗倦勤。自今以往。事在根深矣。

認眞草卷五

篋餘

贈孫君兄弟廬墓序

嘗讀古忠臣義士孝子悌弟遺事。未嘗不掩卷興思。聳心起敬。人生幾何。獨此奇行懿蹤。歷千載猶有生氣。然古人也。不可復作。何幸當吾世而得之孫鍾元兄弟。孫氏容城舊姓。先發其祥於敬所先生。又再傳至鍾元。繩其祖武。鍾元之同胞兄崇我。次相我。最少弟思皇。翩翩秀異。無忝八龍。遭其先人之變。相與廬墓終喪。鄕閭遠近。無論識不識。見者聞者。咸咨嗟太息。謂孫君兄弟千古人也。夫自穆叔論三不朽。而以立德爲太上。天經地義。百行之原。德孰有大於孝者。君家兄弟此擧。淳發於不自已之心。亦第以盡吾當日事。何暇計千古。然能爲當日者。即爲千古矣。嘗竊士生天地間。具鬚眉稱丈夫。亦爲之而已矣。不能爲所可爲。甚且爲所不可爲。甚者同禽獸行。不甚者亦同草木腐。故所稱當世名流。大都褒衣矩步邊幅自持。間取一二枉節細目。無關綱維之事。不切名教之圖。稍稍點綴。使翹然以千古自許。而未試其能千古不也。君家兄弟。皆以才名蜚聲諸生間。鍾元君復未冠而領鄕書。鄕人士亦嘖嘖嘆其穎異。然大概耳聰明穎秀。能成一世名。不意其成千古名也。即不佞嘗一再識君家兄弟。自謂知之。繇今省之。則雖之知未也。夫漢世士擧孝廉。至今吾黨人率以孝廉名之。顧名思義。獨孫君始無愧耳。君嘗怪容城彈丸地。而先

有靜修。後有椒山。迄今又有孫君兄弟。何物一撮土。多生千古人。或謂其左天津。右猿山。遠呑岫色。平揖巨浸。絪緼盡氣。人不偶生。豈有然歟。夫欲諸拇至。雲臥往壁。靜修清矣。鬚髯不死。竟死髯嵩。椒山忠矣。一廬六載。焦蒜終身。鍾元兄弟孝矣。子文之忠。文子之清。未知其仁。而伯夷之清。與尹、惠同仁。比干之忠。與微、箕同仁。此際政須隻眼。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則孝弟爲仁之本。固不問而知之者也。劉以高尚。無愧伯夷。楊以死諫。無愧比干。孫以純孝。無愧劉、楊。道不同而趣同。容城有三仁焉。不佞自顧擬之不深知孫君。又未始不自幸生之得當孫君。高風芳韻。千載後必聞之興起。豈其當吾世而失之。

周景文制義序

不佞觀政兵曹。與景文同舍相善也。景文質任自然。了不作回互媕阿態。不佞私計即未睹若人文意。必吐露肝膽。而以風骨自勝者。已而以制義示不佞。則其人之概具在焉。向之私計。奇於射覆。因嘆天下事患不眞耳。眞則源流較然。萬不失一。自江河不返。涉世既深者。工撲棱之術。自託於時中之道。藏頭蓋面。千工萬巧。鬭轉滑澤。而其本色遂不復可辨。雖然。世不乏冷眼。即以不可辨辨之矣。景文居京師。寡追隨。赴尙書期而外。左琴右劍。獨坐蕭然。間與不佞過談也。蓋其脫然聲利。得之天性。惟扼腕時事。浩焉興嘆。其意遠矣。大約吾輩肺腸。於世味不冷者。於名義必不熱。諸葛武侯鼎立三分。涙灑千古。都從淡泊甯靜中來。近世士大夫。宮室妻妾。靡焉自奉。其於公家事。度外置之。何怪焉。富而可求。執鞭所願。人自揣技能精魂。孰與尼山。而苦欲求勝。一開口一舉足。不敢問己慊不慊。但問人喜不喜。枉爲造物笑耳。不佞推挹無似。每執知命二字解嘲。而嘲益起。代不佞解嘲者。獨有容城孫啓泰。今年通籍。復有景文。景文就選當得司理。一日過不佞。適啓泰在坐。戲謂世路羊腸。若復能倔彊耶。景文指心曰。吾以眞是眞非。聽之此君。復指天曰。吾以或利或鈍。聽之彼君。如斯而已矣。啓泰笑曰。此生倔彊猶昔。景文制義若干首。自言同筆硯者爲殷汝良、子猶伯仲、謝幽玉、朱德升四君子。夫不知其人視其友。則四君子者。不佞亦既耳而目之矣。

贈李司城考績序

李雲漢司城考績。得恩命贈其父傑山公如己官。母贈配俱稱孺人。綸綍一時。冠絨兩世。榮矣。夫國家鼓舞羣吏。能其官者。不難寵之人臣。展布四體。以邀君貺。不獨一雲漢。而吾獨於雲漢三致意焉。雲漢誠信人也。余從孫國寧、啓泰兄弟識之。退而謂天下人盡若雲漢。官盡若雲漢。結繩之治。不難再見。雲漢睽與人接。不能彎折戚施作刺刺語。而久之其意倍親。腸肺較然。其司城。用法寬而持己介。事上極敬。而恥非道之說。雖居劇職。謁廷常閒。每談當官之懷賄弃法。羅織周內。齒切髮豎。間有以夤緣捷徑之說進者。則謝不敏。即素託深交。稱引世變江河。與說長孺之論積薪。雲漢以有命辭。吁。亦難矣。世局之不可破。有力者且靡于從風。列在下僚。夫復何言。以貧輕厭遠志。以短步促雄心。理有固然。其無足怪。而雲漢獨然漠然。持之不變。何爲者耶。使雲漢而猶人之視其官也者。七情五色。且以有因而旁溢。無主而自行。又安能澹然漠然已也。雲漢之持此。亦曰聊以信吾心也。成與敗非所敢知。其至以官成荷國恩也。則公論

之不能盡滅。而天下事之猶可言也。因憶與習雲漢者居恆論列大概。謂雲漢於人無所不宜。唯不宜於官。而今何如哉。自持論者。分官與人而兩之。因襲既久。已如一成之案。既分人於官之外。遂翼官於人之上。復疑官於人。而品人以官。余疑未燥。即耳此論而心非之。每求一人焉。間執持論者之口。幸有雲漢也。然亦已難矣。是役也。於雲漢不爲分外。唯是當今之世。以木強之人。而亦得考績稱官成。使論官者不至全遺人。而剝下趨上。窺瞰迎合。未必爲天建地設不易之矩。則雲漢其左券云。

贈恆山徐使君膺臺薦序

子與氏論入人之深。主仁聲而奴仁言。言自己出。聲自人出。己實有口。盡千載於一言何難者。人亦有口。夫其口衆我寡。數不勝也。他日論恭儉之實。痛黜夫聲音笑貌。總之所謂仁言也。俗吏情狀。剗盡矣。余每與啓泰盱衡宇內。嘆民生之不易。而太息於仁言仁聲之一語。恨吾生也晚。徒從籥簡仰漢吏於希微遼杳彷彿疑似之間。不意乃得之於徐使君。使君治容。不數月即有聲。余猶疑俗吏新政局面也。已而聲益噪。遂心動。蓋至於今。而君之聲集於余之耳。雜沓重複不可殫。且就人之口。得人之情。其感使君。恩口出不齊。且感生愛。愛生憐。憐生過計。反覆於不能已。展轉於不必然。蓋使君之爲容至矣。杜請謁。絕苞苴。問理微收之間。如冰如雪。且惟求所以便百姓者。竭力從之。相沿積蠹。次第剗盡。民即欲求貴一錢而不可得。且也旌節義。獎恬退。愼若救之膺。鑑惡瑤之羽。高誼深心。每入人意中。又時出人望外。容人士戴天履地。居恆相謂使君愛民過厚。治民過勞。持操過苦。民肥矣。君得無瘦乎。獲上治民。宣尼明訓。世局日變。謂錯於常格外待豪傑者。君之拮据專爲民矣。獨不爲官乎。是言也。愛使君非知使君也。智非不足。愛之過而智爲掩。其恐恐於獲上之不易。非爲使君。蓋自爲也。而使君今固獲上矣。纏衣卓犖。爭先推轂。容人士可無庸過計爲矣。然寧直容人士無庸過計也。天下之冠進賢而綰墨綬者。又何必過計爲。誠如巧宦者之說。謂獲上別有道。於是爲官爲民。若冰炭之不並立。並則戰。戰則告敗者。不問而知其所在。剝下以狼媚上。似狐走朱提於密室。而閭閻若掃。至有謂入仕途。不得不投絕交書於此心。尙可言哉。間有不能頓負初心者。乍王乍霸。忽主忽賓。當其所窮。本色立見。反不若純負其心之蓋藏密機智熟。足以僞定一時也。耳食者不察。遽指爲口實。以伸其爲民不宜於官之橫議。此杯水車薪之說。與於不仁之甚者也。徐使君觀之。彼何嘗以獲上之念。雜其治民。而竟以治民者獲上。則天下患無眞爲民者耳。爲民即所以爲官。徐使君其證也。故仁言仁聲之旨。得使君而益信。而治民獲上之案。斷從使君一翻之。宣尼謂治民必先獲上。余謂獲上必先治民。老吏舞文。能翻一成之案。使君治容。吏無敢舞文者。余之翻案。因啓泰以質諸使君。或不以舞文論也。

贈李茂林序

尼山思聖。而遽歸於有恆。他日稱引南人之言而籌之。余合而思焉。則作醫者。必有作聖之心。然後可稱。蓋天下事最不利於巧人。人巧則變局多。爲人之意外。若眞而心未必也。爲人輕則計算少。好淺害而不好深入。苟且其術。自足其智。且急於潔己之名。而重於實己之言。潔己名則袖手。實己言則幸失。故醫者

作聖之心也。而作醫非此心不可。余閱人多矣。於醫中得李茂林。余婦病瀕危。茂林起之。母夫人病。復藉以起。余因常侍茂林。而得其爲人之深。眞有作聖之心者也。蓋余婦病積數年。經數醫。至甲寅勢遂劇。他醫皆委以去。聞茂林名於郭爾祥。迎以至。蓋計無復之。不能坐視。姑盡人事耳。茂林一診。許以不死。他醫聞之傳笑。即余亦未敢信。而不忍疑也。起伏變化。病者之症狀。與治病者之作用。俱極人耳目之所未經。而意想之所不到。當其變化時。余亦意恍神搖。不能控揣。惟畢以聽之。而竟藉以成功。相知者共詫其神異。傳爲奇事。然余至是而有感於醫之難。非徒爲不識病者難也。即識病而用藥之際。稍失先後著。不可。即不失著。而病狀之方正忽歧。病勢之方減忽增。儘足以餌俱醫者而亂其計。即醫能不亂。而主人甯保不駭。天下甯有討虜心不穩。而赤壁可以鏖兵者。是役也。非余婦之病。不足現茂林之窺工極變。巧奪造化。而非茂林之得竟其長。亦不足以起沈痾而閒執他醫之口。使茂林有潔其名之心。亦不肯以盛名之下。面殫力於他醫所望而卻走之病。至是則爾祥其子桑乎。與人之壹。秦伯亦欲分功矣。非眞分功也。蓋以警天下之任醫不專。而自敗乃事者。茂林醫既蜚聲。而日伊吾丟問。且問業於數百里外之周氏。是豈不慊之挹損。蓋爲人之念眞。欲爲造化之奇。所謂有作聖之心也。人心惟忱。乃實而痛癢切。惟實乃虛而自用黜。茂林茂林。進乎技矣。茂林不欲潔其名。而名益鵲起。迎者無虛日。所至奏效。遠近沐其澤。高其品。如出一口。丙辰之春。當事者嘉其行業。予以冠帶。親知爭以爲賀。而余之言若此。

重陽後明賓齋題識集序

明賓。天下英偉開敏雅士也。早列膠庠。慶膺糾鸞。既以數奇。幾成瓠落。而氣能內守。志未中灰。乙卯。學使者比諸士。奇明賓文。拔高列。饋之。諸相知過其門而大嚼之。時值秋深。白雲浮座。黃菊迎尊。主人客卿拓落之懷。更與高潔之景相對也。一石一斗。最各自盡。卜晝卜夜。興猶未闌。酩酊強半。諧謔百出。則有一夫。正襟危坐。昂首伸眉。爲莊語以止衆。譯其言曰。名起於實。事成於志。舜之不舜。尼山增慨。士之不士。舉世若狂。士品有三。護閩其上。山岳一簣。謹啓其端。吾曹周旋有年矣。請勿論聖賢影樣。只篩自己肺腸。且勿網世局行藏。只對生來面目。天地生成。國家作養。有愧無愧。自知之耳。故士之自負也。即遊庠時而已。然士之負國家也。自食廩時而漸甚。至於肉食貽譏。覆餗有戒。則其濫觴耳。盱衡宇宙。提腕江河。其庸庸者。指聲色臭味謂性。醉生夢死。與草木同腐朽。其皎皎者。稱堯舜周孔之論。翻雲覆雨。且爲天地罪人。當是時。談鋒太厲。滿座斂容。遲者解。譏者止。銀燭輝煌中。不僅秋色襲人也。則又有瞋其誠與面讓之者。曰子言誠善。然適會非伊川之座。且身非伊川而襲其口。模擬維眞。祇成優孟。請子閉口。吾黨開樽。夫夫顏汗語塞。躄尾不揚。明賓意不忍也。進夫夫而慰之。繼衆曰。天下事有不必相同。而不可相非者。則今日之事。開樽撢塵。兩存無害也。因並述之。

建胡芳字邑侯祠疏

竊惟扶輿有正氣。開晦賑於一方。崇報自及心。奉明禋於百代。事膺盛舉。議協輿情。故邑侯胡公。千載異品。當世偉人。天於河洛產英雄。民向花陽識父母。追憶下車之始。適當大亂之時。銳意擔當。不辭勞怨。才

畝。八面。守空一囊。幕衙役之追呼。革富民之供應。省驛遞則一夫一馬。不作人情。寬鋪家則一粟一薪。必用市價。去僧頭之擾。而花戶送免漁侵。嚴盜賊之防。而閭閻夜無驚吠。肥民瘠己。兩目欲枯。爵鬻斛升寸心雙瞧。均攤以變嚴夫之米。而安堵千門。設處以賑水沒之民。而生春萬竈。問理則恥談紙贖。徵收則絕羨金。批決一朝而案無宿事。番休諸役而庭有餘閒。澹薄自甘。往來之餽遺盡謝。威儀極簡。經過之雞犬不驚。既矢志於澄清。更盡心於採紬。培養士氣。繩督考課之文。轉移民風。申明齊家之律。重繼絕之義。則若敖之鬼不憂餒。武斷之徒。則吞舟之魚不漏。至當大節。尤見熱腸。百折必東。一官似葉。但欲爲地方砥柱。何知有身世風波。撥亂定傾。光已行於期月。批卻導窾。成可望于三年。誰知蒼曠者人。遽意速隕臨九河山莽莽。堪悲任事之魂。風雨瀟瀟。猶見憂民之淚。明徵遠矣。生氣凜然。赤社億萬家。傳聞父老。琴堂二百載。僅見神君。志未盡酬。天不可問。然丈夫不朽。原非論年。直道猶存。惟思報德。各隨力量。共事經營。諒嚮應之如雲。期功成於不日。

答范晟龍書

得足下所以治褒者。而躍躍喜也。讀書男子。爲百親民。甫下車。即舉地方相沿大蠹而去之。若脫轉盼之間。乾坤頓改。彼褒人士。咸深望外。且驚其從何處得來。而無愧爲褒縣令也者。固無愧爲范先生子也。是役也。不負天子。爲忠於君。不墜家聲。爲孝於親。而二三知己生平期許。不成畫餅。也爲信於友。大約天下之大手段。從眞肺腸中得之。欲則不剛。千古明訓。吾輩一文不愛。何事不可爲者。足下既透此關。批卻導竅。游刃有餘矣。惟是世變滔滔。竊同伐異。任重道遠。謹始慮終。往常書本生活。到此躬行實踐。則有光焉。如人飲水。冷煖自知。愛莫爲助。則有先勞無倦之言。在足下以爲何如。

認眞草卷六

臺省草

催用巡倉御史疏 代李大司農

爲漕儲立等人倉巡視尙稽命旨.三懇聖明.卽賜批發.以襄國軍大計事.雲南司案呈.照得每歲漕糧.抵壩入倉.全藉憲臣.以爲彈壓.都察院題差七御史.本部兩疏題催.未奉俞旨.見今漕糧齊集通灣.巡視萬難再緩.呈乞再行題催等因.到部.臣竊惟國事有重輕.時勢有急緩.使事非喫緊.臣何能妝點.本輕者以爲重.使時尙可待.臣何樂張皇.可緩者以爲急.而數百萬漕糧之爲國家大計.皇上之所素晰也.巡倉御史之爲漕糧重寄.皇上所明知也.巡視缺則抵壩者不能入倉.又皇上所熟諳也.據臣一疏再疏.已無未盡之辭.至於再疏.復爲留中.而漕糧遂雲集於通灣矣.院臣亦念事勢旣迫.具疏以催.蓋與臣切同心之憂.爲協力之請.萬目引頷.望明旨之一允.而猶未得也.前尙謂按期入倉.今則立等入倉矣.前尙謂命雖再緩.今則已屢旣緩矣.舳艫相接.如鱗如蝟.盼盼焉冀旦夕收納.以結經年之局.蘇萬里之勞.祇爲倉臣未奉俞旨.停泊波心.翹翹水次.唾手可完之事.殷殷無期.揩心巢燕之虞.息肩何日.此臣之所審度情形而深有慮也.且事失常則奸宄乘.日持久則屑越滋.前止慮軟閣監盜之中.飽插和陰漁之弊.而今則弊不止此.院臣所稱深沒可慮.燒燬可慮.顚覆旣衆.後幫壅塞可慮者.語語切中.皇上靜言思之.必有惕然

得其故者.不待辭之畢已.夫先事無人.猶待臨事.臨事無人.更待何時.辛苦粒粒.實耗於當入不入之餘.困窮嗷嗷.望穿於將得未得之際.計出無聊.抑且奈之何哉.當是時.縱不忍物力.當念人心.縱不慮事體.當慮國計.又臣所中夜思之.彷徨而不能寐者也.夫巡漕巡倉事屬一體.乃巡漕受命半載.而巡倉停閣至今.題催至再.天聽彌高.收者無人.運者誰歸.使漕臣之半歲勤劬者.祇付諸水濱.不得及時入倉.濟公家之用.得無於亟命漕臣之意.或相反乎.臣於此事.至三爲補牘.而辭益重複.情益急迫.非爲倉臣.爲漕也.亦非爲漕糧.爲國也.皇上洞悉國計.斷不謂漕糧旣至.可不入倉.斷不謂漕糧入倉.可無憲臣.則巡倉御史之命.是豈容暫緩一時.姑待明日者耶.伏乞聖明.深省急務.速渙允綸.命御史王象恆卽日受事.其於軍國大計.非小補矣.

送張明衡撫守大同序 代李大司農

天下事總於六曹.六曹誠職其總矣.而自其各爲總也.又職其分.曹郎受事.又各就所司而竭精力以從之.敢間職以外哉.然曹郎之能其職者.率徼天子寵命.出視郡事.郡無論煩簡.總宇下諸城而南面臨之.抱案之吏.以次稟成.蓋六曹之事具在焉.夫以曩之兢兢職分.猶懼不給者.至是全而付之.不虞其難勝.而曹郎出守.亦往往以功名自見.人不得以不習儆也.此其故可思也.尼山就誦詩三百者.懼其不達于政.他日與康子論從政.而以達之一言爲端木子許.則天下事若以其局.錢穀兵刑.緒別派異.惟就局而繹其端於何來.委於何竟.互爲主客.密相經緯.一局之中.而全局之所爲備.達者自能辨之耳.故達之一言.其機在呼吸一氣之中.而其用在果藝諸長之上.史臣之于賈洛陽曰.通達治體.是可爲知者道也.張君起家進士.釋褐.授廷評.以讞獄廉平.晉地曹郎.余與共事.借箸之餘.勤中卻緻及司倉庾.共推明允.庶幾孔子之所謂達者.余方借其心計.共濟時艱.而今且奉命守大同.夫大同與薊爲隣.所稱京師後門也.則守視他郡尤不易.天子注意北門.愼擇鎭鑰.非得達如張君.亦何以勝其任而愉快乎.然余又非獨爲大同快也.天下之患.莫大乎此作而彼不應.郡與鄙不相應也.邊與腹不相應也.吏與將不相應也.兵與餉不相應也.共事一主.寵比同舟.豈其盡出挾私.而故爲枘鑿.彼固實不達耳.人而不達.不知其可.而尤不宜於邊.郡守文吏也.而與將參居.所治者民也.而與兵雜處.邇來武備之弛不可闇.而徒以膏血飽無厭之口腹.屯鹽之法不可復.而徒以歲例求如洗之太倉.不有達者以處於其間.則奉行與考成不相應.而扞禦與守衞不相應.國事何賴焉.而幸借張君以往也.不應之患.吾知免也.故士君子患不達耳.如其能達.則自地曹郎.而出守.其作用當別.蓋合邊腹兵餉將吏之要領.無不備於地曹.胥聚素嘗.一局而了.全局之用.威望風采.且視分司時更倍矣.則余之深有藉於張君.亦更倍爲曹郎時也.

故嘉祥縣知縣警愚馬公墓誌銘

吏治之壞.大要苦資格之易拘.釐公論之常晦.繇是眞其人之可爲者.而尤其天之未定者.志士鬻腹.強半灰矣.警愚馬公.非孝廉起家乎.又非位不毗才.伸不補屈.抱恨長逝者乎.何關西之政.媲美漢庭.且不然之灰.尸祝轉切也.公舉於鄉.以己卯第.什同官.以最遷矣.而以甚語論.一罷沒.以賑饑開.再罷審.以振

廢閣。爲補偃師。革倉吏之舖墊。除交界之送迎。歲省無算。未踰月。以艱歸。服闋。補嘉祥。二十日而涖。故催
在同最久。治狀最著。入人最深。嘗得交于伯子楙、仲子潔。悉其概。公有大造于同。其別求利之。去其害焉
者而已。同舊徵糧。催以十排。侵欺擾害。而糧猶逋。且上嚴爲提。絕絃以應。刑煩民急。假貸求免。命豪右收
息。逾月倍母。公去十排。限民自納。提者傍午。其民窮以請。曰。無官猶可。無民可乎。上官心重之。稍稍聽公。
糧遂報完。榮及所生。此同官百餘年僅見事也。漆、同二水。合爲城患。歲一脩之。額派麥三千六百石。公念
患無已時。起隄抗水。使不復西。額派遂除。植隄以柳。且成官路。民碑之曰馬公隄。志永賴云。奉府酒撫取
給於同。歲差四校尉。橫索無度。公至而校尉以故態來。公杖之。以橫狀啓王。且請縣自送。不勞差也。王感
悟慰勞。公費減十九矣。同民貧而役煩。公革大戶斗級司兵民皁快六十四名。歲省千緡。事亦畢集。至於
窩訪。公行。擬承恩九家爲之魁。公召面詰。與之約。一人中傷。則九人立斃耳。九人崩角弓生。請得自新。闔
境帖然。公在同五年。釐蠹剔弊。瘠己肥民。絕無一事不爲民而自爲者。徵糧嚴禁多收。傾解總付大戶。或
謂公貧可藉羨養廉。徒入猾役手何益。公謝曰。官有常俸。何貧也。多收有禁。羨能幾何。與其割人肉充己
腹。無甯本地錢贍本地人耳。時守西安者曹楚石瑞。雅重公之爲人。贈書公號於屏曰。眞君子。公再舉卓
異。尋擢內召。未幾。陞練兵同知。復以直指某論劾。謫河南簡較。蓋耀州鄉紳某貿中之。某佃同地百七十
餘頃而不稅。公以法繩之。某佯謝過而陰銜郤。會直指爲所善友。遂以一例徵糧劾公。先是同官之糧。夏
秋驛站擬絲各其田。公謀曹公條鞭之。而田大均。及坐劾。曹諮直指白其狀。直指尋悟。然奏行無及矣。公
離同之十四年。同人建祠立碑祀學宮。且移文定興。若曰。爲同之眞名宦也者。是卽定之眞鄉賢。又四年。
更於西山高敞創大樓。以鑑空衡平。風清月朗書其額。歲時祭焉。蓋公之論至是乃大定。聞某鄉紳已餒
若敖矣。公得陽明之說于徐獻和先生。尺寸取則焉。自奉極儉。而好施予。塾師尹翁生有養。死有葬。親友
困憊。賴公遂其婚嫁者。不一而足。里居遇歉。轉貸五十金濟之。及其當官。爲民請命。不避彊禦。而尤加意
人文。持其師說爲諸士講解。諸士興起。文朗其地。嘗聞同士不登。幾六十年。丙午雋者。卽當年所首拔也。
優免閭庠。實以二丁。李維亨等數人貧不能娶。代爲具幣。馮生光昇廬母之墓。歲給銀米。月三視焉。謂姜
女祠。嫌其不發。創宇樹碑。且入祭典。其重名教。崇節義。又豈可爲俗吏道哉。蓋得於學力深矣。公名鐸。字
振之。警恐號也。以嘉靖丙午生。萬歷癸卯卒。得壽五十有八。配盧孺人。有相德。公之樹立。助不淺焉。後公
一年生。後公十一年卒。父雲路。以公考滿封文林郎。母毛。贈孺人。丈夫子二。楙、潔。皆庠生。各再娶。爲紀、爲
尙、爲楊、爲田。女一。適牛化麟。孫男五。撝。娶璧繼李、柄、娶薛如飛、如阜秋翹尙幼。孫女六。配許國瑚、薛士璜、
庠生李溫、范士楫。二未字。鹿子曰。余總角從先大父壁屏間得公之體貌。彼時顓蒙。不解所抵掌者何言。
第見賓主之驩然相向。若各有得也。及齒加長。稍涉世。思事教於君子。而已不可得。乃讀公之狀而論次
之。夫治民在去害。知之待中智哉。然口談身任。難易懸矣。內有不能壓之腹。外有不可返之勢。愛一錢者。
烏能爲公所爲。卽不愛錢。而不能不愛官者。又烏能爲公所爲。間執苦責格愛公論者之口而翻其案。則
有公之行實在。余旣爲之誌。復系以銘。銘曰。

公困貝錦。吾以咨人。公困尸諡。吾以咨天。然論天道者。原於旣定。而稱不朽者。非以引年。彼無噍類。公有
桂蘭。彼竊草木。公友河山。吾反覆於羿奡、禹稷之論。而信恢恢者永操不漏之權。

沭陽縣知縣秦宇孫公行略

公諱重提。字聯芳。別號秦宇。徐州公三子。長重振。次重陽。公其季也。幼有慧質。未弱冠。卽指掌千古。及昭
代典故。誦者視其遠志。每試輒冠諸生。名嶽嶽起。已而屢困棘闈。人代爲侘傺。而公無幾微見。積學不輟。
乃以丁酉薦。饡用有階。益自發舒。是時。公長子可甲已嶄頭角。公自課課子。深居簡出。下帷篝燈。丙夜猶
熒熒也。遠近親識。居恆稱人倫之盛。必推公父子。隱然爲一方重。可甲復舉於己酉。鄉邦口實三。西堂不
啻膾炙。蓋徐州公之領鄉薦。亦以前己酉云。庚戌。公父子俱上春官。見者聞者。指爲威鳳祥鸞。名動京師。
而可甲一夕暴亡。公自是於邑不自得。歸嬰危疾。稍間。癸丑謁選。得沭陽任。未幾。疾復作。卒於官。余知公
久。悉其行事。服其德器。公素性嚴重。非人不友。頗得簡貴聲。而持守典刑。不失尺寸。物望都焉。丁內外艱。
杜門讀禮。稍銷不御。伯兄病。侍榻前。晝夜不解帶。人皆感嘆。子姓蕃殖。不無參差。得公一言。人人意消。終
公之世。無抵悟者。當時亦不自覺。今且動事後之思矣。同邑陳公可成。仕宜陽。歿而無嗣。室人不給朝夕。
孫公奇逢。方議爲立嗣。而苦於難合。公力贊之。捐貲以從。其事遂成。邑有橫璫。與同袍某相搆。當事者爲
公舊知。而人以公先有小嫌。意其難之。公毅然曰。素絲變色。李膺抽戶。此其時也。何問其它。爲之周旋。不
遺餘力。是豈可以淺深測哉。公方盛時。稱天下事未可量。蓋揣摩諳練。已得要領。時爲親知借箸無遺策。
邑中興作。多出公手。蓋邑令重其爲人。往往就公決大疑。又以公不私謁。無從借手報也。頗抱不原之憾
矣。據公之遠志積學。若天有意者。使見其所長。當非小補。乃困至中年。猶未脫諸生。卽牛刀小試。而猶耄
之速。天可問哉。沭陽席未暖。病遂不起。然聞公始至。淮安守徵。卽以査鹽務命公。力辭之。素操亦見一斑
矣。公生於嘉靖三十八年二月二日。卒於萬歷四十三年正月十三日。配何氏。先公一年生。後公一年卒。
長男可甲。己酉舉人。嗣孫紹宗。次男可第。庠生。又次可登。俱早夭無嗣。其先世系。載在徐州公誌中。

寄周景文書

癸丑之役。抵家晤鹿。必以兄爲談柄。每自詫有緣。天下第一流。爲我所得。今秋謁選。會徐泰宇年兄。得聞
兄設施風采。踴躍欲飛。感慨用壯。亟歸耶。與啓泰道之。以昔所見。合今所聞。想像丰觀。一官爲民請命。勃
物情狀。弟卽弱骨。兩腋習習矣。固知事原可爲。人在自立。獨不得如兄數輩。布列樞要耳。何難太平哉。因
沽酒相慶。大醉酣歌。適値雷雨。聲勢相抗。當是時。旣以雙眼自雄。復以無賜相對。誦唐人海內知己。天涯
比鄰之句。逌然神往。眞宰有靈。或當飛入兄蝴蝶夢也。人事蝟集。未暇詳書。慶幸之私。直道其大意如此。

與袁滄孺書

某何幸而筮仕之始。奉教大賢。愛積盡於攢眉。列泉嗽於指掌。某卽庸懦。自謂有心。倘借不倦之教。略述
世務。爲公家效一臂力。苟生平足矣。鹽政諸書。面許賜抄。祈發一本。倘容繕誦。

與范景龍書

入京來千態萬狀何可言絵亦何足書嗟是刪零存整有可以報范陽之相聞者一事曰袁印君細講鹽筆也九邊鹽法本司實掌之鹽法壞而邊餉空有味乎袁之捉䏻也尋端緒於河決魚爛之餘運經畫於從襟露肘之日眞一片有心人何幸當吾世而不失無意相遭有奇畫吐弱骨增壯鉞紫漸開異日或略有樹建是未可知也老先生無窮期許耿耿九原倘亦聞之而色笑耶茲以風便附寄數行鹽法諸書大費抄寫嗇經如暇暫為借用鹽書抄畢即令回矣

寄社中友

昨諸友遠來比時忙冗未獲從容伸敍且感且愧及馬首欲南生有區區未盡之言雖於面告特以尺素布之萬惟虛受借光不淺蓋聚晝一社願為人口膾炙即生所藉諸友以重者事直雕龍繡虎之辭章黃甲青雲之名位嗟是言有邊宇行有坊表往常所與諸友反覆面談者期無相負區區癡心不自揣意謂凡我同盟言歸於好乃乍聞宋蔡二友酒後反面酒醒尋仇此不引咎彼不釋怨吁嗟有是事哉講學論道之廟作擾攘裂眦之狀壞自己之行止借他人之口實何不思之甚也過責進更人宜自反防維漸案長此安窮二友於此宜各以夜氣破彊陽同盟於此宜共以旁觀正當局而生機鉞不噫積誠未至及門且不見信對世祇有汗顏因含弟之歸布腹心於執事幾不愛人亦當自愛最不可忝者澹膓之欲最不可遏者戲謔之言最不可訓者盛氣之相加最不可安者怙終之自誤倘有乘輿鼓舌教唆挑激者尤當與衆共絕之亟當進苦口之藥勿復操入室之戈留此面孔好相見也生滿腔憤懣十不逮一念之念之

答周蓼洲書

客歲從徐春宇年兄聞兄近況曾寄候音今春乃于郭孝廉拜兄手教衷腸激烈如親欬聲想前書此時已得則吾兩人作書時同也拚一死字愛一官字古今曲畫矣弟叨計部不自揣日求所謂九邊鹽法也者而講究之蓋國家邊餉取足于此袁印君深于其說條有成畫以弟為可教傾囊授焉儻借此發明得為國家效半臂力是所以報知己者特弟花樣不時未卜税駕耳思兄之極則吟哦佳韻鄭重收藏遇雅客始出以觀之扇頭拙句非敢爭旗鼓聊寄遠思也

認眞草卷七

粵東鹽法

國家餉邊取諸鹽利今太倉若掃矣時籌者仰屋而歎求共濟於同舟意至切也以粵東與兩淮相提而論産鹽行鹽地頗相如解京餉邊課甚懸絕據鹽法道僉事李棲鹽政考移文該司核不均之故意必極力查剔多方措處別有良籌以匡不逮乃來文洋洋纚纚幾千萬言或據關鍬以公移或諉事權於他省自解則誠得矣共濟其謂何哉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虛心而酌之夫鹽考所載解京項下四萬三千九百二十九兩而今每歲解京僅二萬零來文謂鹽考原非常數三十九年引目多拆溢額三萬李僉事遂包此溢羨而言之以前以後俱無此數誠若此言是引之疏滯專聽於各商餉之盈縮特任其偶值也朝廷又何必設官何必懸法哉據李僉事十七條十六議每以課餉之充自許為稽考之效即按院軍門亦批鹽餉溢額該道精核之功其非偶值明矣且未溢以前積習猶莫詳也既溢以後勝著不可追乎使用法者不厭為已陳之芻狗則溢餉者豈遂為空谷之足音不此之究悉悉焉援前據後辯此年之非定數而條引考中自註之語以為券恐非通論矣不甯惟是李僉事既以解鹽之數與解司轉解京之數開列於前及其自為酌定除恩詔蠲免外較數歲之中以九萬為率六萬四千七百四十兩解鹽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兩解司且云時詘不必取盈時溢請詳另貯該司所得意為有據之定案者此也抑知其為當日

苦心之微詞乎．李僉事端忠體國．固甘己身之怨勞．而留餘忌盡．不無難爲後繼之慮焉．此因易明也．且李僉事作考時．尚未知太倉驟磬．邊軍枵腹之極．故迹機布算．爲粵東計．未暇爲太倉計耳．使知國事至此．必更出確議．以佐公家．豈肯留此微詞．以滋藉口耶．故就李僉事已行之法．而實脩之歲．不難於溢三萬耶．更就李僉事未盡之意而推廣之．歲又不止於溢三萬也．李僉事其顯者也．饑舉吳邦楨．不知其服官何狀．去官何因．獨念其復部文．以八議爲鹽政考相發明焉．以羽輕之職．鄙肉食之謀．耳目既眞．區畫可據．即用人者或有限年之格．而用言者豈可以人廢乎．本部合併鹽考而折衷之．將大措手於粵東矣．蓋粵東鹽不爲不多．地不爲不廣．豈其行引僅登六萬．特患有鹽而未必盡以引行．豈其餉邊僅於二萬．特患有餉而未必盡爲國用．即就來文所扼腕而談者．一則本宅之私票．聯檣揚帆．莫可誰何．一則實鄉之握金截多作少．掩有爲無．夫私販如此．官鹽安在．小吏如此．大吏安在．果稍一盤詰．必致反噬．必不爲王民．然後可．果弄鬼搬神．莫能端倪．必不受統屬然後可．天下寧有此世界．有此事體乎．故導利者鹽也．行鹽者法也．有法則客商不苦官爲虐．有法則客商不敢自爲奸．有法則鹽盡歸引．餉盡歸公．源潔流清．奸人不敢侮而勵．故欲求鹽利．唯議用法．十七款．十六議．李僉事已試而效者．所當畫一守之．其未竟之緒．與吳提舉八議．次第舉行．歲增課餉數十萬不難也．吁嗟．邊圉多警．年例久虛．盱衡內地．水旱盜賊．相尋而起．念則據惟正之供．且多拖欠．殘東省異常之變．敢問催科．徘徊展轉．求所以補歲額而濟邊儲．唯是地不愛寶．天不能災之鹽利．有可講者．而該司緊稱多設．橛口苦辯．萬不肯佐太倉一籌．詳其大意．不過恐爲粵東加餉耳．嘗思鑄山煮海．原利國之資．踐土食毛．共急公之誼．國之初盛．軍興甚簡．藏富於民．後因多故．稅餉浙加．不獨一粵東也．即如兩淮初額不過數萬．次第增加至六十萬．遂以所加．著爲定額．今欲分毫減之．豈可得乎．粵東亦王土．而獨以爲不可加．何也．且使加課而強以所不能．則秘流之漁中智能辨．今粵東自有大美．特經理無人．使利不歸上．亦不歸下．徒入奸人手．爲可惜耳．故等鹽也．別省餉有定額．粵東獨稱無定．既以無定者藏奸．別省有定．然浙加之餘．又即以多者爲定．毫不可減．粵東無定．然溢額之時．復擡少者爲定．毫不肯增．是又以有定者背公．亦不可解之極矣．故本部今日爲粵東計．衆爲太倉計．不敢鑿空論事．遇臆決機．唯考規條于祖制．按建白於前人．反覆李僉事之考．而參伍以吳提舉之議．更定鹽法．增加引餉．與粵東曠然更始．幸勿驚也．議款十四．大約就事勢所久偏枯者．爲之調劑．人情所久鬱塞者．爲之疏導．化私歲公．因利爲利．補歲額而佐邊儲．抑在斯乎．

一曰行部引

鹽以引行．國有定制．粵東請引．六年一次．往種可避也．今乃專率軍門號票．恬不爲怪．其以爲非鹽政長法者．僅吳提舉一人耳．即來文據萬曆二十一年陳軍門發票式憲牌．謂其時與部引並行．未嘗偏廢．又稱三十年差官請引．後費誤事．緣請未至．權用號票．此尤不可訓矣．夫引不足則引可增．引易盡則請可繼．票非所以爲法．而權非所以爲名也．票引並行．且不可．矧專行乎．就後先相委之詞．按上下相蒙之故．請引何遂至將脫絕之時．遣官何偏逢不的當之手．因差執錯．即權爲經．粵東不利行引之意．可得於言

外矣．夫行鹽以引．則權無二門．今公然用票．是以外臣而更祖制也．且權既倒持．則利必瓜分．勢然專擅．是又以旁落而開濫觴也．票之數果止如引數．而票之事果盡出軍門耶．司農不得與其權．何所執以核其餉也．夫廢閣既有緣來．因循易於借口．以不能問不欲問之情．而遂成不可問無從問之勢．此國家何等時．而利柄不收．容其旁落哉．亟宜遵照祖制．查通省應給引若干．今加引若干．先時請引．照引行鹽．一向號票．悉爲停止．使祖制得復．稅餉有可遡而問焉．此粵東今日急務也．夫人情當其久據而偶收之．必有嚳然不自快者．然何敢以常情待當世之賢豪乎．

一曰嚴考成

鹽不行引．則私難究詰．引不考成．則官無激勸．粵東之視引若贅．其視行引若戲．無引固不以請引爲急也．即有引何嘗以銷引爲重耶．拆引聽各商之多寡．遺引任各埠之停壓．汎汎悠悠．是何政體也．且每歲各場所產之鹽．政足供各處行鹽之地．而每歲應拆之引．政足擊每歲當行之鹽．就鹽而取息．商之利也．而就引以責餉．則國之利也．今引無成考．則甲可以影乙．猶可以眠鼠．商且行不盡有引之鹽．而與官爲市．官且利不必盡行之引．而以國爲市矣．粵東之病．政在鹽多引少．奈何反有遺引耶．即來文所稱南雄引歲約二萬道．三十三年縮至一萬二千道．或出該司當年官吏隱蔽爲奸．然已不可追詰．不知本部非諫既往也．以追將來耳．及今不蚤爲計．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矣．欲振積習．宜定成規．將發到引目．類至三年．截入考成事例．通計引目無遺．課餉充足．即將本司印官定爲上考．如有遺引缺餉．查照分數參罰．庶部引隨到隨發．永無寢閣之弊．而後來任事者益知勸勉矣．故行部引．即當嚴考成．同條而共貫者．不然．且與不行等耳．

一曰重京解

宇內鹽司．除邊中鹽糧外．仍徵餉濟邊．京師．天下根本．西北戰士荷戈．計臣握算．即東西南北．總爲一體而獨重者．自有在焉．故解京歲額．或有不足．間有搜索別貯．以補京解者．未有顛倒重輕．反以京解成借支．如粵東者也．鹽考所載．解京解鹽．與存留京餉．既各有名項．而來文十年開解之數．解鹽定數．歲必取足．解京則多寡任之耳．何輕至此也．且三十九年以前解京者．開稱儘數．三十九年溢餉三萬．又以所溢者湊支兵食．而還倣未溢以前之數解京．二三年之間．少解四萬．又何輕至此也．且所稱存留充餉諸項．每不完解．而挪借解京者．以爲補湊．即來文亦自謂廣濟橋解司額項．每年四千．而七年以來．解不及半．且并該府額編兵餉．其逋至七萬有奇．夫寬其存留之逋．補以解京之項．又何輕至此也．粵東故事．大概以京解爲迂緩不切之事．相沿既久．牢不可破．夫使太倉猶二十年前之太倉．或可姑置緩徵之利於度外．今太倉匱乏．不啻一富人之屋．尚可任其輕忽而不之間耶．故今日之事．反其輕者而使之重．則解京之額．當議增毋議減．即地方有難已之費．亦當別求措處．斷不可移京項以填逋案也．破積習而重本計．請自今始矣．

查會計錄．隆慶二年．御史王同道題．該省用兵．乞將應解戶部鹽課引紙等銀．共七萬三千四十九兩．留

為征調官兵糧食之用尚書馬森覆疏已稱該省鹽課引目四五年間並不差官赴南京戶部補刷宜就彼清理官引鹽引設法疏通至於橋稅尤嚴加察稅必歸公則軍餉可充以後應解餉糧再不得援例請留以誤邊餉是言也固行鄰引之明條而尤重京解之公案也

一曰設運司

浙、福、山東等省餉數不加於粵東皆設鹽運使司而粵東止設提舉復革其在海北者所管鹽場改歸府佐即見存提舉徵收課銀止東莞、歸德、靖康、香山四場而餘不與焉及課缺解遲部文查催又咨在廣東提舉天下甯有事權未付而責望可行者耶今之提舉祇各府道之牛馬走耳無論難於分外望其有借箸之功亦不敢於分中保其有掣瓶之守勢使然也故欲重彈壓須隆體統粵東長計亟宜改提舉為運司更定官僚以理鹽政再設運副分司北海又虎頭門暨潮州俱屬要地各設通判以專盤驗如鹽盤至所管河下兌商截角引目俱仍赴運司投銷其首領經歷知事緝巡省城河下私鹽並烙船秤務責委其各府州縣場竈每年額編課銀及水客軍餉餘鹽銀兩並付運司投納轉行解部外移文申報兩院並布政司鹽法道查考其各場每年有無拖欠數目歲終亦要揭報運司以憑查發施行則體貌崇而事權重責成可以展布綜理易於精嚴鹽政更新國計其有賴乎至於衙門人役廣東見在者可以頂充海北舊存者可以重補斟酌變通存乎人耳即添設運判二員經歷一員均於鹽政有裨建造衙門募充人役或取諸鹽司之積羨或派諸通省之田糧費少而益多亮智者所無難也所患者局面驟更事權頓異舉布政司所獨擅者而一旦釋之儻非奉公之純臣必起阻撓之異議然共圖國事敢鬨私情是所望於同志衛

一曰更任職

運司既設則任職可議矣蓋鹽實利藪而國用藉之其所係何重而可輕付人手耶利能啟智脫之實難財不苟得談何容易非得天下名流而任之孰能絕飲盜泉垂芳潸白為國家裕度支者粵東之以提舉治也正以課希其以貲郎羈也明以利市夫既朝市官矣而欲官勿市商且以限年之格窮之借命卜式輸邊僅博一長沙太傅名無復之轉而逐利人情乎曾提舉有激乎其言之李僉事亟取其說謂賢利久任庶其少瘳而以例從中制機虛旁撓付之浩嘆也吁嗟鹽何等事治鹽何等官而任用若此我不敢以刮目待彼只得以不肖應狼藉彰聞祇供黜幽者塡案之數國家能受其弊乎夫各路鈔關稅能幾何猶必輩以部屬獨於鹽場付之銅臭即各運司間用正途率既破之他耳其得失之數于貲郎相去能以寸哉故為今之計亟宜委任賢科尤必推擇民譽予以得為之權待以不次之賞使耳目改觀心志異向饕所歸以為捷途者一旦而變為要地則宇內利權盡歸公帑又何憂邊餉哉然此當獨為粵東言也

一曰復淮課

江右三府改食廣鹽當認淮課此事理之明白直截不費解說者也而徒懸議柄久未堅決一行查催便相推諉如來文所云私鹽透漏橫作阻撓淮賈說紛陰行攙奪是徒以隔省為脫卸之門竟使盈廷成遣

勞之害然無足怪也蓋行鹽以法行法以權粵東鹽司官止於提舉彼上不能自通於本部下不能自列於諸司省以內且不敢概問何論隔省哉積輕勢使然也今既議設運司矣職掌一新通行遠近江西三府總歸掌握其相臨有體其自運有權申明前議加派引抵淮課固不求多於淮之舊額亦不容仍夫廣之漏卮參伍而行盡一而守敢不奉法者以三尺從事則數年之策決於一時而數萬之餉增於今日矣

一曰通海北

粵東提舉司有二一在廣州屬十二場一在海北屬十四場廣州屬場除每年輸課外仍通商場本省江楚地方其一十八府州縣引行六萬餉踰七萬各處抽收不下數萬湖商擔餉復二萬四千有奇獨海北一十四場止辦歲課四千五百零而已高雷瓊十場自煎自賣無客商餉是可怪也廉州四場雖聽客商行鹽然又與省城不同為客為商總是一人票各以二百五十為率餉共祇三百七十有零道貯該府備給兵食是又可笑也夫商引既不通行場課又復無幾提舉遂為冗員裁之誠是也甯知天下之患莫大乎不均求均之法莫大乎補偏偏之不補而更議裁不均者豈不益重其不均乎引不行則商不通商不通則鹽不能貲賣而竈戶因以日困國課因以日詘故致有斗米易鹽可五六斗者且有終歲停積視之若棄者此吳提舉之所為扼腕也夫鹽固利貲也有以通之居行雙得其益無以通之上下兩受其傷矧官不通方而民或習治徒使天下之大羨無聊而歸於私竇國家不收毫忽之用亦不可解之極矣即瓊懸海外似難通商而幅幀遼闊生齒繁多又私販通黎取利較重本地豈無商販可通乎高、廉二郡陸抵西粵水達閩海無論私鹽弊竇多難枚舉即今四路商販歲不乏人如高鹽過化州、梅綠廉鹽過陸川、博白俱有私稅此猶歷歷在人耳目者也雷州雖稱瘠薄之區人民稠疊商客往來遂溪所屬二場府州縣分并市鎮地方何難立埠行引耶合無查照廣州府屬事例於四府各州縣立埠召商給引行鹽瓊可二

萬道高一萬道廉六千道雷四千道每歲每埠輸納正餉引目紙價若干兩俱赴該府管糧官或海防官秤納方許買鹽酌價拆賣其餘肩挑小販如今日私鹽積弊盡行禁革不許雜賣以妨官鹽如此行之竈民得貿通商之利以供國課太倉又藉通商之利以濟邊儲一舉兩得何憚不為也夫海北額課不過數千提舉之設意或有為自經裁革屬之府佐視事者喜於因循諉於疲敝孰肯為太倉計乎來文所謂高、雷、廉、瓊地僻民稀亦未之深察耳

一曰增埠引

粵東本司所轄鹽埠五十有六各商例應預餉上下挨次頂替今據吳提舉所稱爭承之狀可概也告承至五七年或十數年久踞而不忍舍甚至前承者未及居期而後承者復行告奪夫商惟利是視者也使其無利即強之而不肯赴使其有利而無餘即赴焉而未必爭惟是行鹽各埠地方多有富實戶口每有蕃盛各商唾手銷鹽之易遂樹心得引之難此據彼奪固其所也吳提舉謂大都以引有限而利無窮非破的之論耶夫爭固非下所宜有也而善經國者政欲得人情所共爭之處而操其用故法不勞而令易行賦驟加而人反喜為今日計與其以可居之貨分厭商心而不足毋甯以可增之引合裨國計而有餘

情狀既不難知.規條可以義起.合無每年每埠.除照原給引目外.倍爲增添.加餉解部.其有地廣人稠.堪以增埠.并散拆引目去處.不妨商人告加.此酌地之利.順人之情.因其勢而利導之.其於太倉.豈爲小補耶.

一曰絕西運

查鹽政考.東粵左襟汀、漳.右控梧、桂.負荊楚而面溟渤.鹽四通其間.舊有隆井、招收、小江.惠有淡水、石橋之饒.其鹽爲背生.潮商藤廣濟橋散入三河.轉達閩之汀州.爲東界.水商運惠、潮之鹽.貿於廣州.聽商轉賣.一自南雄度嶺.至南贛.以達於吉安.爲北界.一自梧入桂.至全州.以達衡、永.爲西界.而遞轉於北.一自韶州至樂昌、平石村.徑達於楚之郴州、宜章.一自連州至星子、白牛橋.徑達於衡之藍山、臨武.爲北界.而迤延於西.向來通行無礙.自官運興.於是西省專衡、永之利.而禁韶鹽不得踰平石.連鹽不得踰白牛.東人斷餉.楚人艱食.於是衡州之民.思復連、韶之引.顧使於楚.並使於粵.此斷宜通也.李僉事之議曰.衡居楚東徼.與粵爲鄰.隔連、韶僅數十里.其去西省殆千里而遙.貿食西鹽.每斤價至四分.閭出告者之口.第稽之粵西鹽政考.亦有謂衡、永鹽每斤勤至價銀三分內外.其說不誣.而西文所稱不過七八釐.與連、韶相等.殆不其然也.西貴東平.似無屑闖貴而不致.龍市亦未足問.惟是官運派於衡者.一萬八千三十七包.商鹽配搭如數.即使盡以食衡、郴十五州縣戶口.計且未給.矧歷全、灌、永、寶.攬買過半.如疏中所云.其能濟乎.誠計及於民之艱食.則東引當復也.引復而或妨於西運.亦未易言.查每運該鹽七萬二千餘包.分爲三起.完於周歲.壟斷貪夫.習爲奸利.擲大其船.可容七八百包.止派官鹽二百五六十包.每起百船.歲百十餘船.啓行之日.莫不滿載.其所夾帶.如三十七運頭起.九院近日題將運船改小.意正在此.倘禁絕私販.而以衡額攤於全、灌、永、寶.尚未數也.何地僻民稀之足慮.即以餉利計.衡之一股.合官商兩項.鎰銖而算.自東至西.約一萬三千餘兩.順納於西省梧、平、桂三府者.止該萬餘兩.此在西粵鹽政抄班班可考.若復衡引六千道.納充西餉七千二百兩.較數僅少二千有奇.第運額仍舊.而歲餉加增.是西人拱手而受七千金之贏也.况官運鹽利.數約二萬.跂望於兩歲之間.而不足.衡民認餉.不下七千額.坐於一年之內.而有餘.爲粵西計者.何靳而不爲.仍議令諸商先期納餉.必完於上年冬.始准拆下年之引.計此引.衡人求之數十年而後得.必無不繼之餉.省議部覆.又非無名之供.而西文乃曰.恐賚笑柄.慮益過矣.然是非李僉事之言.萬厯八年.督臣劉堯誨請開復韶、連二路.已先言之矣.堯誨之疏具在.議韶每年拆引七千.連每年折引八千.其西省官運商引.並聽通行.及奉旨下部.賫行兩省覆議.堯誨復有請能官運.仍舊歸商之議.卽謬騷登廷議.成中止.而堅鑿頑畫.迄今論鹽政者.猶亟採焉.蓋國家二百年來.凡事干軍國.如鹽屯茶馬之政.畢勸爲畫一.故法例得以通行於邊腹.而凡小大之臣.及軍民商賈.皆有所持循以奉國.亦既久且便矣.奈何廣西一路行鹽.獨爲一法.而使律例不能通行也.以爲有利耶.遡撫般正茂初議官運.每年定爲三運.每運該鹽二千五百引.每引該鹽一千七百五十斤.計三運除原本餉價及人船轉輪之費外.每運實取息一萬四千三百七十八兩.每年則該利銀四萬三千一百三十四兩.卽使鹽

壅賤.售亦不下二萬五千餘兩.富矣.或行之十年.計該三十運.而獲利該四十三萬一千三百金也.乃廣西八寨舉事.彼時總計司庫鹽利.止五萬餘金.至於減去梧鎮軍門額餉.及廣東提舉司引價.十年之間.何啻十一二萬金.而猶以爲有利耶.蓋原議每年三運.今縮至一運.在廣西則明減去鹽五千引.在廣東則革連州額鹽五千餘引.韶州四千餘引.每引納正餉銀九錢.引價銀一錢.其餘各處納堂牙利船頭等項.共計之不下銀二三分.凡此皆以官運而後失之也.然此特以失利言之也.至於所謂運數短縮者.豈眞每歲不能三運.將使前人過算耶.三運之實鹽.其並之一運者.數減不盡減.但不得盡爲官鹽.而止以一運假息耳.所以然者.官運之法.惟計運以責息納餉之例.乃照引而徵銀.故使一年而三運.則當償三運之息.而納三運之引餉.使一年而一運.則亦止償一運之息.而納一運之引餉耳.是以官運日縮.餉額日虧.徒侵商利.而無益於公儲也.豈非立法者有以使之然耶.或以爲梧州既設官廠.以司掣驗.又安得私鹽如此甚行耶.而不知自有官運以來.其抽盤掣擊之法.所得行者.惟左右兩江商鹽耳.若官鹽.安敢行法.蓋其所運者.軍門餉鹽也.出納屬之藩司.領運專於提舉.而委官掣驗.不過梧州一府佐貳屬官之微者.每聞官鹽船至.則謹守橋關.以防他盜.使盤博完善.船行不留.則欣然而喜.又安敢問其船之輕重耶.故大明律.有監臨勢要.不許中鹽買引.以侵奪民利之條.豈非預有見於此.至於條例所禁.內外勢要官豪.開名占窩.轉賣取利.與夫巡捕官乘機興販私鹽至二千斤以上.俱問發者.此法皆不得行於廣西矣.然使其與販出自二提舉與押運通判.猶可言也.爲一司府官竊有所與聞.而於國體得無少損耶.

今爲廣西計者.以爲一旦無鹽利.古田必不可保.廣西必復亂.此亦危言以恐動當事者.而成其私也.前者出州岑猛之亂.與夫斷藤峽之役.其聲勢十倍古田.及其既平也.則散軍餉.未聞別生財利以爲兵端者.乃今於古田而過計如此耶.大率論天下事.當以天下之見論之.兩廣自藩省言.則有東西之分.其實皆吾土也.公帑之積.皆吾財也.廣西司庫.向無厚儲.每一舉事.俱仰給於東人.卽今梧鎮歲發銀七萬五千餘兩.以餉西師.分毫皆廣東民力也.使官運果利.而鹽之產於廣東者.亦當使廣東在官行之.於以寬息東人可也.廣西既坐食其常供矣.安得又專利.以妨其正課耶.况梧鎮歲入額餉十一萬金.皆爲廣西計.其貯之梧州者.與貯之桂林.一耳.故使梧鎮之額餉有餘.而廣西誰與不足耶.且今古田既平.止添募土兵四百名.歲餉不過三四千金.梧鎮軍門以廣西既通官鹽.每歲該發桂林餉銀一萬六千七百餘兩.於中損其六千七百兩.而計廣西一運所獲之利.亦略相當.雖有贏餘.實難久積.繇此言之.則廣西之官鹽.將無濟於善後.卽使罷官鹽而復商運.未必其後卽因之不善也.在昔宏治、正德間.廣西靖江王府.以該府戶口食鹽.每歲差官校往廣東收買.因而挾帶私鹽獲利.該原任廣東布政尚書吳廷舉建言.以爲王府運鹽非法.檢會大明律例.比議題革.至隆慶末年.因廣西議行官鹽.該府長史司亦求復自運.彼時兩廣軍門.再申前例.而嚴止之.止之是也.第於所謂監臨勢要官豪者.恐不專言各王府也.况食租衣稅之吏.而使之坐市列肆.販物求利.豈所以爲名耶.此廣西鹽課.當從舊法商運爲便.誠哉乎國家公平久大之道.所以示人垂訓者.不但有關於鹽課耳.是議也.人方拭目.以待新猷.復因煩言.終於報罷.自十

一年而後，因循承訛，執發大難之端者，蓋畫與提舉有概於中，謂言西運之當絕也。夫李僉事議復衡引六千，與官運並行，猶不能屈議廢而閉其口，初欲盡絕西運以復舊法，不費於移江河而行之山乎。竊聞西省所利，不獨爲餉，豪商奸吏，乘而竄穴其間，遂致牢不可拔，巡按王以實之甘心太息，以爲不敢深言也。天下事乃至此耶。夫楚民卽粵民，西餉卽東餉，自可直以有餘於東者，補西之不足，何必曲以少補於西者，貽東之大傷。西運不絕，東事終不可爲也。亟宜每歲在於本司議徵餉銀，協解西粵，以抵西運鹽利二萬之數。內除水脚、引紙、牙稅、滴珠、包藤等費，每年實徵解銀一萬五千兩，協濟西粵兵餉，請乞題准，仍移文西省，將木馬船隻，幷差官解運，一概停止，彼省戶口食鹽，悉聽商人承引買鹽，至彼發賣，以達楚之永、寶等處，則每歲從出引餉何啻數萬耶。在西省不費不勞，拱手享自然之利，在東省引增餉益，大裨邊儲，而鄉、衛居民，又何至閭閻萬里，以鹽食仰九關也。計莫便此，圖之宜蚤爾。

一曰均桒餉

廣濟橋以上，路通長樂、興寧、程鄉等縣，及福、汀等處，名曰橋鹽，餉銀二萬一千四百九兩五錢六分，自橋以下，路通海陽、潮陽、揭陽、饒平、普寧、澄海、惠來七縣，另立經紀，行鹽名曰桒鹽，縣有定餉，鹽無定數，銀二千九十八兩。李僉事查訪利弊，據海、揭二縣會議，稱商鹽論斤配餉，桒鹽論縣配餉，商鹽每萬斤餉銀六兩六錢五分，桒鹽每萬斤餉銀未及二錢，貴賤懸殊，私販雜覆，管橋官亦稱海陽縣城內則爲桒鹽，城外則爲商鹽，橋下則爲桒鹽，橋上則爲商鹽，咫尺之間，鹽價迥異，縱斧鉞在前，難免僥越，而揭陽縣河婆滑坑，路通程鄉、長樂，雖募兵把守，日討私鹽數萬，故嘗按鹽政考，而嘆不均之謀，有同世而天淵者，粵東與兩淮也，有同省而天淵者，廣東與海北也，有同地而天淵者，橋鹽與桒鹽也，不均之形，有目共見，而邇相坐視，不一措手，徒嗟嗟焉憂私販之難禁，何也。鹽之大患，莫過於私，而今迫以不得不私之勢，授以必不可禁之形，使狠戾之鹽徒入奸囊，而國與商兩受其困，猶謂國有人乎。合無如李僉事之議，革去七縣經紀，歸幷橋商認餉，行鹽照埠給引，橋上橋下，俱爲一體，論斤論餉，不使異同，則增餉何難鉅萬，而私販不革自無矣。

一曰崇積貯

鄒文崇司積貯，該司調各項俱無餘贏可以那解，獨稱連州稅餉有五千餘兩，西運扣納引牙等銀，贏可六百餘兩，是足爲太倉一助，然不特此也，鹽政考所載，李僉事三十九年另貯溢餉二萬一千一百零四兩七錢一釐七毫，在布政司庫中，尚未動支，又查變賣沒官價贓，共一千七百八十八兩五錢三分四釐二毫，其餘各府繳到循環，共銀三百七兩六錢五分四釐二毫，乃係本道議詳奉行，積出之數，此外多方搜查，如往場商人投縣盤割，追納價餉，共銀八百二十五兩九錢五分九釐一毫，又水客商人告爭秤頭，加斤補餉，銀二百三十三兩二錢零一釐二毫，又海安寬民告復原餉，每年三十六兩，總而合之，五項共該得銀三千一百六十五兩三錢四分八釐七毫，各衙門盡數支出，解司類貯，預備兵需，又以各項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自後仍當二季一次查解，有昧乎李僉事之言曰，民間之懸罄已難誅求，而官帑之漏巵，

若無查刷，其害爲咸說，以杜隱沒也。夫當利之散漫，因在有心計者，嚴清理而立之防，及利之歸公，尤在識時務者，酌緩急而善其用，按各項積貯，原備兵需，而今日兵需有急于西北者乎，在粵東尚爲備用，在西北則爲急缺，矧東省變異，歲失額二百餘萬矣，拷腹莫應，脫巾屢聞，持籌之吏，勢急情迫，亦旣大聲而疾呼，率土之臣，毀私紓公，無不肯擊而尾應，粵東獨佯若不聞也者，彼其食之能下咽乎。合無悉將各項，盡數解京，以濟急用，夫事有緩急，識時務者俊傑也，亮不執一隅之見，復爲留難矣。

一曰禁私鹽

鹽法之弊，私鹽爲甚，申令至嚴，犯者接踵，蓋運來盤詰，水付哨船，陸付營堡，豈有此輩不受賄賂，而恤國計者耶。且論事必要其本，去弊務清其源，鹽必有私賣，而後有私買，今盤驗旣視爲故事，卽盤出又不問從來，買者薄科，而賣者漏網，亦何憚而不習爲奸弊乎。欲舉積弊而補之，宜重嚴盤之任，而行連坐之法，於虎頭門、潮州府各設運判，鹽船到彼，預令單開鹽數投遞，隨照單嚴盤，絲毫夾帶，必寘諸法，其在各商告引往場，令場官查照奉到引票，登記月日姓名包斤號船數目，在簿驗明，截角放行，月終開寫結狀，幷有無私賣鹽斤，赴附近該管衙門投遞，其經過巡司哨堡，亦行嚴盤，月終結報有否盤獲私鹽，以便查考，其有捉獲私鹽到司，除量行充賞外，餘俱沒官變價充餉，而追論竈戶之私賣，客商之私買，場官之冒結，以前越過巡哨之賣放，一體按法重懲示警，卽有神奸，豈能幾度耶。蓋李僉事之禁私鹽，原有追論連坐之法，私賣塞而公餉從，誠得要領，與提舉復申其說，其可特明矣。

一曰烙魚船

粵東魚船，名曰蛋戶，裝送盜賊，拐帶，又藉口買鹽醃魚，多方夾帶，與提舉謂其爲害不小，且礙官鹽，是安可不問耶。合無行文各府州縣，責令魚船兩旁印烙火刻姓名居住妻男號船，仍每年查給號牌出海，照登，如遇買鹽，先請印票，一如客商告引，內載買鹽若干，應納餉若干，乾方許到場照票買鹽，不許多載，經過巡哨，一體嚴盤，同至原給印票衙門，依期投銷，則蛋戶不能爲奸，而官鹽無所妨害矣。

一曰正鹽斤

粵東正鹽，每包一百二十五斤，惟連、雄、韶三河生鹽二百三十八斤，復以藤包走滷，各廠抽割，議加二斤半，亦云多矣，復因生鹽水客告比三河熟鹽水客，亦照此數，而梧商生熟鹽及英翁、浛光等八埠，紛紛比例，俱一百三十八斤，非例外課仁哉，何雄、連、韶、梧、富、賀商人復以途長稅疊，懇求加秤頭十二斤，而生鹽水客，援例告加，遂俱一百五十斤矣，總計百包，加去一萬六千八百斤，少納正餉六兩零，況又有暗加鹽斤，明取秤頭，不下二十五六斤，計此每年客商其少餉萬有餘兩，誰謂秤頭爲無幾也。前道意切惠商，不忍其煦煦之求，而聊爲涓涓之與，然涓涓不已，遂成江河，所關非細矣。客商之執以爲辭者，途長稅疊耳，夫天下之物，近者賤，遠者貴，物之情也，行鹽愈遠，取價愈多，自足償費，何待告加，與提舉謂小人無厭，欲慾谿壑，陰蠹引餉，爲國漏巵，旨哉言乎。夫養驕子者，因啼輒予，旣予轉啼，楚之則止，今鹽斤非故有加無已，卽竭山海之藏，難饜谿壑之望，亟宜查照舊例，革去秤頭，一百三十八斤之外，不許濫索，則省一斤足

充一斤官餉之用。撮壤成山。導涓宗海。持籌者之所不遺也。

大約天下財力。有不足之處。必有有餘之處。此造化自然之數。從來經國者。每于財殫兵敝之餘。略施斡理。轉爲富强。政以有餘之處自在。特俟人措手耳。今粵東去天萬里。法紀疎闊。利權以斤爲假借。跡成下移。物力以失所節宜而成坐困。此從前因循之過。或亦天留有餘以待今日乎。近聞該省諸臣。亦有加引行鹽之意。第天下事有病在節目者。利用修葺。有病在要領者。利用改創。粵東鹽利。散漫極矣。非舉而大創之。即稍稍加增。何益於緩急之數哉。本部列款十四。審勢度機。增引加餉。收其散漫者。以歸公家。歲可得京解三十萬。蓋於不調之瑟議更張。非以無米之粥。難巧婦也。所深幸者。地方諸臣。意氣方新。規模自遠。念國事之已急。而義切奉公。豈其在兩淮諸運司後耶。中外之心力能齊。則粵東之乾坤另闢。蓋物極必返。數窮則通。及今共建大策。以濟邊儲。使造化有餘之處。歸於有用。此千載一時也。想同志者投袂而起。不待其詞之畢矣。

福建鹽法

閩中鹽利。前按臣徐鑒有題。本部有覆。諸商之告急者接踵。鹽司之持論者甚長。一經查催。動踰歲月。所稱增引增課者。祇騰展轉詭定之文。衍遷延不了之局而已。國家何自得絲粟之益哉。夫共爲臣子。分宜急公。且值時艱。宜期共濟。輪攻而墨守。非所以協恭也。暮四而朝三。尤非所以報主也。今反覆撫按代題之疏。而平心論之。苟六幫之期密。而或滋紛擾。原可以六幫勻入五幫。苟依山之引闕。而無妨正課。自可以依山明稱附海。本部豈有苦爲堅持。故相違拗之理耶。即所稱行鹽之地原狹。歲入之數無定。欲以新增課銀一萬四百八十四兩六錢三分零。每年先截出五千二百兩。併入舊額解數。其銀二萬七千四百兩。仍分上下兩運。依限起解。其半尚有餘銀。合候追完留貯司庫。俟新引銷盡。結算多寡。盡行類解。夫是役也。按臨之有方。知情形之不誣。安見本部之不從。而煩稱極指。排部議之爲過求。則誤矣。復於有言不盡之中。併徐御史原題。而有斂恨之意。又誤矣。夫時事深可攢眉。救濟不容歇手。得寸則寸。得尺則尺。本部於該省。乃嘉其可與言。而細爲之商。且因以風厲各省。使其奮急公之誼。非曰因該省自欲增引。反爲無已之求也。使自增者遂致過求。則自匿者反爲得計。毋論非本部所以自處。亦豈所以示人哉。總之。天下惟實心可以濟事。惟公論可以服人。如不深究國事之何如。而各愛其情。誰則無口。蓋興、漳、泉不食官鹽。地誠狹矣。然採諸輿論。詢諸士人。僉云。舊額三年。開中之引。止足供年半之用。即增官引。亦不待三所而後解也。又謂徐御史議年增七千。亦未然之限數。非已試之成規。是原題徒夢說矣。該司祇因部有四千之加。遂激爲減半之論。使其時部不議加。止以原題從事。奉行否耶。至於謂行鹽地狹。商竈告困。徐御史忽有添引增課之請。蓋意在減幫以通商。因借增課以裕國。夫鹽以引行者也。課隨引增者也。引減足用。何爲議增。商樂增引。何難於課。如徐御史意主恤商。固當直請減幫。何苦更稱增課。反而求之。可得吾心矣。雖然。此不足深論也。當太倉如洗之時。有稍肯自獻其情。略可補助於國。如行廣漠絕人之域。見似人者而喜矣。豈於異人而忍爲佯過乎。故本部今日急求同志。共濟艱難。豈向同舟。自爲矛盾。該司勻

幫開引。及歲解之數。既經撫按代題。合無盡如所擬。庶局得早結。課不久懸。惟是調劑其中。行之無弊。則更有可言者在焉。一曰小票當永革也。蓋行鹽以引。祖制也。易而用票。權以佐一時乏引之急。實以滋無窮溢觴之弊。該司謂抵票原不納銀。引到照數扣繳。票即停止。誠若是則無弊矣。何諸商衆口一詞。不曰致用小票。私販橫行。則曰私販小票。交播如雲。豈小票之與私販。相因而起。有侮而動耶。即撫臣李凌雲之疏。亦曰抵票之設。弊竇實多。自具題以來。臣衙門已不發一票。其語可味也。大約作法於公。其弊猶私。作法於私。弊將何極。代引以票。可作法耶。故閩中業已增引。票即永革爾。一曰私鹽當嚴禁也。夫行鹽者。幫也。而買鹽者。各縣之水客也。如客之期不爽。則幫之行自速。人情趨利如鶩。抑豈有好自爽其期者。探本溯原。私鹽實爲之祟耳。故銷鹽苟易於流水。買鹽何難於集雲。私販不敢壟一而行三。官鹽立見六通而四闢。乃今各縣。只聽民使多食私鹽。幫期遲滯。悉繇於此。該省疏中。亦扼腕談之。夫明知其弊。而徒付浩歎。怯於塞私竇。而勇於減度支。爲人臣子。當如是耶。考成之法具在。嚴而行之。銷引不及數者。照例參處。私鹽自杜。又何愁幫期哉。一曰多裝宜嚴禁也。閩中鹽包。二百一十斤爲一包。豈非定之於官者耶。奈何明爲定而不堅爲持。裝包大小。總聽各商之手。守法者或如其常。枉法者遂倍其半。夫多而有利。誰不願多。且多而無罪。誰甘其寡。包既踰額。鹽自難銷。賣鹽之路漸艱。買鹽之心頓冷。誰謂鹽包可不問也。今須嚴禁鹽包。更易鹽桶。定以二百一十斤。裝爲一桶。多裝者以私鹽論。則鹽盡歸公。幫無不利矣。一曰引目宜速刷也。商人辦課領引下場。全賴夏秋二季。風順可乘。延至朔風。鹽重船傷。且有性命之憂。甯直賫本之虛乎。夫總此引目也。猶之與人也。以無謂之遲回。貽莫控之愁苦。是何說也。善理財者。方審先後之著。而妙緩急之用。今乃悠悠忽忽。爲此徒損於商。無益於國之事。誰司鹽政。而事至此乎。自今每年應給引目。移文速刷。使衆商不憂失時。自不憂喪本。在當事者一加意耳。一曰請乞當嚴禁也。招商中引。國有成規。從未聞引而繇於請乞者。八閩何事。乞引成風。鄉紳舉貢。投柬請乞。不下百餘家。相沿不羙之俗。共挈鹽官之肘。彼劫於積威者。斷不肯以金穴爲冗注。何難以官引作人情。或送三十五道。或送一二百道。既以循諾。復借市恩。不知引必四百道方成一封。今有力者挺掌瓜分。各深藏而坐待高價。收鹽者沿門懇買。必經月而始集一封。毋論需彌急而售彌緩。備嘗捐勒之艱。更且引難集而時已後。無奈風濤之阻。可催應封。商遭嚴比。不平之鳴。所自來矣。亟宜復招商之制。絕請乞之門。使商承領全封。趁使下場。誠今之急務也。一曰七商當急恤也。蓋鹽爲官鹽。引爲部引。課爲國課。商爲祖商。繇來非一日矣。據商人張天禍等所稱。異地猾商。寔知多利。攙入占引。官鹽爲名。實借私販。輕價厚售。以致祖商凋零。是可不爲處乎。目今新增三萬餘引。固欲以通商之計。爲裕國之猷。但欲使朝廷有實利。必使凡鹽皆官引。欲官引盡通行。必使七商皆復業。如不嚴明飭法。眼前新增之引。復歸猾商兜占。勒價指賣。指名引多。故逋國課。以圖將來復行減徵。是可慢也。更可慮也。亟宜令在業祖商。坐名認引。給文赴南京刷引。每名認實四百八十道。領回本省。納價辦課。則奸豪無竊入之門。而國課有實收之益。蓋爲國。非爲商也。此六者。皆八閩之對症鹽法之須知。而納有事關大端。舉世迷焉。不以爲非。其實不通之極。萬難容忍者。則興、漳、泉之不食官

鹽也夫三府不食官鹽在士之人蓋云鹽其土產耳守土之臣蓋云事從民便耳然利權非散主之物則凡鹽皆屬官利不問其土之產不產也引例原養兵之資則凡民皆食官鹽奚問其利之便不便乎查大明會典三府皆行鹽地方也弘治十四年令福建鹽場商人中到引鹽以十分爲率五分派與福興漳泉四府一州五分派與延、建、邵、汀四府各地方行賣萬厯三年設運判一員駐劄黃崎分司將黃崎分司運副移駐水口運同移駐泉州專督理漳泉二府鹽務令典昭然不揭諸日月乎再按外臣次第建白成案可考者則該省官鹽之議開議通非止一番祖制之若明若晦非止一日矣先年官鹽止西路水口一港至嘉靖十四年運使裘志德議呈白御史題准開設東路黃崎鎮港官鹽嘉靖二十六年又運使姜恩議詳通行南港官鹽萬厯三年又奉勘合開設東路分司通行泉、漳、興化三府官鹽合觀前後事體遞變大要以祖宗之制既因傳之久而漸湮者又因湮之久而漸開特事有彼通而此格議有將行而中止爾總之即所開之名爲官鹽則未開之爲私可知也東南二港可繼西路而開則興化泉之當一併通行又可知也奈何令典明懸而竟同畫餅條議屢及而終置羹甑甚猶間闘通行之議以爲空谷之音至今則積漸久矣耳目恬然不知世間有官鹽事矣不食者安然無不安之心持論者公然無負愧之色極重之勢既成難返則大難之端其誰敢發耶夫論天下事當以天下之見論之天下大勢如人周身一處不通全體受病宇內有司雖各爲分理而所治者皆朝廷之事也所供者皆朝廷之用也不偏據其肥瘠乃共湊於富强故祖宗之制彼此通融遠近輻輳喻九邊者不皆近邊之民食官鹽者不必無鹽之地天下一家計當如是爾何爲臣子者之未解也凡起劇科執無遠志不患不軫念民瘼特患不通達國體邇來附近鹽場州縣每以便民動請包課總之不達國體所致然不銷引而包課猶有不安之意焉豈如興化、漳、泉寸課未輸徑以不食官鹽正告天下也故本部今日從旁觀以論當局據國體以衡時弊不食官鹽四字誠不欲聞三府再出此語誠不忍見三府終被此名也此地方諸臣之所當亟宜遵照祖制復行鹽之典以濟軍國之急者也要而論之天下事治於有法而天下法壞於有私私之爲物其實多其味甜其勢悖在天下無處不受其破敗而鹽司爲甚蓋利之藪則弊之叢也在鹽司無處不受其破敗而閩中又爲甚蓋去天遠則法紀疎也本部所陳條前六款陰以私而屬壁於陋習之中條後一款明以私而橫軼於令典之外此即國處豐盈且不可訓矧太倉縣罄邊士脫巾持籌者以大聲疾呼之情望被髮纓冠之誼該省亦同室也而能晏然乎夫法因壞於私而治私還以法法非爲一方設是通天下計之者也法又非自今日設是係祖宗制之者也地方諸臣於鹽之一事經緯曲折總歸諸法痛懲積習與八閩更始則新增之引吏難斂待引之鹽而散設之鹽盡收爲公家之用又何必齗齗焉爭新課之不易辦而使原題成半解復以結算待三年也

認眞草卷八

讀禮草

孝友堂讌語

孝友堂者吾友孫君兄弟之所構以餉客客就諸大夫表閭之文而名之也堂成集勝友不啻如雲戊午仲冬之集則長君崇我之立嗣也昆玉四人長崇我次相我次鍾元次思皇今嗣崇我者鍾元子幼子望雅也崇我未嗣諸弟欲推以嗣之者心所同也而獨取鍾元幼子者以鍾元方歌鼓盆幼子失恃而孫嫂願爲之母也長兄長嫂春秋方盛不難於嗣而汲汲此舉者則猶子即吾兒之愛可知也孫嫂即旦暮生子而後日不減今日之愛又可知也是舉也幼子失母而得母崇我乏嗣而得嗣鍾元得獨遂其嗣兄之心而相我、思皇於兄若弟若姪三處繫情一朝釋之所稱一事而衆美具也吾儕忝列親知誼均休戚聞茲盛事攜酒登堂不醉不止非盡關主人能醉客也是堂不敞富室之一扉而游於斯者若宇宙讓寬也所陳不敵富室之半餐而醉於斯者若宇宙讓豐也則孝友二字動物於無言客且誤以爲自能求醉不關主人也余嘗盱衡世故而以不解飲之人亦不能不醉於君家者蓋比肩接踵得一士猶且難之而一堂之爲士者乃四也蕤側六載草木盡枯四君所同也青氈飄寄壯顏相對四君所同也鍾元君苦節淩霜昆仲嘉與共爲固窮則弟有志而兄所成也即今之立嗣兄爲弟耶弟爲兄耶總之互相爲而非各自

爲也。天下事相爲則治。自爲則亂。而相爲自爲。莫不始於家庭。所謂孝弟爲仁之本也。故四君誌美。未易更僕。就事論事。卽立嗣一端。亦見全體。而吾輩不能不以是日盡醉於斯堂也。衆賓皆醉。獄醫大嚎曰。孝友堂可爲醉心亭。所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因彷醉翁亭押體。口占爲文者。太僕楊君也。援筆受辭。略爲詮次者。硜硜居士也。

賀李母鄭太孺人七十七壽序

嘗讀魯論父母之年。紫陽註以愛日。然年實人子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則奈之何。有道於此。不盡以不可必者聽之天。就庭除日用中。于于徐徐。不大聲色。自足默培海屋之籌。其說在詩。咏合妻子。翕兄弟。而孔子繫以父母順也。人之延年。繇此榮衞。而心實管之。世未有攢愁織苦之衷腸。而能加餐無恙者。順之一言富哉。此愛日肯綮。人子所須知也。余言而證。請觀李母。蓋余自得交於盧所。來莽含樸三昆仲。因竊聞李母之起居。李在范陽。爲衣冠世族。當潤泉翁時。發憤修累世之業。母實內助。拮据家政。誕育子若孫。後先延禮師儒。皆手自烹調。不純以臧獲從事。至蘭桂扶疎。蜚聲北冀。而母乃怡顏安子若孫之養。年且七十有七矣。先是母以勤劬勞瘁居恆抱病。乃今年登進。病益退。五官之用。不減少壯。時屬在親知者。美人倫之盛。而頌阿母之福。則謂一堂四世。詩禮彬彬。旁觀譚之。猶足以怡心神而壯氣骨。阿母身自當之。其樂且壽何疑焉。而余不盡然之也。嘗見連枝之榮愈繁。塤篪之吹愈少。祇以鬩牆爲父母憂。卽養親一事。分彼此。較賢勞。備具一發不勝自矜之色。士紳何事不擴齊民上。獨骨肉少恩。有時反出其下。則李母之樂而壽。固別自有說爾。余頻過雙桂堂。抵掌於金昆玉季而醉心焉。非一日矣。座上無非賴友。案頭無非聖書。其於做人根本。不啻講之熟而行之力。試觀兄弟叔姪父子之間。雍雍穆穆。生人本相隨在而寓。因竊謂此阿母所以壽也。復繇外測裏。妯娌姊妹之無異同也。又阿母所以壽也。不啻惟是。間有餘。必曰有曾子養志二字。爲千古楷場。微聞李母有不能不繫心之處。爲之子者。先意承之。不待言也。夫人情卽所繫心而或難顯言。卽既言之而或難再言。非承於言外。何繇快愉乎。此尤阿母所以壽也。人子事親。自是本色。而所以壽者。端不出此。可深長思矣。大要順親一事。行之者不爲有功。卽不行者。親恆內傷而外護之。恐其被此名也。子亦借其護以自安。復自謂無罪。功者人之所趨。罪者人之所避。今以此事處於非功非罪之中。其護過而闇焉。愛日二字。久受塵蒙。賴李氏昆玉一發之也。故家遠俗。天每借以留一綫之生理。開斯人之耳目。壽其親以及人之親。不償之思。錫類遠矣。

贈賈正卿廬墓序 代門人

固安賈正卿。父喪廬墓。遠近知其孝。服除。遊啓泰孫先生之門。已而復從吾伯順先生遊。吾輩相與朝夕。卽不煩言說。而眞情至性。已洽然饜人脾擣人腸矣。歲之丙辰。正卿復以母喪廬墓。吾輩往問之。擬乞先生一言。而又值先生以雞骨廢蓼莪也。又何敢以是言請。因其竊取先生平昔之意。而湊爲詞曰。正卿廬墓。聞者異之。詩書所載。何以加焉。然正卿質樸近魯。博綜未遑。蓋樸心非樸古也。卽異之者。亦各自有當於心。非謂其當於古也。不學不慮。孟氏剗書此良心者至矣。稱直達之天下。實達之萬世。此往古來今所

不能異同之脈。而情矛智刃所不盡剗除之根也。有慊於倫理中。無愧此良者。卽以古人目之。而其實非藉古以重。特爲僞今志慨耳。人之不古。惟其不人也。人而不爲古何誠。人而不爲人。可不深長思哉。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考諸喪禮。飲酒食肉。復寢在既禫之後。而以觀於今何如也。如以儀節無當禮意。食稻衣錦。尼父於宰予。有深恨焉。彼所謂稻錦。在期以外。猶以爲是無三年之愛於父母。而以觀於今。又何如也。則今人之所謂三年。猶不敢當宰予之一面。尚何言哉。然吾不謂不學不慮之善。至今遂不靈也。嘗見食稻衣錦者。□□囿於習俗。無不安之意。而微窺其際。實不能甘。夫不甘卽不安之芽。特世教衰而迷於其故耳。大要今與古之不相及。總是流俗之權重。而良心不能自現。卽實抱其不安者。於將達未達之際。四顧流俗。而反若以變禮爲自羞也。當是時。毅然前往。直致其知。不□孤懸之竅中。披茅塞者。正卿者勇過孟賁遠矣。先生以躬行勵吾曹。每曰。實正卿不啻說項。吾輩而躬逢正卿。不敢不自謂有緣也。觀感之餘。較得之詩書者。不啻什倍。蕭蕭原野。鬱鬱松楸。棲遲於風淒雨苦之中。契獻於兔擾猿啼之際。行道指目。無不斷腸。矧吾輩素服先生之訓者哉。先是孫先生兩廬其墓。不數年而正卿繼之。百里之間。名行相望。蓋天實爲綱常一洗垢塵。士生斯時。而猶然與波俱逝。恬不動於耳目。罪比泛常。當加等矣。因筆諸緗□。以志勸勉云。

贈耿巘坊舉秀才第一序

國家待士蓋不薄矣。士每薄於自待。自薄至於不可言。其害還中於國。故國之課士。在循名責實。士之自課。在顧名思義。民業有四。士居其首。其名芳。其術尊。其處恬。其味澹。卽陋巷環堵。而先天下之憂。卽矩步雅歌。而習大人之事。所謂繼聖賢之籍也。然僞士反藉以自匿。其跡愈甚。其匿愈巧。故農不農。工不工。商不商。其術不能眩人。其勢祇爲自困。惟士不士。則無從而按之。其敢跳于名教外者。不妨以其匿而進。結當世之知。肝衡宇宙。所稱貪淫冒市井之所羞。陰賊犯鬼神之所忌。濁惡暴沴之氣。繇蘊積於兩間者。大概士爲之也。螢雪所伏以讒。齋晷所持以獻。如戲場搬演。於己了無干涉。賈生復起。可勝太息耶。近有議制科之外。間行舉辟。如祖宗朝故事者。復格不行。夫極重之勢。至不可返。國家誠無奈士何矣。獨士具鬚眉。誦孔、孟。至以天地父母所生之身。爲國家無可奈何之物。清夜自思。何以置面也。余友耿國甫。篤行士也。其子巘坊。受知督學徐公。舉秀才第一人。惡菁玉樹。愉快可知。唯是余於國甫爲座外交。故不欲徒以峨冠博帶爲今日榮。亦不徒以三槐九棘爲他日券。而申名實之論。期巘坊不愧於士也。更羅陳雅俗。求或一言之有當於巘坊。因效學究生活。爲秀才下一註腳。秀者秀也。吐華曰秀。見於傳註。三物論秀。本於周官。國家之倚重士而備責士。今古一轍。三物多缺。卽雕龍繡虎。不秀之甚耳。且顧名思義。巘坊而知而翁之所以命名乎。世有四維。禮義廉恥。維己維國。皆是物也。又聞先哲取法乎上。夫士。四民之上也。舉以第一。又士之上也。等而上之。無論今人。卽出古人下。不甘也。方寸畀我。宇宙事何不可爲者。誰謂巘坊止當於涿城稱第一。止以文藝稱第一耶。椒山先生之言曰。本來面目須夠照。恐落言中第二人。願巘坊共勉之。

賀王太沖舉秀才序

太沖既補邑庠稱觴至者非必盡尚往來也則以太沖之盛聲早而入彀遲淹倒名場不無積薪之嘆從旁憐之者非一人且非一日矣聞其售而驩然相告肩若鬪肘若翼鬪至於庭亦自忘其爲先施也余當是時驚魂稍定欲次第數語以佐賓觴顧竊回首二十年情事齊到心頭太沖太沖而今乃售乎夫區區青衿何足重輕居恆抗顏揮塵不難等三公於一羽而直於太沖屈伸之際乃若是其介介盡自爲解曰棘賦維均豈其間該爲蕞爲賴子弟判然業儒者貧非上智能不以得名爲富義耶坎坷既久意氣漸灰即好盡言者亦不忍於落魄之人强爲督過其狀誠可憐也今而售矣頭角換眉宇舒境界新精神變其爲進脩之精可勝言哉且乍伸於久屈之餘較受困未深者得力更倍自今伊始吾黨得承向榮之意氣以進無已之切磋矣夫做人二字余所奉教於君子者也每對一二三子提爲諄柄而太沖余所偏暱刻畫往往加詳蓋人之一生遭際層累階級名色日遷月易所做多端而總之無非此人也有愧不論軒冕無愧不論韋布愧非外來遞入自造做小人之精魄力量亦何減於做君子而君子以造作做小人以造作愧將何從焉然做別事猶有待也做人則隨其所在此日此時此事此心便可下手人而不斷然決機於當下未有能做者也即就太沖遊庠而論行藥所升之堂顏以明倫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復身際之則做人於此舍孝弟何以焉太沖聞此極熟習此極久而庸德庸言尼父歎其未能吾輩敢自謂行無不足言無有餘而不兢兢哉是役也太沖奮翼既蘇屈而得伸相知彈冠自故憐而爲勉特余以罪逆之人而譾諸相知之旨誠屬强顏惟言者以口聽受者以身踐是或一道也

賀陳范彭入學序

歲戊午余表弟陳范彭應督學試以第二人入學區區青衿何足爲范彭奇而余釋入學之義不能不喜則古有讀書不識字之說獨范彭可稱識字耳操鉛槧以應里選入學者不乏人而學字曾識否二三子以舉業問余强顏與之言學蓋工文者必識題而題誰氏之語且其所做何事所著何境所用何功此之不解筆鋒縱利濫何發抒而可含學談業耶余亦於聞者眉睫知其以爲迂而復强聒之且曲誘之曰此舉業捷徑發心漁打蛇得七寸之說每刺刺口實而聞者猶界然疑今得范彭而余言乃有徵也范彭與其兄金溪先庚子孝廉步日君之子余長姑所出也兩大人物故覩孤方幼伶仃形影未解自憐內疑外侮門漸蕭索余入京取道每過而問焉今昔盛衰之感淒然刺心有意無言有言不盡之衷尚一一在金溪范彭心目間蓋相關之情不能自已而金溪遂以范彭託余也范彭肄業未浹歲而成章日月幾何詎能淹貫則范彭聞余談學而深信眞舉業不在學外也探解考傳務求實底舉凡微危消息嗛慊關鍵悉就吾身日用間認之不敢據紙上爲活計故人所窮年佔畢苦於望洋者范彭以數月得其要領間切思近領略甚速始信德性中原有無窮智慧特人自不著手耳薛文清云讀書吾得其要天命之性是也范彭范彭可與言讀書錄矣大要士先立志十五志學尼山自道左右來一學字惟有志者識之暗室千年一燈立破數年前此范彭也一變志道盡脫習氣恂恂雅雅起人愛敬有數年契闊忽逢於今日者訝其雅

重不敢認爲陳范彭余省其狀於同業諸友交淺交深當面背面無異辭其得士心如此范彭眞志士哉丈夫方寸居我風雷一奮何事不可爲冷煖世情高低人面據一時以判終身者何見事之晚乎學之分量包裹乾坤識得此字更無難字余於范彭入學不欲以世途賀查汙吾齒頰特謂識學字之人而入學可稱天下名實相副之一事而吾且以范彭爲左券令修舉業者不以談學爲迂則所關於士習良不淺云

旌孝申文

容城縣舉人孫奇逢中庚子鄉試其父以諸生授儒官年五十五而卒奇逢哀毀骨立苦次一準古禮既葬其父于鄉之北號泣墓左霓日風雪中不能去偕兄若弟結廬居焉顏之曰時思營一室墓前陳其父之冠履圖書顏之曰棲神是役也春鋤親操蠶裳濡足汗血污泥觀者嘆息旦晚羅拜每食必獻如事生者三年服除甫十一月其母殂葬祭依廬一如前禮家故清素備遭艱虞且益落至不能具朝夕兄弟相對食淡茹苦蓋前後六年云當是時其恨終天其貧到骨賜野寂條晦明寒暑發發諸孤或左或右時奇時偶徘徊於猿啼兔躍之間經行其旁者無不洒淚鄉人士爭爲詩歌以贈之勸得舉人孫奇逢異姿出衆至性自天六載極風木之悲一廬壯山河之色煙墟霜雞於此地復識古人之道形銷腸裂於斯人再見赤子之心事以禮葬以禮祭以禮匪徒空文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內見諸實事且恩重坦麗允稱孝友義絕綺謂無愧孝廉誠爲空谷之音庶幾終身之慕綱常倚重風教借光理宜表揚以作孝思

答袁滄孺書

不孝受知翁丈非復世俗境界學焉得師私謂天幸未幾遭變轉啓爽者爲奪鑑矣哀迷中過承骨肉之愛都不甚省已而魂魄略復半忘半憶每一回首感繼以慨秋高拜別忽入朱明病骨稍强猶半在枕話長則眩坐久難支兀然廢人也時惟留翁丈兩淮議於案頭神爽開卷略皆卽閱既蘇復開念有所寄神慥漸王夫國事孰急於邊餉邊餉孰重於鹽利鹽利孰多於兩淮兩淮孰艱於今日非大議孰爲疏理之法非翁丈孰爲疏理之人卽哀孩小臣每中夜而起以破常格救根本望諸廟堂今果然矣是役也簡命隆重權重治人治法合併而出旋乾轉坤千載一時蓋國家大命所繫二祖實式靈焉如僅爲翁丈一人之遭逢猶其淺耳旬日內膾在口熱在腸習習任脫舉醫國手段先竊之以起病惟是兩淮之事急矣望疏理之前旌如望歲焉想翁丈任事急公旦夕就道而數千里之遠當有數年之別脈脈此情尊价代叩

同潘懷得書

臥病中忽接翰教無異從天上至也展閱再三精神飛動天下事原非盡不可爲而假仁兄於過家之時爲體國之事擬勢犯難手挽天河卽做事人亦不肯爲然不至是不足以見眞男子自有本色也軍屯鹽餉原是國家足邊愜達淺夫至今仰屋之嗟脫巾之呼遂不可言經國者不於此清理別議搜尋終非本計有味乎仁兄好爲清屯張本之一言二祖神靈實式憑之大要吾輩犯得一分難便幹得一分事拚得一分官便做得一分人屯鹽二事哀滄老與仁兄分任之哀之兩行亦有無限波瀾向非杷柁挽定幾不

免於覰肘矣。天生兩賢。膽智相亞。弟無假。得遊其間。袁前以疏理事使關於弟。仁兄復以清屯事使聞於弟。皆以同調挈我。深感至意。至於仁兄清屯始末。更願詳聞之。蓋欲識大英雄之作用。以啓愚蒙。異日病骨或復尚欲荷戈麾下。一效驅驅也。

答范晟龍書

前聞麥種千石。作用甚奇。嗣又聞破成例。以千石數作汲長孺事也。則又奇。收利數倍。固彼蒼助順之心。眞泉何幸。不後不先。而門下適至也。抑天欲顯經綸之手。特令與此時相湊耳。某卽疊病中。稍奇踏爲對客口實。弱骨增王。每懷羅念菴之答唐荊川。有云此生若活得千人命。便甘心不向世外走。有味哉其言之也。孰是言以論滔滔者。孰似門下。向此地中討得受用哉。夫立己腳跟。與仰人鼻息。孰勞孰逸。孰巧孰拙。且直道在人。未應全滅。未見利鈍之數。盡如世俗之所稱也。覲期不遠。預儲洗塵百斗。與同志環聆經年作用。以爲大快。

與范夢章書

前承遠存。匆匆裁謝。懷德之思。鬱陶無寄。惟時把玩手札。紬繹佳刻。精神淋漓。宛宛如面。夫以全齊民命。仁兄一腔孕之。布置曲折。鉅無不包。細無不入。弟卽不肖。按譜求鍼。蓬心若啓。因嘆總此郡縣。總此簿書。他人以流水數答應。祇成風塵之苦。仁兄以眞實心穿透。步步皆自懷實地也。下學上達。有本者如是耳。內召在卽。弟尚欲強支病骨。受約束於旗鼓下。想仁兄不棄我也。

答楊興字書

居今之世。孰有好善不倦如門下也者。客歲侍讌席。舉世俗張設惡套。一切革去。杯酒長談。非忠孝節義不談。古色照鬚眉也。每與啓泰兄私論長安局面。漸不可言。何幸臭味有人。扶持是賴。且物色時髦。津津說項。卽門下之留意於人才。知門下之有心於世道也。生自揣無似。不足備樂羣。旣承顧拂。亦不敢自外。聊附於請自隗始之義。捧讀手札。兩賦習習。兒子化鱗。亦承注念。古之人薄感恩而重知己。金石可渝。此誼難忘。行且使當世悠悠者。知風塵之外。別有一段古道交情。亦奇矣。

答徐悅山書

老父母治平。眞爲天下第一。生純自出直道。不肯猥靈深知。亦隨班趨事中之一人耳。方自愧受國士之知。而以衆人報老父母。何過聽而云云也。玉出之治。已稔聞之。有腳陽春。隨試輒效。政聲流通。內召在卽。忝辱知己。稍光無涯矣。時事人情。滅如台諭。而坐自在我。詹逞何妨。不肯家居無所聞。而敢料老父母之必內召者。以殊絕之品。有目共識。不比他人小賢。可甲可乙也。夫生民休戚。總係吏治。自主爵者論資格。而巧宦者工運用。安得天下有心人。翻其俗案。命局散吏。徒抱憤懣。諺所謂會弊的無破蓋也。因手教而及此。遂發狂語。一笑置之。

認眞草卷九

待放草

贈張子于虔序

余以發金花被罪杜門。張生子虔自新城來視余。留十餘日告歸。是時。生方以文高等屬於庠。余於其歸。復談藝文。論賞鑑。而俯仰今昔。嘉生之能自立也。生於余友孫君爲子婿。孫君盧臺時。生習其父之治命。就學蒞側。余一再過。奇其狀。謂之子嶽嶽。必能自立。未幾。偕槐生、賈生門業西江之滸。余官民部。生又以孔生、李生來謁。假館禪棲。旦夕質問。數月乃歸。生負奇姿。益以攻苦。文日有名。諸皮相者。無謂何物張子。咄咄過人。而生固不措意也。大約人得陽氣多者類君子。得陰氣多者類小人。陽氣多。未必無失處。陰氣多。未必無得處。而以大概論分數。則去彼取此。張生之言大近於誇。口直近於淺。節疏近於慢。意猛近於淩。而其見短處。卽其任眞處。於世味無情者。於名義有情者也。於非類面冷者。於同調腸熱者也。運用淺洎。固不能爲生諱。而剛克柔克之說。余與孫君就所偏以藥之者。生又不肯韋弦之佩。向來鋒穎。漸就斂藏。如帷燈。如室劍。徐俟之。固自愜心。畢卽之亦不刺目。蓋原屬陽氣多之人。而邇兼乎陰之用矣。此處情節。宜謹簡點。天下惟自立之人。乃有自得之趣。其文之日新月盛。爲諸生冠軍。良非偶也。十年河首。世非人情。其在有意無言之際。侍標閣。撫弱弟。給行箴。采有倫之者。有雜之者。至今觀生。眼當何如。世不乏小

靡曲謹，厚貌深情之途，而末路歸結，何嘗生一盼哉，人生多一層回護，即減一分精神，學一番完美，即薄一分根柢，陽原爲主，陰在陽中，彼陰氣盛者，困於做人一濟無緣者耳，余淺人也，且癡人也，即偶持矯偏之旨，以爲二三子鍼砭而已，實有愧半生遺際，似通似礙，受盡人憐，亦復受盡人難，簡點所得，猶未如生之有味乎其中也，念庵先生將就冒認四字，余每舉似二三子，以汗其背，至於余之背汗耶，不耶，敢不以勉生者而自勉。

與宋謐寰書

弟癡人也，諳託之面，生平不曾帶得來，而說項之口，生平不曾裁得住，百念可灰，憐才一念，老而轉熱，貫屬萬泉范令，弟胼胝親然，原道義友也，素擅才名，竟艱一第，而治狀則直逼古人，蓋所謂做人而非徒做官者也，當今之時，資格南字，爲吏治之害不淺，初因人自菲薄，而後遂一例看承，即有眞才，不肯破格，是驅之使不容不自菲薄也，范令才品，年兄入眼自見，無待曹邱，而弟喋喋者，比於舉爾所知之義，爲世道也，非爲范令也。

答周籍陽書

不肯范陽盟儒，知嘉先生久矣，日讀東來大疏，嘔出心肝，因朝夕思得一當，以自附於同心之誼，金花方到，從權借發，微誠未能動天，而洪恩僅從論外，乃辱先生遠念，以爲推獎加非望之人，此自先生引掖後進盛心，而莊誦汗顏，幾致顛仆矣，不肯棄一官如業，而得先生片語，不啻百朋，當是時，先生支撐遼海，肩難謝之擔，引罪之章，誠不敢聞，唯手額祝大謀叢定，國恥蚤雪，使澤畔逐臣，得優游卒歲，當擬凱歌，不敢賦楚些也。

與張溶吾書

老父母榮任，屈指月餘矣，仁風薰被，草木知春，凡在宇下，沐浴膏雨而登絃歌，其色飛何似也，久缺修候，疎節之罪，總恃海涵，茲啓爲舍親容城縣生員孫奇遇兄弟四人，一爲孝廉，三爲茂才，執喪一準古禮，廬墓六逾春秋，孝友兼全，鄉閭稱爲人瑞，已經前按台毛公祖、兵尊解公祖節次旌獎，今者歲考，奇遇抱病入場，委不得意，開號竟居六等，此生甫及壯年，尚思力學，忽以一日文事之短，遂沒生平行誼之優，不無可惜，本縣念其素修，欲爲申請，仰乞鼎重於太尊老公祖前，稍一斡旋，但得申至學臺，或可望留一綫，匪獨此生感瑕瑜之不掩，益期奮於桑榆，兼使合郡知文行之相維，更有裨於風教，台慈聞而憐之，想亦不難爲之引手者，恃愛妄干，伏冀垂察。

與齊華玉張鳳圖書

茲啓舍親容城縣生員孫奇遇兄弟四人，一爲孝廉，三爲茂才，皆篤行人也，執喪一準古禮，廬墓六逾春秋，孝友兼全，鄉閭稱爲人瑞，已經前按臺毛、兵尊解、太尊武諸公祖節次旌獎，今者歲考，奇遇抱病入場，委不得意，開號竟居六等，此生甫及壯年，尚思力學，忽以一日文章之短，遂沒生平行誼之優，豈非天哉，但衡士者固必論文，尤兼採行，以篤行孝友之人，即使未列斯文，尚可破格作養，以宏鼓厲，奇遇偶緣病

瀦，永擯宮牆，旁觀所爲惋歎者也，本縣念其素修，欲爲申請，懼李老公祖爲人材風化之主，聞此亦必惻然，弟以部民，未敢輕爲唐突，仰藉年兄鼎重，先達於李老公祖，倘得申至學臺，或可望留一綫，不獨此生感瑕瑜之不掩，益期奮於桑榆，兼使合縣知文行之相維，更有裨於風教，弟硜硜自矢，不慣代人作懇恩之事，茲實有所激，復破例爲之，亦恃年兄之知我也。

與范鑑田書

容城孫生，竟借鼎庇，得還故物，此在奇遇一人，關係猶小，獨因是役，使三輔士於文藝外另開思路，恍然曉人生最初本相，老公祖眞斯文盟主也，事至此，不可於風塵擴索，不可以世俗報謝，眞是一段佳話，狀振三綱，掩映千古，爾不肯即待罪杜門，未得躬叩，而感動流涕，心傾於冰臺矣，已而深念，有心人如老公祖，而今得在其宇下，地方關切利害，係千萬人性命之事，而不以上聞，當面錯過，將成長恨，敝縣勸成籽粒，害民已極，佃戶有狀，生員有呈，鄉紳有揭，援青縣文安近例，求減半折徵，本縣已具申，各院已俯允批行詳報，將洞悉其苦，以憑題奏，蹈火之民，歡呼踊躍，忍死須臾，以見德化，而忽生關隔，停閣踰年，本縣再三申催，竟不能徑達於院，此事起根在縣，過脈在府道，收圓在各院，仰祈老公祖大力於太尊李老公祖前，一爲斡旋，過脈一通，首尾相應，一方民命，賴以更生，無限陰隲也，不肯等公揭，乃去年所投於縣者，今併呈覽，前月屯院盧公祖復爲文安減徵再疏，昨謁新屯院左公祖，談敝縣籽粒之苦，更欲即舉而措之，專候府縣申至，即具題矣，此等地土，不肯實無半畝，旁觀民困，心竊傷之，每至切切，而今幸遇老公祖，是天不忍終棄此佃戶，而存其孑遺也。

答范懷滋書

萬泉治狀，得王直指推轂之語，而直道大彰，弟舉手加額，據地躍起，蓋爲世道人心，發此佳興，甯直爲老親家一人之知遇也，弟去歲補官四十七日而官能，國家自有如天之福，臣子妄切杞人之憂，螳背空折，驪珠未探，且擊苟且之法，鱗布窮簷，蓋怯於格上，自勇於剔下，蓋數相遏，不暇爲根本計矣，恭誦手札，感慨激切，十年來期許千里外神情，令人歔欷，復令人骯髒，至稱引范蜀公一段同心之言，一字一噴耳，逐臣之禮，幾經推敲，去冬決計，相知者以爲太遽，甯耐至今，可無悻悻之疑矣，二月初即返故園，因授粲之使以聞。

東魏廓園書

大賢過里，雞黍相陪，異趣流行，弟亦自想其簡率也，最得趣者，孫兄之在座，夫以數年聲氣，一旦滚合，異稱有緣耳，仁兄嘗使如倘未到，弟有圃有茅屋，原是當年讀書處，今早掃除，薄設粗具，恃知我之深，敢再勞玉趾，徘徊於容膝之地，即無奇味供養，而泉洌酒香，脫粟可飽，仁兄豈厭之耶，區區數種，謹獻，非報也，永以爲好也，疑義快義，祈先發數册。

與范夢章書

弟以僻謫，誤辱元賞，從前教愛，愧無可當，然肝膽猶存，河山無恙，因不敢借逐臣名色，偷散作惰民，以負

知己也。邇因耳目所及。觸我熱腸。爲仁兄一道之。易州守徐君廷松。其才其品。人所共知。甯直上谷推第一也。乃今不得上官意矣。掾檄所繇。祇爲太顧百姓。自徐君治易。百姓如脫湯火而就衽席。獨有衙役不喜。奸蠹不喜。今乃復爲不同志之上官所困。衙役與奸蠹。偵其不獲乎上。遂得乘而媒孼之。嗟乎。犯三不韙而顧百姓。智者不爲也。然事至今日。尚冀上大夫之多智哉。遼餉煩興。持籌大老。怯于格上。而勇于誅下。加派如鱗。徵求到骨。不肯有司借之以爲利。徐君苦心苦力。欲爲此時之鮮于侁。其斟酌經營。騰挪連用。斷不肯自取民一物。多費民一錢。其於上官。趨承全少。上官卽不言。且以行與事示之。徐君奈之何哉。徐君初旣以爭執錢糧。不得於府尊。猶望提擕於刑廳。近亦露不然之意矣。生員劉斌被課。徐察其情欲出之。而刑廳堅欲入。庫書劉名芳。異常奸惡。徐發其狀欲成之。而刑廳堅欲解。其最明斷者。徐君歷薦而不肯開虧。漫云俸未及也。夫玉田與易州同一按屬。各院薦章。通算原屬之俸而得列者。其人具在。何獨於徐君而異之。則中有物焉故也。弟密邇易水。觀聽最眞。彼中士民。愛戴徐君。有慨其太勤過於勞者。有憐其太淸過於苦者。然勞是本分。苦是本色。人慨人憐。弟獨爲徐君甘之。唯至於以顧百姓之過。而失上官之歡。漸有不得安其位。行其志之勢。則易之士民。皇皇如將失恃。而弟亦爲之欷歔太息。憤焉不平也。扶持世道。以愛惜人才爲首務。四顧徬徨。間闕有幾。舍仁兄而誰告焉。弟憶仁兄言。士立字公祖。亦知徐君者。復命薦剡。借鼎力從臾之何如。徐君固感仁兄國士之知。而不敢以世法事大賢也。弟今又爲秦庭之泣。仁兄必有以處此矣。

與賀孔瀾書

弟在署時。全借提挈。得免於悔事。後追思。倍切感激。以友輔仁。旨哉言乎。郞闓兄過我。留五日。於扇頭讀佳韻。不啻親炙。近亦擬彷五君詠。體奉懷諸友。容覓扇錄之。令孫大親家如京。蓋事有于鱗。不敢輕付人手。從來機密事。須腹心人乃可託耳。大要弟生帶癡心。每管閒事。其詳具在投劉、耿、范書中。詞煩不暇再錄。特開口持親丈閱之。更乞親丈面投之。諺云。打鼓詞。流冷淚。弟則謂人心不死。何分古今。說到古人急難處。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義。矧當吾世親見有可流淚者。安能作膜外觀哉。弟所分囑於衆兄者。又總託於親丈。從臾斡旋。定有妙用也。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卻憶平原君。熱腸一片。兩地共之。

答賀孔瀾書

徐父母事大定矣。兄眞憐才盛誼。何愧古人哉。從來濟過日。非熱心腸誰肯做。此時羣賢畢聚。左提右擕。旣以專功爲時事濟艱難。復以餘力爲一方持公道。弟卽行吟澤畔。有餘慨矣。仁兄又驗列半舫、樸公、文弱、期衡、介谿。以及徐師之學實。而以己游其間。是極快活境界。前以片段之說。易專壑之慰。太樸、鍾元兩兄。俱以弟爲知言。仁兄忠君信友。何所不足。而學張翰耶。

答劉半舫書

歸來每對友生。卽提仁兄在口。不自禁。亦不自覺也。易州公竟藉斡旋。爲世間留此公道。所謂一人知我。足以不恨。易州公得此於仁兄。亦足矣。悠悠世俗。每以憐才爲閑事。憂國爲閑愁。誰似兄好管閑事。誰似

兄好擔閑愁。孟泳手札。言言欲涕。而僅開眉於文嫋新餉之一節。有心人肝腸如此。弟在局外。欲代諸爲笑。然怕燕雀之兒。謂弟作違心語也。事至今日。涕也難涕。笑也難笑。扇頭小詩。情見乎辭。然以博兄笑耳。莫更惹涕也。

答耿樸公書

弟在都時。竊以癡自狀。而并欲於此字加仁兄。仁兄坦然受之。不以爲忤。我輩但行己意。那管世眼。而書譁沸騰。推轂者爭先。此天理不盡銷沈之一綫。蓋以閒執讒慝之口。而堅獨行者之心耳。且發同舒。是廟社之福。不獨二三兄弟之光也。世道轉關。以進賢退不肖爲綱領。丈夫有志當世。安得避此。又何必守介而後行志。只要眞實心腸。的確識見。而又善爲運用。於不可爲之中。行不必言之意。畢竟所補者大也。如以畏首畏尾之爲癡。又非我輩本色矣。大要有心於避。與有心於就。恬競若分。而皆從自身起見。過猶不及。願仁兄以無心處之。

答耿樸公書

仁兄天下有心人也。所稱不作寒暄。不亟戲答。弟生平無所解。偏解此味。至於佰算之周。下著之穩。誼重憐才。不難深入。仁兄指日戈補天石。卽一節亦具全體。所謂搏象搏兔。皆以全力也。此段情節。卽祕之又祕。不漏緘芒。而精氣噴薄。已盡蹶天長夜。曬斗間。使世界中無此一段神情。則乾坤之毀久矣。獨手教中。有謂斷不可令此君知。蓋莫非無爲而爲之意。而弟則以爲過矣。知己之感。千秋所重。使此君而遂竟不知所從來。於理未協。卽清白之吏。不能厚饋。而受恩之人。自合通肝膽。兄自用兄法。弟自用弟法。此君日用此。君法。敢抗顏而戰之君子。仲尼之徒也。豈爲已甚哉。平心思之。其理自見。弟何敢面從而背違焉。

與徐期衡書

弟之知兄。與兄之知弟。俱不得向世俗人說。兄自能脫俗。弟有志未遂。乎披娓娓。許弟過實。面孔如炙。而弟倘竊之以爲諂。亦可得力。兄之自勘過嚴。反覆攻擊。渾是一篇語錄。弟又借之以勘己。得力莫大焉。時事誠不忍言。我輩生與相値。只得辦下著底路數。兄榮遷在何部。卽就其位以謀其政。此在兄鐵骨雪腸。無不遊刃。弟拭目觀之。傾耳聽之矣。兄盛名已滿天下。從此後就斯人言前之信。以抒己未竟之施。全在無言之地。自爲猛健。外人寵不著也。不然。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變身。敢以是爲贈。

答楊允諧書

逐臣自從去國。卽散髮入林。尋釣游之樂。迎大僕、鍾元兩兄於江干蕭寺。下帷之暇。縱談古今。此懷殊不落寞。近復偕兩兄。並同志者數人。泛舟於新安。水色嫋裙。荷香撲面。烹鮮佐酌。歎詠互答。其樂忘死。望恩之所以錫逐臣者侈矣。但回憶故人。遂如天上。不得把臂以共勝游。爲悵悵耳。野夫近狀。可爲知己道者唯此。

答徐元扈書

三復手教。慨繼以悽。老師一舒一捲。初志較然。獨時事實未見可殺。而人情如是。殊可憂耳。門生自蒙環

召舊疾娶耕尙未束裝何遽有筦庫之役耶在籍之人無聞無見旣無繇求免於擬議之初又不敢控辭於成事之後夫復何言但病軀素畏劇煩僻性復厭阿堵天下豈有力不支意不欲而能勝任者哉用違其才秖恐何所此謬辱當事者之物色而實非所長也見今頭暈吐痰日就醫藥俟可支持勉圖就道惟老師於萬老先生代申此情焉

答萬惺新書

不肖方起罪廢之餘遽有筦鑰之役旣慮其難任復訝所從來比得敝座師手札乃知出台臺意台臺才高一代品冠中朝宇內羣倫欲邀一盼而不可得何所取於駑駘而三顧焉士爲知己者用敢愛四體惟是事未素諳任難奏效台臺旣始之復望終之預畫規條盡情指敎當以匹夫之志守之庶不負先帝之玉成而覓無辱大賢之物色耳

答范懷泉書

老親丈治邑原求自信而竟以獲上彼推轂者熱腸可想而亦惟拙宦之人乃於不意之地每有奇緣此處全是造物妙用回陽和一脈於固陰沍寒之餘彼推轂者均在其播弄之中所謂相與無相與也然新主仁聖另闢乾坤舉手加額中外所同弟以澤畔逐臣遽蒙環召被命以來且感且懼倘末路自縊剛腸使此行徒成蛇足且負先皇之玉成而爲知己羞矣老親丈何以敎之

認眞草卷十

典餉草

請發帑疏

爲遼餉督催愈急新庫空虛轉甚懇乞聖明速發帑金以濟燃眉事竊臣起罪廢之餘過蒙聖恩使管新庫則餉之出入惟臣司之而其有無惟臣知之遼東、甯前、天津以及薊、密、昌、鎭或以戰士之月糧索或以援兵之行糧索或以召買之價銀索諸臣情見乎文移委官口窮於叫號而莫不刻晝時勢難待挪借已窮之狀而庫無以應前件未足後款復開領者尙留催者踵至而庫又無以應夫兵急則餉不得不急也月糧行糧折色本色事勢相逼同條共貫總爲遼事也苟一節之不應將全體之俱傷而索之急如此庫之空如此數月以來內帑頒及遼左者非不數數所頒者賞也非餉也賞無定額特一時霈沛之恩餉有成規實按月常給之數得賞於分外雖不勝喜缺餉於額中殊不勝恐究之賞暫而餉常故恐多而喜少至以百餘萬之沛發而不能解遼左之急者政坐此犒賞之銀不能爲月糧不能爲召買故也委官守候有一月者有兩月者有三五月者臣每一出覓臣而泣偶獲外解聚首而爭酌量分給十不得一又復嗷嗷擁訴矣即加派搜括郡縣多急公之吏而梯山航海解納非晝一之期彼饑軍饑馬豈肯有待而不脫巾米價豆値豈肯有待而不騰踊當尺不與事後何追臣縱欲對蹙額之委官強作無情之面孔而能

不提腕於征夫寒心於國事哉臣懼極而思無術以處反覆窘迫而恍然悟曰臣得之矣蓋此事於臣爲職掌於皇上爲家事臣之職掌臣能知之而皇上之家事非皇上誰辦之況皇上天縱英明深爲遼餉吃緊李進忠、田詔贓銀不以入內而以濟遼也罪人房價不以入內而以濟遼也迴復憫念征東將士寒苦諭部行賞言言生遼海之春字字隕征人之淚皆發自聖心非廷臣之入告也使知索餉之急新庫之空豈難渙王居以酬死士乎此事此情臣非管庫臣亦不知皇上何從知之今臣知之而不以入告是絷遼東將士之苦而不使上聞復鬱皇上事事爲遼之德意而不使下暨也坐待軍心之變立貽廟社之憂臣之肉猶足食乎今臣入告而皇上旣知之必有所以處之其則不遠有先帝之家法在蓋大內金銀之氣久蝕日月之光先帝不難破一慳以發之天宇重開氛祲漸解無窮之志事端賴於皇上之繼述及今而出內府之所有餘補外解之所不逮使索餉者隨叩隨與則得餉者士飽馬騰戰勝朝廷此爲上著不開寶人之術乎寶入流通千金以權出入而必於每歲常數之外別操贏餘以備不時之需不使有中斷之隙從來財用有本則相生易脫節則再續難理固如是今日遼餉何等關係而可聽其脫節不爲之所也外解之來各有程期即欲强先一日而不能遼餉之索急如星火即欲姑待明日而不可則所以別操贏餘爲外解之接續而使新庫得環中以應無窮非帑金百萬曷克有濟且新餉原附太倉舊庫舊庫雖號空虛然外解款目尙多如遇遼餉告急猶可通融挪借今驟分新餉另爲一庫譬如窮人素倚鄰里爲命一旦孑然獨處卒有緩急遑誰奔訴而又誰爲匍匐救之者乎臣今日之請非但司遼餉言遼餉實在新庫言新庫計窮力詘不得不出於此懇乞聖明俯鑒新庫轉空立發百萬以濟遼急庶不失時設此庫之初旨而罪廢小臣亦得竭頂踵以報聖恩於萬一遼左幸甚宗社幸甚

再請發帑疏

爲經臣畫有成謀軍需急無所措時難再遲補牘伏請懇乞聖明速賜批發以與經臣協應事竊惟人之周身一處有急全體皆應不待商度不煩籌策蓋貫通之至也國家事勢猶之一身宮中府中俱爲一體疆場廊廟不宜異同稍有關隔即成大病居常且不可況濟變乎臣於十一月二十日曾奉爲遼餉督催愈急新庫空虛轉甚懇乞聖明速發帑金以濟燃眉事候旨逾旬未蒙批發伏念臣自蒙恩復職至今仰見我皇上厲精批答無留中之疏一旦留中自臣疏始豈以臣疏爲無當而留乎乃未幾而經臣袁應泰以戰馬三月無料告矣臣部堂官李汝華方據疏請帑而經臣戰守次第之疏又至矣年來邊事規模未定苦無結局之期經臣建此大策料敵於指掌決勝於運籌期以兵馬糧餉正月齊足而後舉事夫以疆場之大計如彼目前之近期又如此而諸縣之新庫外解寂然內帑不發皇上試思此事關係何如哉糧料不足則戰守必不能決戰守不決則撫順必不能復是國家所恃以保封疆奠社稷者全係於經臣復撫順之一策而經臣之策所恃以及時展布不歎掣肘悔噬臍者全在於正月齊足之糧料今十二月十二日矣屈指正月能有幾時即皇上今日以見在帑金沛發百萬付臣庫中臣即刻發付委官然幾日召買幾日轉運已慮後時而況守無一錢之空庫待不可定之外解豈不誤師期而撓勝算哉天下事不一

勢則不永逸。不大費則不大省。明春撫順之復。爲必不可誤之著。正月糧料之運。爲必不可缺之資。則今日君臣上下。俱當同心協力。以應經臣之畫。必不謂空庫可株守。外解可徐待。內帑可不發。師期可不應。而徒狃目睫之暫安。以臣疏爲閑題也。臣竊計自今至歲除十八日中。一時一刻。皆明歲布置精神結聚之會。聖天子與賢宰相。寶愛寸陰。奚啻尺璧。倘宮中府中不相通。廊廟疆場不相應。大內有用金錢。不以養士馬。目前緊要日月。不以籌兵食。轉盼而元旦。又轉盼而元宵。正龍飛介睨。虎拜揚休之日。臣方且隨諸臣後。呼嵩祝釐之唯虔。安敢哆口封疆。大聲疾呼。以瀆九重之聽哉。是今日不言。非直誤今歲之十二月。並誤來歲之正月也。誤在十二月。猶曰姑待正月。誤在正月。臣即欲待。而經臣其安能待之。經臣時不可待。勢不能待。機不容待。而執無餉以責臣。臣之罪其尚可逭乎。此臣之惴惴冰兢。日不甘食。夜不安枕。瀝血補牘。以申前請也。懇乞聖明。急下臣疏。以臣言爲是。則允臣之請。以臣言爲非。則罷臣之職。假使臣今日不言。他日有追論誤事之臣者。而幷以及臣。臣其何辭。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與張誠宇書

遼餉中斷。師期已誤。叫天不應。喇至無時。憤懣鬱結。舊病復作。顧影自憐。歸計已決。有辱先帝之曲成。幷負知己之提挈。命也如何。黃書辦前承台教。已許收用。而自入京來。以此事求進者十餘人。皆強有力者也。一概謝絕。彼猶相強。某再思古人有言。士詘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肝衡四顧。知某之深。信某之至。愛某之過。護某之極。孰有如台臺者乎。於台臺之前。而猶不敢直行其志。他何望哉。今不能恝然於黃書辦一人。遂無以塞十餘人之口。即欲強塞其口。必不能服其心。再三躊躇。猛爲一斷。併黃書辦不用。而某可直言正氣。硬驅此十數輩矣。管子論知我之恩。等於生我。固恃台臺知己。不殊古人。遂剖徘徊瀝微之情。行舒眉展眼之事。從此庫中祇照京糧廳考選撥典之例。永不設小帽書辦。某自負此即所以報知己也。

答徐玉堂書

寅夢何所過聽。而過譽如此。使弟無實而得名。無功而受賜。自顧面孔。愧汗津津矣。比以外解不至。新庫罄懸。委官之叫嚷久迫。東方之師期又逼。具疏請帑。以救燃眉。而留中。再具催疏。以應經略戰守次第之疏。而又留中。計無所出。且獨投政府而不報。即本衙門大老。亦以弟爲太激。誚責不已。弟復何望。抽簪一著。自辦有餘。惟中外全不相應。深爲國事慮耳。手教新餉一萬。已給委官。唯冀臺照單驗收。蓋弟面同解官。定發委官。分毫不少也。

答傅丹水書

弟自十一月初三日領新庫關。京陽之任。曾草一書。而陽行迫。未得帶去。後得仁兄手教。承格外之愛。方擬用草。而飛騎告急之札至矣。即此札未至之前。弟已兩具請帑之疏。元老方以爲無病而呻也。弟與楊文弱相對浩歎。國事至此。而人心漠然。眼見得大事去矣。計無所出。具疏求下九卿科道會議。又未知到其間作何模樣。當社稷安危分途之會。而元老猶容談笑處之。文弱特以向啓簪抄。冀以感動當事者。只恐我自涕泣。彼自談笑耳。目今餉寺青黃借銀二十萬。聊以應急。而帑如不發。終難接濟。弟憤懣之極。

已思所以自處。蓋婆娑一官。原爲遼餉去。復爲遼餉來。豈當爲遼餉罷也。但同戴此天。即能亦不得乾淨。吾輩性情生來不會享自在福。偏好抱杞人憂天。實爲之奈何奈何。仁兄欲裁餉司歸糧廳。弟亦欲裁新庫歸舊庫。而我自言之。誰其聽之。同病相憐。不禁於邑。

答賀見吾書

遼餉之急。即不奉台教。而已憂心如擣。奈新庫空虛久。無以應。今撥湊三萬三千兩。付藍應試以往。中有小錠件二千兩。九三四成色。係欽賦銀。面與委官商議。亦可爲召買添搭之用。稍內各有小單。仁兄照稍聽一一驗查。還賜手教。以防他弊。更乞令委官常在弟處。以待外解之至。爲應時之給。弟婆娑一官。原爲遼餉去。復爲遼餉來。幸與仁兄共事。何敢自外於同心也。

答王嵋璧書

弟春初一病。幾無生理。調理兩月。始拊衷背以行。一日薄暮。文弱飛字報弟曰。河南四十萬新餉至矣。可健兩足。弟以爲謊。復冀其真。再審果然。舉手加額。不覺其足之健也。自有新餉來。此爲第一急公之舉。原仁兄第一流人爲之。天下何事不要人做也。細讀手札。其苦楚處刺人腸。其周折處限人淚。其感慨處又令人風生腋也。因想從來到極難處。纔有極好事。前人影譏。一一可覆。弟自恨病軀不能耐勞煩。靜長兄發遼東。略有短欠。所差不遠。皇甫自能口悉。買別籌之品。一望而知。然何莫非仁兄鼓舞之妙。弟每與同志言。肝膽風神。如王年兄能使死物都活。直偏得造化生氣。無微不入。即王年兄亦不自知也。鼎望日隆。建牙不遠。何緣得藉重敝鄉。爲易水、燕山。一吐精采乎。

答袁位宇書

國家有福。以遼事付台臺。與遼終始一疏。讀者無不流淚。從來辦大事者。先定規模。台臺偉略。合符古人。遼事從此可望成功。僕篝燈讀之。拍案躍起。舉手加額。爲廟社慶。恨不得百萬立發。一步運到。以應正月齊足之約。以佐恢復撫順之用。即再具疏申前請。求與台臺相應。而留中如前。殊不可解。扣閽密求斡旋。未見動靜。急之不能。緩之不可。與楊文弱議具疏求下九卿科道會議。冀以滿朝之精神。感通沖聖。而亦未知作何狀也。人微言輕。徒切憤懣。奈何奈何。此事肯綮。全在政府。惟台臺圖利之。

答蘇石水書

先生偏具冷眼。於世所共棄之物。不啻三顧。使之鼓舞振迅。而不能自已。適知大人君子。盼睞中有鎔冶。所謂不言而四時之氣行也。區區一官。原爲遼餉去。復爲遼餉還。茍利社稷。敢愛頂踵。而外解中斷。索餉者環空庫而泣。持此情以告朝貴。落落難合。兩疏叫天。藉有協力者。得帑金五十萬。立刻發遼。然此法殆不可復。與楊文弱共計具疏求下廷臣會議。未知結局何如也。焦勞煩鬱。一病幾死。伏枕逾月。尚未出門。病骨自憐。尚可言天下事乎。說起周蒙洲眼前活現。全賴先生寫意。紫芝本像。映人眉睫。又歎世間淸真氣味。盡被藥籠收盡爾。

認眞草卷十一

樞曹草上

請申國法疏代世振華大司馬

爲國法一向未申。危遼萬分無救。懇乞聖明。立賜臣死。並重治督撫鎮道之罪事。先是潘陽淪陷。臣部疏請調各鎮兵馬急救廣甯。以圖恢復。尤望近兵之先到。乃薊鎮眞、保。最爲逼近。而屢催不至。撫臣李瑾疏請免調。已無同仇之誼。今雖報有兵數。而未有起行之期。近地若此。遠者豈不效尤。宜大催保護守京城之數。而未見入遼之數。山西更未相聞。尤可異者。保鎮總兵郭增輝先報隻身赴遼。及臣責令領兵方報回鎮領兵。乃今猶臥涿州也。事勢何等緊急。天語何等嚴切。而各鎮泄泄如故。是棄河西一塊土也。夫棄河西卽棄京師。此今日易見之情形也。抗部文。猶背明旨。此從來未見之事體也。督撫道將。大家妝成無可奈何之局面。眼見得國事去矣。頃接遼東總兵官李光榮塘報稱。敵騎到河。用鎗砲往河西射打。瞭撥日日無虛。想大兵渡河。旦夕莫必。臣不覺叩天踣地。五體俱寒。血淚而言曰。家有家法。國有國法。家無法則家敗。國無法則國亡。事到於今。非決於行法。萬無可望。而法不自臣始。萬不能行。臣眞痛眞病。恐與兵戎破壞祖宗之封疆。辜負朝廷之任使。卽言削職席藁。總是欺誑明主。懇乞皇上大奮乾斷。將臣速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之戒。再將撫臣李瑾。卽行逮問。總兵郭增輝。逮問處斬。以爲人臣蔑旨欺君者之戒。薊保

宜大、山西督撫道將。俱革職戴罪。星夜催督。待報兵馬出關之日。方許復職。若仍前稽延。督臣以下。徑以失誤事機。題時逮治。其延、綏等鎮。聽調兵丁。如再愆期。依律參處。倘國事萬一可爲。臣雖身膏斧鑕。亦有以見我二祖十宗於地下矣。臣愚幸甚。社稷幸甚。

覆游侍御疏

爲照登、萊望兵急矣。自御史游七任劇談江淮之士。請自充招募之使。臣部馳心以擬奮臂之呼。極目以盼揚帆之報。非一日矣。而今報前發七千。續發一千。且預言明春駕船之三千。通前計後。已踰萬人。旗翩翩。風聲赫赫。此固台臣半年來畢力拮据之所得。衆豈比於烏合。威可奮於鷹揚。台臣不辱此行矣。至於領兵諸將。量加官銜。自是鼓舞之常典。國家所最急者。求眞材。臣子所當勉者。做實事。今果有奇材劍客。不盜虛聲。方效推轂。豈蹈刓印耶。勳衛顧大猷量加□□。布衣張國棟、醫士楊剛中。量授□□。監生汪崇孝。應授參謀。與前孟叔孔、張思任、胡維甯等。先授虛銜。俟有勳勞。再議陞賞。蓋人向氣類中求。臣部不敢不以信台臣者信諸將。士爲知己者死。諸將必不以負名爵者負台臣。願台臣亟爲遣發。嚴爲申飭。務令絡行途次。不犯秋毫。早抵登、萊。奏功掎角。則台臣今日薦士之封章。臣部且據爲台臣他日敘功之底案也。

覆張景珍楊九經情罪疏

爲照湖兵與毛兵。俱捧千里援遼之檄。本同功一體之人。乃杯酒起釁。白刃相加。城市遂爲戰場。人民幾成沸鼎。幸撫臣捷於應變。亟正法以定羣心也。向使田崇坤之首。不與康登甫並懸。則餘恨之毛兵。豈肯與湖兵罷手哉。張景珍、楊九經之爲領兵官同。其不能戢兵之疑亦同。然湖兵起禍在毛兵先。解散在毛兵後。且慫縱異情。死傷殊狀。孰曲孰直。已了然於撫臣之數語。況賡甯望兵。如饑如渴。而湖兵且逗遛踰旬。詩仇起釁。卽欲借言餉罪。安能自遮欺人。則楊九經者。宜薄罰以志過。而張景珍當重究以示懲者也。蓋戢亂以兵。馭兵以法。兵而無法。夫先自亂也已。及今而欲振久弛之法。化私鬪爲公戰。安得於張景珍而輕貸之。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請。合候命下施行。

覆袁應兆情罪疏

爲照將爲三軍司命。苟素得士心。未有無故而發難。同室而操戈者。玉田有浙兵之變。新兵倡亂。舊兵與敵。袁應兆梟斬綑打若而人。整隊前行。衆不敢譁。詎不稱定亂哉。然合視聽之公。以核情事之實。兵何以有新舊之參商。將何以有玉田之逗留。新兵何以有環門之索討。則科尅聲兇。兩情俱露。姑而召募新兵。以補逃兵。繼而央求舊兵。以制新兵。終而大殺新兵。以脫己過。則貪狠乳虎。公論莫逃。此而不處。則生亂者反邀定亂之名。作俑者又爲濫觴之漸。宜俟到遼日。降級從戎。殺賊報效。仍行經撫查核。過此以往。如再無譁譟。再無逃亡。猶可從末減。不則併治前罪。立斬於軍前耳。蓋天下事原有根。故遇鼓譟之兵。不必問兵。只當問將。國自有法。故待生亂之將。只當議嚴。不當議寬。此救時之急務。當爲天下堅持之矣。

覆文忠魁滕國相去留疏

爲照文、滕二帥.科臣糾劾.爲其老也.今據督撫回咨.亦不能爲二帥諱其老也.而其稱二帥之才.則略異焉.文應魁、精力稱有餘矣.才智稱邁衆矣.處鼓譟之軍.首忍正法.人心帖然.奉徵調之文.質馬牖下.發兵近萬.三路保留.衆口一詞.豈可於邊情告急之時.爲臨敵易將之事乎.允宜留任.以慰輿情.而非所論於滕國相也.國相之可稱述者.獨有蘇傳宣以得鎭守耳.不聞有殊尤之動.膾炙人口.又不見有嚴鍱之狀.振動軍容.即咨文假借留任之議.亦屬僅可未盡之辭.然使保鎭而猶爲數年前之保鎭.則腹裏優游.儘可娛老.今何時哉.兵戈未甯於遼海.烽火時徹於近關.方擬於漁陽上谷之間.碁布名將.以壯虎豹之威.聯犄然之勢.奈何令龍鍾之人建旗鼓也.及今革任.已爲晚矣.總之二帥所位.俱稱重地.或留或革.皆據督撫肯物之咨文.以爲二人因材之培覆.時事急矣.爲地用人.原非爲人予地也.既經其咨前來.相應覆疏上請.合候命下施行.

覆京營疏

爲照國家根本重計.京營爲重.而京營之壞極矣.軍馬其名.而不軍馬其實.何異觚之不觚.但聞官陞.而不見官到.誰爲撥正而正.協臣李宗延痛心言之.此國家何等時.而不亟爲變計哉.既滿盤托出.須兜底做去.拿定祖制.奉爲鐵案.與相沿情面.一總掀翻.布告中外.敢妄差一軍.妄遣一馬.索者與應者同罪.妄留一官.留者與被留者同罪.使悠悠世眼.不以往常責遞運所、責館驛、責會同館者責京營.而京營始復爲營.又使赳赳武夫.不以往常視王官者視營官.而京營始復有官矣.至議將新募三千守城之兵.改撥京營.而以京營懸旗願征東者.還調三千.聽副將薛來胤訓練.俟大兵東行.加糧出關.既不强守城者以出征.當無難色.復鼓願出者以加糧.自有奮心.且因有可入京營之新募.而漸開可以出征之京營.耳目不驚.心志默易.有裨於更弦之治不小矣.

覆山西撫臣募兵疏

爲照招兵事.臺省請行.各因剝膚之憂.同急纓冠之誼.然科臣周士樸.曾謂會同撫按.不若責成撫按.責可參觀.而今山西撫臣.遂明言撫按能了此事.不勞臺省之晝錦矣.蓋安家優厚.原無不樂赴之情.招募隨方.不過一將吏之任.既有撫按總挈其綱.廷臣特遣.不妨且止.蓋以天下事原有天下人做.而地方事原在地方官管.即各省之情形.或難律齊.而山西之特遣.只得報罷.至所議抽派餘丁.言屬有徵.機復中竅.按邊抽蕃衍之籍.則精壯易得.戎稽備行間之用.則分義莫逃.數萬勁兵.咄嗟可致也.繇前論.則招募責成撫按.而科道之特遣可省.繇後論.則軍丁抽選含餘.併招募之頭緒亦省.政體兵機.誠非小補.合候命下.以便施行.

覆捕營疏

國家設捕營.原爲緝奸防盜.以靖輦轂.而今竟爲各衙門之占與差所壞也.順名思義.各衙門長班皁隸.水夫菜戶.豈捕營本等之軍名.各衙門大馬.豈捕營本等之馬名.或良鄉.或山陵.豈捕營本等之信地.爲監旗.爲吹手.豈捕營本等之什伍.至於非該管衙門.而徑以票取.且不止於自用.而兼以送人.區區捕營.

人人得而用之.尚得有軍馬之實數.以作干掫之實事哉.此在平時且不可.況當有事之秋.巡緝缺人.緩急誰備.每一念至.五體俱寒.及今而何敢不爲宗社計綢繆.至今而何敢復爲相知作情面.特相沿日久.有難拔之根株.攫取人多.有易騰之萋菲.一向提督諸臣.久諱言之.而郭欽乃明白道破.直請禁革也.夫未明言而混爲因仍.猶曰振刷有日.既明言儼復爲疑閡.將釐正無期.今欲一舉而釐正之.必拳渙汗之音.而申以畫一之法.清查捕營原額.其各占者.盡數掣回.而送迎諸差.一概禁止.刊榜曉諭.有敢再占再差者.即一軍一馬.以違旨治罪.取者與者同之.朝廷有必行之法.則捕營初制.可頓復矣.至於把總.最稱勞苦.養廉既薄.勞績宜優.城內一年.城外二年.如經緝獲.即與陞擢.則功名可期於目前.意氣不墮於尋末.鼓舞機括.莫善於此.總之還營伍原有之故物.非事更張.鼓材官效用之新酬.無難破格.圖事至今.能再堪幾番徇情.幾番避怨.幾番冷任事者之心.捕營之可爲不可爲.決於此舉.而京營而邊鎭.亦視此爲進止矣.

覆胡撫院疏

爲照車戰制勝.原是古法.而用於今日.更合時宜.三軍之腳根.非此不牢.擧馬之衝突.非此莫禦.及今用之.外恃遮蔽以壯心膽.則射打易於命中.中藏步騎以乘便利.則戰守無不有餘.撫臣胡思伸.既爲其所發援遼兵五千名.請戰車二百兩.爲三軍大家之介冑.復請盔甲三百副.爲各軍隨身之介冑.宜行工部.如數給發.至於指揮倪國柱.自身不難受命.方誇國士之無雙.一門共願從征.更詫英雄之有種.莫非王事.自甘賢勞.忠義膽從家風鎔鑄.父子兵向遼海蜚鳴.即論功行賞.不妨俟之日後.而旌義勸忠.急宜優之目前.盍紀錄仍是虛聲.賞賚乃爲實事.激勸天下.機括全在於此.合候命下.以便施行.

覆蘇其民加級疏

鎭江之捷.膾炙人口.誰不知俘獲之數不多.誰不知孤懸之地難守.直謂累敗之餘.士氣不振.誰敢越二盆河一步者.茲有人焉.直探虎穴.縛其所最親信之官以歸.三軍始有生機.故是奇也.押解佟養真等到京之日.觀者無不色飛.快心者無不手額.養真等既正刑章.押解者宜加賞賚.況蘇其民從山宿樹寨以援遼左.復因遼瀋之繼陷.從河西間道以入山東.撫臣六月二十四日之遣行.因倚毛文龍爲右臂.文龍二百二十人之共事.又以蘇其民爲白眉.懸軍深入.何異涉龍淵而取頷珠.鼓棹凱還.眞是乘長風以破巨浪.毛文龍已陞副總兵.行且予以錫白.蘇其民雖陞守備.猶然未稱虎頭.擬於守備之上.再加三級.臣子許國之身.原以千日之養.爲一朝之用.國家報功之典.自以破格之賞.待併命之人.賞罰有章.風勸自速.敵愾之心愈鼓矣.

覆追錄戚繼光疏

爲照忠義固在人心.而激勸係於主術.如報功之典未明.則報國之忠不奮.先臣戚繼光爲大帥.勳名無兩.而報之者未稱.此輔臣之所以因時有感.而以追錄舊勞爲請也.夫劉江望海堝.以三千之捷.分茅五等.近時邊臣.以斬首至百世襲錦衣.繼光二萬首功.百年金湯.僅僅千戶百戶之廕.且投荒之死.久斬爲

名.近今子孫零落.空悲汗馬之遺裔.門戶蕭條.誰念若敖之餒鬼.不及今一為追錄.幾何不令立功者心冷哉.自兵連三載.夾河為軍.未復侵疆一步.川難乘之守.今築城勢如魚爛.求一人如繼光者.以分主憂.而安天下.未知報恩.竟是何人.然死繼光不酬.生繼光不出也.輔臣有見於此.乞為追錄.夫錄已往之功臣.所以厲將來之戰士.補先朝之缺典.所以立見在之明文.今擬應繼光之蔭錦衣衛指揮使.俾世其官.並與以蔭.而勳名相亞之俞大猷.曾同時而戮力.宜一體以易名.使人謂為國家出力之臣.即當時賞未酬功.後且追思而重錄之.熱血不成枉灑也.則凡有血氣.孰不踴躍感奮.以求一當哉.蓋勸於易世之後.則趨赴之念更長.賞加於無望之時.則機鋒之觸更捷.市駿骨.式怒蛙.氣機感召.理固如此.誰謂平遼定蜀.不自此激勸始耶.

覆延鎮撫臣疏

為照套兵深入延鎮.且為戰場.據撫臣之題報.西事豈減於東事哉.全陝兵力.以緊調而單虛.應援路遙.勢必棄延安以搖全陝.如撫臣所請.催鄰近山西兵馬.又恐各鎮各有情形.輕調未為穩著.且鄰鎮即近.而本鎮尤為近之近.臣部前調陝西赴遼之兵.尚有三千五百未發.即留為應援之用.而科臣郭允厚招募之五千.併擬調杜宏域之二千.總以佐今日之急.計兵一萬有奇.取之見在.儘可壯樞勇之氣色.而餉則戶部已發十萬矣.仍通算前欠.再為湊發.務使軍興不乏.危鎮得保也.而臣又謂今日西陲之事.救應則兵與餉誠並急.而戰守則將與吏當並重.據撫臣所稱.延安王知府.總督各官兵.射中賊數十名.各山頭饒走任劄等情.則延安之不猝為賊有者.誰之力也.撫臣以督率民兵.鄉夫固守城池.堅壁清野.為各府州縣申飭.深為有見.今與諸將吏約.將而能殺賊解圍者.受上賞.吏而能守城禦賊者.亦如之.賊進無所掠.且發其歸矣.覈功罪而賞罰之.是在撫臣耳.故因而併及之.

辯鄭侍御疏

為人臣者.國之難難未濟.而嘵嘵口角者.固屬不忠.事之本末未明.而汶汶受辱者.亦為不義.浙江募兵御史鄭復宣.因臣覆浙撫疏.有已募者益帶.未募者暫停之語.謂臣故募兵為押兵.失尊道意.損西臺體也.攻臣詈臣.大參觀臣.臺臣之氣勝矣.然安所得無氣之人.乃此而唾乎.夫事之本末.誰不明焉.臣部覆浙撫疏.俱在題與天下共鑒之.曾有一語與臺臣為難否.浙撫募兵一萬.已發.而陳求免再調之議.其疏至而臺臣之行久矣.臣既與撫臣同抱地方之憂.免調非難.祇為臺臣已作招募之使.完局未易.未募其難在緊.既募其難在散.使必於取盈.而強浙人以太苦.固非所以為國家也.使定於一路.而貽臺臣以兩難.亦非所以為國家也.故已募與未募.兩設其端.使臺臣進與退.皆為有據.為浙人為臺臣.皆從為國起見.不意以是見罪也.臺臣自繪其募事.經緯曲折.可稱始終條理.臺臣既唾手而得熊羆之士.臣部且藉手以振撻伐之威.此自是英雄作用.固無人敢與臺臣分功.又何必詈臣使之任罪乎.居己於功.而居人於罪.肆口詬詈.無不如意.臺省氣習.賢者難免.然人各有志.孰不如我.國事至今日.當各辦一付真實心腸.先為國家.後為自己.為國家.則參伍原無成心.為自己.則爭執祇激盛氣.臺臣此行.為國耶.為己耶.臺

臣此疏.何心耶.何氣耶.果出為國.募兵可.押兵亦可.益帶可.暫停亦可.何損於西臺之體.而惡聲相加也.臺臣責臣.前不顧後.臺臣而亦言及此乎.此社稷之福也.自有遼難以來.人之用舍.事之作止.前後不相照顧者.實多矣.然誰實為之.而至此極.即招募一事.孰倡議.孰請行.忽欲行.忽欲止.行而復止.止而復行.轉換變更.全無定說.使臣部聽其抽牽.而受傀儡之苦.臺臣政捉傀儡者耳.今以自擬.其誰信之.雖然.臣部實有罪焉.招募之不可遣臺省.人人知之.臣部明知而不能自持.各省撫臣.請自任招募.不勞特遣者.言有婉直.意俱可見.臣部前違撫臣.而不敢件臺臣.枉費調停.遣遣詬詈.已實自取.於人何尤.臣受事也晚.從半途措手.且以覆浙撫一疏.為臺臣所深恨.犬之吠之.斥其無益.樞政示以必不可容之意.臣知罪矣.使臣於臺省請行時.而即在事.則臣之得罪已久.然如川省之變.威不遽作.天下事是非禍福.固未易一一為人言也.今國家何等時.而以無益之人處樞政.臣實不才.願避賢路.待臺臣公推有益樞政者.付以國事.國家幸甚.臣愚幸甚.

覆募兵分發疏

為照御史鄭復宣所募之兵.既以分發在途.應知經行無擾.所稱沿途查點.付之雙陽夏陽夏.果堪任一臂之任.國家何惜牛酒之犒.至於不斷不論.從來軍中之常理.有不如律.自聽監行者以軍法從事.臺臣即不請.朝廷且予之矣.而車輛糧廠之存治途者.既有先期之戒.誰冒臨事之誅乎.惟所稱分發薊鎮.則有不可不及今說明者.蓋御史募兵.原為援遼.即尚書王象乾有薊門操練之題.亦以為廣甯後勁而設.非為薊鎮壯軍容也.今三千之衆.暫付薊鎮.如法操演.無不可.時操演主意.將以應廣甯.苟羽書之西飛.即旌旗之東指.勿認暫付為永屯之所.主調發而有後言也.此於尚書王象乾原題之指方符.而御史間關任事之初意.庶不謬乎.

同戶部咨

竊照毛文龍屬國久寄.音問乍通.論兵機.論事理.論人情.無一不當接濟者.發銀發兵.發米發豆.但屬難已.方意戶部行不待且.不謂山東司之另有說也.國家事原非一家私議.請盧吏以酌之.夫天津此時轉運山海.就其運山海者稍分以濟毛卉.何遽無米豆.而必從今始買.何遽無船隻.而必從今始造.毛卉兵雖止二百.近發淮兵.雖止三千.相依遼民.不曰十餘萬乎.民不可為兵乎.豆止可秣馬乎.航海運餉.未易源源.故須多運以濟持久.非用少而派多也.且如山東司所云隔海而待查兵數.坐論而待動秋風.押解而恐水濟之難.周我往而恐敵人之易來.左難右難.千難萬難.一言以蔽之曰不接濟毛文龍而已.文龍果不可接濟耶.天下事有可否.有成敗.可否屬人.成敗屬天.本司亦未敢謂文龍之必能成事.止以情理斷之.廣甯既陷.音塵逾絕.而忽有尺書從海上來.真可比於鴈足之帛.其敵愾之氣.不衰困猶思鬭.而求援之情甚切.望且眼穿.當是時聞之心動.念之魂搖.恨不能飛身縮地.以餉文龍.而于于徐徐.酌難易於目前.計成敗於日後哉.且天下亦安得此萬無一失之事而為之也.山東司謂事求其可.功求其成.本司則謂事可做者決意去做.成敗利鈍.非能逆睹.此兩者心未始不同.而見各別.山東司而亦同此見焉.則

目前緊急。無逾此節。卽別項之錢米。亦當挪移以成汛舟之役。縱成數驟難取盈。何妨先運開端。續當再酌。乃一概不發。而祇從頭細算。是於計成敗處太分明。而於論可否處少照管矣。至於取回毛弁。尤未易言。人情畏兵如虎。不能強之使往。有人能往。乃欲其來乎。且文龍艱難萬狀。而不自爲玉關之請。假此心臟。未可輕以量常人者量之也。取回文龍。誠可省接濟之費。然有遼事以來。費朝廷金錢幾千萬。未成一事。且臨地千餘里以殉之。獨於海外之孤臣。經年未分太倉寸縷。而閒關告急。偏議節省。是耶非耶。文龍告急之使達朝廷。已歷日時。本部隨請得旨。已俱遲緩。而部復擬會科會院。講求長便。待議定時。索文龍於枯魚之肆矣。本可實見得接濟毛弁。終不可能。決不移會講求。聚盈廷之訟。只徑直望戶部之相從耳。既矢心於共濟。何成見之難捐。理宜回否。以申前請。

覆優恤死事道將疏

爲照廣甯失守。大小文武將吏。相率奔逃。回首河西。幾無一人義士矣。獨有副將羅一貫守西平。以藥盡而自刎。監軍高邦佐至松山。道不入關。竟投繯而自縊。慷慨從容。兩稱足色。據方震孺之所奏合諸高世查之揭。所稱西平致命。自謂好漢。松山遺筆。曰誰得正。卽千秋史筆。能外兩臣之自題哉。夫一貫之頸血可濺也。而其志不可奪。邦佐之烈骨可焚也。而其義不可滅。河西數百里元氣幾絕。獨賴有二臣以存一綫耳。國家發忠之典。不以優是人而誰爲優焉。祭贈蔭廕。自有應得之例。而臣於高邦佐遺書。以未封其親爲憾。不覺淚爲睫而刃剌心也。夫循資歷俸。以徼恩命。碌碌無奇者。皆唾手得之。獨殉命疆場之吏。不得營一命以榮其親。此事之極不平。而情之當共體者。則邦佐、一貫。除從優贈廕外。俱當就所贈之官。封其父母。以慰死者不瞑之目。蓋忠孝原是一理。因其忠以遂其孝。復藉遂忠臣之孝者。以勸爲子之臣。所係非泛泛也。不直此也。邦佐爲臣死忠。高勇又爲僕死義。無論其主。卽僕亦難。一時西逃將吏。較當監軍之僕一面者誰哉。均宜優恤。以示風勸。敢併及之。

覆招募邊兵疏

爲照東方戰守。總需兵將。凡言招兵。言用將。原以引手於同舟。豈其因噎而廢食。如萬邦孚招募邊兵之議。豈不勝募兵都城者百倍哉。然臺臣論事者也。臣部則做事者也。事到下手。只得熟思而審處之。一有疑焉。必從長計議。不得致悔噬臍。而欲卸過於起初建議之人。夫邊兵誠可招也。卽以邊將招之。何不能辦。而必煩特遣金吾之使。金吾試官。何事事擅長。卽招兵一節。亦能跨歷各邊之將。且未言招募。先算餉糧。邊兵之招。就糧於邊乎。挈糧而往乎。就外餉。是必外可餉者。肯爲我任之。然後可。挈內餉。是必內可餉者。肯爲我任之。然後可。兩處有一肯任。臣部且代爲金吾欣風以拜櫂施。自謂周旋金吾之意。不在臺臣後也。大要臣部止知爲國家當做之事。而尋人使做。不敢爲情面欲用之人。而尋事使做。事之當做與否。可從情理預推。人之當用與否。必經耳目始定。邇來公事之牘。所目爲韓、白。若曠世不一見者。固司馬門之既聞且見。而日應接不暇者也。國家需將急矣。臣又翻陳通將之說。期以振武夫之氣。爲國家殺賊。乃遇算能殺賊之人。而偏不肯用。臣卽至愚。亦不出此。

覆旌伏義死節之臣疏

爲照奢酋發難之初。長吏棄城者。比比。而有闔門死義之張振德也。出死力以捍賊。鼓餘力盡。率家屬以投火。氣定神閑。臣死於國。妻死於夫。子女死於父。僕死於主。而總之爲國事死也。烈哉。俠骨剛腸。俱堪千載。異哉。忠臣義士。竟萃一門。凡有人心者。孰不言之而涕集。思之而神往也。夫爲臣死忠。誰不知之。邇來通臣逃走。自以全軀命之念頭。而求容於無法紀之世界。遂至爲臣者全無死地。服官者走爲上策。而國將何賴焉。致身原是臣節。而臣節卽爲國脈。報忠原是國典。而國典卽爲人心。異烈如振德。是豈可爲薄報耶。振德之建祠易名。自有恤典。其子張紀天。假應試。以存忠臣之一綫。國家得就其異骨血而予之世廕。其妻娘子女。與何廷魁之義妾並旌。其僕嚴英、嚴美等。與高邦佐之義僕同恤。蓋東西兩地。借忠臣以洗偷生之顏。而恤廕同優。借天語以招報主之魂。此今日急務。行不待旦者也。

采集廷議敬效折衷疏

自河西淪潰。所恃爲神京藩離者。祇有山海一關。廷臣共切剝膚之憂。各效必然之畫。奉旨下部者。中間不無踏襲斟酌。而次第則已盡見施行。試握衡而論。當今急務。不越數端。莫急於守山海。楊維新、甄淑、徐憲卿、熊德陽、楊新期、江日彩、潘汝禎共言之。而郭尚賓、龐基、姚應嘉、錢士貴。謂前屯不可棄。張銓、熊德陽、王遠宦、楊世賞。謂西事仍當結近。得樞督二臣之議。則檢關已爲擺守。前屯已爲屯駐。而西事關廠。已有頭緒。且新經臣指日到關。一切防禦。遂有專責。必能圖上方略。以寬東顧憂也。除山海迤西。莫急於防薊門十二路隘口。蕭近高、余懋衡、楊新期、姚應嘉、王命璿、張汝懋、畢佐周、董羽宸、徐憲卿、潘汝禎共言之。此地險有賊。繼光遺規。修而復之。敵自不能飛度關上。既有經臣專任。督臣自宜還鎮料理。甄淑又請選精力道臣輔之。是在吏部矣。繇外而內。莫急於守京城。勳臣之分守也。重城之增高也。分垜派守。環城建堡。且擬品坑以陷馬。而伏火器也。修城東馬房。汰補額軍。擇將訓練也。蔡思克、侯震暘、林一柱、徐景濂、王命璿、徐憲卿、楊世賞之議。俱已酌行。而保甲詰奸。則蕭近高、周朝瑞、董應舉、徐景濂、王命璿、徐大化、徐憲卿、陳胤叢之議。已責成巡城御史申飭坊官矣。但閱點查保甲。公差如鱗。需索之害。使錢如水。夫此法原是稽奸人。非禁本家人不出門。常川候查也。今宜講明立法本旨。盡洗需索。只嚴一家藏奸。兩鄰首斷之法。各家勢必日查。頃刻可以遍都城。奸何所容哉。至於京師所恃。原在營軍。任將分練。增選鋒。習技藝。加軍士之糧。重總協之權。如陳胤叢、蔡思克、周朝瑞、趙時用、甄淑、徐憲卿諸議。分練加糧已行。餘方再措。惟所謂遊徼武官。家眷入城。恐難爲養。晰盡移營兵入城。住民房。借房。官給房價。恐軍民雜處。人心不安。不如以給房價之費。增造營房爲便也。陳胤叢、蕭基。議練所軍。蔡思克、楊世賞。議選練衛所餘丁。王命璿、徐大化、議練戰車。熊德陽議料理軍器。董應舉、侯震暘、楊世賞。議造火器。築銃臺事。係臣部者。已擇人而任之。其係工部者。已移文料理。若夫薦舉材勇。黃克纘、郭尚賢、徐續鄉、周朝瑞、蔡懋充、陳胤叢、張汝懋、畢佐周、楊維新、甄淑、侯恂、崔呈秀、蕭基、周宗建、楊世賞、張愼。各有其人。除文官總吏部覆行外。武臣如翁如蘭、白兆麟、毛世欽。已令隸京營。薛濂、萬邦孚、杜應魁。已令招新兵。張懋忠。已令練新軍。薛來胤、紀元憲、李懷信、

馬世龍、張士顯已經擢用。其餘多人。尙容耳而目之。苟足爲朝廷佐一臂力。豈靳此半通綸也。而招兵一事。言者非一。已經覆行。但不可逾三萬之數。而抱道獻者。每欲以數萬橫行。臣無以應也。且諸兵塡滿城市、事屬未便。明旨原令在城外。該將卽宜遵旨出城。一以便訓練。一以靖囂殺耳。若訓練鄕兵之議。鎭淑薊近高、陳九疇、梁之棟、林熙春、蜜守典。其說大同。而京東州縣。向爲畿輔。今爲衝邊。宜令各州縣撫循百姓。操練鄕兵。使接壤錯繡。皆成金湯。而其肯綮。在蠲免租稅。以固民心。選擇令守。以負文武才者爲之。專意保障。盡絕迎送餽遺之常規。破格超遷。不拘三年五年之舊例。則吏卽是將。民卽是兵。處處有兵。城城有將。皇上豈愛此區區租稅。而不爲京師厚藩籬。山海壯聲援耶。選擇有司。吏部之事。亦必心臨董羽宸家之急而已。間有未卽覆行者。非事徵介於然疑。則機猶宜於等待。議者設身以處。必不過爲任者難也。之議。而列布賢才矣。此莫非諸臣之建白也。臣或釋其指。而虛爲折衷。或師其意。而略爲潤色。期於濟國臣嘗謂今日救時對症有二語。議臣不難任臣。文臣不難武臣。天下太平矣。臣初受事。嘗以任將一言入告皇上。而任事之難。尤願議者共體之。且兵忌宣洩。部稱樞密。公車之牘。當事者未及到手。而報房抄傳。已遍中外。情外輸而計內泄。此大忌也。願與諸臣約。凡爲東事一切緊要機宜。直書其事。緘送兵部。聽其酌行。全不抄傳。以防洩漏。事後功成。自當詳列其功之成。係某人之議。斷不終泯建白之實也。

覆盧教諭授監軍疏

爲照扶危戡亂。須非常之人。倡勇勸忠。在破格之賞。重變發作。攝富順者。棄印走矣。教諭盧安世。責非同於守土。期又迴於公車。使其飄然北上。既無金革之危。衆有淸華之望。誰能厚尤之者。而安世之用心。甚加人數倍也。甯誤筆戰。不誤血戰。甯舍宮袍。不舍戰袍。其護印似抱璧之相如。叱賊黨。其請兵似泣庭之申胥。還定城池。士民以爲重見天日。其致尸祝者。而僅僅轉縣。薄之耶。抑難之耶。夫蔡學轉縣。此孝廉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也。殺賊如安世。復城如安世。而從此例。是安世以殺賊復城者。自絕其青雲路。而我於殺賊復城之勞臣。待以不及格也。功高而薄爲酬。則冷豪傑之心。才大而小爲用。又羇騏驥之足。見今川患未靖。用才正急。破格鼓舞。大開功名之門。宜如鄕紳所請。授以監軍之任。畀以專勅。假以便宜。使本官得展其所長。而人心競勉於報國。其於黔事。非小補矣。

覆議南增兵疏

自河西既陷。今日之畿南。其關係京師。豈前日可比。作山海之後勁。通南北之咽喉。安得不宿重兵。安得又惜重費。誠如學臣左光斗所言。兵不滿千。馬不滿百。卽增兵五萬。亦不爲多。添兵之數。做山東。請幇之數。做貴州。誰謂神京邇近之門戶。不得比例於千里萬里外之封疆乎。今日畿南增兵。事在不疑。臣部自附於同濟之舟。皇上亦斷不難於王居之渙矣。而臣猶不能無說者。事至今日。極望撫臣爲畿南立定新規模。從頭做起。衆望撫臣爲畿南淸理舊案。當徹底查出。舊撫胡思伸疏稱。援遼屢調去一萬六千。登防山海一萬三千。是一鎭而去二萬九千。匱可知也。然查天啓元年冬。該鎭開報兵數實在六萬四千五百六十七員名。歷調援遼去者。在此數之外。去年所調六千七百六十名。今係在關上。其舊調一萬。陣亡者

便當開撥另補。逃匿者便當緝拿著伍。與舊額糧。補舊額軍。按衞所而求之。萬人可立定也。惟登防山海者。在此數之內。而近爲保鎭關係。不比較時。已留班兵七千三百餘名。則保鎭比舊年人多此七千三百人在鎭矣。大要該鎭兵糧。既有舊額。雖經調發。其存亡可查。逃亡者可補。老弱者可換。先復原有之額。而後酌量分撥。以定新增之數。撫臣身到地方。按籍一覈。自有定見。蓋舊額卽逃亡盡補。老弱盡更。而當此急迫之時。亦必增募壯勇。以儲啟勤王之第一步。舊撫臣胡思伸請增兵五千。臣部已具題奉旨。特舊家當不淸。則新規模無從。當是時。借重新撫臣材猷。查刷舊家當。一一淸楚。而復以新兵佐之。只求足備緩急。不必執定多寡。從頭打算。除應補舊調援遼一萬。近留登防七千。併題過新增五千外。還須增兵多少。所稱五萬之數。或當取盈則取盈。或當略減則略減。但求實濟國事。撫臣既以國家之事爲事。臣部安得不以撫臣之心爲心也。

覆保定總兵疏

爲照畫戰守者。議說前茅。使須後勁。今當關衞敞。保鎭遂爲後勁。倘猶然不足爲勁。榆關有急。何恃無恐。而該鎭自援遼抽調。久歎單虛。不爲料理。則兵馬不備。空拳難以當敵。急爲料理。又餉糧奚措。無米難以成粥。而總兵舜欽。乃縷盡歷歷。欲就事處事。整舊爲新也。所稱營馬之買補。芻粟之增加。器械之打造。家丁之改募。車營之添補。無一緒不關切要。無一事不需金錢。而其所稱錢糧諸項。則地方原有此銀。地方人亦久有此意。非本官驛空立說者。州縣解京馬匹。折價一年。委官收買。一馬之價。可得三馬之用。庫扣援遼兵馬糧料銀。以造軍器。累年所積。可濟一日之用。各營逃故軍缺。以二缺募一家丁。則變鬼籍爲健兒。府庫所貯各衞備荒銀兩。暨各州縣有備荒銀兩。總以爲加糧料。而造火器。則集無械爲有用。而車營之添。其兵分二千於新募。而自有餘。其器亦動備荒銀。而無不足。眞所稱爲力不難。責効亦易者也。大要今日之勢。何處不增兵。豈於榆關後勁。而反仍舊貫。新撫所請之數。聽到地方自酌盈縮。而消新與整舊。並行不悖。新猶有待。舊則見在。整舊壁壘者。卽預以開新氣象也。是在鎭臣好爲之。

覆閻寺疏

爲照保鎭治兵。不容以步而廢騎。保鎭買馬。不能無米而成粥。總兵舜欽以留馬價請。兵部遂據以覆。非護無主持。而使武旅操權也。蓋謂以馬價買馬。是以菜作羹。至便也。且一馬之價。而買三馬。事半而功不啻倍。又至利也。總是皇上之財。總濟皇上之事。苟有便利。何難變通。必如寺臣所言。太僕馬匹。祇供京營騎操。銀兩祇供各邊年例。亦思保鎭近在畿輔。今爲邊警而訓軍實。政借以入衞陵京。非徒爲保鎭固圉也。且此時之保鎭。實神京密近第一步。何遽不得比於各邊之有年例乎。而部覆保鎭馬價之事。原止留一年。云後不爲例也。日者杜應魁赴闕。嘗以太僕馬供其挑選。而彼猶旁睨不顧。莫可誰何。豈其化一馬爲三馬。至便至利。而乃苦相擲撿耶。大要事可濟緩急。不必執守文之規爲律令。議有中機宜。不必從建議之人生葛藤。以天下理付天下事。則當行當止。原自了然。不待辭之畢矣。既經題奏。爲此具覆。伏乞皇上勅下。仍照部覆。留馬價一年。付舜欽買馬。後不爲例。則一變通之間。而軍需自足。軍容自壯。於以捍衞

神京非小補矣。

認眞草卷十二

樞曹草下

閱關回奏疏 代孫相公

臣某陛辭之日。抵通州。通撫新兵陳於郊。壯弱參差。器械闕略。軍容且未具。何言軍實。區區萬人。副參足辦之。不足辱一開府也。就謀督臣。取道密雲新立車營。軍容具矣。而訓練猶疎。始而合市人。既而奔驕子。日食重餉。而以桀驁著聲。是豈立營本意。討軍實而訓之。是所望於當事者。至於舊兵。則告疲勞。求加餉。即執新兵之厚餉以爲辭。夫其身苦於重勞。服熱於厚餉。逃亡接踵。舊額半虛。世撫業會疏以請矣。臣謂舊兵比例新兵。非也。新兵拋家棄業。投名幕府。以聽調發。固與舊兵之安其妻子廬舍者。苦樂原殊。且新暫而舊常。即舊兵之有知者。心當自明。惟是各邊之餉。獨薊門最薄。宣大權册三等。即最下者。不下六錢五分。薊門何敢望焉。當時邊患重在宣大。故餉漸西漸重。漸東漸薄。勢使然耳。今之薊門。何啻宣大。則薊餉之當增。他鎭有不得比以爲例者。督撫之請是也。而臣猶有望於督撫者。邊臣大臣。爲國分憂。事權在握。不必全靠內府。近日京東北一帶添設之兵。是不一處。無裨干撫。坐糜金錢。何如酌其無關緩急者。分屬營路。留其精壯。汰其老弱。即以汰餉增補舊營。汰一新兵。可補三舊兵。何憚而不爲也。繇密雲而東。不豫其盛。無發徵調。團練鄉兵。增修城堡。此良有司之事。所可憫者。失所之遼人。相望於途。並以青衿流

求煮粥。臣不勝泫然。行縣路販。更爲之計。令有司查記衞所。總是於府。量其衆寡。分發各縣。附籍里甲。夫分爲安插。則散處易於措置。各照衞所。則比屋猶是親鄰。守望相連。保甲默寓。恢復有期。故里可返。遼人庶有瘳乎。廿六日而抵關。與經臣會。延見鎭道諸臣。而令各陳守禦方略。臣此行大意。原爲關中。事至於此。而守禦猶未足恃。衆議猶未歸一。敵馬一嘶。未必榆關之不爲廣寧。臣何以報皇上。何以對天下。安危大計。數言可決。事之當行者行。不當行者亟止。人之可留者留。不可留者亟去。議以壹天下之心。諦以成天下之事。如斯而已矣。恢復二字。誠未易言。然不可輕爲此言。豈可絕無此意。守禦一策。誠然在關。然家當可在關上。作用豈可不在關外。經臣築邊於八里鋪。無非向關外樹藩籬。而臣愚以爲太逼。蓋八里之近。兩道長城。分關上之兵。再爲擺邊。勢恐難遍。且一處瑕則處處皆瑕。萬一不支。關上之震搖不大耶。榆關左山右海。形勝天成。起伏屈曲。最便用奇。本是活地。特八里太近。反爲絕地耳。道臣有爲籌遠之說者。夫守莫先於險阨。當遠山勢合抱。不過數里。形如葫蘆。誠得信臣精卒。荷戟守之。可以東用衆用強之謀。可以塞晴娶薊門之路。且包二百里以爲宇。十三山引領望救之遺黎。可迎以來。關上青嶂遠處之遼人。可徙以出。計莫便焉。而經臣以爲目前兵將。未能辦此。出太遠。則一路之應接未易。或有失。則關上之人心且搖。莫若步步做去。目今發帑不過二十萬。則八里鋪之長邊。功未易竟。小爲結束。改修城堡。建立銃臺。總以餘力。修復中前前屯等處。漸以遼民實之。地近則修葺不難。有急則收轉亦便。此經臣老成之見。臣未之敢易者。且經臣已遣將經營覺花島。則其微意更令人服耳。臣與經臣並轡出關。繇八里鋪抵中前所。城垣猶在。廬井依然。遼民有從行者。猶覽周回。泣數行下。臣等相顧潸然。夫敵未抵鎭武。而我自燒甯前。此前日經撫之罪也。我棄甯前。敵終不至。而我堅欲委爲住牧之所。不敢出關向東行一步。此今日道將之罪也。道將既匿身匿影於關內。而無能轉其畏敵之情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以謀敵。此臣與經臣之罪也。河西失事數月矣。試問住關上者。何所恃以自固。兵塡於街衢。譁於酒肆。絕不習技擊。而將領以嬉賭身先之。彼參之將。潛伏關門。明開賭場。猶謂有法乎。將以剝軍而不操練。軍以習將而樂遊遊。如敵抵關。誰應之者。且有喫酒喫肉。預備走路之謠。諸臣聞之而不介意。情可知矣。夫天下事。天下人爲之。精神力量。只在先定主意。主意不定。兒然廢然。離披萎薾而不振。主意定。則累年積玩。可以一日振。千人積玩。可以一夫振。今日關事主意。要在步步向外生。打起精神。細尋著數。使三軍之氣。日邊飛揚。而其大端在舉逃官逃將而挑換之。文臣如某某等。武臣如某某等。才貲蓋無可用。情貲蓋無可原。獨其自覺無氣色。展布實難。何如另用一番人耳目一新。旌旗變色。事猶可爲也。今不是圖。而鬬事發氣。使諸逃臣營爲。每一開口。千難萬難。兩關城盡成一套熟氣。捉人面。透人腸。蕭人心。而人不自覺。臣初至。猶能覺之。亟欲以生換熟。而猶恐鎭臣新到。亦被熟氣套住。亟與定約。今日關上。備禦未完。當以何時可完。今日當議事。誠難做。當以何時可做。鎭臣謂兵中不齊。馬匹未備。夫守險阨固。不需甲。破馬兵終當用步兵。即盔甲馬匹。不可盡廢。而臣許爲歸之於皇上。應之如左右手。倘軍需具足。而軍聲不振。臣將求多於鎭臣矣。鎭臣受尚方之賜。督諸將者也。經臣又督鎭臣者也。事至今日。有進無退。諸將退步。則

有鎮臣之劍在.鎮臣退步.則有經臣之劍在.鎮臣既到關.軍事盡委之.而以兵備道臣監之.經臣移居永平.以制鎮臣之後.關上賞罰進止.聽鎮臣與監軍計議而行.如機在呼吸.不妨前發而後聞.經臣居重馭輕.於體益得.而重臣所駐永平.且成一重鎮.臣前已有疏及之矣.總之大機括只在使人心有進無退.捷法而不畏敵.怒蛙可式.敗鼓難鳴.不借勇敢.不去逃臣.而欲辦東事.未有能濟者.經臣與鎮臣.當從此處加之意也.如款敵用敵.苟得要領.豈惜多費.而亦當活看.若執定靠住保無閃賺否.且前此有行之者.敵過西平.而受款者未見遺一矢.奈何.即閉關以謝.誠爲穩著.而前此亦有行之者.河西之潰.不因進兵.人所共知也.大要進退陰陽.皆兵之用.活做則出奇無窮.執定則自誤耳.臣出告邊臣.詳述皇上命臣之意.發難以難請.臣令各吐肺肝.不敢自爲簡重之語.致人之情有所不盡.歸報皇上.詳述關上之情.而間附一得之愚.於行止去留之處.不敢顧惜情面.致事之實有所未明.天下安危.係於一關.此非臣子惜情面地.而臣又非惜情面人也.事畢出關.繇一片石西關.峭壁懸崖.漸深漸狹.形如袖口.沿邊墩堡.戚繼光之遺規具在.但能修復.可無過慮.而臣聞中繼光軍法.其子臨陣退卻.即斬以徇.則其平生勝著.又有在於刁斗斥堠之外者.可爲今日將將者頂門一鍼矣.軍法即爲國命.敢因而併及之.通述西關.蒞謁陵以歸.先具奏聞.

分設大將疏 代孫相公

爲大將分設已定.邊臣忽議更端.謹再申明分設初意.以質輿論事.臣聞陸賈有言.天下危.注意將.自邊事告警.我兵屢敗.河東、河西.相繼陷沒.總緣無將.以至於此.臣矢心禱天.爲求良將.以雪國恥.以復侵疆.時有議永平設撫臣者.臣謂設撫臣不如設大將.詢之輿論.得馬世龍.猶恐耳聞未確.令遡部面晤.與朝臣共見之.皆以爲可用.遂越格用之.臣何愛於馬世龍.而驟爲貴顯.政欲使捐身命以報國.豈肯使爭銜字以懷居.惟永平素無銜字.何以棲止.得一將而無枝可依.無兵可管.是以閉之者.用之也.臣又據膚見.今日重地.首山海.次薊門.敵如窺山海.我當厚集其陣以直塞之.則山海關以裏.宜有援重接濟.敵如知山海有重兵.而擣瑕於桃林、冷口、喜峯、潮河川、古北口等處.一處瑕.無所不瑕.我又當密布其勢以橫塞之.則十二路宜分三總兵.各按信地.以圖防守.山石、燕建.已付江應詔、馬松、喜太命馬世龍帥之.使駐三屯督.以安頓其士馬.而畢力於操練.已請得旨矣.維時石古曹牆.尚未得人.故擬議一二驍將.以地遠難到.而督撫請用孫祖壽之咨至.因用之.各給勑書行事.臣愚自謂碁布三將.各提重兵.各有專責.山海事緩.則練兵養士以防之.山海有急.則江應詔當關.馬世龍移駐永平.或撫寧.相機策應.孫祖壽移住三屯.以爲聲援.急用緩用.皆有路數.直看橫看.各有意義.區區之愚.實盡於此.而督撫復請以江、馬二將.分管東西路.孫祖壽總管中西八路.統轄多寡之數.督撫必有取義.以才論耶.江應詔是皇上所改容而禮之者.馬世龍又舉朝所推轂也.豈江、馬二將.祇足當一協守之事.而祖壽長才.兼江、馬之四耶.恐祖壽未能自信也.如以中西八路.爲無他虞.一將可了.是擲子重者.借力宜少.擲子輕者.取精宜多.何以服天下.況督撫亦未易保八鎮之無虞也.又或以薊鎮總兵原銜原印言乎.則十二路皆當統轄山海關.敵其杖

鉞而臨之地.何肯讓他人.即祖壽亦難自爲解也.天下事非一家私議.臣何敢堅持前說.即臣原從爲國起見.非從爲人起見.而人之爲國.孰不如我.臣不敢不申明初意.而尤不敢不虛衷以聽公論.伏乞皇上下部詳議.如以臣直看橫看之說不盡謬.則從初議.如其無當.此何等時.何等事.而徇一人之見.亟如督撫之議.而臣心更安.或有謂孫祖壽管西四路.亦無駐處.夫薊鎮之有三協守.原爲一總兵轍長不及而設.今設三總兵.則一總兵所管.即前一協守之事.協守可裁也.裁之.即以供協守者供總兵.則協守雖裁.而事不廢.總兵雖添.而費不增.事莫便焉.孫祖壽宜駐石匣.而石匣副將.與中協副將.其官皆宜徑裁.其人不妨別推.至於東四路協守之外.又添協守.燕路難.何堪此分食.且與自勉別鎮.皆逃將也.近以爭管相揭.較賢否於三逃一逃之間.其員可俱裁.其人可俱斥也.以其均爲十二路中將領.更置之事.遂併及之.

辯馬侍御疏

爲微臣任事招尤.出言觸忌.懇乞聖明.速加重處.以昭小臣炯戒事.職等待罪戶曹.原無善狀.近以邊警告急.樞員未備.猥蒙聖恩.改調司官數人.職等與焉.職等不揣愚昧.當食廢箸.中夜涕流.區區血誠.可泣神鬼.因思事有綱紀.苟能調度.即一著可救全局之蒸.官無崇卑.但竭股肱.即小臣可分大臣之任.此國法未伸一疏.職等實代職掌官具稿.而不意御史游士任.輒以代擬爲職等罪也.士任未嘗指職等姓字.節職等不敢自昧本心.故同出一揭.其明始末.士任竟相忌無言.職等服其雅量.而不意御史馬逢皋.復以路無忌憚爲職等罪也.職等最虛心.最服膺.苟中職.病褐寬博且拜之.況出豸繡口乎.然職因小臣.而以御史指職爲小臣.職實不服.職因不敢以戒慎恐懼自信.而以揣摩臺臣爲路無忌憚.職尤不服.職等各具肝膽.各有生平.各求報主恩而襄國事.非敢無忌憚也.但不解避時忌.不會悍要人耳.職等初意臺省風采.排害誠在.而必不妄加於無罪之部司.部司而低眉俯首.唾面自乾.亦必爲台省之所鄙棄.而詎意其不然乎.今臺省前.儘不乏低眉俯首之人矣.即再添職等三二人之忌憚.不足益臺省之尊.儻略容職等三二人之不忌憚.或反成臺省之大.而必欲使之頭不敢抬.氣不敢喘.化六曹爲奴隸.以供臺省之鷹鸇.似非所以養士氣而濟時艱也.國家平日倚重臺省.原非他司敢望.今日事急.政報恩之會.當爲國家圖其大者.清夢消之議論.作擔荷之精神.方見風采.似不必以盛氣凌部司.從衙門起意見也.夫臺省誠貴倨.部司誠卑.雖然國家設官分職.共期維持.臣子任職.居官各圖稱塞.二百年來.就威權以論.氣焰慣被臺省占絕.若按掌故以論.名臣常見部曹.居乍臺臣今日試猛擦習氣.另開眼界.當知士各有志.不可輕相量也.職等不才.誤蒙任使.慨國勢之陵夷.而尋受病之處.酌施爲之次第.而開措手之端.中國法一疏.或不大遠詿意.入門一著.即被惡聲.更從何處著手耶.即熱腸未冷.敢忘其濟艱難.而靦面難施.又懼習成頑鈍.皇上降職何也.以協理司事.命職等纔甚生.以題覆章疏.職不足惜.有辱主命.皇上亦何所利於頑鈍之臣.而強使就職乎.小臣不敢辭官.而聞言埋舍引分.即日拜疏離署.靜聽處分.職等無任瞋越待命之至.

請卹典疏

爲奉詔陳情懇恩卹錄，以彰聖澤，以勵臣忠事。臣伏讀兩次恩詔，內開起廢事理，凡建言廢棄諸臣，已蒙追命酌量起用，其有抗言得罪，降黜殞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仍用卹錄，欽此。臣仰窺聖明之意，而深有感於臣之祖也。臣祖久徵，以萬曆八年進士，任河南息縣知縣，丁內艱服除，補山西襄垣縣知縣，欽取選授陝西道御史，丁外艱服除，補江西道御史，巡按蘇松。差滿還朝，值皇祖爲兵部考察事，遷怒科道諫臣，一時勾去三十餘人，臣祖其疏中數，得旨降調，任山西澤州判官。此二十四年春間事也。後於三十五年，吏部諸移河南滎澤縣知縣，已奉俞旨，而臣祖逝矣。竊念臣祖兩任邑令，撫冰櫱之操持，再蒞西臺，著澄清之風采。當皇祖怒勾科道時，天威甚厲，誰不知諫曾即是批鱗，且聖怒難測，誰不知一斥即爲永棄，而竟舒筆直前，觀官以去，此生平大節，同朝與野之共聞知，無待子若孫爲之揚厲者。今恩詔屢頒，聖澤優渥，先後建言廢棄諸臣，俱起東山，共趨北闕，如太僕寺少卿林熙春者，尤與臣祖同爲一事，同於一日拜疏，同於一日謫官，今熙春存膺清華，而臣祖獨先朝露，臣祖母王孺人，每向臣父及臣闡朝家盛典，謂臣祖同時諸人俱蒙衆召，且爲踴躍，且爲欷歔，踴躍者，慶國家之收舊人以庚新政，欷歔者，傷臣祖之與諸人同辜，不及與人同榮也。臣請祖母，謂恩詔煌煌，存歿並沾，今即不得與存者同蒙召用，猶得與歿者同荷卹錄。臣祖母頷之，輒敢援恩詔以請。臣祖之品格，不俟今日而論始定，即臣居官無狀，有慚祖武，持論者亦必不因臣之不肖，而遺佚其先烈也。伏乞聖慈，下部查覆，特賜卹錄，不惟臣祖銜結於泉壤，而勸忠明信，所裨世道不淺矣。

求代題呈

爲重增宿痾，請告原非飾詞，兩奉台批，感恩再爲披悃事。職春初劇病，手足痲痺，雖藥餌之益日進，而病火之根未除，比因入夏，復中署溼，泄瀉屢作，痲痺轉甚，六月二十日具呈求歸，已蒙堂批，司查靜候代題。

即出國門，乃入七月，兩荷台批，催視事，反覆溫如春之語，逆發熱如火之腸，何肖自棄聖明之朝，何忍不爲知己之用，惟是職性與時違，身與病會，有慚視草，殖細不足裨高深，無分隨班，蹣跚不堪履鞭策，手指拘急，載筆重於挾山，頭目昏昏，抽思眩於向若，竟成棄物，已是廢人，且不朝不參，人皆相傳爲已去，旅進旅退，職亦自厭其久留，歸計不堅，將以就病之身誤事，名根未斷，必以戀官之意誤身。伏乞台慈，體物之情，愛人以德，念職詞非虛假，准與代題，使職早抵家山，專意調理，則身以無官而釋，醫人易於措手，恩與所生並大，沒齒永以銘心，職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再求代題呈

爲緊疾日久，望痊無期，懇乞台慈，俯賜代題，以便回籍調理事。職爲抱病不痊，從前月再具呈求歸，謬辱台臺過許以才品，寬假以調攝，愧極汗顏，感深次骨，願早收藥餌之功，求急效犬馬之用，詎意病勢增劇，痊可難期，披瀝日見痲痺，脾虛久成泄瀉，氣血消弱，形骨支離，若不抽簪，終難勿藥，職自惟無品無才，空負盛時之志，多災多病，自憐伏枕之身，先帝再收於廢棄之餘，台臺過採於形迹之外，人非木石，遺此知

遇，荀病體漸輕，居然可望，豈其委避於多事之時，偃蹇於勉留之日乎。惟是困苦塗逼，相知皆有愁色，錫延沈痼，職亦自爲寒心，已爲無用之人，徒乞歸田之骨，伏乞台臺察職之情，允職之請，准與代題，早出家山，專意調理，宿痾得愈，異世銜恩，職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送耿楧公序

余生平不解世故，亦安意不求解。自謂諸人，斷曰信理，信理者，不直衡是非，兼以定窮通，非福能通，何賦於非，是而果窮，何取於是，特窮通自有真，不從世眼論耳。楧公爲職方，秉公持法，高衛中外上下前後左右之敵，今日之去，豈屬意外，唯是爲國家任勞怨如若人者，而竟以抨擊去，誰不惜若人去，而後來者戒爲前車，誰不發空恨空憂，可誰何。威有材官揮遣道之法，同志增臨歧之策，生平所稱信理者，是耶非耶。蓋乾坤不毀，恃天理之在人心，而理之發皇展露，更在人事奇窮之處。從來忠義節烈，感欷千古者，豈非遭際使然，天未於通此理，故借苦事苦境，以曲寫其神情，而非爲此一人計，此一人者，於轟轟若若之中，獨爲天所借以發揮此理之具，即偏於奇窮，蹤不作逆窮文也。楧公之窮亦奇矣，當神廟將與前後中法紀諸容事，其淋漓透人肝，森嚴處寒人骨，而獨以斷絕時貴之薪水，其根逆涌肝而刺骨，爲最方。假職方，職方不爲動，遂合謀逐職方。是時東方有經撫東地之事，楧公又昌言諸臣必無入關之義，朝廷必無放諸臣入官之法，時論方方爲先逃者地，逐職方之謀益急，亦自覺窮蝎先逃之罪臣，而嚴於部司爲無當，又無可吹索，乃尋端於口報，以絕不相干之枝節，強爲鍛鍊羅織之於人甚矣哉。人謂職方而以九分爲公家，留一分爲時貴，當不積憾至是，然不至是，何以遂窮楧公之本色，而使之光芒萬丈耶。儒者論聖賢之厄窮，求之理不得，而歸之於數，以數與理，俱爲天地所原有，而釋人報施不爽之疑，銷人感慣不平之氣，不知理之全體大用，政於數見之。其假與理爲者，政抽其緒而窮其蘊，數即是理，原一物而非止云並存也。即離楧公者，亦默爲天所簸弄，巧作發揮此理之波瀾，譬之玩賞絕處逢生者爲勝，又譬之行文，反言見正者爲奇。此自是造物之妙，當局者不自覺耳。然則天之窮楧公，果專主於通此理，不爲一

人計耶。即楧公亦適當之，而一過遂已乎，是又不然，人遭奇窮，脚底始實，金之在冶，豈不甚苦，而色從此足，既窮以後之楧公，視未窮以前之楧公，當自覺別，安見天之窮若人者，全不爲若人計耶。雖然，此猶就今以前論也。楧公起念原愛國而不愛官，今雖去官，天下之望都焉，南山南，北山北，靜中觀理，光景何如，天於此時，又引楧公以竿頭之步，是在承受何如耳。東山再起，不失望者幾人，楧公而安心定志，願終身爲天所借，以發揮此理之人也，則即窮爲通，歸數於理，豈曰吾斯之未能信。

察議序

余受賀公察議而讀之，凡全齊民隱，列於指掌，一切漕運、驛傳、治河、救荒、弭盜、條畫歷歷，無不中窾入微，而其草大戶之功，比於虞淵取日，蠲郡縣情弊之根，仍盡於既欲避祖之名，又欲完役之局之二語，而賀公旋轉之機括，盡於詳立之法，悉處之費之二語，心下了了，故言下了了，手下了了。人謂賀公智人哉，余則謂賀公非智人也，癡人也。夫人才識不甚相遠，即賢聖之所爲，亦心思之可到，特心未必能一其，爲隘

矣。能全不爲身乎。愛民矣。能全不愛官乎。不能也。則有不容不計之難易。不容不顧之恩怨。卽絕人之才力。奮然滅矣。試縱觀叢脞而歎東省之民力竭也。一旦驟舉而更張化理。其大段則極重而不易返。其頭緒則錯雜而不易清。其條貫則遲延而不易竟。有此三不易。縱事起日前。不無觀望。而況係來者遠乎。誰實作俑。而質公受其艱也。卽作俑非我。如非勵專責。或不可逃。而郡縣事。有司者治之。於理官何與焉。如謂理官居上下之會。易達郡縣之情。前乎質公者。獨非理官乎哉。郡縣不爲。而理官爲之。前人司理不爲。而質公司理爲之。何利焉。今按其已成之緒。而追想當日慘淡經營之狀。經緯曲折。窮人情事勢之變。而用其調劑。不知寢食廢幾何。心血耗幾何。始建此永賴爲黎民利。民則利矣。而夙昔奸民。乘積弊以爲利者。能不恨。不肯令接竣成案。以爲利者。能不恨。利之者。感雖公而無繼。恨之者。情雖私而能翻雲覆雨。陽順陰逆。以求遲志於我。一利不能當二恨。撰術者何居焉。他人坐觀而不爲。非其才不足。識不足。利害心太明耳。利害二字。幾爲世局司命。中智以下皆知之。而癡人不知也。頑如石。直如矢。處處認眞。人以爲大家事者。偏見爲自己事。大家事。則利害之見自起。自己事。則趨避之念盡除。心之力原足以通鬼神。動天地。無所以分其心。而心之全力乃現。挽極重而神愈猛。理錯雜而神愈清。歷遲延而神愈耐。則質公之包拏全齊。爲民永賴得之智耶。得之癡耶。或曰。質公此舉。原爲民貽永賴。而側議者我。奉行者人。我以爲然矣。人亦以爲然否。同事之人然我矣。後事之人亦然我否。不肯惟是。人心不同。有如其面。異日不然我之人。未必非卽今日然我之人。一有不然。何爲永賴。心血枉耗。寢食枉廢。徒成畫餅。祇使覆瓿。余曰否否。天下事直論不可負之己。豈論不可知之人。只論不可錯過之今日。豈論或有變態之異日。事事而必論他人。論異日。則豪傑之袖手久矣。智者論之。而癡人不論也。蓋不忍論。不欲論也。故曰。質公癡人也。

與舉冲陽書

遼局大壞。中外震驚。左輔之區。尤恐易動。所爲安人心。鼓敵愾者。老父母必有良籌矣。四年教養。環堵知恩。一日討子弟而申儆之。孰不投足而應。凜然一保障哉。不肖未完廩委。謬改樞曹。才不稱任。彌增聱慟。方今東偏望救。不肖望梅。徽檄星馳。未有一旅出關門者。積弛積玩。殊可寒心。當事者猶雍容坐鎮。深戒張皇。翁恐再緩之。無處著手耳。與言及此。五內欲焚。冗次口占。不盡覼縷。

答陳順吾書

弟再入都門。而年台已赴東方矣。芝眉爲想。悵悵何言。新廟受事半年。勉思砥礪。以求不辱知己。春初一病。幾與世辭。伏枕兩月。始有起色。方圖旦夕解紐。永投豐草長林。不意謬改樞曹。値茲大壞之際。一切徵調。又從頭做起。病夫雖病。未敢辭勞。但人鮮同心。事多掣肘。誰爲爲之。誰爲聽之。進既招尤。而退又貽以卸擔。變心中夜。唯有如焚。弟之狂疎。原不適用。自量亦已甚明。今適當聖諭申飭之後。只得稍耐片時。徐圖去就。憂國之念已灰。衛生之術可講。從今後。止付此生於藥裹耳。

答蘇石水書

先生既南。猶北顧若此。近日光景。愈出愈奇。國勢已不可言。而草有力者。助敵自攻。所謂沸然自潰。敵人

會不出薪也。僕病猶未平。彼人驅入兵曹。不揣其不能爲。與耿、黃兩君子。以赤心做此事。入門一著。先申國法。妄謂法行然後次第可舉。竟以此開罪於游、馬兩道長。十日不問。疏揭四五至。旣掣其肘。復以餌擠預東之。先生代爲僕計。當如何自處耶。刻下杜門求堂翁代題。擬日春明門外三逐臣矣。夫復何言。先生猶以金花事望執政耶。熱腸一片。千里同之。誰爲擔此擔者。安得先生居此地。爲國家作大快活事也。

答李瞻于書

某維桑末品。瞻仰斗山久矣。一向淪落。無繇通姓名於下執事。茲以改官。勞長者遠念。篁簾過隆。獎借踰分。措躬無所。愧汗浹踵。爾國家多事。遼局之結。未知何日。或爲怡堂。或爲燮杞。某不值以調發響應千里同舟。爲台臺頌美。更於有意無言之處。別有冀望。蓋天下形勝。共推關中。當世人龍。無踰台臺。審局觀會。繕兵修備。默默中必有妙於藏用者。祖宗養士二百五十年。今當多故。未識報恩者當屬何人也。台臺豈以爲無當而退之曰。童子何知。某又何敢言事。

答賀遊戎書

別教令人嶽愧。門下才武。自以公道受知於時。誰援天功者。且職方郎盡杜請託。只憑偉略。卽有鬼海神通。不能飛過。如門下之材略。自致青雲。但當純信職方氏文告。萬不可以歸功之言。啓人欺騙也。

上葉相國書

竊惟邊疆之壞。繇於債帥之驕軍實。債而帥。繇於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爲之求帥於職方。職方徇諸貴人之請。繇於自愛其官。而甘爲之效慇懃。職方而不可爲。則邊事終不可爲。然職妄意此時職方之或可爲也。蓋出遼軍喪其多半。四海騷動。九廟震驚。大家共處覆屋漏舟之中。卽有善鑽刺之武弁。慣請託之貴人。亦必爲自己性命。稍讓職方之秉公。而詎意其不然也。職方氏受命之初。對天誓神。淚流滿面。欲拚命拚官。盡杜請託之路。庶幾鼓舞豪傑之精神。爲國家復讎。上而宰諭辱。數月以來。正路已通。旁路已窮。而旁路之鼓極多。勢極悍。機極險。挑撥搖撼。無處不到。嚇職方以罰。以降以黜。而職方不動。嚇職方以殺身之禍。而猶不動。技窮而變。變此督撫之咨所繇來也。與酌可否。自是部覆之體。乃總督必欲再疏以請。而取旨以求勝。至有司官豈得違阻之旨。而再鑽諸棍。鼓掌彈冠。謂不出昔般中矣。竊莞老師崇擬之意。明知司官非敢違阻。始爲責備之語。以爲行邊、本兵存體面耳。夫行邊與在部。根異而爭執與違阻不同。假使本兵猶然在部。其於功令不合者。方且事事爭執。本兵亦必不以爲迕。何獨行邊而反重之罪耶。且總督之咨。從者過半。其所不從。各自有說。司官稟承堂官而行之。堂帖具在。可告天下。何名違阻。言莫予違。可以喪邦。天子且容廷臣之獻替。豈以總督遂不容部司之執持。一向邊事破壞。坐在司官違阻也。在不違阻耶。彼未用請弁。從前之隳職。較然。此時之線索顯然。國事至此。再禁幾番使貪幾人使詐。中外諸貴人。苟有一念眞憐國家將沒之封疆。荼毒之赤子。當其窮此諸棍之路。而乃爲之抵死出力。與職方爭勝耶。夫司官稟承堂官者也。責在司官。意連堂官。此時堂司相與有成。各具肝膽。各負氣節。卽奉此旨。豈肯喪其所守。諸棍亦逆知堂司之必不以一官易其所守。特欲借嚇司官者傾堂官。使堂司去一。則局可

破。而爲所欲爲耳。職方一官。其爲諸貴人供給薪水之區久矣。久爲仰給。而一朝斷之。自不甘心。自不能手不去職方不止。然職方去而鐫刺者使請託者便。即於職方亦何所不便。多事之時。羽書如飛。徵調推補。自務壞委。職方一身。畢力擔當。夙夜在署。精神勞瘁。形容瘦削。而以奉公一念。遍結仇敵。倘獲釋擠。何等身輕。特此職方去。而後來者戒爲覆轍。恐國家受其不便耳。國家之使在奉公。而人臣之使在營私。公私兩途。自有難易。今幸得一矮國奉公之人。不急爲護持。以勸臺吏。反左袒諸鑽刺者。而擲撤職方。幾何不冷人心而長邪氣。故率天下之人而再入藥套。永無不債之帥者。實自司官豈得違阻之一言始。勿謂能違阻之司官爲易得。勿謂去能違阻之司官爲小失也。職嘗謂今國家之事。大壞極敝。其大端有二。一曰買法。喪師失律。全不問罪。一曰買官。大將偏裨。各有定價。而總之成其賣國。世不乏能買。而難以買不買之主。今之不買者誰哉。諺有云。斧打鑿。鑿入木。職方。木也。誰處其斧。誰爲之鑿。機括相逼。即欲不買者。亦有不容不買之勢。不思法買矣。官買矣。而國既賣之日。其家安得哉。伏乞老師破難破之面情。挽難挽之積習。極力主張。庶不負一番出山之意。而國家受再造之福。非止爲一司官明職掌也。敢披瀝陳之。惟老師留意焉。

與高景逸書

某何幸。以平生所仰爲山斗者。而交臂遇之。即俗骨凡胎。無受教之地。只邂逅眞儒。便足了落地一番大事。前件上相公書稿。如命誓不以示輕薄人。此舉原非得已。國事至此。爾直非臣子愛官時。亦豈臣子愛名時耶。先生而教耿樸公語。樸公爲泗横集。謂盼先生語。如再見確齋先生。蓋樸公爲確齋弟子。素耳景逸先生之名。於其師而驗神者也。某原擬親送其稿。再盼咨教。爲連日勞憊。復動痰火。頭岑眼赤。且惡心不已。自憐病夫之不足與有爲也。專役送稿。俟賤恙稍平。躬領不倦之誨。

與任亦玻書

翁丈可鋭未纔旋治兵於秦隴。此當事者思惟東征。宜先殺西之意。按部之日。山川生色可知也。昨報謁欲求抵掌一談。值公出未遇。前茅指日發矣。弟有一肺腑之言。不徒從桑梓起見。直爲國家合豪傑之精神。以求濟時艱。則貴屬新選成縣令劉呂麗者。弟道義友也。其人映雪肝腸。排雲意氣。才品爲燕趙樹幟。困於公車。而以百里請。蓋推心時事。欲有所爲。以酬素懷。弟閱除書。私語同志。劉君牛刀小試。遊刃有餘。第念頭太認眞。一味以公家事爲主。全不向人情世片一照管。安得更有如其人者而爲之上哉。往聞之而知爲貴屬也。得其主矣。渠之儀觀。顏面間可識。渠之展布。到任後可見。渠之遭際。則得易事之君子而事之。即未出都門。而精神已大作之令矣。翁丈視弟豈泛泛曹邱局套哉。

答張蓬元書

老公祖大疏。凡在共濟之班。同舒開霽之籌。煸某文部民。祖宗之墳墓在焉。即從桑梓起見。亦思急效一臂。故爲此事。關係司馬相公。鄭重其事。進司閣而語之。謂天以人龍保障我士。千載一時。旣望其幕新兵。使市人可戰。兼望其請舊伍。使化腐爲新。大札未至前。已具覆十餘日矣。是役也。半因半創。半轉徐撥事

半而功倍。功成而人不覺者。則惟良工之苦心耳。

答馬蒼淵書

不佞自曾大將軍後。每日有言無言。常覺自在。莫能名狀。因悟古人遇合精神。掩映史册。原來便是這個滋味。不負沖聖。不負司馬相公。不負解公嗣。此自是不必囑付的話。生與其次年兄從旁贊務。共誓登壇之概。且念有大將軍提旗鼓轅下。須得驍健敢戰一可當百者數十人。以壯軍前虎豹之威。且臨陣機奇正之用。楊虯髯嶽司馬相公破格以待。令募平生結交好漢可充健將者速來。再買西馬若干匹。以副其雄騎驕。生常會虯髯察其肝膽。決不相負。又爲之布置。託西安兵道賈升渊、太守鄒靜長、縣令李平田。令大家扶持。司馬相公先已强書高按臺矣。事關重大。自不遑欬。社稷有福。必成盛事。生與其次年兄資副。只這一封用江、馬、方、楊啓事。便是恢復遼東第一實落著數。中外亦俱覺有生氣也。

與鄒靜長書

弟善繼頓首。致書靜長仁兄閣下。別後寒溫不敢敍。只以要緊話徑直奉告。貴治武舉楊楫。眞是無雙國士。弟謂引見司馬相公。司馬相公超授都司。其相從二人。俱授守備。奉旨同招取壯士。蓋司馬相公痛恨罪恊將。十分怕敵。累敗之後。士氣難振。而欲得驍健敢戰之士。布列軍中。以壯虎豹之威。以備奇正之用。而異楊楫氣貌。知其胸中必有奇也。與之坐而問焉。因得其結客之狀。矢口歷歷。渾是一部三秦人物志。遂超授是職。使歸招其衆。且出其講筵所得恩賞。賜楫爲聘禮。此番舉動。眞足提起英雄之氣。第楫羞多人。素負斯踐。必乏鄉曲之譽。今又招選將材。思譽易起。媒孽易生。倘有差跌。不爲國家之用。且爲地方之釁。關係不小。全賴仁兄加意扶持。宜布廟堂意旨。鼓舞豪傑精神。默消地方物議。蓋此時專收長鎗大劍夙非細論名檢之時。別是一副作用。司馬相公盼盼然望楊楫一班弟兄早到。使是國家今日第一要緊勾當。而幸有仁兄在焉。地方有大上司作主。何事不成。此天意巧於安排也。弟與仁兄。有共事宿緣。即天各一方。復以此事與兄共爲斡旋。總之從爲國起見。千里相應。如左右手。吾蓋不敢誇口。或亦無愧古人乎。

認眞草卷十三

檢關草上

陳兵事疏 代孫相公

臣不自揣。自請爲皇上當關。關危則京師不得獨安。臣旣當關。諸所以易危爲安者。敢有遺力。而關危。以無遼也。無遼、以無人也。臣無一念不在保守山海。卽無一念不在安置遼人。去歲河西自焚劫。而人關者。聊生無地。不容不聽其漸出。今歲河東。被殺掠而歸命者。實煩有徒。又不使引之深入。則自西還者之必安插於前屯。自東來者之必安插於甯遠。勢也。亦理也。臣二月到甯遠。彼時惟前屯略有起色。其餘城堡總無人烟。歸而陸續措置。默運漸圖。全戒張大虛聲。又經半載。乃於九月初八日馬首再東。一路經行。風景頓別。前屯城工。內口已峻。高闕足邀。屯種告成。籌車盡滿。中後守望。亦復稱是。蓋兩將材猷。俱稱出色。惟中右道將。原自後時。有難一律齊者。而見前番之中右。亦自刮目於重來也。曹莊之民。迎臣索一地主。經管有人。無難改聚。東抵甯遠。則做工之兵將。與接到之遼黎。數幾二萬矣。閭閻樸地。鳴吠相聞。臣牽諸臣登城四望。人烟輻輳。士氣鬱蔥。慨焉與嘆。國家不爲守山海則已。如守山海。則甯遠爲必據必爭之地。而覺華前案。復自生成。島將金冠。檥舟以待。臣周迴島上。相度形勢。東島開洋。北向可安營堡。遼抵北岸。則望海寺山形可堡。與對岸水營夾峙。中成海門。而稍上高台。又可樹旗。與首山相望。遼人呼覺華爲菊

花。臣行島上。金英爛熳。因悟其義。而隔岸自望海至首山。菊更發生。因悟同一地脈。每不能脫。有待於遼之者。爲用武地耳。由首山東去。歷雙樹連山至葫蘆套。樓櫓銜尾。則臣先命金冠赴期於此。以演水陸策應之會。對套爲罩笠山。臣與諸臣。陟其頂。北望瓦窰寺山脚。令人步之。可二里半。兩步鎮堠台。顧海可十里。遼人謂東來地形。惟此稱扼。使相形布置。兩旁建銃臺。可以夾擊。且地性汗澤。再挑深溝。待敵馬盤嘯。銃砲可施。亦控扼之一道也。回路沿邊墩而西。倚鞍山附灰山。面蠟子山。則窟籠山與首山。蜿蜒在望。令人步之。由北山至南海。通計可二十六里。山所占據。可若干里。山所不接。可若干里。其間爲城爲堡。或築或削。大約不過二十里。而夾首山、窟籠山之中。可爲甯遠關。此功一成。甯遠屹然一大都會。山海關不覺在重垣之內。其於守關。豈不萬全。或以爲峰巒高曠。雖依稀可按。而籌布緊聯。尙費人力。不知天下事非天不生。非人不成。天祇發其大凡。人須効其補綴。未有全不舉手。專藉生成者。借口惜費。遂不盡人。且開遼左從前諸事苟簡。無論山川之險。不善因依。卽城堡之工。相沿因陋。所稱重地名城。大都高不過二丈。關止行一人。大敵一臨。人無固志。今見趙率教新築。遂以爲遼東創見之城。各恃無恐矣。臣今駐前屯。凡所以爲城工屯事。甲馬器械。俱與備辦。蓋關城守具。拮据經年。已云粗備。振刷教練。可付撫鎭。故移駐前屯。以備山海者備前屯。待前屯旣備。又將移駐甯遠。以備前屯者備甯遠。前屯備而關城安。甯遠備而關城益安。臣非爲甯遠爲關也。僅不之察。而以一步不出關爲守關。遂以安插遼人爲強迫。遂以經營甯遠爲涉險。夫無遼土何以護關城。舍遼人誰與守遼土。無甯遠何所置遼人。不修築何以有甯遠。而修築之事。不一勞何以貽永逸。不大費何以成大省。臣又非敢自創費之目也。舊經臣王在晉請帑金百萬。修八里鋪邊城。中外未有議其費者。臣彼時亦不敢以百萬爲不經之費。特嫌其在八里鋪耳。曾云。與其以百萬修邊於八里之近。何若以百萬修邊於二百里之遠。則臣請築甯遠。蓋師經臣之意而略擴之耳。臣子辦國家大事。豈容雷同。又豈容立異。集思廣益。臣亦貽愛我之助矣。提衡而論。經臣王在晉議築邊雖近。而不知守關在關外也。臣雖其意。而略狹其規模。撫臣閻鳴泰議甯遠有見。而特以後著爲先著也。臣採其說。而略疎其節目。至於總兵毛文龍議守紅羅山。臣卽指其昧於遠近之形。而亦節取其控制險扼之意。臣以修築因遼山以策應。因遼海以守遼土。因遼土以養遼人。斟酌遠近。分布控扼。因先後有事於遼之大吏。而總因之以成其爲皇上守關。非敢侈言恢復也。然以臣之不敢侈言恢復。而祇爲守關計。固以修築甯遠。爲必設之藩籬。卽有才倍臣者。而欲爲將來恢復計。亦必以修築甯遠。爲不拔之根本。臣赴關時。曾告皇上曰。不敢費皇上一鏹。豈其以冥冥決事。而敢費皇上百萬。皇上不以臣言爲謬。沛發金錢。以供修築。臣乃得展布四體。爲皇上圖萬世之業。臣在關踰年。熟思經久之計。惟修築與營田爲大端。見在前屯。細理屯田之事。分遣人查中後、中右、甯遠等處軍民土田之籍。容請求定奪。另疏奏聞。

辭進職疏 代馬大將軍

爲奉職方愧曠瘝。加恩益滋踧踖。謹瀝悃控辭。仰乞聖明鑒允。以安愚分。以圖報効事。竊念人臣事君。各有職任。以此程功罪。卽以此受賞罰。躐進者不得越此而徼倖。貪榮者不敢昧此而冒受。職所職何官。所

任何事。皇上以兩河之陷。拔職於衆人之中。超授今職。予以劍印。賜以勅書。職平遼將軍也。對揚天語。遵覩印文。遼東一日未平。職即一日置身無所。此事理之最明者。三年來。濫皇上聖斷。承樞輔指蹤。無日不招集平遼之人。無日不躊躇平遼之事。雖規恢二百里。路齊平遼之機。教練十二營。漸備平遼之具。而尚未實奏平遼之功也。以平遼之官。而受遼未平之賞。即公論寬假。內省謂何。職雖武人。頗識禮義。每與諸將。誓報國恩。謂臣子於國家難事。不妨多做。於國家恩澤。不妨少取。職授今職。亦屬越格。然揆當人情弃潰之時。以身塞難。故不敢辭平遼之官。今當經營料理之際。功尚俟時。故不敢受遼未平之賞。即當事大臣。以殺以覆。雖未忍以飽颺防職。而特借此以責後效。遂以職自揣。即幸而雪恥。亦無以酬見前。而何敢預邀後日之朗恩。且朝廷鼓舞臣下。惟此官階。輕予則易盡。臣子叨冒恩榮。禍其輸分過甚。則難消。皇上何如留有餘不盡之賞。以爲勸功之階。使職得留有餘不盡之福。以爲圖功之地。伏望皇上。俯鑑樸誠。收回成命。容職以原官効力驅塲。庶恐分少安。而酬功大典。不致因職濫矣。職愚幸甚。

請差科道閱查疏（代馬大將軍）

爲關門兵馬數多。疑端易啓。仰懇聖明。亟差風力科道閱查。以明虛實。以服羣心事。竊惟關門兵馬之係安危也。極重而虛冒之疑。日甚一日。臣奉皇上平遼之命。月討軍實而訓之。以朝廷需兵之重。四海供兵之難。而甘爲虛冒之魁。稍有人心。斷不負國至此。且此兵非坐守之兵。乃日奉樞輔教令。以圖恢復者。兩軍相當之際。寧以象人邀馬應乎。臣即不知愛國家。但稍知愛性命。亦不肯自誤至此。雖然。此情理之常也。天下固不乏常情外之人。安知無常理外之事。未及朝論疑臣之先。臣固嘗疑諸將矣。蓋關門之兵分理有四鎭。鎭各三協。協各三營。錄勦二協八營。各有專官統之。臣固總爲調度。至給散錢糧。各有司存。臣實無一兵。而錢糧毫不經手。況以十四協三十六營之將。才品不一。志趨不同。何能保其一無虛冒。故三年來。每聞虛冒之議彈。即引爲生我之藥石。與諸鎭協日爲簡練。即日爲查覆。總求踏實地以自信。而邊人即欲自信。朝論轉復生疑。人之愛國。誰不如臣。何仇於臣而故疑之。必據所聞耳。而總之因聞而疑者。嘗以見而破之。蓋誘人而非實。與參人而非實者。皆乘人見之所不到。而巧以行其敉點映帶之術。而不能不窮於既見。語有之。眼見是實。耳聞是虛。故今日虛冒之事。臣不敢言必見。亦不敢言必無。只謂有無不難知。到眼便見。求藉臣之親閱而已。從來濫冒之弊。有臨時彼此挪借應點者。有顧倩代點者。有開註公差者。有開稱患病者。一人耳目。難以遍核。第將臣先所行會各鎭。轉行各屬將各營兵丁年貌疤記。馬騾年齒毛片冊籍。併有虛冒情弊。將官取于把總願領死罪甘結。并自具若果通同。甘與同罪結狀送協。協具不致扶同甘結送各鎭。各鎭將取齊各協將結狀。仍自具不扶同甘結送臣。臣亦具有如通同甘與同罪結狀。見在惟差風力科道前來查閱。此時兵馬已盡出關外。分布松、錦、右屯等處。萃來科道。即於關上坐定。挨鎭、挨協、挨營。俱從關外喚入。軍丁逐名點驗。馬騾逐匹逐頭過驗。如與冊籍不對。即係頂替。如有短少不到。果係真病。不妨連人擡驗。果係公差。必有報知名數。差往何處。預先在官。若臨時開註名色。即屬虛冒。即以軍法從事。果係通同。即照原具甘結並坐。如此則兵馬有自見之本色。將領無虛蒙之恐

名。自信信人。計無出此。伏乞皇上勅下兵部。如臣言不謬。特遣科道兼程至關。嚴爲查覈。使貪汙者即時正法。與衆共棄。其廉介自將者。不致因人負謗。日無顏於軍吏之上也。臣愚幸甚。疆場幸甚。

車營說

予以春杪。至自甯城。而車營成。憑軾觀之。其事可使由。其義可使知也。夫車於兵爲樊垣。微獨遏衝突爲守也。守以應來。發以應往。握奇於中。而運奇於外。莫若車。漢大將軍之擊胡也。環車爲營。而縱騎兵出擊。晉討樹機能。以八陣作偏廂。且戰且前。則車有騎有步。然不言火器。即吳璘之疊陣。祇憑弓弩耳。近者火器之用急。而不以合於車。且不以憑車爲疊陣。今法疊陣而麗銃於車。兼弓弩於火器。憑偏廂而用之。則銃與車合。夫制敵之法。在於不窮。無銃則車窮。不屑疊則銃窮。銃之貴子母。爲其不窮也。然銃與車合。納步也。百里者日。千里者旬。倏忽散集。而緊當之。而暇應之。惟騎。無精騎以佐步。則敵將不來。我將不往。而敵得以輕騎肆我。或及未列薄我。即有所以挫其銳者。又誰爲之乘。其勝宜矣。步之合於騎也。法有因兵。有因糧。顧何得恃因而疎備。轉戰千里。下殺通於堅城。法當以可因之糧。食可因之兵。我不自爲備。將焉步之俱窮。宜矣。戰之合於輜也。凡戰輜步騎。各有所藉。即各有所爲藉。其各爲藉者得相衞。其各藉者不得不相資。相衞猶待指麾。相資則不言而喻。兵至於不言而喻。不窮之術也。天下非渾責之各伏於利害之外。而誘專屬之。身入利害之中。而規假令戰輜步騎統爲偏具。而不於統具之中有分屬。則身不親而易窮。法使某步某騎。同功同罪。而又同待哺於某輜。常爲行住。急爲應援。細爲想設。情有緩急。途有夷險。罔不事相權。步相顧也。其內邊之者四體於腹心。其相爲護者四體之司。舍一則不相爲用。唯各求了其私。而乃以成其公。思深哉。各有分屬之所以爲合也。至於一車一乘。一衝一衞。層疊而爲督。復有督之督。內之直達者。不梗於前。乃使外之橫亙者。不縮於後。而中央有握奇。四隅復有伏奇。兵以正用。以奇勝。是所以疏運用而將不窮也。若夫分數既明。聚衆若寡。方圓曲直。隨地制形。善驗者且以數殊盡其變。故義可使知也。乃在事可使由。法曰無窮如陰陽。其庶幾乎。

前鋒後勁說

予聞劍有鉤、有鋏、須、鐔也。而用在鋒。然脾不薄不斷。脊不厚不入。故劍之用。在前薄其脾爲鋒。後厚其脊爲勁。古稱兵有後勁。今或兵不用車。而偏以銳當前。故前之銳欲環。而後之弱先潰。遂令前之銳者。以返顧而摧。可使數十萬爲鳥散。然莫爲之前。則雖無不果。而猝當敵。將車不得方軌、今法簡步卒。習火器。習短兵。而衞以車。即人不必精良。而有技有車。當不至猝遇敵而失措。其騎卒之在車。有權奇。有伏奇。固自爲前鋒。自爲後勁。而大將軍建纛。戈合衆車營之全局。法在神參乎衆車營之中。而氣行乎衆車營之外。則舉衆車營之前後左右。盡以大將軍之氣神。周浹聯貫。而海之怒濤相逼而東。當則摧之。奮則殺之。法略如車營。其兵紐以騎。其器悉用矢礮。盡簡精良者充之。蓋營有握奇。而大將軍握衆奇之奇。其前則猝遇之。即以當敵。而更使車得當敵之用。乃其後則既以張其膽。使之進。更以一其志使之必不得退。其兵假爲車用。而乃以用車。夫有進無退。則人畫爲勁。以令其鋒。而十百成千萬之用。

蓋如劍然，合鉤鐔為體，而其用在鋒，其得力在勁。

廩糧說

廩糧以崇卑為隆殺，固也。然官同而欽依與加銜同乎，領兵與不領兵，有信地與無信地，同乎，且有官崇而人或為統，官卑而或自為制，又或統轄之衆，有合有分，任使之員，有繁有簡，種種差殊，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廩之者倘不細為區別，但據其官同而概施之，則身輕者不嫌過飽，擔重者仍復苦饑，事勢窮其必窮，而公家還受其敝。此其於帑藏未嘗分毫省，終無以收豪傑之用，故天下事有平之而反以失其平，不平而乃得其平者，廩糧之制是也。廩不徒視其官，實視其官之事，事不同而廩因之，條分縷析，如春工肖物，各與以當然之分數，而無私重輕，我無私重輕，人乃不得以意增減矣。邊鎮廩糧，概有定例，而此地係草創，當鼎沸糜爛之時，衛出袖中糧漑領狀，至是而官之真面目與糧之真分數，始劃然揭於日月，且斟酌等差，其曲盡事體者，遂有以深中夫人情，赳赳武夫，能一飽忘國恩哉，是制也，可以辨官，可以清餉，可以作忠，蓋一舉而三善具云。

贈恆山徐君擢守永平序

恆山徐君以永平佐營經略出納事，年餘，聲實徹中外，擢守永平。余幕中聞報，呼同舍培亭、獻孺、星海，酌酒慶也。培亭答余曰：子不知愛官僻，并冷濟他人之遷除，曾未見一啓事上子眉，何今日踴躍也。余曰：他人遷除，他人之利也。徐君保障永平，永平利之，接壤山海，山海利之，且他人遷除，營而得之，其意中物也。徐君盡瘁於出納，而全不逢上意，金錢粟米，無分毫升合不從雪腸中清頭緒，又無不從頸項中留膏脂餘金，竟作正支，餘米且為饑民粥，是何嘗一計及於上官之知我罪我，天下豈有不講逢上之術，而敢作

遷官夢者，不夢而得，得乃見奇，能無快歟。獻孺笑謂：是固然矣，而子居恆稱引，闇然之義，勸以不求人知為足危，向對子讀徐君苦節，而惜其拙於求知，子固謂徐君始終一節，榮於一歲三遷，今乃動色於擢守也，子言固在，為矛為盾矣。余曰：有是言也，不聞為善之利乎，近利則善雜，絕利則善枯，君子之舉，同與生人之趣，相御而行，誰不知一意官下，絕去榮進之為純忠，然不到此地，無以見英雄本色，而必使到此地，為善者沮矣。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有一人焉，走不求人知一路，而果無人知，寂寂遺笑，是助滔滔者而揚其波也。有徐君之擢，使人謂天與善人，為善者不枯，非世道之大幸歟。獻孺曰：若子言，反覆勝耶。星海從旁代為難曰：天既與善，何不合下與之，乃先使困抑，幾不自存，前此抗聲發嘆，實掠虎鬚，不葬虎腹，屬有天幸，既而以無腸就飲醇之政，如度不晴之晝，意氣暗銷，使無今日之知遇，幾索於枯魚之肆矣。余曰：是又不然，子以知予者為天，不知者非天耶，天體直而用曲，非直無以造民物之命，乾坤且幾乎毀，至於窮人情事理之變態，以洗發豪傑之精神，妙全在曲，曲之為言折也。羊腸以九折而闢絕處之生，江河以百折而現必東之性，物皆然，人為甚。說在乎孟子之論困衡矣，則常與善人，天之意可一言而盡也。至於與之之術，巧曆所不能窮，千古英雄，總受顛倒於此中，影樣具在，可覆視也。微獨古人，即君刺易州時，不幾以失上官意，投劾乎，水清石見，讀直指王君推轂語，同調者覺乾坤之朗，及抵山海，後先迂合，狀復類是。

余又以從師相行間，再睹其事，兩地影蹟，片自為臨難者，師相為前吏益七者，往往以獄敗，而藉口於上官之多，兩姑間難為婦也，特拔一介挺者風之，信斯言也，行竟以不求知者受知，非天也耶，吾輩但患善不真，莫患天不與，其困抑於不見知之時，而節不渝，乃其膺庸於見知之時，而色不愧，雖然，到見知之時，而不求知之意，未嘗不在此，余之所以為徐君踴躍也。徐君而外，則仍有吾不羨遷除之青眼在三君，皆意得去，而徐君之同堂友李、周兩君，持緗來求所以贈徐君者，因錄次前語以授之。

保貽皋詩序

夫詩箋沿其末流，較派論宗，爭位置於毫芒，狎主代興，迄無定說，然推原本始，不曰道性情乎，果以詩為不可知，必有無性情之人，然後可，獨所謂性情者，動於有感，出以無心，情景如冷暖之自知，宮商如四體之默驗，則其為人，即詩而在，如人之外，另自有詩，步青蓮者，多不情之笑傲，模少陵者，概無病之呻吟，雖工亦奚以為，執此觀貽章之詩，則貽章之性情也。彼其負劍來視相國於師中，併以酬生，而懸弧之志，余每進見，飲食笑語，批答顧問，未嘗不在側，邊庭孺慕，令人心動，此已是三百篇之所托始，且周迴結援，窮邊塞寒，戍卒十萬，枕戈尝壘，孰非深閨之夢，闕亭小節，夜月遠簫，孰非空谷之音，而烽傳警枕，捷閱鈴閣，尤龍劍所為自鳴，而城所為自折者，貽章值此，烏能自閟其性情而不為詩，又烏能自外其性情而另為詩，性情字義，皆從心從生，生則惡可已也，通萬竅，翌三綱，總此惡可已之生機，生機息，則一膜外皆誠異可關心之處，即君父急難，且為掉臂，則其人之詩亡也。孟子不云乎，詩亡然後春秋作，貽章治春其固治其所以存詩者，天下無離名分之性情，不患人於名分不切，患於性情不真耳，國事至今日，賴相國一人，以真性情用事，為天子當關，而是父是子，主盟風雅，則相國當關之事，即相國之詩，貽章遊關之詩，即貽章之事也，雖以號於天下曰，舍榆關內外無真詩料，舍高陽父子無真詩人，亦何不可。

答岳石梁書

自東事起，誰不賴薊鎮為後勁，而年來未見勁作何狀。至台臺開府榆關，始真有後勁矣。君家世受國恩，行當繼岳家軍以破女真，樞相每語不佞，武穆裔何日受事，使吾背後溫腳根穩，讀大札而喜可知也。當沖上發足之時，為臣子者，張目何忍言，切心何敢言，以台臺得力學問，其所自辦以濟艱難，又何待言，不佞弟中夜自醒，無人自笑，為台臺必與樞相相與有成，令幕中素髮者，得拭目觀東方之定，證游作太平民也。

答梁冠林書

師相到關，承積壞之後，默用脫胎換骨法，其先後緩急，皆有意在，俟其做成，必有足恃，而今政在慘澹經營時，弟輩齷齪，無能裨益，頃精繕斧，大為振刷，然聞驄行已備，而又計再出，或以師相在關之故乎，師相謂國事至今，爭惜分寸之陰，以訓軍實，無暇飾文人事，不敢再勞台旌也，特在深知，謹以正對。

答岳石梁書

前知札奉復，不能循往來格式，翁臺果不督過，再賜手書，且雅意體物，公事相質之時，捐去館餘，只此一

端。亦世局中必不肯釋然者。翁臺之相信。不以纖爲非人也。寫的佳韻。感慨淋漓。讀至榆關未許泥丸塞二語。按劍太息。此方是今日爲臣子正經案宗。纖雖腐儒。竊附知音。至於愛我之過。遂呼呂黎。翁臺善謔。不虐纖而虐呂黎也。前脫修武緩之業。當是時。有翁臺做異武緩。不妨容纖作假呂黎。頃欲步韻而呂黎文高八代。詩每爲人所知。索性効之。聞旄旌指關。諸惟面悉。

示諸將

居恆聞將官除送禮別無本領。不謂時至一一牆隔敵。本領如故。以本司硜硜之守。而猶有收禮留者。本領可知也。且其假藏情以藏體單。即白晝以成暮夜。自待非人。復以非人待本司矣。本司一一則指髮裂眥。恨積習之難破。一則覥顏汗踵。愧素行之未孚。欲即題參。恐爲已甚。碎其單而擲出其使。白其事而姑隱其名。願諸將再勿以此眼看人。盡洗肺腸。別學本領。要知今日除殺敵別無官階。要信本司。據送禮即爲罪案。敬先文告。莫謂貌言。如負樸心。休嗔辣手。

與劉方壺書

弟歸衙即與相公言。驛遞苦少馬。委官苦擺席。近關之元氣盡損。所謂倚關上之人心者安在乎。相公惻然痛勞人之重困。慎恨陋習之久沿。即刻出示禁此二事。併行鎮道大家遵守。語極嚴切。想關人讀之而解懸也。昨約閱北部。如無他冗。弟請先驅。

復張見立書

泰宇張君。曾聞其賢於范質公。復承札教。所見略同。泰宇君神情。被仁兄一筆描出。而不啻口出之意。亦隨筆淋漓矣。呈之相公。當勵臏屈。寄謝仁兄。爲范關而居此異才。還質仁兄。求所以展張君之長者。如何用法。惟明教之。至於弟孤踪僻蹈。夢魂不到清通之座。且隨相公赴關。相公一日在師中。弟即一日在幕中。極知迂腐無補尺寸。而悃款一念。主憂臣辱之日。情願在行間爲共憂共患之人。不論有補無補也。仁兄知我幾曾會說體面話。即再有齒及者。爲我謝曰。鹿生癡人。未出門時。已槃念告天。歸心一路。斷不至此而作回頭想。使其至此果作回頭想。諸君子亦何取於此等人而稱之。

與葉問衡書

老哥到關。弟以住府不便出訪。即出訪又未遇。復不能久候而逍遙也。惟是面可以不會。話不可不講。請以筆爲舌。王堂翁此番又引受撫之七十人入水關。春初曾如此。關人以爲從來未有。識之者閉目搖首。猶云偶然耳。今次則爲常矣。此何事而可常。關人大恐。老哥豈不聞耶。夫用撫而必引入內地。其害甚於不撫。不撫爲仇。猶隔藩籬。引之入關。遂窺家室。岌岌乎殆哉。弟書生不習邊事。但聞邊人言。從前用撫大臣不與見。委其事於邊堡裨將。裨將盛張威儀。引至堂下講折。極有威儀。斷不輕許一物。即彼苦求。亦折以事。就於階下不敢許。彼以大臣爲天上人。不可得見。裨將因得示不可測之勢。而若陰若陽。使俯首以就羈縻。迨至大臣自與之講。而底蘊露矣。彼之要挾。無不可遂。邊將束手。邊事再不可爲矣。大臣自謂控禦妙術。弄之於掌上。而捕手弄影。爲影所弄。得無似之。惟大臣必自與之講。已不敢遠出。遂不得不引之

深入。彼果真孝子順孫耶。即真孝順。東世爲孝子順孫耶。如不能。必禍可勝言。且其窺伺我者。能保不就此七十人中做工夫耶。關禁最嚴。今祇以禁華人耳。王堂翁自當拍長在用撫。不難引人水關。他日關有不可知之事。且於己無與。是關而能保。則用撫者分功。不保。則用撫者不分罪。其自爲可稱兩利。但於國家不利。且弟復聞王堂翁此番大爲逃將造福。此逃將者。既有任怨之人。自當有任德之人。理無足怪。老哥以爲何如。

答張邃元書

某何人。而忽有請遣之擬。極知老公祖提攜至意。乃某不願而東。老公祖又不以爲相負。而益施袞襃也。下詢關事。敢不詳對。蓋關事承大壞之後。不容不善手。又恐以著手者犯手。爲變方大。賴相公搖用脫胎換骨法。更張有漸。而耳目不驚。初到應軍民之雜處。而成萬廈。後慮敵至之無日。而教火器。月除而鈇鉞命中者八千人。汛將軍不勝任。以馬世龍代之。尤世祿、王世欽左右之。關外置五營爲前部。標下置五營爲後部。總之左右前後中爲五軍。軍各五營。營各三千。澄汰營將。以新硎易之。按營分派。各爲教演。相公時坐營中較行賞罰。或命某盟分視之。氣象覺爲一新。馬帥實知兵。其進而借箸相公皆中竅。此是大得力處。使臺省讓一年不談東事。則相公之猷爲有成。真可恃以無恐。此係社稷福耳。敵兵於八月廿後。廻十三山。關上一日數警。相公靜以鎮之。而密爲備。至冬杪。乃探得其東廣寧去。擴河爲守。是時貪功者欲飾恢復名。相公不爲動。治兵自有兵陰道也。從前失著。在以陽用之。某日侍相公。略窺其用意矣。其次兒聞室人之病。借差回看。某與相公望其速來。乃遷延過歲。遂臥長安寓中。近飛書告急於某。相公已飛書發之矣。觀縣籽粒事。蒙老公祖留意。人非木石。當爲桑土子道世世銜結。所論中官取旨如寄。部意亦及此。倘再鉤出別話。愈熬風波。愚意只求本府縣肯爲善處。不可與中官爭執也。蓋恐詔所徵八埸所同。其因司香之委而反汙者。獨維靖一埸耳。求折之數。不過百餘金。此以歲索於煢煢之貧民。則奪之命。若官府肯於存解諸條。按其稅餘之數。求其可騰挪者。合湊補之。固易易者。未有爲百畢司命。而難於百金之措處。歲歲迫窮民轉溝壑也。然非老公祖命之。誰爲奉行者。承老公祖推赤之誼。無嫌無忌。與老公祖商之。非敢謂必有當也。

答劉方壺書

遠承寄翰。敢不切心。年臺之所指於樞相者。原是公言。然樞相之微意。樞相既不自言。即室以下。門以外。便不能解。況在數百里外乎。弟日侍樞相。頗窺其意。去冬關上百凡未備。而淛臺自開用撫之局。只得令其自完之。蓋彼之轇轕。原屬暫且。而事之始末。各有歸着。年臺從容觀之。其意自見。至於江鎮不勝其任。固未待大疏之及。而先已調馬、尤二帥爲副。意可知也。危關日日防敵。大將時時未到。有不容不少待者。非姑試姑留。爲兒戲也。分營練兵。選卒南兵。而爲守爲戰。非動率數萬。無以供奇正之用。遂人皆知難待。三輔又苦無兵。不得不抽於各鎮。關內議三萬。五萬。擬相繼之。不爲多。只求精。合八鎮而只調一萬二千之數。今陸續到矣。此不得不然之事。而已細經商度。非漫然行者。若大合局部署。已稱一新。萬弁留用十

之一二。儁才使過。幾煩推敲矣。去冬督房尚少。諸軍猶有擾居民者。勢使然也。今春五部增進督房。指日薦成。民居其壘清平。然關城近日居民甚夥。男婦往來。景象勝昔。可喜也。此等事端。即具委情。即傳形跡。不咀嚼且可硬坐。况其標本相權。明暗互用。良工心苦。有可令鬼神泣。難以影響尋者乎。大率天下事未易言。執煞直徑。使非經綸手段。弟生平極肯講直徑道理者。迨學吏事。變態錯出。有時是反成非。深反類淺。而後憮然自失。故於樞相舉動。屢進質疑。乃知韓公原自有說耳。雖然。事在樞相者。微而可會。久而自明。無賴人爲註脚。弟之所讀密札而心驚者。論新鎮數語也。弟日與周旋。悉其肝膽。直可爲文大臣。不當以武弁論也。器識甚遠。經畫甚長。豈徒有其表者。使盡其才。自可辦東事。此是樞關得力處。此是樞相具眼處。渠日討軍實而訓之。奚暇替舊鎮釁隙。且軍民之感人有同聲。仇視者得之乎。大約關上人心。其歸大將。有不悅者。撡臺之左右數輩耳。亦人所共知也。使此數輩。果得遂其簧鼓之術。馬帥一搖。而國家事去矣。關係不小。不容不爲年臺盡之。弟固知年臺之能受盡言也。

答畢沖陽書

自到關城。住孫師相府中。不與外事。酬應都廢。忽傳有陳指揮。捧老父母之字來。一問同里。即動鄉情。剔畫以老父母之命乎。引入與坐。飲食之。實叩其志。云家貧祿薄。俯仰不足。聞關上餉糧大。欲求吹噓。爲鄉口計。不佞憮然。此時關上巨務嚴核。力革畜套。與別鎮不同。司馬相公挑選材官。非要猛健少年。長刀大斧。略不及格。即斥去。其意欲志在上陣。而陳揮使乃志在餬口。主意不合。渠見關上光景。亦悔其來矣。不佞同里人。不敢不忠於謀。此地原非饑游寬大。可用鄉情之處。故資以路費而縱之歸。彼自欲歸。不能強留也。據實奉復。知老父母不以不佞爲無鄉情人也。

答馬蓄淵書

此纈揭大計。不妨與師相面商。即意見未盡合。政好借以參酌。但時局終難有照管處。此時此地。只當論吾輩正經作用當如何。如舍己以照管人。人亦何常之有。就一步又讓一步。到底難依也。

答趙青城書

捧誦手書。頓發深省。溥是蘧伯玉知非一段公案。吾輩立世。但能事事自己照對。討箇明白。是處如何是。不徒付時合。非處如何非。不盡托引咎。則眞性自然常得出頭。使是求自慊的正路。弟幼讀先正語錄。相欲立志。而工夫不實。所謂鞭辟近裏四字全欠。以致顚毛種種。殊無進益。忽得翁丈一提醒。最戚戚然復動。是翁丈大造我也。不有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今想翁丈政在梅花香境界。併挈我凡骨亦有仙意。弟嘗謂貴同年孫鑑元年少於我。聞道先於我。里居咫尺。晨夕受益。今行役榆關。復以望氣而識人龍。凡行娓娓。儼然語錄。讀能珍藏。旋出展玩。反覆不能去手。逢人不覺在口。是何龍虎榜有爾大賢。而弟俱受其益。自喜自矜有鬮人也。歸途未知能登堂否。直隨相國閣車之後。不敢另爲行止。容再籌之。

答康博士書

承諭敢不效力。然弟一向絕未曾於關城將吏處輕送一人。直幕中司官。送人到各衙門。是自作囑託之

偏而其人借薦主之勢。橫鶩於各衙門。入避投鼠之忌。莫可誰何。此人情事理之必然者。故事若小而所關甚大。特求用者詎其本情。只以輕省話頭來誑吾輩。哄得到手。遂不可問。那時吾輩反爲所持矣。近來關城亦有一二類此者。弟方切齒恨之。而敢蹈之乎。恐兄丈至誠。爲人所誑。故縷縷以告。

答諸總戎書

此時何時。此地何地。我輩所幹何事。師相所禁何言。諸君屢以此相遺也。不佞從來不做虛頭事。說擬情話。諸君堅不肯相信。奈何。佳儀並帖完上。

答張泰宇書

幕中傾蓋。聽長者沁骨之談。欣發開當世重重雲霧。迄今几案枝巢。猶帶眞人餘氣。弟亦自謂。當是時爲眞君子知音。須儗第一屈指也。深荷大札。益認熱腸。蓋師相欲薦王世忠於年前。脫自己袍著之。彼時廣甯尚有敵據。而師相遠猷。已打算著數。特兵陰道也。不欲先泄。而今則時至矣。雖然。心師相之心者。似翁丈幾人哉。挪揄王世忠者。即同室之人。其機殺可畏可慮。師相於此。良工心苦。可泣鬼神。欲從欲逆。兩屬未便。而後師相之妙用始見。即安排項閭齋。亦自有深意。大約事至於此。無可他說。只曰天祚我朝。必啟此事而已。

與楊扶寰書

別年兄一年矣。梁月之思。當不待言。而事在緊急。不暇寒溫。則自前關報。共發濵絕。郭寅丈來。弟迫而問之。乃知外解未到。委官坐待也。嗟嗟。此病弟所親身嘗。親眼見。嘗庫時。曾叫號於堂翁。復呼籲於聖上。與文弱兄講求道理。莫過於嚴參罰一節。遂饒加派不多。郡縣果急奉公。自能接濟。只爲參罰不嚴。相牽推延。榆關何地。師相駐節於此。日訓軍實。而忽告饋絕。年兄思之。此豈小關係乎。目前命脈。莫急於足軍儲。目前道理。莫急於嚴參罰。如堂翁狃情面。我輩當以一官爭之。弟憶當日略嚴參罰。而河南四十一萬車軸相壓而至。文弱兄曾飛告弟曰。甫一行法。而方伯急公至是。安見天下事不可爲也。則今日之事。在年兄矣。弟再與年兄深計。堂翁如不肯任怨。即行參罰。如不能處一二方伯郡守。終不濟事。當力與饟院盲之。藉其風采。以聳人心。至要至要。至急至急。

與高佐蝦書

前年邂逅。已識英雄。尙可自效推轂。豈待他人慫臾。而僕深居幕中。不私見一將吏。凡用將之事。撫道鎮司之。而總承於師相。幕僚數輩。全無干預師相之位置幕官者。即所以愛之安之。僕輩稍有知識。敢自越局乎。門下試思使幕官與用人之事。今日用一將。由某幕官。明日用一將。由某幕官。倘成事體否。不獨此也。舊撫以存用其素所知厚之人而掛物議。師相初聽聲再四。彼不聽而敗。又况門下明係桑梓。易嫌瓜李乎。僕生平不敢作過心語。不敢作誤人事。故自述其不能之狀如此。至於門下原係舊將。與新投諸人不同。或自有效用道理。當事者咸應有超用道理。惟門下自擇便而行之。勿泥僕之說。以詞害意。則善矣。

答郭蒼林書

昨承面教。即以入告師相。固心嘉老寅翁爲冰雪腸。譯壁手也。即各衙門事體。或有參差。而諸公總期於求一是。師相正借以執兩端。師相云。論司手本已批行鎮道。而鎮道不敢辨者。發揮明也。至府廳諸公。於老寅翁卑尊相承。自有定體。老寅翁亦豈眞欲執各廳使日僕僕庭下哉。近日扑責不過委官。又未始非因公事。下程之說。可供胡盧。師相處未聞人造此語。又豈有師相而自以諸語幫之者。寅翁可勿疑也。大約師相折衷天下事。而非主先入之見。調劑士君子。而不聽細人之言。世俗所稱朝三暮四。背前面後。萬萬無之。鹽糧一節。師相稔聞其故。蓋曰惠風在此。曾大發明。而非起於山石道也。七錢二兩。雖有成議。未愜人心。國商兩利乃可耳。此議專以利商。遂至虧國。故曰惠風不收。原爲國家惜課。且並爲自己遠嫌。即係商人計便宜。則形迹當避也。事有關係安危。而又別無騰轉者。則信心不必顧迹。若無緊關係。而有別商量。必欲拂人議。何以明己心。則迹與心又當合看耳。寅翁具文請於師相。當有所以處之。此師相極知寅翁極愛寅翁。欲竟寅翁之大用。而且爲參酌。且爲保護。旅見不便多講。寅翁或獨見一番。當悉師相之用心。當爲終身之得力也。弟忝知深。直致其說如此。

答閻浮檀書

遼撫有何受享。而吹聲者求多於先生。及師相有西用西之說。而人始曰遼撫非人所樂就。豈其在北則樂就。在西則强迫賦。吾儕北人。直恁好事。是可付一笑矣。先生不辯最高。水清石見。於先生何損焉。甯遠覺華之推。即未敢易言。而師相在此著著已漸圖之。特師相沈幾。不大聲色耳。兵。陰象也。以陽用之則敗。先生亮已得於言外矣。屈指做來。試看排覺華之議者。含內愧否。而先生之不辯也。所謂天不言自高也。

答陳雪灘書

兩奉翰教。具悉爲國薦賢盛意。既經品題。定屬干城。然弟未敢輕見者。幕中年餘。全未私延一將。倏忽數輩。使用人之事而可預。其弊有難言者。即眞知其材。亦只得聽當事者公道收之。何敢明白示以徑也。事體在關城。耳目衆多。如雲如雨。誰不盻盻然躐捷徑。無奈以落莫鎮之。自負癡心。始終無間。而彼此異地。難以概施。想翁丈能亮之也。

認眞草卷十四

榆關草下

答茅止生書

曾於徐老師口中聞足下名。於佳刻中見足下才。於楊允諧、耿楧公坐中見足下面。於宋獻孺山海道中詳足下近況。而今復親接尺書。鑴爲讖剳。今則投分矣。足下天下才也。胸中兵甲。筆底風雲。即一刀札。無不頓挫跌宕。令人心折。復令人魂搖。僕雖腐儒。豈聲讀之。唾壺碎矣。天生才必有用。才如足下。而肘不懸斗大印。無是理。司馬相公知足下之深。而不以斗大印相付。無是情。然必再爲踟躕者。非過爲鄭重也。愛足下而代爲謀之忠也。足下才富年富。將來無窮建樹。有心者實之護之。以需其機緣之自湊也。足下自於言外得之。獨僕恨不得即待人龍爲介介爾。

詞徐恆山書

弟蹤跡自策。從師相於嶺雲島月之間。殊不覺疲。蓋與諸將吏同在鼓舞中。而且馬上行吟。不覺成帙。自謝詩中有史。當爲東征紀事也。以師相急於爲社稷圖安。遂不避危險。然亦必安其身。而後可以安社稷。師相原自有見。非孟浪冒危者比。而從行之幕僚。安可知已。老父母至愛。情見乎辭。炒栗剝桃。細嚼故人之惠。邊聲入坐。塞鳥窺人。遙憶孤竹君在二三百里外。微覺異香佛襲。此或公餘相念時乎。

答王坦山書

老公祖之南面物論譁然不平。蓋士民實有口。且其口衆。造謗者以勢寡而避之。前事乃愈明。弟竊盼輿論。慶人心之未盡死。恨未由縮地以對老公祖悉其狀。每遇南來客。輒訊其識道貌否。近乃得之於止生茅兄。略陳近況。固一一是坦山先生本色。且言重門洞開。絕不承行反局舊規。因鼓掌快。即此一節。亦見全體。又妒茅兄侍翔席。醉酒飽德。弟獨無分窺門牆。分餘選一匕箸也。平素恥修寒溫。豈反施於有道。然旣遇便鴻。覺其不容已於一候起居。固與世俗寒溫似之而非者。至於遼事。實食息以之。亦不敢以告。蓋兵固難言。即樞相累有言。而可言者皆非其至者也。樞相屢請親上面議邊事。而疑其脫卸。不即許。夫此事惟苦人之不肯任。不能任。旣有人肯任能任。而又不能信。揶揄之端。已屢見矣。天下事尚可言哉。總之事至於今。樞相旣已身任安危。弟曩即以身共患難。春明即赴軍遠矣。老公祖於邸報中細味語意。得無慨任事之難。嘆同心之寡。爲榆塞征人一入夢思耶。

答徐恆山書

船事固知台臺自任必自緊。所以叮嚀者。恐台臺不知進取之期近也。事誠未易辨辦。然不遇難事。無以見有心人之拮据。趙守備六船。或亦過求精緻。且作用間有揶揄耳。老父母旣有字與袁自如。渠必有說以處此。弟可從容緩頰。未必即於今徑代爲告誡也。何也。在袁道則可。在弟則不可。地使然也。老父母只是盡力做去。我之力盡。師相亦必無過求之理。然弟則望老父母於此難處之事。比別人多做得幾分。纔不枉師相提挈之意。嘗想古人每於極難事有巧法。嗟咄立辦。執法不是法。試博謀苦想。或亦可別生路數。分頭做之乎。弟書上之言。非敢謂有當。聊以附愚子之義。何如何如。

答郭金鎔書

承諭王父母事。自是地方公議。弟有何不亮。年兄乃矢日耶。至於別箋娓娓。無非真人本色。然如祇以對弟言又何妨。倘必欲伸此說。弟何敢慢。以負商搉之意乎。弟原以直腸附交末。初亦謂一直足盡天下事。追歷事務。備嘗人情事勢之變態。始信莊生所論魯國之儒一人。千變萬轉而不可窮。與善形容孔子之直者。便可作人生也直註疏。於是不敢易言天下事。而事之中有事也。不敢輕論天下人。以人之中有人也。而論人與事。於此地尤未易言。各有欲翻之舊案。各有欲護之殘局。各有迷人之害毒。大要有意造言。與隨聲附和者。均足以淆視聽而起波瀾。顧年兄深察之也。所稱徐公祖。王父母。自是確論。蓋郡縣之事易知。守令之才易見也。至於邊事。則當別論。札中諸君子。固可專任乎。張可即撫乎。王可徐釋乎。毛可恕乎。收遼人另有奇策乎。結西敵尚有道力乎。此無難見。而年兄猶未免循影響也。且年兄有所急欲釋。又有所急欲殺。而不自知其欲爲欲釋之人地者。反爲欲殺之人地。何也。此釋則彼不得獨繫。所謂事之中有事。年兄未之思也。闖門諸弁。耳而目之熟矣。札中所列。原屬可用。而必曰不次之擢。可以重用。則材略勝此者尙多。徐應垣略似有膽。智則猶人。而以爲智足。過矣。韓魏公以膽自許。又謂人粗人細。乃是經綸好手。則膽智原非二物。今天下誰其人哉。師相身任東事。其算立局之著數於絲棼鼎沸之時。一眼

到底。不減淮陰登壇。隆中抵掌。而其提全鑰之精神者。寓緊於鬆。寓明於晦。寓遠於近。脫胎換骨而人不覺。所稱膽智。此其人歟。使師相不在師中。而天下事之去久矣。年兄好論膽智。前時曾以稱閫風者。而以介直無私稱師相。是全未知師相者。師相原不易知。年兄又據傳聞。循影響。使作用而令途人可知。又安在其爲兵機。爲將略也。弟玩年兄語意。於此中事情。都似未晰。忝在深交。不敢不以正對。近者答友人書。頗發此意。併錄上。

答沈耆威書

年兄品在天地。功在國家。回部之後。未見當事者如何洗勞臣之塵。以風羣吏。而反有促毒螫之思者。蓋上君子。待夷以賤。橫弄風雨。代人驅除。仕路真險巇哉。雖然。人患品不真耳。品真無不剌時目。無不惜多口。而亦無不收名安慣於水落石出之後。從古真正英雄。都向人口舌中翻轉出來。則今日之事。代人驅除者。未必非年兄之功人。事埋實是如此。當不以弟爲滑稽也。弟藉師相之庇。倘得竣事。即抽身買舟。從年兄於三江五湖間。肯夜待我。

答友人問邊事書

來教之望邊人者切矣。而不得謂之知邊人。變邊事者深矣。而不得謂之知邊事。僕欲一一分疏。大者忌於漏泄。小者又不足言也。請以泛論談括之。從來辦大事。在不貳心之臣。而談信心。不如談盡心。蓋信心云者。持城外之觀。破盈廷之議。徹始徹終。成就一是。如作文者之有主意。誠爲先務。然必其能盡心。而後可語此。人孰無心。而盡之時義大矣哉。未能盡而遽言信。鹵莽者之所託也。世不乏豪傑之概。而按其指歸。祇成鹵莽。嗟嗟。天下事豈易言哉。易言者當前立斷。略不停蓄。論事輒曰。當如此做。不當如彼做。論人輒曰。當用某甲。不當用某甲。兩言而決耳。夫使事與人之爲可爲否。果明白而無藏匿之端。又區分而無交涉之處。又一定而無轉變之情。則一擲兩開。利用直腸。何必勞心。然而非也。有事於此。見爲當做。合下使做乎。抑有待乎。人若可做乎。抑須擇乎。明明去做乎。抑藏用乎。空空去做乎。抑治其乎。一不相應。而事遂毀。且此事之形在目前。我祇見目前。而形在於此。機通於彼。端於何發。尾於何竟。皆不在目前。而皆當預計。中有何人。賂藉此以爲利。後到何時。漸乘此以作弊。則當做與不當做。原其關一緘。且漸生千變。總在當事者以深心審幾於毫芒。而默用其防範。猶恐有奇窮之事。或出意料所不及。敢以直腸立斷乎。當做者如此。即衆見以爲不當做者。倒或不肯頓停驟止。而若陰若陽。借以神不測之用。而用人之道。亦復如是。蓋做事必用人。而用人即是事。人即可用。然此事當此人之才否。此用宜此人之時否。或獨用。或參用。或徑直用。或顚倒用。一不費心。能得斯人之用否。不直此也。求用之人。當前而立。而人之中復有人焉。其人可用。其人中之人可用否。可用者在其人。我如何用其人。又何如不爲其人中之人所用。可用者在其人中之人。我如何借用其人者以用其人中之人。若爲人所用。而實暗轉用我之人爲我用。範圍寬而鍼線密。或同用而甲乙之邑分行。或一人而嚬笑之施並見。總之體直而用曲。直如寒暑之不易。曲如陰晴之莫測。天下未有以直爲直。而畢竟濟。況兵事乎。兵。陰道也。本爲謀敵。而默默若爲謀己。事本由己。而

默默若人自出。試思法紀淩夷之後。何由而使之漸知奉法。士氣累敗之餘。何由而使之漸不畏敵。此豈下果著於親上死長之誼。上止習軍法從事之權乎。誼固近日所不能得之於縉紳。權亦從來有之。而非其所恃。恃之則有窮時矣。不因誼而若爲明誼。不因權而若爲替權。其要在漸以習之。默以移之。脫人胎。換人骨。而微意終不以告人。用心至此。始謂能盡。盡心至此。始可自信。蓋信非事外之空主持。乃事中之實濈據。當局者良工心苦。而旁觀者何由知之。祇據傳聞。都涉影響。其至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撫論忌者日幸其災。卽愛者亦虞其敗。甯知鈴閣起意。鬼神莫測。密令已行。居人莫覺。卽幕中參佐。日承警欬。猶有不能盡知者。而人乃向行路之人。闞消息從千里之外。揣是非乎。此病中於閑散者猶少。中於津要者偏多。蓋國家安危所係之地。多就中取事之人。或欲伸己前說。或欲脫人大罪。而不敢出頭露面。只得乞靈於津要。不力避邊人無根之毁譽。何以傾人聽。不巧逢津要有因之愛憎。何以入己說。而津要之人。又概有習氣。果於信己而輕於量人。初本隨人雲鑿。旣則爭己面皮。甘心爲取事之人所用。舍力與盡心之人爲敵。其見不能當盡心者之萬一。而自信過之。萬無自覺其非之日。卽偶覺之。亦萬無認錯之理。天下事尙可言哉。韓范經略西夏。首以詔中外勿得輒言邊事爲請。此信心之言也。實盡心之言也。更苦心之言也。

答陳令戚書

弟乃於此地逢年兄也。然聖主憂辱之時。而有其肝膽如年兄者。又安得不於此地逢弟也。今天下何處不苦繁文。何事不成虛套。獨山海略簡近實。蓋剝落之後。天根始復。各有職掌。惟日不足。卽好事者到此。非力苦於無暇。亦忿閑於寡和耳。如貴衙門尤事之極簡者。年兄當以亭亭玉表。助元老之精神。肅三軍之氣色。使素餐蘚蔭得以世誼引重英雄。榮施多矣。

答孫魯念書

別後。每從西來人詢老親丈動定。知肆力於文事。院考幾作冠軍。然小戰揭未足示武。故留此一步耳。文事武備。不作殊觀。聖主業求老親丈全用今秋筆戰。司衡者不迷五色卻步。而詫何物措大於寸管下行八陣法。似貯甲胸中。橫戈塞下者。則虎闈相賀得真冠軍。當與崙奪天山之背。同時奏也。老師丹衷石畫。軼范踞韓。軍中兩年。又巧生於熟。弟從旁偶窺間得一斑。每謂此中操縱緩急。無不曲盡事體。身中人情。但幸中朝無助敵自攻者。復全遼猶運掌耳。至於弟原以君父之急。從老師於行間。何嘗有意好官。而求全者且有捷徑之疑。欲釋此疑無別法。只恃老師知我。始終莫討美官。使成就得一個恬字。榮於九遷矣。老親丈必以爲然。

答孫楚帷書

運捧手教。眞如面談。老師以國事爲家事。老親翁就家事做國事。斟酌身世。字字綮肯。所稱小忌者之疑。殷望者之情。從來救世豪傑。想都有此作用。老師連發三疏。以漸而深。彼氏之子。作何應法。庸險惑柄。因癡踪君子。不辭獨居小人。然倘非氣運式微。畢竟也自下低著。授人以隙。仔細看來。還非上等小人。其收

擢太驟。火候未到。硬摘生瓜。遂致紛紜。至使王言如辯揭。手脚忙亂。弟敢就大札迴紋讀之曰。險而庸。橫而愚。行見其敗也。又嘗見無才小人。其柔媚時。猶是他旺運。到得忽然張陽。便是他衰運。蓋物失其常則敗。小人失小人之常故也。故事關國家。有大氣運爲主。君子與小人相薄相盪於氣運之中。而小人往往作洗發君子之波瀾。向使不過小人。則無轉折。不止本色無自昭揭。抑且精神或不翕聚。小人可稱自落以成君子。特其心實未然。爲造物所弄耳。弟只以聖上之尊任老師卜國家氣運之隆。並決小人者無能爲也。此似無奈小人何。而求出脫之理。以稍澀心火。其實理不外是。老親丈連以松蘿賜熱腸人。有時火從心起。卽取佳惠細嚼之。氣漸平。汗徹出。所謂不平事。盡向毛孔散。誠非誑語。則老親丈視弟之言。當歌耶。當哭耶。丹心一點。兩地共之。

復王中訒書

日前兒麟至關門。得拜讀老父母函教。所爲提誨者至矣。感切。不肖燕巢幕府。側聆樞輔規模次第。原非局外人所能窺測。浮言亦何足怪。獨謂國事至此。而旁觀者猶從意見門戶兩端。鼓弄風濤。輕言天下事。輕論天下人。良可浩歎。頃者關臺公祖親閱情形。亦爽然恍風聞之誣。今車營之制已成。進取之資亦備。直須機會何如耳。不肖比以催請軍需一至都下。日僕僕諸當事之前。傾項自憐。筆舌俱敝。日餘事竣。星馳赴關。咫尺家園。未遑使省。竊比古人過門之義。然數椽茅屋。五畝秫田。託在仁恢覆露之下。魂夢亦可無牽也。但得東事差平。便當投紱歸來。長爲詠歌雅化之民足矣。

答方仁植書

師相督師。而年臺可擬君臣師友。可謂湊泊。弟以羈僚。幸于觀成。然承手教。卽以呈於師相。因知年臺諄諄於愼重。而師相原極愼重者。又知年臺切切於肅靖。而師相之加意肅靖。復不自減也。特地隔則情未著。心苦則迹難明。年臺卽師相高足弟子。亦烏能於日未到之處。遙爲射覆。弟之椎魯。又烏能以筆爲舌。使師相微意。豁然於年臺之前。漸計無所出。只以打總法奉告曰。年臺今日但自審其信得師相過否耳。如信得過。則兵之進止。將之去留。應聽師相自爲之。所謂韓公必自有說也。談詩者謂詩有別才。非關學。詩有別趣。非關理。詩固然。兵爲甚。兵而謂之用。政謂別有變幻之妙。運於尋常蹊徑之先。人而謂之用。政謂別有鼓舞之權。行於尋常繩墨之外。使執定法以決進止。執成案以議去留。是尋常之事理。非兵之理也。卽如關臺舉劾大略近之。而如尹應聘陳九德。則又令人惋惜。尹之束伍極嚴。其車營點練。爲諸軍冠。特氣太悍性近忍。卽其行中亦有怨者。至於陳九德之教湖兵。則關上所重藉也。湖兵夷性。王光有胡伯灝相繼統之。而日謀日逃。猙獰莫制。關人變之。視爲大毒。師相拔陳九德統之。親放月糧。分毫不剋。復以恩義結其頭目。而漸去其倡亂之渠魁。衆遂心服。聽其教練。如線索在手。跪拜如意。向之大毒。今爲最得力之兵。此其人可去乎。年臺殺疏。亦一問師相意否。卽不得不爲關臺亦略削去。并加之銜。使仍以副總兵管事。無不可者。

答方仁植書

師相初到關。滿目皆逃將。是時何敢誑言誅逃。審用脫胎換骨法。漸漸集。舊漸去。使人由而不知。後先汰過逃將毛有倫、王光有、胡伯瀾、倪寵、胥副總兵也。參遊都司。則秦希尹、周七願、李楨、萬國楨、尙志弘、李爲瑚、田應宿、鄧茂林、史光裕、許子敬、高從龍、朱鴻儒、諸葛佐、賈登科、趙忠詰等。未易悉數。復有梁邦璧以刑部脫其罪。赴關投用。近又江朝棟以兵部咨赴關聽用。皆相繼逐之。師相何嘗不銳意肅淸乎。然師相又以憐才心用使過法。覘其可策事者。即嘉與維新。以收桑榆之效。期於有補國家事。不欲執定汰逃一路。以錮可用之才。如趙率教、魯之甲、李承先、徐建祖、大壽等。皆用之而效者。即李秉誠亦以初到關時戰守之具。一無所恃。以練火器爲救急之著。惟李秉誠熟其事。因撫道公舉。遂用之。三月間教成火器手八千人。年臺試思急難時。既用其力。獨不可稍寬其文法乎。而師相於秉誠。又未嘗不明數其罪。未嘗不奪其服色。縱操互用。鼓舞多方。非不知其爲逃將。而混及於寬政也。大要當局之運用。即旁觀者未易悉。矧年臺在七百里外乎。且師相既身任天下事。天下即未能默識師相作用之意。最不宜旁撓師相鼓舞之權。蓋必使邊人知師相之能爲諸將作主。而後師相能使諸將爲疆埸效命。年臺熟思之也。師相政爲心事未徹於中外。欲於入朝時一明之。既不可得。弟意天下事孰有大於此者。年臺何妨親到關上一晤師相。往還不過十數日。大事便得明白矣。何如。

答劉方壺書

年臺擢大廷尉。而弟不能以一使賀。既有西河之痛。而復不能以一使弔。豈情也哉。幕府規模如此。年臺不督過而佳悵佳剡。種種爲不報之施。弟在此不敢受人一毛。而不敢以例雅誼。即無可報。惟假然受之爾。師相經營遼事。屯守已到甯遠。前哨已及三岔。敵結地自守。以河爲界。而我之將士。鼓舞於師相之恩威。密脫其畏敵之胎。漸壯其殺敵之膽。蓋遼事不難爲。只在戰士心寒於屢敗。師相三年專用工夫於此。所謂實實算覺局之著數。處處提奎鎮之精神者。今乃見其端矣。師相提撥將士。晝夜拮据。無一念不在復遼。遼一日未復。食能一日下咽耶。特爲事機不遠。事體非輕。關外之進止。最忌宣泄。而朝中之議論。更苦紛紜。欲見上面陳之。而後舉大事。乃疑者以爲欲據中書堂也。咄咄。許由巢父皮冠者歟。新政初行。揶揄更甚。遼人遂有承望風旨。以排恢復之議者。以文吏則事外之生手硬撓。以武官則營中之驕將連摘。是何異於助敵自攻耶。夫以天大重擔。向苦無人著肩。既有肩之者。乃不來幫扶。反相齟齬。又頓忘事急時之情狀。以事緩而遂視擔擔之人爲無味。年臺所稱處堂之燕。眞可下憂天之淚耳。弟即習偪爲國事到此。眼見有復遼之機。心恨不欲復遼之人。不減於年臺之念維桑也。

答劉方壺書

樞相遼疊臣一疏。聞同鄉長者有疑言。是未細按疏中語意也。弟處幕中。此情最悉。敢再爲直解。夫疊臣之棄遼而歸。咆哮都門。人莫可如何。即當國者不敢誑言執之。彼固曰。舍我無人守關也。人亦曰。執彼無人可代也。而竟執之以付司敗者。非決於高陽之一語耶。疊臣大哭。語所親曰。我今落在高陽手裏。此人所共聞也。疊臣無日不爲脫疊計。舍關事別無題目。而樞相當關經營遼土。步步荒涼。皆楚人一炬所致。

從頭收拾。重開草昧。因自爲社稷計。當然初非有意與棄遼者相形。而疊臣大恐。以爲復遼事漸成。則棄遼罪莫解。人所爲厚國之藩垣者。彼以爲固己之罪案。遂百計以破恢復之事。必欲使遼受不可復之名。關現未易守之勢。而後大翻身。整舊案也。其氣甚惡。其黨實繁。抵死以與遼人爲難。言路則倡而即和。揆席則呼而立應。年臺試味年來之條陳與票擬。其把持牽制。綫索自明。樞相苦之極矣。殺之不能。遂求遠之。蓋是時如祇爲一身計。直行己意。自是綽然。求濟國事。則大有商量在。但得肘不旁掣。挈兩河以還報吾君。即心所欲殺。使得緩死。亦無不可。況以中外所不能殺之人。而徒認欲殺之名於己。使其畢力以撓恢復之事。忠於國計者。當何如處耶。樞相苦心苦語。俱在疏中。而所最得意者。又在待事平再議之明旨。疊臣向謂遼事平則死莫解。今則遼事平而後死可解。不得不轉其幸敗之心爲幸成。恢復其無撓乎。至於人情之有悶鬱。世局之有反覆。固非身任危邊者所暇計也。此語可爲年臺道爾。

答劉方壺書

徐恆山之無媿爲漁陽太守也。得年臺數語。留品格於兩間。即徒步歸田。固甘之爾。夫以肩重擔之樞相。欲培養一人以爲榆關後勁。而不可得。尙何言哉。時事驚心。不獨此車營燒將。所恃爲渡河前驅者。一疏而摘其二。廢衛之使復絡繹關門。如此地方。而撓亂接踵。邊人數過不遑。何以禦敵。年臺悉其情否。

答萬同宇書

師相之服王堂翁。知人善任也。曰。用萬於撫。用葉於密。自是老手。故於五防之啟。必以兩兄爲惓惓。蓋公論也。弟每私相謂。使寅翁而得一意爲師相佐下風。不以時論紛紜。自晦其心事。功烈可勝道哉。師相至今每對衆謂。恨不獲竟萬之才。萬亦應自恨未獲竟其才於我。寅翁在二千里外。終當以師相爲知己也。讀故人書。如見故人。牽尉叨叨。而非敢以規言。

答方仁植書

前付報章。只求剖明。不無傷過。亦與國家事對同心友。不得不然。而年臺之轉圜也。則今人中古誼耳。陳將軍既藉年臺主持。可竟其用矣。前小啓經師相閱過而後發。今得手教。即以呈師相。茫爾可知。今而後邊將猶得展四體以報師相。是廟社福也。至進兵一事。原未易言。年來避敵有如避虎。師相提撥鼓舞。總以默轉其避敵之心。日習當敵之技。人可當敵。則說進說守。總是一事。而必欲緘口諱進字。是使人默默習避字也。三軍之氣。無言而自索矣。事尙可爲哉。況兵原無定形。那得預先執定一說。師相三年於此。作用。難向人言。人有揣意者。非據己所見而影爲猜。則據人所傳而聲爲吠。即愛我仇我。主意不同。其無當於情實則一耳。以年臺爲衣鉢正傳。是可當面印可。故前有奉邀赴關之說。年臺且難於無故。弟何敢而問部耶。即使師相不容於時。不獲竟東方之事。亦相牽歸田耳。問部則何敢。

答李萍槎書

回首涼庭。冬復春矣。關外氣象。比涼庭所談。日乇一日矣。大約士氣奮揚。爭求出關。經理河西。覬覦河東。總師相提撥鼓舞之效。使天祚我明。得竟其用。三韓唾手歸版圖耳。弟褎手素餐。既强顏以對戰士。復循

部倅轉官。即初隨師相。原以蹈危。三年來撤縛洪氐。未見危形。更稱安地。有蹈危之名。而享居安之實。不
三號已及寬政。鮒序轉耶。恭喜年臺乃爲八十子之夫子。公門桃李。實見爲夫。且五龍。是快也。諷詠不朽
之業。并致師相。前得收帖附繳。別函一一領悉。此君吾上。師相推重之。前被波及。昨爲詞說。然專官差係
特設。他營反失初意。弟於將吏事。從無敢與。今承年臺之教。妄認則自欺。直陳又近諉。其實則此君之可
無過處。所得於旁觀者頗真。年臺富轉使安心也。弟生平本色如是。年臺豈以爲不可信。

與王翌聖書

十二車營盡已教成。師相於八月廿八日升堂具禮。拜營將而遣之。次第盡出關外。松、錦、右屯一帶。各以
屯種爲名。兵法虛虛實實。難以預洩。良工苦心。固不止以愚敵人也。明知中朝有不悅恢復之事者。一面
出師。一面告病。不得已而陰陽之。乃朝士觀破欲進之意。即佯信其請告之詞。而欲以騎劫代乎。三年來
千辛萬苦。所辦垂成之緒。廢於一旦。此岳武穆之所以慟哭於金牌十二也。於師相身上。有何不可。獨可
爲宗社慟耳。會議云何。惟老親丈詳以教我。師相必不趨朝。弟亦必不還部。近日所備乾糧煤炒。啼手爲
渡河之用者。今且爲歸田之用矣。

與兵垣書

年來搖亂邊事者。膽虛習之談。以行簡汰之說。邊人承望風旨。以苟目前之富貴。遂有任事八逾月。祇點
得一遍兵。且以各營自報之逃。故爲自己消汰之數。又有任事八逾月。祇算得一遍帳。且圖哄各營認無
實之罪。使自剩再辯之舌。嗟嗟。十萬之師。果可減哉。試問邊人。二三年前之事。歷歷可想。向也日鬪敵人
一馬。食一馬銀。買都令通虎口。今何不聞前屯種二百餘里。何無敢擾亂。東哨斬獲一百餘級。何無敢
承認。而敵人築邊拒河。斥堠刁斗。其防我甚於我之防彼。何以故。而都門向聞苦求外補。搶送家眷。鄉邑
每聞搶海買山之情。中原每聞斬木揭竿之變。今皆不聞。又何以故。蓋自十萬之師。布列於關之內外。兵
力既集。兵威自振。游徼往來。嬰之者碎。東方與中土氣機相倚。東方甯而中土晏然。此理之明白易見者。
今受其成而逐其故。日云減兵。所當減者何兵耶。豈欲減川、浙之步兵。又豈欲減新集之遼兵。是必先減
七鎮更番之馬兵。又必減總兵各招之家丁。而後當於減兵之旨。兵減則將亦當省。留一總兵足矣。一將
去。其得力之親丁。皆隨之去。夫兵減何難。獨聚之時難耳。當河西兵潰退守山海之時。關上何兵哉。落落
南營。無甲無馬。無車無礮。徒持鋤耰之竿。而云以當大敵。迄今回首。猶可寒心。當事者初到。攢寄合營。剛
得甲士二千。立騎兵營。關門於是日始有此一旅。由是而抽調。由是而漸爲招集。始有今日之師。今
曰減兵。累歲之蒐新。何足供一日之消汰。特恐兵從此少。事從此多耳。夫三軍之氣。彼此依倚。怯者倚勇。
亦自有膽。拙者倚巧。亦自生心。生者倚熟。亦自成技。今云所減之數不多。夫兵有去一人而三軍無色者。
何不一思也。或云。減非減其壯。將減其弱。夫兵安能皆壯。用兵安能去弱。弱者因依壯者以作氣。壯者亦
借弱者以助威。去壯是消弱者之氣。去弱是薄壯者之威。去者去。而留者亦歸於無用。幸是以行。關上二
三年以前之景象。復見於今矣。朝士亦恐再見二三年前之面目。而中土累能不似二三年前之光景否。

事果如彼。能聽其論背而不一爲料理否。如其料理。能不需兵否。需兵而已散之兵能再集否。即再集。而
事在危急。能待其集否。事到無及。而減兵者之肉。剩足食否。顧及今一思之也。且減兵之旨。爲省餉也。天
下事爲於從容時自省。爲於急難時自費。急而徒急。則費而益費。向經急難。以開此費。今幸不益其急。遂
得不益其費。使賊今日之爲費而一意求省。兵減則爲兵而買之馬。爲兵而造之器。爲兵而討之金鼓。皆
以兵去無所用。前費總成空。即兵再集。而前不非散。快則敵擾。重爲主辦。復費吏不貲。費耶省耶。況事不
論所關之重輕。而只以省爲美哉。與其求省。爲若能費。與其減兵。爲若散兵。且省餉云者。爲餉不足供費
而求省也。今之遼餉。以遼爲名。果盡歸遼用。而猶不足。而過求於餉額之外耶。遼餉六百萬。今分與遼用。
祇四百一十四萬。關上歲解。只得二百四十萬。其在天津。又未使得一百七十萬。則此不可知之數。在民
當問之民。而民無可問也。不在民。在有司。當問之有司。誰肯問也。不在民不在有司。當問之計部。而計部既使不
完之遼餉。得寬於考成。復使已到之遼餉。散給於別鎮。於非遼處作情面。反於遼做風裁。議請議汰不少
怨。此其名實相拗。政宜據經以爭之。乃不強爲爭。反阿其奏耶。或謂減兵之旨。不盡於省餉。知當事者
之意在進。故以此掣之。此亦中朝意誤矣。進以求敵。守以禦敵。其於以當敵均也。主於不敢當敵。何以
爲守。敵不來。我可勿求。敵來奈何。諱一進字。是借一避字。避者逃也。進有底止耶。況三軍之氣。宜長不宜
減。長則戰有餘。減則守不足。搖首吐舌。相戒以敵之不可攖。迴即有壯夫。氣立盡矣。況謂之守。必可以守
而後可。彼以不敢復遼東之意。而遂云守山海。夫無遼東。則山海不可守。非大甯東勝可比。其說已具於
當事者之入告。而不進兵何以復遼土。何邊人之晰於大較也。遼之必宜恢復。非直原有之封疆。不宜委
敵。無遼則不能有薊。禍迫於京畿也。從來守國。必據險隘。山海關城立於平曠。不得稱險。南北十六里。
不得稱險。而海更可虞者。與敵共之也。故先守覺華。漸圖金、蓋。皆所以爲海之用。使專屬於我。而未敢宣
言。慨生戎心。近乃開敵之不殺張盤。使修戰艦。謀謂敵無人乎。商議害者。尚欲驗持守屬之說以東遼
乎。故恢復非爲遼。爲內地也。恢復明旨。揭若日月。中衙中外。協力同心。不肯再因。而[illegible]遼煩。擁擄日甚。
縱觀肉食之謀。強半婦人之臆。彼既不敢明抗恢復之旨。而又不能自暴其中情之怯。遂巧爲詭寄附於
他山。不必明沮恢復。而能使身任恢復之人。日劫制於似愛似助之深文。置辯則非體。而復慮泄機。含容
又情事不明而摧。遂漸移。其持論大端有二。一曰愼重。一曰簡汰。夫兵凶戰危。當事者身切利害。豈其管
試。且愼重非執而不變之死法。亦非虛而無據之活套。惟賢心任事者。深入於事之中。數御日習。踏踐轉
熟。朝士身在事外。固無由得其肯綮。即邊人之無膽者。身若在事中。心實在事外。彼於恢復兩字。已目迎
而心拒之。何肯一旦實實著手。見其所慎者何在乎。以此持論。不過自居於擔遲不擔錯之著數。予人以
到底難滿之分量。而恢復自難耳。簡汰之說。設端更巧。彼戎行以實有之事。則取信易。爲海內持省餉之
名。悚聽更易。且兵既冗冒。則將兵者當併哉。將既虛縻。則將將者當併去。和同上下。救過不暇。尚復言恢
復乎。故愼重原以進取。簡汰原以振刷。俱武之[illegible]也。而出於今之君子。則愼重非爲進取。意在退怯。簡
汰非爲振刷。意在銷兵。而總以巧行其阻恢復之術。夫百計而數之進。不能當一言之議退。三年而集此

衆。不能供一日之議餉。不征不戰。去將去兵。無論養成之覊縻。行且前日之患復作。遼廣潰時。都門之光景。猶能憶否。總之今日身在事外之朝士。以隔壁之猜。而索邊人之情。心在事外之邊人。以一面之詞。而迎朝士之意。索邊人之情者。遂恃邊情以爲朝論。迎朝士之意者。因藉朝論以撼邊情。暗則明譏。此呼彼應。協心力以搖當事者。而掄闢之本色盡掩。此可爲流涕者也。且愼重簡汰。卽不妨從旁論其理。而其事須任當事者自酌之。如持成說以授之曰。某地必不可出。某策必不可行。某兵必不可留。某將必不可用。當事者尚可一日立於將吏之上乎。誰不畏强敵。而使之不敢退。誰好居危疆。而使之不敢去。總奉天子之寵靈。有所以恩之威之者。而人心乃一。又軍中總奉一人之恩威。別無所以分其恩分其威者。而人心乃不得不一。今事之進止。而別有主。人之去留。而別有門。當事者又烏能行其令哉。故恢復爲必然之畫。而其要在省議論。議論不省。事權不一。慮宋之覆中於今也。

答岳石梁書

樞相初任東事。而號翁臺助予。總從國家起見。彼時人疑樞相爲附浙也。以去翁臺者併去師相。轉盼變局。而此時人復疑師相爲附東也。以除彼時人者併除樞相。樞相自笑不東不浙。兩無著腳。爲今爲昔。總成背時。斯言也。翁臺聞之。亦當笑而啼繼之矣。請一覲天顏而不可得。翁臺遽訝其別有機彀。詎知入春以來。愈出愈奇哉。矰弋羅。百倍於翁臺任薊時。新夏稍定。則猶有天耳。一向所患同室之干戈。助敵自攻。樞相徘徊浩歎。苦之久矣。安得同心如翁臺者。與相周旋耶。東山之出。想不棄舊遊也。

答張詠均書

十年之別。忽拔手教。中外矛盾。漸不可長。一句已說透情事。督師公之不得行其志。一年餘矣。而又不得去。致苦維谷。乃以哨將被陷之故。成其去。弟相率歸田矣。感年兄愛我。憐我教我。今幸不辱命矣。所可恨者。河東已有可復之機。而我此番接濟來歸之難民。橫爲同室之人。苦相掎害。舟師違期。陷我哨將。失此機會。因以遂其逐督師公之志。從此恢復兩字。無人出口。此忠臣義士負戟而長歎也。最奇者。上下不問舟師違期之故。只歸罪於哨將之輕進。根深蒂固。一倡羣和。尚有人心哉。弟從此長往。未知得再睹芝眉否。落月屋梁之感。固千里所同也。

與趙明吾書

師相自不趨朝。不佞亦必不回部。點飭書劍。相率歸田耳。三年來事體之曲折。人情之苦樂。何堪回首。今雖從師相歸田。夢魂猶日繞黑水白山。與前部將軍相周旋也。捧讀手札。寸腸欲裂。當直爲遊子之悲。抑豈爲離人之淚。所手額而祝者。代師相之人。果肯不改師相之臣。與師相之政。使河東終歸版圖。則不佞與師相雖去猶未去也。前所借騾騎。原擬東征跨之。今附郭官繳上。不佞自此髀肉復生矣。

認眞草卷十五

再歸草

同杜武庫乞代題請告呈

爲積病沈緜。懇恩代題事。職等俱於天啓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奉旨從台臺抵關。隨徐行間。已踰三載。未效寸籌。而每善病。職病痰火。芳病泄痢。皆連年舉發。一次劇於一次。至寧遠而職幾爲異物。至右屯而芳幾無生理。昏暈困頓之狀。皆台臺所親見者。不待職等之重述也。至是而職等自傷難再以驅馳矣。豈當邊事告警之日。食焉不敢避難。遑自揣其無才。今值兵政簡汰之時。引分當自議哉。況復重以有病無事而食之名。任留瀆塞。一息尚存之骨。求歸舊山。伏乞台臺憫念病苦。俯賜代題。使生入里門。得就醫藥。永沒齒總佩生成。

乞本部代題呈

爲積病難痊。懇乞代題。以保餘生事。竊職係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四十三年八月。授戶部山東司主事。四十四年八月。丁母憂。四十七年六月。服闋。除授戶部河南司主事。本年七月。以措發金花銀兩助遼餉。奉旨降一級調外任用。泰昌元年八月。奉旨復職。十月。管新餉庫。天啓元年四月。調兵部職方司。管題覆本章。二年六月。奉旨隨掌部輔臣閱關。七月。復命。八月。奉旨從督師輔臣到關。四年九月。陞本部員外。五年

四月，從輔臣於關外，積病纏綿，具呈請告，於十月間蒙代題，奉聖旨，該部知道，十一月間，蒙吏部題覆回部供職，奉聖旨，是，理合遵旨赴部，以職菲劣駑愚，蒙先皇帝拔擢廢棄之餘，每念明恩，敢私顧轉，是以扶病從戎，未敢言病，適荷明綸，使期沿途調理，赴部供職，但以蒲柳之軀，馳驅四載，病因積勞而成，氣血兩傷，又因久病而劇，目今延醫李郁調理未愈，何堪供職，懇乞俯賜代題，生還藉卑，倘再危之病，借此漸瘳，則已往之年，皆屬再造，爲此。

再乞代題呈

爲積病日深，萬難供職，懇乞代題，以延殘生事，竊職因積病沈綿，闔部代題，吏部覆奉欽依回部供職，隨具呈積病難痊，懇乞代題，覆蒙堂劄行職遵照欽依事理赴部供職，奉此，理合遵劄赴部，惟念職稟素弱，職性好強，苟可支持，恥言疾病，而勞從此積，病從此深，及病劇而就醫，已勢重而難返，目今頭暈眼昏，手拘足攣，痰涎壅盛，飲食消減，據生李郁謂血氣兩傷，未易補復，非一意調養，恐無生理，職至是心口相維，難再以驅驅矣，已成廢人，何堪任職，懇乞曲體物情，俯賜代題，使沈痾得以靜養，則餘生或可尚延，爲此。

三乞代題呈

爲積病日深，調理未愈，三懇代題，以保餘生事，竊職先因積病沈綿，闔部代題，吏部覆奉欽依回部供職，隨以積病難痊，兩懇代題，於本年正月十八日蒙堂劄行職遵照先今劄內事理，照舊前來，不妨稍遲時日，俟調理稍愈，即便赴任，奉此，職正在調理間，於本月二十一日復蒙堂劄，以職新陞武選司郎中，行職兼程前來赴任，管理司事，奉此，惟念職仰遵成命，加意調攝，冀旦暮之霍然，即捧檄而就道，詎意涉月踰時，有增無減，見今手足之拘攣轉甚，頭目之眩暈益深，痰涎壅而眠食愈損，脾胃弱而泄痢新添，蜿蜿牀褥，徙倚需人，職至是自憐自歎，不復可馳驅當世之務矣，醫生李郁謂氣血幾於傷盡，藥餌未易補復，非脫離事務，一意靜攝，無復可望，此職同鄉同官王主事登三所親見者，竊念職四年戎馬，原非避難之人，百病侵尋，豈作無情之語，藥裹日以棲身，何堪間職掌，蹣跚不能出戶，何以趨朝參，況武選稱繁劇之司，事既非病軀所能任，而郎中非虛懸之缺，病吏因曠職而倍增，此情此事，想大智之所必察，至仁之所必憐也，懇乞台臺憫念，俯賜代題，使職得一意調養，則身以去官而稍輕，病以安養而或愈，殘喘可延，皆出再造，

爲杜氏諸生送王邑侯之南儀部序

吏何以循，使人安居樂業之外無循也，人各有業，而非上之人覆露於其間，則不能樂，天下農無不勤，惟士多嬾，農之業得無所以擾之，即不勝樂，而士之業則賴有以振之，然後其精神發舒，日新而月異，中訓王公令范陽，農若不知有吏，士則各幸有師，居恆進諸生而課之，指授肯綮，無難以袖珍示人，且命諸生之私課得以不時進，余從里中見杜生數輩，往往持社草謁公，未嘗逢執事之不閒也，夫官忙人也，令忙官也，而范陽又稱忙地，公何自得閒與諸生講藝哉，蓋世所謂忙，予既已知之矣，責賦錢則前件不能輒銷，嚴火耗則初限不能輒完，鞭鍊敲扑，往復聯絡，大要一日事十日不了，一月事經歲不了，即樂此不疲，

而其忙已甚，有時循故牒課士，語未終而意已移，諸生安所得閒而潤業焉，至公而見盈庭之皆閒也，且以潤業爲消閒闕，雖然，天下事以閒忙分雅俗，而偷食視陰，非所語閒也，天下既釋庸人之擾，不能安無事之常久矣，今縣有事以返無事，一切忙人，何能辨此，孔門所稱居敬當簡，當其閒，有忙之用，即令君宓小子，遡以其業求正於鳴琴之座，彼悠悠世眼未嘗不竊笑，以爲此閒非無關於什路殺急之數，而范陽百里，頓還無事之天下，太平無象，借閒事以點綴之，則閒不嘗作閒觀也，且諸生之業進者，不獨杜氏子，即杜氏子，亦不必盡以文名，而公之顧盼覺與衆異，扶植護惜，每在言外，則公於論文之外，復爲論行，且因其子勇，及其父兄，默以爲善之利，風示末俗，此尤世俗之所笑以爲閒事，而解事者斷不作閒觀也，如世之論閒忙，曹郎閒於縣令，儀曹閒於他曹，南曹又閒於北曹，公繇范陽令擢南儀曹，殆避忙之忙，而就閒之閒，賦而范陽實未能使公忙，何必就南儀曹覓閒也，且公於忙地作閒事，知音者又不以閒事作閒觀，安見南儀曹之閒於范陽令乎，江左風流，爲曹一語，皆遂陸沈，乃後有述焉者，曲爲之說曰，此有心人熱之極而成冷，誠如此說，冷熱將截然二境哉，世惟於人之熱處冷，乃能於人之冷處熱，即范陽四載，每見公於冷處著情，而提四境之生氣者，何非此冷然之情也，南陽龍臥，曾以淡泊寧靜自繪其閒冷之趣，而茅廬中安所得益州闔披以示人，誰謂抱膝吟嘯，一刻忘天下事哉，公南矣，雨花臺、燕子磯，皆吟嘯之所，爲冷爲熱，誰辨之者，先哲有云，廊廟江湖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閒，江湖且有事，妙南儀曹乎，故知言者，不必諱言忙，不必飾言閒，古人非盡不忙，特不忙今之所忙耳，二三子試以此旨高問業之一則，公以爲然否，

張盞菴武舉序

余自關外歸，樂閒武事，蓋行間三載，見慣成習，即田家決拾服藝，事力不比程下，而程下亦自有一種游氣可厭，具眼者每以帶田家氣爲前茅，因以此法相田間人，嘗謂張盞菴可將也，而怪其曾不應武試，強之入闈，旋職客自上谷來，談闈中事，盞菴步射爲當場冠，當事者呼至前，賞歎再四，盞菴不一謝，且許爲推轂，而亦不對，變臭爲助者，詫其遇合之奇，而恨其不就當下機緣，出一語以自託，落落穆穆，豈不冷推轂者之心，風簷射策，重厚少文者能再得志歟，余曰，否否，此盞菴之所以可將也，當事者而非具眼，天下事誠不可知，如其具眼，則推轂之意，且不決於擅場之巧力，而決於不謝不對之氣骨，蓋兵家事神奇變化，即十三篇有所不能盡，求其實地，莫切近於站得住之一言，人之所以站不住者，非其力不敵，氣先奪耳，而易奪之氣，豈臨敵始見哉，當場較藝，馬如飛電，箭如霹靂，若有踏破賀蘭之意，挾策而前，皆日而語，恨不急得一當，灑此熱血，然站不住者，偏是此輩，何也，當場之決拾，戰場原不相干，在口之忠義，捫心原不相照，其精神全用於躁進，且無隙而相窺，豈有因而不至，自薦比處女之錐，乞憐效依人之鳥，至使形容將眷者，謂身有口腹無骨，嗚呼，游氣如是，而望其站得住可乎，若所謂田家氣，則神無遊思，口無巵語，面帶耐勞之色，而對人則木強，開詞則蹇澀，蓋厚地之氣，原自凝重，田家人每偏得之，不爲游氣所蝕，則爲氣骨，彼長孺自謂戇，育良能奪，岳鵬舉人謂山嶽不可撼，此物此志也，當事者嘉歎盞菴，初亦爲其

巧力。及嘉歎再四而不謝。許爲推轂而不對。有不洒然異之者。蓋菴亦自率其田家氣。而冀將軍之氣骨。已露一斑。誰忍使重厚少文者以射策詘也。如謂落落穆穆。足冷推轂之心。當事者之前。豈少一諸處囊中人哉。余旣答客。預書之以爲劵。未幾。客復來曰。有是哉。此劵之奇測人意也。蓋菴旣得志於鷹揚矣。請持此以賀。

與王中訒書

不肖某樸遫非材。從軍四載。今始得以支離之骨。歸息邱園。孰非台庇之所蔭及也。仰負主恩。雖未卽予告。已再呈徽堂翁。求爲代題。堅此初服。以遂餘年耳。耿企台光。頻思趨叩。但長征初返。病體難支。且旣以病乞身。一路歸來。幷未敢束衣冠以見縉紳長者。容賤體稍痊。自當九頓台墀之下。先肅寸楲代布。伏冀鑒涵。

答蔡覺我書

四載征夫。一身百病。歸骨冢山。乃不爲當世所憐。部劄嚴催。不一而足。於三辭牘中。已附決絕之語。此番或可免乎。旣堅以病辭徽堂翁。遂不敢謁縣父母。卽翹企龍門。亟欲拜下風。抒積思。而逡巡未敢。此台臺之所必察也。遙語遙吹。病骨欲起。佳品先嘗。悴色欲舒。倘使洪庇。賤體稍復於休息之餘。當從山水間奉杖履。代奚奴佩錦囊也。

與范夢章書

客歲在幕府接手教。卽以呈督師相公。諷誦再四。益增鄭重。其所爲不附板章者。已與使者面商之。想能達也。未逾月而年兄已出春明。相公持報示弟。不言而笑。已復黯然。弟以病軀而從戎馬。戎馬不能尼弟。竟以病尼。頃已借庇。得作閒人。扶病江干。鷗鳥可玩。人間事總不到心頭。而自省猶有一種事。舉世所不照管者。猶時來往於胸中。不能斷滅。或宿因耶。客有余完天者。兩月來兩到柴門。昨復持其密友手書求謁。年兄。其密友吾輩同榜。又年兄同官。其手字弟熟識之。年兄旣與同官。一見能辨也。渠不敢列己名。又不敢書其號。微意可想。至於其事。不待弟言。未知肝膈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

答范懷洙書

豐於東歸途次。見奕轉冬官之報。人所以酬勞臣。天所以昌有德。互相發明。弟之爲快。不啻身當之也。忽接遠翰。以賤病見存。知言哉。焉得不病。且不病何以爲弟。下一轉語。弟之眞面目畢呈矣。不意當是時。猶有以非眞擬弟者。勞親丈爲我寫生也。惟是病能苦弟。而見苦不苦。其苦自滅。辦一副耐病心腸。頗能苦中覓甜。絕貴遊書。伴親密友。樂裴詩箋。迭爲進退。結成工課。近以無官。果覺身輕。且當世之務。留得親丈。翟任之。儘可放弟田間。以恤其倦遊之私。三徑之哦。且不敢勞。親丈作對也。況去留何常。只要各成章法。親丈新膺簡任。豈不知此非講三徑對哦時。或健羨隱士衫幽人筆。而有妬弟心。故云云耳。

答孫相公書

李生來。披示鼎札。春溫之氣。病骨欲蘇。詢知老師起居佳勝。手額稱慶。每念老師素原無病。病從塞下得。

旣脫塞下。自樹蜚然。門生前原執病往。後復帶病歸。只好强之性。恥爲病困。略可支撐。卽作據鞍狀。然亦時復困憊。近稍知儆矣。惟是宮牆之戀。寤寐惓切。誠如師命。西山之人。有時尚能偃僂爲奚童伴。想比十三山之往。大自從容也。三年十月十三日之時爲某詠。而未以示某。業製錦囊以候。老師諸稿鐫完。多時乞每種賜二部。蓋欲一置案頭。一藏櫝中。以老師提誨無已。故敢併請。恭譯題檻十四字。不減半部論語。某何人斯。敢爲優孟。然不敢不拜賜矣。

答畢沖陽書

廢病之人。百念俱銷。自謂滄江一曲。隔斷紅塵。而應門剝啄。云從塞外來。則不覺動舊遊之感。又是台臺使。尤觸故人之懷。手捧八行。面談千里。關外城守堅完。自足灑恃。爲守爲屯。漸推漸廣。台臺所稱照常法做去。卽是勝著。大要敵與我各有短長。匿我之短。而用其長。避敵之長。而角其短。所謂知己知彼。已立於不敗之地也。卽致敵一節。亦看後著何如。我有所以持其後。則多方以誤之。兵原無定形也。特此事我爲感。而彼爲應。感者須料其如何應。以爲下手。又須拚料著料不著兩路。尤須多備料不著一路。方可以誤敵。而不爲敵所誤。今幸台臺在行間。必與當事者算定前後著。以貽宗社之安。某與田夫野老共樂太平也。

與范夢章書

弟是時方爲功服攪腸。大減飲食。一二執友。故舉平生得意人相詢。冀以救脾。因拈戒詩文。求靈夢一聯。致在嚬賓。而蒼頭傳吳橋使至。帶江南雁帛。在坐灑然動色。謂古稱神交。原有是理。及接素札。乃大驚痛。因復自痛。仁兄與弟俱作無母兒哉。弟病臥江干。未得以時問起居。有失吊慰。反辱仁兄於是時念我病。餽我藥也。天地間同鬬者相憐。同病者亦相憐。仰念仁兄之性。何以堪此。然此時不特須猛提禮字作主。則至性將爲滅性。弟甚害此病。只爲提醒不蚤不猛。遂成年年抱病之人。漸弱漸衰。略有感觸。卽心跳氣喘。四肢無力。再不能耐勞煩。入思索。迄今常以貽家君之憂。每追悔恨而已。無及。今特爲仁兄誦之。願仁兄自愛。以錫天下稱者。爲報劬勞恩。且不以嘗萱堂變者。貽椿庭憂也。旰衡海內。有幾人哉。不腆以伐絮酒。聊伸猶子之誼。惟仁兄叱名以告几筵。亮不以弟躬弗親而吐之也。

答曾孔淵書

弟原索竹瀝等物。而遂致分清俸。卽不安。不敢不拜。以爲酬醫之具。每念萬死一生之餘息。得棲幽僻。而復躬逢聖主。大地回春。從此漁歌起興。樵夢不驚。受享清福爲第一義。而手教乃過爲期待。是妬我清福而欲奪之。弟自揣骨法。僉父非達官之相。再照世法。蒲輪無自至之理。政好借不必至之實理。以盜不欲仕之虛名。老親翁愛我。何忍發弟之覆。大札所稱皋、夔、稷、契。定當有人。以弟觀之。夫子自道。弟惟誦太平公等在之語。以自娛耳。新天子舉勸陶唐氏十七歲時。恐未逮此處。觀猶人意。及處徐則非意所及。而特問不拜生祠之名。夫豈不知而問。欲表風節以易海內。故爲此跌宕文法。非時賢所能起予也。樸公有謝府消息。次公於此時勝奮。天道如此。善人猶可爲也。

答滿愫丹書

吾人生尺地間。第一等願。要報國家。而報國家。又全在安危存亡之際。台兄前守甯遠。嬰城以戰。挫敵人累勝之威。後救錦州。身先士卒。矢石相薄。折敵人長驅之勢。台兄之功在社稷。其自高皇帝而下。實式臨之。固不拒孫師相推轂一場。而不佞亦得從交遊之末。借光不淺。即賞未酬功。而此段功勞。自在天地。遏之而愈揚。雖善妬者喙長三尺。祇足為大英雄洗發精神耳。

答姚孟長書

離合之情。無能鼓山陰棹。存亡之感。何堪聞山陽笛。以仁兄知我之深。而猶為麥州事。過執朱完夫語。介介至此乎。前者事在急中。只得借貸。而弟以身任。原無契文。朱公南還。曾自京強遣一契。弟已即時火之。後有吳橋使寄朱公書來。而按其轉寄之繇。有來無往。竟無繇附報章以布鄙衷。致長者之介介。弟之罪也。煢煢孤寡。既燬覆巢。復苦立壁。當是時而介介前說。是江南人人節俠。而河北無一人義士。置弟姓名於蘭譜外也。自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此情告於麥洲兄几前。以百五十金當弟千里之束芻。則仁兄之愛弟者至矣。躬逢真堯、舜。乾坤再闢。人相慰勞。精神相對。各不無異同堂。重泉亦如復起。歌誦聖德。仁兄當亦琳瑯。而救時手段。想仁兄中夜起坐。技癢難禁也。有真堯、舜。自有真臯、夔。予日望之。束髮聞張異度名。未得從之游。兄齡乃有緣。倘借鴻庇。從賢豪長者。乘風雲之會。提挈有人。可免隕落。無負仁兄期待耳。

復朱完天書

別後兩從吳橋使讀仁兄所寄。而其人有來無往。不佞無繇附報。章此番乃得從張異度之手以佈積悃。夫前為麥洲年兄貸事。不佞原以身任之。仁兄自京遺來之券。不佞已即時火之。周氏諸孤。既燬覆巢。復苦立壁。豈對鬻殖以償前事。必拒不佞於蘭籍外。不使得效一毛於縷黍之數哉。仁兄過執不必然之小信。而未暇為不佞地。今以後願勿再提。只以弟情告於麥洲兄几前。以百五十金當不佞千里之束芻。則仁兄之相諒相愛者至矣。孟長兄有字。亦以此語為報。仁兄欲自為信。當容不佞使勉為義。不佞得自附於義。而仁兄之信自在。積悰萬縷。未追詳布。先以緊關之情奉復。

與耿楧公書

兒麟赴試。曾作字併詩扇。令其親投揖客。想既徹覽。昨范舍親有使寄來老哥手教聯翩。且范金為器。以揖客乘宇宙之客。犁庭門蹬之號。鸞行落疑佐北海樽也。大名自經聖聞。而人心之夜氣乍回。國家之元氣復甦。此是聖主轉旋乾坤手段。蓋向來人心盡死。遂令國脈難言。而重陰積蔽之餘。非得聖主大作用以為宣提。何以挽陽和於一綫乎。然宣提之權。賴聖主。鼓鬯之用。賴廷臣。而順風之呼。則不厭懸懸言言之人。而尊有所屬。當是時。老哥試思順風之呼當屬誰人。老哥即不隨人。人不得不隨老哥。即彼謬張其不隨老哥之形。老哥當自保不隨人之節。而非勢所底。老哥全操其勝。非角一人之勝也。為國家之元氣所賴。而完璧主問揖客姓名一段心也。至於運用之妙。自如阿響所言。然此在老哥自有深意。無待淺人之喋喋。特歸懷有所不能已。故併布至此。

與王翼聖書

李道長有疏參滿桂、馬世龍。旨下部。而馬有勘處二字。夫當壬戌春夏。何等風鶴。孫相公拔馬、滿於稠人之中。授以重任。經營關外。恢復四百餘里。使山海在重關之內。不以敵遺君父之憂。有人心者所共知。即不敘其功亦已矣。而復誣以罪耶。至於馬帥七萬金認客、魏之談。更屬可笑。金至七萬。不為少矣。是必於軍中取之。而軍中餞糧出入。不經馬帥之手。監軍與府廳各有銷算。孫相公已總為奏報。即後先求多於關門者。搜索備至。不聞馬帥以贓迹劾。則此七萬金何從來耶。且人情費鏹原為做官。馬帥費七萬認客、魏。便當做官。奈何於逆璫極盛時。席未煖而去官耶。此事理之最易明者也。一去二年。無人提起。金多者固如是乎。李疏語意。從喻安性、劉永基來。蓋喻堅持關外不可做之說。以撓孫相公恢復之意。而劉其心腹也。裏勾外連。大事以僨。因以罪馬帥者罪孫相公。從前踪跡。久著耳目。而李道長與劉稱厚交。即其疏贖驗。意自可見。今日之疏。亦不徒罪馬帥。意亦在孫相公也。夫當國勢岌岌。人無固志之時。有人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一身塞敵騎之衝。宗社獲安。率土受賜。及事略定。而各恣事外之口。橫坐無影之贓。為宵人快報復之私。一唱羣和。幾於吠聲。此英雄所以負戟而長嘆也。然一偏之見。一面之詞。既不能使之不起。所以持公論而服人心。洗前冤以責後效。全在中樞之主持。前日趙率教被督師重劾。竟賴部覆得免。則今日之事。在老親丈必有善為之解者。非從馬帥起見。亦非止從孫相公起見。直從國家起見耳。馬帥在數千里外。此時政未知。弟亦非欲馬帥知。即老親丈如雪肝腸。如雲意氣。施恩於不報之地。而古人有云。更莫留形跡。何曾廢古今。則不可泯滅者。亦自在耳。

答蔡覺我書

清江一曲。妄摹桃源。何期除書尾漁人而至。自訝無繇。不知所以應之者。翁臺乃盛為揚厲。從臾其行。豈非獨欲為林下一人。故迫使聞雲出岫耶。躊躇自笑。原非貴人骨相。且晚節之難。素所切心。每見再出多成蛇足者。此不肖之所以聞新命而踟躕。讀華札而沉吟也。五品原無辭例。擬以病求寬限。或無不可乎。翁臺愛我。教亦指示是祇。難者掛聯請政。乃有緣入龍爪。書作鴻冥判耶。

答孫相公書

門生賤體比前略愈。而蹣跚之步。以點朝班。尚覺其難。家君藉庇。眠食漸復。妻早得雨。色動田疇。遂忘林頭有久壓之部檄也。然繼視此尚不足當雞肋。當是時果有以是法相尼者。適相成耳。止生詮次老師督師大略已成帙。然老師自己事。惟自己心。自己目。自己手。乃無不了了。一假門下士。便有所未盡。匪獨耳目多所遺忘。深心遠志。原非淺衷所能盡測。須老師盡情筆削。庶可成不朽之業。夫兵事當為後法。非圖有激而云也。老師豈以為不然。

寄張石林書

壽宮老年臺開府此地。非為老年臺喜。為此地喜。更為此時之此地喜。六十年不戰不爭之地。忽發其難於一朝。作二十分才。二十分膽。烏足勝其任而愉快。主上神聖。天地祖宗。齊來呵護。默為啓牖。誰令先於

此地。預備斯人。大難一發。不害才於遠地。應時措手。如兔起鶻落。斯亦奇矣。嚮召對錄。聖上雄姿英發。掩映二祖。中興大業。拭目可待。老年臺所以酬主知者。不以堅禁一主剌麻爲謀主。膽一論帖爲嚇蠻書。錦囊祕策。可略括梗概以示敵人乎。薛同知一鶚。同道同筆硯。几年家今。辛且在老年臺宇下。其材品已經道眼。無待曹邱。獨念其假妻一官。幾成雞肋。乃忽以此地綏款。市爲戰場。得依大英雄。以白面習軍旅也。軍中無苦樂。但問所從誰。當是時。薛君樂哉。想老年臺磨壘析鼻。或進薛而詠拔劍斫地歌莫哀。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材乎。滿帥到日。必當尊意。其人沈雄椎魯。大類絳侯。高陽相公所不次拔之者。素知撫事。而以戰功聞。然於邊末竟其用。弟每嘆朴直懇到如滿帥。而得驕悍名。老年臺試思鼻有口。腰無骨之將。能辨殺敵否。夫以魏鄭公以戇而文皇偏見爲嫵媚。年臺大手。自能通此意於用將。國家徼福不淺矣。

與孫相公書

太倉之議。久假不歸。長山之辣。愈出愈奇。而其所以至此者。老師當事任而不自敍。遂使天下眞以爲無功。被誣謗而不自明。遂使天下眞以爲有罪。市虎三至。能不投杼乎。夫老師督師事業。總用金錢。而金錢百五十萬。有功則爲功。無功即爲罪。原不能做無功無罪之人。老師從來只嫌於自敍。三年辛苦。不曾有幾種書册傳布縉紳間。漸丟漸冷。久而若無。遂使有賴功者人賴矣。猶不自言。則賴者非賴功。旣被人賴。則罪即自我當。其有今日。勢所必至。老師初豈見不及此。特以爲事實在邊鄙。必不容洞賴。天理在人心。必不盡澌滅。而今乃有出於常情常理之外者。老師想亦悔其言之不早矣。嚮巽不伐。充國言功。各有攸

當也。彼其之子。旣不遺餘力。老師今豈猶有所諱而不盡言耶。當是時。仇我者固多。好我者亦有只爲老師不自言。從前拮据。未著人耳目。遂使仇我者有所賴以肆其毒。好我者無所憑以執其口。此事之最易明者也。昨見王道長相說一疏。論閣臣分派票擬之非。謂軍國大事。宜專責首輔擔當。已奉諭旨。此物極必返之機。然老師亦必預有安排。不落齊東之手。更令臺省中同心者協應之。方得大暢指歸耳。褎情慎鬱。語無倫次。惟老師原亮。

答滿愫丹書

兄眞旗眞勇。眞正英雄。特生來不曾帶軟媚骨耳。張石林自負英雄。豈不能識英雄。而待不肖先容哉。插虜即橫。素劫於兄之威名。必不敢大逞。然聞大同鎮士馬不及遼東之半。且遺大糗。荷戈者枵腹。則事勢極難。政煩兄苦心耳。惟加餐自愛。

答張蓬元書

前聞台臺以少宰起。馳告韋奔。大家手額。爲世道稱慶。非從舊知起見。不諳此情。遂達鈞聽。豪翰教先加。併得讀答謝稿。一字一拊心。一讀一擊節。因嘆劫數之力。足以驅人心。而人心之力。還足以做劫數。每見劫數盡處。必有眞正豪傑。瀕危而不殆。以爲再開草昧之資。則人心莫非天意。台臺之有今日。蓋天所留也。至於某之不才。加以善病。謬叨新命。苦無辭例。而欲趨朝。又病未能也。且台翰所稱救時一人。政爲白眼賴功者所搆。而波及其同事之人。不獨若馬若茅。見當對簿。即疑名亦闕履在物色。以有解之者而暫

止。不知解者爲誰。所稱愛我而非知我。蓋迂僻之性。何嘗夢遶春明。倘終見押。實獲我心。台臺知我。豈以爲不然。

寄王中韶書

數千里隔。苦無從問近況。忽有魏仲子自都寄督札來。目迎之而神躍。手開之而色飛。偏示友人。若親奉芝眉而聆玉屑也。讀龍復爲黯然。使邇來當事者。有一從風塵外具眼。從國家事留心。豈其當是時。而猶淹大賢於留都。徒令如雪肝腸。如雲意氣。無所事事。而寄傲於雨花臺畔耶。此自有任其責者。於老父母無與也。而不佞下一轉語曰。此自老父母之隨時隨處。總以見品。而與彼無與也。何也。彼一時也。閹人竊柄。做官者向北。做品者向南。品猶易見。此一時也。聖主開天。無論做官做品。一概向北。而老父母猶然不北。則老父母之品。非今日一概之品。想慊心處。不以告人。或料藏遊之地。有一僧父能相賞於千里外耳。即此僧父。捧檄亦既經年。而栖遲江干。若有所思。有勸駕者。輒以他辭對。亦料知音者在雨花臺畔也。否親劉啓我之往。附此道意。劉文武才也。一經道眼。必收藥籠中。魏二哥血疏。聖主動容。鄉園有子。子敬有弟。乾坤不毀。特此等人此等事耳。可無詩歌以翼風雅。惟老父母鼓而不佞舞之。

認眞草卷十六

奉常草

陳治體疏 代

爲因事感時。陳治體以杜亂萌事。竊惟論治者貴識體。體也者。尚簡不尚煩。煩則變而生擾。治明不治幽。幽則隱而售奸。臣新忝諫垣。叨巡視皇城之役。見擊冤者之接踵也。擊徹仗下。狀出懷中。是何體哉。我太祖之神聖。豈不欲使萬方情狀。盡入耳目。而律禁越訴。誠以治天下只論其大者。大體不褻。民志自定。雖有一二事之失乎。不害爲治。大體旣失。而民易其上。雖有一二事之得乎。無救於亂。故體也者。尚直儲神以圖大。寶爲章分以鎮嚚。頃皇上重持之也。然而此風初未經有。忽起於近日。豈無自哉。小人善意。彼見

皇上時濯單詞。以格通國之議。而測皇上之所喜也。喜則信訐爲直。又見皇上偶主先人。以爲一成之案。而測皇上之所護也。護則有錯不認。遂乘以投機之請。求據上游。而豈知皇上之原無成心哉。天下者。皇上之天下也。是非者。天下之是非也。皇上原無成心。而時有其迹。彼糾者身名各當自愛。其謂無可留之理。而每藉溫旨以弛裝。拜疏者可否必有所歸。自謂無不下之理。而閒置諸門於高閣。使非暗有所據。何至堅有所持。至於道路傳聞。或進密疏。人心疑忖。能遽釋乎。大要英明之主。厭雷同而伸獨是。然獨是不從人之多寡論。而從世之清濁論。公道混淆之世。小人滿朝。而有孤行一意者。此獨是也。魏徵之日是也。

公道大明之世。君子滿朝。而有自行一路者。此非獨是也。獨非也。今日是也。論是於今日。政不在獨。則聽言於今日將焉用諫。況密之爲言。自何途以進哉。宋儒眞德秀以進賢退不肖責宰執臺諫。而歸本於人主大公至正之心。夫身爲其主。豈甘明入偏私。顯拂輿情。概繇密寄耳目。人主耳目必有所寄。所寄者顯。是爲治明。治明則宰執可信。臺諫可信。卽間有敗舉。必遭衆棄。而進賢去佞。無拔山轉石之難。所寄者密。是爲治幽。幽則宰執不可信。臺諫不可信。惟近習可信。卽間有小忠。必售大欺。無神靈威武。伏竄借叢之用。臣不暇稽遠代。只取驗近年盜竊國命之魏璫。非以東廠用事耶。朝廷宰執臺諫。孰非心膂股肱。何於奏牘之外。別有日開之事件哉。卽設廠初意。亦察閭閻之動靜。非關廷臣之品題。無奈奸人巧設機穽。以用廠臣。而其禍遂不可救。聖明在御。萬不至此。而事旣失體。必至售奸。顧皇上愼防之也。夫越訴律所嚴禁也。而今聲寃何以異。竊訪尤律所重誅也。而今密奏何以異。二者總傷治體。而治幽之禍。不止滋煩。或謂道路卽有傳聞。微茫無可質對。證言於廷。且被妄言之名。然天下事固有情可得於傳聞。而狀不可明指。人臣處此。與其避忌不發。貽養奸之禍於天下。不若先爲點破。任妄言之禍於一身。何也。造端於密者。喜暗而畏明。一經點破。心不無驚。謀不無阻。則一人被妄言之罪。而使朝廷銷暗竊之奸。固甘之若飴也。臣義激憂切。言無避忌。伏乞皇上勿好小察。務持大體。永塞告密之門。以杜暗竊之漸。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太倉羨弊疏 代

爲太倉羨弊。法當尋根。懇乞聖明。立止報羨。以便免支事。臣頃在庫言庫。謂收放之法。莫善於免支。非獨爲卽收爲放。簡易直截也。錢糧一經出入。便有難白之心跡。惟免支則不求白而自白。然從前筦鑰因多賢豪。豈其智不出此。特礙於報羨耳。報羨起於近年。卽滿差不過二萬。而就事論理。羨何自出哉。人不重出不輕。能有羨乎。旣使報羨。是明使重入而輕出也。據其初意。豈不謂入卽略重。解官豈敢稱多。出卽略輕。委官豈敢嫌少。積少成多。於國亦有利焉。然出入之際。惟一無輕重則已。旣有輕重。何所限制。且報羨是死數。積羨是活法。法而活用。賢者之所嘔心。以冀少裨於國。不肖之所借手。以圖厚利於己者也。不獨筦庫者之借爲利也。利之所在。衆目所射。誰肯讓其獨肥。餽遺犒賞。陋規種種。誰非爲太倉有羨哉。筦庫者亦何樂身受不潔之名。而供衆人瓜分之實。忍氣耐心。孰非爲太倉積羨哉。而積羨起於報羨。則羨之一言。貪夫之所借手。卽陋規之所託根也。今人誰不知陋規之爲陋哉。以筦庫一人之陋。而起衆人之陋。然其實以朝廷索羨之陋。而起筦庫之陋。明言入不重而實重。明言出不輕而實輕。心口相抵。而且強施。以此爲國家積羨。已非公平正大之體。以此爲貓鼠借眠。遂成極重不返之勢。朝廷所得。能有幾何。而使到庫之金。爲在原之兔哉。故太倉陋規。爲有志者之所羞。而太倉報羨。爲有志者之所苦。報羨之令不更。則免支無可行之理。爲國者旣使人有不公之出入。而望其有易白之心跡。勢必不能。筦庫者旣有不易白之心跡。而望其有不隨俗之作用。勢又不能。第恐臣愚批照。受事方新。飲冰自矢。欲舉從前陋習。一舉掃除。以副皇上振刷至意。而報羨不止。則出入終不清楚。何繇使兩袖清風。消眈眈者之責望哉。便私者

每起因公。利國者最忌見小。懇乞聖明。察弊有根因。利有大小。勅令計臣。能除報羨。則太倉從此一清。所得當止二萬也。國計幸甚。庫規幸甚。

告病疏

謹奏患病實深。懇恩放歸。以便調理。以免曠官事。臣以散材。誤蒙聖恩。起自廢籍。濫列清秩。誓捐頂踵。以圖報稱於萬一。詎意葵藿之誠雖篤。蒲柳之質易衰。舊有積疾。每爲舉發。至今春而遂劇。頭目眩暈。手足拘急。且不能趨朝叅。又何遑問職業。惟是時當戒嚴。恥言請告。假以私寓。涉月逾時。臣同鄉同官。所共見者。夫當戒嚴之時。無病而謬言病。謂之避難。固非忠臣之所以事君。嫌避難之跡。有病而不言病。謂之貪榮。亦非志士之所以自處。頃見諸臣中。有以眞病請告者。俱蒙皇上允放。則疾病人所時有。聖明固曲體之矣。臣之立身。頗有本末。素不避難。亦不貪榮。謹以眞病實情。自列於君父之前。伏乞聖明。俯允回籍。以便調理。倘得靜依桑里。末藥餘生。當隨山夫野老。共歌聖化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再告病疏

爲病久不愈。再懇聖恩。俯允回籍。以便調理事。該臣前疏。爲患病實深。懇恩放歸。以便調理。以免曠官事。奉聖旨。鹿善繼素著清勤。起用未久。何得輒以病請。著卽出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念凡生聖世。孰不願依日月之光。而臣自廢籍起列清秩。凡受主恩。孰不思效犬馬之報。而臣以末品。謬承溫綸。病苟可調。何敢再請。詎意盼愈日急。奏劾轉遲。雖回餘生於垂危之後。幸視息之猶存。而治己病於沈錮之餘。非刻期之可起。病中苦狀。未敢褻陳。總之頭目之眩暈猶前。手足之拘急未減。卽聖明不欲廢臣。臣冀收涓滴之用。而臣衞生無術。自成廢人矣。且苦久病不能任官。復念曠官還能增病。蓋自夏初奉旨。入秋不愈。卽擬再請。而顧戀深恩。幾幸旦暮之愈。荏苒至今。病未全瘳。祇成曠職。身猶半廢。徒重負恩。每一念至。無可自容。伏乞聖恩。察臣病苦實情。准臣回籍調理。身旣去官。病或脫體。倘餘生之克遂。總聖德之昭蘇。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謚揭

爲勁直孤忠。幽光未闡。懇賜公評。以彰大典。以維世風事。職祖久徵。繇萬歷庚戌科進士。初任河南息縣知縣。丁內艱。服闋。補山西襄垣縣知縣。聘爲本省同考試官。秩滿。擢陝西道監察御史。丁外艱。服闋。補江西道。巡按蘇、松等處。差滿回掌道事。以直言忤神宗皇帝意。謫澤州判。家食十二年。熹宗皇帝登極。追陞諫議諸臣。奉詔賜光祿寺少卿。其直節在朝廷。政聲在去思。懿行在鄉評。且生蒙神祖優容。沒蒙熹宗褒卹。職何敢一字自諛其先。別有希寵。惟易名大典。聖政方新。而前徽闇沒。非徼鴻恩。職所爲撫心痛也。伏念職祖。儀質端凝。風性峻潔。平生言笑不苟。自爲諸生。隱然有公輔之器。令息僅六月。時値均田之令。部使者屬各署三壤。職祖憐息田之瘠。盡以下報。部使者批駁至四五。而加譙讓。職祖歎曰。是紓民乃蹙民乎。持初議益堅。以得無加賦。然不敢枉要民譽。息田故額二萬八千頃。以履畝古隱畢出。溢四千餘頃。則盡以見賦通攤之。而田乃大均。其令襄垣。值荒旱。凡賑貸煑粥。皆躬爲親督。不以委胥吏。郵塞作

皮袴衣之民皆爲販流、裏故辦。又連歲祲。民多流徙。令不時報。則以逋賦責存者。職祖爲按籍除懸額七百戶。吏白損戶爲令毀。職祖曰。人以僞增。我以實減。何不可。居民蘇而流亡爲之復業。並以惠利便民爲積。以平賦息訟爲本務。及加意於興學廣教。則兩邑之政如一。而拔息士。則首黃職方杰等。拔裏士則首王侍御基洪、士稍勤雲龍等。分校省士。則首蒲州大學士韓公等。士論雅以人倫藻鑑歸之。忠人以均田釐賦諸惠政爲樹碑頌其事。而襄垣人爲立祠尸祝。皆去後不及知。即知亦不能論止之者。初入臺班。首言民生凋敝、縣守令不職。而吏治無所風勵。則以撫按舉案失實。俾藩臬之不類。待參其間。請申飭吏部。以釐其敝。會歲旱。詔百官修省。上言省聖躬。禁酷吏。恤民隱二事。上嘉納之。時朝鮮倡倭。有經略使彼劫還籍。駐郡城外。以倭圖倭器進者。職祖疏斥其選懦觀望。宜投四夷以禦魑魅。乃倉皇去。尋奉命按蘇、松等郡。條議息刁訟以安民生。慎讞獄以重民命。禁火化以厚民俗。凡十六事。下諸廳督行之。而躬以廉重自將。去者秦杜請謁。三吳華競之習。幾爲之變。又疏言吳地瀕江海。太倉有兵使海上。可撫虞而劇盜出沒。鹽徒充斥。沿江重地。宜莫如江陰。請以督糧水利一道駐蘇者。移劄江陰。有旨報可。今著爲令。諸所爲地方深計類是。以至霪雨災。則有賜寬恤以培國本疏。訊追納缺。則有念重地恤民艱消讒患疏。地震。則有目擊民艱乞止逋負疏。袍價缺少。則有挪借錢糧。不忍加派疏。前後凡數十上。皆軍國民生大計。方是時。上以司馬曹軍政事。移怒南北臺省。斥五十餘人。馬侍御經綸以爲言。觸職爲民。聖怒方不可測。仍嚴諭以閉來者。職祖適還朝。謂是不言無可言者。乃上疏申救。大略謂考察不當斥及兵科足矣。并各科斥

之。又并各掌道御史斥之。何爲者也。謂其不言。間多敢言者。謂其目擊時事不言。又多奉差在外者。皇上以不言者爲罪之名。而以言者爲罪之實。是名以不言之罪罪今日。而實以言之罪罪往日耳。何以服諸臣之心。而服天下後世。臣如不言。當獨有愧言者。其愧去者亦遠矣。激切凡數百言。上益怒。謫判澤州。此職祖歷官之大略也。若夫清白自矢。爲邑令。常祿外。纖毫歸公帑。按吳得代。餘公費千五百金。移各關抵額賦。既歸里。囊裝蕭然。杜門謝客。埋先疇自給。教子弟讀書。絕不及公府事。則至性自甘。非力爲修飾者。諸上官疏薦無慮十數。銓部以召還請。不得則請量移。最後有榮澤之擢。而職祖病已劇矣。彌留語諸子曰。官下攜下。生死皆主恩。迄逝。精爽不少亂。蓋生平定力。煩自了徹。以至家行修備。孝友天成。拜綸命。以不逮母氏爲憾。語及輒涕泗不自勝。事先封公。盡志物之養。喪葬誠信。歲時祭墓不衰。室無姬媵。門無狎友。居恆言吾所爲不必人知。亦不必求人知者。然而人自無不知者。熹皇初。總憲鄒公南皋建議。太宰張公誠宇覆疏。得贈今官。蓋其用不盡究。而蓋棺論定。益可以知職祖矣。今諡典集議。職何敢私避以遏先德。謹陳崖略。恭候大君子公評。維風勵俗。惟台衡力賜主持。篤縉衣之惠。而錫華袞之榮。職世世皆戴明德矣。

議汰麻連關文

爲清浮費裨公用。以裕國儲事。准本寺卿劉關文。督放白糧。月餘以來。每閱各倉。見多地壞。地每有當換之板。上每無火磚之灰。浸淫泥爛。長此安窮。甚且脊已淤而塗之以疏泥。壁將傾而支之以梟木。尤非計

也。進署官而計之。小壞者當小修。大壞者當大修。必籌創以爲因。應一勞而永逸。特苦無可動之銀。將毒失可仍之舊。乃有持籌而領麻連者。因究此項。未載典章。巡視查刷之書辦爲大端。而各門太監與本寺書役亦分其餘。一年通共賞麻連二萬七千八百二十條。夫此物一條。准一分二釐之價。則此三百三十三兩八錢四分之金。奈何不以供倉中之經費。而徒爲各役之瓜分也。使爲各役工食正數。猶可言也。而細查舊規。原出額外。故名爲賞。賞以待有功。何功可賞乎。其最可執以爲名者。莫如查刷察院每月呈進御覽。會極門太監舊例給大庫公禮銀三錢。其後書辦不請給銀而改求麻連。每月二百條。若爲庫中省三錢。而不覺其爲倉中耗十倍矣。公家之物。似當先儘公家之用。今按倉廒每歲之修。蓋倉牆不時之崩砌。所需工料總費金錢。即科院每年臨倉收糧。備辦酒飯。以及修整篩匣火具。置買卓衣椅墊。併修斛買撤。巡邏倉夫各買皮襖。何項不需金錢。何不以麻連充此費。名正而體得乎。惟是事久而情慣。則制愛難。且地近而口多。則叢謗易。然倉中實有必需之費。不及今借箸。終無從出之原。額外實有不必市之恩。不自己任怨。終無停止之日。擬從今日。盡以麻連作倉中一切經費。即歲有贏餘。併貯大庫。以待正項支銷。意圖節縮以任急。且恩積少以成多。人之體國。誰不如我。既陳一得。願賀同心。爲此合關前去。煩爲查酌施行。

遼餉召商議

遼局未結。所需本色米豆。尚無停止之日。而其法莫善於召商。莫不善於派州縣。何以言之。米豆估價。概溢時值。未嘗無利也。召商則明年應運之米豆。買於今年成熟之時。且於大熟之地。利中有利矣。即自發自運。而總計猶自多息。故爭先爲之。每至納時。價已盡而米豆猶有餘者。勢也。一變而爲派州縣。當年運。當年始買。既不及時。又不論地。其價視初估。當直無利乎。且召買則吾祇藉手於商。商與民交。有利無害。派買則藉手於官。官與民交。尚可問乎。宋之新法。孰非民間行之兩利者。而安石遂以病天下。則官與民交故也。原其變法。自米豆之浥爛始。彼時上納既多。倉不勝收。官未曾明諭各商。使得自糶。商亦利於無明諭而困積以供後運。苦蓋覆疏。壞於積雨。商賠其資本。號泣求救。遂揀未甚者充運。而一入海艘。蒸鬱更甚。及抵關門。領者卻步疾呼。遂至上聞。津門不勝訶責。曰。商實誤我。盡改而派之幾縣。責成有司。全無他虞。分派諸縣。乘弊易舉。豈不自謂無弊哉。然天下無無弊之法。惟察其弊之何所底而較其可救不可救之情。召買之弊在有餘而有餘豈真弊哉。財得財然後相生。比於長袖之善舞。當上納有餘。政可乘之以爲用。不則諭使自糶。勿令困積。又不則密其苫蓋。勿致浥爛。既浥爛矣。惟有割小以圖大耳。不此之圖。以姑息誤國事。因噎廢食。改爲派買。夫派買之弊。雖聖人不能救也。弊有在法內者。有在法外者。何謂法內。畿南諸郡至津門。遠者千里。鍾致一石。惟陸運爲甚。皆能經略主陸運。順、永兩府俱至困絕。得麻城李公開北海之道。而民以不勞。今使千里爲運。是盡南又爲順、永也。此弊在法之內。而非有司之過也。若夫法外之弊。不可更僕數矣。有派於地畝。而絕不與價。有名抵條鞭。而十不償二三。有派之富戶。既不與價。復責其運。有派之地畝。而運以富戶。富戶既同衆加徵。又偏運而費車牛。有以初出賤估徵於民。而以貴

日之高估銜算於上。尤可異者。漕斛之不可語於私斛。亦明矣。照私斛以爲派。而照漕斛以爲輸。至於輸以富戶。則收者愈加刁阻。即押以農民省察。而路費仍派民間。派之地十家累。必餘二三派之富戶求脫。更張賄賂。此又非通行之弊哉。使其行之如初議之法價。先運到官。埈初熟而糶。則雖雇車騾爲運。而費尚省。無奈價至每必後時。有司得執以爲口爭。價於上時。壟漸增。今所估之價。較仍商時益之又益矣。而祇利有司。不及於民也。萬小民而實侵公帑。數年之內。筋疲髓竭。千里不甯。豈不痛哉。總之惟官與民交故至是。其弊在人。而其所以弊在法。聖王惟念賢者常少。故立法之意。必極周詳。法善則小人無以肆其奸。法弊則君子亦難行其志。如近日新安、新城。獨能使民不知買運之苦。非所稱治人哉。而欲使人人爲新安、新城。雖堯、舜不能。然則何以救之。曰無他。一復召商之舊而已。如崇禎元年。徐覺間豆不過二錢五分。而一石有八斗之贏。則雖三錢一石。商猶趨赴。而畿內豆獨不登。即初熟亦值六七錢。官與七錢。而有司尙以爲鮮。此於國省乎。費乎。而况復屬民也。遂徧天下所同加也。而徵兵運器。畿縣爲傳遞之郵。已稱偏苦。復有米豆之派。實是重加重派也。制法者亦何嘗於畿民。而自廢良法。以滋不可救之弊乎哉。

城守議

京兵素未見敵。列營城外。恐以遺敵。根本重地。先以守爲主。而擺兵城上。每垛用幾人。當計也。大砲小砲。火藥鉛子。應用幾何。當計也。賊臨遠近。施放火器。用何號令。當計也。施放之法。如何措置。決可傷賊。而免自傷。當計也。守城者。何以不寒。何以不饑。何以不疲勞。而樂爲用。當計也。火器何以更番。裝放何以不忙。藥綫何以善藏。當計也。此在城上者也。而城下何以供應。使有序而不窮。城中何以彈壓。使安靜而不亂。皆當計也。馬作何餵養。兵作何揀選。如何屯紮。以銷內釁。如何廉屬。以備出奇。皆當計也。城上城下城中。一體安靜。嚴禁訛言。專聽號令。喧譁者軍法從事。則人心專。人力齊。守無不固。戰在其中矣。而所稱號令。要出於一。多指亂視。軍所大忌也。貴近耳目之臣。各有忠義之心。祇可幫助力量。不可分擾事權。守禦之事。一責之兵號令之權。一責之將。天下事各尋在行人做之。聽其指授。一切建異議。創新題者。皆當報能。而後事可爲也。語云。寧行山下路。須問過來人。今豈無其人乎。目前紛紛議戰。則列營於城外。議守則置馬於城上。枵腹之兵。挾不習之器。立風雪中。而不爲之所。且東挪西移。勞擾無定。恃此守禦。可爲寒心。彼京將豈未諳此。邊將之待用者。不可謂乏。己巳之變。出石亨、楊洪於獄。使總京兵。庚戌之變。宥邊將徐仁、戴綸。使之立功。此國朝故事也。今無罪之將。世猶不可做此例出之。使一調度乎。

答友人問

生才實難。知人未易。大老人望。昭然共知者。不待言。而亦有似其知實其不知者。則高陽是也。善讀識時務在俊傑之語。而想見其人。從高陽四載。見其當國是紛紜。邊計錯亂之時。數語持法紀而國是定。一出決策復而邊計定。每臨大計。當下使有規模。施行使有次第。初觀之似落落難合。而竟底於成。然後信時務不易識。俊傑自有眞也。至其擔荷天大之任。處至危之地。冒不測之險。歷不堪之苦。每於極衝鋒處安居。人謂其天生有膽。每以極惡草物自奉。人謂其天生好儉。而人情不甚相遠。何獨好危難而甘澹薄。則致

身一念。可對天知耳。惟無一念不爲國。遂無一日知有身。膽從此生。苦從此受。而凡有血氣。孰不感發。倡勇敢之氣。而動忠義之心。於是焉在。此段境界。認國事太眞。去俗情太遠。除蕭蕭老書記。以熱腸冷眼。相賞相慰於經營慘澹之餘。世人不知。理無足怪。所可怪者。併其顯然可見之功。而亦抹煞。則不成其爲世道耳。高陽未督師前。關外無尺地一民爲我有。高陽督師四載。重開草昧。奄有甯前。以及錦右。敵兵棄廣甯。退守河東。此昭昭耳目。不待推勘者。故有功無功。兩言而決。以高陽到後爲無功。試想高陽未到前。原有多少遼東。以高陽在事時爲無功。再看高陽既歸後。添了多少遼東。且高陽在事。敵何退守。高陽方歸。敵何遽來。即甯、錦戰守。折長勝之鋒。摯尋仇之氣。飲水思源。城是誰所修。火器誰所教。道將是誰所用。豈不明明具在。而乃高陽以前偏無罪。高陽以後偏有功。獨高陽爲有罪無功之人。豈不大失事理之平。令英雄短氣耶。高陽不自言功。爲志未竟也。而世遂沒其功。趙營平之言曰。兵事當爲後法。若此者。何以法哉。尤可怪者。高陽督師。爲不扶同八里鋪築城之議也。君父之安危重。遂朋友之情面輕。而掩高陽之功。反誣以壞遼者。即出於八里鋪築城之人。非天子神聖。幾不能免。情面之不易破至是。令有心爲國者。何以措手哉。

同難錄序

今上御極。手賊大憝。九鼎妥然。因追斷慘死諸臣。恩命煌煌。已復命部司具請。不盡待諸孤陳乞。概照贈衛給與三代誥命。蓋曠典也。諸孤以爲吾儕望恩。原不在贈敘。但所有以光先世。爲先人了人子事耳。至是而聖明所以卹忠。與地下之因忠以盡孝者。固有弗竟矣。遂各述先人受禍受恩始末。名同難錄。蓋以志其感恩。亦自訂後期也。梓成。徵弁語於余。余思諸臣受禍之慘。振、瑾時所未有。天子聖明。不難創行前所未經有之典以當之。自有此命。令人曉然爲臣盡節。受非常之禍者。朝廷自有非常之報。既以慰死。兼以勸生。或謂有待慰之魂。則死者之忠亦僞。有待勸之意。則生者之忠不純。以報持論。得無令死者不服。生者不受乎。嗟嗟。論不期高。期於中情。使論忠者必不論報。是爲忠臣者。必生既備受荼毒。死復備受瀟條。天日空慘。邱壠無光。而後爲盡己忠。而後爲朝廷之所以成人忠。則忠義一路。祇爲齏粉。髮膚。敝屣祖父之具。此又與於不忠之甚者也。夫忠義固出天性。其勸諸徵。利害當前。立喪所守。況生死乎。所以嘘之使動。養之使長。全在君天下者。故曰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然不經喪之者之毒深。無以見養之者之功大。前此瀋惡倒宇宙晦。縉紳喪節。亙古所無。豈人性固然。亦竊君權者之刑賞。賞餡喪之。日月幾何。至今上而人復知善之不可泯。惡之不可爲也。亦豈人能遽復其性。則今上之刑賞。習養之耳。刑以報惡。賞以報善。報之一言。持論不高。余此頌以養天下。而皇上神聖。其用意深遠。殆非臣下所能窺萬一。如言及逆黨。人孰不恨之。賢之。欲食其肉。未幾而漸平矣。言及諸忠。人孰不憐之。痛之。至於下泪。未幾而亦漸平矣。漸平漸忘。日趨於見善不喜。聞惡不怒之說。而復厚誣吾君。於逆案欲從寬。於卹忠欲從嚴也。至欽定逆案。懷焉大討。而三代誥命之給。即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爲衆涌。不只久倦。且不因煩生厭也。肯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利。爲善畢竟不利也耶。余故是錄。遍諸孤而與誦。皇上既有以

報諸臣。諸孤能不爲先人報皇上。是時相期。誰謂不切。所貴者毋以久而亦平也。今而後。竝期自勵。無毀家聲。乃即所以報君恩。爲諸臣請諸命者。係封司徐君主稿。於例爲破格。於事爲變體。初亦慮上慎重。而竟不難得。蓋徐實善體上意也。余因序斯錄。而并紀徐之惻痛未平如此。

送李元素提督操江序

元素奉命操江。行有日矣。習知元素者。謂無不可爲事也。習知操江者。又謂無可爲人也。即拜命之日。人皆爲彈冠。而元素獨扼腕。若果不可爲者。夫以陵京重地。特設重臣於江上。操利兵而誰何。祖宗深意在焉。乃相因至今。所稱水犀之甲。萬有五千者。僅存三之一。而餘皇三百。且不能十之二。六千脆卒。駕四十戰艦。分布於千五百之江面。落落不能如晨星。而不許巡江之議復起。黜巡而言操。是兵可不論地而稱生勝。爲不知兵者之言也。天下事未壞可爲。既壞不可爲。小壞猶可爲。大壞遂不可爲。無怨乎元素之扼腕也。然余於此下一轉語曰。天下事未壞不必爲。小壞不可爲。可爲者獨大壞耳。何也。事明與時衍。而睹爲時移。一日不覺。即一日苟沿。然其猶有可沿。即其壞之未盡。壞未盡壞之文。具塗飾眉目。儘可偸安。陰委不可知之禍。於異日不可知之人。故曰不可爲也。若閩剔蠹苟沿之病者。其漸移暗轉。令人筋骨俱化爲木石而不自覺。若中蠱。即心若有覺。而呼吸之地。已爲所制。心可得知。而身不能出。若中蠱人。蠱人者其致若採食人之髓。而人以爲搔其癢。髓不枯。癢不止。受蠱受蠱者。其昏若依。骨血已碎於異物。而神魂迷惘。甘爲前驅。有此四者。不底於大壞。其勢不止。惟壞者既大壞。沿者無可沿。容蠱受蠱之地俱窮。招獄使倀之緣。將斷而其時又必有交發之難。蓋國家不能百年無事。氣運每以多難興邦。事變交迫。斯英雄措手時耳。元素之先。盱山君嘗三任操江。爲肅皇倚重。讀其制詞曰。整飾戰船。操習水戰。淺夷至今且無戰船。於何整飾。且無水卒。於何操習。向之操江以捕鹽盜。今日閩賊志未可量。賊黨之處分。又未敢深言。賊之卒若虎。舟若龍。數倍於我。揚舲乘便。則操江之原以壯根本者。且急而爲衛門庭。從前所稱不可知之禍。今即其時。所稱不可知之人。君非即其人哉。君即欲沿而無可沿。又事變之迫。不容沿。此致蠱窮蠱解。獄飽倀醒之時。天下乃可爲也。而爲之者幸値元素。遂元素者。不辨其爲勳貴居恆脫去膩習。一漏之外。時彷懸蠡習之者。所以謂無不可爲事也。君故曹國爵孫。高皇帝見甥如見雄一語。即山陬海隅。無不借以券齒。而余復從元素得睹高皇帝手敕時稱孔名。即二百六十年。精神淋漓如昨日事。故諸臣節者。必曰報國。而元素之於國即其家。以爲國事。則猶可諉之人。以爲家事。則無論可爲不可爲。無不爲之理。況事理事勢。相乘相薄。必至不可爲而後可爲歟。或以爲國家事權不專屬一人。即操江之使。烏能自行一事。君即欲修復職掌。而轉關之處。掣撓易生。脣焦肝沸。誰其聽之。余則曰。有是言也。不聞求牧與芻而不得。一段公案。在乎從前無以職掌爭者。其志可知也。爲國事則萬五千之水犀。三百之餘皇。欲一恐不足以濟緩急。若志不爲國。則諺有之曰。管三人不淡食。況水犀六千。餘皇四十乎。爲國自爲兩言而決。元素不難爲知罪之孔距心。寥廓宇宙。豈遂無爲王誦之之子輿出其間哉。是在元素矣。是在元素矣。余因元素暨超之中函數君。皆雅相期許。以無負聖天子中興之運。故於其行。不能作泛談。而直致若此。

景逸先生像贊

莫謂象非眞。先生之神。原在象外。莫謂象無言。先生之意。原在言外。且非即非離。何內何外。即外而鬚眉。更外而衣帶。而冥吾神以爲盤礴。引吾意以爲刻畫。則先生之辨賢奸如蓍蔡。持是非。忘利害。了死生。無芥蔕。孰不以爲撐柱兩間。震耀百代。然總於此粗而不足按之鬚眉。離而不相屬之衣帶。而無不一一具在。嗚呼。是東林滴派。洙泗正脈。子高子之眞。任憑弔者之下拜。

與考功司公書 同徐斗南張重光

隴州知州劉昌胤。既陞南京錦衣衛經歷。胡撫有疏追論其變法徵糧。大爲民害。中間開款。多後官事。明謂或出州官之徵斂。或繇衙役之侵收。雖云因廝襲訛。實繇變亂成規。則劉昌胤有不得辭其責者。蓋事皆三月至六月事。昌胤之離任已數月矣。後官旣鮮幹材。致滋多弊。何與前人。而追論之。即聖人作法。能使後世之無弊邪。何以服天下也。且其所稱變亂成規。更有可駭異者。疏云。隴州每里原設收頭。劉知州增設義民與皮鞭一條。下鄉打糧。民畏威完納。夫糧之完不完。非細事也。皮鞭而可完。又何尤焉。即稱畏威。亦何必併此威而無之。而隴州完糧。實未試蒲鞭也。隴糧止完三分。舊矣。其相沿之法。每欲催徵。則收頭里長共斂民錢。以求寬限。權在吏書。則買吏書。權在左右。則買左右。催一番。即斂一番。更屬慣批比者幾人。苦捱兩次。即以爲三分之數。原不能增。代陳民隱。容其拖欠。此莫非糧銀。而不得爲糧用。里書旣恣蠹食。官吏且同鼠眠。永以拖欠之名予民。以空匱之實予國。勢已極重而不可返矣。劉知州洞悉弊原。遂盡除舊法。不用衙役而用義民。不用刑罰而用勸諭。明與說破。謂小民雖未完糧。實已費錢。與其以錢飽奸人。而負拖欠之罪。何不以錢完正項。而成忠順之民。當是時。衙門內外。無一人敢索小民之錢者。但有一錢。即得完一錢之糧。人孰無良。翕然從義。從前止完三分。遂突然完九分。串解之文。纍上官有案卷足稽之褒。此功耶罪耶。使完糧不爲功。變法遂爲罪。是不完糧之法爲良法。而不可變。是錢糧之正數。爲庸額而不必完也。國家最急莫如財賦。邊餉年年歷欠。處處脫巾。甯遠至於叛撫臣。則糧之完不完。其所係何如。其重有一人焉。於久不完之處而能完。更於衆不完之中而獨完。是當如何獎拔以爲風勸。而乃爲陋規作護法。謳功首爲罪魁。秦吏尚可爲耶。國事尚可爲耶。大要劉知州做人做事。學古認眞。不行饋。倂不謝薦。以此取人重。亦以此惹人嫌。即完糧一節。舊日慣使寬限錢之衙役。痛恨以爲蘄其喉。同時不完糧之庶僚。深忌以爲形其短。以爲不處若人。則寬限錢不得再使。九分糧只得常完。毀言日至。即故撫能不墮其雲霧中哉。然即胡撫之言。亦曰。第念其志在急公。才有可用。則本心不能全違。已見乎辭矣。夫當今之時。而有急公之志。可用之才。不破格拔之以救時。而於錦經一秩。尚爲掣撓。此志士之所以負戟而長歎也。惟台臺爲國事惜人才。爲官常持公道。使志士本色。遭留黜而益明。終得伸其眉宇。爲國家效一臂之用。其於世教。豈云小補。劉知州爲某閭里。熟知其爲人。更爲某蒿目。熟睹其當官。非敢爲游詞以昳名實也。

與賀中冷書

國用不足。聖主責成計部者至矣。計部思所以副責成之旨。當按財用之所以出者大端何在。而通爲一體。而後州縣考成之法。與撫按之舉劾。銓部之黜陟。通爲一體。而後州縣之拖欠漸銷。軍國之經費漸裕。夫人情所趨者權也。天下之權。外在撫按。內在銓部。而計部之權。輕於飛羽。且內之黜陟。一遡外之舉劾。則銓部原與撫按爲一體。獨不一體戶部耳。當戶部極輕之時。固不能於銓部前與撫按爭權而佐國用極乏之時。又不能於聖主前使銓臣分罪。爲司農者。倘不特地立起。拿定主意。以自爲計者計國乎。司農而不自爲計。誰肯爲司農計。不完糧者。銓部既徑爲陞。獨完糧者。撫按反明爲劾。如陝西胡撫參隴州知州劉昌胤。爲其變法徵糧也。隴糧從前止完三分。劉知州遂完九分。不賞其完糧。而尤其變法。是明以三分之完爲良法也。處一官而阻急公者之心。借欠糧者之口。從此不完糧者不止秦吏矣。朝廷再有何法以裕經費。計部再有何策以副責成。翁臺有心人也。又貴衙門事。故敢商之。

與徐明衡書

別來情事。從何處說起。昨奉謁。値兩大老在坐。故不敢進。念仁兄此時政忙。何敢必於求面。惟素忝道義之交。有不容不及時以聞者。被難諸賢。同膺聖恩。而三代誥封。周蓼洲郎君之請。已奉俞旨。各家子弟。事屬一體。欲共陳乞。自厭紛然。望仁兄總疏題請。則一舉而諸家之事完。已具公呈。候投臺下。幾諸公子仕處。俱在輦轂前後。不時相晤。遂以呈稿來商。其情切。其理順。仁兄仁心義膽。必有語未終而據案起者。無待弟饒舌也。此事須得仁兄做。精神掩映。決於國典有光。而諸賢之目可瞑。仁兄不後不先。以是時至。造物未爲無意也。

答徐明衡書

昨午前得仁兄傳來旨意。令人平地躍起。午餐加倍。至夜喜不寐也。今復讀疏稿。明剖不待陳乞之理。明酬痛快。怪不得俞旨天降也。世間眞文字。從眞肝腦流出。而肝腦者原人所同。然特患在己不眞。故不能動人。而猥云天下事不可爲。豈不厚誣聖天子與賢宰相哉。謹即傳致各公子。

復張石林書

數段長安。未敢於風塵中開眼。偶留中陽日。獨喜接故人書。不四六。不寒溫。直道肝腦。無異以清冷漿醒頭目也。宣中原是重地。而況在此時。天幸安排仁兄於此。遍讀大疏。痛切明悉。原是近裏著己工夫。而人以爲虛恢。爭爲款局左袒。彼八十五丈人原特受撫虜官銜。其主款是衙門本色。特朝廷起丈人於田間。使督宣大。則即總督二字。戰款俱在其中。奈何單標之曰撫西虜戰守相三策。操縱在我。無不可用。而款不可明以爲題。以款爲題。則一步動不得。故西事之壞。壞於以撫虜字入總督官銜中。從來無此體。無此理。弟於田間見此報。即對親友。翻李相須用讀書人。撫虜軍門。載在何典。固不待近日議論之兩鑿。而始知西事之可憂也。既主於款。仁兄在此何用。即滿將軍亦何用。然又不肯放仁兄。則此懷良苦耳。

答袁自如書

恢復之議。翁臺呼而高陽應。恢復之事。高陽鼓而翁臺舞。乃甯、錦屯防而高陽能。甯、錦戰勝而翁臺能。誰實爲之。誤乃公事。幸聖人御宇。尊起臥龍。中外臣民。塵底績之有期。交相慰也。復見大疏。爲高陽剖白。一洗近歲之陰霾。再見本來之面目。凡在縉紳。爭爲傳誦。翁臺豈阿高陽者哉。翁臺之任。即高陽之任。則高陽之案。即翁臺之案。高陽之誣謗明。則翁臺之展布易。此可爲廟社慶者也。

與袁自如書

高陽公爲八里鋪長城。獲怨於王帖雲。此自因翁臺大議起。不待言也。帖雲修怨高陽。而借馬、茅爲題。此其心事路人所知。亦不待言也。兩人俱當對簿。茅以中途患病未到。馬則久繫囹圄。歷經審問矣。原參項款。俱無踪影。而當事者必欲深入。明知其無實跡。只要強坐總之帖雲餘毒所螫。朝士隨其雲霧。未易驟解耳。昨大司寇忽過敝寓。問馬世龍事。弟不能作違心語。直頭直腦。陳馬帥有功無罪之狀。兼述帖雲報怨高陽。借手茅、馬之詳。且謂再創河東。奄有河西。實高陽用翁臺之議。而馬帥奉以周旋。四年間無一事不從三人手中過。今督師公見在軍中。何不以馬帥事問之。而必據無影之參疏。強求硬坐乎。司寇云。亦爲馬帥屢審。欲定其罪。又無實蹟。已作字問督師公。求他實實寫來。弟踴躍許之曰。如此則事蹟自有卷案。功罪自可明白。以前之功罪得明。則以後之邊事可做。非小關繫也。司寇意似稍動。而未知其字已徹視否。夫馬帥之事。即高陽事。而高陽舊日之事。即翁臺今日之事。且高陽與馬帥舊日所行之事。又皆翁臺舊日所同功一體之事。讒者高陽餒糧事。舉國之誣謗。得翁臺一疏而立明。則今日馬帥事。非借翁臺片言。誰爲雪其冤者。司寇忽發諮教之意。此天不欲使馬帥終苦囹圄。高陽復墮坑塹。而使乞靈於補天之手。然馬帥在邊四載。豈能一一盡得人意。則今日乘危下石。難保無人。持公道以全大體。全在翁臺主張耳。司寇字或未及茅。而回札不妨帶雪數語。此自關邊計。非直交情也。

與沈彥威書

弟以同門爲甄僎。眞屬奇遇。而半年來不敢輕通寸楮。以涵濟嚴。非獨引分。宵直避嫌。實以老公祖一隔易水。宇下二十城。總無不平之事。即懷愛助之心。無可借題耳。而居恆以未効一得於知己之前。不無實由空岡之恨。今乃幸有可借以裨高深者。得諸地方士民之口。聞見極確。關繫吏治甚大。急爲老公祖陳之。新安胡令上棟。近未列薦。不知何故。上谷吏治。倘稱多賢。據實而論。如新安之徵糧不收。粘單納姓名於壁。仍令領回者有幾。如新安之間理推題和息。不事贖鍰者有幾。如新安之買辦一照市價。不許行戶者有幾。如新安之供應上官。不用富戶。件件自辦者有幾。如新安之籍束佐貳。不生事。嚴戢衙役不下鄉者有幾。且徵收即平。而合封不無微羨。即以本地之物。用之本地。如驛馬之買解。誰似新安於發價七兩之外。官自補足。而民不擾。遼餉之米豆。誰似新安絕不僉派。令殷實吏就天津買運。而民不知。如靜修祠之重修。先以分貲爲倡。如伉孝子之給絹帛米肉。月以爲常。孰非以新安財。做新安事哉。至於錢糧則消積年之飛洒。於產產則驚豪猾之覇食。不無一家之怨。實開滿路之歡。而迎春悉裁陋規。船稅悉能徵權。娼優不敢入境。摽竊俱已潛蹤。又未易更僕數者。若不論資格。惟核治狀。上谷二十城。當以新安爲第一。

而近乃不得與薦。此異事也。以如是官而不得薦。必有中傷之者。蓋胡令卽得千萬人之心。而未必不失一二人之心。其千萬人之知感。雖出公道。而未能操殿最之權。其一二人之隱恨。雖出私情。而或能參異同之議。此於吏治關係不小。察吏安民。係老公祖之事。想於按臺復命。必力爲推轂。而此時新安令顏聞有去志。新安民恐失其慈母。卽弟密邇鄰壤。熟聞輿論。亦愕然若有失。惴惴然恐事之再誤也。故據以入告。聊自付於高深之一助。而更爲風勸有司。勿以愛民爲覆轍。相率爲剝民之事。蓋共以剝膚之災求救於害提心銜驅手。非徒爲邑令抱不平也。

與袁自如書

前書已發。而馬使持翁臺回戶部咨來。展讀數過。可勝感服。適蔡兄在座。細爲商搉。蚶雲陷馬。原所以陷高陽。則欲爲高陽。只在雪馬。馬帥初到。問官儘欲深入。因邇來長安公論漸明。人情歸向高陽。尙有東山起謝之思。故於馬之獄漸寬。而請教於翁臺。蓋明知馬帥之事。卽高陽事。而翁臺前爲錢糧出疏。以雪高陽。事屬一體。必相呼應。故欲借翁臺之語。以爲雪馬地耳。翁臺大咨情理曲盡。而有疑者。柳河原係晴將接難民。已經高陽奏過。今云欲渡河斬級。似宜再酌。恐深文者借爲難端。通壇一段。似可略寬。蓋馬在罪中。禁受不起。翁臺之語。尤禁受不起也。咨中有此二段。馬便難脫。高陽便不得乾淨。弟與蔡兄愚見如此。又聞蔡兄述翁臺千里相念之意。故有所疑。不敢不明質於翁臺。亦所以報知己也。

與袁自如書

大咨再至。是涸淵救命符。爲人須爲徹。於寅翁見古誼。然豈從一武弁起見哉。國之大事在戎。而卽戎之患。莫大於局外掣肘。腦後穿帳。冷盡豪傑任事之心。今藉寅翁力。爲疆埸效力人爭些地步。有益廟社。豈曰小補。蔡兄無能。其肝膽寅翁所重。其淪落寅翁所憐。今有字往候。併致高陽相公。胥蓋海內聲氣。能有幾人。黑水白山。政英雄精神所到。盡臨風東望。可任依依。

與張石林書

年臺治兵勞苦。而聖主不發西顧。弟與朝士。總席年臺之勞苦以爲安樂。古來聖賢豪傑。精神橫亙宇宙。有一不向勞苦中結成哉。滿帥固東方所指爲驕悍者。一遇年臺。竟成乖物之騶。此自年臺爲國起見。初非曲徇於滿。而滿自分一老革。何以得此於熊軍公。鳴鼓遂欲嘔心圖報。且欲捐驅。弟於滿之感恩。而益信年臺之善將將也。聖主安得更發西顧。朝士安得不優游委蛇。席年臺之勞苦以爲安樂哉。男兒生世。身爲天子鈇鉞。使舉世借以爲安樂。亦足矣。敢因滿使而驟言。

與滿儀丹書

不佞借庇序轉。實愧素餐。乃辱故人遠念。既惟無以答君恩。復惟無以酬知己。惟是身逢盛世。將相得人。使踽踽病骨。得優游委蛇。所稱厚幸爾。夫以石林年兄之肝膽材略。而共事一方。自是奇緣。台兄自能見重於石林。非關不佞也。前得石林手字。自述其交驩之意。總從爲國起念。疆埸有兩大賢。率土所共借以安枕。豈獨相知者一人之私慶哉。

答張石林書

論邊計疏於邸報見。而荒政略纔讀於劉本。極重仁兄。極疼仁兄。又極服仁兄。天下再得幾個眞爲身家。眞爲姓命者。布列於重鎭。何款局之不可能。何聖武之不可揚也。弟與徐老師比鄰而居。每相過對談。輒以仁兄事爲燥脾。徐老師分考一番。模索得眞正英雄。於最重地最急時。爲國家撐天拄地。是大得意事。而同門如弟。隱隱借光。不禁其說項也。特三復淚從腹中下一語。不無同病之感。弟四年於邊。腹中飲淚多少。仁兄昔於郵筒中慰我。則今日相憐。自分比他人不同。此亦可共滿儀丹道也。

答范夢章書

巳不得仁兄做封卽墨京岡之事。痛快一番。又巳不得以眞聞眞見。鼓助仁兄。借人酒杯。澆我磊塊。然天地間第一快事。卻禁不得一字不的確。無心腸者勿論。卽有心腸矣。而眼界未必到。耳根未必清。或爲成案所封錮。或爲好人所顚倒。儘力做去。反貽千古之賊。弟何敢忘仁兄臨別握手之語。而欲求一當。更不容草草。會人既很不能多聞言。又恐不足信天下。事眼見是實。耳聞是虛。仁兄身到地方。椿椿都該眼見。不可靠耳聞。況揣形模影於數千里之外乎。州縣事都有頭款。按款課簿。無處藏躲。只要商節面他時時問他。閫邸毛伯月課簿。亦實有益。只不宜聞罪以法。而累意。仁兄集其長。去其短。則秦鏡在懸。課實不必問聲也。且巡撫二字不相離。不巡何以爲撫。常巡則守令情狀。一一目睹。或虛車徒騎擾。飲食若流。此易易耳。簡其儀從。止其送迎。自備我用。誰不樂其簡便哉。聞節推可任者。張瑞之透爽。衞景瑗之眞切。尹明翼之執持。皆留心定事。有益地方。太守王建和。有古人風。屬吏無敢送一栗。弟所聞若此。然總不如仁兄親見其人之足憑也。此以後仁兄日有所見。日有所行。當時以教我。弟或偶有所聞。不難頻寄以備參酌。聞中州惡俗。好告謊狀。假捏罪貫。串通彼處衙役。作奸取利。有石維屛作道。於狀尾卽印以旨籍徑繳四字。而謊牧之害遂除。人皆思之。今不知尙有此風否。仁兄前不知此狀可到否。聞往時上司批准狀。有司繳還。每逢其怒。故石道爲人所思。明衡憂歸時事日異。何處著手。何處開口。所恃者聖主原無成心。時有疑局耳。天下治亂。係宰相掌舵無人。奈何奈何。

答方仁植書

台翁行。弟以病不能送。未幾遂居圍城之中。無路延顧。隨緣用一醫。幾無生理。今借庇漸有生機。而身尙不能見客。手尙不能作字。手札娓娓。其見憂時熱腸。恨推轂高陽不盡。國事一旦至此。猶幸此時猶得高陽之一出。以濟艱難。同志諸人費盡推挽。雖未獲之綸中。然繇令觀之。祖帥之洗心報國。斂縱從永平。不能長驅而東。則關門之駐。似有定數焉。邇來兵氣振揚。斬首已逾一千六百級。而設伏用間。俱有深機。阿永圖遵已酋次第。天心助順。想狼煙不難靜掃也。馬帥身捉敵衝。鴻橋一戰。大著奇捷。而責備猶然未已。總因朝士知兵者少。急欲敵退。以釋其金甌保家之懼耳。亦城公祖想亦爲衆論所持。數數催戰。今既謝事矣。未敢保接手者之知兵否。高陽有疏。深破文士之否。幸本兵不作異同見。但得大家省言。讓邊人自規進止。敵不足退也。果徼社稷之靈。卻退敵兵。便是高陽退步時候。人固不願其入中書堂。卽高陽亦

甯復作黃扉夢乎，弟一病纏綿。久思歸計。第以時方多難。未忍投閑。解嚴之時。當問弟於長林豐草中矣。
我輩十年來。死生患難。何事不經。而雞肋鳥紗。夜行不已耶。台翁同心者也。敢爲誦唐句云。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

范文忠公文集

范景文著

本傳

范景文、字夢章.吳橋人.父永年.南寧知府.景文幼負器識.登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勵.苞苴無敢及其門.歲大饑.盡心振救.閤郡賴之.用治行高等.擢吏部稽勳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泰昌時.羣賢登進.景文力爲多.尋乞假去.天啓五年二月.起文選郎中.魏忠賢暨魏廣微中外用事.景文同鄉.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嘗言.天地人才.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時以爲名言.視事未彌月.謝病去.崇禎初.用薦召爲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京師戒嚴.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餉皆自齎.抵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獨河南軍無所犯.移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練兵通州.通鎮初設.兵皆召募.景文綜理有法.軍特精.嘗請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歸之官.民稍助其費.供應平買.不立官價名.帝令永著爲例.居二年.以父喪去官.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就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屢遣兵戍池河.浦口.援廬州.扼滁陽.有警輒發.節制精明.嘗與南京戶部尚書錢春以軍食相訐奏.坐鐫秩視事.已敍援勦功.復故秩.十一年冬.京師戒嚴.遣兵入衛.楊嗣昌奪情輔政.廷臣力爭多被謫.景文倡同列合詞論救.帝不悅.詰首謀.則自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爲言.帝益怒.削籍爲民.十五年秋.用薦召拜刑部尚書.未上.改工部.入對.帝迎勞曰.不見卿久.何臞也.景文謝.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

機務.未幾.李自成破宣府.烽火逼京師.有請帝南幸者.命集議閣中.景文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臣非所知.及都城陷.趨至宮門.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景文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爲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遺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景文死時.猶謂帝南幸也.贈太傅.謚文貞.

原序

吳橋范文忠公任宰相.未幾捐生殉國.純忠大節.如麗天之日月.光芒激射.亙萬古而常新.而公生平立朝.與夫發於心而宣於言者.世或未盡知也.余忝列禁苑.與修明史.頗悉公生平.今歲校士通州.公之長孫昌平訓導繼祖以所刻公文集十二卷請余序.余先君子嘗及公之門.而余今得挂名公集中.爲幸實大.其何敢辭.當明愍宗時.十七年之間.先後作相者凡五十人.賢不肖雜揉.卒至顚覆不救.比及相公.太原已陷.甫逾月遂更桑海.竟以身殉.公才略過人.曉暢兵法.撫中州時.提一旅衛京師.遂令治軍昌平.護陵寢.其後又令掌南樞.中間以居憂罷官.未竟厥用.向使久任.公以軍事.或早命公爲相.抱負經濟.坦行而恢展.庶幾可措大廈之傾乎.用公之才不竟.而公遂以節顯.然天下知其慷慨於臨難之秋.而不知其堅確於平居之日.蓋正色立朝.危言危行.觸迕權勢.百折不回.素所樹立者然也.方公任銓曹.魏璫焰大熾.欲以年例逐黃忠端、李忠毅、周忠毅輩.公挺身與抗.拂衣徑歸.後爲南大司馬.疏持武陵奪情.且力救黃公石齋等.得罪削籍.此二事皆公大節卓然不朽者.夫鉤黨之禍.至熹宗而極.膺、滂、斃於北寺.洛、蜀、黨於端禮.公已作虎鬚之編.而幸爲鴻網之脫.其榮辱生死.一毫髮間耳.至於身掌戎機.指顧變立.適抗時宰方張之氣.干數主不測之威.挽清議於莫伸.砥橫流於已潰.批鱗激怒.斥逐無悔.其骨鯁何如哉.劉瑾之擅權也.秦人之中.惟一彭澤子然遠之.江陵之固位也.大僚之中.惟一張岳毅然爭之.二人皆聲高當

時名震後世。況公兼而有之。且以純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耶。公始登第。偕定興鹿忠節公、長洲周忠介公淬礪爲歲寒交。究其末路。大略相等。可謂白首同所歸者矣。詩古文固非公所重要。自簡質古勁。不趨世好。奏疏則公之經濟與氣節存焉。嗚呼。文以人重。人不能以文重也。讀公之文。而想見公生平立朝殉國之本末。忠義激烈之心。其必油然而生也夫。時康熙四十年歲次辛巳重九前三日。提督順天等處學政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門下晚生武進楊大鶴頓首拜撰。

范文忠公文集目錄

一卷　奏疏

二卷　奏疏

三卷　奏疏

四卷　奏疏

五卷　奏疏

六卷　簡牘

七卷　序

八卷　記傳

　　　碑誌

九卷　行述行狀

十卷　雜著附補遺

范文忠公文集卷一

明　吳橋范景文著

奏疏

起廢緣繇疏　以下攝銓稿泰昌改元八月

題爲開讀事。文選司案呈。到部。伏讀恩詔一款。建言廢棄幷礦稅詿誤諸臣。已奉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永錮歿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卹錄。欽此。夫廢籍諸臣。放棄數十年。自分已斷溝中。無復雲霄之望矣。明綸一頒。巖穴生色。亦諸臣殊遭、清朝盛事也。臣部仰奉明詔。一朝盡用此百餘人。豈非至願。而敢有後焉。但諸臣窮巖沈晦。姓名常不時聞。黃髮老成。存亡亦難具斷。儻以既朽之骨。復點啟事。大典爲之不光。或以未當之舉。啓疑寘吏。德意因而中格。則臣之所大懼也。用是再三躊躇。遵明旨除事關國本抗言得罪者。查開職名。不論存歿。另本奏聞外。而建言詿誤諸臣。灼知最確者。先行起補。其餘次第採訪。不出一兩月。而咨諏當無不眞。不出數十疏。而前後亦不相遠。況施爲有序。員缺漸通。銓法自不得不爾也。惟斷聖明。疏上即下。用如流水。人鮮枯薪。則浩蕩之恩。於焉可廣。而簡濟之美。於焉立見矣。

考選科道職名疏

題爲開讀事。萬歷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伏讀大行皇帝遺詔內開，兩次考選幷散館科道，俱令授職。欽此。又查本年二月內本部題，爲目前急務惟疏通候命諸臣爲第一義，萬乞卽賜俞允事，奉聖旨，是。欽此。本年七月該本部文選司題，爲從古無八年久候之臣等因，奉聖旨，考選散館各官，已遵遺詔補用。吏部知道。欽此。夫以窮年累月，所仰望而不得者，一朝立爲疏通，以千言萬語所籲請而不得者，一旨最爲明白。諸臣業已遵旨而升臣部，無庸補牘以請矣。但周朝瑞等職名履歷前疏未備，謹載開具上覽。伏祈聖鑒。

卹用建儲被廢諸臣綠疏

題爲開讀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爲照伏讀詔書內一款，建言廢棄幷礦稅詿誤諸臣，已奉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關國本，抗言得罪，降黜謫戍，永錮殁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卹錄。欽此。夫建言諸臣，而中有事關國本者，或叩淸閽，或忤時宰，或引義而廷諍，或因人而株連，皆成先帝之令德，屢宗社之遠慮也者。雖宸衷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犯顏不避，何可沒回天之力。當其慷慨發言，計不反顧，時豈知有今日哉。而一斥長甘，九死不悔，其忠悃良可念也。先帝神明不測，用意淵深，陰採其言，以鞏萬年之庇，陽棄其身，以貽一生之名。今皇上篤念舊人，幷其身而顯庸之，卽殁而不忘優恤焉。固已生輝於巖穴，賁彩於泉壤矣。亦諸臣千載一時也。臣部仰遵明詔，除舊輔王家屛之功存密勿，不敢概敍外，其餘疏名上覽，伏祈敕下臣部，再加查訪，存者不次起用，殁者移咨禮部優恤。其有一時開載未備者，再行奏聞。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起原任戶部主事鹿善繼疏

爲計曹念在急公，舉朝望切宥過，伏祈聖慈免降，以惜人才，以光新政事。文選淸吏司案呈，爲照原任戶部河南淸吏司主事鹿善繼，公忠不貳，足稱社稷之臣，沈毅有爲，卓爲名教之主。持節可堅百折，籌餉特見一斑。相應請復原職。案呈到部，爲照鹿善繼之被謫也，以留犒金花，而其留犒金花也，以需餉急於燃眉，措餉窮於露肘，聊出此不得已之計耳。夫不惜一官，以收潰散之軍心，以存殘破之疆士，以宣上德意，而垂萬世之令名，有臣若此，正宜破格獎拔，用示風勵，而反蒙譴降，人其謂之何。先帝神明天縱，豈見不及此，勿亦以濟之名不出自上，權宜之法，徑行自下，姑假此以警後來，而重朝廷乎。臣部遵旨擬降，朝廷之權已伸，而令已遵矣。疏上而不報，可窺見原無成心，姑留以待後庸，或者別有深意，是未可知也。且見皇上慨發內帑二百萬犒邊，薄海內外，無不仰頌明明后舉動非常，夫在內者尚可出之，而宏大度，在外者何不可竊之以濟亟需。若鹿善繼者，想亦聖明之所欲亟宥也。伏祈敕下免其降級，照舊復職。邊士聞之，必將曰國家未嘗忘我，而斷不解體。廷臣見之，必將曰國家不肯負人，而莫不盡心，非特爲一人之宜而已也。

陞原任御史劉光復疏

題爲藎臣效忠可嘉，明主錄用難緩，伏祈超陞，以宏先德事。文選淸吏司案呈到部。爲照劉光復既以言

獲罪矣。彼其亦衷欲灑，臣取其心，犯顏不避，臣取其氣，而慈孝之語，奉揚休美，亦舉朝所共欲言者，不聞有大罪也。或但罪其高聲越次耳。然覆盆五載，已寓磨勵之微權，而釋繫一朝，彌見浩蕩之德意。若竟其所爲，必能殫竭忠猷，報答明聖。一以教臣下之忠，一以明聖主之孝，一以廣先帝之仁，一舉而三善備焉。伏祈敕下超陞光祿寺寺丞，在本官感恩而圖報，在諸臣聞風而作忠，亦風勵一大機括也。

鴻臚正卿改用甲科疏

爲臨御方新，朝儀當肅，鴻臚正卿改用甲科，以復祖制事。文選淸吏司案呈，照得鴻臚寺正卿，自王用賓察處以後，員缺已四年矣。先後建言諸臣，皆議宜用甲科。此非無據也。查得萬歷元年十一月，鴻臚寺缺正卿，該本部擬陞正卿仍用進士。其別途出身者，歷俸年深，但陞服俸，官至左少卿而止。此載在職掌，班班可考者。嘗有居巍葵，以嘉靖丙辰進士，由太僕寺少卿改鴻臚正卿。此卽先帝初年事也。後失其制，概用別途，固以其禮度之素嫻耳。然家起賓郎，以廁九列之班，已自不韙。卽儀習嫻熟，以示百僚之瞻，必且不光。雖資格不可局人，而典章自宜遵奮。今南鴻臚卿余啓元現用甲科，何獨於北而反不然。合行亟請。案呈到部。爲照聖主御極，中外具瞻，漢官之儀，復見於今矣。然肅朝常於九重，宜法儀於百辟，則鴻臚實司其事，而可復以他途混乎。若用甲科，則揚眉於濟蹌之列，而該寺重；樹儀於殿陛之間，而朝廷尊。所關亦自不細也。既經該司備呈前來，相應僃請。伏祈敕下臣部，除該寺左右少卿仍用別途，其禮熟資深，止加服俸，正卿一缺，務擇中外淸望甲科以充斯任，庶儀觀整肅，典禮昭明，亦維新中一事也。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救吏科給事中周朝瑞免降疏

題爲愚忠可鑒，聖度宜宏，祈恩免降，以作敢言之氣事。文選淸吏司案呈到部。臣等伏讀聖諭內開，朕昨覽文書，見有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仰獻愼初三要，內停止金花銀兩。朕卽位之初，言路方開，礦稅已撤，如何擅行濟換。此項銀兩原係舊制進內，以備萬壽聖節等幷典禮等項，及各宮賞賜武職軍官俸糧之用。難以停減。周朝瑞這廝要譽妄言，本當拏問，朕哀思皇考皇妣梓宮在殯，姑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遵照舊規行。特諭卿知。欽此。隨該內閣大學士方揭帖奉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悉知。周朝瑞這廝不諳事體，過聽妄言，擅行議減內庫金花，阻絕國用，好生可惡。周朝瑞已有旨了，卿不必申救。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竊念周朝瑞忤觸宸嚴，夫何敢言。臣部仰遵明旨，又何敢言。但周朝瑞職居言路，遭際明時，未忍自負，以負主上，慷慨發舒，故不覺慮之過，語之觸耳。至所條奏留停金花，以寬民力，而光上德，酌祖制而裕國儲，亦忠於皇上之職分也。乃皇上罪以要譽妄言，夫主聖臣直，名在皇上，下亦何譽之可要。若因此而罪之，則適成其名耳。夫當容言之時，而有拒言之事，恐未免爲聖德累也。且見皇上用人行政，下如流水，舉朝相慶，皆謂袞職不闕，補救無事，臣工此時，止宜將順德意，拭目覩大渙王居，不殖貨利，已明知上意所嚮矣。正所謂善將順者，而何深罪乎。雷霆一震，已揭不測之威，醇雨旋施，彌彰有容之度，知聖德如天，諒必出此也。伏祈聖慈，免其降謫，照舊供職，使下有犯顏敢諫之士，足見盛世之

有人。使上有刻印銷印之舉。愈覘聖心之無我。其所裨益。豈渺小者哉。

總催大僚考選疏（以下副啓稿萬曆四十八年）

國家正當全盛。朝宁漸見空虛。懇祈聖明。立允會推考選。以備任使。以勤治理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爲照大僚國之股肱。無股肱何所依毗。言官國之耳目。無耳目何繇聰明。故有羽有翼。有孝有德。盛世所以興隆也。衰世廷無人焉。有人不用。自淪於無耳。今部院見止五六員。科道見止十數員。可謂無人之極矣。啓事頻煩。不蒙報可。豈以臣部補牘。皆爲人求官耶。即爲人求官。亦以酬庸。而爲官求人。乃以集事。皇上何疑臣下之深也。積疑成厭。既有人不用。而積厭成睽。究且欲用無人。是以臣所患者。官無其人耳。人無官則何患焉。獨不見夫避難規便者以無官爲幸乎。悠悠之口。皆謂皇上吝惜爵祿。然此爵祿。在人主借以神其鼓舞。在臣下借以效其功名。使刓者不予。上失鼓舞之權。下無功名之地。士亦安往不得貪賤者。而人主將與誰共治天下乎。諸疏現在御前。惟皇上留意。立賜俞允。師濟之盛。即在目前。勵勤之效。可收異日矣。

催大僚疏

爲九列多缺。時事可虞。懇祈聖明。速賜簡用。以保治安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到部。爲照國家稽古建官。政分六曹。有長以提領挈綱。有貳以分猷佐理。意至深遠也。無事之時。得人以勤邦隆。多艱之時。得人以挽否運。而缺人廢事。從來久矣。皇上試觀近日各部院之官。缺耶不缺耶。近日各部院之事。廢耶不廢耶。綜覈之朝。事聽其廢弛。師濟之世。人任其空虛。所慨者誰之政務。所推者誰之才賢。則皇上自爲社稷計者左也。今刑部缺尚書。臣部、戶部、兵部缺左侍郎。而工部、都察院則三堂全缺。南京戶部、禮部、兵部俱缺尚書。都察院缺左都。會推各官諸疏。現在御前。惟祈聖上立賜俞允施行。

催起廢疏

爲起廢原奉特恩。俞用難容終靳。伏祈渙發。以完盛典。以維泰運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到部。爲照起廢一節。臣部言之。非臣部亦言之。章滿公車。無慮數十上矣。而比年以來。未見起用一人。悠悠之口。皆謂皇上有意禁錮諸臣也。者臣伏讀四十一年三月日詔書云云。欽此。欽遵十行一下。中外動色。使當是時。仰奉成命。漸次敍錄。煥穴巖之光。示綸綍之重。豈不休哉。乃復更端請旨。遂致中格。夫煌煌綸詔。臣民奉之。千萬世垂之。可不是遵是依。而更於何取旨耶。德意原自浩蕩。臣部自失奉行。罪復何言。今日者明布臣部之失於天下。亦惟成恩詔之信耳。然臣又反覆思之。開讀方新。原不必於覆請。時日既久。勢又難於徑行。浩蕩德意。亦求皇上自始終之而已。蓋諸臣之被放也。明主豈眞有畢世之怒。勿亦惡其自爲名。而以老其才沈其氣乎。而困衡歷礪。遠者二三十年。近者亦十餘年。其才已老。氣已沈矣。使其竭忠盡節。必能爲國家擔大事。定大難而不撼。始也惟皇上成之。終也惟皇上用之。既已用之矣。名於何有。惟不用乃有其名耳。何也。諸臣或感國本。或抗稅監。大率事而獲罪者十一。言而獲罪者十九。叱耿懷亮。言而有效。適昭主德之徽。幾盛危明。幸而不驗。彌見宗社之福。一旦賜環。聯翩以起。在諸臣止見不測之恩。在舉朝止見

有容之度。有如用其言收其效矣。猶令遺逸。抑厄不展。使追論者舉其遺事曰。某某爲建儲。某某爲罷稅。某某爲一事詿誤。而不蒙解網。日在人口實間。毋乃爲聖德累乎。聖孝五十而慕。千古爲昭。明詔所及。溥海無不傳誦。而獨遺於林莽之英。彼不知者謂聖明眞有成心。渙綸亦可反汗。臣深爲皇上惜此名也。爲此不避忌諱。容臣遵前恩詔。陸續列銜題補。如是則皇上錫類之孝彌宏。而微臣以人事君之責少塞矣。

總催考選疏

爲考選原係典章。空虛大失政體。懇祈聖明。總俞兩咨考選。以復祖制。以慰人心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爲照官以言名。原以用其言。非徒用其人也。今考選不下而題差。差又不下。而九年久候。三咨幷壅。若有意於厭絕言官也者。從來大奸惡大利獄。孰不賴其廓清。而奸人猶有所畏而不敢逞。言亦何負於國。而必欲厭絕之也。況欲禁其言。先錮其人。皇上以爲言可禁乎哉。防川而潰。日後之決裂必多。欲挫其人。先怯其官。以爲人可挫乎哉。守株而待。正氣之屈抑必甚。皇上即欲厭絕之不能矣。徒彰此名於天下耳。城門開。言路閉。宋人舉以爲譏。而今當城門將閉之日。言路猶復不開。則有心者之所深恐也。用敢不避煩瑣。補牘上請。伏祈聖明省覽。速將癸丑丙辰兩咨考選周朝瑞等。立賜允用。不特慰七八年久鬱之人情。亦所以存三百餘年相傳之典制矣。

催丙辰一咨考選疏

爲題差原非初制。考選早宜允行。伏祈聖明。速俞丙辰一咨。以復舊章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到部。爲照考選之法。先年每歲一取。不聞議一取。無有數歲不選。縱時不下者。自行取變爲留部。已失初意矣。考選變爲題差。而考選之意失。題差有下有不下。而題差之意亦失。失非聖世之所宜有。而想亦非明主之所樂居也。皇上念念法祖制。事事循舊章。豈獨於考選一事而疑之。今丙辰一咨。現在待命。若一時盡下。迎茹同升。在諸臣免於守候。壯敢言之氣。鼓任事之心。一便也。在皇上免於批答。明宸衷之斷。昭主權之尊。一便也。而在臣部。亦止有將順有奉行。而免於催請。其便不亦大哉。惟聖明其利圖之。

催癸丑一咨考選疏

爲敬循職掌。懇祈聖明。速俞癸丑一咨考選諸臣、以濟缺乏。以光聖治事。文選清吏司案呈。爲照臣以職在用人。而用人之大者。無過考選。今癸丑一咨。候命已八年矣。其時不爲不久。差用已二十餘人矣。其局不可不完。先後催請。幾於舌敝穎禿。而天聽彌高。不見省悟。夫以臣部考選。而使諸臣交章共催之。猶然不盡下。亦臣之罪也。皇上豈眞欲奪臣部之職掌耶。今見在候命者。科止十二員。道止四十三員。聖明舉動。往往初時持之甚堅。臨時應之當可。將勿欲留此盡下於臣部。以存一織之職掌。未可知也。伏祈皇上將癸丑一咨。即時盡賜俞允。臣部有詞於人。皇上有詞於臣部。豈止濟萬分之缺乏而已哉。

催補京堂疏

爲京堂懸缺甚多。積滯難疏。懇祈聖明。亟賜點用。以襄化理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爲照國家之用人也。難以採望。亦以循資。而所推擇爲京堂者。非望之隆而資之深者不與焉。故彬彬有人。可以爲卿貳。可以爲

鎮撫。無難濟前路之窮。寥寥無人。一墜於臺省。再墜於藩臬。益成後來之滯。今某推某。某推某。或展采於方面。或摶微於郎曹。或蜚聲於言路。幾經咨詢而後有此推。倘其應得之物。而未始遙涯也。今乃聚推不報。既目以為賢。而反歷久不轉。他人無相觀相勸之思。倘時值其窮。不免躐級而升。本人有踰躐戚之懼。壞典章而鬱人情。無一可者。各本現在御前。伏祈盡賜允用。不辭酬前勞。亦以儲大用。則聖明之所自為社稷計者也。

總催兩咨考選疏

為臺省候命彌久。得旨甚艱。懇祈聖明。速賜俞用。以充班行之空虛。以存臣部之職掌事。文選司案呈。國家之有臺省。非徒廣聰明之用。亦所以寶法從之班。今候命之官。多於被命。在差之人。多於在朝。烏臺青瑣。寥落不充。人皆曰皇上不用言官也者。然科臣有時命之剪桐矣。按臣有時命之持斧矣。是諸臣未嘗不用。而用人之權。反不操於朝廷。是皇上亦未嘗不用諸臣。而不用人之聲。獨傳於天下。誰司銓衡。而令至是。諸臣之不得其言。臣部之不得其職。皇上用人而不得其名。皆自臣部始之。臣對諸臣何以為顏。對天下何以為詞。而自對亦何以為心耶。用是不憚頻煩。補牘上請。伏祈聖明。將癸丑丙辰盡賜允用。塞極必通。蹙極必舒。望之皇上。明以得直。忠而兼良。望之諸臣。老臣惓惓之愚盡此矣。

總催兩咨考選疏

為耳目萬不可樂。臺省萬不可廢。懇祈聖明。速下考選諸臣。以釋羣疑。以光至治事。文選司案呈。為照言之益於人國也大矣。故昔之聽言者。詢及芻蕘。得言倘不必專官。豈專官而反使不得言者。卽昔之拒言者。斥及仗馬。亦待其有言而後黜之。豈防其有言而豫折之者。以致清華為檻錮之地。省臺若閑住之官多年候命者。俟同河清。大言叫閽者。難同轉石。如此景象。非特盛世之所無。而亦衰世之所未嘗有也。臣反覆思之。皇上亦時嘗用其言矣。用之而效。事急亦用其人矣。用之而效。陰採其言。而顯抑其身。此有所激而彼有所禁。外議紛紜。妄相猜度。皇上何以解於人。輔臣催考選之揭。無數日不上矣。皇上允考選之旨。纔九載不下矣。皇上不答輔臣之請。以致輔臣無以副中外之望。外議紛紜。妄相猜度。輔臣何以解於人。考選臣部之事。而題不見報。考選不下。臣部之責。而催不見報。將常陞除。豈足報主。疏牘煩瀆。愧未回天。卽未有以此咨臣者。而臣部又何以解於人。臣愧而懼。懼而疑。宜不得其故也。然所望皇上自成其斷者。在宸衷之一轉。而令臣等幷免於戾者。亦在上意之一決耳。伏祈聖明。卽將癸丑丙辰兩咨考選科道諸臣。立賜允用。

總催三法司疏

為法署全空。國紀盡解。伏祈點用。以肅久玩。以振積弛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為照國家設立刑部。以職掌刑名。都察院以總持風紀。而訟獄反平。則歸之大理寺。曰三法司。祖宗創制。良有深意。以人主所以治天下者法也。無法則不治。無人則無法。缺一有不可者。而今則一時幷缺矣。刑部。都察院止有張問達一人署理。而大理寺幷署印之人無之。一切積案。爭者誰允。疑者誰駁。勘理者誰為轉行。無乃法幾頓乎。畫人

之所以敢於飢法者。疑人君有輕法之意也。上自輕其法。不可言也。下共輕上之法。益不可言也。勢必至裂。防潰繩而不可收拾。皇上吝惜爵祿。固忍於曠官。而慮防衛竊。亦忍於廢法耶。臣竊見年來。皇上深宮靜攝。中外肅然。祇憑此法以維持其間。而以無人之故。坐致廢弛。臣之憂將不知所屆也。臣謹將前後推過職名。另本開列。伏祈聖明。慨賜允用。庶持法有人。持天下有法。於以整齊海宇裕如矣。

催司官疏

為司官多缺。部事易廢。伏祈欽點。以重銓政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為照臣部司官。其推擇也。省各一人。必如是方可詢各省之事也。其塡補也。司各數人。必如是方可辨各司之事也。其序遷也。司各數月而後轉一司。必如是方可了各司之事也。惟備則久。惟久則習。惟習則能辨官。而不為吏所欺。今除未推與推而未下。下而未到者。共缺七人矣。缺則列署而治者。事不得不兼。兼彼兼此。苦事權之無歸。畫方輩員處精力之難。繼不便也。缺則拾級而登者。轉不得不速。規格之相承。到手未易周知。條畫之自我徹底又難究竟。不便也。官方易淆。吏弊易滋。實在於茲。臣方率諸司加意澄敍。精心釐剔。而乏人駁務。先自臣衙門始。目前將有中斷之脈。轉盻幷無代庖之人。誰為綜統鈞以佐聖天子平明之治哉。臣謹將職名開列上請。伏祈立賜欽點。容臣塡補司分。具本題知。促令到任管事。庶可佐辨官之治。無廢事之歎矣。

催吏科疏

為首垣空署。發遣無人。懇祈速允散館之臣。以濟急需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為照六科與六曹相關。而吏科則與臣部為表裏者也。故事。章奏奉旨下科看詳。事所不可。則為參駁。事所當行。然後發抄。非徒重王言。亦所以防奸蔽也。頃自張延登請告行後。印信處封。將半年矣。看詳何人。封駁何人。發抄又何人也。夫無該科則事廢。臣部卽欲舉之。不能也。若徑從停閣。所慢在政務。稍為權宜。所亂在典章。至畫遇一事。又停閣不可。而權宜不能者。奈何其弗念之也。今姚宗文閱視未竣。而候命之纂謙貞。誠不可旦夕緩者。伏祈敕命卽日到任。署掌印信。則首垣增重。銓務立通。非止免選人之守候而已也。

催太僕寺少卿疏

為軍興正亟。附政為先。懇祈點用寺臣。以圖共濟事。文選司案呈到部。國之大事曰戎。今戎事日飭。馬其所亟需矣。然誰司厥牧。則二三寺臣也。今所推王象恆、馮嘉會。旦夕望下。以資分理。而屢催不報。皇上將以為可缺哉。彼其事有專隸。一人缺則一事廢也。法因人立。缺愈久則廢愈多也。獨不見近事乎。遣官發行市賞。金錢之搜羅難。贖罪亦是權宜。三尺之法不明。有人不用。事急而苟且若此。為計不亦左耶。伏祈聖明。於二臣早賜點用。使以乘驄之夙望。策簡乘之新猷。必大有裨矣。

催大理寺疏

為棘司空署。祈允見推之臣。以重法紀事。文選司案呈到部。為照刑者天下之平也。必持平有人。而後其刑不忒。三尺之法。足以取信於天下。大理固持平之司也。今三堂幷缺。庭中鞫為茂草矣。凡待讞決者。待平反者。不知其幾。而徒以棘司無人。有罪者爰書未定。冀幸於脫網。無辜者縱釋無因。拊心於縲繫。長繫

圖歸。天日莫覩。今當外患內訌之日。而使饕餮之下。有號呼而不得舒。抑鬱而不得事者。非完策也。即如矜恤一事。皇上行之四十八年不廢。而亦以題差無人。致踰常期矣。竊見聖上每歲停刑。豈非好生至德。然停每歲不宜停之刑。未足見皇恩之浩蕩。而廢五載不宜廢之典。反以啓普天之憂疑。言念及此。皇上仁覆天下之恩。必油然而動。而命用寺臣。當不俟臣言之畢矣。伏祈立賜點用施行。

矢心人告嚴杜請託疏 以下典銓稿天啓五年

奏爲矢心入告。嚴杜請託。以清仕路。以養士節。以佐平明之治事。臣行能淺薄。無足比數。一壑自甘。久已無志世用矣。猥蒙聖恩不棄。起之田間。俾以典銓。自揣病驅綿力。重任難勝。兩次具呈堂官。求爲代題。而嚴旨赫然。立催受事。臣即沈痾委頓。何敢再爲偃蹇。以緩王程。且當聖明勵精求治。德意甚盛。臣亦妄思澄清銓序。有以上裨聖治萬一。則臣區區私願也。今天下仕路。混濁極矣。圖職業之念。不勝其圖榮進之念。愛名節之心。不勝其愛富貴之心。舉國若狂。嗜進如鶩。每怪古今同此人也。何遂芊靡潰爛。一旦至此。勿亦衡鑑之地。先自不清。巧營者一歲數遷。拙守者幾年不調。驅天下中人多耳。此僧教之使競。而欲其恬澹寡營。詎可得乎。臣即不肖。不願使奔競之風。自臣身始。竊念除者有歲格。其久近不得而私也。遷者有資勞。其深淺不得而私也。特擢者有積望。其高下不得而私也。一人欲私不可得。即欲私一人亦不可得。斯不亦明白顯爽。與天下可共循乎。若不論三者。吏於何論。其蹊則徑。不問可知。將何顏以對天下。且年來舞文玩法。吏弊叢生。幾不可問矣。今欲直窮到底。一清穴竇。而自己先有掩帶。打疊不淨。官長作事。最難欺者左右。對此輩又何以爲顏。臣今與露次諸臣約。一行請託。臣不能爲之諱。臣又與同事諸臣約。一聽請託。亦願諸臣勿爲臣等諱。選人如林。鱗集都下。臣不能一一人障其目而箝其口也明矣。且臣非故爲矯飾不情也。誰無交知。誰無情面。臣亦豈與人異。惟是自反生平。不慣俛仰。一意報國。先在不私。寧忘交知。破情面。而必不敢負君父以負此心耳。天地人材。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與天下萬世共之。人還其人。我無失我。此臣心之可自信者。而四方之人。恐未必信臣之素。奮緣熟徑。入人齊買。不有以力砥之。而競逐無已。廉恥風微。其爲世道安所終也。臣故預揭擬腸。苦心道破。無非欲天下各勵其職業。各愛其名節。恬澹寡營。共偕於大道。豈曰小補之哉。自成成人之道。似無先此。除銓政大端。稟臣堂官。次第上請。而夙昔盟心。首以入告。伏祈天語叮嚀。庶無階越。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天啓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奉聖旨。這本說的是。以後陞除推用。一循資望。可挽競風。務著實行。如有故違請託的。指名參奏。該部知道。

覆楚省學道歸併疏

爲學政一椎兩操。楚士分黨鼓譟。懇復舊制。以安地方。以端士習。以光大典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天啓五年二月十三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兵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王鳴玉等題。將荊岳諸府歸併武漢學道竣據等因。正月二十七日。奉聖旨。該部酌議具覆。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題覆。案呈到部。看得各省止一學臣。而并設則自楚始。即楚原亦止一學臣。而添設則自戊午始。其初蓋以全楚幅幀延袤二千

餘里。道遠。考試有所難周。人多。約束有所不及。故並建兩憲臣以督課之。但初在分轄以專成。不慮畫域而多事。天下事一則專。二則紛。從來然矣。如辛酉甲子。鼓譟者再見。士競立黨。勢類揭竿。雖兩道臣同寅協恭。祖不分於左右。而諸士分門割戶。禍每釀於二三。若不亟復舊規。勢必以棫樸薪櫝之地。爲鞅鞈介冑之場。如科臣所慮者。率舊無愆。紛更多擾。此其一也。合無將荊岳諸府併歸武漢學道。定限三年完歲科兩考。方與陞轉。其荊岳一道。永免銓補。庶逢之歲月。兩試可以畢完。一脈事權。學政不致分裂。既經具疏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行令該省撫按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請廣添註京堂疏

題爲奉旨查議添註。以通仕路。以廣皇仁事。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大學士顧秉謙、朱延禧、魏廣微題稱。今早文書官李守質、陳國寳發下郭興言一本。上傳考選添註。著遵前旨行。夫考選奉旨進限四十名矣。惟添註一法。則臣等竊有請焉。前於天啓四年十月內停止添註。蓋謂起廢諸臣。充塞京堂。不得不爲之限制也。若省吏部三衙門。於二八月例有歲轉。祖宗朝皆從添註。若待實缺。則十年不得一轉矣。此事勢之必不可行者也。伏望皇上姑容照舊添註。以通陞轉之窮。但不許徇情濫轉。如近日七八人之多。庶於通變之中。猶存限制之意耳等因。奉聖旨。朕覽卿等奏。覆省吏部三衙門。於二八月例有歲轉。祖宗朝皆有添註。但邇年徇情濫轉。甚無限制。自今以後。允卿等所請。每歲科中止陞二人。道中止陞四人。吏部司官止陞二人。其科中閏轉。道中邊功勞深。俱各停止。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京堂近來濫觴已極。明旨概罷添註。眞是愼重至意。而限制之中。仍示變通。又俯允閣臣之請。科道臣屬三衙門。特准添註。冥吏轉劇。事皆法祖。善必從人。天下莫不誦聖人之明且斷。但藩臬諸臣。爲天子屏蔽巡宣一方者也。其間資俸深崇者。瓜期已逾。竿頭難進。使之久居此任。在本身居進退之間。使後人礙遷轉之路。不惟非人情。并非政體也。且卓異特舉。例當優處。既難盡推開府。而又不晉清卿。目之爲賢。而與不肖者同滯。其何以昭風勵而示激勸乎。若待實缺。然後陞補。則前路一壅。中格可虞。銓法必處其窮。勢亦不得不爲之所也。伏祈聖明。俯從臣議。將藩臬諸臣。亦量添註。每歲或二人三人。如科道吏部之有定數。庶乎內外皆均。銓法無礙。既經該司具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覆調有司疏

爲移調首郡首邑官員。以清地方。以興吏治事。文選司案呈云云到部。爲照今宇內脊脊。蓋多故矣。羽書旁午。徵調繁興。戶鮮寧居。家無安堵。所賴郡縣得人。彈壓撫摩。得以維持。合之成一太平也。如汶上、南海等處。或近當神京。或遠居海徼。或首列雄藩。或地當孔道。或瘡痍之未起。或萌孽之漸生。地之需人。日以爲歲。懸缺既難久待。新任或難遽調。令各撫按留心求擇。銳意觀成的人地之宜。因材器之使。諮諏確當。列名補牘。相應允從。既經查明具呈前來。相應覆請。恭候命下施行。

議裁冗員疏

爲議裁冗員。節省繁費。以甦民困事。爲照國家設官。所以爲民也。方今民生困殆。日苦多事。而說者曰。省

事不如省官。然或權當獨操者。則不可省。卽或事需分理者。亦不必省。至於一切冗散。多半雜流。秩卑而養廉之厰不豐。登下而充囊之計多巧。不特民苦官。而官亦自苦。何不可省之有。況在庚癸時呼。箕斗罔濟。司農持籌而仰屋。百姓剜肉以醫瘡之日乎。若能不急之官。淸耗蠹之資。不特紓民困而亦佐軍需。未始非濟時急計也。合無將各撫按題裁各官。赴部另補遺缺。永免銓除。恭候命下施行。

覆大梁道臣疏

爲酌議就近陞補監司。以安地方事。爲照大梁以西。則巡道實分轄之。其地山與河錯。其人軍與民錯。而姦宄盜賊。往往出沒其間。誠不可一時缺人者。提學副使何應瑞才兼武緯文經。力可肩宏任鉅。兩試事竣。歷俸已深。就近陞補。誠爲便計。

請告呈附

爲因勞增病。因病思親。懇恩代題。乞賜生還事。竊職桑榆餘生。志絕世用。猥以嚴旨敦催。誼難偃蹇。且堂札歡臨。惓切有加。顧此殊遇。何忍自負。力疾出山。不揣區區。亦思勉竭愚鈍。澄淸仕路。以仰報朝廷。并酬知己。夙心所自矢也。十七日入署。距大選止有八日。職拮据從事。不交睫者數夜。傴僂無寢常期。而雞肋之體。不堪矣。二十五日入朝。立看掣籤。吐血不止。踰時乃甦。初猶謂因勞偶發。少息當差。不意數日以來。偏體如蒸。眩暈怔忡。一時幷作。自頂至踵。無非痛楚。緣職積疴之餘。元氣未復。又罹重勞。遂極沈委。性命之憂。岌岌在目前矣。憶職初就道。職母見職帶病出門。雪涕霑襟。職父雖以大義相勉。而意思鬱苦。更甚於狀。職此時恐傷親意。以淚承睫不敢下。然每一迴念。中腸若割。今値疾痛。夢中頻呼。想父母念職。亦應爾爾。職亟遣人歸。聊作平安家報。少慰親懷。但職吐血時。天下選人。衆目共見。萬一流傳。驚當如何。職因此悲思愈重。病勢彌增。延醫楊加旌、傅懋光胗視。不言脈症何如。而但言亟宜蚤歸。職所以憂懼交深。躊躇再四。而不能已於乞身也。伏祈俯垂憫念。准題回籍。從此愼醫藥以自輔。供菽水以娛親。倘苟延視息。皆鴻造所留。卽終塡溝壑。亦銜結爲報。職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二呈

爲病勢日深。職守難曠。祈速允放。以重部務事。職具呈請告。蒙批。本官以夙望被召。到任以來。裨益部事甚大。曾幾何時。輒言休沐。宜以國事爲重。力挽去思也。竊職力疾到任。時不滿二旬。事僅完一選。任過其量。罪浮於功。於國家有何裨益。乃蒙溫語惓留。期望過厚。敢不勉抑去思。以副策勵。但職之病症。已經匝歲之久。卽今調理。亦非計日可痊。衡司雖容臥理。子舍不禁牽情。數念展轉。病在心頭。職把鏡顧影。覺形容減平時十之五。精神減平時十之七。長安上而縉紳。下至輿臺。莫不知職之病。而此段情事。尙未必知。已人人知職必去矣。若日日言去。而徘徊顧戀。天下其以職爲何如人。銓衡之司。首重表率。己先如此。衆何觀焉。是其病也。猶以曠廢衙門之事。而病而不去也。乃以濡忍傷衙門之體。職因此益鬱益病。亦不敢徼賜調理之恩矣。惟祈速賜致仕回籍。或謝此官。以厭病魔。但不至以抱疴遊子。貽老親之憂。曠官病臣。妨賢者之路。其所裨益。似爲更大。冒昧再懇。無任悚惶。

三呈

爲親病身病。相關益迫。再懇速放。以盡子情事。頃職具呈請告。慮及以病憂親。猶是意中揣摩。然嚼指覺痛。此心已怦怦動矣。今日家人馳至。傳言職父母聞職吐血。日夜驚憂。悲號不止。職終鮮兄弟。孑然一身。與父母相依爲命。經月爲別。輒便神傷。家庭每談及絕裾倚閭之語。意色遂爾慘淡不樂。今職父書中云。誰非人臣。而不惜其勞。誰非人子。而不愛其體。兩老人念兒甚。望兒歸切切矣。職讀未竟。血淚潸然。職母素有痰暈之疾。鬱卽舉發。倘久望不歸。復增前症。職眞天地間戮民。萬死不足自贖者。職思國家恢宏爲綱。未嘗以仕進之路強人。而廣厲徵權。不過以忠孝之道風世。若職偃臥杜門。濡忍不決。進不足盡忠。退不足明孝。而浮沈不進不退間。且大傷廉恥。職卽不肖。必不敢自外孝治之朝。而明良在上。豈可使下有忘親之臣乎。且堂諭留職。將以用職也。職方寸已亂。不能效用矣。用職不若成職。予職以官。不若予職以命。輕重之間。不待智者知也。今疾勢日漸沈危。生死只在奄忽。伏祈早題一日。早入里門。得奉遺體。以慰明發。合家感錫類之仁。卽持朽骨以正首邱。亦奕世矢捐糜之報。情亟籲天。一字一淚。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四呈

爲病亟意促。時刻難待。四懇速放。以救垂危之命事。竊職三呈控籲。亦幾情迫詞窮矣。未蒙矜允。豈以職飾無病爲有病乎。昨家人倉皇馳至。誰不見者。職一夜悽痛。增病十分。誰不見者。若以病誑親。以身病欺君。卽此便是通天之罪。不可勝誅。而職敢乎哉。憶前歲職父薄宦吳興。病肺幾殆。恐至驚職。匿不使聞。然職見家報朦朧。墨墨心動。卽介馬而馳水陸三千餘里。十日而達。榻前一慰。遽卽霍然。爾時眞病。尙不言病。況今言病。病何待言。此職所以驚魂喪膽。痛切在心。若自身狼狽。猶是小事矣。夫人孰無病。而職偏以病累親。人誰無親。而職親偏以子增病。方今才賢輩出。需次待用。何止職一人。而職雁行中斷。烏哺牽懷。則職一人也。前之叱馭。爲急君命。今之乞骸。爲紓親懷。進退之間。皆非得已。不然。長路馳驅。尙抱疴而來。淸暑從容。乃無因而去耶。職言止矣。千言萬語。惟有一病。千祈萬祈。惟求一放。放之早晚。實關生死。知堂臺必憮然有動也。伏祈卽賜具題。早歸田里。其於職命。何異再造。職無任懇籲之至。

范文忠公文集卷二

奏疏

撫豫報代疏以下撫豫稿

為遵旨到任．恭謝天恩事．臣原任太常寺少卿．崇禎二年七月．准吏部具題．奉聖旨．范景文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寫敕與他．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赴鴻臚寺報名謝恩．本月都察院到任．領敕辭朝．具奏起程．於九月二十二日入境．該前巡撫右僉都御史邱兆麟咨送原奉相傳敕諭五道．符驗一道．令字旗牌八面．關防一顆．并吏書文卷到．臣即接管行事外．臣甞於班行中．仰見皇上璧精治理．旰食宵衣．所蓄日而發．悉心而籌者．無非為斯民計．詔令之頒．炳若日星．乃欲窺民間．不惟不沾此德意．并亦不聞此仁言．問誰承宣．則撫臣之罪也．今皇上不以臣為愚不肖．而使之撫豫．既以豫之民生付臣矣．從此而休養生息．皆臣之責．從此而顛連杌隉．皆臣之辜．皇上所以任臣者何重．而臣敢晏然已乎．誓當俯竭丹誠．肅將明命．以下對兩河之民．即臣撫兩河．亦寧有他謬巧．不過就皇上所頒詔令．與二三屬吏．相砥勉實實行之．令百姓實實受之．如是而已矣．行之歲月．吏治民安．必有裨益．以報皇上．若猶是以欺飾以塵瀆．願皇上以斧鉞之罪罪臣．臣無所辭．各屬諸臣．其體臣此意．而交相砥勉乎．臣實藉手以免於戾．不然而以欺飾臣．以塵瀆臣．臣奉皇上之威靈．以白簡從事．其又何辭於臣．故於受事

之．始據其款款如此．伏惟聖明裁察．

直抉吏治病源疏

奏為直抉吏治病源．祈嚴申飭．大破積習．以風有位事．臣被命撫豫．受事已匝月矣．悚奉簡書．無日不以察吏安民為兢兢．因竊歎今日吏治之病．惟有一貪．而對症之藥．止推一廉．然貪吏之日多．廉吏之日少者．其起於察吏者乎．何也．吏之能為貪．必有才力可恃．而吏之敢為貪．又必有牆壁可倚者也．其一段躁然自喜之氣．既已曄曄動人．而工逢迎善彌縫．又能偵上官意．而巧中之．相得既深．覺察不暇．彼之志遂肆驕．遂張為所欲為．無復畏忌．且分其囊橐．供作苞苴．延譽多方．虛名易起．甚有畏其奧援．假之羽翼．而不敢動者．以是薦剡日騰於上．而怨怒日發於下．彈文所列．不過一二庸碌．慍慍無華之輩．聊充故事而已．嗟嗟．撫按意向．屬官之所奔走也．撫按舉劾．屬官之所轉移也．而今若此．世安得有吏治乎．好官不過多得錢．原屬昔人諺語．今竟守為秘訣．人見得錢既多．又復好官自我．通神得力．轉相效尤．卓然自立者有幾．即謂吏之多貪．上官實教之可矣．又何誅焉．若其潔己愛民者有顯庸．剝民自肥者有重彈．昭昭垂示．斷斷不假．甄別嚴而賞罰當．苟非病狂喪心．誰不自愛其官．所謂借其愛官之心．以成愛百姓之心．則風勵之善術也．昔齊威王不過一霸主．烹阿封墨．齊國遂以大治．正於風勵天下之術有合耳．今皇上銳意太平．將立致唐虞之業．而海內未見向風．誰司撫綏．激揚無效．臣每為痛心．思一力破此關．然地處咽絕．權在受成．無一事不需查議．無一官不需開報．而又不能為鉤距之術以耳目人．所恃為耳目者．惟司道府廳各官．故責成亦宜先自各官始．語曰．大臣法．小臣廉．豈廉節止小臣事哉．所謂法者．即以廉為法也．已不廉而求人之廉．則無法．以身教貪而以令責廉．則無法．所升者不廉．而所墜者不貪．則又無法．果欲以廉為法．則莫如斷餽遺．夫餽遺者．以交際為名．而賄賂為實者也．此徑一斷．則情面自絕．威望自肅．上下綱紀相維．職事相課．了無黏帶．而後真是非乃出．真勸懲乃行．豈不休哉．行之歲月．而吏治有不蒸．民生有不安．臣未之嘗聞．故持一廉為對證．不若拈一法字．法乃祖宗以憲後世．皇上以繩羣工者也．律云．官吏受財者．計贓科斷．追奪除名．餽遺非贓乎．枉法者通算全科．受餽遺而有曲庇．非枉法乎．臣特揭與諸臣約．煌煌在上．咸無敢有越厥志．臣者自言而自背之．無所逃說議之律．諸臣而仍不回心以相應．臣請操三尺議其後．則諸臣皆負功令．臣未嘗負諸臣．即負諸臣．臣敢負功令哉．伏惟天語申飭施行．奉聖旨．懲貪責成道府執法禁餽．甚得申飭吏治之要．該部即與覆行．

處置援兵疏

題為應援之兵已發．處置之法當預．伏祈聖明申諭．以定軍心事．臣奉旨徵調援兵五千．已經遣發．於十四日具疏奏聞矣．然發兵者臣之事也．而兵頓有地．兵行有次．兵餉有糈．皆不得不蚤為計．處當不蚤．恇怯嗷嗷之衆．易至譁亂．語曰．兵猶火也．不戢自焚．從來以徵兵階禍者．往往而是．臣為此慮．一一為皇上陳之．憶臣嚮在里中．聞山東發兵．軍士借口糧少．因而大索致譁．臣思索而後給．威損而不足見德．故凡安家行糧．犒賞器甲．一照往例．毫不少減．而仍捐俸備花幣牛酒勞之．以宣布朝廷德意．人人踊躍而前．

第所裹糧有限。此後轉輸弗繼。庚癸易呼。其支領之處。不可不一畫定也。師之所過。荊棘生焉。言兵行之易擾也。臣於其經臨地方。一居一食。皆委官先期料理。使市不易肆。師至如歸。第過磁以往。非臣所屬。萬一止宿無地。貿易失平。軍民相格。別生事端。則所傷者多。臣雖移咨保定撫臣。下檄所屬。如臣屬若再奉天語。使軍士聞知此瑣細事亦煩宸念。必益感動。其次舍之安。不可不一畫定也。中州距京師。兩各處獨遠。故聞命獨後。各鎮先到者。想分有信地矣。官兵向臣相問。臣應以近京地方。至問近京何地。而臣不能應也。以是衆心惶惑不一。夫法不一則玩。令不一則紛。此軍中大患也。屯駐之所。又不可不一先定也。至於遣行之日。臣為申明紀律。曰兵到宜慎重。兵行宜神速。逗遛觀望者法無赦。今即不宜犯百里趨利之戒。而事出赴義。常法難拘。其兼程疾趨。一日必逾兩舍。行後更遣急足促之。絡繹相望。不絕於途。臣所能為者止此矣。一出境外。惟聽將軍令耳。臣既不能縮地。又不能分身。就領將官。亦祈皇上先諭後至之罰。以定其心。其或無敢陷越。以稽王程乎。臣已移駐境上。以未奉旨。不敢出疆。恭候明命。另取進止。第心憂前離之兵。或至發難。故效此一得。伏乞敕下該部。再加查議。覆請采擇施行。崇禎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具題。奉聖旨。范景文督兵赴援。知道了。兵如到豫。使著在彼守禦。未到速赴。糧餉該州設法措給。援兵經過地方。有司處置務俾得所。前已有旨。著再加申飭。該部知道。

恭謝皇賞疏

奏為恭謝皇賞事。臣奉命提兵入衛。派守阜成門下。荷蒙聖恩。頒發賚賞銀三千一百二十四兩八錢。隨就營中恭設香案。率將士望闕叩頭外。隨即陳白鏹於麾下。廣布皇仁。推赤肝於腹中。徧為帝德。一時三軍挾纊。萬口騰歡。臣亦以大賚之豐。益篤匪躬之蹇。兆解於沛。師協以孚。臣何勝佩戴之至。

再謝皇賞疏

奏為再謝皇賞事。臣奉命入衛之初。部下士卒。已荷皇賞。該臣具疏奏謝外。為時曾幾何。復蒙天恩。賚予至再。帑銀三千九百零六兩。每名五錢。視前更渥。顧此貔貅之衆。沐遜施之不倦。戴大德之難忘。激奮自矢。其何以圖報也。椎牛飲血。各欲剖腹見心。秣馬厲兵。漸可如臂使指。臣亦藉手以慰下勞。愈矢心而懷上眷。感深逾萬。恩浹無倫。臣何勝銘佩之至。

援兵經過處置當預疏

題為援兵處置當預。中原空虛堪憂。懇乞聖裁。以防內變。以安腹心重地事。臣連日閱邸報。見陝西撫臣劉廣生、延綏撫臣張夢鯨、江西撫臣魏照乘、鄖陽撫臣梁應澤。聞警入援。俱繹絡在途矣。陳師鞠旅。以衛王室者。自臣子之誼。但道路經臨。有一不取途中州者乎。中州四衝之地。綰轂諸省。諸省以一方之事為事。而中州則四方之事皆其事也。凡此帶甲荷戈。多無義之人。又操不仁之器。紛囂甚易。約束甚難。一失約束。而害必有受之者。非經臨地方耶。使地方安受其害。害不可言也。使地方不安受其害。害愈不可言也。即令人齎贏糧。士無枵腹。而安頓之次。食飲之方。軍民主客間。猶不能保其無事。況未必然乎。今准陝西督臣楊鶴咨稱。遣總兵官楊麟統領官兵二千二百餘員名。馬騾四千九百餘匹頭。應用糧料。速行預

備等因。到臣。臣亦提兵入援者也。安家行糧。皆出本省。悉索以從。未嘗煩及三輔。而諸省遂欲問及不腆之中州。他雖未至。秦中已若此矣。誰非人臣。總皆王事。敢不檄下所司。以祓以備。第未明言某項。京邊正額。既已星催如雨。別項那借。又復搜括一空。萬一彼無所攜而來。此無所取以供。小為脫巾之呼。大為揭竿之變。饑兵易與為亂。此必至之勢也。今汝南、河北一帶。滿眼災荒。流移載道。臣鰓鰓懼旦夕有不可知之變。猶冀孱弱窮民。勢孤膽怯。不能倡始。未必遽興大難。若饑兵與饑民合。而大亂從此起矣。亂起而有以制之。尚可不至決裂。今征調已盡。戎伍未補。倉卒之間。誰為撲滅。中原一有搖動。其費收拾更大。可不為寒心乎。臣雖艱給餉之事。實有封疆之責。每一過念。中夜徬徨。敢嘔心灑血。實以告請君父。伏祈敕下該部。查議援兵經過。錢糧動支何項。安頓應用何人。如京邊難動。便無處法。亦須速諭該撫。自行帶解。供用軍前。勿使臨期起釁。致生他虞。但得腹心無恙。天下事尚可為也。臣在都門。行文所屬。往來之間。動經旬日。事變叵測。常在呼吸。更祈宸裁。早賜定奪施行。崇禎三年正月十三日具題。奉聖旨。援兵自攜行糧。前已有旨。據奏經過需給。不妨權宜。事後還補。范景文移會按臣料理。該部知道。

辭免新命疏

奏為佐樞重任。庸劣難勝。懇乞聖慈。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以重兵政事。崇禎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本部會官具題。奉聖旨。是。范景文陞兵部添設左侍郎。欽此。欽遵備咨到臣。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外。伏念臣才非適用。守未通方。皇上忘其闒茸。而命之佐樞。念此恩私。誓竭頂踵。以圖報稱。夫何敢辭。且當戎馬生郊。宵旰未釋。苟效一得。以仰副焦勞。自屬臣子本分。亦何忍辭。而第度時量力。有不容冒昧者。夫中樞一席。以控九塞。以總六師。而參帷幄。禪廟算。則貳樞所有事也。此唯精嫻方略。方勝其任而愉快。而可易言乎。孔子之對衛公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天下事未有不學而能。而兵事為甚。其所謂學者。身曾涉歷。手曾營綜。心思曾籌畫。而後肯綮熟諳。縱會巧中。咄嗟四應。恢有餘地也。如臣起家章句。一行作吏。止知簿書已耳。生長之地。既非邊方。宦遊所到。未親行陣。即近聞警入援。倉皇督師。所至帖然。惟持一點忠義。為之激發感動。猶是書生伎倆。而案臣以六韜三略之妙。勤天潛地之奇。概乎其未有也。臣嘗謂材局本自天分。各有能有不能。人不可以自強。而國家亦不可以之強人。用違所長。古為大戒。以臣踽踽之蹤。硜硜之節。以受任一方。深夥惴範。嘔心求擴。或可稍自黽勉。然而拘攣太過。是概生平。其非司馬之料也明矣。我皇上勵精圖治。式序在位。固將因能授任。即事課功。軍國大計。更所慎重。今在廷在籍。濟濟多材。豈乏頗、牧其人。是當此選。奈何以素不知兵之人。而漫以兵事嘗也。且臣此一來。灑血赴義以入衛也。國難未平。而驟遷一官。如此心何。臣抑有以自審矣。才品不在人先。俸次又居人後。閒命若驚。義罔敢受。此所以中懷跼蹐。不得不披瀝於聖明之前也。伏祈聖慈俯鑒悃誠。收回成命。別簡才賢。以佐中樞。庶微臣無負乘之羞。兵本有得人之效。亦皇上所以為軍國計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具奏。奉聖旨。佐樞需才。范景文已膺簡命。著即速到任。不准辭。該部知道。

革大戶行召募疏

題爲革除民生第一苦累。以期久安長治事。臣當奉命撫豫之初。日思所以撫之之方而求一當也。唯是與民休息爲第一義。緬今天下民生瘵矣。或困於水旱。此患在天者也。或厲於盜賊。此患在人者也。何可隨時補救。隨地銷弭。不至大苦。獨官患苦之。而莫可解免。則莫如差役。臣請得而悉數之。如錢糧之收有收戶。解有解戶。驛遞有馬戶。供應有行戶。皆簽有力之家充之。名曰大戶。俗曰有田則有賦。有賦則有庸。則壤作貢。理或然也。而所簽實非真大戶。何也。大戶之錢能通神。力能使鬼。不難倖免。而免脫雖擢。大半中人耳。中人之產。氣脈幾何。役一著肩。家便立傾。一家傾而一家繼。一家繼而一家又傾。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卽彼所謂能通神能使鬼以免一時者。亦漸日朘月削。免與不免。同歸於盡。此不水旱而荒。不盜賊而憯者也。豈不痛哉。往時建議者心疑之。變爲條鞭法。以闔境之力。役均於闔境之丁糧。此其苦宜少蘇矣。而試觀民間。有不經年累月奔命於公家者爲誰。有不賣妻鬻子罄貲於津賠者爲誰。是條鞭之行者自行。而大戶之革者未革也。總之役在民則官便。役在官則民便。此不兩利者也。使在民則民欲革。使在官則官不欲革。此不兩立者也。夫官民之不相勝也久矣。有司官卽不無念及民瘼者。無如胥徒之中爲格何。蓋簽派一行。則手得高下。口得低昂。日市其重於民間。則民奔走以奉之。嘵嘵。民間大子藏富之地。而反爲彼外帑。以致官日富而民日貧。在官之人日富而民日貧。民貧矣。國安得富。私費多而公賦詘。此必至之數也。臣剙心蓄口。議下有司。實行條鞭之法。一切差役俱歸之官。錢糧官顧人收。爲議庫餼。官差人解。爲議盤費。倉漕爲之議腳價。官委人買。驛遞爲之議芻豆。官募人養。供應以市值平買。不立官價名色。凡夫傾銷添搭幫陪之費。徹底蠲除。百年患苦。一旦灑然。不亦快乎。是非移民之害於官也。官任之而害自滅耳。官自經手。官自留心。金錢無所容其穴竇。倉箱無所容其耗蠹。郵驛支應無所容其冒破。在民免於害。而官亦并受其利。所不利者獨胥徒耳。豈官以爲民。豈爲胥徒哉。有如日與胥徒比。而陽奉陰違。名去實存者。斷以白簡隨其後。從此百姓自辦正稅而外。足不至官府。目不見青衣。日惟含哺鼓腹以嬉遊於化日。是亦一時華胥也。卽猝有水旱盜賊。亦有以待之。豈是爲厲哉。屬臣司理東昌。曾行此法。歲所省以數萬計。東人至今思之。臣不揣。欲以已效之法。試之兩河。以起沈痼。將欲使兩河亦如二東也。而

今量移矣。人去法更。久將復斁。所關於民生休戚者最大。故特披瀝於聖明之前。其中條款頭緒繁多。不遑一一溷瀆。而略陳其大端如此。臣謹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吳甡具疏以聞。伏乞天語申飭。著爲令。敢有變法虐民者。官吏議處參究不少貸。將休養旣久。物力漸充。久安長治端必繇之矣。崇禎三年四月初十日具題。奉聖旨。體恤民隱。是撫按第一急務。這奏內革簽派。行召募。飭吏治安民。最得要領。便著定爲例。勿輕變更。該部知道。

直陳除害安民諸款疏

題爲直陳除害之事。伏祈天語申飭。以安民生事。臣聞巡撫之任曰保釐。釐之所以保之也。臣承乏撫豫。兢求所不負簡畀者。因思中州係天下腹心。動關四方安危。而四方之安危。亦莫不與中州相關。地稱重焉。臣日延問長吏士紳以及鄉之長老。大約不越興利除害四字。而舍除害無興利法。有官害民者。有民

自害者。除官所以害民者。而民利矣。除民之自相害者。而民之良者利矣。不圖心未見其爲害。一下手纔覺其難。除臣一月有餘。頗得要領。已下所司遍檄行矣。而卽悤悤入衞以來。臣若在事。惟卽事課效。原始要終。無須饒舌。而今量移矣。不敢不一言以聞。當宁漢臣曰。爲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苟不能行。何貴於言。苟欲行之。何可無言。特條列其大端。以瀆聖鑒。伏祈一申飭焉。

計開

一、加耗。夫錢糧之苦加耗。此風幾徧海內矣。而中州以多特聞。夫豈盡然。亦良吏之所務白也。大抵納糧之多者。加耗猶少。而納糧之少者。加耗獨多。以爲官自染指耶。剝百姓之脂膏。潤一己之囊橐。何以爲民父母。以爲經收侵漁耶。壞一己之名節。肥各役之身家。何以爲民上。自己得之謂之貪。各役得之而不覺察謂之昧。而其害與貪等。加耗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苛罰。夫罪之有贖也。其古金矢之遺乎。然笞杖折贖。律著明條。而不論事之大小。一槪罰穀。彼固曰入倉備賑也。乃動輒折銀。則入橐矣。少有七八石。多有十數石者。甚至犯笞而輸城旦之費。此可爲訓耶。贖因罪。罰則何名。苛罰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私派。夫錢糧徵收。自有款項。未有敢私派者。而中州往往獨有。或舊額之偶詘焉。則派之民間以益之。或公費之難省焉。則派之民間以充之。蠢蠢小民。身不入市井。目不識功令。片符朝下。敲扑隨之。嗟嗟一鏹一銖。孰非脂膏。遼餉疊加。徵求無藝。惟正之供。尚不能完。民窮財盡。豈可總崇之又行火耶。私派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健訟。夫民間諸苦。胥官擾民。而民自擾者。則健訟之鑿。有其事而訟之。飾小爲大。爲因風之吹者。常也。無其事而訟之。從天說謊。爲無影之吠者。變矣。有一事而此狀未銷。彼狀又下。前官已結。後官又告者。不株而連。因節生枝。又變矣。自己之情已破。借他人以求伸。近地之局已完。冒異籍以拖累。經年經月。彼此關提。官府已受其玩弄。善良能當其魚肉乎。健訟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假盜。夫民苦於盜。嚴緝之而盜自盡。則緝盜所以安民也。而又有因緝盜反爲民害者。則捕役之假盜行詐爲禍烈也。以賊爲奇貨。名曰作眼。以贓爲實跡。名曰認窩。自白役人妄攀之家。非胥蚨無脫身之路。此與綠林強寇異事而同患者也。假盜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一、窩訪。夫人之所以畏官者。以其權能賞罰人。生死人也。而有以細民竊官司之權。而生殺之。賞罰之。詎不畏之如虎。曰窩訪。彼其人憑城負嵎。內外勾通。嚙摭事件。不妨李戴張冠。巧立款單。每至甲移乙室。令受害者撫心自慄。莫知從來。非但平庶遭其網羅。而官司幷墮其雲霧。此夫爲盜而不操弧矢。攻而不用弦刃者也。窩訪之害。臣所痛革者一。

崇禎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具題。奉聖旨。范景文條奏吏治。有裨安民。這各款著與飭行。該部知道。

備陳中州地方情形疏

題爲微臣得代。謹述地方情形。以廝聖鑒事。臣嘗考豫居九州之中。關城函夏。其於四方。如車之有轂。戶

之有樞。所謂腹心也。譬人腹心一得其理。咽喉臂指。俱可提挈通靈。而此處受病。肢體隨之矣。故四方有事。豫常居中以應之。而中原有事。四方力所不能爲。其勢然也。然則葆合國家元氣者。當自中州始。向來中州號稱無事。自臣入境而後。知非無事也。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饑民已不聊生矣。而兩河間皆苦盜。綠林嘯聚。日不絕聞。民窮而盜易起。盜起而饑民附之。將禍至之無日也。而更有邪教一種。偶然以姦雄自命。其口譚非仙非佛。其期待爲帝爲王。其受用好色貪財。其結果成佛作祖。原蓄不軌之謀。故創不經之說。初不過一二黠者主盟號召。究也遠近奔走。蟻附蜂合。煽動旬連。不疾而速。如北直之滄、滑。南直之淮、徐。山東之曹、濮。實繁有徒。中州則其蔓衍穴窟之藪。先年固始之變。已見於前事矣。臣未見其形。先察其影。日與按臣惓惓憂之。嚴督郡邑。備悉有加。將謂此腹心之疾。而有不能頃刻釋者。深見此輩。其志大。其機深。其黨衆。伏戎在莽。乘隙鵰興。當此邊圉告警之日。正屬奸宄竊發之會。果未幾。鄢陵以王進孝等告。內鄉以余學文等告。五營賊徒。且近。儀封界上。其先發者耳。而旋皆殲滅。何以得此哉。則按臣吳甡在事。有以伐其謀而褫其魄也。當臣提師入衛。戎伍空虛。人心搖動。甡駐會城。召兵補伍。魚麗鵝列。組練色生。復渡河揚兵隘上。飭鄉勇行保甲。賑饑荒。臣即飛檄如雨。終是鞭長不及。按臣時進有司。面授方略。故祥符則擒時堯相。杞縣則擒魏景吾。鹿邑則擒張明山。而睢陳道參政劉餘祐、歸德府知府董嗣諶。推官萬元吉則擒李慎吾、李小泉、張自友等。皆兇魁巨竅。逆謀叵測。眈眈睥睨。坐以觀天下之變者也。據諸奸口供。剋期約會。先取汴城。以爲根本。聽之令人心寒。向非謀先未雨。功預徙薪。則二室三川之間。并受荼毒。尚得有寧宇耶。故事。兵馬錢糧。皆撫臣爲政。而按臣第持憲文法糾覈之。今臣責任并於按臣。而甡忠勤任事。勞怨不辭。十分才力。又足以副之。故能再造兩河。以幸旦夕之安。而未可謂無事也。懲前毖後。可一日少重臣料理哉。伏祈聖明。俯鑒按臣前勞。仍敕新撫臣回鎮。共圖消弭。地方幸甚。崇禎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具題。奉聖旨。據奏中外民饑盜起。邪教煽動。吳甡才能賑荒弭變。知道了。新撫郝士膏候侯恂赴昌交代去。該部知道。

范文忠公文集卷三

奏疏

剔釐營積弊疏（以下出鎮稿）

題爲仰遵明旨。謹剔釐營積弊。以肅軍政事。緣臣欽奉敕書。著臣督同總兵官將通鎮額設調援見在兵馬。査補簡練。再行招募萬衆。欽遵施行。隨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爲天威震揚等事。奉聖旨。這通、昌兩鎮。募兵各以五千爲額。依議行。兵不在多。但須選訓有法。期成勁師。舊兵補缺清占。與新兵別營分練。俱著范景文、侯恂加意料理。該部即行諭知。欽此。欽遵。今所募新兵。該臣督同司道鎮將。挑選訓練。丁既壯而糧亦厚。法方新而弊不生。惟是通州一營。額軍二千八百。月食倉米八斗。俱係通州左右等四衛撥出祖籍版軍。總屬副總兵魏都梁統領。該臣蒞任之初。即行閱視。半屬空虛。中惟家丁三百餘人。頗稱精壯。其餘皆老幼殘疾。藍縷不堪。臣甚驚異。隨行諸贊主事韋應望、監軍道趙其杰清査去後。査看得該營原額二千八百內。撥巡邏三倉二草廠通濟庫竹木廠。防守河西務漕運。及院部鎮道各衙門聽差塘撥。共一千四百名。自萬曆四十八年。該巡按御史王象恆會題。因疲敝不堪。斥汰本營六百名。而選募壯丁三百。兼其糧。以爲守城偵探護送錢糧之用。即前所閱頗稱精壯者是已。其餘見在聽點。稱爲哨路守門儀樂。及各營將牢伴。非老即幼。非病即貧。又逃亡不到者。十居其一。此輩向屬烏有。或係營官使隱。或被營蠹濫

冒。或被紳衿占用。又係魏都梁破情面而清出者。然紙上之陋習似清。而營中行伍仍虛。俱難一一查詰。但隸於版籍。皆祖軍也。按之則籍在人虛。扣之則左遮右掩。一旦汰之。或難鼓舞人心。漸次清之。庶幾充實行伍等因到臣。該臣批。該營虛冒種種。雖經刷洗。影射尚多。豈竟付之不可查不可補耶。凡此尺籍所列。孰非受廩公家。何不令披堅執鋭。而俱充雜差。或者雜差其護身之符。而尺籍固名有實無也。仰司會同監軍道再一詳覈等因去後。據司道二臣查看得營軍隱占買閑。積弊種種。從來皆是。天下皆然。不獨一通州也。今查雙糧家丁。見在偵探守城者。果皆足數。即倉廠庫獄巡邏。及防護漕運與各衙門聽差。俱爲成例。其在伍者。誠老羸不堪。而祖制已定。驟難輕汰。以啓釁端。故聽其若有若無耳。且各軍食糧一石止米八斗。不足供俯仰之用。勢必別圖生理。即衙門應役。不過朝夕答應。上下分班。猶得以餘閒營活。今欲責鳩形鵠面之軍。以戴甲橫戈之事。無論胣弱不堪。而以數斗輕糈。令其終朝服役。毋乃非情。不若使之仍役衙門。如守門守獄。看倉看廒。護糧送銀。緝樂伏路諸大事。俱不可已。而欲撤軍歸伍。必得另行雇募。重派民間。又不勝其煩難矣。今但嚴查積弊。無使侵隱。就中擇其壯健。加以雙糧。庶行伍漸實等情到臣。據此。爲照軍政之弊也久矣。聖明御宇。欽然與天下更始。臣欽奉簡書。諄諄查補蠹剔。敢不肅將從事。因檄行司道。得其種種弊狀。有名是而人非者。有人是而事非者。有人與事亦是。而俱不可恃。竟歸於非者。臣爲愀然痛心。悚然骨慄也。而諸臣爲之解曰。此弊非一處。非一時。噫。是何說歟。臣致究而得其故矣。祖制邊腹內外。衞所裝置。以軍隸衞。分屯養軍。無事則屯收。有警則徵調。後失其制。於軍之外。另募民以

爲兵。於屯之外。另賦民以爲餉。而彼如鱗尺籍。不能爲衞鋒之事。久之并不知爲帶甲之人。弊也久矣。果不止一通營爲然。臣以維新之世。百度改觀。雖全局皆壞。不止一處。而補救正欲於此處始。雖易世易湮。不止一時。而積蠹正欲從此日更。豈可慾忽誕謾。使有定之軍制。付之不可問。有用之軍糈。投之不可知。則所謂維新者安在。問誰典守。營官自不得逭責。但魏都梁猶是敢任之人。而難返極重之勢。固不在追既往。而在飭將來。此後寬之歲月。專其責成。務使振刷從頭。以期澄清到底。若仍烏有如故。則亦自簡何辭。謹條列數端。以瀆聖聽。伏祈天語申飭施行。

一、嚴虛冒。夫營之所以虛者。以其無人也。而糧之所以冒者。以其無人而稱有人也。通營之軍。應差於營。而食糧於衞。如使有逃即報。則糧不冒矣。有報即補。則伍不虛矣。故匿逃不報。弊在營官。通同冒糧。弊在所伍。如一軍逃亡。營隊與司體。匿不即報。俟放糧後。方行開名把總。自此而把總。而千總。而中軍。無不染指。比及具呈本將。已不知冒食幾許時矣。而本將又不肯即補。陋習相沿。積漸所致。不疑虛無人乎。今欲釐此弊。除該營隨逃隨報外。仍責令各所千戶。每月類報開除之數。以憑覆查。如有通同隱冒。重究不宥。掌印指揮。亦令互相覺察。庶法令嚴而人知儆。耳目衆則弊難掩矣。

一、清占役。夫占役各處皆然。而惟通營爲最。以其衙門多也。自將官之跟伴。以及倉廠監局道府州衞等衙門。無不有之。在營官占役。猶隨營有人。其他則一往不返。名在人亡。莫可究詰。雖衙門各有職事。亦屬因公而設。而伍中暗減矣。且用無定額。營官藉口影射。一過查點。任意冒開。此項未清。另有一項爲餉屑

之地。此軍未到。別有一軍爲銷名之人。即設法查點。終何益哉。今即不能全汰。亦宜著爲定例。某項該用軍若干。某項應裁若干。其倉廠監局部州等衙門軍役。或按月。或按季。回營赴點。總計各項占役外。實在隨營操軍若干名。即以實在數目爲稽覈張本。庶乎躲閃無路。營伍漸充矣。

一、禁賣閑。夫營伍何以日虛。以偷閑者之多也。而將官實貪之。每軍月納二百餘錢。不操不點。任其他營矣。每馬月納三百餘錢。不操不點。任其他載矣。究弊所從來。則因各衙門使費而起。如例換循環有費。月報季報有費。年例規矩有費。甚至包納罪贖。饋送禮物。一切繁費。皆以賣閑之錢充之。於是指一科十。因公濟私。每月放米。催納班錢。不以爲諱。上與下共聚食此軍。而伍之充也有日乎。以後嚴禁納班。其科贖受饋。須從上始。所謂源潔而流自清耳。

一、覈馬匹。夫倒馬有年限。追樁有多寡。所以懲喂養之勤惰也。通營馬死。先報本營。發下追樁。即總軍使去月領草料錢糧。照舊造支。併本軍月糧。俱存留在營。以充樁銀之數。假如應追一兩。常扣至七八兩不已。或半年。或一年。始報兵部。諺云。馬瘦營官肥。馬倒營官喜。誠首稽查喂養騰息。責成馬軍耶。今惟有闔營朋樁。則此弊自除。朋樁之例。各邊鎮行有成效。今當亟行未晚也。

一、選家丁。夫通州一營。非班白則黃口。鳩形鵠面。不堪著眼。惟家丁頗稱精壯可用。問之。乃四十八年巡按御史王象恆所議。并兩人爲一人。給以雙糧。號爲家丁者也。彼誠見八斗輕糈。不足以羅壯夫。則得三百之精強。勝於六百之老弱耳。今若再歸併二百名。給以雙糧。合前共五百名。亦可作一軍之領袖。壯一

時之牙爪乎。若慮積弊叢生。日新月異。後日之三百。仍如今日之二千八百。糧已并而人彌少。則隨時補偏救弊。又在後之人耳。伏祈聖裁。崇禎三年七月十一日上。本月十六日奉聖旨。這條奏通營積弊甚晰。著范景文著實整飭。家丁并糧。還與酌議。該部知道。

請罷免疏

奏爲治旅非才。聞言自省。伏祈聖斷罷免。以重兵政事。該臣於邸報中。見湖廣道御史一本。奉聖旨。朝廷大事。每經廷議。及至施行。言官又多借端遲誤。是何肺腸。這本內摘陳五弊。如清盤驛遞冒濫。反謂浮糜。通鎮督臣練兵。反稱頹廢。顯是圖便私情。代人卸擔。姑不深究。該部知道。欽此。捧誦之下。不勝心悚。猶未知臺臣論列中作何語。及得其抄疏一款。淵淵於通鎮兵之不當增。治兵者之不當設。夫兵之當增與汰。治兵者之當去與留。自有廟議。臣亦何敢言。而第曰以懲飭成頹廢。則臣不勝心愧矣。臣以章句書生。不嫻軍旅。荷蒙聖明。忘其孱弱。畀以治兵之任。受命飲冰。從事討練。汲汲遑遑。殫竭愚慮。詎敢自即頹廢。仰負恩私。故草剏之地難矣。而臣未嘗諍諍言難。勞心之餘病矣。而臣未嘗屢屢言病。然於難處措据時勢自有所弗周。於病中支撐心思自有所弗逮。其爲頹廢。或者已不及知而臺臣見其微乎。此段藥石之言。何敢借以自諉。而惟用自策勉。然猶恐策之不前。究也果以頹廢誤重地。則臣罪滋深。心不勝大懼耳。伏祈皇上垂賜罷免。安臣愚分。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奉聖旨。通鎮軍務。范景文須力任料理。以壯聲勢。不必借言引陳。該部知道。

汰營將局官疏

題為汰可省之官。以一督制事。照得從來因兵設官。因官制器。此一定不易者也。然有時因官而分兵。因器而添官。或以有不可緩之需。有不可違之情。姑仍漸置。亦一時權宜。而非制也。臣初涖通。地固草昧。非他鎮比。閭之甲仗。一切無有。兵士徒手。其何以搏。故設軍器局。責成一官督造。今一年來。所修繕大小銃礮以五千計。刀槍叉斧以四千計。火藥以十萬計。以今日之兵馬計所用。以今日之錢糧計所成。庶乎其足。而局可裁也。通之標下有中左右三營。而中營兵為舊丁。官亦舊官。原官實有兩人。彼同生齊、魯。新剋永、灤。所謂父子兵也。情若一體之結。人經九死之餘。驟爾易將。恐其不安。故暫令領舊部曲。今為時久。心亦定矣。而營可併。官亦可併也。夫局裁矣。而匠自俱裁。則營伍益實。營併矣。而兵自俱併。則耳目不紛。去贅龐而清耗蠹。道似當出於此。伏祈敕下兵部覆議。將營將白三學、守備張瓊徑行裁革。赴部另推。匪徒汰冗員。亦所以節繁費也。

更定經制疏

題為看詳經制。煩費可惜。懇乞聖明。敕下更定。以垂法守。以便供億事。臣准臣部咨題前事。奉聖旨。據昌、薊等鎮兵馬文冊。營伍多寡懸殊。冗弁氣綵濫費。及鎮道公費。書皁匠役冒餉等項。種種積弊。全未清覈。該督撫遵旨詳定經制。所料理何事。如此錮習相仍。邊政何時振飭。該部即逐款摘出。著令查覈更定。速行回奏。今後各鎮如有縻棄罪弁。無籍姦棍。鑽營咨薦濫用的。該督撫即指名參來。嚴究重治。若徇情濫收。以致剝軍侵餉。責有所歸。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仰遵明旨。詳繹原題諸款。雖未指及通鎮。而所稱營制當齊。冗員當去。深有味乎其言之也。臣鎮兵五千。因兵設官。因官設餉。一切經制。量經計部酌裁。創立之初。無他耗孔。然天語申飭。臣獨何能自已。乃於省中求省。汰而復汰。各鎮所無者。不欲其多。即各鎮所有者。事從其少。期於去一官餘一餉。餘一餉養數兵。如是而已矣。除前另疏裁併營將局官外。又減千把等官若而人。聽用名色。一筆句去。每月節二百三十餘兩。更定經制。具疏上聞。至於膽弁鑽營。臣向業以冷面從事。此後果遇竿牘。即付白簡。煌煌在上。斷不敢徇情面而褻綸命。

屆譯祈雨疏

題為恭聞聖駕步禱。謹報移師屆譯事。臣准臣部咨。為欽奉聖諭祈禱雨澤事。內稱。該內閣遞出揭帖。奉上傳。久旱為災。圖回當亟。應遵皇祖步禱之例。朕即恭詣郊壇。為萬民請命。卿等速傳該部具議擇日來行。朕居文華。蔬食已久。不必復行齋戒。以致遲延。欽此。欽遵。該禮部擇於日祈禱上請。傳奉到部。移咨到臣。臣捧誦聖諭。仰見皇上敬天勤民如此極至。無以復加也。在昔盛王桑林責己。雲漢興憂。千古傳為美談。乃皇上齋居便殿。躬詣郊壇。惻然為萬姓請命。紹法皇祖。昭格蒼穹。精忱元感。澍澤自將立應也。念臣虔祈浹旬。誠微莫動。自愧不職。干和。致煩五位焦勞。而當此龍行雲從。萬靈環護。臣鎮在郊圻。分當擁衛。謹督同總兵官李國禎提師三千。列營近地。先雨師而戒道。拱日馭以清塵。謹此具本奏聞。

奉旨回奏疏

題為奉旨回奏事。接兵部咨。該臣題為仰遵明旨等事。奉聖旨。屯政條議甚多。未見確查明效。惟是兵必求精。無以浮額糜餉。差堪補救。近王道直奏通鎮兵多老弱。即是餉足。養此何為。范景文遵將任後。訓練若何。應若干人足用。撥兵若干人可撤。明白奏來。凡督撫官條議兵餉。只就所屬地方事宜切實登對。不必泛襲。於緩急無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菲無深識。祇有小心。接到部咨。儼承明命。不敢不殫竭愚慮。仰備採擇。亦以年來釐剔舊營。實見如此規畫。乃可一望改觀。荷蒙皇上寬其迂闊。以通兵請問。臣感悚交集。如臨淵谷。臣奉命募練。惟新兵五千為重。關臣王道直所言糾糾桓桓。意氣飛揚者是也。其云老弱。原指通州舊營而言。夫此舊營祖軍。向日半屬將官賣閑。半充各衙門占役。餉飽囊腹。名點鬼簿。并此數之。臣近力破情面。苦心綜覈。盡數清出。復使歸伍。復為捐貲繕器械。製旗幟。令與新營分曹遞練。然而新兵月餉一兩五錢。彼止米八斗。約值五六錢耳。以是下令清句。壯士裹足無至者。熟思招徠鼓舞。惟有清屯益精一法。如奉旨并糧家丁五百。亦舊營軍也。而驍騰之氣。與新兵等。固舉目可見者。但任後所加意訓練者。此五千五百人。潞河神京左輔。相距密邇。竟自無逃聖鑒也。至於撥兵久懷故土之思。當為及瓜之代。湖、浙三千六百五十人。均屬可撤。無半去半存之理。獨是兵撤之後。何煩商酌。聖圖維於足用之數。其念要地。意良重哉。臣愚以用者用以戰焉。用以守焉。戰則須車營。須騎營。非二萬人不可。辛酉閒。曾設撫賞練兵。亦此數也。守則通州二城。堞凡二千九百八十有奇。兩人一堞。僅足登陴。外又有把門守巷。哨探設伏等項。仍須多人。如己巳城守法。京營并興定兵已一萬八千人。是無論戰與守。其非五千能辦也明矣。臣擬請增兵。以餉難而止。故與關臣孫承宗、督臣張鳳翼齊商。有減官益兵。減客兵益主兵之說。主兵益而撥兵可撤也。今似當預儲一旅。以備不虞。此臣所為就通計通者如此。伏祈聖鑒。下部議覆施行。崇禎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奉聖旨。新兵因宜加意訓練。舊營兵既經清覈。果能實心振飭。自當改觀。豈家丁五百名外。更無堪用。且見覈實數幾何。前王道直疏既不明開。范景文又復含糊。所稱綜覈。仍屬故事。還著明白奏來。楚、浙撥兵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奉旨再奏疏

題為奉旨回奏事。准臣部咨。該臣題前事。奉聖旨云云。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捧誦嚴綸。措躬無地。自念新兵精練。已蒙聖鑒。惟是舊營綜覈。雖費苦心。數奏原欠明白。皇上寬臣罪而令之覆奏。感激天恩。何有極哉。通營軍額二千八百。既并雙糧五百外。單糧一千八百。一共二千三百名。此見額也。臣已載入經制。再塵御前。關臣與臣故未贅續。亦以人臣隨分盡職。何必曉曉自明。茲復懍承明問。乃敢以振飭之實詳言之。臣初被命駐通。適嚴戎伍。見通營單弱不堪著眼。家丁三百。尚自可觀。詢之先年按臣王象恆。以糧薄軍疲。并兩軍為一軍。故與眾別。臣謹剔舊營積弊疏云。得三百精強。勝於六百老弱。因議再并二百名。荷旨俞允。如數選完。此五百之數。所為堪用以此。至於一千八百人。往日半充占役。列署甚寘。已去強半。而其半則將官賣閑。領到月糧。盡飽饕腹。冊中所列。子虛耳。臣減屏騎從。清占先自身始。各衙門遂無敢占役者。營衛官亦不敢賣閑。從前點鬼之籍。始有其人。此臣不徇情以振飭者也。向因無人。並亦無器。今有

其人矣。而無器與無人同。臣復修製刀斧一千件。槍礮五百件。大小旗幟一百餘件。人人受械。非復空拳。一指揮間。乃可以軍。皆出捐貲。未嘗損帑。此臣不惜費以振飭者也。臣任參督治。不過明調度。持賞罰。愼稽覈。而操演自該將事。魏以庸不任而斥。章以病不任而斥。即舊道臣趙委查苟賄。亦重處不少假。千把等官。愼遴選。嚴甄別。冗員之糜薪水軍者。裁汰殆盡。此臣不辭怨以振飭者也。凡此清冒覈虛。幾經拮据。乃得化無爲有。然而版籍之去留。額糧之增減。與新營不同。化弱爲強。因委曲爲清屯一議。豈可已而不已哉。其實臣之作法。亦不專以恃此。已一面多方劑調。簡練。以期漸改觀。無負聖明責成至意。總之臣賦才原短。遇事認眞。殫竭心力。何敢以故事應也。伏惟聖鑒。崇禎四年七月初二日奉聖旨。據奏。通營舊軍雙糧單糧名數。知道了。既係裁併虛糧。查明見額。益當加意訓練。實裨戰守。毋得仍託空名。復滋詭冒。以致額伍反虧。軍備愈損。該部知道。

議建敵臺疏

題爲議建敵臺以固城守。以鞏重地事。臣惟從來善守者。敵莫知所以攻。攻有遠攻。有近攻。其遠攻也弓矢槍礮。懸城施之易耳。近至城下。而勢促力窮。此危道也。昔人因有敵臺之制。敵臺者。緊附城外。虛中以安神器。三面橫擊。出奇無窮。在我上下無侵。而敵不敢逼。一逼立遭糜爛。護城之法。莫妙於此。故曰有城無臺。猶如無城。臺非其制。猶如無臺。是城所以衛人。而臺又所以衛城也。通城遶延十七里。百萬儲峙。軍國命脈在焉。向惟據河爲險。水堅以後。遂復無險可據。何所恃而不恐。臣爲守計。於客歲會議建敵臺。部臣以時詘難舉。停閣不覆。然臣此念日夕未嘗忘。頃監軍道臣張春來巡視周遍。深以臺爲當建。與臣議合。春躬冒矢石。守城與攻城之事。皆身親經過。與遙揣者不同。而後知此工之必不可已也。夫功之成也。疊利甚大。而工之舉也。費貲頗多。此時仍一內請。築道旁舍耳。土木灰石。臣願一力任之。一年公費。刻意節存。可得數百。道臣將去。州臣初來。并有所助。一切不以煩公帑。但一須甎料。燒造難就也。運船所帶。用數萬便足以濟。至幾缺委河干者甚多。願以請之工部。一須人夫。流傭難集也。京邊班軍。量撥數千以來。每日給米二升。以備饔飧。願以請之兵部與戶部。諒諸臣同心謀國。或不復靳乎。伏乞皇上敕下該部。少助臣力。則浹旬之內。屹成金湯。神皋重地。豈特爲通而已哉。目下嚴霜將至。農隙糾工。惟此時爲然。若其刻期舉事。可冀不日告成。一或稽延。便至就悞。臣束手無能爲計矣。更祈聖明嚴飭該部施行。崇禎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奉聖旨。敵臺有裨防勦。覽奏不煩公帑。力任建築。范景文具徵任事。所需工料等項。各部酌議速覆。

議留道臣疏

題爲道臣不便屢更。重地未堪久曠。謹順輿情。酌時勢。祈賜留任。以固重鎭事。臣捧誦明旨。據奏。張春力任解圍。具見忠幹。所舉各將劉應國等。及永平官兵矢心報效的。俱著紀錄。出關聽樞輔調度協勦。欽遵事平從優擢敘。其應否加銜陣名色。該部即日酌覆。永平道事務。仍著王凝祚用心料理。該衙門知道。欽此。臣伏而嘆曰。道臣張春者。前年臣初疏起之。用於永而即成復灤之功。今年臣再疏起之。用於永而願

收救援之效。春能矢心。臣可借手。至於王凝祚復任一節。以臣愚仰繹明旨所云。永平道事務。仍著用心料理者。似謂凝祚尚未離永。仍著料理耳。乃今已入通矣。日前由永來通。此時又由通往永。道里往返。不遷延乎。時日荏苒。不耽誤乎。於永未必濟急。於通反爲交誤。夫孰非皇上之疆域。孰非國家之政事。而可若是也。通鎭初創。草昧經綸。軍務承宣。道臣爲政。一日缺人。則一日誤事。乃今一年之內。四易官矣。如越其杰之以人累地。臣爲議斥。胡福宏之以城累人。臣爲議改。張春、王凝祚可謂人地相宜。而仍相繼他往。不得一日安位行志。夫非其人既不欲使之留。得其人又不能挽其去。席煖不遑。幾時得一人之用。得無以通可置若道。而官於通可委若寄乎。恐從此而此地之官。視身若寄。府何必不眞此地之人。視官若寄。精神必日玩。將藩屏之司。等於傳郵。咽喉之地。等於兒戲。甚非所以示觀聽而肅人心也。而不但此也。此交彼代。茫無盤頓之期。送舊迎新。徒多驛騷之患。根本重地。豈宜如此。且皇上亦知通道之久缺乎。自胡福宏五月去後。中間張春在通一月。止了應酬參謁。非虛無人者已五越月矣。若再易移。必另推補。計其涖任。知在何時。臣坐鎭一城之外。皆若秦越。非如他鎭諸道錯峙。足委代庖。可更不可更。可暫不可暫。聖明穆然深思。必有以處此也。伏乞敕下部議。立覆施行。奉聖旨。王凝祚已有前旨著速赴永平料理。通州道臣原係暫設。不必推補。該部知道。

郊祀屆蹕疏

題爲恭逢郊祀大典。謹報移師。以衛聖駕事。節屆秋分。恭遇皇上肇祀夕月壇。維時天朗氣清。遠開蕭瀰。時和歲稔。用臚休徵。以洽神人。式瞻中外。太平盛事。莫明備於此矣。臣濫跡東郊。翹心西畤。遙想閶闔宏開。重輪煥彩。方且萬靈呵護。百辟趨蹌。莫不共效駿奔之誠。以壯龍鑾之色。如臣職在詰戎。分當扈蹕。未能瞻仰末光。先望舒而引曜。猶幸遭逢曠典。同愷收以詩麋。謹督同鎭臣李國禎統兵三千。遙屆清蹕。臣又伏念當此築場未竣。仍須擇地爲營。當令車馬繽紛。不礙田疇蕃茂。庶幾六飛靖謐。兼看四野歡呼。則臣所爲仰體皇上敬天恤民之意。而肅將從事者也。

覈稽兵馬錢糧兼陳掛號疏

題爲循例覈發兵馬錢糧。兼陳權宜掛號。以便奉行事。據管餉運主事臣林宏衍呈送季奏通鎭兵馬錢糧文冊到臣。該臣提取監軍道臣掛號文冊比對無異。謹遵前例。一面將文冊咨送部科外。特此先行奏聞。外有掛號一事。爲覈查所關。不得不酌權宜者。今天下錢糧掛號。皆繇道臣以各營兵馬逐月消長。故其支餉。必經風憲之臣。一一查實。然後掛號會送餉臣。餉臣照號給發。即督撫覆覈。亦取道冊爲主。以餉冊爲符。通鎭向來相沿。非一日矣。近奉明旨。以道係新增。罷不復設。而掛號遂苦無人。臣與諸臣議。欲歸之密道。則往返二三百里。既主兵不便。戳援兵不便待矣。欲歸之鎭臣。則自造自查。不便。欲歸之餉臣。則自食自放。不便。欲歸之臣自發自覆。又不便。而法於是乎窮。臣以錢糧互相覺察。則弊難容。一有滲漏。則竇易起。於無法中尋法。無已。或暫委州官乎。彼其人猶是科目。就通之地。按通之兵。以通之官。稽通之餉。庶乎其可行也。若以有司事權不重。則禁扣剋。防虛曠。臣一切任之。但使掛號餉臣。得據之以度支。臣得

據之以綜覈，較於三者，猶似爲便，窮而思變，不得不然，伏乞敕下戶部議覆施行。

范文忠公文集卷四

奏疏

恭報公費繕器疏

題爲恭報公費繕器以祈聖鑒事。臣奉命出鎮之後，該戶部覆題營制已定一疏，奉聖旨，甯鎮拱衛京都，士馬芻糧自當早計，以資飽騰，若公費應用名色，俱裁減，以古名臣身先士卒，下同甘苦自處。今既經酌定，姑准支給，還各汰冗節浮，稽覈補虛，以供繕器買馬之用。欽此。欽遵。臣拳拳服膺，皇上既頒賜予以養廉，復勤訓迪以教忠，感恩佩德，事敢有所隕越。況夫飲冰自砥，約己奉公，所自盟者素矣。除馬匹請之冏寺，無須市買外，惟是器械一節，額銀萬五千耳。軍中所需，千頭百緒，欲以器就銀，而器不足，欲以銀就器而銀不足。臣開局打造，差官治鑄，皆取給部銀，乃復出公費另作修繕一項，或飭舊，或鑿新，專責一官，以董其事。若礮若槍，若刀斧，共成三千四百餘件，與局製相爲輝暎。至於兵書戰策所載，術士劍客所傳，軍火祕器堪備攻守之用者，皆令製一，以備窮故之遺。於是充牣庫藏，布滿行陣，而器不可勝用矣。此外餘鏹，遂以盡供城臺版築，而雙臺屹峙，五兵森列，乃可借手以報皇上也。緣臣原耤距通，盈盈衣帶水，日用所需，一航載至，無須頃煩公廩。惟是聖主曲體臣下，涓滴皆恩，始也不敢固辭，以虛明貺，既也不敢妄費，以瘝明訓。區區犬馬，不過以公家之財，了公家之事，而臣何有焉。謹將繕過器數造册，徑送工部備查。謹

具疏以聞。奉聖旨，據奏，節存公費繕器築臺，范景文具見急公，知道了，該部知道。

慶賀萬壽疏

奏爲慶賀事。恭逢萬壽聖節，臣不勝欣忭，謹率闔鎮官員將吏，望闕叩頭，具疏稱賀者。恭惟皇帝陛下，恩翔九有，道奉三無，五行在手，斡旋生運不息，四德隨心，含育貞下起元，應十二月成物，以周天，肇八千歲爲春而始旦。一人有道，懋膺五福之疇，四海同熙，共祝萬年之算。臣馳瞻再歲，瞻望五雲，值虹流電繞之辰，遙想天顏有喜，獻海晏河清之頌，欣歌國運方隆，衍祿位名壽以無疆，鞏社稷河山而永固。

請告初疏

奏爲臣病難支，思親更迫，懇祈天恩允放，以保餘生，以盡子情事。臣孱弱庸庸，無所當於任使，荷蒙聖恩，忘其不勝，而令之詰戎於通，臣感激知遇，亦自忘其不勝也，而竭知盡慮，以期效區區，在鎮一年十月矣。仗皇上之靈，獲有寧謐，臣少遲於罪戾，今稱過災生，仰負恩眷，能不以苦切至情籲天上控乎。臣稟質原虛，向來節嗇，僅得不仆，前年入援，冒風觸雪，衝時急難之切，不遑自惜，而湊理受傷，遂成痼疾，風嗽之證，遇寒輒發，至今冬而劇，入臘連昏達曉，至不停聲，食下咽既難，藥入口旋吐，臣猶勉事醫藥，不敢煩瀆至尊，頃接家報，臣父聞臣抱恙，日夕憂惶，至減匕箸，詢其病狀，視臣更危，急望臣歸，眼幾欲穿，臣一開函，血淚滂然。夫父既思臣而病，病當益甚，臣既病而思父，病何能堪，此時性命之憂，猶覺爲小，而方寸已亂，戎誤曠事，則臣罪大矣。伏祈聖慈憐臣至情，特允放歸，少蘇病骨，并慰親懷，將臣父子之生，皆皇上再造，頂戴高厚，何有極也。臣無任激切懇籲待命之至。崇禎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奉聖旨，范景文奉命督鎮，著遵屢旨安意料理，不得輕有陳請，該部知道。

請告再疏

奏爲臣病調理日久，痊可無期，仰懇天慈，以祈矜憐允放事。臣於崇禎五年正月十六日准吏部咨，爲臣病難支一疏，奉聖旨，范景文奉命督鎮，著遵屢旨安意料理，不得輕有陳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即時恭設香案，力疾扶掖，望闕叩頭外，感竦之餘，懍茲天語，敢不黽勉以仰承明命。顧臣涖鎮二年於茲矣，凡當料理者，業已盡瘁從事，不遺餘力，故前歲冬脊痛，勢在瀕危，昨歲初冬下血，勢又瀕危，以時正枕戈，忍死不敢以病聞。即十一月內病嗽，不食者數日，緣兵調通力疾，點汰事畢，氣絕退而不省人事者一晝夜，然猶延至逼歲，乃始籲天，則臣之陳請，非敢輕矣。凡人之病，皆可醫藥自輔，抑情自遣，而臣之病則以憂親而起，病因愁生，愁彌增病，故前之減餐者，今則每數日不食矣，前之少眠者，今則每達旦不寐矣，前之痰嗽，今連聲不絕，且中帶血絲矣，以致元氣日虛，肢體日削，喘逆怔忡諸症，雜作日起，惘惘如有所失，強一翻閱文書，氣息輒復不屬，頃于里延醫，束手無策，以爲病家進退驗之冬春之交，此時不愈，療治更難，臣始錯愕嘆嗟，而不復望生，生之者亦惟我皇上耳，臣受皇上簡任隆恩，誓竭踵頂，以圖報稱，乃事劇不敢言，時危不敢言，今通兵日供調遣，壁壘少虛，似亦無所煩督治爲者，贅瓜當戍，非圖弛卸，亦可諒臣心事矣。伏祈天慈矜憐，即允休致，此後未盡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賜，雖骨化形銷，無非銜環結草

之日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五年正月二十二日上。奉聖旨。督鎭重寄。范景文宜遵旨用心任事。何得屢以病請。該部知道。

請告三疏

奏爲親病身病相關益迫。瀝血冒死。懇恩速放。以救臣父子之命事。臣初因身病親病。具疏祈休。蒙恩未允。副傳臣父疾少差。再疏止以臣病爲言。伏枕候命。頃家童至自原籍云。臣父前病復發。醫藥不入。命在旦夕。臆臆不能作書。但口囑令臣速歸一面。遲恐不能待也。臣病中聞言。卽時驚痛。嘔血暈絕。家人急救。半日而甦。緣臣父待臣歸而永訣。臣病勢又將不能留父而永辭皇上矣。方寸迷亂。諸務不能思綜。止有忠孝二字。耿耿未昧。蓋身原無病。而故假此以圖弛卸。皇上必不容此不忠之臣。以彰明法。乃親實有病。而猶忍心以戀位。遊皇上亦寧容此不孝之子。以玷聖朝。此所以萬不得已而復冒死以瀝披於聖明之前也。伏惟聖恩矜原。允放臣歸。卽不能留父之命。猶得送親之終。少盡烏私。若未塡溝壑。異日尙得塞厥以報主恩於萬一也。臣有心可剖。無淚可揮。語促情窮。一字一血。不勝哀懇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上。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請告四疏

奏爲臣心甚苦。臣計已窮。再祈天慈。俯垂矜憐事。臣接邸報。該臣奏爲臣病調理日久一疏。奉聖旨。督鎭重寄。范景文宜遵旨用心任事。何得屢以病請。該部知道。欽此。又臣奏爲親病身病相關益迫一疏。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卽設香案。扶掖叩頭謝恩外。伏念臣才庸體病。何修而叨皇上惓惓不棄若此。感茲慈眷。彌覺恩重身輕。捐糜不足明報。寧復再忍言去。但皇上猶天也。痛則呼天。一腔血誠。非聖明誰其憐之乎。臣係獨子。與臣父相倚爲命。從未別以經年。今役行間者三載矣。向來兩地相望。日夜悵望。時傳安好。猶難信耳。一聞違和。何以爲懷。情急籲呼。豈得已哉。臣倉皇拜疏後。一面遣人問狀。回傳臣父以驚切處亂。心勞倚閭。積鬱沈疴。已歷數月不解。入春復感瘴疫。脇發頭面。前番使來。勢殆縣慘。手不能書。目不能視。但喉中微微作聲。促臣速來。以圖一訣。闔家環泣。罔知所措。倘幸越宿汗出。火邪少退。而元氣則鑠銷欲盡。奄奄牀褥。今尙無起色也。夫望七頹齡。原屬風燈難保。載經危證。又似霜葉易零。此後調理之難。倍於攻伐。而臣兄弟終鮮。母氏先亡。湯藥誰嘗。起居誰省。迴念垂白老親。形影自弔。臣能鐵作腸肝乎。憶向癸亥之歲。臣方以驗封休沐里居。臣父宦遊吳興。傳聞抱恙。臣介馬而馳。十日行三千里往視。昨聞報時。恨亦不能縮地奮飛。而獨以受命治兵。擅離有禁。事忍痛茹悲。不敢稍一踰越明法。惟日夕長號。腸已斷。心已碎。將吏無不見且憐也。臣念臣之所自致者身。而身已償矣。臣之所自盡者心。而心已亂矣。亦何能據籌策。竭股肱。以少裨疆事。皇上縱不爲臣。獨不爲封疆一動念乎。皇上憐而放臣。臣父子感皇上再造生生世世。誓不敢忘。卽不然。或請假一月。恩准歸省。臣鄉距通六七百里。往返不過數日。今春和冰泮。寥寥數兵。暫付鎭臣代理。臣得歸而少盡烏鳥之私。將出而復竭犬馬之報。想聖明亦所不靳也。臣不勝哀懇激切待命之至。崇禎五年二月初八日上。十三日奉聖旨。范景文屢旨諭留。覽奏情

詞甚切。准與回籍。該部知道。

悲謝天恩疏

奏爲悲謝天恩事。崇禎五年二月十四日。臣接邸報。該臣奏爲臣心甚苦等事。奉聖旨。范景文屢旨慰留。覽奏情詞甚切。准與回籍。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痛念臣因父病。三疏乞歸。未蒙俞允。副聞亟亟。惶急不得已而以假請。區區此心。謂卽不得盡一日之養。何可闕一面之訣也。不意臣積誠罪深。竟延寸咎。於本月初八日在籍身故。計至之日。臣絕而甦。甦而絕者數矣。在孜中。蒙荷聖恩矜放。捧讀天綸。不覺哀痛而繼之以血也。臣當仰遵明旨。奔跣而南。臣原無地方錢糧之責。兵馬千餘。各有將領。其勅諭符驗旗牌關防。容臣另疏進繳。除恭設香案叩頭謝恩外。理合具奏以聞。崇禎五年二月十五日上。二十日奉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留銀修城疏

題爲城工有緒。心切圖成。謹留節存銀兩。以完前功。以畢微衷事。臣惟軍中之事。戰與守而已。戰者恃人。守者恃地。而地何所恃。則深溝高壘是也。念通爲京師門戶。屏翰京畿。地之重何如者。臣初莅甫閱。見舊城敝壞。問之。幾十年不修矣。爾時卽有版築之意。而權與工用度費不貲。去任知州盧承業請發萬金。猶恐不敷。尋復奏織而罷。然臣空手雖難觀成。而嘔心蚤已夙畫。一年來胸中不知幾迴環矣。及登陴防守。覩茲頹堞圮墻。不惟難以當攻衝。而駐立無地。捍禦且不能施。殊用心懼。臣遂不度力。思與繼功并建也。因出贖募匠。乘隙鳩工。補缺廢圮。於一月之間。三面已竣。百雉爲增。高壘不可上。而人有固志矣。但是役也。未曾砌甎。止於壘土。然不行砌結。終難經久。雨水浸蝕。前功不仍棄乎。臣擬春和始終其事。而不意璧重召殃。閱發以去。夫人臣計封疆。在任爲之。去而從之。非忠也。故此城一處不完。則臣事未了。此工一日不竣。則臣心不安。臣觀知州李一爵勤廉有幹。力能辦此。所苦者錢糧耳。臣原積各項以備此工之用者。一爲製器原領工部銀。製造器械。賸一千七百三十兩有奇。一爲操賞小賞犒銀。已經題作操賞。除用過外。存五百三十兩有奇。一爲節省臣各項搜剔搏節。及州官呈報贖鍰一千三十八兩有奇。一爲鹽菜修城班軍。戶部如例派給。及臨時截日。扣存二百二十四兩九錢八分七釐九毫九絲。見今分貯通州庫。以之辦料。充然有餘。使州官悉力爲之。而營衞協助夫力。可望不日之成。從此雉堞重地。永固金湯。區臣去國一念惓惓。庶可仰答萬一乎。伏祈敕下該部議覆施行。奉聖旨。該部即與議覆。

請卹疏

奏爲微臣將父不逮。先臣急公可念。伏祈天恩。照例賜卹。以光泉壤事。竊臣夙服庭訓。每以忠孝爲兢兢。自受皇上特簡之命。日夕兢業。以忘身自矢矣。而所耿耿不能忘者。惟是明發一念。頃因臣父年在耄抱病。痛關喘指。流血陳情。四疏始蒙恩允。而臣父不及待矣。此自臣罪大孽深。逢天奪魄。復何言。徒跣南奔。得入里門。號慟絕。屢救乃甦。細詢臣父病中諸狀。始知向來倚閭之勞。積憂日久。而痼疾不舍臣知。舊信往來。詭傳安好。及家人見勢沈危。密使來通。猶從枕上強起止之曰。兒受皇上節鉞封疆之任。

事可以此分其內顧。臣一聞言。五中摧裂。念臣既不能代先臣以終報皇上。又不能將君命以永訣先臣。慚負天地。眞爲戮民。恩所以資黃壤。耀白日。使臣父雖死猶生。而臣生可不死者。惟恃有明恩在。然臣不敢以私請也。按會典一款。在京三品四品父母喪。曾授封贈及致仕者。各照品級造墳安葬。又卹典條例一款。遇有軍功。祭葬。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臣父原任南甯知府。以禮致仕。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恩詔進階大中大夫。其歷履任吏部可查也。臣先撫豫。星馳入衞。被命守涿。又奉旨范景文取兵有法。事平併敍。守涿兩月。陸襄晏然。守通二年。漕運無梗。在通修城壕。飭兵伍。製器省銀三千四百餘兩。募兵省銀一萬六千五百餘兩。節經題奏。其案卷在各部可查也。總之臣三載馳驅。所經歷皆軍中也。三鎮防勦。所指縱皆軍功也。即臣之不遑將父。予歸而未得即歸。亦因軍事也。時方多故。既遣家念以報主。仁宏錫類。須借君恩以榮親。聖主體下。當不靳一脩而卹之乎。臣又按會典一款。四品以上官。其父母曾授本等封贈者。先後病故。祭得因後。并及其先。臣母誥贈恭人馬氏。見背六年。尙殯淺土。今將與先臣合壙。若不得并沾浩蕩。如人子之心何。臣查有湖廣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陞兵部右侍郎張鼎。山西巡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陞兵部右侍郎李景元事例。可相援比。二臣皆陞未任。臣實歷左侍郎二年。仰又過之。伏祈敕下該部。查例覆請。准予廕得祭葬。庶龍綸一煥。烏私可伸。教孝作忠。一以寓之矣。臣可勝哀籲待命之至。奉聖旨。該部查例具覆。

謝卹疏

奏爲恭謝天恩事。該臣以臣父原任廣西南甯府知府誥封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階大中大夫范永年病故。奏乞卹典。奉聖旨。該部查例具覆。禮部題覆。奉聖旨。准照例與祭一壇。減半造葬。馬氏并祭。欽此。隨該河間府知府石文器前來諭祭。本府給與葬價夫匠銀一百五十兩。臣謹叩頭祗領。如式造葬訖。不勝感激。不勝哀痛。伏念臣四載予歸。三年行役。罪多功少。幸見宥於明君。累重孽深。乃貽災於嚴父。久違晨夕。空傷徐庶之心。永隔幽明。祇抱皋魚之痛。拊心而呼厚地。幾思泉下相從。灑血以叫重閽。何期雲邊忽下。如綸如綍。載煥龍章。若斧若坊。遂光馬鬣。照元扃而不夜。賁幽魄以如生。颯颯几筵。儼鑒風之來集。皖皖苦塊。轉雨泣之橫流。仰承及骨之仁。俯切銘心之感。追念馳驅多事。馬革未酬。唯傷含斂無能。烏哺欲絕。終天抱恨。覺耋載以難容。奕世銜恩。兼哀榮之備至。九原可作。頓紓風木之悲。七尺尙存。敢忘犬馬之報。願同薄海。共祝如天。臣無任籲依頂戴之至。

辭南憲疏

爲風紀重任難勝。精力不堪就列。懇祈天恩。俯准辭免。以重臺綱。以安愚分事。該臣於原籍接吏部咨。爲缺官事。奉聖旨。是。范景文起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欽此。臣聞命自天。不勝感激。不勝悚惶。伏念臣器質庸陋。學術淺疎。守徒硜硜。而未達乎方。材實淺淺。而難適於用。故廿年登籍。家食之日爲多。而三載席苫。生人之理已盡。日惟閉門將攝。以延殘息。擊壤詠歌。以樂聖化。於願畢矣。忽聞綸命。被及幽巖。畀之領袖臺班。紀綱南國。膺此特達之知。逈出夢想之外。淵淵冰兢。罔知所措。竊思柏臺爲風憲之地。而陪京乃

清議攸關。位次六卿。階隆獨坐。如此清要。豈易稱塞。即如傳淑訓資望數倍於臣。臣方遜謝不及。而何敢以樗櫟先之。清夜循省。逡巡難前。實懼仰負殊遇。非徒俯明素志已也。爲此披瀝。伏祈聖慈。收回成命。別簡才賢。將增憲席之重。稍逭負乘之譏矣。

飭屬疏 以下南樞稿

南京兵部尙書臣范景文謹題。爲敬陳飭屬之要。以肅邦政之規事。臣才識庸。素閑軍旅。猥以詐急。叨晉隆恩。控辭未遂。再荷溫綸。受命飲冰。敢不勉竭鈍駑。以報高厚。惟是留都根本之地。機務維繫之司。平時不易肩承。今日更恐隕越。將卒之驕逾久蓄。營伍之廢弛日深。若不徹底澄清。力爲振飭。以居重馭輕之師。等爲偶搏秘之戲。其何以鞏護豐鎬。奠安東南哉。繼受皇上非常之簡命者。臣也。有智可竭。有力可盡。不敢不盡瘁從事。以仰答知遇。然臣所分猷共理者。諸司臣也。必同心戮力。克效匡襄。豈惟人各自靖。并以佐臣不逮。特絜大端。共圖匡勉。正本澄源。臣請身先。而所責成於諸司臣者有五。一曰。清。周官六計。首重以廉。操履不清。他節莫贖。故非守嚴一介。何以以剗釐百奸。不惟黃金暗投。大犯清議。即有當例交際。亦玷官箴。賢者自好。各愛其鼎。豈肯蹈隨轍以爲身名之玷也。一曰。公。南樞雖無北部之升除。然各營官評。則有殿最。各衞選補。則有去留。愛憎起而賢否淆。請託解而虛冒熾。何以服人心而消謗讟也。故必勿狃恩怨。勿徇喜怒。可與天知。可與人言。其庶幾乎。一曰。嚴。火烈人畏。水懦人褻。治軍行法。益難寬假。當此人情營競。私意窺闞。故必冷面似鐵。執法如山。括息情線。盡行杜截。除入署詰戎之外。務須息交絕遊。以防關通。所屬弁官。尤不許私有往來。以峻防閑。一曰。密。兵詭道也。必以機密行之。不密害成。斯爲炯戒。不有謀之寂室。漏之屬垣者乎。凡酒食醉飽之間。僕使胥役之際。稍洩針芒。便成鑿空。築虛蠅傳。隄防蟻

潰。尤宜慎之慎者矣。一曰。勤。精敏則神助。闒茸即魔生。智以探討而通。力以鞭策而齊。不棲棲皇皇以立功。而顧悠悠忽忽以玩日。棄身所以僨國矣。況救民水火之日。正臥薪嘗膽之秋。退食猶思。在公豈容懈體。尙其靖共爾位。頂踵俱捐也乎。以上五款。臣非求多於諸臣。而實痛感乎時事。如抉盲者必用鎞。如起痿者必用砭。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瑟不更張。厥聲不振云爾。臣自叨任。已宿部中。卻餽遺。絕交遊。而自飭以飭屬。故又可轉告誡如此。倘臣言自背。無辭於皇上之明法。諸臣若遵行不力。臣一奉皇上之明法以從事。灑血而言。言止此矣。奉聖旨。覽卿奏諸款。自是服官軌範。樞司尤宜恪守。還務身先帥屬。以副責寄。該部知道。

附五箴

景文泣樞之始。首以飭屬入告。仰荷天語。訓以帥先。日星式臨。敢不懍承。爰作箴詞。共相勸勉。用識對越。無或怠忘云爾。

清箴

周官六計。挈廉爲貴。山泉放清。市泉流穢。名盜忍渴。顧名生畏。勿謂無知。夜金可媿。高高鳳儀。聖世嘉瑞。竹食醴飲。先潔其喙。鴟嚇腐鼠。是乃失類。蟻隙不窒。大防終潰。一介是嚴。百奸可懲。微臣作箴。敢告庶位。

公箴

在下爲奉。奉三無私。無私乃公。於何準之。天空斯明。毋生猜疑。地博斯容。毋懷覆施。日照月臨。背黜纖私。江海灝漾。萬艘風馳。鳴鳩惘怛。七子均肥。豈伊失偏。擇材是宜。借於大道。權衡在茲。微臣作箴。敢告攸司。

嚴箴

火烈多畏。水柔易溺。家賴嚴君。爭威受式。國賴嚴臣。荊榛芟植。彥方良士。在幽敦飭。彼偷革心。不寒而慄。凡百君子。毋恢毀則。彪也譬也。齊來僭慝。維我高皇。謨訓寔寔。敢以帆皺。而殄章赫。微臣作箴。敢告朋職。

密箴

成敗之故。匪夕伊朝。不密害成。炯訓爰標。緘芒示漏。全體受澆。善謀善意。如風鼓颸。謀弛營壘。意張獍梟。口能興戎。實維禍挑。如古之人。用晦於昭。阿柄陰握。欲立不搖。實此黃裔。壞彼蠹蛆。微臣作箴。敢告官寮。

勤箴

瞿瞿良士。職思其居。豈以服官。顧可偷愉。朝講夕畫。夜計罔虛。華廳殮位。匪供熙娛。嗜音甘酒。而憚於劬。王事靡鹽。不承權輿。惕日視陰。局永其譽。鞠躬盡瘁。古訓何如。勉維靖共。禄厲是擄。微臣作箴。敢告臣胥。

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疏

范景文奏。爲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彰。謹據聞密切入告。伏祈明旨遍行申飭。以杜隱禍事。職方清吏司案呈本部於七月連接提塘官吳步禧報稱。流賊八大亡於襄陽等處。與小民兩相交易。開局打造軍器。又每日置造戰船。積至百有餘號等情。據此。已經移咨總理密察情形。撫勦互用。須防意外。毋墮狡中。併咨江楚鳳廬皖操各撫。嚴敕所屬鎮道府縣。緊要處所防備去後。相應具題等因到部。該臣看得流寇蹂躪中原。十載於茲矣。皇上銳意蕩平。以撻伐之柄。屬於理臣熊文燦。十二萬之兵。二百餘萬之餉。不惜竭海內民力。九邊兵力。供其指揮。原欲摧陷廓清。洗而空之。非令一撫塞彼苞蘖。爲苟且計也。從來治盜之法。曰勦。曰撫。權可兼行。勢難偏廢。雖不知之。但勦而後撫。求撫在彼。而權在我。不勦而撫。求撫在我而權在彼。權在我。可操縱自在。權在彼。則叛服不常。且撫之不效。已非一矣。此撫彼叛。朝撫暮叛。外撫中叛。非撫事之局變。無法勦之以制其死命耳。今楚賊張獻忠。據理臣初疏。以爲正切輸誠。終無異志矣。果如所言。便宜解散徒黨。齎劍齎刀。安意耕耘。即使隨營效力。亦宜卷甲韜戈。靜聽調遣。乃人不散隊。械不去身。分食於地。資貨於商。據陸而復問水。市馬而復造舟。道路流傳。更有不堪言者。此其逆萌叵測。伺隙狂逞。豈獨智者知乎。理臣身任撫局。或當服舍之間。別有羈縻。決不至以賊遺君父憂。然而當局易迷。偏聽不察。倘養癰一潰。破浪乘風。加以江北旱蝗。流亡載道。饑寒之徒。易於響應。決裂滔溢。噬臍豈有及乎。臣已密布文告。悉飭江流。俟其來時。以計殲之。而猶恐千里長江。處處可乘。順流橫渡。者不可知。且賊狡智多端。真僞難辨。人扮估客。船作商船。自衣搖櫓。猝發一旦。可不爲預防乎。伏祈皇上嚴敕理臣。既任勦何以勦之不力。兼任撫。何以撫之有終。收局於已幾。彌患於未著。毋使臣言之太過。噬臍尚亦有利焉。并勅楚江鳳皖操各撫。嚴督道鎮府縣各官。簡艦練兵。遠探密哨。節節布置。多方預防。再行關使設法稽

査商民船隻。分編字號。毋使乘隙潛竄。或調水師一旅。扼之江楚中間。以伐狡謀。想廟堂必計之早也。伏祈聖裁施行。九月十八日奉旨。該部看議具奏。

議論當存人材可惜疏

南京兵部尚書臣范景文謹奏。爲議論當存。人材可惜。懇祈聖明。曲宥言事直臣。以振士氣。以服人心事。臣等待罪南國。碌碌班行。不能有所建明。以仰裨聖治。日懷慚悚。惟於邸報中。仰見皇上勵精化理。側席求賢。夜寐夙興。急欲躋世三代之上。而流寇焰熾。不能即慰一人之心。頃者枚卜之舉。廣咨博訪。至下責天光。曲垂清問。特簡五臣。俾以爰立。求之如此其誠。擇之如此其慎也。而兵部尚書楊嗣昌。忽從墨絰首膺白麻。想因從前綸扉無習軍旅之人。以彼久歷嚴疆。曉暢邊情。必能幹恥除凶。立定大計。天下無不共皇上不得已而用之之心者。輔臣自起家簪犒以及秉政。封事纔上。猶以終制爲請。情辭惻然。聲淚俱下。終協天言。遂巡就列。其不得已而應之心。天下亦多亮之。乃詞臣黃道周等執義廷諍。不憚再三。以至仰干宸嚴。卒無迴避。或謂輔臣昔日奪情。尚可援金革以爲言。至於今則未有處也。亦豈得已而爭之哉。一時羣議。咸快主聖臣直。於今再見。皇上必且欣然嘉納。蓋惜材濟急。不妨通一時之權。而立法垂世。仍當存萬世之經。聽言用人。總屬朝廷。併行不悖。孰敢弗服。乃伏奉嚴綸。黃道周降六級調外任矣。何楷降二級調別衙門矣。林蘭友補任降級矣。劉同升、趙士春俱各降三級調外任矣。天下乃始傍徨疑惑。不勝私憂過計。蓋以難得而易失者人材也。難振而易靡者士氣也。河岳之所鍾孕。每不常鍾。祖宗之所培育。用有時竭。即今以草土棘人。濫躬鉉重地。亦因人材之難也。如道周等有數人物。用之猶慮其晚。棄之何得其用。乃共推碩果。遂嗟抱蔓。此臣等所爲人材惜者也。古云平居無直言敢諫之士。臨事鮮仗節死義之臣。凡以氣爲主。在上長養之耳。而用舍之間。實關天下趨向。諸臣之處。在皇上聊示懲懲。益神磨勵。猶恐見聞不察。遂謂朝廷有意厭棄直節。必且習成頑鈍。脂韋成風。致方干進。亦豈國家之利耶。則臣等所爲士氣慮者也。皇上神明天縱。獨觀萬化之原。豈其念不及此。所以然者。不過安輔臣之心。欲得其用耳。臣等以爲容之。則輔臣之心更安。何也。輔臣淹貫古今。儼以豪杰自負。亦知夫遂清議。推入望。則不能出而有爲。即昨連疏剖心。欲明踏蹈於天下。平台召對。力救道周。胸中所存。具可想見。容言者則輔臣之心以白。罪言者則諸臣之名益彰。故曰容之所以安之也。且獨不觀之往事乎。宋唐介極詆文彥博。彥博乃高介遠。唐介故介之名。終不高於彥博。則今日輔臣之所以自待。與皇上之所以待輔臣。從可知矣。且臣聞道周立志欲法古人。學問卓有原本。而持風頑儒。識洞人天。忠義慨然。實有堯舜吾君之思。何楷、林蘭友俊剛腸勁骨。自折不迴。鳳鳴梧岡。一時稱爲國瑞。劉同升、趙士春忠孝家傳。尚爲時棟。皆經帝心親簡。不愧料名。海內成服得人之數。臣者。孤忠自許。獨立敢言。不識忌諱。何有依傍。聖明或亦鑒其無他耶。雖其持論不無過激。稍嫌於戇。然漢廷稱戇者莫如汲黯。而淮南寢謀。卒賴其戇。如公孫宏乃發蒙振落之易用舍之間。可不慎乎。以人事君。上臣極軌。輔臣職在贊襄。諒必極力推挽。以昭意表行事。故願皇上終爲輔臣地以宥諸臣也。臣等叨在九列。誼難三緘。謹此合詞披瀝上請。伏祈聖明垂察。臣不勝惶悚激切待

命之至.奉聖旨.大臣當絕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傳會邀名.玩視屢旨.撫拾合濟.明屬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著范景文明白具奏.該部知道.

遵論當存復疏

奏爲遵旨明白具奏事.臣等於八月十三日具有遵論當存等事一疏.頃於十月十九日接吏部咨.奉聖旨.大臣當絕私奉公.尊君體國.何乃傳會邀名.玩視屢旨.撫拾合濟.明屬朋謀把持.其主稿的是何人.著范景文明白具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跪誦明綸.戰慄無地.魂魄少定.感激悟深.臣愚戇性成.干冒宸嚴.自揣斧鉞萬無可辭.乃蒙皇上廣示包容.曲垂訓迪.豈敢飾詞匿衷.不以實控.伏念臣等備員九列.値當遇事納忠.非僅借一職.遂稱報塞.如輔臣嗣昌奪情起復.皇上因流寇未平.不得已而借材.原屬一時權宜.而輔臣以金革之事無避難.始而握樞.繼而秉成.一時諸臣引誼相裁.而臣等仰讀詔論.諄切恪遵明旨.無敢傳會瀆陳.兢兢然庶幾自附於尊君體國之義矣.惟是黃道周等以疊疏執爭.致蒙譴謫.繼抑揚進退.在聖明原屬磨勵之權.而中外人心.未喻淵微.咸爲五臣惜.卽輔臣身在事中.猶極力解救.臣等若坐視隱忍.殆無不言之罰.何.維時南中諸臣.心有同然.以爲申救道周等.明旨未嘗飭及.人材可惜.大體所關.當以公言之.臣叨任參贊.班行居首.因盥沐屬藁.以示諸臣.諸臣皆以爲可.遂疏名列奏.祈皇上寬譴直而安輔臣.此當日之實情實事也.臣既拜疏.旬日以後.得接文華召對.始知皇上稱道周操守.又云才亦可愛.然則道周砥礪生平.久孚帝鑒.臣等瞽說.何裨高深.祇因抄傳到遲.以致多此贅語.今慚引咎.無地自容耳.竊念臣北鄙豎儒.從來無黨.況於道周等.鮮半面之識.止知爲朝廷留一人得一人之用.豈敢徇私撫拾.仰負隆恩.致干明法哉.臣等踣伏南國.玉階遼隔.今聆璽訓.凜切服膺.若復稍隕越以爲明主羞.真斧鑕之所不貸矣.適以寇難內訌.料理師干.夙夜徬徨.語無倫次.又不敢久稽回奏.以重愆戾.謹此明白具奏.并行認罪乞恩.惟有束身席藁.靜聽處分而已.臣不勝戰慄待罪之至.奉聖旨.朝廷用舍大柄.豈容倒持.黃道周論旨甚斷.范景文何乃倡衆黨庇.著該部院議處具奏.

革職謝恩疏

爲恭謝天恩事.該臣於邸報中見吏部一本.爲遵旨明白具奏事.奉聖旨.范景文植黨庇私.沽名倡衆.大臣體國之誼安在.著革了職爲民.其餘姑不究.員缺速推堪任的來用.欽此.欽遵.伏念臣闇不知機.戇惟任性.四年拮据.奔餘報國之忱.二豎牽纏.愧乏匡時之略.據其負乘之愆.久應幽黜之條.仰蒙皇上廣示涵容.倘垂寬貸.姑稱微罪.止究多言.列之編氓.弛於擔負.自天而聆綸綍.如夢得醒.伏地而省愆尤.通身是汗.黨非盛世所有.名豈臣子可居.臣卽顯愚.事甘故踣.良緣惑深莫解.識昧括囊.以致罪過災生.罰從橫帶.徧知誼重.自覺身輕.臣罪當誅.妄欲移山塡海.君恩甚渥.何殊厚地高天.從茲鑿井耕田.歌詠總歸帝德.爰以補劘息則.頂踵具感生成.不盡銘心.顧言沒齒.謹於日辭陵.恭設香案.北望叩頭謝恩外.臣無任悚息瞻依之至.

公自聯墮陛見.並任冬曹.總督.以所陳奏甚多.兵燹之餘.散失無存.茲僅有謝出四篇.錄入.王作縣識.

遺疏

大學士臣范景文謹奏.爲孤臣盡節.情切戀主事.竊臣猥以凡庸.仰蒙特簡.自矢竭忠摅藎.以報隆恩.而受命之日.卽値太原告陷.大廈已傾.隻手難支.負乘致寇.臣罪萬千.追賊旣薄都.臣力主聯絡人心.堅守待援.乃十九之夜.翠華一移.衆心遂亂.力盡難施.惟有一死以報皇上而已.惟皇上以可爲堯、舜之君.而令出唐德、宋高之舉.固自多難殷憂運數使然.而誰爲爲之.能不痛恨於誤國之奸也哉.伏祈法湯改過.如周維新.親賢遠奸.以用人.輕徭薄賦.以撫民.惜發精神.鼓舞忠義.丕圖恢復.重還故都.立成中興大業.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可勝泣涕依戀之至.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

范文忠公文集卷五

簡牘

與吏部曹仲參

再啟.不肖某自奉命以來.律之不宿家之義.卽當趨裝北上.第家嚴初旋.情關繾綣.依依子舍.弗忍遽出.擬欲遲至仲夏.不知可否.謹以請之台臺.

簡鹿乾嶽

一寄書問.忽忽半載餘矣.爾時幽憂沈病.猶能強起見客.數月以來.彌致削損.漸成不起之症.雖復參藥爲飯.日四五劑.而刀圭不靈.支離如故.總緣哀劇傷心.一遇感觸.輒嘔血不止.病在本源.非藥石所能奏效耳.前仁兄曾苦口勸我.切切引身經之痛.爲誠心知相愛之深.而悲從中來.不能自遏.每念古人滅性比於不孝.亦心知之.而一時難已.今追悔無及也.然伏塊之餘.未忘憂天.當授何人.國事能堪收壞耶.憶己巳我代在長安.議起高陽公爲旋乾轉坤作用.今舍此老未克有濟.得詢同人.漸漸得此機括.仁兄閒中幸一薦.竊可爲蒼生出乎.

與李性參

日者得書.情至可掬也.癡人徹淡.於時事未能放情.家居深僻.如坐甕中.寧不悶絕.茲特遣价.過有緊要.

即令馳來相閱。如敝門人孫與公者。亦可以聞見助也。

與友

豐芑舊都。鼎借斗山偉望。乃主持清議。表正官儀。中外皆仰丰采焉。今者績奏彤庭。行當援留髯座。二十四考。其始基之矣。聞以便道歸娛里門。遠近傳爲盛事。某睽違日久。依戀彌深。即欲趨申賀悃。并道闊悰。而病體委頓。不能奮飛。謹此遣役代叩。附以芹將。伏惟鑒涵。

復徐思健

別經半載。相思爲勞。偶以李生之便。特借作鄄。因訪西席。故囑左右。其實此人止可爲師。非爲客者比。弟近病體纏綿。藥不脫口。醫不離門。而猶無起色。神傷之餘。一時固難驟愈。每自循省。殊有性命之憂。今惟勉自頤攝。相延殘息。以守先人墳墓。此外絕無他想。日前廟堂急欲料理。已作書止之。揣分量力。爲樸樗自全計。非矯情好高也。荷雁注之殷。輒以近狀奉報。念年翁榮問休暢。遠邇謳吟。遲非告竣。便可游優以待喬遷。濟上地衝劇狹。事簡費煩。誠不可以久居耳。汪翁老文心道氣。弟所夙欽。達人既項。固出中心。聲氣之孚。奚必謀面哉。見時希致。

與吳龍徵

比來流寇縱橫。幾半天下。所過蹂躪。稍不如意。而獨不敢窺方城一步。則老公祖偉略能陰懾其魄耳。乘施而掃妖氛。居鄉而逮桑梓。豪傑作用。固當如是。聞知廣招才勇。以備禦侮。治某得一異人。特獻左右。尚唐金振祚乃治某理東時舊役也。兩力弓馬種種絕人。而機智深遠。更屬難得。以之效力驅揚。必有可觀。弟目擊其服役勤恪。知之甚真。故敢道及。幸進而試之。當知弟言非妄。

復德州劉守

不佞避難閑冈。俯纏孩疾。觸時即灑憂天之淚。辭榮每勒絕交之書。當茲秋色平分。應添白髮。視此月輪已滿。如覩清輝。乃辱八行。重之九鼎。惓惓期望。非所敢承。疊疊注存。事宜自外。登嘉頓首。附謝銘心。

與孫思皋

春初與令兄別後。遂病至今。緣哀疚之餘。神傷骨瘁。雖藥餌百方。未奏效也。近爲寇警頻仍。杞憂疊恤。苦緒盈襟。破除無計。使來。開函得請刻讀之。至德可師。清風并灑。肅然起敬。心有所感。又愀然悲也。語云。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乃惟孝友。斯能爲政耳。以門下至性。凡諸設施。俱以此心行之。武城寧不樂有父母乎。待除書。故爲并州色飛。數月新猷。固知當爲不謬。三軍中枯木作一詩。令乃爲兄成一律。愧未能佳。聊紓中所欲言耳。拜惠之餘。附以一絲引意。希惟莞納爲荷。

與本縣王父母

河西無處不亂。所隔止一衣帶水耳。賊若東來。旦夕便薄城下。城守何可不加意乎。賊之得計。大率在用內應。而門禁稽防。是今日第一義。出入之間。倘未可過其叢雜無辨也。但數尺土垣。直須較尖踢倒。此必有兵方可恃之無恐。而辦未可得。条何日聞天津發兵數千。往援鄚、雄。經臨境內。此天假之便也。即當便

宜暫留。以爲防護勦捕之用。一面申詳院道。此極急務著。不可時刻緩者。惟老父母速圖之。

與天津歐本道來公祖

久欽斗山。兼蒙覆露。旌麾將臨。業已伏候道左。以攄仰止私懷。前驅想當不遠耶。惟聞景州城西妖賊競起。搶掠村落。已以十數。擁衆將攻城矣。此地平曠。無固可負。往一勦捕。可立撲滅。若使得一城。陷一邑。彼反逸我反勞。彼反固我反涣。彼反爲主。我反爲客。即兵多。難爲力矣。或攻近而及遠。或舍己而耘人。此緩急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者也。適大報發。而老公祖戒車南指。此天亡賊而以奇功授台臺也。昔新建往撫閩軍。取道吉安。聞宸濠作逆。急檄諸郡兵討之。隨以立平。成此大功。今以望之老公祖矣。

又

適聞前旌已指廣川。應變甚捷。當機中窾。足徵方略矣。此賊蜂屯方始。蟻附未多。以三千鐵騎臨之。何異泰山壓卵。第其營寨宜審虛實。疑我而我勿信。撓我而我勿亂。嘗我餌我而我勿售。厚集其勢。聯絡接應。而擇一熟知深淺者爲之導。妖氛可立掃也。尤宜分一軍於桑園河上。此河雖僅僅一水。而地屬扼要。再遣數人。一在德州。一在連窩。南北船隻。不許往來。以防東渡。有此則東西不合。其勢自孤。而黨自散矣。不然。乘間思動。在在有人。不早伐其謀。恐又費一番勦除也。委凱在郜。仍庇一廛。以勞從者。不知有一紆左否、

又

適聞捷音。賊齒欲折。軍威大振。妖氛立清。數萬生靈。實惟台臺留之。然四處奸黨。實繁有徒。徘徊觀望。在此一舉。今而後膽自寒。謀自消。震懾不敢復逞矣。彌腹心之患。貽宗社之福。此其功豈淺淺耶。但巢穴雖空。結聯實廣。滋蔓難圖。反側易生。旌旆南指之後。再留一軍彈壓幾時。似亦勢不容已耳。如以鄚、雄久在湯火。士庶望切霓雲。則請轉爲奏記於撫臺公祖。發卒來戍。非特爲善後之策。亦所以賁無前之烈也。憑楮無任瞻馳。

與李性參

昨論郊遊。弟極有此興。奈病體支離。動需人扶。殊恨濟勝無具。若不時見訪。猶能偃仰相對。作半晌劇談耳。

又

今日奉邀。其故亦有五。汎湖一也。看殘荷二也。飯後靜坐三也。賞芋頭雨四也。酒場納款五也。初意園中竟日。頃羅若在齋中共談。午膳出郊未遲耳。

又

昨晚忽作嘔。苦幾欲死。一月靜功。效固如此。因思病魔侮人。苦相侵凌。不得已勉苦吟以勝之。呻吟中成得一詩。猶不脫本家腔調也。

復管驃卿

別來數月，殊切懷思，前以長卿所迫，聊作一札，原知無及，豈意門下記存不忘耶。至勞金老之用情無已，乎所致謝，并爲遂不得已初意也。聞二碑歲非約在重陽，插萸泛菊，可以共賞，但不佞日苦病魔，飢骨漸削，崙待晤言，起茲沈痾耳。秋風漸深，惟貽時善攝爲囑。

與李亦城

惟老長官冰壺炳爍，玉尺爲衡，人倫之鑒，久爲所欽仰矣。日膺新命，領袖冰廳，以出爽拔所儲，拔幽振滯，獎恬抑競，培植清倫，以翼持泰道，并異人事也。今雖照當空，乾綱獨運，而諸有位多名實不孚，終始易數，每以啟上疑而致中格，授賊所隸，亦吾衙門之恥也。博採獨持，歸於公盧，務令德位相配，人地相稱，亦何必借異代而嘆乏材乎。惟老長官熱腸正骨，靜觀深而坐照朗，自能闢彙征之途，收連茹之效，縉紳彈冠，有以也。弟夙附同心，聞命色喜，先國家而後及私，實有萬倍恆情者。一芹申賀，伏冀鑒涵，臨啟可勝馳依。

復顧濟守

燕、齊接壤，聲迹易通，側聞臺下以霜雪之心，溥爲雨露，十八城吏民，畏而懷之，如暑月含冰，寒年挾纊也。瀰瀰治績，神爵五鳳豈能擅美於前哉。某家德水之濱，何異受廛爲氓耳，熟神明之頌，興被河潤者同其沾濡，仰光觀德，躍躍神往，非朝伊夕矣。接書開函，受册讀之，令我十五年前心事爲之一快。民雖見德，只在中飯上下關通，無拳不治，異日者鎮撫一方，以此道行之有餘也。

與友

弟之受螫此君，雖爲綱常中其隱病，而道破款局，飲恨甚深。借此發機，然楚事畢竟何如，勸之難施，則因撫之失勢，由今追昔，言不幸而中矣。看來決裂即在目前，輔臣當授便可乘機諫言，徹中央預策敢言中樞。先幾似可無罪，天下事非無先識之患，正是任怨冒忌，報主爲難。使公道不昭，何以勸天下之破私交報君國者哉。造膝而語，殊可動人，以台意覓之，以爲然否。

與解石帆

猥以拙戇，不合時宜，數年惴惴，日在人刀俎間，久已束身待罪，今幸公道昭明之日，免於網羅，可以安於耕鑿，但家園蕩盡，骨肉摧殘，羈棲他鄉，欲歸無計，萍蹤浪迹，不知終所稅駕耳。茲聞駕返里門，謹此恭候起居，伏惟良食自愛，以需環召，臨啟惟切瞻佇。

與鄭元岳

次尾、伯宗時在過從，深慶淵源有自，吾道不孤。近來朝政改觀，保泰爲亟，彩鷁過江上，當有商略，第聞不能盡覼縷也。日偶鄒仙相邀晤之京口，裁報稽遲，伏惟灼亮，不戩。

與陳皓月

再披手教，及疏抄，兄鴻功偉伐，久已入帝鑒中也。忌者阻抑掩蔽，公道而今安在哉。弟自放廢以來，誓不遣長安之使，苟有可效，如剝之宮，非所靳也。然亦何足爲鼎呂重耶。

與鐵

日有一函，託便寄訊，極種心言，可鑒之形迹外也。茲卜兄子當從崇川過訪，道經虞山，未有過而不識先生者，紫弟一言先容，知當不拒門牆也。卜兄吳門高士，擠詞染翰，擅絕一時，而風流蘊藉，是令小子絕倒。然其胸中韜纑，卻自坦易，城府不設，可與久交者。向在藏脩塾中，遺子弟受經，鹿庵與稱金蘭，至契所書輒稱許不置。弟近與往還，信其言不謬，想翁久之亦當信弟言耳。

與友

自老先生之由秉銓而當揆也，敦素絲之節，佐更張之治，使中外懷懷，轉念職志，以奉條章，主權以尊，國威斯張。維國有人，豈不甚大哉。而復苦心調劑，隱護善類，此其功在不見不聞之地，仍留一二老成以衛社稷。此又天下不及盡知，而某私心自亮者也。自顧趨在放廢，澤畔行吟，不敢以姓名上通長安，屏退之分，固應爾爾。且聞龍門日峻，辱在知契，誼當相憐，即託庇實宏，而門外自遠。曾言此意於程長儒，想當灼察，不以爲訝也。正在沈病，就醫京口，概行謝客，無所見聞，忽傳怪事，令人愕然。默中委曲，不得而悉，惟當寇亂內訌，患切剝膚之時，而擎天之柱，濟川之楫，不以支危厦，而度鷲端天下安，知所屆耶。特遣急足恭行問訊，今而後乃敢伸紙布悃，勞苦如常，以少贖從前疎節之愆，惟往度其鑒之。恭荷。

與孫魯山

前聞將借重憲席，爲之私喜，未幾遐翔棘寺，責孫不由大拜乎。如霜鼎望淵默，藥沙隄以待，此海內之所具瞻，而同心尤切切者耳。比來聖治日新，美政不可勝紀，傳之青史，以爲美談。中間惟大君子持衡，其造福宗社，何有極也。而同人之頌義，又不足言矣。但返正可以保泰爲難，此後惟使君子之氣常伸，小人無隙以乘，斯勢常居其勝，而永無後患矣。治抱病既久，已盛沈痾，而目疾甚有半歲，五色不辨，竟成廢人，萬萬不能任天下事矣。老父母日切存注，引掖甚般，但此病狀斷非春明物料，若勢難久留高闢，惟宜養病白門，清要之地，斷不敢居，即將作籌畫，亦所不避也。願求降格，以遂遐志，知我亦可少亮此苦懷矣。特此奉復，并布腹心，希惟照原，不一。

與友

自六月一書奉問，奄忽間又秋中矣。計新機殿將抵通津，清事業有成勢，入以告於天子矣。比來聖德日新，徽美不可殫述，而在太傅大拜以後，輔臣以輔養君德爲主，相業之光，遂照煥簡史，而最快人意者，朝端穢障，劃然一洗，初出茅廬之功，於此爲大。東南諸君子，無不交口稱誦，而我輩舟中私語，自侈先見矣。但秉鉞之人，猶虓張挺奮，掩敗冒功，以圖振旅還朝，計其歸套，此人豈復肯在人下也，爲社稷計，不得不豫防之。別後之機，此其轉關，一番利害，萬代瞻仰，實在此舉。祖台當用力夾持之，毋忽可乎。

與周

不佞以孔、李之緣，兼崇氣之雅，精神照映，非一朝夕。頃者石城得奉周旋，仰見至意惓惓，其所以爲君國友朋者，關切殷至，令人感服不能已已。頃見復社一案，已入宸鑒，從前惱惱焚坑，可免此禍，世道人心於昌明，吾黨可一意肆力學問矣。再得聖心立轉，五溪蹤迹，立召綸扉，則尤照朝快舉，幾幾望之耳。縣仲返里，

宜促此駁。過丹陽道上。幸命一价相聞。恐有心語布悰也。扇頭詩悲壯何減少陵。若其關係。非詩人所敢望矣。容另勉和。先此勸復。不一。

與李赤城

昨者一介未荷汪涵。方深愧恧。聞彩鷁北發。又以久恆沈痾。奄伏牀褥。未能強起而受教益。亦何以爲情也。今日猶議一線。未始不照明於士大夫間。而寇要淵微。又別有主。此銓地之所以難也。老長官重望爲中外所倚。入都之時。暫且靜以觀變。就中默默調護善類。用得一人。國家卽得一人之用耳。此間委折。穎楯難悉。而止以二豎爲祟。致阻躬承。奈之何哉。總三載行間。心血已耗。又逢大戚。神傷骨瘁。見者驚爲異物。中心惴惴。常恐旦夕溘先朝露。一切世想灰冷盡矣。一邱一壑。恰爲相宜。已作終焉之計。若云生平未有顯過。難以終廢高閣。亦惟投閒置散。庶足補勦息削。白門一席。則愛我者之所以成我也。都中貴游多有知之者。或意猥狠未必爾爾。故特布私懷於知己之前也。

與張諱春公郎

不佞權衡貧病。況味無聊。日惟息心禪定。不敢一關戶外。久缺聞問。非以疎節自甘也。薄補來南。啓關往晤。每與抵掌時事。不禁噫吁。聖主當陽。而中外多故。畿城日削。揆厥所由。惟是功罪未明。以致衆人抑憤。卽如尊大人文武壯猷。力捍危邊。所轄未失一城。徒以僉壬下石。遂致覆盆。營門殞星。人心痛悼。使當日奸人不擠其成。乘勢直搗。而左牽右制。豈至深入無忌。乃所謀不就。至令長驅千里。如入無人。今更置食數城連陷。明是議撫爲祟。掣轄相尋。追維前後。徒有涕泗拊膺而已。邇者雖照當空。陰霾迅掃。堯、舜初心。昭然布於天下。連茅彙征。弓旌四出。如老世翁忠孝天植。當速荷環以領袖諸賢。天步多艱。正需有心人共圖勘定。寧雨舟楫。豈異人任者。而容命世奇材久伏林泉乎。緇衣有懷。推轂恐後。如羽之言。無足爲大賢重。然不敢愛餘薄也。令弟英姿粹抱。聯飛指日。晤接間。楨梓北專。英朵儼然。特告當事。以效掄揚矣。成承惠問。附以一芹申意。臨楮不勝馳越。

與李性參

南北遙隔。信使爲艱。歲裏人來。知將借重京兆。何又不屑就耶。或以資勞深崇。不欲復以簿書相煩。少卽叟履徑躋卿貳耶。弟久別家園。已及八載。今春因道路少通。將爲省墓之行。已理權矣。而宿春不備。躊躇而止。迴首北望。中夜泣零。乃流寇之禍。方來未已。瞻烏爰止。隕涕傷心。所幸聖政日新。自度改觀。妙有感通。是可萬年耳。鵠人遠懷。稍釋杞人憂天之思。每有胤絕盛世之懼。計惟長伴野老。詠歌聖化。斷難馳驅戎旃。鵷序。此等苦情。見人幸一宣布。某今老矣。雖有報國之忠。而無救時之具。卽欲勉強支持。而不能者耳。每有書問。輒復剌剌及此語。殊足自厭。然骨肉之間。不敢不以腹心披露也。

寄黃石齋

翁兄去後。時事不可言矣。今日既非前日。恐明年又非復今年。此堂非燕雀可處。急欲圖歸。奈滿朝皆互鄉人。主上孤立無依。不忍恝然去國。明知伴食無補。然恐一旦有事。求一伴食者亦不可得耳。言之潸然。

與蔡

日者得親丏睹不羣。私心甚重之。今登鎮特借衣纓。海上共干城矣。當此專閫初開。極須廣蓄材焉。某者胸藏黃石。才利諳洋。平居志切請纓。囑陣猷搆借箸。希行該府。取之軍前效用。自可得其一臂也。

復鹽山令張

不佞三年在疚。無日不病。今雖離圉。而沈痾削骨。未能一時遽起。且支離日甚。見者驚非故吾。世自求忘我。我已忘世。但得少延殘喘。長守先人墳墓足矣。此外有他想乎。惟是老父母清風惠澤。神慈夢譽。誼當盡緇衣之好。以答覆露之私。乃承惠問。拜命之餘。附以一絲見意。希惟茹涵爲荷。

與甥王申之（南京寄札）

自從賢甥同汝母親北上。中心牽掛。日夜不寧。十四日。聞仙遊之信。痛徹心肝。汝絕作她。三十八年手足雁行。一旦分張。又在異鄉。痛哉痛哉。何能自已。念賢甥至性過人。必當傷悲。須當保重。毋過哭泣。廢食也壞。既痛亡者。又念全者。不禁一夕九迴也。倉卒之間。棺槨衣衾。不知曾備否。搜括些銀。作足途中之用。諸所事宜。有汝父親調度舊規。然亦不能全照。今經殘破之後。隨時斟酌。只要盡情盡禮。不至匱略足矣。只恨我相隔甚遠。不能飛去一行經紀。寫至此。腸寸寸斷矣。途中仍自就心。再諭從家丁防護。一到家時。急報我知。使我稍放懷抱也。

又

前自聞信之後。悲痛之極。如不欲生。肝腸摧裂。體中病甚。嗣見超兒汝棹。心愈怪之恨之。至見其疾勢沈重。當是病膚使然。但彼中無人經紀。我又不能奮飛。心中何以自安。賢甥平日仁孝。遇此大變。更當節哀順變。保重身體。承先繼後。總在一身。不可不念也。且平日老成謹愼。言不妄發。事不妄行。喪完之後。閉戶讀書。簡用度。省僕從。可不憂貧矣。方寸甚亂。所欲言者頗多。一時未能上口。有所聞。再陸續寄之。

又

計汝母親襄事在卽。原意躬往執紼。臨穴一慟。比聞山東一帶。饑荒異常。盜賊滿路。白晝殺人。再四躊躇。遂不敢前。念我與汝母何等兄妹。手足相聯。垂四十年。而一旦分割。何以爲情。今當長別。無奈遭際時艱。南北阻絕。一送之未能。臨風灑淚。腸安得不寸寸斷也。特扶病撰完誌銘。星夜馳往。以不悞窀穸之期。致奠另再遣人。喪事匆匆。勞費百端。惟加意節哀珍攝是囑。臨書不勝悽愴。

又

前已發誌銘去矣。茲復作祭文。令登軸致奠。以代我柩前之哭。數行未寫。萬淚齊下。舉聲未號。五內先摧。可恨造物不仁。奪之速速。而又恨時艱多難。道里險阻。不得卽返。以盡執紼之願。念之能無痛徹心髓。望甥於靈前爲祝。今日遭際之苦。萬不獲已。孑然一身。不得不慮患之深。而臨穴之慟。竟未能遂。悠悠此恨。何時已哉。明春道路稍通。盜賊少靖。當於墓前申意耳。特再遣人歸致送。此心神已隨之俱飛越矣。節哀自玉。再申前囑。餘不盡言。

又

母親大事已襄，逝者已矣，孝子之心盡矣，此後惟當勤苦讀書，以作顯親揚名之事，爲孝之大矣。値母親當時日盼盼成立，有如望歲，今當讀禮，轉盼從吉，奮發用功，正在此時，然讀書一事，要在明師良友，兩相夾持，還須尋一有志朋友，與之朝夕講貫作文，使其日日精進，方可一飛冲天耳。

又

前聞甥媳變故，不勝悽痛，今內外家事，何人照管，子女呱呱，誰爲撫視，三千里外，念之，輒爲腸斷，賢甥一人內外縈神，何以堪處也，聞道路搶擾，行有戒心，茲特遣人哀問，望吾甥加意調攝，勿損懷抱，獨此一節，爲諄諄致囑耳，轉眼歲除，天運或改，凶豈治亂之數，原是循環，據傳北地大雪盈尺，此是好兆，南中饑荒無減於北，流民過江者，紛紛不計其數，搶奪之風，日不絕聞，大亂即在眼前，一腔死水，無處浸灌，何所資而戀戀久居此哉。

又

自春以來，道路梗塞，欲遣人而不可得，不意時事遂至於此，他無所繫念，惟賢甥在遠，遐望可勝潸然，時時見之夢魂而已，再則行李數月未有所寄，從來費用，俱靠家裏，而一日斷絕，遂致困乏，且南中一時物價湧貴，益覺其苦，支持疑難，便欲思歸，而歸又難，安得有好情懷也。

又（北京寄札）

相別曾幾何時，京師瘟疫盛行，哭聲遍屋，不想有舅母之變，令人痛心，總緣我運命乖蹇，骨肉摧殘，俯仰回想，能禁涕泗傷悼乎，百感交集，萬念俱灰，具疏請假，遂欲以病本繼之，疏上不允，朝上夕下，聖意殷惓，未敢仰負，只得勉強以聽上命耳。

又

經此大亂，又感重症，九死一生之餘，百感悽然，骨肉關懷，而首在念者惟有賢甥，豈不亟欲一見，而窮炎天遠道，跋涉爲難，萬不勞此行也，我歸志已決，勢難中止，晤語之日不遠矣，見人來，訊問近狀安善，不勝忭喜，此時詩書作文，宜極加意，距科舉之期非遙，且新提學眼力極高，文字須要光芒，方能起眼也，我嵗上春，願屢對臣贊美，誼難仰負，但前病之後，未曾休息，元氣大虛，不耐煩勞，性命爲重，故去志堅決，實非得已耳。

又

日來心緒作惡，難堪其苦，忽接來報，不覺痛殞，泣盡而繼之血也，姨母雖云抱病，何遽一旦至此，天乎，骨肉有數，而俱就摧殘，裂膽摧腸，何以堪此乎，近來日日陰雨，止望速歸一面，而竟不能待，傷哉，宦情益淡，惟求速去爲洩稍一慟耳。

又

八月初九日爲賢甥生辰，是日擧子鏖戰，風虎雲龍，千載佳會，轉盼乙酉亦在不遠，此際宜努力爲先資

也，一縑，聊以見意，長安宦況清淡，不能厚爲愧耳。

又

自遭骨肉之戚，諸念俱灰，日夜惟思歸計矣，初一日忽奉上傳入閣，親灑宸翰，極其眷注，此等恩寵，臣子何以仰副也，惟有盡心竭力，翼戴聖明，自使之圖，不敢復言矣。

又

綸扉特簡，出自望外，頂戴聖恩，不敢遽爾言歸，而大事不容不舉，以各處需變耳，凡事仗借賢甥，萬萬不勞遠來，卯入亥出，片刻無暇，苦難形容，草草布復。

又（盡節遺札）

日日思歸，而受上特簡，誼不忍辭，在事不滿五十日，而大勢已傾，力莫能挽，惟有盡節以明一生忠孝耳，爲臣近道，死無所恨，留此字作別，身後凡事借我骨肉不淺也，它無所言，申之甥。

遺言

身爲大臣，不能殺賊雪恥，死有餘恨，然力竭盡節，生平忠孝自矢，已盡於此，期上可見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而已，兒元緒具疏上控聖明，并以遺疏附奏，聊見孤臣一片忠赤耳。

絕筆

坐臥小樓，覺亦難耐，故此決絕。

范文忠公文集卷六

序

姚給諫奏疏敍

昔先龍圖之爲諫議也，予因嘗敍其言，以爲極意反覆，切劘計慮，矯拂情欲，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以至數十上者，或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當時人主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踰月，或至於其後卒見施用，故其時天下之情，無不上達，事之害理，當不果行，奇變詭隨，終歸敗毀，遂能海內又安，致治極隆，三代而後，與漢文、宋仁同稱，繇此道也，又曰，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是非予奪，一歸公議，而不自用，此人君之所以如天也，每覽斯言，未嘗不至於流涕，夫人臣即殫忠竭慮，豈眞能智過人主，有俾高深，要以議出於公，天下人盡知之，亦盡欲言之，廟堂之上，或未及知也，惟是言官爲天子耳目，故言官之言，即天子之聰明也，當之日月麗天，敢有其功哉，永言姚公以賈、董之才，讀書中秘，出而拜筆青瑣，知無不言，其所論列，動關大計，慨慷條晰，本於忠誠，最後以論殺城撫寇事，失柄人意，爲所構排，借題鐫職以去，夫撫局難終，中外識其必敗，特忤積威，相顧熟視，莫敢發口，永言數爭上前，往復再四，同列爲頸縮汗流而不少止，其時柄人自諱其失，偏箝人口，凡語涉軍計者，秘不使傳，故疏上天下不及盡見，永言以軍國之故，發憤不得遂，時私取諫草讀之，掩涕以冀積誠感動，其志可悲已，然

是事不佞亦言之。柄人所謂南北同詞者也。其所以銜不佞者刺骨。今竟何如哉。夫不幸而言中。非言者意也。反是不思。而以疾為忠。則固無可如何矣。永言至性肫篤。立身皎然。是以身繫天下安危之重。不獨以言也。即就其言觀之。發時似長沙。剴切似敬輿。守正不阿似長孺。有臣如此。寧忍棄之。天子神聖。一旦悅悟。披覽封事。思已驗之言。問故時給諫安在。召詢天下大計。則給諫所對。必將有進於是者。無徒抑鬱悲往事也。

贈王慶我一門三節奉詔旌閭敘

余近里居。卻掃少可與語者。惟時與王伯繩昵就無間。每相過從。酒酣耳熱。譚及節烈事。則必眉豎色飛。意勃勃欲起。余於是知伯繩有心人也。一夕。據几告所聞伯繩前人事。歷詢之。慨然縷悉曰。先大父以義俠聞里中。其挺身救王賦仇於難。慷慨誼甚高。至今誦說不衰。君子所具悉也。憶大父捐館舍時。大母方二十七齡耳。遺孤伶仃。先君尚在襁褓。姑方離於懷。蘼然壁立。四顧靡依。夜績朝饔。撫子若女以至成立。飲痛吞聲。幾出萬死一生矣。比姑長適陳氏子。未二年而所天亦折。子然一身。歸依母家。胤子未立。外侮環至。而意卒不悔也。當其時。兩嫠相弔。悲風夜號。幸先君生計漸拓。攢貲營殖。入供甑鬵。而母氏躬操作佐之。中祖母憐以無失姑氏意。而執意彼蒼不仁。酷罰相繼。先君復中道見背。煢煢嫠影。且并母氏而三哉。一門之內。數年之間。喪車頻觸。白晝為昏。挫志摧肝。泣淚成血。三母日夜教督不肖兄弟。又如大母之撫先君與姑。且上無片瓦。下無卓錐。歷十歲七遷其居。三老人望不肖無異望歲矣。今頭顱如許。倘困公車。僅以四方束脩資為姑氏置田廬。立嗣子。終其餘年。而三釜有待。一命未沾。吾何以報余母若大母哉。言訖。泣數行下不止。余於是益知伯繩至性人。會今歲直指廉其節行。具以狀聞於朝。詔旌其門。建楔褒賁。蓋盛典也。嗟呼。當三母挫志摧肝。泣淚成血時。豈意有今日哉。其至今日。雖聖朝厲世之微權乎。然而樹錫不…。與王氏若有獨私者。亦可謂八世至榮矣。夫其茹荼櫱以含飴和丸者。母之慈也。悲蓼莪而刺股畫粥著。伯繩之孝也。為慈為孝。皆足以傳於世。王氏一門。奇德懿行。不一而足。而豈僅僅以節著耶。伯繩果不忘報二母。倘其齊勵功名。精白事天子。移孝作忠。以成二母之慈。榮施王氏者。殆將未艾矣。

賀郎解王錫申之首入泮宮序

余錫申之以總角應童子試。為新安汪公、太邱嵩公奇賞。聯冠多士。報到日。余亦勤悲來。嘿默不得語者久之。趨至妹家。相向嗟勞。既而泣下。為傷吾父母之不及見也。中秋後一日。令君躬率諸生。臨泮聽采芹之歌。錫以白皙青衫。裒然引首。觀者欣羨。禮畢來拜余於思仁堂。坐定。因吁嗟勉之曰。汝亦知汝一身所繫屬乎。乃汝王父母暨汝外大父母及余三世七人之精神魂魄。年年歲歲炊累之使成形者也。今為汝述往以誌之。汝家先世業封。舉用人貲為郎。汝祖城武公綳起為名儒。及仕魯。滋循良聲。為名宦。乃花尊七棣。春萼子嗣。公以陰德增積。越四十而舉汝父及汝姑。人以為天之報善人不爽也。乃其生平獨與先中丞厚善。即古廉、藺、陳、雷無以過。辛卯之役。公得罵。先中丞僅得復失之。公意邑邑不色喜。及卒於官。先中丞哭之慟。無異鶺原。其時汝父僅七齡耳。王母張孺人甕經食苴。捐兩孤自任歸。而內雖外侮。

旋抑鬱奄伏沉痾。先中丞拊膺嘆曰。王氏孤熒其燼矣乎。雖有良朋。烝也無戎。婚姻之約。中心盟之。夫豈忍忘。其以弱息往。汝母為王氏婦矣。張孺人未幾亦殂。兩孤煢煢相弔。伶仃光景。豈意有今日哉。遂將汝父而攜之。懷抱顧之復之。教之誨之。余宦於東則隨之東。余父宦于湖于松則隨之松之湖。十年中無睦步離者。汝父無父有父也。延師擇友。陶成佳士。有聲庠序。余父母之生死交情。至是始快。而心良苦矣。乃天之降割汝王氏者。復猶未已。汝方起立。而汝父又以趣試卒京邸。汝母自分以身殉者。自僅千過。憂我父母與余。則指汝環泣勸救。謂死易耳。立孤實難。盍為其難者。於是始糜日僅方寸匕。以淚洗面。更幾歲不易。含辛茹痛。和熊教汝。無日不盼盼成立。以冀稍開顏也。故予於今日喜勤悲來。為追敘往事如此。夫子行不云乎。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寒門單族。一𩕳黌序。便稱亢宗。生在閭閻衣冠。詩書乃其家物。即拖青紫。翔皇路。而學未窮深極遠。難語入室升堂。況一入門發軔。便為汝榮。而令予辭贅耶。即今王族世衰。凋落已盡。城武公雁字一行。因風變滅。乍無留瓻。一綫未泯。獨萃汝躬。可不夙夜努力。以崇明德。酬罔極。追先緒乎。子歸而闔門垂翰。嘗深自念棄時如棄身。則庶幾焉。予言止矣。

賀錫明府太孺人節壽敘

鳴宇錫明府自清移安陵。及期而政成。天子下璽書褒美。適母太孺人七十有七。暮春之始。其初度也。鄉大夫將旅進為壽。使余修酌者之辭。嗟呼。太孺人自有壽道。余何能壽太孺人哉。雖然。從來論壽者莫精於仁者之一語。以生生之謂仁。有生生而後可以久生。外生生而言生者妄也。乃說者執舍生成仁之旨以為疑。夫必待舍生而後成仁。則仁為戕生之具。為仁者不幾少乎。或者此中自有心安理得之處。仁者第勿求生以害之耳。非必其舍之也。彼慷慨舍生者。志有所激。名有所成。豈不足愧夫世之蹈忍苟活者。而質之本心。未至十分愜適。其於生生之理謂何。故曰仁者壽。正克全其生生者。而生不能窮。并吐納也。太孺人其有得於此深乎。太孺人嘗所天見背時。方廿齡耳。昏絕仆地。勺水不入口。舅姑撫明府諄諄開諭。錫氏所不絕如綫者。賴有此藐諸孤在。襁實乳哺。忍復相從地下乎。太孺人乃強起食飲。屏去簪珥。井臼操作。進滌瀡以無失舅姑懽。其家僅四壁。歲值大祲。脫粟日未嘗飽。獨昕夕督課明府甚力。母績子讀。寒夜一燈共之。比教有成立。登賢書。綰赤縣。而太孺人亦可知也。爰仕時召明府至庭下誡曰。未亡人茹荼含檗垂五十年。爾服官其無忘此意。不然。兒不肖母矣。四知爾家世事。可隕越以為清白羞乎。明府再拜受教。迄今兩袖清風。皭然不滓。太孺人之教也。想太孺人決策絕粒時。皆已不復有生矣。向使引於一決。計不返顧。自可暫稱一時。芬流千古。而耿耿此中。或尚有不了者在。卒之展轉圖維。心安理得。無復遺憾。斯不謂仁者耶。仁者生生。生生不可已。即百歲未有艾矣。故曰太孺人自有壽道也。抑聞之。太孺人雖踰七袠。而澀丹健飯。神氣彌王。今且撫視四境。頌聲交作。太和所蒸。竭膢殺之合千萬人懽心以成綮順。明府之所以壽其親者。又自有道。而豈僅僅侈觴奏酒。舞斑戲綵以為壽哉。明府出治。大抵仁心為質。必樂聞余言。其以進之太孺人。當喜為加一卮矣。

賀韓蒲森學博擢令柏鄉序

天下事未有不智而能者也。夫智而後能。上智弗能自異。中智而下。不習則不能矣。凡事皆然。而況大如用世乎。語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蓋言習也。夫學以學所仕。則古人之學。仕以仕所學。則古人之仕。是以顏氏子一簞巷匹夫耳。日所講求者。皆紹明虞、夏、損益商、周之事。而不以爲僭。即由、求、赤、賜。平居辨志。亦惟是兵、農、禮、樂諸大政。而不以爲誣。此何莫非仕中事。而今之學者。則呻喔章句而外。無他及矣。至於仕如宓之槩。言之絃。而季路蒲之庭蓋清閑。此亦何油油甚適也。彼其時當中古。務尚省約。地有分土。民亦簡稀。故得綽有餘暇耳。而今則日赴期會。夜理簿書。手批牘而口敕斷。猶且不給。而何從得一臘暑哉。古今人之不相及。亦時爲之也。故學以兼仕。近世無此官。然則學士家多迂闊而無當實用。而仕亦漫然爲嘗試。奚怪焉。不習故也。嗟夫。此何事而以不習之人當之。其害必有受者。民生豈有幸乎。以上智所不能。而概責人人。安在其不驅天下而爲嘗試。久矣夫世之無吏治也。雖然。絕世才杰。其人或當不乏。而隆古畫三分。作秀才而任天下者。已寥寥難之。若官前代所無。而國家則有之矣。令甲。孝廉上春官列乙榜者。例得署博士弟子。有功績。需次人爲成均。其通儒有經濟者。推擇爲郡縣吏。祖宗擬制。意宏遠矣。士離蓬累冠進賢。所入皆仕場也。所與皆仕流也。所見所聞皆仕事也。而又以旁觀之冷眼。無累之閒身。局外闇歷。聞左使害何不燭炤數計焉。在仕學之間。孰有如此官者。霈霖韓公產於越東。嵩擷四明、慈水之秀。其人洵是上智一流。癸丑闈中已上第矣。以數盜中創。來諭吾吳。訓迪多士而外。民間隱伏幽曲之情狀。有一不瞭然在目者乎。而其煦嘆爬搔。即未入手。而有一不洞然在心者乎。又再視邑篆。益復嫻敏若素宦。今報陞柏鄉令。柏隸在畿內。距吾邑僅三百里。士風俗尙不甚相遠。其中肯綮。習之不啻熟矣。於以奏刀砉然。吾知其必恢有餘地也。是擢也。且未暇爲君賀。而先爲柏之人額手稱慶矣。

李夔軍詩小序

古松下伏苓。樵牧不能識。牛羊踐踏之。及逢扁鵲拾爲藥。遂能濟療寰宇。留功千古。惟人亦然。余於庚午夏出鎮潞河。以鑒識李掾。時羽書旁午。掾給事左右。多著勞勤。其所賫輸挽出入經史。而於兵陣象緯刑名之學。俱有所宗。矢口抽聲。蔚然可觀。余樂寵方蓄渡勃。惟恐良史之不爲仙茶也。因移其檄於銓部。幕年而得津海參軍。謁余於廬。持其松齋集丐敘。余素知掾諳音律。特在戎旃。不暇與言。今觀掾詩。流利菁悠。情景雙合。使掾生有唐之世。或當附孟、嘉、韓、胡之後乎。老子於此。興復不淺。因爲弁篇首。而更勗之曰。子今出而一行作吏矣。其澡修素履而從政津門。滄海月明。必有青眼若余者。謂予籠中所拾不謬。子之程業未可量也。子其勉諸。

養雪軒集序

胥披覽輿圖。粵稽龍門之勝。自神禹開鑿。遂擅千古地靈。往哲蠹出。不可更僕數。然後世學士宗尚。首推文中子爲德行文章之冠。當其年少慷慨。生太平十三策。名動天下。洎乎歸隱河汾。千人從遊。立說不朽。雖以史遷之雄藻。毅純之博洽。下至裴、柳之羣材輻輳。未有過焉。顧天下嘉其學之正。而未嘗不惜其遇之艱也。我明人物蔚起。耆碩如林。而家學淵源。足紹前賢者。莫如吾師哲臣先生。先生承父任輦公以德

行文章世其家。海內士大夫咸望龍門如山斗。不佞受先生特達之知。逾於儕等。竊奉師資。稔知先生擅豪傑之幹濟。兼聖賢之學問。殫精濂、雒、關、閩。既已窺其堂奧。而攄吐沆瀣。又能以古鑄今。直空作者。早入承明。銳然以經世自任。歷蹟宮詹。浸登揆席。海內以其用舍卜世安危。不謂大業未究。而已騎箕馭矣。朝野歔欷。有晢人云亡邦國殄瘁之嘆。然先生在史館爲一代詞臣。在講幃爲千秋正學。神明意匠。滿心廣覽。自奏疏傳記。以及微言小詠。罔不取材宏富。命格超曠。有詞人之煒藻。而無其儇。有山林之俊爽。而無其獷。大雅典則。足稱雄著作之林矣。試一術覽遺編。淵乎莫測涯涘。但睹璀璨瀚博。鼓歙經史。總經術之大。參性情之微。豈非誕登蓍异。含物淵懿。斐然有得而集其大成者乎。久擬較梓遺集。以竟門牆之責。而予同門李仲晦司馬先爲搜輯。傳諸梨棗。今每一諷詠。篇什風規如在。不勝泰山梁木之思。然先生即未竟調元之業。而藻潤花磚。韜光藝苑。黼黻明時。其視文中子之不遇。固已出處殊致。則生平時請知公獨深。而古人不及也。若夫篤學著書。陶鑄後人。亦庶幾河汾遺緒。不愧地靈。允符人望矣。後之學者。三復私淑。有是編在。將百世之下。聞風興起。可徒睇龍門而太息乎。

朱吉甫稿敘

朱子吉甫負不世才。交予善。有年矣。以都人士薄遊東南。博學強記。復富經濟。至陰符之術。象緯之學。無不揣摹精審。意中經營。以天下事爲己任。其尊人巡宣楚、豫。從事行間。朱子趨庭之餘。佐籌帷中。非斤斤讀父書者比也。當其僑寓襄陽。中丞憲使每就詢方略。朱子左右籌畫。奇正互生。且時登陴策守。一方長城倚之。未幾。越境。而襄不可守矣。嗟乎。使其得展志略。或聽遞留。半壁可恃。或不決裂以至於今。不幸而成朱子之名。豈朱子意耶。朱子生平工制舉業。伯仲先後齊聲藝苑。仲氏以己卯雋。謙閣伯氏獨天老其才。歷試坎坷。有奇不得自見。乃卒業南雍。大司成王公、少司成吳公一見識之。月較多士。輒首嵩等。試之經術。於兵法王制。律曆鹽鐵之務。暨術數諸書。洋洋纚纚。洞悉源委。窮神盡變。一時譽髦。莫之或先。二公詢知人哉。時梓其文。因索余敘。亦以余交善有年。知其能大用於天下也。余亦可謂知朱子矣。遂自信知人乎哉。

長干三子時藝序

時文一道。屢趨而屢變。風所趣。漸積使然。然其間必有人焉。出大力以轉之。乃不至汶汶濁倒而無所底。每三年房牘行。有識之士相與謝朝華振夕秀。躋躋陰陰。志意開拓。另闢門牖。後一科之風氣。即於是而兆。故得雋之文。成家立體。定於先年者爲多。吳君汝爲、少司馬行可公子也。僑居長干之里。據勝地。招名友。與廣山鍰、陸兩君。氣誼相得。發爲文章。拔新領異。蓋先一時之趨。而體裁明簡。於先正規度無毫髮失。斯其志意所存。非苟爲異者也。嗟夫。長干之里。從來與廢多矣。登浮屠者。不知有寬官之魏闕。弔平原者。不知有鳳臺之江流。而錦阜鬱盤。浩波東逝。千古不變者。大勢存也。今之苟爲異者力則不足。而遽欲田滄海鞭泰山。識者以爲戲而已矣。來歲之秋。三子轉時而不爲時轉。文懸國門。爲雅人所步趨。當以余言券之矣。

送余侯內召詩敘

余侯之蒞吾邑也，值兵燹殘破之餘，死者未瘞，創者未起，逃亡轉徙者未復。蓋櫛篦若是之難也。侯下車，弔死扶傷，力爲撫循，而先以飭備安衆爲第一義，出橐中裝，鼓舞士民，建修磚城，人咸踴躍從事，以四十二日之勞，收億萬年保障之績，厥功茂矣。至於養餘寡，恤孤煢，勸農興學，起弊維風，洗滌冤屈，平反獄訟，使凋敝之俗，翕然改觀，則大有造於下邑者。豈萊蕪之足歌，而山陰之足誦歟。余每覽古人所謂治行高等，大率以鳴琴之化，身不下堂，而庶事就理。他如垂簾晝日，花滿河陽者，何若是暇豫，綽有餘閑。以今觀侯孜孜汲汲，至廢食寢，不復託於游讌以玩時日，而究也化行訟理，士庶恬熙，其於鳴琴種花古人風流，亦何必遠過也。今且以卓異上聞，天子嘉與，特下徵書內召，置木天掖垣之間，大其用以光社稷。余不佞，仗庇宇下，欣逢盛事，又何幸焉。雖然，侯行矣，雖爲攀轅者，亢紘之遷，烏鵲擁行，攀轅遮道者不知其幾。余謫淹羈旅，千里道路，未獲從父老後截鐙乞留，而終不能自已於言也，乃違留作歌以送之。歌曰：勉勉我侯，厥維天授，玉壘鍾靈，峨眉誕秀，忠孝神明，蜚聲驪茂，我侯孔嘉，讀書五車，瞻言百里，含英咀華，詩書滿座，疏簾退衙，侯有異政，五申三令，撫弱以仁，變民如病，民之生子，以字以姓，僉堂去思，釜魚留詠，讙辛崇陽，枝茶植桑，導以德化，墨綬銅章，榆夾集鳳，茂陵杜蝗，維我仁侯，人謳甘棠，甘棠蔽芾，蔭茲下邑，弔死扶傷，但雖蚓蟻，把堞城修，或伍日習，捍患禦災，民是用戢，緬惟我侯，山川間之，渠渠夏屋，蝌蝌無私，俯仰琴鶴，三善十奇，朗然秋月，如何勿思，明明天子，念此循吏，賜緋褒稱，五題召試，一日九遷，社稷偉器，行焉邑侯，攘道遮留，敢誦明德，孰興之傳，紀碑刻石，遺愛千秋，展矣君子，百祿是遒，我思其風，山高水流。

贈扶搖李契丈廬墓禮成敘

北溟李子，篤志學道人也，不居有爲聖賢之志，立身高潔，一介不苟取予，其事親至孝，曲盡色養，及歿，廬居墓側，三年中多徵瑞，遠近傳誦，以爲奇節異行，即古紫芝白兔，何以踰焉。李子遜謝曰：某不敢，當有志於學矣，事何爲者，所以學爲人也，而爲人之道，莫大於孝，故舜之怨慕，終身罔之，閔弟無間，曾子讀喪禮而涕下，仲由念枯魚而長悲，凡所以盡爲人也。至如臥鯉哭笋，湧泉泣冰，亦爲巢門，白雀遊墟，皆以一念篤摯，妙有感格，一盡爲人之道，而天地通焉，故不孝何以爲人，不盡爲人之道，何以爲學，某孜孜求盡於是，而已處其未至，即竊自負也，以終先志，不過盡孝中一事，詎敢矜詡自矜奇異乎，若以奇節異行而爲之，以邀譽，其何以爲李子。余聞之而重有感焉。噫嘻，李子真所謂學道人也，以彼至性，何減閔、曾，而退然不足，其心何心乎。聖人之德，無加於孝，而聖人之心，至百行醇全，而猶若不足，李子此心，庶幾於是，乃可即之言孝矣。經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孝之終也。李子試備而充之，體驗實事，於立身之際，以求所謂揚名者四術，皆則有成於此，名立於後，繼此不足一念爲之也。李子勗之哉。[illegible]繩當贈詞焉。

[illegible]父母和慶序

[illegible]期月[illegible]收成，適値初度之辰，於時[illegible]偏麗，甘雨旁沾，黃童白叟，式歌且舞，嘒嘒效

華封之祝，多富多男之外曰多壽。余稟庇爾宇，心銘口頌，其何以壽侯哉。緬想侯下車之始，萑苻四起，棘荊將生，肌髓已枯，魄魂未定，侯先之鎮定，繼以綏懷，清矢日，勤戴星，無日不取民間疾苦籌畫而拊摩之，至於擊柝潛伏，不勤聲色，立行平芟，其中苦心，幾費經營，食不甘味，臥不貼席，任勞怨，捐髮膚，以幾民間之有寧宇也。是謂以身之苦以壽民。迨於今而雉堞屹如，閭里宴如，雖復舊鄰爲警，剝床可虞，而四境猶得安其耕田鑿井之常，熙熙如登春臺也。小人何知，饗其利者爲有德，咸交手曰：安得長借我侯，以保我人也。侯亦撫而樂之曰：今而後可稍自愉快，和氣致祥，人助信而天助順，難老且永錫也。是謂聚民之樂以自壽，壽民壽身，盛德大業，富有日新，無轍之休，勿替引之。余更何以壽公哉。比者頌聲四布，剡薦屢騰，聖天子瑩精化理，加意旁求，如公治績，當立召爲耳目臣，於以培國祚而流淳化，造世平康之福，壽國者將未艾矣。緹騎豈僅僅一邑云乎哉。我之所以進公者如此，若夫吐故納新，辟穀引導之術，不足當侯一吷矣。

梁匠先豹陵初集序

余向承乏梁州，每一東望豹陵，白雲紫氣，氤氳蜿伏，意必有異人窟宅，神往者久之。比伏處山中，匠先先生持節行役，紆道過訪，留連林壑間，相對累月，吐發流奕，深穩其度，而中不可涯，迄今間闊數載，風旨縕藉，時繫余寤寐勿諼也。先生稟資清敏，託懷雄古，於經史百家，罔不條貫，故神氣渙集，淹綜厚蓄，發爲文章，雅博宏遠，如川谷瀉流，而且範兼蹊，偏精獨詣，各極其所至而工焉。凡敘傳記述，以及賦頌詩歌，皆臻元勝。文則兩漢，詩則三唐，詞則宋人絕調，不屑襞積前人，而方軌並驚，地不相遠，豈第勝士韻流，嚮嚮以文言華世者比乎。余嘗作梁之勝，嗟呃九疇，綺才分出，代盛風雅，漢、晉以來，往往離奇瑰瑋，不難咏字歌風。後先輝映，匠先崛起晚季，類冶鑄而兼有之，其嗣宗之瓌姿，璿幼輿之風節，發筆成韻，似彥伯之賦材，騁思軼羣，挾元暉之秀句，渢渢乎集諸家之大成，當代作者，人寶西穴之書，家檀靈蛇之譽，如斯典則，卓然成家，未易一一見矣。匠先以柱史乘驄，太行、滄海，動搖山嶽，大江以北，籍以建威銷萌，公餘吟哦，感慨係之，弔古觀風，一一付篇詠。至於揮羽投轂，經濟皆其餘事，當世依毘。其在斯人乎。長公大行君且以名進士大振家聲，父子詞名互競，如房融之有琯，李泌之有繁，勳名行且世濟，琳瑯家乘，懸示國門，茲編豈其嚆矢歟。愧余年來偃蹇塵途，筆墨之趣，半耗羽書，昔遊大梁之苑，受簡從覽，今贊六朝之遺，筆花無夢，展誦雄文，瞠乎後矣。

[illegible]鹿奉常集敘

余自癸丑通籍，與宜興鹿伯順、吳門周景文同試政司馬署中，志意叶洽，彼此以名節相砥，期爲歲寒交。嗣余與景文先後出理齊、閩，而伯順爲計部郎，以年留金花左遷去。予庚申入吏部，引景文爲同舍，而就家以原官起伯順。辛酉，予休沐里居，移書長安，薦伯順可人吏部，議既定，時高陽相公行邊，伯順白顯辭銓相隨。五年，甚移尚寶，己巳，轉奉常，浸浸大用矣。心憾要人柄政，竟移疾歸。海內咿嘔，方以公出處卜世道隆替，內子遇變，[illegible]向城以死。嗚呼，生平大概若此矣。其人固無需文以傳，而予又論定其文，梓之序之，

豈其人之必待文以傳哉。則固以爲伯順之文也已。愛其人者。卽其人之片語隻字。寶若天球琳琅。況伯順之文實足以傳者乎。方今雜瑤錯峙。鞶帨徒工。卽使振起作者之林。步武先民之軌。以是而稱詞人之雄止耳。於世道人心。固未有賴也。今伯順文具在。用意忠厚。摛詞懇惻。與君父言慈仁。臣子言敬孝。兄弟言友恭。朋友言貞信。上自軍國朝廟之容。下及閨閫帷房之故。言必究情。語無留指。義光墨瀋。剝露血膽。指拂殘箋。剡劇腸腎。使讀之者歔愛鼓舞。悲憤流連。儼然以思。卒然相感。而中正之心。油油乎以生。蘇是而究伯順立言之意。不模古。不規今。發乎情。止乎義。埋百世之下。聞者猶將興起焉。然此伯順之文。亦卽伯順之人也。雖自儒慕四世一庖。家無嗜嗃。人風靜穆。其植本良厚矣。故辭可以無爭也。以續三軍之命。而毅然爭。辭可以無辭也。急君父之難而毅然辭。宜可以無去也。憤柄人之恢。而飄然去。最後慷慨殉城。計不返顧。使素所一廢咄嗟遇難。或牽於姦劉之家累。徼大倖全之金湯。又或憊功令束文法。與存與亡。計無復之乃死耳。伯順有一於是哉。然則伯順固可以無死也。夫可以無然者。聖人不以之律人。而賢者以之自見。至性所存。不可強抑。善學聖人者。孰如伯順乎。然軀命不惜。浩氣常存。扶進淳風。廉立頑懦。伯順果死也哉。因是而覆繹集中忠孝之語。伯順自爲寫生留照。人傳文乎。文傳人乎。則是集之有功於天下後世。匪淺尠矣。寧屑與綴文之士計工拙耶。伯順嘗自題其草曰認眞。眞故人與文兩傳矣。

來禽館文集序

或曰。文章。道與世運爲升降者也。余應之曰。非也。各隨其耳目之習尚移之。屈、宋辱於芊、鄭。邱明後乎麟獲。唐之季也。韓、柳代興。宋之終也。文、謝崛起。安在其世之爲升降也。匪特世無升降。卽文亦未有升降。譬作者各極其精神之所到而已矣。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此言夫文之貴乎雜也。然則綺縻而惟取夫拙朴。黜組繡而惟遵夫淺易。是黻黼之觀。不如裋褐之飾。而鳳麟之質。無以異於牛羊之皮也。豈不悖哉。湯臨川每言自有此道。前人業已登峰造極。後有作者。度無有能過之。稍能而已。此誠可謂知言。其無能者。隨人步趨。如優人之行鄉飲。獻酬秩秩。未免俳氣。能者則才及於格。情軌於法。躊躇滿志。不極不止。此豈升降爲栫蠟者哉。國初之文盛於劉、宋。迨李、何出而譚言劉、宋矣。七子出而又譚言李、何矣。七子之持世較久。海內宗之邈百年。乃取其淺易之說而攻之。不旋踵而敗矣。今之治攻其者。生吞活剝之贋語。以爲理學。襞緝策論之舊括。以爲經濟。而曰我能爲拙朴。悉掃前襞而空之。嗟乎。此一算子書法。三家村學究所能爲耳。豈復有過人者哉。余猶及見臨邑邢先生。先生生濟南後。其爲文也。亦欲破濟南秦、漢之拘而稍稍澂潤於六朝。然先生爲人。自標風韻。豪宕樂易。推賢愛士。嘗若不及。故其爲文。才足以冒其度。韻足以稱其情。雖偏現先生之精神。而要不失濟南之風範。語曰。齊、魯之間。其於文學。蓋天性也。濟南而後。舍先生吾誰與歸。當神廟時。嘗欲蒐良史材。欲以先生與越之長卿、楚之本寗。膺而布衣王生者亦與焉。自今觀之。王生直能爲吳儂織語耳。長卿頹放。俗氣不除。彼楚材者堪勍敵。然吾猶惜本寗先生。不善謹名世。豈有撰集至等身而無無敗者哉。頃來南中。南人之知先生者。徒以先生臨池妙天下。至其爲文。不少概見。昔人謂右軍。爲書法掩。其文吾於先生亦云。故序而傳之。

三山遊日記小序

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有不能遊且得遊乎。善乎莊生之首逍遙。而重以外物也。曰。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天之爲物。縹緲蒼元。遠而不可致詰者也。心又何物。豈有形區埏埴可羈而捷者。心與天相遇而成遊。遊至矣。於是取漱於仁智。而寄暢於山水。謂非此心此天不可也。昔有驚海上之三神山者。此蓋遊心於偽。人而非天。蓬萊、方丈、瀛洲。心具之。天俱之矣。吾友阮氏有遊三山日記。彼之三山。至大之城。此之三山。至細之倪。謂細與大。其有辨乎。其無辨乎。觀其自序及謝皋羽。而益有感於遊道也。皋羽閩人。嘗文信公制置時。上書幕府。禮爲上客。資籌畫。迨信公成仁柴市。皋羽往來灑泣於吳、越間。有紀遊。有歌詩。總以寫其沈伉鬱烈之氣。卒不歸閩。歸骨於嚴灘之南。與嚴祠相望。示千秋知己焉。嚴先生自答君房數語外。言論風旨不概見。而皋羽著作穛穛。又一則不事王侯。一則王臣蹇蹇。後世遊者。登子陵之臺。上皋羽之墓。其有辨乎。其無辨乎。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神者勝。則取載寄暢。何之不可。陶沈伉鬱烈於人間世。爲縹緲蒼元。而胸中并不設一僾柔平中相也。卽蕩而企海上之山。盧而歷亡何有之鄉。寂而託廣莫之野。怪而倡逍遙外物之篇。惟心有天遊者能有之。阮氏殆近之矣。

趙忠毅公文集敘

自昔偉人鉅儒。崛起一代。風節百世者。往往以節義掩其文章。然字內得其尺幅緒論。輒諷詠低徊。相與愛而傳之。故士大夫畸立特行。秉正不阿也者。其所論著。斷不隨人步趨。志至帥其氣。氣生蓋其才。於以感憤激烈之志。吐章摛文。波委雲屬。而後世聞風私淑之士。亦得緣所言以想見其人。則是文章一途未嘗不繇節義傳也。余於少保趙忠毅公見之。公初成進士。以汝南理拜度支郎。時江陵臥病。不與禱祀者三人。公其一也。已遷吏部考功。以彊執忤貴人廢逐去。家居三十載。閉戶著書。海內仰之如霽雲晨星。熹廟初。以奉常起田間。歷長西臺。旋位冢宰。正執鈞可謂遇矣。時中外方嚮信公。卒無委蛇。嚴嚴肅峙。一時升引多正人端士。與公同意氣者也。然忌者眈眈交伺。而憸奸盡力。適悉謀附璫。璫提熱柄。能碎人。欲得公而釋憾。竟誣贓戍振武以死。公死。名益重。重以直節以忠讜。關時隆替。豈不甚哉。公負海內重望餘五十年。天下目爲司馬、元城。不屑屑以文士詞人顯。而筆鑱七曜。氣沛三湘。濡毫伸紙。又何磊硐浩汗也。卽賦咏閒情。嘯歌簡佚。不事雕斲。而片語微詞。皆足鋒勵天下。亦足不朽當世矣。若乃司銓秉憲。獻事陳讜。黜邪辨奸。推賢讓能。雖有晁、賈方斯蔑如。豈不足登作者之坫墠。爲千秋之標準哉。自古忠孝崇冤。牢騷怨懟。每多悱惻感慨。見於詩歌論次。今披公遺集。其以扶忠疆佞之意。發爲崩雲裂石之音。感慨深而蓄積大。是固然者。至若託懷峻烈。攄詞沖淡。志正直而不夸。愛君父而不怨。非中實有得力。烏覩是乎。余閩公梓里後進。欽其風概。每師嚴之。儀以爲鵠。嘗天啟之季。後先忤璫去國。公去不已而難作。公子及甥與公之客皆及於禍。流亡散失。不有其家。嗟乎。雖司馬、元城。吾未知於公何如矣。顧獨賸此殘編。不盡厄於酒鴟饞蠹。若有護持之者。後公子上書訟冤。上詔禮部議卹。予諡晉秩少保。天子既其忠亮。鬼神知其正直。天下後世想見其風采。而公之集未傳於世。則後死者之責也。余爲蒐次。得詩若文二十卷。爰命梓而

傳之要之公之所可傳者在彼不在此矣。

葛震甫詩敍

向余初讀震甫梅花詩，神相訂也，聞其家震澤蒼翠間，念何日買一小舠，蕩漾烟水，至梅花深處，對坐伊人，以慰平生。後在銓曹，見選人籍，震甫名在焉，喜甚，則又念若高士何緣到此。及識之行隊中，神采奕奕，超然塵表人也，不負向來摸索心爲之喜。及白單一付以去，存沒數載，消聲自喜，乖崖歸來，惟解詩卷一囊耳。潞河相對，文酒暢酣，經歲又復別去。今守留都，則震甫正攜家此地，時事孔棘，憂心如醉，每對震甫，未嘗不渙然暫釋。兩人相悉甚殷，踪跡乃多巧值，蓋亦有天幸哉。震甫好爲詩，余好讀震甫詩，震甫詩無不使余讀者，計知震甫莫余若。今序其詩，偏海內而余不一言，奚其可？余嘗笑文人多事，壇坫相高，其意莫不欲盡易古人所爲，獨雄千古，不知矯枉有過，指摘適滋。往者代生數人，相繼以起，其議如波，如奕下之正用修，近代之瀰王、李，後必非先，沿爲故事，今則各在戶庭，同時並角，其議如訟，擬古遺新，入途非一，尊吳右楚，我法堅持，彼此紛阻，莫辨誰是。余觀震甫論詩人，微顧其口中，從不閒臧否一人，以自位置，而一時名能詩者，指及震甫，無不內自屈服，然則震甫匪惟才勝，即其識度去人何止萬里，譬之高會羣賢，辯難迭起，中有眞人安坐無言，靜氣所攝，衆義皆墮，請問此一坐人孰爲優矣。今之耆宿，並稱陳葛，或謂震甫輸眉公尚在出山一著，雖然，詩以窮工，亦以遊勝，震甫家昔不貧，索米長安，故業乃盡，而車跡周徧，動輒萬里，九州奇險，足目幾徧，向使堅臥故山，此味何從得歷？今其詩老而益勝，安知不從此進？造物與人千秋，何可佐猜測也。震甫既老於此，得失寸心，不言自喻，於余是語，宜有莫逆之嘆，而余序其詩，不其詩是品，爲存今昔聚散因緣，與稱詩之概於簡者，蓋知震甫詩其傳可必，無俟余言，且欲後世知余兩人相知獨深，有如此也。

友梅先生四集序

脫名利之途，而遠引以去，其志宜無所不得，然亦視其時矣。天地既閉，身焉用文，是激而逃也，即能超然獨往，其志必多幽憂，惟世已治矣，蚤出何爲，一丘一壑，一詠一吟，皆帝力耳，生斯世也，而爲斯民，亦云快哉。故有考槃寬之音，碩薖樓遜之旨，可以見世運之隆汙，與朝廷之所以爲治者，此一論世法也。我朝累洽熙洽，孝皇世是，享國尤永，淳化治翔，下偏窮谷，而大江以南，山水最清，林壑深秀，吾意必多幽人逸老，徜徉其間，不與名近，名亦不及，獨寄嘯歌，而不傳於世者，不知其幾矣。乃今從震甫知其祖友梅先生。先生生宏治之年，而老於嘉靖，生長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峯間，居在東洞庭，尤峯最勝處，家多遺書瓶物，及其先人之庭，皆世守宋、元以來，其於用世之書，無不讀者。先是山中有王文恪諸公，功在朝廷，吳人多爲興起，先生獨語同志曰：世幸無事，何用吾儕？吾與子爲太平之民，不亦可乎？遂堅箕穎之志，余嘗敬展遺像，諷詠其詩，高慨然神往久之，以彼閑家厓族，敎行於鄉，生爲益志，使後世知其爲人，是豈徒放情林草，意理名者，使出爲世用，必有可觀，終焉隱淪，是亦不可惜乎？夫使生當盛世，不知咏歌化日，近舍湖山之勝，躋路風塵，或如晩季素封子，從事爭鬭之術，皴皴焉橫子母衡肥瘠，日夕持籌不休，志識逾下，欲如先

生婆娑嵗柯香雪間，日與山水朋儔，浩歌而忘老，豈可得也。然則先生勝概逍遙，固可想不可攀，而侍以閒適之身，値烟波之勝，振寥廓之羽，發淳古之音者，雖處外卓犖，皆盛代休風，讀其遺文，思其高致，有不愾我孝皇世德深厚之澤者，能乎哉？昔者子美有祖，稱詩唐初，至厥孫而家風大振，震甫今之子美，草堂近我，福署時興唱酬，往還入比，浣花昔遊，用爲佳話，今又傳其祖集於灰燼蠹鼠之餘，而屬余爲之序，元妄當時必傳行世，未聞幕府弁言也，然則余傲武哉。

爲臣不易編序

先司馬宦雲間時，嘗喜進郡中人士，首推滇志黃先生，夙有才譽，與兄太守不減二陸，然迥其論斷，實與余同，以己酉登南北榜，文章氣誼，遙相契合甚久，不謂宦才頓抱，浮沈小草，僅以佐郡終也。余猶記長安道上，偶見爲臣不易編一書，其時未遑觀覽，因已心識，茲來承乏南樞，盈盈一水，未遂把袂，適其館甥章子宜昭游余門下，持是編問序，余乃得受而讀之，感慨時事，遂延臣僚，淵乎有深長思焉。余惟人臣之誼，至今日益難言之矣，經世以才，持世以節，才不可以辭難，節不可以有已，兩者相須，此上臣之大凡也。自昔名臣哲士，夙志堅貞，圖迴遠大，以一身係國家安危之重，扶今古名敎之衰，志慮盛通，精神躍之以出，故能竹帛垂庇，民成光明俊偉之業，流光史册，讀之凜凜然，若夫庸庸者流，經營止在身家，幹辦不過簿書，究所建豎，大略可覩，安望卓然自立，嘐嘐相之烈，或師義之幽忱也乎？溯志稽古風，今日風氣以迄趙宋，信得自人，其所揭抗勝且敵矣。然而忠奸賢邪，閒斷遂深，觀其發潛徵意，即春秋褒貶之旨，何以加茲

雖傳其遺者，謂嫉烈明時，踴躍下寮，位不配德，然遂進是書，編纂嘉貴，稱爲有裨臣鑒，立言不朽，足資明良觀感之助，亦不可謂不遇也。聞先生少工古文辭，編纂甚富，是編尚論古人，感慨觸事，忠不忘君，婉言微諷，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於篇中所稱引節才之大者徵者，亦何愧焉。今學使者採風謠，好祀之鄉宗，余不及見其人，見其文，知先生天性篤摯，博物醇雅，力足興起頑惰，識能進退賢豪，謂之有古世風，識者知余言不誣，豈徒規摹先進，餘型鄉閭，足以其志量也乎。

岳心翼先生醫家正印序

史載阮氏七錄，有醫經九卷，鄭漁仲藝文志載醫方一家，凡二十六種，而馬氏經籍攷又以醫家列於子類，與經史並四部並傳，廣成河上，於此著矣。心翼先生淵源六籍，藝洋九流，於脈攷究精，罔不淵覽，阻茹而時出之，著有醫家正印，印諸醫家之畔於正者也。先生少而善病，如李東璧，遇安期生，遂以工醫，醫益精良，保身之心心存保世，爲著此書，中凡廣嗣保赤，頤老尊生，以至男女證治，家居讀書，客旅仕宦，行師與疾，濟難扶危，雖寸層必護，小眚必剂，指脈理之委源，辨藥石之損益，消息於五運六氣，從寒熱溫涼散抑燥急堅脆，強弱因時，因地因人而施按治，以病制方，以方療病，無有不盡其意者。吁，亦徵矣。從來幸遇之神於術，長桑君之聖於醫，陶宏景之精於養生服餌，大都以甘苦之味，手調鹽梅，以補瀉之方，賛助元化，故球時則稱名相，處世則仗良醫，大豈小道哉。先生三吳名儒，理學經濟，無不精詣，奧徵而保和式穀，有萬石，朝陵家風，長君以畫省望郎，出守名郡，穎渤同稱，輸中忠口不以同明，識者卜其大器，昔游彦哲

問政於宗端，論政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仲舒養氣之說亦然。此政通於醫，醫可通於政也。今天下氣且日病，民方勞恐悲思，思則氣結，悲則氣銷，勞則氣耗，恐則氣下，多呻吟創痏以求更甦。夫所望於醫國者，安得先生鍼石艾焫立起之。是編也，當與熱文經籍並載以傳矣。

范母八行圖說序

聞之蘋蘩致功，必稱殷豐。余嘗覽古圖懿，若陶侃、孟博之母，教誨式穀，如響斯華。至於天表之賦，集編迎祉，其家之纏綿摯摯，食報於賢母者爲多。何則，感而後動，人之性也。原夫嬪嬙俎豆之時，未預外傳，攀依匪母，觸目提耳，能自得師。忠孝雖自性生，楷譽必本慈訓，有蘇然已。余與虞城范氏同出先文正譜系，比與乘六使君交好，閒問不絕。稔知王太君母儀克嫺，不減鍾、郝大家。方其閨壼諸艱，諸孤呱泣，歌謠丸熊，備嘗荼苦。惟母聲律身度，嘗自教兒，汩乎拮据門祚，綢繆陰雨，不斬變節之操，孫諸甥孤，積學令聞，以六爲名進士，偕諸昆季鳳翥鸞飛，才德並懋，文武具舉，登於鄉里之選，弓旌之爲，惟虞城范氏爲最。此古之積努傳研者，休有烈光，則歸諸母氏之教，曾實且鉅。乘六使君尤雅繼前脩，服膺先哲，龔黃治行，翔後滹水佐山間。既已展朱墨之業，不失奕儒之思，爰錄母氏遺訓圖說，手爲纂編。廣而行之，豈徒彰盛內則，無忘南陔，將以示諸後人。披是編者，寶習而夙成，家傳而里化。用闡太君萱茂翰髮，淑思懿事，以錫類廣慈，以教一家者教天下。此非坤貞之德，垂譽無疆者歟。乘六慨然啓語曰，以我母之辛勤艱瘁也，而謂與不遠矣。熙從繹茲編之貽，令我曹永砥名行，無隳家聲也。亦猶先公之廉忠遺訓時云爾。余敢不拜爲家範。

岩蕩集序

余往閱繼揚有不爲顧小侯，少年人傑也。負文武偏才，志意不凡。久已心儀之。嗣備留鑰，適遙趨攘淮甸、江南北大震，揚亦戒嚴，乘障而守。不敢出方略，佐當事籌策焉矣。嘗少定，嘗余於白門，與語甚合。胸所贊綜，皆關天下大計。蹐嘆所聞之不謬也。夫不敢爲少保超之介弟，環衛櫜力，身衣玉色袍，乘六閑馬，宿屯宫，宿使內。豈不貴顯甚都。間胡爲歸來，則向以瑣綵薦人，急急避去。其中何存，不可想見哉。歸而杜門著書，留心史學，不問戶外一事。守禮義法度，奉母太夫人甚孝。太夫人安之于于適也。頃以羽烽恐驚杖履，迎超之遄候邸第。令歲內子春仲，適當設帨之辰，不敢指崟山爲星，喚河爲觴。母又丐東南諸人士皆言以稱壽。惟太夫人英國女兄，少保德耦，朝廷命婦。韓翟在躬，龍章在櫝。乃仍督恪與榮靖、榮僖之行素，持盈保滿，留有餘於后人。不其多乎。少保嘗膺命封岳，祝天子萬壽，即再拜乞太夫人以百歲之身，又日娛侍堂上，以列侯鼎食入奉滫瀡。出則宣力矣，忠匡衛社稷而不敢復左握龍泉，右操不律，將壇文苑，競致兼之。太夫人何不愉快康樂，食爲加匕哉。茲將抒者之言，彙集成帙。余一再讀，嘆夫故國世臣，富貴其所固有，而報國傳家，一惟忠孝。如超與不敢，溯所從來，皆本母教。得此流傳，當時韓嘆來茲。否之膝前，益昌熾而康。然世之譜其親者，固有道哉。昔張都督德遠爲母秦國夫人建眉壽堂，茲有眉壽集。今昔同揆，余喜且服，題而歸之。

王賓行制義序

文章一事，天下賢豪雄俊之士，大都以精氣相取，暗中索摸，必得其人，以宏通氣誼，如導師傳衣，一語當心，便授塵尾。當闈中燈火青熒，神氣往來時，已一一心識，固無俟發策探名而已。歘然性情之間，甚矣。丁丑榜發，石齋黃太史得士尤盛，如吕膺、耆升、臥子諸君，稱一時玉筍班。而王賓行氏尤以年少奇才，爲時流推仰。有庾、鮑之目云。余渊跡戎馬，久不與此道作緣。近以羽書少暇，偶披房牘，見賓行文偉麗特出，兼有衆哉。心賞不啻，比賓行授官南曹，傾蓋歡甚。覩其人，又何沖然柔服，無文士矜飾之容也。余因嘆石齋能得士矣。石齋評賓行，有曰文弱若處子，意度欲開闢宇宙，掃除狂翳、鄙如也。夫人與文非兩截，負殊絕之才者，必有事諸之致，抱淵宏之學者，必根忠孝之心。可謂帖括小道，無所原本乎。今觀賓行文，或溫如春暾，或明如秋江，或舒若散綺，或潔若立冰。皆往往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見於語言尺幅之外。日月之行，若出其中。以此才魄救時寵世，與諸同人秉正直之志，建俊偉之業，以大其師傳，上報天子，豈沾沾文章之士已乎。抑吾觀賓行志，不屑當世，恥不若古人。如漢儒子圯上受異書，體性高渺，吾不知其所至矣。試觀之石齋，以爲然否。

王子雲留鑾草序

子雲之以文著於世者久矣。然子雲豈直文章之士哉。其惇行砥節，慷慨慕義，有古烈士風。則子雲正不以文見也。余觀士之弱志纖趨，日汨沒聲利場中，身心之地無所挾以自重，即有倜然稱雄藝林，所謂採春華忘秋實，曷足貴乎。子雲世守清白，不問家人生產，時苦貧窶，至絕厨烟，著書飲酒，泊然也。今年春，以經理弟喪，謁上公車，行次金陵，執贄見余邸舍。時時過從，非道德仁義不談。饑則啜粥啖麪，如家人。嘗與余書云，生平服膺，惟趙忠毅及余而兩。夫余行能薄劣，何敢望忠毅。而子雲日夕手忠毅遺集，諷誦不輟。故其爲文，聲情法脈，亦絕相肖。余思忠毅浩然正氣，充塞宇宙，大節烺烺，與日月爭光，是固不以文顯者也。而子雲於風雨之餘，焚香展對，讀其文，想見其爲人，至於太息流涕，不能自己。則子雲豈直文章之士哉。今子雲方在困阨，駿發未聞，牢騷窮愁，非此無以自娛。故梓其稿以行於世，則世之讀子雲文，亦想見其人爲歡噓感嘆者，又不知幾何人也。雖然，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子雲有此，亦可無悲不遇矣。

張蓬元撫畿疏草序

都御史張公錚撫畿以南，越期年，章凡數十上。梓既成，出以視余不佞。余讀而嘆聖明知公之深，用公之大，而公之所以效於國家者遠也。佐山一鎮，咫尺神京。此其地何地哉。天子南顧嗟咨，以爲非公不可，命持中丞節以往。而其知公也深矣。公至而畫軍實，備儲糈，省員缺，核災勋，一易皆闢，諸廢犂然具舉。蓋內地先綏安，外方先壁壘，而此兼之。無事先綏安，臨變先壁壘，而此又兼之。兼之詎不甚難。而公弗與知，曰功名非吾所有，疑謗非吾所有，期灑一腔熱血，上報君父耳。顧今天下動矣，勢將漸不可爲，亦唯是厚固正氣，以徐解其毒。猝有事變，皆有以待之足矣。會白蓮妖人所在揭竿，日躁蠶鄒、滕間，業奉詔以師助勦，將發而賊戒告急。公當夜飛檄，集東援師，協津兵合擊之，而復覘授方略，攻其不備，一指顧間，日家屯之

軍以復矣。一時羣不逞之徒。乘機觀望。蠢蠢思動者。無不鳥獸散。而鄒、滕亦以援絕就平。若非神謨素定應機一運。馳其往與妖賊合。以北寇津瀛。而鑒殺之奸細。線索潛通。邊圍之環衛。精神尋駁。其羽翼之在四處者。盡擁兢起。俱爛瓦解。尙忍言哉。夫人一隅急止見一隅耳。今一隅無不動關天下。而況畿南。豈一隅哉。然則是役也。以絕二東之犄角。人之所知也。以彌四方之釁孽。人之所未必知也。而其他密藏大慝。豫銷禍本。更有在人所不見者。嗟乎。此時何時。而尙堪有可見之功哉。公之功大可知已。即今時勢如何岌岌。而比閭安堵。若不知有搶攘者。獨恃我公在耳。公納孜孜詢民間疾苦。日撫循之。示墨抑暴。靄然與百姓更始。蓋初形急而情緩。公應之以整暇。後形緩而情急。公飭之以振勵。緩急之間。其意慮遠矣。以此言之。其效於國家者何如哉。以故凡有補裨。當亡無不撤織以聽。次第報可。余於上之知公用公。以卜太平。而未暇誦公。公亦非一二踊言所可既也。是爲序。

將略標序

有一代沿襲之氣運。有一時激壯之幹略。蓋幹略生於氣運者也。積衰之漸。即後起之師。故豪傑駿雄之士。咸悄時事。冀懷往昔。觀世務之所少。指事幾之所繫。因事相從。以幾植務。畢一世之膂力赴之。而幹略出焉。是氣運遷流之故。能困天下才。亦能生天下才也。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國家幾十年來。輕於卜相。而難於選將。每遇事變。拊髀興思。左右四顧。而不得其人。非一日矣。蓋緣承平日久。文弱相沿。即號稱宿將重帥。亦且雅歌緩帶。坐鎮爲樂。誰復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幾何變合。略貴宏通也乎。然比來東西交訌。閫外無功。豈皆師武臣之咎歟。考古驗今。發蹤指示。謀之不臧。蘇文士未有盡心焉爾。余近輯戰守等書。用以訓練戎伍。旋撰曉暢方略。而上觀千古。攝指未遑。及覽東甫之彥。留意時務者。往往覃思沈算。揆策發機。人傳韜略。雖復屈首雕蟲。不忘棄繻請組之意。稿茲執誇。若彼由轍。或亦氣運激之使然也。江左譚周。爲人才丹穴。嘗稱海內。蠢公尤負瑰奇。饒經濟。下帷之餘。每喜仗劍幕下。參謀行間。中丞張公雅意重之。時時竊歎時事流失。下城靡倚。凡勦撫進退。著多失宜。不勝感憤。於是從史傳浩繁中。摘其可訓師中。合古兵志者。纂之曰將略標。夫師者水行地中之象也。將得其略。如水之逢其源也。於以行師奠之。剛柔存之於將。有方有案。一經指點。岐黃精意。如指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易曰。知幾其神。知幾則知略。用兵若神。亦何難哉。余喜爾國多才。羽翼氣運。行將有待。如周子留心大計。不難爲奏膚功。辱國之恥。我知免夫。

范文忠公文集卷七

記傳

遊南園記

癸亥閏當十月。故月初猶秒秋云。數日羈客。雜以微雨。至初三而霽。輕雲時時點綴。草木含滋。纖塵不起。遊者不知其爲秋也。晨後。同李生仲昌、侖樸、王生君翰出迎薰門。路旁蘆荻颯颯。溪流瀠環。行行橋高隄上。一帶衰柳。老者深黃與紅相映發。轉足撩人。追勝春豔十倍。一往可愛。昔人何見而悲不已耶。大河南岸爲李園。園中偏柏參天。萬株陰森。青蒼之色。嬌嬌若傲。異哉。人世寒暑不到此中。歲寒之盟。余將終身訂之矣。觀物軒飯。能眺南山亭上。拂石園中柏子。珊珊紛落席間。幾滿。取蘇嫱中。香殊清冽。與野意甚相稱。此時若龍誕雞舌。反不肯矣。壺觴間行。笑語遞發。林影錯亂。夕照漸低。遙看行間有抱琴至者。詭酹而起。正襟危坐。悄然無語。含樸一再鼓高山流水曲。琅琅有別韻。命童子於河中聽之。作水龍吟。似山與谷皆應也。君翰曰。此中聞有祭風臺。盍往觀之。御騎以往。至則數健兒在焉。見所乘馬趨騰。不勝氣作。命取馳驟道上。於時人馬相得。據鞍生風。蹄蹴電飛。著眼俱失。急於霧中細辨之。見馬上起舞。或翻或臥。或折或蹲。或坐或歌。或抱或脫。或躍而立。或頓而倒。時手撒轡。時腳踹鞦。時身離鐙。以爲勢並將墮矣。而盤旋叠熟。觀者無不咋舌。而神色恬然自若也。余曰。臺名祭風。彷自赤壁。而無所本。何如即名戲馬。不事典而

情驗乎。衆喜而登。路甚紆曲。屢折至興點亭。再憩再登。樹枝低亞。與帽相礙。至絕頂。四望落照銜山。歸鳥隱沒。回矚城郭。炊煙萬縷。與暝色相亂。茅屋高下。在在有年無間。仲昌曰。此米家得意筆。何從攝來。因大呼叫絕。余以此間大致半在雨中月下爲勝。居人少勝情。半無乘夜衝泥至者。外此而收其妙。無如晚景。其冥濛莫狀。微茫莫辨。無雨之淋涔。而有其寒氣。無月之淒涼。而有其淡幽。蓋天留之以與閒人。而人不能取者也。故凡登臨者。晴不如陰。晝不如夜。冬夏不如秋。而今可謂兼之。所取不亦奢乎。急呼酒來。把杯問天。從人告酒竭。餘興未盡。俟於月下雨中再續此遊也。

西郭雪遊記

元夕張燈。道俗固然。自初十後。燈事始矣。癸亥冬無雪。至是雪竟日夜不歇。庭磚皆滿。十一日晨起。推窗彌望。徬徨起登小樓上。俯瞰萬瓦。鱗鱗參差相間。皆以垣壁小礙。不大快暢。發意出郊外一看。童子請止。強作解事語曰。雪中宜樓宜暖閣。郊外寒甚。凍人欲僵。奈何。余不聽。攜茗碗酒具。散步出西郭半里許。轉至伞闉。一望平遠。皎然無際。空中片片。繽紛亂墜。又爲微風所攪。乍翻乍起。如舞如縈。大似作態以媚遊人。嗟嗟。如此曠觀。不至不見。宜樓宜暖閣。遊何不以此言誤耶。因大叫快哉不輟。雪意旋復飛[illegible][illegible]。與人意競。閣前環以平池。池冰將解。爲雪花所蔽。冷光洞徹。作玻璨琉璃光。池外則古隄層層。疊嶂複嶺。不皆玉嵌玲瓏矣。今年歲前立春。柳色毿毿。新黃欲綻。忽爲瓊英妝綴。正如小鬟初學舞時。纖腰乍彎。婷娜輕盈。粉頰皓靨。素豔撩人。眞是天地尤物。若以濃桃繁李配之。未免脂膩氣。不其妒哉。於時靜對良久。人境俱寂。因命童子取階上積雪。溶鐺中。泡洞山茶啜也。盡一二甌。一派清思。往來心目間。儼然坐冰壺而飲沆瀣。不覺喉吻皆潤。骨體欲仙。此中恍若有會。急需一人與之語。而不可得。遙望前林。蒼松翠柏中。隱露絳紅色。巧爲點染。天然一幅好畫。熟視乃被氈策蹇而來者。至則仲昌李生也。取酒嚼梅花二卮。同踏雪祭風臺下。寒不可禁。乃歸。歸至味元堂中。紅爐圍坐。燒燭痛飲。試看雪裏燈。其光景何如也。

獻縣我劬王侯修城記

余向于役二東。以文識我劬王侯。見其閎深磊落。尺幅中具有豪傑之概。私意他日措之事業。必能[illegible]非常。規遠大。而不與俗同。辛未。侯釋褐分符獻陵。獻爲瀛南首邑。南北衝衢。一望斥鹵。流宄雜集。竄逆椎埋中。往往走而胠篋探囊。撿又與深武鄰。他處盜魁。時時闌入。招納亡命。相與嘯聚其地。遂爲萑苻藪。侯至而廣設方略。日懸告捕之令。獲賊者有賞。不則連坐毋少貸。往日良民懼掠。坐視盜不敢問。令既下。良民無不捕盜者。盜又轉相捕。及盜化爲良民。侯好語旌勸之。久乃無盜。以故枹鼓稀聞。四野熙熙。夜戶不閉也。侯復自計曰。吾嘔心爲此。境內少竊。亦不過及境而止。卽威聲流聞外境。盜戒無犯。亦不過及吾身而止。然流寇之[illegible]澤者。四處蠭起。吾所恃以保障無虞者。非城奚賴焉。獻雖有城。不過舉土爲之。何以垂久。修築不可已也。而又念民力悴矣。民財匱矣。力不可疲。財不可殫。非吾誰任者。乃以某月興工。某月告成。事易。垛以磚。數用五十萬計。灰以某計。夫以某計。計所費不下二千金。總出侯橐中。役竣。民間未有知者。噫夫。城。民之衞也。民卽愚。未有不知自衞者。役其力以營之。出其財以繕之。醵金錢。效畚鍤。固其職也。

乃綜理經畫。猶出自上人之心。其勞悴與民因分任焉。任之上者。上所不惜。任之下者。下所不辭。而況又不煩其財。不用其力。使閭左優游。坐以享安堵之樂耶。然則侯不惟先民盡其心。且代民盡其力與財。非眞實愛民。烏能如是乎。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夫勞民以保民。古人之非也。而保民不勞民。非惟今之人不能。卽古人亦不數數見矣。此侯之建非常。規遠大。而不與俗同。修城其一也。余故喜而紀之。以此一事。概其他事。而豈足盡侯哉。侯諱調鼎。山東濰縣人。辛未進士。

南兵部標營重修營房記

維我高皇帝定鼎金陵。環以宿衞。列以爪牙。大小神機三營之設。所以固根本而鎮東南也。南樞之有標營。自前司馬孫公鑛始。時因不逞糾黨謀逆。事敗。特題增置。用備非常。其所流將士。皆拔衆中趫健。屹然一旅。稱冠軍云。軍既其爲立營以訓之。簡練有所矣。風雨之勿蔽。其何以頓我師。於計棲息。置營房八十楹。而諸文表則有棹楔。營界則有繚垣。樹纛則有崇臺。治兵則有廳事。關廟有林。以臨涖之。凡以備營制而示嚴翼。其來舊矣。往者更五載當一葺治。冬官計值鳩工。遍工帑告匱。水衡金錢無見緡。綫視蹤期。營乃日圮。余承之參贊。睹茲頹敝。憊然慨嘆。乃以捐助倡。自將吏以下。輸鏹無怯。吏稍節饗士犒師。皆其得中金三百有奇。量工諏吉。四閱月而告成。物爲之備。事爲之宜。因往制而更新之。聿然改觀。諸部曲晨而聽令。夕而設防。白羽拂月。赤羽拂日。寘張翼舒。各循其則。稟仰要束。居處寢食。無使眩逝。無使顚躓。余作而歎曰。吾聞治國如治家。人有見其家之室宇漂搖。而不亟思乘屋者乎。然而家督豈旅。匪一人任也。苟非有豈掌十不除。則郊草不瞻。曠芸然而翦刈。非一手足力也。南國承平日久。士卒窮慵。半屬枵腹。當事者往往以秦、越之肥瘠視彼荷戈者。不獲一飽。安謀其居。卽或毅然發憤。爲綢繆思輯計。亦不免肘掣而裕露已。昔者鄭子產言晉人以隸人之垣贏諸侯。必崇其館。車馬有所。百官展物。魯叔孫婼所舍。雖一日必葺牆屋。去之日如始至。彼其於鄰國也且僻舍而猶若是。況赳赳武夫。以衞豐、鎬。一旦有事。責其奮如而赴死地者。胥嘯露處。寢無憫焉。諸葛武侯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余受賑非據。畏此簡書。日討軍實而皆誨之。庶幾壁壘改觀。旣爲鬻餉。復爲葺居。有旦夕不敢卽安也者。則斯營之更新。庶其振湔而尙書鑛之志無闕。某今日之職。致省而用博。衆協而事舉。壘其而庶積。與又何敢泯諸將吏之勞焉。是役也。經始於丙子季春。告竣於是年季夏。軍書蝟集。舊石未紀。屬以病不任。旣寢且夕得請。解機務。昔嬰疑之去中書。而志其修廨之意。謂資友曰。應來者無勞。則斯役之事期。經費出納。纖悉俾後可考。猶某事也。故文成於丁丑之孟秋。諸將吏姓名。次列於碑之左。

屏山書院記

潤州當大江之委。山川之秀。甲於天下。自岷峨以來。西陵、白鹿、赤鼻、匡廬、天柱、青林。迭爲其輸。至潤乃悉匯於江。三山鼎峙。屹立中流。然皆順其東下之性。勢莫敢抗。惟偕立肩隨。唯諾步趨。與江水相揖讓而已。北固爲潤州屛蔽。而其勢獨欲與江流爭。指顧金、焦。若前茅後勁。千里遠迤。借其吐納。滄洲萬里。掉臂弗顧。其於人也。似孤竹之抗節於首陽。滄海之椎鑄於博浪。千迴萬折。而氣不少降者也。北固之勝以甘露。

乃甘露從吳階時得名。而其勢皆折而就此。故舊志。雖有秋月潭三字。爲昔人倚艫所書。宋嘉定中郡守史君嘗疏以靈舟。則知江流盤經山麓。夜月棹舟。直抵磯下。鶴聲猿嘯。孤幽迴絕。乃今江身徙去數十武。灘爲平陸。黃蘆白葦。便有滄桑之異矣。程君九屏以南曹郎出守是郡。政平訟理。大得人和。比因歲饑。竭力賑濟。偶登茲山。顧而樂之。嘆曰。古人以歲旱輒興土木。誠救荒奇策也。因與郡邑士大夫相與修放生之會。月必再至焉。不靡。不卵。不殺胎。殆亦王政大端。而相與託之爲游觀。使之由。弗使之知也。遂因北固之背。疏山爲池。使江流直經其下。仍故道焉。谽谺峭拔。與江流相吞吐。更闢書院於其上。政事之暇。羣譽髦子弟。與之講道於此。而息假其間。予頃以言事解留樞任。道經茲星。彌眺三山。遂感昔人有江山如此不歸山山靈見怪驚我頑之句。而程君經營既有成緒。問額於余。余因以屏山名之。屏之爲義。寓止障遏江海已哉。百折不迴之氣。即以屏蔽天下可也。或曰。太守別號九屏。而以屏識其地。亦如韓亭之誌昌黎也。地以人傳。其誰曰不宜。

錫懷樓記

某以乙亥之春。承乏留樞。時因中原寇警。機務殷繁。晝待且於部治者。月無虛旬。每念我皇上齋居武英。拊髀宵旰。爲人臣子。敢有事居。是以偕子部大夫之屬。交修匪懈。以官爲家。間以政餘。循覽堂之後垣。有亭焉。已毀而更新之。垣外右側爲糧庫。旁有隙地數十武。或廣或隘。有進言者曰。惟司馬所在。大衆止焉。其少拓爲廬舍。以退息而論議可乎。詩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義允協也。因詢之形家氏。其言曰。部治遠屏而覓拱翼木也。木得山而森茂。艮爲山。山宜高峙。爲樓於艮。以補震缺。風氣完固。神人永康。其鳩工便。乃子部諸大夫曰。是宜爲樓。構而登焉。攬山川之雄麗。按輿圖而經緯之。是亦籌邊權之意也。某曰。是不然。形家之言。其小者也。將以集衆。謝人堂構。又何益焉。此中樞也。而又根本。豈惟籌邊而已乎。惟是天步艱難。我皇上賴二三股肱之臣。眞此豐芑。其敢諭我樞臣者。不啻赫然再三。今也肅將天威。撫綏遐邇。是不可以無誌也。其顏爲樓。以懷帝鑒於咫尺乎。僉曰。善。於是捐歲祿。節諸費。三月而告成事。爰取義於易。顏之曰錫懷。紀帝命也。登斯樓也。遙望孝陵。惟高皇帝之神靈在焉。肅拱紫禁。惟聖天子之威爽留焉。橫覽長江天塹。則東南之賜履具在。我二三臣工。夙夜在公。拚敍論而期靖共。亦繹師九二之訓。而可以無咎矣。其繇曰。在師中吉。無咎。王三錫命。夫師者聖人所慎也。授鉞推轂。日靖四方。寧不辭讓命之。況留樞主兵柄。廉司寡成。居重馭輕。安危所寄。事但一師中事哉。顧中者重地也。道在中央以制四方。然先儲有首。人臣必有關中之德。而後可以專帥師之任。是中者無咎之道也。無咎則可以救蒼生。將見承天寵者事君命而不回。懷萬邦者。慰民心而不悖。又安得有輿尸之虞。乃某觀於今日之南國。而不勝懼也。南國承平。既久。積弊至於今日。將驕而不可使。兵弱而不可練。財匱而不可裕。法玩而不可振。上下疑而民無所措手足。堯與舜牧。訛言繁興。竊伺多端。相濟以膽。此南都軍政之大凡也。某受事至今。盤飭爲難。然端賴而總。欲安地方。報天子。一日未弛諸負擔。不敢一日即安也。將何以仰答三錫。而俯懷萬邦耶。吾願與子大夫之屬。交相勉焉。無負帝命。畏此簡書。懷德惟事。聞于四國。若曰仰冀天寵。以需彤弓蕃庶之澤。願以

俟能者。若某也。三復師中之旨。但期無咎而已。仰輸奚以代顧提。竊取古人銘鼎釜之意記之。

新建敵臺記

迨余於己巳庚午間。奉命督治潞河。時軍民之荷戈聚處者。心搖搖無所恃。議者謂明河倚城建敵臺。可以固吾圉。而苦時拙襟。有同築舍。身至身先將吏。捲鼙鼓。視春鋤。絫月版垣告成。回睇紅塵荒草。砂磧鋪陣。間崗墉屹如。戰守有備。於以鎮風鶴而讋斥堠。其規制營辦。以人事就地利。使敵不敢乘我。我有以乘敵。以逸待勞。以寡御衆。以整戢亂。以暇馭紛。離勿匠意。經度也者。因思國家南都奠鼎。凡城堡亭障之鈕。壁壘封植之細。制度頗頹。而南都左右瞭巡嚴警之法。後乃稍廢壞也。豈亦以六朝佳麗。日劘承平。無所庸張皇耳。會余承乏南樞。則在乙亥之春。時以萑苻未靖。初會時聞。鋪馬鐵歷之賊。眈眈問渡。大江南北。咽喉孔道。幾失天塹之險。於是諸臣交章。言臨江築臺。可以近守。可以遠擊。上亦如余之策。潞河也。疏報可。逐酬金料工。沿江要害。計設臺壘凡七。費可三千緡。而新江口其一也。此地左枕新河。右挹浦城。尤爲扼要。迴洞上下。居民商賈。凡鱗而集者。橐而往者。方項背相接。舳艫相望。不有所恃。居者行者。驚魂莫戢。倚睢爲命。於時協力肇舉。雉堞前後相望。報鼓而百里江流。若是保障無恐。余維留京爲根本重地。弓劍攸藏。東南一綫。尤寄安危。所視倚徒恃險。不爲修備。鎖鑰之寄。綢繆之策。未有實著也。幸藉列祖赫聲濯靈。聖天子授文奮武。流氛播蕩。在指日間。顧未雨綢繆。有備無患。即時綢舉。嬴拮据卒瘏。其又何辭焉。乃余爰咸事而輒有思也。唐元和中。河潢毀受降城。李吉甫請徙以避其患。李絳盧坦爭之。以爲張仁愿所築。實據要衝。倚退就天德。是無故而失險也。後之君子。興思豐鎬。遇覽山谿。其無忘經始豈哉。是役也。實以國家形勝。臣子忠義。爲之激勸考成。內外守備及各部院同事。殫力捐資。急公倡首。而矢心克任。嵐曾爲多。此矢心分任。劉生膽德身所督造也。章并上新河和尚港。則勢勿可泯。特并記之。

吳橋縣修磚城記

余年來叨司邦政。辨輿圖要害。抵掌而論古今。猶攬要也。自文皇帝遷都北平。環衛星拱。列郡邑以百數。乃若畿中原。張左輔。吳邑雖褊小。轂綰南北。因四戰地也。向襲承平。夜戶不閉。三里之城。積土爲垣。與民休息。無暇爲言言之墉也。今方城多壘。雖有百雉之雄。尚未易得。而無險可恃。豈有幸乎。凡百有司傳舍其官。苟徵旦夕無及於其身耳。一逢不測。倉皇無備。以至棄骨殷城。何論原野。伊誰過哉。竊謂易之有事者三。一曰屯。一曰蠱。一曰革。屯則難之始也。利在經綸。蠱則弊之因也。利在幹濟。革則事之終也。利在變更。其時三。其道則一。一需眞精神以成功業。侯蓋兼之也。有國家者莫大乎詰兵。長子之固。不如晉陽。附民也。河陽壁壘。一朝變色。詰兵也。盈月餘之間。瓦礫頹堞爲崇墉。迥視向者。簡鞭刻費。寡夜號於郊外。無扃鑰之限。可以倚命。侯不憚擔擾。措之衽席。即四郊多壘。事復如昔之惴惴無固志哉。考春秋之城列邑。國不絕書。楚叔敖城沂。君子謂敏。子囊城郢。君子謂忠。敏則叔敖三月而成。子囊猶有待於後。功用殊矣。若夫決疑謀。興蚨事。不再計而決。不踰月而成。則敏且忠何如也。然非常易懼。慮始爲難。當編呻吟之衆。以事操作。旁觀者誰不詫蹶。乃踴躍趨事。謳聲借作。非有沈謀遠識。擔任於初。仁心妙用。感動於後。孰使子

來不日。以臻如此之烈耶。侯道使民。雖勞不怨。今日之謂矣。又聞侯月選鄉勇。教以擊刺。火器礮石。弓矢森森。如列武庫。萬一風塵有警。咄嗟立辦。備取之裕如矣。詩曰。哲夫成城。又曰。懷德維寧。百年永利。其賴此版築哉。余樂觀成事。爰爲記其緣起。以著侯之保障苦心。若其他徽政。纍纍未易枚舉。以俟傳循吏。採入國史。不暇覼縷矣。余侯諱尚春。字飲虹。四川渠縣人。甲戌進士。

暇辦亭記

語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夫既不得已而用之。則必有已然之畫。藏於胸中。用若不用之秘。運於微眇。如電如雷。乃其寂乎無形。慘乎無聲者也。此非可以咄嗟遽辦也。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故論勇者在能以衆整。又在能以衆暇。衆尙貴暇。而況於將。將尙貴暇。而況於將將者。不暇則中無主而亂。旗心恇擾。四肢百骸。皆周章督眩。而莫知所從。敗道也。周公善於謀國者也。當陰雨未來。徹土綢戶。而孟夫子釋之以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兵刑之大者也。有可暇之時。又有能暇之人。識機於蚤。定計於先。安詳而不卒。儲扈而有餘。指顧譚笑之間。而恢恢乎衛國庇民。祥亦大矣。本部堂後衞有亭。顏之曰運籌。歲久而圮。僅存其址。予捐貲俾爲繕葺之。因釋運籌而未及所以運者。余謂可以運者暇也。易曰暇辦。試臨風釃酒。與諸君子落之。不聞昔之善將兵善辦賊者乎。或輕裘緩帶。或雅歌投壺。或軒臥。或吹笙。或六博。或圍棋賭墅。即閉室掩戶。傘被蒙頭。而亦無不可。惟其暇也。上則奏奇勛。次猶免崩潰。不則風雨之漂搖。固不若人心之漂搖之難以綢繆而整頓也。然行軍莫辦於我尼父。其言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能懼則整。能好謀則暇。故夫暇者其不暇者也。如費禕、殷浩、房琯之數君者。豈不暇。固已大背我尼父之訓。而并非前諸公之所謂暇矣。夫我則不暇。請與諸君子姑言懼言整而可。

南京武學重修文廟碑記

凡學必有廟以祀孔子。禮也。初高皇帝以文武合一之意。嚴厥教典。俾公侯伯世官子弟。讀書成均。環橋門而觀禮樂。嗣文皇帝遷鼎北服。陪京世官始盡隸南兵。設官教督。春秋釋奠。建廟以祀。考之前碑。蓋自景泰庚午防也。而武學之設。則定議於正統壬戌。所行典禮。視國子有差。留守大臣與參贊者實主之。歷年既久。因循傾圮。罔有過而問焉者。某以乙亥承乏本樞。適逢寇警。拮据兵食。每一臨學講武。瞻拜頹垣蓁礀中。不勝愀然。顧戎事方殷。雖議興作。賴明天子威德。鯨鯢不波。時率諸生習禮焉。因思近在宮牆。而不足式觀。可乎。於是移水部。議繕治。工督正詘。弗克集事。某率諸司捐俸先焉。與水部分任之。而令督學王政專司經理。凡仍革規制之宜。木石陶冶之財。錢穀傭作之數。俱按期程焉。事始於春仲。迄秋季。計費千緡。某諏日而告成事。則宮庭棟宇。題象窻楹。壁礎除序之間。無不華整。如實始作。落成之日。諸將大夫語於庭曰。國家舉事。權衡緩急。今新廟之役。衆莫不謂緩。而中樞急焉。意者戰則克。祭則受福。使茲儼在之靈乎。某曰。修廢舉墜。敢紊冥漠。臣敬其事。何論緩急。都人士語於序曰。宮庭既飭。俎豆維時。將我祓誦。待彼訊馘。教在敦悅。治先樽俎。推轂秉鉞。神之聽之乎。某曰。作人之化。皆惟風化。敬恭明禮。敢貪天工。乃諸公卿大夫語於位曰。昔者文王伐崇戡黎。寄腹心於干城。武王橐弓矢。而首重辟雝。周公以天保治內。

采薇治外。比閭族黨。俱聞其教。魯僖昭假文武。不出於匪怒伊教。維孔子備載六經。以教萬世。而夾谷之會。又身試之。卻敵國之兵。我國家當日熊羆之士。其始仗之者定天下。維高皇帝惓惓以孔子之道。訓其子孫。望得文武兼才。保世定家。是學也。視諸郡國庠序。於俎豆軍旅。蓋兼之矣。夫維新之政。不愆不忘。作廟翼翼。百廢俱興。將使其君子爲師貞丈人。使其小人爲有勇知方。親上死長。而一復我祖宗之舊。於以作多士。襄皇猷。震疊遐邇。意在斯乎。某聞之。再拜謝曰。惟諸大夫無忘高皇帝之所以尊孔子而教多士也。則今日脩治威嚴。式茲道耳。廑留都根本之圖。一切居趨振衣。如茲廟貌之修舉。某得藉手道於罪焉。受賜多矣。方且寇靖中原。奠我江左。亦惟與諸大夫聽鼙觀干羽於孔子之庭。請侯之爰書厥語。併事之始末於石。

術園小記

往時南國承平久。士大夫擁官入白門者。目爲儒吏。簿書有暇。輒命觴詠寄傲。或薙荒畦。擴隙壤。遙睇寒嵐烟岫。以資拄笏。從壁上觀蜂閣。自謂過之。不似車塵驛跡之爲勞也。以是六曹皆有園以供遊覽。正同苜蓿齋前。冷然相對。無容榮競。峭朱欄碧巘之勝。取無事此靜坐而已。余承之留樞。適值寇氛遍擾。楚、豫、奄及皖浦。歲一再至。羽書手口。應不遑。嘗操樂檢坐武帳中。簡料兵食。寢食時廢。何暇檮遊瀟散。往聽鸝聲。秋杪。寇警少定。乃尋所謂司馬署之別墅名術園者。重葺之。園去署之西北可里許。歲久而圮。中堂三楹。不庇風雨。乃誅茅斬棘。爲一重新。撤後樓廢材。改作小軒。并飾耳房。期可遊可憩而止。余戎馬勞勞。病亢交困。落成後。僅一止舍。欲如昔賢日涉成趣。何可得也。因憶王元美作弇園。名走天下。適爲此中少司馬。賓從如雲。不聞秣陵佳地。有所眷築。爲流寓奕嚧處。無乃令謝墩、王巷笑人惱事事耶。夫一丈之室。蕭齋蕭瑟。隱几逍遙。是攬盡三山二水雲物。何必不如華林濠濮間。術者喜也。信也。詩曰。嘉賓式燕以衎。志信則喜起。志屈而信。則亦喜亦起。所志惟先憂後樂之事。所居無內與外懼之憂。如此乎其喜且信也。術莫過焉。何舒蔬圃。廣漢北山。鄉詰之輞川廿景。少陵之獨樹空庭。他如宮南、醉翁、雪堂、研山。豈必盡崇構盛飾哉。余往昔家居爲且園。石腳松根。草略布置。聊樂我云。頻年留滯周衖。飲冰鬢髮。茲園正如三徑舊識。詩傲素風雅與野性相宜。萍蹤偶寄。援筆識之。亦告人旅宿灑掃之意云爾。

吳橋縣條鞭役法議記

余蒞邑家可理。問代爲守。卽未嘗爲令。而習令事。其於民間便害。日取咨詢焉。見夫重累而思欲去者。莫如簽役。乃爲條奏籌請之。諸所循差。如錢穀收納。徒與迎送。胥官顧役。於民無所與。而比閭帖然無譁。今其法具在。說者妄以遠邇可通行也。然他郡不敢知。燕、齊相望。士風不遠。此斷斷可行無疑者。參差不一。此其故何也。役在民則便在官。役在官則便在民。此勢之必然者也。使在民。則民欲行。不便在官。則官欲不行。此情之必然者也。官民之分。使不便之數。其不相勝也久矣。而余獨謂不然。有司臨長一方。以子民爲事者也。環視四境。痌瘝一體。患苦之以自爲快。當亦非情。勿以中有撓之者乎。此其故難言矣。非眞實有愛百姓心。規創足可百世者。烏能毅然行之不撓乎。今年審編屆期。復當簽役。邑侯思偶王公一切報

罷。遍請當道。改行條鞭顧役法。一時懽聲雷動。自邑達郊。余以為此舉也有數便。而不便無一焉。田廬蕃樹。民之恆產。而時其耗之。農工商賈。民之恆業。而時其分之。豊衣甘食。美好舍宇。民之恆願。而時其奪之。揆厥所由。惟役之厲。役一家而一家厲。厲一家而一家代。輾轉數年。邑無完家矣。久矣且無完邑。役去而守其產。安其業。各適其所願。則民之富者使。有田而賦出焉。此相附者也。而力因焉。而役與焉。相附而有時相離。故以力定役。此有可避匿者也。以田定役。此無可避匿者也。舍明明可據者。而虛揣於不可知之閭。彼里老之口。胥吏之手。隸人之耳目。皆得操其柄。以故平時有影射。臨時有飛詭。中間有請託。有打點。非錢不靈。亦惟有力者能為之。而免脫難羅。庸不及小戶矣。役去而田多者賦亦多。田少者賦亦少。無田者翛然於外。以其身手自營而無所屬。則民之貧者便。國以民為命。民窮則非其國。民以財為命。財盡則非其民。以余所覩記。數十年來。井里日見其蕭條。生計日見其迫窘。俗習日見其虛偽。訟獄日見其煩多。此立盡之術也。勢必不久。適左軍興。如鱗加派。又日促之。哀我憚人。日奔命於征輸供億之間。重役必重擾。重擾必重怨。此之隱憂。不在纖事矣。役去而寬然餘力。挹彼注此。兼以其贏瀋輸公家。富者有其資。貧者有其生。而國乃得有其民。其大便乃在國。一轉之誼。豈第在官民間者。如是而有持異說。指稱便為不便者。是亦不祥之人爾矣。乃若不便亦有之。役去而加賦供費。謂賦不加則役不能去也。倘繼此而賦之加者不減。役之去者猶存。是昔日之累一。而異日之累二。況猶未除。又加甚焉。是亦不得不為早慮者也。事有真實愛百姓。規劃足百世如公者。而慮不及此。亦何用不必然之過計為哉。公徽政多端。難具舉述。特就力行條鞭一事。詳著於篇。以告後之君子。並為守者令者法焉。王侯諱先。字慰侗。楚黃之羅田人。丙辰進士。

黃太僕傳

天啟之末。一八悲獸。羣小乘墉。宮府鉤結。禍及詩流。予於乙丑春待罪典制。□□附逆人。相受奄頤指。欲以侍御黃公伯安及李次見、周來玉等八人年例外補。陰屬太宰。予爭之曰。此有何罪。而欲虐之。曰。黨人也。予以為黨之一字。乃漢、唐、宋末季小人所以傾君子者。聖明在上。而可復以此為口實。且我輩豈殺人媚人者。有死不為也。遂引疾歸。逆魏猖獗。乃嗾其黨曹欽程出疏醜詆公。削籍以去。尋及大禍。然予之得免於禍者岌岌矣。猶以先去遺晦遷垢。獲周旋諸君子患難中。事雖無益。得從死以傳遺烈。甚幸。今公長子宗羲持狀銜哀。乞識其事。遂援筆為之傳。

公諱尊素。字真長。伯安其別號也。先世江夏。十六世祖徙家四明。國初有菊東先生名旺者。精皇極經世之學。是為公始祖。公祖大經。父曰中。以儒行推閭里。有彥方之目。母盧氏。生公。公生而岐嶷。負絕人才氣。讀書曉暢大義。鄙擯儕俗。岸如勿屑也。年三十。猶艱黌宮。志操不易。萬歷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司理國理。郡多豪猾。易犯法。公至。壹持之以三尺。斷斷如也。豪者攫冠。蠹者劓尾。遇諸頑獄。撫按必徵公訊鞫。乃定爰書。汰冗役。製漕艘。獲採煤。諸善政不可更僕數。而以執法失豪紳意。飛章媒孽公。時南皋鄒公為總憲。曰。不畏強禦。官在天子左右。報滿課最。考選臺班。嚴嚴直節。鐵面強項。人稱真御史。未踰年。封事凡

十三上。羣黨側目眈眈。思中之。一時同心衆正盈廷。同心擊邪。如趙忠毅、高忠憲暨楊、魏諸君子。出死力以濟屯蹇。朝端生色。公獨見幾。私心竊憂。謂伏火將發。亂形兆矣。宜審去就。意在用晦俟時。少衰厥禍。諸名賢交善其言。而志欲搏擊羣陰。義無他顧。公遂決計曰。事不與君子同其功。不願不與諸君子同其禍。也。先是逆奄妖牝。浸淫煽虐。災異疊見。公特疏有阿保禁旅。蕭牆肘腋之憂。實指權璫為首發難云。比楊忠烈二十四罪疏上。公單疏繼之。謂中外洶洶。無不欲食忠賢之肉。今日猶與士大夫為難。繼將以皇上為注。柴柵既深。盤據難何。此時不惟盡諫爭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難。請罷其廠務。不聽。逆賢切齒銜之。會萬郎中爆以劾奄斃杖下。羣璫咆哮呼閹臣如鷙。見者膽落。公上疏言士氣沮絕。廷杖非制。中引王振、劉瑾。撩彼虎牙。自分與燼同死。賴政府力護得免。及黨禍大作。緹騎四出。公聞楊、魏瘐死獄中。為位而哭。梅哀。夜夢楊公告以大禍難免。而徑不免矣。織監李寔內達奄意。劾蘇撫疏。擬入公名。矯旨逮問。值吳門激變。失一鷁帖。公聞之嘻然曰。此必為我也。徒步就獄。榜掠無完膚。公厲聲曰。名山大川。清風明月。是吾贓私。卒竄二千八百緡。公長子號泣走貸。差足完比。公復憂李次見孱不勝杖。制完贓。代受楚。臨難從容賦絕命詩。有錢塘有浪胥門潮。惟恥忠魂泣髑髏之句。聞者流涕。今上登極。褒卹元兇。詔憫公忠。贈太僕卿。賜祭葬。予廕子。五人能讀父書。論者謂善人多後。於公尤驗云。

范子曰。忠貞豪雄。見幾者不獲免焉。豈非天哉。當公與應山、次見譚論幾事。若操券。而卒被羅織。明哲之士。駢首就戮。豈兩截與。蓋公首發奸謀。樂與同禍。至臨難慷慨。制完贓。以救友人須臾死。嗚呼。君臣朋友之誼。至死彌篤。若公者可云不死矣。

范文忠公文集卷八

碑誌

明資治尹中議大夫官公墓碑

崇禎乙亥。楚齊安官公以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中憲大夫晉階資治尹中議大夫卒於新水之里第。公子撫辰手自爲狀。徵立言者誌且銘。已告墓矣。惟公生平經濟。宜力效忠。不可泯沒。盧陵道而負鼎鳳。有脊然者。張之可也。公諱應震。字東鮮。別號暘谷。其先自豫章徙楚。家黃岡之鳥林。蘇守忠四世傳如皋。是爲公考。公少俊悟。授贖即能文。十三補博士弟子。萬歷甲午。舉尚書第一人。戊戌成進士。初拜宛令。於讞獄訟。精斷饒智計。直洞人隱。鉤距。御金矢。士民愛之。亡何。奉贈公諱還南。跣而號。澀泣無乾士、哀感路人。民扉履走送百里外。居喪毀。再令雜灘。苦權倖翼者恃璫横。妄肆苛暴。郡守而下。相戒以目。毋敢問也。公覈實。計逮數人。詣白臺使。論治如法。隨疏公名以聞。清疆之譽。赫於中外。俗故嚚訟。勇私鬬。公爲講律要。著條約。示勸懲。嚴保甲。簡旬稽。更條十六過十二款。一時以瀛變。又通鏸汰。弛鰳禁。課入有程。斗斛有量。廩畜有儲。無告有養。民間稱便。以至捐田饟士。額倍賓興。刈楚掄材。登選經術。咸歌豈弟矣。平猾如渙。除蠹如截。封。放囚如虞廷。潔廉如孔奮。其他異政。俱臚列牘。丙午。以最封父母如其官。明年。入計爲廉吏天下第一。去灘之日。攀轅截道如去宛時。退而祀於社。庚戌。選戶科給事中。壬子。入垣。首請

蠲稅。疏不報。後因司農告匱。公上言。課額之在民者求日減。在邊者求日增。在朝廷者。日擱滯於額內外。而不可詰。因備摘減與增與那移之失。積牘數千言。復請敕卜置夾輔。請嚴序廷試考館大選法。請吏鍵局。請裁光祿費。請罷稅留稅郵省直水災。請封福藩。請婚瑞王。開儲講。通言路。補大僚。銓臺省。釋忤璫。起廢佚。赦疊繫諸臣。請寬振佃議改折減加賦。被赤吐衷。耿耿忠讜。時或抗旨力爭。犯聖怒。上眷簡公直。常從小黃門問公年貌。弗罪也。公久歷諫垣。受知神廟。再徵譽命。榮逮二人。光廟初。復晉今官。公先後獲賜金幣有差。方擬大用公。致政歸里十五年而卽世矣。公性孝友敦穆。居恆建祠置田設塾。贊勞賙貧。以迄封樹津梁。少可利民。務求當一切。而以德報怨。摯摯爲善。不遺餘力。其食處恬簡。衣必重澣。杜門屏迹於沛水之陽。邃心理道。於天文地紀。六甲陰符。兵農卜筮。九流之書。無不淹綜。著有三式兵占經解禮考宴疏政紀備荒二書。雜言詩草家乘。諸編撰尚多。俱藏於家。考德論世。誦讀書。可以窺公之生平矣。公年六十有八。子四人。女二人。孫男女各七人。姻族皆高閥。具誌狀。他日有過西陽城。指公故居。至蘄春。望公佳城。下馬讀碑。拜公墓。知有暘谷先生。子孫勿替。世業代興。豈芑之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明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旌孝紹中呂公暨元配淑人孟氏合葬墓碑

始余與介孺爲同譜兄弟。交相善也。已而俱舉仕於齊。魯之間。行部所至。時爲過從。以德業共相期許。已俱入爲天官郎。其再推文選考功也。適當甲子之冬。同爲逆璫所抑。至介孺之去南機務。余實代之。而余所假節鉞稱撫軍使者。又實蒞公繼桑地。行逕皋昧。無一不同。故知公家世者宜莫如余。而封通議公紹中先生。余所夙思一受事。願一登堂拜於牀下者也。公歿之明年。介孺以狀來徵墓門之石。余雖不文。其敢以辭。謹按狀。公諱孔學。字□□。紹中其別號云。裔出四嶽。系出宋文穆公。公占籍雒陽。文穆公之後。貴顯於豫者十餘世。皆名公卿。而公家以別族自河東來遷新安。至介孺始大。然其積德好修。非一世矣。始祖曰俊。再傳而爲鑑。又四傳而爲思聰。人稱長者。思聰之曾孫有曰鄉者。卽公父也。鄉篤孳倫。能退讓。施濟所及。遠近咸被。其歿也。里人甚之。私謚曰敦懿。介孺既貴。贈官如介孺秩。而其配累贈淑人曰牛氏者。以孝節顯。天子至下其事旌門閭。則公之篤行純備。夫有所受之故。曰非一世矣。公生而有異。四歲墜廳事下。暴風雨推棟破壁。覆其身。家人驚謂曰死矣。及發覆啟視之。熟寐如故。兒歲操觚。文思斐然。敦懿公每撫之曰。是兒將大吾門。亡何而敦懿公捐館舍。孀母支機。稚雛當戶。茹荼受侮。如舉華者。而公內承什臚。外供繇賦。險阻備嘗。不復能從事鉛槧。去而補功曹。然敏練識大體。治獄多所平反。素與長吏爭。長吏益復重之。歲滿。當謁選。僩母疾。遂中道反。卒棄去之。而課介孺兄弟甚力。介孺既貴。數歷中外。爲名公卿。介孺嘗私語余曰。吾非奉大人教不及此。大人督教祺曰。人生富貴有盡耳。汝起家布衣。受天子恩良厚。無論生平大節。卽居官居家。有一事之失。一錢之私。其何以仰對聖明。且汝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汝家消雖以來。典型具在。所睢厥家聲者。余弗子矣。以故不背祺奉以周施。罔敢失墜。介孺既志在澄清。伉直有聲。猷績懋昭。立功立言備矣。而公之里居立德。既貴有加焉。生平好施不倦。前後所存活不下數萬人。而待舉火及婚喪資焉者。所在皆是。其尤著者。若解邑尉之橐。返故宇之女。通廣仁之梁。前後數十事。率堪丁

之硎埋井十有三人，將兩旬矣。其家人已不復厝意。公啓之而皆活。則公之好行其德，夫且有天助也。古之人命纔曰陰。公之著者可詳也。其爲陰而不可詳者尚多也。尋藩從千里外聞而慕義，以樹德顏其堂。邑人郭郡咸肖像祠之。郡邑以人心之公也。欲遂以上聞，而公辭之甚力。語曰：有所爲而爲之，莫爲善矣。若公者，素不近名。與敦懿公世濟其美。豈降衷獨殊乎。然余猶以爲其他可能也。若公之孝思不匱，是難能也。公早喪敦懿公，是時備極哀毀，纔成人。其事太淑人也，循循然動遵禮法，終其身色養不逾。果蔬羹膾，不以獻不先嘗也。匕箸饈飧，雖致膩必躬親也。母有疾，日夜斷齏，或授之神藥而瘳。疾既革，不解衣而寢者逾月。及葬，廬其墓，有馴鵝產芝之祥。直指上其事，天子特加旌異焉，門曰節孝，里曰仁孝，嘉公志也。配孟淑人，恩恭君之長女也。嫻於母儀，幽婉貞靜，不苟言笑，執饋以祭，克家以儉，相夫子以順，御下以慈，處儕衆以溫。夢月入懷而生介孺。謂介孺兄弟慈而有嚴威。先公四十四年卒，至是乃合葬於玉屏山麓之新阡。將里子姓，詳介孺所爲狀，及蒲州相君誌銘中，而余特著其大者，系之以詞。其詞曰：峩峩嵩高，京則址之。泱泱雒水，源則鑿之。嶽降維呂，璠溪啓之。文穆而後，十葉累之。累之維何，在京司馬。文武維憲，聲實懿敬。啓之維何，封公載治。既仁且孝，天錫純嘏。敦懿之賢，後必有達。其勤蕃衍，泉流匪遏。司馬之獻，如弁斯跂。蟬聯燕貽，自室廬闔。徹世令德，式昌且熾。仁孝名里，翩彼鳴珂。養隆采菽，哀廢蓼莪。惟孝移忠，惟孝作楨。天子嘉之，式是棹楔。里閭崇之，畀蠱有列。太邱之厚，林宗之潔。豈惟黼紱，於昭誦首。碧限方鑑，維此香山。闕林疏沼，樂彼盤國。方覲胡考，如何昊天。司馬解紼，不自我先。玉屏之麓，鬱葱洋異。寂歷言歸，來者是視。我作銘詩，比於崑誼。於萬斯年，不泯有替。

文學王德啓墓誌銘

嗟乎。德啓之逝，今十稔矣。每念之，未嘗不腸痛也。君七歲而失父，十三歲而失母，先中丞恭人父母之。君倘視爲父母也。予依依兩尊人，曠地來，未作經年別。迨各從仕，離違膝下，懼則以晨昏溫凊託之君，而君爲省起居，侍匕箸，病而理醫藥，以代壺子職。兩尊人忘子之遠也，予亦自忘其在遠，以稍釋岵屺之戀。然則予之得爲子，以無憂兩尊人，實德啓力爲多。迨德啓逝，而兩遭先人大故，一在里，一在官，遂無爲予代者。念吾父母，因念德啓，安能不腸痛乎。今追遡遺事，以銘其墓，淚不禁浮浮下矣。君諱世德，德啓其字，別號完初。其先山東即墨人。始祖諱甫名者，永樂間來晉邑，遂家焉。名生綱，綱生英，府館穀。英生和，和生釗，釗生遷，遼東都司斷事。遷七子，仲宏可公，諱寰誠，以辛卯鄉薦令山東城武縣，是爲君父。娶張侍御女，久無子，至四十，禱於神而生君。君生而夙慧，端凝異常兒，宏可公絕愛之。其卒於官，君跣而哭，伏於櫬以出。武之士民，哀感道上。歸執喪如成人禮，遂就外傅。每見父執，輒欷歔泣。嚴讀時，孤嫠煢煢，外侮踵至。張孺人以多難憔瘁，伊鬱病。君亟作好語慰解，求醫百方，未幾竟殞。時予妹十五，廟見纔三日耳。兩離艱，祖承大事，必誠必信。日縈絰帷而號。先世遺殖，當纍纍時，僕婢胠篋以去，君一無所問，仍搜殘橐，輸伯爲贓公宦邸費。曰：吾世爲吏清白，用以成伯父可乎。從兄故任俠，累訟破產，君推所分膏田美宅給之，猶眈眈不休。乃就予肄業。予官於東，父官於湖，於松，皆攜之往。嘗適湖，一人叩迎道左云：有事求道地，請以數百金爲

壽。君叱曰：阿翁執法，嚅弗知，而以污我。速將去，否則就縛矣。其高潔自守皆此類。在任爲延名師相切劘。君益刻意攻苦，矻矻不休。爲文清闢儁麗，風流自賞。時集東南名雋與較藝，咸相嘆以爲北方乃有此人，當避三舍。辛酉，補弟子員第一。甲子，自斾上歸就歲較，畢，鼓矣。迨至薊門，督學左公夙聞君名，闔戶待之。及見，與語大悅，引至座前慰勞。人皆驚爲青衿異數。餞赴京兆試，視一第直猶拾之。遭以暴疾卒。惜哉。君生於萬曆癸卯十一月二十三日，終於天啟甲子七月二十四日，卜於本年九月十八日葬之新阡。君天性慧和淵靜，口不言臧否。凡夫少年嗜誘，一切不犯。其高潔，日閉掃一室，瀹茗焚香，凡几上書史，及所愛玩筆硯，非致精莫御。飲量過數升，迄無頹墮。每四座讙呶，君溫克自將。一同舍生困以紅粧綠酒，伺之竟夕，不得邀一盼。蓋非志所慕，矯情者不至此。內行純孝，事母婉轉盡志。先中丞病肺於湖，至左右間視，不解衣疑踰月，以爲常。念至此，五內爲摧也。僨計至日，予妹分以身殉，絕粒不茹。父母環泣勸以立孤爲嗣，遂強起續氣忍死，以課其子。係銘今已成立，秀朗茂美，首諸生入泮宮。聘太僕寺卿郭公冀治女。後將末艾。嗚呼。可以瞑矣。因爲銘。銘曰：德不回，心無滓，如是之人，而乃客死。噫，顯天無知，以視其子。

明節孝王母范孺人墓誌銘

嗚呼。余忍援筆題吾妹墓中石哉。予終鮮兄弟，四顧寥寥。序聯膺行者，惟吾妹。予向離兩尊人色養，頃刻不離。迨父子各事官遊，迹分南北，而左右承顏，代予盡子職者，惟吾妹。余晚際時艱，頻歷危地，單車之官，未以家累自隨，乃時爲予課兒子，館家政，得一意奉公，無內顧憂，亦惟吾妹。而今一旦已矣，裂臆撫心，手足靡痛，尚忍援筆題墓中石哉。妹諱景娟，生而婉孌，有令儀，長閑婦訓，慧心朗行，無惰容，無忤視，無戲辭。其天性然也。女工鍼黹，不習而精。暇喜焚香，讀書經史大義，無不通曉。凡古嘉言善行，一過目輒記憶弗忘。至性孝謹，問寢視膳，每先意承順，得父母懽。父母憐愛之，不輕字人。先是宏可王公與司馬爲筆硯至交，宏可爲城武令，卒於官，所遺張孺人及德啓藐諸孤耳。外侮踵至，族黨眈眈，凡上肉。先司馬追念舊好，以妹許之。其結褵也，張孺人方病革，合巹三日，遂相襄大事，哭泣合禮。時家務紛紜，妹以身綜理，司管鑰，敕臧獲，閨之內外，井井有條。德啓得專心攻舉子業。妹時手一編與共讀，丙夜青燈熒熒也。德啓學成，補博士弟子高等，英姿健翮，方擬雄飛，去而天不假年，甲子應試燕京，客死旅邸。訃聞，妹一痛而殞，久之乃甦。絕粒數日，自分無生理矣。戚黨指懷中呱呱，謂未亡人即死，如此王氏一線何，曷不孤是圖，而亟亟一死爲。乃始稍強起，淨洗鉛華，長齋佛前，含辛茹荼，以教其子。今幸成立入泮，第一。妹喜已而悲，謂今可報命地下矣。當先司馬宦吳越間，妹從侍膝下，朝夕進食加衣，皆妹周旋。比自留都還里，余方治兵潞河，一再迎養官署，以館舍湫隘，扁舟歸。未幾而病，余壓疏控陳，不得請，每夕推心籲天，吾妹踉進藥，婉身不貼牀席者纍月許。及罹大故，哭踊無節，悄體羸瘠，余號跣相見，一慟幾絕，兩人更相憐也。迨余服闋，待罪南樞，時値流氛拮据，戎馬關心，念吾妹瘵傷抱痾，戊寅冬勢幾危殆，呼天祈禱，冀得兄妹再聚，一慰愁苦，果幾痊可，人皆異之。旋値難，邑人謀遠避，妹慨然曰：吾顚死者數矣，今即死於難，與死節死孝等，一死耳，安避爲。卒以計免。人謂天祐節孝云。后乃舉子媳南來覲余，相持而慟，感動旁人。余時以建言去國，權奸蔫

慈相待。惴惴懼有意外。妹陽好語慰藉之。而中實瘨斃。至冬。舊恙復發。輒欲辭歸。百計留之不得。送於江滸。灑淚爲別。豈知遂成永訣耶。行至潸江浦。竟以長逝。痛哉。妹生平溫恭淑愼。動合內則。五宗三黨。咸得懽心。鑽鐙湊釜。躬自節約。至閨四方嚴師良友。惠教吾兒者。囑家人延接如禮。潔酒漿膾炙以衎賓。有古賢母風。訃聞。遠近疏戚。撫不痛惜。且共嘆孺人眞孝女。眞節婦。艱苦備嘗。竟以此死。死不朽矣。生於萬歷辛丑十一月廿七日。卒於崇禎己卯十月十一日。享年三十有九。工書畫。所繪大士像。可仿龍眠。著有冰玉齋詩草。子一。卽孫錫。娶太僕寺卿郭公與治女。孫男一。廉將。以今年庚辰九月合葬偉啓於城北之新阡。余爲誌之而繫以銘。銘曰。淚枯不死。絕粒而生。天相賢淑。撫孤有成。樂哉斯邱。比翼長鳴。神藥呵護。氣結華英。綏昌厥後。百世崢嶸。

明誥封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望瀛李公墓誌銘

向余起家司李東郡。實與望瀛李翁叔子尙卿同舉南宮。而恩隸在東郡。爲并州地。乃翁之先。又蘇南當徒。僅一傳及翁。余緬維以宦遊則思憲乞。以世講則籍子弟。以維桑則知甚敬。吁嗟。誼具矣。比翁以天年終。伯子膺歲薦。營翁窀穸。將以本年四月二十四日葬翁某阡。而叔子來其生平求乞銘。嗚呼。是尙可辭也哉。謹按翁姓李氏。諱光暐。字□□。望瀛其號。以河間故瀛海地。先世松楸在焉。志不忘本也。系遠無可稽。其在蕭當顯者。則有贈知縣公諱爲翁曾王父。贈公生敏。仕監賢知縣。遷判鞏昌。所在著聲績。是爲翁王父。鞏昌公有丈夫子六。其季者諱天起。字兩槐。娶王孺人而生翁。兩槐公丁家中落。從婦翁抵河南尉。過恩逃疾。遂家焉。殖德蘼義。斤斤修砥。里人懷其典刑。至今誦說不衰。翁生有至性。甫三歲而失恃。鞠於世父母。卽嚴世父母如父母。其所爲事兩槐公及繼妣陳太君者。蒸蒸色養。觀聽先形聲。居恆無違言。無忤色。遠近稱爲孝秀。李公云。翁淹博綜貫。於學靡不窺。十九。籍博士弟子。家貧舌佃。以義經授徒里中。探元剖微。率發前人所未發。門下士雲蒸霞蔚。而利以成名者甚衆。翁在諸生久。試有司輒高第。而棘闈則數不利。已稍稍厭去。乃一意訓督冏卿諸昆季。荀龍寶林。騰茂競爽。翁顧而樂之。于于如也。翁素精修養家言。時作天際眞人想。迨冏卿舉禮闈。仲君季相繼膺公車。遂屏除塵墳。偕素侶一二黃冠。講淸淨之業。卽無爲之旨。居嚴洞者四閱歲。有終焉計。冏卿兄弟跪請曰。兒輩孜孜矻矻。讀書成名。凡以爲吾親耳。今大人戀名山。兒輩何心毛裲。使大人無返舍安兒輩一日養。則兒輩請絕意仕進。科頭蓬跣。長與大人俱矣。翁遂稍稍勸。已翻然曰。老人志兼濟。兒輩幸適世資。余其知所置矣。隨歸而力行善。煖塞噓䘚。肉骨鹽枯。婚者賦采。殯者賦櫝。讀者資膏脩。商者資盤餉。卒令三黨俱火。比里絕呻。闔閭之間。相率而稱爲善人佛子。而翁猶未厭也。其鉅者。如助軍餉以佽千撫。壯金湯以資扞禦。文廟淤隘。則增式廓。河水沮洳。則繕橋梁。見大規遠。所裝勤以千萬緡計。以若零寃伸抑。排難解紛。鄉入資成。遣遣敵權公府。甚至中道㫁沮。交且靡進曰。此何可令李太翁見也。已又率冏卿輩建義學。捐義塚。鑿義井。施義渡。神祠佛宇。金碧輝煌。檀施法供。皆翼閎齊。其實仁壽義類如此。先是冏卿爲御史。執法殿中。幸栽疑峻。比持斧按江北。翁教嚼曰。而以杜後憲文。震山撼岳。無廣不風厲。第虞不寬恤。冏卿兢兢奉諷詞。至部。端嚴寨蠢。惠滿

法栽。恩威有交濟而無交濫。翁式穀力也。迨仲君判臨汀。季君倅海陵。翁復申囑曰。佐郡原不薄。兒輩幸無薄佐郡。勉旃此行。潔守惜幹。勤政宜民。而父其亦與有榮施。若以薄塹惰廢。貽老人羞者。不子矣。比政成利溥。所在口碑。而後翁乃釋然。謂爲政固多端。施濟僅就中一事。第而父志也。兒輩曲體力行。乃今不負若翁矣。翁呴濡咸黑。雖不憚傾儲倒篋。而自奉則厚自約。裁衣僅蔽體。食取充胃。庖不羅珍。筒不緩綺。浸浸百年。巋詘一日也。每當初度。子若孫競持衣履爲壽。翁留而封識宛然。比歲再進。則出舊納新。已復軒渠慰藉。謂余老人一堂四世。璧合珠聯。前唱後于。酌春酒而介高年。引分良侈矣。烏用是纍纍紛裂者。若弟持去。爲而翁惜福。且以示子孫儉也。翁神澤氣和。健履善飯。踰耄望耄。似期頤未有艾者。適一日倏然乘化。逾欲遊彼蒼而問之。易簀之夕。烈風雷雨。踏淡銷□。豈至人遺世。將鞭叱風雲。驅役神鬼。以馳騁於茫惚溟涬。抑亦哲人云亡。邦國殄瘁。雖天地不能違。而爲之震驚耶。是皆不可知矣。停春罷社。百里駢填。餘澤在人。風流未泯。則尤稱大年也哉。翁凡瀝膺三命。初封文林郎山西大同縣知縣。再封廣西道監察御史。最後得今封。稱太僕公。生嘉靖戊申六月二十三日。卒崇禎壬申六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五。元配范太恭人。年已及耄。而步履飲啗如平時。閨闈完祉。庶幾備見。以余觀於太僕。信所稱有道君子也。迹其寄迹幽巖。脫屣塵世。以爲逃空虛者耳。乃至剖斷性命。洗心退藏。殊於大易陰陽剛柔之旨。及子與氏直養無害。勿助勿忘。有妙契焉者。嗚呼。辰則焚香以告於天。退而一室晏坐。睨孔顏樂處。固不在遠。斯豈餐霞茹芝。還丹提髓。以自淪於混茫嬛魂。而不近情實者耶。噫嘻。遠哉。乃泚筆而爲之銘。銘曰。咸耶里耶。維公鑄金耶。鬻耶。被公驅。寄名山兮須臾。幻人天兮道腴。繩繩振振。蘭茁雲敷。蓊蓊于于。樂哉貰壚。是爲望瀛李先生之郛。

明故茂才心宇許公暨配郭孺人合葬墓誌銘

向余以文謁孝廉許子。見其格法遒眞先輩。似有所授。因進而問故。云得之庭訓。再叩家世。知文學德行。所從來遠矣。癸酉秋杪。余在孩家居。許子剝啄稽顙而前曰。嗟乎。吾夫子之懶吾父也。且因而斷吾母也。念吾父之墓木拱矣。往乙卯大故。適値巽譏。傷哉貧也。不孝諒遂無能具徑尺之石。祈吾夫子其發華地下。乃慈氏復以天年終。行且啓馬鬣之封。而與先子合也。隱道之貞珉。匪是無繇。矧吾夫子其寃而終惠之。余聞而心傷焉。曰。嗟哉許子之爲子也。有父而不逮其孝。廉也。有母而不逮其□養也。篸我風木。許子所以悲也。余不佞。竊隱痛焉。因慘而爲之誌。誌曰。高唐之許。徒自遒化。遷祖曰伯敬。五傳而至文川公。孝廉大父也。慷慨多大節。好善樂施。嘗捐地二百畝以給鄰。郡人高其義。曰其田曰贈鄰田。州大夫采與論。授冠服。里人相競觥。以比王彥方陳太邱云。生丈夫子二。長繼善。廩生。公爲次。諱繼志。別號心宇。生有異稟。日記數千言。未總角。浸浸遄上。卽有千里之志。居亡何。偕兄先後籍於庠。文譽益噪。□然□壁。屬耳目者。謂旦夕摩天去耳。又天性孝友。其所爲事文川公者。蒸蒸色養。文川公好弈。則時爲烹鮮酌醴。延父執佐餘歡。兄弟自相師友。文德切摩而外。聯牀共被。有姜伯淮之風焉。和氣浹洽。雅不欲異爨。以父命不獲已。奴婢則引其老者。田廬則取其荒頓者。牛馬器物則收其瘠敗者。辭孟嘗不得顯美矣。會文川公夫

婦相繼謝。公營綜喪大事。悶不如制。而哀毀倍過之。先是處騎君中道奄化。所遺二幾孤。長者數歲。次在襁褓。公獨然出涕曰。是待護成立者。猶子吾子也。撫摩督課。視孝廉有加焉。卒砥成德器。焉聲蜚庠序間。公高才數奇。屢厄場屋。晚見孝廉兄弟漸露頭角。遂絕意功名。日惟怡情詩酒。花晨雨夕。邀歡道故。飲可數石不醉。醉亦愈加靜治。有雌黃時事言人陰私者。輒取大白浮之。一斂衾十年不易。衣粗茹淡。于于甚適也。祖田百畝。終其身不增尺寸。有譏其不治家人生產者。公胡盧漫應曰。託先人之廕。庶衣食才足。三子皆通經醇謹。於願溢矣。乃欲為子孫作牛馬耶。每進孝廉輩訓之。為學為人。皆有繩尺。嘗云。讀書須加體驗。做人一差。即五車八斗無為也。見正人正事。輒引為兒曹榜樣。有鄰封達官以墨敗歸。亟取為前車相戒。有橫逆窘婦子弟者。公但曰。讓避之耳。先正有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命子姪輩終身誦之。公抑摯簡易。空洞汪籬。雖涇渭井然。而裏實儻落。可容數百人。田夫野老。油然與偕。而不輕言笑。不悻然諾。非道義交。雖甚豪富。不肯折節致也。則又居然壁立萬仞者矣。配郭孺人。婉淑有志操。及笄于歸。閑古今大義。事公姑。雞鳴櫛沐伺寢門。晨昏進食。務極甘脆。公姑加匕箸則色喜。否則悒悒竟日比及疾革。躬自滌牏諸代。人稱為孝子者。夫佔畢一室。孺人紡績聲常響答。每至夜分不倦。脫粟麥飯。時以精者餉讀。而自供僅取粗糲。戚族有不能舉火者。忘自急急之。諸姑伯姊歲時延致。初不以亢病擬禮。公晚年嗜飲。賓客益進。孺人脫簪為具。無失儀。每遇小不懌。則以止足相慰勞。公顏為解。嘗公卜葬祖阡旁。需數武地。主靳弗予。然後為文川公所捐。其時孝廉正客州署。可以力致。孺人亟止之。且備言禍福之理。形家力無能為。何庸與不逞構爭。此士也。孝廉竟以是歲登賢書。嗚呼。遠矣。語有之。夫和妻貞。家之福也。茂才公負節義。而孺人以內德扶之。噫嘻。茲許氏所以昌乎。茂才公歿於萬曆乙卯八月二十二日。距生嘉靖甲子三月初十日。得壽五十有二。孺人歿於崇禎癸酉四月十二日。距生嘉靖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得壽六十有九。卜吉興事。蓋十月十有一日也。誌矣。乃系之銘。銘曰。乾健故能覆也。坤厚故能載也。夫婦之義。蓋取諸此。無愧斯義。類乃不匱。其在高唐高陽氏之里乎。

范文忠公文集卷九

行述行狀

先君仁元公行述

嗟呼。天乎。何遽奪我先君也。天乎。何使我不得一執手訣也。不孝墮地來。與先府君未作經年別。不孝之官則奉之官。府官之官則代請沐迎之家。不孝得一意儒慕。無間膝下。而今竟不得一執手訣也。在豫。不孝星馳入衛。自期必死。府君亦以死期不孝。已分長別矣。乃仗天子之靈。幸不死。驛呂而通。羽書稍戢。乞歸無虛日。倘圖者一日之養。而今竟不得一執手訣也。嗟乎。終天抱憾。罔極難酬。幾思即從地下。唯是大事未襄。日以先徽就泯為懼。死且有餘罪。特忍須臾。一次生平遺事。銜哀灑泣。腸目俱斷。蓋投筆殞絕者數矣。府君諱永年。字延齡。別號仁元。其先系出內河。遷於吳。有自吳而齊者。永樂中。處士公諱德。以避寇來棗補。至吳橋。遂家焉。吉不忘吳也。德生理。理生祥。祥生玉。玉生鑑。先世皆耕讀。至玉父子以幹才顯。玉為南陵尉。滿九年。復留任。鑑丞鄭城。得民和。兩邑爭攜。至今傳以為異。鑑生桂月山公。老於邑庠。以儒官受冠服。為我曾王父。儒官公二子。次曰汝河。則我王父會川公也。會川公名噪諸生間。無祿蚤世。初娶馬。再娶李。三娶宋。而生府君。府君生而奇穎異常兒。會川公捐館舍。時府君三齡耳。鞠於儒官公。儒官公口授句讀。一覆無遺。令之屬對。應口輒成。儒官公置酒召客。著府君膝上。笑謂客。試舉五經語。若訛一事。當

以大白浮我。滿座皆不能難。十三歲。儲官公坳。府君柴瘠合禮。伏塊之餘。下帷發憤。十五免喪。補弟子員高等。我母馬恭人。先曾太姑宋孺人夙迎以女女之。至是始修同牢禮。相莊如賓以爲常。府君時治經生業。而博極羣書。下筆千言立就。閭閻競弔小文。府君初游戲爲之。綺麗不減陳思。辯駁遂復相勗矣。辛卯。試京兆。闈中臨薦冠本房。主者爲琢菴馮公。大加激節。名列第九。榜署矣。臨期結詰致疑。雖被中斥而名已殷動都人士。以是從受經者日衆。府君擁皋比。詞析疑義。陳説要涉。聽者莫不厭心。又多長者游。從不屑屑家人生產。漸就省落。而意氣豪舉。無纖人色也。癸巳。大司成議搜郡國雋士。實成均。而學使周公名知人。府君以弱冠膺選。禮部刻其文以式。府君自此友天下士。學日博。文日奇。勝其視一第直猶掇之。乃累舉輒蹶。中間倪得復失如辛卯者再。府君乃日督課不孝。一燈熒熒。父子相對。每達丙夜。至不孝解褐李東郡。府君猶手一卷不釋也。嗣不孝報三載滿。例當貤封。府君蹙然曰。吾矻矻窮年。欲自致一命。榮施所生也。孺子乃先及我。嘗如二人何。乃謁主爵。而恥求爲道地。備循常格得通州倅。府君既以高才棲棲蕭然不以塵務經懷。短棹輕輿。從事吟嘯。暇進髦士品第文藝。一方翕然宗之。會守缺。當道強署數月。而州大治。非所好也。以行河過家。時不孝已入朝爲官郎矣。庚申。遷判湖州。湖俗刁而健訟。好持官府短長。府君推誠布赤。以和惠其下。而禔躬潔清。雅不欲爲谿刻。三尺所在。斷斷如也。兩造質成。牒不得其意去。白粲之役。衆求代解。府君卻例羨脂。刻期告竣。往時解人端齎佐費。千金立傾。此獨羨餘金以歸。上供機杼。與市易歲辦。時詘難卒辦。府君苦心酌劑。吏力與中人抗。無厭之求。稍稍以戢。德清爲程。風號難治。府君受署。輕徭均賦。抉猾翼良。威愛兩洽。人畏而懷之。奸民藥朗生輩結連七郡惡少。瞋目語難。東南鼎沸。

府君出諸畫佐守。蹙其渠魁。功收曲突。事後。禍所逮及。不無蔓引。府君謂非所以安反側也。保全獨多。先是發難初。其黨私約舉事日廿心各長吏。而獨相戒毋犯范公。范公仁人。囊無一錢也。會病肺。士民狂走祈神修醮。比愈。懽呼載道。其得人如此。癸亥。遷松江丞。瓣香送者。絡繹百里。鐫豊碑志去思焉。松丞職海防。往因鯨波警息。戎多空伍。府君躬巡海上簡閱之。黄龍青雀。鵝鸛魚麗。一時紺練色生矣。兩郡襟帶吳會。府君所在以清惠聞。海濱江湄。頌聲遍滿。當道賢之。剡章特薦。以最陞南京左軍都督府經歷。尋晉南京工部營繕司員外。屬有奉先殿工。中人利於乾沒。相沿不可問。府君當主估算。爲峻裁之。中人盛氣臨曰。郎何爲者。成案寧非閱乎。若降心相從。吾力能晉秩。若不然。當持告殿爺矣。時逆魏張甚。故以相挾。府君屹不爲動。未幾。請假歸。故事。役竣需次。權關龍江。瓦屑詮定矣。府君意殊泊然。終三年不嘗一差也。再轉虞衡郎。虞衡司鑄本時需銅鉛錫。府君率兩商人。遡流往市楚江。季解二十萬無缺。治造軍器匠作。令自詣庫關領金錢。不以經手。大司空滿日水衡清理會計。獨引府君爲贊。所定規制。犁然可攷。司空有溫恭懿美。練達詳明之稱焉。府君既以循良異等著。不待滿而遷。會遘大慶。凡三被覃恩。在湖。贈父爲通判。三母皆安人。在松江。加贈同知。三母皆宜人。在工部。再加虞衡郎中。三母宜人如故。府君每思會川公。輒汍瀾泣下。至是心始慰藉。已復潸然已已。拜粤西南甯守。皁蓋朱轓。貴矣。騑然曰。向所小草一出者。爲親屈也。今已叨三錫。捧檄初心遂矣。吾豈戀雞肋者。而仍復役役爲。遂堅不赴。不孝通籍十八年。凡膺再

命。府君皆以從仕未逮。是時不孝持節撫豫。乃以中丞制詞上府君。府君頓首受之。任汴中。奉版輿以行。月餘。不孝赴援。入而言別。府君曰。此爾授命忘家時也。及聞不孝保涿、通、良。府君乃喜動於色。次鑴昌移通。府君特往一視曰。自爾赴難。吾不敢以爾爲吾子。今而後吾子矣。循覽街舍湫隘。食不能具五簋。曰。兒與士卒同苦。吾志也。無以祿養而以志養。當如是。踰年以建儲恩進階大中大夫。府君曰。上恩德良厚。老臣無能以報。惟子其爲我畢志竭力以答休命。府君自解組歸。日惟治具召所善親知宴飲爲樂。而斤斤飭砥。端躬範俗。閭里相顧以化。貧戚故交。視爲外府。待以舉火者甚衆。婚爲給采。死爲給櫬。流人丐衲。環叩雜遝。亦無不人人滿意。遠近稱范太翁佛子也。尤篤宗誼。歲時伏臘。燕毛雁序。洽比盡懽。孤煢備極周卹。更遴子姓秀異者。開塾延師訓迪之。成蒸蒸思奮云。邑大夫修憲老乞言禮。一御賓筵。秩秩如也。或以事請。就居間爲請。府君遜謝之曰。吾不家於官。而以有司爲家乎。當不孝在銓。屏斥竿牘。或向里門伺間。府君大戒閽人。概勿與通。有舊知以他閒至。啓函中及遷除事。府君立毀。故人乃以此語溷我。將視吏部爲何如人耶。不孝官邸所需。取諸家中一米一薪一絲枲。府君自有廝。月有供。無至乏絕。不孝唯飲官中水。其所以成不孝者大矣。府君姿神清灑。飄然若仙。酒後吐氣作雲龍狀。諸子百家。無不涉覽。其學問一主不欺。生平行事。無不可對人言者。恂恂善下。飲人以和。下至田畯。皆與均禮。終日危坐。未嘗徙倚。對客縱譚。聲聲皆分不倦。竊相德量。識者皆以上壽期之。詎意逾甲子僅四歷春秋耶。辛未冬。叛卒作難。經臨城下。有負薪叟過曰。若不速去。范封公移書德營。請兵且至矣。賊爲遷延遁去。私謂人曰。吳中當有福人在。吾仰觀城上。紫氣燭天。巨人屹立。不敢近。闔邑頌府君明德之庇遠矣。爾時中不能無少驚。盃酌小減。不

孝怦怦心動。連章請急。府君趣止之曰。兒受上特簡。膺揚之任。當終厥事。吾無他苦。即減盃酌匕箸。乃增此中浩浩落落。殊覺清虛日來耳。自是憂樂如平時。正月二十二日。忽中寒倚榻。不孝得狀。刺血叩天。請以身代。從欲棄官歸侍。大吏力持不可。尋得漸瘥而止。請歸乃益力。三請不許。復以假請。蒙恩俞。而府君不及待矣。痛哉。初八日午。猶坐觀旃瀹。神朗詩淋。亥時。溘然長逝。家事一無所言。惟於枕上兩手忽舉口中呢呢云。接勅旨。接勅旨。其去來詎偶然哉。距生時隆慶己巳七月二十九日。得壽六十有四。我母馬恭人先六年卒。婦順母儀。詳具前志。而深心遠識。琅琅可著閫範。不止有輝彤管。不孝乙丑再推典銓。其時政地與奄人交關。有所屬於吏部。不孝執義與爭不爲徇。府君曰。兒能自持。如我抗中人時。恭人曰。今茲何時。即得強項名。何益。不如引避歸耳。不孝促裝抵舍。未幾而黨獄興。得免於難。府君所爲武益友也。敍述至此。細思我母。血淚滂沱下矣。大抵府君雅量類黃叔度。謙厚類萬石君。窮經類鄭康成。治理類黄次公。清節類胡質。恬退類陶元亮。達生類白香山。化俗類王彥方。而教不孝。則以先文正、忠宣爲法。嗟乎。府君以忠孝教。而孤無似也。又以身教忠孝。而孤無似也。既不能承先志以卒報君。復不能邀君恩以永歡親。俯仰天地。亦何顏自容乎。幸聖天子憫念孤臣。特賜兆域。啓先恭人壙合封之。王言如綸。已足賁黃壚燿白日矣。倘得名世大君子一言。納之窆中。將與龍章鳳藻幷垂不朽。賁燿益無極。其自曾元而下。世世戴德。亦復無極。惟哀而許之。子一。即景文。具官兵部左侍郎。欽命督治通鎮軍務。娶張氏。武舉調元女。

封恭人。女三，長姻，適城武知縣王稟誠子庠生世德，以貞節聞；長姪，適光祿寺署丞高謙子庠生應柱，俱先恭人出；次景貞，尚幼未字，側室趙令人出。孫二：長元超，恩選貢生，娶原任太僕寺卿郭興治女；次元朗，聘舉人周鶴徵女。孫女一，元清，字陝西按察使李天經子衍慶。著作多佚，所存有皆奇類編、思本堂稿、水部草、海畔吟、山行雜咏，藏於家。卜以七月初一日奉柩葬祖塋之次，即賜阡也。

先母馬宜人行述

嗚呼！先宜人棄不孝，而不孝痛不欲生也。宜人病痰垂二十年，每發輒止，體雖羸甚，而神明洞矚，絕不似抱疴者然。不孝猶依依膝下，未忍經歲別也。丙寅秋，病忽作劇，重九前，勢已漸危，不孝齋心露禱，籲天請代也。一夕而蹶然起，家之人并遠近聞之，莫不喜。時家大人方官白下，聞報馳歸，尚未忍及決絕語。越十月十日痰作，遂不救。嗚呼痛哉！不孝祈籲百方，而僅延一月視息，微誠未動，罔極莫酬，此不孝所以擗而肆絕，絕而復蘇，蘇復絕而痛不欲生也。尋復忽忽自念，先德未揚，死有餘恨，用是泣血敘次生平懿行，蓋一字一淚矣。吾范之先，以儒世其家，其聯姻必名閥有閫範者。馬自太僕公顯，遂締朱陳云。前大母爲馬安人，而先宜人其女姪，處士汝芳公諱薦侯，猶人其所自生也。先大父贈公、大母朱太宜人蚤世，家大夫才數齡耳。舞象時，曾大父著膝上曰：是將大吾宗，而難其儷。處士公睨之曰：此吾甥也。乃以宜人來歸。宋太姑以女孫女之，雖垂髫，識度儼然成人也。日侍大父、大姑，饋漿省膳，得其驩。曾大父時令攝家政，以觀能否，較斷有條，井井治辦。曾大父心奇新婦賢而才，老人無虞身後矣。十三歲，家大夫居南雍，無失禮誼，

近異之。當曾大父歿時，以家大夫屬庶太姑郜宜人，事之猶太姑宋也。是時兄弟終鮮，煢孩無倚，族之豪無賴者耽耽虎視，宜人與庶太姑帷中受祕畫禦之，豪謀以阻。釋襁稱有家，與家大夫敬禮如賓。每篝燈紡績，以佐夜讀，札札之聲，常與雞鳴相和也。時年十五，家大夫補弟子員，再試俱冠。辛卯闈中擬首雋，雖疑似中削，名已動都人士，四方悅慕之。執經問字者，戶外屨常滿。又性好交游，不屑屑治家人生產，負郭之田，盡斥以供賓客，以是家益貧落，四壁蕭然，朝夕常至不繼。發核藏鹺，預儲以待。家大夫得一意爲舉業，則宜人之以也。家大夫癸巳以弱冠用拔萃貢於成均，累九舉不第，抑抑弗得意。宜人從旁慰之曰：學殖不勤，則子之過；乃耕而不獲，豈無天道焉。以是日督課不孝讀，盼盼如望歲，雖不爲譙呵，而意稍不可，慍輒形於色，不孝蹴蹴弗自安。及不孝己酉舉於鄉，癸丑成進士，宜人誡之曰：汝家自曾大父積學累世，皆濟兆曜，今發祥，書子其無忘所自。爾高王父以濟白吏顯於鄭，其謹識之。不孝頓首受教。初理東郡，聞訊椅欒，爲憮然不樂，問有所平反，則喜加匕箸。時值大祲，道殣相望，不孝設糜分賑，銷銀魚以飼饑人，宜人脫簪珥佐之。衙齋突烟常冷，甑中凝塵，所須六珈，時付質庫。寠有以金爵陰置著囊相餉者，不孝啓封，怒欲發其事，宜人命另函璧歸，勿嫩嫩借人以自爲名也。丙辰，不孝報滿，例當予封，宜人謂家大夫曰：爾忘大父著膝上語耶？不思一命榮施先人，何用人子爲？家大夫乃屈首就除，初倅海陵，再佐吳興，遇今上覃恩，馳贈所生，曰：是牛通之綸，貞及泉下，是烏私可無憾，雞肋矣。以遂初志，非此時耶？鹿門偕隱，行與爾歸。會晉雲間丞，三投牒乞休，不得請，在任僅三月，以洗沐行。再由督府參軍晉南京部郎，宜人堅不

隨任，當二騣以侍，獨日含飴弄內外孫以爲娛樂。僮壬戌白蓮謀亂，黨遍齊、魯、燕、趙間，不孝懦儷兩尊人，婉請宦遊，以當避地。宜人惓念諸子若女，不孝謁言兒當往省，別僅數月耳。宜人乃勉行，舟過寶應、徐方，二日妖變大起，他行旅無得免者。丙寅春，會家大夫當之新任，不孝強之逐東偕往。宜人曰：今何時也，烽火遍境，草木皆兵，居人將爲鳥獸散，若再一動，則勢成土崩矣。汝父即蔵程可畏，亦姑徐以安衆心。吾死不敢出吳城一步也。人心乃定。然察其意，重憂家國事，展侯爲誠，夙恙漸增，心疑有異，而獨祕不使不孝知。日猶強起櫛沐，奄至中秋後，不孝以序遷太常，啓事傳封，宜人了不異常時。遲數日，知奉詔不即予，宜人駭然曰：有是哉！吾固知當爾。然幾於一歲九遷多矣。乙丑，不孝起主選，再補臚，乃得愈，不孝戀戀子舍，宜人以大義勉之曰：王命不宿，臣子無假寒煖，但受事後速圖退步，斯不亦出處義明，君親兩得耶？不孝以廿日典劇，拂衣竟歸，宜人之教也。宜人憐愛不孝甚，因業善病，時時撫摩如孺子，一開小極，發形於色，夜每十餘起。丙辰行荒，策款段，走風雪中，日晡不得食，歸衙，體僵息幾不屬，宜人作豆粥勞之曰：兒儷乃爾，而瘠瘦肉矣。庚申，秦晉孔飛，匽恩選賢，不孝實攝典銓，日夜拮据，廢眠食者浹旬，勢幾殆，納力疾告歸，而皮骨僅存也。宜人曰：兒良苦，兒志盡瘁於此。小試之然光廟一月堯舜，用人其最大者，問誰銓序，老人目爲兒慶遭逢，不暇作煦煦憐也。嗟呼！吾母慈而猶夫人之慈也哉！大抵宜人明達有遠度，而儉勤出自天性，布衣蔬食，至貴不易。歲時以一縷進，輒罰之，命服斯具，非嘉禮不時御。治家和易，不爲嗃嗃，臧獲未嘗聞笞撲聲，而門內肅然，內外咸儆。待以舉火者甚衆，施予未嘗有倦。卒之日，悲風怒號，雪霰凝寒，耕者

哭於野，商者哭於市，如喪厥妣，有繇然也。距生時隆慶三年己巳九月二十五日，得壽僅五十有八。宜人三受褒綸，初封孺人，再封安人。其再命曰：朕覽睥書，蓋賢范母焉，獨其子黨說附母名觴也。吾銓臣方破黨議，約天下於實，而其母復提忠厚正直以爲訓，然則今之范母賢於古已。宜人再拜受制詞，進不孝於庭曰：黨立而主孤，名成而國觸。老人每自教兒，兒夙亦有感於斯。今明主知臣并及其母，恩莫大焉。儒子其何以明報？嗟呼！此可以知宜人矣。子一，即不孝景文，其官吏部文選司郎中，陞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未任。娶張氏，武生調元女，累封宜人。女二：長景姻，適城武知縣王稟誠子庠生世德，以貞節聞；次景姪，適光祿寺署丞高謙子庠生應柱。孫二：長元超，廩生，娶太僕寺卿郭興治女；次元朗，聘舉人周鶴徵女。曾孫麟，尚幼。將以丁卯十一月廿一日葬於祖塋之次。痛念不孝既以積罪崇深，重天譴罰，而又心神迷惘，不能有所發皇，獨是徽音懿勤，退遡而深心遠識，上徹宸旒，先慈雖九原不亡矣。倘得仁人君子不惜如椽，賞與王言并垂不朽，而不孝之感，亦且不朽。

先君所撰先祖仁元公及祖母馬宜人行述二篇，從故書篋中檢出，內有一二字模糊難讀者，皆畫餘也。聞有鄭[illegible]家[illegible]舉成[illegible]者，南望[illegible]遣補成全璧。[illegible]

李公暨配于恭人行狀

仁常與余同舉進士，例當除爲令，顧念兩尊人甚，而又以他子女不能就養官邸，乃乞補郡博士，以便定省。再遷爲郎，爲守，皆在千里內，一介之使，無數日不往來。仁常猶慊慊不自得，請遂南陔之志，封公數移書誡之曰：燕、齊相望，僅數舍許，在官猶在家，且馳驅王事，以報國厚恩，予志也，亦何必言歸乃稱色養

乎。仁常瞿然少止。圖於甲子之秋。再申前請。五月。恭人忽病。趣不及知。仁常怦怦心動。急馳以歸。一日夜抵里。恭人絕粒者五日矣。見仁常。喜。爲進匕箸。越十四日而卒。又二十九日。封公亦以哀恭人過傷捐館舍。仁常踊哭伏地曰。痛哉。天經欲棄官。而尙守數月之官。欲終養。而止得數日之養。終天含恨。萬死何贖。惟是生平懿行。尙未獲旌。而神志荒迷。非吾子誰爲序述者。余抑何敢以不文辭。公諱如峰。字邦瞻。人號之曰西軒。其先溆縣人。有四公者徙吳橋。遂家焉。生成甫。成甫生濟。濟生興。興生旻。旻生順。贈漢中知府。順生懿。官陝西按察司副使。治兵函嘗有聲。配梁恭人。而生公。公其季子也。公生而穎異絕人。始授句讀。輒了解大義。稍長爲文。思理敏贍。儕輩無敢望。弱冠。補弟子員。歷郡臺使皆第一。嗣後屢試冠曹偶。再入棘闈不利。乃擯策遊太學。交天下名士。發篋下帷。日益力。時伯仲相繼不祿。觀察公憐愛獨子。不欲以舉子業致過攻苦。且倦家政。一一屬公。公察其意不忍傷。乃入貲爲光祿丞。錫袍銀章。以當萊子之綵。而不肯俛首就除。深心寄託。孰其測量哉。乃日夜督課仁常與仲子天工。延江南名士家塾中。晰夕切劘。復手爲校定文藝。孜孜不倦。及二子聯登賢書。仁常於癸丑成進士。而公喜可知已。仁常抗疏辭百里就一氈。公曰。孺子至性類我。能公車業。時念之心有戚戚焉。比選成均。迎公京邸。公亦謂選人就大官之署。自公有暇。子舍承歡。脅翁追隨。珮聲相映。公顧之陶陶甚適也。未幾。翻然曰。初所期許。固不爾爾。以先人之故。俯而就此。中心殊不樂也。初服不返。可以歸矣。遂解組歸而治圃於南郊。磵嶺迴合。柏柳千章。斗酒雙屐。翛而樂之。而不屑屑窮飾亭臺池沼。聊取自適適人。有油油與偕之風焉。因自號息念。曰。萬緣未斷。謂此一念擾擾不息耳。吾一登仕籍。再邀恩綸。人生之緣盡此矣。吾事已畢。正息念時也。案頭置道書數函。幷諸家語錄。用以恆心無事。默坐澄神。於老氏無爲之旨。深有合者。居恆羽鵠公門。未嘗有所關說。邑大夫設醮執饋。引爲上賓。一再往外。絕不出。繩以督送。洎如也。仁常宦歷下。公往一覲。蒼頭隨行。魚服款段。所過屬邑。未有知爲太守封翁者。沿途訊問乃守治狀。必大小無間。咸稱太守清且仁。而後色喜。入署。復諄諄勉之曰。孺子其堅始終無二操。仁常守濟南載。而誦陝三東。奉公之教也。初封戶部主事。再封員外郎。復以覃恩晉山東濟南知府。已具題矣。而卒於家。與恭人仍稱封者。重愈旨也。于恭人十六歲來歸。事姑婉以孝。待妾媵以恩。訓諸子愛而兼勞。皆嚴師畏之。績紡織紝。躬親無怠。公性和易。而恭人治家甚肅。人莫不樂公之寬。而憚恭人。門以內井井如也。顧性好施予。內外姻族待以舉火者甚衆。仁常服官。每長跪請教曰。老人不習爲吏。其無忘爾翁之訓。與公可稱齊德矣。公生於嘉靖甲寅二月初五日。享年七十有一。恭人生於嘉靖丙辰十二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九。相距僅止一月。其應豈偶然哉。范子曰。余有感於今之仕者之多遠其親也。因曰。孝終於顯親矣。即欲依親。勢有不能者。孝道甚大。衆彙蓋若斯之難也。有如淡榮進而慕溫凊。推此心即三公不易矣。而抗疏陳情。辭膴就冷。孺慕一念。抑何其無忝克肖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不其信乎。卒也閭脅得效。含殮俱親。生死始終之際。兩俱無憾。通天地而格神明。此所謂孝之大也。特爲表而出之。以俟知言君子采焉。

范文忠公文集卷十

雜著

劉山行雜詠跋

家嚴少工古文辭。然性豪逸。稿多散落。十無一存者。至於詩。則又得之山花谷鳥之間。對酒酬客之餘。信口揮毫。不藏副墨。故百無一存矣。乙巳有岱之行。由靈巖達歷下。返轡乃走易水。遊展所至。友人與俱。每有言詠。輒爲攜去。歸來錯落紛披奚囊間。小子文乃得受而私讀之。彼時初方授書。雖意義未了。而誦之娘娘不置。奉爲詩庭訓也。時著巾箱。越今十二稔矣。而若魯靈光之巋然獨存。則徼惠於友人多爾。爰付梓人。以無使散落如他稿。固大非家嚴意也。

忠宣公誥命跋

此吾先忠宣公拜僕射制詞也。公濟美文正。稱元祐賢相第一。時承安石新法之後。海內困擾。公實左右溫國。引用諸正登朝。獨小耽耽側目。而苦心劑調。保和元氣。一時功業。繼文正而光大之。炳燿史冊。可致而知也。此誥出蘇文忠手筆。中間息兵安民。發國強諫。眞繪公父子心事。當算千秋鼎鑄之榮已乎。吾黨子孫。克繩前烈。師文正之先憂後樂。法忠宣之去泰去甚。展卷興思。不勝奕葉弓裘之盛。家聲紳什襲以貽後人。幸念祖勛。樹我祖考。即以此卷當我范氏傳研可矣。

跋麥舟圖稿

余與乘六系出文正公，稱兄弟行。辛未冬，晤潞河署中，侃侃水木之誼，數日不能舍。座間譚及家自吳而虞，播有先忠宣麥舟圖一卷，歷代寶藏，不知何時失去，殆十年矣。今歲釋褐後，無意過之都市，以錢伍千得之。此吾家天球宗彝，乃作合浦珠還一段因緣，不亦奇耶。薰沐展玩，仰見先世仁施義舉，篤念貧交，慷慨意氣，浮動楮墨間。百載而下，猶令聞風興起，而況吾等遙嗣如或見之者乎。嘗攷先文正父子，立朝風概，即遇事敢言，矢志澄清，而持議皆論大體，惜人才，以國家元氣爲念。至其出鎮行師，必策萬全，不以人性命徼倖，故能功業炳煥古今。此爲人臣與爲子孫者所當師法。余方治兵，兢兢守先訓弗失，於時議有破膽之號，何敢當。乘六授官之初，抗疏陳邊計，被譴無所避，侃侃任事，可謂豪傑名德之裔，應有興者。丕揚祖烈，是在後人。乘六其勉之哉。

麥舟圖跋

余庚午以少司馬持節出鎮潞河，時燕市有售麥舟圖者，衆以爲余家物也，特購來獻。內和門嚴譬不得前。次歲辛未，乘六中丞新方登第，看花長安，詢知爲其先世所藏，不審何年遺失，遂用五十緡贖取。攜來署中，道其來歷，共相嘆異。閱之，乃元人筆，隨令名手臨摹二本，爲跋數語與乘六，什襲而去。夫以先文正、忠宣先天下憂，任天下重，以贍故人之喪，亦奚必侈爲盛事。顧之圖繪，然每想其建立功業，赫奕古今，惟是輕財好施，能得士心，故天下皆鼓舞奔走，恐後樂爲之用，即今楮墨尺幅間，慷慨義烈之氣，有可想見者。則此卷亦龍一甲鳳一毛矣。曾特刷本之一，贈我太蒙，願交勉之，以勿替斯志。

題臨雪坡瀟湘圖

雪坡顧公，以通侯之貴，遯跡不居，放懷詩酒間，蕭然興寄，時時寓之翰墨。此其塵視軒冕，已徵關關高致矣。攷其時危振鼓焰，士氣披靡，公有慨於中，故託而逃，非徒慕季子之風，道榮自傲已也。今覩所圖瀟湘景，自題有云，雖有老哀高閉戶，歸舟應是思尊客之句，卓然大節，見於言外，更有超世之意。其孫不盈，英爽驥逸，羞與噲伍，因遊賢當柄，長謝宿衛，自甘家食，垂十三年不出。書法畫思，踔絕詞場，世其家學，所謂源遠矣。

再祭淩元翟先生文

嗚呼痛哉。癸酉歲杪，吾師淩元先生冀於里第。某聞之，盧然盡傷，泣數行下，亟走哭先生殯下，即擬留宿里門，淚縮一慟，伸知己之報於生前，而肩未死之責於身後。會鞠哀積悴，病骨支離，勢弗能一往。舍人子亟止之。入春稍定，復擬赤哭先生，而公子世兄還，方且以苴服僕僕京塵，爲先生丐卹恩，貞泉壤，便道過余。復再三阻止之。嗚呼痛哉。奚難絮酒，乃迄今而始一申酹几筵，腸又惡能無寸寸斷也。惟師以天民之先覺，躬叶握之忠猷，發自栽花嵗邑，執法中臺，傳循吏者，標十奇三異之聲，避霜樵者，懷持斧埋輪之慨。籌燈起草，固未嘗不瘝國家以未雨之桑，勅當事以先幾之突。乃舉朝充耳，禍貽至今，嗟何及耶。迨後列中丞，怡然左秩，皆以諫而彌剛，氣經折而愈烈，朝論攸歸，棘卿薦陟，一登鎮撫，遂復投劾，則逆璫之焰

正張，而君子之道方消也。今皇御宇，天日重宣，重以寵簿門庭，天子旰食，乃即家而起佐中樞，用資安攘。厥功懋矣。繇是而約略先生之生平，書沐黃黔，補添天日，因宜勒之旂常，書之國史，亙萬古以如新，炳長夜而永旦。即騎箕馭鶴，飄然上仙，先生亦復何恨。惟是聖天子殷殷顧治，先生以衰髮之年，暫返邱壑，人以比之謝傅東山，溫公洛社，即主上猶眷眷，傾側席舊德，安車蒲輪，行一日而強起山中，而海內士大夫亦靡不翹首企足，喁喁然幾倖於歸上公之衮，而重覩爛世之勳也。即不肖某成童之年，龍以孫臧，縣以國士，閒業之席，猶溫立雪之除，依昨，而某亦督師龍蹙，勉自樹立，旌羽八座，隊列九卿。先是分鎮潞河，而吾師困已鎖鑰津門，旌旗相望，德音不遐，卒之三歷秋防，迄無隕越，則吾師實式憑之。倘先生不即夜臺，再黼皇路，使某更一日而奉同朝之簪紱，陪星辰之履舄，惟師顧而樂之，固自愉快，即某仰睇清塵，不亦尚有典刑乎哉。吁嗟已矣。後進之彥，誰爲領袖，及門之士，更於何處而問斗極也耶。此某之所以進而爲國家惜老成之凋謝，而後退而哭其私也。嗚呼痛矣。言念先中丞辱先生莫逆，使逝者有知，應無不一笑黃壚，遨于於生死人天之際，交相慰勞如平生也。顧未死者則私恨曷窮矣。嗚呼痛哉。尚饗。

祭翟師母謝淑人文

海岱炳靈，坤貞孕淸，天眷名世，攸儷淑貞。內則夙閑，琮璜爲佩，有相之道，尊以夫貴。星爛花封，棠蔭斯茂，載陟西臺，勸之忠告。更歷亨屯，鴻漸臬路，起晉名卿，孜孜內助。奮武揆文，秉鉞於邊，幃帷參謀，旃靖烽烟。价人維屏，還方鎮定，誰爲鳳鸞，乃睽鴛鳳。重明麗天，特簡治餉，組練色生，舳艫相望。威棱遐暢，鯨波不驚，狹纊者萬，數頌坻京。芝綸匪遙，棣杯飛茝，偕隱鹿門，治湖烟水。鴻冥鳳舉，言尋初衣，一倡一隨，東山吐輝。玉樹蘭芽，庭堦相映，維母雍容，享茲餘慶。豈期一病，便成永訣，益友既杳，譆焉長別。苦塊之間，久鬱沈痛，何以當斯，淚涕交迸。嗚呼，鶴馭遐舉，秋雲黯淡，悼彼淑人，世不再見。業生則榮，滿露冠珈，惜年則滅，眉壽未遐。某蚤侍師門，神工受範，駐節津通，載聞患難。於今藝綫，編懷幽丈，蛾猶我拔，號泣萬狀。甦傳母訃，移哀而哭，哽不成聲，范子情獨。仰慕儀刑，亦復嚮依，奠而莫即，鑒此絮辭。尚饗。

祭姚宮端文

嗚呼，語有之，龍亡則大澤爲枯，虎徙則高山失色，況乎衆正之綱維，一代之英特，痛瘳瘁而云亡，孰有身其可贖。蹤世事之遷變如碁，睹月盈而虧昃，然國手必斂枰於靜終，豈博道方酣而遽擲。愛公者若堪薦之中，號於聯轂，惜公者謂輻輔之業，捐於將伯。蓋其所重者，方以用舍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而今者遽以生死存亡徵世運之通塞。嗚呼，歲在陽九，璿璣方熾，清流乘亢，涇渭俱碧，或介于石而早知，拒岑門而築袁室。公乃肉餒虎狼，水火衽席，鴟鴞集而驚鳳翔，沸泉涌而淆淵谿，懸絲於篔風，舉翮之間，忘機於弹鵠，駭鱗之側，羽幾鍛而音曉曉，形則瘁而爽翼翼。迨乎聖人御宇，日月光華，攀陰見睍，茅茹彙集，惟主上之知公，與衆婞之嵩匹。蓋世所知公者，謂公爲淵、雲、軾、轍之才，崇、璟、昉、沆之力，而公之所以受知者，惟其有浩然之氣，不奪之節，風度宜可分曲江之塵，論事固將剖敬輿之席。既而方其在躬，亦柔嘉而維則，苟秉軸而效匪躬，必救時而咸有一德。而猶優游南院，必攀惜大服而始用公者，誠聖主愛惜人才之微權，亦

公之委蛇覲變。俟時之明哲。胡箕厰之忽返乎玉京。未究厥施而偎然其纏結。嗚呼。二豎掩曜。八柱平折。吾將命巫咸而大招。時不可以終極。將適遠而空馳騁之羣。渚涉淵而贊中流之機。苟可作於九京。非夫人之爲梏。而誰情亂。曰堂構相承。機雲蔚兮。日月爭光。藻玫麗兮。氣表山河。聲施既兮。蟠虬物化。公無憾兮。同心之悼。長傷嗟兮。攜詞陳哀。涕既隕兮。嗚呼哀哉。尙饗。

奠魏仲雪

嗚呼仲雪。而遽逝也耶。憶卯闈一日之知。仲雪方推文振藻。龍趨猋驟。詞壇赤幟。相見甚懽。則爲文章交。比連擬禮闈。歷中外。經術吏治。鑄起雲蒸。則爲神披交。乃仲雪立意恬淡。豈軌正直。烈如秋月。御若春和。往往砥柱狂瀾。神韻靜穆。與余孤情退性。頗多相似。則爲肝膽交。至余偶罣閔凶。伏塊家居。跧服官東省。重臺南都。仲雪每輕車慰問勞苦。挑燈煮茗。永夕論心。焯烟苦塊中。周旋瞻念尤篤。則爲患難死生交矣。余賦性迂蹇。見迕時趨。所藉二三同人。萍蹤時聚。鱗緘閒問。私幸吾黨氣誼。久要勿諼。庶幾告賢以國事身事。付託同心之義。而造物竟奪之迷耶。嗚呼仲雪。衡文百粵。方踏瀛洲之雲。夢羅浮之雪。擷珠江右室之勝。以文治風化海邦。人贊承明。德業文章。正未有艾。何期未返蘇隄之節。遽有玉樓之賦耶。前初聞之。中心恍惚。及靈輀江畔。蕭瑟秋風。如聞愾歎。會余病告。不獲挽江水一勺。酬而哭之。腸斷鄰笛。徒深夜臺知己之痛。顧仲雪名滿天下。上與終、賈、淵、雲之儔。列名不朽。而淡泊寧靜之誠。與一切塵勞世情。不啻冰釋。已超然泡幻。且賓季姬美藝林。載馳皇路。宛鳩之思。能繼令原之志。謝庭瑤樹。佇振家聲。季方難弟。阿戎佳兒。於仲雪可無憾。惟余撫念曩昔。情篤誼殷。無辭絮瀆。悽咽寘詞。有不盡我私者。惟仲雪鑒而右此一觴乎。

祭張太宜人文

義義紫所。峨梅太淸。巨靈導流。漳瀆是經。蜚宮鍾之。天資特挺。性潔芳蘭。聲振玉穎。華冑淑女。金閨神姝。三靈潰懿。四教翕猷。天桃九華。摽梅三賁。關關思賢。平林養德。雞鳴戒晨。琚瑀珩璜。允盤中饋。孝勤修舉。出言乃思。動行乃詳。疾彼攸遂。執此義方。天道祐順。行美動神。介爾繁祉。克昌後昆。乃誕國楨。朗秀英偉。維邦之彥。純粹成祉。鍾譴郗法。石義孫軌。旣服嚴訓。亦飫慈誨。翩翩才藻。冀北羣空。一枝丹桂。八月秋風。約親匪孝。尊榮鑑鍾。膏焚嬰魚。勤助和熊。榮華始茂。所恃徂淚。副棒次鬣。弃纓斧縗。未亡之嘆。聲淚摧阻。報母未終。延佇罣錦。戢撫中甸。作牧裕封。化洽和埤。德懋時雍。天無虛旱。地歲祥蟲。軸車交塗。冉艎聚滌。茂舉流聞。薊門物色。我亦念之。錫以兩翮。羊角不就。愧負大翼。知匪蕤榮。將母孔亟。如何三仕。尙淹驥足。才高位下。覩遠資局。毋笑慰言。知足不辱。後食敬事。寧聞騰伏。于今幾年。湘流楚烟。佩綱陽雁。遐至南邊。鶺鴒黃鶴。芳草晴川。悠悠我里。白雲在天。態風忽漂。短景隨躔。遊壬代謝。不啻日暮。昔別令子。形與山孤。塞往暑來。日月寖疏。忽聞哀訃。中心悼惜。山川阻修。迴瞻南北。竹參之悲。季路之泣。壽考百年。正爾難必。所可慰者。慶衍椒繁。孫枝秀發。十關天閑。紫誥黃封。光裕重泉。敬此薄絮。謂予知言。尙饗。

祭宋恭人文

嗚呼。天之祚明德也。華胄甲族。與閒世偉人。天若私其氣以授之。而於中有潛德焉。蓋舉夫山川之明秀。人世之顯懿。而私諸明德之媛。乃至於貞肥皆爵之數。又茫茫不可問。何也。夫名耀而載記者。從古少併。德耀之倫。今故不殁。即至大略如許夫人。明愼如辛夫人。皆爲不律所傳寫。恨不九原起也。而宋母左恭人獨彙備焉。曰相夫之美也。成子之令也。參列公蘊藉宏深。風軌卓犖。久爲髦傑所宗。旬宣偉績。海內欽仰。而宗玉季昆。載名航而流駿業。出則奏膚花縣。入則高議梧垣。領袖藝苑。冠冕人倫。則今之推俊資良也。然而參知公微恭人孰相之。宗玉季昆微恭人孰成之乎。相夫之功。成子之力。而可以知恭人矣。乃學士家所傳恭人令範。不一而足。非列女傳不讀。非任恤睦婣不以教。孟無北門之傷。陶有緇衣之憩。而恭人以賢持之。幾見鼎食鐘鳴之室。內夜篝燈。操作不休。又刀尺聲不及戶外。而恭人以勤率之。冰紈霧縠之習。世家作俑。轉相效尤。遂覺吳興之米甑香。白馬之豆齒醉。而恭人以淡素消之。躬備諸德也。又備諸福。胡不享遐齡。而遽遭以逝耶。此閒縱之。而彼閉斬之。茫茫倘可問哉。此孝子所擗躃而心摧。哀行所流嚵而太息也。嗚呼。婺騫天漢。月隱萊山。悼靈幃之萎絕。薦椒申而維馨。嗚呼尙饗。

祭妹丈王德啓文

哀哉。德啓去世之期。至此十年。向齊後十。今得永卽幽埏矣。噫。弟十一歲而孤。逍閱宦邸。徒跣故園。十三歲而哀無父有父。託我婚媾。祖括髮警如黃口之鶵。卿嚧於危巢。零落歲年。風雨飄忽。摧淬梗於風遷。迷我先君。藹之迪。嶺之湖。嶺之松。而我亦嶺之以東。緣是而家難漸平。腹笥亦充。名聲若日。德譽增崇。奇文蔚彩。霞爍雲蒸。蘭芽早茁。已見英英。惟曰君家世有令德。君則孝誠。宜迓天麻。終享遐齡。蓋重積必克。慶餘福益。爲帝告所窺與。而人亦必其信惰。如何不淑。芳草先凋。哀哉德啓。人誰不死。誰無天折。何獨賦此奇偏。謂靜者壽也。如弟之端凝簡嘿。亦復無年。謂仁者壽也。如弟之溫和樂易。歲亦不延。謂淸心寡欲者壽也。如弟不入季女之室。不登冶蕩之林。乃未壽而立。而遂棄捐。豈哲言之我欺。抑宿業之遺孽。獨以釋氏之理照之。生無惡因。則去不出人天。雖藏舟之太速。知委化之翛然。嗚呼傷哉。昔我先君。念我王父母。以未得黃綿珈翟。勉就一官。徘徊南國。我又役於王事。無蘇脫屣林皋。清枕舞綵。誰與朝夕。有德啓而能使嗟予也嘆。岵屺兔陟。德啓沒而猶來之望更深。白雲之舍遂隔。後雖緩吾妹於巢壑。相與保抱是力。堂構儼然。風波永息。嘯予孳象。岸宮省廬。爲濁世之翩翩。賢公子者籍籍。雖取類不同。庶不愧瓊邱之埔匿。而維縶之馬。馳歸故宅。今來素車助挽。竊自比於巨卿之赴元伯。而骨肉情深。手足痛亟。掬長河之水。不足以雪恨。歸堂斧之封。益不禁其哽噎。哀哉德啓。窅窅元夜。長臥荒阡。日月一逝。無復歸年。嗚呼痛哉。尙饗。

徐母朱老夫人祭文

嗚呼。光岳降精。源泉長發。儲與扈治。亦毓內德。雅廣嗣徽。風詠宜室。夙備典教。詞昭墳籍。寶婺懸輝。彤管紀蹟。猗與孺人。芝田秀瑞。淳媚山謐。日沐月澤。厥撰既降。淑愼溫惠。幼遵女史。長存中饋。閨房特秀。林下表異。蘋蘩既設。蘭蕙斯塤。卓裨有家。恂其德貞。雞鳴既洽。黃鵠載鳴。河廣無梁。江永難津。髮佐賓盤。丸啓

惟燈或披紺帙。稍詩少陵。自謂二子。頗類徐卿。載是德音。式穀以似。匪師匪友。母儀則備。捫側必痛。爲濤扶淚。嚴鑒進止。柔嘉軒輊。無忝所生。用是不匱。太史服訓。捐幾天廷。督龍補虎。硯草承明。母曰勖哉。文莫猶人。綱常實重。仔肩匪輕。戎雖小子。堯舜君民。稽首拜受。抗節則易。直道事人。恐爲母累。母曰勖哉。孝先養志。蓋桂芝蘭。豈惜璧碎。立身立朝。無使僨愧。其在己巳。殷雲帝鄉。蹈難與城。將母不違。吳門摘服。一葦可杭。舟居河滸。寇勢方張。母起整襥。慷慨激揚。頫書報子。勿爲我傷。豈不懷思。王國是匡。太史迎拜。佩服敢忘。百截以還。八周暑度。心期未艾。大定鼎鹽。旨歸來堂。謂園居處。時奉版輿。樂遊匪莫。課秋熙春。山隈水步。芝蘭繩繩。歡擁來路。青鳥聯翩。瑤池維卻。云何不弔。燭龍掩輝。蓼莪廢什。白華塵飛。姊姪懷惻。婣里含悲。祉隆日昃。德從咸徵。某情敦世契。系屬梓里。獲交令子。菁莪則喜。相將以禾。相勖以義。未遂登堂。銜恤靡既。稽首錄馬。因風陳祖。王事致我。蹕輔莫觀。抑哀緘辭。酹此清醋。

祭胞妹王母文

嗚呼。妹之逝也。幾一歲矣。吾心日恫恍。夢魂飛越。猶不信果真逝也。意中疑若歸家棲遲里門者。然每值使往來。見時出口。輒詢動定。如昔乃今甥兒報訃。就壙有期。而後知果長逝也。予方以道路艱阻。疾病牽纏。相望各方。肝腸寸裂。何以呼天。令妹起。何以縮地。令我歸。得臨穴一慟耶。嗟乎。妹後予十五年而生。予終鮮兄弟。而情篤雁行。儼然予弟也。妹生而孝友。讀書明大義。曉暢事情。朗鑒丈夫所不能及。予家計國事。每舉咨詢。無不發予覆而補余疏。故四十年相依如手足。相式如心膂。尋常兄弟。豈足比者。而今一旦

已矣。追維今昔。能無痛割。吾心哉。而所最痛心者。予嘗宦遊。奉父母以往。吾父宦遊。則妹隨侍問食加衣。左右承顏。代予以盡子職。迨予晚遭時艱。半歷行間。不敢以奉老親。而妹留在家。朝夕問視。遇疾弱調藥惋以進。及於大故。一切含歛。必誠必信。代予以盡子職。明發有懷。予不能忘父母。能忘吾妹哉。然妹之所以可痛者。二十歲即稱未亡人。歷盡艱辛。以至幽憂積瘁而病。戊寅之歲。勢已瀕危。余聞而籲天禱祈。未幾果愈。復值兵荒。搶攘之中。惶不敢汜。豈非天祐節孝。而何險危備嘗後。猶復染沈痾以至不起耶。當其間關冒難。攜予媳以就我於南國。相持而慟。感動旁人。意謂災氛寇焰。萬死一生之餘。兄妹猶得相保。此後亟圖歸隱。此後緊首之日尚長也。昨歲理檄欲歸。強留不得。送之江頭。灑淚言別。豈意遂成永訣。天乎天乎。能無悲哉。憶妹當所天見背時。數日絕粒。恨不相從地下。父母及予。指懷中呱呱。勸以立孤。抑情自活。察其意中。無日不切同穴之思。今得遂矣。含笑而去。固當無憾。又憶十五年中。含辛茹苦。盼盼於子之成立。今甥已食廩學宮。更見孫枝。王氏一綫瓜瓞以綿。妹矢貞於生前。留芳後世。人雖無死。而又何憾。獨惜予怙恃已失。子孫難亡。孑然一身。止靠妹毛裏相倚。患難與扶。而忽舉目無親。形影獨弔。方寸幾何。堪此摧裂耶。想妹節孝雙全。内行淳備。長齋佛前。必當乘願往生。若果超濟之中。與父母共遊九原。一慟余數載遺際辛酸。必見憫惻。靈爽如在。陰庇斯甥。令得登甲爲井。以纘宗祊。或妹意中事。而不用再三囑者乎。河山間阻。執紼未能。臨風長號。血淚俱傾。惟靈不昧。其鑒予誠。尚饗。

徽寶

寫花不能寫香。寫水不能寫光。惟我與爾。寫其者不能通其毫楮。佇爾于曲江之上。花磚之下。將翱將翔。而後斗酒百篇。與子朵眞乎醉鄉。

請師牘小引

景武之變。不在發難時。其實草茅之人。早知有此久矣。憂深慮危。日日向人言之。當事者作無事。迄不見省。及至臨時。倉皇乃始飛書告急。效秦庭之哭。不過焦爛。故智耳。幸觀察來公慨許濟師。便宜移駐。數萬生靈。得免於難。試再一迴想當日光景。眞謂虎不覺色變矣。目今潢池不靖。其勢猶如伏火粪薪。而不知者復妄看作無事。後之視今。無若今之視昔。則刻此書意也。

給黃在滋墨引

夫五色之變。幸黑而盡。然墨反以之神其用。何也。自有書契以來。扶輿精英。日就煥發。誰實爲之。豈非墨瀋淋漓。言語文字。未必若是之多。將日月無光。山川韜采。宇宙之間湮甚矣。雖然。墨亦有幸不幸也。或用之而垂訓流聲。或用之而放言滋毒。此其係在用墨者。何與墨事。故染楮濡毫之際。君子慎焉。黃君文人也。而有道。其所製墨。亦以此意存乎其間。頗得是墨者。寫道德仁義之言。作忠孝廉節之字。無濫吾錄。無說筆劍。無託空文於紙上。庶不虛此墨也。夫因爲之銘。銘曰。與筆爲偶。與硏非疑。意有所至。惟子之求。或成斛斗。或造戈矛。一點落紙。功罪千秋。人實爲之。於墨何尤。

北吳歌小引

語云。美不自美。待人而彰。夫人苟能彰。亦何必其果美也。如陶之彭澤。潘之河陽。白蘇之西湖。地豈能重人哉。以人重耳。不然宇宙大矣。勝水靈山。錯峙何限。不一出人韶人口角。寂寂都歸湮沒。地之遭遇固有幸不幸也。我邑故有八勝。曰月渡。曰秋塚。曰照臺。曰晨鐘。曰黃河。曰烟柳。曰春城。曰山泉。今已或湮或圮。或剝落闌珊矣。弔憑者徒亦彷彿荒烟衰草之外。披尋斷簡殘帙之中。安有勺水片山足相映發者。思倒王公採謠問俗。播之詠歌。韶語津津。噴薄欲動。閱總之與會所至。境寄靈馥。胸中自有邱壑。昔人稱孫子不關山水。而能作文。當亦同此標情耳。致使嶺崟頓開。漣波色動。眞我吳幾百年來一大快事也。又安知後之眺者。不亦猶彭澤稱陶。河陽稱潘。西湖稱白蘇耶。謂公不朽我吳也可。謂吳不朽我公也亦可。請以問之觀風者。

公建文昌閣小引

吾邑向來科第相望。邇乃寥寥。嗣徙不接。文獻舊地。颯然減色。嗟乎。此諸士之恥也。積學不力。文藝不工。其亦何辭焉。有爲形家之言曰。一帶河流。浩浩東下。無所以障之。瀾不迴。秀不鍾也。人文抑塞。職是之故。此勿乃曲爲諸士解嘲。而卸其責于不可知之地耶。雖然。近群髦出。家思振翮。似學而既力矣。文而既工矣。尚未見崛起先鳴者。或者別自有因。而形家之言。不爲無據也。大抵啓迪者天。應期者人。而孕毓者土地。吉終不敢謂三者之可一缺。僉議於東南巽方。建一臺於雨水之中。上奉文昌。以壯形勝。風氣發開。必有勝之而起者。夫淬厲後進。興起斯文。亦吾輩事也。其捐資以襄盛舉。具我同心。無有靳。

募施粥疏

今庚辰歲，暵潦不時，海內率苦饑。上宵旰憂，布衣疏食，弱桑林之禱。比秋穫，蝗蝻爲祟，壙野不得粒。燕、齊、趙、魏之墟，皆析骸易子，聞者慘悴。上恩念三輔元元，發帑賜糈，日賑猶不給。江南故豐饒地，沃土爲焦瘠，仍旱魃，斗米斛珠，聚五方食指等恆沙，家無宿舂，人有菜色。又淮、揚饑民，襁負至，蟻而行者，僵而臥者，號泣載路，望釜烟如浮屠光，萬竈且冷，不得一杯。余目擊惻惻然，箸不得下咽，曰：此雖非赤子，而忍令輾轉溝壑，何一體之爲也。乃昧公先有同心，願以芥子粒分功德水，拯萬衆生靈少須臾無死。會今歲閏早寒，非廣積夙儲爲糜以賑之不可。凡我宰官居士，祈以智慧因緣，廣度津梁，仰體好生德意，力行希有布施。且賑濟眼前焚溺，其求易供，其出易核，非若其他禪那勝事，如王珣舍武邱之千間，崔鏗鄉湘流之百萬。證明功德有昧師在，護法宏誓，良足起信。古來施粥賑饑，善報不可指屈。余謂今日士大夫省儉一分，被一分罪；布施一分，受一分福。借此芥子願力，自度度人，此昧師眞實義也。敢以告於檀施者。

放生疏文

天心惡殺，帝德好生。觀五戒之文，首有攸重；張四面之網，物將何堪。自有欲之可求，豈復顧其易盡。焚林竭澤，或以佃而以漁；殺天剝胎，且于苗而于狩。雖然足以自養，未免謂之不仁。伏念某慈惠生成，孝思多缺，未有遺愛之舉，追維泣杖之時。憶菽水之無歡，心有慚於求鯉；痛萱花之將萎，望猶冀於哺烏。誰謂有祈之不應，可救虛應之無酬。善平反以加餐，人或其以爲有一；渡螻蟻而延壽，己難自信其惟千。用是杜枉死之門，弛且故放生之路。投身林木，可知彙已傷弓；縱跡江湖，莫謂終嘗漏網。須識吾心之隱，當知天地之寬。仰叩慈悲，俯垂洞鑒。

毛詩世本古義序 補遺

昔子輿氏言誦詩讀書，必論其世。又曰：詩亡而後春秋作。然則不明春秋之義，安識詩之所以亡；不論作詩之世，又安識詩之所由作也。故夫四始六義，雖爲吟咏性情，而一王褒譏大法，於此寓焉。用是播之聲歌，被之管絃，神人以和，上下以格。天子之事，孰有大於詩者哉。東遷以後，豈遂無詩，尼父刪定，別存商、魯。雖復及門西河、端木之徒，尚未易測其用意所在，況乎漢儒之詁釋，宋人之議論哉。然則未刪之詩，亡於王迹之既熄；已刪之詩，併亡於論說之多歧。蓋不稽時代以致汚隆，於論世之旨何當焉。吾友何玄子家世受詩，獨覩深旨，見夫詩中所載周事爲多，后稷而後，文王而上，其諸非廟祀追遠之作，斷之夏、商，使從其世。至風雅篇次，因人及事，義如貫珠，登之音譜以和其聲，證之名物以資其博，抽繹既精，引義甚廣，遂令分體之什，燦然編年之書。千五百年而後，何意復有斯人。學者誠能通卷讀之，其治亂所錯，直可上接乎書，而比於春秋之史。嗟乎，吾人生六藝散失之後，能使代有言，人有咏，不至如他時簡闕蠹蝕之難稽，則何氏翼經之功，於古之人何如耶。

古微書序

嗜古而不得其精，此說鈴書肆所與誚也。其精焉者，借古人之已事已言，即以自行其學力，稱怪呂覽、淮

烈、韓詩、說苑，全襲往語，交仍沓蹈，而亦復謂之著書，何哉。彼其志亦各有不可於一世，而微文寓焉矣。大都春秋而下無立言者，是以非古則無徵，非聖則不信。著書之林，其別有四焉：有祖古人而附其翼者，傳註家是也，太玄、元經，傳而疑者也；有臚古事而競其豔者，類誌家是也，玉海、學海、通志略，類而枝者也；有窺古之奧而徵其僻者，玄覽家是也，眞源、眞誥，玄而閎者也；有羅古之疑而發其戾者，辨博家是也，論衡、史通，辨而淵者也。國朝多聞，亦復數家，然丹鉛之所證，宛委之所起，而非之天中之所哆，歸雲出而狹之，以至筆叢、筆乘，遞互剿襲，後之人欲掩乎前之人以明其高，後之書實踰乎前之書以成其博。當其屬詞比事，采拾奇隱，挾爲家珍，各有矜祕自喜之志，而不欲令人測其所從來，此通習也。藉有人於斯，盡播其所拾之家珍而宣流海內，則向者皆失其奇隱矣。故有謂祕書不宜刻者，犯造物之所忌，造物忌焉，乃從昔學人之所忌也。苟忘于昔而不忘於今，其有功後學，不更偉哉。余嘗與友人言：上古書絕矣，周、秦之際，兩漢鴻儒，豈無遺文，斷玦殘鼎，適見適佚者，每於經疏、史志、諸類說部，頗見有散逸書目，或存其三數句，或僅其一二簡，而未有全牘，睹其通行。余用是疑此即向者學人所矜慎而不出者。及遇楚生孫子雙，乃能爲余暢而言之，曰：此書故在乎。生得而輯之，成古微書，約有四部：周季爲刪，秦先爲焚，兩漢爲綫，上古爲闕。生平自制義以外，屏去外慕，肆力經史，皆嘗爲之，摘字以成句，綴句以成章，衍章以成卷，聯卷以成集矣。余聞之穆然思，愀然歎曰：嗟乎，孫子天下之窮覽志士矣哉。其述刪也近乎傳，其述焚也近乎類，其述綫也近乎辨，其述闕也近乎史，雖未嘗負然立言，固已千古自命矣。蓋孫子抱其學，有不可於一世之意，世亦罕有能知者也。漢儒有言：扛鴻鼎，揭華旗，壯夫之力耳；儒生之力，疏通知遠，乃能百萬人。何則，學之爲力重也。今夫浮綺之詞，炫然譁衆，世豈乏人，顧亦卷然而易盡。夫其味淡聲希，不喋于時，而眞能與昔賢博達抗其緻者，則寥寥無幾焉，故稱乎學之力也。意中所懿憚，所榮慕之古人，以爲殊尤絕類者，今日所覩，眇眇章素耳，當吾世失奇士，吾何忍焉。子雙爲楚名家子，祖父四世，積有詩賦客，秋寓金陵，曾見其文章卓爾不羣，因延致樞署中，日夕恣討，坐臥一室，未嘗出門戶，相對逾冬春，偶偶如也。然其一啓頰，一舉指，無非書者，自書以外，輒不多及，其可以今人相視哉。且夫天地之大，奇珍上瑞，散流錯見者，何所不有。世眼如豆，曰所未見，輒咋舌縮筆，相顧而謂之亡，是謂之烏有，詎不陋與。今而後，知古之書未嘗不在，古之人亦未嘗不可見也。觀是書者，其小之而無之，則布帛菽粟，非聖不誦，自託爲醇儒；其大之而有之，則牛鬼蛇神，無書不讀，不失爲通儒。醇與通，任其所自取焉。此則余不佞爲行是書之意也。

申端愍公文集

申佳胤著

申端愍公集目錄

卷首

聖諭

諭祭文

輿錄幽忠以勵臣節疏　魏裔介

敬陳所聞以備諸察疏　王崇簡

幽忠可憫伏乞聖恩郵錄疏　周體觀

懇乞儀郵以普皇仁疏　張壬治

錄遺以助風化疏　魏裔介

禮部覆疏

祭田帖文

卷一　奏議

詳陳先著第一議

詳陳先著第二議

詳陳先著第三議

詳陳先著第四議

陳母節疏

挑外河疏

卷二　記　傳　序　行狀　跋

新建廣濟閘碑記

臨洺驛馬政記

侯生傳

永年縣志序

讀史摘要序

鄭儀之制藝序

和丸齋新藝自序

孔氏家志後序

贈文林郎杞縣知縣先考阜岩府君行狀

申氏家譜跋

卷末

明史本傳

申節愍公傳　華亭陳子龍

年譜

行狀　雞澤殷岳

欽賜祭田記　溧陽馬世俊

申端愍公祀田記　新安余維樞

杞縣重建邑侯申端愍公祠堂碑　杞縣丁　敬

內三院、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時。欽奉聖諭。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著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堂上官、詳察確訪死節職名。並實蹟、具奏。勿遺勿濫。內三院即行傳知。

維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初二日。皇帝遣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李奭棠、諭祭故明太僕寺寺丞申佳允之靈曰。烈士成仁。實志而沒。忠臣報國。捐軀以從。爾申佳允居心忠孝。秉性端良。値逆寇之逼陵。能舍生而取義。朕追思往蹟。宜表忠魂。特崇祀易名、用垂不朽。鑒其不昧。尙克欽承。

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題爲褒錄幽忠。寘聖朝之曠典。謹擧平日所聞、仰塵聖聽。乞發該衙門、再加體訪、以勵臣節事。臣聞運遇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有刎頸血諾、而酬解衣之遇。焚身滿族、以報國士之知。勁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礪砥柱於波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與日月而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表忠魂。崇重節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鼎、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孤臣。余闕實有元之義士。然而一帝一王。他務未遑、首先嘉尙者。誠以維持風化。振勵紀綱。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軌範也。自明政失馭。寇猾滔天。龍髯飲恨於鼎湖。坤配遺萩於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誠致命遂志、肝腦塗地之秋也。一時在京諸臣。雖不能策馬揮戈。如睢陽之死於縣竹。力疾苦戰。若卞壼之死於靑溪。然亦有仗節君前。橫屍闕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摧蘭蕙於一朝。流芳聲於千載。斯誠上帝之所矜憫。聖朝之所

嘉歎者也。伏惟我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設施、皆足羅軼前代、爲憲後昆。而昨奉上傳闡揚明季之遺忠。振發幽冥之生氣。尤爲化導之先資、致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明太祖、不約而同符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而死者。閣部則有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尙書倪元璐、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燿、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寺丞申佳允。詞林壽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馬世奇、簡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純德、陳良謨。部屬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鉉、中書舍人宋天顯、進士孟章明、順天府推官劉有福。勳戚中則有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駙馬都尉鞏永固、東宮侍衛周鏡、司禮監內臣王之心。斯皆一時殉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乞皇上將臣所奏、發下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質之故老之傳聞。或考之閭鄉之公揭。訛者正之。遺者補之。儻體訪既明、即行題請。宣付史館。浩氣長留於汗靑。祀諸鄉賢。芳聲永貫於俎豆。庶精靈未泯、將宣力於興朝。禎備可風。亦儀型於來禩矣。臣不勝云云。

奉聖旨、著詳訪確查具奏。禮部知道。

內翰林宏文院侍讀學士臣王崇簡奏。爲敬陳所聞、以備諮察事。臣捧讀內院欽奉聖諭云云欽此。仰見我皇上堯舜之德。嘉意作忠。雖異代之臣、猶惓惓於憫。臣既有聞於昔日。敢不仰陳於聖時。臣都人也。都城破日。臣以本生母故、嘗棲城外。潛伏草土。得聞文武殉難者。如東閣大學士范景文。即時投井。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王家彥、守德勝門被殺。刑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門。死於城下。其子進士孟章明、同妻王氏、縊於其寓。左中允劉理順、妻妾子女家人、闔門死者十二人。河南道御史王章、巡門城上、罵賊被殺。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巡視皇城、投身御河。母張氏、妾王氏、弟生員金鍒、俱投井死。兵部武庫司主事成德自刎。其母妻妹俱自縊。戶部尙書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燿、大理寺卿凌義渠、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左諭德馬世奇、太僕寺寺丞申佳允、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福建道御史陳純德、文選司員外許直、皆自盡。簡討汪偉、與妻耿氏同縊。四川道御史陳良謨自縊。妾時氏同死。惠安伯張慶臻、闔門自焚。駙馬都尉鞏永固、自焚其室。刎於火中。凡此諸臣、皆一時殉難之烈烈者。考其平生。非彈闍寺、百折不回。即正直立朝、忠貞夙著。推其生時犯顏敢諫。所以臨危授命不移。忠魂渺渺。埋沒無聞。恭逢聖朝。俯及幽冥。臣竊爲諸臣幸之。謹述所聞之最確者如此。此外尙有戚臣焚縊而死。以及隱忍一時、終於盡命者。迨夫宦官庶女、世職青衿、忠憤盡節者。其人雖微、其死同烈。所宜博諮、以仰副聖明勿遺之至意。至於逆闖入關。渡河時。長安縣知縣吳從義、投井死。山西巡撫蔡懋德。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皆自縊。甯武總兵周遇吉、與賊大戰死。其捐軀殉難、忠烈皆同。乞賜並察、以廣作忠之典。若彼誤國權貴、掠拷而死者。所當嚴駁、以仰遵皇上勿濫之諭者也。臣感逢聖主。謹陳所聞、以備諮察。字稍踰限。仰乞聖恩矜宥。臣不勝云云。

奉聖旨.著詳訪確察具奏.禮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周體觀謹奏.爲特舉之曠典宜嚴.既核之幽忠可憫.伏乞聖慈卹錄.以光信史事.竊惟湯有天下.顯忠遂良.武王克商.式閭封墓.載在典册.君臣交美.恭逢我皇上追比湯武.嘉興忠烈.特發上傳.察訪明季殉君死難.文武諸臣.給賜褒錄.誠天王明聖.扶植綱常.激發忠孝之大關也.其殉難諸臣.如原任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四員.業經部臣㕘核眞確.盡忠死節是實.然中分四保.以上十五員.列名題請.奉旨褒卹.欽遵在案.其中原任刑部侍郎孟兆祥.並子進士孟章明.大理寺卿淩義渠.太僕寺寺丞申佳允.御史陳純德.文選司員外許直.惠安伯張慶臻.新樂侯劉文炳.宣城伯衛時春等.九員.皆以眞實.不及四保.未與臣覽諸臣死難實蹟.或父子同盡.或闔門自焚.較之范景文等.尤爲烈烈.其保奏不及四上者.非各衙門見有參差.多緣已經核實.未敢盡疏扶同.竟以三保.未沾恩數.伏念皇上憫卹仁恩.特宣天語.詢錄幽忠.在部臣其難其愼.察核再三.以仰副皇上闡揚至意.徵獻聖德.傳之史册.永世無窮.而獨使孟兆祥等殉君死難.雖經部核.幽節既著.卹典見遺.恐諸臣伏處九原.未得與十五人並留金石.揆之我皇上憫卹初心.當亦有惻然不忍者矣.伏乞勅部.准行核錄.則一代大典.傳信無遺.華袞之光.垂於百世矣.緣係云云.

奉聖旨.禮部知道.

工科給事中臣張王治題.爲仰遵明旨.推廣褒忠.敬陳未卹諸臣.懇乞一併勅部議卹.以普皇仁事.臣見同科副理事官臣陳秉鎡.爲直陳闖見等事一疏.奉聖旨.但察殉難情眞.何拘三保四保.許直著旌合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臣跪讀之餘.仰見皇上褒忠闡幽.超軼三代.秉鎡之所請者.止一許直.而皇上之所推恩者.不止一許直也.在部臣愼重大典.亦止論保之多少.初未別其死之眞僞.死果眞矣.何論保乎.有保足矣.何論三保四保乎.彼諸臣者.生氣雖存.其骨已朽.倘其子孫.或若敖之餒.或葛衣行乞.假令死果不眞.誰敢冒欺罔之辜.誅此既冷之魄.諸臣中.除許直已奉明旨確查外.如孟兆祥.同其子孟章明.淩義渠.申佳允.陳純德.張慶臻.劉文炳.衛時春等八員.或父子相從而死.或與妻妾從容而死.或燬其著述而死.或闔門自焚而死.皆昭然耳目.毫無假僞.儻不能與四保之范景文等.共沐洪恩.又不能與續請之許直.並邀察議.似與皇上但察殉難情眞.何拘三保四保之明綸.終有未確.據實再陳.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題.爲殉難事同一例.孤臣獨未蒙褒.仰祈勅部再察.准與卹典.以錄遺忠.以助風化事.臣聞忠臣孝子.乃日星河嶽之間.氣所生也.有忠臣孝子.則有人倫.有人倫.則天地賴以不壞.故事關道義名節.雖無微而不揚.明主褒之.史官紀之.言官陳之.凡以激勸一代之士氣人心.非徒使既沒之幽魂.懔懔生色於九原也.我皇上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特發上傳.著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詳訪確察.明末死節職名.如范景文等十五員.孟兆祥等八員.先後俱蒙褒卹.於以扶植綱常.眞昭示萬古之懿典哉.諸臣爲不死矣.惟是死難情眞.而未經褒錄者.獨遺太僕寺寺丞

申佳允一人.臣竊傷之.夫佳允之死也.在甲申三月十九日.而其投井也.則於京師之王公廠.昭昭在人耳目間.豈可假哉.查禮部覆疏.原因太僕寺.順天府.保送投井身死.而侍讀學士王崇簡之疏.大理寺之保.俱稱縊死.互相參差.是以鑑之無庸再議.然佳允係太僕之官.而順天府有地方之任.則其察核.最眞最確無疑.未可以自縊之參差.遂使忠魂烈節.鬱鬱於寒泉之下也.伏乞皇上勅下該部.再加察訪.一體褒卹.如以太僕寺.順天府.與臣所保.俱爲未確.則宜行之直隸督撫學院處.再加察訪.然廣平禮義之鄉.其士大夫相與尸祝.而讚誄之者.則已久矣.臣見皇上昨諭內院.纂修順治大訓.凡忠臣孝子.賢人烈女.俱命博採.故敢補牘再陳.儻孤臣姓字.不致淹沒無聞.邀一覵之曠典.則法戒之新編.於以表忠勵俗.亦稗益風化之一端也.云云.

奉旨.禮部議奏.

禮部題.爲殉難事同一例.孤臣獨未蒙褒.仰祈敕部再察.准與卹典.以錄遺忠.以助風化事.祠祭司案呈.先該本部題覆兵科都魏裔介題前事.奉旨依議.魏裔介奏係三月初十日奉旨.爲何至今始覆.本內滿字魏裔介具奏.奉旨日期.又未寫.著明白回奏.欽此.除臣等遵旨回話外.隨於順治十二年八月十六日.行文直隸督撫學院.詳察申佳允死難緣由.去後.又於十月二十三日行催.今於十一月十二日.准直隸總督李蔭祖咨開.看得永年縣鄉宦.原任太僕寺寺丞申佳允.守義殉難.捐軀.允宜褒卹.祇緣行察之異.是以久未蒙恩.茲據道府確查申佳允.委係於三月十九日.衣冠北叩.投在王公廠井內身死.及察巡撫董天機咨文.並學院程芳朝咨呈內開.道府相同.並無異詞等因到部.該臣等議得申佳允.當日死節事蹟.部院衙門保送參差.未得與卹.今既經直隸督撫等院.詳察當日申佳允死節實蹟.委係三月十九日.投井盡節身死.應照范景文等例.一體旌表.奉旨依議.

祭田帖文直隸廣平府永年縣.爲欽奉上傳事.蒙戶部咨云云.該縣速撥官地十日.每日計地七畝.給殉難申宦家.以作春秋之祭.以昭皇恩嘉卹忠魂至意.該永年縣知縣余維樞.查本縣並無官地.二十八社老人等願輸價買給.蒙撫院批允.如議施行.今買得府城西南張寨村生員張華然地七十畝.每畝價銀七兩.共銀四百九十兩.俱係二十八社人等.公同捐資.已經丈撥交割明白.除申報道部外.即日撥與申宦家收管耕種.以作春秋致祭之用.申氏子孫.不得擅自典賣授換.若有勢豪強占.或用價私買者.以背旨論.依律治罪.仍將原地追還本主.其七十畝錢糧.世世照優免例.里社不得妄行攀派差徭.永遠遵守.以昭皇恩於無旣.爲此帖付申宦子孫.查照帖文事理.遵守奉行.須至帖者.

申端愍公文集卷一

明　永年申佳胤著

奏議

詳陳先著第一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臣申佳允奏。爲詳陳先著第一議事。臣疏陳勦賊有急著。有勝著。有先著。而此時最急無如用人。先著即急著也。制勝惟在儲將。先著即勝著也。其一曰以諮訪銓司之法。諮訪偏屬。請詳其議。按吏部司官缺出。本部發諮訪單於九卿科道、公舉中行推知才品卓越者。繳單到部。再加確覈。開列正陪。恭候欽點。蓋不啻其難其愼、務得眞才而用之也。兵部四司官銓除之法。何獨不然。臣願皇上勅下該部。自今以往。宜照臣部司官例。畿北一人。畿南一人。江北一人。江南一人。山東等十三省、各一二人。每遇缺出。該部發單諮訪。令九卿科道、公舉其雄才大略、曉暢兵機。或敭歷邊方。或曾辦勦寇、英敏甲科、功績顯著者。繳單兵部。移會臣部。列名上請。異日開府建牙、皆從此出。英才濟濟。何事旁求。臣所謂預儲師鉞之選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詳陳先著第二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爲詳陳先著第二議事。臣疏陳先著第二款曰。以薦舉邊才之法、薦舉

將才。請詳其議。頃者廷臣薦舉邊才。累牘連篇。滿紙誇詡。若人人韓范。在在孫吳也。一旦臨事茫然、致興乏才之歎。臣謂文吏作邊才、畢竟非衝鋒陷陣之料也。禦敵之事、全在得將。將將之要、全在選才。伏願皇上勅下廷臣、宜照薦舉邊才例、各舉將才。或同桑梓。或係宦遊。或得之傳聞。或得之目見。各舉武弁中之膽略超羣、技勇絕倫者。彙送兵部堂上官、同職方司、兵科給事中、公同確覈。不堪者。即行糾駁。以懲徇倖之竊。以備登壇之選。異日邊疆有警。即可按冊而求。較之白面書生、空談兵事者。不判若霄壤哉。臣所謂專責衝鋒之效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詳陳先著第三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爲詳陳先著第三議事。臣疏陳先著第三款曰。以保舉守令之法、保舉守把。請詳其議。按保舉守令之法、臣部已奉行矣。近日奉行、裁汰募練。裁通判、設守備。裁州判主簿、設把總。有一番更置。定有一番功效。但守把之官、專司練兵。豈容市井無賴之人、聊以充數乎。臣願皇上勅下兵部。宜照保舉守令例。令各將領、各舉所知。不拘資格。不拘廢弁。或精於火器。或熟於騎射。或驍勇善戰。或足智曉兵。某堪守備。某堪把總。各舉一二人。即將實蹟開款、彙送兵部堂上官、同職方武選司官、公同考驗。果堪實用者、請旨塡補。不堪者、即行駁回。仍連坐舉主。兵科都給事中、年終舉劾。以示勸懲。將見兔罝之彥、盡入網羅。臣所謂用備干城之求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詳陳先著第四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爲詳陳先著第四議事。臣疏陳先著第四款曰。以甄別京堂之法、甄別大將。請詳其議。按臣部甄別京堂。再三推敲、方得俞旨。今日之大將。何獨不然。夫所謂大將者。必其智勇兼全。韜鈐夙具。遇寇即能摧鋒。遇敵即能勇戰。爲三軍表率。爲萬里長城。爲九邊保障者也。若今之遇敵恇怯。不畏法而畏賊。不敢死而怕死。莫得其一弓半矢之用。此以之爲將、卒且不足。又何以當專閫之寄乎。臣願皇上勅下兵科會同兵部、宜照甄別京堂例。逐一推敲。斷絕情緣。力爲擔任。將邊腹各總鎮列其實績。悉其生平。堪任者留之。不堪任者去之。分別之中。寓鼓舞之意。臣所謂精提選法之衡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陳母節疏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爲臣母苦節堪憐。臣衷久鬱未展。謹瀝血控陳、懇乞聖鑒。廣孝治之仁。宏錫類之數。特賜旌表、以章婦節。以慰子情事。臣祖籍永年。傳家清白。歷延十世。世列衣冠。獨臣父化早年失怙。壯志未酬。孤苦伶仃。終身困阨。年逾六十。尚未有嗣。至六十四歲始生臣。越六年臣父見背。時臣母靳氏。年甫二十八歲耳。隨臣嫡母邢氏。撫膺長號。相對嗚咽。絕而復甦者再。同心矢節、鞠復遺孤。四壁蕭然。篝燈几照。臣年九歲。始入鄉塾。從師受書。閱八年、臣嫡母邢氏又見背。雙影相依。艱苦倍至。臣母以紡績、課臣誦讀。每至寒宵。嗚咽不輟。杼聲四徹。聞者唏噓。臣守嫡母制。十九歲服闋。入邑庠。明秋旋舉於鄉。下第十年、公車四上。至三十歲始成進士。三十年來。臣母荊釵疏布。茹蘖飲冰。風雨晦明。淚灑以血。其

生臣嗣臣者、毋以代父。其誨臣督臣者、又以母兼師矣。礪冰蘗之節、矢松柏之盟。蓄相丸背膽、不知歷過幾許酸辛。此臣所以中夜制心、稽首叩天而無從也。辛未釋褐、彼時即擬具疏上陳、臣母聞之、力爲戒止。曰、守節、婦人分內事耳。汝未服官一日、遽爲陳乞、貽我心以不安、非孝也。汝果能黽勉作令、無愧先人清白之遺。是日幸邀封典、榮及所生。爾時再爲上請、亦未爲晚。迨臣筮仕中州、與河災適患相終始。萬死一生、風波歷盡。中間省羽清獄、蠲己愛民、臣母無刻不躬以相訓誡。於甲戌年考滿、乙亥夏仰荷聖恩、賜臣父化文林郎、如臣官、臣嫡母邢氏孺人、封臣母軒氏太孺人。閱命之時、闔家感泣。在荷七年俸滿截考、皇上不以臣爲不肖、欽點銓曹。去年十月迎臣母至京、承歡菽水、而臣母又因水土不服、抱痾而歸。臣思親念切、夢繞慈闈。近有僕自里中來、臣急詢臣母近狀、僕述臣母形容漸瘦、飲食漸減。思臣之心、視臣更切。臣聞此語、憂心如焚、寸腸欲斷。又以入署未久、功令方新、未敢遽乞假歸。烏鳥私情、另疏呼籲。因思臣母一生苦節、不於此時披瀝於君父之前、更將何待乎。伏讀大明會典一款、凡民間寡婦、三十歲以前夫亡守志、五十歲以後不改節者、許令旌表。欽此。臣母守節三十餘年、揆之典例、實爲脗合。伏乞皇上特賜旌揚、容臣自備建坊、表厥宅里。不獨臣母千載精靈、凡天下之爲寡婦孤兒者、皆激勸稱誦皇上於億萬年矣。臣冒昧控陳、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挑外河疏

吏部考功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申佳允奏、爲守城先守關、議築尤當議豎、謹陳臣郡綢繆之策、仰祈天語申飭、刻期舉行、以作士紳急公之氣、以壯金湯永賴之基事。臣家廣平府永年縣、幅員雖小、實爲畿南要害之區。日者孤城無恙、固賴守令諸臣捍禦之力、實恃環城一帶水爲之捍衛也。城南汪里許有滏陽河一道、發源於磁州、遶郡治而下。昔年守土者、引之以護城垣、汪洋浩瀚、頗亦奇觀。關廂以外、則坦然陸地矣。比來民力以竭、此時而議創築重城、物力難繼。惟有因水之勢、而挑濬之、不傷財、不勞民、庶幾事半而功倍耳。臣令杞時、做傚宋玫浚池之法、不煩里甲一人、鼓勵鄉紳、合力共舉。至今人稱爲善。臣邑地狹民貧、饑饉洊至、斯時休養、而安集之、猶恐其饑寒迫而流徙之念生。即此浚池一事、宜如宋玫與臣治杞之法行之。斷不可派之民間、又增一害也。城以內、計見任鄉紳若而人、在籍鄉紳若而人、殷實舉監倌爲若而人、每人名下田若干、每田一頃、應挑若干丈、務極闊深、宛成天塹。按畝認工、勒期課竣。至若單䓁下戶、盡行豁免焉。而此鄉紳舉監人等、若無父母妻子、誰無身家性命。知必慨然樂趨、決不忍隔膜坐視也。關廂以外、大隄以內、亦如近垣水勢、一望無涯。異日即有他虞、附城屹然可恃、關存而城益固、壑深而壘益崇矣。且今因歲民饑、借此爲工、一節、仰而待哺於襄封之家、寓賑濟之意於力役之中、利在一時。況近隄之地、不比膏腴、皆斥鹵不便耕種者、漸開之以魚芡葭蒲之穫、利又在後世。自衛之計、人有同心、未雨之謀、到難緩待。臣避至愚極陋、願與桑梓諸臣交勸之也。至於固圉保民之策、何以有壑無堞、兵相隶之吁、何以有備無患。是在撫按有司、加之意耳。又不但臣郡一塊土、浚池一段事也。疏斯皇上頒敕施行、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申端愍公文集卷二

記 傳 序 行狀 跋

新建廣濟閘碑記

廣平郡誌曰、滏河出神麕山、達海。所經郡縣、皆兩崖高嬿。獨入永年界、西起曾島、東竟東橋、南岸一望平田。而北岸亦不過數十丈、狹者僅數武。隄削而下、河流曲折東走、若天造地設。精巨浸資灌溉、號地利焉。成化二十年、郡伯李公、倣西門豹遺意、始創利民閘。城南收賴。嘉靖間、高公尉酌水利、由大慈村鑿隄砌石、引水灌護鋸等村、分浚溝洫、教民秧稻、萬姓便之。後來建閘六道、李公實開始焉。七閘之一曰濟民、地界西閭村隄上、創於嘉靖四十一年之秋。蓋倡自司理石南楊公云。至乙丑之秋再修之、則濟庵李公襄厥事耳。郡人陳閎護等者、於邏城頭建浚河二閘。後來相繼而起。塹水上流、涓滴不下、稻種俱枯。至崇禎十三年、歲大饑、人相食、始剝樹皮、繼食道殣。既而有毋食子、夫食婦。郊關有以人肉市者、流離在道、死亡相枕藉。十人計無復之。擬引水灌田以救殘喘。西閭村隄居民李聯芳、擬於濟閘之東百步許、另議建閘。嗟乏資具、予附焉。眉白先生之後、先輸百金、首倡斯舉。請之太守歐陽公、公曰善。值郡侯以迎刃日出與鄉繁移吾邑、甫下車、軫念民艱、鋭意恢復。時天亢旱、麥苗漸稿、方謀所以斯一役也、聞之喜甚。遂於三月初九日、請督隄士、紅解金錢、重加獎勵。又捐俸錢四十緡爲助。父老歡騰、環觀如堵。黔緇綵緣下之依、信者

之害矣。躬親勸課，釃酒祝河，爰歌滿庭芳一闋，暢痌瘝一體之懷曰：趁曲隨灣，因高就下，生成一派膏泉。天公不應，求地不求天。況有仁人義舉，開渠鋪廣布金錢，對清流一時喜笑，此處可豐年。峴能迴嘯馬沙迷窩路，何日新田。浸求取霖雨，天地同憐。多少停耕待耨，兵火裏饑饉催殘，遙望斷千村萬落，救我淚潛潛。嗟乎，饑溺恫療，情見乎詞矣。衆心咸奮，按畝趨工，杵磐震野，風雨弗惱，抵四月八日告竣矣。侯由濟民之意，而充拓之，錫以嘉名曰廣濟。落成之日，士人索予一言載貞珉。予喟然歎曰：救荒無奇策，自古記之矣。千百年未有之凶歲，尚有孑遺哉。民之所利而利之，實尼扶其義曰因。蓋一字丹，千金劑也。昔高宗之命傅說曰：若大旱，汝作霖雨。後人爲之解曰：霖雨，是蛟龍之靈也，何能作。蓋枯槁裂而抱甕息，井泉通而囊澤來，人爲之能，信足以奪天工之巧，矧箕星之精，謂不足以彌旱魃之虐也歟哉。先民有言，洵不誣已。濟民闢依乎渠，廣濟闢依乎濟民，所謂因也。侯家視邑，子視民，以因爲創，以地補天，辦此血忱，用回天賜。若灑撫摩之淚，照流亡之屋，殫厥心矣，功其懋也。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侯其有焉。碑陰鐫尸祝肆新，視往詰之歎，亭亭更不朽矣。賴巽日霖雨天下，有如此河。歐陽公諱生生，號惺菴，江西廬陵人，甲戌科進士。郝侯諱綱，號賓如，山東齊河縣人，丁丑科進士。崇禎十四年辛巳夏四月吉日。

臨洺驛馬政記

我朝自定鼎燕都，遐荒通貢，西南絡繹，盡取道於臨洺，爰設驛站。派永年馬十八匹，成安一匹一分，肥鄉二匹三分，曲周八匹五分，廣平三匹六分，雞澤一匹，威縣七分，清河七分，開州十四匹三分，合計五十四匹，各有差。編定各歲里四輪流喂養，民蓋久苦難支矣。萬曆初年，郡守蔣公獨加軫念，力爲變通，酌議每匹工料額銀一百四十兩，著派定州縣，各按匹數，編入條鞭，照畝均徵，募里民諳驛事、習馬性者，支領應役，從前僉派里甲之害，遵旨禁約。於是驛有供應，農無奔馳，積年喂養之苦，一朝頓息，眞不易之良法也。無奈紛背旁午，當事者迫於度支告匱，遂議節省，勘合馬牌，每匹裁銀三十四兩，扣留解部，以濟燃眉。酌工料之有餘，補經費之不足，不過爲一時權宜計，豈知郵符之裁革，僅十分之一，工料之裁減，幾十分之三。較之常數，已不相敷，兼以時方多故，差役倍增，年穀不登，豆芻騰貴，雖欲以裁去之銀兩，辦極貴之草料，應極煩之差徭，寧可得乎。迫夫募夫多逋矣，驛站幾倒矣，乃議僉報輪應，蹈萬曆以前之夙弊，復任其恣情扳累、橫索包賠，剝閭閻之膏脂，塡難厭之谿壑，究使民生日蹙，驛害愈滋，吁亦無策甚矣。光山程公世昌，來守茲郡，洞知斯害，急同邑侯宋公祖乙，關會幾郡各屬，力請道院，諄復詳懇，兩院報可，會檄代題。十一年二月，兵部奉旨覆奏，咨行院道府，確議通行。時縣議得臨洺驛雖設自永，實非永私驛也，天下咽喉，永實當其地耳。當日裁則俱裁，今日復則俱復，則夫加添工料，不得謂永急而各縣可緩，爰計馬匹，每年益加錢六萬八千六百四十文，分派各屬，各照馬數，按地均攤，即原額編派，係外府所屬，不便催提者，仍分各縣代徵，以足前數，照舊召募，應付往來，務令種地者出錢，應募者出力，僉報之衆，散而歸農。如永年額馬十八匹，共該添錢一百二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文，代他府添錢二十四萬二千三十二文，共該添錢一百四十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二文。按地册載地，九千七百六十三頃八畝零，除優免二千六百七十

七頃六十二畝零，餘行差寄莊兩項，其七千九十六頃八畝零，通行加派，照前馬數，每畝該徵錢二文零八釐五毫零，他縣徵數類是。至徵發之規，貯收之所，官雖不啓其封緘，仍著嚴司其管鑰，侯徵完日，與原工料銀一百零六兩，併依期給領，不使吏胥有挪借侵漁等弊。兩公之所以媲美蔣公者，不既宏且遠哉。然兩公甯不欲以驛還驛、以民還民，兩相安於無事，惟是扣裁不可返諸司農矣，舊額不能充夫工料矣，邇廻卻顧，計無復之，姑爲是議，以救目前之急耳。不然，二文零八釐之派，豈遽加諸民哉。後之從我洺者，守兩公之成法，諒兩公之苦心，當兵戈既息，財用少充，速爲變通，使扣裁歸諸驛，加派歸諸民，驛民兩不觭累，義矣。尤當清察弊竇，嚴絕濫支，勿藉言僉派爲往例，溷而復僉，亦勿藉言加派爲救時，從而又派，庶飛差永脫，薄斂易完，民之受利於今者，可無廢於後矣。余於茲不能無深望云。

侯生傳

余舅氏儀封調杞令，未幾寇大至，維時杞城短垣耳，又傾圯，中土習於治平久，目不辨戈槍，寇數萬，肉薄環攻，一晝夜，賴紳士畜同心力，城以獲全。其時侯生之輪之力爲多，生名杜明，杞庠士也，素慷慨，明於忠孝大義，家世通顯，不以貲財自擁，濟人之急，貧交待以舉火者無算，或稱貸積十百，往往折劵去，凶年散穀，全活及於鄰封，於是邑中號爲長者。城守之役，捐貲募敢死士，與予同擐甲提弓劍，手放火礮，立矢石烈焰中，寇登陴，斬馘城下，僕陳良中流矢立斃，生不爲動。比寇退，議修銘爲久遠計，慨然出糈穀數十百，屹屹成金湯，生實首倡焉。丁丑，予內召爲銓部郎，壬午城遂陷，予懷念舊遊，南望雪涕，已而問侯生者安在，杞人曰：烈烈死矣。先是賊帥圍大梁，諸郡邑望風解散，杞無固志，稍稍潛出走，生憤甚，振袂裂眥曰：吾祖若父世居此，一旦舍去，獨以存亡遺邑大夫哉。且俱去，城勢無完理，是我自陷耳。率衆固守，然竟不支，城破身被數創以死。嗚呼，此可謂識去就者矣。今中原破裂，無完土，寇焰如燎原，雖守令之吉，乃其居民豪傑，多爲之窟計，志已貳矣，君誰與守。使人人如侯生，天下事尚可爲也。侯氏其先穎州人，徙杞八世，而傳大參公應徵，以直介有聲於時，是爲生王父。父承芳，母□氏。生敦樸好學問，積書甲於中州，皆手自讐校，十上省試不錄，晚廢去，以詩酒自娛，配翟氏，子三，延齡、延祚、延祐，皆諸生，能世其業。考功氏曰：杞蓋有鼎元劉滿陸先生云，先生明絕學，以綱常振末俗，居平黜稱忠孝事，鄉人甜之熟矣。故多感慕、礪名節，而侯生以忠死，侯生一布衣士，可以不死者，見夫忍恥圖苟活、夙痛心焉，志所不能堪，奚必有士哉。然使若人不一用其志，徒以布衣死里閈中，則又世道之可慨也已。

永年縣志序

永附郡，無專志。志纂於東平宋侯（諱祖乙，東平州人，進士，崇禎八年任。）至齊河郝侯（諱綱，山東齊河人，進士，崇禎十三年任。）董下車之日，乃告竣。三載政成，芳猷煌煌，立功立言，其足不朽。宋侯有造於永，於志已見一斑矣。郝侯調永之始，（由肥鄉調[illegible]。）關心民瘼，銳意興除，倡興橫閘之議，而萬姓之積憤抒矣。首建廣濟之閘，而千畝之美利溥矣。栽米豆之徵，孑遺續命之膏也。申災荒之請，流亡照屋之燭也。練兵固圉，習奸禦侮，網賢造士，賑學恤孤，善政鱗鱗，不勝紀載。士民擬續收新積，用成完乘，而郝侯則謙謝不遑，曰：尹之政，弗敢掠也。稱政之美，亦可宗也。抑

抑之度。遊廣不居。則又浩浩乎泝河漢之無極矣。姑紀其略。以俟後來。

讀史摘要序

二十一史、史繁矣。廢寢食。窮歲月。讀未必竟。卽竟矣。亦未必記憶也。多亦奚爲。予甚苦之。偶編全帙。摘數條、付涵兒鈔錄、壽厥梓。俾讀史者心眼爽然。曰某人必傳。某事必不朽。某議論孤行於上下古今、必不可磨蝕。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娟玆八十三條、何必不蔽二十一史也。始漢終宋。邈遠之與究竟、槩焉。曰總以存其要者云爾。

鄭儀之制藝序

吾社諸兄弟、皆一時英雋也。其間尤超越者、推儀之爲白眉。儀之鍾兩間之秀。夙具靈根。而精神所嚮往、又復津津好古。家之塾。一小閣。讀書其中。涼夜篝燈。長吟不輟。亦忘其戶外之參橫月落也。造詣日邃。文藝日工。每搦管、妙緖元機。霏霏瑞瑞。而隻字片語、直將吞吐千秋、廻絶一世。以故屢試有司、慨負然冠多士。衡文者無不賞爲青錢選。乃辛酉之役、竟致造物所尼。歸來益奮志下帷。掩扉謝客。三年閉聲色貨味、澹然不染於衷。而一片苦心。刻刻與經史相印合。其下筆。更嘔肝吐膽。領異標新。凡考究窾竅。斤斤務元。惟求會心而後止。今秋北上。果脫穎而出。蓋文章信有定價耳。儀之王父爲名太守。尊公由儒彥昔成均。儀之家學淵源。克繩祖武。明春射策。聯奪傳臚首唱。鄭之閥閱。必看隆隆再振。其同社諸兄弟、不相與彈冠稱慶哉。

和丸齋新藝自序

予做秀才僅八月。爲孝廉竟十年。刊和丸草。在秀才英發時也。人爭羨之。刊公車稿。在孝廉蹭蹬時也。人幾厭之。今春之役。幸捷南宮。偶走長安書肆中。見有懸和丸草者。閱之不覺失笑曰。花樣不新。那堪人眼。三年前之公車稿。已敝帚矣。又安有十年塵土之和丸草哉。梓人索近稿不已。爰簡奚囊。聊搜數藝。敢云不失故吾。亦曰傚顰處藁云爾。羨與厭。又奚暇問世耶。

孔氏家志後序

邵子曰。仲尼以萬世爲土。故帝王師和。代有消歇。而素王一綫。卽雜霸之閏。統諸子百家之曲學。罔不奉爲斯文鼻祖。無敢貳焉者。豈仲尼不朽於人心哉。人心中各鍊一仲尼謂也。闕里孔庭。代有闡揚。而當儀一系。與衢州荷恩數。我國家崇禮師儒。典蓁渥、制蓁厚哉。小子綰綬澄儀。日與覩封國學諭之孔君。指點先侯所封溦壤。斷碣殘碑。并誦當儀家志。乃知孔氏之竟而當也。自武德始也。山東頻難。貞觀爲保全聖裔計。而封襲聖於宋故城。蓋微子始封在焉。其當而闕里也、自元和始也。閱五世東土底平。惟旣有歸竟議。而留惟一於楮堌原。蓋襲聖丘壠在焉。其當而韓徙儀也、自至元始也。水災遷徙。世祗有文學詔。而授孔秀爲儀封簿。官而附籍。蓋亦曰先聖振鐸之所在焉。且展卷而仁義道德之英爽宛然。展卷而六十四代之血脈井然。展卷而累朝之殊恩隆遇、敕制命誥犖然。展卷而昔人之奏疏、文移、碑銘、序誥秩然。典而核。詳而有則。雖家乘、洵信史哉、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致慨於文獻無徵。今日者。國學君與數十子衿

翬、英英振起、而獻足矣。當儀一誌。與孝思錄。英葉集諸篇並傳。而文足矣。足則能徵。徵則悠遠。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故宜與闕里大宗。並垂鑒於萬萬世哉。小子讀聖人之書。食聖人之報。叔聖人之土。而交聖人之裔。祗獨親。致聖人之譜牒獨悉。倘亦沐聖人之教澤獨奇。而獨深者乎。烏能無一言綴簡末。

贈文林郎杞縣知縣先考阜岩府君行狀

先君見背時、不孝甫六齡耳。先君音容色笑。僅可追摹彷彿。而微言懿行、恨不能記憶什之二三也。卽家慈亦不過摭舉一二往事。先君隱德、善韜晦。舉動不令室人知。前休湮沒。終天之恨也。慟哉。謹掩淚而強撮其大都。先曾祖諱緖。仕徐州倉大使。精書算。持大體。慷慨盡職。先祖諱洲。邑庠生。風流儻儻。不事家人產。雖環堵蕭然、而處之裕如。尤曉通音律。縱放詩酒。爲儕輩推重焉。先祖生二子。長諱俸。次卽先君諱化。號阜岩。蚤年失怙。榮榮靡所依。稍長、就外塾。從里中先生遊。性聰慧、過目成誦。因家事蕭索。東條艱窶。慨然曰。吾母春秋高、而吾受書於外。何以承菽水歡。謝書欲何爲。遂輟業焉。乃躬貿易以自給。與兄俸竭力事母。互相友愛。宗族鄉黨無間言。次妹尙幼。恩勤撫之。時家徒壁立。僅能存活。而母子兄妹之間、太和常自盎然。兄先故。遺孤女一。甫八月。先君鞠育、備於己出。萬苦千辛。無間寒暑晝夜。長成、爲之婚嫁。稱貸辦粧奩。時人義之。長妹適王。貧而有三子。先君召其仲子、養之者數年。不幸夭折。又召其季子養之爲己子。爲之娶婦。訓以生理。先君故、未幾而季亦死。次妹適杜。杜世宦而家饒裕。先君與之借力供母。若愛若誠。無所不至。母疾篤。一切後事。各矢心自致。且語妹云。妹以饒於力。故平時奉母。吾不能先而讓妹。今母將辭世。此際所最重者棺槨耳。人子畢世之恨。具在於此。於此遺擲、永無自致之期矣。吾當獨力營之。不能讓妹也。傾其所有。備極堅美焉。父母歿後。數十年間。追遠之誠。無一息懈。而塋在臨洺鎭西。距郡城七十里許。乃於生旋忌日。歲時伏臘。或策蹇。或徒步。畢竟往。往往則栽植墓木。焚燒紙錢。輒流涕不能語。墳東南買地二十畝。歲輸正賦。尤宗祠中所不肯爲者。先君雖未深習經書。而於上下古今、理亂興衰之故、無不了了胸中。稗官小紀。野史外傳。尤能抵掌而談。鑿鑿不爽。至其與骨肉兄弟、絕無近世機變之習。而復介潔公耿、不忮不求。自少至長。絕不見一暴厲之容、憤怒之詞。雖性極恬和。而亦不受侮玩。時一凡獨坐。瞭婦怡怡。而肆中老少環立。不命之坐。不敢坐。里中少年儇佻成風。一見先君。卽爲斂跡。凡所爲不善狀、富受官司扑責、不欲聞於先君。有李姓者。中邪祟病。癲狂。披髮跳叫。動以瓦石擊人。人不敢近。一見先君。便伏地痛哭。尤異事也。先君性嗜酒。微醺卽止。不及亂。恬泊自持。遇貧介卽引濟。從不一揖。同邑虞紳。半鵬瓜葛。竟年不一面也。時族鵬鼎盛。甲第蟬聯。兄鬷樅岩開府雲中。紫岩掌禮垣。屏岩汝南別駕。友石守莒州。石岩令息縣。牧岩鑑庵俱孝廉。極一時之盛。而先君從不出諸門。同。登紳。膺紳。草布自卑作也。昔何有焉。元日拜賀之外、足跡不一至其門。樅岩伯笑曰。三門三弟。倔強猶昔。其酒強招之。竟日穆如也。先是樅岩僉憲磁州。先君貿易入其轄。同行者私語於人曰。此司道弟也。先君聞之。急命返棹。詢其故。曰。吾兄爲此地風憲官。而我以一介布衣、爲人物色。豈不貽地方累。尙者歎服而退。肆中偶被盜。火甲夜執之走。告先君至中途。問其狀。曰。鄰人之婦也。先君云。我去而婦彼執。定當鳴之官。此婦何以見若夫。非粱上

竊,卽井中泥矣,其速釋去,但曰申某未之知,可也。一夕坐月下,見壁側有螢火光,家人掘其地,內埋窖
鏹以萬。中若有物者,先君曰,吾薄福人也,得之不祥,且掩之,嗟乎,釋盜不問,有陳太邱之風焉,揮金不顧,
有管幼安之誼焉。先君豈可於今人中求之哉。先君中年無子,得一女如掌中珠,先所育伯氏女適高姓,
高固市井儈,而伯氏女尤險詐而深刻,反視先君親女爲眼中釘,日夜謀所以陷傷之,侍婢爲之不平,先
君曰,吾女有我在,吾兄亡,遺此弱息,安可與較,或者撫育未至乎,不然,何人情相遠甚也,愈養愛恤,始終
不替,先君慷慨好施予,遇貸則假,遇乞則嘯,鰥寡孤獨,顛連困苦之人,量力之所至,供爲助給,而修橋葺
路,靡無不殫厥心力而爲之,獨不好浮圖,曰,其外道也,將焉用此,由是年彌高,德彌邵,篤德之名,達於遠
邇,內而本宗,外而戚屬,以及鄰交市肆之夫,咸以真實之心結納之,以樂易之風感孚之,故貴賤賢愚,尊
卑大小,無不親炙欽慕焉,生平與世無爭競,從未履於公庭,鄉飲大典,邑侯敦請,遜謝者久之,曰,我何
人斯,而與子大夫折節,寧不貽羞縉紳,堅辭之,事遂寢,行年六十無子,而女于歸後旋殞,殞之前三日,閉
目不食,所談俱因果事,若往修於司命者之前,曰,吾願往事,但如吾父何,久之,隨慨然喜曰,往矣,往見吾
費力如斯,乃幸有此父,其抱之而歸,吾去矣,左右皆附之,乃遽然長逝,越數年後,而不孝生,先君時年六
十四矣,先君喜不孝之生也,終不能忘情於女,痛惋殊甚,竟日黯然,閉門灌溉花卉,調養魚鳥,以寄寫無
聊,越六年無疾而終,終之日,家慈詢後事,曰,吾平生無一善狀,但內省此心,仰不愧天,俯不愧人,暗室不
愧衾影,晚年得子,成者其克昌乎,且叮嚀家慈曰,勿以婦人之見,姑息養驕,俾此兒貽玷家譜也,又何言。

又何言。卒之日陰雲四合,霪雨如霰,遐邇之人聞之,無不拊心頓足,揮淚失聲,而里中耆舊猶於數十
年後,稱頌咨嗟,津津不去口,先君生於嘉靖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卒於萬曆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得壽七十,距今二十八年矣,不孝舉孝廉,便欲請銘鐫石,而鈍材蹇吻,每一搦管,輒泣下霑襟,弗能措一
詞,今日成進士,作令三年,邀茲恩典,榮及所生,爰因兄竄先,謹撰先君小傳,旋而又細詢家慈,兼憶平昔
得之叔兄暨聞者,雜陳錯綴,而不備不文,竟未悉先君休美之萬一也,則不孝終天之恨,亦終天之罪耳。

申氏家譜跋

吾族舊矣,譜未梓,闕事耳,靜齋兄篋中獲一譜,藏十年,鋟付梓,并以附考功府君引言,附王太史,張孝廉
兩傳,表厥懿,誌不忘也,世系圖闕,家譜闕,九世十世宗支闕,山墓圖闕,誥勅碑銘行狀闕,外傳闕,闕不一,
譜雖梓,猶闕事耳,有補闕備闕,俟來者焉,期以異日,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閏正月,九世孫佳允題於
司功公署。

申端愍公集卷末

明史本傳

申佳允,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知縣。縣故多盜,允嚴保甲法,盜無所容。霪雨河決,艤舟怒
濤中,塞其口。擒大猾賀二洪,以才調杞縣。八年,賊帥掃地王率萬人來攻城,士氣多卹,允募死士擊走賊,因
號其城。唐王聿鍵勤王,將抵開封,諸大吏惴恐集議曰,留之不聽,行,守土者且得罪。允曰,惟制王可留之。
衆稱善,用其計,治行卓異,擢吏部文選主事,上備邊五策,進考功員外郎,佐京察,大學士薛國觀傾少詹
事文安之,安之,佳允座主也,事連佳允,左遷南京國子博士,久之,遷大理評事,進太僕丞,與馬近嶽湖者
自成破居庸,歎曰,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遍謁大臣,爲畫戰守策,皆不省,貽子涵光等書
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也,命不可逃也,天下事莫不壞于貪生而畏死,死于疾,死于利,死于刑,
死于房幃,死于戰鬬,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
則行之,京師陷,趨邸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從者請易服以避賊,佳允曰,吾起微賤,通籍十三年,國事至此,
敢愛死乎,兩僕環守不去,紿之曰,吾不死也,我將擇善地焉,下馬,旁見溝距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
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年四十三,贈太僕少卿,諡節愍,本朝賜諡端愍。

申節愍公傳　華亭陳子龍

申端愍公者。名佳胤。字孔嘉。其先曾之屯留人。後東徙永年九世矣。考同贈考功員外郎阜岩公化。行隱德。公生六歲而孤。家貧特立。無所仰給。母軒太安人。織紝持門戶。日或不再食。而公自童稚時以節操剛正自厲。向人無饑寒之色。人莫測也。十九補博士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又十年始成進士。拜儀封令。儀封小邑。民譎僄易治。公減省條教。一意休息之。大河界邑中。河以北多劇盜。公修閭黨之政。令民自約束。使奸無所容。又廣置耳目。明設購賞。盜皆出奔。枹鼓罕鳴。民以安堵。邑有大豪張申。爲姦猾亂治。民家訟獄靡無不爲軒輊。即令有所興革。必先與參伍。否則格不行。反持令短長。令遜謝乃已。前後經數令。莫敢問。公至。立按之。罪至死。境內震慄。居一歲。大霖雨。河決。公驗所欲渡。常雨大作。晦冥不辨。吏民數千人爭叩頭請公登岸。公不聽。親操圭璧沈白馬。負薪柴。督士石爲捲。若夏屋者以十數。塞決口。水爲之卻。隄以立成。滿三載。舉治劇。徙杞令。杞壤大而俗侈。公清嚴自持。造謁不行。廚傳翛然。無纖芥之饋。會是時寇掠諸盜大起。有號掃地王者。率精賊萬人。環攻杞一晝夜。公戎服登陴。親之手劍斬叛渠。傷指不退。夜出奇兵奮擊賊。賊敗去。公聚父老謀曰。賊雖退。爾城短垣卑。不足以任樓櫓。嫣工庀材。易以堞埤。三月告成。民不知役。以治行尤異。擢吏部文選司主事。方先皇帝時。懲貪法嚴。而士大夫賄殖不少衰。銓司爲尤甚。雖扃戶深居。而外相通關。廣開阡陌。公踽踽介立。非其人不與交。退食蔬水。精誦道日。人莫敢請間。衡量人物。剖別邪正。斷斷如也。會邊事急。公條上便宜數端。上皆優詔答之。久之。轉考功員外郎。當大計吏。公爲協理。貶黜無所迴避。罔不審當。仕路爲清。而權貴弗善也。韓城方柄國。排斥善類。不遺餘力。公之師文先生與韓城有郄。中以微法。并及公。公上書太宰。盛言文先生清端。蜚語無左驗。願身獨爲師受戮。讜不聽。降南京國子博士。研洞經學。於毛詩論語多所發明。韓城敗。諸正士稍稍召還。公遷大理評事。又一年。遷太僕寺丞。甲申以牧事出巡近畿。聞賊薄居庸。分兵自常山入。發南郡縣兵風奔潰。或勸公京師危在旦暮。公幸在外。可徐圖進止。勿與其難。公毅然流涕曰。我倘知京師必不守。我君在焉。安危共之。何所逃避。遂策馬至都城。時三月十二日也。門扃者一旬矣。即入徧謁諸大臣。畫戰守之策甚悉。俱不省。公貽其子涵光書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逃。吾受國重恩。當以死報。時齊鬘或問公有髮。薙髮可免。公曰。是倖活也。不可。曰。庶幾得當以報漢可乎。公曰。此亦藉口耳。能則任爲之。十八日。賓客爲仲子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逃他所。公笑曰。我此來何爲者。苟避也。無寧不入。我以孤童隨老母起微賤。主上不以爲不肖。食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何所復顧。獨念太安人年老逢難。長背罔極。然辱身以辱親。不孝滋大。我志決矣。顧視兩僕。僕固守不去。給之曰。我自擇善地。主

毛公廠有權睢巨井。馬兩僕知公意。急挽公。公裂衣躍入。兩僕呼號。垂綆救之。公在下呼曰。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毋過戚也。遂沒。時年四十有三。公性儉素。雖歷華要。不營生產。居處甚薄。與人交平易無崖岸。而中實耿介。嗜讀書。非公事手不離緗素。於詩好杜少陵、何大復。云子涵光、涵盤、涵盼。皆世其業。涵光才尤高。工文章。

陳子自記曰。儒有見死不更其守者。平時裝臨仕。享鼎食。見國將危。搶地而斷。越境乃免。若臣之義。何其

薄哉。古之志士。可以不死而必死。恥僥倖也。是故申蒯逐舜踊左臂。宏演還衞肝用剖。趙甲一鳴雞門死。莒穆遇難。厲耐殉。彼如不死。固無譏焉。申公出次在外。入國赴難。可謂忠矣。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其公之謂與。

年譜

萬曆三十年壬寅。閏二月二十九日寅時。公生。

我申。亦山西屯留人。元末、避亂徙居絳縣。二世祖諱滿。明初赴山東掖縣令。道經永年。得吉壤。因遷始祖諱文美。櫬葬聽胡山之西。今祖塋是也。是爲永年申氏。始初居石碑口村。後仕宦者多。乃入郡城。三世祖諱逵。以人才仕至汝寧府知府。加布政司參政。四世祖諱留。舉賢良方正。徵至京。引疾不仕。以詩書教授里中。號二經先生。五世祖諱協。號壁簷。累封奉直大夫。戶部郎中。六世祖諱緒。徐州倉使。兄綸、登宏治乙丑科進士。仕至雲南副使。七世祖諱羽。庠生。高才不遇。家遂中落。八世阜岩公諱化。即先大父。以家貧不能學。裝於那、盤軒。時諸從兄弟。佐爲都御史。巡撫大同。偉、贈在給事中。偉、汝當府通判。儒、知息縣。中清、守莒州。儲。中道。俱舉人。一方推鼎盛。公獨落落剛介自守。事母孝。好施予。隱德。初艱於嗣。一女適路氏。一旦病且死。忽閉目自語。我固願往。奈吾父無子何。已而笑曰。嘉兒嘉兒。好將去。不難。視母軒生公。先大父年六十四矣。人以爲積德之報。其後必昌云。

三十一年癸卯。公二歲。

三十二年甲辰。公三歲。

三十三年乙巳。公四歲。

三十四年丙午。公五歲。

三十五年丁未。公六歲。

三十六年戊申。公七歲。

正月二十四日。先大父卒。時家貧。中外無所倚。祖母紡績以佐饔飧。有時不繼。

三十七年己酉。公八歲。

三十八年庚戌。公九歲。

初就外傅。行里巷中。目不旁視。讀書刻勵。不待督責。寒夜一燈。書聲與杼機相答。不夜分不止也。先伯祖諱倖。無子。一女適高氏。甥皆獵悍無人禮。欺公孱弱。所以陵之者備至。祖母撫公飲泣而已。

三十九年辛亥。公十歲。

四十年壬子。公十一歲。

四十一年癸丑。公十二歲。

四十二年甲寅。公十三歲。

四十三年乙卯。公十四歲。

四十四年丙辰.公十五歲.
邢安人卒.
四十五年丁巳.公十六歲.
四十六年戊午.公十七歲.
服闋.冬娶先慈靳安人.外大父草堂翁諱一鶚.富饒多大度.好相人.一見公.奇之.使人道意.遂委禽焉.
諸戚皆不悅.曰翁素貴.此女乃以字貧子耶.翁不聽.
四十七年己未.公十八歲.
十一月三十日丑時.長子涵光生.
泰昌元年庚申.公十九歲.
赴童子試.府冠軍.以第二人補邑庠生.公初從學李端吾先生際盛.長乃從族兄瑶星舉業.又從再從兄爾尤講性理.綱鑑.爾尤萬曆乙卯科舉人.瑶後亦舉天啓丁卯科.
天啓元年辛酉.公二十歲.
赴通州道才試.督學御史左公光斗奇其文.拔冠十學.秋以詩經中十八名.房考爲中書舍人光州楊公景明.刻和丸草.遠近爭傳誦之.公性至孝.故齋稿皆以和丸名.志不忘也.
二年壬戌.公二十一歲.
會試下第.
三年癸亥.公二十二歲.
四年甲子.公二十三歲.
五年乙丑.公二十四歲.
會試下第.刻公車稿.
六年丙寅.公二十五歲.
與郡中名宿結社.制藝之外.間作詩歌.於是詩名大震.
七年丁卯.公二十六歲.
崇禎元年戊辰.公二十七歲.
會試下第.八月十八日申時.次子涵煜生.公自以連舉進士不第.奮志下帷.讀書於滏南韓家屯.屏絕人事.
二年己巳.公二十八歲.
作詠史絕句百首.
三年庚午.公二十九歲.
十二月初一日亥時.長女生.

四年辛未.公三十歲.
成進士.名在三百三十二.廷試三甲九十五.奉命觀政.房考爲侍講文鐵菴先生安之.刻和丸齋幷小品二稿.七月筮仕.得河南開封府儀封縣知縣.八月赴任.時中州尚全盛.儀小邑易治.公簡省條教.一切與休息.政聲大著.時進諸生課文藝.自公多暇.里中故舊來者不絕.飲酒賦詩以爲娛.刻君子亭詩集.四書鐸.詩經鐸.行於時.
五年壬申.公三十一歲.
大霖雨.河決.公躬冒風濤中.冒雨指揮.決口隨塞.邑人得免漂沒.邑有巨猾張姓者.武斷爲鄉曲蠹.凡諸姦某必先關白.乃以告令.令不當意.則以他事中傷之.公擊其罪.置於法.邑人大稱快.邑東鄰曹濮.稱盜藪.公嚴閭黨之政.使奸無所容.盜皆弃出境.
六年癸酉.公三十二歲.
分較豫闈.得范廷茂等五人.冬兼署杞縣事.杞令入覲中道返.公在杞未幾.政教大孚.及杞令行取去.士民請於諸上官.願得公爲令.
七年甲戌.公三十三歲.
當事者以公才堪治劇.特疏題之.冬調杞縣.杞巖邑.號難治.公鎮之以靜.聽斷明敏.人人欽服.方署事時.劉公理順尚爲舉人.公重其守.事事咨訪之.交相得也.是歲劉公中鼎元.

八年乙亥.公三十四歲.
正月.流賊號擁地王者.率衆數萬餘.突至.時承平久.民不知兵.杞城土垣多傾圮.踰羊可上.公率士民登陴死守.賊肉薄環攻.百道俱進.公調度有方.親督戰.手馘悍卒.懸金募死士.無不人人奮勇.多所斬獲.賊奪氣遁去.杞城廣九里許.是夜.公徒步巡城幾十週.趾甲爲脫.賊退.進紳士爲久遠計.大築城.易土爲磚石.三月告成.民不知役.至今屹然如金湯.詳載杞志.是歲考滿.贈大父如公官.祖母邢.贈孺人.先慈封孺人.子涵光娶婦盧氏.甲子科舉人儼允公女也.
九年丙子.公三十五歲.
復分較豫闈.闈易經.得李兆民等六人.偶閱書經房.得一卷甚奇.以示主考.首薦之.乃商邱吳伯裔.名士也.故吳終身執弟子禮.方入闈時.唐藩越境將赴都.藩使者大恐.集諸公議曰.留之不聽.行則守土者且得罪.奈何.公曰.惟周藩能留之.他人無能爲也.藩使者大喜.如公指.唐藩遂止不得發.
十年丁丑.公三十六歲.
入覲.舉卓異.陞吏部文選司主事.益自恪謹.門無雜賓.苞苴饋捐不得入.日抽短帙.咨詢人材.有所聞.即手疏之.秘不示人.每十考間及.言其人顛末甚悉.主者嘉嘆.時有春明集.
十一年戊寅.公三十七歲.
上疏陳太孺人孀節狀.得俞旨建坊旌表.九月十五日寅時.季子涵盼生.考取保舉.首拔貴池劉伯宗

城爲知州。江南正人領袖也。冬。上備邊五事。俱下部議行。時朝臣多因黨與。鮮中立者。公嶄然無所偏倚。嘗曰。人臣一著依附。便是私。小人勿論矣。即依附君子亦不可。

十二年己卯。公三十八歲。

爲次子涵煜聘婦李氏。湖廣道御史春蓁公女也。

十三年庚辰。公三十九歲。

陞考功司員外郎。覃恩再贈大父如公官。邢孺人贈安人。軒太孺人封太安人。先絃封安人。冬。協理大計。於善類多所護持。事小不悅。思有以中之矣。計典畢。公見時事日非。作懷歸詩三十章。浩然有去志。時薛韓城當國。抑折正人無遺類。公師文鑄菴先生。與薛素有郄。薛以他事羅織。中文以微法。牽連及公。公上書冢宰。言文先生清端有重望。蜚語無左驗。願獨以身受嚴譴。不許。謫南。遂改南京國子監博士。八月歸里。角巾野服。與二三老友。吟嘯南園。詩有南園集。

十四年辛巳。公四十歲。

八月赴留都。留都人士聞公至。人人欲望顏色。問字者無虛日。時論南雍者七人。皆賢者。如姚都諫思孝、王給事之晉、李侍御模、望尤著。公作南雍七子詩。黃石齋先生道周拜杖南旋。與公把臂。極相推重。爲留連數日乃去。書寓中一聯云。俸薄難供鶴。官閒但種梅。故時自號梅鶴寓人。詩有秣陵集。

十五年壬午。公四十一歲。

給假旋里。時韓城敗。賜死。諸正人稍稍召還。遷公大理寺評事。赴都候警。道梗還。歸守城。宿城頭者月餘。

十六年癸未。公四十二歲。

春入都。陞太僕寺寺丞。公在南及家居三載。不以一字通朝貴。諸故舊有欲汲薦者。力止之。時周宜興用事。附之者立致顯要。公爲周辛未所取士。至都不一投謁。一日遇於朝。揖而退。周目送之曰。彼修然者誰耶。或以公對。周恚曰。申君少我耶。焉有門下士。令座主不識其面者。或以尤公。公笑不應。未幾。周敗。亦賜死。附之者皆蹤竄。無敢往哭。公獨哭之如禮。經紀其喪南還。冬。嫁女曲周路澤農。濟撫都御史振飛公季子也。范公景文還朝。與公一見爲莫逆。酬唱和詩。共裝潢爲册。同人傳和之。詩有後春明集。

十七年甲申。公四十三歲。

二月以牧事出巡近畿。未幾。闖寇漸逼京師。所至擾攘不守。朝臣或借事出國門。則疾馳去。所親謂公。身既在外。可徐圖進止。無及於難。公叱之曰。吾君在焉。安危共之耳。奚避。乃間道抵都門。蓋三月十二日也。門扃者旬餘矣。公入謁當事。畫戰守策。皆不省。知大事已去。時子光泰母及幼子暨居里中。煜倘稚弱。隨祖母在京邸。公遺書與光訣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重恩。誓以死報。不復顧家矣。儕輩或就問公。脫有變。難幾可免乎。公曰。是倖活也。不可。問。庶幾得當以報讎如何。公曰。此亦借口耳。能則任爲之。十八日。召賓客與子煜行冠禮。曰。昔人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吾以成

人望子矣。因以所著詩文付煜曰。好藏之。吾無長物。生平精力見於此。是晚飲食如常。爲煜備言齊家立行之道。十九日。闖城破。冠帶拜太安人曰。母勿驚。兒不敢遺母辱。遂騎馬出。時大名成公克鞏爲庶常。鄰居。公過之。以老母幼子爲託。曰。恨不得溪流一泓。畢吾事。井太促。殊悶人耳。復騎馬至王公廠。左右請易服避他所。公笑曰。吾此來何爲。苟避也。當不入矣。國家事至此。豈忍苟活。獨太安人年老遭難。用是拳拳。然辱身以辱親。不孝滋大。吾志決矣。視兩僕固守不去。紿之曰。我擇有善地。下馬行。有滋畦瓦井焉。北向再拜。呼聖明者三。兩僕知公意。急挽公。公奮袖。袖裂。遂投井中。兩僕呼號欲救之。公大聲叱曰。吾督不生。何救爲。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義不能顧母矣。時井水淺及腹。乃坐而沒。京師井皆覆以石。三四竅而小。以防溺者。是井在園中。故口闊。公蓋定志非一日矣。越日昇至寓。笑容如生。兩日炯然。太安人撫哭曰。兒不瞑。爲我耶。作忠臣。母何憾。乃瞑。方家人遶哭時。一人叩門。縞衣杖錫而來。驚視之。公同門友林公蘭友也。哭曰。我知公必死。今果然矣。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異日不敢負公也。顧左右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題明揭驅報國忠臣申公之靈。復題於櫬曰。死爲藎臣。不負君恩於地下。生圖見父。即就鼎鑊而心安。執煜手曰。姪自愛。從此無見期矣。賊命凡死節者。署狀於門。戒其黨無得入。及賊敗。煜被太安人出走。偕嘗徐起鳳在寓。賊舉火欲焚。徐哀懇得免。已而移櫬天甯寺。六月歸里。八月葬於聰明山西之廬塋。里人私謚之曰忠貞。建祠祀之曰旌忠。公豐軀卓立。望之儼然。喜怒不形於色。小心敬畏。在都凡遇朝期。夜半必起。衣冠坐待。性朴素。不御華美。不營家人產業。門無豪僕。不權子母錢。不以竿牘求人。無聲色之奉。當爲吏部郎。里居。朝夕手一編。門庭闃然耳。詩好李空同及子鱗。春明集以後。專力於杜陵矣。順治九年。上舉封崇典。詞林王公崇簡、都諫魏公裔介列名以上。奉旨再議。周掌科體觀、張掌科王治復疏請有謨列公自縊者。魏公特疏辯之。下廣籍詳察。督撫與學使者再上死節狀。奉旨遣禮部侍郎李公覲棠設壇祭於都市。謚端愍。賜田十日。春秋奉祀。國制。十日。七十畝也。公諱佳允。字孔嘉。一字濬源。海內稱爲素園先生。

男涵光 涵煜 涵盼 謹述

行狀

雞澤　殷岳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京師失守。太僕寺寺丞申公死之。公諱佳允。字孔嘉。號素園。其先曾之屯留人。二世祖撥縣公庸。徙永年。子孫聯縣甲第。爲邑望族。九世傳贈考功司員外郎阜岩公化。有隱德。配邢氏。贈安人。軒氏封太安人。公、軒出。六歲而孤。家貧子立。無依倚。太安人紡織偏晨夕。日嘗不再炊。九歲就外傅。端謹如成人。讀書穎慧。淬礪無寒暑。伊唔聲徹夜。與杼機相答也。十九補邑庠高等。明年辛酉舉於鄉。公自以起家寒苦。益節儉斂束。力不能致書。從親故借錄。數數滿篋笥。辛未成進士。謁選得儀封。儀小邑。吏民淳樸。一意休息之。大河界邑中。河北素稱盜藪。公連伍勵器。或火礮獎致健卒。盜憫竄伏。曹濮之間。借以安枕。壬申霖雨河決。公渡至中流。雷雨暴至。風濤大作。左右相視無人色。公指調閒適。督衆柴石楗。堰隄立就。邑人得免漂沒。邑張某狡猾舞文。爲鄉曲大蠹。獄怨興革。先嗣白乃以告令。令不當意。則以他

事中僞之。仕令遜謝惟謹。公至。覈其罪。立置於法。三年大治。調杞、杞巖邑也。其俗侈。公示之以儉。鎭之以嚴正。衙署肅然。無私牘。諸餽遺請謁俱沮不得行。乙亥。流寇萬衆。圍杞環攻。歷晝夜飛鏃如雨。公擐甲佩劍。冒矢石繞城數十週。捐俸爲脫。斬馘纍纍。賊窘遁去。城土甚久頹圮。跋手可陟。乃易土爲甎。三月告成。而民不擾。上官檄諸邑以杞爲法。與邑中父老約。凡錢穀勒取指淡及吏役虐民者。得鳴金非時入愬。部重治無宥。教士以端諧。月有稽。歲徵其業高下。爲刻行之。知名之士。多得從公遊。癸酉、丙子、分較豫闈。稱得士。丁丑、入覲。以治行尤異。遷吏部文選司主事。是時苞苴公行。銓曹尤甚。公益整飭。自署中歸。扃書冥坐。倘然如擁百城。庭幕闃落。庫無雜侶。凡遠近人才邪正廣狹。皆咨訪得其實。以佐主者之不逮。戊寅。上疏陳太安人孀節狀。詔豎坊旌表。是冬。畿輔亂。公敷陳數事。俱優詔答之。庚辰。轉考功司員外郎。協理大計。擊奸扶良。不避權力。公見朝政日非。用倖多側媚。賦懷歸三十章。浩然有去志。是時。薛韓城當國。抑折正人無遺類。公師文鐵庵先生。與薛有郄。薛文致中以法。并及公。公上書冢宰。言文先生清直有重望。淵源大義。願代師得嚴譴。不許。乞南。改南京國子監博士。著四書毛詩說。闡幽發蘊。事士宗倘之。鍾山秦淮之間。屐齒遊舠。咏哦幾徧。已而韓城敗。正人稍稍召還。壬午。陞北京大理寺評事。癸未。陞太僕寺寺丞。浮沈三載。不以一字通鞶紱。諸故舊欲設薦之。則頭止曰。吾母春秋高。得雍容膝下足矣。蓋公性至孝。太安人偶違和。繞屋徬徨至廢寢食。顏其居曰和丸。志不忘也。甲申二月。出巡近畿。未幾。闖賊漸逼京師。所至披靡。中外震懾。朝臣咸藉事引去。左右以公既在外。可以徐圖進止。因勸公勿入。公奮袂流涕曰。京師兵力空虛。賊勢已重。脫有不虞。安危與共之義謂何。乃星馳入都。時三月十二日也。既入。徧謁當事。爲畫戰守諸策。俱不省。公知大事已去。以書貽子涵光曰。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重恩。誓以死報。不復顧家矣。儕輩或就問公。有變。薙髮可免。曰。是偷活也。不可。曰。得當以報漢。何如。公曰。此亦借口耳。館則任爲之。十八日。聚賓客爲仲子涵煜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因以平日所著詩文數册付煜曰。好收之。吾半生無長物。精力見於此矣。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笑曰。吾此來何爲者。苟避也。勿當不入。吾幼貧。至不能給衣食。主上不以爲不肖。受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復何所惜。所不瞑目者。吾母辛苦一生。晚遭此禍。然辱身以辱親。不孝之大者也。吾志已決。易服何爲。已而聞宮中有變。仰天呼聖明者三。視兩僕倘守不去。給之曰。往。吾擇有善地。至王公廠。有灌畦巨井焉。兩僕知公意。急挽公。公破袖躍入。井水淺及腹。乃坐飲而絕。時年四十有三也。配靳氏。封安人。子涵光、涵煜、涵盼。公才識通敏。遇事無凝滯。飲冰茹蘗。自筮仕歷顯要。未嘗一日釋諸懷。服食器用簡樸如寒素。謙和退讓。不立崖異。好著書。有君子亭詠史、前後春明、秣陵、南園諸詩。行於世。與人交。穆然飲藹。不合者陰疏之。未嘗拒以辭色。兩闈試牘及所刻制藝家言。春容大雅。而矢口不談文字。其自吏部郎里居。角巾野服。與二三故舊園蔬濁酒。言笑晏然。聞鳥聲桔槔聲。則忻然有喜。終其身不營家產。不以竿牘居閒長吏。邑有利弊。則力爭之。務得當。以厥桑梓。長君涵光。高才能文章。名稱籍甚。公每切戒之曰。名之盛。實之薄也。內而不試乃有成。公歿。里人欽其節。爲建祠以祀之。紳士劉璇等私諡之曰忠貞公。祀鄉賢。事聞

金陵。褒卹如例。順治九年。上訪前朝殉君死難諸臣。詞林王公崇簡、諫議魏公裔介以名上。已而覆覈。諫議周公體觀、張公王治補牘再陳。時有誤列公於縊死者。都諫魏公裔介又特疏言顛末。上命詳覈實蹟。特遣禮部侍郎李公鼎棠設壇諭祭於都市。予諡。賜田七十畝。春秋供祀。杭人建祠於西湖。與范公景文諸死節者同祀焉。

欽賜祭田記　溧陽馬世俊

古卿大夫之賢者。則祀於鄉社。而後世祀於學宮。其牢醴之費。皆出自朝廷。有司奉行之。而歸其胙於子孫。典至重也。若夫祭於墓。祭於家廟。皆其子孫之事。然古者士無田不祭。而卿大夫有圭田之授。祭法云。以死勤事則祀之。其祭之在公私者可勿論。而隆恩異數。必出於朝廷而始重。蓋所謂激勸之大者也。余嘗考前朝死事之臣。凡千餘人。錄成一書。分十卷。顏曰日心錄。其死於京師者。爲第一卷。申端愍公之死。灼然在天地間。革代之後。朝廷既遣官致祭。且錫以祭田。使其子孫世世奉祀。公嗣涵光、涵煜、涵盼。皆爲余文章交。而涵盼又與余同爲史官。凡朝廷典故。有關於激勸之大者。史官當書之。於是以祭田之記屬余。余惟古來褒卹忠烈。未有如今日之盛者。苟非其事有深足感勸。豈能荷此榮與乎。天下謂明以科名取士而卒不得其報。由今觀之。科名未嘗誤國也。西漢之亡。上符命者日數千人。其時文臣莫如揚雄、劉歆。皆爲喪節之事。東漢之亡。人奪舜禹之事。不知節爲何物。唐自僖昭而後。死事無可言者。惟宋理學最盛。而以身殉國者。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明以經義取士。而甲申之變。諸文臣從容而蹈君亡與亡之節。世祖章皇帝特行旌忠之典。勅禮臣核其眞僞輕重。得死京師者烈烈二十餘人。多出於科名中。而勳胄皆不與。嗚呼。何其盛也。端愍公奉命而出。聞難而旋。有勸公者。公慨然曰。普天同讐。豈可越境乃免乎。公以文章起家。以節義報國。公於是乎不朽矣。余嘗論古來勳伐如郭曾寇鄧。當時賜田宅無算。至於國除。澌滅無有。郭汾陽有再造之功。當唐之世。已有歌其宅今爲寺者。何論易世也。至於忠臣義士。雖千百世之後。而瞻其廟宇。問其墓田。猶有勃然而起敬者。則祭田之錫。豈非激勸之大者乎。記錫田之始。爲順治某年某月日。記田凡若干畝。至於此田之守於某。傳於某。皆可不記。史臣馬世俊曰。義在天地。恩在朝廷。非申氏子孫之私榮也。

申端愍公祀田記　新安余維樞

祀有賜田。國家所由勸忠也。甲申春三月。申公與殉國二十有四臣之列。世祖章皇帝重矜卹之。爰易名而錫之祀田。世稱曠典云。私惟死生視厥義。時地所値。不先後以易志。臣道也。苟節可風奕世。不擇代異厥施。君道也。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詔下其事於廷。十三年閏五月初二日。申公殉國議定。遂同二十三臣者。特諡端愍。並賜官地七十畝。以昭褒寵。奉旨。公嗣子涵光等。遂來言曰。永邑故無官地。有命無錫。恐君命委諸草莽。而時膺弗良。請樂議合邑二十八社民庶。義輸五百金。買沃地如數。永爲申氏不祧不畢之供。撫督按學使允言既協。諸民庶於是乃悉競踴。納有司爾後。未幾報成。然則世有自矢知公之心者。故朝甸公私僉合如是。豈非公之忠節皎皎。宜林然動人隱哉。公子涵光等又言曰。按會典凡王

朝有賜勳賦及諸賚祀事冀設。例宜爲給班。復其家。蠲一切徭役。令優免不行。而申氏自力推正。猶私祀也。若昔恩未彰。何維楨乃申告上憲。册入其地停免以須後命。旃得逕覆厥事爲慨。已又念今天子覃恩思紹述。方舉華闡幽旌淑。仰副皇帝鄉者甄忠至意。所加榮厚。夜臺降施泉壤者。未易涯量。非有司所得臆議也。況端愍公之精爽如在。山可以移。谷可以堙。而忠義必不容泯。俎豆必不少替。百世而後。將必有歎尙無窮者矣。孰謂峴石漢川得專美於昔哉。至於公世出精業。家有乘。國有史。皆可考而知。此不備書。

杞縣重建邑侯申端愍公祠堂碑

杞縣丁 敬

古有以循吏書於其傳者乎。曰有。蜀郡以興學書。渤海以彌盜書。膠東以增戶至十萬書。潁川以來歸數人耳。未多得也。古有以循吏祀於其土者乎。曰有。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峴山之碑。尤其勸心千古者歟。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戶尸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懼而逃去者也。若夫以忠孝廉潔之概。値危急存亡之秋。禦大災。捍大患。起一方之白骨而肉之。不死封疆。終死社稷。炳乎與日月爭光。此固非循吏傳所足書。而俎豆徧天下可也。矧夫身殉茲土。湫九毀而思編褒者哉。故明端愍申公是已。公諱佳允。字孔嘉。畿內永年縣人。登崇禎辛未進士。謁選得儀封令。三載調杞。杞邑大而俗侈。公清正自持。請謁不得行。廚傳翛然。無魚脯之饋。視篆纔兩月。而決獄百餘。皆犂然愜人心。退無後言。他若行鄉約之禮。嚴逃匿之罰。杜僭靡之風。規條飭戒。皆可爲法。政餘坐公館。進諸生相與講授。癸酉、丙子。分校兩闈。稱得士。會是時。羅豫郡盜蠭起。有號播地王者。率精騎萬人薄城下。環攻歷晝夜。公戎衣登陴禦之。親冒矢石。繞數十週。拊指爲脫。斬馘盈數。賊窘宵遁。境以安堵。當其時。公固以死許封疆矣。縣城舊土堪年久傾圮。不足以任樓櫓。賊退。公謀於父老。易土以磚。三月告成。而民不擾。迄今百雉巋然。而無犬吠之警者。公之力也。公去擢銓曹。廉聲藉甚。俄忤權貴。擠公南雍博士。尋召爲大理評事。遷太僕寺丞。以殉國聞。嗚呼。公不死於杞而死於國。則固社稷之榮而非封疆之辭也。天固有以厚謚之歟。蓋公殉國本末。載在家乘及前史者。備事宛然。而我朝襃忠闡微之鉅典。天語可嘯。著於令甲。赫赫昭人耳目。薰沐對之。有不禁感極而泣下者已。杞於晉唐中葉。用武之地也。闖逆以一旅之衆。駐節雍邱。幾定中原。發憤而死。士論惜之。張巡爲外黃令。能扼安氏父子之衝。而以寡制多。屢戰屢勝。移鎭睢陽。城陷身死。明季之亂。與永嘉天寶何異。公與二人均可謂得死所矣。獨是二人血食於杞。歷有年所。而公之祀無聞焉。甚非所以嘉循良而報殊惠也。公治杞後四十年。而西川涂公來蒞此土。經營措置。一皆以公爲法。少府朱君劉君與公同里。每言公之軼事。感慨係之。詢於故老。縣西舊有公之生祠。毀於兵火。湮廢。址僅存耳。嗟乎。豈可使公一日不享於杞耶。於是糾令鄉者募財鳩工。即祠之舊址。葺以正堂三間。繚以方垣。塗丹堊。妥公之靈。而伏臘趨走焉。譔曰。不宜。祭法有禦災捍患則祀之。公之謂歟。公之大節。固不借祀而崇。即祀亦不借杞而重。有區區之心。自以公嘗爲杞驅除患難矣。昔勞之於戎馬生郊之日。而不能報之於嬉游無事之時也哉。且公生爲忠義。而歿爲神明。他年水旱癘疫。其有禱而必應者。延庇於杞。正未艾

也。是役起於三月二十一日。成於六月二十日。鄉耆王從儉、萬邦英皆勸事。而礲石者段加畚。例得並書。因係以樂章而俾歌以祀公曰。忻投身兮重淵。隨龍蜿兮上天。攜文謝兮與周旋。盍歸來兮瞯此埏。要巫咸兮歌且舞。把瓊芳兮陳椒糈。神何爲兮夷猶。獨眇眇兮延佇。右迎神。鼓淵淵兮鐘簧。列籍兮雍堂。神之降兮影徬徨。緒蕙帶兮曳荷裳。躍蒼虯兮平原。恨禦寇兮力殫。操長劍兮控鳴弦。天風疾兮日晝寒。神若近兮條遠。勞我心兮盤桓。右降神。神之陟兮帝左右。懷我蒸嘗兮俾富而壽。滿烽煙兮倘斥堠。遵禮度兮飭觴豆。咸明孚兮中心剴鏤。攜以獻兮酌以酒。自今伊始兮無厭後。右送神。

天問閣集

李長祥著

天問閣集目錄

卷上

甲申廷臣傳

新樂侯劉氏傳

卷中

宣府巡撫朱公廟碑

金御史傳

溫寶忠傳

王僉事冉通判唐知縣合傳

孫守備傳

殷淵傳

甲申內官傳

甲申宮人傳

甲申民間婦傳

甲申賤者傳

卷下

崇禎遺事七條 闕末

劉忠毅公廟碑 以下全闕

朱彩南傳

萬時駱傳

太學生趙士璜傳

京都督傳

文髯傳

讀易齋自敍

附錄

王子涼傳

劉恭人傳

妙聰傳

夏老姑傳

漢江女子傳

小桃源胡氏傳

密雲女子傳

蠶池傳

打龍記

海市記

答唐海門論佛書

李長祥，四川癸酉舉人。時已流賊偪蜀，李即聚豪傑，戰禦歷有年所。癸未成進士，入翰林，爲史官。即授少司馬，督師於外。迨鼎革，猶圖恢復。後力不能支，被逮，待以不死。以文墨書生處軍旅中，凡十餘載，開闢萬里，戎馬倥傯，亦奇人也。

長祥，明崇禎十六年第三甲八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新樂侯劉氏傳中云，今至丁未，余過秦鄴。丁未爲康熙六年，其人尚在。

按李氏天問閣集實三卷。全氏撰行狀稱四卷，乃分附錄爲一卷也。此殘册爲吳荒山民舊藏，前有題字二段，不署姓氏，後三行字蹟絕類張南灘先生，豈即全氏所見本耶。原題天問閣明季雜稿，今從全氏署天問閣集，異時能得完帙，當爲補葉。思悲翁記。

天問閣集卷上

清　古夔李長祥研齋著

甲申廷臣傳

國家之變。故其死難之人難哉。孔子曰。見危受命。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諸人之謂歟。賈子曰。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夫其死一也。而死權則異。君子恥之矣。即謂之徇名猶失之。蓋非聖人之旨也。故孟子曰。生。我所欲也。舍生而取於義也。殺身蓋取義者而實仁。若夫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當又他有處言之。故曰勇與難哉。

范景文。字夢章。號質公。北直吳橋人。癸丑進士。內閣大學士。崇禎時官吏部。不附逆璫。移疾去。烈皇帝登極。以是起用。歷官河南巡撫。南京兵部尚書。時流賊在江北。南京額兵八萬人。景文彌之。有援弛援濺擾廬之師。值樞輔臣楊嗣昌幹情誤事。詞臣黃道周廷諍杖謫。廷臣皆莫敢救。景文獨抗救。謂道周國家有數之人。即今用之。猶懼其晚。豈可一且罪黷。上怒。譴謫。尋起工部尚書。甲申。拜大學士。三月。賊偪。痛哭。謂爲天子臨危亂時簡用之大臣。無有寸長安社稷。雖萬死何益。負我聖明。爲萬世恥。痛哭不已。遂先絕食。十七日。入奏。已壞。出。聲不相續。墮陷。投井死。

倪元璐。字玉汝。號鴻寶。浙江上虞人。壬戌進士。戶部尚書。初考選庶吉士。授編修。甚在崇禎時。值逆璫奸

政。璫立不附。烈皇帝登極。璫誅死。其黨之猶在者吏戾東林。謂爲邪黨。欲終相禁錮也。元璐上疏爭辨。有曰。臣觀今日之指東林者曰邪黨。以東林之人謂之邪黨。其於崔魏之人將日之何等乎。東林。天下之才藪也。在中之主持者。嚴以律己。因嚴以律人。相規太刻。乘議遂深矣。繼之飭諸廉隅。歸於名義。名義背叛。廉隅毀裂。於是連篇頌德。遍地建祠。建祠不已。必且嵩呼。頌德不已。必且勸進。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夫無可奈何。不得不然。遂可至是乎。是之所爲。且何等事。猶與寬之。謂其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乎。忠厚之詞。加諸彼黨。已甚之論。苛責東林。殆所謂悖也。又曰。今日之忠直。其論之不當。以與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與崔魏爲對案。在宋蘇軾程頤。彼此交訌。指爲邪黨。兩者今皆賢之。本朝世廟大禮之爭。亦兩賢之。惟名節大閑。一有喪失。遂齊壤分矣。夫名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矣。故有爲崔魏忌其才鋒。恨其抵觸。崔魏必欲殺之逐之而後已者。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崔魏意愜。遂相假借。其人本負勁節。非有阿徇。以假借之故。或逐之遠之。此亦正人也。又上疏請毀三朝要典。有曰。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鬨自清流。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蓋主梃擊者力護東宮。爭梃擊者計安神廟。主紅丸者仗節之言。爭紅丸者平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自楊漣二十四大罪之疏出。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凡推慈歸孝於先皇。與頌德稱功於義父。竟相等矣。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網已極密。勢已極重。猶患遺誅之人執議其後。乃翻立私編。頁名要典以批根。今日則正人黨碑以免死。他年則上公鐵券。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

要典者。崔魏之私書。翻即紛更。改亦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又上制虛制實疏。有曰。勿以大獻付之悠忽。勿以瑣務示其周詳。毋徒儀元氣而情面猶存。毋徒飾精明而叢脞實甚。凡侃言必有深慮。毋一筆抹殺以過羣謀。凡至意必有定歸。毋嬗聚游移以嘗上意。毋以逞見仇獨立之士。毋以擊顏拒來告之人。初充講官經筵。講生財大道。帝曰。今邊餉告匱。壓欠最多。生衆爲疾。作何理會。元璐奏言臣本儒生。守先聖之訓。只知藏富於國爾。一日上謂輔臣。從來講官有問難而無詰責。朕之過也。又一日講筵。直臨政府。督私忘公。年來輔臣溫體仁。周延儒。互有猗摭。故元璐當講筵及之。上怒。手廢書過。仰詢倚几。元璐徐明朗。上卒復就案。霽容聽受。是時已與政府戾。至是。又上制虛制實疏。益與相戾。竟罷歸。尋召還。授兵部侍郎兼學士。即陞戶部尚書。其時首輔陳演。以內流賊與邊患俱日甚。勢洶洶。將餉空虛。乃奏帝謂天下不治。繇兵農不合。今令廷臣之可任者。有倪元璐馮元臚。臣請用元璐爲大司農。元臚爲大司馬。彼此參合。宜可望治。帝然之。故元璐即陞戶部尚書。與元臚分部共治。是日召對中左門。問元璐何以佐朕。元璐曰。臣本無能。今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做。與兵部合算。先準餉以權兵。因準兵以權餉。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興除。不以小小生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樂爲權輿。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帝曰。有學問之言。元璐受事。就馮元臚商互稽之籍。即請以餉部兼職方。俾餉部亦得察諸鎮將士。有崇明人沈廷揚。獻海運策。元璐奏聞。命試行。乃以廟灣船六隻聽運進。月餘。廷揚見元璐。元璐驚曰。我已奏皇上。謂公去矣。何尚在此。廷揚曰。已去來矣。運已至。元璐又驚喜。奏聞帝。帝亦喜。命酌議。元璐遂議每歲

糧船，漕與海各相半行焉。又有將陸者，桐城人，于元璐鈔法。元璐又即奏聞。帝以元璐奏廷揚海運策有效，其奏將首奏必能如廷揚，即命行。且發內帑金六萬兩為鈔本。取桑皮於浙者，蓋鈔必用桑皮，而桑固羅稻田土穰之者本古稻地，賦稅出於此。就桑取皮，必先毀桑。帝帑金已發，其取桑皮亦勢不能已。元璐先已題請將臣授戶部司務。將臣得官，侈肆驕人，不顧後效，與廷揚不同，而富寧營營，苦不富強。元璐歎曰：若使傳說化為驟雨，管仲化為孔桑，吾寧東海老爾。首輔陳演復謂元璐詞臣，不達錢穀，蘆之。奏帝能大司農。遂擢元璐陛戶部尚書，仍兼翰林學士也。帝曰：倪尚書好官，肯任事，但時勢艱難，元璐所為何能有效。又曰：他部好，有心思，做文字，遂能尚書，仍侍經筵。賊偪都城，陷，元璐冠服束帶，北向拜曰：負我皇上矣。乃書案上曰：宗社至此，死當委我溝壑，毋長轄我，以志我痛。又大呼曰：南都尚可為也。遂自縊死。

李邦華，字懋明，江西吉水人。萬歷三十年進士。官都察院左都御史。初繇知縣徵拜御史，歷官巡撫，戎政侍郎，南京兵部尚書，南都御史，改左都御史。蓋三掌戎政，兩總憲。冒天子大臣，天子又眷與，又皆處有為之地。又其時艱難，流賊已極熾，天子憂勞，惟在大臣有為，而邦華以和潔著聞。然累有建明矣，當欲輔漸驚。朝臣但相目視，無一策。邦華曰：殆矣。於是密奏以為皇上自然守社稷，若皇太子，則可撫軍矣。仁廟之故事可考也。今屹然留京，我皇祖舊興故地，東南兵馬，不下西北。皇太子若往，望風爭趨，不呼自集，況草野義師，枕戈蒙傑，又相與引頸者乎。財賦又在，不費遠輸，元氣猶存，不比凋喪。有皇太子在其處，則皇上之守社稷，聲勢壯密，呼吸關通，賊即紛張，人心堅固，願我皇上行之也。隨又奏請分封二王，一時同奏請分封二王，有勳戚劉文炳鞏永固，德政殿召對。庶吉士魏學濂又奏請分封二王。始群臣猶密奏，後俱昌言。無何，賊逼，閣臣李建泰督師在外，無策以監軍。兵科給事中胡全才之議，飛章上奏，稱賊勢大，不可敵。奏願奉皇太子南去。疏入，即避走河間。庶吉士李長祥泣之，同官合奏，請擇心膂大臣，輔皇太子出鎮天津，提東南援兵。蓋以天津近畿輔，皇上或肯行此，故云。是皆與邦華之奏同。會中允李明睿倡南遷議，科臣光時亨斥止之，舉朝因大譁無定見。帝亦卒無言。按群臣上皇太子二王議，帝皆不行。惟李明睿南遷議，帝意頗動。或曰：南遷，帝原有其意，勳戚有知之者，故帝嘗稱城危殆，猝論劉文炳鞏永固，各帶家丁來。兩人各匿家人，謂必帝之猝然南遷。蓋揣帝之意於往日也。帝固原有意而猶豫。或曰：帝欲大臣一言主之。大臣畏帝不敢言，慮駕行屬其留守，或駕行後京師不能守，帝必罪主之者，遂無人決策。故京師曾喧傳宮中打點南行服御事。皇太子外出，二王分封，皆非帝意。迨賊偪，諸議皆不暇及，皆疑。外城已破，邦華趨內閣，元輔魏藻德退食，候久不至，出則曰：患賊耶？何過慮也。邦華流涕，元輔終無言，竟至於陷。邦華飲藥死。

施邦曜，字爾韜，號四明，浙江餘姚人。萬歷己未進士。初除武學，歷官通政使。邦曜廉幹，癸未，流賊大亂，天下之民命倒懸，天子以為禍之始於貪墨之吏，乃求天下之廉幹，起邦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即上疏言巡按御史據憲典所載，凡奸貪蠹政害民之官，隨即拿問。今巡按考察官吏，但坐堂上，呼名過去，全無風

力。其諸拳勁，總侯復命，即戚拳動不時，不過取數資格，卑下單寒，無援者塞責。巡按何官，為此具文乎。又罪人有贓罰，方士有獻物，舊草有報幣，先不自治，何以治人。又曰：安民之法，存錄循良，飽民之法，芟除貪吏。天子皆嘉納之。甲申三月，賊偪京師，邦曜曰：此臣子受命之日也。城陷，自縊死。當城陷，過翰林學士倪元璐，與共決死期。元璐出酒相對飲，歸遣僕探倪，其何如。返報曰：死矣。曰：若待此，吾衣冠往哭倪也。久之不出，家人往視之，已自縊死。

王家彥，號尊五，福建莆田人。壬戌進士。兵部右侍郎。初繇知縣徵拜給事中。見有司貪墨，民不堪命，走為盜賊，歎曰：亂本在是矣。於是上疏曰：臣見秦晉之開，饑民相煽，過都越境，千百成羣，原其故，未有不從一鄉一邑之悲呼始者。當時使羣有司殫力盡職，早為之所，未必潰裂四出，一至此也。論者以為朝廷功令之使其然。有能催科乎，稱循良矣；考卓異矣。羣有司趨此一路，徵比烈矣。又不肯者以束溼濟饕餮，非不有賢明者也。文法厄焉，其謂之何。秦晉之禍，大約繇此。今四方漸動，如三楚揭竿，已有其形，闖越弄兵，且明見告。及今不早計，恐不出五年，處處如秦晉也。願我皇上少寬文網，俾得舒彼四體，一意撫綏。詩曰：不競不絿，敷政優優。在昔聖人治天下如是，朝廷之上，無所震溺，羣有司猶有不稱職，盜賊不戢，重之以饕寇之法，彼將何辭。疏出，天下歡悅，想望仁愛，卒不行。其後歷官至少司馬，協理京營戎政，守德勝門，逆璫曹化淳開門納賊，家彥墜城下，僕被入空室，自縊死。

孟兆祥，字允吉，號肯形，山西澤州人。天啟壬戌進士。歷官刑部右侍郎。初授大理寺評事，轉吏部郎。銳古賞鑑，重抗直自負，曾分較會試，與選門人有當外任者，意兆祥親切，以他地方請。兆祥不擇，謂之曰：繇入仕途，便有趨避，後來何所不至。門人恐懼退。自是門人每見皆拱縮，莫敢前一言矣。歷光祿太僕通政，甲申，陞刑部右侍郎。賊偪，門人司勳郎熊文舉見曰：京師恐不保，奈何。兆祥曰：莫商量，各人自立主意。及警，守正陽門，城陷死。

馬世奇，字君常，號素修，南直無錫人。辛未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宮允。當諸生時困久，然其文有稱負海內之望。輔臣周延儒自知有世奇，即願附之矣。及辛未總裁，所得士，世奇在，則快謂以世奇乃在其門。世奇明正大分，嚴乎國體，不苟就也。奉命外論，欲告養。流賊日熾，警憤主憂臣辱，即迅馳北上，頓其疏云：治獻易，治闖難。蓋獻人所畏，闖人所附也。又云：今日臣工，寧可斷送封疆，不肯破除門戶，即如楚寇一事，人心作何收拾，左帥作何安頓，眼前督撫，畢竟做得做不得，通盤打算，只爭一著，其可再誤乎。未幾，賊偪畿輔，帝日召對，皆無策救敗。世奇曰：勢不可為矣。城果陷，訛傳上南幸，世奇以所掌司經局印，拜授僕曰：上果南幸，可挾持此印間赴奏行在。遂縊死。

劉理順，號湛六，河南杞縣人。甲戌進士。翰林院修撰。城陷死。賊多陝西河南人，當城陷，理順署所有數百賊騎來，下馬言曰：毋恐，來此皆河南人也，同公里，公居里有殊惠，今之來此，皆沐公惠者也。其來將擁衛公爾。門內以死對，賊相愕歎曰：何至此。哭拜去。理順殿試第一人，將死，痛流涕曰：我為第一人，國事至此，我不能報效，何取於第一人乎。我何以處此，自縊何堪。遂死。

汪偉。字源長。南京上元人。戊辰進士。蘇知縣召對稱旨。授翰林院簡討。偉官外。又南人。知南方形勢。流賊在中原。江南震驚。乃上疏云。南京城百里。曠不可守。無守城之法。只有守江之法。賊若自北來。淮爲之防。若自上流來。九江爲之防。故禦淮即以禦江。守九江即以守南京。今淮上督撫。長淮保障。若九江一郡。當江漢之衝。以地形考之。武昌藩蔽九江。九江藩蔽太平。太平藩蔽南京。宜設重臣。駐節武昌。又宜設督撫。駐節九江。而太平府有采石磯。宜命南京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其武操臣宜屯新江口。文操臣宜往來江上下。巡練江北。浦口江面。較之上下頗狹。制亦宜如采石磯。以兵部侍郎一員建牙其上。布置周詳。要害鞏固。若南京額兵。其數雖多。但具名曰。雖特無廣。兵部尚書名爲參贊。其於百姓。尊而不親。宜亟補府尹府丞兩官。久任聯結。以固民志。尋充東宮講官。注起居。見國家多難。廷臣侈虛文。無成算。常憤慨疾呼。不時流涕。每作書同官。歎誤國之人與門戶之害。甲申三月十九日。城陷。入朝求皇上所在不得。返署自經死。

吳麟徵。號磊齋。浙江海鹽人。壬戌進士。繇推官徵拜吏科給事中。擢太常卿。嘗在吏科。科臣熊開元面劾首輔周延儒。帝怒。杖開元。都察院劉宗周救開元。帝又怒。麟徵又救宗周。奏最抗直。聞者危麟徵。麟徵不顧也。帝亦竟已。不加罪。尋擢太常卿。已在三月初七日。賊已警矣。是歲正月。薊遼總督王永吉有撤寧遠鎮退守關門議。寧遠總兵吳三桂實上將。故永吉議之。遼撫黎玉田議亦然。蓋寧遠鎮前後屯皆已失。孤城懸二百里外。四面受敵。徒守甚難。前督趙光抃職方時。出關察核。即已具奏。謂遼守八城。徒疲困中國。無所用之。以其時之八城且然。況在今日。只一寧遠鎮。勢愈相異。及秦陷晉趙危。議者多以爲撤寧遠鎮。退守關門。京師猝警。關門之守兵援京師。只一呼耳。且使今守寧遠。寧遠又難守。守之且又無益。又遠京師。儻有警。又難飛檄。課徵至。非長策也。天子下其議。惟麟徵言善。且上疏稱吳三桂上將。宜急撤入關。首

輔陳演。次輔魏藻德。謂國家何故一旦棄地。棄地且作何名目。方岳貢更咎麟徵言之失。惟范景文邱瑜無所可否。其時之大臣如此。麟徵益執撤議。益請急撤而不得。內閣意賊益警。都城外現布列兵莫可支。薊州道報急。因言寧遠鎮兵精敢戰。當調進關策應。又福建武舉人林泓。請撤寧遠鎮進關。使以其精兵西行戰禦。願領一軍。剿除當敵。庶吉士李長祥俱疏奏。謂吳三桂唐通皆上將。觀政進士袁[illegible]雖新進書生。才器大。可大用。請願從吳三桂戰都城下。臣願從唐通出奇繞賊後。躡其尾。使首尾皆受敵。未得覆擬。會召對。羣臣對不一。兵部尚書張縉彥。則以撤寧遠對。對畢。帝起謂羣臣曰。兵部議是。內閣乃肯行。首輔猶請帝降旨吳三桂。問撤寧遠事如何。往返經日久。遂誤師期。日行數十里。京師十九日陷。論一日二十吳三桂方得抵豐潤。賊據大內。令朝臣入見。部曹劉養貞哭之皇極門前。大聲曰。是皆首輔陳演誤國家至此。蓋指首輔不早主撤寧遠議。及議定。又請帝降旨。往返經日久。遲師則以致陷城也。首輔是月初七日亦已罷。魏藻德爲首輔。徒持重。其先已封吳三桂平西伯。唐通定西伯。劉澤清等世襲都指揮使。皆調京師。通至。騎八千。步倍之。皆極精銳。壁齊化門外。倨甚。覘視朝廷。陛見天子。慰勞賜宴。次日復大賜。通抵所賜地下。舉朝錯愕。或議何故。庶吉士李長祥往拜通。問其故。通謂皇上太師我伯我。又以內官節制。反

上我。是我不敵一奴才也。時催調各鎮兵。寧遠吳三桂山東劉澤清與通皆大鎮。皆以太監王承恩同薊遼總督王永吉節制。故通云。隨奏我兵寡於賊不敵。此平地尤不敵。當往居庸關設險以待。拜疏不俟朝命即移營去。其時他鎮兵不得到。劉澤清不奉命不到。惟通到又即去。朝臣之異議者。始皆頗頗同麟徵。引領寧遠鎮之來。而通璧居庸關。即迎降賊。保定一路。督師李建泰。亦已棄走河間。京師竟被圍。麟徵坐守西直門。西北一帶。賊攻城最急。北德勝門西直門皆當賊衝。皆最受攻。麟徵登陴。賊遂發紅夷炮擊城樓。樓檻樓忽墜下。墜麟徵前。甲士懼將退。麟徵喝甲士何得退。於是同乾立莫敢退。時難民在城外。不意賊湧至。同坐守門勳戚並太監開門納入。賊奮騎飛來。麟徵城上望見之。力督甲士疾擊。麟徵亦自手發大炮。賊乃卻。因下城載士石塞門。門塞。一意登陴。忽賊盡易衣衣紅。一內官亦易衣衣紅。如相應者然。麟徵曰。何如此。內官亦且騰復易之。不衣紅矣。又忽二卒手箭至。不知其何人。箭竟莫辨內官。凡城上人行俱斷絕。即有牌子來。猶斷絕不使行。二卒則不問。二卒竟叱呼拆塞門士石。謂欲出。麟徵大驚愕。詰究二卒。張皇從德勝門去。時各門太監。武夫呵前張青蓋。走馬負勢作威。坐門諸臣。屏息聽命。不敢登城望賊。惟麟徵不避。厲色奪路。而氣壯有爲。內官卒遜服。且詈。遂得布置盡力。曾當更深。驅甲士數百人。使縋城下。既下。誤賊。果得格。斬首百餘級。生擒縛又十餘人。縋入城上。一時振奮有氣。內外城守門。惟此一門出兵得賊。蓋麟徵爲之。他未有也。然賊大盛。勢震動。每大至。勳戚內官與甲士。即各相顧畏縮。無人色。麟徵急。於是入朝見帝奏狀。至西長安門。門坐守吏部侍郎沈惟炳。以夜嚴其禁。麟徵前曰。此何時。竟入。至

左掖門。遇首輔。背請見天子奏賊狀。首輔坦然。徐曰。朝廷大矣。豈有他虞。今時已更深。但往堅守門。不必煩爺也。竟挽之出。遂返西直門。及旦。城陷。麟徵死。城陷。實德勝門開門延賊。其餘七門相繼之。惟西直門麟徵塞士石。不得開。後五月初七日。始遣西城御史發去士石。乃得開。按朝臣議撤寧遠鎮。退守關門。麟徵主之尤堅切。大臣不任事。因循委罪。以至於敗。麟徵數死。數爲家人救活。二十日酉刻不得就死。苦懇家人曰。何誤我。乃得就縊死。死時家人猶抱持不釋。久之乃死。

凌義渠。字駿甫。號茗柯。浙江烏程人。乙丑進士。歷官大理寺卿。初繇行人拜給事中。見流賊加熾。天子憂焉。滅賊之旨屢更矣。蓋切矣。百姓皆疲竭矣。而賊如是矣。是有故也。乃上疏痛言之。有云。以爭在呼吸之軍機。既俟成命。又俟部覆。又俟部咨。費許多周折。即費許多時日。比到行間。前勢已變。先著已不在手矣。可惜也。又有云。信賞必罰。軍政也。今宜鼓之。無有虛日。顯戮懼之。亦無有虛日。其上如挺。其下不信。臣恐溫文日此不蠲。嚴威亦自此不遠也。皆切中時病。及歷官太理。而變作。三月十六日。賊犯京師。十八日外城陷。十九日黎明。義渠猶入朝。將奏賊勢。至西長安門。已無門者。內侍奔竄。宮女溢出。不成朝廷矣。是時城已陷。返就舍。人馬擊喧。街巷鼎沸。大屬不知其何如。無何。傳煤山之信。義渠大呼號痛哭。頭地觸柱。額破壞。血出滿身。衣皆赤。家人慰之不得。料其必死。取室中器執之可以致人死者皆匿之。義渠日[illegible]然。我必死。指其前几曰。頭可與碎。皆是觸。於是知其莫可奈何矣。惟環跪泣第請俟命。則曰我無言。他日得扶我歸。書孤臣凌義渠之柩。如是而已。遂就縊死。

申佳允。字井屈。號園叢。北直永平人。崇禎辛未進士。蘇知縣。轉吏部。歷陞太僕寺丞。甲申初。賊李自成漸僱。廷臣多自爲計。稍事外去。或急伺外任。其有奉命出使之在外者。遷延不肯入。二月。佳允出使在外。三月十二日。賊近都城。危則星馳入。或曰。都城危矣。幸在此可脫。反欲入耶。佳允曰。危矣。何可不入。既入。知大勢莫得支。館作書貽其家人曰。行己謂義。順數謂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人之一生。莫不壞於貪生畏死。死疾死。利死。刑死。戮死。病死。韓死。爭鬭。均死也。數者不惜死。至於君父大故。縮首垂涕。百計求免。此眞不善用死者矣。吾受國恩矣。必報之以死也。十九日城破。左右前請易服匿他所。佳允曰。吾來此何爲。入而避。何如不入。巳聞宮中變。仰天號哭。謂僕曰。往吾拜客時。嘗得僻處。可隨行。至王公廠。見有井。疾趨投之。倉卒。僕挽袖。袖絕遂死。

吳甘來。字和受。號葦菴。江西新昌人。戊辰進士。歷官刑科給事中。値流賊勢大。所在親藩。輒望風去。且徹撫道官議去。撫道官因之稱議。藩亦遂去。王得去無害。猶以爲功。甘來曰。盡若此。國家之城社人民。誰捍禦者。乃上疏謂天子衆建親親。將使藩屛帝室。猝有禍變。當倡義效死。爲天子守。故詩曰宗子維城。今賊倡作驚。卽先去以爲民望。於維城之義謂何。當親藩欲去。撫道官猶當力阻。乃反因撤隨去。修言擁衞親藩。親藩封城。皆國家都會。若皆相擁衞。將親藩爲可留可去之人。卽名區宇甫可守可棄之土。不識撫道之官。殿天子之邦乎。抑爲親藩之擁衞設乎。況又以爲功。明明掩罪。反以爲功。功罪不明。賞罰不著。莫此爲甚。是國家之憂也。疏入。帝大嘉歎。甲申三月十九日。京師陷。作絕命詩訖。佩刀自刎死。

彭琯。字子白。四川永樂縣人。蘇進士。歷官給事中。賊陷京師。脅降不從。自刎死。

王章。字漢臣。號芳洲。南直武進人。戊辰進士。蘇知縣。授御史。卽巡甘肅極西。又西。則我國家邊土之盡處。是大荒矣。舊巡按罕嘗至者。章則至。從嘉峪抵祈連。望燕支。見塔曰兩山在是乎。去中國遠矣。去陝近矣。然乎失之。昔之人以婦女無顏色。六畜不蕃息爲歎恨。有以哉。於是封事凡八十上。邊事當半。而撫軍且濫餉邊民也。甘肅地廣衍瘠薄。沙礫飛如霧。積之在地上十餘丈莫辨。不可耕也。故衣食飽煖。較之三輔十不敵一焉。東南百不敵一焉。在官其地者之加愛憐矣。若兵餉自先世。祖制更毀。屯號廢棄。一切所食。皆仰給內解。年來流賊浸淫。大司農告匱。支吾艱窘。天子憂勞。令節餉重臣。復不思大故。己欲是徇。軍士倘一旦忽搖搖。遽起呼噪。撫軍竊變。固不可知。朝廷耦士。其奈之何。章曰殆矣。卽具狀糾之。撫軍罷去。反報命後。益多彈劾。不避權貴。甲申春初。李自成據陝規河。人心恐懼。全晉連燕。洶洶如沸。章昔時巡甘肅。力察邊情。憶今日之策。宜引動西騎。講邊塞上。自成聞之必西顧。西顧必勢分。勢分必不得東渡。乃卽上疏切言其策。又言今日勢急。宜權邊上精兵之可撤者撤之。以擁衞神京。又言鎭撫諸帥。多有降賊。既自賊來。則熟知賊。宜遍論諸帥。相機審勢。出我降賊。搗彼賊窟。疏入皆不行。都御史李邦華曰。王御史豈非文武才乎。而其言不行。惜哉。賊倡幾輔。邦華奏請用章爲京營巡視。二十六日。調京營兵五萬。屯城外禦賊。賊至。未成列。潰散。章每言皇上眞如堯舜。麾下絕無應手之人。奈何。至是益痛憤。殫力城上。十八日。彰義門破。十九日。德勝門迎賊。都城遂破。章在平則門。忽傳皇上晏駕。章曰。皇上卽晏駕。皇太子

在。登疾督甲士禦賊。親發紅夷大炮。賊巳各門登城。平則門亦登城矣。時兵科給事中光時亨並一處。章曰。事至此。何言。惟一死。爾時亨曰。自是如此。但此處倘死。委同士卒。死奚異。且皇上不知其何如。還當入朝。求皇上所在。不獲則死。死得所也。時亨欲易服。章曰。易服何以入朝。況去冠去服。不官不卒。自視何如。我不爲也。未幾。賊擁至。呼下馬。時亨卽下馬。章獨不願。賊叱之。章曰。巡視京營御史。誰敢叱之。賊衆中章股。遂墜下馬。復起據鞍罵賊。賊怒斫膝。膝將斷。不能支。坐地猶大罵。賊大怒。羣賊奮斬之。卒罵不絕口死。

陳良謨。號賓日。浙江鄞縣人。辛未進士。官御史。城陷。聞煤山之變。哭曰無望矣。縊死。

陳純德。字靜生。零陵人。庚辰進士。召對稱旨。授御史。督學順天。以遵化警。不能前。回京師。城陷。自縊死。

兪志虞。字華鄰。新昌人。進士。官御史。不屈死。

趙譔。字鎭所。昆明人。舉人。官御史。城陷。被獲。大罵賊。賊憤極。諸賊齊奮刀亂斬。在白帽衚衕死。

許直。字若魯。南直如皋人。崇禎甲戌進士。蘇知縣。陞吏部。城破。賊使廷臣各報名。有勸直委蛇姑一往者。直曰。要我頭。我去。要我名。我不去。報時傳帝崩。直流涕曰。當此賊兵四面。大駕焉往。隨曰國亂不能匡。君危無所濟。吾不媿矣。惟有死耳。遂自經死。

成德。字元修。號潛民。北直懷柔籍。山西霍州人。辛未進士。授知縣。得罪大吏。竟被逮京師。卽復抗疏。極論輔臣溫體仁罪狀。以被逮之知縣如此。上大怒。遂廷杖。且三加杖焉。下詔獄。謫戍榆陽。縣贓六千七百兩。德居官實極廉。徒以疾惡使氣。大嘗獲罪。及徽贓。妻劉氏。因先縊小女子死。隨自縊死。德在戍籍七年。癸未。御史詹兆恆極言其誣。赦又補知縣。卽又以知縣上疏。極言天下有司。搤剋之爲害。痛切盡情。又讀之

揀。然天下於是無不知有成德矣。未幾。陞兵部主事。又卽上疏。矜節義明廉恥疏。謂宋臣張栻言。仗節死義之士。在犯顏敢諫中求之。亦視朝廷之上養之矣。忠臣孝子。當褒之死後。亂臣賊子。當戮在生前。舍是不爲。廉恥背敗。殺身者無功。媚敵者無罪。臣不知其可也。疏上。溫旨嘉納。賊逼城。德貽書諭德馬士奇云。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天之道也。今社稷危矣。是皆我等不能匡救。以至於此。臣罪如山。抱恨何言。死爾。及城陷。賊據大內。帝后梓宮橫道旁。德叩頭大慟哭。歸觸死。

金鉉。字伯玉。號在六。北直宛平籍。南直武進人。戊辰進士。歷官工部主事。帝銳意求治。國用窘乏。乃以太監張彝憲督理戶工兩部錢糧。彝憲奉命卽建立別署。鉉上疏請罷。不報。署遂成。彝憲將坐署。須儀注兩部俾兩部屬司官謁見。照部堂上體行。鉉初上疏請罷建署。本爲此。果然。鉉憤曰。不幸吾前言中矣。又卽上疏劾彝憲亢顏尊大。兩部屬司官。朝廷臣子。乃令其詘折僂從。自有之常。則行誣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廷。強抑刑餘之下。臣委質聖明。自顧無玷。生殺予奪。惟皇上命之。決不肯趨彝憲之私署。謂廉恥之大防。疏上。天子明聖。俾兩部司官職事相關。則往相見。不然。不見也。見亦禮見。謂鉉勿激。陳指旨下。卒正部體。彝憲恚甚。亦卒以他事劾鉉。奪鉉職。甲申二月。起補兵部主事。巡視皇城。時大同已陷。宣府有太監杜勛監視。居庸關有太監杜之秩監視。鉉於是又上疏。請並撤兩內臣。謂軍中可無用監視。尤不可用內臣監視。上不聽。其後宣府果杜勛同總兵王承允迎降賊。居庸關果杜之秩同定西伯唐雲總兵唐通迎

降賊。賊酋長驅犯宮闕矣。彰義門破。杜勛入大內奏帝。出通語諸璫。謂吾黨富貴自在。十九日。曹化淳又闖德勝門進賊。鉉聞變。大呼號痛哭。拜母曰。兒職在皇城。死皇城爲正。遂冠袍束帶牙牌趨皇城。內官之同事者哭湧出。鉉刀截阻之。大聲曰何去。守門固內。皮外爲。覺奪路不顧去。趨大內。宮女俱湧出。乃往皇城西北隅。臨海子河。触河。卽投河。長班驚相挽。鉉搏長班躍入死。

王鍾彥。字粲伯。號斐斐。華亭人。崇禎丁卯舉人。歷官工部主事。城陷。賊令入見。長班趣之不往。自縊死。

徐有聲。氏里不詳。官戶部郎中。罵賊。賊支解死。

周之茂。字松如。麻城人。甲戌進士。戶部郎中。陞淮安知府。辭不受。以逆命下獄。踰年有歸。復職候選。賊入。執夫。呼之跪。不屈。賊挺擊之。折臂死。

孟章明。字伯昭。山西澤州人。癸未進士。觀政未授職。城陷。自縊死。章明。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子。兆祥死正陽門。章明嚼齒罵賊。痛哭。號父號帝。及得兆祥於正陽門。殮畢卽縊死。

劉有濶。字瀹若。南直徐州人。庚辰進士。順天府推官。城陷縊死。

宋天顯。號平儀。華亭人。監生。內閣中書。賊據京師。僞相牛金星。論僞翰林院掌院事何瑞徵。擬登極詔。瑞徵舉翰林五人報。隨催呈稿。五人遲呈稿。瑞徵其時仕翰林院。速五人到院。厲聲曰。避名耶。萬世但說我何瑞徵便是。五人乃呈稿。然出之袖中也。五人皆癸未翰林庶吉士。二人周鍾在內。稿除登極詔。有郊天社地告山川立九廟諸文。又有勸進表。瑞徵一小長班王元福。以奸狎遂得掌所私諸文稿。皆在其處。李自成敗走。瑞徵竄。元福亦他去。稿沒。然其尚元福出諸稿見之人。人有得見之者。其勸進表云。較之堯舜。實多武功。等之湯武。尤無慚德。蓋晉人表中語。襲之而更易其字。稿不著姓名。某齋某人草。無考焉。牛金星以其稿至內閣。召宋天顯書。天顯得稿卽流涕不書。金星勉之。流涕不已。不肯書。既脅之。必不肯書。金星色變。天顯與雕案大罵。李自成逆賊。觸柱死。

于騰蛟。北直順天府人。監生。官光祿寺署丞。城破。冠服縊死。

姚誠。號孝威。浙江慈谿人。儒士。官中城副兵馬。城陷死。

高攀桂。北直靜海人。選貢生。順天學訓導。城陷。縊死。

張體道。號思菴。山西聞喜人。選貢生。順天學訓導。城陷。縊死。

閻汝茂。號韞革。北直南宮人。選貢生。順天學訓導。城陷縊死。

徐闓芝。號犍蓋。北直永平人。貢生。順天學訓導。城陷縊死。

孟兆祥妻何氏。縊死。有媳李氏。同何氏死。馬世奇縊死。肅衣冠望闕拜。妾朱氏李氏哭。世奇曰。毋然。徒亂我意。拜訖。去入一小室。朱氏李氏委室中。各就縊。朱得死。李與世奇不得。李曰。妾不後死。待我死殮我乃死。遂先世奇再縊死。世奇卽再縊死。劉理順死。妻萬氏妾李氏從之死。僕四人又俱從死。汪偉妻書壁上。只身不可奪。志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書訖死。許直死。妻某氏。繼娶少艾。哭許訖。縊死。成德死。母張氏先成德死。是日先帝后梓宮移茶菴。張氏謂成德曰。汝何可不往哭。成德往哭歸。張氏曰。吾以汝死矣。

乃又歸邪。德痛哭不能語。張氏隨曰。爾毋老矣。然終婦人也。婦人何可活之大亂時。旣縊死。成德卽觸階碎首死。陳良謨縊死。妾時氏。方在稚年。蓋方娶入者。卽侍死。其死也。盛妝縊焉。良謨相對縊。良謨縊久。口中血噴出滿地。不得死。復下顧見時氏。以紅絲帶縊。則起助其力。家人哭來。良謨恐以己遂不死。與時氏解縊。謂毋動時氏。彼女子力弱。吾緊之。幸將絕爾。卽曰。爲我高其懸。便我死。家人只哭莫動。強之遂死。金鉉死。母章氏。妾王氏。弟錝。一時同溺一井死。又闔門死。孟章明死。妻王氏同死。于騰蛟縊死。謂其妻某氏曰。我爲命夫。爾爲命婦。命夫不可辱國。命婦不可辱夫。騰蛟冠服。妻亦卽冠服同縊死。

邱瑜。號嵩懷。宜城人。乙丑進士。東閣大學士。賊偪京師。十八夜會議朝房。歸聚家人來前。謂曰。勢急矣。汝等自爲計。我將自計之矣。是日賊勢急。羣臣無策。帝曰。明日同在奉先殿了事。故瑜歸謂其家人云。於是裁黃絹一方袖之。黎明入朝。將赴奉先殿。宮人盜出。狼狽問張。問大駕所在。莫有知者。都城已陷。賊入矣。卽疾趨反署。賊騎闐街巷。莫得前。友人胡季宣延入。卽欲死。季宣存。無隙。且出涕止瑜。瑜曰。毋然。我主意定矣。因示以絕詩一章。蓋豫作也。末復書云。我輩讀書明道。天地翻覆。豈可苟活。兒子勉旃忠孝。勿爲過傷。長途孤櫬。勢難遠達。到處青山可埋吾骨。正不必故鄉爾。抵暮。長班引賊探季宣室。縶執去。見巨賊劉宗敏。毒拷。瑜紿賊歸取所有。得便。服冰片死。

周鳳翔。號巢軒。浙江山陰人。戊辰進士。選入翰林院。歷官左諭德。左中允。歎史官之徒以文勝也。乃講求世務人才。相與辭記。常召對。昌言。謂吏蓮化則治不成。民重征則盜不息。又言帝王之道。必世而後仁。嘗謂人之一身。元氣流行。久乃蒸徹。其時國家多故。帝之求治太急也。故鳳翔云。嘗論史曰。三代而後。漢與外戚共天下。唐與女后宦官共天下。魏晉以下與膏粱子弟共天下。宋與奸臣共天下。我國家皆無之。豈不遠過前代。但邊防海運。最爲今日急務。當合前代共講爾。又論學曰。大凡論學不可立黨。立黨則爭。安能見道。昔者朱陸之辨。虛心求是也。今日之辨朱陸。私心求勝也。失之遠矣。國變。賊據大內。榜諭廷臣。欲去者去。欲官者官。其欲官者吏政府過堂。欲去者兵政府給照。兩府。賊僞官府名也。卽令各報名納牙牌入見。鳳翔亦於是入見。返署縊死。賊始入城。覓大駕所在。嚴甚。及知其殉。網漸疏。有竊門者。不然匿則已。諸臣據賊榜諭。希給照又希過堂者有矣。故入見也。一時都城街巷相率魚貫。鳳翔長班作催。蒼黃遂去。待賊右掖門外。有數賊厲視鳳翔。久之。擊鳳翔衣冠皆墜毀。同入見者驚顧各自懼。然獨及鳳翔。鳳翔狼狽返署。痛憤欲經死。家人助之遂死。其時都城相傳鳳翔家人勸主人死。鳳翔臨死作書遺其家曰。皇上死矣。皇上爲社稷死。臣子安得不爲皇上死。死矣。父母生我。育我教我。我限此身。乃我全父母此身。我今可不爲父母辱也。鳳翔蓋自死。

魏學濂。字子一。浙江嘉善人。癸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賊勢偪。常泣涕爲國謀。御政殿召對。奏請二王南封。言之激切。而寡與容城舉人孫奇逢講經世大略。至是遣間使走容城。約聯絡忠勇赴難。未得報。都城破。見賊。受僞命爲戶政府司務。管草場放草。一僕勸之曰。忘先人乎。先人何等人。今爲此。學濂蓋魏大中子也。大中劾逆璫死者。僕勸之哭。學濂亦哭曰。汝言我心痛。然我豈眞爲賊官。久當見爾。賊中

有遼東人數人。其一人黃相。勇敢善戰。都城西二營副將賀珍管隊。珍屯督平則門外。賊至。珍戰敗死。相被擒。沒賊營中。常來草場憤甚。詈於衆賊前斥罵。謂學濂偷提死耶。文官之沒用至此。侮慢視學濂。學濂壯之。深相結納。並得與數人相結納。又並結納草場諸賊。日與賊放草。日酒食賊。賊皆喜。皆願交學濂。而李自成東敗還草場。諸結納之賊不見一人。即遼東人亦不見一人。黃相皆不見。所約孫奇逢事又已無望。又傳言賊即西。又李自成敗還。欲借偽號。有期登極。學濂不得志。徒失節。哭曰。我又叩頭丹墀中耶。遂縊死。臨死作絕命詩曰。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血灑微軀。官卑非侍中。有舌且存之。並遂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髯。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罪。何敢言丹衷。又作七言詩。有曰幾家閨門自焚死。幾人投繯從天子。街頭男女不讀書。西城井中何纍纍。詩成遂死。而死甚艱難。初自縊不死。飲藥亦不死。乃執小利刀自擊其喉。血出有聲。諸僕但掩面哭。不忍顧。其已昏絕。久之復不死。又支吾起投繯乃死。

顧鉉。號骨城。成都人。丁丑進士。官兵科給事中。當上之誅兵部尚書陳新甲也。實輔臣周延儒殺之。鉉則與成矣。非鉉不即誅也。天下以是詈鉉。及賊入。則自刎。不得死。賊執去。毒拷禁錮。常罵賊。賊不敢匿。聞之李自成誅死。

李長祥曰。流賊之藝術也。李自成張獻忠并之為巨害。而李自成之害更大。獻忠毒極矣。傷殘豫楚。紀威全蜀。號令一朝。白骨數千里。不可言矣。自成則傾覆我社稷者也。是更大也。自成之盛也。實遲於獻忠。當獻忠之橫中原。天下固不知有自成也。即朝廷亦不以自成為患。蓋自成賊。高氏將也。高氏闖王。自成則

闖王將。督師孫傳廷。丙子巡撫陝西。治賊。擒斬高氏。自成聚高氏之故賊。旗仍其故號。遂為闖王。然高氏之死。兵亦半散。丁丑。李自成在夔州太平縣。不過千餘人。庚辰。闖部楊嗣昌督師。亦只在勦獻忠。獻忠數十萬賊。嗣昌連戰凡七捷。而瑪瑙山之捷最大。數十萬賊之死者。充塞彼山谷。人馬枕籍。流血成川。獻忠獨挾所養親近賊萬餘騎。並諸首目聚在道去。隨又困之竹溪房縣。至是則大兵四面。圍密無毫髮間隙。容片甲遁去。嗣昌其時在夸陵。諸路解所獲賊問之。張兩目視人。不能開口言。斬視其腹。只草根無粒米。萬餘賊又餓死大半。故獻忠異時破嗣昌七世塚。李自成東渡。據有神京。獻忠猶憤曰。老奴誤我皇帝。蓋指嗣昌。嗣昌之滅獻忠將在此。蜀撫邵捷春。閩人。與嗣昌門戶角立。嗣昌之策。不能行之捷春。又以譏繆殺戰將楊茂選。軍士怨委。於是夔關失守。賊脫矣。尋又熾矣。故獻忠之不得熄者有二。穀城實就撫。既已就撫。其時之議者。謂當授之以官。俾立功補罪。即獻忠亦自請立功補罪。奈何朝廷之上。竟失監處。但給一副將空劄。不肯與實授。且又使之久在穀城。遷延顧盼。上官需索饒道煩苦。即撫獻忠者熊文燦也。亦復有欲。獻忠竟不能支。乃投之軍中。軍中已又皆盡。又不能支。於是復叛。叛後指受賂官姓名。榜列穀城。謂國家之官。誤國家之事。反不勝憤恨。則獻忠之再叛。不得咎獻忠矣。此機會之失者一也。嗣昌困之竹溪房縣。已落我掌中。惟計日奏功。成即獻忠亦料死矣。奈何夔關又失守。此機會之失者又一也。朝廷方急獻賊。賊自成乘閒養勢。勢遂大。又能假仁為百姓。百姓當他賊過人

畜巢卵。賊有子遺。即官兵過。亦不下賊。惟闖賊過。則家室完好。畝禾如故。百姓竟德之。遂多歸附。勢益大。獻忠猶有嗣昌敗之。闖賊則積盛。故獻忠據蜀。闖賊遂覆社稷。而闖在中原時。獻賊已據蜀。闖無嵩復函關。楚黃盧鳳。重兵猶阻要害。且偪江不得逞意。大河東北。皇輩猶震。壘塞潼關之險。闖賊在中原。勢成窘促。奈何秦師不使畜威。草草驅出。李自成素知秦督附其治兵在秦。畏忌。乃借兵獻忠。謂秦師蕩我中原。必疾力西蜀。獻忠於是助鐵騎六千。亡何。秦師方出。陰雨狼狽。潼關一旅。遂為賊活路。據有三輔。虎視天下。我之利器已假人。大勢去矣。善乎少司馬張鳳翔之言曰。孫傳廷所有。皆天下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帝曰之。羣臣窺帝意。遂激請出師。令人言孫傳廷。即嘗之。其於楊嗣昌尤甚。嗣昌治獻賊。孫治闖。實能破滅。有任其咎者。而人輒嘗之。起於門戶之見不除也。善乎馮世奇之言曰。寧可失將封疆。不肯破除門戶也。賊既大縱。以一時手握重兵。素負長城之左良玉。當賊。輒引避去。或且望風拜降。甘心附賊。戶部又莫支。內帑並竭。天子殷憂。召對日相繼。在大臣率以任非為辭。小臣多喋對者。又於實事無濟。帝急。乃能戶部尚書倪元璐。以大理寺丞吳履中為戶部左侍郎。管尚書事。又差太監盧惟華高起潛等。出宣通天津薊山海山東兩淮東西浙南粵諸鎮。監軍督餉。首輔陳演不草敕。帝拿中書。演奏本臣罪。皇上但罪臣。乃不果拿。演終不草敕。帝遂止。不果行。隨又加輔臣魏藻德兵部尚書。駐天津調兵。方岳貢戶部尚書。駐濟寧督餉。陳演又奏閣務殷繁。又不果行。故罷。罷陳演之先一日。帝在武英殿。顧演曰。朕不要做。先生偏要做。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陳演罷。魏藻德為首輔。時保定已破。止隔三百里。浹旬始得薊州道之撫。宣州一路。賊入居庸關。破昌平。昌平總兵李守鑅戰死。已達大內。帝問兵部尚書張縉

彥。賊如何。謝不知。帝厲曰。兵部掌何事。不知耶。縉彥曰。臣昨日正揭偵。偵役往探聽。未歸。故不知也。帝默然。於是羣臣紛紛。奏請皇太子撫軍南京。請出鎮天津。又請二王分封。又奏請皇上南遷。蓋知國事之必不可為也。必不可為。且存太子也。且存二王也。是則帝之宜行者。而帝不行。故又有南遷之議也。自事後言之。其保全皇太子二王之計切。即南遷之計亦猶切。帝英主也。流離顛沛。自視為辱事。況其時賊已漸近。車駕倘南。一日賊追及之。奈何。則尤辱國朝之歷世無一辱事。誠絕遠往代。惟以天下之大。庶官之多。祖宗養士二百八十年。諸臣竟無一能者。為國家出力。區區盜寇。烏合之衆。一矢加遺。都城即破。欲恨二祖列宗。貽者萬世。則又往代不及矣。令人謂帝英主也。惟不知用人。故至此。以宰相言之。神宗四十八年。只十九人。烈皇帝十七年。則五十九人矣。十九人五十九人相去遠。四十八年十七年又相去遠。治與不治相去又絕遠。或謂神宗四十八年。宰相惟只十九人。故治。烈皇帝十七年。宰相惟五十九人。故不治。是不然。十九人。張居正當之前。太平之始基立矣。若五十九人。皆何如。或謂帝用之不專。且不久。且又殺戮。故卒不能收大臣之效。是又不然。溫體仁。其在位不久乎。不專乎。又最專者周延儒矣。其恩禮極矣。帝常曰。還是他好。一日皇極殿大朝。能召延儒上殿。帝降御座。竟袞冕執圭。揖延儒曰。自古帝王。莫不有師。朕欲太師延儒。及破大司馬陳新甲邊謀。帝覺之。瑕疵畢起。寵衰。外出督師。又罔軍旅事。又且罔帝。帝曰。偏將監。兩解望不至。今得不用兵。即先生功也。帝此時猶曲意保全。延儒卒不悟。其加誅也奚不宜。又最要

者樞臣矣。楊嗣昌陳新甲猶有能者。嗣昌督師死。陳新甲誅死。新甲之誅死也。孰爲之。至今追遡馬紹愉故事。延儒之敗樞臣。與令人不禁痛恨也。竊天子手詔於樞臣左右。樞臣不知。天子亦不知。何嫁獻。他如諸廷臣之賢者。莫如黃道周劉宗周倪元璐。在外之賢能者。莫如盧象昇洪承疇。其賢者。莫如金聲楊廷麟。其能者。楊嗣昌孫傳庭以外。莫如王永吉傳宗龍楊斗望。即丁啓濬侯恂皆一時之稱爲能者。黃道周以劾楊嗣昌召對。帝謂道周小臣。道周曰。臣官至詹事。官亦不小。是未嘗淪在下位。則帝於道周未嘗不用也。道周獄。范景文解學龍諸人救之。龍論周延儒。從容一言。復即釋之。乾清宮列屏風。書一時顯望諸臣名。猶錄道周。罷劉宗周曰。極知宗周好。規朕極多。但不實急務。只是謂朕法堯舜。帝固知宗周。而道周綠倪元璐不啻皋陶禹稷。自視云逐客。視當日之天下云破胎之國。則又謂其有臣無君也。夫以烈皇帝禮之有臣無君乎。普天率土。一日千秋。有公論在。若所云破胎云逐客。則桀紂矣。婁始皇矣。道周一代賢者。豈其言此。而著見文辭。流行海內。豈僞作乎。盧象昇死。帝震悼。御史柳寅東。劾洪承疇保寧府畫縣壩之捷。諷賊過。截尾後數十名賊。斬所過鎮市百姓頭凑首級。奏報一村百姓之被殺亡頭者七十餘人。其中有寅東之親。故寅東糾及。而帝終重任。至死哭之。王永吉等俱當重任。丁啓濬等亦俱當重任。其後則或死或去。中外之凡屬人引望帝必任之者。大概如此。他若魏藻德三年進士即首輔。張縉彥小臣即兵部尙書。劉之綸庶吉士即少司馬。張任學御史改總兵。陳起新武舉人竟授兵科給事中。胡全才初登第即兵科給事中。陳丹衷亦初登第即御史。陳名夏編修兼戶科兵科給事中。猶題將大用。凡召對稱旨即翰林。科道不拘何資格。但一言稱旨即科道。又行卓異。行保舉。羅網天下之人才。無餘力。無遺法。而天下之人才如此矣。今謂帝不知用人。不識當時何人可用而帝不用之。何人當用而不用。帝故斂之。其後徧都再創。有爲范景文請恩廕者。兵部謂諸臣多閣部大臣。謀國無能。致茲顚覆。烈皇帝不祀。諸臣延世加恩。臣誼何安。乃不行。而帝之升遐。宮中御案上有遺詔云。朕自登極十七年。上邀天罪。致東陷地三次。逆賊直偪京師。諸臣誤朕也。朕無顏見先皇帝於地下。將髮掩面。任賊分裂朕尸。可將朝廷官盡皆殺死。無壞我陵寢。無傷我百姓一人也。嗚呼。帝蓋恨之矣。余故於殉難諸臣。詳其姓氏爵里。而於持論爲謀有資大議者則著之。以見當時之廷臣若此云。

新樂侯劉氏傳

新樂侯。姓劉氏。名文炳。字洪焉。順天宛平人。其先本海州人。以成祖靖難功。拜河陽千戶。籍任邱。九世名宗者遷宛平。遂世爲宛平人。及侯。以崇禎甲戌封。初贈父爵新樂伯。父效祖。效祖父瀛國公。應元。烈皇帝生母孝純皇太后其女也。戊辰。烈皇帝登極。追封應元瀛國公。封妻徐氏瀛國太夫人。效祖新樂伯。妻杜氏太夫人。甲戌伯卒。文炳嗣伯。未幾侯。侯時瀛國太夫人杜太夫人皆在。瀛國生子三。長即伯。次繼祖。都督。杜太夫人生子三。長即侯。次文燿。次文照。皆都督。女二。長妻武淸侯李氏。封太夫人。次妻恭順侯吳氏。封夫人。侯娶永寧侯女。封夫人。侯嘗加封時進太傅。繼祖少傅。文燿文照皆太子少保。諡襃之恩。幸蓋無比焉。侯嘗同諸都督從杜太夫人侍瀛國太夫人。拜訖。私念之曰。登極矣。何以報此。其時中原大亂。皇

帝震怒。乃顧勳戚爲固根本計。於萬歲山下御甲冑畫騎射。侯文炳與駙馬都尉鞏永固俱以能見親愛。兩人素友善。至是相督奮勵。碎首王事。（永尚皇帝八妹樂安長公主早薨）武諸勳戚守內外城各門。永固守內城崇文門。文炳以不時上左右。不專司事。而其家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燿守外城永定門。十六日。賊大至薄城。自是薄城急。侯見大勢不可支。馳歸告杜太夫人以其故。杜太夫人登一樓上。服其命服。縣孝純皇太后像。召一家人至。文燿以守永定門不在。李太夫人吳夫人各於家料死。杜太夫人曰。局一處。皆召至。相拜哭曰。太后恩深。自此不得報矣。然局可不報死耳。乃作數十綴緊樓上。謂聲可從綴死。又命積薪。死可即焚之。毋以其身與賊見。指示畢。謂侯文炳爾疾馳去。有一隊可爲爲之。如不可爲。即殺一騎。折彼一矢。猶快我爾。謂文照。爾不可從死。瀛國太夫人年八十。當奉之他往。爾因延劉氏後。劉氏後不可絕。當爾延之當然。於是文照奉瀛國他往。而侯即疾馳去。是日外城已破。遲日城遂破。家人報城破矣。杜太夫人遽登樓就綴。王夫人繼之。李太夫人吳夫人等相繼之。杜太夫人六綴始得氣絕。李太夫人九綴始絕。每綴輒墜下。至落齒折臂。起則復枝梧綴。家人不忍其慘。欲擁之投井。以爲等死。曰不可。杜太夫人命同一樓死。今彼皆已同死。我獨異耶。不可。必綴死。蓋至九乃死。侯文炳前受杜太夫人命馳去。見上於中左門。上命侯同鞏都尉諭各勳戚。各出其家健丁巡緝。隨批手詔付之。下各勳戚。且會朝陽門議。及且。其至者兩人爾。朝命已不能行。漏下。內侍捧詔至。封甚固。內稱密諭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擁其家健丁護衛車駕。會議南遷。得詔以爲南遷。及入見。則外城破矣。上曰。外城雖已破。賊之入者無多。前論俾下各勳戚家出健丁巡緝。今能統之爲朕一巷戰乎。若此尙可爲。侯合奏曰。勳戚家健丁皆在城上。今外城破。城上守方急。難呼下。只臣兩人各有數精騎。尙奉密詔擁其家健丁護衛。今現在順各督出與死戰。只恐衆寡不敵耳。上憮然曰。至是耶。泣下云。朕志決矣。爲太祖高皇帝守社稷。乃不能。然能死社稷。都尉哭曰。賴我太祖高皇帝之靈。自能殲此。萬一不虞。臣等惟以死報。侯俱哭。上亦哭。侯又同都尉哭奏。若果都城不守。我皇上當焚宗廟。焚三殿。焚宮。臣等亦自焚家。遂能。及城破。侯猶至崇文門與都尉議殺賊。忽數賊巳至。卒報賊至。各督屬發矢射。射數賊盡。又數賊至。又射盡。而闔都城皆賊。知不能支。遂各馳去。隨巷遇賊隨射。至第已火。省瀛國他處。過駙馬。其第亦已火。駙馬已自刎死。曰鴻圖先我耶。鴻圖。駙馬字也。家有井。馳到下馬欲投。下顧見其己之影服戎服。曰此軍容也。以殺賊者見皇上地下不可。於是索冠服。己冠服不可得。得他冠服。冠小不可得冠。裂之乃得冠。乃投井中死。繼祖在東安門。忽宮女湧出。曰大內變耶。急入宮問皇上安在。無知者。馳歸。則大宅已火。亦到井所。大呼皇上數聲。投井死。文燿當賊破外城。身數旅竄。百里至渾河。收所逸兵。及內城破。釋之。乘間入見。闖門死。痛哭曰天乎。文燿之在永定門不卽死。以內城必能守。猶有見皇帝。得引頸受斧鉞時耳。不意如此。乃大書一一板。置之井欄曰。太子少保左都督劉文燿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其夫人先巳死。繼祖夫人。其先見大宅火。即投死。二妾亦已投井中死。計一家死者四十二人。惟文照以奉瀛國太夫人存焉。瀛國爲育孝純皇太后。皇帝痛太后崩年早。追思不已。加恩太夫人特異。當七十。上顧內侍曰。使太后在。其稱觴今不

知何如矣泣下不能已隨命司禮監太監覺錄萬兩緞百端至第賀宮中每臨太后像卽泣下內侍云不似則遣司禮監武英殿中書至第俾太夫人以其意口授畫工以貲畫訖似上喜命畫數幅具函禱上御伏大明門道左候迎入安置奉先景神諸殿上食如生上之追思太后不已惟加恩太夫人詔稱太夫人年高德厚懿親第一禮宜優異每月賜羊酒米麵遣司禮監存問甲申三月太夫人八十時賊薄都城上憂至廢寢食猶不忘賜金幣蓋以宗廟之驚念太后益切也皇帝之德備矣尤在孝人無不感動劉氏之受恩大因死報云其後瀛國太夫人令終文照逸之南而一家四十二人之死劉氏迄不絕

李長祥曰闖賊之自秦關而山西也廷臣惟束手畿輔人以是危卽已動搖矣侯文炳一日同駙馬都尉永固侍上大內上密問國事文炳對以早建藩封今定王永王孝賢宜早有國早就國一宜封山東一宜封四川四川西南都會又上游又唇齒陝西今闖賊穴陝西誠得四川無有害則孤陝西也是宜命大臣握重兵厚其威聲以往彼地與京師隔遠而有封王之威聲則西南之勢起卽東北亦相望鼓奮賊之氣自沮喪不特無西顧之憂已也山東近畿輔今闖賊陷山西我已損其右臂而左臂誠固則可以折彼且又與南都之援接得一藩封則東南呼吸貫通相爲首尾賊揣其入無從容之地自憚進京師自奠宜可爲也都尉亦辭與同上曰是然不行按山東之建國是矣若四川其時獻賊已毀壞又盤據在楚之藩鎭驕橫不臣不啻賊無國之可就卽有大臣握重兵以往將安之且安得達文炳豈不知之二王予見之矣定王十一歲耳永王則九歲耳非可以就國者也則又豈不知之何爲言此嗚呼有以哉觀之十九日矣皇帝以皇太子二王手屬所親任大臣魏藻德藻德稽首手受泣涕負荷出皇上意其得付託然後死后死公主而自死焉其能全之者誰哉以皇帝之大聖覺如此其所覺一朝盡之乎京師中無子遺焉何慘哉然後知建藩封之議遠也當車駕之不果南也余上疏請皇太子出鎭天津矣天津可提調東南援兵而予意實不止此是亦侯請封二王遣就國之意疏入不報其時已倉卒有皇帝之必行其言者矣而不報何哉今王丁未余過秦鄠諸君子相與欷歔往事因得文照手錄其家狀見帝之所以親愛文炳與文炳之所以事帝不禁流涕詩云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文炳之於國家固有進於死者乎悲夫前乙酉朝廷錄崇禎死事諸臣太傅新樂侯劉文炳贈太師恆國公諡忠壯其餘各加恩入旌忠祠嗚呼可謂不負國者矣而國亦不負之死可爲哉

天問閣集卷中

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宣府巡撫宛平朱公廟碑

皇帝授命持節秉鉞誅殺不庭以文官行將帥之事則督撫臣撫臣內省會皆有之若塞外當要害弓矢甲冑宵嚴而夜不釋以寢於鞍士則宣府撫也崇禎壬午首缺廷臣推朱公皇帝求治甚於乾清門列屏風凡海內之賢能可其意則書名其上不時御覽公名與焉廷臣推公上正合帝意遂命行公曰嗚呼重哉吾何以報我聖明吾以死耳宣府之任距長城以外時流賊盜中原然有任之者未幾破潼關未幾陷秦未幾窺黃河未幾遂渡黃河公曰皆危哉吾宣鄰與按天下之重兵在大同宣府議者以爲賊卽在晉卽不越不意窺動畿輔必從坦道之不傾危處入必不犯天下重兵處以入於是命輔臣紀禁旅出保定而朝廷之憂則在保定不在宣大且謂保定卽不支猶可謂宣大兵之半以援畿輔也賊竟從數路入李自成則從此一路入陷大同至宣宣之內蠢起遂亦陷宣公遂以死是時總戎王承允也威猛素著賊陷大同果卽猾勇黠死士二萬人飛馳百里外截戰當大同陷宣震動及總戎奮勇出則乃定無幾何總戎同謂賊遠其陷大同訛也宣益定總戎是時已使使大同遞降表於賊賊已發千人夾總戎之兵以入公不知也卽公塘報報公亦云無賊有參將稍泄其事總戎之中軍亦稍泄其事公稍知之總戎立杖殺兩將公遂知之而總戎宣人陰以危語恐宣之人宣之人無不相讋變易公又知之然無可如何居庸關巨

鎮黑公寔龍.以身探賊信來宣.公乘以告宣.闡朝廷將大發兵.正宣城人之靈賊者.乃於鼓樓下作木城曰.賊或至.不靈賊者入此城.不且戮.趨戎亦且說公約束人心.合宣之文武官.縉紳先生.博士弟子.耆老.大集鼓樓.洪鑄大鼓.烏牛白羊.祭告皇天后土.軍牙六纛.總戎揖讓公誓.公先誓.次總戎.次諸文武官.次縉紳先生.次博士弟子諸耆老.公哭.總戎亦哭.諸文武官.縉紳先生.博士弟子.諸耆老亦俱哭.三軍之氣.以悲成壯.皆請可一心殺賊.乃總戎之降表至.賊黨即在此一日也.未幾賊至.又未幾賊大至.遂攻城.總戎守南城.公守北城.公率軍士誓擊賊.軍士抱手默然無動者.蓋一切火礮之火線已絕.其火門已俱塞實不能發矣.公仰天大慟.南門已大開.迎賊進.公知其已獻城.乃登城樓上.顧左右.取我鑑水亭之絳服來.亭.公之署內亭也.當賊勢漸壓甚.公將署內諸服器分給勤苦隨人.惟取大紅公服一件.展之亭上.歎息盼戀.謂左右是服爾知之乎.左右莫解公此意.莫敢口應.公曰.此吾拜天子命巡撫宣府時服也.爾謹爲我持之.以常隨我.我死服此耳.至是.遂取之以服.東望闕稽首畢.則遂死.其死也.則欲左右來死之.曰好斷我頸.斷我頭.我不痛也.左右皆只哭.公知其不忍.乃自縊之.死.賊進城.緣城墻至北樓上.見有絳服臥者.問何人.或以公對.賊且連稱惜.宣城大邊數十里.繁盛.自成望之.承允疏之.新稱賀.有見功之色.賊曰.此誰家城.承允不能言.有姚時中者.諸生也.拜之孔子廟.於其廟以死.申旺.亦諸生也.亦死.而承允之杖殺中軍則張世澤.參將則馮信.信.闖賊之心腹人也.其官於宣.蓋賊爲之買官於宣以圖宣者.其千名賊夾承允之兵入城.信誠之私念總戎自結髮歷官二十餘年.以至今載大將旗八座.曰毗帝寵.一睨觀人人立死天子重寵之如此.豈不以其可託者耶.今毋言其他.以臉計之.彼一口之自食於朝廷者.亦當幾萬石粟矣.是不亦人乎.歎於所親昵.其人奔承允.且以告立杖死.當杖猶未得死.從南城墻上懸一木之顛.飛擲於外砰之.總戎宣人.宣之兵盡士着.稱勤.外來莫能與上下.故從無外來者.故皆徇總戎.公之墉.報.亦皆徇報於公.故皆莫得實.故賊至.已望見之.猶不謂是賊.遂乃敗.宣之人悲公.有言爲祝.諸.皆曰諸.遂立廟.公諱之衡.宛平縣人.丁丑進士.長辟來宣.拜公廟.感公.乃贊齊其本末.銘焉.辭曰.

天上日中.誰有淩斯.惟死節臣.精則貫之.訓經法聖.雖至無二.刃來乘頭.是謂大義.烈哉撫公.城亡與共.殺身何事.全不心動.公之來宣.命自天子.惟天子聖.惟公是使.長城在天.害端無火.士也眠休.馬蹄如惰.胡然蠆蜂.毒我中原.崩秦皆邦.害且及宣.公謂我人.我熊我虎.彼卷土來.我戮如鼠.有蓄隱心.不見所觸.鬼目神聽.視聽莫得.繆正其辭.以說我公.熾爆大昏.不捉其囚.賊既來止.如縮斯引.公出宣威.須臾而盡.公有嚴章.止水存焉.服以蓋棺.公言早然.登彼北樓.再拜稽首.臣罪當誅.天子萬壽.貔虎賁士.吾死不苦.毋惜我肝.任彼賊膽.久皆豁手.公知其故.如天星殞.曾不用助.公此何之.魄尚在地.殺身難哉.公處之易.恭惟上天.生此哲人.我人不知.帝知其眞.塞天地間.塞之以氣.不報一時.報以萬世.於赫斯廟.我來拜止.顧瞻我公.泣涕如雨.

金御史傳

御史姓金氏.名毓峒.字鶴冲.保定府完縣人也.崇禎甲戌進士.官中書舍人.河南道御史.初受御史.覽天

下之擊.以爲征補不寬乎.帆將不誅乎.士氣不鼓乎.餘路不清乎.於是旬日開疏四上.四報可.朝廷震悼.奉命按茶馬.畢.歸京師.召對便殿.以茶馬所在.秦蜀兩省.時皆流賊也.甲申正月初.賊渡大河.旣潰寧武鴈門.命毓峒監軍上谷雲中.即已破滅不得去.因留畿南.未幾.李自成自居庸關進壓都城.太行來一股賊.亦已先壓保定.御史馳開路.一騎入保定.分守城西門.蓋御史之家在焉.因傾貲散甲士.妻王氏.亦盡出其冠帔諸寶物.遺御史城上曰.天子家物.當爲天子家用之也.都城猝不意.破陷.信至.毓峒號哭而城中有懼心.則益蓋之曰.何如此.正當爲君父報仇.不能則死爾.有振孫者.兄子也.負氣略.以才著.擊劍鄉里聞.騎射冠絕人.已以武鄉舉.見中原大亂.能者挾弓矢殺賊.其爲守士者.受命死節.已處於無事之地.常憤怒.毓峒絕器之.至是.倚賴登陴射殺賊.日有射殺.城圍急.餉食至.怒曰.吾不得滅此.何食爲.無何.城陷.諸將士畏死.皆去戎服.飾百姓服.冀脫死.或以勸振孫.振孫怒曰.吾正欲賊之知我.乃欲去戎服.使不知耶.重鎧甲金鍪.威嚴鮮整.立城樓上.賊大至.大呼曰.我日射殺爾賊之金振孫也.賊正恚甚.聞之.舉矟羅前.支解之.毓峒先振孫被執.振孫死.毓峒亦被之.將至其首目處.旁睨得一井.力仆賊.奔之井.入死焉.妻王氏亦即縊死.當城圍急.王氏攜其二子.謝振孫弟皆孫曰.城儻不保.吾知御史必死.死.吾稱未亡人.吾不爲也.是二子惟女生之矣.及毓峒死.王氏則即死.皆孫有子金譽.巳娶妻陳氏.亦赴井死.又其婢有從陳氏死者.毓峒之世族父某.神廟間進士.官戶部尚書郎.時中廢尚未有故.然邊覺已啓.毓峒諸生.有濟世之志.父謂儒子宜如此.但恐及鞭耳.果及變死.死之時.仆賊勢面猶北望曰.臣不忠.謹待罪井中.井在三皇廟前.左右市廛.今猶日汲水.每汲輒曰.是忠臣泉也.士之悲歌慷慨.歲時必聚其上.必欷歔相弔.男女入廟必顧井.稱道金御史不絕口.三皇廟前井.今竟爲郡之名迹云.

溫寶忠傳

寶忠.姓溫氏.名璜.字于石.寶忠其別號也.先世太原人.洪武初家烏程.遂世爲烏程人.寶忠三歲孤.毋陸氏.守五十年.卒.又七年.寶忠乃進士.蓋五十九歲矣.又當癸未.中原已覆沒.神京震動.勢蹙.乃得第而已遲.欲爲國家捐頂踵不得.日常流涕.甲申.授徽州府推官.無幾何.京師陷.南都又隨陷.郡縣望風奔竄.寶忠謂其夫人曰.至此乎.吾不得顧汝矣.夫人茅氏.有女子二.長者十五歲.子一.八歲.聚在側.或請當急竊他路歸夫人.夫人謂安歸.我公死國.我死公.一爾.但全公孤女子爲計也.會司馬金聲即徽人.起兵.寶忠力慕義勇.應司馬.故以時文名.封疆重臣洪承疇降亡.皇帝廷泣.論祭如往例.又御製文以祭.而其文召司馬爲之.司馬其時正尚在史館也.海內之聞司馬名久矣.故一起兵即多應.寶忠深以爲是有機.遂起.應凡二百餘日.司馬績溪敗.被執去.寶忠急入城.登陴嚴固守.而變生肘腋.歎曰.城亡與亡.吾其尚生乎.遂自殺.未絕.幕府命异之至.見其創處.相謂溫先生何苦.我擁兵南來.未見有如先生者.溫先生獨何苦.擇醫人醫之.醫人至.不受.兩人舉創處.裂其喉而死.其城之始陷.寶忠趨夫人所.曰城破矣.昔日之言.今則其時.夫人無戚容.猶設飲.謂以訣.久之.僕婢皆寢.女亦寢.夫人呼之.女乍寤.驚曰.何爲.曰.死爾.女即引頸.夫人手結帨.授寶忠.對曳絕.仆地有頃動.夫人曰.其投匕.如其言乃死.女死.夫人曰.及我.寶忠手捫

其喉。盡力一擊。血湧下。濺賓忠衣。昏仆地。然不死。呼曰再一擊我。再一擊。乃得死。賓忠乃死。幕府感動。壽之水陸寺旁，而遺女子則徽之人畜之。徐送歸其家。賓忠素剛毅不屈。讀書出字大要強正。其將死。索筆書百餘字。略曰世受國恩。惟以死報。妻與長女已俱殉。幼子季女。如其不容。並殺之可。今傳焉。

王僉事冉通判唐知縣列傳

王僉事。名世琮。字六瑞。四川達州人。天啓甲子舉人。河南汝寧府推官。陞僉事。備兵汝南道。中原流賊大亂。汝寧。天下腹心之地。竟如邊塞危疆。世琮以才著。故卽遷焉。卽備兵其處。世琮偉狀貌。負才而豪縱。一耳缺在本里出街市。見之者輒曰王缺耳來。卽皆畏憚之矣。常落第。不耐書生事。斥文字謂苦人。丁丑再落第。憤曰。進士乃有爲耶。遂選汝寧。時中原之官。以賊之劇健兒猛夫。廣鉤棘誘。甲胄器執。磨礪被驩。世琮曰。武矣。實恐懼爾。必能前之。取頭於彼賊。是乃利也。於是採取戰士。壹意殺賊。不徒恃敵翼。自推官遷汝南道。賊薄汝寧城。歲三四。皆卻去。得無患。一日賊大至。有巨賊自稱汝寧人。沒賊久矣。願歸也。呼城上人。城上人莫敢擊。亦莫應。世琮在他城。聞之。卽以一騎至其處。曰。願歸乎。我汝南道也。全爾矣。隨曰何不卽入城。其人竟肯入。無難辭。於是卽縣入。入則殺子民之館甚篤。世琮大喜。設酒相觴飲。其人亦大喜。遂言有鐵騎五百。當率之歸。歸則圖殺賊也。世琮又喜。久之。告出。謂出諭騎且再來。世琮覘其詐。計且來則擒縛。簡力士左右。且果來。益深自結納。爲私人。無所忌。世琮目力士。莫得力士前。蓋其人壯猛。敢大言氣勝。力士倉卒意亂。莫知措手。世琮急。乃自拔所佩刀。呼擊之。力士因擊之。乃死。既死。世琮於是怒斬力士之不前者數人。皆尸城堞上示賊。賊相顧驚愕。亦遂解隊去。自是世琮負威望。湖廣巡撫宋一鶴敗死。朝廷簡巡撫。推世琮。時崇禎十五年也。世琮正待命。李自成大盛。有衆五十萬。躪汝寧。又以兵附之。益盛。秦督傅宗龍。保定督楊文岳。皆朝廷重兵。皆敗於新蔡之孟家莊。隨屠項城。乘勝壓汝寧。汝寧莫支。城竟陷。世琮被執死。世琮初備兵。卽發妻子還蜀。與訣曰。我將勤王事。死毋念也。至是被執死。當被執見賊首。賊首曰。汝王缺耳耶。世琮一耳缺。人甚重之。呼爲王缺耳。缺耳者缺耳也。賊皆憚前焉。遂死。

冉嶙。字瀛海。達州東鄉縣人。爲貢生。考通判。歸里。徙達州。家焉。先世貴顯。嶙以豪侈聞全蜀。全蜀之人。莫不知有冉公子。而能折節讀書。初與僉事王世琮學書相善。嶙規模柳公權。世琮曰。何不通諸家。嶙曰。吾尙骨耳。聞之者異之。以爲冉公子乃爲此言。北上廷試得通判。其時流賊之在蜀者。種類蕃衍。包山塞谷。張獻忠又出入無定勢。嶙有兩母在。於是歸焉。東鄉城小卑薄。達猶閎。蓋達扼東北兩川。固要害處。城又阻水距賊。然賊之劇蜀必經之。舊設巡道有兵。至是又益兵。又人自爲計。起義兵三千。庚辰。張獻忠破夔關入。督師楊嗣昌大兵追獻忠。戰開縣。戰敗。總兵賀人龍。黑雲龍猛如虎。虎大威方國安五大鎭兵皆敗。獻忠直壓達州。先聲震駭。人喪魂魄。義兵皆屬。佐官兵死戰守城。獻忠去。自是達益壯。鄰縣之避賊者。謂莫如達。多來。嶙遂亦來。有戎杜國者。壯士也。領義兵一軍。而全軍事多賴之。壬午。參議唐階泰父自奉以參議貴。慝杜國於巡道馬乾。猝不意乾杖殺杜國。軍中大譁。昇榴唐氏。唐氏家殷富。私軍中要領之人。得兵賊。然怨憤常有言。城中恐懼。外來人又相與出達去。嶙又去。其後杜國黨。因甲申之變。卒引賊破達。指

示焚殺。自華已沒。其家陷焉。嶙既去。往東鄉之羅頂寨。寨四面皆壁立。鑿一路上。惟無水。水自下取上。賊仰雨而已。雨不下。賊在下。下取水不得。上卽困。卽無有子遺。故蜀之民恐賊卽上寨。寨高不可伺。賊怒欲莫可如何。然莫有一寨全者。人皆死。嶙往羅頂寨。攜妾婢數人曰。命幸尤精不得。祕賊伺守不去。水絕。嶙告母曰。殆矣。無活路矣。兒往說賊。儻活母。幸也。於是往。其長子泣欲隨往。往卽執嶙。嶙大罵死。其子富貴家子弟。姣好。賊欲之留不殺。則亦罵曰。吾父死。我安肯活。益大罵。賊怒。並誅死。嶙父子死。母遂死。寨上人舉火盡焚死。

唐知縣。名自彩。字酉留。達州人。貢生。浙江臨安縣知縣。自彩爲人木訥。然頗喜聲色。亦非人之喜之者也。人以是譏之。以爲居官不識其何如。及往治臨安。則神明也。尤介正不可以犯。甲申之變。私憤廷臣某當殉。某當竄門者行。某當媚行附麗賊。久之。跡所著見多不合。歎曰。人之難知也如是哉。使非國家有大變故。如今日則賢人君子之名。不爲不肖之終據之者寡矣。而賢人君子。其實之不淪沒於不肖者之羣又寡矣。悲哉。南都再變。浙西且俱下。自彩棄縣匿山谷。會與江東通。江東與定期以兵迎。自彩度期至卽顯出蘇諭臨安故時吏。俾無出虛蹤。將有用也。吏駭愕報令。令飛聞省會。數百騎卽來。而迎兵不至。遂被逮。到官所見之。卽大聲罵。顧地上有石。取擊官不中。中案。案所有皆碎。一時堂上皆驚恐。支解之。唐階豫。姪也。參議階泰弟。素豪邁與東鄉冉公子善。本以參議出蜀匿兵。久隨參議。參議沒會稽。頗依自彩。臨安。同匿山谷。騎至。猶可得他路竄去。僕速之。則曰。背叔父乎。何忍矣。遂並逮去。中途騎憐階豫。謂爾無與。爾去。階豫堅欲隨自彩。自彩死。並階豫死焉。

李長祥曰。余昔在都門。聞廷臣推湖廣巡撫。兵部尙書陳新甲主推宋一鶴。其時有背議之者。謂新甲之呼朋引類也。考魯事黃道周。劾樞輔臣楊嗣昌。有云呼朋引類。謂嗣昌用陽河總督陳新甲爲兵部尙書。嗣昌其時本奪情。新甲亦奪情。以不祥之人。用不祥之人。是謂之呼朋引類也。若陳新甲宋一鶴不同矣。亦以是目之何哉。蓋以新甲與一鶴皆舉人也。嗚呼。舉人與舉人之不可相與爲用乎。用矣。卽謂之爲呼朋爲引類乎。彼進士衆矣。莫不相與爲用矣。當議之以何等。獨不謂之爲朋爲類乎。則獨不謂之爲呼朋爲引類乎。嗚呼。誰歟哉。當陳新甲之始至京師也。帝卽於是日召對。幾三鼓。後將退。新甲奏言臣之踪孤。帝曰。有朕在。卿卽不孤。若臣之相得如此。其後竟戮之。帝一人之不勝羣下也。宋一鶴節鉞矣。荊南道蜀人向鼎謁見。言事。一鶴欲拔用一人。鼎曰。彼一榜耳。一鶴曰。我亦一榜也。鼎默然。然卒不聞其有慙謝一語也。夫以荊南道視撫軍如此。宜大司馬之終被戮哉。又宜相與用之謂爲呼朋引類。與予常過汝寧。見世琮之所爲。當流賊四面慘殺。官於其地者。朸檄終日。寢食寒心。相對咨嗟。甚且出涕。世琮不然。政事之暇。卽射獵。射獵之暇。卽讀書。而一有警聞。卽單飛騎馳往。神思不亂。意氣愈雄。故能在此危疆。聲名燁赫。監司無幾時。卽議撫軍也。或曰。是直巢之爾。蓋湖廣死地也。宋一鶴可睹矣。宋豈不謂才。李自成巨寇。勢已極熾。督師之相繼。皆潰敗死矣。一楚之撫。何能支之。夫其前之爲大司馬之用之也。本以其才之故。謂其爲利器。當不折則用之云爾。大司馬揭從封疆之起見。而不料其至是。今世琮之議。廷臣豈復有大司

馬之意。直以爲是死地也。惜其往往世琮也。是又料世琮之至於是也而往之。故曰棄之也。則擧人之故也。然觀世琮矣。昔人之言曰。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辨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誶之事則不樂。又曰。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古之能有爲者。未有徒然矜己。背從閒寂。而不馳騁乎多事之地者也。世琮之在汝寧也。付陞北通州。彼近在畿輔。與廷臣何異。風鶴不驚。與夢廟穆。高堂深堵。坐□而治人。較之汝寧。何啻阡陌。世琮則請留矣。危難如楚。其何辭焉。成命未至。一朝辟首。悲夫。若夫巍然。上第。享榮名。據厚勢者。比比矣。本崇高得意。而呼應靈通。趨避深黠。觸變遣人。安全處已。彼何如人哉。冉鱗非有王事。徒殉身鄉里。然罵賊者也。唐氏則萬夫之勇矣。天地皆震動與。鬼神泣與。烈哉烈哉。鼎鑊甘如飴。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今又見之焉。又不一其人。又皆盡於一處。嗚呼。連何多賢也。

孫守備傳

守備。孫氏。名守法。陝西鄠縣人也。流賊猖陝西。孫以守備守韓城。賊數萬薄城。城內兵千人。孫選其能前與戰者。得三百人。伏隍外。賊窺城。孫因故示怯。賊湧至。奔城越隍來。三百人則倏忽擊之。賊以不意料。倉卒狼藉。城上人開門相助戰。共擊賊。賊死數千人。賊敗退十里餘。不敢息。孫量賊勢大。不得再鬪之。則益賊來韓。卽不得當矣。孫手器堅重。木之好於鐵錐者。如鐵椎然。乃孤騎仗之出城。望賊營。營近有數賊騎來當孫。孫紿之曰。吾將有言也。騎賊以爲然。相翼行達營。則縱椎橫擊。賊眩亂自崩壓。措手皆莫適便利。竟衝突於數萬賊營中。劃成一路出。竟完其身返焉。無有害。賊大駭愕恐懼。竟能他去。孫亦他調去。無幾何。賊滿關中。孫不及大用。無大權柄。不得將大衆。無可如何。乃避於興安州之龍泉山。久之。探有故人以

侯顯。爲以是知我者。則斷一指。泄血取作書。遣之故人。得書不報。乃遂自刎死。故人。唐通。總兵密營。甲申賊將偪京師。調入援。駐齊化門外。軍容整甚。天子御宣政門召見。拜爵伯。於是請居庸關。據險以設奇取賊。及關。卽以關進賊降矣。其後復俯抑□□得通侯。孫以爲是故人也。是知我者。則於是爲血書往。故人視書已內自絕。不答報。孫曰無望矣。遂死。

殷淵傳

殷淵。字仲泓。廣平府雞澤縣人。諸生。父大白。官關南兵巡道。以邊事辟。淵破產救之不得。惟寘己身之倖代死。則活爾。於是刺血作書。上天子言情。跪大明門外五日。哭泣不絕口。形消毀骨出。當道憫之。許得達焉。天子以封疆事大。朝廷之法。不能爲孝子私也。大白卒誅死。淵痛父誅死。能舉業不治。與家隱廣陽山中。枕塊席藁。絕室斷甘。然負石器略。衍雪射獵。狗馬馳騖。不苟暇也。常與慷慨子弟。劉牲少長其家飲酒食。嶸血之資。客廚養。莫非講戰鬪之人。因是他強里之來與比鄰者數百家。閉闔館廐。鋒矢騎匹。廣陽山中。屹然雄鎮。癸未春。闖潰。鋒鏑自北直而山東南馳。阻河堅城。且莫能當。迤下。與淵來比鄰數百家者言淵曰。今闖門潰。鋒鏑自北直而山東南。阻河堅城。且莫能當。迤下。吾廣陽山。彼必來。來且奈何。淵曰。吾慮少長諸子弟。皆客古厮役。共數百家。且可出擊。不慮其來矣。乃編次什伍。嚴號令成軍。而騎車銳攻。十五日。不能下。捲去。淵乃出擊。時元輔周延儒督師。徇路縱關兵。竟能。淵歎息。斂甲山中。甲申。逆闖過京師。淵

又合戰丁。並聯絡忠猛戰士。共二千五百人勤王。有黃祐者。邢臺人也。亦擁其戰士。會淵兵。柏鄉縣勤王。督師李建泰在保定。賊來。避走河間。總兵馬科降賊。並督師兵皆降賊。淵與祐又各斂甲山中。已而京師陷。郡縣已皆僞官。淵遂斂甲山中矣。山中既嚴固。淵名又著。僞防禦使翟鳳翥檄招之。不肯下。僞權將軍遂統萬騎攻之。不下。捲去。四月乙亥。聞逆闖空隊出關。淵蓄威已久。遂謀大舉。戊寅。飛檄各郡縣。謂李自成之毁我神京也。宜遷矣。氣盈矣。未必能得志於東師也。卽使其得志。我竊覩內地。賊必反顧。反顧卽賊。況未必能得志乎。若天限其螫。纔騎聞歸。我早定畿南。斷彼歸路。益窮賊矣。則我大義。報我國恩。在此一時。願共圖之也。各郡縣得淵檄。皆作氣興起。廣平申涵光。山周王顯祚。各力集健丁。下諸壯士。建旗鳴鼓。會淵山中。雞澤城南有滏。縣要地。廣陽山出兵。必營其處。亦皆起兵來會。山中兵大會。齊淵殺牛大享士。祭軍牙六纛。歃血誓天地。捐妻子產業不顧。殺賊。是日乙酉日也。丁酉。大隊出營。城南寨。入雞澤。雞澤縉紳先生。富家大族。悉矜子弟。相教破積。募兵治器。皆附隸淵。淵於是分兵出諸路。擒斬僞官。凡逆闖政令。一切革去。先是邢臺黃祐。與淵出兵會柏鄉勤王。既各斂山中。至是淵兵起。祐亦卽起。庚寅。祐營順德府之赤石岡。僞官夜竄去。順德府復。府既復。諸路望風。皆擒斬僞官興祐應。一時順德府九縣僞官皆擒斬。縣皆復。壬辰。祐入府城。率鄉紳士民爲先帝發喪。行哭奠禮。數僞龍牌僞敕。榜闖大逆無道罪狀。立白旗號。招編兵。登城守埤。而自率戰兵。會淵雞澤。淵之在雞澤也。僞知縣秦植。僞掌旅曹龍泉。已先期入廣平。謀陷廣平。而淵名最著。賊以爲去淵。則諸路兵自解。諸郡縣可卽復也。賊有翁將軍者。統騎兵

三千。自都門來。僞諸郡縣以爲平亂。秦植曹龍泉卽引臨雞澤。營城東。播言居雞澤。城中恐。復議降賊。淵曰。向吾營廣陽。僞權將軍統萬騎來。銳攻我。我戰卻之。不得下。我今不過三千騎。反恐乎。且起兵圖殺賊。賊來乃可殺。今來矣。不圖殺。反欲降。其於起兵之初意謂何。於是下令言降者斬。衆百姓恐甚。皆不固。淵令黃祐出城。調諸路兵。祐出抵寨。城中之議降賊者。已開門進賊矣。其時淵議兵學宮。聞變。欲講兵不得及。卽兵亦皆潰亂。或有格鬪者。勢亦已崩壞。或勸淵且去。淵曰。吾先子不幸罹法。先帝又殉社稷。君父大恨。在我何忍言。徒欲殺賊。復尺寸疆土。報地下。今無望矣。尙何狠狠全旦夕耶。遂正衣冠。拜先師孔子。而與左右訣曰。闖必敗。必不能成事。我國家方二百八十年。十六世。天命豈遂在賊。尙可爲也。勉之矣。左右流涕。淵聽之使散去。無徒俱死。旣去。賊卽至。執淵。淵大聲叱曰。我殷淵也。要殺卽殺。何執爲。遂斬淵。淵死。雞澤復陷賊。諸路之恢復者皆復陷賊。黃祐恢復順德一府九縣。聞淵死。亦皆復陷賊。黃祐奔順德。復大聚兵。道晉山東淩闖。應援府圍。亦卽敗去。黃顯祚已入曲周。殺僞官。亦內變遁去。申涵光走廣平。聞變亦遁去。城南寨潰。淵自癸未出兵勤王。甲申三月又出兵勤王。京師陷。則大舉圖恢復。月餘敗。賊斬淵首。首猶怒張。目光不滅。凡十餘日。顏色猶可觀也。殯乃巳。

李長祥曰。吾見之李斯云。成大功者在因其瑕釁。信然哉。太史公之序管仲也。言因之道無窮。若陳涉吳廣張耳陳餘之徒。莫不皆然。卒之能爲虎視天下者之病。則爲天下治戰動非常之事。尤宜講此。又信然歟。故曰得時無怠。是又言乎所以因之者則然。而莫必其成。則因之爲道。又有難言者矣。殷淵之在廣陽

山中也。其意志有過人者矣。癸未之提兵出也。因督師也。督師則在路矣。忘有關矣。淵觖望也。甲申之役。又因督師者也。督師且委之去也。淵又觖望也。癸未之因督師也。以淵之兵。奚啻犂羊之當猛虎。自淵視之。有王師在。已雖一矢之得發。雖片甲焉。其於臣子之志願快也。若柏鄉之役。賊自三輔渡河。壞晉至燕。大帥之迎降。有不可勝言者矣。匹夫如淵。奮臂草莽。使督師有爲。淵得一呼萬前。七師視淵。何能不動而督師則皆如彼矣。蓋因矣。所以因之者非也。夫熊羆奔捷。不能因斷枝。爽鳩善鷙。不能因高草。鐵幕可不蔽。不能因敗鼓之皮。利匕可不求。不能因蒯緱之劍。淵之於督師。何以異此。王於甲申四月乙亥之舉。所謂因其瑕釁者矣。向者之因督師也。因我者也。今則因彼也。因我則操縱在督師。因彼則主之者直在我矣。使賊二千騎之來。雞澤之城中自定。能與之盡死一戰。我勢張矣。恢復畿南。斷彼歸路。又何疑焉。而變生不測。禍起腹心。先君之哭未已。頸血且濺之舉宮也。因瑕釁之終以此。嗚呼嗚呼。其後東兵至。賊宵遁。爲淵計者。敗固可惜。勝亦不足喜。何也。又有以繼後者也。

甲申內官傳

甲申之難。與古異矣。死難者亦異。首廷臣之死者在中貴人。夫中貴人且然哉。代之鼎革。以死之見於世者。其在夏商周秦之際無聞焉。何哉。漢唐頗有之。宋則盛。論者以爲國家養士之報。夫秦如秦。其先世如子車氏之莫可贖。至今猶令人出涕不已。始皇則於誦法孔子之諸生。皆坑之矣。何養士之有。其無報也奚疑。若夏商周固不養士歟。不及漢唐歟。不及宋歟。何哉。豈古之猶不尚節歟。尚節之教猶未行。其風猶未著歟。教行矣。風著矣。有大聖人作之於上。又累世遺焉。其教遂大行歟。風遂大著歟。雖以中貴人遂觸然歟。不然。何以爲夏商周解哉。夫士君子聞人言刑餘之人。皆賤之矣。有善者出。亦且自痛恥。彼以爲身毀無能立矣。是可憫也。而有時暴肆掌握天子。鞭撻公卿大夫者。往往而有。可畏哉。可畏哉。及禍之有作。莫可誰何。又只哭泣韜諂。如婦人女子。亦其性然哉。曠代而一轍也。故先王加之以貂璫之飾。不使之全稅男子。卒之其行事亦相近。蓋陰柔類也。即或殺身以殉。從來有其人。大約小臣之懷私恩不能忘。是伊邪書之所爲。益不足道。以所聞於甲申。誠有異矣。既死之。又先朝臣之死。死之。士君子於此不禁感慨之焉。傳曰。中貴人。姓王氏。名之心。字鑑吾。北直眞定府人。從烈皇帝之殉於煤山者也。帝之殉煤山也。天下之人相對欷歔。言之者至今矣。曰三月十八日。外城彰義門坐守太監王相堯。見攻城急。開門進賊。外城遂破。賊入實無幾。蓋猶畏都城大。不敢進。帥大隊進。可巷戰滅。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鞏永固。在帝側。帝諭兩人統勳戚家健丁出。勳戚家健丁在城上。雖一時呼下。兩人因奏不能。帝愕然曰。至是耶。及暮。帝帶親軍四百騎。馳正陽門。門者疑內變。反礮將擊之。帝驚。返騎不得上。從自家衙衚遶出。乃得上。見守備單弱。下幸成國公朱純臣第。純臣竟燕飲他處。帝竟不得見。入宮。謂皇后曰。大事去矣。后泣下。帝亦泣下。宮人皆環相泣下。帝顧宮人厲聲斥曰。莫如此。各圖活去。猶上煤山。望外勢烈。知必不可支。再入宮設飲。飲數酌。憤悲。后縊。袁妃雖之縊。且死。公主。則再上煤山殉矣。當十八日之暮。京師會喧言。帝帶騎至正陽門。繞白家衙衚上城。反幸成國公家。皆知之。故卒相傳聞。城破日。中人即偶語。則又謂夜之五鼓。帝帶四

騎共五騎至齊化門。呼開門。謂有旨。門者問兵部令箭。曰有旨。何問令箭。門者曰。雖有旨。必令箭。蓋祖制旨不得開門。必兵部之令箭也。帝又往他門。又然。遂去。復入宮。是時后已縊。袁妃已縊。已死公主。帝又復共五騎至齊化門。自此門繼不得開。復入宮。上煤山是當然。一曰先三鼓。餘兵部尚書張縉彥巡城。自東來。將至正陽門。其處之城上有酒筵。上坐者一人。旁坐者皆內官。則數人見縉彥起。縉彥問何人。內官曰。城下都督縉彥驚問何以得上。內官出一紙。草紙也。其上墨寫再與他講四字。帝之御書。縉彥數然。過正陽門西。總督京營襄城伯李國楨相遇。言其故。國楨曰。敗矣。奈何。吾有勁兵三千。將圖與之戰。只此耳。縉彥去。計其所縣。當至德勝門。正賊進之門。而至其門。正賊進之時也。今人謂帝英主也。何與講。其講之者何事。縉彥再官浙江布政司。有問以巡城事。無異詞。惟帝之御書草紙。謂是硃寫非墨寫。據十七日投監杜之秩至城下。言李自成遣來時。有議城上。太監與之上。則言自成邀朝廷。割西北一帶地。再欲犒師百萬兩。誠得如其議。則解兵去。聽者但相覷。不敢出聲。一太監欲留之。杜云營中有親王。約不反報命屠親王。遂縱之去。則十八夜帝之草紙御書所云再與他講。或即講此。其門者索令箭。縉彥曰。祖制果然。都城大。巡城蹤跡。當覺之不得。即有旨來索箭無由也。帝至是莫可措手矣。社稷至是覆矣。惟殉爾嗚呼嗚呼。悲哉悲哉。賊之入也。滿朝臣子。携取其財。鮮有得脫者。內官亦莫不羅禍。獨太監曹化淳與張縉彥安然無有害。都城德勝門之形勢受攻。帝以爲守是門。惟化淳堪之。於是命化淳。化淳之寄重。縉彥本兵。一切軍旅事在縉彥。縉彥權又重。賊之當仇之有過於兩人者耶。則欲殺之又有過兩人者耶。兩人俱安然無有害。何故哉。內官之負恩寵操縱久矣。在是時猶甚。初十日。帝諭兵部。諸路兵馬將大集。必得有威望重臣統制。乃以命太監王承恩。薊遼總督王承吉十二日昌平破。前已調事遠。總兵吳三桂戰禦。至是不能即到。將都城三大營盡發出。壁齊化門。不復置大帥。專以一太監統制。及攻城。每門坐守。有文武官同太監。而太監專主。官不敢出一言。賊來。即欲向城堞口一外望不能也。勢急。都御史李邦華率諸御史上城。太監拒之。不得上。即帝至正陽門。亦且不得上。惟兵部尚書得巡行。而所歷至德勝門。賊入。縉彥其時何往耶。必與化淳偵。則必與賊偵。故都城人皆謂淳化與縉彥。實開門迎賊入。入久之。縉彥出都門。曲自山西返河南。徑賊之僞官處。縉彥今或自濯首。以所在之僞官。必禮之。導之行。無有阻。朝廷之死者多矣。其姦之生也即在是。內官之生姦姦見矣。如王相堯曹化淳不勝誅矣。死者又即在是。何不同之如是與。當帝之殉煤山也。蓬頭跣足。披髮掩面。上下皆白綿紬。自書數行字。當胸云朕因失了天下。無顏葬至正寢。王之心抱哭曰。爺爺一旦至此。哭久之。又哭曰。可憐爺爺至此。滿朝臣子之多。何無一人爲爺爺驅泉路耶。遂跪帝膝前。引帶扼吭死。悲哉悲哉。事君之道。在生者遂事。死者遂意。生不遂事。雖以生矣。苟全白首。君子恥之。死則未有不遂意者。況在中貴人。彼宿以正直。伺王安忤魏忠賢。幾有安禍。烈皇帝登極。以是顯用。朝臣貪賄寡廉恥。皇帝震怒。錦衣衛外又有東廠嚴緝。王之心督之。六載辨察。廣帝之德。曾掌司禮監印。時帝欲採珠。奏曰。中原苦流賊。誅勦無效。四方愁苦貧饗不堪。尚欲採珠。恐爲聖明累。願待海內安寧。家給人足。然後行之未晚也。帝嘉納之。及是殉。是其於從來之讀書慎道德蹈義之人。世世稱爲賢者。

奚讓焉。若夫寥寞去之無論矣。其餘事之無所逐。過故宮之墟。覽黍離望煤山憑弔焉。其亦知有中官哉。
其亦知有中官哉。

甲申宮人傳

宮人。姓費氏。甲申京師陷。賊入宮。費氏投一井中。水淺不死。久之。賊窺井。見有人。援之上。則費氏也。費氏美。出井狼狽。猶美。賊不敢私。以見之李自成。自成賞一首目羅姓者。費氏乘閒刺羅死。隨自死焉。費氏入皇城在坤寧宮。尚幼。只垂髮。至是。無幾何時。既幼美。又素警敏。皇后憐之。常欲以進御。及后長公主之變。大哭。無宮人之在左右者哭。私偕諸宮人。或有免者。我必不免。乃即投井。不死。出。賊驚相爭亂。費氏曰。我帝女長公主也。何得亂。汝主知之。亦必罪汝等矣。賊各懼。擁之自成前。自成喚諸宮人並諸內官視驗之。僞謂非眞。遂以賞羅賊。已將亂。費氏又曰。我非公主。然實天潢也。將軍又貴人。既顧我。何不待至夕。羅賊信。得待至夕。至夕。羅飲賊酔。所有髫年童子。皆名家子弟。方與一人狎偕眠。費氏暗竊賊利刃。盡力直刺咽。閒羅頸擊牀下。童子莫識其何故。大叫呼。賊皆至。費氏曰。我一[illegible]宮人。得斃爾一首。曰快矣。於是自刎死。費氏選入宮。非蘇禮部。蓋內官進入后宮者。亦未近皇帝。而后有其奪。及將投井。衆人相謂且奔竄。費氏曰。我即非被選幸之人比。亦何忍倍主事他人乎。乃卒死。賊黨聞自成。自成大怒。以失羅之一首目也。戮羅之親近者數十人。或曰自成亦歎費氏。命葬之云。

李長祥曰。十九日黎明。都督劉繼祖在東安門。忽宮人湧出。都督問何故。宮人以皇后長公主之故告。又問皇上安在。言不知。都督以爲賊在外。大內有人乘之以有變起。忽賊騎至。乃知都城之已陷也。時皇城諸門。皆宮女奔竄出。李自成入。以其存者給賊首目。每一賊三十人。當皇后長公主之變。宮人赴御河並西海子死者五十六人。有一人見賊大罵。隨罵隨奔。賊憤追之。已將及。則入河水。不可得殺矣。賊猶指怒之去。不知其何宮之人。相傳爲魏氏。嗚呼。賢烈哉。都城之死者多矣。婦女尤甚。其在婦女所以死者不一。然亦有以烈死者矣。其姓氏多無考。若五十六人者。可悲也。而魏氏獨猶傳。亦幸歟。余故著之費氏後。使後之君子。觀甲申之宮人焉。

甲申民間婦傳

張氏。長班吳奎妻也。奎。宛平縣人。妻張氏好。見者傾意。而奎貧。早出暮歸。張氏閉門獨粗糲食。待奎不怒也。賊至。奎在外。張氏恐。宅後有水。張氏避伏水中。久之。出水返視室。有賊在。據其室矣。遂據張氏。張氏無可如何。遂汚焉。夜半。賊寢酣。張氏潛離賊。探賊刀得之。勒砍賊。賊聲叫。幾起隨仆。竟死。將黎明。奎來。張氏告之以其故。奎大驚。戰慄。張氏曰。何然。護避之耳。賊之來也以重負。張氏謂奎盍負去。奎恐。張氏強之負。負去行遠。觀見道旁一井。張氏往泣曰。君知之乎。吾已失身矣。因痛流涕曰。我所以不死者。冀見君耳。既已見矣。我死也。奎曰。即不幸失身。非爾之罪。何如此。張氏曰。不然。他人即可赦過。何面目再事君。竟投井死。奎慟哭。出井中。殮之。後奎以所負之於賊者。夤緣得官。官靈璧縣典史。繼娶。復得婦好。然不忘張氏云。

王氏。北京市人吳信妻也。信世居齊化門東偏。貨雜物張市。賊至。以信爲有家。縛信拷掠。王氏少美而性

剛。見賊拷掠信如此。遂閉門去自縊。賊初縛信時。王氏哭曰信。賊已伺其爲少美婦人矣。及閉門去。知王氏自經。乃且釋信救王氏。王氏救活。賊即逼汚之。王氏不得脫。切齒賊。罵不斷。賊皆亂砍王氏。裂其腹死。羣賊去。賊狂叫噴之。間之。但指賊不能言。羣賊以爲信之家有祟也。棄之去。信以是活。家且全焉。信感王氏慟哭。哭三年而後再娶。

李長祥曰。世人一生之事。而有敗。卒有成於其敗。豈得以其敗也。恨之哉。吾蓋取之矣。張氏汚矣。而即死。且又能死賊。亦何能與王氏若。貲盜賊死。死猶快也。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蘇張氏王氏言之。其在匹夫匹婦。豈經於溝瀆者比乎哉。雖孔子取之矣。賊之陷京師也。衢巷第宅。卑庫之室。死之者有矣。不可勝數。若斯之兩婦人。蓋不徒然死者。吾尤樂稱焉。

甲申賤者傳

顧懿。北京盧草園四條衚衕妓也。賊破城獵去。一日乘賊酔。解己繫紅絲帶縊賊死。即自縊。縊不得即死。他賊至。執之見巨賊劉宗敏。宗敏曰。妓何如此。顧氏曰。本不過妓。只是見京師忽然改變。不是舊時朝廷。甚恨不能平。欲死耳。又問欲死死爾。何殺我人。曰實欲取快。不思後矣。宗敏怒命支解之。宗敏在諸賊首目中最慘烈。而有時免殺與殺人。常稱人意。有賊姦一婦人。其夫強並賊執之見宗敏。宗敏問婦人欲兵乎。仍夫也。婦人欲兵。宗敏命凌遲其婦人與己兵。遣其夫。當顧氏懿言己情。宗敏怒命凌遲。隨呼之返。歎息。竟免。顧氏歸又自縊死。初殺賊被執。家人鄰舍人皆恐。皆相怨。以爲如此人家。做此事何益。必相累也。有避去者。及歸則哭。懿又死。

孔四郎。紹興人。父以主簿候選京師。四郎隨之。亡何。父死。四郎少年柔捷。有膂力。勳衛常守經。四郎在其處。京師陷。賊索金守經。不得。殺守經。而以四郎去。夜半。四郎起。即拔賊刀殺所與臥賊。初起視賊。度擊賊腹。賊動頗移故處。擊不中。中足。賊驚叫。四郎知事敗。罵曰。賊奴。吾欲殺汝。不幸不能。天也。遂自刎死。屍屹立不仆。賊推之乃仆。

李長祥曰。顧懿之所謂甚憤不平。何故乎。都城之相望死也。曰吾不可不死者也。懿何人哉。何憤乎。何不平之有。嗚呼。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也。懿猶然乎。若夫貝帶鵔鸃冠。傅脂粉。漢侍中之易服變貌。何忍哉。吾蓋觀四郎。然死者矣。又以殺賊死者矣。彼何人士哉。何故乎。又何如此。國家之得氣節之人。何多類也。

附毛惜惜墓記

毛惜惜墓在高郵。見諸志。予來窮野外。至一處。人曰是有毛惜惜墓。然荒矣。莫可識。予欲一再拜其下不得也。嗚呼。彼何時哉。遠矣。猶仰之不絕以至今。如惜惜者乎。惜惜。高郵妓也。淮安人。在宋之端平初年矣。其時守高郵者榮全也。佳惜惜。惜惜亦媚行事之歡密。全據高郵叛。一日飲招惜惜不就。強之就。則怠容也不樂。或背全不應。全不堪。斥責之。曰本謂太尉朝臣。以得近爲身幸。今叛臣矣。妾雖賤。安忍事叛臣。全大怒。立死焉。嗚呼。惜惜死哉。死乃在惜惜哉。惜惜何人耶。妓也。嗚呼。妓死哉。妓則何難。且妓

矣。吏何購。乃不肯事。全。妓可爲也。賊不可事也。嗚呼。如此哉。喪亂以來。市廛井里。與臺婢僕。其烈烈死有之矣。而姓名不著。湮沒無傳者。比比也。若所聞於今日。有優人王國臣者。歲曰黃穀臣。燕人也。擅絕技。國變以來。易他業。忽內命入黎園部。欲飾病不就。其黨驚曰。何然。禍子驕矣。且是行也。將貴幸。何爲然。穀臣曰。吾賤者。不意以絕技名。今易世矣。吾不忍再奏之也。竟經死。嗚呼。穀臣又何顧與。則又何慕與。今其地遠矣。不知墓之何所。有表之者否。其表之也。何以爲其辭。能不使掩也有如此者否。予在浙。浙之梨園子弟。於其死之日。哭泣祭奠。予亦欷歔出涕。今來鄆。又感惜情事。而鄆之人指其墓則荒也。憑弔不忍去。友人命作記。於是乎云。

天問閣集卷下

崇禎遺事七條

袁崇煥殺毛文龍。有投獄之人。其詳海內人知之久矣。獨其戮文龍時則有故也。崇煥往涖毛營。巳將至。文龍無一使來。崇煥駭異。及至。文龍諸將各堅壁。無一人望軍門見。崇煥問之。謂本主帥閱經略來。兼程從閒道往迎之矣。今諸將無主帥令。不敢擅出營見也。文龍本以閒道圖捷速。不意經略已大道來相左。文龍未歸。崇煥無事。同參軍王壹游海濱。三日。文龍歸。見經略引罪謝。恭謹異常。崇煥喜。每日兩問候。崇煥聞其日一問候。崇煥嘆人言不可信也。吾幾誤此上將軍矣。遂極交歡。已盡歡將歸。謂七壹。吾見毛帥果可爲朝廷大用。汝圖往拜觀之。壹往。文龍臨時乃出。壹已不悅。及坐。文龍北向坐。壹西向坐。設飲。文龍之席皆金玉器。壹惟瓦。又數於主席。壹大不悅。辭返。崇煥謂何如。壹曰。誠如公言。但其眼孔大耳。崇煥問之不言。固問之。乃言曰。彼謂公猶作兒時戲玩事。事指向海濱蝴亂石爭也。文龍未歸時。崇煥與壹游海濱果然。崇煥遂大怒曰。彼目中無經略。安得有朝廷。次日。乃以五騎入文龍營。坐定。漸數文龍過。文龍只懦弱俯首。不敢一言。崇煥大聲其過。文龍則跪伏。崇煥遂曰取尙方劍來。文龍只痛哭流涕求釋。不敢一言。遂竟受誅矣。當取尙方劍時。文龍養畜健丁之衆在左右者五百人。竟驚恐散去。崇煥只五騎入數萬兵營中。誅大帥。而軍士訖無一言。崇煥分布文龍舊軍士訖。歸營。其後崇煥亦誅死。七壹還紹興。國變

爲僧服。山陰畫者作十僧圖。壹圖一僧。秉一大斧。斫兩大木。臥地下。蓋以壹既殺文龍。而崇煥亦以誅死。兩雄俱毒其手中也。壹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舉人。

兵部尙書陳新甲久懸邊情。帝寵甚。每召對。議封疆事甚秘。時首輔周延儒亦甚寵。帝召對新甲。則首輔不與焉。舊制。上與輔臣秘議。諸廷臣皆屏去。惟司禮監太監與首輔在。至是。則首輔並不得與矣。延儒莫測其何故。自失意。延儒素賂通宮掖。探帝有手敕三次秘賜新甲。於是誘新甲長班之爲新甲近習者私之。與銀五十兩。曰若得三敕見。則再與如其數。長班諾去。盜透新甲扃鑰。取三敕獻延儒。延儒乃知其爲和邊也。遣長班去作敕。且次日來。及旦。長班來。延儒不與。故怒曰。何嘗有他物在我處。乃擾我。當鬧之嗣官。重罪備也。長班懼奔去。延儒得手敕。奏事略露其敕中語。帝默然。帝與新甲秘議。謂新甲無泄。至是疑新甲泄。怒起入宮。即追取前敕。新甲索之不得矣。新甲窘困。會馬紹愉歸。紹愉。四川舉人。任知縣。以恃才敗。新甲惜其才。畜之署中。每事多諮之。帝與新甲議和邊。帝難其使。新甲以紹愉應。即授兵部職方司。賄奉命往。往果成功歸。延儒使使紹愉。謂太師處當往謝。紹愉曰。往謝矣。曰不然。當禮物謝也。紹愉意從虎穴倖生還。尙何謝。且作何名目。姑諾之。計其何如。其人曰。太師以公爲朝廷成此大功。即擬受兵部侍郎。久之即當大拜。其禮物當三萬金。納盧少耳。紹愉大駭。言之新甲。亦大駭而不敢報。越一日。其人復來曰。即不能全。當且納一半。餘姑續之。不然。公徒勞矣。紹愉與新甲計。斷盧不敢即報。延儒即草疏。命所私科臣傅鼎銓劾奏。謂馬紹愉方至通州。即用金字大牌二面導前。上寫奉旨和邊四大字。帝覽奏大怒。新甲於是被誅。而所謀皆解。外事不可言矣。

帝既誅陳新甲。久之覺首輔周延儒諸所爲之奸。宮掖左右近習皆延儒之路通者。而莫得其實。一日帝御德政殿。欲與延儒語。盡屏去諸臣。又盡屏去左右內侍。隨又並屏去司禮監太監。且出御座。猶左右顧盼。若猶恐人竊聽。乃竟出殿至露臺言之。延儒退歸。謂皇上露臺言。無他秘事。可人人聞之者。何如此。方惶惑揣其故。忽報皇上與相公言之後。立縛一太監。斬之矣。其太監位高。素忠謹。無他過。內侍莫不親之。不知其何故。諸內侍皆疑延儒之在露臺與帝言。帝故殺之。於是思中延儒。盡發其陰事。帝遂寵之歸。隨徵入。死焉。其徵入也。齎黃金十萬兩。先期至京師。囊實殷。無敢受者。歎曰。死我張天如。使我不得聞過。天如。太倉張溥也。

五省總督朱燮元。方涖任。謁先師廟。至明倫堂。諸生講書訖。即縛諸生八人。斬之學宮前。闔城人大驚搖莫測。後平水西得安氏諸册籍。則八人安氏耳目也。受安氏金拜官矣。安氏有軍師謝姓。安氏一切兵謀皆其爲之。燮元用力士。授之以計。越山攀木。夜入謝軍師家。縛軍師來。安氏不知也。軍師見總督。長揖作賀曰。先生得我。安氏無能爲矣。敢不效。安氏有女將軍安八姐。勇捷無敵。諸名將往敵之皆敗。數敗官兵失利。燮元謀安八姐淫褻。於是選軍中美男子。得一人。偏以金銀兜甲。善弓刀駿馬。首陣前。偉貌亂人目。安八姐合戰。望見。即縱馬欲生擒去。相近不加刃。官兵遂反生擒之矣。至則獄之。索至國志。獄官持送寄獄官。獄官不敢前。棄之燮元。燮元曰。姑緩適。延活彼。以候吾請命也。命下死。

鄧總兵玘.劉張獻忠在荊州.傳宗龍以四川巡撫升兵部尚書.過荊州.玘謁稱大司馬恩師.自稱門生.大司馬曰.誤矣.若總兵稱本兵恩師自稱門生.無此名目也.玘曰.不誤.玘重慶府巴縣轎夫也.恩師來作令.玘身特長.又壯大.與三役不相等.官升輿.玘一躍起.顛官府墮地.於是刑玘竹板四十.玘思官亦世間人.不自天上落來.我獨不得為乎.玘有一妻一女.是夜飲之酒使醉.棄江水中溺死.孤身走闖門.投作戰士.今之儼然八座.為閫外重臣.皆從前四十竹板力也.不然.老死於巴縣轎夫矣.大司馬大異器之.嘉歎不絕.玘戰功在海內人之耳目中.後玘死.獻忠曰.玘死.天下無我對手矣.獻忠甚忌玘.其面上一刀痕.玘砍之者.玘鎮荊門州.獻忠在襄陽.玘竟一騎望獻忠營去.近四十里.獻忠有百騎來.玘下馬.將入闖.向前索草紙.闖穿盤子今日何為一騎云.儞不知乎.將飲酒觀劇也.玘到營.獻忠果飲酒觀劇.玘繫馬.隨從人入.漸深入至獻忠酒筵邊.漸近.則奮刀砍去.中獻忠面左腮.獻忠仆.左右亂勒刀.玘雜亂兵亂揮之.稍得退出.兵愈噪亂.反莫辨也.遂亂乘一馬出營.望本營歸.無害焉.

閣部楊嗣昌瑪瑙山之捷.非常大捷也.張獻忠之死者十餘萬賊.其初之合戰也.大帥左良玉女總兵秦良玉合敵之.兩軍自山下逆上.賊已自山後過嶺二里許.賊據上臨下.秦兵一接戰.卽西北方走去.左兵頃刻卽折兵萬餘.方急.而秦兵已從山頂橫擊賊.賊反亂.左兵大呼躍.賊敗.左兵逆擊而上.兩軍得合至嶺上.反據上臨下.賊大敗矣.秦兵精悍.秦良玉多智略而驕.在夔州.巡撫邵捷春遇簪拜.竟振旗去.張獻忠斬醜闖入.無禦之者.

張獻忠據有成都.僭稱帝.國號大西.蜀殘甲並草間諸忠勇士.合中江射洪間.約十餘萬.阻山水壁壘.甲胄漸麤.獻忠忌之時.閣部王應熊以下

行狀

鄞全祖望撰

研齋李公天問閣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作也.杭人張君南溶得之吳估書肆.侍郎於文不稱作家.然而皆聞軼事.有足疏證史案者.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郎通籍甫一歲而國亡.顧自其為孝廉.捍禦里社.以至轉徙鮫宮蜃屋之間.側身軍旅者十七年.明史既不為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吾人溫睿臨雖嘗為立傳.然寥寥不詳.予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嘗共事.故頗悉之.及鈔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考見.乃為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

按侍郎諱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也.諸生素之曾孫.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為梅之子.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擐甲胄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中皆知有侍郎名.癸未選庶常.時沈自彰任吏部.方蒙上眷.嘗之謂當援劉之綸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問之曰.天子若果用公.將師.計將安出.侍郎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邸鈔不寓目.卽有金牌.亦不受進止.待平賊後.因首闕下.以受斧鉞耳.聞者吐舌.而同里井研方為首輔.欲引之為私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見.賊且日偪.侍郎上疏請急調寧遠鎮臣吳三桂.以兵扼戰都城下.有新進士褒譏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壓寧武雁門攻其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帥已至.疏請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臣輔太子出

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潰。侍郎爲賊所縛。遭榜掠。乘間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浙鹽。而南中又潰。因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海。侍郎以餘衆結寨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類無所得餉。四出募輸。居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煌言。王職方翊。且屯且耕。井邑不擾。監軍華夏者。鄞人。爲侍郎聯絡布置。請引翁洲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娥。合偁山諸寨。以下西陵。僉議奉侍郎爲盟主。刻期將集。鄞之謝三賓告之。大兵急攻東山。而軍章有功者。故會稽農也。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皆其黨人勇鷙。勝。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大兵指爲間。至是中軍汪鎰。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侍郎入獻。晨起。十二人忽自相語。奈何殺忠臣。折矢扣刃。誓而偕遁。汪鎰追之不及。於是浙東沿村接落。奉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侍郎匿丐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遁至寧之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蜀人。華夏曾爲侍郎通好。訂昏姻焉。得其資糧扉屨之助。復合衆於夏蓋山。一日泊舟山下。有龍挾雷電將上天。滿舟士卒皆懼。侍郎令發大礮擊之。雷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晴霽。由健跳移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侍郎言於王。請合朝先之衆。聯絡沿海。以爲翁洲衛。張名振不喜。譖殺朝先。侍郎憤而免。辛卯。翁洲又潰。亡命江淮間。總督陳公錦得之京口。都統金礪遣使說降。力主殺之。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劉谷中。詩遊鍵唐。然大吏以爲終不可測。更安置江寧。初侍郎之在寨中也。寄孥上虞之趙氏。及寨潰。相傳侍郎已殪。其夫人黃氏。聚其家人謀共死。有僕婦曰文鸞。夫人婢也。曰。夫當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奈何。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女代公子。俟死於此。而天人速以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事。遂匿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時時遊侍郎門下。至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抱其子跪拜吉甫。且拜文鸞。文鸞曰。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鸞去。有徐昭如者。亦義士。不知夫人之脫。約死士謀要之。既乃微聞其非真也。遂止。吉甫既匿夫人。知朝先之於侍郎姻也。乃以夫人母子往。則侍郎已先在焉。相見慟哭。爲言文鸞一木訥女子。今若此。而文鸞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肯少屈。莫不以爲真夫人也。時例應徙遼左。按察使劉公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啓城門。命吏以文鸞就道。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鸞。密取歸養於家。而以囚中他婦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郎既羈江寧。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是子然者。誰保之。侍郎微聞之。時江寧有閨秀曰鍾山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馬督私謂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遽。侍郎乘守者之怠。竟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遍歷宣府大同。南下百粵。與屈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臺以老焉。予過毘陵。累訪其子孫。無知者。

侍郎行狀如右。吾讀天問閣集。頗疑侍郎蜀人。而其論楊武陵多恕詞。甚至比之孫白谷。而委過於撫臣邵捷春。何其與衆論不同歟。又論周陽羨忘陳新甲而殺之。以新甲爲枉死。恐亦未必然。要之大節如侍郎。不免以愛憎之偏持論。譖史之所以難哉。

楊大洪集

楊漣撰

楊大洪先生文集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曰椒山。曰大洪。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摘逆璫於後。而皆不免於巨憝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蓋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其資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大洪先生。浩氣磅礴。踔厲千秋。當主少危疑。權璫窺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舉羣奸側目。有所勿恤。方是時。忠烈公一諫垣職耳。乃諸大臣所欲言而未言者。公獨迫切言之。諸大臣所欲行而未行者。公輒果決行之。一念孤忠。明目張膽。此其潛消釁禍於將萌。而匡扶社稷以勿替者。煌煌大節。其誰不耳而目之哉。奈事權既定。謗議紛然。竟以此犯宵小之忌。而公亦跼蹐不自安。乞身引退。得非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者歟。無何。詔起田間。旋司風憲。惓惓君國。鬱勃於中。彼夫奸黨之鴟張。婦寺之專橫。表裏扶同。其餘燄燎原之勢。縱曰遽難撲滅。而實不得不斷遏。是故公之聲罪致討也。惟是顧祖宗之鑒。或得冀幸萬一。而至熟觀乎其勢。則早已付生死於度外矣。迄今讀公奏疏。痛切糾參。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斬逆閹之魂。幸於擊之而勝。固國家之福。蒼生之幸也。一或不勝。則為朱雲之檻。為侍中之血。何所不可。亦求吾盡吾心而已耳。公之言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吾不為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踉蹌赴逮。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白日冥冥。於我何有。此心果未嘗死也。況天理在人。不容澌滅。覘見陰消。

道所固然。奕世而下。猶知有義士貞臣。揭日月而昭雲漢者。易名表墓。光照汗青。尚何所憾而獨不為君子。又何所戀而甘為小人哉。竊慨當日之媚璫者。或為上公勳爵。或為生祠碑版。或為賀殿工之表箋。他如像贊榜額。種種諛詞。一覩二十四罪之諫章。儻有人心。吾不知其顏靦何地也。有真節義自有真文章。公果與椒山同不朽。而有明二楊之盛。遐哉弗可及也已。余纂刻氣節部。因以公為之殿。且弁其端云。

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仲秋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姑蘇之正誼堂

楊大洪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上

疏

劾魏忠賢疏
申明禮制疏
敬陳保儲疏
敬述移宮始末疏
乞停內批疏
劾史繼偕疏
慎擇近侍疏
乞清宮禁疏
告病疏
乞歸疏
告宿武科疏

記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李選侍移宮兩朝始末記
應山新修儒學記

揭

表明移宮始末揭
被逮時揭

卷之下

序

贈別觀郭公廿兩序
邢太守豪邁序
賀夏明府予爾兩奉交薦并舉卓異序
賀雪蒼艾父母考績序
贈封君天與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序
司李鄭公十議序
兵巡朱公城守管窺序
修海虞學志序
艾侯循政紀序

書

候吳安節
答同門
答黃軒鑲
答梅長公
與鄒南皐
與楊按臺
寄李本寧
又與鄒南皐
與馮少墟
與蘇吏部
與鄧襄道
寄梅長公

寄翁完岫
與周季侯
又與鄒南皐
寄路吏部
與李夢白
又寄梅長公
與李侍御
寄方孩未
與周守道
與游侍御
寄左浮邱
與咨伯
又寄李本寧
與鄭文水
與熊撫江
答李巡鹽
答王御史
答黃汝良
答朱撫臺
答劉大受
與王惠嶽
又與王惠嶽
答鄭司理
與鄭司理
與李侍御
答王明珍
答張龍老
在太常時寄回家書
協院時寄回家書
登壇後寄回家書

與高景逸

雜著

賑荒紀事文

祭趙我白老師文

獄中絕筆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上

疏

明　楊　漣撰

劾魏忠賢疏

爲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藐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干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賜究問。以早救宗社事。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使令灑埽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謹。其人旋即誅戮。故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畏其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皆痛之。職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并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職田間特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竄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恩綸。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既乃敢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酌。擬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

爲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諭旨。政事之堂。幾成鬧市。甚至有徑自內批。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欵段。自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年之政體。大罪一也。孫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於翦己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強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毆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酬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仇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禰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逼之去。一則與沈漼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眞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眞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之案。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皇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己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己。屬其私比。捏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積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闢。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實敢於仇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間府毀人居屋。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衆愁衆怨。飲恨吞聲。又不止於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錦衣。明日廕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對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焉。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

三也。因而手滑臉蘸。用立枷之法以示威。斷蔵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攀陷皇親也。其攀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與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中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窰傷其墳脈。託言開鑛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縣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偸換手眼。挪移陞敍。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鎭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愼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殺得矣。而國脈則何可祟此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毀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變玉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乎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脣。傅繼敎爲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興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賊虜未盡。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賊寇城下。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眉塢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恨者。王者守在四夷。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潅。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皆名內相家丁。儻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淸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恨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寬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住。皇上果有此事。奈何放虎兕於肘腋間乎。此又寸斷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迹。皆得之邸報招案。

與長安之共傳共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旣畏而不敢言。慮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攀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間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旣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間。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意旨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尙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淸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驕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臣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驕橫已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卽昔大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懽心。而不犯其所忌。臣又不知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卽欲以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么麼小醜。令內外大小俱坐鍼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蚤。養成今日。儻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能爲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卽日斥遣。因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皇上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武勳戚。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夫人客氏。亦幷勅令居外。以全恩禮。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傅應星、陳居恭、傅繼敎。幷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徒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誤皇上堯舜之令名。卽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惟皇上留職一點血誠。卽賜施行。

申明禮制疏

爲申明禮制。以尊朝廷。以肅人心。以光聖治事。臣等恭遇聖明踐祚。百度惟貞。凡用人行政。有當言者。諸臣處無諱之朝。知無不言。我皇上大舜受之仁。言無不聽。臣等惟有稽首受成。快覩太平之盛。原不必輕

有瑱頂。仰瀆宸嚴。惟是臣辦事禮科。念禮爲四維之首。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於是焉在。而邇來禮綱頽。則莫要於尊朝廷矣。竊見二十年來。上下否隔。體統頹弛。威嚴日廢。陵替。幾不復知有朝廷之存。若不及今申飭。將來何所底止。用敢撮其大要。列爲數端。稍佐邦國之經。以維新政之綱。一曰。正朝廷之禮。夫堂陛有儀。主嚴不主寬。昔劉章於外。成亂政之時。李勉當干戈搶攘之餘。尚能彈治喧譁。肅清班列。我朝禁衛森嚴。著在令甲者。豈不凜凜日星。偶自年來。雜錄無賴。搖扇希閒。防衛廢弛。出入無禁。遂使皇城之內。殿庭之前。凡游閒無賴。販夫乞兒。莫不摩肩掉臂於其間。每遇午門朝見。雜還無章。甚之班行之中。闖入挨擠。往往拜起未終。蜂擁喧鬨如市。如此景象。豈成法廷。近輔臣新奉嚴綸。肅清整頓。即當責成該部及巡視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照憲典。參稽近例。於一應出入跟隨人等。嚴加整飭。法在必行。無徒文告。如仍前遊玩喧譁。不成體統。容臣等得據實指參。痛加懲創。其儀仗所設。織扇旗幟等項。正先王所謂服物采章。以照臨百官者。急宜酌令改製。以煥觀瞻。至闕朝之法。宜與其裁。亦當時一舉行。以防疏玩。務令耳目改觀。人心振發。其於新政不無小補矣。一曰。通君臣接見之禮。夫道宗道洞。自御殿視朝而外。有午朝御門之儀。凡機宜要務。與各部大臣委曲而商。諮諏詳慎。不特傳旨判可否而已。下至庶寮。凡衙門有事者。分管答應。皆得咫尺天顏。躬承揚搉。所以人無不得效其忠。事無不得要其安。先朝平章召對。不徒內閣輔臣。即各部尚書如蹇義、夏原吉、馬文升、劉大夏等。亦皆屢蒙顧問。備極繾綣。甚有奏事移日。跪不能起。命近侍扶掖而興者。世宗齋居西苑。撰述諸臣。不離左右。手諭批答。宛如家人父子。君臣情體。最忌隔絕。一有隔絕。即開蔽壅。諸司職掌。最宜宣通。一有宣通。即使格共。今我皇上聰明天縱。虔始勵精。諸臣奏請御殿與行奉慰謝恩之禮。雖聖躬小有違和。亦勉勤接見。仰見泰交盛事。洞符聖祖。不待臣等預爲申請矣。而欣欣相告羣情。尤願諸臣奏對之時。懇恩俯垂宣問。如吏部則問其銓用幾人。得用幾人。務爲官而擇人。無爲人而擇官。事有不稱。并坐舉主。戶部則問其生財若何。節用若何。可以隱考成之法。無但虛有文章。盤藏空虛之故。更歸作何料理。備至有事無備。何辭不展一籌。至於小醜未寧。邊事孔棘。更當時詰兵部尚書。責其調度方略。戰守機宜。寇盜何時可平。邊臣何人足仗。黃品薄待自凡前稱悉心料理。以寬先帝之憂。今既浹旬矣。而嚴旨奏功安在。毋得虛爲搪荷。苟且延捱。有負封疆。竊妨賢路。凡各衙門俱以喫緊事務。不時一加詰問。庶情竊知儆。職守無曠。若臣等職在言路。遭遇聖明。自不必爲朱雲折檻之直。柄楚碎首之忠。儻有處置失宜。輿情未愜者。容臣等補牘之外。開一出班面奏。親承處分。庶幾上下交通。血脈流暢。此尤新政之要圖也。一曰。昭人臣進退之禮。夫進退貴於自決。臣子之節也。黜陟取自宸斷。人主之權也。自邇來章奏競開。裁決稀闊。凡舉世號爲大奸大貪。與頑鈍無恥。公論所不容。朝野所共棄者。雖章滿公車。安然不動。或聞言之後。奉身而退。假圖見幾。然其中亦有事體重大。須懲勸處。或贓私狼藉。合當追究。以先帝寬仁大度。悉付之不較。故有幸免黜幽之典。而悻悻言歸。偶寬斧鑕之誅。而揚揚故里。黑白未分。是非莫定。即臺省亦或有之。是君子勇退之高。反爲小人藏身之固矣。至若告密傷魂。心悸勢寒。知怨衆而寃多。且抱頭而縮頸。或服闋病痊。而不來赴部。坐待陞遷。或包官省方。而託自賦歸。若

無管攝。該部之闕處愈寬。將來之效尤無已。諸如此類。全非政體。伏乞勅下部院。凡大小臣工。自今以後。凡經彈劾者。一一廉公覈奏。如關風聞誣指。不妨昭雪。若果有事迹可據。罪狀可徵。當依考功法分別議處。輕則量擬降調。重則勘問追贓。卽卿武大僚。與邊腹督撫等官。亦當以國家之事權爲重。臣子之體面爲輕。宜處者處。宜去者去。幸毋緊從搭貸。曲賜勉留。往日人心厄塞。庶位罔曠。人但謂先帝有遊事之人。當用而不用。臣獨謂有竊位之人。當舍而不舍。夫用舍原自對宜。使不肖者得營竊以蒙面自安。則賢者何能彈冠而連茹繼進。此尤正邪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本也。一曰。申章疏入告之禮。夫古來文章。有體有要。況於奏對。尤貴疏明。昔先臣戶部尚書韓文屬部郎李夢陽具疏草。而囑之曰。是非可文。文則疑非省也。是非可究。究則賢非莫也。此兩言者。可以爲萬世章奏之式。自先帝深宮靜處。一槩封章多留高閣。於是渺無顧忌。掉弄筆鋒。言一事而旁及他事。言一人而攙入衆人。不舉其姓名。指其來歷。或稱其地。或稱其官。射覆藏鬮。捕風捉影。若使先帝一一披覽。必有茫然不解所謂者。原其本意。或在報之流傳。在不思疑吏之採聽。但求其含蓄而味長。不務爲明白以易曉。惟其語涉含糊。人可更換。於是巧者欣用其腹節。而頑者倖付之不知。試問漢唐以來。及我朝嘉隆而上。有此等奏議否。今皇上銳精圖治。首官章疏。盡入御覽。伏乞申飭臣僚。凡一應人告之文。務在情辭曉暢。言簡意盡。即如劾奸斥佞。只須躬括數端。不必連篇累牘。某人某事。直截指摘。各撫按勘報。發糧刑名等項。亦須得撮其大要。以備省覽。不得錄寫文移。累累重複。其撫按舉劾。司道府縣等官。有舉之廉能卓異。而人不足以副其言。有劾其貪酷萬狀。而劉又不足以蔽其罪。是又當勅下部院。定爲畫一之法。使舉刺有章。勸懲不爽。此皆章奏之體所宜申飭者。夫先帝之世。衆章疏也。聽之若罔。委之若故紙。不知積擬成玩。以至於人主之不見信。則言者亦不爲無過也。今皇上方弘止謗之聽。而臣子可無納約之忠。此臣所拳拳先爲皇上告。而并爲衆臣告者也。以上四款。臣蓄日積心爲日久矣。幸茲朝政聿新。改觀易聽之日。不避瑣聒。瀆爲申請。儻能俯采末議。隨見施行。將見禮達分定。內順外嚴之化。未必不由于此。若夫國家大典。如冊立已有旨。中外欣覩。遂事在即。大行皇帝。皇后喪禮。見在逐節舉行。其郊廟經筵等事。容臣次第上聞。至於臣部在位。有侍姦貪。以爲聖天子新政之蠹者。所謂見無禮於君。如鷹鸇之逐鳥雀。是又臣之職也。其何敢讓焉。臣無任戰慄待命之至。

敬陳保攝疏

爲發明聖躬違和之由。敬陳保攝萬安之法。以昭聖德。以慰中外人心事。臣觀尋常士庶人家。主人偶有疾病。二三親友。猶必尋醫看視。一醫無效。急爲旁遂更求。端不忍以主人性命。誤之庸醫。而漫不痛心。聽之造化。而不爲設法。何況臣子之於君父。儻有所顧忌。而不瀝血披心以告者。我皇上紹承大統以來。勵精圖治。銳意勤民。雖之體節過勞。良思過節。以致小有違和。原非有沈痼宿積之疾也。乃本月十二日午三日。諸臣再見天顏。大覺下神清減。不似登極之時。至十六日。恭請大臣宮門問安。旋奉有旨。目疾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意。諸臣各相驚駭。謂登極之日。其見天顏睟穆。玉履安和。即或小有勞頓。何只遂至

於是。及十七日大選。有鄙內官同差部衙審監打選官印子諸臣。敬問聖安。並問所以大不安之由。乃知外廷所傳進御不節流言。果如臣等理度。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食用藥者之肉。剖心以白流傳之誣。猶以事出內廷。不敢遽指。庶幾聖躬漸近安和。亦欲相安無說。頃蒙天語。兩夜未睡。米粥日食不多。辭旨諄諄。皇上困頓至此。臣乃不願與此賊醫俱生矣。而此賊臣者。傳聞爲內官崔文昇也。文昇不知醫。不宜以宗社神人託重之身。妄爲嘗試。如其知醫。則醫家有餘者泄之。不足者補之。其理明白易曉。以皇上之日日萬幾。勞瘁哀痛。精神不無耗費。於法止宜清補。文昇投何相反相伐之劑。遂令聖體一旦動履艱難。眠食俱困如此哉。然則前日外傳流言曰。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借口以蓋其誤藥之奸。與文昇之黨。四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文昇之口耳。旣益聖躬之疾。又損聖德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府第有年。不聞誤用一藥。皇上初用文昇一劑。便洩補倒置如此。有心之誤耶。無心之誤耶。有心則齏粉不足贖。或其無心。一誤寧堪再誤。皇上奈何尙置賊臣於肘腋間哉。社稷有靈。臣民祝願。天心效順。定卽勿藥。然而藥不可廢。亦不可不愼也。臣謂皇上睡少食少。此不是大小諸臣甘食安枕之時。閣部大臣。恪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於宮門前齋心候問。同欽召御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愼內官。如法煎和以進。至於文昇者。懸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使知聖躬不安。全是用藥之誤。以解道路紛紛之口。幷請皇上暫輟機務。洗心習靜。但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衆皇子承顏遵笑於前。以發天性之眞和。或又擇一二通曉史大義內臣。常在左右。誦說古聖帝明王痛快可喜之事。以消寂聽。以醒脾神。如此耳目淸爽。精神悅豫。每日之間。勿藥之慶。定自天保定之矣。惟皇上採納。又臣前奏事禮科接得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鄭養性一揭。爲懇乞天恩。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雖于聖明。當已有裁決。第婦人女子。愚不知禮。妄不安分。臣慮假借之端。尙在希覬之念不止。請爲皇上一闡明其心。令自息其妄念可乎。夫無上尊稱。告播中外。必有其名。如養性所稱爲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礙。尊之以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礙。或以往日之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難已耶。當年冊立未定。實不聞有調護之深心。而此時長君踐祚。儘無取於沾沾承奉之虛文矣。繼之皇后。非可以輕乞恩之名。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禮。宮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試思聖母慈仁。配天育聖。辛苦劬勞。垂四十春秋。我皇上孝思無極。此能崇上皇太后二字之追尊。如貴妃當年今日。爲眷新恩。已是隆厚無涯。奈何又多生此必不可萌之妄念哉。故鄭養性前日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姑。在皇貴妃今後養老別宮。省心回念。凡朝見必須啓請。侍御無相攙越。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明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若我皇上垂念先朝寵貴舊人。此當天海無所不包荒。雨露無所不霑渥。而名分自嚴。僭踰難啓。亦願詔旨無輕發閤中。徒滋中外臣民之惑。則宗社幸甚。臣愚不知顧忌。要以愛皇上保民保社稷之身。幷愛及子孫萬世相守之禮而已。他非臣所能知也。

敬述移宮始末疏

臣敬述移宮始末。仰質聖明。以昭中外。以定人心事。前月李選侍移宮一節。避至尊之宮嚴。遵相安之分

位。此亦宮侍本等事耳。但當時所以移宮。其始末情形。惟護衛諸臣知之。外廷未必盡知也。外廷未必盡知之。中外臣民則盡不知矣。夫在中之眞情景未著。則在外之開猜度轉訛。及今不一昭明。將醞釀今日之疑端。或浸成他時之實錄。是亦當事諸臣含諱不言之過矣。職偶以侍從小臣。廣蒙先帝召見。又叨皇上眷顧。常入扈從。目擊當日情形。亦且身在事內。再四思維。何敢嘿不一語。請與中外直達其光景可乎。每憶先帝憑几之言。留神國事。聞亦於選侍鍾情。而畢竟再四丁寧。則曰輔皇上要緊。當時選侍忽從門幃中手挽皇上而入。復推皇上而出。隨有要封皇后之言。諸臣相顧錯愕。職更不勝忿激杌隉。以我朝家法甚嚴。且召對外臣。內廷更宜何如嚴肅。況先帝動念壽宮。君臣正相引痛之時。而忍於要挾求封。作此悍然舉動。似非知有顧惜忌憚者。萬一事權到手。豈僅僅一名封足了其稱制垂簾之意乎哉。職是以心口相問。變來無端。此八月二十九日之光景也。迨九月初一日子夜。先帝又急召諸臣。職從諸臣甫至宮門。而龍馭上賓矣。痛哉。是時諸臣謂先帝昨日凡前殊於諸臣戀戀。今茲夜半急宣。當有未盡深語。而已不可問矣。此時主君爲重。宜急入請見。一見卽呼萬歲。以慰人心。而守乾淸宮內使。乃有持挺不容閣部大臣入者。職冒死怒詈。謂先帝宣召諸臣。今已晏駕。皇長子少。未知安否。汝等與宮人閉宮堅阻。不容顧命大臣。應召請見。意欲何爲。此初一日卯刻入宮之光景也。諸臣攀望遺弓。呼號畢。恭請見皇上於寢門。拜呼萬歲。天語答以不敢當者三。諸臣懇擁龍軒。至文華殿。行嵩呼叩頭禮。已而大小臣民。共祈皇上卽日登極。諸大臣以儀注未備。表箋未上。太平正始。不宜草率張皇。皇上斷以含殮未完。廟告未行。傳諭從容卜吉。而中外諸臣皇皇。猶深以本日不登極爲危者。蓋先帝變出倉卒。上無聖母之恐依。中無皇后之慰藉。而在旁之蟠結窺伺。誰爲可恃。以故中外洶洶。共有過慮。當時臣實妄言今日之事。止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極之登與不登。此初一日辰刻之光景也。是時諸臣又議皇上宜居何宮。有謂卽當責成選侍託以皇上者。職思想先帝要緊語意。又思想先日挽入推出景象。又習聞其上有深相交結之寵貴。下有認爲皇親之黨與。中心不敢應承。但云從來沖齡天子。不宜託之素無恩與德之少年婦人耳。且選侍如可託。皇上必深知之。雖強之離而不得。如不可託。皇上亦必深知之。雖強之就而亦不可得。乃聖衷果否就慈慶宮矣。此初一日巳刻之光景也。御極之期。旣定於初六。至初二日。九卿科道有移宮之公疏。御史左光斗有移宮之專疏。蓋皇上一正位九五。決無避宮人復返青宮之理。而斷斷又不可以同居。至初五日猶抗不奉旨。而期且迫矣。職是以有正名位。參及李進忠等之疏。總以宮旣不得不移。移自不得不速。新天子舊宮嬪自有定分。亦各有定宮。卽欲加恩選侍。原不在宮之移與不移。且避至尊。安本分。爲選侍自處計。亦不可謂不遠且深長。不然。當機逃相傳之初。李進忠等乃敢以包天植蘇。得挾宮嬪踞天子之宮。以抗沖年之新主。假登極之後。返青宮非理。歸乾淸未便。乘乾伊始。遲回於託處之安。是倘成其爲體統正而朝廷尊也乎哉。此初五日午刻。職從諸臣於慈慶宮前。値爭移宮之光景也。至本日移宮後。職隨向諸大臣謂。移宮自移宮。降禮自降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大臣於此。當密有調停。卽本日緝獲罪璫。亦只宜殲厥渠魁。無過深求株引。此又以令反側子各相安也。

大抵主上沖齡，方其宸居未淨，先帝社稷乞付託為重，則平時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已安，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諸大臣言猶在耳也，職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嗟夫，保護聖躬，清宮禁，三公大老，饒有主持，且亦臣子尋常事，職又不過從傍與聞末議，俱不足言，不欲言，亦不必言，乃再拾陳語，瑣瑣言之，豈得已乎哉，豈得已乎哉，移宮之宜速，臣等一時之過計私憂，止見皇上之當發乾清宮之當靜，絕不見宮嬪之有可徇，亦絕不見移宮之有甚苦，乃移宮之後，不知何來蜚語，有挺倡選侍徒跣跟蹌，絕食自裁，并捏稱皇八妹失所，至入井者，或傳處罪瑤過甚，甚之有謂內外交通，作成此事者，使風聞疑時之士，誤收為一時感慨歎惜之資，而傳影傳聲之餘，或狀作此日不明不白之案，事有關係，不但在臣，臣安敢無言，夫初一分宮之議，事在呼吸之間，初五日移宮之爭，事在公卿疏請之後，懲前慮後，迫日遠心，九廟神靈，鑒此熱血，若夫緝弇罪瑤等人，譬如人家主人謝世，羣僕相與竊其帑藏，主人之子，偶一究問創懲，此亦清釐破業之一道，只在法司酌情法之平耳，且亦於選侍恩禮何與，乃至今日有以此過為選侍惜者，職謂寧可使人今日惜選侍，無寧使移宮不速，不幸而成女后兜鍪文書稱制垂簾之事，彼三十餘年溫依蟠結之羣邪，又或得以因緣多事，於以保惜先年之寵愛則得矣，而輔皇上要緊之深意，在天之靈，果反以此為愉快也與哉，況兩奉聖諭，選侍居食，恩禮有加，近以噦鸞宮火，復奉有選侍、皇八妹俱無恙之旨，乃知皇上雖念及於孝和皇太后當年之哽咽，仍念及於光宗先皇帝前日之叙歎，海涵天蓋，義盡仁昭，已是善處宮闈恩禮之間矣，臣區區一念之愚，願與中外昭示者如此，今當一陽來復之期，又是天心泰轉之會，儻蒙聖明察臣之愚，赦臣之罪，再採臣之言，更於皇四弟、皇六妹、七妹、皇八妹時勤召見，諭安，而優念其弟妹，或不妨曲及其母，若李選侍者，請自上裁，再酌加恩數，蓋尊愛先帝之愛子愛女，當亦聖母之所共喜者，并所傳知閣部，以服中外之心，以完堯、舜之美，以杜傳影傳訛之口，臣愚萬幸，天下萬幸。

乞停內批疏

為內批屢降，宰國形成，謹昧死上言，懇乞聖明，慎操威福，以存國體，以愛人材，以維宗社事。竊惟生殺予奪，帝王御世之大權也，是非可否，士君子持身之大義也，權之所在，人主可以行令，義之所在，匹夫可以行意，是故書曰，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記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言帝王不可以意為喜怒也，況乎喜怒不出於一人之意，而在旁在廷，各以其意自為喜怒哉，東廠太監魏忠賢怙勢作威，朋奸亂政，四年於茲，先是滿朝大小臣工，交章請劍，皇上不即震怒，貸以不死，且為之杖御史林汝翥矣，且為之殺屯郎萬燝矣，廷臣方欲赴闕叩閽，以求聖心轉悟，伏念齒馬投鼠，事不可礙，隱忍包含，候其悔禍，數月以來，寂然靜聽，而忠賢亦稍自斂戢，閣中傳宣漸稀，方幸其洗腸滌胃，嘉與自新，詎意包藏禍心，乘間報復，借擢山西巡撫一事，大發難端，降吏科都魏大中矣，文選員外夏嘉遇矣，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上疏自劾，勒令回籍矣，併降升救科臣沈惟炳矣，又降升救科臣許譽卿矣，數日之間，內降斜封，屢見疊出，問之閣臣，閣臣不知也，甚至旨下而閣臣猶然不知也，且公

然大言於衆曰，不知何妨也，是何忠賢大膽如此極哉，彼不過託言聖怒云耳，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法度者，祖宗之法度也，皇上亦在祖宗法度之中，即欲私喜一人，私怒一人，不可得，奈何皇上不自為喜怒，以忠賢之喜怒為喜怒哉，忠賢又不自為喜怒，以外廷之恩怨為喜怒哉，從此絲綸不必設閣臣，黜陟不必設部卿，是非不必設臺諫，止憑忠賢一手，躬定太平，而附忠賢者，不得志於清議，日借助於忠賢，日夜圖謀，暗進內宮之圖，明註黨人之籍，又為之游慫曰，某某將不利於伊也，此輩好名，多捨不得官，吏捨不得死，不降不怕，不杖不止，來一箇處一箇，再打幾箇，管取無人敢一開口，忠賢膽怯心驚，認以為真，遂竇其言以為聖意，不問世間何者為善，但與我善者即是善人，不問世間何者為惡，但與我惡者即是惡人，朝取一人焉而逐之，暮取一人焉而逐之，始猶小臣，漸及大臣矣，始猶斥逐，漸及殺戮矣，祇知快私人之忿怒，不顧損皇上之盛名，祇知恣一己之兇橫，不顧斲宗社之元氣，臣恐祖宗二百餘年培養之人材，不堪忠賢一朝之斲刈，祖宗櫛風沐雨之天下，不當忠賢一朝之斷送也，忠賢又動稱皇上法世廟初政，以恐嚇士大夫，夫世廟躬攬乾綱，首定大禮，其所議之禮，政宗廟朝廷之禮也，羣臣爭執，聖心仁孝，具在明倫大典一書，而當年盡罷各鎮守，終世廟之朝，絕無內官干預政事，而嚴氏父子專擅，終不能保其身，皇上若夢寐肅皇帝，則忠賢之頭顱，正不知安頓何地，乃欲皇上以嗜殺為法祖，是何敢於欺皇上並誣肅皇帝也，此非忠賢之言也，從來小人誤人家國，必先比附中官，中官專權亂政，必先驅逐言官，擯除大臣，驅除擯逐，必先借徑內批，借徑內批，必先挑激聖怒，必曰朋謀結黨，及天下公論不服，人主往往代為分過曰親裁曰獨攬，又援引前代之異事而同名者，以箝制天下人之口，自古及今，如出一轍，蓋用忠賢者誤忠賢，而忠賢誤皇上也，即如本朝王振、汪直、劉瑾[illegible]，其所口銜者，何常不曰聖怒，不曰結黨，而壞英宗、武宗令名者，即此三逆豎也，而宋之司馬光、范仲淹、程頤、朱熹等，豈非當時皆誣以黨人者哉，後世之公論何如也，昔我神宗時，攻張居正者指為黨，其後攻王錫爵、申時行者亦指為黨，先臣魏允貞亦其一也，甚而先帝在東朝，且有以爭冊立為黨者，夫不黨先帝，將黨何人乎，今之致位公卿者，非其本身，即其子孫，大抵皆當日號為黨人者也，若使當日無忠義諸臣，黨護先帝於心危患深之時，但畏禍占風，比同三王並封之奸相，陛下安得有今日乎，然則黨人之名，亦何負於國，惟奸人借之以斥空善類耳，朱熹有言，宰相當以分別賢否忠奸為己任，合天下之人，以成天下之事，不惟不疾君子之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臣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而流涕也，今之善黨者，不黨權閹，則黨權相耳，彼其噓氣成雷，是撼搖，禍必降而狙必憔，故人樂黨之，若夫從宗社立心，從君父起見，擬懲冷落，讒禍拘攣，人皆指為怪物，曾無蚌蛛蛾子之援，可用力於根本之地，未嘗口而先陷阱，遂秋風而捲敗葉，此固天下至孤而可憐人也，而橫以黨目之乎，然則必舉朝盡黨忠賢，而后謂之不黨乎，今日之事，在南星幸不為尹旻，攀龍幸不為王越，大中等幸不為戴縉，獨惜當汪直時，除商文毅外，劉珝獨能面斥于越曰，汪直行事若公道，朝廷署公卿大夫欲何為，珝非其人也，猶能為此言，由今觀之，珝亦不可及也，嗟乎，直道難容，清修不免，憲臣不許持憲，諫官不敢言諫，兵垣不敢言兵，職方不許言將，忠

諫諍之隨援深計謂之疑猜公正發憤謂之朋黨此自叔季所不宜有之事而屢見之聖明之世臣實痛之臣備員九列待罪風紀附意順旨陷主不義辱職負官莫此爲甚謹冒死上言伏乞皇上留神省覽法祖宗之懿美全堯舜之令名以衆擬還內閣以黜降還部曹以是非還臺諫卽賞忠賢以不死乞嚴加戒諭令其小心謹愼保全恩寵長守富貴毋代人操刃擅作威福自取罪殃幷戒附忠賢者倚冰易敗鑄錯不成乘灰之嗣將自及崖州之路勿自開臣雖以愚戇獲罪亦所以忠皇上而報二祖十宗之職分也

劾史繼偕疏

爲邪臣欺罔無忌援銓擬擬非宜謹就事糾參以儆官邪以重要地事臣惟從來權臣壞人國家莫毒於恣睢無上而實釀於一念之敢爲欺莫甚於笑罵由人而實慣於一事之不知畏求有明辱大典居之不疑蔑視公論而悍然罔顧如今枚卜首推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其人以鼎元私門生莊際昌一事尙可想其慢援佐銓以遺禍夫國家者臣請爲皇上詳言之我朝收羅賢儁之用極重進士一途至於殿試第一尤爲御覽親題華文傳誦故文必取其典重邃精字必取其端楷嚴非爲華國實以尊君此何等關係何等重大而可以私干者上年三月殿試中式舉人莊際昌對策文卷文理殊不具論其第三行洗刮七字別寫趐作膠一字監試收卷等官相傳共笑且已傳語閱卷總裁諸臣以爲萬不可進呈矣一堂之中非聾非瞽誰爲不聞不見而臚傳之日舉竟際昌爲第一人也寫別字者壓卷豈一榜盡目不識丁多屑刮者先鳴豈諸卷都塗鴉一片此雖閱卷之故宰趙煥總裁之輔臣方從哲或以擁戴念重或以護法情迷朋比私交辱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罪誠不容逭而門牆桃李之私里黨瓜葛之故先事關通名姓臨時遂衆資成則繼偕也此一段欺君辱國公案比以士師之律繼偕爲造意主謀而趙煥從哲特指使下手之人耳當臺省交參之日銓臣閉門認罪之時繼偕若猶有人臣禮急宜蹶踏自陳直告皇上以門生座主有心援引宗其紕繆有辱大典罪該萬死敬束身席槁以聽皇上斧鉞卽不然當際昌抱頭回籍之時少且杜門思過以芒伈不自安之意明與天下人士共見之徐俟公論之寬原猶庶幾有大臣畏君畏法之意乃竟無一字一語懺過請罪於皇上之前若以其身爲事外之人以其事爲無甚關涉之事閃身暗地移罪同人推過一關再進一步繼偕之自爲計則得矣夫且視皇上何如主耶蓋自今日教習弘開庶常錄集而是榜狀元安在鼎折其足士喪其元於人文爲無色於國體爲不祥誰實爲之以致於此而到任之日猶然儼以衙門前輩獨坐專席於多士之上不惟顏甲十重亦已目無三尺矣臣不暇遠引劉三吾事例卽如皇上近年沈同和之爲假元也取之者誤也非故也主考吳道南去副考劉楚先去湯賓尹之取韓敬也文實無差祇以舊日往來之迹韓敬落拓十年賓尹竟坐是不起豈今日繼偕獨當閃躱團過竟不可一問佀如是吳道南湯賓尹等卽當起用而韓敬沈同和可公然無恙也世間寧有此淸議哉且自今殿試一典亦可裁省直令主試者高下其手付之選人發落可耳又何必天子臨軒金吾傳贊鴻名示愼臚唱示榮黃榜璽揭示重哉作此兒戲故事以塗人耳目爲有識者於此方且隱恨隱憂而此欺君蔑法者不知何以枚卜首推且將柄持援地矣夫宰相之職要在用人用人之道要在開誠布公而絕

不與以已繼偕未爲相時營私門庇私人結天於上無人於下已若此矣異時大柄在握加意盜竊以意顚倒當無所不至夫安能精白一心愛養人才以愛惜人國家皇上聰明神聖照臨臣民近五十年於茲有如此罔上行私臣子可以爲相耶不可以爲相耶曾謂雖上已票不下衆意論微定有時既籠諸臣亦自有陽城呂誨其人臣去年責成輔臣疏中點入狀元數語亦明以皇上之不信從哲特借繼偕俾知自裁而兩人竟以規爲損也嗣是言官中有規其戀人穿身者有刺其姓名未協於金甌者有無爲章停者無爲呂惠卿者近日東閣公會有吕言新參吏不如舊參者繼偕都毅然充耳也裝聾作啞頑冥不靈依然從哲後身而大膽恣睢恐且過之噫從哲之後又一從哲天下事已不可爲況又不止於從哲者哉近繼偕因枚卜久催不下慫皇上必久拗波其欺罔不忠心迹而公論又已沸騰恐終難置人言不住忽圖署銓以行箝制招呼豈欲效當年高拱以閣臣兼冢卿故事乎而不知已非其據矣曉曉繼偕趙煥故時不屑銓印推與計臣李汝華署篆旣李汝華以有正推辭署矣繼偕枚卜中人而又擧擧取前日之所棄去者何哉由路徘徊多心顧盼此又謂不得於君則熱中左右望而罔市利者矣方今大小諸臣方以下枚卜爲目前緊著臣固於首推者確言其不可臣豈好爲未然之激論哉亦以目前百事俱廢內靈俱裂而經民亂軍所在蜂起內變外患交幷一時卽有赤心爲公二三相臣爲皇上分憂祇重巳是整理費手若更以欺君蔑法一意營私了無愧恥無忌憚之人參與其中定濁亂無章而危險附之人才氣運當益厚之毒而速之壞至彼時而後盡言天下事去矣裵延齡之麻已下而後效陽城之痛哭於廷士安石之亂已成而徒歎呂誨之不可及其亦何濟范祖禹之言曰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言於已然則又無及臣不忍天下受已然之禍寧臣受言於未然之過故斷斷以今日相繼偕爲不可至於署銓印之亦不可則於繼偕已非知之矣臣不必多援隱求傷言官論人正大之體年來假官假印動以千百皆其佐銓時事不能摘發已矣且爲之關說至於三案堂證縣苦局官之所稱朱懋祥者見已假印閤道矣倘安望其銓序人倫而又望其爲救時宰相哉若輔臣之力引繼偕不過爲身後地耳此等心腸無定牽掣由人豈終有肝膽向人者貽輔臣他日負心之恨傷聖主今日知人之明恐爲身與爲國家兩誤也又願輔臣深長思之矣臣職在封駁不知畏忌仰祈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無貽子孫黎民之殆臣不勝瞻仰竦息之至

愼擇近侍疏

爲元良之輔導爲急轉御之關係非輕懇乞聖明愼擇近侍以成睿德事頃該臣衙職掌以冊立縉禮卿上請蒙渙綸音擇日具儀中外聞之無不翹首歡呼極口讚揚謂先朝衆君難敵乃見成功今時片語甫宣遂定大本此朝廷宗社之福也龍飛御宇方錫極於太平麟趾貂休將庇我於弈世此亦臣民身家之福也指顧開鶴禁宏開經筵肆啓凡妙簡宮僚以資啓沃輔臣當此際而不仰體寵渥俯收民望以遂海內之望者非夫也度前後左右罔非正人矣抑臣猶有慮焉一日之間親士大夫者幾何時講幄一罷宮壼巷伯實爲政矣是故古者論教有法不惟重疑丞輔弼之選尤擇及綴衣虎賁之流懼一傅之不勝衆

眯也。今縱膺坊得人。而或禁近不擇。竊恐親祇勤於三接。情終移於十寒。方正之嚴憚。何如便辟之狎昵。造次之開陳。何如讌閒之浸灌。閑之以規矩準繩。非哲人誰知。遠而道導之以戲豫馳驅。在沖齡尤易冀於心。矧追歡聚樂之場。於焉斯餘。乘閒迎機之巧。出鬼入神。始猶藏規爲瑱。久則扶水於石。事有不見不聞。惑乃易方易向。何也。情以物遷。習與性成。其所漸漬。非朝夕之故也。願陛下加意愼擇。使忠直知禮義者。周旋左右。而無令獧巧狠戾者得以雜進耳。臣際此大典。宜備引師保之職。修談春華秋實之嵡。而惓惓以近侍爲言者。以古者就傅於外庭。後世豢尊於深宮。卑之無甚高論。不欲先聲而後實也。非直此也。見秀斐而知陰生。觀盆冰而識天寒。機在防微。事貴謀始。寧被無誠而慨之誚。不願世有李文靖之名也。如臣心可諒。臣言可採。乞陛下明斷施行。天下萬世幸甚。

乞淸宮禁疏

爲登極在卽。中外仰瞻。乞早淸宮禁。以正分位事。自先帝升遐。人心危疑。咸願陛下卽日登極。用慨輿情而遜迴愼重。必待諏吉者。固以祀告郊廟未行。大禮不容草率。尤爲深宮中有先朝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懷專擅之實。大小臣工。心切疑之。不敢以宗廟神器所託重之身。輕付之不可倚信之手。故力請陛下暫居慈慶宮者。實有鑒於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率羣臣正乾淸。此臣等之私願。忠於陛下之深心也。祖宗之社稷爲重。宮闈之恩寵爲輕。九卿科道。旣有公疏。臺臣復有專疏。有分疏。諄言法言。懇懇侃侃。總爲陛下正位乾淸宮而發。還侍智人也。所以必欲別宮之故。亦旣稔聞矣。今臣等靜俟五日矣。登極已定明日矣。天子旣登大寶。豈有還偏處東宮之理。而怙恃寵愛。妄自爲大者。猶逗留於其間。種種情形。實爲非分非法。且又奉有移宮明旨。若仍復借探吉就延。豈眞欲中外之共主。長遜避一宮嬪乎。人言紛紛。且謂令李進忠。劉遜。魏進忠等。擅開寶庫。盜取珍藏。豈必欲盡先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指借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貴妃虛名耳。册立雖係先帝遺命。閑恩尙在今上新綸。況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卽皇祖與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召對之間。亦必加以皇帝尊稱。選侍何人。非嫡母。非生母。敢妄恃舊恩。曰我貴妃。我皆兒。此孺子。作此大不敬語。天下其孰能平之。夫禮有當以義斷者。分有難以情奪者。祖宗典章。二百年來相傳。天子居正之宮。又孰得邇就宮朦朧。其悍然頑然。敢抗明旨以據之。臣謂陛下避居慈慶六日。已是恩諧選侍有禮。漸再不可長矣。仁再不可過矣。謂宜勅令選侍之內使。如李進忠。劉遜等諸人。傳知內廷。但恪遵天語。卽是吉辭。不必藉口擇日。立著移入一號殿。養老自便。是爲守禮安分。猶可邀陛下之恩禮。或當自後倍加。若李進忠。劉遜等。定當思三朝豢養。懷懷焉知所以效忠於先帝之子孫。無謂陛下沖齡。上方三尺劍。么麼頭顱。卽不足提也。至於閣部大臣。旣當鼎軸。幷且矢公。貴成兩朝任用內使中老成忠直者。傾以血誠。開之報主。令日侍起居。一切聲色玩好。俱不許雜陳於前。庶幾志氣淸明。精神強固。萬年有道之長。實基於此。蓋以先帝聖明。同符堯舜。祇因前日鄭貴妃亦以保護爲名。不離乾淸左右。雖天啓先帝聖聰。隨卽謝遣。而病體之所以沈痾。醫藥之所以亂投。人言藉藉。至今抱恨訣虎色疑。臣等安得不爲寒心逆慮。故此一移宮事。臣

言之在今日。陛下行之亦必在今日。閣部大臣從中贊決。毋容泄泄。再爲姑聽之說。亦當在今日。以無負先帝憑几輔陛下要緊之託。夫亦憲勲與之庭安。而後陛下之身安。諸臣擁護之責。亦必如是始可卽安。不然。但肯爲前犇走。猜道好人。而根本之地。尙未安適。則縱騎侍衛。原不少人。亦取諸大臣僕僕牛馬走其間哉。臣待罪諫垣。若無短長。祇以論劾奸璫崔文昇。深防名封逆璫之漸。三蒙先帝召對。待論大臣後與聞顧命。此誠千古殊遭。雖捐麋頂踵。不足以報先帝之知。昨者銀幣之賜。尤同諸大臣時荷恩寵。君父頒賚。義宜祇承。而中間拜命之餘。感愧交集。不容不時申諸臣善後之請。以效涓埃萬一之報。總之臣一念擬爲過慮。止知愛陛下之正始。必不可少遜避之名。位計社稷之安危。必不可不杜防之微漸。且幷以成先帝之顧慮。於禮順心安也。若有不思尊天子。而曲徇怙寵之宮人。洩洩作一日之從。從萬一大貽後來之收拾。此無禮於君之徒。九廟之靈。必立殛之矣。臣悲憤塡膺。揮筆泣流。不勝哀懇待命之至。

告病疏

奏爲宿疾未痊。人言偶及。新恩難赴。懇乞聖明。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臣本庸才。智力淺短。遭時之幅。隆忝掖垣。碌碌負官。無與臣比。臣於庚申之歲。因病乞歸。自分得爲太平之民。力田奉母。於心滿分足矣。天慈鑑被。起補科。復除太常淸秩。狗馬病軀。不堪驅策。仍具疏陳情。奉聖旨。楊漣著卽前來供職。不准辭。臣待報闕。叩頭謝恩外。隨有部咨。催臣赴任。而病未痊。卽擬再申前請。因念內察在邇。常靜俟兩點。不敢煩瀆天聽。今計典告竣。罪戾如臣。復逃幽黜。義當束裝就道。矢竭忠貞。仰報高厚於萬一。乃小人輕薄命蹇。母病日篤綿延。臣繼母壬氏年七十有四。素弱多病。氣息奄奄。不能離臣朝夕。臣雖年初逾艾。而蒲柳早衰。鬚髮半白。杜門山居。藥不離口。妹子二人。更相爲命。況止足之分。臣所宜守。古人有言。德未爲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臣旣無德可稱。又無功可紀。假臥田里。旨非次之榮。循省愧悚。婦恩是擢。且有人言侵及。不敢殉墳滑辯。仰煩天聽。今九列濟濟。振鷺充庭。去臣一人。如鄧林飄一葉耳。是以萬不得已。冒懇聖恩。勅下該部。察臣病苦眞情。則無規避。容令致仕。卽母子相保。得盡天年。犬馬銜結。期之世世矣。

乞歸疏

爲君恩太重。臣分難勝。引義自安。仰祈聖鑒。允歸田里。以崇淸制。以全微尙事。臣楚鄙野儒。荷蒙神宗皇帝拔置諫垣。本年八月。當光宗皇帝初登大寶。隨膺危病之時。臣竊念先帝。純德茂質。雖危艱苦垂三十年。乃一旦竭發於女戎。不十日命危於奸豎。宵旰蠲摉於再世。九鼎孤懸於一絲。殆哉岌岌乎。此臣子致命報國之秋也。臣是以有發明聖體違和之自一疏。自分妄言。宮掖指斥陰邪。禍當不測。乃蒙先帝詰垂採納。特賜宣召。以一介小臣。微卜知於病榻委頓之際。豈特賜於未命彌留之日。三生自諗。報命逆于殺亦前其殊遇。臣卽犇命待死。捐身碎首。亦何足以酬天地之高深。而報殷渥於萬一也哉。乃因前月備述移宮始末一疏。復蒙皇上時念。謂臣言極公極正。極眞極切。凡有志安社稷。忠直可嘉之褒。夫移宮一事。本末本甚明。加以聖諭諄諄。備言宮闈凌逼之狀。因詳及恩禮寬厚之次第。皇上之哀同天渾而孝隆虞舜。旣

已昭揭于古矣。乃徵臣於此。則有大不安者三。臣發明移宮之故。祇以疑關禁近。事恐傳訛。垂簾之秘事未聞。入井之頌言嘖起。不得不洗發一番。使天下後世曉然知皇上所以善處家人骨肉之際。雖恩義之間而已。乃旋荷綸綍之褒。過徵忠直之舉。使臣區區發揚主德之苦心。反爲誇詡臣節之左券。臣之不安一也。當皇上繼離出震之時。諸臣共有防微慮隱之意。當時首請御文華殿受羣臣嵩呼者。部院大臣周嘉謨等也。初出乾清宮率瑤擁護之日。捧皇上之右手者。英國公張惟賢也。捧左手者。閣臣劉一燝也。臣不過從諸臣之後。如同舟遇風之人。與長年三老竭蹶呼號相應和而已。乃以慎爭之故。獨受忠直之名。俯慚卑末。豈可掩人於朝。仰稱清平。何敢貪天爲力。臣之不安二也。以祖宗二百餘年之厚澤。先帝三十餘日之深仁。宮禁自就肅清。社稷有何危脆。而聖諭以志安社稷爲言。君幸有子。不必心疑杞國之天。而臣獨何人。乃言手捧虞淵之日。受友朋之庸譽。猶謂過情。矧君父之寵嘉。能無深愧。臣之不安三也。臣受皇上之恩。最重最深。而負不安之心。又最真最篤。臣今日引分自循。可以仰報皇上。俯全臣節者。惟有決去一著而已。夫以安社稷爲悅。臣兒讀書時節知羣之。而人臣立朝。又豈有反以忠直爲諱者。又況移宮始末。了然在人耳目。自有聖明之朴知。在臣亦有何愧怍。有何疑沮。而必於求去也哉。祇緣臣生來薄相。蠢具直腸。以賦命窮蹇。處世骯髒之人。而際兩朝知遇之隆。被聖明獎諭之過。入世之願望。與嘗生之願力。至於此極矣。今日捧藏鑑之恩綸。拔上方之文綺。齎兩朝之賜金。步歸里門。以忠直二字。出告觀衣。入教子孫。以彰君寵。以翩世報。覺俯仰之皆寬。對詩書而共快。卽不幸身先犬馬。填溝壑。持此二字。以報先帝於在天。見先臣於地下。臣可以瞑目安寢。且可以笑龍逢、比干當年遇遭之窮矣。若乃因循繫戀。日復一日。或不免借上眷以梯榮。挾孤忠以固寵。則臣之生平自許謂何。臣之向日慎爭謂何。始奮鷹鸇之逐。而終甘鼯鼠之嚇。陰懷蠅蟻逐羶之情。而陽附狗馬戀主之迹。則豈臣之所以自處。而亦豈皇上之所以畜臣也哉。夫人臣報主不同。有以居官奉職爲報者。有以辭官謝職爲報者。使臣居官來職。一身之職力幾何。一事之治辦幾何。若臣一去焉。或者知止可以風頑鈍。能退可以省議論。一身之去。不過鴻毛。而一念之所全。不獨在己。此又臣惓惓去國之深衷。所欲自效於陛下者也。臣無病。不敢以病請。皇上不罪臣。臣不敢以罪請。惟有明微薄之心迹。乞浩蕩之恩波。放臣爲急流勇退之人。同無機無忌之山農野叟。歌詠堯天舜日於無窮而已。除臣本科印信。封付在科。聽臣同官題請署管外。臣齎本赴文華殿叩頭畢。移出城外候旨。伏乞聖明鑒臣之愚。赦臣之罪。放歸田里。臣無任戰慄感激待命之至。

告岳武穆疏

惟神萬古精忠。兩間正氣。高山仰止。凡士而識字。將而枕戈者。莫不肅愛死要錢之明訓。以刻礪其心。烈日當空。或忠而被謗。直而蒙誣。亦莫不引皇天后土之忠言。以陰祈一鑒。如漣屋漏內省。猶知無足比數於前賢。而忠愛獨盟。則不敢自同於末俗。萬曆四十八年。當神祖賓天之後。先帝不豫之時。今上未冊立。及初登極之際。一倡議鄭貴妃之當移宮。與當辭封后。一力爭悍妃之不可以託付少主。與不可抗拒乾清。繼之非杜漸防微之公心。則尊王消釁之獨念也。此一點血忱。如爲官爲名。可以逃人耳目。必不可欺

神明鑒。天啓四年。見司禮監魏忠賢與乳母客氏表裏爲奸。太阿竊弄。卽帝子帝妃。可以生死任情。天語天憲。可以喜怒惟意。目已無君。漸豈可長。此漣義不能忍。辭非糾參。明知彼虎不可撩。禍不可試。祇以當日憑几惓惓。安可今日同人默默。庶幾博浪一擊。萬一宗社有靈。令忠賢稍知主僕之分。不至謂外廷無人。漣亦可以盡此臣子忠心。無但騙朝廷官做也。不意微誠不足濟事。孤直反以厲階。播煽同氣同鄉。削籍空國爲署。今且橫誣以爲有賊私。并指前移宮事爲通王安罪案。父子長途。赤炎蒸背。聞者見者。不免傷情。漣則謂自古忠臣受禍者。何獨漣一人。卽如武穆王何等功勳。而莫須有竟殺忠良。何況今之歷直言如漣。此行定知不測。自受已是甘心。但所恨者。人借漣以結內外之獄。因借忠賢以快恩仇之報。如劉一璫、周嘉謨等之削籍。如左光斗、魏大中之琅璫。徒傷明主手滑之威。蠹亂祖宗之制。漣一身一家。其何足道。而國家大體大勢。所傷實多。且恐枯威所劫。臣僚媚竈如趨。而積勢所成。權奸騎虎不下。九閽既已宮深。舉國盡爲舌結。氣運攸關。有不忍言者。惟是仰干神聖。大顯威靈。默牖帝心。少戢兇燄。無枉陷無辜於羅織。猶少迴片照於叢鏡。雖八千女鬼。亂朝綱之讖。若氣數有司。而一轉冰霜之仁。則惟神造化。千秋廟食。知不安疑國之心。一寸蟻衷。宸惓鑒愛若之血。至於漣之受逮。原已甘心不辯。但畢在追贓。無論名節。資斧已爲衆淩。罄達不滿千餘。何以破不疑之長者。將無累叔敎之子孫。與言及此。不免痛心。不敢不實訴於神也。說者又謂此行已觸兒孫。當更發揮一番。漣恐嬰臣一疏。想不能上聞。而天網四張。亦難以理論。徒取明旨之褻。更傷英斷之明。似不如聽之公道爲妥。無已則有漣三閭大夫初念極言。衆擬當歸閣臣。用舍當聽銓部。刑部當付法司。中官必不可干預外政。庶幾古人尸諫之意。少勸時人忠義之心。又未知有當於人臣之義。有濟於天下之事否也。倶望尊神。明賜一夢。以決行止。瑣瑣冒瀆。敢言附於忠義之下同。而亟亟呼搶。瞀憒切於疾痛之上。顧惟神宥其褻冒。有以啓之。漣不勝激心惶仄待命之至。

記

鄭貴妃移宮及召對併李選侍移宮兩朝始末記

先帝泰昌八月初一日登極。是時漣在兵科。附鵷鷺之末。與侍班諸臣。近瞻天顏。神粹無病容也。初四日。聞不豫。初八日。聞病甚。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則神采大可駭矣。長安傳聞某日鄭進姬侍八人。帝疾甚。駭聞。鄭固時侍帝側。命內醫崔文昇進藥。藥固下利劑也。帝一晝夜近三四十起。遂支離牀褥間。鄭同李選侍日以看視爲名。遂有封太后官。諭內閣方從。署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是時漣與署禮科印務。擬一疏論列。皆友人徐儀少獲拔謂。帝既不豫。李鄭交閧。左右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堂科一二語隱括及。非天心轉圜。國禍立不測。君無徒取死。且前旨未見邸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至十四日。有王二皇親謁袁者。泣訴宮禁危狀。謂帝勢已必不起。鄭共李日於帝左右。一圖太后。一圖后。其說今上天啓附已看承。勸以先帝遺封太后。此時兩婦蓋環并兩朝於股掌之間矣。諸宮侍俱不得近。并傳今上時亦向人泣謂皇爺爺素困疑甚。今諸奴挺弄如此。如何了。此時漣聞。心膽俱裂。嗟夫。女戎在側。禍豈在

明。內廷之膠結已深。淮南之謀不疑。梁獄之費何益。無謂禍可言也。十五日。擬神宗謚。御史左光斗并相會議。因倡言於朝。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鄭養性請貴妃移宮。理論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十六日。共集松棚下。是時九卿科道勸戒諸臣。詞各嚴正。而冢宰周嘉謨則曰。汝姑娘當無他意。不過只欲汝守富貴。我等文武在此。汝若聽我等言。當爲君包管。若不聽我等言。胡亂想如要封太后事。誰肯等你做。無論汝前番許多說話。今尚未乾淨。還要不避嫌疑。莫說富貴不可保。身家還不可知。鄭鬆人也。當移慈寧宮。而封后之旨。猶有人乎帝之側也。十七日。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則聞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璟等。時尚欲邀社稷之靈。先帝有起色。十九日。從諸大臣再問安後。則聞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矣。漣乃仰天而歎曰。以千古一見聖君。臣子偏有血心。忍坐視其中陰奸以殺。不更圖保護。且伏有後毒。而噤不發一語。謂此天日何。即日草疏。二十日奏上。自分疏不得達御前。虛存臣子一段公論以死心耳。二十一日。枚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璟、韓爌等。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宮人。有旨宣兵科并召閣部科道。俱宣上且杖漣。從諸大臣之後入。新參劉一璟、韓爌各謝恩。上各諭以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後勞著些。又未得靜一靜。今大病。服藥不效。天語溫藹。真如家人父子。閣臣方從哲曰。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先帝曰。朕便令他別處去。不得。科臣說他該常在朕前。語聞。目視漣等。手指今上曰。他的事都停當了。伏侍人都有了。閣臣劉一璟、孫宗伯言及封李侍儀注。帝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今上曰。也疼他。不是朕也

不封。又請帝慎醫藥。帝曰。有十餘日不進了。冢宰周嘉謨曰。醫藥猶第二義。皇上清心寡慾。自然不藥而愈。上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麼事。因目今上曰。哥兒你說一說。上曰。宮中無別事。先生每傳一傳。莫聽外邊閒說。此大聖人嚴指視之深心矣。二十六日再召見。先帝背吐猶洪。至二十九日召見。則謂朕難了。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與朕輔皇長子要緊。輔他爲堯、舜之君。卿等都用心。先帝又曰。朕壽宮要緊。閣部大臣共對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安。哽咽不能語。適內帷幔中一小豎從上耳語。上搖首不應。忽一穿紅婦人張手從先帝前挾上入。嚌嚌者久之。上澀帷幔閒。若推之出。上失色。忿向先帝曰。皇爹爹。要封皇后。漣等爲上語急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皇上要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即著儀注來。先帝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語諸臣曰。輔他要緊。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君臣父子。開情殊戀戀。河南道長顧造曰。上已疾甚矣。戀戀於諸臣。若不肯殺於婦人手者。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天子。但選侍形狀。則幾於無忌憚。可駭。共相嗚咽歎詫。薄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掉。鋹賂各有差。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及奔至宮門。則聞已賓天矣。攀號莫及。或猶有東宮。猶未獲承矣。是時周太宰、張總憲、李司農等俱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今上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子焉一身。欲共託之李選侍者。漣曰。此萬萬不可。皇帝無託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無聞。如昨日當先帝對羣臣時。強今上入。復推之出。勒要封皇后。是何光景。無論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蠱惑毒手。且李、鄭交結樞既非一朝。彼豈能做好事者。若今上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今上之日。以職之見。此

呼急宜請見今上。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即擁之出乾清宮。請住慈慶宮。於事始安。語閒。三相公到。漣向前曰。先帝賓天矣。今上無嫡母可託。撫子歸在三相公身上。此時事急矣。宜急入請見今上。即呼萬歲。此我朝先逢有行之者。事不可緩。恐到飯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老趨乾清宮。閣者持梃阻。不容。漣從亂人往來中。促相公入。閣者強相阻。職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晏駕。皇長子小。你們擋住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閣者卻。乃入哭臨。請見今上。上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上連曰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并一面封選侍。久之。上曰。從容。方相公言。社稷爲重。初六日登極。再不可緩。又請。上乃曰。擇吉注儀來看。因請上幸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諸臣嵩呼。禮畢。導至慈慶宮。頃奏事中宮某擁上行。亥付輔臣劉一璟掙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掙右手。諸大臣簇擁以行。甫到中宮。諸璫從寢閣內出者。共喝你每拉小爺那里走。急歸回宮。爺小害怕。因欲奪上入。漣因喝之曰。胡說。殿下是我等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都是臣子。殿下怕甚麼。共擁上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嵩安訖。因請登輿。擁到文華殿上。仍西向坐。諸臣即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上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璟奏曰。乾清宮尚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部周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出入不宜輕易。即往乾清宮行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到。不則請無發駕。上首肯。中間有欲奏某中宮好某中宮好者。漣曰。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先帝及皇祖恩遇。當亦心報國。一切外邊事在諸大臣。一應調護聖躬。防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

有所歸。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臣曰。上思父則封。思母則不封。思先帝二十三日儿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臣每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從容講。因議及登極日期。有欲移入初三者。又欲即移本日午時者。蓋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臣前進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離事。況無嫡庶之嫌。並長之防。父死之謂何。今殮未完。裘冕未上。衰冕受朝。書之史冊未安。並亦合殮與成服畢。羣臣上表箋。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疑。今日登極。於事穩。於心上得安。臣曰。今日之事。只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登極與不登極。處得安。即擁褓何妨。不安。儘有做了皇帝有事者。議乃定。先是宮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宮門開。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洶洶。危疑在呼吸。豈容遲遲作太平時事。即今夜護與皇長子同臥起者。或言社稷重。要禮與儀文爲輕。稱引俱是遠見。因呼中官某某令奏。某曰。今上少說話。一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已奏過了。不宜更改挪移。臣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殿下今日即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上弗應。徐徐曰。今日也晏了。大小殮未完。還照舊擇吉行。諭傳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即傳候駕於慈慶宮前行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至外。上已出乾清宮。嵩呼者不及百人。漣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朝服諸臣。各疑形怒色。而僕少徐養益、臺臣左光斗直唾漣之面曰。胡以主張今日不登極。儻有不安。汝死肉足食乎。漣如芒在背。無穴可入。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厲錦衣駱思恭。謂必精揀得當人稽防內外出入。而又不得多爲聲色。以亂人耳目。駱既領略意中事。乃與左侍御從周太宰朝房。語以選侍無恩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周乃草請移宮公疏。左有單疏。初

四日。既得旨。而選侍聽李進忠謀。必欲挾上母子同宮。且欲垂簾稱制。及挾處左光斗等。語甚沸。是日。漣等候稍尙未出。有一中使從麟趾門來。漣迎之曰。選侍移宮否。其人答曰。莫講移宮了。母子一宮好。如何要兩處住。李娘娘惱得很。今日請小爺講明白同住。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如何說。漣語之曰。此說不通。我幾乎錯了。殿下在東宮是皇太子。今是皇帝。選侍非太后。如何召得皇帝。卽封太后太妃。是要皇長子封誥云。要飯吃。莫鬧惱火頭。今日事。君宰奏知選侍。好好歡喜順旨移宮。後日等我輩與他奏請封號。若多抗拒。惱了未便。且上十六歲。長矣。他日卽不奈李選侍何。君此身安頓何處。怒目視之。其人遁。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瀲入東宮門。驗傳曰。今日選侍要宣皇長子講話。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尙安然如此。漣曰。無之。出自是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言當上公本相爭。未果。初五日。傳聞欲至初九十二始移。漣急促方相公曰。上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之禮。相公當上揭急促移宮。方相公云。到初九十二也能。漣曰。但害上無住處。如到乾淸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仍在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就在東宮住住無害。漣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明日爲天子矣。以選侍不移宮。而退居太子之宮。世間那有天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淸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卽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慶宮。選侍何人。而抗旨占住乾淸宮不移。豈以皇長子在宮中是他撫育過的。前日是皇太子。今日是社稷臣民之主矣。卽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死亦當從子。伊何人者。而敢爲欺藐如此。世界反了。時諸璫中有言。屬先帝舊寵。從容也罷。漣曰。諸大臣是受先帝顧命者。先帝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嬖媵之理。便請選侍到九廟前去講。汝是食先帝飯的。是食李鄭二家飯的。須擡我去殺了便罷。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汝等無挾先帝一時之寵。以抗先帝六尺之孤。聞李進忠欲承應廬銀兩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淸之寶乃已耶。爭論繼徹帝座。上遣中官傳漣等出。卽令移宮。李果卽移宮。李進忠、劉遜、劉朝等并以盜藏被緝。闔部請社稷有靈。選侍旣移宮。明日。上乃正乾淸宮矣。漣因從諸大臣後曰。選侍不移宮。非所以尊今上。旣移宮。又當有以安選侍。須令諸大璫好生照應。其有贓證。罪璫已討矣。無因此使中官取快私仇。又所以安反側子。是在諸臣調停。是夜。大霖雨。明日五更大晴。露占氣者見紫氣非雲非霧。擁日而出。上升殿。天淸氣朗。萬里一碧。先是陝西撫臣奏黃河淸五日。中外臣民。共相引慶曰。太平有道天子。

廬山新修儒學記

廬山當楚之北偏。故有學。學亦因陋就簡耳。嘉靖時。安福王侯修葺之。嗣是吏茲土者。夫且傳舍其官。學之廢興。復不關殿最之數。廬山幷費詘。無以爲壆贏。浸循門垣鞠爲茂草。卽陟降對越之地。雨入苦侵。至一切蹴踏無禁。諸士之藏修游息其間者。始木訝不吝嗟歎惜。久亦習爲故常。無復問。消索闒胁之氣中於人文字。卽賢奮比年不相接也。廣饒夏侯至。釋菜周迴。愀然久之曰。人且病之。奚以妥在天者。夫黨有庠。序有術。鄉老塾師。率里井餘子。揖讓周旋。亦莫不几筵紘管。秩秩彬彬。豈百里之地。天子且命之而鞠其圮壞若是。博士劉君、陳君與諸士某謀。所以鳩義勸公用。副侯寬惠人文之意。侯聞而慨然曰。譬之家脅於此。有弟子指爲之樞工精舍。拂几賓儒。端拜修櫃。而習之頌讀。猶且恐不及焉。顧索其翔義將窮。荒

荒茨茀拔衡。以日爲暇豫地。其謂此志家者何。乃賦其先人田廬之入。附以假貸。設處若干金。心計禮規。鼎今所告。悅使習於工作與急公者。若義民楊某。周之棻埠楝宇門室。庖廩庭福。牆垩黝黝之色。几筵俎豆之列。無不納好精整。規模氣象一煥。前所龊於光明。匪直精皆矣。博士劉君、陳君率諸子弟登侯之堂。再酹而前曰。聞之禮。君子不家於官。已耳。以家爲官。士民安受成事。自君侯始。吾黨皆未之前聞。侯曰。否。否。今人之認家者誤耳。求田問舍。廣大誇其閭左。背楯私其子孫。而爲家也乎哉。家者吾身之所託。而麗吾身者之所庇也。余未奉簡書。廬山士於余東西南北之人耳。既受百里之地。而君之。有父之尊。母之親。主伯之責。廬山正吾家矣。四履之地。單赤之饑寒疾痛。皆余所當謝。語曰。苟有利於百姓。吾無愛於髮膚。況其身外之有。且吾子弟之秀。鼓篋遜業之地焉。明珠之光不在櫝。而美櫝以爲珠重。百工之態不在肆。而善肆以爲工資。故重學者士。資士者學。學有司存。士敝則草木不榮。氣衰則物生不遂。廬山資士之地。七畝氣衰甚矣。余實見在家與家之子弟取之。余以自完余家。第不敢聽家自我索耳。非夫東西南北之人。人在見恩。已在受德。而曰余以家。余宜乎。其敢聞命。博士及諸弟子目盟然。退以侯之言語余。不佞因屬余記其事。余惟今日之事。使刺俗吏。但期會簿書。頌君子學道新民以諛侯已事。侯當不屑受。若記歲月。存故實。以貽來者。亦安藉余筆研之役爲。侯固曰。余爲學。以重士也。侯不愛心力。大有造於諸士。諸士志之。不可祇德侯已。已無以爲侯重。亦奚所得當於侯。余請亦以家喩。夫父兄之庀精廬。端拜資師。猶恐弗及者。何故。無亦欲其子弟鴻漸之羽爲儀。暨振之序賓王乎。若猶是荒其職業。枯槁甃繩。不濟濟章光王庭。一發皇俎豆鐘簴之色。而沾沾頌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此以稱父母矣。無寧推是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然後棫樸之作人爲盛。夫士不能無愧科名。發憤爲名公卿。卽大門潤屋。於作人者何有。今士大夫之竊。亦只勸身家未明耳。昔人天下爲任。溫飽非心。樓臺無地。何以家爲。品以重鏑鼎。勤以貽旒常。是乃善爲身家計久大者。而實自不重其家始。侯固以言詔之。身示之矣。式穀似之。其則不遠。處爲闒茸。出爲圭璋。諸士之重於天下者大。天下以廬山爲士鄉君子軍。而源本於肆作興事。髦斯士者。侯或當竟厥而笑。不文言而行遠。不貞珉而垂久。吾夫子在天之靈。侯其亦有榮施。是在諸士志之。若余不諛之言。附之他山之石可也。侯名某。字予蔚。諸著教善政。有輿人之頌在。不具書。是役工作之數。圭亞之名。幷其在碑陰。

揭

表明移宮始末揭

職兩年病廢里居。鬚鬢俱已半白。日惟性命之疑。但心圖苟全之術耳。不意起用啓事。忽及無用陳人。多事之際。旨不出。疑於規避。言出而禍綠何從補綴。啣碍眠妨賢路。一疏乞休。病也。亦自益官啣也。職旣廢閒。無與朝事。有人自長安中來。但一問聖躬安否。閒從縣報。見有議及移宮事者。是非亦山中人不必與聞。惟是當日公卿疏請後。於慈慶宮前妄有一爭。則職也。倉卒之際。大廷廣衆之前。識腐氣谿。事欠周詳。臍傷忿戾。省惑誠有之。若夫臣民共主久定。祖宗家法自嚴。移宮不是奪門。遲速閒不以寸。公言專言慣

言只算得言官一上疏一開口算當事從何處著功畢竟移宮中間當有安遷侍一道於事始妥職卽日已言大臣當密有調停及聞居食無恙之後再請酌加恩數旋且素有僉旨同然心各相成但未嘗另揭一標指以自明明人耳事後種種府疑疑非以事則職人微望薄之故耳職殊愧死當時認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之介安危之幾不當爭一己心迹甘一退以省議論則職乞休之本懷也不意去後猶餘疑端當多事之日又分做正經事時之精神多一番推駁則職之罪滋大職猶言官也不欲裝聾作啞佯若不知冒好官自我之誚職原以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撫辯以傷不失和氣之雅惟是東西交搆明主憂危藎臣一念愚衷願當事諸正人君子一德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烈山林一陳人耳無與輕重或以爭移宮事生不能保其身死不能保其名都能一笑甘之以聽公論不復嘵嘵再言也

被逮時揭

爲心不欲辯聊一白不辯之心以俟天下後世事璉今逮矣逮以楊鎬、熊廷弼失陷封疆公行賄賂營求倖脫而璉與左光斗等爲賄營之人也此事而果有也卽顏甲千重不能遮人之共唾縱喙長三尺安能欺念之獨知如其無之不見莫須有覺埋殺諫心人也此不必辯者也至璉之有此一逮也久已自知之而適之遂成此一逮也緣來之故天下亦能共知之誰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又無俟辯者也人之計算此一逮也封疆題目嚴得人頭臟得人口可以汚其名陷其身耳血性男子癡愚不識避忌旣以不愛官不愛生矣前日無所不拚今日當無所不聽辯復何爲此皆心之不欲辯者也而何以不欲辯非不敢辯不能辯私心竊有自盟我輩入告君父出對天下辯駁執爭只當在國家大是非大安危不當在一己勝負一身利害今日之事大獄頻興有無關係有無枉抑會有任其責者從璉自看畢竟只是身名兩字耳盜金不辯昔人或爲之況在君父之前璉所自恨三朝祭叅一念獨盟寸無補於今日堯舜大有負於先帝恩知徒作明時贅疣死且不瞑若夫雷霆雨露無非天恩有何不可安受我思古人罪則歸己此則不辯之心也但願二祖十宗實鑒此心天下後世共見此心璉之願畢矣謹揭

楊大洪先生文集卷之下

序

贈別鄒郭公甘雨序

當公謁選令得叅佐吾邵子時長安友人書來稱初見公恂恂敬飭君子也再見之氣恬而韻遠神安而力定與語吏弊民隱非非秩秩也意復欲然常有以自下旣得公家世於其里人好行其德而一念不欺一事不苟內外少壯一日也吾子識之此邵子之福矣已公褰帷入境璉不佞得以部民拜公古風瞻衡接詞私詔友人知言屬有應得公攝令事甫下車朝三老子弟問民間疾苦一切興民休息小大之訟必盡其情一筆之下愼重再三更不忍輕杖一人羈一人伍伯鈕偶立無所事事曹掾抱案牘盡諾而已會五月亢甚一望赤鹼垢也村市洶洶然米價踊騰公疏神步禱神色爲攤雨廳甘降旣露旣足百物回穌市販村舂曰公生我諸先某某等聚族而謀於予不佞方今東西交訌燕趙之區餓殍心傷痛闔左無生之聚吾子亦旣耳而目之矣若復五月無禾八月無稿吾應其蒙之枯魚肆耳而我輩二三指大書倍之則今日之雨也爲德於吾儕詩書之族爲更大且守令如公亦詩書不數數見矣而況其代庖不淺我以生是耳乃其精心以生我吾子能撫一言楊子曰諾君亦知雨之所以應在穌者乎曰且無論其他如公閒親吾儕矣今若承尉堂下肅拜受事得一温色爲快民某氏某氏卑細矣公以雨之故望門攝與再肅而懇

湯禱此一念通帝閽矣曰不有其尊能以身禱矣未也萊蕪之飯盧醫一杵公之子至庖人蒸乾腊以私公色而得之痛自斥責吾不能誠信於子也傷於人之共見弗見而欺鬼神其乎我是不亦不顯亦承乎曰不私其子能以家禱矣未也天人之際幽明之間感通之數固在衆人不及詳妻子所不知而已亦不發其勃然發者諸君不聞公方祈雨時糧胥以嚴徵請乎公曰此時旱民心正慌而忍催科吏曰及今併之納緩至旱而民不應徵矣其若參罰何公曰民無生矣寧吾參罰此一言也與祈雨無涉而天地之心也神之聽之矣昔之禱雨而應者可覆按也有愛民之心窮而迫於若無以自已者桑林之爲禱環柴聚艾之自焚是也有生物之心與而發於若不能自禦者人之不忍殺己之等自代當牲誠禱是也驅迫之極鬱肖蒸而爲雲眞惻之至澤自解而爲雨宇宙在手造化生心此物此志也管子曰五政得時時雨乃來黃子曰怨夫愁婦之氣通則上薄而爲甘澍自公之來耜安於耕機安於織詩書安於誦讀估客安於慮行旅安於市向時拘攣之勢若解而舒鬱霧之氛若滌而淨枯凋之色若膏而潤咻噢之聲若蘇而暢深山窮谷元和之氣既以蘊籍絪縕而一點盎然生意又有以薄而通之興雨祁祁應禱也非以禱應其演之合理數之自然也無事惟是公之鄉人所曰公不苟不欺內外少壯如一日乎此謝邱之禱久矣又在無以有貴無以有味之先者矣諸生听然而笑曰是寧言我公之雨安得無以公歸而長生我乎是又不然應龍之飛天也敷潤澤化有地無不仰沾前日之雨四野旁沾雨實私公公則非應可私且今憔悴之天下獨懼不得至誠如公作蒼生霖雨耳我儕小人且不忍以治中別禱獨私我公於邵子而況應然則吾儕但當如太康中人之歌東先生也曰請天三日甘雨霖何以酬之願長生公譽名鵲起公卿聞得以舉其霖雨之用社稷實嘉賴之吾應亦何嘗不日坐公滋培中諸士曰私矣我公之雨吾應也公矣吾子之言我公雨也請得備書之以質天下之仰公霖雨者

邢太守臺薦序

邢公守邵子之三月民狎於野士服於教商賈安於市堂無贓穢之吏甿鮮兼弱之豪六屬長吏若丞若尉各競修其職業以庶一當公師帥奉職循理矯特起江淮間會巡方使者報命推舉良二千石備上任使僚佐公露章蓋論薦公倚猶未及額亦異數也郡邵之父老子弟奔走歡呼曰巡方使者寔能知我公諸屬下吏更慶公獲上得民我曹於地方事益有所仰藉以宣通上下拜賜當無替謀所以宣中心之愛而屬余不佞致詞願予不佞亦何能有當於公則嘗有慨於中願以致之良二千石者請以質諸公今日行事我輩學道愛人寔得一第無與榮名厚實也藉抒吾所蘊以及於行事耳而兩漢名賢聲藉甚至今田夫豎子亦知津津其姓名乃不在丞相通侯而在太守長吏則官不必論內外數願要以得澤下民而聲施無數實惟親民者使而吏無如守守於地方事力所得爲朝下州邑夕乘行於令丞尉矣力所不得夕請於諸臬御史臺朝而報可守顧不於愛人者有實用與而今之爲守者庶矣請華之說起然簿書勞人者曰一麾出守或者又稱引漢璽書賜金滿入爲通侯其有徑心焉夫厭簿書日惟脫出爲快必有荒落於職守之內於民若風之與耳躁急於通侯公卿一切鋪張聲譽以饕交延望精神之在民間者亦

什一千百耳反之箴仕委質之遑祗以爲爐鞴也於膏澤下民本領絕無相背未嘗不循資序避公卿華膴而地方之口碑字我亦終不肯虛相假借公以進士高第再仕爲令假善事上官如所爲巧延聲譽者豈不能撥垣御史臺而不畏強禦不徇逢迎爲吾民之爲求即今公之同籍各已槐棘森列亦豈不能因緣一屏藩風憲或各郡佳麗地而且叢樹邵子爲則公之識度固已較趨名走徑擇官擇地者遠矣往余一望見公顏色氣沈而勁言簡而要風規凝遠無少年崖儈意而問民疾苦風俗良偷目蒿焉有如不及既視事省煩文赦小過仁孤弱重農惠商儉用足財去其淫怠與奇袤之民往是郡有捕逮遺胥下縣胥吏亦不勝騷擾公一切報罷即緊切亦但移檄屬長吏以中期程殿最而已邵俗健訟爭府門而入門爲之噎公聽受絕少催務以戢止譁解息爭甚之有批下縣者聽人願息即立銷以報以故民化之庭常虛無人吏不得爲奸利伍伯監門稿立備傳呼舉多請去諸長吏上府請事如昔人飲以醇酒利害不百無輒更前人其見在檄下有不便於里井者一請即立止近且慮貧農無春播糴以種屬有司春省補不足矣大率公爲政不別標題目以矯名不旁有占望以詭遇輕重疾徐惟民之因民亦自歸於公之調劑而無所闕孔子居魯三月而魯治心誠求之百物之仰膏雨倒下尺生上尺也故今日之遇不遇不足爲公有無而一御史舉走國之人叫呼踴躍曰巡方者幸知我公後提之童見父母之眉目豁開擁抱驩喜多無所期自有所觸也今天下之民陷於上極矣徵併日促其有亂心爲之噢咻而向我用一綬二以急公家而無後言媚於庶人以燕天子社稷之功於是爲大無事惟是民安可與定亂民親可與作忠親上死長之心生於深耕易耨有勇知方之衆何王之愾不敵焉廟堂之上扼腕民窮而不能於一人一物引手而不能於吁食宵衣倦有以分其憂即都顯號要膴人瞠目而鶴軒鶏味將無於公乎顏甲黃次公之言曰治道去其太甚一切與民休息選擇良吏宣布詔令務在安全而責成之卒以中嚴外寬得吏民心佐西漢治平舉以質公亦何相背漢寫次公治行賜車蓋特高一丈黃金百斤爵關內侯未幾入丞相府新天子銳意治平闢心民事上年詔冢宰郡國守相高第者以名聞臨問褒勞不次擢拜以余觀於今日何以易夫公固無意於膴膴有以爲之以爲要也夫天下事反不至於有以爲之要也甚矣曾子曰視其庭有搏鼠爲能與我歌矣夫公無意於膴膴而膴膴至猶其無意於聲譽而聲譽臨也則請爲公歌振鷺之二章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縣官行且以徵黃次公者爲邵子以報公則又爲公再歌鹿鳴之二章曰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天下諸守吏行且以縣官之徵公者勉法公之成事則并申歌采菽之四章曰百爾君子靖共爾位二三大夫既勉舉公行事與民休息無爲異日者必能以循吏起家御史臺巡方察吏如公之惟民是求者必亟急布之踏章以顯寫我輩學道愛人之人則天下拜公之賜寧獨吾邵與諸大夫有仰藉以獲上治民已乎哉諸大夫忻然而笑曰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柔遠能邇由梓椒以及縣寓由內寧以成外攘則吾子之意也百辟卿士媚於天子請以告之我公我儕二三同事撫公而共有以成之

賀夏明府予蘭兩臺交薦并舉卓異序 代李本寧太史作

往壬戌之六月。協院楊文儒走字屬余不佞題其邑父母夏公商霖册。書稱公處子其身。亦子其民。門以內日如衰。門以外日如府。今五月無雨。公發田無秋。徒步赤日中。籲神不舉。上下山阪間。凡七日。日凡十許里。涙沾衣。汗下上。雨得先各州邑如澍。應山民甚貧。近復棘於驛賦。儀吏無年。當流殍半矣。先生紀述。良有司不曾衆孰如公賢者。幸爲應山鼎新一言。夫亦史筆中不可當吾世而失此。余時赴南太常之任。舟已發矣。歌驪載途。草草復使者。命不文之言。期以異日。今年從邸報中見公再爲舉於朝。并舉吾鄉卓異第三人。余以予告南歸。文儒復書來尋前約。余讀文儒之爲諸士敘公者悉矣。即余不敢以禿筆寫字辭。亦何能更贅於文儒。無已。則有已在文儒筆端口間。而微闡發未盡者。余贊一詞可乎。余從子誓道雅好人倫鑑。久游文儒函丈。一再過應山。悉公治行。歸爲余述。從文儒問答語。謂廉吏之在今日。詳麟威鳳矣。夏公不但金矢之噴不入於庭。且月報日給。與往來廚傳之費。半取辦於家。今日雖難處。無如我鄢青子衿。有司畏其多口。下者望而許。而武斷之害乃道之民。亢者迎而距。文弱之儒每至屈鬱無所訴。公曰。吾子弟也。親道師道之謂何。而疎之。而賑之。授以稱停。民與士士之賢與不肖。各得其分。吏觀公行事。意不授人以迎。地不守成於嘗。昨日之是。不以准今日之非。今日之法。不少貸者明日事。一更端而復氣應之矣。此其紛有內美。考夏應度。即五鳳神爵間。誰當雁行。文儒則謂飲水栽米。人以之稱公。而公未肯自道一貧字。非各當民士心。而公猶歉然其若有所未足也。夫有司之廉。女子之無兩家者而已。風之下也。謂美盡是矣。若無人無事。無不可以此一字赦。鄙者且故非衣惡食。以揭之眉目間。而況口不言貧。公孫僑不毀鄉校。惠子賤不廢兄事友事。若而人。今不曰無以獻諸子衿。小有盱睢。大冒頭巾。不可近。且借爲口實以自蓋焉。況有以服之。而猶歉然若不足。則公之識度。越軼人遠矣。余不佞黜踦無所知識。竊嘗上下今昔士大夫功名事業之會。或不滑於成。而成或亦不貞於吉。國家非不得收賢人君子之用。豈其行事非忠計嘉猷乎哉。亦只坐居心不素。守己之勝。而不能虛爲下。極人之情。而不能平爲求。亢之爲憤。激之爲爭。躁之因。用壯之悔。非天道。暫人事矣。故謙之亨吉。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坤之章貞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無敢成也。公下濟而善其虛。黃中之美矣。係美而不居其成。君子之終矣。公他日紀綱之地。備耳目之司。庶以受衆趨之德。平以稱衆紛之停。又以歉然若不足者。恬以和黔民忌憤之習。何人不服。何事不濟。何世路不歸於平。文儒之言曰。侯知盡其在我者。當如是。且成敗利鈍不計焉。何復問名。得公之品之高。則余於此念之悟。意之表。得公之器之蘊藉。譬之萬斛之舟焉。金石之堅緻。山嶽之凝重。狂飆巨洋。無不可以託而寄命。其承載之厚也。而誠之鈞石揭。行水不加躍。從之鈞石揭。食水不加虧。沖然穆然。無易勝易傾之象。則其含茹之容也。合之以成其大受。要亦宇俊爽而道脊有以自下。文儒所已言者耳。乃文儒與二三大夫暨公之鄉鄰起長安公卿間。第爲此一應山父母乳謝。欣欣相告曰與哉。然則余亦何以申斷公。其在周人頌三恪之末章矣。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豈惟二三大夫與文儒與有榮施。而余與天下士大夫亦且將共拜公之賜於無窮。若應山不勝僂指之大政。余即不敏。能敬識之。有以副之名山大川矣。

賀雪蒼文父母考績序

歲壬子。予從計吏長安。獲追隨侯言笑浹月也。侯氣和而神俊。韻沈而語溫。秩秩中治經。與譚天下事。犂然如注。顧先有意乎親民。神情意氣。直欲闖兩漢循良而上之。謁選得應山令。是時邵子衿紳及接侯衡宇者曰。此良父母。無不爲應山乎加額。入應。首條八行。以醒愚頑。急勸民無訟。刁者大爲創。而不得已訟者。又各中其情。勝負無怨。既三月。小大施措。各安侯如戴青陽之旭。而或者猶有猾黠豪間穴牟陞中。舞文爲蠹。利於民。關侯廉得之。寘於法。於是門內外凜乎霜肅。更有民命百寃。偏榜鄉市諸中逵。與一切人更始。仁言義政。又若媚祥風之和。無不人人喜見施行。曰。侯真生我。其大者蠲賦長之羸羨。禁權胥之虐科。營繕徵材於官府。薪蔬均值於市肆。又時時延見生儒。督之以禮。時講月課。明道正誼以先之。干羽之創飭。簿籤之事新。與凡諸在眉宇耳目間者。百畫必劃。百壞俱新。故入侯之境者。祠宇秩如也。表宮繡如也。律律乎侯之精神周而健矣。至讀侯所剡政迹諸書。無不以侯爲古人。思一望見顏色。侯治聲既譪起長安公卿間。竄闢敝邑。且將與中牟鄉分榮色。則寵侯拔符來應山時。去諸生未數月耳。亦何治行如家習而吏弊民情。如分章櫛句也。予假歸再晤侯。侯不鄙棄予不佞。偕道其苦心事。蓋每事必三思。思即寢食爲忌。而且據之所觸。迹之所接。履之所至。舉此百思內織。悉小大無不日幾圖迴胸臆間。夫鹹無不入。故綜無不徹。此應山之舉。諸掌耳。然寧獨股掌間治應山哉。夫侯不津津乎談天下事乎。治天下事則存乎識矣。而非力弗任也。非膽弗赴也。先是應山作城之役。協取諸里甲衙役。於乎治公城一而治私爲十。雖大迄無事。歲當事者豈不慄焉。侯毅然與吾民而計。春鋪力無復之也。侯爲請裁。公私皆無所與。而百堵成。邵子上官諸廨署。皆徵功乎諸屬邑。府吏挾上之意。冀茲爲金穴。而長吏惴惴焉恐或忤。而他有所中。百築脂膏以備供帳。猶慮不得當。豈其安忍於吾官之迴回也。侯條上當事官署。必官治之便。就者曰。民便矣。於吾官何有。從中詞喝者。侯弗聽。請先得行。州六邑所陰省而默節者。無慮數百萬緡。與千百家。此以徵侯之膽焉。力大者無往不舉也。膽毅者無往不赴也。今侯之政報成。令中諸邑長如侯聲聞百十矣。得晉諸御史臺。他日長安舉手加額者。又不獨邵子諸衿紳矣。侯嘗有言曰。先公先兄。每箴予以孝弟以悌。箴官以清以任。吾師某公每曰。若徒仕而無芳名。無貿政以歸者。吾謝不見。故治應山兢兢焉。無敢一日忘此語也。然則侯之兢兢焉。懼無以副家訓與謝師說者。其尚未有艾也哉。余故一援侯衡宇。而即爲應山手加額也。

贈封君天與吳公暨配鍾太君六十雙壽文

余友鄂渚姚長虞。性寡合。舉子業不可一世。顧殊善其社友吳玉文。玉文楚聞不利。以其兩餘人命所於應。長虞書及焉。余接玉文。溫潤而栗。廉而不劌。乎尹旁達。如其字行。與之語。嵬嵬如居。色孕難。莫可涯涘。而怭怭抑抑。復垂垂如嗞也。既讀書程闈。僅下鍵。口不問目前山水。及奏藝一試。沈雅俊逸。磊然鼎彝貴而繫霞流焉。余益異玉文。如斯人而無不擬高第者。而且當名人。已而悉其兩尊大與君鍾孺人云。大與少於書無不窺。名噪諸生間。顧風規沈邃。不爲季俗纖儇。侃然有以自命矣。已數奇。不售一第。厭去之。曰。

丈夫自有安身立命處即釜魚甑塵直與固自脩然也諸人以名家子佐之通書嫻禮布衣操作相敬如賓玉文童牙口授以小學孝經講大義學之涉者淺體之安者深吾乃知玉文之淵源遠也玉文一日款語余曰不肖璘亦貧舌耕遠游今年兩尊人俱六袠人亦有言富貴壽考僞哉璘之貧且賤也無能供老人膝下斑斕之歡惟先生一言以當麥觴璘兩尊人也兩尊人其且令名無窮余不文何以當兩尊人乃兩尊人之自文與玉文之文其兩尊人固已厚矣余惟玉文之所自啟然於兩尊人者目前貧賤耳夫士誠不必驕語貧賤其父母雖然亦處之者何如連騎結駟列鼎重茵或行能不比於里閈報稱不副於位署識者終不過而問焉天與頭詩讀書斂身守約胸中不著冰炭眼底不礙雲霞問業可以芥拾青紫闇心可以土視功名不讓不爭能進能止蕭然泊然與天爲游中立之文種不絕達緒之淸名爲遺天全之爲貴多慶留之爲富厚矣四休居士何必減一代偉人無事惟是列寇曠觀遠尙而忍飢辭粟不能得之其妻淵明夫婦雙超而不愛紙筆不能得之其子廣集母訓能文而無嘗可據不能得之其父曰今漢上疏榮梁耕孟案眉山拔藻父洵母程然則俯仰無愧父母俱存米負百里何妨鼎食無三腹錦于章不數庭彩有五故曰天與璘人之自文與玉文之文其兩尊人不爲不足而無假予不文也夫玉文而猶欲然今日貧哉則請爲玉文進之房孝中顧其子玄齡曰人皆謂祿富我獨謂宜貧所遺子孫皆在淸白耳崔母盧氏誡其子元暉曰聞之叔從兒子宦所來者曰貧乏不能自存是好消息若坐食俸祿不能忠淸何以戴天履地以矛觀於天與與諸人苦身潔行一經課子垂四十年穹然不改其操夫固知玉文必興吾宗而澹泊明志寧靜致遠堅以身教者意念深遠矣終不但以富貴容侈爲玉文玉文其亦何患不昂霄聳壑而必無以他日富貴之容改今日貧賤之素庶幾古名人若玄齡元暉登樞秉要之日仍以淸白淸忠拜復其兩尊人堂下登枝不忌其本吾終知玉文兩尊人不薄他日富貴猶帶貧賤之氣味也而況今日不覩兩尊人之所以字玉文乎夫玉文之精神上通於天火煅七日夜而色不變雕之琢之爲圭爲璋而質任自然無更綵藻是天下之所爲貴於玉者矣玉文忻然而釋曰此璘兩尊人意也先生壽文璘之隨而更以玄齡元暉之父母期隨期璘兩尊人也予小子其敢不拜請謹奉先生之教以語長屬諸社兄而其侑璘兩尊人一觴

司理鄭公十議序

韓魏公常言當事人才器須周是當四面八蠶入細乃稱經綸好手此經世名言也魏公未嘗輕以此許人即司馬溫公呂正獻猶曰才偏規模小然則天下獨不能得魏公所言之人耳豈遂治平哉乃當時魏公之爲公輔器從司庫務時議益固已遠矣以予所覩記今日亦實有鄭公自公理邵子庭有懸魚社無遊鼠案無留牘民無滯情小大之獄要於平亦旣卓絕時賢頌滿輿人矣乃其留心德化雅意古先如約崇儉立社學禁殺生刻感應篇民翕然從事風習不變一變比稱病而善爲之輸其俗情之所趨妙有以回之而特不使之知而謂非經綸之一用耶乃余不佞兩年里居所尤深覩於公者處大事若無事當忙事若閒事處譁事若下馬呼萬歲天寒臨折亭子往往斥揮豎而鼻不知王孝先之器稱圭以要略在

前而不厭煩碎耳意其處煩碎時自有一段精熟氣概當不獨以治辦稱則以覩鄭公今日何如邵嘉爾地不足當公游刃亦無自大公經綸之用要以天下一邵子耳公之識量規模固已弘遠矣已從众人得公條奏十議披讀終篇中間緊切時務而條理經絡入蠶入細井井秩秩即僕引證亦何該贍淹博也則所謂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徵細畜洩雨雲藏諸寶怪者以今日質雖猶未見其全略亦窺豹一斑乎今天下非無事之時也誠無取虛飾太平更無取假術鎮靜識時務者謂之俊傑則留心武備以綢繆桑土陰雨加意民窮以固苞維垣自是救時急著夫備無事媚於庶人以燕天子十議固儲其之余伏在田間無能奏議中緊切事以入告一人特請傳之梨棗備留心時事者採擇并加惠地方君子設誠見之施行不謂非儉歲稻賜時陰也若夫魏公大業公取次入諫司經理中外計安社稷他日見公經綸好手余不佞亦不敢後於孝先之知韓稱圭也

兵巡朱公城守管窺序

當重慶變初聞時公與余不佞談殺靖之略的可咄嗟而辦因見公急國之事心丹更心熱并心深余私心謂此一東川事起項羅殺士文成於今日當無易公今日之甚若置公於當日滿四寫旗人時單騎直薄賊巢小艇夜趨吉安知公已事矣已見公出城守一編屬各屬防無事備有事者皆鼎一爵胸中數萬甲兵亦約略可見余不佞則因公此一編也有慨於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蓋臣子不爭職掌之故矣祖宗朝一事一官即付以一官之職掌中間大小相維而輕重布之所以潤色太平綱經理解者內外大小何所不備何所不悉即如監司之有兵巡顧名思義有所以循之者矣止於何稽簿書塗塞故事或不其然而設假之久所以爲循者反成故事相仍之久一旦修行故事或反駭以爲多事當日所以立兵巡者之意不入笭於時即承於無所因而不敢身爲創非一人一日之故矣兵事安得不敝太平何以不日衰吾郡兵巡之得公倖耳兵巡突有公此書公亦足稱今日多事之人使開國以來內外大小諸官各修其職掌如公無託之安無事避多事人庇事事如其官天下何所得吾瑕即瑕終無以亂吾治安在一方有事如竊人竊子無一不叫覺呼號叫覺呼號并促遽無以應即應并草率章皇而終無濟於用故曰今日之所以三空四盡也非氣運之自旺而之衰也然則公之此編公多事乎哉常觀由來名公鉅卿於一切事務盡其在我兢兢焉若不敢自逸當時後世尊而述之曰大臣曰忠臣曰社稷臣夫謂其有濟於時

官用也余則以爲諸君子實是先事之籌濟自濟其功名早自爲顏面地耳今海內亦眷眷多故時矣緩急之數我瞿要於有濟夫兔置于城有公城守之書在無以爲故事而更妙於講求我既有所恃以無恐奸亦無所狎以啓戎萬一有事無論足自濟其功名而方寸有主不至士無人色亦衣冠丈夫儼然天子之臣百姓之主所以無自失其顏面矣寧庶人之髮士文成不需請於九重之達取決於議論之煩得以便宜成功名非有謬巧職掌請求先耳即正德間劉六劉七之擾到處僇辱而平原太守樂陵令歸然丈夫皆此物此志也公也而自多事乎哉公也而於人多事乎哉

修海虞學志序

海虞故文學里也。余不佞則楚鄙樸樕中人。謬遷得承乏茲土。時詫余弁髦而觀俎豆之場。無錢。其不相背。既受事。入其釋宮。周視殿廡堂階。詢其創置顛末。若多所圮缺云。大者如天子肄俊士於膠庠。即以先師禮祀孔子。令歲時釋菜釋奠。以不忘所自。乃亦多具文以承者。余愀然有愛羊之思。而未有以當也。會雲杜本石李先生以振鐸至。本石博雅君子也。既精於典故。尤率履不越。以視先諸士。乃相與共兩朱先生討訓故實而輕重舉之。諸凡釋奠之禮如數。升奏之節如制。爵罍陶匏如名。月課士如事。覆正養士之田如籍。應工蠡有次第。夫亦既觀俎豆之場。無辭於不知禮。卿同三先生與諸俊士修行故事已耳。諸弟子員繼生肇祖、啟生相等。若以是可備庠學文獻之末足。相與私誌之。更蒐舊蹤官蹟。及藝文之散失。與獲在斷碑荒碣者。綱絜而紀分之。比事拾遺。得若干卷。誌成。爰請刻其簡以觀來者。楊子曰。志、史之流也。聖人之於文。所寘惟史。其說禮也。輒嗟文獻之弗足。而志杞、宋之莫徵。事非文弗垂也。虞舉名文物之甚盛矣。夫志惡可已也。要以徵往昭來。余竊有感於虞之初焉。虞當商、周間。不猶然荒服榛莽之區乎。仲雍入而虞之名尊。子游出而寓內聳虞者。儼然與鄒、魯埒。夫仲雍擬去俟封。文身斷髮。祈與俗俱泯耳。如今時之所駭逐之以爲榮。鶩之以爲高者。仲雍無有也。子游北學於中國。是時冠劍聲稱之偷。與飾名競采者。何可勝原。而率不能與沾沾焉人易使之武城宰爭晦流。則虞之開今日譽名文物之盛。與今日養學名文物之爍於益光者。所重可知也。明天子右文。以科目進士。而陶成之於泮宮。士之於進取。如車之軏弁之握縱。是雖以託於行。豈其必文斷鬱放。要以大人經世。有如不得已而應之。則養之力沈發之力全。世與已共不失焉。如第以學者會人爵榮名。若別無安身立命之處。童而習之。日夜蠶蜂以說祝飲食盡葛焉。失之弗快也。將無仲雍之恥與。人且以窺其出之所竟。而操之所受也。夫試徵六經之精。得聖人之一。不絃歌武城。不掩子游之文。宰武城。行學道之端。宰天下。究學道之量。則子游之爲子游具在。若泛於南方精華焉求之。失其真矣。余以爲今日之謂膠庠者。獵較功名之場也。還其源於學而靜以觀之。今日之謂文學者。矜較紛藻之飾也。斂其游於道而質以出之。庶不失文學之真。出使人以收文學之用。是爲重虞學而不失虞之初。若夫制度文章之舉。前事之不忘焉耳。虞成都不有禮殿講堂乎。齋玉聖賢。寫在目間。一時移爲盛舉。卒之人文之蔚起者。賦上林、子虛。頌金馬碧雞。徵取一人之寵。尚足里門耳。再起而爲草玄美新。風斯愈下。豈其益於國家右文之數。夫登高則望。臨深則窺。地使也。何況文鄉羈塲。擢先賢君子之軌。而可無善返其初。詔尤有之。無高不可升。不必盡闚號以爲望也。無深不可探。不必盡崖谿以爲窺也。仲雍結譔。論令子游而在。文學或非其所駐足之地。夫沈涵德行之源。鬱蓄英華之積。使虞學之鉅儒名公。貴非望於當日者。尤光大於來茲。庶幾哉益以備文獻之全。今日顯與諸俊士志之矣。諸士其有意乎。本石忻然而笑曰。吾吾楚鄙樸樕中語。迂而遠於事情。然可以備志之一說。因弁諸簡端。

艾侯循政紀序

此艾侯循政紀也。雖其凡百有四款。諸生之歌誦詠讀。若出一口。洋洋乎盈耳哉。余常惟由來循吏。於漢稱最稱多。然人不過一二事。而成者在官無赫赫之聲。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則又多無事可紀者。亦有聲

華彰灼起公卿間矣。反以僞增戶口。掩其前稱之非真。甚矣循吏之難言也。有如侯諸大政。海內有司長十但實得其二三。即足以踵前漢而無從芳。如此其純懿備至也。令卓、魯與劉寬、龔遂諸君子。與之衡美。而第論。不猶當北面遜而顏汗然遜耶。余再考循吏之紀誦。採入傳記者。大率閭巷之歌謠爲多。而被之篇什。出士子撰述成律成聲者絕少。獨惟中和樂成。爲諸生弟子歌詠刺史之章。漢而於今一見也。豈誠皆俗吏。無師儒記述。大抵以小人之口質而真。無納交近名之心。而騷人詞客。則多浮而不核。無論聞之有市心。即組織之工。綺靡韻之自然。而好言自口。徵購由人。故傳紀無採焉。而余則以諸生弟子。明理義。恥佞諛。不可欺以聽聞。常多來其責備。猶難勵於耕鑿儒子之口。且一邑之中。人異口焉。口異心焉。心異意焉。即令卓、魯諸君子。今時斷無能人人而悅之。夫各一其心。而若一其口。則侯之所以得此於諸生者微矣。紀傳不採士儒詩歌者。余所謂浮而不核者耳。今日之歌詠侯者。大率發揮本色。寫其心之德侯。而無以自效。或雜而無律。或質而不典。非盡出乎嘔心之鏤。擢腎之苦也。實與閭巷之歌謠無異。紀循迹者。徵實不徵文。是紀也。或者其當必傳。傳而此載焉。虞山且當高倨中牟、密縣之上。則侯之寫惠應山者。不必問數年百姓之沾濡矣。予往承乏虞山。但憒憒日了俗吏事。無有善狀足紀。雖倖釋罪地方。地方亦若與我相忘。然猶言懿省。常覺門以內。門以外。吾歎觖望者。十之四五。而嘔吟思慕者。未知十得二三否。余之多負職掌也。讀侯諸政紀。百不得一。益若無以施眉目。而更何以爲侯言。余常歎焉而常愧焉有概矣。友人曰。子猶淺言侯。且輕自引擬也。試徵侯於紙上。抉性命之微。若高登尼山之堂。夫游、夏不敢能於求、由。顏、閔不核美於予、賜。從來難言之。於以徵祝侯。其何所不足。且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又無所不富有矣茲紀也。此之謂集大成。不登其繇乎。楊子曰。敬聞命矣。吾何以弁諸詩歌首也哉。以此。

書

候晃安節老師

恭惟老師。南開元氣。千古真人。雖謝情洛社。而走卒兒童。則無不望司馬公早出以濟時艱。某竊以謂天生名世。斷不令人識能尼。亦斷不肯令己能自晦。計今時正多事。社稷有靈。老師旦晚還朝。天下定獲大人正己物正之化。使香以說引領以望。海內正人。各有同心。不但門牆弟子已者。惟是不肯某遠在一方。無能瞻對。請教爲疎。即關切塵弔。亦復缺然。每一念及。僭有汗慷。接得手教遠頒。披讀如奉顏色。且稱然篇摯情溢於楮穎。某亦何以當觸心之感。有勸爲終身之藏耳。至於令長公徹如先生。清真心品。義烈肝腸。洞朗識力。天下國家之所託。正人君子之所契。夫既已戢羽長林矣。而無端造化。猶若從人妒之。夫亦歲崇龍蛇。陽九氣數如此。遠人祇須付之無可奈何耳。乃庭前芝玉森森。皆足紹前之休明而益光大之。祿位名壽之身。眼底四世榮昌。世德祥長。恐君子三樂。未足語此矣。門下士每爲老師手額髯躍若不肖某慮冒國恩。悠悠歲月。報主酬知。尚未定何日。要以某無濟時之具。無逢時之骨。又無識時之明。子焉思有以自宜心之所欲往。未必力之能從赴也。老師終何以教之。遙瞻師日。趨對何時。想一人顧念老成。新綸召起田間在即。不肖某擬趨門牆有日也。

答同門

都門想別。幾時三春。每念老年兄介石之守。製雷之才。沈淵之識。棠蔭在嘉陵。口碑在長安。愈久愈明。雖一時直道之偶乖。公道之偶詘。而由來功名之場。退一步更爲進甚。曲一分乃直尋丈。彼悠悠之子。善逢迎工捷取者。而究竟常伸之直道。常明之公論。自有除在此而乘在彼者。弟能劵以待老年丈。直須盡其在我體之矣。佐郡之鼎望甚隆。晉起京卿在即。此非弟虛詞也。弟兩年以來。潤潤長安。無所事事。叢成碌瑣一切音候都缺。老年兄處尚數題梅。顧從者先我繫維。弟則愧矣感矣。至於弟謬擬梧垣。實處非據。職掌甚重。何以不負一人。以無辱同門氣色。老年丈忍無有以提誨我而鞭策我。使無迷即於戾耶。引首跂之肝衡望之矣。使回。肅此代謝。並布私衷。遙望城頭一派荷香。想見使君芳馥。弟無由從之一移蘭槳。對君子色也。過莊啓大賚錦心。弟不敢承。又不欲於同門兄弟但抄套啓相答。惟左右鑒宥。如何。

答梅長公

趨炎趁熱。卻忘做官本領。滔滔而是矣。乃天下事功名有數。由我趨避不得。小人枉做小人。君子樂做君子。行吾所是。以職掌還之朝廷。升沈聽之命數。是非付之萬世公道。此年兄不易之論也。何止弟奉以終身。當與有心人共之。年兄今日不出。非是謂不可作功業。安其身而後動。原是大易道理。留此有用之身。養晦而待用。自是要做事人善著。若曰仕途滋味。亦止於此。檻外桃花。眼前瀑布。竹間板輿。何所不足。意鬱懷。安取急逐逐風塵哉。然冬極必春。祇恐造物不肯令謝安石久臥東山也。日來過西陵。竟草草而別。且如許積思。都未得盡。所謂相逢半句無也。然相視而笑。固已不下帶而道存焉。若入長安。必圖其坐三日。不見一人爲妙。遼患過多。不敢不爲老母拜。然無以爲瓊報也。其謂爲輕何。自西陵抵家。即日遂俗。濶弓塵幾蛛網也。想當追逐彤弓雕矢之費可耳。

答王軒錄太守

臺下之稱理郡子也。吏懍凛霜。民熙熙戴春也。而淵渟嶽峙。襟期冰清。月朗風操。此中縣收而數移者。又無處上下俱拜明賜矣。大人正己物正。不肯於斯。稍窺一斑。非敢爲佞也。士民多戾。權此鞠凶。則從者焦心爲民。請改折。商平糴。手教面教。各屬緩征省訟。多方惜此孑遺。仁人之心。仁人之力。仁人之言。百萬生靈。雖百凶之年。當有生之色。不肯稱其父老子弟爲桑梓手額。竊鄭公勳位名德爛然。而青州活流民數萬。實肯基之。則從者今日之謂也。復承訓問。益仰見如傷深衷。當遙以示遠近諸民。無不欣欣相告曰。我民都當效死無去矣。皆其切情真也。統惟照在。何時面對。再終前請也。

與鄒南皋老師

年來正人君子。爲彼驅除摧折殆盡。但有路爲朝廷盡力。路爲職掌盡心者。亦必俱以非我族類。鋤而去之。至今二百年來。完全國家。弄得破壞。如板爛柁朽之舟。舟中人物。俱盡奄奄。將就沈沒矣。今雖呼號三老長年。於拍天風浪中。豈必有濟。而當時使銅牆鐵壁之舟至此極者。又各已安坐旁觀。而又惟日幸舟之沒。此時幹濟傾危。以成中興大烈。又未必止以才情氣魄及骨幹品局勝也。須有大學問者。乃有大經

濟。當今之世。舍老師其誰。蓋惟能於己所不及收檢者。力有葆含。後能於人所不能措手者。妙有提挈。老師固已三十年來有餘望有餘激矣。天之生也。與天之留以儲今日也。固當有意。老師其亦忍無意乎。願言早出。以襟領衆正。同心協力。爲少主撐持。無使祖宗虛養士之報於今日耳。其切其切。

與楊按臺

常憲牌臨應山時。日日時衛紫氣。以爲關尹喜必得長跪請教。慰此積懷。則日日引領。而日日不得的報也。偶作一形家。急有荒塋之役。而不知漣入青山口之日。即法駕入邵子之時。縣睇之般竟成交臂之失。歸家捧讀手教。真覺惋恨欲死。在漣鬱鬱欲剖之衷。台臺孜孜誨我無倦之意。兩懷而不得喩。亦孺子無緣。造物直妒之耳。陽泰方亨。正大人正己物正之會。漣其中外冠紳。有引手加額耳。攬轡澄清。想當在即。不知猶能於春明一攀轎領教否。翹望北闕。鄉雲有懷如結。

寄李本寧太史

儀令弟本石公師廣山時。士夫苦不能知也。甚之有違言於當事者。不肯漣謂雖是公子。性其實陽明君子。久之乃信不肯爲知言。乃一鄒孫未竟其量。而復有伯道之苦。然廣山尸祝常生。而嗣子之光大自遠。本石果不死。若夫繼嗣不繼。庇幽明之間。更都無憾。以此處天下事。先生亦文人也乎哉。今主少國疑。衆言淆亂之日。事誠難處矣。而亦自有處法。要在當事者稱酌於在人之分量。而審固於在己之職掌。我不必與人合。而人自不能與我爭。人雖與我爭。而我必不受人亂。若惟其言而莫違。則蹇諫之設。祇以供小人摧折人材之路耳。夫秉國者權不可專。而亦不可撓。模棱非所以當事。而調停亦非所以保善。必如是主持定而事乃可行。分別明而主乃可尊。故如我先生一事。自當單疏特起。不當以他人參。我有所執以明天下之耳目。彼無所借以混天下之聽聞。或有推敲。事以我去就爭職掌。不以人出處作含糊。故新銜魯衛。致仕辦事。總於先生乎無有。而以梓里一言。竟爲人所持。崔祐甫非親非故之言非耶。先之有拜起也。畢竟路輕而後之殺致仕也。畢竟是輕。此非止爲先生言也。先生以不肯之言爲何如。乃周敬松之功於社稷重矣。敬松不吏部。何劉韓必不得枚卜。八月十五漣與左御史爭鄭貴妃移宮事。滿朝之氣必不能集。九月初一日。不肯漣急入請見今上。一見即呼萬歲。一呼萬歲。即請出宮之說。未必即得行。初二遂侍移宮。公本人必不肯上。初五移宮之爭。亦必無濟於事。今上落於李鄭兩婦人之手矣。然則敬老亦何負於社稷哉。而小人必欲逐之。使不得安其位。世道不幸。一至於此。若夫不肯從諸大臣顧命之末。原於社稷無與。而攻楚者不盡楚人不止。故借安選侍以相傾。又爲居功之說以相刻。不肯漣與之辯。既恐有干觸。而戀戀一官。又似失楚人氣骨也。前日之歸。實是怯而躲懶耳。遐廣大義品題。何以得此於長者。漣則愧矣。乞歸小疏請教。抵家有泰昌天啓登極始末紀。漣日齋記室。冀得郢削。如何。

與鄒南皋

不肖漣識字時。即從走卒兒童口中。知有南翁先生。海內正人君子。每於邪正剝復之關。急望先生一出。以收正己物正之化。而洛社四十年。天固有意遺老成。以襄沖聖中興之業也。計當廷尉命下。枚卜疏上。

縉紳舉手相慶。無不曰名世出矣。天欲平治矣。無不洗心易慮。祈一得當。以贍先生帥帥提攜。若不肯諒者。庶幾一望顏色。以慰生平。而不虞人微府疑。不能不引避以逃。自念孺子無緣。即欲一瞻龍門咫尺而終不可得。俗骨薄根。自分與有道日遠矣。病發以來。日益避跡深山。瞻依念切。夢想神勞。而終不敢通一字。非傭非亢。非敢自外。實是不敢妄瀆記室耳。何物小子姓名。猶在大人記憶。寵以手書。遠將千里。中開獎飾過崇。汲引倍至。逢人寄書。豈先生願有所私於謭劣之人哉。亦心爲國。而見微有一念在君者。故愛之不啻若己。引之惟恐不及。正人。題評一字千秋。三公披袞。豈足當諒之今日。諒則足矣。顧諒實不足以當曰真諫官。而當日之匡正者何在。曰社稷臣。而前日之杜防者無終不世特恩未酬。一人孤危可念。讀先生手教。感激而汗下。又迴溯而淚下也。先生豈在民先。德堪世鑰。一人託以綱紀之司。舉世咸在表正之內。答衆正仰望之心。襄沖主中興之烈。先生定能遠其在我。妙有斡濟。其中山林廢閒之人。又自有救目以望。焚香以祝。至於不肯諒未必不憂國有心。人既不肯相容。己亦無能自效。但得君身強固。外患日消。受先生之庇。爲太平之民。足矣。引頷師日。何當披覩。數行附候。千里神馳。

與馮少墟

憶在長安。辱台臺收之聲氣之末。自幸有道宗依。庶幾時得奉正人教益。更願鳴鳳朝陽。衆正應和。其收一人定國之效。而不虞公正之不容矣。司馬猶洛社。人材益見消沈。昨從邸報知見朝矣。不勝盤舞。并以一官爲有無。亦曰君子出而受事。見公道之漸明。而天下之治平當有象耳。從欲一通省候。而閒廢之人。不敢書聞長安。邇日嬾與病會。乃辱手教從日邊飛下。讀之如對溫嚴。而中開獎借之過。與愛惜之深。令人當而汗下。感而不知所承也。至於時事堪憂。外患迭見。屬起適當民窮國匱。明主沖年。不於此時。并力協心。圖紓社稷之憂。而止欲快恩仇。開人主輕大臣。遂疑言官之事。成內邊擅弄威福之漸。不忘禍中於國。若但爲紹聖之禍。君子猶當廿之矣。天祚皇家。端不至此。而深心瞯識君子。於禍本之當消處。危機之當杜處。大事之當斷當任當言處。苟可著力。以一片至誠。濟之要於主德調而不見其功。元氣復而不見其迹。險邪之蹤跡。默有所消。而不在苦與之爭。危微之氣運。潛有所扶。而不在煩爲之論。惟願台臺與同心君子。共之耳。至於引進得一兩人。成得一二件事。便絕精做手。無謂時不可爲。即天命聽之也。台臺以爲何如。若不肯原言官也。無一毫足述。即移宮一事。原不是言。而混人礙眼。弟非不能爭。恐互爭或至開新正之眼。或以爭開手滑之端。故埋頭一遜。不知今尚有何罪。而人猶耽耽也。想其念無非不欲人出。而不肯於今。已助破世事殊談。決念爲尚平。許遠之游。而爲此安排。亦太過慮矣。

與蘇吏部

年來正人貴士。錮於當世。伏在巖穴者。無不彈冠踴起。廟堂之上。一換幽滯之色。豈衆正適際風雲。則益衡中有汲引如不及者矣。弟誰何勝爲偏品手額。唯是沖聖可與有爲。而在位精神不萃。故外患內憂。猶兩有可虞。此在諸君子合力併心。於大緊關處。妙用一段精誠。極體要處。深用一分心力。使明主默受我之轉移。而不見其熱。天下共歸我之護持。而不見其疎。即小人亦雖服於君子之旨。有斡濟國家。而無所

藉其口。且矜不爭。羣不黨。而小人且默轉於我之虛平。而易其眼界。斯無負汲引者之益哉。不肯又曰爲諸君子望也。台臺以爲何如。

與鄒匪道

別老年臺老公祖幾年所。我輩音耗疎絕。且無問鼎湖再泣。兵凶四起。海內囂然。無復寧宇。賢生當此。能忍痛哭。今尚未定安擾何人。與太平何日也。台臺其謂此景象何如哉。先是弟輩屈指去年。當得台臺入銓曲選。庶幾爲多事之時。簡拔得一二做事救時人。出與清楚仕路一番。微聞有尼之者。則庶幾留得今年入而管察。更於邪正剝復之關大益。不謂尼之計深。必行其毒爲恨。大都情理外事。令人惋恨。然尼之之人。人材世運之毒。而吾楚之福矣。我輩要於福國庇民。內外一也。用人之用大。自用之用小。而盡其在我。官不負而聲不朽。君子自不必坐分別見矣。鼎望比以外而益隆。公論當以抑而愈重。計東方亦不能久有袞衣耳。匪讒匪讖。至於弟叨在老公祖臭味肝膈。金蘭兄弟。言路寄無補拾。又復人微府疑。引避里居。兩年朝事。都從膜視覈觀。今復蹤得清除。更叨蔭下。樂游化日之舒長。益覺長林之暢適。假討造化便益太多矣。何以消受。老公祖當有以教我也。

寄梅長公

弟聞之。款段而遊下澤。原不病其爲駑也。惟欺九方之目。詭維駿而登天閑。至於覆墮敗轄。將人亦爾賤之矣。此弟今日之懼也。接得手教。規勉備至。捧誦字字師保。願服膺弗失。或可奉以匡其不逮。弟不知傳而能習否。今人好作時文與奇文。都病在名上起見。朝廷設言官。原非與言官以爲名也。但向設言官初意起見。即慎默不爲韜滅。慷慨不爲傲倖。要於當可。無負設官初意耳。若夫隨風逐浪。使一帆風。趕趁時趨。究竟於國家無些相干。而旋亦身名俱敗。何爲者。眼前近事。凡講一人。先不論賢與不肖。便問是那一路人。亦不問其能爲用與否。又問其走那人路。如其爲那路。便謂之邪黨。更不問作何邪事。當中國一統之時。人臣比肩事主之日。而作此藩籬。亦大可痛矣。稍爲公中城外之論。又使謂其走兩家路。反似黨於不爲君者。來招尋同志。似難言之矣。觀勘未定。尚不敢以復明問。考事尚悠悠未定。考後之事。則一定未辦。弟欲臨時觀理。一應迫而後起。不先據一題目。而不揣迂腐心腸。又謂大都明目而爭者。須爭國家大利害。與大奸惡。事只論理之是非。而不問意見異同。人只論品之賢不肖。而不問門戶歧向。疏草期於說明事理。不主於作文章。如此而已。吾兄何以教之。翁完老深沈詳慎。弟亦深服其能持也。但以考事未定。不便數數與之深言。考後或可時相討究也。

寄翁完虛

客歲承寄數行。其中云云。弟實有心感慨於時事也。偏枯已甚。於國不必有益。而且終於已識力與功名有損。然一時即不欲風之所靡。人敢爲勁。第間與二三同調。開說天下國家事。當平心和氣講求。不必豎氣以相爭。酸鹹辛苦。不妨彼此參同。而不必豎爲拒。互爲敵。即凡處事。當寬一步。在我既得所安。頓在人亦與得一退著。弟之大指如此。聞之外論。頗有不喜弟者。此亦止可向台臺道也。弟原不狡猾。但宜之所

向.卽利害禍福.都擬不知避.端不肯從時趨浮沈.博眼前點閱一兩句稱賞.便作好句當.自打入牛胎裏腹.無出頭日子也.惟是弟識力有限.同心人與質證處都少.日日望從者入長安.使事有主張.當不至臨時躊鬪.或至眊亂.前聞有四月入京之信.弟已別移一寓.洒埽塲屋以俟.不知尙未有定期.令弟怏怏失望耳.掖垣之附.實台臺推引.主恩旣重.知己難酬.一或負官.便累終身.深有悚懼.台臺不我鄙微而督我耶.乃彈冠尊旨.敬百拜以承.第不知他日能仰副否耳.

與周季侯

臺下遠諳素懷.定識勁肯.不肖雖未獲侍顏色.願時時從文起座間傾向久矣.卽今襟領泰山.荷風前無遺槩.循政令見次公.不肖弟又時時從長安公評中.如接冰玉襟期.春和衡宇也.弟嘗妄意我輩出世擔特.要在實有用於時耳.而四體可以展布.每一動念.於人必有所濟.無如府縣有司.且其閒練牘練識.但能害自證勸.頗有勤忍增益.趙子桑安能雌伏.此英雄竊陽語耳.文起嘗請臺下學問沈密.事事體認.不肯一毫放過.計今輔郡數年.中間表樹旣多.淘練更熟.名世之業.爛然襟抱中矣.羨之慕之.拭目昏起.京卿.於領衆正.共支宇內.端必鼎鼐.弟又望之跂之.若弟四年海濱.膽屢度日.無足長短.當可以自建立之時.寵靈濫擬耳目之司.綆短汲長.原非其任.乃當今釜鬲之秋.議論紛多之日.積誠以爲感動.渙小羣以成大羣.此中事諒弟必慮其此願耳.無補聖朝.可惜此日.臺下將謂弟何.或者隨宜撐支.竭吾力以盡吾心.亦必有可以自效者.愧弟夢夢憒憒久矣.臺下深心憂國.留意成人.幸有以開我.無謂弟不足收爲臭味中人.不足提誨直遠而棄之也.如何.

與鄒南皐

春初不肖違政爲方外游.歸家接手教.仰台臺汲引至情也.萬侍御歸.再奉翰諭.而沈掌科又偕道長者注切深念.違則自斷.前附掖垣.祇縻大官日食.後一逃縶纓.忘不世君恩.此皆大君子之所必誅也.顧辱擧擧汲引.惟恐不及如此.台臺豈愛不識面之人以官哉.人臣孤忠可效.卽萬死不辭.況得入大君子提攜.肯自菲薄.業已斥斷家事.以兒女託之密親.不復再計.單騎赴召.偶見徐侍御嚴孫宗伯綱常疏中.獨揭移宮一段.幾欲以逆代弑逆之死.只是欲諱不出耳.諸人之綱都布定.逆出未必有益於時.徒多角口一番.不免又分諸正人照應分辨一番.不若落其殼中.引避不出.沖聖之前.省得一分激聒.多事之日.少開一分角爭.安心認與王安相通.作千古冤鬼.儘自不妨.非臣之致於忘君.不思從大君子後少效補洛也.但不免負正人汲引深心.是爲長夜耿耿不寐.而人不肯容.則亦沒奈何甚矣.惟台臺幸憐而宥之.逋於深山.見衆正連茹.覺此時君子勢盛.而小人道消.盛當防衰.而一消則百謀伏.要在君子端我之本以服之.厚我之氣以勝之.消我之瑕以防之.而又平我之心以容之.端在大人收正己物正之化矣.禍淸原是正人.自能與台臺同心同德.卽或有一事一人.而小人或巧爲閒而著爲借.諱謂台臺當以一片至誠聯之.千秋大業助之.舉覧此處天下軸也.長安日遠.未審近日光景.率爾妄言.台臺以爲何如.至於不肯諸乞事.儻得台臺過聞.乞以該部知道了當爲妙.違非敢忘闕也.政省一礙眼之物.以淨人心也.嗟夫.

景星慶雲.現在君前.而竟不得一親承.是何俗子.無緣至此.耿耿此心.卽中夜傍惶矣.言之哽咽.奈何.

寄路吏部

憶乙卯夏在京.賞瑞蓮.大飽鄒尉諸麪食時.竟是八年矣.無論世有變遷.人情化幻.大喪相繼.內外交虞.正我輩杞憂日也.所恃整頓乾坤再襃中興者.惟用人是賴.年丈當今治平名世也.兩總銓衡.計夾袋材館.收儲人才.衆矣確矣.此番推擧.內外大小.各得其人.於以贊輔一人.收拾羣策.廟堂之精采一振.而太平之氣象自新.弟伏在家園.何勝爲朝廷手額.不但在同籍之藉色分光已耳.至於弟附在掖垣.言非其任.曾以攻奸璫.停后封.受先帝之特知.謬欲爲少主杜牝晨之索.拂二三大臣跪請託婦人之議.異己猜嫌.居功議起.祇有一逃.免開爭端.卽終身山林可也.不虞圖升謬及.弟擬冬盡春初.遐屬一疏乞休.儻得所請.不失舊息.成前年拂衣初心耳.年兄當有以力贊之也.如何.

與李夢白司農

年來水陸推轂.風餐霜露.拮据靡有寧居.若在漢高時.自當首勞酇侯耳.試問如今部堂.誰爲勤倍功倍.而宮保蟒玉.與僥倖撥遷.偏不在此.每爲經濟名世歎惋焉.嘗有一字附敝縣一遷官.計或未及達也.嗟夫.於今時勢.似不可爲矣.凡實實做得事.與實實濟得用.實肯做事以濟得用者.多出不得頭.結不得果.此世途之乖舛.亦人實之劫運也.然台臺之幾年勤勤.明在社稷.顯在人前.而遷敍獨在人後.則世運實爲之也.雖然.暫且冷一步.讓一步.尤大人之善藏其用.亦或造物者欲厚其濟於留都重地也.翁臺當不以不肖言爲套爲謾也.況乎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人不愧.勳業在朝.以黑頭八座.少年犀玉.以佐斑衣.恐我朝無此兩福人矣.託在知契之末.又不勝引慶矣.至於不肖.才非濟世.但放心欲尋五岳之游.春初已結伴泛洞庭君山.而同行人病.嘗迯事家.卽留買舟下匡山.而禮垣報至.使不敢出門矣.多事之際.言不出.疑於畏避.言出.則所挾持以往者何在.一或有差.則半生俱掃.況異己之嫌妒未消.乳侼之憤悄猶在.出豈易言之耶.卽成敗利鈍.非所敢計.未必有補於時.徒供人算計.亦儘無味.弟原欲上一乞休疏.商之李藏星.以爲不可.且謂非小臣體.梅長公書謂贊公不出.是無人理.而韋院則屢有字勸人督促.當以君父爲念.彼豈不知弟此時出不出之難也.飲冰在念.出處交爭.接得手教.披讀如面.中間開指詳愼.不嘗謀己也.肝膽骨肉之誼.直令人剖腹藏之.大約時事都是精神散而不聚.遂得倖以肆其內侵.奸人又得倖以恣其外虞.須得當事者確有深心.有所以聯屬衆正之精神.而更妙於用.君子旣得從容以舉其用.而小人亦無所借以行其謀.而反入我之收拾.而不知乃此中收拾在外.易而收拾在內難.客魏二物日近日親.此豈易動.外若激之.反迫而爲奸人用矣.此須有去之之法.要於一摘卽下.不則寧寬之.而最上則更收之.使附我而爲善.乃爲大聖賢眞作用.不然.自爲一網打盡.而禍且中於朝廷.是亦我輩不能無過也.然此非言官能矣.台臺以爲然否.

寄梅長公

原欲過桃花嶺一尋前五年之游也.而懶人日日說過泥過已.又想到麻城甚難.懶人不憚到處周旋.畢

竟夢寐之間.未見吾兄一面.成一缺陷.二月爲洞庭君山之游.問鼎湖仙事.再欲下問匡廬.以舟中苦熱.而回.僭吾兄當已北上矣.至信陽.乃聞前旌猶未發也.如何得飛到脊山.共一日話.大都時事堪歎.內外多難.無眞心眞力做實事得先著男子.令內外都幹濟得好.看成模樣耳.今當脂車北上矣.正人引頭.明主待助.似不可再遲.看此時外面大臣廟堂事.猶是些正氣人.天下事似猶可爲.只是要著著實實做得一兩件.方不孤諸正連茹一番.不然.將謂諸君子在位亦是等閒.雖是小人已弄壞天下.又教正人省手.卻亦不免借彼中口實也.年兄以爲何如.弟前已快中官尼我.可以藏拙躱媚.不知何以復有禮科之起.多事之時.并多忌之日.與無用之人.出處都難言之.擬欲仍告病.而恐疑以爲不可.乃李藏是在前.又不好先出.又是內計在邇.似不便直入承當.年兄更何以教我.蕭元恆前謂弟直當從赤松子游.無再戀長安功名.此卻是善藏善退法門.年兄當爲我決之.至於廣寧事.畢竟熊老師少一挺身入廣寧.先以上方斬逃撫.與民守之.死弗避也.落人多口.可恨.

與李侍御縉敬

誌.推台臺.覺在民先.心能我盡.眞能以天下爲任.非但以富貴功名了此一生者.當時一寄顏色.卽傾倒未深.而目擊道存.勁骨遠神.罡風沈識.至今猶在精神濡對間也.每念於今世道.綱紀頹倒殆盡.正氣摧折無餘.每由險仄之人.過用其偏.亦由意氣之激.變成其黨.黨開而門起.或又用兩停而中調之.調之未必平.而究猶爲險者用.此世界之所以蕩平無時.而正人常不得盡出爲縣官用.則主衡轉鈞者.未能妙提其關捩而徐歸於準平耳.入夏以來.不肖等二三同心人費盡如許精神.得一有骨力者執鈞.庶幾正人之幸乎.而大關頭未清.卽轉爲巧手濟援.當時急圖正己物正大人.入贊銓衡.庶蓬麻扶直.而竟尼於傳之深淺.直是天之未卽欲平治天下耳.觀今事勢.夫事當事者受人之陰用.而且受我爲用者幽攻矣.可歎也.可歎也.

寄方孩未

一別長安.卽音耗亦曠也.乃國是鼎爭之際.力有主張.於今衆正登朝.誰爲開闢.所謂一柱砥定.翁兄眞爲不愧.而一年拮据.嘔心盡其在我.臣力竭矣.郭令公陝州之潰.韓魏公好水之失.亦事統不歸.而機非在我耳.弟自爲社稷慶.而亦爲仁兄苦.若弟之躱熘深山.曾不能於多事之際.效一言之用.眞先帝之戮民.而衆正之罪人矣.昨夜夢到壽州.奉候.悲喜交集.醒時甚詫其奇.如何得一卽與.無何而手教到矣.未開讀時.喜不可言.豈精神之感通.兩人同形骸亦渾者耶.及開讀.言言慷慨.肝膽爲國.忠愛.弟實感而涕下.愧而汗下矣.大抵長安事.羣奸巧弄機關.但可倒翻世界.成紹聖之禍.使可盜沖聖於不顧.今幸聖得皇帝在.而吃緊處.二三大老猶得力.但言路上舊識同心.已多星散.續到新來.不同如面.雖外之大奸.覺稍攻動.而猶耐彈.不知正人雖多.恐其氣爛而疎.皇上既不能主張.首輔又復調停.且捉捉不定.此一人鬼關頭.弟甚危之.世道剝復在此.弟亦未必無心.止是力量識見止此.恐無濟於用.年來絕夢長安.舊開新得.但都荒落.卽命之日.不勝飲冰.恐無以籌時艱.定羣芬.勵衆正之推引.更於知己有遺羞耳.此心

血.非門面話也.倘圖當人請教.不知路可取道入公山否.卽攜筇千里.亦所快心.況手教見招.能無色動.恨不卽生兩翼飛到堂前也.至於弟總薔原薄.每事筆下發揮不透.若端居有暇.今日第一緊關當言事.願一一示我.古人所謂但有益於國家.名不必自己收也.眞切眞切.

與守道周公祖

遶北上.有如許意緒.欲一面請教.竟不得也.大都不能不出.但不知可紐至中元後否.弟此一人.隨事效忠.成敗利鈍.非所敢計.名不欲沽.禍不欲長.只怕識淺.一時差錯.開罪國家.恥及同籍.中夜有嫌感慨者.而最苦者.恐要我管察.年來察事.定多一番翻案.未必關後之人若事.亦自主事人稍預成心耳.弟意只以朝廷爲主.以能否證其職掌.以賢不肖適其人品.亦并不兩邊照看.惟稱之以平.而行之以恕.總之以不忍錮人.盛世爲心.庶幾其可乎.若得李藏是改管.弟亦願以此相成.老公祖其以爲何如.眼前邊事若急.而其實君身君德爲緊.客、魏二物.親密不解.此大可憂.此事弟當一言.弟意此二物既是潛邸相依.今復柔媚日親.疏入恐.上未得省覽.卽覽.未必能行.徒以言爭無益.此中須得一妙著以去之方.不然.彼與外奸相固.小人益得借之行私.而天下事乃壞不可收拾矣.同譜同心兄弟有幾.而深心遠識.饒有幹濟.又有幾.願年兄之有以教我.而不至於迷也.眞切眞切.

與游侍御肩生

年來邊警不支.皆邪黨摧殘有用之人.凡出頭做實事者.使不得其位.一切在位之人.惟養交投降做工夫.職掌委如故事.故百事墮頹.眼見國家如坐漏舟.大有不可撐持之勢矣.二三年來.陽明之氣稍稍仁兄共二三君子.合力同心.聯屬正人.護持元氣.約略來復.然重陰剝蝕之後.一線陽生.其何能補.從來正不勝邪久矣.毛、禹門之削籍.舊司寇之斥逐.舊宗伯之挂冠.世界幾於倒翻矣.而吾黨迂闊.既娛堂不爲深防.且復借以題目.夫環而攻之.二三傾危正氣之人.恐不能安其位.一不得安.而此番邪正顛倒.當不忍言.此氣運也.奈何.大都彼中善借人.又善收人.今日機穀.想又出此.而吾黨直捎到底.不求所以服其心.使之無所容其間.又不求所以聯其交.使之無所肩其挑.苟非邇社稷之靈.君子道長.善類能不交哉.夫禍在善類.尤可言也.少主孤立於上.羣奸內外煽惑於下.想到勢所究竟.直欲共二三有心人痛哭一場也.唐氣概猶正.昨爲鄒憲開發一疏.甚是有見.但得明主專聽.左右不能搖.或中間吾黨一有心人善出疏駁.諸君子無復惡語相加.使二三老成.平平正正.維持察事.世界成猶見有開明之象.然而不可得也.某七月將已北上.爲徐道長惡語睹刺.移宮事不欲與之計較.故一疏乞休以謝之.免其眈眈不厭.疏未入而已聞升.弟意言官未及卽出.京堂無卽出之理.雖二三君子有字相促.然弟入未必有益於計事.而弟猶計事中人.何所自信而公然北上乎.此弟所以欲稍遲也.眼前病根所在.還是客、魏二物.彼中全於此用精神.此處不清.世界終要倒翻.未見有說到痛癢處.大疏若於此處打開點破.卽未必能行.而亦令奸邪落膽.我輩要於利社稷而已.官何足惜.弟雖未見大疏.一聞此言.直舉手向天.爲天祚國家.使正人言得行也.長安中賜環諸公.氣象一新.再無使數君復爲彼用.爲彼收.方是經綸妙手.受福不獨吾

靡也。念之念之。

再寄左浮邱

不肯漣去藏奉教後。實已絕出山之念矣。知有不相容者在耳。不知何故又蹤陪食院。若徑出又似冀正推矣。從決念請告。昨偶見邸報。范令初請封選侍疏中。誣捏先帝如許話。且描寫滿於選侍光景。三番召對。皆以是故。至於臨死。猶極惓惓。若選侍有必不可忘之恩。而皇上爲違命不孝之子。總不必論。此其意無非恒促移宮者之罪。成已碌碌隨人之是。夫使人之羅織兩朝不君不子之名。至於痛念氣嚴聖母之至情。而絕不見諒。傷心廷辱吾君之大義。而反坐以線提傀儡。漣實受兩朝特知。而略無一言辯明。譬之安心聽人辱罵父母。而博不疑長者之名。恐爲天下萬世之罪人矣。漣故欲秋初赴京一言。即請挂冠也。

與脊伯書

弟北行終是猶豫。知異己者終不肯放出也。未必有濟於事。而徒與人角口何益。只是不曾見人相沾。便不好先說請告。落畏避之議。昨炎洲曾走一徐景濂疏相示。駁孫宗伯救方相公。獨說移宮一段。促移宮者懷爲奇功等語。炎洲欲弟一請寬限。并即救賀於疏末。意甚善。但救賀可也。救於徐疏之後。便似不可。今只單請告。并不入徐疏意。卻又若不知不得。弟并淡淡登一揭。略云移宮是非。山中人不敢與知。惟是職曾從公卿疏請移宮。後於慈慶宮前妄有一爭。迂愚不必用之心。以從來少年天子。當防落婦寺彀中。當時見先帝在上。大臣在下。科道在前。李選侍目無至尊。拉入推出。勒要封后。如此行徑。與衆共見。不是風影傳聞。假如庶民之家。有此悍婦。家相家督。亦定爲主人動色。忽主人報逝。家人積寵所移。少子積威所劫。仍聽主柄家政。潛在一處。一或壅蔽籠絡。誘入彀中。豈有好事做出。此時親友。止爲主人之愛子。不及顧主人之愛婢。亦迂愚過計宜然。即處置稍失倉皇也。只算得過計。不是不忠於主人之子。此一事也。移宮不是奪門。遲早間不能寸。功於何有。事後不免府疑。則疑不在事也。在職人微望薄之故耳。職殊愧死。當時認念言官當爭天下是非。國家安危。不爭一己心迹。甘一退以省議論。此職去官之本懷也。不虞官去而猶餘疑在。當多事之日。以職一己不要緊之往事。分緊做正經事時之精神。多一番推駁。則職之罪乃大。職猶言官也。不欲爲妝聾作啞。佯若不知。甘蹈忍頑鈍之誚。職又不欲爭而去之言官也。終只自愧自訟。不多撫辨。以傷不失和氣之雅。而病臣一念愚衷。則願諸正人君子一德同心。合大精神以安內攘外。共襄成中興之業。山林負罪陳人。即齒無餘言矣。此時一拜太尊。同家即發人北上。覲家有以酌我乎。欲一過還川。恐稍遲也。儻得請。或得嚴處也。了得一場事。何如只熱人眼。費我嘴耳。

寄李本寧宗伯

漣常念王元美先生言。漢廷兩司馬。吾代一攀龍。千秋快語。然吾代兩濟南。太倉又集成一大泌矣。館閣無能踰先生。此猶實在世道。乃今兩朝實錄。竟不得一借筆削。此典光耶。不光耶。當事局於格套。不特疏力請。不但俗情太重。亦實見地大處實低耳。吾師言禮。猶恨文獻不徵。豈其文獻自在。而故不爲徵。自有軼世史才。而故令後世歎一時乏人何耶。漣此語非爲先生說也。先生當不謂漣之爲漫矣。或者當事自

有意斷爲推引。如董思伯公祖。誰謂非一時騷雅。由藩司而奉常。奉常而宗伯。則所以處先生。不總裁。先生之名在。總哉得先生。實錄在他日乃有光耳。至於漣之出處。非名宿讕澀也。坐而躐清卿。於造物爲不祥。且多事之時。爲人側目屈指之數。或一言之差。誤及於事。一事之謬。誤及於國。何以自贖。無論量腹而飲。即知難而退。亦猶得不能者止之義也。凡此念久已控之先生矣。無奈二三同人慫慂當事。即請告。必不許獨善。凡苦責以大義。而不知此出在人爲易。在漣爲難也。先生身爲漣計。當作何行止。前讀先生孝子捧檄之意。亦不免心動。而爲父母則思邀恩君父。乃君父以漣故受人誣揑。掩其人子至情。人君大義。而終忍心不白。豈有此無氣骨男子。昨以語之從對揚年兄迂道學。又謂劉朝逐范少卿。有狂肆妄言之旨。是非未嘗不明。且當逐朝怒范後。而津津言之。彼夫又或謂我氣揚而逢君也。語亦近理。然終是於此心婉曲不暢。漣復典故不熟。識見未廣。不知前代有如此等事。賢者何以處之。或有前代事可以互相發明者否。欲一面悉領教。乃竟爲病所奪。與造物若妒之矣。願先生終有以決我開我也。

與鄭文水

當初小人之亂天下。只是路道不令寬平、好生黨類猜度。一味好以偏處人。以氣勢勝人。故及於敗。若大人救世。但以驅逐一二大兇頭。使路道開明。便聯屬同心。共做好事。存一憐才好善。恥獨爲君子之意。嘉與維新。使其趨之路開。而豺擾之心息矣。大都世不乏小人。即天不絕豺狼。但使殺其勢。孤其緣。解其交。我但據不爭不勝之事理。不聯而密之精神。使小人亦服於我之無可乘。令其悔而從我。則天下事定矣。而惜乎今之猶未然也。防人之意多。自勝之策薄。各相競官之意多。而勉相併力之念泛。甚之當軸者一意巧於避嫌。密於迎人。發言盈廷。無敢執其咎。自家不肯時時謀君事。但曰事做不得。主少不可爲。提掇內外精神者。精神如此之泛。而不屬之天下。求天下之精神翕然不動。以歸於平章、從古以來。當無此治法。年丈以爲然耶。弟無當蹤居。內憂外患。都不能效得些力。徒負官而集忌。若聯合同心。無自猜異。無過狹隘。此心當有之。而衆人尚未汪從也。今天下吏治之弊已極。巡方者但了簿書贓罰完事而已。於所謂望風解綬。奸盜屛跡者。幾於絕望。奈何。

與熊操江

豐芑重地。鼎彝紀綱。眼明力定。識遠機沉。中間保護正人。肅清邪祟。綏靖地方。國都宮闕山川。另是一番清明氣色。固已社稷賓式靈之。若朱庶人之變。聲色不動。殲其渠魁。解其羽黨。消弭在宗社。烈禍保全又在君國元神。如此元功。當王文成已事。猶在焦頭爛額之第二義也。從來大聖精忠。殫心竭力。要於國家陰受其福。而我且不必有其名。又何論功。然我輩論人論事。須體勘至此。方於一應縣官事。有沉實幹濟。惜乎今之君子。每事當機微關險處。都不著眼著心著手。而如處朱庶人一節。亦從閒閒說過。泛泛看過。反於事本容易消弭。平時無幾寧密力。有事無收拾捷法。當事無藏消權術。或僥倖無事。或屠戮無辜。而絕不相干之人。不相干之事。都作功勞論敘。大家蟒玉贈廕。彼此互相恬安。搦筆至此。不免爲之扼腕長歎。台臺其以爲然耶。弟本碌碌闒茸。幸附在聲氣之末。而班行戚糜公粟。世道毫無建明。辱諸君子推引。

濫冒清班，已深惶恐，今復濫竽紀綱重地，恐稱副未能，於一身聲名，何足芥惜，將無辱同心同氣顏色乎，有以匡持提挈，顧大君子愛世愛人，無卽棄我也，接得手教，如承顏色，但恨無能面有請對耳，天下大事，今昔淸議，南北正人，主持標領，專當有屬，願言珍重，此世道倚毗之身也，弟引領嚶嚶，不勝摯切懸注。

答山西巡鹽李

讀大疏及傳習錄，仰見正人心，正學術，嘉與海內士大夫雅意也，今天下事壞在紗帽氣，不壞在頭巾氣，假使天下士大夫，不論官大官小，宦淺宦深，常帶些秀才意思，迂闊古板，終是儒者行徑，人人日把經書論孟，收拾身心，天下何必不三代，而無奈功名富貴之徒，反於禮樂絃誦之事爲仇也，則天下之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臺下其且謂之何哉，一歎。

又答王御史

臺下洞識括力，自是治平名世，粤西借鼎巡行，此五嶺山川實式靈耳，從來地方無難處，世事無難效，得一幹濟人，便無所不易，只是形神俱苦耳，以苦而易朝廷之甘，地方之腴，君子定不辭苦辭勞，則今日臺下廣西差之謂，協濟鹽法兩項，若在柄有兩操，當貴左右斟量，至於荒遠而選科甲，言者屢矣，而部不應也，乃今之放肆能庸，未必盡科貢，而無賴之甲科爲多，夫提撥其精神，令賢者益知所淬勵，而不肖者不敢不洗滌其肝腸，以就我之型鑄，有斗衡之揭轉，與風霆之鼓舞，在長安不復憂粤西無好吏治矣，翼切翼切。

答黃汝良老師

上年讀地震星變大疏，引證規諷，詳贍直切，遥稱念年來臣子，卽端揆丞弼，惟了票擬故事，與頒恩拜揖而已，於國家事，全不見著半點心，若所稱慮險防微，隨事盡規，若我老師惓惓於天人之間者有幾，卽如逆璫，雖未流毒縉紳，仍曲意受好政府，而欺侮至尊，不啻兒戲，欲將人主國母，并歸掌握，敢行毒手，卽中宮震器，惟所欲爲，此從來未有，不但璫，直所無也，璫之拚身一告，亦實憤不過，心滿幾邀先帝之靈，少一得當耳，不意當國者別有肺肝，力與璫作主，硬與公論爲難，於逆稱勳稱勞，擬功臣比大臣，於公論稱鬨稱謗，沖聖遂無張主，一聽內相外相處分，且教打得一兩箇人，言緣得息，嗟嗟，掃除奴隸，一旦列於大臣勞臣，不知是何心腸，其與我老師憂危杜漸，中丹不啻鳳麟鳥獍，豈眞心開無血，不過與璫表有首尾，厚吞鉤餌，既圖今日之榮歸，復說後來之速入耳，其暫容華易畫，積臭難消，試向平旦自問，如何過活，合之修者，大疏不下，一付精神全在逆璫著落，讀書識字，反不如狗彘受人豢養，猶知護其主人，之不如可殺可數耳，我老師一片忠義肝腸，如此，合之急圖消弭一疏，十事條陳，并與黃鍾梅一書，千古而下，誰能消磨，亦安取蟬玉炫燿，俗人齪齪碌碌，君子者爲哉，天欲祚宋，恐老師亦不能久離洛社也，至於璫璫託宮驕，致主無誠，射準無獲，反致通國無色，更張之議，直欲愧死，更憂楛叢之禍，將大爲奈何奈何，此時倖去非忠，引避似怯，而留此捧身無計，納履無方，但有鬱鬱憤憂成病耳，老師何以進而教之，若已長之子，自不能容於公論矣，惟老師珍重，治平倚賴之身，俟陵覆字，終是提得不回耳，懸格不勝，迥環懇切。

答四川朱撫臺

成都從來勘亂定傾，儘多名賢，然禍發於未及備，功成於萬有全，不惟今日獨矣，天祚國家，所謂五百年其閒必有也，庶幾西夏功成，韓魏公還早入朝，以相天子可耳，余守實有古意，夫古道之難行久矣，板而員用之，直而曲成之，夫枅椽輪囷，不落於捐棄，非材有用，用在造化在手者矣，嗟夫，天下做官而做事者幾人哉，實於做事求做官者又幾人哉，不肖感於台臺之論余守也，不覺慨然三歎。

答直隸巡按劉大受

方今徵併無休，增派日甚，民之窮急極矣，所賴巡方使者，嘉與諸有司休息而生全之，亦惟是舉動一事，以明示其意向，而鼓灌其精神，古人之所以不惜一家哭也，臺下矢以不欺，而又朗恕以出之，吏安有不盡，而民安有不生全者，澄淸激烈，已見大指矣，服服，幸益勉持之，數行代布，未盡摯切。

與王應嶽

我年丈到地方，便定一大難，成一大節，今又作富鄭公活流民事，安輯生齒，彈壓奸宄，保障東南，不負天子使，快甚慰甚，至於弟積憤客氏，魏忠賢，前年禮科時，卽起念入而請劍，拚卻一身，當以小兒婚事託崔元恆，小女嫁事託之徐京咸，斥斷家事，無弗備矣，以轉京堂，故已之，及去年上陵，後又見謀帝子帝妃事，已擬入告，而舍親家王思延泣止，及見南郊胡貴人事，語之浮邱，浮邱立止，至今年又有如許事，使忍不過矣，不謀一人，草成一疏，原圖面奏，不意算定前月新祈得雨，二十九日必出御門，疏先發爲忽傳免矣，

幾乎悶死，又疏已寫矣，不得不封進，知無濟於事，亦曰盡吾一點赤心，萬一社稷之靈，幸而濟耳，乃疏人，奴哭繞屋走，奶子與其私人盡力盡財，打點一晝夜，乃乘上午膳時，隨疏入，免冠長跪，絮泣不止，專以奉侍前老娘娘爲言，上但頷之而已，曰，你且起去，本送閣，票，奴既先有人洩閣，閣復與奴有首尾，遂一一如傳奉票上，上亦不知而已，又不意滿朝共爭，奴都掩過，無端相公一揭，與通國爲仇，力稱奴勤勞，上且益無張主，奴安然不動，有人且教之打一打，人便怕，又有畫策設謀，用廠貼出昭代典則武宗處大臣言官事，屬奴專與上看，世事至此，奈何奈何，弟拚身之言，無濟於用，反滋之凶，弟甚愧之，吏憂禍將大在國矣，彼時小人偶言弟發疏爲左、魏，又言爲劉是菴、周敬松，嗟夫，世間有如此呆子，拚身不測之淵，以爲可以不必爲之人乎哉，又言忠賢好人，反是楊大洪激得不好，且無論其他，如傳奉，如停周士樸升，不許魏謝恩，皆是好事，可歎世情如此，是尙謂世界不倒哉，弟今欲再發疏，似非卿貳體，欲請告，諸君言弟爲通國共指之身，說不得，不得其言則去，反似殺賊承頭人，未見賊退，而先逃，似怯，但當靜靜與之相持，圖機而徐觀其敗，然無益亦無色，年丈何以教我，弟此身已不顧，卽要事如何爲當爲不當耳，只可憐綸濟一味遮護奸璫，不敢道璫半字，不是而三四閣老遇傳奉到，再不敢說半個字，終不知此奸作何究竟，乃其手握重兵，凡上之前後左右，非其心結之人，卽其威劫之人，上亦危甚矣，而外之相公又如此力護，上固亦無以處耳，可歎也。

與王憲嶽

時事日非矣。不旬日而部院一空。且簡賤漫罵。直如奴隸。吏科及吏部河南道。但有骨氣者。逐趕殆盡。老年丈見邸報。當有髮心如焚者。此事固中旨傳來。而教猱使鬼。實南樂爲政。而主此行尸。又是射𡘋之矢。然此輩小人。終是作此敗著。豈有人塗面是身中官而得爲人者。獨恐此輩小人。借中官爲用。於去所仇得矣。乃大柄一到其手。將至不可收拾。爾時卽借內小人。亦欲自悔而不可得。而天下事已去矣。弟與左兒、楊、左之局已結。惟願剝有復時。世道受福。諸君子得爲太平之民可耳。此時還有數君子在事。弟欲其安靜不動。但聯合正人。鼓舞正氣。徐以觀其變。默以圖其機。蓋小人如此行徑。驟雨飄風。於理當無終日者。若冪陰布滿。瀰漫無開霽。此又關世道。在社稷有靈如何耳。聞小人又將百官圖進。計年丈亦入黨人碑。然不在目前要地。猶詩不著。年丈當努力地方。厚圖禔福。無必以此著念。有攜手同行之意。則非也。

答鄭司理

不肖遡之得此一放逐也。實邀寵庇。以荷戴浩蕩恩私。旣得以微罪行。不見爲抗權之迹。於心爲安。并不見爲怯權奸而逃。於氣猶壯。吏釋重負。滿倚化日之長。睡到人間飯熟。其受內外魏之惠爲多。弟初陛辭之夜。且氣清逈念。當年憑几爲堯舜之言。不爲無補絲毫。而反覺於聖明有累。枕上不禁淚痕如綫。未嘗不自欺其癡。此一點念頭橫擾。直不知幾時漸漸忘去也。闊別台光年餘。今喜台光仍近矣。忽接來翰。不覺塵顏一開。啟緘披讀。乖念老母前日教之忠。今又教之孝。仰見天地父母之心。與骨肉肝膽之契也。計不肖此歸。或以達人寬我。旣不足道。卽或以千秋名諛我。夫名豈臣子所忍言哉。不幸爲鯀。始追奪誥命。亦如永叔之怙惡不悛。歐母自能安之。非韓稚圭固不能向歐陽永叔作此語耳。

與鄭司理

時事至此。止是翻局面。尚未見壞國事。但願新當事諸公。還只協心做君國正經事。不必恩威惟其意是徇。而日快恩仇焉。更不必取快眼前。而謂閣之票擬。部院之用舍。盡當聽之內邊。以爲常也。此在新宗社之鑒耳。願二三君子從中斡旋維挽。妙有調劑。去者來者。相安而各相成。斯清寧之福。世道受之。所日望於大君子早入而定國耳。考選事。想公道固自在。功名亦有定。乾兒義孫。徒是誤終身。君子不詭不隨。守吾正而已。按得手教。仰見憂國深心。層雲密霧之中。終得開一線陽明。端當有賴。且爲世道慶矣。至於不肖才非濟世。擬足負官。非惟無益君父絲毫。而且若播惡於衆焉。君國之變。夜氣時有汗下。日來長安假以楊漣爲書帕者甚多。而因楊漣以爲瘟疫者亦衆。內外二魏。時刻不忘打聽。廬山往來相續。山鬼伎倆。老僧能以不見不聞聽之。然恐累人。故杜門不見客。念頭上誠恐累及公祖。過廬山亦不敢請見。我輩精神相照。肝膽骨肉。已非一朝。儘不在形骸間。正我輩之所以濟事也。敢先布衷。惟台照在。

與李侍御

世道忽潰敗至此矣。碩果不食。正氣恭復有基。獨仰有臺下還共一二君子。存微陽於厝陰。挽日轂於倒影而已。想社稷有靈。亦定不盡從羣小算計也。日來彼中合謀。尙欲借汪文言以興大獄。似不得甘心不肖不止。不肖身名早已無所不拚。今亦無所不聽。夫復何畏何惜。惟是不成射隼。祗爲驅魚。反若播惡於

衆。而還枯叢之禍於朝廷。夜氣一清。當汗愧欲死。然亦運應有此厄。蓋彼之合謀已久。端不肯令我輩再爲大計考選之事。只有待借端爲清流一網耳。諸葛武侯所言。伐賊亡。不伐亦亡。不如伐賊。當亦前日之謂也。聞近日內魏於閣部諸公有事。只假上司分付下司。絕無復下色和詞。諸公藉之尊爵大官。同聲連茹。快矣。只不知倒奉太阿其手。積漸以往。諸公將來作何收耳。可爲長歎。秦、楚天高。莫由晤對。接得手教。如奉顏色。顧何能一承下風。共傾倒一片憂世心腸哉。

答王明珍州守

弟以癡愚。久拚有此。亦完得一簡件。惟是未能報君父之愛。濟國家之事。徒傷由來大體。播累善類一網。清夜汗愧。有穴可入。至於一身生死。儘不在心。卽權璫百毒千兇。能以一念不動消受之。硬漢硬到底。不消一攢眉一歎氣。以負老年丈共楚人氣色。承翰教。仰見君子愛人直衷。弟拳拳服膺矣。此中惜翹聞一保楊、熊二經略。我輩數人爲之行賄打點救護。無論弟曾參熊。熊事敗時。弟政在家。卽入京時。遇原救熊者。還言封疆事重。熊先衆而走。我輩如何該救。熊與楚人。尙恨弟無情也。又謂專窮究移宮。嗟夫。倉卒之際。恐冲聖一落悍婦權璫之手。非當可慮。待其擅弄大柄而爭之遲矣。此區區杜防深衷。今以爲罪。豈皇上或不該居乾清。或乾清爭與別人住乎。人情不許人爲皇上至此。更復何言。以此而逮弟。更當笑。不當悲矣。

答張盤老

長安逐歸。日日知必有此也。諸長安人日日打算。諸礙手礙口之物。俱已逐盡。目受顧廳之局。俱已發成。乃遂結此界。弟非不知此行無幸。不肯避。亦不肯自裁。硬漢到底。所謂拚卻一身。萬事休。落得一心或者萬古在。不失楚人氣性。不敢言氣骨。且亦不失爲張盤老癡友耳。一笑一笑。昨傳無他。納賄卻是爲芝老事。未必無相憐相念之情。而封疆爲頂題目。大卻無相救相保之一言。內外所借以成今日之獄者。以楊輔上年毅決一疏。韓蒲州姑待以不死之言。爲弟有害與孫。乃孫處弟自入京出京。幷未通一字。而蒲州處亦幷未一言及熊事。古人莫須有。今竟烏有。萬一以此受冤。心上越發無些子沾滯。更快甚暢甚成就一个肝膽如雪矣。昨友人慮弟途中及鎭撫司奴當有人百凡挫辱。作何澆免。弟曰。但得到出門生死。使是臨以君父。不是急而匹夫之諒。死於妻子之手。韓魏公取吾首去。是一樣見地。與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是一樣餓。不足亂吾方寸。此雖弟謔語。卻亦是正經。附聞發一笑。翁臺無過爲弟攢眉也。緹騎尙未到。奉教未定。言之耿切。

在太常時寄回家書

字與之、易之、賦之。言出門忙甚。到州遇雨。過黃河始得晴乾。星夜趲程。至初九日到京矣。日逐見客。凡大老名公。無不欲一面。便苦極矣。朝後拜客。饑渴不時。大動火。傷風。喉舌俱痛。三五日覺形容瘦悴。大都久在山野之人。手腳俱懶慣。見人殊是窘束。又不奈人只問移宮事。不免答應煩多。亦是一場苦事。汝父書生耳。無功無勞。叨冒京卿。原是過分。況存名太重。至於爭識面者。傾動名公大老。開口便曰。功在社稷。其

實有何裨益。令人慚愧。將無造物忌之。且諸老各欲留我在內。萬一名實不稱。或負衆望。奈何。此汝父之憂也。汝等在家。當安靜養福。勤苦讀書。憤勵修品。亦所以補汝父之不逮。萬無作孟浪事。習驕傲。比匪人。敗汝父家聲。薄汝身受用。是汝父惓惓於汝者。常常問太太安。使老人家歡喜。代汝父事母。無牽汝父心。祠堂中時朝月節。無廢祭奠。家中諭令門戶嚴緊。男女鈐束清楚。出入防閑。是長子事。弟兄萬萬要和氣同心。妯娌孝順。各相敬重。方成人家。方有福澤。記之記之。

癸丑協院時寄回家書

字與易兒。太太想納福。聞五兒俱入學。未破吾家風水例。汝與會兒考俱未下等。亦不至不好看。然須實實有學問。眞會作文章。歷得倒人。取得科第。乃好。莫只說年年科舉。考考在前。便以爲吾如是可矣。汝想到中不得老秀才老廩生。有何結果。父親又無能厚積貲汝用度。又無門生故吏作汝好田莊。括金版。撐門面。大子女事又來。如何是好。此時不發憤。待箇大受用。年日長。精神日頹。聰明日汨。於事欲到悔恨少年不發成舉業。遲矣。汝父如此勸汝。畢竟是汝自家事。汝無作閑話。耳邊聽過。眼頭看過。即付秋風也。而此時最緊工夫。是時時心在文章。無別分心。少飲酒。愼交人。勤會課。第一在養心於高靜沈潛。生心於慈厚冲逸。我常言作人作文是一貫事。了凡說到鬼神。還是引人法。心得涵養。心有生意。自然學業進。機趣顯。無不中之理矣。豐起田訓士書。嘗時省之。是人生大受用川屋也。質對揚前年到家。語我曰。家父常以心蠡戒我。今春大病。手動不得。又不得不寫一家書回。又不敢說病以重其慮。只見下筆艱難。不免潦草些。因自念父親不知我病。見此字畫欠周正。定說逢聖心蠡見乎手矣。如何好。因沒奈何說兒子手病人子體父之言至此。平時那得文不細入。字不一點一畫莊重。中高榜。中榜眼。端必由之。不是臨場杜湊也。兒嘗思之。無謂留年伯迂也。

甲子參璫後寄回家書

與易、賦、言三兒。萬家丁到。知太太已到家平安。但陳媳損一男爲念也。都中俱清吉。駢兒益知婿笑。若佐兒、瑞兒在京。三箇好有伴。笑號可娛目也。寄語太太歡喜。長安逆璫如故。但人傳甚收斂。甚怕皇帝與中宮。亦不甚與外邊作難。又傳怕我實甚。恐幸學有面奏事出。故先蒙上傳病。及我今日見朝。明日說不幸學矣。人言多是如此。其實未必。我今日日圖歸。諸君子又以大義相責。謂有我在朝。內廷還愁忌。不敢放肆。一去便放心。以爲無足難矣。臣子不當只爲潔身計。與陳大爺同。但我想天下事是一人做不盡。不如以微罪行。聽世道於天於人可耳。如得遂歸計。九月內可動身也。汝兄弟三人政好合伴讀書。有劉伯嘉兄弟共會上諸友。都可資益。何不趁少年猛圖甲第。以自贖庸。是汝一生受用。我若人家子弟。還是自家中華中進士好。若只是公子任子。即有相好年伯也看人眉目。甚之相煩相見略多。使生厭薄。汝等於此。當深思之。即日夜攻苦。猶恐不及。況可貪頑貪懶。混過日子。況從此之後。兒女人事累人。即欲存心讀書不能。眼前易過。思之思之。縣父母於我家淡些。甚是甚好。即汝等亦當百事愼重。無輕干謁。至於人情分上。雖饑死窮死苦受。即親友相託。亦莫輕易承任。惹人是非口舌。即縣公好歹。亦只閉口莫言。或人傳說

某事不好。某事甚醜。只作不聞不見。莫輕傳說。或有人搆擋以成仇怨。縣官管士三尺。莫說我口語好輕易也。蓋在外朋友話長話短。縣公不當甚事。惟汝兄弟話。使多打鶏傳播。故要謹愼。莫輕開口。此護厚正道。亦保頂身家。免小人傾害之道也。愼之愼之。於今風俗甚薄。即有二三小人閒言閒語。亦付之不見不聞。免生煩惱。但閉戶讀書。精心舉業。養心養神。少交遊。少宴會。是汝等一生受用。汝父如此丁寧。汝等不知體會。眞不肖子矣。祇自家沒受用。結果於汝父無干也。思之思之。聞會兒近來不肯聽哥子說。汝亦不肯直直善說。各不和協。此大不孝事。從來都宜改過。兄眞心愛弟。何妨面斥。弟眞心敬兄。有事當敬受。方有長進。方有受福根基。不然。即中得舉人進士。還是無根器。況夫乖氣萬無致祥之理。當靜思汝父言也。太太膝前。時時照應。時時周旋。無令太太著惱。并稟太太。汝父在京自安。不必多慮。遇諸友都爲致意。九十月得歸。便好聚首把臂歡笑也。

與高景逸

猛風惡雨。驟暗晴天。善類翼成捲掌散矣。不肖漣亦得從大君子之後。領臭駡一頓而歸。可謂厚幸。不惟結卻作權奸一局。而得微罪以行。不見君父爲擧倖逐法官之迹。於初心甚安。并不尉兒嫌先逃忍委君父。自潔以去。於臣義更完。皆可自謝。惟是癡愚一念。於當日濟几孩孩。絲毫無補。祇落得一去卸擔。夜氣清明。每一想及。不禁涕落。又竊笑其夢未醒也。今官家已另用一番人矣。亦惟願繼起當事者。無即旋面從人。略從君父起見。還以正直相持。無令祖宗養士二百餘年氣脈一朝澌滅。殆盡可耳。登去都門後。會推一官。人多至七八。已是冢宰。不必廷推。總憲可以傳奉。去其所仇。進其所喜。魏見泉作兒。眞可快臆。第恐中外大權。倒手盡牽中官。不知伊將來作何收拾。至於我輩於世道。且無必問。但願君身強固。無可大憂。漸次天開治平可耳。鍵受之人。都此有心人。當有沈幾默挽工夫。亦復恐孤掌不鳴。危身難定也。前聞沈瀰老欲拼官作大文章。乃不慮天留此老。今未知已出手否。畢竟重害鬪落之中。似衆已謀目黨頭。然雖道長安如許大。使無一箇認得僞寒五日不汗則死男子。直說事不可爲。空串無益。陳梅翁在宜公三子。豈眞能討我家夫子。沐浴請討。又告三子。眞是不看事勢第一老頭巾也。與當日楊忠愍、王文成及鄒南皋。皆今日善看事勢之罪人矣。可發一歎。段幼老謂我誼當尋得一沈稍朴數人。小人不見忠者。潛引十數君子。伏於其中。以種火種。使將來一炊而然。此用固妙。然難言之。惟天祚世道。終不使火種斷絕。許台臺早有以留心於此也。不肯出春明後。一路騎馬落店。到家仍只靑衣小帽。一如昔命一行。吾黨人或謂過。不肯謂此如爲副院。當花金黃蓋矣。斷不肯寄蓋花銀。今與我民矣。若以爲矯。必竟而爲方巾行服。是祇在紗帽小帽上看榮辱。付君命於不必遵。且貴賤果在小帽方巾乎哉。況不得乎君。自是臣子之痛。而與服自若。洋洋與官長往來。似乎非懟慕之意。台臺其以爲如何。偶爾遇鴻便。草草布候。不盡欲言。總有照在。讀逖楮不勝馳切。讲澳崇伯當淸吉也。便間幸道惓切。好珍重世道關係之身。以對中外仰望。

雜著

賑荒紀事文

賑粥之舉。一二友人倡之。鄴公邑大夫主之。諸慷慨士力任之。衆善襄成之。今幸告竣矣。顧其初止期日二千餘人。日用米可四石餘足耳。而人漸三千。漸五六千。漸萬餘。中間扶老攜幼之狀。衣鶉而面垢也。行纔接而坐雲集也。可憐也。亦可駭也。往是粥事。多以三月始終耳。首事諸友人曰。三月而撤弗能待也。枯肆而後西江救。無從已。故始以二月。若賑止而弗及新也。饑猶無從果腹也。故終以四月。中間別哲予與平人。畔男女。分老弱。男子之印手不印面。婦女之與縫不手印。又二三首事各有長者深心焉。是役也。善夫王鄴公言曰。往官於此之有曠於冒濫也。爲夫衙役之不可實予民也。管理人之不以心予力也。而今無是也。此夫嗟來而食者。百人而一或不饑人。富人焉而萬無一已。即有詭逃。衆人目以重倖勺合者。亦其服皆餓而出之窮計較耳。無足多誅。若必清而汰之。獲者弗汰也。怯者若澀者。且望焉而束腹以退。百人焉而一不飢人冒。無傷此舉之大。萬人焉而一眞飢人遂。即失此舉之初。故惟計口而食。以弗汰也。爲弗失也。道路之口紛謂今歲飢人歷食之早之衆之久。婦孺之市。無相閙也。羸弱之道。無相棄也。雖犬之夜。無相做也。殆豈故之以。此或不必然。要以見飢人焉。族衆而授之。長人之仁也。分羸以濟之。同人之義也。若夫太守單騎省視。憐席遲而坐者未起弗安食。勞夫使飢諸人衆。反而隊逐焉。日下春弗安席。且公堂人抗禮而手酬爵焉。曰。勞苦諸君。諸首事人亦實忘其家計。凝食施粥所。凡三月。以日蒿蒿焉。以股掌幾圖迴焉。無一人怠。曰。務以盡吾心。終禮我者事。吾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上好禮則民易使。今日蕪獲其是乎。是役食指旣衆。靡費殊侈。當此因歉時。即斗米百錢。皆諸飢人溺中壺也。苟非諸友人。故則銀米出入書冊。并登好義民士姓名。以備查核。余爲附記其始終事如此

祭趙我白老師文

維天啓元年。歲在龍蛇。詹事府少詹事陞禮部右侍郎我翁趙老夫子卒於家。門生楊漣以請告在籍。遠未及聞也。今年七月見請賻卹邸報。始知泰山之頹也。典刑之喪也。惝然痛之無從。旣已弗及侍藥。易簀之役。又適以邀有新命。再一乞休。未敢出門一走南豐。撫棺爲慟。師生恩義。邈若河山。遂成幽明永隔矣。首嗟夫。座主門生三年。而是吾夫子獨有父母之親。師生情誼。在三不薄。吾夫子獨有道義之殷。館閣清華。人各愛鼎。而直方以大。清任而和。吾夫子獨備四時之氣。而年不享德。用不及身。天耶人耶。豈天之未欲治平耶。莫耶關於九闕。樹心縣宇。惆悵莫因。築室獨居之誠。旣斷端木之於尼谿。磨鈍策鉛之義。尙愧揣子之於友生。徒以絮酒陳詞。何以對越吾夫子於九京。嗟嗟。夫子文章道德。雖在汗青。芳聞鼎擧。著在壁乘。贈卹疑揭。誰在朝廷。簡廢留餘。大在後人。即今鳳蹤。有榮英英。賢輔儀王。孰非生存。夫子何憾。而世人之於夫子乎憾。則名世之用。有所未竟。乃吾夫子用未竟於世。而世終不能於夫子乎。摽道德性命。富貴功名。道法世法。人生蟣蟳。以吾夫子中有獨靈。趣在物外。神與天行。未嘗不啞䑛笑詠。未嘗不抽揭典墳。未嘗不竊狗曉墟。未嘗不帆物蘇輪。於古今宇宙。得喪升沉。一局勘畫。獨有活法以自藏。非漆園之逍遙。罷台之寂寞。非竹林之放情名教。亦非栗里之寄傲蝕裳。則仁智樂山水之情。行安樂窩中之獨有適於天眞。可以辦杭萬物。可以鑄鈞古今。可以宋季唐虞。用之則行。是蓋吾夫子之深有自得。而世人莫得而

名。夫子亦何取於世之名。傳騎箕尾。韓隕大星。毀以其形。存以其神。夫子且以達於大生。吾亦安知夫子之未嘗不生。而感慨於尋常之惡生。杳杳明明。夫子其有當於漣之言。

獄中絕筆

漣以癡心報主。不惜身家。久付七尺於不問矣。日前赴逮。不爲張儉之逃亡。楊震之仰藥。亦謂雷霆雨露。莫非天恩。故亦日長途。踉蹌不脫。欲以身之生死。歸之朝廷。且不忍累於今公論與人心天理。俱不足恃。徒以怯縮自裁。祇取妻子環泣介明時。有身死不明之大臣耳。不意身一入都。偵邏滿目。即發一揭。亦不可得。至於如此。打問之日。汪文言死案密定。固不容辯。血肉淋漓。生死頃刻。不時追贓。限限狠打。此豈皇上如天之仁。國家愼刑之典。祖宗待大臣之體。不過仇我者立追我性命耳。借封疆爲題。追贓爲辭。徒使枉殺臣子之名。歸之皇上。而因我累死之冤。及於同類。然則漣今日尙何愛此餘生哉。即九閽不得。苦求自絕。明漣自死。非皇上殺之。內外有殺之者。漣死則仇我之忿可消。而好生之念或動。天下人心猶在。公論或伸。使國家無一獄冤死卿貳六人之慘。而漣亦得上見先帝於在天。訴明當日不忍負顧命一念。至於移宮一事。李選侍於聖母有氣毆之兇。於先帝有廷辱之惡。於皇上有欺侮之罪。如此肆無忌憚。豈堪與神聖同宮。先帝上升之日。大小臣工共議。李侍移出乾淸。亦謂乾淸非選侍得據之所。選居別宮。於皇上臨政爲便。蓋在廷諸臣一念正名分。防微漸。杜專擅之公忠耳。李侍於皇上。旣非生母嫡母之尊。又無撫養保護之素。祇一移宮本分事。有何違悖。詎云陷於不孝。然則今日諸臣還當請李侍還正乾淸可乎。即日跟路出宮。無知中官。快貪慾之私有之。然與議移宮者何與。嗟嗟。以誕天育聖之國母。幾年受其鴆

迫至於皇上母子相訣終天。飲恨何窮。此在爲聖母辦謄所親見者。今在朝冠紳。誰非聖母臣子。曾未動念。而於李侍半晌遷移。百法千方惋惜。無非爲內外欲殺漣之人。砌成罪案。曲加描寫。誣謂先帝三次召對。皆爲封侍。飾成遺命之尊如此。不知君臣相對。生死交關。但惓惓一宮人。視先帝爲何如主。乃先帝絕未嘗有此也。初次召對。爲發剛遠和。以莽病偶發。服藥無效。令諸臣傳知中外。以杜紛紛之口。并皇上伏侍人都有了。與停太后封事。旣因孫宗伯言封李侍儀注。先帝始言加一名封之故。以李侍生育多。伏侍久也。非宗伯言之。則先帝諸未及此矣。二次召對。則君臣相慰藉。語未及他事。三次召對。則閣二三大臣以輔皇上要緊。以國家事當盡心分發。至問壽宮後。李侍拖上入。復推出。要封皇后。先帝色大變。孫宗伯言封李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先帝但急指上。言輔他要緊者三。明示封侍無甚要緊也。隨即肇側御榻。今無端謂先帝於李侍。臨危握手丁寧。而加皇上以違逆之名。隱加先帝以內嬖之過。徒欲快甄人之恩仇。不顧傷兩朝之名德。是豈可忍。今漣已死矣。祇存此一段議論。灑向靑天白日。爲幽冥質證考實。儻仁人君子。不忍絕漣冤死之言。有以付之修實錄者。亦臣子所以爲兩朝名德。深忠也。然非漣所敢必也。若漣二三乳臭之子。孤魂欲散。知無能收人家乘矣。嗟嗟。癡心爲國。妄趨死路。生有累於朝綱。死無裨於君德。旋存忠直肝腸。化作萇弘碧血。留爲千日白虹。死且不瞑。但願國家強固。聖德剛明。海內長享太平之福。漣即身無完肉。屍供蛆蟻。原所甘心。不敢言求仁得仁。終不作一怨尤字也。而癡愚念頭到

死不敢。還願在朝臣子。其從君父起念。於祖制國法國體。大家當共匯心。即皇上處選侍一節。斟酌於潛邸凌聖母之仇。大廷彰先帝之惡。僅錄其名封。畢竟念其先朝舊人。撫養弟妹。厚加恩禮。於國法家法。可謂衛宣得體。仁義兼盡。今何忍以第一竪不畏死之楊漣。盡一筆抹殺。若夫泰昌元年九月中傳李侍氣毆聖母。與節次無禮等。選疏此召方、韓、劉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道於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言。待李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皇上親言。朕與他有仇。當時君臣相對異議。父子相念至情。宛然惻然。夫豈出夜半傳宣者。今俱以一假字消之。謂俱出從旁提弄。又令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漣謂事關大體。即語有失次。處有欠妥。只當據理據情規正。不防存其本色。而況乎其末必多失也。又何忍不於君父母子無解恩怨。宮庭當正名義。再一深原。漣沈死獄底之人。語言亦復何味。而人之將死。兩朝篡殯。一念忠愛。恨生前未一發明。不忍不於死時痛心一宣吐也。惟同朝諸君子念之。若夫家破人離。老母、無終。幼子無聊。債家逼促。都非漣所念及矣。可笑讀書作官久。於國家大體緊關之際。只當唯諾從人。作秦越之觀。為兩隣之鬪。當事無半句商量。背後冷言冷語。為目前自卸妒人計。作後日逢人功名地。豈不壯路上大乖巧大便益事。何苦擬愚從君父國家遠念。不顧性命身家。務欲盡其在我。又復好直觸忤多人。使屍無全體。誰是獨食朝廷飯者。然守吾師致身明訓。先哲盡忠典型。自當成敗利害不計。乃朝廷之所以不虛養士也。若箇箇討乖趨勢。只戀功名長久。不顧朝廷安危。聖賢書中。忠義心上。終不敢許。即范滂臨刑。欲汝為善。則我不為惡。父子相訣。漣謂何不更勉以忠義。而作此憤激之語。替人讀書之念。漣至此時。不悔直節。不懼酷刑。不悲慘死。但令此心。毫無奸欺。白日冥冥。於我何有哉。

甲乙雜著

孫眉著

甲乙雜著

檇李孫眉著

告城隍文

某為僧一十六載。馬齒知非。內疚日增。外火滌至。既絕生趣。惟有死門。莫由告訴。瀝血抒衷。敬詞於城隍之神曰。某聞死生有命。子夏曾聞。問事鬼神。夫子不告。然漢文徵宣室之談、毫髮不爽。周王感內史之對、禍福無移。造物於人。自有數定。能生能死。則神明能獨宰也。某七齡背母。十一歲棄父。怙恃之恩早失。蓼莪之痛鮮知。伶仃茹毒。鄰閭艱行。童時館外家。及長失師訓。上不型典謨道範。下不窺先儒名言。游弈自隳。玩物自喪。濫廁庠序。實忝章句。賴皇朝沐浴之深。藉祖禰清白之貽。知忠孝節義所在。心腹腎腸可數。雖質愚闇。私志欲摶。恭值大行崇禎皇帝季年。五斗外亂。三韓□□。下漢武賢良之詔。效毛遂處囊之錐。尤悔于祿。天絕勝從。亡何運遘陽九。鼎沸莫攀。已覆前車。猶繼後轍。徧天下□□而儆一僧。儀自視力不足哭秦。日能蹴□吳。嗟非西山。誰循東海。一十六年之間。枳橘之方易處。蓬蒿之勝類與。自謂大塞朋來。無復可干酒食。釜轍絕望趙宣。淮陰久虛漂母。販屠難逢伯樂。爨木不遇中郎。骨肉貧而寶寄。朋友賤而兒疏。虎狠有仁。人心山澤。返服恥同□類。涉川久恨無徒。彼何人斯。通塗為之往。舉世莫之信。天壤之閒。奚生此人。天之所厭。不可支也。某又聞之。往因來果。佛教所明。前作今受。人倫咸事。使他日有被滓名得曰橫目望賜過日之弋。讒進履之害。攻克伏戎。有命承家。方袍□見官儀。懸劍報同國士。儻白首無成。幽

情尚繫。望制命短長。終朔二巖。或乘白驥而來。或從烏江而逝。不求羊祜金環。敢希郗中蟲火。庶俾顯為忠義之鬼。某願如之。不得為人。或為濟陽之鳳。或稱一角之麟。同現河清之日。郭景純自知命盡。陶彭澤自作祭文。某早知有此事也。冒于神聽。匍匐教崙行。某叩首叩首。待命之至。瀝血為文、上疏。

告兩府君文

為僧不孝兒某、上達大學勑贈兩府君嗣下。兒百拜百拜、泣血謹言。王脩七歲喪母。感鄰里罷社。兒時育於庶母。嬉戲恆若。鄰原十一歲成孤。感鄰師授業。兒時調於外傳、志學不能。幼愧古人。兒不如死也。雖鍵而歸。仲謀勸婚。年已十七矣。執經問就。友學蔑棚。家業缺剉。亦鬨囊螢。甘不能拾芥紆青。乃為銅臭貨郎。壯愧古人。兒不如死也。年及知命。不顧室家。妻息飄零。職友摧棄。猶發劉琨祖逖之憤。效李康劉峻之言。視陶朱貨殖之營、陶潛詩酒之娛。何其遐哉。老愧古人。兒不如死也。又甲乙之變、儲恨均天。榮備壁踊碎首。乞丐賦詩投汾。以不事王侯為高尚。以悲跡空門為肥遯。不能同塗戊子以來。諸君子之舊。見天下忠臣義士。嵗首未追。兒可生乎。為僧一十六年。一衲已敝。一磬已懸。雖睽亦為賓鉢。何充乃復借金。巧媳難炊無米。際飯豈肯回眸。兒可生乎。程嬰不負杵臼。千古之有孤也。山濤不負嵇康。千古之有友也。六尺之孤雖存。嶷所之戶未封。縱有楚王術無優孟。反躬自責。尚可為易。兒可生乎。鳴呼兒進不能佐三尺之功。退不能盡一死之節。君恩不報。父恩不酬。養子不教。撫孤不忠。五倫已絕。況有三不如死。三不可生。仰愧則夏日毛寒。俯怍則冬月汗注。早隨膝下於九泉。勝生□世於一刻。兒某百拜百拜、泣血謹言。

乞食文

五十不知非。六十猶未化。烏寄一枝。蛩鳴四壁。歸無明月。僧掩殘經。蟹甑誰識孟生。黔突久同墨子。夜宿則寒蟬吸露。曉立則霜竹鏤煙。慟哭朱公。始悲岐路。受知鮑叔。已在天涯。哀柳增十圍之嘆。荒畦泣西山之薇。擬投步兵。狂無阮籍。敢希敖炙。終報顧榮。秦穆公不惜一馬。得解環車。趙宣子能施一飯。不忘倒戟。酒食不敢鬧。恩德不敢孤。吳均有移文。孔融有禁論。故慕何次道之高風。勿介劉公榮之獨醒。

胡藩公詩序

余與先生交三十餘年。海內論交者、莫我兩人。余學詩者也。非能詩者也。非能詩莫交。先生能詩者也。非善學詩亦莫交。余兩人交如是。昔人論詩之作。靜若高山。動若洋雲。寂如秋蓬。藻如春葩。先生之詩更多皆。多慷慨。多東方漫世之言。多南阮白眼之態。雖不近於人。而人多爭與交。別來三十年中。所過名山大川。山水為之調響。雲月為之明和。揭蹄飛鳥。逝者姑射。頃來嘉禾。尋三十年故交。余為僧二十年矣。相對嗟吁。乃出近著所詠。余越人也。先生楚人也。曾聞陳軫之言乎。況余抱莊舄之病。更焉能作楚音哉。非敢謝不敏也。先生曰。噫。吳越人之聲也。

矮翁小傳

矮翁、浙西秀州人也。世爲明照。乙酉出家。年二十四歲。棄妻子為人。放浪不羈。絕口不言世事。逢人但合掌念佛。結屋南湖之南。梅花之墟。友人題詩。風顛聚遠忽傲遊。結卻從前布袋頭。一笑滄桑攝世晚秀

州翻作古明州。後過昭陽受法。記剏吳太師贈詩。劄宅菴居謝愛憎。風流嘯咏一枯藤。梅谿以月悠然遠。杖屨隨雲自在登。賓主原分臨濟喝。伽梨今付秀州僧。箇知陶令攢眉意。入社聯吟愧未能。行跡迥異。時人莫測。

沈居士孤塚記

嗚呼。此沈居士諱某之孤塚也。嗚呼。居士吳人。幼慕華實之孝。終身不娶。寓禾。喜與人交。慷慨任事。爲人所難。年四十一而終。宗族既絕。感山陽之信友。邀厢父兩棺。同葬梅谿之乾隅。置贍田五畝。永存梅谿。供稅課烝祀之費。足樹地下矣。余嘗論天道報施。不於其身、於其子孫。今居士墓門有木。碑石有缺。浮屠氏爲之世守。視世間生懷徵蘭之慶。死催伯道之嗟。可不一大感慨歟。故爲之記。

賣字說

余年來貧。乃作賣字說。客曰。字可賣乎。何異買榮備也。余曰。否否。右軍換鵝。巨山書壁。所處不同也。余十歲而孤。過庭之訓。長讀遺書。三十不能賣聲名於天下。謀所以善身。偶從華亭陳仲醇先生游。每歎文章品節。盡於字學。出其所蘊拜而藏之。未幾家遭歲困。遂薄世情。名隸傳燈。慚非素履。腹將輪扁之喻。退慕老氏之言。塊然獨處二十餘年。莊生衣屨久敝。顏子簞瓢屢空。庶從仁祖之乞。不因[illegible]之炊。敢蹈閬澤之蹤。嘗貽仲將之誚。曾子建云。鹹水之魚、不游於江。淡水之魚不入於海。固所習也。乃作賣字說以當募券。客曰。唯唯。

漢壽亭侯讚

道統三教。德並乾坤。九州香火。天下歸仁。力不可回。志不克酬。當年社稷。至今存劉。識莫能申。庶館帝心。一腔心事。萬古沈吟。

書生棺銘有序

莊生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已陳芻狗、知無可用。牢筴之豚、知無可生。況□疑危、易晞朝露哉。散木速腐。不知其非。豫置空棺。顧影灰心耳。道士以天地爲棺槨。達人以蘆蓆裹屍骸。念之慚愧。

勤卿孤子。僧勝名㞐。方袍圓顱。牢堵波阡。延陵贏博。平陵要離。汝行我志。子孫其宜。

跋旅殿後

天地、亦旅也。萬物、亦旅也。此見道之旅也。騰躍數仞、亦旅也。扶搖九萬、亦旅也。此達生之旅也。轍環天下、亦旅也。聰聘列國、亦旅也。此聖賢之旅也。迨有人焉、名其居曰旅廛。則又塵垢萬物、陶鑄聖賢者耶。噫。可與把臂入林矣。

跋靜遠居

此後漢武侯語也。武侯躬耕南陽。鼎立西蜀。出處文章大業。盡在乎此。服膺無斁。不負其名。

書史後語

不知今古。遇事輒迷。乃僧家之大病也。要知成佛作祖、不離忠孝節義四字。丙午寒食。風雨爲鳴。鮮不成

寐。再一涉獵。以明世間法、出世間法。元不兩概。豈得既爲我家故物也哉。

自擬訃語

某、遭逢不偶。出處乖違。剃跡僧流。實慚衰影。夢傳久抱。甫露全睎。伯玉知非之年。桑戶反真之日。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弗扶弗藥而終。嗚呼。箕裘既墮。忠孝復泯。生死俱閒。綱常是持。不望表章。并笑煩生衆爵。遺楮代辭。異路銘感。

掩關謝客語

陋巷久虛結駟之蹤。空山已絕好事之跡。斷臂留堪病骨。折肱敢保遺膚。夫子無言。非關掩門。丁崗有湍、顯學居廬。或罷紫蓋之車。或汎蒼翰之舟。當知看竹不須主人。何妨持柑自往。

病書客坐語

某、身貧道貧。生計日拙。友誼成疏。變往久疏。年未周甲。形先四漠。兩目昧瞇。左耳塞瓦。對面每多錯認。高聲時亦誤聞。流火上炎。淫疾下墜。支頤不能運足。捧腕豈使舒空。凡百君子。所話賜鑒。至於范丹有甑里之歎。陸納無茶果之供。已棠別外。不在恕中。

歲朝邀同人入社語

某、遯跡僧流。尙淹塵闠。貌非陽貨。不信匡人。服輸叔敖。終欺楚主。舊友勝譽。新交嗤笑。千秋慧業。四始勝集。沽酒能醉陶公。執經當推元度。孔佛同輪。禹稷易地。

題無相長老像後語

余識公於亂離之際。知非浮屠中人。相對久之。各出新亭之涙。知髮直指。怒目衝冠。眞不減魯陽揮戈、舞陽持楯時也。拂竹杖。紮芒屨。高歌曹孟德之詩。余乃和之曰。老驥老驥。何時可還。千里之思。何如西山。西山無薇、與子同飢。西山無蕨、與子同殘。薇兮蕨兮。嗟時之過矣。每相對引滿。仰天嗚嗚而已。

傳親友分析遺產語辛卯年

予公門墻。鬼神能瞰。趙嘉葛碣。風雨自明。飄寄一僧。知無遺日。伶仃二子。遲歸有時。父不肯堂肯播。母獨茹苦茹茶。豈涸澤之漁遺。實余躬之多戾。尙存一線。議遜三黨。

答謝某當道書

某聞之。天不私蓋。地不私輿。某藏明公之德是也。某失怙遺豎。幼學簪縛。內絕三黨之親。外虛三益之友。煢煢揣摩外氏。嘬嘬顛沛中年。非同阮籍之悲。實切楊朱之慟。身既爲僧家。如脫屣。久淹白業。幸際朱輪。食鮭雖供相國之酢。醪江樓何當劇史之臥閣。君子德風。小人懷惠。方寸未失。野性猶存。幽谷豈不足動人。智謀不能自衛。先人一廛。戎馬踐落。神鬼爲泣。風雨爲鳴。吏賴明公、恩威並及。情惠兼施。使爲有先生原無姓氏。梁宋諸生、亞有餘金。庭墟不遷。松菊不翦。十年以來。是廁是蹕。藏明公之德。聲勤海而俱深。方嵩華而猶亞。酥稽塞陌。噴延馳檄。背德不祥。相鼠無禮。某知之矣。氣存四壁。星散雲行。乳臭二男。東施西播。雲水相依。箕裘已墮。芝蘭每成枳棘。葛苽可作明珠。復更賴明公、令一之宗。位三之照。絲下有光。不假

燼火。然猶戰慄。未敢僭函。瞻征雲而結鬱。望倦羽而驚神。言念此私。心雖掩護。近探密友。復悉鄰親。聞長鋏之歌。東魚並鋸。聽鈞天之樂。涕淚交流。所以然者。感德彌深。不覺喜極而悲生於心也。枯骨施澤。西伯莫逾。鮒魚斗水。莊周得沾。某始終之託。惟明公是賴焉。伏思廊廟草澤。足雖獨舉。歸誦之暇。每覽古人拂拭之優蹤。窮士知遇之奇跡。某不知身處溝壑之中。而欲翔雲霄之上也。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復以申。

遺子謝吾某當道書

某。青紐末學。白社狂人。昔賴先人遺緒。備數閭里。十年樹下頭陀。不識山林之趣。更抱柴桑腳疾。聊息溝壑之間。蛩蛩謀無薄草。周周計苦銜翼。不圖太陽所被。陰谷生溫。非從左右先容。豈因羣公後譽。人羨謐之廢材。藉以揚聲。鶴驚軍之餘骨。遇以託跡。仰瞻安石器量。傾鑒有道人倫。慚比支遁高流。何當王公下問。耕桑閒過竹院。煮水共析茶經。道術相忘。形骸頓盡。隨煩鉤敕。愛誤波深。捧讀瑯函。寵施格外。恩同留玉。報愧銜珠。麋鹿罔識天階。筆札謹遲豚子。

答婁東某縉紳書

某。飄萍一衲。自謂不敢望餘搢紳先生之齒牙。一朝邂逅湖山。得蒙青眼。旋及黃口。白蓮之社。借彭澤遂爲高賢。犂牛之子。遇夫子方辭騂角。何當汝南月旦。雖闕遊德門。轄驂遂以來。未能修刺。非避塞翁。實切病狂。台慈不以不才鳴鼓。白鶴砥礪。罪覺負山。詎謂反賜芳函。綢繆益甚。當事得推烏屋。同門更託金蘭。仁人用心。其利薄哉。佳劑幷登。奉成渭藪。蘦蓷云暮。未報明珠。春羞行潦。少展謝忱。

答汪搢紳書

風景日非。行業日墜。矯首東山。如瞻西國。桓公有衰柳之悲。庾生有枯樹之歎。情符寤寐。晤比關山。慚愧古人造道之深。抑切今狂無據之窩。手示漢封閑廢址。雖先人別業。當時因未舉。方將附搢紳先生之末。勸請白法大師。久住樂成。優孟之談。實無管叔。但本寺諸公。步趨異。故不同其心。本末二、致不一其議。時運乖張。莫能誰何。故望教致。勿加晤聞。全厥終始。依賴是幸。

答何搢紳書

歲月易過。良辰莫遣。憶洞簫激於丹霄。甘醴飫於肺腑。今又西風解葉。鴻雁南征。知己一方。感懷烏已。某獨覽窮頭。遇絕人事。更不入城市。知徐孺之榻尚懸。耳聞清翰。直溯龍江。六朝煙景。寫寐傳遊。不幾從眾賢之末。相隨七子賦詩。效南皮之樂。悵恨何如。乘啓台函。樹悉近履。不棄草澤。覺中秋皓月。千里澄潭。徙倚蟋蟀之鳴而已。使旋追迫。莫罄所云。秋風旅泊。順珍服食。某頓首遙復。

與居表姪

年來希隔。自蹉辰損。裏坐聞不及細談。隔來又百日矣。目疾時作。豈天不欲使僕、看依稀風景耶。聞足下復騷蜂蠖。不令季長獨美當時。聖學流瀾。望爲砥柱。僕十年辛苦。幾死一身。換得一頂僧帽。百苦俱備。同心如足下、能不念僕。近日諸親朋作詩相掐、似不諒僕。本不出家。何云遁俗。但冠裳與時不同耳。噫乎僕

豈不過一衲粟飼臭耳。比之甲申一實衆儘能不愧殺。十年蹤跡。自知名教中罪人。日誦先聖之書。身被佛氏之服。風人斯詠、宜乎見譏。然思之今日抱罪甘心。又以先人一線是墜。蓼莪淚灑。思之今日抱罪甘心。業已佯狂成癲。雖扁鵲不能再起。至愚至不肖。以十年僧帽。易此□□哉。十年柴根、易此腥羶哉。佛教。先賢原稱異端。復思今日名之曰異端。亦已甘心。昨有客相問。僕答曰。從來優伶能唱生旦曲者、至老不過走楊花提傀儡耳。不曾見有能作淨丑者。相與大噱。以足下爲同心之言、一併相及。復作二紙附教。目疾未痊。筆墨潦草。情緒不堪。語不倫次。閱畢焚之。

勵景鴻

嗚呼。爾父生爲余戚。死爲余師。甲乙之變。普天同泣。同一丈夫。嗚呼。爾父慷慨盡節。余嘗厚顏。淹忽十載。夙夜慚惶。師心在目。余生猶繫一鉢。爾父死。寡母二孤。煢煢何藉。誰爲痛心。世險人危。疾涼莫測。辛卯之秋。以爾託跡空門。嗚呼。豈爲衣食爾哉。蓋有望於爾也。爾思之。爾來六年矣。衣爾、衣爾父也。食爾、食爾父也。豈衣食爾哉、蓋有望於爾。有望於爾父也。爾思之。今爾年十八矣。爾能爲人。余曾報之。爾不能爲人。豈徒無益。嗚呼。皇天后土。實鑒余誠。有譏余以爾同一行。直沙彌是畜。因作是書勖爾。並以自勖。嗚呼。他人豈能窺余哉。蓋亦有望於爾也。父乎父乎。爾能爲人。余嘗是譏。爾不能爲人。余亦何倖。爾思之戒之。勉之。日舒覽之。

示爾兒

大道廢。良心滅。日月崩。五倫絕。人心喜邪人過。喜發人非！未有今日之甚。汝父十年狼狽。跡寄空門。所爲何事。惟知汝祖父一生礪節。表立當時。爲子孫能不痛惜。除風俾不爲人指背笑罵。夙夜皇皇。惟恐不逮。今年頭顱四十五矣。齒落髮斑。瘧疾三載。日病半年。一身弊衲。蟣蝨盈腐。豈父母遺體之性成哉。蓋不得已也。甲乙之變。人人不共。忠臣殉節。義士捐軀。惟恐不逮。汝父生不逢辰。淹蹇自棄。上不能爲忠臣義士。下不能與俗狗時。右人飛遯殊跡。今日惟有爲僧。猶衣敝服。豈念祖父書香。儼稱曰釋氏哉。十年心事。無人知之。天地鬼神知之。祖父知之。汝能知之。與年十八。苟年十六。不爲小矣。忠孝節義。聖賢血脈。絡其人形。良心自覺。自唐虞以迄我明。繼世應運。其間順逆邪正、昭昭史冊。炳炳日星。忠孝節義。何代無之。良心不死。不因貴賤。故宰相有宰相忠孝節義。乞丐有乞丐忠孝節義。舉士之義。存乎其人。祖父數世衣冠。能不念及。古人有言。聞人過如聞父母名。豈反欲使我成此過耶。他人不知。汝豈不知。向不欲向汝言。今因親友之言。因事論事、不得不言。我生死早置度外。遲速間耳。浮名猶恥。倘遂我志。得終緇服。雖死猶生。餘喘繩床。亦不過苟延性命。但汝後讀書、要識聖賢之心。聖賢之心、忠孝節義而已。他不具論。倘苟知之。

午日邀宛陵劉居士

介子之淚未收。屈子之淚復流。轉盼芳辰。生何如死。新竹塢雲。亦葵向日。獨酒郎醪。來話苦辛。粪詎對面無敬亭山也。何日烹鶩炙梟。與當泛桃花潭耳。

與吳危曾

命、夫子罕言。非罕言也。難言也。非難言也、深於言也。季主、君平、公明之徒。直得夫子旨。蓋難言於世。肆言
數術、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豈非隱於忠孝、遯於世者也。某尙貪生。徒隱於一鉢。身名何錯。乃敢侈望考終。
但有一日得覩白日靑天。優游泉石。斯不負指南也。嗟乎、而今而世、誰能遺命哉。

又

僕幼既失學。壯亦蹉跎。彭澤有言。本既不豐。老病繼之。若爲僕謂。欲頌高風、惟此爲恨。秋月照南山。恐有
人識韓康、則霸陵山中有待。天涯暌隔。緊首無期。前所贈硯、仍留郞君。以當呂虔佩刀。并命景鴻翩道。

又

手示更悉。吳門之餞。西山之作。僕謂未然。此時霜雪未凝、何山松柏、能後凋也。拙作二紙。未可馳郵中。當
蓋棺諸公爲定本、迂見乃爾。諒許同。

又

省示。詢及景鴻尊人、閩中紀詠繼語頗末、山齋之誤。與足下共下也。當求所遺相報。兒瞿幽庭無日。染俗
日深。回首不堪。早識天命。乃辱大譽。非文季之言。倘造物盡虛。事在足下。

答二勝和尙

積歲曠面。相思爲勞。清風時來。明月時去。若無情也、弟病眼幾盲。如生在腳下。但知可入重泉。悵望數畝。
心恩作枯葦。但知烈火日焚。避人知譽。只堪閣戶。正想春華。不甚歲寒。忽承貽我大士像一瓶甘露。從頂
澆下。魏武有言。能愈我疾、所不遠也。敬謝。

答舊臧

靑盲雲水。骨肉炎涼。同人于野。履虎咥人。所剩一瓢。何當快嚼。如過屠門。幸振金玉。以慰飢腸。

答白法尊宿

某敬復妙喜大師座下。漢封故址。先人粗立香火。久矣俎豆其閒。遠滄桑後他人雄據。畏壘之民、亦久苦
之。叢因寶閣重興。士大夫請大師主持。黃童白叟。忻忻然有喜色。翹首無疑。某亦忻忻然有喜色。翹首無
疑。遂以漢封故址、爲大師宴息之地。某之計。計寶閣也。某之計。計大師也。功資濟渤。物力溝渠。今且□井
養之泉、而灌溉之。又非河伯望洋之歎比也。詎可以歲月較之哉。大師法臘愈高。品德愈隆。四方瞻之。不
日成之。區區一閣奚慮哉。縱大師飄然澄外。其如士大夫之諄懇乎。寶閣一日未成。大師不能安士大夫
一日之心。士大夫一日之心未安。大師不能去漢封一日。總之寶閣、大師、漢封、無二無三也。士大夫自當
合楮同懇。某從本寺諸公合楮同懇。某敬復。

答故人

某離世十年。抱疾亦十年。自揣不肖之人。甯疏閒問。爾錫手札。施德不使人知。但古人不見此耳。某浮家
泛宅。不知漢魏。豈知有旹。一鷄兒鷙舉止。但先賢以功名付天命。碌碌於斯。甯無敗闕。稚斗勿明。勿煩神
思。愛我知我。

答里中宿長者

參禪不厭貧。讀書不厭貧。居亂世不厭貧。參禪忘身命。豈厭貧也。讀書忘得失、豈厭貧也。居亂世忘憂慮、
豈厭貧也。三者僕皆有之。足下之貧、何爲乎來哉。

謝無相長老

師謂我終身蔬食。以代饔飧。弃年自苦、徒爍病骨、有虧壯心、豈足令名哉。仰承慈旨。無乃過屠門而大嚼。
抑遵聖人養老之道耶。雞豚魚蔬。逢着使喫。生老病死。時至即行。其斯之謂歟。我當再問諸羅什長者。

又

酒以養和。乃反乖和。酒以交歡。乃反失歡。酒以解憂。乃反增憂。再一酩酊。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
知有人。讀馬蹄一篇。知伯樂之失御。讀至樂一篇。知海鳥之眩悲。如此則速營糟邱。吾將終老。是何言歟。
我當再一讀陳暗之書。

答濮道翁

不肖某失訓遺孤。叔孀伯絕。兄夭弟亡。幼肩門戶。長乘室家。愚非甯子。狂似嵇生。郭林宗有言。天之所廢。
不可支也。是當輕舉鴻毛、何當累及椽筆。敬謝敬謝。

與沈白巖

旋灰壓徙。合璧不停。又將雜花生樹。蝶翼亂飛。飢渴明珠。一日三歲。某十年匿跡桑門。徒慚保鼠。竊恥支
流。謬辱王公。心實久銘。德誼可誤。忽聞有教。敢抵掌。管叔流言。足類呂梁之川。彌同太行之嶺。某雖蔵有
天。終慚投杼。彤體離俗。悱惻若狂。一聞此語。惡悖自失。然蕪情莫疏。知我者其惟足下乎。値長公來邸。敢
託幽沈。吐握之餘。審白素相。使屈子投淵。千載有知音。文舉被收。一言完覆卵。先世幸甚。友誼幸甚。

又

上元左次。郞君省觀遠邸。白牋達記室矣。想加清豫。娛情山水。致足樂也。其心期遐曠。病臥莫從。復因便
翩。敢恃久要。再佈腹心。希垂注納。竊者先人之廬。人竊己有。不屬一城。各璧旋趙。深蒙富事、獨照之仁。夙
荷大慈宏引之論。古有其人。身當其遇。舉家焚頂。日月無渝。某十餘年來。但有浮害。勿問家室。時東子西。
兄南弟北。或寄居內戚。或負笈外家。雖藉先人遺業。贍沛之餘。絡繹壁立。每思天下之慘、莫過蝸室嬰兒。
某既離俗、斯近之矣。兩歲家中。指掘兩婚。借影廊廡。雖析鑿火。適有意外之虞。遑遑故址。閣樓□□。典貯
無遂。母子煢煢。假居前岸。並含傷淚。载沐新恩。日計當事特簡。道經鄉里。待命麾下。復聞蔘菲之仲。雖非
齊女當箜。暫挽堂下臠散。前對郞君。已遊心血。未遑之王。敢貸贅疣。猶備先人之言。不敢踰越當事。託札
代申。恭伺鈞教。少慰老牛舐犢之愛。羈鳥故巢之思。某滿鬢未墳。神魂未息。望足下明敎之。望足下明教
之。某頓首懇。

謝徐倚

閱仲叔不以口腹累人。僕以饕殮累足下。雖在乏陳之日。難酬餉韓之年。僕既不鴛。庖稀好道。瘦骨三旬

九日。勿盧十八一鄉。莫遣御車之問。幸追坦腹之慵。

又

片紙伸謝。想入清嗟。亥兒來閒。醵金燕賀。不謂知我。我命邅促。近比春霜。蔘糗腹已果然。豈能更飫膏粱。將乖之際。相與共發勉矣。吾甥勿奪我素。

謝呂悠翁

呼我共食。不敢學梁伯鸞。知鮑叔之知我也。慷古慨今。頹然一醉。天北之外。豈更多人哉。

謝唐裳老

古人一飯之德。必不忘報。薄命之夫。未可同賠也。豈聞之行。不幾匍匐。三瀬有泉。九峯有月。一筇攜來。貯谿頭消我窮愁。又何如鳴謝。

謝戴甥

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信然。昨借一言。如破重圍。不作巾幗中人相視。十城之璧。不日可完也。

謝呂望老

闊結十年。談讌一席。爽人耳目。移人心胸。蓉蕃賤人重餐厚味。潦倒不知。則知醉德。步中猶志一絕。食德容易報德難。常將冷眼世中看。何曾說有桑間士。多少人來笑范丹。

與通家某

大丈夫出處有常。當伯夷時。伯夷之世也。當柳下惠時、柳下惠之世也。尋常流俗。非所能知。下士聞道。大笑而已。不笑不足以爲道也。一席之談。骨肉能幾。而意氣勝於骨肉者。非老姪誰歟。僕十年一死之鰥。天性人倫。猶未之失。豈不念孤恤寡。自處不俗。不憎顧情。有所亡。志有所存。居家居菴。原無二視。古人養志。使一分之安。稱一分之孝。不在貧富貴賤、利祿厚薄淺深、爲承養也。使僕身名不墜。情志不遠。終日蔾藿。則終日膏粱。又豈於形跡之上、嘵酒哺肉、爲奉養也。舉世智嘵酒哺肉之人。此道何足論。老姪必能諳我而詔我者。

又

古之佯狂遯世者。藏形深山。匿跡異流。或封土屋。或曬蝬蜂。或抱石投淪。或艾熏不出。而僕高臥市廟。鎔光祚影。時入闠闤、人語喧騰。有不得已者、三焉。巢卵未毀。舐犢未忘。人之常情。我獨何已。一也。薏苡之謗。青蠅之讒。比類之求。苛誅不已。二也。家業蕩夷。寄食庵託。世無謝仁祖。代乏劉荊州。擇雉之謀。亦鳥能已。三也。嗚呼。此身不死於十年之前。而死於十年之後。知無益也。若論形跡疏誕。以此見疑。古人亦有行之者矣。豈欺我哉。若欲束身世俗、終爲五斗折腰。惟有入西山、蹈東海耳。曾與道翁雲老言之。豈欺老姪哉。飲食可以忘身。不可以忘名。倘值春風秋月、與時消息。而僕能之。

醉後與友人

石季倫嘗與孫季舒醋飲。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

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某久方外。何足戀此。季舒狂請從此斷。季倫飯請從此辭。

荅病人

毋多事。毋勉強。毋好樂。毋妄想。福不可求。禍不可避。凡事隨緣。聽其自然。可以立命。可以延年。捨此外求。人雖勝天。置之座右。疾自遠矣。

與沈倩

五倫素睦。一旦相失。迴然一身。形影誰惜。豈不痛哉。但理存乎數。莫可如何。微自遣制。勿爲過毀。庶幾喻釋氏之空華。讀莊生之寓言。差足慰息。僕是同舟共溺之人。共相手援。何能濟哉。

與內戚

弟受景鴻之託。處此位非山藪。處此時非山藪。吾兄共有之。屈跖八載。善誘靡閒。駑馳失馭。瑰屑叩齒。豈有覬覦。郭林宗獎勸人倫。謝安石引拂士類。景鴻實賴之。婚姻伊邇。幸與令姪觀。只酌略不敢逾札。

荅李同社

魚相造乎淵。人相造乎道。某淹蹇方外。良朋莫遺。愛護如足下。亦復曠懸。秋風數起。蟋蟀久鳴。披襟短閣。促膝常談。寒時織耩。儉歲膏粱。洵足樂也。令姪覬以著醵。滌穢忘發。望爲言附來額不誠章誕之懼。自當請見大巫。

辭景鴻相招過歲

廿年鰥遁。及早收帆。若更遲回。邯鄲學步。雖知娛老之念殷深。其如老年行藏愈拙。謹辭。

與夏雪翁

先生儒門知識。開悟頑迷。運斧文章。須憑郢匠。獨往積素。負笈蹉跎。抱膝一菴。未能雖肪先人之祠、神游湯沐、將有斲輪之鬼。而無太乙之藜。望賜一言。以彰根本。形背鴻毛。名教倚嶽。所賴不淺。

與二勝和尚

杖履南及。弟一走吳。一走越。既遠語默。申款靡從。日就月將。兄南弟北。移我情者、不在輕船後也。俯思齒誼。寫切衷闕。一日九迴。未嘗徧歇。秋蟬數起。春庚復鳴。惧同弱水難航。況是茂陵病。託形蓬下。自討爲足。引領天池。應嗤我拙。近聞道躡黃山重。聯白社。未能酬積。別俑專人。臨東風而浩歎。望玉麈以懷吟。倘不以形跡爲阻。窅窕有待。提挈鎔梁。解其愁結。何如。

復二勝和尚

雲山萬重。患問數及。心游閩越。翩欲培風。近爲伏痰流火所攻。耳塞目閉。手戰足躄。百骸消散。一樹難支。老人處、歲不過兩觀。同堂休兄外。希得一觀。總由造道未深。賦性迂劣。昔嵇中散不能諧俗、而獨喜鍛鐵。卒爲人鄙。有負吾兄所望於弟。人生猶草木。豈不知春花秋實之爲喻哉。弟處老人陽和之燠、靡從報稱。爲壇崇舉。義弱子來。但家計蕭然。內無恐存。外絕交遊。徒自剜腸、與誰借箸。爲我教示。天倫之重。足欽孝思。弟之罪狀。益難擢髮。更念吾兄追蹤昔士。兩踏名山。抱光風霽月之體。展撥雲提霧之手。高山流水。世

鮮鐘期奚若成連子之妙用。刺舟而返。曳數年相隔之衷。若人年介從心。僕我年推耳順。同堂相聚。人生有涯。履道坦坦。好假布帆。引領秋風。此弟千里一言也。慚無黃耳。敬附白眉。風景不同。時地珍攝。

復丹陽陸社長

昔人吐納風流。聽者忘飢。別來島巳易裘。恒如晤對。然味道之言久蝕。咀嚼無從。又如儉歲之飢荒也。每欲假布帆。溯練川。抵掌世外。復爲褒四之逐。泥世外之屯蹇。詎知足下亦感世間之浮雲。所際不同。所遇同時。某當俯仰類噬。而足下盤根錯節。正在於斯。幸自勉勵。以慰天涯。伏承存貺。廿年敗衲。不煥自春。空函附謝。慚負實多。聊待驛梅。竚臨鷄首。

與徐倩

短闊之談。得忘僭乎。孟夫子云。人之異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人孰無心、但偏正不同耳。一存其正。綱常倫理。靡往不是。僕之形跡。久爲人笑。槩途而言。宿曰何必乃爾。屋下有子。歸之何如。天性一倫。人孰無心。所不忍自棄者、正在此心。所以遲遲我行、遲遲我止。亦不忍明於楮墨。且年巳半百。生趣追盡。殘月曉星。不同落照餘光。在家亦僧。在菴亦俗。不負我志。不易我形。我使忠孝節義。世世子孫有之。有酒食先生饌。聖人非之。原不在利祿衣食也。然立一身成一名、必多遇合。古人喜黃菊有晚節之芳。松柏有後凋之歎。僕願一家骨肉。勿謂在家爲家。在菴爲菴。成僕古人之所喜、松柏之歲寒。吾獨其人歟。

又

古人空函相逢。錯會不少。況傳語得無誤乎。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骨肉之間。能不諒我。僕遜璦之知時。時自責。遺業蕩夷。自度無愧。可以見先人於地下。但陶貞白不能白日飛昇三朝。有浮名爲累耳。以往之輪。不欲更返。莫年牢落。不過饘粥。中秋有月、泛笠澤、登虎阜。仰憑魂夢。所不倚也。璅璅僕爲塞耳。

與東谿朱子

某善病。不過東谿者、忘歲月。但見羊裘、納持釣竿耳。樓倘既同。形契傾闊。黃門之棹。何日以之。向足下遐剡晚唐近體。敝友顧以十城價璧。推獎惠施。敬承光彩。

與高瓠翁

杜少陵半生有囊空之歎。僕能追蹤古人。良足愧也。十日高歌。豈頹平原。千里老驥。遐同魏武。寧在乎靜心。何曾一箸。不足貴也。落帽賦詩。猶堪挂孟萬年齒。拱候。

答同社

廿年牢落。聊借步兵以破愁城。實非所嗜。小器易盈。每取沈醉。疾疢未除。遺躬敢毀。熟酒不過升甚。雖遜良集。毋逾此盟。乃敢入社。

邀武林章社長

汝南月旦。東山人倫。復見今日。某廿餘年煢煢方外。空谷絕音。一遇伯樂。如叔敖之有優孟。慷慨激烈。時動情吻。把晤從晚。留連日少。谿泉雖澀、蘋豆正肥。早望星轡。勿蹈范釜中多游魚也。

此前明遺逸、孫梅谿先生所著也。先生隱於僧。讀其書可以知其志。書首今天聲道院四字扁、是先生手書。此册得於舊家、世無副本。寶之。光曾記

此書從友人藏本借鈔。字經三寫。巳多訛闕。未有小記。署光曾。爲戴君松門。嘉興諸生。以學行受知於阮文達者。孫氏事蹟無可考。文中有戊子諸君子之奇數語不可曉。必有譌誤。戊子當國朝順治五年。時金聲桓、李成棟、姜瓖、復叛。亡是般頑若楊崑、尚世臣等、乘間搆亂。事發牽連伏誅者百餘人。疑指此。其言景陶叟、乙酉慷慨盡節、與吳危崙、及其園中紀詠讖語頗末。疑爲徐佺之、尚書石麒子、名爾穀。被執下獄。抗詞不屈。與錢棻、徐夏存右同日受戮。妻孫氏自沈殉夫。嘗以生爲余成詩述之。然不敢信也。明社既屋。遁黎託于緇流。恢諱名姓。卷中所存、今皆無可復問。文字雖拙、尚無悖妄語。諒其心苦、取而存之。思悲翁記。

第六絃溪文鈔

黃廷鑑著

常熟爲文學之鄉。才人輩出。接踵相繼。詩古文辭。代有專門。余來虞山也晚。未獲見曩日前輩風流。所得與相接者。惟琴六黃先生。先生爲余宗人大木翁之宅相。道光甲午、乙未間。余館虞城臨海氏。與先生居相近。過從遂密。因得偏讀其所著書。知其嘗及趙巢寄、王尤黨兩先生之門。趙親受業于顧炭東先生。王爲棠川栢東皋先生入室弟子。文章學問。師承有自。先生爲人。惇良介樸。望之儼然。而即之也溫。學愈高而心愈下。嘗語余以少補諸生。思以功名自奮。年逾四十不遇。遂絕意進取。初喜爲考據之學。經傳擘翦。皆相涉獵。要博而不專。繼復留心于邑中瑣事。見舊志遺佚者。輒手自錯錄。大雅弗爲焉。昔館照曠閣、愛日精廬兩家。頗多藏書。又苦於校讐之役。魯魚錯脫。剞氏按程。讀且未暇。遑言著述。忽忽三十年。今老至無成。言之可勝浩嘆。嗟乎。即是言而先生之學可知矣。先生所撰琴川三志補記。拾遺訂訛。最有功于邑乘。同里張觀察已爲刊行。餘若虞鄉續記、虞文續錄。俱爲此邦文獻所係。其自著詩文。簡古純粹。不沾沾規仿一家。而于古自合。尤長於攷辨。每論一事。必尋流泝源。實事求是。非務華絕根者比。其必傳于後無疑也。因念吾宗之在虞山者。自元賓公至大木翁。凡四世。一門風雅。人各有集。幸先生珍重藏弆。悉以畀余。余辨訂入家集中。爲行遠計。今先生耄光歸然。積稿盈篋。雖家貧不獲付梓。當世豈無深知篤好者。而忍令其湮滅哉。必不然矣。猥以謭陋。屬銓次其文。爰擇其尤者。得若干卷。略綴數言。用俟方來云。

道光丙申春三月。疊東季錫疇拜序。

余之獲交於黃君琴六。在癸丑、甲寅之間。閱今四十餘年矣。其時君設帳詁經堂。課從弟月霄。與余居祇隔一牆。往來甚便。嘗讀君應院試擢高等之作。和平溫雅。文如其人。心嚮往之。而未知其能古文也。今夏養痾多暇。君出所著第六絃溪文鈔四卷見示。余受而讀之。汪洋渾灝。排奡謹嚴。眞能於古名家外。別立一幟者。扣其得力之由。蓋數十年來。殫心載籍。汲古深則儲理富。儲理富則發氣充。故發而爲文。短長高下皆宜。且從不標新立異。凡所撰述。皆根據經訓。反覆推闡。極於至精至當而止。此所以無意爲文。而文足千古也。夫論古文於今日。難言之矣。觀君與月霄論古文書。抉古來不傳之秘。不啻自道其深造之詣。後之人即持此意以讀君文。庶幾近之。抑余竊有感焉。月霄從君學二十年。頗知好古。設天假之年。其造就必大有可觀。不幸中道委化。余甚惜門祚衰薄。不留讀書種子。而如君之能以經學誘掖後進。尤爲難能可貴也。

道光十五年歲次乙未四月下澣。愚弟張大鏞拜敍。

第六絃溪文鈔目

卷一　論　攷　辨　說
古文尚書論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
泰伯論
節義論上　中　下
秦三十六郡攷
攷林
五穀辨上　下　續
亡無字辨
笱字無平聲辨
三十六字母辨
支塘爲南沙廢城辨二
校書說一　二

卷二　序　記　書
席子侃說文校勘記序
金文最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序
廣釋名序
徐氏方案序
吾面齋詩存序
春巖陳君五十壽序
虞鄉續記虞文續錄自序
享帚山莊四友記
藏書二友記
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
游西山鸛鵠峯記
鄉耆社集圖記
梅梁別墅記
明建寧守鄉賢張公專祠增置祭田記
恬裕齋藏書記
記秦君台佚事
答王雲門問鄣國夫人姓氏書

答雲門論揚子雲姓從楊書
再與雲門論苻秦之姓從符書
答張椒卿論先孝子公墓書
與張若雲州司馬論太平御覽攷異書
答張月霄論古文書
卷三　跋　書後
續資治通鑑長編跋
鄭注爾雅跋
曲洧舊聞跋
庚申外史跋
馬宮史跋二

校正文房四譜跋
校吳越備史跋
舊本漢武內傳跋
重輯漢武故事跋
校崑山郡志跋
元本敬齋古今黈跋
校刻吳郡志跋
校正宋本北堂書鈔跋
抄王介祉詩跋
老圃秋容圖記跋
書齊民要術後
書李翰蒙求後
書楊五川黃給事傳後
書洪武蘇州府志後　二

書歸元恭文鈔後
書屈倪甫永安耆獻狀後
書史通後　二
書手抄中吳紀聞後
書校建康實錄後
書縮寫元大德本白虎風俗二通後
書先節孝祠記後
再書先節孝祠記後
卷四　墓銘　行狀　傳　誄　家傳
趙先生墓誌銘
王先生墓誌銘
甓東明經張君墓誌銘
國學生顧君墓誌銘
朝議大夫張君行狀
徐翁小傳
張月霄傳

葉震谷傳
張賀紫傳
楊滿飛傳
外舅翁林周先生傳略
王烈婦傳
曹烈女事略
赫塘張孝女傳
姚母陳宜人傳略
朱孺人誄辭
龐氏孝感三婦誄
先大父紫霞公家傳
先考牧郁府君行略
先妣季太孺人傳略
亡室周孺人傳略

第六絃溪文鈔卷一

常熟黃廷鑑琴六著　鮑廷爵叔衡校刊

古文尚書論

書之有古今文也、舊矣。唐初諸儒。校正五經。定從孔傳。卽今正義本也。第以古文明白易曉。今文艱澀難通。朱子亦嘗疑之。及其手定典、謨。蔡氏親承作傳。初未嘗以爲僞也。自草廬吳氏。始昌言古文爲僞書。至郝楚望、梅鷟輩。從而和之。謂字字剽竊。塡湊成篇。而古文尚書遂等于歸藏、三墳之比矣。按漢世古文、蝌蚪書也。自秦以來。古文久廢。安國通古文。亦若今人之於篆隸略能解識耳。加以百年壁中之物。脫亂朽折者多。蓋安國於今文所有者。以今文譯之。其所無者。則以意連屬。俾可句讀而已。儒林傳所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家者也。然則今文之艱澀由得于口誦之本文。古文之明易。則出自校書之潤色。無怪乎四代之書。傳自兩人。而別爲二體也。書之在中祕者。漢志稱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而其家則授受不絕。後漢儒林傳載孔僖世傳安國古文。其一證也。特以未立學官。傳之未廣。而授受閒無名公鉅儒爲之表章。是以歷兩漢而其書未顯。迨永嘉之亂。大、小夏侯、歐陽並亡。孔氏古文獨存。梅賾得之以獻于朝。此古文顯晦之大略也。特是志稱古文多十六篇。而今書有二十五篇。則不無可疑者。意者喪亂之後。簡帙脫誤。傳者私相補綴。容或有增損附會其閒者。然如禹謨、湯誥、說命諸篇。辭旨閎深奧衍。斷非秦、漢閒文字所

能彷彿學者苟好古而闕其疑。可分別觀之耳。至謂二十五篇爲梅賾一手僞撰。亦太輕矣。且古文見引于經傳諸子者。其辭句多參錯不合。足爲安國潤色之證。使出自後人之補綴。必將一一求合以實之。何以反見異同耶。且既能撰二十餘篇之經傳。何以舜典一篇獨缺而不撰耶。至書序雖非孔子作。自是孔壁所傳。史遷本紀中。歷歷引之。今亦疑爲僞託。則幷史記而不讀矣。總之六經既遭秦火。皆失其舊。易有施、孟、梁、京之學。詩有齊、魯、韓、毛之異。春秋則三傳之不同。禮經雖出諸子。論其章句文義。豈無牴牾。然列之學官。傳之後世。而無敢昔議者。則以聖人治世之大經大法。含是無徵。況古文中之心源治法。徵實古訓。較諸經爲切。劉子駿有言。禮失求之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自鄭樵、梅鷟之論出。世之詆毀古文日甚。至豐坊之徒。僞撰徐市、朝鮮諸本。誣民惑世。俗儒反信爲眞。不亦怪哉。

吳頊儒曰。實能從古今文異體中證明其故。詞核理確。與望溪說如驂之靳。古文書得此。毛氏冤詞可以不作。

邵環林曰。妙從內典之譯經潤文。悟出古文中易緣由。的是解鈴妙手。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論

余讀檀弓孔子少孤章。索諸家疏解觀之。孔疏不知、謂不得委曲知父柩所在。非全不知也。有謂聖人無終身不知父墓者。陳氏說也。有謂本孔叢、李由之誣者。任氏說也。有謂不知父柩之殯與葬者。江氏說也。及三復禮經。乃曉然知孔疏之爲確解。而餘說之支離舛妄爲可嗤也。蓋嘗論喪葬之禮。自委壑而有掩埋。自衣薪而有棺槨。由是而加之封樹。由是而加之祭壇。世代愈降。禮制愈隆。非古人之薄。而今人之厚。風會積漸使然也。今之人囿於耳目之聞見。猥以近代之禮。律遠古之事。謬矣。甚欲以聖人所制之禮。反贖於聖人未制禮之先。妄矣。攷家語。孔子云。古者不祔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祔葬始於周。禮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是也。子曰。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蓋周人雖祔。猶未皆同穴也。又曰。古者墓而不墳。又曰。古不脩墓。又古不墓祭。此數說者。皆禮經之明文也。觀此則孔子之不知父墓。曷足怪乎。蓋古者惟不祔不祭。所以不墳。惟不墳所以不脩。爲子孫者。但知墓在某地而已。禮。君子去國。祭祀居喪。皆如其國之故。三世而不變其常也。孔子、殷人也。自防叔奔魯。至郰大夫。未踰三世。自從殷人不祔不墳之制。當葬防時。孔子既幼。及長。又無後世墓祭之文。易墓之舉。亦第知父墓在防而已。卽欲詳考兆穴。以從周人之祔。其敢冒瀆因非禮之譏。則其不知父墓也。孔子豈有過哉。大抵三代之先。詳於廟而略於墓。故子也見祔葬之是。而舍殷從周。善祔之宜合。而舍衞從魯。又鑒於前此封穴之無識。而爲之崇四尺之封。蓋邱墓之制。經孔子而始折衷至善。爲萬世法也。第當時不知父柩所在。則先墓之地。其敢輕啓封域而函葬將事乎。有郰曼父之母者。葬防之役。曾親見之。故問之而識其處耳。孔疏謂不得委曲知父柩所在者。實爲此章確解。顧詞句太簡。致讀者未能豁然。余故作此論以證明之。蓋以闡孔疏之蘊。而歎陳雜諸家之妄也。

張鹿樵曰。洞明于古今殊制。疏解精確。此與古文尚書論。皆有功經學之文。

泰伯論

嗚呼。泰伯之德。得夫子之論而始顯。而夫子之論。得諸家之論而轉晦。何也。說者曰。太王欲翦商。而伯之德足以有天下。泰伯不從。而商祚復延。此讓商之說也。說者曰。太王見王季生聖子。欲廢長立幼。泰伯知之而逃。國遂傳季。後世遂有天下。此讓周之說也。吾以爲此二說皆非也。姑勿論太王之時。非翦商時也。令太王果欲翦商。伯心以爲非。而欲存商之天下。則伯當以一身任其難。明諫其父。而矢至誠格之。未必太王之不從也。奚爲不告而去。以其事諉諸弟乎。其爲讓周之說者、似矣。然伯非不才。太王何故欲廢長立幼。使太王有成命乎。伯直迫于父命。而讓德未見其至也。使太王萌諸其心乎。伯又不當曲成父過也。且太王賢者也。由前之說。伯忠矣。而太王近于不臣。由後之說。伯孝矣。而太王類于不慈。謂太王之賢而爲之乎。吾以爲伯之讓。蓋出自伯之心。而與太王無與也。按史記。泰伯無子。季歷生子昌。伯見季賢。而又有聖子。可以光啓國家。遂欲以國讓之。斯意也。請諸父而恐不能得之太王。循兄終弟及之禮。又不得越仲而及季。卽幸而其志得行。而事已顯暴于人耳。伯不樂有是也。當其時。獨與仲謀。仲有同心。誠所以致國于季者。蓋匪朝夕。及定計于冥冥之中。一旦挈仲而逃。而國遂歸于季。而季不得不受。及再傳而有天下。則雖以國讓。而不啻以天下讓也。此伯之苦衷。而亦仲之克友也。固非泰伯之不從翦商。亦豈眞太王之欲舍長立幼哉。或曰。信如子言。則泰伯亦猶子臧、季札之流耳。夫子奚獨以至德稱之。曰。泰伯惡可與臧、札比哉。臧、札之讓。讓于得國之時。人皆知之。其讓也。顯而易。伯之讓。讓于未得國之先。人莫得而知。其讓也隱而難。顯而易者。其國幾階于亂。隱而難者。其後遂有天下。非夫子表微。人孰知其德之至哉。

邵環林曰。駁讓周之說。尤創而確。名論實經疏也。

節義論上

從來天下風俗政教。事事皆今不如古。獨于氣節一途。則爲古不如今。何也。古之論氣節也寬。今之論氣節也嚴。古之論氣節也恕。今之論氣節也刻。晚近以來。世愈澆而法愈密。設一必死之陷阱。驅而納之。至迫于無所逃。積之久而人漸趨之者衆。此亦風會使然。蓋臣以必死爲忠。則赴死者易。忠名濫而忠道轉晦矣。孔子曰。見危授命。又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禮曰。謀人之邦邑。敗則死之。知古聖人之論臣節。非不諒其人之所處。而槩以忠臣不事二君一語科斷也。春秋書死節者三人。孔父、仇牧、荀息而外無聞焉。于陳文子則許其淸。于蘧伯玉則美其爲君子。于晏平仲則稱其爲善交。之數子者。皆當國亂君弑之日。而委蛇觀變。律以今之氣節。幾于臨難苟免。皆不得爲完人。豈聖人之取舍、猶有未至乎。由此推之。大臣有社稷封疆之守。與國存亡。下至一官一邑。有守土之責者。則死之。國家有內難。權擬弱之大臣。與君存亡者。則死之。疆場禦敵。領軍將帥。有死綏之責者。則死之。與夫宗臣勳戚。凡平日之高爵厚祿。曾膺寵遇者。則死之。無論當官去位。律以致身之義。自無可逃。至若冗員散秩。沈淪下位。與初沾一命之士。能死者固不失爲忠。卽不能死。亦不足深罪。聽其人之自擇焉。如是而有能蹈死者。斯天下之眞氣節見矣。然當死之中又有別焉。一則義固當死。不幸値君之失道。內患猝起。非有易姓革命之事。身爲大臣。當以宗社

爲重。而不容避死。一則天下未定。羣雄割據之秋。君臣之分未定。皆可留此身以待用。此又義之出于變。而可以無死者也。蓋死義者、經也。保身者、權也。死義者、律也。原情者、例也。經有定體。權可隨時。律有不易。例可變通。試繹夫大雅明哲之旨。孟子傷勇之言。質以春秋所書死節之臣。而理自明矣。

節義論中

或有見余之說者。詰余曰。如子之說。導人以不忠之行。開人以偸生之門。上悖國典。下壞人心。不亦惑世誣民之甚乎。余曰。非也。嘗之一邑造反。則一邑之人。洵有罪矣。槼予駢誅。亦復何詞。然王者於此。殲其渠魁。而赦其脅從。則國威未始不伸。而德愈溥矣。夫殺身成仁之事。上哲猶難。即過死傷勇。亦出賢智之過也。天地生人。賢者少而不肖多。使必以上哲之事。責之中材以下。而使之盡能。勢必詐僞滋起。舉凡貪位苟祿。禍國殃民之輩。皆得徼幸一死以塞責而竊美名。不若區而別之。若者當死。若者可不死。度其池原其情。以爲差。故有雖死而不爲忠。有不死而非爲倖者。惟寬其可以不死。而後責夫所當致死。則當死者愈不可逃。是說也。道雖寬而義更嚴。非真導人以不忠也。如晉之羊祜、杜預。皆爲魏臣。唐之房元齡、杜如晦。皆嘗仕隋世。而稱爲名臣。至如沈約、褚彥回、江總輩。皆以執政大臣。靦顏而仕兩朝。又如李陵之喪師。履信之奉使。皆見危而不能致命。此固當死而不死。無可解免者也。他若徐勣、李靖之武略。王珪、魏徵之諫納。其功業炳于史册。跡其所事。皆非一節。此又君臣之分未定。而自揣其材之足用于世。故不屑小節而就功名。譬之春秋之管仲。聖人許之。此皆當死而可以無死者也。夫朝廷崇奬忠烈。風勵臣節。立法不得不嚴。出乎此則入乎彼。不容別開徼幸之門。況後世人心不古。道與世升降。所謂大爲之防。民猶踰之。自不得復以春秋時臣節相例。至儒生尚論。竊取聖人春秋書法。與論語許管仲之言。以著其當死可不死之辨。庸何傷。

節義論下

或又曰。臣子之于君。猶女子之于夫也。如子之說。臣可以事二君。女亦可事二夫乎。余應之曰。是亦不可一例論也。古來女子之以節烈著者。史傳美之。而列女中所紀載者。或以德。或以才。亦不必皆出於節而稱賢。故朝廷有旌節之典。而律文不科改嫁之罪。蓋能自蹈于義者。王者嘉之。其不能者。不強使也。考之史。秦銘有有子改嫁爲不貞之文。則無子者不罪也。魏志有侯妻不復配之制。則士庶不禁也。漢、唐公主。夫死更適者。列傳書之。史家不諱。韓文公女改適。皇甫持正墓誌著之。范文正母謝夫人再適。歐陽永叔碑銘詳之。文家不諱。范氏義田贍族條。著有再嫁者予廿千。葬者視再嫁之數。見錢公輔義田記。此自來女子不醜改嫁之明證也。自宋儒有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論。明以來。女子一經改嫁。遂擯之不齒之列。而天下婦人。亦皆恥言改嫁。而強爲守節。于是有託名不嫁。而中冓醜言者矣。有靑年抑鬱勞瘵。而枉其生者矣。有飢寒無活。母子俱斃。致斬其夫嗣者矣。竊美名而貽實禍。此皆宋儒一言爲之梏也。禮云。從一而終。夫死不嫁。不知此爲士大夫以上言之。非以律匹夫編戶之賤也。況境有安危。事有常變。設有靑年無子。拙于女紅。內外無依。貧無所活。而必以守節二字強之餓死。是豈先王制禮之心。且有呱呱遺息。朝

不謀夕。其情更慘。使改適得人。藉其撫育。而夫嗣得不絕。較之餓死。二者孰賢。觀於禮有同居繼父之服。則知夫死不嫁之言。儒者不容偏泥也。由是言之。女子之守節。與臣子之死忠。其道同揆。亦當權其所遭之時地以爲斷。而不可漫持失節二字。以相訾警也。

邵瑢林曰。三論深有得于聖人經權之旨。爲常人所不敢道。在集中可當立言。勿以驚世而議其說之偏也。

吳心葵曰。竹汀錢氏有云。古之出婦再嫁。不爲失節。與爲臣而失臣道。雖事一君。不可謂忠。二說可與上論相表裏。皆準情以通變。非故違道而立異者比。

秦三十六郡攷

按史記。秦幷諸侯。分天下。置三十六郡。今詳其名。合內史而有鄣、黔中。無南海、桂林、象郡者。史記裴駰注也。別內史而有南海三郡。無鄣、黔中者。漢書地理志也。合內史、南海三郡。幷鄣、黔中。增閩中。爲四十郡者。晉書地理志也。其班志不言秦置。而爲秦郡者。後漢書郡國志。丹陽之爲秦鄣郡。武陵之爲秦黔中也。其裴注未言秦郡。而見於漢志注者。東海郡下。應劭曰。秦郯郡也。（應小後漢人。注述書集解。首）其別內史。幷數鄣、郯二郡。去閩中而增楡中。爲四十郡者。明陳芳績地理沿革表也。聚訟紛如。幾令考古莫適所從。已不揣譾陋。取史記合兩漢、晉地志文注。反覆參稽。而知三十六郡之名。裴注最近之。竊謂於裴注當增郯郡。別內史而爲三十六。於晉志當去閩中。而增郯郡。合內史而爲四十。漢旣分內史爲三。當幷數馮翊、扶風。得四十二。與班志總注凡郡國一百三。漢增置六十一之數適合。如此則諸說可通。史志之文。皆無違戾矣。班志統漢郡下。有秦字者三十六。今三十六郡之名。不從漢志。而從裴注。何也。以始皇二十六年。初幷天下。分置

諸郡。自不得列後之平百越所置之三郡也。況漢志總論云。本秦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下云。漢興。稍復開置。知三十六郡。舊稱其初制。非綜秦一代之建置。而南海三郡下。又明言武帝元鼎六年開。則雖曰秦郡。已入之開置。其不當併數於前三十六郡中明甚。不得以數之偶合。強爲依違也。惟秦以內史外分三十六郡。猶後世之以畿輔直隸京師。內史自不在三十六郡之列。故裴注嘗參以漢志注中郯郡補之。至晉志之四十郡。則以漢承秦制而言。不得不列內史。而幷入南海三郡。陳氏去閩中而增郯郡爲得之。乃欲別內史而復意增楡中。此其失也。要之論秦初分天下置郡。斷以裴注三十六郡爲主。增郯郡而別內史計之。以漢承秦制而言。則從晉志之四十郡。去閩中而增郯郡數之。蓋由初而言。不當列內史於諸郡。由後而言。不得外內史於秦置。其異於漢志者。鄣與黔中。本之郡國志也。郯郡。本之漢志注文也。三十六郡之名。旣得其實。則裴注與漢、晉兩志之相違。不過在南海三郡之離合。內史之出入而已。一溯其始。一紀其終。大致本無牴牾也。若閩中之名。雖見史記。而兩漢地志未載。則以漢平東越。已虛其地。此與塞外楡中三十四縣。旋置旋棄。皆在所當略矣。

張鹿樵曰。熟于史志。攷辨精確。自來聚訟。得此論定。允稱老吏斷獄。潛研攷強史記以從漢書。固矣。

攷牀

說文曰.牀、安身之坐者.徐鍇注.從木爿.象人衺身有所倚著也.此專指坐而言也.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此兼坐臥而言也.證之經.詩北山云.或息偃在牀.禮內則云.少者執牀與坐.孟子云.舜在牀琴.此牀爲坐具之證也.又禮檀弓.樂正子春坐于牀下.喪大記.疾病寢東首于北牖下.廢牀.春秋襄廿一年傳云.掘地下冰而牀焉.此牀兼臥具之證也.然古之牀與今之牀異.古之牀主于坐而兼臥.今之牀主于臥而或兼坐.牀之名同.而牀之用少殊.何以言之.古者坐寢皆于地.用席.貴賤有等.凡經言席.皆指坐席.言衽.皆指臥席.如禮.請席何向.請衽何趾.曲禮.內則兩見.又士昏禮.媵布席于奧.又御衽于奧.媵衽良席.是也.牀之席以簀.爾疋.簀謂之第.注曰.簀、牀版.明與設地之衽席迥異.故其名亦異也.致牀之制.于古未詳.大約如今之榻而小.或與今凳之闊者相類.故可執亦可移.其爲物.取于安身適體.宜于寢老疾病之人.故可坐可倚亦可臥.其設之也.于寢室而不于堂.以供老疾者坐寢之具.及人死.襲斂時用之.此皆禮之變.非禮之正也.惟古之寢.以席地爲正.故人死屬纊時.必寢地.曾子之易簀.即喪記之廢牀.所謂正終者此也.說文牀字注又云.古者恭坐則以席.明席于地.不于牀也.愚申之曰.古者正寢.則以衽.衽亦于地.不于牀也.設于牀者爲簀.布於地者爲席.席不設於牀.簀不布于地.故易簀者.謂廢牀也.反席者.謂寢地也.經有明證.不容混也.又斯干篇八章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其末章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蓋以生女輕.以常禮處之.生男重.特變禮以寵異之.益見寢地爲古人之常辭.義尤明顯可據.斯義一興.則此章之寢地.與喪記之廢牀.古禮本屬平近.而非迂遠矣.先儒有以生女寢地.爲卑之以合坤順.又解人疾病廢牀.冀生氣之復返.此皆不得其說而爲之辭.拂經逆義.不效之甚也.

孫子瀟曰.釋牀而兼衽席之義.亦復明斷.可補揚、錫方言、釋名之遺.

張椒卿曰.精幽確當.非婁牀著膝皆穿者.不能有此論古卓識.

五穀辨上

按諸經有百穀、九穀、五穀之稱.然人所日以飯食者.惟五穀爲正品.五穀之品別.而後餘穀皆可得而辨.夫五穀不分.古有是言.誠以穀之爲物.莖苗穀實.名目甚繁.或彼此互稱.加以南北方音之異.今古雅俗之分.益致紛賾而莫可辨.試爲一一論之.按說文曰.禾.嘉穀也.又曰.麩節爲禾.粟、穀實也.米.粟實也.粱、米名也.此四者.疑爲古者穀米之共名.非專指一物之稱也.何以言之.尚書禹貢.百里賦納總.注.禾藁曰總.下云.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注.粟、穀也.春秋桓十四年穀梁傳云.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共米物.則粟之爲穀.猶米之爲米.非專指一穀.夫人而知之也.詩豳風七月.納禾稼.疏云.苗生既秀爲禾.種植諸穀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又言禾是大名.非獨黍、稷、穜、穋而已.愚謂黍、稷、穛、穄、稻、稌.字從禾者爲禾屬.未刈在田時.皆得謂之禾.如詩言禾稼、禾役、禾長.皆其名.其明證也.又粱字從米不從禾.與精、糲、粃、粺同類.明非禾種之名也.古米穀、粱、粟.皆爲穀實之共名.粱字亦從米.是指米之美者言也.曲禮.粱曰香萁.注.謂取其莖葉皆香之義.疑粱乃稻米之香者.如今南方有紅蓮香秔之類.義疏云.粱、陸稻.觀于詩、禮中言粱.多與稻並稱.猶言黍與稷並稱者.誠以類舉也.乃黍、稷分二種.而稻、

粱不別爲二者.則以黍、稷雖一類.而莖葉少異.故得別其種爲二.稻、粱則苗皆同.所异在氣味.故可別其米爲粱.而不能別其種于稻.蓋粱之統于稻.猶秫之統于稷也.粱卽稻而异在香.秫卽稷而异在黏.粱以香得名.秫以黏得名.其義一也.致五穀之名.見于周禮職方者有四.黍、稷、麥、稻.其一注曰菽.見于戴記月令者有六.稻、黍、稷、麥、菽.而多一麻.皆無粱名.則粱之非別爲一穀明矣.程瑤田九穀攷、邵晉涵爾疋正義.皆以粱爲粟.粱卽今之小米.瑤田又謂禾卽是粱.粱卽爲禾之米.此臆說也.使禾、粱果別爲一種美穀.何以五穀中不數其名.而職方、月令亦絕不一載乎.必知禾、粟爲共名而無專屬.粱卽稻米而非穀名.庶五穀之品.可得而識矣.

張椒卿曰.辨證精核.可補義疏所未備.昔王劭因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滯.以辨其僞.此文殆堪繼軌.至云字從禾者爲禾屬.粱字從米.與米粟同.斷非穀名.是真讀說文而別具神悟者.

孫子瀟曰.通藝錄、九穀攷.可謂明辨以晳矣.而解禾粱轉嫌舍混.得此從禾從米之辨.乃昭然若發蒙矣.

五穀辨下

按五穀、稻、麥、菽易辨.惟黍、稷爲難辨.以稷爲粟.本之爾疋注.陶隱居注本草云.不識.恐與黍相似.惟元吳瑞日用本草曰.稷苗似蘆.粒大.南人呼爲蘆穄者.得之.程瑤田云.卽今之高粱.有赤黃白三色.赤色有黏不黏二種.黃色者多黏.白色者多不黏.北人皆呼曰秫秫.其稭曰秫稭.說文云.秫、稷之黏者.則高粱爲稷審矣.特今人渾稱爲秫耳.又月令曰.首種不入.注.謂稷也.今諸穀中惟高粱種最先.諺云.九裏種高粱.邵晉涵亦云.北方高粱.早者種以二月.南方則在三四月.今人祭祀.用以代稷.尤爲明證.李時珍反以爲誤.非也.黍卽今之小米.通謂之粟.黏者可以釀酒.不黏者爲穈.亦曰穄.有黑黃白諸色.黑白者多黏.黃者多不黏.亦有赤者.粒小.齊民要術云.黍以三月上旬爲上時.以五月上旬爲下時.瑤田云.今北方小米播于二三月.黃小米播于五月.愚謂此二米皆爲黍.種有早晚.故時有先後.不得以小米之早者.獨別之爲粱粟也.又齊民要術云.黍生六十日秀.秀後四十日成.較他穀熟最早.計上時種者.六月上旬可穫.下時種者.八月初旬畢穫.夏小正云.二月往耰黍.月令.仲夏之月.農乃登黍.此卽小米之播于二三月者.所謂上時也.說文云.黍以大暑而種.淮南云.大火種黍.此卽黃米之播于五月者.所謂下時也.早者以暑至而穫.晚者以暑至而種.故曰.黍者、暑也.猶南方之稻.早者七月中旬已穫.晚者九月中旬方熟.無足異也.邵晉涵以釋文有黍或云蜀黍.與素問有南方赤色.其穀黍.中央黃色.其穀稷之說.且謂一稃二米.今小米所無.惟高粱有之.斷以今之高粱色赤爲黍.小米色黃爲稷.余謂此說果信.則今高粱之種早者在二月.無以解稷之爲首種.遲者不逾四月.又無以解大火之種黍.不合一也.其種早者亦黏.八月上旬.更無以解仲夏登黍.與務惟生黍之文.不合二也.又古度量起于累黍.試以高粱之實積之.必且大于今日之度量.何況于古.不合三也.蜀黍之說.釋文著或云.則不爲定論.至一稃二米.原屬异種.如嘉禾瑞麥之類.不必以今小米所無爲疑.又齊民要術載黍本有赤白黃黑數種.赤特其一色.今小米亦有之.且黍爲南方之

穀。取其性味屬火。井不必泥于黍色之定爲赤也。夫以黍爲小米。舊說皆然。特混入稷言之耳。以稷爲高粱。本之吳氏瑞。蓉以程氏瑤田之說。以粱爲稻米。依據義疏而證明之。似爲得其實。故詳著其說。以俟好學博識之君子擇焉。其稻、麥、菽三穀。品目雖多。人所易辨。不具論。

張椒卿曰。周子之兄不辨菽麥。注云。菽、麥最易識別。明古人亦以黍、稷爲難分也。得此疏證。乃得瞭然。

孫子瀟曰。黍稷之辨。程氏已極精核。此更援據經文。爲之推波助瀾。可以釋景純之疑。而補邢疏之缺。

五穀緒辨

致黍、稷一類而分二種。稻、粱一類而同一種。前辨已詳論之矣。何則。蓋粱卽稻米。凡稻米不皆香。而粱則米之香者。禮曰。粱曰香萁。是也。故以米言之。可別爲二種。而當其在田未穫者。總名爲稻。非若黍、稷之莖葉皆異。而可分二種。故粱雖美穀。而職方、月令。不數其名。此皆經傳之可攷者也。筆談云。稷爲今之穄。齊、晉之人。讀稷皆祭音。爾雅翼云。稷又名穄。故祭祀之號。稷曰明粢。粢與穄。皆稷音之轉也。二說釋稷字甚確。惟羅氏以粱爲粢之說則誤。而近人三餘偶筆。反以爲非是。而以稷屬之粱。以穄屬之黍。不知于黍之外求粱、稷。而漫欲于黍之一類分之。殆以黍穗之大者爲粱。穗之小者爲稷。以黍粒之圓者爲稷。精者爲粱。舉粱、稷而皆統于黍。是黍一穀而兼有三穀之名。紛紛謬說。不攷之甚矣。按玉藻。沐稷而靧粱。內則云。豕宜稷。犬宜粱。稷、粱駢爲二物。而可以稷爲粱乎。特以粱爲稻米之美名。故凡米之美者。亦或借稱之。亦如米粟之類。皆爲共名耳。故粱雖專屬之稻。而詩恆之穈芑。鄭注于粟之赤白者。亦以赤粱白粱釋之。當知非粱之定名也。內則云。飯黍、稷、稻、粱。而下又云。白黍黃粱。蓋黍有赤白黑三種。粱亦有赤黑白三種。而此二者。尤宜于飯。故別言之。若以粱爲稷。則稷也、粱也、黃粱也。一物而三言之。作何解乎。且稷色本黃。又何別言之乎。或謂粱旣不屬之稷。安見必屬之稻。愚謂此則以經傳多稻、粱連舉定之。且本諸義疏粱曰陸稻之文。非臆說也。蓋五穀惟稻、麥、菽三者。南方有之。名亦未變。所難悉者。北方之黍、稷耳。今攷北土所種麥之外。惟有高粱、小米二種。小米一名稷米。亦稱粟子。卽古之黍也。高粱一名蘆穄。卽古之稷也。以黍亦有穄名。故稷以蘆穄別之。以苗之勁直似之也。以稷而亦名粱。故以高粱別之。以苗之高大言之也。總之生植之物。非若車服器械之與時異宜。或古有而今無。況農家樹藝之法。民生朝夕是賴。又非若茶蒜烟草之沿俗而增。爲昔無而今有。特之九州之封域。縱今昔異名。而壤地不變。故古之五穀。證以今時所種。而可得其實。以今之所種。求古之五穀。而自悉其名。經注中有錯異者。以其名定稱通之。紛紛謬說。不待辨而明矣。

張鹿樵曰。余往來南北。見田野中五穀。皆高不過尺餘。獨稷則高幾一丈。始知文中以苗之高大言之一句。爲精確不磨。

亡無字辨

致亡字。說文云。逃也。玉篇云。死也。無也。廣韻云。無也。滅也。集韻云。失也。並武方切。無字。本作𣞤。說文云。亡也。玉篇云。不有也。並武夫切。又按無字。說文、玉篇卽在亡部。此二字形聲皆異。截然不混。義雖互通。而中

有區別。非若他字之可通借也。試一一論之。大抵亡字之義。主實。兼有失意。凡物之自有而無。與理之當有而無者。則用亡字。如詩之何有何亡。禮之稱家有亡。則亂益亡。論語不如諸夏之亡。今也則亡。亡而爲有。焉能爲亡。孟子問有餘亡矣之類。皆爲足上之辭。對有而言之也。無字之義主虛。凡物所本無。與理之不當有者。則用無字。如書之無怠無荒。詩之無小無大。無非無儀。禮之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論語之無諂無驕。孟子之無禮無義。他如無求無欲。無若無已之類。皆作不有解。爲起下之辭。非對有而言之也。又致陸氏釋文。于書中亡字。惟禮記稱家有亡下云。皇如字。無也。一音無。論語亡而爲有。焉能爲亡句下。皆云。如字。無也。餘皆無音。又禮記中亡字。鄭注、孔疏並云無也。不云亡通無。蓋古者有亡字。與死亡、存亡、在亡字一例。皆讀武方切。故唐以前。亡字祇有無字解。而不讀無字音。其一音無者。存異讀。非正音也。宋以下。凡亡字作無解者。皆直讀爲無字。而亡與無之別。其義遂滅絕矣。試思檀弓有、無過禮。苟亡矣。與論語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皆上下兩句中。亡無錯出。豈眞漫無區別。而隨手異文乎。此二字之義不明。于是詮詩創有聲無辭之說。泥古者又謂經典中無字。古皆作亡。迺變篆爲隸時改之。其間存一二者。係誤讀爲存亡之亡。故其言亦似是而非。要不知古人之用二字。本不相混也。暇時偶釋此義。遂書之以與當世善讀書者共證之。

孫子瀟曰。亡與無字。形聲義本自迥別。都學究自讀別字耳。主實主虛二義。抑何精審也。

笱字無平音辨

致笱字。玉篇。古後切。廣韻、古厚切。集韻、韻會。舉后切。陸氏釋文。詩谷風。無發我笱。音古口反。捕魚器。爾雅釋器。嫠婦之笱。謂之罶。音狗。皆讀上聲。古收厚字韻。今收有字韻。惟莊子胠篋篇。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釋文笱字下。音鉤。釣鉤也云云。今人遂謂笱字有平聲讀。當收尤韻者。非也。愚謂此條音義。當有脫誤。按笱字。陸氏於詩音古口反。於爾雅音狗。知莊子音義。亦必音狗。斷無歧出此條。鉤釣鉤也。是釋鉤餌二字之義。音字下必脫一狗字。當爲音狗。與上餌音如志反。音音曾同。皆先釋此句之音。下云。鉤、釣鉤也。餌、魚餌也。廣雅云。罟謂之罔。罾、魚網也。爾雅。嫠婦之笱謂之罶四句。是重起釋此句之義。先音後義。非倒置也。觀下文羅落罝罘句。亦先釋罘字云。本又作罦。音浮。下方釋爾疋云。鳥罟謂之羅。兔罟謂之罝。罬謂之罦云云。其例甚明。或古書傳寫。訛狗爲鉤。後人不知。衍去一鉤字。遂成今本之譌文耳。今證以陸氏他經之音切。釋本篇解經之體例。合之玉篇、廣韻、集韻、韻會諸書之不收平音。則莊子音義之脫誤無疑。殊不可爲典據矣。

三十六字母辨

世傳三十六字母。爲唐釋守溫撰。宋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鄭夾漈七音略、金韓道昭五音集韻、元劉士鑑切韻指南皆宗之。惟皇極經世書。有五十音。以合大衍之數。此自爲一家言。非韻書也。字母之有增減者。自韻會始。韻會亦三十六母。而併照、穿、床于知、徹、澄。以知、徹、審、澄、孃、禪爲次商音。而于疑母下增魚字。于影母下增幺字。于匣母下增合字。此乃韻會之三十六母。而非古傳之字母也。餘如韻略、易通、通雅。有

誠母爲三十或二十者矣。如等切、元聲、類音，有增母爲五十或四十二者矣。此皆囿于方音，惑于异說，拘一己蹇吃不靈之舌，疑天下之人皆無此音。溺一方侏儷啾唧之音，妄謂天下之人當其有此聲。各逞其私，紛紛增改，俾學者靡所適從。無怪切韻之幾成絕學也。夫人聲本于天籟，準陰陽清濁之例推之，可得五十音。經世之說，自有至理。然求其有音有字者，在中土之人，此三十六字母實已括其全矣。必爲立無字之母，而强以濁母上聲不正之字音填之，此增母之謬也。三十六母，舌、脣、齒三音居二十六。今乃并知、徹、澄于照、穿、床，并泥于孃，并非于敷，并奉于微，删去六母，則存三十母矣。又甚者，并去群、定、並、從、床、邪、禪、影、匣、喻十母，則共存二十母矣。舌、齒不分，牙、喉莫辨，齒音滅裂，將清濁輕重之次第而盡紊之。此删母之爲尤謬也。請一一論之。夫知、徹、澄、孃四母爲舌之次音，猶照、穿、床、審、禪五母爲齒之次音也。所以泥爲一音者，由呼之不正，其音不從舌出，遂混入齒音，而遂謂舌無次音可乎。按知、徹、澄三母音必分舌端放空，不著齶，而以舌之中面黏上齶，用力呼之，其聲即得，與照、穿、床三母音之空舌齊齒于齒縫中出聲者迥別。又知、徹、澄三母音出口時，張脣而聲扁大。照、穿、床三母音出口時，撮脣而聲扁細。即以吳郡言之，鄙人多照、穿、床音，而不辨知、徹、澄。吾邑又多知、徹、澄音，而不辨照、穿、床。合兩地之音，即知、照兩類之音皆備矣。又如知絲與止齒，知、照之分也。郡人呼止齒二字音甚正，吾邑則皆讀齒頭音與姊此無別。又如張與章，知、照之分也。郡知混知于照，張章同音不分，則云立早弓長以別之。吾邑則有讀章如臧，亦爲正齒混入齒頭。此又可即方音之不正者，見照、穿之自爲齒音，而不同于知、徹舌音之明證也。至泥、孃二母，

尤難辨。江愼修云：泥母舌頭微黏齶，（舌之末近齒處。）孃母舌腹黏齶。（舌之中齒上齶。）趙凡夫云：唱泥母，舌動而聲在舌端；唱孃母，舌靜而聲在喉鼻。辨泥、孃二母最精確入細。愚申之曰：唱知徹四母，皆用舌腹偶起著齶，（舌腹即舌之中面。）用力呼之，而孃母尤重。忽收其聲，入喉鼻間出。如豬據除桐、知絲馳尼，必使桐、尼二字與上三字連唱，聲韻一串相諧，不混入疑、泥、來三母，則孃母之音正矣。其非、敷、奉、微四母，今人只呼二音，如非、微二字，呼近第一第四母音，餘夫無方亡風逢分文，皆近第二第三敷、奉兩母音。須知非與敷、奉與微之別，全在脣縫開合，呼吸粗細間辨之。呼非母，脣口合而微努，然後微開脣縫出之，聲扁而薄，音經而揚，而非母音正矣。呼敷母，開脣縫呼之，聲圓而少大，則敷母音正矣。呼微母，脣口略偏，將上奉母音，少斂細而收之，則微母音正矣。非、敷之不爲一音，猶幫、滂之不爲一音也。非發而敷送也。奉、微之不爲一音，猶並、明之不爲一音也。奉縱而微收也。今試以四聲轉入之法明之。如非霏肥微，轉入則爲弗拂佛物也。今人讀非霏，皆如輕脣第一母音，而讀弗拂，又皆如輕脣第二母音。試將非字用四聲法調之，覺有非字入聲清而扁者，不可讀如拂，而弗字非母音出矣。又試以拂字轉平聲呼之，覺有較非字音少濁而圓者，不可讀如非，而霏字敷母音得矣。學者能如此體會，使知非、敷二母有截然不可混者，而奉、微之分，更不辨而明矣。匣、喻易混，淺深喉之分也。匣爲淺喉，聲出喉外而洪亮。喻爲深喉，聲在喉中而細咽。禪、日亦易混者也。禪音合齒，聲細濁而呼重。日音微開齒，聲粗濁而呼浮。至疑、喻、泥、來之混，北人爲多，南音倘正。江氏音學辨微言之已詳，茲不具論。

支塘爲南沙廢城辨

支塘城距縣四十五里。紬見范方輿紀要云：其地即南沙廢城。元季張士誠因故址築。王侍御（鏊）蘇州府志云：南沙廢縣在縣西北境。宋書州郡志云：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晉初割隸暨陽，後置縣，屬晉陵郡。琴川志云：今縣北南沙鄉是也。按南沙地與江陰接壤，故海虞屬吳郡，而南沙則屬晉陵。其說至爲明晰。而或者又據晉書咸和五年，石勒將劉徵寇南沙，殺都尉許儒，進入海虞。明年，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皆由東南海道入西北，以南沙濱海故也。若謂南沙在縣西北，則必先犯靖江、江陰，而後至南沙，面當時無聞。以證南沙之當在支塘，其說更似是而非。愚謂引海道入寇，以證南沙之必在東南者，特以白茆、許浦與支塘相近耳。不知海虞與南沙，自昔皆濱海之區，沿江諸浦，皆可由海道而入。南沙鄉在縣之西北，正當今福山港、奚浦、黃泗浦之衝，其地豈不可以入寇，而謂其必由許浦、白茆而入乎。琴川志所云南沙，即今之南沙鄉，其說自不可易矣。

南沙廢城，今無可致，大約與慶安、福山兩鎮相近。六朝遺蹟，海內存者有幾，況沿海沙塡之壤，朝坍夕漲，其湮沒更無論已。而顧宗人（鑑）支溪小志，本方輿紀要之說，謂張士誠于支塘祇有移城，而無築城之事。則其爲臆說，尚廣文（鼎）辨之云：南沙城在唐時已爲廢壤，豈有歷七八百年之久，磚壁依然，待後人移建之理。此論頗快。愚申之云：此特習聞張采崇禎州志有太倉城、元張士誠將[illegible]運支塘城所築之文，少變其說，以爲太倉城直從自南沙故城，而支塘之爲南沙益明，則近理而彌亂真矣。故張寅嘉靖太倉州志云：太倉城，元至正十七年，張士誠遣將高智廣來守，始築城以備寇。紀載最先，並未云移自支塘。不知

後志何據，而忽增移城之說。且支塘城之築，當在廿四年開浚白茆之時，則太倉之役，灼然在支塘之先，而顚倒若此，其謬不待辨而明。況士誠既據全吳，即重有建造，其財力豈復有所吝，而必屑屑爲此既成旋毁之舉。按之事理，亦所必無。推後志之謬，殆惑于常熟[illegible]有宏治間移支塘城改築之說，而欲遷就其事以彌縫之耳。不知邑志移城之事，本出傳訛也。

按邑志，桑修于宏治丙辰，鄧修于嘉靖己亥，[illegible]皆親所見知，而移城之說，二志皆未書，可證其必無。致其說始著于[illegible]志，雖書素稱精核，而于此事則未免失致也。（自記）

校書說一

客有問于余曰：子之校書，以不改爲主。如此，又焉取于校乎。余曰：是乃所謂校書也。古人校書，祇于一書有諸本者，攷其同異，別其音義，定成善本，未有采摭他書之文以竄改者。漢人解經，首推康成。其注禮記，如書之說命、尹吉、言乃讓、周田觀文王之德，詩之以鳥舞人，我今不閱，[illegible]無答言，有楷德行，第云某字讀、詩作某，仍即本文詮解，未嘗輕易一字也。又如史記、漢書凡引詩書，其文多與今書不合，而裴駰、司馬貞、如淳、師古諸家之注，皆悉仍本文釋之。由此言之，書之不容輕改明矣。客曰：御覽出自後代，類書非經史比，且其刻錯謬誤，多不可卒讀，校而不改，可乎。余曰：御覽雖非經史，猶宋初古籍，校書之體，不可易也。惟應據諸本異同，攷其得失，擇善而從。倘諸本皆同，而其義絕不可通者，適證於所引之本書。本書旣

佚。不得已遍證之唐代類書。及子史各注。其實有形聲脫誤之迹。屬後人傳抄之誤者。乃可改之。否則明知其誤。無事闕疑。蓋不當改者。固不可改。即不可不改者。必愼之又愼。如是則改者自少。以云不改。不亦可乎。客又曰。古書取其津逮後學。如子之時。仍繆襲訛。則何貴于校刊。且今所傳經史。與近代類書。皆海內通行之本。學者所依據。而必執御覽之殘文斷簡爲是。何子之膠固已甚乎。余應之曰。御覽之書。成非一手。其中體例之雜。采錄之舛。誠所不免。在今日貴重之者。特取其唐以前既佚之書。幸存一二。可資攷據。其所引經史百家。與今書不合者。大約非今古傳本之不同。即出自編纂諸臣之增損。其是者固足廣好古之見聞。其非者可存而不論。至既佚之書。又何從而臆斷之。與其信轉相販鬻之類書。不若信御覽爲得矣。使必一一求其文從字順。吾恐非者未必去。而是者或轉爲非。自是御覽之書。與村塾兔園册無異。攷古者奚從藉以爲攷據之資哉。近人有云。誤于不校者。可以校治之。誤于校者。其弊將不可治。眞名論也。況今日校刊其書。非重修其書。不害傳疑。海內人士。欲讀御覽者。俱苦于無書。不苦其謬誤。安見少邪子才其人。而慮其難讀乎。倘見其與通行諸書異。從而嗤點之者。其人必不肯讀御覽者也。亦必不能讀經史諸書者也。子可無慮此。聞者唯唯而退。

吳頊儒曰。名論快論。具此學識。方可校書。

校書說二

客既退。同學張子問曰。先生之說。證之漢人解經之法。固有合矣。信好如朱子。於大學則定章句矣。於孝經則有刊誤矣。或重定篇次。或刪易字句。至今遵行。豈朱子亦可非乎。余曰。朱子之刪定。豈後人改書之比。如大學傳首三四章下。皆注云。舊本在某句下。孝經經一章下注云。舊分爲幾章。衍去引詩引書者幾。凡所更定。必詳注舊本云云。則雖改而本書之舊仍存。卽謂之未改可也。且子以爲改書起于朱子。余則以爲校書而不改書者。莫善于朱子。不獨解經然也。觀陰符、參同攷異。則兼解文義也。韓文攷異。則正其字句也。皆博采諸本。詳列句下。以朱子之學識。何難折衷一是。而猶作傳疑未敢專斷者。誠愼之至也。且校之與改。義亦迥別。凡同一書。而据甲本以改乙本者。謂之校。校一書。而摭他書以改者。謂之改。若憑臆竄亂。而并滅其迹者。則改而妄矣。妄改之病。唐、宋以前。護守師法。未聞有此。其端肇自明人。而盛于啓、禎之代。凡漢、魏叢書。以及稗海、說海、秘笈中諸書。皆割裂分并。句刪字易。無一完善。古書面目全失。此載籍之一大厄也。國朝文教蔚興。名儒輩出。皆知講求實學。宋、元古籍。寶護惟謹。近抱經、經訓兩家。校刊諸書。皆稱善本。實一洗明代庸妄之習。然多据他書以攷訂一是。未合唐、宋以前先儒護守之法。所善者在注存舊本。不沒其眞。猶循朱子攷異之例。俾學者得以攷其得失。則是寓改于校。而非專一于改也。若第法盧、畢兩家。据他書攷訂之迹。而去其注存舊本之例。則又專主于改。而全失校書之法。其與明代眉公諸人。相去幾何哉。夫今人之學識。遠不逮古人。童以八百餘年之古籍。所載又多漢、魏、六朝遺文。艱深隱奧。讀之者方且目瞪舌撟。茫無涯涘。卽闕其所不知。亦誰得而訾議之。顧欲挾三家村學究嗤點童子舉業伎倆。強作解事。屑屑求通。以自居于攷訂。多見其不知量也。

吳頊儒曰。識見既高。而筆足以達之。二文可備天祿、石渠之用。

民心奚曰。具此卓識。迺可證崇山之隱僞。搖汾河之委簸。

第六絃溪文鈔卷二

席子侃說文校勘記序

古小學之書亡矣。今學者得賴以少窺六書之旨者。惟許氏說文解字僅存而已。迺歷魏、晉至今時千六百餘年。惟唐縉雲李氏、南唐二徐氏嘗加刊定。終未有一人爲是書作疏解者。蓋古書之湮晦。未有若說文之甚者也。我朝文治昌明。名儒蔚起。吾吳紅豆惠氏。始以說文提唱後學。謂不第形聲點畫足攷制字之原。其所訓詁。實佐毛、鄭諸家之所未備。其所徵引。又皆魏、晉以前眞古文。一句一義。在今日皆爲瓌寶。故于此書。丹黃校勘。旁記側注。一生不輟。世所傳惠校說文本。前此未有也。吾友席君子侃。窮經嗜古。得惠氏書。讀而善之。惜其隨手札記。未有成書。欲推廣其義例。作說文疏證。先辨形聲字母之體。次別古省通借之義。其中訓義。及所徵引。皆根據漢人經注。及馬、班二史。周、秦諸子。更參玉篇、廣韻諸書。疏通證明之。正自來傳寫之譌。糾二徐附會之說。如璣字、重文璇。据玉篇定爲璇之省。然字、重文難。据漢書當作難。草雖二字。乃雠之譌。蓋卽墱易。卽場。乃古文而非從土省。婁爲取。價爲賓。皆省母而非古文。蘩應作繁、蕴。應作溫。明一字兩見之非。如草爲象斗。引祭統草艾。則墨之文。爲經典中以草爲皂之證。讎仇之別。引春秋傳褻必讎焉。讎必保焉句。證杜氏竄改未盡之迹。茲、玆、滋三字。聲同而形義各別。不容假借。經傳中文多相混。皆當据說文以正定之。此類皆發前人所未發。其所獨到。如貯訓塵。稷通昃。卽惠氏之說。亦有

不盡從者。序例所云。庶幾此書明。而六經之真古文。藉以明其萬一者。君之志也。惜草創未就。中年殂謝。會其從舅若雲張君。有叢書之刻。訪其遺稿。僅存所校說文中。蠅書密注。散布上下旁行。棼如亂絲。屬予勘閱商訂。余細加尋繹。逐條繕錄。斷缺者連屬之。繁蕪者芟薙之。其所詮解。審其文義。先將說文本文。條舉于前。次列疏解于下。閱半載。粗有條貫。復屬婁東椒卿張君。繕加訂定。乃克付梓。假令天假之年。其成書當益臻完善。然君一生之心力。萃于此編者。猶得藉以傳其梗概焉。此固由潤陽之篤于誼。亦必君之精爽有以默啓之。俾假手于我兩人。以終君未竟之業。此書一出。不第君之幸。亦讀是書者之幸也。刻既若雲屬誌其顛末。遂書之以爲序。

孫子瀟曰。子佩之作。固足以輔翼定字。爲叔重之功臣。不得三君子爲之細加商訂。迄無成書也。讀竟爲作者悲。抑爲作者幸已。至文品之雅潔。無意于法。而自神明于法。非真讀書人不能。

金文最序

物必有萃聚而後可久。莫爲之後。雖盛不傳也。漢、魏以來。諸家別集既亡。惟詔令奏議。略見于史傳。其餘文詞。類多湮滅。賴有文選一書。爲之會萃。而秦、漢以至齊梁之代。文人學士。鴻篇偉製。猶得傳其一二。此蕭氏之始功爲甚鉅也。嗣後英華、文粹、文鑑。文類諸書。踵其遺規。皆能會萃一朝之文章而傳之。其功亦匪淺矣。金源有中國。代歷十紀。大定、明昌之間。人文蔚起。制作炳然。而元、明來。未有裒集其文者。不第完顏氏一朝著述。無以繼宋開元。且使中州人文。中絕百有餘年。誠藝林中一缺事也。及門張子月霄。慨焉矢志。爲之網羅放佚。搜拾遺殘。自滹南、滏水、道山數專集外。凡史書傳記。山經地志。暨南宋元初諸名家文集。金石之記。斷碑之刻。下逮醫方譜錄。雜家小說。旁及二氏之藏。外國之書。苟有殘篇賸簡。無不廣搜博采。多金購訪。自癸酉迄壬午。積十年之勤。稿凡三易。勒成金文最一百卷。其用心可謂至且摯矣。猶憶己卯夏。偕訪知不足齋鮑氏。借讀圖書集成賜書館于烏鎮之南宮道院。日分閱數百鉅冊。時新暑乍來。揮汗成雨。迨莫。余倦而息矣。月霄則燃燭熒熒。蚊蝱四集。漏再下不輟。每得金人文一篇。輒狂喜叫絕。其嗜好之癖有如此。平居鍵戶。未嘗出門。一聞有未見書。即欣然命駕。先是春閒入山。住清涼寺。讀釋藏數日。自習溪歸。又偕何君夢華往金陵。讀朝天宮道藏。炎蒸若暍。往返經月。不恤也。方纂輯之始。議論繁興。大抵謂金之立國。宋、元人既與爲讎。明又視同秦、越。其文一任其散佚。絕不收拾。當時如蔡氏珪、王氏若虛、党氏懷英、皆一代作手。其集皆已亡滅無存。即有一二遺文。何從綴輯。生六七百年後。前無所承。後無所藉。茫無涯涘。而欲以一人之心力。鄉邑之見聞。旁蒐而遠討之。不亦難哉。迺歲未逾紀。成此巨編。知天壤間艱鉅之任。不朽之業。皆非所難。爲古人有志竟成之說。觀于君益信。昔郭元釪裒集金詩。人嘉其補一朝之闕。然尚有中州、河汾諸老二集。爲之藍本。此書則創所未有。事雖同功。其勤過于郭氏遠矣。尤甚追姚氏、呂氏、蘇氏三家軌轍。而與之並傳。無疑也。余老矣。樂觀其成。故爲之序。

張椒卿曰。信筆直書。天然去雕飾。而工于營篇修詞者。固莫之逮。蓄意真者屏迹抃。詞達者黜神韓也。

愛日精廬藏書志序

吾邑自明五川楊氏。以藏書聞于時。厥後秦酉巖、趙清常、錢繼起。皆以購訪古籍爲事。至絳雲而集其成。其儲藏之富、讐勘之精。稱雄海內。迨絳雲燼之後。尚有汲古毛氏、述古錢氏兩家鼎峙。羽翼之者。有葉石君、馮已蒼、陸勅先諸君子。互相搜訪。有亡通假。故當時數儲藏家者。莫不以海虞爲稱首。迨兩家陵替。諸書散佚。吾邑藏書之風寖微。然亦未嘗絕也。以余所聞。如玉照席氏。陸曾孫氏。虞巖魚氏。皆斤斤以寫抄讐校。衍其一脈。惟多留心于說部小集。以一二零編自喜。而于經史之大者輒略焉。今得月霄張子。而藝日之風復振。駸駸乎軼兩家而上之矣。月霄少抱嗜學。甫成童時。其季父照曠主人。刊太平御覽諸書。即與校讐。少長。益耽緗素。十年來。小大能收。今古並畜。而以宋、元以上人撰述有裨經史者爲之主。間有古刻舊抄。不惜多金購訪。或繕抄秘閣。或假錄相知。蒐前後所得。合之先人舊藏。已有八萬餘卷。可謂盛矣。又念唐、宋、元、明四朝文章。皆有總集。惟金源氏有中國百十餘年。大定、明昌之閒。制作之家。乘時蔚起。自元、明以來。未有裒集其文者。遂矢志網羅散佚。以補一朝之闕。故于金、元兩代遺集。更加意搜訪。中如王朋壽之類林。孔元措之祖庭廣記。蘇松年之明秀集註。與吳宏道之中州啓劄。皆當世絕無僅有之書。尤藝林所欲一先快覩者。非好信之誠。不能至是。今夏曝書之暇。取凡宋、元舊刻。暨新舊抄帙罕見之本。凡三百八十種。計一萬二千卷。一切巵言小說。不與其數。度架別閣。寫爲藏書志四卷。其傳本久絕。佚而復出者。仿公武直齋之例。略爲解題。意在存佚繼絕。初不欲示人也。余笑謂之曰。內家諸家書目。每自私其有。惟恐人知。如讀書敏求記。至貯篋而得。傳爲佳話。君之此編。曷不公之於人。俾當世讀書好古之士。相與錄副流傳。一破文人結習。孰與抱殘守闕。徒祕諸篋中之爲得耶。月霄欣然。因力縱臾之。時方排印續通鑑長編。遂輟其暇從事焉。工竣。爲弁數語于首云。嘉慶庚辰六月初伏日。

廣釋名序

古小學之書。說文、爾疋、方言外。惟劉氏釋名僅存。其書雅俗兼通。義數並舉。與爾疋、方言最相似。爾疋義主釋經。方言旨在通俗。釋名義例。則在二者之間。又以爾時倉頡、三倉。凡將、滂喜諸字書多存。無取繁稱其所詳略。自敘所稱論敘指歸者。義自有在。迨今諸書皆亡。加之傳寫訛脫。未免轉嫌闕略矣。及門張子月霄。嗜學好古。于小學中尤善釋名。謂古人制字。象形指事外。諧聲爲多。故字從聲孳。義以聲生。凡字體不根於聲者。僞體也。字義不本于聲者。假義也。漢人具有師傳。故毛、鄭諸儒。箋訓多主諧聲。讀釋名一書。斯義尤著。因于治經之暇。博覽羣籍。自諸經注疏。及諸子緯候。一句一義。有與釋名相類者。倣其例廣之。得書二卷。問序乎余。余觀其書。比類相從。雜而不越。又采緝斷自漢代。體例亦極謹嚴。殆有合于劉氏所云凡有未備。智者以類求之之意。且俾古音古義之鬱湮者。或有所致焉。其出於世之餖飣飄拾之學遠矣。是爲序。

徐氏方藥序

昔明季吾虞有繆仲淳氏。博雅能文。豪爽倜儻。好交游。名重海內。不業於醫而精於醫。活人甚神。所著先醒齋筆記、本草經疏。多發前人所未發。今岐黃家奉爲圭臬。自是以來。邑人罕以儒雅名醫者。今得吾友

竹村而有嗣音矣。君爲人少恒逸情樂志。養親。甚長生術。恆有出塵之想。談玄講道。寄情吟咏。其意趣直追宏景、思邈之流。從其舅氏湯翁象九學。翁工詩善醫。隱居海濱。時罕知者。君得其指授。有出藍之美。羣不晉韓康之舅甥也。余舊家城東。與君居近。君長余十年以上。余初學爲詩。偶出相質。君輒爲點定瑕疵。遂時相過從。雨窗茶榻。分韻拈題。一字未安。推敲不置。閒論唐、宋源流。及鍊字鍊句之法。謂古人一詩中要有我在。皆快所欲聞。其爲詩尙性靈。宗法晚唐。而出入於石湖、放翁間。記其雜興云。招游山水忙衲去。話到吟詩便欲狂。除夜云。毋嫌桑榆欣得健。兒情梨栗厭猶癡。其尙志敦行。可想見已。君後嘗名日嘯。四方招延。吟事遂廢。余亦移居北郭。蹤跡少疏。後十年君沒。余往哭之。時母夫人年八十。尙在室。入嗜哭曰。天乎。胡不使老人代也。嗚咽不能語。此景如昨。忽忽三十年。而余亦殘生踽然矣。今春吳君蓉卿。手持巨册踵門曰。此外舅徐氏方案也。行付剞劂。顧乞一言序之。余亟取讀之。見其皆精研脈理。洞悉病機。與葉氏指南醫案伯仲。而詳備過之。佇見不脛而走。爲醫林臨證寶筏。洵媲於繆氏書後。別樹一幟。又惜君之學行爲醫掩。不獲如仲淳之借醫行傳也。君名洙。字杏春。竹郵其自號也。蓉卿名堯寅。今比部蘆卿之弟。亦以醫名。

吾面齋詩存序

書曰。詩言志。志者、詩之本也。孔子曰。思無邪。無邪者、詩之情也。得其旨卽舉其眞、詩也。失其旨。雖工於詞。非詩也。唐、宋以來。諸名家胥是道也。今之人舉所謂本與情而遂之。相與競勝於聲調對偶之間。其去古之言詩者遠矣。鹿樵先生早膺鄉薦。回翔鳳闕。外擢臺司。簡畀方隆。以太夫人春秋高。旋乞歸構園亭。奉板輿。盡心色養。忽膺末疾。期年乃瘳。太夫人尋棄養。遂杜門養痾。不復出山。君胸懷經濟。雅不欲以詩名。而言情賦物。自在流出。無剽擬之習。題其集曰吾面齋存稿。有旨哉。夫世之妃靑儷白。揣聲摹格者。徒知襲他人之形貌。而轉汨自有之性靈。倚傍門戶。高自位置。是自失其面也。昔人論詩云。凡詩中須有人在。非卽吾面之謂乎。蓋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其人。兼論其世。而詩乃不爲徒作。故李、杜、元、白。軌轍不同。而各成大家。亦惟各有其面在爾。君詩隨在寄興。長篇短句。無不有人在。而於時事感觸。友朋離合。家庭觴咏之際。其肫然之情。藹然之意。溢於字句之表。是深有得於言志無邪之旨。而存己之眞面者也。今春。君將梓其集。先自敍其名集之義。復命余序之。自揣譾陋。何敢言序。第卽吾面二字。證諸昔之所聞。洵爲言詩未有之妙諦。而三復君詩。君之性情學問。不啻如親晤對矣。謹序。道光丙申六月。

春巖陳君五十壽序

余與春巖陳君之定交也。始於嘉慶戊午。是秋。與君及其伯兄寄亭。同試金陵。寓甚陰。連巷共舍者匝月。歸。途月下登燕子磯。過錫山。酌第二泉。爾時余年卅七。君少余二歲。寄亭長余二歲。三人皆齒相若。氣方盛。情意相洽也。迨後余困于家累。屏舉子業。君昆仲淬厲攻苦。亦連不得志于有司。忽忽十有五六年。而君年亦五十矣。君之學。博覽好古。見有孫槧祕抄。喜手自寫錄。故藏書多异本。尤留心於前人小集之亡佚者。廣搜博訪。與余嗜好相近。故往來較密。君居南郊。余居北城。相距三里餘。君來。余不能具脫粟。余至

君家。輒具饌食。蓋汝南夫人有賢德。每客至。調羹潔膳。咄嗟立辦。閨門之內。眉案相莊。有梁、孟之風焉。君蚤歲卽繪鄉居圖。題詩以見志。邑中相知者。咸屬和之。齋中楹帖。榜其先訓臨財若冰淵。守貧如鐵石二語。鄉先達吳太史君中表至親也。方以詩文提唱後進。士之經其品藻者。皆得蜚聲譽以游于時。君于歲時慶問外。絕不通謁。其淡泊耿介之操類如此。方今海內久安。然東南河患未弭。今秋兗豫間潰決爲災。亦志士攘臂功名之會。乃上之不能獻策明廷。爲國家貸利導安瀾之治。下之又不獲乘一障以効執殳。則昌黎有云。睠于寬閒之野。釣于寂寞之鄉。其所託以不朽者。固自有在。君其勉乎哉。仲冬之初吉。爲君初度之辰。乞余一言爲序。余不文。謹書之以爲君壽。幷示寄亭。以爲何如也。

張椒卿曰。安雅修潔。有不盡之致。

廣鄉續記廣文續錄自序

道光初元。郡士大夫創修府志。司事者採訪邑中故實。吾友屈君倪甫。擬續修邑志。以備府志采擇。爰與一二同志籌經費。聘纂修。告諸當事。開局有日矣。會有擠之者。事中輟。先是倪甫屬余搜討宋、元來遺佚事蹟。繙閱舊籍。頗有所獲。不忍棄之。十年來。復廣羅放失。積之成帙。略加詮次。以事文釐爲二編。鄉先達前有廣鄉雜記、古廣文錄二書。因名曰廣鄉續記、廣文續錄。聊以備遺忘。資談助。非敢附著述也。時同里陳明經子準[illegible]嘗作琴川志補注。兼輯虞邑遺文。書未成而歿。遺稿未顯。第陳書專爲志作注。斷以元代。多所持擇。或失之簡。僕書則無所限。附寄星摭拾。下逮明初。事濫無遺。體例迥殊。不相襲也。倘異日重修邑乘。或有一二可取。亦庶以無虛屈君之意云。遂識其緣起于首。道光庚寅二月初吉。

享帚山莊四友記

享帚山莊者。屈君倪甫之所居也。余于弱冠時。得交倪甫。時余外舅龔林先生館君家。倪甫居南郭。余居城北。相距三里許。談文講道。月恆再三過。迨嘉慶元二之交。君開文社于高邱村莊。招集邑中知名士。極一時觴詠之樂。余又與焉。嗣後君赴京兆試。留滯都中。契闊者數載。戊辰之歲。余遘幽憂之疾。杜門養痾。君適南還。卜遷北毓之十五松山房。去余居不數十武。更得晨夕過從。卽今山莊是也。君喜結納。性豪邁而通脫。梅都句云。不好詣人貪客過。君實似之。以故不出門庭。而座客常滿。惟時心契而莫逆者。余之外。一爲程醉雨[illegible]。一爲吳心葵[illegible]。一爲張椒卿[illegible]。倪甫因目之爲山莊四友。此四友者。暇則輒至。至則劇談。食至不讓不謝。雨窗晴檻。日得一二人。時則四友不期畢集。連朝永夕。計一月中殆數過焉。倪甫剛明。議論今古。洞燭宜決成敗。事後多中。儕輩無與抗者。醉雨深沈饒機智。發言持論。時得其要領。雖以倪甫之剛。胥降心焉。心葵警敏好論辨。善馳騁。反覆壓間。恆斷斷不相下。椒卿善飲。臨事舒緩。其言不激不隨。而丰標自高。余素木訥。不喜辨論。而胸有涇渭。聆諸君之言而心會之。惟以眞意周旋而已。故一堂之上。或撫掌狂叫。或支頤偃肌。靜躁不同。而兩無所忤。四友之性情。無一同于倪甫。而四友亦各有其性情。而不強合。至于好讀書。敦古道。嫉猥瑣齷齪之士。則倪甫與四人。又無不同焉。此倪甫再游京師。歸山莊。益多俊偉奇傑之客。而四人者。終無稍漸之嫌。念當年余與倪甫交最先。年差長。方論強仕。醒雨

亥之張、吳最少。意氣之盛。方謂此境可以常得。乃往苒星霜。余早衰頹。侃甫亦竟而豁矣。最少者亦年將五十。近歲醒甫司鐸廬江。椒卿客授婁深。惟余與心葵浮沈鄉里。今者山光樹影。庭院依然。而游從之盛。無復疇時。更數年後。縱使四人相逢無恙。握手山齋。而酒闌燭灺。白髮蕭疎。豪興猶存。顧影非昔。其于盛衰之感。又當何如也。故為之記其事。侃甫諸君見之。倘亦有惻然于懷者乎。

張椒卿曰。以合傳法為記敘體。三十餘年之聚散離合。宛然在目。而于諸友之面目標儀。直如傳神阿堵。得史之潔。柳之雋。後一段尤近六一風神。

藏書二友記

物莫壽于金石。而三代以下。咸陽之鐘。嶧山之碑。熹平之石。尚皆泐滅無存。況載籍著于竹帛。蠹敗尤易。自漢以迄隋、唐。史志所載。藝文存者。僅百之一二。說者謂由于繕寫之艱。而傳本之少。理固然也。自宋代以來。雕版浸多。雖大部巨編。皆可坊市購買。朝求夕得。且摹印之易而速。其多又百倍于繕錄。宜其傳于今者不少。乃歷元、明至今。才六百餘年。而兩宋剞劂。已與秦、漢之金石同珍。豈好而藏之者鮮歟。抑何傳之難而散亡之易也。國初以來。大江南北。藏書者踵起。而吾虞之錢氏、毛氏。實為稱首。然皆不再傳而失之。他如崑山徐氏、泰興季氏、維揚馬氏、淡生之祁、小山之趙。皆隨聚隨散。惟浙之四明范氏。自明至今三百餘年。尚世守不替。而邑中自兩家後。亦寂無嗣響者。適知不第藏之難。而守之正非易也。方今文教浸昌。海內嚮風。爭購宋、元舊刻。及四庫已佚之書。而吾邑繼起者。又得兩人焉。一曰陳子準。一曰張月霄。二

人家世儒學。舊有藏書。至兩君而更擴大之。月霄之藏彝。後于陳君十年。不數載而富與之埒。儲藏之名。今遂並甲于吳中。四方之名士。書林之賈客。挾祕册。訪异書。望兩家之門而投止者。絡繹于虞山之麓。尚湖之濱。噫。盛矣。張居西關。陳居稍南。相去不半里。皆面城臨水。暇輒過從。各出所獲。賞奇辨疑。有無通假。相善也。兩君志趣同。而各有所主。張則銳于經籍。而兼愛宋、元人集。陳則專于史志。而旁嗜說部。其大較以網羅散佚。存亡繼絕為宗旨。其于書也。張則樂與人共。有叩必應。陳則一室靜研。慎于乞假。余於張為及門。陳則世講也。故兩家之書。皆得借讀。余嘗謂月霄。古書固不容吝。第得之太易。則人不知珍惜。昔人以鬻書與借人並稱不孝。良有以也。君宜師子準之慎。而陳君亦宜少濟以君之通。適為得之。兩家所藏。不下十餘萬卷。去其世有傳本。與祕而無關學問者。彙宋、元舊刻及新舊抄。選其精妙。尚可得一二萬卷。其中多吾邑錢、毛兩家舊物。淪落他方。百餘年而復歸故土。其事殆非偶然。兩君年方逾壯。假之以歲月。要之以不息。他年稽端之樓。愛日之廬。當有突過于絳雲、汲古者。并以四明范氏為祝焉。余老矣。為作此記。以徵其說之然否。

張椒卿曰。牛宏敘八代儲書之盛衰。史氏以為五厄之說。昔人所不能道。此記備舉海虞弆藏之顛末。而于國初他郡藏書興廢。亦復臚列無遺。陳、張兩家。嗜古之精勤。網羅之指趣。評騭亦極允當。

讀知不足齋賜書圖記

烏鎮之有知不足齋藏書也。宸章特賜褒題。其儲藏之富。甲于江、浙。而尤為希世之籍。人不得見者。圖書

集成。賜書在焉。是書自廣內頒藏外。乾隆朝。海內蒙賜者四家。而鮑氏居首。鮑生未學。頗讀者每恨生不同里。望之如在天上。月霄張子。輯金源文有年。雖廣搜金石之遺。旁探道釋之藏。終以未讀鮑氏賜書為恨。婁東張明經椒卿。余之契交。而月霄之師也。客授湖州郡署。與淥飲先生之令嗣志祖君善。為之介紹。許假館烏鎮。亥箭借讀。月霄欣然。遂于己卯閏月。買舟招余同往。值主人有事吳門未歸。屬小阮鵾香秀才為之主。居停于鎮之南宮道院。日自齋中載五六百册。分編披讀。時當初暑。揮汗如雨。日暮蚊蝱四集。燒燭繼晷。目為之昏。不恤也。凡六日而畢。其齋去鎮四五里。于將行之日造焉。郵落幾家。淥水環門。青山入牖。桑麻竹樹。彌望一色。真讀書畊隱之所也。慨淥飲既亡。詢及祕抄異錄。已多散失。而賜書歸存。為海內書城鉅觀。故今數藏書家者。終推知不足齋為第一。是役也。月霄得金文廿篇。復自湖至杭。從西湖。拜岳墓。歷淨慈、昭慶而歸。計往返未二十日。讀祕府之書。覽武林之勝。可謂極生平之壯觀矣。今夏四月。金文百卷寫竣。行付剞劂。月霄緬想勝遊。乞同里苕香胡君。繪讀知不足齋賜書圖。以誌不忘。以余為借讀之人。乞記其顛末。余念昔吾鄉馮巳蒼昆仲。聞寒山趙氏藏有宋槧本玉臺新詠。未肯假人。嘗于冬月挈其友艤舟支硎山下。于朔風飛雪中。挾紙筆。袖炊餅數枚。入山遲造其廬。適許出書傳錄。續指呵凍。窮四晝夕之力。抄副本以歸。旁人笑為癡絕。不顧也。時傳為佳話。今月霄嗜書之癖。不亞二馮君。而鵾香之賢。又過于趙氏。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月霄青年嗜學。其志行直欲力追古人。奚藉斯圖以傳。而余則竊以掛名圖中為幸。故不辭而為之記。道光乙酉端午前三日。

游西山鵓鴿峯記

鵓鴿峯為西山第一峯。巖危境僻。人跡罕至。余知其名。而未識其處。今春。竹溪徐翁來。詢之。翁曰。吾熟游也。初夏將借榻消涼。可偕往焉。及期。翁以書招。遂偕二三好事者。往赴其約。寺之主僧吼鯨。好客意頗殷。飯訖。翁為言先游白雲洞。從寺右百餘步。上小徑。南行一里。將至頂。轉東即得洞。容數十人。陡起石壁。左右迴抱如環。洞外有澗可汲。洞之兩口有隘徑。各數十步。疑是昔人避世之所。反寺少憩。鼓興復遊鴿峯。逾過中峯。從白龍殿左徑。踰鳥目澗。澗有石梁。梁之中條已斷。循澗而南。旁有巨石。高丈餘。上有縛懸瀑如布。即所謂水簾洞也。再上有石牆。環如城。廣容數畝。俗名章家墳。山之西頂。墩阜星列。其中之最高而大者。曰鴨旗墩。為淮張時演武處。其上豎旗石存焉。登其巔。風濤入耳。如驟馬奔馳。煙雲撩亂。不能仰視。迎風而下。若墮若仆。墩左有徑。從石罅中傴僂而下。巉巖壁立。怪石排空。山勢稍夷。復起一巒。亂石縱橫。上窺下瞰。高下相接。翁笑謂曰。此所謂鴿峯者是也。峯凡有三疊。自下遙望。峯頭之石。皆作鴿形。其妙處在遠觀也。既夕陽西下。遍循山巔一徑。逶邐而返。向之懸梁斷澗。不覺繞出其上。趨龍殿之右矣。噫。是峯之奇峭。居一山之勝。乃反不若堆阜拳石。日邀人顧盼。並以貴游公子。不肯身履危徑。躑躅空山。而樵夫牧豎。又因習而不知。峯之所以經歲僻如也。今予輩攀崖踰谷。登探幽險。得窮勝槩于煙雲杳靄之間。山靈有知。或尚笑其來之遲乎。為蹉惋久之。是夕。相與共宿山房。明晨。翁尚以繪事留予。與同遊者先歸。同游者周子山甫、季子坤伯。與翁之高弟蔣生二雲。皆博雅能詩。有濟勝具云。

鄉耆社集圖記

歲在道光丁酉四月之二日，集老十有三人，集于西郊湖濱之畫舫，仿古社飲也。是日，湖田邱民咸例有社，設龍舟之戲，士女雜沓，棹槳鱗比，為邑中勝日，由來舊矣。主人先期箋訂，維舟西關水次，清晨，先後咸集。維時輕陰微雨，氣復清和，湖光山色，凝黛如畫，暄呶獸群之場，轉饒清曠之致。座中齒最高者，俞封翁稷堂（廷暉）、舊太守泉雲（科標），年皆八十以上（俞八十六、舊八十三）。次為上舍雁釣巖（非熊）、楊訥庵（某某），年皆近八（楊七十九、某七十八）。次為宗二尹牧崖（某某）、龐封翁叶鳳（某某）、王觀察懿齋（家相）、胡廣文翠岑（因培）、靜之（某某）、盟廷（某某），五人，壬午同甲（年七十六）。次為李二尹春海（仁榮）、陸茂才閣升（某某）、蔣大令伯生，年皆七十以上（李七十二、陸七十四、某七十）。未及七十者，宗茂才補齋（錫禮）（六十九）、二龐、二宗，並伯仲，咸與斯會。十三人共年九百九十一歲。午晌，放舟湖濱，開筵列坐，嘉肴新品雜陳。泉雲、懿齋、翠岑、伯生素善飲，賈勇搦戰，觥籌交錯。餘則清談話舊，或扣舷而歌，或倚窗而傲，坐起毋拘，靜躁各適，致足樂也。薄暮，鄉舫漸稀，命榜人回棹。遙見龍舟四五，從煙波中鼓濤而來，復停橈凭眺，踰時迺散。念斯會也，群老幸際昇平，又生同鄉里，雖出處不同，悉是釣遊舊侶，今鬚鬢雖改，形神猶健，猶復車笠忘形，襟懷同契，選時擇勝，借與觴詠于明湖綠野之間，香山、洛社，未敢竊擬，亦可備吾邑一時之嘉話焉。主人既圖形為長卷，屬余為文記其事如右。斯會倡之者王觀察，主之者龐封翁，繪圖者胡廣文從子芑香（某某），名圖者俞封翁從子教授見嵐焯也。是歲六月既望，同社拙經叟黃廷鑑記。

季薇耘曰：敘次雅潔，似兩宋人小記。

梅皋別墅圖記

出鎮江門外三里，曰破山。山有寺，寺之東南半里，鹿樵觀察張公墓在焉。其地負山陰而面平野，有兩溪環其後。傍建享堂，前門後室，庖湢之所咸備。堂之左闢園，榜曰梅皋別墅。前有小亭曰讓亭，修廊一帶，迤邐而入。其旁為冬讀書齋，折而前曰妙吉祥館，曰紅杏山房。右有一門曰離波，由離波而入，佳石奇木錯置，引人入勝。其尤勝者曰春水船，磴路紆迴，曲水環之，憑檻俯臨，如泛春江。別有帶水一泓，廣踰丈，有石梁橫其上，躡梁而前，正中有堂曰四時皆春閣。園之中，春初梅花百本，香雪漫空；二三月紅桃綠柳，百卉爭妍；入夏紅蕖的皪，荷漪竹風裊人，翛然忘暑；於秋則巖桂早黃，畦菊晚艷，嵐翠霏霏，與香氣錯落几牖；冬則霜楓爛漫，參差掩映，一望無際。加以朝暉夕陰，氣象百變，四時之景，無不可愛，謂之皆春，誰曰不宜。憶斯墅之落成也，在壬辰之秋，公嘗招燕游，惟時亭榭樹石，布置均備，屢擬重游未果。今秋喆嗣嗇生、約軒兩君，倩沈君（某某）繪圖，屬余記之，因復偕游。轉瞬七年，池館依然，山光如昔，臺榭樹石，益復增勝，而當日公之德容，邈不復接矣。余年及耄，近益衰頹，追感陳事，俯仰之餘，不勝重慨云。道光庚子十月。

明建寧守鄉賢張公專祠增置祭田記

余嘗慨今之人，有構峻宇，樹綽楔，赫然巍煥，以祀其先，其始未嘗不潔其粢盛，豐其牢醴，恪奉烝嘗，乃久之而見其怠廢，又久之而荒圮者，比比而是。間有代歷兩朝，歲踰二百，其後人保護之勤，久而彌摯，如鄉先生建寧張公專祠者乎。其世澤之長，為莫及已。公以明宏治進士登朝，由刑部郎出守建寧，著惠政。居鄉有德望，歿崇祀鄉賢，後有專祠在東城下。乾隆間，八世孫贈中憲（仁美），重建于邑東北一圖，與公甫、師詩禮堂近。道光初，十世孫河東觀察（大鏞），重葺新之，并增建念昔堂三楹，為飲福之所。惟念歲修及守祠酒掃之費，非特置祀產，難保後之毋廢。觀察獨力任之，以補祀典之缺。會臍末疾，踰年始瘥，而精神損耗，未果。昨歲觀察歿，嗣君州司馬（元鑄），痛念先志未竟者，茲祠祭田為首，爰于撥授遺產中，擇田一十八畝零，捐歸祠中。于今歲正月十日，即公生辰，集同族長幼，敬告先靈，以田租之入，永為茲祠歲修及守祠經費支銷，餘仍舊章。因屬（廷鑑）記其顛末，以期久遠。念是舉也，蓄縈於中甚者，直建之年，其碑記有後人登科益力輸田之條，迨觀察重修之日，迺矣顛獨輸，又十年而司馬克成之。吏四世八十餘年，而事得舉，甚矣其繼述之遠且篤也。嘻，此足見太守公之功德，宜永膺世祀，故自明來，孫子繩繩，相繼至今日，甲第蟬聯，春秋匪懈，更得樹永保勿壞之基，而祀事始大備。惟成之難，斯垂之久也必矣。書云：子有後弗棄基。詩云：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廷鑑）不文，敬述古訓，以致頌禱之詞云爾，是為記。

恬裕齋藏書記

出賓湯門十里，其塘曰南塘，辛峯左峙，清水東瀦，有村曰罟里，沃壤千畦，桑竹彌望，故舉博陸棠先生隱居在焉。有齋曰恬裕，其藏書之所也。君爺出庚光祿（昉）後，世有潛德，以耕讀傳家，至祀堂贈公益擴大之，延名師，度置經史墳索，教諸子，咸有聲庠序，而君尤擅譽，以明經選授廣文，一試職即歸隱，讀書樂道，廣購四部，旁搜金石，歷十年，插架十萬餘卷，昕夕窮覽，嘗繪檢書圖以寓志。時城中稽瑞、愛日兩家，競事儲藏，稱鼎峙，未幾，兩家先後廢散，君復遴其宋、元善本為世珍者，拔十之五，增置插架，由是恬裕藏書，遂甲吳中。嘗慨世之人嗜好不同，雖積金殖產，累有興廢，而通邑大都，田連阡陌，富擬通侯者，子孫世守，何可指數。獨至縹緗典籍，好之者固鮮，偶有一二嗜古之士，以有力而好，不惜懸金購聚，如吾邑絳雲、汲古後，距今幾二百年，而才得陳、張兩氏，雖名位差殊，要皆不再傳而失之，豈經籍之好，轉不若銅坑金穴之可常享耶。說者謂經籍者道德之光，轉得毋不務其實，而徒躍其名以炫世，致為造物所忌而然歟。今君之齋顏曰恬裕，自取遵彥謹慎意為勗，余請申之。書曰：引養引恬。又曰：垂裕後昆。謂之恬，是能蹈夫道以安其身也；謂之裕，是必畜其德以裕諸後者也。積厚者流光遠，吾知善藏者且善讀詩書事業，蘊積而發其華，將出為名臣，處為通儒，瑰函秘笈，代有讀者，俾之永保勿替，蓄名實交孚，自天必祚之以福。如鄞范氏，其明徵已。余與君之喆嗣子雍明經善，屬為一言，余惟子雍克承先志，搜奇羅佚，不懈益勤，奕世彌光，則藏書為造物忌之說，于是不讐矣。子雍勉旃，循讀書敦行之修，以翼傳經稽古之業，其得謹慎之意大矣，烏知斯齋也，不且與天乙閣並峙海內也哉。是為記。道光庚子十月朔。

記秦君台佚事

秦君台，失其名，邑大河人。其先有曰鳳陽者，由太學官中城兵馬，其近族也。君台業儒，教授里中，自鄉徙城，居太平巷西甜瓜井。乙酉七月十四日，大兵至城，鄉人拉之去，辭曰：我家世守忠孝，不幸遭亂，且喜骨

與死在一處。斷不可使婦女出門受辱也。時街巷男女老幼奔竄。君台反笑之。繼有強之者。君台顧其二子曰。儒者讀書閉戶。守正俟死。分爾。懼橫逆之來。倉皇竄伏。徼幸求生。君子不爲也。卒不去。未幾。兵入門。君台一門死。室亦燬。惟媳衞氏以被掠存。衞氏者。見齊姓女也。勝至維揚。有見齊之友某爲贖歸。方知君台慘死狀云。是日父子閉門。衣冠危坐。先有兵突入門。發室中資糧財物。見幼子婚秀。并掠之去。君台惟不言。張目而已。繼有兵數人來。室已空。遂搜括房幃箱篋筐筥之物。加凌辱狀。君台適勃然怒。揚聲罵之。兵抽刃連挂其頰。君台噀血罵不絕口。被殺于庭中。二子見父死。奮臂與兵鬭。復殺于堂上。妻某見君台父子皆死。抱兩孫自投于樓下死。時衞氏驚絕倒地。兵遂縱火掠之去。君台次子先異居在鄉。十三日聞兵至。入城省其父。故并與于難。明日。被虜之幼子與嫂衞氏相遇南關外軍船上。嫂泣述後事。幼子一慟乘間投河死。計一門先後死者七人。（孫見齊、文豹、鶴麟、誥生、有）

考當日吾邑死難者。君台外。有諸生徐守質、徐懌、馮知十、項志寧諸君。事並見無名氏海角遺編。其二徐與知十。又見馮班海虞三義傳。迺徐、馮、項四人。久登志乘。姓名已入勝朝殉節諸臣錄。惟秦君之死最慘烈。而姓氏至今未顯。恐遂湮沒。故撫其事蹟。表而出之。俾後之君子。有所考焉。

答下雲門孝廉詢鄭國夫人姓氏書

昨承詢東家雜記載聖配鄭國夫人幷官氏。不作开官。竹汀日記云不誤之說。果有他證否。燈下略爲尋檢一二。請復左右。按史記世家不載聖配。集解亦無注。惟索隱注云。家語。孔子十九娶幵官氏。（本誤·古）又廣韻官字下注云。複姓有幵官。魯國先賢傳。孔子妻幵官氏。（此據澤存堂初刻。今已改作幵字。）又檢禮記檀弓伯魚母死章。及論語才不才節。孔、鄭注及皇侃義疏。皆無聖配姓氏。可知兩漢以前。實隱而未彰。故世家中不載也。今得以考見者。莫先于肅之家語。故索隱亦據之。安國家語元本久佚。王肅雖生漢末。猶得見孔氏遺書。故據拾而成此書。則今家語復何徵信哉。設古本家語又作上官。邀甚。今得元板王廣謀本家語證之。其本姓解中。文注兩見。皆作幷官。與竹汀所見東家雜記合。乃知索隱之幵。廣韻之幷。皆爲幷之形誤無疑。而他書之作幷作幵。出自近代之剞劂者。更無足據矣。元板家語並呈閱。祈更有以教之。

札復後。論考得幷官二字。見漢韓勑碑爲最先。又太平御覽偏霸部。引十六國春秋索綏傳。（本宋·抄）及宋板通志氏族略。皆作幷官。知幷與开之誤。時起自明代耳。又記。

答雲門論揚子雲姓從楊書

昨荷杜顧。暢傾清誨。頻在客舍。簡慢爲歉耳。陸璣之職。定從木旁。不改御覽之舊。足欽卓識。深合鄙懷。又詢及符秦、子雲二姓。應否改易之處。僕向沿襲舊說。以爲當改。今蒙重詢。擬復尋檢一二。敬陳之左右。字典揚字下注。又姓。揚雄自序。別爲一族。周宣王子尚父封揚侯。此即向來諸家從揚之根據也。（按此謝本新出讀字明世）乘矣。考此說。廣韻乃載在楊字下。于揚字下未注姓。廣韻於氏族最詳。使其說果信。則子雲之姓。不見其必從手旁矣。又證諸本漢書叙目。孟堅自序。本傳及注文。不下數十楊字。皆作楊。惟首集中有一二字誤從手旁。設古本同。又隋書經籍志。錄子雲諸書。亦皆作楊。此古書不作揚之確證也。子雲之譜牒。孟堅著

於本傳之首。至爲詳悉。傳云。其先出自周伯僑。以支庶食采於晉之楊。應劭注。河東楊縣。周衰有楊氏。逃於楚。巫山。漢興有楊季。官廬江太守。避仇處岷山之陽。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無他楊于蜀。師古注。蜀諸姓楊者非雄族。故云則子雲之族。明明出自晉之楊縣。以邑爲姓。其不從手旁者確。原其致訛之由。始以雄無他楊于蜀一語。謬以爲子雲之楊。非此楊字。又六朝以來。俗書盛行。木扌不分。遂致斯誤。使子雲之姓。果從手旁。則自別于蜀之諸楊。何庸更贅。惟其同此一姓。故有此語。此義一明。則御覽之作楊甚的。至符秦之姓。皆言載記甚明。不容有惑。而御覽悉作符者。必以一時借稱之主。其命令暫行于國中。設使其子孫有所紀載。自必恪守其制。異代之人。豈必一一遵之。仍書其本字。自無足怪。總之此二字亦人人所知。改之不足見考訂之精。仍之亦不爲御覽之謬。又園捉二字。僕前校閱時。僅曾見過。而不能舉其典。今足下以謝詩證明之。而斷從木旁。俾鄙言益有根據。快甚。近檢謝詩文選集。校激流植援。亦從手旁。亦有註釋。未審足下所見之本是何刻。又此條御覽明引詩書從木從手。可再檢得一確證否。管見所及。不憚縷縷。

吳項儒曰。潛研答問。據雄自序。其先出自周伯僑。以駁注張衡、晉灼諸說之非。而未考雄如本從木。實同于食我之封邑。得此辨正。足爲錢氏更進一解。

再與雲門論苻秦之姓從符書

昨接奉手書。知楊雄之楊從楊。鄙義之論。已蒙許可。而深以苻之從符爲臣謬。據晉書載記。以苻秦之苻。從艸而更。非由符而改爲苻。斷斷乎其見。足下與若雲。精心卓識。事必徵實。去取從違。折衷至當。僕復有何說。然僕之啟爲是說者。亦非漫無所見。而強爲武斷。敬爲足下再陳之。考說文有蒲符二字。無苻字。左傳萑蒲之蒲本作蒲。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與取人於萑苻之澤。同在昭二十年傳。不應有此異文。苻字是符之別體。故說文不收。新附亦不收。魏元丕碑符作苻。見漢隸分韻。則苻字實從符字而省。足下以爲蒲之古字。未審何據也。且漢人分隸。艸竹多通。如簡蕑、答荅、籍藉、箸著之類。今皆不以爲謬。何獨疑于符苻之相通。此苻本符字之說也。苻作蒲解。今見爾雅。莞苻蘺。郭注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然說文莞、夫離。王逸楚詞注。莞。夫離。皆不作苻。知此義定起于六朝。左氏傳行杜氏。爾雅行郭氏。皆晉人。故經文有竄入苻字者。然此萑苻二字。古亦作萑符。唐開成石經猶然。顧氏金石文字記糾之。此又唐、宋以前以符作苻之明證也。至苻秦之苻。本從蒲而更。而今多作符節之符。其訛亦自有因。蓋蒲洪之取義。雖在艸付之讖。而既改爲苻。却又自混于符節之符。符本一字。後人遂互書之。此又唐、宋以前書苻秦爲符之根由也。不第此也。畢氏文字辨證。竹部符字下重文苻注別。又云。後秦苻氏。本符氏。書雖出自近人。然羊吉潤如、椎存諸先生手筆。定非無本。此又僕前以苻爲符本字之說也。致之說文、稽之漢碑、證之石經、合之近代攷據家之論說。則符與苻之相通。亦歷歷可據。則御覽之符。非傳抄之訛。可不辨而明矣。此數說僕亦明知無當于足下及主人之意。第持是以求解免于莫須有之公案。足下以爲何如。總之僕說不過即御覽而言。有可仍之義。不作符苻二字定論。設使御覽本作苻字。僕斷不敢據近人之書。徑改作符。或將來校刊晉

曾。設有人據御覽及畢氏之說以相難。僕又將籀訴其謬。而斷不從之。向嘗語子韻、只應搜索諸書。以曲台御覽之是。無庸博徵經史。以深糾御覽之非。益校書自有體例。古人解經者義不違疏。作疏者理無駁注。苟有可通。必迂迴其說以遷就之。僕雖不敢臆附斯義。至園校二字。既有文選注書可據。茲不復辨。倘酬之哀。祈足下與主人裁而教之。

答張椒卿論先孝子公墓書

去臘尊使回虔。接讀手教。欣悉一切。拙作諸先墓詩。蒙加點定。欽佩之至。似此方不虛遠道相師之意。第尊評以先墓無徵爲辭。僕殊不以爲然。竊爲閣下陳之。夫名賢宅墓。兩地相爭。山經地志。彼此互載者。指不勝屈。致先孝子公墓在梅李鎭。載元盧鎭重修宋琴川志。歷今七百餘年。非始近代。及旁攷他書所載先墓。寰宇記云在房陵。明一統志又云在雲夢。皆屬湖北境內。似爲近之。第雍正年間。虔邑之宗。被鄉民周姓侵占。當時族姓申控。邑令勞公必達。係名進士。即湖北人。移文原籍確訪。皆以無從查考覆。此有案牘可稽。則先塋之在楚地者。業已無攷。而昔時之輿地統志。又不一其說。況寰宇記與琴川志同出宋人撰述。正不必執此以廢彼也。且先墓之在茲土者。亦自有說。蓋吾黃于後漢時。世爲江夏望族。自太尉公遭李、郭之難。氏族漸微。當中原鼎沸之時。其子孫必有依孫氏避地來吳者。迨呂蒙襲取荊州之後。全楚之地。盡屬東吳。卜遷亦易。想先墓之遷。當出是時。而六朝以來。載籍云亡。致無徵信。今在楚之墓既湮。則其在虞者。當益加保護。僕以爲名賢邱墓。苟使傳疑既久。雖荒邱廢冢。即爲靈爽所憑。後之人皆可藉以伸其追慕。況高壟巋然。靈蹟攸著。而必屑屑焉于千載上辨其眞僞耶。至朱王鋐墓碑辨。大旨即據盆

碑殘文爲說。不知此四句取義。不在非子窆夫。而在博羸于吳四字。見古人隨地可安窀穸。不必首邱之意。漢、魏人數典。每多假借。不可泥于詞句。而詆爲擬不于倫。已又以太尉公據後漢書本傳爲孝子公曾孫。而碑云孫某。亦爲不合。不知此又碑文剝蝕。字句脊斷。盧志所載。不過據見存可辨之字。非其全文。史不可執是以爲辨正也。總之好爲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朱君之文。不必辨。亦無庸辨。況先墓所在之里埒曰孝字埒。浜曰孝浜。墓地自前朝以來。久奉籍糧。自盧志而後。歷攷姑蘇志、本朝通志、府志、暨歷修常、昭諸邑志。紀載彰彰。豈皆附會。閣下高才博識。事必求實。斷非隨聲附和。特惑于先入之言。致有異論。僕忝居苗裔。義不忍默。用敢粗述其顛末。惟高明更有以教我焉。

與張若雲州司馬論太平御覽考異書

承示御覽攷異稿一卷。屬僕改訂。閱之殊與鄙見不合。而其體例亦多未盡善。今爲閣下悉陳之。按古人攷異之書。肇始于陸氏之經典釋文。而成于朱子之韓文攷異。蓋先據一善本爲主作正文。而後以別本中有異同者。云一本作某。附注于下。其引經史處。有駮文者。則仍其舊。而別引經史本文以證明之。此昔人撰述之通例也。如今御覽攷異。自當以宋本舊抄爲主。明刻本雖劣。其中有義可兩通及似是而實非者。當並存之。注云刻本作某。或一本作某。非以辨別之。舊抄與宋本異者。同此例。至于抄刻皆同。而核之經史百家古本。原文互異者。如顯然謬誤。人所共知。既經新刻改正。無庸注明。其餘如人名姓氏。山川郡

釋。典章制度。以及文義脫落爲謬處。皆當一一詳注御覽原文作某。原脫幾字。今據某書正云云。以存宋本之舊。其御覽假誤。而句義略有可通者。即當仍御覽本文。而別引所引之本書以疏通之。此乃作此書攷異之體例也。余引證諸書之例。亦不可雜。如所引之書。本書見存。總以見存之本書爲據。旁參唐宋以前經史注文。已是徵信。惟其書既佚者。自不得不據及類書。然總以唐代類書爲斷。蓋御覽一書。成自宋初。其所摭拾。唐初以上。居十之九。大抵即據隋、唐類書爲藍本。則證以唐代類書。尚可得其彷彿。至明人天中記諸書。轉相販鬻。或妄易字句。全失古書面目。倘據以校刊。是猶以漢法況周制也。至淵鑑類函爲本朝敕撰之書。蓋括古今爲自古類書之冠。謹釋其爲書體例。就明俞氏之唐類函而損益之。凡所引隋唐以前故實。除已見于唐類書者外。若唐類書所未載。別據古書采入者。又如標題太平御覽。而其文與今本有異同者。皆當一一采錄。以定折衷。他若格致鏡原諸編。出自近人者。亦可不必復引矣。承齋周君所云既得其綱領。而于撰述之節目。尚未詳悉。管窺所及。祈閣下與諸君酌定之。蓋體例一定。則綱舉目張。按例纂錄。自然有條不紊。而僕亦得所藉手矣。即候鴻裁示復。不宣。

答張月霄論作古文書

承示近著循覽數四。其中釋禮諸篇最上。卓卓可傳。詩說諸篇次之。皆能別具詮解。不襲陳說。惟文體間傷支蔓。序記亦明暢。至家傳諸篇。體格益上。筆亦峻潔可喜。知近日刻意著述。漸進于古。持之不懈。寧患不自成家。古人處困而亨者。今于足下見之。可敬可羨。如僕自幼失學。長謀餬口。讀書既無根柢。雖嘗學爲詩文。粗事攷據。總不外剽竊之學。貽譏識者。年來志慮益衰。死喪疊遭。殘喘餘生。尚復何心學問。足下

謬以爲識途老馬。諄諄下詢。何能以門外之人。爲入室之言乎。聊以向之胸中而未發者。爲足下陳之。湖今以古文名家者。明則有震川。本朝則有鈍翁、望溪。皆爲一代正宗。第此三家之文。皆謹守繩尺。其才力不無少遜古人。無論韓之排奡。柳之廉悍。固有未逮。即三蘇之馳騁。亦不多見。差近者。惟六一之紆折。半山之峻峭而已。故世遂有謂八家不可學。而學步於六朝之書啓。仿摹于漢、魏之碑銘以爲古者。而文體入于詭怪而益壞。又今之言八家者。必曰別有其法。愚亦以爲不盡然。夫古人之文。即古人之法也。文成則法立。是法生於文。不必文生於法也。論語云。詞達而已。昌黎云。文無難易。惟其是。果理爽于是而詞得其達。則不言法而法在其中矣。至于表、疏、書、啓之體。碑、銘、誄、贊之式。學者可一覽而得之。又作古文與作時文異。古人之文。皆先有一種意義在胸。題從文生。故所作皆可傳可誦。苟命題而始作。上之科場應制。下之親友丐求。其文雖工。斷無傑構。如所著詩說諸篇。尚不免此病。蓋先有題而作文。則敷衍既無意義。必將刻意求深。或旁生枝節。縱波瀾層疊。而初非正旨。緣作文之先。本無心得也。要之當今而言古文。舍八家別無入門之徑。而八家尤以韓、柳爲宗。猶言詩之必宗李、杜也。韓之與李翺、劉正夫書。柳之答韋中立書。此眞作文之準的。不傳之秘鑰也。合之足下養氣勵志之說。殫精求之。有餘師矣。略陳所見。以塞厚意。惟冀足下更有以起予焉。

邵環林曰。後段論作古文與時文異數行。說盡當世作者弊病。眞可包括一切。

第六絃溪文鈔卷三

續資治通鑑長編跋

李文簡公燾通鑑長編一書。今世所傳。僅存建隆至治平一百七十五卷。蓋即乾道所進之本也。其淳熙元年續進神哲以下四朝之書。自元、明以來久佚。今七閣所儲永樂大典本。雖缺徽、欽二紀。而熙寧訖元符兩朝。三十餘年事迹。犂然具在。尚爲北宋紀載之淵藪矣。其中分注攷異。詳引他書。而于神、哲之代尤多。如國朝會要、政要、歷朝實錄、時政記、王禹偁建隆遺事、王拱辰別錄、司馬溫公日記、王荊公日記、劉摯日記、呂大防政目、呂公著掌記、曾布日錄、林希野史、王巖叟朝論、歐陽靖聖宋掇遺、邵氏辨誣諸書。及諸家傳誌碑銘。皆無一存者。卽幸有傳書。如東齋紀事、涑水紀聞、東軒筆錄、湘山野錄、玉壺清話、邵氏聞見錄、筆談、揮麈錄之類。往往傳寫訛脫。亦足據以是正。則此編非特是以攷訂宋、遼二史之闕訛。而有宋一代雜史小說家不存之書。亦可藉以傳其十二。誠溫公通鑑之後不可不讀之書也。第攷異中。載有宋史全文、十朝綱要諸條。其書皆出于長編之後。而十朝綱要。卽文簡之子李𡌴所撰。尤不應引入此。或後人有所附益。未可知也。幸逢右文之代。此書殘闕復完。惟是天府儲藏。佔畢之士。得見者鮮。兼卷帙繁重。卽繕抄亦自不易。及門張子月霄。購得閣中傳抄本。不敢自祕。願以公之世。爰以活字版排印全書。亦藝林一快事也。以余稍涉獵史事。畀以校讎之役。自己卯夏迄庚辰秋。凡十有五月而畢。所惜印本易盡。後難

爲繼。倘世有好古之君子。壽之梨棗流傳。俾益廣遠。厥功更倍。願以是舉爲嚆矢云爾。

鄭注爾雅跋

宋鄭夾漈先生注爾雅一書。採經爲證。不事穿鑿。轉得簡要。最稱善本。汲古毛氏得南宋本。剞入津逮書中。俾後學得覩遺編。厥功匪淺。惟中由膝以下爲揭。由帶以上爲厲諸條。因原注佚脫。并節去經文。又以晉文旅訛。有所更定。如斲改斷。鼩改鼫之類。若失之疎。攷斲字、郭注、經典釋文、及許氏說文所引。斲訓之疑。皆從斗。則斲字本不作斷。鼩字、釋文云鼩鼠、郭注。關西呼爲鼩鼠。鼩音雀。或誤爲瞿。并以鼩鼠爲鼫鼠。又說文云。鼩、胡地鼠也。與郭注意合。廣雅云。鼩、鼩鼠也。則鼩鼠注本不作鼫鼠。此皆漢、唐舊籍。足可依據。乃毛氏輒將鄭注本文改易。何未深攷也。又如經文學爲斈。牆爲墻。楊鳥爲鸒之類。皆足以正監本相沿之訛。與唐石經、釋文諸書合。茲特補入經文。餘悉仍宋槧之舊。他若怭怭、杭杭、鴟鴞之訛。經前輩訂定者。咸與刊正。庶幾不失舊觀。無誤來茲。于是書不無小補云。

曲洧舊聞跋

漢蘇子卿嚙雪龍荒。圖形麟閣。奇節獨絕千古。得宋朱少章先生而有偶矣。攷公使金被留。其懷印不釋。猶之持節臥起也。閉驛忍飢。猶之嚙雪絕食也。力抗僞命。誓死不辱。幾臨于引刀自刺也。及觀答酒與被掠士夫語。奚異武之海上慷慨對李陵時耶。拘囚困苦。歷十有七年。而卒得生還。先生其典屬國之後身歟。何行事之相合也。所著曲洧舊聞一書。述列聖之前猷。溯名卿之往行。卽一二軼聞瑣事。皆足備掌故闕遺。身在燕山。而無一言及北國事。其每飯不忘之意。益可見矣。是書曾刻秘笈中。惜非完帙。今得開萬樓所藏傳抄本十卷。爰授以付梓。庶讀其書者。益欽其人云。

庚申外史跋　代

庚申外史一卷。明權衡以制撰。攷以制爲元末隱士。書成于洪武初元。後修元史。詔採順帝遺事。其書曾上史館。所載順帝一朝時事。外釁內訌。壞亂傾覆之由。本末詳盡。證之元史多合。惟帝爲瀛國公子一節。與史牴牾。說者以爲微曖難明。或出中原遺老傷故國舊君者爲之辭。誠卓論也。然余應、袁忠徹、程克勤諸人。多信其言。大抵元之以牛易馬。其說始于沈約之造奇。而魏收著之以誣南朝。雖有宋孝王、劉子元之先後辨證。而唐初史臣。終沿其說。況庚申帝之事。本出當日宮闈之言。丙申之詔。卽順帝亦有不能掩者乎。總之正史須貴徵信。而稗野不害傳疑。在善讀者自得之耳。是書一名庚申帝史外聞見錄。又有從十五年下分爲二卷者。實卽一書。非有異同云。

明宮史跋

稗史紀錄。間及宮禁瑣聞。止有一人一事。並無專錄成書。蓋緣掖庭邃密。非外朝所得周知。卽有持橐簪筆之臣。不若宦豎左右見聞尤悉也。此宮史五卷。亦隱子從劉若愚酌中志錄出者。若愚爲天啓朝內奄。名麗奸黨。人不足道。而其書實剏前此未有之例。具見有明一代。太阿倒持。楊籠肆毒。其來有自。不僅宮闈之軼聞瑣事。足資攷證已也。詎可以人廢哉。

又跋代

宮史一書。體例略與東京夢華、故宮遺錄相仿。自門垣宮闕之制。內官職掌之目。以及飲饌服飾。嗜好婚戲之細。無不紀錄。而于內監品秩員數尤詳。夫成周內宰。統于天官。誠以左右暬御之人。繫于主德匪淺。自秦而後。寵任日多。外廷不復統制。北寺、甘露之禍。後先同轍。明洪武初。制內官不許識字。立法最善。一再傳後。置東廠。設內書堂。迨至季世。太阿倒持。逆豎擅政。卒蹈漢、唐覆轍。良由背棄祖訓。本實先撥故也。我高宗皇帝纂輯四庫。特詔錄存。以著明代亂亡之由。則是編宜致古者所不廢也。舊板久湮。爰重加校梓。備雜史之一體云。

校正文房四譜跋

此書向無善本。照曠閣刊學津討原時。出舊藏本屬校。譌謬殆不可讀。讐勘再三。粗成句讀。而中如文嵩四侯傳。及墨譜中段溫贈答書狀十二首。不見於他類書。徵引者無從闕如。緣是錄副未梓。己卯冬。晤錢塘何夢華上舍云。近得鶴夢山房舊抄完本。亟從之借校。今春夢華攜書來。知又新從振綺堂汪氏本校過者。狂喜欲絕。余遂從兩本合校一過。補卷一筆之雜說脫文四十二條。卷二筆之詞賦一條。卷三硯之敘事九條。其餘闕文錯字。約記二百八十餘字。其異同處兩通及存疑者。不計焉。是書至是可稱完善矣。第未知視敏求記所云絳雲對勘之本。相去又何如也。

校吳越備史跋

吳越備史一書。遵王敏求記云。家藏舊本四卷。忠懿王自乾祐戊申至端拱戊子。終始歷然。無所謂補遺者。又如錦城被寇。命道士閭邱方遠建醮。及迎釋迦舍利建浮圖諸事。今本皆失載。後錢所云今本。即此明十九世孫德洪所刊本也。今夏假陳子準藏有舊抄善本。假以相勘。書四卷無補遺。敏求記所舉今刻本失載數事。皆備載無遺。其書與刻本異同詳略處頗多。今皆一一校補。中如紀閭邱方遠之卒。下注方遠事迹。及梁貞明詔敕。脫佚有至一兩葉者。不第如敏求記所云也。書中諸王名字。皆闕而不書。即嫌名劉字。亦以彭城二字爲代。其爲此書最先之本無疑。惟明刻本第四卷止乾祐戊申。載有嘉祐丙申錢中孚紹興壬子錢渙兩跋。知此書在宋時已有佚脫。非盡德洪刊刻之謬也。

傳本漢武內傳跋

漢武帝內傳一書。凡太平廣記所錄。及明漢魏叢書諸刻。皆非完帙。向稱汲古閣刊道藏本爲最善。惜傳本亦稀。今春從陳子準處借得舊抄足本讀之。知俗本皆刪節過半。即毛刻亦多脫落。從見舊本之足貴矣。爰倩表弟陳竹亭影寫一帙藏之。復取宋人續談助中節本。校諸刻細校一過。間有舊抄訛脫。而他刻得之者。附注于旁。以備參攷。又談助卷末跋中。載有唐道士跋。詳淮南八公姓氏。爲他書所未經見。與玉海中所引合。并錄之。又內、外傳本一書。如吳越春秋之例。外傳即內傳之下卷。自刪本僅存內傳。不知者遂以外傳爲別一書。觀談助跋語自見。然不得此本。又孰從而證明之耶。

重輯漢武故事跋

漢武故事一書。隋志著錄。不著撰人名氏。晁公武讀書志云。漢班固撰。又引張柬之洞冥記跋。謂出王儉所依託。蓋疑而未定也。其書自明以來無完帙。今惟古今逸史本僅存。又錢氏讀書敏求記所載緒林書堂本。今藏稽瑞樓陳氏。假讀之。亦屬刪本。然出逸史外者居半。又于愛日精廬見皇山人姚咨所抄北宋人續談助一書。如子鈔、類說之類。中有漢武故事一冊。閱之與緒林書堂本無一字出入。知此本即從續談助中出者。故亦非完書也。又見太平御覽、史記正義及通鑑攷異、西漢年紀、小學紺珠諸書。徵引漢武故事頗多。皆爲今本所未有。爰于暇日彙輯一編。以古今逸史與續談助雖非完帙。尚其首見。據以爲主。而以太平御覽及他書所引諸條。約略先後附之。共得三十一條。較世傳本已多一倍。而四庫提要所云諸書中引甲帳珠簾、王母青雀、茂陵玉椀。及柏谷亭事。今本未見者。亦已無遺。計其全書。亦十得八九矣。時恨敏求記所載又有陳文燭本。未得見耳。嘉慶庚辰夏五。搢經叟識。

又跋

余既輯漢武故事成。及門張月霄示以宋劉雲龍弇先生文集。中有漢武故事書後。見卷二十九云。撰人班固。世出宮女。不他見。書中言儀君傳東方朔術。至今上元延中。一百三十七歲。元延、漢成帝年號也。則固者其成、哀間人歟。又云。叛敘精緻。雖多誕謾不經。不與外戚、郊祀志相表裏者蓋鮮。非西漢人文章不到此。按此說甚新。然余疑周字即固字之訛。如此書古本果作班周。何以郡齋讀書志及他書所載又皆作固。可知自宋以來相傳之本。只作固字。獨劉所見本偶不同耳。恐未可爲據也。惟所云元延爲成帝年號。而作者既稱今上。則當爲西漢末人。此說近是。讀范書孟堅傳。永平初。固始弱冠。卒于漢和之永元四年。六年一十上距漢成之代已百有餘年。其不出固手。有斷然者。而書中有與浮屠相類、貴施與、不殺生云云。又似出東漢後人語。竊疑此書本成、哀間人所紀。而孟堅修漢書時所曾采錄者。或因其傳自班氏。遂屬之孟堅。而後人復有附益耳。疑以傳疑。以俟博雅君子論定焉。道光紀元十月下澣又識。

校崑山郡志跋

崑山郡志。元楊譓撰。鉞崖先生敘云二十二卷。今祇風俗起至異事十六門。共六卷。蓋不全本也。竹汀詹事跋云。首尾完具。疑鉞崖所見爲別本。其說非也。地志首重建置沿革。城池鄉都。橋梁水利。戶口賦役。學校官署。壇廟祠宇諸大目。今皆缺而不載。且楊敘中明言崑山自縣升州。其利日[illegible]。賦稅甲天下州縣。庸田、水道利害所在。而志中絕不及之。其非完帙可知。此蓋全書之後六卷。科第、名宦、人物、雜記諸卷尚存。足備宋、元來是邦之掌故。不以殘闕忽之可耳。翠溪拙叟記。

元本敬齋古今黈跋

武英殿本敬齋古今黈八卷。輯自永樂大典者。爲世間未見之書。道光甲申。張月霄復得士禮居所藏舊抄李氏原書十二卷。首尾俱完。惟十一卷後。即接十二卷終。而誌刊刻年月姓氏二行。疑此二卷兩有殘闕、一失其尾。一失其首。遂誤連爲一卷耳。是書今歸嫏嬛仙館。夏月假讀。從殿本逐條對勘一過。始知永樂大典中。亦據此本收入者也。攷是編本傳著有四十卷。想係先時未定之目。迨後定本則爲十二卷。又

抄帙僅存。至萬歷始一刊刻。仍流傳未廣。故自來藏書家皆未著錄。今按殿本八卷。計二百九十二條。于原本者。計二百二十四條。殿本外增多二百五十五條。其殿本有而原本闕者。僅六十餘條。使全書爲四十卷。則大典中零篇斷簡。不應于此十二卷中。已得十之八。而于三十卷中。僅得十之一二。以此之。則大典所收。卽此十二卷之本無疑。其殿本多出之條。卽爲此本十一、十二卷之闕葉。數適符合也。念是書自明以來。世無傳本。幸際右文之代。搜輯成編。睿藻褒題。海內學者。始獲親李氏之書。猶惜其五之一。而不無所憾。幸得一旦原本復出。雖少有殘闕。得大典本補之。遂成完書。并知此書之卷帙。止此數。而不必致慨于四十卷之亡佚過半也。蓋沈晦幾五百年。至昭代而全書復顯于世。夫豈偶然哉。目昏手鈍。艱于繕寫。祇取殿本所闕者。按卷錄爲二册。復卽原書篇次。輯爲總目附後。俾異日可合殿依目重錄。以還舊觀。或謹依四庫例。分類成編。附殿本之末。願以俟後之君子讀是書者。道光丁亥月三日。

校刻吳郡志跋

范文穆公繼圖經續記作吳郡志。繁簡得中。嗣後公武文格。續有撰著。皆祖此本。然是書毛氏重雕後。經久毀。迄今毛刻且罕覯。無論宋槧。若雲張君既刊圖經續記。欲并刊此書。以成合璧。爰卽毛本鋟梓。假古當日從殘宋本開雕。如牧守題名卷尾脫一二葉。又書中空文未刊。自一二字至十餘字者。展卷右之。校刊既竣。君猶以未見宋槧。度置以俟。逮君謝世。倘未舉印。昨秋君從子吾金購得郡城士禮居校宋本。又續得殘宋本數册。重加校勘。訛者正之。闕者補之。并命君孫[illegible]據以補刊。惟書中所引。如北海闕哩賦。天隨采藥賦。錢儼觀音禪院碑銘諸篇。昔據松陵集、文苑英華、諸家文集是正者。讀宋槧脫誤亦同。著此書刊于文穆卒後四十年。當時校官又續有增修。非盡公之初本。迨汲古重刊。更多殘闕。今距汲古叉百七十餘年。一旦復見紹定完帙。俾吾吳文獻。不至久而無徵。君之嘉惠桑梓。功固不朽。而金吾與准之善成先志。亦有足多者已。某旹與校讐。爲識其顛末如此。

老圃秋容圖記跋

昨歲丁酉夏。鄭肯社集圖成。藝齋觀察屬余記之。是秋九月之杪。煙叶鳳廬翁初度之辰。詰嗣炳文。復招諸老爲賞菊之集。因乞芑香別繪老圃秋容圖以介壽。其猶子子方學錄爲之記。今夏四月二日。翁復期集諸老于西郊舟次。三脩社事。雨阻。次日。飲于翁新落之堂。期而未至者。樞堂封翁。雲太守。藝齋觀察。伯生大令。續與會者。陸采三明經。賓主九人。飲能。翁出此圖共觀。并屬余一言。余曰。學錄之文齊矣。余何言。翁曰。前湖舫之集。子既有文記之。此烏可以無辭。余應之曰。前記直敍當日事。而未溯由事之緣始。前記遞詳諸老之年齒。而圖中之坐次布置。闕而未書。今得此文。源委瞭如。按圖諦視。秋容澹泞。晚香寒蕊中。諸老之精神面目。縣縣可數。大致本西園雅集。而自出機杼。簡而該。新而妍。得桐之峻潔。[illegible]頭文俱傳矣。潞公詩有云。此會誠未有。堪作畫圖看。後之覽是圖者。其庶幾乎。遂書以爲跋。道光戊戌[illegible]四月。

校正宋本北堂書鈔跋

此書爲僞府開孫氏所抄影宋本。前有淵如孫觀察序。吾邑蔣君伯生大令得之。願校刊此書。公諸藝苑。以挽繼先翟竄改之失。誠盛事也。昨歲春。君屬余校勘。商推體例。并期及蚤蒇事。繼復假得瞿子雍明經所藏愛日廬曹楝亭本及稽瑞樓陳明卿本二書。皆明刻前寫本。遂竟明抱中陳氏刻本合參。三抄訛繆略同。而此失彼得。可以是正者。什之一二。餘則取見存之本書。暨近古類書。如初學記、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中所引。有可依據者。參互攷訂。又可得什之三四。其無可校者闕之。迺功未及半。君遽歸道山。私念還爾中輟。殊負良友之託。爰諸同好敦勸卒業。嘗圖共襄剞劂。以成君未竟之志。遂矢志一力校竣。以報知己于地下。牽於衣食。作輟間之。至今秋八月。纔草草終卷。蓋距昨春開編之始。屈指再更寒暑矣。歲月如流。人生如寄。幸天假之緣。俾炳燭餘光。竟克償此宿負。旣以自慰。又痛君之不及見也。適會詰嗣奇男司馬。奔喪旋里。爰識其顛末。以書歸之。司馬其克成先志。俾虞氏眞本。晦而卒顯。得復流布藝林。余望矣。倘拭目俟之。道光己亥秋九月朔。

抄王介祉詩跋

介祉王先生。與寶之毛翁。皆先友也。君不永年。余不及見。毛翁自粤東歸。猶得追隨杖履。兩君皆以詩名吳中。而皆無後。全稿未顯於世。聞王稿藏其從子處。秘不示人。毛稿爲其子婦所居奇。僞交後翟。爭欲爲之流傳。而兩家卒不肯出。可嘆也。余廿年前從友人抄得介祉詩四卷。半屬揚州以後詩。又于毛翁處見其朋舊雜稿中。君詩獨多。別錄爲補遺一卷。孫子瀟太史嘗評選百首。今邑中所傳抄君詩者。皆從此本出也。近毛翁詩。得趙孝廉關鄉。王上舍繡香。搜輯遺稿。爲之刊布。而君詩終晦。昨歲于許丞公伯楙處。見吳魏公所抄詩二册。卷有集名。並識年歲。是從君原稿錄出者。較余昔所抄存多幾及半。頃假歸按年編錄。其無歲月事實可證者。姑約略編次。共得詩九卷。詞一卷。雖非全豹。亦十得八九矣。倘有好事者。昇之剞劂。與陵西[illegible]稿。並傳藝林。俾知君當年風流壇坫。[illegible]詞[illegible]格。與有江東獨秀氣象。爲虞山詩派中。增一作手。有不爭先睹之爲快者乎。道光己亥夏五錄竟書。

書齊民要術後

齊民要術爲隋、唐以前僅存之舊籍。其書最爲切用。而久無善本。道光嘉慶初。照曠閣刻學津討原。惟據津逮中胡震亨本。然無他刻可校。幸元人農桑輯要中。所引此書。幾得十之三四。其脫繆之甚者。得據以校改。桑柘篇脫去一葉。亦經援拾補完。惟是出于後人所引。終非本書。其中文句。保無有增損竄易者。用是至今耿耿于心。今春。月霄于鹿城書肆。購得明人單刻本。其卷首序文雖已失。疑卽所云湖湘本也。客臘蒼雨。取胡本勘之。亦無甚異同。蓋胡本卽從此本出也。同里陳君子準。曾手臨吳門士禮居所藏校宋本六卷。月霄假以畀余。遂合照曠新刊本。逐條細勘。知農桑輯要所引。與宋本悉合。而凡徵引所未及。可刊落闕文之脫繆者。復得二十之二三。前後計補脫正文百餘字。注文七百餘字。卷五脫集文注四百一十餘字。客[illegible]文訛字。及[illegible]補[illegible]脫。又得五百[illegible]十字。此書至是始復見[illegible]觀矣。惜校宋本缺後四卷。而農桑輯要中。又[illegible]非[illegible]其外[illegible]藝者。罕所徵引。無從通校。幸此四卷。仍刻[illegible]本少。無[illegible]完書耳。竊謂是

書宋刻既亡，傳本久苦難讀。今爲月霄校此兩册，不第于愛日廬中增一異本，倘將來有好事者，據此重刊，一洗四百年來相承之繆，非爲藝林增一快事哉。余自三十年來，所校古籍不下五六十種，而所最愜心者，惟文房四譜、廣川書跋二書，皆從訛繆中力開異面。今得此書而三矣。衰年多病，炳燭餘光，矻矻于陳編爛簡中作一老蠹魚，自笑又自慰也。拙經逸叟書。

書李翰蒙求後

蒙求一書，晁氏讀書志未載。陳直齋書錄解題兩云唐李翰撰。明顧起綸序，以爲即邑黎云作。張巡傳者也。今四庫提要定作五代晉之李瀚。引李匡乂資暇及五代史桑維翰傳爲證，豈不以匡乂爲唐末時人，距元和時隔六七十年，而去石晉時未久歟。然終有可疑者。致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引李翰蒙求呂望非熊一條下文，有曰杜甫、李翰、白居易，皆唐人也。又宋釋文瑩玉壺清話載李瀚事兩條，一云瀚及第于和凝相牓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一云宋太祖擒劉鋹，選學士李瀚就尙書張昭問俘廟之儀。又王栐燕翼貽謀錄載太宗興國二年，右拾遺李瀚上書切諫云云，則瀚又嘗仕宋，未終于晉也。今以諸書觀之，則資暇所云宗人李翰，自屬作張傳之李翰。桑維翰之傳李瀚，即仕宋之李瀚。本爲二人，名字亦異。蓋所云宗人者，不過同姓之稱，不必並時，則以屬前之李翰，原不妨礙。若以屬後之李瀚，則瀚作蒙求，更無他證，而匡乂爲唐僖、昭時人，既見其成書，其年齒當亦相近。自僖、昭至宋太平興國之初，相去百餘年，而瀚尙爲學士，其可疑一也。且和凝顯于五代石晉朝，瀚既出其門，後又仕宋太宗，計其人當生于五代之初，似非匡乂所云之宗人，其可疑二也。文瑩、大慶、王栐諸人，去唐五代未遠，其言當非無據，猶今日談勝國事者，不得不以國初人之言爲徵信也。聊記見聞，以附質疑之義云爾。

季菘耘曰：訂正詳覈精確，小長蘆後，惟鮚埼、潛研繼之，先生諸跋，可與頡頏。

書楊五川黃給事傳後

黃忠節公爲明遜國忠臣，事蹟載在明史。國朝乾隆年間，專詔賜諡表揚，邑人之以死節著者，公爲首。第當日禁網嚴密，諱言其事，後來得稍稍傳播，不致湮晦者，實本楊君此傳之力也。惟五川先生撰述，每喜緣飾以矜新異，故是傳于公大節著矣，而其事之始末，出于傳聞，而未皆實錄。知傳中所記楊濮父子事，及投琴川橋下死之說，前人多辨其失實，故明史本傳，本陸釴病逸漫記，祇云明年被召，中途投水死，而不取楊說，有以也。今讀林大同範軒集（集亦久晦，近年始出），知忠節之死，固不在姚善被難之時，而被召亦不在明年，乃在永樂六七年間事也。按林詩病後述懷其三章云：稔聞帝遷都，扈蹕當景從。下云：姪子仕給事，簪筆蓬萊宮。今當侍鑾輿，念親鬱沖沖。又有聞姪叔揚遇寬宥詩云：口信遠傳殊可喜，心知有日定非虛。蓋此二詩，皆當公被召時作，故有勸駕之意也。致明史文皇即位，改北平爲北京，營建宮室，即舉遷都之謀，至七年北巡，遂居之，稱行在，至十九年而定都。此曰稔聞遷都者，則其時當在末北巡之先也。其曰聞姪寬宥者，蓋不以建文舊臣爲罪而錄用之，故云寬宥也。知公之被召，當在北巡之時無疑。蓋公當遜國時，竄伏有年，朝廷久而物色得之，以禮科召用，而公矢志不屈，卒赴水以死耳。按大同于公雖兩姓，實從父

也，其詩當得其實（林、黃一姓，詳見別錄）。又史言以溺水聞，其家得不坐，亦以文皇即位數年，革除之禁稍寬。若當壬午、癸未之際，恐亦未能免也。以此推之，公之死不在明年，益信。蓋同出死忠，不爭先後，唐之張、許，宋之文、謝，于今爲烈。則公之死節，託諸慷慨赴難，而不加增，即證以從容就義，而不加損也。故爲辨正之如此。

季菘耘曰：辨證精核，入後尤周密，必傳之作。

書洪武蘇州府志後

吳郡圖經，自宋已亡。溯地志者，今惟范文穆吳郡志，及王文恪姑蘇志存而已。顧范志刊于宋紹定，王志成于明正德中，惟盧兗州熊曾于明洪武初撰有府志五十卷。網羅散失，紀載翔實，當時絕重其書。乾隆間，修府志，尙見之。厥後三十年，詔開四庫時，是書已佚，故于明初，惟收無錫縣志。蓋爾時藏書家久鮮著錄矣。緣范志經吾邑毛氏重刊，而是書自洪武初鋟版至今，時幾五百年，宜其傳本之垂絕也。其書自宋端平後，以訖明初，歷百三十年，朝經再易，其間州縣疆域之沿革，水利賦役之利害，與夫官師人物之廢置盛衰，非有是書，則宋元之際，紀載中絕，故致三吳輿記者，較范志爲尤重。宋文獻序稱吳中地記，向無完文，此書損益舊典，爲一郡成書，非溢美也。此本錢唐何上舍（元錫）得之浙中，以貽稽瑞陳氏，後歸恬裕齋。今秋子雍明經（鏞）出以見示，余爲詳其源委，著其存佚，見此本爲佚而幸存之書，允爲鎮庫重寶。異日郡志重脩，徵吳中文獻者，舍是編將奚以橐筆從事哉。道光庚子秋九月，七十九叟黃廷鑑跋。

又跋

余昔撰三志補記，中元州城攷，係友人屈偶父（軼）作，借刻。以環山爲城，斷自明嘉靖間築城始。余向嘗疑之。今讀盧志，而知其說之果非也。據志中常熟縣城圖，西有秋報、景贍二門，由景贍而西，環山而北，至宜化門，界畫清晰。城內城隍廟、三皇殿皆在山麓，山上並無寺宇，其景贍門無水門，元時爲小西門，度其城址，是從今城隍廟西，由嚴王弄口，循石梅白衣庵，環半山辛峯亭下趾，包三元堂而至平地，蓋據山之勢自西趨東南而止。乾元宮、極目亭居峯之巓。元城不過從山腰環入一角。明宏治間，城址已夷，無界域可憑。桑志城圖，遂統山頭繪入，故乾元宮、極目亭，如今日之盡在城中矣。然按圖中秋報門，即元時景贍門故址，與今之阜成門在西北隅者相直，而城外南境山圖，自讀書臺始，益可證元城在山，惟石梅至三元堂一帶而已。其乾元宮、極目亭、與致道觀、嶽廟，本在城外。屈氏說據張臨江、吳文恪詩、李氏印帖爲證，亦自非謬，而不知環山而城，實始于士誠，特不如嘉靖時城大拓基址，包有全嶺耳。姚少師詩句山半在城高，李文安序稱倚山爲城，皆切證也。今得據盧志城圖，復詳致其實，以釋前疑，亦一快事也。拙經叟又識。

書歸元恭文鈔後

余嘗慨自魏、晉以至隋、唐，其史志所載藝文，今存者十不一二，此雖由五厄之運，抑咸本立言之未至，故傳之有永有不永也。若夫沈埋既久，一朝復顯，而又有人焉表章之，此必其人之精神誠足以不朽，故造物亦不能使之終晦鬱。彌久而發彌光，良非偶然也。崑山歸元恭先生，爲太僕曾孫，其文章元本家法，而能自出機杼。惜國初以來，學士大夫未有得見其集者。婁東季君菘耘購遺文數十篇，鈔爲僅有，手錄之。

屬余以遺張鹿樵觀察。以觀察好表章潛佚。且震川全集版藏其家也。觀察素重先生名。讀而善之。謂此吉光片羽。亦自足珍。方擬刊附太僕集後。今春。荔耘下榻吾里趙閒鄉孝廉家。閒鄉復訪得先生之宗裔。藏有詩文稿六册。亟假鈔錄。偕菘耘參互選汰。編為文六卷。詩一卷。遂据以付梓。至是讀先生之文者。可無遺憾矣。夫先生之為人。不待文而傳。而人向之景行於先生者。終以不見其文為慊。迺是稿之湮晦。幾二百年。不先不後。而忽出於剞劂將事之先。俾由是傳之不朽。此中因緣。非人力所能致。譬之鼓陽之石。豐城之金。有精靈潛為呵護。而若適相待者。今兩君既興起於百載之下。為之蒐討。而余支離一叟。幸得相為參訂。以副觀察表章前哲之盛心。少陵云。文章有神。洵不誣也。先生之文行卓卓者。已詳前敍。茲即是集刊布之顛末。著之篇後。

張鹿樵曰。以不先不後立論。善於得間。文亦低徊頓挫。如讀六一集中文字。

書屈倪甫永安耆獻狀後

永安耆獻狀一卷。所載四十人。搜擇詳嚴。敍次簡賞。雖呈社小志。具有史筆。方之襄陽耆舊。莆陽人物。不是過也。惟狀中繆倪題處士。尚沿舊志之疎。攷倪于元至正間。值淮兵亂。避地浙東。辟署行省郎中。督漕運。鮑傳歷諸郡。作渡灘歌。（見倪刻玉山璞稿）時吳、越阻絕。父老居虞山。溫凊久缺。繪故山雲樹。并所居猗猗堂為圖。題曰望雲以寄志。一時名流屬和。（見于鼎瑞和高詩序）亂定歸。往來玉山草堂。賦詩酬唱。楊廉夫、袁子英輩咸重之。（見玉山名勝集）是倪固嘗膺祿仕。非全韜晦者。其題宜築正也。又社中尚有堪補者。一為明崑山龔安節（圖）。永樂初。避難來常熟。嘗設教于九我堂陳沖家。其讀書寓舍曰鈍庵。在翠水之上。（見吳寬九霞室鈍庵兩記）一為國初江西俞嘉言（昌）。係前明宗室。鼎革變姓名。隱于醫。遯跡海虞。寓半野堂後。結廬于北山之城麓以終。（見錢學士遺事）二公皆可循松圓詩老例入流寓。且忠義炳然。匹文苑而更上之也。略摭所見聞附書於後。續有撰次。或有取焉。

書史通後二條

余少讀史記夏本紀。如羿篡夏。太康中興。一代興亡。缺而不載。而伍員之諫。見于吳太伯世家。夫魏絳之對晉悼。與子胥之諫吳王。俱見左氏傳中。而一載一不載。豈史公當日有見有不見耶。夫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史公明言之。故周穆王語諸篇。並載周本紀。桓。靈以下。宜及內傳文而甚略。故有謂史公第見國語。而未見左傳者。及讀史通外篇雜說。論史公稱獨子瑕而不及夙沙衛事。以為漢初左傳未行。史公故未之見。知此語劉氏實倡之。然余未敢信為然也。蓋嘗統觀史記列國世家。如吳季札觀樂。魯敗狄于鹹。齊管仲平戎于王。桓公召陵之師。衛孔悝之亂。楚商臣弒君。靈王次乾谿諸事。所載皆全本左傳文。而加點竄。非取之國語。自餘記載各國時事。文異而事合。無大乖繆于內傳者。則謂史公未見左傳也。豈篤論哉。然則史記于左傳。有載有不載者。何也。考漢興。三傳並出。第以世尚公、穀。習左氏者少。故藏其書者罕。加以簡册繁多。或如壁中之經。殘闕斷爛。史公所見。未獲其全。所云羿、浞、夙沙衛事。適當其闕。本末未具。故在所略歟。子元論其一節。而未究全書。亦見其疎也。或者曰。左傳一書。本采春秋諸國紀載之史。筆削成

之。周。秦之際。豈無儒生別有紀述。雜取諸國之文為書者。如晉世家所載屠岸賈。公孫杵臼事。亦出于春秋內外傳之外。史通所謂多取舊記。時采雜說是也。故史公未見左傳。而其書有同于左氏之文者職是故也。是說也。倘可為劉氏進一解歟。

又

李陵答蘇武書。漢書不載。文選有之。東坡志林言劉子元辨其非西漢文。而斷為出六朝人擬作。見史通雜說。云。是篇詞采壯麗。音節流靡。不類西漢人。故有謂其風格近東京人筆者。有謂其詞旨非他人所得偽者。然皆以文體別之。而未究其情事斷之也。案子卿自匈奴使歸後。既與李陵一再通問已。迺其書中自初降至今日一段。宛似陵敗降後。與漢廷之臣。未一相見。而今始致書者然。而謂以答同在匈奴十九年之子卿。有是理乎。又自先帝授步卒五千一段。自敍戰功。詞旨悃悲壯。亦屬贅言。夫陵以力戰無救敗降。史公推其功已暴于天下。以是獲罪。此在漢廷諸臣。人人能道之。曾謂陵與子卿素相知者。而復為是聒聒不已乎。究之不過脫胎史公報任安一書。然視史公文。縱極怨憤。而骨幹自厚者不侔。子元之論是也。而或因是并疑蘇、李詩。則又過矣。

季菘耘曰。讀書慣於閒冷處著眼。自能刊翦前人。獨闢槻見。

書手抄中吳紀聞後

中吳紀聞一册。余于嘉慶初。從毛刻影寫。惜無善本可校。置之篋册年矣。昨歲以贈張茂才（本樹）。今夏茂才持其婦翁家園公太史藏本見校。係顧伊人臨校蘖竹堂盧氏元槁。亟取對勘。補卷六翟超一則。暨脫文數處。餘是正者八十餘字。未幾又假得友人季菘耘傳臨毛斧季刊後校本。同出文莊舊抄者。覆勘之。除顧校標出外。復拾補遺漏幾二百字。兩家同据祖本。而所校詳略不同。蓋亦有所擇。而毛務兼收。加以凡塵風葉。非一覽可盡也。噫。是書自有嘉端坊刻。而汲古仍之。近照曠刊于墨海長塘刻于叢書。皆非盧氏元藁。蓋承訛者幾三百年。幸有傳校之本未絕。一朝併出。始得合訂。以還公武所傳之舊。洵乎文章有神。非偶然也。余年始壯。從事丹鉛。每喜手自抄寫。今及耄矣。自笑老至不知。日昏手強。不憚一再校讎。而昔抄遂成善本。倘異日者。有據之授梓。以掃自來傳本之訛。俾士林得睹廬山眞面。不亦增三吳文獻之光耶。校竟書此。并貽之茂才。以共欣賞也。道光己亥七月。

書校建康實錄後

建康實錄一書。略仿通史體例。括六朝興廢。簡詳典要。自昔推重。而傳本絕少。方照曠刊學津討原時。聞邑中有處巖顧氏鈔本。物色之。秘不肯出。後數年。吳門黃氏得從這古宋刻鈔本。有人借刻未半。而歸版與書于張氏。續刊完書。即此本也。其顧氏本。後輾轉歸余及門俞用賓處。今歲余館照曠宗人子慎茂才家。茂才假以覆勘其家刻此本。向曾為陳子準、吳心葵兩君補槩。俱經略校一二而未卒業。（吳校首二卷。陳校宋略總論。）余迺取吳志、合晉、宋、齊、梁、陳五書。及南史并顧氏舊鈔通勘一過。始知新刻出自長洲顧澗蘋校本。較為鈔勝。然除顧氏校補外。脫訛尚多。如吳中見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脫是字。（太子登傳）晉上雖有不執之

名。名誤者。（周盤傳）皆中夏五月詔全除一年租布。其次聽除半年。布其次三字闕。（二年學嶽）後軍文武盡配軍府。盡誤書。（謝安傳）勸彬尚彬曰。脫彬謝二字。（王敬之傳）皆下當逆殺敬等同舉義。誤衍殺字。（同無忌傳）宋上衍隨令鮑陋。脫令字。（高祖紀）戊子大赦天下。遵于天子爲從父。脫下遵于天四字。（同上）宋下梁獄請內園。以爲懷漢郡。懷漢二字闕。（大明元年）始壞士族雜婚者補將吏。壞誤懷。（大明五年）宋下魏拓拔燾與管書曰。曰字上脫燾書及攻盱眙事。下童謠云云。乃管答書也。（臧質傳）今宋及燃。脫燃字。及若陽敗。脫敗字。（蕭惠開傳）齊上衆二萬發溢口。脫發字。（高帝紀）復屬羅。各封子爲侯。各誤冬。（建武元年）東昏以卷名。名誤矣。（史臣曰）齊下詔賻錢五萬。詔誤頭。（蕭赤斧傳）南門一。（魏虜傳）有粲于水。出定襄。脫出字。（同上）氏凡五字。一誤外立二十。闕士字。誤作十王。一誤氏。餘皆誤元。百頃。頃誤須。（同上）梁上又撰通史。別讚序。躬誤聘。（武帝紀）梁下其夜遁歸襄陽。遁誤遺。（蕭會傳）陳下王勱爲右僕射。王勱二字闕。（光大二年）以上皆文義乖戾。可據史文訂正者。凡二十餘條。其餘形聲字誤。及訛闕而無可參證者。俱悉注出。又得六七十處。雖未敢云盡善。視顧校少加精審。亦可十得八九矣。自初冬至近臘。攤書滿几。彌月而畢。竊喜完二君未竟之功。惟書中脫簡數葉。非得宋槧完帙。無由臆補。未知世間尙有傳本否也。

道光庚子十一月下澣書。

書縮寫元大德刊本白虎風俗二通後

余向聞白虎風俗二通。有元刊大字本。嗣于嘉慶初。得見吳門士禮居所藏本。而風俗通已失。心耿耿者四十餘年。去秋聞吾里瞿子雍明經得此二書。欣然挐舟造觀。并假歸。攜至寶聞書館。子愼主人見之。驚爲希有。爰命仲子（璞）縮寫巾箱本。行款字數。及漫漶殘闕字畫。悉仿摹寫。諸序之行草書。手自臨橅。惟恐失眞。譬之人形體不同。而精神面目。惟妙惟肖。觀者幾咤丈人之化侏儒也。此大字本。其脫誤雖與明刻無甚異。而班書篇目舊第未改。皆中八萋於皇明周之類。善者盧氏校勘已著之。不復論。盧氏書世尤罕見。中孟某條出書字三見。而未作畫。考孟子趙注本作畫。後人傳寫訛畫。朱注亦云當作畫音獲。想盧氏書本皆畫字。此葉適明人補刊。遂改爲畫。而改之未盡。留此一字。猶足顯元本之善。昔人惟據史記王蠋畫邑人。以辨其訛。今得盧氏引本書證明之。適爲更確矣。餘如青靑。孰詳。哲晳。京原。古書通假字。後人皆爲訛誤者。皆可據此本正定之。益信元刊之勝俗本多也。噫。古刻日亡。子雍之通假。子愼之愛古。其志洵堪嘉尚。而余更幸元刊之得重度一種子也。寫竟。屬校。遂書其顚末于後。道光辛丑九月。

書先節孝祠記後

吾黃自愼吾公遷虞後。有二支。長曰汝弼公。諱家相。季曰汝石公。諱家柱。鑑長房之八世孫也。吾祖漢昇公客游京師歸。貧無立錐。遁跡窮鄉。城中族姓。遂不相往來。家君早年失怙。中罹回祿。先世譜牒遺籍。盡爲灰燼。幸有先高祖圖冊一袠。藏伯父金山公家。始得悉家世源流。及節孝始末。微此幾不識先代諱氏矣。汝石公再傳爲來仙公。兩世以孝稱。其事具載邑乘。惜公之嫡裔。莫致爲誰。嘗謂公之積善成德。宜獲後嗣之報。而子姓之伶仃。可重嘆也。今夏讀陶太史退菴先生文集。得覩先生爲吾邑先世節孝祠記。記言祠在西城外。基殘而制朴。諱諱乎傾圮之態。而欲其傳之久。乃今未百年。爲子孫者。已莫識其基址。將有

遺蹟可尋訪。抑興廢有時。時當其廢。不必盡如先生所云亭臺池館之盛者耶。然祠宇雖經湮廢。而藉先生之文。傳之記載。俾先世之節孝。與來仙公創祠之苦心。猶得識其梗概。不又重可幸哉。且丐記者爲來仙公之嫡系。則向疑公之宜必有後者。今而信公之果有後也。爰乞先生文孫約齋廣文補書此記于圖冊後。以爲家珍。倘異日者兩支子姓。重敘昭穆。同登邱隴。始睽者得終合。此則吾族之厚幸也夫。嘉慶丁巳六月朔。長房八世孫廷鑑謹識。

盛蘭雪曰。明白如話。簡當不支。此種題固當如是。無所用其繁飾也。

再書先節孝祠記後

鑑既書祠記後之九年。得交張君子恂。子恂好古嗜識。愛搜訪古蹟碑刻。尤熟于邑中故實。去歲自中州歸。語及吾家先世祠墓湮沒失攷。時子恂同邑之紳士。修復明忠臣邑令王公墓。委里胥周伯和經紀其事。遂語鑑以家祠屬訪焉。伯和世居城外一都。凡橋山之麓。祠宇冢墓基址。能悉其興廢。越數日。子恂來述伯和云。得祠于西郊。蔣贈公墓右。偕往省謁。雖垣宇不存。而規模仍昔。陶太史記所云覺聞將蓋之石。尙完好可讀。幷詢得祠旁之祖塋。而祇拜焉。憶先墓之失攷。先君歷五十年訪問不獲。鑑粗有知識。即命鑑爲求訪。又閱卅餘年。今始得識其處。而祠墓依然。不至鞠爲茂草。弃諸他姓。皆賴來仙公之嫡裔。猶有存者。今即式微已甚。前所書重敘昭穆。同登邱隴之言。適符左券。此皆先靈默相。累世節孝之光。有不容泯。而假手于子恂伯和兩人。爲之作合。嗚呼此豈鑑一人之幸哉。所痛者。方擬今歲春和。先君得扶杖西郊。率鑑祭埽。以展數十年之積慕。而二月之初。先君遽捐館舍。竟不獲一拜墓下。此又鑑所爲執筆屢廢。欲泣而不能已者也。爰重經其事于記後。藉以識先君孝思之篤。並詳述其詢訪之艱。示我後之子孫。庶幾永保弗替云。時嘉慶丙寅重陽後三日。

盛蘭雪曰。敘述簡而賅。意義眞而摯。藹然孝思。溢于言表。能不令人肅敬也。

第六絃溪文鈔卷四

趙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趙氏。諱同關。字振六。自號巢寄。明文毅公八世孫也。祖友偕。隱于醫。父森。以孝廉官中書。有才名。先生生而穎異。幼受經于大母王太宜人。即通大義。少長。從同里許德園先生游。學益進。規言矩行。以古人自期。爲文。根柢經史。弱冠。補諸生。試輒高等。文行推黌序冠。中書公卒于京邸。貧無立錐。以教授自給。邑令康公基田。憐其貧。餽以白金。先生辭不受。其廉介蓋天性也。乾隆三十年。舉于鄉。明年。赴禮部試。不中。考充咸安宮教習。三年期滿。選授甘肅徽縣知縣。縣故天水地。其俗男無賴居。女寡輒嫁。沿習成風。先生以文學飾吏治。導以節義。首禁革之。民風一變。邑鮮讀書。數十年無一領鄉薦者。先生創設書院。擇士之秀者肄業焉。貧以膏火。親督教之。越三年。有張君綬以鄉舉成進士。選庶常。由是徽之人士。爭知向學。庠序彬彬矣。時西監例開。准商民輸粟。用本色給實收。儲以備賑。即古納粟備邊遺法也。而官吏因緣爲奸。改收折色入私橐。詭造賑戶報銷。甚者僅給空照。轉相鬻買。飢民無一實惠。大吏亦從中納賄。知而不問。先生莅任五載。末嘗給一空收。歲偶歉。猾吏咸揶揄之。先生不動聲色。先捐廉爲倡。復勸富民盡力出資。設粥賑飢。並未一請公帑。民無死者。方是時也。仕宦者皆視甘省爲金穴。雖賢者不免。後冒災事敗。上自總督下至牧令。駢誅者數十人。子孫有籍沒禁錮者。而先生獨皭然不滓。可謂特立獨行者矣。制府李

公。特奏廉能。益移張掖。地當孔道。星軺絡繹。先生節冗費。輕徭賦。敝衣贏馬。躬自調度。不假手胥吏。大吏過者。咸知廉介對。戒從者毋敢擾。訟簡政平。張人德之。頌爲河西第一清官。甘州守某。嘅先生不善逢迎故。受假鞫案失出揭之。先生遂拂衣歸。張人舉諸提督軍門某懇奏留。某以武臣辭。衆環叩不已。許轉白制府。酒散去。顧以官逋未能即行。民爭醵金代償。不旬日集事。既交代。有少贏。民諄請資爲途費。先生辭不獲已。受之。而中未愜。途中賦詩。有云。兩袖清風眞浪語。脂車猶出爲民錢。蓋自訟也。兩任巖邑。歸裝敝衣數襲。破書一簏而已。既歸。僦屋以居。仍以教授自給。先生從父官職等守。殁于任。治其喪葬。遺孤尙幼。先生教育之。生平敦本好義。常若不及。故所入修脯恆不給。或至晨炊不繼。處之泊如也。中表李綱齋時爲河東運使。郵贈白金。先生不謀朝夕。亟于先塋上建墓門。樹碑楔。不名餘一錢。罷官家居者十年。從游益衆。凡經親炙指授者。文行皆可觀。先生生于雍正十一年某月。卒于乾隆六十年某月。享年六十有三。元配徐孺人。早卒。繼徐孺人。皆未出。娶王。生一子元運。以某年某月某日。祔葬于西鄉小義橋先塋。門下士某爲之銘曰。

世溷溷兮我獨清。衆昏昏兮我獨醒。非精于義而辨早。曷克完其素而保貞。秦州之塞。天山之陰。淸風惠澤。儒立頑廉。

孫子瀞曰。通篇以廉介二字爲綱領。敍次詳略得宜。前後自爲章法。今之誌墓文多矣。惟此文可謂無溢美。惟趙先生于此文當之無愧色。

王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王氏。諱廷爵。字養吾。自號無黨。世爲常熟人。祖應祥。父永錫。兩世潛德未曜。先生生有異稟。讀書日數行下。年十八。補縣學生。時崇川柏太史東皋先生。掌教紫山。爲文章宗匠。見先生文。奇賞之。遂游門下。文益進。東皋高弟。先生與三山何君稱首焉。乾隆三十年。膺選貢入都。廷試二等。就職州倅。入監肄業。司成朱春圃以國士目之。延之課子。兩試京兆不售。庚寅。以方略館謄錄議敍。分發粵西試用。委署永康州事。郡守劉君檄審命案。先生反覆研鞫。得其實。一夕上之。劉歎曰。初任辦案如老吏。君眞讀書人。明年春。補西隆州州同。分駐八達。地處邊徼。漢苗雜處。獷悍不馴。號稱難治。先生以清勤自勵。開誠布公。興利除害。三月。苗民無梗化者。奏署本州事。州地直九百里。舊分爲六甲。凡州牧莅任。派甲差六人。總甲一人。盤踞村寨。十人長跪自非。婪索不遂。輒用非刑。後唐先生於八達。既革去差頭。而甲差非所屬。每以爲恨。至是始能去之。州官出巡。俗有過山錢。徵索土產。官吏藉以爲奸。先生只從吏役四五人。攜襆被糗糧自給。土酋以何首烏餽。却之。攝州九月。苗民懷德。詫爲未有。州地有馬蚌土人爭山場。八達有大寨與猓猓寨爭地界。連年不決。先生馳往。皆一勘而定。八達東門外。有八陽渡。渡夫恣爲勒索。行旅苦之。先生捐俸置船。月給工食。其弊遂絕。署州時。有吏目危某。恃有夤緣。貪黷不職。戒之不悛。先生揭之。上游多爲之地。先生遂褫危職去。而先生亦病矣。明年。先生病假旋里。杜門七載。四十年春。以病痊起復。再任西隆州州同。州人聞先生復至。黃童白叟。懽呼來迓。接踵于道。先生一如前政。昔年弊政。去任後漸

復者。仍嚴革之。先生常言。凡今牧令多諱盜。顧一己處分。而貽地方無窮之害。是民賊也。會八達所屬八案、冷水二案。兩月中疊次報盜。先生皆親勘通稟。而州官及府交恨之。冷水獲盜首。已將賓屬令翻供。時藩司瑞某護撫篆。將以誣逼爲先生罪。已定稿。會新撫吳公垣至。見之。歎曰。王倅雖有誤。然肯報盜。是一正人也。事得寢。明年。病又作。慨然曰。吾少讀陽明先生瘞旅文而悲之。今余何躬爲吏目之續耶。且一倅之職。患之及民者小。而又動見齟齬。鬱鬱居此。甚無謂也。遂復告歸不出。先後在西隆六年。慈祥而精敏。遠宦數千里。不挈眷。不攜僕從。一肩行李。吏民初不知爲官也。兩攝州篆。不設門丁。絕苞苴。屏魁宴。署惟蒼頭一二人司爨火。終日堂皇。呈狀立判。兩造俱近者。卽時訊決。訟無淹滯。初署州篆。會延幕賓。月後一切謝去。事出親裁。而吏無所容其奸。自奉儉約。有寒士所不堪者。故能潔己而辦公無絀。先生之廉能。當于古人中求之。惜乎未竟其用也。又嘗言甲差不除。西隆必反。聞者咸未信。先生歸後數年。西隆果有猓玀亭龍登連嗾變滋事。致煩征勦。先生之言始驗矣。先生之論文也。以先正爲宗。與及門講解。亹亹不倦。人有寸長。譽之不置口。有一不善。面責隨之。朋儕中行止偶有不檢。擯不與通。故人多以怪目之。先生聞之不屑也。先生猶子曰家相。伯兄以貧老故。思棄儒業。先生初任粵西歸。識其有造。俾命之讀書。躬自教誨之。越歲。卽游于庠。後成進士。入詞館。今官御史。先生力也。先生生于雍正七年正月某日。卒于嘉慶二年七月某日。年六十有九。著有懷蓼堂詩文七卷。制義三卷。粵西從宦略一卷。藏于家。元配凌安人。前卒。子二。長元晉。諸生。前先生一年卒。次元鼎。後先生卒。以家相次子濂成爲元晉後。先生葬逾廿年。而誌石未備。門人某謹輟次其略而銘之。曰。

道何以隆。直則不汙。位不在大。誠則自孚。安隆一隅。昔稱獷悍。鋤姦植善。德懷威憚。勵之以廉。濟之以明。執簡御煩。政平刑措。卓哉先生。含章中美。沈淪一倅。設施止此。廣山之陽。琴水之濱。風猶道古。矯矯千春。

孫子瀟曰。叙吾先生政蹟行誼。眞古之人也。文敘得詳明有法。後人可據此采入循吏傳。先生藉以不朽矣。

婁東明經張君墓誌銘

余賦性迂拙。落落寡合。膝數知交。得心契者三人焉。一爲同里屈侃甫。一爲婁東蕭子履。一爲婁東張椒卿。三人者皆不遇。侃甫浪游都門。困而返。子履以一廣文滯淮上。而椒卿則於昨歲死矣。葬後三年。其子以誌石請。不敢以不文辭。君諱鐸。字椒卿。一號春廬。太倉毛家市人也。祖應祖。諸生。父健鵬。隱居教授。兩世潛德未曜。君生而穎異。周歲時。祖日課字數十。輒不忘。時尚未行立。適粘于屏壁。抱于懷中溫習之。少長就塾。所受書皆如夙誦。鄉里有神童之目。十齡。畢五經。繼治古文騷賦。能于前人轉爲處出新解。每發一言。老宿驚服。爲制藝。操筆已自成章。後受業蘅百堂先生。業益進。年十七。補縣學生。明年壬子。赴省試。文極瑰麗。本房阮昉巖先生。激賞爲才人之筆。力薦不售。阮公深爲惋惜。甲寅中副車。自後屢試不遇。而君亦遂以文酒自放矣。家貧。恆客授于外。阮公任宜興。在其幕中最久。繼館婁之直塘。于吾里則墨井言氏、西城張氏、南墅席氏。皆卜一廛于廣山之麓。繼又徙于東城下。名中東草堂。然終歲常扃居停無幾

日也。歲丙子。薄游霅溪。謁同年湖州守趙蓉湖先生。先生深加推挹。延課其子。辛巳秋。忽患肝鬱之疾。然鬱氣逆。平昔嗜飲。而飲輒喘。君復強之。病益劇。明年二月。強起赴蓉湖寓館。旋歸。歸五日而遽不起。傷哉。君博聞強識。詞華富贍。朋儕罕有其偶。工詩古文樂府。而尤長于駢體。其用典也。鉤新擢異。無一庸近語。博麗瑰奇中。能排宕流轉。一洗迦陵、善卷之習。不輕爲人作。作必斬勝于人。凡求其文者。速則操紙立就。遲則經歲不獲。間爲集文選體。截肪萃腋。巧若天成。君頗自喜。然非其至也。値君客授廣山時。値君里蕭子山、王崇門、盛子履、張補蒼、孫少初諸君。咸館吾鄉。又皆一時才儁。流連詩酒間。旬日一敘。而君與子履迭爲之主。余因得介子履以交于君。維時吾里屈廣文侃甫。闢享帚山莊于北麓。與君寓鄰。月有文酒之會。座客如吳項儒、郭小若、吳心葵、程醒甫輩。皆願交于君。余遂介君以往。懽如舊識。暇輒過從。每見君酒酣耳熱。上下古今。雄談偉論。時露其抑鬱不平之概。而侃甫、心葵。議論風生。往復辯難。相與抵掌歌呼。極一時友朋之樂。未幾。君往霅溪。醒甫秉鐸盧江。小若客死河南。心葵避居無錫之梅里。而君里諸君。亦復星散。余方悵昔游之不再。而君又死矣。君懷才負氣。不善攝生。生平又半在羇旅。侘傺無聊之際。時時見諸形色。卒年纔四十有九。子一詢之。余壻也。易簀之夕。忽與之講檀弓童子隅坐執燭句。而斥新說以隅爲童子名之謬。蓋了了于去來之際。而微示其意。時道光二年三月之晦也。配葛夫人。先卒。終身不復娶。一生不問生產。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貧而好施與。見齷齪鄙瑣之輩。輒詆訶之。居吾鄉時。有君里王小香。客死于廣。君爲經紀其喪。俾之歸葬。孫少初死。君在苕上聞之。輒貸數金賻其家。其篤于故舊如此。客有以息交節飲諷者。君慷慨言曰。人之所恃以生者五倫耳。如僕者。半生落魄。浮沈里巷。是求乎事君未能也。自幼子立。艱艱踽踽。是兄弟之親未有也。有父而不獲祿養。有子而無母撫育。入宮而不見其人。是又父子夫婦之倫交闕焉。惟有朋友一倫。強以爲慊。若復禁絕之。不如無生矣。聞者亦惻。可以諒其遇矣。著述頗不收拾。詢之搜輯遺篇。爲芬若樓詩文鈔若干卷。藏于家。銘曰。

豐其才。嗇其遇。畜于德。促于數。何賦界之不均。豈造物之有誤。婁水之陽。毛市之鄉。新阡是卜。首邱毋忘。

孫子瀟曰。覼縷千餘言。而無蔓美。無支辭。情生文耶。文生情耶。令人增氣誼之重。

邵環林曰。對客自敘一段。悱惻動人。自是篇中最警策處。餘亦不懈而及于古。

國學生顧君墓誌銘

廣山山勢自西而來。岡巒起伏。蜿蜒走東北。而陡止邑城鎮其趾。距城五里曰石墩。蓋山之餘氣鍾焉。其地有巨石。自土隆起成阜。故名。墩之南北有塘。二水交流。平疇千頃。居民數十家。清淑之氣。磅礴鬱積。宜有才德特立之士出其間。自宋以來。馬參謀以埋骨著。郎懶庵以隱逸稱。而其他無聞。今銘顧君。而知氣之鬱而久者。必開一發焉。按狀。顧氏于前明自錫山來徙。至君五世矣。今爲墩之巨姓。君少警敏。饒材幹。有兄愚而朴。父因命二子分理內外事。由是家之歲用出入。廩粟贏縮。兄是職。門以外往來交際。操奇權節。審時觀物。運籌于縮贏消長者。君肩之。兢兢以治生養親爲務。而家業日隆。性儉約。不以處豐易志。自奉若寒素。而遇祭祀賓客。必潔豐。生平見義勇爲。積而能散。邑遇水旱偏災。好樂輸恐後。道光辛卯秋。歲

熟未穫。礫遺稆游。禾盡偃而爛。遠近數里。飢民嗷嗷。君憫之。與鄰村瞿氏。共議設粥賑之。自冬迄春。全活無算。後二年。邑有浚白茆之役。役閤吳中四郡水利。工鉅費繁。君首捐千金爲之倡。大吏嘉其義行。以聞于朝。君謝不獲。歸善于親。故樂善好施之旌。榮于厥考。爰建家祠于舍傍。樹綽楔。鄉里稱孝。奉先人命伯仲同居。一門雍睦。曾無間言。迨君之子。不析產三世矣。延名師。親老成。以教諸子。常訓之曰。功名顯達。固有命在。孝弟力田。可自致也。其敦行樂道。有如此者。故諸子皆彬彬自好。樂與賢士大夫游。四方冠蓋至墩者。不問而知徃君家也。君諱士銓。字廷表。曾祖行先。祖煥文。父天源。世有潛德。大曜。君生于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九日。卒于道光二十年八月四日。春秋七十有四。國學生。議叙八品銜。州授修職郎。配王氏。繼朱氏。皆有淑德。子三。湘、國學生。嗣兄士奎後。浩、濂皆議叙八品職銜。濂後一年卒。女三。一適國學生陳履曾。一適邑庠生周承謝。一適國學生朱宗文。孫男八。孫女一。俱幼。其孤浩卜于年月日葬君于嚴家角先塋之穆穴。去墩百餘步。先期以狀乞銘。銘曰。

古稱猗、卓。非有殊行。徒以素封。名垂史乘。矧君蹈履。名與實應。有美弗稱。昔賢論定。陸阜之陽。水匯其傍。鬱葱佳氣。是妥是藏。勅躬遺後。奕世其昌。地以人傳。徵名允彰。

朝議大夫張君行狀

曾祖士恆

祖朝續　監生。貤贈奉直大夫

父仁濟　附貢生。誥贈朝議大夫

君姓張氏。諱海鵬。字若雲。號子瑜。系出宋魏國忠獻公之後。元末自閩遷虞。明教諭通志先生。其六世祖也。君生而穎異。讀書刻意攻苦。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三踏省闈不售。遂絕意名場。篤志墳素。先是君考訥齋公。與伯兄靜谷公。皆好藏書。家多宋元舊刻。君治經之暇。旁通子史百家言。嘗慨古今載籍。幾經厄刼。歷觀史志所載。及藏弆家所著錄。存者百無一二。方今典籍大備。不有以聚而流傳之。將日久散佚。此後生讀書者之責也。昔吾邑毛君以一諸生。力刊經史諸書。廣布海內。迄今幾二百年。經史舊板。尚供皋比。前哲可師。遂矢願以剞劂古書爲己任。遍檢舊藏所有。更廣購自明以來罕見之舊本。互勘去取。其中秘藏書。則借錢唐何上舍（元錫）從文瀾閣中寫副儲藏。以備登刊。以設古所刊經史外。惟津逮秘書十五集。爲書林鉅觀。汲之益之。踵倣崇其。廣爲二十集。名曰學津討原。開雕於嘉慶壬戌之秋。於甲子冬竣工。又念六朝古籍罕存。惟太平御覽中徵引頗多。是一書傳。而羣書之崖略以傳。尤稱類書之冠。舊刻訛誤。宗人觀察（燮）藏有明人舊鈔。據爲主本。讐校再三。付梓未半。復從何上舍家。得影宋抄本。詳加覆勘。已刊者不憚刓改。中有兩册爲兩抄本俱闕者。復屬上舍從海至寧波范氏天一閣中抄補。是書始竣完善。給又於四部中。取有關經史實學。名家論著。而傳本將絕者。梓墨海金壺七百餘卷。又以其暇。取明人及時賢撰述。刊爲祕珍小品。名借月山房彙鈔。凡十六集。又六年而畢。流布日廣。海內爭覩。書林中之挾祕册慎陰簡者。集有未經四庫著錄者。如南京新記、九國志、翠川志諸書。又蒐輯次第編刊。書成。將

名之曰金帶編。惜工始而君捐館矣。君居恆嘗語人曰。藏書不如讀書。讀書不如刻書。讀書祇以爲己。刻書可以澤人。上以壽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後來之沾溉。視區區成就一己之學業者。其道不更廣耶。其學爭於流傳古書。至老彌篤。素志然也。君性友愛。伯兄（光基）暨繼嫂邵相繼棄世。姪（金吾）年才十五。嫂氏臨終。付託君經理喪事。畢。挈（金吾）反步道巷。舊宅相依。延師課讀。視同己子。釋服後。爲之授室。合葬兄嫂於實叢新阡。遺產及一切瑣務。君親經紀之。迨（金吾）游庠。方以家務畀之。惟恐少負丘嫂重意。好施與。拯煢周急。宗親婣黨。贍遺無少吝。嘗同孫廉常（源湘）、宗人觀察（燮）、陸上舍（[illegible]）三君。仿明高忠憲遺法。立從善局。施濟四窮。月給粉養。君首捐田二十餘畝。錢千緡。爲之倡。經理二十餘年如一日。其處身也。屏絕時趨。右朴自喜。家計粗給。而自奉儉約如寒素。祭祀賓客外。不一特殺也。中歲得鄉先賢顧裕愍公省身格。力行之。每夕省功過簿。記以自警。性好勞惡逸。黎明即起。漏三下不息。造祟役興手一編。丹鉛左右恆徹曉。了無倦容。延致好學知名之士。相與分校。訂訛析謬。悉心諮訪。間有不合。斷斷辨論。必洞徹無滯而後已。平生無他嗜好。蓄古人金石書畫。以供清玩。所藏敬一堂墨刻、寶硯齋印譜。遠邇爭購之。賦擧華務實行。杜門却掃。矻矻陳編。海內名流。若孫觀察（星衍）、洪太史（亮吉）皆擊舟相訪。把臂願交。觀察勞公（樹棠）方公（體）液任。皆枉東騎過廬。君報謁外。不投一刺也。君之敦行立品。卓卓可稱道者。又如此。君精神強固。雖鬚髮早白。年及周甲。而步履矯如少壯。偶以夏月觸暑。病六日而遽不起。惜哉。君生於乾隆二十年二月十六日。卒於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初十日。年六十有二。附監生。以州同職銜加級授朝議大夫階。配屈氏。贈恭人。以仲兄（光鼐）子（金三）爲後。郡庠生。前卒。娶楊氏。孫一。（準）今名（承薰）。廩貢生。同里黃廷鑑狀。

季蓀耘曰。照曠希蹤汲古。自是足傳。文亦敘次得體。

徐翁小傳

翁姓徐氏。名涵。字有容。一字仲米。晚號竹溪。邑徐市人。明大司空栻之後也。少任俠。好技擊。里黨少年多從之游。嘗以騎射補諸生。緣事褫其衿。亦不屑也。折節讀書。從柳南王先生學詩。彈琴度曲。六法皆擅其能。以名士風流自喜。先君少時家沈市。去徐市甚近。與翁游從最密。暨先君城居。又常館郡城。跡遂疎。然翁入城時。聞先君在家必來。歲一二過。或間歲一至。余識翁時。翁年五十餘矣。及余稍長。即先君不家。翁亦來。始以爲偶然。繼而以爲常。先君七十後家居。時值歲暮。偶懷舊友。作書將緘寄之。未發而翁適至。皆大喜。謂我兩人之同心也。握手歡敘。并屬寫畫爲贈。明春翁來。攜畫一幅。係以詩句云。宿雨忽懷先放艇。早梅欲寄未封書。先君吟賞不置。余侍坐間。偶談西山有鶴鵲峯。而未識其處。翁曰。余熟游也。今春將[illegible]三峯借叫琴之招。可來同遊。余遂同周子山甫、季子坤伯赴踐其約。入寺適雨。有止借游。林煙靠面。山翠濕衣。翁年雖老。精神矍鑠。如四十餘歲人。攜臞杖爲前導。先探白雲洞。遂過至鶴鵲峯。又登張氏祠旗墩而返。是夕。宿山寺。余疲已困。而翁無倦容。余作紀游一篇。後係一詩。中有觀字韻。翁和云。洞門攜芙轉峯顛指鶴觀。歲欸工絕。時嘉慶四年之四月也。回憶茲游。蓋三十年。而翁歸道山。亦一星終矣。翁晚歲卜居南城吳和塘上。年已八十有四。精神如舊。方幸時親杖履。訪舊聞。諮遺事。廣所未知。而是秋翁遘得疾不

起。病中猶招余至榻前。談論如平日。并屬書爲記。訃聞。爲之悵惘者累日。自先君殁後。親故凋零。先友之存者。惟海君毛翁及翁爲碩果。後二年。毛翁殁。又五年而翁殁。至是而耆舊無一人焉。可哀也已。

論曰。余聞之先人曰。翁少年自負奇傑。有不可一世之概。恆欲自見其材略。卒困而無所施。退而隱居。耽詩畫。放浪山水間。非其志也。翁之畫。法倪高士。而微近浙派。不爲時人所許。而詩特清矯不俗。無綺靡怪僻之習。元和幽進士星橋。曾採其詩入停雲集。蓋翁之所託以自見者在斯。而詩品實高于畫云。同里蔣寶齡。少得翁指授詩畫。今有名。

孫子瀟曰。爲徐翁作傳。而意在耆舊之凋喪。精神全在結處。以此見文章之不苟作也。

季菘耘曰。閒雅得歐、史之神。

張月霄傳

月霄名金吾。字愼旃。月霄其別字也。常熟有三張。月霄系出南張。明武邑教諭懋之後也。祖仁濟。父光基。皆邑諸生。月霄少孤。性穎敏。喜博覽。比長。學爲攷據。嘗從季父海鵬校刊太平御覽諸書。鈎稽審覈。見者稱焉。年廿二。補博士弟子員。省試一不售。即棄去。嘉鄉先輩汲古毛氏、述古錢氏道風。篤志儲藏。與同里陳子準揆齊。咸事購訪古籍。欲以撰述名當世。嘗謂歷朝總集。自文苑英華而後。文粹、文鑑、文類。代勒鴻編。惟金源氏一朝著作。自來散佚。月霄慨然引爲己任。討論史傳。網羅圖經碑刻。殫十二年之精力。成金文最百廿卷。較梅氏文紀。事難而厥功實倍。經學莫盛於本朝。通志堂經解實集大成。顧宋、元以來諸家經

說。放失尙多。月霄出其家藏秘帙。復傳鈔文瀾閣本。凡羽翼經傳者。得八十餘種。寫定詒經堂續經解千四百三十六卷。自是先儒說經之書。蒐萃無遺矣。又念藏書考録。賴有書目。宋之晁氏、陳氏兩家。其最善也。今則歷年既久。坊賈皆鈔代出。魯魚錯脫。踳謬譌訛。頃按目取舊卷帙。藏猶不藏也。爰取所藏宋、元槧本暨新舊鈔之爲世罕見者。撰愛日精廬藏書志四十卷。爲廣其例。詳載鐫版時代、校藏姓氏。備錄敘跋。以著一書之原委。俾覽者得失瞭如。適書目成而書散。說者謂干造物之忌云。月霄不善治生。家中落。處之泰然。鍵戶日讀經疏。撰釋冕、釋弁二篇。近又取李氏易解、漢上易傳諸書。窮日夕研究。將爲窮理盡性之學。而疾不起矣。年四十三。惜哉。月霄別著廣釋名、明小學訓詁、兩漢五經博士考、補朱氏立學一門釋經、原三代卜法、十七史引經考、及白虎通注稿。皆貫穿詳核。非經生家言也。

拙經叟曰。月霄幼從予遊。治經之暇。好觀史記、兩漢書。篝燈深夜。寒暑不輟。與之講論今古。徵典實。辨名物。退則抽書尋討。質難蠭生。讀書間舉傳注舊解。或古今異讀。輒取監本作夾注。行間幾滿。觀其嗜書好古。趨向已早殊俗學。厥後纂輯之宏。插架之富。十年中名滿三吳。斯其勇于自立已。及藏書既散。翛然僻處。一編在手。而所學益斬深邃。其氣量豈出古人下哉。凡所著述。務爲其所難。實能從古籍中博觀約取而成。使天假之年。所造就當不止是。此非予之私言也。請以俟當世之讀其書而論定者。

葉震谷傳

震谷、姓葉氏。名培。祖蓁。邑諸生。震谷少學于余。質魯而性朴。家世習堪輿術。初爲童子師。後繼其業。有招

之者。不論貧富。輒爲盡力。不望報。樂善敦行。親故有緩急。視若己事。嘗爲人居間百金。後其人歿。震谷代之償。無難色。人怪之。曰。吾自恨貧不能周人之急。敢復負人乎。其勇于爲義。類如此。震谷三娶無子。最後妻黃氏。生一子曰楷。絕愛之。循謹無習氣。年廿餘。因喪母。善月哀痛甚。驟得咯血疾。自夏至明年秋。百方投治不效。于道光十年冬十一月廿日夜竟死。震谷一慟。乘間自投于河。亦死。距子絕命之時。未逾刻也。哀哉。憶震谷未死之前一日。余適往省視。見余泣曰。兒命在旦夕矣。視其容慘黯枯悴。慰之。惟以若敖之痛。深自疚責而已。震谷少余十餘歲。儀觀甚偉。年未五十。鬚髮蒼然如老翁。遘此閔凶。余固知其命之不長。然胡不令終其天年。而遽自戕之速耶。余悲其慈而愚。不忍其泯泯也。爰撮其梗概而爲之傳。

拙經叟曰。父慈子孝。天地之常經也。乃經傳多言孝子。而止慈者、周文而外無稱焉。豈不以其道愚夫婦所與能。而天之生頑嚚者不數耶。若震谷之以身殉子。絕人之行。於古未聞。而豈中道哉。雖然。昔西河氏親受業聖門。而喪明之過。見責曾氏。于震谷又何尤焉。又聞伊子疾頓時。謂父曰。兒不肖。以疾累親朝夕憂。罪故莫逭。願親弛厥愛。釋勿憂。庶兒罪輕。疾或可爲乎。相對嗚咽噓。有是子而夭。此震谷之所以死也夫。

張儷鰲傳

余昔交唐墅譚君石麟。嘗嘖嘖稱其鄉滸溪張氏之多賢。石麟篤學君子人也。其言可信。固心儀之久矣。今夏。其後嗣玉堂持厥考儷鰲君狀志求一言。余惟君之行誼孝友任卹。大者狀志已詳。故論其立志奇

卓者著之傳。君名嘉永。字海山、邑毛洪人也。少負大志。奇情逸氣。早見于總角時。少長。倜儻不羈。有獨立遐舉之想。年才冠。大父遊武林。將泛南海祝釐。君懇隨侍。至杭。覽飛來、五雲之勝。遂渡曹娥江。涉重洋。詣小白華。瞻禮而還。因喟然曰。人生天地間。跼脊鄉里。咫聞捷見。心胸錮蔽。則日汨所負多矣。乃知古人周游博覽。皆其學問也。壯者壯之。由是名山奧區。裹糧躡屐。興到即往。入天台者一。登句曲者三。所云華頂玉霄。天市地肺諸勝蹟。靡不窮覽。繼復萃先于九華。問道于雲疊。足跡所至。動輒千里。至則訪丹房尋玉簡。遇入定之衲子。練眞之羽流。相與講求登眞度世之旨。流連不忍遽去。一日。謂其子弟曰。吾游蹤雖廣。終不越江以南。僕向平債畢。當縱遊天下。東瞻日觀。西揖巨靈。以快生平志願。又言國初江陰有徐霞客。以布衣獨身徒步。周遊四海。暮年猶窮流沙。登雞足。歸老。號稱奇士。人貴有志耳。天假之年。何遽不若是。君時年五十矣。言此眉飛色動。眞有振衣千仞。濯足萬里之槪。遂取司空曉巢六箴句意。自號儷鰲。用堅其志。且以爲息壤也。後數年。婚嫁甫完。擬先匡廬、洞庭之遊。將祓期而疾作。不果。年未及耆。遽焉溘逝。惜哉。君幼讀書。略通大義。不屑爲章句之學。年二十。始發憤講求經史。惟日不足。以詩爲抒寫性情。尤好之。旣得江山之助。登臨懷古之什。詞氣豪放。惜不留稿。僅傳一二警句。今存者惟閒居寄興數章。略見一斑云。

論曰。禮有云。男子生。設弧于門左。蓋取志在四方也。古之賢豪。窮河源。銘燕然。立功名于萬里之外。由此志也。至儒生讀書。握三寸管。思立言于當世。亦嘗如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爲文章乃有奇氣。此豈

擴為綴瑣齷齪，拘墟媮儒道哉。君之志雖未終，自是奇士。不然，今之壟斷學，持籌算，日謝素封，終其身不出里門，跬步，問君之所嚮，為且嗟然笑矣。

邵璟林曰：於表畸行，為傳誌家開一法門。其源實自史公得來。

楊遄飛傳

君姓楊氏，名希璨，字遄飛，常熟人。父景崑，有孝行。君少孤，母程孺人以養以教。早有聞，壯歲補諸生。厄困場屋，人為君惜之，君安于義命，泊如也。事母孝，母嘗得氣厥疾，醫不能治，君皇急，禱于邑神周孝子，夢神賜之藥，遂瘳，人咸稱孝感。母守節及年格，頗陳情大吏，得旱膺旌典。教本尙義，嘗致核宗支，刊脩譜牒。念楊氏之城居者無義塾，即邃廬卅畝，盡數捐設慶恩堂義塾，俾子姓人無失學。故里僻在西鄙，著自國初，向無紀載，君留心搜訪，著有恬莊小識，以備邑乘采擇。繼又撰輯虞邑幽光集，專搜拾邑人遺篇殘稿，姓氏翳如者，次第剞劂，以闡幽潛。今年將七十矣，杜門教授，自忘貧老，惟著書惇行是務，殆所謂篤學君子非歟。君二子，英蘇、英翔，咸夙慧，知著述，先後早逝。遺有海虞藝文目錄、舉碑錄諸稿，君痛其未成，為續而刊之，有裨邑中文獻，并附著之。

搢經曰：君世居恬莊，近始遷城。嗣刑部公守默，於君為從祖。今惠州守硯芬，其從弟也。門閥赫奕，而君家顧寒素，殆如昔之有南北阮耶。往歲，君以致梓郡志藝文見訪，始獲識君。余亦因君尋訪邑里舊碣，相過從時。君次子英翔，方以好學稱，乃越二載而遘又夭折。噫，君之遇亦窮已。余一子稍知讀書，年才二十，病瘵血亡。余方孩己之不德致是，適以君之有道，而胡亦罹此戚。為君傳，又躬自悼矣。

外舅籍林周先生傳略

先生諱脊芳，字乾一，號籍林。系出周廣仲之後，世所稱東倉周氏者也。先世雄于貲，自大父時，家已中落。先生生而穎敏，少為大母唐所鍾愛，命繼世父某為後。及長，從陳道先先生游，兼得親司業先生講論，作為制義，根柢經史。受知今相國石庵劉公，補諸生，再入省闈不遇，遂棄舉子業，殫心經學，旁及子史百家，見有古帙，力不能購，躬自借錄，垂老彌篤。有邑先輩秦凡隱、陸敉先之遺風焉。教授里中，翕然稱經師。年七十二卒。自余之為先生壻也，先生年已五十矣。每見必以讀書相勗，口講指畫，提撕不倦。時先生方集注禮經，病害非集說之苟簡也，旁搜博采，旬疏字詁，堆書盈几，丹黃並下，手一編，矻矻，恆至夜分方已。先生嘗曰：六經注解，即在本文。潛心熟讀，精義自出。後生小子，粗能誦讀，便束高閣，故經學日荒。病在父師不先為之倡，習慣自然，恬不知怪。故六十後，猶日課溫經，朗朗在口。聲出几席，勤苦如童子初就塾時。謂以言教，不若以身教也。晚歲，墍鉦叵墨，好讀莊子，謂郭注通微契妙，為諸家之冠，疏元英疏存佚未詳，不可見，欲彙輯諸家作莊子疏，草創未半，而先生疾亟矣。子二人，皆前卒，嗣姪孫為孫。所著有春秋左傳分類、孔子家語正解若干卷，生平所抄書籍及雜著一篋，遺命授其弟子學博胡秩云。

祖德曰：先生之長子穉，偏悴儒雅，能讀父書，困童子試。丁巳春，文邑錄練課寫字被黜，又二年，遘時疫卒。當縣孫疾亟時，長妻朱剴臂以療，卒不救。先生之遇，可謂窮已。時朱以侍在，義不容即死，強自活，先生終

殖非業，遽得咳血疾卒，時距先生之歿，未百日也。悲哉。

李菘耘曰：傳中述先生六經注腳即在本文兩語，真治經有得之言。其人足傳，而文亦生色。

王烈婦傳

烈婦李氏，昭文東鄉殷家弄人，父學山，業醫，母陶氏。年廿六，嫁同里王大江長子培基，盡婦道。培基亦善醫，結縭十月，以治病紛遝，積勞猝遘時疫卒。婦號慟不食，誓以身殉。舅姑以婦有遺腹，曉以生男延嗣大義，親黨交勸，累日始銜哀沽水漿。及期得男，舉室相慶，名曰恆珍。婦亦自念，此後庶得撫孤代事，藉以紓死乎。迺未百日，所生子旋殤，舅姑知婦志，慮其仍踐前念，隱防護之。婦則佯笑語，陽陽如平常，月餘矣，一夕臥不起，叩之不應，急排闥視之，則用衣帶繫項，貫臂自拉，死被中。體易嫁時衣服，新履，時道光八年正月十三日，距夫死之日，適周一期也。年二十有八。越歲，有司上其事，大吏以聞于朝，得膺旌典如例。里人王丞廉擬撰著事實，余詮次之為傳。

贊曰：古云，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誠哉是言也。使婦于夫殯之日，決志捐生，庸非謂烈。然此特出于悲痛之極，激以一時之血氣，猶或失之傷勇。迺能勉順舅姑之命，亦既隱忍強活，迨所願又乖，而初心不變，終一死以遂厥志，烈矣。而幾泯其迹焉，可不謂之從容蹈義哉。世之為婦者，設不幸當此，聞烈婦之風，可以知所處矣。

曹烈女事略

曹烈女名畹芳，常熟人。父廣騶，母徐氏。幼端慤，許字同縣汪某之子某為妻。年十四歲，父歿，童養于汪氏。逮汪氏子既長，習浪游，不自好，父母屢訓不悛，作父意，嚴父逆知其子後雖改行，顧念此女淑慎，若配吾子，誤其終身，是吾罪也。遂屬媒氏婉告其母，願辭婚，俾別擇佳配。知其母諸之，後難假疾命女歸省，比到家，適知此言，女即以死自誓。母聞以微言動之，輒曰：一家女受兩家茶，兒死不願也。母不復強，姑安之。佐母以針黹自活。居數歲，有戚朱憫女少而賢，願為媒，私勸母復許字于朱氏。既擇吉，議受聘于舅氏家，不令女知也。屆期，母託故言歸，有鄰嫗洩其事于女。是日，朱氏之聘未反，有人踉蹌奔告曰：女自經死矣。母哭歸，尸尚溫也。年二十有四，時在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也。

烈女家與余家同住鎮海門，相去隔一城闉。早聞其事，去冬，復親訪其鄰里，得悉其實。臚它之操，適出自蓮塘孤女，尤人所難也。不揣譾陋，敘其事略如右。伏冀大人先生，賜之贊誄詩歌，闡揚貞烈，用光泉壤，且以竚旌門之典焉。

練塘張孝女傳

孝女姓張氏，名某，字是貞，常熟練塘人。太學濬季女也。生十歲，喪父，良慟如成人。性明慧，比長，奉孀母朱。循宰省，孟循食，設皆堂上歡。暇則以針黹課其女姪輩，取內則及古來烈女事迹，為之講解。母中年體患濕疾，不良於行，女扶掖左右，不離跬步者十餘年如一日。迨母踰七十，兩足痿躄，時呻吟牀蓐，女奉侍，凡飲食溺便之宜，疴癢抑搔之節，一切先意承志。中裙廁牏，必躬浣濯，不假婢媼。經年，疾不可為，女輒

念世稱割股可起危疾。一夕。遂私封臂肉以進。秘不告人。越日。姑見衣有血污。察之。右臂裹有創痕。姑吐其情。既進不效。女自咎己誠不至。泣告兩兄曰。兄任門戶。繼宗祧。所繫者大。妹女子可以無生。願以身代母矣。止之不可。默擇日齋沐。夜半禱中庭。願天請命。兩兄知之。廢食叩頭。挽之起。內外咸嘆其誠至。謂母病當自瘳也。無何。母竟不起。女一慟幾絕。三日不食。諸叔暨戚長咸相勸。始沾水漿。曰。吾姑少俟須臾死耳。朝夕奠則號慟不已。自初喪至三月之末。慘愴之情。侘傺之色。未嘗一日稍弛於面。日啜粥一二盂。或竟不食。形羸肌削。漸不可支。兄嫂強以藥餌。則對曰。吾方以速死爲幸。奚藥爲。兄慰之曰。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故哀痛之情。因時而殺。今母亡已閱歲時。而妹終一心矢死不變。何耶。女泣對曰。母疾亟時。竹遵誠顧天以身代母死。不效則誓不獨生。兄所知也。今不幸親亡。忍自食其言乎。所以不即死者。恐傷兩兄之心。且不欲借親死爲名也。聞者咸歔泣下。病日劇。逾月卒。時道光九年三月一日也。年三十有二。

黃子曰。孝根天性。丈夫女子一也。無分地位。朱門蓬戶等也。故當世割股祈死。冀延親算者。雖閭巷婦女。多勉爲之。即非中道。其志誠可悲已。至於割股不效。迺以身代。卒不效。而終以身死。此事之所尤難者。亦足以風世矣。孝女爲余門人陳大森妻女弟。來述其詳。故詮次其言而爲之傳。

姚母陳宜人傳略

宜人姓陳氏。父應鑣。國學生。本海虞望族。宜人生而淑順。嫻姆教。誦女箴。年二十。適同里布政司理問銜姚廷煇。事舅姑以孝。相夫子以禮。嫁七年未孕。謂夫曰。舅姑年邁。孫枝未繭。盍置簉以慰堂上心乎。有子、吾子也。請諸舅姑。納妾貝氏、暨吳氏。生女四。最後生子文墉。吳出也。文墉生兩月而舅亡。甫七月而夫亡。當是時。宜人以一婦人支持門戶。四女未字。藐孤在襁褓。煢煢孑立。詩稱擇茶集蓼。莫喻艱辛已。舅之先。兄弟三人。舅以勤儉克家。貲稍裕。宜人念古之人克保先業而延宗脈者。咸先敦本厚俗。爰割遺田三百畝。手授諸姪曰。若知吾舅吾夫之業。悉出先人舊德乎。自先人而視吾子與諸姪。皆孫子也。敢忍私己。負郭數頃。願共守之。勿爲他人有也。姪六人。曰鑑、範者。好讀書。早歲補諸生。且年又長。藉以庀內外事。俾給其半。而以半分授餘子。溥惠中隆殺以義。有如此。先是有許姓以鄰屋相售。貲而周垣。有借門首節坊構訟者。適舅夫繼歿。訟未息。宜人慨然曰。妾今日身處嫠。彼兩節婦者吾師也。焉用爭爲。願將斯屋立雙節專祠。俾俎豆其中。爲許氏世守。用申景慕而弭訟端。當事嘉而許之。其居恆撫擂家務。達理裁義。類又如此。廿年中經營區畫。葬舅夫于新阡。四女嫁士族。爲文墉授室。未遑一日逸也。及疾。命其子曰。吾年逾四十而寡。守、分耳。汝生母年廿二而鞠汝。自後抱至今二十餘年。以年例有待。尚未請旌。曲又向慕高平贍族之義。辛勤節縮。俟稍羨餘。方圖經始。今疾不可爲矣。二者我未竟之志也。汝其勉之。言訖而歿。年六十有七。

論曰。易云。訟則終凶。禮云。積而能散。斯二語。士大夫或讀而昧之。況巾幗乎。自女行不修。俗尙爭而不讓。鬩牆紛角雀。有馴至覆宗而不悔者。探厥禍始。多由婦德之虧而滋釁焉。若宜人者可以風矣。

朱孺人誄辭

孺人朱氏。余表弟周釋之配也。父立芳。廩膳生。年十八喪母。踰年歸于釋。時姑嚴夫人已前歿。舅即高林先生也。先生年踰六袠。多病。釋館于外。間歸定省。賴孺人旦夕侍奉。凡飲食衣服寒煖之節。速抑搔洗沐之細。無不先意順承。調護備至。暇勤針黹以佐甘旨。嘉慶己未冬。釋遘時疫。孺人病才愈。見釋病亟。割臂肉以療。卒不救。孺人痛絕者再。勉起撫擂。強自活。自釋亡後。以婦代子。奉養益謹。先生嘗曰。使吾相忘于煢獨之苦者。賴此孝婦也。又六年。先生歿。踰月。葬先生于寶嚴之新阡。先葬三日。孺人忽得咯血疾。力疾送葬歸。益殆。遍召族黨。處分後事。越三日遂卒。時距先生之終未百日也。哀哉。釋無子。先生在時。嗣從弟德馨子某爲釋後。女一。適。辭曰。禮經有言。事舅如父。降自三代。人情非古。孝衰婆摯。詬誶乖迕。男子且然。何況婦女。賢哉孺人。閨中柢柱。堂有衰翁。夫死誰主。養舅姿分。速死奚補。銜悲強活。痛踰割股。寒煖暑清。扶偃持僂。饋潔嘉蔬。齊斂醯醢。翁顏開口。妾枕如雨。星回六紀。蓼集荼茹。烏哺終天。馬鬣封土。烈以孝遂。殉先身許。激死匪名。從容蹈矩。旌揚宜亟。幽光昭宇。

龎氏孝慈三婦誄 并序

三婦者。何太學生龎德輝妻錢氏。暨兩子媳聯奎妻徐氏、宿奎妻錢氏也。易云孝。德輝與二子俱出。夜室不戒於火。姑入火抱槧主出。兩婦亦入火急救其姑也。其慈也。何火熾烟騰。傘曳媳踣。姑與二婦一時并斃也。哀哉。時嘉慶庚午十一月事也。攷之主以棲神。事亡如存。禮也。財畜可棄。首護槧主。非深明于孝道者不能。爲子婦者。見姑之蹈火。而奮身以救。皆出至性之固然。使天心佑善。祝融雖虐。俾姑婦灼肌焦髮。卒蹈危地而存。各得所願。其孝慈可謂不至。不幸志與願違。與主俱罹其酷。是豈當日姑婦之初心哉。尤可哀已。同里王太史家相作傳詳其事。嘗有司暨鄉之士大夫。咸爲歌詩。以彰奇行。大吏上其事于朝。命下。以孝婦旌其門。俎豆于鄉。死而不死。亦可以無憾矣。某更援唐李翺氏書高愍女碑之例。係以孝慈。而係之以誄。辭曰。孝爲庸德。惟奇斯顯。乘彝攸賦。婦女同踐。行蹈其常。遭其變。叶玉燬珠灰。哀茲婉孌。鹿門三孝。成褒淑賢。一日禍起。夫子夜出。鄰舍火焚。延及寢室。姑曰急矣。首護主桒。二息奔救。與火俱滅。嗟哉婦道。以順爲首。家有急難。豈容袖手。烈火勢出。拉杇抱主出險。庶妥我舅。烈燄方揚。飄風肆赫。奮不顧軀。心在全姑。慘媲李娥。痛猶賈栢。（李娥賈栢事見太平御覽皆以殉火死孝者）奇孝罕聞。于今猶昔。人謂天夢。余曰否否。數由前定。性稟所受。皇仁優孝。綽楔永壽。言之心怛。聽者色愀。嗚呼哀哉。龎氏三婦。

先大父紫峘公家傳

公諱鵾。字漢昇。號紫峘。性磊落。幼有大志。發憤讀書。傾囊購書史。耽吟詠。弱冠。游京師。欲以詩歌鳴當世。嘗走山海關。抵盛京。寓正宗寺二載。會戚峨石中丞撫江右。出都。見公詩。傾賞之。遂延之幕中。訓其二子。未一載。亟歸省覲。時曾大父襄卿公。曾大母馮孺人。俱年老。遂決意侍養。絕跡遠遊。戚中丞屢以書招之。不出。答詩有失期已驗姓名問。黃鶴從來去不還。莫道野人同鹿豕。只緣日影薄西山之句。其品行概可知矣。客游歸。家日益落。爲糊子師。漸迹江鄉。嗜飲。時與二三知己。酣醉淋漓。歌吟自適。以抒其抑鬱。後數年。得嗽血疾卒。年四十有四。葬在屏山、劍南之間。生平著作甚富。歿後散佚已半。其存者。有自娛集、秋風

集寄廬詩鈔。配祖母葉孺人。後公四十年卒。子三。長伯父鎮。仲爲本生父坤。祖舅氏後。季即嗣考叔燦。孫男廷鑑拜述。小門人陳本淳塡諱。

先考牧村府君行略

府君諱叔燦。字金盛。號牧村。先世自新安遷虞。世以孝行稱。至六世爲大父漢昇公。生三子。長伯父金山公諱鎮。次會春公諱坤。出繼舅氏後。姓葉。廷鑑本生父也。季即府君。年十六失怙。爲童子師。少得脩脯以供饘粥。發憤習舉子業。力不能從師。從書攤上買時文一二册。晝夜誦讀。得題依仿爲之。間出以示人。老宿見之驚。歎以爲天然合度。不煩繩尺。年廿五受知于學使祭酒崔公。補博士弟子員。乾隆壬午、乙酉。鑾輿兩巡江、浙。學使廷尉鶴峯李公。拔江蘇英俊之士。獻賦行在。府君與焉。膺召試者再。皆不遇。李公深加惋惜。俾肄業紫陽書院。時長洲沈宗伯歸愚先生主講席。三吳名士。咸萃其門。如褚錫心、吳白華、穆堂昆仲、顧星橋諸君。皆把臂願交。一時掉鞅文壇。名噪吳下。宗伯深器之。自丁卯至庚子。屢躓省闈。辛丑。丁大母艱。遂絕意功名。晚歲酷嗜養生之術。參同、內景。多所研究。恆終日兀坐。如空山老衲。嘉慶丙寅。距府君游庠之歲。恰周花甲。邑之士大夫。咸請府君重游泮宮。爲昇平盛事。未及試期。而府君先卒。士林咸惜之。府君性至孝。奉大母葉孺人。能得其歡心。家貧。客授郡城。屬吾母季孺人以代子職。歲時歸省。入子舍。依依孺慕。不忍出門。大母病篤。嘗夜半叩天。願減己算以代。逮大母卒。壽八十有七。府君年已六十。擗踊哀號。忘其毀瘠。終喪後。每一念及。猶潸潸淚下也。性坦直。與人交。投契者恆游從不倦。其心所不合者。雖顯貴不樂親也。胸無機械。以古道待人。往往爲人所紿。後知之亦不計較。少工文章。繼得沈宗伯指授。業益進。尤長于賦。生平應試之作。久膾炙人口。著有雞鳴詩鈔五卷。賦鈔一卷。府君生于康熙壬寅三月十六日。卒于嘉慶丙寅二月二日。年八十有五。以是歲冬窆于舜過井之新阡。配吾母季孺人。先府君卒。子一人。即廷鑑也。男廷鑑百拜謹述。小門生張金吾塡諱。

先妣季太孺人傳略

孺人姓季氏。出文村世族。郡諸生大木公之女也。先大父紫霞公。與外大父以詩酒相契。遂締姻焉。年十三。以童養迎歸。先大父旋棄世。吾父年十五。下有弟妹。甫離襁褓。貧無立錐。饔飧半出十指下。先大母葉太孺人。持子婦嚴。孺人勞而無怨焉。逮丙寅歲。吾父遊庠。脩脯所入。差給饘粥。孺人猶日勤織紝相助。既吾父入紫陽書院肄業。羈迹郡城。孺人代供子職。色養交至。二十餘年如一日。俾吾父無內顧憂。壬辰秋。大母年七十八矣。患劇痢。吾父與吾母涕泣籲禱。奉侍湯藥。親滌廁牏。不解帶者三月。竟獲痊。後十年後。患痢愈。又腑痰疾。遂不起。時乾隆辛丑之九月也。孺人先已亟遣人馳報吾父。比至。而大母先考終。孺人含哀擗摽。棺槨衣衾。都具專待含殮矣。其孝于姑者如此。外大父中年喪子。外大母陳孺人先卒。繼娶張氏。目瞽。遂依吾母居住。奉贍終身。及卒。殯葬之費。皆吾母力任之。其厚于外家者如此。性好義。能濟人之急。鄰有婦獨居被竊。夫歸無禦寒具。將笞之。其妻恚。欲自經。孺人聞之。默以錢資之。又鄰有夫被緊急。求貸。孺人脫簪珥質之。人咸謂必負。孺人泰然。後逾年。其夫獲釋。竟償還。凡戚里中有貧乏者。不惜損己以

相助。自吾父客授于外。鑑又稚小。孺人支持門戶。一切親朋交際。經理秩如。而教小子鑑也。慈而嚴。自就傅以逮成童。孺人實以母道兼父道焉。顧鑑性愚氣惰。不能仰副吾母之望。何痛如之。憶己酉冬。鑑應邑試。爲山右裴公所首拔。孺人爲之色喜。孰意明春玉峯試歸。而孺人已臝疾不起矣。孺人身弱而好勞。多病而自忘其病。由是病益深而體益憊。六十後。屢膺重疾。稍沾飲食。即強起操作如故。其性不喜一日耽逸也。嗚呼痛哉。孺人生於康熙辛丑十一月初三日。卒于乾隆庚戌五月初七日。享年七十歲。於壬子冬卜葬于北山舜過井之新阡。不肖于哀痛之餘。詮次一二。挂漏實多。聊以示我後人云爾。

亡室周孺人傳略

孺人姓周氏。同邑文學鶴林先生次女也。年二十二。歸于我。性和淑。寡言笑。略識文字。閨中恆以讀書相勗。不事容飾。荊釵布帬。佐中饋。操作悉中節。嘗孺人之來歸也。在乾隆己巳之夏。以吾母季太孺人疑疾。侍奉無人。吾父擇吉迎歸。而吾母病適愈。贊見後。吾父見孺人端莊閒雅。喜謂鑑曰。兒得佳婦。汝母可少慰。吾在外心安矣。其秋九月。太孺人又患時疫。孺人才歸寧。聞信即趨歸。晝夜偕侍湯藥。不解帶者匝月。迨吾母病愈。而孺人旋患三瘧。越歲始已。由是體弱。而恆強自作勞。値歲大祲。斗米六百。脩脯入不繼。孺人黽勉有亡。佐以十指。雖爨食藜藿。一門之內。姑婦兩人怡如也。明年。孺人以身姙患腫。體益憊。遂構産難卒。爲丁未秋七月二十日也。年二十四。哀哉。孺人之爲婦日淺。非有行實可紀。粗述梗槩。用誌勿忘云。

南雷文定

前集 後集 三集

黃宗羲撰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引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卽道也。孟子旣沒。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梁子斯大。爲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尙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册兔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醇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贍。而無其精深。甯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脩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性道

之文章矣。甯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卽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茲讀先生之文者。甯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序

文也者。所以載夫道者也。故離道不可以言文。自叔孫氏有三不朽之說。以爲太上不可企。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功乎。又不得已而思其次。其立言矣。於是德業文章。判然爲二。操觚之家。矜才衒能。究其人品學術。多有不可問者。無惑乎藻績日新。菁華日竭。風雲月露。一往澆漓。雕詞立誠之謂何。顧等於玩物喪志之爲也。梨洲黃先生之於文。則不然。先生英敏夙成。爲忠端公主器。成童之歲。卽能尋父仇於朝。而以孝子之名動天聽。厥後從學蕺山。爲其高第弟子。於心性體用。多所發明。一時學者矜式。比於河汾之盛。況生當易代。艱故疊更。其所以煅鍊於兵革。震撼於風濤。揃呼追促。於淪亡崩墜之交者。不知歷幾年歲。而卒能茹食自堅。辭榮高蹈。爲古今完人。又何有於比事屬辭。超勝流輩。爲足增重哉。雖然。古今任道之人。何必非古今能文之人。特以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今觀先生之文。有褒譏予奪。微顯闡幽者。一聖賢中正之矩也。有痛哭流涕。感動激發者。一忠孝旁薄之氣也。有研析積微。發揮宏鉅者。一窮理盡性彰教辨治之本也。若其力厚思深。包舉萬有。海涵地負。睥睨千秋。要皆有實際可循。而非徒工鞶帨者所得而竊也。所謂載夫道者。非與。夫以先生門第清華。家學淵邃。而朝宗故。論正居多。勝國陽秋之寄。削其人莫與歸。乃不爲金馬石渠。而甯爲名山石室。於是盡汰其等身之著。而約存若干首。裒爲一編。名曰文定。噫。先生於此。其殆有以傳旣往而示來茲乎。治荆不材。雖以編纂編緝。未得往炯門牆。然讀其書。見其

人。不勝私淑之喜。乃從先生之嗣君直方。請而梓之。因記數言於此。康熙戊辰一陽月。武林後學靳治荊拜題。

凡例四則

鄙作已刻者。有南雷文案。吾悔集。撰杖集。蜀山集。皆門人分刻。一時脫稿。未暇持擇。今老又及之。東俗不耆。鈎除其不必存者。三分之一。丁敬禮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陸士龍謂其兄曰。可因今清靜。盡定昔日文。但當鈎除。差易爲功力。竊取此意。名曰文定。

歐陽公晚年。於平生之文。多所改竄。太夫人呵之曰。汝畏先生耶。公答曰。非畏先生。畏後生耳。余於集本。閒有改削者。非敢比歐陽。而畏後生之意則同也。

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氏之缺文一也。

文章行世。從來有批評而無圈點。自正宗軌範。發其端。相沿以至荊川文編。鹿門大家。一篇之中。其精神筋骨所在。點出以便讀者。非以爲優劣也。此後施之字句之間。如孫文融之史漢。波決瀾倒矣。林靈齋曰。從上諸吟家。詩有自選。無求選於人者。今人不自信。而以此質於人。誤矣。故余不自揣。亦手爲點定。不以煩於吾友也。餘姚黃宗羲識。

南雷文定前集目錄

卷一 …………………………………… 一
明文案序上
明文案序下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後葦碧軒詩序
明州香山寺志序
庚戌集自序
縮齋文集序
丹山圖咏序
學禮質疑序
萬履安先生詩序
張心友詩序
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留別海昌同學序
壽李杲堂五十序
卷二……一九
天一閣藏書記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萬里尋兄記
阿育王寺舍利記
過雲木冰記
念祖堂記
卷三……二九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昧問
答劉伯繩問律呂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答劉伯宗朱子壺說問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曆
卷四……四九
答萬充宗質疑書
答萬充宗鄉射侯制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復無錫秦燈巖書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卷五……六七
瑞巖萬公神道碑

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吏部尚書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左副都御史忠介施公神道碑銘
巡撫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巡撫右副都御史元若高公墓誌銘
卷六……八七
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子一魏先生墓誌銘
庶吉士韋菴魯先生墓誌銘
萬悔菴先生墓誌銘
陸文虎先生墓誌銘
劉瑞當先生墓誌銘
次公董公墓誌銘
卷七……一〇五
朱康流先生墓誌銘
沈耕巖先生墓誌銘

陳定生先生墓誌銘
汪魏美先生墓誌銘
王仲撝墓表
談孺木墓表
張元岵先生墓誌銘
李杲堂先生墓誌銘
卷八……一二三
萬充宗墓誌銘
陸周明墓誌銘
進士心友張君墓誌銘
王征南墓誌銘
前鄉進士澤望黃君壙誌
陳母沈孺人墓誌銘
唐烈婦墓誌銘

王孝女碑
卷九……………………………………一三九
移史館熊公雨殷行狀
移史館吏部左侍郎章格菴先生行狀
移史館先妣太夫人事略
卷十……………………………………一五一
周雲淵先生傳
張景岳傳
明司馬張若曾公傳
黃醒泉府君傳
蔣氏三世傳
張南垣傳
柳敬亭傳
李因傳
卷十一…………………………………一六七
書神宗皇后事
四明山九題考
讀葬書問對
化安寺緣起
稗野史
祭萬悔菴文
濯地賦
雁來紅賦
梅市賦

南雷文定前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明文案序上乙卯

某自戊申以來。即爲明文之選。中間作輟不一。然於諸家文集。蒐擇亦已過半。至乙卯七月。文案成。得二百七卷。而嘆有明之文。莫盛於國初。再盛於嘉靖。三盛於崇禎。國初之盛。當大亂之後。士皆無意於功名。埋身讀書。而光芒卒不可掩。嘉靖之盛。二三君子。振起於時風衆勢之中。而巨子嘵嘵之口舌。適足以爲其華陰之赤土。崇禎之盛。王李之珠盤已墜。邾莒不朝。士之通經學古者。耳目無所障蔽。反得以理既往之緒言。此三盛之由也。某嘗標其中十人爲甲案。然較之唐之韓柳。宋之歐蘇。金之遺山。元之牧菴道園。尚有所未逮。蓋以一章一體論之。則有明未嘗無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文。若成就以名一家。則如韓、柳、歐、蘇、遺山、牧菴、道園之家。有明固未嘗有其一人也。議者以震川爲明文第一。似矣。試除去其敘事之合作。時文境界。間或闌入。較之宋景濂尚不能及。此無他。三百年人士之精神。專注於場屋之業。割其餘以爲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前代古文之選。昭明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爲最著。文選主於修辭。一知半解。文章家之有偏霸也。文粹掇菁擷華。亦選之鼓吹。文鑑主於政事。意不在文。故題有關係。而文不稱者。皆所不遺。文類。則蘇天爵未成之書也。碑版連牘。刪削有待。若以文案與四選

並列。文章之盛。似謂過之。夫其人不能及於前代。而其文反能過於前代者。良由不名一轍。唯視其一往深情。從而捃摭之。鉅家鴻筆。以浮淺受黜。稀名短句。以幽遠見收。今古之情無盡。而一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凡情之至者。其文未有不至者也。則天地間街談巷語。邪許呻吟。無一非文。而遊女田夫。波臣戍客。無一非文人也。試觀三百年來。集之行世藏家者。不下千家。每家少者數卷。多者至於百卷。其間豈無一二情至之語。而埋沒於應酬訛雜之內。堆積几案。何人發視。即視之而陳言一律。旋復棄去。向使滌其雷同。至情孤露。不異援溺人而出之也。有某茲選。彼千家之文集。庬然無物。即盡投之水火。不爲過矣。由是而念古人之文。其受溺者何限。能不爲之慨然。

明文案序下

有明文章正宗。蓋未嘗一日而亡也。自宋方以後。東里春雨繼之。一時廟堂之上。皆質有其文。景泰天順稍衰。成宏之際。西涯雄長於北。匏菴震澤發明於南。從之者多有師承。正德間。餘姚之醇正。南城之精鍊。掩絕前作。至嘉靖而崑山、毘陵、晉江者起。講究不遺餘力。大洲浚谷。相與犄角。號爲極盛。萬曆以後。又稍衰。然江夏、福清、秣陵、荊、石。未嘗失先民之矩矱也。崇禎時。崑山之遺澤未泯。婁子柔、唐叔達、錢牧齋、顧仲恭、張元長。皆能拾其墜緒。江右艾千子、徐巨源。閩中曾弗人、李元仲。亦卓犖一方。石齋以理數潤澤其間。計一代之製作。有所至不至。要以學力爲淺深。其大旨罔有不同。固無俟於更絃易轍也。自空同出。突如以起衰救弊爲己任。汝南何大復友而應之。其說大行。夫唐承徐庾之汨沒。故昌黎以六經之文變之。宋承西崑之陷溺。故廬陵以昌黎之文變之。當空同之時。韓歐之道。如日中天。人方企仰之不暇。而空同矯爲秦漢之說。憑陵韓歐。是以旁出唐子。竄居正統。適以衰之弊之也。其後王李嗣興。持論益甚。招徠天下。靡然而爲黃茅白葦之習。曰。古文之法亡於韓。又曰。不讀唐以後書。則古今之書。去其三之二矣。又曰。視古修辭。寧失諸理。六經所言唯理。抑亦可以盡去乎。百年人士。染公超之霧而死者。大概便其不學耳。雖然。今之言四子者。目爲一途。其實不然。空同沿襲左史。襲史者斷續傷氣。襲左者方板傷格。弇洲之襲史。似有分類套括。逢題填寫。大復習氣最寡。惜乎未竟其學。滄溟孤行。則孫樵劉蛻之輿臺耳。四子所造不同。逐其好爲議論則一。姑借大言以吊詭。奈何世之耳目易欺也。鄙人君房緯真。學四子之學者也。君房之學成。其文遂無一首可觀。緯真自歎無深湛之思。學之不成。而緯真之文。汎濫中尚有可裁。由是言之。四子枉天下之才。亦已多矣。嗟乎。唐宋之文自晦而明。明代之文自明而晦。宋因王氏而壞。猶可言也。明因何李而壞。不可言也。

高元發三稿類存序

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而學者之論亡矣。君房擠香劉子威。直欲抹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即吾夫子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稍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蘇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誚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不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痼語流注。皆見其讀大家文字。未舉首尾。輒妄爲評論曰。其筆弱。其氣薄。余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

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深淺爲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遊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數十年甬上之風。大抵如是。吾昔與萬悔菴極論作者之指。是時不以爲非者。有高子元發。即取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大意多本於余。逮余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當梅頂難返之勢。余又無祿位容貌。如震川所云巨子者。足爲人所和附。嗟乎。余何以得此於元發哉。今去其時曾不二十年。而甬上諸君子。皆原本經術。出爲文章。彬彬然有作者之風者。不下六七人。余居雲霧忽焉開霽。以視元發孤另獨往之時。爲何如耶。以此見文章如日月之在天。光芒終古。其有晦明更食之不同。則偏方下士之自爲通塞也。元發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蓼園稿。乙巳出獄者。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爲屏山集。合之爲三稿類存。求余序之。嗟乎。元發學文二十年。而身困獄吏。寄食他人。茫然於世故之江河。反不如場屋架縱經義之士。取寵譁世。將無古文一道。徒爲觀美之具。無裨實用如是。則與余屠相去。唯之與阿。何所較其優劣。余與元發夙昔所談。仍是俗儒故態耳。雖然。詩書所載。何莫非文也。伊傅周召孔孟。豈真虛費心力如昭明耶。元發當患難貧賤之中。亦思平生誦讀。無一足恃。可以知文之所在矣。盡與六七君子者。求而得之。其幸以語我。

後葦碧軒詩序

後葦碧軒詩者。余舅氏翁耐石先生之所作也。南宋詩人。四靈。其一翁卷。以葦碧軒名集。先生慕四靈之詩。而與卷同姓。又濱江四山。各象一鑑。先生居江上。故以卷之所名者自名也。先生名月倩。字元美。後改名逸。字觀石。大司馬見海之後。少從先忠端公。宦遊京師。授余弟晦木澤望句讀。是時已能詩。忠端公卅中雜詠。所謂其坐得詞人者。指先生也。忠端公歸里。先生相從如故。至丁卯而去。去十有三年而復來。遂移家住予之旁舍。至丙申又移家而去。亡何妻死。子夭。子婦去嫁。孩孫二人。寄食外家。又殤其一。傷哉。先生老苦至於此極也。先生與余家相依二十餘年。凡余家盛衰變故患難之事。嬉遊酒食。一一見之於詩。顛顛焉無有忘棄者。余詩所謂。却恨一編葦碧稿。十年閒夢不銷除者此也。先生之詩。於牢籠今古排比諷諭。非其所長。而雕刻雲煙。搜抉花鳥。時以一聯半句。奪人目色。故流連於杯酒片景。終身以之。古來論詩有二。有文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文人由學力所成。詩人從鍛煉而得。大篇儷句。矜奇鬬險。使僻固而狹陋者。茫然張口。至若空梁春草。意所不停。正復讀書萬卷。豈能探拾。此先生之詩。所以可貴也。先生嘗以底草囑其子曰。我之魂魄。寄此。死後能守則守之。無俟桑主靈牀。苟卷軸在案。麥飯塞漿。神其降饗。不能守則納之柩中。殉法月若宗聞鬼唱。慎毋爲貴游家所得也。今子姓凋落。此願不可必遂。乃執余手而泣曰。吾子不惜一言。張諸好事。則平生心血不爲徒嘔。余悲其言。爲汰其意之重出者。辭之陳故者。二千餘首之中。得一百二十四首。可以傳矣。念文長之集。得中郎激揚發越。而後傳世。余氣力不若中郎。先生之學。亦遜文長。此例姑止。吾友林茂之。得陳白雲之詩。相與流涕而讀。白雲因是亦傳。余觀白雲之詩。陳言累句。刊落未盡。豈能敵先生之一百二十四首哉。文章如金玉。不以好惡親疏增損其價。空堂油盞。懸筆敍此。蓋余與先生相對流涕之時也。

明州香山寺志序 己酉

儒者專意經綸，其運動關閩之所，不得不歸之朝市，而山洞崇幽，風煙迅遠，勢相闊絕，於是學僊者私據之，而別生事端，使復傲朝市以所無有。洞天福地之說出，猿鳥亦受驅役矣。釋氏莊嚴宮室，遍於域中，又復以泉石點綴其螺髻。凡寺有志，此近來之一變也。然而庸俗驅烏，無與於文章之事，而使名稍銷沉，清言漏奪。大抵以時人所作充賦，僅饒簡牘耳。紙上姓名，一一已為蠹魚蝕盡。昔密公以天童，儲公以靈巖，屬余發凡。念七既不得志於時，便當十岳之上，留其足跡，而乃俯循儒墨於文剩之內，坳損一方，此心未折，以故力辭而止。己酉十一月，來遊達蓬，緇宗上座出其所著香山寺志，求余為序。詅次不煩，與前年所序趙禹功稱心寺志，皆名筆也。燈下展閱，爽然橡栗附庇，不異李五峯宿石梁時。又念頭顱如雪，遠遊志願何可必，遂不如一邱一壑，光景絕可憐愛耳。此山東臨滄海，秦始皇嘗駐蹕於此，以其可達望蓬萊，故謂之達蓬山。封禪書言：三神山去人不遠，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至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頗怪此等妄誕，不可以欺愚者，以始皇之明察，方士焉能以鑿空為有之事，令其蠱信。吾至此山，而所謂黃金銀之宮闕，居人無不見之，然後知方士之言，未嘗無所據也。始皇即欲不信得乎？蓋登州海市，掩映遠山，望之如雲，而此山臨視，咫尺闌楯之底，其謂反居水下，是也。嗟乎，此山培塿，以始皇之力，終不能有，而二三衲子，黃金銀宮闕，且收之為籬落門物，其亦可慨也夫。

庚戌集自序 庚戌

余觀古文，自唐以後為一大變。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蓋劃然若界限矣。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如一日也。得其所不可變者，唐以前可也，唐以後亦可也。不得其所不可變，而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則終於憒憒耳。有明一代之文，論之者有二：以謂其初沿宋元之餘習，北地一變而始復於古；以謂明文盛於前，自北地至王李而法始亡。其有為之調人者，則以為兩派不妨並存。嗟乎，此皆以唐之前後，較其優劣者也。夫明文自宋方以後，直致而少曲折，往往無氣，且流膚淺，蓋已不容不變，使其時而變之者，以深湛之思，一唱三嘆而出之，無論沿其詞，與不沿其詞，皆可以救弊。乃北地欲以二三奇崛之語，自任起衰，仍不能脫膚淺之習，吾不知所起何衰也。若以修詞為起衰，盡思昌黎以上之八代，除排偶之文之外，詞何嘗不修，非有如唐以後之格調也。而昌黎所用之詞，亦即八代來相習之調也，然則後世以起衰之功歸昌黎者，何故？是故以有明而論，餘姚、崑山、毘陵、晉江，其詞沿唐以後者也；大洲、浚谷，其詞追唐以前者也，皆各有至處，然未可以其詞之異同，而有優劣其間。自此意不明，末學無知之徒，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不求古文原本之所在，相與為膚淺之歸而已矣。庚戌冬病瘧，雨雪餘十日而不止，四野凶荒，景象慘澹，聊取平日之文自娛，因為選定，以序事議論者編於甲，考索者編於乙，古今詩編於丙。昔元白編次其集，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郝伯常集其文於甲子，命曰甲子集。今余編次於庚戌，遂題曰庚戌集。又余生於庚戌，其支干為再遇也。念六十年來，所成何事，高談無用之空言，即能得千古之所不磨者，已非始願。吾聞先聖以庚戌生，其後朱子亦以庚戌生，論者因謂朱子發明先聖之道，似非偶然。余獨何人，以此名集，所以誌吾愧也。

縮齋文集序 甲寅

縮齋集者，余弟澤望所著之詩文也。自澤望亡後，余教授於外，今歲甲寅，四方兵起，假息衡門，始發大牛篋，出其所著詩數十束，雜體例各異，而散之日記中，不相條貫。余乃離而件繫之，以為各錄，取其詩文，選定為孨集。序曰：澤望之為詩文，高厲遐清。其在於山，則鐵壁鬼谷也；其在於水，則瀑布亂礁也；其在於聲，則猿吟而鸛鶴欬且笑也；其在平原曠野，則蓬斷草枯之戰場，狐鳴鴟嘯之蕪城荒殿也；其在於樂，則變徵而絕絃也。蓋其為人，勁直而不能屈己，清剛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謂隘人也。隘則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憤絕人，彷徨痛哭於山巔水澨之際，此耿耿者終不能下，至於鼓脹而卒，宜矣。獨怪古之為文章者，及其身而顯於世者，無論矣；即或憔悴終生，其篇章未有不流傳身後，亦其榮顯伸之相折。澤望死十二年矣，所有篇章，亦與其骨俱委於草莽，無敢有明其昔者。蓋驚世駭俗之言，非今之地上所宜有也。蘇子瞻所謂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者，至澤望而又為文人之一變焉。雖然，澤望之文，可以棄之，使其不顯於天下，終不可滅之，使其不留於天地。其文蓋天地之陽氣也。陽氣在下，重陰錮之，則擊而為雷；陰氣在下，重陽包之，則搏而為風。商之亡也，採薇之歌，非陽氣乎？然武王之世，陽明之世也，以陽遇陽，則不能為雷。宋之亡也，謝皋羽、方韶卿、龔聖予之文，陽氣也，其時遁於黃鐘之管，微不能吹纊，轉雞羽，未百年而發為迅雷。元之亡也，有席帽、九靈之文，陰氣也，包以開國之重陽，蓬蓬然起於大隧，風落山為蠱，未幾而散矣。今澤望之文，亦陽氣也，然視葭灰不啻千鈞之壓也，錮而不出，豈若劉蛻之文冢，腐為墟壤，蒸為芝菌，文人之文而已乎。

丹山圖咏序 甲寅

道藏中有丹山圖咏，以四明山名勝，製為法曲，而托之木元虛撰，賀知章註。其圖為祠宇觀所刻，與元道士毛永貞石田山房詩合為一卷，則此咏此註，亦永貞之徒所為。按木華字元虛，在晉為楊駿府主簿，而咏中所稱宋廸則、鄭宏、齊謝朓、何所、梁范顏，初未嘗自掩覆其年代之不倫也。四面七十峯，彌域因是圖咏，而斷割就理，然亦不免淆亂。如以小溪接梨州，以翠巖屬西面，以紫溪附大小晦，以抱子山跨大小皎，皆疎略之甚。永貞住山中四十年，與掘藥採薪者相習，何難於考校真實，而乃有此失耶？至其援故事，大概子虛烏有，不可以記傳勘之，固兩岑道士之常，不足怪也。原圖不傳，在餘姚縣志者，復多謬誤。余既為別作，其咏註之失，亦稍正之。憶歲辛巳，在金陵，從朝天宮繙道藏，自易學以外，干涉山川者，皆手鈔之。矻矻窮日，此卷亦在其中。歲壬午，至自燕京，便與晦木、澤望月下走諸巖，探石窗，過雪竇，觀隱潭冰柱，大雪登芙蓉峯，歷鞠侯巖，至過雲，識所謂木介，歸而晦木為賦，澤望為遊錄，余則為四明山志，其分四面各七十峯，因夫圖咏之例也。亡友陸文虎欲刻之而未遂，海內兵起，徐忠襄公開浙東，可以避地者，

余以四明山對。既而忠宣來訃。謂吾舉足西向。則言與陳臥子興晉陽之甲。舉足東向。則言擁立潞王。朝議如此。四明之線絕矣。吳霞舟先生。流離海外。余亦欲以此山處之。道阻不果。辭諸孟作先生傳。有嗚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山寨燬。此山遂爲戰地。血漬魂風。嶔岑變色。猶幸二公之不來耳。當余手鈔道藏之時。方欲遍遊天下名山。四明不過從此發迹。即不然而自絕於世。亦泥封洞口。猿鳥以爲百姓。藥草以當糗糒。山原石道。別有往來。豈意三十年來。芒屩簑笠。未沾岳雨。茲山亦遭勞攘。高棲之志。尚無寄托。執筆闕此。有涕滂然。

學禮質疑序 丁巳

六經皆載道之書。而禮其節目也。當時舉一禮必有一儀。要皆官司所傳。歷世所行。人人得而知之。非聖人所獨行者。大而類禋巡狩。皆爲實治。小而進退揖讓。皆爲實行也。戰國秦漢以來。相尋於干戈智術之中。僉以爲不急而去之。數百年之耆舊既盡。後生耳目不接久矣。漢儒煨燼之餘。掇拾殘編。錯陳午割。得此失彼。又何怪其然乎。鄭康成最號通博。而不知帝王大意。隨文附會。輒形箋傳。有宋儒者繼起。欲以精微之理。該其麤末。三代之彌文縟典。皆以爲有司之事矣。朱子亦常修儀禮經傳。不過章句是正。於其異同淆亂。固未彈駁。而使之歸於一也。其時唐說齋創爲經制之學。繭絲牛毛。舉三代已委之芻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於當世。薛士隆、陳君舉、和齊斟酌之。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源流則同也。故雖以朱子之力。而不能使其學不傳。此尚論者所當究心者也。吾友萬充宗爲履安先生叔子。銳志經學。六經皆有排纂。於三禮則條其大節目。前人所聚訟者。甲乙證據。推牙折角。軒豁呈露。昌黎所謂。及其時而進退揖讓於其間者也。此在當時。固人人所知者。於今則爲絕學矣。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其友魏方公爲之先刻數卷。充宗以爲質疑者。欲從余而質也。余老而失學。草疑填膈。方欲求海內君子而質之。又何以待質。充宗亦姑以其所得。參考諸儒。必求其精蘊一貫。本末彙該。鑿然可舉而措之。無徒與衆說爭長於黃池。則所以救浙學之弊。其在此夫。

萬履安先生詩序

李杲堂選甬上耆舊詩。余欲合陸文虎、萬履安兩先生刻之。杲堂以兩先生同時之人。其子孫未免比例。故稍遲之。以待涑水之盡。杲堂既卒。公擇欲先以家集行世。問序於余。余謂先生之詩。不可不急行也。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註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爲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

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先生固十餘家之一也。生平未嘗作詩。今續堂寒松齋興草。皆遭亂以來之作也。避地幽變。訪死問生。驚離弔往。所至之地。必拾其遺事。表其逸民。而先生之詩。以遂淒楚蘊結而不可解矣。夫蓬草零落。仍歸天壤。亦復何限。先生獨不能以餘力留之乎。故先生之詩。眞詩史也。孔子之所不刪者也。

張心友詩序

余嘗與友人言詩。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溝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故當辨其眞與僞耳。徒以聲調之似。而優之而劣之。揚子雲所言。伏其几。襲其裳。而稱仲尼者也。此固先民之論。非余臆說。聽者不察。因余之言。遂言宋優於唐。夫宋詩之佳。亦謂其能唐耳。非謂舍唐之外。能自爲詩也。於是縉紳先生。間謂余主張宋詩。噫。亦冤矣。且唐詩之論。亦不能歸一。宋之長鋪廣引。盤摺生語。有若天設。號爲豫章宗派者。皆原於少陵。其時不以爲唐也。其所謂唐者。浮聲切響。以單字隻句計巧拙。然後謂之唐詩。故永嘉言唐詩廢久。近世學者。已復稍趨於唐。滄浪論唐。雖歸宗李杜。乃其禪喻。謂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亦是王孟家數。於李杜之海涵地負無與。至有明北地摹擬少陵之鋪寫縱放。以是爲唐。而永嘉之所謂唐者亡矣。是故永嘉之清圓。謂之非唐不可。然必如是而後爲唐。則專固狹陋甚矣。豫章宗派之爲唐。浸淫於少陵。以極盛唐之變。雖有工力深淺之不同。而概以宋詩抹攃之可乎。張子心友。好學深思。不以解褐爲究竟。余所論著。矻矻手抄不已。李、杜、王、孟諸家文集。亦觀余批點。以得其指趣。其發之爲詩。超然簡遠。永絕塵粃。流連光景。詩家聲色之致。天假之年。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莫非唐音。今雖未竟其志。其氣象要自不凡。不能不爲之三歎也。

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

徐野公刻晞髮集。且刻爲皋羽年譜。注其遊錄。讀皋羽集者。於是無遺憾矣。寓書於余。俾序之。余於戊寅歲。曾注西臺慟哭記。冬青引。此時不過喜其文詞耳。然無故而爲之。豈知其遂爲身世之讖耶。今日之序野公書。固昔日之書也。而意非昔日之意矣。夫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之在平時。昆侖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坌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亡宋之日。而皋羽其尤也。然而世之知之者鮮矣。故皋羽身後八十餘年。而張丁始注其慟哭記。又三百餘年。而野公始爲之年譜。數百年之中。知之者不過數人。信夫後世子雲之難也。其間尚有疑義。欲與野公討論者。發陵之事。羅景溪以爲戊寅。周公謹以爲乙酉。陶南邨已不能辯其孰是。宋景濂書穆陵遺骼。與公謹說合。景濂爲元史總裁。其世祖本紀二十一年。甲申九月。以江南總攝楊璉眞加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器。修天衣寺。此似發後之詔。若乙酉方發。不應以未發冢中之物。懸空指用。冬青樹引。知君種年星在尾。卻與雲溪戊寅相合。彭瑋主乙酉。遷就以爲寅月。公謹亦主乙酉。

然言八月發引、理、度三陵。十一月發徽、欽、高、孝、光五陵。未嘗在正月也。唯世宗本紀。二十二年正月。初桑哥言楊於其加云。會稽有泰甯寺。宋毀之以建甯宗等攢宮。宜復爲寺。以爲皇上東宮祈請。時甯宗等攢宮已經起寺。詳未何似起寺已成。至此請復額也。其亦非正月明矣。景濂之言。尚相出入。而況彭瑋之武師乎。西臺慟哭記甲乙丙三人。張丁以吳思齊、馮桂芳、翁衡實之。思齊有野祭詩可據。桂芳有墓誌可據。衡不知何所據也。楊鐵崖作嚴侶墓誌云。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嘗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則其一人當是嚴侶。侶住江平。故記言登岸宿乙家。思齊流寓桐廬。故記言別甲於江。桂芳家睦。故記言與丙獨歸。若爲翁衡。衡與桂芳俱爲睦人。則乙、丙皆當同歸矣。以此知丁注背記。未爲實也。不知野公以爲然否。年譜之學。別爲一家。李文簡著范、韓、富、歐陽、司馬、三蘇六君子年譜。後世嘖嘖其博洽。然文簡所著。皆名位之赫然者。今野公所著。摭拾溝渠牆壁之間。欲起酸魂落魄。支撐天下。又非文簡之所及矣。

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癸酉甲戌間。余與江道闇張秀初同學。道闇讀書不求甚解。任懷得意。融然遠寄。秀初讀書字櫛句比。皆見其讀三禮五傳。升降拜跪之細。吞蒸斲豆之煩。時日錯互。地名異同。莫不辯析秋毫。立身制行。粹然儒者之矩度也。當時來學之門人。共建一小樓於南屏之下。余欲然良對。開讀律呂。因取徐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爲十二律。及四清聲。製作精妙。武塘魏子一。吳門薄子珏。方講此學。見之摧服。桑海之交。道闇、秀初俱爲法門有力者所網羅。道闇尋謝世。秀初自椎升座。聽講常數百人。諸方所稱仁菴禪師是也。余見之於靈隱。再見之於雲居。仁菴所言唯法門事。不復理緒生前說矣。頗爲惜之。庚申季冬。其外孫鄭春讖出仁菴古本大學說。云是晚年維揚所著。授子止菴。分章斷句。天衣無縫。新建欲復古本。尚在離合之間。此說出。紛紜聚訟。諸義盡隳。然以其出自仁菴。世儒妄橫儒釋之見。未有不疑之者也。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辯之。不爲塊垣腐爪之論。所掩蓋耳。仁菴之說。本之生平學力。與釋氏無與也。仁菴去世。今十有六年。嘗日小樓已毀。其旁龐氏水閣。無一存者。老柏數樹。倡立冰雪之下。想像舊遊。渺若山河。展讀此卷。神理綿綿。不異同學之時。夜半快讀。水鳥驚起也。始知迹像變遷。了不可恃。尋微冥契。別似有物耳。因序而命春鶚刻之。

留別海昌同學序

歲丙辰二月。余至海昌西山。許父母以余曾主教於越中甬上也。戒邑中之士大夫。皆會於北寺。余留者兩月餘。已而省覲將歸。同學諸子。皆眷眷然。有離別可憐之色。余南雷之野人也。氣質鹵莽。諸子風華掩映千人。多廊廟之器。余何以得此於諸子乎。嘗謂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三代以上。祗有儒之名而已。司馬子長因之而傳儒林。漢之衰也。始有雕蟲壯夫不爲之技。於是分文苑於外。不以亂儒。

宋之爲儒者。有事功經制。改頭換面之異。宋史立道學一門。以別之。所以坊其流也。蓋未幾而道學之中。又有異同。鄧潛谷又分理學心學爲二。夫一儒也。裂而爲文苑。爲儒林。爲理學。爲心學。豈非析之欲其極精乎。奈何今之言心學者。則無事乎讀書窮理。言理學者。其所讀之書。不過經生之章句。其所窮之理。不過字義之從違。薄文苑爲詞章。惜儒林於皓首。封己守殘。摘索不出一卷之內。其規爲措注。與纖兒細士。不見長短。天崩地解。落然無與吾事。猶且說同道異。自附於所謂道學者。豈非逃之者之愈巧乎。吾觀諸子之在今日。舉實爲秋。摛藻爲春。將以抵夫文苑也。鑽研服鄭。函雅正。通古今。將以造夫儒林也。由是而斂於身心之際。不塞其自然流行之體。則發之爲文章。皆載道也。垂之爲傳註。皆經術也。將見裂之爲四者。不自諸子復之而爲一乎。某雖學文。而不能靡夫應酬。窮經而不能歸於一致。濡滯先師蕺山之門。而役役於流俗。絃急調哀。不知九品人物。將來何等。諸子苟不見鄙。庶幾以爲九十里之半。是某之乖容於離別者。較諸子而益甚。雖然。諸子與余。相隔一帶水耳。天朗氣清。夏蓋峯翠可摘。此固嶽無容行吟之地也。某居其下。諸子儻聞長嘯若鸞鳳之音。響乎嚴谷。焉知其非余耶。夏四月二十六日。書於北山。

壽李杲堂五十序 辛亥

余束髮出遊。徧交當世之士。是時承平日久。賢豪侁侁。滿盈江湖。莫不泥舉藝文。其於華藻。場屋時文之外。別有詩古文。修飾卷軸。以充羔雁。往返皆不寂寞。其間爲世所指名者。不下百餘。又有鍾公元夫。以主盟斯道。朝擬脫筆。莫熟人口。余時童稺無知。便謂古之傳人。大抵皆然。其後稍稍讀書。見古之所稱能文者。左史而下。不及數十人。頗疑天之生才。古如是其縮。今如是其盈耶。崇禎丙子丁丑間。吳門行世文集。一時沓出。列屋雜輯。自非闇其閭闔之張。未有不購而觀者。洋舶所至。或用以填壓容艙。外國人慨紛金易之。余竊弄筆墨。了然知其可從事也。始疑文章如是而傳。何傳之易耶。及夫時移而事遷。水落石出。昔顧一羣之士。老死略盡。而當日所爲之文章。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抱荊山之玉者。竟不異蟲鳥聒過耳已。抵蓋不特鶯斯頻頻之黨。而所謂鍾公元夫者。亦然矣。其不隨之爲滅沒者。曾異撰之紡授堂。黎遂球之蓮鬚閣。艾南英之天傭子。徐世溥之榆溪。僅百分中之一二耳。曾不三十年。而事已如此。況欲垂之千百世之遠乎。然後知古來之不及數十人者。其傳非易事也。余久處窮山。餓火所驅。干涉人事。始知今天下另有一番爲古文詞者。聚斂析洗。朱吞活剝。大言以爲利祿之媒。較之啓禎間。卑之又甚矣。蓋無以議爲也。道不中絕。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遷固歐曾爲波瀾。其迴而上之。於古來數十人者。已非斷流絕港矣。而吾友杲堂。橫厲其間。如層崖束湍。翔霆破柱。戊申而後。每篇見示。吾未嘗不駭而喜數人皆也。夫文章不論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呂黎惟陳言之務去。士衡懼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俾紙搖筆定。有庸衆人思路共集之處。故唯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去之懼之。嗚呼。非杲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今杲堂年纔五十。從此主盟吾道數十年。爲鍾公元夫。文章之道。其有不興起者乎。蓋不特曾黎數子。僅以一身一集而傳矣。

南雷文定前集卷二

天一閣藏書記 己未

嘗歎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自科舉之學興，士人抱兔園寒陋十數册故書，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貴而有餘，讀書者一生之精力，埋沒敝紙渝墨之中，相尋於寒苦而不足，每見其人有志讀書，類有物以敗之，故曰讀書難。藏書非好之與有力者不能，歐陽公曰：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二者正復難兼，楊東里少時貧不能致書，欲得史略釋文十書直音，市直不過百錢，無以應，母夫人以所畜牝雞易之，東里特識此事於書後，此誠好之矣，而於尋常之書猶無力也，況其他乎？有力者之好，多在狗馬聲色之間，稍清之而為奇器，再清之而為法書名畫至矣，苟非盡捐狗馬聲色字畫奇器之好，則其好書也必不專，好之不專，亦無由知書之有易得有不易得也。強解事者，以數百金捆載坊書，便稱百城之富，不可謂之好也，故曰藏書尤難。歸震川曰：書之所聚，當有如金寶之氣，卿雲輪囷覆護其上。余獨以為不然，古今書籍之厄，不可勝計，以余所見者言之，越中藏書之家，鈕石溪世學樓其著也，余見其小說家目錄，亦數百種，商氏之稗海，皆從彼借刻，崇禎庚午間，其書初散，余僅從故書鋪得十餘部而已。辛巳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為售主，時馮鄴僊官南納言，余以為書歸鄴僊，猶歸我也，鄴僊大喜，及余歸而不果，後來聞亦散去。庚寅三月，余訪錢牧齋，館於絳雲樓下，因得

繙其書籍，凡余之所欲見者，無不在焉。牧齋約余為讀書伴侶，閉關三年，余喜過望，方欲踐約，而絳雲一炬，收歸東壁矣。歙溪鄭氏叢桂堂，亦藏書家也，辛丑在武林，捃拾程雪樓、馬石田集數部，其餘都不可問。甲辰館語溪，檇李高氏以書求售二千餘，大略皆鈔本也，余勸吳孟舉收之，余在語溪三年，閱之殆徧，此書固他鄉寒故也。江右陳士業頗好藏書，自言所積不甚寂寞，乙巳寄弔其家，其子陳澎書來，言兵火之後，故書之存者，惟熊勿軒一集而已。語溪呂及父，吳興潘氏壻也，言昭度欲改宋史，曾弗人、徐巨源草創而未就，網羅宋室野史甚富，緘固十餘簏在家，約余往觀，先以所改歷志見示，未幾而及父死矣，此願未遂，不知至今如故否也。祁氏曠園之書，初庋家中，不甚發視，余每借觀，惟德公知其首尾，按目錄而取之，俄頃即得，亂後遷至化鹿寺，往往散見市肆，丙午余與書賈入山，翻閱三晝夜，余載十捆而出，經學近百種，稗官百十册，而宋元文集已無存者，途中又為書賈竊去衛湜禮記集說、東都事略，山中所存，唯舉業講章、各省志書，尚二大櫥也。丙辰至海鹽，胡孝轅考索精詳，意其家必有藏書，訪其子令修，慨然發其故篋，亦有宋元集十餘種，然皆余所見者，孝轅筆記，稱引姚牧菴集，令修亦言有其書，一時索之不能即得，餘書則多殘本矣。吾邑孫月峯亦稱藏書，而無異本，後歸碩膚，丙戌之亂，為火所盡，余從鄴家得其殘缺實錄，三分之一耳。由此觀之，是書者造物之所甚忌也，不特不覆護之，又從而菑害之如此，故曰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天一閣書，范司馬所藏也，從嘉靖至今，蓋已百五十年矣，司馬歿後，封閉甚嚴，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樓，悉發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為書目，凡經史地志類書坊間易得者，及時人之集，三式之書，皆不在此列。余之無力，殆與東里少時伯仲，猶冀以暇日握管懷鉛，揀卷小書短者抄之，友仲曰：諾。荏苒七年，未蹈前言，然余之書目，遂為好事流傳，崑山徐健菴使其門生謄寫去者，不知凡幾，友仲之子左垣，乃併前所未列者，重定一書目，介吾友王文三，求為藏書記。近來書籍之厄，不必兵火，無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無力而散，故所在空虛，屈指大江以南，以藏書名者，不過三四家。千頃齋之書，余宗兄比部明立所聚，自庚午訖辛巳，余往南中，未嘗不借其書觀也，余聞虞稷好事，過於其父，無由一見之。曹秋岳倦圃之書，累約觀之而未果，據秋岳所數，亦無甚異也。余門人自崑山來者，多言健菴所積之富，亦未寓目，三家之外，即數范氏。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范氏能世其家，禮不在范氏乎？幸勿等之雲煙過眼，世世子孫，如護目睛，則震川覆護之言，又未必不然也。

餘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記 己未

吾邑至省下，其程不過三百里，而曹娥、錢清、錢塘三江，橫截其間，又地勢卑下，曹娥而東，未入姚江，垂數十里而一堰，船之大者不能容數十斛，不然則不可以拖堰，風雨之夕，屈折逢底，躑躅泥淖，故行者為甚難。自餘姚至曹娥，其路有二，分於城西二十里之曹墅橋，遡姚江而行，謂之南路，進曹墅橋入支港而行，謂之北路，南路二十里至下壩，又分為二，挽壩而上，旁淺湖行支港中，十八里至新壩，挽壩而上十里，即上虞治也，不挽下壩，仍遡姚江而行，三十里至通明壩，始挽而上，至上虞縣城，與支港之路會，又三十里，

乃至曹娥。初南路必出通明壩。宋淳熙間。魏王薨於四明。將葬於越。詔遣刑部尚書謝廓然。運副韓彥質護喪。使者旁午。州縣震動。知上虞縣汪大定。以通明壩高峻。潮汐難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於是墈浚渣湖。別於支港。創小堰以通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左右。俟大舟入。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衆力扶輿舟以進。路無欹側。舳艫相銜。俄頃俱濟。自是以來。反以支港爲通衢。非大旱水涸。則無有由通明者矣。世傳史彌遠所開。有恩多怨多之謠。非也。北路較南弱十里。歷陡亹、橫河、驛亭三堰。南堰挽舟設轆轤。北堰則徒手挽之。故其舟尤小也。三堰盡。掠夏蓋湖。渡百官江。卽曹娥之下流也。陸行二里。至塔橋。與南路合。自曹娥而西。路無支徑。地勢平衍。無拖堰之勞。無候潮之苦。較曹娥而東。相懸絕矣。然按周益公思陵錄。錢淸江者。東自三江口來。西過諸暨。約三百餘里。闊十餘丈。運河半貫其中。高於江水丈餘。故南北皆築堰。上水別設浮橋。渡行旅。大舟例剗載。小舟則拖堰而過。梓宮船欲渡。待其潮水平沒閘。水勢奔注。久之稍定。兩岸以索牽制。始放御舟。將達南閘。大舁欒繼之。御舟受觸。幸而篙工能事。得入閘口。鑾舟不能入。橫截南岸。册寶又往。江流湍急。舟人力不能加。直衝其艘。既而靈主亦來。復衝册寶。勢尤可畏。延使趙不流。頓足垂泣。幾欲赴水。當日之險如此。今自麻溪作堰。錢淸上流之水。引入錢塘。三江口作閘。潮水亦不入錢淸。而錢淸與運河相通。有江之名。無江之實矣。不然。與曹娥而東。其艱難不甚相遠也。錢塘之渡。自昔爲難。孫覿誌汪思恩云。會稽渡錢塘、舟人冒利。捆載而行。半渡颶檝。邀取錢物。而暴風猝至。舉舟盡溺死。操舟者皆善泅獨免。公爲臨安守曰。不戮此輩。則殺人未艾也。悉論殺之。更造大艦十數。每一艦受若干人。製號如其數。以五采別異之。設吏監總。渡者給號登舟。卽過數而號與舟不類者。皆不受。舟

人給直有定。估除十之一。備修葺之費。抵今二十年。無一舟之覆。蓋錢塘除暴風粘水。亦不甚險。唯載人過甚。舟力不勝。則有覆沈之禍。舟子僥倖頃刻。往往以尋丈之舟。載至百十人。當事每每以容言申飭。安得如汪守者。而與之講濟人之事乎。百官江本不甚闊。而土人輪日取利。止以一舟值渡。餘舟不得攙入。往來候渡甚艱。爲令者苟革其輪日之例。則行者不滯矣。是故吾邑風氣朴略。較之三吳。截然不同。無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急促。朴略變爲智巧。是則非三江塘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歸之世運耳。

萬里尋兄記

宗羲六世祖父府君諱璽。字廷璽。兄弟六人。長伯震。商於外。踰十年不歸。府君魂祈夢請。卜之瓊茅蚌殼之間。茫然不得影響。作而曰。吾兄不過在城內。吾兄可至。吾何獨不可至乎。蹶然出門。鄉黨阻之曰。汝不知兄之所至。東西南北。從何處尋起。府君曰。吾兄商也。商之所在。必通都大邑。吾盡歷通都大邑。必得兄矣。於是裂紙數千。籍寫其兄里系年貌。爲尋丁。所過之處。輒榜之宮觀街市閧。覬兄或見之。卽兄不見。而知兄者或見之也。經行萬里。三山獵洞。八角鑽陬。蹤跡殆徧。卒無所遇。府君禱之衡山。夢有人誦沈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者。覺而以爲不祥。遇士人占之。問君何所求。府君曰。吾爲尋兄至此。士人曰。此杜少陵春陵行中句也。春陵今之道州。君入道州。定知消息。府君遂至道州。徬徨訪問。音塵不接。一日登厠。置傘路旁。伯震過之。見傘而心動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視之。有字一行曰。姚江黃廷璽記。伯震方驚駭。

未幾。府君出而相視。若夢寐。慟哭失聲。道路觀者。亦嘆息泣下。時伯震已有田園妻子於道州。府君卒挽之而歸。合觀史傳。人子所遭不幸。間關蹐頓。求父求母者。不絕書。爲人弟而求兄者。無聞焉。豈世無其事歟。抑有其事。而紀載者忽之歟。方府君越險阻。犯霜雪。跋涉山川。皴體涷膚而不顧。銜口槁腸而不卹。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皇皇。唯此一事。視天下無有可以易吾兄者。而其時當景泰天順之際。英宗景皇。獨非兄弟耶。故景皇唯恐其兄之入。英宗唯恐其弟之生。富貴利害。伐性傷恩。以視府君愛慕頓殊。可不謂天地綱常之寄。反在草野乎。

阿育王寺舍利記　庚戌

庚戌十一月甲子。余爲高旦中題主於烏石山。明日雨。不可出山。遂偕辰四。宿阿育王寺。丙寅請觀舍利。寺僧啓銅塔。塔爲萬曆間慈聖太后所賜。捧一小方篋。出殿門外。南向立。篋方廣六七寸。玲瓏內外不隔。中懸小木鐘。塗以泥金。有小珠在其內。作琥珀色。則所謂舍利也。余讀宋景濂阿育王寺碑。言舍利歷代之神異詳矣。自是以後。稱其神異者。陸光祖、郭子章。先後詣明州頂禮。述其所見。然而不知其僞也。嘉靖閒。倭犯寧波。胡宗憲防海之師。屯於市。竊金鐘并舍利以去。住持僧傳瓶。無以眩人。用異珠裹金僞造以充之。光祖之所見者此也。其後海上有警。住持懲異時之失。以僞造舍利。寄藏鄉民李台垣家。台垣家之婦女。私發而玩之。墮地不見。則又以其篋中之珠。塗飾置於鐘內。海警既息。迎還於寺。郭氏萬曆壬子甲寅所見者此也。崇禎甲申。住持叉將此僞造者貿酒於總絡河。久之始復寺中。是故阿育王舍利。不特僞造。卽其僞造者。亦不一人一事。余之所聞。自嘉靖以來者。景濂碑文。作於洪武十二年。距今二百九十三年耳。已不勝其僞如此。豈自洪武以上。歷一千九百七年之久。舍利依然爲劉薩訶故物耶。且洪武來。舍利不出境內。啓閉一二山野驅烏之手。洪武以上。一歸官庫。再入臨安。一入燕京。流轉不復一寺。其譸張爲幻。更復何如耶。然則景濂碑中之神異。亦不過世俗自欺欺人之說。一如郭陸。遂從而拾之耶。或曰。是在觀者之誠否。卽如碑言。松枝放光。何關舍利。曰不關舍利。是名妄見。豈可以所見之妄。而謂舍利之靈乎。憶余丙寅冬日。書窗油盞。燈洼時吐青珠。細於芥子。堅不可破。竟夕可得圭撮。如是者月餘。或謂此草舍利也。嗟乎。卽舍利亦復何奇。而況於僞爲者乎。彼沾沾其神異者。可謂大惑不解矣。

過雲木冰記

歲在壬午。余與晦木澤望。入四明。自雪竇返至過雲。雲氣蓊滃。蒸滿山谷。雲亂不飛。瀑危弗落。遐路窈然。夜行撒燭。霧露沾衣。嵐寒折骨。相視褫氣。呼嗟悄然。忽爾冥霽。地表雲斂。天末萬物改觀。浩然目奪。小草珠圓。長條玉潔。瓏鬆插於幽篁。纓絡纏於蘿闕。琤琮俯仰。金奏石搏。雖一葉一莖之微。亦莫不冰纏而霧結。余愕眙而嘆曰。此非所謂木冰乎。春秋書之。五行志之。余何幸而有此異也。言未卒。有居僧笑於傍曰。是奚足異。山中苦寒。纔入冬月。風起雲落。卽凍洛飄山。以故霜雪常積也。蓋其地當萬山之中。嵐沸響扃。鐍人閉。郵煙佛照無殊。陰火之穴。故爲滋陽之所不入。去平原一萬八千丈。剛風疾輪。促鍱心骨。南箕哆口。飛廉頓節。十蠢大霧所在而是。故爲勃鬱填冤之所不散。溪回壑轉。蛟蜧蟄。山鬼窈窕。腥風

之術勁震盪之啟噓.天阿地吼.陰崖迸穴.聚雹堆冰.故爲元冥之所長.傲萃峯灌頂.北斗瞰臨.蒭蕘荅蕩.雖焦原竭澤.巫吁魃舞.常如夜行.秋爽.故爲曜靈之所對.且其怪松人楓.磐石圓草.碑碣埋礎.枯崗碧竹.皆足以興吐雲雨.而僭官神.治山岳祠靈.高僧懸記.治烏木客.嵠萊幽深.其氣皆斂而不揚.故恆塞而無煙.余乃喟然曰.嗟乎.同一寒暑.有不聽命於造化之地.同一遊式.有無關係於吉凶之占.居其閒者.亦豈無凌峯掘藥.高言畸行.無與於人世治亂之數者乎.余方翩躚世度.將欲過而問之.

石門孫爽.若讀此文.書之便面.庚戌七月二十五日.燈下重寫一過.念亡友下世已二十一年.棺和出土.乾科颯颯.知己之淚.能不捝然.

念祖堂記丁巳

吳門周子潔不見者十餘年矣.丁巳中秋.得其一札.乃爲姜子學在.求念祖堂記.念祖堂者.卿墅先生之居也.先生家萊陽.僑寓吳門.不忘其本.故名堂以識之.昔周元公以營道之濂溪.識於匡廬.朱文公以婺源之紫陽.識於崇安.其義一也.然而先生則異於是.當崇禎壬午.小人造爲二十四氣之謠.中傷善類.毅宗入其說.戒諭言官.謂言官論事.各有所爲.不出公忠.先生言言官不能必其無私.然皇上不可以此厭薄言官.皇上所云代人規卸.爲人出脫.何所聞之.豈於章奏知之耶.抑懸揣得之乎.願勿以委巷之言.搖惑聖聽.上大怒.下之詔獄.密詔令金吾賜盡.金吾駭言吾夫子面諍於上.上畏清議.止前詔.杖先生百.淹留刑部獄一歲餘.甲申二月.遣戍宣州衛.未踰月而京師陷.先生不敢以桑海之故.弃毙君命.終身不返故居.卒葬於敬亭.君子曰.可謂仁之盡義之至也.夫國破君亡.是非榮辱.已爲昨夢.先生猶硜硜不變.自常人言之.未有不以爲迂者也.試設之於義.朝廷無放赦之文.臣子營歸田之計.謂之不違得乎.故升菴歿於戍所.勢所不得不然.先生葬於戍所.勢可以不然.而義所不得不然者也.古人作事.未嘗艸艸.蘇武十九年而返.奉太牢謁武帝園廟.欒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而後使事告終.先生下窆宣城.而後戍事告終.豈以幽明有間也.是之謂義至.南齊華寶父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既陷.父不得還.寶年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輒號慟彌日.毅宗不過非月.必召用先生.毅宗之不得召用先生.猶寶父之不得爲寶上頭也.寶思父而終不忍上頭.先生思主.而忍離戍所乎.是之謂仁盡.若以爲先生念其故居而已.枌社春秋.何所阻隔.行李往來.無人牽挽.棲棲旅人.似有簡書之畏者.蓋安故居則不能安此心.安此心則不能安故居.徘徊兩歧之閒.先生之念亦苦矣.尚與周朱可同論乎.斯堂也.爲文文肅歌哭之所.文肅之後.廢爲馬廄.馬廄之後.關自先生.文肅爲烏程所忌.先生爲陽羨所陷.亡國之戚.兩相與有力焉.天下之興亡.係於一堂.余昔謁文肅.兩至其地.曲池怪石.低回欣賞.不知其可悲如是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三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豎.一豎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橫板爲九道五道.及豎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豎進動.都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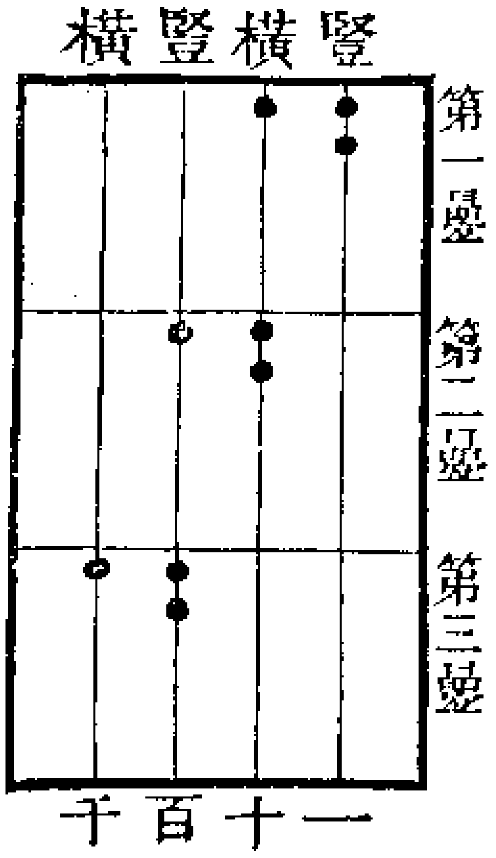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疊.一十百千.總括始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知別法.以變其義.只將今文.過現未來.進動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疊.算位即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二即變過去一世.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疊.又即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疊.能變之法.既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徐岳數術記遺.太乙算.太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爲九道.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數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也.兩儀算.天氣下通.地稟四時.刻橫板爲五道.豎爲位.一位兩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稟四時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

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竪者。分別算位。本位是竪。進一位卽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卽是竪。非如徐岳之實有橫竪也。乾坤鑿度曰。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竪也。第一疊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疊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疊當得二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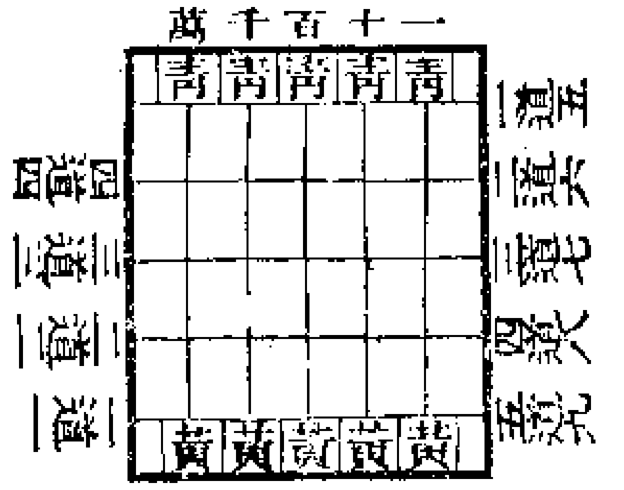
流變三疊圖



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疊爲率。第二疊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疊變十爲百。變百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太乙算

兩儀算



答劉伯繩問律呂 癸卯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

也。非黃鐘而它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

○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卽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卽爲宮之律也。黃鐘長九寸。長之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寄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旣無半聲可用。此黃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以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十。其實一也。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鐘、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鐘之用。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察。而妄引班氏以證己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邪害路云。卽是上文聲律數。太簇八寸爲商。姑洗七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呂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四、宮五者。其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徵五。徵宜生宮九。邪害路謂誤字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以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自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

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鐘之實，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卽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以通正之窮，若變律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為丑，又三之為寅，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為三之者凡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之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為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嘗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為下數，設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為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為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為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鐘，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為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夾則而下，為宮者，卽用正律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荊川道思，然其圈點句抹，多不得要領，故有腠理脈絡處，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之間者，與世俗差强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嶽中丞傳後序云，不載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為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為穿鑿生割，為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為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繫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勛誌，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祔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祔葬舅姑兆次，今欲遷非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為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為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於子瞻異也，若論

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顧十郎書，子厚為顧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槃盤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何疑十郎為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為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鄰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中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尚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稱年而少道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君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安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谷墓表，縣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通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判眉州入為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荊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為誣，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當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尚不勝數也，觀荊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托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疏，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荊川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卽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卽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為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辯，然以某致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為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終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注，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語，祖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為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

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歷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己酉朔十月爲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生卒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卽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按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一寸爲一升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爲一斗故二斗得積三百二十四寸）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五寸之中截取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之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圜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圜求方每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爲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于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足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徒兩面凡有三十六寸徒又以方求圜四分去一是爲圜周二尺七寸有奇徑三則得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卽圜積也圜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圜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圜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展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劑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

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二面得八寸試劑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開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劑裂而加之者謂之廉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若是補湊益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也今爲圖如左

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

大鑒之後爲南嶽青原南嶽傳馬祖馬祖傳百丈百丈傳潙山此潙仰宗所由起也百丈又傳黃檗黃檗傳臨濟此臨濟宗所由起也青原傳石頭石頭傳藥山藥山傳雲巖雲巖傳洞山此曹洞宗所由起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嶽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潙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嶽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灰爲持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爲噓唏會元附註以邱元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嶽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爲僞碑以爲元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邱元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容碌之輩豈可妄議獻籍符載碑文載在贊寧高僧傳中其末云比邱慧眞文貢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織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卽指慧眞文貢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貢曰幽閑以贊辭批作人名爲附註者

文理尙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柟德與否。黃元公因邱碑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全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語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又惡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歷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愼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即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即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贏三十一歲。自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年。眞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則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錯却一甲子。第二十八。卽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三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略相同也。黃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爲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校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會于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謹石齋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齋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當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丁未。祀于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旣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觀其序生魄于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旣在望後。則死魄之爲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二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齋所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

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黃帝元年。爲第一甲子。至周成王爲第二十八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答范國雯問喩春山律曆（戊午）

示楚郲喩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曆爲絕學。謂帝王曆數眞傳。夫律曆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尙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書。風敎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焉。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旣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之誚矣。按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爲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合。以爲律管之長短出于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鐘爲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爲夾鐘爲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閒譚。無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卽郲傖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爲一時。晝夜細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則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値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値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曰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

仲夏曰日永，則爲長至無疑也。於仲秋曰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曰日短，其爲南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說，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月，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可據之天象，附會讖緯，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曆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曆，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令。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質，不知明曆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西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西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西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西地，則昴宿當午。堯典之分四仲，纖毫不爽。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移，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爲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儈街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對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證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删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曆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摋，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第改遷，就己意以張公之輔，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昏中爲望，旦中爲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西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曆與秦曆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五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寒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曆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辨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氐，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昏條言之，昏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滿明者之一笑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四

答萬充宗質疑書　壬子

讀質疑二篇，吾兄經術繭絲牛毛，用心如此，不信當今無與絕塵，即在先儒，亦豈易得，誠不意款學寡聞之夫，得相抵掌，聊述所聞，以廣來意。兄疑今之二十四氣以配周正，則相戾而不合，此二十四名者，古之所無是也。蓋今之二十四氣，所以獨定七十二候，故每氣三候，然就而論之，自二至二分四立之外，十有六氣之名義，固無殊於七十二候，是以比肩者而加乎其上也，不可明矣。左氏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使十六者與分至啓閉同列，則必書十六者之雲物矣，不應左氏獨遺之也。此古者無二十四名之一證也。即古之啓閉，亦只以朔日爲斷，不更於朔日之外，別有四立之名，何以明之？左氏外傳曰：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按先時，註云先立春日也，初吉，朔日也。自今至於初吉，自先時至於立春也，則初吉之爲立春明矣。以上文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言之，則是寅月之朔日，皆謂之立春也。若另有立春之日，則當言自今至於立春矣，不應竟以初吉言也。舉春而夏秋冬一例也。是時各國皆有私曆，其法不一，管仲三卯三暑三寒之令，齊曆也。呂氏春秋月令，未行之秦曆也。汲冢周書時訓解，魏曆也。雖然見於傳記，不知者遂以爲周時所通行耳。兄言周之分至，未嘗繫之以時，獨大司樂有冬日至夏日至之名，而疑周官之爲僞書，是也。僞周官者，先儒多有之，陸

孝存以爲未世言亂不驗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然未有得其左證，明與如兒所言者。即如古文尚書，人多疑其僞，見草廬、歸震川，駁之不遺餘力，然終無定案。向讀尚書至湯誥，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始知其誤襲周制，以爲湯誥也。今因推日食，於昭十七年六月，祝史請幣，季平子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杜註：夏書爲逸書，古文尚書胤征有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夫季秋，夏之九月也，而太史以之證夏四月之日食，可見夏書本文，不同孔書，左氏而非僞也，則不能不致疑於古文矣。此二證，恨不使草廬、震川見之。兒之疑周禮者，亦恨不使臨孝存、何休見之也。春秋失閏之論，弟有日食歷明之，俟暇時請正，此不更具也。

答萬充宗問鄭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豈中所棲之十尺不倍，夫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干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句股之法，人去干五十步，通步爲五尺（古注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干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干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目至參三百五十尺，以干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二寸，以干目較乘目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去干除之，得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赴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鵠爲十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射固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干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其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鵠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釋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異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按樂有間有合，間者堂上堂下一歌一奏，更遞而作，合堂上下之樂並作，歌者人聲，奏者樂聲，歌奏皆有辭。夏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皆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則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歷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歷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就字誤減，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歷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歷；月在日北，謂之陰歷。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衞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頻食亦入限乎，抑史官忘傳，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衞朴精於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獨莊公十八年一食，古今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厚之言本此）。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歷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變，歲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〇宮〇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〇宮〇三度一九三五，入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衞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晦，實積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於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於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疊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於兩旁也。夫旣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旣對衿。則前綴之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袤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畔領五寸。綴於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爲得之。不始於王浚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謂諸侯以上房分東西。卿士以下。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謂東西俱有。朱子心以爲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禮。薦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房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婦之席在戶牖間。當房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礙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旣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食之禮。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體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故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旣祔。主復返於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淸。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於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旣已復寢。則烝嘗禘於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於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於此。蓋祔者旣虞之後。埋重於祖廟門外。即作新主。以昭穆之班。

祔於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於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於是易檐改塗。新主合食於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遂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恐謂庶子即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即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皆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絕。宜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即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即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

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緦。有舅之子緦。從母之子緦。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緦。緦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而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即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於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擬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於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

歸父之[illegible]明矣。旣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僩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即宗之爲氏。不必王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即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龍中古釋疑。稱蒼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詞。初虞曰祫事。再虞曰虞事。卒哭曰成事。小祥曰常事。大祥曰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戴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練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則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十五月。喪事先

遠日。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卜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禮乎。

按喪服小記。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禫。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元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元冠朝服五也。既祭元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審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詞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祔祭。亦無祝詞。豈可亦謂無祔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祔。何獨於禫而疑之。即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雖是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徙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祖。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常祭亦不配妣乎。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爲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妃配。少牢言妃配。遂準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

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祔。新主不返於寢。其蒸嘗行於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承喪未畢而言也。按齊王儉云。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禮冠嘉之事。三年而後舉。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丹若墨。所畫之物。即格物之物。聖人不過乎物。即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即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稷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於上耦之物。中耦則止於中耦之物。下耦則止於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於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爲式。事皆合式。爲格物字異而義則仝也。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物之物。當於本末之間得之。括以兩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管東溟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爲本。末者無失其爲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即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二義各有依據。若竟以爲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說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己。歧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即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爲有功於聖學。今以度尺而中畫物

通於物。當物及物通於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爲畫物。以吾心之明覺爲當物及物。然後謂之格物。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慎獨。只於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即本以達末。即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儒者之弊。正坐此耳。先師不欲言意爲心之所發。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末。未有能透本者也。靜遠苟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即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也。夫心以意爲體。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意之爲心體。知之爲意體。易知也。至於物之爲知體。則難知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於家國天下之時。知不可離。物有時離。如之何物爲知體乎。人自形生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於喜怒哀樂之流行。是即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復。不失其正。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行。溢而爲性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貿亂也。故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物之有。不誠無物。而以之爲萬象主。此理能生氣之說也。以無爲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解物字錯。後儒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幾爲之物。佛者離氣以言物。宜乎格物之義不明也。唯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見語錄中。門弟子知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未彰。兄試以語靜遠。不惜批示。其於先師之學脈也。

答鄭禹梅修家譜雜問 丁巳

兵部主事。刑部主事。是宋世職名否。

按宋官制。六部自尚書以下。只有侍郎、郎中、員外郎三項。其有主事之名。與錄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皆吏也。而非官。凡三省樞密皆有之。不特六部也。

元朝官制。有揚州知府。杭州知府等名否。

元官制。諸路設總管府。達魯花赤之下爲總管。總管之下爲同知、治中、判官。散府則達魯花赤之下。設知府或府尹。揚州、杭州皆爲上路。則有總管而無知府。今紹興、杭州。多有總管廟。皆是昔守郡者之生祠也。若於二府稱知府。則是後人妄加。

給事章僑。學士曾彥。祭酒羅璟。員外夏寅。知州萬鏜輝。教諭江振、甘燧、賈進。主事張岸。郎中王應奎。修撰習嘉言。大理寺少卿李奎。譜中皆有文章。其人可考否。

據所知者。章僑字處仁。蘭溪人。正德丁丑進士。官至布政使。曾彥字士美。泰和人。成化戊戌進士第一。歷侍讀。羅璟字明仲。南城人。憲孝間名臣。習嘉言名經。以字行。新喻人。成祖初選庶吉士。嘉言其一也。官至詹事。亦名臣。李奎弋陽人。永樂辛卯鄉舉。正統間至大理少卿。餘俟再考。

浙東四明之鄭。其著姓。始於何時何人。

四明鄭氏。見於宋史者。唯鄭覃爲靖康間人。死節於金兵。入忠義傳。清之其孫也。其始則不可考。凡東浙人物。在唐書爲甚略。不知何故也。

灑補之鄭。云出自嵊縣鄭侍郞幼倫之後。不知宋史神宗時。有其人否。
鄭幼倫不見宋史。或其人無關史事。不能以一侍郞附見。然在嵊縣志中。不宜見遺。今亦無有。而唐宰相世系表序。鄭氏有南北祖。鄭曄爲北祖。曄生茂。茂生七子。號七房鄭氏。其季名鄭幼麟。後魏時人。得無作譜之人。因其源流出此。而誤爲宋。誤爲嵊耶。

復無錫秦燈巖書 名松岱主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囘環不能釋手。弟明山野夫年踰七十。曾備蕺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夾持無力。終於墮落。可悲可歎。何意大賢講席。猶齒及姓名。賜之教誨。愈增慚懼耳。前從定侯得見高彙旃傳文。排擊文成同於異學。以爲一時風尚。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一狂子而已也。玆讀先生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不隔絲毫。姚江致知之說。卽忠憲格物之說也。明眼所照。千萬門戶。鈞輪齊駛。始知東林自有眞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爲之三復。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弟謂不然。非光忠端諱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又言新安姚江爲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卽宗姚江。不可別自爲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無陸子靜。學者苟能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宗也。先生患別自爲宗者。是以亂宗。夫別自爲宗。則僻經怪說。豈足爲宗。弟所患亂宗者。乃在宗晦庵宗姚江之人耳。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字。先生解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究得無極之旨。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冗突乎。弟

以爲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忠憲單拈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是無理。儒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略先生會通儒釋。主於向上一著。謂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儒者。皆爲此說。弟究心有年。頗覺其同處在下學。異處在上達。同處在下學者。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深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之釋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影虛空之面目。儒者動容周旋。正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也。弟非欲異同長者。而日暮途遠。和會無期。不敢匿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爲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假因緣。或在異日。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頃有傳修史條約。理學四款。在局皆名公鉅卿。學貫天人。誠非草野荒陋。所當與議。然有空隙一介之知。私以告於同學者。勿出之廣座。徒茲紛紜也。夫聖學之難。不特造之者難。知之者亦難。其微言大義。苟非工夫積久。能見本體。則諸儒之言。有自得者。有傳授者。有剽竊者。有淺而實深者。有深而實淺者。今以場屋時文之學。處諸儒於堂下。據聚訟成言。門戶意見。而考其優劣。其能無失乎。姑以四款言之。其一。以程朱一派爲正統。是矣。薛敬軒、曹月川、吳康齋、陳剩夫、胡敬齋、周小泉、章楓山、呂涇野、羅整庵、魏莊渠、顧涇

陽、高景逸、鄒少墟十餘人。諸公何以見其獨皆程朱也。如整庵之論理氣。專攻朱子。理氣乃學之主腦。則非其派下明矣。莊渠言象山天資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山大道而行。昔疑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若使朱陸果有異同。則莊渠亦非朱派。唐仁卿以從祀議陽明。涇陽謂之曰。夫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元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若使陽明之學可疑。則涇陽皆可疑矣。程朱格物爲學之要。景逸謂擬知反求諸身。是眞能格物者也。此卽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朱子九條中。甚辨其非。顯與陽明之格物相近。而差排程朱之下乎。蓋諸公不從源頭上論。徒以補偏救弊之言。視爲操戈入室之事。必欲以水濟水。故往往不能盡合也。又言陳克庵、張東白、羅一峯、周翠渠、張甬川、楊止庵。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六君子之論說最多。其學術俱可考究。言不傳者。偶未之見耳。東白之學。其言是心也。卽天理也。卽陽明心卽理也。其言斯道在天地。不患其弗力。所患知之弗眞。卽陽明知行合一也。已先發陽明之蘊。若陽明果異程朱。則東白亦異程朱矣。章楓山稱一峯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政立事而已。楓山自知不及一峯。後人反分其優劣何也。其二。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此非口舌可爭。姑置不論。其言象山、慈湖。例入儒林。按宋史。慈湖未嘗入儒林也。又言莊定山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按白沙云。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其出處之際。白沙深責之。不可言其相似。又胥羅念庵。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陽明年譜。爲念庵所定。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歿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乎。子年十四時。

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所謂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歎焉。於門人乎何有。念庵於是始稱門人。當日之定論如此。今言與王甚別。不知其別者安在也。且不知白沙陽明學術之異。又在何等也。又言先師蕺山。發歸平正。殆與高顧符合。陽明念菴。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古來史法。列儒林又列文苑、忠義、循吏、卓行諸門。原以處一節之士。而道盛德備者。無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義。旣於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備者。而揭之爲道學。則與前例異矣。今於高顧諸先生則入之。於陽明蕺山。則曰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高顧功名。豈不盛乎。朱子之功名。豈不及王劉二先生乎。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說。未嘗反身理會。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逮及先師蕺山。學術流弊。救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蕺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無過刻乎。其四。言學術流弊。宜歸一是。意不欲稍有異同也。然據宋史所載道學。卽如邵堯夫。程子曰。堯夫猶空中樓閣。因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則堯夫之學。未嘗盡同於程子也。又言陽明之後。流弊甚多。程朱門人。必不至此。按朱子云。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說得太高。故流弊至此。是程子高第弟子。已不能無流弊。劉安上、賈易。人品皆在下中。至

於邢恕陸棠且爲奸臣盜賊矣而云程朱門人必不至此豈其然也如以弟子追疑其師則田常作亂之宰予殺妻求將之吳起皆足爲孔門累矣此據條約所及者言之其他如江右之王埰南昆陵之孫洪渼皆卓然聖學豈可埋沒雖然某之明明分疏終屬未允於史法無當也夫十七史以來止有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爲傳經而設以處夫不及爲弟子者猶之宗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爲允當今無故而出之爲道學在周程未必加重而於大一統之義乖矣統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之曰賢曰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於道志道可以爲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門止爲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爲高於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爲第一皆不與焉其錯亂乖謬無所折衷可知聖朝秉筆諸公不自居三代以上人物而師法元人之陋可乎某竊謂道學一門所當去也一切總歸儒林則學術之異同皆可無論以待後之學者擇而取之若其必欲留此則薛胡陳王而明業以其理學配享廟庭諸公所修者明史也明史自合從明而有所去取其間猶如明朝閣部其位一定今以閣部不當從而顛倒其位可乎不可乎嗟乎聖學不求人知綴之劣之於諸儒無所損益而諸儒之著撰傳之天下後世明眼深造豈繄無人竊恐有絲毫之議上玷高明深願諸公慎之也

南雷文定前集卷五

賜驃騎將軍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瑞巖萬公神道碑

公諱邦孚字汝永別號瑞巖姓萬氏其先定遠人也以世官徙寧波公嗣爲指揮僉事轉浙西都運把總山東都司僉書萬歷二十六年授遊擊將軍出海援朝鮮論功遷杭嘉湖參將改溫處移副總兵分守江北三十六年歷左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福建又明年予告公以諸生襲職其督運以軍法部署漕卒歲漕數萬石如期而畢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交薦之山東時踐更入衞三殿災公率五千人夜從大司馬救火上急承運庫以五鳳樓當火道命毀之公曰微殿廡是以救庫火改徹小屋塗大屋五鳳樓國家之象魏也宜塗不宜徹五鳳樓由是得存征倭九師敗績朝議從海道援之於是以南京龍江營水師居公守鴨綠江大兵道朝鮮公轉餉遼陽給食不乏新敗之後走死者載道公既斂骨埋之設厲壇以祀夢十三人稱王將軍卒乞食明日裨將王元周至中道覆一舟其溺死如夢之數其在溫處閩人稱商入浙有殺人攫金揚颿而去者官司莫可問公曰第令閩舟不得入甌甌舟不得入閩往來者必從其地之舟苟過盜人者繼其舟而名捕之矣著爲令甲其在江北任滿將去吏民欲爲立祠會改築通州城隍下雉堞爲鍬鍤所及者並骨交於道上公謂吏民曰吾不任邦人之祠誠以斂錢改收棄骨是吾邀惠於邦人也吏民感公之義從之福建故爲戚南塘所守公一稟其轄有夷舶颶阽境內時日本爲國讎撫臣

因以爲功公爭曰奈何助陽侯爲虐也遣之島夷皆感泣去公之武事其有儒風多類此始祖國珍從明高皇帝起兵賜名斌以管軍萬戶守滁州從大將軍北征戰歿贈明威將軍子鍾遂世襲寧波衞指揮僉事遜國之難死之子武嗣從征交阯戰死檀江舍弟文嗣所稱射龍將軍也皆夜哨鎮門見南炬燭天以爲賊船射之炬滅風濤大作遂溺死傳七世南京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諱表學者稱爲鹿園先生是謂皇祖廣東督理海防參將諱達甫亦以文名是謂皇考母黃夫人自公十世以上以忠節顯者三世自公以上以儒術顯者又三世明州萬氏無愧爲國家之世臣矣北都失守悠悠之口皆謂不任武力所致余獨謂不然尚古兵柄本出儒術思陵矯枉重武其所重者皆粗躁之徒君死社稷免胄入賊師者無一人焉荷戈裹甲反爲賊用此專任武力之過也今觀萬氏有事則顯忠節無事則顯儒術皆卿相之才有卿相之才而爲武亦猶威甯新建有將帥之才而爲文也以武夫而謂之武無乃以蠕尾覓璅之士而謂之文乎嗟乎名實之亂久矣此世所以受魚爛之禍也公生嘉靖甲辰三月二十二日卒崇禎戊辰四月二十八日葬西皐去郡城五里公精陰陽家言所著有篆吉指南、通書纂要、日家指掌行於世配張氏贈恭人繼陳氏封恭人子泰丙子舉人女五人壻范鴻、陳宗遜、傅錫、董應稷、聞世琛孫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孫女一字謝爲兆余嘗至西皐拜公之墓登其堂觀明威告身龍鳳十年高皇帝中書省平押及四忠三節像贊錄乃謂高皇不忝龍鳳豈足信哉有明大事如北征如遜國如征交阯如東南倭亂如救朝鮮皆繫連萬氏後之君子而有致故實者萬氏其不爲杞宋乎

外舅廣西按察使六桐葉公改葬墓誌銘

公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姓葉氏宋石林先生夢得之後也遷於餘姚明洪永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工部郎中諱選公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廬州府諱逢春公之父也母吳氏贈恭人公生而穎異未冠廬州卽使之入太學爲司成趙文肅、鄧文潔所知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歎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歷甲午鄉試九偕計吏登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爲治有聲考上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公爲先忠端姻婭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貲公供應無缺乏敘殿工隨例加級公寓一條衚衕逆奄建祠適與之鄰衆議屬公監工公徙寓避之已又建祠臨長安街公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譏坐借大工銀市銅削籍崇禎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參政分守建昌公驅車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遊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參差以公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公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公爲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皆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黠籍者十餘年矣公竟得之工部解餉奉遠恫貪郎貲公澹去然終蹤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公於其間不爲翕翕熱亦不爲崖異知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公以一紙束身圖土人服

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公屬鎭箪之兵。以待不虞。終公之任。苗三入犯。皆有俘級。最後古沖之捷。總督朱衡掩節其功上之。公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公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張川入太僕。挽盧州入郎官。盧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公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余在公邸宅。數與公爭論。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公不以爲然。姑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曰八家之文。未使直接秦漢。及公赴蜀。途中寄余二律。猶是惓惓。蓋公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公之至處。自在塡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膾炙。而粉飾陳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牢元人成句。公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如鶯篇借賈島以發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與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公評訶。然後放出。令昭則樹園弟子也。（樹園公塡詞別號）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即令伶人習之。劉日曇使使人納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也。公歸心佛乘。博覽內典。時師撰述。拈卷即辨其優劣。而尤契湛然、澄密、雲悟。東浙宗風之盛。海門導其源。公吹波助瀾。不遺餘力。密雲徘徊越中山水。思與名刹。公集宰官經營。始得從事於天童。其後公訪密雲。登舟疾作。密雲夢伽藍交代。覺而曰。六桐居士其來乎。急使人止之中途。公返而疾愈。此余之所親見者也。娶邵氏。贈恭人。僉事夢弼之女。繼梁氏。封恭人。參將仲海之女。子四人。樛年、岱華、滋衡、任。皆諸生。女三人。黃某、鄒光紹、陳相周。其婿也。孫男五人。汶、渭、晟、志矩、康生。且貢生。孫女幾人。諸孤以公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題主。余祀后土。逮庚寅遷葬邑東之西黃浦。余送葬河滸。而忠介已死國難矣。又三十年。故老且盡。公之孫存者。止汶、旦、兩人。言行殆將泯滅。余既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又憶其大略而誌之。且有時名。學古文庶幾可以不墜也。銘曰。

姚江之文。錯於明初。庸庵致古。力學著書。箭筆揚文。出其土苴。科舉既盛。大雅不作。天地英華。歸之糟粕。諸燮張元。時所斟酌。公與月峯。抗志稽古。各承家學。重規疊矩。公如長江。孫如深塢。自公云亡。每況愈下。諸張時文。陸錦不打。何況古文。俟後來者。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忠襄徐公神道碑銘

崇禎末大臣爲海內所屬望。以其進退卜天下之安危者。劉蕺山、黃漳海、范吳橋、李吉水、倪始寧、徐嶲里。屈指六人。北都之變。范、李、倪三公攀龍髯上升。則君亡與亡。蕺山、漳海、嶲里。在林下。不與其難。而次第致命。蕺山以餓死。漳海以兵死。嶲里以自經死。則國亡與亡。所謂一代之斗極也。嶲里徐公諱石麒。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貴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官贈宮保尚書。妣錢氏。封太安人。贈一品夫人。公少好學。有詩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東去。再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天啓戊午。先忠端公分房南闈。始舉公發書。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管節愼庫。與中人借薪司受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公在事乞務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容飾羽正。以稍留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於上。公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先忠端公下詔獄。公納饘詣獄。金抓刺嚴。思所以

出之。逆奄知之。恨愈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非債罪公。削籍。烈皇登極。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公佐之。奏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尚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患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文移旨哉。誠驛遞。縮食縮馬。本足相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公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旬其胥吏之所乾沒者。其貲有餘。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於經筵。上怒未回。公言皇上御極以來。既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況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督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慎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與故。未有御門之日。有宣諭者。即上所攝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即釋之者。非公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公起原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尚綜核。樂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生首尾。率於納言主者。雙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紋訐相摩。吁呼已及之矣。公虔情撥叛。懸見直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公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特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閣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於中極殿。公稱疾不至。時上已入陳演之譖。越翼日。下日宣於理。及與推三人。始服公之先幾也。轉左侍郎。署部事。旋即眞爲尚書。公言邇年以來。刑官瀆背條律。嚴文剋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和召災。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賂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京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竊怒之所遷。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興。而宜興實蠱。人不見信。公理開端。其冤雖久。訟莫不由盡情詐壓寒舉疑。即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公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案。俄頃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六卿。無不爲之營救。公言俺答闌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論開陷藩。從逆墮城。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竄刃。百城流血。皆是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款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興面奏。法國大司馬兵不臨城不斬。上曰。犯邊勦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即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逮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於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公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而論。而始決之。洪督救錦州之圍。東馬未助。職方張若麒以司馬私人出關督戰。洪督不得已從之。進而兵潰。若麒從漁舟遁還。關外精銳。喪失俱盡。若麒就理。而有奧援。司官遷延不獻。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公批此案未結。豈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

國者。胡能延辟。欲彰宰政。宜赴闕衡。上寬秩後。他如刊定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濫罪。或從或不從。而公之不爲操縱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熊姜之獄。卒以執法去位。當是時宜興當國。興化後起。而風價稍高。一時臺省各相依附。爲反覆傾滑之術。以搆兩相。於是附宜興者爲南黨。附興化者爲北黨。章疏詭紿激訐。莫不有謂。上亦心知言官之橫而惡之。有無名子。疏二十四氣。達之御前。上益信手勅申戒給事中姜埰言。上中諸言罪辭。厭薄言官。行人熊開元昇人密奏宜興過失。上皆疑爲押合故智。下之詔獄。且欲賜死獄底。蕺山於召對。犯顏救之。蕺山革職。公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矣。不聽。然上亦深於公論。收回密詔。改下刑部。公輕擬。不徇上意。奉旨閒住。公去而國事益急。務從一旅。冀赴賊俱死。而北變已至。江左嗣興。起公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尚書。大業草創。人心未附。聞公與蕺山擁海之出。天下始無孱弱之疑。公以國家之敗。由官邪也。方欲條品人物。簡落狐狸。易危亡之轍。而馬阮傳通姦賂。毀裂恩仇。煽動悍將。宮奴市儈。時相爲帝中旨。賢於部推。私門熱於廟堂。黔首囂然。公猶以祖宗之法。挽彼已甚。不因流極之運。刓其方員也。馬士英希心烈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公覆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將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尚遺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諸含歛。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祇其文耳。士英苦其直諒。凡公所上考選年例。少所稱可。御史黃耳鼎恨公例轉。踵尾紛然。謂公殺權臣以敗

款局。公歷敘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擒賣國情狀始盡。公與蕺山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乙酉四月。余過嘉興。勸公避地四明山。公曰不可。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我與臥子。將與晉陽。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別後三月。干戈滿地。嘉興城守將破。公在城外。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公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潛與寶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斂。顏色如生。其時蕺山在越城。餓經七日曰。此降城非我死所。乃出城外而死。兩公死相反而其義則一。海內爲作降城嘆。我公來樂府以美之。烈皇撥亂反正之才。有明諸帝。皆所不及。承累宗叢穢之後。銳於有爲。向若始事。即得公等六七人而輔之。開誠布公。君臣一體。全不隄防。其於致治也何有。自溫州出而失望。見制於小人。所謂君子者。往往自開破綻。烈皇遂疑天下之士。莫不貪欺。頗用術輔其賢好。以耳目隱發爲明。陸敬輿曰。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然後上下交戰於影響鬼魅之途。烈皇之視其臣工。一如盜賊。欲不亡也得乎。故蕺山進告。先欲救其心術。公隨事消息。歸於忠厚。雖累逢投杼。而過後思之不置。蓋其性原不與小人合也。烏程、韓城、武陵、井研、能亡烈皇之天下。而不能使猜忌刻薄之名。加於烈皇者。觀兩公之遇合。而可以解於後世矣。南渡沸鼎斗筲而明天業。苟非公等數人屈名潤色。其能免於閏位。亦猶文山之存德祐也。公清修絕俗。遺衣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冢宰。所餘不過談麈歌鐘而已。宏獎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陋。焦原不忘援手。竹亭敗後籍沒。公力言當事止沒其田產。而推擬之物不與。竹

亭者。又欲寘其子弟於許部叛獄之內。公復理而出之。孝廉說淵。上書頌蕺山。緹騎逮問。公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生出獄戶。一門之內。孝友篤摯。義盡情至。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規者言當遴。公曰有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公析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公初以疏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桂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即子之。後非激於祖禰。而祖禰用譽。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即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歆非類。神不歆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其議禮之精如此。公條貫經史。而尤熟於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嘗推施公子森命。謂人曰。施四明佳人。奈何此郎不任香火。已而果絕。公生於萬曆戊寅。歿於宏光乙酉。年六十八。娶顧氏。繼馮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爾穀。桂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廣、曹堯祝、文琯其婿也。孫二人。功錫。申。余稚巢孤露。公以稚弟畜之。所不至附越於溝壑者。緊公是賴。且少不知學。汎濫無根。公每訓之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著實用之書之意也。公死生師友之誼。過於彭宜余。感傷舊恩。不能及李嬰之於王成。館無愧乎。公葬海寧園花鎮之龍山。余兩過墓下。豐碑未立。但有腹痛。辛酉距公之歿。已三十七年矣。功錫來求銘。白髮青燈。回理前緒。尚可彷彿其六七也。銘曰。

國之興亡。豈以事功。曰誠曰術。何途之從。吁嗟烈皇。求治太急。一念刑名。僉壬斯集。公亦有言。王道平平。至誠透露。即是機權。行其所學。以匡烈皇。帝雖曰俞。舉國若狂。南渡燼火。專樹黨錮。公於其間。六月霜雪。大廈將傾。猶抽榱棟。汎汎滄中。以俟一閧。與見鷺水。黑雲壓城。襄城毅魄。耿耿孤城。血碧龍山。魂騎箕尾。千秋萬歲。光芒斧扆。

左副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忠介四明施公神道碑銘　壬子

餘姚四明施公。當流賊之變。爲左副都御史。在東長安門。聞烈皇帝既殉社稷。慟哭而書曰。敷無半策匡時難。惟有一死報君恩。遂投繯死。僕遽解之。少甦。厲聲曰。汝輩安知大義。是時賊滿街巷。不可返寓。公望門求縊。居人皆麾出之。乃以砒霜投燒酒飲。九竅血裂而逝。初寇警日亟。公屢促司馬厲兵閉守。戒敕勸王。前馬落落如承平時。公叱罵而去。自度必死。遺書於家人曰。吾身報國。毋哀吾死。亡何而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公登萬歷己未進士第。授工部主事。値奄人逆賢用事。鎮撫諸曹。公獨不就。爲其所惡。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竟。公俄而暴風拔屋。公得脫然。又詔依嘉靖舊式作鴟吻。其式茫然。公方苟稽匠氏神以夢告。期日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之餘也。稍遷屯田司郎中。會孫文輔以中宮監督二部。公恥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漳州。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亂。援往例請撫。公謂若然。又爲閩封如一鎮也。與巡撫鄒公維璉。悉力定之。劉香橫海外。公禁其姓誘之。海鬨香卒授首。島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公破其巢壁。銷其硝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轉至布政司。皆在福建。入爲光祿寺卿。通政司使。學士黃公以直言觸上怒。諸生涂仲吉上書頌之。公批

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不爲封進。仲吉劾公阻言路。公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閣作回話。逾年再召爲南京通政司。陛辭。公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京三日。道中使召還。而諭旨南京無事。留此爲朕幹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左侍郎。上曰。施某清執。可左副都御史。其去殉難之時。止二月也。公諱邦曜。字爾韜。別號四明。其先師點。以刺史居烏程。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信。淳平令。祖雄。父承雲。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福建參政。元配虞氏。贈淑人。繼金氏。封淑人。子欽。邑諸生。公之學。得力於文成。鉤深簒要。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心光霽。朋章何者。所不得而竅也。蕺山講學。公又以其自得者參請晉歸實際。蕺山亦深契之。公起自孤寒。身至大僚。不改寒畯之習。勇於爲義。同年生符時升卒京邸。公爲之含殮。又以女妻其子。皆買一婢。備灑掃事。至於東隅疑視擇壻而泣。公見而怪之。曰。此先人任御史之宅也。見時曾祖殯葬地。慎之不忍淒惻。公閔然。即分嫁女之資。擇士人而歸之。此在常人所不能者。於公則爲餘事也。公卒未十年。嗣子亦沒。夫人寄食姻家。且炊不繼。淺土一塊。蒸嘗闕然。嗟乎。公之忠義。行遠有耀。豈以一家之存亡爲絕續乎。銘曰。

姚江九折出海門。英靈磅礴正氣存。三忠之名孰不聞。施公繼之血化碧。朝不爲潮夕不汐。帝座風雷通咫尺。大廈欲焚烟模糊。嗚嘑燕巢遠爲謀。其間之大聲呼。乘龍冉冉帝上升。前無疑弼後無丞。公獨攀髯執綏繩。虞淵不返塞日暮。爲王作蔣御螻蟻。自盡者心東流水。國既破兮家亦亡。蕭蕭殯宮對野棠。下馬無人拜夕陽。道旁亦自有氣見。爲公培土深且厚。石爛海枯銘不朽。三忠謂毛忠襄孫忠烈先忠端也。

巡撫天津右僉都御史留仙馮公神道碑銘 甲午

思陵身死社稷。一洗懷愍徽欽之恥。古今亡國而不失其正者。此僅見也。然余以爲使思陵避之南都。天下事尚未去也。何至令荒君逆臣。藏脅及溺。遂不能保有江左乎。故唐元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陝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皆再造唐祚。史表曰。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於天子之社。歸立之爲國社。以歲時祠之。死社稷者。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事也。恨其時小儒不能通知大道。執李綱之一言。不敢力爭。乃使其出於此也。當是時慈谿馮公留仙。巡撫天津。先是崇禎十六年冬十月。公嘗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於未然。天子命之。公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將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公國維。張公曰。寇深矣。是諱也。不可說。倪公元璐曰。皇上有國君死社稷之言。羣臣無以難也。方公岳貢。范公景文曰。彝者。津門餉臣。公要蘇州之運以給之。天子方怒。疏上且死。愷章徬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公。未四日而京師陷。公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奪公之兵。公不得已。拔身而南。欲得一當。免冑以入賊軍。值宏光帝即位。言討賊者絀之。公遂鬱鬱而死。論思陵之崩。蓋五月也。議公者曰。公不當生出津門。解者曰。是時以李希沆代公。公已解任。可以無死。夫春秋之義。君弒賊討。則善而書其葬。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當是之時。在廷之臣生則屈賊。惟有一死。公居外而亦與之徒死。使思陵不得書葬。公忍之乎。是故議者解者。與國君死社稷之

言。同出一喙者也。公中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思陵誅逆閹魏忠賢。凡官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閹人失勢者。亦時以閭巷見聞入告。於是思陵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閹人監之。太監張彝憲欲以關稽侍戶工兩部尚書郎。公奏曰。張彝憲總理二部。羣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惟請皇上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謁內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部臣皆通。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可指。內臣即得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閹人臣分內內臣即不得濫舉。庶幾於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彝憲聞之曰。嘻。是與能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公方監督長陵二陵橋梁。彝憲欲因以中公。而公精心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彝憲遂無所得。公念彝憲數惡己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鄉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尚書禮部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溫體仁在朝。其鄉人爲盜於太湖者。從之窠窟。有司不敢過問。公發吏督捕。賊事連兩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體仁之族子也。窠窟多爲之免脫。竟論死於吳市。九年秋。烽火達陵邑。公即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公已渡淮矣。至濟陽。京師解嚴。乃還。轉福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吳中有數大獄。未其巡撫張公國維曰。賢依節西行解禍。今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思陵既心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於上。小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公平反。坐張漢儒杖。蘇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蘇李疑其受意於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武弁。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附復社不得。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按其事。復社者。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一時士子多慕之者。二張亦與錢侍郎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爲天子言之。公仰天太息曰。東漢之禍。一牢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蹈其故事耶。具疏爭之於上。有旨降公兩級。而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年。大兵入略三輔。大蹂山左。濟寧告急。以公攝兵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公象昇。閹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閹主和款。故郡縣經由高閹。不許出迎。十二月二十八日夜。大兵攻濟寧。公擊退之。其明日高閹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公夜來所擊殺者。其麾兵也。反戈相向。公登陴而詔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耳。志祥語塞而去。公上疏請誅高閹。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大兵復大入。公與諸鎮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傳師、范志元。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牆子嶺。邀其惰歸。論功賜銀幣。廕一子錦衣衛。上念公疾良苦。時公之弟元飈。任本兵。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今竟何如。大司馬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樂。大司馬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尚餘牛黃。臣兄苦頭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大司馬對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公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緣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困。舟泊黃河逆旅。有溺尸而哭者。公入視。有書在其側。惻然買棺斂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

也。公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大司馬少而無師。公既冠而學成。太常命大司馬師將。人士淵卷軸而求公知者。相望於道。既而周旋朋黨之間。益爲名士所歸。楊嗣昌常字公而不名。有郎官問曰。留仙誰也。嗣昌默然久之曰。不知焉留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公未嘗修飾時譽。故黃公道周曰。我友天下。未有真誠若留仙者也。公諱元颺。字言仲。別號留仙。東漢張異之後。南唐尚書延晉徙於慈谿。至有明而盛。曾祖諱某。贈中憲大夫。祖諱季兆。鄉進士。工部郎中。遷光祿寺卿。父諱若愚。萬曆乙未進士。太僕寺卿。贈太常寺卿。太常生三子。長即公。次元颺。天啓壬戌進士。兵部尚書。次元颺。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娶滄州守何字潘女。封恭人。生一女。字國子生錢元暉。副室徐太孺人。生世章。監國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劉孺人生某。孫某某。公生萬曆丙戌十二月九日。卒甲申之九月朔日。爲年五十九。葬於邑之小漁山。公與大司馬嘗過西寶石山。拜先忠端公祠下。及公上書解釋黨議。余從公幕府。甲申之變。既爲詩而哭之矣。世章復以麗牲之石見屬。謹次其事而辨之。使來者知亡國之日。未嘗無人也。銘曰。

當國危言。曰守曰遷。擇斯二者。視其形勢。唐避再興。宋守不墜。未嘗執一。以爲正義。奈何小儒。今古不備。伯紀一言。遂同成議。南遷之論。其時有二。在外惟公。在內惟李邦華。舉朝不然。至委神器。皆曰陪京。原有深意。公言若行。天威尚厲。官守奔閩。山河位置。幸災樂禍。何所施計。吁嗟張公。此願不遂。蹈海南還。一邱谿瘞。鐘鼓無聲。灰釘見志。漁山鬱鬱。姚江渦澋。公之所恨。其何奇耶。

陝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元若高公墓誌銘 庚戌

余於李庭芝守揚之事。蓋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宋已亡矣。猶能死守半載。庭芝一日在揚。則揚一日不遂飛。元不能乘其席卷之勢以下揚。而必待之易守之後。然則興亡之故。雖曰天運。固未嘗不由於人矣。世徒曰宋之亡也。兵力人心一無可恃。夫揚之兵力。非有加於天下也。宋亡之代庭芝。所用者亦即揚之民也。觀庭芝能用揚於亡國之餘。知古今無不可爲之時耳。有明之亡。高公守鄖之事。何其與之相類也。崇禎十四年。襄陽既陷。閣部楊嗣昌自裁。鄖陽以要地推擇高公爲分守荊南道按察使。時全楚郡縣。流賊殘破略盡。濠平城殘。蓬顆千里。鄖治孤懸。戶口不盈四千。公至謹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巔。漢水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其蘭石布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備。亡何。獻賊道經城下。總兵左良玉尾之。城中大恐。蓋左兵之暴。過賊遠甚。公爲之乞哀於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公將士卒搏戰。賊不得傅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流。搜括民舟。公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使水哨焉之船奪之。賊遂從陸來薄。以破均州所得靜樂宮門板竹笮。聯爲木城。公命投以火礮。斧其竹笮。木城遂拔。賊乃乘夜遁。作莫知所謂。平明視之。敵壘蟲三十六所。逼陣高出。俯施飛礮。公率衆攻壘。三日而盡墮之。公以贏卒四千。當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一月餘。賊喪失精銳過半。賊不得志以去。由是鄖兵之名著於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鄖。公使禦之於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聲而呼者曰。鄖兵至矣。師遂潰。其畏鄖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軍入襄城郟縣之間待之。公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迎陽。聞督師敗

績。引兵保均。已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鄖陽城糧盡。公使劉漢縉稗實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麩糵以給之。士無離心。賊以公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未決。公乃大會將士於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君可斬吾頭降之。毋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公曰。賊使爲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迫於大義。亦遂手刃賊使。以示不回。明日開城決戰。賊倉卒不意。大敗而潰。得級千餘。公又謂其將校曰。賊倚糧於均。我方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襲也。使裨將楊明魁。夜以千人渡漢。遲明破之。燒其積聚。賊圍始解。當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荊襄。設官分治。廟堂以鄖陽久陷。謂撫臣不推。忽得公請救蠟書。鄖人之在都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鄖陽不食半歲。猶爲朝廷死守。奈何棄之。翼日上召閣部大臣於平臺。議推鄖陽巡撫。廷臣皆屬公。大學士邱瑜曰。全楚督撫皆逃。不如一道臣。猶能張楚。上然之。大學士陳演曰。道臣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於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爲巡撫。加公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公備兵長沙。長沙守爲演私人。屬公庇之。公舉案其贓。演恨之。故以起元先公。越數日。家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宜守漢中興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公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聞廷授。則十七年之四月矣。公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北變。公慟哭曰。老臣以一隅爲挈瓶之守。豈知其無益於天下之大數也。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公復登陴助起元城守。十二月。闖賊敗。圍鄖者殺應標而去。公謂先帝以秦中屬我。豈可塞此末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鄖帥苗時化之兵以佐之。遂下興安。未幾而大兵南下。公還鄖。鄖已內附。室處不歸。浙河失守。遣官於故國者。例籌錄其赤口以上。公有老父年八十餘。事聞。公曰。盤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樹我在事外耶。歸而奉父。以天年終。自流寇起。討賊之師。一盛於楊嗣昌。再盛於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劍客奇才。輻輳戲下。而襄雄之陷。潼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沈。左良玉之兵。號數十萬。自開封潰後。翱翔樊城。避賊於荊州。再避武昌。三避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鄖陽。饑卒不滿半萬。重圍援絕。兩京淪沒。魁然而峙。必待公解任。而後逃飛。然後知兵不在強弱。城不在堅脆。顧用之之人何如耳。守揚守鄖。亡國之際。豈繄無人。君子所以痛恨於廟堂之倒置也。公諱斗樞。字象先。別號元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王之五世孫。修職郎世殖。南渡始爲鄞人。修職生元之。字端叔。宋之名儒。又七世而爲公之高祖文。福建歸承。曾祖士。亦以儒學名。贈刑部郎中。祖奎。萬曆甲戌進士。知肇慶府。贈右副都御史。父聽。光祿寺署丞。致仕。封右副都御史。母黃氏。誥贈太淑人。公五歲即能屬文。年十九而舉於鄉。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是時逆案新定。逆奄之黨人出奇計。欲以緩揚□□□□□□□□□□□□□□□□□□□□
□□
□□
□□
□□
□□
□□

□□
□□
□□
□□
□□
□□□□□□□□□□□□□□□□□□□□朔萬里城也。生平一無嗜好。禿筆頑石。時爲遊戲詩寄興。亦不必以示人。與人言。意滿口貳。至於兵事。則心開。余之交公在己丑。慷慨失職。時相過從。納爲使公起大將之旗鼓。必有可觀。豈知其悶悶以老哉。生於某年甲午八月二十五日。卒於某年庚戌五月二十一日。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所。配范氏。贈淑人。繼徐氏。封淑人。繼施氏。嗣子宇泰。兵部武選司員外。次曰宇齊。壻沈延綸庠生。戚石臣。朱濂。孫男四人。奕宜、奕襄。皆庠膳生。奕倓、奕學。曾孫鼓乾、景暐。宇泰以公之明德。史所取裁。須得舊事。纔見首尾。者爲之科條。因授公所撰宦歷漫記。守闕記略。俾余爲銘。銘曰。

崇禎紀元。盜起延綏。長蛇出穴。封豕偕來。相望金湯。不異培塿。金鼓動地。心膽寒灰。或降或竄。百爾崇階。山河破碎。宗澗蕩萊。鄖陽蠶解。漢水之隈。高公寇止。千里風靡。投鞭斷流。聚骨成壘。窮城就死。日影不回。羊祜未繼。雲梯又排。慨慨高公。解帶指揮。五百血戰。羸卒半埋。待其圍解。飾石已乖。移忠作孝。非意所諧。截指餉救。哭滿天衢。相演猶曰。公非將才。廟算不勝。千古同哀。

南雷文定後集目錄

卷一……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寒村詩稿序
山翁禪師文集序
沈昭子耿巖草序
姜山啓詩序
靳熊封詩序
萬祖繩七十壽序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永樂寺碑記
小園記
答萬貞一論明史曆志書

卷二……一七
大學士碩膚孫公墓誌銘
兵部左侍郎蒼水張公墓誌銘缺俟補入
大學士文靖朱公墓誌銘缺俟補入
謝時符墓誌銘
朱止谿墓誌銘
鄧起西墓誌銘
顧麟士墓誌銘
顧玉書墓誌銘
參議碩閣公神道碑銘
卷三……三一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黃孝圖君墓誌銘
謝時韓墓誌銘
封庶常陳君墓誌銘
參政龐之邱公墓碑
陳乾初墓誌銘
編修陳怡庭墓誌銘
提學來菴袁公墓誌銘
周子佩墓誌銘
陳夔獻墓誌銘
卷四……五三
張仁菴墓誌銘
徐痩菴墓誌銘
毛淇儀墓誌銘
姜夫人墓誌銘
錢忠介公傳
陳令升先生傳
職方司郎中大垣靳公傳
戴郁山傳

書錢美恭尋親事
施恭懋立後議
姚江春社賦

南雷文定後集卷一

明名臣言行錄序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史之為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之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君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為衣冠之準的者。無自而人焉。則比之列傳為尤嚴也。今徐子之為是錄也。博採兼取。一善之長必錄。無瑕類見至隱。以朱子之嚴。尚有議其范平章、資內翰之不應入者。徐子毋乃長於知君子。而短於知小人乎。雖然。徐子之意固有在也。徐子身逢喪亂。顧當世愚儒無知。不足以備一部。頑鈍朱墨。徒供今驅保妻子之用。世智限心。風靡破膽。用儀遜婦。且竊其底裏。何況盜賊。是故守尾生孝己之信於盜賊。而施張儀蘇秦之詐於君父。破城陷邑。智窮不能自免。則以亡國降人為完逵。遂使天綱毀裂。地紐凋絕。普天相顧。命懸羈剝。嗟乎。顧安得事功節義之士。而與之一障江河之下乎。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徐子是錄。大約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闊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為無與於此者也。以是求之。顧亦未嘗不嚴也。夫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性命。離事功以言道德。考亭終無以折永康之論。賤守節而言中庸。孟堅究不

能進薛宗之讖。三百年來。棠陵之崇嚴。城邑之生聚。邊鄙之干陬。至於末造。猜識不衰。明之為治。未嘗遜於漢唐也。則明之人物。其不遜於漢唐明矣。其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勵以法制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徐子亦嘗尚論其故乎。近時僞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虜。如陳純德輩。逆閹之難。則雜以瘐死。如丁乾學等。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殺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謚。子姓私加。野抄地志。織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先師蕺山先生文集序

先師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為宗旨者。多矣。或識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分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即有愆陽伏陰。釀為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慎者。慎此而已。故其為說。不能不與儒先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為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為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箇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攙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既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為性。已發為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所存之性。因所存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為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即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為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為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別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臧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指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亦既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參並。學者駭之。羅整菴、霍渭厓、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遊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磊齋、祁世培、章格菴、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既已身殉國難。皋比凝塵。蟻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為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亦奕陰羽。狁獄貢。而使三家學究。定其錙銖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有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螢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跡潛。不亦異乎。王顥菴先生。視學兩浙。以天下不得視先師之大全為恨。捐俸刻之東浙。門人之在者。羲與董瑒、姜希轍三人耳。於是依伯繩原本。取其家藏底草。逐一校勘。有數本不同者。必以手跡為據。不敢不慎也。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

無甚透悟。有之無所增損也。竊先師之集。當有待之而興者矣。鄧菴先生之惠後學豈小哉。

沈昭子耿巖草序

昔在稽太守漵子署中。一時名士刻其詩文者。咸薦其底蘊。最後得鎮海樓碑請之。因謂漵子曰。此韓陵山一片石也。徐渭不得孤行矣。自是始知有先生姓名。後三年。邂逅先生於許使君座上。目之曰。此作鎮海樓碑者。然是時先生不及文章。而談理學。又數年再見先生。先生亦不及文章。而談史學。余於是知先生之文章。本之經以窮其原。參之史以究其委。不欲如今人刻畫於篇章字句之間。求其形似而已。宋景濂論文。謂漢唐二三儒者。其於文或得皮膚骨骼。獨宋室學統數先生。得文之精髓。而爲六經孔孟之文。先生論文。謂學統數先生。於天人性命經制度數之說。固窮其源而抉其閫。誠非漢唐儒者之文所及。若就文章之能事而衡之以質文終始之變。則漢唐儒者。蓋有專長以相勝。其爲論不同如此。余近讀宋元文集數百家。則兩說似乎有所未盡。夫考亭、象山、伯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其內。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父之經義。陳同甫之事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舉。皆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須溪。宗葉者以秀峭爲揣摩。宗劉者以清梗爲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蓋得乎江漢之傳。南則黃溍卿、柳道傳、吳禮部。蓋出於儒華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統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本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

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詞爲務。則寧失諸理。而曰理學興而文藝絕。嗚呼亦冤矣。余老屏空山。先生不鄙而屬定其文。余卒業而嘆曰。當元之修遼金宋史也。其史官故著名者。歐陽元、揭奚斯、張養浩、宋褧、蘇天爵。今之修明史。其史官故著名者。亦不數人。先生其眉目也。先生之文。清深整雅。當而始發。閒事纂畫。而隅角不露。何其似蘇伯修也。先生之修明史。議與伯修之三史質疑同也。先生之開濬杭州支河運河碑記。與伯修之江浙行省濬治杭州河渠記。又同也。其他金石之文。扶植名教。無弗同者。伯修爲靜修再傳。則知先生之文。出於學統無疑矣。

寒邨詩稿序

寒邨之詩出。人皆笑之。卽知之者。亦謂其在江門定山之間。而不善之。以其不似唐也。余以爲惟寒邨。始可以言唐詩矣。似不似之論。所以去之更遠。古今之言詩者。多不從受病之處。徒抄販其流注之害。此其說之所以愈長也。近時疏斥諸家。莫如牧齋。然知白沙之爲詩人。而深怪定山。猶是執呂以毀律也。端慤者竟陵。稍寬者公安。夫竟陵公安。豈能自別爲家。竟陵學王孟而失之者也。公安學元白而失之者也。根孤伎倆。不過流注之害耳。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閫域。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所絕港。而徒聲響字脚之假借。曰此爲風雅正宗。曰此爲一支半解。非愚則妄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自有此宇。使不能不宙。今以其性情下和家數。是以宙滅宇也。

又隨其往來者。而使之案是非於黃應。是以宙滅宙也。今人論詩。大槪如是。寒邨之性情。渝汰秋水。表裏霜雪。故其爲詩。不必泥唐。而自與唐合。有識者自當相遇於心理。所得則余言亦贅矣。

山翁禪師文集序

歲乙酉。余遊雲門諸寺。至平陽。山翁開山經始。坐未定。卽出其文集六册。屬刪爲四册。人夜秉燭相對。閱數卷而止。未卒業也。壬戌余復至平陽。時天岳繼席。出其先師所謂百城集者。命刪之以終前諾。明年天岳詣余於黃竹。申之以幣。老懶因循。忽忽三年。頃見直木堂詩。經久胡不報。綠樹護館闕。是責余之爽約也。有自山曉來者。亦以爲言。夏月北窗。蜀山青翠。勉爲削筆。既而嘆曰。世無文章也久矣。而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以市井常談。兔園四六。支那剩語。三者和會而成。相望於黃茅白葦之間。以爲登中天地章亥之所不步也。讀之者亦不審解與不解。疑其有教外微言。落於鑿野之中。蟪蛄在東。莫之敢指。嗟乎。言之不文。不能行遠。夫無言則已。旣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彼佛經祖錄。皆極文章之變化。卽如楞嚴之敘十八天。五受陰五妄想。與莊子之天下。司馬談之六家指要。同一機軸。蘇子瞻之溫公神道碑。且學華嚴之隨地湧出。彼然學於韋蘇州。壁範學於蘇子瞻。夢觀學於楊鐵崖。夢堂學於胡長孺。其以文名於一代者。無不受學於當世之大儒。故學術雖異。其於文章無不同也。奈何降爲今之臭腐乎。雖然。亦儒者有以開之也。明初以文章作佛事者。無過宋景濂。其爲高僧塔銘。多入機鋒問答。雅俗相亂。試觀六朝至於南宋。碑釋氏者。皆無此法。虞伯生尚護守之至景濂而一變。堤決川奔。則又何所不至也。山翁之詩文。亦不免於堆垛敷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

所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既不顧人之所是。人之所非。幷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自有不期合而合者。奚有於習染之毿毿者乎。山翁之弟子山曉、天岳。皆壁範。固至之亞也。視余此刪。當有愯然會於心矣。

姜山啓彭山詩稿序

天下皆知宗唐詩。余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白體、崑體、晚唐體。白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崑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錢僖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體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遙、趙清獻之輩。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當倚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卽王輞川、孟襄陽之體也。雖鹹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游萬仞。瀝液羣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白鵝、眉菴之徒。論未泯。北地起而盡行抹搬。以少陵爲獨得。擬置神理。襲其語言事料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律細者。一變爲麤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爲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以來。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顧見棋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

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吾越自來不爲時風衆勢所染，當何李創爲唐詩之時，陽明與之更唱迭和，未幾棄去，何李而下，嘆惜其未成，不知其心鄙之也。太倉之執牛耳，海內無不受其牢籠，心知徐渭楊珂之才，而欲招之，徐楊皆不屑就。太倉遂肆其譏彈，而徐楊之名，終不可掩。黯昧者以鄉邑二十年之間見，妄謂吾越無詩，越非無詩也，無今日之假唐詩也。又何異飲狂泉者之怪國君穿井而汲乎。山啓淵源家學，其述祖德詩，駸駸入於大雅，應酬登臨之作，自有王謝氣象，以之名世不難也。昔陳後山答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少好之，積以千計，及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後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夫後山三十歲以前詩亦超軼精詣矣，後山何爲而去之。山啓年未三十，其進當未有量。余故以學詩之源流告之，使不爲時風衆勢所惑也。

靳熊封詩序

從來豪傑之精神，不能無所寓，老莊之道德，申韓之刑名，左遷之史，鄭服之經，韓歐之文，李杜之詩，下至師曠之音聲，郭守敬之律曆，王實甫關漢卿之院本，皆其一生之精神所寓也。苟不得其所寓，則若龍攣虎跛，壯士囚縛，擁勇鬱遏，坌憤激訐，溢而四出，天地爲之動色，而況於其他乎。靳使君天才縱發，少攻舉子業，拘於例不得就試，其胸停書史，無所發泄，乃一寓之於詩，故其爲詩，富豔精工，仍不失乎淡蕩爽之骨，將使塞郊發幽，鬼哭破咽，而又飄之以新安之山水，元英庾谷之詩蹟，欢翁校索，蓋駸駸乎而未有已也。百年之中，詩凡三變，有北地歷下之唐，以聲調爲鼓吹，有公安竟陵之唐，以淺率幽深爲秘笈，有虞山之唐，以排比爲波瀾，雖各有所得，而欲使天下之精神，聚之於一途，是使作僞者出，止留其膚受耳。使君未嘗循一家之門戶，時而律呂相宜，則豫章失其派，時而言近指遠，則王孟闕其旗，時而行空角險，則北征南山啓其塗，其精神所注，如決水於江河淮海，衝砥柱，絕呂梁，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方今禮樂將興，其作爲雅頌，以鳴一代之盛者，舍使君其誰適歟。

萬祖繩七十壽序

萬貞一從京師致書，屬以其家先生壽序爲請。夫京師文章之淵藪也，顧沾沾一老生之言，何足爲重輕。豈以其久故歟。壬申之冬，余始交文虎履安兩先生，是時祖繩年十六，讀書西崧，蓋所謂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者也。從錢忠介學制藝，稱爲高第弟子，易尾氣習，不用力古作，而更覓易於時文，不訂經史本原，而求故事於時文，祖繩求理於大全，求法於大家，原原本本，當時未之或先也。逮更喪亂，此志不衰，旌旗亂野，飛火壓城，入方寸針孔以自匿，而祖繩書聲琅琅，猶出戶外，人以此笑之，此一時也。馳驅南北，翛然四壁，讀書破萬卷，無一字用，乃從道士郎亮生學老氏法，久之自謂有得，蕭存淺遠，誠不如參同悟真之有倫次矣，又一時也。令子貞一聘入史館，彌綸一代，一時同被徵者，出入廡定，而貞一八年不調，尊重其事，天下皆知有萬氏之學，嘗讀宋景濂集，當時所聘修元史者，稱天下之選，飲酒賦詩，視之如在天上，而景濂之父，蓉峯處士，一時名公，皆有詩祇誦，今日祖繩即異時之蓉峯處士也。人生文字之奇，得此足矣。萬氏之門，文章風教，爲衣冠瞻矚，又一時也。祖繩亦思七十年來，變態迴異，不過俄頃，而所歷流變如此，去

歲過遯老堂，余所選文集，祖繩抄之等身，余篋中脫落，反從祖繩抄之，祖繩之好學，不因所歷爲流變，萬氏詩書之澤，當方長而未艾也。

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記

天子既誅逆奄，表死節之忠臣，祭葬贈蔭，郵典咸備，御史袁鯨請於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揚漣、周順昌、黃家謹、李應昇等各家子弟，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於是死節最著者十三家，有司奉旨立廟於鄉，皆名曰敕建先忠端公祠，卜地邑西之西石山爲呂氏書室，有長松峭壁，用官價百金買之。是時我鄉奄黨最多，而以逆案拾遺歸者，北科給事中宜，癸亥京察降級，乙丑以後，逢留登載，宅森無近，何以留殿工而加級，非賣緣捷徑，何以臧此，而正位奉常，內有通天之孫杰，外有納賄之徑，通同關劉宗周正人也，推殺尚而阻之，移宮一案，何與乎，破削榜示以爲欺，勢尤烈矣，與其同黨，鐵私人出而爭地。東浙士大夫皆爲之不平，馮留僊、馮鄴僊、劉瑞當、陸文虎、萬履安、馮元度，會祭祠下，其文刺我邑縉紳，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而以奄黨自旌也。奄黨憤甚，又使其爾爲方從哲之門客，狐鼠遊說，爲一邑風水攸關，必須改卜。蕺山劉先生爲書以告當事曰，不佞白安先生之未亡友也，謂以臙脂當之矣。久之而後定，而同黨亦知爲拾遺者所說，咋舌而死。紹興推官陳子龍，銘其麗牲之石，春秋常祭之外，遇按部襲轎、喬可聘、左光先、海道許豸、儀部周鑣等，路有經由者，皆以特羊告廟，賦詩激昂。改革之際，毀盜兩出，官兵借爲營房，抽椽壞壁，未幾而傾覆矣。有司致祭無所，能享者四十年。御猶如積，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數明室之亡，在於天啓，昔伍員之諫夫差也，謂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當員之諫，時爲魯哀公元年，至二十年，其言始驗，而越滅吳。先公之諫熹宗，爲甲子歲，至乙酉而明亡，亦二十二年，故先公絕命詩，錢塘有浪胥門目，不特痛其遭遇如員，而於國家興亡之數，亦前知之矣，魄或精動，虛庑可數，當知緯候爲小道耳。王顓菴先生，督學浙中，以仁義束世教，行部東浙，表章啓禎忠節，立六賢講院，皆以先忠端公爲首，又考闕經，知先忠端公故有祠宇，今雖無曆，顧先朝敕建，不可不復，乃即其故里老屋三楹，有像存焉，丙寅二月，下丁教諭沈君煒將事，風和日美，俎豆靜潔，故老見之，泣下沾襟，蓋先公被逮在丙寅三月，今歲復在丙寅，而祀典之舉，適相邂逅，不可爲非數也。祠堂當三江之口，元柳貫有連延黃竹浦之詩，剡水西流，盤溪南注，姚江東去，至此而合，酒易之戲，九龍之遺蹟在焉，北望陸放翁之剡山，南觀李信之雙藻，名山大川，藥房蕙帳，於此乎，於彼乎，徬徨上下，死而不亡者，庶幾其或遇之。

永樂寺碑記

去余居六七里而近，有龍山永樂寺，大江橫其東，獨山峙其右，適易之所謂姚江東去高山青之地也。獨山者，陸放翁入蜀記云，與國軍富池有小石山，自頂直削去半，與餘姚江濱之獨山絕相類者，即此兩山奇峙，爲山水勝處。淳祐間，鐵崖禪師志先與其徒上懷寶倫，建報慈菴，景定請於朝，賜名永樂寺，塔於寺之東偏，後四年，曾孫時敏、景星、蘊玉復補所未備，鐵崖與丞相史嵩之友，時敏嗣法佛鑑範，一時俊彥，咸來依止。咸淳七年八月庚寅，立碑於寺，傳至正宗匡當元至元己卯，正宗能文好客，建水竹居。

日吟咏其中。初正宗主龍興之上藍。金華柳道傳。提舉江西儒學。暇日過從。甚相好也。後二三年。道傳受代還里。而正宗亦謝事歸龍山。道傳自金華扁舟訪之。宿留是山幾一歲。相對賦詩。其見集中者。古詩二。律詩五七言各一。其律詩。運延黃竹浦。隱見白龍堆。指余所居之地名也。詩皆刻石。篆三大字於堂。臨別著龍山古蹟記一卷。道傳之門人戴九靈。避地茲谿之花嶼鳳湖。其於寺樓止尤數。而詩亦最多。懷伯維故何甚悲涼。正宗再傳。爲天甯禪師仲猷闓。明太祖以高行僧召至南京。尋奉旨使日本。畢事歸奏。詔許歸隱山中。當其使日本也。太祖及宋景濂。皆有詩送之。仲猷建歸菴於寺左。蓋以得歸爲幸。仲猷善鼓琴。又建二蘭齋。其記之者。即九靈也。洪武乙卯。滑伯仁、宋無逸。登其山巔。滑詩有登臨重九日。感慨百年心之句。正德癸酉。陽明先生與王世瑞、許半圭、徐希顏、宋守中、徐曰仁。流連信宿。賦詩於此。曰仁因記其事。蓋山窮鄉僻壤。自淳祐至正德。數百年間。而名蹟之夥如此。乃不知廢於何時。萬歷庚申。西緒繼重建佛殿。老屋數間。支撐於盲風苦雨之中。香燭無主。雲水莫視。德如行過而憫之。軍持不借。蕭然寄宿。苦力三年。屐笠雲委。聿興工作。穹殿中峙。軒廡回旋。有齋凝以安禪寂。有門闥以謹啓閉。有方丈之室。有香積之厨。魚鼓鐘磬。牀笫臥具。凡寺制之所宜有者。燦然畢備。又置僧田三十餘畝。功成而師亦老矣。余自有識以來。閭里之間。但見部落日消一日。今之犂鋤所及者。皆昔之非窟也。至於僧居。屈竹道傍。未幾而環堵矣。未幾而榱桷矣。汙邪市井。未嘗擇地。廬然滿室。但供鄙婦里老之遊息。頃余修志。僧會司上冊。餘姚一邑之內。菴院凡一千三百有奇。而古剎如明禪、正覺、蓮峯、明因、慶善等。皆廢爲荒隴。即如武林之辯才龍井。爲衆孤山。皆非故所。奇地湮沒。不知凡幾。然則私創之盛。古剎之衰也。每見古德。於名賢過化之跡。必極力護持。寘淨之青松祀。惠勤之六一泉。皆是也。天地閒清淑之氣。山水文章。交光互映。雪泥鴻爪。不與刼灰俱盡耳。今德如莊嚴名勝。且欲考水竹居、二蘭齋、歸菴。一一復其故處。亦可謂之不俗矣。顧德如尙以參學未究爲歉。余以爲使德如而盡參學之願。不過一杖一拂。夫一杖一拂之與一椽一瓦。皆非佛法。誠能護持名蹟焉。知不有如正宗、仲猷、其人者。將來似續於此乎。余每過寺。念泰定間。先州判茂卿先生。於此講學。徘徊久之。德如因求記以垂永遠。年來求文者。不能悉應。顧余女徵音居鄰其地。數以爲請。余老矣。學殖荒落。倘恐收拾不盡也。

小園記

黃竹浦。軒之西。有隙地。縱二尋而強。橫三尋而弱。辟以爲園。用樹花木。不過八九株而已。因買瓦盆百餘。以植草花。水僊、艾人、芳洲、洛陽茉莉、真珠、烟蒲、石竹、辣茄、苦薑、金燈、銀合、黑牛、紫燕、虎刺、蛇牀、鈴兒、鼓子、忘憂、含笑、庭莎、路杞、秋羅、假羇、荷包、象形、康成書帶、徐公劍脊。濃則牡丹芍藥。淡則春蘭秋菊。藥品瑣碎。皆爲芳草。施以人工。則梔、李、梅、杏、金松、線柏。屈其千嘗之姿。下同弱卉。至於麗春、款冬、丈紅、段錦、鴈來、燕麥、紫茉、秋棠、斷腸、洗手、紅姑、虞美、茂生砌下。遞換疇閒。非盆盎之所收拾也。昔黃石齋先生。爲先忠端公書庾子山小園賦。遂取揭之軒中。而以名園。夫子山之園雖小。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以吾園較之。不能十之一。無乃非其類乎。雖然。小大何常之有。子山之園。視章華、銅雀。謝靈運之山居。沈約之郊居。

千百中不及一二。故謂之小。而吾之園。又不及子山。因子山之小而小之。昔傅長虞小語賦。糠粒爲舟。針孔自渡。蘇子美詩。托身蝸兩睫。卜都牛一毛。是萬物之數。尤有小於吾園者矣。郭象曰。統大小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試爲之披棘排牆。臨水東流。戲九疑。痛哭之詩蹟也。石窗南峙。劉綱、樊夫人。乘雲而狡獪者也。西望。則虞仲翔注易之露未乾。北眺。則陸放翁之奇筆突兀。此則子山之所不能有也。今人之謂固陋者。曰兔園策。兔園策乃徐庾之體。非鄙朴之說。但家藏一本。人多賤之。兔園者小園也。天下之固陋。有如余者乎。則余之名此園也固宜。

答萬貞一論明史歷志書

承寄歷志。傳監修總裁三先生之命。令某刪定。某雖非當門。而古松流水。布算簌簌。頗知其崖略。今觀歷志。前卷歷議。皆本之列朝實錄。崇禎朝則本之治歷緣起。其後則三歷成法。雖無所發明。而採取簡要。非志伊不能也。然崇禎歷書大概本之回回歷。當時徐文定亦言西洋之法。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未嘗竟抹回回法也。緯法雖存。絕無論說。一時詞臣歷師。無能用彼之法。參入大統。會通歸一。及崇禎歷書既出。則又盡翻其說。收爲己用。將原書俗之不道。作者譯者之苦心。能無沈屈。某故以說四篇。綴於其端。有明歷學亡於歷官。顧士大夫有深明其說者。不特童軒、邢雲路爲然。有宋名臣多不識歷法。朱子與蔡季通極喜數學。乃其所言者。影響之理。不可施之實用。康節作皇極書。死板排定。亦是緯書末流。祇有一沈括。號爲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爲衛樸所欺。有明真度越之矣。某故於歷議之後。補此一段。似亦不可少也。來書謂去其繁冗者。正其譌誤者。某之所補。似更繁冗。顧關係一代之制作。不得以繁冗而避之也。以此方之前代。可以無愧。然前代顧亦有未盡善者。前代歷志。雖有推法。而立成不能盡載。推法將焉用之。如元之授時。當載其作法根本。令後人尋繹端緒。無所藉於立成。始爲完書。顧乃不然。讀其歷志。又須尋其當門之書。而後能知歷。是則歷志無當於歷也。崇禎歷書所列恆年表、周歲平行表之類。猶之未來歷也。其推交食有太陰距度表、黃道九十度表、太陽距赤度表、視半徑表、南北高弧表、視差表、時氣簡法表、太陰實行表、食分表。蓋作者之精神。盡在於表。使推者易於爲力。今既不可盡載。而徒列推法。是則終於牆面而已。某意欲將作表之法。載於志中。使推者不必見表而自能成表。則尤爲盡善也。顧某衰病。拾學荒落。又加之以來期迫促。無以慰三先生下問之意。心竊愧焉。

南雷文定後集卷二

碩膚孫公墓誌銘

順治丙戌六月二十四日。孫公碩膚卒于海外之翁洲。翁洲時爲界外。殊絕內地。康熙乙丑。遷翁洲于定海。其孫訥。渡海載公柩。歸葬燭湖。蓋公墓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余與公共事時。膂力方剛。今將髮顛。部不死。始得銘公之墓。公諱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五世祖燧。巡撫江西右都御史。死宸濠之難。謚忠烈。高祖陞。尚寶司卿。曾祖銘上林苑監丞。祖如游。文淵閣大學士。謚文恭。父札。工部郎中。妣胡氏。邵氏。俱封太淑人。公刻苦爲學。業舉子。以才稱。崇禎丁丑進士第。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徐忠襄爲應天府丞。爲公分別邪正。開發聞見。公從捧手而受之。本兵聞其名。調爲職方司郎中。適有風塵之警。傅城閉壘。皆不測其進止。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南下耳。既而果然。高奄起潛求世蔭。公駁疏格之。起潛恨甚。烈廟于觀德殿較閱軍器。讒之。下獄。會石齋先生逮入。上怒其面折。意欲殺之。廷杖而入獄。四僕被桊裹。一切撫擱。公徹己服用。逍之甚謹。稍稍從而受易。凡與先生通往來者。楊嗣昌皆指之爲黨。因取同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公雜治之。多雌覷戟手。以分深淵。公獨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于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同事者皆愧其言。請獄詔下。司寇徐忠襄遂出公。踰年。起爲九江道僉事。未上而國變。乙酉。大兵東渡。郡邑望風迎附。然數百年故國。一旦忽焉。當是時人心惶擾未定。俱觀望未敢先發。

公方賈書樊室。欲老泉石。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暇較量。閏六月九日。於倥然無恃之中。創爲卽墨之守。黃鎬孤管。遂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雖不可謂無益。興亡之數。血路心城。豈論修短。陳壽卽仇諸葛。不能不紀蜀謨。宏範雖適崖山。未嘗不稱二王。從來亡社。雖加一日。亦關國脈。此說蓋在成敗利鈍之外者也。當公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公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翁洲。適葬張信墓道之南。信因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東浙歷官左僉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公生萬歷甲辰九月十四日。配陳氏。封夫人。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海外。歷官司農。孫男六人。訥、州同知。訓、諤、諸生。誠、謐、許。孫女幾人。其一嫁太學生黃正誼。卽余子也。公詩法孟王。其文集散失。止存數十首。此外則五世傳贊。存直錄。銘曰。

越唯忠烈。抗節武廟。嘉靖名臣。文恪爲邵。萬歷三宰。正色清簡。光熹之際。文恭是顯。大廈已傾。一木血指。明之世臣。嗚呼孫氏。

謝時符先生墓誌銘

君諱泰階。字時符。謝氏爲定海盛門。其先系出平江。宋建炎進士宇。知定海。因家焉。五傳爲元至正間。高安令嗣謙。又五傳爲明福建僉事琛。琛弟瑛。生廷華。廷華生贈參政維楨。維楨生贈參政大綸。大綸生四川按察使泗。則君之父也。母張淑人。夢垣星入懷而生君。君生而穎異。強記絕人。從按察使公於京邸。朝士往返。便能指諱應對。於其間背誦所常課書。娛情談笑。見者無不奇之。弱冠舉童子試第一。已而按察公入蜀。君家居讀書。一日見孤鶴集於塔頂。聲聲天末。君不覺淚下如雨。亦不自知其何心也。未幾按察訃聞。人以爲孝感所致。三年丙舍。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固爲謝氏之家史矣。君方架學區中。斟

酌當世。王路非遙。而金衡委御。玉斗皆亡。君遂滅影桂庭。躬耕於柴樓之野。嘗聞徐闇公、張子退避地海濱。與柴樓左近。款狎相過。抵掌指畫。繼之以韋皋痛哭。樵牧見之。不知此數人者。一日而哀樂歷絕也。當是時兵戈銷鑠。斗米三百錢。流寓羈窮。君節縮撥石。與之共此饑飽。蓋有王英孫主唐林義士之風焉。亡何庸燼窟。阻山野戰。常處闇公從亡。君亦徙居郡城。甬之名士。萬泰、董守諭、董德偁、董德偕。皆新當失職。以耿介自砥。得君而喜。與聽雨之夕。聯句之章。未嘗不與偕焉。丁亥冬。海師闌入。甬之好事者多死。君之友范兆芝。爲所連染。君脫之於劍鋩。以爲君之才。固無所不可也。君雖不爲世用。而燃脂夜寫。弄墨晨書。藏之緗囊。不以示人。臨卒悉括所著。諉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弋釣。無關大塊。紙筆遂多。若不化爲烟雲。恐作災祥耳。嗟乎。亡國之戚。何代無之。使過宗周而不憫黍離。陟北山而不憂父母。感陰雨而不念故夫。聞山陽笛而不懷舊友。是無人心矣。故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於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已。亦未嘗廢當世之務。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君之所處。爲得中矣。或者以君之焚書爲惜。夫鄭思肖之心史。鐵函封固。沈之井中。是時思肖年四十三耳。至七十八歲而卒。當其沈之之時。與君火之之時。其心一也。蓋皆付之烏有耳。思肖豈望三百五十六年之後。其書復出而行於世乎。心史顯乎。其餘年三十有五。亦不聞別有著撰也。自有宇宙。秖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淒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

有字無字。爲成爲斗。君之子孫。可悟無憾。君生於萬歷丁未三月六日。卒於順治庚寅二月十日。娶劉氏。投奔借隱。宗黨賢之。其生也後君一年。正月十日。其卒也後君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合葬于邑之樂家樓山。子四人。長歸昌。歷知固始、碭山、德化三縣。次燦昌。次禹昌。皆諸生。次殷昌。壬子舉人。孫六人。緒遠、緒進、緒述、緒遵、緒選、緒育。孫女七人。曾孫二人。初君爲燦昌聘滁州張氏女。爲王次滁州。道閒不通。君夢張女納於王宮。覺而記其事。登候滁山焚之。及滁州破。君已棄世。燦昌亦改聘。歸昌渡海。訪張女存亡。張女無恙。異時張父欲納之王相國張公。不可而止。始知君夢之爲異兆也。相國所居雪交亭。與張氏鄰。相國殉節亭下。從死者骸骨相撐拄。歸昌捃摭於大變中埋之。立石書張相國墓。歸而告於君廟。所以承君之志也。乙丑正月。歸昌命緒遠來乞銘。八月。余自吳門返。吾友萬斯選又書來速。乃銘曰。

採藥何許。候湖山巔。日之出兮。以晞吾髮。日之沒兮。以寄吾哭。前有謝翱。君固其族。閩閩隱隱。終古如昨。水耶哭耶。斷諸海若。

朱止谿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爲朱文公十六世孫。鼓仕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滰。又遷海寧。遂爲海寧人。曾祖髙明。知縣。祖國柱。父賜推官。學禮。先生受學於老儒鍾鴻穎。已與曹吏部元方。讀書蠡隱山者十年。先生故多病。腐志爲學。而不知病之去體也。是時坊社鼓盛。而先生主持其閒。捧銅盤而授指者。徧於三吳。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待資。先生亦無意於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檄署會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敍州府推官。兵火之後。城陞半墮。官廨俱淪瓦礫。令其家僮伐木轉石。編茅爲屋。與居民雜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酌定團練機宜。控扼要害。撫勦兼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應龍之亂。皆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從四關回者一百二十戶。從烏蒙回者一千三百五十三戶。又贖難民一十六戶。于是川中稍稍有起色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于亂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舁櫬以行。宜賓俞令仁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後不復見。先生移文。道予力導綱至烏蒙。函骨以出。脫橐歸葬。慶符邑紳何源。爲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土寇劫令以去。令得逸。求源賄其妻子。源賄之。歸令反以此誣源通賊。揭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源始得雪。蓋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官情。而惻隱之心。隨地湧出。人亦莫得而掩也。方先生初至敍。友燕集。卽問杜工部草堂安在。明日往遊。中有故友正告曰。足下書生。夫吏有吏之事。何及此爲。少頃言及風土。先生不禁憮然曰。僕從川北來川西。經途千里。青燐白骨。熒熒出草閒。非復人世所聞見。我並位茲土者。作何生聚。故友笑曰。正恐自顧有勿暇耳。人莫不笑先生之迂。不知先生鴻冥之志。方笑其繾綣耳。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先生喟然嘆曰。茲行亦自不惡。其入蜀也。過灔澦。望高華。攀老子繫牛之樹。其出蜀也。灔澦馬奔。巫峽猿聲。無非奇地。但恨奚囊收拾不盡耳。歸來以著書爲事。取漢、魏、六朝、三唐、樂府詩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興比賦通之。做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

禮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彙爲一集。曰經世書。文中子續六經。而今亡矣。先生所著。卽續詩續書之意也。花晨月夕。吟咏閒作。而天復假之以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倡唱一章。閨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藝苑以之爲美談。當事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亦不苟作。唯一應縣志之請。浙江通志則不赴也。所著有止谿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卷。道遊堂詩集四卷。川南紀遊詩八卷。樂府詩集廣序一百卷。古詩系十卷。經世書一百六十卷。生於萬曆壬寅正月初五日。卒於康熙甲子二月十八日。年八十三。配吳氏。孺人。子一人。尉遜。太學生。孫四人。曰灝、曰淳、曰治。皆太學生。曰滸。孫女三人。長芬。適諸生蔣世昌。餘在室。曾孫五人。桓、株、模、械、樸。余自丙辰得交先生。剪燭論文。亦且五年。而先生每歉然不自得。夫先生隱約前朝。際此亨運。亦稍稍有以及物。乃若多此一出者。豈亦矜慎不欲立碑之意歟。衛道於古文辭有名。求余銘先生幽石。予不敢不信也。銘曰。

鏡湖詩酒。蜀中金石。風流蘊藉。止谿宦跡。續詩續書。河汾彷彿。白首青燈。窮年兀兀。源遠流長。文公之澤。代惟十六。居鄰海若。康流絺術。止谿文業。

鄧起西墓誌銘

君名大臨。字起西。別號丹邱。常熟人。鄧𪚥竹孫。𪚥舉於鄉。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𪚥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眞孝廉。起西幼孤。稍長卽能力學。從遊於江陰黃介子毓祺。歲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塘應之。起西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起西賄納饘饍。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圖中草授起西。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起西號泣守喪。鋒刃之中。贖其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起西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侘傺而死。聞者傷之。當辛丑。余讀書雙瀑院。起西來訪。雙瀑在萬山之中。人跡殆絕。起西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甫東視其所肩之行籃。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寄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起西上玉皇山去。甲辰。余至虞山。起西以其精舍館我。款對數人。張雪崖、顧石寶。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廣公於赤岸。皆起西導之。其余返棹。起西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余舟中遙望不可爲懷。然不意其從此不再見也。嗟乎。桑海之交。士之不得志於時者。往往逃之二氏。此如縛虎之急。勢不得不迸裂。而倒行逆施。顧今之逃於釋氏者。鑽皷杖拂。投身爐鞴之火。是虎而就人之絷。其威盡喪。起西之在元門。苦身持力。無異於全眞之教。有死之心。無生之氣。以保此悲天憫人之故我。無愧師門。卽鄧牧、張雨。亦不顧爲是谷音中人物。然而世眼易欺。禪師語錄流通。顯不寂寞。世無杜清碧。起西名氏。已自銷沈。乙丑。余過虞山。顧扶范以所作鄧丹邱傳。屬余誌之。當今日而有舉及起西者。恐此外更無人矣。銘曰。

門生守喪。不避犴狴。東漢以來。此風如洗。誰其嗣之。黃門高弟。防風一節。足概全體。

顧麟士先生墓誌銘

科舉之學。限以一先生之言。此如詩之有律。詞曲之有九宮。詩雖不盡於律。而非律則不名唐詩。九宮卽

未必降鬼神。而非九宮則無以諧聲。故字而析之。不脈其聯也。比而同之。不脈其複也。顯名一門。粥粥然循牆而走。信傳過於信經。所謂有司之尺度也。顧味者。欲剿並他儒之說以入之。排纂而不安。不知書院堪屋之學。各自有溝洫耳。數百年以來。推明其義者。大全以外。蔡虛齋之蒙引。陳紫峯之淺說。林次崖之存疑。其書獨傳。以其牛毛繭絲。於朱子之所有者。無餘蘊。所無者。無儳人也。然而各自成書。意或駢拇。或枝指。又百年而麟士先生者出。融會諸書。削其繁蕪。扶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諸書俱廢。博士倚席而講。諸生帖坐而聽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海內有文名之士。皆思立功於時藝。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倘風尚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奈何世不說學。猶先生之書。存其二三。仍以先生之名書者。附註四書之上。此如推歷者不通算學。而以歌括定分至閏朔耳。家有其書。人習其傳。竟不知此外更有何物。不特經史之學亡。而先生之學亦亡矣。先生姓顧氏。諱夢麟。麟士其字也。別號織簾。太倉之雙鳳里人。吳丞相醴陵侯雍之後。醴陵三十九世孫昌。始遷雙鳳。又二世從龍。為先生之父。母陳氏。夢石麟而生。故以為名。少為諸生。以高第廩於學校。中崇禎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舉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之。集三吳名士。與楊子常為應社。其文雅馴。為時所宗。是時坊社最盛。而名於天下者。復社、幾社、與應社而已。巡按祁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送之朗州。鍾肅樂來守太倉。造廬相欵。遣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有所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客授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晚年賦詩。

一寫性眞。不假粉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織簾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讀藝錄二卷。中庵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生於萬曆乙酉三月十三日。卒於順治癸巳十一月二十日。年六十九。又七年。葬於吳塘之原。子一人。諸生。淵。其詩文皆稱於世。癸亥歲。余在武林。淵以所作行略。丐余為誌。遲之二年。余雖寢病。不敢負此一諾也。銘曰。

六經之垂。如侯之布。射者千夫。鵠其自遇。降而場屋。衆矢俱措。累黍一家。其書無數。離多合少。等於烟霧。以形取影。虛齋之註。而陳而林。其飲法乳。約說後起。經生寳庫。垂髫粉子。亦知楊顧。制科不改。瓣香同炷。

顧玉書墓誌銘

天啓時。逆奄睥干閏位。翦除社稷之臣。乙丑六人。丙寅七人。烈皇登極。其孤子皆訟冤闕下。敍其鄉里年齒為同難錄。甲乙相傳為兄弟。所以通知兩父之志。不比同年生之萍梗相值也。然余家東浙。俄逢喪亂。戢翼棲棲。四方之舊。廝殆絕。歲甲辰。始至姑蘇。與周氏兄弟悽愴話舊。尋至虞山。顧玉書來會。訪李膚公於江陰之赤岸。不過。丙辰。余在海昌。寓書於吳江周長生。嘗年同集闕下。初離外傳。過事周章。長生為之提揭欽愛之情。至今歷然。長生旋即謝世。然猶及見此書。壬戌。魏州來求其父翰林子一誌銘。余因發其沈屈。四月。周子佩來拜先忠端公墓。八十老人。千里命駕。閭里以為祥怪。乙丑。余汎吳舫。逢末周氏而周氏子弟多才。殆逼前良。於其塵上見顧宗僖者。為玉書之子。流落可念。且以其父墓誌銘為請。玉書名麟生。世為常熟人。父大章。陝西副使。諡裕愍。妣蔣氏。封安人。玉書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愍遭逆奄之

禍。及烈廟昭雪死事。而裕愍以封謚一案。為逆黨把持。止於贈官。玉書赴闕訟冤。天子詔法司改定爰書。宜興者。裕愍之門人。其再相也。玉書入其幕中。起廢、蠲逋、清獄、薄賦四事。玉書頗與聞之。虞山、故與宜興、涿鹿善。宜興心欲起涿鹿。而衆論不同。姑徐之以覘其變。虞山遂致書宜興云。閣下含宏光大。致精謙微。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韓魏公之宏博。目今起廢為朝政第一。至如涿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為畿內保障。豈可一旦抹摋。尙浮沈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過於矜慎。流為欹側。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之前車也。玉書見之。訝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虞山聞而恨之。後十年。玉書有家難。虞山不能忘情。擬置之死。因徙居吳門。家世饒樂。承貧薄。玉書不以芥意。惟言有兩恨事。苟得暴白。即死亦無憾。其一。魏子一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為徒死。邀僞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為驗。通為子一必変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冤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宏光時。納貨至巨萬。大兵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為巳柩。旁二柩。殺妾以實之。夜半負重出城。為劫者所殺。兩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知者目為死事。維垣一生狡猾。猶得行之死後。冤矣。嘗致書如皋冒辟疆。諄諄辯之。嗟乎。玉書可謂不忘其父者也。詩文有進履齋稿。娶葛氏。河南按察使爵生女。子宗昌、宗隆、宗元、宗達、宗僖。婿趙延史、戴泌、錢紐縣、陳國鼎、蔣汝楫、陸孫繩、李琪芳、周且齡、王文南。皆諸生。且齡即周忠介公之孫也。銘曰。

壬午之冬。余與玉書。同出燕京。童騎馬閑。顧盼生姿。王國之楨。會未幾何。憔悴江湖。紅米折鐺。虞山之陽。短碑數尺。不平者鳴。

參議閻公神道碑

公諱世科。字伯從。別號礪磋。其先太原人。至公之祖雙溪。徙於淮右。雙溪四子。而覺吾以明經為上猶學故。惠吾以舉人為狄道令。公則覺吾之長子也。登萬歷甲辰進士第。授湖州府推官。湖濱巨浸。多盜賊。治以嚴苛始辦。故一案之中。破壞每至十數家。公奉職循理。解其繁密。民甚便之。有豪右誣人死罪。公疑之。精神所注。通於夢覺。神語諄諄。即時料結。戊申水災。民死者過半。公與郡守陳幼學發廩勸分。盡所以救荒之術。故民雖饑而不怨。湖多秀民。而經術不足。公與姚承庵以為大師。其說時與朱文公相出入。學者始知穿穴經旨。以求自得。是時郡守治尙威嚴。而公濟之以寬。故兩人深相得。郡以大治。行部至蕭山。其縣有盜藪。經百年無發覺者。公覘閱而得之。紹興庫藏。為胥吏乾沒者盈萬。會稽以還原額。皆搞歸安。羨金二百。用助橋工。曰。此雖不足損吾清節。但恥見作凡人耳。庚戌大計。郡吏舉卓異第一。入為戶部主事。癸丑。以本部郎中。總理遼餉。時邊烽尙熄。而朝政闇昧。公藹然發之。疏言。今邊境偸安巳久。伏莽一發。必不可支。宰賽擾於河東。擺要擾於河西。而虎悍乘機挾賞。畜禍更深。京民二運。十缺八九。沙中偶說。漸成脫巾。懇附寺水衡決派以濟。燕薊餉患未然。廟堂見之。亦心動。公乃寬乘補伍。嚴重核實。三年之內。捐公費千五百金。貯積六萬餘緡。發帑閘之弊。坐放如期。築倉廒數十間。分屯鹽二項。不相侵奪。公於邊事。所

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蓋已逆知將來東方之有事也。丙辰擢守開封。司農李汝華特疏題留。引公自助。又明年。陞山東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廷議邊才。改爲寧前兵備。當是時。戊午之敗聞將至。公置幼子於潞河。單騎出關。拔祖帥於廢籍。整頓營壘。以待不虞。而巡撫不知其爲勞薪也。以公禮格之。公既不得行其志。念八十老父。曳杖倚閭。將無忠孝兩失乎。遂投板棄官而去。自公去後。遼陽破碎。典兵者。非身嚮獄戶。即駢首西市。鮮有以功名終者。而後知公有先幾之智也。當登萊之變。閣輔梅以之問公。公曰。此疥癬疾耳。邊臣孔棘。朝士樹黨。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憂也。閣輔梅曰。公向在事前。何不極言其弊。願投劾歸耶。退則勇矣。如報國何。公曰。報國非可托之空言。用人者當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於任。任乃得勝。夫遼左用兵之地也。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劾之爲愈也。敢言勇退哉。閣梅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功可得成否。公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營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觀於此言。不特公之自知甚審。而於國家敗亡之勢。如燭照而數計也。彼諸葛武侯。非知兵者乎。陳壽謂其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梁益之民咨述武侯者。如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亦不過循吏規模耳。夫武侯豈欲以知兵顯哉。不幸而遇蜀主架驅之從事於鋒鏑。非其本色。況於無蜀主之知者乎。則公之不以知兵自許。使後之人。傳之爲循吏。又何愧焉。公歸暨拂藤蒲。具陳花水。與太翁得壽田里。骨肉之歡。逮丁大故。雞骨支牀。爲鄉論所棨。逆黨崔呈秀擬時。以同年生通殷勤。公不顧而唾。家居二十五年。濟撫王紀。李養正。給事中解學龍。御史王允成。累登啓事。公皆不應。所著有敬刑。計遼始末諸書。生於隆慶庚午六月二十一日。卒於崇禎壬午二月二十一日。享年七十三。葬於淮上之蛟龍溝北原。娶高氏。蔡氏。贈封皆孺人。副室陳氏。子一。修齡。江以北之學者也。女三。其背諸生許永祜。舉人李藻先。諸生杜嗣皋。孫幾人。修齡不遠二千里。介吾門顧諟。以公神道碑銘爲請。余衰病學落。豈足以知公。欲辭之。而難於往返。因勉書其崖略。銘曰。

神廟之際。物大容姦。猶如巢蠹。穴其間隙。關奕奕。犁愉褎褏。唯公隱憂。數年禍作。公之重來。莫可措手。前識後覺。又舉其肘。險之在前。易道了備。初詔於郊。不犯難行。凡公之言。契終論始。即謂知兵。亦莫過此。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變。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潰刪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君爲之三嘆。君諱蓉寶。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皋亭。後徙石門。仲川泉岡。祖嘉花。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絕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婿姚納撰同學。指所選時文一首數十篇。即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強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讞牘。約千餘言。吏鈐尾示之。索錢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之五行俱下。禰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讀書賁華口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文半出君手。所成信筆皆有可觀。當是時。雖臨川陳際泰。嘗日得制藝三十首。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無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濮巢澄社。郁起麟。錢成哲。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與立本宗傑有舊。郁忠敏之按吳。每事多咨之。立本知君有當世才具。深相降挹。謂餘子希華。與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吏

相貽莠邑人。睚眦觸死。閉門不保家室。君畢輸入省。落其牙距。武人恇遯詣成。什據上坐。設諸刑作。弓刀摩戛之間。視若狐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時時闌及縉紳。糊粥傲吏之下。狼狽折札之命。君陷身搢定。辨竊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橋風動。百毒齊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君曰。痛貫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以傳其奸欺。往往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游俠之名。聞於郡國。嗟乎。其才本足以用世。顧東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閒居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亡也。履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里胥所躪躒。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不既多乎。君起自孤童。□□□□的將來莫不以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曆丁未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人。曰濬。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紫。顧癸未進士。行人。曰顏廣熙。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栻、梅、闓、杰、雍、垣、正、梁、師擬、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禮。曾孫女一人。余與鐩咸爲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與余與夢白所。與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探湯。而世無知之者。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見。過問知鄙余爲行墨之儒。而君亦側身闔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不敢不實也。銘曰。

天之生才。元會開氣。大道既蒙。小儒成藝。遂使庸人。充滿斯世。弊車羸舟。汎汎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睇。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斫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亦云其志。謹傳龍可。謹錄黎士。後之君子。過吊雪涕。

雪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淵。閔氏湖州華族。而紫淵清苦自持。無復脩染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別之七八年。紫淵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略。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尚書諡莊懿。曾祖閩。贈應天府通判。祖宜力。贈南昌知縣。父友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蒐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號。總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壇坫。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溉潤發文。去風即雅。因始因儒肆也。君以其文闖其奧。解額者當。只爲審潤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登之入太學。能劉二人。卒諸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舉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康期里所。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疑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號。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黨夕。使君慨其困窮。無從發言。退而嘆曰。瑶玉秋霜。不意菰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錦雲集。初南潯莊胤城集與中人士。私纂明史。恐儒昧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事。其選詩皆較姓氏。有徽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脅之。

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擬聽召。惟恐禍之及己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歲。朱鬯伊慫。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極而爲禍乎。故人之好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咏桃。李長源之咏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盧溪、劉後邨、採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卽未必好名。而國中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尚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與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瘁而瞑。仰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所著有泌菴小言。無□□□□□□若干卷。渡□□。娶徐氏。繼蔣氏。子□□□□□舉人。付夢□。曰夢檀。曰夢雍。□□□□□□□□□□曰紱。曰□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之所眷哉。

時禮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鑒嶔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所陷。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呶拏。穿透四溢。必伸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寃乎。吾於時禮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臻。時禮其字也。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字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輔。祖大倫。皆贈參政。父淵。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爭起。足不離戶閾者。幾離寒暑。窗外鬨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商。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居於場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貲師航海。披闖渡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此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刼。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偃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未主無悲。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秘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契解巾服。焚於庭。沈舟之痛。時切於懷。撥壁上琴彈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書几上曰。見曹無痛哭我。以從我志。家人跡之於天童山。跌坐叢莽中。已剪髮爲頭陀。從此蹤跡不定。或宵夜赤腳走數十里。假臥冰上。或焚其所著書。掛於項。登深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探鳥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闕於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皋甫東生。東生性豪邁。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其往來江湖。至元丙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藴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然銷魂。況君亡國破。世族之家。悽愴蘊結。不可爲懷。遂絕覆相之跡。人之常情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窺其端。蹈東海而死。古人有其言。未必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尚書文介公三省女。德馨無閒。當敕封孺人。君附欽察御史。子曰燕昌。曰胤昌。皆諸生。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

壻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奮。□□□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銓。君卒後之□年。家人倣式微朱玉之禮。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請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荒墓。磷火熒熒。人夜行。輒聞有呼其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宿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矣。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宏治間。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趙王曾。不敢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海島。與荊川遵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儒迹。門楣中落。困鮮擔

石之畜。畝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府炊術。數傳以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脊粱氣習。不屑自遠。后岡兄弟三人。長后峯、模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爲門戶而已。府君諱文奐。字伯美。別號桓墅。出就外傅。多從名師友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殺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令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母邱孺人。毋使其戚於牽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嘔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辱名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咸戊午舉人。遂與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鳳城之景物。接元老之琴樽。會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輳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儀嗇什。投贈充牣。而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頤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多發而少歛。他人卽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萬歷庚戌八月八日。卒於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先府君卒。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卣。郡學生。女二人。長適邱鼎燧。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咸。戊午舉人。汝登。諸生。汝訓、汝詒、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干。古人之原命。王充論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概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姚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黃軒談命辯。言高叔、李昂甲子同物。罕昂、王稽中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眞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幾。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出言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

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淩犯。丙丁之厄。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是翁未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拘於殞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容券枉矣。如周報曹瞀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因天之八柄也。卽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躭光移之介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葬。錫嘏請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沈柏碎。留其不盡。源深流沛。

山西右參政顧之邱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俊。號顧之。邱氏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六合半壁之殺。將屠之。公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尊父老以資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滸墅。司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簡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動搖。司寇甄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嘘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損軍需。無倉卒趣辦之患。民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闌。曉指枉直。無不滿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舞教。無所事事。資稽刑部罪人。所當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神。公以其事關帷薄。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勅使。煽動江漢間。乘傳詣公。公卽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廚傳涼薄。去來皆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時川閩。焚香索賄。公無以應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循葺蘇州故事乎。已索蘇綵。公引吏視其所臥。乃白板也。蕭淸苦如此。境內自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尚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

陞山西右參政。分守冀寧道。公自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遂自劾而歸。余親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掠民。非段秀實則自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兇暴之徒。無策捷畢備。亦無不恨之者。而一旋僻邑。催科之日。榜掠必盈數千。淡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精粟之膂疑。而使之荊華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寡性之虎狼耳。公稱刑簿之設。一荊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歷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管氏。子八人。象爾。海州學生。象恆。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檢討。象鑑。庠生。象晟。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楨、貢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布政司理問倘玉璣、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明、增廣生喬蕊、庠生潘閬□□□生陳模、太學生沈海、庠生楊斐蒨。其婿也。孫八人。達、過、邁、遷、良、垣、毅、旭、白。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狀。介余門人顧諟。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殺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軋歲。遂使天道不好生。血肉崩潰并竈沈。惟公全活十萬人。勢恐絲縷成

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即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即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皆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并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薾衰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因麰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象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與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離之

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即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實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即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箇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寸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宜。皆黃鐘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楷。祖理川。父性菴。皆世其學。母柴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非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鄙之。已聞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鬨。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因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居燦、陸圻。徵文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術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强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眞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𡎂。女一人。孫二人。克旹、克爽。余於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塡淤。唯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昔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沈。祀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籠蹤殿。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鄞之後衞村。又自後衞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宪中者。

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環璩生鎗。鎗生贈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檖、中書舍人。東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東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斯孺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八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讓耆名高義家。皆以授徒爲業。黌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聱詰之叫囂。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隳。數百年來。非爐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愼軒。奉命纂修皇輿表、彙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上引見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衆朝以君之蒙眷於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己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略。即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闒茸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益重理舊會。說經繹繹。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窮求崖穴。以立一間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疏。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館粥。於寒生食而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惡。友朋緩急。未嘗以蘇斷爲解。萬充宗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塞芒。默運其間。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既衆。惟恐一人失學。窮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室館課。私室櫝經。書簡客席。倂當率至雞鳴。不言勞瘁。即其病時。猶隱几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吾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其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敕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末。余闊略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凄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

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不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天。其說邈徙。當下躬行。市魁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兹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皆昇。昊天不弔。未見其止。

孟楊粉澤。視我斯隣。

提學僉事來莛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莛。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母贈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其爲場屋荒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淺土。惸惸永嘆。陳侍御變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誌。康熙丁未。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順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濕灌。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爲之處方製藥。雖厮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謝。以故疫不爲害。是時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感激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之黃塵。則洞庭之魚餌耳。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峭壁之下。乘楝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年。始得班師。累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貴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貴州。距闈期數月。黔士兵火窮竄。指撫未起。公謂宜稍示休息。俾溫脚本。若歲試科試並行。則士不勝其擾。議改歲爲科。上從之。公既案闈行閱。死而復生。不敢告勞。仍鞅掌於蠻烟瘴火之間。解士方終。病遂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隕崖也。有蒙古醫人振動其股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逗放所而後輕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即思己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燬創先瑩。則檢塞義路。如杜惊、劉崇龜之絕分道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段文昌之櫓鄉。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一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七日。配徐氏。敕封宜人。副室滕氏。子五。百雲、太學生。重雲、庠生。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葬。百雲介友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表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遹兮。其高不測。表公之文德。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發公之後。高祖繹。始自常熟徙郡城。曾祖冠。舊游知縣。祖可賢。父即忠介公順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忠介被逮。與門擊殺提騎。逆撫毛欲陷之。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徙逆撫毛一鷺。尚書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闕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佩請吏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淺淺者。正恐溷之無地耳。卒刺而易書。忠介猶無恙。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無期。忠介齋志而沒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閭巷間。以立門戶。授綬結帨。皆有條序。棺槨復槃。

壹歸奄歿。而忠介舉城。尤爲慘黷。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變而自繇也。乙酉之亂。奉母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有端。刲脂如毯。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猶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貿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婿也。流迹吳下。生事。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子潔、亦遭迹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會溧陽當國。爲子求婚於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清議所宗。危言覈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錢不渠、魏以後。子佩、侯豫、賢深。巍然晚出。雖糾集寂寞。而冥頑闖茸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顧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挐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獨人爲之騎郵。不辭勞壞。又背危病。遇異人。授以卷鍊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參同契。入僧舍。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翛然。屬纊時曰。今日方則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問。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論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發大力量的人。看有甚大小大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餒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即如文王二公。遐逅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岸駭之中。飾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過。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邱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曆乙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皓。諸生。孫鳳來。余與子佩同集湖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室。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執手甚歡。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皓書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謚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奚譬。守禮不違。繼志述事。端孝先生。允矣作謚。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偃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場。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證人。古今人才。大略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間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充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營替。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庸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間。而上陳夔獻。創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貫馬盧鄭。非無純越。必使僭客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數年之間。傾與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學。萬充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旦復、蔣宏憲。名

理則萬公擇、王文三。文章則鄭禹梅、清工。李杲堂、綽澤。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滄柱、陳匪園、陳介眉、范國雯、準的當時。筆削花萼。徐子亦復有其文。嗚呼盛矣。非夔獻倡其端。烏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夔獻揎拳欲毆其人。惶恐避去。不敢同聚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獻。其宗旨何物。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赤衷。號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湖。考士英。世爲儒家。母周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嶄然特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擢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若節名僧、廣淹是烏。湛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亂真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游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都廷試。當是時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釣之上。取士歌牧之中。上之屬一藝者。莫不鎖廳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青雲。市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介其子弟冀學焉。會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玉峯委心自昵。公卿間物望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將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閻陋巷之中。無悠悠碌碌之論。頓挫場屋。晚乃以朱墨碩碎。出於名公大人。即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齋祭之命。并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即未必以此屑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聲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聲。太學生。孫祥鳳、麟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際會。夔獻勇於爲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雨併笠。夜續鐙。聚夔獻之家。臘脯蚶蛤蜆蔬橡雜陳。以飲食之。邇來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稽刈日不暇。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敍學術盛衰於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已齊壁感嘆之如此。而况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獻之亡。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轂而起。非無鉅公。聲諸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疑夢。赤稍鯉魚。納之蜃甕。庸人之論。謂君沈沒。豈知罔賜。不稱官閥。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儒釋之學，如冰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鳥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鐔津闡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慧、樓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歷間，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柏、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為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為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為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皋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為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為始遷之祖。曾祖巽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官。娶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使能勤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蓉伊、馮儼公、鄭元溪，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為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為讀書社，則江道闇、道昏、嚴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皜、卓珂月、鄭孝直、叔夏、嚴子餐、鄭元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芑孫，

劉孝則，蜀中則劉蠶憶。仁菴各取其長，以救疵為兩說，非一同於聲氣者比也。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患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個何處分條理。儼公、道闇病困來歸，斂埋無憾。其有詿誤，必嚴織芥，所稱直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皋亭山之顯寧。住斷崖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天童三峯，有宗旨之爭，三關七闕，三峯歷於師弟之分，幾如鄰穀。譚□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旨，大概多出於仁菴。三峯之道，賴以不墜。其同徒領衆，不以錄辯謂置為非，甄陶惡部，如與其舉，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搭全身於皋亭之盆月塢。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為不急，曰：「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子珏、魏子一，取條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為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倣隔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尚雷同，凡先儒諸家礙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即遊方外，尚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釋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為詳審。此是生平功力，不為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窗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并疑其為佛也。元時為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陶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為友，當鐘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凌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此為諱。其從子案作家傳，欲為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案之譏見耶？子四人：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堪，增貢生，鄭閻。

孫二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甬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

世無眞儒，亦無眞佛。官喝賭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奧。近理亂眞，亦豈易到。魯之一變，使可至道。吾友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徽纆。由此知彼，新塋熟路。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為其子棨居讀書，間或過之。新栽木槿，尚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子楨稽甫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間，忽忽已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楨稽乞銘其父之幽石。君諱曦，字楷生，別號瘦菴。宋尚書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觀，始定居於崇德。祖萌，父勳，萬歷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自糧食民轉運，縣既役之不均，途中則為運軍陵鑠，京倉則為胥吏停勒，充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飭行。於父忠襄公時為司寇，以是奇之。甲辰詔下，履畝自萬歷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長，

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顧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爲區畫。胥吏慣於古今。既不能知變通之道。即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言爲人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畢志讀書。所爲箇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謁都堂獻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何其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一日。子來復、懷玨。皆諸生。孫章、楷紹、諸生。楨紳、塔李、湘王、學尹、諸生。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數、明友。孫女三人。銘曰。

珠在淵而水折。玉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蠹腐朽以利刃。松耶柏耶。尚以利其後胤。

洪德毛君墓誌銘

君諱霈龍。字二爲。別號洪德。鄞之西鄙人。少善屬文。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旱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訟。得君一言。即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逋債。疾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賦詩一首而瞑。有槃鶴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幾丈許。遶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人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之詩。落翻數篇。竹聲壓屋。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鼎中五味。烹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寫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嘯歌。師友講究之功淺。即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以爲之名。亦可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即爭唐爭宋。情性理義之具。諱爲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筆硯爾汝。以自適其情者。此眞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強

銘曰。

缺

工部郎中累封禮科都給事中姜公夫人錢氏祔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某官某。伯父象坤。相烈皇帝。父應翔。萬歷庚子舉人。母徐氏。夫人讚積厚之祉。體柔嘉之姿。既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爲太僕寺卿子嘉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尙書逢元之子。兩姓氏族延覽。內外姻家。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兩姑。無不得其歡心。休惕之依。表於宗門。工部學古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留事其姑。恪勤婦職。以正家節。舅姑相繼棄世。自帷堂至於遺奠。哀敬有加。指環似以襄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夫人再爲立後。重興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逮下。遺棄以恩人。無居伴緊也。介子京兆希轍。孝愛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謠詠相從。何翔獻壽。子孫

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爲榮羨。丁巳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韓萬里。時夫人七十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凝睇。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半轉側不寐。踈寄如雨。而夫人几杖幽閒。眠食如故。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睽隔逾時。一旦聚集。若有天相之者。子產之中道心痛。竹參之精魂萬里。古今之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口月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歷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祔葬工部之兆。於六峯雞頭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貴也。嘗觀李本甯弇州夫人之誌。當盛當時無比。而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錄。言吾越商太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適然。不足以爲異。顧京兆爲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草玉樹。琳琅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羲不佞。與京兆爲執友。聆夫人之美最熟。京兆托爲譔述。故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京兆之母。閫門作範。藤城不朽。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賡。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端忠。舉萬歷戊午鄉試。次謚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士。知甯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鞶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暨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栽身散尾。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數陳。建立口旅。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鄞翁詭詐。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場上。鄙夫戰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佐倫而止。書記之守。公分訊瓜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九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舊遜。不肯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嶽章太宰。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腑蕭。三也。臺省直諫。發言忿廷。無傷幕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關其下流。胥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忿同姓之爭。李長祥而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烟不息。而越城宴衣博帶。滿目太平。囂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八也。所與托國者。強半宏光敗臣。鶚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雨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絲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沈舟。束手以無食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勸之。非有罪也。而勤加捞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鬨及於婦女。以辱死。甲戲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衞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膺。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口帥。專供本郡。寧波專給王蒲。公言

臣帥二千。既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事未了。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浙師既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海至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周崔芝。閩安周瑞。蕩胡阮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尚書事。公朝見建國。欲以自代。王謂諸臣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鎭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銳。然銳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卽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餉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迎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爲三年戊子大統歷。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褰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王次閩安鎭。公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宏光發喪。長樂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淸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旌與論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

艱難。遂廢紀載。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艇於御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閩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錦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閣公。公以書諭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歸之。而況於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忠介。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蘗山。省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殞於滃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尙得自由也。未有一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跋扈。同此呼吸之死生。而猶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寄客。如旅人。閩有平國。浙有方王。海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邸之籍。公與雨殷。稍欲有所發舒。輒懷異議。葬入黃壚。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場之鋒鏑。且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穉恭。欲余次公二十年來。乘桴之

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後。十五世孫誼。遷海昌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歷丁丑進士。仕至貴州左參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膴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略。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略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靑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蕺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詩。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遐。禹皋萊朱。望散亦復略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旣往。董韓宋與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何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爾嘆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旣明以後。集成致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胤續之際。何

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罪叢興。末流將剝。然而數之所生。採之所始也。剝之寖微。復之寖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齊蕺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致亭。追溯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蓋棠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蕺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流溯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蕺山之學。如日中。□□□□□文淵綜排厯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心。擬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始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殆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發圖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斐輪孤翼。又豈無而望。旣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慎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蓋深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幾段書。撦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作。彼不可以作文而靦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臥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未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僉憲。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靳公傳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藉奉法者爲之斟酌於其間，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開物成務，此非嵬瑣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靳公見之矣。公諱輔，字太垣，先世爲山左之歷城人，明初有名瑺者，以邊功授百戶，家於遼，以征勦朱山路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戶。曾祖知白，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妣納剌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公生華胄，而欲以科舉自躋，寒抄暑誦，搜奇鉤新，與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藹然滿場屋。會八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侍讀，歷升補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覃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二日捐館舍，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國家新造，攻城略地，俘累即爲軍賞，斬刈首級之餘，沒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沒入姦人，或以借勢役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壙。於是特設督捕一部，以主之，跡捕之法，凡其寄頓宿所過之處，保甲悉皆連坐，故跡者一人，瓜蔓速繫者皆至數十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跡者之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濫，撰末減條例，三上三報可。其所活當止千萬人乎。公澄潤明澈，案無留牘，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督省，視公止有數件，則日內所署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逃人掠民子爲己子者，獄久不決，命公理之。公詰民曰：汝何以證其爲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腎，衆無知之者。請召逃人問之，既爲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逃人錯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定俄頃。國朝倣府兵之制，畿甸之地，悉圈賜八旗勳戚，各委莊頭督之，平居則斷饕坐食租稅，遇征調，則按圈地頃畝，僉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赴兵部驗名給行糧，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充莊頭者，頗多巧詐猾禍之徒，爲能竄圖籍，亂疆界，盤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與國內附，應得圈賜，朝議惟遼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爲之丈量數則，調欵立見，勒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月而田數已登，歸報稱旨。公之剖決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爲可惜也。雖然，逃人圈地，二者爲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網於前禽之失，使已歷覽前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荊，歙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兗；次治邠。女一，適王謨。孫一，孫女一。歙令介予門人孫十璜求傳。余謂逃人疎目，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不表與。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進，字上子，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淮上人。少孤，端行拱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對橘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外傅失煖寒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纂，筆態橫生，既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乃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遠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申紳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爲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爲友，歷刺昆陽，虎侯以老

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未幾滇亂道梗，而陳母死，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死，君仍爲之殯斂。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以此貧金君之丹旐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萬□□□□著竹樹，徜徉其間，而一以貧之爲詩，務爲□□清簡，無俗間鄙厲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三子，曰曾，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發遠矣。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叙曰：先君諱士驌，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楊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侍母留故鄉。未幾，南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間，滇方內附，美即欲往，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即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豬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閏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甯，瘴氣方惡，留南甯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瘧，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痛，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葬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寇復舉，爾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既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彷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下江人僦居，盍往問之。美詢訪其地，亦皆茫然，痛哭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關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錢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櫬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頹垣敗壁，不勝其慘，關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矣。會緣人幕，僅三月而所得傭值，又爲士寇掠去，寄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兔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間，往來宛轉丐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祠道，兩弟庶母留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叙如此。余於甲午歲，在陳懋懿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怨動人，蓋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廉，宦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里之心，即在數尺紅氍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惜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爲趙襄陽丞誌讀之，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子貪錢二千金，而遺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即以此爲錢嵩明誌可也。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贇明。次簡如。恭愍、贇明、皆絕。簡如四子。曰錫。曰銘。曰鍾。曰鎬。以宗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妒銘者。謂恭愍皆有一子名欽。未幾而歿。贇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贇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小宗之宗子也。贇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皆說也。妒銘者。又謂恭愍既有子欽。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又非也。朱子曰。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之親弟。亦是次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爲次適。在所當立者。必欲繼欽。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繼別繼禰也。請以王文成襲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勳。承勳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絕。若如妒者之言。是必當爲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勳者。乃其弟之子先通。而未嘗後業昌也。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通之嗣承勳。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同。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諡與地。備諸卹典。其表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秣陵、東橋之曆。皆用此法。不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爲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爲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其夫人在時。不飽牢蔬。旣無家業可承。銘而求其世父之祀。情不容已。昔王承勳之絕也。有同高祖之姪孫王業洵。命之爲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爲大司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勳。何物施某。乃欲爲業洵之所不敢爲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者。何至與賁軍亡國等。此蓋爲欲爲人後者言之也。欲爲人後。而不父其父。在本生爲逆子。在所後爲貪人。施某無乃欲爲人後乎。曾謂恭愍之廟。不如矍相之圃乎。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留城東數日。値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未於袁令座上。施忠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遊人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雜繁華過目。而悵惘滿懷。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召魂魄。主帥魍魎。伊黔首之無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肸蠁。至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乍嬌而猶慵。於是金鼓鐃鈸。旌旗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縣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飄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之日。四方畢瞻。廠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濃粧村姬。翕欒

纖弱。嫋娜乎襄王巫。姊妹乎陳思洛。已排闥扇。不施紺幕。臉汰芙蓉。氣澄蘭麝。髮光可鑑。流波似鍔。斂則紫玉盤龍。裙則金泥簇蝶。粹然之華。若風度竅。平日紅閨深閉。錦車呵導者。至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而履錯。眞粉黛之如土。目睛爲之銷鑠爾。乃飛鳧競渡。翠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銛利。爭先競捷。蹴蹋狂浪。屬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驟至。慮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鶴且末。樂工不還。乃命稚女充賦。粉子裝遺。遍珠楷點。神心結総。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連延。暗中璣璣。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䟱異其間。初明滅于空翠。旋滋溫于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歟數而似語。燄冷冷而無烟。味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盛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爲深憂。余答以無庸矣。此不過傖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哲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亂曰。鄭女芎樂。曹旰娑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文章。爲藻黼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南雷文定三集目錄

卷一……一
尙書古文疏證序
易學象數論序
鄭禹梅刻稿序
天嶽禪師詩集序
錢退山詩文序
范道原詩序
贈黃子期序
淮安戴氏家譜序
安邑馬義雲詩序
馬廐卿制義序
西山日記題辭
平陽鐵夫詩題辭

顧君棨生六十壽序
天嶽禪師七十壽序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傳是樓藏書記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再與李郡侯書
與康明府書
卷二……………………………………二一
董在中墓誌銘
董吳仲墓誌銘
御史余公墓誌銘
淸溪錢先生墓誌銘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鄭峚陽先生墓表
參議密菴陸公墓碑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東星禪師塔銘
豐南禺別傳
兵部尚書李公傳
周節婦傳
余恭人傳
廣師說
卷三……………………………………四七
金石要例　附論文管見

南雷文定三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尚書古文疏證序

吳草廬以古文尚書之僞。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袠。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置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尚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之議古文者。以吳傳致之。則多矛盾。既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惲、塗惲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逵。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既言賈逵爲古文尚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何以康成之注書序。有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卽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注禹貢。則引允征云。篚厥玄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沖同事高貴鄉公。沖以古文尚書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覈之。庶乎思過半矣。嘉靖初。旌川梅鷟著尚書譜一篇。取諸傳記之

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剿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淮海閻百詩寄尚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兩漢時安國之尚書雖不立學官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將後人并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記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泰誓短喪作俑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之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推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即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惟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為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為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為然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川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蕪穢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乎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解易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為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大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种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為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頒之學官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為羲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直等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即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

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為絕學故為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為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謂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鈔匹遊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巉巘於天壤之間甯為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為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靡染之世而有楊劉即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為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為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烟縹緲之中翠踐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闒茸脈脈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為淪漣折為波濤者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夫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荊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疏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為古文競為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為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為一治故余敘禹梅之文不僅為禹梅言也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為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東授四書即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注妄生議論認場屋為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梁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為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之論纔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為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為學者亦惟自驕於人為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與也不然蚼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邇此無他兩者皆以進取聲名為計睥睨庸妄貴人於谿澤盃杓之間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盡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為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雙語成言鼓扇惡俗支那撰述大概出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太息於斯天嶽禪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之兩日方舉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雄錄七言律假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宅處自在五律凍瀨枯稜肅孤穎務為摯斂上之入王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余於近日釋氏之詩獨喜澹歸及福行集出紛黶黜雜矣雪嶠之詩在諸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簷牧齋搆惡山茨刻之集余緒不過數葉細賦嗷叫之音觸目生情絕不似道人語況於下此者乎今乃得

之逝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五山十剎。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幸。畢丁士雄。癸於金碧烟雨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刳心燥吻。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昔爲一知半解。願牧齋於斯詩。去取失倫。豈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錢退山詩文序

余過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閱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墜緒。蕙芷芳潔。非紅塵鬢場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鉥心劌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爲唐。永嘉以脰鳴吻映爲唐。即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讓亡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還正始之聲。學崑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詠繁興。莫不以爲折衷羣言。然良金華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爲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制裂於市師之手矣。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擴之以才識。淅瀝醞藉。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噫夫。退山飄零鯨背。興獗戶饞人。其夫烟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爭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曉夫退山詩即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螿。爭鳴楓林叢叢間。彼作爲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范道原詩序

余在語溪。得交范道原。道原仕江右。余附書陳上栗。而七業已卒。道原爲余屯之。知其能信友也。丁巳在海昌。道原偕門人呂仁祖來講院。留之信宿而去。從此杳不相聞。今年戊辰。從子康適自武林返。得道原書。以已刻未刻詩稿。待余評定。且言舊稿於乙巳。曾經余何除作序。余忽忽忘之。竟不知所序作何語也。今展卷讀之。愛其情非迫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纖芥疑滯。他人苦思所不能得者。出之以平易。不必問其作何家數。固是詩道中之當行也。余老矣。飾巾待盡。未知與道原相會何日。有懷不可不發。世風不古。今人好議論前人。四書講學。即辨朱陸異同。今古未分。即爭漢宋優劣。至於言詩。則主奴唐宋。嶺之而爲北地、太倉、竟陵、公安。攻北地、太倉者。亦曾有北地、太倉之學問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拈鬚把筆。胸中空無一物。而此數者名目撩撥。盤結不可但已。究之出其所作。妍醜仍是其人本色。未能於數日中有所增加也。虞山於兩派各有貶斥。余過問古吉於盧山。極詆虞山評選之謬。今古在家出。大略多是門面。絕無情語。又不得不以詆虞山者詆之矣。則知相詆無有已時。豈如里婦市兒之罵。以先生爲屈乎。道原主持風雅。但勸世人各做自己詩。切勿替他人爭短爭長。則詩道其昌矣。

贈黃子期序

先忠端公同李寔國時。倩人林柱（字乾樵）畫一小像。殉節以後。曾鯨（字波臣）至姚。依林本幅寫一通。二君

皆名筆。張之影堂。魂神不遠。歲庚寅。余弟晦木爲馮氏塗染。孟丞操兵到門。抄掠以去。二幅化爲雲烟。余百計訪求不獲。遂令邑人李和、谷暮僅得彷彿。錢牧齋謂先公狀若天神者。不可得矣。太夫人累年每畫小像。皆出凡手。最後有慈谿魏譫生者。無所傳授。多爲村落傳神。無有不肖。爲太夫人晚年圖。頗稱合作。今甚喜。欲令追畫先公。而譫生輒死。今歲戊辰六月。子期自武林觸暑來訪。子期出蕭山大藏宗支。爲吾大年伯（諱可師。內臺與先公同榜。官行人）孫。行以傳神著名海內。其師爲謝文侯。文侯師曾波臣。遠有端緒。余因令寫先公末後佐貞讖語。及蕺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二像。曲盡思致。而其尤妙者。誦經一圖。余不見吾母之誦金剛經八年矣。一旦追之紙上。恍然當日喃喃景象。不覺泣下沾巾。較之復生。又能得其神也。非藝之精。何以有此。古人祭祀無不用尸。蓋不敢死其親之意。畫像者。尸之流也。程子曰。苟毫髮不似。便非吾親。若夫尸則全然不似矣。畫像即不肖。猶有一二分之似也。今日尸廢而像存。亦理勢之自然。顧安得如子期者而爲之。可以無程子之憾乎。

淮安戴氏家譜序

自宗法亡。所以收族屬者。止有譜系一事。蓋其親疎。明其長幼。古之君子。兢兢於是。而不敢忽也。然以余觀之。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郡縣之誌也。氏族之譜也。郡縣之誌。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孫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賄賂。繼之恫喝。董狐南史之筆。豈忍彈雀。氏族之譜。無論高門懸簿。各有遺書。大抵子孫粗讀書者爲之。掇拾訛傳。不知考究。牴牾正史。徒詒笑嗤。夫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以余之所經歷者言之。徐汝珮者。陽明先生之弟子也。當時南宮發題。以議新學。汝珮不答而出。以此賢之。及爲同知楚中。傒偷事發。因而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見於弇州筆記。余修縣志。其後人欲入之鄉賢。余不可。遂爾相讐。姚邑有三太傅祠。祀宋謝安石。宋外戚謝某。明謝文正。原已求合。余謂其神位。安石之夫人爲毛氏。余語其宗祝曰。按晉書。劉夫人非毛氏也。其人對曰。此家譜所載。寧有誤乎。余笑曰。劉夫人生前奇妒。想死後安石畏之也。觀此二事。其他可知矣。萬公擇自淮上歸。門士戴曾、戴成、寓書求序其家譜。云祖籍休寧。自高祖遷淮。至今七世。一依休寧譜式。每五代一起。高祖以上。推所自出。以至始祖。高祖以下。殊聯下貫。功德之著。孝友之賢。無不詳焉。此作譜之大略也。余讀元人唐桂芳文集。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權輿也。或綴或分。或湮或振。或以刪經而附列正經。或以講席而坐重席。其載傳記。雜出姓氏之編。有足記也。績溪之譜。處士玉甫輯之。既而廷儀圖之。考其故。先世自江西袁州徙於新安。其居績溪。則自汀州通判傑公始也。今淮上之祖。出自休寧。不知於績溪。是同是異。二子必能辨之。昔解大紳精於譜學。凡江西一省之氏族。源流婚姻官閥。無不淹貫。蓋有子姓所不及知者。余也學殖荒落。不能爲二子詳核也。

安邑馬義雲詩序

己巳元夕。會講於姚江書院。康明府實來。講畢。明府出其友人馬君義雲詩。俾余評定。其楚遊已有評之者。竹風一編。本經南方作家之手。雖對而不敢自信。故欲明府縣之國門。別其粉墨。嗟乎。南方豈有詩家。

南方之無詩也。非無詩也。夫人而能為詩也。夫人而能為詩。則自信其詩。於是僻固狹陋之病。盤結胞胎。卽使陶、謝、韶之於前。李、杜、王、孟。鞭之於後。不欲盼其帷席。是安得有詩乎。且君之所慮。同詩國也。靑鞋千仞。肆志於仙遊。姿梁燕泥。爭名於隋帝。開初唐者王勃。成盛唐者盧綸、柳宗元。結晚唐者司空圖。君取之鄉邦而足矣。乃以通方之見。架學區中。飛才句外。卽此不敢自信之心。使自詩家三昧也。昔誠齋自序。始學江西。旣學後山五字律。旣又學半山老人。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荊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夫誠齋之所以累變者。亦不敢自信之心為之也。今君之所成就。五言如破昏殘夢斷。披路曉風輕。古木齋平野。山光悅鳥情。閒看花欲語。漸覺鳥相親。忽羡鶴眠穩。翻疑國夢輕。名花如有待。冷豔向誰親。鳥跡留奇字。花陰映素書。七言如千條弱柳維征棹。一曲驪歌繞短堤。山寂任憑飛鳥集。徑深巢覓落花多。孤雁掠空雙鬢白。杜鵑啼罷一天寒。紅葉飄岑堆冷豔。荒郊慘澹結愁烟。風雨各天思聚散。烟霞半繫憶寒溫。豈意平陂分世路。無端風雨閉山川。休嫌此際淸光少。轉覺當年險阻多。長堤渺渺藏鴉起。細柳陰陰出鳥聲。偶行隴畔微風至。坐對山窗皓月臨。荒村驟落幾人家。細雨春深發杏花。吐言天拔。已足脂粉藝文。而猶不自信如此。則此後寧復可量耶。

馬虞卿制義序

老屏空山。東制義不觀者。五十年矣。康明府以其鄉馬虞卿制義屬序。余無以應。念束髮出遊。遍交海內。時文之增坫。可得而言。甲子乙丑間。周介生倡為古學。因尙子書。繁蕪法言。家傳戶誦。又數年戊辰。張天如易之以注疏。名為表經。未幾吳次尾以八家風動江上。陳臥子以時務崛起雲間。而艾千子以先民矩矱。短長當世。要皆各有是處。逮至於今。豪引存疑之說行。士皆跼蹐守其軌轍。不敢尺寸踰越於外。已又去豪存而為說約。此本舉業捷徑。與理學無與。黠者從而張皇其間。竊語狂吠。發為時文之批尾。而點之士子。遂以批尾為學。舉子書之瑣綸注疏之沾滯。大家之蔓延。時務之剽核。類諸俗搆。彼芻靈之象形。疑悽愴之來格。以便其空疎不學之實。則千子為之作俑也。昔之為詩者。一生經史子集之學。盡注於詩。夫經史子集。何與於詩。然必如此而後工。時文亦然。今顧以時文為師。經史子集。一切溝為楚漢。且幷諸儒之理學。視之為蠹毒鼓聲。窮經之學。顧如是乎。虞卿之為文也。華與實副。中與外滋。意有入而非剿竊。詞有章而非粉飾。其昌明磊浩之氣。尤在筆墨陶冶之先。夫豈以括帖為糟粕者乎。風急天寒之夜。必有當門定脚之人。虞卿之謂歟。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仇。宦城縱橫楚浙。宮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闊。不惜以身為砥柱。沒後文集出。崑宣纖芥之惡。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鉞。去之再世。間採蓼庵剜其西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線。皆自以為子午矣。日記因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為子午者而已矣。妖魁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貴

弁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魁之弁冕狐鼠。使軒轅鼓其橐籥。按以弦望。金烟玉水所照。未必不反是也。昔倪文煥黨逆而歸。喬侍御往訊之。曰。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莫不罵楊左為小人。我自糾小人耳。今局面一翻。莫不稱楊左為君子。吾亦以為君子矣。以世情言之。文煥實為名言。嗚呼。世情之是非。象沒深泥。蓋亦視先生之書。以奪其子午矣。

平陽鐵夫詩題辭

唐人之詩。大略多為僧詠。如岑參之相識唯山僧。盧綸之幾年親酒會。此日有僧尋。鄭巢之尋僧踏雪行。留僧古木中。皇甫曾之吏散重門掩。僧來閣復閑。項斯之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李山甫之檻前題竹有僧名。李洞之壁記辭僧齋。鄰僧點寒竹。張喬之僧說讀書年。吟僧欲伴行。朱慶餘之時復留僧宿。唯僧得在還。江僧伴晚吟。崔塗之暫得同僧靜。偏逢僧話久。耿緯之尋僧已白頭。唐球之問寒僧接杖。馬戴之孤壁野僧鄰。其他不可枚數。豈不以詩為至淸之物。僧中之詩。人境俱奪。能得其至淸者。故可與言詩多在僧也。齊己云。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淸。此之謂也。豈若今之支那撰述。惡詩村偈。粗厲噍叫之音。剿取市塵。以為脚本乎。余居四明山中。僧舍不啻千餘。間時遊覽。但見有物象人。詰之口輒動。所謂僧也。此皆不可與其談笑。況於詩乎。平陽鐵夫名元立。兩月之間。兩度過我。已出其詩。不染纖塵。與英璽韜子。唐人之所詠也。有天岳以為之師。嘗趁此色力。專志讀書。無徒普說茶話。理會饅頭夾子也。

顧君榮生六十壽序

陳介眉教授里中。書舍至不能容。其時顧在瞻來學。介眉稱其為後來之秀。因同毛孝章訪余於黃竹浦。訥口少言。未幾返於淮海。歲辛酉。萬公擢自淮歸。言在瞻侶季其里人。為經史之學。不殊甬上。余尋其索居而能自立也。丙寅冬十一月。在瞻不遠千里。問病於師。重過黃竹。傑然如劍客奇材。當是稼軒、同甫、路上人物。余見自都中寄書。以其家先生榮生六旬壽序為請。君山陽人。長身岳立。膂力過人。所挽弓數石。發必命中。背與人較射。以他弓授之。應手而折。雅欲以功名自見。入海澄公壁下。從破廈門。論功陞遊擊。浙帥朱君。招之共事。君遂來定海。部伍精整。刁斗應節。耿逆之亂。海水羣飛。常提督節制諸師。出海擊之。至大衢頭。賊伏舟山峽。伏盲兵半濟。橫衝為二。首尾不能相應。朱帥在閩中。各船莫敢向邇。君挺刀枕工攀上。使之轉舵。突入賊陣。砲聲雷鼓。波濤起立。賊帥朱非熊殲焉。朱非熊者。島雛島賊。精於水戰。賊恃之橫行海上。非熊死。而水師不競矣。事平。君成功不居。返於淮海。讀二溪語錄有得。日與周君調。講性命之學。君謂周奇士。皆參吏閣部軍事。失勢為獄吏所困。從囹中得大光明。遂棄家為僧。其所以與君語。人莫能測也。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為。是古之學道者。每輕將相。余以為非能為將相者。不可以學道。故子房輔漢。而赤松絕粒。長源定難。而孀殘分芋。李林甫之陰賊。盧杞之奸邪。未得不遇異人。終為蛾蠹所笑耳。君雖不為將相。而海上之捷。則大將之所為也。於學道也何有。今以將相之業。授之於子。振衣千仞。謂言平生。則謂之輕將相也。

天岳禪師七十壽序

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大鑒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潙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於是世之爲釋氏者。莫不以承接源流爲事。競張空頭某祖某代。儼然自命。於白椎卓杖之間。頗未幾而聲銷響滅。與者受者同一虛妄。古之人以道爲通塞。今之人以師爲重輕。師者道之表也。有其表。則當求其實以應之。苟惟表是循。儲胥虎落。豈能寄汝不朽。是故道、雪、洽、遠。未嘗有宗派可尋。其名豈讓傳燈。雲門、法眼、潙仰之絕。無關佛法盛衰。則知人重失世系。非世系之足以重人也。嗟乎。吾豈敢薄待方外之人乎。謝康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憒憒輭笑。旅俗膠如。故裳旦諸師。欲撫中下之資。不得不言權朴少文。無害於道。恐者誘於其迹。而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躡至牛頭馬肺。以博源流。遂薄經論爲淺教。斥文字爲異端。愈趨而愈下矣。天岳禪師年十三。即爲詩人。銳志讀書。始出而追參名宿。雪嶠、下林、箬庵、山翁。在釋門如五緯之麗天。芒寒色正。皆急於得師。而卒歸之山翁。師從悟後。發爲文詞。瀏拂塵蒙。潤飾光價。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娶。余以爲如師者。始不愧傳燈中人物耳。他又何論哉。庚午暮春。爲師掛履之辰。其門人鐵夫過我黃竹。以壽文請余。余語之曰。子之師其詩詞足以自壽。余之所言。無乃贅乎。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荊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汨沒於支離章句之中。吳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脈幾乎絕矣。高忠憲云。薛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大和真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雖其盤礴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祕。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弊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脈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措定。宋無逸之纂修元史。黃觀、陳子方之自沈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亂政。謝文正內主彈章。魏奄問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亡。施恭愍攀髯龍馭。南都之亡。孫熊伏劍海島。其知效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先是廟學頹敗。上雨旁風。一宮之外。皆爲茂草。當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即有葺築。聊將其文。遂使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大荒。夫營室無功。單子知陳有咎。國庠爲圃。元興發道將陵。忍使陽明闕里。而頹憊於盛世乎。晉中康侯如樾。以經術爲吏治。下車即爲此懼。廣文沈君煋、方君延吕。佐以精誠。沈君以己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明二尹守

一經之。邵侯李公行部至姚。慕與是舉。復加申敕。士心鼓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以索力。拷鼛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以義肴學於青史。見屬爲記。念陽明之學。今時聞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己見。慨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爲道德。形於言則爲藝文。見於用則爲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家。莫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潰猶昏儒。嚾嚾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恧歟。聖天子崇儒尚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二者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爲物。即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即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是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兔園寒陋十數册故書。修飾成家。假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者。亦不乏兼收並畜。錦軸牙籤。爭長於名畫奇器之間。酒闌燭跋。充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于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狝駝書簏之誚。弇州、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間。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荊川二人。其次楊升庵、黃石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開世之學者也。何意當吾世。而見之健庵先生乎。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沈於瑤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

生故吏徧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搜抉緹帙。而先生爲之海。若作樓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於賊焰。新朝剛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文爲。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但藏於家也。先生內備顧問。外獎風流。雖十行俱下。而矻矻焚膏。倚相之九邱八索。子產之實沈臺駘。方之昔人。豈讓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其集門牆。一經盼睞。皆合宮懸。其爲文也宏矣。然則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與。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爲冬華之桃李。不適於用。先儒謂傳注之學興。蔓詞衍說。爲經之害。愈降愈下。傳注再變而爲時文。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揣摩剿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闒茸。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蔽聰塞明。而先王之大經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爲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說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假館而盡讀之也。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康父母來。申老公祖之命。承命惶悚。鄉飲酒。朝廷之禮樂。於斯而寓。得其人則見王道之易易。失其人則如近日之具文。徒爲識者所笑。今以老公祖行之。知其不徒然也。然以頑鈍平生。無不善狀如羲者充賦。

則未免失其人矣。義豈敢犯不韙而冒昧承之。以溷老公祖知人之明哉。義蒙聖天子特旨。召入使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義時以老病辭不行。聖天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詔以行者也。假若應命而赴。召之役。則避其勞而不往。召之爲賓。則貪其養而飲食衎衎。是爲不忠。一不可也。義幼而伶仃。先忠端身殉社稷。義既不能如緹縈之上書代死。又不能如龐娥之手刃仇人。有愧女子。竊不復自比於人數。苟此歲月。未嘗不自賤其老也。今膺蓼莪之詩。而歌伐木之章。是爲不孝。二不可也。鄉飲酒之禮。所以觀德。故必使進趨中度。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後禮明樂和。衆乃大悅。義秋間一病。去死無幾。以是龍鍾狼倒。行此須人。苟入賓筵。使觀者笑其郎當。三不可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黜。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義幼壯不能孝弟。耆耋而又違禮。應命以從流俗。其可乎。倘俟揚觶而後去。亦已晚矣。老公祖奕世忠孝。錫類之仁。必不肯陷人於不義。收回成命。使義得修身俟死。此即老公祖之三薰三沐也。

再與李郡侯書

捧讀老公祖手教。殷勤篤摯。其下士好賢。眞不讓於李文公矣。義亦何幸而身親遇之。但區區衷款。未蒙賜允。則不敢無說。從來大賢之待士。有相違而實相成者。有相隨而爲相失者。昔張魏公欲起蘇雲卿於灌園。雲卿不應。魏公終不強之。天下誦雲卿之高節。亦誦魏公之大度。所謂相違而相成者也。王介甫徵常秩於布衣。常秩就道。介甫甚信任之。天下議常秩之干進。亦議介甫之尙同。所謂相從而相失者也。義之不才。老公祖欲豁其幽篁之面目。進以俎豆之趨蹌。無論顚倒衣裳。卽使奉命而來。以八十之老人。祝鯁祝咽。成禮而退。亦不過一時之觀美。何如使義得遂麋鹿之性。天下之人。必交口而誦曰。李公之舍己從人如此。李公之愛人以德如此。李公成人之美如此。李公斷義之精。繭絲牛毛如此。且使義得免於疑謗。一舉而五善備焉。豈非當世之盛事與。不然。少無仕宦之情。老忘朵頤之戒。義之一身。將狼狽失據。大君子寧不哀之耶。所陳皆出血心。伏冀老公祖俯察。寬其違命之罪。則知己感恩。皆兼之矣。

與康明府書

南山一帶。虎變異常。兩月以後。所傷將及二十餘人矣。攬水之下。有一小庵。四僧而食其三。東奧居人。今月初五日至初九日。每日而殺一人。四五成羣。白晝跳梁。其中一黑虎。鋸喙人立。尤爲毒害。其次一黃虎。面有白文若川字。與之爲副。搏人而食。無有脫者。近山村落。瓜亭、雙雁、通得之間。當晝蔽戶。不敢輕出。樵採路絕。居民醵金設醮。寧無應驗。人言老父母之德政。虎宦渡河。今肆行無忌若此。其故安在。嘗讀東漢循吏傳。童恢之治不其。民皆爲虎所害。遂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殺之。古人之爲政。正不必出於一道也。有以德化者。有以力制者。其爲循良則一而已矣。鱷魚之患。韓文公作文以祭之。陳文惠公因其害張氏之子。遂命郡吏。率小舟。操巨網往捕。曳之以出。鳴鼓誅之。因作戮鱷魚文。並傳千古。以爲美談。後人無有優劣之者。老父母固二公之流亞也。甯肯坐視宇下之小民肝腦塗地。而不爲之勤心乎。且鱷魚之害。不過張氏一童子耳。文惠尙爲之復仇。况今殘暴至於二十人外乎。若曰。此非考成所及。大吏不以之督責。小

民不以之怨咨。何與吾事。此則俗吏之恆情。老父母必不出於此也。然則若何。可以除之。夫虎雖多力。不過當壯夫二三。敵以十人則縛。爪牙雖利。但可施於咫尺。假以燒炮則縛。弟容訪問獵夫。有膽奇者。自言用鳥銃六人。鎗又四人。與之從事。勢可必獲。但非數日可以成功。當其蹤跡所至。居民不供頓食。誰肯裹糧。以蹈危事。就令殺虎。亦無賞格。所以任其咆哮。視人爲不足畏矣。誠使明府張掛榜文。約束獵戶。使之討捕。既奉明文。則山家自然給食。勸以嚴限。苟得殺虎。懸以重賞。居民無不願出。虎方不畏人。日在山麓。一月之內。必可成功。又不然。駐防之兵。所以禦盜賊之爲民患者。猛獸食人。甚於盜賊。同一殺人也。人之與獸。豈有異乎。而束手飽食。虛費錢糧。老父母苟中文協鎮。使之除害。準以討賊之功。尤易爲力。如此。則老父母之政治。與昌黎文惠而爲三矣。

南雷文定三集卷二

董在中墓誌銘

嗟乎。才之難也。於千萬人之中。而生一人焉。宜乎爲天所愛護。啞牢名器。顚迅風雨。忽智同盡。將爲生之者有意乎。無意乎。甬江之上。唯董氏爲多才子。吾友天鑒。有子四人。及允瑫。次允珂、允瑋、允瑤。風塵所集。無不拭目。十年之間。吾始哭允瑋。繼哭允珂。又哭允瑫。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而乃同之瓦礫乎。允瑫字在中。董孝子之後。世爲明州人。祖爐圭字五銘。舉萬曆己酉鄉試。知和、易、鄒三州。父德偁字天鑒。舉崇禎丙子鄉試。戶部主事。在中生而卓犖。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家庭自爲師友。郡中試案。必以董氏爲眉目。在中前後積取高等。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併倍於諸儒之語錄。其會心在傳習錄。陽明之學。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膽暢。不以世論而奪也。康熙己酉舉於解試。因得盡交天下名公鉅卿。皆傾下之。崑山葉訒庵先生。一時冰鑒。愼許可。在中投之行卷。嘆賞以爲管葛事業。贈詩有董子家東海。獻賦來帝闕。視我嶺一篇。浩浩三峽奔。所言雖甚夥。仁義貫本根。進止更可觀。笑語藹春溫。都雅周容刃。貴重發璵璠。驚聞所師誰。答言是黃君。故訒庵之知余。由在中也。會舉博學鴻儒。訒庵遂以余之姓名。面啓皇上。余奈山麋鹿。不諧世用。無幾同舉之士。其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顧未幾而在中死矣。是可哀也。蒹海之交。天鑒砥節邱園。息機盛世。未免悲涼變積。在中紕觀無形。謙近詩酒。

不啻發塞。叔父仲公跌蕩好客。晚年憔悴。閉門滅跡。天寒每食不能下咽。在中經理饘粥。共其豐儉。所以悅親者如此。亦近世之鮮見矣。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卒。於保定道之署中。年若干。娶徐氏。御史殿臣之女。繼俞氏。吏部郎有章之女。子三。長元鈐。次元泰。元銀。女二。一適丁卯舉人錢淑泰。一適□有章。昔昌黎誌馬少監。以爲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傷之之至。此不過游處之常。若余於井氏。則有師友偲偲之力。而零落於轉瞬之間。更可傷也。元晉以靈巽子之狀。介萬公擇求銘。爲之銘曰。行修於家。名聞於闕。億萬之生。如此歸宿。亦無愧矣。何忽倉猝。有子也才。後先存歿。吾銘可信。滄海不竭。

董吳仲墓誌銘　壬子

先師立證人書院。講學於越中。至甲申而罷講。後二十四年爲丁未。余與姜定菴。復講會。脩遺書。括磨斯世之耳目。然越中類不悅學。所見不能出於訓詁場屋。而甬上之聞風而興者。一時多英偉高明之士。吳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諸子大會於僧寺。亦遂以證人名之。甬上講學之事。數百年所創見。傳相駭怪。吳仲使疑者解頤。辨者折角。而甬士風氣爲之一變。越中書院。承先師之後。爲天下所注目。蕘言邪教。思得一假其名以行。吳仲授經在越。以其所言求題牓。通殷勤。吳仲作長書叚之。使之歸正。當先師講學之時。圓澄。圓悟。兩家子孫。欲以其說竄入。先師每臨講席而嘆。余推擇同志王士美。王元趾等數十人。進於函丈。彼釋學之黠者。三及吾門而辭焉。其氣爲之銷沮。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余於吳仲同此心也。吳仲於先師喪亂之後。遏絕惡言。勇過子路矣。吳仲諱允璘。姓董氏。系出廣州。漢和帝時。黯以孝聞。世居慈溪。永樂間。梅隱始徙鄞縣。高祖邦樂。嘉靖丙午舉於鄉。知浮梁縣。曾祖光亨。贈奉直大夫。易州知

州。祖懋圭。萬歷己酉鄉薦第二。官至保定府同知。父德偁。字天鑒。崇禎舉丙子鄉薦。母范氏。天鑒四子。長在中。次二嘉。次侯異。吳仲其季也。弱冠而知名。主持坊社。舉足有所重輕。學使者等第。必以吳仲爲眉目。其學從陽明入手。已讀先師學言。句櫛字析。辨其同異。作劉子質疑寄余。大意主陽明教法四句。以先師破意已發之說。與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不能相合。余謂先師之意。即陽明之良知。先師之誠意。即陽明之致良知。陽明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又何疑於先師之言意。非已發乎。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故中和兼致。王龍谿從日用倫物之應感。以致其明。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是致中而不致和。則皆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祟。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未嘗攔截於意。分動靜爲兩節。使意知意居未發。則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吳仲得余言。膠解凍釋。自署爲蕺山學者。爲人磊落不屈。折敢於任事。郡邑利害是非。論議憤發。當事避之奪色。就館象山。力舉社倉法行之。遇覺情詭行之徒。性不能耐。便執手而罵。由是爲流俗所嫉。其與人交。急難解助。嘗以貲贖匄人。蓋非齷齪闒茸。自附於道學者也。臥病半年。臨終自嗟豪傑之才。道人之質。自負甚侈。斯人斯疾。命也如何。何必嘆息。生於某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卒於某年辛亥六月初十日。後幾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配周氏。子一。元讚。女一。其友陳赤衷夔獻。陳介眉錫嘏。爲之周旋於疾病死喪之際。夔獻誄之。介眉狀之。而以

銘屬余。吳仲之祖。先忠端公之友也。余復友其父子間。亦何忍而不銘。銘曰。

鐘鼓在懸。鄭聲必奏。不黍滿郊。莠草將茂。辨之不早。鹵莽滅裂。嗟乎吳仲。自許豪傑。嚮蹟鼠目。見之電滅。彼侁侁者。聞毀望哲。不謀日晡。或反喜悅。剖胸無心。割臂無血。言念吳仲。祝余藐結。斯文未喪。此銘無缺。

御史余公墓誌銘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襄後裔。自龍游縣。遷居暨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進士某。次卽公也。幼卽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公擬爲彌衮。辭成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邱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播地亦立。方塞決河。賦役逋滯。公盡捐煩文辟教。與之休息。是時民間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蔓延。人戶逃亡。棄地彌望。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興屯道。與屯籤。以進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於現在之熟田。逵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既以此爲考成。競張虛數。民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糧。攤於熟地。民皆失業。公惕然發之會。制臺耀武李公。行部至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視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爲之疏聞。始豁虛張之數。而興屯之廳道皆裁。公能以一邑難數千里之摘。不特封也。封與延津。壤鄰錯互於百里之外。狼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服闋。補河南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尚苛細。而其關於國家之大事者。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兵權。諸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逆帥橫暴。稅民受貨。奴客跳梁。觸情放恣。越民積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數其罪惡。逆帥中慼。危藻之晉。羅諸人口。朱方旦妄言禍福。

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人耳。於法當糾。奮可助彼狂瀾乎。方旦終以猖狂坐死。夫三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晁錯殞身於七國。逆帥之詐。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閩粵。方旦之詭。人所不能言。惟子產先發於慎竈。公乃不計利害。不避嫌疑。振聾於鐘鼓無聲之日。卽其所未言者。亦且破其魍魅。使無遁形。豈非盛世之鉏犨歟。已而卜葬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悠林下。至於沒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瞬睨而去。是公用世之智。退而不忘也。生於萬歷丁巳五月初十日。卒於康熙己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姚氏。贈安人。繼李氏。封孺人。子六。長毓澄。壬戌戊辰進士。次毓泳。州同知。次毓瀾。廩膳生。次毓淳。河間府通判。次毓□。□州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壽處寬。何嘉瑚。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人。懋□、懋楨、懋棤、懋標、懋攏、懋棟、懋檉、懋桂、懋梅、懋栻、懋椿、懋槐、懋持、懋楓、懋梅、懋櫃、懋梗、懋梓、懋梧、懋桐、懋榕、懋楨、懋棠、懋杞、懋柟、懋杜、懋樹。孫女十九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客見公。知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處。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熟包荒。人瘼流遁。家戶凡亡。公能除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公入臺中。振夫紀綱。用火積薪。厄大末強。路人皆知。不敢聲揚。公獨指斥。出師十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誰來竊鼓。憔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簡落狐狸。賴公彈章。遂致卷舒。沒世不忘。妖人識緯。首鼠陰陽。

布露千里。朝士趨路。公獨曰否。決其披猖。得官泉石。未盡其長。侁侁後人。嗣其耿光。

朝議大夫奉敕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清谿錢先生墓誌銘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於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於百家。求之愈難。則得之愈真。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於道者也。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者。尚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清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自椎拂。一往不返。清谿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清谿先生。諱啓忠。字沃心。錢氏爲鄞中望族。方伯奐而下。五世爲若賡、若選。若賡守臨江。生二子。靖忠舉人。從忠訓導。敬忠知寧國府。益忠之子肅樂。卽忠介。若選生二子。長爲先生。次孚忠。先生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時承逆奄之後。天下書院。皆經折毁。先生上言。臣觀崔魏亂政。奄禍逼於天下。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斯孔孟學術一大厄也。三尺童子。猶知笑之。則中朝諸功勳進轉相效尤者。止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流俗。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壞矣。是故生祠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應將已毁書院。盡行修復。此聖政之急務也。疏出。廷臣皆嗤之。除南康府推官。興利除害。如不及。案無留牘。閩士之中。餓者與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其是以不免。鄙固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掌。司李多未嘗學問。徒稽其田稅出入而已。先生集士子講學。隨機指點。當其得意忘言。三三兩兩。便覺沂水春風不遠。歸宗寺爲紫柏實興。先生刻其集於寺中。憨山葬五乳峯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卜。有明自楚石以後。佛法中衰。得紫柏憨山而再振。先生之爲佛氏金湯如此。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草疏事論死。先生念其爲文毅子。末減。得成。粵中陳秋濤。臨川湯伯聞。先後建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山左兵荒。饑殍載道。疏請糴十萬石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督山東學政。至李家莊。流寇猝至。先生麾之。皆放兵羅拜。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以韮謖歸。未幾得白。崇禎癸未八月十二日卒。距生萬歷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娶戎氏、李氏、高氏。贈封皆安人。子二人。肅錦、肅鎮。俱早卒。在者惟廉。女一。適諸生許曰瑚。孫一。中蟊。孫女一。適諸生萬經。先生師事鄒忠介。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顏山農、何心隱。皆崚嶒豪傑。乃弇州改爲青以爲傳世。遂抹摋先生理其緒言。刻而傳之。吾觀先生嘗曰。朱震青易理深僻。余伯玉苦身持力。金正希體認靜慮。勤在相與。水火醯醢鹽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豈復如可任之不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錢漢楊棡流。多歸節義。然先生嘗服闋入都。流氛漸逼。寓書高安人曰。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値橫流。不得以節義顯也。歲壬午。余在京師與震青論學。嘗其險絕處。震青每曰。吾友清溪。竹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任有知己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曾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亦不果。先生卒後二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以某年某月日。卜葬鳳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於時中原之師友盡矣。廉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聞者。語之當世。守其家學也。銘曰。

科名蔽位。蟒衫螢光。皋芰未復。姓氏已忘。先生之歿。一世之長。學宗馬鄭。師友劉鍒。嘉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掇拾其勞。以慰哲嗣。上下徬惶。此心此理。未嘗滅亡。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王氏。諱鴻業。字君調。別號千秋。世家鄞之西郭。高祖瑨。成化癸丑進士。以御史出守長沙。曾祖佺。嘉靖戊子舉人。劍川州守。祖大璇。高淳縣丞。父國棟。諸生。府君五歲而孤。擗踊根乎至性。稍長。則依母爲命。出無子弟之過。尋列爲諸生。崇禎己卯冬。鄰火將及。父柩在堂。府君從烈焰中。匍匐救之。鬚髮皆焦。天爲之反風而熄。里人奇其孝感。府君方自刻責。是予之罪也。夫予不能早卜宅兆。至使神靈有此震驚也。遂奄與焉。營葬以完大事。辛卯喪母。府君年四十有九矣。而哭泣之哀。猶孺子初號父母之懷也。歲時用享。樂與哀半。不以魚菽而弛其濟濟漆漆之敬。與三兄割產。府君遜其高堂。而自予以殯邸之田、西鋑之宅。長兄之歿。兄弟將鬻田供喪。其買者嫌其荒瘠。府君以己田易之。盜誣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府君觸網訟寃。平目睨虎。卒爲解之。府君之於家。行能盡分如此。其所居東園。尾才三間。羅大闕書。不異一舫。而府君靜以瓌瑋。緣人兒啼午飯。婦緒冰絲。閴然如在空谷。顧府君才足用世。稍較筭籌。舉嬴補絀。計人益出。莫不中程。故五服中和。調乎貲之事。皆取決焉。遂府君晚年。身爲大老。子爲名士。登其堂者。含吐綢繆之上。翩躚罇俎之間。儼然復睹成淳間人物。非今世所有矣。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我生不辰。天地幽閉。擊殺移人。猶晝之不能無夜。春夏之不能無秋冬。人未有能處晝而不能處夜。能處春夏而不能處秋冬者。顧明塞者。無落吾粟葛臥起之事。故鍼石之遷改。在天地間。不過黍稌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鉦或鎛也。亦各盡其分而已矣。奈何遊匠風塵。被爲曠劫。令裘葛臥路之夜趨猶鳴沙蟲之幻。自吾見喪亂之際。衣冠鼎族。詩書阡陌。不循其舊。至使河海之迹。墮爲窮流。假府君從容乎山野之間。檢襟括步。言笑如故。豈非衣冠之準的歟。生萬歷癸卯十月五日。卒康熙丁卯八月八日。年八十五。配陳氏。先府君十二年卒。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西山之爵墨。子三。長之坊。癸卯舉人。知縣。次之垣。庠生。次之圻。女二。長適潘朝莛。次適庠生趙彭。孫十一。錫麒、錫麟、錫位、錫鳳、錫熊、錫龍、錫仁、錫義、錫忠、錫信、錫爵。孫女二。長適林與泌。次適戴宗鼎。曾孫八。永元、永年、永成、永和、永魁、永清、永彬、永孚。曾孫女三。余交之坪二十三年矣。每過甬上。必登府君之堂。老成在望。其葬也。之坪以張且復之行狀。屬萬梅之傳乞銘。銘曰。

治亂之運。有經有緯。人生其間。鼎波百沸。以經處緯。險夷一致。以緯易經。百色妖露。而有耆舊。居仁由義。河山雖改。詩書不廢。雕虎焦原。不異平地。深松茂柏。永無憔悴。

鄭峚陽先生墓表

公諱鄤。字謙止。號峚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於義門。父振先。萬歷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謫四川永寧。徧覽錦華峨嵋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啓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文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疏留中非制。引武廟之佐禍。神廟之奸

相爲言。內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璫高張。興大獄。以殺其不附己者。此言三吳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六葉。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史。公既危甚。乃變姓名。爲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追奪誥命。逆奄伏誅。奉旨原官起用。居燮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溫體仁當國。媢嫉異己。既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援。必爲己患。遂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特疏參公。下於刑部獄。嗾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門人王之黃石齋先生召對。以爲衆惡必察。匡章棄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體仁之黨。姦公同鄉之市儈以證之。己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縉紳受禍之慘。未有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恕之以理。未必驗之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鄉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暱。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託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篦參話之法。訛爲搒作教刑之事。皆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甯隱忍就死。齎此冤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鄰家有妻。淫其夫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妒。視之過小者也。使公眾諸醜大誅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余嘗入伎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振奇之人。何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邑中人物。獨怪其獄中猶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游戲耶。公之諸子。寀。過予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參議密庵陸公墓碑

公諱永可。字成一。別號密庵。姓陸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瀆。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爲山陽人。祖敘寰。父三錫。公爲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爲上官畫養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爲刑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公爲人豈弟。雅以濟物爲務。當其在裕。裕地之師相望。綿標寸紙。一日數至。微村切里。俄頃十催。公應以整暇。民不告勞。赭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難爲意計。公貸軍府子錢。市馬六十。劣充餘發。稽三萬戶。戶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派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一千九百。鹽引尚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鹺使者。減至一千引。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濬河之役。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給於五百餘頃之內。逃亡日甚。公設法誘墾。汙萊之田。二而當一。磽确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勸於農。鋒鏑之餘。絃誦久息。公新其學校。躬師藝文。化居羊驅馬以爲秀士。邑無文獻。以禮樂爲殘賊。比文章於鄭衛。公考其山川人物。撮發科課。采筆文間。裕始有志。凡公之所以爲裕者。如庭內灑掃。無不周款。其在司寇。寃訟洗滌。疲弊昭蘇。

每退食遲遲。母夫人詰之。公曰。今獄囚者。多以刻深免咎。故煩文滑劾。證逮遝廣。苟衒成案。擬入當斬。幾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當其衡士。羽拉棒措。斟酌爾雅。瓢笠之門。俱起講堂。而南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採拾。其入輿人之誦者。鄉賢之祀。飢不給祀。則贍劣枯骨。香燈爲之肅然。有司賤士。纖介之怨。使遺孽蘇。則請之皆撫。未離仕籍。不得妄施刑革。其所至及物如此。臨官之外。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闢門而延故人之殯。如田孝廉、姜符臣、翁陵、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蓋天性然也。從來崇吏治者。不過曰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總使倘馬於軒。宿作於堂。其破碎猶可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爲己物。宗、楠、櫺、楹、櫳、閣、居、樓。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甯復有傳舍乎。南陽久已無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婼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何幸哉。生於萬曆丁巳五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己未七月初三日。娶某氏。誥封宜人。子三。志謙。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歲貢生。女二。周恪、李師盟、其壻也。孫男七。觀、兆騏、兆森、兆舉、嵩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謙千里求銘。銘曰。

史傳循吏。貴乎留一。治殤未起。賊梳兵箆。逃屋荒田。租吏絡繹。吁嗟密庵。仁心爲質。嚴飆風雨。立彼家室。人總刑名。破家而出。出考藝文。廟堂琴瑟。非表石言。表裏史帙。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唯傳信錄、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所知錄者。桐城錢飲光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在前朝。爲鉤黨之禍。似范孟博。從亡之節。似介子推。虎口殘喘。奔走南北。今歲戊辰。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內同人。凋謝殆盡。歸然尚存者。先生一人而已。弟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尚能遂此願見之志否。因以其安人烈婦之誌爲請。余讀之悽然。按安人方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父學煒。母王孺人。孺人封股以療夫病。年三十而人稱其節。無間言。安人十五爲先生婦。幼而讀書識字。及歸而見先生以詩文著名。遂相從爲學。日事於硯北。不親俗務。已而先姑棄世。柴水交困。安人於是洗硯削筆。習爲操作。先生無內顧之憂。一意遠遊。當是時。流寇盤踞江北。浙江人戶皆避寇渡江。棲泊洲渚間。寇遠復返。安人持橐束緼。何處起即逝。不至顛踣忘失。里人多服其智。然在兵聲械衂之際。奉養其身。未嘗失節。則以大年終安人從先生。遷居白下。風雪擁戶。夫婦相對。面如死灰。先生賣文搏食。安人篡紝佐之。少延朝夕。壬午先生武舉。安人迎門。君自度今年能必得否。先生笑曰。臣力竭矣。囊中米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號哭。臥不能起。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棅。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舉。安人獨處白下。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安人已返桐城。人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甯可居乎。阮大鋮以南都防亂揭。爲諸名士所擯。銜之次骨。南渡修報復。次箝鑑皆逮捕中之人。先生亡命武塘。安人在里中。東西遷徙。久之亦下武塘。曰。不若同死之爲愈也。大兵渡江。所在兵起。吏部亦聚衆處衢。三吳志士。多載孥帑依之。亡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土寇竊發。先生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劫掠子女。吏部殉死。賊上船。安人抱幼女。亦投水而死。時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逃去。次

子亦死。明日先生得安人屍於岸上。視其衣皆鉤聯不可解。其子曰。此吾母舟中所爲也。曰一旦遇兵。即赴水死。毋令人剝衣露體耳。殯諸普濟寺。甲午冬。返葬先隴之右。安人生於萬歷壬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三十四。子女三。存者惟法祖。戊申又死於盜。哀哉。閩粵餘聲。表其節。贈孺人。再贈安人。安人少有至性。十歲時。母病篤。亦割臂肉投藥中以進。痛母苦節。望其夫之成名。爲之旌表。知不可得。則時時啼泣。自兵興以來。惟誓一死。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不死。里婦曰。求死不得耳。安人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遇難后於縏衣中得絕句一首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嶺嶠苦如何。移舟到處皆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嘗觀今之士大夫。日日名節。及至變亂之際。盡喪其平生。豈其無悲歌慷慨之性歟。亦以平生未嘗置死於念。一旦驟臨。安能以其所無者。應之於外。陳同甫傳陳氏二女。長女仲顯受刃。次女受污。后有譏之者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述言曰。難。難。今之士大夫。亦提其難耳。陳了翁曰。吾於死生之際。了然無怖。處之有素故也。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無安樂法。文山亦云。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道彼大賢之操修若此。何怪乎士大夫爲次女之歸耶。銘曰。

曹娥以孝。嚮波娥江。貞女以義。自沈溧陽。於爍安人。繼此耿光。風號月苦。震澤流長。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歲乙丑。余至棲水。一時友朋來集。論文談道。皆非宿聞腐見。不可以經生崖涘之。已見金介山之詩。質而不俚。清而不枯。今之詩家。未之或先也。戊辰。余里人沈伯讓。自棲水歸介山寓書。以其母金孺人之墓銘爲請。孺人張氏。父遂辰。字卿子。杭之名醫也。孺人歸於金君君榮。時君榮之父已卒。失火。無家居。君榮與婦寄止婦翁舍下。婦翁既以醫名。學者雲集。拱璧騶馬。華堂翁赫。諸姑伯姊之歸甯者。皆盛其羅綺珠翠。孺人寂然廡下。與夫子相勞苦而已。未幾君榮之弟又夭。其姑獨處。孺人迎養於張氏。君榮出遊江右。喪其資斧。歸而病卒。孺人年始三十。先有二兒。已殤其一。是時介山方五齡耳。孺人與其姑同牀臥起。撫此孤。後相依爲命。稍長。課之句讀。手紡口授。一燈熒然。已而卿子亦卒。家產盪然。孺人以女紅象錢易米而炊。所冀介山成名。重立兩家門戶。而獨子姑息。惟恐其蠹蝕。每見介山丹鉛在手。即爲奪去。曰。但得一碗飯養吾兩人足矣。無爲過自苦也。三世一身。悲光血轉。責於孺人之旦暮。臥病十餘年。而孺人卒矣。當君榮出遊之時。正値鼎革。干戈無序。孺人隨父避於武康山中。搜牢其掌。人民皆不敢舉烟火。夜非深林菁叢。不能藏蔽。每聞兒啼。即射聲而至。孺人一兒檐負。一兒攜手。嗚嗚而泣。勢難兩全。咸勸棄其小者。孺人以架掩兒口。處護有方。卒免於難。鄭伯道以男子。不能庇其二兒。放之孺人。蓋賢如矣。卿子年八十。尚爲人應病。孺人惻然。謂其子與姪曰。汝等荒於嬉。而坐受老人指揮之養。能無愧乎。故其侍父也。必伺其熟寢。而後即安。父有寒疾。雖嚴霜烈霰。夜夜四五起。至性有過人者。嗟乎。人世危苦之境。莫如釐婦。釐婦而無家可托。漂搖於女氏之窮。則又危苦之甚者。於此而綢繆風雨。重興家室。其精誠之至。天地爲之感動。亦理勢之自然也。先師蕺山先生。父卒五月而生。喪失家道。母氏章太夫人。依外家以活。頗與孺人境

遇相似。先師之爲大儒。皆太夫人危苦所成。介山勉旃。亦焉知稱孺人者之不如太夫人乎。太夫人之誌。許敬庵先生爲之。則余之誌孺人也。亦焉敢不以質乎。生於萬歷戊午四月十八日。卒於康熙戊午八月二十三日。與君榮合葬皋亭山。子一人。曰張。即介山也。銘曰。

卿子之女。介山之母。葬於皋亭。既封既樹。白楊蕭蕭。鳴其辛苦。黃絹之辭。刊之石柱。後人過之。知其爲節婦之墓。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李大泌誌余州夫人之墓。謂其生長富貴。人望之如在天上。畢生不知憂苦爲何等。而夫人盡瘁操心。有單門之所未嘗者。以信髮樂之命。非富貴貧賤之所與也。余讀武康卓六象之狀卓母錢孺人。何其相類乎。按狀。孺人姓錢氏。名貞。字淑儀。杭之錢塘人。父朝彥。崇禎丁丑進士。句容知縣。妣許氏。孺人生而性慧。內則孝經詩詞。略皆上口。年十五。歸仁和卓君彝異子孟、翰林侍讀詩發之子也。卓氏爲塘棲望族。富甲一方。阡陌閭架。牽連郡邑。傭客數百人。轉穀鳴橈。晝夜不絕。舅姑皆在京師。子孟讀書。不問生產。孺人以弱女子。未明而起。諸事填委。候其指揮。左提算子。右徵市歷。官租歲計。轉運貯積。會要不爽毫釐。綢至庭內。灑掃箍蓄。柴水亦經心目。子孟隨舉順天。當卓氏之盛。孺人不以林下之風。顧息閭閻也。亡何。侍讀卒官。家勢中衰。盜入其室。發大珠黃金以去。利其財者。廣設機械。恫喝數萬金。子孟亦慕卒。病姑在堂。稚幼滿室。孺人搘定風波。上侍湯藥。下授詩書。喪葬婚姻。禮文畢備。觀者不知其爲患難之餘。當卓氏之衰。孺人不以風雨之晦。改其昏曉也。逮姑潘恭人卒。葬既畢。兩子爲諸生。侍讀詩書之澤有託。門戶重立。而孺人亦病矣。從容謂其子女曰。吾昔奉汝祖母。秉燭晚食。祖母南向。吾與諸姑左右汝父。汝父從容座末。舉觴加餐。笑語歡洽。將謂此樂可常。何意轉瞬間。零落俱盡。正如長亭旅憩。先後散去。唯我獨留。亦復何堪。因歔欷不自已。未幾而卒。時康熙己未十二月十九日。年五十。子四人。長齡、太學生。松齡、庠生。永齡、錫齡。女四人。婿陳奕昌、項灝。俱太學生。餘未字。孫男三人。長齡等將以年月日。葬子孟之墓。將葬。奕昌傳其內子之命。乞余銘之。昔陳同父夫人欲朱文公篆其親墓。因夫以乞。孝思冥契。千載如新。但不知余之文。能如文公之篆。亦可傳後乎。銘曰。

物盛而衰。衰久而復。天道之常。人事之下。吁嗟孺人。霜雪性情。高明之家。而荼苦一生。

東皋禪師塔銘

上虞東山。謝車騎之所經始。靈運因而踵事增華。非安石所謂之東山也。觀靈運山居賦。神麗甲於字內矣。歲庚辰。余至其地。値爾密師解制之期。茶話久之而別。庚辰。余復至。則悟公爲作持。方病傷寒。使人扶而出拜。求其師塔銘。甚懇。啓明。蓋爾密師之法嗣也。余於湖海間方外之士。其興有所不能盡知。惟取其同門淨地之狀。檃括而敘之。師諱淨綠。字啓明。別號東皋。諸暨王氏子也。生而近道。聞人誦華嚴經。聽之移時。曰。經乃佛語也。佛語可解。佛獨不可爲耶。年十七。即喜與僧遊。欲學其法。僧言知識多在南方。須往依之。此事非杜撰可成。師遂發心南詢。有自博山來者。師問博山教人。作何工夫。云。教看一口氣

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聞之。茫然自失。此語日橫胸中。無有入處。已過僧古春。目之爲師。欲隨出家。父不許。乃與弁密約春帳之前途。師午夜踰城。兼程五百里。始與春會於南陽之香嚴山。從之祝髮。春參弁山瑞白。相依四載。得箇自在境界。弁山便欲付之鉢袋。師以爲非住足之地。復從汰如法師。窮性相二宗。聞密講華嚴於順聖。師渡江謁之。密曰。你什麼弁山。乃是顧客。我這裏却講經。師曰。和尚莫瞞人好。密云。却是你瞞我。命尤維那上堂。師擬申問。密遽云。你昨日敗闕。今又來何爲。師罔然。鈍置者久之。密曰。汝離到不疑之地。其奈古人全機大用何。師曰。話作兩橛。密舉古人云。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爲甚放剎猪狗手脚不出。師應下語不契。未幾忽有省處。曰。剎猪狗手脚。這回放得出也。密云。作麽生。師曰。今日放過和尚。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天童。密雲。雙徑。雪嶠。皆有契語。始返順聖。解制。某偈云。雲門門裏掛瓢囊。舉措如經蠱毒鄉。明月到宵還自照。空庭細草任他長。灰堆冷豆半空爆。雪壓梅花滿地香。將謂回頭別有路。草鞋依舊踏清霜。師未嘗讀書。不諳音律。而失口偈頌。恰似老於文學者。爾密遂以衣偈授之。師即把茅雙髻。遊養時晦。即爾密招之。亦不輕出。踰年始爲其師分座秉拂。爾密示寂。出世於山陰之普巖。繼遷武林、悲華。歷集善、能仁、國慶。凡五坐道場。皆強而後赴。非蓋大屋養閒僕。閉眼屎牀者比也。康熙戊午十二月初九日示疾。沐浴更衣。書偈云。生死無終始。猶如璇上術。到頭霜夜月。任運照乾坤。遂寂。世壽七十一。僧夏四十五。門人奉全身。塔於東山鶴峯之北。嗣法二十九人。宋退谷雲祠師云。烏道孤危。元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以言乎全機大用。惟臨濟有之。師因曹洞子孫。而放出剎猪狗手段。是未嘗無大作用也。豈古之曹洞。異於今乎。抑今之濟洞。止以源流分別。其宗風實無所異乎。吾恐爲其學者。皆昧昧於兩家之門戶。而相習爲口耳之談乎。安得起師而問之。銘曰。

曹洞中興。學自散木。海門石簪。豎其脫幅。所以東浙。法乳甘燭。於赫隱公。起自北陸。聿來南方。徧參名宿。果熟東山。人天眼目。遂嗣師席。機鋒箭鏃。琵琶無絃。白鷗不啄。說法娓然。非絲非竹。

豐南禺別傳　辛亥

余讀嘉靖實錄。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請上與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心竊其爲人。蓋坊之父熙。嘗以議大禮廷杖。其忍於背父。他又何論。坊有書名。而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誇示。每黜而不視也。已見坊所著五經世學。其詆經誣有過人者。徐時進書其逸事。惜文不雅馴。暇時另爲一通。以發嗢噱。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別號南禺外史。五歲時。父侍御問以所讀書。曰大學序。誦至淳熙五年。故諱熙字。侍御問之曰。此大人名也。由是長老多奇之。嘗其讀書。注目而視。瞳子皆度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遷謫。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日窮今古。滑稽玩世。徜徉自恣而已。有方仕者。從坊遊學。其書法。假坊名以行世。坊知之恨甚。曰。須抉其眼。始不能作僞耳。以是語舍中兒。皆曰諾。久之。舍中兒捧一物至。曰此方仕之眼睛也。吾等夜伏之荒郊。抉之以來耳。坊大喜。厚勞之。再日而方仕至。舍中兒告之故。令勿入。入則吾等欺敗矣。仕曰。無傷也。坊見仕大駭曰。聞君遇盜傷眼。今如故何也。仕曰。曩者夜行。盜抉吾眼以去。方悶絕間。叢祠中有鬼哀吾。取新死人眼納吾眶中。今雖如故。猶痛楚耳。坊

亦信之。置酒賀其再生。坊欲下鄉收責。僕不利其往。農家饋穀。有大屏。僕執之以告曰。鄉人聞主至。各家製此以待。使其男婦搖之。主必中寒而死。坊曰。譆哉鄉人。使吾死而驗傷之無從也。謀之以六月往其家我何。每年必有黃冠。設醮以驅蚤蝨。客至。則問之。自吾離後。蚤蝨減於昔否。客曰。尤甚。吾方怪之。豈知公家蚤蝨。驅而之吾舍乎。坊乃大喜。嘗其醮時。黃冠賂侍者。陰捕蚤蝨。不使近坊。坊確然以爲醮之左驗。羅侍御求書。饋金三十。坊曰。吾正需此。即設醮三壇。一滅倭寇。二滅僞學。三滅蛇虎蚤蝨。聞者無不大笑。而坊僩以爲所禱。出於至誠。姜宗伯求墓誌。坊撰文并書。將授使者。貪所餽粉甃而咽。坊大呼吳某毒我。趣令燒文。返幣其門。僧德祜猶易原文而以別紙焚之。幣亦未嘗返也。坊以杜元凱故事。楷書法華嚴二經。鋼之鐵函。沈於大海。同行者亦竊易之。竟不知所沈者爲何物也。嘗於譚觀察坐間說異事。坊曰。宏治五年。鳳凰止正陽門樓上。移時而去。脫一羽。長二丈許。觀察不信。坊指其童子曰。彼亦見之。童子曰然。又嘗納涼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穴巨瓜。從小杌其下。側身入坐。仰面承漿飲之。腑生粟乃出。僧不信。亦以微之童子。童子年十三四。坊之倅通相去且三十年矣。東門皮工王姓者。事坊甚謹。歲時餽遺不絕。坊感其意。問其所欲。於嘗所往來者。或曰。似欲向公乞一號耳。坊手書關坡二字以號之。而坡字之土肥頭皮工得此珍甚。有見之者曰。析之爲東門王皮。公蓋詬汝也。皮公聞之更詣曰。吾與東門猶蝦蟲耳。公乃以東門升我。皮固吾業。道其實耳。踵門以謝。言狀。坊曰。此人安得有此言。可以師我矣。延之上坐。皮工惶恐而出。聞過關祠部。天雨。止之宿。坊曰。須吾榻乃可。祠部即令人移榻。而榻製甚煩。用四小舟載之。安榻方竟。而忽稱腹痛。必不可留。仍移榻而返。意怪祠部之求書也。性鄙人口道錢物。侍者故瀆之。謂梅雨須篡藏金。坊曰諾。聚纂而數之。亡一笏。以責侍者。侍者再竊一笏。坊復數之曰。是矣。蓋但論其奇偶也。時進之所傳如此。余則以坊之怪誕。此猶其小小者耳。其大者在僞造六經。或託之石經。或託之別傳。而嘗毀先儒。放言無忌。謂朱子食貧無計。買書鬻口。掠取新說。其僞易增所言子見南子。爲衛靈之繼室。是撰於宋朝之偷。獵較爲嘗會之獵。是擬於郊門之盜。其卦變圖。與牧童之陋戲。又曰。晦翁果生於泥塗初闢之時。與爲伏羲受業之師。手授卦變圖。親見伏羲擬之以非卦。而實爲先天四圖。歷晉數萬餘歲。至宋慶元庚申爲始卒也。楊榮纂修大全。以其妻是宋氏。故虛川朱子之說。其於書經。則謂其祖慶正統六年。官京師。朝鮮使臣媽文卿。日本使臣徐脊人貢。以尙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脊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庖羲帝典。至秦誓而止。笑中國官本錯誤甚多。其中國所無者。今嚴不敢傳。而正其錯悞者一二。故坊之世學。一依外國本。文卿言其國商書。有四十一篇。脊言其國周書。有八十二篇。而周書第七十八爲孔子之命。敬王命仲尼爲大司寇相魯而作。其八十二。方爲秦誓。書依年而次。秦誓之作。在魯僖公三十三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相去七十六年。焉得以孔子之命先之乎。其僞不待辨。慶果信之。亦取笑於外國矣。坊一官不得志。無所不寄其牢騷。人給己。遂以給人。至於經傳。亦復爲拊掌之資。其罪大矣。

兵部尙書李公傳

公諱蔭祖。字紐武。本朝鮮李氏。七世祖英。徙於遼東鐵嶺衛。以軍功授本衛都指揮使。曾祖成功。贈榮祿大夫。祖如梴。太原郡守。父思忠。仕至禮部左侍郎。提督陝西全省官兵。鎮守西安將軍。贈光祿大夫。有明萬曆間。公之曾伯祖成梁。以軍功封寧遠伯。故遼東李氏爲天下冠。公以太學入官。順治五年。授戶科江南司員外郎。七年。遷浙江司郎中。九年。陞左僉都御史。十年。遷兵部右侍郎。兼管正黃旗副都統事。十一年。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十四年。加太子太保。仍以原官總督湖廣。十六年。以病乞歸。康熙三年卒。年三十有六。公歷官六任。而剜石之功。著於天下者。則在鎮大名與荊州之日。其在大名。淫雨爲患。沁、衛、洺、漳、滹沱諸水。一時泛溢。黃河大決。直隸東明等三十一州縣。山東館陶等十州縣。河南臨漳等九州縣。莫不罹被災毒。流民載道。公疏請蠲賑。安插十萬生靈。拔之鬼籙。山賊高鼎。冀括五蟲恆代之間。抄截鋒起。官軍進討不利。公以爲賊衆上下危岡。如在枕席。豕食村落。不患不飽。我兵裹糧從之。途叟峯巒。所謂彼逸我勞。豈能得志。莫若壁彼近郊。隨其出入。則搜牢路絕。衆旬困餓。盜黨自離。始以銳師抵其巢穴。可不勞而定也。上從之。未幾遣諭賊巢。開以丹青之信。鼎遂率其衆降。山西盜屏。威名遠著。直隸山東諸賊。或擒或降。次第就平。當是時。海內初定。齊、魯、豫、晉間。尚有崩剝之勢。而畿南千里。左滄海。右太行。爲神京門戶。公卒使之反側疑謀。盧落整嗁。此奠安三輔之功也。其在荊州。王師進取滇黔。道所經。山牧馬數十萬。賦民芻豆。公言若是。烏鵲求飽也。力持不發。洪閣部疏民運。公馳至軍中。謂洪公曰。行營糧料。日需數千石。方今水運陸運。不數三日。二旬不能一運。自沅以上。改水從陸。數鍾而致一斗。民力何堪。竊恐滇黔未下。三楚先搖。古人因糧於敵。閣下何不出此也。洪公是之。李自成敗後。遺寇郝永忠等。尚餘十萬。房竹秭歸。蔓延以及夔巫。旌旗亂野。公檄由彝陵、襄陽、鄖陽三路合擊。夾其首尾。於是賊勢漸衰。卒至破滅。麻城李善友。猖狂邪教。熒惑遠近。士人多有從之者。豫撫議勦。公曰。此一老捕盜力耳。何以兵爲。未幾善友就擒。楚地大水。男婦裸袒河畔。競取浮沒菱粃。以資口食。公檄鄰使放事。繪圖以進。上覽之惻然。撥勦將士。俘獲女口以千計。公宴諸將於署。潛遣人搜之船中。出以還其家。楚當兵革之際。飢饉之餘。而三戶如故。不至冰駭風散者。此紀綱江漢之功也。公讀書不喜章句。細微明遠。有幹局。故爲薛祭酒所經。孟制府喬芳所知。其奏對詳切。世祖皆謂侍臣曰。朕聞李思忠子有才略。今見之果然。天性孝友。宗伯命之襲爵。固讓其弟。宗伯之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以戎事墨衰。則悲號如不欲生。其侍修太夫人。就養無方。躬親甘旨。無絲毫遺憾。俸入緣手散之。三黨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所著奏議若干卷。嘗觀興王之世。必有不二之臣。以輯安黎庶。故雖鋒鏑倥偬。而此意未嘗不行其間。蓋天以生物之心。寄此一人耳。雖後之儒者。斷絕小文。蝶綴微辭。閉門號難。以爲學道。則天地何賴焉。觀公之行事。仁心爲質。學除方結。而陽和藹然。其不滅之分。蹤蓋千載如一日也。分子長白先生。命宗羲述其梗概。一二識其大者。使後之人有考焉。

周節婦傳

康熙戊辰五月。山西巡撫巖公。以周節婦事。上於朝。天子下之有司。爲烏頭雙表。天光爛然。其子孝廉馬斑。

徵於世之能文者。爲文以張之。按節婦姓周氏。臨洮郡丞某之孫女。世居安邑之鹺城。年十五。歸於諸生馬君崇纘。生子二。曰斑。曰璡。而馬君卒。節婦年方二十。求死不得。迺忍貧鞠育。遂不施膏沐。日處寒燈敗帷中。順治己丑。土寇之亂。鋒鏑縱橫。攜負流散。節婦能保其二子。如在袵席。事平之後。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垂暮老姑。柴水交困。節婦身執家苦。不以貧狹縮其齋粢。又使其子從事於學。博士倚席。說經鏗鏗。猶然承平舊家故態。由是二子照爛文章。遂爲國器。康熙甲子。斑舉於鄉。霜露之後。繼以陽和。天之報施苦節。未嘗不刻期而信也。嗟夫。家猶國也。當節婦之稱未亡。馬氏亦中衰矣。而節婦有死之心。卒乃中興馬氏。亦猶田單之存齊。汾陽之再造唐室。一也。凡今之人。侈社稷苞桑之功。而輕單門風雨之瘁。此之謂不知類矣。今聖天子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康侯以其事屬余傳之。余不得而辭也。

余恭人傳

恭人余氏。相國有丁之孫。刑部郎中緬訓之女。年十六。歸謝君于宜。是時謝公象三。巡按山東。而宜子家居。與陸文虎、萬履安、讀書。文虎曾謂余曰。近得謝宜子。不特秦川貴公子。固名流之冠冕也。一切廚養困嗇之事。皆恭人主之。檢御門族。靜然四座。使宜子敬業之功。不廢於閨闥。尋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明年。宜子殉難。恭人年纔二十八。老人號泣於堂上。孤子悽惶於膝下。丹旐歸魂。青燈不哭。九死之心。空延鍾箭。南渡哀榮死事。宜子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於是得封恭人。柴天改玉之變。阜風未暢。鼎族防危。謠言沸火。公爲前朝大臣。未免鞠躬儆吏之下。狼狽折札之命。一門百口。流矢驚風。顧有憂色。恭人鎮以整暇。如

處無事。雖苦倫經。卒開閉否之運。養生送死。總歸禮教。非其才識絕人。何以有此。卒於康熙壬戌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五。長爲霖。同知州事。次爲兆。諸生。次爲濬。癸卯舉人。次爲航。次爲衡。庠生。考授州同知。女二。長適歲貢生高奕襄。次許諸生范正國。孫七。德與、德寬、皆諸生。德懋、德閒、德用、德址、德充。孫女五。曾孫六。曾孫女三。甲申之變。凡夫人之在京邸者。或從子而死。或從夫而死。成德之母張淑人。金鉉之母章恭人。汪偉之妻耿恭人。劉理順之妻萬淑人。妾李孺人。馬世奇之妾。宋李二孺人。陳良謨之妾時孺人。同皆地搶刎風。庭流花雪。而其景象之慘惻者。新樂侯劉文炳之杜太夫人。集子女同死樓上。其子婦先死。次長女死。杜太夫人六縊而後死。少女縊斷而墜。不得死。乃開窗躑身樓下。血如泉湧。又不死。有老者頭在側曰。夫人何不死於井乎。少女曰。不可。太夫人命同死一處。豈得遂之。遂脫金條脫。質蒼頭。重扶樓上。助其結繯。始死。溫璜之死於新安。其女年十四。方熟睡。母夫人推醒之。女問爲何。夫人曰死耳。女曰諾。父母各引繩尾縊之。余爲之作傳。娓娓不能止。因念史遷絕無此等文字。使後人讀之。無不痛哭者。宋之亡也。文陸身殉社稷。而謝翱、方鳳、龔開、鄭思肖。徬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並垂千古。然則諸夫人之從者。固女中之文陸也。若恭人者。悽楚蘊結。亦猶之翱、方、龔、鄭。皆天地之元氣也。爲衡介萬公擇求余傳之。去宜子殉難之時。四十七年矣。

廣師說

自科擧之學興。而師道亡矣。今老師門生之名。徧於天下。豈無師哉。由於爲師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非復古人之萬一矣。猶可謂之師哉。古人不敢輕自爲師。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師之名。何北山爲朱子之再傳。而未嘗受人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昌黎言李翺從僕學文。而李翺則稱吾友韓愈。或稱退之。未嘗以爲師也。象山爲東萊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視象山如前輩。不敢與之論辨。象山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爲師也。卽如近世張陽和。其座師爲羅萬化。尺牘往來。止稱兄弟。不拘世俗之禮也。嗟乎。師之爲道。愼重如此。則所以事其師者。當聊爾乎。故平居則巾卷危立於雪中。危難則斧鑕冒死於闕下。掃門撰杖。都養斫版。一切煩辱之事。同於子姓。賀醫閭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緒山、龍溪於陽明之喪。皆築室於塲。以終心制。顏山農在獄。近溪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及山農老而過之。一茶一果。近溪必手捧以進。其子弟欲代之。近溪曰。吾師非汝等可以服事者。楊復所之事近溪。亦以其像供養。有事則告而後行。此其事師。曷嘗同於流俗乎。流俗有句讀之師。有擧業之師。有主考之師。有分房之師。有薦擧之師。有投拜之師。師道多端。向背攸分。乘時則朽木青黃。失勢則田何戴士。固其宜也。近世有淮海劉文起。師岳西來。遽生則事若嚴君。死則心喪踰制。爲之嗣以世之。爲之廟以享之。爲之田宅以永之。猶恐其不傳施於後世也。求能文之士以章之。古人事師之義。復見於今矣。將使劉峻杜口。昌黎不傷孤另也。

南雷文定三集卷三

金石要例

碑版之體。至宋末元初而壞。逮至今日。作者既張王李趙之流。子孫得之。以答賻奠。與紙錢寓馬。相爲出入。使人知其子姪婚姻而已。其壞又甚于元時。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歷而非履歷。市聲俗軌。相沿不覺其非。元潘蒼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爲辨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

書合葬例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爲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尚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炯爲王義童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必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于近世。王愼中集中。如處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也。

婦女誌例

婦女之誌。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

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間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祔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書名例

碑誌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爲可惜。

稱呼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耆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黃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衞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樊紹述、張孝權。元姚牧菴稱趙提刑夫人爲楊君。則變例也。

墓誌無銘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序事卽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敍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序爲誌。韻語爲銘。猶如作賦者。未有重曰亂曰。總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之無重無亂者也。正考父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比干銅盤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甯。茲焉是保。滕公石槨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衞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衞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烝彝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

單銘例

敍事卽在韻語中。昌黎、房使君鄭大夫殯表。大理評事胡君墓銘。盧渾墓誌銘。

墓表例

墓表表其人之大略。可以傳世者。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通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是也。歐文胡瑗石曼卿墓表。皆不書子姓。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於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於墓上。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子姓。墓表之有銘。不可謂非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則墓表之製。方趺圓首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柳州稱神道表。神道與墓。無品級之可分也。

神道碑例

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此碑碣之分。是凡言碑者。卽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豈以神道二字。重於墓乎。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蘇瓌碑建於塋北一十五里。亦曰神道碑。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泗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

以銘。未嘗以碑爲文章之名也。迨李翺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中總目。亦不復曰文。戾孰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

楊烱爲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係。曰若楚辭。別自一體。

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息國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行狀例

行狀爲議謚而作。與求銘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謚者。須將謚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姓。）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昌黎之狀馬彙、柳州之狀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

婦女行狀例

王弇州曰。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謚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謚。亦爲行狀者。將求名世之士。爲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反矣。觀昌黎、廬陵、東坡三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共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爲也。又知婦人之不爲行狀之意亦明矣。按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婦人行狀。非婦人不爲行狀也。

行述例

歐陽元銘曾秀才云。行述假翁所作。李本爲孫作姚天福神道碑云。其子侃。以公行實。徵錄歐陽發作事迹。此皆與行狀名異而實同也。今既有行實。又有行狀。無乃重出乎。

誄例

誄亦納於壙中。故柳州虞鶴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爲洪頤墓誌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非。

子孫爲祖父行狀例

今人爲其父行狀。稱父之父爲王父。王父稱爲曾王父。曾王父稱爲高王父。非也。稱謂當以父爲主。故穆員狀父云。高祖安遠。曾祖固禮。祖思恭。考元休。未嘗以員之自稱易之。孫逖父銘。陳子昂父志。皆如之。

碑誌煩簡例

誌銘藏於壙中。宜簡。神道碑立於墓上。宜詳。然范仲淹爲种世衡志。數千餘言。韓維志程明道。亦數千言。東坡范蜀公志。五千餘言。唯昌黎煩簡得當。

先廟碑例

先廟碑。見於昌黎集中者。皆敘立廟之由。本其得姓之始。祖功宗德而已。至元明侈大其子孫。於祖宗反略焉。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名雖不同。其義一也。宋景濂爲單氏先塋碑銘云。公之勳業。不附先德之後。何以白前人積累之深。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郵也。當知碑先德而後子孫者。非文之正體矣。

書祖父例

蔡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我。邕至勳逮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勳爲六世祖。而昌

穆員爲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誌父墓。五代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慶。五代祖旦。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然。此當從後。范育呂和叔墓表。稱曾祖爲皇考。祖爲王考。庾承宣爲田布碑。稱曾祖爲王大父。柳州柳府君墳前石表辭。稱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祖王父。

不書子婦例

女子適所歸。故婚多書。子婦例不書。楊烱爲曹通神道碑。載子婦一人。以其陪塋於塋內也。裴抗爲田承嗣神道碑。載子婦二人。以其爲公主也。而宋之黃裳。誌夫人黃氏。男三。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楊慈湖誌舒元質云。生子五人。曰銖。叔晦婿。曰鉦。娶袁氏。曰鐵。簡女女焉。曰錯。娶趙氏。曰鋌。叔和之婿也。方大琮誌其父云。大與娶溫陵趙奉直不拘之女。大臻娶福唐林簡肅栗之孫女。大鏞。娶薛左史元升之孫女。誌林叔談云。男榮公。聘王氏。誌徐母趙氏云。子庭蘭。娶俞料院某之孫女。此外諸家文集。亦不多見。至元而古法蕩然。閻復廣平王碑。元明善淇陽王碑。無不書子婦矣。

子女不分書所出例

子女皆統於父。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在唐。如權德輿誌李巽。三夫人。四子。不言某居某氏。楊綰作郭汾陽夫人神道碑。六子八女。俱書夫人下。在宋。歐公誌蘇子美。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誌梅聖俞。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子男五人。女二人。温公誌呂獻可。始娶張氏。後娶時氏。四子。六女。荊公誌葛源。元配孫氏。繼配盧氏。三子。一女。誌蘇安世。娶葉氏。又娶某氏。子四人。女子五人。誌李宗辨。男十五人。女十九人。俱書夫人李氏下。是皆以父爲主。不必分居之母。此定例也。然婦無別誌。即附見夫誌之內者。前後夫人。不妨分書子女。如昌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一人。後夫人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誌昭武李公。三娶。元配韋氏。生子絃。女寶。次配崔氏。生綽、紹、綰。今夫人無子。白樂天之誌元微之。穆員之誌鄭叔則。皆用此例。迨元姚牧菴碑姚樞。書子女某出某出。虞伯生志朱應龍。亦書某出。張起巖狀張珪。夫人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思、姜出。此非古法之所有也。

婦人誌書子女例

婦人之誌。非其所生者不書。臨川誌曾易占子男六人。曄、鞏、牟、宰、布、肇。女九人。其誌夫人吳氏。子男二。鞏、牟、宰。女一。

妾不書例

婢妾所生之子。書其子不書其母。如昌黎誌李郱云。夫人博陵崔氏。七男三女。郱爲澄城主簿。其婿激。鄜城令。放高城尉。澤監察御史。泙、說、諸、皆進士。是崔氏所生。其激一人。其六人皆不書其母。誌李惟簡云。夫人崔氏。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元立。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其二子皆不書其母。誌婿君云。初娶宗室女。生二女一男。後娶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其餘者。蓋婢妾所生。故不書其母。李定母仇氏。王文公爲李問誌。書定於正室潘氏之下。不書仇氏。古例皆然。至元而壞之。舒敏中忠獻碑。

書姿。李謙爲張文謙神道碑。書側室。姚牧菴阿力海涯碑。書如夫人。潘澤碑。子希永。他室李出。蘇天爵、高文貞碑銘。子男三人。媛、恆、麻夫人出。益、側室王氏出。耶律有尚碑。子男五人。長楷。次朴。次權。皆伯德夫人出也。次栝、次檢。庶也。宋景濂方愚菴墓版文稱妾爲少房。

不書子姓及妻例

周隋碑誌。多不書子姓。并不書配。其時夫婦各自爲誌。故不書。至於合葬者。夫人必書。如庾子山之段永、司馬裔、柳霞、侯莫陳道生、宇文顯和、諸碑是也。後來歐陽爲石守道誌。不書妻某氏。子某名。尹師魯亦不書子名。有書子不書妻。周隋間多有之。至唐。如孫逖誌李暠。獨孤及誌姚子彥皆然。

單書嗣子例

周隋之碑。單書嗣子。未嘗人人而書也。觀庾子山諸碑。司馬裔、但書世子侃。長孫儉、但書嫡等兄弟。紇干弘、但書世子恭等。崔訦、但書世子洪度。辛威、但書世子永達。段永、但書世子嵒。唐權文公爲伊慎神道碑。但書家嗣餘書息男十六人。

書孫曾例

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逖爲杜義寬碑。書孫以表其墓。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樂天碑崔羣。書孫以其求文。張曲江爲呂處眞書其孫女爲李仁睦書其孫。李詗秀爲裴希惇書其孫。皆以立碑故。其他皆不書也。至宋。則皆書孫矣。不特孫也。且及於曾孫矣。廬陵蘇明允誌。書孫曾子固誌。錢純老。書孫。東坡狀溫公。書孫。子固誌沈率府。子三人。某某。孫八人。某某。曾孫三人。某（東坡范蜀公誌。）書曾孫女。虞伯生碑張宏範。書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

書孫壻例

葉水心臧氏誌。書孫壻。虞伯生狀董文用。孫女十人。長適某。次適某某。馬石田銘劉伯戶。孫女四人。一適某。一適某。唐時孫壻不敢入碑誌。戚列之碑陰。與先友一例。權文公之碑王光謙是也。

書外甥例

王文公仁壽縣太君徐氏誌。書外孫四十七人。

孫不宜分內外例

今但書孫。又各於孫下。系以某子所出。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以鄫世子巫。與魯襄公俱是莒外孫。同所自出。故凡言出者。因母姓而云也。今以出屬之於父。不通甚矣。且父在。則孫俱屬之父。子不私爲一己之有也。

不書壻祖父例

女之所適。但書壻之姓氏。不當及壻之祖父也。元明善誌袁夫人史氏。書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假伯。次適工部尚書余天任之孫昌期。次適宋寶政殿大學士史嚴之之孫益伯。以顯官著名。故變例書之。蘇天爵誌袁文揃。女四人。其二人書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適故相史忠定王元孫公俳。

其二人。書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適處州儒學錄余應渠。二書祖父。二不書者。以著名不著名也。然已爲蔽惡。今世不論馬醫夏畦。一概書某某之子。若孫。某不知何謂也。

書生卒年月日例

凡書生卒。止書某年某月某日。不書某時。

書國號例

凡書出仕。於前代稱其國號。當代稱皇。柳州。柳渾、陳京。狀是也。

書妻疑例

張景妻唐氏再適。宋祁載之。

書女疑例

韓文公三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壻左拾遺李漢。登集賢校理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登即塔之別名。此皇甫持正疑例也。

塔銘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窣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柳州之爲浮圖碑多矣。今釋氏之葬。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

書僧臘例

今之爲塔銘者。於其終也。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因話錄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於蠟人。輕則爲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柳州書爲僧凡若干年。其壽若干。或凡年若干。爲僧若干期。

僧稱公例

凡僧稱某公。皆以其名。宋景濂塔銘可按也。今乃以其字稱公。此村野驢鳥所爲。奈何文章家因之。

寺碑例

宋景文筆記云。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氏揭大石鑱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按儀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當碑揖。宗廟路寢庠序皆有碑。所以識日景。是不特繫牲而用也。碑於釋氏無礙名義。如王簡棲頭陀寺碑文。其來已久矣。

銘法例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間。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誌李于。單書服泌藥一事。以爲世誡。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妄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殺然諛墓者也。

論文管見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纔稅筆端。剗去一層。方有至理可[illegible]。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間。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illegible]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歷。即有議論敘事。敝車羸馬。終非鹵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儅。盡行籍沒。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傖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清真。反視此爲脂粉。亦可笑也。

作文雖不貴模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於胸中。始不爲大題目所壓倒。有如女紅之花様。成都之錦。自與三村之錦異。其機軸。今人見歐曾一二轉折。自詫能文。余嘗見小兒搏泥爲炊。擊之石上。鏗然有聲。泥多者聲宏。若以一丸爲之。總使能響。其聲幾何。此古人所以讀萬卷也。

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頰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尚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

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郛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眞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眞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刳然無物者也。

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爲二氏之文。須知堂上之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莫不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於宋景濂。其爲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王元美爲章質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大函傳。在八十許以節俠抑又下矣。

廬陵志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爲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爲世之信也。今之爲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信。先在其官爵贈諡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土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不應。遂掠其貲以去。□尋死。崇禎初。附當死事者。冒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抗疏糾參。幾至不測。閣臣爲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縱騎逮訊。□□辯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諡文忠。脫空無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諡。誰則爲之。且并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僞官。眞可笑也。潘汝禎建逆奄祠於西湖。□□□已臥疾不能起。奄敗。遂有言□□入祠不拜。爲守祠奄人所梃。因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子之子孫。以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嗚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廢廢矣。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間。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

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叙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強者哉。

南雷文定附錄

束髮交遊於當世之名公鉅卿。雖有不攝衣進謁者。故無責沈之文。過酒之聲。諸老先生亦以其能提筆伸紙。不惜與之往復。積歲月之久。尺牘盈千。爲置大牛篋。零碎不復條貫。數年來東西遷徙。擠頭撞底。失爲鼠齧脂燭者不少矣。文定刻成。自念昔餘之物。雖遭覆白之詞。因簡近時數通。冠於篇端。黃宗羲識。

錢謙益 牧齋

湖上接手教。爲之肝衡擊節。嘆賞稱快。不謂高明意見。與鄙人符合如此。自國家多事以來。每謂三峯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是世間大妖孽。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沈魚爛之禍。今不幸言而中矣。邇來則開堂和尙。到處充塞。竹篦拄杖。假借縉紳之寵靈。以招搖簧鼓。士大夫掛名參禪者。無不入其牢籠。此時熱喝痛罵。斥爲魔民邪師。不少假借者。吳越間只老夫一人耳。何幸而又得一太沖。德必有鄰。法無孤起。寥寥宇宙。從此不至形單影隻。自傷孤另。良可喜也。秀初近來相晤。一沙彌扶杖。數比邱侍行。裝成一善知識模樣。正眼覷之。幾欲發狂大笑。將交一二語。渠見我滿口鄙穢。掩耳而去。去而反覆思之。不禁其啞然失笑也。第不可因此輩可笑可鄙。遂哆口謗佛謗僧。譬如一輩假道學大頭巾。豈可歸罪於孔夫子乎。斯世中豈無一二高僧。精通佛說。禪律交修者。彼不欲聚徒領衆。肅然於空山古寺之中。人亦無從物色

耳。陽明、龍溪。得禪門之精。改頭換面。自出手眼。學佛而不知儒。學儒而不知佛。余六擬板。各見一邊。總使成就。只是一家貨耳。太沖於此處。想已大有樞柄。放開兩眼光明。爍破三千大千世界。勿但拾儒門餘唾。寄身在宋元諸儒儲胥虎落之內。老夫雖衰邁失學。倘能執鞭弭、捧槃盂。以從事鄒魯之後也。注楞嚴經正要宣明此一部經。殺盡天下妖魔和尚。若得殺盡和尚然後注經。孔夫子近不能殺季孫。遠不能殺陳恆。何以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放筆及此。料太沖必以吾爲知言也。近有人談及杭城二僧。一是活佛。一是妖僧。戲作判斷一篇。大爲叢林傳誦。惜已失其稿。無從博一噴飯耳。楞嚴流變三昧。雖皆圖見示。覽之徬自茫然。乞將長水注文。詳細疏解。如何是一橫一豎。如何是進動算位。圓形指事。確實調詁。使鈍魯人一見了了。方可了此段公案。不妨以名世大儒。判現鄒夫子老學究身。賊擱兎園冊子。教寫上大人請都都平丈我。方是老夫眞切領教處也。覿面未能。鄭僑可達。勿憚勞。勿吝教。寔之望之。敬此九頓。以請仁規。便郵信筆。滿紙。即日返懼。敬俟德音。清和廿日燈下。通家老生錢謙益頓首奉啓於昭慶僧房。

顧炎武 寧人

辛丑之歲。一至武林。便思東渡娥江。謁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載。流覽山川。周行邊塞。粗得古人之陳跡。而離群索居。幾同傖父。年踰六十。迄無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過從諸文士之後。注蟲魚、吟風月而已。積以歲月。窮探古今。然後知後海先河。爲山覆簣。而於聖賢六經之指。國家治亂之原。生民根本之計。漸有所窺。恨未得就正有道。頃過蘄門。見貴門人陳萬二君。具詠起居無恙。因出大著明夷待訪錄。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敝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天下之事。有其識者未必遭其時。而當其時者或無其識。古之君子所以著書待後。有王者起。得而師之。然而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聖人復起而不易吾言。可預信於今日也。炎武以管見爲日知錄一書。竊自幸其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惟奉春一策。必在關中。而秣陵僅足偏方之業。非身歷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恆自改竄。且有礙時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錢糧論二篇。乃數年前筆也。先附呈大教。儻辱收諸同志之末。賜以抨彈。不勝往復。以開末學之愚。以貽後人。以幸萬世。曷任瞻切。

沈壽民 眉生

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殆一見耳。家叩姪掐晤灘上。反覆存注。恨不即披衣從之。回路羊腸。鳥大蹐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事哉。初意道溯西來。不腆敬亭。顧撰杖屨。自此踄黃嶽。渡浙江。下嚴瀨。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紹。此志漸頹。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奈之何哉。奈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諸時賢傳誦。頗闖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禹□□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

巢鳴盛 端明

陽九遘逆。江灕難迴。入春以來。愁病有加。笑言唯寡。勝遊之訂。付之永歎。追維教思殷勤。東望增企。春仲晤復老。知道兄力學愈齊。侍慈幃於遯邨。振家學於後昆。雖白首窮愁。亦復何傷。其視栖遑羈旅。遠遊北

堂。亦甚遠哉。特恨一江之隔。行路之難。不獲登堂問道。領受教益。爲耿耿耳。

李清 映碧

弟家居近三十載。今行年七十三矣。猶時知識。寄落山邨。忽一羽從空而下。啓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爲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歎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即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附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唯矻矻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道生三則。如命補呈。又在南垣時。曾爲宋恆庵議補謚。而竟以他人報罷。敬聞小記。儻作俱呈政。亦區區不忘邦州之意云耳。況其大乎。

施博 約菴

奉論教示。深感與人爲善至意。博於蕺山先生。雖向往甚勤。實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貴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述先生言行。不無詳略。嗣聞寧兄寓石門。正欲摳趨左右。而竊已旋返。前歲只一會高弟禹梅兄。訊道履。恨不能請益函丈也。復承賜毖。火雜醜學。此實有因。初非傳訛。嗇博當甲申乙酉。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惜死。以至於今。每與出世者往還。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衷尚有餘愧。義所勿卹也。忠端公日星河岳之標。博少而知仰。今觀太夫人節略。忽憶丑寅間光景。不覺涕零。姑聆寧兄舉聞得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責在後死。今日任發明之重者。非寅先生而誰。昔年悼仲昇兄。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謦欬。且得誦所作先生傳。詳贍有體。正可相與共肩師傳。以寧兄與仲昇兄如孔門之曾閔。或非徐子可望耳。

惲日初 仲昇

河干握別。倏已五年。渺想無已。維兄郵中得手教。知故人之思。彼此同也。弟今年七十又加二。精神志氣。較五年前更大相懸。不復能讀書。有所爲進。而二三孫學兄弟。又不能合并相劘切。峻嶒日月。盡棄之於無用。爲可歎息。不知仁兄何以策之。先師節要。敝鄉學者亟欲見其書。遂謀付梓。所乏紙價。不能廣爲流通。今先寄一部。卷首要刊同門姓氏。弟不知其詳。吾兄幸爲參酌有關係者數人寄示。老師之學。同門中惟吾兄能言之。或作序。或書後。惟尊意。吾兄所爲狀。欲采入附錄中。并望惠教。節要中有可商榷處。更希一一附示。

陳確 乾初

仁兄以碩德宏才。撒無類之教。嘎醒群迷。吾道幸甚。弟病廢十有五年。困苦萬狀。得賒一死。不知何故。惟有息心待盡而已。弟愚人也。何敢言學。雖是世儒習氣。敢於詆毀孔孟。必不敢倍程朱。時爲之痛心。性解數篇呈教。據臆見所及如此。是非一聽天下之公。弟何敢強辯。承深嚴正。或極辨答。病極未能一一作答。唯有痛自刻責已耳。卒守山陰之門。不能盡識劉子。即一二知己。未能相論。何況其他。爲學原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即弟所答劉世兄書。極爲辭費。自以通家骨肉。直抒胸臆。如此。已深悔其贅矣。

吳任臣 志伊

道左一別。忽復逾時。竟未能晨夕追隨。以聆教益。中心殊耿耿也。竊謂古學至今幾成絕響。不惟諷髙白雪。抑且技癢屠龍有志讀古。動多窮困。故時輩反有以此爲戒者。得虎座借箸東南。與不肖今日之廣陵散矣。虞山既逝。文獻有歸。當今舍先生其誰。所望時惠金玉。追假與墳。左推右輓。進鄙虛而教之。幸甚幸甚。拙著十國春秋。專竢薛居正舊五代史。略爲較讐。遂爾卒業。前已承允借。今因仇滄兄之便。希慨寄敝齋。一月爲期。仍從滄兄處璧上。斷不敢浮沈片紙隻字。切禱切禱。

陳之問 令升

主一兄來。獲誦教言。感先生所以相期者甚厚。弟術者一生虛過。固由養在下中。中更塵網。亦由十室之邑。無人爲導其先路者。倀倀然迷方易轍。不能自拔。以致此也。今年運而往矣。先生不鄙而詔戒之。遂牽挽以千里之程。則弟有不任受而已矣。何則。晉者之得相。終無與於昭曠之觀。而奔軼絕塵之行。非所期於羸喪之子也。今夫劉濞之丹徒。新息之壺頭。其老而不自佚一也。然而丹徒之雄。壺頭之辯。千載無比而憐之者。何也。則自量與不自量之分也。弟又流觀紡授蓮鬚榆溪雪苑諸篇。其才力矯然足以自命一時意氣之盛。亦曰壯哉。然所作者大都時賢詩文集序。暨聚散離合之迹已爾。微言大義。既鮮發明。即於主困國危。政窳民敝之故。不能推原極論。有如劉去華、杜牧之之文。恐一傳再傳。未必不與草木同朽也。弟經術政術。固未有知。於今從事絕者之往來。舟車之感觸。才力不足以述數公。而時與地又束之矣。先生其何以振我乎。長夏以來。稍獲蘇息。因自課日讀書五十葉。約計一年。强半亦可得萬葉。有餘假令十年未塡溝壑。尚可得十餘萬葉。蘇公云。老人常爲死時將得去者。弟但汩沒此十萬葉中以死。其將去與否。未之識知爾。先生其亦許此意乎。惠示蕺山夫子狀。弟反覆數四。以爲此淵明所云。如臨如履。戰戰兢兢之文。亦推南所云。一出一入。字挾風霜之文也。附名劄闕。豈非深幸。篇中亦他無忌諱。但易名之典。有出於江東者。弟意欲刊去之。并去擡頭。以明易代。此覆顧櫛溪集例。然未奉命先生。又未敢以率爾爲也。定菴謹其板而不出。恐亦此意。弟今請更而顯出之。先生以爲何如。文案四帙繳上。又三帙在許。欲爾處未能即歸。吳子昇臨陽明先生像。附使者以往。涼天勝日。敦望先生杖履一來。爲十室邑中披蓬藋也。

李遜之 膚公

同難兄弟。眞如同生。况吾兩先人、又同時殉義。生死相依。千古相期。爲當日無兩者乎。乃吾擁竟不能握手盟心。時發浩歎。亦何以無負先人。稱爲人子哉。憶自甲申秋。在金陵邸中。一接台顏。嗣後遂爾杳然。世變紛紜。干戈滿地。一江之隔。邈若天淵。弟因遭亂以後。追遘死喪。痛深骨肉。幾不知有生之樂。惟念先人志業未繼。恐隕箕裘。戢影窮鄉。不敢涉足門外。遙念世契兄弟。時形寤寐。頃忽辱二哥翩然枉顧。大慰渴思。因知吾老翁兄閉戶著述。從事國史。將成一代金石之業。弟亦有志斯事。而以才力既拙。緣之見聞復孤。撫卷茫如。客嘆望洋。未識能特造元亭、一展問字之誠。以增益其未逮。阿與老翁兄其成勝事否也。

張玉書 素存

梨洲黃先生著書滿家。羽綸延召。惠然肯來。是所引領。萬一鋒車少緩。必求啓發所藏。錄送史館。不獨同人之幸。實大典之光也。惟老年臺爲弟切致鄙私。至感至荷。與許酉山書。

葉方藹 訒菴

梨洲先生久留貴治。深爲可喜。匆匆不敢具書問候。目下史事。意欲藉手老年臺。轉求其一言之誨。想高賢決不吾拒也。先生留心此事已久。家中藏書必富。萬曆編年。乃其先公筆。而史概、國榷等書。又皆兩人撰述也。不揣冒昧。就目中所聞此則未有者。錄一單奉寄。求老年臺令善書胥史。就梨洲先生家、盡數抄寫爲幸。與許酉山書。

李本晟 浙撫

不佞封疆外吏。秘館丹鉛。非所與聞。然天子方有意文治。愼選名宿詞臣。専典史事。又博訪海內稗官。以備一代盛典。則體聖明之意。以蒐採遺書。固外吏分所宜然。昨偶諮事令。知先生抱道懷古。採名山之秘笈。發二酉之微言。網羅之富。充棟汗牛。正冀先生一披條例。以導愚蒙。猥荷錫以教言。不佞展閱來函。蓋不禁悚然驚歎。益嘆斯事之難也。以稽溪之博洽。纂成元史。自宜師型班范。肩比陳歐。而見聞所及。猶以疏漏遺譏。則今日在事諸公。又未審於稽溪若何。且瀛國公以延祐庚申產子沙漠。育於明宗。而爲順帝。謂之庚申君。此亦呂秦牛晉之事也。元末有大行黄華山隱士權衡者。撰庚申大事記。備載罕祿魯氏生子之詳。洪武二年。採風者上之於朝。而元史不載。則其闕遺已多。况今日乎。至如台示所云。葛藤與機之庚申外史。又不佞所未見矣。故明大案如交趾之得失。吟密之予奪。河套之去存。景泰監國之功罪。嘉靖大禮之是非。萬泰黨人之邪正。紅丸挺擊之然疑。闖獻二寇之肆。實釀成啓禎兩朝之禍。爲實勝國原有養士作人之恩。而丁公之背護者不足稱。本朝自係順天應人之舉。而桀犬之吠堯者不必諱。既將勒成信史。必應闡幽抉隱。以定千古妥書。今之君子。何去何從。筆底褒貶。可無定識。又如故明野史。以參贊石抹之劉文成。稱其預指西湖雲氣。以隻手支天之于忠肅。誣其發憑求帝易儲。以笑談定亂之王文成。誣其曾與宸濠結納。苟使淺無確見。遂爲邪說所搖。能不顚倒黑白。使古人蒙寃地下耶。又其甚者。淺夫陋儒。妄信怪誕。韓成代死之誣。史彬從亡之謬。舛誤相承。何所援據。錢虞山辯證甚悉。操觚家似不可不從而是正也。更有貲者。宋自德祐北去。閩廣之君。崖山之帝昺。未聞後之作史者刪除年號。故明崇禎失御。南方另有安僞。未審宜列何例。此又大費推敲。諒先生山居揣摹。必有成局。儻出千秋卓見。以破舉世疑城。即勒成一家之書。以補正史所未備。亦安有不可乎。書目所注。半多未見。俟政冗稍暇。或給價購置。或發吏抄謄。再當隨宜纂萃。擇其佳者。獻於當宁。亦非不佞所敢私也。

李士禎 浙藩

史才之難。班揚而下。實罕其儔。名賢博綜今古。爲太史公推遜於鯖屐。已奉綸音。下逮微車。賁門。自宜剛日趣裝。仰副憲老乞言之典。儒銜情邱壑。不欲濵跡長安。卽將素所著撰見聞錄。送貴郡太守。緘封以便轉呈。咸欣然命駕。上答旁求。尤所願也。跂予跂予。

施維翰 浙督

先生積學宏才。從容貯望。石渠虎觀。方肆剖析異同。僅以省志奉屈。實非所安。然晨夕紬繹。綜核精確。來范當年。度無以踰。昨承俯詢。敬佩讜光。疑名爲貫穿。似豈大雅所尚。然弟之所賴以主持者。實非小補。俟與撫軍彙商報命可也。

曹　溶　秋岳

河上干旄。不足勦高賢之盼。國史殘距至今日。海內有餘仰焉。弟衰後始解讀書。得最末年事七八種。得之親見稍異劄聞。終若雙槐頗唐。不稱頌颺之意。類思則能。艤登著作之堂。而講爲舉跡。編摭。望先生如天上。近知絳帳東來。兩中丞公以通志相屬。借班馬之才。施之郡國。似爲小屈。然一鄉文獻。籍以不朽。所係甚大。太史方折衷於此。豈特省名修志者覵程度爲步趨乎。弟歷觀前史人才。莫盛於斷續之交。霜雪侵凌。勁節乃顯。前年見湯荆老。近見倪闇老。甲申以後諸公。皆得列於大傳。直筆如此。深可歎羨。我鄉自罹變故。謹身自重之夫。不勝紀載。若緒雲寶水鄭公。其一也。從令嗣瑚山郡丞得其傳。輒奉先生。惟登之儒林。略其宦閥。鄭公有易蒐、春秋質疑、經語林。實爲功經史者。弟言之。非僭也。

湯　斌　潛菴

戊申承先生賜題人會語。又得讀蕺山遺書。知吾道真傳。實在先生。此心歸依。寤寐以之。惜當時渡江匆匆。未得面晤。至今歉然。戊午入都。於葉訒老案頭。得讀待訪錄。見先生經世實學。史局既開。四方藏書大至。獨先生著述宏富。一代理學之傳。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事功文章。經緯燦然。真儒林之巨海。吾黨之斗杓也。承乏試事。擬撤棘後。方圖一登龍門。遂夙昔之願。乃蒙主一年兄惠然遠臨。恭接台函。并讀殷殷。若以爲可與聞斯道者。斌何幸得此於先生哉。竊以學者要在力行。今之講學者。祇是說閒話耳。誣毀先儒。爭長競短。原未見先儒真面目。學者不從日用倫常、躬行實踐。體驗天命流行。何由上達天德。何由與千古聖賢默相契會。如此。即推奉先儒。與詆毀先儒。皆無當也。蕺山先生曰。天理何理。歸之日用。日用何用。歸之自然。又曰。心體本自圓滿。忽有物以攖之。便覺有虧欠處。自撥之病。如寸隙當隄。江河可決。此切至之言也。先生曰。蕺山從嚴毅清苦中發爲光風霽月。學問縝密而平實。人讀一書。眞有途轍可循。不患不至上達。此善論蕺山者也。斌謂今日學者當以蕺山爲宗。即所以救末學之流弊。而得大中至正之道。無事他求也。承諭蕺山學案序。自顧疎謭。何能爲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辭。此最有關係文字。日下匆匆起行。不敢率爾命筆。舟中無事。敬書請政。斌得附名簡末。遂數十年景仰之私。爲幸多矣。忠端公集。盥手拜讀。如對道容。敬謝敬謝。臨楮瞻依。言不盡意。

前　人

六月十一日。得接二月台函。讀之如侍几席。不勝欣忭。弟學無原本。先儒心傳。不能深究。獨有慨於世之學者。不務心得。黨同伐異。一唱百和。如未見人之形影。而妄議其妍媸。亦無當矣。於先儒本無加損。但恐後生迷於趣向。正學日晦。故拙序稍稍及之。至於蕺山先生學術精微。未能窺測萬一。方敬請斧削。過承獎借。愧甚愧甚。讀論理學傳書。辯論精詳。歷當不易。與鄙見字字相合。四年以來。與同事諸公諄諄言之。

主持此事者。皆當代巨公名賢。弟生長僻陋之鄉。學識不足動人。爭之不得。今得先生大篇。益自信所見之不謬矣。此何等事。而以私見行之。可怪也。路遠不能常奉德音。南雷文案刻成。使中見示一册。朝夕諷誦。如聆欬謦。感當何如。臨楮不盡依依。

吳　涵　容大

涵自束髮受書。竊聞先生之名。高山之仰。少而有志。蓋先伯父華崖、與先姑丈鏡子與兩先生。俱在復社。家庭讌集。時同先君子道東林學術之正。名節之重。爲涵等兄弟勗。以故識先生爲當代之斗極也。及先生設帳吾邑。涵是時方溺於科舉帖括之文。末由奉教。時時聞先生之緒言。開發聾瞶。私心嚮往愈切。嗣後過海昌講院。始得近先生之光。讀先生之書。顧又以煢煢在疚。神魂顛倒。高賢之教。覿面失之。迄今又八九年矣。自笑三十年瓣香敬事。卒碌碌無以自狀。親炙有道。兒童夙志。壯乃負之。清夜自慙。有同墜甕。然而此情依依。固無異在弟子之列。茲來京邸。同萬貞一年兄朝夕晤對。得以時悉道履。更從貞一處盡窺先生著作。竊謂文以載道。春華秋實。古學有彙。自大集出。藝林學藪。合而爲一。使得掛名於其集中。聲施不朽。豈非所願。況以邀先生之獎借。隻字之褒。比於華袞。而因以傳諸後世者。爲聲施更當奚似。此涵所以捧書而讀。讀竟而思。不揣敢有請於先生也。念先君子幼罹孤苦。孝友倍篤。長更亂離。謝棄場屋。閉門掃軌。惟以訓子讀書爲事。生平兄弟五人。恩勤教育。拮据以資。兩先兄既以無祿早世。涵雖叨一第。風木銜悲。鮮民之痛。百死莫贖。計所以爲吾親沒後之榮者。惟有丐情於賢人君子。賜之一言。傳之無窮。庶足挽不孝之罪於萬一。當今之世。非吾先生其孰克傳之耶。先生仁孝性成。每見大集中語及忠端公遺事。悲鳴哽咽。尤覺情至。凡爲人子。各有同心。先生錫類之孝。樂善之誠。當無取乎此也。況先君子生平制行。確有本末。以一諸生重然諾。敦信義。赴友生之急難。提攜綱紀。在所不顧。如曾遠思諸公。當於桑梓後告密紛紛。先君子隻手撐持。傳無傾覆。先生儻以鴻文鉅筆。闡發幽光。則復壁藏岐。舉家納儉。要亦未足多耳。涵原擬齋誦函丈。敬達鄙忱。奈羈旅京國。無從陳懇。特與貞一熟議。緣貴郡鄭公祖遺趨之便。謹南面稽首郵寄以請。望先生之不拒之也。先生儻念其數十年敬慕之誠。積而未得達。今乃敢通聞於左右。其所陳請者。在於顯揚其親。凡世俗炫耀之詞。一無足取。惟大賢之表章。乃爲足重。區區此念。或可弗棄於門牆之外。惟先生哀而察之。行狀一通。附呈台覽。小詩數首。竊附蓼莪之義。并以寄正。一芹引意。殊媿不恭。然雲天高誼。繼此報答。正自靡涯。不盡之衷。復托貞一代致。刻貲一函。大文成後。祈付杭城。即爲增刻入南雷文案內。則藉以不朽者。存歿均戴也。

陳維崧　其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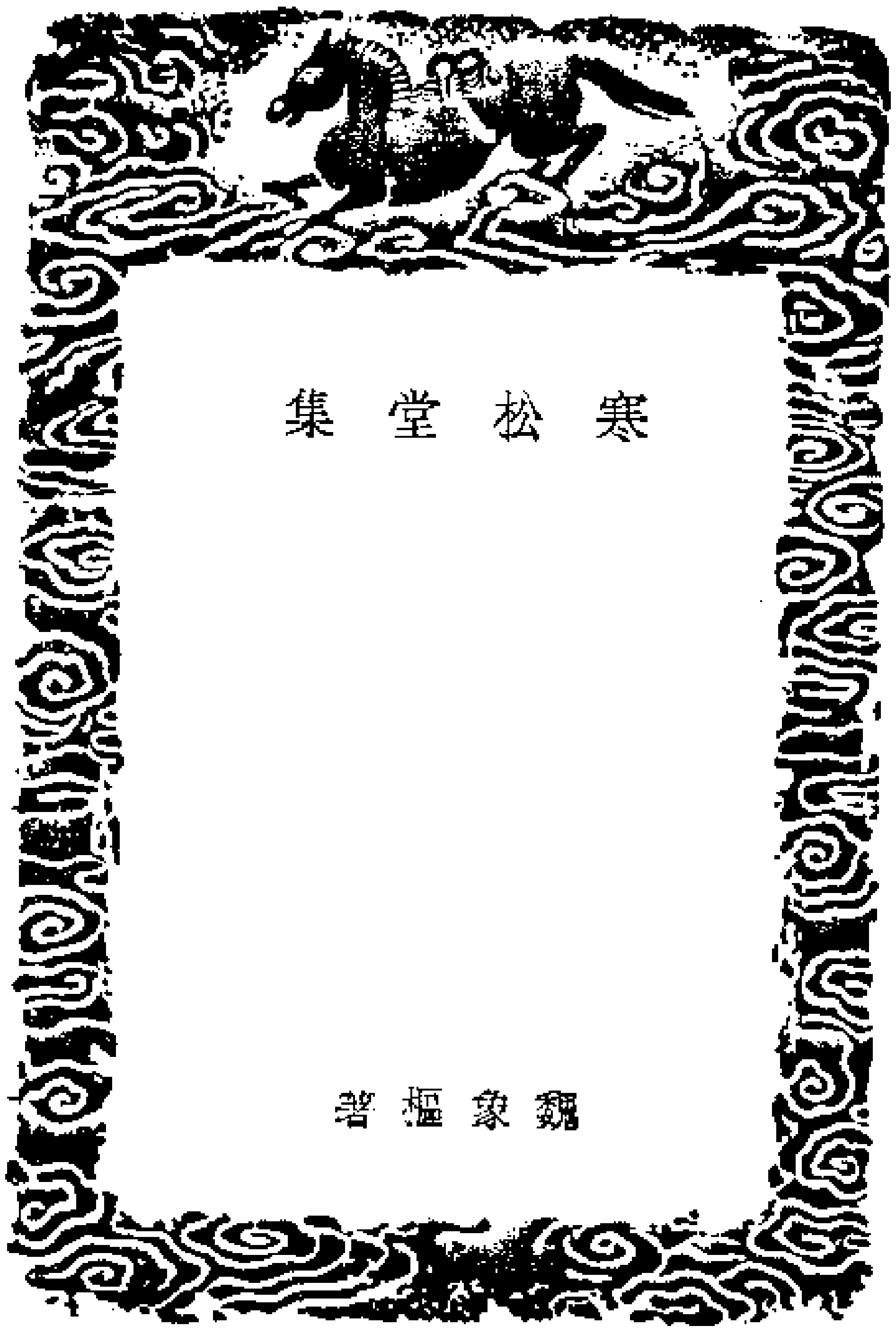
崧髮未燥。即知忠端公當代之日星河嶽也。稍長讀書。授章句。隨家大人後。獲識海內賢豪諸先生。年十三。即執經樓山夫子之門。蓋梨洲先生之高風。得於父師所頌述者。非一日矣。嗣後世故輯擾。樓山師既慷慨赴義。先大人亦修所南皋羽之節。茹恨黃壚。遺蹤不彰。將就湮沒。崧誠私心痛之。每欲乞當世能文章者。作爲傳記。以附不朽。而數年以來。環顧父友。無一二人在者。巋然魯靈光。獨有黃先生耳。若又不剡

肝渥血。哀懇大君子前。賜以誌銘。鑱之貞石。是嶷遂忍死吾親也。嶷即觀焉若觸惻哉。何敢出此。嘗今不之能文家。以韓歐自命。然貴而在上者。類瑰辭鉅製。舉非先子之所樂聞。其窮而在下。操著作之柄者。又

（原闕）

南雷文定跋

右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後集四卷。三集三卷。詩歷四卷。國朝黃宗羲撰。案先生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明御史黃尊素子。事蹟著撰。具見全謝山鮚埼亭集所撰神道碑。暨阮文達國史儒林傳稿。而江鄭堂漢學師承記。附先生與顧亭林傳於卷末。此自有定論。然先生與顧亭林。原不專以漢學名也。全謝山稱先生年尚少。闢學文文肅。見先生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孩未亦曰。是眞古文種子也。又稱先生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濟。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者所未有也。又稱先生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之文。則其所處之地同也。又稱先生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軍持自晦者。所稱許吾鄉祗周囊雲一人。就文章而論。其推挹也亦至矣。阮文達定香亭筆談。稱先生忠義著於前朝。經史冠乎昭代。詩其餘事耳。不寐偶作云。年少雞鳴方就枕。老人枕上聽雞鳴。轉頭三十餘年事。不道消磨只數聲。語極駿達云云。詩非先生所長。然正自不俗。偶得是集。特重刻之。以識景仰之私。歲盥癸丑長至後五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寒松堂集目次

卷一……………………………………一
奏疏　刑科　工科　刑科
卷二……………………………………二三
奏疏　吏科　詹事府　光祿寺
卷三……………………………………五三
奏疏　貴州道　都察院　順天府　戶部
卷四……………………………………八五
奏疏　都察院
卷五……………………………………一一九
序　記　傳
卷六……………………………………一七三
書簡
卷七……………………………………二〇一

書簡　尺牘
卷八……………………………………二四五
祭文　墓表　墓志　碑銘　行狀　紀略
卷九……………………………………二八七
雜著
卷十……………………………………三三七
庸言

寒松堂集卷一

蔚州魏象樞著

奏疏　刑科　工科　刑科

刑科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蠲荒節荷聖恩。祈敕速行榜示。以普皇仁事。臣聞恤患救災。聖朝大政。今歲各省災傷百姓之延頸望恩。已非一日。我皇上軫念民生。即於疏聞之日。遣員查勘。酌量蠲恤。業已節次報部題覆矣。臣思地有近遠。報有遲速。其被災極重。未經勘報者。想部臣自能速催核請。以杜明季徵後補還、吏役胥免之弊。即今明旨既下。而自計部以及撫按。自撫按以及道府州縣。上下咨移。必非旦夕可達。若不先張榜示。使小民共見共聞。竊恐追呼之下。徵收蒙溷。德意遲留。將朝廷浩蕩之恩。究不得實有沾被也。伏祈皇上敕下該部。凡題覆災傷。奉有俞旨者。其被災若干畝。蠲免若干石。多刊榜示。速行撫按、懸掛通衢。俾百姓共曉皇仁。儻地方官敢有違旨剝民。除撫按嚴劾外。容臣等確訪指參。庶混徵之害可革。而走險之萌可銷也。謹題請旨。奉聖旨。戶部知道。

又

刑科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摘參劣撫徇縱順賊。縣官藐法慢國。仰祈聖明。亟賜斥究。以重節鉞。以固

封疆事。臣惟朝廷用人。莫重於節鉞。而撫臣專職。首事乎封疆。封疆所係。雖撫臣與羣吏共之。而清正率屬。嚴肅持法。則專責之撫臣矣。若安徽巡撫王懩。蓋不可一日容於地方者。懩本庸流。謬承重任。負債萬餘。取償地方。內外諸臣。共聞共知。豈可默望朝培植之縉士。供不肖者償債之需耶。臣有鯁在喉。方期入告。適因辦事垣中。見江南督臣馬國柱疏參縣官逆迹已著等事。內稱東流知縣鄧繼球。僞文迎賊。不忠不義。業奉嚴綸。置以重典。仰見我皇上除奸誅逆。法甚嚴也。臣從全疏中讀懩全咨。見其曲庇繼球。語言悖謬。大可駭異。繼球爲懩屬吏。移家出城。懩所明知。且設回庫貯蘆課等銀九百餘兩。逆迹顯然。誰敢諱之。懩既不肯特疏題參。又令照舊任事。是爲何心。據懩云。舍短取長。臣不知通賊盜庫之官。更有何長。而懩乃曲爲取之乎。尤可異者。繼球獻銀三千金。未經呈允。突解撫衙。明是寬懩貪婪。敢借助餉之名。以通暮夜之賄。天日在上。將誰欺乎。設懩心畏四知。即當移會撫按。嚴加提究。何俟督臣有咨到懩。懩始說出三千金之獻。又巧立一貯庫之名。至其中誇許繼球。一則曰頗有能聲。再則曰吏才頗稱。將蓄謀不軌。包藏禍心之事。始終不道一言。懩欲自掩其非。不得不爲繼球飾罪耳。況撫臣責在封疆。當此逆賊未靖之際。正宜嚴飭州縣。效死固守。如懩所云家眷可行等語。是率下以苟全身家之路。而自免於失陷地方之咎。獨不思封疆何地。可以賊至而逃。賊去而返乎。似此存心舉事。目無國法。臣恐徽池諸郡縣。聞風效尤。必至遇警者有異心。行賄者得故物。貽禍封疆。眞可畏也。國家抑何利有此撫臣哉。伏祈敕部確議。如果臣言不謬。重治懩以瀆法悞國之罪。庶封疆有幸。貪劣知儆矣。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嚴察議奏。

又

工科右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小民遷徙最艱。聖恩垂念已至。仰體皇仁。陳管見以固國本事。臣聞太平之世。以百姓樂業爲第一事。我皇上因輦轂之下。滿漢雜處。盜賊難稽。特諭商民人等。盡徙南城。復蒙軫念遷移之苦。限以來歲。至寬也。勞以撥銀。至厚也。原房任民拆賣。至便也。民即至愚。無不仰感皇恩之浩蕩者。但南城塊土。地狹人稠。今且以五城之民居之。賃買者苦於無房。拆蓋者苦於無地。嗟此窮民。一廛莫必。將寄妻孥於何處乎。臣愚謂有地不患無房。如城外閑地堪民營蓋者甚多。因係官物。莫敢問之。此民之不苦於遷徙。而反苦於居處也。恭請敕下該部。盡察前三門外官地官房。可爲民居者。許令量地輸銀。給以印照。俾作永業。不得少有遺漏。亦不得擅行混占。則片址尺地。皆成宅家。億萬戶棲止之謀。即千萬年根本之計也。抑臣更有請者。民間賃買房屋。原有定價。近聞鬻房之家。任意增加。高騰數倍。勢必至罄家所有。不足以卜數椽之棲。則遷者更多一苦矣。併祈天語申飭。令該管地方等官。概平一價。凡買者、賣者、典者、賃者。各勿增減。共相保恤。庶比屋可封。國本永固矣。微臣職列工垣。聊獻芻蕘。伏維聖明採擇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工部督同五城御史。察南城官地。併民間無房空地。將遷徙官民好生安插。

又

工科右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聖朝大禮既行。亟請更定會典。以明職掌。以懸國制事。臣惟古帝王創制立法。代有因革。亦代有損益。自唐虞以迄宋元。典要具存。即明朝之會典。亦不過法古而定制也。我國家定鼎五年。禮樂大備。法度維新。綸誥煌煌。足垂萬禩。乃有必須修舉萬不可缺者。莫如會典一書。夫會典所載。皆百官奉行之政令。諸司分列之職掌。卽官禮諸制。無不條悉其中。今各衙門亦既做而行之矣。第參稽酌異。豈可盡廢。因時制宜。不無更變。未經聖明之新裁。終非昭代之令甲。臣下何由遵守而罔踰乎。況歷朝每代有變通之法。我朝創業無畫一之程。非所以示臣工而重金石也。伏乞皇上敕下該部。先令各該衙門。折衷前代。參酌滿漢。確議詳明。彙送內院裁定。然後刪繁就簡。編輯成書。恭請欽命嘉名。懸爲成憲。庶臣工有案式。制度無紛更。其於治道非小補也。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

又

工科右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擅殺屢有明禁。有司悖旨專行。祈敕嚴究。以彰國法事。臣惟我皇上好生如天。愛民如子。內外臣工。各宜恪承德意。乃臣近訪得牧民之官。有殺人剮人不經題奏。恣意擅行。人人共知者。敢指名爲皇上陳之。如山東平陰縣知縣王國柱。縣衙剮死兼殺死生員牛射斗等。民高棟等數人。臣心竊疑之。若果係窩盜通賊。何未聞奏請處決。若詐稱臨陣斬獲。何未見捷功塘報。事犯極刑。自有國律。剮殺之權。不在縣官。況擅殺之奉嚴禁。已非一日。前撫臣王國寶。獲內地之奸一疏。奉有內奸與在陣擒獲不同。宜嚴審問禁。馳奏候旨。何得擅殺之旨矣。丁文盛悖旨擅殺一疏。奉有從假照背旨擅殺。好生可惡。嚴究擬罪之旨矣。按臣鄒孕槐背律專殺一疏。曾經部覆。奉有楊允昌革職提問之旨矣。夫撫臣不得擅殺。則縣官可知。似楊允昌俱經提問。則國柱何辭。臣職司耳目。若懼風聞之罪。緘口不言。誠恐司牧之官。人人效尤。藐視上旨。草菅民命。非所以仰體我皇上好生愛民之心也。伏祈敕下該撫按。嚴究國柱所殺數命。果否重情。未殺未剮之先。曾否詳允。生員牛射斗等罪狀。果否申報學臣黜名。國柱不遵屢旨。應否治罪。再望天語申飭。以戒將來。庶足昭國法而廣皇仁也。謹題請旨。奉聖旨。王國柱擅殺事情。著該督撫按確察嚴究具奏。該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督撫之訪糾疊見。道府之徇縱難寬。恭請聖明立法處分。以清吏治本源事。臣惟察吏莫重於舉劾。舉劾莫嚴於開報。朝廷既以舉劾責之督撫按。而督撫按即以開報責之道府。蓋因各屬州縣。相去甚近。聞見亦最真。或賢或否。一舉一動。無有不知者。孰意不肖有司。專以私情厚賄。密結蠶緣。恣意貪汙。全爲遮蓋。甚至同城共處。蹤跡彰聞。而道府反指爲循良。督撫按不掛之白簡。顛倒賢否。縱容有司。莫此爲甚。況開報係道府職掌。奉有俞旨。臣垣中屢見督撫有自行訪糾者。如督臣張存仁。有婪令被訐贓真之疏。督臣陳錦。有文武結黨貪橫之疏。撫臣劉宏遇。有特糾貪婪之疏。所參皆異常貪惡。贓私纍纍。而道府全無開報。臣不知其職掌何事乎。假如督撫少一番體訪。而道府必多一層蒙蔽。又安望其正己率屬。爲民除害耶。聖諭所謂大貪大惡。反多徇縱。坐此弊者居多耳。我皇上親臨大政。察吏必嚴。近讀上傳。有開報不實。察究舉奏之旨。從前積弊。已在聖明洞徹中。臣謂督撫訪參而全無開報。則容隱瞻徇之弊。更有甚於開報不實者。臣請自今爲始。凡督撫按參劾官員。果係道府應眞實開

報者公而且明克盡厥職如督撫按自訪特糾本內未註開報字樣者道府應以溺職論罪或督撫按指名糾舉或吏部據疏處分如被參之官原係浮躁昏庸其罪在不明以降罰處之如被參之官原係奸惡貪虐其罪在不公以革職處之此法一行庶道府諸臣上畏朝廷之功令下愛自己之功名開報無不公慎且督撫按諸臣各有採訪各有特參亦不得借口開報反以參劾之權盡委道府主張也提綱挈領大法小廉吏治從此一清矣如臣言不謬伏乞敕下該部院確議嚴飭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院確議具奏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請定藩司會計奏報之法以明錢糧以嚴覺察以足國用事臣惟國家首重戶口次重財賦蓋民之膏血國之命脈所係也我朝定鼎以來錢糧總歸戶部於順治七年內會議仍歸各衙門其銷算奏繳遵旨舉行者臣不敢復贅矣臣思在內之錢糧乃部臣掌其所出在外之錢糧乃藩司掌其所入一絲一粒俱當上告君父者前此部臣既無奏報而藩臣歲報之册曾否到部亦未知其有無扶同並未見其作何參駁待至七年之久稽核尚無頭緒總由所入之數不清故所出之數亦不明也夫欲令各部之銷算徹底清楚先令各省之錢糧逐款奏聞臣請自八年爲始各省布政司官於每歲終會計通省應徵錢糧若干應解某衙門錢糧若干起運若干存留若干支發若干蠲免若干拖欠若干分别款項造册呈送該督撫按查核恭繕黃册一套撫臣會題總數隨本進呈御覽其布政司例造清册咨送在京各該衙門互相查考有弊即糾既可以杜藩臣之欺隱又可以核部臣之參差實大有裨於錢糧者況進貢芽茶銷繳鄉符俱有奏章獨朝廷數百萬金錢百姓億萬家膏血不以上聞非所以重國賦而嚴覺察也臣查往例戶部奏銷原有定期今撫臣册奏宜在各部奏銷之先所謂先計入而後計出也至於動逆產價蘆鹽租課贓罰銀兩本折物料等項凡載在賦役之內與不載賦役之內者一概報明庶錢糧清而國用足即以定藩司之賢否可矣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皇上敕下戶部確議速奏永著爲令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確議速奏該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聖意恤民甚深有司奉行多弊謹遵旨陳言實普皇仁事臣恪讀上傳停止城工盡免加派食照完過數目開除八年正額錢糧復諭各該督撫嚴察地方等官不致欺罔小民聖慮至周民命頓甦矣乃臣尚有鰓鰓過計者敢爲我皇上陳之有司派徵錢糧皆假吏胥里書之手本官自通算法者百無一二其賢者立身清潔或因蒙蔽而不能知其不肖者貓鼠分肥通同漁獵誰肯逐兩逐錢明白見算以仰副皇上軫恤至意乎即如淮揚漕督臣吳惟華疏參山陽縣知縣王佐徵完城工銀二萬有餘止解銀六千有餘鹽城縣知縣于學政徵完城工銀一萬八千有餘止解銀七千有餘彼時大工急需催徵如火竟將已徵未解之銀侵吞過半欺罔朝廷一至於此儻吏有貪婪之官未經發覺者糧銀既入私囊濫派盡歸書役或詭報未完或開銷別用斷不肯以久肥之物給算民間正額臣言及此

臣淚欲下矣雖朝廷有浩蕩之恩而小民終不能免剝削之苦待至血枯髓盡而後仰闕陳情亦已晚矣臣以爲欲除大弊宜立良法方今開徵屆期合無敕下該督撫按速檄各該州縣照依本年赤歷易知單備造格眼清册明註某戶某人共該某項錢糧銀若干除收過城工銀若干又奉恩詔蠲免若干通共開除若干止徵若干併註某人清算某人書寫本官查對無弊呈送督撫按臣細加覆核如果總撒相合徵免無悖督按二臣將原册存案撫臣將原册鈐印發徵儻有數目多寡挪移錯亂及改册徵收自立紅簿等弊者立行糾參以違旨論罪庶小民不爲貪吏所欺皇仁不爲貪吏所蔽蚤一日得沾一日之恩也伏乞敕下戶部作速嚴飭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確察速議具奏該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睿意圖治方新政事停閣非體謹激切陳言仰祈鑒察事臣惟立政以寬舒爲本圖治以振作爲先我皇上臨御以來仁政綸綍天語煌煌精明博大帝王同揆所仰體而奉行之者在內六部等衙門在外督撫等衙門其切要者也臣見順治八年以前或一事而奉旨下部經年累月而不覆或一事而行察在外經年累月而不報古來有此治體乎即從前不必深論今自正月十二日以後廟堂之上雷厲風行內外之間官嚴吏肅不復慮天下事之有稽滯矣及見一切奉旨章奏並各衙門應行事宜已覆已行者固多而未覆未行者尚自不少也其中雖有行察咨議者値霜時日亦有不待行察咨議而宜奏宜行者一概停閣未知何故似乎近日之鼓舞奮勵又緩於皇上親政之初臣心竊惜之夫臣子當遭逢聖主之日爲國爲民仕勞任怨滿漢同心大小竭力此其時矣在諸大臣肩宏任鉅豈不能仰體聖懷第恐因循漸積司官之壓留者堂官不聞書吏之遲延者司官不察諉事任而虛責成臣竊爲昌明之世不取也況督撫按奉行諸事皆視各部之緩急以爲遲速若督限不嚴則在外之稽遲益甚能保稽遲間無徼倖貪緣之情弊乎臣愚以爲事體有重輕道里有遠近限期有寬嚴其咨行在外者地近則限三月地遠則限半年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反覆詳慎者或限至九個月或限至一年歸結須將內外行咨咨到批駁申詳併咨覆案呈年月日期咨內逐一註明本內逐一開寫則部院之稽核參駁有據矣至於在京各衙門事之繁簡不一官之多寡亦不一但近在輦轂不過司議說堂而定一月之內可覆也如果事關重大長慮熟籌者或遲至一月半或遲至兩月歸結除軍國機密原係密封者自應密奏外其餘諸事內皆有一二口奏之事口傳之旨不經發抄者臣思綸言至重恐有萬一之誤以後悉當具本請旨與天下共見之若行移發落定期不過五日則吏胥之壅滯耽延可杜矣伏乞敕諭各該衙門查照通行申飭或敕下內院九卿大臣議臣所言是非定奪仰候聖裁臣職在進言激切無忘貼黃難盡統望聖明垂鑒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稽滯事件及定限等項著確察詳議具奏該部院知道

又

刑科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奉詔之夙弊有三請旨申飭以重綸音事竊照本年正月內恭遇皇上躬親大政頒詔天下臣嘗奉有撫實之命因知地方各有弊習相沿者不止一端第從一二處推之天下可

知也，就臣所見聞者推之，諸臣可知也，然部臣例以各府遵依爲據，安能盡知在外之情，臣雖抱病馳驅，頒行改正，若不奉旨申飭，亦非畫一之規，謹開列具陳，惟聖明垂鑒焉，一開讀不許遺漏，凡開讀地方，官吏師生，軍民商賈，擁而聽，若因循弊習，止讀首尾數句，將所開赦款，不令衆聞，以便欺隱，今後宜於詔到地方，無論有款無款，預飭宣讀生員，務令逐字逐句，高聲朗讀，如妄引舊不全讀之例，故行遺漏者，欽差官將本生併教官，參送撫按衙門究懲，則遺漏之弊可清矣，一謄黃不許塵匿，凡詔到例宜謄黃，原欲深山窮谷，黃童白叟，共見共聞，若因循弊習，止於所司署前張掛一紙，或止於該房存案，全不張掛，貪官汙吏，希將款內所免之糧，可以隱瞞侵收，赦前之事，不肯禁人訐告等情，今後宜於謄黃處所，一字一句，自行查對明白，刻板刷印，州及大縣，各頒發三百張，中縣頒發二百張，小縣衙所，各頒發一百張，務令莊村鎮寨，到處實貼，各取里甲甘結，申報該管上司，如有官吏匿留藁結等弊，撫按查出糾參，欽差官除照例取具遵依外，仍取本布政司及本府官印信甘結，明開所屬地方若干，共發謄黃若干，於某月某日張掛頒發，本官差回，一併遵依繳部，查核存案，則塵匿之弊可清矣，一齎行不許稽遲，凡該府謄黃，例差生員齎捧所屬各州縣開讀，以重其事，或因謄寫遲延，或因刊刻稽滯，以致百姓懸切望恩之日，正是貪官乘機藏蔽之日，今後宜於轉發謄黃地方，定限三日，欽差官立催頒布，方得出境，於詔到州縣，本府仍勒限印官，備查款內一切奉行事宜，各照道里遠近，逐項造冊，詳報本府，轉報撫按，速奏速行，如有遲違不報、及蒙具遵依者，撫按立行參究，則稽遲之弊可清矣，如果臣言不謬，統祈敕下禮部，凡遇頒詔，通行申飭，庶臣子奉簡而行，匪循故事，父老扶杖而往，徧詠新恩矣，緣係條列，字稍溢額，伏望聖宥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照款飭行，該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聖德勤修日懋，輔臣啟沃宜周，敬陳菲言，以盡愚忱事，臣惟自古帝王，兼德雖由天縱，進修實賴輔成，我皇上性本仁孝，道崇儉勤，自親政以來，乾綱獨斷，治每重於養賢愛民，帝鑒時親，事必期於準今酌古，既勤於政，復勤於學，則聰明日進，聞見亦日紛，聞見日紛，則涵養宜日厚，凡此皆輔臣之朝夕贊成，而惟日不足者也，臣於本月內兩次直日臣科，一遙瞻御輦，一近聽鼓聲，仰知萬幾之暇，偶一燕幸，誠爲少節繁勞，頤養聖心，且時值秋高氣爽，或隨地而請求治理，或隨時而諮念民艱，召命曾否下頒，輔臣曾否在列，微臣俱不得知，方今聖政維新，機務孔多，中外想望治平，匪同昔日，如皇上近有所御，自當追隨法從，以效啟沃之忠，儻遠有所幸，尤當諫止鑾輿，克盡保傳之職，責在輔臣，自古然矣，竊思皇上批決章奏，輔臣得侍御前，大政尚有面議，況駕出宮禁，其前後左右，斷不可無才德碩望之老臣也，萬一勞逸不節，出入不時，輔臣不力爲奏請，而又誰爲奏請者，此實關於聖躬之大，臣犬馬有心，安能嘿嘿而處此，伏乞皇上鑒臣愚忠，寬臣冒昧，凡遇親臨便殿，或駕御午門，即召滿漢輔臣二員，講說帝王用人行政之本，人心道心之微，以弼盛德，仍擇滿漢詞臣文學雅重者六員或八員，以備顧問，併注起居，再請退朝以後，節膳卻慮，養心治道，以圖勵精，皇城以外，命駕勿輕，保護必愼，上以慰皇太后

慈懷，下以慰臣民厚望，微臣幸甚，天下幸甚，謹題請旨，奉聖旨，知道了。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考核有司漸次入告，恭請敕部速行察議，併行嚴催事，竊惟我皇上親政之初，灼知吏治不清，即傳有考核有司之諭，嗣因奏報稽遲，嚴綸再下，合計之已經八月有餘矣，近見督撫諸臣之疏，節次奉旨下部分別察議者，已將過半，在部臣詳愼其事，或待彙齊核覆，而臣以爲不必也，夫有司既經考核，必分次第，既分次第，必有去留，其賢者列在上等，尚可安心供職，內有德才下劣，文義不通者，自知功名難以苟全，棧豆不能久戀，一己之囊橐欲飽，百姓之痛癢何關，乃將地方荒殘，小民生死，付之將去未去之官，誠爲可慮，臣見山西按臣劉達疏參逃官復回，尚且流毒於民，況身在地方，印在掌握者，又不知何如也，即使本官守法聽議，而上官與下民，亦各以五日京兆相視，凡地方中城守、錢糧、盜賊、刑獄諸務，保無掣肘難行、因循廢弛者乎，既云不堪民牧，又復姑留地方，有百損而無一益，今即覆核得旨，計至闕官抵任之日，近者尚需半年，遠者尚需七八月，若此時不行，又當在一年之外，恐亦嫌其太遲矣，臣謂次第核覆，即次第銓補，似較彙齊爲便也，至於各省咨到雖有遠近之分，地方雖有久定初定之異，乃天語切責，何等嚴重，今尚有觀望瞻徇，考核之疏未到者，謂督臣有事於行間，按臣自有耳目，謂按臣有事於糾閱，撫臣何無奏聞，遲之又久，品題不定，儻亦有難以入告之情乎，況臣恭繹上傳內云，司道乃有司綱領，尤宜察核，原非以考核責司道也，若止據司道冊報而定官評，文義未經其面試，德才不採諸輿論，在督撫即謂結此一局，臣知疏上御覽時，難逃明鑒，其實意澄清與虛應故事，正可就此畢見之，是又諸臣所當倍爲謹恪者也，統祈敕部，一面分別奏請，一面嚴飭速報，地方民生，俱有攸賴矣，謹題請旨，奉聖旨，這本說的是，吏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嚴考績之大典，禁反噬之刁風，請旨預飭，以佐新政事，竊惟計典三年一舉，關係吏治，實爲重大，矢公矢愼，責在撫按藩臬諸臣矣，臣見順治七年查出大計冊本，矛盾乖謬，情弊多端，各註考語之官，而賢否互異者有之，各具一冊而洗改不同者有之，甚至大貪舉爲卓異，小吏掛人彈章，雖經駁參，成何計典，今銓臣請行十年大計，乃皇上親政來首舉之大計也，在撫按諸臣，仰佐新猷，尤宜愼之，蓋章果出獨見，不必相同，註冊須有定評，難容互異，真廉真卓，何庸濫舉多人，大蠹大奸，不許徇情漏網，人有改節者，勿因前薦後參而存顧忌，事有已著者，勿因去任見任而生偏私，道府考州縣不公，則先參道府，藩臬察道府不實，則併議藩臬，功令煌煌，務期上副朝廷黜陟之典，下快小民是非之心，臣所謂考績宜嚴，請旨預飭撫按諸臣者此也，臣又見近日不肖之官，身被參劾，撫詞誑瀆者，不一而足，今奉旨嚴究，姦罪難逃，況大計者，國家懲貪之要務，較尋常參劾不啻數倍，若誣害肆行，上官畏懼，咆哮要挾，奸人得意，開者既不敢開，奏者亦不敢奏，計典已無綱紀，吏治安望澄清，臣查會典內一款，凡考察被黜官員，有不服考察，摭拾妄奏者，發遣爲民，典例昭然，有犯必罪，上伸國法，下懲貪風，臣所謂反噬宜禁，

請旨預飭部院諸臣者此也。統乞聖鑒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議奏。該部院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直糾溺職藩司。請敕速議重處。以懲積貪。以清國計事。竊惟各省布政。為府縣之綱領。錢穀之總匯。一粒一絲。或徵或解。未有不從本官衙門經理者。臣見蘇松按臣秦世禎疏參江南蘇州府等處額布錢糧。侵欺五十餘萬之多。積至數年之久。雖府縣及奸解諸人蒙混分肥。而疏內所云徵者不給。給者不辦。辦者不解。部臣既已行催。藩司豈未聞見。但諉於府縣之虛報。誰其信之。且又云提催押催。催其使費耳。又云布既不完。則使費愈大。明是打點藩司。免其究報。非區區書役可用成千成萬之使費明矣。即如見任左轄劉漢祚者。任匪不久。責匪不專。而此項錢糧。此等弊竇。知而不報。是為何心。全然不知。是為何官。東南財賦之鄉。可容此如聾如聵者司國計乎。況每年具有報部文冊。將此五十餘萬之金錢。不知作何開銷。以為未派。而萬姓脂膏已果貪腹。以為既解。而未據批迴。難以蒙報。原冊具在。無惑乎督臣馬國柱考成疏中。會言其完欠不明也。方今國用不敷。會議搜括。乃藩司缺賦五十餘萬。誤國已極。不處何待。近蒙奉有察明之旨。臣恐耽延時日。婉轉調停。勢必歸咎於事故遷移之府縣。而藩司作袖手之人。銀布成烏有之物。因循漸深。塗飾更巧。國家法紀壞矣。伏乞皇上敕部。立察歲報原冊曾開已完未完。部臣曾否行咨催解。該司任事以後。按臣發覺以前。果否申報該部及該督撫按查究。如果申報。因何不行題參。如未經申報。即係通同欺隱。請旨革職。立行拏問。以為溺職誤國之戒。再照各司府。凡遇動用錢糧。辦解物料等項。應立循環文簿。查驗完欠。嚴防侵匿。該部曾否照例通行。如此延捱過限。及官解侵費者。有無參治。此項之外。果否再無別欠。併乞敕下該部。速行回奏。庶錢糧有綱領而奸貪知法度矣。謹題請旨。奉聖旨。劉漢祚著議處具奏。該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欽件之稽察無法。內外之推諉易生。仰遵明旨。再進芻言事。臣聞君職要。臣職詳。古來致治之道也。近者皇上以策勵擔當諭諸臣。而諸臣即以清理欽件為首務。從此內外同心。庶不負聖明圖治至意。臣竊謂事久則弊生。始勤而終怠。稽察之法不立。非所以戒將來也。臣查舉來覆奏本章。凡係內外咨覆、行催申報者。俱不詳開年月日期。即重大欽件。亦用隨移、牌催、已經、今准等語含糊具奏。或部院延遲。或撫按耽誤。查者無月日之可稽。言者無衙門之可指。夤緣之竇。推諉之心。俱從此生。非法之善也。況事有宜詳。行查每至數次。情有未確。批駁不厭再三。與其為法受過。致生沈閣之疑。何不據事直書。以見詳慎之意乎。今大政維新。諸弊盡革。恭請自今為始。凡各衙門一切事件。內外行咨察究題覆者。其本內務將某月某日行咨。某月某日咨催。某月某日咨回。某月某日再駁。某月某日說堂。在外衙門。某月某日接咨。某月某日同咨。某月某日查究申報。某月某日批駁允詳。及事在赦前赦後年月字樣。各開寫明白具奏。其事情有無遲誤耽延。是何衙門。我皇上一覽而知之。文甚簡而法甚詳也。下而部院遵督催之旨。六科嚴註銷之規。臺臣盡刷卷之職。徇庇扶同者。各治以罪。皇上提其要。諸臣任

其詳。則推諉壅蔽之患清。而精明惇大之治成矣。抑臣更有進者。臣譯上傳。所謂策勵擔當。非僅在遲速間望諸臣也。近見督撫按有不敢輕議之事。盡候部臣裁定。而部臣殊不肯決。部臣有不能遙度之事。應行在外酌處。而在外亦不肯任。內外活局。往返游移。累月經年。無一成議。其於朝廷之大事。地方之急務。不知廢弛幾何矣。今後內外諸臣。有實因公忠起見。不係懷私者。而部議勿吝其多事。有實從職業陳言。事關大務者。而旨下立見之施行。庶策勵擔當。各出心力。無愧忠勤。伏乞天語嚴飭。所關治道匪小也。謹題請旨。奉聖旨。這本說的是。著嚴飭行。該部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錢糧關國家大務。清核為今日先圖。謹陳積弊之由。請立革弊之法事。臣於本年五月初一日。具有直糾溺職藩司一疏。已蒙聖鑒。可以無言。但因是而思及國計民生之大。皆有法當立而弊當革者。再為我皇上陳之。錢糧經制。原有定額。州縣之徵收。必遵布政之則例。有一項則徵一項。完一分則報一分。考成之法具在也。如蘇松常三府。自順治四年起。實徵完額布銀五十餘萬。戶部現查布政司報部文冊。累年俱報未完。徵者全徵。報者虛報。外欺撫按。內欺部臣之弊。莫此為大。且匿銀已經五載。不聞有發覺解官之人。欠布已累萬千。不聞有考覈未完之疏。則前日稽察之不周。概可見矣。今由一省而類推之。臣恐各直省報辦未辦、報解未解之本折。不止額布一項也。雖日久事發。追比雖寬。或官去役逃。而金錢不可復返。病在國矣。或牽房扯債。而包賠累及無辜。病在民矣。朝廷抑何樂於嚴不結之局。貽不了之害乎。臣請以兩言蔽之曰。追比於事後。不如稽查於事前也。夫完報有限。查銷有法。載在會典甚明。一則須發格眼文簿。按月開填。徵完起解錢糧數目。每歲終該州縣赴府。該府赴布政司查比。仍將查比過錢糧分數。另填一格。具由呈部查考。以防貪官私徵欺隱等弊。一則做立循環文簿。各省登報辦解物料數目年月姓名。各照道里遠近。按期倒換。照例查驗。到者填註。遲者緊究。以防解役延捱侵匿等弊。稽查之法一立。若仍有五年不報。五年不解之本折。臣不信也。況法有未善。作何變通。事有難行。作何闡剔。又在內外諸臣。長慮熟籌。以副上傳內因革損益何事宜先之意。至有累年拖欠錢糧物料。果否在官在民。有無未報未解。如按臣秦世禎所云。上下相蒙、新舊互掩等弊。應敕各該撫按。逐項清核。立行參奏。無致久飽奸貪。虧損國賦可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聖明敕下該部。確議速奏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議奏。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直陳格天之圖。所定立國之本。以保萬年久安長治事。臣聞自古帝王。有治天下之本。曰紀綱法度。有教天下之本。曰禮義廉恥。所以相統相維。不致生悖生亂。自我皇上親政之年。諸凡昭明紀綱、修舉法度、謹飭禮義、激勵廉恥等事。奉有上傳旨意四十餘道。上以宏祖宗之德。下以洽臣庶之心。事事實行。治平立見。頃者水旱為災。星月告變。臣同官業有克謹天戒之請。曷敢復贅乎。臣竊考傳記所載。大抵反常者即為變。今日天地之變。乃人事之反常所致也。臣略舉一二政事之未善。

人心之有違者。直陳於聖明之前可乎。夫臣子之遵奉聖旨。其常也。而近日之顚倒旨意。輕重綸言。則變矣。如臺臣婁廳奏。因見投充之人。眞假莫辨。具疏請發部冊。奉有投充部冊、著作速發該管州縣之旨。部臣合議魚鷹等戶而發冊一項。未蒙上命中止。徑議不必頒發。置明旨於何地乎。又云一身指稱二三名。部發冊恐致混擾。既知二三其名。何無請旨禁革。以致指稱滋弊者。誰之咎耶。且各衙門議事。有皇上之所謂大有關者。而臣下以爲無所關也。皇上之所謂速且詳者。而臣下未必速且詳也。臣之所謂反常者。此類是也。又如朝廷職官。治朝廷之軍民。其常也。而近日之責拘投人。罪坐職官。則變矣。八年七月內。上傳云。今後各該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與屬民一體從公究治。天語煌煌。忽焉反汗。變法以後。降革不一。視朝廷選授之官。反輕於各旗新投之人。夫信者。國之大寶也。國不示信。使有司重足。百姓吞聲。畿輔之地。滿漢譬訟。耕鑿不安。臣之所謂反常者。此類是也。又如按臣代天巡狩。察吏安民。興利除害。其常也。而近日之劣官反噬。甲喇路辱。則變矣。夫御史欽承簡命。叅贓擊吏。必採訪輿論。諮詢道廳。會同督撫。而後疏聞。今有已經叅問下水拖人。報怨尋仇。違法干禁。撫按之白簡無靈。則刁風日長。貪官益肆矣。至有以橫悔相加、破拘出與人告者。君命已辱。復令靦顏官民之上。其何以正體統而尊天子也。儻今後巡方長屬員如狼虎。文官與武官爲異途。各有互相凌抗之意。國家大事。必不能濟。臣之所謂反常者。此類是也。不特此也。人材用舍之權在朝廷。而紛瀆之言動干闕下。錢糧敲扑之苦在百姓。而中飽之弊屢見奏章。甚至清禁之內。一月而冤斃者兩人。何不愛旦夕之命。以作太平之民。可冠之堂。一事而刑責者三百。果否得首從之情。以絕株連之怨。事之反常既多。天之示變不偶。感應之理。明明若符。臣言官也。苟有諱而不言。言而無據者。均爲溺職。以負我皇上。臣不敢也。伏乞特召滿漢大小九卿科道諸臣。面詢政事之得失。民生之疾苦。某應改正。某應禁飭。親政來上傳諭旨。某事實行。某事未行。務令盡言無隱。果有關於紀綱法度、禮義廉恥。上合天意、下合民心者。立採而施行之。憂勤惕厲。勿事虛文。澡慮洗心。正告天下。庶萬年之治安有本。上天之仁愛可通矣。疏字逾額。聖鑒施行。臣不勝戰慄之至。謹題請旨。奉聖旨。據奏變更上傳。輕重綸音事情重大。著院部等衙門滿漢堂上官。併六科都給事中。河南等掌道御史。確議具奏。親政以來。上傳諭旨。著內院彙寫進覽。仍刊發各衙門。著實遵行。該衙門知道。

又

刑科左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詳奏事情月日姓名。以便確議事。臣於本月十五日。具有直陳格天之圖等事一疏。十六日奉聖旨。據奏變更上傳。輕重綸音事情重大。著院部等衙門滿漢堂上官。併六科都給事中。河南等掌道御史。確議具奏。親政以來。上傳諭旨。著內院彙寫進覽。仍刊發各衙門。著實遵行。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臣捧誦天言。仰見我皇上敬天愛民。勵精圖治。首在信上傳而重綸音。特令院部等滿漢大臣、併科道言官確議也。但臣係左給事中。不在議事之列。而事情之日月姓名。前疏字簡詞慎。開寫尚有未詳。謹補疏奏明。俾諸臣悉顚末。以報明命。臣心盡矣。夫違旨不發部冊者。戶部事也。臺臣婁廳奏疏。於五月二十七日奉有作速頒發之旨。戶部於七月十五日始覆不必頒發之議。此其一也。別事兩

議請裁。此事徑駁明旨。此其二也。既云査照姓名相符。又云査投充人戶。每有一身而指稱二三名者。査出者必有地方。每有者係何姓名。指稱二三名者是何情弊。何無奏聞。此其三也。臺臣亦係舊人。由縣令考選。奏云無冊可考。眞假莫辨。部臣議云。今若再發。惟恐假冒姓名。所見異同。可以面問。此其四也。臺臣疏云。有將未投田地。開入已收名下。及強帶他人、開除錢糧。躲避差徭等弊。部臣議云。照本身所有地土。豁免差糧。給牌行各該州縣存照。夫州縣既存部牌。年來何無行令照牌造冊。申送撫按。具本奏聞。一以核地土錢糧之缺。一以杜爭訟解審之擾。此其五也。臣所謂顚倒旨意。輕重綸言者。非無據也。變上傳請處職官者。亦戶部事也。夫投充之人。一體究治。戶部奉敕在八年七月初一日也。今年四月以後。處過道府州縣等官張自昌等八員。臺臣王道新具疏已詳。迄今未覆。若叅處昌平道張自昌者。原因投人李進德、馬成福等。戶部則變上傳而蒙奏。吏部則引上傳而薄罰。違悖顯然。此其一也。戶部差愛惜喇、庫哈方、鄭庫納。査得該道提李進德行夾。假有吏部査明。行夾不眞。兩疏矛盾。明有欺罔。此其二也。馬成福事。係戶部告詞批發。該道審明退地。於去年七月內詳允依議。又刑部閱明戶部。行文發落。撫臣原咨具在也。估地既經詳允。板責豈是非刑。且吏部査係赦前。戶部不査緣由。輒行叅奏。此其三也。莊頭解部。固爲舊例。投人冒稱。何以辨別。既貪官之勒索。指據無聞。問叅處之重輕。果否允當。此其四也。臣所謂變法以後。降革不一。視朝廷選授之官。反輕於新投之人者。非無據也。至於本年四月二十九日。刑部尚書劉餘祐。具有聖心圖治維殷等事一疏。聖旨覽奏有關圖治大務。著酌確議奏。該部院知道。今及半載。未見恪遵。是臣下以爲無所關者。明矣。恩詔內封贈官員一款。著作速舉行。迄今內外懸望。又報奏冤枉一款。著詳開緣由。迄今入告幾人。是臣下未必速且詳者。又明矣。臣謹將聖旨以爲重大者。開奏上聞。臣於公議之日。或應在天安門外。聽候傳問。或允臣同在議事之末。一一詳悉講明。恭請明旨遵行。非微臣所敢擅便也。疏字逾額。貼黃難盡。伏乞聖鑒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一併會議具奏。魏象樞准同六科都給事中來。該部知道。

寒松堂集卷二

奏疏 吏科 詹事府 光祿寺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恭陳用人第一大政。以佐治平之實效。以報一體之隆恩事。臣惟上行下濟。大易著泰交之文。君明臣良。尙書賡喜起之盛。歷漢唐宋元而上。一心一德。相得益章。史册中蓋不多見也。昨逢元旦。傳奉溫綸。召內三院。引九卿、詹事府、國子監、都給事中、掌道御史等官。特宴於保和殿。臣適以靑瑣末員。遭逢異數。悶地周年。躬承天語。賜餅賜飲。喜動龍顏。都兪一堂。賡歌千載。嗣於初三日。接滿漢官參同奏事之上傳。又於初四日。捧言官條奏多係細務之聖諭。仰見我皇上愛人知人。洵與堯舜同揆矣。臣竊思國家第一大政。莫大於用人。但上天之生才有數。全恃皇上培植而辨論之。以待一日之用。故用之有效也。語云。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今滿臣甫停戰伐。講求治平。非厚加培植。則眞人有寥落之嘆。漢臣恭同奏事。顧問方殷。因事察人。辨論於蚤。儻異日部院有缺。皇上預知某臣之心地精明。堪進何職。某臣之事務熟練。堪進何職。某臣之厚重少文。堪進何職。某臣之風裁出衆。堪進何職。參以衆議。簡在帝心。社稷所關。得人不偶。非資序之淺深可拘也。若總督撫按。均係重臣。但總督封疆之任。與撫臣兼吏治民生者不同。近日總督於京堂舊人及在外巡撫提督中推用是矣。獨巡撫缺出。推京堂

者少。而推布按者多。臣有兩說於此。巡撫倘需幹練之才。京堂亦是切要之地。若盡推外任。誰辦部院之事。布按既儲爲巡撫之用。自宜遴材而授。苟錢穀有玷而居方伯。律例不閑而居臬憲。職任倘且難堪。節鉞必無厚望。臣請皇上察新舊按臣中眞才異品。有守有爲。果能興利除害。不愧察吏安民者。或三差俱完。或兩差無玼。書名御屏。命廷臣一例同推巡撫。苟可得人。何惜不次之擢。至於布按二司有缺。吏部仍照會典舊例。推列正陪。請旨點用。可爲今日之布按。方可爲異日之巡撫。臣所謂培植而辨論之者。不獨爲一事言矣。內外得人。同心奏效。治平之本。莫大於此。伏乞聖明。採擇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確議具奏。該部院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卓異之名實易淆。聖朝之拔擢貴愼。謹陳愚見。以錄眞才。以佐澄清事。竊惟三年計吏。名曰考績。蓋考察政績之成與不成。以行朝廷黜陟之大法也。臣竊隨各衙門閱册之後。得與滿漢諸臣。同心參核。事必求其實。法必求其平。竊愧於皇上黜幽之大典。不能仰副萬一。敢言陟明乎。臣查舊例。各撫按定有卓異之舉。大抵於道府州縣中。拔其品行卓越。政績異常者。舉數人以報天子。獎賞紀擢。我朝行之至再矣。臣謹考其義。今之所謂卓異。即漢之所謂治行第一也。不懸天下非常之格。不能得天下非常之士。朱邑爲北海太守。以廉平不苛。愛利爲行。入爲大司農。卓茂爲密邑令。以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黃霸爲潁川太守。以先教後誅。姦盜屛徙。徵爲京兆尹。召信臣爲南陽太守。以訓農興利。戶口倍增。召爲少府。史書所載。指不勝屈。古之覈吏治也。其重如此。我皇上大政方新。首舉廉卓。鼓舞激勸。正在於斯。且萬幾日御。諸務親裁。此事三年一舉。豈尋常處剝可比。上而朝廷著得人之令。下而部院盡知人之明。卓求眞卓。必有賢聲。異求眞異。必有實政。今查各直省册開卓異官員。非實有據者固多。平常無奇者不少。雖赫赫之名。見於久去。而泛泛之譽。豈是定評。卓異之選。誠未可以濫邀也。臣請

敕下部院。將舉到卓異官員。所開事蹟。逐字推敲。嚴加品題。以實政可指、功績超衆者。分爲一等。以治業平常、僅能稱職者。分爲一等。其姓名事實。俱用滿漢兼字。開進睿覽。御筆親定獎賞之後。各照實蹟分別優擢。勿使旣膺循卓之典。仍滯常格之中。舉一眞才。而天下之才皆勸。擢一廉吏。而天下之吏皆服。庶見國家磨厲人才。務求實用。吏治民生。良有裨益。卽兩漢盛事。不能專美於前矣。謹題請旨。奉聖旨。這所奏卓異官。必確求眞才實用。有裨吏治。著卽嚴核行。該部院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糾拾關朝覲大典。旣明必不敢曠之職掌。當去必不可仍之弊端。恭請敕議良法。永爲遵守事。竊照三年大計。册報責在撫按。考察責在部院。糾拾責在科道。總爲仰佐重典。以澄淸天下之吏治也。臣查四年科道拾遺。曾經舉行。因立法不善。科道被處者不一而足。卽臣衙門如劉楗以糾拾張守廉貶革。楊時化以糾拾左光先降級。劉鴻儒以糾拾勢有降級。林起龍以糾拾楊雲鶴革職。楊璜以糾拾劉孔敏罰俸。而臺臣竟不與焉。臣考之典章。原用科道以彈劾有司。非借有司以處分

科道也。又因撫按之耳目有遺。廣之科道。非因科道之糾拾有據。遂咨撫按也。乃科道以進言受累者。弊有數端。大約糾拾之單款。與撫按册報相左。故撫按恐蹈徇縱之愆。不得不代為出脫之法。以故巧為遮蓋。款款子虛。甚有看語內比之文王孔子者。此一弊也。又所糾之官。不行革職。仍以見任質審。百姓衙役。倘屬管轄。斷無供証贓私之理。此二弊也。會典所載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失當方許指名糾劾。竝無處分科道一字。而降革責罰。反坐言官。不合典例。此三弊也。且當日察審單款之無據者。撫按也。乃案墨未乾。而所參左光先等貪婪不法。革職提問者。亦撫按也。豈廉於前而貪於後乎。抑初甚賢而繼不肖乎。則科臣之指參非誣。撫按之解脫益明矣。總因四年計典初舉。皇上未親大政。公道未章。事多草率。今值聖政方新之時。從前弊端不除。則諸臣職掌不盡。諸臣職掌不盡。則墨官遺漏必多。況諸訪既奉有不行之旨。拾遺一節。尤為緊要。不可不力為舉行者。臣查得四年銓部所陳計典一疏。內開我朝鼎新創舉。一應考察事宜。且照舊例舉行一次。儻其中有應革應因者。再行斟酌。今若不遵舊典而革前弊。不足以立萬世之良法也。至於被糾官員。或本身有贓。或衙役有贓。或才調庸常。或性情乖戾。自應照例處分議罪外。如果審無贓過。應否還職。竝聽部議。自不得藉端誣罔。處分科道。以負皇上求言察吏之意。即科道諸臣自盡厥職。倍加公慎。無敢有畏罪塞責之心。庶大典有光。而貪風可息矣。臣繕疏已畢。見掌道臣朱鼎延請復拾遺之例。徵臣竝指四年拾遺之弊。伏乞敕下部院。一併確議。永為遵守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據奏四年糾拾。反坐言官。有壞吏治。塞言路。以後科道糾拾官員。照大計一例處分。科道官有挾私妄糾的。著吏部都察院指實參奏。該部院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明計典以清吏治。復儉治以肅人心。讜獻芻言。仰佐新政事。臣惟人君御世之權。莫大於賞善罰惡。國家察吏之典。不外乎黜幽陟明。故唐廷考三載之績。周官垂六計之法。典甚重也。我朝兩次展覲。方在定鼎之初。進退固嚴。規制未備。雖抒萬國拜舞之心。猶缺御前考察之舉。今值皇上躬親大政。首舉計典。明一代之令甲。所以立萬禩之章程。大非從前草創可比者。臣竊考舊章。切思三年朝覲。義取述職。其名為大計者。乃天子自計天下官員之賢否。令部院科道諸臣分理而共佐者也。即如御前有奏大班有劾。總職者有免冠之責。復任者有戒飭之敕。庶能超衆。則面加獎賞。地方利弊。則各許奏陳。載在會典。班班可按。前此皆未行之。今若嚴慎之心有加。澄清之效益著。苟令入覲諸臣。不聆天言之赫奕。尤非所以勸懲天下也。臣謂鱗集闕下者。布按二司。實為百官綱領。兩司稱職。則道府州縣可知也。恭請皇上面召各直省兩司等官。問水旱頻仍。有無救濟招徠。所報地荒丁逃者。誰為致之。問錢糧混冒。官侵吏肥。每至數百餘萬者。誰為掌之。問劣員詿誤虧國。久列優評者。誰為縱之。問款項亂開。徵解淆亂。賦役全書屢飭不定者。誰為司之。問地方有執法行私。縱賊窩盜。罪害及於職官百姓者。誰為制之。問法律不明。任情出入人罪者。誰為議之。問欽案沉閣。久不完結者。誰為諉之。問奸蠹盜折。官糧成千成萬。弊由貪謀濫委者。誰為主之。凡三年中國賦之盈縮。民命之生死。官評吏議之是非。公私關係太

鉅者。逐一面奏稱職者作何獎賞。不稱職者作何處分。庶足為表率百僚之戒。儻有支吾欺飾。容科道官以白簡隨之。款款糾駁。以服其心。俾都邑小吏。咫尺天威。惕然於雷霆雨露之下。自返職業。圖報朝廷。仰見盛世之計典昭明。海內之人心鼓勵。即千萬世永為遵奉矣。臣蒙聖恩。補列首垣。在言言吏。伏候睿旨。乾斷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速議具奏。該部院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體聖主難慎之心。謹獻條陳。仰祈採擇事。臣待罪吏垣。屢讀明旨。惓惓以察吏用人為重。臣雖愚昧寡識。不諳銓政。聊就明旨一推廣言之。一讀聖旨云。地方好官。若不薦舉。上何由知。以後各督撫薦舉。俱著遵奉前旨。是舉劾之責。督撫所不能辭矣。夫督撫止有歲終甄別之例。向來直省等處。有循而行之者。陝西等處。有久而未行者。北直山西等處。有止及道府者。宜大等處。有兼及有司者。均是督撫而各持一例。於法不可。皇上方欲澄清吏治。自司道以下。佐貳教官以上。或通行甄別。或另行舉劾。早宜欽定。勿致參差。以後務將司道府縣。原開考語。全列疏中。部院科道。訪有不當者。以便指名駁參。庶是非毀譽。罔敢欺隱矣。伏候聖裁。一外官陞轉挨俸。論薦部臣極其詳慎。臣常慮俸滿備者。錢糧未必盡完。錢糧完者。俸滿未必全備。況今薦額日嚴。薦牘日少。從前之有薦者。尚可按陞。此後之應陞者。何為確據。今應將給由考滿事例。遵照前旨。著實舉行。考任內之實蹟。去紙上之虛文。操守政事。既可確見其短長。稱職平常。亦可分別而陞斂。前經題明。以皇上親政之年為始。歷俸三年。依例考滿。但錢糧隨俸計算。或截算八年以後之俸。或通算八年以前之俸。議定畫一。通敕各督撫轉行所屬。應與給由者。不許蒙隱扶同。亦不許留難稽滯。本册文移。各註申考駁察月日。旨下該衙門會同磨勘。次第覆覈。至布按二司。一為錢糧之統匯。一為刑名之大綱。尤當嚴覈。以正本原。庶互保同結。非為故事矣。伏候聖裁。一讀聖旨云。若用卓異。必須在京堂上官有保結的。方許推用。仰見皇上愛惜人才之心。欲盡謂之賢。既恐以人而冒盛典。欲盡謂之不肖。又恐以盛典而棄人。臣思聞見親切。莫如本管上司。萬一京堂之風聞。不敢輕保。則薦牘之缺。雖以久懸。卓異之官。難以概棄。此際何所適從乎。夫用人之道。慎終不如慎始。卓異三年一舉。原從千百人中。覈其才守。拔其二三。較循例之薦舉。何其重也。向來撫按止以一冊開報。全不具疏題奏。才守實蹟。何嘗上聞。即連保之法。未經題明者。臣亦不敢肯論。今後督撫遇大計之年。務將卓異官姓名實蹟。會疏特舉。不必沿册報之陋規。所舉當。則與卓異同其賞。所舉不當。則併道府同其罪。庶信賞必罰。可期得人矣。伏候聖裁。以上三款。如有一二可採。伏乞敕部確議。上請施行。條奏字數溢額。併乞聖明寬宥。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為微臣就職言職。以明職業。以求實濟事。竊惟懸鞀設鐸。帝王之盛心。補闕拾遺。臣子之大義。古之上有明主。下有直臣。或旌讜論於當時。或表忠言於事後。美蹟彰彰。載在史册。近者綸音再下。省躬求言。令諸臣各抒所見。一諭曰曠廢職業。又諭曰無濟實事。臣循分自省。言責大虧。

稍有良心，能無汗愧。此時若不明其職業，而求其實蹟，則諸臣愈負皇上納諫之心，皇上亦無從收諸臣建白之效。誠如上傳所謂當言不言、不當言而言者也。臣竊思言官以進言爲職，皇上以開言路爲心，向來言有可行者，皇上未嘗不採其言；言有不可行者，皇上亦未嘗重棄其人。所以滿漢之臣，大作敢言之氣。近日見有一言不當，而問擬大辟者，律以人臣之道，重君父原不重身家，計蒼生原不計禍福，但恐言路諸臣，明知言者得罪，不言者無罪，各懷顧忌，甘自類於寒蟬，委是鋪張，尙欲託於鳴鳳，以惴惴畏罪之心，結成謦謦緘口之象，亦言路之大可羞也。夫人臣之罪，尙莫大於懷偏私、重賄賂，若一言不當而可擬重辟，何以處臣下之貪贓壞法、報怨挾仇者乎。臣謂盛世之法，貴持其平，良臣之言，務求其實。古人有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糾彈勿避要津，大惡大貪，劾一人而已見風節；條陳不取累牘，大利大害，舉一事而尤勝雷同。其有立意含糊，影射枝蔓，言之則利多而害少，行之則利少而害多，此不職之臣也。明旨批下吏部，以考功之法處之。如係坐而言起而可行之事，內外務在實行，大小各有實濟，部臣既勞之於始，皇上仍課之於終，孰敢苟綴浮議，漫草彈章，以自取溺職之咎耶。今後臣衙門，仰體聖懷，參考舊例，以進言之有濟無濟，見言官之有才無才。其應內外遷轉者，兼查職業，明咨吏部。此外果有貪贓壞法、報怨挾仇等弊，識本衙門互相察舉，或該部院特疏糾參，情弊昭彰，供證明白，此不法之臣也。明旨批下刑部，以司寇之法罪之。法歸於平，言歸於實。凡語過戇而心無私者，不必概送刑部，從此上以實求，下以實應，不但沽名釣譽者，各見其忠良，即持祿養交者，亦生其志氣，用言與用人俱效，小利合大利兼收，法紀當而職業明，其所裨於聖治者，匪淺鮮矣。謹題請旨。奉聖旨：覽這本內云，人臣之道，重君父原不重身家。又云，懷偏私、重賄賂、報怨挾仇者，何以處之等語，所指何人，著魏象樞據實詳明奏來，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遵旨奏明事。臣於本月初一日，具有微臣就職言職，以明職業，以求實濟一疏。初二日奉聖旨：覽這本內云，人臣之道，重君父原不重身家。又云，懷偏私、重賄賂、報怨挾仇者，何以處之等語，所指何人，著魏象樞據實詳明奏來，該部知道。臣捧讀天語，仰見我皇上俯採芻蕘，雖條奏本章，亦必字字求實，堯舜之心，不是過矣。臣疏所奏，原因四月十七日接得上傳內有當言不言、不當言而言、無濟於實事之諭，臣竊思言官有何實事可報皇上，不過進言得當耳。前日言官吳達、吳拜，因進言不當，俱擬死罪，臣敢言之才，不及二臣，尸位素餐，實深恐懼。今見我皇上省躬改過，責望直臣，臣所以言人臣之道，重君父原不重身家等語，蓋欲人臣披肝瀝膽，以事一人，寧可因言而得罪，不可畏罪而廢言。古人云，怕死非忠臣，臣以此自勉，併以勉言路諸臣，實無所指也。又因上傳內有大小臣工懷偏私、重賄賂、不實心爲國、曠廢職業之諭，臣竊思言官何爲職業，不愧朝廷之耳目，是其職業也。言官而懷偏私，何以糾報怨挾仇之人；言官而受賄賂，何以察貪贓壞法之事。如有此等，所犯大爲不法，當下刑部議罪，若進言不當，特不稱其職耳，亦下刑部議罪，法之輕重，未得其平也。且皇上爲諸臣之父母，父母因不孝而欲議殺其子者有之，未有因失言而欲議殺者。臣所以言人臣之罪，尙莫大於懷偏私、重賄賂、報怨挾仇

者、何以處之等語，蓋謂皇上既下求言之諭，今後凡有不法者，應下刑部議罪，其不職者，止下吏部處分。定爲良法，昭示臣工，言路通塞之大關，史書紀載之美事，莫切於此。臣如有所指之人，寧見眞聞，即特疏入告矣，豈敢待皇上詰問而後指名。況臣原疏中明有立意含糊、影射枝蔓之戒，臣欲戒人而先不自戒，臣罪滋大，臣斷不敢也。謹據實詳明回奏，伏候聖明鑒察，貼黃難盡，併乞慈宥施行。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謹題請旨。奉聖旨：魏象樞所奏情詞已知道了，以後言官進言，凡有實據的，都要明白指奏，何必分別小臣大臣，含糊影射，著通飭行，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奏明臣未書題緣由事。本月初一日，吏部聚集九卿科道，會推南贛巡撫，正推者乃江南左布政使劉漢祚也。滿漢諸臣，爲地擇人，自有所取。但臣曾因錢糧一事，具疏題參，前後不便互異，是以未敢畫題，理合奏明，伏乞聖鑒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申未明之職掌，以廣聖恩，以佐銓政事。臣新任吏垣，查憑限一節，屬在職掌例之所有，臣固不敢矯爲更張，若使地方不獲人材之益，人材先受地方之過，亦臣之所爲怦怦懼也。謹列四款，爲我皇上陳之。一、官員領憑，臣科定限，向來滿漢同埋，止用漢字，查近日各衙門行移，俱用滿漢兼字，文憑重事，何獨不然。臣請今後部科，使用滿漢字，定可掛號，以防假偽。一、憑限日期，查照官制，每日以六十里爲定，恐有規避，仍立法繩之，今處分之法，部臣已從寬矣。各官願明一命之榮，肯有逗遛之意。但水陸間關之中，或風濤有阻，或盜賊無常，或資斧告艱，或僕從多故，或使道辭親，或攜家就養，萬一遷延，難免降罰，況罷職無級可降，即行革職，俾地方終不得一官之用者，臣科之咎也。臣謂處分之法，自宜照例，而定限之期，不妨稍寬。今擬知縣以上，每應限一月者，宜量展十日。其佐貳、首領、教職、驛巡、大使等官，出身寒微，行李蕭然，策蹇而行者有之，徒步而往者有之，艱苦與道府州縣不同，責任亦與道府州縣不同，每應限一月者，亦量展十五日，倘仍有逾限淹留，託故告改者，臣當以白簡從事，情法既已允協，民社亦無久誤。前吏部因教官寒苦，移會臣科，頗有同心，皆仰體聖恩，以示寬大。一、領憑官員，違限赴任，實爲地方之益。臣科滿漢官於本月初一日畫憑，有湖廣會同等縣知縣孫如周等，呈稟地方現在用兵，尙苦無任可到，討寬限期等語。臣思王師遠征，蕩平立奏，印官不到，誰人料理。如果恢剿未及，伏莽未靖，數千里外，臣亦不能遙度而概寬也。今後凡遇用兵地方，許令部選官員到省驗憑，投見撫按，具疏題明，以該地方平安之日，催令赴任，緩急遲速，一聽撫按限之。稱念從前有用之材，或違限而斥，或遇賊而死，負朝廷之培植，勞部臣之銓除者，不知凡幾，誰爲雪之，誰爲卹之哉。臣讀聖諭，有曰國家愛惜牧民之官，夫愛惜而不肯輕用，必愛惜而不肯輕棄，應敕各督撫按，如有未定地方，一體遵奉，以重人材。一、雜職官員，舊例內外各衙門吏農考滿，部科查對，然後選授給憑，惟恐易於假冒。近見吏部有齊擎假官一疏，內具假憑四張，部科印信，俱係私造，雖奸膽包天，無所不爲，皆因撫按報缺稽遲，部臣無由察核，故久假

而不歸也。今後凡雜職員缺。毋拘揭報之例。定須每季詳察。具疏奏報。內外互稽。影響自遁。且臣閱大計册中各省缺員十之六七。內有假官註考者。有同名竝到者。有攜印脫逃者。有議缺當裁者。臣曾與考功按册面講。部臣自行嚴查外。其現缺若干。宜剋期速補。以絕奸弊。以上四款。皆就臣職掌之一節而推言之。其於人材地方。果否有裨。聖恩銓政。果否無礙。伏乞敕下吏部。確議速覆臣科。以便遵奉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著確議具奏。吏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督撫關係封疆。告病例當代請。伏乞明旨申飭。免致貽誤地方事。臣惟國家之務。莫大於封疆。封疆之任。莫重於督撫。蓋糧餉兵民。安危治亂之大綱繫焉。文移一日不理。則案牘遲壅。耳目一處不周。則弊端叢積。無病而控辭。非臣子之義也。有病而臥理。亦非地方之福也。臣見向來撫臣告病。如趙兆麟、劉武元、周文煒等。俱係自疏陳奏。奉旨以後。必須具題行查。再題再覆。而後出缺推補。在部臣固爲慎重。但一查非數月不能結局。一推非數月不能履任。以多事之封疆。姑託抱病之節鉞。於地方殊有未便也。况今刑名吏治。歸併料理。事務更煩。責任倍重。有病之人。精神必減。即事事周密。保無一事之疏虞。念念擔承。保無一念之旁貸乎。臣於此不能不鰓鰓過慮也。查會典內所載。各邊督撫患病。不許自奏。聽巡按御史勘明轉奏。今巡按已經止息。合無督臣有病。許撫臣勘明代奏。撫臣有病。許督臣勘明代奏。無論邊省。通爲定例。應留應去。取自上裁。既不致月復一月之耽延。竝不煩一疏再疏之紛擾。封疆事重。庶無萬一之誤也。至於方面等官。表率屬僚。實爲緊要。儻有病廢不堪者。該督撫照例會奏。若姑容戀棧。部院科道訪實指參。重治督撫之咎。所裨地方匪渺小矣。臣在吏言吏。伏乞聖明採擇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察例具奏。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部司擅委中軍。大乖典制。請重處以儆將來事。竊照私委之弊。害民蠹國。我皇上禁革甚嚴。卽地方額員有缺。例於部選職官中選委。未聞部司設有中軍私牌。擅自委用。如主事錢受祺者。則大可異也。查中軍一官。原爲傳宣軍令、參贊兵機而設。兼有分統標下兵馬之任。所以督撫兵巡等衙門。非部推中軍不敢用。雖其愛功名而奉約束。而不肖之生事害人者。尚比比入告也。今受祺一委差主事耳。既無傳宣之軍令。又無參贊之兵機。一兵一馬。毫無干涉。私委中軍。意欲何爲。非藉爲剝官之爪牙。卽用爲通賂之線索。此不問而可思者。但受祺與吳玉臣未委之先。因何知識。給牌之際。遽何勞績。既委之後。盡何職業。在差之日。駐何衙門。臣實不能爲受祺解。案查各差私收人役。上傳有禁。且柳寅東以撫臣而輕用一弁。議會重處之。受祺抑何膽大如斗。而毫無顧忌也。前吏部候三法司題覆再議。今三法司俱經核實奏明矣。伏乞敕下吏部。嚴究根由。有無賄託。重加處分。以爲後日招納奸徒剝軍害商之戒。今後各部考核司官。及各督撫查核道將。凡有濫委。縱害情弊者。定從劣考。統惟聖明嚴飭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部司擅委中軍。殊屬違例。錢受祺著議奏。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檢舉錯誤事。臣於本月初八日。具有部司擅委中軍一疏。昨臣在科查發外抄。見三法司核覆疏內。俱云錢受祺私委捕官。臣疏將捕官二字。誤寫中軍。自知粗疏。理合檢舉。請旨改正。仰乞聖明寬宥施行。謹具奏聞。奉聖旨。參疏原當詳慎。捕官中軍。輕重有別。魏象樞何得誤寫。著議奏。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詳奏臣科始末。仰乞聖鑒。併陳科臣挾恨之情。以明國法事。臣於本月二十一日。在科辦事。見臣同官陳調元參臣一疏。奉聖旨。這本內事情。著吏部都察院詳察確議具奏。欽此。臣自當靜聽察議。但臣科始末。不敢不仰陳於皇上之前。查臣科左給事中杜篤祜。於六月初一日。吏部覆准。奉旨給假六箇月。本內無開缺另補字樣。及六月十五日。吏部題覆陳調元疏。看語內引會典題放事例。凡給假官。應照例作缺。竝無統文。然杜篤祜姓名。及科臣爲始等語。滿洲臣與臣細繹。凡之一字。未知果否兼前後而言。兢兢詳慎。恐與調元原疏不侔。隨令他赤哈哈方常書到部問明。杜篤祜是出缺不是。吏部回說以後的出缺。杜篤祜不出缺。而調元揑臣科爲立志背旨。非妄言乎。臣科於閏六月初八日。因咨劉楗等陞補。又將杜篤祜等二缺。指名用手本移會。應否作缺。於十四日。接吏部文選司手本云。查得吏科左給事中杜篤祜給假。在未奉作缺明旨之先。自應聽限滿赴京供職。奉堂批照議。同覆到科。今滿漢字原手本。見存臣科可察。而調元亦揑臣科爲背旨。又謂吏部司臣爲背旨。則滿漢堂司等官。前作看語。後批照議者。豈盡背旨之人乎。近見內院陞補官員一疏。內將從前給假官。俱題明作缺。臣卽同臣科滿洲臣議云。前日吏部兩次俱說不出缺。今內院已題明出缺。應照內院事例。移明吏部。定爲畫一之規。又用滿漢字手本移會作缺。見今部中回咨未到臣科。原以內院題奉欽依爲式樣。而反以臣爲欺瞞。爲欺罔。爲甘心爲背旨。調元眞良心滅絕之甚者。且調元疏云。內院何嘗問吏部。此言愈謬矣。夫內院之例。本衙門題陞。亦本衙門題缺。臣科之例。陞轉事故。吏部題缺。臣科止於照缺咨人。此所以再三移會吏部也。調元亦係科臣。當諳科例。反云待線索於他人乎。且杜篤祜一事。臣科滿漢臣花上與赤哈等。共議於署。臣有何支吾彌縫。有何私心庇護。字字可問。如謂臣與杜篤祜有鄉情。豈吏部滿漢堂司等官。及臣科滿漢官。皆與杜篤祜有鄉情乎。况調元恨臣原非一日。調元四月內上箚抒愚忠一疏。諸臣在科同看。公揭內有聖躬出入無常、頻臨三院等語。臣率云。意固戇直。言亦關係。但接見大臣。乃皇上下交之美事也。此段未可輕進。調元聞之。怫然變色。恨已伏矣。又杜篤祜給假。調元係兵科左。應挨陞刑科都。後兵科都缺出。調元與臣在天安門內伺行。向臣云。刑科也罷了。只是嫌刑科書辦太疲。本又多。每到日夕還不得出衙門。味此數語。明示意於臣。覬陞兵都。故以臣科咨伊陞刑都爲大恨。又刑科外抄送吏科甚遲。昨吏部取打死人命一抄。係七月十七日本。下查八月十四日。尚未送到吏科。臣云外抄一月不發。有何緣故。令書辦持咨催取太急。此又臣開罪於調元者。積此數端。宜其相報之速也。總之臣任事太眞。口直

招怨。臣自知之。今謝元誣臣爲背旨欺君。違例徇私。誣爲大言。以聳天聽。謝元挾私之肝肺。昭然共見。六垣有是非。部院有公議。難逃我皇上洞鑒中矣。臣謹將始末情節奏明。伏祈敕下吏部都察院。一併察議。緣進履次情節。字逾常格。統祈聖明鑒宥施行。謹具奏聞。奉聖旨。著一併察議具奏。該部院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應推督撫官員。吏部宜遵聖諭。開列事實。以便會推事。臣伏讀聖諭內云。今後遇有督撫員缺。毋拘品級。須要從公會推。擇其品行才猷素著者。將行過事實。詳註會推本內。仰見我皇上重督撫之選。責九卿科道者。如此其嚴且切矣。臣附在會推之末。見吏部將應推督撫官員。每員各寫一籤。止開履歷籍貫。不開行過事實。九卿科道。既未見其行過事實。何由擇其品行才猷。且畫題之後。繕疏在吏部。而九卿科道。不復與聞矣。若事實不註於本內。則於聖諭不合。若諸臣未見其事實。而吏部自註於本內。又於會推不合。事關聖諭。臣忝言官。不敢不盡言之。今後會推督撫之日。吏部應將行過事實。寫於籤內。先令九卿科道閱籤擇推。核其事實。參以公論。正陪既定。然後照籤註於本內。請旨點用。如果微臣所言。有合聖諭。伏乞敕下吏部。永爲遵奉。以便會推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遊僧干求書文。有犯法紀。乞敕禮部查逐事。臣竊惟輦轂之下。天下所

往。僧道星卜。何所不有。近有一僧。名喚赤嶽。偏持語錄詩扇。沿門送人。講道談禪。毀化衣食。此亦閑散之常事。無足深怪。但巧異者。持書向臣等。下求書札序文。又欲於語錄之內。刊列臣等銜名。臣等言官也。書札固不敢作。若銜名附於方外之書。更無此理。萬一私付梓人。下壞臣等之官體。上關朝廷之功令。何物風魔。妄誕至此。臣等職在糾察。豈可止於拒絕。而不以入告乎。況臣等嚴肅衙門。尚敢干擾無忌。則其干擾諸紳可知也。設係高僧。自當入山清修。今乃紛擾官長。妄犯清規。京師法紀之地。豈宜容留此輩。臣已同臣同官給事中林起龍。面說與北城坊官顯成學。羈查外。伏乞皇上敕下禮部。驗明度牒。查問來歷。如止無籍遊僧。速行驅逐境外。併通飭僧官。以後各寺廟嚴加查禁。再不許安歇此輩。犯清規而干法紀也。謹題請旨。奉聖旨。禮部嚴察議奏。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恭陳四款。以佐聖主勤民大政事。本月十五日。恭遇皇上舉行耕耤大禮。臣叨在追陪。竊見皇上星言夙駕。至誠格神。稼穡躬親。風和日麗。我皇上敬天勤民至意。真與帝王同揆矣。臣有一得之愚。關於民命、民情、民食、民困者。分列四款。爲我皇上陳之。一用真才以恤民命。國家數百萬金錢。皆百姓數百萬脂血。不稼未登。先行徵納。徵納十分。朝廷尚不得五六分之用。其故何也。蠹役中飽者有之。劣官蒙混者有之。徵無起解、解無批迴者有之。甚且擾兌之軍。餉不發。地方之災荒不問。種種見之奏章。事事奉有明旨。皆今日不職之布政司也。臣思此官專管通省錢糧。必須心計之臣。才足察奸。不受一錢者。方能勝任。若概循資俸。未必盡得真才。臣考會典舊例。布政司與按察司缺。吏部推列正

陪。請旨點用。務求真才。法甚善也。去歲臣已奏明。未蒙俞允。臣謂督撫而下。此爲第一緊要之官。近見皇上於會典未備之事。尚察舊例。況會典所載者。豈可無庸再議乎。伏乞臨御之際。詢問舉朝大臣。此官有無緊要。會典果否開載。臣不敢不仰遵聖諭再三開陳。國計民命所關非渺小也。伏候聖裁。一慎刑獄以疏民情。各省設一按察司。糾擧貪汙官吏。辦理冤枉軍民。職任甚重。故在內都察院。稱曰總憲。在外按察司。稱曰外憲。豸服皆同。諸官例不補用。爲其執法疏冤。察通省之刑名耳。若以律例不諳、才守不稱之人爲之。或久獄不清。株連證佐。或斷讞失平。奸貪飾法。必至下妨農業。上干天和。近如畿北各府。重犯獄情。多至二三百起。無由申理。則各省必更多矣。臣請自今定爲歲報之法。如一年之內。每省共奉欽件若干件。已結若干件。未結若干件。開寫略節。比照布政司奏報錢糧事例。年終造册。具本恭進聖覽。其各守巡道。承問事情。問擬充配以上者。亦於年終册開情節。凡有情可矜疑。事屬淹滯者。各省報按察司。直隸報三法司。應駁正者駁正。應糾參者糾參。以副獄情不得延緩、重甦冤獄之旨。庶泣罪解網之下。即甘霖時若之徵矣。伏候聖裁。一行勸懲以足民食。食者民之天也。各省奇荒。流亡疊告。州縣官能安插撫集者。督撫題明。自應分別紀錄。臣不敢再贅。近見李百總收養貧民四百餘口。奉旨嘉賞。臣因思八旗之民。均屬朝廷赤子。設遇凶年。畿內地薄而物貴。豈盡庚日豐饒之人。我朝在盛京。以農事開國。然後以兵威取天下。今丁口繁盛。倍於盛京。若各旗下人有衣食不充者。本固山牛彔給與衣食。安插得所。豈有逃走生事之理。但勸懲須有良法。然後人心鼓勵。如某牛彔下。察其給養窮人若干。則賞加歷賞某牛彔下。察有窮

人未嘗給養。則實加罰懲。根本之計。不可不講。臣聞我太祖太宗。舊有此例。但耳目未經。不敢援引。伏乞敕下諸王大臣。察議施行。伏候聖裁。一均賦徭以蘇民困。國家錢糧。京運有額。存留有數。其存留者。如師生廩俸、驛站料價、夫役工食、祭祀賓興等費。一一取給。毫不可少。我皇上准令紳衿優免丁糧。恩極厚矣。但紳衿免去一分。則百姓加派一分。富家多有前程。貧民代爲包賠。情極苦矣。其中復有影射冒濫。病民更甚。臣請責成州縣。定爲歲察之法。如某地紳衿。某年某月所免丁糧若干。每年終通察。事故黜革及官家親族不應優免者。該州縣官逐名造册。申報督撫學院學道察核。即減去百姓包賠之數。大張榜示。令民通知。如有影射冒濫等弊。容隱不報。仍苦窮民。及地荒丁逃。編派不公。拖累戶甲者。該督撫立行參奏。以溺職論罪。果能清察此弊者。即當優處。如督撫提學不肯實行者。部院科道訪實指參。分別處治。庶窮民止包實在之紳衿。或不致苦累逃亡矣。伏候聖裁。以上四款。臣皆舉目前關切。有裨皇上勤民之大政者。敢進芻蕘。伏乞聖明採擇施行。因係列款。字溢常格。統乞鑒宥。謹題請旨。奉聖旨。這條陳四款。有裨勸民。著詳議具奏。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題。爲俯陳愚見。推廣皇仁事。臣伏讀聖諭。見我皇上軫念畿輔饑民之苦。夙夜焦思。皇太后再布慈恩。共發內帑及節省銀二十四萬兩。特遣滿漢大臣十六員。賑濟八府。廷臣咸稽首而頌曰。堯舜之心。愛民如此。諭內所云散給均沾。清察奸弊。諸大臣自優爲之。又何用臣之贅言哉。臣

竊謂大臣奉命而往。如代皇上躬履民閒。須於賑濟之中。兼行省問安插之事。但有綸音未及。未便專行者。臣不敢不推廣而言之。一地方災荒。輕重不等。有本地逃亡而去者。亦有別地就食而來者。一體賑濟。固不待言。但恐流民餬口有資。棲身無地。雖獲目前之生。終作漂零之鬼。合無將各府州縣。及所屬村堡等處。空解官房。庵觀寺院。設法安插外。其紳衿商民。或有願出空房與饑民居住者。或有願養饑民十口至百口者。大臣酌量多寡。如十口以上者。應量給匾額。使宜旌獎。如三十口以上者。應具本題報。分別敘錄。向來大家富戶。因懼隱匿逃人之禍。凡流民所到地方。概行驅逐。不敢收留。事視其死而不救。恐與人飯一盂。湯一盌。使不能自保身家。嗟乎。人與人相仇。成何太平之世界。今皇上大沛恩澤。好義之人。豈無感勸。必須大臣給與關防執照。使人坦然無疑。設有逃人。後不受累。大戶樂收。樂養。饑民有食有居。我皇上二十四萬兩賑濟之恩。始有實效矣。一地方災荒之後。百姓既不能養贍妻孥。必不能早辦錢糧。或有官不恤民。追比預徵。青黃不接。敲骨吸髓。或有地方驛馬本色。及明末加派賦稱等項。重累百姓。苦難支持。逼迫逃亡。非盡災傷之過。今大臣出京。首當以問民疾苦爲事。每到一處。延見父老。虛心體訪。某項累民。勢當蠲除。某官害民。法宜糾參。復命之日。逐一詳奏。立見施行。俾流民知皇上去其害而除其累。人人有鄉井墳墓之思。逃者可以復返。貧者可以不逃。富者可以不貧。我皇上二十四萬兩賑濟之恩。益被無窮矣。以上二款。皆臣仰體堯舜之心。不敢虛簡差大臣之意。故推廣及此。伏乞皇上垂鑒愍忱。俯賜採擇。俾大臣得以朝聞命而夕奉行。若下部議覆。恐耽時日。統乞聖明裁斷施行。謹題請旨。奉聖旨。這所奏賑濟內事宜。已有敕諭。該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臣魏象樞謹奏。爲臣母抱病日久。謹陳下情。迫籲聖恩事。臣碌碌庸材。由丙戌庶常。明授言路。八年待罪。荷恩如天。尺寸之效未成。君父之心難報。臣清夜自書。頂宜捐軀。敢言將母乎。獨念臣母李氏。今年六十有六。脾胃素有弱疾。涎痰左注。肩臂刺疼。臣前歲迎養入都。不服水土。即返家鄉。抵里以後。脾胃不調。飲食減少。雖延醫調理。未能對症。冬春兩接家信。俱云食少體瘦。心動不寧。臣以垣務正繁。省視可緩。本月再有信至。云臣母日夜憂鬱。望臣一見。書中之語。一字一淚。臣口不能讀者久之。時值皇太后聖誕。又值皇上舉行耕耤大禮。未敢瀆奏。臣思人之一身。養氣生血。脾胃爲本。若根本不和。榮衛不周。盛壯之人。亦成大病。況臣母望七之年。氣血衰弱。萬一誤補誤消。所傷不小。臣祖遺藥味。未獲親嘗。不惟魂夢不安。亦非所以仰體我皇上孝治天下之心也。臣查兵科都給事中姚文然。有給假省親之例。近日侍郎孫廷銓。臺臣李敬。各以陳情。得蒙俞旨。臣有情而不言。與草木等耳。不更辱朝廷耳目之班哉。伏乞皇上垂憐至情。敕部察覆。允臣歸省。臣與嫡母。均感錫類之仁。且臣科滿漢濟濟。又有起用候補之官。缺出隨補。毫不廢事。臣母儻邀聖明之庇。調治數月。病痊身健。臣即星馳赴補。區區犬馬。報答宏恩之日正長也。臣不勝懇切待命之至。謹具奏聞。奉聖旨。著察例議奏。吏部知道。

又

吏科都給事中今降一級調用臣魏象樞謹奏。爲遵諭回奏事。本月初二日。臣隨九卿科道在午門內。共聽甯完我恭陳名夏一疏。奉聖諭。陳名夏父子濟惡。科道何不糾參。都著自行回奏。臣此時又聞本內言。名夏與臣係四門親家。結爲一黨等語。臣既深悚愧。又抱黑冤。因於本日赴部候議。未得與諸臣一同回奏。今核議已明。於十三日刑部傳臣奉旨無罪免議。臣八載孤蹤。半世名節。始得明白於聖主離照之下。臣生固無愧。死亦無憾矣。何敢不據實回奏。夫知無不言。言必有據。方盡言官之職。名夏肆惡內院。皆綸扉祕事。臣從何得聞。敢向何人訪問乎。臣所以不能知名夏之肆惡內院者此也。至伊家住江寧。臣平日亦聞其一子放蕩爲非。而說情受賄。生事害人之惡蹟。若有一二實據。臣何憚於名夏。而不以入告耶。緣臣從未身到南省。聞見不眞。在京又未細加體訪。不敢揣摩而具彈章。臣所以未經參名夏之惡子者此也。今被院臣甯完我摘發名夏父子多款。而臣如在夢中。古來豈有如此之言官哉。我皇上不即罷斥。薄示降處。臣清夜自返。中心何安。理合補牘請罪。字字皆臣之實情。字字皆臣溺職之咎也。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謹具奏聞。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又

詹事府主簿臣魏象樞謹奏。爲省疏遵諭。詳陳治平之大綱。以佐宏謨。以抒愚悃事。臣跪讀皇上求言之諭。下及七品官員。臣雖濫附七品。竊愧素餐。安有確見良策。仰答周諮。至意哉。臣惟勵精圖治。貴握其大綱。養兵教民。宜責之大吏。譬如善治病者。不求其本原。而紛投其藥劑。無益也。臣所謂大吏者。在內則六部之卿貳。在外則各省之督撫。是也。臣所謂大綱者。內之卿貳可以察督撫。外之督撫可以察有司。是也。夫兵民大政。無一不由六部題覆。故督撫行事有叢弊之處。六部知之必多。察之亦最易。何也。每事各有副書可據。每事各有底案可稽。其易察一也。吏部分省而設官。原以資賢否。別部分司而治事。原以專考成。其易察二也。部臣皆有領兵抽稅、出差於各省、久駐於地方者。如兵馬虛實。百姓苦樂。親眼見過。其易察三也。祇因向來責成未專。而諸臣遂以任議爲分途矣。臣請皇上特頒六部嚴覈兵民利弊。專敕各一道。令其今後詳察各督撫奏牘。虛章咨揭文冊。內有不公不法、大弊大害、推諉偏徇、延緩糊塗者。即許具疏參奏。酌量處分。如該司未經說堂。而堂官查出。則過在司官。如司官說堂。而堂官不行具奏。則過在堂官。又慮堂官料理一部之事。頗云浩煩。郎中掌管一司之事。何難稽核。況吏書上下其手。每乘司官更易其人。若以暫署爲傳舍。必致事務之因循。今後郎中除考選陞遷外。應照掌科掌道之例。俾專理司事。不許在外出差。前任員外主事時。已經輪差。臣之所言。亦非偏也。再請皇上做唐太宗以都督刺史姓名疏於御屏故事。將滿漢大小九卿科道官。每員製一大籤。督撫等官。每員製一大籤。各疏其名。各製一筒。時隨皇上左右。如某臣擔大事。某臣發正言。即於籤上御筆記一功字。某臣有充位望缺等情。某臣有富貴恩怨等情。即於籤上御筆記一過字。遇我皇上接見臣工之時。復舉督撫一二籤。詢其貪廉功過。亦於籤上御筆記之。則卿貳督撫等官賢否。難逃皇上睿鑒之中。若諸臣承明問。而有一言代飾。一語中傷。是欺天地也。欺父母也。其誰敢乎。如此而異日之賞罰黜陟。既有把柄。再加察核。方可以鼓勵羣心矣。至於察

吏安民。人人言之。臣常有二語曰。舉劾當則見督撫廉明。舉劾不當則見督撫貪昧。近讀上諭。令後督撫薦舉官員。開報事蹟。如有不實。一體究治。我皇上洞悉薦舉不實之弊。故著此令。以垂永久。但事蹟二字。天語止示其要。而微臣力請其詳。所有酌定薦舉道府等官者計拾格。薦舉武職官員者計拾格。薦舉州縣等官者計拾貳格。皆臣仰體宸懷。俯竭一得。另疏呈覽。以聽上裁。亦略倣六計之古法也。任各官之賢者以爲善。而否者以爲苛。臣總不顧耳。自今以後。凡有舉劾。文官責吏科。武官責兵科。各註一冊。專查舉劾不實之弊。以副一體究治之旨。庶法可實行。舉足勸而劾足懲矣。臣正在繕疏。見諸王貝勒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議差巡方。奉有依議之旨。並飭以後巡方薦舉。照式通行。可無參差也。臣庸才淺見。議論平平。惟願內外諸臣。打起精神。實心任事。上分宵旰之勞。下造兵民之命。只在力行而不在多言矣。如果臣言不謬。伏候採擇。字數溢格。統乞睿鑒宥施行。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奉旨。該部議奏。

又

詹事府主簿臣魏象樞謹奏。爲次疏恭陳薦舉各官格式。以重治兵治民之人事。臣前疏奏明薦舉官員。開報事蹟緣由。此正兵民疾苦之根源也。所關既重。不厭其詳。除專管漕政、鹽政、學政、馬政、河政各據本官操守本等職業開薦。或有緝賊禦寇、轉餉開荒、勞績異常、特疏優舉外。臣酌錄循例薦舉格式上聞。如有一二可採。伏候勅下該部。轉行各督撫巡按一體遵行。爲此具本。謹具奏聞。計開薦式於後。應薦文官一員。某人。係某年某月到任。今經幾載。薦錄幾欵。一曰戶口。本官未任以前。原額丁口若干。任內審編幾次。開除逃亡死絕丁口若干。增益丁口若干。並無賠累遺漏等弊。二曰錢糧。本官未任以前。舊欠錢糧若干。本官帶催完解若干。任內應徵錢糧若干。本官見經徵解若干。易知由單。於某月給民。並無縱容櫃頭。私加火耗。已經蠲免。暗行徵收等弊。三曰驛站。本官未任以前。驛馬若干。任內實存驛馬若干。缺額買補若干。官喂官當。並無飛灑里甲、暗派草料工食、及買馬銀兩等弊。四曰詞訟。本官審理詞訟。當堂剖斷。即發審單。有罪定罪。無罪免科。任內並無受賄受囑、令親友住居境內、賄送人情、顛倒是非等弊。五曰學校。本官任內。學廟有無修理。月課生員某人等若干。次鄉試中式某人等若干。並無結交劣衿、凌辱寒士等弊。六曰城池。本官任內。城池有無築浚。果否完全。並無毀壞等弊。七曰衙蠹。本官額設衙役若干。任內拏過贓官害民積蠹若干。並無縱容句攝、嚇詐鄉愚等弊。八曰土豪。本官任內。講說鄉約。拏過真正豪惡若干。果係刁訟欺良。卷案可據。果係恃財倚勢。實蹟可憑。並無捏害拏訛等弊。九曰行價。本官任內所帶家口若干。取用民間貨物柴米等件。實係見價發買。並無指勒虧短等弊。十曰餽送。本官任內。不受餽送。亦不與上司餽送。並無派取民間皮張土物、繳回原價、諂媚上司等弊。十一曰積穀。本官未任以前。積穀若干石。任內自積若干石。某年某月救荒。用過若干石。實存若干石。果係自理紙贖、及存留項下節省。並無濫罰睹取等弊。十二曰保甲。本官稽查有法。任內拏過盜賊若干名。解過逃人若干名。安過流民若干名。並無縱役騷擾、扳害無辜等弊。此一官者。係某道某府某廳開報事實。臣覆訪果確。輿論允孚。可稱賢良。實堪薦舉。應薦武官一員。某人。係某年某月到任。今經幾載。薦錄幾欵。一曰月糧。本官所管兵馬若干。每

名。每匹。月給餉銀若干。俱係實數分散。並無侵扣剋減等弊。二曰功次。本官任內曾經戰功幾次。敘錄幾次。並無殺擄冒功、及退縮失機等弊。三曰軍器。本官所部器械若干。弓矢若干。礮藥若干。並無損壞不修等弊。四曰馬匹。本官所部馬匹若干。俱符原數。並無瘦弱倒死等弊。五曰訓練。本官所部兵馬幾日操演一次。勸懲有法。並無怠惰偷安等弊。六曰約束。本官所部兵丁盡聽約束。並無占房奪物、生事害民等弊。七曰占役。本官所部兵丁若干名。俱係實充營伍。並無坐名食糧、倩人充數等弊。八曰受詞。本官一切詞訟。毫無干預。並無私受呈狀、指稱盜賊軍務名色、拏人詐錢等弊。九曰行價。本官任內。所帶家口若干。取用民間貨物柴米等件。實係見價發買。並無指勒虧短等弊。十曰餽送。本官任內不受餽送。亦不與上司餽送。並無派取民間皮張土物、繳回原價、諂媚上司等弊。此一官者。係某鎮某道某府某廳開報事實。臣覆訪果確。輿論允孚。可稱賢良。實堪薦舉。應薦道官府官。某人。係某年某月到任。今經幾載。薦錄幾欵。一曰開報所屬賢否。本官所屬官員正印若干員。佐貳若干員。報過廉能幾員。貪酷幾員。並無徇庇濫枉等弊。二曰謝絕所屬餽獻。本官所屬官員概絕餽獻。嚴禁參謁、及解報錢糧勒索火耗滴珠、扣批不發等弊。三曰清理所屬盜賊。本官所屬地方。舊有零星盜賊。撫過若干。勦過若干。並無致民從盜、指盜殃民等弊。四曰查核所屬錢糧。本官所屬地方。額徵本色若干。完至幾分。易知由單。派發如期。並無賠侵私派、既免重徵、及縱收耗羨等弊。五曰補救所屬饑荒。本官所屬地方某處饑荒。設法賑濟若干。所屬有司某處豐稔。安插流民若干。有冊報明可據。六曰平允所屬刑獄。本官所屬軍徒以上罪犯共若干起。欽案共若干件。審結若干件。題報若干件。並無淹滯出入等弊。七曰均濟所屬驛站。本官所屬驛站。某衙某驛。協濟均平。驛遞並無疲累偏苦等弊。亦無侵蝕驛銀、致壞驛站情由。八曰訪拏所屬衙蠹。本官所屬地方某州某縣。拏過蠹國害民積蠹若干。報過贓贖若干。並無陷良包贓等弊。九曰禁戢所屬紳豪。本官所屬地方有無惡紳土豪。某抗糧害民。應懲處者懲處。某捐貲救民。應優禮者優禮。十曰約束所屬兵弁。本官所屬兵丁。無論標營。嚴行約束。並無縱容擾害民。亦無濫收聽用官弁、招搖生事等弊。此一官者。係臣確訪的實。輿論咸孚。可稱賢良。尤堪薦舉。以上如有不關職掌、不合格式者。即於本內註明。其道府廳官姓名。不許遺落。致煩撥查。奉旨。著議奏。該部知道。

又

詹事府主簿臣魏象樞謹奏。爲三疏恭陳拯救兵民之節目。以濟時艱。以抒愚悃事。臣聞民者國之元氣也。兵者國之神氣也。元氣不消而神氣自旺。故治道與醫道恆相通也。臣讀上諭曰。知其病即備其藥。我皇上蓋欲諸臣治其本。不欲諸臣治其標耳。臣前疏謬舉大綱。愧無一當。曷敢執管中之見。妄言拯救乎。惟皇上念兵之勞。而厚其恤兵。可無楊柳雨雪之悲。皇上重民之命。而不忍傷民。始有父母妻孥之樂。臣再列四款。均屬節目。不揣愚昧。敬陳御前可乎。一邊方衛所城堡等處。所徵有地畝糧蒇。納米豆本色。各設同知通判及衛官。專管催徵收貯倉廒。以備客兵之需。守兵月糧。間或搭放。其實多有紅朽。臣生長邊地。知之頗真。未見每歲果否彙報。歷年積儲若干。合無敕部確察數目。某處米豆。可養某處兵馬。再搭某

處鑄錢放給。如額數果數。將戶部撥解餉銀。通盤打算。節省若干。加養滿洲出征之兵。以後該撫每年奏報。勿致侵蝕。設遇歲荒。奉旨免徵。再撥餉銀。亦爲至便。伏候上裁。一買房稅契。律例開載甚明。防奸僞而佐國用。法至嚴也。題發各省。未見遵行。蓋因買房之家。多係富厚。與地方官情面結交。故不肯實心查報耳。以天下之大計之。歲可得稅數十萬。而置之不問。契尾豈故紙乎。律條豈虛文乎。臣請自今爲始。敕部徹底清查。各省報解若干。以後作何考成。務要年終奏報。勿致漏侵。歲積若干。加養滿兵。不費敲撲。不害窮民。可佐國儲。可信律令。伏候上裁。一八旗安插窮人。臣去歲二月內。具有恭陳四款。以佐勤民大政一疏。隨經戶部覆准。傳諭各固山牛彔章京。並殷富者。有能捐貲安插窮丁。即將捐過數目。報部具題。分別敘錄。今經一載。臣未聞有無報部。曾否敘錄。亟宜舉行。以存太祖太宗考察激勸之意。再請於八旗共立義倉一所。凡旗下有好義之家。願輸銀米者。記檔報部敘錄。至於犯事職官。除情罪重大照律處治外。其餘輕罪。有應革一箇前程。半箇前程者。乞皇上念其本身汗馬及祖父血戰之功。免革前程。比照漢官犯罪折贖事例。重議罰贖。折米若干。納於義倉。戶部委滿洲烏金超哈副理事官各一員。掌管出入。兵苦則用以濟兵。丁窮則用以濟丁。亦救災恤困之一法也。伏候上裁。一流民已經奉旨安插。臣不敢贅言矣。臣嘗讀尙書云。元后作民父母。又讀皇上之旨曰。朕心以愛民爲主。古今正相符也。惟願皇上重愛民之官。懸愛民之賞。然後可以成愛民之政。如近日招民百名出關者。疏內議定准授知縣。故招民漸多。獨安插流民者。疏內止有旌勸之語。未嘗議定一級之賞。均是民也。均是招集安插也。彼何故而賞之厚。此何故

而賞之薄也。臣請皇上大沛綸音。明示天下。凡地方官有能安插流民得所者。每百名准加一級。俸滿優陞。其百名以下者。止許紀錄。該督撫務體皇上愛民之心。每半年具題一次。以報其功。每省安插千名以上者。督撫及該道。亦各與紀錄。從此救活一民。則朝廷多一赤子。海內舉手加額。頌我皇上父母之心。與鼓舞之用。兩無窮矣。伏候上裁。臣才本碌碌。議自平平。雖竭補救之愚忠。無濟廟堂之碩畫。且臣邸報諫略。恐涉雷同。疏字冗長。深愧瑣瀆。統乞鑒宥施行。爲此具本。謹具奏聞。奉旨該部議奏。

又

光祿寺寺丞臣魏象樞謹奏。爲臣母年老病深。比例籲恩終養。以承孝治。以盡子情事。臣本庸材。叨中丙戌科進士以來。歷官有年。奉職無狀。仰荷皇上天高地厚之恩。雖捐頂踵。不能報萬一。然有萬不容已之苦情。不得不實陳於君父之前者。臣惟天下之樂。莫如以祿之及親。人子之情。尤願其親之難老。臣獨何心。乃養親而忍言終也。竊念臣母李氏。年七十一歲。素病痰火。脾胃至虛。常賴藥餌調養。屢病屢痊。十四年七月間。臣迎養北上。每日止行三四十里。幸達京邸。就食天祿。不意水土不宜。脾胃愈弱。痰火之症大作。臣母呼臣名而泣下曰。我來原欲母子相依。俾汝爲朝廷報效。勿分念也。今病急矣。宜速回家鄉。爲終老計。汝當小心盡職。待我病不可支之日。令汝知之。臣隨令臣妻李氏扶歸原籍。突於閏三月初四日。接得臣母示臣家信云。去冬十二月。今春三月。衰病日甚。汝宜知之。臣驚問來人。據云飲食減少。痰氣上攻。胃脘熱如火灼。以致白髮滿頭。形神疲困。非復昔日別臣時光景。且兩眼昏花。視物不真。惟刻刻見臣如

在目前也。痛思臣母。兩地相隔。風燭朝露。寸寸柔腸。而臣之菽水湯藥。無一克盡。慈烏反哺。更在何日。但臣此身爲皇上生成之身。此日正臣圖報之日。遽爾陳情。實有戀戀未能出口者。惟致書寬慰臣母。健飯是臣之幸也。四月二十四日。又接家信。及家僕魏居口傳。臣母病狀。不減於前日。臣求方製藥。星夜寄回而平安之報。月餘未聞。藥之對症與否。莫能懸揣。心思搖亂。夢寐驚疑。此臣萬不容已之苦情也。伏覩我皇上以大孝治天下。以至誠體萬物。內外諸臣。陳情合例者。俱蒙俞允終養。因查會典一款。凡官員母老雖有兄弟同父異母者。准令終養。臣有兄象懸。係庶母趙氏所生。分居近二十年。此外並無兄弟。正與會典開載。及詞臣沈世奕。史大成。中書臣吳鶴[illegible]等所請。事例相符。仰懇容慈。俯憐下悃。敕下吏部察覆。准臣終養。以盡臣爲子者一喜一懼之心。臣材固庸劣。年甫強仕。不獨終身犬馬之報。爲日正長。即臣母子生生世世。銜恩無旣矣。爲此具本。謹具奏聞。奉旨吏部察例具奏。

寒松堂集卷三

奏疏 貴州道 都察院 順天府 戶部

巡視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教化係國家根本之圖。謹陳愚見。以佐大政事。臣家居時。曾抄讀上諭。謂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爲務。而以教化爲先。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臣讀未竟。而知皇上欲教化之大行矣。竊思朝廷之教化。安能家諭而戶曉。惟其分朝廷之教化以爲教化。自能端本以澄源。是在滿漢諸臣之爲父兄者。家自爲教。身自爲教也。何也。滿漢諸臣。有爲我太祖太宗培植者。有爲我世祖培植者。有爲我皇上培植者。皆受朝廷高爵厚祿。與國家休戚相關。其子弟或進士舉人。或貢監官廕。以及世襲之胄裔。一命之職官。約略計之。幾半天下。內而部臣。外而民社。無一非皇上責成重託之人。較之民間愚子弟更爲緊要。如父兄孝則子弟必孝。父兄忠則子弟必忠。父兄廉則子弟必不貪。父兄仁則子弟必不暴。蓋父兄居家居官。子弟習聞習見。如標然。標正則影正。標邪則影邪。此之謂身教。孟子云。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又安望子弟之道行於國家耶。夫以四海之大。八旗之廣。實父兄賢子弟固不乏人。儻父兄所爲不正。子弟祇爲榜樣。尤而效之。或馳情於聲色。或潰心於貨利。或旁惑於異端邪說。或深溺於驕奢奔競。如近日所謂打馬弔闘混江之類。

尤壞人心。此遊人之事。非父兄其誰察之者。設異日以不肖之子弟。作不肖之臣子。國家竟不獲人才之用。是子弟之負朝廷。實父兄之負朝廷也。臣曾讀世祖章皇帝頒賜勸善要言一書。提醒人心。言簡意賅。如晨鐘發省。冷水澆背。讀之未有不知非悔過者。伏願皇上重製序文。再頒內外滿漢大小臣工。各一部。令父兄先讀之。凡有子弟。日講一條。養其性情。正其心志。一家之教化。即朝廷之教化也。教化既行。在家則光前裕後。在國則端本澄源。十年之後。清官良吏。君子善人。皆從此中出。將見人才日盛。世世共襄太平矣。如不以臣言爲迂。伏乞睿鑒。採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巡視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治河繫國家根本之圖。敬陳愚見。以蓄人才事。臣聞十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今日治河一事。不可謂非百年之計也。受茲任者。與直省督撫原自不同。蓋督撫之任。事事有例可循。有案可稽。然猶愼擇其人。誠重之也。而治河則尤重焉。蓋所費者朝廷數百萬金錢。所運者朝廷數百萬漕儲。南北之咽喉。軍民之命脈。俱繫焉。其決也無一定之地。其塞也無一定之期。難以循例而行也明矣。苟非眞才。未易勝任。邇來每遇缺出。或照常會推。或照常開列。以循資論俸之人。任滄海排江之事。一到河干。茫無頭緒。此處諮詢。彼處相度。略一嘗試。不知多少金錢。多少民命。已付之洪濤巨浪中矣。前此治河諸臣。塗飾補苴。且塞且修。二十餘年。今日估計。明日奏銷。綢繆未雨。能有幾人。潔己奉公。又有幾人哉。此河之大決。實有所以致之也。今我皇上夙夜殷憂。一切奏請。無不俯從。責在河臣王光裕。務殫心力。盡慰聖懷。然後不負任使。臣思以後治河之人。原非臨時猝辦。其人必有歷練之才。洞達之識。清廉之守。强固之身。缺一不可者。且於河之分合高下。緩急節宜。無不洞悉於胸中。然後可責其成效。此一官也。蓄之在平日。用之在一時。河可百年不決。人不可一日不備。如治兵然。未有臨敵而始求大將者也。臣愚以爲治河乃工部職掌。治河之人。即工部專責。伏乞敕下工部。留心確訪。凡滿漢內外大小臣工。果有諳習形勢。素負才能者。具疏保奏。仍乞敕下九卿科道。再加覆核。才品確有實用。請旨下吏部註册。其職品小者。遇有管河員缺。酌量推補。練其才以待用。其職品大者。遇有總河員缺。酌量開列。取自睿裁。展其用以圖功。臣所謂百年之計樹人者此也。儻所保徇私。治河欺罔。加以連坐之罪。庶數百萬金錢。不致浪費。數百萬漕儲。不致艱難矣。如果臣言不謬。伏候皇上採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知道。

又

巡視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藩司之侵蝕敗露。撫臣之察核欺蒙。謹據疏糾參。仰乞睿鑒處分。以清吏治。以肅法紀事。臣從田間來。伏見我皇上勵精圖治。宵旰不遑。擢用督撫。其難其愼。總爲吏治不清。民生未遂耳。在直省督撫諸臣。各宜力去欺蒙。發奸摘伏。庶可仰答擢用至意。近見湖廣撫臣徐化成察核藩司劉顯貴司庫錢糧有收無存一案。大有可異者。夫顯貴有收無存之銀。計二十六款。共銀九萬七千七百餘兩。既經署司王孫蔚舉出。奉旨察核。錢糧重大。情弊顯然。一毫徇庇。使爲罔上。今撫

臣稱顯貴查開十四款。又與原款不同。臣思錢糧各有款項。今顯貴所開。既與原款不同。節年作何奏報。戶部作何核覆。豈前日造册者。另一顯貴。今日造册者。又一顯貴耶。況錢糧造册。有舊管新收開除實在四柱。今撫臣竟以四萬七千八百三十餘兩。稱爲謊報重收未銷。又以二萬七百四十五兩。稱爲可抵之數。如果有未銷可抵情節。方造册交代之時。顯貴並未聲說。及去任覆算之後。撫臣反代請抵銷。並挪移二字諱而不言。將誰欺乎。且勒令本官賠補者。有二萬九千一百六十九兩零。明係侵蝕。與監守自盜何異。撫臣反云侵蝕委無可指。止以舛錯混淆四字。輕描淡寫而已。凡錢糧在庫。造册未明。謂之舛錯混淆。今庫銀無存。而但云舛錯混淆。又誰欺乎。按例州縣等官錢糧不清。不敢離任。顯貴爲一省錢糧之總司。庫中錢糧無存。將至十萬。輒敢公然離任。若非署司檢舉。則顯貴之應賠補者。終成侵蝕。並顯貴之薦舉卓異。終成舛錯混淆之卓異。顯貴之內陞京堂。終成舛錯混淆之京堂。國家有此法度乎。撫臣輕描淡寫。爲顯貴出脫之計。可謂婉轉。而獨不思朝廷國計民生之重。亦不自顧爲朝廷發奸摘伏之官。臣不能爲撫臣解。並不能爲顯貴解矣。臣入都未久。耳目未周。斷不敢以一事概撫臣。然就事論事。欺蒙可見。理合糾參。伏乞敕部察議施行。奉旨。該部嚴察議奏。

又

巡視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畿輔盜賊日多。百姓受苦日甚。請專設滿洲督臣。實心料理。以靖地方事。臣竊見我皇上宵衣旰食。無非安百姓至意。盜賊一日不息。卽百姓一日不安。我皇上安百姓之心。一日焦勞未遂也。臣入都以來。見直隸盜案。多於各省。心竊異之。近日輦轂之下。如皇莊樂亭等處。馬賊成羣。肆行無忌。大爲地方百姓之害。雖盜案處分。可謂至嚴。而巡撫總兵副參遊守及駐防章京等官。非不星羅碁布。未見防禦擒拏。其州縣有司。官微職小。無一兵一馬。惟有靜聽參處。不敢過而問焉。此盜賊所以日多也。臣思直隸地方州縣。與莊屯聯界。滿漢雜處。稽察繁難。賊之器械馬匹。保無假借。聚散往來。保無窩藏。匪類交結。保無句連。蹤跡查拏。保無庇護。如臣衙門送刑部盜賊二起。俱有旗下人在內。其在刑部結案者。雖以備逃。久在皇上洞鑒中矣。臣忝列言官。不能不總總過慮。今再四思維。直隸地方盜賊。與他省不同。巡撫既不管兵。總兵不聽約束。且漢軍漢人。無約束駐防章京。及莊頭屯撥什庫人等之例。總督一官。最爲緊要。惟皇上特簡才品優長。不徇情面。不擾百姓。滿漢兼通。滿洲重臣一員。斯克有濟也。臣非不知設一官有一官之費。但爲地方百姓計。何惜小費。總督既設。宜將撫臣移駐眞定。專管通省官員賢否、刑名錢穀。其總督衙門。似宜註劄保定。總轄各總兵、及各城駐防章京、道府州縣衛所等官。並各莊屯地方等處。俱聽約束。則設防制度。盤詰擒拏。以專理盜賊爲職。以盜賊寧靖爲功。庶百姓賴以保全。地方從此肅靖矣。臣止知報國。言無忌諱。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睿鑒。敕下該部。確議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知道。

又

巡視北城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百姓待命甚急。本年錢糧宜斷。恭請德音速布。以昭一代

之仁政，以垂萬世之史冊事。臣聞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今日民窮財盡，百姓之困於正月開徵者，部科道諸臣屢疏言之，至詳且切，而夏稅秋糧，終阻於部議而未之行。夫兵民一體也，兵窮則早給餉，民窮則早開徵。滿漢一體也，莊頭地薄，便給半米半銀。百姓納糧，不論耕田下種，所謂一體者安在。臣竊爲戶部諸臣不取也。去年我皇上躬侍太皇太后鸞往湯泉，恰在正二兩月，親見彼時地未插犁，糧已開徵。皇上至仁至孝，必由一方而推之天下，急定夏稅秋糧之制。不意又未之行也。及憲臣任克溥具疏再陳，戶部乃請敕各省督撫定議。設使各督撫有一語游移，部臣即可借口阻塞矣。今各省奏章雖未全到，而江南財賦之多甲於天下，近如督臣麻勒吉陳奏蠲需之數，及通融挪補項款，致百姓疾苦情形，又至詳切。臣知我皇上覽此一疏，必有惻然動念者。若必俟各省奏到，始議舉行，今年正月，勢必照舊開徵，百姓剜肉有可敲骨，以待來年然後已。我皇上愛民如子之心不忍也。況時屆春和，正布德行惠之時，我皇上躬耕籍田，祈穀上帝，凡以爲民耳。民之大困者，莫大於正月開徵。甦民之大困者，莫大於夏稅秋糧早行一日，民即受一日之賜矣。伏乞特頒上諭，傳諭直省官民，自康熙十二年夏稅秋糧，著爲令，永不許正月開徵，以定千秋萬代之常經，以昭聖子神孫之法守。俾海內臣民，歡呼踴躍，父老扶杖而聽綸音，婦子稽首而問耕饁，從此盜賊可息，逃亡可復。我皇上心堯舜之心，行堯舜之行，此第一仁政出自乾斷，萬世史冊，蓋彝有光。將臣原疏留中，微臣幸甚，天下幸甚。貼黃難盡，并乞皇上俯覽全疏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又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盛世貴舉旌廉之典，大吏尤爲率屬之官，謹陳愚言，以正綱紀事。臣惟朝廷鼓舞天下之大權，莫大於賞罰。賞罰明而綱紀正，心術亦正，乃可以治天下而不勞。竊見我皇上用人圖治，夙夜憂勤，裁去多官，專責督撫，委以吏治民生，責以清廉正直。蓋督撫廉則吏治清，民生遂而天下安；督撫不廉則吏治不清，民生不遂而天下不安也。語云：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理固然矣。臣見我皇上每用督撫，簡在帝心，爲督撫者，既受一人之知遇，自當盡絕輦下之私交，欲垂不朽之勛名，何暇苟圖一身之富貴。其所以自勵者惟廉，而我皇上之所以勵之者亦惟廉矣。頃者京察既舉，臣讀我皇上留用之旨，止取才能勞績，而概未及操守，宸衷鑒別，非臣愚昧所能測。臣按周官六計弊吏，咸冠以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其一代好尚自見也。臣竊思盛世旌廉之典，即一代之好尚所關。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若上以廉求而下不以廉應，臣知其必不然也。今八法以貪居首，而四柱以守爲先，正可與周官之六計，千載同符。我皇上所以鼓舞天下之大權，正在於此。即古有清畏人知，有清畏人不知者，獨顯掌旌廉之典，不可不重。蓋乘原以人情爲難保，不得不歸之分內所當爲。若謂行旌廉之典，反開賄囑之端，世未有肯賄囑而求爲廉吏者也。且人之德行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節。今國制於忠孝節俱有旌，而廉不與焉，廉獨無益於國歟。況大計卓異官員，舉自督撫者，尚蒙賜衣優獎，以勵天下，今六年一察者，大吏也，日月照臨之下，未嘗特獎一二以示鼓舞，誠恐來歲大計舉行，督撫知操守似非

首重，開報屬員之賢否，止以才力不及等項爲去留，而國法愈弛矣。伏乞敕下部院確議，嗣後凡遇內而各衙門甄別考察，無論滿洲漢人，外而直省大計舉劾，無論方面微員，總以操守清廉爲上等，舉出數人，請旨旌獎。如知廉不舉及無廉可舉者，作何處分，以儆其平日不能表率之咎。其舉廉果多者，當優於多獲逃人多捐銀兩之例。將舉廉之官，作何紀錄。其三品以上自陳官員，果有如上諭所云律己清潔，屏絕餽受，恪恭職業者，仍乞我皇上獎廉爲重，不惜綸音褒嘉之，以昭一代之大權，即以明本朝之好尚，布之海內，垂之典冊，斯爲盡善盡美矣。抑臣更有說焉。臣前所謂處分紀錄，就立法言之耳。如督撫真廉矣，屬官安有不廉之理。如督撫不廉，屬官雖欲廉而不可得。蓋教猱升木，使天下之盡爲不廉者，督撫之罪也。若不將督撫之大貪極惡以重法處一二，雖有降級革職，猶能安享富貴，人將謂廉之不足爲重，而不廉者之贓至十萬，亦可一赦而免也。十年之後，鱗鳳少而梟獍多，嗟此百姓，無以自存矣。法雖立，又將焉用之哉。臣故謂朝廷鼓舞天下之大權，莫大於賞罰，欲明賞罰，斷自崇廉始也。如不以臣言爲迂，統乞睿鑒俯採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知道。

又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督撫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謹因察典已竣，請嚴行申飭，以警將來事。臣惟督撫爲朝廷之大吏，計天下之封疆、田土、兵馬、稅糧、河漕、盜賊，察吏安民，不過數大政，然必公忠體國，潔己愛民，庶可仰副皇上委任責成之至意。乃究其未盡之職分，與未去之因循，正自不少也。他不具論，臣曾捧讀嚴綸，總督巡撫，互相糾參，雖有定例，數年以來，未見舉行，皆因督撫同在地方，瞻徇情面，互相容隱，雖知弊端，不肯舉發。大哉王言，炳如日星矣。如督撫有賑濟饑民，侵蝕至十萬有餘者，有地方揑荒作熟，苦民邀功，不知惠養百姓者，有將奇貪侵庫之官，舉爲卓異者，有賄賣武舉徇私不公者，其劣狀雖經發覺，久在皇上洞鑒中，而六年之內，未見特疏互糾者何人，以爲瞻徇則真瞻徇，以爲容隱則真容隱矣。此督撫之因循未去者一也。臣又捧讀嚴綸，督撫任大責重，全在舉劾得當，使有司知有勸懲。今所舉的多屬冒濫，所劾的不過小官，苟且塞責，大貪大惡，反多徇縱，何裨民生，何裨吏治。大哉王言，炳如日星矣。如督撫身在地方，耳目與屬僚最近，歲月與屬僚最久，州縣等官受賄三五兩，尚掛彈章，何獨提舉一官，考試通省生童，關係人才教化，未見特疏糾參者何人。雖武途冒濫一案，奉旨嚴察，有別省冒籍者，有一人而冒文武兩途者，有衙役匪人濫收武舉者，已經察出外，其文途大弊，從無發覺，果提學官盡屬公明，無可指摘耶，抑揭報糾參者，自處於不公不明，欲指摘人而不能耶。言官原無風聞，督撫又何禁焉。此督撫之職分未盡者一也。臣因已往而慮將來，恐久之不遵諭旨，習爲故常，以瞻徇情面爲寬容，以徇縱大貪爲渾厚，言官既無風聞之參劾，各部惟循定例之處分，天語煌煌，究不能實行於二十七人之大吏。我皇上夙夜勤勞，所責成而委任之，及督撫諸臣身受殊恩，所以報我皇上者，顧如是已耶。今京察大典，既經舉行，去者留者，悉出宸鑒，臣復何言。但雨露雷霆之後，正申飭告誡之時，乞敕部議，以後如有瞻徇情面，徇縱大貪，應互糾應訪參而不訪參者，當以悖旨論罪，不待六年考察，作何

處分。又各部之內。或督臣事發。應將不互糾之撫臣糾參。或撫臣事發。應將不互糾之督臣糾參。其事在某部而該部不行題參者。作何處分。再乞皇上加意用人。每一缺出。其難其慎。簡在帝心。務得真賢。委以重任。即不得已另行推補。幸不使地方有姑試而頻更之官。以致交代之際。吏胥作奸。迎送之間。有司多累。俾其留心職分。大破因循。潔己奉公。愛惜民命。庶綸音昭而法紀肅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俯採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厭指科臣罔上行私。喪心溺職。乞敕嚴加處分。以肅法紀。以清班行事。臣惟國家設立言官。原為朝廷之耳目。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職也。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者。心也。孔子云。臣事君以忠。又曰。勿欺也而犯之。蓋忠者必不欺。欺者必不忠。一念之萌。立分誠偽。即立辨貞邪。若於光天化日之下。逆章累牘之中。存自私自利之心。進不公不法之言。度非臣子所敢出也。乃不意有兵科給事中余司仁者。則大可異焉。司仁初由舉人教職。拔置臺班。發陞京堂。復補科員。隆恩至渥。報稱難盡。臣入都之初。聞其曾巡兩浙鹽課。差滿回京。日以打馬弔鬪混江為事。賭銀一空。官箴蕩然。臣心恨之。恐司仁不肯自認。難以糾參。乃不得已具疏。有近日打馬弔鬪混江。尤壞人心。避人之罪。非父兄其誰知之等語。蓋為此等事言之也。司仁以素行不檢之人。濫陞京堂之席。未能返躬自愧。力改前非。每一進言。人皆嘗議曰。余給事又有本矣。他不具論。近如部差宜照畫一一本。謂挖運廳稅務戶部議定通薊道兼攝。司仁力請歸併於通惠之部臣。如果稅務有不便徵收之處。自有巡撫請旨。何煩司仁代請。或司仁聞有弊端。何不糾參該道。而止泛為條陳。即使條陳從公起見。何不曰稅務作何歸併。而竟曰歸併工部徵收。事關稅課。司仁力請歸併。是為何心耶。又如鎮將必須得人一疏。謂通州副將員缺。請將該鎮所屬參遊等官題補。所遺員缺。遂部另推。夫司仁既知陞補有一定之規。似不當為一官請。即地方果係緊要。自有巡撫請旨。何煩司仁代請。況司仁照知州州同缺出。於所屬內題補。豈知州州同之缺。亦係吏科代為題請耶。事關陞補。司仁力請轉移。是為何心耶。臣各擬另疏糾參。料司仁不肯承認。臣反涉於風聞也。近閱邸報。又有國家之大法宜嚴一疏。奉旨。余司仁身係言官。若劉顯貴事情有冤枉。即應將劉懋耀原疏封進。既為原無可辯。批駁不准。乃又欲提耿拱極及逃役劉仲佐再審。是何意見。著明白回奏。該部知道。臣捧讀之。知司仁膽愈大而手愈滑。我皇上已洞見其肺肝矣。乃司仁不從實回奏。靜聽處分。乃借劉懋耀之原疏。朦朧其說。既為顯貴開釦有收無存之多贓。又以離任之耿拱極。在逃之劉仲佐。一提一緝。耽延歲月。為漸求出脫之巧計。臣不知劉懋耀之疏。何故偏護司仁。直日辯冤。又不知司仁何故於衆議批駁不准之後。留心顯貴一案。獨殷殷而不能忘。睿鑒難逃。臣何多贅。臣竊謂言官之罪。莫大於有私。一有所私。而欺君罔上。壞法亂紀之弊生矣。今司仁具疏。上非國家之利害。下非百姓之疾苦。中非賢人君子之用舍進退。即此二四疏中。以察私之官而徇私。以懲貪之職而縱貪。歷歷可見。人人皆知。辱朝廷而玷清班。不獨堯舜之世一日難容。臣與司仁。均言官也。司仁不忠而欺。一至於此。臣雖不才。羞與為伍。而況臺

省諸臣之過於臣者。又當如何恨司仁耶。若不互相糾參。則言路壞而國體國法俱壞矣。除回奏情節。已經奉旨該部一併察議外。臣謹備敘司仁前後敗檢欺罔事情。伏乞乾斷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察議具奏。

又

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自請議處事。臣於康熙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巡視北城。於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已經差滿。於六月初十日。有臣同官賀爾渾等。為題明盜案事一疏。吏部議覆內稱應將北城賀爾渾孟熊飛各罰俸一年等語。臣查此案因未知定例。於四月十八日。將接緝官應否題參移問吏部。其時臣尚在城差辦事。至差滿之後。同官具疏。例不列臣之名。但今同官議處。臣不應獨居事外。八月初三日。都察院將此案罰俸緣由。劄行北城。臣於初五日抄知詳悉。謹將臣在差差滿月日。理合自行奏明。伏乞敕下吏部。將臣議處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朝儀祀典。禮宜嚴肅。謹陳舊例。以專責成事。臣惟臣子事君。視皇上之事天事祖。無二心也。我皇上躬行典禮。虔誠備至。儀文精詳。勵與古帝王合符。猶於致祭時辰。致齋處所。詳察典例。稽考往代。無非肅將誠敬。昭格神明至意。大小臣工。所當觀感於心。而愈加敬慎矣。臣先以朝儀言之。每遇常朝。除入內啟奏外。諸臣宜濟濟蹌蹌。序不宜落落晨星。如在午門之外。公服必具。不宜補服便衣。如在丹墀之內。班行必整。世祖章皇帝時。舊例凡隨旗官員。係吏部司官察點其班中稽察者。則禮部司官同鴻臚寺官員也。行禮糾儀者。則臣衙門御史也。今各官辭朝見朝謝恩。兩班御史糾儀如舊。臣每見班行之中。止有吏部司務廳官。收職名數箇而去。未見鴻臚寺官。作何稽察。亦未聞吏部作何糾參。獨諉之司務廳官。豈其職在稽察糾參者哉。責成之例既疏。因循之事甚多。此玩褻所由來也。臣請將稽察糾儀。各照世祖章皇帝舊例舉行。如有稽察怠慢者。御史並得糾舉。以不敬論。則朝儀整飭矣。至於祀典所關。尤為重大。皇上別殿致齋。躬詣行禮。諸臣應陪祀而不陪祀。應齋戒而不齋戒。諒必不能自安。但各衙門開註疾嗽感冒等病。其實者固有。假託者亦難保其盡無。舊例應具印信報單。先一日報糾儀御史。以憑稽察糾參。近來報與不報。參差不齊。因而視為故事。今後各衙門。凡應陪祀官員。須用印信報單。封口交送糾儀御史。該御史於未祭之先。親收職名。不許班役代遞。俟祭畢對明報單。有不到者。照例糾參議處。如報單不送及兩三次託病者。查出一併糾參。以不敬論。今值朝覲在邇。而班行不整。何以為萬國之觀瞻。郊祀將行。而駿奔弗虔。難以副一人之對越。茲蓋上體皇上誠敬之心。下體諸臣修省之義。不敢不申明舊例。儼天顏於咫尺。懍明威於夙夜者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採擇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制蠲為養廉之具。恭請酌情定法。以

體羣臣事臣讀中庸至孔子對君以九經之事。有云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而知王道本乎人情矣。臣竊至愚。竊見我皇上忠信待臣之心。無一不至。即增秩增爵、予封予廕之典。亦無一不厚。顧內外文武諸臣。潔己奉公者。雖不乏人。然而貪風未息。往往喪心敗名而不之恥。嚴刑峻法而不之顧者。何甚多也。臣嘗思之矣。朝廷欲行懲貪之法。必先制養廉之祿。蓋天下之官京師者。房屋器用之需。妻孥僕馬之贍。惟祿是藉。即奉命仕四方者。走數千里。莫不選舟秣馬。治裝裹糧而後勸。所攜之貲。非典則貸。亦惟祿是藉。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有味乎其言之也。今自一品至九品。每歲俸入。多者不過二百兩。少者不過三四十兩。此外雖京官有公費。外官有柴薪。俱屬無幾。苟非加俸。何以養廉。頻年國用浩繁。蠲賑時有。似難遽加。但六部所定罰俸則例二百餘條。實爲至密。事簡之地。或可倖免。事繁之地。有履任一年罰俸數年者。有任任數年罰俸數十年者。有既陞既降而帶罰而又罰者。臣子爲罰而受過。朝廷因過以示罰。固屬當然。其在不肖之輩。上司奪屬官之贏餘。屬官吮百姓之膏血。驕奢淫佚。何須俸祿。若夫守法愛鼎。一介自持。反因升斗莫給。一旦改行易操。譬如婦女迫而失身。遂成棄物。責其守正。必不可得。處軍剝民。勢所必至。人無廉恥。即國無人才。我皇上爲諸臣之天地父母。生成養育之下。必有大不忍焉者。臣查見行事例。內外文武各官。有功則紀錄以示勸。豈有過者獨不可記過以示懲。臣請我皇上酌情定法。略加變通。嗣後應罰俸三月六月九月一年者。各准記過一次。或分別微小輕重四字記之。功過相抵。仍從舊例。俟錢糧充裕。量行加俸。既變罰俸之例。乃有食俸之期。至於外官有柴薪。應將京官柴薪照例議復。京官有月米。亦應將外官月米酌量議給。總以昭皇上曲體臣工之德意。而敦不廢勸懲之大法。即未必人人清介。其或貪人敗檢、自取罪戾者。則有皇上之斧鉞在焉。以此而昭垂史冊。當與九經相媲美。不獨文武百官犬馬圖報而已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採擇。字稍逾額。併乞慈宥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教化首戒淫巧。民心務尚淳樸。恭請嚴禁。以昭美政事。臣惟我國家肇闢鴻圖。忠質爲本。自臣及民。樸重端愨。儉德可風。臣昔事我世祖章皇帝時。親見其盛。今我皇上宏開文教。光大前謨。以文明而行忠質。敦崇節儉。辨別等威。凡官民人等。宮室、車馬、衣服、器具。各有禁制。定爲章程。邇來民間用度之奢靡。器物之淫巧。種種沿習。未返淳樸。其耗民財而壞人心者。莫如戲園戲館爲最甚。每開一園。其餚饌則山珍海錯。其侑觴則優舞酣歌。其聚會則冶遊開蕩之徒。與鑽營騙詐之輩。夫京師者。四方之觀也。士農工商以至兵民人役。各有本業。自朝至暮。萬苦千辛。求其供衣食養妻子而猶恐不贍。安有餘暇爲劇飲之時。安有餘錢爲浪費之資乎。入其中者。必是不務本業之人。食其物者。必是不費艱苦之錢。或朝得而夕費。或暗得而明費。約略計之。日費百金。月費三千金。歲費三萬六千金。從何得來。連年河決災傷。民窮財盡。即在大小臣工。尚宜體皇上宵旰求治之心。爲百姓家給人足之計。一舉箸間。念及僻鄉下里。深山窮谷。身無完袴。日不再食者。不知凡幾。而若輩

乃暴殄至此。我皇上躬行節儉。天庖玉食。歲用無多。民間妄費。反無所限。亦何以爲四方之觀耶。況飯店酒館。處處便民。則戲園爲糜費之地。所當嚴禁者也。至於賣戲書館。每處千百成羣。日聚暮散。賭盜爲非。莫可究詰。臣巡視北城時。緝獲賊犯計四等。供出同夥盜賊。俱係戲館夥計。一經發覺。在逃未獲。則戲館爲窩盜之藪。並當嚴禁者也。且京城之內。優伶多至二三百班不止。以致民間後生。演習聲容。廢棄耕讀。臣曾見招帖。有富家子弟班。人心之壞。漸不可長。推之直省。莫不皆然。雖優劇有勸善戒惡之說。然必忠孝節義。資人觀感。凡坊間所刻淫詞豔曲。引誘人心。並良家子弟。廢業演戲。所當通行直省。一概嚴禁者也。臣迂腐之言。如果與民生風化有裨。伏乞睿鑒採擇。字稍逾額。併乞慈宥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再陳記過巔末。並陳給俸緣由。以廣皇恩。以定部議事。臣於九月十五日具有制祿爲養廉之具等事一疏。奉旨該部確議具奏。欽此。臣愚竊謂部臣仰體皇上崇尚寬大愛惜人才盛心。必斟酌情理。確有定議。使內外文武各官。得免奪俸之苦。稍得養廉之資。既鉄其居官任事之心。無礙於薦舉陞遷之路。良法也。美意也。諸臣莫不翹首而望鴻恩。洗耳而聽部議矣。或者謂外官記過。則有紀錄可抵。京官記過。則無紀錄可抵。內外難以畫一。必付之無庸再議耳。臣因敢爲我皇上再陳之。若部議從嚴也。則有大清律在。查名例內文武官犯公罪一款。凡內外大小軍民衙門官吏。犯公罪該笞者。官收贖。吏每季類決。不必附過。杖罪以上。明立文案。每年一考紀錄罪名。九年一次通考所犯次數輕重。以憑黜陟。又文武官犯私罪一款。較重於公罪。俱開載甚明。此吏律之當行者也。若部議從寬也。則有欽明會典在。查正統九年。欽祀部三法司。春陽肇序。萬物咸新。在京文武官員。除贓罪外。自正統九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前所犯過名紀錄。悉與湔除。俾奉公守法。自後歲以爲常。此會典之可考者也。今部臣遵疏。正在御前。未知作何詳覆。臣謹將大清律款及會典舊款。開具電覽。仰候特恩。至於京官俸銀。臣憶我世祖章皇帝時。原係每年四季支領。各照本官去任到任之日扣領。今忽改爲上下半年二月八月初旬支領。如領俸之後到任者。將半年之俸不給。或領俸之後去任者。將半年之俸亦不扣。以情理論之。俱不可解。爲國家養廉耶。則在任而奪俸。無裨旗辦事之人。爲國家節用耶。則離任而食俸。有漏卮耗財之弊。若將司農會計之法。祇聽造物適然之數。何以載入會典。垂於萬世乎。雖八旗領俸。均係兩次。但漢官有內外遷轉、丁憂起復、給假補用等項。頗與八旗官員不同。如謂扣算包封之煩勞。在世祖章皇帝時。既可行之。今何不可行乎。況京官盡俸。如大旱望雨。品大者無俸尚可。品小者無俸最難。臣同官張沖翼曾經題請。部議不行。今奉上諭。各部酌改條例。並當改正。或均以四季支領。或各從舊例支領。所關於國體者不小矣。我皇上寬仁厚德。憫念諸臣。養廉爲重。伏乞敕下該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請頒禮制之書.以昭國法.以端教化事.臣惟教化為朝廷之先務.禮制為教化之大端.必昭代之禮制.纂有成書.斯朝廷之教化.行於天下.我皇上稽古右文.制禮作樂.紀綱法度.次第修明.獨有禮制之書.尚未頒布.未免為國家三十年來之缺事.夫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卿士大夫.顧重名義.軍民人等.惟守科條.如房屋、輿馬、衣服、器具、婚娶、死喪、祭葬、宴飲之類.各有禮制.各有禁約.凡部臣之題請.與言官之條陳.或經議覆.或經會議.事事奉旨.何嘗不曰遵行在案.通行曉諭乎.然而該部除在內行八旗五城外.在外不過行之督撫.督撫行之布政.布政行之道府州縣.止有告示一張.掛於署門.遵依一紙.報於上司.州縣奉行之事畢矣.原非家諭而戶曉也.未幾而告示損壞.卷案殘缺.官員遷調.父老凋謝.三十年中之禁約.後生子弟.誰能記憶為何事.有厭常喜新而干禁者.亦有愚昧無知而犯法者.貴賤尊卑之等差.動輒紊亂.淫巧詐偽之行.逐日見萌生.即直省官員之衙署執事.猶有僭越.而況紳士軍民房屋輿馬衣服器具之過分.婚娶死喪祭葬宴飲之妄費.尚能家嫺禮制.人遵禁約乎.此朝廷之教化.雖行於天下.而未嘗實行於天下也.何也.有文告而無成書故也.臣請敕下禮部.詳查漢唐宋元所頒禮書.及朱子家禮.致故明初年禮儀定式.稽古定制.禮制集要.教民榜文等書.何書簡要.略做體裁.為崇儉去奢移風易俗之準.品官與士庶.務辨等威.吉禮與凶禮.各分門類.將屢年題定奉旨.一切禮制禁約.集成一書.先呈睿鑒.鏤板頒行.並許坊間重刻廣布.俾通都大邑.無不見聞.窮鄉下里.盡知遵守.凡有故違者.治以法.數年之間.道德一而風俗同.文告之繁.條議之多.俱可省矣.按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孔子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之謂也.方今纂修會典.屢奉嚴綸.則煌煌禮制.不先著之為集.何以會之為典乎.禮臣與禮而外.教化為重.我皇上宵旰圖治之至意.亟當仰體之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內陞正四品頂帶食俸仍留管貴州道監察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考滿正在會議.謹陳愚見.請酌良法事.頃者考滿一事.吏部覆憲臣耿效忠一疏.奉有九卿科道會議具奏之旨.臣未經掌道.不與會議.但聞諸臣所議.京官應行考滿.外官三年有大計.二年有舉劾.又行考滿.恐滋多事.蓋因前次考滿之法.奉行不善.臺臣季振宜.曾有斷宜停止之請.停止誠是也.會議諸臣.慮及於此.熟前慮後.不議外官考滿.洵為確然不易之說矣.但臣靜夜思維.京官每一衙門.所屬俱係滿漢.辦事尚議考滿.激勸榮及所生.若在外州縣等官.事務專責一人.錢糧責以催徵.盜賊責以緝拏.逃人責以稽察.鹽引責以疏銷.驛馬責以供應.夫柳責以解運.荒蕪責以開墾.教化責以舉行.詞訟責以審理.城垣倉獄責以修葺.此皆有司當考之績.不為不重.而且北直之盜賊叢生.江南之錢糧逋欠.與夫大路之逃人.疲地之鹽引.衝途之驛馬.近河之夫柳.種種繁難.事事勞瘁.厥職更為難稱.亦不在部院所屬京官下也.果有歷俸三年稱職無過者.真可謂沙裏淘金.十無一二.此即予以恩典.鼓其勤勞.亦不為過.況均保朝廷之臣子.雖無生身之父母在任

三年六年.必待內陞.方得考滿.京職之缺有限.行取之事無期.父母叨榮.未卜何日.忽而一起盜案.一名逃人.非革則降.其於父母生成教養之報.已無望矣.此則有司之苦.筆難盡述者也.今與京官一體考滿.既不可行.如別求一法.足以加鼓勵而被寵榮.又不可得.臣思皇上之法.如雷霆之無不震.皇上之恩.如雨露之無不需.合無於三年大計之中.即寓三年考滿之法.按計冊內每開一官.府道布按督撫.俱塡考語.其有無過犯.各列事實.其歷俸薦次.各開年月.似與考滿之冊無異也.若部院據冊考察.如歷俸三年特舉卓異.及實俸三年以上稱職無過者.通行查出.題作考滿.應給恩典.即准給與.內有平常應留者.許其自新.俟下次大計定奪.其餘仍照八法處分.儻有督撫等官.開造不實.賢否顚倒者.部院題參重處.將見皇上之雷霆雨露.兼舉併行.內外一視.在會議諸臣.謂多一事不若省一事之為愈.臣愚謂行於內不行於外之非均.此亦庶幾省事而均平之一法也.如果臣言可採.伏乞睿鑒.敕下議覆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吏部等衙門一本.復考滿之法事.本日奉旨.魏象樞所奏.著一併再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秦地窮苦堪憐.食鹽宜從民便.以免擾民累民事.臣惟治國以安民為本.安民以不擾民不累民為先.此皇上之盛心.臣仰體久矣.頃者辦事衙門.見河東巡鹽御史何元英.具有臣屬鳳翔一府有課無鹽之弊等事一疏.已經具題.投臣衙門揭帖內云.陝西鳳翔一府.額課微辦.於本府州縣解運司.而食鹽竟無歸著.查據舊案.檄府行查.該府回詳內云.於萬歷四十年間.有將鳳翔原食解鹽.改食靈鹽一議.其實小民便於私食靈鹽.因而願賠國課.究竟並未有靈池挖井撈鹽.與商販買之事.等語.又云.康熙七年.始遵上行招商往運.方知靈鹽原無實事.但既招商運.勢不得不嚴責本商.勉完引課.並官為揭借賠墊.以副考成.然鹽無實際.屢經詳請前鹽院.數年以來.歷經批發各司道.暨兩運廳各議.迄今補救無術.若欲經久可行.無如招商於解池領引辦課.挈運皆鹽.為今日確然不易之長策.等語.臣閱此詳文.竊恐此策欲救弊而反以滋累.不若順從民便之為愈也.何也.秦省去邊不遠.鹵地最多.其所產之鹽.乃天地自然之利.王政因之而利民者也.鳳翔一府.皆鹽既未嘗行.靈鹽又未嘗販.自願徵解額課.安然視以為常.必無此理.如果無鹽可食.自故明萬歷四十年以至今日.府屬地方.豈盡茹淡之人.府屬有司.豈盡賠銀之官.亦必無此理也.或本地產鹽.家給人足.或鄰地有鹽.鹽低價廉.俱未可知.臣雖未悉鳳翔情事.姑以臣鄉鄰近之東城西城等處類推之.邊地窮民.久食土鹽.認納鍋課.三百年矣.近因廣商不念地方貧苦.告行蘆鹽.百有餘引.以致禁刮土鹽.其間不耕不毛之鹵地.賠納錢糧者有之.棄天地自然之利.而令其食極貴之鹽.小男幼女.攤銀買鹽.智算一丁.苦累實甚.此臣之所知者也.臣又聞永平府亦然.此等地方.悉宜照萬歷年間.各食土鹽.培養百姓.今鳳翔若復招商挈運皆鹽.勢必力禁久食之鹽.而勒買新運之鹽.擾民累民.不止一端.不止一地.大非我皇上愛養百姓之盛心也.況我朝賦役.俱照萬歷年間酌定.茲鳳翔食鹽.既從萬歷年間相沿成例.民不謂苦.其享天地自然之利.即受

國家不費之惠可知矣。且鳳翔一府。周在北方。止宜憐其窮而從其使。不但省上下行賚之紛擾。兼可免奉旨擊逆之驚疑。如慮其有課無鹽。恐致苦民。則係萬曆年間之例。不至今日而始也。有應徵應解之課。盡歸於公。即食鄰地本地之鹽。均不爲私。若既無鹽而又賠課。果有大不便於民者何在。應聽民自行其告之日。再爲題請酌議。此時與民休息。多一事不若省一事。顧我皇上深思之也。如果臣言不謬。伏乞俯賜採擇。字數逾額。併乞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順天府府尹臣魏象樞謹題。爲欽奉上諭事。臣接吏部劄付。內開康熙十三年三月二十日。奉上諭。因大兵進勦逆賊。指日蕩平。地方恢復。需人甚急。著臣等虛公舉薦。劄行到臣。臣雖愚昧。不能知人。然舉爾所知。素所自矢也。敢不欽遵保舉。仰副皇上廣攬人才撫綏民生至意。臣惟國家得人致治。人臣以人事君。莫重於保舉。一人不能得一人之用。則是上以實求而下以名應。非臣誼之所敢出也。據臣平日所知者。首得一人。特爲我皇上陳之。郝浴。直隸定州人。由進士原任御史。今流徙盛京地方。前巡按四川時。值劉文秀賊勢猖獗。與三桂逗留不進。浴曾有封疆大計等疏。三桂叅其悖詞聞上。會議奉旨流徙。夫以書生而言戰功。誠爲有罪。若以按臣而失城池。豈盡無罪乎。浴原疏內。有一晝夜七次移會。迫之以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之語。雖彼時過於激切。亦職分之當然耳。迨賊滅民安以後。浴不能退讓自居。三桂所以深恨必欲殺浴而甘心也。今浴之孤忠耿耿。秪有悔過於退遜。無由圖報於朝廷。如浴之才之守之學之識。臣皆愧不及。臣即謹職。亦所心願。臣考古來人才。拔之罪廢之中。發其鬱憤之氣者。用之而無不效。況浴之骨鯁血性。尤爲過人。國家用才。必用此等。乃有實濟。使其蚤在西蜀。操尺寸之權。豈肯如羅森輩之俛首從逆。而竟不知忠義爲何物也哉。臣既惜蜀之陷於賊。而轉惜浴之錮於遼也。近見吏部覆科臣劉沛先人才藥石可惜一疏。內稱郝浴並無冤枉。議固有據。似止就處浴之案議之。尚未就叅浴之人議之也。夫臣子立朝。各有本末。即得罪亦各有本末。當日叅浴者三桂也。使三桂忠於我朝。始終恭順。方在託以腹心。盟茲帶礪。浴不過一書生耳。若非特恩賜還。浴即老死徙所。誰復過而問之。今三桂叛逆不道。天下無一人不恨三桂。自無一人不憐浴。浴。按臣也。當三桂身居王爵。手握兵柄之時。因從封疆起見。不附其勢。不畏其威。致三桂成不共戴天之仇。三桂之所仇。正爲國家今日之所取。何忍終棄之。即浴果奪三桂之功。爲己功。將浴流徙二十年。亦足以蔽其辜矣。且浴服罪以來。頂帶君恩。甘貧讀古。想其英年盛氣。消磨殆盡。從此小用小效。大用大效。臣敢以身爲保。浴必不負臣。豈敢負皇上。臣仰見我皇上廣如天之度。宏使過之仁。惟才是求。不拘資格。臣曷敢因吏部已經議覆。知而不舉。失此異才。伏乞皇上電覽。郝浴再報封疆大計。三報封疆大計。綏策西南一議。急策西南一議。並大兵廓地無期。徵臣濫賞非分諸疏。以觀其經濟。請敕部暫取郝浴引見。以察其才品。如果堪以效用。然後用之。臣再得一人。魏允升。北直宣府進士。原任江南常熟縣知縣。因入糧道公署。面請運軍兌糧之弊。該道怒其佩刀揭叅。今革職。臣知其體貌魁梧。才華卓越。其淡泊之學術。勇往之擔當。更有可觀。經綸兼長。猷爲必著。有用之器也。至於允升與臣編

省。非係一家。亦無世俗聯宗之事。理合一併聲明。疏內敘述緣由。字數逾格。統乞睿鑒俯宥。敕部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戶部左侍郎臣魏象樞謹題。爲遵旨保舉事。本年八月內。吏部會覆御史朱倘義條陳一疏。內有三品以上堂官。將素所灼知深信漢軍漢人。出公保舉等語。奉有依議之旨。臣竊思時值多事。封疆財賦。俱關重大。各地方需才甚殷。我皇上求賢若渴。蓋不止軍前候用之人宜並計也。今軍前候用之人。不爲不多矣。臣謹爲至切至要之地。舉一人焉。如候任福建布政使李士楨。旗下貢士也。其人操守清介。才品優長。臣雖僅識一面。然灼知而深信之久矣。憶順治年間。臣同鄉同年張璿以御史巡視兩淮鹽課。其清正爲世祖章皇帝所知。及差滿回京。臣敬服其人。因問屬下吏孰賢。璿曰。有守有爲。惟李士楨一人耳。臣心重之。此臣以信璿者信士楨也。閱數年。士楨補授臣鄉大同巡道。在任之時與陞任之後。父老子弟。頌清廉愛民者。如出一口。此臣又以信百姓者信士楨也。又訪士楨前爲安慶太守。後爲河南臬司。每詢彼地之鄉紳。及僚友會官茲土者。咸稱士楨賢。此臣復以信鄉紳友者信士楨。垂二十年。未嘗稍變也。方今閩省未開。士楨暫留在浙。無任可到。浙江藩司已經陞任。不可一日無官。且不可一日無好官。何也。江浙供爲財賦重地。又值軍興旁午之時。錢糧出入。稽核匪輕。徵輸發急。籌畫不易。得一廉明藩司。而民富兵餉。均與國計有裨。尤爲浙省倚賴。俟閩省恢復。另行推補。浙省得士楨。或可與江南之得慕天顏等也。若從遠地陞補。雖有候補之法。若異。亦稱賢能。而臣不敢舉。恐不能星速赴任。克濟急需。士楨朝聞命而夕受事。可稱人地相宜矣。頃者奉旨會推。士楨既係候任之官。例不開名。臣區區愚悃。據實保舉。合無將士楨聽九卿科道會推。應否可用。恭請皇上鑒裁。如臣知人不明。所舉未當。臣罪自不敢辭也。伏乞敕下速議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又

戶部左侍郎臣魏象樞謹題。爲再保要地堪用之人才。以破常格。以收實效事。竊惟逆賊煽亂。引誘愚民。民生不安。賊黨日熾。或因撫綏未善。下情不能上達。則脇而去之者多矣。臣嘗總慮之。如近賊地方。苟能加意撫綏。潛消反側。培我國家元氣。此非深得民情之人。未易勝任也。邇來保舉一法。奉旨允行。然時事多艱。異才難得。誰肯輕於嘗試。自取罪戾哉。但臣以一念之愚忠。妄籌目前之急著。若保一人而果能有益於百姓。臣一身之利害。不暇計也。謹將素有才品要地堪用之人。再爲我皇上陳之。一爲郝浴。直隸進士。前任御史。巡按四川時。因吳三桂叅伊冒功。流徙盛京地方。臣查浴移會報捷辭爵諸疏。明係不附三桂。故三桂恨之。後因閣臣合詞薦浴才堪任用。觸怒三桂。摘其疏中字句。激切詆奏。必欲殺浴爲快。觀今日據地操戈之變。大負國恩。則浴當日之情罪。已在聖鑒中矣。去年科臣劉沛先薦浴按蜀時。操守才幹。卓然可觀。至今蜀民念茲不置。浴年力正強。棄擲可憫等語。續奉上諭。保舉人才。兵部尚書王熙。保浴果敢任事。精白一心。雖以言事獲罪。臣以爲用當其才。何論興廢。儻蒙皇上破格召還。授以方面之任。俾

得展其才略。效用邊疆。彼必感而思奮。潔身竭力等語。臣保洛才守學識。皆愧不及。即讓職亦所心願。三桂之所仇。正爲國家今日之所取。何忍終棄之等語。俱未蒙俞允。夫以閣臣、部臣、科臣。前後保薦。無非爲朝廷惜此有用之才耳。近在臣部。見我皇上鴻恩浩蕩。免負皮地方犯罪之人。令其效用。乃將洛終身禁錮。不獲邀皇上使過之仁。深可憫惜。臣之所以一保再保也。昔卞和抱玉。三刖其足而終獻之。臣遭逢盛世。又何忌諱哉。一爲王天鑑。宣府人。與臣同科進士。初任縣令。歷陞麗陽道。告病在籍。已十餘年。長才偉抱。操守清嚴。膽識尤稱過人。當其未病之先。有上馬殺賊。下馬治民之略。告病以後。閉戶調攝。淡泊甯靜。鄉里重之。今病誠漸愈。若出而任事。尚可有爲也。一爲鄭端。直隸進士。歷陞貴州學道。服滿現在陝西候用。素履醇謹。歷任著聲。且孝友信義之人。立朝忠愛可卜也。雖由庶常起家。饒有終軍壯志。前兵部尚書王熙保其實心守法。大有執持。潔己持廉。克盡職掌。年力精強。才猷練達。若授以何宜之任。俾效力恢復地方。必能相機度務。整頓綏輯。大有裨益等語。懿德之好。良有同然矣。以上三員。均係有用之才。據臣愚悃。再行保奏。其堪用與否。自有睿鑒。而非臣之所敢必也。如官不當設。人不當保。臣罪何辭哉。伏乞皇上省覽全疏。併乞敕部。一併議覆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戶部左侍郎臣魏象樞謹題。爲籌餉之一。在確估價值事。臣查康熙十年八月內。因直隸各省米豆草束等項價值。督撫身居地方。其價值貴賤。無不知之。該督撫照時價確估。據實報部。即行開銷。不必駁回等因。九卿科道會議具題。奉旨依議。欽遵在案。彼時承平之際。不過買補水旱災傷之缺額。爲數無多。自滇閩告變。王師征勦。兵餉緊急。供應浩繁。大兵經過地方。及駐防省分。辦買米豆草束。每歲費銀數萬。或至數十餘萬兩不止。但查近日報銷。各省有大兵屯駐之地。採買豆石。每石價銀。止開八錢。其直隸河南山東江南等省。係產米豆之地。報到粟米料豆等項價值。亦開八錢或九錢。至一兩以上不等。且又有將餘駁折耗盤剝運費脚價等項。一併開報。臣部以定例內本省起解錢糧。不准支給脚價。行令該督撫將餘駁折耗盤剝運費等項扣除。今兵餉供應浩繁。正當節省錢糧之際。臣部堂司各官。再三商搉。若臣部遂案核減。則各處價值。貴賤不一。減多減少。止憑臆揣。不便即以浮冒之數駁發。況已經九卿科道議定不必駁回。遵行已久。若據督撫開報。概行准銷。恐有不肖官員。藉此不必駁回之例。以賤作貴。造冊報銷。督撫未必預訪時價。不過據冊略減。即行報部。徒蝕浮冒。易滋弊端。此等價值。每案稍一節省。則數十萬可得。非些須可比。據臣一偏之見。今歲直省地方。處處豐稔。價值賤於從前一倍。此可以節省之時。我皇上特頒上諭。令各督撫實心體國。勿得任濫下官開報價值。浮冒錢糧。務期節省。以濟軍需。若非天語嚴行嚴飭。雖臣部終年之持籌。不足當督撫終年之冒銷矣。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省覽全疏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戶部左侍郎臣魏象樞謹題。爲籌餉之二。在嚴覈關課事。竊照關稅一項。每年臣部額銀六十萬兩有奇。

軍餉賴之。先因各省正在用兵需餉之時。將康熙十三十四兩年解部稅銀。并停辦一半銅銀。行令解交各該藩司。就近充濟軍需。康熙十三年出差各官。止報收銀二十萬兩有奇。缺額至四十萬兩有奇。足額者僅四處而已。其安靜地方。與近賊過兵地方。俱稱吳耿二逆叛亂。王師進勦。大兵往來。以致商船稀少。關稅缺額。情由疊次呈報。復據有該督撫具題到部者。臣部恐本稅銀已得。借端侵欺。無處稽考。不得不請敕該督撫再行嚴查。其缺額官員雖有考核之則例。而所缺銀兩。惟據督撫之訪詢。此亦無可如何者也。但今十四年分。各關官員出差地方。俱已漸次寧謐。進勦兵馬。往來稀少。商賈船貨。已無築阻。關稅自當照常足額。乃紛紛又報缺額矣。儻有不肖官員。踵習故智。藉口商稀課缺。將錢糧侵蝕。及至考成之際。課額已缺。軍需已悞。雖嚴加處分。亦何濟乎。臣與同堂滿漢官。再三商搉。因則例已定。別無良法。但臣有一偏之見。或可少行一時之權。以足六十餘萬之額。亦未可知也。請自今以後。凡各官到差。每一季將所收稅銀數目。報督撫一次。如一季足額。不必具題。如一季缺額。即行具題。將本官立行撤回。照才力不及處分。另差賢能。速去徵收。如有藉口地方荒亂。商阻課絀。有虧稅額。或奸詐之徒。指稱王公將軍官弁船隻。希圖漏稅。題參重處。如別有發覺。將督撫以徇庇悞餉論。一併處分。果能潔己恤商。稅額全完者。請照地方官地丁錢糧額徵全完之例議敘。以示鼓勵。此臣之偏見也。臣同官皆以軍餉爲急。識見遠大。更有何法可得賢能之人。以爲日後國課之計。伏乞皇上省覽全疏。敕下臣部。一併確議速行。庶關課不致缺額。軍需亦有攸賴矣。謹題請旨。奉旨該部議奏。

又

戶部左侍郎臣魏象樞謹題。爲籌餉之三。在慎用藩司事。臣聞自古用人理財。相爲表裏。而藩司一官。爲一省錢穀之總匯。又與臣部相爲表裏。誠不可不慎用也。故昔日之藩司。僅司本省之出入起存。猶需本官之精明才幹。在今用兵地方。錢糧浩繁。有本省徵解。有別省協解。有臣部發解。動至數百萬兩。任其綜理。聽其支銷。頭緒紛紜。款項錯雜。若稽核一處不到。計算一處不周。登記一處不清。給發一處不當。則弊孔百出矣。此猶就其職掌言之也。設使操守不潔。情面不破。聽信衙役。彌縫上官。更難勝任。在衙役誘之則曰此項可用。彼項可遲。在上官取之。則曰支用由汝。開銷由我。甚而逢迎過往。泛應抽豐。一切資斧鞍馬或輕或重之類。苟無所出。勢必取給於庫中。而昧者受之。猶謂藩司探取囊中物也。久之而欺蒙牽扯。不惟朝廷之金錢。不能節省。即有節省。未必肯爲朝廷用矣。我皇上不見在外如江南藩司、錢糧逋年那混一案。至二百萬之多乎。不見湖廣藩司、征勦西山蒙混一案。至十萬之多乎。在內如工部司庫、盜銀至十三萬之多乎。覆轍在前。賢者弗蹈。亦顧所用何如耳。頃見江西布政司缺出。皇上擇人推用之際。十分宜慎。況十三年至今。撥解錢糧竝本省錢糧。俱未奏銷。既與臺臣徐旭齡條奏撥解一次。報銷一次之例不合。又與該督董衛國所請年終截至報銷之疏。亦不合。今再易一手。須得賢能之官。以清從前之案、不然。年復一年。欲其錢糧清楚。不可得矣。至於湖廣一省。兵馬最多。錢糧亦最多。部院兩大臣撤回之後。非得冰心鐵面。敏練精詳之藩司。萬萬不可。今現任之官。是否能勝其任。惟皇上察之。臣謬佐司農。

總過計。竊思日講生財。不如日講節用。即講生節而用非其人。祇濕扈耳。臣所謂籌餉在愼用藩司者此也。抑臣又有言者。一省之錢糧。掌之者藩司也。察之者巡撫也。近日多以本省之藩司。陞本省之巡撫。設或錢糧不明。斷不肯自行發覺。而新任藩司。又不得不曲爲遮蓋。其於錢糧互相覺察之意謂何。嗣後更宜愼之矣。臣愚昧之見。伏乞睿鑒。俯賜採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戶部左侍郎加一級臣魏象樞謹題。爲欽奉上諭事。臣伏覩我皇上聰明天縱。典學日新。講論經史之源流。考究古今之得失。既孜孜不遑遐逸。乃於萬幾之餘。旁及文翰。思得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之士。以備顧問著作之選。奉有上諭。著在內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各舉所知。洵與古帝王崇儒重道。千載同符矣。竊念博學鴻儒。世不多見。臣部陋失學。安能知人。且有一二素知。既經諸臣具疏奉行者。臣又不敢再爲贅舉。謹就聞見所及者。得五人焉。一爲原任湖廣布政使告病梁振姬。山西高平縣進士。清操自苦。才略過人。博古通今。有體有用。請告十餘年。躬耕百畝。猶讀古不輟。而經史之貫通。詩文之古奧。所稱良史才。庶幾不愧。雖年過六旬。體質稍弱。尙可備著作之選。一爲原任江西嶺北道參政告病鄧炆。河南睢州進士。恂恂儒雅。請謁可風。謝病歸田。閉戶讀書。學有淵源。躬行實踐。文詞伺實去浮。一爲見任戶部江西司員外郎馮雲驤。山西代州進士。居家孝友。辦事勤敏。素以古學自勵。兼能留心風雅。當退然抑損。不敢自居。一爲見任大理寺評事白夢鼐。江南江甯府進士。才識老成。學問博雅。肅然四壁。惟以詩文自娛。一爲原任浙江督糧道參政告病王紫綬。河南祥符縣進士。宏才積學。兼工詩賦。有倚馬之才。終養在籍。讀書二十年。起補江西贛南道。保守贛城。尤見經濟。陞任浙江未久。告病如痊。可試所長。以上五人。雖未敢遽謂可追前哲。仰副皇上稽古典學之至意。亦不敢不竭愚昧之見。少盡以人事君之微誠。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採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奉旨。吏部議奏。

寒松堂集卷四

奏疏　都察院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申明憲綱。恭請嚴飭。以清致治本源事。臣才庸年老。歷任無寸長。復叨總憲之命。顧名思義。惶悚益深。敢不申明憲綱。期與諸臣共圖報稱。竊念國家之根本在百姓。百姓之安危在督撫。故督撫廉則物阜民安。督撫貪則民窮財盡。此固吏之所洞鑒。部院科道諸臣。皆歷歷言之。即督撫諸臣。亦非盡不自知也。獨不思封疆大吏。拔諸羣僚。簡在帝心。委以事權。祖以爵祿。自當潔己奉公。察吏安民。以報朝廷恩遇。乃往往未睹督撫。才能尙有可觀。一經簡用。操守頓爲改節。受恩愈深。負恩愈大。清夜自返。於心何安。我皇上宵衣旰食。尙不忍以害餉之般。加派百姓。爲督撫者。亦何忍因肥家之故。縱貪殃民。以屬官之奇貨。爲一己之奇貨耶。雖一時著績封疆。撫綏兵民。糾參大貪大酷。克盡厥職者。亦有其人。然而不可多見矣。臣願諸臣爲百姓留者血。爲國家培元氣。臣不敢不爲朝廷正綱紀。爲臣子勵名節。風紀所在。臣之職也。恭請嚴飭而申明之。一各府州縣等官。不許謁見督撫。衙按此風在世祖章皇帝時。屢加嚴禁。未敢公行。今且日甚一日。以謁見爲定例。屬官到任。未嘗挾貲而來。勢必挪借貲。竭力逢迎。覬得歡心。日後剝民補償。貽害無窮。所當申飭者一也。一督撫不許差內使人等。借訪事爲

名。往各府州縣。所差之人。一到地方。口中貲否。較督撫親臨。僅怕更甚。賄地供奉。流弊難言。所當申飭者二也。一、各府州縣等官。擅離地方。赴省拜壽。賀錢通賄。弊竇多端。至督撫每次加級。更宜感恩圖報。若令屬官每次饒錢行賀。兼以金屏錦帳等物。屬官何出。惟有剝民。所當申飭者三也。一、督撫布按。不許自開便門。令所屬官役人等出入傳事。並內使人等早晚來往。不但風憲失體。抑且諸弊易生。以致道府州縣等官。衙廢關防。所當申飭者四也。一、督撫布按。不許將遊客星卜及優伶人等。或留住省城。或轉送各府州縣。作興抽豐。勸挾上官威勢。擾害地方。在京官員。亦不許貽書薦送。所當申飭者五也。一、督撫布按。凡所應造冊籍。投送各衙門。不許收取費用陋規。借稱部費。縱容屬官科斂。苦累民間。所當申飭者六也。一、督撫所屬學道。考試生童。關係文教。宜嚴行查訪。凡有不公。立行題參。不許受其餽獻。縱容賄賣生童。濫額私取。設無糾參。科歲事畢。宜嚴加考核。分別優劣。報部。以彰公道。所當申飭者七也。一、督撫布按。稽察州縣。凡召買米豆草束。及委官修造兵械。製辦火藥礮鉛船隻等項。不許捏報價值。代爲開銷。不許將民間所辦米糧物料。措不給價。一切應追贓贖銀兩。不許分毫無完。代請豁免。官養驛馬。不許擅發里民喂養。行戶貨物。過關收稅。萬苦千辛。不許官價取用。此皆督撫徇庇縱容。以致有司肆行無忌。所當申飭者八也。一、私派補庫。及變賣倉糧。督撫不許徇庇有司衙所等官。任意攤派。取之無名。亦不許借稱錢糧准算。部民子女。轉送人情。所當申飭者九也。一、府州縣等官離任。凡有花費庫銀。收解不明。指稱民欠。及衙蠹役肥。錢糧無著。該督撫不許勒賄新官交代。以致錢糧愈久愈結。後雖發覺追補。多不能完。總以家產盡絕結案。錢糧付之烏有。所當申飭者十也。以上十款。皆係督撫應行事宜。關係吏治民生者。自今嚴飭以後。倘賢者力圖振作。貪汙者洗滌肺腸。若有因循陋規。臣之白簡無私。訪查有據者。立行糾參。即事屬風聞。亦不敢不指陳入告。請旨密察。庶幾大法小廉。風清弊絕。以成端本澄源之治矣。緣係條奏憲綱。字數逾額。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採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題。二十八日奉旨。這所奏事情。切中時弊。該部院會同詳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吏治漸壞。公道宜彰。據事直陳。以警將來事。竊惟進退賞罰。國家之大權。是非可否。天下之公論。進一人賞一人。而天下知勸。退一人罰一人。而天下知懲。蓋有合乎天下之公是公非。共可共否也。故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洵不誣矣。我皇上用人致治。以大公至正之道出之。滿漢內外。惟取賢良。而督撫大臣受皇上之恩。自當體皇上之心爲心。廉介者宜舉而不宜黜。溺職者宜黜而不宜舉。貪酷害民者。宜揭參而不宜徇隱。臣略指一二事。所當嚴飭以警將來者。爲我皇上陳之。如原任江南嘉定縣知縣陸隴其者。廉介之官也。知縣任內。清操飲冰。愛民如子。賢聲傳播於都下。臣心竊重之。謂異日可步于成龍之後塵者。此人也。乃未幾而該撫疏稱。隴其守絕一塵。才非四應。德有餘而才不足。部議降調。又有被盜一案。該督疏稱其據汪標首告仇殺。審明仇殺無據。請緝結案。獲盜過半。原無諱飾。與武官從不報聞者迥別。止以開報職名遲延。部議革職。例之所在。臣俱

不暇問。但縣令中有此廉介愛民之官。正當爲舉僚作榜樣。爲百姓作慈母。今之有司。惟守與德爲難耳。既知其守與德矣。何不即留之以長養百姓。雖該撫再疏奏稱。隴其委係冰操不染一塵。勵其素守。策效將來。部復不允。終以例拘。萬民怨恫。爲之罷市。去之日攀轅號哭。執香遮道。去之後家家尸祝。比於父母。乃行李一介。而蕭然歸去矣。又如原任江南鎮江府知府劉鼎者。溺職之官也。知府任內。全無才能。參罰至五十案。其停陞及戴罪督催者三十餘案。降俸者四十餘級。應追銀兩無完者二萬三千兩有奇。應追米麥無完者。五千九百石有奇。此一官者。溺職已極。乃報陞蘇松糧道。該督撫從何見其才能。一旦盡銷參罰停陞之案。而脫然陞去矣。又如原任幹州知州曹廷俞者。貪酷之官也。知州任內。貪如虎狼。敲骨吸髓。捐納以外。因而酷以濟貪。聽信衙蠹撥置。將富民之妻王氏。指稱私鹽名色。鎖禁署前神廟。嚇詐銀兩。縱役淫汙。氏不允從。羞憤自縊。闔州士民。告伊貪縱惡蹟。平陽知府李廷梅。匿不揭報。反令本府廳官親身赴州。以講和爲名。將廷俞擁護出境。以致士民不敢具告。現今公憤冤詞。豎碑於州。此一官者。貪惡至極。竟不報巡撫糾參。而飄然颺去矣。夫朝廷所以鼓勵人才。澄清吏治者。惟在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耳。況當公道昭明之日。乃將廉官與貪官參處同例。蠹職與溺職保薦無分。豈我皇上勵精圖治。激濁揚清之盛心哉。若不嚴加申飭。則前者不戒。後者不警。下官可以欺上官。上官可以欺皇上。上下相蒙。使廉吏灰心。貪風日長。臣竊悼惜之也。伏乞嚴飭各督撫。大破積習。躬先率下。表正則影直。源清則流潔。薦舉必首廉介。參劾必協輿情。於以肅官方而勵人心。民命庶其有瘳乎。緣係指陳事蹟。字數逾額。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採擇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題。二十八日奉旨。這本內事情。該部嚴察議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爲科場弊竇多端。請嚴關防之法。以重大典事。竊惟國家至公者。莫如科目。而最要者。莫如考官。必上體朝廷顧俊之心。下鼓士子讀書之氣。選舉嚴而名器重。乃可以收人才之效也。今科主考官員。蒙皇上引見之後。不論次序。重以欽點。示以不測。各省榜發。頗無譏議。但臣與侍郎孫光祀。學士陳廷敬。奉旨磨勘。順天試卷。荒謬疵蒙。不一而足。已照例參處訖。臣愚竊謂既懲其前。當毖其後。從來科場之弊。不止一端。其賄賂詭秘。關節巧妙之處。雖未易窺。乃有人人知之。人人恨之。而第嘆息於無可如何者。祇因內簾深邃。乃耳目不及之地。主考同考。果皆清白乃心。敬慎從事。夫復何慮。儻有不肖之輩。蒙面喪心。通同作弊。斷斷不肯互糾。間有一人舉發。衆人又互相解釋。並無別官在內。可以查糾者。雖至公堂有監試御史。專查冒籍、頂替、換卷、亂號、傳遞、代筆、及彌封、謄錄、對讀、一切試卷錯失等事。參疏纍纍。其與內簾重門封鎖。從無糾參在內之弊。臣任御史時。曾監試二次。備知之矣。臣思事關大典。不厭詳慎。請自今以後。順天內簾。宜照內外監試。一體添差滿漢御史。不與文事。應在聚奎堂向上設座。會經室左右歇宿。所當查糾者八款。請爲我皇上陳之。一曰場外實題入場擬題一二道。假作製籤。此一弊也。今後凡擬題之夜。四書製定幾章。每題每人各擬一道。五經製定幾章。每題每人各擬十道。俱從

主考看畢寫籤入筒，御史手掣，以杜預洩之弊。二曰同考主考，交頭接耳，暗通私言，揣摩其卷係某人，係某名士。此一弊也。今後凡入闈之後，各房隔別，不許私訪聚談。如擬題閱卷時，所言公公言之，俱不許至主考座前，啾啾耳語，亦不許彼此越桌私窺。其薦卷放於中間案上，御史驗明內無私通小帖，方送主考收閱，以杜暗通之弊。三曰退食晚宿，私相密語，及攜卷入房，藉口商訂，暗查關節。此一弊也。今後每日公堂所閱硃卷，天晚之時，當面查入各箱，御史與主考共加封鎖，次日公同開閱，以杜私查之弊。四曰同考薦卷，因有私人暗通主考，姑容取中。雖有佳卷，再不呈薦，致屈真才。此一弊也。今後凡有佳卷，盡數呈薦，或取或擯，主考箱內封存，不許同考私看。每人薦卷若干，御史記數。如有託詞少薦，及將荒謬之卷妄薦者，非係不公，必係不明，御史一面題明主考，一面同衆搜閱，以杜埋沒之弊。五曰同考官將不應密點密圈之文，滿篇圈點，濫呈主考。此一弊也。今後同考薦卷，止用句圈句點，御史驗明，送主考詳閱，聽其圈點註批。放榜以後，再不許私改文卷，飾加批評，以杜欺蒙之弊。六曰私帶主文相公，假妝僕役，混入內簾，尋查關節，代點落卷。此一弊也。今後跟隨僕從，御史搜檢放入，主考各帶三人，同考各帶二人，御史亦各帶二人，寫本筆帖式書役各一人，再不許一人出入，以杜夾帶之弊。七曰頭場三場俱有硃卷，二場反無硃卷，或三場未貼，而又無卷，埋藏偷換，悞人功名。此一弊也。今後御史嚴查根究，所臟之卷，匿在何處，一面歸入本號卷內，一面糾參，以杜隱害之弊。八曰不中落卷，何篇有批，不將擲落緣由批出，或略加數點，或亂抹一筆，竟行擲去。此一弊也。今後落卷，於開榜之後，即發本生自看。如無批語及妄抹佳文，阻抑真才者，許本生具呈原內簾御史，查明參究，以杜阻抑之弊。此八款固屬緊要，更有詭秘之事，惟在御史鐵面冰心，加意嚴查。有弊即糾，臣衙門查其參疏，於二八月一體造册進呈御覽，如容隱不糾，日後別有發覺，一併重處。至於一切封門、發題、進卷、分卷、供給、關防諸事，責在御史，令主考專心閱卷，庶不致取中之文，不暇註批，二場三場之文，不暇周閱矣。臣之獨言順天者，何也？各省主考，率皆京卿部科等官，而同考不過州縣徵員，易於彈壓，素非親暱，難以私通。惟順天主考，率皆翰檢等官，而同考除知縣一二員，其餘率皆部屬中行評博進士也。或官則比肩，或情屬素交，即有一二謹慎之人，難敵衆手障蔽之巧。且京師仕宦子弟，以及遊學就館之士，於應闈考試之官，朝夕相近，題目易洩，關節易通，無怪乎人言嘖嘖，文章荒謬之多也。若再不立法嚴防，竊恐首善之地，大典不光，文運士風，因循漸壞，所關不小。至於會試主考，雖係大臣，而同考多員，心術不一，難保無私，必主考與御史共相關防，庶可釐弊，亦應照順天鄉闈一體行之。臣從科目起見，鰓鰓過計，如果稍裨場務，即將臣疏刊刻滿漢字一册，入場之日，交與監察御史。伏乞敕下禮部確議，務絕弊端。緣係列款，字數逾額，並乞容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十五日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再陳科場條例，以期實可遵行事。竊照賓興大典，掄名易書，父兄不能知，鬼神不能洩，乃天下第一公道事也。自丁酉年科場作弊，曾經科臣任克溥等糾參，蒙世祖章皇帝

赫然震怒，以嚴法處之，人心肅然，猶慮分閱有弊，故為公閱公薦，謂一人尚可以行私，而衆人遂可以祛弊也。自定此例，不意名雖公而實私，欲祛弊而反多矣。臣敢悉言之。夫分房閱卷者，每官圖分硃卷若干，即於卷面上打某經某房印子，親手註批。如所取有弊，或科道訪糾，或部科磨勘，即將本房本官嚴加處分，百喙何辨。若所取者公，通國之人皆知之，且稱某房得人之盛矣。今有四人五人閱一經者，有三人二人閱一經者，其中人品心術，豈無賢不肖之分？倘遇處分，例無分別，賢者受冤，不肖者得意，非法之平也。如果係公閱公薦，即目擊一字，手書一筆，均任其咎，亦自難辭。然而卷至數千，勢亦不能公閱。試閱近科以來，鄉會主考同考等官，誰能一語欺人曰原係公閱公薦者？儻曰公閱公薦也，臣以二事證之。如順天丁巳科監生劉承啓落卷批云：此卷余連薦三次而究不得中者，非天意不中，而為今科之人不中也。可惜可嘆。此必一人所批，而非三人公批者。如欲查其何人筆迹，是何情由，而莫可究詰也。祇以公閱之例，任其負屈耳。又如順天戊午科磨勘中式監生吳升卷內，子夏言語破稱聖人，應抹不抹，且加密圈。此必一人所圈，而非五人公圈者。如欲查其何人筆迹，是何意見，而亦莫可究詰也。祇以公閱之例，一概議處耳。由斯類推，公閱公薦之定例，既為藏垢納汙之妙法，又為卸責分罪之美名，而非實實遵行者也。況卷面既不印某房字樣，則同考主考等官欲中私人，暗查關節，偷換試卷，其弊更大矣。臣再以二事證之。如順天戊午科同考官內閣中書張潤民，闈中自立誓詞，內云存一私心，身首異處，死不還鄉。如有借卷換卷者亦如之等語。其原非公閱公薦可知。現有刊刻誓詞可據，此乃預行嚴防，而幸免處分之明驗也。又如順天戊午科同考官文安縣知縣魏廷藩，所閱不中式鮮字五號北皿試卷，被人偷去，暗加圈點，欲圖取中。廷藩查出情弊，隨即呈明，乃不致取中。且主考既令分閱，又行偷卷，其非公閱公薦可知。現有廷藩印文申報吏禮二部，續申臣衙門可據。此又曾經舉發而難免處分者之明驗也。由斯類推，公閱公薦之定例，既為玩法作弊之淵藪，必為昧心取利之捷途，而非實實遵行者也。古語云：琴瑟不調，解而更張之。與其名公而暗分，不若分房註批之為正；與其既分而同罪，不若按房參處之為公。今後順天鄉試並會試，允臣前疏所請，滿差內簾監試御史，先將更經分房之官，面同主考，封籤手掣，再將謄入硃卷之數，面同主考鬮分打印。如某房有弊，御史即將某官指名糾參，其同考一經者，不列銜名，不加批語，自不任處分之斧也。各省鄉試，責在主考，亦照順天之例行之。我皇上法度紀綱，務收實效，豈有關科取士之大典，而虛懸功令者哉？抑臣更有請者：臣磨勘之時，見禮部條例，舉子處分甚嚴，考官處分反寬，故法輕人玩。閱文草率，將荒謬疵蒙之文取中，非所以重大典也。臣聞水柔則易狎，火烈則難犯。以後考官處分，一視舉子所犯為輕重。如舉子應斥革者，考官即應革職；舉子應罰停二科者，考官即應降調；舉子應罰停一科者，考官即應罰俸。則人重犯法，必實心閱文，矢公矢慎矣。我皇上天縱聰明，為萬國右文之主，尚酌損益，務求無弊，作何垂法於萬世，作何示警於將來，伏乞容裁。再請敕下禮部，會同吏部確議定例。字數逾額，併乞鑒宥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十五日奉旨：吏禮二部會同確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農事根本所關。民食軍需並重。謹竭愚見。以安地方事。竊惟民為邦本。食為民天。此定論也。在今征討叛逆。士馬雲屯之際。民食足則軍需有濟。農事急則民食無憂。頻年以來。歲登大有。處處豐稔。斯處處飽騰。皆我皇上敬天愛民之誠意致之也。今歲直省大旱。皇上虔誠步禱。一雨而徧天下。禾稼將枯。復得成熟。所穫雖薄。幸無大饑。臣之鰓鰓過慮者。惟在來年農事矣。如閩地兵糧。取給本省。自海寇流毒。南畝盡為戰場。漳泉二府。顆粒難飽。民不堪命矣。臣見督臣姚啟聖疏參不肖縣令。一則曰民怨沸騰。通縣逃避。一則曰訐告不休。官民成讐等語。不勝驚訝。方今海疆多事。儻州縣將弁等官。不加撫恤。反行殘害。或苦民供應。騙民役使。借民糧米。虜民室家。臣恐百姓困苦。不務耕耘。煽惑句通。揭竿走險。一可慮也。又如直隸山東河南江浙等處。俱係產米之鄉。南北兼賴。輓將難緩。近日解馬一事。關係軍務。每解一次。挑出瘦瘠病弱馬匹。照數賠補。道府州縣等官。衝路難支。勢必均派。均派無出。勢必暗取。臣恐暗取累民。以致耕種無力。賦稅難供。因而輕去其鄉。二可慮也。又如河工一事。關係重大。既動錢糧大修。今自江南徐州河南山東地方四百里隄岸。又欲撥民夫修築。雖旨下各該督撫。有酌議。萬一攤銀派夫。處處騷動。臣恐荒歉之餘。牛種不足。又苦重役。或致逃亡流散。三可慮也。其餘地方。或寇賊殘破。元氣大傷。田荒人少者有之。或兵馬屯集。運送繁多。輟耕罷耒者有之。此則病民妨業之大略也。至於無事之地。正當與民休息。賢有司屈指有幾人哉。又恐不肖官員。罔恤百姓之艱難。不念農桑之

切要。或以兩造之訟。破人身家。或以無名之徵。奪人耒耜。當青黃不接之時。望隴畝而興嘆者。不知凡幾。逃亡不免於相繼。地丁必至於多逋。是地方少一荷鋤負耒之人。即國家少一納糧供稅之人矣。今日者萬方之供無窮。公家尚有匱乏之慮。終歲之入有限。農家豈是不涸之倉。下官取之。上官又取之。前官取之。後官又取之。官日富。民日貧。官有權。民無告耳。層層剝削。公私交困。此又民窮財盡之大略也。從來有道之朝。父老得見至尊。陳疾苦。洵盛事也。皇上堯舜為心。一夫不獲。引為己咎。儻深山窮谷之內。有含冤忍死之氓。冒瀆闕下者。諒必惻然動念。洞知民間疾苦。果有難於上聞者也。轉盼春和。東作方急。臣按月令天子布德行惠。此其時矣。如臣愚昧。所言可慮之處。皆在宸廑遠徹之中。伏望特加軫恤。起念即是陽春。海宇莫非元氣。至於直省各督撫。奉天子命以撫綏地方。當於民間之疾苦。善為調劑。即於有司之賢不肖。力加勸懲。凡有關徵、補庫、包荒、借富、耜本、公費、解費、部費等項。私派名色。及徵收錢糧每一兩加火耗二三錢至四五錢者。通行嚴禁。一切報能。惟以政簡刑清務農重穀。為循良第一事。如遇大計註冊。並二年舉劾。亦以此為上上考。其部民流亡失業者下之。俾小民既有父母妻子之安。又有雞犬桑麻之樂。國家元氣。太平景象。悉以耕田鑿井見之矣。豈獨民食足而軍需裕哉。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敕下該部確議。字多逾額。併乞鑒宥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初十日題。十五日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學道一官。關係士風文教。請嚴考核。並杜積弊事。臣惟天下之最為不平者。孤寒無進步之路。而天下之牢不可破者。學道多昧心之人。此一官者。乃士風淳澆文教興廢根本。而即國家人才真偽之關頭。故直隸特用翰林。各省俱以進士陞授。誠重之也。其重之者何也。為其素習經史。學問優長。較士閱文。衡鑒不爽也。又為其寒窗燈火。半世艱難。諸生辛苦之情。備嘗於前。必能曲體於後也。又為其讀書立志。理欲分明。師嚴道尊。楷模多士。所重者孝弟廉讓。所惡者奔競鑽營。且上有功令。中有清議。下有子孫。時時警惕。良心難昧也。乃近年以來。賢者雖有一二。而其大謬不然者多矣。口讀聖賢之書。甘犯名教之罪。身居絳帳之內。竟如壟斷之登。從來入學額數甚多。士子進步頗易。今因捐納之例。暫將府學減為五名。大學減為四名。中學減為三名。小學減為二名。猶夫銓選之分缺並用。以見朝廷於軍需開例之中。尚留孤寒入學之路。為學道者。亦何忍將此路盡為其利藪。令孤寒之子。廢書痛哭。投筆而怨恨哉。今當舊學道考核之時。據臣所聞。內有考較公明。士子悅服者。首則江南之邵嘉。次則山東之勞之辨。可謂難得之鶴。中流之柱矣。若肆行無忌。士子痛哭而怨恨者。首則山西之盧元培。次則浙江之程汝璞也。請敕吏部。詳加考核。分別優劣。作何勸懲。以昭公道於天下。再敕禮部。磨對學冊。分別新舊。有無混冒。以杜弊竇於將來。至於現任學道。率皆老成持重。抑且新發於硎。臣何敢以不肖之心待之。但不許赴席受餽。以開後日干求之端。更不許罔上行私。以蹈前人賄買之弊。臣謹列十款。以為三年考核之實據。一曰童生未經府考。冊內無名。鑽求學道。徑取入學。巧圖捷便。此一弊也。二曰考試各府州縣衛所童生。額外溢取。撥發別學。明收冒籍。以佔本學正額。此一弊也。三曰彌封編號印簿。及場內坐號

紅簿不發該府州縣封貯。乃收存道署。私查某卷某號係某人。對號賄買。此一弊也。四曰考完一府。不將紅簿速行發學。任意遲延。徇私通賄。更改等第。拔下作上。此一弊也。五曰每考一處。令胥辦承差快手人等。出入過付。暗訪生員稍有家貲者。先開六等草單。嚇詐保等銀兩。送入准放三等。此一弊也。六曰文童頗少。武童頗多。將文童充為武童入學之後。篡緣改文。娼優隸卒。濫行收取。善騎射者。擯而不錄。此一弊也。七曰各府地方。設有考棚。憚於親臨。將生童遠調考試。其各州縣告病生員。扛擡驗病。困苦難堪。此一弊也。八曰縱容無賴教官。包攬生童。私通線索。效勢分潤。名為作興。大壞風教。此一弊也。九曰曲徇上司同僚情面。並京官鄉宦私書。及親族朋友隨任地方。討情抽豐。將孤寒之文。棄如糞土。此一弊也。十曰報部學冊。將額外溢取入學之童生。未經科歲考試。預附三等。其姓名不入新案。造入事故衣頂項下。以趙甲頂補錢乙。混作實在之數。蒙報禮部。此一弊也。以上十弊。能除則為賢。不能除則真不肖矣。人各有心。誰肯為不肖哉。惟在皇上嚴行申飭。考課實蹟。督撫不許需索陋規。州縣不許傳遞私書。親朋不許私往關說。鄉紳不許投刺請席。俾學臣得以自愛其名節。實修其職業。如果甘心不肖。則臣之白簡在後矣。至於科歲兩試報完之日。例應該督撫將學道稱職者薦舉。公明尤著者保舉。徇私溺職者指參。原非令其咨報也。嗣後該督撫分款註明十弊有無字樣。合詞具題。吏部照例考核。俾學院任滿自報吏部。並無實蹟考核何事。亦宜自行具疏。十弊作何釐剔。逐一題明。吏部一體考核。儻有捏飾遮錯。仍以咨文報部者。

吏部毆參。將督撫學院照何例處分。其十款例冊未載。如有指參發覺。將學臣又照何例處分。統乞敕部確議。一並嚴飭。務使開報與考核確然有據。士風與文教肅然一新。庶幾仰副我皇上儲才右文之盛心矣。緣係列款字數逾格。並乞睿宥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一日題。十八日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糾參事。臣於本月初十日。陪祀畢入署辦事。投到直隸河間府滄州公文一角。內開為悖旨廢剝。無辜寒員難支。冒罪出首。懇甘能驗歸旗事。竊照滄州水陸交衝。滿漢雜處。其地瘠民貧。役重差繁。煢煢赤子。其僅存者無幾。蒞茲土者。即節儉自持。加意撫恤。猶恐不足以副朝廷保赤之至意。況當斯時。若循餽送之私例。加以無饜之誅求。夫果何所出乎。卑職以服滿起復。新補滄州。於十七年十月十八日到任。即遇憲院出巡。至二十二日。方離州境。突於二十三日。又有天津道胡應麟解御馬回旋。路經滄州。擬欽定新例。其於驛馬之宜騎與不宜騎。自有明條。其騎驛馬之多與少。自有定數。乃卑職以親臨上司入境。自當曲為供應。凡一切下程小飯。及柴炭草料之類。無不逐項預備。究因苛索貸見之常規不遂。藉以從行之使費未周。有劉快頭王前站。率衆內詞與衆役役等。羣擁於卑職面前。恣意辱詈。將兵房范如錫、工房田復昌。肆兇毒打。有余州判見證。似此官受無端之辱。役受鞭撻之苦。夫誠含冤吞氣而無可告訴者。及次日起程。將自備之馬。空趕而行。立索驛馬十八匹。腳騾三十四頭。浪船一隻。擡夫十名。有解驛丞見證。且其驛馬夫船。經四日方回。較之欽差緊急部差。未有如此之甚者。繼而卑職赴府。查對前任李牧任內儀欄。未能躬謁津道。即措備禮四十兩。差役赴天津投送。乃嫌其過薄未收。繼又稟府。調取赴留智廟聽候。接送御馬。至於十二月初旬回州。而年節又已相迫。無奈又委曲借辦。後正禮八十兩。張管家小禮四兩。差役赴天津道投送。及領收批旋州。究以前此缺少贄敬。繼此不去親見為詞。猶深切齒。宜必新春拜節。較常規外另為點綴。始補贄見則例。夫上司任肆其誅求。塞員何能當其魚肉。雖於十七年九月內。已蒙題定屬員不許謁見上司餽送禮儀一案。誠深見夫新補官員。未嘗攜貲而來。恐致剝民膏以飫上司之鯨腹也。然而天高聽遠。可奈何。將欲不為供應。則無徵而生釁者勢也。將欲遂其欲心。則勤支庫銀。恐虧正額。屢為借貸。無所補償。薄納莫措。厚從何出。況以親臨上司。悖旨虐驛。違例吞贓若此。則新補寒員。行將立斃。懇祈洞鑒。實情上達。甯甘能職以歸旗。實難逢迎以倖位等語。臣職司風憲。既有知州印文。舉首道臣胡應麟情節。雖虛實未定。不敢不以上聞。伏乞敕下該部。嚴察明白。重加處分。以肅法紀。至於知州閻三元。舉首公文。應寫都察院字樣。以便公疏糾參。乃止寫臣一人官銜。並臣之姓。殊屬違例。理合並參。統乞敕部察議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八年正月十一日題。十八日奉旨。該部嚴察議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題。為直糾浙江學道。以申公論。以重京堂事。臣於正月十一日。具有學道

一官一疏。奉旨。該部確議具奏。欽此。隨經吏部議覆。請敕山西巡撫、浙江督撫。將盧元培、程汝璞、肆行無忌。士子痛哭怨恨之處。查明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欽此。仰見我皇上離照洞徹。故特下廷臣會議。此正公道大彰之時。可破督撫瞻徇之習。臣無庸贅言矣。但盧元培劣蹟。既未考核到部。該撫自應詳查。皇上自有睿鑒。惟程汝璞已經該督撫保舉公明尤著。應陞京堂。輦下聞傳。以為異事。賢否顛倒。一至於此。臣思今日京堂之席。即異日卿貳之選也。每見科道內陞。聖心其難其慎。有時停止。以觀其才品。若程汝璞者。一貪汙匪人耳。何堪濫等清班。辱朝廷而羞當世耶。臣訪其落檢踰閑。士子怨恨。前疏請敕吏部。詳加考核。不意吏部仍聽之督撫。而督撫已保其公明。則賢不肖之相去。不啻徑庭矣。如臣不指其劣狀。恐汝璞以榮辱得失。在督撫為政。又有同鄉聯宗之中書程化龍。暗中撮掇而照拂之。京堂可唾手而得也。豈知廟堂之上。公論照然。是非可否。確有不容淆者哉。臣略指數款。敢為皇上陳之。一童生入學。各有定額。本官濫取多人。趨鑽曹祁茂之等。創立社師名色。不論優隸賤役。即與批呈。仰學入册。准作社生。每府多寡不一。每名得銀一二十兩不等。如烏程縣學批准李沆、陳旦、嚴而溫、潘永錢、費存範等。共二十三名。學册可據。其餘如嚴州等府。淳安、桐廬、遂昌等縣。俱可查。一本官以訪拏有過生員為名。行牌各學。嚇銀餽入免拏。如歸安縣武生陸堯陸京。殷儒可噗。時值丁艱。不與考試。竊名密訪。囑本學吳教諭密拏。勒詐銀六百兩方免。被害生證。一本官濫准詞狀。動輒親提。指事勒索。康熙十六年十二月間。杭州布政司吏興方秀齡。與生員吳挺生兄弟有隙。本官受賄。准狀提審。至十七年四月。鐐拏鐐押吳挺生。逼獻銀一百二十兩。鍾靖學生員陳士錄與永源過付。被害生證。一考案未發。預使書役分頭播揚。擇殷飛噬。到處皆然。如康熙十六年歲考。湖州府學蔣駿聲應置六等。託屢生夏鼎餽銀五十兩。拔為三等。德清學生員沈射斗餽銀五十兩。拔為三等。長興生員錢兆瀛應置六等。餽銀六十兩。拔為三等。惟生員李仁未餽。竟置六等。各本生證。一考試各府。勒索教官贄見陋規。大學二十四兩。小學十二兩。凡有新任。亦照例餽送。不餽者日詈奴才。嚇放下等。以示凌辱。如餘杭縣學教諭關僊渠赴任。於十七年九月間。申報受事詳文。因未餽獻。捏稱錯寫名帖。籤拏揚言揭參。詐銀一百二十兩方免。關教官證。一生員遺才科舉。每名勒銀二十四兩。後減為十二兩。方准收考。取名入場。以致寒士無銀。三四百人。於巡鹽御史衙門號哭數日。本官聞知。方准送場鄉試。一浙東山僻地方。無人賄買。其童生入學。故缺額數。將別縣文武童生。不論籍貫。即行撥補。以致小邑怨恨。凡係本縣造送府考冊內無名者。俱係冒籍。一查情弊顯然。一康熙十七年二月。考試嘉興。錄取嘉善儒童魏蒙首名入泮。因未餽獻。七月會經錄取遺才。條行牌除名。詐銀四十兩。復行銷牌。本生並邵教官證。一桐廬縣積蠹孫時昌、董尚文。侵欺康熙十四年草價銀兩。里民控告藩司。知縣王俊恨生員邵企聖。直證發帖誘人後堂。立斃杖下。捏稱服毒申詳。督撫批駁可據。本官受賄多金。不為准理。以致冤枉未伸。伊子邵秀魁。妻皇甫氏。親人王日郁、羅啟兆等證。一本官訪知長興縣俊秀王宸琦、王夢昌、武生王兆熊。家道殷實。於康熙十七年三月間。發票嚴查冒濫緣由。行縣審究。詐銀三百兩。武生王兆熊未餽除名。被害生等證。一本官職司風教。蕩檢踰閑。每於按臨考試。

私帶姬妾。忽以七相公乳母爲名。忽以閣文相公爲名。用幡擡入試館。肆行無忌。士子非笑。一嘉興府等處。有十可怪之謠。一可怪。增廣入學一齊買。二可怪。嚇詐教官罵奴輩。三可怪。到處出巡帶奶奶等語。皆本官實蹟。餘可類推。以上諸款。若行查督撫。誰敢將督撫所保之人。從實供證。即督撫必不肯將自己所保之人。據實查參。惟有九卿詹事科道廷議於下。皇上神明乾斷於上。以滿朝之公論。定此案之是非。如會議。謂臣有一人言汝璞堪陞京堂者。則臣之所言謬矣。臣願甘引咎。不敢辭也。抑臣更有言者。督撫薦舉官員。從無自開事實之理。況保陞京堂。關係重大。責督撫原疏。舉道邵嘉。報滿文內。止稱職分當然。不敢侈言勞績。迨江南兩撫咨會總督。該督始行江安布按四司。查取事實確據。核覆具題。應爲愼重。今查浙撫疏內。舉道報滿詳文。有本道任內行過事實。造冊現在等語。是本官自開事實也。舉道爲臬司衙門之官。臬司瞻徇情面。全無核駁。掩其劣蹟。飾以虛詞。照造藩司。轉報督撫。其所謂目無功令。心有同官。總非確定之官評。不過優陞之贊助。其溺職尤甚矣。以後此等保薦疏內。自開事實者。吏部查明駁參。以存大體。統乞睿鑒施行。爲此具本謹題請旨。康熙十八年二月十二日題。十七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一併會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魏象樞謹奏。爲遵例自陳不職。請賜罷斥。以肅察典事。臣等衙門會議京察。定例三品以上堂官。俱令自陳。臣年六十三歲。山西蔚州人。順治三年進士。本年四月考選庶吉士。四年七月。改授刑科給事中。五年七月。陞工科右給事中。七年四月。轉刑科左給事中。九年十二月。陞吏科都給事中。十一年七月。降補詹事府主簿。十二年三月。陞光祿寺署正。九月。陞本寺寺丞。十三年六月。給假省親。十四年九月。仍補寺丞。十六年六月。終養。康熙八年六月。丁憂。十年九月。服闋。十一年閏七月。奉旨。來京引見。八月。補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十二年八月。內陞。十二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十三年二月。陞順天府府尹。四月。陞大理寺卿。七月。陞戶部右侍郎。十一月。轉本部左侍郎。十四年十二月。遇恩詔。加一級。十七年七月。陞補今職。除十二年三月以前事蹟過愆不開外。臣在御史任內。十二年五月內。爲題明盜案事。罰俸一年。九月內。爲自請議處事。罰俸一年。又在大理寺卿任內。十三年七月內。爲檢舉事。罰俸六箇月。又在戶部侍郎任內。十四年六月內。爲檢舉事。議罰俸一箇月。奉旨。寬免。十五年七月內。爲查參事。罰俸一箇月。九月內。爲檢舉事。議罰俸一箇月。奉旨。寬免。本月內。爲檢舉事。應察議。援赦免議。十六年四月內。爲檢舉事。議罰俸一箇月。奉旨。寬免。十七年六月內。爲請照舊例收稅事。奉旨。罰俸一年。臣一介腐儒。才庸學淺。荷世祖章皇帝培養生成之大德。復蒙皇上召起擢用之洪恩。歷任多年。毫無善狀。過愆日積。負乘貽羞。今忝列總憲。責任重大。闒劣如臣。實難勝任。且以孱弱之質。當衰老之年。眼目昏花。心血耗竭。不能爲朝廷振揚風紀。表率羣僚。溺職負恩。夙夜何安。茲値察典。自當首黜。伏乞皇上立賜罷斥。以爲尸位不職者戒。庶澄敘嚴而官方肅矣。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康熙十八年三月初四日奏。十七日奉旨。魏象樞端亮練達。簡畀風紀。著殫心供職。以副委任。不必引例求退。該部院知道。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今補授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奏。爲叨蒙寵命。直陳下情。據實控辭。仰乞睿鑒事。臣一介腐儒。才識闒劣。謬叨簡命。優擢今職。在任九月。毫無寸長。前蒙天語褒嘉。謂臣居官勤愼。每於奏對之時。剴切詳明。不負職掌。特賜臣御書唐詩一卷。御筆清愼勤格物大学各一幅。隆恩異數。訓勉兼施。愧無嘉謨。徒邀曠典。臣不覺感而欲泣也。近者京察。自陳不職。亟請罷斥。奉旨。卿端亮練達。簡畀風紀。著殫心供職。以副委任。不必引例求退。該部院知道。欽此。臣非木石。敢負生成。縱矢捐糜。難酬高厚。念臣風紀之任。如蚊力負山。正當貪風日長。吏治不清。大吏因循。小民困苦之際。仰見皇上宵旰焦勞於上。臣不計身家。不避嫌怨。奉朝廷大公之法。與海內臣工共相遵守。半年以來。內而科道。外而督撫。參劾之疏。屢達御覽。已有澄清之機。而道府以上大貪之官。尚多漏網之輩。臣職司風紀。夙夜兢兢。其所以報效皇上之心。一刻不敢自安也。頃於本月二十四日。吏部宣旨。魏象樞補授刑部尚書。欽此。臣跪聽綸音。感愧無地。伏而思之。東西南北。惟天子命。爵祿名位。爲臣子榮。曷敢控辭。但臣有下情。不敢不實告於君父之前。臣讀史見漢臣汲黯之言曰。臣常有狗馬之心。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爲中郎。補過拾遺。臣之願也。臣自揣才分。實不如汲黯。乃妄欲勉竭愚悃。激濁揚清。爲皇上振肅紀綱。減者貪風漸息。吏治漸清。大吏去其因循。小民蘇其困苦。未可知也。堯舜在上。夔龍在下。立奏熙熙太平之治。非臣所能及。臣之願亦與汲黯等耳。今總憲之職業未盡。而尙書之簡命又開。皇上之寵榮有加。而微臣之報稱愈歉。恭繹簡畀風紀著殫心供職以副委任之旨。感激惕勵。寢食靡寧。因敢據實控辭。至臣身弱年衰之狀。前已奏明。不敢瀆。伏乞皇上鑒臣無欺。收回成命。另簡賢能。俾臣勉持風紀。循分盡職。仰報天恩於萬一。庶幾狗馬之心。得以少安矣。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康熙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奏。五月初二日奉旨。魏象樞著加刑部尙書銜。仍留原任。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尙書臣魏象樞謹題。爲直糾不法司官。以肅國體。以明臣分事。竊惟朝廷之體。至大至尊。如天在上。不敢褻也。不敢私也。正所以不敢欺也。此古今臣子之正鵠。而亦古今臣子之大防也。乃不意有肆行不法。如刑部主事劉源者。奉差蕪湖關收稅。通商裕稅。祛弊剔蠹。是其職分。敕書開載甚明也。源自當恪守成規。不得分外生事。以致擾害商民。而乃膽大心驕。窮奢極欲。恃才妄作。舉動異常。臣聞在差之日。製造器皿等項。竭工辦料。皆肆市所無。沿途座船十三四號。所過地方。不敢收稅。及至回京之日。大車數十輛。每車各有隨護丁三人。騎馬帶械。塡街塞巷。宣武門外。觀者如堵。人不能行。一時道路相傳。係上用之物也。臣聞之不勝駭異。源不過收稅之官。非製造上用器皿之官。如上用有需。自敕所司製造。斷無令收稅官自製造之理。如擅行製造。已屬不法。況稱上用之物。地方各官。生疑生懼。若假若真。因而供應多方。奉承恐後。亦未可知。不然。數十車滿載而歸者。其中又是何物。即曰器皿自用。而窮工極巧。所費不貲。此等銀兩。豈有點金之術。若非橫徵暴斂。巧剝商賈之膏脂。必其爲上行私。陪取官民

之供應。臣實不能爲源解矣。凡爲臣子。受皇上之恩。自當守皇上之法。源小臣也。若肆行妄爲。顯則爲小忠小信之心。陰恐有干名犯分之事。源雖有其心而無其事。則將以天子爲敢於欺。敢於私。推此心也。終難保其不敢欺矣。儻日後權關各差。聞風尤效。借製造器皿之名。恐嚇地方。巧取商賈。長貪風而開利竇。皆自源一人作俑。源清夜思之。將何以自解乎。源之驕恣貪汙。難逃皇上聖照。但國體不可一日不尊。臣分不可一日不明。臣職司風紀。有聞必告。如臣所言不謬。伏乞聖明俯察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題。八月初四日奉旨。該部嚴察議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題。爲撫臣因循溺職。仰祈鑒察。以昭風紀事。竊聞治道首戒因循。國法最嚴徇庇。況學道一官。乃士風文教之所係。儻有不公不法。撫臣自宜朝聞而夕奏。始稱克盡厥職。不負聖恩者也。臣於山西巡撫土克善。有不能爲之解者。敢爲我皇上陳之。如山西前提學道盧元培者。劣員也。嗜酒賭錢。無所不至。衡文範士。防檢蕩然。該撫縱容三年。聽其肆行無忌。今歲二月臨考核之際。方以不謹糾參。奉旨將元培革職。其不謹事情。嚴提究擬。該撫宜遵旨嚴究。水落石出。非可以一二衙役塞責矣。今新道到任已久。乃將前道事情。仍未究明。臣不知其何意也。夫元培貪汙之款。闒文之弊。或詭秘難以究詰。若粟生一事。公然爲之。顯然見之。乃從來未有之奇聞。撫臣可諉之不聞耶。按文童入學。大學四名。中學三名。小學二名。暫減額數。捐納濟餉。武童因無捐納。仍照原額。不許溢取。元培每考一次。無論文武童生。正額之外。任意多取。名不列榜。票發收學。名曰粟生。有州縣府送考册內有名者。有州縣府送考册內無名者。有一二次發學者。有三五次發學者。有替辦人等。改名改籍發學者。有一字不通。並無試卷。發學之後。方補試卷者。有此處之人。冒籍發入彼學者。有發入彼學。縣官不敢私收冒籍者。有一處多取一二十名不等者。有一處多取四五十名不等者。約計不止千名。若係捐納。該銀十萬餘兩。戶部册內可查也。若係正額。該入新收項下。禮兵二部册內可查也。若未經科歲考試。不入新收。竟附三等學册。蒙報二部。忽而不查。亦未可知。而各學所發紅案內。或新或舊。皆可查也。但新道考試在邇。此時仍不查明。儻各府州縣。混作生員。令教官一概送考。學道一概收考。不但士子讀書短氣。學校無光。將朝廷崇文重武之休風。竟成壞法亂紀之世界。若非撫臣示意元培。准其額外多取。元培雖膽大包身。豈敢溢額濫取。目無功令。一至於此乎。據臣所聞。元培每考一府。與撫臣有饋獻之常規。又曲爲諂媚。與撫臣有賭輸之妙計。臣雖不敢執以爲據。但貪汙之官。如豺狼然。人人所惡也。或壞朝廷之教化。或害朝廷之黎民。尤皇上所惡也。而撫臣獨不惡之。豈獨元培一人哉。其屬官貪汙者頗多。而糾參者絕少。間有糾參。不過輕描淡寫。並不摘發贓私。是教之貪也。即有自愛之人。亦爲時勢所迫。變其操守。無可奈何而已。貪官又何憚而不肆行耶。如謂撫臣高坐省會。耳目難周。道府等官。揭報未到。而匿不揭報之官。必是貓鼠同眠之官。撫臣何不指參一人。以致上下相蒙。大不法。小不廉耶。撫臣身在地方。受封疆之重寄。察吏安民。是其專責。士風文教。更有關係。如元培者。既縱於前。復庇於後。乃卸衙役。蒙混結局。將皇上之明旨。視爲

弁髦。而人心之公憤。置之不聞。因循溺職。臣不能爲撫臣解。恐撫臣亦無以自解矣。臣職司風紀。有聞必告。如臣所言不謬。伏乞聖明俯察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題。八月初四日奉旨。該部一併嚴察議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題。爲君心仁愛無盡。督撫實政當修。恭請嚴綸。除三不便民之弊。以收五便民之利事。臣惟天心仁愛萬物。而法天之心者。君也。君心仁愛百姓。而體君之心者。臣也。總在一己之眞心。以修一代之實政而已。近者捧讀上諭。令各該地方大吏。督率有司。曉諭小民。務令力田節用。多積米糧。仰見我皇上愛養斯民至意。此根本之計也。戶部諸臣。又請修舉常平倉。兼令鄉里自行義倉社倉。以備凶歉。此補救之方也。臣謂藏富於民。經久不匱之道。要在有司留有餘於百姓。而上官留有餘於有司。則火耗私派勒詐三大弊。不但於根本有害。亦於補救相妨也。臣敢悉言之。百姓種地。有上中下三等。收穫亦有上中下三等。約計豐年上地。每畝收八九斗。中地次之。下地又次之。除牛種人工納糧辦課而外。所餘幾何。贍養父母妻子。男婚女嫁。歲時伏臘之用。皆賴焉。無奈上官取之於有司。有司乃敢取之於百姓。以直省總計之。徵收錢糧。每兩加火耗銀。至二錢三錢四錢五錢。各不等。是國家收正賦一百萬兩。百姓多費三五十萬矣。又有各項私派。種種不一。按糧攤派。明催暗收。總而名之曰補虧。謂有司動用庫銀。應令百姓補之也。分而名之。曰坐派。曰開徵。曰包賠。曰解費。曰水腳。曰供應。曰津貼。曰運送。曰預借。以及無名雜差等項。謂地方凡有設處。俱從百姓取之也。每年私行派取者。又不知幾百萬兩矣。或指人命盜案。逃人戶婚。田土爭訟等事。每年勒詐百姓財物者。又不知幾百萬兩矣。嗟哉。百姓終歲勤苦。夫耕婦饁。指望西成之後。保此蓋藏。得免飢寒。乃因貪官逼迫。致將米穀賤糶。同於泥沙。卽欲多積。必不得之數也。間有循良之吏。稍恤民命。百姓所喜者。上官必不喜。惟喜其最不肯將取錢者。坐收漁人之利耳。且從來部臣議覆條陳諸疏。不過曰如有火耗私派勒詐等弊。苦害小民者。或被糾參。或被出首。嚴加處分等語而已。科道既不敢風聞糾參。即督撫糾參者。亦不過輕描淡寫。間有一二撫臣。列款指出前弊者。而撫參督審。反爲脫卸。不欲深求。則是教猱升木矣。貪風何日息。民生何日遂乎。爲今日計。欲睹耕九餘三。貴粟重農之實政。斷非禁火耗。杜私派。嚴勒詐不可。如督撫潔己奉公。表率於上。實心體訪。有犯必糾。布按道府等官。看督撫爲榜樣。俱不敢索取有司之錢。而有司寬然有餘矣。有司畏上司之糾參。必不敢巧取百姓之錢。而百姓寬然有餘矣。歲省百姓千萬兩無名之費。留在閭閻之中。家給人足。仰事俯育。俾正賦可以早完。一便也。小荒可以相濟。二便也。盜賊可以潛消。三便也。逃亡可以漸歸。四便也。常平義社等倉。可以次第舉行。五便也。去三不便民之事。而得五便民之事。庶幾哉仰副至尊愛養斯民之盛意也。地方大吏。又當刻意修省。崇儉黜浮。正風俗而塞盜源。去虛文而修實政。蝗旱災傷之地。倍加撫綏。凋殘疲困之民。作何調劑。如果直省之內。風清弊絕。物阜民安。督撫亦可從容奏效矣。孟子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王道也。王政也。若非皇上嚴諭申飭。務去三

弊以培根本。督撫諸臣。未能盡體仁愛之心。安能實行仁愛之政。臣恐三不使民者未除。而五使民者亦卒寡效矣。豈於愛養有裨哉。如果臣言不謬。伏乞睿鑒施行。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題。八月初四日。奉旨該部確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奏。爲微臣溺職難辭。良心不能自昧。請賜重處。以回天變事。臣跪讀上諭。因地震之變。譴告非常。內外臣工。不能精白乃心。恪盡職掌。著據實自陳。臣竊而思之。地道者。臣道也。臣不修職。則地道所以有虧。天心所以示警。臣自返良心。何敢欺君掩罪。念臣才庸識淺。身弱年衰。歷任多年。毫無善狀。忝司風紀。勝任未能。本年三月內京察。已經奏明。嗣因陞補刑部尚書。益加惶愧。疏請題供原職。勉圖後效。奉旨將臣加刑部尚書。仍留原任。臣謬叨知遇之恩。矢竭犬馬之報。乃職掌未盡。災變忽生。其致此者。必有由也。夫吏治不清。由督撫之貪汙致之。綱紀不肅。又由臣之因循致之。若能整飭羣僚。激濁揚清。豈至上干天怒耶。清夜自思。則臣溺職之罪。擢髮難贖矣。我皇上修省方殷。挽回天變。臣之素餐尸位。良心何安。國法難容。伏乞敕下該部。將臣嚴加處分。以爲後戒。而地道自寧矣。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康熙十八年八月初二日奏。本月初八日。奉旨。魏象樞著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題。爲遵諭舉廉。以惜人才。以勵官方事。臣忝在風紀。不能激濁揚清。每一撫心。惶愧無地。前隨諸臣之後。跪聆上諭。諄諄以用得其人爲要。以操守清正爲本。又於本月初四日。隨吏部滿漢諸臣。面奉上諭。更見進退黜陟務期確當之盛心。臣思用人首在知人。懲貪必先獎廉。謹按周官六計弊吏。曰廉善。曰廉能。曰廉敬。曰廉正。曰廉法。曰廉辨。咸冠以廉也。京察大計。册開四註。曰守。曰才。曰年。曰政。以守爲先也。人生大綱有四。曰忠。曰孝。曰廉。曰節。是廉吏與忠臣孝子節烈並重也。邇來吏治不清。貪以爲能。廉以爲拙。雖風俗漸染。實由臣等不能表率所致。今天語既宣之後。砥礪名節者。當必踴躍而興起。其在天語未布之前。謹守廉隅者。亦未可泯泯而無聞也。孔子曰。舉爾所知。臣雖不才。無所知識。又何敢沒人之善。以負我皇上至公至明至虛之心哉。除諸臣現任部院等衙門。皆皇上心洞悉者。臣不敢擬。其在外各官。已經督撫將現任清正賢良者薦舉。臣亦不必舉。臣謹將侍郎以下。素有清廉之名者。滿漢得十人。爲我皇上陳之。原任戶部侍郎雷虎。滿洲人。老成鯁直。清名甚著。臣在戶部時。司官言及此人。無不嘆服。臣雖未識其面。常慕其人。今請告在旗。聞其年齒稍衰。原任戶部侍郎班迪。滿洲人。居官清正。臣曾共事二年。又奉旨同查戶部各庫。見其念念爲國。後奉差江西。臣不知因何事處分。今降級隨旗上朝。原任兵部督捕侍郎達哈塔。滿洲進士。清謹自守。四壁蕭然。人有醇樸之風。行無奔競之習。今京察降級。原任刑部侍郎高珩。山東淄川縣進士。性甘淡泊。志絕俗塵。並不自有其身。安知世有富貴。今告病在籍。年過六旬。原任大理寺卿胡密子。滿洲人。清謹自守。家道甚貧。素聞安靜之風。

兼有讀書之志。今京察降級。隨旗上朝。原任吏部郎中內陞宋文運。直隸南宮縣進士。清而且直。守正不阿。掌選之時。錚錚有聲。臣與同時內陞。識其一面。今候補在籍。原任翰林院侍講寗惟豫。山東德州進士。督學畿輔。大著清名。士子至今頌之。臣雖不識其面。曾聞其人。今終養在籍。原任湖廣布政使未任告病畢振姬。山西高平縣進士。歷任部郎道員臬司。清操絕世。才略過人。請告十餘年。躬耕百畝。猶讀古不輟。臣前以有體有用薦之。左副都御史劉楗。亦薦其操守清嚴。一塵不染。至回籍之日。一僕一馬而外。了無長物。與學行兼優之人等語。係臣丙戌同榜。年過六旬。原任直隸內黃縣降調知縣張沐。河南上蔡縣進士。清操惠政。深得民心。有古循良風。因詿誤鐫級。去任之日。老幼追送。臨河尚不忍捨。其愛戴如此。臣雖未識其面。曾聞其人。今保舉軍前候用。原任江南嘉定縣革職知縣陸隴其。浙江平湖縣進士。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因詿誤被革。萬民怨悔。未去而皇皇罷市。既去而家家戶祝。又聞與妻同駕小舟。惟有圖書數卷。其妻織機一張而已。前薦舉博學到京。臣有一面之識。今丁憂在籍。以上十人。有候補者。有候用者。有告病者。有終養者。有降級者。有革職者。臣祇就平日之清操。仰陳於座右。俾天下曉然知此等清廉之人。當世所輕者。而朝廷特重之。其曾任京官者。原在器使之中。擢一人而四方觀感。其曾任外官者。雖無起用之例。褒一字而千載光榮。皆非臣之所敢必也。若臣所舉非廉。有違天下之公論。臣自不敢辭咎矣。統乞睿鑒施行。康熙十八年十月初五日題。十二日奉旨。據奏雷虎老成鯁直。清名甚著等語。此人朕亦素聞其清。因補授戶部侍郎。見其凡事不肯身爲擔當。偷安之日居多。如聞以本衙門官員。但稱其好。惟恐獲罪於人。不肯直對。且督修孝陵之時。多費錢糧。造册又不開明款項。以致後來無憑稽察。雖者數年以來。當用兵需人。凡有血氣者。皆宜奮勵效力之時。雷虎係滿洲。乃家居安逸。文武之事。咸無所預。其身又無大病。朕亦知之。欲俟事平之日。將此輩察處。以懲怠惰規避。今既經魏象樞特薦。著兼禮部侍郎。授爲內閣學士。班迪原爲內庭侍衛之長。因其勤愼。特加簡用。自爲戶部侍郎以後。曾聞其清愼之名。及差往江西。所審軍機事情。並未明斷。聞以民生苦樂。又不能知。緣此降級。令其隨旗上朝。非係未悉其故。餘著吏部詳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題。爲川省恢復在邇。軍需籌畫宜先。謹竭管窺。以佐遠略事。臣於本月初九日邸抄中。見奮威將軍王進寶一本。爲飛報恢復等事。奉有官兵追勦逆賊。直入漢中。賊首王屏藩等敗遁。恢復漢中府城之旨。仰見天威赫濯。廟算高深。非臣書生所能窺測萬一者。臣此夜寢而不寐。知巴蜀之恢復在邇。黎民之水火可蘇矣。但臣思兵機神速。軍需浩繁。正在此時。雖大將行兵之法。因糧於敵。而逆賊蹂躪之地。剝削無餘。在地方各官自有接濟。以資飽騰。昨又奉上諭。嚴責督撫諸臣。諒不煩臣等之嘐嘐過慮矣。惟是因其時地。酌其緩急。旣欲米糧之速至。又欲民力之稍紓。妄擬四款。其可否酌行。有無窒礙。謹冒天聽。聊佐司農之一籌而已。一曰行遞運之法。秦省幅幀甚廣。小民運送甚艱。若照從前長運。每運一回。動經千里。人病畜斃。再運不能接繼。合無各分地方。遞相轉運。或五里。或十里。

有人民可以存身避餓之處。派定人數。接運米糧。臣按元臣董摶霄短運之議曰。海甯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可運米二百石。每運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今若倣而行之。斟酌此法。則糧可速運。一曰減捐納之數。漢中道路險遠。不通舟楫。捐納米糧。難以驟至。雖開捐納之例。未能速濟。合無於前議捐納之數。各減一半。令其捐納。俟明年四月以後。仍照原議之數捐納。通行曉諭。則人必爭先。一曰鼓販米之商。商人販米。總欲圖利。但漢中路遠。搬運艱難。今捐納雖開。恐販米者少。合無招商遠販。經過設兵地方。沿途防衞。到日照依市價。聽其糶賣。又於販米五百石者。給與九品頂帶。販米一千石者。給與八品頂帶。販米一千五百石者。給與七品頂帶。販米二千石者。以九品雜職用。販米二千五百石者。以八品雜職用。販米三千石者。以七品雜職用。多者照此遞加。聽督撫核明報部。使彼名利兩得。則商販自多。一曰勸急公之民。漢中州縣。被賊搜索。蓄積必少。康熙十八年錢糧。已不忍問。百姓雖有急公之心。實無急公之力。若效順之民。有願輸充餉者。大張明示。所收一石。准算明年錢糧二石。即時給與印照。則急公者衆。以上四款。不過區區管見。平平無奇。如果一二可採。伏乞容鑒。敕議施行。康熙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題。十五日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題。爲遵旨明白回奏事。本月初十日。臣接吏部咨文。內開吏科給事中李宗孔。題爲剖陳不敢列名之故等事一本。奉旨。這本內事情。著魏象樞明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理當靜聽處分。乃蒙皇上高厚之恩。令臣明白回奏。臣敢不披陳顛末。明白回奏。本月初二日。會推江西按察使一缺。臣等題參疏內已明者。茲不敢復贅。去年奉上諭。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凡奉旨會推選用者。臣等矢公矢慎。揀選眞正清廉賢能之人等語。是日九卿等公議。如將張可前張永祺舉出之張仲舉推用。刑唐朝彝稱其做官不好。如將張仲舉不用。止將宋德宜舉出之葉方恆楊大鯤推用。則一正一陪。俱一人所舉。如另用一員。請臣又無再舉之人。三者均屬不便矣。此所以自辰至午。茫無定議。斟酌再三。難以會推。今九卿等具在。一一可問也。宗孔既云衆論紛起。或以舉爲失實。或以駁爲過當。或以題明爲是。或以題參爲妥。此九卿之公論。非臣一人之意見明矣。宗孔面對九卿。並不言何者爲是。臣乃向宗孔及御史謝兆昌問衆掌科掌道主意如何。宗孔亦無一定之語。臣等滿漢同官。滿漢科道。同在一處商議。僉云舉賢用人關係甚大。如此參差游移。成何體統。都察院科道均有言責。不敢不奏。彼時宗孔尚在也。及九卿既散。滿稿將定之時。宗孔竟諉之於臣等。不言而去。臣等同官李仙根亦隨之而去矣。公稿不敢送到私宅。臣等理宜差筆帖式問仙根列名上本否。然臣等衙門並無問科臣請科臣之事。宗孔乃稱書辦至其寓所。口稱都察院叫送職名。臣等亦不知何人所差。滿漢科臣一一可問也。宗孔又以臣等參伊。爲吹毛索瘢。爲打成一片。爲立威。爲私情等語。去年臣等題參九卿啓奏不到者。宗孔云。科道

原係一體。我們一同具疏。豈宗孔亦與臣等吹毛索瘢打成一片欲立威有私情乎。去年九卿詹事科道啓奏時。而奉有各官遇事、多有託故不畫題、及至後有錯處、推諉原未畫題、爾等都察院科道題參之諭。今臣等合詞題參。不敢違之九卿者。遵上諭也。去年又奉上諭。九卿詹事科道。議得事應完者。不即完結。畫題瞻徇。故無延捱日期。如司官。各該堂官題參。若堂官科道官員題參。宗孔云。有願列名者。有不願列名者。不知何時定例耶。若宗孔無託故。無瞻徇。即當於會推之次日。另爲一疏。將伊不畫題之故奏聞。何遲至初六日。臣等參伊之後。始行具疏剖陳耶。至於疏末謂臣於無事中必求缺失、效新進之風力、必欲一呼百應、無敢執異者。臣不知其何心也等語。臣味此數言。堆砌結黨二字。用意甚毒。此事乃滿稿先定。譯出漢文。臣酌定畫題。宗孔謂臣一呼百應。果誰呼誰應乎。又云不知臣爲何心。夫臣之心。宗孔烏足以知之。臣以匪才。起自田間。蒙皇上破格優擢。位列正卿。隆恩異數。千古未有。臣雖肝腦塗地。不足仰報萬一。躬逢堯舜之世。無偏無黨。同心協力。共佐太平。是臣之心也。況臣三十年來。叨蒙聖訓。亦嘗粗讀前史。見黨禍甚烈。心竊惡之。臣年六十有四。身帶痼疾。在世之日無幾。結黨之意何爲。今宗孔因公議公參之讐。獨歸罪於臣一人。且暗暗譏臣爲黨。總由臣性愚多言。不近人情。使臣一生之名節盡壞。有玷風紀。罪何所辭。惟束身待罪。靜聽皇上處分而已。總係明白回奏。字數溢額。伏乞睿鑒施行。康熙十九年二月十二日題。十五日奉旨。該部一併察議具奏。

又

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刑部尚書臣魏象樞謹題。爲遵旨明白回奏事。臣於本年十月二十六日。接吏部咨。內開爲微臣衰老。曠職實深。懇祈俯賜罷斥。以安愚分。以勵官常事。刑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高珩奏前事等因。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奉旨。前魏象樞曾舉高珩疏內稱此等清廉之人。當世所輕。朝廷宜重等語。及補用刑部要職以來。並未見其寸長。又經言官糾參。其薦舉緣由。著魏象樞明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捧誦之下。不勝惶恐。蒙皇上不即賜處分。令臣明白回奏。臣敢不將薦舉緣由。明白回奏。臣蒙天恩召用。已歷九年。仰見皇上勵精圖治。求賢若渴。與古帝王同符。臣遭逢聖明。愧不能效以人事君之義。去年七月。地震以後。我皇上發動惕勵。挽回天心。臣不才。濫叨總憲。溺職干和。蒙皇上不加斧鉞之誅。臣正當大爲圖報之日。彼時跪聽上諭一款。有凡遇會推選用時。皆舉其平素往來交好之人。但言辦事有能。並不問其操守清正。仰知聖意。首以操守爲重。臣曾具有遵諭舉廉一疏。內薦舉原任刑部侍郎高珩。性甘澹泊。志絕俗塵。並不自有其身。安知世有富貴。今告病在籍。年過六旬等語。原因珩素有清介之名。臣於順治十六年以前在京時。見珩粗衣糲食。非惟其身閉門讀書。不言富貴。惟勸人行善事。尙節儉。似非矯廉者比。臣雖未知其他長。知爲有守之人也。故遂以清廉薦舉。以備皇上獎廉勵俗之萬一。但臣自順治十六年奉旨終養回籍。以至康熙十八年薦珩之時。計二十年未見珩面。殊不意珩之精力衰憊。大不如昔也。昨歲珩尙未入京。即蒙特旨。補授刑部侍郎。皇上重廉如此。在珩身受要職。自當殫心職業。以報皇恩。乃到部一年。歷有過愆。並無寸長。聖度曲爲優容。今科臣又參其衰老無才。則珩之負皇

上。實臣之負皇上也。總由臣識見愚昧。知人不明。既將珩一節之清介。輕薦於前。又望其勉圖補過。不即糾參於後。自取之罪。臣俱無所辭。惟有席藁待罪。靜聽皇上處分。以爲濫舉不當之戒。臣不勝戰慄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謹具奏聞。康熙十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奏。十一月初五日奉旨。這回奏情節。知道了。該部知道。

寒松堂集卷五

序　記　傳

潛室劄記序

某往在都下。聞祁州有刁蒙吉先生者。學道人也。中心嚮往久之。蓋聞自退谷先生云。邇來侍母家居。去退谷日遠。猶幸時時讀退谷書。終以未得先生書爲憾。然皋比春風。近在五百里之內。走尺素奉教先生。先生欿然若不自足。聞某者至再。因得先生文集若干卷。纖得語錄若干篇。某卒業。作而言曰。先生固卓然有道儒者也。隱居潛室中。靜坐讀書。反己格物。直認天性本體。距一朝一夕之故。每拈一義。出一語。本之乎四子五經之宗旨。折衷乎濂洛關閩之微言。斷之以躬行心得之實理。純而確。簡而易。且大而備。俾聖人之道。如日麗天。學者之心。如湯潑雪。一切虛無頓悟荒蕩支離之談。不辨而自明。不闢而自止。此先生之學所以正也。道之不明。吾無慮焉。先生服膺梁溪高忠憲公。淵源有自。典型尙存。不欲明立宗門。而其深造自得顧如此。世間有此眞師友。大爲魯鄒生色。某幸與先生異地同堂。千秋一日。未嘗不爲吾道志喜。又未嘗不飲食夢寐於先生。一如先生之服膺梁溪也。第某不敏。讀先生書。不能窺先生室奧。烏能贊一詞。竊聞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先生之爲此書也。豈偶然也哉。行將羽翼聖經。扶持教化。講一

世於聖賢之域而無難。海內必有傳之者。維時郡侯熊公。剞劂行世。某不揣淺陋。自敍其仰止忻幸之私。附於簡末。以報退谷先生。非敢敍先生書也。

中明子集序

布衣而以理學著稱者。代不數人。然求其躬行實踐。卓乎立必爲聖人之志。存萬物一體之心。夫亦何代無人哉。悵昔年輯儒言錄一書。自元明諸家。蒐羅日久。知人論世之下。見有度越流俗。隱居卓素。切實爲己。不求人知。往往淹沒而不彰。又有砥礪名行。倡明聖學。大義微言。導愚解惑。一時信從而篤志以沒者。凡此皆道之所寄也。雖拙鳩未遑。歸求倘假。其於布衣。尤三致意焉。今讀宛陵施先生書。竊歎余之耳目不廣。則愧甚矣。夫先生之生。適姚江之學方盛。爾時師友授受。各有淵源。先生宗法孔孟。並及濂洛關閩諸儒。毅然以斯道爲己任。故江南十四郡篤志之士。從遊甚衆。其性善無惡諸篇。與門弟子諄諄講說者。皆切近而篤實。不爲過高之論。先生且曰。易傳同人之象曰。通天下之志。人志之不通。而我見之是持。吾未見必爲之在聖人矣。又曰。爲宇宙完人。無愧者非人。完則至大也。恆則至久也。既大且久。恐踐之難也。夫人者何。仁是也。能爲仁焉。則人也。則完也。恆也。不能當仁焉。則禽獸也。則弗完也。弗恆也。又曰。隨時隨處。把人都做我頭目手足。看他迷惑顚倒處。蓋如孺子入井時。怵惕惻隱。滿腔中都是誘掖獎勸意思。又曰。吾輩無千翻弗顧襟期。不能爲堯舜君民事業。嗟乎。先生之著書立說。何其腳踏實地。足令天下後世之人。聞風興起如此乎。及按其行誼。乃一一與所言合。嘗學皆闢也。則痛絕之。傭夫可教也。則引掖之。且玉成之。師事陳九龍先生十三年。先生病。九龍先生作新命辭。謂先生爲繼往開來。道種特以餘年贖先生之命。抑何誠也。斥所無得絕產爲雙溪義田。至今宗族中婚嫁死喪。惟先生是賴。焉先生之躬行實踐。概如此。雖當日遊於熊文端。鄒忠介之門。太守金公敦請講學。以天下士相待。惜薦舉不果。徵辟闕焉。猶未得大行其道。而東南之學者。尙翕然宗仰之。正不敢以一日之遇合論先生也。所惜者天未假年耳。先生沒後。文孫愚山以文章經術爲世聞人。余聞其督學山左時。衡文較士。公而且明。庶幾克竟先生未竟之志。其事叔父與事父同。孝行純篤。尤至性人也。因愚山向與余同仕京師。道誼投合。介余西席張君一衡。緘書寄余。屬爲先生集序。余自愧學道數十年。老而無聞。行將私淑先生之緒餘。奉爲晚歲之模楷。所謂老成雖遠。典型尙存。豈非厚幸哉。愚山家學有自。克繼前徽。願與共勉之矣。

知非錄序

知與行。是一乎。是二乎。竊嘗疑焉。自姚江倡爲致良知之說。其於大學之致知格物。猶未大失也。惟當日及門之士。頓悟者多。謬謂朱子卽物窮理。爲支離之學。而以沿門持鉢鄙之。俾一部大學。蔽錮竄中。余每閱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廬州左翼宸先生著知非錄一帙。寄余商訂。三百里之遙。如同堂焉。既卒業。知爲先生篤行之事。欿然若不自足者。筆之於書。一以自勉。一以勉人也。余維大學所謂格物。只在天理人欲處格之。卽物窮理。止孔門眞派。今觀此錄。自立身行己以至待人接物之間。步步踏實。務去人欲。合天理而止。知病卽藥。知非卽是。此卽先生耄年好學實錄也。四十九年云乎哉。昔陳布衣云。眞能知之。

則行在其中矣余反一語曰真能行之則知在其中矣因附先生道疏之末不敢以過譽聞願與先生共勉之

蔚州志後序

夫郡邑之有志猶天下之有史也上之備歷代之輶車以是非佐褒貶下之備賢人君子徵文而考獻脩教而齊政所裨王化良非淺鮮其大者揆於時責於守牧爲尤重云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制作之期固不可違者王益州襄之爲刺史集當時諸文學撰中和樂職頌於今漢紀爲烈纂修一事非其人詎易易也乎蔚之有志覿於渤海劉公生和重修於三原來公臨熊幾彬郁可觀而時移勢殊未免闕略之慽値今鼎運一新文明肇啟天子命廷臣修賦役全書孝經衍義會典品級考諸書史局方興則下而推之郡邑志不應散佚久矣州守李英正其人也剌蔚三年善政未易更僕數若其表表在人口碑者念茲地凋殘困苦之情狀與民休息未嘗頃刻去懷夫豈尋常簿書也哉考績伊邇慨然以郡志爲己任謂志係司牧者職守諸凡政令之因革風氣之淳漓食貨之登耗人文之消長核名實絜古今惟掌故是稽奈何以凋殘綏之爰取舊志三卷招集儒生詳加考訂提綱挈領規以大體大約遵王制不涉賤專重人事不談氣數敬百姓不幻仙佛稽實行不尚虛文删其繁輯其要用以成一代之實錄者厥有苦心焉嗚呼天時啓而文明鬯觀人成化寖遠原非偶然且分列十二綱以統六十餘目纖悉俱備足以補前志之所未逮異日輶車之採將在斯乎將在斯乎嘗讀兩漢循吏傳見孟堅所取獨重經術曰以文章飾吏治洵哉志之有裨於蔚千百年不刋之文獻也雖然某蔚人也敢言蔚事蔚居神京肩背介在兩鎭三關之間視他郡邑尤爲要地若以舊志志蔚亦猶是蔚也乃比年以來歲穀不登閭閻蕭索終歲所入不足以供賦稅之半鬻妻子而棄井廬者往往見之識者有長慮焉此一編也今昔情狀列在目前猶望後之賢君子披卷興懷得以終始休息之一局此則作者之意也夫會今歲秋八月余奉俞旨侍養菽水之暇李君成書屬以適際其時且謂舊史氏也問序辭至再弗獲按戴記有曰鄉大夫飲射讀法諸禮鄉士大夫得以與其事志或其類歟故不揣不文聊紀時與人之相得益章者綴之簡末爲蔚盛事云爾

湖南按稿序

余於李退庵先生交數年矣其人大抵言行相顧君子也先生丰骨嶽立外簡而中方與人了不設城府時官侍御首疏巡方宜修實政先生之言已見一斑未幾奉命按湖南時封疆初闢大寇未殲官無定志民無生趣先生從艱難險阻中行察吏安民之事懍如也湖南之紳士父老能言之事竣果以稱職報擢太僕少卿戊戌秋裁缺候補余省親假滿亦候補兩閒人時相過從或論詩或評所爲古文詞商榷可否或以經濟之業法度之書互相砥礪必歸於道而後已不敢效昔人淸談也近者成子我存按閩省有謂其奏章甚少者余以問先生先生笑曰巡方非言官也入境以後長此簡書職在行矣何多言爲遂出按稿一帙示余且屬余序余受而卒業益歎先生立言皆從天理王法國體民情之間深思而曲盡之尤以

正己率屬培養元氣爲第一義其告誡諸司一則曰當體本院之衷勿取百姓之物再則曰以一官爲重誠百姓可欺嗟盡之矣又何多言爲哉余乃因先生之言考先生之行良有可風者辰州界上徐帥有郵亭之餽拒之不納仍諭以理增其愧而不欲疑其心嘉魚渡江舟飄覆邑令械守者請加罪先生笑而釋之素知李臬司中楷爲海內廉能吏每虛心諮訪事得共濟初忘上官之分卒成蕩逆之交諸如此類事皆可傳不謂英妙之年志量遠大動合前賢如此古人一當大任章奏檄文令記室藏之用以自考也先生之言既見諸行矣其亦有以自考乎

王明府雲中撫荒政蹟序

聞嘗與士君子譚吏治有今人與古人異者不必盡求其同亦有今人較古人難者不必盡求其易祇求不負君民所學者爲循吏此循吏所以不多覯也乎王公令雲中雲中兵民雜處田者久荒不蕪多逋賦風俗侈而健訟公下車後剛柔緩急協之大道不數月而民治會姜逆變崎嶇戎馬間全家陷賊穴不暇顧單騎諭邑里之應賊者皆下消戰壘供芻糗王師從枕席上過專辦犒師羊酒日至無留行久之郡城拔上命公令大同如故縣毀以西安堡爲治所取創殘饑羸之餘導塈理芽生枯壯弱出入握蛇騎虎未有數困難成之事解嚴下閘闠之門荊棘茫然彌望不覩炊煙者即二三就撫父老伏白骨黃埃中雞不鳴犬不吠登隴畝而循阡陌之間所在石田耳雲中絕徼田大鹵更兵火故地蕪地蕪無民無民是無邑也雲無邑當路察漢唐入而牧者多矣即軍吏何以禁闕出財物於邊關乎公慮此且熟亟奉有開墾荒田三年起科之令曰根本可以圖矣遂縣十格爲招集要領如禁句攝、省徵調、給田舍、貸種粒等事皆古人行之成效者公且招且勸農事以外不及其他邊人素諒公即遠在鄰界者亦坦然耕而不疑歲成田九百七十餘頃督府廉公治狀爲雲中最事入當上意命陞一級時公爲小司寇猶錄宰雲中勞蹟遂天子恩不更異於當日無赫赫名者乎信公自單騎招降時性命身家輕於毛羽循贅陟西曹口不言功是公不負君也余向捧詔過三雲父老爲言逆賊之害曰喪亂餘生賴公保全多今丁男老稺屋居火食一穀二穀三穀皆族自酒歲歲社臘以爲安伊誰之力是公不負民也而自公視之循政不見同治亂民如理亂絲不見異勸民引流種樹冷風齊馴諸持田器雜兵間不見難當上意不見易但日吾有負於君若民已耳斯其學何如哉召南陽訓農興利戶口增益劉全椒五日一聽事俾吏卒就田業公卓然今古循吏中泯其異同難易之迹而彰其牧民御衆之才如此吾家食公德久矣遂不辭贅言之以慰雲中父老子弟併以勖公遠業云

賑施錄序

余於林兆靖先生未嘗有舊也先撰北遊隨紀一敘及山水一歎望其爲大儒計其爲仁者說者謂余翻先生家世淵源雅可稱述乃爾不則以二史郡侯守應有惠政推尊所出有如此此非余之知先生也余蓋得之莆陽賑施一事云方先生優游田舍歌咏自娛饑饉之凶一聽當事者補救之先生可閉戶謝耳且世靜宇先生業父子兄弟相聚同耕一硯家無三年九年之儲爲鄰里鄉黨餬口計閒甚而又乏尺寸

權以傾動當世即欲舉修荒政將何所藉耶先生乃首倡義施不難舉千萬家父母妻孥之生死任之一身俾一時同心之人樂輸集事其應如響復爲之籌畫精詳疴痒關切千頭萬緒條理井然既著效於維桑將垂法於後祺先生之心殆無窮也海內講學家高談性命動稱儒者於人往往無所濟欲立欲達卒託空談而已余讀賑施錄一書坐而言起而可行用佐當事爲國恤民德意了無希冀於其間安得不以大儒望之仁者許之乎願先生授梓以公世可代一部語錄提醒人心即萬物一體之懷擴充完滿蓋由此矣此則余之所以知先生也

藍氏餘澤錄序

藍氏之在即墨也家世淵源垂四百年矣余髮未燥即聞而知之丙戌春得與海重同榜成進士且出一先生門又同選庶常教習年餘見其持重有大器交益善因詢先世遺業海重輒以不克負荷爲憂散館以後與余職業殊疑其繼述之事尚有待也尋奉節命視學上江自念此行若負朝廷俾法度文章自我隕越先人三不朽之業亦自我敗壞不敢且不忍於其行也亦以公慎二字爲之勖然亦未嘗不諒余之相與以有成也事竣果以清嚴報方在考校濫觴之時惟上江獨得中流一柱余喜而下拜曰真藍氏肖子乎真吾友也未幾外任督糧又未幾奔喪歸里皆余省親抱痾之日不復聞其建豎何似戊戌冬再晤於長安道上海重言其生還自閩之情余亦語及垂死來京之故涕各數行下手持一帙曰餘澤錄乃三年讀禮所輯司寇文纏先生侍御北泉先生封太史青初先生遺蹟也余捧讀一過凡先世之德之功之言或在史編或在家乘或在口碑或在篇什者歷歷可數內蘊海嶽之氣而外發鼎彝之光理有固然又安能湮沒而不彰耶惟是表藍氏之家世者書匪一人人匪一代散佚易而纂輯難當日守而藏之者則太史先生之孝也今日廣而傳之者則海重之孝也承先啓後之心用是慰矣獨思海重大器也屆此四百年來之舊家循此視學清嚴之故步自今以往曾有非常之建豎傳之天下而書之典冊答恩遇而致顯揚先世之業又將恢擴而光大之寧第文字間繼述已哉時海重伯仲俱在座命余書此以志勿忘意若殷殷乎無所待焉者矣

李文明實蹟序

余不敏年幾半百終日汲汲求之與人諄諄言之者實行而已抑何務實者之不概見也無他爲之者其名而傳之者其文也名與文無足信遂並其實者而疑之亦曰名曰文矣無怪乎務實之不概見也近讀李文明實蹟則異是文明洪州大族也去蔚不百里余聞其積德樂善署中別駕尤嘖嘖著聲云客歲捐館舍里人追思不能已徐子雲門撰墓誌銘悉撮其生平實行勒諸貞珉是以不朽今長子曾陽克繼先志慨無以懸家乘示子孫乃倣年表故事輯成一書曰先考實蹟彙集中次第如承家訓子捐貲報國崇儒重道濟人利物諸事皆鑿鑿與余所聞合且知父莫若子知之真故言之確言之確故傳之最可信甚矣李君之以實行聞也曾陽據事直書言無溢美雖笠輿道藏禮佛棲元之細事亦不少諱殆所謂抱樹敦燕而不忍忘者非歟是集也藏之於家李氏之子若孫讀之其立心制行當何如也即公之當世諸

凡守財嗜利之輩讀之其立心制行又當何如也自我行之自人效之風化之責非舉士大夫任之而誰任乎即世之釣其名而飾其文者未嘗不以實行稱也不過曰某事令某某德我耳曰某事借某公傳我耳其爲之後者亦曰如是則孝否則不孝耳昔人云無其美而妄稱之則不孝必其有美而稱之爲孝矣况乎懸家乘示子孫肯作一欺人語耶甚矣文明之以實行聞其爲之後者亦祇傳其實行焉而止也儘雲門致余書曰公素不爲人作記非其子爲士士而表其父母者可不作此亦人子也士也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忍靳一言令之沒沒乎余固信雲門益信文明之有後矣

傅氏家訓序

古人之爲教也非以繩束之也導其自適而已又慮無以繩束之也移其不自適者使之自適而已大約本乎纏綿懇篤之意發爲溫厚和平之言令人可法而可戒欲哭而欲歌斯其善立教者矣余嘗讀諸葛武侯顏魯公邵康節胡康侯諸公家訓率皆導之自適者也近讀傅氏家訓又以移其不自適而使之自適者也夫導之自適難移其不自適而使之自適尤難導之者性也移之者抑情而復性也天下雖無不可感之人而家庭之間恩常掩義義失而恩且曠矣何可爲訓哉余於此集讀首篇知母道焉讀中篇知子道焉讀終篇又知兄道焉每篇之中沁乎肺腑洽乎性情恩與義之兼周感與應之立效母以子之適爲適兄以弟之適爲適而子若弟能適母兄之適因而自反其不適以歸於適門以內何融融也郡侯上承母命下體弟心著爲一家言以垂訓後人即作一部語錄亦無不可聞侯初拈筆時且淚且書淚痕透過紙背一日過余庸齋此集適在案頭有客讀之侯在座掩面泣下侯之所以爲文之意其纏綿懇篤固如此昔人有云讀出師表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忠讀陳情表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孝讀祭十二郎文而不動心者必知其非友余於此集亦云

倪氏家譜序

間嘗讀史至忠臣孝子諸篇思其事想見其人於千載之上尚爲之咨嗟慨慕掩卷流連不能已也當吾世而聞之見之喜可知已余客歲邀恩侍養邊藩膝者年餘問視之暇老母輒命說古忠孝故實令室人舉處環而聽之爲樂門以外事弗聞焉今年八月倪金吾日章走一介持家譜草本來索余敘余捧帙知爲年友東巖公肇開於母竟讀忽擊節如平昔讀史狀烏敢謝不斐以辜作者意按譜篇章僅數十乃有先有後有詳有略有始有終有書有不書每篇之中於忠孝三致意焉從戎之與嗣家不一世死事之與坐誣不一人大宗之與小宗不一行尊祖之與收族不一目如世家年表序傳誌銘家禮祠祀抑何井井有條也金吾幼失怙王父太保公復不諱乃於出處死生之大綱武繼世之微以幾諸孤悉表而出之不致如杞宋之無徵可謂孝矣然而金吾之孝不止此也金吾數年曾與余同班行望之則恂恂似儒者時或過從且惟讀書賦詩所談職分外絕無誑謾一語殆學古有獲而迥出紈袴耶抑有感於太保公之遺言奉爲龜鑑耶孟子云事親爲大守身爲大余益知金吾之成是譜也以明源本以篤宗盟以誡子孫如是始稱不墜雖然天子以孝治天下未嘗不於孝子之門求忠臣余願金吾立心制行不愧古人異日

鐘鼎名著帶礪功高有傳之山中者曰此宜與倪氏後人也余且喜藉以慰我堂上人顏色甯復咨嗟慨慕有不相及之感乎東陵公熟讀史且知余當以余今日之言爲不佞再以告余否

潘氏家譜序

巖山潘君山中隱者也質朴醇謹居家惟務耕織間一入城市如桃花源中人煙霞之氣撲人眉宇所談自循理樂善外不掛齒頰也稽其行誼尤以孝友爲重嘗追念長兄篤於孝蚤亡無嗣以次子珉承繼且割己產之半與之文正之仁公藝之義洵可風哉至其敦睦親族復欲構家堂置學田贍鰥寡尚有志未逮近因世代日遠支派日繁大本水源惓惓在念乃立家譜垂示後人自其西蜀之本籍都門之宦遊以迄定輿之遷居悉記載焉後之子孫瓜瓞綿綿當不忘今日繼述之意覽是譜者亦可以知巖山之隱德矣因其問序於余聊爲表而出之如此

功過格序

袁了凡先生功過格爲長吏模範垂六十餘年矣曾日刊行海內者甚夥而衞帶黃朱崑海兩先生嗣於雲中授剞劂時余膺鄉薦兩先生出以示余余讀未竟知兩先生學問經濟不在清獻公下及誡所屬吏諄復嚴切者只此功過二字諸吏莫不受而循之會甲申之變闖賊殉難血灑嚴疆正氣猶耿耿在宇宙間兩先生有功無過之初心死而後已嘗再讀其書因無異兩先生焚香告天時也今余既入官矣思士大夫不負所學不負天子者何事亦惟是省躬治物勿之有欺耳勿欺於人有何不可告人之心勿欺於天有何不敢告天之事既不敢告人復不敢告天必恣吾威福爲所欲爲視官途爲壟斷以人命爲草菅冀得富貴世世享之未幾而禍及其身或及其子孫始欲懺悔徼功懺悔亦過噬臍何及哉昔人云惟府辜功又云無倚勢作威無依法以削蓋官者勢與法之藉而功過之府也其於吏治也功多則滅過多則否其於民生也功多則安過多則危其於立身接物也功多則得過多則失功過何等關繫可冒昧恣睢而不知檢點乎歐陽文忠公嘗與人談吏事張芸叟疑而問之文忠曰學問止於潤身吏事可以及物況乎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持此勿欺之一念日省月考何患過多而功少且當其自作自記晝作夜記如神燃其照鬼瞰其旁欲鋪張一事覆藏一語不可得果人爲之乎天爲之乎抑赫赫王章爲之乎一思再思吾誰欺乎今諸君子遭逢聖主幸際建立之時朝而考政夕而糾虔夜求無愧而後即安雖趙清獻焚香之告又何多讓若立成格以齊後學模範具在茲書未可焚也故余既服帶黃崑海兩先生之教而併欲以了凡先生之書告諸海內之既入官者

造命篇序

大學毋自欺三字聖賢教人過關處也學者童而習之長而忘之且棄之矣噫不讀書者吾無責焉爾讀書而不能得三字之用良可歎哉夫此三字者父不能貸之子兄不能貸之弟而往往不能用者蓋由聲色嗜好之紛紜日陷於中而不能自覺也今人知識方開父師始教耳聞目見巧僞百端方其習之時即作昧心事及其長也機智愈熟掩飾愈工勢必忘之棄之以至飲食居處衾影夢魂無時無地不有欺字

任豈一生讀書祇學自欺二字耶抑未有以提醒之故也余見士大夫刊刻成帙諸書甚多提醒世人不爲不詳切曲盡第恐言之而不行是己先自欺而欲人之不欺其可得乎余妻之姪李生天葩天姿過人耕讀爲業奉妻兄恆嶽先生庭訓循理樂善濟人利物世世以之其子若孫必有光大其門者茲得造命篇一帙藏之家塾以課子孫又付諸棗梨以公同志因問序於余余讀至不欺暗室一語知書中大意頗與余合遂喜而序之爲天葩勖也蓋諸格自記功過本諸袁了凡先生工夫在人不知己獨知之地省察在可對人可對天之時始而勉強久而自然打過自欺一關便是聖賢地位學者顧可忽乎哉或曰此於毋自欺則得矣於造命何涉余笑而不知所答以俟會心者自得之

節孝錄序

割股非經也固矣然事雖非經心有可取者余讀王孝子傳而重有感也孝子一庶人耳律之以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則甚難第推其心謂股母股疾母疾也以吾所得於母之股療吾不能代母之疾疾苟愈安問經耶設余過其鄉叩其廬呼王孝子而責之曰爾何爲是非經者王孝子必曰唯唯又必曰否否世有割人之股者吾知其非經不敢爲也余必曰人股可割乎王孝子必曰凡攫人之財奪人之產俾其人痛心疾首女哭兒號吾但取以奉吾親也此與割人之股何異念吾母處艱難困苦之餘當死生存亡之際吾自割吾股耳於身何毀於心何慊焉余聞此數語當不汗顏而退也哉故曰事雖非經心有可取也余尤有感者孝子之母因節母也一門之內母以節著而子以孝稱溯厥淵源抑又遠矣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今則求孝子於節母之門庶人之家顧可淹沒不傳歟宜其鄉之紳士長老亟亟乎表而出之也吾爵楊子廣生司教高陽介在完封有風教之責屬余一言以志同善余不揣濡筆而書之以復楊子黏於首簡之右孝子王學斯完縣人

風木聲序

李子曾陽英年美質在洪州稱佳士云平日雅有稽古勵俗之志往往於家庭間事不遺餘力焉因其先人蚤逝方哀毀中出所輯實蹟一帙按年紀事大小悉存孝子用心頗云周摯余讀而序之表其書以風當世矣近又覽曾陽五七言近體詩若干首大抵因風木而作也夫孝子之於親終身焉耳過生辰令節如見如聞悲感之聲尤不容已迨至登山臨水闔月看花之處以及兄弟友朋論文對客之時曰某某是吾親之所居也某某是吾親之所遊也某某是吾親之所敬而執樂而與也抱之爲情抒之爲言或不自知其爲詩即知爲詩而工拙得失俱不暇計矣曾陽風木之詩有自來乎嗚呼詩之爲教也孔子謂一言蔽之而歸於思無邪曾陽之思其親而不能忘是得詩之正者也若夫立身行道以光顯家庭孝子之爲思也無盡曾陽當知自勵焉勿負余再序之意

勉言集序

余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然則言之不朽者舍倫常何由哉而世之論者曰某文某名公巨卿之所爲是可傳也不然而曰某文某韋布山人之所爲是可傳也迨叩其文之所以然未知於倫常爲何

如也余論文則翼是夫言者心之聲行者言之表有是心則有是言矣有是言則有是行矣其自名公亘鄉以至韋布山人凡其發於心而見諸行者舍倫常固無由也近讀徐子雲門勉言一集深有合於立言之道矣夫雲門一韋素耳平日著書可等身名嘖嘖雲皆聞每詩一章文一篇出相與咨嗟而歎賞者久之今授梓獨勉言若干何也雲門垂老不仕名位不逮所親將追溯庭訓以及負笈授經時其猶有手澤之思乎且積學有年於古今治忽成敗得失之故抵掌而談不啻身履目擊若諄諄諸編又未始非文獻之一徵也海內讀是集必有咨嗟歎賞想見其爲人而並及其淵源者則冀不朽矣汗牛充棟之書又何補焉余益知雲門之文之所以然舍倫常固無由也

母壽集序

家庭之間情至無文非無文也一言一笑一菽一水苟可以得親之歡心天下之至文出焉即人之操一歌一咏而升堂者亦莫不曰是母是子情之所不容已也古人揚名顯親必本之立身行道良有以哉近讀王子允大所集壽母詩皆人所贈言爲其母壽者也余因是思允大之情益思余與允大相與之情矣允大爲余己丑分較所得士自縣令以迄提舉臬司歷官垂三十年克承母訓惟謹而余亦以一日長往往諄切玉於成方其作令也余以循理守法安命六字箴貽之書曰此六字當兢兢奉之或可望竿頭一步不則得以保縣令而歸亦庶幾父母不受辱子孫不致嗣耳歲滿果擢兵曹主政及視陝西學政時余家居侍養於其行也則又寄書曰足下善事慈闈色養備至今慊慊簡書生平一日與其得罪於寒儒寧士也甯得罪於卿大夫昔令師孫興公先生之較三晉士芳規具在焉太夫人亦未嘗不愛其子一如興公先生之爲提學也不佞與足下片紙隻字從此斷絕即足下有起居於不佞者亦付之水火不敢開三年竣事即擢江南臬司奉母就養晨昏相依允大慰甚未幾其母以春秋高思歸里弟舉武科亦授官此允大之情所以動也既得請又賦詩見志余覽而答之曰太夫人年高兩子俱仕誰爲菽水情實難堪聖主以孝治天下凡忠君者必愛親皆朝廷教之也門下素有至性此舉願不美哉歷述三十年情事知余之始終與允大相成者蓋如此余既以立身行道之事望允大果以立身行道之事報之允大足以致人之歌咏而無愧與夫士君子歌咏其母而無憾焉者皆情也文云乎哉孔子曰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允大有之矣余稔知允大之母賢當必壽願自今以往日坐板輿出子若孫扶持左右顧而樂之或夜聽讀書聲紡績聲怡然色喜太和常在家庭間此則余之所以致祝也

悼荊紀略序

蔚去西洪百里許雖分隸燕晉僅隔桑乾一水耳其訂金蘭通世好者比比而是蓋以兩地風土人情原不相遠故樂於相親也李氏素爲西洪望族其先世有隱德培蓄甚厚一傳再傳愈積愈深子姓之蕃滋如雲蒸霞起而不可遏也人物之英偉如麟遊鳳翥而不可抑也家庭之孝友如玉潤珠輝而不可掩也余心重之久矣近有李子宏基字裕修者持其祖盛明公行實入都就余言曰某幼而喪父不逮事先祖追思前緒繩武莫由一日從斷簡殘編中檢得兩伯祖悼荊紀略一書且悲且喜如獲拱璧及聞厥顛末

正陽伯父曰是我幼年代書也皆陽叔父又曰今日得此奚啻壁書塚竹耶子宜梓而傳之某唯唯敢請於先生以絲蘿姻婭之宗兼文章道誼之雅忍靳一言表章乎余不敏誼不能辭竊聞東川別駕公生丈夫子四人盛明其季也少有文名屢困場屋貌魁梧美鬚髯議論風生慷慨好義鄉人德之事母尤稱至孝人無間言其詳已見於法黃石胡東甌兩先生傳中余友雲門氏又表其懿勒諸石長安諸君子且有聞其風而贈以言者詩律歌行凡若干首盛明可以不朽矣余因是有感於宣明文明兩公悼弟之深情與裕修述祖之腆念也夫溫公之白首姜公之大被千古傳爲美談今讀紀略數則俾盛明公之龐眉如見謦欬如聞亦何異於白首不易而大被重新乎兩公之用心可謂至矣裕修以煢煢孤積誠所動忽若有啟其衷而告之者昔馬璘讀祖馬援傳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地下乎異日裕修奮步成均坐看石鼓由璧水而達天池未可量也邱文莊云在生雖不遇後嗣必有聞則李氏祖德之光大不有厚幸哉雖然凡今之人誰無兄弟誰非子孫使後之讀是集者與水源木本之思篤同氣連枝之愛友恭慈孝一道同風便成雍熙世界余又不獨爲李氏一門幸矣遂書此以爲序

好字說小序

漢關公之言曰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斯言也與吾夫子老安少懷之志君子有恆之思何以異夫所謂好人者子臣弟友是也所謂好事者忠孝廉節是也天下亦安能別有所謂好人好事哉近得魏太翁先生好字說讀之原因子若孫男女各十五人象形取義而命之曰好其中仕者讀者力田者習女紅課紡績者嬉笑膝前含飴撫弄者門以內雍雍如也先生特舉一好字非止緜瓜瓞之蕃滋實以垂義方之訓誡推其心蓋將欲人人爲子臣弟友中人行忠孝廉節之事在一家則一家好在一鄉則一鄉好即異日男子志四方舉而措之或仁民愛物或繼往開來其好又在天下萬世甯第一家一鄉而已哉憶余與魏伯侍御共事兩臺夙聞太翁先生家教之美門第之盛早知其光大而顯揚者方來未艾皆自好字開之矣因敬而書此以廣關公所言好人好事之意

樂菴草序

杏懷無父母伯叔之樂育於祖以有其名名成而祖不逮哀傷愁苦託之乎詩以繫思詩不一其思流行散從放之於無止大抵皆哀傷愁苦之所爲託也夫人可樂之物可樂之人之事恆多於哀傷愁苦哀傷愁苦勿得而移之蓋有託焉爾以我七孔四支之所發託於簫鼓琴筑登木執指持筐之所歌輒泫然不樂之數物者不能使人不樂亦久矣中有誠乃通於情雖介然之守唯然之音草木魚蟲無不動焉況詩以繫思者乎嵗述思祖其詩樂杏懷思祖其詩哀鍾嶸謂謝詩風流媚趣不以哀傷愁苦易其樂所託異也若一人之身而備有其哀傷愁苦名不成何樂名成何樂且名多有所不樂也往年舉孝廉成進士有名當世之巨公偉人相與飲酒說劍觀宮闕閭巷市記所過高山大河可樂之物可樂之人之事衆矣衆人且樂爲足以得樂之情苟人與事物之可樂果不足以得樂之情則樂將安在乎今杏懷行行九達之衢待一官未即乎身鮮父母伯叔之樂鬱鬱然欲諱窮窮卒不免匡坐旅邸中倚楄梧而吟或懷古感

悼亡。感言志。感遇故歌。樹無異爾親膝下也。曹家之像。范家之硯。淚涔涔淫。豈直太息而言悲哉。余讀其詩。平厚似栗里。簡遠似蘇州。多感慨似香山。自然似元次山。大抵皆哀傷愁苦之所託也。人與事物之可樂。非所託爾。古言鬱運才力弱。務爲清淡。無泥水霜戈電戟。已變太元之氣。杏懷詩激壯。殆其組烈士風耶。嗟乎。前有賢者聲。無謂來人不樂也。

胡東甌詩集序

昔人非窮愁不著書。窮愁亦何負於人哉。今人處窮愁時。抑鬱無聊。憤懣不平之氣。輒形歌咏間。去風人溫厚和平遠甚。欲其垂世立教。志在千秋。以臻道德文章之極境。戛戛乎難之矣。余同年胡東甌。家世爲上谷名族。負才不凡。少年登甲第。恂恂如處女。初宰豫章。即値金逆之變。似乎造物者挫抑之。不欲竟其才。窮愁逼人固爾也。人爲東甌惜。余曰否否。造物之成就東甌在此矣。夫人方爲諸生。習舉子業。競尙華縟。以博一售。其於聖賢之理。未暇講究大源。及取科第後。又謂聖賢之理。迂闊不近事情。率隮於游讌逸蕩而不顧。甚且說空說幻。學出世法。避而逃焉者比比。其於聖賢之理。愈馳愈遠。迥絕不啻霄壤矣。若東甌者。日處窮愁中。了無抑鬱憤懣意。求不負造物之成就者。意有在也。今聞其歸田後。絕意仕進。閉戶矻矻。讀古今書。不盡不止。所著詩文。沈鬱典博。而大要根於溫厚和平。不屑屑字句爲工。亦不斤斤形貌爲法。故自許云。字後於詩。詩後於古文詞。豈欺我哉。東甌年齒方壯。學力漸深。名山之業。究不可量。余性不善謏。思有以助其高深而不能得。惟期著書立言。發明聖賢之理。俾道德文章。不愧爲垂世立教者。足矣。窮愁亦何負於人哉。余不敏。勉自奮勵。異日願與王子近微及君鼎峙宣雲之間。不知其許我乎不也。

宋葉庭詩集序

周禮大史陳詩以觀民風。故十五國之貞淫正變。得上輶車。非若近代浮華佻佚。字櫛句比。無一可獻者。風雅而降。唐杜甫詩猶近古。其長篇短句。悉出忠孝。爲得性情之正。後世特稱曰詩史。其自開元迄大曆。凡天運人事物情。一一臚如指掌。三百篇之遺意存焉。余嘗執此以論詩。於海內之牛耳吟壇者。未敢某某少陵少陵云。然而志在少陵久矣。山中顧近雲邱。余謬以文字交宋侯。因出居山塞外詩凡兩帙示余卒業。如宮叶商。如珀引芥。其與余驟然相感者。直在氣格聲光之外。爾以博雅如公。過名山。歷大都。足跡幾半天下。乃無地不詩。且系之記。大抵察風土之變遷。稽形勢之險易。辨物理之盲瞭。問民生之疾苦。所在耳而目之者。輒留連不忍去。往往從野老田父斷碣殘碑得一二語。遂收奚囊。不欲使見之聞之歌之咏之者。失實而無據。或亦少陵之信以傳信。欲使後世讀之。所稱爲詩史者非耶。異日輶車之上。采而獻之。將勒金石奏郊廟。永之千百世。傳之學士大夫之口。則翩翩風雅。是豈浮華佻佚字櫛句比之侈於近代者哉。太史李長文序公塞外集曰。以公才處館閣一席。爲天子鼓鑰太平盛典。如漢遷固。唐燕許。故事。庶稱其長。知言哉。爲爾山邑。鳴琴而治。亦何足見其一斑也。

止齋文集序

世之爲文有二。有儒者之文。有文人之文。文人之文。儷花偶葉。雕蟲繡蛻。如好鳥之娛耳。時花之悅目。其

文無關於世道。無輕重於人心。存之以爲游藝之一助可也。儒者之文。扶名教。正人心。著經權。約旁者以正。迪幽者以明。蓋將與日星河嶽。同其久遠。僅僅語言文字云乎哉。且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此又非可以虛氣承當。空言領略。必實能以天地之心爲心。生民之命爲命。不則支離渙漏。漠不相關。天地自天地。生民自生民。吾人自吾人。比而合之。非謬則妄。余養母林居垂二十年。常靜中較勘。慨此學之不易。而吾道之甚孤危也。歲壬子秋。奉召入都。即次十日。得讀安邑馬玉筍先生止齋文集。憶余向同先生立朝。先生議論嚴正。操履堅白。其學以明倫反己爲工夫。倫安所出。乃天地之自然。倫安所行。乃生民之同然。己安所始。天地之全理。己安所成。生民之正性也。是明倫反己四字。即通天通地通人通己。古今聖賢之學。有踰此者乎。先生由水部調銓曹。淸正不阿。考功數載。侃侃持正。朝野重之。都門與余比鄰。數晨夕。每過從先生。見素几蕭然。壁上但書事必告天、心惟向日二語。平日著書。大抵以忠孝廉節、立身行道爲根本。使衛則孫鍾元先生。居鄉則呂見齋先生。以道義相切劘。學不少懈。終養時。與余筆札往來。商立身行己之道。余竊幸斯道之大明於世。其在先生乎。惜也其養未終而逝矣。先生有子四人。服先生家學。治喪一稟文公禮。既竣。乃搜輯遺文。弟子景君象緯千里荷書至。乞余序。余讀之。不覺涕之無從也。夫以人之存亡。係吾道之盛衰。則文人之微彩。亦關吾道之明晦。余又敢以不文辭。不爲表而出之哉。三晉自文淸後。有負予先生衍其傳。先生又接負予先生之傳。先生於吾道。可謂有功矣。片語單詞。皆珠寶惜也。至其奏議之剴切。誓詞之真摯。詩文之淡雅。講訓之醇正。讀者反復求之。如見先生危冠匡坐而論學矣。嗚呼。此世祖皇帝培養之人才。開國元氣之所鍾也。而今長往。不可作矣。諸子能世先業。讀其遺書。益勉強焉。取其言行而光大之。勿以文人自畫。見天地生民。爲吾人分內事。則玉筍先生不死矣。

雲門全集序

文以人傳。人傳而文可勿問。大約忠孝質直。筆墨之根柢託於斯。卽令布衣終厥志。娛親以老。允不愧名流。況乎鄺秘枕之勤。研風雅之細。著作夥夠。所謂文行克副。顯隱一致。獲信於知己。舉所生平得力者。間人珍重而傳之。斯豈易得也哉。平城徐雲門。余之道義交也。雲門末冠失怙。所業未就。惟好古自命。崛起塞上。自成一家言。有所撰著。輒爲名卿士大夫賞識。然而蓬戶尙友。華華乎若不遑也。里選待年之期。適甲申鼎革。一意甘貧奉母。時母逼桑榆。子孤幼不能代養。無復仕進想。歲辛卯。余捧詔雲谷。與雲門相得甚晚甚歡。二十餘年間。往復辨難。各有所益。嘗與抵掌論古軼事。知其於經史諸書。肆習若服食。而汲冢蒼邱。罔不究極閫域。以故著書首在郡乘十四卷。總計數十萬言。已見蘊蓄有素。次則爲詩、爲賦、爲記、爲序、爲傳、爲議、爲贊、爲詞、爲狀略銘誄、爲樂府詩餘之屬。體裁俱備。風格斯變。而晚年賞語。又進一境。蓋本其天性之所近。與夫學問閱歷之所歸。見諸長言短言者。自少壯以至遲暮。如一日也。雁門張子訥生。以淵源之學。司教雲庠。與雲門稱莫逆。得其全集。如袁公安之於天池生。慨然以必傳爲己任。余謂訥生贈詩。有高文垂國史。奇筆壽名山之句。兼副曹秋岳先生下車。墓雲門之爲人。贈詩有天留黃髮老。詩重白登城之句。聲氣之感召如此。集中如膚橘嗒藍諸篇。無非負米夙志。而郡乘佐國史。粲粲儒風。比諸野人

獻曝。忠孝之概已著。幸於勵志守四壁。手一卷不輟。吟哦之聲。徹於戶外。從不問他事。尤其行誼之表表者。余知雲門生平甚悉。其可傳者自在。不必以文也。今雲門之文。得訥生以傳。雲門可傳矣。訥生既傳雲門之文。而並傳雲門也。訥生更可傳矣。

致知格物解自序

一部大學。所學何事。致知格物。是入門第一事也。儒者辨論紛紛。意見各出。說心、說性、說理、說良知。千言萬語。近是者多。若以之表章聖經。垂訓後世。實有大不可解者。抑人自解。而樞自不解。樞自不解。而並諸家之解。亦若有不解者耶。竊嘗愧焉。近見刁蒙吉先生格致補傳一編。彙集諸說。參以獨解。似爲不解者進一解矣。樞再四讀之。又不能解。蓋樞鄙儒也。淺學也。未能讀傳。安敢解經。第見致知格物之解。聚訟數百年。而終無把柄。有說內一邊者。如淘沙井。愈淘愈深。有說外一邊者。如放風鳶。愈放愈遠。又有內外兼說者。如對鏡花捉水月。愈尋愈沒著落。只一格字。有解爲格鬪之格者。有解爲扞格之格者。有解爲感格之格者。有解爲格式之格者。有解爲格眼之格者。有解爲天壽平格之格者。猶曰旁引曲喻。以明格字之義也。獨於物字不一其說。大抵多在大學之外著解。間有一二從大學看出者。又若含而不露。露而不全。而其極力闡發者。又謂六經孟子。句句是格物。而反不以大學之所以格物者解格物。則樞之惑也滋甚矣。嗟乎。一部大學所學何事。而致知格物一語。竟終身不解。可乎。此樞所爲管窺蠡測。謬成拙解。終不敢自信其不謬。竊願與海內學者。互相發明。以證朱子即物窮理之意云爾。

贈言集自序

贈言集者。輯諸公贈言。以志不忘云。昔孔子去周。老聃贈以言。則曰敬奉教。歐陽文忠得龍圖。即席贈詩。則曰在於頑蒙。發此闕警。無忘長者之言。嗚呼。聖喆猶然。况中人乎。念余自丙戌釋褐。同舉進士者四百人。同選庶常者四十九人。同出入掖垣者三十人。雁序鵷班。一時稱盛。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足當書紳者哉。然而忠孝取與出處死生諸大節。知不言而言不盡。其不爲聲利釋老所奪者。幸耳。至是孤陋半生矣。近年謫補閒秩。退食有餘。始兢兢奉先生長者之教。所朝夕耳而目之者。小而聲韻詞章。大而政治名節。間有及於窮理盡性之學者。嘗撫心自問。以落落寡合如此。碌碌無能如此。顧猶進而教之。異日勞於田夫野老。差可當一部宦遊紀也。然而散佚幾半。可奈何。迨至歸省歸養。兩荷俞旨。諸公有祖道國門。謬加繾綣。凡爲詩若干。文若干。語若干。以贈。其中獎借期許之意。無異飲醇醪而坐春風。甚有素不相識。亦既好音。投之司閽。不顧而去者。有美一人。何幸而得此。夫同人倡和贈答。聲出而事已者。則偶然耳。諸公以彬彬大雅之章。匡余所不逮多矣。錫類之恩。聖主所予也。而頌之爲哺之私。慈母所待也。而慰之。志存乎君親。言發於道義。行將與二疏畫圖。並垂天壤。是豈偶然也哉。由中裁水之暇。憶當日握手言別時。執進執退。執在執亡。無從知之者。攬其尺素篇章。伊人宛在焉。蠹箧之殘編斷簡之中。爲老蠹所蝕。余獨亡情若是。豈汲汲於古人受言之一節。亦有不足者耶。將何以謝諸公。

李氏合刻家叢序

余以文知李子崧巖。蓋己丑分較之役也。榜發謁余門。見其英英年少。血性過人。比考家世。則曰世大父方壺公業。與叔若弟。自相師友。不及戶外事。因知崧巖能愛身。異日之能愛民愛士可知也。時粵東初闢。受天子特簡。分巡海務。余曰。李子自此將愛民乎。尋從邸報中。聞其兼視粵學政。余曰。李子自此將愛士乎。不意爲悍弁攜托不遂。因加傾害。義不可辱。引刃斷頸。含冤長逝也。嗚呼。崧巖之死。非若弁死之而誰死之哉。事聞。下撫軍御史究罪之。夫死死者弁也。不死死者法也。而崧巖之叔父損齋。猶恨不手刃仇人。以雪若姪之冤於地下。貽其先人恫。併貽崧巖恫也。既爲收其殘骸。招萬里不返之魂。復爲刻其遺書。表數世相傳之業。損齋仁人哉。崧巖母老不能事。嗣未立。僅在遺腹。悉損齋保全之。損齋無姪。崧巖有叔矣。獨余悼崧巖嘗可殺之身。又欲存崧巖不可朽之言如此。始因文以知其人。繼因人以志其文如此。若崧巖之愛身不終。余不能無責焉。

王成博文業序

古人以文配實。又配行。嘗深味此旨於八股帖括之外。名實不易副。即以文名著。亦非天下士莫預斯選也。况通經之儒。經術經世。恆以精專名其家。文豈僅八股帖括乎哉。崑山王君成博。爲藏修名宿。著書夥夠。海內宗之。屢試輒一第。壬子癸丑之間。館余家。授余兒經。乙卯同薦於鄉。成博再捷於南宮。余始歎大器之貴晚成也。因憶成博平日於世務無不涉。每與余書齋晤對。非聖人之旨不余問。非蒼生之苦不余聞。是深喻余懷。不交余以世務。而交余以道誼者。余今不以此意相期待乎。榜後將南歸。攜其素業請余言。夫成博既成進士。且釋褐。文已著矣。余復何言。及卒業諸篇。其真朴大雅。渾渾噩噩。力追正始元音者。則質在其中也。其明體適用。準諸人情。驗諸物理。斟酌於上下古今。凡是非可否成敗利鈍之故。如燭照數計而得之。幾經閱歷而後發者。則行在其中也。名與實亦云相副矣。雖然此猶以文之相配爲言也。若夫雅志理學。明於聖人之旨矣。而撫躬自問曰。吾能踐履乎否乎。留心民瘼。悉於蒼生之苦矣。而反己自責曰。吾能宏濟乎否乎。即此自問自責。便是眞質眞行。成博眞天下士。成博之文。非僅作八股帖括觀矣。余兒既與成博有淵源之誼。成博又與余兒有年誼之情。余叨一日長。所期於成博者蓋如此。成博諒不鄙余言之迂闊也。

送解法周成粵東序

處死生患難之際。必曰吾安命也。是已。夫安命者。其惟讀書學道乎。世之人方富貴。潤澤赫赫奕奕時。求一安命者不可得。而顧詡詡然號於人曰。吾將讀書學道也。誰其信之。余於解公法周。獨以讀書學道望之。公與余同甲乙榜。賦性質朴。自處以約。口無欺人語。筮濟陽令。以清愼勤自矢。余亦交相勉以玉於成。三年報政。果以廉卓聞。上賜袍服。寵異之。邑人德公者。頌聲爲載書。尋奉命擢戶曹主政。司易州餉。大有廉名。軍之頌於伍者。無異民之頌於邑也。既而大農廬滯事多弊。於坐權一官。議才守兼優者。僉公名以聞。上報可。公至則力革夙弊。往來河干。繼日夜無退食暇。不知爲勞也。未幾以艱去。貧并無給。不知爲貧也。服闋倖居前。或誘之奔競。公輒謝去。擢池州太守。任事年餘。人比之松江李正華。李蓋去官之賢二千

石云。己亥。海寇犯池郡。內應者。實繁有徒。城陷。公抱郡符求死不果。逆黨亦避殺官名。不加刃。事平。坐失守遣戍。會鞫逆黨。得情皆伏誅。公曰。今朝廷始知封疆陷之由矣。臣戍得甘心矣。每讀公著書大意。引咎自責。即謂官累公。公亦不必受也。公行矣。余初聞之。淚數行下。問戍所則曰粵東。余又為公喜。蓋喜讀書學道之有其地。又私淑之有其人也。按前代謫此地者。文公芳跡。子瞻高風。俱在焉。或詩鐫漢。或碁壁記。皆可為公友。然余更有進者。粵人陳白沙先生。以理學著久矣。語錄無多見。僅遺集十二卷耳。至今學先生之學者。當不乏人。設一旦遇之白雲山前。執弟子禮。北面請益。庶幾如見先生焉。他如剛峯甘泉。復所。亦皆此地偉人也。文章事業。表表天壤。訪其遺書。凡擇之精。語之詳者。道所寓焉爾。何不可並取而讀之。不特此也。王陽明先生貶龍場。固人所不堪者。先生從死生患難中。磨煉良知。數年而成大儒。以公今日視龍場。不啻過矣。苟有得於良知之學。益精而進之。夫豈富貴福澤赫赫奕奕之輩。所能及也哉。余不敏。養母山居。日不廢學。以求幾於大道之萬一。異日走尺一書。從嶺海萬里外。訊讀書學道之淺深。余必不逮公。公必有所以報余者也。始信公之善安命也已。

賀董承宇耆賓序

董君其有鄭先生之行哉。聞昔鄭先生者。蔚之弁族也。雅嗜儒書。積簡盈千餘帙。曰。吾後人或能讀之。居家以孝友聞。還遺金。讓家貲。有古義士風。處里黨之間。雖犯不校。歲饑。出米百石賑之。皆事諸於朝。旌其門。時郡侯以禮三請為鄉飲賓。一時觀者。比之祥麟威鳳。按州誌既為傳傳其事。復纂有榮終錄。撮善行垂於家。至今表表若前日事。余聞蠖泉董君承宇。質朴長者也。樂善不倦。好禮不吝。積能散。安能遷。其

有鄭先生之行哉。平生操耒耜。不入城市。若無所求於人。順治十一年。饑。煮粥出錢。活里人。及鄰封就食者甚衆。蔚之西界。則廣靈也。長堅阻行人。乃獨力成石梁。通往來如虹渡。然居鄉忍讓無競。易人所難。尤好施予。親族待以舉火者多德君。州大夫備稽厥行。遵奉典制。修養老儀。君與焉。秩然成禮去。有月旦之者曰。董君其有鄭先生之行哉。不愧尊養盛事云。自紳士閭閻罔不重其人。丐余一言以表之。余何言哉。爰述鄭先生之風。與君前後相輝映者有如此。

壽錫伯長兄六十序

昔司馬溫公事其兄伯康。每食少頃。則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每讀小學至此。竊歎事兄如溫公者。甚不可多得也。樞滋愧焉。他不具論。即如生月舉觴。亦問食問衣之類也。往歲因老母喜靜卻繁。至今歲八十始行慶。吾兄六十初度之觴。亦移之今歲。兄有子甫弱齡。弗嫺禮儀。樞乃補一言以為壽。聊著兄所以可壽之理。他人有及知有不及知。樞則稔知之者。吾兄少遊州庠。壯登武科。半生不作欺人一語。人稱篤實君子云。晚居南莊。守敝廬薄田。奉祖宗俎豆。暨老母菽水。三五日入城一省問。寒暑風雨不憚往來。或瓜菜初擷。即攜筐籠獻慈闈。歸乃嘗之。於樞極盡友愛。憶樞官京邸時。一切家產租稅。賴兄悉心綜理。自供辦稅糧。及送京師食用外。餘者登簿存之。一毫一粒。井井分明。以待樞歸里之需。嘗曰。吾兄弟雖不分爾我。但弟清苦無錢。吾不忍不相體也。嗟乎。處財之義。誰其知之哉。近年村居儉約。

所積米粟。聊足餬口。仍樂以升斗濟人。且重修南關石橋。一望如長虹飛渡。而且施藥息爭。鄉人德之者尤多焉。夫以如此之孝。如此之友。如此之仁且義。皆出於至誠而不欺。則壽之理當外此歟。是年築草堂三間。成。樞題曰見山堂。蓋開戶見山言景也。而樂山又可以言壽。家庭之間。情至無文。敢飾說乎。遂題告母知。登斯堂而觴以詞曰。昨歲已週花甲子。今年纔祝六旬人。俚言記取生平意。不及溫公保愛真。願吾兄進一觴。

壽張公選先生六十序

交以道也。而不以情。道之至者。情之深者也。僕竊思之。天下之鉅公偉人多矣。而交者有幾。交矣而往來形迹間。頗類迂闊拘謹之所為。亦遂落落若無情者。然其於道也。猶未敢輒以自信。敢云信友乎哉。緬惟國初定鼎。正天下人才輻輳之時。大小臣工。以道自守。兢兢乎有私交之嫌。即一時從龍諸君子。起自遼左。盛如豐沛。亦各樂受祖宗之法度。而莫之或渝。識者於此覘景運焉。僕嘗官掖垣。居小臣之列。從未敢與大臣交。亦曰分在故也。至銓部諸曹。比肩事主。固非大臣比也。然而嫌疑所在。亦嘗退然不相近。乃獨與先生無所嫌。每歲之中。或一再晤。訊起居。問職業而語不及他。蓋僕諫官也。先生銓曹也。立身行己之間。各有道以處此。越數年。先生受特簡督學河南。僕以終養歸雲中。僕於天下之學使。從未嘗以竿牘通。先生早信之深矣。僕僅於長林豐草間。遙說中州有賢學使。衡文知有文耳。較士知有士耳。未嘗問其誰為喜誰為怒。而易吾文與士也。嗟乎。國家人才之盛。祖宗養士之報。詎不彰明較著也乎。僕於是竊有感也。士大夫有人心世道之責。所守者廉恥耳。近者法度漸輕。廉恥道喪。此官行同市井。而坐擁皋比。不知

其所衡何文。所較何士耶。聞有一二猶正如中州者。又不知於時人意中。喜怒果何如耶。聞先生報績後。束裝卷書。下黃河渡長江。歸金焦上下。雖未遂峙達之命。而家學淵源。其子捷出甲授詞臣者二人。成進士者一人。餘皆翩翩知名士。門第且光大矣。先生獨閉戶讀書。晝夜課諸子孫以學古事君持身善世之道。而父與子言孝。兄與弟言友。家庭以內。藹然太和。鄉黨之間。醇乎喜氣。先生之德。常伸於北固南屏萬椒之上。都下士君子思之。僕乃介知札。訊林下高風。循我輩迂闊拘謹之故迹。其情亦大可見矣。先生出山何日。僕欲一望顏色不可得。幸素存侍讀以父執事僕。僕亦以通家子友之。志同道合。互為砥礪。以躬行實踐相致勉。今日交素存之道。猶是昔日交先生之道。先生其信我乎否也。今聖主聰睿典學。迥出前代。素存列侍從。備講幄。以道自守。以家學事君。且君子道升。諸賢並進。無異當年人才輻輳時。先生仰覘景運。必手額為朝廷慶。僕正於景運方新之會。卜先生之純嘏永錫矣。丙辰之歲。先生行年六十。九月四日。是其初度辰也。僕擬進賀言。紀世交。為先生壽觴助。然僕老矣。農部事繁。梗短汲深。退食之餘。舉筆艱澀。乃於次年五月補前說之未逮。聊代起居云爾。

李湘北少司農五十壽序

歲在甲子。歷轉上元。是為先生攬揆之辰。其屬司咸欲以一言壽。先生固辭。再以余言為請則諾。余竊念素不文。曰文不足重。先生其不以余言為諂者。以余知先生深而不欲以世俗格套為先生壽也。余竊言

其理而已。先生以理學詞臣歷清要。爲文章辭賦宗。性無他好。惟談學問育人材爲業。及勤贊密勿。克勤職業。雖非外廷所知。然以素心卜之。其忠愛諒無不盡。辛酉春。先生由閣學破格拜少司農。時偕諸卿貳扈駕東遊。余亦在列。初聞命人皆爲先生賀。先生惕然若不勝。既而駐石門。陟高山。慨慨誓天。歌詩以見志。有曰。讜關國事甯遠槩。事涉民生敢愛官。爲語故人休夜至。如今不比四知寬。人讀之有疑其過激者。云何至是。先生曰。人各有志。不可強也。先生之期許遠矣。履任後。潔己率屬。藹然霜清。事大小若無不以前詩勞者。夫司農爲天子平邦賦。養兆民。十五國地利之肥瘠。天時之水旱凶豐。民間戶口之消長。國計之盈虛。中外千百萬兵精之緩急。皆以待命。而數年間軍興旁午。度支日不暇給。雖使劉晏持籌。未有不仰屋嗟者。且計部爲財賦所匯。一不慎。即有伺其隙而借之以爲緣。往往明察秋毫。猶慮不免。勢使然也。而先生裕如。余聞先生之言曰。吾朝夕冰兢。尚有典型在焉。謬謂不才也。因念余向承乏此席。鰓鰓然思以自勵。獨才識不逮。迄無短長。今觀先生從容綜理。有革有興。而冰操懍懍。諸司敬憚。職分以外。惕焉不敢犯。乃愧余之瞠乎其後。而諸司又復懽欣鼓舞。丐余言爲先生祝者。意有在乎。先生令嗣丹壑。向與兒子學誠遊。見其英英玉立。氣骨不凡。即以大器期之。及二子同爲詩。倡和風雅。各期不墜家聲。丹壑果以妙齡讀書中秘。而學誠無似。又幸出先生之門。附西清末選。兩家世好。淵源倍篤。每見必以力學相勖。又念余衰老。問飲食起居狀。殷殷不置口。古道之厚如此。余因是益知先生之爲人。以廉靜寡欲存心。以光明正大敭事。以文章道義待天下士。而且忠愛纏綿。答君父而信僚友。油然藹然。發於至誠。蓋江都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先生有焉。以理論之。皆壽徵也。余嘗於廷議班中。見先生議事。不激不隨。至虛至公。卓然有古大臣風度。自茲以異學問爲異事業。壽民壽國。方來未艾。比因理之確乎可信者矣。余更有言者。今聖天子軫念民生。蠲租賦。恤災傷。除用兵以來。權宜諸款。直省地方。莫不沾恩被澤。頌聲大作。先生仰體仁愛。培邦本。佐太平。當有益加推廣。爲民請命者。俾窮荒遐陬。雞犬桑麻。于百年受朝廷之賜。是司農事可無愧矣。然而汲引人才。亦大臣事也。余既衰邁。不克有爲。實望諸君子爲之。敢因先生前詩所期許者。再爲先生進祝焉。

岳鎮九掌科六十壽序

祝壽之文不易爲也。亦不易讀。讀者第取其確實近理爲上。曰此文之有規矩準繩者也。今世之爲壽文者。昇恐爲敍家世則曰科口幾何代。官爵幾何人。或稱當身之科目官爵。權勢赫赫。顯榮當世者。又累千百言不止。凡皆於壽之理無當也。余論及此。未有不嗤其迂者矣。閒有不嗤其迂者。亦未嘗是余言而樂道之。余是以終不敢爲祝壽之文也。掌垣鎮九岳先生。爲人落落寡合。余心竊重之。神相親。迹甚疎也。今年嘉平月。遇先生攬揆之辰。其從學諸弟子。擬進一觴介眉壽。屬余爲文以將之。余兒亦叨及門列。故不敢辭。竊謂人之品與人之壽。百有不齊。此心同。此理同也。若以理斷之。無論其家之積德累功。與其人之履仁蹈義。以及治國安民。濟人利物。無一不足爲壽徵。余聞先生家世儒素。讀古力學。做秀才以天下爲已任。正其人也。登第後猶衣布素。既而釋褐謁選。始衣緜。膺一命。蒞封邱。輿有琴鶴風度。余考其治績。惟

有課農桑。請孝弟。視黃童白叟如父子家人。而清操飲冰。特舉卓異第一。甘棠之愛。至今籍籍口碑間。嗣棠內召。簡擢禮垣。余初識荊。聆其謦欬。如商彝周鼎。知非近今人物。繼見給事數載。封章屢上。上即焚草。卓然以古諫官自期。度其有傷國體。無濟民生者。皆讜而不言。詘迎合揣摩之風。恥干謁奔競之習。爲朝廷存大體。爲言路扶正氣。退食有暇。晤對聖賢。恬如也。分校文武兩闈。矢秉虛公。用光掄才大典。所拔類多宿學英偉之士。長安無不共羨先生時進諸士。訓以砥名礪行。躬爲楷模。復加意培植。於其最貧者留之邸舍。分清俸以食之。若不知其爲師弟然者。諸子飲水思源。爭自濯磨。各期不負所學。以圖建立。皆先生之教也。夫以先生心性如此其堅凝。胸襟如此其甯靜。氣骨如此其孤峻。飲食居處如此其淡泊。文章政事。如此其中正而和平。憐才愛士。如此其眞切而篤厚。以理斷之。洵壽徵也。如松柏然。歷霜雪而不變。受雨露而自如。亦何嘗矯然求異與琪華瑤草。爭長久之道也哉。方今聖天子斂福以錫臣民。說者謂明歲値上元甲子。四海清晏。萬姓咸登春臺。正人君子。濟濟在列。其修職業。以佐雍熙之治。是爲國運之昌。以人事應之。又理之確實可見者。先生之德業日進。其福其壽。當與國運同新。亦無俟區區一言祝頌爲也。余雖老邁。願與先生談關閩濂洛之學焉。

壽韓母某太宜人七十序

順治十七年十月十七日。爲韓母太宜人七十之初度。後家慈設帨辰者二歲。余與仲君子良同壬午鄉舉。又與季子六一交且善。誼屬猶子云。時方從鄒先生後致祝詞。事未舉。泌邑之紳士以踏進太宜人觴。走問序於余。且家世懿範頗悉。余起而受之曰。若母即吾母也。愧不文。聊質言可乎。余嘗讀史傳。見所謂賢母令子之言行可傳千古者。輒手錄成帙。矢勿諼。竊有取於陶侃儁不疑之母及潘岳之爲子者。有似乎太宜人家庭之梗概也。侃職監魚池。以魚鮓遺母。母封鮓還。責之曰。此官物也。遺我乃增我憂。不疑爲京兆尹。每行縣治獄還。其母問不疑多有所平反。遂喜笑爲飲食。否則怒而不食。岳値微雨新晴之際。太夫人乃御板輿。遠覽王畿。近周家園。或宴於林。或禊於汜。昆弟班白。兒童稚齒。壽觴舉。慈顏和。人生安樂。孰知其他。由斯以觀。侃與不疑之母之訓其子。及岳之事其母。總以求此心之安耳。太宜人系出望族。夙嫻內則。事太恭人以敬聞。待妯娌姊姒尤盡和好。仁孝備矣。猶恐遠附公叔水之志。友讓之情。此心未嘗一日少自安也。五子勉讀父書。館穀有不備者。脫簪珥充之。以故仲季先後捷南宮。有名當世。鉅公偉人。多器重焉。餘子頭角雖未成。皆卓犖非池中物。而熊丸之教。苦心滋多矣。先是仲季同侍膝下時。聞太宜人之言曰。汝輩次第入官矣。各矢清白。勿負官守。令我心不安也。今仲釋褐。將爲循良吏以待大用。而季先以中書舍人。歷三載。稱職。邀封典。擢刑部主事。復遇覃恩。晉太宜人云。綸綍之榮。翟茀之美。光大先人之門戶。猗歟盛哉。庶幾安太宜人之心乎。且淸白之訓。是不受遺鮓之高風也。勿負官之誡。是多所平反之成榘也。仲同諸弟率諸孫。侍慈闈。舉壽觴。而季西望白雲。再拜爲祝。亦何異於板輿之奉。林汜之間哉。吁。太宜人之心可以自安矣。昔人有云。福集於惠。家裕於儉。德聚於敬。壽之徵也。魏子曰。心安則氣和。氣和則神永。壽之理也。盍近觀於太行王屋之山乎。嶔崎者其形耶。凝定者其神耶。其安何如。其壽何如也。

若西池東海荒唐怪誕之說。非道誼之所敢出矣。篇初就。余持告家慈。顧以爲然。遂書此爲太宜人壽。

壽傳母某太夫人序

余腐儒也。素淺陋不文。重以母命寡言爲兢兢。稱功頌德。概非所長。而祝壽家復好談神仙術。余又未之習聞也。往往謝不敏。有名當世之鉅公偉人。皆深信之曰。若豈故訑者哉。年來家居侍慈闈。匪但不文也。且寓書知友如刁蒙吉徐尚門者。率相戒勿爲。惟有退然緘默。修家庭間事。門以外弗及焉。是余之所以報母命也。日者應州傳侯。以夙望攝蔚篆。甫兩月。値太母六十一誕辰。蔚紳士稔知侯至孝。顧體侯之所以壽太母者。以爲太母壽。因製詞賦以將之。請余不可以不文謝。余作而言曰。此非稱功頌德。欲吾爲諛也。亦非侈口談神仙術。欲吾爲幻也。言者固家庭間事耳。方今聖天子以孝治天下。郡邑實廣被其化者。余與侯同爲膝下子。母氏劬勞。昊天罔極。即不文亦曷敢不自勉。以與侯共勉之哉。余嘗讀孝經。至卿大夫之孝有曰。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嗚呼。一言一行。孝子所以顯其親。孝義深遠也。顧與侯神交。未窺涯際。近頗悉其議論動止。駸駸乎法與道之間。固宜應蔚兩州之頌爲太母壽也。夫壽之數最徵。而壽之理甚著。余第言其理而已。余亦第以老母之壽之理。言太母之壽之理而已。老母今年七十有九。其所得於天者。無非老母所自得。老母助先嚴敦善行。爲清白吏式於鄉。俎豆宮牆之內。太母克相夫子。盡瘁王家。以忠節邀賻廕大典。光照史册。婦道得矣。宜壽。老母躬行節儉。浣衣脫粟。不憚持織花徵。以肅家政。太母首誡奢侈。以儉助廉。毓訓慷若金石。家人奉爲師帥。壼道得矣。宜壽。老母兩子無異視。慈愛備至。惟以守法奉公。繼述祖德爲家世光。善養移養。無不色喜。太母誕育二難。名邑大郡之中。務以愛養百姓爲事。行見大業日富。顯秩日增。海內蒼生。造吾胞與。無異太母乳哺伯仲時也。太母之生成。千歲猶有餘慶。母道得矣。宜壽。即今金城屛藩。聞父老歡聲。與士君子頌言。並獻堂上。太母御板輿出。五馬在前。諸孫環遶左右。問起居者至再三。顧而樂之。當必忻然加匕箸。余於時初進觴曰。是乃所謂體侯之所以壽太母者。壽太母也。再進觴曰。是乃所謂推老母之壽之理。壽太母也。三進觴曰。是乃所謂溯太母之宜壽者。壽太母也。余復何言哉。余復何言哉。推念侯爲淩川先生後人。先生。前理學名臣也。淵源有自。典型尙存。若乃仕優則學。其相與以有成者。幾何人也。下車以來。升堂拜母。卓乎古人風。交余尤極謙謹。意惑有在焉。特敢以卿大夫之孝進。竊願自勉。以與侯共勉之矣。

壽佟母王太夫人序

孝有二乎。曰無二也。若母卽吾母。斯言也。可以知孝之無二矣。夫天下事物繁多。苟非吾親之所應有者。視之爲二可也。承歡聚順之際。關人子大節。必有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之心。施受乃各得其安。其無分於人與我之孝而二之也明矣。我郡佟侯。事太夫人以孝著。幸際太夫人之賢而孝益彰。家庭之間。融融如也。公剌薊近兩載。以平恕爲治。政簡刑清。卓蹟甚多。大約歸於愛惜百姓。每行一事。曲體太夫人撫摩至意。藹然劃然而出之。視百姓羣而在堂下。無異侯依依膝下也。某稔知太夫人賢而有德。相夫子以誠。訓

侯以慈。持家以儉。御僕婢以正。確確乎與古之賢母相媲美。不獨某知之。某老母亦知之。億初夏舉老母八袠壽觴。公撰文爲壽。榮溢庭闈。時老母語某曰。太夫人其賢哉。有子且孝。非吾家母子所敢望也。汝曷其識之。某跽受命。會値太夫人設帨辰。德日積。壽亦日積。純嘏之錫。不待而徵。而又有侯之孝以致之。拙淮安能贊一辭。雖然。某之壽太夫人者文也。侯之壽太夫人者實也。文生於情。則文而實矣。第愧某爲子不克孝。不足援管以言其情。蓋某所盡者菽水爾。侯之孝。則德加百姓者也。百姓食侯之福。卽侯所以致太夫人之壽。侯之福一州也。正而不私。平而不苛。苦則恤之。災則救之。冤則白之。蠹民而困商者則釐剔之。令人愛不令人畏。令人服不令人疑。俾羣黎百姓。如登春臺之上焉。且時和年豐。人歌太平。遙知太夫人御板輿。觴壽筵。問民情以樸對。問民風以儉對。乃爲怡然色喜。如呼閭閻之家人婦子。話雞犬桑麻也。太夫人之德曷可量。壽曷可量哉。卽勉爲文辭。闡揚盛美。無以盡萬一。某業受老母命。操一辭登堂獻祝。是仍以侯之孝之所推者。壽太夫人也。情在則然。禮在則然。所謂施與受各得其安者。詎分人與我而二之哉。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維公有焉。太夫人當笑而頷之矣。

壽衞母賈太宜人序

生而負天地正大之氣。長而勵公忠伉直之風。屹然於當代。入爲家庭重。出爲朝廷重。往往推本於篤生毓德之二人。然亦有以母代父。以母代師者。尤推本於慈育貞靜之一人。其積之也厚。而發之也必昌。其事或不可得而究。其理皆可得而繇也。間嘗以理徵事。本公生於東。金母成於西。長養收藏。乃歸其功於太華之上而不居。此地道也。臣道也。母道也。所以佐乾德而相成。故遠而食其報者。更無窮期也。我年伯母賈太宜人。世緒閥閱。性質端敏。幼從父母就家塾。讀孝經內則女訓諸書。未笄卽儼然士君子行也。及于歸。去貴介氣。執婦禮事公姑。勤夫子。友諸姑妯娌。服勞謙謙。時家政殷繁。內外食指千數。凡朝夕饔飧。春秋宴享。婚嫁吉凶事。無巨細。皆身任之。而公姑兄弟上下皆以孝稱。猶曰此婦功之始也。所難者年伯贈公甫二十三歲卽不祿。上奉垂白。下撫孤息。一女一男。收淚彊生。支持內外。謝除衣飾。蓬垢經營。吸啖冰霜。慘悴荊棘。十年內女姻執盥。子勵采芹。乃別治腴田百畝。茅屋數椽。黽勉孝慈於風雨晦冥之變。卽公姑父母。亦莫窺其治生之策。而宗族鄉黨。皆望之爲巍然丈夫事。猶曰此家庭無事之日。可從容觀子女之有成者也。俄而公姑捐館舍。煢煢孫子。鋒鏑寇警。兵戎生郊外。變倉卒。內應艱虞。卽二人襄事。諸昆亦竭蹶張皇。太宜人悉傾夙蓄。盡哀盡禮。不以搶攘而廢其儀。不以分爨而卸其咎。遠邇大小。無不以純孝稱冢婦。此尤丈夫子之所難者也。猶曰家事耳。旣恤籌燈。亦嘗櫛沐。授書兩子。成丙戌進士。初宰商城。蕭蕭行李。老幢莫支。太君曰。吾有生不作稱貸資。亦未有謀稱貸資做好官之理。乃毅然售孔西業。約得金百餘兩。屬單騎走。仍戒以勿妄取。勿苛刑。貽母氏憂。而商城公甫下車。芟荊棘。繕睥睨。均里甲。招荒亡七千餘家。商得成邑。諸臺交剡剡章。稱循良第一。天下皆聞而賀之曰。此母教所成也。雖然。此子以事親。臣以事君。義在則然耳。猶憶公偶遺僕省母。具服食一囊。使者過渡。遺水漬。太宜人知。乃手書戒之曰。守土不除道路。輯橋梁。是溺職也。公受書卽往鳩工治橋成。至今民懷之。嘗有曰衞母橋。猶曰此有司細事

也。商之境內。悍民負嵎者。四十餘寨。歷年未得平。太宜人方屬之勿請兵。勿邀功。徒與吾民無益。汝其開誠布公。躬宣朝廷德意。去劍以留吾赤子。公即身犯賊壘。賊環甲列弓矢伺公。公宣大義。倡忠孝之旨。諸寨伏幘斂罪。流涕請降。是太宜人一言而勝數十萬甲兵。仁人孝子。其社稷之利哉。猶曰此吏治之可爲者也。公既以賢良受世祖章皇帝特達之知。遷工曹。即以本官兼御史按江南。宗族里黨咸賀。太宜人獨愀然曰。兒性剛直。恐疾惡甚嚴過。公入境。果訪大貪臬司。特簡入告。世祖章皇帝立逮置諸法。遂奉溫旨謂公卻魄發奸。不負委任。乃破格陞京堂。一時吏皆怖恐。天地震動。事已。忌者借端肆譖。幾巨測。聞者變之。太宜人獨怡然曰。兒未獲罪於君父。勿憂也。未幾。荷恩歸。是明於事上之義。持身之節。而事變禍福之所不能移者也。豈非女中丈夫哉。長女歸趙。趙兩世皆遺孤。乃願乃復延師成家室。迄今爲趙氏留一塊肉。未嘗墜厥宗也。公以長孫未立。憂形於色。太宜人曰。勿憂也。兒性直不能樂善。倘勉行十事。將爲吾家詠昌熾矣。侍御跽受教。母曰。先平糴。次周同族。次恤戚里。次救枯骨。平道路。請於官免里民貢絲苦累。歲除逋租。遇饑且賑。置祭田。立宗族約。行未逾十年。舉四孫。方未艾也。且也。躬尙儉朴。不佞佛。不信鬼神。而霜露伏臘。必祭必恪。勿替典常。內外子姪男婦少長六十餘人。婚嫁諸大事。贈遺無間。內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吾里大司寇白公語宗族里黨曰。賢太君善以持躬。嚴以教子。惠以及人。寬以逮下。積德以裕後。是可爲吾邑諸巨室法。蓋達於學問之淵。用於艱貞之義。不以窮達易其所志。不以常變違其所守。不以一日之華膴。而遺後人之驕奢。六十年苦節之算。八十年劬勞之蹟。此眞偉然丈夫事。而士君子之篤行所不逮者。樞與侍御公同年登進士。見公丰采氣骨。杰出三晉。洵國家未易得之才也。比奉簡書樞鎮晉。此出必不辱君命。而驄馬到處。墨吏望風解綬。實足爲慈闈光。十年來菽水承歡。躬耕侍養。聞者未嘗不慕其天倫之樂。而惜其身退之蚤也。茲逢設帨之辰。子若孫進觴膝下。顧而樂之。且曰。今日之舉。皆朝廷之恩也。祖宗之德也。吾茹蘗撫孤。敢云有功於衛氏哉。亦祇求不負衛氏耳。猗歟盛哉。天地正大之氣。公忠伉直之風。在衛氏家庭間。此即年伯母之所以爲福。而即所以爲壽矣。交梨火棗。王母西池。何足稱耶。樞因書之以答士夫之請。及宗族里黨所願焉。

壽李太母吳太淑人序

嘗聞天地間中和純粹之氣。蘊蓄久而發越必奇。發越奇而凝承必厚。是以爲慈爲孝。爲忠爲義。皆中和純粹之氣所結而成。而鍾於閨內者。尤未易多覯。非若西母瑤池之談。長生久視之術。浮誇怪誕爲吾儒所不道者也。壬戌之春正月二十六日。爲李太母吳太淑人設帨辰。鄉之先達暨諸同人輩。僉謀致一言以壽。屬余文。余不敏。誼不容辭。然又不敢以文飾。僅失實也。蓋太母于歸後。婦道克修。家政嚴肅。上事舅姑。下處兄弟妯娌。或致敬致愛。或盡禮盡哀。家人婦子。稔知懿行有素。自宜曲致其歡忻。各罄其頌禱。初非賓客觥斝之事。余烏得而稱。即稱之。猶閫德之常。何足爲太母異。余所異者。惟太母之慈孝忠義。且俾令子不負親。不負君。不負聖賢師友。有以仰承太母之慈孝忠義耳。八閩自定鼎以來。海寇邊擾。幾四十年。太母巾幗丈夫也。身處困阨之中。動以大義激發。雖崎嶇多難。艱苦備嘗。無幾微怨歎。甲午乙未間。海

氛尤劇。悽掠遍野。太翁負經世才。慷慨有大志。聚衆抵敵。賊莫敢犯。爾時鄰近鄉邑。假託者甚夥。太母日備餉粥。以食來者。至事平不佹。太翁得以專力禦賊。一鄉賴爲長城。皆太母內助力也。迨甲寅之變。逆藩弄兵。全省淪陷。一時封疆大吏守節無虧者。僅二三人耳。其文武將士。苟且偷生。且覬然爲功名富貴之計者。不可勝數。太母素以忠孝教諸子。長公行卿以編修歸省。適家居。奉太母慈訓。矢擒逆渠以報朝廷。間道具蠟丸疏。奏破賊方略。請大兵迅入。願躬率鄉勇一旅。迎王師恢復省會。安輯閩疆。未即行。時太翁尙無恙。與太母自計綢繆。鎮靜一方。而家門之安危利害。介在呼吸。視之泰如也。遲之又久。大兵度仙霞嶺。全閩底定。不意海寇復肆猖獗。圍困泉郡。從援救斷不得通。行卿鑿山開道。斬木成橋。具牛酒迎勞大兵。解泉圍。賊敗遁去。事既平。行卿奉溫綸。以學士特用。聞邸報至。伏膝下不忍離。太母曰。君父恩深。正宜圖報。此行同爾北上。爾安心供職。是吾所願。雖異鄉風土。霜雪飄搖。非避也。行卿喜甚。萬里彤闈。奉慈輿抵都。躬侍色養。每五漏趨朝。辦事畢。歸寓所與次君孝廉左右相依。已極天倫之樂。聖主方事兩宮。因滇南捷至。海內蕩平。恭上徽號。錫類加恩。太母榮膺天寵。迴想逆氛煽亂。流毒家鄉。抗節不屈。親族莫保。幸而得有今日。乃北向稽首。祝萬壽無疆。太母之心慰矣。余謂行卿所以慰太母之心者。正未有艾也。行卿學宗孔孟。理貫程朱。平日不負親。不負君。不負聖賢師友之志。徵諸踐履久矣。今堯舜在上。與學日親。宵旰圖治。期於家給人足。戶登仁壽。行卿入而備顧問。啓沃以嘉謨嘉猷。仰佐聖德高深。或出而秉節鉞。詰兵戎。任察吏安民諸大事。皆足國爾忘家。顯親揚名。使太母之慈孝忠義。流行天壤間。盡化不慈不孝不忠不義之人。太母之心。不更慰哉。余聞李之先世有清溪公者。以布衣著聞鄉國。數傳至太翁。蘊蓄既久。而太母實成之。既相夫子。遂啓後昆。始以義成行卿之忠。繼以慈成行卿之孝。中和純粹之氣。結於一門。發越奇而凝承厚。壽之理醇乎備矣。余不文。敢以實爲太母頌者有如此。其鄉之先達暨諸同人聞余言。僉曰是可以爲太母壽矣。遂書之以效升堂拜母之頌云。

重修蔚州學廟碑記

人文之盛衰。繫於學廟之興廢。余觀蔚事而重有感也。蔚爲三晉邊徼地。方人文盛時。若德行氣節。經濟文章。以及理學名儒。載在郡志者。代不乏人。育之成之。率出於鄉校。明末學宮傾圮。乏科第者凡十八年。舊州守陳公鵬舉。拓修明倫堂。課士較文。科日始開。其後官此土者。僅朔望一瞻趨耳。雖茂草盈階弗問也。嗟乎。爲天子命吏。曾不聞振激勸者何故哉。會有曹侯者。以淇令擢知吾州。下車以來。有百廢俱興之志。甫謁廟庭。曰。士首四民。學宮所以養士。爲國家用。此而可緩。孰不可緩。遂捐俸修葺。無一煩民力。閱數月而工訖。自殿廡以至楹垣。悉燦然可觀。郡諸生魏宗周、閻之秀等。董是役。感侯之德。走書屬余記。將勒石焉。余亦德侯者。曷敢以不文辭乎。余惟天子右文。前歲幸太學。行釋菜禮。幾省士子。畢業國雍者咸與觀聽。一時人文丕變。紀諸朝盛事。曹侯仰體上意以愛吾蔚士。所謂上作之。斯下應之。茲舉其作之者也。諸士方明倫正經。絃誦不輟。第惟是尋章摘句。紆青拖紫以應之耶。抑志尹學顏。流鴻樹駿以應之也。孔孟顏曾之書。童而習之。濂洛關閩之學。長而聞之。余不敢悉舉。吾蔚先輩中典型尙在。人皆吾師。以德

行應。則有史先生東邑之孝無間言。以氣節應。則有雙先生諒之從容就義。以經濟應。則有郝先生杰之鞠躬盡瘁。以文章應。則有尹先生耕之著述自命。以理學應。則有鄭先生森之致知格物。是皆產於蔚。學於蔚。至今尙慷慨乎有生氣者。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諸士身近高山。又何必仰止遍海內。先名後實。以寧我侯作之之美意乎。年來科第多人。後先輝映。諸士入學宮。承教澤。蔚起雲蒸。蔚然而興。以待異日之用。即與吾蔚先輩諸君子聯蹤接武。又何多讓。且人視蔚爲窮邊絕徼者。論地也。非論人也。人傑則地靈。亦非風水家荒唐之說也。合觀壬午以前。甲申以後。盛衰興廢之理。皆實有徵驗。在人耳目間。即我侯藉手以報天子者。尤勿作尋常文具觀矣。諸士其善應我侯哉。

重修蔚州東嶽廟碑記

東嶽之爲祠也。義何昉乎。世之人弗察也。其以神道祠之乎。抑以人道祠之乎。如以神道祠之。神不享非禮。禮之所制。舉非人之所得而祠也。不然者。非僭則瀆。如以人道祠之。古者埽地而祭。於禮蓋然。祖宗不血食。孝子慈孫有聞而恫焉者。而嶽不與焉。嗚呼。世之人何弗察也。按禮冬至祭始祖。程子曰。此厥初生民之祖也。冬至爲一陽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求之洪濛胚胎之中。凡因類致報者。竊附於尊所自出之義。而不爲過。泰山位峙東土。天地生氣。從此興焉。蓋自冬而春。負氣成形。於義爲父母。祠所由昉也。讀大雅之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蔚地故鬬邊塞。豈無名世之產。寄我聖朝之藩翰者。卽甫申偉業。代不常有。至閒出而爲忠爲孝。爲狂爲狷。近鄒魯之門。接濂洛關閩之派者。亦不乏人。下而醇謹之子。耕鑿之儔。介胄之夫。坐作貿易之輩。身際太平。過歲時伏臘。習蜡社諸故事稔矣。齦齦嶽祠、登瓣香而忘之。雖然。先王以神道設教。所以教天下後世之孝子慈孫者。詎如斯而已乎。夫人之生也。由父母而推之以至於始

祖。遠矣。一呼吸而近焉。由始祖而推之以至於天。尤遠矣。一呼吸而近焉。世之人有斷體而辱親。違心而害禮者。祖父之罪人。卽天之罪人。而天猶有享之者哉。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顧往往以負罪之身之心。操楮幣紛然走祠下。余不知祖宗有靈。其果享之乎否也。竊爲聖人進此說。惜未有明其義者。時父老某以廟貌傾圮。募金重葺。一旦作新。是舉也。爲祠之義亦可以察矣。因其問記。遂書以勒石。考舊碣創建於明萬曆四十年。重修至今始。殿廡門楹。俱圖增置。故不悉載。厥工興落。則康熙元年壬寅歲云。

蔚州曹侯去思碑記

郡大夫曹侯。刺蔚三年。擢粵西潯江府倅去。去之日。蔚民賢者執爵。愚者攀轅。愛侯如慈母。蓋侯治蔚。有循良風云。既去十閱月。父老忽以去思碑文請。余起而應之曰。世之頌德政者多矣。大抵任則頌。不任則不頌。頌以任而脅也。思者百無一焉。嘗聞頌羊叔子之文。遠者悅歔。贊狄梁公之碑。不獲見者憾焉。無他。情在其中也。今者父老言之而余記之。夫亦何所脅而爲之者。甚矣我侯之賢。而民之思之者。其情至也。衣不深綵。食不重豆。我侯之儉以愛吾民也。民思之。不用何攜。不擾車牛。不受飲餞。投緡託詞。以長輕生之習。我侯之嚴以愛吾民也。民思之。革服錄。絕請託。我侯之正以愛吾民也。民思之。修學宮以課士。飭保甲以緝盜賊。我侯之勤以愛吾民也。民思之。禁私派。懲健訟。聽訟不加嚴刑而兩造俱服。我侯之明以愛

吾民也。民思之。夫民有情而無文。其由余者文也。余文曷能文。文而不及情焉。勿文可也。聊採衆之所言者。書於石。以志蔚民之情如此。前之去此士者。可以知蔚民之情矣。後之官此士者。亦可以知蔚民之情矣。曹侯名士琦。號韓伯。遼東人。由貢士順治十年任。十三年去位。

夢記告魏石生先生

余夢中得句曰。天地何功。功在乾坤之後。鬼神何事。事在性命之先。醒作何解。以告石生。石生曰。此乃先聖之微指。造化之奧義。未易以言語形容也。然既蒙下詢。敢不臆測以對。夫天地者。乾坤之郛廓。乾坤者。天地之實理。其實一也。天地以陰陽生生萬物。功莫大焉。然天地自然而成化。不有其功。易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故凡言功者。已落乾坤之後矣。鬼神者。性命之樞紐。性命者。鬼神之體用也。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既成變化。豈能無事。然其事雖推衍無窮。而其理則無聲無臭。豈非性命之先乎。人能於性命之內。時常戒慎恐懼。得其所謂性命之先者。是濂溪所謂太極而無極也。則能與鬼神合其用。與天地合其體。何事與功之不化乎。竊見如此。希更進而詳之。此正月八日夢。九日解也。余讀至戒慎恐懼數語。意先賢所云觀未發時氣象工夫。只一個靜字。離卻靜字。便涉後天學問。微危之界。人禽之關。於茲判矣。越十日爲燕九節。同諸友過白雲觀中。余因而乞夢。夢長春告曰。一念靜則惡息。一念動則善生。覺時如冷水澆背。猛然可省。始知君子戒慎恐懼。兼乎動靜。以爲功也。若凡坐一室。塞耳閉目。畢竟可靜不可動耳。高明以爲何如。

夢易記與王允升廣文

壬寅十一月二十六日。夜夢與一長者講易。余問曰。六十四卦之外。仍有卦否。長者曰。有。余曰。從何起。長者曰。從寅字。余曰。取何象。長者曰。執象而忘象。先父亟來語之曰。欲仁而仁至。夫夢幻境耳。古人常以驗學力。況言理言事。有裨身心者。雖幻亦真。必述而記之。今夜講易一夢。問答分明。尤不可忘也。長者之數語。俱非常談。先君之一言。實爲特訓。足下易學精切。省宿齋中。默會而詳解之。勿討說夢也。王君步階解之曰。夢之說不一。有所謂眞夢者。如聖人周公之夢是也。聖人生六百年後。精神上注於六百年前。始於夢寐間恍惚晤對。是卽心感象。殆所謂夢寐通之耶。竊謂尊夢亦然。想夢中論易之人。卽生平持敬所學之人也。佩敬久而象因以生焉。問六十四卦之外有卦否。只有。夫卦誠不盡於六十四也。引伸觸類之說。已見於繫辭。故焦氏之易四千九十六卦之繇辭所由來也。問曰從何起。曰從寅字起。噫。寅之時義大矣哉。天地生生不已之心。至寅而始動。造化陰陽之氣。至寅而始舒。晝以寅爲始。人以寅而興。故康節先生元會運世之數。開物於寅。閉物於戌也。寅於卦爲艮。繫辭云。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皇極內篇亦云。東北、萬物之所出也。亦卽太極圖所謂繼靜而動之候也。統觀之。寅乃動之始也。始悟朱子所云。稽實待虛。存體應用。或在寅之前也。筮法九六爲老。七八爲少。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十有八變之後。奇偶斷而變生。九六興而卦立。從寅字起者。或此之謂歟。問曰取何象。曰執象而忘象。夫忘象之說本易易也。夫易假象以明理。誠靜反乎理之原。卽象而理固在。不必象而理亦無不在也。蓋著眼須在象先

也。況形而下者有象。形而上者並無象之可執乎。上古聖人立象以盡意。後之聖人得意而忘象。故學易君子居安樂玩。以身心體之。誠以非深於易者。未足以語此也。後太老先生亟語之曰。欲仁而仁至。是點醒語。若謂欲論易而易之理已至。欲傳易之人而傳易之人已至。如以道論道。至忘象而道已至。如以學論學。至忘象而學已至也。夫論易而及道與學者。何也。蓋貧者敬也。從貧字起者。或仍示以持敬為入門也。道與學。含持敬工夫。易以幾忘象之境乎。未知孰是。推先生夙夜兢兢。務以持敬為下手工夫。思上卽曾孟之傳。下明伊洛之學。真積力久。純一無閒。自有夢寐之通。恍惚晤對。此卽性地靈覺之神悟也。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或此之謂歟。宜與聖人周公之夢同一精神之感召。假未得以夢說而概忽之也。曉之管見若然。不知果有當否。

鄒子傳

鄒子諱森。字漸齋。明嘉靖辛卯科舉人。未仕而卒。蔚州義民銘之孫也。按義民素行著於鄉。祠鄉賢。嘗積書累萬卷。每卷題曰。貧者不仁。買者不義。且曰。吾子孫或有能讀者。後夢謁孔子。命弟子某讀其書。遂育鄒子。鄒子生而清羸。體不勝衣。弱冠以仲尼徒自許。諸子避席不敢近。下帷數年。積書凡再讀。每究心陰陽象數鬼神禮樂之故。獨與尹先生商訂之。走一隙者往來傳誦。數千言無舛謬。尹撰兩鎮三關志。以百卷計。撫陶唐迄今故實且備。鄒子校讐足多焉。會志成作敘。尹屬稿諸鄒所。鄒亦屬稿。兩人各出袖中。指牽同。相視而笑。鄒子所著觀心約若干篇。未及傳。不起。先是病初篤。家人恐。詢後事。鄒子曰。某卷好書。某卷好書。別無答者。人謂書魔云。鄒子與尹少年同鄉舉。尹舉壬辰進士。官至河間府知府。或云終僉事。論成卒。鄒子負異才。讀異書。未竟厥施亦卒。蔚人惜之。觀心約垂百年湮沒不可考。詢故老無復識者。余友武承之素以古學自勵。雅志表章。嘗就縉紳家力索不得。偶從市上敝紙中見原稿。驚得之如獲拱璧。甲午秋。策蹇入都。屬余為傳。又二年。衛濟足水部梓而傳之。尹先生諱耕。字子莘。來馭仲州守。為之傳頗悉。著有兩鎮三關志、鄉約、塞語、朔野山人集諸卷。皆行世。騰者亦一時異人也。

屯牧道范公傳

范公。名志懋。字太乙。河南虞城縣舉人。明崇禎年間。任蔚州屯牧道。先起家郃陽令。歷朔州陽和監司。改蔚州。公少服家學。以忠孝存心。母太君逝。遵八行圖說為訓。時有冰淵之志。率僚屬對百姓。悉遵慈訓。惟謹。生平不衣帛不茹腥。朴素如韋布。蓋賦性狷介。尚儉約。為仕宦倡。非佞佛持齋者比。屬下吏無敢饞一酒一蔬者。關西四知。惟公有焉。每朔望詣鄉約所講八行。勵蔚士民大為歸重。孝弟口自申說。提出良心。聽者無論老幼多感泣。風俗丕變焉。著弟經十八篇、十讓一不讓說。行世。次年。以疾卒於官。無子。棺斂不能給。媵妾絕食亦縊死。俱藁葬廣昌。士人哀之為罷市。

鄖縣令宋公傳

公諱永譽。字葆恥。汻陽其別號也。中前明崇禎壬午科鄉試。父學韶。萬曆壬午科舉人。伯學道。萬曆庚戌科進士。世為廣平府永年人。其事詳載在家乘者不復贅。公家學淵源。淹貫博洽。性復豪爽。不事生業。闔

精舍於洺水聰明山下。寓意詩酒。雅有范希文先憂後樂之志。人未之知也。本朝定鼎。乙酉歲入都謁選。授鳳翔府郿縣令。受命之日。單車就任。郿俗素悍。且近終南。稱盜藪。頗難治。公蒞任後。日夜焦勞。處以誠。人皆勸。凡征輸斷獄課士諸務。雖倥傯搶攘中。井井有條。本年分較秋闈。得士十六人。極一時之選。人望歸焉。時賀逆蓄異志久。公憂之。豫戒城守。其躬率邑之義有膽識者。畫戰守策。紳士謂邑無重兵。虞不能禦。公曰。臣子之義。誓與此土共存亡。戰或不克。守則無虞也。亡何。賀逆令賊黨持牌誘降。給以重祿。公立碎其牌。禁錮賊役。次夕。賊遂薄城下。攻五日夜。公多方禦之。勢不支。城陷。賊執公。不忍殺。復溫言勸公降。公挺立罵不絕口。索縣印不予。賊怒。手刃公。督府孟公喬芳。稱其一死盡節。忠烈可憫。撫軍雷公興。稱其為國盡忠。死賢於生。會議上其事。請卹與得旨追贈陝西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

趙介菴先生傳

公姓趙。諱時脈。新安休寧縣人。號介菴。八世祖為徵君子常公。諱汸。卽世所稱東山先生也。光祿文水公。諱廷賢。是為公祖。儒林伯玉公。諱完璧。是為公父。公性至孝。善讀書。少補邑諸生。旋游國學。公兄大鴻臚諱時用。為都諫。時家居。顧宗伯瑞屛至自崑山。見公於坐。命之。其鄉之金太史正希。亦皆稱公善屬文。因負笈從兩先生游。公固端人。而又日聞兩先生持論侃侃。莫非忠孝大節。砥行立名之說。益致倫門內。為為己之學。伯玉公客亡眞州。公甫弱冠。擗踊幾絕。扶櫬江行。至蕪關登陸。號泣徒跣以歸。卜兆從禮。公體素羸。至是羸瘠。宗黨相見有不能識者。讀禮既終。澹於進取。每天下大比。或勸之試。必謝曰。母老矣。吾當以義命自安。自是奉母家居者三十年。既殁。哀毀一如居父憂時。公族姓繁衍。催親盡則情疏。為立宗祠。置祭田。歲時伏臘。集其父兄子弟。以饗以讌。秩秩四方觀者。莫不油然生孝悌之心也。公昔遊浙江。樂武林湖山之勝。遂家焉。甲寅冬。省墓歸。而饒州寇起。逼新安。新安人恐。各謀徙他郡縣。公獨以邱壠所在。無去志。未幾。寇果至。里有惡少年。引賊黨搜劫公家。公走入松蘿山。趨而蹶。自懸崖隕。著樹得不死。質明為賊黨所獲。公罵賊。賊大驚。且見公修髯廣頤。衣冠甚偉。儼若神人。勿敢害。由是播遷流離者久之。寇退而返室廬。一空。公視之不以為憂。獨登向所藏書處名萬青樓者。見縹帙無存。而東山公所著春秋屬辭、師說、集傳、左氏補注、杜詩注諸書鏤版。亦皆失去。乃歎曰。喪吾寶矣。因論諸子恢復故業。當以重梓東山公著述為首務。先是諸子宦游四方。迎養則拒。寄俸則卻。次子天羽官戶部。遇覃恩。封公奉直大夫如其官。而公於處亂之後。益留意身心性命之學。足跡不入城市。布衣蔬食。肅然環堵中。日讀書數卷。體因神完。不杖而行。間為吟詠。能燈下作細楷。如是者復數年。壽七十無疾而終。子六人。長端。山西介休令。次吉士。戶部主政。次靖士。杭衛守備。又次俊士。弦。翊士。皆邑諸生。孫二十二人。為明經者一。為文學者七。曾孫十人。並幼。

庸齋子曰。予自與江左之賢士大夫游。但聞介菴為隱君子。及詢其生平。後知介菴以純孝稱。余敍次行事。於處家庭之際致詳焉。雖其排人之難。救人之危。莫可殫述。然百行之原。其最大者。大道無難。常與善人。故暮齒嬰鋒鏑之禍。而卒免於難。宜矣。次子天羽。服官農部。聞訃京邸。予往弔之日。見苫塊悲號。至情

愀切向之鬒髮如漆者不一朝而如絲予深爲感動歸語同署諸君子曰天性過人不可强也昔陸夸褒父柳敏喪母皆鬒鬢頓白至今稱之天羽亦然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

勤忍子傳

勤忍子姓武名之烈字承之蔚州高士也賦性疎懶不事干謁見人富貴悖道義輒狂笑不已里中有孝友者如某某雖極貧且賤乃肅然敬憚之讀書尤好博古漢魏以上唐宋以下年月姓氏世系爵里悉成誦有友勸攻舉子業承之曰吾無半官命科第非吾志也顧以諸生老牖下又通數學與人卜多驗以故四方之人入蔚者知有勤忍子云幼失恃稍長事其翁備色養翁老疾承之晝夜侍牀榻衣不解帶者數月翁曰吾誰可代汝勤忍子曰蒼頭服役久倦於勤焉能代兒乎比翁棄世晨夕奉木主一蔬一菓必盥衣冠拜而獻旣撤乃食垂三十年如一日作五噫歌追念庭訓孝思極篤行事取法古人跬步不肯苟而自檢復甚嚴嘗指天而誓曰性命形骸皆主人翁予我者我敢效賈客之營利而忘本耶有辨才論古今事頗類滑稽聞人有過輒面諍語出人多銜之因作勤忍子傳盖自箴也時或攜妻子居荒村不欲入城市人亦莫與交魏子每就而問之得所著詩文一集名曰勤忍齋小言爲行於世

奇窮子傳

奇窮子者寢極魏生以號蔚之舊弁也弁姓易名柏字象南家世載郡誌頗詳其父揮使公乏嗣禱於三官祠夜夢神人抱兒予之遂育象南生而穎異美鬚髯貌磊磊有丈夫氣性豪華不謹細行官洗馬林守備不克終歸焉卜宅數畝蒔花樹石費不貲嘗好客典衣充酒貲飲不醉不輟醉後或歌或詩動百言多羽音然亦不欲傳人從旁竊聽得其擬古閨詞凡若干首皆哀而不怨殊無一語及生事者會三冬煤盡家人索之弁曰屋上椽非吾薪乎成毀吾事耳及撤草廬棲之亦不怪客有惠米者傾以易花環列几前賞且樂籬際籠諸鳥能語者當半部鼓吹日或不再食曰胸中免俗足矣飽何如耶歲有琴玉環各一朝夕撫弄手譜數曲有叫斷白雲鄉之句名曰壯士操每一彈鼓鳥鳴花笑無異流水高山彈罷抱琴而謂曰此吾生死交也而物之乎又摩其環曰安得君子兮贈之以白玉以其言近放人多嫉之者卒得謗亦不少貶後以草廬敝穴地五六尺許妻子同居其中遇元旦服葛衣行市上手攜二子身無完袴裹鹿革緩步各不少亂及與人談風生四座了無抑鬱之聲有疑難商之可立決於里中之大賈巨家投一刺以爲恥其生平行事異於鄉人者有如此嗟乎若象南眼孔中視人之酒囊飯袋規規擁銅臭以爲莫予過者不知作何等矣此魏生所謂奇窮者也爲作奇窮子傳以示予友武承之承之素交象南云

寒松堂集卷六

書簡

柬刁蒙吉先生書

楓生也晚待罪都門十有四年嚮孫鍾元先生之學久矣而於先生則未嘗悉聞也近年因退谷先生居林下始就而商之得知祁陽有先生在焉每一過退谷未嘗不仰泰山北斗也時坐位進不敢通名左右頃者山居侍母去退谷漸遠昔來謂一時可以性命之指相印證者惟先生一人耳計自蔚至祁以道里言之先生之廬較近於蘇門楓執鞭以從所忻慕焉第因老母春秋七十有四晨昏菽水實難遠離一段眞誠託之箋素古人神交私淑得無近似耶况楓地處邊塞孱陋無聞欲從册子上探討亦無所得妄輯嘉言錄一書以求入門又輯儒言錄一書以求登堂先生爲萬世道統計所學之自得著爲書者定不少矣先乞惠教啓小子之昧而開後人之傳或亦先生之心乎幸勿吝若楓輯者言也凡以爲行耳然行之不逮更望嗣此進而敎之玆敢以退谷先生之言爲紹介又託年家韓公爲先容兼附近刻二種爲文贄外凡例一册以明所事之有在也統希涵照

答刁蒙吉先生書

佳著久不得見意者向往之誠猶未至耶抑易水秘之枕中也長至月杪走尺一問原椷不謂韓公先已出境矣抽東錄稿附開函讀乞言引及滄州先生序孝子之情藹然如話自揣平日觕於詩文邇來都廢勉以絅詞頌賢母是樞之妄也敬擬小贊爲壽於誠致之日南望下拜者再儻先生俯嘉此意勿與珠玉竝列感當何如承問嘉言錄竝無副稿丹陽之梓因舍親抵任註誤不使相煩待取回原書另當呈正儒言一書乃樞爲辨程途以爲依歸地者若云衷一代之人正千秋之學曾奉教於退谷先生而謬任之先生業有斯文正統准訓將來該括定無遺矣又何多事哉姓氏目錄奉高明教之位置不宜竝勞改正樞以愚昧辱大賢不棄下詢生平功課俾樞汗愧無地此時而諱病忌醫不忍也更不敢也念樞幼爲辭章科舉之業長居詩賦利祿之場幾如無柁之舟隨風飄泊幸而不致顚覆者惟見盡倫爲道寡欲爲入道工夫耳乃氣質未變黑白太明兼以好古多言諸凡一言一行一交遊一取予時時有敗名之懼處處見他人之非且識見多偏往往矯當世之所爲而以一事從俗爲恥凡此皆樞之病也四十以來始知向學矣從諸儒閱歷之言探討孔孟眞消息而又疑高談性命不務眞實踐履者幾幾乎徒騰口說也甚而明立宗門暗襲禪旨誤一身以誤天下後世不淺儒言之輯蓋亦不得已焉耳究竟亦屬多事也至樞山居奉母日用之間菽水而外無一可爲先生道者然而爲善於鄉未嘗少懈優游歲月萬不敢出觸惡涼德如樞里社之望也習禮義正風俗亦士大夫之責也其可述而志者大抵在此此歸里三年之有事俾父母之邦聞而感焉者也第恐名根尙存立言不謹或舍己而耘人者有之驗之古人之書清夜之夢未盡合符正苦無下手處今行年四十有七受病已非一日敬依明問縷縷詳陳先生大道爲公可因其病而藥之樞雖不敏願請事焉格物學顏二說近日偶得竝呈指示滄州序看過完上近刻八種無復風雲月露矣敢附覽斯文正統渴欲奉教儻韓公不即復任又遲歲時何以自慰煩重印一部惠我其藉手抄錄者深慮勞神或不得不久待耳

答刁蒙吉先生書

先生不棄庸闇重惠斯文正統一書纔閱目次知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洵六經四子之宗子功臣也敢不服膺大稿六册敬存案頭容卒業另報儒言錄與斯文五經冀原不可以一例觀蓋儒言以語錄爲主取其詞簡而義該或爲二書之階梯未可知也陳克庵語錄缺而姓氏亦略王龍溪姓氏具而語錄無多自先生論之始定矣俟脫稿呈教名儒以下止存姓氏備考非宗也高邑固不倫即康齋薦出權倖亦心少之劉念臺先生語錄與本傳俱無微每欲置一席而無由也明辨錄不無未議何椒邱鄒二泉樞淺學從未聞見然何以詩文傳鄒以高子許耳羽翼當必有說耶更疑者湛甘泉之折衷慈湖也曰禪宗曰眞禪學曰何曾望見二程脚板曰不知學之頭腦曰賊夫人之甚其闢慈湖不謂不嚴顧與慈湖列別傳且官祿所至毀佛寺爲儒祠學問何等光明而別之耶凡此皆樞之請於退谷先生者惟先生正之頃者明訓諄切終身可行對症之藥不難起死回生人自諱病耳古人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先生之醫斷立誠似當爲第一劑也別論柏鄉世好諒必重先生之學而重先生之人斯文爲贄去縞紵遠矣但新簡詮衡不

嫌瓜李乎呂涇野先生文集二十册附覽竝乞隨筆點正爲願仍有內篇竝四書因問恐來人不能多攜也整庵先生集假自代州完璧久矣昨庸言忽有數則災木四十以前幸多孟浪不意有當於先生果何所取而云然也憑使附復兼候道履

答刁蒙吉先生書

使者到蔚在望前一日是日從枕上憶先生久不惠教晨興欲覓使人寄訊忽小价報尊使至矣古人神交良不誣也亟詢道履知杜門清勝刻集序目竝諸稿俱奉教訖斯文正統既有成書或搜羅增補抑另有續集耶端候台論昨謬論康齋擬之蔡邕相如蓋謂不幸而爲權倖所齮耳惜也非責也古今人之類此者豈少哉文中身當隋唐之際表章洙泗厥功不小誠然廬陵本論朋黨論諸作既有闢邪崇正之功又有扶陽抑陰之志惓惓爲世道人心計夫二子者若以一節之責責之則後之學人不是齒於聖門者多矣至於性非所先一語先生責之也甚力而樞解之也甚平是非可否竝惟詳示未協於性理之中見文章而廬陵於文章之中見性理歐陽而外更有幾人先生謂其粗知義理未離詞章非樞之所敢知也司馬文正公是有宋一大人物而道統道之樞意斷不及此且樞庸齋配文正者謂何豈不爲退谷先生一助爲深耶湛甘泉隨處體認天理所學不差因先生未見全集或難評定謹以儒言錄一册奉覽其甲乙去取可概見也整庵困知記率皆辨佛詞繁而不簡當如何纂輯未得要領譬如治顛狂病者只與講正經話頭其病自愈若隨其狂語而節節辨之上天下地彼將無所不說矣先生正在披閱示樞以的幸甚樞與先生共肩斯道會晤難期筆舌難盡况樞之筆舌甚鈍問不詳而答不備且平日於序跋碑記壽賀誌銘等文從未涉筆前謂大集序非退谷先生不可業以情告久矣再承尊委不敢固辭勉構一跋綴之劄記之末尙乞筆削勿使見笑大方則先生盛德事也立雪集不吝武答直抒胸臆謹受教矣內有一二條在疑信間者仍希開牖集名易以問途遵台命也劄記並誦數過字字會心學學得傳千秋大事樞誠慮一言未確有負虛懷竭其一念之誠翼其一得之見當爲先生割愛不敢爲先生闕疑但造詣原分淺深立言各有本末樞之妄刪者先生不妨復存之總期歸於至當而止是又樞之所爲切禱者也樞有所請附於問途集後竝近稿一册皆編類而及之者先生點竄擲回以志下教呂涇野先生內篇六册藉手呈閱幸加丹鉛大集頒賜名言不敢草率盛价淹留半月臨筆乞恕不一

與刁蒙吉先生書

朔日拜覆明教計達左右矣先生至誠愛人惓惓無已示以成書屬以底稿或問而後答或答而復問蓋脫講學之習套實究日用之庸行實獲我心爲得不惑者拙手纂未作序俚語不文無足表章著述之萬一儻捨而稗之死而在前何以法今而傳後即附在劄記之末猶可藏拙然而樞之抱愧者已多矣劄記一編皆先生躬行心得而出之樞以蠡測海妄度高深至今思之種種無當雖仰體虛懷誠不自量耳在先生之意以修己者訓人惟恐其不詳樞竊謂善學者得其一二語可用之不盡而不善學者必有數字之彈駁恐失立言之本意也徵諸往事大可鑒矣樞願此言一出俾孔孟如綫之脈不至中斷關於世道

人心不小，君子慎言。慎此而已。故一偏之見。不敢自欺。高明亦毋因愚說而自阻。樞乃可以無憾也。更有疑焉者。蓋因持敬是學者第一義。主一無適是敬字第一解。而梁溪反之曰心無一事之謂敬。樞竊疑其似禪也。尹和靖云。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夫主一而不容一物。可也。主一而無一事。可乎。梁溪立身行道。卓然大儒。識力在白沙之上。白沙靜中養出端倪。自無而有也。世且譏之曰禪。梁溪心無一事之謂敬。自有而無也。此言視白沙又何如也。一疑也。樞謂求放心而歸於仁義者。蓋剝後之復也。危中之微也。狂時之聖也。故程甚云。下學而上達也。夫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天理非仁義乎。樞聞人之言曰。釋之徒有人定。老之徒有調息。此時似求放心矣。於人事天理。有何干涉。亦可謂學問之道乎。吾儒舍人事而求放心。謂知放心心使在。然不過攝念云爾。何學何問何道。不幾與釋老之徒等乎。又一疑也。道學家有事事不假安排之說。樞前問及此。先生解之曰。無容心耳。且曰。不思得。不勉中。豈有待於安排哉。夫聖如孔子。固不思不勉矣。自及門以至邦君大夫隱逸輩。必矯其偏而鍼砭之。所以施教也。樞每思孔子一片苦心。如父兄之愛子弟。時時刻刻。貼到心上來。安得謂之無容心。即如先生著斯文正統一書。爲吾道計至深遠矣。其於人品學術。去取前後之間。曾一容心否乎。此間學問修持。無容心焉而可乎。又一疑也。樞至愚極陋。聞見無多。第舉目前切近者商量如此。再以聖賢之言質之。如三懲三戒。三畏九思。以及四勿三省三反五教之類。推之視觀察之知人。直諒多聞之取友。諷諫直諫之度主。豈盡無容心而能之乎。樞之疑也滋甚矣。惟先生明以牖我。是非可否。以人事斷之。斯於心身有裨耳。先生大略賜答。以慰懸望。閏夏念前三日。

答刁蒙吉先生書

捧教深慰懷念。但兩勞遠使。誼所未安。感當何如耶。讀斯文正統一書。大抵曾先生所云平生景仰佩服之人也。而樞自審傾向之不同。識見之有異。淺深大小虛實之各殊。無足佐高明萬一者。滋愧矣。東齋原不敢與蔡王相如同例。前牘甚悉。但何因而僅受石亭之知。是其不幸者也。况特聘於朝。未展所蘊。止一泛泛條陳而去。良可惜耳。先生安貧樂道四字。千古定評矣。文中文正文忠三說。已達退谷。各有確見。先生之言宜竝存也。惟文忠性非所先一語。前人駁之。先生又駁之以孟子道性善之功。加以反孟子之罪。則過矣。夫所云聖人教人。蓋指孔子而言也。請看二論。如學而時習。復性也。而不言性。入孝出弟。率性也。而不言性。巧言令色。失性也。而不言性。從頭至尾。止性相近也一語。何嘗諄諄先標性字乎。大賢以下。開口便著。夫亦聖賢之分量。與聖賢之時勢。俱未可同日而語也。至謂周易歐公茫然不解。樞雖欲強解之而亦茫然矣。此皆樞之學問識見大段可知者也。湛甘泉一集。得荷指南。羅整庵一集。尚未卒業。統容另正。至於問途諸款。樞一問再問。辱先生一答再答。知無不言。可以止矣。乃深慮言多而行不逮。大抵在淺深之間耳。樞專心致志。在一淺字。如魚飲水。冷煖自知。起居動靜。實不敢自略也。遷善改過。實不敢自信也。而先生欲進之以至深之義。向癡人說夢。豈有合乎。拙序遵命創爲。蓋心折劉記。勉附驥尾。是所願也。用六集業有名序。幸勿附入。以全初心。聞退谷先生其難其慎之意。與樞頗同。而退谷嫌近名。樞嫌取忌

耳。前大集稿中。不避愚狂。過於割愛。正此意也。拙稿雕蟲之技。亦煩日及。猶家人說家常。不計瑣瑣矣。謹受教。宋子與南軒東萊商訂四書。何等功用。今人各闢壇宇。恐未可做而行之。聊於次牘中具復可也。來札云。評野先生諸書。正在披閱。不妨留之。四書因問收入矣。歙州鄭侯。仰止高山。頃得佳刻之惠。感不去心。什倂則學此又一徑矣。統謝不盡。

答刁蒙吉先生書

前書已勞記室。再則瀆矣。然既奉手哉。曷敢不報。讀先生答言有云。道理甚大。亦甚活。只此二語。可省多少辨論也。無已。仍於語言文字間再商之。一則文藝之說也。夫文藝有視爲照心鏡者。有視爲敲門瓦者。其人不一矣。先生之文藝。固不敢作應世觀。樞於此亦非茫然者。平日每構一藝。必曰。行不去。莫說出。及藝成而行不逮。又撫心自問曰。既不行。誰說來。嘔。策勵而此。究竟託之空言者。不知其凡幾也。先生所謂所行無誠於所言。於樞何有哉。一則梁溪心無一事之說也。理學家言。亦取其實實可行。足以明聖經啓後學而已。前樞所云似禪。謂其一語似之。非謂其所學似之也。若以一語而概前輩之生平。樞方爲歐公解。先生又爲梁溪解。解何時已。樞竊自爲梁溪解可乎。先生曰。執事敬則執之。行篤敬則篤之。事思敬則思之。先生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則主之無一。非實學也。而又安得心無一事哉。尹和靖之言。素未詳其本末。及因台札引證。乃借書考之。下句云。其心迴著不得些些事。非使字也。更與使何啻千里。梁溪和靖又相反矣。先生謂極乎。諒言乎。不則必梁溪之自驗與和靖之自驗各有不同矣。一則求放心之說也。求放心固指不得某事某地。卻離不得某事某地。若心上求心。心仍未放也。故樞謂之攝念也。前樞頗擇議說。取其切於事情者。比類言之耳。况先生所引。率皆主敬之功。心未放而持之。與心既放而收之者。必有辨也。茲於問答中縷縷千言。示以心學。抹殺人事。豈學爲心學。而問亦心問乎。一則無安排無容心之說也。先生解此。非不甚明。樞閱華言。淆亂。折衷聖人。如陽貨之往拜。孺悲之辭疾。冉求之鳴鼓。原壤之叩脛。謂之無安排無容心可。謂之有安排有容心亦可。正所云道理甚大亦甚活也。學聖人之道者。各隨其資力之所近者學之可矣。然辨論之書。汗牛充棟。有不能爲諸公解者。非此長而彼短。則前甲而後乙。各闢壇宇。自古地步。爲聖經計乎。爲躬行計乎。爲著作計乎。此樞前牘所謂未可做而行之者。以不得援商訂經書之例也。先生以爲何如。承教。貴州熊侯。神交雅誼。彼此同心。但賤性磁謬。即本地當事。亦愧疏節。越在鄰封。尤自愧也。先生婉謝之幸甚。問途一集。有疑則問。有行之不得於心者則問。爲己非爲人也。授梓使爲人矣。先生慎之。擬各錄一册。兩地存閱。明春寄上也。來使淹滯六日。樞適爲歙州閱月課卷。蓋鄭侯因蔚上初改策論。未諳體裁。月台通庠而課之。樞與諸孝廉共事丹鉛。一如闈例。事竣裁復。竝附即事小詠。統乞垂覽。

與刁蒙吉先生書

歲冬藉復函丈。再閱葛裘。未幾奉教。原擬去歲端候起居。寸誠不果。仰企遙深。隕嵩之私。積至今矣。素知先生斵室閉修。立身行道。承歡太夫人膝下。有暇則著書立言。啓發後學。洵吾道之師表也。前者不揣愚

昧。妄寡哉。成畢千百言。賜答不倦。深愧未能領略。抑且謬有辨論。迄今思之。膠固葛藤。每多過失。蓋樞初學之人也。就其資之所近。爲其專之可爲。大抵在困勉之間耳。先生學識超絶。深心大力。與初學心蟲力薄之人。迥隔天淵。故一二未合。不獲引樞而進於上也。如求放心說。先生持論自正。樞但從遷善改過求之。卽先生所謂善用之。一一皆求放心之良方也。靜坐及心無一事說。先生闡發忠憲之意亦最切。樞聊從接物求靜。於事求靜。漸練疏慵。再圖寸進。幸有明教在焉。至於辨駁先輩。恐屬輕狂。然學問各有得力。不可强同也。一說不能無言。然亦不能多言。仍於問途集正文之旁。附見數語。原稿另謄呈上。兩地各存一帙。以俟異日面訂何如。大著近日必多。劄記料已剞劂。統乞惠教。僕前書內有頗兼取忌一語。蓋指先生集中文字。間有涉忌者耳。非謂作序有忌也。惟鑒之。樞向以移風易俗爲志。匪一日矣。前歲因州守鄭侯嘉意人文。以舉子業月課諸生。樞亦與焉。年來專工時藝。儒言尙未成編。舍己而芸人。所不免也。無以報先生。柰何樞家庭無恙。託庇良多。湯藥晨昏。不能無事。惟樞行年五十。讀書甚懶。著述維艱。上有老親。下有幼子。皆於一身繫之。樞之爲身計者如此。此後言期日少。行期日力。先生之教。終身以之矣。昨年退谷先生札云。聞樞至郝州。就先生講學。不知相聚幾日。所謂何經何子云云。此誤傳也。樞有母在堂。歸養八年。蔚城百里之外。未嘗一至。徒切高賢之望耳。敢以附聞。蔚有烈女。大關風化。乞先生立傳一表章之。諒必不靳也。何如。

答刁蒙吉先生書

歲前仲夏。小价捧到華函。讀之起敬。知先生之學。由博而反約。居然典型也。卽如求放心一段。從心至於耳目言動皆然。云自大學或問小註中看出。樞未見而先生得之。樞言頗不謬矣。先生之閑邪存誠。與樞之改過遷善。不分內外而自合符節。蓋邪與過誠可强分。誠與善可分內外乎哉。其靜坐之說。未嘗聞自尼山。不必深論。卽云程子靜坐。如泥塑人。不過門人塑先生。非先生自塑也。先生第居處恭耳。人有浮動之氣。病弱之質。靜坐卻煩可也。與聖賢學問何涉。高忠憲心無一事之謂敬。更不敢從。若先生以人欲解之。又似不主一矣。人欲可主一耶。樞前云讀書甚懶。著述維艱。因讀書著述之勞。節省心力。奉高堂課幼子也。先生謂先卽與忠憲所云心無一事合。豈讀書著述盡人欲耶。又嘗別論矣。讀大學古本辨。辭嚴義正。千古不磨。至於格致補傳。而總名曰翼註集。先生苦心備至。夫復何言。所言者一得之愚耳。樞於大學。實無確見。竊謂以曾子解經者。明傳所以明經也。以諸儒解經者。離傳所以離經也。如史例然。經爲綱。傳爲目。註爲論斷。則全經矣。不然曾氏子親承聖教。獨得一貫眞傳。而顧不能發諸儒之所發。樞尤不敢信。若致知格物一傳。居十傳之中。不前不後。何以獨失。且八條內用先字者俱存。此句用在字者何以獨失。果有不可解者。幸朱子補傳。分分明明。毫無疑義。後人猶支離妄闢。若其無之。不知講成甚話矣。補傳者其有憂患乎。註補傳者其有憂患乎。第先生註焉。樞亦註焉。註之心與先生同。而註之言與先生異。不同而異。則爲怪異。不異而同。則爲雷同。參同酌異。惟先生是賴焉。謹錄大學管窺。敬呈裁定。歸於至當。二集合而爲一。分而爲二。亦可何同何異哉。示來辨道錄。鑿庵一冊。格言固多。第未識所辨佛氏諸語。從何得

來。彼時禪學盛行。豈大儒亦旁及耶。抑因闢禪而始究心耶。設有辨之者曰。鑿庵且讀楞嚴經矣。其何以解。竝望先生決其疑。閱棠蔭先生序。及答友人書三段。一一領教。兩省既有虛心向學之人。何無一切近就裏之語。或亦講學門面使然乎。此樞揣摩之言。未可薄待天下士也。率筆直復。語無倫次。惟先生鑒原。

答刁蒙吉先生書

不相聞問。又經一年。時時念先生起居著述。每切栽候。妄希教言。祇因樞衰水未盡。致老母自二月抱病至今。臥牀八閱月矣。初則腰痛。繼而背痛。遍體浮腫。腹脹如鼓。日喫冰塊十數盌以代飲食。說者謂年高宜補。愈補愈劇。不得已而攻以瀉之。二十日內。利下百次。則飲食大進。腫脹漸消矣。此樞所以喜懼交集。諸事俱廢也。目今雖未霍然。可以無恙。竊修一言。擬十月初六七日。端候左右。路引已便。不意遽使先至矣。偶然之舉。何相值之奇耶。再拜開函。如聞提命。方喜慰間。知貴體亦有違和。又以鼠牙雀角。重攪潛室。昔人所謂道尊毀來。德修謗至。蓋於先生益信矣。幸而當事素知品行。心竊重之。亦安能爲盛德之累哉。然橫逆雖由外加。工夫惟在自反。以先生學力之堅定。無庸贅言者。若樞近時攻苦。專讀醫書。以補人子知醫不精之憾。課士範俗。俱不暇及。卽小兒功課。未嘗過而問焉。精神如醉。鬢髮添霜。不復夢見退谷先生矣。所聞昔日神交數語。錄稿請正。所謂夜夢驗工夫。固學者事。難乎免於康齋之誚也。何如何如。東林之學。絶響久矣。後有作者。先生豈過翊乎。幸善誘焉。樞也鄙陋之人。數勞闢牖。不敢信其力行與否。然而鸚鵡能言。則有深戒也。願與先生共爲之。寄來烈女一序。天地間異文章。異烈女。足稱雙絶。樞何人斯。亦附不朽。渥野先生文集收入。老母初度。概謝親知。病榻非慶祝時也。過辱高誼。當於古人中求之。獨愧不克祇承耳。謹此致謝。附具不腆。爲太母獻康甯之喜。與物俱將矣。

柬孫鍾元先生書

某碌碌迂腐士也。竊不自揣。私淑先生者廿年矣。然私淑先生。見而知先生者也。讀乙丙紀事。知先生之氣節焉。讀薦舉諸疏。知先生之品行焉。讀歲寒居答問。知先生之學問焉。晤馬玉筍水部。又知先生之家庭父子安貧樂道焉。然既不獲一望顏色。一接謦欬。終未嘗一訊起居者。私心竊冀異日當有立雪程門時也。孰意十年仕宦。未出燕南半步。十年家居。又未離慈闈一日。邊城荒僻。士大夫可通往來者。更無一人。坐是翹首夏峰。可望而不可卽。眞不啻泰山北斗也。近者友人王藝航因某與書。有企望先生。獨不得一至門牆之語。遂轉乞名篇。爲先母壽。仁人之言。足以表懿德。垂家乘。豈特蔽水爲光也哉。仰止之懷。無可以報。聊步來韻。情見乎詞。但詩中見某之情。而不能見某生平之本末。某蓋二十習制義。三十習詩賦。四十習儒書。今行年五十有二。而制義不敢作章句訓詁觀矣。詩賦不敢作風雲月露觀矣。儒書不敢作語言文字觀矣。諸凡言之而行不逮者。輒自舉自證。如兩造對詞。曰爾既不行。誰教爾言。此某一箇勉字。略陳於大賢之前者也。先生一覽及此。如某侍函丈而道生平矣。且某之所以敬服先生者。非言也行也。先生之言。乘五十年。有一非實踐者乎。每怪學者啓口落筆。便能言聖人之道。連篇累牘。溯流窮源。亦云盡矣。只行不及耳。某則言且不及。安問行哉。年來更不自揣。有日知嘉言錄一書。成而未梓。儒言錄一書。

輯而未成。皆深覽夫儒而雜編。空言而無實用者之非聖賢。著以自警者也。俱無副本。先以序目凡例。仰呈覽定外講章七章大學管窺一冊。是某千里執贄於先生。即如同堂問業於先生也。幸有道正之。塞垣孤陋如某者。氣質在愚魯之間。工夫在困勉之際。淺深得失。在日月至之候。儻蒙痛下鍼砭。頃加鞭策。誠可不負先生之雅意。雖途長不能頻請教益。然而修詞立誠。尚口是戒。若故揀題目。多設辨端。以貽講學習逕。則是自欺以欺先生。某不敢也。謹此奉書菲謝。更願先生爲道自愛。悠久無疆。爲祝臨楮南望殺遠煩瑣。統惟鑒照。

答孫鍾元先生書

偃二十年嚮往之志。期在今秋明春。一叩夏峰。前與高足馬構斯言之悉矣。不意今年六月。叨蒙上召。奉溫綸。告病之疏未允。遂不敢不勉扶入都。於閏七月初七日陛見矣。再叨聖恩。又置言路。梱惟以不克稱職。怦怦然懷蕉辱先生教札。敢不中心佩之。節期望過深。亦何能自信以信知己哉。所守者板實二字。雖五十六歲之身可勉。而每年三百兩之資斧難繼耳。此皆板實中不得不慮及者。先生高風苑節。修己及人。萬物一體之懷。必有所以教擢者。成子我存荷先生不吝提命。後生可畏乎。聞崔新安近日亦入都矣。行將躬親有道。互相切磋。仍望先生時加策勵。屬之於道也。喜當何如。安邑使正月一日至蔚。楓已勉遵召命作序付去矣。小兒隨入長安。延師教訓。謹謝注懷外和韻二詩。寄奉郢政。兼候道履不一。

寄同年魏貞庵先生書

惠教謝洞雅說諸集。一一展讀。先生主持風教。備費苦心。既有由博反約之功。又有略短取長之用。當於古大臣中求之。其中採及庸言。重以佳敘。俾瓦缶亦厠瑚璉之列。以此而知其略短取長也。惟是敘中之意。期望深厚。不敢不勉。格物諸說。指示眞切。千里宛如同堂。至孔顏樂地一說。佩服明論。可坐從前聚訟矣。借來湯甘泉顧涇陽兩先生集。共計九套。附上。內有小簽者。某悉錄之。惟披閱時一印證焉。前小揭叩問安好。過承慇懃。孺子何足以當此。感感。頃聞先生中銓之席。已荷特簡。爲海內蒼生加一餐。某愚狂粗鄙。無言可贈。惟願謝絕詩文。謹愼延接。其所以嚴防假借者。大抵在此。此席千百其怨望。即千百其指摘。不得不爾爾也。雖昔日以言事君。今日以人事君。職業頗有不同。而總之以道事君。素所自矢也。某復何言哉。此後瓜李多嫌。再不敢一字候起居。亦不敢再勞一字問山中矣。格道功令。非敢妄擬絕交也。此箱一緊要關係名節者。相與有成。萬乞垂察。益因當人入都。候領恩綸。膝下承歡。得此驥典。慈闈白髮。可駐顏色。先生錫類關切。且爲貴衙門職掌。懇賜速給。闔家戴德不盡。

答同年魏貞庵先生書

閣務殷繁。門禁嚴肅。某引嫌自避。日久不敢裁候。昨謫藏山至蔚。備悉起居。再辱手教。竊幸大君子立德立功。此其時矣。某山中之言。曷足以擬之。前聞纂修明史。爲聖朝垂法萬世之美事。全賴正人秉筆。是非昭然。兩大擴間一部大文章也。先生願以著書名山爲志哉。過矣。又聞猶龍、念蓋、子袞。藉大筆爲誌傳。俱當不朽。使中抄底稿示之。敝鄉張伯珩。賢者也。更不可無傳。東谷先生爲之。即先生或亦不吝如椽也。敝

州一歲之中有烈女烈婦各一人。國家教化之行。其效如此。紀略二紙奉覽。老母屢承注念。今歲飲食動靜頗勝去年。喜可知也。某菽水之餘。與州守鄭公移風易俗。相與有成。特願建學堂。率紳士講肄其中。令日簿書吏之欣慕理學如此者。可多見哉。年來受退谷先生教。暨祁州刁蒙吉往復論學。而當道不與焉。祁州學甚正。著書亦甚多。斯文正統一書雅有可觀。如未日及。容即寄上。某一向講書。謹呈二章。正之。不及多錄。小兒屬對一冊博笑。某行年五十。纔見此子學語。且喜且嘆。不敢不爲知己道也。

答同年魏貞庵先生書

訊來得起居。知山中講學著書。關係人心世道。深爲嘆服。竊謂家禮一書。爲風教之原。宜參酌更訂。用古變今。此其要也。詞林葉子吉鍵戶讀古。久有同志。但長安無處借書。尚未著筆。僕又欲編古人儒吏、賑吏、才吏、勞吏事蹟爲一書。以風海內。仰佐聖治之萬一。此亦最要者也。奈僕聞見不廣。蒐輯甚難。作何下手工夫。高明有以教我。近日崇儉一節。僕與元著、雎伯及諸同志力持之。長安士大夫皆以五簋爲約。梨園盡絕。十二年相沿之奢侈。一旦變移。先生聞之。亦必快然耳。潘藏山前至都門。持其爲兄立嗣之贈言。僕路爲次第。彼自梓於上谷也。王企章亦有長歌贈之。因將大序手書借觀持去。今藏山仍懇手書一幅裝裱冊頁。僕以手書續之原稿錄上。書便寄我。惠教佳刻敬聆。率復。

寄張伯珩同年書

前接遠訊。已從允升家郵中八行寄復。不謂閩海遊人。尚未歸來。幸聞秋杪抵里。官事息肩。獨有力學一事。仍與吾身相終始。孔子所謂時習也。鄉大夫林下衣鉢。有詩酒田園博奕仙佛八字。此皆足下夷然不屑者。僕知之稔矣。第在鄉隨鄉。人易中之。若非和而不流。中立不倚。能免俗乎。足下位居大僚。官成而歸。移風易俗。是分內所當爲。然必有事焉。以修德爲體。以講學爲用。以徙義改過爲工夫。可以擴充天性。可以維挽人心。可以愛惜光陰。可以啓發後學。以此而答天地之生成。酬君父之知遇。報祖宗之培植。謝友朋之期望。果能一刻放得下。一事混得去否。高明正狂狷之流亞也。升堂入室。拭目俟之。幸眞邑有東谷先生其人者。道在是矣。而又得允升親翁爲之輔翼。吾學可謂不孤也。允升立必爲聖賢之志。堅不可移。在蔚三月。僕實愛之敬之。足下其朝夕焉。但此後晉問雖疏。猶所附而行所知。千里宛如同堂。若握手促膝。未卜何日耳。頃聞足下抱兩孫。承堂上顏色。此即造福三秦之報也。喜可知已。老母七十有七。前年大病。昨歲始痊。然非扶杖不能行半步矣。允升曾升堂拜見之。近僕與豚兒近況。目擊最眞。可悉問也。願學堂講書一冊。寄在歸庸齋中。暇時一叄訂爲望。

答馬玉筍年家書

道里懸隔。久不得芳訊爲悵。忽於仲夏三日接台翰。且從都門萬途至蔚。喜慰殊深。讀札中長言。何如話。而日反功夫。三年做到受用處。是徵學力之純。以此而事太夫人。養之悅之。又徵天性之樂。乃下問及僕。竊愧無以佐高深。大約人子事親。兩親之意而廣之。體親之心而安之。此之謂大道。僕皆不能也。庭闈菽水。謹錄大概以報。承示家錄庭訓。暨念庭先生稿。容當編輯。用存仁孝。遇謝生前所云者。意謂時賢之

言與行不符不宜在先儒之列或作附集可也非僅論世代前後之說耳今人著書者多然而言自言行自行更不如其無言之爲愈也儒言錄曾與孫退谷刁蒙吉兩先生商訂一半尚未成帙慎不敢出容黛集請正僕平生甚鍾元先生而不得見猶之乎長者之爲蒙吉先生也大凡先儒之學語涉兩宗者君子辨之原爲後學立模楷非謫先儒也足下平心持論人是矣豈論學哉論人不可以不寬論學不可以不嚴嚴正嚴其入手處也故論人尚有狂狷兩格論學止有忠恕一途如登梯然未有不從第一層著腳者如走路然未有不從第一步舉足者狂狷即有依也無依而尚謂之狂狷否忠恕即性也不依而尚謂之忠恕否若學者以非常之論疑後世之心不言其有而言其無無可訓乎哉吾夫子於己則曰無知其所以叩兩端而竭者知不可過也於人則曰無隱其所以無行而不與者行不可不及也僕讀書惟以知之過行之不及爲深慮從不敢拈一宗門話亦從不敢舍躬行實踐而論學也足下高明之資好學不倦僕實遜服而又奉吳予先生爲典型自有修師矣望冀贊止齋淺語皆仰止高山者也敬服敬服呂明德先生孝經大全并領訖新書輯要即授小子誦之令嗣學力進矣課藝暫存再竭一得者也

答左翼宸先生書

再得手教具見先生倦倦向學深用佩服讀至醉夢半生不敢復蹈前轍云云者此望道未見之心也先生有生以來何嘗一日醉夢前轍亦何嘗盡覆乎樞生也晚不能記憶前輩之高風蔚有起生至者備言先生事尊人純孝不徒在服勞口體間近者張君逸之又述先生徒跣收繼太夫人骸骨年近七旬遠涉千里地方傳贈一毫不納而雲門徐君乎日道先生貧苦自廿之況幾幾乎與世無求地方當事欲一過從不可得自樞視之蓋衆醉而獨醒芳轍躋古人上矣若樞迂闊腐儒謬爲先生所器重謂於文莫猶人一節大爲得力過矣第不敢不勉耳尺牘往來不能盡晰德緒中心如渴晤言何日先生亦念及否勸戒食牛一歌可當箴銘然而世俗之沈迷不獨此一事也奈何拙詩四絕亦格物致知之意敢呈高明正之儻有賜答素箋爲便不必扇頭也外有啓者樞待罪都門言不暇紀歸里以後每歲一帙曰庸齋紀言將以垂示子孫知樞所言何事所與何人耳原非問世之書也先生不鄙雕蟲肯一點竄得與家乘垂志不朽幸矣

答左翼宸先生書

紀言奉教收訖所謂內可告妻子外可告朋友者是樞之心也言也大筆一一誌之矣老母入夏雖較春月稍健委不敢輕離膝下未卜瞻仰大賢定在何日耳知非錄妄加品題自愧孱陋然長者之命固不敢違而赤子之良更不敢昧况學問必須明辨立言期於可傳樞嘗有志而未逮讀先生之錄自覺純駁相半也其中評論無當祈先生酌之諒之稿定後謬書數語以報虛心下問之意耳明儒先呈文清錄望先生詳論之近時名家十一人非樞師則樞友也各集附覽以見海內之好學幸有不附二氏者閱完取回中秋爲期也理學以東林爲鑒誠至愛至教敢不佩服但吾輩既生天地間使欲做人既欲做人便欲明理既欲明理使欲講學既欲講學使欲交正人君子既欲交正人君子使欲遠邪說小人既欲遠邪說小

人使雖免於誘且忌矣東林之人今日如生東林之言今日猶芬而誘東林忌東林者且遺臭萬年矣得而執失也哉首善書院有一册夫亦得失之大概亦既奉閱乃樞竊謂學未成而志不堅名雖聞而行不立即不誘不忌而誘且忌者自在其爲可戒若舍理學而他學萬不敢出也學者勘破利害死生四字從此做人無難先生以爲何如凌十齋歸里逃禪近無音問前日之詩即其尺牘也太翁誌銘領入惟一字不飾故足傳耳謝謝知非錄尚人完上外書箋四種奉先生存覽臨筆悚切

與黃大音同年書

前諸書千里宛如几席捧讀闡聖類編表章之功居多觸物施附以二說尤見實地工夫悉當佩服已入嘉言錄之選此雖爲顏駐其先生舊本乃再經訂釋如經書有傳註之類不可謂非著述矣別集頗雜僻說僕識見淺薄不能窺其底蘊竊見貴里復元先生從吳予先生以正學相傳力杜近代紛雜之習僕謬謂薛後有曹後有辛一鄉中之一家一派也故僕儒言一書三先生敘在大儒之列且肖像祀之姚江雖禪而幸有事功僅列通儒耳其徒雖未可盡非然而不足採者亦多矣再讀曾公先生訂補功過格有云拒闢邪說力衛正經有功也又云作文字有害世教人心百過也此等皆吾輩之蓍蔡豈足下過庭而忘之耶至馬季常先生晚年好學當於古人中求之其大道梗概諸吟援舉釋氏與吾儒並論或非學聖人者所宜言也僕在都門見裴肯卿三宗心印之書力辨其非不欲行世今足下爲之敘而闡揚之過矣相規之誼何惟三悟釋議論佳而實際少如學者變也云云恐夏正夫立言之意殆不止此且僕以堂下視堂上凡知即是行等語每每存而不論世間果有知路而即謂之走知飯而即謂之飽者無有哉馬先生長者也沈潛有日矣僕以蠡測海何其不知量也先儒有云學貴疑僕疑而未當亦姑聽之可耳歲聿新矣學當日進惟足下是望焉

答徐子星觀察書

一別二十餘年矣聞老年兄潔己如水愛民如春每歷一官無不人人感頌但生歸養十有四稔於壬子歲奉召入都首詢近況我存言之甚悉然而長安道上論今日海內之卓有清操者輒首屈一指公道尚在人心也益加歎服生持守生平未敢多讓而澤及萬姓實拜下風迂腐行藏有負聖眷與清夜難安者也憶昔奉贈詩有炙影眞修期我輩旂常大業許來茲之句老年兄有焉其見贈云致君堯舜期無愧訪道山川喜在茲生每誦必汗淚耳但兩相期則兩相成念之念之又聞黃州同知于成龍清骨練才可當大用拖中原有兩好官老年兄以自信者信于君久矣今中州郡縣有可繼于君而起者否其爲國家培植之頌拜台札捧讀銘心謬承愛慕之與屬以風教之責敢不自勉更願知己奉太君慈教表率羣僚愛惜民命簡政彙修始終一致以慰九重宵旰之憂是所望也庸言九種附佐高深聊代面談敵世兄與忠勵固始諸生也課考被黜儒弱無倚并希覆翼焉素心相照臨筆切就不一

再答徐子星觀察書

道誼交情古人重之近今仕宦中有同鄉同譜同僚以至聯宗之類皆以勢分利欲交者也生與臺下相

勉於古人久矣古人之所重者德業相成學問相長過失相規也而生更有進焉者當此君父焦勞民生困苦軍興旁午強寇縱橫之際吾輩迂腐書生即不能爲朝廷建大功持大議以濟時艱然而愛人才惜民命書生猶或能之若不大破勢分利欲關頭則氣不揚骨不勁安有靡靡然唯唯然可任天下事哉毫下清操實政舉朝共知生自信生平無一不可與臺下交殆所謂鍼芥之合非耶前貽縞帶生亦竊比古人不敢爲其太過用志交情已愧難當清俸之再貽何哉見交誼所以見棄也生凡愛其人敬其人都在淡然無相與之中以成般然莫可解之誼生之愛且敬於臺下者豈僅在勢分利欲間乎返之素心大有不然者臺下果愛屬下擬吏而培植之磨救之臺下之素心見矣敢不敬服獨清俸萬不敢領面對我存完璧歸上佐太夫人菽水即謂生藉以轉奉無不可者惟臺下深諒之郎父母另有復啓啓原儀附歸幸代致不恭或亦素知迂腐不相較也衰年竊位無善可述謹報平安聊慰知己統希垂察不盡

與宮宗袞分憲書

恭惟老道長先生臺下家學淵源以文章冠冕天下風氣爲之大開繼而讀中秘又繼而入西臺理學與諫草並著一時海內爭以朝陽鳴鳳望之而礦害河患慷慨直陳切中時弊其立朝氣概已見一斑矣近從班行中偶爾借才聖意深淵不敢測也惟是先生經濟偉略洵足黼黻太平在內內重在外外重都人士久有公論諒高明必不以內外殊觀僕正欲從內外一致之間覘品行之高學問之大耳茲者分憲中州閱之喜甚中州爲直省腹心地四通八達供億繁多用兵以來尚不至重困百姓者賴撫軍佟先生一身之所肩荷而護持也況表正影直源清流潔其事藩臬諸君亦不聞有過當之舉而臬使徐子星清操如水尤稱表表今特擢楚藩去所冀與賢撫軍同心共濟爲地方養元氣爲國家惜人才端在先生一人矣先生何以自處焉僕竊幸實撫軍之得先生如得左右手而又謬爲先生慶一賢良牧足以奉行先生之德政亦如先生所以奉行撫軍之德政者則禹牧高良弼是其選也僕素不識禹牧爲何人而自中州士大夫以及滿漢之經禹地者無不極口讚揚今日循良爲第一及閱縉紳便覽則籍屬畿鄰出身明經耳未幾而撫軍薦章列禹州姓名達天聽僕乃益信昔所聞於滿漢諸君子者不誣也先生讀書學道有年愛民必先求愛民之人忠君必首重忠君之吏下車以後如禹州之在屬下者先生何以自處焉僕猶憶先生之言曰士君子宦轍何敢計但期無愧於清議足矣僕庸鄙之言無關清議素知先生愛而忘醜不以僕言不足聽亦或不疑僕言有所私然而禹牧之果稱循良果當清議與否一入冰鑑毫髮無遺僕之多言不幾於贅乎所幸僕言之而先生聽之天地鬼神知之者而禹牧不知耳今先生行矣士大夫之愛且敬於先生者酒幾斗詩幾篇皆爲先生壯行色而僕獨舉一禹牧爲先生光夾袋事異而情同也先生何以自處焉統望垂察臨筆依切之至

答浦爵夫貢士書

生幼而失學老而廢學四子一經矻矻終身於易則未之學也況易理精微學者難之如生遲鈍更難十倍年來請教於崔太史玉堦先生冀得梗槪少開愚蒙終以心相事繁不獲領略爲憾昨讀大著易通一

集竊窺大意頓豁心胸深得古聖人扶陽抑陰之旨大裨士君子趨吉避凶之功每篇之中橫說豎說一如飲食日用之常事無論本經偏經展卷了然誰復鉤深索隱此書關於世道人心者不淺他可無言矣嗣得易辨一書卷帙頗繁僅於署務旁劇中涉獵數卦登山望海茫無畔岸自愧平日於程朱傳註未嘗窺其淺深而辨程朱者之淺深安能定其是非耶先生平生之考究既深三年之編摩更苦此而不傳孰可傳者但恐此書一出海內不察或指其一二反程朱者而深求之大非著書之本意矣先生雖不得與玉堦先生談此道亦須自信其理之是而已重辱下問莫贊一辭惟佩服今日學易之有人耳原稿完璧容晤再悉

寄于北溟太守書

古有交其人識其面而相得甚歡相契最深者往往然也僕於足下則不然僕家世雲中之蔚州去貴州不啻千餘里雖屬桑梓若風馬牛且歸養十餘年並不知海內仕籍中爲何許人也迨壬子奉召入都始聞足下賢名如雷貫耳兒童走卒悉能言之嗣於大計過堂之時遙望丰采竊喜此日得見黃州矣數年來又從司農署中見滿洲諸司之自楚來者咸曰黃州太守好官也長安清議如出一口大抵謂才足濟變政可得民其賢如此然而僕之所以知足下者尤在四知存心一塵不染爲今日中流砥柱之一人其所爲志同而道合其相得之歡相契之深又不在交其人識其面也僕賦性迂腐從不與外官通往來前歲一詩乃中心之好發於聲歌爲朝廷志幸爲鄉黨志喜即爲楚黃百姓志祝也今年五月間有明經齎來華翰並墨刻四紙彼時僕脾胃受病沐頭展讀宛如接面未得一晤彭兄細詢近況亦未獲復一言至今耿耿我輩相得相契在千古不在今日在道義不在儀文以忠君報國之心建濟世安民之業此其時矣足下何讓焉僕老矣行年六十有一體弱才庸於國計民生兩無所濟惟此硜硜之守至死不易耳敢爲知己言之或見此書亦如交其人識其面耶近聞榮遷分憲出自特恩從此報稱益恢宏略前因敝年姪崔令赴任之便附函奉復因其小心謹慎可以仰承提誨乃敢附復再讀令公子試牘沈鬱高華大成之器也下帷攻苦轉盻聯飛廉吏之報自無窮耳近刻九種奉覽以代面談

答郝雪海侍御書

老道長之視鹺政與區區之佐司農皆世間最淡之人居世間極濃之地者也天之所以困吾輩者在此所以成吾輩未必不在此吾輩以守之平日者驗之於今日站定腳跟豎起脊梁使義利兩途禍福兩端雖在飲食夢寐間亦自了了分明誰能奪之而又誰能助之哉今之佐司農者已取極濃之地而驗之矣讀老道長書有云二十年之清操不肯沾一點以自墮一言自定萬境皆非當不慮此地之汙人耳吾輩之自信如此究竟人之相信即在我自信中矣若夫鹺務之艱難商民之困苦中心曷敢忘其爲老道長所優爲者不過計也履任伊始承教尚敢回答自後瓜李之嫌不敢不避假如有人過維揚求青目書生必嘗絕之儒吾輩再聞往來而獨拒人之片紙隻字欺人即欺天也諒之諒之諸惟珍重以報朝廷吾輩同商無容贅及

答湯荊峴太史書

襲在都門。竊見執事器識堅定。望而知爲入道之資。中心藏之久矣。自僕己亥歸養。菽水家庭。竟不聞仕宦何方。謝病何日。事業之表著。學問之淺深。果何如也。嗣從孫徵君質疑辨惑。書札往來。始問起居。兼聞講學夏峰。致知力行。日新月異。深幸吾道有人。精神印合。千里同堂。正不必片函商搉也。前接華翰。敍述二十年情事。宛如握手談心。感不容口。但日復一日。裁答稽遲。擬拙手撰成徵君墓表。其稿求正。豈知庸腐書生。行年六十。謬佐國計。罔裨絲毫。而一切詩文書簡俱能矣。爲徵君表墓。誼不敢辭。先耕君儒致意。另容耑請。茲定也。小兒年幼才疏。濫叨賢書。過承存愛。感謝感謝。所問及者。日知錄儒言錄皆未付梓。一則選擇格言。置之案頭。如單方療疾。隨在對鍼。施之他人。未必奏效。一則表出元明諸儒。擬爲性理之續。及見理學宗傳。收羅廣大。可謂全書。取同既恐其雷同。取異又恐其表異。道理自在天地。資取自在人心。正如大穀所云。得其所以同者。返而求之人倫日用之間。實實省察。克治體驗。擴充此心。渾然天理。數言爲萬古學宗。何同何異哉。故有宗傳。則儒言爲贅矣。此其不敢付梓之意也。高明以爲何如。近者執事侍奉慈闈。色養備至。定省之際。課子讀書。不問門外事。家居力行。道在是矣。又復潛心體認。造詣精純。致知明理。以開來學。行也藏也。惟此一事。僕無言矣。幸爲道加勉是祝。

寄李毅可藩司書

賤性寡交。於海內士大夫。知之少而信之難。其酸腐迂疏。不足繫當世之輕重。概可見矣。而意中獨知老公祖爲最深。蓋既知其才。又知其品。並知其心也。廿年以來。雖無寸函隻字之通。實有千里同堂之契。且願朝廷旦夕優擢。爲生民造無窮之福也。乃兩浙爲財賦重地。忽遭叛亂。地方之荼毒。百姓之困頓。強半不堪言矣。幸而聖主簡任高賢。借司藩政。清以率下。惠以安民。俾赤子樂其寬仁。端轂賦稅。佐軍餉浩繁之需。不致司農仰屋而興歎者。皆老公祖愛民之效也。況積案不清。苦心銷結。即非長才。難免叢脞。然而民力竭矣。竊慮守令之撫摩有未至也。所望老公祖培養元氣。全在激勸有司。有司賢則事不擾。事不擾則民生自安矣。道府爲守令之表。尤當重之也。前者兩讀翰教。未敢裁答。以存古人淡定之意。況治生謝絕交際。固老公祖素聞者。姚若老道及雅念。更知面諛耳。昨者世兄南行。附候起居。想已面悉。若治生拘謹寡庸。罔裨國計。僅碌碌自守而已。不堪爲高明道也。臨楮依依不盡。

答王君棟布衣書

道誼相關。有懷如渴。非一日矣。素聞長者樂尋孔顏。功深濂洛。其於考亭正派。確有淵源。至晚年好學。孜孜不倦。所謂闇修之士。舍此其誰。豈非吾道厚幸哉。若以吾鄉論之。三百年來。自文清而至眞予。以暨復元諸公。允實光輝。繼往開來。擔承不讓古人。其他如陶如桑。如呂如白。接起闡發。身聞行知。不離二氏。如一家支派。統歸一宗。良可述而志也。今之學此學者。惟長者與黨絳州兩人耳。至而習之。白首而不易焉。昔人云。一息尚存。此志不敢少懈。今果然矣。且猗氏之衞。安邑之王。皆天姿過人。學問不敢假拭。崛起而接文清。實切望之。若僕者幼而失學。老而厭學。斤斤自守。規矩弗越。僅如此耳。於聖人之道。未窺一斑。儻

見有志之人。恨不千里同堂。析疑辨難。攜手而躬行之。今既在仕路中。不過以仕爲學。求所以體聖主眷民如傷之心。而又佐國家量入爲出之計。事事未能。所學何爲耶。愧矣愧矣。大著切實體認。可以坐言起行。僕行之不逮。未敢言學。近稿六紙。附求教正。所學止此。不足爲高明道也。千萬五歸。附候兼復。更希爲道自玉。

寒松堂集卷七

書簡　尺牘

與裴子虛同年書

前歲孫壽周寄到華翰。備悉起居。數載渴懷。對茲忻慰。足下家學淵源。認眞做天下事。久勞於外。無愧平生。僕卜之有素。長者何自歉也。幸勉爲之。僕自亥歲邀恩歸養。幸今年老母七十有六矣。菽水之餘。日與父老子弟輩祇講孝友。是僕里居第一事。有暇好讀儒書。謬集儒言錄之選。茲錄自宋以後。諸儒羽翼道統者悉載焉。大約分大儒醇儒通儒名儒四類。愧僕至恐掛陋。不敢妄擬性理之續。歷經七載。粗就一編。聊俟後之君子而已。又僕家居第二事也。日夕編纂。藉以收斂心志。分別人禽關頭。挽回田園詩酒陋習。不無小補。特敢爲知己言之。仰乞開牖。崔後渠洹詞。承惠已窺津涯。呂新吾呻吟集。從他處抄得過半。餘尙未睹。呂豫石止得孝經本義。而全集全無。王浚川文集。曾在都門見之。迄今猶缺。沈龍江文章事業。表著當時。尙以未見全集爲憾。止得社約一册耳。孟雲浦文集。則全未寓目矣。此皆中州儒者也。足下宦於其鄉。有表章之責。且留心聖學。家有淵源。別所聞見。一一購求示我。千秋事物。竊恐草草成書。必致掛一而漏萬也。茲因舍親張邑丞赴任。其人孝友篤實。藉手致候。近刻五種。聊代晤言。儻有好音。並所懇諸書

付下爲便，臨楮依依。

寄周伯衡書

可亭一別，悵望雲山久之，然非尋常寒暄比也，以太夫人春秋高，有子宦遊，南北就養，緣讀毋老還家撫定日之句，日復一日，堪再讀乎，僕己亥邀恩歸養矣，身在膝下，觀鶴髮鳩杖，未嘗不念足下此心也，一訊之餘，一劉君再三，之我在成子，不識此心可達左右否，昨出都時，檢書篋所存手札一二，惟恐散佚，即裝潢成卷，屬霍君龍槐題之曰同館尺牘，潛歸展玩，如見伊人，塞垣孤陋，去京洛諸友漸遠，求如知己道誼深切者，更不多得，詩文都廢盡矣，前歲恭擬先皇帝輓詞，中夜徘徊，竟不成詠，不得已而集少陵諸句志哀耳，其他可知也，年來菽水之餘，頗讀先儒遺書，津津有味，且讀且選，謬集語錄之粹者，編曰儒言，竊惟性理而下，自元至明，道統相傳，不宜中斷，必有起而續之者，採輯大略，豈異人任，僕不才，彙成一書，姓氏俱在江右諸羅諸鄒，全傳全集，再須細訂，而苦於購求，今俱爲足下部內地，不廢嗣在名山矣，惟羅整庵先生之困知記，羅念庵先生之石蓮洞集，鄒雖都下借觀，尤切切望之者，僕之飲食夢寐於兩先生，與七千里故人無異也，江山相助，佳著必多，一切求益焉，因馬弁赴任之使，不敢不一起居，爲叱名候太夫人健飯，令嗣學古有年，頃八股報罷，正其奮筆時矣，勉旃勉旃，僕里居無恙，日與父老子弟砥礪孝友而外，無復他事，老母年七十有六，菽水無缺，遙知關念，並以附聞，近刻呈正，端望好音，仍付馬弁家郵爲便也，周芑穀久無音問，便中及之。

答朱小晉同年書

自僕邀恩而歸，八年於茲，去大君子教益日遠矣，每展讀贈言及論學諸說，又如接面也，惟翹望足下事業有進，學問有加，吾晉本朝首科第一人，斯可不愧，但長安道上，同志幾人，講肄安在，僕無從而問之，總因家居養母，不敢致訊京華，凡舊時知契，未知動靜何如耳，頃者下問山中，撫函色喜，復注念慈闈，解衣衣之，感可知也，老母今年七十有八，飲食極少，步履甚艱，出入用四輪小椅，兒孫推挽而行，幸託庇無恙，謹錄莛闈紀事一册報聞，僕菽水之餘，惟以風俗教化爲事，少答先皇帝浩蕩之恩，以成州大夫敦請之雅，辛亦寡效，並錄願學堂講書一册報聞，至於所奉，數者，則孫退谷白東谷刁蒙吉三先生，皆林下也，而當道不與焉，所謬著者，則日知錄、力行錄、儒言錄、大學管窺、問途集諸書，皆理學也，而詩文不與焉，編摩數載，概未成帙，統俟他日請正，僕行年五十，深悔浪過光陰，自遠聖域，即如吾鄉薛文清一派，曹真予先生傳於前，辛復元先生傳於後，此後當歸何人，雖有一二向上之資，夾雜二氏，反足爲害，僕不能不以此事屬足下矣，萬乞猛力擔承，實心體認，一鄉中之一家一派，當從復元先生溯而上之，直與文清同接席，庶可完得此日此生，若高談性命，名儒而墨行，僕竊不取也，高明以爲何如，憶贈言集中，錄足下從廢字做成，從老實踏駟之二款，題先行其言，僕更不敢不勉焉，不宣。

答汪苕文戶曹書

憶在都門時，先生知僕有母且老，情可以歸，歸而毋可無志也，遂戴恩而歸，依依膝下者七閱月，向來繫念遊子之憂懷，漸爲釋去，而果無恙矣，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君父，何其幸乎，僕每北向祝萬壽，未嘗不念先生知我之深也，先生於僕交未久，然教之愛之，有不啻鍼芥之合者，臨歧握手，般勤期以詩文報左右，第身在慈闈，足不出戶庭半步，志同道合，未得良朋，而倡和缺然，里下比歲不豐，輸納最急，仰事俯育，鮮能盡周，一家之樂，非所樂也，而歌詠殷欲求一詩一文，以爲難難矣，來教所云自吐其言，而或有所不屑，豈先生之知我哉，所不敢負先生教愛之雅者，謬謂居家居鄉，當以父母君父之心爲心，入則稱說古昔嘉言懿行，令家人環而聽之，堂上老親，亦少開顏色，出則從州大夫講說鄉約，明朝廷之教化，啓邊塞之愚蒙，提出良心，風俗少變，差可爲先生道者，特有此耳，僕素不習無益詩文，嘗檢庸齋紀言，繕寫求正，另圖郵致也，佳序一字一情，所謂規以道而玉於成，非耶，古人之寵幸之家乘矣，岭著湖筆，出自先生之惠，安有不義者，謹下拜，慈闈稍健於昔，然鬢上霜雪漸多矣，承注念，敢以慰惓惓，先生行誼日高，文章日進，惟我山中人，不敢一刺入長安，欲奉教而無由也，幸知己垂察，嗣勿金玉其音，感荷感荷。

答畢亮四同年書

足下半生苦人，纔得老蚌雙珠之喜，復興孤絃輒斷之悲，遺孩呱呱，誰與之乳，即此一節，情何以堪，重以女兄含冤而死，不獲瞑目，已付之無可奈何，反致清白縉紳，疑食不定，行道之人，聞之寒心矣，所望者足下大德應事，化有爲無，尼山家法，微服過宋，亦何愧哉，更度其人之碌碌，無足重輕，聊堪自解，日與鄉里細人，雖處風波中，傷體不小，且令嗣弱質也，疑慮紜然，輟耕廢學，無一可者，昔人問止謗法，曰勿辨，今日之謂歟，承念先慈墓上碑，今秋採石不得，期在來歲清明時矣，行後半年，往往夢見顏色，談心論道，覺而記之，以志不忘，誠兒舉燈筆，必數問高平先生消息也，惟是高誼惓惓，再臨絕塞，竊恐先慈靈爽，有所未安，況半百之年，風雪寒暑，與風波等，幸自愛焉，頃遊來命，亦不敢專人奉唁，姑遲之耳，不孝兩臂無恙，舉手尚艱，日坐牀頭，拈弄八股生活，開小兒愚昧，亦一忘病法也，每朔望則攜兒俯伏墓道，一觀封樹，已爾，家兒姪兒暨諸親友，並各囑筆代候。

答畢亮四同年書

滿望秋闈，得令嗣捷書爲快，而不意全脩之不勝也，一捷貫未足酬義方，然亦需之時命可耳，讀大著兩篇，經術經世，天下文章，莫大乎是，安得獻之九重，爲昭代石畫耶，近有纂輯一統志之舉，此本朝文獻也，晉省全志，非藉鉅筆，無足傳信，況東谷先生老成典型，史館夙望，兩君子肯爲全晉班馬，大典藉光，何如何如，僕氣弱而年衰，自揣疎淺，不克勝厥任，既任矣，死生利害，固不暇計，計家居十四年，識見迂闊，於國事罔濟，又安得與長者促膝談天下事哉，內戌老同年，宦都下者僅十餘人，他皆英少，了不相識，可謂孤立矣，幸堯舜之主在上，事事以百姓爲念，天下之福也，惜臣子贊勳之力，尚有未盡焉，入都兩月，他無足道者，令嗣歸里，僕旅況自能悉言之，不復贅。

寄畢亮四同年書

從鄭進士每訊起居，頗知清勝，忽聞令嗣鼓盆之變，中饋少一賢婦，家庭增一苦況，知己其何以堪，幸壽

自寬遣。卽令嗣亦勿過爲抑鬱也。僕一歲三遷。濫叨知遇。愧難報稱。夙夜疚心。薦賢旣非諫官之職。除奸又有風聞之禁。卽一二條議。亦格於部覆而不行。此僕之所以抱愧也。今且儼然京兆矣。求如古之酷不疑趙廣漢輩。一寬一嚴。未知孰是。而况孝肅其人哉。高明必有以益我。近見士大夫率以感應篇勸世。自是好念頭。僕謂以禍福勸。不若以名節勸之之爲切。方今吏治多雜。何不集古儒吏廉吏才吏勞吏四種爲一刻。使作吏者之知所自擇。以求進於古人之一班耶。請示其指。蠡聞泉石無恙。可以棲遲。然而淡泊甯靜中。自有遠猷大略。爲聖主抒南顧之憂。具者素心忠愛。能無有動於中乎。自東谷先生。三晉學者也。頃聞長逝。深爲吾道悼。近詩二紙。附求教正。僕近况如昔。然而兩鬢多霜矣。小兒讀書無師。願就提命。孺子可教否。僕不敢知也。並請何如。

與秦尾傳學使書

日久不覿叔度。渴想正深。忽聞提學之命。遂擬作絕交書矣。伏思賢昆仲負海內文望。而品足副之。洵當世之所寵者。足下入秦伊邇。正吾道伸眉吐氣時也。僕敢無一言以相贈乎。近日士風漸壞。文運不昌。病在有情面而無文章。有文章而無德行。拂天下大公之望。抑孔門首重之科。請託公行。廉恥道喪。俾人才所從出之地。旣無眞秀才。安得有眞舉人眞進士耶。僕嘗拙眼觀人生平。如見以情面進身者。必重情面。以文章進身者。必重文章。以德行立身者。必重德行。如燈之取影。毫髮不爽也。足下之才之學之品。豈復慮此者。但功令森嚴。身名爲重。內外情面。概宜謝絕。然後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教士。士風文運。實嘉賴之。固高明之所素優。而又僕之所爲翹望也。至僕碌碌無似。知己諒我。匪一日矣。此後有以僕片紙隻字達於聞見者。必小人之假冒也。幸嚴察之。仍設諸法。庶幾相與有成耳。古詩述之扇頭。以當白水。何如。

與胡東鷗同年書

小婿詣府起居。每每取擾。心殊未安。拙論辱指示。敬佩之矣。別教養生家之合於吾儒者五則。凡謂習聞素見是矣。然正恐聞見多而行不逮耳。請以第一則商之。聖賢之論言行者。原非教人少言語。蓋教人力行也。看以我爲隱及天何言哉二章盡之矣。惟聖人不必愼言語。直從當身語嘿動靜。說到上天時物行生。窮源悉委。引人實地。不啻諄切。再觀鄉黨之恂恂。宗廟朝廷之便便。上大夫之誾誾。下大夫之侃侃。皆愼也。易所謂養正則吉也。若謂聖人之愼言語。祇如世人之少說話。則失其所以教人之意矣。彼養生家之愼言語。似謂養氣耳。夫氣未有不從言語中養之者。孟子好辯。正其善養浩然之氣也。不言性善則邪說興。不言仁義則功利熾。吾儒之氣。安得充塞天地乎。且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將取其愼言語而云然乎。是乎否乎。世儒之論。久伏疑根矣。幸高明發我覆蔀。至於參同契悟眞篇。雖不敢與聞。亦有一節奉請者。參同契果朱子註乎。或註於二十四五歲。汎汎釋老之時乎。若晚年註此。其於愼言語之義何居。並希開牖。貽言四册。或敍或評。惟足下命。不敢以不急之責。有妨靜攝。恐非相愛意也。歲前所領恩軸到苫。老母能扶杖叩闕展祠成禮。一門之幸。敬以制書奉覽。

答王近微同年書

數載家居。與長者通音問、寄唱和者。僅一至再耳。仰知貴恙方瘳。杜門靜攝。泛泛詩牘之類。毫無裨益。徒費應酬。非病中所宜者。歲前稍聞消勝。纔敢以紀言一書。就正於有道。如握手促膝。款款說家常話。是僕之情愫也。且以平日所言者。告之於知己。儻異日行不逮言。得以執而督我。是又僕之鞭策也。辱不鄙而賜之教。採擇之中。加以規勉。貽以篇章。讀之嘆服。僕初意謂不可以告天。不可以告人者。弗言弗行也。先生乃謂不可以養親者。弗言弗行也。道在是矣。敢不書紳哉。理學一途。世人驚詫者衆。而邊地尤甚。輒謂存天理。去人欲。爲必不可到之一境。高明省心之法。料不過省此而已。從前孟浪。乃旣逝之波。追想何益。惟思儒之所以異禪者何在。譬如今日生此身。今日合肩此擔。只講得天理人欲。了了分明。一往行去。不復退轉。一日終身。死而後已。此眞吾輩下手處。惟深造而自得之。案頭有四書一部最好。試看克己寡過求放心。俱非空言懺悔者。猶憶先生試錄序云。背棄傳註。參用釋老者擯之。愼勿忘此言之出也。因先生誨誘眞切。敢竭悃誠。以副明問。完昔年鼎立宣雲之一語。足矣。平城胸中透徹。惜其以詩文爲蓄壇。應州近悟二氏之非。翻然歸儒矣。代州有謁納生。識見高議。論正。僕亦與有砥礪焉。因先生月旦而及之。紀言五册收入訖。古人之書。知先生博覽多矣。檢得時賢著書八種。附使呈覽。有使寄回。幸復。

答王近微同年書

足下因病辭官。十有九載。林泉之致。半屬沈疴。僕所素知也。沙城一晤。且望見顏色。不似昔年鐵漢子。已不敢再望出山矣。年來四方多事。民生不安。仰聖主之焦勞。愧臣子之尸素。旣乏籌兵之略。又無裕餉之方。蚤夜思維。負君父隆恩多矣。竊念忠義之性。誰獨無之。乃往往驕兵悍將。奸宄盜賊。搖惑而不卽定。須得眞才眞品。斯可以收人心而濟時艱。况桑梓綱紀。撫綏宜豫。尤僕之深憂而過計者也。從來以人事君者。大臣之道。僕雖庸碌。豈敢蔽賢。因而妄稱餘光。自盡微分。不暇計及淸恙之全愈與否也。頃拜翰教。復接令弟面談。始知夙病尚未盡瘳。捧檄猶有難色。讀至力不從心寢食皆廢數語。僕之此舉。於朝廷不敢言功。於知己不能辭咎矣。奈何奈何。但足下心切報國。信於平生。今出處所關。必有定見。僕旣以入告。夫復何言。惟在高明自爲審度。求所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則僕之至願也。僕行年五十有九。當此君憂臣辱之際。勉竭駑力。未敢告勞。兩鬢雪霜。不堪自對。耗須令弟口道之。冗筆率復。不莊不盡。

寄解法周同年書

長者南行之日。未獲面別。終抱一歉。嗣此止聞途中平安耳。而抵粵消息無聞也。今春令嗣過蔚。頗知近况。萬里之外。寄訊爲難。適因紀綱南去。附候起居。竊有三進焉。南北風氣不同。滋補藥餌。不可不有。衣服飲食。不可不節。此保身之道也。艱難困苦。遭遇不齊。自古迄今。不知凡幾。返諸屋漏。原無愧怍。只以義命自安。可省多少煩惱。此安心之道也。平日讀書。非爲虛名所誤。今日身家。俱非所有。惟聖賢道理。老老實實。昭揭天壤。正好講求。儻有所得。著成一書。必有傳之者。興至則吟咏遺懷。奇山奇水。奇人奇物。收入奚囊。此立言之道也。至於朝廷雨露之恩。祖宗墳墓之望。皆事之不可必得。而得之終必有日者。仍聽之天

而已。高明自有達觀。不待愚言之贊也。前歲靈邱宋侯。陞任羅定。僕曾寄一書。並小詩寄候。未知達否。吾鄉仕嶺南者。一時多君子。推食解衣。或無饑寒憂乎。良友佳士。所得幾何人。熊夢之叶。竟何如也。統乞示我爲慰。寒舍平安。老母數年多病。今幸無恙。僕菽水之餘。大約以修輯儒書爲學問。以移風易俗爲事業。家居近況。盡乎此矣。若詩酒田園。非所計及也。敢爲知己言之。聊慰懷念耳。路長紙短。諸不具悉。

答王蓼航同年書

與足下不相聞問者。十有七年矣。蔚。僻地也。從無過客仕宦。可託雙魚。憶二年前。從白登友人徐子處。寄來長歌一紙。僕快讀數過。竊喜別後學力之深。詩律之細。追蹤少陵。舍此其誰。隨黏之授經堂壁。時時珍玩。竟不知詩之所自來也。去歲臘月廿八日。周計百貳府下車左衛。致書蔚羅。知足下見訊雅意。僕與周君交非有素。僅託賤名。並剡箋致候。猶恐浮沈。不意推愛至再。尺牘大函。復走山中。宛宛見故人談舊事也。吾同榜四百人。今復有幾。同館五十人。今復有幾。仕籍家食之間。曾以道德學問相與相成者。今復有幾。言之可爲三嘆。況知己山房養親。與僕同。不通音問於都門。與僕又同。獨詩格精進。僕遠遜不能及。其他所學。又不知僕之相及萬一否也。聞蘇門山中高賢在焉。僕所企望而不得一至門牆者。鍾元先生一人耳。數年來。足下有何講論。有何著述。身親函丈。較千里而私淑者什伯也。幸一一教我。大集有付梓者。並望指南。若僕自菽水而外。惟講明六諭鄉約。與里中父老子弟。改過遷善而已。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吾輩正其時也。足下日課工夫。凡可爲我砥礪者。請悉爲剖示。丙戌榜中。若無三五人以理學經濟名世者。缺事亦愧事也。貴鄉前有二程。後有二呂。高明當何以處此。誦雙烈詩。誠有裨於風教。彙集不日付梓。拙詩一册。希長者逐句删削。即弁數語以志勿忘。諒不我吝也。話言絮聒。幸垂察。

答馮訥生及門書

門下天資高妙。平日敬服。頃接翰示。具見向學真誠。句句踏到實地。所詣自不敢量矣。細讀來論。以求放心爲本。以勉強力行爲先。以有恆爲要。是三是一。但入手把柄。用力淺深。隨人自得耳。如行路然。認得程途不差。究竟走到是處。若化名心。竊念欲云云。當於存心公私辨之。人倫日用間。本無新奇之言。矯激之行。將從何處求名。然而實行之必有名者。猶芳草之必有香。非求香也。香亦不能自掩耳。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然。逃名絕世。是禪非儒矣。至於慾與欲尤不可少。一怒而天下安則公。一怒而諸侯懼則私。欲立欲達則公。欲富欲貴則私。正門下所謂止爭天理人欲者也。純天理者爲聖。守天理而閑人欲者爲賢。此即安勉之分耳。聖人是有體有用底人。然道理只是一貫。曾子守約。見與忠恕。故唯這箇。顏子復禮。見爲文禮。故嘆這箇。且常日卓立光景。明白易見。了無疑義。人自今日懸想孔子道理。一言一動。實實落落。如在眼前。顏子親承教澤。如愚足發。故所見如此。註謂日用行事是也。日用行事。無一非性與天道之端倪也。此外無道矣。亦無學矣。梅和趨向堅定。力圖體用之學。再進一言。先求改過。僕不敏。願互相切磋焉。時家祠經始。方有事於土木。不及詳答。再白。

答馮訥生及門書

來書謂從前工夫。尙有未是。乃學然後知不足也。由博返約。豈廢詮解記誦。但詮解記誦。爲實非爲文。爲行非爲知耳。以門下向學之專。任道之勇。何求不得。僕竊所謂讀書明大義者。正因年週壯盛。不能讀書。一味勉強而行。改過遷善。或未晚也。即在時讀書。亦從自心自性。驗之古人合否而已。敢實證於知己者如此。昨書內有知而不能一語。待門下細參之。頃讀制義云。孝與忠。夫人而知之。事親事君。宜夫人而能之。二語畢矣。又何多言。愚正謂無不知愛。無不知敬。知即是能。此孩提稍長事也。能竭其力。能致其身。能即是知。此成人以後事也。其中大小精粗之故。非閱歷之深。體驗之熟。未可盡言耳。高明當自得之也。大著切顯領略。幾希錄之名。目中未見。而意欲相成。點竄無當。門下存其意可也。原稿附回。再承慰問。感感。老母在堂。何敢爲西河之慟。平日所學。儘可勉持。但言行有失。責在朋友。幸勿吝焉。

與馮訥生及門書

前讀來書。先行求放心二解。率皆探本之論。其於學也庶幾矣。昔人云。學貴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僕尤不能無疑焉。門下解先行。是教以慎言之道。非教以立言之道。誠然。但云聖賢不得已而有言。非有意立言。此非僕所知也。竊謂聖賢之言。如人之飲食夢寐。如物之跂躍飛鳴。如天之風雨露雷。日星雲漢。皆自然而然。何嘗有意立言。惟近代詩文之家。分門別類。極巧窮工。每刻一集。動至三二十册。不知於立言之道。果何如也。僕嘗反己自愧犯此病多矣。若夫聖賢之言。皆聖賢之行也。譬如閱歷程途。其中山川險夷。一一舉以告人。使人不迷於所往。雖謂之有意立言。亦無不可。其不得已者又安在耶。門下又解求放心。謂心神物。豈從求來。更不再放。豈同雞犬可以籠致云云。此更非僕所知也。竊謂雞犬至蠢也。人心至神至靈也。既知一念之邪矣。而一念又繼之。既知一事之錯矣。而一事又繼之。推之念念事事。概可知也。豈復可言學問。若云時時放。時時求。是無他者而有他已矣者而不已也。立言宗旨。果如是乎。且孔子言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言成功之一日乎。抑教之日日克日日復乎。克復與求放心。有何異乎。勿其非禮。則禮復矣。既復而仍有不復之時乎。知其不仁不義。則放心求矣。既求而仍有放之時乎。夫放而弗知求者衆也。及其求之而又放之。以學道問道之心。亦有時而不仁不義。以至神至靈之心。亦有時而若愚若頑。欲其終食無違。造次顛沛必於是。難矣。門下所謂內外精粗中和慎獨俱在此者。必不得之數也。以愚論之。世儒之求放心者。皆攝念之說。非求放心之說。本章仁人心義人路。專爲求仁義而言。孟子七篇大本領。正千古學問大根源。蓋心之放於不仁不義者。確乎從事物求之也。不然。泛泛求心。佛氏未嘗無之。居仁由義。恐不留也。如謂去聲色勢利佛老一求已畢云云。乃僕前說未悉。門下之疑有自來也。請一再申之。譬有人焉。今日知聲色勢利佛老之非。明日又見聲色勢利佛老之是。條收條放。反復不常。雖操莽之心。不是過也。門下願以堯舜微危擬之。豈人心去而道心存。亦有忽存忽去時乎。類擇一集。雖言不能盡。亦可爲本章羽翼耳。至謂心在腔子裏。察公私義利之辨。此門下合乎朱註志氣清明義理昭著之說也。謂心求來。更不再放。則僕合乎程註下學而上達之說也。明辨之後。尙俟豁然貫通焉。故不憚娓娓言之。門下何以釋僕之疑乎。二說與祁州刁蒙吉商量未定。因檢諸稿來覽。幸一參訂之爲慰。餘不悉。

答馮訥生及門書

生日一節。世俗相沿久矣。論理此日爲報親之日。論情則此日爲娛親之日。故膝下稱觴。情理俱合也。若親何在而自受觴祝。何以答蓼莪之痛。子未成而自開壽筵。伊誰致斑斕之樂。此情理之難通者。僕十餘年來。在都在里。每逢初度。淡食齋心。自晚輩門人以至家僕官役。惟令設座中堂。拜我老母。僕並不受人一拜。遂定爲本家之例。載在家乘矣。去年州守某公及諸官長。有破例之一舉。辭至再四竟不從。迄今回視十年。言行不相顧。奈何奈何。今年仍存舊例。預謝親知。即指爲過矯。不遑恤也。况僕不德不孝。近有次兒及外甥疫殤。致貽老母憂。春秋高矣。其何以堪。雖家室之人。抑情寬慰。談笑如常。欲得歡心。轉增煩悶。設帨之辰在即。舉觴之禮不行。仰奉慈命。不敢不遵。區區馬齒。又何言哉。遠承注念。祇領佳篇。情見乎詞矣。若僕行之當。則廣其傳以砭俗。即行之未當。亦可諒其心以相成也。至於一歲之中。求其不虛此生者幾何日。此又難與他人道耳。幸知己念之。我輩終日講箇行字。此等固行之易忽處。亦行之易制處也。不然。隨俗而流。以無害於義爲口實。非所共勉矣。

與馮訥生及門書

大庭廣衆。孰無正大之容。處順居常。孰無節義之語。聲色交於前。利欲迫於後。人品見於是矣。然辛予亦就當日之人言之也。若今日見一正大之容。必指爲迂闊。聞一節義之語。必笑其狂妄。久之而大庭亦聲色居常皆利欲。恬然而不知怪矣。如門下所云。立說以漸身後之名。當今之譽者。今乃並其名譽而棄之。隨波逐流。安問人品。夜光芝草。世猶見之。獨正大之容。節義之語。不少概見也。士君子其有憂患乎。門下閱世已深。維世必切。凡遇正大之容。節義之語。即珍如夜光芝草。因其人而玉成之。幸勿忽焉。

答戚我存及門書

不佞遵旨扶病攜兩幼子。侍老母入都。在仲秋之廿二日也。前荷相念之雅。裁有手書。附便南去。想入目中。兩浙慈闈夙恙。伏庇稍清。獨不佞孱弱之軀。衰憊益甚。猶作牀頭傀儡人。且恐無當於諸班。而徒依依輦轂之下也。行樂讀書。選古今嘉言錄十卷。時用自警。外無他事矣。芳訊再來。知循理守法安命六字錄。門下不忍鄙而賞之也。幸矣。所云閩中師旅饑饉。繪圖難盡。不佞謂此圖繪之紙上。不如繪之心中。師旅所在。朝廷之封疆也。饑饉相聞。朝廷之赤子也。兵餉作何籌畫。蠲賑作何舉行。濟得一分。救得一民。於職克盡。即於理無虧。謂非循理不可也。門下不啻有見得到且著實行去之言乎。行之在今日矣。至於行善作好事等語。加惴惴二字。小心守法。正在此處。善之可以直行者。天下有幾事哉。必須三令五申。婉引曲驗。得以行吾之直而已。平日持敬爲公二義。足下大本領已具於胸中。不佞夫復何言者。若夫憂勞危苦。正是錯節盤根。眞種子。幾見古人功業。從安樂而成哉。以門下之澹泊寧靜。受此簡書。我若不憂勞危苦。而舉以讓人。其何以展生平。答知遇乎。命數使然。言之誠是。可謂善於安命耳。此後之身與名。天自安排。何暇問耶。惟望珍愛。

答戚我存及門書

接得來書。及所寄李延平廖槎溪兩先生遺集。知門下按部之餘。此心未嘗一日不與先儒相晤對也。理學淵源。千載如新。當世之鉅公偉人。豈無一二師友。步武兩先生者乎。如其有之。洵可樂矣。比讀謁文廟警詞。大義小心。懍乎冰玉。趙清獻焚香夜告。門下其後身耶。吾輩爲學。只是去得欲斷。自然見得理眞。所示暗室猛醒。及師戒誡屬吏諸語。皆成己成物。人我一體之心。父之教子。師之訓弟。不是過矣。令申於前而法繩於後。貪風其少息。廉吏其可爲乎。所謂簡書之畏也。所云行正未足恃。爲善尚多危。不過就人情言之耳。烏足以盡天意哉。近日北闈科場一案。受禍極慘。而人心大快。未聞有一行正爲善之人陷入法網者。前者不佞亦曾受鉤黨之誘。意在誣而殺之也。賴聖明在上。公論在朝。奇冤立雪矣。昨給假歸里。大病幾死。請告有例而部覆無例。及勉扶入都。而長兒忽殞。豈亦祇我者所爲耶。且如李琳枝聲聲載道。而大恩終邀。又按差中之顯然可見者。總之恃天甚穩。愈危愈慎。得如翁直指消公一出。至今宜雲霄更手額祝翁氏世世爲御史。不佞所深信於門下者。當如是耳。老母因都門水土不宜。今年仲夏。令荊妻奉歸家鄉矣。不佞閉門檢書。不啗一客。閒中有嘉言錄之撰。未能即就。蓋以今人之爲嘉言者。一時難於採輯也。容奉寄梓行。例如龔過湯子問病。曾見寒暄之訊。甫一二日而湯子辭世矣。安能呼天而問之。極知闕念。並附一聞。

答戚我存及門書

去冬讀見別之訊。並悅心錄一冊。門下之境遇學問。大段可知。偶成詩律。未得奉答爲恨。閩關南北。實不能忘。非世俗寒溫可了也。每見佳著。有善於處貧妙於卻病之方。安得窮塞如此。或由勉而利之難耶。抑入見道德出見紛華之易耶。門下素有定力。諒不他移。當從根株求之則得矣。不佞於境遇順逆難易之間。到處只見成就。故勉強受之。久而驗之。步步漸覺相安。又再行一事。要把自己平日言語作證。即或事難力窮時。輒自責曰。誰教爾說出來。而今卻退轉不得矣。此不佞近日切要兩關。與門下商量處置。凡立言多而行不逮者。或有之矣。盍自信焉。承念者。老母今年七十有五。疑病日見。非拄杖扶持。不能行半步。常坐四輪小椅。出庭院一遊而已。小兒已讀論語半部。歲前又育男。爲家兄抱去繼嗣矣。近況聊以附聞。不佞讀書之功。大約在儒言一集字字推求。勸見世儒辨難多而躬行少。擇其闡發聖道言行相符者錄之。漸成書矣。日次中尚有缺本傳及語錄者。各註明白。煩門下留心購求之。有便寄來爲荷。前詩並奉一覽。悅心錄再惠二册。贈知交也。

與王允大及門書

昨借看邸鈔。知門下奉有學政之命。深爲色喜。憶門下幼而受業者與公先生也。長而受知者不佞也。文章固所優爲矣。然其勝任而愉快者。不第文章已也。不佞以道義交門下。幾二十年。稔知枉己而徇人。素性所不爲。向來一疏一牘。各相與於世情之外。衡文。千古事也。豈可容其枉且徇乎。況懍懍簡書。生平一日。與其得罪於寒儒素士也。寧得罪於卿大夫。昔日與公先生之校三晉士。芳規具在嵩。山高水長。曷日忘之。且聞門下善事萱闈。色養備至。奉太安人之教惟謹。太安人亦未嘗不愛其子。如與公先生及不佞

者也，不佞文章，遠不逮與公，而澹泊之志，竊有合焉者，十四年來，並無一事貽高堂之憂，惟此小心耳，更不煩爲門下贅矣，但思秦地之去敝鄉，不甚相遠，恐宵知門下與不佞有舊，招搖騙詐之徒，壞我名節，雖門下深知不佞從無竿牘之事，亦不得不嚴防而密察也，至於片紙隻字，彼此兩絕，若門下有起居於不佞者，亦投之水火不敢開，惟自愛並愛不佞爲望，嶽所勉者，循理守法安命六字箴也，今所贈者，公明二字箴也，儀異日三秦之地，有理學名儒其人者，建大功，立大業，必溯淵源而論之，則不佞之藉光實多矣，惟理學遺集，敢煩購求者，一爲呂涇野先生，一爲馮少墟先生也，二公著書甚多，幸留意焉，前惠紬葛，捧獻家慈，謝謝。

答王允大及門書

不佞行年五十有六矣，去年九月服闋後，小兒遊泮完婚，蓋十五歲也，次小兒爲家兄承嗣，餘尙幼稺，此家庭事也，今歲起復，固不敢忘世祖高厚之恩，因有小恙，遂欲終焉而已，不意召旨爾下，宜當赴闕，叨蒙聖眷，擢用西臺，迂腐書生，恐克副言責甚難，惟竭盡此心耳，此出山事也，兩月以來，仰見天子勵精圖治，聰明寬大，無事不念及百姓，而臣子之心，顧身家，不顧民命，尙奢侈不尙儉約，求所以仰副宸衷者又甚難，不佞雖不才，竊願與士大夫共勉之，此入都事也，每年用度約需三百六十兩，房租地租，計得百二十兩，俸薪計得八十兩，妻兄李恆嶽每年許助一百兩，共三百兩，截長補短，不隨公分，不請客赴席，每日一兩足矣，此度日事也，他復何求哉，聞門下偶患臂痛，今平矣，太夫人健飯可喜，諸子讀書可嘉，門下念及閨闈，要當盡心職業，藉光尤多，僕於閏七月朔日入都，茲承注愛，並念小兒讀書，感謝並候。

答孫壽周及門書

前者寄訊丹陽，因貴郡爲名醫藪，可代老母求一良方也，不謂買舟在先，鄉尙未及，頃者骨肉關切，復從都門覓方於爾封公，其人老成君子，不佞向所敬服者也，觀其發論鑿鑿，對症可知，又勞門下精選藥品，遣价遠來，炮製封函，用心曲至，不佞爲子而不知醫，不孝也，門下有以益我矣，遂進一介，叩膝下代致遠意，吾慈命稱謝至再焉，不佞適自鄉中與東甌胡氏修輯荒請歸家，越二月，值先祠秋祭，是日執事之勞，盛价與焉，不知門下聞之，快心當何如也，過此秋氣更爽，即照方投劑，奏效可卜，小兒讀論語俱完，卜於中秋前三日就外傅，承惠衣帽，以成人望之，雅誼良厚，姪子在長兄宅，亦能誦能步矣，附聞，長安道上，候缺未補之時，正好讀書，大約理學經濟，開卷益人，況門下志向不凡，閭門而外，可與諸兩生互相切磋，吾道其有幸乎，諸友近況，大概已悉，袁丹叔每有音問到嶽，周邑儆甚遠，便中煩一訊之，勉其山中讀書也，不盡。

寄孫壽周及門書

前得芳訊，知門下有提督蜀學之任，不佞喜而自慰者三，新闢之土，文教方興，賴門下有品有學，拔孤寒而作士氣，蜀之幸也，素性淡泊，與地相宜，人亦諒無貴望，又門下之幸也，衡文之官，近居濫觴，辱朝廷而羞當世者多矣，能以公且明爲此官而，且不令讀書生童睡罵及之，飮水思源，知不佞取友必端也，不佞

之幸，又爲何如哉，自今以後，與門下斷絕書函，以俟三年而復常也，幸勉旃自愛。

答易子然及門書

盛价遠致芳訊，聞嶽山中，不佞見之，宛如接面，並知門下推誼鄉蘇，如此其重也，聞黔省題名，敬竣王事，果得淵源之學，不僅以八股稱最者，門下豈欺我哉，僕敝鄉乙酉科，亦以兵火之後，風教初開，兩主司公而且明，得人爲前後諸科之冠，朱小晉其榜元也，王君永頍，又安知不讀頑耶，吾可知也，昨寒門叨沾綸命，榮寵逾涯，所不敢忘先帝之深恩者，從狂波烈燄中，得扶侍老母以有今日，此擬表一通，猶冀仰答在天之靈於萬一，儻非先帝明如日月，則要人刀俎已加之久矣，願諸友立身行道，更出不佞之上，故諄諄耳，門下勉勵有加，吾心慰矣，夫復何言，惟是注念萱闈，藥以丹砂，衣以綵帛，不佞進一介，叩膝下，且代致遠意，奉慈命稱謝者再，先是不佞與東甌胡氏纂輯荒講，自鄉中歸，越二日，值先祠秋祭，是日執事之勞，盛价與焉，門下聞之，快心當何如也，聞厚菴先生予假南旋，攜譚氏子振宗歸晴灘上，夫韶來之有後也，天生之，厚菴成之，片言何足德先生，但不佞與先生同學聖人之道，以先生班在侍從，向不敢析一疑，辨一惑，然而飮食夢寐，未嘗不依依講席間也，今漢南塞北，起居更難，此後明道於鄉，尤有深望，類行煩爲致聲，前寄洹詞一書，至今未返，恐橐中又少一物，並希白之爲望，更有言者，滑署如冰，勉修職業，分光不淺，不佞拔水有暇，倘以移風易俗爲事，吾輩無論在朝在野，直一體視之耳，孫退谷先生所學甚正，是不佞奉爲典型者，泉石無嫌，問答不斷，門下日親函丈，近而求之，必有所得也，先生老矣，時不可失，敢並及焉。

寄袁丹叔太守書

別後儻新政，可次第就緒耶，計典在即，一切賢否，聞報倍加愼重，以副朝廷黜幽陟明之至意，又不佞思言之贅矣，足下素性愛人才，重學問，生所稔知也，敝鄉蔚州，有党冰壑先生名成者，隱居閒修，不求聞達，其眞正理學，在吳康齋陳白沙之上，僕來官此郡者，勞勞簿書中，無暇物色之，且不知此地有先生也，足下知之否，知之即當式其廬，叩其所學，敦請講學於晉山書院，倡明吾道，教化地方，與鄉之士大夫相與以有成，豈不美哉，如果眞學眞品，不愧山林隱逸之選，即繼李中孚先生而力舉之，以見朝廷求賢而賢出，勿以浙省爲忌也，是在足下爲之耳，若不佞聞其人，讀其書，則敬服久矣，王敷五太史請假送親歸里，因便附言，別無他及。

答徐霽門貢士書

小春惠佳句，策勉之意，厚矣厚矣，嶽未戾尺一爲謝，然已錄之佩言集中，不作尋常詩詞觀，憶庚子仲春之夢，當因氣餒而成，僕經學本疏，故魂夢猶歉，未能講出一貫之旨也，如秀才學督學較試，驚怖而醒，終不成章，正此類耳，蘇因仁兄翻閱五經，敢有此請，若大解云云，何其門面耶，日知嘉言錄不妨詳愼，訥生之論是也，但宋儒以後，純粹之言，雖成空谷之音，求之時輩，又不當過苛矣，況集中原非道學名目，其人不過善人信人之流，於詩文之外，利祿之餘，有此一種嘉話，醒人心脾，豁人耳目，未必非熱鬧場中清涼

散也。謂在都諸公。有嫌可避則可。無言可採則不可。暫停剞劂再商之。僕竊屈指同朝共事。眞狂眞狷。不下數人。皆僕萬不能及者。顧可輕量天下士哉。佩言集非問世之書。示我後人足矣。儻暇中爲數言序之。願從質也。願學堂講書。誠如高見。此舉成己成物。固非所能。獨是桑梓之士。溺於八股套中。竟不知聖賢書爲何而作。僕若借州大夫之意。以共明之。即云掠名。亦未嘗不美。第恐無益於人而獨損於己。欲何爲乎。此亦頗費躊躇之事也。甄黍一約。暮春新秋。無所不可。仁兄家庭間。亦非灑灑無虛時也。聞命矣。讀送篤詩十二首。公舉也。自風美可觀。若我輩自爲送詩。宜更眞切耳。但澀一册與訥生相質者。希從實答示。如座上揮淸談也。僕於臘月廿八日。又舉一子。因家兄缺嗣。奉老母命告諸先祠。彌月時爲家兄後。慈心慰矣。仁兄關切等於骨肉。敢以相聞。餘不贅及。

與徐雲門賈士書

前月之信寄至西淇。知竹恙晚年之常。確非火症。可無藥也。慰慰。老母承注念更感。大抵今年多病。迥異去年。膝下承歡。難盡萬一。當何以益我。庸齋二册。又煩指示。費心過多。然所以告我朋友之願。此一年可以了矣。佩言一序。後改者佳。但末用曾植一段。未免因老瞞剌目。再容面商。昨讀近咏。備見秋岳公虛以下交。不介而合如此。此公海內負重望。一旦爲寥上福星。林間臭味。喜當何如。且爲吾鄉培養元氣。大有作用。觀風采詩。特其一節耳。頃者晤敝州鄭侯云。閩鎮厲倣。於其生日。有徵文爲祝之舉。公也非私也。禮也非情也。或亦功令所不禁者。屬僕爲文。以僕頗悉生平。且都門相知有素。原不當辭。其如僕之不文何。仁兄知僕久矣。凡詩賀之類。從未涉筆。不容不辭。此鄭侯所諒也。繼以轉求相託。意在平城矣。此則不容代辭者。況仁兄與曹公初交如夙契。而下車以來之實心實政。目擊最確。口道尤眞。儻大筆之議論出於草澤之間。渾是輿情。豈云阿好。以視假借縉紳銜名者天淵矣。曹公知足下之人。誦其詩而猶未讀其文也。會當三絕。又何吝焉。若從前履歷。僕所知者。奉採及之。惟祈台照。

答申鳧盟書

疏起居久矣。頻年老母抱病。日在湯藥中。塞上無醫。粗習方書。幸無大誤。垂危而安者。慈德所致也。然僕則諸事俱廢矣。所歉者。三兄館選而無一言。二兄秋捷而又無一言。豈但老兄寒溫數語哉。每與鄉閭親友。話及潭府忠孝之篤。友愛之眞。人品之高。學問之正。科第之盛。詩文之雅。卓乎備矣。惟願淸白家門。兄若弟互相師友。兢兢然善守而光大之。居鄉勿履公庭。居官勿交匪類。奉正人君子爲師爲友。本天理良心。愛國愛君。文章旣傳。理學漸著。要使忠臣之裔。大儒出焉。是僕區區之所企望者也。若以縟言致賀。深愧不能矣。今年四月。因老母大病之後。八袠之辰。膝前菽水。無以承歡。乞言一紙。糊入長安矣。屛間四十八人。不可無廣平申子。乃時迫路遠。不能專請。懇三兄一言代之。雖不我吝。然壽集中終少大篇爲缺事。僕初念安可違耶。乞言紀事奉上。希勿吝。二兄方工應制。有暇亦賜數言。憶四月初六日。老母壽命服出臨事。男女親眷二百餘人。次第進觴畢。踞告以某詩某文某公所作。顧而樂之。家庭之間。融融如也。昨歲重修老母所居之輿亭。額曰天倫樂事。聯曰。想白雲親舍之情。誰非人子。覩斑衣兒戲之狀。實獲我心。敢

爲知己道之。年來老兄學業日粹。著書必多。幸惠我指南。拙著日知錄。成而未梓。內藉名言爲重。古今計五十四人。儒言錄輯而未成。分大儒醇儒通儒名儒四類也。俱無副本。可寄耳。今秋得孫徵君訃云。曾從申鳧老處題數語。讀教未知達否。幸示顚末。弟可據以復徵君也。呵凍率草。不盡欲言。

答申鳧盟書

廣平道上。敝州久無仕宦商賈往還其間。惟小价每年一二次入都。討舊寓房租。囑以必向三兄官宅問仁兄起居。回報安好。慰甚。不幸去歲遭先慈之變。苦塊餘生。勉襄大事。三冬病溼。幾無人理。所抱歉者。不孝孫於太母奠酹有闕。茲承三兄致所以奠酹先慈者。不能不感且愧耳。在仁兄何闕之有哉。捧讀唁慰。無異握手悲傷。正不知握手何日。獨念我輩所敦者道誼。所礪者學問。少年文壇。晚歲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教之博文而約禮。願與仁兄共之。故不憚言之諄切耳。頃再得荆園小語讀之。知仁兄道力日堅且日進矣。一卷之中。不孝作三分觀。見未及者一分。見及而勉行者一分。見雖及而未能行者一分也。中庸不可能一語。其至言乎。佩服佩服。若以此書廣布同學。人品心術。德造無涯。再乞惠我十册。勿吝。昨徵君先生三致書兒訊。不以不孝爲不可語。必因仁兄向在夏峰言之。故深信如此。自顧生平所學。何以克副耶。先生著書彙收朱陸。初不可解。繼而書來。大約謂隨時補救。從易經看出。雖另具苦心。恐非百世不刊者也。又得伯巖兄消息。尤爲懷想。但未卜猶龍乃郎能讀書上進否。附具先慈誌表二册。奉覽存。

答劉千里書

十年懷想。尺素難通。歸養以來。邊隅僻地。鱗鴻愈少矣。長安道上。從不敢一問故人。權于功令。然於先生求友而北。半載京邸。則絕不相聞也。今年三月。從易子然處寄來手函。竟讀如晤。終以不晤爲悵耳。幸輦下高賢。留心學問者尙多。不然。厚庵往矣。誰復親切而談也哉。捧誦內篇。字字從體認中出。直與先儒互相發明。苦心備至。僕獨於學者起志求仁一則。最爲嘆服。仁誠敬三字。顚撲不破。其餘亦字在疑信之間。

[illegible]一二面對之。而非大非其言耶。僕山居孤陋。碩木而夕。粗習方書。因老母多病。塞上無醫也。有暇讀輯日知錄已成。又有儒言錄一書。蓋明二百餘年之理學。分大儒醇儒道儒名儒四類。各附語錄於本傳後。借以自勵。且欲粗備性理之續。惜未正有道。亦一缺事也。嗣後先生著述。爲倡明聖學計。凡涉禪語機鋒。槪宜刪去。勿貽後人口實。是僕區區之誠。敢效他山者。高明以爲然否。至於僕躬行實踐。多所未能。更望先生進而教之。復有聞者。先生北來。張閒有並無隻字。而台札又未及聞有一言。吾聞有在籍無恙否。豈不重可疑哉。願示好音爲慰。拙刻不能多寄。二幅三册。聊述近況而已。不敢言學也。諸望精明強固。爲道自玉。

答劉千里書

十年始一通問。今再讀華翰。宛如握手可亭。其商學問事矣。僕自先慈去世。鬚鬢多白。無復出山之意。因召下田間。告病未允。力疾赴闕。蒙恩擢用。再補言官。夫以五十有七之弱軀。黽勉圖報。疚心良多。自期不喪生平。終是有辜聖眷。惟與都門諸君子約。只在立定脚跟。閉門守拙。反躬自考。與人爲善而已。無講學

之名可也.先生著書百卷.倡明聖宗.眞不負昔日鵞湖一語.但編輯付梓.有不可不愼者.方今正學榛蕪.二氏夾雜.程朱而外.門戶各分.稍一游移.壞及世道.僕有儒言一集.不敢輕出問世.蓋愼之也.高明以爲何如.揚鄂州晴達敏捷.大是解人.恨相見之晚.惜歸去之速.此吾道一眞種子也.歸舟藉候.並望爲道愛身.翹祝不盡.

答林二史

庸齋悟教.初識荊州.竊見執事宦海雖深.赤子之心未離.望之則儼然吾道中人也.及靜對久之.識見極高明.議論極誠實.留心請益.辨論良多.居然吾道中人矣.別後未嘗不西望而相思也.遠承下問.足徵虛懷.讀書之方及所讀之書.曩曾略言之.惟治心並無他長.僕某自四十以後.粗知力行工夫.要從寡欲入手.此外有不能到處.亦有不肯到處.總不敢爲高明道也.如台下之所期許.抑亦過矣.願執事隨處涵養赤子之心.擴而充之.即終身大業.一息千古耳.昔王文成以貴介公子.讁龍場.經瘴癘.萬死一生.纔了得動心忍性四字.雖其致良知之說不必學.然此等成就.由豪傑而聖賢.豈不快哉.張子西銘云.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幸勉之勉之.更恕狂妄.

答連克昌進士

賤性疏懶.素寡交游.頗聞海內賢人君子.中心向往者久之.前歙州諸舍親公車歸來.備悉高致.稱風雅壇坫而外.性情尤非近今可比.每一相對.如飲醇醪.此舍親之所爲心折而樂與也.嗣聞下詢拙稿.愛屋及烏.方愧無以仰副盛懷.復勞華翰.問及山中.始知足下曾經信猶老及諸君之言.謬備齒譽.以告者過也.夫足下新發之硎也.日生之陽也.才與學之所詣.俱不敢量.而又以眞性情行乎其間.海內更有何詩何文.足當一面者乎.某時近炳燭矣.爲學已晚.而况失學.惟荷先帝錫類之孝.推及慈闈.俾得以疏懶之身.長甘菽水.眞天幸也.稍暇則仰體孝治.與二三父老.共明此義而已.他無敢爲高明道也.風雅事雖涉獵.未窺本源.比年不知何所感發.頗覺昔日之風雲月露.與筆墨了不相屬.或不得已而有作.昔則一日數篇.今則數日一篇耳.老矣.非江郎之才盡.則上蔡之顏羞也.此又足下所當擯之壇坫之下者.台札一云私淑.再云向慕.情見乎詞.然皆不敢祇承萬一.惟有朗吟佳句.在秋水蒹葭之際耳.近刻九種並步韻一章.統邀不吝.幸甚.如足下所云有志古先聖賢之道.而因以及其文詞.敬佩之矣.若云已矣無足言矣.曷敢聞命.

答夏祗台孝廉書

讀來教.謂不肯學.而學亦不能通曉.則過謙矣.謂僕爲當代大聖賢.則過譽矣.俱不敢聞命.若云當自知之一語.何其信僕之深.待僕之厚也.夫人之失學.坐不自知耳.孔子所云是知.孟子所云良知.蓋言自知也.饑而食.渴而飲.痛而撫.癢而搔.人尙不知其饑渴痛癢.而况衾影夢寐之間.戒懼愧怍之念.如魚之飲水.冷暖誰知哉.僕由此而認之.過曰自訟.禍曰自求.孽曰自作.德曰自明.道曰自得.不實則自省.橫逆則自反.好惡則自慊.大抵從自知始.陳布衣曰.眞能知之.則行在其中矣.仁兄之言.殆相合也.佩之佩之.至

於來教云.理學一途.不當扣盤捫籥.二語偶差.敢不竭一得以效葑菲.蓋理者人心之天理.學者節覺得天理在此而行之耳.不是別處討箇理來.亦不是奔向別處學去.以我所固有之物.而扣盤捫籥.無乃騎驢覓驢乎.仁兄、吾師之子也.僕、吾師之徒也.同一淵源.而相資相信.諒必垂聽.所問願學堂一段公案.盡乎此矣.幸原亮.

與史默之進士書

自足下讀禮以來.每聞淸恙.備知哭號擗踊.宅兆安厝.心力俱殫.大事克襄.安得不毀瘠在疚耶.擬攜蔬具.一解哀戚.終以未及大祥而止.然而此念積有日月矣.近者鄉人傳說.病因酒致.初不敢信.繼亦不復疑.華宗貴親.嗜飲居多.進言必少.或因卜葬之後.餘慟未息.藉酒相慰者有之.爲昔謹持之心.未免因人而弛.此僕所以傷然而自咎者也.夫責善告過.朋友事耳.以足下平日謙厚.視僕在朋友之上.未嘗不期其相規相勉.而僕以一日之長.加於體貌間也.又未嘗不諒其平生好直言.非諾諾於他人之是非者也.又未嘗不愛其待人之誠且敬.而樂與爲善也.以僕今日之事.則大事所望矣.足下素有酒興.僕頗知之.而居喪後之飲與不飲.莫得而知也.日以病聞矣.僕又知之.而病之在酒不在酒.莫得而知也.竊據所爲傳說者則確甚焉.豈足下讀聖賢書.而不知麴蘖之爲害乎.溺於杯中物.而忘先人之遺體乎.舉兩宮之捷而輕擲之.君恩未報.獨不一顧乎.諸弟甫露頭角.志搖搖無所向.將聽之已乎.凡此皆僕之欲信而復疑者也.惟僕之愚狂未竭.故足下之胸臆難明.說者又曰.慕劉伶阮籍之風也.僕竊惑焉.夫伶與籍.不得志於時者也.託於酒而逃者也.千秋而下.所嗤爲放者也.足下進身之始.匪放蕩形骸之時.儒雅之流.豈比附荒淫之濯.鄉人之言過矣.返躬自思.伊誰之咎.謹以嘉言別錄一冊.奉陳左右.此數年所集節飲卻病之效.可展卷而得之也.僕言不足重.亦不足恕.惟足下重古人之言.而恕鄉人之言.僕幸甚矣.若曰愚不諒賢.僕曷敢以諒自居也哉.

上李毅可巡憲書

僕人微望輕.居恆好論人物利害.雖聞執事大賢君子也.海內推許久矣.晤張伯珩先生.言及人品心術.爲今日第一.不但一方之福.是實安社稷之重器也.伯珩豈欺我哉.近見下車以來.淸操惠政.大法小廉.三尺童子.無不稱爲好官者.雲中一塊土.如在春臺之上矣.蔚州則部內地也.受福尤多.感且頌者.事待言哉.顧縉紳父老之望而欲遂者.台騎一巡.歷此地.得以盡言其情耳.不日君命榮擢.啓行在邇矣.地方艱苦情形.有執事知之而未嘗見者.敢一直陳之.蔚地之西.舊名美良川.載在唐書.蓋言俗美而民良也.今忽訛稱爲米糧川.凡有供應之需.必取於此.豈別郡邑皆不逢五穀乎.此其名美而實不副者也.蔚地在明季荒田尙少.至姜逆變後.他郡邑俱因殘破除荒.惟蔚地未經殘破.遂將本地多增荒差.撥補他郡邑五六處.嘗一人可肩五六擔.安可支乎.民逃矣.地荒矣.如深沙李郯莊羅凌等里.包賠拖累之害.日甚一日.他郡邑舊輕荒減.而又得撥補以相濟.故日見興復.蔚地舊重荒多.而又撥補以濟人.故日見蕭條.此舊一日不減.此荒一日不除.皮骨殆盡矣.且上官鋪設.不問他郡邑而問蔚州.錢糧完解.不先他郡邑

而先蔚州協濟取足，不責他郡邑而責蔚州，衙役攝提，不責他郡邑而責蔚州，獨豁除荒糧，僅及他郡邑而竟不及蔚州，何也？均是朝廷之赤子，前之察荒不報者，獨視蔚民爲獲外，忍令之死耶？今逃者死不敢歸，荒者死不敢舉，城市村堡之間，房屋拆毀者多矣，修葺無有也，衣袴不完者多矣，縣絮無有也，此地概可知矣。猶曰好蔚州好蔚州，此其實累而名似美者也。大利大害，真艱真苦，民命所係者，遇大賢君子而不言，更言之何人？言之何日乎？諒執事至誠愛民，聞之必潸然淚下矣。所望陳請上官，或後來當事一備悉艱苦，爲民請命，而急救之於倒懸者，惟執事是賴也。極從不敢爲他人致一書，而特敢直言切望於執事者，以平日相信之深，今日下問之便耳。幸垂察焉。蔚民歎四首附呈教覽。

上曹憲副書

絕塞春回，君子道長，豐年之兆，當從人事卜之，極之荒水耕鑿，有餘適矣。昨辱垂念，深感慈闈，老母今年七十有八，食僅一盂，步惟一杖，更無足以得歡心者，幸託餘庇，敢報平安。若地方之窮而且荒，猶有家人父子之樂，孰非執事仁愛所貽耶？去歲秋災，得沾浩蕩，撫恤之意，無地不周，窮此窮黎，漸有起色，執事直家視雲中矣。頃因地震虎豹之異，循省不遑，採風下及，當於古大臣中求之。俯仰承明，間謬進狂言，今日地方有不得其平而鳴之者，不在民而在讀書之輩矣。夫邊地惟讀書最難，難養生一也，難買書二也，難進學三也。其富貴之家，不須讀書而進學者，不與焉。況三年一考，收錄不過五人十人，孤寒寸進，比於登天，往往父師之訓子弟者，廢書而泣，仰天而號曰：積書不如積金，何日撥雲霧見青天乎？今提學未經按臨，頒布條約，極其森嚴，可見公道，而寒人之惓惓期望者，以有執事在上，地方招搖假藉之惡習，或可少止也。但從來干王章而壞名教，多由敗類之鄉紳，不顧士民之嗟駡，因執事素所洞悉者，極適值家居，驚聞道路之語，不勝駭然，惟有杜門靜聽，伏念士首四民，風教關焉，執事愛地方之民，必愛地方之士，士風一壞，恐大君子萬物一體之心，有所不安也。近聞東鎮蕭公較士，鐵面冰心，盡絕請託，榜發盡是孤寒，一時兒童走卒，罔世世公卿不置口，然又多彼地之鄉紳有以成之也。執事有體有用，海內仰爲泰山北斗，豈無所以制鄉紳之[illegible]而成就學之盛者哉？[illegible]全賴執事維持調護於其間，下以息道路浪傳之口，上以昭朝廷取士之光，要使荒涼邊塞，不絕讀書種子，十七學中猶有識字秀才，是執事三年來家視雲中之一大關鍵，而亦極三年來不負故人，不欺前輩之一大關鍵也。高明必有以處此。至於極迂腐無似，世故不通，門以外保無假藉招搖者乎？竊怦怦懼焉。祈執事留神察訪，得實則當諸法，無令麾下之名節不全，以貽老母憂，幸矣。不覺娓娓言之。前承大教，錯錯少陵，羨于生一章，亟錯付梓，欲爲鼓勵人心計也。且拜且祝。

答曹憲副書

捧讀手教，仰見執事廣周地方，未嘗一日忘雲中赤子也。前者敝州未邀浩蕩，定因薄收而無重災，不得附在諸郡邑之列，然而分賑代輸，苦心備至矣，感戴何如？幸今歲秋禾甚茂，不意隕霜損禾，田似成熟，實爲虛耗，苟力請入告，民心允協矣。第未知八月秋災，於部例允合否也。僕記憶事例不確，未敢懸對，仍望

高明裁酌之。至於常平賑饑，誠爲美事，但輪流於前而變價於後，士民委以爲累，難逃洞燭，而衆口嗷嗷，歸咎於僕及諸孝廉之首倡，此皆鄉愚不識大義者也，可無問矣。若古義倉之舉，僕曾同鄉侯課士發策，曾問及此，思人牟謂難行，言詞甚鄙，大約澤鴻市集，升斗爲艱，稍有積餘，又懼怪吝，故諄諄疑僕爲多事也。頃見執事籌畫周詳，萬物一體，後來利濟，未可預卜，而一時驚弓之鳥，開口便是難局，不領於官，則徒成畫餅，領於官，則又多一常平矣。且聲華情敢辜下問，今日風俗大抵皆然，言之浩歎，不特此也。從來捐助之家，名曰義民，邇來名爲富家，此二字者，足以殺其身，禍其父母妻孥而有餘，故視捐助如陷穽，然蓋不得不避也。如近日太谷縣人吳姓，枉告蔚之富民州衛幾二十家，夫以千里以外之人，戶婚田產，風馬牛不相及也，蔚人之父子男女聞者，莫不寒心，即在僕亦幾幾抱杞憂矣。此等刁風，一日不杜，此地百姓，一日不安。惟執事留意焉，雖因臬司濫行摧理，然而造福邊民，則大君子分內事也。復娓娓言之，乞垂察不盡。

答劉貞吾總鎮書

再承大教，永禁民間運炭一事，誠蔚人之福也。在執事本無沽名之意，止期革弊甦民足矣。而蔚人之勒石者，蓋爲實非爲名也。初亦不欲以勒石聞於麾下，而涉於沽名，然不過代言輿情耳。愚見淺薄，悔之何及。雖然，勝禁而陰取，前禁而後取，皆曰沽名，執事實禁矣，永禁矣，何云沽名乎？且美事之必有名，如芳草之香，明月之影也，顧安得而辭之？若止以運炭論，上官程被地方一薪之產，理當供應，而不知催辦之輩，得此奇貨，號爲美產，送保沿鄉，指一科十，不美之名歸之上臺，令人有不忍出諸口者，與其受不美之名，何如沾美名而普實惠乎？況執事舉歷年之陋規而自我除之，目前之名既不樂居，去後之謭何暇蚤計，此又不敢不進一言者。仰體尊意，當告之鄉民，勒石與否，聽從其便也。敬此附復，惟鑒其無他之心而已。

答蔚州侯侯書

曩因賢聲如雷貫耳，友人解法周會言爲民請命，與上官力爭派荒爲熱之一節，佩服益深。近從蔚州李使得讀[illegible]樂爲何事，聖賢爲何人，即孔廟祀典，輒故事應之，考議者幾何哉？僕再拜再讀，不獨於古循吏中求之，更當於古大儒中求之矣。承惠二部，一以存學宮，一以存書笥。其書內字義稍有差訛者，大抵梓人之過也。惟樂章徹饌咸和之曲，維清且旨，登獻于三二句，似誤，以本章句多而前章句少，且失韻也。按會典，果在第四章，酌彼金罍之下，或不可不改正者，希再檢正。至蔚州學文廟木主，年久殘缺，僅存一二，瞻拜之際，心爲惘然。今正在考修而刊書適至，殆有啓之者耶？且大銘云：書爲范太乙先生所訂，此公言行，不愧廉康。僕藏其弟經八行圖說諸集，即擬剞劂，以續於孝經之後，先製木主，祀於文昌閣上，躬率士庶尸祝之。惟從祀有待，夢寐不忘。知執事重其人，乃敢贊其事耳。近刻八種，附覽，聊代咫尺一晤，實非經濟文章之可比也。年來奉母山居，於當道概不敢通一刺，適承惠書，敢當裁謝。解紳託在棠陰之下，頌德尤多，囑此惟神依左右而已。

-76- 22A

答蔚州鄭侯書

屢勞賜顧。昨登堂謝教。不覺又作長談。蓋今日賢士大夫之肯談理學者。不可多見。幸執事美質好學。超悟非常。僕雖以他山之石。願效攻玉。而反蒙啓發。獲益良多。在俗人視之。不知所談何事也。僕寧敢避嫌哉。及立談時。承諭壽屏借用僕姓名一節。此固執事重之愛之。使姓名達於上官之前。文章附在名公之列。豈不甚顯。然而僕爲人之拘識。行事之執滯。執事知之最深。即欲擴大之而不可得也。如屏幛之禁。僕於邸報中已熟知之。且詳錄之矣。昨蔚士民請公堂而上壽。率皆出於衆情。可由而不可知也。僕只慮執事屏幛之下。姓名不敢與。豈忘其德政之在蔚哉。實因日日奉教。只有致知格物躬行實踐之學。互相勉勵耳。執事現在仕途。或有不能自由者。僕家居之人。謬辱執事講堂一座。每愧格物之未明。躬行之不逮。曾以此而致辭。並辭刁先生。且勸刁先生。僕獨不自持乎。況去歲蔚人欲爲執事立德政碑。僕遂令止之。雖不言其何故。實爲現任立碑。是律令之所嚴。而非循良之所尚也。惟國庠立願學堂碑記。其名頗正耳。僕之敬服執事者。不獨以循良望之。竊以聖賢望之矣。今壽屏一節。出於諸郡邑之公舉。僕雖不能力勸而寢其事。亦不敢不爲執事直言而正其非。若借用僕名姓。又執事主之。以格物躬行之大義裁之。可耶否耶。至於營官假借當道姓名。武人何知。無足問矣。惟執事高明。另有達觀。慎之諒之。是所望也。特愛一字不欺。文稿容細訂。另復。前致刁先生書稿附覽。

答蔚州修侯書

前聞太夫人清恙。隨附書奉候。想已大安。高年以調飲食和脾胃爲第一妙方。況執事色養全備。舞綵承歡。體慈闈之心。澄百姓之編。入爲孝子。出爲慈母。以此而格神明。不卜可知也。近日夏稅秋糧一事。或外阻於督撫。或內阻於部議。以致聖主之膏澤。不下於民。仍使百姓受正月開徵之苦。而臣子安享爵祿之榮。愧耶否耶。至僕忝居言路。未能盡職。大負國恩。不如犬馬。即早晚罷去。願與編氓同甘苦。爲盛世輸將租賦之人。又素餐之一鑒戒也。久知執事催科之中。妙存撫字。蔚民固幸甚矣。但閱撫軍達公疏云。晉省從無夏稅秋糧名色。心竊異之。如蔚州夏秋地糧。其名已久。買地立契。隨帶夏秋糧石若干。昭然可考。前執事因比較之便。暫改一條鞭。仍須存夏秋之名。異日或可邀緩徵之恩耳。至切至切。附具著果鮮菜煩致尊堂。代候起居。不盡。

答耿逸庵書

友道。人倫之一也。知固難。交亦不易。如不佞之與湯荊峴。知之一日。而交以數十年者也。乃與先生知以數十年。而交則一日。遲早有所分。傾蓋無所異也。憶昔同在班行。覿面失之。亦足見吾輩之落落難合矣。京國傳聞先生人品之正。學術之醇。自非過情。而不佞終未目覩。故淺深莫窺。景仰徒切耳。今幸不吝指示。得從諸刻中一一領略。始深知其爲躬行實踐之學也。益肅然起敬矣。吾儒之學。大抵腳踏實地。而以虛心人之若駁古人。騰口說。都是虛脾。終日終年。決無長進。濂洛關閩。且不必說。即如有明貴鄉諸前輩以理學著稱者。有一脚不踏實地者哉。先生之與荊峴。真後勁矣。今者一肩繼往開來之業。一任濟世安

民之功。此中又有差別焉。蓋傳道之心苦而樂。任事之心苦而憂。子輿氏所謂易地皆然者。是也。如荊峴者。受天子知遇。入則講幄。出則節鉞。叨榮已極。沐恩最深。在荊峴自有生平。不惟其官惟其心也。以是心居是官。當僕吾輩代爲計。況不佞幼而失學。老而廢學。學不足資也。未司民社。未任封疆。政不足助也。獨娓娓過慮者。江南受荊峴之福。而荊峴受江南之累耳。姑臆言之。不取地方一錢。不徇鄉紳一情。不縱吏書一事。不尚優伎遊覽一種。不入詩文交遊一套。此五者。荊峴所優也。民無累矣。然而屬官有虧欠。有貪婪。有闒茸。民累一。錢糧有侵挪。有預徵。有私派。民累二。地方有過往。有抽豐。有關說。民累三。鄉紳有把持。有包攬。有交通。民累四。旗兵有窩盜。有句逃。有營債。民累五。五者。江南之牢不可破者也。在荊峴明知之。有不能不力挽而施救者矣。救得一分。則百姓免一分之累。荊峴亦去心中一分之累。此其不負天子。不負所學也。至於寬猛緩急之間。必有成畫在胸中。且以言笑不苟之端人。猶有敢於犯之者。吾不信也。高明以爲何如。不佞恪遵功令。大臣不許與督撫司道拜往接見。乃竟不敢與荊峴一別。茲承先生虛懷議下。以刻集問學於不佞。是問道於盲也。愧甚。因幸復謝教。不佞六十有八。頭暈發迷。老病無能爲矣。惟望力學敦行。爲道自愛。不佞晚得良友。幸矣幸矣。荒言八紙。聊代面談。臨筆神往。七月初十日具復。

答宣督佟滄涵

前辱大教。具悉造士盛心。感可知也。塞土荒涼。民生憔悴。兼以逆變之後。求所謂保妻孥守墳墓者。十室之中。不過一二。即有沙田數畝。無力可耕。又安得四壁蕭然。肯讀古人書者哉。執事既以不擾民爲整理殘疆之要領。妻孥墳墓。漸漸有之。而又以科名鼓勵我邊徼士。洵覆載之仁矣。嘉惠再頒。將謂某前日之所辭爲過矯。今日不妨作兩截人耶。是執事愛之深而知之淺矣。拱手歸上。幸諒區區。尤感明德。昨者先君子入祀鄉賢。仰承褒翊。縣之家乘。百世爲光。另容布謝。

答晉撫劉勉之

自捧詔旋暫歸。旋即入都。億執事立身行政。不在古大臣下。某率爲典型者。匪一日矣。伏思身在言路。以正直忠厚爲本。一味愚戇。無補輿朝。固某數年以來之大愧也。若索人之小過。忌人之清操。摘人之孤蹤。汙人之大節。尤死不敢爲者。恐得罪於天日。得罪於君臣。得罪於衾影夢魂。莫可得而贖之矣。至於執事廉介自持。肝腸如雪。嘗言生平所見居官之家。祖父喪心取錢。欲爲子孫百世之計。而子孫蕩費。只如糞土。不旋踵而大禍隨之。此執事自愛愛人之格言也。尤當書紳。以志不忘。若一切是非毀譽。悉歸於天與命。而平心處之。又何慮哉。頃者循資量移。深有敢負之懼。所自信者。心則無他。守則益堅耳。過辱雅貺。尊者之賜也。曷敢槩辭。然今日之不恭。實遵明訓。正以尊者諒其心。而他人並絕其迹。庶幾可以信朋友而答聖明矣。仰希慈照。

答郝雪海

廿年不及一晤。自是缺事。茲讀丁未見貽一書。何必覿面哉。南北海此心此理。古今來此人此學。只是知之真。行之力。一切超脫捷悟。吾黨所斷然不敢爲者也。先生既取其言與行備者而學之矣。今日之巡海。

視昔日之龍場。必有過之者。幸爲吾道勉旃。僕且老矣。無能爲矣。再入長安。惟以賦業觕應爲學問。妄謂卽事卽理。並言語亦可省。卻雖一時諸君子。留心此道。尚不乏人。而仕宦中必能立定腳跟。不爲一切聲去者。乃可謂眞人品。乃可說講學問矣。僕亦嘗與互相砥礪。有存諸心而不敢出諸口者。惟反己自修與人爲善八箇字耳。未審高明以爲何如。熊青嶽學士學極正。論極確。著有閑道錄。曾寓目否。惠來諸稿容細讀之。暇教何期。終爲悵惘。

答王麗五同社

前讀大教。中心藏之矣。僕補移以後。凡至親密友片紙不收。天日鑒之。師友知之。獨足下不我信乎。僕以肝膽答足下。而足下以儀文應之。將視僕爲何如人。所望足下相照以心。不必求之區區交際間也。僕近況何足爲知己道。然亦惟足下知我爲最深。孱弱之軀。既無濟於國事。愚拙之性。又不合於時宜。每臨節序。倍念鄉園。老母心牽遊子。藥餌難暌。不識何日進膝下舞斑斕矣。遠辱注問。言之不覺其切耳。

與袁丹叔及門

循理守法安命。固不佞之平生也。書之座右以自箴云。贈門下亦不出此。今之良二千石。聖朝所重也。濟兵民。籌利害。誠屬吏相與以有成者。是謂循理。一介不取。一介不與。輸運無逋欠。賢否皆以平心衡量之。守法矣。人不負官。官去留直聽之耳。他人或捷足。吾事守拙以俟。天下之公論清議。自有命在也。不佞立身立朝。只以勿欺爲主。每清夜自檢。有一事不可告人者。卽欺也。願門下亦力行之。此後當令愛我者起敬。而惡我者增愧矣。近來功令嚴切。不佞奉持。遵不敢後。視門牆諸子聞間所及。尚在情理之中者。悉絕之。恐諸君損其清俸。無以養廉。且誨之貧也。豈所愛於門牆哉。不佞望白雲未遂。殊難自慰。惟門下善自珍愛。幸甚。

與沈季子及門

天末音信稀少。兼以恪守功令。未能裁訊。書中拮据勞瘁。保全嚴疆。六載飲冰。假塗如故等語。固足以報朝廷而[illegible]知己矣。[illegible]報之[illegible]。命所[illegible]也。而[illegible]之可耳。不佞素有六字銘曰。循理守法安命。願與同志者共之。前聞門下爲地方受過。微有詿誤。近閱邸報。內各省俱有奏明叅罰諸疏。仰見聖政之寬大。未嘗以原無姓名之盜賊。久累人才也。眞門下之幸哉。獨不佞報國無能。養親有愧。所自信者。誓不收親友片字。雖及門閒間。倘在情理中者。悉絕之。正恐諸君損其清俸。無以養廉也。不恭幸諒我。

答張開有及門

作吏維艱。又値繁劇。風塵之狀。果何似乎。所信者家有老親。守身如玉。孝子之心。較世人以富貴榮親者。大相逕庭也。不佞矢不受及門一錢。不通外官一字。正所以慰高堂倚閭之懷耳。門下得無相同耶。令親手書羅漢。爲宰官現身說法。意深哉。紬出家緘。非宦中物也。勉留四疋。以供春服。餘悉附還。幸諒我心。拙詩二幅。率筆言意。諸惟珍愛。

答聶轎五同年

聽馬西行。每深懷想。所不敢以尺素候起居者。祗因恪守功令。誓於寒暄通問。悉謝絕之。遠辱相念。心矢明德。洵資藉手奉還。非自外也。諒之諒之。惟望執事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讐。誨屬吏如師之教弟。閱招詳如弟之親師。薦舉賢良。如讀古人得意之書。君命可以不辱矣。僕近狀碌碌。有循分盡職已耳。何足爲高明道哉。

與易子然及門

接來書。知門下愛民造士。疏引通郵。斑斑皆惠政也。在門下固不我欺。而不佞信門下之心。尤勝於信道路之口。循理守法安命六字。門下其力行矣。敬服敬服。清俸僅足自贍。分以惠我。何忍受之。且弟子之報師長。以立身行道不辱門牆爲尙。儀節非所尙也。祗登葛布。用驅炎暑。餘悉附還。老母入夏以來。飲食倍少。晨昏缺然。不孝之愆。無可免矣。承念志謝。

與馬步先廣文

朝廷設學校之師。以訓此一方士。率皆老明經爲之。日暮途窮。神昏志惰。教思無望矣。間有孝廉就教者。一列廣文。便自詡曰我乙榜也。不與人同。州縣官亦往往推重之。以批狀詞通請託爲作興。以交劣衿恣狂態爲疏放。嗟乎。孝廉之稱。自此衰矣。何足爲師耶。今日之用甲科者。特例也。其前途遠大。所謂作興疏放者。固不屑爲。而喫緊在孝弟節義四字。循循誘人。察諸生內某某孝則敬之。某某弟則愛之。某某節則表揚之。某某義則崇獎之。務俾人人聞風而起。吾道尊矣。吾職盡矣。濟貧扶弱。其次也。講學課文。又其次也。至於開報行劣。如賭博武斷顯過可指者。聊示薄懲。予以自新。其一切閨閫曖昧之事。不得妄聽傳說。指爲過端。本以興教化。而反以傷教化也。愼之愼之。每得一孝弟節義之士。則書其名告於先師。紀其事鐫於明倫堂壁。與衆見之。其爲玉筍令兄所詳言者。不敢再贅。

與王允大及門

不佞愚拙甚。與門下之勉於道義也。非一日矣。每事不可以告人。不可以告天者。皆不敢爲。愛名節而重身家。皆所以安老母之心。不敢謝遊子之訴也。不佞屢以清白報知己。使天涯落落之人。僅有諒其肝膈而略其形骸者。卽大幸矣。遠辱來訊。知我更深。能無感激。但清俸幾何。分以贈我。不識門下何所賴以自贍乎。若因交際難謝。有從權取之地方者。不但壞門下清白之操。反以貽不佞門牆之累。自愛愛人。俱失之矣。宜以爲戒。嗣勿再來。門下勞於簿書已久。此後若無叅罰。或可望一進步。循理守法安命六字。益當兢兢奉之。不則慄慄然得以保縣令而歸。亦庶幾祖父不受辱。子孫不致禍耳。惟熟思爲幸。

與周芑穀及門

別況各懸。音問遠隔。幾三年矣。不佞前歲予假歸省。抵里甫兩月。幸老母病痊。不佞忽大病。臥牀者十閱月。幾至不起。當事代題請告。因引例未合。部議不允。勉扶入都。無缺可補。半年無薪俸之養。八口有索米之艱。從家鄉湊泊資斧。迎養萱闈。以供菽水。庶免兩地懸牽。亦可就醫調養。杜門謝客。檢藥讀書。不問門外事也。斷絕交際之初志。堅不可奪。惟幸而慰慈顏者。又生兩子。不幸而傷慈心者。反喪長兒。或亦生不

德之所致也.若一官之遲速有無.之彼蒼而已.雖從邸報中見門下年來政績.歷膺肩穪.壽公道自存也.近日毁言忽至矣.果能自反無愧.能驗何辭.奉養八十之老親.教訓弱齡之幼子.耕數石田以終其身.眞是福量不小.此等結局.乃他人望而不可必得者.門下嘗云行止在天.義理自守.吾今敬服矣.仕宦二字.萬不可置之胸中.掛之齒間.功令嚴切.仕路與林下.悉當警戒.念之念之.

東皐兗四同年

長者.僕之畏友嚴師也.聞賢聲與岱嶽齊.都下紳士大夫.及兒童走卒之口無異說.知非邀譽者.昨皐異之選.與固榮不與何辱哉.僕嘗問客某某做得官否.曰做得.又問做得人否.客無敢答者.做官做人.是一是二耶.高明聊當自慰.僕之畏且嚴.益不敢稍後矣.

答申堯盟處士

林客山深.故人高臥.喜可知已.客春謝有都門之遊.適爲僕歸里抱病臥牀時也.伏枕請告.幸當道代題.譽謂可以終老邸壑.常在慈母膝下矣.詎因部覆不允.扶病來京.檢藥抄書.閉門謝客.旣無田園之樂.復近市朝之闕.官守言責.都不干涉.又謂可以伎光日月.稍慰慈母憂懷矣.以之相知.貴相知心.如佳句所云.官小得容身.行藏聞老親.鮑叔知我哉.日來與殷伯嚴坐十慨齋中.促膝清話.進我於道者頗多.猶恨相見之晚.且山中有事.不及慰留.足下贈我以友.而不能攜我於聰山之下.惆悵何已.敬次來韻一章.彙附近咏一帙.此道深遠.非商訂不敢自信.僕每見今人古詩.依傍古人之意格.而不能自出手眼.自行斷制者.輒以飣餖目之.未審是否.七律勤作.益知其難.寒儉肥癡.兩者交失.不得不求之眞實.眞則太盡.實則不活.其失等耳.津岸茫然.雖掩卷長歎.究何益哉.惟高明教我.

與王東皐同年

僕志大才疏.無當世用.忝附同年.碌碌不足短長.辱朝廷而羞知己.自知明甚.躬耕養母.冀安愚分.不謂盡朽之材.聖朝不棄.扶病而北.勉綴班聯.主恩厚矣.眞感極而繼之以泣也.入都以來.病見賢者在位.君子道長.慶幸之私.形於顏色.緣僕大病初起.長途淫熱.孱孱之軀.委不能勝.以致手足腫裂.膿血淋漓.望闕瞻依.身難赴部.走役投遞職名.循往例也.細人沈閣.爲足深怪.今閱五十日矣.而見朝終無定期.禮云.出必告.行反必告面.家庭且然.況君父之義乎.昨辱足下枉顧榻前.方知說堂必須印文保結.此或未經申明之近例也.又僕詳閱吏部准假原劄.止云假滿赴部.並無起送保結字樣.似乎京官假滿.較之服闋還職等項.防短喪.防假冒者.例有不同也.且僕非無印文也.總督.齊遣吏部內.開起程赴部.日期頗悉.說堂之可據不可據.非僕之所敢知也.若兵馬司保結之說.特不得已者而出爲之計耳.僕地非原籍.官非屬下.突然而乞保結.未必即與.與矣.而京堂末員.手持小吏片紙.以博一官.亦傷吏部之體也.敢煩長者再一熟思之.僕惟有仰遵赴部之旨.扶掖見部.靜聽酌奪而已.此後之事.安於義命.不敢問矣.亦知非足下職掌.因明知愛.又晨高賢.故責望之如此.輕瀆之罪.伏祈垂察矜宥.

答胡東颯同年

昨一力走上谷.敬候道體安好.且以告雲門至啓之期也.仰知長者新愈之餘.十分珍攝.若寒家一諸.勞靜中起居.此心何安.讀書吟詩寫字.皆費心力.誠如孔子所謂游於藝也.則得之矣.所教大有了悟云云.此當在平日.不在病際也.凡頓悟無工夫者.易陷禪學.固知足下了悟在平日也.服服.廝齋書煩指示.觀切.愧無足當藥石者.奈何奉懷一律.惜見乎詞.惟正之.

答李給先

弟自邀恩歸養.一刺不敢入部.得手教.始知台下去冬北上矣.詢及近况.捧讀書紳諸集.誠所云身心性命.歸落有在.乃復闢道於盲耶.夫身心性命.歸落在齊治均平.即大學之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也.外是則二氏之學.吾不知之矣.竊見老年翁存心立言.無一不善.孔子云.言之不出.恥躬不逮.又云.顧言顧行.顧知己於行字著力.直接吾鄉文淸公一派.去聖道不遠.此處是眞歸落矣.相隸匪敢言答.並附家刻.統照及.

東程學博

前以心喪三年之義請教.接台翰.是論制服.非心喪也.竊謂心喪者.追憶不忘.三年有如一日.其冠裳服飾.以及婚嫁宴會.事事無所拘滯.但遇平日受教之事之地.惻然有動於中.如手澤口澤之存.如終身忌日之感.是也.過三年.又如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矣.此皆因義而類推者.士君子有心則有喪.無心之人.安問喪哉.故曰.弟子爲師.心喪三年.其義蓋深且遠也.愚見如此.再折衷何如.

寒松堂集卷八

祭文　墓表　墓志　碑銘　行狀　紀略

歸省告祖塋文 丙申

象樞不肖.幸邀祖宗之世德.及吾父之庭訓.得以成科名.竊祿位.以有今日.伏念丙戌入仕以來.諸凡建功立言.繼志述事.足以顯揚家世者.今無一焉.象樞志大而才疎.多經而少權.固祖父所洞察也.惟恃此心.兢兢乎不敢欺朝廷.不敢辱祖父而已.顧十年之內.奉職而職未盡.得罪而罪已寬.被譏而譏不售.無一非聖主之仁明.其爲祖父默而祐之者實多也.若象樞有其欺與辱矣.是義之之所謂無奪.而趙括之僅能讀書也.祖父亦何利有此子孫.象樞亦何能逃祖父之鑒察而譴責耶.象樞久居京邸.僅從捧詔之便.取道蔚州.扶病一展墓下.其餘歲時.惟西望遙拜耳.霜露之感.其能已乎.頃因母病給假.奉旨歸省.於本月初六日.方抵里門.仰先靈之如在兮.不可度思.念遊子之言歸兮.暫也何詞.恨陵谷之改變兮.展墓而祇告.無愧於祖父兮.祖父其吐棄乎否也.

歸養告祖塋文 己亥

象樞聞先賢之訓矣.事親爲大.守身爲大.若象樞一身.歷十四年來.盡爲君父之所有也.母氏不得而有

之以故升沈不敢計毁譽不能辭死生不及料惟有懔懔淸白兢兢職分冀得免於辱身及親而止是象樞之所以仰承祖父世德者祖父知之無間人之知與不知也自前歲拜墓而北仍補原官又經二載幸聖主垂鑒不加譴責同列諸君亦復有和衷共濟之雅公退之餘與志同道合者究心聖學互相砥礪期於無忝所生致身將在此日焉獨念母氏在堂春秋高矣象樞委蛇君父不能日侍母側菽水湯藥委之長兄象懸一人於心何忍昔人所謂報君之日長也不得已有陳情一疏六月得請八月乃歸抱兩子於膝母心慰矣祖父在天之靈不更慰乎况此身原爲君父之所有而今得爲母氏有象樞之守之者益加力焉辱身及親庶幾免夫若夫顯揚之業耿耿在中猶未敢告無罪於祖父之前也雖春秋霜露常掃墓前一片地其如世德何哉先靈鑒之

鄕賢祠告祭文丙申

吾父食俎豆之報三年於玆矣象樞不孝之罪殆莫可指數也前以尸素諫垣竭蹶職業不獲躬撫牲醴虔告几筵旣而被謫補過霜露屢更獨賴長兄象懸奉春秋祀惟謹此象樞所爲中夜徬徨而不能自安者也憶癸未盍棺之日公論已屬僉甲申國變事遂寢焉今垂十年餘而公論益著矣搢紳鄕里悉謳表吾父之德上下官長復能畟吾父以言獨象樞數年以來在鄕在朝無片善微勞斯揚吾父之家世繼述安在乎此又象樞所爲中夜徬徨而不能自安者也至吾父追蹤先哲祔享千秋且荷聖恩贈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之官凡此皆朝廷之賜也象樞分當捐糜以報之顧乃心長力短往往以愚狂之故見咎於君父而取忌於僚友未能仰副庭訓慰吾父在天之靈此又象樞所爲中夜徬徨而不能自安者也玆因母病陳情奉旨歸省始得再入里門瞻仰廟貌猶歎休哉自非吾父盛德孰能當此乎凡象樞所爲中夜徬徨而不能自安者今爲稍釋矣然不孝之罪終莫可指數也神其鑒之哉

建祠告祖文庚子

象樞等生晚不能見祖宗奉菽水屈指顯考見背之年垂二十春秋矣樹欲靜而風不休子欲養而親不在豈不慟哉雖時享克修焚香薦食母氏之心少慰竊念象樞忝職光祿叨受恩封一予省親再予終養而祀先之禮獨缺焉不備豈母氏之心哉按會典所載品官祠堂之制甚詳家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而今有其地矣母氏十年所積之粟粒粒從勤儉中來工師食之裕如也象樞昔年捧詔至晉地方官長例有贈遺致隆天使故至今藏之用爲磚木灰石之需而非不義之物也象懸復畢力相助不難剋日而成矣擇於本月二十四日鳩工集事先是卜易得小過大象云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旨哉此母氏之心而即祖宗之心顯考之心也敢不敬從謹此預告

豫告神主入祠文庚子

報本之心人子皆有家廟之典品官獨隆按會典所載倣宋儒祠堂之制著爲令甲炳如日星我先世隱而不仕時享於寢於禮爲宜至我顯考一命之初年已遲暮故有志而未逮念象懸等少不更事愧無敬承今象樞旣叨封典之榮幸備京堂之末因與象懸同心協力營於南街新宅正寢之東以終顯考之志

以全母氏之孝祠僅一間龕分四架榱桷安固庶乎粗完藏書於左則題曰存澤課子於右則題曰授經若東曰祭器以表蠲潔西曰操曰以習勤勞且省牲有所彰名分也侑食有所和神人也至於齋戒有所其心乃虔矣沐浴有所其體克修矣在祖宗儉德相傳粉飾固非所尙惟朝廷恩典隆重規模不可不崇爰經始於五月廿四日閱七十日而落成筮得本月初六日敬遷四代神主就祠安享慟色養之不逮喜俎豆而重新始祖禮無龕架而祀於前案水源木本誼不敢忘百世不祧竊有取焉其叔祖禮當祔祭謹祔於高祖之龕庶妣禮當易牲謹祔於前妣之龕遠遵家禮罔敢乖違仰承先訓罔敢僭越神其垂鑒屆期來臨謹此豫告

祠堂安主祭文庚子

家祠初建登豆方新上合典禮下竭子情感激隆恩曲體臣誼追念盛德詒厥孫子木本水源敢忘昭報維我始祖自雲遷蔚成家創業艱苦備嘗傳至高祖仁厚好施賑貧濟世鄕評推重庶老高風再傳曾祖生有忍性不躡公庭勸息鼠牙常解睚眦盈酒下拜殆無虛日人稱長者奕世發祥再傳祖考商賈爲業施捨爲心甯子柿霜濟人疾疾傳至我考仁孝性成繼述光大七歲哭特血染麻衣恬靜寡言受辱不報筮仕廉謹蠢無長物憐孤恤寡濟困扶危內助賢淑相與有成從祀賢祠光生俎豆嗚呼世代雖遙家聲不墜善積於前澤流於後士勿廢讀官勿貪賂有一不肖廟貌胡安處家以和居鄕以讓有一不肖几筵胡歆存聖賢心行仁義事有一不肖先靈胡妥若子若孫備物羞吉非有精誠胡格祖考母氏年高親滌釜鼎黍稷非馨明德維馨神其鑒玆永勿吐棄

祠堂告贈文甲辰

國家褒贈之典原以敎孝而作忠臣子寵榮之榮更宜因勸而知戒總期受之者無愧而守之者不辱也維我祖宗家世積德貽謨昌後累傳而至顯考顯前妣纘承先緒垂訓義方懿行夙著於鄕邦蔬條素淑於宗黨茲以象樞官贈如官階覃恩錫命具銜斯紀象樞祗述獨少省躬勞伏念象樞叨遇覃恩之日則供職諫垣以言事君之日也前乎此者果其無愧於覃恩也乎榮矣若存一非理非法之心言一非理非法之言而冒濫朝廷綸綍之休雖施之而難爲受也愧莫大焉及今恭奉制書之日則謝事光祿以道養母之日也後乎此者果其不辱於制書也乎榮矣若存一非理非法之心行一非理非法之事而干犯朝廷追奪之令雖予之而不克守也辱莫大焉愧而且辱象樞之不肖何辭徒具几筵罔馨明德顯考顯前妣靈爽在上方指爲祖宗之罪人而吐之以爲爲子而貽羞於國貽累於家者戒然而象樞有愧有辱與否不敢自信也惟我祖宗實降鑒焉是日母李氏今封太孺人扶杖率象樞妻李氏今封孺人拜於祠下伏望來格

告安槨文己酉

粤攷古禮葬有棺槨槨周於棺此各槨一棺之制也衞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此雙棺一槨之制也大凡喪葬稱家有無昔處素士非治槨時今所處差異始爲敕封太孺人顯妣李氏相治一槨奉有

遺命。恭讓顯考。情理曲盡。敢不敬從。但恐前顯妣顯妣庶妣。俱屬無槨。顯考念及興微。心或未安。若治四槨。地狹難容。茲因開擴並作大槨。四棺皆周。庶妣稍後尺餘。予心差可無憾。一措置間。未免驚動。謹此告知。又爲前顯妣暨庶妣補誌銘一石。以傳千秋。伏惟幽靈鑒之。宅兆永奠。存沒均安。尙饗。

祭吳橫溪房師文□年五月五日。夢師寘且死。越月。爲中州人果寘。遂設位於庭。哭而祭之。

嗚呼痛哉。吾師乎。生爲豫中之人豪。死爲嵩下之厲魂。官則塞北之福曜。家則汝南之德門。倜儻其才兮。目十行而筆千言。斷燦其名兮。略形骸而卻雞樊。好爵不易縻兮。捧毛檄而悅乎高堂。佳士不易得兮。攜卞玉而題曰名璠。嗚呼痛哉。吾師乎。方其自號爲死人也。血與淚而常吞。迨其自額爲埋庵也。功與過而何存。僕婢無異乎人之僕婢。弟昆亦猶夫人之弟昆。儘流連於詩酒。任徜徉於邱園。詎揶揄於齧囊。遂焚煉於覆盆。嗚呼痛哉。吾師乎。匪鼠投器。匪虱處褌。匪鳥擇木。匪羊觸藩。致身亡而家破。覺地慘而天昏。果干國法。而胡死之非國法。若拂輿論。而胡弔者在輿論。嗚呼痛哉。吾師乎。倜儻而情傷於放。顯燦而室忌其溫。婦閽蕭蕭兮。餞損西河之目。公門濟濟兮。誰叩北闕之閽。嗚呼痛哉。吾師乎。珠墮深淵兮。蚌血無痕。蘭薤當戶兮。畹草無根。棺浮淺土兮。狐影在垣。月照下泉兮。鬼哭如昏。今日數厄而人莫透兮。黑獄沈冤。他年案雪而天有除兮。白骨銜恩。嗚呼痛哉。吾師乎。神來入夢。水去思源。千里之遠。几席之尊。塞予小子兮。歌易水之短筑。望廷尉之長旛。旣昧於河汾益王通。啻取乎宋玉招屈原。

祭太傅范座主文

吾師番番元老。休休个臣。忠君愛國之誠。出於天性。尊賢下士之量。冠於朝班。詔獄窮達。有宣公之論奏。而不著其迹。同心一德。有召公之爽輔。而不尸其功。難進易退。有留侯之知止。而不高其名。履泰居謙。有潞公之大年。而不變其節。此皆所以見知於先帝。見信於同朝。見諒於天下之搢紳大夫。以及兒童走卒。而非門下士所敢稱述。而悼惜者也。象樞之所以稱述悼惜於吾師者。惟在二十餘年淵源之本末而已。吾師丙戌主會試。考象樞成進士。隨同榜謝恩畢。踵門投一刺。而吾師未識某某之面貌姓名籍貫也。未幾。考選庶常。象樞等其列。吾師奉命送鼎甲暨庶吉士入翰林院讀書。是日始得見吾師顏色。而吾師仍未識某某之面貌姓名籍貫也。旣爲吾師衙門官。朔望循例作揖。揖外無私謁。每元旦開印後。及吾師誕日。持刺拜賀。闔者例辭不受帖。迨至改授掖垣。以迄游歷光祿。前後凡十四年。槩如此。順治十年內。象樞忽遭萋菲。幾成冤獄。午門外會審事。屬子虛。都人傳說會審時。吾師剖悉情事。舉朝洞然。象樞於光天化日之下。得以全名節。而雪奇冤者。賴先帝之聖明。而滿漢諸君子之有公道也。吾師之德。安可忘哉。然而以德報德。中心藏之矣。順治十六年。象樞以母老。蒙予終養。時吾師久居林下。象樞亦謝事將歸。兩無嫌疑。力疾一謁。吾師乃延入園亭。命之坐曰。十餘年師弟。今日纔見一面。象樞起而謝曰。吾師之恩。象樞之罪也。但吾師未受象樞一瓶酒。象樞未領吾師一杯茶。何獨於四百門弟子中。知象樞之深耶。吾師曰。嘗在會議處。見丈有直氣。是我國家可用之人。不欲他人誣害耳。象樞不覺泫然涕下。吾師亦含淚不言。少頃曰。太夫人年若何。象樞曰。七十一歲。吾師曰。年高正宜在膝下。余亦老矣。此後不知與丈再見一面

否。喫我一飯去。飯能握手而別。業經八載。果不能再見吾師矣。嗚呼。慟哉慟哉。憶象樞歸里之日。設闕位於存澤堂中。並置吾師生位於左。每朔望叩頭畢。卽拜吾師位前。如問起居。今年十月之朔。忽聞吾師訃音。遂抱生位於別室。哭而祭之。奈子幼不克往奠。遣僕魏居恩於門牆之外。以門下士代祭焉。吾師遺有諸世兄之賢。克世其家。且上而帝悼元輔。下而朝惜哲人。亦無需小子之生芻爲者。惟吾師夙許象樞有直氣。因直述二十餘年一面之古道。四百人中獨知之大德。以報吾師於地下。昔劉元城事司馬公。當其在朝。書問削迹。及其閒居。亟周無虛月。况與吾師生死隔世。何嫌何疑之有哉。願服心喪三年。勿削門人兩字。敢告靈爽。實式鑒之。

公祭張慧一貳尹暨孺人袁氏文

慧公慧公。爰勤事矣。許國謂何。臣心瘁矣。孺人孺人。爰盡節矣。殉夫謂何。婦道竭矣。嗚呼痛哉。昔日之去。兩車並御。今日之歸。雙櫬同轅。嗚呼痛哉。彼邑之男。能市而談。彼邑之女。停杵而語。嗚呼痛哉。蔚山蔚川。畢日黯然。蔚悲蔚歌。灑淚如沱。嗚呼痛哉。其爲子也。吾痛公孝。一理持身。古先是傚。一經承家。誦讀是樂。爲親守身。犯而不校。爲親保家。方而不拗。賢哉孺人。助公克效。其爲兄也。吾痛公義。家不析箸。財無私畜。食則同几。疾則侍視。田之紫荊。姜之大被。賢哉孺人。助公惟勤。其爲臣也。吾痛公忠。兢兢素志。蹇蹇匪躬。書生面目。清白家風。輪清運餉。水盡山窮。事終海嶠。魂掩江楓。賢哉孺人。助公有功。其爲夫也。吾痛公正。聞悉其情。鑒桂其性。有物有恆。維家之政。匪鳴匪贈。如賓之敬。從一而終。夫子所命。賢哉孺人。助公以行。嗚呼痛哉。一節之名。孰與平生。百年之修。孰與千秋。一節之揚。孰與五常。一身之捐。孰與兩全。嗚呼。蓋棺久矣。青史壽矣。德在口矣。誼在濟矣。靈維偶矣。歆我否矣。

公祭徐雲門貢士文

嗚呼。文章道義之交。生死存亡之際。士君子所爲惻焉心悼者也。若蔚代兩家之於雲老。則重有悼焉者。雲老才大而學博。安貧而樂道。有黃叔度林和靖遺風。其爲古文辭賦詩歌。則又元稹白樂天之流也。又手剗燭。不足喻其敏妙。郊寒島瘦。未可儗其清高。以故蔚代間詩簡文緘。往來幾無虛月。而相成相規者。每每在語言文字之外。有精神氣味之投。故於蔚則嘗策蹇過從。雞黍是約。或升堂拜母。或促膝談心。或檢質疑問難之書。或商移風易俗之事。至今庸齋中杖履宛然也。於代則嘗風雨聯牀。首宿爲歡。時而賦恆嶽之崔嵬。咏桑乾之沆漭。時而追漢文之故址。弔蘇武之廢城。至今鐸署中翰墨依然也。而平城竟逝耶。且蔚於雲老交非一日。諸凡家世之請謁。祖宗之祠祀。父母之喪葬。兒女之婚嫁。無不相聞。亦無不相信。前之陳情也。而雲老喜焉。後之奉召也。而雲老勉焉。是蔚之進退出處。亦惟雲老知之也。雲老蓋近於道者也。六經四子。研究已深。物理人情。體驗更熟。有道之氣。令人肅然起敬。而其虛懷善下。周道於蔚。則又抑然自處。謙謙弗遑也。昔安得不於雲老有深契。今安得不於雲老有深悼耶。回憶壬子春西洪話別時。意中頗有不能再見之感。惟有著書數卷。謂生平苦心具是焉。代州曾見而愛之。將欲剞劂以傳不朽。至秋攜稿北上。略加訂正。卽爲付梓。重詩文也。重人耳。甲寅冬。梓人告竣。歲杪寄平城。乃舞蹬展帙。作而

言曰。是集也。代州之表章。和州之評定。非蔚州而青雲之幾何不爲覆瓿也。嗚呼。曾幾何時。而雲老竟逝耶。幸有子若孫。能讀父書。而且嗣登大耋。全受全歸。猶見蔚代兩家冢子列賢書。以詩來賀喜。溢言表。其亦可以無憾耶。獨自此而風雅之道不復聞。規勉之言不復聽。老成持重之人不復覩。則蔚代之不能無憾於雲老可知矣。宜者精氣所結。筆墨有靈。貫徹於韭狐句注之遠。感通於飲食夢寐之微。彷彿若雲老之終老衡門。讀書學道而猶未逝也。是耶非耶。二月廿旬。都門聞訃。乃於署務緊冗中。搦管爲誄。灑淚致奠。深愧弗躬。靈其鑒之。來格斯筵。尙饗。

祭傅晳祥同知文

嗚呼。我公固所稱愷悌君子也。亦限於數而溘焉長逝耶。夫數不能限公。有三焉。念公之生。則醫巫閭之間氣也。其出也。則値聖天子應運而從龍者也。其淵源也。則理學大儒凌川先生之遠派也。其育且敎也。則太翁太母兩賢之玉於成也。天人協應。諒非偶然。其不能限公者一也。公自起家鉅鹿令。特舉卓異第一。未幾荊南圖守。維揚悉以寬平奏績。追左遷金城。以至縣蔚豸。再攝渾源篆。尊賢下士。剔蠹恤商。撫百姓如嬰兒。仁心惠政。載在人口。其不能限公者二也。公事太母至孝。晨昏定省而外。每體慈德。不忍苛民。且手足骨肉之間。友愛備至。期於共爲君子。無貽堂上憂。及庭訓令子。惟以讀書明理爲業。又恐一日不近正人。聞正言。墜我忠孝家聲也。至性至情。太和元氣。其不能限公者三也。樞等知交有素。曁平日門下醫士。固信公深矣。即所都之搢紳父老。以迄兒童走卒。無一不爲公信者。何竟限於數而溘焉長逝耶。嗚呼痛哉。樞尤有痛者。先是攝篆至蔚。甫下車。即式閭見訪。首詢地方利弊。樞謝不敏。次以聖賢之學相質。樞肅然起敬。欲互相師友。相與有成。公徒謙遜不遑。始知其志之不虛也。復推錫類之孝。升堂拜母。爲文祝先慈八袠壽。樞亦操拙筆。進太母觴。事竣歸金城。猶歲時通問安否。然未嘗一語及私也。去年先慈見背。公爲誄章哭之。今年春。擢恆郡貳守。去留詩別樞於苦次。有乘裘此行仍皁蓋。舞斑遐得侍兒航之句。蓋公不以遐浹爲嫌。惟以首里邁近得以迎養爲悅。拔水歡聚。官棗簫然。亦可樂也。無何蒞任三月。竟限於數而溘焉長逝耶。嗚呼痛哉。樞聞訃之日。懸贈詩於益友堂中。讀其詩如見其人。淚從喉間出。幾不成聲。天乎天乎。爲之奈何。惟願自今以往。令弟體兄之心。善事慈闈。順承儉德。令郎體父之心。敬守嚴訓。光大家門。庶可慰賢哲於地下。表淸白於人間。樞依廬守制。稍過小祥。言不能文。莫寫哀悼。一詞一爵。其告几筵。靈其如在。來格斯虔。

祭徵君孫鍾元先生文

樞直甚。先生之爲人。而始終神交者也。樞生也晚。竊幸於先生之生平。與先生之學。閩得聞其梗槩。日以不獲親炙先生爲大憾。今則已矣。泰山梁木之悲。其將奈何耶。先生受天地中和之氣。接聖賢誠正之傳。氣節重於前朝。孝友著於北地。甘貧樂道。輸一生仁義之懷。致知力行。淑當世狂狷之士。吾固有顏子。諸大夫登之薦章。前身是靜修。先皇帝賁以徵聘。然而先生如祥麟威鳳之難爲致。斯繼往開來之有所歸。蘇門之巔。百泉之上。有大儒在焉。返諸聖經。直探窮神達化之本。參以儒說。不韙異端曲學之非。其立言

也。大而能平。其教人也。嚴而善入。故天下四方。率多有志於聖人之學。立雪者得意。聞風者傾心。先生猶謂理學之傳。代有所宗。集成全書。略破畛域。隨其資力。各見性情。天理人欲之途分。而上智下愚之志奮。偉前聖之絕學。復續聖朝之風教。漸興此先生所爲有體而有用也乎。信樞未通闡闢之先。則仰先生如山斗。既奉教言以後。則依先生爲典型。故捧先生壽詠於先慈者。戊申歲也。拜先生哀誄於先慈者。己酉歲也。請先生指誨於馬君者。庚戌歲也。聞先生疾病於孔子者。辛亥歲也。約以乞骸之後。過訪夏峰。而先生卻寄詩寄樞入都者。壬子歲也。手題學宗人瑞四字。爲先生九十壽者。癸丑歲也。正値今上崇儒重道之時。擬請存問耆碩。且晚拜疏。忽因用兵而止者。甲寅歲也。嗚呼。好音頻寄。受益已多。先生孝友堂中。函丈宛然。樞竟無緣拜登耶。五世一堂。家庭間太和氣象。樞竟無緣目覩耶。玉樹蘭芽。森森階下。樞僅見孝廉一孫。此後可能一一叩其家學。如對先生儀範耶。且先生耄而好學。誨人不倦。今年四月六日。劉子戴季自夏峰來。傳先生語。謂此生不能見蔚州。又讀先生手書。策勉甚切。謂樞光彩已映於蘇門之山光水影。樞不敏。頻年廢學。德業罔進。方愧無以報先生。豈意先生遽爾辭世。留茲絕筆耶。倘樞同志有人。覩聖有日。不負先生臨終一言之期許。先生得無默爲啓誘耶。五月廿四日。既設先生手蹟數紙於廳事。率子學誠哭奠矣。勉修蕪章。絮述本末。煩敢構斯馬君及孝廉代讀而告之。聊敘樞所以慕先生之爲人。而始終神交者有如此。嗚呼。人之相與。義取相成。哲人往矣。樞也處生。遙申薄奠。言出涕橫。靈爽如在。鑒此微情。

祭內陞侍御王東皐同年文

嗚呼。世道之淳漓。人心之邪正。豈不繫乎人哉。夫旣得人矣。足以振國家之紀綱。養天地之正氣。不曲學以阿世。不逢迎以事主。不苟且於功名之階。以澄海內隨波逐流之漸。當其生也。未嘗大展其所用。而齎志以沒。及沒之日。天下之人爭惜之。且歎息之。或流涕不能已已者。必曰國家之紀綱。既不得此人而振之。天地之正氣。復不得此人而養之。眞世道人心之不幸也。嗚呼。何竟亡我東皐公哉。公幼而敦重。舉止語默。卽如成人。下帷讀書。慄慄庭訓。時假蕭寺。蓬蒿蔽屣。斷齏啖茹。不易菜根風味。故與貧窶之君素遊。舉於鄉。鄉之人以眞孝廉稱。丙戌捷南宮。以進士分校北闈。得人甚盛。初授行人。奉差東省。毫不與地方事。惟登泰山。謁孔廟。卽歸矣。識者曰。異日居淸華。必其嚴一介之操者也。後特擢吏曹。禁私謁。杜苞苴。外僚不能干以私。或議黜陟大事。有不合者。輒力爭之。羣聲不能奪。實堪杜冢宰同眞定梁公大興朱公。特疏保留。謂直請留。掌選者十年。廉名大著。朝論咸服。既而受上知。拜官御史。諫書數上。其時有以貿郎進者。欲授正印。公白簡糾之。巡視京城。輯暴鋤奸。一時豪強斂迹。不敢恣馬。輕裘揚揚騁鑣於道上。公之丰采爲何如耶。公旣膺內擢。仍管道事。應差巡鹽。而極力辭之。兩監文武闈。風淸弊絕。肅如也。公之廉介自持。始終不渝。又爲何如耶。天下之人。方望公一旦大用。以光明俊偉之概。爲國家振紀綱。以禮義廉恥之防。爲天地養正氣。今聞公沒。而自滿迄漢。自士大夫以至兒童走卒。識與不識。無不流涕嘆息。豈僅爲公一身生死惜哉。憶公以監禮南郊。歸而感病。臥牀聞嚴父訃。卽扶病奔喪。哀毀不勝。抱病讀禮。旣除服。覊

公行且北上矣。豈意晨起遂肅衣端坐而逝耶。公伯仲五人而公居長。其諸兄弟之光大家門。亦未之或知。然皆卓然成立。亦可無手足矣。所痛心者。棄八十五歲之老母於北堂。反借棺以殮子。日夜撫子柩而哭之。此某之所爲流涕歎息。終疑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將奈何耶。幸而有子承祧。異日克繼清白。以竟公未竟之業。天下之人將拭目望之。又不獨我二三同譜關切在懷矣。嗚呼。嶽嶽懷方。乾坤不易。生而正直。沒而神明。清剛之氣。凌於川嶽。太室嵩巒。洛水蕩漾。其人云亡。其道斯長。維靈不遠。來格來享。嗚呼尚饗。

祭方伯畢亮四同年文

嗚呼。先生其逝耶。人之哭先生者。謂學貫天人。蔚然爲世儒宗。是三晉一大人物也。而執掌外吏。終不獲仰承顏問。先生以天下才。踐歷中外。所至奏廉平第一。而不獲竟其施。先生德重於朝。功施於野。善溢於鄉。而不獲享期頤壽。以爲砥行修身者報。是皆足爲先生哭。嗚呼。先生塵視富貴。達觀死生。亦何一足介先生意。而所以哭先生者。以先生至性隱德。不欲人知。卓然爲邦國望。而今不可復見也。先生家故貧。早失怙恃。依大父鞠育。甫領解。顏色養不逮。先生含痛終身。布衣蔬食。歷官數十年。不乘輿。不衣帛。不一御粱肉。人詰其故。則嗚咽涕泗。悲不忍言。先生之孝何純也。先生起家學博。晉郎署。外歷諸監司。偉績彰彰。未嘗誤朝廷一事。而飲冰茹蘗。未嘗取百姓一錢。甫擢楚右轄。聞彼處上官有陋例。即引疾不履任。顯甘罷職。策蹇歸里門。間關萬里。一僕隨之。尤古人不逮。家居時。累經薦舉被徵召。復以老病不能應。意似理亂勿與聞者。然平居指畫山川險隘。政務要領。地方利若弊。所當先後緩急。憂勤隱恤。惟寐始忘。一遇事則慷慨擊賁。義不引嫌。每娓娓數千言。爲國家綢繆未雨之思。又未嘗一日忘君父。先生之忠愛何摯也。先生以名進士位至方伯。亦尊矣榮矣。乃二十年閉戶蕭然。躬耕數頃。日與農夫牧豎飼牛羊。操畚插爭勤惰於嚴寒溽暑之中。雖老無幾微倦色。先生之律己何高而苦也。先生窮經讀史。於古人書無不窺。下筆數千言不易稿。所著述等身。人叩之沖如也。問所得曰無有。而其與鄉人交。循循謙遜。雖遇賤隸。不敢有傲容。人亦幾不知爲畢先生者。先生之接物何謙和而下也。此皆先生之隱德。不欲人知。知之亦未更僕數。方諸古名臣隱君子。誰爲先生伯仲者。今天下又安。聖天子敦崇耆舊。愛惜人才。使假先生以年。闢西操守。范老甲兵。足以肩大任。決大疑。當與永寧于北溟先生齊驅並駕。利濟生民。即不出而讀書田畔。上下古今。與太原傅青主同爲熙朝文獻。亦人瑞也。何竟奪我先生之速耶。嗚呼痛哉。朝之士大夫何所式。鄉縉紳誰復爲典型。當事之訪得失。禮於其廬者。奚所諮而處焉。父老疇與嬉遊。後生小子將焉考德而問業。四方之聞其道。勿然而慕者。烏乎景從。回念同譜諸君子。落落晨星。又將安倣而安仰也。嗚呼。筆至此而涕落霑下矣。哀哉尚饗。

祭少參王近微同年文

吾丙戌一榜登進士者四百人。斯時也。國運方開。人才蔚起。與一代從龍之彥。接踵聯鑣。濟濟稱盛。在內則翰苑臺省。以至卿貳端揆。不乏也。在外則藩臬巡方。以至節鉞。不乏也。若先生者。具磊落英敏之才。負

光明俊偉之氣。虎頭燕頷。骨格異人。以之任大事。決大疑。建大議。經文緯武。出將入相。裕如也。雖敢以百里才目之。乃按序授官。予恩縣一令。時值地方初定。伏莽甚多。父老子弟不得安耕鑿。上官且爲城池倉庫慮。先生笑曰。善牧馬者去其害馬者而已。今寇在門庭而不除。如民牧何。遂親率健捕。躬擐甲冑。直入賊穴。擒渠散脇。如是者數。而積寇靖。四境安。然後善用撫摩。勸課農桑。三年報最。擢禮曹。凡定制求才諸事。無不實心擔當。往往名公巨卿及郡人士見之曰。此明堂一柱也。尋分憲慶陽。其志甚壯。秦西之人素聞先生名。望之如景星慶雲。獨是性戇直。不肯媚上官。履任年餘。堅以病辭。兩袖清風。飄然去矣。始也一縣令耳。有上馬擊賊下馬草露布之略。而不獲大其用。究也一監司耳。有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意。而不獲竟其施。先生平生抱負。將自是遂已耶。墨莊一臥。不復作功名事業想。集詩萬首。寄託終身矣。有知先生者。累薦於朝。再蒙徵用。先生終不能就。而不意病果膏肓矣。嗚呼。先生甫過花甲。何奪之速耶。哭先生者。咸謂先生才氣骨格。天壤所不多得。朝廷所不常有。是可悲也。而不知先生居鄉。德望更有堪爲矜式者。林下二十年。杜門不出。於地方官長。從不通一刺。先是典試山左。拔號得人。後門下士蕭公觀學上谷。先生力卻謁見。成其大公。試畢間寒溫一語足矣。師友高風。俱可千秋不朽。至里中少年橫加欺侮。毀門庭之額。辱骨肉之親。似難忍矣。先生卒不與較。晚年涵養。智深勇沈。駸駸乎近於聖賢之自反者。有如此。語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於今不可復見矣。第是年既哭吾畢公亮四。而先生又繼騎箕尾。一時恆山以北。太行以西。頓失兩大人物。爲年譜悲耶。爲桑梓悲耶。爲世道人心悲耶。不覺涕泗下而悲風起矣。先生有靈。請鑒格焉。尚饗。

祭曹子步妹丈文

嗚呼慟哉。子步死耶。其定數耶。此固在天者也。余何敢言。第以其人言之。五十八歲而即死。余之所不解者也。余自髫年。受先我夫子之託。與子步爲伴讀。及夫子棄世。又受兩師母之託。於子步爲授書。見子步孤苦零丁。受人欺侮。幾不能自存。所有先人貲產。爲貪官蠹役並豪強者橫吞殆盡。幸其人僅存耳。子步始發憤入州庠。尋以本朝定鼎改武。習[illegible]守戎。未幾歸而耕藩田。營生計。粗有棲身餬口之業。然而慷慨之性。樂善之心。往往重義而輕財。扶危而濟困。凡人之死喪、患難、疾病、鬭爭、詞訟、婚娶諸事。戚親成友。地不論遠近。時不論寒暑。偶有相聞。視如切己。區畫處置。廢寢忘餐。必至周旋曲當而後已。亦祇求不愧其爲人。未嘗居功也。至於余家。又屬至戚。上自父母。下至兒女之事。無非子步之真心熱腸。情至義盡者。且余之門戶賴以看顧。節操賴以周全。肝膽賴以商榷。衰殘賴以體悉。而今俱不可得矣。慟哉。子步在幼年。則孤苦零丁之人也。其在中年。則慷慨樂善之人也。其在晚年。則真心熱腸情至義盡之人也。此人當死耶。不當死耶。慟哉。以子步之爲人。在家爲孝子。在國必爲忠臣。在鄉里爲長者。在海內必爲義士。此人當死耶。不當死耶。今竟死矣。此皆余之所不解者也。慟哉。夫復何言哉。獨余老矣。憶子步於己未之春。送余大兒入闈。又於庚申之秋。送次兒入京。見余年過六十。鬢髮多霜。勸余加餐。復望余首邱。儼余犬馬力竭。叨蒙聖主寵。俯允乞骸之請。生還故里。子步已先我而逝。余目中不見子步。何以爲情。即今聞訃而

悼傷。飲食頓減。又增一番老況。余所以深慟子步之爲人如此而竟死也。其竟死者定數也。其不當死者。子步之生平爲人也。可奈何哉。京邸設位。兒女舉哀。大兒感切。躬奠繐幃。兼慰吾妹。以安旅魂。鑑其不昧。來格來歆。尙饗。

祭三妹張孺人文

嗚呼吾妹。何遽爾長逝耶。吾妹屬纊。在三月廿六。愚兄聞訃。在四月朔五。吾家兄弟姊妹僅四人。長兄大妹。得以執手而訣。愚兄獨於京邸設位而哭。旣不能見吾妹之面。又不能撫吾妹之棺。嗚呼天乎。豈不慟哉。慟之極無暇爲誄矣。然亦不得不收淚捉筆。以寫愚兄身在宦途。手足傷殘之苦況。兼以述吾妹茹荼守節。女中丈夫之賢名。則愚兄之誄。猶是淚也。吾妹賦性溫良。閨範嚴肅。自妹丈去世。所遺子女。尙未成立。吾妹以未亡人。撫之教之。婚之嫁之。曰吾異日乃可相見於地下也。其經理家務。則豐儉適宜。其待宗親族黨。則恩義兼盡。或有以壼內難處之事相商者。則又裁決明爽。不喃喃作兒女語。閨婦人女子中所不多見者。懿行彰彰。指不勝屈。今壽未及耆。正宜享諸孤菽水之養。酬三十年擘畫之艱。儻有採風者舉以入告。表其貞節。夫亦可以無憾矣。吾妹何遽爾長逝耶。豈不慟哉。然尤有深慟者。愚兄生子最晚。已酉一子。聽星士家言。宜寄養於母之多子者。十二歲歸本家吉。因而此子累吾妹。神瘁心勞。不啻鞠育。計今十二年矣。尙不忍遽以歸之親者。而倐焉遺之矣。愚兄將抱此子歸。不知吾妹九原之心。慰耶否耶。憶壬子歲。愚兄奉召入都時。灑淚而別。恐病軀未愈。不復見吾妹。幸而九年之間。勉支瘦骨。若從茲漸就衰朽。不克勝重任。早晚蒙聖恩。放歸田里。兄弟姊妹。聚首與亭。以愚兄兩鬢霜雪。視吾妹雞顏白耳。夫何遽爾

長逝耶。嗚呼。慟哉慟哉。自去冬至今。不半年而哭吾女。又哭吾妹。此愚兄之所以傷心而老淚之所以不幸也。有數存焉。其奈何哉。茲遣誠兒親致誄詞。隨吾兄後。哭而奠之。靈其不昧。鑒吾遠悲。尙饗。

祭二妹曹孺人文

嗚呼痛哉。余官京邸者十年。而手足骨肉之間。傷殘殆盡矣。豈不悲哉。歲壬子。余奉召入都。親若友送別殷殷。吾女拜吾膝。吾兩妹侍吾側。勸吾加餐。子步妹丈送吾至京師。凡長途之飲食起居。旅邸之米鹽薪水。皆躬爲經理。不假人手。閱數月乃歸。彼時余抱疴。吾妹及吾女皆無恙也。乃己未歲亡吾女。庚申亡吾三妹。今夏又亡吾子步妹丈。聞訃之後。悲慟傷心。淚不能止。回憶至戚中。當日慰余送余者。止存吾妹一人耳。勉抑哀衷。爲文一首詩六章哭之。不自知其言之長也。隨遣吾兒歸討弔吾妹丈。兼慰吾妹。勸其節哀抱孫。以消晚年歲月。儻余他日乞骸而歸。見吾妹鬢髮蒼蒼。矍鑠而來。一敍十餘年手足闊別之情事。且悲且喜。卽如見吾妹丈及吾三妹與吾女也。嗚呼痛哉。何吾妹今又不存耶。吾妹年十一賦于歸。卽克盡婦道。營葬其祖若翁。拮据艱苦。鄉里欺侮之事。孀姑備嘗。彼時門祚衰薄。孝養不缺。且事死如生。歲時蘋蘩之薦。三十年如一日。吾妹之孝。可以感格天心也。吾妹丈讀書於外。吾妹獨理家務。佐膏火資。後因世出單丁。欲置側室。至於動色相勸。吾妹丈終不之從。而此意亦閨閫所僅見者矣。吾妹之德。可以挽回定數也。吾妹忠厚存心。勤儉御下。有人稍設雌黃者。必力斥之曰。勿傷厚道。若不聽。則遠去之弗與言。而

且華飾不事。相攜自甘。荊布之風。庶幾見之吾妹之懿行。可以享長年膺厚福也。何年甫週甲。遽棄人間世耶。天道果不可問耶。意者吾妹丈於琴瑟之好。晚年更篤。家庭出入。相敬如賓。咸園亭花開果熟。必攜手同觀。相視而笑。彷彿鹿門遺意。今不忍中道乖離。竟相從於地下耶。不然何天奪之速耶。獨是余兩鬢多霜。傷心疊見。三年內四動悲哀。一月中兩聞凶訃。老年何以堪此耶。至他日乞骸歸里之時。舉目淒淒。余又不知如何感悼矣。謹陳薄奠。用表遠忱。靈其有知。來享來格。尙饗。

祭夏師母牛氏文

樞喪母奄忽及禫。師母辭世。已九閱月於茲矣。痛哉。樞母逝而師母亦逝。慈訓淑型。相繼而隕。樞且抱憾終天。不能已。世兄其何以堪耶。竊念樞自髫年。侍吾師門牆。躬承教澤。稔知師母閑範久矣。唱隨之際。相敬如賓。井臼之間。勤儉備至。止生一子。七齡就學。聰穎而敦重。識者以大器許之。未幾。吾師捐館舍。庭訓不終。師母堅守苦節。以慈代嚴。期玉於成。雖茹蘖和熊。不是過也。世兄果蜚列州庠矣。尋拔國雍矣。尋又登北畿賢書矣。捷至。師母乃喜曰。我未亡人也。庶幾可以報夫子於地下。世兄捧賢書如捧檄然。祇願長侍萱闈膝下也。自是菽水承歡。樞亦邀恩歸養。樞母或過師母家。師母亦或過樞母家。相與話閫儀。說女工。論持家課子之心。商崇儉黜浮之道。家人聞之。莫不懽然。樞每於歲時伏臘。恭問起居。見師母步履壯健。似中年人。從未見其扶杖也。樞私心竊幸曰。壽不可量矣。不幸樞母於己酉年見背去。師母固無恙也。乃世兄就銓。且曰。吾老矣。得見爾膺一命。吾心慰矣。世兄遂謁天官。筮仕甫皮令。人曰。瘠邑也。樞曰。不然。皮距壽不十舍。正好奉板輿。時世兄抱病。力疾就任。卽圖迎養。慮冬寒師母不能勝。卜在來春和煦時。就

養冬杪一疾。竟不起耶。目中僅見膺一命。而不復沾綸綍之榮。豈非數耶。痛哉。世兄迎養未遂。湯藥未親。含殮未視。雖有諸孫在。其抱憾終天者。當何如也。樞旣痛樞母。又痛師母。兼痛世兄之無母。同於樞之無母。卽欲升堂一拜。而兩家慈闈寂然矣。痛哉。奈何。嘗讀仲由之言曰。昔由爲親百里負米。親沒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累裀而坐。列鼎而食。欲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樞與世兄均抱終天之憾。淚不能止矣。師母有靈。想亦墮淚。茲因世兄奔喪歸里。虞祭至三。門牆弟子。薄奠几筵。文耶情耶。酒耶淚耶。伏惟來格。

祭貞節妻母王氏文

痛哉痛哉。某無母矣。幸外母在。如吾母在焉。今外母亦棄而去耶。此樞之所以痛也。憶垂髫時。曾親見外父顏色。問病安否。外母引至榻前。令撫摩之。未幾。外父亡。遺二女俱居弱齡。外母曲爲養育。誓不改節。俾二女嫁事。次第完成。外孫男女。幾如林立。樞自登第後。官京師者十餘年。每月則遣僕致詞。自己亥歸養在里。歷十餘年。每朔望則躬詣堂前。親問起居。如家庭禮。蓋外母子視某。某卽母事外母也。樞母去世矣。外母目雖昏。固無恙耳。去年樞奉召入都時。跪外母牀下告別。外母潸然淚下曰。爾去可喜。吾老矣。不能再見爾矣。樞忍淚寬慰之。迨入都半年。聞外母病尋且瘳。逾半年又病。竟不起。此樞之所以痛也。外母平日每以外父缺嗣爲憾。今兩曾孫爲之承嗣。而外母含殮之夕。有姪並姪婦。有次婿次女。暨諸姪孫姪孫婦。外孫外孫婦。外孫女。俱環視之。以視他人生兒不立。或浪遊遠方。醫藥不謀。衣衾不備。有子而無子者。

爲何如也。況外母賦性溫良。治家勤儉。言笑不苟。壽登大耋。冰蘗之操。達於彤庭。垂於棹楔。千萬祺爲之不朽。外母亦復何憾哉。樞所憾者。一官羈絆。不獲視含殮。護鹽轊。惟有外母之長女。奔而送於壠門之間。俟封樹而返。樞聞訃之日。爲位於長安邸舍中。焚香設奠。率子姪而哭之。茲託長兄象縣代告几筵。又不遑躬致酹奠。此樞之所以痛也。靈其不昧。伏惟尙饗。

祭李孺人文

嗚呼。孺人其逝耶。何遽至此耶。以孺人之淑德。卽壽登期頤。坐堂上受五世以下人稱觴進祝。容未有艾也。以孺人之淑德。卽眼見兒孫輩取科甲。綰墨綬。跪起牀下。次第問安。咸荷天子恩綸。各捧制書以進。容未有艾也。以孺人之淑德。漸以內則風鄉里。俾人知孝慈。家尙謙和。戶敦勤儉。富忘其富。貴忘其貴。凡閨內之執婦道者。咸奉之爲女師。容未有艾也。何遽至此耶。豈侍藥者愛護之至。小心之過耶。抑果數定必不能違耶。嗚呼。復何言哉。憶昔先慈在世。孺人登堂拜祝。先慈去世。孺人撫棺悲痛。曾幾何時。玉步不復過寒家矣。昨歲六十九歲之辰。計及明歲古稀。畫堂開筵。兒孫舞綵。姻親族黨。無不歌詩而介壽者。某若服闋入都。恐不獲躬進一觴爲壽。此心歉然也。孰知某未入都而孺人辭世。某猶得伏地痛哭於寢門間耶。某入都後。遇有佳菓佳蔬。欲奉吾母一嘗。不及矣。卽以奉吾母者。轉以奉孺人。佐令子菽水之歡。亦不及矣。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茲於几筵前酹酒陳詞。自愧弗躬。又究筆不克表淑德。惟有遙拜致哀而已。靈如有知。伏惟鑒格。

祭解安人文

解魏兩家。年誼世好。三十年相與之雅。同於骨肉。安人所稔知也。憶昔辛卯歲。安人隨法周年兄。自濟陽令內擢戶曹。時尊姑郭太安人迎養在京。先太孺人亦在京。過歲時伏臘。往來過從。共談內則井臼諸事。兒媳輩側耳聽之。几上惟餚核數器而已。金珠之飾。兩家槩未有也。先太孺人數稱安人聰慧質樸。幼從父授經書。下筆數千言可立就。卻無示及閫外者。尋隨法周年兄赴池州太守任。不幸値海逆猖獗。奸人迎賊。郡城內陷。遂坐失守。遣戍粵東。安人從之。越閩關萬里。險阻備嘗。恬如也。未幾。會赦釋放。安人育一女。抱而歸。以爲生還故鄉。隨我法周兄守墳墓。奉蒸嘗。幸矣。詎是先太孺人去世。聞安人每一念及。未嘗不潸然泣數行下也。今年四月。終接法周年兄手書。知有老蚌生珠之喜。余京邸中兒女僕婢。俱舉手加額。以爲淸白吏之報。不意六月終。安人訃至矣。法周年兄亦附手書曰。寒家失半壁天。小兒女將何恃也。嗚呼痛哉。以安人孝而且賢。於法周年兄有如賓之敬。晚年琴瑟靜好。旣得手摩二子。玉筍蘭芽。又復躬一受恩綸。翟茀珈珮。聊酬半生之艱苦。胡乃天奪之速。俾法周年兄鼓盆而歌。撫稚而歎。喜中生哀。添鬢上霜雪幾何耶。獨奈匏繫一官。不能酹酒躬奠。聊陳蕪詞。以申情愫。靈其有知。鑒之格之。

公祭烈女朱典姐文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爲婦死節。皆人倫之大。風化之美也。有一於此。舉世稱奇。若夫娟娟弱息。伉儷未諧。方在納采之年。遂引于歸之義。如朱女者。尤奇中之奇。古今所不多見者也。朱女賦性堅貞。言笑不苟。生

長畏戶。未覩詩書。嫁氏合婚。羅帕成禮。蘭家貧未之子。卽爲朱女舉案之人。不意合巹未成。蘭子夭折。女聞訃而腸欲斷。母力勸而志彌堅。投繯未及結褵之期。至死不改從一之節。嗚呼烈哉。女出農家。一奇也。裂蘭姓羅帕而縊。二奇也。氣絕後面目如生。三奇也。以鄉黨之公舉。衛官之申報。憲道之查核。學使具疏上聞。奉命建坊旌其烈。紳士大夫。復爲詩歌以表章之。女其死而不死矣。理宜合葬。以慰幽魂。從此烈女家閭。木可連枝。瓜可並蒂。烏可雙棲。不獨一方之景仰。實爲千萬人千萬世之景仰也。女其有靈。鑒茲公奠。

通議大夫福建督糧道參議前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伯珩張公墓表

余與陽城張公伯珩。同舉於鄉。復同仕於朝。日以所學相砥礪。余先養母歸。閱八年。公卒於官。余在嶺聞訃。爲位而哭。誄以言者再。蓋爲吾道惜也。旣卜葬。其子茂生丐東谷先生誌且銘。走書屬余表其墓。余知公頗久。不忍辭。乃西望拜手而言曰。此墓也。是海內所稱淸介君子。世祖嘉其實心任事。不愧風憲者也。公自起家縣令。歷侍御。擢亞卿。特改巡撫。以迄謫補少參。所部吏民將士。有一不德公者耶。卒之日。自朝至野。暨鄉黨故老。有一不悼傷涕泣者耶。公之人品德業。表諸海內久矣。余胡表。表者。躬行實踐之儒。而狂狷之流亞也。公爲人篤於孝。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可謂孝矣。行孝先以忠。去其私。正其色。可謂忠矣。與人略短而取長。得人一善若己出。可謂恕矣。平生不立崖岸。不苟同流俗。不矜名飾節。以欺讒朋友。不爲急言遽色以凌轢屬吏。事無巨細。求其心之所安而止。嘗自言人能於五倫中遭逆負屈。寘心忍苦。不求人知。卽此是陰德。又語余曰。願學孔子萬古不易家法。辟取所爲下學者。何在其正己而不求於人乎。又曰。顏子之屢空。武侯之淡泊。入道本領在此。公於躬行實踐。誠爲得力。者竊謂才守過人而著書未聞也。豈知公之學者哉。公壬午列賢書。纔十八齡。余從八十人中竊窺之。凝重如山嶽。對同譜無一戲謔語。其居鄉也。聲色玩好。了無所喜。邑俗故侈者。公默寓維挽。儼然先世淳樸意。雖官至中丞。僅置一區構家祠。爲蒸嘗地耳。余見世之爲大僚者。前膺華膴。輒廣結納。競豪華。諸凡宮室、輿馬、僕從、優伶、田園、器具、服飾、宴飲之類。無不侈然焉得意。然而怨惡隨之。弗恤也。公有一焉否。且人有廉未必才。而有才或反以佐其不廉。卽廉矣才矣。又或一念一事之勉強。而非其心之所安也。視公之心爲何如耶。昔人有云。所不取也。可使貪者矜。而非彤戮以爲廉。所不爲也。可使弱者立。而非矯抗以爲勇。惟公有焉。嗚呼。儒術不明。一二講學之士。徒騰口說。觀其取舍。大抵時所好耳。違俗而適己。獨行而特立。如公者乃可至於聖人之域而無難。憶昔與余論學。有中行不可能。狂狷亦非易之語。蓋素心也。擬之以狂狷之流亞。匪敢抑公云。余不敏。謬辱公知。亦竊自附於知公。獨以不獲共學中行爲憾。安在公之朝聞而夕死。而余非罔生也。吾道其不幸矣夫。公諱璐。字伯珩。澤州之陽城人。君家世行實。生卒年月子女。已詳誌中。不復表。

承德郞進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郞中玉筍馬公暨元配宜人吳氏墓表

嗚呼。是爲吏部考功郞中玉筍馬公暨元配吳宜人之墓。公醇儒也。與余稱道義交者。垂二十年。每以聖學相期許。其反躬實踐。余往往愧弗逮。公與余同有母。公先蒙世祖章皇帝允侍養。余繼得請。閱十年。遭

先太孺人喪除服未而月而公卒壬子元日余聞訃痛悼伏地不能起緬念慈闈之養未終君父之恩未報吾道又何不幸也時諸孤走使具狀乞余表墓道以垂不朽余遽無以應稍定發哀函曰先君未葬恐傷祖母心卜吉春二月啓先慈吳安人壙舉合葬禮隆中誌銘孫徵君先生許之矣及讀徵君先生書又以墓表文屬余謂余不忍不一言也余不敏即有言亦何能不朽公哉第略舉生平表其聞見最異者爲後世觀感云公諱光裕字繩貽號玉筍別號企齋先世由曲沃徙安邑自始祖以下傳七世皆有隱德曾祖崇博雅君子也從學之士五經咸備崇生斯才以春秋登萬曆乙酉賢書宰尉氏有聲是爲公大父斯才生之偉積學弗顯學者稱爲高隱先生皇清覃恩贈承德郎進奉政大夫元配張太宜人生丈夫子二長即公幼服庭訓卓然有遠大之志稍長益肆力於學凡高隱公所藏書悉搜覽無遺與堂兄閶如弟玉蕃交相砥礪一門儼如師友爲文以理學爲宗不屑屑逢時技年十七爲諸生尋食餼遭高隱公之變哀毀骨立祭葬悉準古禮乙酉登鄉薦與尉氏公科目次第皆相符人咸謂馬氏世有積德云丁亥舉進士戊子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己丑上命管理衛河公遣役迎太宜人與吳安人至任所隨躬歷河干率所屬郡縣力督疏濬奉清慎勤三字爲官箴夙弊悉除去於河有圖有說務殫心力不敢怠職業退食有暇著自念平日私淑鄉先達曹貞予先生未窺精妙時容城孫徵君爲一代理學宗隱居蘇門公日造大賢之廬究心濂洛關閩之學篤志躬行不敢不勉道岸斯登矣閱兩朞吳安人忽遘疾不起公悲歎曰吾門內失良友奈何吳安人爲邑望族吳五桂之孫女性端莊識大體治家勤儉以孝敬事舅姑與公相敬如賓助公爲孝子爲廉吏爲理學醇儒者安人之力居多也壬辰冬差滿報命假道過里門爲吳安人畢葬事纔娶劉宜人隨赴京供職轉銓曹由文選主事陞考功司郎皆稽勳歷驗封至考功郎凡五遷迎太宜人奉養俱不就命來使報云當學吾邑劉吏部清正勿以我爲念公益勤於官兢兢飲冰自惕留心銓務力扶公道余待罪都門與公爲比鄰雖瓜李引嫌顧悉公舉動會推大臣則侃侃持正昌言於朝考功日議天下功罪不下數十件悉以平心處之一本王法天理而行甲午春題庭聯有事必告天心惟向日二語稽勳號寡事公檢架上遺編輯日抄二卷宛對典型又思天下大勢第一在培養元氣因草省民三大苦一疏以無言責不果封進遇地方大吏之任採及地方利弊即詳言之次第入告得嘉納再陟功司兩載考核督撫矢公矢愼無不仰副上意丙申正月掌計典竭七晝夜心力詳核再四不徇私不枉法遂人逐事剖斷明確然後登冊復錄實蹟一冊自隨同事初以爲煩及上聞降級多寡之故公據所錄起草一夕疏成諸公咸駭神奇讀公先期告神文蓋懍懍乎趙清獻之復作也在部兩奉嚴旨皆出意外公凝神定慮惟以義命自安時玉蕃以乙未進士受職之任公訓誡懇懇復命余贈言策勉玉於成公將母之念愈切矣曰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況吾弟遠離膝下哉遂亟以終養請上報可一時公卿祖餞賦詩贈別皆曰馬先生純孝人也及抵舍日依太宜人左右居必致敬養必致樂凡可以悅親心者無不曲盡太宜人偶違和爲文祈於神願以身代不數日大愈會營宅先立祠室四仲致祭必豐必潔曰吾身所享受皆先人貽澤也願子孫世世勿忘因纂太宜人懿教著家錄四則首孝弟次和敬次勤儉次寬忍遂

歌明白易曉遇朔望講解家人悉敬聽焉居恆不聞戶外事閱觀之餘建育德書院日課諸子其中曰望汝等爲眞人品眞學問愼勿墮我家聲也又誡之曰天地惟無物不有無物不容所以成其大若有一計較便生間隔與天地生物之心便不相似諸子拜受教公處祖免而下至於里閈全以至誠惻怛之意相爲流通任物情之或喜或怒或德或怨求慊於心足矣總不以介意即有犯者亦不較皆布感應篇三萬卷廣示從善之樂曰善人人可爲聖人人可至只一念悚惕便是人定勝天公一生學力都在人倫日用處切實體認以主敬爲把柄以躬行實踐爲工夫坦率謙讓中有確乎不拔之操有廓然大公之度隨時隨處檢身常若不及近年尤專力於自反曾寄余書曰邇來毫無善行足述只事事反求諸己不敢歸己是不敢歸人非因病求藥大君子宜有以教我余敬讀茲語益服公五十知非之學焉宜乎徵君先生二十年道義關切無異余之與公也先是公每遇生辰不受客賀遇太宜人誕日則舉觴盡歡去秋已得疾爲太宜人壽猶作嬰兒狀疑疾三月扶掖間起居不少懈彌留之際猶惓念孝養未終潸然泣下也孝子之心其曾氏之啓手足乎諸如敬族親恤嫠孤佐鄉約以挽頹風立文社以崇實學與闔邑議建學宮之尊經閣與友人馬子補正先賢先儒之名號位次芳規美蹟昭然在人耳目閒彼世之誦聖賢書溺於紛華嗜慾惑於異端虛無者無論矣有能如公之孝友天至謙謹性成不以不義之物奉親不以非道之行辱親生辰不受賀母誕則舉觴歡宴抱病猶不欲親知至扶掖問安死而後已者幾人乎有能如公之位列銓曹飲冰誓神矢公矢愼一一奉王法天理而行者幾人乎有能如公之力肩聖道就正大賢實踐躬行反求諸己不外人倫日用以爲學者幾人乎嗚呼公往矣公以一身承先啓後植厚流光子孫日蕃蜚科第日聯翩其所以不朽公者將有在乎嗚呼公往矣後之人望鬱鬱松楸撫豐碑而讀遺文事無觀感而興起者乎此余表公之意也夫公所著有止齋集庭訓錄若干卷若公與吳安人生卒年月日世系子女及吳安人懿行俱詳載各誌銘不復表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表

康熙十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徵君前明舉人孫鍾元先生卒其年冬十月葬於輝縣夏峰之東原又八年薊州魏象樞表其墓曰先生諱奇逢字啓泰鍾元其號保定之容城人大父臣嘉靖辛酉鄉薦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父不振邑諸生先生年十七舉萬曆庚子科鄉試與定興鹿忠節公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勉忠節家江村先生家北城相去十里雖風雪暑雨過從無虛日討論濂洛之旨而證諸六經發爲文章皆自抒心得不屑屑訓詁詞章也性至孝連丁父母憂哀毀成疾喪葬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次者六年巡按御史以聞下詔旌焉家故貧饘常不給有巨室以金粟餽者婉卻之一日與鹿公講學自辰至日昃蒼頭始持豆麵作羹以進怡然無不足之色嘗言從憂患抑鬱中默識心性原本生平學問實得力於此天啓末魏忠賢竊柄荼毒正人左忠毅光斗魏忠節大中周忠介順昌先後被逮三君皆與鹿公爲友於先生有國士之知時鹿公贊高陽孫文正公軍於榆關先生遺弟奇彥上書高陽曰左魏諸君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有心者孰不扼腕昔虞次樓一葬男子耳謝茂秦以布衣爲行哭於燕市曰

諸君今不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中默致書楊文襄，求一援手，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左魏之品，可方獻吉，非大椎所敢望。某一介書生，無由哭訴，尙無茂秦闕下名位比肩文襄，豈至出德涵下乎。高陽覽書，即具疏請入朝面陳軍事，將爲諸公申救。忠賢聞之，謂高陽與督歸之，甲夜遶御牀而泣，乃馳詔止之。時左逆贓二萬，魏周皆數千，嚴期追比，三君子皆清白吏，無以應，而忠毅舊爲三輔屯田使，有遺愛，又嘗督學畿內，門下士甚衆。先生與鹿太公及其友張果中倡義醵助，輸者雲集，甫就而三君子相繼拷死，則又經紀其喪，餘則按籍俵散。當是時邏校嚴急，士大夫觸手靡爛，親戚故交，鍵戶謝絕，先生慷慨急難，呼號同志，禍福不足動心，而禍亦卒不及也。高陽知其有經世才，將題授職方郞，與其事。先生知時不可爲，自陳願老公車，不敢借途求用。臺諫交章推舉，堅辭不就。崇禎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圮，率宗族閭黨矢志守禦，城賴以完。巡撫邵御史上其事，特詔褒嘉。南兵部尙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亦辭不赴。時秦晉已陷，寇氣漸逼都城，攜家入易之五公山，結茅雙峰，婣黨門人依以自保者數百家。飭武備，定條約，暇則講詩習禮，修冠婚喪祭儀節，簡而可行。干戈搶攘之際，絃歌俎豆，遠近服其德教，賊盜聞而屛迹。時以方田子春無終山焉。國朝順治初，祭酒薛公所蘊具疏讓官，兵部左侍郞劉公餘祐及巡按御史萬刻上，先生堅臥不應。蘇門爲康節、魯齋讀書之地，泉石幽勝，遂移家築堂，名曰兼山，讀易其中，子孫耕稼自給，門人負笈來者日衆。先生涵養日邃，每晨起謁先祠畢，澄心端坐，雖疾病未嘗見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必以誠，有請問者，隨其淺深，傾懷告之，無不人人自得。子孫甥壻數十人，進退揖讓，皆有成法。即耕夫牧豎，亦知尊敬。時節花放，鄰村爭置酒相邀，兒童皆歡喜相就曰，我先生也。年九十

二卒，士大夫弔哭，屬路不絕，市者罷，耕者廢耒。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容城夏峰皆立專祠祀之。先生著書甚富，理學宗傳，表周元公以下爲十一子，別爲諸儒考附之，蓋出獨見，非依傍舊聞者。其學主於愼獨，而於人倫日用，體認天理，嘗曰，喜怒哀樂中節，視聽言動合禮，子臣弟友盡分，此終身行不盡者。自言平生年愈進，功愈密，天理二字，是千聖心傳，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世之學者，不務躬行，惟騰口說，徒增藩籬，於道無補。體先生之言，可以自悟矣。余昔奉母里居，無由親炙，與聞緒論，間嘗馳書請質所疑，荷先生手教還答，千里如侍几席。今典型既邈，後進誰宗。因其孫壬戌進士詮之請，謹書其大者如此。過其墓者，低徊俯仰，嘗有慨然興起不能自已者，則先生之風教，愈遠而彌新也。其子孫名次，列在志銘者不具述。

文林郞清源縣知縣儲公遯庵墓誌銘

康熙丙午丁未間，人文炳耀，宜興三儲配三蘇。讀其文，其一蒼蒼堅緻，類有節，一英華美秀而有度，一倜儻幻化，義不與今古人苟合，有骨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其驗也。壬子歲，余奉召入朝，詢三儲，官一選木天，其二則皆百里選也。乙卯，大兒學誠舉於鄉，出孫太原儲清源兩公門。儲公者，正余曩讀其文，謂義不與今古人苟合，當世所稱廣期先生者也。歲時廉其治狀，有聲。戊午，上詔舉天下博學宏辭之士，蓋學士訥疏清源知縣儲方慶人文稱，報可，將入都，清民攀轅環泣，不忍慈母去，比至都下，侍試十閱月，藹然

著書，足不過公卿門。試不中，清源復以竹馬來，時抱病絕意仕進，竟歸里，自號遯庵，爲兒時家門鼎盛，其祖太學公承御史公後，頗豪華，蓄女樂二部，堂中匏竹絲管，歌舞之聲不絕。母家潘氏，饒甲興邑，父太學君奇愛遯庵，外內戚屬，爭致煩黷，娛悅耳目。遯庵概棄不視，獨愛書，七歲五經成誦，八歲抱至督學前與試，號奇童。十六試棘闈不中，屢試屢蹶，中更父若母大喪，家道中落，遯庵益肆其志於文章。三十四舉江南榜第一，其難兄井陘公善慶堂姪庶子公振，俱大魁名益盛，震動一時。遯庵殿試直言時政，比諸封事，得二甲，不與館選。遂家居奉祖如父，七年，令清源。西南方用兵，淸爲孔道，邑小，牛馬芻秣，供億日增，數從上官爲小民請命，力言煩重。作法派民，軍行不數年而民盡矣，上官意不許，遯庵憤激，舉債補濟，歲終銷算亦不許，乃力任不派里甲絲毫，士民咸德之。獨不獲意於上官，坐不能去又不許。是時善慶令井陘，與清源遙望五百里，軍興震叢，旁午飛馳之聲相應，日或踏數馬，所過誅責不如意，杖罵箠指，長吏難以惄冒。井陘君不勝憤，自縊署中，風聞遯庵哭累日夜不能止，引疾乞休曰，職與亡兄生同胞，幼同學，稍長同失父母，起居飲食，倚祖爲命，及成名卜仕，無不同者。兄困於王事，死非命，不才骨與俱碎，有祖九十有五，不能嘗悲哀，乞題放還保祖命。左右聞者皆泣，嘗毒不爲動，踰年，其祖太學公果告終，遯庵求去益力，上官留益堅，病甚，會徵車就道，事舉，余始相識，知其義命自安，不復作金門想，遯豈待卜哉。既歸，葬祖成禮，撫荒田斂歲，甚適。塌榻讀古人書，課子姪爲文章，門無雜賓，慶弔宴會不相聞，非骨肉戚屬與素所交遊，雖至不見。後亦翠至遯庵，又嘗自愧不及古人，獨一見與余合。遯庵才名初盛，余在家，及余在國，遯庵復去官。余爲詩送之，有人從玉署瞻龍袞，君合銅章讓布衣之句，遯庵存焉。嗟遯庵爲人，天性耿介，扶弱

抑強，不慕勢利，才幹骨力，養晦數年，可任天下事，乃五十而夢登天，悲哉。遯庵家世，起唐御史儲光義，公以事長卜江南，後裔止宜興，爲咸林儲氏，累世簪纓不少。入明，宗祀益繁衍，曾祖御史公昌祚，起萬曆名進士，僞於讒，終蜀兵備，晉階中憲大夫，祖懋端，太學生，父福時，中壬午副榜，貢太學，有文名，贈文林郞清源縣知縣，母潘氏，明己丑進士戶部郞中諱守正公孫女，州二尹諱紹謨公女，贈太孺人，生四子，公其三也。公諱方慶，字廣期，號遯庵，康熙丙午解元，丁未進士，授山西清源縣知縣，生於癸酉三月初五日辰時，卒於康熙癸亥三月二十九日辰時，享年五十有一。配某氏，子五人，長右文，中康熙丁巳科順天舉人，娶龔氏，辛丑進士，現任刑科給事中諱大勳公女，次大文，邑庠生，娶董氏，現任陝西漢中府知府諱遂昇公女，次在文，郡庠生，未聘，次郁文，未聘，次雄文，聘蔣氏，乙未進士候補少參諱龍光公女。女四人，長適王沂遇，次適太學生顧天奇，次適太學生潘本仁，己丑進士長蘆分司諱瀛選公冢孫，現任胡廣漵浦縣知縣諱眉公長子，次許字郡庠生周百藥，庚辰進士禮科給事中諱正儒公子。遯庵門下士牛兆捷，善師遯庵，聞變有望祭文，詞甚哀，亦傷遯庵長於特立，沮於孤行也。余兒學誠哭以詩，有空將詞賦傳華國，不使才猷說濟川之句，其實錄哉。所著文集二百篇，詩各體共千首，嗣刻行世，爰系以銘。

銘曰，長星慶雲，天之瑞也，文則有神，君慈母人之善也，官則守，玉輝於山，珠媚於淵，而弗耀於市，物何爭，午未義興，號才藪，朝華夕謝，難爲久，瞽彼佳城深且厚，登高望遠期不朽。

徐母顧太夫人神道碑

國家丕基肇造.敦龎淳淑之氣.蔚爲人文.必有偉人碩彥.應運興起.閨學名媛.萃於一門.如古之元凱其人者.古今史氏所記不多見.蓋以卜天地毓瑞之徵.祖宗養賢之報也.崑山徐氏健庵名乾學.果亭名秉義.立齋名元文.兄弟先後擢大魁.官侍從.立齋且侍講幄.備聖主顧問.佇望金甌矣.搢紳先生.嘖嘖稱科名盛事.然君子則以爲芝草有本.醴泉有源.徐氏之賢.非獨子德茂也.蓋實有義方之訓焉.尤數數聞之與中長老云.丙辰冬.聞太夫人訃.健庵立齋哀毀骨立.幾不欲生.自都下奔喪.素車白馬.長號而歸.巢亭時請假在籍.卜葬有日.介余友葉訒庵學士.屬余撰墓碑文.余竊自念先慈見背後.母儀雖存.弗克躬踐.迨詳讀行狀.輒俯首至地.拜徐母之訓.猶吾母也.曷忍辭.按狀.母顧姓.自高祖至祖.皆進士.累世爲顯官.父賓塔公諱同應.官廩生.清修篤志.品重東南.母何夫人博學明禮.幼即訓以烈女傳孝經諸書.太夫人四歲.即能誦唐詩.屬對.女工組紃.精敏過人.穎慧性成也.十五歸贈侍郎公.操家政者四十六年.事王母.相夫子.教後人.爲徐氏孝子賢婦嚴師.其懿節高行.志銘詳哉言之.謹述其槩.太夫人之智仁恭儉.數大端.可爲百世儀型者.太夫人識見遠大.每論古今及當世事.纔侃然言之.洞中窾要.贈公讀書好古.不爲猾吏所害.以危法中之.幾不測.太夫人心力交瘁.營救解免.得明哲之義.贈公遊學閩越及鄰郡.一切徭賦逋責.囊委塡萃.太夫人綜理酬諾.悉無後時.贈公得專意四方.交無顧慮.賴太夫人智也.課健庵兄弟尤嚴.所讀書背誦覆校.闡大義.夜分必察其讀何書.何所語.俾贈公之誨.益勤不懈.丙午.經營贈公大事.折衷古禮.哀悼毀瘁.無遺憾.維太夫人仁也.先姑沒三十餘年.享祀家廟.埽祭邱隴.專一無怠.至立齋擢狀元.太夫人曰.此祖宗所貽.爾父所教也.健庵果亭相繼及第.貽書京邸.深以盛滿爲戒.臨深履冰.無替吾訓.撫庶出子.若采不異所生.師誨嫡聘.恩意周厚.居家不御綺縠.不設盛饌.不多婢妾.賑貧周乏.吝嗇太息.督教乃已.從母之女.具裝資嫁.好施予.樂善終身不倦.其恭儉類如此.蓋太夫人性無他好.家政之暇.旁覽古蹟.稱述古人善言善事.啓誘諸子.期以勿忘先德.勿忘隱約.勿忘患難.以文章起家.以道義治身.以端人正士爲友生.以公忠清介報天子.即一門元凱.不是過也.益信太夫人之智仁恭儉.儀型百世矣.余不文.不能表章懿德.聊摭其實.用備異日太史之採云爾.太夫人享年六十有一.誥封太夫人.贈侍郎公先太夫人十一年卒.贈公懿行當爵.別詳志乘.子四.長乾學.庚戌進士及第.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次秉義.癸丑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加一級.次元文.己丑進士及第.經筵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一級.教習庶吉士.次亮采.監生.女二.孫男六.孫女五.其聘娶姻婭.太夫人生卒年月.詳載志表.不再述.爰系之銘.銘曰.

懿彼女宗.嫓於東海.內則既閑.母儀斯在.一經教子.勝金滿籯.三鳳鏘鏘.來儀闕庭.或長北扉.或參侍從.嘗作明堂.汝惟梁棟.龍章象服.以答勞劬.華熊匪榮.德媲大家.賜阡鬱鬱.昆山之麓.億萬斯年.自求多福.

蔚州宋烈女石碣銘

康熙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蔚州衛西崖頭烈女宋典姐死.死之日.年十七.父宋有懷.母裴氏.無子.與姐先

是許字州民藺尙安子藺州斯.兩姓告虔.以羅帕約爲婚.未及娶.藺州斯暴亡.其家距西崖頭二十里.訃至.女躃泣絕食.乘間裂原聘羅帕自縊死.嗚呼烈哉.衞有司具事請旌表.暫厝淺土.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督學使蕭公惟豫聞於上.報可.越歲丁未四月十六日.蔚士民議還典姐柩.啓藺州斯家合葬焉.義士李雲華醵匠誌其墓.舊史氏魏象樞爲之銘.曰.其心如結.其碧爲血.不爲劍合.甯爲玉折.生則異室.死則同穴.天子聞之.賚曰貞烈.

刑部尙書謚端敏公愨劉公行狀

康熙十八年己未.大司寇劉公公愨以致政卒於里.報疏至.上覽而悼之.予祭葬如例.謚曰端敏.一時諸縉紳無不揮涕者.余與公同庚同榜.復前後同官.尤有深痛云.公子性哀毀骨立.具行狀乞余狀.詞甚哀.志甚切也.余素知公.誼不容辭.遂狀焉.公諱楗.字玉樹.號公愨.先世山左汶上人.諱士元者.遷順天府大城縣之趙扶村.始爲直隸人.六傳適生北泉公臻.臻生春湖公灝.灝生參生公漢儒.春湖.參生兩公.皆贈通奉大夫.參生公以壬戌進士.官至左副都御史.直節有聲.副都公娶贈夫人王氏.生七子.公其次也.公幼端靜.不好嬉戲.攻苦誦讀.十六遊邑庠.試輒冠軍.十九歲.己卯隨參生公遊粵中.江海巉巖.風波阻險.未嘗以震驚渝所守.趨庭服義方訓.壁如也.由是聞見益廣.殫承家學.順治二年.舉於鄉.三年丙戌.成進士.世祖拔授戶科給事中.丁亥.轉吏兵二科左右給事中.亮直多所建白.如議緩征以甦災黎.捐俸薪以拯流亡.借牛種以業貧民.迅督撫考核.糾撫鎭扶同諸疏.皆有關國計民生者.填中不受私謁.不徇情面.清而不激.和而不同.其生平大節類如此.旋以言事落職.歸事參生公王夫人.愉愉色養者.又五年.順治癸巳.特詔起補兵垣.典試闈中.得士甚盛.今少宗伯宮公鴻基.尤稱魁楚.世祖欲令廷臣練民事.遂外任山西河東副使.奉有才優經濟堪任養民之旨.下車即榜署聯曰.存心似水.執法如山.可謂有志矣.山盜竊發.單騎諭之.散爲農.賣劍買牛.於今復見.其大者若稽兵餉侵扣之弊.清織匠包賠之累.察吏恤民糟城諸治績.至今晉人能言之.遷方高公疏薦以聞.皆實政也.時參生公迎養官署.每進食.必問所行某某事.諄諄以忠廉爲誡.尋擢中州大參.治蹟無異在河東時.再擢楚臬.秉公持法.民以不冤.觀察之職.庶幾無忝於古云.及遷楚右轄.右轄稱閒署.以吏民相安爲善.舊例協餉必經楚藩兌授.公倡議更例.令解官面付.不由司庫.省衙門胥役批點時日留難稱較輕重諸費.人咸頌之.時西山巨寇三省夾勦.職餽運.躬履行間.晝夜不少懈.癸卯春.聞王夫人喪.哀毀泣血.撫軍爲具疏請守制.鄖治院以軍事急.轉餉艱.無代公者.公設位朝夕哭.嘔血數升.以死乞歸.治院必不可.公墨衰從事.崎嶇山石草棘中.運夫皆感恩倡.又覩公勞瘁狀.互相誡勉.輪爲糗.無少缺.賊平.始得還.伏地號呼曰.天乎.今日始得奔喪.真罪人矣.慟絕復甦.比歸讀禮.鄉居.得侍參生公晨昏.菽水之餘.立義館義田.以待宗族之朴不能文.貧不能活者.歸兩年.參生公捐館舍.追念王夫人終天之痛.愈愼愈戚.遠近皆以孝稱.其於諸弟.尤極友愛.居四弟以己宅.移七弟以草恩庵.撫六弟所遺幼子幼女.嫁娶以禮.如己出.痛五弟卒於官.經理喪事.俾孤姪扶櫬以歸.手足之誼又如此.服闋.補江西布政使.時滇逆叛亂.措餉供兵.事辦而民不擾.王師從杭席上過.先是

惻江士瘠貧。申請激切。得免四州縣浮糧。且贖難民。招流民。禁差役追呼。郡邑尸祝者。如出一口。異聲達於朝。上召授太常寺卿。遷大理卿。不數月遷左副都御史。隨具有請蠲江民缺額之賦一疏。言江右當楚閩亂後。民逃田荒。錢糧缺額。不蠲則逃者不歸。歸者復逃。荒者未墾。墾者仍荒。語甚懇切。上覽疏爲之惻然。下部議。未幾奉特旨盡行蠲免。以恤凋殘。江右之民。其有瘳乎。又陳勦楚賊機宜。言楚賊守長沙。止知大兵由江西道袁州。而不防袁州南由永新。不百餘里達茶陵。又三百里可取衡州。衡州下則長沙不能守。西北辰常。西南寶永。俱可傳檄定也。朝議韙之。後以哀毀患左腦瘡。丙辰秋。遂大作。又感溺血症。戊午秋。具疏乞骸。溫綸慰留。復遣醫診視。令加意調治。病中陞少宰。隨升大司寇。甫奉命。余適詣榻前問病。公曰。治病與治刑。異乎否乎。余曰。醫者意也。當補而瀉。當瀉而補。失均也。刑者平也。失入而寃生者。與失出而寃死者。失均也。公聞而是之。己未春。病劇。再疏辭職。俞旨予致仕。歸里二十日。病且不起。呼諸子至前囑曰。生老病死。時至即行。語云。生寄也。死歸也。獨君恩未報耳。索筆作遺疏。正衣冠卒。公賦性謹厚。與人無忤。閭里稱爲長者。且勇於道義。恬於仕進。讀書務見躬行。詩文不爲彫飾。尤善臨池。所著有雙鶴堂詩集。諫垣疏稿。按公出歷四省。所至必修學宮。建書院。講聖諭。以經術爲治術。善撫百姓如家人婦子。待屬吏持大體。不爲苛察。卓乎經濟之才也。惜大業未終。不無遺憾焉。宜其臨別之日。執余手而長泣。謂吾兩人同受皇恩。乃不獲同報也。奈何。猶憶余同榜同庚者五人。若王東皋伯勉之高介。喬白山陝伍之厚重。衛澹足貞之剛方。劉公愚健之端亮。今皆化爲星辰矣。獨余以後死之身。碌碌無補。仰對聖君。俯思良友。愧哉愧哉。公丁巳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康熙己未五月十三日卒。年六十有三。元配陳氏。封夫人。前乙卯舉人。通議府推官國維女。妾南氏宋氏。陳夫人生長子性。歲貢生候選國子監學正。南氏生次子㤞。庠生。三子慢乃先生五弟楷遺孤。撫爲子者。宋氏生四子憔。五子憓。陳夫人生一女。適太學生高恆升。一孫琬。性出。一孫女。㤞出。余拙於文詞。以俟椽筆銘公者。公且不朽矣。謹狀。

先妣李太孺人行狀

嗚呼痛哉。先孺人竟棄不孝象樞長逝矣。不孝象樞罪惡深重。夫復何言。自不孝象樞己亥夏六月邀恩歸養。閱十年所。先太孺人大病三次。乘危而安。藥力幾與飲食等。去歲戊申。壽躋八袠。親族進觴。鄉里稱慶。不孝象樞復叨名儒巨公之言。承歡膝下。一時家庭之間。融融如也。曾幾何時。竟棄不孝象樞長逝矣。嗚呼慟哉。不孝象樞不德。不克一言一行之幾於道。以顯揚先太孺人。乃並先太孺人行實泯泯無所述。述或失厥真。不孝象樞死且不足贖矣。飲泣苦塊。謀爲狀以告先生長者。長兄象懸淚涔涔謝不敏。不孝象樞追憶懿行。儼然如昨。竊管荒迷。罔知措詞。間諸老友世門徐子。徐子曰。太孺人內則表表。摘鄉里所悉聞也。八袠乞言引。且遠於國。盍取而狀焉。不孝象樞如夢乍醒。遂抆淚檢小引。詮次爲狀。乞大君子哀而賜之誌與表。勒墳石以垂不朽。太孺人姓李氏。爲青州司李孝廉公諱麒重孫女。河內縣尉公諱登科女也。端恪寡言笑。孝慈勤儉。悉出性成。及笄歸先大人。比見先大人賦質清癯。弗能健飯。心怦怦懼。一飯一食。太孺人自爲之。假人手。慮弗潔也。蓋前母蔣太孺人事先大人。有舉案遺風。太孺人繼之。猶兢兢若

弗逮云。迨綜理家務。周策遠慮。不以累先大人。惟念先大人艱於嗣。瓜瓞而下。爲置侍妾。太孺人仁慈逮下。相得甚歡。先大人得內助之力。從容頤養。眼看兒女成立。以壽考終。然太孺人實未嘗一日安坐堂上也。先是先大人貳江西新城尹之任。留太孺人撫不孝象樞家居守墳墓。門戶肅然。外侮尋至。不孝象樞纔七齡耳。太孺人孤力撐持不勝。賴外祖縣尉公出死力保護之。門戶乃無恙。俾先大人游宦四千里外。無內顧憂。且得以廉謹稱。太孺人始樹甚。自太孺人委贄後。先王父母既逝。太孺人曰。吾爲魏家婦。未及事翁姑。盡孝養。凡瓜菓菜蔬。必薦獻主前。如問視禮。曰此爲婦終身甘旨也。歲時伏臘。禮更加焉。年至七十。步履顛躓。始令代獻酒漿。猶乎躬罔倦勤。又語不孝象樞曰。致祭家祠。必孝子賢婦。祖宗享之。親族有不敬父母者。勿令與祭。居常遇親眷男女。惟孝慈勤儉是誡。大義懍如。訓不孝象樞居官秉公。居鄉持正。勿激勿隨。俱未能仰副慈教。惟有自守而已。太孺人性尚樸素。不飾珠翠。衣至三澣不敝不更。容耳適用而止。絲絃歌唱。每深惡痛絕之。尤不喜告密及談人短長。聽眷屬談井臼滫瀡則樂聞。有戲謔或言衣飾綺麗者。即正色叱之曰。此等不願入吾耳。吾獨愛本色婦人。老實持家也。里中聞之。頗相尚焉。生平不肯暴殄天物。物無貴賤。皆手自積貯。不使散佚。人亦無敢妄費役漁。至蓄養僕婢。殊不厭煩。晨興先爲櫛髮。寒辛卽爲著襪。有疥癬蟣虱之類。太孺人手自爬洗搽治。了無厭惡意。且曰。吾子女垢面蓬頭。嚴冬慄慄侍吾側。心如割矣。若輩離父母。吾卽其父母也。甯二視哉。族黨有貧乏者。解衣推食。往往無德色。然亦不濫施予。人咸德之。無過望者。詒知勤儉家風。蓋如此。不肖象樞服官垣掖。順治八年遇覃恩。父贈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母贈孺人。母封太孺人。迨歸養後。於康熙三年領制軸。迎至里門。時太孺人病起扶杖。望闕叩頭祇受。卽不孝象樞色養有所未盡。賴天寵隆渥。怡如也。詎意一疾不起耶。太孺人精明爽決。雖量尤莫能及。死生之理。見之甚明。荒唐怪異。絕口不道。臥牀五十八日而永訣。兒女環侍。悉能識某某受遺命。且呼不孝象樞命之曰。吾年逾八袠。自返生平。死無憾矣。嗚呼慟哉。母氏劬勞。昊天罔極。不孝象樞身不能代。雖瀝血和藥。安能寫太孺人慈德萬一哉。太孺人生於明萬曆十七年十月初六日寅時。卒於康熙八年六月十六日亥時。享年八十有一。子二。長象懸。庶母趙氏出。順治辛卯武舉。娶馬氏。武進士柳溝參將馬公如龍女。副室孫氏。次即不孝象樞。太孺人出。順治丙戌進士。封徵仕郎。刑科左給事中。前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今任光祿寺寺丞。娶李氏。太學生李公經權女。封孺人。副室劉氏。女三。長適舉人張公紹芳長男貢生蘊溫。庶母趙氏出。次適舉人商河知縣曹公鑒男署渾源州守備雲中。次適處士張公文範次男太學生大猷。俱太孺人出。孫男三。長學誠。象樞出。聘舉人賈公時泰次女。次學讓。象懸出。次學謙。象樞出。俱幼。孫女四。長適庠生高公世樾男庠生明德。象懸出。次適天城參將劉公中波男太學生候選縣丞天賜。象樞出。次適貢生周公之鼎男廷錄。象懸出。次名端莊。幼。象樞出。不孝象樞抱恨終天。言無倫次。謹述大概。幸採而錄之。存沒均感。曷其有極。

張烈婦袁氏死節紀略

張烈婦者。蔚明經張旺妻袁氏也。明經困鄉闈。年甫壯。以拔貢官河南陽武丞。嘶解闈餉七萬兩納軍前。

事竣。旋舟白下殁。仲弟睑暨子一枝。奔赴扶榇抵任所。哀往哭撫棺泣血。絕食誓同死。夜不及防。遂自經。時康熙四年九月十三日也。陽邑侯劉公臨喪慟泣。捐俸資棺殮。申達省會諸上官。已經表揚。博浪沙士民男女。流涕罷市。薦紳先生。牽作詩歌以義之。既歸葬。里人自紳士迄閭閻。無不隕涕者。許郡侯鄭公復申達請表揚。悉如豫省例。嗚呼。哀其死而不死乎。哀死則經。明經死王事。僉謂臣職婦道。兩無忝云。按明經性孤介。蚤失怙恃。肅家政。哀出望族。言笑不苟。共撫兩幼弟。俱成立。食庠餼。永不析箸。家貲以外無私蓄。每食同几。數十年如一日。兄若弟之友恭者。在蔚羅稀。最其內助賢且烈。復如此。明經刑于之化。可多得哉。先是宋烈女死。高其義者。類歌咏不能已已。玆彙集烈婦輓詩。合刻一編。曰雙烈集。蓋風化第一事云。

寒松堂集卷九

雜著

中和位育說

嘗讀中庸。至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終日理會而不得其解。按朱子云。推而極之。蓋自戒懼慎獨。而約之精之。實從天下大本。天下達道。推而極之也。本者。根也。千枝萬葉。從此發出也。道者。路也。千門萬戶。從此走去也。君子戒懼慎獨。一身之內。中和備矣。自一身以致之於天下。使天下無一人不中。無一人不和。無一事不中。無一事不和。是廣之布之之義也。所謂修道之教也。洪範云。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董仲舒云。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祥畢至。則中和位育之實理實事可知也。其爲修道之教無疑矣。乃說者曰。位育之效。帝王有其事。聖賢存其理。夫古有聖賢而帝王者矣。亦有聖賢而不必帝王者矣。雖一本而萬殊。實同體而異用。故一身中和。即有一身之位育。如心廣體胖。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也。一家中和。即有一家之位育。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男女繁生。奴婢聽命。草木昆蟲。不傷其類。雞豚狗彘。無失其時是也。自國以及於天下。斯聖賢而帝王者之能事矣。

何也。人君之喜怒哀樂。即禮樂政刑之所從出。人君之禮樂政刑。又即雨暘燠寒之所由見。中節則一人無偏倚之私。天下自協好惡之公。生所當生。生固生也。殺所當殺。殺亦生也。予所當予。予固予也。奪所當奪。奪亦予也。推之而田疇以治。學校以興。諸侯用命。臣工修職。徭役均平。盜賊屏息。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天道下濟。地道上行。則位之象也。人無夭札。物無疵癘。則育之象也。又安有禮樂政刑之乖其宜。而雨暘寒燠之失其序者哉。夫人君之喜怒哀樂。患不中節耳。不患位育之無其事也。故大本者。道之自修於一人也。所以施教也。達道者。教之大行於天下也。所以立命。所以事天也。

三物字說答孫退谷先生

先生閱拙著大學管窺。乃問大學物字。與舜明於庶物物字。是一是二。與萬物皆備之物。有物有則之物。是一是二。樞曰。聖賢立言。一章有一章之意旨。訓詁家雖說是一。若參會說來。安得有二。舜明於庶物。無非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當日工虞水火。都是大學中物。人倫尤庶物之本。舜不偏物而急先務者。正是致知格物。知所先後也。明於庶物。明明德於天下矣。由仁義行。止於至善矣。又如萬物皆備於我。無非備此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也。一物不備。從何格起。既備於我。使非逐物矣。反身而誠。誠意之學也。强恕而行。絜矩之學也。一部大學。自誠意說到平天下。孟子兩言括盡。原自顏學孔子得來。至於詩言有物有則。此物即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沒一件不與形氣俱生。此則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沒一件不與天理恰好。天理流行。其則不違。件件要還他恰好處。須件件便格到恰好處。大人明明德。蒸民好懿德。豈是皆以修身爲本也。再按中庸。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先生雖未下問。亦可參看。物之終始。事有終始也。不誠無物。本亂而末治者否也。成己。明明德也。成物。新民也。時措之宜。止於至善也。大學誠意必致知格物者。誠之爲貴也。諸如此類。原不宜穿鑿割裂。其實皆可一線穿去矣。敢因問而請正焉。

性習說與武承之

甚矣。人之所習。不可不愼也。因讀論語性相近。習相遠一節。先儒謂此性爲氣質之性而言。愚謂天命之性本一也。安得又有氣質之性。但氣質所以承受此性者也。性所以主宰氣質者也。性離氣質。安頓何處。此性一落氣質之內。豈無稍偏。然究其最初之理。原自相近。猶孟子所云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夫以今人行道之人乞人。無不皆然。相近了了矣。只要愼其所習耳。故下節緊說惟上知與下愚不移。上智下愚。有幾人哉。其餘皆可移也。武承之曰。柴愚、參魯、師辟、由喭。亦相近否。愚曰。以聖人之中正觀之。則有偏耳。其相近者自在。固非上知。亦非下愚也。四者各有當盡之工夫。各有合道之氣質。故曾子卒能傳道也。如藥性然。參耆苓朮。炮炙不到。亦有偏處。但與甘草同用。則得其平。若加芩連則寒。加烏附則熱。此又習相遠之驗也。承之曰。猶有辨。請即以藥性言之。人參有堅厚者。有輕薄者。其輕薄之十分。不及堅厚之五分。性之不齊。豈不如是乎。愚曰。不然。人參堅厚輕薄。是氣質也。如人長短强弱之不同耳。非性也。堅厚輕薄。俱能補人。此性之相近也。即有輕薄者。其性未嘗殺人也。此性善也。學者格物之功。顧可忽

乎哉。

克己復禮歸仁說 與白東谷先生

按紫陽註天下歸仁曰。歸猶與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每讀至此。旣不敢以朱註爲非。又憎憎不能見大意。竊謂與其仁。是說向人的那一邊。天下之人之稱許。安可必之一日耶。第云歸猶合也。通也。庶幾近之。遊子歸家而云會合。百川歸海而云疏通。其義自見。正與復字緊緊對鍼。先儒或有言及者。拈出以正之。近讀王文安公語藪云。仁爲心之春。春之日萬物歸之。而日未嘗使其歸。尤深切可會。至於克己復禮。儒學也。克己而不復禮。禪學也。儒者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是禮必視之聽之言之動之矣。若釋氏則以耳目口鼻爲障。並視聽言動而空之。禮遂去矣。此復禮不復禮之分。而卽天下歸不歸之分也。

命說 與張伯珩

命之理微。孔子則罕言矣。乃於行止死生之際。未嘗不確然而歸於命也。一則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一則曰。亡之命矣夫。行廢亡而皆命。命之理其始微而斷著也。至孟子則謂修身以俟爲立命。盡道而死爲正命。夫修身矣而不能不俟。盡道矣而不能不死。命之理抑又微而顯顯而著者也。甚矣命之不可不知也。命者何。陰陽五行是也。人之生也。陰陽未有不全。而不全者有之。五行未有不備。而不備者有之。偏陰者柔順而清平。甚則流而靡矣。偏陽者剛方而激烈。甚則躁而愎矣。至於金缺則不嚴。木缺則不寬。水缺則不達。火缺則不文。土缺則不質。命有偏有缺。而氣質成之。甚矣命之不可不知也。昔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裁成輔相之事。出乎其中矣。知命又曷可輕言耶。張伯珩先生語余曰。子能取子之陰陽五行而察之乎。過者抑之。不及者揚之。是知命者矣。信如斯言。修身盡道之功。無非裁成輔相之事。先生殆有見於微而顯顯而著者與。不然。行止死生之際。蓋難言之。宜乎聖人之罕也。余將退而察夫陰陽五行之過不及者何在。以求合於先生抑揚之說矣。若知命與否。則終不敢自畫也。

東林說

昔堯舜禹湯文武以道治天下。執中相傳。載在尙書。皆以躬行。非徒口說也。故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則講學所以修德明矣。中庸有云。修道之謂教。則教人必先修道。又明矣。講學而不修德。教人而不修道。皆口說也。口說則近於淸談。近於標榜。於是假名節者。得以附其中而行其私。而人之惡之者衆。遂並講學而非之。其君子又疾惡太甚。小人之惡益深。心思所以中傷之者。朋黨之害所不免矣。明有東林之黨。東林蓋當時所目爲正人君子。而黨則小人加之以名者也。小人加之以黨。固小人之過。而非盡小人之過也。鄒馮兩人之品則高。而講學之名甚盛。其一時從講之人。口說多而躬行少耳。使二人者身居要職。上格君心。下率臣僚。一以敦尙風節。進賢退不肖爲務。道德交修。躬行實踐。不煩口說而學自明。卽孔子得位行道。要不外此。安用區區聚講爲哉。乃竟以成己成物之心。蹈分門戶之迹。自號爲東

林。而人卽指爲朋黨。此朱童蒙東林爲戒之疏所自來矣。繼而攻東林者。不止童蒙一疏。而受攻者。亦不止鄒馮兩人。衆人攻東林太毒。由於東林攻魏璫太急也。不知君子之於小人。除之宜操其勝。易曰。往不勝爲咎。當其權勢方熾之時。以楊漣之素信於君者。尙不能勝。況未信者乎。衆人以爲不效楊漣。則非東林。故羣起而攻之。如以木救火。知其不勝而往。則東林二字驅之也。會高攀龍糾發貪惡崔呈秀。呈秀賂脫擬輕罪。心不自安。乃父事魏璫。適楊忠烈二十四罪之疏上。故有東林殺我父子之語。黨禍自此起矣。衆人旣入黨局。因而誣陷羅織。遂一網打盡耳。嗚呼。漢有李范。一代偉人。議者惜其不善保身。正在疾惡太甚。又好標榜也。吾於鄒馮亦云。

祈穀說 與蔚州李侯

歲庚子。州守李公樂天過庸齋而問曰。蔚之無秋也。計十年。民困極矣。食且不繼。賦將安出。兼有蝗有雹有旱有水有疫。果數乎否。象樞曰。天災流行。何代無之。數也。儒者不言數。咎在人。茲地也人虞詐歟。俗健訟歟。行誼悖歟。天物暴歟。淫祠盛歟。有一於此。足以致災。大夫牧此地者也。事之可爲者爲之。不可爲者盡祈請。按周禮。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又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祈穀實。夫百辟卿士。如句龍后稷之類是也。諸侯以下雩上公。祈穀之禮。自古然矣。爲其可爲。更爲其不可爲。牧此地者之責也。大夫曰善。乃諏吉上旬之八日。率僚屬致齋祀之。象樞因與諸紳士約。各致齋從焉。

如晦語與孫鍾元先生問答

竊聞先生曰。子臣弟友盡分。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是終身行之不盡處。樞謂分何以盡。只要忠恕。禮何以合。只要克己。節何以中。只要戒愼恐懼。又樞終身無行而不當盡處。先生曰。庸齋之樸實。卽江村之認眞也。眞人本色。開口託出。

先生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浸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能事畢矣。樞謂素位而行之君子。上也。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次也。循理守法安命。樞之所謂不倒也。先生曰。成功一也。

先生曰。或曰士不可以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並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可過自待。不惟宜讓古人。並宜讓今人。樞謂不宜讓者。是引之使進也。宜讓者。是抑之使退也。因人施教之法。或言亦宜並存。不宜抹倒。先生曰。有前段自應有後段。如雜卦一反一正相互看然。

有問處事之道者。先生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大大事總平常事。樞謂水到渠成者。是堯則天。舜恭己。禹無事。孔子不踰矩也。學者引水開渠時。這等話且莫說得太蚤。先生曰。正好理會。

先生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樞謂此孔顏眞樂源頭處也。下學上達。欲罷不能。安可奪乎。先生曰。人各有不奪之志。獨孔顏眞樂是其源頭。

先生曰。人患不能信。更患不能疑。人患無所知。更患有所知。人患不明白。更患太明白。此非眞實有理會者。未易語此。樞謂首二語。如曾子之三省身。漆雕開之未能信是也。次二語。則孔子所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末二語。則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也。賢可勉而能。聖不可學而至。若說與初學人。恐引人囫圇驕滿

一路矣。先生曰。法非專爲初學說。先生慮及初學。便是爲初學說法。思深哉。
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諸儒卻未說明。樞謂無私則一體。兼愛非一體。堯舜生殺予奪。孔子筆削褒貶。總是一體。學者切莫錯認。先生曰。無私與兼愛自別。
孔子罕言仁。故論人亦不輕許仁。而儒者率云孔門之學先識仁。仁從何識乎。樞謂仁者。無私之謂。心安理得之謂。一事無私。則一事之心安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理得也。生熟之間。違合之分耳。識仁者。亦求之無私而已矣。求之心安理得而已矣。先生曰。罕言仁。無躐等之教也。除卻心安理得。所言何事。此論得之。
先生曰。周元公而後。程正叔不讀佛書。樞生平未見所謂佛書道藏者爲何物。雖云不博。卻落得胸中有大受用。口中無大辨駁。先生曰。有此大受用。又何用大辨駁。
何以止謗曰無辨。昔人之言也。何以別異端曰無辨。樞之言也。無辨者非徒閉口。要盡其所當盡耳。先生曰。極是。
樞嘗聞人有言釋氏云。終日喫飯。不挂一粒。終日著衣。不挂一縷。人皆贊之。樞謂此二語。只是一箇沒天理。吾儒終日喫飯。粒米皆挂。詩曰。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讀此能不挂乎。吾儒終日著衣。寸縷皆挂。詩曰。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讀此能不挂乎。若讀至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徧照逃亡屋。樞恐普天之下食者衣者。俱不自安矣。此豳風之所以告成王也。吾儒異於釋氏。甯俟辨而知之哉。先生曰。儒家用世。釋氏出世。用世者自挂心。出世者自不挂心。所謂法各爲用。道不相謀也。
樞有三關。循途而過焉。第一關。違禽獸不遠。第二關。悅不若己。第三關。言行不相顧。樞平日策勉如此。讀先生恥不恥之間。其人禽之介乎。更嚴矣。先生曰。人不肯認者我不諱。便是大過人處。
先生題三教堂云。法各爲用。樞以四字足爲一聯曰。道不相謀。此都門讀答問時。中朋先生之意。今錄而質之。以志十年同心之一端云。
按家禮。朱子曰。薦新告廟祠。吉凶相襲。似不可行。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除者。入廟祠行禮可也。四時大祭。既葬亦不可行。又曰。家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則以墨衰行之。蓋正祭三獻受胙。非居喪所可行。而俗節則惟普同一獻。不讀祝。不受胙也。又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家祠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飲食與平日之所爲。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終一一合於曲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則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倣左傳杜預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家祠可也。樞讀此。略爲參酌。三年全廢祭禮。朱子之說固是。四時祭日以墨衰行禮。杜預之說亦有可商。樞平日家祠祭禮。止三獻讀祝不受胙。而鄉中先達。亦從未見墨衰之制。竊

欲略倣前人諸說。於小祥後。既以練服爲冠。去首絰負版辟領。亦不必復襲墨衰。止以練服四叩於祠外。畢。令嫡孫輩除服者告獻。並不讀祝。或亦幽明兩無憾之道。不然。祖宗三年不血食。不見子孫俯首於室下。豈爽其安乎。昔人因情而制禮。後人酌古而準今。故塞家有家禮酌一書。蓋取擇善而行曰酌之義也。質之先生。先生曰。禮以禮其心之所安而已。心之所不安者便非禮。夫子大林放之問本寧戚也之起予。其旨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意自見。

學約請問與孫退谷先生問答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云云。此與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無異。陽明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云云。此與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無異。何世之毀陽明者多也。先生曰。程子此說。是人以生爲性。使有善惡。若性原無兩物相對。其流爲善流爲惡。是生之性。非人生而靜以上之性也。譬之水。其原本清。流爲清。流爲濁。總皆水也。但非原初有清濁相對耳。此學問極透語。與後人話相去千里。
明道先生眞亞聖也。余觀彼透體於二氏中過來者。又程門上蔡與游楊三先生。皆從釉裏打過來。此等語載之集中。使讀者且曰。明道先生從二氏中過來。吾輩學禪何礙。不幾爲後世嚆矢乎。先生曰。二氏邪說。足以煽惑一世。沿流千百年。豈易至此。非吾儒深入其室。盡破其迷謬。何可振醒後學。若此。如韓昌黎以禍福因果之說斥之。未有不爲異端所笑者。故宋之大儒。無不洞曉其旨。而批根導窾。彼始無遁情。後之墮於彼教者。皆未徧讀其書。而徒事觀場。所謂不入虎穴。安得虎子也。
顏子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使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蓋謂不遠復也。愚謂喜怒哀樂。怒爲難制。吉凶悔吝過則多端。不在此處用功。終非克己之學。何如。先生曰。顏子亞聖。觀其不違如愚。所學固不離於怒與過。豈專在怒與過。讀昌黎不貳過論。亦淺之乎視顏子矣。朱子曰。顏子之不遷不貳。乃其終身好學之所就。此語可思。
祭位西上。以次而東。今改設是否。先生創行。設如士大夫家祠堂一間。東西不能容許多桌子。且祔位退後。又安得有如許餘地。恐難通行。至於神主高若干。櫝高若干。今尺準周尺若干。近世多不如式。先生曰。祭禮不宗西上之制。非始於不肖。先儒皆行之。祠堂止藏神主。朔望及時祭。於此行禮。若大祭合祭。皆請主於正寢。祭畢。奉回祠堂。如朝廷藏神主於寢殿。祭則於太廟正殿。乃古禮也。
古禮。主人主婦男女同祭。樞改爲主人率衆男先祭畢。主婦率衆婦行禮。止獻茶。此斟酌古今。不能強同也。未知是否。先生曰。祭日於正寢設一幃。主婦先在內。凡茶酒湯飯皆主婦率子婦等親入器中。使家人妻送出。家人接遞與主祭者親獻。三獻皆然。男子祭畢少退。主婦率諸婦拜。仍入幃。主祭者送主撤饌。禮畢。
續學約不入月川、楓山、後渠、念庵。功在孔門尚少耶。涇野、涇陽、少墟。功在孔門頗多。或當日有人指摘。亦遂減其分量耶。先生曰。月川楓山後渠。功在孔門。與涇野諸公無差等。而薛胡羅高四先生。學識更卓。用

功甚深細心叅酌自見近日繼敬叅先生欲以涇野入集然其語錄欲分爲十四類使不能及涇陽所著五先生抄釋多有未合處然不敢輕肆言也

顧學堂講子曰學而時習之一章

今日開講先要說明一箇學字這學是我夫子一生的本領一生的受用卻把與天下萬世人的本領天下萬世人的受用我輩每日讀論語開卷說學而時習之還是學箇甚麽大家一想少不得生一點愧悔的念頭起一番踴躍的精神就好講這箇學字這箇學如周子云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程子云學者將以行之也朱子云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總要致知力行爲主今人於聖賢之言多是浮慕不能眞知故行不去辟如四方之人要到京師來必先向走過的人討箇端的某處是水路從某處上船從某處登岸某處是陸路從某處渡嶺從某處過關了了知得分明然後程程走去東西南北都可到京師學聖賢定要如此此到講書是知轉到踐履是行若知而不行便是不肯走聖賢的路了終到不得聖賢地位與草木同朽腐而已雖知何益故夫子開口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指與人一條大路教人尋討活潑潑趣味要得聖賢原在我心體中親切領會當下承接無一念不合聖賢的理無一事不合聖賢的道心體上充滿洋溢渾是聖賢對照如掘井而及泉如磨鏡而見光何等快心愜意這箇學原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我皆得眞趣味便要公於人人曉得眞趣味使要資於我所以同志之人因一人以及多人因近者以及遠者都要來商量箇爲聖賢的法子講求到正心誠意處各得本性所同然一齊向聖賢路上去自此俗身明道有朋安民致主有朋世道盛衰人心消長道統絕續都在這朋友身上朱子云立必俱立成不獨成方還了我萬物一體襟懷初則一心獨悅今則衆心共悅豈不可樂故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箇學幸有同志者知之他人知與不知何損於學我只時習便了我只與同志者講求便了惟聖知聖惟賢知賢惟豪傑知豪傑流俗之人他怎麽能彀知我的學這種流俗之人纔與他說箇爲聖賢必無信從之理就如醉夢痰痺吾方矜憐哀憫之不暇那裏有一毫懟尤的意思這等便是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到底是聖賢與人爲善一片熱心腸成己成物而又不忍棄絕流俗之人非君子而何故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成了君子就成的聖賢只是一箇學字一息如是終身如是大家猛省憤發如紅爐點雪如撥雲見日端不負此番講論已至賢者學聖未至賢者學賢當自今日始

顧學堂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一章

曾子時習工夫只看吾日三省吾身一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大凡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使虧體辱親了怎麽擔的這擔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卻總是毋自欺一念如爲人謀是人我一體的胸懷必如舜爲堯謀禹皐稷契爲舜謀孔子爲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倫中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精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善者從不善者改方是習這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

曾子看作大綱領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作欺自己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貫眞傳後來啟予足啟予手時候方能卸下宏毅擔子完了日省句當此眞時習之學終身不能盡一日不可忘的想我輩受病處或不止這三件且學曾子從三件下手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輕輕壞了令人痛惜大家各自一揣爲人謀較爲己謀孰忠與責善的朋友交較與比匪的朋友交孰信傳道義之傳較傳名利之傳孰習從此自一省察便是曾子後身也

顧學堂講子夏曰賢賢易色一章

這時習之學原是實地上做工夫不是記誦文章了事顏曾以下如子夏子游是有聖人一體的他兩人都以文章著名卻不重文而重行看賢賢易色一章便是他的學問故說人生在世學成箇賢人孝子忠臣信友纔不虛生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要明這道理道理不明先由心地不清心地不清多因好色不肯好賢既不好賢一點誠心已彫喪了那有誠心愛父母於父母必不竭力那有誠心愛君於君必不致身那有誠心愛友於友必不全信人若識的好色念頭是病心上一轉移變而好賢妄念變爲眞念人心變爲道心心地上何等清明或見賢人所行之事實實效法他或聞賢人所立之言實實尊奉他世間孝子忠臣信友都是賢人都是我所好的我所好在孝子事父母就能竭力我所好在忠臣事君就能致身我所好在信友交朋友就有信這力如何竭也有菽水承歡的也有爵祿榮養的總要立身行道纔不辱了父母這身如何致也有庶人服役的也有卿士奉職的總要以身許國纔不負了君這言如何有信或言貨當好色不當好的或言爲子當孝爲臣當忠的總要責善告過總不欺了朋友這樣人人倫上明明白白完完全全雖道沒些學力做到這地位既說他未嘗記誦這等清心寡欲明善誠身可以對親可以對君可以對友在不睹不聞之地理欲交戰之時用了多少工夫從勉強而臻自然豈不是眞實學力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一生功力和盤托出可謂善學聖人之學吾輩細看學莫大於五倫則以賢賢居首政莫大於九經則以尊賢居首可見虛心屈己是第一難事是第一要務此處見的明行的當別項一綫穿去自不差錯學者不可不知也

顧學堂講子曰君子不重一章

孔門時習之學顧有君子一種人勇往擔當全要學纔是載道之器若心體有一些不厚重舉動便覺不威嚴如容貌既不能遠暴慢顏色既不能近信辭氣既不能遠鄙倍終日所學言的都是虛文行的都是僞事這就是學不固了君子眞固足以幹事許大經綸從此做出原非色莊襲取斷斷要主忠信忠信是一點至誠無僞的心爲聖學眞根本所主在此直向聖學道大處勇往擔當言的是這箇忠信行的是這箇忠信任他生死利害毀譽總搖奪他不得所學何等堅固要知君子所學何事不過在爲善去惡上做工夫須要與我爲善之人則取友爲急須要盡我去惡之力則改過爲急言忠信行忠信此人纔可爲友不忠不信正是損友如何濫交的言忠信行忠信此心纔可無過不忠不信正是蹉過如何苟安的憚

君子誠實爲善。故取友如此其嚴。誠實去惡。故改過如此其速。內外人己。無一不修。纔是君子之學。我輩果在此處尋聖學的種子。當自得之也。

顧學堂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

這箇時習之學。我夫子原有當身的指點。看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一章。便知爲聖賢更無別法。只是存養天理。不可虛度年華。所以十五就有十五之學。立志必要爲聖賢。今人立志。便闘功名富貴。虛度此十五年了。既到三十。須成箇三十之學。在天理上立定脚跟。一切紛華靡麗。曲學異端。都搖動不得。今人風吹草動。引的心去。便虛度此三十年了。既到四十。須成箇四十之學。涉世既深。萬物都體驗一番。凡天理當爲的。略無一毫疑惧在胸中。今人遇大利大害。都是疑關。便虛度此四十年了。既到五十。須成箇五十之學。從事物上返到源頭處。覺得天地間萬事萬物。都從天命付來。纔到了下學而上達田地。今人逐末忘本。將分內事諉之氣數。便虛度此五十年了。此時窮理盡性。樂天知命。天理都是爛熟的。既到六十。須成箇六十之學。隨所聞見入耳。不費思量。渾若固有。如舜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禦的一般。今人聞善言。見善行。只作口邊風過去。便虛度此六十年了。到的七十。工夫無息。涵養純粹。昔日從耳入者。一一合於心。今日從心起者。一一合於矩。這矩是堯舜相傳一箇中字。不踰矩。如允執厥中一般。乃一片兢業小心。不敢自是的念頭。雖七十猶學也。今人晚年怠荒。便虛度此七十了。我夫子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不但撰出箇時習的年譜。把與人聽。卻寫出箇時習的小像。把與人看。自今思想我輩年紀有十五的。有三十四十的。有五十六十的。自返於天理上若何。今日若悔這十年前的缺欠。也須慮箇十年後的地頭。定要學到聖人那一件。此志便不可限量。纔是時習之學。有志爲聖賢者。各宜體會。

顧學堂講子游爲武城宰一章

再看子游爲武城宰一章。子游既列文學。就該在文章誦讀上取人。乃夫子一問得人。卻舉一箇滅明以對。可見平日胸中。全以名節道義爲重。故物色此人。爲一邑中矜式。想滅明光明正大。善行不止二事。自其小節而爲人所難者言之。詭隨苟且。世俗所喜。滅明行不由徑。這就是行己有恥的根基。奔競干謁。世俗不免。滅明非公事不至偃室。這就是大公無我的器量。看他一舉一動。既可挽俗維風。又非矯情絕世。凡有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關乎風化。合乎典禮。每至偃室。相與有成。可知也。此等人品。必見重於子游。此等邑宰。必見重於夫子。若非學聖人之學。怎造到這田地。我輩居官。當以子游爲法。居鄉。當以滅明爲法。這是子夏子游以文學之賢。敦重實行如此。孔門諸弟子。概可知矣。

顧學堂講子曰德之不修一章

這箇時習之學。原是說的樂的。我夫子卻有憂之。再看德之不修一章。正是爲聖賢實實的工夫。有是憂纔有是說樂也。修德在人倫日用上修。不是修邊幅。講學在道統血脈上講。不是講章句。徙義者。聞得天地間義所當爲之事。即轉圜以從。改不善者。見得心性內不能自安之處。即省察勿憚。如此便是時習之學。自然說樂。只因這幾件是終身不盡的事。我夫子安得不憂。但今人所憂者。功名不遂。富貴不長。子孫

不保耳。看我夫子只要修德講學。遷善改過。功名比於帝王。富貴長於天地。子孫保於萬年。奈何人之所憂。不在此而在彼。倘人人肯憂聖人之憂。人人皆聖矣。我輩要知今日講學。正爲修德遷善改過而講也。請勿錯認。纔是會講學的人。

顧學堂講顏淵問仁一章

這箇時習之學。孔子自少壯以至衰老。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工夫不息如此。不獨聖人爲然。大賢以下。都是這箇工夫成就的。如顏子工夫從克己做起。把如愚足發的本領。漸漸純熟到三月不違處。曾子工夫從省身做起。把任重道遠的本領。漸漸純熟到一貫處。我輩要學聖人。且從二子身上體貼領會。試看顏淵問仁一章。孔子只教他克己復禮。何說。天地生人。心中各具一段天理。自其藹然與物爲體處。是仁。自其秩然與物有節處。是禮。這天理本是我所固有的。向爲私欲障蔽。都埋沒了。這私欲原從何來。就在一箇己字上。有種種妄想。種種過端。行將出來。都是沒理的事。既行沒理的事。免不得殘忍暴戾了。何以爲仁。故克己復禮。是切實下手工夫。須從此處斬釘截鐵。一刀兩斷。把這私欲除的乾乾淨淨。我的天理。立地復還於我。我胸中原自民胞物與生意流通的。障蔽一撤。純是天理境界。吉凶痛癢。處處相關。如遊子歸家。如百川歸海。渾然一家。一派堯舜在上。禹稷在下。一民饑曰我饑之。一民溺曰我溺之。孔子在洙泗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天下聯屬到胞與中來。所以說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看這等直截迅速。毫無停待。分明萬物皆備於我。克者誰之己。復者誰之禮。歸者誰之仁。一點靠人不得。不由乎己。更由乎誰。此時夫子說的勇決。顏子便要爲的勇決。隨請下手條目。孔子直說出四箇非禮來。都貼在己上去。視聽言動一件有過不及處。便是己。四箇勿字。方是克己。非禮者。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是禮者。視之聽之言之動之。便是復禮。總之胸中先有禮字作主。沒禮的事到來。都無著處。我的耳目口鼻。何嘗由人制伏。由人關防。故說由己而不由人。顏子當仁不讓。合下信的下手去做。不離當身而可通天下。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其勇決如此。看他一日克己復禮。終日如愚足發。三月不違仁。領了多少聖訓。用了多少實功。纔成箇時習之學。造到未達一間地位。當日夫子教顏子工夫精細。我輩且從粗淺處各自檢點。猛然承當。當從耳目口鼻做工夫。將這淫聲美色浮言妄動四件。一一勘破。莫任己便。倘有一件到來。就把天理去省察克治。明鏡在中。四面皆照。一夫當關。千人自廢。何處埋藏躲閃。私欲去得淨盡。天理存得完全。這樣人品。可令風聞者悉。觀面者親。我無私於人。人無私於我。豈不是歸仁氣象。顏子學聖人。未達一間。我輩學顏子。亦庶幾未達一間。可不勉哉。

這章書是顏子一生的本領。自請事斯語以後。著了這勇猛心腸。時時在己上做工夫。看他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見其進未見其止。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這都說他實實克己。實實復禮。無一念一事。不是請事斯語的日子。工夫純熟到極處。也不過遷善改過。懲忿窒欲。求師問友。發憤進步。我輩卻把這裏看得沒要緊。使顏子復生。也引不到克己路上去。大家猛省。

題學堂講仲尼曰君子中庸一章

孔子時習之學。自曾子得其宗。傳再傳之子思。子思盡聖道遠而異端起。故作中庸。以明道之原於性命者是中。此中在日用常行處。無過不及。是為中庸。看他引仲尼所言一章。說君子者性命完完全全本體。恰合當然之理。故中庸。小人一團私意。與性命大、相違背。故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其人既是君子。原有為善之德。又用了戒慎恐懼工夫。其存心制行。自然隨時處中也。不過喜怒哀樂。子臣弟友。在這裏處的停當。即如孔子與上大夫言誾誾。與下大夫言侃侃。麻冕純儉便從衆。拜下是禮便違衆。這都是時中樣子。不是一味隨時。亦不是一味執中。這纔是君子中庸。若小人之反中庸也。其人既是小人。原有為惡之心。又無戒慎恐懼工夫。其應事接物。全是肆欲妄行。如行險徼倖。索隱行怪。這都是無忌憚樣子。本欲背撥其實。又不得不竊附其名。這便是小人反中庸。君子小人不同如此。要知道時中。就是時習的真境。無忌憚就是不悅不樂不為君子的偽腸。我輩要學聖人之學。各自檢點一番。勿蹈無忌憚行逕。便是時中路上的君子。這一部中庸也只是教人學時中。戒無忌憚便了。會心者當自知之。

題學堂講孟子曰自暴者一章

子思再傳之孟子。也是這時習之學。孟子所著七篇。只道性善求仁義。是他本領。若自暴自棄一章。說人性皆善。沒一箇不是可學聖賢的。要學聖賢。全在自家奮發。保全仁義。完成一箇人。世間有一種人。人不肯暴害他。卻自家暴害。這就不可與有言。以引導他。又有一種人。人不肯棄絕他。卻自家棄絕。這就不可與有為。以鼓勵他。何謂自暴。因他把天生與我禮義之理是最美的。卻言語非毀。一味私欲陷溺去。雖引導他。只不肯信。便是自家暴害自家。何謂自棄。因他說天雖生與我仁義之理。我這身子。實不能勉強承認。一味怠惰因循去。雖鼓勵他。只不肯行。便是自家棄絕自家。這兩種人怎知仁義是我性分中至安至正的理。一刻離他不得。離了此一所宅子。其餘都是危地。離了此一條路子。其餘都是邪地。奈何將自己安宅曠了不肯居。將自己正路舍了不肯由。錮蔽既深。性命全失。甘心做了不仁不義之人。豈不可哀。這哀字明明說他雖生猶死。天地間枉生下這人了。我輩若時時居了安宅。由了正路。這便是時習之學。且悅且樂而為君子。朝聞夕死。何至於哀。看了這章書。也知孟子七篇之中。願學孔子在此。要大家體會。

題學堂講孟子曰仁人心也一章

孔門時習之學。只是求仁。傳至孟子。直直截截指出本體來。教人猛省體認。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世人只曉的終日在聲色勢利楊墨上思量計算便是心。孟子卻說這是私意。不是心。仁是人心。世人只曉的終日在聲色勢利楊墨中出入往來便是路。孟子卻說這是阬塹。不是路。義是人路。可見為人箇箇存這一箇心的。箇箇走這一條路的。奈何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舉步動念。都到不仁不義處去了。喪了自己本有的物。留一箇空空軀殼。隨著世俗漂流。無所不至。豈不可哀。試看人家失了一雞一犬。其物至輕。他覺的從那處放去。就從那處求來。何等明白了當。既做一箇人。只有這一箇心。難道自己放了去。知一所房子。失了主人翁一般。反不知去向何處。雖終日學問。不過聞見上奔馳。心愈放去、道愈遠。

故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人若學道問道。只在天理上用工夫。時時涵養體察。講習討論。都是此心。但覺放到聲色勢利楊墨一邊去。一旦反來。再莫放去。斷無今日求。明日又放之理。看無他而已矣五字。真是斬釘截鐵。孔子所謂我欲仁。斯仁至。子夏所謂博學切問。仁在其中。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都是求放心的學問。孟子願學孔子。只是這些血脈。教世人成得一箇人。也只是這些關頭。必盡返聲色勢利楊墨之習。歸於仁義。纔是真學問。我輩誰無心。或放在酒色邊。或放在名利邊。或放在佛老邊。種種不同。各宜翻然自返。去邪歸正。莫負孟子這段點撥苦心也。

致知格物解

致知格物。諸儒辨論紛紛。家持一說。余聞見有限。曷敢以管見妄為低昂。皆因書旨不明。取白文讀之。從上節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讀到此處。不曰欲致其知者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何也。蓋明指天下國家身心意是物。致知工夫。就在這裏。不在別處也。與文不在茲乎、直在其中矣等在字相同。與在明明德等在字相懸。大人之學。內聖外王。萬物皆備。闢手便從天下做工夫起。一串聯珠。歸落致知格物。是大學最得力處。朱子解即物窮理。原自實學。後之說者。謂其即天地古今之物而窮其理。將不勝窮矣。故稍有滯礙。夫天地古今之物。實有不能窮。亦有不必窮者。以其無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也。惟即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而窮其理。纔是致知。纔是明明德。如天下本平。國本治。家本齊。身本修。心本正。意本誠。而何以不平不治不齊不修不正不誠也。天下不平。國不治。家不齊。身不修。心不正。意不誠。而何以平之治之齊之修之正之誠之也。此物未格。此知不至。不能洞洞徹徹。必且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顛倒混淆。毫釐千里。非大人之學也。大人視天下國家等皆我性靈中物。諸凡善惡真妄公私義利之關。纖微毫髮。都有一箇理在。由本及末。原始要終。一一討得分曉。我於物無疑。物於我無蔽。物之所感。知是知非。知之所存。有是無非。此誠意之所以先致知也。然則致知不先格物。而在格物者。斷斷格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而天地古今之物。亦格其關於天下國家身心意者而已矣。非泛然逐物而格之明甚。況致知是知止真工夫。固未有紛紜繁賾之變。役耳目竭精神。而始云知止者。果爾則定靜安慮中。便著不得天下國家等物。只閉戶澄心以盡其理。是又離物而求知。與禪學無異。近有解物為物欲。格為格去者。頗合明明德之旨。而物有本末一句。又不貫通。物欲安得有本末耶。且窮理之時。是非分明。積久功深。物欲何處潛伏。格去之意。已在窮理之中矣。余反覆紬繹朱子之說。終不可易也。或曰。八條各自為目。難以牽合。又曰。致知者。致吾之良知於事事物物。又曰。知之所在。即是物。物即性也。善也。率皆明儒之說。余所不解者。第就白文讀之。物有本末。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也。事有終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皆事也。本末始終。當身體認。隨事措施。此知行合一之學。學之所以大也。

尋孔顏樂處解

孔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怨天。不尤人。從何尋。曰下學。顏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遷怒。不貳過。從何尋。曰克己。思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不援上。不陵下。從何尋。曰居易。孟之樂處不能得。得二語曰。

仰不愧俯不怍從何尋曰集義

尋孔顏樂處一語先儒言之後學聞之其深造而自得者多矣予後學也竊謂舍功而閒效如舍舟而渡水舍梯而登屋終日尋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茫無把捉也不若溯流窮源直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自有樂地由孔顏而推及思孟大抵同然由孔顏思孟而推及此心嘗有異乎請質之高明

歐陽子性非所先解

歐陽子云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先字有病世儒疑而議之是也孔門日日言性何云非先性非所先一語蓋謂性非渾然先言也次第言之耳如言仁而仁言義而義言禮而禮言智信而智信也此聖人教人極誠實極切近極周詳處也歐陽子之言所由來矣若大賢以下雖有渾然言性者其於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未嘗不析言之傳至諸儒說愈盡妙不幾乎學出聖人之上乎端木最穎悟嘗歎性道不可得聞孔子之文章卽性道而端木過求之也或曰端木非高弟也顏子思庶幾聞之矣夫顏子之爲學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不曰其心三月不違性也克己復禮爲仁不曰克己復性爲仁也仁禮非性乎學顏子之學者學性乎學仁禮乎子思之言性也亦曰喜怒哀樂謂中和不曰性謂中和也中和非性乎學子思之學者學性乎學中和乎譬如舉業家小學四書五經各有名目次第去讀不妨渾言讀書也一句一節一章各有題目次第去作不妨渾言作文也歐陽子之言似有病而非過也

七夕解

世傳七夕鵲橋事有信者有疑者有辨其非而嗤其誕者以事論之余亦曰非也誕也按其言之所由來出於古人夫豈無故蓋古人立言所以垂教也七夕鵲橋事或亦借以教天下後世之爲女子者也女子生長閨門旣不可不教以婦道又不可遽教以婦道故託物比興取牽牛織女二星夫婦之義存焉耳原其系曰天孫不可謂不貴矣正其名曰織女不可謂不巧矣乃下嫁於牽牛以至貴而匹至賤以至巧而配至拙未嘗不兢兢然執婦道以相夫子也且躬親紡績終日不輟言其勤也支機僅一石而金玉寶鋼舉非所尙言其儉也與郎君一年一會有琴瑟之好無衾枕之戀言其靜也勤儉且靜庶乎賢哉所更異者相隔僅盈盈一河水甯不可朝航而夕渡必言七夕何也將謂秋風蕭爽萬寶告成蠶事已完農工漸畢閒織則天孫廢閒耕則牽牛廢此其時矣區區兒女情暇豈計乎且牽牛之賢亦不在織女下闊別經年豈無月李諸妖姬虔而淫惑者牽牛獨得性情之正不爲動也至於閶道諸星麗於天門者不知凡幾以上帝之命臨之何求不備而獨牽牛耶意天之上下男耕女織皆屬本務若衣若食事正相當富貴炎炎必有不足取者矣不然牽牛之嫁果何取也彼世之傳其事而教其女者每於七夕節穿鍼乞巧其謬銀河故事俾曉然知夫婦之義上應星辰其貴如此其巧如此其勤如此其儉如此其靜如此而相夫之賢得婿之正又如此卽言在疑信閒亦當與家人之卦關雎之詩並存千古爲閨門一大懿範也又烏得而非之妄之哉故曰古人立言所以垂教也

學顏淵之學辨

今世學顏淵之學者吾惑焉非人之惑也自惑耳顏子一生學力都在日用常行處做工夫曰陋巷飲食曰視聽言動曰遷怒貳過曰伐善施勞步步踏向實地纔是聖學真種子孔子雖許其不愚不改不惰不違顏子只見自己未知未行不純不熟能如孔子仕止久速之時乎意必固我之絶乎下學上達之知乎老少朋友之志乎故喟然一歎歎聖道之不遠聖學之難難而遂教之終不可負也然則學顏子者亦於其居處食息而已耳目口鼻而已人情物理而已但學士家只講高妙不講平常曰平常便不是顏子之學愚謂不平常便不是顏子之學又不止不是顏子之學並不是聖人之教不然當日諸弟子高才博學者多矣而傳道止二人一則魯一則如愚也端木喜聞性與天道而傳道終不與焉蓋顏子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文禮都認是我的這禮中有檢束準則惟恐躬行日用越過一毫子貢謂文章可聞性與天道不可聞將文章性道認作夫子的這兩字中有精微高渺惟恐聰明識見留下一分此顏賜之所以天淵也謂子貢悟後者猶經生之見耳

儒吏廉吏辨

吏有辨乎曰有有之斯可爲吏準矣準乎儒與廉而步之趨之於是指峩冠博帶稱說先王者曰此儒也指矯情鎭物飾名勵節者曰此廉也噫名所貴也而士所標也貴其名以立之標又安能禁天下之不依似而竊附哉夫辨吏者辨其心而已嗚琴乘馬絃歌武城者著矣自博士具官待問試多文學之選於是通經學古之吏出焉拔葵織機妻子不免饑寒者著矣自廉吏歲計有餘食祿者不得與小民爭利於是奉法循理之吏出焉儒吏嘗見爲廉吏史傳循吏十餘人皆曰廉節傳輸尉曰廉直傳兒寬曰廉智有以寬豁不飭坐者豈儒哉廉吏嘗學爲儒范史傳魯恭淸平曰化行傳卓茂恬淡曰樂道傳楊震詩白曰好學有以簿書俗吏嗤者豈廉哉雖然儒以循爲能而廉以才爲用丹陽以經明通律幷州以几杖威達河南寬政爲議治秀州荒政爲知兵是通儒也三郡皆勸於孝弟三鎭皆正於德仁浙東政事可觀湖州經業足用是純儒也通而純循吏之所求也亭長不敢隱丞相不敢干嗇夫不敢欺廉生明也守漁陽不敢諱守武威不敢叛守雁門不敢射廉生威也威與明才吏之所求也是故吏而循患不儒不患其不廉也吏而才患不廉不患其不儒也京兆桴鼓不鳴渤海劍刀自解循吏事耳是豈盡失名譽者潁川先教後刑壽陵興利教儉才吏事耳是豈全諳經術者問其名則異考其實則同以絶不相蒙之蹟求之絶不相戾之心所由異政而同治異治而同功也旣其實不旣其名則李斯之徒有吳公不亦廉乎張湯之後有安世不亦儒乎胡質父子之淸異而廉有異乎柳公綽遠近之治殊而儒豈殊乎旣其名不旣其實則儒之名寬寬則近於通廉之名嚴嚴則疑於刻於是有儒而不廉者矣趙綰馬融以賄敗躬行安在乎有廉而不儒者矣尹翁歸趙廣漢以殘殺聞蘊藉何有乎有儒而爲廉者矣公孫宏之布被黯以爲詐蠻豪不已有議乎有廉而爲儒者矣兒千乘之引經湯以爲長者東涇不已有譏乎與則旣其實僞則旨其名旣其實儒與廉異也儒而廉廉而儒亦異也旨其名儒與廉僞也儒而廉廉而儒亦僞也縉纓綬效花

城。則庸可冒儒。循不可冒儒。飲貪泉。垂介石。則愚可冒廉。才不可冒廉。然而儒與廉之名。實終於不可冒。大精儒可彙廉。而廉不可以彙儒。其彙之者。既其實不既其名也。何也。儒者。使人兩得者也。平日淡泊寧靜中。洞悉乎天人之分。際君民之大義。皎然以廉隅自持。求爲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中不負所學。其於取舍得失。經權是非之道。見之也極明。守之也亦極固。守之也極固。則發之也必極從容而暇豫。以故分一邑。守一郡、施一治。著一書。當時奉爲蓍蔡。後世誦爲典章。區區埋羊還魚之節。終不可與儒等。蓋儒者。使人兩得者也。漢儒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黃允、史叔賓、皆有盛名。郭泰覘其非真。以爲必敗。王衍口不言錢而營三窟。遂爲天下蒼生之禍。故數百年以老莊冒儒者。多矣。若夫身列薦紳。口談氣節。黨心於利欲而道喪其廉恥。名之不好。安問其實。此又在莊老之下。不可以冒廉。顧可以冒儒耶。然而儒吏廉吏之辨。亦辨其心而已矣。雖然。未有儒而不廉者也。莊子謂魯止一大儒。文中一語洞然。乃謂不必長於經術。此徒見有馬种、餘宅耳。比於廣川濂洛之儒。則必有辨矣。今欲崇儒效以風俗吏。經術固不可少也。

求放心類擇答

世間萬事萬物。其類無窮。人心一耳。以一心而應無窮之感。無事無物。不可以放心。無事無物。不可以求放心。心而曰放。必從事物邊放去。放而曰求。必從事物邊求來。若未到事物邊。只主敬可也。主敬而心不走作。得而勿失也。既到事物邊。只擇善可也。擇善而心不陷溺。失而復得也。從來無屏絕事物之學問。但事物之中。理欲參焉。放之於理。仍未放也。放之於欲。使當求矣。雖有大小淺深之不同。純與不純之各異。然非其好仁。則其惡不仁者也。孔門之學。只是求仁。孟子之學。只是存心。求仁即存心也。存心即求仁也。詎有二哉。故類擇云者。蓋欲人連類以及。推類以求。充類以盡也。非以二十餘人盡世間之人。更非以二十餘人之事物。盡世間之事物也。

蔚州志編次答

蔚志何爲而作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革故鼎新。版圖爲重。方輿宜首志焉。蔚屬燕趙之餘。言趙不言燕者。志州而衛特附之。正其名曰古代郡。今蔚州。何也。沿革明而得失可鑑也。疆域畫而要害可審也。星躔麗天。分野實屬於地。災祥亦從一方見之者。故列於沿革疆域之後。若山川、古蹟、風俗、物產。胥察地也。是爲方輿志。大凡經理方輿之中者。可致而知也。次則志建置。建置維何。以守國也、則城池重。以分職也、則官署重。以儲民財、以達軍令也、則倉庫郵驛重。缺一不可者。夫有出政之地。必有布政之人。繼建置而志秩官。重得人也。大小勿遺。篇帙繁甚。本朝之官此地者。一命必書。若前代小吏。僅存什一於千百耳。雖然。得人則治。不得人則亂。入境而問政。思過半矣。爰作政令志。某事倡率。某事告誡。興利革弊幾何。顧可忽乎。然國之大事。惟戎與祀。志武備者。以觀兵也。志祀典者。以報功也。有昔略而今詳者。如軍餉祠廟之類是也。有昔分而今合者。如名宦鄉賢之類是也。有昔重而今輕者。如寺觀之類是也。作者其有憂患乎。至於賦役。國家之本重哉。其志之也。以驗登耗。以占盈縮。以稽出入。諸凡祿食、廩餼、祭享、燕會。無一不取之民者。撫字生聚。豈異人任。故傳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也。然養立而教興。作

學校志爲要。嗟乎。不與祭。不知敬也。不讀卧碑。不知畏也。不觀飲射。不知孝弟之義也。語云。師道立則善人多。竊有取焉。夫北鄙固尚武。蔚地奮身文教者。代不乏人。卽徵辟之材。干城之選。亦國士也。故志選舉。又志人物焉。嘗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有一可傳。不能沒也。後之讀列傳者。可以知人論世矣。其忠孝節義之流。各分一類。用以維風而勵俗。豈細故哉。若外志則稗官委巷也。怪事凶德也。存而不論。論而不議。可耳。至於藝文有志。或以徵獻。或以徵文。天下文章。莫大乎是。風雲月露。何足云云。故抑而後之。其作志大略如此。上下二卷。列十二綱。爲十二集。

重經學端士習正文體議 館課

文教方新。海內枕經藉史。家絃戶誦之風。彬彬乎稱盛哉。而淹貫聖經。砥礪名節。涵濡仁義之精。游泳六藝之途。訓辭深厚。文章爾雅。卓然稱當世士者。蓋鮮。夫人有真學問。然後有真心術。有真心術。然後有真品詣。然後有真文章。真幹濟。其大原皆本於六經。六經。古人之文也。伸正不伸邪。榮義不榮勢。而古人之習見矣。心亦強而有智。力亦强而有功。而古人之學見矣。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經。唐宋以來。科有明經。經義未至大壞。明初能詩賦。以經書論策取士。士專一經者。考淵源流。淑身令世。不屑區摘字比句。尤旁覽諸經。以資博洽。則豈有離經之習。荒經之文哉。自鉛槧家曲學阿世。程文破碎。雕琢鉤棘。不過剽竊風影。以希青紫。偶得所求。以爲道在是矣。經術不通。亦安望士習文體相發。而成不朽之盛事乎。方今文運初闢。宜盡罷八股帖括。三年制科。以彙通諸經。詳言大旨。及博洽子史詞賦者。列甲榜。先以孝弟力田舉於鄉。通二經及論策者。列乙榜。督學專司文衡。不得以貪庸老疾浮陋之吏。濫厠其官。蓋督學督士學者也。士不學則習壞。學矣而不知有經。小言小辨。纔能執筆辨章句。則習之壞也更甚。夫士習以習督學耳。習爲如是之學。又習爲如是之士。又習爲如是之文。以求當於督學。故督學不可不慎也。督學較士。宜以通經爲優劣。博者賞。背者罰。荒謬者黜。令郡縣官同博士。月較於學宮。勿循作養故事。三年之中。士必有經學以應當世。試問所學何事。自宏辭以至一藝。其有孝弟力田稱爲潛德之幽光者。悉優禮而書論之。從此端人正士。蔚起庠序。豈無以擅文章之能事矣乎。然而經學壞於依傍。士習壞於招搖。文體壞於割裂。腊璞淆辨。蘇鼎失貴。猶可言也。風氣靡起。吹影鏤空。譸張陰陽。烟幻鱗甲。不可言也。一旦隸之仕籍。經傳置若土苴。節操等諸瓦礫。廉寡恥。辱朝廷。而羞當世。殊可浩歎。夫羅冶之金。泛駕之馬。亦在鎔之御之而已。今督學者果能於一學中。指其某也學古。某也順非。則學古者勸。指其某也不求聞達。某也希世度務。則不求聞達者勸。指其某也茂才異等。某也小言破道。則茂才異等者勸。知所勸者。士也。知所懲者。必士也。勸懲得於督學之一身。則今所謂士習者。習督學耳。好竽則進以竽。好瑟則進以瑟。未有好端方之士。而下顧以淫說浮薄之行進者。即使異日分一職。受一官。凡依附奔競。搖尾乞憐之狀。明知爲士君子所恥。亦不肯苟凡效颦。貽笑屬於卿士大夫。何則。學習之既昭。制其神明者然也。至於文體之正不正。關士習風尚根本。經學相因而成。經不明而有子史。有佛老。有語錄。有稗官雜說。大文決裂。理趣茫然。兩漢雖得事理之辨。而士習浸以流失。沿至晚近。填綴襞積。荒誕爲奇。撫拾爲富。牛鬼蛇神。蓋靈顯

面文體之壞良可痛哉惡以一言指其弊曰不經夫雕鐫刻畫棘喉滯吻不如太羹元酒之爽淡也登思綺語神氣曖晦不如江河日月之正大也今誠能廣勵學宮風以崇尚古學至意請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使進其爲學無由捷於淫非之地則其人之道正行者也若性然耳乃其要在愼簡督學院部試其文行兼優者專責久任歲登士藝嚴加磨勘夫督學勵士既操進退賞罰之權即督學之進退賞罰以進退賞罰乎督學而士益勵風於經無敢不重矣勵於習無敢不端矣勵於文無敢不正矣士之所以能重能端能正督學之勵之也督學所以重之端之正之抑又有勵之者也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宜詳延天下方正治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義與廉舉孝以爲天下先夫經術明則常道著道德一則風俗同方正庸則士心勸勸驗黜則文敝息敝文運以歸淳引人心而之厚其振衰挈領綱舉目張之道是又有勵之者也

重修蔚州志議

蔚志在明季凡兩經纂削業有成書今者聖主御極之十有七年也革故鼎新此其時矣州大夫莅茲土值報政期慨然取舊志而重修之美舉哉詢一方文獻之幸也謬承委託屬以訂正之役辨以梅爲舊史氏乎抑謂梅幼而讀春秋粗知聖人筆削之意也汗淫淫下矣梅聞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梅行之不逮邈乎志吾郡邑之書未敢擬經然郡邑志亦一小史也求所謂勝任而愉快者梅豈其人哉賢大夫於蔚之山川險夷風俗淳澆食貨登耗人才消長知之者稔而肯操三寸管主其事而學宮子弟輩爲之旁搜博採以佐萬一足矣又何問道於盲耶然愚夫亦有一得敢不盡言以仰副盼問夫志者志也行吾志而因事立義俾閱者觀感而興起斯其所以爲志也且志有綱有目有附見姑稱作者擇蔚志輕重詳略之間率多未備今請立其規模而後從事擬以方輿建置職官政令武備祀典賦役學校選舉人物外志藝文爲十二綱以諸目條列於其下細者彙而附之如災祥古蹟則方輿內事一以孜興廢一以備修省至要也不必他附其舊志止有歲時紀而無風俗未知何說今擬採一統志地理志職方圖輿備考等書補入若職官凡委署攝守皆不得與惟奉命者載焉春秋杜私門義甚嚴耳至如鄉約碑禁所關於教養利弊者甚鉅而舊志不載自我作古可矣且武備之軍餉不載是重者輕之也壇廟之祭物禮儀不載是詳者略之也名宦鄉賢皆志從祀者也而壇廟之下不載是合者分之也今俱當另爲之惟戶口田賦止照賦役全書無敢增減若學校之祭器雖不備名數可孜也臥碑雖不讀功令可存也所異者舊本儒學失載明倫堂此一大缺耳今悉當補正選舉志中更有創爲者先紀年而後紀名故曰年表亦所以尊制科也別以例監附貢選以武職附將帥約而不繁矣人物之產於斯地也頗盛歷代以來有名臣有卓行有文學有武功而不分條目者是也恐其人一節難概未免牽附耳其分註者忠必捐軀是矣孝不必割股守身爲大也節不必輕生未亡人爲正也義士託死生全骨肉赴患難雪冤仇賑饑荒逗田宅非此族也何義乎嗚呼愼之哉凶逆舊本所無無以明是非佐褒貶當於外志悉載之勿託言忠厚以蹈非之無非制之無剿之譏藝文盡收太濫大抵皆靡麗之音贈答之詞也今宜嚴加去取留其關於地

方風物者數十篇則庶幾矣其更謬者紀事多四六排語不但失體且失實也今宜孜之史紀通鑑稽之通紀實錄訪之家乘詢諸故老凡有名碩各爲立傳字字有其人而後已夙陋一洗可免譏詆若鄉賢紀以駢語苟不失當日申請從祀之意者姑存之又如寺觀仙釋二氏之流也舊志大書尤爲舛錯今悉正之作者頗可草草歟其他刪繁就簡去華歸實在賢大夫挈其綱領而力爲主持諒不愧良史才也諸凡見在之官見在之人不必品題以俟君子此鄙意未知是否仍望裁酌千百年文獻竟可一日定矣不揣愚狂惟高明採擇焉

經學對 館課

六經皆治世之書也自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裂經毀傳儒術幾絕焉秦灰既燼典冊無復存者漢有天下廣求遺篇摭拾秘卷召諸儒講同異一時賢良蔚起家傳專經易有十三家之說書有二十九卷之文高堂戴氏以禮鳴申培轅固韓生以詩鳴胡毋生董仲舒以春秋著制氏王禹以樂著麟麟炳炳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也厥後支離誕妄之說起謂一經兼數經之用者非謂一經蓋一經之用者尤非義畫兆始有天地即有四象有四象即有八卦六十四爻之中作者其有憂患乎顧八索除九邱斷自陶唐迄於成周蓋懼載籍紛紜覽者不一也且四始六義存采風問俗之遺籍十二公之行事明賞罰是非之重大哉經乎先聖之一日刪修皆後儒經術經世之淵源也而夫子亦嘗定禮矣獨因諸侯去籍在千有餘歲之間經之亡也有由然矣乃經亡而禮傳曷以記名禮名記者二禮之傳也紀而得稱經者緊經以立明經以行者也一定於大戴刪后蒼再定於小戴刪大戴四十九篇中類比節分是皆道德仁義所由成而君臣父子兄弟所由定也禮之爲教數經之義備焉禮固未嘗亡也至大司樂與周禮併爲手著知聖人宰制宇宙飾以五禮即諧以六樂是故別宜居鬼正以敎和率神輔祉敎之大端繁之矣奄之以合幽明上下遠近及蒸爲至利世乃無否塞焉易由之以豐陰陽書由之以假政事詩由之以持性情春秋由之以定尊卑嗚呼信生人之利也漢興魏寶公獻古樂經其文與大司樂合而學士大夫率沿爲禮家言無專學也乃古樂經亡而周公所著經固存於世至於河間雅樂古音率下而中壘樂器數枚不能肆之伶工惜乎樂之器遂不存耳謂先聖贊定之經散失則可謂之經亡則不可謂四經存而禮樂不亡則可謂禮樂之致用與四經同歸則不可嫌然恐更有臆說焉經之存亡視乎人心古學者三十而通六經非泥經以求經也即吾心以會聖人之經能貫通一心於六經統匯六經於一心心之太極非易乎心之中非書乎心之是非非春秋乎心之敬且和非禮與樂乎勿得岐四經而用之聽汙隆於古今也是在善讀經者

復其見天地之心論 館課

天下有並立之名而無相悖之理陰陽其大者也陽生物而陰佐之陽之理豐而陰之理益以全非形於兩者之不悖惟貞於一者之最神也不二之謂一不變之謂貞運而莫測之謂神若徒見其春夏長育秋冬剝落遂謂陰陽相耦各爲盛衰一氣之內自爲戾絕則陽之復又於何處索其端耶儒者稍明於盛虛

消長之義.咸謂不翕聚則不發散.不肅殺則不長養.是矣.夫聚之散之.殺之養之.原非二心也.使聚者殺者爲一心.散者養者又一心.則天地有時芻狗萬物.萬物亦有時賊害天地.心之不仁也茲甚.抑何以昭然藹然.共見於天地之間乎.嘗從至一處求之.造化茫茫也.樞紐存焉.庶彙芸芸也.根柢藏焉.先天後天自爲終始者.祇此心爾.程子曰.天地何心.以生物爲心.元氣運轉.略無停待.生生不息.充滿布濩.陽之退即陰之生.非陽外又有陰也.陰之盛.正陽之蓄.非陰見而陽頓絕也.設令陽之外另有物焉以爲之陰.必且錮閉衰落.如槁木死灰.此心寄於何所.豈眞天地不仁耶.蓋天地之於物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春而發育.陽之施也.天地之心之好也.夏而長養變化.陽之極也.天地之心之覺也.既蓄其好生之具.又壓其匱乏之發.天地安得不剝.又安得不復.復者仁也.剝亦仁也.所以云見也.謂復而見之則可.謂未復以前無是心則不可.謂陽自緣剝而得復則可.謂復必借重陰之蓄而後見則不可.况天地之心原無斷續.又何隱見.人所見者陽之陽也.人所不見者陽之陰也.然究竟陽自見也.陰亦自見也.非關人之見不見也.雷吾知其能奮.蟲吾知其能蟄.鳥吾知其能鳴.至冬至而雷蟄矣.蟲墐矣.鳥復矣.苟以爲無雷無蟲無鳥也.則後之砰訇者.蚑蚑者.嚶鳴者.伊何物耶.得天地之氣者猶然.况乎蘇蘇若存.爲天地根者乎.且夫天地之心.猶人之心也.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寂然者則陰象也.浸且爲幻爲滅.奈何云通.惟其舉天地萬物實有之理.斂而爲寂.故湛然不動中.觸之輒應.未感非本無也.既通非始有也.動而能詘.靜而善因.均是是心.至此則愈可見耳.見於其所可見.天地之心在也.見於其所不可見.天地之心亦未嘗往也.第復則見之.不復從何見哉.夫復亦難言矣.陰之極也.龍斯戰焉.戰非能之幸也.然未有不戰而能復者.戰匪勝人.自勝焉已耳.克己復禮.自勝之道也.天下歸仁.心始見也.於天地又何疑焉.信乎貞於一者之最神.殆非形於兩者之不悖.亦甚彰明而較著矣.惟復故一.惟一故見.舉凡蠢蠕絪縕於生生之際者.又未可以管窺而盡也.是在善讀易者.求諸盈虛消長之大原可也.

澹泊明志甯靜致遠論 館課

天下之言.有發之一時.可守終身者乎.苟其守之.匪獨終身.且可以教後人.諸葛武侯之訓子有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甯靜無以致遠.亦家庭恆言已爾.而後世大儒.且援之以爲理性命.審根極.相與尊大其說.以輔翼人之不逮.豈無故哉.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伊尹周公爲最著.觀其嚴取與而定亳.阿衡四世.其歷風雨而負扆宅洛七年.震動者.危疑梱宮之勢.其席豐而處厚者.伊尋蔣邢茅祭之安.似乎澹泊甯靜之義.可始不可終.可小不可大.可退不可進.可暫不可久.亦安取尊大其說.以輔聖人之不逮乎.然使武侯老南陽.一巾一扇.無所爲於天下.自謂澹泊甯靜.無志之甚矣.或有所爲而中道異趣.爲所欲爲.天下事.非因權取濟之爲難.而志弱氣輕之可慮.有所爲而反之.是自背其說.又以欺其子也.自背其說.又以欺其子.伊尹周公所不爲.觀伊陟伯禽之所以成.與博陸新都之所以敗.而差殊觀矣.而謂武侯爲之乎.武侯志伊尹周公而學之者也.有其才何可無其學.有其學何可無其志.志者.豪傑所珍惜.聖賢所秘藏也.我志欲上.柔而下之.我志欲激.順而安之.我志欲廉欲浮.疏而鎮之.我志欲見智欲呈能.匿而韜之.舉

世間紛華靡麗可歆可豔之物.不足易梁父吟數篇耳.功名富貴能奪乎.縱橫捭闔能移乎.才智馳騁.功能顯爍.能禁援搖撼乎.夫志濁則神躁.志清則神甯.澄神以養氣.養氣以沈幾.吾志定矣.物其奈我何哉.而或亟亟乎欲有所就之.而或亟亟乎欲有所去之.志且不許.於甯靜又何居耶.夫甯靜者.藏於事先而據乎物上者也.其見定如止水之澄.故能鑑天下而不淆.其力定如泰嶽之鎮.故能肩天下而不亂.其處定如處女之閒.故能運天下而不窮.語曰.上視下者明.大治小者順.天下治亂紛出.總大紛投雜沓紛至.無足難我者.皆甯靜以致之.皆澹泊以明之也.方武侯抱膝隴中.高談管樂.自奉衣食外.不別治生產以謀尺寸.抑何嶒然不滓也.感漢主三顧之殷.逶迤而起.曷嘗有纖毫迫試其志之心.則天下之大計.見之不明.發之必不確.以此致遠.猶夫適北而南其轅爾.最後長驅吳魏間.當紛紜多事之會.卒於澹泊甯靜.橫案其衡.佐漢而爭天下.至今讀其出師二表.尚懍懍有生氣.甚矣.武侯之似伊尹周公也.子若孫當建興之世.俱能出死力以盡臣節.比諸伊尹周公之子孫.直不幸耳.家學淵源.久而彌定.而吾則以爲澹泊甯靜.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明矣.極其聰明匡正之才.而不外乎尋常之理.於是儒者信之曰.澹泊明志.甯靜致遠.可以訓子.併可以訓天下後世也.志伊周之志.學孔孟之學.志與學合而後似聖賢.似聖賢而後說不誣.不然.淮南氏固已言之矣.

漢儒新語新書新序新論評 館課

論古人之行.斷以心.讀古人之書.斷以義.學術有醇駁.不在累牘連篇也.本源有得失.亦不在片言隻字也.持此以上下古今.知其人可讀其書矣.嘗讀漢史.見陸賈、賈誼與劉向、桓譚輩、並稱儒者、心竊疑之.及攷其著述.賈有新語十二篇.固漢高時一奏一稱善者.先儒傳以爲快書.喜其洋洋纚纚.頗雜戰國習意.其在干戈初定之時爲之也.或曰.齊梁好事者爲之也.夫脅文病綴.讀中論者蓋言之.至捕亡治生.開塞諸家.大抵皆梁人.險而少恩.賈豈爲司空城旦書乎.賈、智士也.稱天子而折尉佗.畫呂氏而交平勃.每以智辨事其君.即漢高尊禮聖人.亦爲馬上數言所動耳.賈之智辨.非無功於漢者.而帝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天下者.道基思務諸篇.卒未嘗條上成敗之因.其未免滑稽者耶.獨其書理弱而不可益.詞富而不可刪.其流變發高帝之聽.而朴厚安醞.遂延冤兩漢.文章之先.所不盡者儒術爾.其非古帝臣王佐之略也.明矣.繼是年少如洛陽賈誼者.誠未可屈指數也.誼之言曰.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治亂之理.審權勢之歸.冀通達國體者.治安一策.耽出新書七十二篇.劉向刪爲五十八篇.治道、國體、經學、胎教.皆能貫天人之精微.洞萬物之榮悴.究刑政之得失.暢仁義之奧窔.三淮南並建而有言.言七國也.四子列侯而有言.言戾闕燕王旦也.因服疑僭譬蹕.因盜鑄議鑢鐵.至於推恩之爲衆建也.納粟之爲積貯也.誘致馬邑之爲三表五餌也.求海上不死藥之爲四壽五壽也.而非也.此自晁、袁、桑、孔、主父偃、王恢、措大之所欲言.斷然一軌於正迹.其所以深著其意者.皆漢家相爲成敗之故.顧用之有得失爾.陰陵而孝文略施其術.亦能比德於成康.安在宣室長沙之爲異己乎.說者以痛哭流涕爲過激.然則人臣囁嚅天下之事.不幾爲寒蟬矣乎.乃新書五十八篇.往往蔽治安諸策.節短而氣佚.疑漢

之有文章者之所為。是故讀治安諸策。得其學問經濟之所存。不讀新書可也。劉子政立身行己。亦可以伯仲長沙。第長沙之審慎深而子政之書義雜。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子固所序者十篇而已。牽摭中書雜傳。策輯成編。較說苑更為煩蕪。然自舜禹以至周秦。古人之嘉言嘉行具在焉。大都義取諷諫。非誕漫於怪奇可喜之論。且妹喜妲己腠理骨髓之箴。與列女傳相表裏。懸懸乎啟悟漢成者至矣。吾謂不及外戚諸疏。刺譏時事。指陳災異徵應。慷慨陳於天子之前。宥死批鱗。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斯則子政之大概矣。子固譏其為衆說之所蔽。不知有所折衷而純於道德之美。蓋苛論也。後有君山。則不能無所議矣。君山博習五經。雅尚古學。若不屑以章句自命。其著書如賦誄二十六篇外。復有言當世行事名新論者。本造王霸以至譴非啟寤祛蔽正經二十有九篇。意皆主於窮折異端。禁絕讖記。自子政父子所不免浸淫。至於建武。而君山數然不為之惑。蓋曰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但其詞不本道德。事不歸仁義。又喜為繁聲。區區託琴道為諷諫。以言事君之義。果出此乎。及讀其琴諷一篇。謂天下未嘗無事。不縱即橫。縱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也。語雖採其近真。而氣或傷於太露。肅宗喜其持論簡要。故命班固補成全書耳。所可取者。君山掌樂數年。不肯作符命以媚王莽。可謂全節。不妨與亘向淵源之學術同日而語也。其書則是。其人則非者。不讀其書可也。其書則非。其人則是者。書之可讀不可讀。又何病於英雄豪傑哉。故曰。知其人始讀其書。可以致古。并可以論今云。

保泰十二策跋

保泰十二策。此忠臣愛國深憂遠慮之所為作也。歷觀古來治亂安危之數。莫不始於幾微而成於積漸。惟以小心圖之。安不忘危。自治不復亂耳。方今聖主在上。敬天愛民。興學勤政。保泰之道。孰大於此。而其最急者。講生聚。撫瘡痍。以培元氣也。守險要。控邊海。以壯神氣也。核兵餉。裁虛糜。以足國用也。興教化。抑奢僭。以重國體也。由此而民有雞犬桑麻矣。則父兄妻子可保也。士有禮義廉恥矣。則紀綱法度可立也。盜賊雖多。可以弭消。刑獄雖繁。可以衰息。推之而水旱之沴。天不為災矣。江河之行。地不為害矣。凡此者。蓋由上有保泰之君。而下又有保泰之臣也。以今觀之。聖心如天。無滿溢之偏。而臣子存心。可無滿溢之偏否。聖心如日。無宮府之私。而臣子存心。可無宮府之私否。聖心崇節儉。辨等威。而臣子之車馬服食。田宅僕婢。何如也。聖心尚清操。黜貪墨。而臣子之結納夤緣。賄賂囑託。何如也。臣子不能以君父之心為心。而欲使天下之士民。化其偏私。去其欺罔。回心而嚮道。一德而同風。必不得之數也。探厥所由。本原之地在朝廷。朝廷之政在人才。人才之效。在皇上知之明。用之當而已矣。今者皇上用一人。其難其慎。何嘗不以皋夔稷契待之。而其人返之清夜。問之衾影。驗之言行。質之友朋。汗涔涔下曰。我不為皋夔稷契。上何以對堯舜之君。下何以對堯舜之民耶。持此心也。可以愧天下之為臣而不皋夔稷契者矣。所謂保泰之臣。其在斯乎。何處不公忠體國而秉心淵淵也。何處不正色立朝而面折廷爭也。何處不正己率屬而造福萬姓也。何處不推心置腹而嘉惠殘黎也。不特此也。可以推賢讓能。有內不避親。外不避仇之風焉。可以攄忠報國。有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之節焉。即或任勞任怨。多危多疑。不幸而為法受過。亦有事不辭難。

罪不逃刑之義焉。此保泰之臣之實效乎。以言道學。則躬行實踐。真道學也。以言經濟。則建功立業。真經濟也。俾天下知一代人才之盛。上下交而志同有如此。君臣並美。泰運重新。豈不休哉。因讀十二策以志其後。

六君子帖跋

正人者。國之元氣也。元氣削則國運衰。余讀六君子手蹟而重有感也。當明之初。國運方興。正人任列。一時縉紳大夫。率以忠孝廉節相尚。而文章次之。師師濟濟。蹇蹇諤諤。如太和元氣。流布朝端之上。猗歟盛哉。迨至晚季。權奸用事。煬竈蔽明。諂媚成風。廉恥道喪。雖有二三正人。卓立班行。維持國是。動為群小所忌。橫遭傾陷。禍多不測。說者曰。東林之門戶太峻致之也。究竟忠言讜論。大節高風。與日月爭光者。東林也。乃或死或戍。或去或廷杖。罪分異矣。其如國運何。竊聞當日有眞定梁氏大金吾。保全善類。世有賢聲。慎可先生時值璫孽。恐君子道消。社稷多故。往往於洪濤烈焰中。委曲關護。欲為國家留一日之元氣。雖緹騎在前。爰書在後。弗恤也。海內重之久矣。今觀諸君子往來報書。僅尺幅耳。忠孝廉節之性。直透紙背。讀之尚懍懍有生氣。即文章之彥。終老著書。力勉文事。亦碩果也。先生之取友。概如此。傳至癸石年友。克紹家學。特表而出之。題曰六君子帖。六君子者。趙忠毅。楊忠烈。黃石齋。朱平涵。倪文正。及錢□□也。

書申鳧盟遺稿後

余交鳧盟。垂三十年。初以端愍公奉旨諭祭旌表。時鳧盟從霪霖漲水中。徒步入都。志在伏闕上書。以明殉難始末。余知其為孝子也。遂定交。日夕談詩。互相倡和。言歸以後。鴻筒往來不絕。余知其為詩人也。嗣余陳情養母。十載家居。與鳧盟相隔頗遠。間得音問。有書而無詩。其所論皆理學。所著皆格言也。非復昔日詩人矣。余既被召來京。因晤乃弟隨叔。細詢動定。又知鳧盟杜門不出。潛心修證也。沂水春風之意。余方欲商榷吾道。砥礪晚年。未幾而鳧盟已作古人矣。嗟乎。鳧盟不死。其所詣當詎量耶。今展閱遺稿。鳧盟宛在。而生平孝友之德。以及詩賦之才。一時名公巨卿多慕之。乃足迹不至炎途。尺幅不枉常道。躬行實踐。不失儒者氣象。不墜端愍家風。鳧盟眞吾友哉。因述三十年交誼。識於冊末。付其後人藏之。

六字箴 有引

樞有六字箴。曰循理守法安命。用以自警。兼為分校所拔諸士訓。今行之閱數年矣。因思六字固海內習聞者。敢不與同人共之乎。爰列三箴如左。

循理

天之生人。具有此理。違之則非。順之則是。以此合天。以此求己。易存者心。難任者意。

守法

曰寬曰嚴。秉自昭代。理雖無違。法或有悖。守之守之。勿諂勿貸。勿謂誰知。勿謂何礙。

安命

理既明矣。法既平矣。毀矣成矣。辱矣榮矣。素其位而行矣。適可以仕。而退可以耕矣。

友箴有引

朋友之格八。有道德相親而交者。有學問相感而交者。有氣節相感而交者。有然諾相信而交者。有政治相助而交者。有才技相合而交者。有詩文相尚而交者。有山水相娛而交者。下此者羣居狎處。卑卑不足道矣。爰列三箴如左。

貧賤交

貧賤之交。不可忘也。方貧賤時。豈其無因者。患難相恤也。有無相通也。不則延譽而知名。不則升堂而拜母也。是而可忘。孰不可忘。

諍友

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寤寐思之。死生以之。朋友之義大矣哉。且四倫元氣也。朋友風雷也。鼓勵而後相濟。相濟者相全。相全者相知之至也。愚故曰朋友之交如泰交。

擇交

人不交我。必我之無益於人也。我不交人。必人之無益於我也。惟兩相擇。則兩相得也。雖然。盲者負瞽者而走。兩相用則兩相治矣。故朋友亦不廢偏才。

重修廣靈縣學贊

讀聖經。感人心。學宮茂草久銷沈。修葺者。損多金。世俗江河已到今。彈丸邑。窮子衿。瞻望宮牆歲月深。瓦礫亂。風雨侵。補葺還愁力不任。吁嗟乎。吁嗟乎。事其事。空谷音。

五十生日小像自贊

這箇漢子。生來甚孱。著衣喫飯。行五十年。肝腸自白。氣質猶偏。有體無用。多經少權。日月易邁。老大徒傷。曾記得你。二十以前。初通章句。頗習詩篇。緊畫心耳。若處女然。漸傷比匪。遂濁蒙泉。二十以後。三十以前。形骸放浪。意氣飛騫。非貧非病。如狂如顛。科名僥倖。際遇迍邅。嚴君蚤背。亂世相延。投鼠忌器。得魚忘筌。僞職不染。餘生苟全。三十以後。四十之前。明運既革。濟詔乃宣。勉應國制。竊綴朝班。交遊罔擇。趨向弗專。既讀中秘。尋改科員。心期鳴鳳。口類寒蟬。叨蒙寵召。恭侍御筵。一堂克濟。三代猗看。君恩愈重。臣節難完。濫佐計典。誓絕一錢。仰質天日。俯對班聯。不干政府。不謁司銓。妄談古禮。悔逐塵緣。孤而遲傲。方而勿圓。小人欲殺。大德同天。兩雪譴讁。三宥罪愆。崖邊收馬。江心補船。年四十矣。而無聞焉。上承先聖。次希諸賢。制行不逮。立志惟虔。學纔半步。道在雙肩。二三師友。日夕周旋。願爲後勁。須著先鞭。辭官養母。上疏歸田。庭闈菽水。祠祀豆籩。顯揚未盡。持守彌堅。里黨何事。風化爲先。獨慚涼德。幸遇好官。宜陳六論。講肆聖傳。於人寡效。在己必鐫。名教之樂。天地之寬。嗜欲之寡。夢寐之安。此理欲界。是人禽關。手中一卷。腹內三鑿。自問自答。我愚我頑。長無尺寸。短有萬千。知過必改。見善則遷。五十已至。自今勉旃。

師友贊

教我以道。勉我以行。告我之過。成我之名。下則韋布。上至公卿。有一於此。如父如兄。

辛復元徵君贊有引

先生名全。字復元。絳州人。明徵君。以布衣設教河汾。著書三十六種。尚書李日宣特薦不仕。

正心誠意。希聖希賢。言與行顯。行在言先。羽翼洙泗。庶幾真傳。衆葬同好。師脈遺編。

屯牧道范公贊有引

范公名志懋。字太乙。河南虞城縣舉人。明崇禎年間。任蔚州屯牧道。母太君遺八行圖說爲訓。遵慈訓惟謹。生平不衣帛。不茹腥。著弟經十八篇十讓一不讓說行世。

躬行實踐。廉吏眞儒。萬姓其子。小子其徒。

王近微像贊

君是上谷王生恩縣令也。不彎弓躍馬挺長矛。橫掃境內寇穴百里爲青磷。雞犬桑麻今尚留。我愛偉然丈夫志千秋。何不手提一劍取公侯。何不亟請尙方斬佞頭。誰將此人置之一壑與一邱。

王西樵考功贊

才如干將莫邪而試之未遂。學如深林邃谷而探之未至。抑何天性之過人。竟毀瘠以自致。律以先聖之言。或違孝子之志。吾將取以愧天下後世之不忠與不義。

讀孫君僑布衣墓誌銘附贊

君僑之生。爲徵君嗣。君僑之死。有學士誌。尚玉增學士撰文。愛弟忘身。成仁取義。不知其學。視其所事。千載而下。望夏峯之高。墳橋梓何愧。

王子損言贊

道在天地。學在聖賢。雖由心悟。實賴言詮。隨人取益。到處逢源。千頭萬緒。兩語三言。文端有後。直言在焉。人情物態。世故家緣。詞簡意該。事備理全。單方撥病。一味可痊。坐盲起行。展卷了然。我將錄之。置諸座前。返躬互證。王子勉旃。

徐立齋小像贊

爲憲萬邦。天子之命。大法小廉。表端影正。既肅紀綱。亦職諫諍。危坐凝思。有懷欲竫。此古大臣。披圖起敬。

題田氏紫荊圖說

樹具人理。天生地成。彼連枝者。無情有情。異哉田氏。抱樹長鳴。淚灑黃土。枯矣復萌。凡今之人。誰無弟兄。同氣乖戾。痛死紫荊。

豐城丁氏家譜贊

鍾靈毓秀。天之至仁。尊祖敬宗。人之大倫。豐城丁氏。派起湖濱。水源木本。代有聞人。嘉言懿行。代有披陳。以德以爵。爲子爲臣。或鄉之望。或國之珍。前模炳炳。後賢振振。高懸世系。如接精神。志事有屬。門祚常新。流光奕葉。衍慶千春。惟愛敬合。斯風俗醇。我家北地。安得比鄰。

范太孺人節烈贊有引

范太孺人者。前侍御今大理寺寺副裴公希度母也。

不生不可以託孤。其生也節。不死不可以成仁。其死也烈。維節與烈。終始無缺。恆嶽汾流。精神不滅。曲沃男子。獨非熱血。受尚方劍而弗能引義以自決。誰則巾幗。誰則鬚眉。請分優劣。

喬太母節孝贊

不廢學家之政。不佞佛家之命。不好名家之行。厥孤未竟。維孫之慶。斯未亡人之性與。

刁太母壽贊贈裴吉先生

存其仁。母之仁。立其身。母之身。靜修老。和靖貧。門以內。道如春。

王太孺人梁氏贊（壬數五祖母）

冰霜滿屋。上有黃鵠。稚者飛去。雌者哭。痛哉痛哉。無半畝。織機聲。映月讀。祖德光。孫謀續。忠孝誰之貽。蔭訓千秋。躅。

硯銘（沈秋水所貽節用寒畬二語銘之）

敦古力學。閑邪存誠。贈言如石。秋水先生。

硯銘（畢宛四所貽）

得之浮海之餘。贈以歸山之初。中若虛。義何如。

硯銘（陸孝山所貽）

圓而不方吾甚怪。磨而不磷吾甚快。舍短取長名端介。

硯銘（[illegible]）

安乃身。靜乃神。山之嶺。水之濱。有母兮何人。生此石麒麟。

燈屏銘

劍在匣。玉在匱。彼短檠者。亦以韜其光而養吾目。

虛齋問

齋有名乎。曰有名。有義乎。曰有義。定斯命名。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斯義也。道德出其中。學問亦出其中矣。吾家塾師顧久菴先生則顏曰虛齋。嗟乎。虛之時義大矣哉。曷取乎爾。請以物喻。竹中虛而外直。先生之行。取諸此歟。旣而思。先生學者也。海之虛也。爲百谷王。故容納也多。先生之力學似之。谷之虛也。與百川應。故響答也合。先生之求友又似之。二者將安取乎。旣而又思。先生教者也。君子之設教也。如撞鐘然。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鳴。虛故也。先生之教有焉。以之似先生。猶似也。卽曰是先生。無不可者。雖然。執一說而是之。果足以是先生乎哉。余往往過家塾。徘徊瞻顧於虛齋前。意者先生之齋。其太虛耶。包涵萬象而中無一物耶。先生之於齋。其有而不有耶。何案上琴書。幾幾乎亦若無也。於斯時也。見虛窗日影。闃若無人。半榻空懸。靜如太古。余爲悵然久之。歸而與嘆曰。先生之齋。眞太虛也夫。眞太虛也夫。還問之虛齋先生。

辭鄭郡侯講學啟

伏以崇儒重道。古聖王之隆規。勵俗維風。賢司牧之雅範。景高山而有日。測瀚海以何從。恭惟郡侯執事。濟時名世。華國鴻才。製錦江城。見一斑可大可久之略。分符邊郡。擴先世成己成物之模。德與政而交融。民懷吏畏。教與學而並進。儒立頑廉。爰以文章禮樂之漸。與念及綱常倫物之有本。慮士子讀書窮理。宜務實而抑華。謂薦紳學古入官。須明體而適用。因集衆議。高建虛堂。更卜良期。下詢芻舍。象樞摛華箋而欲汗。謝枉車而無詞。唐鄴陽立條制以讚時雍。稱千古之美事。韓穎川明喪娶以開風化。表一代之芳名。古道匪遙。循良何讓。惟象樞學慚濂洛。行愧程朱。章句腐儒。謬備追隨之席。贅疵浮語。敢分講論之班。從此鼓子執鞭。或當學步。設也盲者登座。安能掖人。謹布微誠。兼辭淸晏。惟願瑞集麟鳳。廣聖澤於無我無人。化格豚魚。布王風於有知有覺。行將大裨後學之志。庶無少累知人之明矣。伏冀鑒垂。可勝感戢。

寒松堂集卷十

庸言

按禮。諸侯不祭天。況其下焉者。士大夫僭祭矣。而又以焚紙錢爲敬。大不敬也。上帝赫赫明明。爲萬靈宰。福善禍淫。隨人自取。斷無受人紙錢之理。卽正人君子如楊震者。暮夜卻金。尙畏天知。假若天可邀求。何異天知乎。夫朔望焚香者。馨聞於天也。焚楮帛者。以表潔也。鬱鬯牲牷。以將誠也。其不敢祭天者。禮也。不宜焚紙錢者。理也。每事必告天者。畏之至而敬之大者也。

關侯生而爲人。拒曹操金如土。然奸人媚態。心竊鄙之。今爲神矣。浩然之氣。充塞天地。猶持一陌錢以備肯堵下。諒不取也。取之者何。曰。忠臣也。孝子也。義士也。彼不忠不孝不義者。對廟貌且慚愧死。尙敢乞靈徼福耶。至於祀典諸神。皆聰明正直者也。不受諂媚。槪可知矣。人亦求其爲神所取者而已。

燮理陰陽。宰相之職也。寒燠失節。風雨不時。皆咎焉。魏子曰。非也。陰小人也。陽君子也。進君子而退小人。燮理之能事畢矣。丙吉問牛喘以察時序。不如陳平所言卿士大夫各任其職爲是。故韓退之詩云。勿憚吐握勤。可歌風雨調。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

卽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禍而後已.故正心卽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絶者絶.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興.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

程子曰.擇地有五患.不可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牛所及.此擇地之實理.非風水形勢之言也.至於陽宅亦有五患.愚亦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不近寺廟.不近城垣.不近卑溼.不近屠沽之所.不近奢淫之家.卽吉宅也.吾以禍福論之.只在修德與不修德者各有所驗.今人不修德而求地.將謂山川有靈其許之乎.

嘗見先君子座右書淸江引詞一闋.其詞曰.陰德明明做不得.偶爾無心意.方便處處行.那管名和利.活潑潑一團天理.

人之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作事忠厚.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孫必食忠厚之報.

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尙尤急.數椽可以蔽風雨.不必廣廈大庭也.癡奴可以應門戶.不必姸女歌童也.繩牀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飮食.不必成窰宣窰也.五簋可以敍閒闊.不必盛席優觴也.經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畫古書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愼之哉.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八九.終日揚人之善.君子之化小人者.十有二三.

語云.聞人之過.如呼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此以厚道敎天下也.若司諫之官.以言爲職.諸凡大害於國.大蠹於民者.自當以直道行之.未可以隱惡爲口實也.摭拾小過以博直名.謬矣.

漂母一飯.淮陰千金.今古傳爲美談.然當日一飯.非以望千金.千金自不忘一飯也.毛詩云投桃報李.孔子云.以德報德.總以報字堅人修德之心.使人如歸者之望家.耕者之望秋耳.

怨由公起.終日不解.而再日悔之.怨由私起.終身不解.而子孫銜之.大凡同理一事.意見偶有不合者.公怨也.各圖一事.心志不能獨快者.私怨也.學者當以怨之深淺.辨心之公私.

友人某致魏子書曰.予以修路故奪官矣.修路.州官責也.工弗竣.州官罪也.今不罪州官而罪道官.桃僵李代.是非不白.予何辨.魏子曰.小臣先大臣而任勞.大臣先小臣而任過.體也.明公以水田插稻難開新路請者.爲民耳.以爲民之故而奪官.吾無憾矣.置辨是卸過也.卸過是求官也.求官非大臣體也.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

督撫有隙者.彼此相尋.則彈劾屬員以快吾意.道府州縣有隙者.彼此相尋.則鞭扑衙役以快吾意.嗟乎.以人之功名性命.爲我洩忿之資.天理安在哉.吾恐子若孫.棄功名.刑性名.不足以償矣.

僕不能讀書.見友人齋中書可充棟.輒自愧無書可讀.遂欲購書藏之.旣而思童年曾讀論語.如學而時習章.遞至其爲人也孝弟章.吾日三省吾身章.賢賢易色章.開卷便是.總不能行得一句.天下更有何書可讀.昔人云.讀一尺不如行一寸.信夫.

淸心寡慾.壽之骨也.濟人利物.壽之血脈也.節飮食.愼起居.壽之皮毛也.今人置數者不講.一遇誕辰.輒殺生置酒.親知滿堂.或進火棗交梨冰桃雪藕之詩.或奏白鶴靑牛丹鼎絳雲之曲.虛文無當.俗套相酬.絶不及身心性命一語.甚且壽翁而誇子孫之貴.壽子而表家世之尊.於骨於血脈於皮毛.毫無裨益.彼窮鄕之人.姬妾少.滋味淡.嗜慾寡.心氣平.尙有問精力之盛衰而勸以保嗇休息者.獨士大夫不聞此風也.

以賄予人而禍隨之.每每中人不及覺.昔燕丹遣荊軻刺秦王.獻督亢圖以藏匕首.圖窮而匕首見.王乃拔劍斷軻左股.不死於軻者.幸有劍在也.不然危矣.彼世之甘心納賄而不顧者.宜以燕秦故事爲炯戒.

士大夫受賄囑.託得人數金之報.遂喜而不以爲憂.如挖煤竊掘洞井.富翁處高堂之上.給鈔覓傭工輩.凡墜死渰死壓死而富翁無罪也.夫傭工貧窶子耳.猶爲衣食計也.遂忘軀命矣.若據高爵食厚祿.旣非饑餓不謀朝夕.何得以性命殉人哉.

宦達則爲常.賀客之來.十有八九.宦死則爲變.弔客之來.十無二三.殊不知喜慶之家.觀客如蒸雲.多一人不見其多.哀戚之家.觀客如晨星.少一人亦覺其少.故行賀於權要顯貴者.宜遲一日兩日而登門.行弔於貧窶單寒者.益捐一金二金以爲賻.此固賢者之所爲也.

爲人作墓誌銘甚難.不塡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塡事蹟.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蹟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

彙語及衆家刻本以應之.辟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克肖.況寫路人形貌乎.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箇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爲遮蓋也.

德可達天曰聖.道足濟世曰賢.通權達變曰智.革薄從忠曰愚.萬念皆善曰吉.一念不善曰凶.違天悖理曰禍.居易俟命曰福.

山雞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而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中.伺其過.急斷之.少遲雀一回顧.則金光翠色盡殞矣.其斬惜之意.專致而通於神者如此.士君子自愛其名節.必有甚於羽與尾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士大夫書札中.云啓云奏云九頓首及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義尊隆.用之於朋友兄弟之間.失體矣.習而不察.戒之.

池能衞城.亦能壞城.夢中語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古語 富貴之於人也.何以異是.

樹之榮華凋落.蟲之變化歸藏.時令不爽.理亦甚明.人之未三十而娶.未二十而嫁.未四十而仕.旣七十而不歸.違時昧理.往往不如樹與蟲矣.

嘗讀家語曰.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凡當世之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孔

子曰。敬奉教。此古人愛人眞切處。

晏子曰。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此古人言禮周詳處。

閒外轉而輒不平者。予甚不解。以爲辱耶。京官徇私犯法。何嘗無辱。以爲勞耶。京官潔己奉公。何嘗不勞。以爲卑耶。每榜進士四百人。有才有學。淹在下位者。不知凡幾。自揣才學果在四百人之上否。人卑而我尊。果無愧耶。噫。亦可一笑而平矣。

士大夫背人耳語。必非正言。賄耶。淫耶。謗耶。識者不可得而聞。亦可得而料矣。余從旁觀之。深以爲戒。故立朝十四年。幸未蹈此。

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謂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於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

東粤一武弁遊寺中。見衆僧各房誦經。問住持曰。何不向大殿同誦。住持答曰。此僧代人誦經耳。弁曰。經可代誦耶。住持曰。可。只供給齋襯使了。弁大喜曰。好好。我回家使供給兩箇秀才。代我兒子讀書。雖弁語偶不經意。卻大有悟頭。

嘗見士君子見佛經道藏。必盥手焚香。方敢展視。及見四書五經。牀頭散亂。篋內紛紜。未有盥手焚香。呼先聖先賢而後誦讀者。何也。求福之心勝。妄謂先聖先賢之書。不若佛經道藏之靈應耳。嗟乎。今人若肯實體聖賢書。行之字字是福。勝佛經道藏遠矣。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

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推此言也。苟無常行。便是小人。

古人之詩。出於性情。故所居之地。所處之時。所與之人。所行之事。所歷之境。所見之物。至今一展卷瞭然者。眞詩也。若今人之詩。亦曰性情物耳。然而不眞者頗多。即如極富而言貧。極壯而言老。極醒而言醉。極巧而言拙。失其眞矣。且功名之士。故發泉石之音。狂悖之徒。飾爲忠孝之句。尤不眞之甚者也。學者宜以眞詩爲法哉。

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興利除害幾何。百姓安危何似。輒問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官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管。淹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即爲薄待天下之人。

子爲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鄉里門徒故友之祝。開筵扮戲。餽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日。當發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

幾兩全矣。

喪不祭而請僧設醮。至謂超度地獄。安知親必在地獄中乎。此惡俗也。有志維風者勿忽焉。

凡醫不明岐黃問切之道。不察寒熱溫涼之時。不審強弱虛實之人。不辨陰陽氣血之症。不分老少新久之治。不按君臣佐使之宜。皆庸醫也。其更庸者。藉口通變。不拘古方。其古方在何門類。作何加減。實實不知。而不得不任意妄用也。夫古人立一方。幾費心思。幾經效驗而始載於書。今人聰明豈能過之哉。

敗家子有二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貲產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爲之。妨賢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爲之。不可不辨。

人之所畏者有三等。畏天命者。上也。畏國法者。次也。畏冥報者。又其次也。總以畏淸議爲下手工夫。人之所愛者亦有三等。愛人才者。上也。愛百姓者。次也。愛文章者。又其次也。要以愛名節爲切實本領。

每日所言所行。盡合於理。理順則心安。心安則可以對天。可以對人。何等消閒受用。泰然而樂也。故孔子曰。君子坦蕩蕩。每日所言所行。不合於理。理不順則心不安。心不安則強欲瞞天。強欲瞞人。何等消沮閉藏。戚戚然而憂也。故孔子曰。小人長戚戚。

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家祠。置墳墓。買書籍。惟濟貧救荒。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不然。死後聽姬妾攜作改嫁貲。亦得好好散去也。

儒者以天地萬物爲體。不待去我而自無我。何其公也大也。釋氏以耳目口鼻爲障。強欲去我而終有我。何其私也小也。

白東谷先生贈聯云。識得造物生時。窗草盆魚皆是。尋取孔顏樂處。吟風弄月何妨。主靜居敬存誠。總要親未發時氣象。窮理致知格物。無非求放心的工夫。執敬忘憂。境遇常教不足。存誠取斷。工夫切畏人知。先生所贈。即自言所學也。

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衆家一嘗。纔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憶同年友王近微而歎曰。予先子題小亭一聯。有但寬一步常無失。每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

近世士大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墮無立。反爲斯道之梗。學者宜以是爲鑒。誠然。

昔人云。兒子從官者。貧乏不能自給。此是好消息。又云。世路如漆。雖明者不能自見。惟稍遠爭地。常負屈稱。乃是好消息。

天子之孝曰就。德被萬物。始終成就也。諸侯曰度。奉天子法度。榮其先也。卿大夫曰譽。退遜稱譽也。士曰究。明審資親事君之道也。庶人曰畜。躬耕力農。以畜德養親也。此義不可不知。

直己守道者士之經。樂天知命者聖之實。持盈以謙者德之竪。遇險而順者仁之成。王崇慶語

孔子開口便說學而時習之。是孔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看十五志學一章。五十學易一章。甚矣吾衰一

章。自少至壯至老。何嘗一時不習。卽一部論語。又何嘗一件不是時習之學。願學孔子者須學此。孟子開口便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孟子一生大本領。大願力。看梁惠王一章。景丑氏一章。宋牼一章。王子墊一章。告君告臣告王子。何嘗一處離了仁義。卽七篇孟子。又何嘗一句不說仁義之言。願學孟子者須學此。

曰正心。曰存心。曰洗心。去人欲盡之矣。曰盡性。曰率性。曰養性。循天理盡之矣。曰知命。曰俟命。曰立命。曰至命。去人欲。循天理。死生不淆盡之矣。世人論辨紛紛。皆余之大惑不解者也。

人君以天地之心爲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一之心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爲事。奴僕以家主之事爲事。天下無不一之事矣。

或問人死則氣散矣。又有厲鬼何也。余曰。英雄豪傑。寃恨難明。突然而死。其氣不遽散。久之無不散者。如狂風大霾。三五日亦自散。惟清正之氣。附理而行。在天地間有常行不散者。大聖大賢。忠臣孝子也。

余見嗜酒之人。生子不解人事者頗多。其步履語言。常如沈醉狀。後亦不能成立。揆厥所由。蓋因醉後受孕之時。心神不靈。精氣從而昏亂。安得具有先天眞性哉。况父母貪淫惡暴奸狡狂悖之心存於中。其精氣俱無所主。凡所生育。必非善良。可類推矣。

大凡作文立言。體會聖賢。闡發道理者。其人必光明正大。論定古今。剖析情事者。其人必英爽豪邁。巧籌才思。多設機關者。其人必譎詐權術。竊取莊老。崇尙虛無者。其人必妄誕浮夸。勦襲陳言。訓詁字句者。其人必酸腐學究。

閱本草知牛黃熊膽狗寶麝香之類。獸死尙有一椿可用。人靈於物。須思至死可用處何在。

鰥夫寡婦之家。最宜遠絕媒婆賣婆巫婆尼姑人等。勿令入門。一入則金石之操。嫌疑不白矣。愼之。

姻親有寡婦守節者。固當頻頻周恤。尤當加以敬護。有時親往。則坐於中堂。或奴僕往。則令立於中門外。語畢卽出。凡周恤止宜布粟而已。

或有問天地之理者。余曰。未知一身。焉知天地乎。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貧賤患難始。讀好書。先自學庸語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

昔人云。省費醫貧。彈琴醫躁。安分醫貪。量力醫鬭。參禪醫想。獨牀醫淫。痛飲醫愁。讀書醫俗。余曰。對善人醫惡念。交正士醫邪心。

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古人至今尙在處。何念不憤。

聖人是天地一大醫。有病在人心性間。或在事物間者。一病必有一方。治無不效者。特人諱病耳。

儒欲一身長生。佛欲萬物無生。儒欲萬世之人生生不窮。其分量大小自見。學術邪正自明。

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

居官者。一揖一讓。一拜一跪。固當爲朝廷存體統。一進一退。一取一予。亦當爲父母存體面。

以神道教人則奇。以人道事神則正。以鬼道教人則幻。以人道事鬼則眞。

死生壽夭。一定之數也。富貴貧賤。偶然之數也。若疾病勞傷。憂思喜怒。直情耳。數云乎哉。

遇利欲苟且之事。遠禍患則當重身家。遇民社重大之事。立名節則當輕身家。

諸花香者無色。色者無香。香而色者。必非正色。色而香者。必非淸香。德勝才勝之理如是。

諸禽雄者文采。雌者朴素。可以知婦人貴德不貴才色之義。

先儒觀蕭酒。知雨之理。觀爆栗。知雷之理。余脫衣見火光。亦知電之理。

顏涇陽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難其違盜賊不遠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難其違禽獸不遠也。聖人之鞭策人。未有剴切如此者。推謂言必及義。不行小慧。便是用心之人。便非盜賊禽獸矣。又何難之有。

高景逸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爲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爲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夫實事本於實念。然嘗自返。深用疚心。

有明三百年間。理學、吾愛薛文淸。詩、吾愛陳白沙。文、吾愛遇北海。草書、吾愛黃鐵庵。

子瞻觀世間無一不好人。何獨觀伊川爲不好人。陽明與弟子言見滿街都是聖人。何獨見朱子非街中人。殊不可解。

周禮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勸戒之。卽今之六諭。故州長一歲再讀。黨正一歲四讀。繁簡之宜。

章句帖括。走者如騖。觀爲學問一路者。上也。觀爲功名一路者。中也。觀爲富貴一路者。下也。今人大抵就下。

古人有一二小節。傳爲美談者。如濂溪之蓮。淵明之菊。太白之月。浩然之梅。元章之石。叔子之碑。伯牙之琴。子陵之裘。孟嘉之帽。林宗之巾。以及諸葛之桑之類。非物重人。人重物耳。

楊伯起暮夜卻金。以四知謝之。方暮夜時。止兩人耳。餽者語人耶。伯起語人耶。趙淸獻因杏花一聯。夜間令老卒喚妓。未幾悔之。欲追老卒回。老卒知淸獻意。移時卽解。竟未去而止。老卒語人耶。淸獻語人耶。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公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爲耶。夫婦對語。乃與伯起淸獻並傳者。忠宣語人耶。抑夫人語人耶。古今類此者亦多矣。傳不傳固有幸不幸歟。人亦止求自信而已矣。

東海有蜃氣。時而結爲城郭樓臺人物之類。在依稀有無間。士大夫慕之者。求一見而不可得。或形諸夢寐。或發於辭章。或枉道而趨。或齋心以禱。幸得一見。詫輒三生。奇話驚人。佳篇累牘。余不知其城郭樓臺可近否也。人物可親否也。而慕之喜之。顧若是乎。使海內有高賢在焉。道德學問可近可親。其未見而慕。旣見而喜者。一如蜃氣耶。抑饑渴溯洄更有甚焉者耶。

陵母知興。嬰母知廢。不疑之母平反飲酒。延年之母決獄慟哭。此婦人之明哲者也。孺跪受教。李杜齊名。

褱坐舍藏．家事任長．徐庶之母．義憤捐軀．陶侃之母．留賓截髮．此婦人之通達者也．合之可作賢母傳．

女有五不幸．生而殊色．一不幸．爲富貴家女．復爲富貴家媳．二不幸．丈夫不知義理．三不幸．不生不育．四不幸．生育過多．傷殘肢體．五不幸．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久矣．及其死也．兒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牆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於此．幸而浮屠幻事也．若其果眞．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

風水吾不敢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妥．子孫既不興隆．況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葬後享福利．須要生前致敬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

七月二十八日．劉泉請予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節畢．問之曰．聖人此言．凡讀書者童而習之矣．今人到喪家飲酒談笑．飽而且醉．何也．泉曰．今人口耳之學．有其名．無其實也．兒學誠在側．因問之．對曰．聖人有哀死之心．今人無哀死之心耳．又問曾鼎．對曰．古有聖人教化．人尙知禮．今無聖人教化．故不知禮．又問張其理．對曰．人不痛他自己父母．故亦不痛人家父母．四子皆甫成童者．言俱近似．故存之．

世人都看戲場．何曾看得一箇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看得一箇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己常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

婦人淫行．責其失節．是矣．男子有仕官而改節者．何婦人之不若也．

心中有天．上等人也．頭上有天．中等人也．腦後有天．下等人也．心中天可問．頭上天可呼．腦後天猶可回顧．其餘則頑然冥行．不知有天矣．

佛肸之召．夫子欲往．陽貨之拜．夫子不見．蓋化叛臣易．待權臣難也．聖人猶然．而況下此者乎．

見人而不見己．能言而不能行．是學者大病根．拔去此根．作聖之功備矣．

開口先講太極．便不是實學．只講五倫便好．

說陰陽是道．若說天地．則有缺陷矣．說性便善．若說氣質．則有善惡矣．

程子云．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朱子云．心之安者是道．楊慈湖云．心之精神謂之道．湛甘泉云．精神之中正爲道．羅整庵云．所通之理爲道．高忠憲云．成於天而不可易之謂性．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張楷云．成己成物之謂道．按諸說當以程說爲是．但聖人循而行之．則繼天而立極．百姓亦循而行之．可由不可知也．楊湖之說皆謬．

善卽生生之易也．有善而後有性．學者不明善．故不知性．此言有理．

崔後渠曰．大學其作聖之的乎．莫先於本末之知．莫急於誠欺之辨．是故知本之當先．故推平天下者．必原於格物．知末之當後．故充格物者．斯極於平天下．約之皆修身也．愚按大學明明德一章．歸重修身．中庸問政一章．歸重修身．孟子盡心一章．歸重修身．以此知內聖外王．只完一身．

夢中作得主張者．方是眞學問．方能臨大事不亂．愚嘗驗之矣．

學不切己．精神都向末上去．終日閒辨．以爲無不在道．而於道背馳矣．斯言切中後學之病．

徐筆洞曰．讀三字書．思無邪．是一部詩經．無不敬．是一部禮記．讀二字書．執中．是一部尙書．讀一字書．時．是一部易經．余補之曰．讀四字書．春王正月．是一部春秋．徐雲門曰．古聖人千言萬語．只要講明三綱六紀．反人心於至正．心正則倫明．心正倫明．則三才極致一理．五經無餘蘊矣．合二徐觀之．使得五經一貫之旨．

人生而靜．赤子之心是也．

弟子入則孝一節．赤子備大人之事．賢賢易色一節．大人完赤子之心．此二節．卽聖域賢關也．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謂學莫大於盡倫．非謂盡倫便可廢學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謂學問莫大於求放心．非謂只求放心．便不學不問也．盡倫便是盡性．求放心便是存心．沒兩層工夫．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道字是鐵案．故不敢改．且父之道是心法．更不能改．三年則體認熟．擔當定矣．卽有當改之事．必無可改之道．若其非道也．豈有蹈襲因仍．不蓋前愆之孝子乎．

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聖門致知眞訣．言忠信．行篤敬．是聖門力行眞訣．余謂此十六字．與虞廷十六字．並懸座右．

孔子意必固我．說個毋字．是安而行之．顏子視聽言動．說箇勿字．是利而行之．原憲克伐怨欲．說箇不行．是勉強而行之．

志於道一章．言體用之學．游於藝．乃致知格物之功．不是旁通觸類．曲技小術也．

聖人無行而不與．不止與二三子．實與千萬世矣．至今觀之．眞是無隱．

仁體不遠於心．心體或遠於仁．我欲斯至．言本體也．日月至焉．言工夫也．一日克己．卽一日用力．三月不違．卽終食無違矣．

仁．人心也．有何遠近．剛毅木訥．氣質近也．力行者．工夫近也．有其氣質．有其工夫．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諸生以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二語求解．予曰．智卽知言之全體．仁卽養氣之全體．不厭不倦．是不動心眞工夫．不動心．是顏學孔子眞種子．

君明臣良．父慈子孝．纔見得天地位．若不君不臣．不父不子．便是天地不位了．拒楊墨．驅虎豹．疏九河．驅四罪．纔見得萬物育．若爲我兼愛．率獸食人．便是萬物不育了．故曰至誠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

善餘慶．不善餘殃．天道之忠恕也．德報德．直報怨．聖道之忠恕也．

君子心安處是天理．小人心不安處是天理．

老聃容貌若愚．不如夫子溫良恭儉讓遠矣．

孔門惟曾子爲大孝．孔子獨稱閔子騫者．以其處變甚難也．

人者天地之心．子路此語．令讀者箇一自思．汗流浹背．

人有善則伐．得善則失．不善則雖知而復行．惟顏子無伐也．弗失也．未嘗復行也．吾師乎．

聞譽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爲己之學．

陳布衣云。人於此學若眞知之。則行在其中矣。請轉一語曰。人於此學若眞行之。則知在其中矣。

良知。知也。良能。行也。王陽明只講良知。是教人有始無終。有內無外。

天道在人。人道在心。人者天之都會。故心曰天君。

盡性。只是與天爲一體。

教。所以敬天而希聖也。

天理如人之血脈。一息中斷。則血脈潰矣。

敬者。鏡也。有垢則鏡昏。有欲則敬亂。

求誠以聖人爲法。求聖以赤子爲法。

修身如修屋。一處不密。一處便漏。

心無日月之明。志無雷霆之奮。不可與言學。

理明而天地在眉睫。況萬物乎。

損有餘。益不足。平天下之能事。

湛甘泉云。學以救偏也。如其不偏。何俟講學。故學者。大公之道也。夫子憂學之不講。夫講有不必同。不必同。所以求其同也。然後義理生焉。如彼二磨。其齒不齊。然後粟米出焉。講學宜深明此意。

聖賢之言。理一分殊。會而通之。皆可逢原。讀三德而知知言之學也。讀三戒而知養氣之學也。讀三畏而知誠意之學也。讀九思而知正心之學也。讀三變而知修身之學也。讀三復而知齊家之學也。讀三重而知治國平天下之學也。善讀書者。又於此七章。知致知格物之學矣。

孔門之學。先求仁。仁從何求乎。仁者無私之謂。心安而理得之謂。一事無私。則一事之心安而理得也。終身無私。則終身之心安而理得也。生熟之分。天淵之判耳。求仁者亦求之無私焉。而心安理得矣。

孫鍾元先生云。賢智之士。驅而歸禪。亦氣運使然。誠哉是言也。邇來學者以佛書爲內典。以禪語爲性命之學。其明驗矣。

世間有一種人。因聖賢說理。句句道盡。不得不翻案見奇。另立門戶。重發新論。名曰羽翼聖賢。實則叛離經傳。名曰提出頭腦。實則添出枝葉。

先儒謂靜坐便是善學。恐謂靜坐非主敬也。主敬則不覩不聞是靜。造次顚沛亦是靜。

孝廉失之謬。辟署失之詭。限年失之同。九品失之狥。淸議失之僞。銓選失之雜。用人之難。從古然矣。

讀書不達世務。眞是腐儒。讀書不體聖言。眞是呆漢。常把自己說得好話。一一自問。你旣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講學格套可厭者五。借孔孟而資穿鑿。一也。置五經四書而講通書太極。二也。出意見而立宗門。三也。尙新奇之論而蹈禪機。四也。辨難多而躬行少。五也。

湛甘泉有楊子折衷一卷。辨慈湖爲禪。詳矣。不獨整庵也。余觀慈湖云。言即不言。不言即言。知即不知。不

知即知。又云。動即靜。靜即動。又云。大學分身心爲流毒。孟子分志氣心性爲多事。老子致虛守靜爲入道。噫。余已知慈湖之爲慈湖矣。整庵詆曰猖狂。甘泉辨其茅草。可謂有功於聖門也夫。

有朋講學家。有云只貴眼明。不貴踐履者。有云搬木得法是道者。有看童子捧茶爲道者。有云無學無覺。莫捧莫喝者。有云斷送死字可當大事者。有云換箇手勢者。有解無善無惡斯爲至善者。有見案上有硯。几下有火。智心者。有說心要放下者。有謂心無一事爲敬者。諸如此類。曷可勝記。無怪乎開人辨駁之端也。

學之歸宿。固未可豫定。惟志其必爲此。不爲彼。明白較量。固可一時而定。此所謂匹夫不可奪志也。

人不忠信。一笑一啼。皆假相也。況文章事業乎。

問如何致曲。曰。孟子四端是綱。曲禮兩篇是目。

一言終身。以恕字約賜之多也。六言六蔽。以學字化由之偏也。

欲友天下之善士。須絕詩酒之濫交。

原憲四不行。希賢也。顏子四勿。希聖也。孔子四毋。希天也。

吾儒立論。從無處說到有處。如問鬼神而曰事人。問死而曰知生。問十世而曰殷因夏禮、周因殷禮。致知而曰格物之類是也。若二氏。使從有處說到無處矣。說之何益。

脈理方書。字字分明。而良醫甚少。何也。口授之訣少也。天理人情。字字分明。而名賢甚少。何也。躬行之力少也。

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

好名是學者病。卻是不學者藥。

古人爲善者自爲善。不以爲善而邀福。今人爲惡者自爲惡。不以不爲惡而避禍。

貪者忌廉。未有廉而忌廉者也。詐者疑誠。未有誠而疑誠者也。昧者嘗明。未有明而嘗明者也。妒者毀賢。未有賢而毀賢者也。

居大臣而德不純。才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

心安則言行安。言行安則夢魂安。夢魂安則生死安。生死之不安者。心不安也。

凡破人之惡者。難與爭於篤信之時。待其有所疑焉。然後從而攻之。可也。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爲用也。可以浣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汙潔者而使不潔。儻滾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

守死善道。殺身成仁。舍生取義。俱是全受全歸。

工制義者。如優伶之說孝說忠。僞而易見。工詩賦者。如巫覡之說神說鬼。僞而難知。

爲學之功。要明辨。祇當在末行將行處辨之。徒鬪唇舌無益。

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

萬物皆備。故天下歸仁。

佛老者。二氏之聖人也。其子弟從之無怪也。吾儒以孔孟之徒。而奉教於二氏。何異爲子而父異姓。爲臣而懷二心乎。

吾儒叛入佛教者。約有三種。走差程途曰誤。得罪名教曰逃。隨世崇尚曰襲。

蔚庵喜摹曹孟德書。是胸中擴大能容。余惡曹孟德詩。不使入目。何其狹也。涵養之不同如是。

只因八股文章。耽閣了多少學問。王安石乃秀才之功臣。孔門之罪人也。

詩之盛也。奏於郊廟。詩之衰也。散於山澤。余讀之有感焉。

貧賤立品。富貴立心。方是天地間奇男子。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爲僊爲佛。論死後地位。爲聖爲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之別。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其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陝西進士劉鎜云。與得其罪於赤子。寧得罪於鄉士夫。此其令烏程時。禁投私書告條也。樞云。與其得罪於寒門素士。寧得罪於要路朝紳。此樞與陝西督學王功成書也。合之亦可作教養銘否。

十二月十八日。與錫伯兄同侍母前。論聖人之道德。其子孫卻不能盡傳。兄曰。後世之人傳聖人之道德者。即聖人之子孫也。此言大有理。

父母有過。子猶幾諫。諭親於道。心無欺慢。兄弟有過。世容背誚。面吐衷腸。誰能離間。匿怨而友。良朋所患。

一人作僞。一家習慣。骨肉手足。譸張爲幻。人而異情。犬豕之豢。

背後有言。面前無議。生前有笑。死後無淚。兄弟爲假。夫婦爲僞。朋友之交。如此者衆。

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足貽羞。讀羞溺於詩酒者。相去一間耳。

先儒云。爲學先嚴義利之辨。愚謂爲政先嚴公私之辨。雖義利公私。總是此心。而幾微毫髮。不無少別。

士君子真能體認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兩箇如字。丘之禱久矣一箇久字。可以事鬼神。

立品者。令人愛不若令人敬。令人敬不若令人服。至於服而愛與敬俱盡矣。布德者。令人喜不若令人感。令人感不若令人忘。至於忘而喜與感更深矣。

規矩方圓之至。聖人人倫之至。聖人只是有規有矩的人。人倫之至。只是成方成圓的學。孟子之言比也。非異也。

伊尹一介不取。方能三聘幡然。柳下惠三公不易。乃可三黜不去。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寒松堂集十卷。魏敏果公遺書也。原本公子一齋先生所輯。四庫全書已著錄。凡九十二卷。一爲江蘇採進本。提要謂公生平立朝端勁。爲人望所歸。講學亦純正篤實。無空談標榜之習。文章樸直。亦如其爲人。惟其子學誠編此集時。意在於先人手澤。一字無遺。遂細大不捐。幾盈百卷。未免有榛楛勿翦之憾。此蓋其全書。世已罕覯。行本十二卷。附年譜一卷。刻於嘉慶十六年。校刊姓氏首列阮文達公。或爲公所審定。序莫能詳。而存著者不及原編十之二。讀者缺然。愚謂傳世之書與私家世守不同。士大夫持身行己。既有所表見於世。時抒其蘊蓄於中者而爲言。固不可與文人華士馳騁詞章。潤色太平者等論。而孝子慈孫承其先澤。能讀父書。即片札隻語。且將廣搜博訪。以展其罔極之思。愾乎如聞。僾乎如見。而謂忍有所放失乎。好古者章闡懿言。欲其行遠而垂久。擇精錄要。義各有當也。今刊斯集。爲忻州趙佑申先生所纂訂。即其尤要者。釐爲十卷。首奏疏。目次皆重爲標題。類列。亦不盡依舊第。冠以本傳。仍刻原序於前。嗣當續刻年譜。章公行事始末。論世者可得其詳焉。光緒十三年四月十六日。王灝謹識。

序

僕居里閈，同人中所遊從最密者，無如申子鳧盟。鳧盟家郡城，距予邑僅一舍而近。過郡城，未始不訪鳧盟。鳧盟至敝邑亦如之。鳧盟遇客賓至，不爲周旋迎勞之煩，落落之性，頗與予合。及把袂聯吟，則嘻笑淋漓，至晨夕而不倦。予才雖駑下，見鳧盟之振筆風生，吐言天拔，未始不見獵心喜，願附敦槃之末焉。及予攝篆林慮，浪走風塵，五斗折腰，竟與都壺，而鳧盟躭情幽勝，左顧漳流之縈帶，右眺西巖之嵯峨，青峰日開，芒鞋無恙。時而驅車燕市，擊筑狂呼，不減荆高之逸興；而登泰岱，臨黃河，陟銅雀之荒基，窺井陘之險隘，神智聿開，金石互發，詩歌遒邁，則元龍爲湖海之豪，燕公得江山之助，鳧盟端不媿之。乃千里外，獨時時以書問及予。今春以聽山詩見郵，並屬論次。夫予則安能論次鳧盟之詩哉。鳧盟起河北，好學深思，所作詩歌，儁爽矯逸，未嘗求名當世，而合南北之薦紳先生與詞壇之耆英，碩彥讀鳧盟詩，無有不斂襟讚遶，願拜下風者。嗟乎，孔璋有易爲雄霸之談，孝穆有韓陵片石之歎，以今較昔，正恐顏陸沈任，遜席不遑，安能小視河朔，而謂靈揚虎視，遂鮮其儔也耶。鳧盟詩向剞之，豈附載歸草堂，北風爲祟，板皆寸裂。予恐其行世之未廣也，因爲鳩工重梓，兼附評跋。夫鳧盟詩傳矣，而予之評跋，不既多事乎哉。

康熙癸卯季夏，曲周同學弟劉佑雲龍氏拜書於海陵之芙蓉清署。

舊序

今之言詩者，言其時代與聲律而已，未嘗深考古人之所存。古人之所存，大抵皆忠臣孝子之磊思，託旨微深。雖三百篇，未必皆陟屺蓼莪之音，而睹墓之意，觸類興感，無不與忠孝相通。孔子不云乎，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詩未有不原本忠孝，而能運情飾性者也。予友申鳧盟，蓋深於詩人之旨者。當其遭時變革，節愍公致命止水，鳧盟奔竄間關，歷徐兗，涉江淮，寘號南上，求所爲傳節愍公之事者。旋復流離澤畔，蘆中風號，濤聲月苦，窮蹙悲惻之音，若有痛華髮屬纊之不逮者矣。既而歸故里，捐廬落，遇物寄慨，託悰懸惻，風雨流連，無不足以渺淚千古。嗚呼，其於詩人忠孝之意，抑何深也。至其諧聲中律，彬彬乎古人之遺。若以時代擬之，當不在建安大曆下矣。古燕社弟王崇簡題。

申鳧盟詩舊序

余聞申子鳧盟有年矣。未及一握手也。數過猶龍案頭。得讀鳧盟詩數篇。爲之擊節。猶龍曰。是未足盡之也。曩者天運板蕩。滄海橫流。余與鳧盟及殷子伯嚴、訴茅廣羊之間。登高長嘯。時人莫測。儼然杜陵野老。與高李二子氣誼吹臺時也。今余珥筆祕省。而鳧盟方閉戶著書。不聞人間事。吾不能測其學之所涯際矣。余又不禁心折。癸巳夏。大雨數旬。燕趙皆爲澤國。申子重趼千里。訪余燕邸。劇譚今昔。得以聞所未聞。余既晤鳧盟。乃知詩如其人。而詩又不足以盡其人。蓋其所蓄者大。所養者沈。非僅僅一泉石膏肓之士也已。盡出其詩。命余讀之。則皆直抒天眞。不受覊縛。澹靜之氣。拂拂於筆楮外。蓋自成一家言已。嗟乎。言詩於今日。豈不難哉。優孟衣冠。萬耳一聽。隊下景陵。勃谿紛呶。誰能去組織雕繢之習。洗摹擬煩碎之陋。以尊其性情於風雅者。今鳧盟之性情、與人遠矣。而其才與學又足以濟之。高風遠韻。寄心箕末。雖近於陶靖節、孟襄陽一流。假使攄其蘊藉。以鳴朝廟燕享征伐禮樂之制。其爲皇麟炳蔚。中彪外。小儒驚怖咋舌。又不知當何如。雖然。鳧盟獨以詩名乎哉。自其先節愍公抗節殉難。志華日月。鳧盟至性過人、十年以來。憔悴之色。猶見於眉宇。忠孝萃於一家。篇什其緒餘耳。大陸多嶔崎歷落之人。然如申子之人、與申子之詩者。其爲可傳無疑也。乃爲之敍而付之梓。

順治癸巳仲秋。社弟柏鄉魏裔介謹題於燕邸之霞上軒。

文集自序

憶年十五六時。好讀史記、國策、及蘇長公集、以爲舉業之助耳。非有意於著作也。甲申。予年二十有六。旣廢舉業。而名心未淨。思以文字自見。文與詩之間。實遲回焉。念古人無兼長。如史漢之文。李杜之詩。以彼其才。尚專攻於一藝。近世名人之集。以不兼爲恥。不止詩文必欲兩擅。而種種諸體。無所不備。雜而不精。未必不緣此。矧予才力短弱。又寡學問。身在草莽。無文可作。一觴一詠。庶以陶寫性情。舒我抑鬱。因專力於詩。上下今古。無不窮究。其中甘苦。一一身嘗之矣。性懶不常作。十五年中。僅得詩六百餘篇。而予之力盡。不能有所進益。其後年日以老。不耐思索。遂絕口不吟。至於古文詞。實未究心。未敢云作也。然親串中每以銘誌見委。及四方諸賢詩文之序。欲廁名其間。難以槩拒。間亦涉筆。鄙陋淺率。略具文形。昔殷宗山常稱予尺牘。謂有蘇長公筆致。然亦隨手裁應。未嘗存藁。料亦不足存也。甲寅九日前。雨中無事。裒集前後所爲雜文。命小胥錄抄。留諸家塾。比年多病。衰相日增。欲少留心性命理學諸書。以爲晚年寡過計。不復措意於語言文字間。則此後益當少作矣。臥樗老人涵光書於遲山堂。

聰山集序

余嘗歎世之爲詩者。每較量於聲音字句之間。而不深致其義蘊之所存。是以互相訾議。而卒未有定。夫尼父之論詩。極之興觀羣怨。而本之事父事君。以旁及夫鳥獸草木。夫言詩至尼父。則亦可以止矣。乃世之學者。不深原夫性情風教之際。而徒彈射夫歷下竟陵。追逐夫華亭婁上。庸知爲大雅之所斥而不見收也哉。予十五。遊吳會。稱詩於西郊諸子間。繼而浪迹依人。轉徙於燕趙齊豫楚粵之交。晉徧識天下之詩人。以求所合於尼父論詩之旨者。而卒不多見。迨交廣平申子觀仲。而乃得縱觀鳧盟之詩。鳧盟之詩。非今人之所謂詩也。逈源於樂府。取法於少陵。而溫柔敦厚。一皆秉夫三百之遺意。故其指殺蒼涼。小雅之諷諫也。哀樂中情。國風之贈答也。稱引先世。蓼莪之微情也。顧瞻宮闕。率土之深感也。以至寄籠雜著。莫不討核源流。兼通謠俗。鳧盟之詩。詎不岸然爲雄於當代哉。乃鳧盟不以予爲譾劣。眷惠特深。辛丑。劉子玉少自燕京歸。過鳧盟般勤至再。且索予全詩甚急。今春。劉使君雲龍出一函見授。則鳧盟所寄。兼屬予訂其聰山詩集者。夫予生淮南。鳧盟生河北。地方相距二千里。乃鳧盟於予獨愛慕譽述。有若同堂兄弟。講業論志。而晨夕不離者。此亦足以見鳧盟知人取友。伐木和平之誼。而非若世之恃才凌忽。馳逐聲名。以求一時之快意者矣。今天下之詩。莫盛於河朔。而鳧盟以布衣爲之長。其所交如殷子伯巖、張子覆輿、劉子津逮。皆負卓犖之才。殆與古人相上下。而征車所至。公卿大夫能文章。識聲氣者。皆願交鳧盟。以

求緝紓之合。然鳧盟業日上。道日隆。而氣益謙下。必欲層進愈難。以期無負夫尼父論詩之旨。而大翊乎性情風教之際。則鳧盟之所造。當有量與。鳧盟之詩。嚮賀宜三爲丹陽令。曾刻之江南。今雲龍使君又爲詳加評跋。授之剞劂。而路子蘇生語予。則曰。鳧盟篋中詩甚多。高邁絕倫類。不肯令世人見。然則鳧盟之不可盡。有如是夫。康熙癸卯季夏二日。南陽同學弟鄧漢儀題於虎靜菴。

聰山文集目錄

卷一

序

畿輔先賢詩序
蠙舫詩序
青箱堂詩序
且亭詩序
蕉林詩序
王胥庭詩序
林下集詩序
殷宗山詩序
連克昌詩序
延津申君二傳序
春箱堂近詩序

讀莊一吷序
鄒子勉制義序
家譜序
劉太上咸臨稿序
贈周太望先生序
詩集自序

卷二

引

張雅輿詩引
竹邊樓詩引
姜綺季詩引
王幼輿詩引
賈黃公詩引
王濟有詩引
霍文表詩引
馬業史詩引
馬旻徠詩引
逸休居詩引
臥雲庵詩引

傳

劉文烈公傳
楊方伯傳
霍堯雅小傳
毛穎君後傳
呂節婦傳
楊烈婦傳
趙節婦傳

碑記

南和重修關帝廟記
岵園記

卷三

論

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論

書

上道憲論鄉兵書
辭辟舉書
與周誠齋書
與朱錫鬯書

行狀

殷宗山先生行狀

墓誌

太學生鄭公墓誌銘
孝廉鄭公墓誌銘
孝廉盧公墓誌銘
徐處士墓誌銘
殷仲孤墓誌

墓碣

太醫院吏目鍾成王公墓碣銘
王霖蒼墓碣

誄詞

徵君孫鍾元先生誄詞

聽山集卷一

序

永年申涵光著

畿輔先賢詩序

畿輔、古冀北之區。地近邊鄙。習戰鬬之事。於武爲宜。然玉霞之燕。已肇北音。采薇作歌。爰自孤竹。至秦火後。風雅廢缺。燕人韓嬰。趙人毛萇。紹明其說。有功於詩大矣。六季之世。張、盧、祖、束及刁協、劉琨輩。雄江左。唐則魏徵、宋璟、盧照鄰、沈佺期。稱一代巨公。而高適、孔巢父。極爲少陵所推許。他如李嶠之異才子。劉長卿之五言長城。樂天目劉禹錫爲詩豪。昌黎拔賈島於方外。郎士元、司空曙、崔湜、張祜、暨趙郡諸李。指不勝屈。彬彬盛哉。然其時僻在遐荒。帝澤之所涵。教化之所及。未能朝施而夕被。無藉而興。厥維艱矣。金元貴詞曲而賤詩賦。乃劉因、盧天錫。直接唐音。一空其時作者。蓋燕趙山川雄廣。士生其間。多伉爽明大義。無幽滯纖穠之習。故其音閎以肆。沈鬱而悲涼。氣使然也。有明自成祖建都。大敷文教。列宗所培。賢豪輩出。於是家風戶雅。二百餘年。第北士樸略少華。又擬劍劘之役。名山所藏。半就湮沒。大宗伯王敬哉先生。裒集而傳之。闡幽發微。燦然美備。光讀而嘆曰。先生是舉。蓋非爲是篇什之謂哉。朝廷尙文治。嚮教防

程。以賓雅化。秩宗事也。況先生領袖羣賢。稱文章司命。海內之士。得登龍門。如金就冶。先生不加品題。而表彰先哲於風烟滅沒之餘。又止及於桑梓者。何故。勿亦以前事者後事之師。邦畿首善。四方所觀。我燕趙豐功碩德及巖穴獨行之士。接踵相望。其人而旣往矣。庶幾詠其遺音。儼焉豑乎。夫讀書論世。而相與各得其性情。此詩教也。古者禮樂之司。彙領於宗伯。詩則樂之流耳。洽神人而和上下。固先生所有事。先生是舉。果不在區區篇什也已。

嶼舫詩序

記甲申晤客水亭。見夫髯而魁然者。倚欄顧盼。目光奕奕。問之。石生先生也。時郊馬塵棘。未遑把臂而去。病臥山中。不復知仕宦顯晦。弟鳧從京師來。言先生在諫垣。擿奸扶良。直聲動天下。出所得諫草。浮白朗誦。風雨逼人。爰天子訪遺忠。先生悉所聞以上。先子幽貞。得附不朽。余然後徒跣走長安。泥首堦下。先生折節惟然。訂布衣之好。不敢自避微末。抗首伸眉。以成先生結襪高誼。酒闌燈靑。侃侃論古今得失。人物臧否。裁竹蕭然。寒蟹斷續。都忘身在塵土。於是出平生詩。質之先生。先生以爲可與言。予曰。詩以道性情。性情之事。無所附會。從唐諸家。各不相襲也。眼古旣深。直行胸臆。無不與古合。寸寸而效之。矜莊過甚。筆無餘閒。古以格帝天神鬼。使啼笑不能動一人。則無爲貴詩矣。空同才力橫絕。氣壓萬夫。設前無杜陵。不幾有詩來一人乎。先生以爲然。於是亦出平生詩以相質。予乃瞠然自失曰。固應有是。先生立朝矯矯。置身如冰雪。其無所附會宜也。古詩類尙和平。吾見古之能詩者。率沈毅多大節。卽如杜陵一生。褊性畏人。剛腸疾惡。芒刺在眼。除不能待其人類近嚴冷。與和平不類也。而古今言詩者宗之。惡惡得其正。性情不失。和平之音出矣。繞指之柔。與俗相上下。其爲詩必靡靡者。非眞和平也。嚴冷如先生。吾固知詩之有是也。蒼涼渾博。骨弱似少陵。而索之無跡。善附會者能之乎。予行矣。攜歸太行。對綠雲紅樹。時時讀之。讀已。并前得諫草。藏諸古洞間。

青箱堂詩序

王敬哉先生詩集。旣有刻行世久矣。辛丑。謝病。上大宗伯印。林居清暇。乃彙丙申以後六年之詩。將續刻。緘書千里。走一介。詔光曰。爲我删定之。千秋之業。非他世能可比。幸以古道自處也。光開緘太息曰。先生有古道二字在其胸中。出處超然。又何足異。而詩豈徒然作者哉。寒夜挑燈爲卒業。不敢自避愚賤。直陳可否。以成先生撝謙之誼。旣原帙返都門。於是復作而歎曰。先生之詩。是卽先生之古道矣。夫詩之古。非以時論也。六朝靡靡者。可退爲叔季。開元之盛。直接黃初。卽近代何李兩大家。越元宋而上。與開元爲伍。然則謂今人之必不古人若。非通論也。但古人之詩。必有其原。則道焉耳。道者立人之本。萬事所從出。而詩其著焉。古之詩人。大抵稟清剛之德。有光明磊落之槪。本諸忠孝。敎以和平。三百篇皆詩皆道也。若夫鄙夫俗士。日逐逐於榮利之場。僞託風雅。文其固陋。其詩必譎變汎濫。生氣黯然。讀者皆厭之。而何有於古。敬哉先生。今之有道者。雖歷膴仕。常翛然有遺世之想。未老投簪。逍遙林壑。當世望之如龍門。而退然若不足。試觀高冠大爵。以詩名海內者。疊疊輦下。乃遠尋寂寞之濱。問道於無聞之下士。則素心可知。

故其詩不附近代，亦不規摹古人，直行胸臆，磊砢自遣。相提而論，古詩敦穆而澹永，似黃初；近體遒逸而多風，似開元。所紀載多朝廷典禮，都俞僚寀，而相與周旋者，大半薦紳冠蓋之流。乃誦其詩，藹藹然煙靄之氣，蓄於眉宇，無異乎深山大澤，撫松而長嘯也。非有道者能之歟？故夫古道云者，卽謂先生之自目其詩可矣。

且亭詩序

晤猶龍先生於京邸，無異其在西山也。方天下未亂時，予與殷伯嚴兄弟、鋤茅廣羊絕頂，椓地負薪，有終焉之志。已而猶龍來，相得益驩。崖中竹屋，燈火青熒，相與奮劍悲歌，各陳懷抱，覺天地蒼茫，星辰在下。一日行叢薄中，林葉颯然，疑有虎，猶龍據片石，負杖叱咤，萬壑雷鳴，同行爲之神王。予私語伯嚴，猶龍英氣若此，非老山中者。海盪以來，風流雨散，猶龍珥筆爲近臣，聲華滿天下，予病廢無用於時，隔越者十年。今歲來京師，衝泥千里，面垢不襪，猶龍顧予蕭寺，班荆道故，退然若布衣，因歎息泣下。今人稍通顯，所親皆儕輩，視昔時故人，落落如未識面。閽人高顙揚眉，剌滅沒不可達，貴而易交，在古人亦有然者，猶能有慨於中，豈亦矯而爲之歟？及予過猶龍，門庭肅肅，盆沼秋花，有類巖舍，披幃竟入，則凝坐烏几，手哦一編，閒之交遊，蓋無日不然者。嗟乎，讀書如是，無怪乎目輕朱紱，隱顯如一日也。出詩相論說，予爲丹鉛之，無所忌，以視猶龍，色愈和，不以爲不可，又一一皆採納，此尤人所難。凡人彈駁詩文，不必其才果及我，在旁易見美惡，言之不受，因而不敢復言，於是譽者在膝矣。猶龍之詩，森秀和朗，筆有餘閒，比之於古，則高岑流亞也。予何能知，而猶龍俯[illegible]之，蓋其撝謙善下，無異其在山中也。予亦以山中視猶龍而已。

焦林集詩序

詩至濟南而調始純。空同才大，不屑檢繩尺，躐語梗詞，厠然並進。濟南極意鍛煉之，使一叶宮商，誦之娓娓，聲中金石。故自唐以來，諳音節者，以濟南爲主，後之學者，莫能過也。乃其黃金白雪，自立蹊徑，慕者效之，抑又甚焉。滿目齊黃，至不解意欲道何事，性情之蠹，障於浮濫，激而爲竟陵，勢使然耳。竟陵久爲海內所詬，詈無足言者。相提而論，各去其偏，就彼音節，舒我性情，苟非和平中正，折衷於羣賢，以云無弊，不亦難乎？吾讀大司馬玉立先生詩，蓋眞善折衷而無所偏者。先生纍葉卿相，早年射策，爲貴近臣，可謂得志通顯矣，乃一切無所好，好讀書，才籤萬軸，手自讐校，時時引我輩布衣，爲文字之飲，耳熱劇譚，縱橫千古，然叩其集，輒唯唯。間出一二篇，皆高渾壯麗，如盛唐早朝諸作。叩其全，復唯唯，以爲先生拒我歟？已而有知先生實未始刻其集。嗟乎，卽是而先生之人之詩，皆可知矣。薦紳先生之作，自以爲可，誰復言其不可者。一字脫稿，諛者四至，不崇朝而布國中。先生以詩名二十年，而全集未出，其退然若不足，非有道者能之歟？今秋來都下，始示我焦林集，蓋亦僅十之二三而刻之者。寒夜挑燈，把酒快讀，其音純宮，鏗鏘頓挫，不故爲愁苦老病之習，體物遂情，一唱三歎。讀之者如披春風，如覲宮闕，如觀威鳳在霄。濟南、竟陵，不得以一家名，而皆擷其所長，棄其所短。吾所云善折衷者非耶？滹沱恆嶽之間多偉人，其詩文森森汨汨，得山川之助，讀焦林集，亦可以得其概矣。

王賀庭詩序

賀庭先生自選平生所爲詩，緘寄廣平，屬申子論定焉。申子廢詩久不作，亦不觀他人詩，近十餘年矣。今輦下諸公以詩名者，指不勝屈，先生馳書千里，拳拳問諸野人，何故？蓋申子常訂尊君宗伯公詩，公於申子爲父執，分不敢輕可否，而率意去取，無所忌諱，公一一皆俯從之，先生其亦有取於是耶？申子其何敢辭。閱緘視其集，厚不盈指，可謂至少矣。古詩之傳，或數篇，或數十篇，陶、韋多亦不過百餘篇耳，李杜照耀千古，非以多故，多莫若元白，今有取其全集讀之者乎？先生起家翰苑，珥筆三十年，詩應不止此，而所存僅此，其志非凡可測也。於是每夕薄醉，取其集細評之，大抵和平中正，稱其家學，莫難於七律，先生應制諸作，莊嚴溜灕，洋洋乎盛世之風；至世祖挽章，感知遇，念遺讖，典切沈痛，橫覷今古，七絕搖曳吞吐，悠然言外，得能標供奉遺法，五律雅飭，五古淨邃，如是而爲詩，奚必備愴，奚必多爲乎？務多者汎濫而寡情實，猶濫交者之必無至交也。先生之詩不輕作，故作必可傳。申子既擊節熟誦之，不饜意所未合，亦多塗注丹黃甲乙，不自知其不可，閱既畢，仍緘而返諸都中。宗伯公見之，得勿笑狂奴故態，今固不減昔耶？然益信申子廢詩久，果不復知詩也矣。

林下集詩序

今海內好學不倦，以予所見，未有若魏相國崑林先生者。先生自入仕路，由華要登揆席，其間謇國阜民，持己接物，無一事不悉心裁度，畢當於理，可謂勞矣。乃手不釋卷，口不停吟，所著之書，日新月異，精神過人數倍，吾未見其耦也。既休沐歸第上，謝絕一切，益當力於讀書，四方求文求詩求法書者，接踵於門，無不人人厭其意以去，久之，成帙，寄余使考訂焉。余既讀竟，作而歎曰：好學之效，大著於先生，乃歆然自以爲不足哉。吾見仕宦而歸林下者，往往樂持籌，市美田宅，或求聲伎以自娛，非必其心好之也，去煩熱之塲，寘以清冷，則悄然而不樂，聊以消壯志，舒侘傺耳。先生既一無所好，卽時而躡屐登眺，山川岩物，與胸中造化相蕩，而非營營於平泉之草木也。昔趙忠毅公林居三十年，讀書好士，文章卓絕一代，先生遠紹其統，卽近者孫鍾元先生理學，得程朱之傳，海內奉爲楷模，先生往返折衷，洞悉原委，故作爲文章，眞醇博大，必有裨於聖學，必有補於王化，而後發，而豈與雕蟲者競智巧哉？夫讀書於閱歷之後，平陂毀譽，皆所身試，非屈首牖下之比，昔所謂文，今所謂道，愈精則愈進，先生之好學，自此孜孜益篤矣。

殷宗山詩序

讀陶靖節詩，藹然高寄，不必知其姓氏，計其人，必澹榮利，遊心物外者；計其形貌，必鬚眉散朗，落落無崖岸，決爲隱士無疑矣。宗山出處似靖節，壯歲棄官，結茅寒谷，所與往來，皆山樵野客，及沈冥一二子，嘗遊盤山，過燕市，燕中人物色之，臥蕭寺一夕，逸去，跡其行事，豈所稱煙霞痼癖者歟？然吾始與宗山遇，見其虬髯如戟，眞氣動人，言天下事侃侃，常思一得當，垂附丹青，而今乃戢影窮山中，與我輩爲伍哉？宗山素不作詩，予與猶龍強之作，復不耐聲偶，爲古詩，醇龐淵穆，森森然可敵萬人，後世掩其姓氏，必不知爲隱士之章，其人其詩，皆與出處不類，其故何歟？乙未正旦，祀其先人畢，便阜帽跨驢，攜一童子遊嵩少，婆娑

襟嶺。有遺世之志。已乃入大醜。大醜人好之。相留不令去。居數月適歸。會予與掌書欲登岱。宗山衣塵未拂。即策杖同往。時方痛腰脊。不可屈伸。每晨。立而盥。及乘輿。與據天門。松聲謖謖。衆山在下。忽大叫奇絕。棄輿步登。不知沈痾之在體也。夜宿嶽頂。予與掌書皆憊甚。宗山數起謂羽人。日出時喚我。已而雨聲浙瀝。聞少止。即躍起破戶外。以星辰隱現爲憂喜。竟夕不寐也。其嗜奇好山水。又若性命倚之者。常以小世界不足遊覽。欲浮舟海外。事雖不行。然志亦壯矣。其遊二嶽。各有詩。并前後所作。爲合刻之。亦緒躋錮之所傳者不以詩。而詩其必傳也夫。

連克昌詩序

凡詩之道。以和爲正。和者。樂之所發與也。樂之聲。音節湊不可傳。而傳其詞。今三百篇是矣。故樂無經。於詩得其義。以格神人。親上下。非和焉能之乎。乃太史公謂詩三百。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夫發憤、則和之反也。其間勞臣怨女。憫時悲事之詞。誠爲不少。而聖人兼著之。所以感發善心。而得其性情之正。故曰。溫柔敦厚。詩教也。所以正夫不和者也。予向者言詩。與楊子猶龍爲尤合。楊子爲人。介外而和於中。詩多懷鄉念舊。侘傺不平。而吉祥之氣。溢於毫楮。當時天下翕然宗之。自楊子逝。予不復言詩。比於伯牙之絕響矣。今讀連子克昌詩。而爲之憮然。克昌與楊子生同里閈。習其流風。既早年射策爲聞人。而深沈好學。閉戶著書。所爲詩。春容淵博。無噍音促節。破其渾淪。此其得樂之理以爲詩者歟。牛宏之論葭灰也。曰。半出爲和。全出爲猛。不出爲衰。不猛不衰。和斯貴焉。克昌之謂也。克昌抱中正之德。際會良時。今將出而與天下相見。閱歷助其精思。山川發其灝氣。吾知其日有益矣。楊子而不可作也。得此後勁。豈非詩道之大幸乎。

延津申君二傳序

昔漢申公以詩立教。尚爲儒宗。所以闡發理學者必多。而著述無聞焉。然觀其不在多言。力行何如之語。匪只爲爲政言也。凡古今著書立說。多欲以言自見。夫行之不逮。雖能言無足取。故力行者。聖賢造德之基。而申公者。吾宗理學之始也。吾宗支分派衍。處處有之。其在靡延。則東墅公以理學傳家。至奏廷公登著。爛陽君幼承庭訓。孝友醇篤。睦族賑貧。澤及生死。蓋不言而躬行。有合於漢申公之旨。所著資治說約。鑒鑑於古今治亂之故。君子小人進退之關。讀之者。燎如觀火。則是理學而通於爲政。皆力行之效也。吾鄉孫鍾元先生。闡道河北。繼二程之統。與趙錦帆先生。廣搜前烈。用發幽光。自二傳出。而我申學行。爲天下所共見。昔先端愍公筮仕中州。予往來渡河。經靡延者再。時方童稚。不知登堂負笈。今降嵩擔簦五百里。問序於予。蓋錦帆先生之命。以予嘗從學於孫先生故也。夫自講學日盛。而躬行益急。今有人焉。入則爲孝子順孫。出則爲仁人長者。是子夏氏所云必謂之學。而何言之足尚乎。懷家訓而遵師說。兢兢乎力行是務。以無墜我申之遺緒。予與降嵩交勗之矣。

青箱堂近詩序

詩之必唐。唐之必盛。盛必以杜爲宗。定論久矣。近乃創爲無分唐宋之說。於是少陵、青蓮、眉山、放翁、相提

并論。其意謂不必專宗唐耳。久之。漸移數化。恐遂專於宋而不覺夫唐。自大家名家而外。亦非一格。如郊島之孤僻。溫李之駢儷。元白之輕使。流弊所至。漸亦啓宋之端。然而唐之詩自在也。宋賢自眉山放翁而外。如永叔、山谷、聖俞、子美。非不崢嶸一代。然而唐法蕩然。至須溪、滄浪。枕藉少陵。字櫛句比。而去之愈遠。此其故難言也。所爭在風神氣象之間。而造語疏密。立意幽晦、不與焉。至何李諸公。專宗盛唐。遂已超宋而上。則後之從事於詩者可知矣。予嘗謂敬哉先生。唐音不絕。惟先生可以正之。蓋先生之詩。中正和雅。無邪氣雜其筆端。自謝政里居。翛然屏杖。常在香山臥佛之間。勝懷逸韻。發爲高響。所謂胸自有詩。不隨世爲遷流者也。夫詩之日變。如巾服恭屐。長短闊狹。互爲變更。惟大雅者擇中以爲矩。若宋詩日盛。則漸入雜叢。先生不起而正之。誰望乎。余嚴詩且十餘年。邇者轉有篇什。不自知其鄙陋。亦嘗就正於先生。風氣所轉。或不免焉。的舉言而正其謬。請自光始矣。

讀莊一映序

南華、救世之書也。世人多故。率緣生趣太濃。衛生之術太密。於是傾軋攻矛。激爲禍亂。至戰國而極矣。莊生目擊心傷。悽神汲濵。冥得喪。齊死生。與化爲徒。不役於物。夫惟身在物外。而物乃可用。如奕者旁觀指撥。較工於對壘。使其道行周季。可爲文景。卽塗中曳尾。饗視犧牛。才故不一見。而拂拭塵垢。澹以清冷。有功於古今大矣。乃或以晉用清譚而敝。清譚者。老莊也。是又不然。司馬氏盜竊神器。法應不再傳。又繼之以昏庸煽惑。賊嗣暴篤。賢者不得已而託之清譚以自逭。比於寓言嘯歌。故趙忠毅公謂晉衰而後清譚盛。非清譚盛而晉衰也。百年中生死得喪之故。役役無暇日。乃反詆莊生所論爲放誕自恣。方其榮身保妻子。智昏於組紱。力疲於利津。以爲禮教宜然耳。而游清虛者。鄙之如土苴。避之如鴆毒。日爲放誕烏足怪。故其書鮮能好之。其好者特以文章。故甚且龥經爲申之說。附會牽誕。憾數千年。救世苦衷。幾戩終晦。讀關朔府西疇先生註。乃大快久之。朔府之治蘭城三載。情順自然。而境內化。持躬如冰雪。雖案牘紛挐。常翛然卓立塵末。蓋盧以恣子翠堂爲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非有得而然乎。書所獨見。以告世之役役於死生得喪而不能讀南華者。使一返於自然。自然者。禮義之本也。子貢不云乎。貪婪進躁。返於冥極。夫使世無貪婪進躁之人。而治道無餘事。此朔府註莊意也。蓋亦以云救也。

鄭子勉制義序

予與子勉有三同。有四異。學同師。居同巷。賦命同偃蹇。然而子勉持重。予卞急。子勉縝嚜。予疎淺。子勉學問精嵩。予泛濫而無所抵。子勉閉戶擇交。予好與四方人士相往還。同者形跡。異者性情。吾兩人將格格難入。而乳針相合。二十餘年如一日。蓋必有大同者在也。子勉少孤。王父督之嚴。嚴如束溼。雞前燭後。不免夏楚。自其與予同學時。一義未晰。一語未精。歸與母夫人相持飲泣。母夫人輒又忍涕相慰藉。諸叔父精學早世。事在諸子。從棘楚中耳師顧嘉。以有成立。今所爲文。皆血淚之餘也。予居恆拋書。則謂子勉。或袖書往。雨雪不輟屐。蓋兩家僮僕皆忘賓主。無晨夕。患難疾病。皆共之。則常爲莊語。正色相告誡曰。無沈於非。隨俗去就。弗裁於義。敗德以亂常。我則無以對子。我兩人其克有終。故二十年來。勤勤斤斤。如登山

履仄徑。日專心一。不敢失尺寸。此則我兩人所同也。予壬午以後。多病廢業。不復爲應世之文。子勉益奮力學。與予弟觀仲相劘切。如吾兩人。長老先生皆以公輔望之。矜嚴之度。宏贍之才。卽今售去爲已遲。而剝落如故。時蓋有利不利焉。子勉爲詩。似儲光義。渾淪大家。其氣蒼渠。而以舉業故。不能專致思力。他又無所嗜好。專則必精。理固然也。高不戾俗。畸不拒物。的衷於奇正煩簡穠纖濃淡之間。而文至矣。售不售固非所論。然此其必售者也。末俗好誹笑。人見子勉屢困場屋。一旦刻其文告天下。必相與嘲嚇。謂不必然。然爲文如是。烏可沒沒就盡。且吾黨之望有此舉久矣。子勉勉旃。文章世道。君等任之。登郡樓。見西山蒼翠。如在几席。草物勃勃不可耐。特子功成。訪我於丹巖翠澗中。息心觀道。回思八股伎倆。眞覺可笑。則此劉亦敗帚也夫。

家譜序

覩史臣之頌陶唐氏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知仁莫大於親親。雖至德如堯。必以九族爲首務。蓋九族者。其初一人耳。漸分漸遠。非聯之以情。則途之人耳。九族不敦。而欲其仁民育物。失其根本。必不能也。自教化不行。誶語德色。門內且然。況其疎屬。宗法廢而特有譜。譜者所以敘同氣。使渙者以親。又傳宗祖德澤。作後人之模範。不止紀名號、序行第已也。我申氏族譜。其來已久。伯父扶風公嘗修之。先君端愍公再修而梓諸京師。尙缺略未詳。季弟翀備員史館。會纂修實錄成。請告歸里。休沐之暇。取舊刻。加訂補。稱明備焉。光於是作而嘆曰。我申氏之在絳者既不可考。自撤縣公遷永以後。讀書二百年。仕宦歷十世。可謂盛矣。我族人亦知其故乎。夫流而不息者德也。習而有染者學也。學成德備。天道可崇。我祖宗掇巍科登膴仕者。蟬聯相接。然皆藹然貧素。蓋不及中人。循循守禮。規言尺步。鄉人相與安之。無爲淫侈。以破素風。及肆凶暴、虐鄉鄰者。故永人之稱望族。必曰申胡遠。蓋首推焉。至我端愍公。精忠大義。照耀史冊。殊恩異數。被諸隔代。尤爲古今所罕覯。我子孫其念之哉。累仁積德。澤流後昆。我子孫坐而享之。可謂逸矣。不能增高益深。從而剝蝕之。身不可以見祖父。則名不可以入譜牒矣。念之哉。卽今身無大戾。再世修譜。而我則無所稱述。亦足羞也。以道義繇世。以詩書澤身。家法具在。雖百世焉可矣。

刻太上感應篇序

鬼神禍福之說。君子信之。蓋以輔帝王刑賞所不逮。三十年來。水旱疾疫。間以兵燹。生民之困極矣。雖運數使然。豈非人事乖舛。戾氣所召歟。夫燠之必寒。晝之必瞑。此誠運數。無可奈何者。然繼晝以燈燭。禦寒以裘革。不聞冥行而號凍也。天道之窮。人事起焉。至於彝倫攸斁。殺物以自利。使習俗日偷。猶曰無可奈何。有運數焉。所貴賢人君子者安在。故命之爲言。君子以戒貪冒。不以限好。修觀大易與洪範所稱修悖吉凶。皆與人事相準。貴弱而雨降。悔吝而桑枯。匹夫匹婦一念所極。城爲崩。霜爲隕。彼造化者若可呼而應焉。今人見不善者食福。善人有時而窮。或更得禍。則扼腕不平曰。無天道。夫窮通榮辱。天道之不齊。則誠有之。苟爲善。通者日以增榮。窮者庶幾減辱。不見夫養禾者乎。雖有嘉種。燥溼不時。莠草不去。實如稊稗矣。穀則猶是也。溝澀蠢蝕之日勤。其獲必倍於他畝。吾窮而止此。禍而止此。是卽生平善行所格。不然

者。安知不尤甚哉。天下自嘉隆以後。風氣日趨於澆。設其時教化明。刑賞不紊。天道應之。年穀歲登。民無天厲。焚戮之慘。必不至是。故君子有福利天下之心。其身用。則操刑賞以飭法。其身不用。則明禍福以垂訓。今王君多才且賢。困於下僚。是吏而隱者。福利無權。至刻感應諸編以教世。此其心良苦。讀其書者。庶其翻然向道也歟。人人翻然向道。而天下無事矣。

贈周太望先生序

晤茂山周子於晉陽。一日賦詩。十日飲酒。每丙夜醉呼。城烏數起。寒星如雪。我兩人交相得也。一夕將別去。因執手謂茂山曰。吾子才氣橫發。行天下無其偶。非若予之朽株自擲也。又年力壯盛。而顧以皁帽終乎。周子曰。噫。吾父之教也。而敢背諸。始吾父服貧積學。博雅有聲稱。知天下將亂。抱道潔身。所以教兒子輩者。不嘖嘖於纓組田宅。而予毀冠而爲浮屠。放形方外。爲里人所匿笑。實所以承教耳。予聞之。竦然再拜。起曰。吾師乎。吾交天下士多矣。今天下詩古文詞稱極盛。大抵媚使穠郁爲可悅。而搏剝爲古者。是稱雅作。吾子擺除筆徑。靈心百轉。方之近代。惟犁眉公得其似。器略亦相當。然出處之際。難言之矣。方犁眉公輔石抹於江上。橫戟作歌。何其壯也。及名成佐命。助伐炯然。而悲窮歎老。反委然氣盡。出處豈細故哉。吾子毀形戢影。守身如冰玉。生今之時。正自難耳。獨怪夫天台雁宕。在君几席。棲隱之士。不難裹糧千里。躡屐褰裳。而顧舍而之燕市塵土中。使諸侯擁彗。惟恐不一當。周先生。則又何也。周子曰。吁。子之責我者是矣。雖然。亦吾父之教也。吾父少好交游。然嗣介。不苟爲然諾。常欲求友中原。而今老矣。江北風土雄廣。古聖人之區。士多激抗。矜尙奇節。庶幾得一人焉。小子之責也。吾始至都。而交楮楊子。楊子有道仁人也。又以詩名當代。故相從至此。而楊子屈指天下士。必曰般子。申子。今吾子之不吾棄也。彼般子安在。吾其遂歸乎。般子者。吾友宗山。常棄官。隱大魏山中。時時出遊。去來無定跡。然則二子把臂不復可期。乃不意予去未幾。而般子亦至太原。兩人相得甚甚。又明年。猶龍移官中土。周子從而南。而般子自大魏往。相聚彌久。飲酒賦詩。討如予在晉陽時。周子書來曰。吾眞可歸矣。及吾父耄耋之辰。歸以報命曰。所得北士如此。幸不辱明訓。是則稱觴一助也。自後不復再出。請如子言。予時以人事羈里中。不能走河干一別。爲寄語周子。歸而擇泉木茂美。近天台雁宕間。車馬所不到者。爲我留數弓地。吾無意於此中久矣。行將負笈從太翁先生遊。庶以敎子者敎我歟。卽般子楊子相與偕往。未可知也。

詩集自序

自癸未九月。省先節愍公於閩寺。明春。先君殉國。樹後病臥山中。不復擔簦入長安者十一年矣。今歲。天子訪錄遺忠。王學士敬哉公、魏給諫石生公、以名上。儀曹覈實。謂二十三人者無可議。或以數多。置九人不錄。先君遺焉。予聞之。憤抱嘔血。謀叩閽。時閏六月。大霖雨。道無行人者月餘。所親相勸。謂少需至秋。念義不可止。雖萬死何足惜。遂攜兩童子。跨驢北發。出門。行泥淖中。雨不絕。至滹沱。水漲不得渡。渡有覆者。守四日。登舟。雜驢贏舟滿。長年無楫。水深不受篙。中流。洪濤拍天。驢動舟側。舟中人咸呼號。予瞑目塊坐。付之造物。幸濟。至新樂。雨水倍闊。守者或至半月。旅舍傾頹。支以一木。雨愈甚。林牖榻下。穢氣不可忍。四

面僵歌嘈嘈。皆羈客無聊者。越三日。勢不可過。改道無極縣。行水中百餘里。水深淺不一。時時徒步深者沒頂。募人扶掖。兩足淩空。氣咽肉顫。路僻無市。食物乞諸村墟。雜奉麥飯果蔬。立盡不減八珍。至方順橋。體中小恙。覆被蓋臥。屋壞。急起避。瓦礫及枕。枕破。擊踝。微傷。市人群來慰視。視覆處椽楹齊折。皆舌橋目驚。次早。陷泥中。泥深二尺許。足膠不可上。履敝失底。跣而行。多穢積磚石。行十餘里。足傷。少息。渡水。雨大至。衣溼。旱寒。膚栗無人色。店人燎火相向。計去家至此地五百里。行十四日。水居七八。泥居二三。夜見星月者一夕。因笑水行無舟。陸行無路。與岸上舟居者正相反。是後雨止水落。苦泥。泥之苦倍於水。禾中有徑可行。滿佃執白梃虎視。時遭榛棘。護避之。驢入泥輒倒。去囊及鞍。鞭扑亂下。助以聲喊。久之乃起。又六日至都。同人皆驚以爲飛渡。十日之程。倍之以爲速。其難可知。肌消骨立。非復人狀。過值溺者壓者。前後死者相望。予幸得達。鄰猝烏足云。呼天無路。徒跣號叢市中。諸正人皆大不平。會周給諫伯衡公上疏力爭。於是公論乃益著。死無恨矣。時輦下多名賢。不以鄙薄見遺。咸相訂好。以間索詩。開篋久濡蠹爛。字滅沒不可辨。因錄付梓。念此十年中、腐心瀝血。忽而長歌。忽而隕涕。如中風狂走。啼笑無端。集中所載。略可覩矣。風雅鱗集。譚詩靜夜。則又寂寥中一快。十年所未有也。

聽山集卷二

引

張覆輿詩引

張蓋。字覆輿。吾永之東橋人。介士也。然其初以狂著。少負詞舉名。非所好。好詩。時郡人無稱詩者。聞咏哦聲。則增飾傳會以爲笑。蓋獨好之。所爲詩輕脫自喜。往往不中繩尺。家困窶。竭貲力爲服飾。恭履珮玉。飄長帶。如貴介甚都。時入狹邪。流連竟日夜。城頭水次。則洞簫出諸袖中。嗚嗚自得。善草書。所遇無不盡。或求之。適遂不書。故舊每欲得書。輒匿楮紈。不令見。已自尋得之。便索筆急書。惟恐奪去。故遠近傳蓋狂士。狂士甲申後忽自摧折。以次當貢太學。不受。自脫諸生籍。閉門獨坐。讀杜詩歲常五六過。詩亦精進。得少陵神韻。對客竟日不一語。或問之曰。無所當語者。以母夫人饘粥不繼。聞授徒自給。性不耐。未幾。輒罷。好獨行曠莽林薄間。自作手語。時人莫測也。故人仕宦者招致幕中。敬禮之。偶一語不合。引錘自擊其首。被血滿面。因發狂。與歸。歸築土室。蔽塞絕人跡。穴而進飲食。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不見也。亦遂不復作詩。申子曰。跡蓋所爲。前後若兩人。類有所感發然者。古獨行之流歟。詩在前者不復論。詞其甲申以後諸作。語之深者。又難顯布。嗚呼。其足見蓋者幾何哉。

竹逸樓詩引

子勉深沈善下。每事必精當。乃退然如不足者。詩陣雅似儲潤州。蒼藤古木。日月渺冒。非徑草盆花可彷彿。時有精刻之思。出人意表。予好歸其晚日當留媛。飛塵亂隙光、一篇。謂前人所未及的是浣花先生語。勸之刻。子勉唯唯。且刻且刻。十年未果也。今春來都下。同人索其全藁。子勉唯唯如故。予爲選其十之一二。強付剞劂。嗟呼。今天下人人詩。人人刻詩矣。朝脫藁而夕災木者有之。子勉詩藏十餘年。而退然若不足。不自知其可傳。是其必傳也夫。

姜綺季詩引

辛丑春。予至都中。下榻固庵旁舍。時久旱。多風沙。街頭如煙霧。不辨人馬。閉門坐邸中。鬱鬱無以爲樂。一夕薄醉。解衣脫帽寢矣。忽剝啄聲如雷甚急。怪問之。則固庵攜一客至。排闥大笑曰。不意鷗盟乃在此間。固庵言此浙中姜綺季。予倒衣急起。握手大懽笑。蓋予向者與眞源交。便熟知綺季之爲人。伉爽好交游。多才善謔。謂高臥湖上。天際想之耳。亦不意適同在此。因劇飲。盡夜分乃去。次日。以其詩來予讀之。犀利如芙蓉出解。無文人學子束縛綺靡之習。塵土中爲之一快。綺季言比者將遊晉。晉中山高而水激。終不如湖上之樂。予思湖上二十年矣。訖未一遊。君乃舍之。久不歸。又向他處。如擁西子者、更羨他人妓好耶。固庵大笑曰。然。遂別去。

王幼輿詩引

文章繫山水之秀。嘗見近山者多堅削。近水者多奔放。其大較也。蒲近黃河。稱才藪。雞讀李子田先生集。滔滔汩汩。一瀉千里。以爲得水之助。今王子幼輿、復接踵而起。幼輿承司馬公之澤。盛年射策。爲聞人。可謂得志通顯矣。乃澹然於聲利。好學工書。如余之陋。亦嘗俯而問焉。則善下可知。今春在長安邸舍。與鄰子子勉、家弟隨叔、得其詩。每夕必挑燈貰酒。一手揮杯。一手展册。朗誦以爲懽。其近體多雋語。曠致磊砢自得。歌行長篇。縱橫頓挫。風雨驟而鬼神泣也。吾觀幼輿稟氣淸淑。退然若不勝衣。乃其詩莽莽然如萬夫敵。又何壯歟。黃河之水天上來。差足似之。古來詩人各據一勝。惟少陵氏天人萬象。無所不包納。其才如海。幼輿其日進而盛。斂才襲氣。直登少陵之室。如余輩、盆盎耳。安得不望洋而返。

賈黃公詩引

溫柔敦厚。詩教也。然吾觀古今爲詩者。大抵憤世嫉俗。多慷慨不平之音。自屈原而后。或憂讒畏譏。或悲貧嘆老。敦厚誠有之。所云溫柔者。未數數見也。子長云。三百篇。聖賢發憤之所爲作。然則憤而不失其正。固無妨於溫柔敦厚也歟。賈子不諧於俗。而好爲詩。所與遊者。皆孤孑之士。故其詩淸厲而不傷於格。蓬門木榻。翛然遐寄。豈有得於君家浪仙之遺韻乎。夫流連光景。以消侘傺。此善於處憤者也。第不失所謂敦厚者。而溫柔在是矣。

王淸有詩引

三百篇皆理學也。敷情陳事。而理寓焉。理之末遂。無爲貴詩矣。後人歧而二之。街譚里諺。俱可採掇。而經

語獨不少。入子美用獨夫、汎愛、當暑、去兵、一戎衣、富貴如浮雲。亦取語之近詩者耳。宋人尚言理。萬紫千紅。以喻一貫。青山綠樹。取譬來復。理愈密而詩愈難言之。清有先生晚篤理學。而好詩不衰。良友蘇門。觸緒成詠。所謂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有吾與點也之意也。歟理學風雅。同條共貫。惟先生能兼之矣。

喬文衣詩引

京師者。詩之藪澤也。如貝稅然。四方所產。梯航而集於上國。故外而入者。視其箧、纍纍然也。內而居者。視其璧若奸帳。纍纍然也。於是衆技畢陳。而精者出矣。詩之精者必眞。夫眞而後可言美惡。範域爲輪廓。鐘也。不適於用。創桐爲偶。又衣飾之。雖昏子不信以爲人。詩不眞。卽雕繪滿眼。只壞鏤木偶耳。覩謹愿而心澆刻。性情之僞。延於風教。而詩其兆焉。吾讀文衣詩。喜其眞。不無故爲嘲笑。橫臆而出。肝膽外露。擲坠洞賺。一息千里。我燕趙人多沈毅英爽。無夸毘之習。文衣其尤著哉。嗟乎文衣。眞之一字。爲世所厭久矣。少陵不云乎。畏人嫌我眞。其在當時流離困頓。皆眞之爲害。故人嫌。亦自嫌也。然而光焰萬丈。至今益烈。眞之取效頗長。少陵不脫入州府。予謂卽居京師。舍此無他道也。詩云乎哉。

馬萊史詩引

從淮上別萊史。十餘年來都。無聞問。意流離之後。故土蓁莽。觸目悲酸。無復向來翛然自得之意。伯巖自嵩少歸。攜得萊史詩數首。和平高朗。音無噍殺。予比之秋潭洛墨。明月積雪。庶幾近之。則此十餘年中。彈琴嘯歌。荊棘虎狼。不足動其胸次。非有道者能之歟。萊史詩中。數言伏村、塞荷。伏村吾未見。晤塞荷於鄴。瀟然高士也。相與偕遊百泉。時時言萊史隱居狀。近且卜居嵩麓。攜妻子樵採。無復意人間事矣。嗟乎。萊史乃至是哉。予向與伯巖偕隱太行。竊有鹿門之志。人事未了。尙爾徵逐。每登高望西山雲木。未嘗不爽然神往也。以萊史幽懷逸韻。卽州府如在邱壑。而結茅嵩上。與秦松漢柏爲伍。觀其居與所從遊。而人可知也。詩亦從可知也。伯巖言大隗風土醇厚。往往多隱君子。吾將徙而家焉。其與二室之間。策杖往遊。行歌互答。吾三人可以老矣。况復有伏村塞荷諸子在耶。

馬昱徠詩引

上谷一郡多理學。蓋猶有靜修先生遺風焉。而馬子昱徠以詩著。夫理學與詩。判而不一也久矣。儒者斥詩爲末技。比於雕蟲之屬。而太白嘲謂魯儒。備極醜詆。途殊者議異。理固然歟。昱徠制行醇謹。無夸毘之習。所著叢正諸書。皆理學篤論。而詩格大雅。卓然成家。則又何故。予謂世俗所謂理學與詩。皆非也。褒衣闊步。白髮死章句。此士而腐者。漢高所以解冠而溺之耳。而士之以風雅自負者。率挑蕩越閑。以綺語飾其陋。本之則無。詩又可知。三百篇多忠臣孝子之章。至性所激。發而成聲。不煩雕繪。而惻然動物。是眞理學。卽眞詩也。卽如靜修先生紹濂洛之統。高風亮節。爲元醇儒。今讀其集。古健眞削。無愧唐音。不可以謂其合乎。昱徠勉旃。生禮義之鄉。秉聲音之正。合程朱李杜爲一身。匪異人任矣。

逸休居詩引

癸卯初夏。予有博陵之役。過柏鄉。辨若遺我詩一帙。未及讀也。已而登太行絕頂。天風四至。濟流激湍。怪

鳥覡人。松華殺地。飄飄然作遺世想。恨無與偕遊者賞其奇曠。乃急取辨若詩讀之。雄廣之氣。與之相敵。不啻吾兩人牽藤共坐。躡履同遊也。古之以詩傳者。其人多清剛而磊落。以石爲體。而才致偶發。遇物斐然。特如溪澗濚洄。草木蓊翳耳。今天下詩頗推畿輔。而魏氏一門爲尤甚。崑林先生爲一代風雅之宗。昆季並起。照耀河朔。昔之機雲維絡。不足多也。予與辨若定交在兒童時。予旣壁廢。無舉業之擾。肯力爲詩。而竟不就。辨若以射策中高第。詩與制藝并在人口。人之才智相越。不亦遠哉。讀其詩。嶙峋突兀。天外遙青。不爲徑草盆花、耳目近玩。蓋得太行之氣爲多。得其集者。朝夕吟諷。卽以當臥遊焉可矣。

臥雲菴詩引

人之得爲詩人。非只才具勝也。蓋亦有其時與命焉。日徵逐於市朝。車塵馬汗。勢利熏心。而口道煙霞。藝爲不情之語。其不足動人也明矣。泓子負經世之才。作令海濱。俱有成績。使其纂金絜爲富厚祿位地。必且以功名顯。豈暇爲詩人哉。感憤在中。賦不可解。因是抱病。息蹤山居。時與赤松爲采眞之遊。夫茶鐺藥臼。熊經鳥申。皆詩人嘉事。而應酬既絕。清虛日來。是時眞可爲詩。非詩亦無以寄其牢騷磊塊。所謂命也非歟。泓子之詩。清明廣大。無幽澀纖穠之習。至性所出。可詠可歌。方今風雅之壇。爲設一座。吾嘗謂古來隱士山棲海遯。冥鴻高舉者。指不勝屈。獨陶靖節照耀今古。則以靖節之詩。爲今古獨絕故也。然則泓子之詩。固可少乎哉。

傳

劉文烈公傳

劉文烈公者。杞人也。名理順。字湛陸。舉崇禎甲戌進士第一。先是擬第一者。李公焜。烈皇帝厭文章之敝。思得理學大儒。爲天下模楷。閱公卷稱旨。親灑翰墨。爲訂易數字。擢冠多士。而置李二甲第一。廷臣未知也。傳臚日。皆愕然。中州人爲徐言。譽公生平學行狀。實無其偶。則又人人睦異。謂帝知人。是夕。帝入宮。喜甚。謂左右曰。朕今得一德行者老。蓋公已十七春官。爲士林屬望者。垂三十餘年矣。授翰林院修撰。歷左春坊左中允。司起居注。六曹奏章。纂修大明會典。武經七書。皆悉心討論。及侍經筵。東宮日講。尤多所開導。性簡穆醇謹。不交外務。每朝退。鍵戶誦讀。於性理宋儒諸錄諸書。皆研究得其蘊。卽燕閒對妻子奴僕。必正襟危坐。與客言。煦煦如家人。無崖岸。然中實耿介。非其人不與交。當武陵相奪情大拜時。公嘗斥言於朝。絕不與通。武陵聞之。怒。撤其講席。予展書。卒亦不動也。庚辛以後。寇日熾。諸臣縮朒。廟謨無勝算。公憂形於色。數與召對。引陳皆傾畫。及汴圍垂陷。公大感慟曰。中原破裂。則京師危。尙以門庭玩寇耶。於河北設屯撫。練敢死士。爲後圖。如李抱眞澤潞故事。賊庶可殲。爲公疏條上之。格不行。當是時。秉樞督帷幄者。率晏安。或飮酒高會。公與二三閒曹。蹩躠騎羸馬。日叩當路。謀所以滅寇者。往往笑不應。甲申三月。寇犯都城甚棘。公詣朝房。謂執政曰。守卒缺餉。又陰雨饑凍。急請上出內帑金錢。鼓戰士背城借一。或堅守待勤王之師。不然。民怨。國事去矣。皆唯唯。公憤然歸。捐俸鏹及盤匜簪珥。輪犒城卒。諸寮友咸詣公所。問進止。公正色曰。存亡視國。尙須商耶。是日。命家人掘坎於室中。深數尺。爲處槪計。十九日城破。配萬安人

變妻李氏請先死。公笑許之。候其瞑目。呼具袍笏。北向再拜。又入祠別祖先。遂大書三紙。付家人曰。成仁取義。孔孟所傳。文信踐之。吾何不然。旣占科名。豈肯苟全。三忠祠裏。無愧前賢。書畢。遂投繯死。年七十有三。方未死時。門人傅姓者。官詞林。謁公問計安出。公曰。旣及吾門。此事當自辨。傅倉皇去。公送迎如常儀。傅後爲人言。吾時亂甚。無所措。師從容譚笑。如平日也。羣寇過其廬者。皆下馬拜泣去。不敢入。順治九年。朝廷舉封蔭典。遣少宗伯設壇。祭於都市。諡文烈。賜田七十畝。春秋致祭。劉氏。其先洧川人。徙杞花園鋪。四世傳汝忠。官典膳。典膳生五子。季承緒。生溶庵公。溶庵公濬源。始業儒。治麟經。有聲。用公貴。贈文林郎翰林院修撰。娶某氏。繼某氏。生公。公生彌月。而溶庵公歿。母氏督之嚴。公奉教唯謹。以孝稱。事諸兄如嚴父。常措處代償兄逋。弱冠舉賢書。家固貧。未嘗以竿牘通長吏。在朝十載。宅不改飾。畝不增畔。茅屋蕭然如故也。己卯。典閩試。癸未。分較禮闈。俱稱得人。子聖箴。字講山。庚午科舉人。難後。自誓不仕。幼子三哥。公死後來幾。竄於豫。其後子孫益盛。皆能不愧家聲。而家孫始蕃尤著云。

申子曰。光曾謁公於京邸。修眉豐髯。進退揖如。望而知爲長者。聞初及第時。汴及杞中多異徵。大賢之出。固不偶哉。公以文信公自期。論者謂狀元死節。公實無愧文信。公嘗仕在外。故能號召豪傑。興師圖恢復。公始終珥筆爲儒臣。凡所建白。皆不用。徒以一死報國。非其志也。其後余公煌、劉公同升。皆以狀元死國事。倘亦聞公之風而興者歟。

楊方伯傳

楊公名思聖。字猶龍。鉅鹿人也。曾祖坦。以舉人仕至杭州府同知。祖若柏。光祿署丞。考粹玉。娶閻氏。生公及思廉、思讓。公自兒時有神童之目。十二應童子試。有司奇其文。首拔之。國丁母憂。己卯鄉試。中副榜。入太學。復中壬午鄉試。丁父憂。丙戌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纂修實錄。陞修撰。己丑會試。分校禮闈。得曹本榮等二十八人。曾研精理學。有大儒稱。世祖皇帝命爲日講官。編顧問。餘亦多爲名臣。一時咸服其知人。歷春坊侍讀學士。出爲山西按察使。陞河南右布政使。四川左布政使。辛丑。入覲。卒於途。時年四十有四。公爲人和易無崖岸。而中實彊直。意所不可。雖顯貴不與交。而素所往來稱忘形之交。多布衣寒士。甲申以後。天下甫離兵革。熙然尙文治。公與令冢宰魏公裔介、同年友善。以文章道義相劘切。如左右手。魏公作五子詠。首推公及魏子象樞、曹子本榮、申子涵光、郝子浴也。天下稱曰楊魏。士之自負才能來闕下者。必攜卷軸謁兩公。得其一言以爲榮。兩公亦勤勤汲引。一藝之長。延譽恐後。蓋因而成名者多矣。公性無他好。好詩及古法書。居長安。室無媵妾聲色之奉。出亦不樂爲酒食讌會。一羸馬蹩躠。白晝中歸。鍵戶謝客。庭中植雜花竹木。翛然如林壑。詠哦聲達戶外。聞與所知論海內人物。則抵掌大言。嘗今詩若書。獨某某數輩耳。彼大冠若箕者何爲哉。某某以詩與文自負。方在顯位。無不人人譽之爲古今無耦者。公顧斥之。至不在論列。於是聞者大恚。世祖皇帝政務之暇。兼涉書畫。嘗喜滄州戴公明說書。自董華亭而外。無取也。一日坐便殿。召公及陳公爌。賜上方筆札。書稱旨。賞賚甚厚。蓋自米顚懷研而后。此風久不聞。海內以公當上意。幸旦夕且柄用。而忌者益不悅。會世祖皇帝加意民事。擇廷臣才堪外任者。備藩

臬選。使益練習。俟有效。以次召用之。遂出公於山右。而陳公亦出爲外藩。論者謂公文采風流。宜在翰苑。刑名恐非所長。公至。折獄精敏。輕重各當其辜。貪墨斂迹。俱改行易志。晉中人曰。吾臬自王元美、李京山兩先生。以文章吏治。照耀前後。幷公而三耳。在中州。嘗攝左轄事。以廉謹聞。謁孫徵君於共城。徵君懽然以道統相屬曰。吾所見仕宦人。超然如此君。蓋寡耳。及遷蜀。念去家益遠。欲自投劾。作倦遊草。思廣羊不置。廣羊者。郡之西山。方天下未亂時。公與雞澤殷岳、永年申涵光、鋤茅山頂。爲終焉之計。已而宦遊四方。雖膺組綬。無一日不曰。吾廣羊、吾殷子、申子也。至是借隱之意愈急。時制。外吏不得自陳。而撫軍惜其才。止之。不爲請。遂蕭然攜書劍而西。登嵩少華嶽。入棧道。所至皆有詩。公詩風格宗王孟。俊音亮節。近比信陽。入蜀以後。山水之助。老氣橫發。得少陵遺意。時賢莫及也。蜀自兵荒後。民少。又苦瘠。力不能辦租賦。是時。滇黔方用兵。軍需旁午。公轉輸不竭。則內撫殘黎。蜀賴以少安。未幾。病瘧。瘧不已。肌膚內消。食漸少。乃杜門習靜。病少愈。入覲。舉治行卓異第一。以便道抵家。省墳墓。欲止不復出。而部檄敦促。力疾就道。至單懷。疾又作。豫撫以狀聞。乞休致。公召殷子。與居積關候命。謂之曰。吾歸。與二子尋廣羊舊跡。讀書學道。以樂幾年。志畢矣。已而病亟。嘆曰。醫數投涼劑。取快目前耳。遂相誤至此。惟青主力言其非。青主來。吾尙可望。然青主塞署固不出。奈何。青主者。傅山字。太原高士也。博學兼通醫。其人樂難致。而公在晉臬時。曾折節式其廬。殷子曰。非我自往無濟也。時六月。大霖雨。晝夜行山谷間。四日而至太原。跽謂傅子曰。猶龍病。先生其有意乎。傅曰。世無兩猶龍。吾安得坐視。時亦抱病。慨然遂偕行。未至前二日。公歿。歿又數日。而請告之命乃下。歸隱之志卒不遂。亦可悲矣。平生所著。有且亭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娶南宮李氏。子二。履吉、徵吉。皆能讀書。有父風。

申子曰。世以楊公失職。悲傷鬱鬱而死。如長沙者流。豈其然哉。公少無宦情。舉業名宦貴。俗所營營者。皆不屑。而志在山水朋友詩文。聞夫山水朋友詩文。亦何藉於高位。且公雖外吏。亦方面大僚。非遷人逐客之比。謂以性命殉。必不然矣。獨怪以彼其才。親受知於人主。是宜輔弼在左右。乃一出不可復返。嘗廷推爲少司馬及憲副。皆不果用。豈非命歟。韓子曰。斥不久。其文學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然則天之所以厚楊公者。固在此。不在彼耶。

霍亮雅小傳

霍則白。字亮雅。曲周人。原名奇。字則白。以字行。近世少以字行者。亮雅與友人劇。署字。蓋以爲名也。而友人不知。以爲慢己。亦以字答之。後問知。呀然一笑也。父如白公。以進士爲參政。好飲。早休致。亮雅好飲如其父。父喜。更縱之飲。性脫落。恥問家人細事。與人無競。終其身無疾言怒色。迨其老。貧矣。卒不肯蹙額向人。貌清臞如鶴。時操南音。乍見之。不知其爲河朔間人也。生平好尙屢遷。好理學。嘗刻行先儒語錄。好佛茹素。持準提戒。繪須菩提像。虔事之。好仙。奉呂純陽。瀏箕語。唱和譚讌如生人。好詩文。古人書無所不翻閱。間爲詩。清迥脫俗。尺牘隨手。翩翩。貴小品。讀之解頤。好書畫古玩。能鑒別眞贗不爽。得名人手蹟。雖片紙。寶惜之。必裝潢爲卷帙。瓦樽銅鼎。皆法物。位置精雅。好客。所居第宏敞甲於邑。多蓄書樓閣。吳越之士。

至者如歸。供其館穀與馬之費。無夕不高會。家以是中落。不恤也。好歌。常自喜優伶。其自遠方至者。必羇其技。好博作博戲。摹賽博事曲盡。酒闌燭灺。呼盧動天地。當負負盈囊。不以勝敗爲意。好游。游不出數百里外。乘小犢車。車中自攜酒。所至有招之者。輒出己酒飮之。或贈以金帛。辭人自取去。好潔。日輒數浴。凡棐無纖埃。命兩童子執箒箕隨之。游睡必隨。除客謂其庭一草一木。皆有六朝丰致。晚多病。諸好悉屛。獨好客益甚。不能飮。而臥觀客飮。客歡。乃大喜。久之。病益劇。自知死期。與親故別。談笑而逝。年五十歲。子二。介儲、全儲。

申子曰。儒者每以晉人放達爲豐鏃。彼於禮教則有閒矣。若夫脫屣萬物。形骸土木。以較夫汨汨利名。夢中無事到者。不亦賢攜哉。亮雅幼工制舉業。試高等。非無意於當世者。不得志而託於酒。心事灑然。無幾微芥蔕。令稽阮輩見之。不當把臂入林歟。乃利名之子。亦從而非笑之。可慨也夫。

毛穎君後傳

穎以老病。謝中書事。黃帽歸管城。往來研山甬上。暇則著書以自娛。久之。秦亡國除。秦家游吳越。愛防風山水。遂居焉。見時。陳元曝天都。褚先生在剡。陶泓家於端州。時時相過。爲方外交。私述始皇遺事。爲書藏名山。一日。有人自長安來。言沛公入關時。蕭何盡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乃嘆謂元等曰。吾輩竭生平著錄。將與竹帛垂無窮。今遂爲他人有耶。因欷歔不自勝。遂發狂。常科頭散髮。不與士大夫相見。士大夫亦厭之。鄰不復顧。餘師踊婦。或見而呼之。命記所業籍。欣然爲書。書又潦倒不稱人意。一書即斥去。穎亦不顧也。其裔子孫繁衍日益盛。皆能文。工書畫。烏衣象服。簪紫綺裘。照耀江左。穎老善忘。至不能盡識。則書其名於額。四方諸侯。聞之爭聘。掌書記。穎懲己孤立被廢。命十人爲曹。所至遞用事。故寵任久不衰。四方黠者。亦彿飾冒穎支庶。識者輒能辨之。於是中山之族微而防風甲天下。又數年。無疾卒。骸骨空洞。人以爲仙去。所常與周旋者。爲立塚製文以祭之。陳元、褚先生。皆不知所終。陶泓擧道端溪上。久而益堅。相傳至今尙在云。

史氏曰。吾讀昌黎公傳。常怪不詳穎歸後事。篇云終於管城。何哉。已乃知毁名避世。如其時東陵侯輩。故中原人無知之者。楚漢遞興。能者效一技。而穎以老病自全。挺立不屈。豈有慕於孤竹之遺風歟。然身隱而子孫用。使富貴不絕。可謂善處名實者矣。

呂節婦小傳

鄒丞呂公去其家三十年。乃知婦人死節事。哭奠如初喪儀。予聞之。愴然以悲也。道誼淪薄。淸剛之氣。多在壑流。然成事難。陡發大辱當前。不忍憤憤以死者。恆有。若乃知微慎始。酌情就義。事介可以然未必然之域。而奉身如霜雪。若將浼焉。此其才智過人。不只一勇決也。節婦姓劉氏。年十七。歸呂公。歸十有六年。而遼左多事。當是時。直足一跡。骈首就戮者相望。節婦謂公當遠去。不去。禍且及己。公唯唯未決。節婦大慟曰。嗟乎。宗嗣之任。在君與幼子。幼子不能自達。而君又躊躇膝下。相隨以沒。何益。曷以閩中少婦他日爲君羞。嗟乎。嗟乎。行矣。我不負君。公乃攜子西去。去未幾。而節婦投繯。烈烈死矣。公以明經起家。歷仕爲

縣丞。節婦存沒未知也。會公師姜公來守眞定。爲言節婦死時事甚悉。蓋公旣去。節婦遂絕飮食。家人百計勸之。以爲事不可知。而輕身一擲乎。節婦曰。事至而悔。悔何及。不見夫采衣而躑躅行者。忍日擊耶。事玉隕。無瓦全。吾不能靦顏視息。且而與夫子有約矣。遂死。方死時。姜太夫人亦在。故所言如此。呂公名起渭。遼東人。今爲廣平府同知。

野史曰。節義之事。蓋天性哉。平生言忠孝。指天誓日。若眞可信。臨難而悔者。何可勝數。夫白刃在前。勢無復之。死唯一決耳。而委蛇求活。計無不爲。甚矣死之難也。節婦一女子。能明大義。九死不折。所謂巾幗而鬚眉者歟。即今呂公宗枝繁衍。雙轄五馬。享有膴仕。皆節婦之賜也。呂公穹蜂飮泣三十年無易志。亦可謂不忘舊德者矣。

楊烈婦馬氏傳

烈婦馬氏。永年馬家莊馬安女。年十七。適楊寨楊之學。越伍載。之學病歿。烈婦哭之幾絕者再。矢死不更適。旣服除。翁與父謀。婦年少無所出。會當嫁之。烈婦聞。跪請於姑曰。蠡不即死。正以代夫事翁姑耳。而忍棄之邪。姑曰。語不云乎。無兒不使婦。烈婦曰。語謂婦不賢者難以強也。若矢以終身事。視兒在有加焉。而何不可。翁意終不回。一日。父有使至翁所。切切耳語。烈婦泫然曰。是必爲我。死期迫矣。康熙甲寅元日。謁伯翁。謁拜。伯翁以婦寡。可勿謁。烈婦曰。拜只此矣。忍不一受邪。聞者以婦將嫁。故別耳。亦不疑也。初四日。聞姑曰。新歲欲以盃酒澆死者墓。姑許。因詣墓慟哭。久乃回。潛自服毒。毒發。紿家人曰。病耳。家人見鼻口迸血。知爲毒。相與嘗藥之。稍甦。曰。我以毒一入喉。當即死。今宛轉苟活。將何爲。家人守之。不得死。至初七日。防稍疎。夜再服毒。明早遂死。初八日寅時也。年二十五歲矣。烈婦容止端麗。言笑不苟。素多懿行。不遜。謂其大者。瀕死無異常時。至於購毒何時。藏諸何地。家人迄無知者。蓋定志非一日矣。

申子曰。節義之不絕於人心。是三光所繇明。坤維所以不墜也。而謂隨俗波靡。殞身就義者不再遘。豈其然哉。馬氏一農家婦。非有詩書保姆之訓。亦非習見節義。有所觀感。彼鄉之人。豔而再適。事同初醮。再適而勝。忻有得色。鄰嫗輩而羡之。以爲當然。故其翁若父謂少年宜嫁。無子女宜嫁。閭巷細民之事。固無責焉。而烈婦不動聲色。視死如歸。一毒憯矣。或毀而中輟。而氣乃加厲。至於再毒。房然一女子。勇過賁育。豈獨羿浞愧之哉。故備著其事。以俟採風者表彰焉。

趙節婦傳

節婦、永年小北汪人張斐女。年十五。適趙一驚。食貧力作。事姑以孝稱。越三歲。驚死。有子方二齡。節婦欲死。姑大慟曰。遂爾之義。此呱呱者安歸。吾血食其斬諸。節婦乃不死。夜篝燈紡績。畿霜草枯。遺孤在抱。啼聲與杼機相答。姑病。籲天以身代。比愈。時時以十指博甘脆。姑怡然弄孫。若不知其無子者。後姑死。哀慟踰常。葬如禮。子振宋。節婦督之嚴。曰。子脫不肖。頹行而玷宗。吾負此地下人。會年饑。不足供饘粥之費。或勸以易業。節婦愀然曰。事士貧。無賈術也。振宋亦體母志。淬厲爲端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文名日起。於是宗族里閈咸悅服。謂節婦之教云。直指以其事上聞。得俞旨建坊。海以內無不知有節婦者。節婦今年

六十五。守節四十餘年矣。

申子曰。自時代變更。而益知節婦之難也。彼裙釵笄褘之人。生於窮簷敝閭。未嘗誦詩書。斷大義。倫紀之任。固無責焉。以至性所激。九死不移。豈不烈烈勝鬚眉哉。乃或以剔鼻斷臂之事。赫然耀彤管。如趙節婦者。平平無奇。嗟乎。夫人亦各論所遭耳。死節易。保孤難。節婦正爲其難者。貧無立錐之地。食不足以供稚孤。而拮以養。終子以敎立。此四十餘年間。何異吞氈嚙雪耶。嗚呼。風俗之偸也。誦詩書。斷大義者。無執此裙釵笄褘之人焉足矣。嗚呼難哉。

碑記

南和縣重修關帝廟碑記

南和縣治東偏。舊有祠。祀漢前將軍關公。稱帝。從時制也。祠居四術中央。邑人伏臘所共事。邑大夫出入必式焉。旣久傾圮。邑三老某等醵貲更治。加新刻丹艧。燦然改觀。友人白侍御抱一。周生錫審來。命紀其事。光於是作而嘆曰。嗟乎。大義之在人心。至今未熄哉。自古忠臣烈士。馳騁戎馬之場。功成身遂。垂名竹帛者。衆矣。其或遭逢不偶。齎恨以終。至不保其要領。尙論者慨然欷歔。願爲執鞭者有之。然偏以質之學士大夫。必有不詳其事。不能擧其名姓者。惟帝英靈赫奕。薄海內外所震服。卽婦人孺豎。以及狂暴頑梗之徒。無不傷心膂志。奔走如不及。盛矣哉。千古一人耳。夫帝之從事昭烈也。間關百戰。中原無尺土。至荊州一陷。而西蜀幾危。其所成就。不得與蕭韓馬鄧比。世好以成敗論人。假薄之士。必因而短長焉。而尊崇無異詞。將與尼山竝列。則又何哉。蓋君臣之道。斷而復續。事雖不成。而大義申於天下也。方漢之衰。羣雄競起其間。跨方州。擁重兵者。所在而有。一時雄俊智略之士。抵掌掀眉。仗策而求所合。意在乘時取富貴耳。帝獨志存興復。視紛紛者如犬豕。欲得劉氏一人可與圖大事者。亦常歷九州而相之。昭烈處幽燕僻壤。埋名旅販中。時人皆未之知。帝在解梁數千里外。非有平生之素。一旦而遇之。以爲漢祚不絕。斷在此矣。委身共濟。九死不移。雖忠義出於性成。而尊王大一統之義。講求於左氏者非一日。昭烈少有大志。得帝而益決。當時同心擧事者。復有桓侯。桓侯與昭烈。近同里閈。聲聞易達。非帝之比。卽賢如武侯。不肯失身於匪類。亦必待昭烈自請。感知遇而後出。若夫謀國之忠。擇主之智。無踰於帝者。不幸而後起失據。偏安一隅。國賊未誅。以驅命殉社稷。嗟乎。豈非天哉。天不祚漢。卽帝亦無可奈何。然而志則烏可沒也。夫曹氏之篡。漢王侯貴戚。輔翊世胄之家。反面事讐。各出才智以佐逆者。指不勝屈。帝山右一布衣。未嘗北面而事漢也。以踐土食毛之義。矢不共戴天之讐。賊誘以高爵厚祿。不爲動。臨以刀鋸鼎鑊。不爲動。意所謂劉氏一人者。歷萬刼而不毁。至今三綱不墜。人類未淪爲異物。皆此等一念維持之耳。蕭韓馬鄧。功在一時。帝功在萬世。豈可同日語哉。傳曰。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我河北燕趙之區。始沒於袁氏。繼脅於曹氏。當漢末葉。未嘗一蹈正朔。帝未及撫而治之也。乃事帝之勤。更盛於他所。故曰。大義之在人心未熄也。南和民愨而士雅。好習忠孝事。其新廟貌而事帝者。非僅資祝以邀福。則請進士民而告之曰。帝聰明剛毅。不

可媚以私。潔躬而序倫。無詭於行。神之德之矣。則又爲邑大夫進一箴焉。曰。直道可行。民不背德。惟帝二千餘年追崇不衰。好夫篤德澤於郡民。民其敢數其出入。崇神明也。無愧於民。無愧於神矣。夫如是。上下交修。以永終其福。是役也。烏可緩哉。

岵園記

韓家屯世有我申氏別業。屯去城三里許。在滏河之陰。每春桃李夾岸。爛然如雲錦。夏秋櫓聲徹夜。蓋郡之蔬茹取給焉。先曾伯祖南濱公自憲副致仕。歸就蔬圃爲亭榭。所謂南濱草堂也。先伯祖中丞公嘗大之。比卒。遂葬其地。曰。夙所好。魂魄安焉耳。予兒時見塋域鳩釣臺兩字。則仍南濱公園中舊石也。先君令杞時。別購鄰邸王氏園。多老樹雜花。中一庭三楹。前兩小庭對峙。又前爲池。庭後爲臺。臺後則門臨水上。荻花柳陰。隔堤見雉堞樓櫓。隱隱水煙中。先君自吏部郎里居。角巾野服。時與二三老友。徜徉吟嘯。詩集中數言南園卽此。乙酉。叛旅屯駐兩閱月。馬矢所到。地無青草。牆垣頹毁。朱欄折而爲薪。時喪亂之後。萬念灰燼。聽其荒廢而已。行人折花。往往斧其大枝去。庭前有海棠兩株。高兩丈餘。俱折壞。久之。稍葺牆垣。剷前年種蔬。壬寅秋。大霖雨。西亭圮。次年春。移諸池之南。甃甓隔於後。遙望翠柏垂垂如鍼。中題曰泊亭。依水。又以明志也。移東亭於河畔。築土而高之。外望如樓閣。題曰定舫。蓋如扁舟繫纜。不復汎汎風浪間矣。拓牆西數弓地。爲曲徑。蒔花木之土宜者數種。總題曰岵園。取毛詩陟岵之義。與兩弟約。此園永不分析。長房主之。仕宦及有貲財者。時借力加修治。凡花木庭樹。有增勿減。昔李贊皇云。以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子孫。識者嗤其愚。若此園雖微。我先公平生遊覽之地。一草一木。手澤存焉。其敢忽諸。

聽山集卷三

論

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論

世以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爲閉漢而欲用韓也。嗟乎。固哉。則始終爲韓之說誤之也。始良遇漢王於留。說以太公兵法。他人皆不省。而漢王屢用其策以制勝。良曰。沛公殆天授。委心事漢。自此定矣。豪傑之欲得主而事也。甚於君欲得臣。方秦之季。英雄競起。雖時南面稱孤。欲爲漢王所爲者。不知凡幾。皆握腕好奇禮。獨漢王慢易多大度。酈生知其必成。且仗策從之。況良乎。漢王西入關。留韓王成守陽翟。與良攻宛。良果爲韓。何不自留相成。或與成爲破秦之計。而與漢入關。漢勢日强。韓不益弱乎。如以韓方初造。非借漢不足以滅秦。秦滅而漢益强。力不能破將滅之秦。而欲幷方興之漢。良不若是愚也。韓王成本一庸主。借庇於人。僅以蘇祀耳。才力不足以當項羽。無論漢王圖大事。爭天下。不諒其主之賢不肖。安所稱智歟。且速之斃也。成死。良復歸漢。酈生謀立六國後。六國者韓亦在焉。此時韓之諸公子未盡殲滅也。良果爲韓。何不因而力成之。乃曰。天下游士。各歸事主。誰與取天下乎。韓將立而中止。良撓之也。則良爲漢不爲韓明矣。故燒絕棧道。示羽無東意。此良本謀。無可疑也。然則良終不爲韓乎。非也。爲漢卽爲韓也。滅秦則

漢業成。漢業成而興滅繼絕。韓祀必擧。是則韓讐報而良志遂矣。良本謀臣。無摧鋒陷陣之力。報讐之擧。勢必因人。初借力士。繼借項羽。羽殺成。則羽亦讐也。故借漢王而報之。爲漢卽爲韓也。宋人執爲韓一說。膠固而不測其用。嗚呼。彼安知不爲者乃所以爲之歟。

書

上道臺論鄕兵公書

伏以畿南號承平。然荒村鼠竊。所在時有。自明公建節以來。威德遠播。奸宄革心。枹鼓不鳴者。有日矣。猶以安不忘危。綢繆未雨。近如操練鄕兵一事。祗底一方。萬民尸祝。某等荷戈以從。自爲身家計。夫復何言。竊以立法經始。務求無弊。恐有司奉行過當。漸失初心。不揣瞽狂。妄肆陳說。惟明公採擇焉。古人蒐狩。必於農隙。故三時耕作。一時講武。恐妨農也。自去冬奉憲檄。三郡中頗有行者。地無遠邇。呼而集於郊關。演武之場。氷雪掩軒。霜風裂膚。官以有事不卽點驗。抵暮而散。他日復然。饑寒困躓。莫可告語。困已甚矣。然猶時尙無農事也。今東作方興。一歲凶稔。或爭時刻。穀賤人稀。傭工不易。婦子晝夜胼胝。尙恐廢時失事。而往來操練。半在城郭。且勢力者例不入籍。所驅皆貧民耳。器械弓矢火礮衣裝。所費已不貲。甚且教頭冀歛。奸胥橫索。未覩一兵之用。先廢終歲之功。萬一戶口流亡。國賦安出。且農民好爲訛傳。謂將鍊習成伍。遣戍遐方。轉相驚疑。恐生他變。方今寰貴已平。海內謀一。畿南沃野千里。幷無伏莽可虞。某等不知大計。仰求再行申飭。鄕兵之設。本期守望相助。農事之暇。本村練長。自行操練。有司不得句調至城。若一村有盜。鄰村救援。坐視不救者。論如法。庶盜可弭而民不知擾。是亦井田遺意也。芻蕘之言。幸惟垂鑒。

辭辟擧書

有司擧光孝行。以應新例。光自揆德薄。具呈力辭。未蒙垂允。竊念孝道至大。昔賢所難。矧光庸頑。何足當數。推原朝廷獎孝之意。本謂內行純備。才猷卓絕。施於爲政。用張風紀。非如他時採風者。但取醇謹。旌厥里閭而已。光於本朝。嘗受再造。先人幽忠。隔在異代。自分湮沒久矣。荷朝廷日月垂明。總言不厭再四。務詳巔末。傳諸信史。秩宗典禮。備極寵隆。夫人德及所生。卽在親交。猶羅絜酒之儀。尙謝感激。況恩同覆載者乎。故皆終夜腐心。不知所報。今執事謬相推擧。引以仕進之路。假令當途過聽。俾盡毫髮。雖萬死豈非至願。然聞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處。故悔恡去於其身。光非有一長可稱也。性褊才拙。動見齟齬。多疑畏人。杜門息事。間或作爲詩歌。聊以永日。雕蟲末技。無關大道。跡其所行。一匹夫硜硜者耳。若置世途。將焉用此。卽謂明詔特以孝擧。遑恤其他。夫所謂孝者。如古之曾閔。必有奇節可矜。若寄子職。胡可云孝。光先人殉國時。義當從死。靦顏苟活。有負天地。縱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反實之名。恥孰甚焉。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釣祿地哉。是以宵晝彷徨。措躬無所。伏願別擇英賢。用光盛擧。光年四十有一矣。頭顱未老。尙堪策勵。從此讀書舉道。勉圖令終。萬一德業少進。庶以上報國恩。下酬知己。長跽控辭。幸惟垂諒。

與周誠齋書

杜沂水廣柳，不致久羈異地。先生澤及泉壤矣。敬謝敬謝。但從此使鴻爲難，音問愈斷，把臂將何時耶。承教以古文詞相勉，光膽小才窄，不願寄人籬下，而又不能自闢徑路，亦恐望洋而返。猶龍傳已脫稿，然亦不能盡其萬一。少年時文章聲氣，非必眞心好之，大半名心所使耳。漸當水落石出之時，頗厭苦此生。得眞知己數人足矣。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相見，又是不易。茫茫斯世，誰可告語耶。惟先生知我，故敢及之。朝宗才氣雄冠一時，然事鮮情實，行之未久，而好者已倦矣。此道之難。先生樸質二字，眞救時良藥也。弟近日喜讀涑水奏議，亦是此解。作人作文，總非至誠不可。彼浮華者，朝露耳。

與朱錫鬯書

少壯時有限之聰明，誤用於作詩者，二十年，非不一知半解，爾時自矜其能。及至事過興闌，回想袖手苦吟時，殊亦何樂。聞足下怪我不作古文，此語不似知我者。夫古文之難，又非詩比。左、國、史、漢、韓、柳、歐、蘇，法備矣。斤斤摹之，則爲效顰。跳而別圖，便墮惡道。故有明三百年，有名篇，無名集，職是故也。僕自罷去作詩，如宿負畢償，一身輕快。今老矣，精力日減，萬念俱灰，豈能攢眉吮毫，與少年之士爭雄長哉。且身在草野，復亦無文可作。不能爲史，則無紀載之文。不能上書陳言，則無諫諍之文。杜門兀坐，不復浪遊四方，則無山川古蹟登眺遊覽之文。論古則舊學半忘，不能憶古人姓氏。論今則於分非宜，且亦不知國計生民利弊安在。將爲傳誌之文，則爲人子孫者，多求顯爵以榮寵，閒及布衣者寡矣。卽往來尺牘，向頗有之，今經年無見及者。及者又不過寒暄數語，無可裁答。以是而思，眞復何文之可作哉。近嘗把玩宋儒語錄，聊以檢點身心，爲晚年寡過之計，非敢標理學之名，聚徒豎幟，如昔人角立門戶爲也。魏環極近有札云，年少文壇，老來理路。天道之春夏而秋冬，聖學之博文而約禮，此言是也。足下怪我不作古文，有說乎，幸有以教我。

行狀

殷宗山先生行狀

予初識雞澤殷仲弘淵，疎然異之。已而因仲弘復識其兄宗山與燕市，修髯廣額，抗首論天下事，類世所傳河朔大俠者。予自視蔑如也。予幼時拙訥，鄉黨無所稱述，人亦紈袴視之耳。宗山一見，引爲同氣，曰，此異吾友。遂定交。計此在己卯之冬，去今三十二年矣。歷患難生死風波盜賊，無一事不相共。至於文章行誼之交成，義兼師友。古今有幾鮑子哉。嗚呼，已矣。宗山少跅弛，好遊狹邪，然讀書有領悟，筆力過人。與仲弘齊名藝苑。仲弘每試輒居其前，人人以仲弘當早售。庚午，宗山舉於鄉，而仲弘屢擯不錄。蓋仲弘文刻深，宗山文雄博有聲勢，故易遇也。宗山父大陸公大白，以鄉舉仕至閩南道副使，清剛任氣，有包孝肅、海忠介之風，忤權貴，被譖以死。宗山兄弟腐心泣血，闕訟父冤。就予讀書郡城，午夜風雨嗚嗚然，書聲泣聲不辨也。癸未不第，將謁選，予以大亂將作，約與偕隱。宗山矍然曰，誠如子言，褰裳去之恐不速，反濡遲耶。

卽日回里，與仲弘結茅西山絕頂，不復言仕進矣。甲申之變，予與鉅鹿楊猶龍思聖各擁家避亂山中。賊徵仲弘來見，不從。繼又爲崇禎帝發喪，謀討賊。僞令執之，不屈死。賊索宗山急，宗山方從山中載兵械甲胄來，未及邑十數里，聞變，遣易服走。賊遣騎追之，予時先已歸郡，爲募死士，夜馳精甲往迎，殺叛奴張問仁，乃免於難。跳身遊江南，衛和白侍御抱一，以清使駐吳，往依焉。未幾，予亦渡江，同詣金陵，寓雞鳴寺。每夕登樓痛哭，鄰寓皆驚。已而問知其故，有來同哭者。予以先端愍公墓文走華亭、秀水，與宗山同舟，冒風雪，擁敗絮孤篷底，咏哦相勞苦。次歲旋里，宗山上疏理弟事，並佐賊者諸役於法部，徹趨就選，得睢寧令。阜帽布袍，騎驢之官所。其治一切務大體，抑強而禮士，與民休息，民亦安之。顧時時念予不置，邀予往，予徑徑不顧，以口腹相累也。亦念宗山性質直多迕，力勸之歸。宗山覽書慨然曰，豈以一官易吾申子哉。遂自投劾，仍騎驢歸里，不持一錢。曰，恐無以見故人也。宗山自其先世無邑居，所居鄉曰小峪，大陸公仕宦二十年，不能於邑中購一椽。宗山歸，少葺舊廬，爲幽廊曲檻。予每歲數過從，鄰邑同人畢至，文酒交洽，恭擊人夜，扁其亭曰喻鳧，以予自稱鳧盟子故也。而予亦特置遲山堂，以爲宗山下榻之地。久之，宗山日益貧，饘粥不繼，散解僮僕，以次賣其舊田，朝夕一編，手所纂錄，累累堆几案，從兒子之經抱道隱居，時相對讀書以爲樂。自我輩數子外，客來多謝去不見。柴門反鎖，闃如山居。蓋仲弘爲人，咬冰截鐵，意不可一世。宗山坦易無城府，往往與野老雜處，而其誤見比匪，面斥不假以詞色，則尚有大陸公家法，長之者聞風聲輒避去。宗山不顧也。貧士一善足錄，折行輩與交，惟恐不得。嘗聚諸士家塾中，稱貸以供薪燭，後多成名者。邑令高其風，多敬禮之。有大利弊，則力陳興革，匡令所不逮。性好遊，自少時隨宦，遍歷峨嵋、太華、白門、西湖諸勝。棄官後，樸被常不解，偶遊盤山，過燕市，宿西郊叢寺，魏柏鄉裔介、魏光祿象樞，引爲布衣交。公卿多欲見之者，一夕逸去。天臺嵩少及秦晉之交，歲或再出，所至攀躋如不及。與予同遊泰岱者一，同遊百泉林慮者再。遊百泉，以訪孫徵君先生，先生喜留夏峰草堂者數日，以節槩相砥勉。登岱時，方病瘳，

脊不可屈伸。及輿與歷天門，忽大叫奇絕，下輿步登，不知沈疴之在體也。與傅臬司維鱗同宿嶽頂。予與傅皆憊臥，宗山欲觀日出，已而雨聲淅瀝，聞少止，卽起視戶外，以星月隱見爲憂喜，竟夕不寐也。嘗遊中州，愛大騩風土，將卜居，挈致家中書物，久之，以予不能偕往，遂亦不果。劉撫軍開府事夏，邀與俱登武當山而歸。常言小世界殊不足往來，不得遍遊海外爲恨耳。猶龍以蜀藩入覲，至軹關，病不前，宗山爲左右之。三月，病益亟，念非傅青主不能起。青主者，名山，太原高士，精醫，素不易致。宗山曰，非我自往無庸也。時六月，大霖雨，晝夜行水石中，數日邀青主至。其重交游急人之難，皆此類也。少時不作詩，睢寧以後成集，予曰，君才能大不能小，能重不能輕，於律非宜。宗山以爲然，卽焚其稿，專力古詩，淵渟奧博，淺人不易上口。莽莽然肖其爲人。間作古文詞及尺牘，隨手酬答，皆蒼然有西京遺意。六十以外，多病齒落，獨筋力尚健，時時不忘出遊。予力沮之，曰，我兄弟皆老，宜常聚，無僕僕道路爲也。已戒行而止者屢矣。劉撫軍改鎮閩中，武夷之遊，時在夢寐。曰，僕知老不宜出，然死於山水間，不猶愈於牖下耶。庚戌二月，遂決計南行，抵閩，撫軍留諸幕中。未幾，將別撫軍往武夷，會疾作，二日而卒，六月廿二日也，得年六十有八。武夷

之志終不果。嗚呼惜哉。宗山志在四方。又有撫軍及吾郡杜龍巖崇禎在閩爲之經理其喪。客死非所恨。獨惜中道失我良朋。老懷益寂寞難遣耳。而或者怪予不力沮之。嗟乎。宗山遺腳之窮人生所未有也。父弟皆被禍。慘矣。壯歲拂衣。本圖娛老。老來家道齟齬。非人所能堪。故此行亦聽之。以其在外而安也。亦孰料其遽至此哉。仲氾死。無子。宗山亦無子。近族中無可爲嗣者。乃以之紐之孫濯爲嗣。宗山名恆。字伯巖。宗山、其別號也。先世馬邑人。遷豐潤數世矣。隱於農。至大陸公始以儒起家。娶夫人田氏。生宗山兄弟。宗山娶康氏。生一女。適曲周張憲仲。數娶妾。皆無所出。嗚呼。其命也夫。

墓誌

太學生嗣川鄭公墓誌銘

自子勉與予交。二十年如一日也。其資行敦謹。深沈而善下。長老稱其有嗣父風。其父蕭圃公既早歿。予不及見。見其祖嗣川公。盎醉然長者。嗣川公以名刺史子。早歷險阻。體貌清癯。背見衣表。予見其七十以外如少壯時。少壯人或倦護飲。不勝憊。公竟日無跛倚。威儀肅然。讀書明大義。譚古今成敗。如燭照數計。少時家道殷富。父歿。與伯兄析箸。自持門戶。遂廢諸生業。入太學。其治家纖悉有籍。整肅一麗焉。躬行畝澮。田夫牧豎。歡然笑語。服食儉素。一卓綿當數浣。閭無綺穀。僮無游手。督諸子如嚴師。簾讀皆至夜分。慨然曰。吾以人事廢學。至今嘗恨之。汝曹幸無米鹽之累。勉承先緒。無若我耄而悔。悔無益也。故諸子彞然皆著聲譽。甲子。蕭圃公舉於鄉。公益飭飭務施予。鄉婦負冤且死。抑不白。公命蕭圃公爲白之。報謝無所受。親故積貸。或不能償。爲燔書劵者屢矣。辛巳。畿輔大荒。疫道殣枕積。公爲設饘粥。備葬具。病者以起。死者得免暴露。公謙和好讓。多隱德。嘗謂以善求名。市道也。故所爲多不令人知。三子皆次第先公歿。諸孫中獨子勉長。尤賢。公之督之。如其督諸子。今子勉巍然稱名儒。其遭不可量。種德而不食其報。豈非命哉。公諱杰。字嗣川。年月日卒。卒不數日而薙髮之令下。盡天下爲一變矣。

銘曰。福善者天。而時或不然。胡公之仁。而履値於艱。嗚呼。後有名賢。公可以安。神之聽之。綿祿萬年。

孝廉鄭公墓誌銘

蕭圃鄭先生卒四十有三年矣。孺人張氏秉節荼苦。教子以有成。既卒。將合葬。於是孤茂泣謂涵光曰。申鄭稱世交。知吾家事者莫子。若其銘之。光忝異姓猶子。誼不可辭。迺作而嘆曰。嗟乎。天道不可問。而憂患之足以相成也。於鄭氏徵之。鄭自刺史公以鄉舉起家。與大州有聲譽。太學公早承家務。膺世故。不克竟志於舉子業。作德勤止。以冀其後人。亦孔殷矣。蕭圃先生幼穎悟。爲文淵涔犀利。邁其儕流。先君端毅公時爲孝廉。訂交稱莫逆。分燈聯榻。無間風雨。至今過碧雲樓下。念兩家先人枝誦地。潸然欲絕也。先生性至孝。母常太孺人早世。事太學公謹。及繼母凋太孺人如所生。兄弟友愛。中外無間言。讀書攻苦。至午夜。雖寒暑不輟。左耆嶼先生督學畿輔。有人倫鑒。得先生文。激賞之。呼與語。喟然曰。公輔器也。擢冠軍。其餘凡試輒冠。每一藝出。遠近爭傳誦。迺剞木石居寫官行。於時天啓甲子。舉順天鄉試。闈中擬爲解首。後有刊

舊數處。房考以失句讀置之。已迺在几上。及再閱再置。復在几上如故。房考訝異曰。是子必有陰騭。不可棄也。再細閱之。果嘉。迺白主者。謂外簾敢掄較之。正其說。置前茅。是眞有鬼神相之者。鄉舉後。益務謙下。鍵戶卻掃。肆力博洽。嘗一第猶拾之耳。迺以讀書過瘁。喀喀遂成疾。疾寖以不起。先君哭以詩。有功名同頓頓。意氣許千秋之句。當時交相延譽。非世俗苟富貴、爲榮利者可知。又曰。雄心三十折、苦志半生勞。先生生平淬志。與所以得疾不永之故。盡諸此矣。嗟乎。以先生之才。承累世之澤。如梗楠豫章。勢不千霄不止。且其孝友端殺。持身如處子。法不當早夭。而故生之。故折之。天意豈可測哉。先生少娶孺人杜氏、劉氏。皆早卒。繼娶孺人張氏。處士述山公女也。年十四。適先生。生一子。一女。子卽茂。越十載。先生歿。時茂甫七齡。女三齡。一庶出子蕃。三閱月耳。太學公尙在堂。治家嚴。好節儉。家雖素封。勒諸子婦衣食。皆不令有餘。常苦不足。孺人紡績佐之。僅無凍餒。茂幼。器宇非凡兒。孺人謂肖父。齎志以歿。所期在孺子。而無成立。未亡人他日無以見爾父。故督之勤。不以姑息。北地苦寒。冬月常臥以牀。恐其寢甘而晏起也。雖其後茂長以文行重於當時。一言一事之失。動色相戒。誠聲淚俱下。必長跽請改迺已。御下嚴而恕。好施予。而自奉儉薄。衣大布之衣。屢浣不斁。奉竺乾教惟謹。終身不御葷血。庶子蕃出繼伯父嗣。後伯父自有子。孺人謂還孤當自育。遂求歸。愛之與茂等。及析產。以膏腴田推子蕃。茂迺得磽下者。此尤人所難。凡婦人於舉庶子。常卑視之。雖他人亦以爲宜然。不爲較也。今迺更讓之。使出己子上。不亦賢乎。茂自齠年失怙。依母氏爲存亡。婦志砥節。卒踐家聲。蓋從四十年機聲淚血中淬厲以成。豈偶然哉。令懸其寡弱。媿煦以墮其志。翩翩競豪富者。則茂之賢不肖。未可定也。

銘曰。旣篤以賢。胡促其年。惟母儀之克紹。而世德以延。豈棄之者、適勵其自適。而欲昌其後者、必重之艱難耶。嗚呼。蒼蒼者天。

孝廉盧公墓誌銘

予外舅省潛盧公卒三十三年矣。外母胡孺人以去歲終。今以康熙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將合葬於劉營之祖兆。有期矣。嗣欽鑑以銘請。一日。欽鑑無疾卒。孫沒以有定期。不復改也。予乃爲之銘。惟崇禎中。以風俗頹敝。由於士習。命天下鄉舉皆就直指考覈。如有詞例。其尤賢者。虞諸朝。卽不肖者、劾狀褫革之。於是直隸巡按御史李公模、特薦公曰。臣謹按舉人盧某、孝友著聞。溫良樂易。束躬守禮。德能及物。恂恂有道君子也。遠邇皆以李公所舉當能得人。蓋公賦性醇謹。無城府。溫言款語。若恐傷人。終其身無疾言厲色。呵叱不及僮僕。於光祿公爲少子。諸子或歿或出繼。養生送死。一身獨任。中外以孝稱。田氏姊早卒。遺二女。公皆收養於家。爲擇配厚嫁之。饑年煮粥。多所全活。一門諸從昆弟。皆競奢麗。爲豪舉。公雖舉於鄉。儉朴一如寒素。蒔花竹觀魚。閉戶翛然自得也。庚辰不第。將謁選。會以病卒。公諱愰。字省潛。天啓甲子科舉人。配孺人胡氏。武進士遊擊將軍協女。孝事姑舅。善持家。逮下嚴而有恩。因公艱於嗣。爲博求副箴。所以撫之者備至。公卒時。遺二妾。一方氏。事公年餘耳。以死誓不去。孺人憐之。相倚爲命者三十餘年。雖節烈由於性成。而孺人所以成之者可知也。公卒時。有子五歲。未幾殤。以胞弟恬尤子爲嗣。卽欽鑑。邑庠生。

娶杜氏。庠生汝繼女。女一。𡣕人出。適不肖光。自光爲子壻。公與𡣕人所以愛之者不啻子。嗚呼。光旣無所
怙恃。猶以事外母猶母也。而德音渺矣。不亦悲哉。盧氏家世。具光祿公誌中。
銘曰。門內雍然。門外溫然。凡所稱吉人善士。胡報於子。又促其年。可盡者人。不可知者天耶。嗚呼。賢母𡥅
嗣。世祚以延。望墳樹而削涕者。比於有道之阡。

徐處士墓誌銘

光不佞。自甲申以來。不復從事於文也。盖庶幾於守嘿之義。徐君夢松訪我荻廬中。𢘿然雪涕曰。先處士
公。閒誠濟物。德在人心。不幸早歿。母氏矢節存孤。以有今日。幽光隱行。汶汶未彰。吾子。忠烈之嗣也。而嫻
於詞。敢累以不朽。光旣愧謝之。已又念今之子若孫。執幣於公卿之門。取大冠若箕者。以炫閭閻爲光榮
耳。若此不爲。而親信窮僻之人。此其志不俗。未可以鄙陋辭也。按狀。處士諱思齊。字見齋。其先居泗上。有
諱忠者。徙鄒鄆。數傳而至吏目公國卿。是爲處士父。處士以農起家。稱素封。端謹退讓。重然諾。服御簡素。
嗇己而好施。嘗爲饘粥以待饑者。活萬人。或死。爲治葬具。濟人之急。未嘗有德色。歲祲。諸富人故閉粜以
要利。處士輸粟縣官三百石。曰。人饑且死。而我坐擁厚貲。忍歟。遣使者大義之。旌其廬。平生無械智。推誠
與人。無少長貴賤。相對嘻然。家積叢薪雜木數處。一夕火。里人奔救之。一人急走匿。執之。則鄰兒也。盖以
私憾焚其積。計且延及廬蕪。里人交讓之曰。徐公素長者。而何報之深也。其質於官。處士曰。我實不德。以
結怨於鄉人。罷又何尤。釋之。其人愧沮。叩頭謝。卒奮發改行。鄒鄆固要衝。輪蹄無間晝宵。處士曰。我嘗爲
旅人。暑而渴。望勺水如瓊液。乃結庵鑿井。設茗以濟往來。至今利賴之。晚年爲善益力。橋梁道路。修治無
虛日。環居而窶者。待以舉火。此所謂積而能散者也。今天下愈重視財。錙銖之利。動於辭色。甚至詬誶父
子不免。況於不知誰何之人。富者積慳之效也。故富而益慳。狗彘餘稻粱。道有殣不足於賑歟。令長民者
而處士其心也。何至聚貧民爲盜。致有今日哉。配王氏。早歿。繼曹氏、焦氏、李氏。晚娶高氏。生夢松。夢松生
四歲。而處士歿。高方少艾。稱未亡人。荊笄阜練。躬自操作。外支門戶。內撫遺孤。中外奉之。一如處士時。寒
夜一燈。書聲與杼機相答也。余觀夢松篤厚善下。頗有道者。母氏之教歟。
銘曰。無積於躬。以振物之窮。以媿夫擁高位而貪者。俊朘民以自豐。嗚呼。天地與終。是爲仁人之宮。

殷仲泓墓誌

甲申五月。仲泓倡義討賊。不克而死。今四年矣。方賊旣殺仲泓。復大索其黨。兄伯嚴避逃江左。鄉人斂其
尸。藁葬之。今以丁亥月日。乃改葬。與妻岳合兆焉。伯嚴曰。吾弟負奇寡合。晚交足下。雅若同心者。微子孰
誌之。嗚呼。甲申之事。皆予所目擊。當賊渡河而北。郡縣皆囚服望塵投拜。斂黃金綺縠貢賊。圖不死。甚且
吠主媚讐。君臣之倫。不絕如髮。仲泓一老縫掖。提三尺匕首。圖殺賊。事雖不成。不可謂非烈士也。而或者
尤其寡弱輕舉。不能少忍以待其變。嗟乎。當時國勢已去。賊卽有變。一縫掖何能爲。義憤所激。勢不反顧。
此所謂烈士也。仲泓平生剛介。多大節。每事好過人。然往往天者沮撓之。使無所就。少爲舉子業。奇肆不
循繩尺。屢試輒不售。隨父大陸公往來川陝。舞稍擊劍。常以數騎破賊萬餘。賊中驚傳殷公子神勇不可

犯。曾武陵拜劍出視師。在上前言賊旦夕可平。已而連陷兩藩。賊益猖不可制。乃評劾大陸公逗撓失機。
誣委罪自卸。仲泓被髮徒跣。詣京陳冤狀。不報。於是退而爲荊聶之謀。結茅西山。養死士爲後圖。而武陵
尋亦敗露。自經死。未及剚刃其腹。則仲泓死有遺憾哉。甲申春。予攜家避賊山中。與伯嚴、仲泓。歃血相誓。
勿失身爲祖父辱。未幾。賊大至。僞令檄諸生就選。較不應日死。親故或微動之。仲泓叱曰。好頭顱。暫寄項
上耳。賊必不可見也。四月。先端愍公殉國訃至。予旣往迎喪。比歸。則仲泓討賊烈死矣。嗟乎。仲泓遂死
哉。以仲泓自許。斬頭陷胸。其甘如薺。彼夫戀戀一身。視君父如傳舍。假謂終不死者。未幾而滅沒不足道。
如仲泓。則眞不死矣。予聞仲泓初入城。僞令毀服。逸去。率邑人發喪制服。痛哭文廟中。當此之時。天下謂
國變雖孺子莫不飮血髮指。然畏賊不敢縞素行市中。而仲泓張大義。使人倫不滅。固非草草一死者。獨
恨機事不秘。爲市儈所乘。助賊者皆肘腋近人。不及覺察。則予所云天若沮撓之。皆此類也。仲泓性至孝。
從父萬里外。數年。不一顧其室中。衣廁腧躬自浣濯。卽大陸公行事。有未必心譬。必辨論侃侃。曰。事父猶君
也。不以諛諾爲孝。足跡半天下。然所祗服不數人。予以弇陋多齟齬。仲泓獨心好之。憶連牀高論。俱不欲
苟安流俗。今仲泓殺身取義。名在汗靑。而予尙跼蹐長林豐草間。吾媿吾死友矣。仲泓姓殷氏。諱淵。雞澤
人也。先世爲農家。父大陸公。諱大白。以舉行見稱海內。歷仕關內道兵備副使。兄伯嚴。名岳。庚午科舉人。
亦與予善。配岳氏。曲周名族女。節儉能成夫志。與仲泓偕隱山中。布絺操作。怡然有自得之意。當仲泓未
舉事前數日。得疾。聞賊且至。祈天願早死。不近醫藥。遂歿。異哉。忠俠之氣。刑於閨閫。卽仲泓可知矣。仲泓
死時。年三十八。無胤。

墓碣

太醫院吏目德成王公墓碣銘

余自甲申亂後。始置別業於閻村。與王子爾揚遊。相善也。數從鄉人聞乃祖德成公行事。慨焉向慕之。盖
德成公早孤。子身持門戶。不綷舉子之業。族有倚武斷。利公之產。謂孺子弱可漁。𣿬陵日至。公力直於官。
治如法。族人得免魚肉。謂公非常人。於是事無大小。咸就與謀。公明大義。侃直無所撓。濟人之急。而不尸
其德。有古烈士風。太守蔣公聞而異之。題德重鄉評以贈。某甲被誣爲盜。已屈服。公爲請於所司。以百口
保其冤。竟得白。水田之利。豪右占爲己私。莫敢議者。公毅然爭之。卒得勻平。余薄田數區在焉。至今不廢
業。井則猶公賜也。今天下習於便媚。以容悅爲賢。而風日以靡。利害之關。見者拱默。有起而任之者。謂多
事。鬪閱從而非笑之。無怪乎緩急無所恃。而禍亂以成也。公雖布衣居里閈。扶顛拯溺。不避豪強。令其得
志。庶幾古之遺直。國家所倚賴者哉。公諱梅。德成其字。永年人。年七十有六。卒。卒後頻有家變。貞珉久缺。
爾揚慷慨好義。有祖風。以余嘗從事於文也。乃命補而著之碣。
銘曰。薄俗提難。脂韋爲工。嗟此遺直。有侃其容。氣以義壯。無忝厥躬。焰火分甘。恤彼困窮。受天之祿。子孫
繩繩。樂道邱園。頤養令終。文孫振武。紹有其風。枵敝改色。載飭元宮。追揚舊德。庶其丕承。

王霖蒼墓碣

吾鄕苦心績學之士。以予所見。則有李壺辰、王霖蒼云。壺辰名芳洲。仕宦不遂。以郡丞被謫。年五十有餘。貧病以死。時人皆扼腕。霖蒼死時。方二十有三耳。又不沾一命。無子。所學皆未就。如楩楠豫章。勢不干霄不止。而早尋斧斤。戕其萌蘖。不益可惜哉。霖蒼名以恩。潘南壬莊人。生而貌甕。如不慧。五六歲。都不解羣兒嬉戲事。嗤嗤而已。家有史。委處盆中。佛拭瀏讀之。輒默記。時時爲鄕人說古今人物治亂。諸儒生怪問之。皆悉原委。驚以爲神。入鄕校。未幾。就省試。中副。稍稍交四方知名之士。攜書笥來郡。與予弟隨叔讀書先端愍祠中。予鄙薄無似。落落寡所合。霖蒼好觀予詩及所論著。凡爲制藝。必就予點定。商可否。以間益讀古書。無所不博洽。而左氏、司馬氏、及唐宋大家之文。尤成誦。所爲制藝。亦彷彿得其法。見人談世故。瞪目面視。氣怫怫出鼻間。有聲。或言書史。則議論飈發。座人竦聽。予謂霖蒼。是必資性過人者。弟隨叔曰。不然。特力學強識耳。蓋霖蒼每食。常手一編。且啖且讀。自閭中歸。昏必焚膏。無寒暑。倦則俯而假寐。雞鳴輒起。亦不暇盥沐。須髯常積汚膩。不顧也。元日夜半。書聲達中外。鄰人皆驚。予一日早至祠中。祠門啓。訝謂關者。豈昨未及閉耶。入則霖蒼已先在。時未曙。月下嗚嗚讀書。因大笑。歎息久之。予性忽善忘。不能記古人姓氏。每以爲恨。壺辰曰。第多讀之。自記。以霖蒼觀之。豈不然哉。霖蒼天性孝友。無械智。里中自二三同人外。多不識。每過市中。昂眉抗首。目不旁視。時人以爲傲。實非傲也。嘗學黃庭。得其神骨。素不爲詩。予強之作。卽多俊句。似宿作者。是眞有夙慧。非但力學強識已也。丁酉闈後。面黧黑。神氣颯然。予謂君豈有所苦耶。霖蒼曰。似有小疾。疾何害。但恨妨我讀書耳。已而腹中有塊。漸長。遂病。病中讀書不輟手。錄周易再過。忻然以爲有得。至戊戌年月日死。死時。有子四齡。越二歲。痘殤。嗚呼。惜哉。以霖蒼之才。令年壽僅如中人。其學必大就。卽不富貴。非所慊也。而竟止此。彼造物者何心哉。予觀弇州所記文章九錫。其以夭折稱者。古今多有。遂以爲天忌才然也。夫天者忌才則如勿生。彼旣生而夭者。不更多乎。夭固其常。獨才者可惜耳。然天之生才實不易。或曠世一人焉。而不加愛惜。以至於夭。卽謂之忌也亦宜。昔吾郡有李生炯者。奇才也。以數奇被謫。亦年三十餘。炯舉動多詭異。識者知其不終。霖蒼敦厚謹嘿。而年又最少。以視二子。尤可惜矣。霖蒼生僻壤。無先生長者爲之傳。恐其久而湮沒。故著其梗槩如此。而又以其平生好予爲文也。故益不得辭。嗚呼。惜哉。

誄詞

徵君孫鍾元先生誄詞

嗚呼。先生至性醇篤。學有淵源。少賚良友。孝格昊天。樹壇坫於當代。任綱常者百年。力扶鉤黨。氣嫉華奸。善不近名、而寓內咸知愛慕。義不避禍。而造物每與生全。始於豪傑。終以聖賢。返躬克己。陋彼言詮。紹述在朱子。而兼收王陸。見滄海之廣大。品望如魯齋。而終身巢許。具孤鳳之高騫。道隨時進。化與身遷。教以成材。體相接於皐比。老益力學。手不離乎簡編。逍遙乎山中之禮樂。若不知海外之桑田。方曳杖以容與。

胡觥俗而棄捐。易水松楸。魂返故土。蘇門華表。淚滿新阡。在先生年享期頤。德成福備而無憾。奈海內人思者舊。欲尋師考道以奚傳。光也夙侍几席。約其林泉。猶明訓誡。未寡尤愆。展讀易之卷軸。高言如在。憶夏峰之指授。道範儼然。恨執紼其未逮。遙灑酒而涕漣。

湯潛庵集

湯斌撰

閻序

襄陵湯潛庵湯先生，學術師洙泗，政事慕唐虞，發爲文章，繩規中矩，心和而氣平，一代偉人也。余從行之有素。己未歲，始相見於朝端，得一謀面，而先生出入金閨，行有尺寸，歸即閉門著書，修明史，日課數紙，以爲常。凡飲食宴樂之會，不與，以是獨受知於聖主。一歲三遷，皆閣學，贊襄密勿，入以爲京兆，羣慶實得觀之爲快。遂膺特簡，出撫江南。江南之人，如旱之有霖，暍之有陰，赤子之有慈母。迄今俎豆之謳，思之不忘。未幾，以宗伯召入掌詹事。遇益隆，操益勵，嚴嚴侃侃，不比不阿。旋晉大司空，卒於京邸。閱明年，余奉命撫豫，駐省會，距先生之居不二百里，屢思登堂，瞻眺其尋樂道處，以職守未能。己巳三月，因視河之便，始至睢襄。而先生之靈輀尚在故廬，蕭然四壁。余進而展拜，俯仰泣下。及回署，乃遣役賫牲醴致祭，適嗣君以遺集五卷見投。斂衣冠莊誦，先生之聲音性情，懋懋在於紙上，則見夫雍容端肅，如大臣之垂紳正笏，而立於朝也；則見夫莊恭靜穆，如君子之齋居淵默，而行於庭也；則見夫和平怡懌，如賢人之詠歌風雅，而悠然自得也；則見夫堅毅剛果，如大將之步伐止齊，而刁斗無譁也。其凝以厚者，如山之峙；其迅以疾者，如水之流；其紆徐而含蓄者，如太古之琴，疏越而遺聞；其條暢而通達者，如康莊之路，交馳而直進。沈酣乎濂洛而不畸，咀味乎韓歐而不肆。美矣備矣，文章之能事盡矣。然先生未嘗以文自耀也，欲使天下受其福，而我寧居簡默之名；欲使後世宗其行，而不矜著述之富。其文之傳者，蓋時至而物生，氣升而籟應，合

天地之自然者而已。抑余有感焉。三代以下，所謂立德立功立言，能以一身兼之者誰哉。間嘗不揣，繹繼無文。馬班諸賢，言即傳焉，而德與功無足述者。至若先生，其德則圭璋也，其功則鐘鼎也，其言則麟之趾而鳳之翮也。天生聖君，必生一代之臣以佐之。先生弱冠登朝，仕十年而隱，隱二十年，復被徵，主恩優渥，一德一心，人莫能間。雖天奪先生之速，然如先生之得君，不可謂不遇矣。因讀斯集而併及之，亦以慰先生於九原也。

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季冬，巡撫河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四級年家弟宜穎閻興邦拜撰。

傳

湯斌，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死。父祖契，携斌避寓浙江衢州。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江西，斌隨父旋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十二年二月，應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斌獎抗逆之人，擬旨嚴飭。世祖特詔斌至南苑，溫諭移時。九月，諭吏部曰：翰林官員讀書中秘，習知法度，自能以學問經濟勷上理。朕親行甄定十八員，皆品行清端，才猷練裕，各照外轉應得職銜，陞一級用。於是斌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尋以父老乞休歸里。丁憂，服闋，聞容城孫奇逢講學夏峯，往受其業。康熙十七年，詔舉鴻博，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二十年，充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明史總裁官。並纂修太宗文皇帝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二月，擢內閣學士，充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旋補授江寧巡撫。瀕行，上諭曰：以爾久侍經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錢糧歷年不清，督撫所參錢穀刑名大事，多有舛錯。爾能潔己率屬，自然改觀。賜御書三，鞍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上南巡至蘇州，諭斌曰：向聞吳閶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略尚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

寡。遂至家鮮蓋藏。人情澆薄。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頹風。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借端妄派。以致擾民。爾其嚴察劾奏。駕至江寧。諭斌回署治事。賜御書及狐腋蟒服。二十四年。疏言蘇松等府賦額繁重。康熙十八年以來。積逋若同時並徵。民力不能兼完。請於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俾官無挪新補舊之弊。民無廢業農桑之苦。疏下部議行。是年秋。淮揚徐三府復水。斌條列蠲賑事宜以聞。請發帑五萬兩。糴米湖廣。先借所屬知縣倉穀散給。又言災地百姓。餬口無資。恐入冬飢寒兼迫。流亡者多。臣與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定議。二臣就近分董淮安賑務。臣即至淸河、桃源、宿遷、邳、豐諸州縣察賑。上命戶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賑。俾災民咸就撫輯。二十五年三月。斌疏言吳中風俗。尙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蠱惑之民。斂財聚會。迎神賽社。婦女有遊冶之習。連袂寺院。無賴少年。習拳勇。名爲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來。人漸斂迹。惟妖邪巫覡。習爲怪誕之說。愚民爲其所惑。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騖。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證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十家。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火其像。檄有司。類此者盡燬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但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後。又造怪誕之說。更議興復。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旨。淫祠惑衆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斌不可者。於是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愼。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閏四月。斌至。諭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見爾前陛辭時。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初河臣靳輔論河工事久未決。斌謂宜濬高郵寶應諸州縣下河。俾積水滙歸於海。至是。上詢斌。斌以前議對。特遣侍郎孫在豐督濬下河。如斌議。尋充經筵講官。時始設太子講官。以斌充之。斌疏薦候補道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潛心經傳。學有淵源。乞徵取引見。以備錄用。上遂授介爲少詹事。命斌與介輔導太子。二十六年五月。因不雨。詔臣工直言得失。靈臺郎董漢臣以諭教元良、愼簡宰執奏。御史陶式玉劾之。疏下內閣。集九卿議。有欲重罪漢臣者。尋奉特旨免議。而余國柱時爲大學士。以斌嘗會議時。有慚對董漢臣之語。傳旨詰問。斌奏董漢臣以諭教爲言。臣忝長宮僚。勸導無禮。負疚實多。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奉綸旨。一時惶怖。罔知所措。本欲自陳愆過。致語多乖謬。罪何可辭。乞賜嚴加處分。以警溺職。上因其遮飾具奏。仍不明晰。降旨嚴飭之。左都御史璙丹等。劾斌奉諭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於蘇州去任時。巧論文告。沽名干譽。會耿介以疾乞休。詹事尹泰等。劾介僥倖求去。并劾斌妄薦如尸之人。疏並下部議。應革職。上命留任。九月。改工部尚書。未幾疾作。遣太醫診視。十月辛卯。年六十有一。遺疏入。遣大臣奠茶酒。諭曰。湯斌在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懷。命由驛還櫬。下部議卹。部臣以斌曾降七級回奏。

奉特旨。仍如尚書例。予祭葬。後祀陝西江西名宦。雍正十年。詔入賢良祠。乾隆元年。賜謚文正。所著有洛學編潛庵語錄詩文諸集。

湯潛庵集目錄

卷之上

語錄二十則

疏

請毀淫祠疏

書

寄孫徵君先生

再寄孫徵君先生

與田篔山

與劉心周

答耿少夔

答耿亦夔

答施愚山

答姚岳生

76-228

答李襄水
再答姚岳生
答耿逸庵
答耿逸庵
答田篔山
答劉叔續
與劉叔續
答友論學書
答沈芷岸
答王世兄
與魯敬侯
與李襄水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
答閻梅金悚存
與王抑仲
與杞縣令王愼齋
與楊鶴渦
答孫屺瞻侍郎
答陸稼書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
與宋牧仲
與宋牧仲

序

黃庭集表序

記

睢州移建廟學碑記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嵩陽書院記
重修中州會館記

贊

孫徵君先生像贊

卷之下

傳

明兩浙運使敬樗張公傳
處士孫君傳
封庶吉士李君傳
王氏五節烈傳

告諭

嚴禁徵收錢糧勒索火耗私派之弊以恤民艱以清賦稅告諭
嚴禁婦女入寺燒香以正風化告諭
嚴禁謊詐以肅官箴告諭
嚴禁阻葬惡習以弘孝治告諭
嚴禁賭博以絕盜源告諭
明正學勸課藝告諭
禁賽會演戲告諭

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湛虛張公墓誌銘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行實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祭文

祭孫徵君先生文
祭同年施愚山文

湯潛庵集卷之上

清 湯斌撰

語錄

自古有爲之君。必親君子遠小人。與君子日親。自與小人日遠。與小人日遠。凡聲色貨利之欲。土木興作之類。奇技淫巧之物。俱耳目所不及見。心思所不及謀。君志淸明。忠言易入。天下事可理矣。天生民而立之君。人君之職。在於安民。安民之道。在於擇相。故曰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此總其大綱以御天下者。爲世人君之道也。

湯淑原曰。適閒所論治道。就一邑論之。有司若立申明亭之類。專其責於鄉長。令以詩書善惡爲勸懲。未有不可成俗者。何有司憚而莫之行乎。曰。後世利欲浸漬。極重難返。留心治道者絕少。若有司有志復古。整理一方。儘可行去。初無難事。

人當以禮義自勝。不當以血氣勝人。內自認取得之矣。

人生涉世。盡屬危機。以和處之則情相合。以禮持之則分相安。庸何傷。

和悅中仍不失剛強。有無限妙處。人能知此。是消磨天下之客氣。而天下無難處之人矣。

人有雅素之守。然後志不矜。行不汙。此學者出門第一步。聖人教人求仁。只是要人不壞心術。狂狷是不壞心術的。鄉愿是壞盡心術的。

人事外豈復有天。不盡人事。便是逆天。

必平居窮理明義。使中有定見。而力足以守之。然後出而涉世應物。庶幾不失其正。

文章與事業。大抵皆氣之所爲。氣得其養。則發而爲言。成爲文章。皆充然而有餘。措而爲行。形爲事業。亦毅然而不可奪。

能不爲利害生死所移易。然後能斷。然於取舍得失之際。用柔媚貨賄。以邀非義之榮。及其敗也。必有奇恥。

或云。衡文以收羅名士爲要。先生曰。使暗中摸索而得。則主司與名士。共信文章有靈。寧不彼此兩榮。若有意求之。恐非朝廷命遣衡文之意。要名士何如尊朝廷也。

人之家業。未有不勤成而侈廢者。吳俗好侈。壞在遊戲耍酒船上。競勝嬉遊。已是廢業。而又加以祀神之費。遊船簫鼓。無一日休。此吳俗之大蠹也。

小人不可與作緣。此須留意。一失身於匪類後。雖欲自拔不可得。易傳云。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極當體貼。待之惡則君子必爲小人所嫉。而多所中傷。嚴則小人自不能近。故不惡。又須嚴也。

人好聲氣亦是病。將來仕途最難自立腳。

躬行固難。只是行得一寸是一寸。積累將去。

心中有趣。纔得樂此。趣從不愧不怍而生。不愧不怍。從戒愼恐懼而出。學者先有用力處。後有得力處。

今人爲學。須持心堅牢。如鐵壁銅牆。一切毀譽是非。略不爲其所動。乃可漸入。若有一毫爲人的意思。未有不入於流俗者。

又一日諭燦等曰。諸生能喫苦否。喫得苦。無事做不來。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刻刻當存此念。

爲臣而不盡職。非君子也。爲臣而踰乎職分之所當爲。亦非君子也。欲不至於不盡職。任事必須做事。欲不踰乎職分之所當爲。多事不如省事。

儒者不患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是一病。天地間法情理三字。原並行不悖。如官司有弗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以重罪。至隕命析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之畏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天理二字。不可不時時體察。用力既久。愈見親切。從此行將去。自然仰不愧俯不怍。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人皆可以爲堯舜。要體察我之可爲堯舜者何在。識得工夫自不容已。

學問之道。全在收拾此心。此心不肯收拾。毋論聲色貨利。皆是戕害我身之具。即讀書誦詩。亦爲玩物喪志。

漢人崇尚氣節。有鋒芒。有圭角。終非聖賢地位。聖賢非無氣節。卻從性分中發出。皆是天理流行。不可名

之爲氣節。凡人爲一善事。則心安而體舒。爲一不善事。則心不安而色愧。可見人一身內渾是天理。於此便見人性皆善。人能隨事體察。勿斷此心本體。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這便是盡心復性的眞實工夫。故格物甚要緊事。

疏

請毀淫祠疏

臣才具庸劣。奉命撫吳。陛辭之日。蒙我皇上諄諄誨諭。以移風易俗爲先務。聖駕南巡。又諭以敦本尙實。使民還淳返樸。臣仰承德意。月吉齊集士民。講解上諭十六條。又定期至學宮。講孝經小學。使人知重倫常而敦實行。一年以來。風俗亦漸改觀。竊以吳中之俗。尙氣節而重文章。閨閣詩書。以著述相高。固天下所未有也。但其風涉淫靡。黠者藉以爲利。而愚者墮其術中。爭相倣效。無所底止。如婦女好爲冶游之習。靚妝豔服。連袂僧院。或羣聚寺觀。裸身然臂。勸懺誨淫。至於斂錢聚會。迎神賽社。一擲之直。可數百金。刻造馬吊紙牌。編作淫詞豔曲。流傳天下。壞人心術。婚喪不遵家禮。戲樂登筵。綵服送喪。仁孝之意衰。任卹之風微。而無賴少年。教習拳勇。身刺文繡。輕生好鬬。名爲打降。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臣皆嚴加禁飭。委曲告誡。今寺院無婦女之迹。河下無管絃之聲。迎神燈會。豔曲絕編。打降之黨。亦稍稍斂迹。若地方有司守臣之法。三年之後。可以返樸還淳。且浮費節則賦稅足。禮樂明則爭訟息。固吳中之急務也。然此皆地方官力所能行。不敢上煩綸旨。惟有淫祠一事。挾禍福之說。年代久遠。入人膏肓。非奉天語申飭。不能永絕根株。蘇松淫祠。有五通五顯及五方賢聖諸名號。皆荒誕不經。而民間家祀戶祝。飲食必祭。妖邪巫覡。

爲怪誕之說。愚夫愚婦。爲其所惑。牢不可破。蘇州府城西十里。有楞伽山。俗名上方山。爲五通所踞。幾數百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之聲。晝夜喧闐。男女雜遝。經年無時間歇。歲費金錢何止數十百萬。商賈市肆之人。謂稱貸於神。可以致富。借值還債。祈報必豐。里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海。耗民財。蕩民志。此爲最甚。更可恨者。凡少年婦女有殊色者。偶有寒熱之證。必曰五通將娶爲婦。而其婦女亦恍惚夢與神遇。往往羸瘵而死。家人不以爲哀。反豔稱之。每歲常至數十家。視河伯娶婦之說更甚矣。夫蕩民志。耗民財。又敗壞風俗如此。皇上治教。如日中天。豈容此淫昏之鬼。肆行於光天化日之下。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因臣以勘災至淮。復肆猖獗。臣遂收取妖像。木偶者付之烈炬。土偶者投之深淵。檄行有司。凡如此類。盡數查毀。撤其材料。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繼而疑。以爲從前曾有官長禁其妖妄。設意除之。神即降之禍殃。皆爲臣危。至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吳中師巫最黠而悍。誠恐臣去之後。必又造爲詭誕之說。煽惑民財。更議興復。愚民無知。必復墮彼猖狂。不可禁遏。請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令地方官加意巡察。有敢興復淫祠者。作何治罪。其巫覡人等。盡行責令改業。勿使邪說誣惑民聽。天威所震。眞若雷霆。人心既正。風俗可淳。更通行各直省。凡有類此者。皆行禁革。有裨世道。非渺小矣。

書

寄孫徵君先生書

春仲在夏峯。承先生欵宜教誨。感何可言。近覺從前悠忽度日。未有精進工夫。遇事拂亂。不能做得主定。痛自警醒。總是集義工夫。有疏處。事後物。以至暗室屋漏。一念之動。不合於義。則此心不能快足而氣餒矣。學者上生千古。下生千古。總要復得本體。與天命流通。若稍有夾雜。便成隔礙。稍有虧欠。便不充滿。安能上下古今。貫通一氣。古聖賢千載而下。光輝發越。如日月經天。正是眞精神不可磨滅。然眞精神正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所生。此道見得眞。自無歇手處。孔子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亦未嘗住手。若說有住處。便非乾健不息之體。學者識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自暴自棄。然工夫談何容易。人自有生以來。俗根習氣。漸染日久。時俗非正。抵當最難。一事有失。終身莫救。一念不謹。遂成墮落。闇室有愧。夢寐難安。孟子牛山諸篇。眞令人如冷水澆背也。此斌近日體察較前稍眞。不知有當否。乞明示之。過陳留。晤心周。設榻爲竟夜之談。言言眞切。不作一體面浮游語。而浮氣虛懷。令人佩服。眞悔過之之晚。同志之友。最爲難得。相去百餘里。便同咫尺。相約以後。不時往來。互相砥礪。夾輔有人。不勝欣躍。先生五世一堂。大德遐福。古今罕覯。俚言一幅。自愧淺陋。不足稱揚萬一。適高盡臣之便。精手獻上。臨風依依。不盡鄙懷。

再寄孫徵君先生書

去歲侍几杖。甚蒙策勵。別來倏復一載。未能常使候。瞻仰函丈。不勝依依。某賦質庸劣。年來因敝州苛政。駭人聽聞。人心洶洶。不能自安。既挽回無術。而又不能遽然。此心遂爲所動。思以魯齋之賢。當時河內有苛政。惟有避地一法。既力不能爲。徒累心無益。又思孔子畏匡。尙不動心。何況今日。總由見理不明。故主心不定。杜門靜坐。體察天理。久之。覺一切外事。可駭可懼。皆屬平常。如疾風陰霾。不過一時。即至變出不測。亦自有道理處置。此心遂覺灑然。拂逆之來。漸漸不至擾亂。至若游行自在。獨往獨來。漸漸不能每見先生事務繁多。天眞渾然。因物付物之妙。心甚企慕。不知何以臻此也。今章君墉篆。以經術爲吏治。中

州人心稍安。然不能久借寇君何。承諭洛學編。爾河道傳公亦有字言及。某近苦經書訓詁太繁。論說不一。雜反覆翻閱。終無心得。欲斟酌先儒之說。平心理會。聖人立言之意。不穿鑿。不附會。定爲一編。五經中易與春秋爲難。故先治其難者。此非數年工夫。不能草草脫稿。今奉先生命。欲斟酌經書。從事洛學。但敝州書籍甚少。恐有遺漏。且義例體裁。未奉明示。前君儒曾言及此。如有藁本。乞發下參酌。庶可早竣事也。去歲歸家。作五世一堂古詩一篇。適高盡臣至。言即往謁。隨託代獻。不知曾塵覽否。十一兄命作先生像贊。先生道德純備。非末學所能窺測。勉摛數言。伏求教政。天氣漸暑。惟節勞怡神。爲道保重。是望。

與田簣山書

歲前晤雅誨。甚慰渴懷。以節近匆匆。未得久留。期新正卒遂茅齋。樽酒細論。至今未見惠臨。不勝企望。某庸劣無似。昔與曹厚菴魏環極諸先生游。稍稍聞其緒論。謝病歸田。皆欲與同志共發斯道。吾州亦俊頗衆。肯究心聖學者。亦未多見。夾輔無人。遂因循偸惰。幾至淪落。時一猛省。爲之惕然。蓋師友講習。爲益最多。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此道與師友講明一番。則此心光明一番。蓋講學爲己。非爲人也。古人稱

師取友。豈徒爲聲氣哉。近世聖學不明。談及學問。使其非笑。不以爲立異。卽以爲好名。不知立異好名。誠學者之弊。而本體不明。工夫無序。雖躬竊前言往行。終是不齊不緊。終不免爲義襲而取。今世功利訓詁詞章之習。陷溺人心。天之所與我者。幾不可問。訓詁詞章固是害道。而功利之害爲甚。今人起一念舉一事。微細追求。未有不從功利起見者。若不細細講明。未免認賊作子。足下篤學力行。某游歷中外。求友四方。所中心嚮往者。足下而外。無多人也。惜所居稍遠。不能時時商訂。恐志氣昏惰。無人警策。行年四十。已非少壯可比。實實望足下脫去形迹。不時鞭策。來州則設榻茅舍。面賜指誨。勿存一毫情面。卽不能常會。手札相商。亦不得將就許可。孔子曰。朋友信之。面是退非。非信也。一毫不信。非友也。若臣父子兄弟夫婦。非朋友講明。不能各盡其道。故朋友之倫。所以經緯夫四倫。猶五行中之土。五常中之信。故願與足下存此一大倫。勿如世俗但有朋友之名而已也。吾鄉先賢如軒介庵、呂可庵、沈文端、朱莊敏、楊晉庵。皆一代偉人。海內共知。孫先生已採入人物考矣。外此或德行節義文章政事。雖不能如數公之顯著。亦不可沒。沒者皆乞多爲搜採。但期眞確。不可如郡志之濫耳。人物考內原無列女。欲請孫先生增入。如得其詳。更乞錄示。此亦某之所急欲得者也。草草奉復不宣。

與劉心周書

昨過莘野。連牀對話。永夜忘倦。年兄體道切深。氣象光風霽月。而論學眞切懇至。不作一體面浮游語。弟骨力脆薄。正苦夾輔無人。日就昏惰。乃於同里同年中。得同志良友。可以時常切磋。何幸如之。以後凡遇便則求賜數言策勵。弟倘有所得。亦隨便求教。必實實儆勵入微。江村先生曰。不敢以實未了然之心。含糊歸依。不敢以實未湊泊之身。將就質認。八字著腳。眞實理會做工夫。斷斷於象山之外不再許人。良有由也。

答耿亦變書

昨辱賜顧。言下直截了當。無葛藤回互之病。眞任道之器也。復承手教。字字眞切。且虛懷可挹。不勝佩服。虛把持不定。及事物留滯累心。具見工夫近裏著力。非從事口耳者比。愚以爲學者當先明心體。旣明。日用間只用提醒法。使心常在。莫令昏去。自無閒思雜慮。不用把捉。若把捉反添一念。起見雜亂矣。朱子曰。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又曰。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又曰。學者常用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只著些子力去提醒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合三說觀之。大要可覩矣。朋友講習。最爲得力。常常對正友講論。妄念自無由而生。朋友難得。又不能常相會。同里有一田棨裳。又設教商丘。數月不能一晤。此君是眞用功心身者。異日相逢。幸莫錯過。臨楮不盡願言。

答耿亦變書

茅齋一晤。忽忽又復經年。相去不過兩舍。不能時時請益。每一念及。爲之悄然。足下英毅篤實。吾黨領袖。同人仰慕。實般承教。檢得愼思一語。時爲照對。其見工夫之密。此道惟在人所不見處用功。離了事親從

兄處事接物。何處討本性著落。離了戒懼內省。何處討復性工夫。打併此心歸之一路。久久自有平泰天空景象。不然。欲治私而萬起萬滅之私愈不可治。何由見寧帖時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況吾性之學乎。

答施愚山書

去歲秋杪。接手教。浣露讀之。如侍左右。至仲冬。吳冉渠公郎。於書箱中得年兄先生寄札一函。乃庚戌六月二十五日書也。以時計之。在杜鵑散盡之先。蓋六閱春秋矣。三月之內。兩拜大教。過勝欣慰。年兄道德文學。爲海內所宗。齊魯西江。壇坫相望。游屐所至。擁衣受業者甚衆。倡明聖道。非年兄其誰望乎。弟材質鈍下。不能日承鞭策。此中徒懷鬱鬱耳。孫徵君先生。天不憗遺。已於乙卯之夏捐館舍。以時方多難。卽歸窆矣。遠承慰存。併賻雙金。卽託友人寄之蘇門。其家偶有內人受過一事。長者皆出門經理。未得報書。俟寄到當另覓便奉上也。子完深荷高誼。感銘不容口。子完樸實長者。熱心爲人。多受人負。誠如台教。可謂相知之深。聞耕巖先生卽世。此弟仰止數十年者。不得一遂聞字之願。先生晚年遯迹容山。造詣益深。必有道者可紹先哲。年兄自當爲之表彰。若有付梓者。求示一二。施兄虹玉。工夫篤實。有眞精神鼓動。後學未易及也。聞之不禁嚮往。吾道衰頹。總由躬行實踐者少。利慾之根難斷。巧僞之術易工。苟非深識本體。擴而充之。終日終身。綿綿密密。曾無滲漏。何由對天質人。不愧不怍。一切聰明意見。門面格套。皆是的然日亡。誤人一生。惟年兄從直賜教。千里如同堂也。孫先生誌銘。家嗣委弟爲之。草草不文。奉寄一冊。求斧削爲感。欲言百端。不能備悉。

答姚岳生書

舍弟西旋。承寄手教。敍性道大原。歸於太極。纍纍千餘言。詳且盡矣。又惠社藝九篇。皆醇正雅當。反覆讀之。如河洛之開。復有如月川雲浦者出焉。吾道之幸。不勝喜躍。獨其文辭過恭。若欲聞道於盲者。則何敢當。此道振古今。無人我。象山謂東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千百年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學者必求得於心。證其所謂千聖同原者。勿求諸於文義訓詁之末。則善矣。來書引朱子言。人須是於大原本上看得透。仁義禮智。每日開眼便見四字。則世間道理。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言最爲眞確。仁義禮智。開眼便見。則應事接物。無非天理流行。此不是尋章摘句得來。亦不是空空思索可至。必須日用倫常。隨處體認天理。久久純熟。自有得力處。識得本體。好做工夫。做得工夫。纔算本體。先儒立論。各有所重。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況筆之於書乎。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始爲善領略。近代一二名儒。辨析極其精詳。不爲無功。而分別過甚。反滋後學之惑。本體未明。工夫無據。卽闡盡道理。終屬門外漢。周子所謂太極。豈徒索之天地陰陽乎。亦證取人之所以爲人耳。登封與貴里密邇。逸庵造詣篤實。近聞仲誠僑寓超化。試過而問焉。必有相發明者。道不遠人。學有餘師。努力精進。仰望實切。行人勒轡相待。悤悤不盡欲言。

答李襄水書

聞足下遂動拂衣之興。果爾。使生民不得被大儒之澤。假不可也。然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在危亂。委曲擔荷。方圖設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爲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時艱。物望愈重。鍾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爲。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爲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故某不敢爲執一之論。路布區區不盡。

再答姚岳生書

一別數易星霜。懷思殊深。生自前歲奉召。恩廢北上。自揣疏庸。不足仰副盛典。不謂濫竽侍從。史局重大。編摩難就。入春以來。手不停筆。衰病侵尋。支絀不易。卷帙浩繁。載籍缺略。幸同事人多。交相策勵。大約明歲春夏。草藁報竣。或可乞身耳。耿先生力任斯道。河洛正傳。爲之大振。不禁神往。足下朝夕請益。當有心得。此道不在多言。惟時時刻刻。將先聖先賢言語。反覆詩釋。一一體會上身來。久久得一貫通處。是眞主腦。先聖先賢無閒言語。句句是要義。只彼千百年來。皮膚訓詁埋沒。令聖賢垂世立教。字字從誠意中發出來的。都晦昧不得顯現。亦散漫不得歸一。所以學者苦不得書册。卻離不得書册。離不得師友。亦苦不得師友。惟得之難。此理斯爲我有。故聖人循循善誘也。觀夫子之告曾子與告子貢一貫者。可證其旨矣。

答耿逸庵書

前歲得讀爲學六則。平正精實。次序分明。已勒之座右矣。去春復拜手教。兼惠佳詠。彼時即銳意束裝。欲尋嵩少之約。偶以事阻。未幾任修誌之役。入秋臥病兼旬。惟切馳仰耳。來札似有悲願之意。同人據不踴躍。雖換聞得借大賢過化。何其幸也。佇望佇望。承教道本中庸。作不得一些聰明。執不得一些意見。逞不得一些精采。三語最爲精當。某謂人生一落軀殼。便有氣質。自有知識以來。各就氣質偏重處。積染成習。未易脫離。必須消磨。不使乘機潛發。本性得以用事。方可言學。然習氣根株已深。力量最大。發不及覺。不及持。夾雜隱伏。消磨實非容易。方自以爲剛毅也。而中藏客氣。自以爲謙遜也。而實多結納。與人似恭敬也。而陪奉世情之意常多。論事似持平也。而依阿不斷之意時有。利心卽不動矣。而名心未必全消。遯羈之念不生矣。而殀壽未能不貳。凡此皆非眞金。經不得烈火一煅。誠使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則本性自有明覺。而非作聰明也。本性自有正見。而非執意見也。本性自有光輝。而非逞精采也。先生有過人志行。過人力量。其所夙夜仰止者。不能時時就正。爲歉然耳。張仲老當讀錄。使中付岳生錄示爲感。家累衆多。婚嫁未畢。田薄賦重。追呼日逼。出門既難。便郵又稀。何時追隨杖履。了此一段心願也。

答耿逸庵書

劉生至。得接手翰。如侍函座。某前札請教。中多率易之言。所云日用動靜。盡是天命流行。工夫純熟後。當是如此。明得盡。渣滓都渾化。談何容易。我輩只是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是切實用功處。時時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便是學問進益處。此心不可令作散。亦不可躁迫。如食橄欖。如啖蔗。只要耐心久之。上臂歸庭自

有日也。承教未去窮理。使說涵養。卻涵養箇甚的。其見體認之精。某思窮理工夫。亦未易盡。必待窮理盡後。方用涵養。何時是涵養時。窮理非空空窮理。程子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又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又曰。敬以直內。是涵養事。如此則涵養二字。亦分不得在窮理前後。今人把涵養二字。看得空了。故易流於虛寂。窮理是零碎精義的工夫。涵養是主宰本原的工夫。固自無容等待。無容分析也。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亦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二者不可偏廢。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二者亦互相發。固未嘗截然分先後也。惟先生再詳示之。

答田賓山書

六月二十八日得接五月二十八日台函。言及禮文之編。謙讓過甚。引考亭云云。以爲必有精於立言之先者。然後可得而言。又云。是書雖以通俗爲旨。必當上溯古經。以窮其源。使人知禮所自來。爲吾日用之所不可缺。下酌時宜。以發其流。使人於禮皆可盡。不苦吾財力有所不能辦。旨哉言乎。非有道者。誰能爲此。此某之所以逡巡而不敢任。此某之所以謂非足下不足任也。中州之以禮自持。學博綜而審權衡者。足下之外有幾人乎。吾夫子曰立於禮。又曰不學禮無以立。若平時未嘗講明。一旦臨事。卽中日知其不可者。亦隨俗行之。蓋中無所主。驟難執持也。卽欲執持。而譏之者衆。卒亦變而從之也。倘如考亭言。慮後日爲此病敗。則亦求勿敗而已矣。若處其必敗而不爲。非有志之士所敢安也。凡著書草創。規模爲難。至

斟酌損益。倘賴朋友。文不必太奧。奧則人難曉也。亦不必太繁。繁則人難知要也。某展轉思之。終以爲非足下不能任。倘足下留意勿讓也。不然。吾州幸有一好古秉禮之君子。而不能成此書。則末流頹俗誰與砥乎。亦可歎也已。張徐兩先生傳。自不敢忘。細讀鴻篇。不減崔蔡。愈不敢草草。惟少寬以時日。當勉報命。徐先生嵩爲序學後錄。求賜一讀。夏月與仲誠論學。此公眞不可及。崔玉階深於易。制行端方。此都門良友。敢附以聞。餘不盡。

答劉叔楷書

前發任朱襄。卽奉德音。旋應召北上。未得一晤清塵。抱歉殊深。敏修入都。盛稱足下持躬教士。榘矱卓然。日切仰止。長安鹿鹿。未得修候。乃遠承手翰。謙沖過甚。令弟致命再三。嫌於自外。不敢不仰承高誼。僕學無原本。疏懶自廢。二十年林泉與漁樵爲伍。時人以爲濟於名利。假稍知道者。其實不然也。竊嘗負笈百門。側聞緒論。學者首在志道而遠利。重內而輕外。以聖賢大道爲必當由。異端邪徑爲不可蹈。其功在主敬窮理。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入道眞訣也。惟在細心體認。今師道久廢。膠庠虛設。士風日頹。振興匪易。柘邑素習近古。足下一秉先型。以身爲教。敏修刻苦躬行。精進匪懈。歐州田粱紫。踐履篤實。學極淵邃。此皆可與夾輔進德。十室必有忠信。惟要有眞精神鼓勵多士。秉彝具存。必有賢者應之。劬安定曾月川豈異人任。君子思不出其位。毋以宿齋冷局。視爲不足爲與世俗同類相效也。講學只在當下所處之地。所處之時。舍此而談空說悟。直作一好話頭講過。終與自己無益。僕生平不敢爲此學。以貽今

天下大病，總坐一僞字。有來相問者，惟欲先去此字，然後有商量處耳。

與劉叔績書

前歲承手翰，史旁令弟賜顧，值史局初開，編摩無暇，未得少盡鄙曲，抱歉良深。夏月，張仲誠先生在京時，嘗晤對，其學眞腳踏實地，其要在於主敬。程子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齊嚴肅時，便是天理，別無天理，只常常整頓思慮使一，此一段是仲老得力處，而仲老與崔王階先生，皆精於易學，有心得，不依傍前人，制行皆端方，確有把柄，此當代眞儒也。惜仲老不免西川之行，西川當有賢者，得其陶鑄，不獨焚黎沐德化也。士君子行止，皆關大運，非人所能爲也。因便附候道履，拙卷本不足觀，因令弟欲觀，今呈覽。

答友論學書

某少遭喪亂，學無師傳，入仕與曹厚庵先生同直史館，得承指示，年少心麤，方留意詞章，未能窮究根柢，泛濫先儒之說，時悟時悔，靜坐久之，覺喜怒哀樂未發時，眞與天地萬物同體，日用之間，四端隨時發見，但存養功疏，故擴充無力。濂溪以來，師友授受，原有眞傳秘旨，不從本原透徹，不從存養得力，將先儒眞切指示之言，都作影響渾過，何由融會貫通。近世功利詞章之學，陷溺人心，不知天之所與我者何在，徒襲取先儒形貌，妄分畛域，所言非所見，所見非所履，亦可怪也。某日事編摩，心血枯槁，遂企函丈，恐終無緣面觀，爲此生缺陷事，更望時惠德音，臨風翹瞻。

答沈茁岸書

去冬怱怱一晤，未得罄展積悃，別後企望雲帆，不禁耿耿於懷也。今春閱邸抄，知西闈得雋者六人，而道丈拔幟先登，曷勝欣躍，更獨荷聖恩簡授中秘，從此植學樹品，大用可期，不佞得以一日之雅，稍光無旣。然初入仕途，擇守宜慎，長安名利之場，聞見繁雜，最易搖惑，三門急謁，砥柱良難，道丈識力堅定，宜靜重養望，勿逐時好，相競躁進，前輩典型，昭然可見，署中堂聯，人重官非官重人，德勝才毋才勝德，眞座右銘也。幸勉旃而已。

答王世兄書

去秋遠承賜顧，怱怱言別，未能略展寸心，愧歉何如。某謬以庸菲，處第一繁難之地，救過不遑，惟恪遵功令，夙夜不怠，大懼民瘼時廑於懷，一枝有餘，未嘗敢與鄉士大夫以書札相通，中多貴游，亦無以私相干者。某何敢以己所不欲施之於人，且自破藩籬，將來何以自處，故萬萬不敢也。今聖主振興文教，特簡學使，一時諸臣，無不爭自濯磨，況貴鄉以名元賢侍御處孔孟之鄉，自當一秉至公，洗從前之陋，諸當守之心。士君子苦志誦讀，自能邀其鑒拔，若稍存他念，則志意不立，文筆必弱，反失之矣。故惟患學業不精，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爲詭遇，聖賢之道，皆實在此。某年來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力，見此理極明，因成師恩，不敢不以誠告，推世兄稍賜垂察，毋爲世俗之言所移也。

與曹敬候書

吳門晤後，不謂遂成遠別，太翁先生，台履康勝，道丈左右承歡，其樂何如。山中歲月，未可虛度，潛心經史，務求明體適用，濂洛以來，大儒之書，細細窮究，蓋由先生與聖尚在，梁溪定庵，學有淵源，虛心請教，必有所得。古小學，先儒講學之地也，與同志君子，相商興復。士君子居鄉，興學立教，變化風俗，是第一要務，但要實從立德明道起念，勿存爭氣名聲私見，成己成物，皆性分中事，不可錯過此生，負天地生成之德也。子固端品清修，眞誠君子，正當交相砥礪，以聖賢相期。士立志要高，不要卑，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移，第一等人不做，做第二等，便是無志。今世士大夫，以古道自持，不追隨流俗者，如道丈，蓋不多見，不佞實有厚望，故敢略陳其愚。

與李襄水書

足下正學端方，清操長才，天下抵其倫比，從任以來，一塵不染，興利革弊，造福百姓，聞之殊爲欣慰。近聞均役一事，本爲拯民困苦，而守郡者輒爲中傷之端，賴洪都諸君子，諒其苦心，公道猶存，然時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盡賢，凡人情難測，我雖愛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才常拙，任事之意常銳，而彌縫之術常疏，萬口嘵嘵之時，忌者即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繫去其太甚，舉事必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芒，冀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勿謂異己者非我輩藥石也。

上總憲魏環溪先生書

先生道德經濟，清操峻望，朝廷倚爲柱石，士林仰如斗山。凡有奏對，皆國計民生，賢才進退，治道升降所關，至誠剴切，足以感動天心，皇上虛懷採納，言無不從，明良相遇，天下拭目，以觀太平。近復辭司憲之命，請留總憲，以汲黯自擬，皇上亦嘉悅而留之，君臣相信無間，三代而後，不多見也。先生正色立朝，百寮嚴憚，所謂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倘不在條舉一二事，糾參一二人，遂足盡職，寧稍報效也。而部下搢紳，以及儒生，不能盡明斯義，以爲翹首跂足，願聞讜論，而兩月以來，未聞有所論說，議論紛紛。近聞有浙江監生馮景致書臺下，不知曾庠請照否。某未見其書云何，又有云，此書已達政府，是御覽者，料此言必不確，而口語藉藉，至有公言於班行者，某實聞之。蒙先生下交二十餘年，又辱爲牖知己之遠，古人所重者，有聞不告，非爲大賢之道，且非所以報知己。蓋自請留任，爲近代不經見之事，故自處較難，無再拜他官之理，而總憲非久居之地，壯往直遂，非大臣之道，而委蛇順時，非自任之意，盛名難副，晚節難保，先生詳審之。某不敢以此聞於人也。己未六月十七日。

答閩撫金悰存書

先生邃學宏才，爲中朝領袖，頃者人望大歸，具見振刷實政，公忠嚴明，兼而有之，長安道上，無不歎服。以今日吏治壞極，百姓苦極，有司亦困極，不但八閩爲然，而八閩爲甚，大賢風示於上，自應不變，然事有難爲，不無阻礙，要在大力深心，且須去泰去甚，從來化苦爲泰，固自有漸，惟大端旣正，風行草偃，不勞而成，故不必事事改易也。海上善後之策，爲今日第一要務，至明見萬里，廟算宏深，迥出恆人意表，但身

在地方。倚爲視切。綱紀經畫。期於盡善。封疆重任。惟謀久遠。不在鋪張。聖主輟台衡之命。晳畀南服。宵旰籌度。良有深意。固知姚宋韓范。併於一身。非先生不可耳。某才本庸菲。承乏史局。晝夜編摩。心血耗盡。自五月十三日。復奉命進講內廷。至七月內。改講期於啓奏之前。每日五更入朝。昧爽進講。無論學術疏淺。不能仰助高深。且年力衰憊。史事方急。形神交瘁。枝梧無術。雖一切應酬。盡行謝絕。恐終不能無負主恩。知己之感。切於中懷。故不禁言之覼縷。南方風土異宜。伏惟珍攝不宣。

與王抑仲書

去歲以使事出都。未得少盡鄙曲。爲之歉然。歸來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既而知立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旱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爲。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睹矣。足下學有原本。才足經世。今日乃兼善天下之始也。某竊繫戀不能躬聆絃歌。此心飛越。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爲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聽。其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爲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頹廢耳。此亦天意之所甚惜也。吏間勇於投疲。疾惡過嚴。此自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爲上。民既向風。威嚴宜弛。愚者千慮。或可一採。治行卓異。不拘俸次。日晚內召。梓里藉榮。翹望翹望。

與杞縣令王慎齋書

長安晤對。退而自念。不謂斯世復見騏黃。別後音問疏闊。時切懷想。偶有便鴻。附候興居。劉文烈公。理學節義。彪炳宇宙。後嗣守其家學。閉戶廿載。文行可稱。曾孫忠晁相見京師。接其言論。樸誠可掬。今人想見名賢家法。竊念舊爵。扶植衰微。古道於今。非大君子。其誰望乎。聖朝表勵忠節。卓冠百王。文烈公旣荷旌卹。煒煌史册。四十年來。墓碑未立。後人過之。幾不知有斯人之墓。亦地方之闕典也。伏望與紳士公議。勒片石以誌不朽。此近世所視爲迂闊不足爲。而先儒以爲知務也。伏惟垂察焉。

與楊鴻儒書

向於邸鈔讀大疏。以爲漢之汲長孺。唐之張曲江。於今再見。國有直臣。社稷之福。傾心嚮慕。晤教無從。近者表衡三台。人頌歐陽。某於各省學臣。不敢以一函相通。故不敢破例達尺素於左右。然有一事欲聞於大君子之前。藏之胸中。逡巡而不敢者數矣。旣而思之。若於試事相干涉。則斷斷不可。若闡揚潛德。或亦大君子之所樂聞也。趙城同宗。壽家相、字泰瞻。己丑進士。孝友廉介。本自性成。言規行矩。非由矯飾。筮仕常熟。惠政洽於人心。以催科政拙。例當左官。士民千里詣闕。號泣請留。舉邑相約。輸納恐後。數載逋賦。一朝告竣。三吳搢紳。歎爲從來未有。部咨還職。再補南漳。地最荒殘。境逼巨寇。招撫流移。訓練鄉勇。養民教士。具有成績。督撫擬舉卓異。而蓴鱸興思。遽賦歸來。居鄉杜門卻埽。絕迹公府。官旣不達。家徒壁立。惟訓迪後進。敦尚躬行。誠盛世之循良。儒者之卓行。古者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若斯人者。以之俎豆鄉賢。使後人有所矜式。實大典之光也。門祚衰微。恐無由達之執事。某知之最深。故敢爲發微闡幽之舉。惟賢博採輿論。俯而行之。幸甚。

答徐杞贍侍郎書

淮陽水患。下民其咨。先生忠誠體國。正學宏才。爲聖主特簡。拯救昏墊。君臣一德。動與天合。自當奏平成萬世永賴。奉別數月。未敢以片牘上達左右。以先生勞心疏瀹。恐煩請聽也。邇接手教。仰見大君子而始圖終。大業出於小心。非時當漫無遠謀者。所可同日而語。某愚昧無識。未嘗久習河務。何敢妄有所言。既承下問。不敢不竭鄙見。狂瞽之言。惟賜採擇焉。下河之患。因在海口壅塞。然海口之塞。亦由近年。祇因上流不治。河淮失其故道。潰隄消決。因而閘壩多開。北來洩上流之水。以安瀾時之漕。不爲水求歸宿之處。遂以七州縣城郭田廬爲巨壑矣。皇上南巡。親見下河婦子田廬。皆處洪濤之中。惻然若痌瘝在身。此大地獲救之心也。即堯舜之憂勞洪水。大禹之饑溺由己。何能加焉。今欲開海口以治下河。皇上之意。惟專在民生。然漕運久遠之計。實不出此。蓋天下水未有不以海爲歸者。黃河北岸減水壩。由沐陽安東等處皆入海之路。潘印川減水壩。俱建於河北岸。欲其從灌口入海也。今南岸減水閘壩之水安歸乎。歸洪澤湖耳。洪湖之水。日增日漲。河流帶沙。湖底漸高。清口太狹。則湖逼高堰。昔潘印川用高堰逼淮刷黃。寧犯大患。群議沸騰。而不敢輕開尺寸者。而今竟開六壩二閘矣。然加以三十六湖之水。盡注漕河。漕隄安得不危。故又開一百餘丈之滾壩以洩之。其意以爲漕隄不潰。則河臣之事畢矣。七州縣之民命可無問也。獨不思下河之地有限。而上流之來水無窮。以有限之地。俟無窮之源。將來水無所容。一經漕隄。勢必大壞。由此言之。開海口。治下河。非但救七州縣之民命已也。實所以爲漕運久遠之計也。今欲閉漕隄之壩。必先閉高堰之壩。高堰之壩不能全閉。欲閉高堰六壩之二三。必先塞黃河南岸之閘壩。黃河南岸有毛城舖。北岸有大谷山。徐城可無患矣。王家山以下。一路減水閘壩不可輕開。絶洪澤湖之淤墊。甘留以蓄水刷沙乎。自碭山以下。至清河南北。減水壩三十餘座。水分則流緩。流緩則沙停。將來中河運道。不有淤塞之慮乎。又印川之減水壩。比隄稍卑二三尺耳。今與地平矣。昔云歸漕者甚多。今何能盡乎。此上河之可慮者也。河督之堅執不移者。不過以開閘開壩。省帑金無算。今日可塞。昔日何以誤開。恐有遂而益其後者耳。愚因於前議向中堂九卿言之。治水如治病。因病立方。補瀉隨時。難以執一。不得以後日之用補。歸咎於前日之誤瀉。昔日開壩以保隄也。今日塞壩以刷沙也。猶先應用大黃芒硝者。用大黃芒硝。後

應用參茋桂附者。用參茋桂附。各有其宜。歸於愈病而已。此言實有至理。亦欲開路廷議。從長計議。爲國計民生。固水道之策。此出自誠心。而不謂河督之堅執如故也。然今日下河工程。當在范公隄外。此井壩水所能到也。但於石礎丁溪草口。開通一二處。則浮水可去。內地水當涸後。河湖漲高。再尋前所謂射陽、廟灣、斗龍、喜鵲諸湖。舊迹因舊壩之水。開引河以歸之。再由湖歸河。以人字河開河口。保分疏析。脈絡分明。即大禹治水。亦不過如此。若白駒一閘。海口而達。使下河盡爲平陸。萬萬無此理也。故曰下不在減水壩之塞與不塞。而在地方官不肯盡心相助。呼應不靈。人夫物料。恐難湊手耳。若諸事湊手。

卽當盡心竭任工程，勿惑浮議，成大功者，小小順意不足喜，小小拂意不足懼，惟先定成局，持堅忍不拔之志，如行兵然，當有定算，偶爾勝負，何足憂喜。如奕棋然，當爭全局，一著二著，何足較量。下河苦水久矣，今歲之旱，乃偶然耳。若盡如今歲，則海口可以不開矣。前讀大疏，斷無海水高於內地之事，此先生親身閱歷之言，故確鑿如此，非如他人紙上談兵也。只此一言，使是治下河定算矣。皇上神聖，不世出之主，親黔閩粵，指顧蕩平，海外自古未入版圖之地，皆立郡縣，漢唐以來從未臣服之國，並來歸附，豈淮揚近池開一二湮廢之河道，以救數城之殘黎，發自聖心，特遣部堂，若臣子可以阻撓而能，聖主之心能晏然而已乎。故賊水壩不可塞，則海口更不可不開，下河之水愈大，則開海口之功亦愈大，惟先生斷然持之耳。某以爲成功可操券而待也。歲序聿新，雞使恭候崇禧，臨楮匆匆，語無倫敘，伏惟鑒原。

答陸稼書書

先生正學淸德，僕私心嚮慕久矣。承手教及大作，仰見崇正道闢邪說至意，感悅良深，敬謝敬謝。台諭云：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此不易之定論也。再讀學術辨云：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又云：涇陽景逸，未能盡脫姚江之藩籬。皆極精當。非先生體認功深，何能言之鑿鑿如此。獨謂某不欲學者詆毀先儒，是誠有之，然有說焉。某少無師承，長而荒廢，茫無所知，竊嘗泛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嘉隆以來，幾遍天下矣。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力。姚

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然海內學術，澆漓日甚，其故何歟？蓋天下相習以僞久矣，巨公倡之於上，隨聲附和者多，更有沈溺利慾之場，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亦皆著書鏤版，肆口譏彈，曰吾以趨時局也。亦有心未究程朱之理，目不見姚江之書，連篇累牘，無一字發明學術，但抉摘其居鄉居家隱微之私，以自居衛道闢邪之功。夫訐以爲直，聖賢惡之，惟學術所關，不容不辨，如孟子所謂不得已者可也。今舍其學術而毀其功業，更舍其功業而訐其隱私，豈非以學術精微，未嘗探討，功業昭著，未見詆諆，而發隱微無據之私，可以自快其筆舌。此其用心亦欠光明矣。在當年文運之流，不過同時忌其功名，今何爲也。責人者貴服人之心。自古講學，未有如今之專以醜詈爲能者也。或曰：孟子嘗闢楊墨矣，楊墨何至無父無君，孟子必究其流弊而極言之，此聖賢之苦心也。何怪今之君子歟。夫陽明果爲楊墨否，姑未暇論，竊以謂孟子得孔子之心傳者，以其知言養氣性善盡心之學，爲能發明聖人之蘊也。蓋有所以爲孟子者，而後能闢楊墨邪說，闡先聖之道。若學術不足繼孔子，而徒日告於人曰楊墨無父無君也，率獸食人也，恐無以服楊墨之心，而熄其方張之焰矣。孟子曰：今之與楊墨辨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則知當日之與楊墨辨者，亦不乏人矣。今撫片言隻字之存，則其不足爲輕重可知也。然則楊墨不傳，獨賴有孟子耳。今不務爲孟子之知言養氣，崇仁義，賤功利，而但與如追放豚之流，相頡頏焉，其亦不自重也已。台諭曰：陽明嘗比朱子於洪水猛獸，是詆毀先儒，莫陽明若也。今亦黜夫詆毀先儒者耳，庸何傷。

竊謂陽明之詆朱子也，陽明之大罪過也。於朱子何損。今人功業文章，未能望陽明之萬一，而止效法其罪過，如兩口角罵，何益之有。恐朱子亦不樂有此報復矣。故某之不敢詆斥陽明者，非篤信陽明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氣自眾，卽篤信陽明者，亦晚然知聖學之有眞也，而翻然從之。若曰能謾罵者，卽程朱之徒，彼毀棄坊隅，節行虧喪者，皆將俎豆洙泗之堂矣。非某之所敢信也。某年已衰暮，學不加進，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眞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某將奉大教爲指南焉。道本無窮，學貴心得，胷中欲請教者甚多，容專圖晤，求先生盡教之。

在內黃寄上孫徵君先生書

斌庸陋無似，得侍起居，仰見先生動靜語默，無非道妙，一室之上，太和元氣，朱公掞見程子，如坐春風中景象，不是過也。更蒙提誨諄諄，示之以體用之大全，勖之以責任之難委，自此以後，夙夜祇懼，不敢時刻稍懈，以負眞切指授之意。別後三日至內黃，晤仲誠（張進士，名沐。）任道之勇，求道之切，今日罕見其匹，得此良友，殊爲欣慰。與君儕同訂理學宗傳，挑燈商榷，常至夜分。竊管之見，不敢不竭，但學識疏淺，錯謬恐多，爲惴惴不安耳。

與宋牧仲書

閱北闈題名錄，知令五弟介山高捷，不勝雀躍，俟入都當悲賀也。浙閩文章素稱最盛，而亦弊藪也，以某庸碌淺明斯任，同考諸公，廣文幾半，且年皆遲暮，與此道茫然，闈中費盡心力，皆盡看卷，數八千二百有餘，限以半月，且瘧疾大作，不敢言勞，每日漏下四鼓始休，雖額數有限，不能無遺珠之歎，而入彀者皆苦志芸窗，且多老宿，不充之士，榜下皆嘖嘖稱歎。言此科孤寒吐氣，某聞之殊不自安，天下才人，原不盡在孤寒，某亦何所容心，或主司貧苦，氣類偶相感觸耳。出闈後，與撫軍諸公約，斷不敢一事相干，公讌之外無私會也，無私札也。闈中例候舉人親供，全始解卷，舉人有遠者，一時不能至，詢之學使，言往科亦有不候親供之例，遂與撫軍言，於九月廿日解卷，某遂於廿二日遣牌，廿五日登舟矣。此某奉使之大略也。某離家二載，老母年高，借使歸省，於子老入都，匆匆漫陳一二，乞賜垂照。敝衙門諸先生，與同鄉諸公，未敢一字相候，乞爲道意。

與宋牧仲書

部門奉送旨旋，途如三秋，足下壯猷偉略，爲三輔屏藩，輿頌一新，洋洋盈耳，更從沐上人在鎮中，詢以相贈，事緊而處之有餘，民疲而馭之以寬，在足下固自裕如，然努力加餐，實所願也。某才本駑下，年來更事沿緊，心血枯盡，不追採能，老策轉圓學，某濫叨新命，同張素老進講內廷，學術疏陋，何能仰助高深，且衰年多病，風雨寒暑不輟，豈能勝任，聖主恩深，不敢控辭，足下何以教我。茲因小价頒米之便，奉候興居，附

有請者。日下發署。每日進講。漏盡。苦於步履。余欲買一驢力。不得妥當。廐中良驢必多。求暫借一小而馴者。俟置得即還上。借乘之風。在春秋已數見矣。朋友與共。子路以之明志。或世人以為不易者。而賢者可與言情乎。笑。笑。

序

黃庭表集序

戊申。遇黃庭表先生於錫山。以所著忍庵集數卷見示。當是時吳中文章家。方以聲華浮豔相高。而先生獨原本經術。以古人為繩尺。心竊重之。後十年同應召至京師。行明史之役。過休沐輒相過從。遂得盡讀其近業。益歎先生之學。大而有本。非時賢所可頡頏也。竊謂學者為文。必內本於道德。而外足以經世。始不徒為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絢爛。如春花柔脆。隨風飄揚。轉眼蕭索。何足貴也。西漢儒者。惟深經術。不為百家所惑。莫如董江都。通達治體。議論深切於事情。莫如賈長沙。而好為淫靡綺麗之辭。不根據理道。莫如司馬長卿。此固人所易辨。非甚深遠難知者。乃韓退之號稱知道。而敘述古今文章之盛。自孟荀屈莊。以至相如揚雄之論詳矣。而賈董皆不一及焉。何歟。宋儒以退之為文人之雄。未可言知道。其殆以此歟。夫相如之賦。義存諷諫。有為而作。君子猶有取焉。若近世自命作者。輕俳浮薄。捜集稗官野乘。繁淫怪誕之辭。妃青儷白。補綴成篇。其意可數十字畢者。率衍為千百言而不休。徒以示吾之高才博聞。為諱世取寵之具。將古人立言之恉。蕩然無復存矣。安能望相如之肩睫哉。今觀先生集中。圖書象數

之奧。性命理氣之微。闡發幾無遺蘊。禮樂兵刑。漕渠水利。條貫沿革。名物度數。無不究極原委。期鑿鑿可見諸施行。其斯為體用兼全之學也乎。其為文也。醇雅而不冶。簡質而不繁。謹嚴而不夸。吾不敢知其於先儒何如。要之為賈董不為相如。有斷然者。先生操觚端靜。雖出入禁林。官稱侍從。而所居委巷版門。竟日無剝啄聲。疏簾蔽榻。寂寞著書。刻苦要眇。如窮愁專一之士。蓋其志量遠矣。其人如是。其文亦如是。是豈可偽為哉。余衰陋無似。何足以知先生。而屢屢以序見囑。余不獲辭也。乃為之言。

記

睢州移建學碑記

睢州儒學。舊在北城濠錦池上。明末。黃河決城。遂淪於水。有司權奉先師主於南城民舍。地甚湫隘。殿廡之制不備。室齋皆缺。諸生無所肄業。屢議改建。以用匱乏。莫有毅然任其事者。康熙十年。知州事程公始至。慨然以興學育材。仰承朝廷德意。期年政通事簡。乃相廟東有地。據岡而陽。水環如璧。輿情咸合。州之薦紳諸生。並力捐助。先建大殿。次及兩廡。戟門櫺星門。各如制。明倫有堂。啓聖名宦鄉賢有祠。樹以崇坊。繚以周垣。位序井然。應圖合禮。其相規制稽出納。久而不懈者。學正魏君也。既訖工。公率鄉大夫士。行釋菜禮。而屬余為記。余不獲辭。乃言曰。修學有司職也。諸生之游於斯者。亦思所以為學。而求進於古人之道乎。抑徒飾文辭。溺訓詁。冀苟得利祿。以夸耀一時已乎。夫朝廷崇學並建。固期學者以聖賢為宗也。夫聖賢之學。其要存心而已。存心者。存天理而已。微而不睹不聞。顯而人倫日用。皆天理所在也。堯舜禹

之相授受。必致辨於人心道心之危微。孔子十五志學。至七十始從心所欲。不踰矩。然則聖人之異於人者。惟在朝乾夕惕。自勉不息。遂至與天為一耳。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以及顏曾思孟諸大賢。時至事起。功業各不相同。而其深憂大懼不得已之心。則千古一揆也。是以行無轍迹。言無做效。總以此心純一粹白。相證於於穆之表。而非從勳業文章一一較論也。濂洛關閩以來。大儒相繼。諸出風會所值。指授各殊。而道本於心。先後若一。學者不體驗於性情踐履。與古人相見於精神心術之間。則為已功疏。屋漏難愧。即著書滿家。於道無當也。惟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而體用具於吾心。存養省察。交致其功。信顯微之無間。悟知行之合一。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臣弟友。必求盡分。蘊之為天德。發之為王道。此學問之極功。而尊信聖人之實事也。然有難言者。正學不講。俗頽日深。利慾之根難斷。巧偽之術益工。苟非乘本體之偶露。急加體認擴充之力。如火始然。泉始達。悠悠玩愒。歲月幾何。轉眼遲暮。踟蹰同歸。大禹之所以惜寸陰。而尚書有取於若藥瞑眩。豈不以此歟。若曰吾志在於科名。惟事揣摩帖括。他不暇計焉。是視聖賢六經。祇為富貴利達之資。異日備朝廷任使。安能秉道絕欺。發國奉公。不幾負朝廷建學立廟之意乎。余鄉人也。誠願與鄉之後進。互相砥礪。使賢才輩出。以報君恩。敢述所聞以告之。遂為記。公名正性。鄉貢士。四川萬縣人。魏君名滿。順治戊子舉人。河南孟津縣人。

重修蘇州府儒學碑記

康熙二十三年。歲在甲子。天子以治定功成。行古巡狩之禮。冬十月。車駕至蘇州。詢問民俗。告誡有司。還

至曲阜。祭先聖廟。拜獻之儀。視前代有加。親灑宸翰。題其廟額。詔天下修葺學宮。頒賜御書。海內蒸蒸。罔不從乂。斌時奉命撫吳。祗謁廟學。見殿廡門垣。日就頹弛。明倫堂岌岌欲傾。無以仰承聖天子興學重道之意。受事方新。未遑興作。明年二月。捐俸倡始。藩臬庶僚。協材鳩工。黽勉從事。榱棟楹礎之殘缺者。易之。丹艧髹漆之漫漶者。新之。祠齋庖廩之久廢者。興之。綿構堅貞。典制具備。泮水疏通。遠接太湖。松楠椅桐之屬。種植千本。閱十月而訖工。於是躬率僚屬。行釋菜禮。定期講學於堂。諸生執經問業。遠近咸集。又明年三月。斌奉輔導東宮之命。將行。進諸生而告之曰。此地自范文正公建學。胡安定立教。於今六百餘年矣。名卿巨儒。項背相望。諸生肄業於斯。其所以紹述先哲。仰答天子作人雅意者。果安在乎。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綱定傳授之旨。猶存十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吏畏亂而不惑。此重經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熾。聲律駢儷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歧為二傳。蓋自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

之所謂經也。宗洙泗而溯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之所以衰也。今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務乎其名。而致力於其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同義利之界。謹誠僞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生死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方毋圓。戒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間。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詖。而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真經學。其斯爲真道學也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譁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事。即謂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當文正公時。中庸猶雜戴記中。公獨舉以授橫渠。則公之深於經學可知矣。安定之教。以經義爲本。當時太學取以爲法。宋世人才之盛。實基於此。諸生爲鄉邦後進。來遊來觀。其亦有所興起乎。蘇郡人文。實四方所則效也。所在佐成聖朝之治化者。予實有厚望焉。諸生請書其言爲記。斯役也。江蘇布政使章欽文。蘇松糧道副使劉鼎。蘇州知府胡世威。或總理工費。或分司督察。而心計指授。巨細不遺者。鼎之力爲多。司學事者。教授吳世恆。訓導張杰也。例得並書。

嵩陽書院記

嵩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岳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負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峰。秀蔚崇峩。中天清淑之氣。於是萃焉。至道中。賜九經子史。設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於此。後人因爲建祠。明末兵亂。傾圯殆盡。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侯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鄰崇福宮。凡宋臣之管崇福宮衛者。皆祀之。葉侯既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庵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爲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鳩資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楹。庖湢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壎。以興起斯文爲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庵作書屬余爲記。余適承之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庵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於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爲好學。嘗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爲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即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即所謂博文。而克己復禮之訓。即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間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爲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即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爲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於斯也。蓋道之大原出於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人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愼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爲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千百人於室。而語之

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爲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祕。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爲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大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其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彝倫日用。而子臣弟友。即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沈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聞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逸庵之學。以主敬爲宗。以體天理爲要。可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張侯明經起家。治行多可紀。於逸庵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備書之以告後之君子。

重修中州會館記

中州會館。在宣武門之左。爲梁司徒公別墅。所謂綠楊曲也。順治十四年。同鄉官都下者。捐貲購得。改建會館。宗伯薛公爲記。其事歲久漸頹。屢議修治。以艱於我弗果。越康熙十八年秋。地震。傾圯殆盡。時都諫王君子厚。方主館事。爲倡。同籍各輸金有差。鳩工庀材。中翰王君三擧。身董其役。再閱月而訖工。於是鄉之諸大夫士。置酒其堂。謂不可以無記。而屬文於余。余謂國家畫十五方域。而京師其都會也。凡鄉之仕於朝者。官階之崇卑。職掌之鉅細。繁簡不侔也。分曹治事。有朝會而外。終歲未嘗過從者矣。其官於外。或數百里。或數千里。聲問不相通。有一旦以奉表述職而至者矣。有貢擧於鄉。以應試詞選而至者矣。亦有京朝官出承節鉞。備藩臬郡守之任。倏而數百里數千里。聲問不相及者矣。至而聚於一時。則歲時伏臘。會集讌饗。於同朝事主之時。修親睦鄉曲之義。豈不謂行古之道乎。都諫斯舉。尙爲知所務也。余更三復宗伯之記。稱述吾鄉先哲。若李文達、劉文靜之相業。顧、軒兩都憲之清直。馬端肅、許襄毅之事功。何文定、崔文敏之文章氣節。期望後人。希慕風烈。交相砥礪。不在飲食燕衎相徵逐。用意可謂深且厚矣。余謂諸公德業。蓋有所本。亦在其學而已。中州文章。莫盛於昌黎。其學闢佛老。崇仁義。得聖道之大端。論者以爲精微之蘊。猶有未究其極者也。兩程子出。獨探原本。窮理盡性。接千古不傳之統。故程子者。實儒學之大宗。而鄉之後進所當奉爲準的者也。若許文正、姚文獻。講學蘇門。佐元興太平之運。而明之曹正夫。倡道崤澠。距邪閑正。居一代理學之冠。其後尤季美、孟叔龍。紹述於洛西。呂叔簡。振興於宋郡。呂忠節闡繹孝經。賀扶曦發明春秋。劉文烈力任風教。大節皎然。數君子皆不惑於功利權謀詞章技能之習。而確然有以自信者也。誠得其所以爲學。以之事君必忠。以之事親必孝。以之交友必信。於前修之事功風節。不規規求合。吾見其無不合也。夫程子之學。以至誠爲聖功之極。以主敬爲入德之要。凡與

斯會者，揖讓進退，必準於禮，可否然諾，必揆諸道，敬存於心，貌恭非敬也，敬而後能誠，非敬無以為誠也。以此交修非懈，庶不負先哲之遺教，於以勉盡職業，報朝廷之知遇，非徒講鄉曲之情，歲時伏臘，聚會讌好之致數也。古人無在而非學，故敢推廣前記，與諸君子共勉之。

贊

孫徵君先生像贊

當代儒者，誰稱先覺，允惟吾人，光輝孔偉，敦行孝弟，修明禮樂，由忠貫恕，既博歸約，日新又新，鳶魚飛躍。默契先天，聲臭寂寞，蘊涵元氣，發越磅礴，普被星漢，終古昭灼，易傳者像，難畫者學，仰止夏峯，泰山喬嶽。

湯潛庵集卷之下

傳

明兩浙運使儆韋張公傳

張公，諱正學，字宗儒，號儆韋，睢州人，世居湖莊之南三里。父諱權，號樂庵，累贈中憲大夫，廬州府知府。母王氏，累贈恭人。公幸儀秀偉，孝友天成，十歲授尚書，為文落落有大家風，弱冠入府庠食餼，名聲藉甚。萬歷癸卯舉於鄉。公車歸，鍵戶著書，泊如也。癸丑成進士，以素恬淡，嗜讀書，請改教職。甲寅補順天府學教授，董率維勤。乙卯門下士獲雋者十餘人。是年陞國子監助教。丁巳陞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秉公執法，多所平反。時南皋鄒公為侍郎，欽服之，嘗云：張君精神收斂退藏，真是歸根之學。由是名益著。辛酉陞廬州府知府，下車即修學宮，飭衙蠹。廬郡承平日久，城池頹壞，捐俸築濬，尤杜絕餽遺。有庫吏暮夜以金杯等物持獻，欲有所關說，面叱之，加以重法，於是羣吏人人股慄。凡斷事，平心細訊，必得其情。時巡按某受重囚賕，欲盡釋之，公持不可，又票取無礙官銀千金，亦不應。巡按大怒，思借事中傷，搜索無隙，乃止。稍遷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慨然曰：古人急流勇退，吾可已矣。遂致政歸。里居竿牘不入公庭，課子孫讀書，教以孝弟讓厚，每遇豪橫不法事，輒為之憤懣，至終夜不寐。嘗曰：凡做事只要自己心上打得過，便為之，打得不過，即毋為。睢之婦人孺子，無不稱之為善。張云，是時袁大司馬可立、楊大參延華、余光祿化龍，皆

以告歸里居，相與聯屬結社，棊酒娛樂，修香山故事，鄉里榮之，至有傳為圖繪者。年七十有七卒，崇祀鄉賢。配李氏，累贈恭人，早卒。繼配孟氏，累封恭人。男一，長垣，生員。孫二，銘鼎，庠生，銘旂，庚戌進士，杞縣劉文烈公誌其墓。

論曰：吾郡自萬歷以後，士大夫習為驕奢，陵虐鄉里，至今道路以目，而公獨以清儉著。今考其行事，蓋其秉道絕欺，確乎不可拔者矣。其子孫皆恂恂善下人，雖通顯猶杜門誦說詩書，無輕近儇薄之習，謂非公之留澤遠乎。余故為紀之，使後進有所觀法焉。

處士孫君傳

孫君，諱博雅，字君僑，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學生見之，輒為斂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値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屏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柏下，與人語，惟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曰：他非我所知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祁州，刁君蒙吉留講學於家者三月。既去，而君與母楊孺人獨留，貧無以炊，燎秸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為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輒哽輒噎。夜則更臥牀前，候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制作，則侍筆硯。時四方遊徵君之門者，履交於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為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間有未暢其旨者，君輒援據經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僑之名，遂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之力為多。嘗數易稿，皆手書，字體古雅，無一筆苟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己酉，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公啓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獨孫子耳。以其名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通時，父年八十，安能違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強。亡何，徵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感動。君生性過人，漸漬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有善，贊揚不啻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開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為之聳然，多見省改。間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瞭若指掌也。丙辰，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君具橐饘以從。庚申夏，將遠徙，染時疫，君往來省視，使僕於烈日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詈，君怡然受之，宛轉為弟致藥餌飲食。吏周郵東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產供給弟者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遺，逡巡不肯受。旁觀者憐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弟行免矣，吾何病。時方館於宿學士王階家，每獨宿假寐，口中喃喃，細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追送之，奔馳炎暑，策蹇驢，隨一蒼頭，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踰冬北上京，夜行，冰結其口，呼不成聲，僵仆於路，幾死。又嘗讓蹇驢於同難之械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腫，不得休，幾困頓飢渴死。當是時，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不宜發此報也，先人之家學，不宜自此墜也，弟之憔悴嗟遇此難，實僥倖幾為天所矜也，而不知己之憂勞可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於是聞

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泣下沾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弟難也。其友也。本於孝也。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曰約齋集若干卷。子、漢。有文名。史氏湯斌曰。昔孔氏褒融兄弟爭死。載之史册。兩稱其義。若君倫之於其弟也。風雨慘澹。肝腸寸折。至於不自知有其身。艱愁況瘁。竟以客死。嗚呼難矣。其詩曰。苦海無舟焉問岸。疆堂有弟逆成家。讀之誰不酸鼻流涕者。而況平生交游如余也。夫君倡德性學術。天假之年。必能昌大。徵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夫。

封庶吉士李公傳

李公。諱兆璇、字粹甫。閩之安溪人。初號漁叔。追思父念次公之德也。更自號惟念。故世稱惟念先生云。公兄弟四人。並力學著聲。而公尤魁梧多奇節。爲文不假繩尺。奧衍宏博。屢試輒高等。明季閩海弗靖。甲族富室。畏縮伏草間。往往不能自保。公獨聚宗黨。據山中高阜。爲工築室百堵。守禦且備。巨寇突至。連日夜攻之。卒不得志而去。公復設立教條。鄉里兢兢奉約束。遠近賴以保全者甚衆。鄉人有淪於賊者。傾貲贖之。初不問其識與不識也。歲乙未。家陷於賊。仲兄雅稱武健。持矛衝賊壘門。竟全其家屬而歸。人服其才且勇。謂亦公素德足以感之云。亂定歸舊居。樓戶初墻。藏書數篋。幸無恙。詮次點定。課子弟。誦讀琅然。達丙夜。今學士其長公也。辛丑貢於鄉。甲辰自京師還里。修宗祠。定春秋祭期。遂祖墳墓。久湮沒荊榛。開。殆不可考。公按譜牒。徵鄉翁。披而得之者凡四焉。更修緝家乘。訪求先世贈答遺文。凡所以爲祖考計久遠者。靡不殫力從事。蓋其誠孝如此。庚戌學士成進士。讀中祕書。遇覃恩。封公如其官。癸丑請假歸。未幾滇黔告變。八閩相繼逆命。隔絕聲教者三年。學士抗節不屈。王師南下。開閩道使。其蠟丸書陳道里險易。進取機宜狀。卒成恢復之功者。學士與公之教多也。上以學士忠貞懋著。特晉秩命。入都陛見。公促使叱馭。而學士念公年老。遲迴久之。不得已。後行至嵋州而公卒。公生平厭絕紛華。嚮慕往哲。時有心得。與理學諸錄默相契合。故能踐履篤實。大節不苟如此。年六十有七。子四人。學士名光地。次鼎徵。光垤。光坡。贊曰。余與學士同官京師。以德業相砥礪。其學諳博淵通。而持守堅定。一遵程朱。不爲世儒游移之說。與余有乳水之合。後乃得聞封公之懿行。蓋家學淵源有自矣。當學士之奉命赴都也。宜星言夙駕。而公度其意次且不果。知其以己老病。故外示覊縻。而私語其室曰。度子行期至。我乃可死耳。蓋生平重大義。冢庭相勗。一然諾不敢宿。況君父之際乎。使學士顧戀親恩。愆期不進。雖奉含殮。非公意也。公卒後。又值海寇突犯。依阻嶮險。盡有漳泉之地。撤斷江橋梁。以爲天塹不可飛渡。學士毅然累疏請旅。鑿山開道。仰請王師。椎牛釃酒。士馬飽騰。造舟爲梁。一日夜搗其巢穴。賊以爲自天而降。潰敗不可復支。遂復兩郡。還之朝廷。以文學侍從之臣。功在封疆。人乃知儒者之功用。果非虛談無實效也。至尊嘉歎壯猷。亦將做王文成故事。河山帶礪。以報殊勳。此固所以成封公之志。余亦拭目聿觀厥成焉。故因傳封公而併及之。

王氏五節烈傳

山東新城王氏。有烈婦三。曰、孫氏、于氏、張氏。節婦二。曰、張氏、高氏。孫氏者。浙江布政使象晉之冢婦。生員與齡之元配也。事舅姑以孝聞。崇禎丁丑。與齡省布政公於武林。病卒。孫氏欲以死殉。既而顧念幾孤。謝

簪珥。籌燈課讀。俾克成立。壬午十二月朔。大兵破新城。家人勸避匿。孫氏曰。婦人非傅姆不下堂。我未亡人也。有死而已。遂投井死。越三年。甲申。李自成陷京師。則有于孺人隨侍御公與胤。夫婦殉節之事。時侍御方以建言左遷。家居聞變。以死自誓。或言公無封疆社稷之任。幅巾野服。可畢此生。無爲徒死也。于孺人獨不言。既而曰。妾從君得命婦矣。君爲忠臣。妾獨不能爲烈婦耶。遂登樓相對自經死。子士和泣曰。父死忠。母死節。兒何心獨生。亦自經於其旁。而士和妻張氏。先於壬午城陷自經死。壬午城陷時。王氏父子兄弟殉難者。曰貢生與朋。與其長子舉人士熊。次子生員士雅。士熊妻張氏。年二十一。士雅妻高氏。年十九。兩人同矢志守貞。事孀姑盡孝。兩家皆名族。高氏尤貴盛。布衣糲食。有人所不堪者。紡績自給。嫺靜罕見其面。惟元旦一出拜家祠而已。守節十八年。張氏卒。又二十年高氏卒。皆無子。

湯斌曰。新城王氏。舞笏盈庭。以文章勳伐著聲當代者。踵相接矣。侍御公尤以忠烈著。一門之內。子孝臣忠。可謂極盛。而閨範尤焯焯如此。豈正氣偉節有以相成耶。抑家訓之浸漬有素也。孫孺人爲婦爲妻爲母。皆有法則。而侍御公歷官清白。常巡茶馬鹺政。稱廉吏矣。家無長物。于孺人儆戒之力居多。世固未有平日不能盡道。而能自靖於患難之際者也。張孺人以少年慷慨殉難。兩節婦貞操久而彌堅。尤人所難者。士君子名立砥節。常壞於因循。即或勉強於初年。而不能不渝節於末路。吾故合傳五節烈。爲世示法焉。

告諭

嚴禁徵收錢糧勒索火耗私派之弊以恤民艱以清賦稅告諭

江南財賦。甲於天下。小民輸將正供。拮据維艱。兼以連年水旱頻仍。困苦尤甚。皇上軫念蒼黎。宵旰不遑。額徵正賦之外。不得橫徵私派。多科勒索。定有處分嚴例。州縣有司。務宜潔己奉法。杜絕私派。痛除耗羨。俾民間一分有餘。自可完一分正供。而道府爲屬吏表率。[illegible]。則州縣免分外之需。小民即可受寬大之惠。額賦易於完辦。各官亦免考成之累。庶不負朝廷簡任牧民之意。乃有等不肖官吏。惟圖營私飽橐。罔顧功令民瘼。或於派徵之時。浮額多科。或於收納之際。加勒火耗。如地畝錢糧。江南各屬額賦已重。每徵正銀一兩。部法之外。多勒耗羨八九分。至一錢不等。而江北州縣。竟有加至一錢五六以至一錢七八分者。至於雜辦錢糧。如行夫牙戶匠班漁課蘆洲等項。竟不問畝丁應徵數目。止開某戶應徵某丁字樣。通同奸胥蠹役。恣意橫徵。每丁止應徵正銀一兩四五錢者。竟徵二三兩。仍復加四五勒耗。再如酒稅一項。原因用兵需餉。暫行徵收。爲民牧者。自應體恤民艱。照額收解。乃視同几肉。亦復加四徵收。更有非額編橫行派累。如田房稅額。既經案照案戶賣契。計數徵收稅銀。復於田畝上。按圖按甲。加數派徵。及借稱某項公費。并捐助名色。輒加派里遞。指一徵十。官蠹分肥。此皆州縣剋削下民脂膏之弊也。司道衙門。凡遇州縣交錢糧。則有些小耗羨名色。彈兌兩規。庫官胥吏。堂役。以及把門輪卒之夫。俱有收銀使費。種種錮習。難以悉數。此則司道府婪索州縣之弊也。此等弊竇。在從前皆撫臣紛嚴禁。稍爲斂戢者固有。而陽奉陰違者實多。本院未出都門。久已稔悉。及入境以來。見聞更有真

切。愍小民有限脂膏。上下官胥。如此層層剝削。無怪乎民生日蹙。朝廷正賦。歲歲逋懸。動盈千萬。若不嚴行懲創。何以救民水火。無斷國儲。除現在密訪參拏外。合行出示禁飭。嗣後各官洗滌肺腸。改絃易轍。凡州縣徵收正雜錢糧。務按由單科則。應徵確數。如法驗派明白。開寫單票。令民通曉。毋容額外私加毫忽。仍將納戶照依部頒法馬。按數稱兌。自封投櫃。櫃役止許登簿流水。戥給串票。不許執戥柈收。司道衙門。如遇州縣解交錢糧。一依部法平準兌收明白。即便印與批文。送院鉢算。永杜積弊。如有不肖官吏。怙惡不悛。仍蹈前項諸弊。許諸色人等。不時赴縣具稟。一經察確。官則飛疏參拏。役則立刻杖斃。倘有奸頑里甲。劣衿衙蠹。包納糧銀。故爲短少。亦必查驗真實。申報究懲。不得冤視殷實之家。借名納銀輕少。錢提捉挈。飽其谿壑。如有此等。定行飛提重治。本院執法如山。言出必行。斷不寬假。各宜猛省。無貽噬臍。悔之慎之。

嚴禁婦女入寺以正風化告諭

婦職但司中饋。閨幼專習女紅。皆宜靜處閨幃。別嫌明微。即異姓親戚。不得相見。乃開元等寺。何物妖僧。妄爲報母之說。煽惑民間。婦女百十成羣。裸體然燭肩臂。謂之點肉身燈。夜以繼日。男女混雜。傷風敗俗。聞者掩耳。而乃習久不察。視爲故常。良可哀憫。即曰親恩當報。生養死葬。自有定禮。違禮辱身。甚謂不孝。何名報恩。合行出示。爲此示仰該管官吏。及軍民住持人等知悉。嗣後婦女各宜靜處閨幃。不得仍蹈從前惡習。入寺裸體。點肉身燈。如有犯者。許地方附近居民稟官。嚴拏究處。女坐其父。婦坐其夫。僧道容隱不行舉發者。解院重責三十板。枷示寺門三箇月。不貸。

嚴禁請託以肅官箴告諭

江蘇地號繁盛。游客所聚。風俗刁詐。人心險惡。官斯土者。往往以情面請託。敗其官聲。得罪公論。禍不旋踵。本院廿載林泉。六年史局。茹蘗飲冰。甘之若飴。奉命撫吳。誓之關帝神前。斷絕交游。不畏強禦。受賄徇情。神明殛之。將及一載。地方官民。頗能相信。惟是積習日久。不肖小吏。猶多窺玩。不知本院執法到底。輒欲自行嘗試。有一缺出。爭謀署篆。皆素行貪惡敗檢無恥之徒。不知世有天理王法。雖本院大聲疾呼。猶然瞶瞶者。此等奸徒。可以百里相寄乎。夫百里之地。錢糧刑名。皆國計民生所關。即部選非人。本院尚當自簡嚴糾。稍有徇縱。便屬溺職。若委署非人。罪何可逭。然委署重任矣。而署官不能盡職。是署官負本院也。若先徇情濫授。是本院以朝廷百里民命。賀與匪人也。即其人不至大敗。而本院之心。尚可對上天告皇上乎。除凡不自安分妄行營謀者。另行糾處外。合行曉諭。爲此示仰大小屬吏知悉。各宜體諒本院尊神之意。恪守官箴。無懷徼幸。如本院不能徹終如始。一有徇假。不妨公揭通衢。以彰本院負國之罪。如本院清苦。勞悴自甘。毫無私繫。亦求相諒。以全晚節。幸甚幸甚。

嚴禁阻葬惡習以弘孝治告諭

民間買地安葬。原屬各從其便。乃吳下惡俗。每有棍徒。搆同勢豪。凡遇民間造墳。輒借稱妨礙風水。煽惑阻撓。肆行嚇詐。稍不遂欲。糾集打降拳勇。百十成羣。或毀撤磚石灰料。或黑夜掘壞地脈。甚至掀翻棺木。

打傷人命。肆行無忌。遂至訐訟紛爭。拖累破家。安葬無期。終成暴露。言之眞堪髮指。本院檢悉此等惡習。已經嚴禁。不謂蘇松屬縣。其風猶熾。此皆地方有司奉行不力。故耳。合亟嚴行示禁。爲此示仰撫屬官吏軍民人等知悉。嗣後民間造墳安葬。聽從其便。如有不法棍徒。怙惡不悛。仍敢糾衆阻葬。許受害之人。指名具告地方官。嚴拏解院。以憑盡法重處。如有司奉行不力。或經本院別有訪聞。定以溺職指參。決不姑寬。

嚴禁賭博以絕盜源告諭

士農工商。各有本業。賭博爲非。律有明禁。吳下有等無賴棍徒。開賭場。引誘良家子弟。羣集賭博。徹夜呼盧。良賤不分。兵民混雜。一入彀中。莫能悔悟。傾囊罄產。流入匪類。穿窬掏摸。無所不爲。開賭棍徒。但知抽頭取利。孰論奸良。以致賭博之場。竟成盜藪。貽禍地方。深可痛恨。至於紳衿讀書明理。尤當砥礪廉隅。戒絕怠荒。名教自有樂地。何乃亦以鬬馬弔爲事。總緣習俗以成。莫能自振。甚至與士卒細民爲伍。禮讓全無。惟憑機械惡習。久經嚴禁印造馬弔紙牌。令其改業。孰意愍不畏法之徒。仍不悔悟。除現在密訪拏究外。合行嚴禁。爲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士農工商。各務本業。不得相聚賭博。陷入不義。甘蹈法網。如有不法棍徒。開場糾賭。以及私造紙牌。暗行發賣。許地鄰保甲人等。協力擒拏。赴稟本縣印官。轉解本院。究訊明白。按律從重治罪。如地鄰保甲。徇情容隱。事發一體究處。各宜猛省。無自執迷。

明正學勸課藝告諭

聖學明則風俗淳。蒙養正則士習端。訓練勤則藝業精。吳中人士。文章藻麗。爲天下冠。而敦本正始。明倫敬身之道。猶有未盡講明者。夫本始之教。莫重於孝經。而養蒙育德。莫切於小學。合行定期開講。爲此仰該學教官。即便聘請耆儒。每月十一日。在明倫堂講孝經小學之日。長吳二縣各社學教讀。俱率生徒聽講。月課之日。教諭一體聽候課試。其供給。各衙門分日輪備。毋得違誤。

禁賽會演戲告諭

吳下風俗。每事浮誇粉飾。動多無益之費。外觀富庶。內鮮蓋藏。偶遇災祲。救死不贍。本院不勝痛惜。如遇迎神賽會。搭臺演戲。一節耗費尤甚。釀爲吏深。此皆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爲名。圖飽貪腹。每至春時。出頭斂財。排門科派。於田間空曠之地。高搭戲臺。鬨動遠近。男婦羣聚往觀。舉國若狂。廢時失業。田疇菜麥。踐踏無遺。甚至奔勇惡少。尋釁鬬狠。攘竊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禍端。難以悉數。本院爲爾民計。以此無益之費。而周恤鄰黨親族。刊布嘉言懿行。則人頌好善。積蓄陰功。何苦以終歲勤動所獲。輕擲於一日。曾有何益。本院已屢次諄諄告誡。城市之間。稍稍斂迹。而鄉村僻處。曾未之改。深爲民病。合行出示嚴禁。

墓誌銘

前兵部尚書滿虛張公墓誌銘

皇清順治十有三年。四月初三日。前明兵部尚書。磁州張公卒於家。是年八月葬於槐樹村之阡。少保劉

公誌其墓矣。至康熙十八年。其子貢士沖等。改葬於南城村先塋之次。遵治命也。公之孫。翰林編修榕端。持其父故庶常君信所作狀。及沖等改葬事始末。來請銘。余與庶常君同舉進士。嘗以年家子謁公里第。接其狀貌。偉然巨公長者也。庶常君刻公遺集四十卷成。遣使渡河授余校正。且屬爲序。余未學荒陋。遂巡不敢擇者十年矣。反覆熟讀。自謂知公生平大略。乃不敢辭。公諱敬心。字孝仲。號灝嶠。陵縣臨位。先世襄垣人。後遷盛。考諱仁聲。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妣許氏。封淑人。公天啓二年進士。知蕭縣。調定遠。再調泰興。以治行高等。擢禮科給事中。掌大計。進太常寺少卿。遷大理。調南光祿寺卿。擢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召入爲兵部左侍郎。以前途總督張鏡臻未至。命公代之。加兵部尚書。候鏡臻至。會公別用。旋丁母艱。弘光立。督非漳浦黃公。薦公老臣宜大用。時馬士英阮大鋮用事。黃公不能安其位。公因避去。國朝定鼎。大臣推薦章數上。以丁父憂。因謝守制。遂終不起。公負經世大略。其令泰興也。歲饑。代民完漕糧四千石。全活數千家。爲給事中。當莊烈愍皇帝時。內外交訌。軍國積弊。臣下鋼智不可究詰。而天子求治過急。政尚操切。姦壬窺伺意旨。附會以作威福。而正人旅進旅退。不能盡其謀國之忠。公首陳七要。繼陳十二事。大約請上靜正自治。推誠馭下。尤當愛惜人才。勿以一眚輒棄。更欲臣下破除偏黨。公忠廉直。佐成蕩平之治。慎刑罰。抑躁競。嚴保舉以課成效。行寬恤以收人心。練兵核餉。委任樞輔。侃侃而言。皆切中時宜。當國者撫卷歎息。至擬之魏徵十漸也。數旬失事。上復怒不測。公語政府曰。主上嚴則宜佐之以寬。臣下玩則宜防之以禮。邊境不戒。禍在將領。文法交疏。大獄繁興。宜使八辟一寬。衣冠囚首。猶得謂國有人乎。政府雖不能用。時論韙之。會大風雨雹。上書言春秋僖公二十九年雨雹。傳言爲公子遂。昭公四年雨雹。傳言爲季氏。今日必有大臣擅權。以干天怒者。嚴旨詰責。而公遂劾總制劉策。巡撫王從義。大帥侯世祿。逗遛縱兵狀。吏部尚書王永光。推薦高捷、史䇓。爲背公黨私。指斥尤切。未容以利害禍福自縮也。掌大計時。閣臣溫體仁有所屬意。公陽爲不喻曰。吾不能代執事報私怨。以此忤閣臣。直賴公素持正。爲上所信。不能搆也。禮部試舉論典訪册至七百人。公上言濫法寥嚴勿濫。因列陶安、方孝孺、鐵鉉、李已等數人上。嘉納。又請出御史吳阿衡於獄。擢范景文知兵。未幾范公以閣臣殉國。而吳公亦以創遼死事。世益稱公爲知人。其總督兩廣也。宿猺數部。寫島負嵎。何鍚片豪姓。與之交通。公既嚴奸宄之禁。設柘林黑石虎門之防。發材官受賕之罪。誅連州妖賊。及思而籍氏之戕七官者。疑畏路定。無何禁寇闖韶。兩粵騷然。公遣將卻之。寇據郴桂之間。高猺紫猺二源。其窟穴也。自嘉靖以來。梗化且百年。公以爲非大勦不可。奏請合沅贛兩撫夾勦。上以賊實在楚。客兵功當倍論。公擱命督隨賜猺逸偵。探嚴巢壘。兎討軍實。久之。沅贛兵始集。公命粵兵批堅深入。斬馘于計。下令乘勝直搗二源。諸將難之。公曰。諸君不見漁獵者乎。池魚罪陷。一舉可盡也。楚寇御粵寇。何蝸城之足云。分兵一自連南入。一自藍山入。扼其咽喉。王鑄嶠最深險峻。叱令捲甲疾趨。一戰而得之。悉高附擬高擬遠徧。復依山縱火。分兵夾攻。紫源亦定。是役也。破嶠源三十有六。俘斬三千。釋其脅從流亡來歸者萬號。舉二省犄角。而朱公督險。粵功實最。時武陵楊嗣昌庇楚撫。公僅賜級賚金幣而已。科道交章言功高賞薄。使客兵倍論之旨不信。公

曰。吾知平寇耳。他何敢問。安南黎莫搆兵。公上言。帝王詳內略外。當慎守邊陲。因存而弱之。廣西思林皆兩存莫。黎已有旨報可。公謂制外之道。宜彰大信。黎人貢而絕之。非所以撫遠人也。因輒驟交紀一十二卷以進。天子以爲然。數公便宜從事。卒如公言而定。至於平盤古十八峒之寇。撫捕瓊州奸亂。練著設防。童舉祖師。徙黎人子弟習禮孝經。從來所未有也。公爲政傳大而精詳。在粵五年。威惠並用。智勇兼施。凡所以爲地方經久計者。無不盡其力。後之人守其成者不敢變也。而假飭袖錄之宜。卒莫及焉。公平生篤於友誼。漳浦黃公建言予杖下詔獄。知交不敢通問。公獨以三百金遺其子。供獄中晨夕。黃公答詩謝。有云。患難勞相恤。妻孥感至誠。誰知今世界。更作古人情。甲申以後。殉國諸臣。多生平故交。感傷懷思。作前後九哀詩。明之辭旨激烈。論者謂與謝翺楚歌相上下也。晚年閉戶註易。究極性命之旨。與孫鍾元先生往復商確。道過泉石。自稱雲臨居士。元老名臣。遭遇鼎革。完節令終。皦然不滓。可謂難也已。公生萬歷十八年正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七。元配秦氏。累贈淑人。機抒佐讀。恭儉有禮。公未第時。卒年三十有一。繼配李氏。累封淑人。隨任兩廣。不市一珠。公之淸德相成爲多。先公一年卒。年五十有五。子六。沅官生。湖歲貢生。秦淑人出。涫壬辰進士。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信庶生。沖湖拔貢生。李淑人出。澍貢監生。側室汪氏出。女一。適貢監生李轄。李淑人出。孫男十二。槐。韓庶生。沅子。楓益、楡湊。湖子。榕端。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椰璟、楠攸。俱庠生。涫子。柑蓮、衍子。樗、岸。樾康。渭子。柚、栗。澍子。餘尚幼。曾孫丙誠。庠生。四世孫一。賜講。銘曰。行山巃峙。漳水迴瀾。篤生偉人。國之屏翰。侃侃道直。桓挺紳風。標嶽立。威鳳祥麟。臨軒授鉞。百粵發方。甲兵習賭。嶺寇開巢。薄伐楚寇。鉦鼓鼜鼜。祓帶輕裘。克奏膚功。日南波靜。鏡片春耕。何不中原。誠彼豺猿。狐兔寒勞位。容髮如宗。入佐中樞。朱弓玉飾。晚年寄臥。麥飯義皇。家貯丹武。台壁煥煥。歸哉高原。松楸蒼蒼。銘石不泐。奕葉其昌。

徵君孫鍾元先生墓誌銘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二日。前萬曆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踵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耕者廢耒。里老坐歎。子弟覆誦經呈言。學使檄郡邑。刻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僅於河之東姚江。先生幼嘗從溪清水學。若門之旨。與鹿忠節公一室數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肩斯道者。四十餘年。愈高德望。屢頓植日久。爲官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皆辭。首於最存。守令致遺。就直者數矣。先生堅風不起。故天下高稱君焉。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官副使。贈。皆有隱德。祖臣。邑庠生。父丙。庠生。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淸操稱。文不振。庠生。授儒官。孝友著聞。母氏孫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竹庠生。弟奇彥。以貢生任武城知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爲縣官諸生。補延問。讀在閭城中。內無糧貯。外無將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延曰。此足卜子生平矣。

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第不蓄一錢。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尋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予公。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督師關門。鹿忠節爲監軍。約先生同遊塞上。徧覽山海形勝。指畫如掌。孫公留共勸軍事。忽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啓末年。逆閹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緹騎森布。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措据調護。供其橐饘。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蚤定。其子弟僕從。廠衛嚴緝莫敢會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熊經略贓。考掠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醵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趨。於是鄉人投斷者雲集。左既考死。則又按籍儀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旛擊鼓。不畏閹知。閹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同鹿公子馳關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即具疏以邊事請陛見。面奏機宜。都門喧傳公興晉陽之甲。閹夜繞御牀而泣。公抵通州。頃降旨勅回。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天也。而世徒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以時焰牢籠士大夫。介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芻秣辭。致芻秣之需。以病躄不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嚴。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公嵩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七垣將圮。窮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略。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氛漸逼都城。攜家入五峯山。結茅雙峯。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搶攘時。雍容禮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求學者甚衆。有大僚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其子從游者。公卿持使節。過衛源。不入公署。屏騶從。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晚益邃。自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即疾病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亹亹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指誡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姻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偕衆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縱曲喩。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雖兒童牧豎。亦知敬畏。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撼。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纖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愼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眞脈。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即在事上見。言己即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勵。不敢

將就背總。惟是愼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讀易大指、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歎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眞見道之大原。無逃安。無吉田。惟以庸德庸言。直遡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游者矣。程子曰。世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眞。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凝道之君子。何疑歟。哲人云亡。斯世何宗。故不禁涕泗無從也。元配槐孺人。繼配楊孺人。皆有閫德。丙辰先生下第。槐孺人慰之曰。下第何妨。即終身不第。吾未見布衣可輕。富貴可喜。此豈婦人女子所及。當先生醵金救左魏時。楊孺人出嫁時衣飾佐之。撫前子同己出。事槐孺人母如己母。奉養終身。皆人所難者。子六。立雅。恩貢。奏雅。生員。望雅。增廣生。槐孺人出。博雅。韻雅。尙雅。增廣生。楊孺人出。女二。孫十二。淵增廣生。潛生員。溥生員。濬生員。淦舉人。淸生員。漢、浩、沐、浴、湯、源。孫女八。曾孫十三。用柔、用霖、用梓、用耕、用植、用楷、用榎、用楨、用榦、用楫、用棟。曾孫女五。四世孫一。燿。娶聘皆名族。孺人原葬容城先塋。今以衣冠祔。楊孺人原葬夏峯東阡。今移祔。

銘曰。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交江村。志紹濂洛。奧旨微言。開關啓鑰。窮理盡性。本於孝弟。表裏洞然。天空月霽。裴臥蘇門。韜光斂耀。安樂窩叟。千載同調。巍巍夏峯。萬仞其高。攀援莫逮。仰止爲勞。於嶔鬱。幽宮在茲。我銘不磨。永式來思。

江南鎭江府海防同知冉渠吳公墓誌銘

公姓吳氏。諱淇、字伯其。別號冉渠。先世山西洪洞人。明初遷睢州。居大體岡。高祖仕。曾祖待價。祖與點。以文學名。余嘗誌其墓。所謂幼兆先生者也。父斯信。博學工詞賦。以公仕。贈文林郎。廣西潯州府推官。母許氏。封太孺人。公賦資穎異。好爲深湛雄偉之思。十五習詩賦。淸詞麗句。往往驚其長老。爲制義。不拘尺幅。落落有奇氣。贈公卒。家業中落。事太孺人。備盡色養。撫三弱弟。讀書有成。孝友爲人所難。諸生。歷試高等。時讀書。日記萬言。嘗慈窮。患難流離。未嘗釋卷。至盜賊縱橫。居荒蓬斷垣中。生死俄忽。猶諳誦不休。秦漢金石遺編。海外重譯之書。讀之。欣然自得。若平常淺易之辭。不屑意也。亂後家藏書聞旁郡僚家有異書。數百里徒步往求之。叢日夜鈔寫盡誦乃已。持論俱有根據。未嘗特創一說。讀書既多。時出其新奇著識柄。時人見其空曠奇肆。詭爲語怪。或操論闢之。公不與較也。順治乙酉。登鄉薦。壬辰。中會試。不就廷對。里居六載。徒肆力於學。天文、歷法、律呂、音韻、易古、何股、算術。及西洋奇器之學。無不精韻。戊戌入都。問歷法於欽天監。考樂器於太常寺。窮思凝殿凝食。一切應酬俱廢。成進士。甲次例得京職。會改新制。授推官。得廣西潯州。時粵地初定。多封疆大案。公鞫之。爲求生路。不得。則半臥不安。嘗舉歐陽崇公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言自警。一日斷事畢。一囚出而泣曰。公仁人也。而不能活

我。誰復活我者。巡撫行部務嚴刻博風力。公力爭之曰。宦粵者。皆中土人。攜妻子踰萬里煙瘴地。謀升斗祿。一枉吏議。遂終流落。竊願明公愛惜士人。若有大奸慝。某亦安敢隱哉。巡撫感公與誠。歎爲長者。察滌罷果無可糾者。以此益信公。民樸事簡。無學士大夫游處。惟讀書以自適。往來者冒。山行水宿。對煙瘴雨誦讀之聲。達丙夜。家園萬里。宦況冷絕。幽僻無聊。一寓之於詩。自粵西陞同知鎮江。軍府初立。事務殷繁。公職海防。應一切爲之綜理。時方視爲利藪。公悉推讓同官。故廳事寂然。雅重學校。資禮英秀。市書萬卷。與文士校讎討論。夜則挑燈對讀。遇得意高叫長歎。胥吏皆驚起。至於簿書。寓目而已。著丹陽衙邑驛叢皓繁。歲額不敷。公不欲累民。然亦坐是供應多疏。鐫二級歸。公念太孺人春秋高。諸子姪皆能屬文。構書屋數楹。偃處其中。口講手批。至夜分以爲常。與二三舊友結社賦詩。出則乘柴車。或徒步。仕進之念泊如也。工填詞。晚年聲律益細。伶工奏技。點拍失度。即笑語喧鬨中。輒指其誤。更深於道家言。自謂龍虎經參同契諸書。瘞埋千年。無人識其要領。一旦爲之洗濯筋髓。丹學秘訣。悉傳人間。海內好道之士。當有知其所以然者。古詩以昭明文選爲宗。近體初專師少陵。後徧究四唐。含咀菁華。歸諸自然。論詩上下古今。升降正變。可出鍾嶸上。其辯議精詳。筆鋒清雄。識者以爲勞翰鄭夾漈云。偶爾撰述。信筆抒寫。連篇累幅。至其精神凝注。蓋必數易。當有一字未安。一韻未安。收視反聽。推敲必得當而後止。人知公之博綜。而不知其謹愼如是。獨不喜爲應酬之文。如記序碑銘之類。爲人所強。偶一爲之。非其好也。一日過余清談。余謂以君異敏。若專功學易。必能發前聖之蘊。公遂奮發所藏諸家易說。約與余定期會講。無何而公逝矣。嗚呼惜哉。公平生篤於友誼。急人之難。初登第時。有友被誣。幾罹重典。公爲之徧謁當事。傾身營救。事卒得白。近世杯酒談笑。不啻骨肉。一旦失路。反眼若不相識。更爲之下石者。比比也。若公者。其古人哉。余求友於天下。往往號宿學負盛名者。叩其所得。輒不及公萬一。而公官不過郡佐。未嘗一登著作之庭。雖其言可以藏名山信後世矣。而其志尙若有進而未已者。此余之所以咨嗟悼惜長慟而不能自止也。今其子請誌壙石。不一語粉飾。亦所以報吾友。而存其篤信之志云。所著兩蕉齋詩集。選詩定論。唐詩定論。律呂正論。參同契正論。陰符經正論。龍虎上經指月。入藥鏡圖說。睢來資。睢陽人物誌。兩蕉齋雜錄。道言雜錄。共若干卷。公生於明萬曆四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卒於康熙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得年六十一。配沈氏。封孺人。子二。學顓。廩生。宗頤。國子監監生。沈宜人出。孫元復。宗頤出。以康熙十四年月日。葬大龍岡先塋之次。

銘曰。羽陵宛委。搜祕寶。續遺補亡人莫識。結繩掌故義良覈。地負海涵驚奇特。鑿鋿穿曙貫宴隨。揚風扢雅追三百。何不廣鑿丹陛側。百年禮樂會生色。功名遺愛在南極。灑江之水何湜湜。北固山頭一片石。至今父老淚沾臆。鄴架縹緗存手澤。有子文章壓元白。奕葉繩繩傳休德。舊史銘辭在幽宅。

翰林院侍讀愚山施公墓誌銘

康熙二十二年閏六月十三日。翰林院侍讀施公。卒於京師之寓舍。公知名海內者。垂四十年。天下之士。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行誼。或稱其治術。而余少同舉進士。晚年同事史館。相知尤深。公病。余往視之。握手紱。視曰。平生知我之深。無如子。立言能信於世。亦無如子。因欷歔不能語。既卒。葬且有日。其子彥恪。遣命。求爲銘。其墓之石。余何敢辭。乃乘第序而銘之。公諱閏章。字尙白。號愚山。江南宣城人。大父鴻猷。明萬曆間。游鄒忠介焦石城兩先生之門。爲東南人士所宗。父譽。以公貴。贈奉政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叔父譽。余嘗誌其墓。所謂祗園先生者也。兄弟孝友。內外雍穆。江南言家法者。推施氏。公少賦異質。習聞家學。從沈徵君壽民游。弱冠工制舉業。兼治詩賦古文辭。先達多稱之。順治丙戌舉於鄉。己丑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天子大婚禮成。詔赦天下。公奉使廣西。因得徧游粵西諸山水。著粵江賦以見志。旣歸。丁祖母艱。服除。補員外郎。引經斷獄。期於明允。有疑獄反覆推求。常至夜分。曰。如是則生者死者可兩無憾也。諸卿大夫壽以公嫺文辭。或不習吏事。至是籍籍言公可大用矣。嘗是時世祖方興起文學。選侍曹郎資望深者。御試高等。乃得補授提學使者。公名居第一。擢提調山東學政按察司僉事。公旣負文名久。士子爭自磨礪。冀得一當公意。而公敎士以通經學古爲先。論文崇雅黜浮。風氣爲之一變。其應御試也。大學士安丘劉公實薦之。後屬其同年孤子。竟以文不入格被黜落。劉公語山東巡撫曰。學臣不受請託。獨施君耳。公之能舉其職。與劉公之能相與有成也。時人以爲兩難。秩滿。遷江西布政司參議。分守湖西道。時軍餉嚴追。屬邑多逋賦。追呼急。輒相聚爲盜。公作勸民急公歌。召父老垂涕而諭之。父老見公長者。相率輸租恐後。吉水有巨室。依險自保。邑令乘閒執之。以叛聞。公察其僞。諭令輸租而遣之。因偏歷崇山廣谷間。作彌子嶺、大阬歎、竹源阬諸篇。以告諸長吏。讀者爲流涕曰。施使君今之元道州也。暇日修葺白鷺洲書院。集多士講學其中。或屏車騎。往來金牛、石蓮諸洞。宴游賦詩。耆舊逸民亦樂就之。昔羅旴江嘗爲寧國守。以和易得民。公大父實服膺其敎。公之爲政。亦略相彷彿。而時事之難易。有大不同者。無何以裁併監司歸里。而叔父祗園先生年七十老矣。公依依左右。有終焉之志。又十年詔舉博學鴻詞之士。三相國薦其才。召試。授翰林院侍講。纂修明史。公素以文章飭吏治。至是始得當著作之任。亦自發舒考核同異。辨析疑僞。是非可否。無所回互。而朝士大夫習其姓名。求碑版詩歌者。趾錯於戶。四方名士。自髮問業無虛日。公一一應之不少倦。平日口期期若不能言。及談及忠孝奇節。輒抵掌奮發。慷慨流涕。不能自已。遇藝人才士。失志無聊。多方爲之延譽。死喪困厄。振䘏不遺餘力。天下士以是益歸其門。入則盡力編纂。出則應酬賓客。又祗園先生已卒。格於例不能請假。居恆忽忽不樂。而精力亦稍衰矣。天子知其舉行。將用爲日講官。記注矣。惜其老也而止。辛酉典試中州。稱得人。又二年進侍讀。充太宗聖訓纂修官。益恪恭不敢懈。吾見其貌加衰。而不自休息。私憂之。無何病遂卒。嗟乎。以公之才。使專精史事。久於其職。一代君臣事迹。庶有倫敍。乃事未竣而遽歿。不但生平交游之情爲可慟。而國家失此良史才。爲可惜也。悲夫。公所著書。學餘集八十卷。年譜四卷。詩話雜著一卷。歿後友人檢討高君詠爲編輯藏於家。公生明萬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距卒得年六十有六。於某年月日葬於宣城某地之原。配梅氏。繼李氏。贈封並宜人。副室蔣氏、徐氏。子二。彥湛。恩貢生。彥恪。郡庠生。孫男女俱三。婚娶皆名族。

銘曰。儉以處身。恕以行仁。志希先民。篤乎彝倫。養其和中。發爲菁英。金石喤喤。大放厥聲。敬亭如蓋。宛溪

如帶。丸丸松檜。勿翦勿拜。維茲幽室。哲人之藏。青烏告祥。奕葉其昌。

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王君墓誌銘

太常王君子厚。以省親南歸。道病。卒於臨清之舟次。訃至京師。士大夫咸歎息泣下。子厚在詞館。後余者十五年。余再起入都。相與爲忘年友。嘗觀其氣槃嶽嶽。不苟隨時趨。心竊儀之。嘗諫垣十四載。前後章數十上。皆關國家大計。使一旦秉鈞軸。盡攄其生平所蘊。必有大建豎。而今竟已矣。雖其所表見。已自章章於世。而不能盡其才。使朝廷收得人之效。是可歎也。冢嗣延膺。卜葬且有日。乃奉其王父封公嘗來京師。以隧石誌銘爲請。予不敢辭。據狀子厚諱曰溫。一字綠野。其先山西洪洞人也。明初遷尉氏之古三亭岡。遂占籍尉氏。傳十餘世皆有隱德。至芝萱公。萬曆庚子魁於鄉。漢中推官。遷同知青州府。生子二。長鳴玉。次鳴球。即封公也。封公中順治庚子鄉試第一。甲辰中會試。有子六人。子厚其長也。子厚少負軼才。年十一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癸卯舉於鄉。丁未會試中式。時年甫二十三。初封公甲辰未與殿試。至是父子同對策大廷。人以爲榮。封公授中書。旋次里居。而子厚選弘文院庶吉士。慨然有志於經世之學。己酉授兵科給事中。遇事侃侃無所阿附。時有旨甄別督撫。而不及提鎮。疏言提鎮爲封疆大帥。權無異於督撫。今有歷任七八年或十餘年者。果人人稱職乎。請一體甄別。以肅軍紀。是時拜官甫數日。時論韙之。諸赦軍犯。而地方官往往淹滯不遽釋。上言朝廷布宥罪之恩。而本省者率至五六年之久。脫其中有客死異鄉者。如曠典何。又言詔款內逃人窩主干連人犯。俱準赦免。而直省地方。近京師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有赦甫起解。而赦後猶械繫道路者。大時酷暑。鋃鐺烈日之下。保無暍死道上者乎。臣以爲與其赦之於解到之後。易若宥之於未解之前。請敕部飛檄各督撫。立釋歸農。使蒙赦者早獲生全。幸甚。皆舉命旨。自是或密奏。或公陳。多見採納。蓋其意誠朝廷知遇。思奮發以圖報稱。孜孜以清吏治。重人才。分別激勸。綜核名實。雖不欲以俸直債事。而忠愛惓惓。尤有人所難者。聞嘗有所搏擊。不避大僚。側目者衆。而卒安然無幾微歲撼之虞者。仰賴皇上至聖大仁優容諫官。故讀其奏疏。不獨可以見其志。亦足彰主聖臣直之治象也。一日上召集臺垣。策問進勸機宜。轉輸方略。子厚敷對稱旨。舉條奏詳明。克稱言職之論。蓋見知於上者深矣。數年之間。經筵侍班。掌印戶垣。凳登聞鼓者再。進鴻臚光祿寺少卿。轉通政右參議。尋轉左。以至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駸駸大用矣。壬戌五月。上念河工漕運道民生。簡公廉大臣往勘。會大司寇魏公以年老辭。則命借少司寇宋公往。瀕行疏見者三。單騎馳往。西至蕭碭。北至唐宋山。東至海口。南至淮揚。周迴長隄三千餘里。尺計寸較。繪圖入告。蓋其勤慎如此。甲子冬。遇覃恩。誥封父如其官。母某氏爲恭人。上將東巡。遣大臣祭告嶽瀆。而子厚分詣東鎮東海。將事惟虔。事竣。念封公家居日久。使遣歸省。子厚性純孝。晨昏定省無間。封公促之入都。居常忽忽不樂。丙寅復請假歸。初陸行。至松林店而病。乃買舟張家灣走天津。劇轉。至臨清遂不起矣。生平友愛最篤。遇親戚故舊。咸有恩禮。課子諄諄。誡以守清白。勿驕溢。以墮家聲。其他懿行。如此類甚衆。不暇著。著其大者。生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十七日。卒於康熙二十五年丙寅閏四月十七日。享年四十有二。配蘇氏。封恭人。邑庠生光訓女。子五。延膺拔貢生。

延楨候選州同。延礎、延紳廩膳生員。延祚附學生員。女一。康熙二十六年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嗚呼王君邦之傑。楷柱言路若巍嶸。位躋奉常神人悅。藏骨於斯山巘嶫。後億千年視斯碣。

行實

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先考府君行實

先府君諱紃、字孝先。號命式。先世爲滁州來安縣人。明初。祖諱寬。從高皇帝起兵。授總旗。陞昭信校尉。廣東神電衛百戶。子諱銘。調中都留守司金川門百戶。再傳至諱庠。正統九年。以北征功。陞睢陽衛前所千戶。遂家焉。庠生諱英。習衛事。才略甚著。英生諱卿。平巨寇王堂。築黃河隄百里。備禦寶府。定亂汝南。所至輒建奇功。陞指揮僉事。世襲驍騎將軍中都正留守。於先君爲高祖。是生毓州守備公諱易。居官焯有聲烈。毓州公二子。長諱希韓。蔚州參將。仲諱希范。以選貢任山西趙城縣丞。趙城公生我先大父諱敏。爲庠貢。性寬厚。口不言人過。嘗之荊楚。適其地大饑。捐貲施粥。全活數千人。而內外親黨。賴以舉火者。因甚衆也。初娶徐孺人。繼譚孺人。兩劉孺人。最後繼許孺人。生府君兄弟四人。府君其三也。府君自幼穎異。習毛詩。精通大義。傳註之外。時時有所論說。咸出人意表。先大父撫之喜曰。大吾宗者此子也。弱冠爲人嶠健有奇氣。膺試爲督學昭度潘公鑒拔。補開封學諸生。時先大父年七十餘。侍臥病。府君不脫衣冠侍湯藥。隨皆延醫。籲天請代。不交睫者四十餘日。及先大父捐館舍。哀毀骨立。附身附棺。罔不誠信。鄉黨翕然稱之。留夢甫竟。內難外侮。一時並至。有豪紳挾勢橫噬。州中城居之第宅。負郭之田園。一旦盡爲奪去。府君曰。此先人之業。不可不直其冤。走愬上臺。侃侃不屈。興化吳相國巡按河南。與渠同年友也。意不能無偏重。府君平立睨之曰。明公奉天子命。代狩中原。寧爲同年來也。吳公奇其言。降階謝之。司李萬公元吉聞之。亟稱曰。國士國士。勸府君曰。彼勢方張。當潛身避害。勿蹈危機。彼勢可立待也。自是厚自韜藏。凡出必卜而後行。然家業蕩條。內外拮据。遂不得專事舉子業矣。念家世爲關閎舊族。恐貽弓冶羞。爲不孝斌延師督課。手鈔左國公穀史漢八家文數百篇。及易通正蒙詩書。分其句讀。正其詁解。授不孝斌午夜燈火熒熒。不熟不休。嘗憶雨中一日寫漢文二十篇。腕爲之痛。時不孝斌方十一歲。此二十篇者。每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同郡有獲嘉王先生者。學行爲士林宗。府君延之家塾。大集里中子弟講孝經小學。府君執禮甚謹。不孝斌亦循循不敢自外法度。王先生曰。湯氏世有令德。令命式好賓重禮。其終必興。時府君即貧困。而施濟未嘗少倦。冬月寒甚。有楊生者過門。衣冠襤敝。府君解衣裘贈之。楊生故鄰下人也。負傲骨不輕受人饋遺。獨數數受府君饋。語人曰。湯公君子也。故受之。先大母年高重聽。府君日供甘旨。會寇氛洊熾。饑饉頻仍。早夜經營。備盡色養。事兄貢息公甚恭謹。貢息公工文詞。治生雅非所長。府君日爲具饌。使得專志下帷。不爲室家累心。姊遘危病。迎於家。親製藥餌。調理之。復故始歸。內行之謹。資人無閒言云。至壬午。寇陷睢城。家園遂爲戰場。府君冒險躬與大母過河朔。往來曹衛大名之間。顛沛流離。所以怡顏順志者。仍左右無方也。當是時。先母趙恭人已殉寇難。先伯父游學於浙。先叔父卒於歸德。遺孤煢煢。撫恤備至。大母棄世。號泣擗踊。勉襄含殮。搶攘之際。奉柩與先大父合祔。繼有先伯母喪。竭力殯葬。亂離中

與嘔盡心血矣。先伯父在浙。䇿衢州司訓孔公病故。遺女十歲無所歸。府君備歷險阻。攜回擇壻。資奩如禮。時値鼎革。往返六千餘里。波濤之洶湧。盜賊之出沒。身幾危者數矣。不孝斌實從行。至今憶嚴陵灘、彭蠡湖。猶心悸也。先叔子流落晉南。府君百方贖回。爲之延師娶婦。後又授以田二百畝。嘗語不孝斌曰。同胞兄弟。所存骨肉惟此。府君每一言。蓋未嘗不泫然涕下也。丙戌以後。河南兵戈甫定。田廬荒蕪已久。府君手闢蒿萊。定此室宇。納籌燈市書。以課不孝斌讀書爲事。曰。我備嘗艱辛。不以爲恨。振先人之緒。惟汝是望耳。不孝斌夙夜誦之不敢怠。戊子幸叨鄉薦。己丑捷南宮。壬辰廷對。讀書中祕。府君手書諭曰。館職清暇。正當肆力古學。爲經世大業。勿得優游曠廢。有負遴選至意。翰苑天下名賢所聚。學問必有什倍汝者。虛心領略。庶有進益。仕路崄巇。從來可畏。惟敬以脩身。儉以養德。名位素定。不必預計。古來賢豪。只因脚根不定。隨風逐波。失其生平。甚可惜也。其他貽書訓戒之辭。皆類此。甲午。不孝斌授國史院檢討。乙未遷諭陳言。狂直幾得罪。府君毫無懼色。後召見南苑。天語溫然。且問曰。汝父年幾何。今在京否。斌據實以對。知聖度如天。遣使馳報。府君北向叩首。仍寄書勉斌。恪共職業。語最切至。丙申。蒙世祖親簡加一級。備兵潼關。迎府君至署。府君曰。我來非就養也。觀汝之爲政耳。今地方凋敝極矣。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況君恩深重。綸音優渥。若不夙夜砥礪。使吏畏民懷。非但有玷官方。抑且抱愧清夜。楊伯起爲此地先哲。汝當敬體四知之訓。我不能久居此。不孝斌謹受命。府君至潼踰月卽歸。不孝斌送至境上。俯伏道左。府君反覆丁寧。至今歷歷如昨日事。眞令人一追憶一嗚咽也。丁酉。恭遇覃恩。封府君爲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府君雖被榮恩。而自奉儉約。數椽僅蔽風雨。出入常徒步。地方有大役。輒身任之。睢城自闖寇折毀。繼遭河陷。時州衛分壤。郡守議脩築。而衛中有欲簽報大戶借名科斂者。府君建議按畝出夫。爲力役之征。衆擎易舉。衛帥怫然見於詞色。後衆論僉同。卒如府君之議。城甫畢。而鄰封盜起。遠近洶洶。官府下令督民防守。府君曰。市民日營升合。賊未至而使之先困。非計之得也。偕紳士晝夜宿城頭。居民賴以安堵。吾州額協宜滿驛站銀。而錢糧則協吾州。錢糧以隔省歷年不應。而宜滿驛奉上臺嚴檄提催。驛疲不支。府君言於憲使楊公。免協濟驛困以甦。他如減柳梢之數。清里甲之累。皆不避勞怨。一力擔承。蓋府君盡心桑梓。周且悉如此。又嘗脩文廟。刊郡乘。請釋滯獄。與水賑荒諸善事。尤爲彰彰。高祖塋墓年久不無荊榛樵牧之感。府君與族人約。歲時伏臘。拜埽必親。品物豐潔。祭畢爲讌。仍獎其孝弟勤儉者。而責其不率家訓者。必垂涕謝過乃已。時族中惟叔祖勉齋公最長。府君拜跪侍立。禮節惟謹。家有宿醬。必先進叔祖。叔祖亦怡怡然至府君第。或竟月忘歸也。平居嘗語諸弟子曰。吾家無甚疏族。自曾祖以上。則一父之子也。高祖以上。則一人之身也。一人之身。而至若途人。此蘇明允之所以歎息也。周急困乏。或粟米或布帛。歲以爲常。蓋府君敦本重族。原於至性故也。平生英偉倜儻。洞斷世務。遇大事。衆人錯愕不敢發一語者。府君片言立決。卽之溫溫然。初不見有峻厲之色。與鄉中父老時相過從。飲酒談說稼穡。較歲豐儉。閒命巾車。游東郊之園圃。蒔花種竹。怡然自樂。人以爲有香山洛社之風焉。郡守戴公行鄉飲酒禮。採輿論。聘府君爲大賓。府君固辭不獲。凡三與賓席。圜橋觀者如堵。咸嘖嘖贊歎。以爲府君克光大典云。已

亥。不孝斌蒞移嶺北。便道歸省。府君時患便血之證。神氣減於往時。不孝斌奉侍數日。瓜限迫切。府君勉令就道。銜涕拜別。自此府君雖勉爲笑語。念斌遠宦。實多憂慮。又值中子之變。哀痛過節。其病日深。斌在虔聞之。亦感危懼。堅志請告。幸蒙賜允。府君聞斌歸。喜見顏色。病漸愈。曰我不幸亟罹家難。繼遭寇變。盛衰感慨。骨血傷心。五十年中。言之令人欷歔。今幸叨恩盛時。汝以壯年勇退。我體氣稍健。父子聚首。閉戶東皋。課讀南軒。亦老年佳事也。嘗錄馬援柳玭戒子書。揭之庭壁。斑甫七歲。學庸論語皆口授。病手猶手鈔古文數十篇教之。不孝斌請代。曰我固樂此不爲勞也。不孝斌日侍膝下。以爲可以承懽百年。孰意昊天不弔。至癸卯七月。痰病陡作。延醫百方調理。痰嗽稍定。不孝竊私心竊歡。以爲庶幾瘥可。而氣息漸弱。卒至見背。嗚呼痛哉。彌留之際。猶以斌砥礪不能合時。斑年幼未能成立爲慮。我父眷念不孝。身有盡而心無窮。言念及此。能不令人心肝摧裂哉。嗚呼痛哉。天乎。何不殞滅斌躬。而奪我父之速耶。嗚呼痛哉。府君生於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十月初七日卯時。卒於康熙三年甲辰四月初五日辰時。享年六十有一。配我前母劉氏。廩貢公諱升女。德性溫淑。生於萬曆三十三年乙巳五月初三日。卒於天啓二年壬戌六月初四日。享年一十有八。繼配我先母趙氏。誥贈恭人。廩貢公諱尙敏女。孝慈恭儉。明於大義。寇變殉節。巡按御史李公粹然題請。奉旨旌表。建坊立祠。春秋祭祀。事具祭酒吳公偉業、修撰鄭公忠節傳中。生於萬曆三十四年丙午十一月二十六日。殉節於崇禎十五年壬午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三十有七。再繼我今母軒氏。儒士公諱光里女。子二。長卽斌。江西分守嶺北道。布政使司右參政。娶馬氏。封恭人。庠員公中鑪女。趙恭人出。斑聘廩員袁公鴻烈女。軒孺人出。女二。長趙恭人出。次三。軒孺人出。孫男三。溥、濬、沆。孫女二。俱斌出。今擇康熙四年乙巳十一月初二日申時。奉葬於城北十五里湖岡東南之新阡。苫塊餘息。語無倫敘。惟大君子哀而賜之琬琰。先府君致且不朽。卽不孝兄弟。藉以少解終天之恨。亦且不朽。

祭文

祭孫徵君先生文

嗚呼。道之在天下也。如元氣之在人身。彌綸磅礴上蟠而下際者。小不遺乎日用。而大卽塞乎彝倫。斯誠須臾不可離矣。而何莫見而體備之者難其人。卓哉先生。維德之純。博極造約。窮理識眞。以孝弟爲盡性之基。由忠恕爲達化之門。嘗蚤年辨志。定交江村。析義利於秋毫。等富貴於浮雲。固已抗志聖賢之途。溯洄洙泗之津。及璫燄肆虐。禍逮淸流。不避虎狼。力爲營救。雖運數難回。而天地正氣。有所樁柱而長存。推其本志。固已視死生如旦暮。而恬然無悲者。以是知天之未喪夫斯文。鍾盛道脊。徵書歲頻。衡門之間。安車蒲輪。而先生堅臥不起。天下想望高風。如泰山喬嶽之嶙峋。才本王佐而不用。學爲帝師而無民。天欲存斯人之命脈。故留碩果以至今。晚年結廬百泉。嘯歌行窩。雲物一新。兼山堂上。彈琴鼓瑟。世無聞乎晨昏。四方學士。負笈擔衣。公卿牧守。擁彗乞言。而先生悉開導啓誨之懇懇。家庭肅雍。孝慈睦婣。薰蒸涵育。而聞風興起者。莫不油然而相親。卽頑梗之夫。澆薄之俗。皆一變而敦厚醇龐。又孰非先生之過化而存神。道隆益謙。業廣彌勤。朝乾夕惕。自強日新。通達物我而不滯。酬酢萬變而不紛。融朱陸之同異。與濂洛

而不歸。隱顯無間。體用渾淪。想像其所至。庶幾乎乾坤同其消息。造化合其屈伸。凍解冰釋。而渙然不勤者。如天空月皎。無纖微之垢翳。此固與道爲體矣。何特常功業文章之足云。某從游十載。提撕惟懃。日出而譚。至於夜分。昔從白雪。誨言諄諄。方恃爲斗杓之可依。豈期天不憗遺。而雨樓之兆遽聞。嗚呼年屆期頤。名垂後祺。生順歿寧。亦可無憾於吾長矣。而獨是微言旣絶。聖道荊榛。異端日起。雜學紛紜。功利詞章之說惑於前。而虛無寂滅之敎誘於後。更誰爲挽世風於旣靡。障長河於將墜。今者寤寐在郎。雞酒式陳。昔容依依而如在。旨緖茫茫而莫尋。嶲儀型之永隔。悲卒業之無因。倘冀先生翼我。冥冥之中。俾勿墮迷途。勉策駑駘之力而上躋。

祭同年施愚山文

嗚呼。當世之有先生也。吾道之標準也。而今竟遽然長逝耶。哲人云亡。後學其何宗乎。先生之鄉。爲其江敷敎之地。而大父中翰公。倡敎東南。與澹園南皋爲師友。先生賦質中正。漸濡庭訓。孝友純懿。仁慈篤摯。見利斯避。臨義若馳。常以博愛弘濟爲心。會友輔仁爲樂。闇闇誾誾。不亢不隨。推挽名流。吹噓後進。是皆出自眞誠。非由矯僞。至於恤困苦。如拯溺救焚。夙夜遑遑。猶恐不及。世之學者。高譚性命。樹立壇坫。求其惻怛爲懷。渾忘物我。如先生者。幾人乎。又宣城文章風雅。代有傳人。梅都官尤爲宋詞人之冠。先生爲文不尙鉛華。醇深瀟灑。而精力所注。於詩尤深。都官詩歐見稱廬陵。以今準昔。不啻過之。世之文人。學無原本。妃靑儷白。補綴爲工。逐足取譽一時。自矜博雅。求其典型不墜。追配前哲。如先生者。幾人乎。晩歲出入承明。豪筆史局。老成宿素。與故熟聞。考據精詳。褒貶不苟。儀稿以告成。卽不敢遽言班馬。亦庶幾希蹤歐宋。而汗靑無期。哲人凋謝。此又不能不爲之痛惜也。某與先生定交三十餘年。良友砥礪之情。知己存亡之感。言之不能盡。而獨舉其大者。以見先生所關於世非偶然也。嗚呼。先生其以予言爲然乎否耶。

陸稼書先生文集

陸隴其撰

原序

學至於朱子，而洙泗伊洛之傳，煥然如日中天，蓋惟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詆毀朱子者，喜頓悟之直捷，厭正學為支離，竊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使人莫知所趨向，即有二三名儒，以衛道為心者，將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雖力為摧陷廓清，終不能脫其霧中者，往往有之，甚哉，正學之難明也，自本朝以來，文教蔚而理學興，鉅公大賢，接踵繼出，其篤信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為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為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躐等，師心自用，為陽儒陰釋之學，以疑誤後人者，審擇詳辨，毫髮無所遁其情，見於四子大全及困勉錄諸書，可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遺矣，夫惟朱子之道明，而後孔子以來之道始明，掃迷空之大霧，還白日之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乃若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膺邑宰，而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言路，而忠藎見孚於當宁，優游恬退，而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斂衽而起敬，讀其書，怵然知人道之有規矩，油然自得其心之所同然，其至誠動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然則先生固不僅以文傳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易曰，修辭立其誠，先生之文，辨學術則源流灼然而可觀，陳世務則經緯井然而可行，他如雜著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為朱子功臣，

而其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亦大類朱子，所謂立誠之辭，有德之言，又豈世之文人才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既從其家得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等書，刻於鰲峯書院，此集三魚堂舊有刻本，余特選而重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即朱子之學，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傳

陸隴其、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十四年，授江南嘉定知縣，十五年十二月，巡撫慕天顏請行州縣塡簡更調之法，因言隴其之操守稱絕一塵，才幹實非肆應，若調補稍簡之縣，必勵其素守，疏下部議，請塡簡更調非例，既無肆應之才，應照才力不及例，降三級調用，會縣民有被盜殺，而其親屬以讎殺訴，隴其詳報是讎是盜，俟緝獲後擬，既而獲盜稱實，論如律，部議隴其初報不直指為盜，應照諱盜例革職，遂罷歸，十七年，詔舉鴻博，工部主事吳源起薦隴其，理學純深，文行無愧，得旨召試，赴京未及試，丁父憂歸，十八年，左都御史魏象樞應詔舉清廉官，疏言隴其任嘉定知縣，清操飲冰，愛民如子，去官之日，萬姓攀轅，旣去之後，家家尸祝，部議，俟服滿仍補知縣，上曰，陸隴其係舉廉能之官，如直隸清苑、江南無錫等縣，最稱煩難之區，用之庶可展其才，二十二年，補直隸靈壽知縣，二十三年六月，直隸巡撫格爾古德疏言，隴其潔己奉公，實心任事，革除諸弊，履任未久，而教化已洽，循例薦揚，以備擢用，疏下部議，予紀錄，二十九年，吏部以科道需人，奉命九卿舉學問優長品行可用者，九卿以隴其舉，得旨行取，授四川道監察御史，十月，疏言畿輔沿山州縣，土瘠民貧，荒多熟少，數年以來，皇上多方撫綏，禁止私派，不惜錢賑，上年荒旱，被災之處，初未論概予蠲免，二十八年全租及二十九年半租，後因部議分別被災輕重，撫臣奏災輕田畝，秋後帶征，今雖秋收稍稔，所入無幾，可資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皇上曲加矜卹，恐有司惟考成

是急。不顧民力難勝也。疏下部議。尋敕部遵旨盡行豁免。三十年正月。戶部以大兵征噶爾丹。軍用浩煩。奏行捐免保舉例。御史陳菁奏請刪捐免保舉條。而增捐應陞先用。部議不准。隴其疏言。捐納一事。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若許捐免保舉。則與正途無異。且督撫保舉之人。必曰清廉。保舉可捐納。是清廉亦可捐納也。至於捐納先用。大抵皆奔競之徒。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糾劾者。不知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在清濁之間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乞敕部通稽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遂矣。疏入。下九卿議。九卿言先用未准捐。止捐免保舉。實無礙正途。若定限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休致。則營求保舉奔競益甚。應俱無庸議。上。得旨。保舉一條。著仍同陳菁、陸隴其再行詳議。及議。陳菁與九卿等並言事例已行。次年三月即停止。可不必更張。隴其遂獨爲一議曰。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恃保舉以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并此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貪汙之輩。自有督撫糾劾。而其僥倖獲免者。遂與正途一體陞轉。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而此輩無不先期捐納。即無不一體陞轉。未可云無礙也。至於到任三年無保舉者令休致。謂恐近於刻。不知此輩由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償其本錢。何知有皇上之百姓。賢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若謂將届三年。輒營求保舉。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之。若督撫賢。何處營求。此休致之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也。於是陳菁與九卿等各爲一議曰。捐納官員。倘有劣蹟。可隨時糾劾。捐納保舉之後。仍按俸陞轉。督撫既未保舉。必無徇庇之情。而官之賢否。自有分別。何處慮雜。至致仕三年之內。雖無奇政動上官之保舉。亦無劣蹟來下民之訐發。即爲安養無事之官。何可勒令休致乎。爾者軍需孔亟。計各項之捐納人少。而保舉之捐納人多。是以增列此項。隴其不計緩急輕重。浮詞粉飾。致捐納之人。猶豫觀望。緊要軍需。由此遲悞。應請革職。發往奉天安插。議上。上曰。隴其居官未久。惜不知事情。妄昧陳奏。理應依議處分。念係言官。著寬免。六月。命巡視北城。八月。以試俸期滿。甄別應外調。遂乞假歸。三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六十有三。所著有困勉錄、松陽講義、三魚堂文集諸書。三十三年正月。江南學政許汝霖任滿。上諭大學士等曰。學政關係人才。甚屬緊要。朕觀原任御史陸隴其。學問優長。操守甚善。若以補授。必能秉公考校。破除積弊。有裨士習。大學士王熙以隴其已故奏。上深悼之。詔祀直隸江南名宦。浙江鄉賢。世宗憲皇帝雍正二年。臨雍釋奠。諭九卿議增文廟從祀賢儒。因議曰。隴其自幼以斯道爲己任。精研程朱之學。兩任邑令。務以德化民。平生孝友端方。言笑不苟。其所著述。實能發前人所未發。沛論於正。尤稱純儒。宜配饗兩廡。得旨俞允。乾隆元年。詔九卿核議。應予追謚。諸臣因議曰。宋儒胡瑗、呂祖謙諸儒。皆未居顯職而有謚。隴其雖官止五品。已從祀文廟。應予追謚。上特賜謚曰清獻。尋禮部以會典未載五品官予謚立碑給價之例。請上裁定。得旨。陸隴其著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照例給予碑價。

陸稼書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雜著

太極論
泰伯三讓論
錢子辰字說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讀東萊博議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書四書惜陰錄後
爲養齋教子圖跋
題許勛卓小像
書庵右
學術辨上
學術辨中
學術辨下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上湯潛庵先生書
又
答同年許子位
與李子赤茂
與董聞陸郡博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答嵩山丘近夫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與李枚吉增
示大兒定徵　答嘉定李生玉如
答同年顧菊崖表叔　答某
與曾叔祖蕉庵翁　又
示三兒宸徵　答張西山先生
與席生漢翼漢廷　與鄒邑某
答崔平山　答席生漢翼漢廷
與李枚吉增　與曾晳弟
答沈友聖　答阜平令潘
答陳世兄　答張西山先生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上陳房師
上魏環溪先生書　與閩臬趙公

卷之二

疏表策

條輔民情疏　論事情疏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時務條陳六欵
擬上臨雍釋奠表　風俗

序

讀本四書大全序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黃陶庵先生集序
傅君來威慎詩序　陸桴亭思辨錄序
同邑文序　無科小題永言集序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潘泗庵先生壽序
授經堂壽序　曹母成孺人壽序

記

條輔八府地圖記　誠守齋記
崇明老人記

墓表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表

陳母侯孺人壙記　先府君壙記
亡弟尙桓壙記

祝文　祭文

宿廟人　誓神文
告城隍禱雨文　告城隍謝雨文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祭座師柏卿魏公文
祭蔚州魏公文　祭某封翁文
祭同年周進士爰扶文　祭顧滄齋先生文

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孝先訂　受業 雒源陳紹濂 平和汪奇猷 仝校

雜著

太極論

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而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遡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理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知。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即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即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即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

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在。是即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閒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即太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即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即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聚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脩之吉。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脩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愼無鶩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

泰伯三讓論

說者曰。伯之讓。讓周也。太王有立季歷之心。伯知之而逃。遂使季之後。終有天下。是爲以天下讓。嗚呼。是未嘗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者也。夫使太王果有立季歷之心。則亦何足爲太王。廢長立幼。此晉獻齊景之所爲。而謂太王爲之乎。即曰季歷生昌有聖德。使太伯嗣位。昌爲之佐可矣。豈遂以是廢長幼之倫哉。且如太王果欲立季。則是非正也。邪也。伯探其父之邪志而成之。可謂至德乎。然則其爲讓奈何。曰。伯非讓周也。太王之欲立季歷。在伯既去之後。不在伯未去之前也。季歷之天下。因伯之讓而有。而伯之讓。不爲季歷也。伯非讓周也。讓商也。讓商也者。太王有翦商之志。而伯不從。伯不從。而周不遽王。商不遽亡。是之謂以天下讓云爾。考之周史。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世。繼而武丁中興六十年。商道方隆。太王何自有翦商之志。泰伯又何自以天下讓。曰。是不然。武丁之中興。泰伯之讓成之也。使泰伯不讓。則武丁不中興。何則。史稱小乙之世。商道寖衰。是時六七作之賢聖已遠。而恭默思道之君。猶在民閒。商之不絕如綫。而周以積功累仁之後。加之以太王之英明。綱紀整飭。德澤益廣。國勢益強。天下歸太王於小乙之世。猶其歸文王於辛受之世也。而泰伯又以明聖顯懿之資。佐乎其後。使太王主之。泰伯從之。商之不祀。豈待孟津之役哉。泰伯知其勢之不可止也。是故以身去之。泰伯去。而太王以遲暮之年。王季又當儲位初定之日。勢不能以及遠。然後天下之歸周者稍衰。商之勢得以稍安。而徐俟夫賢聖之君出而振興之。此泰伯之志也。故武丁之興。泰伯成之也。蓋泰伯之志。猶之文王。文王之權在己。故率六州以事之。而直行其臣節。泰伯之權在父。故逃荊蠻以避之。而曲遂其忠貞。文王不幸而遇紂。故六州之事。不得不變爲牧野之師。而名以相形而愈著。泰伯幸而終遇武丁。故荊蠻之逃。止見爲家庭之變。而名遂相泯而

不彰。要之同聖人之德。則一而已矣。噫。泰伯所以爲讓者如此。泰伯之讓所以爲至德者如此。夫子懼天下之民不知稱也。故表而出之。而後世乃曰讓周也。非讓商也。則是泰伯之讓。與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無異也。夫魯隱、宋宣、子臧、季札之徒。春秋譏其啓亂矣。泰伯之讓而如是也。夫子肯謂之至德耶。甚矣。其不深原乎古人之事。而猥以己意揣測之也。雖然。以泰伯爲讓商是矣。以太王爲翦商。無乃非人臣之義乎。曰。不然。泰伯守天下之大經者也。太王通天下之大權者也。太王翦商之志。猶武王誓師之志。泰伯讓商之心。猶夷齊叩馬之心。故知武王與夷齊之無異者。則知太王與泰伯之無異。不然。以太王之明。豈不知泰伯之志。以泰伯之德。豈不足以感動乎太王。而乃父子相戾若是也哉。

錢子辰字說

錢子子辰。初名樞。一日有志於聖賢之學。蹶然曰。吾慕夫向者之不聞道也。因改其名曰民。而請字於予。且問學焉。予告之曰。子何以改名爲哉。自古聖賢豈皆生而聞道者耶。蓋亦有始爲庸人。一旦發憤而力學者矣。方其未學。則人聞其名而忽之賤之。及其既學。則人聞其名而重之敬之。名不變而聞其名者變矣。何以改爲哉。然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惟恐其舊染之汙也。子辰志於學而改其名。是亦彈冠振衣之意也。且業已改之矣。然則請改其名而仍其字可乎。子辰曰。吾初之名樞而字子辰也。蓋取北辰天樞之義。今改其名而仍其字。毋乃名與字不協乎。予曰。何爲其不協哉。夫聖人之道。始乎卑。極乎高。始乎邇。極乎遠。其爲道。不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其教人用力之方。不過學問思辨篤行。其脩於身也。不過忠信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其處事而接物也。不過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初無高遠難行之事。杳冥昏默不可知之理。而造其極。則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是故卑者。高之基也。邇者。遠之則也。今夫天下之卑且邇者莫如民。而高且遠者莫如辰。子辰誠審乎民之義。則守其庸言庸行。循循乎規矩之中。而勿躐等以進。誠審乎辰之義。則以聖神爲必可學。以參贊爲不足異。而勿半塗而廢。始乎民。終乎辰。聖學備矣。中庸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則民之謂也。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則辰之謂也。論語曰。下學而上達。下學者。民之謂也。上達者。辰之謂也。子辰勉之哉。

讀朱子告郭友仁語

考亭淵源錄一條。郭友仁德元告行。先生曰。人若於日閒閒言語省得一兩句。閒人客省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用工。人若逐日無事。有見成飯喫。用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如此一二年。何患不進。高忠憲纂朱子節要。亦載此條。愚按德元曾學禪。此語係德元所記。恐失其眞。觀朱子答劉淳叟云。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一個敬字好。方無事時。敬於自持。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答潘子善云云。可見朱子未嘗教人靜坐。況限定半日哉。愚故謂德元所說。恐失其眞。幾亭陳氏以此二語爲朱子教人之法。誤矣。或疑程子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朱子於復卦象注曰。安坐以養微陽也。是言初動之時宜靜也。於咸卦初爻注曰。此卦雖主於感。

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也。是言方動之際宜靜也。於太極圖注曰。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是言未動之先宜靜也。程朱何嘗不言靜。不知程朱固未嘗不言靜。而未嘗限定半日。且其所謂靜者。皆是指敬。非如學禪者之靜。又恐敬之混入於禪也。而申言之曰。略綽提撕。夫敬猶恐其有病也。而況專言靜乎。

讀東萊博議

東萊論管仲云。王道之外。無坦塗。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此與董江都正誼明道之旨。正相爲表裏。合二公之言。方盡得孟子首章之意。

跋讀書分年日程後

讀書分年日程三卷。元程畏齋先生依朱子讀書法修之以示學者。朱子言其綱。而程氏詳其目。本末具而體用備。誠由其法而用力焉。內聖外王之學。在其中矣。當時曾頒行學校。則初諸儒讀書。大抵奉爲準繩。故一時人才。雖未及漢宋之隆。而經明行修。彬彬盛焉。及乎中葉。學校廢弛。家自爲教。人自爲學。則此書雖存。而由之者鮮矣。卤莽滅裂。無復準繩。求人才之比隆前代。豈不難哉。今國家尊崇正學。諸不在朱子之術者。皆指不得進。而羽翼朱學之書。以次漸行。學者始知有此書。然傳板漶漫。不勝魯魚亥豕之訛。讀者病焉。余故校而梓之。有能由是興起。凡以此建白於上。俾朱子貢舉議。鼓勵天下讀書之士。盡由是法。則人才其庶幾乎。或曰。學者天資不同。銳敏各異。豈必皆如程氏所謂看讀百偏背讀百偏乎。曰。中人以下。固不待言。若生知學知之人。而用困知之功。不更善乎。况生知學知者。有幾人耶。或曰。明初纂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採諸儒之說備矣。蔡虛齋、林次崖、陳紫峯之徒。又推大全之意。各自著書。爲學者所宗矣。今程氏讀經日程。又必取古註疏朱子語類文集及諸儒之解釋而鈔之而讀之而玩之。不可省乎。朱子綱目一書。治亂得失昭然矣。程氏又必取溫公通鑑及司馬遷、班固、范曄、歐陽修之史而參之。不亦煩乎。曰。綱目猶春秋也。溫公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猶魯史舊文也。魯史舊文不存。學者不能盡見聖人筆削之意。故言春秋者。至於聚訟。今通鑑及遷固諸家之史具在。參而觀之。而紫陽筆削之妙愈見。是烏可以不考乎。永樂時纂大全。當時承宋儒理學大明之後。雖胡、楊、金、蕭、未爲升堂入室之儒。而所採取者。無非濂洛關閩之微言。蔡、林諸儒又從而發明之。固皆有功學者之書也。然其缺略疏漏者亦有矣。幸而朱子之全書具存。諸家之解釋未盡湮沒。週而考之。以補大全之闕。不亦善乎。至於古註疏。則固漢唐千餘年間學者之所講求。程朱之學。亦從此出。而益精焉耳。雖曰得不傳之學於遺經。然非鄭康成、孔穎達之流。闡發於前。程朱亦豈能鑿空纂造耶。故程朱之於古註疏。猶孔子之於老彭也。幸而其書尚存。不至如夏殷之無徵。是亦不可以不考也。曰。然則學者所當讀之書。盡於程氏所編乎。程氏以前。諸子百家之書。程氏而後。諸儒之書。亦有當讀而玩者乎。曰。程氏特言其切而要者耳。書固不盡是也。先秦之時。若國語戰國策。以至老莊之道德。荀卿之言學。管韓之論治。孫吳司馬之談兵。雖皆駁而不純。儒者亦當知其梗槩。漢以後。若揚雄、董生、王通之書。雖未及洛閩之精。而亦往往爲先儒所取。固當擇而讀也。然程氏而後。

若薛文清之讀書錄。胡敬齋之居業錄。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清瀾之學蔀通辨。皆所以辨學術之得失。丘瓊山之大學衍義補。所以明政事之源委。是皆羽翼經傳之書。不可不深考也。宋元以來之治亂。則有若成化之續綱目。薛方山之續通鑑。有明一代。未有成書。而其時政得失。雖見於諸家之記載者。亦不可不知也。曰。然則窮年累月於章句之中。不近於支離博而寡當乎。且世益遠而書益多。後之讀者。不愈難乎。曰。一代卓然不可磨滅之書。固不多有。其他紛然雜出之書。隨出隨沒。惟患讀之無法耳。不患其多也。亦惟謹守是編之法而已。以讀書爲支離。是故近年以來。陽儒陰釋之學。非我所敢知也。是編之法。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也。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來。教人讀書之法也。舍孔孟讀書之法。而欲學孔孟之道。有是理哉。

書四書惜陰錄後

江陰徐子爾瀚。以所著四書惜陰錄示予。謂之惜陰者。其大旨以爲聖賢之學。隨知隨行。若知而不行。雖讀盡十三經二十一史。徒敝精神。虛光陰可惜也。故嘗深痛舉業之驅人入鄙。欲學者實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勿務空知。蓋其旨與竹子之尊聞行知。董生之正誼明道。相爲表裏。而每於一章之中。三致意焉。豈非所謂喫緊爲人者歟。學者誠知其所惜而勉強焉。以孔孟之言爲範圍身心之資。而勿視爲干祿之資。以程朱之解爲指點行道而設。勿視爲作文而設。知人心道心之辨矣。則必實使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知理義之性氣質之性有殊矣。則必實以理義變化其氣質。勿徒曰。吾姑辨之。姑言之。發爲議論。可以悅人耳目而已。一念勿敢懈也。一言一動勿敢慢也。如是。可謂不負其陰。而於聖人之道不遠矣。雖然徐子所惜。亦就知道而不實用力者言耳。若夫甘陷溺於道外。攸放恣。以聲色爲可娛。以勢利爲可慕。以辭章爲可誇。以虛無寂滅爲可樂。或援儒以入墨。或推墨以附儒。其於道也。尚不能知。又何論行。其爲可惜。更何如哉。其可不以陷溺之餘。轉而從事於聖人之道哉。余不敏。少嘗汩沒於舉業。中年稍聞先儒之緒論。始若望見涯涘。而未能得其堂奧。今髮種種矣。尚不免於出入。紬繹徐子惜陰之義。不覺惶然汗下。遂書於其末。以誌仰止之意。願以餘年。竭其駑鈍。作秉燭夜遊之計。以庶幾無愧於竹子、董生之言。徐子其尚有以策我哉。

翁提齋教子圖跋

客有持提齋翁君教子圖請跋者。展而閱之。奇松怪石。出沒烟霞。而翁君挾四子。徜徉其間。左圖右書。幽盼自得。詢人間樂事。宜乎軒冕之士。皆詠歌而歎羨之。然我不知翁君之所以教子者如何也。夫教之途至雜。而其收功不一。無論溺於佛老。汩於詞章。蕩其心而不可以爲教。卽五經四書。人誰不讀。然有讀之而得其精英。出則澤潤生民。處則名垂天壤。亦有讀之而得其糟粕。借以獵取富貴。而未嘗眞知聖賢之道。熙熙穰穰於名利之中。爲世之蠹而已。翁君誠分別以示其子。使之出乎此。勿出乎彼。取舍既定。然後日就而月將焉。則今之挾一編以嘯松石間者。行當爲祥麟威鳳。光耀宇宙。而斯圖洵足[illegible]也矣。

題許協亭小像

坐柳陰深處。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尚讀書佳境。但未知所讀何書。蘇子瞻兄弟。古今稱讀書人。然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君子惜焉。若盧駱王楊之徒。沈醉風雲月露中。又無足論矣。讀一句有一句之益者。其惟濂洛關閩之書乎。知我勸亭世學相傳。必能辨乎此。曾點春風沂水所詠。必係尼山删定無疑也。

書座右

楊慈湖知溫州。自奉最菲。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陸象山知荆門軍時。曰。簿書目數之閒。此姦貪寢食出沒之處。故於錢穀事綜核不遺。張子韶僉書鎮東判官。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讀此三言。可悚然於清愼勤之不可須臾忘矣。是三先生學術。皆偏僻不可爲訓。而其居官乃能如是。學程朱者。其可不知愧哉。書之壁閒。朝夕自警。又當思三先生天資如是之美。所以不能入聖人之室者。則以其不善學也。仕優而學。又居官者所當汲汲哉。

學術辨上

漢唐之儒。崇正學者。尊孔孟而已。孔孟之道尊。則百家之言熄。自唐以後。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孔孟也。於是皆託於孔孟。以自行其說。我曰孔孟。彼亦曰孔孟。而學者遂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出而崇正闢邪。然後孔孟之道復明。而天下尊之。自宋以來。異端曲學。知儒者之尊程朱也。於是又託於程朱。以自行其說。我曰程朱。彼亦曰程朱。學者又莫從而辨其是非。程朱言天理。則亦言天理。天理之名同。而其所指則霄壤矣。程朱言至善。則亦言至善。至善之名同。而其所指則冰炭矣。程朱言靜言敬。則亦言靜亦言敬。靜敬之名同。至所以爲靜敬。則適越而北轅矣。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則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則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論也。黑白淆而雅鄭混。雖有好古篤志之君子。力扶正學。亦止知其斷斷程朱之非。至其陽倚而陰竄之者。則固不得而盡絕矣。蓋其弊在宋元之際即有之。而莫甚於明之中葉。自陽明王氏倡爲良知之說。以禪之實而託儒之名。且輯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明己之學與朱子未嘗異。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衍之。王氏之學徧天下。幾以爲聖人復起。而古先聖賢下學上達之遺法。滅裂無餘。學術壞而風俗隨之。其弊也。至於蕩軼禮法。蔑視倫常。天下之人。恣睢橫肆。不復自安於規矩繩墨之內。而百病交作。於是涇陽、景逸起而救之。痛言王氏之弊。使天下學者。復尋程朱之遺規。向之邪說詖行。爲之稍變。然至於本源之際。所謂陽尊而陰篡之者。猶未能盡絕之也。治病而不能盡絕其根。則其病有時而復作。故至於啓禎之際。風俗愈壞。禮義掃地。以至於不可收拾。其所從來。非一日矣。故愚以爲明之天下。不亡於寇盜。不亡於朋黨。而亡於學術。學術之壞。所以釀成寇盜朋黨之禍也。今之說者猶曰。陽明與程朱。同師孔孟。同言仁義。雖意見稍異。然皆聖人之徒也。何必力排而深拒之乎。夫使其自外於孔孟。自外於仁義。則天下之人。皆知其非。又奚待吾之辨。惟其假孔孟而非孔孟。假仁義而非仁義。所謂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此其所以不容不辨耳。或又曰。陽明之流弊。非陽明之過也。學陽明之過耳。程朱之學。豈獨無流弊乎。今之學程朱者。未必皆如敬軒、敬齋、月川之純粹無疵也。其流入於偏執固滯以至僨事

者亦有矣。則亦將歸罪程朱乎。是又不然。夫天下有立教之弊。有末學之弊。末學之弊。如淸源而流濁也。立教之弊。如源濁而流亦濁也。學程朱而偏執固滯。是末學之弊也。若夫陽明之所以爲教。則其源先已病矣。是豈可徒咎末學哉。

學術辨中

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其不知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者。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門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束縛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茍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之心。而處乎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顚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旣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顧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顧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是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是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顧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源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趨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規繩蹈矩。不可假借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眞。故不賢者旣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

明也。至於無生死之說。則異端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而彼之是惑乎。

學術辨下

自陽明之學興。從其學者。流蕩放佚。固有之矣。亦往往有大賢君子。出於其間。其功業足以潤澤生民。其名節足以維持風俗。今曰陽明之學。非正學也。然則彼皆非歟。若夫明之末季。潰敗不振。蓋氣運使然。豈盡學術之故也。明之衰。可以咎陽明。則宋之衰。亦將咎程朱。周之衰。亦將咎孔孟乎。是又不然。周宋之衰。孔孟程朱之道不行也。明之衰。陽明之道行也。自嘉隆以來。秉國鈞作民牧者。孰非浸淫於其教者乎。始也倡之於下。繼也遂持之於上。始也爲議論。爲聲氣。繼也遂爲政事。爲風俗。禮法於是而弛。名教於是而輕。政刑於是而紊。僻邪詭異之行於是而生。縱肆輕狂之習於是而成。雖曰。虔亂之故。不由於此。吾不信也。若其間大賢君子。學問雖偏。而人品卓然者。則又有故。蓋天下有天資之病。有學術之病。有天資僻而學術正者。有學術僻而天資美者。恆特其勝負之數。以爲其人之高下。如柴之愚。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而卒爲聖門高弟。此以學勝其天資者也。如唐之顏魯公。宋之富鄭公、趙清獻。皆溺於神仙浮屠之說。而志行端方。功業炳赫。爲唐宋名臣。此以天資勝其學術者也。人見顏富諸公之志行功業。則以爲神仙浮屠之無損於人如此。且以爲諸公之得力於神仙浮屠如此。是何異見氣盛之人。冒風寒而不病。而謂不病之得力於風寒。善飲之人。多飲而惺然。而謂惺然之得力於多飲。豈其然乎。今自陽明之教盛行。天下靡然從之。其天資純粹。不勝其學術之僻。流蕩忘返者。不知凡幾矣。間有卓越之士。雖從其學。而修身屬行。不愧古人。是非其學之無弊也。蓋其天資之美。而學術不能盡蔽之。亦如顏富諸公。學於神仙浮屠。而其人其行。則非神仙浮屠之可及也。是故不得因其學而棄其人。亦豈可因其人而遂不敢議其學哉。且人但見顏富之品行卓犖。而不知向使其不溺於異學。則其所成就。豈特如此而已。但見明季諸儒爲王氏之學者。亦有大賢君子出其間。而不知向使其悉遵程朱道法。不識良知。不言無善無惡。不指心爲性。不偏於靜坐。不以一貫盡心爲入門。不以物格爲知本。則其造詣亦豈僅如是而已耶。譬諸日月之蝕。然不知其所虧之已多。而但指其僅存之光。以爲蝕之無傷於光。豈不誤乎。嗚呼。正學不明。人才陷溺。中人以下。旣汨沒而不出。而大賢者亦不能自盡其才。可勝歎哉。

書

答嘉善李子喬書

伏承手教。示以先儒學問淵源。捧讀再三。知先生苦心此道。非世儒所及。又蒙不鄙。欲使隴其芻蕘之見。隴其末學無知。豈敢妄言先儒得失。然有道當前。不以生平所管窺者一就正焉。是自棄也。雖知其淺陋。敢不敬陳。以俟君子之終教之。隴其嘗以爲近世學術之弊。起於不能謹守考亭。故救弊之法無他。亦惟有力尊考亭耳。以有明一代之儒論之。文清、敬齋、所以確然爲學者規矩準繩而無遺議者。以其所言所行。無非考亭而已。自是而後。厭正學爲支離。輒欲以胸臆所見。自闢門戶。自起爐竈。始於新會。盛於姚江。

天下翕然宗之。以至於橫潰奔潰而不可止。其爲世禍。亦旣彰明較著矣。其間非無大儒。陰其流弊。欲起而正之。而不免依違出入於兩可之間。不能一以考亭爲主。是以其學半明半晦。微言大義。終於蓁塞。良可歎也。晚明諸儒。學術之正。無如涇陽、景逸。其扶植綱常之念。眞可與日月爭光。其痛言陽明之弊。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考其用力所在。質之紫陽。亦有不能無疑者。姑取高子遺書中數端言之。其困學記所謂旅舍小樓。見六合皆心者。朱子有此光景乎。其行狀所謂焚香兀坐。坐必七日者。朱子有此功夫乎。其遺疏所謂君恩未報。願結來生者。朱子有此等語乎。又朱子自云平生精力盡於大學。而格致一章。則其教人起手之所在也。良知之家。所最不滿於朱子者在此。景逸旣尊朱子。而亦以古本爲是。以不分經傳爲是。以格物爲知本。此何謂也。又陽明無善無不善之說。淵源告子。不知性之甚者也。景逸旣深知其非矣。卻又云。無善之說。不足以亂性。而足以亂教。夫性與教若是其二乎。旣足亂教。而謂不足亂性。又何爲也。此皆大綱所在。而相左如此。學者將何所取舍乎。故竊嘗謂有明諸儒。不特龍谿、緒山、心齋、東郭、念庵、近溪、貼樹姚江之幟。以與紫陽相角。卽涇陽、景逸。亦未能脫姚江之藩籬。謂其尊朱子則可。謂其爲朱子之正脈則未也。磐庵之學。最爲近之。然其論理氣。必欲舍朱子而自爲一說。竊所不解。少墟、啓新。尙未見其全書。恐亦與高顧之學。不大相遠。凡此諸家。非不好學深思。以羽翼聖道爲己任。然窺其微旨。皆不免有自闢門戶。自起爐竈之意。而不肯純以朱子爲師。何怪乎講學者衆而學益晦乎。夫朱子之學。孔孟之門戶也。學孔孟而不由朱子。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故隴其謂今日有志於聖學者。有朱子之成書在。熟讀精思而篤行焉。如河津、餘干可矣。若夫新會姚江以來諸儒之說。眞僞錯雜。不可不精擇而愼別之也。一隅之見如此。先生沈深積學。去取之心。必有定見。所刊五先生語錄。不識可惠教否。因乏便羽。久稽報命。統希垂鑒。臨楮神馳。

上湯潛庵先生書

隴其浙西鄙儒。無所知識。蒙先生不棄。惓惓欲叩其所學。此前輩不遺葑菲之意。末學何幸而遇之。欲出其胸中所疑。以就正有道。然知先生素敦淳古之風。不欲學者詆毀先儒。以開澆薄之門。若直陳所見。妄論先儒得失。恐迹涉詆毀。以蹈於澆薄之咎。是以躊躇而未敢陳。退而思之。詆毀先儒者。學者之大病也。辨別是非者。又學者之急務也。使避詆毀之迹。混是非而不辨。恐有適越而北轍之病。且使所見未盡當。亦正宜陳之大君子之前。以求鍼砭。遂掩覆隱匿。非切己自治之道也。是以敢布其固陋。惟高明終教之。隴其嘗竊以爲孔孟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行事載於年譜行狀。其言語載於文集語類。其示學者切要之方。則見於四書集註或問小學近思錄。其他經傳凡經考定者。悉如化工造物。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學者舍是而欲求孔孟之道。猶舍規矩準繩而欲成室也。亦理所必無矣。是故前朝以其書列於學宮。使學者誦而法之。其背叛乎此者。雖有異敏才智。必黜而罪之。有明一代之制。無有善於此者。方其盛時。師無異教。人無異論。道德一而風俗淳。其明效大驗。亦略可睹矣。雖百世守之可也。學者但患其不行。不患其不明。但當求入其堂奧。不當又自闢門戶。自陽明王氏。目爲影響支離。倡立新說。盡變其成法。知其

不可，而又爲晩年定論之說，援儒入墨，以僞亂眞，天下靡然響應，皆放棄規矩，而師心自用，學術壞而風俗氣運隨之。比之淸談之禍，皆非刻論也。今之君子，往往因其功業顯赫，欲爲回護，此誠皆者往有之盛心。然嘗聞之前輩所紀載，其功業亦不無遺議，此姑無論，卽功業誠高，不過澤被一時，學術之僻，則禍及萬世，豈得以此而寬彼哉。且陽明之功，孰與管敬仲，敬仲之九合一匡，孟子猶羞稱之，而況陽明乎。故嘗竊謂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陽明之學不熄，則朱子之學不尊。若以詆毁先儒爲嫌，則陽明固嘗比朱子於楊墨洪水猛獸矣，是以古之詆毁先儒者，莫若陽明也。今夫黜陽明，正黜夫詆毁先儒者也，何嫌何疑乎。羅整庵之困知記，陳淸瀾之學蔀通辨，其言陽明之失，至詳且悉，豈皆好詆毁人而爲是嘵嘵耶，其亦有不得已者耶。學術之害，其端甚微，而禍最烈，故自古聖賢，未嘗不謙退貴忠厚，而於學之同異，必兢兢辨之，其所慮遠矣。不然，當今之世，有能眞實爲陽明之學者，其賢於庸惡陋劣之徒，相去不啻萬萬耶，何爲其議之也。至於陽明之後，如梁谿、蕺山，皆一代端人正士，而其學亦有不可解者，名爲救陽明之失，而實不能脫陽明之範圍，其於朱子家法，亦多域壞，每讀其書，未嘗不重其人，而疑其學。昔孟子於伯夷、柳下惠，推爲聖人百世之師，至於論知言養氣，則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夷與惠皆不得與焉。蓋天下有興起之師，有成德之師，興起之師，廉頑立懦，能拔人心於陷溺之中，成德之師，切磋琢磨，能造人才於精粹之地，使以興起之師，而遂奉爲成德之師，則偏僻固滯，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如梁谿、蕺山，以之興起人心則有餘，以之成就人材則不足，其學亦恐不可盡宗也。鄙蕘之見如此，不審先生以爲何如，特愛之深，敢發狂言，以待君子之教正。舊文數首，幷塵台覽，統希垂鑒，臨楮悚惶。

又

前因奉謝台教，偶及薛胡王陳之辨，非能尊之抑之也，不過述前人之成論，以求指示，過蒙獎譽，殊深顏汗。至來札以國典爲嫌，鄙意王陳之崇祀，不過明季一時之制，原未可爲萬世定論，正賴儒者討講，以備禮官之採擇，非所謂矛盾也。往者荀況、揚雄之徒，皆嘗濫入兩廡，俱賴諸儒議論，得以改正，我輩未有議禮之任，雖不可過爲激論，涉於橫議，豈可使置而弗問耶。來札又云，此種學問，或亦是救泥章句耽支離者之萬一，此又有說，欲救章句支離之失，莫如理會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內外本末，交相培養，自無一病，若欲以王陳救之，恐章句支離之弊未去，而虛無放蕩之病先成，爲害非細，且卽欲取其所長，亦非盡發其病痛不可，譬如附子大黃，自非法製，豈可入藥，不識先生以爲如何。尊刻謹拜登受，辛齋在絳州者，幷所留神。承諭欲借先儒諸集，惟蔡虛齋、賀克恭集，在南中曾見之，此間無有，曹月川亦止見夜行燭等七種，其餘諸集，皆嘗訪求而未得。悤悤草復，拙刻二種附正，統希垂照不旣。重訂垂棘幷二續三續，俱已奉教，尙未見初續一編，希幷惠賜，以成全璧，再懇。

答同年許子位

僕自西湖別後，久闊台顏，時深飢渴，不意奉命，承乏貴邑，擬於蒞任後，躬叩龍門，快聆大教，忽蒙台翰宜

頒，深感殷勤至意。但隴其生平勵志，以廉潔自期，而力薄才劣，又値傾步多艱之日，使民利國，勢或相左，擬學第五倫之躬斬馬草，鄧伯道之自運家糧，敢期保障，庶免曠瘝，生平籌遠自棄，行且冰蘗知甘，結何以除稂莠而植嘉禾，何以親鸞鳳而遠梟獍，何以遺利澤於百年，何以解倒懸於今日，撫字何方，催科何法，大而移風易俗，小之刻蠹損煩。先生理學經濟，夙著東南，蒼生仰澤甚殷，況貴邑利弊所熟悉者乎，惟期一一賜教，開我愚蒙，敢不虛己以聽，使嘉邑受某一分之益，卽大君子一分之賜也，臨楮不勝仰企之至。

與李子赤茂

數年契闊，得一聚首，又冗劇之際，不能細譚衷曲，耿耿何如。此時此地，爲有司者，其日在荆棘間，何如物外軒中，擁萬卷書，焚香吟詩，具人間樂境耶，顧足下寶此閒暇，專志正學，勿以有用光陰，浪擲旁門，此則故人所私禱耳。前聞留心文獻通考，此儒者有用之學，以大才肆力於此，欣羨欣羨。但程朱文集語錄，及明儒薛敬軒、胡敬齋諸錄，尤爲體用兼備之書，不可不讀，高明豈有意乎。淵伯常會否，所作始安錄一書，大有關繫，弟已爲作序，但文樸陋，不足以表揚，似不可少物外軒一序，幸速成之。

與吳閒陸郡博

恭惟先生，學有淵源，敎育之澤，久著三吳，茲者秉鐸雲間，事事步武前人，學宮之士，蒸蒸向化。此地久汨沒於辭章，近復馳逐於聲利，以先生方正篤實之學，爲之砥柱，轉移之機，當不遠矣。弟嘗竊思學校爲天下根本，當今欲整頓缺壞，必自此始，而上下皆不甚留意，近來雖復龐雜，居此職者，亦往往多自菲薄，不肯以古人自期待，然胡安定、曹月川所以赫赫今古者，正以其能爲於舉世不爲之時也，使舉世皆已爲之，則亦無貴乎安定、月川矣。然則今之龐雜而苟且者，不可謂非豪傑振興之時也，先生豈非其人哉。弟夙仰高風，秋間在玉峯，晤嵩昭介姪，蒙悉道範，又獲讀四書定解，如親承指示，高山之仰，何啻飢渴，而台駕枉臨，不及倒屣，每用耿耿。茲因舍姪壻居生王機，獲在門牆，敢附數行申候，幷謝教益。居生爲亡弟幼壻，向曾執經於弟，年少有志，先生進而教之，俾知聖賢之學，得有所成就，幸甚，臨楮曷勝悚慄之至。

上座師張素存先生

自山左道上，得侍函丈，悤悤言別，不及細聆教言，至今耿耿。遙想老夫子從容侍從，燮事業，行當照耀宇宙，豈惟門牆之內，實寵嘉之。隴其荷蒙垂愛，夙夜惕厲，思欲稍自樹立，以圖報稱，不意才疏政拙，不能免於部議，遂遭罷黜，因分所宜，但私心竊慨者，世俗不諒，謬以隴其爲過於寬厚，有誤催科，此言流傳，功名之士，遂將以寬厚爲殷鑒，其害非細。其實隴其於催科，較之他邑，不大相遠，核其民欠，尙少於他邑，特勸諭多而敲朴少，其迹頗於縱弛耳。隴其方自愧不能善用德教，而論者乃以爲寬厚之誤，豈不冤乎。旣退歸田園，悠悠之口，原宜勿論，然此乃人心氣運所關，故敢於知己之前一陳之，使大君子鑒焉，知其罷黜之故，由於學不至，德不足，而寬厚無罪焉，則庶幾耳。至若一身之得失榮辱，雖不能如古人之屣視軒冕，然聖賢義命之學，則固嘗聞之矣，豈敢以此咎人也。兩载鹿鹿，未獲一候起居，疏慢之罪，不可言狀，茲

因便羽。聊展寸忱。不莊不備。統希鑒原。臨楮曷勝悚切之至。

答崑山丘近夫

夏間接手札。未獲裁報。時懷耿耿。年翁學問文章。夙昔欽仰。過承謙抑。殊不敢當。不棄愚鈍。得常親道範。斯厚幸矣。今之志於道者鮮。如年翁之卓然以正學自任。此眞斯世之祥麟威鳳。豈特冠絕三邑已耶。惟望益加砥勵。如陟泰岱。進而彌高。如溯星宿。探而愈深。直造其巔。直窮其源。使古學之不絕如綫。復昭昭於天壤。則世道之福也。疁城學者雖衆。然與之言舉業。則欣欣樂聞。與之言爲己之學。多捍格而不入。惟諸莊甫超然功利之外。可謂篤行之士。所著文字。亦彬彬可觀。近常相往來。始信高明之極口贊歎。尚不虛耳。瞻望咫尺。未獲把臂。罄所欲言。悵悵何如。因便申候。臨楮曷勝神馳。

復房師陳省齋先生

客歲從闕使者得老師札。即作一稟附呈。想已入台覽。兩載塵塵。未獲專使一候起居。罪何可言。隴其本屬非材。荷蒙提拔。幸得一官。碌碌自守。惟恐有負知己。不意以此見諒於君子。亦以此獲戾於世俗。命也。復何言哉。錢糧雖無大挂礙。然亦小有未完。冬底可竣局。寒家本無貲蓄。今亦適還故我。幸而老親亦安貧。不以蕭然爲苦。明歲得一訓蒙地。爲餬口計。當世之事。不敢復問矣。自念生平學力疏淺。此後或得以閒暇之身。究心古人之學。倘或稍有進益。不終於昧昧。即爲厚幸。敢尚有他望哉。前歲爲老師壽一十七史。因恐浮沈。蹉跎未寄。舍親北來。即當送呈。臨稟曷勝悚切之至。

與李枚吉壻

在吳門遇來使。知吾壻欲援近例。愚竊以爲不可。朝廷設科取士。三年一舉。此正典也。方正之士。莫不由之而進。今科之設。不過爲急於功名者。使之稍助軍需。亦得一體進取。原非所以待豪傑也。吾壻英年有志。前程遠大。苟發憤力學。將來鳳翥鵬翔。何可限量。奈何不以豪傑自待。而甘心出於此耶。且就吾壻今日所處。又有大不可者。禮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降期。然服雖降。而一切食稻衣錦之事。必有不安於心者。蓋可降者服。不可降者心也。故考試之事。但當與歲考。不當與科舉。秉禮之士。莫不皆然。今吾壻期年雖滿。而心喪未畢。儼然與應舉之士。角逐於文場。可乎不可乎。況功名遲速有命。難易亦無一定。苟命應得。雖在千萬人中。自當脫穎而出。如其不然。即兩人相較。亦有得失。況十五人而中一人。安在其必得耶。即功名未必得。而徒冒不韙。竊爲高明不取也。相愛之深。不覺盡言。惟吾壻熟籌之。幸勿以吾言爲迂愚。交盤尚未完局。秋涼當歸。草勒不悉。

示大兒定徵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自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讀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

病。工夫只是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愼毋忽之。

答嘉定李生玉如

不孝生平積愆。禍及先人。遠辱光唁。心肺方裂。不能一敍契闊。悚惕而已。方期賢者積學奮飛。爲時羽儀。不謂亦罹此大故。何天之降罰。一至於斯。苫塊之中。未得以生芻一拜几筵。兼謝厚誼。徒懷耿耿。使者來。知方爲葬事經營。而手札諄諄下詢。惟恐稍有弗當。則終身莫贖。此一念已得禮之本。擴而充之。知必有大過人者。但不孝平時學業鹵莽。未能徧考古今之禮。動多窒礙。豈能爲高明決疑辨惑耶。承問不容自己。姑據所見言之。壽壙一事。儀禮家禮。皆無明文。然古人往往爲之。似無預因事之嫌。左氏所謂預凶事非禮者。蓋指含襚賵賻之類言之。至於棺槨之屬。則不可以此論。故檀弓有君卽位而爲椑之文。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未聞以爲嫌也。至若有庶母之葬。而以兩邊俱葬。壽壙居中爲疑。則庶母葬位。於禮原不應與嫡母相並。或另祔於旁。或稍退一二尺。如此。則與壽壙亦似無嫌。而亦不必停庶母之葬以有待也。惟是世俗封壽壙純用吉禮。則哀樂同時。誠有如來札所云者。不孝亦嘗疑此。而未有所考據。查儀禮。筮宅。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絰。註云。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疏云。主人之服不純吉。免絰亦不純凶也。此是卜葬宅之禮。以此推之。則封壽壙亦當稍參以吉。但不可如世俗之純用吉禮。或者暫釋衰絰。以素服臨事可也。然當更詢之博聞知禮者。臆度之言。不足據也。苫中不敢久稽行使。怱怱草復。知無當於禮意。伏惟鑒諒不一。

答同年顧祚巖表叔

舊冬都門獲接手札。并領學蔀通辨。正欲覓便致謝。忽聞家艱。狼狽南歸。一載以來。㷀㷀苫塊。不復知有人世應酬之事。未獲以一字達左右。乃復遠蒙光唁。施及先人。曷勝悲感。又蒙垂愛。欲延之家塾。深荷惓惓之意。但隴其明歲已受崑山主人之訂。不容中更。當另訪一友。與表叔祖商定。再圖報命也。月川先生集。謹已拜登。此書求之十餘年不可得。一朝獲之。何啻百朋之貝耶。但月川尙有四書詳說。存疑錄等書。不在此集中。不知彼中尙可尋覓否。更望留神。家鄉風故如舊。但今歲米價騰踊。人心皐皐。蓋民窮財盡。譬如尫羸之人。稍遇風寒。百病交作。明歲若再加長。其勢便難支撐。可爲隱憂者此耳。中州光景。度必相同。催科之事。勢不能全緩。須使百姓洞然。見我惻怛之意。然後徐之而不怨。所謂信而後勞。斷斷不差。呂新吾講究荒政最爲詳悉。宜急求其書觀之。擇與地方相宜者。爲小民盡力經畫一番。此根本之計也。怱怱草復。并謝隆誼。不盡欲言。

答某

讀來札。知高明力學之志。不少退屈。爲之喜躍。世俗滔滔。篤志如此。眞不易得。但札中所謂近年少有所得。自以爲孟子後無人知者。未知所得如何。竊以爲孟子後無人知。但可語宋以前。若宋以來。則有周程張邵。有考亭朱子。不可謂無人知。賢者此語。得無未深考而言之太易乎。不然。則辭未達意也。愚近年所見。覺得孟子之後。至朱子知之已極其明。言之已極其詳。後之學者。更不必他求。惟即其所言而熟察之。身體之。去其背叛者。與其陽奉而陰叛者。則天下之學。無餘事矣。未審高明近所得者。從朱子而入乎。抑不從朱子入乎。此中得失。相去懸殊。得一面論之。幸甚。或詳書所見寄示。使不佞得辨別焉。亦所願也。使回匆匆。不盡欲言。臨楮神馳。

與曾叔祖舊庵翁

一身遠出。幼子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臨行匆匆。言不能盡。想太翁亦不待言而知其意也。舟中細思一齊衆咻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愈思愈覺可畏。非必有意引誘。然後爲咻。凡親友來者。或語言蠱部。或舉止輕率。一入初學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嶽。然莊嶽勢不易得。惟恃一齊人之辭嚴義正。能使衆咻屏息。望風而遁。則猶湘楚夢。盡成莊嶽矣。舟行吳江道中。半日悶鬱。思至此。又不覺欣然慰也。至於戶外之事。惟有一靜。仲書夬履貞厲之占。切中其病。神明如見。臨時幸時提撕此意。內無咻而外無夬。千里遠懷。便可坦然矣。惟太翁留意。

又

六月初二到京。部例急選與大選不同。文書必自勳司而轉功司。自功司而達選司。有二十餘日之耽閣。非一日便可投供也。選司題覆。又有一月工夫。總之補期在九月矣。初意欲改教職。部中無此例。只得聽其自然。但將來做法甚難。諸君子之期望。亦最難副。十分小心。猶可庶幾。倘得一世俗所謂美缺。家中人切不可以爲喜。望太翁居常時時提醒此意。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稚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功。惟太翁留神。館中凡有不便。不妨直言。不比在別家也。惟有一事。意中欲望太翁之裁節者。向在家時。即欲言之。臨歸中止。到路上思之。不言畢竟是客氣。非所以待太翁也。敢一陳之。煙之爲物。從古所無。明季始有之。吳梅村以爲妖。見於綏寇紀略中。姪孫見今之大賢君子。無喫此者。蓋皆知其非佳物也。太翁留心正學。而嗜好偶同於流俗。何難一舉而絕之。一則見克己之勇。一則免火燭之虞。一則後學無效尤之弊。一舉而三善備焉。不識太翁以爲妄言否。便中草附。不能盡悉。臨楮依依。

示三兒宸徵

前有一字。寄嘉善柯寓匏帶歸。不知曾到否。我在外甚安好。家中不必縣念。但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間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眞讀書人。

答張西山先生

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隴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間隔。無繇執鞭。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莅任之始。又蒙不鄙。遠辱台翰。重以尊刻。曷勝忭躍。儒宗理要一書。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眞足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削精嚴。有功文莊不淺。讀書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體認。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弘多。肅此泐謝。統希垂鑒。

與席生漢翼漢廷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知將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用功。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讀四書一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於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爲沒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必欲盡通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溫習講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只是致知之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胸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切望切望。尊公先生不及另札。所一致意。

與鄰邑某

足下中州名彥。家學淵源。夙著海內。某初至靈邑。即謂得近耿光。可以從容就正。不意台從遄行。不得稍致寸敬。悵歉何似。某以非材。待罪疲邑。雖外僻。而鵠面鳩形之衆。無術焉可以起之。雖乎其爲撫字。我輩明朝廷一命之榮。無可報效。惟愛養赤子。爲國家培植元氣。是其職分。而學疏才短。每切悚惶。未審足下何以教之。肅此附候。不盡欲言。

答崔平山

別來忽又經月。近事多棘手。傳聞之言。駭人耳目。總非疲邑所能辦。弟之愚。無他見識。惟以仕途利鈍。聽之造物而已。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聖之言。豈欺我哉。惟盡吾所當爲。此外非所知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來札中各行其志一語。與鄙見最相契。匆匆草復。不盡欲言。

答席生漢翼漢廷

讀近作甚快。雖間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而已。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似世俗只作空言耳。偶得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附來使奉閱。此二書最切於學者。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

要書。爲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外六論集解。係此間新刊。雖爲愚民而設。然暇時一覽。亦甚有益。相去遼遠。時切依依。但望昆仲能以聖賢自期待。使如終日覿面也。

與李枚吉堦

往歲懸望堦盡。有爲發北來者。可以一慰契闊。不意竟寂寂也。文教日興。青年不可不發志努力讀書。讀書又當知有向上一途。不可專事俗學。在北方見呂晚村所刊小學近思錄撮精。曾尋看否。此是晚村臨殁拳爲學者之意。不可不時玩味也。家務雖不能盡擺脫。然要見得此中都是道理。觸處皆是此理流行。則不患俗務累人矣。在此掣肘事儘多。幸於此看得一二破。心不爲所動者。只欲隨時隨處。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耳。然正難言之。大計後倘得免能歸。亦當尋一脫身計。不能久向勞攘中作生活矣。諸外孫讀書何如。經宜多讀。寬延其途。勿趨捷徑。更宜教看小學。以正其根腳。不必急急學時文也。今歲江南饑糧指免。有田者應推廣息仁。稍寬佃戶之一二。庶爲不失本心。不識善堦以爲何如。署中俱各平安。勿煩挂念。惟蕭然景象。日甚一日。無可奉寄。殊爲歉然。人歸悤悤。不多及。

與曾曉弟

到處讀書者。雖皆知其清苦。然不圖清苦之至於斯也。大抵署中之人。莫不有歸志。獨見吾弟札中。此是好消息一路。爲之三歎。居官懼四知。此不是難事。能使一家之人。皆知此是好消息。此境界最難得。然只是自己學問未至。不能感動人。非關他也。吾弟境界雖苦。然亦無別法。只是耐去。但館於市鎮中。要不戾於俗。又不溺於俗。方好。不戾猶易。不溺甚難。須常以古人爲鏡。方能自照見。小學一書。不可不常看也。茹素甚不必。非儒非釋。於義無取耳。人回悤悤。武修、觀文、俱不及作字。均此不盡。

答沈友聖

僻處山署。忽接手教。一滌鄙吝之私。何幸如之。平生未嘗學問。又不能跳脫世網。日對鳩形鵠面之衆。愧無活人手段。有虛先生教民行道之望。惟一念硜硜。不敢自負初心。或不爲君子所鄙耳。江左風雅一脈。先生鼓倡其間。古道賴以不墜。南巡諸詩。各見一斑矣。伏惟珍重。便中草復不盡。

答阜平令潘

久失候問。時切耿耿。承諭審丁事。前到保郡。曾於撫軍及守道前。痛陳一番。未蒙見許。然亦不甚以爲怪。尚在兩歧間。在吾儕原非有意缺額。不過將地方真實情形。陳之上臺。自信無愧。守定初念可也。雖駁詰固所不免。然亦怕不得。況吾從前州縣。亦有缺額之時。不是吾兩邑今日獨叛。至貴治之前條。久在各憲洞鑒中。只須立定腳跟。諒必無妨。芻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敝治向係通詳。近復將原冊送府。未見批轉。即使再駁。弟亦惟有補牘復上也。草復不旣。

答陳世兄

契闊之久。數載以來。鹿鹿塵冗。山川間隔。未得一候老師暨足下起居。惟耿耿於中而已。足下以英妙

才。從容荷華之地。益廣家學。欣慰欣慰。前月獲承瑤翰。正擬覓便鴻附候。頃許使來。復蒙手教惓惓。深荷注念。但某於仕途中。惟謹守安命二字。求先人之遺訓。不敢失墜。故所遇上臺。無論知己與不知己。皆未嘗稍有干瀆。復多掣肘。已決計藏拙。不意新撫准事。幾補氣象改觀。故暫且盤桓。至行取一局。原非所敢望。足下暨許先生垂愛至意。護銘之心腑。然斷不敢作此想。聽之造物可也。許先生素蒙不棄。祇可謂取之牝牡驪黃之外。但吾輩所共砥礪。當在學問之消長。至一官之升沈。何足以煩知己耶。悤悤未及作札。晤時幸一道意。臨楮悚切。

答張西山先生

承教惓惓。最荷垂愛至意。但隴其自承乏以來。無寸益於地方。素餐之愧。常疚於心。兼以頭髮半白。精力漸衰。既不能有被蒼生。而平生舊學。日就荒落。爲己爲人。兩無成就。豈不重爲大賢所憫乎。故每念乘此餘年。退就十畝間。將村學究伎倆。稍稍整頓。庶不虛過一生。或亦君子之所許乎。歲內尚爲未完羈絆。開春便當力請。來教謂不當作自了漢。此在高明之士固然。恐非所論於碌碌者也。且自了亦正未易。少壯已過。胸中尚爾茅塞。及今磨礪。不知能追隨昔人萬一否也。況復蹉跎耶。特發敢一布之。

答席生漢翼漢廷

三載不晤。時切惓惓。未識粹公先生近況何如。頃使來。得閱近作。充滿流動。比舊時工夫大進。不勝雀躍。以此入場。不難攫鰲弧而上也。但在熱鬧處。最宜謹慎。稍有不安命之說進者。須立安腳跟。萬萬不可隨意。賢昆仲身家重大。不比他人。畢可學成而未遇。一念微倖不得。此是利害關頭。不但是理欲分途處也。慎之慎之。至都門交遊錯雜。亦須胸有主張。伊尹所謂逆於汝心。必求諸道。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二語當書紳。總之雖親遠出。以謹身爲第一義。功名次之。至囑至囑。愚留滯荒城。無一善狀。大約今冬當作南歸計。使旋率復。不悉。

上陳房師

自暌函丈。忽踰十載。所喜老師聲揚譜外。望重朝端。所排鹽梅之任。在指顧間。世兄復戰勝藝林。益振家學。欣慰何如。隴其昔遭擯黜。自分甘老泉石。不意復爲當世所採擇。承乏靈壽。但迂拙之性。猶然如故。舉肘情形。不減於昔。恐駘終不能追隨驥足。不得不動蓴鱸之想。且年來鹿鹿。不覺頭鬢半白。平生學業。汨沒簿書。恐爲流俗人。有負門牆。尤所深懼。目下擬作乞歸計。庶幾以閒暇之身。整頓書生伎倆。庶稍有得。仰報知己。私心自矢。如此而已。他無足道也。

上魏環溪先生書

恭惟閣下。當代夔龍。人間麟鳳。海內瞻山斗之日久矣。隴其浙西鄙儒。幼讀聖賢之書。私心竊慕。以爲當吾世而苟有其人。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長而蹉跎。雖不敢謂當世之無其人。而伏處里門。聞見不出一邑之中。未知其果有焉否也。三四年以前。始聞今臨朐相公。破例而薦閣下於朝。海內舉以爲得人。天子亦倚以爲耳目。其條陳時務。皆正大久遠之計。與一切苟且之謀。相去霄壤。隴其在草莽之中。得而讀

之。不勝竊慕。以爲此非尋常學者所能辦。及細詢北來之人。萬口一辭。謂是當世眞儒。聞其益惓惓勤於中。以爲此與向所云。雖隔萬里。猶將跋涉從之者也。乙卯之春。謁選入都。咫尺耿光。欲執贄而造於門下者屢矣。又以尊卑闊絕。恐涉攀援之嫌。躊躇而不敢進。出都以來。常懷耿耿。謂末學小儒。不得大君子之磨礪。終不能有所成就。幸而遇其人矣。又以嫌疑而不能近。此生將泯沒。無由自進於聖賢之域。及敝親自京歸。出詩一幅。授隴其曰。此少司農魏公寄以贈子者也。隴其拜讀之際。且喜且懼。謂海濱末吏。何由得此於大君子。且閣下又非肯輕以色笑假人者。乃謬承贊譽如此。此必有以隴其欺閣下者。閣下姑信之而姑譽之。未必眞以爲可取也。然又竊喜向之耿耿於中。避嫌而不敢進者。今姓名既已得達於君子之前。則雖通尺幅以自敍其情。可以無攀援之嫌。雖未獲跋涉從之。而區區之誠。亦可以少慰其萬一。正擬脩牘自通。而部議以不才罷黜矣。念廢棄之吏。不敢輒上書於大臣之門。因又徘徊而不敢前。然隴其聞之。士無故而輕造於公卿者。諂諛之徒也。有竭才傾慕之公卿。先加禮焉。而終自引退者。鄙固之儒也。是二者。皆非君子所以自處也。今以閣下之曲加接引。若使隴其終無一言以自達。不特有違於夙昔向慕之誠。亦恐冒君子之譏。故敢敍其情。以陳於左右。閣下覽之。庶知不敢傲慢。而遲回不報。其中心之感仰。固不啻如其譽之所言也。至若隴其之所以不合於俗。自取罷黜。與其生平之所學。欲就正於閣下者。則尙不敢以輒瀆也。臨稟曷勝悚惕之至。

與閩泉道公

恭惟先生。道原洙泗。文溯韓歐。霖雨之澤。已徧乎中外。斗山之仰。益重乎朔南。隴其自乙卯都門獲瞻道範。願學之私。常深寤寐。山川間之。不能時奉大教。每切耿耿。茲者台旌秉憲八閩。正値朝政寬仁。與民休息之時。風勵之美。當不讓廷堅稱儒。非特如漢于公昔大門閭已也。況八閩爲考亭朱子闡道之鄕。以大君子式臨茲土。刑措之餘。知必將振揚風化。興起儒烈。俾紫陽遺澤。重光海宇。世道之幸。爲何如耶。又紫陽門人。如勉齋、北溪、西山、九峯之徒。皆係閩產。遺裔久湮。搜緝而表章之。其在斯乎。企望企望。舍弟承烈。係先伯塈謙公嗣子。來叩台墀。肅此附候。舍弟向來杜門株守。未甞涉歷世故。進謁之時。深望教誨。統希俯鑒。臨楮曷勝悚惶之至。

陸稼書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表策

畿輔民情疏

題爲敬陳畿輔民情。仰祈聖鑒事。臣本外吏。荷蒙皇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效籌敷陳。以仰佐聖治之萬一。顧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之民情。敢先爲皇上陳之。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自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以來。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嗷嗷之民。得苟延殘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尙未也。臣觀自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兢兢業業。積久而後烝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至貞觀之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又屢遭水旱。故雖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足之盛。庶乎可冀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間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收。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中。有不被災

地畝，不准概減，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暫定。然雖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疊年所入幾何，穀價又賤，其値無幾，私積之追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虞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糧乎？若非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力之難勝，甚非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爲皇上陳之。伏祈睿鑒施行。

論奪情疏

題爲孝治爲萬世之本，奪情非治世所宜，仰祈聖斷以維綱常事。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問與議諸臣，謂會議之時，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爲何如人。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從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況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皆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爲督臣所請，無容議可也。臣不知九卿作何啓奏，理應靜聽皇上之定奪，但恐衆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教綱常起見，少効芻蕘，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格，伏祈睿斷施行。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題爲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清仕途以安民生事。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薦題請停捐納保舉，而閉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奉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臣竊以爲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不閉也。敢爲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非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爲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芻豆，并保舉而亦許捐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甚非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爲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爲之壅滯，至今尚未疏通，故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芻豆，會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其爲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在九卿自必有正大之見，但恐衆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蕘，惟皇上採擇。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過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參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捐納出身，

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臨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伏乞敕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矣。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額，如果臣言可採，伏祈睿鑒施行。

時務條陳六款

直隸眞定府靈壽縣爲諮訪利弊，以資政事，以安民生事。本月二十日，承巡撫直隸都察院于憲票前事內開，照得本院初令樂亭，再任通州，歷年甚久，直隸地方之利弊，民生之困苦，知之有素。但自康熙二十一年陞任江寧之後，迄今三載有餘，不無因革之處。今蒙皇上特簡撫綏畿甸，陛辭復承天語諄諄，惟以民生疾苦爲念。凡利所當興，弊所當除，務在實力奉行，上副宸衷，下慰民望。恐地方遼闊，耳目不能周徧，合行諮訪。爲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即將所屬地方利弊，何者當興，何者當除，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臚列具詳，以憑酌奪。務須秉公確查，實在可行，不得視爲故套，勉强陳言，無裨實政，亦不得有所顧忌，畏懼而不直陳讜言也。望切望切等因。職捧讀之下，欣喜敬慕，伏見憲臺惻怛至誠，不遺芻蕘之心，苟有一得之愚，敢不竭蹶以仰佐高深？職書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嘗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愛民之吏，恨窮蹙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

一、緩徵之宜請也。自古稅斂，必於秋成穀稼登場，而後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則以兵餉之故，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而追呼敲扑，急踰星火矣。有餘者尚可勉强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完官。富豪之家，乘其急迫，重利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累，一歲所入，不足以償債，何暇論仰事俯育？轉眼改歲，而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畝日荒一日，鵠面鳩形者滿野，鬻妻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爲苦，今則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矣。堯舜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興之際，國用浩繁，因無可如何。今四方寧謐，司農不至告匱，上請緩徵，此其時矣。戶部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兵餉若干，上年撥餉之銀若干，以上年所撥之銀，留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上無損於國賦，而民以紓，富豪之家不得乘機盤剝，逃亡可復，敲扑可省。一轉移之間，而其利無窮。先試之畿輔，次推之天下，興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候憲裁。

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各州縣荒田，何啻千百頃。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參半，遇雨方可耕種，稍旱即成赤土；近水之區，水去則略有田形，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開墾，輒盼六年起科，司農按籍而奏銷，絲毫不得拖欠，有司執簿而追比，時刻不可稽遲。所墾之地，已枯之石田，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賠，繼而逃亡。罪有司之參罰，責里長之攤賠，所以小民視開墾爲畏途，寧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册籍有費，踏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寥寥哉。職竊謂此等荒

地。原與額內地土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該管內有額外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即與除免。不必如額內地土。必達部奏旨。始准豁除。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踊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寬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憲裁。

一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於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廢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潦。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間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尙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詘。驟然興舉。其爲擾害必甚水旱。職竊思歷年以來。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旣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輔。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畿輔水利一書。進呈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詘。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利。而不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若干者。作何陞敍。作何獎勵。此亦一策也。伏候憲裁。

一積穀之宜廣也。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敍之例。所以爲窮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當廣開穀之源。今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饒之邑。猶可鼓舞勸捐。若山僻疲罷如靈壽者。旣無富商大賈厚藏之家。比戶皆鳩形鵠面。雖懸獎勵之典以勸之。其誰能應耶。職竊謂此等窮縣。當稍爲之通融。使得廣積以備賑。如該管縣內有某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積穀。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倉。即准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稅。原額外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僻之邑。皆可有穀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矣。即就捐輸言之。徒令二三有司。嘵嘵勸諭。所得有幾。巧者陰派之里下。名爲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旨酌定旌獎之例。使紳衿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勸而聚自多。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荒。則先發後糶。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鳩鵠之民。庶有賴矣。伏候憲裁。

一存留之宜酌復也。在賦役全書原額。有一項人役。則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用其人而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也。用人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貪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貪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弊之源。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頒恩詔。漸次奉復。海內始有起色。然尙有應復而未

復者。故爲憲臺陳之。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胥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也。給以食而犯法。雖殺之無憾也。不給以食。使之不得已而犯法。加之以刑。其肯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此州縣所必不能免者也。旣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或有責之鋪戶。派之里下者也。有正項開銷。雖貪吏無由借端苛派。無正項可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旣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有不能不資藉於地方者也。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怒。百計逢迎。賢者亦恐失事上之禮。多方補苴。無米之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也。存留盡復。則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憲裁。

一審丁之不宜求溢額也。直隸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爲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每遇編審。有司惟恐部駁。必求溢額。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亦強以煢獨無告之民充數而已。王成僞增戶口。處處皆然。且編審旣定。五年之內。即有逃亡死絕。不得開除。夫煢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出銀一錢。已不堪矣。況已逃已絕。而猶不得除乎。職竊觀直隸各州縣見在之丁。已不爲不庶。但求無缺額足矣。不必更求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月累。不知何所底止。或果有丁溢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爲補缺之用。不必入額。如五年之內。遇有逃亡絕戶。即以此之溢。補彼之缺。如此則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甲長戶頭。無包賠之苦矣。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缺者。得隨時報上。於奏銷時請准豁免。儻或慮不肖有司。將溢額之銀。侵入己橐。無缺而揑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即寬一分在窮民。州縣之不肖者固有。賢者實多。上之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捜求。而賢者亦不能不捜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伏候憲裁。

右所陳無非謀生之論。然欲爲國家固根本。培元氣。必先從此數端下手。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伏惟憲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虛文。俱宜省去。如錢糧冊籍。毫絲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簡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此雖非中正之論。然事之煩簡。當隨乎其時。時病在太簡者。宜濟之以煩。時病在太煩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煩苛矣。去煩就簡。此正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土豪衙蠹之當除也。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但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虛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爲之。則皆仁政也。今之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之贅陳。爲此備由開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擬上臨雍釋奠禮成偕率翰編堂命祭酒司業坐講周易乾卦尙書堯典仍敕諭師儒勤修學業羣臣謝表　會墨

伏以聖帝右文。四海爛星雲之色。聖王崇學。百代開禮樂之光。闡精義於羲文。爰紹千年之遺緒。釋微言於漢典。一空近代之稗詞。輝溢成均。昨生寶字。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帝王圖治。必以尊儒重道為先。國家化民。尤以勸學崇儒為務。故米廩瞽宗之制。放自虞夏以前。而陳書訪範之儀。歷見殷周之世。使庠序不設。雖勳華難以登庸。而墳典不觀。即湯武無以成理。自穢灰起而法律為師。至漢𢍰興而時苟安事。所急在兵刑錢穀。而學校止為美觀。所感在土木神仙。而師儒目為迂闊。既鉅典之罕重。遂大義之漸湮。施孟梁丘。分鑣羲畫之內。夏侯張霸。競爭孔壁之中。馬鄭為注疏之宗。備傳章句於末學。濂洛定性命之理。徒標奧義於諸儒。雖太牢之祀。昔舉於西京。然非有崇文之思。則牲帛止成故事。即白虎之辨。嘗傳於東漢。然非有尊聞行知之實。則討論亦附繁文。唐宋皆設講筵。孰可紹百王之心法。元明俱敦學制。時為接四代之遺規。未有肇舉隆儀。修文因以徵實。事興大典。師古因以勵今。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敦敏性成。和齊天縱。神聖文武之德。遠邁乎昔王。寬仁恭儉之猷。默符於往帝。聲教徧流沙之地。咸推有道聖人。車書通蟠木之鄉。人誦太平天子。顧念太學為風俗之本。不臨以九重之赫濯。懼其褻而不尊。先師乃道德之宗。不加以一人之尊嚴。懼其替而忘重。遂舉臨雍之典。因行釋奠之儀。鳳旋朝馳。瑞氣偕鑾輿並集。雞人曉唱。祥光共燧火同輝。猶謂奉玉帛而告虔。孰若遺編之親炙。對俎豆而生敬。何如大訓之並宣。爰命祭酒司業諸臣。敬陳周易尚書之要道。陰陽者莫若易。毋徒貴象數之難陳。述政事者無如書。勿徒為讖緯之兼進。惟乾居六十四卦之首。元亨利貞。無一義之不關主德。堯典為五十八篇之祖。欽明文思。無一字之罔裨君心。執簡而前。曉然於吉凶悔吝之故。正色以請。昭然於治亂得失之原。聚情方踊躍而呼。因稽古之學。莫盛於斯。聖主猶焦勞而念。曰日新之功。豈容有間。予一人深資考道。因當懍良玉未琢之喻。爾師儒學舍酒修。何可貽寶鑑失磨之誚。其務勸修夫學業。用以共佐夫昇平。臣等德愧顏曾。才慚游夏。誦伊川涵養之句。敢各敬陳。讀紫陽正心誠意之言。恢懷謨往。幸遇盛時。不草相如封禪。欣逢治世。得歌班固辟雍。伏願法自強之義。成協和之休。以上聖為必可幾。功勿間於寒暑。以至治為必可及。念勿忽於始終。挈天下之精神於禮經樂緯之中。而無取乎雕龍吐鳳。致一代之教化於仁漸義摩之內。而非尚乎月露風雲。將見徧戴日戴斗之區。而璧輝普耀。撫卜年卜世之懸。而神器常安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風俗

世運之盛衰。風俗實為之。而所以維持乎風俗。使之淳而不澆。樸而不侈者。則惟視乎上之政教何如耳。三代之時。非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道德一而風俗同者。其政教得也。漢唐宋之時。非盡澆漓侈奢之民也。然而世風漸靡。不能返於隆古者。其政教非也。三代之時。經制定於上。其車服有等。其宮室有度。其飲食器用有制。雖一寸之微。一縷之辨。必為之經定而頒布之。而又為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日夜以孝弟忠信。磨厲其民人。其有奇邪淫泆之民。則鄉大夫州長閭胥之徒。以時糾而去之。故民之生也。所見皆仁儉之風。所聞皆仁儉之訓。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一有不如是者。則鄉里相與怪之。懼焉而

不寧。澆漓侈奢。何自而生乎。若夫漢唐宋之時。其所重者在簿書期會。所急者在錢穀兵師。而凡先王所以導民之具。則以為迂闊而不暇為。間有賢君發憤而行之。亦不能如三代之詳密。則其俗之不古若也。豈不宜乎。由斯以觀。則政教者。風俗之本原也。不深加意於政教。而徒咎風俗之不古。曰吾民不如三代之淳。不如三代之樸。噫。是果民之不如三代耶。抑所以導民者。其本原猶未得耶。國家承明季之衰。其澆侈之習。已非一日。宜執事慨然。思欲為之所。愚以為欲反今日之俗。而登之隆古。無他。亦惟以三代所以導民者導之而已。愚非敢謂三代之法。可一一施之今也。然其大體。固有不可得而易者。其一則經制宜定也。民之所以不敢服縱其耳目者。有上之法制為之防耳。苟法制所不及。則何憚而不為。今民間冠婚喪祭之禮。宮室飲食衣服之節。初未嘗有定制也。惟其力之能為。則無所不可。富者炫耀。貧者效尤。物力既絀。則繼之以貪詐。故靡麗日益。廉恥日消。誠宜畫為定制。使尊卑上下。各有差等。不得踰越。庶幾儉樸可興。貪詐可弭。其一則學校宜廣也。民之所以不入於淫蕩。安其樸素者。以其知禮義之可重耳。苟禮義不足動其心。則樸素必不如奢靡之可樂。忠厚必不如淫蕩之可悅。學校者。所以教民禮義也。今惟州縣有學。又止及於生徒。而叢其任者。亦止掌其冊籍。核其進退。未嘗有所謂禮義之教。人不知以行誼自重。則惟以服美為榮。何怪風俗之日澆日侈乎。宜選方正有道之士。為州縣之師長。重其廩秩。而又倣古里塾黨庠之制。以農隙教導其民。使知禮義之可重。而無慕乎澆侈。其一則賞罰宜審也。民之所以從上之令者。以其賞罰行焉耳。賞罰不行。而欲其從令。不可得也。今朝廷之賞罰。亦甚嚴矣。而獨於奢儉淳澆之際。未見有賞罰行焉。胥吏被文繡。富賈為雕鏤。而有司不問。子弟凌父兄。悍僕侵家長。而有司不問。而其忠厚樸素。不隨時好者。則徒為笑於鄉里。不聞有所獎勵。如此。安望其不為澆侈乎。宜敕有司。以時訪於境內。舉其尤者賞罰之。而即以風俗之淳澆。為考成之殿最。庶有司不敢忽。良民知所勸。而頑民知所懲。凡此者。皆所以導民之具。而風俗之本原也。誠一一舉而行之。而皇上以恭儉之德。端化源於上。公卿大臣。樹惇守素。奉宣德意於下。寰海內外。有不返樸還淳。去奢從儉。其登三代之盛者。未之前聞。倘曰簿書期會。錢穀兵師。今日之急務。何暇為此迂闊。愚恐風俗之日澆日侈。所謂今日之急務者。亦將理之不勝理也。

序

舊本四書大全序

舊本四書大全。余舊所讀本也。用墨筆點定。去其煩複及未合者。又採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者。附於其間。其萬曆以後諸家之說。則別為一冊。不入於此。依朱子讀書法。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於下句。或思索未定。過有他事當酬應。應畢。輒復思此。容有一字一句。盤桓於胸中。數日而後止。自戊戌至癸卯。用力六年而始畢。然是時雖粗知讀書之門戶。而程朱之語錄文集。皆未之見。敬軒敬齋諸君子之書。皆未知求。嘉隆以後。陽儒陰釋之徒。改頭換面。似是而非者。猶未盡燭其謬。自庚戌以來。乃始悉求諸家之書觀之。然後知向之去取。未能盡當。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淡。而實關學術之得失者。不知

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先儒微言奥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則此本亦逸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置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觀之。輒赧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嘗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使逸。且欲因此自知其陋。密於簡者。或毖於後也。故嘗櫝而藏之。不敢以示人。親友聞其有是書。皆欲得而觀焉。或且疑其有所吝惜。故敢序其始末以告。使知其陋。相與戒而勉焉。則勝於讀此書也夫。

周永瞻先生四書斷序

學術之得失。世運所由盛衰也。然當衆說紛紜之日。非深識遠見之士。不能斷而得其所宗。今天下以四書課士。使天下士浸淫於孔孟之言。以培其德而閑其心。斯固教化之本而治平之原也。然天下之言四書者。嘗紛紛其莫定矣。習功利者。以功利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功利也。溺虛無者。以虛無之見讀之。則孔孟之言。莫非虛無也。其卑瑣無識者。既得其貌。而不得其神。而高明之徒。又挾之以自申其說。此曰。吾孔孟也。彼亦曰。吾孔孟也。非無銳志聖學之人。而不識其真。以爲是真孔孟也。始悅其言。繼移其行。漸漬浸淫。不可復變。即或覺其非矣。而其雄論宏辯。洞心駭耳。沉溺已久。亦且信且疑。而不能自振。於是孔孟之言。不足以成天下之材。而適以敗天下之行。蓋自漢以來。其發明聖訓。以維持世道者。固不勝數。而其借以開釁於天下者。亦代不乏焉。有宋之興。程朱大儒繼出。而正學始明。天下之士。如去雲霧。覩日月。始曉然識吾道之真。而紛紛之說。不足以惑之。其道雖未盡行於宋。而明興。尊而奉之。以爲規矩準繩。洪永成弘之間。上非此不以爲教。下非此不以爲學。天下之言。有不出於程朱者。如怪物焉。不待禁令。而衆共棄之。學術正而耳目一。是故朝多純德之彥。野皆方正之儒。治化之隆。媲比三代。有由然也。嘉隆以降。教弛而俗衰。天下之言。不歸功利。則歸虛無。不以程朱爲迂闊。則以爲支離。縱橫之習。佛老之餘。皆陰託於孔孟。以誣惑於天下。曰。孔孟之道。固如是也。彼程朱所言。非孔孟之真也。嗚呼。是何異適越而北其轅而曰。此越之道也哉。又何怪政日亂而俗日敗。以至於不可救藥也。故嘗論之曰。明之所以盛者。程朱之學行也。其所以衰者。程朱之學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武塘周永瞻先生。隴其父執也。以所著四書斷示隴其。隴其受而讀之。其書剖析疑似。貫串義理。俾後學之津梁。而其大綱。則以程朱爲宗者也。方先生之始爲是書。天下之紛紛於異說者。猶未定也。先生獨識其正而斷然從之。以爲學者倡。今天子敦崇正學。程朱之說。復行於世。士之執筆爲文章者。非其言不敢道。非其書不敢讀。雖未能踐其實。而其學已不謬於正。駸駸乎洪永成弘之初矣。然後服先生之能斷。而得所宗也。隴其讀先生之書。益慨然於學術之不可不愼。先生留心世道。其於古今治亂之故。思之熟矣。其必以隴其之言爲不謬乎。敢序以質之。

周雲虬先生四書集義序

四書自考亭朱子。集諸儒之大成。而發明其義。章句或問集註而外。有輯略。有精義。有文集。有語類。大義明而微言著。其後西山眞氏。仁山金氏。雲峯胡氏之徒。又各自著書。以發明考亭之意。及明永樂時。又彙爲大全。頒示於上。以爲天下之準繩。而河津之讀書錄。餘干之居業錄。又往往發其精微。以羽翼其間。至矣盡矣。後之學者。但取其成說。而心會之。身體之。患不行。不患不明。不待復講矣。今之所以不能不講者。則以嘉隆以來。姚江之說行。而考亭之學晦。白黑混淆。是非顛倒。白日在天。而浮雲蔽之。浮雲不去。則白日不見。故論四書於嘉隆之時。不講則不晦。論四書於今日。不講則不明。學者苟徒拘守一說。而不深究其異同之故。熟察其毫釐之別。一旦聰明才辨之士。舉陽儒陰釋之論。雜而進之。其不爲所惑者鮮矣。吾邑周雲虬先生。潛心於諸家之說者四十餘年。輯爲集義一編。嘗北走京師。就正於孫退谷先生。深相契焉。退谷之學。深不滿於姚江者也。則是書之取舍可知矣。余不敏。於學無所窺。少時聞陽明之名。而竊誦其言。亦嘗不勝高山景行之思。而以朱儒爲不足學。三十以來。始沈潛反覆乎朱子之書。然後知操戈相向者之謬也。然猶且信且疑。未敢顯言於人。及考有明一代盛衰之故。其盛也。學術一而風俗淳。則尊程朱之明效也。其衰也。學術歧而風俗壞。則詆程朱之明效也。每論啓禎喪亂之事。而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姚江。故斷然以爲今之學。非尊程朱黜陽明不可。而聞此說者。或以爲怪。嘗思就大賢君子而正之。適雲虬先生以集義自敍寄示。雖未讀全書。而莊誦其敍。則所宗者考亭也。所貴者文成也。所追思者。成弘以前也。所慨歎者。嘉隆以後也。撥浮雲而見白日。我知先生有同心矣。敢一言以附於其書之末。昔董生當漢武之世。百家並行。故其言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不使並進。此董生所以有功於世道也。繼孔子而明六藝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者皆當絕。則非朱子之道者皆當絕。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先生著書之旨。已提其要。其有功學者。豈淺鮮哉。

黃陶庵先生集序

予自束髮受書。即讀陶庵先生之文。見其精深純粹。高者可以羽翼經傳。下者可以凌轢韓歐。心竊慕之。以爲是何如人。而其文之超軼絕倫如此。及聞先生從容就義。慨然太息。謂先生於死生之際。不苟如此。志與日月爭光。而行與天地同久。宜其發爲文章。精純超絕。協金石而中宮商也。既又思之。自變故以來。平日談忠孝。講仁義之徒。臨利害而喪其所守者。何可勝數。而先生獨毅然不變。人之所隱忍徘徊而不能決者。先生視之。若渴飲飢食之不容已。夏葛冬裘之一定而不待擬議也。此豈可以盛氣而卒辦哉。蓋其所積者厚。而所養者深矣。及待罪先生之鄉。見其遺老。訪問先生之平生。則皆以爲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與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爲己任。而世俗之塵埃。不足以入之。嗚呼。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歟。自世教之衰。士不知以廉隅自飭。謂正學爲迂闊。謂功利爲不可已。遇小利害。則攘臂而起。蠅聚蟻逐。無所復顧。平日之志氣如此。欲其臨大節而不可奪。豈不難哉。由是發爲文章。不入於卑陋。則病於雜駁。雖欲潤色自附前賢。如窶人之製爲宮室。非其所有。張皇支吾。百病俱見。無怪也。故予以爲先生之文。本乎先生之行。先生之行。所以能卓犖於臨變者。本於平日之養。士苟能以先生之養爲養。自然險夷如一。處變則爲歲寒之松柏。處盛則爲高岡之鳴鳳。皆是物也。區區文章之粃糠。何足道耶。不然。雖文如先生。猶不足貴也。而況乎其必不能哉。因先生之門人。裒集遺文以傳。而爲之推論其本。俾世之學先生者。知所取則焉。

傅紫來感憤詩序

傅子紫來示余感憤詩一卷。嘉隆靡麗，有唐人風。工詩者自能賞之。然吾賞其詞云耳，非知傅子者。夫感也者，觸乎外者也。憤也者，存乎中者也。觸乎外者其末，存乎中者其本。余欲窺傅子之懷，蓋有足多者焉。其詩曰：五頃薄田兩其半，二餐脫粟鹿皮裘，能澹泊也。又曰：予細防珠休彌者，商量寶劍英堪牛，能寧靜也。又曰：艾同狡兔營三窟，閒看祥鸞振九苞，能不以利而以義也。夫澹泊寧靜而不以利，豈非孔子所云君子懷德者耶。有是懷也，故其詞雖哀而不為傷，雖怨而不為懟。皆情之所當然，而義理之正也。苟無是懷，而徒感慨悲歌，歎李廣之數奇，嗟劉蕡之下第，憐賈誼之竄，哀鄧攸之老，寄悶於罌罍，懸能抒愁於黃鳥芳草，懟耳傷耳，君子安取焉。雖然，傅子之懷尊矣，吾尤願其充之也。夫人光明正大之懷，不難其發於一時，而難操持辨別於平日。操持固然後嗜慾不得而奪，辨別精然後疑似不得而淆。故古之君子，戒慎恐懼，無時敢懈，慮此懷之或奪也；誦書窮理，無時或息，慮此懷之或淆也。用力之久，至於醇粹堅固，觸乎四支，發乎事業，無往非此懷之流行，則聖賢不過是矣。不然，守之不固，析之不精，乍出而乍入，忽隱而忽見，光明正大於臨幾之間，而不能不糊塗委靡於日用之際，則非吾所敢知也。傅子勉之矣。

陸桴亭思辨錄序

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蔕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illegible]，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驅。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孟，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能辨其同異，斷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斷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為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為程，然後漸進於大人之微，旁及於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洛閩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即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嘗敢懈，則其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諱顧正者，請余敘其書。余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汩沒之是懼，何能敘先生之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尚當並求先生之書，而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

同邑文序

胡敬齋先生嘗歎科舉之學壞人才，謂其麗乎辭，不知志乎道。余讀其言，未嘗不慨然也。雖然，是豈科舉

之咎哉。夫科舉之設，原非取其辭也。謂其辭善者，其志必善，能為孔孟之言者，必其志孔孟者也；能為程朱之言者，必其志程朱者也。譬之作室而求匠，召而問之，其言棟宇榱桷廣深修短之法，井井如燭照而數計，則授之材而予之稍食，未為大謬也。自學者見上之人所取在辭也，於是日夜揣摩其辭，以求當於有司，孔孟程朱之道，鍊習於筆端，言之侃侃，若可信，而問其志，則曰：吾以是求吾所欲耳，豈真思實其言哉。譬之拙匠，不務精其業，而徒拾倕般之陳言，以應對主人，幸而獲其稍食，則吾事畢矣，其室之成壞堅脆，於吾何有哉。為主人者，方慶其獲良工，而廣廈曲檻可藉以成，孰知其志之不在斯耶。所謂鷦鵬已翔乎遼廓，羅者猶視乎藪澤，而科舉於是弊矣。此猶就其辭之善者言之也。其又甚者，則並其辭亦不能善，穢秕雜陳，稂莠錯出，幸而欺飾有司之耳目，冒昧一第，則泰然自謂其業之成，不復知有人間學問，是又無足論矣。然吾終不謂科舉之無用者，天下大矣，有珷玞則必有和璞，有魚目則必有隋珠。明道、紫陽，獨非科目中人乎。士苟有志，雖使處秦之初、宋之季，厲詩書，禁道學，猶將修身獨善，以守先待後為己任，而況煌煌功令，以仁義為鵠，以六經為羅，以洙泗濂洛為招，而茫茫宇宙，無人起而應之，吾不信也。吾邑素號才藪，起蓬蓽而陟青雲者，踵相接也。後進之士，蒸蒸向風，相與集其揣摩之文，梓以問世，而命余序之。夫殫精竭思，上追秦漢，下逮唐宋，語必破的，言必中繩，吾黨之士講而習之久矣，豈待余言哉。然竊有願陳者，則未知我二三同學，所朝夕揣摩而爛焉於是集者，果發於其志乎，抑但麗於辭乎。其真見聖賢之道，若飢食渴飲之不容已，而侃侃言之乎，抑曰姑以求合於功令乎。二者之相去，在毫釐之間，而有天壤之別。我同人必有知之者，庶幾哉，相與砥礪，各即其所言，反而實求之身，以不能為明道、紫陽自恥，毋徒恐與文章之士逐鹿於中原，使天下後世謂科舉之中有人焉，而無為[illegible]所欺，則豈惟一邑之光，世運人心，實共賴之。

歷科小題永言集序

程子有言：古之人自能食能言，即有教，蓋人之幼也，知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又曰：人多以子弟輕俊為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資者，必教以通經學，朱子嘗有取於陸子壽之言，謂子弟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氣質。古人之為子弟慮者如此。今之教子弟者吾惑焉。方其幼也，既未嘗習之於洒埽應對，朱子所輯小學一書，常束之高閣，不使寓目，雖日讀孔孟之言，不過以為此利祿之階梯，未嘗知其必可行不可不行也。稍長，教之為文，則挑其心機，獎其浮華，惟以驚人耳目為能事，不問其虛誕不虛誕，通經學不通經學也。僥倖一第，則便以為學成，不復知人間尚有當讀之書，當為之事。然則風俗之不端，士習之日壞，豈非自童子時始哉。故吾每教童子作文，未嘗不戰戰兢兢，惟恐一言之病中於其心，異日將碩大蕃滋，暢茂條達，不可救藥。蓋人之聰明，當擴充於範圍之內，不當擴充於範圍之外。往者嘉靖以前，天下無異學，士皆由程朱以窺孔孟，其文渾厚醇樸，惟恐一言之越乎繩墨。士習如此，風氣安得不醇哉。自是以後，學日雜而文日奇，風俗日偷，非天之生材有異乎前也，其所以教之者然也。成童之時，其心先已雕琢破壞，求其長大之歸於醇樸，不可得矣。故當今之急

務。必自教小子始。教之道。必以小學爲基址。以濂洛關閩之書爲根本。以先正醇厚樸之文爲彀率。使自孩提有識。即浸灌於仁義中正之中。游衍於規矩準繩之內。如水之汪洋浩渺而不得越乎其防。則文章不期正而自正。風俗不期厚而自厚矣。張子嘗夫、惇五、將子聲御、選歷科小題之文。以爲童子式。吾見其一出一入。不敢苟且。惟諷後學是懼。其亦有程子朱子之意耶。故爲推古人所以教童子者弁於其首。使讀者知文章一途。非徒貴其機巧浮華已也。當思程子所謂可變者如何。朱子所謂壞氣質者如何。聰明日擴而綱常存。必爲轉移風氣之人。勿爲風氣所轉之人。庶幾不負三子之志也夫。

靈壽教諭張君壽序

靈壽諸生有問於余者曰。今月某日。爲吾師張子誕辰。請問所以稱觴者。余曰。此非而師所喜也。誕辰稱觴。非古也。自漢晉以前。未聞有此禮。有之。自齊梁之間始。顏氏家訓中嘗備言其非。故近世士大夫之好禮者。皆鄙而不爲。諸生亦何取於此。無已。則有一焉。而師張子。爲西山先生令嗣。西山先生。嘗纂儒宗理要一書。聚濂洛關閩之精言。以告天下之學者。此而師之家學也。聞之於家庭者。必將推之於庠序。諸生欲敬其師。則莫若服其教。誠取其書而拳拳服膺焉。口誦之。心維之。體之於身。推之於事。深嗜篤好。相磨相礪。以太極圖西銘爲必可契。以主敬窮理爲必可學。不敢以記誦詞章奪之也。不敢以虛無寂滅亂之也。不敢以功利權術雜之也。自邇而遠。自卑而高。真積力久。豁然貫通。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而師張子得拊手以告於西山先生曰。蕞爾靈壽。有光風霽月如茂叔者矣。有瑞日祥雲規圓矩方如二程者矣。有民

胞物與如橫渠者矣。有生平所學惟四字如考亭者矣。儒宗理要之書。浹於肌膚。淪於骨髓。與文山俱高。衡水俱永矣。西山先生聞之。且怡然而樂曰。是能推吾學以行吾教。是真吾子也。諸生所以敬其師者。莫大乎是。胡不此之務。而俗禮之汲汲乎。倘諸生云。是禮也。相習已久。一旦除之。吾諸生有不安於心者。則又有說焉。昔聖人獵較。孔子亦獵較。而先簿正祭器。獵較所同也。簿正所獨也。諸生如不容已。則以稱觴爲獵較。而以儒宗理要爲簿正。無謂烹羊炰羔。已足盡敬師之禮。而沈潛反覆於五先生之言。必求無負於師之望而止。其庶乎。諸生唯唯。請記其言於學以相勖。於是作歌以遺之曰。方今學術。鬱而不昌。西山先生。崛起范陽。探精索微。埽去秕糠。濂洛關閩。於赫有光。纂成嘉編。畀我津梁。猗歟張子。克守義方。青年力學。脫去浮梁。垂露於壇。蔚爾洋洋。以其家學。惠我宮牆。既修廟貌。以及門籍。遂布微言。示之周行。濟濟多士。翕於綱常。曰我有師。發其煌煌。開吾聾瞽。滌我肝腸。自今伊始。孰敢怠荒。努力鑽仰。入道之航。必窺程奧。必登朱堂。驅除功利。寂滅詞章。惟德惟義。是崇是匡。極天蟠地。吾志始償。繭絲牛毛。無敢或亡。洛閩眞傳。庶幾勿喪。俾我師教。如山如岡。笑彼愚俗。昧厥短長。何以嘉師。旨酒承觴。以吾視之。是曰色莊。吾敬吾師。豈在豆觴。

潘泗庵先生壽序

余嘗讀涇野集。見其與人子言事親曰。子欲子之親爲郿人張殿中丞乎。張生於景德天禧之間。今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太華終南爭高未艾也。抑欲子之親爲汴人程大中公乎。程生於乾興景祐之間。今

已數百年矣。其壽猶與嵩少黃河爭長未已也。每一誦之。未嘗不大其言。以令凡爲人子。宜書寘坐右。夫殿中丞與大中公則賢矣。其所以能與太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豈非以橫渠、明道、伊川爲之子耶。人能以橫渠、明道、伊川爲學。何慮親之壽不殿中丞、大中公若也。錫山潘遠亭。與余同官恆陽。既歸而寓書於余。問所以顯親之道。余不敏。幼誦孝經之言。白首而未能入其室。何足以對遠亭之問。無已。則亦以涇野之告人者告我遠亭而已。遠亭之尊人泗庵先生。少負不羈之才。涉獵經史。上下古今。居家孝友。不減石建、薛包。而肝膽接人。在汲鄭間。遭遇時變。以韜略斯。慨然慕趙營平、馬伏波之遺風。視衛霍蔑如也。膂力方剛。勳名正未可量。顧其志不第是。蓋鼎鐘之業。先生所以自勵者也。箕裘之傳。先生所以望之遠亭者也。爲營平、爲伏波、爲殿中丞、爲大中公。不更樂乎。遠亭誠體此志而黽勉焉。無以世局之利鈍爲疑貳。而必以爲程、張自任。立身者於斯。事親者亦於斯。西銘正蒙。吾溫清之具也。定性書顏子好學論。吾甘旨之奉也。經學理窟。潁考叔之愛也。易傳春秋傳遺書外書。老萊之斑衣也。釋之於心而體之於身。所謂不愧屋漏者。弗能弗措也。所謂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者。弗能弗措也。日就月將焉。真積力久焉。義精仁熟。天下將翕然曰。關洛之學。復見於梁溪二泉間。泗庵先生顧而欣然曰。吾何幸得追隨於程、張二翁間也。其爲樂何如耶。其爲壽何如耶。其於世之獲一官。進一秩。以誇耀於父母者。所得孰多耶。遠亭豈有意乎。且吾聞遠亭之鄉。高景逸、顧涇陽兩先生所居也。皆學程張而有得者也。顧高與程張。其有異同焉否。且未深論。然學而有得。至今兩先生之名。與日月爭光。兩先生之親。亦與日月爭光。豈高顧獨學之能壽其親。而生於其鄉者不能乎。吾勿信也。況遠亭之官於武強也。撫民以慈。而繩奸以嚴。能除一切苛斂。不合於時。弗顧也。有卓然不苟同於流俗之志矣。推是心也。以自奮於學。何前賢之不可企及耶。昔朱子一生學問。自同安歸後。益加策勵。以至爲萬世儒宗。今遠亭之年。與朱子同安之年。苟能策勵之如朱子。是亦朱子而已矣。我見異日名揚親顯。與太華終南嵩少黃河爭壽者。非他人。必遠亭與遠亭之親也。涇野之言。豈欺我哉。敢以是祝。

授經堂壽序

今年春。嘉善沈芷岸太史寓書於余曰。我邑錢先生。我舅氏。子宗老也。生平慷慨。敦氣誼。重然諾。樂善好施。歷戰棘闈。數奇未偶。年來閉戶課孫。天倫自樂。今且七旬矣。子盍有以壽之。且我表弟端明。舞綵承歡之意甚摯。吾儕無以侑之不可。闔其不敏。方自放於煙霞泉石之間。筆墨久荒。承命不知所措。適讀史記萬石君傳。胸中若有不可已者。遂敬書之。以質於太史。當萬石君時。人才濟濟。毛萇、董仲舒、申公、諸大儒。言行醇備者固無論。其他如施讎、孟喜、趙綰、王臧之屬。以經術顯。司馬相如、枚皋之徒。以文詞著。公孫弘以曲學阿世。封平津侯。而萬石君皆無有也。蜀卓氏、宛孔氏、魯曹邴氏、宜曲任氏。皆以貲財雄郡國。而萬石君亦無有也。獨其父子兄弟。循循孝謹。自內達外。無幾微緣飾。年彌高而行彌篤。積久而彰。天下仰之。雖齊魯諸儒之質行。皆自以爲不及。夫以龍門之好奇。於一切新行。若不屑然者。而獨於萬石君家凾。津津不能已。後千餘年。朱子輯小學書。去取謹嚴。雖經傳之文不輕入。而獨於萬石君事。詳哉其言之。由

此觀之。莫卑於孝謹。莫尊於孝謹。假使當日萬石君有卓孔之貲財。有平津之爵位。有枚馬之文章。有施孟之經術。而孝謹不逮。其名未必傳於今。即傳亦必不能使人敬仰之如今日也。又使當日若卓孔。若平津若枚馬施孟之徒。能孝謹如萬石。其姓名傳於今。不知當如何敬仰。必不落寞如今日也。鳲鳩之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儀一者。孝謹之醇乎外也。如結者。孝謹之當於中也。其卒章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言孝謹之效也。孝謹而外。無他道矣。毛萇諸大儒。亦全乎此而已。自古聖賢所以繼往開來。卓然不可磨滅者。無不基於此。有淺深安勉生熟之殊耳。今我長叔岳。少壯修行。晚年大愉自樂。可謂有萬石遺風矣。吾又烏乎祝之。亦祝之曰。自今以往。長如萬石君家而已。萬石君臨臨一道布衣率其子弟。躬行孝謹。身享遐齡。一門貴顯。令名無窮。況加之以經術文學。增其所有。而有其所無。其所致寧可量乎。我焉知得效之盛。不如鳲鳩詩人之所祝。又焉知異日無網羅舊聞如史遷者。採其家風。為魏里萬石傳。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更焉知千餘年後。無哀集嘉言善行如朱晦翁者。逸其遺事。補入小學。追隴辟撰。三尺童子。皆知有長叔先生也。是在端則與諸子孫能敬承之而已。何難之有。嫡弟試以吾言復於太史。其必以為然也。

曹母成孺人壽序

余承乏俊陽。余壻曹子星佑。寄書余云。吾父今年春秋六十有四。吾母春秋六十。請問所以祝壽者。余度星佑愛其親。凡可以祝其無疆。如天保之詩人所云岡陵松栢者。當無所不至。不待余言。且星佑尊人臻萊翁暨成孺人。皆生長名族。而能以勤儉治家。以禮法檢身。無綺紈華靡之習氣。其道自應得壽。又何待星佑祝。無已。則有一焉。其惟順親之志乎。親之順則樂。樂則壽。此星佑所當勉也。順其志如何。親之志有顯而易見者順之易。有隱而難知者順之難。今人自成童而後。其親未嘗不日夕望之曰。願吾子學成而得位也。得位矣。則又曰。願其進而益尊也。進益尊矣。則又曰。願其垂裕後也。此其顯而易見者也。聞古之人。有二程子者。大賢人也。有子如是。可謂榮矣。然不敢以責其子。則古之人。有朱子者。大賢人也。有子如是。可謂榮矣。然不敢以責其子。是非不欲其子為二程朱子。恐其未必能。而不敢輕責之也。使其子果能如之。則親心之愉快。必有百倍焉者。此其隱而難知者也。順其顯而易見者。而親壽增。順其隱而難知者。而親壽增。然則星佑欲順親志以祝親壽。亦學程朱而已。人之不能如程朱者。非不能也。不為也。誠程朱之書。行程朱之行。是亦程朱而已矣。求之五經四書傳註。以定其宗。求之小學近思錄。以握其要。求之遺書外書文集語類。以觀其全。求之性理綱目。以廣其識。口誦心維。身體力行。必登其堂。必造其奧。動靜語默。罔敢或越。其不為程朱者鮮矣。星佑勉之哉。星佑之學日進。則臻萊翁暨成孺人之心日悅。而壽日增。天保詩人之頌。豈難操券而取哉。請酌而祝曰。願我星佑。沈潛踊躍於理窟中。惟洛惟閩。是尊是崇。居敬窮理。不懈其功。自近而遠。日益擴充。真積日久。豁然貫通。在昔程子。弄月吟風。繭絲牛毛。曰惟晦翁。謳謂道遠。我見其同。為世麟鳳。實茂聲鴻。高堂白首。其樂融融。喜我有子。道通厥躬。至誠洋溢。格於上穹。天降嘏祉。益熾益豐。我兩老人。日保於衷。而目加明。而耳加聰。雖在期頤。有如黃童。

記

畿輔八府地圖記

康熙甲子。有詔命天下考正山川之圖。井陘道僉事李公。分巡保定真定順德廣平大名五府之地。天津道朱公。分巡順天永平河間三府之地。既徧。乃合而為圖以上。隨其備具。俗吏得縱觀焉。蓋畿輔之水。惟永平之灤漆諸河自入海。其餘皆歸於衛白二河以入海。衛發源河南衛輝府蘇門山百泉。流經直隸濬縣滑縣內黃大名縣。過大名府城南。折東。經山東館陶縣臨清州為運河。至天津而入海。白河又名路河。在密雲縣南十八里。自密雲過懷柔順義通州香河武清。至天津三岔口與衛河合流入海。大名之水。如洹如淇。皆自入衛。順德廣平之水。如滏陽如漳。皆經大陸。會於滹沱以入衛。真定之水。如滋如派如滱。保定之水。如漆如易如徐。皆會於任丘縣趙北口之西角河。又東至霸州。保定縣為玉帶河。順天之水。如拒馬如琉璃。皆會於渾河。合玉帶河而入白。滹沱河在真定府城東南八里。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由雁門流經直隸靈壽平山。過真定府城南。歷藁城晉州束鹿至寧晉州。會滏漳二河。過衡水武邑武強至河間府獻縣為二支。一東流為鹽河。一南流交河縣。抵青縣岔河口入衛。漳河在成安縣南五里。有清濁二水。濁漳發源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發鳩山。清漳發源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流至河南彰德府武安縣交漳口合流。至滋州三臺口。一支東流。入直隸廣平府盛安縣。經肥鄉。抵曲周東南一里。合滏陽河。一支北流。入邯鄲縣。經永年至曲周。合滏陽河。歷雞澤平鄉任縣隆平寧晉至冀州。合滹沱河。滏陽河在廣平南五里。發源河南彰德府滋州神麕山。流至邯鄲縣。會諸沁二水。由永年抵曲周。會漳河。大陸澤一名廣阿澤。受水之處。在任縣鉅鹿隆平寧晉一帶。每水發時。浩淼無際。禹貢所謂大陸既作者是也。趙北口之西角河。在任丘縣西北五十七里。一接高陽河。一接長流河。一接白溝河之一支。流過趙北口。由柴火淀入玉帶河。玉帶河在保定府北城外。接柴火淀東流。會派河合流。又分四支。由折流入信安河。右城淀。慈老淀。崇坡淀。黑羊淀。四角淀。文安淀。總匯三角淀。歸白河。高陽河在雄縣城南二十里。上流即猪龍河。至雄縣名高陽河。由蓮花淀入四角河。猪龍河在新安縣南十六里。上流即布裏河。至新安名猪龍河。布裏河在高陽縣東二十里。上流即楊村河。至高陽名布裏河。楊村河在蠡縣南十里。上流即滋沙瀦三河。自祁州三岔口合流。至博野縣境名蟒河。至蠡縣名楊村河。滋水在真定府城東北三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靈丘縣。流經直隸靈壽行唐真定藁城無極深澤。至祁州三岔口。合滋沙二水。沙水即派河。在新樂縣南關外。發源山西太原府繁峙縣白坡頭口。流經直隸阜平曲陽行唐縣新樂定州。以至祁州三岔口。與瀦滋二水合流。滱水即唐河。在唐縣西南二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靈丘縣。流入倒馬關。經直隸唐縣西南。過完縣曲陽定州。至祁州三岔口。合滋沙二河。定州北十里有清水河。發源白龍泉。流至城北。入滱水。俗亦謂之唐河。白溝河在新城縣南三十里。由定興縣南流來。在定興河為淶易沙三河合流處。俗名北河。經容城至雄縣城南。東流不見。潛入玉帶河。一支由容城縣分流。至雄縣西三里。名黃灣河。又經新安。流入四角河。淶水即拒馬河。在淶水縣東三里。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流入紫荊關。

過易州西北界。至房山縣境。分爲二支。一東流涿州。經固安縣東南。入渾河。一南流淶水縣。經定興新城。入白溝河。易水在易州南三十里。發源易州寬中谷。流至定興縣北河村。合拒馬河。入白溝河。沙河即滋瀾河。在淶水縣西十五里。發源本縣平樂山。流至定興爲沙河。入拒馬河。長流河一名長溝河。在新安縣西南五里。上流即徐水雹水合流。至新安名長流河。徐水在安肅縣南四十里。又名順水。發源山西大同府廣昌縣。經直隸昌州五迴嶺。流下爲雷溪。至滿城縣爲大册河。至安肅爲徐河。過清苑折東。與漕河一畝泉方順河合流。逵安州城北。爲依城河。至新安合雹水爲長流河。漕河在容城縣西南十二里。即雹水自安肅流至容城。下流安州新安。入長流河。渾河即桑乾河。在宣府西城南十里。發源山西大同府馬邑縣桑乾山金龍池。接山西天鎮衞。流入直隸宣府鎮西城東城深井堡保安州磐山堡口綰山下。名綰河。南流名合河。經沿河口。流至宛平縣盧溝橋。俗曰渾河。逕固安縣境南。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霸州。一支順流又分岔。復合流入霸州。邊城東南。名通濟河。流入玉帶河。大抵千流萬派。而衞白二河其綱也。入衞諸水。滹沱其綱也。入白諸水。渾河及趙北口之四角河其綱也。以禹貢之迹言之。在畿輔者有澤水。有大陸。有九河。有衡漳。有恆衞。大伾山在濬縣東南二里。不與西北諸山相接。大陸即任縣鉅鹿隆平寧晉之大陸。衡漳即合滏陽滹沱之漳也。恆水在唐縣西七十里。俗名橫河。發源恆山北。合經縣西南流入瀛水。或以爲即派河者非也。衞水發源靈壽之良同村。東南流四十里。入滹沱河。非衞輝之衞。九河濟水。此圖不載其處。黃河故道。在開州南一百二十里。俗名響子口。由河南流來。經直隸長垣濬縣滑縣東明開州元城等州縣。又過山東館陶縣界。入直隸清河。下達河間歸海。按漢河決酸棗。河決瓠子。自憲宣房後。河復北決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渤海入海。正統間。河決陽武。衝響子口故道。東流抵濮州張秋入海。弘治二年。決封丘荊隆口。漫于長垣東明。今河水南徙益遠。故道淤塞。瓠子宮經滑縣北十里。賈讓治河策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便入北海。遮害亭在濬縣南五十里。一展卷而古今水道之源流。了然在目。誠壯觀也。使廟堂之上。因是而講求其蓄洩之法。如禹之盡力於溝洫者。以防民害而興民利。則是圖之所係。豈淺鮮哉。

謙守齋記

余既以謙守名周子憲章之齋。或問謙守之義。曰。滿損謙益之理。備於書矣。裒多益寡之訓。詳於易矣。我見人家有纍世富盛者。必其人戰戰兢兢。常若履虎尾。涉春冰。自卑而尊人者也。有方盛而忽衰者。必其自尊大。視其家若泰山之固。磐石之安。人無如我何者也。此理甚明。但人家子弟。生長富厚。不能知服業之人。更歷事變。不知稼穡之艱難。往往驕溢於父兄者。亦未如之何。此無他術。惟使多讀書。觀古今盛衰之故。則知自謙矣。知謙則知自守矣。亦有讀書而愈長其傲。愈增其驕者。則以其不知讀書之法。視聖賢之書。不過爲干祿之具。而不實體之身心。不實驗之人情世變。竊其皮膚。潤色爲文章。謂可取富貴如拾芥。不自覺其傲且驕。反不如不讀書之人。猶知有所畏懼。此則又君子所深病。而非讀書之咎也。吳岩齋先生有言。子弟一讀書。則百病皆除。旨哉言乎。由是觀之。謙也者。守家之本也。善讀書者。又謙之本也。憲

章以謹厚起家。退然若不自足。眞有得乎古人之謙者。欲使子孫永保此風。以守其成。以昌大其門。則莫如讀書矣。其必有味乎斯言。

崇明老人記

吾家某於九月廿六日。在滁澧周我園家。與雲間佳士王麔孫同席。麔孫述曾至崇明縣中。見有吳姓老人者。年已九十九歲。其婦亦九十七歲矣。老人生四子。壯年家貧。鬻子以自給。四子盡爲富家奴。及四子長。咸能自立。各自贖身娶婦。遂同居而共養父母焉。卜治於縣治之西。列肆共五間。伯開花米店。仲開布莊。叔開醃臘。季開南北雜貨。四舖並列。其中一間。爲出入之所。四子奉養父母。曲盡孝道。始擬膳每月一輪。家週而復始。其媳曰。翁姑老矣。若一月一輪。則必歷三月後。方得侍奉顏色。太疏。復擬每日一家。週而復始。媳又曰。翁姑老矣。若一日一輪。則歷三日後。方得侍奉顏色。亦疏。乃以一餐爲率。如孟餐伯。則午餐仲。晚餐叔。則明日蚤餐季。週而復始。若逢五及十。則四子共設於中堂。父母南向坐。東則四子及諸孫輩。西則四媳及諸孫媳。雜分昭穆坐定。以次稱觴獻壽。率以爲常。老人飲食之所。後設一櫃。櫃中每家各設錢一串。每串五十文。老人每食畢。反手於櫃中。隨意取錢一串。即往市中嬉。買果餅噉之。櫃中錢缺。則其子潛補之。不令老人知也。老人閒往知交遊。或博弈。或樗蒲。四子知其所往。隨遣人密持錢二三百文。安頓所遊家。並囑其家佯輸錢於老人。老人勝。輒踊躍持錢歸。老人亦不知也。亦率以爲常。蓋數十年無異云。老人夫婦至今猶無恙。其長子年七十七歲。餘子皆頒白。孫與曾孫約共二十餘人。崇明總兵劉兆以聯表其門曰。百齡夫婦齊眉。五世兒孫繞膝。洵不誣也。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某爲予備述麔孫之言。覩然不勝俯仰贊歎。因援筆而記之。以告世之爲人子者。

墓表

中憲大夫江南布政使司參議分守蘇松常道加三級方公墓表

分守蘇松常道參議方公。諱國棟。字于皆。號芝賓。以康熙十六年冬沒於位。其政蹟在口碑。其家世生平。在公子共樞所述行略。及翰林院編修汪公所作墓誌銘中。其初仕也。由舉人授蠡縣教諭。遷國子監助教。進博士。遷刑部江西司主事。陞雲南司員外郎。福建司郎中。出爲廣東按察司僉事。分巡海北道。遷整飭常武兵備參議。裁缺。改分守蘇松常道。其在廣東也。擒雷連巨寇鄧耀。而招徠其餘黨。白諸富人冤。而卻其金。其在常武也。以法飭武弁。而鹽渤絕其餽饋。甚光明磊落。寬嚴有節。所至如一。彰彰在人耳目。因無容復贅一辭矣。至其在吳也。正值閩粵用兵。羽書旁午之際。方是時。大吏當軸者。惟以能辦事爲賢。不暇問民生疾苦。有司承風旨。朘削窮民。皮骨殆盡。使無人焉。推覺噢咻之。勢將力極。揭竿斬木而起。如明季之禍。不難見也。寇橫於外。盜起於內。又紀綱蕩廢。人不復知有廉恥。天下事尚可爲哉。公獨於干戈擾擾之中。事事思與民休息。每遇急徵。從容布算。鎮之以靜。芻茭糗糒之需。率出以辦。而民宴然。隱傷擾吏。無朘民生而撫其力。自是郡縣稍稍知以百姓爲根本。不敢盡力搾擊剝割。當義所不可。正色峻拒。雖臨利害。不肯委曲假借。中朝貴人選幸倫入吳。估勢縱恣。大吏爭折節下之。公獨不少屈。糾排不至塌地者。

公爲之中流砥柱也。公旣以仁愛培國本。以廉恥維風俗。一時精捨克廿蹈章者。或不以公爲然。然辛無如公何。公旣沒之二年。逆臣授首。四方漸次削平。膺揭艱難之士。奏功於朝。皆以爲神器震而復寧者。師武臣力也。孰知賢者弭變於無形。撫輯殘黎。固結人心。使腹內安堵。而後將帥之臣。得以成功於外。譬之治病然。披堅執銳。從事戰場者。治其標者也。正己率屬。潛消禍變者。固其本者也。本不固。則外病未除而內病雜作。雖有良醫。豈能爲治。然則公之毅然持正於舉世若狂之時。安民生而挽頹俗。以爲郡縣倡。使封疆大臣無內顧之憂。而以次平治禍亂。其功顧不大哉。公之在位也。隴其適待罪嘉定。爲公屬吏。得親炙其休光。公不鄙其不肖。而特嘉其樸拙。時引被獎勸之。及隴其罷歸。公爲扼腕太息。方欲以閒散之身。從公於政事之暇。從容叩公之學。且欲問公家相國文端公中朝故事。以定千秋之疑案。而公忽遽然棄世矣。公子共樞。旣葬公於順天府大興縣方家莊祖塋。而以其行略墓誌示隴其。謂隴其曾備員公之宇下。且嘗蒙公獎歎。能知公之心。不可無一言以表之。隴其學疏文陋。豈能闡揚公盛德。特嘗慨慨世變。歎今之論治者。皆爭其流而不知其源。獨公能於嚴霜堅冰中。嘘以陽春。消弭禍本。可謂得其源者。推其功實與顧牧之徒相表裏。而人顧不知也。隴其故不復論其他。而特表其卓然獨立於吳中。而關天下安危者。以備史官之採擇云。

陳母侯孺人壙記

孺人姓侯氏。世爲商丘人。前朝戶部尙書侯公恂者。孺人之祖。尙書子方城。字朝宗。世傳壯悔堂集者。則孺人父也。孺人年十五。歸於陳子子萬。子萬世爲宜興人。祖少保端毅公。諱于庭。直節詳於國史。父定生先生。諱貞慧。以德行重天下。與朝宗爲莫逆交。甲申之亂。朝宗避地宜興。因締婚焉。朝宗旣北歸。尋捐館舍。而定生亦尋卽世。家日落。徒四壁立。子萬煢煢無依。遂就婚商丘。孺人生而端莊。不妄言笑。長循婦道。雖世家女。能以禮自範。子萬之至商丘也。伶仃孤獨。孺人安之。不以爲苦。子萬旣壯。務讀書。好交游。孺人常竭力操作。以供不時之需。不以爲厭。子萬作丞黎城。令安平。孺人皆隨之任。遇覃恩受封。家道寖饒。然益務儉約。不輕用一錢。不輕襲一帛。子萬稱孺人之言曰。婦人所貴在德。不在翠珠明玉。男子所重在品。不在拖紫紆靑。嘗曰兩薪。釵荊裙布。吾分內事也。又曰。世事何常。惟做好人是眞。其所見卓犖如此。故能處艱辛。遇通達。而喜慍不形。以宜其家。以相其夫子。使子萬得以磊磊落落之才。處則優游於墳典。出則鞅掌於民社。無室家米鹽之累。米制其胸襟者。孺人力也。彼世之生長閨閫。不識稼穡艱難。不識禮義。窮而怨。達而侈。使其君子內顧懷抑。常慽慽於衷。甚則致廉隅蹈羅網。以徇其無涯之欲者。視孺人之風。豈不可愧也哉。孺人生於崇禎十五年六月初三日。沒於康熙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旣沒而子萬痛之甚。非獨其篤於琴瑟。蓋孺人之賢。實超越世俗。而年不永。宜子萬之感悼無已也。孺人有子五而皆不育。有女七。多方爲子萬置妾。存義斯不妒之風焉。臨沒猶惓惓。囑子萬愛身育嗣。亦世俗所難哉。子萬爲書於余。求所以不朽孺人者。余不敏。非其人也。承吾友之命。且心重孺人之賢。不敢辭。故敍其大略。以復子萬。使識於其壙。非敢附誌銘之例也。

先府君壙記

先府君諱元。一諱標。錫字叔因。姓陸氏。系出唐宰相宣公。代有顯者。詳家乘中。自五世祖春坡公諱東。始居平湖縣之泖口。其地一名顧瞻堵。高祖諱美。字仰春。妣姚氏。曾祖諱堯瞻。字友唐。妣戴氏。祖諱冉胤。字紹唐。妣姚氏。考諱謙。號泰交。妣李氏。自五世祖以下。皆以儒術有名庠序。泰交公四子。府君行第三。府君生於萬曆已酉正月初二日。自幼孝友能文。早年入庠。數奇未達。康熙乙卯。以男隴其恭遇覃恩。封文林郎。府君性寬和。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雖常有橫逆相加者。絕不芥蒂於胸中。好坦直。不喜爲城府。人與家人言。出以告於人。未嘗有二也。一生惟以眞誠寬厚爲主。事闊略於節文。而不欲矯飾以欺世。寧過於和平。而不欲立崖岸以自異。府君少時。家道殷盛。長兄思誨公又顯仕。然處之淡如也。及遭喪亂。家業蕩落。徒四壁立。亦不以爲意。授書武塘者。凡十有六年。安之若素。雖未嘗達而在位。而常以蒼生爲念。每語子弟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貪而酷。人皆知惡之。若自恃廉謹。而刻以繩人。人甚其風節。競相倣傚。禍不可言矣。讀書必究極源委。深惡俗學卑陋。尤不喜務虛名。順治間。士子沿明季習。互相標榜。號曰某社某社。時隴其初入黌序。未知其病也。府君每切戒之。常舉海鹽吳忠節公語示之曰。居官不入黨。秀才不入社。使有一半身分。此至言也。兒謹識之。居常教子弟。必令篤實務本。每喜稱述祖德。及盛衰興廢之故。津津忘倦。晩年深慮宗族繁衍。子孫不能自知其支派。乃修族譜。義例精核。族人賴之。康熙戊午九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正寢。享年七十。配鍾氏。同邑太學生衢水公諱成純長女。生萬曆丁未閏六月初二日。終於天啓丙寅十一月初一日。繼配曹氏。隆慶戊辰進士漳州府知府崑城公諱銑曾孫女。萬曆丁酉舉人荊州府通判芝亭公諱蕃孫女。處士越凡公諱棨長女。生萬曆丙午三月初六日。終於崇禎癸未正月二十七日。皆有婦德。皆以康熙乙卯。覃恩贈孺人。副室石氏。三男。皆曹孺人出。長隴其。康熙庚戌進士。江南蘇州府嘉定縣知縣。次隴熊。後府君四十日而卒。次承勳。一名坦。女二。長適同邑庠生張光玆。次許字嘉興縣陳嘉設。孫男二人。定徵、宸徵。皆業儒。孫女四人。一適太學生金山李鉉。一適同邑庠生曹宗杜。一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以康熙庚申十二月十一日。合葬於朱童港北餘圩祖墓之東。亥山巳向。不孝孤等。不能顯揚其考妣。謹識其生平大略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亡弟倘栢壙記

此吾弟倘栢之壙也。其世系詳先府君壙誌中。弟諱隴熊。生崇禎壬申十二月二十四日。少余二歲。吾年十四而喪母。弟纔十二。孤苦相依。備及艱辛。弟幼讀書未成。輒遭亂離。我與先府君皆餬口於四方。弟獨在家。無師友切磋之功。學遂不成。吾先府君家法。子弟不能讀書。則當執一業。農工商惟所宜。不得爲天地間閒食人。以辱祖宗。故弟旣廢書。遂習於農。備歷艱難。弟性亦淳樸。安之不厭。及予舉於鄉。捷於南宮。遵守祖訓。不敢獵取不義。爲父母養。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如故也。及予爲吏江南。不欲變其初心。家貧如故。弟之自食其力又如故也。方冀稍有餘俸。使弟得息肩。孰意其不能待耶。戊午閏三月之十二日。我臨詔入都。旣拜先府君於堂上。弟送我入舟。孰知此一日卽爲我父子兄弟永訣之日也。先府君捐館

之日。弟病已篤。聞嫂訃。匍匐至牀下。一慟幾絕。家人扶至房中。遂不復起。臨沒時。囑家人云。我病不能成服。我死。當以衰絰斂我。家人遵其言。故今在棺中者。斬焉凶服之人也。以禮言之。弟方至九泉。日夕侍二親旁。不願衰絰。然弟之惓惓於垂沒者。豈非其天性之不容已耶。一息尚存。不忘逝親。此一念何可沒也。又語家人云。吾死。停吾殯於室。毋出也。待吾兄歸。嗚呼哀哉。卒在戊午十月二十九日。後府君之沒纔四十日耳。配李氏。終於康熙己酉十一月二十七日。繼娶馮氏。皆無子。以隴其次子宸徵爲嗣。二女。一育於隴其。許字同郡庠生張金城。一幼未字。今於康熙庚申十二月十二日。同李孺人合葬於先府君墓之右穴。嗚呼痛哉。兄隴其抆淚謹識。

祝文　祭文

宿廟文

竊聞幽明異治。微應攸同。人鬼殊途。感孚則一。上帝區劃疆土。端屬神祇。朝廷分職授官。尤嚴牧守。靈邑向稱沃壤。今嗟瘠土。在災祥休咎。神實司之。惟疾苦顛連。余有賴焉。從來宿廟。祗膺故事。在今對越。實矢中忱。願五風勿愆。而神無伏陰。願靈雨其時。而神無亢暘。願治於時和。而民無夭札。願惕於民威。而民無愆慝。願虎馴於林。鱷馴於澤。而神戒其違。願父慈於家。子孝於室。而神聰其聽。余也不明。神其啓之。余也不廉。神其董之。余也不惠。神其警之。獄有沈冤。神牖余智。山有伏莽。神佑余威。欽哉帝命。毋阻而越。余其懋哉。庶無後忒。

誓神文

維年月日。隴其謹昭告本縣城隍之神曰。惟神聰明正直。吏之善惡。神必知之。民之休戚。神必知之。隴其受簡命。來蒞茲土。勤恤民隱。是其職掌。苟或喪其生平素守。貪求貨賄。曲徇情面。不惜小民。不顧是非。神其殛之。至於啓其思。翼其行。俾興利除害無壅蔽。陰佑百姓。俾年穀順成。疾病不作。盜賊不興。默奪潛消。神之賜也。惟神鑒其愚誠。有感必應。謹告。

告城隍禱雨文

竊惟神奉上帝之命。以蒞茲土。隴其受天子之命。以宰是邑。職在庇民而已。隴其不恤其民。則爲曠官。神不恤其民。亦爲尸位。其何以答帝心而副上意。今靈邑之民困甚矣。其所恃以輸國課而活父母妻子者。惟禾麥是賴。乃歲月不雨。葉萎根枯。四望郊原。若不毛也。隴其知之。神寧不知之。隴其憫之。神寧不憫之。第民之所依。惟神與隴其。而雨露之恩。非隴其所司。則惟神是望耳。今禁約甫頒。密雨隨下。士庶謳謌。猶未霑足。神其爲民請命於帝。必得大沛甘霖。庶俾禾麥鬱起。則民困其蘇。神亦無忝厥職矣。神尙鑒之。謹告。

告城隍謝雨文

前以亢陽不雨。懮懼相仍。瀝情於文。載牲於俎。齋戒越宿。將于神聽。豈期未畢。靈雨先零。因念神休。無待於請。乃民未蘇。仍告於神。神不爲瀆。復宣厥靈。自晝而夜。甘澤再澍。優渥霑足。深入土脈。徂隰徂畛。禾黍蒙賞。

闕不敢私。敢酬神德。

祭京江張太夫子文

惟公抱皋夔伊傅之蘊。不欲虛試。其急流勇退。而以其碩德大業。付之我宗伯先生。我宗伯先生。方將成賡歌颺言之治。致鳳儀獸舞之休。堯舜其君民。拜手而獻於高堂。而公則不及待耶。公之英聲茂實。彪炳於國史。照耀於宇宙。固不以存而增。不以沒而減。而我宗伯先生。立德立言立功之盛。成於親在之時。與成於親沒之後。則有間矣。繼自今而往。升徒之衽。澤潤海內。役生民。爲國家霖雨舟楫。爲百代高山景行。而公皆不及見矣。嗚呼哀哉。且公家麟鳳滿堂。文窺班馬之室。學探洛閩之奧䆕。接踵而起。皆思隨宗伯之後。奮其六翮。高翔遠視。羽儀天下。文章事業。不可限量。胡公皆闃然莫顧耶。隴其不敏。辱在宗伯之門下。乙卯之秋。侍公於京邸。諄諄教誨。無非正誼明道之言。隴其未以周旋。恆恐失墜。正欲賴公鞭策。以冀其備。以啓其愚。而何泰山梁木。曾不少留耶。承之恆陽。聞訃慟悼。既悲失我典型。而又惜涑水之父。不得睹元祐之相業。魏公之親。不獲見治平之元勳。極盛之中。有遺憾焉。千秋高祀。曷其有極。不腆庠儀。用申痛悼。冀公之靈。不我遐棄。

祭座師柏鄉魏公文

自世道微。政與學分。儒生硁硁。務崇虛文。詞章記誦。是精是勤。經濟家言。置在功勳。簿書期會。以答其君。其於大道。總未有明。緊維夫子。超顛拔萃。惟政惟學。咸得其眞。發揮墳典。增除積塵。洛閩遺言。緖以不泯。以此成己。以此澤民。秉憲宅揆。上佐楓宸。無非斯道。磅礴薰甄。文章事業。赫赫彬彬。載在國史。永永無湮。竹帛鐘鼎。不能殫陳。知統一編。尤後學津。發蒙起瞶。指示諄諄。隴其不敏。迷於道垠。常恐淪沒。與俗皆淪。得依門牆。自庚戌春。自喜燕雀。獲附青雲。庶賴典型。滌除夙氛。命蹇時屯。遭遇紛紜。留滯南服。十載有零。微言大義。勿克常聆。癸亥之冬。承乏於靈。欣仰高山。近在郊坰。手書提誨。炳如日星。謂治無他。尙德緩刑。如蓋公言。民乃獲寧。賴茲明訓。心常惺惺。書紳服膺。作座右銘。方期報政。從容授經。如何泰山。忽焉其傾。厭棄世網。歸於蓬瀛。雖大聖賢。千秋常生。坦然九泉。何慮何營。在我及門。常切悲嬰。自今以往。何所取正。棟折榱崩。安能忘情。聞訃驚悼。不覺失聲。薄具牲肴。旨酒兕觥。庶不我棄。鑒茲微誠。

祭蘇州魏公文

當今天下。主持正氣。俾直道不泯於斯世者。非先生倡之歟。先生出而後在朝者知以營私爲恥。在野者知以干利爲羞。雖未能盡如先生之志。而禮義廉恥。一綫不絕者。先生之功也。微先生。則世道之變幻。更不知當何如矣。自古居高官大位。文章事業。彪炳宇宙者。何代無之。而一心之光明洞達。可以對天地。質鬼神。反之幽獨而無慚。考之詩書而不愧者。蓋難其人焉。如先生者。豈非間氣所鍾哉。隴其浙西之鄙士。江南之賤吏也。蒙先生之知最深。有不可解者。方隴其待罪嘐城。於先生未嘗有一日之雅。先生千里貽詩。獎其葑菲。而策其駑駘。且昌言於朝。不以爲嫌。聞其罷黜。則搤腕不平。不顧恩怨。即隴其亦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及戊午入都。始得仰見高山。隴其之樸訥無能如故。非有高談偉論。可以聳動四座。方且

以負大賢期許自儆。又未幾。以憂出都。卽胸中所一二略知者。亦未能盡吐於左右也。意先生必且咨告者之過。顧反喜其樸而嘉其拙。謂滔滔世俗中。自立正當如此。遂直處之九原。復其舊職。隴其又不知何以得此於先生也。又癸亥到都補官。謁見先生。隴其又不敢效世俗之感恩報謝。見先生如平常。先生不以爲傲。顧愈益喜。愈欲薦達之。是皆有不可解者。豈非光明洞達之胸襟。發世之深憫世之功。故其取人也。寧樸毋華。寧樸毋巧。苟其樸且拙也。雖無足重之人。猶取之如此。而況其是爲重輕者乎。隴其自承乏畿南以來。無尺寸之效。可以報知己者。惟樸與拙。弗敢有變而已。方將學十畝之詩人。退守先人之敝廬於浙西。策蹇過闕。再一望見顏色。開其茅塞。而胡意先生遂至於斯耶。中心痛悼。爲其有極。祥麟威鳳。不可復睹。景星卿雲不可復作。嗚呼哀哉。薄具牲醴。馳奠几筵。悲來塡膺。不知所云。

祭某封翁文

嗚呼。公以昌明俊偉之姿。篤生我大史。羽翼王家。表儀當世。天下瞻仰太史之名業。皆願公享無涯之壽。以睹令子之盛。而竟止此耶。太史爲當代偉人。德日崇而業日進。方將以啓沃我君者承歡我親。而遂遘此變耶。夫斯圖之歡存乎天。顯揚之業存乎人。在天者雖聖賢莫必。在人者原存沒如一。自今以往。歸炮竹帛太史之名。何莫非公之名。彝鼎鐘太史之功。何莫非公之功。祥麟威鳳。太史爲國之瑞。卽公之爲國瑞。景星慶雲。太史爲世之祥。卽公之爲世祥。泰山北斗。人莫不重太史。則莫不重公。光風霽月。人莫不愛太史。則莫不愛公。公之身雖沒。而公之正氣常伸。公之形雖往。而公之盛德常存。以韓范富歐之事業。寄於後人。與行於一身何異。以洙泗閩洛之學術。付於後人。與積於一身何異。隴其海濱下吏。辱太史之知愛。既悲公之仙遊驟升。欲攀轅而無及。又知公之克昌厥後。雖已逝而猶生。既悲太史之終身孺慕。雖公卿之貴。不能易其一日之戚。又知太史之孝思不匱。不能保其親之長享眉壽。而能必其親之光耀千古。敬具生芻。用表微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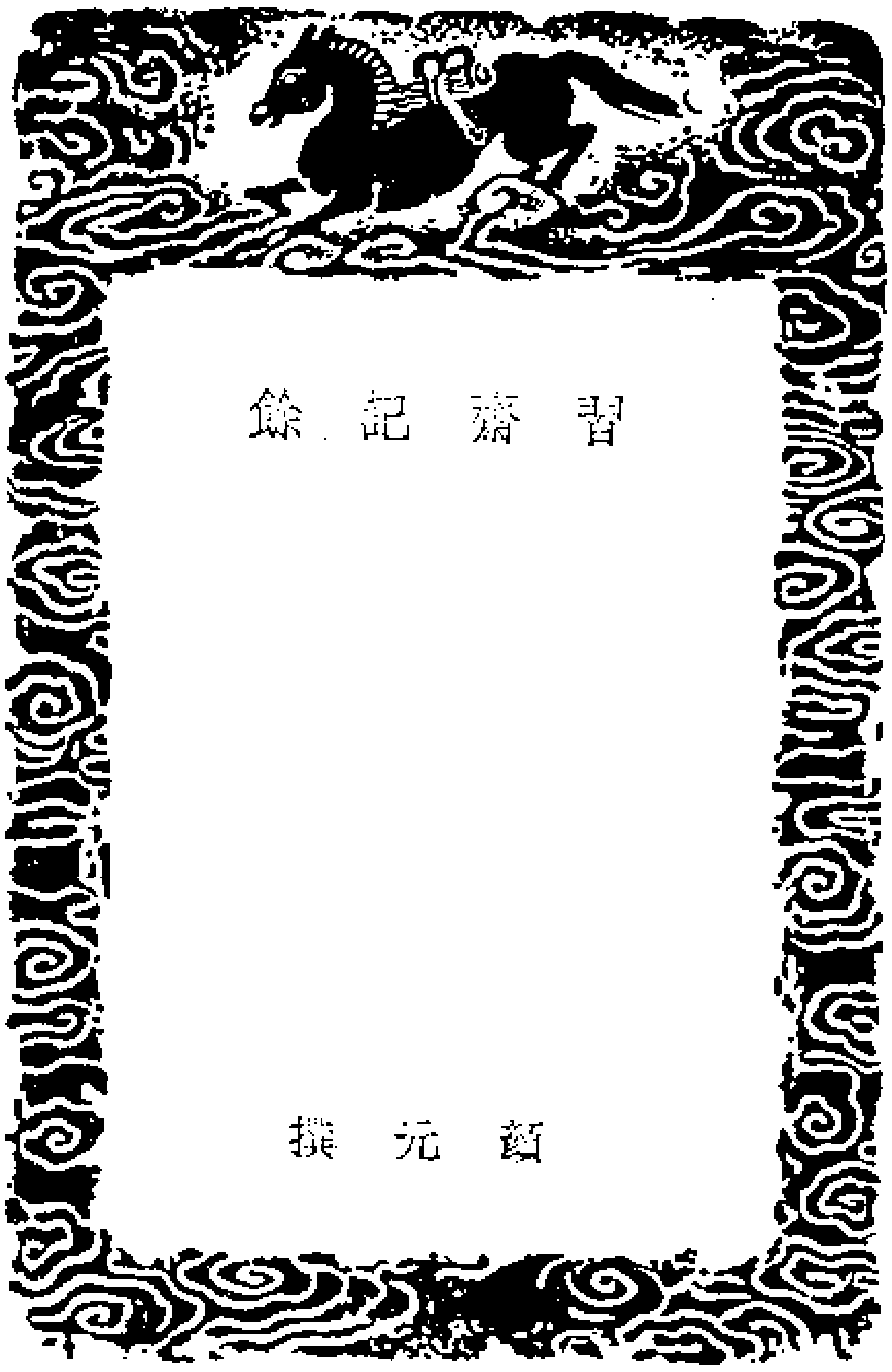
祭同年周進士義扶文

嗚呼。造物何奪我周子之速耶。憶昔與公。相遇長安。溫乎其容。藹乎其顏。聽其言。侃侃誾誾。背誦其文。令人見其人。如飲醇醪。如坐春風。既會而別。相隔數年。有道之思。時往來於胸中。乙卯之秋。忝之棘闈。不意得官。喜得親公。公來迓我。會於舟中。歡然話故。不惟契闊之懇。亦謂公能訓我以德。迪我以政。而勗我不及也。繼而公游京師。歸來未久。又復入都。兩年之間。聚首無幾。方且翹足而望。冀公崛起。孰謂造物竟奪之速耶。計公生平。愷惻爲心。束脩勵行。與物無競。與世無爭。所謂仁者之靜非耶。靜者宜壽。而止於斯。何爲乎。壯舉於鄉。晚而登第。宜若天之養之。以厚其德。而大其用。乃養之難而摧之易。又何爲乎。世俗滔滔。競於浮習。老成持重。庶或挽之。豈天不欲迴狂瀾而顛頹搖落。曾莫之惜耶。夫既不欲展其用。又何爲予之以文章。授之以甲第。使之者過若不遇耶。天道茫茫。不可究問。從古而然。我獨悲良友之云徂。失我典型。亡我華櫂。能不涕泗滂沱而哀不能自勝。公歸九泉。遇先聖賢。言流俗之日非。生民之日蹙。相與請於帝。默持陰護。俾返於淳龐。而躋於仁壽。其亦有意乎否乎。公卿先達。如侯如黃。生爲正直。沒必爲神。公往依

之。切磋砥礪。庶幾正氣長存天地。敬具一觴。奠公几前。公其知耶。其不知耶。

祭應潛齋先生文

先生。昔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於後世矣。而沈於麴糵。不可以訓。是皆千古遺憾也。先生閎覽博物。澹泊寧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溢然藹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儒劣。出其著述。從容指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游。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旣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新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辨晰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泉。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伎陽。未得親哭几筵。敬寄一卮。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



習齋記餘敘

習齋記餘者，先師顏子手著也。齋以習名者何，藥世也。藥世者何，世儒口頭見道，筆頭見道，顏子矯枉救失，遵論語開章之義，尚習行也。餘者何，對德言之也。謂吮毫濡墨，非身心正業，直緒餘也。餘似宜斥，何爲記之也。先生發明正學，久口揣管皆以文載道，非沉溺雕蟲也。惜藏弆不謹，遺稿殊多散亡也。錂也不敏，蒐而輯之，類分卷爲，敬存梗概，亦不敢云擇焉而精也。凡我後起，撫茲遺編，全豹可想。周情孔思，斯文信在茲也。

乾隆十五年歲次辛未端月下浣受業門人鍾錂謹識。

習齋記餘目錄

卷一……………………………………一
大學辨業序
未墜集序
泣血集序
通俗勸世集序
删補三字書序
美惠方集序
送彭恒齋尹長洲序
送王允德教諭清苑序
送張文升佐武彤含尹隴城序
送安平楊靜甫作幕序
崔孝子廬墓序
烈香集序

代族人賀心宋叔神主告人人序
卷二……一七
漳南書院記
穀日筵記
禱父神應記
孝子王化麟尋父記
柳下坐記
卷三……二七
答許酉山御史書
與都察院許酉山書
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與五公山人王介祺
答五公山人王介祺
寄富陽刁文孝
上刁文孝先生
答刁文孝先生
再徵刁先生書
與上蔡張仲誠書
寄關中李復元處士
與河南道御史趙用九書
上張東巖通政書
給易州李孝廉介石
寄桐鄉錢生曉城
與湯陰李甯居
寄陳宗文
與王箴周
答陳子蘇
卷四……四七
上本府王成文書
初寄王法乾書

給王法乾書
給王胤乾書
給張甸舒秀才書
與劉煥章論祭書
答劉孝廉煥章書
給高陽孫吏調書
與何茂才千里書
答何千里
勉劉茂才君顯
答陳端伯中書
答清苑馮拱北
給賈子一書
給彭永年書
答趙太若
答齊鎮公秀才斯號書
辭魏帝臣見招
答李植秀
卷五……七一
王徵君傳
孝慈子傳
九異傳
賈處士傳
節白李處士傳
散逸翁傳
傭者彭朝彥傳
筆工王學詩傳
瘍醫王廷秀傳
二烈婦傳
卷六……八五
許潮州謝表

評答沂尚書書
評與荊南梁秀才書
評柳州羅池碑
評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總評王荊公上仁宗萬言書
闢張氏王學質疑評
王學質疑跋
讀刁文孝用六集三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四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五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七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八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九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一卷評語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二卷評語
人論
雷將軍論
韓信狀論
嚴羽父秋隱公論
論開書院講學

卷七……………………………………一一九
曲阜祭孔子文
季秋祭孔子文 壬子
季秋同李剛主祭孔子文 辛酉
季秋祭孔子文 癸亥
率王源釋奠孔子文
季秋祭孔子祝 壬午
季秋祭孔子祝 癸未
初至漳南特祭孔子祝

祭祁陽刁文孝文
祭友人王五修文
祭北學王義士文
公奠李隱君諡孝慤先生文
祭李孝慤文
祭留肯張公儀文
祭石卿張先生文
哭涿州陳國鎮先生
祭祠雲貝師文
卷八……………………………………一三五
祭邑令羅穀亭
祭任熙宇文
祭魏帝臣文
再奠大來閻封翁文
哭湯陰李爾居
哭奠曾友趙太若
祭節自李庭士文
哭奠友人馮翰升
公祭蠡縣耆人劉潤九文
祭彭朝彥文
奠王孝子全四文
祭耆德王府休文
哭王興甫
祭顯考關東公祝
祭無服殤子文
公奠賀母宋氏文

卷九……………………………………一四九
題論禮觀子鄉二章
通喪公問
禮運

夫子志亂而治之滑而起之
書王子亷家語序後
題非十二子
子貢子西氏遊荊臺
擬晨省卿師
周平勃之于沐校黃之于唐其成功孰難
疑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
卷十……………………………………一六一

居恩祖姚裘論贈救過
居憂愚見
明水賓禮
措木主不用魂帛說
祭門神祭款
祭戶神祭款
祭木宅井神祭款
祭竈神祭款
祭中霤神祭款
遊植朱公行實
父顏長翁行實
鍾行一行實
題記前示鍾錢
李母行實紀略

習齋記餘卷一

博野顏元著

大學辨業序

孔子而前。持世者凡繼天子民之事。皆日長日盛。而氣運以日升。堯、舜、湯、文、周、孔、成己成物之法。遞明以備。夫人而知之也。孔子而後。持世者凡於古聖成己成物之事。皆日消日衰。而氣運亦以日降。夫人而知之。夫人不盡知之也。昔者孔子歿而諸子分傳。楊、墨、莊、列。乘間而起。鼓其詖說。嬴政遂毀井田封建。焚書坑儒。使吾儒經世之法。大學之制。淪胥以亡。兩漢起而治尚雜霸。儒者僅拾遺經。爲訓傳。而聖學之體用殘缺莫振。浸淫於魏、晉、隋、唐。訓詁日繁。佛老日扇。清談詞章。譁然四起。禍積而至五季。百氏學術。一歸兵燹。堯、舜、周、孔之道。更孰從而問之乎。宋代當舉世憒憒罔所適向之時。而周子突出。以其傳於禪僧壽涯、道士陳摶者。雜入儒道。繪圖著書。創開一宗。程、朱、陸、王。皆奉之。相率靜坐。頓悟驗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曰。以不覩觀之。暗中二氏之奸詭。而明明德之實功溷矣。相率讀講註釋。合清談訓詁爲一堂。而習行禮樂兵農之功廢。所謂親民者。無其具矣。又何止至善之可言乎。以故於堯、舜三事之事。周孔三物之物。徧矩而趨。而古大學教人之法。秦人强使之亡而不能盡者。稍好暗易而消亡。遂不知所底矣。生民之禍。偕甚行、其道法淪遲。人才寡落。矣嗣虞、夏、商、周之文物。盡滅其迹。雖兩漢英雄之幹濟。賢守令之政務。亦莫

及焉。而語錄恣其張皇。傳習肆其粉飾。竟若左右虞周。顏頏孔孟者。試觀後世之國學鄉學。尙有古大學學習之物否。試觀兩宋及今五百年學人。尙行禹、益、孔、顏之實事否。徒空言相續。紙上加紙。而靜坐語錄中有學。小學大學中無學矣。書卷兩廡中有儒。小學大學中無儒矣。聖道之衰。斯乃已極。與孔子在天之靈無乃傷。與僕爲此懼。妄有存學一編。復明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而於六藝尤致意焉。謂是六德之作用。六行之材具。斯非心頭悟境筆端點竄所得假冒矣。未敢自是。博求有道以自束。得父事者五人。吾友李子塨之父晦夫先生其一也。塨子夙佩家訓。而又仰承其尊人命從予遊。訂予存學曰。是格物致知本旨也。更博稽古經。根據聖人成法。指小學大學及學與行之次序。而爲大學辨業學規纂。少宰果亭徐公。少司寇匪莪與公見而歎曰。此三代前大學舊法。孔子之所祖述憲章。孟子所謂規矩也。若以歷代之滑可自今日長。歷代之衰可自今日盛。歷代之降可自今日升也者。相與捐俸付梓。李子攜以見予。予曰。自儒業晦。禪宗、文人、諸生、皆自儒。是著何不統顏曰儒者之業。子其再與同志諸公計之。嗟乎。僕幾歎矣。秉賦質愚謬。惟堪作隨閒沮溺。雖妄思明孔子之道於萬一。亦謂異代或有妄信如揚子雲所云後世復生子雲之說。不圖當吾世得李子以廣吾學。乃有嗜好之異如諸公者。草莽人聞之。喜如空谷足音。輒玷數言於諸序後。

未墜集序

予世之罪民人也。少長城市。輕薄不檢。十九歲從端惠賈先生遊。始改節厲行。未幾。遭飛禍。困窘中思立品退而居野郎甘貧服粗。勞身以事親。以爲不墜貪汚害盜即人矣。廿一歲始閱通鑑。以爲博古今。曉興廢邪正。即人矣。曾不知世有道學名也。況知有朱陸兩派之辨爭乎。況知朱陸兩派俱非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之道乎。同里彭翁九如以詩賁交。當時士夫。時爲予道語錄中言。異而問之。因出陸王要語示予。遂悅之。以爲聖人之道在是。學得如陸、王。乃人矣。從而肆力焉。迨廿五六歲得見性理大全。遂深悅之。以爲聖人之道又在是。學得如周、程、張、朱。乃人矣。從而肆力焉。於家塾孔子位前題明道諸儒主。次四配下。朔望拜禮。出入告面。事如父師。於通書稱周子眞聖人。於小學稱朱子眞聖人。農圃憂勞中。必日靜坐五六次。必讀講近思錄、太極圖、西銘等書。云得太極圖一以貫之。至康熙戊申。遭先恩祖妣大過。式遵文公家禮。尺寸不敢違。覺有拂戾性情者。竊謂聖人定禮如此。不敢疑其非周公之舊也。歲稍忽知予非朱姓。哀毀不能伏廬中。偶取閱性理氣質之性總論爲學等篇。始覺宋儒之言性。非孟子本旨。宋儒之爲學。非堯、舜、周、孔舊道。而有存性存學之作。然未敢以示人也。歸博來醫術漸行。聲氣漸通。乃知聖人之道絕傳矣。然猶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勢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欲扶持將就作儒統之偏羊。予本志也。迨辛未遊中州。就正於名下士。見人人禪宗。家家訓詁。確信宋室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罷。去一分程朱。方見一分孔孟。不然則終此乾坤。聖道不明。蒼生無命矣。蓋學術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學術則无人才。无人才則无政事。无政事則无治平。无民命。其如儒統何。其如世道何。於是始信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乃斷與之判爲兩途。望天下之慈會

後世新局。力復前聖故道。則或不至終此乾坤无復儒道也。豈敢犯之哉。豈忍悖之哉。不得已也。吾友剛主李氏最愛我者。深憂吾獲罪前賢。輯諸儒論學曰未墜集。蓋欲使天下後世知諸儒之言亦有合於吾說。吾說爲不謬於諸儒。順其勢而救之。使道明而予亦無罪。意甚善也。然吾深痛三事三物之道亡。而天下無儒。不能作道統中鄉愿矣。嗟乎。端木子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道在人身而未墜也。今觀諸儒之論。在其身乎。在世乎。徒紙筆耳。則言之悖於堯、舜、周、孔者墜也。言之不悖於堯、舜、周、孔者亦墜也。故予讀之而心益傷。雖然。策我者至矣。予之視聽言動果克己復禮踐形而盡性也。則存性於身矣。諸友信拙言而皆踐形盡性也。則存性於世矣。予日以仁智諸德、孝友諸行、禮樂諸藝爲學。則存學於身矣。諸友亦皆以是爲學。則存學於世矣。否則四存諸編。亦猶之諸儒之論而已矣。其墜也無乃更甚焉。

泣血集序

儒運之降也久矣。堯舜之道。周孔之學。微獨習之行之也無人。三事三物之言。並不掛齒舌。漢宋以來。徒見訓詁章句。靜敬語錄與帖括家。列朝堂。從廟庭。知郡邑。塞天下庠序里塾中。白面書生。微獨無經天緯地之略。禮樂兵農之才。率柔脆如婦人女子。求一腹豪爽倜儻之氣亦無之。間有稱雄卓者。則又世間粗放子。故僕身遊之地。耳被之方。惟樂訪忠孝恬退之君子。與豪邁英爽之俊傑。得一人如獲萬斛珠。以爲此豈尙存吾儒一綫之眞脈也。凡訓詁章句諸家不欲聞。即有告語者。輒思舉手掩耳。因痛誤蒼生之原。不忍聞也。客歲遊郝陽。趙台侯齋謂淸卿安先生致仕歸。言鑪山有道學先生。僧學寓豫。從遊者甚衆。惜忘其姓字。僕喜吾北地有明道人也。慨然曰。不晤此老。踰十載矣。可就候之。即訪其人。躋堂叙淵畢。問所見。亦訓詁家學。出所著書授予。予一瀏覽之。先生設酒肴對扈間。閑未見異色人物耶。乃進其庠有褚子澄嵐者。豪爽詼諧。轉眼復掏謨鑿飭。其孝思純摯。生事盡禮。死事盡思。予憮然躍起曰。是所願聞也。自此僕胸中擴一澄嵐矣。顧何日東遊納交乎。安先生曰。交之有道也。因出其泣血集示予。謂褚子倩我求四方君子弁言。請以煩記室。予拜手以寡陋辭。先生固命。遂攜歸。讀其父笠叟先生傳。因思吾黨友李剛主之世父保初翁諱成性者。以順治間讓貢食貧養親。康熙初授府判。鄙傲儻仕。固以親老辭。予嘗私謚節白。爲之傳。笠叟先生何其似李處士也。其淡定不事聞達同也。其澹富貴甘貧賤同也。其辭官孝親同也。至於憫困保孤。大仁人之作用。觴杖箴銘。無愧山川草木。循聖賢之心傳。則節白處士又遜席矣。噫談定性成者。多短於利濟排難解紛者。恆懼其機術。笠叟先生則兼體用兼長也。豪爽詼諧者必失之粗放。陶謹鑿飭者易陷於腐迂。澄嵐子何其狂狷兼備也。跡其父子之品。大抵本之正德。措之六行。具堯舜之一事。三事可進也。優周孔之一物。三物可充也。素所望存儒脈一綫之眞者。其在斯乎。夫忠孝恬退豪邁英爽。有其一焉。僕願執鞭。況兼善乎。有是父。僕將因以重其子。有是子。僕將因以尊其父。況世濟乎。然笠叟先生已古人矣。徒歎流風耳。澄嵐子補吾胸何日一炙顏色也。聊敘此以誌企。

通俗勸世集序

前明都察院僉都御史甯陵呂新吾先生、諱坤、字叔簡、又字仲子。神廟時有用傑才也。予辛未南遊。過汴

得諸其呻吟語。嶽口。近世大儒也。予歸陵。王子交亭留予於古三停岡。見四禮疑翼。又求訂評其實政錄。先生大學術。大經綸。經深致慮。今年仲夏。過歸公兩婦子。時予主講西書院。乎手持一册見貽。則先生父天理歌小兒語。先生又續之演之。又有女小兒語。好人歌。閨戒諸歌。凡六種。讀之亦有裨宋人顯習語。且明爲釋氏談。如笑和尚醒世。今生閻王等。則何以謂公爲來修飾之。予因暇易一二字句。爲先生贊學術也。可爲小子正蒙養也。亦可。然集册無括六之名。予以其便諸人人心而喜鼓舞之也。顏曰通俗勸世集。丙子仲秋博陵布衣某謹識。

删補三字書序

三事、六府、堯舜之道也。六德、六行、六藝、周孔之學也。古者師以是教。弟子以是學。居以養德。出以輔政。朝廷以取士。百官以舉職。六經之文。記此籍耳。況無用詩文乎。漢宋來天崩惜運。章句之學行。而古聖之道亡矣。即如此書。當蒙養之初。豈可徒以書文名色聾瞽其耳目。不令習行聖人之道。並不令知聖人之道乎。故補之。正本也。不用聖手。何爲經。改名書。惡僭經也。本顧運。訂十條。舊文不明也。詳周禮。補儀禮。以記爲傳。惡亂經也。識五子。正學也。首補三皇。後續元明。備史也。尊蜀漢。黜三國。正統也。刪梁唐老泉。勵童無取也。删詩文女子。進維姿。重有用也。述堯孔。期作聖也。或於端蒙之功少有助乎。康熙庚午博陵顏某謹題。

美惠方集序 乙卯

集者何。方也。方何云惠也。轉病爲平。回死爲生。取斯人而納之壽域。仁者事也。故曰惠也。惠之以方何美也。孔子論政。五美之一。有曰惠而不費。蓋費而不惠者勿論矣。即使費而惠。恐濟難徧且施易竭也。其與美也幾何。故惠出於費。雖帝王卿相不可繼。况布衣乎。此因之說所由尚也。况集也。方取其易知。藥取其易辦。人人可立致。處處可使采。一啓吾目。而病者平。死者生矣。一舉吾手。而病者不勞而平。死者不勞而生矣。孔子之論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吾之論醫。因民之所生而生之。故曰美惠方也。美惠方何爲集也。吾師金玉先生自童蒙誨某爲儒者學。撫之如子。諄諄望某以出身從政。庶將舉孔子所論者於身親見之。愧某不才。甘蹈於醫。然銘佩師德。罔敢一日忘。惟是就衰無方之職。久賦客歲秋。既遊乘奉迎而歸不樂遠出也。已而某親擔不贍以進酌獻薄。夜遂侍寢。師蹴某曰。吾不得遍閱病家者頗相續。以願爲謀慨效。殊是異。某曰。唯。殆天將以吾師生一方乎。某知所以養師矣。請進得力單方。以廣師之仁。即有儀酬者。取其報義也。即有食物酬者。權代某養。亦義也。於是集美惠方。

送彭悔齋尹長洲序 丙午

古卜家有自春時決終歲豐歉災祥者。蓋天運翕聚之後。精粹之氣方布。此時醇厚。則發育有力。夏之長養。秋之成實。冬之收藏。舉視此矣。而又何疑於人乎。故家修之學養氣節。服官之設施所由繫也。吾里悔齋先生。幼失父兄。孤苦特甚。而能挺然礪志。諄曠自强。博極群書。篤居行己。十七八爲人塾師。儕輩即以皆嚴著。其辟遊庠。因指程而評縣君。直聲滿四境。本邑縣郡士夫靡殆無不想望丰采者。順治初、卻是科

名。方持銓岸。親知或勸歷歸選。輒怒。蹤其幼學節行。允足以厲頑起懦。爲吾邑樹道學赤幟。追桃源以還漸譜世故。乃翻然自嘆其少時之矯激。而易之以圓通。且肆力揣摩。以求遂其壯行志。其文誇誇詡詡。吉核雖麗。雖吾鄉薦賢書鱗首宿。諸名士未能或之先也。無論以鐵冠筮仕。亦命耳。客冬飲餞館。甫得長洲。蘇之附郭也。夫蘇非有明盛時。現錢所謂者哉。向者先生與予談通紀。至吉天政績。忻然欲之。若將覩見之者。今其有以遂夙願乎。予聞里中父老述先生大父天台公昔尹平陸。賢厥縣。風異呈三年。公抵任途前。鳳人慟呼。日爲彭龍王。以公洛面長髯。如祠塑龍神狀。又能致雨故也。其儲政甚民。有古循良風。迄今廟祀儼然。每遇旱。其民猶相率籲於祠。輒應。於戲。古今神豈因人間良吏爲之哉。先生入而拜王。出而撫背。猶然先君子之家訓也。出而臨蒞。遊而瞻眺。猶然祝太守之城郭、士俗、人民。縱紳耆媍先耆。在此行矣。吾想其陞長之堂。聽長之政。必如二公之明斷果決也。吾想其居己之心。行己之身。必如二公之嚴肅廉正也。吾想其撫長之民。化長之俗。必如二公之仁慈有制而寬猛相濟也。吾想其因長以報國。借民以愛君。必如二公之忠勤戀懿而不恤其私也。吾想其不忍取長之民以奉人之貪。不忍酷長之民以媚人之意。必如二公之端嚴毅也。吾想其治長報績。超擢既去。必如二公之尸祝不衰。令聞無窮也。凡此吾皆以先生少時之學養氣節卜之也。不猶古春風之醇厚而決一歲之豐祥乎。先生行矣。吾將數月以後。洗耳以聽官聲。而慶吾黨之有人矣。

送王允德教諭清苑序

昔吾友谷若衡以孝廉教匡田。吾送之曰。近世概以閑署目教職。某深爲司鐸者恥之。昔人言本原之地在朝廷。吾則以爲本原之地在學校。朝廷政事之本也。學校人才之本也。無人才則無政事矣。令天下之學校皆實才實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經濟臣。縱有不願治之君相。誰與虛聲虛貴作無事人、浮文人、般樂人者。令天下之學校皆無才無德之士。則他日列之朝廷者皆庸碌臣。雖有願治之君相。孰與爲養民、教民、作辦艱危、興禮樂、定成平事者。故教職最閑。實最要也。今吾友中博允德王子。孝友性成。終日坐。無一浮詞。無一蹉色。詩所謂德音孔昭。示民不恌者。正其人哉。吾黨士吉稱慷慨悲歌。或不免義過爲俠爲躁。得此佳師範。何其幸也。且吾友以選貢試當縣令。皆爲家中堂予姪師四載。左右日。聞師一言。即縣令矣。吾友不肯一言也。曰。吾不能作當世縣有司。並論就教。推此操亦何能服民。何能媚上。則信乎不能作今世令。雖然豈無思矣。撫憲山右于公所色喜者清廉吏。所薦拔者幹濟才。即州縣固不以服民媚上爲能事也。教職又何與。吾子可出其生平所學。進諸人士而啓迪之。使門下孝友端謹。退而在下者皆如吾子。清廉幹濟。進而在上者。皆如今撫憲。則養民、教民、辦艱危、興禮樂、定成平者。他日必皆諸人士也。且必將見知於諸賢憲。薦入太學。將使天下士皆如諸人士也。則宋之胡文昭教授湖州者。不得專美於乾坤中矣。開署之恥。端自吾兄而洗矣。敬爲密邇教迪。三月後將觀士習而慶吾黨之有人矣。敬拭目以望。

送張文升佐武彤含尹鹽城序 壬申

吾每歎三代之良法。漢莫及焉。漢之良法。唐莫及焉。唐之良法。宋莫及焉。宋之良法。明莫及焉。蓋氣運治術之遞降也如此。漢家不復三代。夫人而知之也。至漢之舉孝廉。重守令。三代餘意也。唐失之。唐之立府兵。節度白徵士。三代餘意也。宋失之。宋之十科舉士。郡守生徒自聘師。三代餘意也。明失之。今中博彤合武公將尹淮南之鹽城。聞人於吾門李子剛主。遣使束帛价劉子玉公道其誠。將求賢以自輔。其能修盛唐節度徵士之故事。而得有宋郡守聘師之遺意者歟。吾友文升實被隆遇。其何以稱此誼也。文升與予共學十餘年矣。其於唐漢宋明制度之純疵。政事之得失。士習民風之利弊。見解。能詳能斷。固多勝於予。而於三代聖人之大經大法。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若井田。若封建學校。又皆嘗探討其精意。酌度其因革。具有成書。是行也。將擇漢、唐、宋、明之美政。而且遂法古聖。若一邑之三代。文升能事也。雖然非今日所能爲也。是必佐鹽城。政和精著。天子特擢武公於上位。方可請復唐虞三代之舊。而非今日事也。然未嘗不可推此意以惠鹽民也。鹽之田即不得如古井田。苟使民之有恆業者。得遂其耕稼。無恆業者。諭免於飢寒。家給人足焉。即謂之今日之井田可也。鹽之人才即不得如古封建。苟使民之有德行者。各任之約者。有能幹者可任之保練。分職效力焉。即謂之今日之封建可也。鹽之士民即不得如古學校。苟使民之僕愿者皆知孝弟忠信。士之俊秀者皆能禮樂兵農。即謂之今日之學校可也。此自吾弟能事。吾將數月期年之後。遙聽武公官聲矣。是行也。吾老友計公介嗣與焉。吾知交輔以佐政。交修以進學。爾有疑也。元諳羅甑以修補道之嶮。聞之富者贈人以財。仁者贈人以言。元貧無財。敢强顏附仁者之例。請有所規也。忽憶退之送石處士之言。既先得我心矣。請吾弟錄其序。並請武公各錄一紙置座右。則願吾弟之自處。與武公之自處。及吾弟與武公之交相處者。舉在是矣。無庸贅。

送安平楊靜甫作幕序

僕少年往妄。輒欲希古聖賢之所爲。聞爲古聖賢者輒造廬拜訪。師之。友之。求切劘我。提挈我。一時所得諸長者。率究心於主敬、存誠、靜坐、著書、爲程朱陸王把持門戶。求其留心經世濟民之業。而身可行之。手可辦之者。吾鄉之北。惟督亢五公山人。吾鄉之南。惟中傳計公楊先生。吾鄉之東。惟蠡吾張子文升。則齊行矣。僕之拜計公先生也。忘年德而接納。每見則舉天文、地志、兵、農、水利、算數。披圖拮訣。或下及槍棍技擊。手著作武備。終夜不倦。一如五公山人之相遇。惜五公山人之子言浮而質儒。未克負荷。且中年物故。五公之後。不復見五公矣。康熙甲子。哭計公先生。坐對其長君靜甫。辭氣沈飭。老成可人。心竊喜吾老友有子矣。未大奇也。已。哭弔先大人之喪。冠服舉止。益樸茸無佻躁氣。又心喜吾老友有子矣。仍未大奇也。已。而僕之東蠡。過靜甫齋。謝前誼。則赴常山院試矣。與其堂伯遊郎仁社學。距自武聞書聲嘂然。依君師在館者異之。入見童子十數。各守案蠁呷。若師在座者。一童子拱手持出恭牌。登閣。往返領交。惟謹。依若師在其上者。又異之。其伯翁呼揖。魚魚而出。衣彩俱整黎。東上拜辭。拜起如一。依若師在其側爲之紀律者。更異之。昔宓子賤之治單父也。能使中夜漁者體其心。得魚之大者。小者皆舍之。曰。吾大夫愛之。欲其養之也。夫子使人觀焉。得聞其事而問焉。對曰。誠於此者形於彼。今靜甫去二百里之外。使其弟子儼

然提之。其用此道者歟。於是乎大奇。使靜甫得蒞政敷治。執階教伍。亦如此即仁社矣。吾聞今將佐其舅氏彤函公治淮安之鹽城。而彤函禮聘吾友文升與其事。則吾大人所篤志以沒與靜甫所以教郎仁社者。正可出之相與商酌以輔彤函公矣。他日公得報最。天子優擢。則其輔之以仁惠吾生者。又豈止鹽城哉。靜甫勉之。

崔孝子廬墓序 乙卯

博陵習齋顏氏之友爲姚子伯籍。客蠡。長夏過其寓而告之曰。安平傅氏莊有崔生者。年弱冠。丁父艱。能廬墓。可不謂孝乎。少而有志。篤行之原。其進又可量乎。願吾子有以贈之也。顏氏蹶然拜手曰。噫。僕兩間罪人也。不生於空桑。而爲天地所絕。曾不得吾親而生養死居喪焉。仰媿俯怍。覘息徒寄。靦面出言以加孝子乎。伯籍拜手訂屬曰。俗尚且偷。至性幾人。雖有所偷。當轉爲蠡。願吾子終有以贈之也。顏氏肅然拜手曰。諾。踰年春。伯籍以書見訊。顏氏乃蹙然拜書以答之曰。噫。所教崔生廬墓言。九閱月未有所呈。非忘之也。廬墓非古也。古人之居喪也。奉其親未於殯宮。倚廬中門外。粥食。不食菜果。不酒肉。不入內。不偶坐。不侶行。朝夕哭。朔望奠。哀至則哭。三月不怠。期悲哀。三年憂。禫後擇吉內新主於廟。祠行祭禮焉。故喪中奉主於殯宮。喪畢奉主於祠廟。而墓不與。蓋人之死。形歸幽宅。神返堂室。孝子尚神不尚魄也。故曰。廬墓非古也。廬墓者。近世孝子之不得已也。自禮俗崩壞。家無禮法。人無禮度。中門不寬。內外界嚴。孝子能自信之也。未必能兼爲人信之。言而不諾。問而不對。孝子能自守之也。未必保人皆守之。則患有奪喪之人。而其爲喪也不終。大喪廢業。非杖不起。孝子能自遂之也。未必家政可使之遂。其家有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孝子欲自安之也。未必吏治能使之安。則患有奪喪之事。而其爲喪也又不終。所讀惟喪禮祭義。所思惟父母罔極。孝子志自一之也。而聲入於耳。形入於目。鄰情睿誼。勞人歡笑。皆足以難孝思。則患有奪喪之情。而其爲喪也卒不終。是以決志於壟原之畔。構環堵以自蔽。庶幾其信吾哀而可守也。遂吾哀而可安也。而孝志一矣。蓋亦由家不設殯宮。奠不重神主。故得爲是也。云爾。然非二患迫之。則殯宮之制。神主之禮。孝子必能盡及而考究之。何必戀戀無知之魄。從諸荒野以蹈之死致生之不智也。故曰。廬墓者孝子之不得已也。我上谷孝子最多。以廬墓聞者更多。以吾耳目所及。則若蠡吾丁孝子一龍、淝水仇孝子雲慶、金容孫徵君鍾元。尤表著者。王孝子家無餘丁。惟妻杜氏。每餉去墓百武。懸一樹。輒避。孝子取食。仍懸器於樹。還廬。杜乃取之去。蕭戶曹有傳誌之。仇孝子六十無子。畜一妾。親知力阻。以無後非孝而不顧。大雪沍寒。鬼燐頻繞而不悔。孫徵君有傳誌之。至若徵君又充廬墓之孝而爲今世名儒。節操學品。卓異一時。幾與古人頡頏。所謂立身揚名。終孝事者矣。要皆行孝子不得已之事。而不失古人居喪之實。故可傳也。僕見今所稱孝子者。始也不飲酒矣。不食肉矣。不入內矣。久之而旋渝焉。今之所稱廬墓者。以孝聞於外矣。而信邪說。犯名教。干先王之法以爲父母累。此豈孝子而有此乎。抑其孝有不真云爾。故予容之。非敢爲孝子疑也。恐予言不信也。今伯籍再促。必有以見其久而不渝矣。必有以見其非沽廬墓名而行辱親者矣。則今且實盡喪禮。與王、仇、媲美。他日充爲大儒。與徵君頡頏。吾亦有望於崔孝子矣。昔

仇孝子之在身盛也。題詠獎贊鄭致者累牘。皆聚而焚之。非惟逃名也。孝子痛楚惻怛。若崩摧其天。若物戕其本。若決裂其肝腸。方自以爲罪戾莫逭。聞人譽語。反傷其心。故予不敢作過情片字。吾友以此卜其處。當不爲仇孝子所燼矣。

烈香集序

宇宙眞氣卽宇宙生氣。人心眞理卽人心生理。全其眞理。自全其生理。微獨自全其生理。方且積其全眞理者而全宇宙之眞氣。以扶宇宙生生之氣。予悲夫人心之眞理日散。懼夫宇宙之眞氣漸熄。則人之爲生。與宇宙之生生。將終不虞夏也哉。卽終不虞夏。何遽不存虞夏意。存虞夏意。終有虞夏望也。乃歷觀諸史册。博求之當世。殊不似商周前之人心宇宙。處處眞氣洋溢。人人眞理布濩也。存人心之眞理以撐持宇宙之眞氣者。止數忠臣孝子節婦耳。忠臣孝子夜有名心爲之者。則其眞不眞未易辨。惟節婦生長深閨。非感之詩書。非激於親戚僚友。率多眞。以予所親耳目之者。若順治間鄗城范烈女未醮殉夫。有庭前海棠頓白之異。郡守胡公沓徵表其事。贊頌徧天下。上自公卿。下至韋布。定興范孝廉彙成集。顏之曰霜棠紀。板已雕刻。傳播海內。何其盛也。予當時才成童。不解詩文。後交其兄田處士沛然。乃補一贊。今吾友吟庵賈子輯蠡人士所歌徐烈婦者爲烈香集。就自爲傳引。以商於予。予曰。是集其媲美霜棠。又爲吾郡一奇蹟乎。徐烈婦其又爲存人心之眞理以撐持宇宙之一人乎。使天下之婦女聞烈婦之風。而皆生盡婦道。死不負夫。則閨門皆虞夏矣。使天下之臣子聞烈婦之風。而皆生盡臣子道。死不負君父。則朝野皆虞夏矣。使天下之兄弟朋友聞烈婦之風。而皆生盡兄弟朋友道。死不相負。則風俗無地不虞夏矣。夫眞理自在人心。不觸不動。眞氣自在宇宙。不鼓不起。儻是集與霜棠同傳。則歌詠之所及。鼓動及之。人心各充其自有之眞理。而宇宙間散者日斂。離者復原。孰謂斡旋乾坤不由一婦人哉。方且動人心之生理。起宇宙之生氣。又孰謂其死於一日者不生於千古哉。

代族人賀心滌叔仲子吉人入泮序 癸酉

聖人之道。莫大於禮。故姬公六典記六卿寀故。所以治八百載乾坤者也。惟統名曰周禮。中庸大聖道。至於發育峻極。而實指處亦惟曰三百三千。君子修道全功。歸結處亦曰以崇禮。蓋天下無治亂。視禮爲治亂而已矣。家國無興衰。視禮爲興衰而已矣。故國尙禮則國昌。家尙禮則家大。身有禮則身修。心有禮則心泰。吾家先人之立家訓制族法。大約尙禮爲主。迄今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迥異他姓。予之歸宗也。族世父慷初翁告予曰。秀才好禮。然尙不及吾家先人禮。族大父後溪翁又告予曰。吾家前世多秀才。殊不似今時秀才。每一秀才出。使似夫子樣。予爲悚然。問其詳則又特推予族曾祖行龍泉翁。每臨筵獻酬周旋。動必中禮。諸賓厭苦。訴之云。顏老太多禮矣。龍泉翁正色曰。先王制禮。正爲我輩。我輩不爲禮。尙誰爲乎。噫。漢、唐、宋、明之帝王。能如翁之以禮自任也。氣運必不降。漢、唐、宋、明之儒者。能如翁之以禮自任也。儒教必不衰。吾家龍祖眞季世之中流砥柱乎。是以吾族之禮俗獨盛。吾龍祖之允祚獨昌。生夫子五人。孫六人。曾孫十八人。而元來弟耳正繩繩未艾也。龍祖之家嗣遂明與少子武甯縣君洞明公。尤孝友好

禮。而吾叔心滌翁則又仁厚居心。以德行著士林。所稱龍泉翁之曾孫。遂明翁之肖子。而丈人子亦五長曰士俊。字千人。已補武茂才。次曰士信。字吉人。今歲得補文庠弟子員。二人皆嘗從予遊。予慨聖道之衰也。妄駁漢宋訓詁禪宗之套。而遠追周孔三物之學。其教射也。俊居及門之尤。其教禮也。信爲及門之尤。予每嘉之曰。吾門子華也。繼吾龍祖之禮教而昌吾學者。其在此子乎。族衆舉賀。兌予文。予忝敍詞。無所容譽獎。則惟述先人之禮訓。質吾叔。且以勉俊信昆弟。兼以勖族人。共則毋墜先緒云爾。

習齋記餘卷二

漳南書院記

肥鄉之屯子堡。遵中丞于清端公命。故有義學。田百畝。學師郝子文燦以所入倡。鄉衆楊計亮。李榮長等協力經營。益廣齋舍。許侍郎三禮題曰漳南書院。聞學者日衆。郝子遂謙不任事。別求師者十有五年。於康熙三十三年。郝子不遠數百里抵蒿齋。介友人陳子燕詩延元主院事。元辭去已。又遣陳說自端。作十日留。元固辭。明年又价張文升以幣聘。予再辭。又明年。遣院中首生尙信主進聘儀。拔起復跪者十日。予不得已。告先祠。行距蠡北十餘里。漳水瀦。堡人棧舟人。乃知其地苦水久矣。郝子率弟子拜迎。延其合下吉。郝子及鄉父老子弟咸集。從予行釋奠禮於孔子主前。郝子鄉父老再拜。予答拜。揖升座。亦下委讀四拜。乃分班行同學相見禮。論之曰。面地無文士乎。而遠致予。蓋將以成人之道自勗也。予不敏。敢以成人之道告。乃出予習齋教條。爲講說。揖退。時左齋建其一。餘未定。乃進郝子曰。憑託院事。敢不明行堯孔之萬一。以爲吾子勗。顧儒道自秦火失傳。宋人終雜釋老。以爲德性。溺弋訓詁。以爲問學。而儒誠溺矣。今元與吾子力砥狂瀾。當粗而實。勿妄而虛。請建正庭四楹。曰習講堂。東第一齋西向。傍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第一齋東向。傍曰武備。課黃帝、太公、以及孫、吳、五子兵法。并攻守、營陣、陸水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第二齋西向。曰經史科。十三經、歷代史、誥制、章奏、詩文等科。西第二齋東向。曰藝能課。

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其南相距三五丈爲院門，懸許公漳南書院扁，不輕改舊稱也。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課靜坐、編著、程朱陸王之學；直西曰帖括齋，課八股舉業；皆北向，以上六齋，齋有長，科有領，而統貫以智仁聖義忠和之德，孝友睦婣任卹之行。元將與諸子虛心延訪，互相師友，庶周孔之故道在斯，堯舜之委平成者亦在斯矣。置理學帖括北向者，見爲吾道之敵對，非周孔本學，暫收之以示吾道之廣，且以應時制，俟積習正，取士之法復古，然後空二齋左處儐价，右宿來學。門之左旋房六間，榻行賓，右廄房六間容車騎。習講堂之東北隅爲倉庫廚竈，西北隅積柴炭，後爲廁院。前門東一斗室曰更衣亭，凡客至通償拂洗更衣一茶乃入。西爲步馬射圃，上搆小亭，此矩模大略也。吾子謂何？郝子拜手曰：善。但此爲百世計，獨無處措地乎？予曰：念之矣，須院事竣，院前墊啓土必更深廣，引水植蓮，中建亭，甯檻四達，吾子居之，講習暇，元偕諸子或履橋或擊舟入，絃歌笑語，作山水樂，寅虔勝復何慨乎。郝子大笑，刻日興工，僱人好義雲集，許許之聲，遐邇皆聞。習講堂成，高二丈有奇，架木覆苫，以肆望汪洋莫購磚瓦也。中室板扉，跌高三尺，三階，中爲師席，朔望弟子謁拜，宣朗教條，升之燕坐，會客或在堂前，讀書作文如常課，而習禮、歌詩、學書、計、舉石、超距、擧拳，率以肆三爲程，討論兵農，辨商今古，惟射以水不得學。四閱月頗咀學習樂味，而漳水五決，初橫二十里，繼至七十里，赤氾封稍聽，屋傾側不敢居，傑男婦各樹席舖，予歎曰：天也。乃告歸。父老弟子餞別泣送，予亦漣洏。郝子拜手宣於衆曰：是院也，定爲顏子書院，顏子生爲漳南書院師，歿爲先師。煤以祠產附宅一所，田五十畝，合院原田共百五十畝，生爲顏子產，歿爲顏子遺產，復立岡分爲質冉田，少獲，即延先生還。又請記其事，別後屢札來促，聞其水災歲益甚，而予老且病，亦未審遂否矣。然其興學教師，與崇信聖道，不惑後儒之識，俱不可沒也。康熙四十年三月六日博陵顏氏元識。

穀日筵記

壬戌歲正月四日，吾友剛主李子，辱顧出其父晦夫先生尺書曰：家大人將以穀日煮豆爲燕，牘附近諸賢豪演藝談心，以共永春日，已預擬所嫺而各煩之事，吾子與禮周旋獻酬，惟吾子擯之，堪幸奉老親之懽心以洽諸友，亦合諸友懽心以娛老親。除五公山人寓獻，法乾王子館常山，遠乏价致，已人役之啓矣。帝臣魏翁中博子諒安尚溲，願吾子重致之也。予如教，先一日魏翁曾約同赴，至日策蹇過其里，則守道价守令力迫入上谷矣。予惘然獨之鑑。至，賓主笑迎曰：與禮先生未臨，先至者猶未敢率爲禮也。予拜手曰：鼎猥曾未得先公西子僕御，敢辱斯任。賓主申命，予拜手曰：請勉從事。今日序行惟齒，先賓主賀歲禮，次主賓獻酬禮，次即坐禮。劉公肇南齒德出道筵，爲尊賓，張公函白副之，先爲禮，衆賓拜二翁，及相爲禮，皆再拜，主人與賓拜準是，主獻肇南公，公酬衆賓，嗣主代獻酬，老者不以筋力爲禮，亦禮也。適法乾同其從兄效乾父子不期至，法乾揮不宜齒序者相予不逮，主人抖健不自老，各手獻，予佐觴南一酬，儲饌竣牢，拳師冉恆璞入，皆出揖，坐之對，三飲畢，旅酬畢，予起拜手揚言曰：今日缺司樂，請以禮職借攝可乎？衆許諾。予曰：請先風、雅、頌、樂府古樂，次今樂。衆亦諾。予因率先歌淇澳首章，取相勉於學修，且以悲僩赫咺糾筵儀也。剛主歌伐木，取聲應氣求相期以和平感神也。衆歌勺，取際純熙共樂耆定也。三終乃徹。

釣，約負者歌飲。主人肅容笑色稱觥起曰：拙老不能歌，請每賓陪飲三白。予適勝，陪觥未及得拜祝，遊目中座之髯鬚皤皤，長眉隆準，翼肱尸坐，而退然以謙，昕然以和者，肇南也。溫溫如玉，無厲色疾聲，冠翦絨被縞素者，函白也。赭面黃髭，昂昂英武，而頹然惟謹者，彭子諒也。行行自負，高歌壯氣，鐵色含髯者，張文升也。侃侃不阿，鮮鬚滿座，桂其首，酗其醺者，法乾也。顏煦煦，語安安，側面輕謳者，趙錫之也。貌質驅健，髮坐凝如，力擬虎，拳拔石者，魏秀升也。恂恂樸樸，不言不笑，外若無辨，中實井井者，賈子一也。緇巾黃帽，委曲盡致，而背盼天天者，劉啓三也。裁巾布服，老成顏如者，主人之壻效乾也。前席恭遜，垂闔指甲，時一低語者，效乾二子及北鄰劉郎也。朗目蒼髯，義冠古服，莊莊其容，雖雖其氣，而目羅一座者，主人晦夫也。肩竦手前，和歌接語，左盤盂，右壺盞，脫承父指，環慰賓情者，主人冢嗣剛主也。恩恩去來，或据樽，或捧杯，或倚扉而笑，或來閾而舞，爲成童，爲齔，爲尺餘孩者，主人之三郎培、四郎春光、五郎八斗也。其行分往執饁司酌，應呼供事者，賓從主僕，不之辨也。楸耑其中，彩繡其緣，煥然龍蛇，跳嚴敝松，鶴麋鹿闘者，座壁所縣主人先子祝壽之錦幛，及甯齒老人嗣也。予方顧樂，衆賓忽起求間，魚魚雅雅，散釋庭前。公請於三壯士曰：勝友如雲，禮文秩秩，諸傑耀武以吐豪氣。於是子諒、恆璞舞雙刀，飛鮫繞蜺，子諒又獨舞單刀，飛日如炬。秀升捐衣而前與二子技擊，不覺日之夕矣。肇南以老辭行，效乾父子與冉亦去。剛主舉弧矢呼曰：今日本期宴後弦歌，歌後技擊，復步騎射，日不退舍，或不騎耳，步射可缺諸？衆遂肇胯挾弧，培棄攦槌，光童執觶，子一提珠算款巷北三檢衡三揖讓升話心亭，推法乾爲射司馬，與主人立監兩階，三人爲偶，以射矢揚應候響，司計者將發，馬司馬旌聲曰：錄小中，善射者之恥也。不許三周，主人拮据振臂，日身雖老，心猶躍躍，逐弦聲動也。時已見星，乃卒射。子一呈馬曰：某中幾，某中幾，某某闕錄。培光沮措伏，勝者悄艦曰：不足言勝。爭取爵，司馬曰：負者飲，禮也。勝者无得鳴讙。乃三揖讓升，負者弛弓脫決，立飲，時云：余矢既均，

序賓以賢，又云：四侯如樹，序賓以不侮，今日兼之矣。乃返然對燭，促兩席歌詩，復舉三句，後兩翁脫裳橫琴，鼓劉誠意客窗夜話，一座寂然傾耳，悠悠颯颯，如倉庚鳴楊柳，如幽人哦谷溪，翁手揮上下，容目愉愉如霽雪光風，聆而際之，不覺其移人也。剛主繼作調，變變絕，酒罄乃復舉，秀升錫之弦，貢倚歌，已而衆由予與一二老在座，忽喝噻如雷，鬨之，則秀升月下戲舞，平地一躍，逐登東牆樑端，衆賓哄也。奇者世傳常忠武飛上米石，信不誣矣。函翁矍然呼曰：盍聯句，即唱起句三，文升諸友及予成之，剛主又擬樂府，日將進酒，各就一章，主人神情倍王，賓亦樂甚，大飲益清醒，遙聽譙鼓重四矣。諸賓告退，主人歸內，予亦就榻。法乾、子諒與剛主更呼飲達旦，環坐榻畔，與予勸善規愆，儀色始終如常云。

尋父神應記

康熙甲子正月元日，夙興祭先祠，筮尋父，得小畜之四，爻曰：有孚，血去惕出，无咎。乃出死辭生，四月八日告先祠，啓行。初九日，踏瑞關侯祠，求籤得中平，譜曰：高祖遇丁公。五月十八日，踰永平東嶺，野有關侯祠，入瑞，得籤仍如前，不已異乎？二十日抵山海，廿一日祝關侯祠，廿二日祝武甯王廟，候引旬餘。六月初四日，關城主人曹梅臣之從兄君佐，瀋陽北陵千總也，適自京，遂同行。十二日巳刻，過太宗所建大石橋，君

佐遊予食其家。予從之。過韓英屯南。卽吞父墓頭。而予不知也。傷哉。十五日赫城隍廟求籤。曰大吉。再求
則因。七月初一日。赫東嶽廟求籤。曰大吉。有行人西北方上去。有人說與非根綠及雲開見日之語。八月
朔。赫城隍廟求籤。亦曰大吉。謂曰好事將來。九月初一日。復赫東嶽。秘就出門。開聲遇人。卽神指也。得彰
字。相字法中直畫處年月。斜畫處月。右旁三。左旁直。上十一。乩。喜頭也。其三月十一。得信乎。及乙丑元日
復赫城隍求夢中感應籤。謂有圖關十五月光明之句。又求夢兆。及夜夢實師腸宅。北登長嶺。朱紫屏累。
一人中室修池。溝旁有一坑。北高南下。陷地中。出遇繼父楊翁從尖山焚香還。挽留之。寤思貰者。父乳諱
也。朱票盛蘊。神其冥中行查乎。坑南下。繼父還香。其亢星南下之時。給父還鄉乎。次日以所夢質奉天府
丞東巖張先生。先生愀然不語。已而曰。解之恐傷孝子心。不解則負質問意。夫坑安疑處也。而陷地中。北
高南下。棺像也。始尊君棄世。神給音問還鄉耳。前以泳害不克出。惟北遼鐵嶺卽古黃龍府之小河山東
抵撫順。正月三十日乃南出大嶺門。一騎者呼予曰。若父有矣。在蓋平之陽。臨河孤家是也。亟往訪之。二
月初二日踏泥一望無涯。或絫從西山坡繞行。則更甚。人畜皆陷不可出。仰天歎曰。死此矣。死亦何憾。但
未見父耳。忽得出。循嶺隴約三十里許。始得路。至其家。詳問。非是。留蓋訪十日。是時予妹長孩在呂螺席閣
保定府朱秀才父在朱氏被虜出門不道與尋父。心愀然疑爲父子。使尋吾三日。吾不知也。還至海州
赫城隍求籤。謂又云大吉。詞曰。望東消息向長安。好把綾花仔細看。兒說文書將入境。今朝喜氣上眉端。
思今以瀋陽爲長安。父吾觀生家實住長安巷。曰。曰見。曰今朝。皆急詞也。遂渡海。逆皆三日遍歸遊。以
二月三十日至越。三日無音。燈頗甚。至鼓樓則陳擬所粘。四面報帖俱風損矣。更粘報。是夜有赤面偉身
者見夢於余妹其後曰。喝女吾爛某也。汝父之子來可急尋之。明晨當見。六兒孩我一豬。吾曳其足。汝等
之妹寤。思明晨兒弟會。何以得六兒。何以曳豬足。遲明呼其夫弟金五曰。夢神言今早見兒。阿叔可再尋
朱秀才。金五過鼓樓見吾所粘報。謂其許嫗送曰。向於河地見朱秀才報。明言從此小東關劉木匠家。我
在長安寺巷馬牛張處。其往尋之。予方張諸卜筮。許來問。予曰。相公得太翁信乎。予曰。信多。苦不真。許曰。
我遊鋪主金四翁家。婦自言爲太翁女。亦未審其未盡往一處。予隨之行。入見心驚。以妹貌似吾叔女也。
問鄉居不知。問父諱。貌。癥痣。年庚。東來歲月。俱合。不覺相向哭。隨問妹不記鄉貫。何遽使尋吾。妹述所夢。
且問父來方二十二歲。何以有六子。且神曳豬足何也。予曰。豬我年屬也。六字曳足則亢字矣。我名也。金
翁及其二子愕然曰。神其示名矣。異哉。妹問何以使我寧。予曰。寧豬骨肉相見也。問父安在。妹曰已卒。於

康熙十一年四月十二日。葬韓英屯。又哭久之。是爲三月初四日也。乃悟東嶽籤指蓋韓英在瀋之西北。
乃悟城隍籤指。好事將來。謂予女相見也。初七日謁墓於屯西南隅。則予初從君侯經過處也。顧身腸悶
知。是非神明被引。烏有今日哉。伏哭求屍。焚楮且處起一小旋風。又楮灰遶風入墓隙。覺之益慟。又卜易
得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再卜。得隨之六三。曰。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是夜宿妹家。頗病如祟
狀。約至丑寅界。若手心如錐刺。痛甚。將曰。遊兒家。入門嫂遽病如祟。夜中兒之主劉四桐楊。亦病同。予乃
知父赫其靈也。及且易楮具焚祝曰。此父掌姪家。父神之來固宜。若將宜主奉安於此。已顯於兒身矣。父

堂姪希湯婦堂姪希湯之主。卽有觸忤。幸宥之。遂皆愈。初八日定稅服。十日宰牲辦祭。遵左俗當鬼神。鄰
比閧予父墓張盛異。士女咸效居尉。十一日祭墓。題神主。載還安兄外寢。遂行初虞禮。坐苫次。乃思向者
彰字之兆。正應三月十一日也。十六日嫂聞關東故事。以楮貝錢一圓上主諱處。輒受之。愛予受予錢。愛
女受女錢。非其子女不受。予心鄙之。已而拔錢以試。不受。愈以爲無稽也。至巳刻。坐苫次。思過原不誠。卽
理果有宜不受者。更起誠敬。焚香再拜祝曰。兒跋涉數千里。尋父過年。憐憫兒。請受此錢。果受。復再拜而
哭。因祝吾父有靈。當俟妹來見之。雖遲甚夜勿弃也。使迎妹。越日始來。嫂指錢示之。妹大哭。移時大風入
室。乃落。妹亦上錢。不受。曰。父遊移愛於我兒乎。遂大哭。嫂怨之不解。鄰媼慰之不解。更哉錢上之。亦受。乃
解。蓋初上時亦嬉笑不誠也。四月朔。奉柩西歸。途中每遇大河。與梁。城門。必下而再拜祝佑乃過。一日勞
倦。偶合眼。輒若人附耳語。驚寤。則及梁矣。急下拜祝。或假寐。聞喝驢聲。啓眸則驢屈脊駛步若奔驟狀。四
顧無人也。予下嶺必作聲。必出車後。一日忘作聲。見車後若隨一青衣人。諦視不見。一日聞車後叙錯音
又若巨變。謂大車墜至耳。下顧無有也。聲在車中。自旋遂中乃已。一日誤循山轍。轉嶺則陡直不可下。大
懼恐。祝曰。顏元奉父主過此。非神力呵護則危矣。遍視山勢。得斜坡飛下。崎險萬狀。竟無恙。十二日抵松
山堡。思今日吾父第一忌辰也。須成奠。苦無市肆。聞鄰餅飯肆。急赴。僅得餅三枚。梢一盂。燈燭如迫疾。莫
如何。忽一人自車而來。背篚中二生魚躍躍。予喜如獲百鎰。投店烹之。予妹但記忌月日。忘忌時。茲辰忽
有巨蛇死於車下。蓋父蛇屬。意者忌在辰乎。五月五日抵家。奉主安南場。族人皆憎夢一老翁問予逆蘭
中理務。適此時二歲爹適登場矣。更月餘不復靈爽如前。疑神之來不來未可知也。至卒哭祭奠。其除
三獻。讀祝畢。伏哭。忽熱飇迫予懷。異哉。使供獻未穩。毋待終獻終祝伏哭而始廢哉。且予叔母王從旁望
見自盂直桌。又輾轉久之乃落懷也。乃知向者之屢著明徵。久暍也。信予也。近之靜處以寢。既歸既虞。神
安也。不校族幼也。噫。神應之種種考爲之乎。神使之乎。神之力。神惠不敢忘也。考之靈考慈不敢諉也。獨
是巨細愆戾。獲罪於天。不可勝誅如元。而神猶監惠如此。願念忘親。遲尋粗疏不可勝諱如元。而考猶見
慈如此。嗚呼痛哉。作神應記。

孝子王化麟葬父記 壬午

孝子王化麟。東鹿白殿鄉王明子也。甫六歲。明以事出。絕音問者三十餘年。麟思慕特切。日夜欲蹤之。苦
罔所向。忽得明家報云。寄自嘉興。麟卽棄家往覓。過汴。有人語之曰。若父去嘉矣。今在許都。可過瓜圃。麟
如其指。遇一人問之。則其父也。殊無所寄音。然則嘉興之鄭封。瓜圃之指引。皆神爲之也。至誠感神。豈
不益信乎。遐邇胥以爲異。閩之縣令旌其門。有狽猷莊王輝臣者以告顏子春若。遂記之如此。

柳下坐記

甲辰五月夏至前四日。思古人引僕控驥。披綠褐衣。馱婁里左僕從。獨至柳下。鋪褐坐息。仰目青天。和風
泠然。白雲散聚。遂朗吟雲淡風輕之句。不覺心泰神逸。覆空載厚。若天地與我外更無一物事。微閉睇視
之。濃葉蔽日。如綠羅襲寶珠。光耀在隱密間。蒼蠅繞飛。聞其聲不見其形。如鮮虞廷聽九韶奏也。胸中不

覺空焉洞焉，怡焉暢焉，莫可狀喻。孔子曲肱疏水，顏淵簞瓢陋巷，常日不知作何亦甚。自謂今日或庶幾矣。昔從大父牧畜池邊，聞推一高歌太和峯。竹唱此味而已。數載之不復，何幸又覩吾性本體乎。彼世之好色、好貨、好名、好利、營營自隔小者，豈知當下自有如許乾坤耶。彼世之嗜棊、酒、字、畫、木石、花草、玩物喪志者，豈知目前自有無窮詩賞耶。彼世之修心文飾、珍藏、管弦、詩賦、沈溺忘反者，豈知當躬自有深長趣味耶。至於面壁爲野狐禪，九轉求羽化仙，竭其精力於枯寂無用之地，放其神明於元幻莫定之天，又焉可語以此中光景耶。惜也工力尙淺，一念不敬，即一念不仁。一念不仁，即一念不如聖。一念不如聖，即一念不如天。以當前即是者，如隔萬層山矣。吾心本體豈易見也哉。聖人之化，化此也。顏子之不違，不違此也。諸賢之日月至，至此也。今雖偶爾彷彿之，則僅可謂時至而已矣。何足恃哉。雖然一時之天，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天，有以異乎。一時之心，與一日、一月、一歲之心，有以異乎。護天人之勵，崇克復之功，如天之行健不息，即聖人之純亦不已，豈不常如此時哉。遂書爲鄉下學記。

習齋記餘卷三

答許酉山御史書

某伏棲草茅，年踰半百，尙於聖人之道，毫髮無可自信。自謂苟且了此生，無復他望矣。惟熟心斯世斯民，深冀有撥當世道者，而曾未見其人。每仰天長吁，時或涕下。衙友人剛主氏，還自都，見述先生品行，且曰，先生昔所望，其在是耶。因出河洛源流、擬太學祀典、聖學直指二册示僕。讀之神情忽爲一爽，胸次更加一擴。大半如平昔意中營營者，不覺兩手額祝曰，天生先生，眞有意於斯世斯民也哉。恨隱見殊途，無由接歎笑通聲聞。謂剛主曰，疑聞太倉陸道威學識似得孔孟本旨，而終未謀面，已爲深憾。至欲讀其遺書，竟不可得。今又可失之許先生乎。第恐居下據上，爲有道者羞耳。何幸先生不棄，辱垂手教，下及無知，敬置案上，再拜展讀。知存性存學得達記室，願先生砭其愚，訂其頑，勿俾疏狂偏執，取罪先賢，是所望也。又見次僕於椒山、江村、夏峯三先生下，擬諸三代逸民，頓覺蹴蹐無地。先生蓋獎勵後學，稱人皆過其量之苦心也。某敢不自愧自策。至謂更在無懷葛天之上，則傳僕於先生左右者，或有過當，而反失僕本色。僕自揣其頑，不能與時賢爭青紫，則有之。若妄志妄學，則仍在中古人物，不甘作太古僕役也。但謂爲今世之景星慶雲、祥麟威鳳，先生自道耳。僕何敢當。又承教近代大儒孤介立品，宏通建業，或著作立言，接踵而起，獨歎聖學絕響，而以庖羲之一畫、唐虞之一中、孔門之一貫勉僕。夫庖羲大聖，一畫洩天地之秘，

第大聖自室，而以一畫之散見如八八六十四卦，與天地共見之而已。唐虞之一中，第堯舜禹三聖面授，而以一中之作用如三事、六府，與天下共見之而已。孔門之一貫，第孔子與顏曾面授，而以一貫之散殊如四教、六藝，與三千人共見之而已。即曾一中，先生言之，自當能之。僕之蹐跼，何敢躐等自誣。但願勉爲其散見，僅於一二粗迹見諸身家者，稍可自對足矣。所謂一中者，或可俟諸他日，得大君子鑪錘，猶未敢自信。果可與聞否也。臨池北望，依依不既。

與都察院許酉山書

前讀河洛源流、聖學直指，知先生識詣之卓超，聖道之統緒有攸歸矣。繼承賜教，忘德、忘貴、忘年，而先施於草茅寒士，非成德之大、愛道之切、愛士之殷，不至此。僕心慕之，踰年又蒙特刺下問，媿勝悚感。竊伏棲荒鄉，曾不得見一遊都之人，徒鬱鬱如結，而竟不能馳一紙於函丈下。茲安平郝生苦因荒適京，素習聞業於敝齋，知先生之下交也，欲進光道範，以求益，敢以便敬質疑。惟先生教之。聖學直指中有氣魄大才一段云，肩荷世道，救濟生民，治能輔治，亂能撥亂，吾儕今日用何功，操何具，可以辦此。有骨力名賢一段云，干城名教，扶正人心，達則兼善，窮則垂教，吾儕今日用何功，操何具，可以辦此。又云，擬合纂一部希聖達天全書，與同志講求，今可成否，希示下。河洛源流眞二千年獨闢堂奧，獨窺孔心之誠，宋明諸儒當俱拜下風也。竊疑字句一二未穩，擇人一二未確，如管仲超寰下，尊攘二字，似宜改刻。春秋是吾子將爲東周手段，諸出偪得過，使如是整安撥正耳。若謂一作便已安已正，恐孔子之心戚矣。治亂皆不出一段中。四皓、子陵，是漢家二祖求之未盡道，未可等之巢、許例。治方出亂，必不出一段中。仲連熱腸世事，恐未可等之沮、溺例。治亂粹沈置天地民物腹外一段中。恐斷圖墨子許行爽之，恐不足道。赤松遂壁非我族類。似不足齒。至於諸系闕孔注聖師雖矣，道祖二字，或可議乎。遽不齊世說爲訟，是僕所推尊爲聖門顏子下之一人者，以治單父與孔子對宴，公晉稱爲霸士之佐也。配饗似宜進子賤。冉仲弓、有子若，而六孟子特廟，不知都見何如。各代大儒一段，僕意宋推胡文昭，元推許白雲，明推韓苑洛，未審當否。結語中曾子輿訛爲燮，宜改刻。漢賢不有石猶、管甯、黃憲等耶。何負經生伏勝、高堂生也。明之王文恪似當次之曹邱例。揚雄爲莽大夫，春秋所必誅，尙可從祀乎。陳文達似可進之韓范例，間於蔡黃中，似不倫。宋明儒之不惑於禪者固鮮，張九成尤甚，正戴儒冠和尙也。夏峯宗傳已詳，先生似不可再詳，此大著中積疑，求先生教之。若近有所成，與茲二刻，並求賜教。敝齋俱無也。又有經書積疑三種，各書俱言古禮尙右，又云神道尙右，乃成周廟制左昭右穆，不又尙左乎。曲禮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反覆不得其義。雖陳注引朱子解，僕終未喻。春秋於文姜辱周公廟，與於弒君之賊，乃書薨我少君，文姜傳家謂之諱國惡。春秋於夫人會齊侯皆詳書之，顧於死後諱之，於僕甚不解。請先生賜教以開聾瞽，不勝遙企。北望依依，不既欲言。

上太倉陸桴亭先生書 甲寅

某聞氣機消長否泰，剝復，天地有不能自主，理數使然也。方其消極而長，否極而泰，天地必生一人以主

之。亦理數使然也。趙稽孔孟以前。理數醇。倘其質。凡天地所生以主此氣機者。皆實文、實行、實體、實用。卒爲天地立實績。而民以安物以阜。雖不幸而君相之人竟爲布衣。亦必終身盡力於文行體用之實。斷不敢以不堯舜不禹臯者苟且於一時虛浮之套。高談袖手。而委此氣數。置此民物。聽此天地於不可知也。亦必終身窮究於文行體用之源。斷不敢以惑異端背先哲者肆口於百餘年昏晦之日。著書立言。而誣此氣數。壞此民物。負此天地於不可爲也。降自漢晉。溜觴於章句。不知章句所以傳聖賢之道。而非聖賢之道也。妄希於清談。不知清談所以闡聖賢之學。而非聖賢之學也。庶浮且盛。而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公孔子。六德、六行、六藝之學。所以實位天地實育萬物者。渺不見於乾坤中矣。迨於佛老昌熾。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空之。一歸於寂滅。或取天地萬物而盡無之。一歸於升脫。莫謂日月、星辰、山川、草木、鳥獸、蟲魚、舉爲道外。並一身之耳、目、口、鼻、四肢、百骸、皆視爲累礙贅餘矣。哀哉。使氣數於此生堯、舜、周、孔。固必回旋爲長。轉否爲泰矣。即不然。或生端、言、卜、仲、二冉之流。亦庶幾衍道脈於不墜。紹眞宗於不喪。而長泰終有日也。奈何氣數薄甚其庸。趙氏運中紛紛躋孔子廟庭者。皆修輯注解之士。猶然章句也。皆高坐講論之人。猶然清談也。甚至言孝、弟、忠、信如何教。氣質本有惡。其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身等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故僕妄論宋儒。謂是集漢晉釋道之大成者則可。謂是堯、舜、周、孔之正派則不可。然宋儒今之堯舜周孔也。韓愈武佛。幾至殺身。况敢議今之堯舜周孔者乎。季友著書駁程朱之說。發本州決杖。况議及宋儒之學術品詣者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懼一身之禍而不言。委氣數於終誤。置民物於終壞。聽天地於終負。恐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强暴橫逆內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遠也。某爲此懼。著存學一編。申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大旨明道不在詩書章句。學不在穎悟誦讀。而期如孔門博文約禮。身實學之。身實習之。終身不懈者。著存性一編。大旨明理氣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人之性命氣質雖各有差等。而俱是善。氣質正是性命之作用。而不可謂有惡。其所謂惡者。乃由引蔽習染四字爲之祟也。期使人知爲絲毫之惡。皆自玷其光瑩之本體。極聖神之善。止自充其固有之形骸。但孟子死後二千年無人道此理。而某獨異。又惴惴恐涉偏私。自是誹謗先儒。將舍所見以苟就近世之學。而仰觀三代聖賢。又不如此。二念交鬭。罔所取正。一日遊祁。在故友刁文孝座。閱先生著有佳錄。復明孔子六藝之學。門人姜姓在州守蔡賀罰之。惕然如久旱之聞雷。甚渴之聞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飲甘泉也。由致三四。皆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張此學者矣。猶未知性理之詞然也。既而刁翁出南方諸友手書。有云。此間有陸桴亭者。才爲有用之才。學爲有用之學。但把氣質許多駁惡。雖入天命。說一般是善。其性善圖說中有人性之善正在氣質。氣質之外無性等語。殊似新奇駭人。乃知先生不惟得孔孟學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當今之世。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誰乎。所恨家貧親老。不得操杖親炙。進身門下之末。茲乘彭使之使。奉尺楮請教。所以所著並高弟執長禮樂。孰長射書。孰爲體用兼優。不惜示下。使與賢之子。得所景仰尊奉。倘微有寸進。眞一時千載也。山河隔越。不敢多寄。謹以性學編各一紙。日記第十七卷中摘一張呈正。不勝向望愷切想慕之至。

與五公山人王介祺 同王子法乾

久慕斗山。莫由親炙。天假之年。光蒞鄰壤。使某獲得沐德輝。拜瞻之下。春風和氣。清人胸臆。慷慨快爽。更無一纖纖雜。此等氣象。蓋自立雪孫門。心性之學。得之有素也。吾儕何幸。彼此休光。尤填感佩者。蒙誨一紙。開我茅塞。翔行次日。志古典禮。月餘來想文公手定之書。必講慣習熟之矣。若新有得。祈以分惠。鄰中介友張石卿先生處。歛節儀。曾訪否。亦寄一晉正字千文爾雅各一冊。壁迎。伏候起居。及公郎高弟清吉。

答五公山人王介祺 乙巳

承誨眞實經濟。推廣仁人孝子之心。又謂有心者常自喻。僕雖不敏。敢不勉力。竊思某自二十一歲頗有恐志。使棄八股業。專事經史及先儒語錄。然地僻無書。而賦性粗浮。雖得見者。亦只涉獵大意。求於聖人之道有一隙之明足矣。至二十四歲。忽得七書而悅之。以爲七書之粹精在孫子。孫子之粹精在首章。於是手抄十二篇。朝夕把玩。凡兵家精粗事宜。亦頗留心。至二十五六。因所遇之艱。發鬱成疾。但看書思事即心痛。或耳聾。或骨蒸。乃喟然歎曰。天限我也。悠悠忽忽。欲以庸衆終矣。故又從事醫學。以爲可以養親養身。畢此生已耳。至二十九歲。敝里之西乃有法乾王子出。遂相深結。彼此以聖道相望。其治身心也。專以主敬爲主。其於日用也。專以躬行實踐爲事。務求幽獨無媿。方可謂學。故邇來只盡其在我。一切發鬱俱釋。頗得樂趣矣。但心不密。功不細。時生作輟。過端屢出。喜怒哀樂四字尚不能當。何足言學。是以初見有懲忿之間也。理明自不妄怒。先生眞是格言。某欲親見之。竊覺其難以爲理。非可一日而明也。近者思只須心常在。則自常明。一時不在。則一時妄喜妄怒。故不敬則不能明。而不明又不能敬。是以近有敬則明矣。明則敬矣之說。先生以爲何如。至於經濟。某以爲只須在大學一篇。施爲在孟子井田王道諸篇。故近聞每晝夜三復聖經。將求經濟之本也。所撰有存治一書。將備經濟之用也。未審是否。外啓者前在祁。過刁先生爲州守。劉嘉屏。謂前幅有戴滄州書。上用御賜圖書。無可配者。惜得孫徵君詩文方佳。惜此地無王介祺。高儁擊代爲之。某聞詩文可代。圖此乎。刁先生曰。伊衍常事。今觀見示詩孫徵君代某有言。是刁先生之言不誣矣。如此則奉拜時先生謂專向誠實用功。或尙有不盡然者乎。惟以后改之罪罪。

寄祁陽刁文孝

側聞人蘭室久而忘香。居鮑肆久而忘臭。恆以爲與之化也。愚則不念其久而化之者。而深痛於人之居之之際。以爲聖賢愚不肖之分界也。故古之得蘭室而居之者。若冉閔言卜幸而遊聖人之門。羣賢之叢。若謝楊若黃蔡。亦幸而步程朱之宮。衆君子之列。雖諸子之天資過人。亦其所薰染而磨淬之者異也。是以離羣索居。卜子有三失之誅。師死無友。田方流黃老之學。况不肖如某者乎。念及師友之際。不禁悽然太息。恨薰習之無徒。悲某生於世二十有七矣。質賦狂躁。氣概浮薄。然有鄙志。深以不能成人爲恥。意謂翕然以往。道斯有在也。雖無文王猶興。孟子豈欺我哉。乃氣物之拘蔽既深。習俗之糾纏復固。一鼓不振。

再鼓輒衰。於是將伯之見日曉曉矣。第身非有道。所見鄉里人耳。雖君子之多。誰爲言之。雖耳之所及。誰爲引之。即近歲所聞如高陽裘調孫子、新安五峰士子、前首張先生、徵君孫先生、與老先生。皆以家貧親老。不堪離膝下。並無緣拜謁道範。己亥暮春始得五峰於易水。然亦旅次一見。未及使領教益。寸心耿耿。止四望而悲所生之不幸耳。日者敝里彭九如持手諭爲壽親事。某讀之神悚。不曾躬奔左右。第以生平謬妄。管惜蘇柳。僅以文名。字羽猥以詩著。而以大才用之無用也。九翁父子和以詩勸。終不之治。殊不思五字破心。難程子戒之。謂不當專攻此耳。他如關雎、七月、鹿鳴、天保。固盛世精華。學者何可無此。其乎至是始自服謬陋。概不足承大君子之教矣。雖然夙昔高山仰止之謂何。而茲可無以將此惓惓也。勉撰俚言七章。聊佐太夫人稱觴之末。兼表敬慕。令先太翁及老先生之私諡之一供彩舞。輒煩回藏可也。若以徧四方辭章。則恐識者嗤做矣。欲吐無盡。侯謁從者布心。

上刁文孝先生

某庸陋士耳。讀四子書頗知景仰。遂棄帖括。求之朱程遺書。因略見正心術、避名利、闢異端、一二大概。將身爲之而未逮也。第生不獲郵舟。無由得一先生長者正其是非。欲薪諸裁事逢意記室。而諄諄師友之過。中誠有所大急也。而亦不敢望不鄙夷而遂教之。何幸翰諭遠頒。尊价下臨。誨之、且詳誨之以開我蒙惑乎。敬繹證世。且夕省玩。如面承提命。愧爲貧制。無由得書。如來諭所稱梁溪先生未知何許人。並其語錄未之見也。儻貴府有藏者。倘同斯文正統求覓。所付刊老家貧。不能就拜几杖。吐所欲言。臨楮西望。無任愷切。

答刁文孝先生

昨借王使敬候安吉。見來諭有天水違行之事。欲以長伯下望。亦不知爲公伯者何人也。但以某自離蠡城十五年。蟄拙特甚。戶外一人不識。世事一毫不知。焉能有公憤之力肆人市朝哉。惟願先生自證。果親斯道何如斯命何如耳。雖然數載高誼。盛銘肺腑。豈能置此。適敝里彭九翁自郡回。謂某事某某陰有力。某即使趨徒馳書張呂二老處。求向某某解。並求石老勸先生以平氣反躬之學。此誼不知其達台下否也。然某竊有疑焉。令先貞憲德愛在人。捐館之日。有願代死者。異世之後。報德有祠。時節有祭。聞鎮安寺又有祠。固見盛德入人之深。而貴州人情之厚亦從可知矣。而先生乃屢不理於口。每至速訟何也。豈善繼善述猶有未盡者歟。某以爲今時與昔時異。令先君被髮纓冠而往其宜也。先生宜守閉戶之哲。不可蹈鄉鄰之惑。儻聊試世局。恐不能無絲毫之染。夫士君子立身行己。如白鶴高飛雲際。一點不沾塵昧。猶罹繳矢之及也。況同世局乎。況世局中微有點染乎。在先生自信必心求真正。身求真修。無待愚妄後生喋聒。然區區過慮。不敢不爲知己進也。專伻前來。僅抽迂不堪仰贊性分功夫。極欲一往請教。奈今旱家大母偶傷足。侍扶居寢。難步不得離。此盛使親見者。萬望原恕。

再卻刁先生請

聲體於哀毀中復遺重念。其何以堪。祈厚自葆愛。勿拘居喪之常可也。某愧無夙養。不能勝喪。迄今四五

月。猶病弱倚杖。方命之罪。自無所逃。依論撰方服二三十劑後再看。但稍一忽略。恐成鼓脹。不可爲矣。某謂治身病易。治心病難。病勢至此。須擺脫世情家務一切。不以攖吾方寸。使天君澄徹。則內火不然。不銷耗其氣。而以藥餌輔治爲有益矣。不然十劑之養不敵一憂。百服之力不敵一怒。意外之患。焉能保乎。幸於愚言毋忽。其使備道先繫愛懇。故及之。

與上蔡張仲誠書 壬申

元生也晚。不得堯、舜、周、孔、而見之。得見夫學堯、舜、周、孔者。亦幸矣。不得學堯、舜、周、孔者而見之。即得見夫傳堯、舜、周、孔者。亦幸矣。竊延時博訪其人。聞今世有孫徵君鍾元先生、刁孝廉蒙吉先生、張處士石卿先生、張石室、孫倚先生、王義士介祺先生、諸公。本皆真保人也。彼時以家貧親老。不能遠出。僅拜交四人於徵君則以其遠遊蘇門。生前未得一面。迄今中懷猶抱恨焉。蓋刁張諸先生固皆有志學堯、舜、周、孔者。而實皆學周程張朱者也。或傳堯、舜、周、孔之一二者也。惟徵君未面。不敢盡也。或元之所失。正學堯、舜、周、孔、傳堯、舜、周、孔者乎。博求其書。於年譜見當時皆北面徵君者。惟先生以友道並契。豈可復遺憾乎。是以客歲不遠千里負笈門下。蒙先生不拒。留居彌月。既諄諄賜教之不吝。又循循引誘之。使言解經註傳。先生之識力出人意表。拜拜氣象。先生之身教亦大異尋常。使元聞所未聞。見所未聞。方且謙德自抑。獎進後輩。謂諸高弟曰。浦然南來。大有益於我。我愈加習行矣。夫先生之重習行。豈待顏元哉。亦先生之借蛙激眾。善勵及門則然耳。自此習行日懋。建經世濟民之勳。成輔世長民之烈。扶世運。奠生民者。必出於起庵先生之門也。則不特學堯舜之精一執中。而並學其和修六府矣。不特學周孔之洗心操存。而並學其三物四教矣。是謂眞學堯、舜、周、孔者矣。是謂真傳堯、舜、周、孔者矣。周、程、張、朱、何足道哉。但元躍海之寬。飛天之空。未免受其寬之包容。而肆其飛躍。則粗直鄙率。滋甚犯尊長者。不知其幾許也。先生寬以居之。與爲弟李見遜以出之之教。敢不弦佩。謹修寸楮恭候起居。兼謝雅愛。南望神馳。不宣。

寄關中李復元處士

自孔子與極後。即判爲七儒。而惟孟軻氏一脈傳曾子興之學。他若漆雕、顓孫、諸派。皆附此一脈。小開於後。流不大矣。然讓韓子非稱儒有七。皆曰眞孔子也。孰從而辨其眞孔子也。則當時其派蓋不相下。殆昌黎所謂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然去聖未遠。傳授必眞。不過賢各行其所長。如清、任、和。聖各成其所偏。而其實聖皆堯舜之道。實皆孔子之學。小異大同。未失堯舜六府、周公孔子六藝之傳也。降自漢魏。注疏文章。冒認孔氏。而堯、舜、周、孔之道墜地矣。禍及趙宋。名爲聖道重光。而其實晦往聖之道益甚。蓋漢儒之冒亂也淺而易見。宋人之冒亂也深而難知。爲朱者曰。我眞孔子也。凡不由朱者皆斥之。爲陸者曰。我眞孔子也。凡不由陸者皆斥之。吾鄉若孫鍾元先生。又以爲合朱陸而成其爲眞孔子也。而以孔門禮、樂、射、御、書、數、觀之。皆未有一焉。有其一亦口頭文字而已矣。以孔門明德親民之道律之。皆未有似焉。有其似亦禪宗廢局而已矣。故僕自有生來。亦嘗陷溺其中。以爲陸眞孔子。朱眞孔子也。乃爽考當日之爲朱陸者。殆樂不措於身。僧道亦納於友。然猶粗假一二端以塗抹人耳目。至今日之爲朱陸者。則絲毫之禮樂

不行。全幅之僧道自任。而猶覥然以孔子自居。哀哉。此輩不惟孔子傷之。恐三千徒衆之末。猶當吐棄之也。故吾友王介祺主以行寸觀人。僕學之。宋儒中止許胡安定、張橫渠爲有孔門之百一。今儒止許太倉陸道威爲有孔門之百一。自陸氏辭世。未聞其人也。而以拙守四十載。未出州一步。雖綺典官末。未嘗一面。今冬爲族父事所迫。遂間得會郭令親與敝邑者。座中有人妄推僕素履。令親因極述道丈閉戶潛修所讀書所用功。人不可見。時或有窗外竊視。或強排扉入者。亦不與語。或一年著衣。輒拂之。若將浼焉。僕心異之。已神馳於關中矣。已而偶同行。見僕式下嗣卿。又謂僕曰。令親過嗣。雖樹壁外。亦下。噫。其介翁所謂行寸者乎。聖門顏仲二子。相附過墓則式。過祠則下之禮。久不見於世矣。其他功必皆孔門之行。課其他行。必皆周公之行禮。僕益心異之。更神馳於左右矣。又聞道丈富於春秋。進修正未可量。以視近世名利途窮。而反求之寂靜以謀名者。又不同矣。斯道斯民。其有賴乎。幸以平昔所用功與所得力者。備示以啓僕。使聾瞽之子。由以少開。亦千載一時也。相望千餘里。貧儒難以負笈親炙。即尺函亦不能頻寄。幸勿惜金玉。納我於安未病誨之。所有拙著存性、存學、各摘一紙。拙功課記中亦摘一紙。幸賜斧正。修塗之小子不勝西望。待教切切。貴地鄉邑有李道丈名顒字中孚者。專講陽明學。使中來轉寄僕之拙著與茲上道丈書一致意。懇肯令尊信王子者而尊信周公孔子。實學二聖之學。行二聖之道。則此道庶其復明。生民世道。庶沐宏庥矣。無知小子。妄抱熱腸。蒙昧不知所言。

與河南道御史趙用九書

蠡縣生員顏某頓首拜書河南道諫臺趙老師執事。某生於世。一無可知於人。亦一不願人知。五十有八載矣。初聞執事過聽人言。有下垂撫惜之意。又聞博邑羅明府亦有薦。遂舉家有祁陽之行。以古人云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爲不祥。避不祥也。亦幸蒙憐而釋之。踰年而歸。不意執事之愛物也異常情。於瓦礫士

壐人所鄙棄者。偏滌濯而樽俎之。薦之府道。薦之兩院。以致遙獎下頒。金匾旌門。並蒙執事厚賜。草茅下士。寸長無稱。何以堪此。徒增出入愧汗。竊察感恩兩念叢積方寸耳。又守先端惠不入公門之戒。未能謁闕拜瞻。一吐感茲戚佩之私。客歲之春。欲取命下。聞之雀躍。庶幾發行之日。某於茲境外修行錢故事。執事笑納一錢。或可少慰區區也。不料友人迫爲中州之行。某恐負許西山先生於地下。款往哭之。留寸函道意。竟亦沈閣。使滿腹積忱。竟不得達於執事。悵惘云何。遊貴省。得遇林泉高賢、或退閒君子。如耿逸庵、張起庵、梁伏村、諸名士。無不逢人說項。且云僕杜門守拙。公之政績。即不悉知。如立農師、重講鄉賦旗人、揚善類、諸大政。輒欲致一邑之唐虞。真足以法今傳後。況今日密邇楓宸。躬當言路。其澤被蒼生。期致天下之唐虞可知也。茲因馬生之便。敬候起居。謹呈拙著。併求斧政。臨池北望。瞻依之至。

上張東嚴通政書

某尊父受莪栽高誼。竝親德誨。三載中。伏棲喪廬。哀慕之暇。即思道範。前寄寸函。蒙手教下覆。稱許過分。無任悚愧。後令弟尚兄辱臨。言京考復停。某再書恭候。寄往遼左。後乃知令特擢納言。以先生大德。當此要任。爲天子喉舌。吾寵何足多。朝廷之幸。蒼生之福也。某草茅中陰受太平。亦已分澤矣。但相望四百里。

徒切日夕之懸懸爲大歉耳。毀念佛堂高議。已借光於拙著中矣。若無人瞻寫。俟他日有副本妨寄求正。侍御許西山先生。嘗通吾道聲氣。聞近者幾陞在貴堂中。未審果否。此當世有用道學也。願先生賜爲腹心。治統道統。均有賴焉。都諫楊淇子某石交也。惟長者鑒觀而汲引之。共效贊襄。同希庭精使某竊沾潤得與普天蒼赤共沐化澤。是所望也。伏惟保攝。爲斯道自愛。不宣。

給易州李孝廉介石 辛未

僕當今一迂拙人也。弱冠後。使棄八股業。妄求所謂聖人之道者。蝸質庸劣。兼之生長城市。習染甚邃。洗滌其故著。求進於純正。甚難。初求之陸王。無所得。繼求之程朱。無所得。因反求之孔孟。亦終瞻望彷彿其萬一。而不敢自信也。夫求之陸王程朱。則不惟與世間名利博奕等人相遠。即詩文字畫今世所尚爲高致者亦相遠。反求之孔孟。則不惟與世間佛、老、申、韓、雜霸等相左。即與學王、陸、程、朱、輯語錄、談靜敬、著書冊者亦相左。是以進道甚苦。愧志力之本薄。嘆孤立之無朋。恐所求者謬而終磨也。故猶者某願棄家。諸訪於四方。就正於有道。奔走八閱月。得會中州之高賢大良。賜我實多。而終以吾鄉人才寥寥切懸。某僑爲慨。昨陽月朔五日。尉子弟稱吾兄下顧。並攜賢郎。且賜幣儀。盤桓茅舍。調鼓鹿琴。詢其氣象。爽朗兼舉。不作腐儒態。某何知能而辱高士躬臨也。兄何聞見而乃輕身納士耶。然即此一事。亦竊窺吾兄之豹斑矣。孔孟後儒學久微。上者務心上之操存。而作用全無。下者攻章句之講著。而實功盡廢。禮樂附地。人盡不問。子嘗言孔子若生今日。必自易其語曰。禮云禮云。不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不鐘鼓云乎哉。蓋深痛禮樂之恢文器數盡亡。而其實亦隨之湮沒也。即如琴瑟。古人謂之斯須不去者。而今之老師宿儒皆不知。甚至終身不見爲何物。而賢郎少年便習嫻之。可以知吾兄之家學務實矣。即如幣交。古人行之祭祀。行之燕飲。行之朝會。而今之人皆不講。雖間有舉行。亦必仕宦富貴者能之。貧賤儒生概不知矣。而吾兄獨力行之。施之從未識面之人。則其敦行古道又可見矣。鼓舞甚歡。恨某途中被寒疾。小塗又偶背。不能北上拜教。幸恕簡悄。容圖後會。所賜厚幣。殊不敢當。使子弟原璧歸納。謹領珍扣。受約束之教。且以見吾二人訂心交結之義。拙著一二。敬呈記室。祈賜斧正。不宣。

寄桐鄉錢生曉城 生名煌

僕少讀書。見伊阿衡先覺覺後覺。一夫不被堯舜之澤。如己推內溝中。不禁其憤憤熱中何假也。見孟鄒公充塞仁義。揭叫不熄。孔道不著。懼人將相食。不禁其棘手惶懼何假也。見張文忠闢爲大路。使百物蹂躪。小馬踐踏。其上願爲蹊隴。使人矢溺其上。不禁其悲苦無計何假也。總以禪宗訓詁之毒先入。遂錯鑿中自作許大乾坤。而無視天日之孔隙矣。道成中後。忽悟書生文人之非儒也。唐虞之儒。和三事、修六府、而已。成周之儒。以三物教萬民。賓興之而已。六德、即堯舜所爲正德也。六行、即堯舜所爲厚生也。六藝、即堯舜所爲利用也。孔門之儒。以四教教三千人而已。文即六藝。行即六行。忠信二者即記者隱括其六德也。夫堯舜之道而必以事名。周孔之學而必以物名。儼若預燭後世必有離事離物而爲心口懸空之道。紙墨虛華之學。而先爲之防杜者。迨於秦火之後。漢儒掇拾遺文。遂誤爲訓詁之學。晉人又誤爲清談。

唐又流爲佛老。至宋人而加甚矣。僕嘗有言、訓詁、清談、禪宗、鄉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誣民。而宋人兼之。烏得不晦聖道誤蒼生至此也。僕竊謂其禍甚於楊墨。烈於嬴秦。每一念及。輒爲太息流涕。甚則痛哭。友人中惟李剛主、張文升、差可共學。而禮、樂、兵、農、水、火、工、虞八者粗做一二。然爲衣食迫。各去張皇世務。不得聚首。恐亦終不能勠習脊梁。擔荷此道也。乾坤中將如斯而已乎。天下果無一人與於此道乎。辛未之歲。不惜衰耄。決計出遊。欲自中豫。繞雍揚。轉青徐。而求師尋友。庶幾有如伊孟文忠者肩此一任。僕可以反歷安老以待斃矣。乃盤桓中州八閱月。二千餘里。所見如張起庵師弟、孫徵君、周鐵邱、雲[illegible]子諸翁之門人所聞如耿逸庵、李中孚、俞春山、大抵皆宋人之學。而更不及仁義眞充塞矣。非能口敵舌辯。闢一分宋學。孔道一分不入。昔人之慨。儻熱中棘手。惶懼悲苦。無計者乃俱嘗試於僕心矣。方逵汝潁。聞敝地方七月不雨。赤地千里。返而內顧。抵里則妾亡、妻病。不能復出。日夜鬱陶。天下眞無人哉。歲前剛主旋轉稱得人於桐。出吾兄諸冊見示。伏讀籌邊三略、讀史危言、治河一得、鬱忘餐語。不禁起舞。呼天。浙地猶有留心經濟若人乎。及讀存學後編、壁書辯僞、中庸辯、孟子疑義。又歎曰。今何時哉。晉地皆夢。不歸程朱則歸陸王。而敢別出一派。與之抗衡翻案乎。庶幾以先覺自任。爬疏充塞。熄楊慝。著孔道。甘爲大路。爲庭斯。如昔人者乎。然而惜也。惜吾兄天資傑出。輕費有用心力於無用也。惜不與天下明習行經濟。而爭書生文人之非儒也。夫儒者學爲君相百職。爲生民造命。爲氣運主機者也。即如唐虞之世。莫道五臣、十六相、四岳、羣牧。是大人之學君子之儒。雖司空之一吏、后稷之一掾、九州牧下之一倅。凡與於三事之中者。皆大人學君子儒也。夏商周之世。莫道伯益、虺、仍、伊、萊、傅說、十亂諸公是大人學君子儒。雖其一吏、一掾、一倅。凡與於三物之中者。皆大人學君子儒也。孔子之門。莫道顏曾七十賢是大人學君子儒。雖二千九百二十八徒衆。但習行一德、一行、一藝。皆大人學君子儒也。儒之處也惟習行。故孔子開口便云學而時習之。庸德之行。儒之出也惟經濟。故大學之道。惟明德、親民、止至善。諸如用之則行。爲東周。三年有成。顏子爲邦。管子霸王之佐。子路治蒲。言子治武城。孟子名世。舍我其誰。皆確證矣。離此一路。幼而讀書。長而解書。老而著書。莫道訛僞。即另著一種四書五經。一字不差。終書生也。非儒也。幼而讀文。長而學文。老而刻文。莫道帖括、詞技、雖左、屈、班、馬、唐宋八家。終文人也。非儒也。凡禪宗鄉愿二蠹。皆附於書生文人而冒儒者行之。惑世乃深。但得此義一明。則三事三物之學可復。而諸爲儒禍者自熄。故僕謂古來詩書不過習行經濟之譜。但得其路徑眞僞可無問也。即僞亦無妨也。今與之辨書冊之眞僞。著述之當否。即使皆眞。而嘗是彼爲有弊之程朱。而我爲無弊之程朱耳。不幾揭衣而笑裸。抱薪而救火乎。況所認猶囿宋人之見。而辨其誤。更似僂恥人僂。而溺厭人溺矣。僕讀四書諸經。亦有正誤偶筆。然不欲成書示人。尤而效之也。惟即吾兄所辨三則。及諸大著權評。使舍姪纂錄去以請商。兄果有志斯道。惟即素所究心兵水二端。而深之以討論。重之以體驗。使可見之施行。則如禹之終身司空。棄之終身后稷。臯之止專刑。契之止專教而已。皆成其聖矣。如仲之專優治賦。冉之專優足民。公西之專優禮樂。而亦各成其賢矣。更不必分心力讀一二書著一說。斯爲眞儒之學。而蒼生被澤矣。僕肯勇破成套。大樹儒幟。則伊、孟、文、忠、復見於今。僕所欲

之。而不敢專者。得分一臂。僕願師事兄事於千里之外。私淑二字何敢當也。臨墨南企。不勝顒祝。

與湯陰李甯居

從孫仲容、甯李和、諸友處得聞公鄉主一名。歸途拜訪。因得晉謁。備聆英雄氣概。道學邃養。所謂聖賢豪傑兼任而合做之者。元目中未見二人也。且自幼北面鐵邱。夫鐵邱之前截氣節。後截禪宗。習聞狎浹。亦云深矣。而一聞曉臺述孔孟習行故道。憮然即呼子孫立刻習禮。躬自跪拜周旋。勇往爽快。乃得之八旬老叟。視彼少壯委靡不振。老死宋儒故窠。千萬語不悟不返者。豈不天淵哉。對先生數日。晚南行第一佳會也。夢寐輒神馳焉。今因敝友許恭玉南遷。敬候康吉。不宣。

寄陳宗文

同學弟某再拜書宗文道兄齋頭。三年前公函兄不彼枉顧茅齋下。相對十餘日。聞兩中人才。始得聞吾兄名。書院事元不能任。亦不願任也。特因再三不釋。強顏就之。實假此以親習貴地諸賢。求開我茅塞也。過廣宗吉生齋。始得見吾兄字。五月到此地。踱步還田短作。始得見吾兄文。兩月中公函陶陶述敍。有意默吾兄。與無意狀吾兄。因他人言行想見吾兄者。益耳充胸。令人綠綠平原矣。然友人之推兄與天下之重兄者。率以文。壓當世耳。元獨見周易句讀正誤。蓋心服邃於易道。竊覘吾兄之自命。非徒以文也。以文尊吾兄者。殆不知吾兄者也。日日向公函提旋陳兄名滿天下。足滿天下。一時貴介樂迎者無暇日。無定方。願安得一辱降。使小子聆緒餘乎。正四望引頷。未審何鄉也。四日方食。忽徒魯告曰。陳先生從府寄信。欲見阿師。文元躍起停箸曰。宗文兄在家乎。恨不翼往一拜鬚眉。二豎溷交相困。但俟路乾。登程可計日也。只文無可似大方者。自弱冠更異常狂妄。謂人生兩間上之當學堯、舜、伊、文、周、孔。次之當學顏、曾、思、孟。即甚下亦不當失如三千徒衆。雖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藝之一藝。亦不枉生世爲一人。列名爲一儒。若韓、柳、猥以文名。李、杜、僅以詩著。將在下而修身齊家。儀風式俗。在上而致治撥亂。康濟民命。安所用之。以若彼之賦質聰穎。而區區就此。負若天之篤降矣。惟其誕妄若此。是以詩文無能比於人。固庸謭不及也。亦羞爲之。故家藏俚帙雖數百。亦不過往來書札、祭祝箴銘。不得不爲者。殊無努笨苦力雕刻若韓歐之爲者。名之曰記餘。明非正業也。然亦思就正有道。一印是非。求賜斧削。恨未刊出。暫使粹鈔等錄行篋中三五紙請教。幸加鍼砭。

與王篤周

與貴昆玉習禮講學桐齋中一段佳會。生平大快也。屈指相別。倏忽週歲矣。歸來與敝友王法乾、李剛主、翼述道兄資性之高。向道之篤。進未可量。聖道昌明端有賴矣。所約今春南遷。不意妾死妻病。勢有難遂。待來春再卜行止可也。所望志氣常發。功力常勤。習行常熟。務爲有體有用之眞儒。使斯道不振。元但得出門。自當策蹇渡河。不敢自老也。便中餘函敬候。不宣。

答陳子彝

同學弟某再拜書子彝道兄足下。敝門人國瞻過貴齋拜教。並得親貴里諸賢。以增益其所未聞。何幸

也。宗二人愚笨多狂悖。君子取其志爲可也。曾生攜手教來。知吾兄與諸同人無志爲樹何如。曾生欣然謂某聞一不佳消息。問之。則曰。中州撫憲構書院於汴。請仲誠張先生講學。令河南北士赴之聽講。必將許多人才入靜敬讀書之套矣。豈不惜哉。予曰。不然。此大佳消息也。生不解。予曰。現佳者二。將來者一一。夫以院憲之尊。號招多士。近大儒聽講。天下聞之。誰不曰崇儒重道。吾儒生氣。道釋不一衰乎。一佳也。今之士多不自惜。率博飲放蕩。肆於貨財。一奉道學先生之教而遊其門。不得不稍自檢。里甲胥受其福。二佳也。吾遊梁豫。幸會四十四友。分郡異邑。不相見。不相聞也。吾非者不得謗。不見可與謗之人也。吾是者不得稱。不見可與稱之人也。今當此盛舉。有志之士。無不裹糧游於梁土。凡在仲誠門與不在仲誠門者。得聚。聚則各舉其疑者講之。信者稱之。信疑半議之。則堯舜三事、六府之道。周孔六德、六行、六藝之學。以信稱傳固佳。以謗議傳亦佳。即張先生亦必舉吾二人一月之異同以示人。則明某之偏。彰某之異。俱佳。乾坤中不從此宋明儒叅一異途哉。謹述之告吾兄。以開貴地同人亦議之汴也。鄢陵王寫周號以亭。張先生得意門人也。當必隨行。若見之。討張先生送弟序來。先是。文亭攜以來。弟擯不觀。今悔之。若之汴時。即將此一紙帶去。與同人一觀亦妙。敬復子彝道兄知己。

習齋記餘卷四

上本庠王厲文書

數月來師臺起居少候。歉歉。偶聞張學書使報虞行健。未審果否。然心已慌怛無地。某聞無其實而竊其名者不祥。某輕狂浮躁。爲蠡人士所不齒。師臺寬典。不以劣申。然猶有不心服者。况特加優薦以率人識諸。以傷師臺知人之明。而重某之大不祥哉。且蠡庠雖未必有顏閔其人。而老成謹厚者有之。孝友端方者有之。樸誠廉退、慄慄學規者有之。詳加採訪。固自不乏。若果以狂妄後輩充之。其爲學校之辱大矣。且舊料事雖憲臺例典。國朝來本庠諸師從未有舉行者。師臺爲風俗士習計。一旦毅然爲之。甚盛意也。但所舉服人。其關風化之轉移者固不小。若以僕當之。必駭人聽聞。而開匹士之口。在師臺欲榮僕而適辱之。他日必有悔之無及者。萬萬不可。不然。苟舉某即遠遁。呼名不到。司事者將何以置對。不宜。

初寄王法乾書 壬寅

士生於三代以前入道易。生於三代以後入道難。非資質不相及也。非學力有不若也。非詩書有不足也。蓋古者禮樂作於上。風俗美於下。人生八歲。則內則、少儀、弟子職等童而習之矣。十五入大學。則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幼而講之矣。且祖父師友勸勉者惟此。朝廷命宰官賓者亦惟此。故人行止、出入、耳目、性情、日與道相成而不自知也。孰有譏笑詆夷以阻之。浮華奇巧以分之。詭誕異端以亂之者哉。迨秦漢而降。

教千載之大防盡壞。數聖人之制作盡湮。不惟無禮樂之陶淑。風俗之薰沐。且有詩、文、曲、賦、一切浮華奇巧之技以蠱耗人之心思。儀、秦、申、韓、楊、墨、佛、老、一切詭誕異端之徒以蠱惑人之學術。間有氣稟差强。傑然欲脫其習而見吾性者。世方駭其異而訾議之。辱詈之。其譏笑詆夷。眞有如狂國之笑其君者。故當吾世而爲士。非有斷然不變之志。解網羅。斬荊棘。必不入也。非有毅然不奪之守。立持操。忍挑惑。必不久也。某初知異端之亂吾道。遂痛拒之。親知爲之惑者。必委曲解諭。非大有事務。寺觀必不入。非果係親屬僧道必不友。若偶交之。亦必多方開曉。思拯救之。以今日之僧道。皆吾中國可憫之人。非猶西胡伽摩前代安廣作僞之輩也。是以著誅佛論以明愚見。初知時文之喪吾志。遂棄其學。不讀時文者八年矣。間於臨場讀擬首。亦入會文社。姑爲親計耳。大不欲以此誤終身也。是以有賤文賦、重徵舉等作以寄慨。初知誠正是爲學根本。孝弟是爲學作用。經濟是爲學結果。皆用力爲之。第才智短淺。工夫作輟。所以朝鼓夕勵而悔衷也。蓋虎類犬之懼方深於中。而人之惡異者已痛入骨髓矣。有笑爲狂者。有詆爲愚者。有斥爲妄者。有訾爲迂闊。目爲古板。指爲好異者。甚至望而譏。迎而拒。呼朋引類而辱笑之。某志非百煉。助鮮同人。嘆此等不過。而所業遂以場壞矣。然其實因吾之棱角忿戾以致之也。迄今平日捫心。對書發歎。非不自痛自惜。前者因會文於族兄參兩處。兄自外至。曰。人言法乾王子顛矣。予叩所以。兄曰。惡僧道也。斥佛老也。焚時文也。讀五經也。居恆必衣冠也。持身以敬。教家以禮也。故鄉黨遐邇有風名。予聞之。瞿然驚喜。大呼曰。焉得天下秀才皆如此風。庶太平復見矣。深幸吾耳之一新也。參兄曰。與吾弟友哉。予曰。豈敢云友。眞吾師也。因思足下改闢之速。期許之大。灼見之智。力行之勇。誠可謂解網羅、斬荊棘、斷然不變者矣。以此立持操、忍挑惑。自必毅然不奪。而盡吾道學之風。千載未闢之氣。庶其自此開矣。伏望進以中和。期以大化。則吾將恃爲斯道宗主。而既頹者或可復起也哉。餘悰縷縷。統俟嗣謁盡意。不宜。

給王法乾書 其二 癸卯

自昔仰如山斗。深之寤寐。書成一幅。承使欲達而不果者數次。惡其不專也。而又無价。故特遣愚徒奉上。隨亦褒金玉之錫已。而散里九老曰。王子有言。令吾兩人到彼。未幾賀相公以文廟供祭過。又曰。王子謂家教嚴。不得出。請到彼一敘。僕時亦以家教謝之。今則又幾一歲。寂然不相達矣。昨偶然病不能寐。忽念向不曾欲納交於王子乎。今何久不相聞也。人子而能親賢友善。父母之志也。而可以家教諉之乎。然則何爲久不相聞也。因悟其故曰。此兩傲不相下也。夫天生吾二人於咫尺之近。而以傲岸不能相助以有成。是謂褻天。吾二人既有志聖人之道。而以傲岸不能虛心以相下。是謂侮聖。中夜一思。自容無地。且王子自言家教嚴。或視其親稍有不允色。即不敢他往。吾祖於訪賢會友則不相禁也。且王子令德在躬。誠以道自重。即傲亦有所挾。余則寡陋卑夷。一無所得。何恃而傲。求之無所得。則必挾長一念詰之。韓子不云乎。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久疏音問。僕之罪也。且僕於道義之交。希非不知勤矣。聞徵君孫先生每步馳於河南矣。聞五修王子。胥於易水命駕百里以訪之矣。聞邢陽司先生。胥三往親炙之矣。而於咫尺之

王子竟以傲岸故不能躬造以證業焉。是遠求而近遺也。又僕之罪也。發天信聖。僕實爲之。王子乎何尤。譏自前一日痛。卜於廿六日起強病之身。策不駿之疑。叩門升顏。以求開我狂惑。雖然不可不預達也。專達。

給汪順乾書　丙午

某嘗疑朋友者天性不如父母兄弟。情誼不如夫妻。義勢聯屬不如君臣。而得與四者列而爲倫。何也。及生世二十年後。稍立鄙志。欲求聖賢所謂仁義者。勉粗心浮氣。以爲獨立獨成。一往而比肩程朱。左右孔孟。何須於人哉。未幾而顚踣仆折數四不能振。反按已往所爲。無一可語於仁義者。始曉曉四望。求一嚴師責成而不可得。求一稍同志之友提挈而又不可得。困苦憔勞。卒無以救而幾廢矣。天思悠昧。近產喆人在十里內。是以登門拜教而得與令兄交。夫以愚之粗率。遇令兄之高尚。誠惴惴然恐兩傲之不能相下。其作价之書。足下所已見也。及一見愉然。各遂生平。殊無毫絲觸忤。自以爲千古之奇。不世之行。雖家人亦驚爲天生地設一對佳朋友也。既而復得二賢不鄙。肯辱同社。高賢濟濟。光我座筵。豈可知也。每中夜思及。不禁失笑。令兄又嘗謂予曰。六弟剛決。它日可以獨立。令四兄志氣駸駸。學養日進。某正如窮夫求升糲幅縕不之得者。一旦珍羞方丈。文繡盈笥。何樂如之。然雖向者備嘗無友之苦。故視友至重。備歷得友之艱。故知交友最難。每當後或從稍有相愛相猜之萌。卽憂之至食不甘寢不寐。而不謂足下已大離於中。展欲能會。噫何至於此極也。且僕之於令兄也。面語則弟之。公稱則子之。事之在師友之間。而令

兄不欲受也。故拜則兄答。亦皆先拜。令兄之於僕也。誤以兄事。而僕不敢當也。故每拜心輒歉然。恨欲先拜。而二賢實附令兄之列焉。令四兄雖偶値遷延。僕觀其志。終必有所樹立。獨要足下稍迫之則庶而不起。少寬之則縱而自用。今年方弱冠。智識未擴。踐履未實。事親從兄之際。偶多出入。其最末文路未滿。而僕奉之一同令兄而無差等。恐徒長足下虛驕之病而終身無所進也。是以不拘嫌疑。不介形跡。而有子思、顏般、王順長息之說。而又不謂足下之欲奧僕者已云驕慢矣。不知責僕在禮文之際乎。進此則師禮矣。足下勉力至於孔孟。則僕執贄有日。今玆未敢也。抑或在眉睫氣色言語抑揚間。恐賢者正宜借此爲錯磨。不宜以此相責也。又或果多失禮。或不合宜。則頻頻責善。僕樂受也。顧素不責善而一旦欲相棄。僕面質畢。起而扶掖謝過。足下又不起。且不豁然快釋。夫反驕慢者謙敬也。足下之謙敬如此乎。僕知足下必欲得一不俟人責自無過舉之人而後心服與友。使僕學詣至此。則有來學。無往教。恐不登門納交於令兄。足下爲得友之。又知必有以僕粗浮之態。幼時之惡。爲足下言者。以至積輕至此。僕聞古有盜賊者壽八十。假令三十餘歲時一旦改心易慮。以堯舜爲宗。以仁義爲學。足下何以待之。又足下必以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爲責。僕亦以此自責。然亦不可無辨。古之君子。媚于天子。媚于庶人。果一愛乎。畏天地畏君親。畏百姓。果一敬乎。足下何以教之。又使有喪心求合。不論人年齒之長幼。造詣之淺深。一以尊奉媚悅爲事。此孔子所謂便佞善柔者。足下何以處之。自別來一路躊躇不釋。連日飲食無味。夜中輾轉不寐。省思自今以往。所以待足下者不能定也。將屈媚下禮以求悅乎。恐益長足下之虛驕。而僕之本色亦失

也。將如僕所云聊爲差等。盡輸已意以待足下一警乎。恐過奉者已滋其驕慢。而反復降之。其不益取辱乎。僕幸矣。幸承教得自檢疏躁。又幸令兄不我欺。或不至中公見針也。夫以行己不敬。將爲人所厭棄而猶皦皦貴辭焉。僕雖無恥。猶不至此。特以三載來荷尊君先生寵遇。感令兄心交。恨不盡吐所懷。則負尊君、負令兄、負足下。而亦自負矣。敢布腹心。以求不愧於令兄相交如一人不介形跡之教。幸勿見而碎之。姑存几案。每日抑志勉閱一二過。庶非僕之心有慚誠者。再啟。

給張爾韜秀才書

累聞郡中客及彭九翁知貴體康健復常。不覺頂祝。聞九翁頻稱詩學有成。意賢者謂今世惟詩可作耳。賦詩不能進敵。高將軍言之。五字破心。程先生戒之。或精神無所用。姑爲是以寄情。定知賢者不滯情也。但令先大父一腔忠憤。上衝霄漢。英靈豈有所未遂。當發爲暴風。激爲迅雷。鬱鬱乾坤中。非有功勳鼎彝。澤被蒼生。大補康濟者。蓋不足伸此。誰爲任之。令先叔祖發明性體。獨衍孔孟二千年正言。周、程、張、朱、當拜下風。躬行醇德。僕嘗曰。謙光和易。使人驕氣自阻。無如張石卿者。法乾嘗曰。模範撰則。德僕於才。推石卿先生第一。爲沂公者誰之責乎。願有有用之精神。益光先緒。僕懸想性成。出言無序。且數載來久思對案一晤彼不可得。茲舍弟七保入郡。特使拜教。不覺喋喋。幸熟察焉。

與劉煥章論禮書　乙卯

禮定自先王。自宋儒辨疑。敢爲起義。而自用自尊之罪不協。非天子不議不尊不信之大義晦。孔門祖孫

關世之大防決矣。故案於國朝之制確遵不敢外。惟祭五祀。闕自法乾。謂雖聖人復起不能易。故各於所王一祀。不敢類過。亦不敢略祭。仍惴然奉周公制作之旨。無所作也。今嘗禮法迹地之時。而吾三家毅然從事。因將求合於禮也。非以苟異於俗也。亦非以禮自我出也。務使神人各安。一人可行。人人可法。遠不悖聖。近不悖王。斯可耳。然法乾於祭內外神齋戒節略。亦不遵古人時祀之義。凡事失之苟且。僕向已痛切言之翁。又好類這鬼神。全不考究時王之制。古聖之禮。夫一家有一家當祭之神。一神有一神當祭之時。一時有一時當行之禮。其間儀文度數。各有定則。非人所得而增減之也。卽有增減。亦或時制未盡善。少參古禮行之。非敢妄任胸臆。以己意爲增減也。以己意爲增減。是徒苟異於俗矣。是以禮自我出矣。豈曰求合於禮者哉。且今之惑於異端。大干法紀。大亂典章者。莫過於元旦通設天地三界眞宰之牌。拜於貪昧。甚爲無稽。其爲無識者。莫過於家宅六位一主。自秦人廢戶而始使後世死其親祭不言、不動、不飲食之木。然木主猶古也。使神依之。故稱主。諸神其牌何義也。六之一字何防也。蓋世人不知宅祀中霤。而以貪迷妄評。創爲財福二神。共門戶井竈而爲六也。孔子云。富貴在天。豈財神所可致。神亦豈有得私財貨以與人者乎。甚而竟指狐蛇神事之。尤妄之妄者矣。福善禍淫。上下神祇之所同也。神豈有專司福人而不禍人者乎。卽有之。又豈違禮瀆祀所能邀乎。況古先王爲生民而索鬼神。備法物以享百靈。至貓虎昆蟲之神而不遺焉。豈猶忽財福之末惑乎。其不經明矣。賢如煥翁。而元旦有天地前卽首之失。家宅有六位共主之拜。法乾卽不拜天地。亦未免五祀元旦一祭。僕竊爲二賢不取。吾儕窮處茅簷。非有生

民政事之任。宗廟會同之舉。國邑邊疆之務。止此修齊學教之責。其修齊學教。又止此冠昏喪祭數事。故特絜領綱。伏惟垂裁。

答劉孝廉煥章書 辛亥

僕前所陳。不以爲腐。勇往從事。晚幼輩敢不益勵以步後塵。詳味翰教。左提右挈。始終勿棄二語。不勝驚幸。某年幼學淺。每抱不克有終之懼。雖我煥翁發此大志。肯俯就以共學。亦恐是倦厭世味之紛。而猛思返於清閒。久之此學中幽獨戒懼。塵接莊肅。禮文繁縟。功力勤苦。以至於經濟艱危。既不若官途濃腴。足以娛耳目奉股髀。又不若宦友酬酢。足以飾局面。並不若時文之虛華。足以快玩弄。博名譽。回顧舊巢。能失津津世味。前路思進。復無閒地散逸。以血氣漸衰之老。何所恃而不思息肩乎。則年高志銳之翁與年幼學淺之某。其鮮終之患蓋一也。而不意翁已爲某慮。恐其一旦自廢。不得與翁相始終也。某庶其因此自策乎。來教又云。但覺怠荒較前更甚。復謀所以醒醉夢者。夫醒醉夢之法。前二語已盡。何言。則惟言其未必卽不如此而已。言其未必確知如此是病而已。其不能確知如此是病者。苦於不覺也。其不能卽不如此者。苦於不斷也。不斷仍是怠也。不覺由於荒也。夫人日有以荒其心。日有以荒其身。日有以荒其耳目口舌。雖得孔子與爲師。顏曾與爲友。不能強其心而使之斷也。故荒則不覺。不覺則益荒。怠則不斷。不斷則益怠。覺則不荒矣。斷則不怠矣。常覺則斷有力。常斷則覺亦有力。四者之功。循環相生而互相成者也。然則欲求不怠。先貴斷。欲求斷。先求覺。欲求覺。先貴去其荒心、荒身、荒耳目口舌者。去其荒身、心、耳目、口、舌者。而求之道。則孔子之道出矣。法乾近日衰弱。不堪言相見。當以尋直語之。

給高陽孫夏淵書 乙卯

博陵後學某頓首拜言。僕聞高陽有夏淵先生舊矣。聞先生孝。傳先生格言曰。有母可事之謂富。無母可養之謂貧。僕服膺之。聞先生友。傳博愛族姓。由威子姪。僕服膺之。聞先生端方。傳不謁時貴。武城得人文結。鄰封錄誦。僕又服膺之。聞先生節行。傳來年出貢歲節告頂。僕更服膺之。伊人咫尺。拜杖有心。所愧在蓋時家貧親老。先恩祖考妣時刻不堪左右。遂歸博來。又牽館累。不獲越域以進身有道之側。惟億十年前以醫事歸自郝路。遇貴族一翁。忘其字。彷彿是克之大抵翁屬也。候先生起居狀。翁述近者佛經丹書是覺。僕驢上跌足曰。何爲然哉。以其精微不及中庸、周易。以其得罪天地。取誅聖賢。不可勝言。闢之先正曰。當如淫聲惡色以遠之。何爲然哉。翁歸但道顏某以爲不可。僕思人非人不生。生於人之身而爲之子。則必有父。人非人之世不生。生於人之世而爲之臣。則必有君。天理也。況釋迦爲梵邦世胄。又爲臣子之最親者。願舍乃父而入雪山。恝然其君之社稷人民。而求所謂空寂。此天道之賊也。天地不能無升降消長。萬物不能無春夏秋冬。人生不能無弱壯衰死。天道也。彼羽流獨逆天道而爲九轉脫以希長生。此天道之盜也。尚宜爲天地誅之。無令迷世。況其死後遞相翼鼓之妖言。雖點石頭。舞天花。何足亂人聽乎。故愚昧如僕。亦斷不爲之惑。況高明如孫先生者。尤爲儒林之選。品當有爲之瞞者。因請孫翁曰。吾儒際此異端昌熾。昧亂生民之日。不忍其害而欲闢之。亦須一閱其書。不則無由見其失而辨駁之。翁肯肯曰。

夏淵想亦如是。不知彼時翁歸亦曾以此語復否也。昨者僕坐荒齋。讀高陽集。一客入。僕謂客曰。高陽相公與太常鹿先生、致君孫先生、三君子講學論道。掀轟河北。嗚呼盛哉。江村夏峯俱得佳弟子。闡緒於後。相公雖極將位。立勛名。表忠節於兩間。其所聲應氣求者。率多青紫勢交中人。須子孫門人再有發揚於後者。其學方可昭揭千古也。客曰。有有夏淵孫子。學德不僅孫氏白眉。實高邑國士也。然近者設心忘世。足跡常在寺觀。交遊愛近羽俗。觀其行狀。不久飄飄然有山谷之入矣。僕聞起跌足曰。何爲然哉。其吾之罪也夫。其吾之罪也夫。客怪問故。僕曰。蠡有傑士王法乾。特立獨行。不可一世。僕闢之。未卽交也。已而以書相訊。亦未卽交也。已而或告僕曰。法乾自言夢參上帝。係北極真武一轉。僕大懼曰。吾儒有才如此。而切磋無人。致使孤立生厭。認妄爲真。其如天生才之心何。於是登門納交。相規以正。卽今蠡人所稱爲王聖人者是也。夏淵先生吾積慕幾二十年。不能躡門求教。以至德孤無從。斷瑕全璧。非吾之罪。其誰之罪歟。客又問歷代名賢。蓋多遊寺觀友羽俗。何也。僕應之曰。聖王之治世也。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學者學六德、六行、六藝。一德不及。聖人猶以爲慽。一行不及。聖人猶以爲慽。卽一藝不及。聖人猶以爲慽也。故七十子追隨孔子。終身不去。蓋學無息時也。卽獨處一室。自有汲汲不遑已事。自有津津可自娛理。故隨巷處陋中。皆是不暇外求也。六行尤在人情物理用功。離人情物理則無所用功。離人情物理用功則非儒。故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後世之學則異是。讀誦著作而已。租收規勝書人自能讀能作。逕自益以爲學矣。但行己無大壞。遂自益以爲德矣。更無所用其汲汲。又烏得其所爲津津也。故逕息肩遨遊。然因行己既高於世。遂厭絕人世。富貴薰灼。財色濃耆。彝倫斁敗之態。息肩遨遊。與厭絕人世。兩念相夾。遂不得不遊寺觀。不得不友羽俗。蓋寺觀無富貴薰灼諸色厭人也。羽俗無富貴薰灼諸色污人也。殊不知人之世卽有富貴諸色厭人。猶然人世也。世之人卽彝倫斁敗。猶有不親之父子。不義之君臣。不友之兄弟。不別之夫婦。不信之朋友也。寺觀則滅絕人倫之地也。羽俗則滅絕人倫之人也。是猶庭堂谷藪。然庭堂卽污穢。人處之。谷藪卽岩秀。鳥獸處之。又猶人類鳥獸。然人類有陋。君子伍之。鳥獸卽猩鸚。君子遠之。且近世之君子。卽觀人世而谷藪之。谷藪中未始無庭堂。卽取人類而鳥獸之。鳥獸中亦未始無麟鳳。前代無論。卽如今世可及之君子。亦尚多也。今世亦無論。卽如吾郡。豈無學若賢。學富萬卷、節行高潔者、有之。隱居孝友、斷心經史、寂無聲聞者、有之。胸藏經濟、泥塗軒冕者、有之。剛直不阿、守正攻邪、力行古道者、有之。志在繼開、盟心林下、百年不貳者、有之。此局卽不能盡引爲我友。訪求其一二相與結社、演禮、歌詩、彈琴、考業、互相規過而勸善焉。未始不可忘一世之紛囂。而樂一堂之虞夏。何至從非禮之地。身交非類之人。乃以快閒適之私乎。客行。僕惕然懼也。學問博核如先生。德行老成如先生。品節屹卓久且堅如先生。而猶不免末路之失足。垂暮之敗念也。況無知稚少如僕。何敢自保哉。已而復猶猶然疑也。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古之人有爲赤松之遊者矣。有爲雪菴之僧者矣。濉陽誅鄧伏獄。韓司明爲東北海之避。黃雲發首。人肯容之乎。託行赤松。飄言辟穀。庶得全首領以沒也云爾。庶以明吾爲韓復秦。非以爲漢也云爾。半月旣沈。飛燕旣上。雪菴和尚明爲黃棣之逃。謂帶全勝者肯甘之乎。易

經可誦。觀音經亦可誦。焦得架舟悲歎。見護皇於地下云爾。故能不必不負服也。愚者千慮之一。或偶有合。想先生必有以教我。僕新春脫館累。案塞拜几。當有月也。萬一不出於此。則僕有所不敢聞矣。抑思爻淺。言深。古人所羞。況陋陋數百言於不謀面之耳。甲顏又何厚乎。所痛者堯、舜、周、孔之道竟墜於地。氣數痺薄。賢才既不多。鍾鏞鑰矣。又別有所牽。儒道不將自此絕乎。不肖一種熱腸。君子當不深罪。臨楮無任東望愧慄企翹寒暖之至。

與何茂才千里書　壬申

天之生萬物與人也。一理賦之性。一氣凝之形。故吾養吾性之理。皆備萬物之理以調劑之。吾養吾形之氣。亦皆借萬物之氣以宣洩之。聖人明其然也。是以畫衣冠。飭簠簋。制宮室。第宗廟。辨車旗。別飲食。或假諸形象羽毛以制禮。範民性於升降、周旋、跪拜、衣叙、肅讓。又鎔金、琢石、竅竹、糾絲、刮匏、陶土、張革、擊木、文羽、籥、武干、戚、節聲律、撰詩歌、選佾佾以作樂。闡人氣於歌詠舞儀。暢其積鬱。舒其筋骨。和其血脈。化其乖暴。殺其急躁。而聖人致其中和以盡其性。踐其形者在此。致家國天下之中和。天地之中和。以爲位育。使生民天地皆盡其性踐其形者亦在此矣。三皇、五帝、三王、實見諸宇宙。布濩充周。即吾夫子亦實見之其身家與三千人之身家矣。不幸天禍儒運。並禍世運。補葺訓詁之儒出。而聖道遂止在簡册。迨宋家諸先生。訓詁猶是漢儒。益之以登座講論、語錄、禪宗。而聖道只在心頭之靜敬。紙口之空文。聖人之成法盡廢。歷代不見一行禮奏樂之治。嬴世不見一禮明樂備之家。千百里不見一習禮演樂之人。靜睫一觀。乾坤空如。人欲橫行。眞可爲聖道太息人心痛哭也。曾不思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士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顧容舉世全去終身永離乎。中庸大聖人之道。至於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不明以禮爲聖人之道乎。論語、武城聞絃歌而笑。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不明以樂爲道乎。竊謂夫子之學而時習之。即學此習此也。僕不自揣。勉力於禮。習率三五庸俗弟子習行於館齋。凡家中冠昏喪祭不敢不如禮。但苦樂無傳人。僅得老友張函白授一曲琴。而又老多忽忘。所謂其終也已。眞終身大憾也。聞足下篤志樂學。又得苑洛先生志樂書。孔子之道自此有傳人矣。又聞少學帖括。棋畫。覺其無用。即斷絕之。改過之勇。眞吾友也。眞吾師也。吾鄉椒山之後。深有望於足下矣。謹走尺素。用將景仰。不宣。

答何千里

交曹生得聞足下名。令僕方寸中縈繞一千里矣。春間寄片楮志景。茲讀翰教。自序平日喜平易。不立畦畛。刻壇坫十歲以上。聽人講琴瑟等樂。便願慕之。識成於樂細注程子所言蕩滌邪穢。流通精神。妙不可言。不自知何心期也。一副器物。自己料理鏗鏘。當下便已受用。難言云云。此等誰啓之哉。誰教之哉。豈非天生一副好樂資性。如后稷童時好種植。孔子戲嬉陳俎豆。非人之所能爲也。但不精此道。不終此志。使是負天。便是不盡其性。此豈爲人世虛名。爲人間功業。方作此想耶。吾兄之言曰。非先有成見於胸中。以爲可以有關係。可以擔當世道而爲之也。切實爲己。使僕心折。但又謂斷不敢自附於學者。嘗願人探

過一層。譬如生兒長女。原是女子事。但處子口口聲聲講出來。未免羞人。如謂畜之可儲他日之用。猶是門外漢等語。則似染於後世腐儒之見。未察於堯舜周孔之學也。以僕觀之。今世惟吾兄是一學者。豈容附其林乎。今之讀書千卷。注書百帙。自負爲學者矣。僕止謂之書生。今之作八股名家。古文大家。自負爲學者矣。僕止謂之文人。惟見夫習升降周旋。從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者。僕稱爲學禮者。見夫習於吹鼓鼓舞。從事五音、六律、七聲、八音者。僕稱爲學樂者。然則今世可稱爲學者而無愧。舍兄其誰屬乎。至於生兒長女講出羞人之說。僕尤異之。今之讀書人。本分女紅閨門四德全不自盡。況有採過一層立志採過一層下手。採過一層開口者乎。吾兄又安得見其人而畛之也。且吾輩何不揚眉吐氣。作丈夫顧掩口羞顏。作女流乎。吾兄不過慈於後儒習見。謂處士不當言作用。學經濟。抑如是也。三代聖王、周孔師相。先謨人矣。不宜十五歲童子方入大學。便教他明德親民。治平天下。如今吾輩家修。使做治平本領。亦復何害。如何謂畜之可儲他日之用。便是門外漢乎。孔子教及門兵、農、禮、樂。乃皆之門外乎。顏子三十歲布衣。使商推歷象、制度、帝王大略。孔顏乃皆在門外乎。吾兄所稱何人之門乎。願熟察之。移實爲貺。

勉劉茂才君顯

客歲予與門人王學詩於蒲陽。下楊劉子宏斯齋。其子君顯少補邑庠弟子員。志向謙禮者。於予之將行也。乞言題壁。將顯以警策。且曰。鹿如常見先生。予以行急未遑。約他日函寄。茲族叔紹洙遊其地。因爲述所聞曰。祁陽刁文孝有言。爲時文不爲古文者。文不文。爲時人不爲古人者。人不人。僕恐吾黨不解文字意。嘗僭爲之說曰。古文非史、漢、唐、宋八大家之謂也。古人非漢、唐、宋、伏、毛、戴、宋、濂、洛、關、閩之謂也。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四表。格上下。是謂堯之煥乎有章者。詩書六藝與七十賢習禮習樂習射數等。是謂孔之斯文在茲者。知其爲文。則可爲其人矣。願其勉之。

答陳端伯中書　丁卯

天生元無用之人。亦沒之無用之地。富貴功名自弱冠便付之膜外矣。然不自甘於木石。日夕孳孳。仮思人即無用。無用亦人。人而無用。天之命也。因無用而即不成其人。人之罪也。是以早夜孳孳以自治。四方汲汲以求友。其一點狂妄。務不失天之所以生我。期於無用之中少效一有用之力。即上不得爲禹皋伊周。之奴隸。或下得爲孔、孟、胡、韓之僕從。亦幸矣。即不得漢之德公、康成。亦甘心焉。願天惟食我以方服畜水之穀。沒我於農夫頑冥之羣。內無人倫之樂。外無師友之益。目盲齒落矣。長白體恆矣。病態種種。新將至矣。先人血嗣未立一隙。承繼無人自蠢歸博。又十五年矣。鬱鬱蹇窗。使如此以死哉。近遷祁城。妄希或得一二人才可承一隙者。乃六閱月仍抱膝獨吟。兀坐藥肆。苦可知也。吾兄又遠在四百里。無可吐我幽懷。且政事繁劇。書札亦不遑頻仍。吾兄謂我更何處覓舒眉張口地乎。近於月中旬元遊下博歸而得兄書。展讀之。見才短事繁。又多掣肘語。吾兄之才。元不嘗欽多才多藝。當分理部事乎。即所聞掌篆時奇異。不惟朝廷善任有用之人。亦天善用有才之人矣。止在繁劇見天之愛吾兄也。繁劇而又掣肘。正見天之深愛吾兄也。元每向人言人生兩間。苦處即是樂處。無所苦則無所樂矣。古之人若孔明之苦。即孔明之

樂也。康節之樂。卽康節之苦也。吾兄定能解此。又云。目下卽裂倉卷。櫌車在前。無法可避。問計於元。元伏棲草茅。未達時政。不知倉卷如何便是櫌車。又何必思避法也。倉卷卽難。亦不過繁劇掣肘。人臣之義。盡其在我。只保我上不負於朝廷。中不負於職守。下不負於生民。至於窮通得喪。一任天之付我人之待我。則盡力以往。得盡吾職。吾快矣。不得盡吾職。吾無愧矣。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古今無論。卽如吾郡鹿江村辨事部曹。何等繁劇。何等掣肘。佐理閫外。又何等繁劇。何等掣肘。須知身在職掌。千般辛苦。皆樂也。卽退居定興。亦樂也。願吾兄大著眼界。只一心是主。付窮通得喪於膜外。方見吾輩本領。超出尋常萬萬也。況天相吉人。往無不利。何必代天公先勞心也。老生常談。敢爲知己獻。外具通政張東嚴一書。煩便轉達。元不勝北望依依。

答禧苑識拱北

僕生六十九年矣。少甚放廢。賴天之眷。琢我以樸純。煉我以農圃。弱冠後頗思立品。初求之陸、王。繼求之周、程、張、朱。惘惘無得也。三十時得交王法乾。相勉以躬行。爲五日會。規過勸善。礪淬不遺餘力。戊申後。似於堯舜周孔之道少有所悟。康熙甲子尋父過撫順。東西走二千餘里。辛未抵中州。又南北二千餘里。所見孫徵君門人、周鐵邱、雲曾子門人、蓋十數。耿醒庵、梁伏村、路驤臯、三先生相晤。則言經濟者。曾上蔡張起庵其弟子六七百人。則知來論學周、程、張、朱者也。歸來乃信斯道所在。李法乾相與辨難箴誡。不讓古人。敝門人李剛主亦勤相磨切。其爲斯道。乃天詡不肖。若我所資以人道者。剛主連年應聘遠遊。法乾一且不祿。某之衰憊何所恃而不畏墮乎。每夜默禱上帝並前聖之靈。惠我一友。漸染切磋。以左右末路。得無大謬戾。以終區區求道本志。是所望也。昨劉克猷手尺書下顧。拜而展讀之。酷肖僕少年意志。殆上天先聖惠我良友乎。不勝慶懌。第不知過聰何人。言輕譔僕以入室通方。盡性命贊化育等語。使僕慚愧無地。則足下之失言也。不敢勞駕。僕茲以完衆侯暇。當卜走謁。率此佈復。不宣。

給賈子一書 劉鉞成庸

忽接手書。見惟恐歸罪於父一語。爲之酸鼻欲泪。足徵愛父之心矣。至數簡猶可受。最難受處。余以爲賁枝葉之辭。非根幹之論也。令尊之受傳笑。猶可言也。吾子之傳笑。不忍言也。吾則能斷子之無其事也。然於令堂之前。語稍不遜。氣稍不平。容或有之。卽就子書質之神明無愧。一言見之也。書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夫舜何罪何慝。而不知質自見其大罪深慝者。乃所以爲舜也。昔有父子訟於陽明先生者。聽斷數言。父子俱相抱大哭而去。門人問何言以致其感悟之速耶。先生曰。我言大舜是大不孝底子。瞽瞍是大不慈底父。蓋自見其孝者。不孝者也。自見其慈者。不慈也。惟自覺其不孝則孝矣。自覺其不慈則慈矣。令日之事。誰實致之。而可謂質之神明無愧乎。夫布碗之言。無之可也。有之亦可也。片言之逕罔不能與而醒消天之災乎。尙不知悔乎。且而祖慈祖也。而父慈父也。而母慈母也。子不自知其禍也。吾爲子言之。令祖之慈。子所知也。以子嘗父前與母反脣。宜打罵及之矣。而令尊自若也。事至今日。無所不辯矣。而他人所不足於子者。令尊一言不及。若不知也。如此之慈子。有枝妻子能之乎。子謂令尊傳笑四

方。必謂人笑其不子道也。不夫綱也。而不知更笑其不父綱。蓋令尊之病坐不嚴。非不慈也。令堂之慈尤難言也。然子不觀舜之浚井完廩乎。不觀閔子之蘆英禦寒乎。不觀申生之受譖殺身乎。不觀王祥之受責罵虐使乎。子之母可曾譖子墳瘞井焚廩乎。子兄弟可曾衣蘆草衣乎。子之母可曾讒以大惡致子死地乎。子之母可曾日夜打罵虐使難堪乎。徒以一言之偶譁。遂致而詰問。且不敢直承也。則母之爲母可知矣。吾非爲子父母寬也。欲子知天下無不是之父母也。子其知悔乎否。

給彭永年書

十餘年前易水得承休光。後聞又發擺脫。厥交蓁蓁矣。奈某愧無夙養。而妄學古人之禮。故一居先恩祖妣之喪。而病廢幾至滅性。諸事忽忘。喪前所讀書。今見之若未握卷者。喪前所交人。非熟晤則忘。式九呈彩二兄在順天府治堂多一會。僅彷彿形貌耳。字號亦係歸里來訪問者。至於吾兄則字號台銜俱忘之矣。在蠡時。聞屯村有彭孝子永年善事繼母。讀於拙記登誌。侯暇時恭訪。道歸宗後。又聞老成端厚爲博士自眉。益向往之。竊究未遂進矣。客歲易城道衝望見顏色。或指示某曰。此彭永年也。僕諦視之。若有缺缺徵物之色。竊疑孝子之容不爾。端七則亦衰未允也。旋旅次。族叔與翁議奉訪。僕曰。某嘉其人。未悉其德。請從行。及拜瞻之際。承論舊誼。及責見不爲禮。乃深自愧恨忍忘。竟至於此。蓋僕之不爲禮。非敢慢也。忘前交也。兄之快快。非傲物也。惡僕慢也。別來又經年矣。昨偶夜中省過。憶缺訪事。深自恨曰。故交不拜。舊誼不謝。高賢不友。此其暗昧頹惰。豈復有學者志乎。遂定昨二十九日贖衣於城。因爲賞齋。棲與夙食。且戒乘矣。忽又自恨曰。昔之訪蠡友王法乾也。先之以价贄。前期齋戒。而後躋堂拜教焉。是以十餘年左提右挈。大獲賢友之益。相交不啻骨肉也。今博陵之有永年。猶蠡吾之有法乾也。胡可以贖衣務行。造次苟且。不盡訪賢之道乎。是以中止。又遲數日。卜期初六日前期齋戒。至日夙興詣府。以吐積慕。以求薰陶。倘肯納之交末。則歸來復得一法乾。庶愚蠢之子。其有寸進乎。臨楮無任南望依依。故以預達從者。

答趙太若

骨肉之間最難處。亦最易處。弟事兄。果能不競利。一切讓兄。不動氣。一切任罪。兄獨何心而必我惡乎。閱牆事竊謂吾兄未能利心淨盡。而專爲天倫也。或未能引疚負罪。而一出以和敬也。豈可委諸人言哉。此是吾蠡重大處。兄其急圖之。又讀來論至將有事句。不覺失笑。夫不作佛事。吾儒之道也。程朱之戒也。豈弟一口之私有所利而言之乎。不欲過令先君正其終。貴兄弟正其始。相愛愚誠耳。如兩兄不從。則亦已矣。又何諄諄相角哉。雖令兄有言。斷不至以相愛之初心。作相傷之客氣。惟願千辛百苦。念今骨肉。吾兄今日事也。餘不宣。

答齊篤公秀才贈號書 癸卯

昨恭賀時。欲有所白。未遑款叙。方思草椷以達。忽承嚀教。以爲有所賜問。啓之乃知爲某賜號砥柱。且有漢唐宋以來一二人之說。讀之不覺汗背。愕然失措曰。齊季子何易言至此哉。把之復閱數四。見來論有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始曉然有悟以爲此寓諷誡於獎勸也。恐吾之隨流而

揚波，故號之以砥柱，使自愧自勵，庶其立定脚跟也。意良厚哉。雖然吾輩年幼學淺，苟有志聖賢之道，正宜厚自斂飭，向根本上用功，豈可遽相標榜，有先生之稱，道號之贈，以取好事者之譏笑哉。某深羨吾弟美質，極果欲求道，請以數言相助。一曰舍末務本。前得書來，口會說，筆會作，都不濟事，須是身上行出方算。學問如吾輩，啓口輒談性命，恐於父母兄長前乖於內則少儀者多矣。賢弟幸際余曁其實體，愛敬二字，一毫粗率不得。一曰斂華就實。讀得書來才有些識見，便張皇議論，自市其長，不惟虛驕不能受用，且此滿假心，更無進步矣。賢弟既贍見聞，其深藏厚蘊，以求充實光輝。一曰去假求眞。讀得書來只謀舉業，才就八股，便謂之才，才有寸進，便謂之成器。此宋元以來不可解之惑也。不知吾儒自有眞才眞器，隱足以型俗開後，見足以致君澤民，如兵、農、禮、樂、水、火、工、虞之類，皆須探討，使有其具。不然，時文雖精究，將何用哉。賢弟高才，其務爲經濟，以期異日澤被生民。此三者是某深知痛癢而爲戒爲勉者。弟質庸力弱，近又染病，終無一能之可名，竊於賢弟有厚望焉。臨楮不勝切切。

辭魏帝臣見招

歸博來持身不淑，與物多乖，不惟風俗不疑，遠愧管幼安，亦且違忤日集。近負先端惠，求戚友中之知我愛我者，友輩惟彭永年，尊長惟先生兩人而已。載主歸舍，尤承雅惠，至再至三，覺化想生，情意懇惻。昔人異姓骨肉之語，於先生見之矣。銘刻感佩。嘗覆有極，向者手論見招，言心切一臨，且謂庭喪之疑不得拘喪制之常云云。某讀之泫然淚下，益增悲惱。先生之愛我思我，殷懃至此，某非木石，豈其無心。哀感之餘，輒懷向趨，但念祖執尊重，既不敢招見，又喪禮不請見人，徒夢寐縈結，方寸憧擾而已。夫處理之變，不得拘禮之常，非謂先大人卒於十四年前，祝服隔遠，不假膝下侍承，正疑初終之慟切乎。某以爲人子得禮之常，倘忍言也。處禮之變，更難爲情矣。侍親之終，固可慟也；追遠而服，更容無地矣。人之爲子，生奉菽水，左右色養，死備禮葬，外易內戚，卜兆告塋，野樸之人以時祭墓，倘禮之家以時祭祠。某非人子乎。生爲天絕，四歲便失恃怙。莫謂一勺不能奉親之口，寸帛不能衣親之體，曾謂須眉望顏色而不可得。其罪一。先大人卒於千里之外，莫謂飯含衾斂之無由，棺槨明器之莫具，曾告終月日之莫聞，扃櫬哭踊之莫伸。其罪二。不緣於瀋陽之北關，封塋於文皇陵西之韓英屯十四年，莫謂歲時獻薦無新旨之一掬，祠堂禮祭無香燭之一陳。在家也，曾親神之格而不知；蹤幽也，曾過親墓而罔覺。其罪三。祇息兩間，已五十一年，別先大人已四十八年。幼少夢夢，既不曉尊父之爲急，弱冠失志，號天蹐地，誓死尋親，每朔令節，輒東望拜哭。崇在鹽爲先恩祖父母養非，稽遲二十年。歸家又爲先祖母先叔喪故，稽遲十年，曾不能決斷早出，以至髮白齒落而後出關，致先大人壽五十六不見子之養，卒十四年不受子之祭。其罪四。某非人子乎。坐此種種大罪，每一念及，仰天欲絕，所可報先人之萬一，杜自心之一二者，惟勉追喪奠之一祭，倘容自寬乎。三月後承先生教，枕寢席於阮矣。已强顏食麵蔬矣。爲年因家貧，生待養，死待奠，强顏應聘，醫人相地矣。深愧不成喪，終爲天地之戾物，父母之罪兒，然日夜不敢離喪次，行醫相地之外，一事不理，一人不會。朝夕哭之必誠，朔望奠之必勉，庶幾行喪禮之疏節，略末節而已。先生若憐某，兩三月或一顯苦子於喪廬，

教其失，振其疲，則所賜多矣。喪畢圖報，但尊體既老，天寒事蝟，不敢望也。前札下適以醫事出，喪中神昏，復命已遲，伏維原諒。

答李植秀

吾子縗絰哀毀之中，生者乏養，死者乏奠，不知作何苦狀，每一念及，爲之傷結。向所聞一紙，千適病泄瀉，未及故答。子弟疑書粗疏失之矣，可另補來。問茲所問父齊母斬爲何人所訂。禮喪服篇，父斬母齊。子夏傳曰：斬者何，不緝也。爲父何以斬，至尊也。父爲一家之至尊，雖母不得而並焉。重母而輕父，夫婦之道也。子夏傳又曰：齊者何，緝也。裳內衰外。鄭元注曰：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衰，上衣；裳，下衣也。緝衰向外褶之，緝裳向內褶之。今則衰而不裳，惟以下之緝不緝分斬與齊矣。父斬母齊，斬明慟極，父尊無與比也；齊明微殺也。周公定制也。然子之服斬，亦未爲失。有明太祖高皇帝孝慈錄，更定服制，父與母及妾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觀周公之禮爲無別，據後王之制爲從厚。至於負版辟領衰之儀，禮經曰：負廣出於適寸。鄭注云：負在背上者也。蓋取其負慟之極也。又云：適，辟領也。領圍項而辟之，取悲哀旁達之義。而右禮謂之適，適主也，親也，厚也，總亦爲哀之意耳。衰長六寸，博四寸，當心懸之，表心之摧痛，故衰音摧。負廣於適，適廣於衰。鄭注云：前有衰，後有負，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也。皆重哀也，故功緦則無之。子問未及縫向外，或不知因服縫向外乎。吾常言縫向外，負版適衰，所以爲喪服也。今之喪中只白服而已，不知白服吉制，亦吉服也。故古人非黃白不御。明季著天下白服，清初猶然，脊縞因制，亦因服也。故宋人有舉哀宰予云三年不爲禮，蓋喪中禮一切俱廢，況慶祝乎。往日學規已嘗教子，豈迷中忘之乎。令祖祝壽禮，何問也。且令祖亦在服中，何祝也。邇來戀戀念子甚切，俟秋爽當往廬中一視子，擬子之貧，只能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不與人談笑、不失朔望哭奠，可以爲喪矣。禮文繁節，不必屑屑爲也。

習齋記餘卷五

王餘厚傳

王餘厚、北直新城人。明吏部主事明善子也。身不盈五尺。少羸得異症。每交睫輒出。使二婢更搥背肩連呼問。稍間、則出見守門者某臥某歌。至親友家事物云爲。還言不爽也。明善疑必夭。竟成立。登新城庠籍。明鼎移。李自成僞牌安民。見之憤曰。何物單服奴。破我三百載金甌。逼我大行皇帝升遐哉。碎其牌。殺其使。同弟餘頫與其從父延善、從兄餘恪、從弟餘佑、餘儼、友人馬于蕭集衆舉義。憤尤激昂。身自領一哨。復安州。擒僞令。軍勢已合。而山海關總兵吳三桂迎國師入破賊。自成西遁。馬于謀曰。吾儕本期斷賊首。報君父大讎。今賊已殪。可投大軍見攝政王以自全。厚不可。于詣軍前。王嘉之。賜官。不受。曰、非欲官也。避事耳。王錫之祿謹身。愼亦各引兵散。國朝既定鼎。讎家以叛逆告發兵。執延善入京。餘恪謂儼曰。本與大人共事。脫大人獨死。吾兄弟何面視息人間。吾赴難。汝復讐。入京亦死。儼糾衆殺其讐家三十餘口。朝廷益震怒。檄天下獲厚等者即決。後間踰年。厚夜歸視其叔魯山令維璺於姻家。姻家紿以所在。而走發縣。遂發兵執厚。解府。知保定事者德藩親族朱嶔也。降國朝得知郡。一見大哭曰。汝秀才能報君父讐。吾不謝若。釋縲解易州道貞圖安。故端皇司理。亦擗胸泣下。遂同申辨章曰。王餘厚等爲明朝生員。起義兵復君父讐。所破者僞賊之城。所殺者僞賊之官。所掠者僞賊之倉庫。我朝定鼎之初。所宜獎勵忠義以風天

下。似不宜深搆此獄也。奉旨厚等仍歸新城庠肄業。將所勦沒產業給還。厚既釋。與儼張弓仗刃載家屬渡河。隱於歸德。晉南遊江左。見修孝陵。氣思鬱如蒸。徘徊久之。卒中州。孫元會迎窆新原。

孝慤子傳

孝慤子蠡吾諸生也。姓李名明性。字洞初。號晦夫。別號四卻子。伯兄節白翁成性。康熙間以恩拔貢除府別駕。力辭不就。李子實贊之。同事父素先翁。李子特以孝聞。雞鳴輒起。具甘毳乃赴學。日暮省視十餘次。侍疾不褫衣帶者三月。閒欠伸輾轉。輒問睡苦乎。或寤輒問何欲乎。不俟言也。扶登廁牏皆親。人難代之。素先翁不厭也。僕日五六次。一日五鼓供滓煮。先然燈。迎捧至則燼矣。曰、燈熄乎。翁言汝去即熄。念翁嗽取火必寒。方莫措。燈忽復然。其孝感如此。及遭故。年逾五旬。不食茶果醯醬八閱月。病乃間食。三年不御酒肉。事兄定省惟謹如事父。欲不忍拂。節白年高好怒。一日同坐門前。鄉役請例免名。孝慤信口應某。不知兄惡之也。節白遽怒起脫履撻其面。曰此役夫汝願翼之乎。孝慤惶懼曰。已之。何乃解。得毋氣忿而傷乎。扶入。翌辰復匍匐拜牀下謝過。是時李子年六十七矣。急措物輒推兄曰。兄費繁。恐不足也。待宗族姻黨加意嫺睦。有乏者輒損己以濟之。交友不以生死異。與諸生彭甲契。戊寅彭被虜無音。庚辰歲因其妻適對陳蠡人鐵且死曰。我非彭室也。虜李君重義。猶不忍死我。使告給糧三斗。邑城鐵根王叔春過其蠡必下而揖拱。丁祀唁中溫顏氏元。告有魏佛道經綾。飾城工。惜焚。將贈人。元否。一贈一焚。士習閱之。送之人必將曰二綵。始宜閱李子貽人矣。歸遂焚之。鄰有儐雄。每過不一人。呼盍坐。戲語答曰。吾厭飼鳥耳。圖地。禋產落。食粗糲。善居貧。與姻家子王養粹講學。每曰。吾儕必瞷目前際。穰人無一可語者。乃可效法聖賢也。顏元少長蠡東。雅重李子。闢入齋。見手抄綱目及南北朝。異之。百餘冊可抄乎。門人曰。已抄。性理大全矣。嘗鬻粗飾劍。老不忘射。曰、男子事豈容以老廢乎。心同伯夷。而氣象則展惠。冬絨帽。夏馬尾六合巾。樸如也。元見之自媿。歎曰。闇然日章。其晦夫翁之謂乎。書姓名於甕窗出入拱揖。每謁翁。翁薄其輕。辭不報也。元事以父道。不報猶往。老而相敬。命其子塨從顏氏遊。將卒之夕。顏攝衣相訣。李子三飲拱曰。領飲矣。求道教。曰、進斯道於吾子。須有始有終。屋上虞自乾達巽者三。未幾遂卒。顏氏哭之曰。穆倘溫厚人不得譽而揚。亦不得訾而議。終日無一言而德貌範人。自今以往。其誰修我耶。五公山人哭之曰。翁逝而老成盡矣。倣文中例。謚之曰孝慤子。

九異傳

孝子王之俊、字越凡。深州人也。六歲時。守棗必擇佳者懷歸進母。識者已多其孺慕矣。康熙乙巳、其父蒼慶卒。畢葬事。俊盡以產分給其族。將廬居於墓。族人咸阻難之。俊直行不顧。族人曰。第餓之自返。俊齋坐數日。風雨飢窘不以挫。族人乃漸饋食。鄰鄉儒江米人林悅吾者聞之。荷席杆爲架窩。歸又久之。族人饋者倦。經二旬有八日。悅吾往視。猶生也。遂任饋事。且將東從林吉甫柏百餘株植其塋。曰、慎傾俯缺使貪柏。年餘林病。謂其子曰。吾饋王孝子不終。死有遺憾。其終我王孝之畔。友伴之。之俊跬步不他出。惟迎林柩行三里許。既三載。貢士高近朋糾衆廬之州。俊歎曰。端木廬孔里且六載。况吾父我三載。又曰、前失與

禮於母氏。又六載已而曰。終身可也。野棲久。靜觀天工。默識物化。遂能言雨暘休咎。問者接踵。歲旱。州守問之。應來謝。後曰。言偶中耳。實無知也。鄰鄉有尙少庵者。與其子國來謀曰。林君死而孝子飢。地無人乎。相與募諸邑積粟頒米常給之。値秋水大漲。一望汪洋。田無人跡者旬餘。高貫士歎曰。時孝子死矣。檥舟往視。從方踞樹杌坡上。氣息僅存。貫士强舁舟上。養家塾中。水落復還墓。山左趙某過其地。望見席窩曰。是何可居。歸語其弟皆。皆遂不遠數百里。爲墓甎起廬。初從苦無水。値淸明節有荷鍬過者。從借之。鍬三舉見水。遂得小井。曰。甑許可足炊。名之曰三鍬井。著月農人淘滌使深。後卒旋涸。其地布衣國之桓舉之州。州正不以上聞。已而府別駕胡爌署州事。桓復舉。爌問公事何獨狀。桓對曰。嘗讀春秋傳云。子旣生不免水火。母之罪。羈貫成童不就外傳。父之罪。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爌起拱曰。名譽旣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矣。遂詳府道。桓又走鷹京師。遇用逢年者行儲得直。佐桓舁實。桓卻不受。逢年恚曰。善許私爲。不以分人乎。乃受之。當道須地方呈。逢年曰。我地方也。藏小巷。窺王過。突出道左上狀。左右惡其驚王。怒鞭打甚酷。逢年不以阻。桓家有小獒。每聞主人薦孝子。輒從行。凡五載。止旅食嘗護驢。日暮則前後奔馳。掉尾揭塵。使若人騎多狀。暴客疑提不敢犯。過陬陽。偶亂羊羣。桓再出。遂閉舍門。獒爪闔隙蹤。移時不得出。憤投井堆死。癸亥夏。從在墓十八年矣。廬災。從亦病。族人舁之歸舍而卒。督學太其事。奉旨降三十金。建石坊於其墓。

習齋氏曰。公玉子嘗爲我道越凡行。請傳。予曰。先王制禮。賢者不敢過。十餘載野棲耳。何可訓。不訓何傳。又五年。越凡卒。踰月。有建坊旌表之命。又三年。公玉爲予詳道其行事及諸人物助越凡者。予曰。奇哉。十八載如一日。一日有八日不死。旬有餘日不死。越凡之人也。事也。孝也。皆異也。林米人乃知構窩爲植柏餚食也。以死相殉也。二異也。趙皆自濟甯來砌廬。三異也。田逢年助資分善。酷刑不懾。四異也。高貫士糾衆表闡。又特舟迎養。五異也。尙少庵暨子國來料鄰鄉結社。得米數十石以養孝子。六異也。公玉子奔馳八載。如京如省府六七次。皆一二日不食。卒致奇行升聞而後止。七異也。三鍬井從存而成。從死而枯。八異也。小獒智義憤激以死。九異也。中行孔子且不得矣。況今世乎。節取奇行。亦救世者苦心也。作九異傳。

賈處士傳

處士賈珍字畏什。蠡人。幼以文名。季父射斗公令鄭及署藁曲阜。處士皆侍從。得遊洙泗。登尼釋。探孔孟遺跡。蓋曠世相感者。後旋里。居邑內西南關巷名秀才營。雖城市不啻廬井。處士猶厭紛囂。野棲於邑之西北。徒而就者二十家。因命曰廿家莊。立禰志之。其爲人知幾審守。不爲俗眛。國初士子文競怪險。學不可識。辭不可句。一時標榜如狂。處士仍循平易。曰。吾在近路候諸公矣。既果大懲夙弊。嚴正文體。人乃服先見焉。年五旬餘。其弟金玉以子弟無所模範。力挽回邑授徒。元等暨子姓十餘人皆從遊。處士以身率人。訓迪有方。尤鎮靜有常。每昧爽臨齋。端坐終日。肅如也。嘗謂門人曰。吾老矣。無能益諸子。惟功專耳。構斗室於馬神八蜡閒。讌坐步。縱不及丈。而盛著自若。取論語題梁上曰。心靜自然凉。隨材施教。寬嚴適宜。嘗輕嚴片語。令人泣恨不能自已。篤上儉約。每饌市餅四枚。蔬一盂外。設皆不筋。曰。即此是實學。嘗東蘇

嘗不登。曰。一錢小家半月費也。奈何以半月費供我一飧。或曰。業設矣。先生負其勤無乃甚。曰。負一以新餘。所省亦既多矣。其師道嚴式類然。峩冠博服。行步雅重。及接人則循體恭風。色和儀恭。望之知爲有道君子也。無賢不肖皆予以數。而中寓涇渭。嘗立齋門。一儒者過之。肅拱深俯。俄而見一異端。肅拱不俯。性高歛。不同志不搽也。而毫不可干以私。有趙翁者處士姻親也。於捕驢有所託。邀懇不得已。曰。可邁我耳。驢遣役來云。但得隻字。即免役。處士笑曰。必欲得字。當令舍親進包矣。捕驢大驚。歎曰。信處士盡如賈相公。小官豈不易爲哉。易水劉州判來署邑事。聞處士及其長兄明韓名。聞其弟珍曰。聞有兩令兄何未之見。珍對曰。家兄樸拙板守。非惟公未之見。歷來諸公皆未之見也。劉咨嗟久之。既而曰。吾知所以見之矣。命吏備學行匾二。儀物若干。處士聞之恚曰。焉用此。適元如邑。命糾姪蚤辭之。元進云。夫求名而得名者。君子之辱也。師不求名而名隨之。此孔孟所不卻也。何辭焉。乃受之。然亦不往謝也。逾數月。新令任事。州判就私第矣。處士乃往報禮。判大悅。迎謂曰。古所謂見且不得亟者。君與其人乎。又重義輕利。弟子入學不效俗人索謝。谷待聘入學謝廿餘緡。知其家適乏。即盡還之。不與世局而闇德服人。孫振世入學拜不及者。皆預賀云。但知日即來耳。晚宴一時羣進云。屋必有柱。天亦然。二兄輩人柱天。我等承庇其下。愧畜我輩人天塌久矣。其見信於人如此。因志引人。不强語以高深。故學者之趨亦各不同。一日謂元曰。二對吾志也。不移不服。甘愧彬彬君子。必信必果。硜硜小人。內不欺心。外不欺人。學邪勿歎君子。說些實話。行些實事。做個老實頭兒。令元大書楼聯榜之中堂。遺紹不代。遠足街市。回邑七載。見者猶指云。賈老來於何時。是以德冠一邑而人不知。行過當時而譽不著。卒年六十有四。元爲持心喪五月。私謚之曰端惠先生。

節白李處士傳

處士蠡吾人。名成性。字葆初。生資敏妙。日能細書萬餘。爲文雋永。好作嬉趣語。明崇禎己巳入庠。已食餼。至順治中以選貢考職府通判候銓。康熙初取滇黔。詔願往邊地者加級用。或勸之出。處士曰。吾耕老可遂離乎。不就。廿餘侍養。遇父母疾。輒禱神求以身代。至十四年。吏部移文催銓。處士曰。吾爲僞以老腿僕僕拜人乎。出祇爲累耳。其弟隱君孝慈子亦力贊之。遂以老辭。邑令不可。託子增進士吳升秀人曰。不願仕狀。得允。戴巾博袂如先民服。率一子六孫耕讀自娛。不履城市者三十年。地闢日衆。遂以造東香爲業。每夜揉竹絞藥。濟濟燈旁。把和封紙。處士手自印封號。終身不知世有靑紫事也。五公山人爲作記略曰。靖節令彭澤三月。恥五斗折腰。拂袖歸來。古今高之。況部催府檄。堅不肯一試。其視陶處士何如也。卒年七十有九。博陵習齋氏聞而哭之曰。古之遺士也。按謚法好廉自克曰節。外內貞復曰白。私謚節白處士云。

散逸翁傳 其弟誠夫附

散逸翁蠡諸生也。少壯事不盡傳。善棋嗜酒。老即絶之。曰。烏用是玩物者耗吾心氣爲也。長記序文楷草書。每見山水奇勝。輒題詠之。振筆直揮。不俟雕琢。好詩老而愈勵。其晨起蹴雪一絶云。適宵不禁透窗寒。風鼓

冰花到枕邊。數唱雞聲人未語。開門滿眼是銀山。至於談文論心。氣復豪邁。一日同友人赴文社。途中道及興亡事。輒口占云。壯志吞北海。熱淚灑西風。不逢回天雨。撫史愧英雄。好酒而飲不多。取微醺。枚指歎呼。好攝生術。老時鬚髮皤皤。或告翁鬢鬚白矣。翁拈視之曰。近日心不靜耳。從靜攝數日。輒復黑者一二十莖。一生不與好事者爭長。暇則掩扉獨坐。將卒前旬日。便禁語。以指畫字曰。養吾全氣還元。又畫曰。所著者此際心中自在耳。獨惜其耽志帖括。沒身不倦。每諸友未下筆時。兩藝已就。錄題或夜作之。而旬輒成册。又愛遊寺觀。交羽衲。其友知悔氏者。爭之不能奪。翁姓彭。諱之炳。字淡中。晉自號散逸隱士。其弟之燦。字斗華。別字了凡。以甲申棄家出。至順治戊戌。忽謂蔵塞老人訓親子諸陵友曰。吾不願生矣。跌坐不食。餓死於百泉之嘯臺。老人立碣誌其墓。

傭者彭朝彥傳 辛亥

朝彥蠡人。姓彭氏。身無寸產。率妻子賃居人舍。性質直。好施。狷介不苟食。安貧勤力。志為善。賭時義行。愈如也。嘗市米棉歸。適有告困者。隨與棉數斤。已而曰。未也。以半易食而饋。又以餘者易食。竭矣。猶弗與也。不如乘力活之。又給以米之半。有荷錢償者。彥詰之曰。田稔收哉。其人曰。未。賈多利哉。其人曰。未。然則得錢何所。曰。貸富翁耳。彥曰。昔給汝度困。困虛汝貸人出息。久必至妻子離也。今卒致貸。孰與不給。疾趣償主。其人曰。念翁亦貧。我何日生錢。彥曰。將時償我。否則終身不冀矣。有棉陰不舉火者。彥即負所樵予之。或告之曰。翁且喜。某缺翁償者。避他索者。遁南邑。人不知也。今窮某錢數萬。曷索乎。吾為導。彥曰。噫。鄉予之度假以財。以其貧也。今不保其室。貧益矣。又何索。殊不樂聞汝告。或慚而退。同里顏元翕其善。延款之。彥遜席曰。我非力不食人一蔬。某曰。翁有守者也。而守之小也。請大之。孟子曰。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為泰。同道者勿辭。彥曰。我傭夫也。何道之同。儒某曰。非士農謂也。志善同耳。奚有於跡。昔趙之徐孺子不食人者也。茅季偉進而飲食之則受之。翁孺子也。我非茅生。則請行。彥乃坐。族人命蘇遠寄珍物。彥樵還見之。呵其妻曰。渠齒昔時。汝家進食乎。胡分其餕。且我不慣享官味物。卻之。為人耘必盡日力。諸少年戚坐談樹陰。獨耘不顧。時比之曰。食人之食。忠人之事。汝欲坐談。明日勿傭。年少或怒而疾前。彥不能及。則肩鋤而歸。曰。我不善傭。寧不食於人耳。居種菽。隴中偶生二棉。發桃。柴柴百數。將謂多采也。終秋不放。嘆之則顆顆澀核。絲絮無有也。歎曰。我命無二棉。況其多乎。自是畝田不租。尺業不營。惟夏傭冬績以自給。曰。天之所賦。當安以受之。邑之東五夫村。鉅集也。周行二。每大雪。則引其子左箒以往。右帚以旋。見祠廟有缺。輒手補之。或予直。不受也。人以其耿戇。呼為戇子云。

筆工王學詩傳

筆工王姓。名學詩。字全四。完縣人。嘗以異人言。割股肉愈母疾。又嘗傭身葬父。孫徵君鍾元為立孝子傳。天下士夫由是知有學詩。畿內吳督學飛章以聞。旌及其父三錫之孝與祖母金母邊之節。奉旨降六十金建三世節孝坊。詩造筆為業。集工人辨技能器使之。言獎色勸。人樂為用。工直除欠踰年而不稽。詩每嘗指告人曰。此皆君子也。不因窮蔬意。不為鍰稜賑。犀工益喜。以善筆名天下。凡市管退陳見全四招牌。

爭易之。人書務隨手給封。無一劣者。一日荷擔過隋陽。有一婦兩男子為債逼投井者。詩問幾何錢。可了。曰三千。詩即探筐中錢如數予之。事解。同邑張某子入庠。與庠師以謝儀攜難。詩為約數半之。已而某負約。詩曰。吾可失信乎。代出三金。詩子開進難之。詩曰。吾非不知一錢皆從握管中來。但惜全則喪品矣。外出宿旅店。主人嘗與其妻父結兄弟者。敬之如子婿。一日其家少婦出挑之。詩厲色拒。遂移寓。不復過其門。有綠憎挾旗兵誣其鄉人以東人事。株三百餘金。陷罪甚慘。詩憤然入京。為鳴冤刑部。鮮借旗兵正法。金皆還民。鄉人德之。構棚裙祀神宇。並以紅錢書詩名於神側。酬之。詩聞之曰。有何功德。敢當。擒往揭毀。里中有侮詩者。詩亦辯。但至因怡使忍默束手受。其子及旁觀者訴過辱。曰。伊吾師也。何敢抗。其子謂斯辱語師。曰。若不觀木乎。非斧斤不器。不觀角乎。非鑢鑢不窮。是斧斤鑢鑢我者。豈非師。過魏村。加直市爐餅。鬻者曰。人每減直。君何加。曰。行將及食。欲多油蒜味進兩老親耳。鬻者父異之。放筵相敬。博陵顏氏將之遼左。詩親詩曰。先生辦此大事。當助棄二百作途費。某力辭之。時某不在。使子委筆而去。甲子四月。某會葬五公山人。詩約從過之。適病。使其子際泰往。還過我舍。一揖遂入。某訝其不出。久之更禮冠服布氈中堂。率子四拜曰。鄙賤子得承攜得識賢傑。榮及先世矣。敢不謝。先是蠡吾義俠閻大來夜評。為司寇魏公象樞所拔。一時盛名。攜人如包孝肅。其子進士中寬百計活父。效謀拚拔者千餘人。際士王餘佑為畫策曰。王孝子魏門信愛弟子也。得書一名。事濟矣。迎詩議之。詩曰。先生何不書名。隱士曰。四十年野服不使易。詩曰。先生何視四十年冠服之重。而輕小人家三世積累乎。竟不書。年六旬餘。目不辨丁。而志學向道。聞名下士則師之。謁某之廬。長跪兩晝夜。欲侍門下。某不許。詩曰。阿師收一不識字弟子何如。某固辭。詩堅不起。某問之曰。某某先生當世第一流也。子皆侍委贄。兩先生授子何道。子所得何學。其答則許。詩默然。亦終不起。某曰。吾惡夫世之好師弟名而無其實者。豈容身自蹈之。竊此獲罪天下蓋三十年不出口。今為子道吐。子休矣。今方承亞命大母喪。第從吾喪禮行。還則受子矣。詩歸力行朔望哭奠謁禮。竟以疾逝。某哭之曰。幽冥中負學詩矣。乃於沒後收錄門下。為之傳。

瘍醫王廷秀傳 壬申

王廷秀字詢九。博野人。邑志所稱神醫忠之十口世孫也。能世忠之業。以其術自重。招之不以禮不往。雖獲譴勢貴不恤也。每療痼疾。輒出人意表。或偏身癰腫。秀視之曰。可刺矣。臍豆許耳。鍼兩乳下。果然。進數斛大瘥。一婦人產起產門。秀以藥移之。有傅氏婦患頭癰。連頭際。久不癒。秀刺其腰下。得膿兩盆許。愈。其尤驚人者。蠡武人李玄我罹丸毒。視之曰。疇毒徹肌肉矣。稍遲不救。然須縛君榻上割之。玄我曰。無容。不聞華佗為雲長公刮骨乎。侍者曰。華佗雲長世曾幾見。玄我笑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大飲兩盂。仰臥張股呼割。秀刀剜皮肉殆盡。瑩瑩二顆。絲筋繫腹中而已。傅藥三日痊。如弗恙也。兩奇哉。秀性仁忠。能知人。有曾子裔易姓為張號翼者。惟解章句。貧老不能自活。伏哭別其先墓。將丐四方。秀見之。延入別舍。養終其身。每自外入。必問其食。嘗其蔬。既死。葬祭皆身任之。有清苑名士劉思輯字用光者。設帳其里北之杜村。人多忽易之。秀偶見其帖括曰。兩榜才也。厚遇之。人並笑秀無識。已而成進士。昇儀納交者踵至。赳

輯俱爾不見。惟聞秀至。必倒屣迎焉。

二烈婦傳

李烈婦者。良鄉民萬春女也。嫁鑫小百尺督者趙明宗爲妻。幹貸卜京師。更娶不歸。李事寡姑。攜二子。艱苦操作。一日過田治棉。二囚少竊窺之。隨從。李覺欲歸。二囚强勒蜀閫。劫之以刃。李且罵且哭曰。不復見我兒矣。聞者以爲哭其子也。毀不撓敵。竟見殺。保長捕獲。解官正法。某聞其事。以告館東石翁。翁曰。何其似清苑烈婦某氏也。氏有殊色。鄰家惡少乘其舅若夫出耕。氏獨炊。入挑而摟之。氏怒以飯杓擊。偃於地。久之甦起曰。若幾死我。儻我從則已。否則必不爾生矣。婦峻拒之。遂遇害。舅翁疑其遲饋也。遣其夫覘之。則見殺矣。觀者如堵。莫知其人。惡少之父哀氏之慘。自首之。逆官伏誅。顏子曰。烈哉二婦。可合傳也。遂記其事實如右。

贊曰。傷哉二婦。遇之乖而死之苦也。卓哉二婦。見之定而守之强也。其知成人之道者乎。其能爲父母保遺體。爲天地立綱常者乎。夫如玉芳姿。假生名閥。高處畫堂。榮貯金屋。烏毛綠野。歲應招侮無賴耶。氏雖賤。尙得其常。李烈婦身配盲夫。易生奮心。且枕藜衾爛。輒綣數載。尤人所難作也。況又絕義更婚。誰爲予美。而願一死如飴。視性命如鴻毛者。大約賦質貞淑。稟坤元正氣之身。惟知我生而人。宜全其人。並不聞我之於世人之於我何等也。彼敵體帝王之呂武。出身富貴之賈卓。視二婦。豈不畫堂樓閣毛金屋貯豬爪哉。或者見其肝腦塗地。枯骨埋荒。時李烈婦骨葬鉅北郭外。疑其非命終歟。不見夫介肯之夫。碎首伍橫屍沙塘。千古目曰勇士。囚繫之宦。顚戮市朝。肢解刀鋸。萬世仰曰忠臣。形破神全。質壞心安。芳魂浩蕩。正氣充周。可以合神體明而不慚。可以幽對祖考而不愧。凝結川嶽。炳映三光。亙古今、徹宇宙而不可滅滅者。勇士、忠臣、節婦、一也。常人視爲苦死。君子見爲考終。悼其慘之心。每不勝敬其節之切。且人相去之遠。頑暴之徒。方舍身以趨欲。而二婦乃舍生以全身。天下之所趨莫甚於欲。天下之所重莫甚於生。天下之所趨毫不之動。天下之所重毫不之惜。自非眞有所見。何能爾耶。況奔蕩之流。產於農家。非有閨訓素嫻。詩書素講。知成仁取義爲何物。其眞見爲是處。殆所稱性成者歟。昔我漢蔡邕。賢名傾一時。聞族人之語。遽爾失身於奸相。亡厥范質。痛哭戚殿陛。傀儡辨之劍。不悛廝滕於宋君。讀書萬卷。日羅百代。談節義。竊名望。一旦死生在前。而易盧舍羞。喪志失守者。盈史塞世。不可勝數也。孰謂一女子而白刃不懾乎。中庸所謂至死不變。孟子所謂威武不屈。乃見諸婦野之子歟。生人之理。男子寢牀。陽升也。弄之以璋。尙德也。八歲不與女子同席。知別也。告家之祠。奉父之醮。借媒妁之言。備六禮之行。迎人吾室。合巹而後有妻者。男子之道也。女子寢地。陰靜也。弄之以瓦。明職也。十歲不出中門。遠嫌也。告家之祠。奉母之戒。因媒妁之言。受六禮之行。往之人家。合巹而後有夫者。女子之道也。不如是。則聲呼彙比。而乘居無定匹者。禽也。自縊尾搖而合。有無專牝牡者。獸也。廉恥道喪。天下之男皆不知倫禮。行之爲汙。鑑紀中雖偶出剌鑿。亦爲亂倫滅性。門內無別者。不知非禮之合。皆非人爲也。女子而知此。彼簪眉衣冠者。其何以施顏面乎。古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又云。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不仁者恣其欲妄。如火焚燒。莫能自滅。一旦以

敗類之事。丐父母之軀。辱父母之名。幾辰昕明。遺羞里巷。彼戮則斷喪身首。僥脫則殃流子孫。其所行之不足惜也。意者其父母有道行乎。狗敗二婦。挺如玉柱。可碎而不可折。堅如精金。可煆而不可變。詩云。俾附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又云。無父母遺罹。二婦有焉。大倫不昭。所謂天柱地維也。自聖人不作。經綸職業。王五季之君臣等於傳舍。李唐之父子倘爾聚麀。漢末走狗而友道熄。宋搖紅燭而兄弟亡。賈妃洗祿山兒。惠后見眞男子。彝倫蕩斁。穢亂人羣久矣。借非有一二忠臣烈婦存一綫之綱常於不墜。則天毀地陷。嘗不及今日。順治間滿城范氏以未醮女殉夫。胡太守表其事。詩歌幾徧天下。帡爲雪棠記。余時方童齔。未能興其盛。但憶由左張進士詩。有乾坤久不聞清語。巾幗何緣有大儒之句。噓巾幗而大儒。堪爲乾坤慶。大儒而巾幗。甯不爲乾坤傷哉。余於二婦感慨交深焉。然而惜也。惜李烈婦勇而未智。何不於二囚欲犯之初。即賊捉賊。則四野鋤鏄皆可即戎。而身命俱全矣。某烈婦仁而乏勇。何不於作地未蘇之前。義約重舉。則蠻賊立斃。再呼鄰鳩官。亦身命俱全矣。倉卒不暇計。以至此。固天所以成二婦之節烈也。越明年東五夫一幼女殺於閻豬家莊。一少婦殺於田。其亦聞二婦之風而起者歟。然罪人未得。事未核實。不敢錄遺也。嗟呼。宋嘉祐時。江夏張氏以民間婦見殺於謝師乞。事聞。敕封旌德縣君。令有司致奠。又百餘年。鄂州守羅願建祠黃鶴。碑記其事。張氏之節益顯。茲二婦之烈。追蹤旌德。無忝范媛。而不遇江夏令胡書恆表章之。封祠詩歌皆有待。余旣耳受其言。姑以里言記之。庶幾他日有如羅鄂州者。黃鶴之典。其再舉

習齋記餘卷六

評潮州謝表

論佛骨過貶。此君子含笑入九原時也。只不能堪其孤苦貧窮。表中便露媚氣。與送窮文相表裏。文公所以爲文人之雄。非聖賢骨力也。王伯安在龍場。軼軼差强人意。士君子立身行己。觀於前輩。眞堪凜凜。看通篇不敢再犯憲宗一字。到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之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希以封禪起復。幾於喪心昧志。大類萊公天書矣。噫。

評答孟尙書書

僕不與佛道交也。交之必勸以歸倫。從我乎。交斯厚矣。久之挽入人羣矣。三語之而不從。絕不復見。今文公不能化太顚。而反許其聰明識道理。彼不察於人倫。何聰明之有。拔常爽心。何道理之有。外形骸。無滯礙。正是禪。公乃善之乎。往來贈答。是爽蹤結歡矣。且其所道之衣服。用古中國平人之制乎。抑從其佛者一種之服乎。要之。公但不惑於禍福。守其教法耳。中實未能洞斷其邪誕也。若遇釋迦。恐未保何如。但其一段毅然辯闢。亦足開世人之迷惑。終吾黨之傑也。

評與荊南樂秀才書

吾每聞文人論文及作爲文工夫。使頭痛欲嘔。一恨此物此事之誤蒼生也。一笑其向無用處耗心力也。

一笑其最易尋視爲最難事，不知自厭其卑俗，而反自甫其能也。乾坤中上自唐虞勳華，遞次及信鎬事業以下，至八家之文人，曾秦華之於孟勺，日月之與螢光，幺末不足道，而號大家，大家羞人哉。

評柳州羅池碑

子厚文人耳，又累於王氏，宜其不神也。神亦宜不靈，靈亦宜不祀，乃死而神，神而靈，靈而祀也。天鍾之秀也，秀必著於乾坤，名今古，徹幽明，是以不朽，而況不爲子厚者乎。吾人可以勉矣。

評答陝西安撫使范龍圖辭辟命書

文忠之中夜三起，與晦翁之聞警大哭，皆可謂忠憤，而卒不能爲國家發一矢殺一虜也，非學術誤之乎。自言一無所能，徒以少喜文字，見許世俗，何不猛改，與天下圖其有用，而卒偕三五書生，優游朝堂，偷安自娛，作太平無事士夫樣，如醉翁亭自狀，盡飾室相推，各似燕雀處堂，心目中並不見汴京亡，二帝虜，方盡力與熱心幹國之宰相爲敵，方忌妒得軍心之大將而阻其任用，其中夜三起，憤恥之心安在哉。蓋戎狄侵邊，自古常事，一語是書生之本情，而偶言憤恥，是乍見之天理。吾素闢宋紀，因疑宋儒宋相祇爲常事，而不意歐陽無意中露出也。不然，終日詩文飲酒，見理邊勝敵者即猜妒之，有此憤恥人乎。即如朱子，終日著述靜坐，見一誠中興之陳同甫，使斷絕之，面言上表諫和議，志復讎也，有此理乎。倘不如子靜之栽甲習射。

總評王荆公上仁宗萬言書

荆公之所發，皆司馬、韓、范、蘇所不知發者也。荆公之所見，皆周、程、張、邵、蘇所不及見者也。荆公之所欲爲，皆當時隱見諸書生所不肯爲、不敢爲、不能爲者也，烏得不亂。公之敗於當時，貶公之名於後世哉。史氏擠錄此書，而先加議論高奇矯世駭俗八字於前，嗟乎，是宋家一代人物識趣卑庸耳，公何高奇哉。宋之世不矯之，俗不駭之，雖有堯舜，何以爲治哉。吾獨有惜也，惜公不能矯不能駭也，以公亦務讀解詩書，亦以帖括取士也。矯世駭俗，當以此二事爲第一義，之二者，普天大害之根源也，駭此二者，撥亂反正之權輿也。二者駭，諸政沛然矣。

閱張氏王學質疑評

前序、陸隴其稼書氏筆也，詩書禮樂輕。

評曰，禮樂之輕久矣，非特王門爲然，未可以轉禮樂書使謂朱門重禮樂也。

總評曰，萬世道統至孔子而局，蓋以其未得邦家而爲君相，吾儒之體用未全見於世，是以造就七十二子，成一代太平之材也，作二百四十二年之書，定一代太平之略也，凡其所胸定，皆厭其浮文繁多，只存其致用須行者數篇，期後世按譜操琴，據方療症，開百世之太平，則亦何嘗不作千萬年君相如堯、舜、湯、文、稷、契、伊、周哉。可怪漢家老儒，誤視經書爲道，而以注疏爲學矣。至宋儒則更誤，蓋注疏未改於漢儒，而靜覺更參以佛老，方且口頭爭長，分門攻詆，曾未見一人取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而習行以爲學教者。胡文昭顧得孔子之心，橫渠次之，明儒則韓苑洛先生近之，人不知宗法，顧從彼誠程

朱，此攻王陸，彼聚訟之儒迹也，哀哉。

學孔子者，舍朱子莫由。

評曰，適越而北其轅矣。

稍稍知朱子未可厚非。

評曰，兩家俱未可厚非。

專主王陸，習氣使然。

評曰，先生蠻亦是習氣使然。

非朱子真面，即非孔子真面。

評曰，先生曰朱子真面即孔子真面，宗陸子者曰陸子真面即孔子真面，嗚呼，誰知孔子與朱陸各面其面乎。評夫善惡兩存，至不可入口矣一段曰，格言可佩。

評恒心傳注曰，以此爲捌道乎，可詫。

評朱子之言如食可致飽一段曰，衣食宮室樂御之言，朱子還搪不足，譬如半日靜坐半日讀書之言，豈不令饑寒者立死，聾瞽與疾病者立斃乎。

總評張序曰，武承先生留數十百年此道，須光照王學，未有不廢，此必至之數也。陸王之學爲之甚難，莫道陸之得王不易，雖傳之失真，如龍谿諸人資性亦不多見，以其直見本心，百善俱集，非中人可能，而顏宗亦非中人所可領會也，又不許讀書，又不理會氣象，凌高厲空，從之無由，故必廢。朱學種種反此，中人尤樂入，故必興，然繼功倍多而臨害倍甚也，其誰知之。

評事事物物至耳即聲也一段曰，闢辨王學，句句剴切，然朱學之異於孔子者，亦正在不能於事事物物上做工夫也。孔學是要記其事，故曰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朱學只欲解其理，故曰雖時讀盡天下許多書。

評孝之理不在父，至必不免矣一段曰，先生之辨王學，有耳者能聽，有目者能見，雖使朱子復生，不過如此。然即以此勝王學而使之廢，吾道不明不行自若也，何也，吾夫子之道，合身心事物而一之之道也，吾夫子之學，學而時習之之學也，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以至兵、農、錢、穀、水、火、工、虞，莫不學且習也，故曰博學之，朱子則易爲博讀之，觀其言曰，不讀一書則一書之理不明，又曰，凡書須讀取三百徧，考其功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是看理都只在此書矣，以視夫看理都只在此心者又何如也。

評天理無處不在至爲人知度自在也一段曰，洞快淋漓，讀之欲舞，如此見解，儼闖孔門之道，豈非蒼生之福，吾黨之幸哉。

評此言是矣至不可救止也一段曰，宋則兩代之不競，陳文達一言盡之，曰，本朝是文墨世界，明太祖洞見其弊，毅然削去浮文，厘定學政，斷以道德取士，可謂三代後僅見之英君，卒爲文人阻撓，復蹈宋人覆轍，則歷歷學術之紕亂，啓禍國事之日非，皆崇尚浮文之禍也。今先生身委於王學而答之，而宋

尊崇朱學。上下皆靡。陸子未之顯也。而時勢日去。則誰之過哉。

評去不正以全其正至無忌憚而已矣曰。格。正也。先生自有解云。爲善去惡。是格物下手做工。亦不誣人。但於格字不肯朱注。窮至事物之理。又明是致知在致知矣。且於格字訓窮。亦未閑。謹附拙解於後。請正有道。 按格物之格。王門訓正。朱門訓至。漢儒訓來。似皆未穩。竊聞未窺聖人之行者。宜證之聖人之言。未解聖人之言者。宜證諸聖人之行。但觀聖門如何用功。便定格物之訓矣。元謂當如史書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殺之之格。乃犯手捶打搓弄之義。卽孔門六藝之敎是也。如欲知禮。憑人懸空思悟。口讀耳聽。不如跪拜起居。周旋進退。捧玉帛。陳籩豆。所謂致知乎禮者。斯確在乎是矣。如欲知樂。憑人懸空思悟。口讀耳聽。不如手舞足蹈。搏拊考擊。把吹竹。口歌詩。所謂致知乎樂者。斯確在乎是矣。推之萬理皆然。似稽文義質聖學爲不謬。而漢儒、朱、陸三家失孔子學宗者。亦從可知矣。

評致知格物原爲誠意而設至用以講學可歎一段曰。立言原有病。只因有心與朱學水火。使說來不合理。元以爲實宗孔門三物之學。葛藤自斷。不必辯。又何拗乎。

評善惡兩端誰不知之至何從而爲之去之一段曰。說來極悅人心目。然失周孔學宗。以致窮理主敬誦法程朱者濟濟。而在上在下不見一達德兼備之才。朝廷邊疆。不見一致用成功之士。漫道顏曾。雖冉有、樊遲之儔亦不可得。嗚呼。其果孔門之主敬窮理否耶。

評若此則凡經書至兒童戲論也一段曰。武承未會陽明闢朱注之意。故批之不透。惜謂當上去窮字。下去理字。卻勝似有此二字。蓋致知在是物上。便親見了那物。不尤勝於宋儒與今人全不見梅棗。便自謂窮盡酸甜之理乎。嗟乎。通五百年學術成一大謊。其如此局何哉。

評象山陽明言理皆懸分而暗合至學術殺天下先生其自言一段曰。象山陽明知懸空言知而並不實知知之弊。故力言合。言至快處。一若言知可不必言行。言行可不必言知者。殊不足以服宗朱者之心。言到空言知之弊可惡處。使痛罵之。又適足以激宗朱者之恨。吾友司文孝與武承。蓋又知懸空言致知而全無持循下手之弊。故力言分。其言至快處痛罵處。不足以服其心。而適足以激其恨者亦同。故兩派爭辨。致聚訟之儒運。總之皆由失周孔三物之教。而徒求之口頭紙筆也。試觀堯舜以來孔子以往。誰用此喋喋哉。

評六經皆我註腳曰。此是陸子最精語。亦最眞語。我者天生本體也。卽萬物皆備於我之我。六經是聖人就我所皆備者盡出。非註我者。何武承亦執以爲罪案。輕視我字乎。抑重視六經乎。有不必註腳之我。堯舜五臣是也。有讀盡註腳全不干於我。歷代文人是也。有習行註腳卽盡其我。周孔三物之學是也。兩派學辯。辯至非處無用。辯至是處亦無用。蓋閉目靜坐讀講著述之學。見到處俱同鏡花水月。反之身措之世。俱非堯舜正德、利用、厚生。周孔六德、六行、六藝路徑。雖致良知者見吾心眞足以統萬物。主敬著讀書認吾學眞足以達萬理。終是畫餅望梅。畫餅倍肖。望梅倍眞。無補於身也。況將飲食一世哉。有志者苟得吾存學編之意。兩家之是非總可勿論。直追二帝三物學。而備者賢。全者聖。一切故紙堆宜付祖龍矣。

評豈無誤認非讀書討論而徒自爲精察未有不偏弊者曰。朱門一派。口裏道是卽物窮理。心裏見得。日間做得。卻只是讀書講論。他處窮事理之理說教好看。令人非之無辭。此處現出本色。其實莫道不曾窮理。並物亦不能卽。半日靜坐。半日讀書。那曾去格物。莫道天下事物。只禮樂爲斯須不可去身之物。亦不曾卽而格之。如書本上講祭祀。焄蒿悽愴等透快動人。及修家禮。胖脊臭全廢。居了斬衰喪墨服行祭。是不曾卽禮而格之也。語錄中或問古人教樂。是作樂使童子聽乎。抑令自作乎。如朱子以樂爲學教人。自無此問。況亦自言禮樂射御等俱是該做得。今日補塡實是難。不如先去誠正。是不曾卽樂而格之也。且書本上所窮之理。十之七分舛謬不實。朱子卻自認甚眞。天下書生遂奉爲不易之理。甚可異也。如鄘詩蝃蝀。朱子注天地之淫氣。不知卻是一蟲爲之。鴻書言其身如龍。頭似驢。張太嶽集中云。見其形似大蝦蟆。予入郞山。親見打虹之鄕。旱則羣然投石澗中。打中則亦辟氣升數丈。不數日雨矣。古人制字與虹俱從蟲。蓋有見也。又如中庸注鬼神爲陰陽二氣屈伸往來。下文孔子明言使人承祭爲廟中鬼神。且世人經見許多聲形可據。僅謂之氣屈伸可乎。易云遊魂爲變。又何說也。總之願天下諸淨書生見觀法孔孟以前道傳可也。王學誠有近禪。僕亦非敢黨王者。

評先生制禮作樂一段曰。此處較王學甚痛快。然朱學一味蒐討哀集。全不習行。夫講解千卷。何如習行一二也。識者又嘗著朱學質疑矣。

評古之正心者無此說句曰。武承謂古之正心者無此說。何不思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古之言學者有此說否乎。兩派遂而不返。周孔實學不復。乾坤不知何底矣。

評嗚呼是何言一段曰。朱子看陸子之弊甚透。王子看朱子之弊亦甚透。武承看王子之弊又甚透。而不思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果何道也。聖道之亡。豈非天哉。 吾嘗見宗王子者指朱子爲門外漢。吾不與之深談。其意中尊王而詆朱。未必不如是也。噫。果息王學而朱學獨行。不殺人耶。果息朱學而獨行王學。不殺人耶。今天下百里無一士。千里無一賢。朝無政事。野無善俗。生民淪喪。誰執其咎耶。吾每一思斯世斯民。輒爲泪下。武承雖謂朱子之道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今之世。家咿唔人朱注。雄傑者靜坐讀書著書立言以紹朱子之統。朝廷用其意以行科甲。孔廟從祀以享蒸嘗。尊奉漸擬四配。朱子之道可不謂日月五行之經天耶。堯舜之三事、周孔之三物。則掃地矣。嗟乎。吾儕不知此言一出。爲天下罪人哉。吾當泪下時。願爲罪人而不遑恤矣。

張氏總論評

評天之道非別有一物至治倫物政事卽治心也一段曰。讀之鼓掌叫快。又拱手起敬。

評堯舜十六字而外至不必人人與之言一貫也一段曰。更快更精。一若見吾存學而出者。具此識力。亦爲宋家理學籠蓋。不見聖道。惜哉。試著朱學知此乎。

評謂增篇者之誣難曰。此句誣矣。僻翁恐未見舊者。擔羅尙能增乎。

評朱陸並行不悖句曰。亦是採宿君苦心。

評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句曰。委曲調停不得已之心。王子亦甚苦。讀朱陸二子往來劄兩。因各執甚堅。偏陸子假何有糊塗包容之意。朱子我日服道數語。反覺兩小。然其屢降子云。一時被他諫動的亦甚情。只是設的點。又曰。八字著腳。我與子靜外未取多討人。則兩家爭辯中尚有推服相惜之意。大不忍一門兄弟相打嚷也。後人一味攻駁。失之遠矣。

總評曰。吾擬質疑而[illegible]。聖道之亡也。不亡於愚夫愚婦。不亡於豪傑吉人。偏亡於註疏章句立宗傳講學之儒生。何云乎爾。愚夫愚婦不識不知。行其日用飲食。即道所在也。吉於習俗而偶出乎道。不是惑世惑亦愚夫婦也。豪人豪傑。不訪者。不窗書。率其質性之所能。行其心思之所欲。見父而孝。見兄而弟。見貧苦而濟。或過世俗而效轉移。或重然諾而輕生死。激於情而當失於中。然不可以言罪。罪亦吉人豪傑也。皆不足以蔽世。雖生聖人之世。不被堯舜之誅。孔子之怒。然堯舜孔子之世。亦不絕此人也。即不足以開務成物。猶之時日物生。皆天道也。至於註疏章句之流。說認闡述爲聖。則註疏孔子之所刪定爲賢。不知孔子之聖不在刪述也。刪述者孔子之不得已也。孔子所留經世譜也。而見以文字諦解爲學。背天下人而納之無用。曾聖賢經傳而玩爲空文。變經傳聖。使孔爲萬古罪人。對武帝。猶知爲治在力行。鄭康成、盧子幹、尚能以治天下之道告昭烈於衰亂之時。則註儒尚賴宋儒一等。宋儒著作繁於兩漢。而禪宗尤爲頑不可破之惑。章句之惑。陸輕於朱。禪寂之惑。朱誠於陸。遂各立宗傳。標門戶。以相角。而其支分蔓引者。見地更不及前人。而爭辯詬詈益甚。其起端者如此。諸立說開嚮之子弟。室構耕耘之不恤也。總角者又如兄弟爭詈鬩鬩。占戈辭益日酷焉。世世相殺而益甚。所惑者偏聰拥雄特之人。坐罪者偏聖賢自命之子。家聲焉得不敗墜。祖產焉得不蕩敗也哉。

王學質疑跋

嘻。十之評王學質疑也。宗朱學者見之。必怫然怒。謂予黨王子而駁之也。然予則分毫不敢爲王子怨。宗王子者見之。又必悯然怒。謂予附朱學而貶之也。而予則皆不敢。予以十九歲列庠末。廿一歲涉歷八股業而棄之。從事史鑑。廿三歲得陸王二子語錄。而始知世有道學一派。深悅之。以爲孔孟後身也。從之直見本心。知行合一。元雖不敏。一若有得於二子者。其時著求源歌。大言小盒歌。格物論。大約皆二子宗旨也。見者稱爲陸王。至二十六歲。得性理大全。見周、程、張、朱語錄。幡然改志。以爲較陸王二子尤純粹切實。又謂是孔孟後身也。進退起居。吉凶賓嘉。必本文公家禮爲仰規。奉小學近思錄等書如孔子經文。人或有一言疑議諸先生者。怒然力辯。如詈父母。元雖不敏。一若於程朱諸子稍有得者。由甲辰至戊申日記中俱可按也。元平生之篤服兩派先生也如此。受教深於兩派先生也如此。將謂叛其道也。敢乎哉。將謂反操戈也。忍乎哉。躬自三十四歲。遭先恩祖母大故。一一式遵文公家禮。頗覺有違於性情。已而讀周公禮。始知其刪修失當也。及哀毀傷性理。乃知靜坐讀講非孔子學宗。氣質之性非性善本旨也。朱學蓋已參雜於佛氏。不止陸王也。陸王亦近支離。不止朱學也。痛堯舜周孔三事三物之道亡。而生民之塗炭

至此極也。遂有有性有學之作。駁伸前三千年聖人之故道。而微易後二千年空言無用之新學。幸學者諒鑒之。若云於坤中朱陸兩派相爭。予又故開一派以與兩派相角也。是則罪之大者。則予豈敢。則予豈敢。

讀司文孝用六集三卷評語

與李蒯州討論書

評管陶二公一段曰。淵明品節自高。然野館放曠之態。終不離晉室人物。幼安則學資飭身。德與型俗。吾欽爲漢末第一人。體用兼該。三代之遺儒也。先生似若蔑其不爲宋儒者。宋儒只多得講學著書。身分於何逢管者多也。

答范定興許論書

評陽明所謂致知格物者一段曰。此段雖未必即孔門的解。然卻不誤人。程朱窮至事物之理。分明致知在上知矣。某有格物解在存學編。亦未敢自信是孔門的解。但以孔子之學之教診之。似不誤。惜當日未及面質而先生殁。憾事也。

評所賴疑筋鐵有漢一段曰。文孝自道也。迄今讀之起敬。

總評曰。范銘部雖生同郡同時。某以樸陋自牧。足不出里巷。曾未聞其何許人。而先生交人。使望以擔荷道統。一種赤心。使人拱組。其與爲程朱撐持門戶。真有篤信守死之氣。使某得早悟學宗。一截翻出孔門格物真宗。先生之擔荷聖道更不知何如也。乃徒生前承提命共衍朱傳。迄未獲親面申孔道。大暢三代以上學宗也。讀至鋼筋鐵骨一段。止令我泫然追惜耳。

與史子敏論史書

評總統非總嗣一段曰。總統者。總嗣宗之統。非以嗣先君也。總嗣者。先君生前立某爲太子。或遺詔立某爲嗣也。某初亦如先生見。後乃知文忠是謨文。豈可曰嗣惠。

評孝於繼仁宗藉與獻猶爲不經一段曰。真不經。華亭永嘉皆有過焉。

評然則議世廟之禮。當如明道先生說一段曰。必曾立爲先君嗣乃可如明道說。若如漢文帝、明世宗、嫡派俱絕。則二帝固二高之正統矣。豈可作惠武嗣乎。華亭原見未的。

評且於世廟稱魚水歡。使其心果出忠臣一段曰。此段爲永嘉言備極矣。某觀明史亦有此意。永嘉在天之靈當歎予矣。

評六經之書皆聖人不得已而爲言也一段曰。絕世巨眼。非真有所見。焉能道出。

評校士命題以經不以傳一段曰。即如先生高見。命題以經。去胡傳與諸經同爲文。亦斷不能復觀聖人面目。試觀諸經試文有用否。總之鄉舉里選之典不復。堯舜三事周孔三物之道不行。干經亦文字耳。六經何爲惜乎。惜某存學存治未獲就正先生也。

評朱子病且廢本滋公一段曰。某妄謂春秋是夫子借、文事跡。寓其爲東周手段。故曰志在春秋。故

曰見諸行事。深切著明。伊川經世大法一語近之。綱目但彷彿文法耳。然二先生之爲學爲教與韓旋宋世者。分毫未得春秋作用。其可謂與尼山若合符節也哉。惟書法多合夫子筆意。則先生稱許朱爲過也。

總評曰。先生熱心斯道。得子敏史遂反復數萬言。諸篇暢發。不背無偏。四存編成。先生拊客矣。曾不能復得如先生者相討論荷指摘也。二十年來追思心摧。憶燈下談史。惟李世氏一案曾辨駁數四。記未折衷而哲人逝矣。痛哉。

讀刁文孝用六集四卷評語

與高錫山學憲書

評曰。私淑心切。獲交賢裔。先生之心快矣。忠憲之神更快。

答張公儀書

評前闖逆之禍一段曰。吾郡有先生。常山有公儀。端皇帝得此二未官臣千秋奇節。明室亡而不亡矣。

評吾不知考叔所錫者何類也至於伐許之役一段曰。在醜不爭。考叔有媿矣。先生責之尤當。

總評曰。道義相切劘。二先生眞古人交也。某何幸參其末。

答王五修書

評曰。尺幅中具見古誼。方是先生文。方是先生事。

答南僧書

評曰。子臨可惜。顏富二公更可惜。某於晚迷第四篇極力爲名儒而心佛者洗發。多合作中大義。先生蓋先得我心矣。

讀刁文孝用六集五卷評語

易酌序

評曰。文孝一序。可謂見心於易者矣。可謂見易於心者矣。是易學以埋勝者。自此世有刁子易。

辨道錄序

評曰。某嘗謂有無限悲憤。斯道自羲皇堯舜至我孔子。一體相傳。無庸辨。即辨亦辨其叛道者。辨其似道而亂道者。如楊墨鄉原之類。後世道學。某之愚皆未窺其奧。不知尚是羲皇至我孔子之道否。而朱陸之辨成聚訟矣。欲衡聚一誠。恐兩家之訟未平。又增三造。觀者但取我刁先生擎擎衛道之心。他日當於存學編見某之不得已矣。

仁輔衍序

評曰。當日吐氣爲諱乎。何祁陽不見一唱和先生者起也。負此切望多矣。某曾面承提命。雖欲爲先生任見知之擔。然質庸志輭。未能勁竪脊肩。如徵君之於伯順。讀此序。媿無地矣。

家譜自序

評飢莩爲之食一段曰。自貢惠傳家。文孝繼業。恤族睦宗。種種不可更僕。義田尤甚鉅典。是其修譜。某料就家乘。媿無實德。

楊忠愍家訓序

評曰。幾亭謂文成而外。莫若忠愍。服其有用之才耳。先生獨知忠愍以學。以學苑洛之道也。然苑洛之道。嘗錄祖橫渠宗涇野哉。兵農、禮樂、屯田、水利、是孔門學教正派也。某論學宋儒主胡文昭。陸文達次之。明儒主韓苑洛。楊忠愍傳苑洛之道。非忠愍善學不出。亦非忠愍好用不見。文孝曰。幾亭知言哉。某則曰。先生知人哉。知道哉。

淵穎子集序

評曰。淵穎子雖同郡。某不知其人也。惟在易水一晤。得見其日記。凡日視一人。耳聞一語。必記之。好詩酒。又善鑑。隨所作。遇石便刻之。吾友王五修指以詔予曰。是徵君所深許者。今得從徵君配享五賢祠。神得徵君而嗣配。文得文孝而序傳。淵穎子幸矣哉。

讀刁文孝用六集七卷評語

綱目郗超書法論

評尹氏謂超虐其父愔哀慟成疾一段曰。尹氏發明沒晦考亭筆法多矣。予嘗臆斷其爲臣必不忠。

王魏論

評曰。尹氏謂王魏食高祖祿。爲高祖臣。不應爲建成死。予嘗駁之云。尹氏吾未論其世。其爲臣必不忠。夫食君之祿。居君之位。君命一城守之。城亡與亡。君命一軍將之。軍敗與亡。今君命一太子傅。孰與一城一軍。而乃曰非吾事也。自有吾君在。其昧人君之義。亂天下之經。可誅矣。先生爲所誤。而有此論。然平日所尊信程范亦抹殺。可異也。况論世民一案。全不向高祖著眼。吾君在上而弑太子。吾父在上而殺長兄。殺少弟。戮六姪。逐道父禪位。幽之別宮。天理盡滅。大凶極惡。肆行無忌。千古未有如世民之甚者。當日天策府衆。俱在必誅不赦爲亂賊之黨。魏徵尤甚。而後世不能斷此獄。是以明初有朱棣效世民而尤甚焉。噫。乾坤中尚堪有先生此論耶。先生集中乃堪有此論耶。

讀刁文孝用六集八卷評語

李泌陸贄論

評曰。吾文孝博極羣書。豈讀候思辨道急著述爲業。但高尚其志。經濟未見之當時。讀此可想見其出身立朝本領。

劉晏論

評曰。以某觀漢、宋、元、明、來儒未有不腐者。天下事既不能做。又任放其口筆。說壞其必當舉之政。必當用之人。如理財自是周官大學所必舉。腐儒惡聞之。口劉公爲言利之臣。夫利者義之和也。論中不有晏佐軍。與李郭諸公無所施其補裕。快哉言乎。宋人道學輩出。一代所欠智勇兩班。孔子所稱達德也。

見一趙家。曰。用之必爲曹操。見一陳文達。又曰。用之必爲曹丕。噫。趙家三百年中。稍子靜坐。讀天說性。把手者僅者。求帳斗論求一課。顧定難如子房。滌陸者固不可得。即料敵制勝。彷彿孟德一二者。難乎。雖求如周瑜言於朝曰。天下事吾能。既不能爲。文忠亦爲之。是使天下事皆廢矣。亦之一代文人誤國。至此三言。其禍流今日而益甚也。吾願文孝將拂拭蒙埋。而特出詞客。與不肯與出胡文昭陳文達爲儒者正派。同一苦心也。讀此論者。請取試先生。歸觀天下名太原矣。乾坤幸矣。

張令儀論

許曰。循是民之父母也。德是以長人者。儉爲之。忠義天之植者也。非抱聖賢之骨而饒豪傑之氣者。做不出。亦做不成。魏之王祥。周之范質。何等人品。天下繁昌。而皆屈膝事仇。忘其爲賤。皆何足爲全義質乎。噫。文孝殆非爲張令之全義發論也。

讀刁文孝用六集九卷評

宋太祖殺張瓊論

許曰。張瓊一論。先生有君德焉。未言舉朝諸臣未聞一言。先生知臣道焉。而又以斥龍老先生。如元帝亦不得附驥尾而千里。命也夫。

程蘇論

許曰先生就服二程。提顏賢。而此論責備嚴刻。不遺餘力。可謂不阿所好矣。

與吳論

許曰。呂公與諸君子相冰炭。是未許其故。然爲宰相而不能包容人才。融銷同異。則得妒賢嫉能之罪也。亦宜至於廢郭后一案。當時已有順父出母之說。先生仍之。元友王法乾稱爲真大臣。其言曰。君臣父子大異。君者天下之義主。爲天下正三綱五常者也。宰相佐天子正綱常者也。郭后既無樛木螽斯之德。而擅毒至傷帝頸。不廢之不可以爲帝矣。呂公特見出於宋人之上。彼以父母比君后者。不知綮於人倫者也。節附於此。以備參考。

李綱論

許曰。伯紀爲北宋垂亡第一人品。弇州文人。妄肆詆毀。原只爲不足以障太清。然巧存文筆。遂使其貪婉證。因以改觀。得先生此論辯拭。頓鼎復光。然元因筆有慨於當時也。以宋世之積弱。當強金之猛悍。雖使專任伯紀。竭其心力。恐亦如諸葛之扶魏。嘔盡心血。僅足撐持。況忍乎忽奪。動輒掣肘乎。其病皆坐宋代以文字取士。廷無識時致用之才。朝多妾非貢臼之日。皆不得使孤忠委身竭力。爲社稷生民幹旋數載。則斷喪趙氏家緣子女者。皆當日之王弇州也。又與後世局外之弇州亂是非乎。噫。宵獨趙氏之伯紀被弇州誣。世之弇州又豈獨斷喪趙氏家緣子女哉。國家科甲之檄不易。道學講蓄之丟不更。吾恐局內局外之弇州世代有之。世代被斷喪者正不止趙氏與織趙者之趙氏偶哉。

張浚論

總許曰。論魏公事。啟後世之爲魏公者也。相臣各書一紙。置諸座右。日三復之。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卷評

重修關元寺寶塔碑記

總許曰。道在心中。言在事外。何文不可作。子瞻佞佛之文。特笑千古。只因胸中原無吾道爲宰耳。

宗人義田記

許曰。文正吳中義田。作相爲之也。貞惠及文孝父子。以處士惠族。義田百五十畝。此近世所未聞。文中一片慈惻。使人愧汗。其族人世修祭祀宜哉。

重修桑干廟碑

許曰。世民之性。雖刻。皆肉相傳。而撫下惠民。由德表功。必有千裝百姓處。故廟祀儼然。迄今未廢。文孝乾揚俱本史氏原文。只尉遲恭當高祖在上。叔太子殺親王。被甲持矛。驚犯至尊。謂之忠義。恐落信乎元不敢以扶同附和許先生文也。

上谷會語引

許曰。此會成於介翁。當時郡中之賢。蓋多預座。其聲氣相投。即議論不必相合。而不害爲同道者。十卿所謂也。即彼此相左。且議論亦不相合。而亦不害爲同道者。呂聘君文輔、管處士膺陽也。蓋吾道貴於不同處見其文也。故曰。自匏一辭。朱陸異見。而千古傳之。如此勝會。自宜詳其人。並詳錄其辭。更爲備矣。元時方幼少。未與其事。長而聞之。猶記一款。講春秋滕子來朝。文孝依胡傳滕侯貶也。因編附錄君達貶而子之。呂聘君謂滕侯始封爵也。必後干周罪降爲子。孔子不敢奪人侯而子。若爲春秋所不子。或不盡某侯某大夫而人之。無作爵降貶之例。惜此等失記。今後人不見先生度量之大。吾郡名士之多。與吾道明辨之直也。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一卷評

進王介祺說

許王介祺常揣摩聖人之心而爲說曰一段曰。一部春秋。了當於五公數言矣。

總許曰。兩先生揣摩聖心處。皆是自揣度其心。做得一生。莫道聖人之心未定。自心亦未故。然僕周旋兩先生之側。莫道完備處無聖人之分毫。其做功處亦無兩先生之萬一。媿死媿死。

儉約

總許曰。約若六器約。先生八器約。非用圖書示儉之義。吾黨亦多奉行之。然今天下之趨於奢者衣食間耳。至於起居、進退、日用、周旋、冠昏、喪祭、宗廟會同之儀節。則非從苟簡。士君子亦不免焉。僕竊謂宜謝晉子甯儉之案。崇曾子國儉示禮之道。媿僕非其人。又未得如二先生同心立約之友。奈何奈何。

四書古篇約義

許曰。吾有學編之作。只爲一千年紙上有四書五經。日上有四書五經。吾人身家、朝廷、政事、禮樂、邊疆、

上全不見四書五經也。先生統五經於四書。又統四書於四首篇。分一本而散殊。又合散殊而一本。信口括來頭頭是道。即起周、程、張、朱而面談對講。不是過也。印之於心。足以自娛。傳之於世。足以悚人。而僕只爲終是紙筆口頭上之四書也。亦猶是周、程、張、朱之能事也。先生斬服報未立朝之端臬。則學明其臣之德而修其臣之身。是即率其臣之性。是即時習其臣之學之君子。而身不遺親。義不後君。而不言利者矣。苟義且蹶城守。遂難斷終操守。是即敦睦九族。平章百姓。明明德於天下。合天人而時習乎位育。體仁義而不以利爲利矣。尙猶是紙筆口頭之四書也哉。僕以編存學。先生以身存學者也。

讀刁文孝用六集十二卷評

性善一則

評曰。講性善拋卻氣質靜敬話頭。其全生全歸者。尊要救濟乾坤兄弟。不得乎。退而從事言有教六語自全其性。卻仍想著萬世兄弟。不肯獨善。元雖父事先生。第謂是宋儒後身耳。此一則使加程朱一籌。

朱陸三則

評曰。予初從陸王入手。繼見性理周、程、張、朱之書。又交先生。遂專主程朱。莫謂聞詆毀伊川、晦庵者怫然怒。但聞朱陸互有長短者亦怫然怒。嘗稱周元公眞聖人。朱文公眞聖人。不惟舉諸口。亦已筆之書。迨讀朱子語錄。有云江西頓悟。同甫事功。斷卻兩路。方可入道。遂疑二子必是異端。此時雖有以二家書進者。必擯而不觀矣。惟戊申遭喪後。忽覺程朱非孔子正派。始思二家書。以朱學大行。二家高閣。求之十餘年。得象山全集於陳太守家。得龍川集於蕭扶溝家。乃知趙氏運中學術原有此三派。皆非周孔舊道也。然使文達之學行。雖不免雜霸。而三代蒼生或少有幸。不幸陸朱並行。交代興衰。遂使學術如此。世道如此。是以僕心大懼。不得已著存學一編。效諍論於兩派諸先生。將就正於我文孝。不幸捐館矣。讀此一則。輕聞行知。其爲信守死可敬也。元未敢以爲非。姑參一議於此。與有志於道者共商之。

詳存學編。

堯典六則

評曰。著眼欽字。方謂知書。不著眼、則讀書終不謂之知書也。著力欽字。方謂學書。不著力、則知書終不謂之學書也。然則四書五經皆有著眼處。人人口頭想能言之。著力者誰哉。故曰孔門之學亡矣。

舜典七則

評人之性於是盡矣一段曰。方敍帝政忽出人之性盡矣一句。則先生之見性獨有會心。知此則予之三存編皆可以不作。

總評曰。今天下讀書者固見二典。即不讀者未有不讀孟子者。獨不思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之所以治民者、何道也。不外三事、六府、九功、九歌、咸不外是。即命官命之爲此。詔牧詔之治此。盡人之性、盡物性。先生謂居然有治天下全局在胸中者。含三事、六府。何以哉。西漢而後。不賊民者鮮矣。

春王正月八則

總評曰。先生此作。先獲我心者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二語。元謂古聖人制曆明時。天王頒之諸侯。諸侯藏之祖廟。每月朔告而尊行者。行其欽若之事。授時之政也。後世純用小術。敷衍干支行宿之文。加以建滿平收之妄。徒視爲卜吉之書。而曆之本義亡矣。倘曰法孔子行夏時也。謬矣。一部春秋。是孔子借二百四十年事自譜爲東周手段。世儒全未夢及。先生謂舉平日所講求一一見諸行事。此二者眞先我見到矣。發我所未及者二。元自少未治春秋。溫夫子自言志在春秋。深切著明二語。知春秋非世儒所論耳。見以天自處。口代天言。身代天工。不覺喜躍。至天子之居乘、衣服、食器莫不以時異。更嘆古聖欽若周詳。不但行政教民仰法天時也。竊聞所未聞。此發元所未及也。但孔子改時不改月一語。恐未然。孔子時月俱不敢改也。行夏之時一語。因是顏子王佐之才。問爲邦。故將損益因革。彙統四代制作。與之參酌。詔應運而興。作君作相。當如是治世耳。豈當姬姓爲王。天命未改。夫子遂敢生今反古用夏時乎。且經明言春王正月。顯是周天王之時之月。從周之素願。尊周之苦心。烏得分毫自用乎。況夏時是以寅卯辰三月爲春。巳午未三月爲夏。若以夏時冠周月。則止有春三月。又焉得有春正月春二月乎。止有夏六月。又焉得夏四月五月乎。秋冬不皆俱紊乎。今四時十二月通無異時。傳明言春正月日南至。確乎時月皆周。而先生泥宋儒之夢解。誠未之思乎。

瓊息生問儒者諱言武備告

評曰。兵學恐非先生所長。故答中亂引經語。未見一棒一痕一拍一血之意。

希聖堂學規

評即先儒所謂氣質好而百事皆當也一段曰。氣質好而百事皆當。正宜擴充葆攝我本來氣質。乃宋儒以爲有惡何也。

人論　甲戌

太極肇陰陽。陰陽生五行。陰陽五行之清焉者氣也。濁焉者形也。氣皆天也。形皆地也。有天中之地。若山樹出地上入氣中。及星隕皆成石。日月星辰皆出地下是也。有地中之天。若穴井泉脈入地下。通形中。及蒸蒸成雲霧發生。草木者是也。天地交通。變化而生萬物。飛潛動植之族不可勝辨。形象運用之巧不可勝窮。莫非天地之自然也。凡主生者皆曰男。主成者皆曰女。妙合而凝。則又生生不已焉。其生也氣即天氣。形即地形。其爲生也皆納天氣食地形。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父母者、傳天地之化者也。而人則獨得天地之全。爲萬物之秀也。得全於天地。斯異於萬物而獨貴。惟秀於萬物。斯役使萬物而獨靈。獨貴於萬物而得全於天地。則無虧欠於天地。是謂天地之肖子。獨靈於萬物而爲秀於天地。則有功勞於天地。是謂天地之孝子。何言乎肖子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兩目象日月。股肱胸背象山嶽。五臟象五行。腸胃膀胱經絡象江河大海。偏體小孔象星辰。鬚髮毛髮象草木。三百六十骨節象三百六十度數。十二經絡象天地十二運會。是謂形象。飛者遊空。近天之運。而羽毛不坐。不背地之靜。潛者鱗介不陸。亦不背地也。

植者踏土近地之背。而枝葉不行。不肖天之勵。勵者蟲獸不立。亦不肖天也。惟人則兩手遊空似飛。象天運也。兩足踏實似植。象地實也。宮室舟楫可陸亦可水也。且魚遊水。人遊氣。是亦活也。坐臥起趣。可伏亦可立也。紅毛不裸。裸不毛。人則亦毛亦裸。是亦動也。至於寤寐象晝夜。喜怒象春秋。作息象冬夏。聲音象雷霆。氣液象風雨。呼吸象潮汐。長育男女。造製百工。象化生萬物。是亦用肖。人君立君綱。能為天下主。則為一世之天地。人父孰父綱。能為一家主。則為一家之天地。人夫振夫綱。能為一室主。則為一室之天地。人而仁。則慈愛惠物。見之於倫為父子親也。配德於天地之元。人而義。則方正處事。見之於倫為君臣義也。配德於天地之利。人而禮。則辭讓居心。見之於倫長幼敍也。配德於天地之亨。人而智。則是非不迷。見之於倫夫婦別也。配德於天地之貞。人而信。則至誠無妄。見之於倫朋友信也。配德於天地之太極。是謂理肖。故曰人者天地之肖子也。何言乎孝子也。種樹稼穡。修築宮室。灌溉園池。以增潤地形。飲食其賜也。燔柴焚積。薰香蒸物。釀酒揚湯。使氣臭上騰。以宣臨天氣。飲食其父也。至於方澤祀祇。圓丘祭郊。埋璧焚脂。太牢少牢。玉瓚繒幣。封山告瀆。賓春餞秋。此尤其大。奉甘旨而平常菽水不足言矣。是謂養口體之孝。天命五德。奉持不失。富貴貧賤。安而受之。夙夜寤寐。時存惕若。災害禍妖。勞而不怨。民胞物與。友于得所。五禮以致中。善敬親也。六樂以導和。善承歡也。是謂養心志之孝。鴻濛未闢。文而明之。洪水氾濫。濬而疏之。氣數阨在。繼體揖讓以化之。族類暴於殘賊。放伐以救之。乾坤聾聵。木鐸以醒之。衛鬪篡爭。好辯以熄之。小而稼穡草木以宣陽。日食伐鼓以攻陰。迅雷風烈必變。冬燃火。夏藏冰。凡可燮理者無不為之。是謂

養疾調劑。諭親於道之孝。繼天立極。雖修人紀。迄今不謂之洪荒時也。名之曰三皇之世。開物成務。平地成天。迄今不謂之文明漸開時也。名之曰五帝之世。禮明樂備。質文互尚。迄今不謂之世運亨泰時也。名之曰三王之世。王綱解紐。亂賊接迹。筆削以誅之。迄今不謂之五霸迭興時也。名之曰春秋之世。是天地反因人而著號。謂之顯親揚名之孝。故曰人者天地之孝子也。其肖乎天地者。人之全體也。其孝乎天地者。人之大用也。故人並天地而稱三才。其尊出萬物之上。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靈異萬物之甚。故曰人為萬物之靈。其中異萬物之偏。故曰人得天地之中以生。一體不全則為不肖。一用不大則為不孝。是故人而無目。猶天地無日月也。人而傷手足。猶山崩嶽陷也。是謂天地殘患之子。人而不仁。是自斬其生機也。人而不義。是自棄其行路也。是謂天地暴棄之子。諸不能全其人體者視此也。人而好名。是瞞父母而資好於家人也。人而好利。是剝父母兄弟而竊肥於私室也。是謂天地好巧之子。人而好殺無辜。是屠戮其兄弟也。人而好淫非類。是奸污其姊妹也。是謂天地亂賊之子。諸不能大其用者視此也。故不肖天地非人也。不孝天地非人也。人之義大矣哉。昔者蒼頡造字臣道也。北面而書之。第一畫丿。自東北而西南。第二畫乀。自西北而東南。明乎其橫塞宇宙也。其形象頭頂天。兩足踏地。明乎其頂天立地也。其背上下齒對而舌適舐之。明乎其與天地參也。六書之法。為兼象形會意也。雖然生人之義雖同。生人之方各異。東西南北。地異而形聲各異。至於四海之外。則更異智愚醜美。衆殊而心觀亦殊。至於習染之深則更殊。以至富、貴、貧、賤、苦、樂、壽、夭、萬有之不齊。凡皆二氣五行參差錯代之所為。而不可強也。而人之自為則

不以是拘也。有為一人之人。有為十人之人。有為百人之人。有為千人之人。有為萬人之人。有為一室之人。有為一家之人。有為一鄉之人。有為一國之人。有為天下之人。有為一時之人。有為百年之人。有為千年之人。有為萬年之人。有為同天地不朽之人。然則為之者顧為何許人也哉。

雷將軍論 丁未

史之難讀也久矣。古人有至高之行。或以不際遇之隆而莫著者有之。古人有至大之德。或以不得顛閔之人而莫表者有之。古人有得於天者厚。養於人者深。而偶於一事為其端者有之。古人有定靜之體。而勢臨至險。疑於癡愚之假者有之。古人有其大儒之品。而時際艱危。儕於武夫之烈者有之。古人有一端足以測其生平。而晦於上。我者之名。泯於同我者之節。且淪於奸人賊子。若聾而瞽不知之語。令讀史者遂因以為然。而不更設身處地。以想其氣象。窺其中藏。乃至幽德卒莫闡者。又有之。凡此者皆不足以蔽我。而獨進身於當時。置身於殿面。直見古人之所至。此讀史之所以難也。吾讀史至唐雷將軍。郎將萬春。守雍丘。為睢陽將軍。使城上與賊潮語。賊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動。賊疑為木偶人。聞之大驚。未嘗不異其非。然亦未能發前所言數者之藏也。閱而館辛與靜坐隱諸弟子為文。思程子靜坐如泥塑人。接人待物則一團和氣。忽憶將軍中六矢不動事。噫。將軍之天定矣哉。弧矢之威不劫。英毅之氣不停。非有至高之行者能之乎。利刃累加而不懸。血肉叢剝而不懼。非有至大之德者能之乎。此非所謂得於天者厚。養於人者深乎。此非所謂定靜之體。大儒之品乎。吾竊於一端而測其生平矣。第以生不逢二帝三王之世。既無聖君相旌異於上。又身未同三千七十之門。無言德行者推崇於下。是以莫傳則晦。莫表則湮。疑疑一端不足以信人也。疑武夫不足遠求也。疑一矢當避。至再至三。未有不避者。況六之而不動。亦

疑愚之甚矣。不知夷齊之讓國。餓死二事耳。而孔孟為之闡揚者。德何多也。子路結纓一勇耳。而程子以為可以堯舜。許何侈也。且安史肆凶。兩京不守。天子蒙塵。此孔子痛司馬周公秉東試時也。烏在其不為武夫。逆豎臨陳。益兵相迫。城衆具瞻。一為轉動。遂至瓦解。烏在其六矢十矢也。蓋鎮靜勃怒之氣交。而飛鏃雨至。若無有矣。噫。將軍之天定矣哉。然而卒莫傳表者。何也。晦於上我者之名也。睢陽望隆千古。德廣一時。人不以為將軍之非睢陽之約束制之。則以將軍之忠睢陽之忠義激之也。是以於將軍不暇深求也。泯於同我者之節也。南霽雲求救臨淮。進明不許。霽曰。大夫曾無分災救患之意。豈忠義之所為乎。因齒落一指以示進明。曰。雲既不能達主將意。請留一指以示信。噫。忠而烈矣。人以為雷亦猶南忠義所激耳。是以於將軍不暇更詳也。淪於奸賊若聾而瞽不知之語也。令狐潮謂睢陽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人以為信守軍令。極危而不叛法亦難矣。是以更不設身處地。想其氣象。窺其中藏也。嗟乎。激勸於人而為善者。非真為善者也。或勸於賞賚之間。或狎乎平常之日。而何地。矢何兵。可以激勸而六受也。六受之而不動也。南將軍齒指烈矣。義憤交迫而為之也。假令齒一齒二。或三。非義憤交迫所能為矣。胡為而六也。胡然六之而不動也。至於守軍令之說。尤為不情矣。利刃及身。雖父不能保其子。君不能制其臣。即軍法威之。孫吳復出。不且信起已多矣。安得定之不動。使賊疑為木偶人乎。定矣哉。雷將軍之天也。吾

於一端見其生平矣。而因流連於當日其事諸公焉。張得聖人之忠者也。許得聖人之讓者也。兩得聖人之勇者。將軍得聖人之養。定之極靜之子者也。運斤成風。去而泥而不瞬。固方外寓言。而不足擬之。如將軍者。儻得遊孔子之門。造就至德。其爲堯舜也必易易矣。

韓會狀論

康熙壬子秋榜發。南人韓菼入北監中式。歷於熟輭庸蘼之習者見輒譁之。甚則覛詈不齒。某不業八股學者十九春秋矣。偶於友人齋中見之。大快。批其首藝云。人惟自小其人。只隨行逐隊作俗常人。人惟自小其文。只隨行逐隊作俗常文。目非此無以悅時目。取青紫。不知科名有命。傍人口吻。未必果得。獨出胸臆。未必果不得也。觀韓之中式足覘矣。然吾不難韓之才。難司衡者之識韓也。尤難其師友竟使之成韓也。不然。雖有韓才。孰識之。難欲識之。恐狂國之鍼艾久狂其韓。安所得韓之才而識之。批其次藝云。字字精確。性理皆當顚倒。又批幾得古聖制作本意。痛快淋漓。又批認性教遠過宋儒。超出性理百家諸子之上。而獨得二千年孔孟不傳之祕。千古文也。不特天下文。三藝原評經傳入其手化爲英靈光怪。予跋云。亦英亦靈亦光。吾未見其怪也。是猶兩手足人入半身國。人人怪之。不知人固兩手足。非怪也。惟於稷數稼歲月當同禹八年。則如子瞻臬殺堯宥臆想之不必者。亦不敢阿所好也。或曰。向此公在磨勘例。幾罹黜。予曰。甚矣。磨勘者之妄也。我無才。天下尚有才。未可誣天下之才皆如我無才乃爲才也。我無學。天下尚有學。未可誣天下之學皆如我無學斯爲學也。今會試竟遍。韓必元會。又將勘大主考乎。廷試韓必元殿。又將勘縣官乎。既三月。或告予曰。予冥冰疑日。韓果元會且元殿矣。韓以江南童入北監。至此予曰。噫。以韓之文。不得一尾江南庠籍。非不諳一方時好乎。以韓之才。豈容遯者。非歷獻歷刖不得於江南。始思逞於北乎。以韓之才。秘調濫竽。甫必不得於南而遂奪袂北行乎。非自信我之爲是。方將以挽天下東泛之波。而必不屑寒雲就乎。於今且會狀矣。天下之文士其孰敢更譁之。更覛詈之。更不齒之也。必且揣摩求肖。從韓一變矣。因憶退之云。愈之爲文。小稱意。人必小怪之。大稱意。人必大怪之。卒之文起八代之衰者。退之也。夫變一世之文者。必不隨一世之文。而一世之文風乃自我變矣。起八代之衰者。必不隨八代之文。而八代之文風乃自我起矣。爲文之道。明驗於二韓如此。況於爲人乎。我爲轉一世之人。必不爲一世之人所轉。我爲轉數世之人。必不爲數世之人所轉。是猶提昇者然。我踞於物之上。始能提其物。我立於物之外。始能昇其物。使我比於物。入於物。而能提且昇者。未之有也。陽明先生桌截器樸。截桌地。又截樸之驗旨哉。數之矣。會狀與某南北不同地。顯微不同途。習業不同調。不惟無交臂對學之私。並無所爲欣羨瞻仰者。第恐夫世之爲文先自小。爲人先自小者。特標會狀以爲勸。且以自礪。儻吾世而有自信其爲人如會狀之爲文者。則鼓舞一世而超孔孟以後十二代之衰。學有望。某願奉几杖以從。

廣羽父弑隱公論　丁未

東萊之儗隱公者。以爲必有貪蠹顧惜之形。召羽父之言。夫代國不鬧仁人。況對兄而顯言刃其弟乎。此匹夫之前所不敢啓齒。而況千乘之主乎。此斂國餘孽所不得相勸。而況以人臣於吾君。況於慈弟之君

而容以此言請乎。則先生之議。情理然也。至於衆叛於將之一字。謂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予則以爲含其昧義之最顯最大。而誅其曖昧之隱情。未得斷斯獄之要領。而隱公仍有辭也。何也。桓先君之子。今君之弟。而將來之君也。羽父以人臣而欲殺之。不啻萌之其心。方且出之其口。而公然言之其欺君無上甚矣。是國賊之不可時刻稽誅者也。爲隱公者聞之。當必赫然震怒。暴其罪於朝。而斯鐵之於市。則刑正而義明。桓果長而可君乎。即告以先君之意。居攝之由。以奉之即位。猶未可君乎。亦與之同食共處。選正人輔翼之。使之學問以待年。墜以先君世子之體。小人之邪心不復生。而桓感戴不暇矣。今聞國賊殺弟之言。夷然不少動於中。無怒色。無忿言。僅出爲其少數語。則隱公於其弟亦不甚愛也。假令羽父不告而殺之。當亦不甚惜也。其欲讓之也。特好名之心爲之耳。不忍殺弟之言。殺弟之心也。不從殺弟之言。好名之心也。累於殺弟之心。而失誅殺弟之賊。徒以好名之心與殺弟之心交。而成殺身之禍。此隱公所以及蔿氏也。故吾以爲投機之會。在羽父之誅不誅。而不在一言之將不將。尤在愛弟之真不真。而不在授位之斷不斷。雖然。愛弟之誠。隱公即愧。而欲終其讓弟之名。則其本心也。嗚呼。天下曾有無其誠而得成其名者哉。九泉之下。應有不誅羽父之悔。

論開書院講學　癸酉

觀王文成公傳。正德十三年四月。至贛開書院講學。喟然曰。此一失。程朱陸王兩派所同也。但一人得志。守司地方。或一人儒名顯著。地方官尊禮。則必建立書院。額其中庭曰講堂。嗟乎。何不曰道院。何不曰學堂。而直以書講名乎。蓋其實不可掩也。亦兩派諸先生迷而不之覺也。試觀堯舜在上而爲君。只舉三事六府。命官詔牧。和而修之。以布施於天下而已。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試觀周公在上而爲相。只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試觀孔子在下而爲師。亦只舉三物與三千人學而時習之。以寢齊以待用而已。幾見其徒舉書而講之乎。經書乃記三事三物之籍耳。其有不及講。則學事學物有不明。乃用講辨耳。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不學何講哉。學習躬行。經濟吾儒本業也。舍此而書云詩云。講云講云。宋明之儒也。非唐虞三代之儒也。然則今日者講之不學。是吾憂矣。

習齋記餘卷七

曲阜祭孔子文

自夫子奠楹於今二千一百五十有二年矣。孰不謂祁、姚、儒而帝。媯子、姚儒而王。宋、伊、傅、周、儒而相。惟夫子儒而師。天不欲絫子以一代之煩勞。而縱子於千古之開繼哉。某竊謂脂轄柄栖。目絲鱗鱗。至見者歎其棼棼子之縕結於斯人者。可謂戚矣。不躋吾子於機樞。使祁姚諸聖之澤不獲再沛於乾坤。不惟吾子之不幸。亦祁姚諸聖所其傳傳也。雖吾子不忍有私。當不仰嗟運數。而不謂天之窮吾子不可也。顧以咏歌慶祝神心。得無傷乎。又孰不謂敎附王公。羣祝師聖。京省府縣遐荒之地。罔不廟貌巍煥。獻舞牲幣。厥有常例。吾子既尊哉。配哲在側。七十賢從。後世又益之公羊、后蒼以下至周、程、邵、朱、薛、陳、胡、王各派係連。勵百十計。吾子徒益衆哉。注解譜講。立院建塾。家夢啟人。佔畢啓口詩書。拮筆文墨。吾子道孔明哉。某竊非盜世尊夫子之名。而未尊夫子之實也。盜世號夫子之徒。而夫子未受一徒也。盜世明夫子之道。而夫子之道久亡也。夫子志爲東周者也。教及門禮樂兵農。所以爲東周者也。卽所以祖述府事憲章三物者也。誠使六府修。三事舉。朝登明備。戶有絃歌。世進唐虞。尊夫子於堯舜矣。世進三代。尊夫子於禹湯文武矣。於是飭贈師祝廟祀諸典備舉。而夫子尊矣。卽不舉亦未始不尊。如徒尊無實之名。夫子其尊焉未也。夫子一身備府物之謂學。進三千身於府物之謂敎。誠使學夫子之學。而行夫子之敎。庶可以師鄉聖。傳

後世。出可以定康阜奏平成。隔世如同時。千載如一堂矣。於是生而北面神主。死而從祀廟廷。夫子徒矣。卽不附。亦夫子徒。如棄學教之實。而徒學夫子六十餘載道不行後不得已之刪述著集說謨。與壁天花。辯頑石。終漢儒之徒也。棄性道之作用。而妄希夫不可謂之性道。誠心辨理。或靜坐主敬。或直捷頓悟。或並本來之氣質而惡之。雖粗文以經書之言。粗飾以義理之行。終釋老之徒也。卽自負吾夫子之徒矣。舉推彼夫子之徒矣。夫子其受焉未也。異端之精。在於禪寂覺悟。但彷彿其鏡花水月者。可以當之。異端之粗。在於誦經焚香。但顛迴於說偈合掌者。可以充之。夫子之道。內必驗之身家。外必徵之平治。不可以僞爲旨認者也。誠使家尊夫子之道。人遵夫子之徒。吾人有異學術。斯民深異教養。問世之外。子臣弟友。而言道者無有。問世之外。兵農禮樂。而言學者無有。將夫子所以承接於二帝三王者。燦然如日麗中天焉。於是注解譜講。立院建塾。啓口詩書。拮筆文墨。夫子之道明矣。卽不備夫子之道。亦明如徒見道於紙。談道於口。考道於筆。出身者八股文章。從祀者幾卷語錄。求德藝兼優。明親交致者。曠代不覩一人。求五倫克敦六行備善者。百里不見一戶。環觀天滅絕人物。傷議地獄。大言仙府。上惑朝廷宗廟。下蠱里巷祖廬。爲生民蛇虺。爲吾道寇讎者。方鼎峙兩間。日新月盛。而不可撲滅。如是而曰夫子之道明矣。夫子之道其明焉未也。某抱憾於此舊矣。愧質性庸劣。未能學夫子之萬一。其如夫子之道何。其如夫子道之賊何。私相計議。生不當夫子之時。既不得進身門下之末。或如史遷所云。驅車東魯。拜其佩劍琴書。而足履聖人之地。目睹聖人之野。觀夫子偕及門遊息遺蹤。庶幾有感而興。未可知也。伏惟鑒享。

季秋祭孔子文 壬子

惟神誕生周季。以一身立極於天地帝王古今民物中。律天時。非徒以文也。而一身之仕止久速皆天時也。襲水土。非徒以文也。而一身之時行物生皆水土也。祖堯舜。憲文武。非徒以文也。其一身之府事行藝皆堯舜文武也。故以身教及門。而七十子皆幾備夫子之身。三千人亦分肖夫子之身。以身示天下。庶周列辟卿士大夫行路杖耒者。皆歎息仰聖。醉心夫子之身。以身範萬世。則學夫子之身者。卽學堯舜文武者也。卽保民物輔相天地者也。而天地以泰。帝王以盛。民物以治。不學夫子之身者。卽叛帝王。賊民物。得罪天地者也。而天地以否。帝王以衰。民物以亂。故學夫子之周遊。非學夫子者也。使當日魯侯用之宰治一國。或周天王聘之儀型天下。夫子之身固不周遊也。學夫子之刪定纂輯。非學夫子者也。使當日周遊而有所遇。合於身親見之。夫子固不刪定纂輯也。故周遊爲夫子之不得已。刪述尤夫子之大不得已也。蘇張者流。舍夫子爲學爲教之身。而學其不得已。質學不至。徒禍天下。兩漢以及趙宋諸儒。舍夫子爲學爲教之身。而學其大不得已。質學不至。徒長浮文。故學夫子不得已之身。非學夫子者也。况違夫子之學習。其身不親禮、樂、射、御。託名靜敬。或稱頓悟。以自文其安逸惰者乎。况叛夫子庸德之教。而滅絕人倫。虛無其身。空寂其身者乎。其叛帝王。賊民物。得罪天地。又何如也。元生也晚。既不得事夫子於洙泗。而見夫子之身而學之。又不得上如七十子。下如三千人。學夫子之身者。而私淑之。悵望於二千載後。學夫子之身者何寥寥也。竊時惑於世俗。遂爲非聖甚或叛夫子之道教而得罪天地者。欲學之弱延後又義

乎達學習而學夫子之大不得已者力學之設夫子主如家齋奉如父母出告反面朔望令節必拜既而悟夫子之道在夫子之身也學者學夫子之身也故曰躬行君子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則知以氣質爲雜惡以無善無惡爲心體者非夫子之性道也離去六藝而求明理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或直捷頓悟者非夫子之學也遂盡棄其學而從吾夫子之所謂博文約禮者六藝全文雖不可考而必勉學其一二三千三百雖不敢知而亦一二勉行其粗迹於是講習祭義而知事夫子如親之幾也年來不敢煩瀆矣又以古禮祭外神祭祖考皆有定時而雜於祀吾夫子之時竊惟二皇五帝如天地之春也三王如天地之夏也夫子則如秋而近冬矣皇帝之道如萌類之甲而苗也三王之道如蕃類之茂稼堂堂也夫子之道則如結實而收矣故謹擇於季秋聊具不腆用於神位而深恨知學之已晚志氣之已衰懼躬行不逮不足以副成性成學所言則未必能發明聖道以挽回乎狂瀾而反乘危蹈險擢朱季友之罪狀以作神羞未可知也所望左右上帝啓牖下民多生先覺聖道重光則元庶其幸免矣是設也惴惴乎恐夫子之不果降也又殷殷然望夫子之或臨也伏惟尙享

季秋同李剛主祭孔子文 辛酉

某擇時恭祀夫子於茲季秋有年矣愧學力弗至習功弗熟未能光大吾夫子之道徒耿耿于衷時或一機悅機自坑六藝之粗獨娛三存之義竊疑狂夫妄作未敢自信果有當於吾子之道否也不意賴吾子之靈陰佑此道默啓同心有蠡人李塨深嘉吾子聖道姑借某爲餼羊之存肯共學習吾子所謂朋來之樂某乃聊明餘味矣茲者同具不腆上瀆神位感在天之神亦睠然少慰加進一臨乎竊有願者斯世斯民於何其底謂吾子不默轉潛移焉某不敢知謂吾子已默轉潛移焉某不敢知惟祈左右上帝啓撥升泰廣騰英豪聖道重光某等之幸也生民之福也諒亦神之志也伏惟尙享

季秋祭孔子文 癸亥

某恭祀夫子於季秋有年矣愧志弱力薄學德不進自戌徂亥又多過愆曾何敢仰邀聖顧念茲無明德之馨皆荷昭格之惠茲者時序遷流忽及菊月聊陳蘋設敬修歲事所啓者佛氏之害已千餘年誠倫傷化與生民之寇居吾道之蟊蠹某不度德力依吾子之聖訓新著明太祖佛贊解喚迷途合爲作誅佛論集爲存人編將爲天地補滿妖氛以救生民翼聖道伏望在天垂鑒而佑行之尙享

率王源釋奠孔子文

元不自度妄期明行夫子之道於萬一愧學之弗勤年六十有九而德不加進道猶未大明也賴夫子之靈啓施志士今大興王源素亦矢心斯亦爲聽虛聲委贄從遊願我夫子默相上帝陰佑斯人使其成德也勃然其興行也赫然得效片績於乾坤斯民之幸也亦斯道之幸也伏惟鑒饗

季秋祭孔子祝 壬午

歲壬午矣元六十八矣身任夫子之道而未獲光昌心慕夫子之道而未能習行也謹六月十四日一疾垂死不幾負上天篤生我夫子默佑耶賴神之庇幸而在生斯道或倘可寸明耶昨初三日河南歸德府

周孫宇琨來妄聞妄信似謂元竊窺聖道一二者偕李塨書來從遊已奉之釋奠聖龕其人有勇好武或當斯世之用耶幸啓牖之使斯道粗明於南以啓乾坤之升泰則元不虛生矣茲者風清菊芳秦修皆舉時也聊陳不腆鉶薦馨香尙其右饗

季秋祭孔子祝 癸未

歲在癸未矣某年六十有九矣不自量妄志夫子之道四十餘秋矣曾未寸補於乾坤奄忽老矣夙夜自檢德無少積功無少濟而衰憊日甚尤悔日加家子弟及聞虛名而來者復不能成乃德長乃才抱慚滋殷幸故友李晦夫叔子培克自振強從元及其兄學塨日記逐時自省改過而遷善焉於是元門下姪婿巳鄰儼及門人李植秀鍾錂因供鼓舞各集冊互相糾繩元亦用自策拂庶未路無或跌仆惟祈吾夫子左右上帝之靈祕啓二三子使各明其德各弘其能俾吾夫子之道行寸於丈明日於年使元於兩大中得比於孟軻胡瑗僕隸之末受錫多矣伏惟鑒饗

初至漳南書院釋采孔子祝

維丙子年五月十一日丙寅保定府博野縣奉教弟子某謹以庶饈清酌敬修釋菜之儀昭告於我至聖先師孔子之神前曰茲廣平府肥鄉之屯子堡生員郝文燦居民楊進文等公延議學設師徒之食田百畝亦奉當事之憲令如他鄉例事耳文燦則不欲以他鄉例事視此學將欲明道淑俗振吾夫子之道於萬一聞名卿巨儒輒求福額對聯以務表異此學於以鼓與師生之氣而使之卓大其志是以題表者甚多而故刑部侍郎許三禮以大儒顯當世也題曰漳南書院令天下之爲書院者四曰關中曰嵩陽曰上蔡曰汴梁而許公儼然進此學而五之矣是以文燦重其事而必再三禮聘致某於五百里外某惟負此名並負文燦意也今諸生郝也將苗尙信等七人束脩而來並從某來者鍾錂重光發舉釋奠之拜見於先師謹始也尙其啓牖愚衷使羣蒙之學德日新或彷彿吾夫子闕里之一二則某或幸告無罪也伏惟尙饗

祭祁陽刁文孝文 己酉

嗚呼先生因明季孝廉也耿耿丹心挺挺勁節當有史氏錄之然斬衰服報亡國主士籍矢不二操謹道疑來監司之誓拒資與致州牧之訐烈哉志乎危哉身乎蓋前古紀傳中所未聞也以之廉頑立懦後世必有聞風物發者矣況訓纂著作終日孜孜翼註有集斯文有統酹室有記辨道有錄用六有集周易有酌典謨二南有大意博矣哉先生之學乎某方沐浴其一二而未見其全也中心如結將策蹇拜几用竭愚誠上下辨難庶其闢我蒙蔽而亦借以少佐下風求無遺憾於來歲斯不負與大君子交也奈何丙午搆訟尊召下及某初不識先生何以得戾於世既辭以不敢望彙伯而方命丁未以親老缺養覓食千里復未得進足貴齋戊申寅月末旬得太夫人哀詷不勝感楚擬卯月八日奔弔而先祖妣以六日疾作中旬告終半生不孝之罪一無可贖惟勉盡喪禮少輕罪戾之萬一而台使三至持嚴命道病狀甚劇某聞之益加悲慘不但制於喪次咫尺難離而倚杖之身亦不能越境效診也心之西鄉無聊何如哉客月望

日釋服。風閣先生捐館矣。以是拊胸。呼吁寃悟。嗟先生其信卒耶。不幸罹染於世人者不可復補耶。庚未訂諸儲書者不可復商耶。某之受膺遇承教誨者何由圖報耶。嗚呼戚矣。余之悲矣。豈非徐諸。尚能一雞匍匐臨哭。元伯有知。嗚呼先生。今已脫世反元。其於習俗之錮蔽。固宅不足言。即學術之紛歧。胸臆之成見。舉歸於虛明之神靈矣。何於吾道有以陰佑而昌明之乎。尚享。

祭友人王五僖文 乙卯

某之交兄。屈指十有七年矣。於山嶽片部獎衙。得覩德光。以結翰墨。某之有友。自兄始矣。闊別再聚。悲觀令弟傑軒。喪亂權殺之餘。遂得聞五公山人之賢。造今婦知交者亦自兄始也。固故令慈大故。宕於貧。不能視殮。縣難讀於虞靈。而用書亦沈閣。可憾何如哉。幸而客秋易水一晤。知在瀛郡副鎮傅館。雖未試事。未獲徵其通曾相道闕。然因素知副鎮之賓僕。又見二高弟辭氣舉止。亦竊幸兄得其處矣。今月廿二日有客自瀛城來者。告某曰。孔府帥新安人也。乘馬旋里。至三十里。墮騎不蘇。某大駭。叩其詳。客曰。昇還瀛城。過予門。形貌頎傑。面滿白血淋淋自額出也。某頓足痛哭曰。吾尋樂子已矣。旋復疑之。然蝕香賦傳言未必果也。再叩之。客曰。聞其人六十。概發之日。引綍者濟濟。惟一一老翁哭送大慟。相傳即相公厚友王介

眞先生也。某復頓足痛曰。爲吾友介翁有交者。非五修其誰乎。介翁非五僖之爲慟而誰爲乎。嗚呼尋樂子果已矣。天違吾寡。吾道式微。大河以北。吾黨聲氣相關者。曾有幾人。刁文孝、張石卿、張石室、相總會我。今兄又逝。天其終窮吾道乎。何爲其忌才至此也。令師徵君先生。甚期望兄。倚兄爲顏淵。不意先師而卒。兄作顏淵矣。近日之老聞之。將何堪乎。介翁及僕。生爲天紀。寄以人倫君臣。才限不能強矣。父子兄弟何忍言乎。所恃者二三知己。歌伐木。占斷金。嗟足自壯。不謂如兄者而竟相舍也。介翁爲得不痛。某爲得不傷哉。尤堪悲者。愛弟大君。曾未得握手一訣。膝下諸郎。曾未得繞膝一視。弱女幼孫。曾未得含淚一撫。忍留賢人。爽於犴獄之暴虐矣。天乎何其歸我賢友之太毒也。中心如剌。餒乎蘇凝。餒乎倉皇。悲咽無聊。某始不能自狀。魄不能奉事。自爲令臨元伯之靈也。即行齋戒結思。跪兩日夜。敬陳疏醴。設生芻。伏地號嗚。吾兄有靈。尚鑒茲哉。

祭北墅王義士文 甲子

嗚呼。陽九之際。乾坤何賴有翁哉。今日之天胡不弔而促翁逝哉。當闖禍之炎赫也。起三秦。蹂河南。長驅偏天下。如疾風之掃葉。如巨浪之摧圮。我三輔諸君子。礪標勵節。若張吏部死守上谷。若張進士羅輔殺賊無數。若義烈刁文孝。斬衰奉大行主。若常山張石史丁僞擢而碎。救大罵。若張石卿。當禍揭以諸生耕冠。若趙潤自以童子潔志。其他節比幼安心擬思肖者。指不勝屈。然或力敵於僭僞之前。或守志於革鼎之後。至賊成儼然僞帝。九有在握。而求其髮指眥裂。提一旅之師。復大仇。剿賊軍者。先生一家而已。當端皇之殉社稷也。先生樹二旗於門曰。誅賊報國。仗義復讐。有願爲大行皇帝復讐者。聚此旗下。集義衆千人。破賊城。發賊庫。捉賊官。亦可謂挫賊之氣矣。行檄海內云。生成佐命勳。生固榮耀。死作忠義鬼。死亦芬芳。志可謂強矣。惜賊已遁。未得親馘其首。祭告先皇耳。某嘗與同人議上私謚。勝敵志強曰壯。武而不遂

曰壯。誠有當乎。已而碧家呼告。致令先子伯兄壁碎典山。亦其慘矣。猶幸宋郡守黃道監辦章上請旨。先生家忠義。蒙旨仍收籍產。給還劫沒。斯翁家可脫然無事矣。自是而峨冠古服。深山高蹈。詩文膾炙人口。記述當歸五車。剛正配諡。狀古述今。日舉宜其然矣。其質性孤戾。最少可人。謂先生於鄙曰。再弔於嬰多文數即於瀛郡。亦蒙先生累顧。敎正春風。淑氣化我乖棱。巨墳闊懷。蕩我褊陽。偉識雄略。啓我庸頑。使固陋之子。不容不心折也。刁文孝指客。石卿公廣來世。某所敬佩倚望如師如父者。獨先生一人。氣數頗以維持士風。賴以砥柱。後進賴以成就者。亦惟先生一人。嗚呼。天胡不弔。而促之逝哉。魄茲不腆。匍匐哭臨。聞先生之卒。歸日號曰。尚有餘衡也。神其容已乎。伏惟尚享。

公祭李隱君諡孝慈先生文 癸亥

嗚呼。斯道陽九。吾道式微。求其游身儒林而不汲汲名利者。蓋自里不見一人。求其潛心經史而孝弟敦行。篤方持己者。且千里不見一人。求其從事學問而不騖。終身靜養而志業脫乎宋明頭巾故套者。蓋曠代不見一人矣。某等是以傾心於我隱君翁也。翁兄弟三人。俱以文著。而翁早歲即厭攝學。不作科甲想。望之非然。即之惱然。無過容無甚語。中其不可一世之氣。而御物無忤。舉衆無奇。已人十歲不得抑而遠之。亦不得揭而舉之。有闕人爲者。見先生手鈔晦菴綱目。性理大全。歷二十年寂無人知。乃與服闋德。若其刻苦怡堂。先意承志。面溫視左右色。食頃老萊再世。俟疾三月。衣不解帶。永感之後。年逾五十。篤有嬰號。尤所難及。弟爺兄暴孫。任弟餘翁上承下友。出於常萬萬有不可爲俗人道者。不有一不義。不取一非有。焚邪經以闢異。勵聖修以教子。敦行持己。誰其似之。至若始冠之年。猶幸及門得括矢智射不解。以禮歸以情。濟種三百。脫飾焚邪。豪壯之氣。炭耀于古。豈末朋諸儒所得般流者哉。某等方幸蘊邑儒學之盲亦輔也。方幸天下儒學之有正傳也。方幸後此儒學之有準繩。可以救其失而示之式也。豈意泰山之忍頹。梁木之忍傾乎。開來繼往。利成非賀。集哭廟庭。伏念諡法。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翁恆兼之。行見中外日懸。翁實有焉。某等伏處草澤。雖不得上請於朝。謹依隨文中例。上翁諡曰孝慈先生。神當不以爲溢。美受之而兆御也。翁之長郎安貧樂道。能世翁之家。綏翁之志。且克振振。詩享古稀。翁當長往而無憾也。某等則中心刺悼。踴暮莫回。傷哲人之逝也。傷哲人之逝也。哀哉尚享。

祭李孝慈文

某生於世。狂妄特甚。弱冠餘。使聚八股。欲求所謂聖人之道者。求之陸王。求之程朱。不惟不得。而且棲角乖張。得罪執友。取譏鄉邦。良由質性浮薄。不能反身切己。收拾精神。向內著力也。見吾晦夫先生而悅之。亦但知莊重老成。可爲某輕薄砭石耳。一日造齋拜謁。見几上鈔晦菴綱目。至兩北朝矣。詢曰。百餘冊書乃可鈔乎。門人曰。阿師也鈔性理大全約二十餘年矣。嗟乎。今之學者。求讀數卷書。其一見解。已張皇說。惟恐人之不我知。先生何德不讀。至此乎。退而歎曰。先生眞闇然日章者。僕其的然小人矣。又一日發動几上小記一冊。中一段云。今者宜增赴秋闈日也。姻友來擒儀。僕行祖道。禮。吾素手臨延。宜面慚。其老親背發曰。衆之嫉者。獨憐爲嗤。親心或慙。宿慚吞面。無愧親心。是乎曲體親意。同靳及矣。素手餞塲。其

脫俗肯力爲何等耶。某愧學此一端終未能也。然亦但知博洽簡樸已耳。已而。一見之。再見之。三見之。則不覺霣歎者鍼我躁易。方板者化我柔滑。鎭定者藥我遊移。內剛毅而外樸和者。𢡟我之色厲內荏矣。詩云。德音孔昭。示民不恌。先生不待言語之間。示我者深矣。恨不得委贄門下。日侍几杖。受書尊姓字於案上。筆簡望見必拱。日對如嚴師。然亦但知德性深沉。氣象悚人已耳。已聞五旬。衰老日習弓矢。鐘懸寶劍。時復欲舞。乃知聖賢之皆抱英雄之氣。迥非宋明間人物矣。某益景佩不能自已。凡新歲拜高堂師長畢。必謁先生。所謂以父道事之者也。近歲佳郞訪某於金玉師齋問道。某辭曰。尊大人眞儒也。歸而求之。有餘師已。而婉顧於嚴止。至再至三。謬以某之事先生者待某。則何敢當。然假此以親習先生。則交加密。情加深。幾薰陶者加頻矣。某未五十。齒已落。髮已頒。衰憊已甚。得貴父子交修我。庶不至大廢墜。奈何一疾遽舍我耶。永訣彌留。惠我有始有終一言。敢不銘肺腑以自策耶。向與閭邑紳士私謚先生曰孝愨。有當否耶。薄奠在案。醴酒在尊。先生其肯歆歟。如臨卒時之三飮我耶。曾幾何時而幽明頓異耶。某以往之過缺。其誰磨礪我耶。以往之衰憊。其誰振奮我耶。佳郞不肯棄。與某終始。或不負先生遺囑耶。先生冥冥中尙陰佑之耶。心緖萬千。仰呼號慟。先生尙彊進一乜耶。尙享。

祭甯笞張公儀文

嗚乎。某卽蠡吾朱邦良也。歸宗正今姓名。某十餘歲見鄕試魁卷。早知先生名。甲申逆成之變。端皇殉國。僞檄催還先生。三卻之。成逆歎曰。此志士也。特敕擢爲防禦使。先生拏其僞使。辭敕罵之。僞眞定井械朱生以檻車北上。蓋已自分身殉先帝矣。已而逆成敗。行至上谷。解者破檻釋先生。歸先生歎曰。盡追文文山揖矣。乃又不及。自是易諱起鴻。更號石吏。惟詩文自娛。考訂經傳。著定字存等書行世。南宮遂不能一第矣。近讀五芳井詩。與聞五世義居。某仰先生如天上人。奈家貧親老。未能負笈遊門下。辛亥歲。先生過鄙。用六居士言。謂某可納交。遂寄顏生徵爺一書。使某醫世也哉。抑醫某也。其言曰。寶劍贈壯士。云利用也。夫天下有壯士而不得寶劍。挾寶劍卽不能用。猶頑惜不肯贈人。偏以與懦夫孺子者比比。是以蒼生世道至此極也。儻使先生當國。或當國得先生意。乾坤豈至此哉。雖然書人某手。猶然無用。負贈多矣。彼時敢以拙著寄質。及旋轡京邊。轉使邀會於刁文孝順積樓。拜瞻之下。殊無顢頇辭氣。紛飾威儀。但見檢樸篤實。此其所以爲眞忠眞孝人哉。袖中出某拙著。詳示删潤。光以大序。過相稱許。子侄弟友。得一分做一分。先生自狀悉矣。敎某至矣。又以少恙命診。某曰。外感也。可一劑愈。但患來歲長夏一疾耳。後癸丑歲南遊曲阜。道中過貴友朱巽光。始聞凶聞。叩其時。則壬子秋也。豈某敎診之言不幸而果中也哉。當時卽截一紙奉弔先生弟暨子。未審寄到否也。由左歸來。遂遭先恩祖大故。寅卯辰遂暨歸宗。完頓籲足。五載不能赴哭。每一念至。自容無地。今番極力撥冗。匍匐來臨。愧無成奠。一俎一斝。赫乎窿降。左右其歆。嗚呼先生。民生國運。冥中其肆力也哉。

祭石膏仲十卿張先生文 己酉

噫。先生竟作古人耶。某將何以爲情耶。憶某少時。孤屈憤苦。引翼孱儔。道進一寸。厲益一尺。不數綦戾忤

物。與俗日違。四望無一可宗者。既而從五修得介翁。從介翁得先生。其初拜几杖也。顒袁先拜接以兄弟。某惶愧力辭。先生退然曰。以年則誠過矣。以德則子師也。何有於兄弟也。嗟乎。先生年近七旬。禮官父事。而其學博德邵。爲保郡忠義世家。一見貧寒無學少年。謙抑如此。所養何如耶。某爲之感媿汗背。矜狹態若爲一洒。其再接顏容也。諄諄於仁。翔惻隱布護。爲學問之源。對談夜半。送某宿前街。司干振者二弓夫也。聞先生呼。趨起唯奉。儼如令兄二酉在郡時。而先生恭揖慰勞。對丐夫如尊賓。豈非碩德養成。氣象有常如是耶。胞與襟懷。可以見矣。某擴小較拈之態。又因之一滅。詩云。德音孔昭。君子是則是效。其先生之謂乎。其三紊德難也。謂性卽氣質之性。更無二性。有堯舜氣質。卽有堯舜之性。有呆獃氣質。卽有呆獃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惡。彼時某方執宋儒之說。反覆辨難。未能有得。近乃知性善氣質亦善。宋儒論性原與吾夫子性近孟子爲不善非才之罪。乃若其情可以爲善諸說相背。先生所謂更無二性。究不可謂性惡。確哉。千餘年獨見之言矣。柰何。丙午同王法乾還自京。與先生聚呂文甫宅。因文甫僞脈各敍闊懷。未及商質。丁未某硯食辛館。又未入郡。戊申天罰某惡。遭先祖妣之喪。毀瘠期年。未能出戶。今歲則聞先生捐館矣。噫。先生竟作古人耶。音容不可復接耶。性旨不可復商耶。傷哉。某將何以爲情耶。以今聖道式微。異端橫熾。吾黨聲氣相通。曾有幾人。而於趙又軒也聞而未親。於刁褒吉也親而未深。於先生也深而未顚。而皆作長終矣。某心之痛。何如哉。匍匐來臨。雖設酒斝。愧無成祭。聊寫悲咽。嗚呼尙饗。

僕哭先生只言僕意已耳。至先生之學德。大約品近幼定。心同思肯。廉潔似孺子。甘餓凍似袁安。謙抑樂接後學似郭有道。觀書詳審。講解諄切。雖甚疲病而不倦似朱晦菴。其於秦漢以降二千年間之諳聞見博洽。則未詳何若也。吾友王介祺嘗云。石卿經濟不可量。王法乾云。石卿先生眞誠無比。噫。吾安得復見如先生者而交之哉。有記

哭涿州陳國鎭先生 癸酉

嗚乎。某仰鹿乾嶽先生如泰山北斗。而不得見矣。得見先生如見乾嶽焉。但遙聞道範。嚴峻不敢輒近。亦以貧困不得輒出。迨甲子夏初以尋父之遼左過涿。冒冒入門謁。則謙德和氣。沁入肺腑。諄諄良知之旨。拈衡人心有仲尼三詩爲人道之訣。某爲信先生接引後學之熱腸焉。乙丑仲夏。奉先考主車過涿。又蒙先生率子姪逾衢奠拜成禮。某又深感惻存歿之仁心焉。又四年戊辰。某居喪畢。避有司薦揚。遷居郝地。先生使令猶郞以姪女病禮聘某。三至涿。又蒙惠接如等夷。情款如父子。夜賜陪榻。呼童進弓刀曰。近嚴戒小龍。遂嗣弓鳴絃。曾七旬老叟而雄壯若是乎。不禁歎服曰。近世道學未有不腐。先生傑哉。先生笑曰。道學自不腐。腐則非道學矣。歸日蒙步送南關。其下愛卑幼何切摯哉。方期嗣此頻炙德誨。以承薰陶。豈意吾道式微。天不憖遺。而處士星告殞矣。彼時訃音未達。博蠡覓失柩側一哭。執紼一送。連年北望愴然。惓惓心目。柰家運益窘。苦於驅乘資斧。曾不能素車白馬。修巨卿故事。媿歎日深。今陳陽楊氏以醫事畝某北來。敬謝徐孺雞絮伏地一哭。惶愧不可以對先生。尙其冥諒哉。尙其鑒饗哉。

祭洞雲吳師文 壬子

惟師聞穎其聰也。傑傑其雄也。嚴嚴其丰也。幼博才藝。壯懷韜鈐。傷世塗之益狹。致奇才之莫伸。翻然改志矣。取術推仁。或起衰叟於垂死。或蘇孺子於死鄉。所學不忘其無傷人也。家貧乏財。損囊帑以設津。某也不才。幼沐陶薰。麟鳳呈祥。驚兆師夢。今二十有八。尚猶人人。曉無以光子之道。愧無以慰子之心。時面如邑。楓承切磋。忽接訃報。驚悼消魂。薄祭在案。水醪在鉢。阿師有靈。庶格庶歆。哀哉以侑。神其右聞。鍾巽靈以生兮。散靈還元。學有某紹兮。某有子傳。壽八袠而望耆耄兮。陶桂縣縣。雖未大行兮。枝枝氣節。莫少屈折。人生何負兮。既無傲愆。稱余哀我。樑木兮。頹我泰山。生者之情如何以解兮。悲鳴欷咽。哀哉尚饗。

習齋記餘卷八

祭邑令羅毅亭

嗚呼翁果逝耶。其八千里外之訛傳耶。某聞問已逾年矣。然歲正月十四日聞之鄭孝廉惠候云。有客自廣來。公卒於八月四日。某聞之。力不能哭公於廣。惟思牧立紙主。設奠敝齋。齋望一哭。少杜某相交數載之歸懷。少酬公體愛數載之雅誼已耳。雖然事情之不可知。人言之不可信也。每東西分巷而傳訛。齊觀面轉目而談妄。況八千里外耶。未必的也。再候聞已。而甲言卒矣。乙言卒矣。所遇雷同。或曰。公之使別從主過吾邑言之。則哀聞的矣。雖然烏知使者非有所嗾而妄言耶。烏知言使者之言者不亦妄耶。又烏知到處之雷同。不一妄成聲而衆妄成形耶。遂哭公不忍也。不哭公不忍也。兩念交縈。胸中已三百九十餘日。每一南望。中爲怛然。每一念公誼。中爲怛然。每一憶公賜扁。中爲怛然。此一疑團與怛怛者。究將何以自杜也。無已則姑立主設奠。遙望一哭。留使某之哭奠與之人傳言俱屬訛妄。暫以自杜。總之無以自解。並無以解於公。請妄哭之即妄誄之可乎。誄曰。爲政勤民。士校發育。先請牌甲。編甫射臨。如臨蕃嗣。老稚冤伸。捕蝻百石。功及四鄰。遂約講論。嚴冬夜巡。節孝旌表。咸翁其門。因剛取怨。幾盡小人。肝衡昭代。無過公勤。忽志歸養。乃致爲臣。荷公嘉遇。光賁先君。數致膳肉。表閭序文。謬施傷鑑。愧我庸俗。六年拙守。接公未頻。莫贊公政。莫啓公心。謝任之後。旅館方親。雨贈白金。一届餞餞。前日斯地。望公之歸。今日斯室。虹公

之云。公果逝耶。來格來歆。

祭任繼宇文

嗚呼此上谷局邑蘇音之隔東村也。距翁家三百餘里。且翁之卒歲不可知。大約通地也。又翁生時與某書問相通。京師一會。足跡未嘗至敝里。又未知某今日之移此村也。雖齊宿蔬設。惝惝懼翁之未必來格以鑒也。雖然憶昔之未訂交時。某少翁一倍餘年。不相及矣。翁生於近。旅於都。某步不出里門。地不相及矣。翁豪俠聲著幽薊間。某以乳臭書生。盤桓斗齋。聲名亦不相及矣。某胡然而知天地間有一翁也。翁胡然而知天地間有一某也。胡然而始以神交。旋以書交。繼以形交。終以心交於無窮也。豈非天地間惟有此理最相親乎。豈非理相親則氣相應。固不問乎年地聲名也哉。豈非理氣相通。則年地聲名自搭湊合無間。而山川不能限。關河不能阻也哉。況乎翁今脫形而神乎。神自無不之也。無不宜也。無不通也。當有不思之即逕前之即開。望之即如見哉。況俯貫一卷。翁之所手鈔也。賜書一紙。翁之所手寄也。教子論書一說。翁之所手著而與余對案商榷。將以挽天下。而翁之志所在也。翁之手澤在此。所志在此。翁之來享端可必矣。某存是心四載矣。始以完務。繼以大喪。未獲遂此心約。然當以風起。則若逆翁之神來。當坤風動。則若將某之情往。耿耿之念。即謂四年之齋也可。夫三日之齋。乃見其所爲齋者。況四年之齋乎。近者二風往來不斷。正冀與翁之神相接時也。翁之來臨此位。依然在矣。請誦翁之言以侑觴也可乎。某歲曾過家大父之雅。相推有爵曹二字。翁之第一書謂發人過分。使是自己離道。某見之心怵色赤。至今顧力保此悔心者。實翁之力也。第二書進銳退速之戒。實行一字之箴。尤終身不敢不勉焉者。既而都門攜手。齊樓小閣。過蒙縱談。回至通衢。京市何地。而暢言天理。即是浩然之氣。由今以思。名利攘攘。鬧中忽有二客談天理。語浩然。宿非都會一奇乎。雖然浩氣不可不全養。而實不可全伸。既云天理。即所以爲浩氣。理間無屈者。而謂氣不可全伸。何也。時也。故聖人以用舍行藏之道。順錯代消長之時。時而行。以乘其長。天理也。即大雄其浩氣。與日月同高。與乾坤並大。與江海等潮。論無妨也。時而藏。以順其消。亦天理也。即退如晦月。縮如芥子。柔如白茅。不失其浩氣也。聞官者李昆山得赴於翁子。謂翁於某橋下若屈平之爲者。或有不善用其浩氣者乎。抑有甘於長流一蹈。若吾里彭鐵夫之意者乎。不然壯時陳獻閣帥之威武不能屈。霸守之棒劄不能殺。而垂老乃有小忿之未懲乎已矣。翁之神其常伸以佐天下之有浩氣者可也。尚享。

祭魏帝臣文

嗚呼。元之苦尙忍言哉。憶先生病之革也。元來視。張目曰。已矣。一死一生。乃見交情。蓋傷所交之多。而此時惟元至也。其後法乾又相繼逝。嗚呼。元之苦尙忍言哉。元平生以朋友爲性命。少壯所交。比比作古矣。三十年來氣味親洽只三兩人。豈意半載俱舍我哉。翁之言曰。生世九十年。終日言而不厭者得兩人。前則田見之。後則顏渾然。元亦謂生世六十五。知己兩人。蓋爲法乾父廷獻翁。博則先生也。元秉乾坤孤氣而生。天既錮之以六親。且斬之以類黜。誤學論史。輒抑宋之注儒欺相。而力闡唐虞之府事修和。周孔之

三物習行。一啓口而誇詡盛。以王法乾、張仲誠之賢。勤成交譽。路縣皇抱王佐大略。亦頗辨商。惟廷獻翁與先生眞有如思同心言同口者。自今以往。更向何人啓口乎。初歸宗里。使姑丈剩顧且束招矣。癖著日躬臨臼。雖曾相疏。終缺一親講也。尊在臨等。何下愛如是乎。孰親不啻骨肉。每月必飭廚相招。曰先生思元也。構室之樓。按度貧之薪米。家藏之珍味。承惠縷縷。亦不常受之。祖見每忘謝。其尤使元感寐感激者。藏元之遣左尊父。使人追臨於百里外。端陽之暮。截主歸室。而次晨日方蒸。形貌已臨。夜中先生何以遽聞乎。何以遠來乎。知我愛我。何如是之深乎。爽吾有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先生之謂矣。元心病。加以腿瘇。殆不久人間矣。佳兆寒邇。寒莊荒田。尤迫魂若如生。前遊息也。親洽快談。使常伊邇。今茲之慟。異日之歎。復何言哉。按謚法。尊賢敬讓曰恭。執禮御賓曰恭。先生兼之。愛民好與曰惠。先生備矣。敢依文中例上私謚曰恭惠先生。豈不以爲媚妄而受之乎。疏餟在庭。三酒在觴。幸其歆之。灑焉云悼。嗚呼尙饗。

再奠大來閣封翁文

嗚呼。擕某之哭翁也。追於賢郞相兆之命。哭而無槪。未暢某哭翁意也。是以申致徐孺之獻。聊布悲懷。且翹翁之交某。某之見聞於翁者。爰循一觴可乎。翁與先君相舊軒。翁爲執友。盛軒翁適貴里。必之翁所。翁遊劉邨。必光臨盛。遊皆之筵。敬翁也。一盂小鱣。二翁遂蹶起慷肩曰。阿兄何細款我。色笑懽洽如家人。想翁之交遍四海。大抵如是也。某館貴里。翁歸自陝。老友各饋羸糉。姻家張際陽告之。指一犀縣與之。卽晚少如某亦賻儀四種。翁之爲於故舊。大抵如是也。某之恭弔宋儒人喪也。令執事曰。諸賓咸延廣帷。此客

特舍吾將尊階。親洽竟日。噫。翁何取於無知晚輩。背目如是也。某兀坐荒齋。敝邑一頭生入。將過族子弟同補增廣。生曰。久苦陋規。費適承大來翁濟食故來。問素交乎。生對不識也。往告則賜耳。翁之輕財恤急大抵如是也。魏司寇象樞之以風言逮翁也。祁博聞保翁者周道。比至盩厔千餘人。魏問保者何多也。衆對饑窘時大來活我等。危難時我等亦當活大來。不知其他。翁之得人心。大抵如是也。翁嘗冬月病。思瓜。深州綠林聞之。相謂曰。閻翁雖不識。如其人。豈可死。分道走覓。又聞江左道上遇客訊翁云。而似河北人可識大來君否。翁笑曰。我大來也。客卽挽鬮從爲旋舍東鄰日夜。翁之係天下敬愛。大抵如是也。令春以將事遊貴里。或云翁杖矣。某趨候。遂下榻子夜。某問翁交徧天下。當世豪傑爲誰。翁仰面喟息曰。無之。問其次。翁久之曰。張飛雄抑亦可以言次矣。夫飛熊氏鎭西陲。威孚著海內。而皆嗤名賢。謙抑下人。世所罕覩。而翁僅目以次。則翁之識有大過人者。大抵如是也。閫中得何喬二女侍巾櫛久。一旦謂之曰。吾老矣。焉用誤儞青年爲也。各令攜所有可百金。召其父兄截歸。翁之行事迥邁尋常。大抵如是也。其他吾友五公山人義俠記略載之矣。某之里辭。何能加損翁。第追憶往時之故莊。俱成今日之悽愴。不覺其伏地喋喋也。而中心益傷矣。翁與先君同齒。而先君先翁十八載逝於關外。某號哭走覓數千里。護認一妹。載主而歸。曾不得如賢郞之侍養盡職也。曾不得如賢郞之官誥榮親也。竭力庳葬致客數郡以顯親也。則某又賢郞公度之罪人矣。翁多孫子。享叡壽。收完福。含笑歸九原。復何憾。所傷者。賢郞在朝。屬纊之際相距四百里。不得親與襲含。竟與某同苦矣。某之自悲。兼爲賢郞悲者。可勝道哉。翁知某貧。想不至哂吐此

涓滴也。尙享。

哭湯陰李甯居

痛哉先生卒於何日耶。曾未得一再會面遽舍我耶。某嘗寄書遂左友人程玉行。謂乾坤中閱世運之轉移者。生之休戚者。惟聖賢與豪傑耳。柰近世之爲聖賢者。必庸腐無幹才。無豪氣。而爲豪傑者。非粗則詐。天理心術。絕不可倚信。世焉得志道學而兼經濟者一撇某望哉。辛未遊中豫旋。途過訪先生及佳郞主一拜睹杖下。見古貌英眸。素冠縞袖。儼視先民規範。已知從遊遺臨周鐵邱辨精微於心性。聯遊鑠於人寰。勞勞氣運。至耄耋而身敢心猶未歇也。某一言周孔故道。遽扶藜起曰。卽劉習行。某曰。先生老矣。請旁設座。視某同貴宅子弟周旋也。先生舍杖振肩曰。老人尤當勵學。敢遂委褻乎。趨臨主禮。跪拜上下健如也。嗚呼。浸道今天下。自先師奠楹後二千年中。渾聖賢豪傑而兼致功力者誰哉。某遊二千餘里。惟見一劉從先聞孔門故道。卽劉習行。凡臨朱陸兩派習藝者。千辨萬折而不得一轉。曾謂久染鐵邱耶禪宗而一誹轉環哉。嗚呼。先生眞爲聖賢者也。眞謂豪傑者也。天何不使之一試於用。而徒老乎。天何不使吾兩人得遇於少壯之時。及某五十有七。先生七十有九而始遇乎。天何不使之再見而遽命先生反元乎。嗚呼痛哉。嗚呼痛哉。氣運苦生其陰爲力哉。尙饗。

哭賀曾友趙太君

嗚乎。某生爲天絕。齊惜以倫。其朋友夫妻耳。兼之直狂性成。人鮮我協。交遊延廣。其朋友亦甚寡也。田盛城還劉里。同儕數人。惜比交親。皆不作世友。而褊急直率。惟我兩人爲最。自旁人觀吾兩人交不終朝而吾兩人之交正以直率深。正以直率久。某未得法乾前十年。行已賴以不墜。巽鄉所藉惟敬公郭姻丈。間里所貧惟兄。當有過言過舉。呵譙如父兄之訓子弟。某不敢拂也。某卽效愚誠。兄亦未嘗以爲賤。兄嘗而我貧。假借酒食頻仍。兄不以爲數而某亦不以爲歉。道義深也。敬公舍我十餘年矣。而某又以歸宗故不得親習兄。非曾日見法乾則過不得聞。求如吾兄之惆愛我。匡扶我。切劘我者。二十年不得一人。方與令兄達翁議吾輩老矣。當牛車相訪。盤桓數日。來往勿絕。酒酣話心。彈琴論道。以終我輩沒世之交。豈意吾兄一疾舍我哉。嗚呼痛哉。尙饗。

祭節白李處士文

人有恥不以富貴終者。有恥不以貧賤終者。先生覺以貧賤終矣。某僅狀先生之行爲俚傳。又擬先生之品節。私謚節白。不敢溢美先生。亦不忍汨沒先生。茲者再哭先生。使人讀傳座前。先生之神聽之。其有當耶。

哭奠友人馮繪升

痛哉。遇兄某賦分何苦也。生絕天性之倫。惟恃朋友以延日。吾兄一逝。某無友矣。非無友也。無其學之友也。非無其學之友也。無德性溫良。六行咸備。薰陶漸摩。納我於道者也。識荆二十餘年。過自謙抑。若接我以前輩者。聞遺廣望之疑。負罪引慝。責卽受。怒卽慝。蒸蒸又化爲茲蓋。令兄之斷絃也。年過半百矣。爲擇

名門處子續之。某心折謂友人曰。紿升諸德可友。此則宜師矣。前歲法乾舍我。忠襄老就衰。夙志鮮終。四計方百里中。惟吾兄一人可相與提攜共濟此道。但以兄非老期之父。弟若代步之乘。不能源源見也。是以約爲歲會。往來各一二。豈意一疾遽舍我哉。天殆厭某功力之不勤。使之晚廢也。何奪我紿升之速哉。用自悲也。因爲兄悲九何老父不忍須臾離也。而竟離之。二雉子不忍長往舍也。而竟舍之。兄何以逝耶。天何遽使兄逝耶。豈冥中乏才。殊需如兄之賢。天亦不遑爲兄計耶。此某之悲咽不能自已。不能已於兄者也。雖然。伯叔二郎八庠序成品格矣。其事祖父也。應如兄之事父。其撫育二弟也。應如兄之愛子。兄之視某何如哉。可以少慰矣。竊抱巨卿之情。聊具儲子之奠。尚其饗哉。嗚乎尚其饗哉。

公祭蠡縣善人劉潤九文

嗚乎。如翁者而竟卒耶。歷數吾邑善於翁者指首第一屈。吾黨耳目所屬。遐邇貧孤所賴。宗族老幼所依。皆在翁一人。如翁者亦何可卒耶。昔孔子居千聖之傳。門牆賢哲濟濟。所交列國名卿高士不勝計。乃思聖之餘。喟然於善人不得見。則與善人之難也。孟子論美大神聖。亦必先之以可欲。則與善人固進於君子。極於聖神之基。而爲聖賢所亟許者也。但世教不明。碌碌耕夫。牟指焚香。佞佛。修寺。鑄塔。濫爲善人。卽學士大夫亦不過指縱戶嘷喔。不走時蹊。不預世事者。爲善士。幾曾孝友姻睦任卹如周公孔子所重三物中敦六行者耶。而翁實備之。嗚乎。如翁者亦何可卒。耶某等或姻或鄰長。素與翁習交。年或差少。皆與翁子若孫握手周旋姻黍執友者。忽聞翁逝。莫不驚相咨嗟。愀然變色。無居人之歎。嗚乎如翁者亦何可卒

耶。相與糾議。公辦不腆。載陳翁庭。匍匐羅拜。翁其客疏耶。其歆餝耶。某等請誄翁之行以侑觴耶。翁之睦鄉鄰。焚債券。賑貧民。贖鬻子。施義棺。助婚娶。賻死喪。卹流寓。布惠四方者。更僕不能數。翁之飲多不亂。遺纂不佛。忠厚寬和。溢於眉宇。義方擇師。詰課孫子。輯和家衆。施及奴僕。臧孚囟盜。夜行莫侮。凡淑行之見於身家者。亦更僕不能數。某等最翕令德。最爲心折者。尤在事親能孝。事兄能悌。以爲有合堯舜之大道。其諸曲節細行。在翁俱爲餘事矣。翁之事高堂。承色笑。謹甘旨。當時人能道之。某等生也晚。耳目未及悉翁之事。令兄澤九翁也。敬愛交殷。有無與共。成緦服也。必二進兄服。而後服之。易乘騎也。必二進兄乘。而後乘之。有事也必代勞。有債也必代償。鬮當也卽爲贖。鬮乏也卽獻資。及兄若姪之既歿也。督其家政。恤其寡孤。事無巨細。以身任之。又使翁子爲拮据周旋之向也。撫猶子如子。今也教從孫如孫。兄庠乃更懋。嗚乎。世有孝且弟諧堯舜之道如翁者耶。世有備諸行有周孔之學如翁者耶。果布衣耶。與士大耶。又甯僅爲一邑善人耶。嗚乎。如翁者而竟卒耶。吾儕烏能自解耶。雖然。家業乃益昌。稱一方最矣。壽享數餘。受天慶矣。存也處載口碑。人服長者。生則榮矣。亡也沐澤者泣。聞風者歎。死則哀矣。桂蘭林林。長者善聲。國學邑庠。少者頭角崢嶸矣。翁亦可以長逝無憾矣。翁其驟然加一酹乎。尚饗。

祭彭朝彥文 辛亥

翁之卒。非數月矣。某殊不知翁之非日。並不知翁之卒也。及其知之。愴然心悲。遂欲祭翁之墓。而農冗蝟襍。不可以齊。不可以齊。不敢以交神也。是以遲此數月也。今孫陳惟疏。在盤者惟餅。在盂者惟茶。從翁素

也。翁其鑒茲乎。其手食乎。其覽焚乎。猶知鵠頭跪祝者爲某乎。某請誄翁之行以侑食乎。賦性質直。剛果弗屈。恥世態之不古。抱狷介以守愚。施力惟心。不索資。只輕財恤困。不責報賦。科棉無罣。遂知命安命。予惻不及。宦貽不受。竟卻物絕物。誰其假汝。孔子論善人。不踐跡。亦不入室。真翁之謂矣。自翁之逝。巷無居人。予心淒其。翁其歆乎。勿復執生前小節乎。猶記予之款翁乎。翁辭曰。平生非力不食人一諾。予曰。翁有守者也。而守者小也。請大之。爲述如其道。舜受堯天下。非泰。翁猶辭。予又進觴子飲食李樵事。翁遂食。今日之祭。茶生之設也。哀哉尚饗。

奠王孝子全四文

嗚乎全四。竟舍老母逝耶。吾竟不能一見子耶。憶子之初謁予也。戒子呼佛。再謁予也。勉子取構節孝坊。無賦若恩。勿晦親德。三謁予也。予適居先大人喪。弔予。驚。不行。留蹤廬中。兩踰夜。欲相師。予初辭不應。不起。再辭以哀毀不教。不起。逼予出獲罪天下註學語。約從予行喪禮。來則納子。乃起。已知其謝軍哭奠行予言也。竟以遽逝。不果來。予缺然抱憾。在子厚助予尊父也。更在幽冥中負子未納之門下也。爲子立傳。復他日予或溢縛之師。望中。略錄予於門人列。予可少慰於地下也。尚享。

祭善德宋府休文

嗚乎善人之不多見也。孔子已慨之矣。某生盛四十年。僅見一劉潤九。六行略備。詩禮未親。殆三代之遺民乎。翁則世業儒。雖未遊庠。而德冠一邑。某初歸里。訪桑梓之賢。得聞翁之篤孝。積母。博愛宗族。婣戚。周巷。咸與雍睦。至於排難解紛。施棺濟困。尤指不勝屈。誠哉博郡潤九也。若嘉惠蒙童。取重邑宰。剛辨異端。化被約鄰。使士林翹楚。望而拱伏。則士君子之行。又非樸民所敢望矣。拜謁之日。裳衣出迎。端方之氣。溢於襟襟。登筵則不酌不箸。以繼母喪未闋也。已聆長厚莊莊若海細來子。吳神批說。答碑批楨。前夕劇告朔望。議事。冀所謂不踐跡。亦不入於室。善人之道也。德孚於天。加壽給嗣。某所傾心而尤欽才辨之捷爽。使人輒拜手退舍。某生之將殷子謁弟也。人莫之解矣。而翁勤以惜先人不見片言而平之。徐生之以促卷呈人也。斷三十金不釋矣。而翁動以方寸種德一言而服之。何媼之必欲以佛事葬女也。人莫之驗矣。

其翁曉以少婦見僧魂猶飛越一言而能之。翁之才德兼長。爲官長紳士所共推。樂與過。樂連姻。樂師友。樂投屆。樂稱道。傳布者藉藉。蠡博安饒間孰不爲翁羨也。某獨爲翁惜。惜不過舉選保舉之會。何遂不作蘧長儒。魏玄成。揚肩承蜀獻替殿陛也。何遂不作召。杜。龔。黃。勸農桑謀生遂父母郡邑也。嗚乎。翁之不遇。生民之不幸也。如是以逝。某所悼也。生芻一束。聊供徐孺之雞絮。素車白馬。痛灑范卿之涕淚。嗚乎尚享。

哭王興甫

嗚乎興甫。遽何往耶。吾與尊翁尋樂先生友二十載。竟舍我長逝耶。追慕耿耿。迄今未歇。幸貴昆玉不忘故舊。辭安如昔。想尊翁而不得見。見諸賢如見尊翁焉。令仲兄文甫、季弟獻甫。文章道德。克紹前庥。吾尋樂可謂有子。獨念貴宅自尊大父武功繼世。射賊保土。勤在桑梓者再。諸賢中惟興甫頎偉豐壯有祖父李父風。儼天不吝靡。用爲幹濟奴隸。方將資吾友爲手足。爲爪翼。隨鬪不蘇。憤恨愴惶。仰天拊胸。天其

殷我矣。折我股肱。剝我爪翼。吾自今已矣。殆與爾用俱淪。荒榮同盡矣。嗚乎。興爾吾其何以自解耶。然雖在鼎。清醴在斝。嫓無孺子之德。而有孺子之哀。敬獻不腆。尙監予悲。哀哉尙饗。

祭顯考關東公祝 甲申忌日

嗚乎。兒今年七十矣。我顯考之棄六十有八年矣。四歲之後。生不得侍膝下。歿不得哭殯宮。並不知哀老者何容色。謝世者何朝暮。兒命之苦何如哉。惟繼關東妹銀孩言忌在壬子四月十二日。歸窆松山。有車下巨蛇之應。邂逅是日。不勝哀感。追先塋處。以爽處處之。聊其不腆。少補餘闕之萬一。嗚乎試哉。嗚乎夢哉。知兒之將獻。尙得幾時哉。悲咽哀號。何有極哉。嗚乎尙饗。

祭無服殤子文

維年月日。不幸父以酒菜果餅。與亡子赴考食而告之曰。自汝之生。氣質秀爽。姿性柔順。吾以爲令器也。孰意爾遽殀耶。豈值運會之不淑。正氣摧折。固宜爾之不壽耶。哀哉我兒。汝自襁褓至今。亦屢瀕於危矣。生疾兩院。孩火亢矣。當時寧復冀生耶。而藥旋效靈。九死得生。然吾未嘗以爲喜。輒謂此兒必在痘疹上待之也。孰意其果然耶。哀哉我兒。自汝之稍有知識也。不罵詈人。不與羣兒鬪。吾表弟三祝時與他兒競。輒扯曰。無然。恐大人嗔。孰謂幼孩而若是耶。哀哉我兒。自汝之能執箸也。遇我之飯蔬之精者。麵之白者。以奉我祖母。我夫妻餐其粗黑。汝孩亦當同老者食。汝每推精白。取粗黑。雖祖母強爲分甘。輒辭曰。奶老矣。當食此。孰謂幼孩而若是耶。哀哉我兒。自汝之能擧止記憶也。聽我之訓。每晨午飯後至我前。正面肅揖。側立讀聖諭三過。序認其字。又於背面亂書認之。聚誦名數歌三徧。認字三四句。乃與我擊掌唱和歌三終。又兩揖始退。嗚乎。爾遽何往耶。哀哉我兒。所欲爲者。投吾卽止。所惡爲者。順吾卽起。其見於平常者然也。哀哉我兒。入人之家。玩好不取。餅果之賜。辭而不受。其見於鄰居者然也。哀哉我兒。遭吾不德。與叔異產。少汝者纔卽知私。而汝皆無分毫爲吾累。往來餽饋。無異往昔。其見於處財居家者然也。哀哉我兒。末病一二日。猶問三祝行禮於祖。且笑三祝不揖。而叩唱鞠躬伏興以示之。其見於事親儀文者然也。人謂爾酷肖爾父。爾父幼時。實不及爾。嗚乎。爾以六歲之身。而於曾祖父母稱孝孫。於父母稱順子。正孔聖所謂朝聞道夕死。其可者。則六歲不爲殀也。且古人四歲以讓棃傳。九歲以温席傳。至於七歲能賦。五歲能文。亦皆有傳。今爾六歲事親。內盡其心。外盡其儀。是謂禮兒。視夫賦文傳爲何如耶。吾知其可與融香並美矣。但彼數子。皆因後日之學行文章。而後提之並始隨以傳。今天旣靳爾以後事矣。是爾之傳不傳。惟視吾德之修不修。自今以往。吾敢不益自策勵以負子耶。爾之生也。異於凡兒。吾於爾之死也。亦不以凡兒待之。爲爾市棺。不隨俗用席也。爲爾襚帽衣襪履。不隨俗赤身也。爲爾卜葬祖墓側。不隨俗置之路旁也。爲爾考禮不及下殤之服。以日易月。定服十二日。變食遷坐。革絰素服麻屨。不隨俗徒哭也。嗚乎我兒。汝生有禮。死也有禮。汝復何憾耶。吾復何憾耶。所可悲者。吾窮於人倫。四歲失父。十歲離母。上無兄姊。下無弟妹。惟立子差早。是至窮苦中一樂也。吾窮於學問。上無父師之訓。中無兄弟之助。下無弟子之承。惟與爾禮樂從事。又至窮苦中一樂也。今皆成往事。使我烏能已於悲哉。更可悲者。爾曾祖父六十

有八。性甚介。不出門。不交人。惟爾是娛。爾曾祖母七十有四。衰殘特甚。亦惟爾是娛。今思爾不見。卽哀傷無假。使我烏能已其悲哉。雖然。吾與老親之不得娛爾。與爾之不得娛吾與老親。皆命也。當亦不必過悲也。昨三日使彭生祭爾。澆爾墳以水。使成冰。防犬爲患。今日服闋。我親來祭爾。爾其食之。

公賓賀母宋氏文

嗚乎如賀母而竟終耶。賢哉如賀母。而始可以言終也。母乃良人兒時以痘瞽。阿母承父母命。廿適盲夫。且謹侍巾櫛。愛敬交殷。脊手箸納衿佩。家物無巨細必請命。噫視聖母。微在順父指。以幼女適老夫者。不更難耶。迨良人中道相捐。撫十餘歲弱孤。歷百苦撑營家業。三十年來。家聲轉大。教子材成。雖衆芹未遂就。州民部吏每以材選。郡守寵以品。爲儒林重。今遭大故。詳閱哀杖之儀。哭奠之禮。遵古制不作佛事。有二僧願助經者。直辭之。婉謝之。務期如孔子所謂死葬之爲禮者。吏也而儒矣。孰非阿母誨事有大之德成之耶。某等因憶吾郡觀政進士元美張公以督都貴公子娶痘瞽之女。爲後借守保定。後神京七日亡。烈烈大節。傳休千古。阿母其女中元美矣。於夫終妻道。於子終母道。生也有嬪。卒也有體。享壽八十有五。含笑歸於九原。與願化者同穴。提手道平生事。顧孫子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阿母其庶幾君子乎。某等聞訃。緣從容於倏悄。不知其爲哀也。第與令子有交。見其擗踊號泣。又不禁其潸然淚下也。爰料同入公辦不腆。羅拜庭前。阿母有靈。其亦欣然稱一箸而進一巵乎。尙饗。

習齋記餘卷九

題論禮觀於鄉二章

吾觀論禮章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至古之君子不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觀觀於鄉章。工人升歌三終。主人獻賓。笙入三終。主人又獻。至知其和樂而不流。不禁愀然作而歎曰。是乃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是乃所謂雅頌各得其所也。是乃所謂樂節禮樂也。吾人莫道斯須不去。雅頌得所。節禮節樂者萬不可得。雖偶爾之行。亦失所之雅頌。不中節之禮樂。求一娛吾耳目。快吾心志。暢吾肢體。何可言哉。無人處勉爲雅頌之謳吟。家塾中勉率子弟以習演。而即駭世駭俗。招謗笑。惹刺譏。的然受人指斥。如兩間怪夫怪獸。嗚呼。聖人之道。何掃地滅亡至此哉。竊獨窺其故矣。人生之所大欲。大樂。大肆力以求之不遑恤其他者。富貴道德而已矣。天下之常人。諸事不知向。惟貪富貴。則有倜悔焉。天下之賢人。諸事不屑向。惟求道德。則有獨嗜焉。觀見夫箋漢宋注疏。作八股帖括。加表判論策者。皆富貴矣。下之里巷庠生監貢。上之省府州縣官吏。再上之六卿三公。無不從此途得也。天下豈復有不赴此途之常人。人豈復有不竭於此途之心力也哉。觀見夫閉目靜坐。談性天。集語錄。注解經書者。稱道德矣。漢唐某某。宋明某某。從祀孔廟。丁祀春秋矣。大者某派宗主。小者某派傳人。高聲價。顯重望。羣然奉爲大儒。仰爲君子者。無不從此途出也。天下豈復有不赴此途之賢人。人豈復有不竭於此

途之心力也哉。而堯舜之三事、周公之三物、盡亡矣。士大夫耳不聞其聲。目不覩其形。口不稱其言也。其誰身習其事乎。况云不斯須去乎。况云雅頌得所乎。况云樂節禮節樂乎。是以無一孔門之儒也。而儒道遂滅也。秦氏之焚阬。不若是烈也。無道法則無人才。無人才則無政事。無政事則無太平。生民不被聖人之澤。而受種種禍亂者。已二千年矣。雖唐虞洪水不若是久也。吾深望乎神禹劉項矣。

題宸公問

大學曰格物。又曰物有本末。茲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蓋周先王以三物教萬民。凡天下之人。天下之政。天下之事。未有外於物者也。二千年道法之壞。蒼生之阨。總以物之失耳。秦人賊物。漢人知物而不格物。宋人不格物。而並不知物。甯第過乎物。且空乎物矣。仁人乎哉。孝子乎哉。吾願天下爲仁人爲孝子也。

讀運

吾嘗論邪說矣。楊墨仙佛。皆異端也。必不得靖。甯使楊墨行世。猶利七而害三也。吾嘗論儒術矣。漢之諂賤。宋之理學。皆僞儒也。必不得已。甯使漢儒行世。猶虛七而實三也。即如禮運。雖未必盡出於聖人。句句敷理於事。寓文於行。學者體踐其一二。皆足以康身福世。即果譌賤也。不猶愈乎。下至其訓詁。亦多切於器物度數。宋人則有事外之理。行外之文。且至釋老附會六經四子中。使天下迷醉。東堯舜之道。亡孔子之業。率數萬地方學塾。無一可用之人才。九州職位。無一濟世之政事。是以莫之測而儒統至此也。莫之禦而世道至此也。吾雖欲避其勢焰以自愛。亦烏能自已耶。但願世之君子靜眼一辨。今世尚有儒道否。尚有七十子一賢否。則必悟儒之所以亡。而憐我諒我者出矣。

夫子志亂而治之滯而起之

太史子與南宮敬叔知聖深矣。贊聖極矣。而聖人之自狀。不過曰亂而治之。滯而起之。之二語者。甯獨夫子之自知哉。而南開之聖賢豪傑。皆莫之能違矣。三皇五帝之世。洪荒未闢。即其亂也。遂開物成務以治之。禮樂未興。風俗未雍。即其滯也。遂制作建極以起之。是以皆爲繼天造世之聖人。洚水懷襄。不疏治之。非禹也。烝民艱食。不相篤之。非稷也。五品不遜。五刑不明。不敬敷。不明允。非契臯陶也。民罹借亡。不割正。非湯尹。獨夫肆虐。不秉鉞。非武姜也。周召也。王綱解紐而不一匡。東邦偪弱而不能三月大治。錯强夾谷國齊伐魯而不能右師用戈。莫謂爽吾不可謂之輔佐。恐孔冉亦不得爲聖賢矣。是故抗虎視蠶食之秦。斯爲信陵。距爲我兼愛之說。斯爲孟子。暴殘之嬴項猶存。非三傑也。篡逆之莽操不討。豈鄧葛乎。隋末之擾攘。靖於英衛。唐室之再造。出自郭汾。宗岳治焉而不終。舒原起之而不遂。君子所爲扼腕而長吁也。世人所謂聖賢豪傑者。吾惑焉。試觀孔孟逝後二千年中。大亂大滯。亂天下之治人治法。滯天下之起機起色者。非訓詁、清談、禪宗、鄉原乎。此四者滅堯舜周孔之道。陷溺甚於洪水。而人不見其波。酷烈甚於秦火。而人不見其焰。以致海外之洪水汎濫乎寰中者千餘年矣。再見之癸、受、敦、羽。居毒於蒼生者千餘年矣。而近世之聖賢豪傑。方閉眼靜坐。著書立言。自以爲獨得之妙。而天下羣然宰之。配孔廟。立宗傳。非惟不治

其亂也。從而益亂。非惟不起其滯也。從而加滯。宋明之訓詁。視漢不益浮而虛乎。宋明之清談。視晉不益文而册乎。宋明之禪宗。視釋道不益附以經書冒儒旨乎。宋明之鄉原。視孔孟時不益衆悅、益自是、不可入堯舜之道乎。吾人苟欲勉於此二語。非宋之胡文昭、明之韓苑洛。其孰與歸。

題王子雍家語序後

元按鄭氏之學。亦學孔子書籍之文耳。子雍之學鄭氏。亦但學其箋說著述之學耳。故其言曰。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其上冠以尋文二字。則其所責之實。亦謂文中之義理耳。義理不安者。亦謂其文中之義理不安妥耳。違錯者。亦謂其文中之違背乖錯者多耳。然則子雍之奪而易之。亦不過奪鄭氏之說解而易以己見之說解而已。豈知宋家諸儒又承其後。伺其違錯者奪而易之乎。要之孔子之爲聖。不在刪述。刪述者孔子之不得已也。集注論語序說引史記明言哀公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終移不能用。乃敍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則孔子之學成其聖與教成七十二賢者。固在刪述之前。即不幸六十七歲獲麟。孔子之爲聖固不少欠也。孔子道窮志傷。迫爲極思以有刪述。亦可悲矣。漢宋諸儒但誤認孔子於刪述。且以爲功過堯舜。可謂妄矣。遂用功於訓詁論說。背馳益遠。因流而爲登座開堂。流而爲帖括八股。生民之禍。吾道之衰。於斯爲極。幸孔子身殁孔家傳此書。載聖人實事居多。聖人氣象作爲。躍然紙上。試取以質漢之鄭王、宋之程朱。學教皆在子臣弟友。不違人以爲道否。然猶可託習也。皆在六行、六藝。加功否。世有但能誦說靜坐而遠不諳習禮、樂、射、御、書、數。出不嫻兵、農、錢、穀、水、火、工、虞之聖賢否。吾故曰。諸儒誤認孔子。而堯舜六府三事之道亡矣。

題非十二子 丁未

據况所非陳仲、墨翟、愼到。是孟子所辭而闢之者。闢之於孟子。况之非是矣。史鰌是孔子所面稱爲直者。稱之自孔子。况之非非矣。他若它囂、魏牟、田駢、惠施、鄧析。其學不傳於後世。六經之文所不道。其非之是如陳、墨、愼。其非之非如史。俱未可知。但以子思、孟子。祇敬先君子之言爲罪。而未仁人何務。焉門子也。夫思孟之所祇敬。仲尼舜禹之言也。思孟子之說而法仲尼、舜、禹。是法其名而息其實也。法其名而息其實。亦不敢息其名也云爾。其勢不並仲尼、舜、禹。而息之不已也。是以其徒斯輔秦焚書阬儒。舉仲尼舜禹之道而盡息之。况之所務仁人之功著矣。噫。思孟才齣志大。聞見博然也。按往舊造說然也。法先王而未得舉行其詳。孟子已自謂聞其略矣。則謂之略而不知其統。或亦然也。今取中庸孟子而讀之。果雜也乎哉。况其粗淺自是之心。猛浪不羈之氣。但見其僻違幽隱閉約。曾不知其類。不究其說。不得其解。其病正坐不祇敬先君子之言也。方且悍然自放於宇宙古今之中而自是。則其謂性惡也亦宜。謂祇敬爲罪也亦宜。嗟乎。子弓無稽矣。雖言子之賢。豈得與吾子齒。况之疏多矣。

子祺子西諫遊荊臺

吾不愛子祺之忠諫也。而愛子西之姑悅。王行十里而後阻用諫。亦有道焉。敍述焉。五諫備其三。譎也、降也、諷也。予一未有能焉。設得君而事之。非殺身則棲遲可得哉。

擬展喜卻齊師

齊侯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教於展禽於是喜入師見齊侯曰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敝邑使下臣來犒師齊侯曰魯人懼乎對曰使秦楚攜難郊虛纂颾則誠懼君來則否齊侯曰吾不及秦楚乎對曰使否之靈寔鼓鼙兵騤臨疆埸而我爲陳宋則懼懼魯則否齊侯曰魯懼秦楚而易吾吾威行陳宋而難魯豈有說乎對曰有君之所爲不足懼者三魯之自恃不君懼者亦三周先王定鼎之後篤念股肱異姓之臣太公爲最同姓之臣周公爲最親如左右手故一封營邱一封曲阜俾勿離也仍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以君之仰奉先王實背其殷命乎太公受履於先王東至海北至無棣西至河南至穆陵咸許征之而我先君衛父實陪翼其後先後報政親親尚功交映並芳實爲兄弟之國桓公率由前烈肆征不庭南威強楚九合諸侯我先君僖公實陪翼其後且耳晉盟葵邱著矣煌煌甯金長府藏焉君一朝而肆刃汶水之涌使編棗之下有猪蝉焉太公桓公在天之神得無恨乎以君之繼述先休必不其然也且君將圖霸天下乎抑使滿鄰封竊尺寸以自利乎君將圖霸天下則我寡君當小集兵甲謹率戈徒惟齊之旌旗所指而尾效焉以修我舊僖左右二公之緒豈其聲義未振於退陳先行無罪之誅於北國自翦其爪而斷其輔知者不爲也若秦楚於斯三者一何恤焉此敝邑知君之不足懼者也且敝邑雖弱亢壟之爵也天家之宗也儀君而懋昭太岳之德益宏尚父之澤誕膺天歷遷鐘鼎於臨淄郱郚郈鄑且人版圖何有於區區之魯若猶未也一朝而謀及宗邦竊恐遂掀東京犯劍牀之忌天下其謂君何君子孫不猶取厭於方伯周公其何罪乎則恃我先君之親首濱籍而明德在人也且敝邑雖無武力易象春秋十五國風什歷代禮樂猶藏內府蓋尙秉周禮未可圖也在上之君柔善自守未敢自虐以干天王之憲在下之民禮俗猶存未至梗戾以道鄰辟之變一朝而使君民相失不知何辭以告其主何名以聞四方乎且脣亡則齒寒背斷則身瘁齊東北之國也南向以待諸侯則魯爲之脣吳越雖小皆鯨桀窺邀陵中國之志異日飲馬泗上徼覺則及背矣何不釋魯以爲外蔽即賴君之靈以我屈天下不以天下屈我亦當釋魯以爲南道主西向以待諸侯則魯爲左臂君繼十二之山河厲兵振旅以西臨天下得志則威無不加將借魯以掎角强國如身之使臂不則退保固圉亦借魯以藩維邊城如手之捍頭今南方之伏患未發而先忘其脣可乎西方之霸威未立而先斷其臂可乎此三者魯之自恃而不君懼者也豈陳君宋與君無涉者可同日語哉齊侯曰善受其牲幣許和而還

闕平勃之於漢懷英之於唐其成功孰難 丙午

天下事救之未成之際也易救之既成之際也難人之救事乘時勢以力救之也易憑至性以情救之也難先憑至性以情救之又能預爲之所俾後人得乘時勢以力救之也尤難嘗讀漢唐二紀見惠帝崩而呂雉以太后稱制高宗沒而武曌以悍婦臨朝其事頗相類也王陵以廷爭疏而非劉敢王遂良以忠直死而李勣竟寥其機頗相似也宮中養外人子劉社之危如卵累碁子房州有廬陵王李宗之滅如髮引千鈞其禍頗相同也二侯用陸賈之謀而誅諸呂以安劉五王率多祚之兵而殺二豎以復唐其功頗相

等也則宜乎執事之兼舉漢唐遺事以下詢也雖然以唐事較漢事則宜以五王較二侯而獨以成功歸之梁公何說也則其成功之本末難易執事固有料然於中者矣愚生又何敢妄贅一辭第伏廬蓬室識局草偏竊其管見未經折衷試略陳陋說以請教可乎方曲逆絳侯之於漢也時勢之易爲者七而成功之周倖者三高帝有遺盟也呂氏未易號也諸呂無强輔也齊襄能外倡勤王以遙爲聲勢也朱虛能內持義刃以挫呂氣焰也北軍皆左袒示信以見人心之在漢也且呂雉不過一淫毒俗婦非有梟雄之略控御之才未足以運轉乾坤而陳周之伸縮可自如也而二人聽陸賈交驩之說以取事於其間此所以產祿授首代王入繼而天下赫然復屬火德矣獨恨呂后廷議之時陳相務爲容悅不能面諍徒以他日安劉君不如臣數語以自飾借令周交不協幾何不爲世劫之誤國作漢家罪人哉此一倖也勃以武夫遭遇赤帝爵至通侯曾不如敬業提一旅之師以報先皇乃待千金交驩而後共事是徒爲陸賈用耳豈成功者哉此二倖也入北軍伍中只合倡明大義數諸呂之罪惡以鼓動人心直引入大內以靖國難可也顧有左袒右袒之問何爲也哉儒士屑右騎將事可已乎抑遂從之以助逆乎此三倖也宋儒曰此畫率爲身謀不無謂矣至於梁公之於唐則所遇者太宗之才人高宗之尼后寵異太過不思貽謀非若高祖之有明誓也七廟已立大周革命廬陵在房承嗣側目非若呂氏未易號也周來輩作事於外昌宗靈淫蠱於內盡朝廷臣鄰皆武氏心腹非若諸呂無强輔也隆基尙幼天派漸絕非有齊襄朱虛可爲聲援也李氏域中竟不覺爲周家天下羽林方且爲大逆之衞六軍反伐討敬業之師非若一人喬呼而北軍盡左袒也而武氏者僭禮大臣若新莽之謙恭法術御下如魏武之權略舉朝入其籠絡而罔覺九有在其掌握而不知殆粉黛中之猾鹵鈒闈中之鯨奸振古及今不再見之傑狐也豈易以勢力遏而智巧勝者哉惟公之始也先借夢兆明宮子之不可無兩翅之不可折繼而進姑姪子母之說以悚之萬世血食之輿以動之遂使妖嫗頓悟轉無儀之太子受國老之天下此正所謂救之於已成之際也卒之引東之爲相誅二張立中宗光復社稷眞可以配夏康而追漢禹矣及詳閱唐史敬暉恕己多祚輩則皆公門桃李乃知當日不惟愷惻感發救護於一時者力而且訏謀遠慮布置於將來者深即使妖曌不從復儲之請而將相皆感大帝之恩受元老之託勢亦必乘老狐之病揭二張之首而正中宗之位非徒以[illegible]甘言僥倖於一言之間者也夫功不自己立功莫尙焉名不自己成名莫加焉此正所謂先憑至性以情救之又預爲之所俾後人得乘時勢以力救之者也豈可與平勃僥倖依時勢以徼倖者同日語哉范文正系公碑曰天下旣周而唐天子旣臣而皇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嗚呼闢天地之晦起大廈之仆其眞天下至誠也哉雖然愚生更有進焉稱人之美者必當原其所至自人知梁公薦柬之所以存唐也不知師德薦梁公爲存唐之原也則雖謂狄張之功爲婁公之功也亦可

擬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

戊午七月旣望以醫事坐邪城刁宅方大雨予檢案上書有廿史文選至朱子分年試經史子集議篇末序云議雖未上天下誦之是憾其未行也人進而憾其未行欲後世之行之也予以爲宋人之苟存百餘

年。幸此議之未行也。宋人之支吾遼、金、元。而常不足。稱臣、稱姪、稱兒弟、納幣。二帝蹈籍死上。玉璽於元人者。雖未分年試士。不幸而君臣朝野。皆不出讀講經史考試文字之見也。昔唐虞之治天下也。三事六府而已。君臣朝野之修、齊、治平、和三事。修六府而已。六府亦三事之目。其實三事而已。修身者。正身之德。利身之用。厚身之生。齊家者。正家之德。利家之用。厚家之生。推而錯之治平。出其修齊者與同天下共之而已。敷奏以言。分敷其正德利用厚生之言也。明試以功。明試其正德利用厚生之功也。夫然後車服以庸。故理天下之事。惟正德之事。利用之事。厚生之事。此事之外無事。取天下之人。取其正德之人。利用之人。厚生之人。而此人之外非人。蓋一人所立。天下可共法也。天下智愚賢不肖男女少壯。無不可行。行之而天下之德日正。用日利。生日厚。是之謂大道。是之謂正道。禹、啓、湯、文。相看而修之和之。來之有改也。至周武王。光有天下。周公相之。創制顯庸。以新天下之耳目。而用其身心於是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使天下皆舉力於此以成學。天下皆其力於此以成俗。曰六德。曰六行。曰六藝。其實六德即所正之德也。六行即所以厚其生也。六藝即所以利其用也。周公之修其身齊其家者不外乎此。治其國平其天下。至於化行俗美。比戶可封。泰和宇宙者不外乎此也。至東遷而王室卑。列國分。天下亂。淩夷至於春秋。名分之蕩然。亂賊之接跡。奢侈僭而諸侯弱。可謂極矣。孔子曰。是惟德不正之故。是惟用不利生不厚之故。於是身帥三千。惟三物是修。而速肖者七十。已見諸其身其家矣。不得位無以推之天下。是以周遊也。卒不得位。是以六十餘而始刪述也。刪述三事三物之已然者。毋亡其譜。使後世無迷其堯、舜、禹、湯以來其由之遂道而已。而不意漢宋諸儒不務取其為事為物者而修之於身。推之於家。概之為學。其之為教。惟務纂輯注解以幾其所謂刪述。不思其六十以前所學教者何。所各擇其資性而分成者何。但以刪述為聖。輯注為儒。而經傳中所謂三事三物者。全不見於身家矣。況國天下乎。漢儒猶有辭。以為秦灰之餘。恐亡其譜。我雖不能修和其事物。姑拾補其譜。周程猶有說。以為不專靠在書本。別有精微之道。宋晦菴則尤為愚惑。立志讀盡天下書。十四歲便注解。將死時猶講書。可謂自誤終身。死而不悔者矣。方且欲以易天下。令人截年讀某書某書。子卯科試之。又截年讀某書某書。午酉科試之。莫謂天下莫之能從也。即使此議得上。朝廷從之。舉天下之人而納之佔畢講作之中。盡朝廷歲月而淘之考試選校之內。而紙筆上之文章策畫。終不可以為智仁聖義中和。非正德也。終不可以為孝友睦婣任卹。非厚生也。終不可以為禮樂射御書數。非利用也。讀講著述。朱子輩一二人。立法一二人為之。天下不可以為法也。非智愚賢不肖男女少壯皆可行者。天下皆讀作著述靜坐。則使人減棄士農工商之業。天下之德不惟不正。且將無德。天下之用不惟不利。且將不用。天下之生不惟不厚。且將無生。是之謂曲學。是之謂異端。陽明有云。愚夫愚婦同底便是同德。與愚夫愚婦異底便是異端。今以朱子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功課論之。是與愚夫愚婦同乎異乎。士無學術。朝無政事。民無風俗。邊疆無吏功。其亡可立而待也。故吾謂南宋之苟存。幸此議之未行。幸天下士猶不盡出於朱氏學也。然當時之君臣上下。亦十之七八淪於其穴而莫知其非矣。故不免於稱臣納幣。以至於亡也。無論朱子之非皋陶、稷、契。門下士誰是冉仲公西乎。予故嘗嚬一詩云。无卻百

棟汗千牛。大儒遺書卷遐增修。閩道金人聲勢重。紫陽齋裏涙橫秋。蓋悲其學術之誤而徒抱忠憤之心也。又嘗曰。若宋儒者可謂忠孝之女。蓋深傷於宋元。而嘗有明君相自棄其國初之大法。而屑屑於此議之禍阬也。漸至今日。曠代不見一帝臣王佐之才。千里不見一禮樂和好之家。數鄉不見一孝弟忠信之人。徒聞家家程注朱注。人人套文鈔策。子午科也。卯酉科也。乾坤全壞於無用老學究。但能誦讀注解。靜坐讀論。皆純儒大儒。從祀孔子廟庭。而三事三物道上不見一人焉。其與佛氏洞照萬象於空寂。仙家自謂真氣於升脫者。何異。無怪乎世有三教堂之立。爽孔子於仙佛也。冤哉冤哉。冤其因漢宋儒而汨孔子之實也。然亦幸哉。幸其得七十子之各嫺三物。而明確據不爽乎唐虞成周之舊也。吾嘗累朱學大有之世而啟此議。知其不免李友之罪也。而不忍自此以往。代代如宋明也。傷哉。

習齋記餘卷十

居恩祖妣喪讀禮救過

余每朝午暮哭必捲簾焚香。他哭乃即苫。及讀禮無事不辟廟門。哭皆於其次。疑其理稍於程子。程子云若無上在殯。哭於何處。是時凡哭皆於上前也。乃不敢捲簾。猶焚香哭。待朴室成。哭皆於其次可也。

遵故。後慮弱甚不能自持。多偏坐。讀至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大自恨。今後惟寢席臥坐必正。注所謂喪服必敬是也。內寢脫眼。復謂謫邊坐傚侍坐。

向則望者設質哭。讀至禮注大夫以上則望者設質。士則雜而已。乃定於望日哭。不設質。不捲簾。但焚望不廢質。但不盛寶耳。非不質。

作朴室。疑塗則近飾。否則患蟲害。甚難之。讀至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既練居堊室。乃定於塗內不塗外。小祥並外塗之。方初終時跣而仍履。成服後跣而麻履。至今四旬餘皆因循。終初記跣。不言何時納屨也。質之王法乾張石卿皆未決。閒刁蔡吉又未有答書。夜中忽思跣而日往。當與祖免同。蓋通身之服。所以備人體也。父母終。人子有不欲為人之心。故免冠跣足而袒。三日後其心稍定。先王不欲其滅性也。因制令之食。令之仍備人體。一切服帶皆備。但因其制。絕不與吉服同。以重其哀。此聖人所以立中也。余初之跣而仍履。又久不納襪。皆過矣。蓋之素冠詩有素韠。於服為不切而猶

備之.則凡服皆備.又可見矣.然猶恐屬祥後之制.終不敢自信其說.雖既質法乾.猶跳數日.讀禮至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疏曰.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小祥稍飾.則更作橫廣.又長之.又設袪.又注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練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有常著衣.又經也者.實也.注云.首經象緇布冠.要經象大帶.絞帶象革帶.可見古人雖凶服.亦備四時之服.且通身之服無不備矣.余又嘗體與法乾四時皆單衰之言俱過.因斷曰.知非勿處.即案布麤足.令家人製生布襦.

居憂愚見

斬齊皆用紙糊爲冠.愚初不暇察.遂因而爲之.及葬過大雨雪.遂壞.思麻冠爲朞年.首服歷時非暫.雖不遇雨.豈可以紙材爲乎.乃易以布重糊爲材.外仍衣以紙.加經其上.前有緻目布縪.兩旁有纓耳布縪.舉世通用之.考之記文及諸儒家禮.俱未之見.惟鄧氏家禮詮補有云.掩耳布及縪.查古經文諸家禮俱無明文.不知昉於何時.意者因充耳而誤乎.愚按吉冠何須養聰.周制則有之矣.人子居憂.有以蔽目示不忍觀色也.有以塞耳.示不樂聞聲也.此說最佳.且無貴賤皆行之不疑.安知非近代明士義起而加之乎.或史氏失記.禮家失考.未可以其無稽而遽詆其誤也.吾從衆矣.又世俗以白布作幘.後加斬齊冠於其上.亦禮文所無.信拘文義而不用.則露頂髮.大非重元服之義.意古者必有其制.記者偶遺之耳.吾燕居袟室.出事閩閫.皆著生布白幘.惟哭奠殯宮接見賓客乃加齊冠.或適庶人居喪之宜乎.

斬齊衰用麻布.帶用葛.蓋古者無今縣布.麻葛爲家常易得之物.今則麻葛爲庶民御暑之服.貧家鮮得好禮者.乃反市麻葛以遵古式.多見其膠柱鼓瑟也.貧士寶苦之.愚直用極粗縣布.衰冠皆然.其說已具禮文手鈔.然卒哭猶葛其帶.恐貧民無力.亦未必能辦數尺之葛.不若直用粗縣帶.質去禮文而得禮意.未審高明者以爲何如.

古者有衣必有裳.至天啓間猶然.崇禎時漸少.今則全不裳矣.吉服裳.因服亦裳.吉服既不裳.而因服必泥二尺二寸之衣.前三後四之裳.屬縱尺布加加兩衽.正程子所謂吉服不古而因服古.亦無義意者.余則衣而不裳.其衣長竟身不及地者二寸.從俗也.縫必向外.必有辟領當肩之左右.背必有負版.心前必有衰.從禮也.蓋辟領負版俗所同也.縫向外與衰俗所無也.辟領負版衰與縫向外.所以爲衰也.所以爲衰.不敢從俗也.凡此之敢於違俗以從禮.非也.敢於違禮以從俗.亦非也.

素冠詩云.庶見素冠兮.注云.素冠素紕.既祥之冠也.以制黑經白緯.祥則冠之.禫則除之.而次章又云.庶見素衣兮.注云.素冠則素衣矣.素衣之制則未詳.及讀喪服小記云.大祥吉服而筮尸.何其相背也.古者三年之喪.再期而已.故禮曰.再期之喪.三年也.禫祭即在此月之中.觀夫子大祥五日而彈琴可見矣.其祥日當是素冠吉服.至禫乃並素冠除之.而詩乃云.素衣者.因冠爲文.如溫公家禮祠后土.皆及祝執事者皆吉冠素服.而其注云.素服者但徹去華采金珠之飾而已.然則吉服去華飾亦可謂之素衣.詩禮原不相背矣.但自鄭氏閒月之解出.而歷代律勅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始禫.則祥後兩月仍是喪中之時

日.亦吉服則不可仍縞素.則何以謂之大祥也.又何以謂禫爲澹澹然平安之意也.今擬大祥素冠如制鮮材.複外衰衣.宜放古人纖飾條意.而以黑緣袪領.或白衣黑襛.或黑衣白襛.務使吉凶相雜.以與冠相稱.至禫而除.庶合時之宜.亦不失禮之意.未審明禮君子以爲何如.

喪大記云.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陳氏澔解云.此並是尊者食卑者.故雖粱肉不辟.酒醴見顏色.故當辭.某按陳氏之說.是食粱肉爲不見顏色者可食也.究其意.則尊長強之.夜入內則人之矣.強之夜宴則宴之矣.惟甚內宴則辭.爲人所見也.不觀率天下之孝子而爲假乎.愚謂粱肉所以爲養者也.酒醴所以取懽者也.尊者強之以養.雖非所甘.可從也.尊者命之以懽.雖以獲罪.不可從也.蓋不甘厚養.哀也.因強而爲養.未爲忘哀也.取懽則忘親矣.若病則酒醴亦所以養.當與粱肉同矣.吾因是而有深慨焉.古者禮教大明.尊若長執不解禮.但憐孝子之心切.不從轉而爲非禮之食.後世俗壞制遲.有一盡禮者.輕薄之人羣起而怪之笑之.嘗之.伺其隙而誑挽之.務欲其敗志半廢而後已.則雖名爲長者.其言亦何可聽哉.故某惟視其果憐己而食之乎.則以禮之食者受之.或玩己而亂之乎.則以禮之不食者辭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於人.豈敢苟自貽辜獲戾於君子哉.

又按禮君子不奪人之喪二句.蓋兩擊之也.兩擊之則必有奪人之人.亦必有爲人奪之人.無乃殷周之末已如今世風俗乎.噫.

妻於夫拘之.陳注云.拘之者.微牽引其衣.憑尸不當君所.陳注云.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憑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某按拘字相形會意俱不似微牽引之義.以人情揆之.夫妻情親.當其既死.哀痛之甚.不暇避嫌.拘摟其尸而哭之.吾已驗之於人矣.然男子性剛.猶能制其情以避嫌.故但執之.或憑之.世有拘妻尸者則過矣.憑尸者身撫而憑之.撫之者當心胸處撫按之.餘人之憑何礙於君之所撫.且憑尸者必上半身憑之.又往何處避忌.意當謂人或暴死於君所.雖嘗憑尸之人.亦必舁出就館.或至家而後憑尸以哭.是謂憑尸不當君所也.

大夫君弔其臣時.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恐即是待主人拜命或賓畢.而後其君又拜之.以別於國君即代爲主之禮也.陳氏王氏必委曲捏合.謂後是使主人在後.似屬強解.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此理最精.所謂事死如生也.孝子雖稱主人.因喪不可無主也.孝子之心.則仍如其親在.然此階乃吾親夙昔之接見賓客.有事四禮所由以出入者也.一舉足焉得不愴然心傷乎.故由西階示若主人在也.故拊心悲傷倍甚也.然竊疑父亡而喪母.或祖父俱亡而喪祖母.則主人之由阼已久矣.即不必自西階可也.然則何疑乎.恐古人以此爲常.故不敢質也.弔者襲裘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注曰.弔者小斂後來.則掩襲裘上裼衣.加素弁於吉冠之武.帶經者腰絰首絰.有朋友之恩則加帶於經.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拾踊.更踊也.元按襲裘加武帶經.古人友誼隆篤.尚矣.至注謂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經而已.言徒經情之薄也.今於子孫之外.全無首經.有服之親.而不逮弔

客爲姻親執友。乃或紅纓吉服。宗族表戚。竟自喜客拜座。又何帶絰拾踊之有。好禮君子。古雖未能驟復。姑宜講明帶絰之制。功緦必謹。姻親、執友、宗族、表戚、及相識者。臨喪必素冠服。必哭踊。否隨情亦庶乎足觀矣。

君夫人拜賓解。陳注多錯亂欠分曉。疑板訛或傳誤。愚按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者。拜寄居之諸侯、與鄰國來弔之賓及大夫士。若本國之賓大夫士也。何謂本國之賓。雖居本國而其君素所師友不敢臣者也。如顏般之於魯哀。唐之於曾子、思子、方之於魏。嚴光李泌之於漢、唐。是也。本國何亦有與賓等之大夫士。先世老臣致仕。其君不敢與朝臣等視。當與卿大夫殊班。而君亦若國賓。尊禮之也。夫人於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於堂上者。其於內子士妻中之命婦則特拜之。其非命婦之衆賓則汜拜之也。蓋古之命婦如今官妻之封贈。各國大夫士皆有已封未封者也。臆說未知是否。

哭尸於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向。注曰。婦人哭位本在西面東面。今以奔喪者由外而來。合居尸西。故退近北以南向也。愚謂吉禮主東賓西。此禮必因外來者有客道而云然也。但喪禮既男東女西。與其使諸婦避近北而南向。何若使外來男者即就東方哭。女者即就西方哭之爲便。旬已如愚見行之。惟哭畢。女中有當謝者。男主出靈座前西向拜之。男中有當謝者。女主亦於靈座前東向拜之。婦人迎送客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愚恐時方小斂。哀情難制。下堂出門之哭禁之。取何義。憶先恩祖妣既大斂。出至前巷。往返哭不絕聲。既葬謝路奠周村亦然。必歸拜主復苫次乃止。以上三條。皆可疑。余之謬乎。抑記者之訛也。

按諸儒家禮。大祥斷杖始飲酒食肉而復寢。邱氏曰。按禮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云云。又大祥居復寢。禫而牀。由是觀之。則禫又未可以食肉飲醴。惟飲醴食脯而已。而况大祥乎。今擬禫後云云。據邱氏所引。則家禮爲非。余讀喪大記。見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則禮已有明文。此當何所適從。蓋古人祥月之中即禫。祥禫所去不遠。如世俗祥數日便禫。是故孔子既祥五日而彈琴。十日而成笙歌。大約大祥已是喪終。禫前數日只是不宴不樂平常數日耳。故禮大祥吉服而筮尸。禫訓爲澹。澹平安之意。今既祥後仍三月始禫。則只得作喪中日期。若如家禮則過於早復常。必如邱說。卻亦非禮意。惟詳玩禮文則得中矣。禮云。祥而食肉。未嘗言飲酒也。禮云。禫而飲醴酒。未嘗言禫始食脯也。家禮因祥食肉而並言飲酒復寢。邱因禫飲醴而並不許祥食肉。皆非也。今擬大祥斷杖食脯。禫而飲醴復寢。庶或合古今禮制之宜矣。酒肉之別已見前。

草木根傷。即不死。必枝葉爲萎。久之而復甦。親卒而人子不攝。草木之不如矣。仁也乎哉。

誠人哭。呼父母。思人窮返本。人道順生。故窮極呼親。屈極呼帝。願切呼天。歡甚呼萬歲。呼萬歲猶呼帝也。以親、君、天、皆人生人本也。今愚僧妄談禍福。致惑世沈溺。臨切憂甚者皆呼佛。是離天道奪君柄矣。余見佛氏罪惡。可謂甚悉。而嘗恩祖妣疾得吐也。亦呼佛。佛之當誅久矣。

喪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算。以至疏食水飲。皆云食之無算。蓋居喪不能頓食。欲食則食。或爲

人勸則食。但朝莫不過二溢米耳。先王之極盡孝子之情如此。而諸儒家禮皆遺食之無算句。致使一食不聽勸從。朝後又不敢食。人勸亦拘於禮而不敢從。必待莫時始食。傷一哀至。則又不能食。烏得不傷損脾胃而病弱。不少余則身受其害。乃知删書定禮。誠非聖人不能。非聖人亦不可也。縱大儒之手而猶疏略若此。其可輕言纂修乎。

斂焉則爲之。豈不食此。禮最精。仁孝懇摯之至者必能盡之。蓋一斂則不復見其尸矣。情不啻初死。數暑且供斂爲尸所褻狎。亦不可食也。但凡期九月之喪者。恐不可以強人。此朱子所以不取乎。

朔弔奠禮

世俗內外之喪。不辨弔爵之儀。不分男女之禮。互失其所。關係不淺。愚民既莫之知。士子亦習而不察。聞有能覺其謬者。又不敢任主禮變俗之名。仍因循而憚改。是使生者死者皆爲驚怖。皆爲慚忸虛詐。皆爲缺欠疏薄錯亂而不肯舍。非以就是。不亦惑乎。愚謂喪禮中惟國家制度更定者宜遵行而不返古。若律令所不載。情理所不合者。皆當決斷去取而變更之。一人行之爲禮法。數人從之爲學術。衆人習之即成風俗矣。如姻親鄰里有男喪。或長行。或丁壯。皆夙昔婦女所望而卻避。嫌亦望而遠嫌者也。一旦倒背。則婦女無分尊卑老少。皆入室搴帷撫柩而哭之。死者有知。豈不驚怖慚忸。神精四散乎。且生者果何情傷。徒作偽亂常耳。其有女喪。或處女。或中少。或晚寡。皆夙昔男子所望而遠嫌。嫌亦望而卻避者也。一旦盡棺。則男子無分長幼親疏。凡與其父兄夫子相交者。皆入室臨座而拜爵之。死者有知。豈不驚怖慚忸。精神四散乎。且生者果何情義。徒作偽亂常耳。斯則內外之喪宜辨也。凡男喪惟有服內親宜哭諸內。外親

屬相見者哭諸外。否則雖老媼不臨幼柩。雖卑少不近尊靈。相識其婦女而來者。入內寢弔其婦女而已。凡女喪惟有服內親宜哭諸內。姻親執友皆相見者哭諸外。否則雖老叟不近少座。雖卑幼不拜尊靈。相識其父兄弟夫子孫而來者。令識喪傳出其人於客次弔之而已。至於弔爵之儀。禮明言其如生者相識。弔而不哭。與死者相識。哭而不弔。奠用牲酒。賻用錢帛。凡爲生而來。弔之可也。賻之可也。不必哭奠也。凡爲死而來。哭之可也。奠之可也。不必弔賻也。今則於死者有故而冒然弔其生。又從而賻之。至或不識其面。不辨其名。斯不亦可驚可慚乎。然猶曰因祖父以及其子孫。厚道也。顧於死者而反無三鳴之哭。一盞之酹。一盂之獻。是敬生而遺死也。於生則爲虛爲詐。於死則爲缺欠爲疏薄。於生者有故而冒然奠其死。即從而拜之。死者曾不識其面。不辨其名。斯不亦可驚可慚乎。然猶曰因子孫以敬其祖父。厚道也。顧於生者而反無一錢之助。寸帛、尺絹、升粟、合麵之贄。是敬死而遺生也。於死則爲虛爲詐。於生則爲缺欠爲疏薄。二者流弊。至因力不能奠其親也。並其子而不弔之。力不能賻其子也。並其親而不哭之。蓋交相害也。至不能奠而遂不哭之。不能賻而遂不弔之。蓋各相妨也。甚至喪主亦以徒弔爲譏。親友或負死而不負生。則寧無奠以致賻。種種錯亂。不可枚舉。皆因弔爵之儀不分也。分之則當奠者當行其力。不能矣。近而載水菜粥。遠而燒雞縣酒。無不可也。又不能矣。直往哭之。則無愧於死而已。當賻者當行其力。不能矣。升米束柴。周旋力作。無不可也。又不能矣。直往弔之。期無愧於生而已。其或當奠且賻者。當並行其力。不

能矣多其奠而少賻焉生者可補死者不可補也又不能矣先其奠而後其賻焉喪中皆可賻葬則不可奠也又不能矣有奠無賻祭餘可養賓奠亦寓賻也又不能矣直徒哭且弔焉斯無憾於生與死而已至於男女之禮既爲弔客哭者則必拜拜者則必哭今則男子之臨喪皆拜而不哭其流弊至宗族至親執友皆不哭至不識與尊長皆下拜女子之臨喪皆哭而不拜其流弊至族婦女甥婦女嫁女子女孫皆不拜其尊親至不識與無服之男皆哭之夫拜文也哭情也是男子皆有文而無情女子皆有情而無文可乎男子妄施其文而不少用其情女子妄用其情而不少行其文可乎故男女之禮所宜正也有志脫俗恥於作非者猶皆力倡之則世道幸矣

設木主不用魂帛說

司馬溫公曰古者鑿木爲重以主其神今令式亦有之然士民之家未嘗識也故用束帛依神謂之魂帛楊氏復曰禮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溫公用魂帛蓋取此意高氏曰古人遺衣服必置於靈座既而藏於廟中恐當以遺衣服置於靈座而加魂帛其上愚按魂帛者諸儒皆本束帛依神之說而爲之夫禮既屈之大夫則非大夫不可用矣既謂之大夫無主者則有主不可用矣然皆謂一束之帛也今諸家禮所繪用三尺帛或絹中環之而以兩頭垂下似人坐狀又不知自何人始也在古禮大夫無主者獨用束帛依神未詳何義或此束帛係大夫出仕時聘幣爲神之所重者乎或他日卽藏之廟中爲陳設以依神者乎俱不可考但據今之魂帛數尺之絹旣非生時所服又非他日廟中神之所依物與神無情神斷不之依且無緣用之旣題主又埋之俱繁冗多事而鮮意味余竊謂遺衣服者吾親氣體之所屬精神之所戀也木主者後此祠室之所奉吾親之神百年所憑也宜純用古禮初終卽以經服新潔衣裳各一連屬而置尸上遂令匠造主三日大斂時孝子親奉遺衣用志思維如親去尸就衣狀旣納棺中又橫置棺上遂哭舉又敬奉之待蓋棺仍置棺上而以未書木主植其前使親靈此時卽舍尸就衣又漸就主儼明夙興乃奉主於衣上遷之靈座行朝奠禮他日祭祀萬年格享繫此矣不然木牌何物而仁人孝子齋戒趨愴儼然如見其親乎神與木何涉而聚已散之靈氣其上以歆廟中之祀乎宋時令式未知何者古人所謂鑿木爲重又謂以遺衣置靈座用心命意想當如此其理最精非後人所能及也

祭門神齋款 其一 己巳

古稱門神曰鬱壘神荼見之東京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注曰東海度朔山有神一神荼二鬱壘領衆鬼之惡害者繫以葦索而用食虎爲此說者其何據且海外山神何以入海內人之門而爲神也觀近世畫尉遲恭秦叔寶於門資其威武以象神恐鬱壘神荼所自起亦猶是耳不必深考也惟遵禮承祀當知宅必門門必有神有司出入以與人主啓閉以遠害明分士女內外禦盜賊幽禦邪魅妖氛大抵上古以竭木造戶故從木王之令祀之孟春以金制木爲門斧鑿斲爲關閉管框得金氣多故從金王之令而祀在孟秋又或者以春氣溫戶近內房有比昵親狎之意故相宜秋氣肅神之嚴然扞外衛內有嚴厲刑殺之威故相宜乎或者春之德仁戶近婦女有生育長養之機故相感秋之德義神之凜然制外防內是由

之者慢之有大閑不踰之思故相感乎或者春爲生物之始自根而芽萬類方樺少戶寧啓動之端自內而外出納多碎小故相合秋則爲成物之氣自華而斂自秀而實萬物皆碩大而堅管鑰爲統收之關自外而內出納多巨重故相合乎而某茲知權矣詩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管榜門上曰懍乎帝天明神固將帝命以傷我者也不知畏天則不知敬神何以辭譴責哉某茲知勉矣詩云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必義路禮門出入惟謹步中采齊行中肆夏周焉中規折焉中矩而後可以對越尊神也神其易言饗乎

祭戶神齋款 有引

詩曰我思成禮曰思其嗜好思其笑語蓋無所不用其思乃以孝其饗而神斯聚聚斯靈靈斯格格斯享也不齋何享古人之所以饗其親者然也予未能也至於五祀之神更無嗜好音容之可溯古稱人之齊聖蓋必心純一而後人可望亦必人既聖而後心可齊以予心之憧憧朋從卽有音容嗜好之可溯未必能齊也况五祀之全無鼻柄者乎因作齋款曰關心維聊以助齋云

思木渾材成戶故王於春不似門之成於斧斤者多也獨立樞紐不假朋比戶之德也關鎖密室內函士女戶之事也出入必由繫戀於門所已疏戶之功也蓋戶者謹也謹家衆以遠害神之仁者也視門之扞禦爲尤親仁以濟義也視竈之火王文明而更方匡範人閑限出入仁以濟禮也視中霤之中正土實而又古曰謹嚴開闔不爽仁以濟信也視井之水歸冬旺而亦開受天光洞達內外仁以濟智也又單門也奇數屬陽於五祀中司少陽分配諸青帝其理主生君子臥尾漏之中有不見中霤井竈與門之時而必見戶則分上帝明且及人出往者又切於四祀矣在易之節卦初爻曰不出戶庭至二爻則曰不出門庭是戶者門內之通稱又不必其單也古稱齊民曰編戶曰戶口蓋人口皆居戶內而比次相聯故云然也又古者祭必設尸戶爲五祀之首孟春舉事於歲祭中爲第一尸而字象不奉祀者見其字懍然如神在上焉戶以外事有不臧若道神之羞焉戶以內物有不穩若致神之憾焉坐不如尸若塊於神焉心無樞軸若塊於神焉身無轉運若塊於神焉才不能保家德不能範家法不能謹出入別內外以肅一家若塊於神焉神之傷我者多矣神蓋儼然式臨無往而不在矣

祭本宅井神齋款

井在閭灌溉瓜蔬不稼每夕柳斗還則神氣通宅舍所灌成功用俱歸宅舍思汲自井盛於篅瓢勺於釜釜以造飲食製酒醋或以須面或以沐浴或以濯滌或以潤浸或合土爲壁以成宮室或制火烈以爨中和請神之祀用之一家之生類之下至牛驢雞犬皆飲神之德昆蟲草木皆被神之庥神之功用大矣哉奉祀者觸目則思見物之動則思水之流盈見物之靜則思水之陰貞見隱則思水之外晦見顯則思水之內明見房上天澤則思水之自上而下見地中水道則思水之自內而出凡有雜念亂齋卽因所思返於水焉

祭竈神齋款

家宅之有竈猶七政之有熒惑五行之有火人性之有禮方祀之有朱雀人神之有耽融也主乎火其王

夏。淮南子云。炎帝作火。死而為竈神。則其神亦尊矣。司馬氏竈神著赤衣。狀如美女。亦火色也。南見乎離也。
卦為中女。配人為心。屬少陰。狀之云者。彷彿形容也。云爾。非生則直言有竈有髻。謂實見之。疑於誕矣。禮
又謂五祀竈為卑。老婦祭之。何也。蓋古人凡祭事畢。皆祀竈。以鼎烹所出也。百神所由饗也。老婦行焉。特
牲饋食。所謂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是也。而卿大夫則以食尊祭矣。在孟夏從公也。應候也。其象象祖而
中虛象離。故制字從之。穴土會意。黽形也。五祀惟竈備五行之用。土以成象而著之。金以受制而行之。水
以濟所勝而調之。木以供其化而炊之。五穀得之以養。百醫得之以成。酒漿得之以照。凡我士女非竈則
不食。非竈則不飲。非竈則不須沐。非竈則不溫穀。竈之贊天地以生育人物者。功用於是為大。而餘波則
有如燧百草而箭之。煉土作伏龍肝。供醫方用。功溥矣。而伺人為尤親。有枕衾床蓐不可對神明者。竈則
監之。有對妻孥居室漏。皆可以告天地者。竈則監之。故知畏天者先畏竈。則匪僻之念不作。違戾之事不
行。其惕警斯人之嚴師歟。何敢以不敬。撫焉六陽。萬卉專榮。諸物生於木。而戶祀之時。蔬未成也。甲乙之
神生而不食其養。諸物成於土。而中霤之祀蔬已逾鮮也。戊巳之神存而僅享其殘。井祀則大熟蔬。竈祀
為備。時使然也。俗每於歲杪廿四之夕祀以指頂糖飴。云將升天述人間瞰慝於上帝。以黏口也。豈其然
歟。則惟從禮。

祭中霤神贊 己巳

中霤者。上古穴居鑿孔。穴上正中。以受明達煙氣也。雨則降穴內地之中央存留之。故名。或曰宅中土也。
予以為雨所留地。則如今宅中土。若雨所從降之孔。以受明達煙也者。則今之窗牖實假之。室有天門者
更假之。有天窗者更假之。為蝸水口亦近雨降之義。古人之祭也。博求之以神。無定所也。疑其無不在也。
則當迎神也。尊求之宅中。散求之牖與天窗水口。宜無不可。蓋古中霤承天雨露。受日月星辰之照臨。來
風氣之溫涼。宜人物吹噓滋蒸。使之上屬。非僅土德也。然古人祀以土王之月。取五行配五祀而分屬之
土。則中宮因其尊位。戊土固其尊備。吾人致齊固當有尊思矣。宅中土卽圖宅之會極也。如宇宙中何地
非土。而五行分主。必歸之中央戊己者。猶是也。家中託處於此。猶里之有里社。邑之有邑社。天下之有后
土也。故昔人言入為中霤。出為社神。此之謂耳。非此土。不惟士女無所於棲。門戶於何護衛。井竈於何措
置。則中霤為人神之所託。基猶坤元之載萬物以承天也。其行土。所以主宰乎東木、南火、西金、北水也。其
色黃。上以配元天。前應火之赤。後應水之黑。左右應金木之青白也。其味甘。所以調甲乙之酸。丙丁之苦。
壬癸之鹹。庚辛之辛也。其氣澤。所以潤澤乎金水之陰。木火之陽也。其德性所以貞固乎仁義禮智之性。
斡旋乎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也。里社之祠。非僅祀其祠。所以合一里土地之精神而祀之其祠也。邑
社之壇。非僅祀其壇。所以合一邑土地之精神而祀之其壇也。王郊之方澤。非僅祀方澤。所以合天下土
地之精神而祀之方澤也。然則中霤固合一家土地之精神而祀之也。凡一家所統。無間宅有十百畝地
有千萬畝。罔皆中霤神氣之所充周也。宮室託處焉。物產蕃息焉。什器布列焉。家祠祖考妣萃處焉。世世
子孫長養焉。中霤之功用大矣哉。長夏有事。僦於家中也。從所王也。人而無信。貽神羞也。明德薦馨。誠以孚

五祀分時祭。分配五行。亦因前五德。呂不韋月令著。後有此論耳。然五祀終是祭之名數。不必苦拘
五行。何者。以中霤家方澤。則古王天地二祭。百姓從之。未嘗於方澤祭外。又有金水木火諸祭與之埒
也。且古有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祀。何以配五行耶。門人李塨

巡捕朱公行實

巡捕公。蠡縣劉村人。姓朱。諱九祚。號盛軒。少倜儻。啓禎間。邪教蜂起。有九門傳頭高臘賢者。倡妖言蠱惑。
燕薊民纂趙之。出則壯騎雲糅。居則弓刃環席。僞封劉福山等為國公。會謀不軌。公愛桑梓。欲訐之。計洩。
賢遂欲殺公。遁言得脫。乃詣之馬介。賢挺身不避。稱中宮懿旨。且至令不敢聞。與中六院。而易州道汪為
保官計。陰其事。公乃避都下。見言官佩陳之。非得上。發羽林捕獲。懷宗皇帝親鞫。御批魁並行。斃之獄。
戊寅之役。朝廷以國事日非。特遣大府持節保定。招集草澤智勇。無論山林隱逸。里中七民。俱許陳等。公
應募上書。今日之兵。皆市井游徒。頂名食糧。出則搶掠。戰則奔逃。且逃後並不知去為誰。此所以倉庫日
空而戰無一卒也。某有不費糧餉。不事招募。可戰而不可逃之兵數萬。居則八府無警。出則兩難可平。大
府驚異。召問。則曰。編各州縣富民子弟習弓馬者。十家共一兵。復其雜役。馬甲器刃令自備。居常訓練。每
兵一副卒。正兵傷則撥副卒補伍。兵十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權在。取之不窮。
大府悅服。然竟不奏聞。甲申君崩。吏走村落大亂。交相劫掠。公曰。急矣。長此不輯。行卽逆城。乃糾同志生
員張雄、王燦中、焚香歃盟。有財者捐資。有力者捐身。有馬匹、甲冑、戈矛、弓矢者出列街前。東成一隊。令部

野有警。立刻報出捕。事平後。或有禍吾自當之。於是捕斬渠魁王三好。脅從者皆鳥獸散。一邑遂安。丁亥
將公兵起。公率衆守里亦如之。后駐蠡。姬兵備下車。授公巡捕官。故事捕盜公案建衙。則武夫前導。
儀仗赫然。公曰。父母鄉親友所在。誰與施此。盡去之。步行趨道。夜巡紙燭一提而已。暇治[illegible]制其破陋旗
奴韓某恣橫。奪意耕田。失產者日衆。公患之。伺其窩盜。圍而擒之。鳴於縣府。解按部。非輒遷治。收其旗。諸
弗敢肆。而里閭婦民不受滿人侮。得各種祖田至今日者。公之力也。迨卯辰之際。地方粗安。戢草當道。
公遂謝任。緝遺飛禍告歸。同里楊平。富家裔也。以澤水歷災。攜妻山右以救饑。道一女。夫妻子母分割。號
哭徹晝夜。公曰。傷哉。而祖父之大家。莫保其媳也。顧善亦乏奈何。嗟嘆薄暮。已而曰。得之矣。市大賈僱以
周之。而人之骨肉完聚。有鄉人乘水盜園蔬瓜者。公謂養孫顏元曰。汝知盜可得乎。元對不知。公曰。鄉來
可鑑。亦難作為。藥物也。水落汝遊曲巷。果得之何人之戶。以授地方。居數日。詢宥者不至。竊日當詣之吏。
公怒夜起召元曰。吾悉其情矣。鞠巢於蔬。圍數世盜案。渠倩解者亦一世盜名。渠不來是也。已矣。吾不忍
以數窩瓜責盜人也。踰年元旦夜。有叩門者。啓之則其人貽雙鯉而去。二十年來悟迅自牧。不入城市。教
其子晃及養孫元耕讀。是事不與世局。晚節尤稀有守云。

父顏長翁事蹟

翁名昶。顯曾祖考叔翁子科之孫。顯祖考我翁發之長嗣也。形貌豐厚。性樸誠。膂力過人。嘗與人較跌。時

稗猛悍者莫及。一肩所勝。二夫不能起。上脣微短。語艱如也。好種樹。所植必成。嘗云。欲實又欲深。棒椎也
揠根。幼爲後於蕭東劉村朱氏。娶隨東王翁喜苑女。於崇禎乙亥。翁年十九歲而舉子元。嘗治圃於朱塋
之陰。構土房井畔。因乳名子曰園兒。因不得所後懽。憤憤有逃行志。聞滿洲兵好掠人。恨曰。乘茲乎。走遠
來。道戊寅子月東信追。乃連夜與元母婚。穀以素。謀上所後。積其餘市江背布爲新襖。裳梅花綢巾。笛爲
栽笠。縫版於襪。初六夜。詣元母曰。昔有人不得於父。自劇二刃不死。缺缺出披剃爲僧。其後二子皆登第
擢顯職。訪求得之。懇還。卒不許。誥封亦不受。曰。吾既不得於父。焉用家。焉用子。孟託言以相訣。而元母不
悟也。明日東兵至。遂出從之去。嗟父東時元方四歲。弟二元隨殞。元雖待罪兩間。幾四十。猶爲鄉人辨也。
烏能及逃僧子哉。乃吾父竟作逃僧。其言如券矣。以下國東還後補記康熙甲子。元從父於遼左。踰年三
月四日。認妹銀孩。其詳具詩集序記。與其父翁金四老。言父所從而東者。鑲白旗董千總也。元聞同雜郭翁
思皇兒我父肩插小白旗。金老曰。是用幹君作撥什庫矣。撥什庫軍行插肩旗。董公曰。他人皆刃劫來者。
阿弟獨從我同居。係作生風緣。豈可奴視。所得細軟悉附之。虜男婦夜鎖甚嚴。悉令父主之。抵瀋。配之王
妻。給數十金。坐糖店於城市。有楊氏兒竊糖。父掌其首。後血。楊亦殊武健。怒相毆。解者輒傷。兩旁人馬岸
積莫敢前。卒致本旗牛彔和解。令結爲兄弟。王繼母無出。適本朝中外一統。將歸視兒。路過窩婦者。遂娶
劉。而還生銀孩。三載又生金孩。乃謂王母曰。若既無男。妾又好女。吾決歸視兒矣。過山海關。司關者例搜
帑。事發成獄。久之得不死。還韓英屯。素產盡落。妻妾繼歿。遂不復爲家計。遣二少女各歸舅姑。惟友羽
稍遊山水。至康熙壬子四月十一日病劇。金四老視於八王寺。已不能言。指楊頭搖哉。四老探之。得江齊

布二封。次日卒。葬之文殊之側。寺僧爭金而詬。乃知囊中尚有白金三十兩云。

鍾行一行實

吾邑之南莊頭營鍾君九經。行一。少讀書。遭母喪。產益落。名以弗成。若父之缺養也。遊都下。訓蒙賓館奉
寄菽水。五七載後父年漸衰。遂不復出。勸貿易以致養。左右承懽。肩擔逐贏。無不爲也。暇則學醫卜術數
以自娛。迨父卒。則貿易亦不爲矣。初教其長子欽業儒。度無成。遂專教之稼事。次子鏡方七歲。即教之立
侍長者。十歲命之出就外傅。或阻之以貧家利農事不度力。今強苦且爲異日飢寒張本矣。君曰。但患不
成人耳。苟成其人。寧甘陋巷亦何妨。遂使從鄒師遊。教之益嚴。十五歲後。非力作不許免冠。一日在其岳
丈家。畧甚鏡科頭。即怒目曰。爾死乎。鏡遂不敢復免。餐於薪米。嘗餒午餐以食。鏡非不得已不令之田也。
恭其兄。事之如父。愛敬交盡。有珍味必進。事寡兄亦惟謹。撫諸姪慈而嚴。姪鼓備於山久。爲人所制。不得
歸。君不遠數百里拔之以來。次姪錢爲後於劉。君曰。豈可爲異姓子。爭之還。遇友朋和而直。交里黨任而
恤。氣象溫恭。人人可近。有過則直言規諷。人之喜慍不顧也。有好賭者。爲之酒筵。加以揖拜。而戒之。人嗟
其過。君曰。但其人改過保業。吾何惜焉。有酗酒罵而詈詬者。君退內室不之校。俟其醒而詰問之。酗者伏
過。有歎於春秋耕斂或乏貿易本錢者。君輒以其力爲保貸之。迄今多未償爲君家累。嘗取息錢易藥。爲
生計。而鄉人乞劑不問有無。家人尤之。君曰。藥濟人物也。捌爲鄉親。何忍啓齒也。尤急人患難。不辭勞瘁。

蘇貢士夜半若師也。葡扶山之雙柳。其子附覲。君走報之。已而鍾卒於雙柳。親友憚遠道。無往者。君獨赴
哭。一時多之。仁及物類。凡動植不輕殺。自強時預定卒年。竟不爽。彌留之際。教鏡曰。毋近勢貴。毋卑貧寒。
嘗忍讓反己。古之人皆與乞丐爲友。唾面自乾。但求自反。何責於人。又囑所遺藥壽以施人。無復取值。君
生於崇禎十三年五月初十日辰時。卒於康熙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辰時。無疾氣無辭。納戶外嘗嘗
不入也。元配孟氏。繼室鄭氏。子二。長欽孟出。娶朱氏。次鏡鄭出。娶閻氏。女二。長適屯莊彭姓。次適岩村趙
氏。孫女一。尚幼。君之存也。過予愛諳。每言使鏡園業於予。未蓬而逝。鏡以客歲之冬詣予齋質疑。以今歲
四月來其伯父心齋翁委贄來從遊。遂從予肥鄉漳南書院。追成父志也。一日愴然再拜手以狀曰。我父
一生行事。願阿師述表之。予因次序之如其狀。

題記前示鍾鏡

吾自幼多過。迨康熙甲辰得交法乾王子。相期以聖人之道。訂五日會。各爲日記。遂時自檢言行課程之
得失。相規過而勸善焉。迄今年幾七十。不陷大眚。似於周孔道法有一隙之明者。以四十年兢兢如一日
也。惟是王子舍我。媿不德無能振鼓二三子。剛主外鮮有交修副續者。老懷用是寥寥耳。近剛主之弟培
舍姪俊已皆淬礪起。吾方行寐失笑。爲斯道快。而吾子又能自強。新歲不畜頭使。執贄氣蒸神健。爲吾子
題數語於冊端。則如常侍左右聽引毅矣。一曰毋欺幽獨。如對父師。二曰敦本孝弟。篤於家庭。三曰自立
言行。毋隨流俗。四曰日新。時省過而改之。時思善而遷之。五曰務實。痛戒詩文棋畫。須求身世有功。此五
者元所終身勉之而深媿寡假者。子其念之。

李母行實紀略

義豐張翁進華之長女。十有四歲。適李翁消宇爲妻。使能執婦道。凡美蔬饌惟供翁姑。分子女。雖強之不
嘗也。屆冬寒每先翁姑起爲之烘衣。姑感其情。亦先張起爲烘衣。則蹴然曰。我分應爾也。阿嫂何可然。歲
時新品。必先獻於翁姑。夫少好賭。張變之。輸則求母家錢帛爲償。屢歸不善。善辭勸之。積誠動之。消宇果
改行。其食貧也。雖藜藿糟糠不恐。惟勸夫子力農行賈而已。紡績以度日。長男子植秀。從學於鄭師美章。
相距里許。其歸食也。盤箸潔備。如延賓然。恢誠口爲之午饌。及其署館博陽。夢思如結。皆夜夢歸。翌日果
歸去。則悄然送諸門。竚望不見乃入。凡有事留躬親。不勞其子。或不得已役之。逆揣其不欲。不強也。次男
子永秀勤於稼事。張憐其勞。每減口饌食之。夜出必問其還否。更靜必問其寢否。長女子嫁莊頭營李氏。
姑婦相得。處室和諧。次女子嫁婁家營婁氏。張之撫二女也。惟嘉其美。不責其失。慈柔以教之。植娶本州
于氏女。微幣未舉。張恆負歉。曰鬱輒親執。不之役。告而禮輒不受。歸甯請期。輒云適汝願。謂人曰。我愧未
盡姑道也。康熙癸酉植秀入學。踰年而張卒。享壽四十九歲。博陵習齋顏子素與其子遊。悲其賢淑而樣
編報者短也。爲之紀略如此。

居業堂文集

王源著

原敘

吾友王君克承之子源、字崑繩。與其兄潩公。以文學名於時。崑繩岸異多英氣。自其十數歲。余輒器之。及再來廣陵。則崑繩爲文章已成帙。作項羽論。縱橫馳騁。若前無古人者。名下士爭書之。余未之許。崑繩口不言而意爽然也。後數年。復謁余廣陵。頷下須已長四寸。目光閃閃逼人。比著書高二三寸。而崑繩年亦幾三十矣。再出項羽論。則議論多肯要。法度老成。且曰。源往者不自得。久而心服先生之言。於是縱觀其文。文之可施於用者十而五矣。崑繩爲人伉爽。好大略。爲文多法史。讀吾門人孔生尙典文最英悍。余嘗辟之駃騠之駒。然其實用處不及崑繩也。嗟乎。吾老矣。而崑繩今不可爲少。後耿伯昭、周公瑾何人哉。人學問當有變化。少年英發。中晚之歲。貫沈深掩抑。使不顯其光。吾他日以崑繩之文觀之矣。丁巳易堂魏禧題。魏叔子文集八、

魏冰叔沒。在處士能古文者。吾知王子崑繩。孔孟不作。文章道衰。左氏司馬遷論次當世公卿侯王將相。人文變矣。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下有道。文章在上。堯、舜、文、武。見於詩書所傳。天下無道德。乃在下。於時有孔子之春秋。孔孟之道。仁義中正。無矯枉教弊。楊墨以其仁義矯之教之。而失也。至於偏且弊。愈以亂天下。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余嘗見冰叔於金陵。言文章。冰叔出左氏、司馬以下。其爲人欲以諸葛忠武爲師。然既沒。以吾求天下之人。於處士見崑繩。見崑繩之文於左氏、司馬遷。夫豈無當世公卿將相侯王所待論列。然非處士之所宜有也。天下而有管夷吾、

公孫僑、張良、蕭何、楚漢之帝王。使之論次。自成一書。然又非處士之所爲也。冰叔嘗稱崑繩文矣。冰叔處士也。余則以左氏司馬遷論崑繩之文。而爲能終以處士論崑繩之爲人哉。崑繩名源。北平人。善言兵。工敘事文字。嘗論余文。以爲好言孔孟之言者。江左洪嘉植識。

王崑繩傳 四君子傳之一

桐城方苞撰

王源。字崑繩。世爲直隸宛平人。父某。明錦衣衛指揮。明亡。流轉江淮。寓高郵。源少從其父。喜任俠。言兵。少長。從甯都魏叔子學古文。性豪邁不可羈束。於並世人視之蔑如也。雖古人亦然。所心慕獨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於文章。自謂左邱明、太史公、韓退之外。無肯北面者。年四十餘。以家貧父老。始遊京師。傭筆墨。貴人富家。多病其不習時文。笑曰。是尙需學而能乎。因就有司求試。舉京兆第四人。曰。吾寄焉。以爲不知己者詬厲也。源以貧無資。不能不託迹諸公閒。而常以自鄙。未肯降辭色。或極飲大醉。嘲諷謾罵。中其所忌諱。諸公。用此陽禮貌之而陰擯焉。源雖好氣。與世參商。然內行篤脩。其兄死。旬歲中貌若非人。以余所見。居兄弟之喪。顏色稱其情者。獨源與山陰劉永楨兩人而已。其於人。果有善。未嘗不降心。晚年與蠡縣李塨遊。大悅之。遂與師事博野顏習齋。學禮。終日正衣冠。對僕隸。必肅若。然自負經世之略益堅。每曰。吾所學。乃今始可見之行事。非虛言也。始源概不快意。五十後。葬其親。遂棄妻子。爲汗漫之遊。至名山廣壑。輒淹留踰時。忽復他往。見人不自道姓名。逾六十。復歸。往來金陵淮揚間。客死山陽。惟兄之甥蔣衡斂含殮。卒之夕。神色傲然。無一語及家事。其古文既刻者。世多有。所著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及未刻古文藏於家。

王崑繩家傳

武進管繩萊撰

王源。字崑繩。一字或庵。大興人。先世無錫。有王玉者。從成祖靖難有功。戰亡白溝河。子孫世襲爲錦衣衞指揮僉事。父世德。仕崇禎朝。國亡。變服爲僧。痛野史載烈皇事多誣罔。爲崇禎遺錄一卷。源其次子、幼與兄潔以能文稱於時。岸異英傑。有不可一世之概。少以所爲文示甯都魏禧。禧未善也。久之。許其文爲可施於用。先是源父旣遭國變。流轉江淮閒。喜任俠、言兵。所交多瑰奇隱異之士。源以故習知前代與要及關塞險隘攻守之略。居恆慨然自以爲北面武鄉侯。而與陳同甫並驅爭先。年四十餘。貧困無所遇。乃折節爲儒者。氣益純粹。遊京師。傭筆墨。是時國家承平數十年。方以八股文取士。富貴家子弟無所事經濟古文之學。源初未嘗爲時文。人或以此病之。源笑曰。是尙需學而能耶。因就有司求試。中式康熙三十二年舉人。或勸更應禮部試。源謝曰。吾寄焉爲謀生計。使無菑厲已耳。晚歲交蠡縣李塨。相與師事博野顏元。講理學。盡闢程、朱、陸、王。而述顏元之言曰。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下極於草木鳥獸。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物非他。卽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

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卽格也致也。約禮卽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飭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卽由於此也。源旣服顏元習禮之說。終日整衣冠。對僕御無所苟且。其生平講學之旨。皆散見所爲文中。文多記明人逸事。以故其文多悲慨侘傺。桐城侍郎方苞稱其有易傳十卷。平書二卷。兵論二卷。皆不可得。惟古文三十卷、詩十卷。年六十餘客死。子兆符。康熙辛丑進士。有詩若干卷。並藏余家。

論曰。源以世家子弟。國變家燬。蒼涼鬱勃之氣。無所發洩。一寓之於文。今其文具在。多紀明人逸事。發攄蹈厲。往復不窮。當時號爲古文家者。未足與比也。然非遭時之艱。困心衡慮。烏能成其所至若此哉。晚而歸宗於理學。夫亦盛氣旣平。知非悔過之所爲與。後世讀其文者。可以窺其志矣。

王氏塋記

武進管繩萊撰

出京師西便門。循濠而西五里許。地名羊坊店。或曰羊房店。王氏塋在焉。王氏、先曾祖母外家也。塋巽乾向。葬主穴者。故明錦衣衞指揮使。諱世德。字穎皋。先曾祖母曾祖也。穴之右。葬穎皋先生長子。諱潔。字汲公。先曾祖母伯祖也。又其右爲四姑娘。不知何人。又其右爲穎皋先生孫。康熙辛丑進士。諱兆符。字隆川。先曾祖母父也。主穴之左壙外有冢。大樹生其上。壙不可脩。爲隆川先生子。諱匡、字方度。先曾祖母弟所抱他姓子名□□葬地。其契劵悉藏焉。上、地廣若干畝。直隸向無布政、按察使。隸刑名、錢穀二道。所鈐契皆錢穀道稅契。故紙久亡。康熙某年事也。守冢人戴姓。歷高曾以下五世。子孫繁多。以牛皮結繩爲業。而王氏絕者且五十年矣。初隆川先生子匡卒。無子。先曾祖傷王氏無後。以三叔祖諱世鐘嗣其後。王氏故家大興。爲明望族。國亡後。遷徙江淮閒。宗族零替無可嗣。故以甥爲舅後也。其後三叔祖又亡。無子。□□妻尙在。孀居無倚。撫他姓子爲子。前十餘年。嘗從淮上來爲小貿易。不讀書。且無與王氏。無能知其舊事。今亦不知其人存否也。先祖宦京師二十年。自曾祖母存時。以及卒宦之日。歲時祭埽。無不親拜。隆川先生夫人楊孺人久殯淮安。又先祖所奉而合葬者。迨眷屬歸里後。其事遂闕。吾父每以應試銓選之事入都。必釋奠墓下。而吾父下世又將十年。余適赴試北雍之歲當九十月。必買車軺植以往。脩其崩圮。剪薙

露棘。蔚然幸存。無斬伐之者。嗟乎。人生謀衣食。奔走四方。自其祖宗之邱壠。已不能春秋時其展奠。況以曾祖母外家之墳墓而託之彌甥乎。既不同鄉井。遠在二三千里外。隔兩三年一來。來而又去。其去來可常必乎。設數十年中無過問者。則耕夫牧豎。侵削而平夷之。荒煙衰草。彌漫無迹。其世逾遠。其親益疎。子孫縱能知之。而欲求其處。恐不可得而識矣。且子孫又能料其必來京師乎。可傷慨已。余五六歲時。即侍曾祖母往拜。今兩冢所葬。已在疑似閒。後世必并此而昧之矣。故特爲之記。

附記

先曾祖母大父諱源、字崑繩、一字或庵。康熙癸酉舉人。以文章著述名於時。嘗與魏凝叔、方靈皋、及李剛主、閻百詩諸先生交。所著居業堂集藏余家。無力梓也。其葬地又在江蘇鎮江府之金壇縣。蓋或庵先生姪婿爲金壇蔣衡。世所稱寫十三經拙老人者是也。先生卒於淮安。遷其柩葬焉。蔣氏今移家無錫。事已數世。無與余相識者。聞之恐亦不能指其地矣。余有族曾祖姑嫁金壇于氏。往年曾知之。余及見之。曰已耄老不省事。且當時不知其知此事。未得問。今歿已十七八年。子孫盡矣。益不可考。他日蔣氏有人。或能識舊蹟而以告余者乎。因記前事而附書於此。

居業堂文集目錄

卷一

傳

劉誠意伯傳

于忠肅公傳

于侍郎傳

譚參政傳

卷二

傳

新樂侯傳

霍都尉傳

姜都督傳

李高合傳

保定張氏兄弟合傳

王將軍傳

司禮監高時明傳

卷三

傳

輿國公傳

諸天祐傳

王義士傳

閻中二烈士傳

金壬事傳

秦處士傳

卷四

傳

李處士傳

五公山人傳

顏習齋先生傳

溫孝懿先生傳

李孝慤先生傳

周孝廉傳

曹太學傳

卷五

傳

秦舍人傳

姚少保傳

隱俠傳

徐烈婦傳

曹烈婦傳

高節婦傳

吳節母傳

福清陳孺人傳

吳烈女傳

吳節婦傳
長沙陳孺人傳
周節女傳
卷六
書
與徐學士論王威甯書
與友人論韓林兒書
與友人論史書
與友人論侯朝宗文書
與王吏部書
與黃自先書
與湯西崖書
復陸紫宸書
與周生書
與張天中書
答外舅李涵生先生書
復蔡靜子書
與梅耦長書
卷七
書
與戴田有書
與朱字綠書
與李中孚先生書
與張生書
與閻百詩書
與程偕柳書
復柯寓匏書
卷八
書　啓
與蔣湘帆書

示及門書
與某公書
與埒梁仙來書
與方靈皋書
與康孟謀論脩郃志書
再與康孟謀書
復姚梅友書
與毛河右先生書
再與毛河右書
家大人八十徵言啓
卷九
論
郊祀論
老子論
李陵論
道德仁藝論
脩辭立誠論
佛法論上
佛法論中
佛法論下
賈誼論
費禕論
諸葛誕論
張賓論
卷十
論
權論
將論
戰論
八陣論

鄭莊公論
子元論
司馬戌論
魏舒論
吳起論
龐涓論
趙勝論
項羽論
李廣論
趙充國論
鄧禹論

卷十一

論 說 辨

虞翻論
謝安論
唐太宗論
苻堅論
李密論
岳忠武王論
韓蘄王論
伯顏論
耿炳文論
太極說
適安居說
水碓說
閔少盧字說
損齋說
蓮泊居士乾淨齋說
刻印銷印辨

卷十二

序

庚申君遺事序
六陵遺事序
史閣部遺文序
孤忠遺翰序
華鳳超先生年譜序
黃忠烈公年譜序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輿圖指掌序
兵法要略序
家譜序
平書序
讀易通言序
萬季野補晉書五表序
五鎮圖志序
孔宅志序

卷十三

序

歷法通考序
周易玩辭序
春秋質疑序
柳邊紀略序
皇華紀聞序
潁上風物紀序
南遊日記序
大學辨業序
洪去蕪文集序
遂初堂集序
梁質人文集序
捐粟惠民錄序

省餘集序
華崑崙海外詩觀詩序
吳尚子詩序

卷十四
序
周生詩序
劉雨峰詩序
龐度臣詩序
宜人軒詩序
張梓庵詩序
朱字綠詩序
張采舒詩序
北省稿序
京華集序
莘野集序
屈翁山詩序
李蒼存詩序
陳健夫詩序
夢月巖詩序
姚息園詩序
汪淡洋詩序

卷十五
序
程仙臞詩序
北行詩序
燕齊近草序
聽雨軒詩序
游仙詩小序
燕游詩序
蔣斐臣詞序

雲滔閣遺詩序
張氏宗譜序
馬氏族譜序
江州義門陳氏族譜序
畿輔采風錄序
歲試錄序
王翦林時藝序
贈張孝子序
送喬侍讀歸日田序
送胡心仲歸南昌序
送顧生序
送喬東湖序
送衛副憲撫黔中序
送馮敬南序
送房湘徙序

卷十六
序
送徐侍讀歸里序
送令貽李茂名序
送臧侍御序
送孔東塘戶部序
送常廷尉歸里序
送王大宗伯致仕南歸序
送成乾夫任南安序
閻再彭六十一序
張太君八十序
洪翁八十序
立士六十序代家大人作
萬季野六十序
張大中七十序

吳翁七十序
梅耦長六十序
黃復庵隱君六十序
林不巖先生九十序
楊母范太君八十序

卷十七

墓誌

進士吳君墓誌銘
中書科中書舍人侯君墓誌銘
封君當獻賢墓誌銘
蔣退庵太學墓誌銘
蔡叔謙墓誌銘
廖處士墓誌銘
徐雲若墓誌銘
吳孝廉墓誌銘
李夙公文學墓誌銘

卷十八

墓誌　墓表　行實　行狀　告文

王母陳安人墓誌銘
葉節婦墓誌銘
董孺人墓誌銘
楊太君墓誌銘
梁鶴林先生墓表
劉處士墓表
張文學墓表
李晉婦墓表
先府君行實
先兄汲公行實
孫氏三烈狀
告西府文

合葬告墓文八則

卷十九

記　碑

十三陵記上
十三陵記下
景泰陵記
晏公祠記
順天書院記
東園記
亦安樂窩記
梅花堂記
怡園記
濤園記
意舫記
眞州游桃花塢記
遊石鐘山記
溫鄰翼小像記
重脩長虹隄南塘記
郃陽縣文昌祠碑文
興國庵碑文

卷二十

書後　跋　題詞　紀事　雜著

綏寇紀略書後
熊經略奏疏書後
自書史閣部遺文序後
李氏家譜書後
書孫氏敕命後
書方儒人傳後
自書張氏兄弟傳後
出塞圖書後

書唐鑄萬潛書後
書知我錄後
書王鶴汀學士冊後
胡智脩新樂府跋
西山遊記跋
題孝子傳跋
愼山吟跋
朱孝子傳跋
歸舟載花圖跋
喬凝庵六十感懷詩跋
曼殊墓銘跋
明月夜歸圖跋
大塤阡志跋
溪山無盡圖跋
道德經墨譜跋
餘生庵圖題詞
高子畫冊題詞
太乙子題詞
王諫議還姿紀事
或庵賸語十則

居業堂文集卷一

淸大興王源著

傳

劉誠意伯傳

誠意伯劉文成公、名基。字伯溫。青田人。曾大父濠。宋翰林掌書。宋亡。隱於青田之武陽。邑人林融倡義旗復宋。敗。元使簿錄其黨。將殲焉。使者次武陽。會大雪。市酒濠家。濠詢知其故。閒行謁使者。得所簿錄甚衆。歸。惻焉謀救之。不知所出。孫爚、方十歲。爲畫計。盛供具。迎使者醉之。胠其篋。錄菓二百人。而火其居。倉皇挾使者出。使者大恚曰。將何辭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謝曰。濠家不幸火。雖篋使者。誠死罪。顧舍何自火。意者簿錄多冤。天欲生之乎。曰。卽如此。且奈何。曰。使者事已覺。不復可往。濠幸有密親於彼。使密錄所知名相報何如。使者曰。幸甚。已而以所錄二百人者授之。使者大喜去。於是全活者無算。爚卽公父也。公幼奇邁。神智絕人。博學工文章。洞識兵法。元至順時。以明經舉進士。除江西高安丞。鄧祥甫者。進賢人。精象緯。見公奇之。盡以其術授焉。後以浙江儒學副提舉投劾歸。嘗游西湖。有雲起西北甚異。郁郁光射湖水中。衆以爲卿雲。公獨呼酒滿引。掀髯嘯睨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吾當輔之。時元政日弛。公慨然有濟世安民之志。世無知者。獨揭徯斯謂其英特過魏徵。而趙天澤以諸葛

孔門言之。曰此王佐才也。至正八年戊子。黃巖民方谷珍作亂。公爲元帥府都事。論討之。元以賄授谷珍官。錄公罷之。公遂歸隱青田山中。當是時。元末羣盜並起。權姦相繼。羣雄競起。所在稱帝爭雄。壬辰。太祖起濠州。乙未。渡江。克集慶。遣將分定諸路。神武不殺。所至人心悅服。公聞之曰。天命在是矣。己亥。略大海下處州。薦公及宋濂章溢葉琛。庚子三月。太祖遣總制官孫炎以幣聘之。公至。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使居帷幄。公虬髯。貌修秀。善謀。剛毅。慷慨敢言。遇事臨機立斷。觀象指示。戰無不克。暇則開陳帝王之道。論說詩書大義。太祖稱善。已而稱之爲先生而不名。是時太祖開基江左。西偪陳友諒。東與張士誠鄰。犬牙相錯。公至。未幾。友諒大舉入寇。陷太平。守將花雲戰死。友諒乘勢順流直擣建康。又約士誠同時並舉。應天大震。諸將輸忱。議禦敵策。不決。太祖問公。公曰。賊驕敵不可當。然驕者則易敗。若順師歸。固人心。按甲不顧。待其深入而伏兵邀之。破之易耳。取威制勝。在此舉矣。何患。太祖用之。大破友諒。是誘致友諒。大破之。乘勝復安慶。取江州。納胡廷瑞之降。悉下江西諸路。皆公策也。先是太祖設御座於中書省。設小明王位奉之。公獨言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爲。夫之歷數有歸。儲□乎。太祖悟。然猶未能改元易號。癸卯。士誠攻小明王於安豐。急。太祖自將救之。公曰。二寇圍雞可輕出乎。太祖不聽。友諒果傾國入寇。圍洪都。初。太祖謂諸將所先。諸將以吳地饒易取。議宜後。公曰不然。友諒據上流。竊名號。過心無日忘我。若先攻士誠。友諒必來乘我。則我東西受敵。非勝算矣。士誠自守虜。友諒必不能救。陳氏滅。張氏囊中物耳。議遂定。太祖從之。至是解安豐之圍。自將救洪都。與友諒戰鄱陽湖中。太祖方督戰。公忽大呼。趣上過別舸。適之。飛礮擊所乘舟立碎。復鏖戰旬日。友諒大敗。中流矢死。於是太祖謂公曰。不用先生言。幾敗大事。嚮使友諒不圍洪都。而擣應天。吾何以禦之。今友諒死。天下不足平矣。吳元年丙午。禽張士誠。明年。太祖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滅元。天下大定。公未嘗在軍。而運籌力爲多。顧語多祕。[illegible]奏章。焚其草。雖親近不得詳焉。公之始見太祖也。事多草創。每臣論古道。論禮獄。後爲太史令。上戊申大統曆。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三年。授宏文館學士。封誠意伯。予告歸。參政張昶者。故元臣。欲亂政。使人上書頌功德。勸上及時爲樂。太祖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者。上頷之。誅昶。昶之黨擠嚴中公。而丞相李善長亦數毀公於上。上皆不聽。而斬翼嚴。既而太祖欲以楊憲爲丞相。公不可。太祖問之。曰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己無與焉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太祖曰。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胡惟庸何如。曰此小犢。將僨轅而破犂矣。太祖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豈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劇。爲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惟庸聞之大恨。後因事搆公。上疑之。公入謝。引罪。留京師。惟庸遂相。公大慼曰。使吾言不驗。幸也。不幸而驗。如蒼生何。居無何。疾作。八年正月。惟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遂篤。遣歸。一月卒。年六十五。公文章與宋濂爲一代之宗而非所重。陰陽術數雖精。然所以佐太祖定天下者。多不傳。所傳率其餘也。乃往往借以陳善閉邪。嘗因發憤守心。勸上罪己回天意。上問天象。則曰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寬。卒之日。謂子仲璟曰。爲政寬猛如循環。吾欲贖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天下諸要地。宜使與京師形勢相聯。不能爲遺表。上問遺言。可以此密

陳之。既而仲璟奏其言。上爲感動。後六年。惟庸果以反誅。株連甚衆。上始思公之先見云。子璉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監丞。試監察御史。出爲江西參政。太祖欲大用之。爲惟庸黨所脅。墮井死。仲璟字孟光。生時月蝕復光。公歎曰。天豎乃絡而卒能幹乎。幼沈機敏。屬事於兄。侍坐視。弟遂弱冠。明習經傳。喜談兵。究極諸路握奇諸說。傍及釋老。嘗與連侍父入朝。太祖稱之曰。阿連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公歿。止其身。連亡。上以仲璟爲唐勝宗決策破臨寇。有父風。使襲公爵。辭曰兄子廌世適也。上嘉之。又因公父子死於奸。遂封廌世襲誠意伯。以仲璟爲閤門使。書除奸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命糾朝臣不法者。已授谷王府長史。并致調獻遂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太祖崩。靖難兵起。赴闕。獻十六策。惠宗不能用。成祖繼統。強以官。不受。下獄。自經死。廌既封。坐事戍甘肅。赦還卒。子法停襲。景泰三年。授法曾孫祿世襲五經博士。宏治十三年。以祿孫瑜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贈公太師。諡文成。嘉靖十年。以公侑享高廟。復其世爵。瑜遂嗣伯。卒。孫世延嗣。掌南京右軍都督府事。以撫定振武營變自負。恣橫爲不法。論死。卒。適孫萊臣幼。庶孫藎臣借襲其爵。藎臣卒。子孔昭復據之。崇禎時。附溫體仁爲衆所疾。尋出督南京操江。郎攝萊臣斃之獄。十七年。闖賊陷京師。孔昭與馬士英等定議立福王。因與士英阮大鋮朋比亂朝政。及敗與阮俱請降死。孔昭竟未易節。航海去。不知所終。

于源曰。劉誠意之功偉矣。而舊籍所載。何其略也。豈欲歸功於上。與漢高帝自謂不如三傑。而能用之。乃所以爲高帝也。又何忌焉。世之稱誠意者。多神奇之說。不知誠意王佐之才。非道術比也。當日李善長既黜。庸才楊憲。胡惟庸。皆僉邪小人。太祖嘗謂誠意學貫天人。資兼文武。則相才孰有如誠意者。乃置之不用。而用惟庸。卒致罷中書省。廢丞相。而三百年遂無相業。豈不惜哉。

于忠肅公傳

于忠肅公謙。字廷益。錢塘人。七歲時。有僧蘭古春見之。驚曰。此子大不類凡兒。他時社稷臣也。及長。英邁過人。忼慨負大志。永樂十九年。舉進士。宣德元年。拜監察御史。嘗論陝西所遣官校爲民害。上命御史捕之。巡按江西。釐革民所疾苦。平反冤獄以百數。五年。擢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英宗即位。上便宜四事。再陳十事。三年。又奏陳六事。是時兩省頻年旱蝗。河沁溢。賦役苦不給。重以邊餉勞費。而清軍歸伍。遠者動數千里。民不聊生。公所奏多恤儲蓄保障之策。自正統元年迄六年還朝。以荒歉請寬恤賑貸之疏。一歲多至數上。數言清軍之困。請罷清軍御史。上每嘉納從其請。於是賑恤時行。蠲租以鉅萬計。所存活不可勝數。然公持重。不苟爲名。凡所規畫。莫不計久遠。上嘗詔脩預備法。公奏立法非難。守法爲難。洪武間。預備法區畫詳盡。非徒爲民利也。實萬世利。數傳後。稍陵夷廢弛矣。今脩舉之甚當。但或奉行未盡善。即終廢耳。臣於河南山西儲備。各以數百萬計。請於歲三月。令州縣籍民缺食家。達上官。計口月給米三斗。幼者半。秋穫償。貧之甚。窮廢老疾者免。官爲補之。數毋缺。而風憲官時稽覈。絕奸弊。則可久。若不驗也。其規畫詳審類如此。既而請召還。通政李錫劾之。下獄。左遷大理寺少卿。時山西旱。民多轉徙河南。上以公任久得民心。仍命公往撫。初公於五年籍流民三萬四千餘戶。至是河南歲稍稔。乃籍倉粟濟

之。撫籍七萬餘戶。立鄉都。選里老。授閒田。課農桑。流民安之。歸者日益衆。故公再出撫。爲民所請寬恤賑貲如故。而撫流民功過之。前後共十八年。功名大著。十二年。以父喪歸。起復爲兵部右侍郎。明年喪母。命乘傳奔喪。仍起復視事。當是時。太監王振擅權。上唯振言是聽。振威勢震天下。麓川用兵。累歲不息。湖廣貴州所在苗賊竊發。東南盜蜂起。瓦剌兀良哈時侵邊爲患害。徵調日繁。天下洶洶。十四年秋七月。瓦剌分道入寇。也先向大同。振勸上親征。尚書王直率羣臣諫止不聽。乃命郕王居守。八月壬戌。王師敗績於土木。也先擁上去。是時官軍精銳凡五十萬盡沒。京師羸卒不滿十萬。器甲軍資俱盡。聲聞也先長驅向京師。京師大震。羣臣聚哭於朝。侍講徐珵倡議南遷。朝廷不知所出。公大言曰。言遷者可斬也。社稷宗廟在此。一動卽成土崩。今日之計。唯有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可踵宋南渡轍乎。衆唯唯。乃定議。皇太后命郕王監國。立皇子見深爲皇太子。晉公兵部尚書。羣臣合疏請太后。以太后詔勸王卽皇帝位。王固辭。公曰。今強敵在前。社稷無主。臣等誠憂國家。非爲私。願殿下宏濟艱難。以安宗社。慰人心。王乃受命卽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帝知公忠毅有才略。可任重大。軍國事悉委之。於是簡將帥。補卒乘。繕器甲。調軍食。申約束。明賞罰。習戰陳。嚴守備。諸事甫集。也先已奉上皇深入。潰紫荊關。直犯京師。當是時。帝以武清伯石亨爲總兵官。諸將悉聽節制。命公總督軍務。公躬擐甲冑。忼慨流涕誓師。以忠義激勵將士。人人踊躍思奮。亨欲斂兵入城。公曰。賊勢方張。奈何更退守示弱。於是列陳九門外。正陽者南門也。左崇文。右宣武。都指揮李端陳於正陽。陳崇文者都督劉得新。宣武者都指揮湯節。東曰東直。廣寧伯劉安陳焉。曰朝陽。武進伯朱瑛陳焉。西曰西直。曰阜成。都督劉聚副總兵顧興祖陳焉。公與石亨陳德勝門。都督陶瑾陳安定門。二門皆在北。而德勝居西首。膺賊鋒。故公與亨獨當之。共勤兵二十二萬。旌旗相望。金鼓喧闐百餘里。初。也先既得志。輕明。宦官喜甯降。備知京城虛實。請可旦夕下。既至。見嚴陳以待。駭異不敢動。僅以數千騎搏戰。都督高禮毛福壽斬其三百人還。也先大沮。擁上皇登土城。邀大臣出迎。乃遣通政王復等出。進羊酒。也先復索公等。帝拒不許。遂進攻德勝門。公與亨伏兵道傍空舍。先遣輕騎逆戰。佯北。賊驅逐之。伏兵起。弓弩萬鏃齊發。士卒鼓譟乘之。呼聲動天地。賊大敗。未幾。解圍去。凡相持五日而罷。是時邊城多殘沒。嶺南蹂躪殆徧。而廣東賊黃蕭養乘勢猖獗。苗獠多叛。浙閩餘盜縱橫不息。帝推誠任公。公爲人廉退。晉少保。疏懇辭者三。凡錫賚必力辭數四乃受。帝益重之。言無不聽。廷臣寵任無兩。公得益展其才。由是武備日脩。繕復邊城。盜賊以次削平。初。昌平伯楊洪守宣府。善戰有威名。其子俊守居庸關。也先入犯。詔引兵入援。以尚書陳循請留京師。公曰。宣府、京師藩籬。居庸、京師門戶。未有藩籬門戶不固。而能免盜賊之患者。今洪、俊并所領軍既留。則宣府、居庸空虛。萬一賊乘虛入據。以時往來剽掠。卽不犯京畿。京畿獨能安乎。請別選武臣老成才勇者二人。帥師守之。以重藩籬。固門戶。又請以石亨、楊洪、柳溥分三營訓練。而宣大時遣壯士。乘夜出塞。劫賊營。皆從之。景泰元年。大同參將許貴請和瓦剌息邊。公奏曰。也先以梟獍之雄。合豺狼之衆。犯我邊關。邀我上皇。軼我畿甸。震驚我陵寢。荼毒我生靈。其爲寇仇。何可勝言。卽以和論。朝廷何嘗不一再遣使。嘗不得其要領。故今日遇與勢皆不可和。國家既與不共戴天。和則背君

父而忘大義。理不可也。賊貪而多詐。使和議成。而彼有無厭之求。弗分之與。從之既不可。違之則速禍。勢不可也。故唯有選將勵兵。蓄銳以待。若其深入。送死。臣請竭犬馬以雪國恥。務勦滅之而朝食。必不負國家。帝壯之。切責貴。而也先日挾上皇爲質。廷臣紛紛議和。謀迎復。公惟一意戰守。督諸將部肄士卒。廣儲蓄。遠斥候。畫地分守。日夜警備如賊至。脩關隘陂塞。固守宣、大。益兵保定、眞定、易、涿、逈爲聲援。以大臣鎮山西。防賊南侵。而懸重賞購斬也先。以攜其黨。嘗謂人曰。我誠內脩外攘。彼不得所欲。上皇自返。既而也先屢入寇。不得志。失亡多。果請朝貢。送上皇歸。八月丙戌。上皇還京師。先是瓦剌朝貢。不過百人。正統十三年。增至三千餘人。賞賚不饜其欲。遂入寇。及奉上皇歸。復遣使三千來朝。公請列兵居庸關。備不虞。而京師盛陳兵宴之。因言和議不足恃。戰守不可忘。古人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治亂安危。係於有備無備而已。遂上安邊三策。請敕大同、宣府、永平、山海、遼東各路總兵官。增脩備禦。而京營選精兵十萬。厚其廩餼。分五營團操。二年。也先弑其主脫脫不花。公請大發兵討之。乘閒復前仇。犁其庭。永清邊患。帝不許。久之。也先復率衆結朵顏三衛。時時出沒塞下。乃更立十團營備之。公雖典軍旅。親信而持正不阿。每盡言切諫。帝嘗遣內使往眞定、河間。采野味。直沽造乾魚。以公諫立罷。南京災異數見。公上疏謂南京根本之地。災異徵應不虛。然災異之見。乃天心仁愛人君而示之警也。伏望益謹敬天之誠。遵祖訓。廣仁民之德。遊畋玩好。夙無與也。益慎於將來。賞罰本出於公也。益加明審。法天德之剛。行健不息。體日月之明。臨照無私。陛下始終此心。始終此治。將見災異自消。嘉祥日至。小醜不足平。太平可立待矣。已而雷震南京報恩寺浮圖。又上疏辭職。因言人君一心爲萬事本。陛下正心以正朝廷。而四方遠近。莫不一於正。正心以蠶庶務。而法度紀綱。莫不一於正。娓娓千餘言。詞甚剴切。帝皆嘉納之。初。上皇歸。弗帝意。千戶盧逐榮請避位。帝大怒。下之獄。既而居上皇南宮。絕廷臣朝謁。太后亦不得以時見。日夜思易太子。無端不得發。三年。思明土官黃玹上疏請易儲。帝大喜。下廷臣議。廷臣皆心知不可。無敢違。共署名奏請從玹議。遂廢太子見深爲沂王。而立其子見濟爲皇太子。公在位久。執法嚴。諸將稍不法。輒劾治。遇事明敏敢斷。廷臣多忌其能。而石亨以列侯爲大將。亦拱手受成畫。心銜之。嘗薦公子冕。詔赴京。公辭。且曰亨不聞舉一幽隱拔一行伍微賤裨國家。顧乃薦臣之子。公義安在。亨大恨。都御史羅通。初以公薦得用。既而背之。屢與公齟齬。公乃辭總督以辟亨。又請讓通。帝皆不許。而命通協贊提督。及邊患漸息。言者稍稍攻之。御史顧曬奏請令兵部選將用兵。必會同內閣議執不可。後以請敕亨等上禦邊方略。爲言者所劾。會公病。乃調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協理部事。然廷臣雖屢擠公。帝待之彌厚。病辭位。優詔留之。遣醫視。敕賜白金羊酒。閒勞使不絕。故公屢求退不得。天順元年。帝不豫。時所立太子已薨。羣臣議請復沂王於東宮。未奏。而石亨、徐有貞、與太監曹吉祥等合謀。於正月壬午迎上皇於南宮復位。執公及大學士王文等下詔獄。誣其與黃玹搆邪議更立東宮。又圖不軌。迎立外藩。文辯不已。公曰。亨意耳。辯何益。乃坐大逆論死。上猶豫不忍下。徐有貞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無名。上乃決。有貞者。徐珵也。丁亥。與王文及太監王誠等同斬於市。觀者無老幼皆流涕。有指揮朵耳者以酒酹而哭之。籍其家。自所賜金帛外無長物。子冕戍龍門。皇太后初

不知比開。嘖悼累日。上亦悔之。一日有邊警。廷臣議不決。恭順侯吳瑾曰。于謙在。當不至此。上默然。久之。有貞以罪竄金齒。亨等坐謀逆誅。憲宗即位。詔復公官。赦冕還。冕興訟其父冤。成化二年。遣官諭祭。宏治二年。又以冕請。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諡肅愍。賜祠額曰旌功。有司歲時致祭。萬曆中。更諡忠肅。而河南父老趣祠祀之。歲歲不絕。冕初授府軍前衛副千戶。赦還。復其爵。冕自陳不願武職。改授兵部員外郎。累官應天府尹。致仕。有文學。居官以廉幹稱。無子。族子允忠為後。世杭州衛千戶。

毛謨曰。吾聞忠肅公年未五十。喪妻不復娶。所居僅蔽風雨。嘗請瘞土木陣亡將士。瓦剌通好。又請贖所掠人歸其鄉。其持身愛人多此類。傳皆不具載。載其大者。或以不爭易儲為公過。公任重國家多難。諫不聽。殺身無足恤。而朝廷之禍。有不可勝言者。天下事尚可問乎。故隱忍以圖全。君子所為扼腕而流涕也。然而其功偉矣。於戲。寧不悲哉。

于侍郎傳

于公仕廉。字振方。金壇人。幼貧。以孝友稱鄉里。萬曆十四年丙戌成進士。時承平久。士大夫率以名位自高。不識世務。公獨精於兵農戰守之略。除戶部主事。歷郎中。督儲通州。遷登萊分巡副使。累官戶部右侍郎。督南京糧儲。謝政歸。通州距京東四十里。歲儲漕糧百餘萬石。為京師備。城險。拓其西為新城。資通河水貫其中。而隄久湮塞不治。公因脩城軍役濬之。引水環城。設閘橋堤甃。門崇墉增勝槩輔。有金湯之固。而舟運歲省費數千金。當是時。倭犯朝鮮。朝廷遣師援之。兵不解。公理漕政暇。即與參將王某論兵。脩備禦。二十三年。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分巡登萊。登萊陸絕海中。與朝鮮望。倭勢益張。而巡撫尹應元漫無備。公憂之。乃上書應元曰。古者保邦未危。防患未然。謂先事為之備也。傳曰。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志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待也者。備之謂也。今倭犯朝鮮。警日急。儻狡謀入寇。海道數日可達天津。而登萊首衝。我之兵弗若倭之強。器弗若其利。以我二敵彼一。且弗勝。況以我千百而當彼數萬。倘有幸乎。夫兵力不足以衛民。所恃以為捍蔽者城耳。萊城隘已甚。已議興築。而公曰寇未必來。可緩。於是萊城不果脩矣。即墨之城亦陋。士大夫連名告脩。公乃不聽其請。而信一細人之言。即墨亦不脩矣。至於議增兵。則不肯加於舊。籌餉則不欲執請於朝。備器械則欲其省而不必其利。且曰恐涉張皇。又曰寇來再處。嘻。此譏語也。寇惟不來。來則手足無措。鑑塌可虞。雖張皇何及乎。夫所謂備者。先人有奪人之心。而令其不敢來。非欲其必來以章我之有備也。備而不來。善矣。備而來。則我有以應之。不備而不來。是僥倖也。不備而來。禍可勝言哉。備之計奈何。曰脩城郭也。儲糧餉也。增水兵也。招豪士也。城郭之脩。州縣可自辦。不難也。餉則請以山左之賦。盡供軍用可也。兵則登萊各須萬人。登以五千城守。五千布島嶼。習水戰。萊以三千城守。三千屯王徐為犄角。三千屯山海廟。與登師往來哨會。而以其餘分徼要害。且并寡為衆。合弱為強。至於材士斷不可少。必廣招豪傑。有文武兼資智略過人者。不靳推轂。或延之幕府。膽略技勇出衆者。用為將領。公與某等為之督率。上下一心。彼此協力。如此則有兵有將。可以守。可以戰。可以固落離。可以壯聲勢。事出萬全。威信千里。門戶重固。堂奧無虞。朝廷庶免東顧之憂矣。儻徼天幸之難必。忽人事之當脩。

昧目後之深憂。耽目前之淺計。思保己之祿位。而不問國之封疆。城郭不完。兵食不足。謀無主而戰無人。吾恐勢弱則啓戎心。門險則延寇人。閭閻被其慘毒。京師為之震驚。是時欲募兵則民已散。欲加賦則土已荒。計無所之。禍無所底。雖取我疆臣齊粉而戮之。亦何救於敗哉。應元不應。公反覆力爭。始得請。而萊城以固。又請開膠萊河以通海運。其言曰。國初因元海運後。會通河開而海運廢。然黃河洶決無常。往往為運道梗。夫海運之難。惟成山一帶。經黑水大洋。中多礁石。且迆邐三折。故不無覆溺之患。膠萊河南起膠之麻灣口。北至萊之海倉口。二百五十餘里。乃元人所開。辟大洋以濟運者。自淮之六套口入海。至麻灣僅三百餘里。自海倉入海。至天津亦僅八九百里。或依島。或沿邊。不數日可達。因海運廢。故膠萊河久淤。然夏秋水發。猶可行舟。需濬者什三四耳。嚮嘗議復而訖無成績。何哉。人之咎。非脩之難也。嘉靖中。海道王獻推力主脩復。以上下抵捂而罷。隆慶五年。遣使會勘而當道意在不行。曾未詳度。輒言難就。更作廢河記。立石河濱。以杜後議。萬曆三年。復遣侍郎徐公栻、尚書劉公應節。後先荒度。以官衆供億煩。且不脩本河。而難開黃埠嶺為下。而因邱陵。因而議罷。然則河之不成。非忌者之鑠金。即任者之鑄錯。故曰人之咎也。近者漕運歲艱。東征餉亟。莫若復此以通運道之窮。登萊頃已增兵及萬。沿海各衛所班軍亦已請留。即用軍遞作。不必增廩給。即以將統之。不必委他官。費省而民不擾。功易成而利有六。何憚而不為乎。六利維何。助濟河之不及。一也。濟遼左之餉輓。二也。登萊之稅。得以輸粟。三也。濱海沮洳。可溝洫逆河。免水患而興地利。四也。商賈通行。五也。南海舳艫相接。即有不虞。整旅振棹。使天津以下。與淮海互為聲援。六也。議上。識者韙之。而當軸尼不行。移固原兵備參政。上邊防六議。會兼攝五道事。邊備悉整。以疾乞養歸。家居十年。起為浙江按察使司。分巡台州。舉治行卓異。遷江西右布政使。轉廣西左布政使。條列荒政。貸諸紳萬金。糴粟賑給。全活者多。安南入犯。侵上石西州。公築城受降。深壓敵境。屯兵扼其衝。賊遂不敢內侵。入為南京太僕寺卿。天啓初。遷南京通政使。就擢戶部右侍郎。督南京糧儲。先是朋黨方盛。公從兄孔兼、從子玉立。皆著名東林。公無所附。魏忠賢竊政。其黨撰天鑒錄。列眞心為國不附東林數十人。公與焉。皆次第錄用。而公獨不肯攀援以進。屢疏求退。三年。能歸。崇禎四年閏十一月。登州援大凌河將士孔有德等叛於吳橋。回戈東指。所過屠掠無遺。抵登州。五年正月。中軍耿仲明、都司陳光福等內應。城遂陷。巡撫孫元化被執。諸路兵俱敗走。賊乘勢攻萊州。巡撫徐從治、謝璉同守。賊圍之。攻甚力。分兵破黃縣、平度、招遠諸邑。而旅順將陳有時、島帥毛承祿俱從之。賊勢益熾。援師駐昌邑者數萬。不敢進。已而俱大敗。天津水師襲登州者。亦全軍沒。從治中礮死。璉為賊誘。被虜去。乃賊盡銳攻城。卒不可拔。凡七閱月。圍始解。以公向脩城甚堅。而豫備甲仗火器。凡守戰之具不可勝用。故賊百計攻城。城中人得以固守不陷。皆公力也。御史謝三賓追論其功。詔褒賚之。公廉介。所至清操。皭然負經世才。而性恬淡。不急榮利。家居二十餘年。撫按交章薦。皆不起。崇禎末。誠意伯劉孔昭特薦。優詔存問。國變。年八十有六。痛哭哀呼累日夜。及南都陷。遁居先墓。絕粒數日而死。子某。孫某。俱隱居不仕。久之。崇祀於邑之七賢祠。歲時祠之不絕云。

王源曰。良臣之功。不止一時。而庸人且貽害於數世。蓋思患預防。與苟安倖無事而謂甞不可救。其去固相萬也。于公脩萊城以備倭。倭雖未犯。而三十年後。乃有以禦叛卒之難。其功不亦偉哉。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自萬歷末。天下大亂。而執政居中樞者。率奸庸瑣劣。婾安持門戶。置疆社安危於度外。假令以于公之才識。而當閫重任。寧致甲申三月之禍哉。予是以讀公濬隍脩城諸議。而不勝慨然太息也。

譚參政傳

譚參政昌言。字嘉俞。嘉興人。幼淵重。寡言笑。聰穎。日誦千言。及長。貌魁岸秀傑。識者知其非常人。萬歷甲午領鄉薦第一。辛丑成進士。初授常熟知縣。調婺源。外艱歸。補授欒城。陞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公爲吏。清嚴惠敏平易。因俗爲寬猛。爲民興利。使樂業。而奸伏無所容。常熟俗詐。好以殺人及盜誣人。而豪強多匿鹽盜爲奸利。公約法三條。人不敢犯。編籍有不承者。予片紙曰。信若區。無若田。無若居。若質業。即榜是。乃若閭。誣者不得逞若產。皆遂逃首服去。役始均。芙蓉嶺者。婺源孔道。陡絕。乃開江灣金筑坡。闢其險。且近於故道凡里。行旅便之。呼爲譚公嶺。欒城苦衝疲。歲饑。民逋多。資諸倉穀。貸牛督墾。闢鑿井三百。溉田耨穫積荒千頃。又節驛費。即中貴無所假。於是流亡悉歸。盜以息。有上官問公。何以自給。答云。衙齋唯老友一。執爨蒼頭二。登記侍櫛沐舍中兒三。日需米半斗。俸具贏。署中隙地臨井。一傭桔槔灌畦。不乏蔬蔆。薪采宦遊榜楊。肉取春秋之胙。日惟市魚一頭。清酤一瓶而已。其清尚自苦如此。福王者。神宗愛子。常有易儲之意。久不就封。廷臣數諍不能得。及萬歷四十年。始期以來春之國。詔需南京馬快船五百。是時。

公由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歷晉車駕司郎中。謂尚書鄭公曰。今秋矣。解船在北未歸。新解者已北。若待歸脩艌復往。水涸冰堅。不能赴。則來春之國之期。將復以王舟不具而更。宜急撤止船勿歸。遣官即彼脩艌。及期而舟楫久具。更何辭焉。鄭公從之。福王始如期之國。久之。公以母服闋入都。仍補車駕司郎中。典廣西鄉試。出爲福建提學參議。先是。四十六年。撫順難作。經略楊鎬有四路出師之議。公力言其非。而別陳三策。時不能用。已而果敗。天啓二年。遼東巡撫王化貞棄廣甯遁。河西失。朝廷大震。急求邊才。吏部尚書崔景榮以公沈毅能斷大事。特遷山東布政司督餉參政。兼登萊海防監軍。策援遼事。當是時。廣甯天津、登萊三方布置之局已壞。而登萊尚有新募兵四萬。島帥毛文龍據須迷島。聯朝鮮。牽制遼瀋。又欲登萊由海濟師爲援。乃兵無糧。巡撫陶元暉措置失宜。又與鎮帥沈有容脩隙。於是兵大譟。而遼民航海避難者十餘萬。元暉疑不納。漂泊海濱。將爲亂。妖賊白蓮黨乘機煽亂。連陷鄒滕諸邑。攻圍兗州。官兵與戰。數敗。公倍道馳赴。以大義諭解有容。有容懼。脅譁兵首誅之。因揭於朝。言登萊阻海。我不能往。敵不能來。無用增兵。兵無食。祇益亂。朝廷韙之。乃令幾更得歸休。不復調。變遂弭。分置遼人於各邑。編戶給荒田牛種。流民遂安。俄而知濰縣某與遼將不協。兵民鬭。則遼衆反閧。巡撫倉皇。將上疏撤兵討之。公曰。此激變耳。無庸發兵。乃單騎入登營。執遼鎮將李性忠手。令傳三箭至濰營。撫諭之以解。而令許定國梁廷棟以精騎五千討白蓮賊。悉平之。於是閣部孫公承宗及督撫上其功。賜金晉級。大計舉監司卓異第一。尋

推山東巡撫。而毛文龍大忌之。初文龍所得海外俘馘功多冒。而俘獲必會勘驗爲方欵。公每持之。廉其僞。輒釋去。朝鮮李倧弒其君自立。遣使請封。文龍爲之介。公怒曰。僭封禮義之邦。弒賊不討而封之。何以示屬國。拒之。文龍益恚。乃結魏璫爲蜚語搆登州司餉同知崔謙。寘在公也。緹騎械謙去。公憤懣不食。嘔血頓羸。困亡何卒。卒之日。猶握筆答文符。調兵轉餉如平時。文武吏覩含歛。筐笥無長物。莫不流涕稱廉吏。而軍民白衣冠號慟者數千人。烈皇帝即位。錄死事勤事諸臣。贈公太僕寺卿。賜祭葬。廕一子入監讀書。將蒞監。而國亡不果。長子貞默。崇禎戊辰進士。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四子貞良。以五經登癸未二甲進士。未就職。遇變。奔南都。授禮部祠祭司主事。初公校士閩中。甲乙高下如神。明賞拔士以次獲雋者逾半。絕請託。私札至。不啓。事竣。以尺牘脩原函歸之。閩人諺曰。來一封。去兩封。以爲不信視鄴簡。故有眞宗師之稱。乙酉。貞良典試廣東。甫出而南都潰。間道歸里。挈家浮海入浙東。拜兵科給事。監四鎮軍。浙敗入閩。閩又敗。遁荒。盜劫斧其首。畢家哭道左。忽一老儒扶杖過。詢之。具以告。老儒大驚曰。此譚公子也。吾邦從來學道。惟譚公稱眞宗師。子爲眞宗師所錄。終身榮之。今日正吾報恩時也。乃爲貞良裹創。延入舍。問其姓名。張念寧也。又有賴姓者。天啓辛酉舉人。亦受知於公。復迎貞良於家。久之。漳泉閒亂作。有假其名號招者。乃避去至佛潭。因結寨自固。諸生楊學皋聞之。大喜。率衆迎道左。推爲帥。貞良以病辭。頃復固請。強起應之。遼近堡寨。率衆歸者且數萬。乃貞良竟不起。未幾卒於軍。數日。粵有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之命。而貞良死。使者柎棺焚黃。巡營壘歎息而去。

王源曰。譚公才望。固可爲大吏。當一面。然亦幸未開府。得以善終。當日廷臣。小人冒君子者多。君子黨小人者亦不少。合辭并力以擠孤立不與黨而才堪捍患遠出其上之賢能。寘君與國於危亡不可救。必不肯稍平其心以存公論而惜勞臣。假令譚公居要位而持其孤介之操。能一日行其志乎。悲夫悲夫。禍所從來。非一日矣。

居業堂文集卷二

傳

新樂侯傳

新樂侯劉文炳，字洪𤧚，順天宛平人也。父效祖，以孝純皇太后弟，封新樂伯。崇禎七年，薨，文炳襲封，晉侯。

初，光宗二子，長熹宗，次信王。熹宗崩，無子，信王即位，改元崇禎，是爲烈皇帝。孝純皇太后，烈皇帝生母也。帝性至孝，五歲失太后，追慕不已，每加恩外家。宮中奉太后像，或曰未肖，上不懌久之。遣司禮監太監王裕民、武英殿中書某某至侯第，較太夫人口授繪像。太夫人者，徐氏，太后母、侯祖母也。像進，左右咸驚曰肖。上大喜，命擇四月十日具鹵簿，上俯伏歸極門，迎入，安奉奉慈殿、乾清宮，朝夕上食如生。因追封侯祖應元瀛國公，祖母封瀛國太夫人，侯晉少傅，叔繼祖、弟文燿、文炤俱晉爵有差。當是時，上即位十三年，流賊勢益張，張獻忠襲陷襄陽，李自成、李巖攻洛陽破之，督師楊嗣昌自縊死，朝廷大震。侯謂駙馬都尉鞏永固曰：國事如此，我與公受國厚恩，當以死報。十七年正月，召對，論定永二王早就藩封，屏翰畿京，係人心。上可其奏，內帑不充，未行。時自成已據三秦，躪河東，破太原，陷武、宣、大，相繼陷。三月二日，瀛國太夫人壽八十，猶敕左璫賜白金文綺，加恩子孫。八日，賊警益急，繼祖守皇城東安門，文燿守外城永定門。十七日，賊至城下，攻西直門，勢甚銳，城上人兇懼。黃尼麓謂侯曰：城必陷，君侯早爲計。尼麓者，侯布衣交，任俠善

騎射，與太學生申湛然夙爲侯所重。侯母杜太夫人謂之，立命召二女歸。二女者，長武清侯李存善太夫人，次適恭順侯子吳希彬，結纜數十樓上，皆同死。而繼祖與侯計匿瀛國太夫人申湛然家。十八日夜漏二下，中使奉密詔，詔侯暨鞏都尉，侯疑，觸南幸，拜母曰：有詔召兒，兒不能事母。母曰：太夫人既得所，我與若妻妹死無憾。去矣，善事皇帝。侯遂與永固見上。先是上手敕令糾勳戚家丁，備非常。時外城已陷，上曰：衆卿所糾家丁，能一巷戰，事尚未可知。侯曰：勳戚家丁，何足一當賊。臣等皆死巷戰，報陛下。上曰：如此何濟。因泣下曰：朕不能守社稷，朕能死社稷。侯與永固泣奏曰：二祖列宗英靈在天，自能殲此逆賊。設不虞，臣等請從皇上于九原，誼不辱國家。遂出。永固馳赴崇文門，侯與俱。十九日昧爽，文炤欲省瀛國太夫人，母命飯。一蒼頭直入，大呼城破，賊入矣。文炤盥，脫手起，母遽登樓，文炤隨之。二女、侯夫人王氏繼登。母復下，以二盆抵戶，樓懸孝純皇太后像，母率衆哭拜已。次女先就縊，先死。文炤入繯，絕，墮板上，見母亦懸，頭血涔涔，拊母背，連呼不應。號曰：兒不能死，從兄前命矣。侯嘗屬文炤毋死，留侍祖母也。遂逃出。李太夫人幼聰慧，好學，識大義，早寡，子存善嗣侯，至是方十一歲。先一日，以五百金予一僕曰：以主人付若，趣之去。謂母曰：此豈程嬰杵臼邪。吾不忍見兒死，恐遲我死，故遣去耳。及入繯，繯亦絕，時母已蘇，立起，復入繯，又絕，六縊始死。侯夫人亦死。李太夫人見母嫂妹死，己不死，大呼，奮身投繯，終不死。凡九縊，乃墜樓，折脇死。復蘇，見一蒼頭在側，曰：若非鄭平乎。告以母六縊始死，己九縊不死狀，解金條脫授之，曰：酬女，掖吾登樓。及登，連呼曰：火，火。平趨下，舉火，樓焚。是時上知城不守，已自縊萬歲山，皇后嬪御俱從死。侯至崇文門，賊入，即同永固射賊。黃尼麓曰：此何益，欲退賊乎，此何益。侯遂歸第，已火，馳至申湛然家，湛然曰：君侯急自決。身在，太夫人無虞。遂與湛然復歸第，自後園入。初，繼祖鑿井園中，味甘冽，嘗與侯兄弟汲飲，歎曰：今天下擾擾，苟急難，當從事於此。至是，見宮女四出，知上崩，趨歸，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夫人左氏、妾李氏、董氏亦焚樓死。侯甫入，尼麓亦至，曰：鞏都尉死矣。侯曰：諾。踊身欲赴井，忽止曰：我服不可以見上。湛然免幘，進幘，小不能冠。尼麓曰：赴宴邪，胡不裂幘乃冠。投井死，年三十。乙酉，南都旌死難諸臣，侯居首，贈太師恆國公，謚忠壯。先是十八日，外城陷，文燿馳出，及內城破，復返，大書一板置井傍，曰：左都督劉文燿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闔門死難者四十二人。數日，賊大索勳舊不死者，加拷掠，無一免。湛然爲賊獲，被炮烙，終不言太夫人，體糜爛以死。賊復執其子，自省索文炤。文炤匿他所，子知之，紿賊曰：藏甚密，欲速至，井出不意，猝投井。文炤遂免。後轉徙江淮，今寓高郵，人稱故新樂小侯云。

王源曰：甚哉，甲申之禍大乎。失天下以不仁，豈其然歟。余既論定劉氏徇難紀略，復爲傳，歎君臣兩不負其言以死，可悲也。文炤字暐勳，工詩，善談笑。余每見之，輒低徊歎息不置也。

鞏都尉傳

鞏都尉永固，字洪圖，順天宛平人也。尚光宗皇八女樂安公主。性豪邁，喜聲色狗馬。崇禎末，天下[illegible]亂，大臣尸厥位，上旰宵，若枝梧。都尉慨然曰：身爲貴臣，戚肺腑，顧國事不恤，日嬉樂，可乎。遂一切屏絕，閉戶折節讀書。十五年，薊遼總督趙光抃逮獄，上疏理之。又疏加建文、景泰廟謚，時論偉焉。癸未，上召勳戚試騎

射萬歲山。都尉爲最。甲申正月。與新樂侯劉文炳請召對。語在新樂侯傳中。三月十七日。賊薄都城。都尉奉命守崇文門。初、襄城伯李國禎習優善諂言。得爲京營總督。督二十萬衆。日飲酒聚博優爲樂。三月初賊警急。乃命守兵十八日登陴。戰兵亦於是日列城外。故賊至。漫無備。十八日。外城陷。夜漏二下。上召都尉與文炳議巷戰。兩人涕泣誓效死。出約勳戚至崇文門會議。昧爽城陷。國禎率百餘騎欲突崇文門出。都尉怒。反鞭擊之。國禎馳赴朝陽門。須臾賊大至。都尉躍馬彎弓。大呼殺賊。矢發。賊應弦倒。文炳翼之。殺賊數十人。賊辟易。各馳歸第。當是時。新城侯王國興、惠安伯張慶臻自焚死。彰武伯楊崇猷縊死。宣城伯衞時春懷鐵券闔門投井死。而與都尉射賊。有楊光陛者。駙馬都尉楊春元子。被甲馳突。左右射。路與都尉失。矢盡。投鞭象臺下井中死。都尉至寓下馬。解鞍縱馬去。曰吾乘此馬久。不忍殺。實鞍上所賜。不可汙賊手。時公主葬未畢。置鞍柩下。積薪環其旁。命左右取酒。北嚮酹地。哭拜呼皇帝。復酹公主柩前。乃自滿引。擲盃地下曰。此永固報陛下時也。叱令舉火。拔劍自刎死。國禎之赴朝陽門也。守城將孫如龍已迎賊。張能於城上引之見。國禎惶遽解甲。匍伏降賊。賊守之。數日命納金。不足。二十七日。詣至家搒其財。家爲他賊據。不得入。被拷折踝。刑置曳回。能置酒觴之。嘻曰。大將軍何狼狽若是。是夜。國禎以所繫絲線雉縊死。賊以柳棺盛其尸。委於市。血淋漓地下。見者曰。此京營總督襄城伯李國禎也。南都卹死難諸臣。都尉贈侯。諡貞愍。而國禎誤傳斬違死帝后旁。亦贈襄國公。諡貞武。都尉一女。字劉禎子。變後。隨夫南下。乙酉。南都變。子復降。置旗下死。勢者慕女色。欲奪之。女哭曰。吾先帝甥。忠臣女。從夫至此。辱已甚。可再辱

乎。引刀剺面。欲自殺。勢者聞之。愧沮不忍犯。後不知所終。

王源曰。明制尚主。不得以時見。見則跪拜。禮如君臣。樂安公主賢。言於上。革其禮。執婦道唯謹。上嘗命勳臣子弟駙馬入監讀書。勳臣多以子幼辭。都尉獨上疏請就學。於戲。有以也。李國禎誤國辱身。鞏或爲飾說以欺天下。曷益乎。

姜都督傳

姜都督名名武。字我揚。保德州人。幼習儒。父遷貧。乃就武。以天啓壬戌武進士。授大同威遠城守備。遷大水峪遊擊將軍。築松杏兩城。積月荐。皆都督僉事宣府西城路參將。斬大盜王科。擢右衞路左參將。崇古有叛撫者。總兵欲殺以邀功。都督持不可。斷慈勸之。總制楊嗣昌力辨其誣。撊乃發司禮閤道。而都督晉通鎮副總兵。陞爲保定總督楊公文岳中軍。都督面貌豐偉。騎射旅力絕人。忱慨忠義自許。時中原盜益橫。闖獻。每歔欷憤發頓足起。指天誓死殺賊。崇禎十四年。賊兩攻開封不克。十五年春。復合兵百萬圍之。連營百餘里。爲久駐必取之計。朝廷大恐。左良玉素爲賊憚。而驕蹇。不用命。尚書侯恂。良玉故主也。時繫獄。乃出恂於獄。督師河上。檄良玉。良玉乃至。先是。文岳亦會援開封。都督留守。會留夏師缺兵部尚書陳新甲密囑所親謂都督曰。予我五千金。總兵可得也。都督峻拒之。遂檄隨進勦。當是時。諸鎮兵壁朱仙鎮者十七萬。良玉獨強。而心持兩端。不肯一當賊。忽夜半放兵大譟。突諸營。諸營驚亂。疑賊至。自相擊。乃乘間掠馬騾械器而去。於是諸督悉潰。而都督獨堅壁不動。平明賊大至。率麾下力戰。與健兒姜葉隆、

致道明、大呼躍馬。格殺數百人。身被十餘創。至柳樹坡被執。與業隆等罵賊。觸礎而死。數月。開封援絕。決河水灌賊。賊覺。因灌城。城沒。冬。文岳兵敗汝甯。亦罵賊死。初武進士例不傳臚。辛未。上命以會試中式前三十卷進。自拔一甲三人。餘爲二甲。賜會武宴於中軍都督府。首輔主之。狀元王來聘。京師人慨然泣下曰。上重武若此。欲武臣效命疆場也。苟不誓死殺賊。何以報上恩。既而果戰死。甄奇傑保定督標副將。亦勦賊河南戰死。俱襃三等蔭錦衣衞百戶世襲。都督死。文岳著其故衣。痛哭累日夜。上疏請卹。而其子宗呂亦以來聘奇傑例陳請。部候贈不至。僅贈右都督。蔭外衞總旗。及宗呂再疏。得如例。上請命未下。國亡。宗呂哭曰。吾父捐軀徇國。復何恨。但赫赫大明。卒以賄敗。國之不幸。人乎何尤。蓋當日非賄不行。往往如此也。宗呂順治辛丑進士。筮仕濰縣知縣。未之官而卒。子爛、康熙乙丑進士。以文學知名于時。

王源曰。都督之死。烈矣。獨惜周王得士民死力。賊屢卻去。假令良玉偕諸將堅壁與城中犄角。則開封不可得困。賊氣沮力竭。然後與孫公傳庭東西合勢。乘其弊。安見中原畢竟無可爲乎。乃左兵一潰。諸督瓦解。中原陸沈。而宗社隨之。或猶諱其夜潰不戰。而更飾爲擊賊遇剿。抑獨何歟。

李若連高文彩傳

李若連。字方山。上林苑人。崇禎元年武進士。授錦衣衞千戶。掌北鎮撫司。初、魏黨許顯純爲武學生。嘗遇兵科給事某不辟道。給事怒叱之。顯純罵曰。吾異日得志。矢殺若文官。及忠賢竊國柄。顯純掌北司。大臣多死其手。上即位。誅忠賢。并其黨。命舉賢能任司事。僉曰若連。遂授之。若連爲人長者。在職朗允。多平反。一反顯純所爲。巡捕營獲一木工。謂經略袁崇煥反。以爲諜。事下鎮撫。若連曰。督師有異志。京師甯無耳目。安用木工爲。訊之。果捕營苦刑令誣服。遂白其冤。上復下其事錦衣衞鞫以爲實。若連失出。降秩二等。革任。家居十餘年。

高文彩。字奎所。京師人。初爲信王審掌宮。龍飛授錦衣衞百戶。晉千戶。司街道房。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陷京師。文彩拔刀顧其子必卿曰。我布衣從龍。得至此。不能爲國殺賊。一死不足報國恩。我欲全家死國。爾得無怨乎。必卿應聲奮衣拔刀起。先自殺其妻。文彩亦殺其妻。家人大呼擾亂。闔門幼女無少長。皆手刃之。一孫方數歲。乘間匿牀下。呼之不應。其父頓足曰。惜失此兒。父子遂相攜自剄。越二日。其從兄文極使人偵之。見屍僵相枕藉。驚哭。謂爲賊所屠。孫聞人聲。自牀下走出。使者曰。若非某郎君邪。抱持之。哭且問故。孫具言歷歷如成人。且曰。阿翁連呼。我不應。我兩日未敢出。使者負之歸。文極大驚。痛哭。棺殮之。父子猶手握刀不釋。是時錦衣衞堂上官九人。刑辱死者四。亡匿四。提督東司房駱養性納金三萬。得免死。而闔官千人。死難者唯文彩若連王百戶三人而已。若連自家居。閉門謝賓客。食貧教子。久之。上思其賢。壬午起補南鎮撫司僉書。賊犯京師。與駙馬都尉鞏永固守崇文門。城陷。歸書絕命詞於几曰。上林李若連爲官不要錢。身名完節。清白及黃泉。從容冠帶。縊中堂死。後賊居其室。或見緋衣人奮掌擊之。終夜逼迫不得息。見者輒斃。賊畏之。他徙。人皆謂李公爲厲鬼殺賊云。

王百戶逸其名。亦京師人。官錦衣。與庶吉士周鍾善。鍾主其家。賊陷城。百戶知不可守。與鍾約同死。鍾偽

許諾。城陷。百戶緊兩綏於堂。酌酒謂鍾曰。此我兩人報國時也。鍾俛首默不應。百戶曰。君名重當時。死節千秋。不則不値一錢。我平日重君。以君讀書稱學者。今可猶豫持兩端乎。鍾唯唯。頃之。易服稱出降。百戶追及門。力挽之。鍾絕帶去。百戶歎曰。周鍾降賊。不唯負國。且負某。國家設科目取天下士。所得乃若鍾。國亡宜矣。我不忍與同生。乃就縊。鍾降賊為僞檢討。兵給事光時亨、翰林院編修陳名夏、俱授僞職。賊敗。三人復南遁。南人捕戮之。名夏、逸。鍾且死。歎曰。吾欲與王百戶同死。豈可得乎。

王源曰。若建正直有古大臣風。文彩死最烈。彌雖諸臣無兩。此皆以武臣報國者。甲申賊警急。廷臣有建議皇太子撫軍南京者。光時亨力糾之。事遂寢。及城破。東宮二王俱陷賊。而時亨降。詩曰。無拳無勇。職為亂階。其時亨之謂乎。學士大夫往往鄙武臣不足道。及臨大節。其愧王百戶者何多也。

保定張氏兄弟合傳

崇禎癸未觀政進士張羅俊、字元美。保定淸苑人。其先世以孝稱。父純臣、神機營左副將前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贈驃騎將軍。羅俊兄弟六人。羅俊長。次羅彥、羅士、羅善、羅喆、羅輔。羅彥字仲美。崇禎元年戊辰進士。授行人。己巳。京師戒嚴。奉使過保定。聞警。兄弟倡率城守甚嚴。是歲陝西盜起。久之大亂。京師屢警。名都重鎭破陷相望。而保定屹焉為京師保障。率倚張氏兄弟為重。羅士早卒。羅善、羅喆、諸生。羅輔癸未武進士。皆沈毅負氣敢為。甲申二月。闖賊李自成陷山西。京師震動。大學士李建泰督師禦賊。至眞定。憤自成以大衆由宣府入居庸關。犯京師。遣其黨劉宗亮由固關路微南而北。眞定叛將謝嘉福殺巡撫都御史徐標迎賊入。河間望風降。保定孤危。人洶洶無固志。羅彥以光祿寺少卿家居。兄弟謀曰。保定神京肘腋。今無重臣。無兵。破在旦夕。保定破。京師危矣。吾家自先將軍食祿至今五十年。父子兄弟受國厚恩。闔門以死報。分也。可偸生苟免哉。子弟皆忼慨受命。因與署府印。同知邵宗元、御史金毓峒糾合紳士鄉勇歃血北城上。登闕。督衆死守。立斥散家財為守備。新任知府何復、總監方正化相繼至。皆同守。已而建泰來奔。衆不納。建泰怒。大呼。舉上方劍示城上。時毓峒受命往監建泰軍。察其異。不得已。納之。賊隨至。建泰潛將私勸羅俊降。羅俊立牽出。斬以徇。賊攻城。大罵張吏部嬰城不開。城破。屍汝萬段無遺種。又射書城上誘降。羅俊、羅彥憤厲。大呼殺賊。且曰。有欲降者取我頭去。指揮同知劉忠嗣拔劍誓衆曰。有不從張氏兄弟死守者。齒此劍。衆應聲踴躍。弓弩萬礮齊發。羅輔尤驍勇善射。率死士鏖戰三日夜。殺賊萬餘人。三月十九日。京師陷。烈皇帝崩。賊攻益急。張氏兄弟益大憤。痛哭呼天。誓必死。悉括婦女簪珥幷所藏太夫人珠冠及金銀器帶佩雜飾。悉裂毀。置城上。賚衆。衆感憤。殊死戰。無不一當百。賊不能破。將解去。二十四日午。忽西南城上火。衆崩潰。蓋建泰為賊內應。賊乘之。遂陷。時羅俊守東城。羅輔急赴之。曰事去矣。請與兄潰圍出。圖再舉。羅俊不從。賊麕至。羅俊突前奮力擊其甦。仆地下。扼吭嚙其耳。嚙之。血淋漓口吻。噴且呼曰。我皇明進士張羅俊。爾所謂鐵城不開張吏部者。吾弟也。死賊胡不殺我。賊砍之數刃。濺血丈許。斷脰死。羅輔彎弓射賊。賊應弦倒。莫敢近。矢盡。揮刀馳下。又殺數十人。被十餘創。大罵。賊攢刃刺殺之。碎其屍。初羅善性篤摯好學。見國事日壞。時時歎憤。悲歌流涕。及守城。日夜與兩兄贊襄左右。妻高氏有三

女。城破。高先投幼女於井。倂次女。攜長女手。俱投井死。羅善乃奔羅彥所。欲同死。羅彥揮之去。不肯。而羅彥妻宋氏自刎未殊。挈所生女幷少妾倪氏先投井死。羅彥乃從容題壁。整衣自縊亭上死。子曾與妻師氏俱從死。羅善乃向羅彥再拜。趨歸。與高氏同井死。先是羅俊妻雖瞽。卒終身不置妾。而羅士妻高氏守節十七年。先城未陷。與娣姒諸婦媵妾約同死。旣陷。羅輔妻白氏在母家聞變欲死。婢子勸沮之。白曰。吾夫好男子。城破必死。顧留妻子詒笑人閒耶。且張氏人人必死。我曷歸。一女八歲。呼至井傍曰。兒視井中何物。女方俯。遽推墮之。隨踴身躍入井中死。幼子女各一俱死。李氏者年七十四。羅俊、羅彥、世母也。為賊執。大罵逆賊。賊刃之。破腦死。孫婦徐氏、劉氏投井死。劉母胡氏使女喜兒俱從劉氏死。而羅喆妻王氏於被圍時歸省。即返。羅喆問之。笑曰。欲與子同死耳。已而泣。又曰。子兄弟將俱死。子未仕。可無死。祖嗣可無念乎。我婦人也。恐受辱。子男子。何不留身為張氏計哉。羅喆泣不答。乃手繩示己必死。而勸之力。羅喆領之。城破。從水門逸出。王與羅士妻高氏同梁縊而死。羅俊子仲初鄉居赴難。入城同守。城陷。父子相失。趨歸。遇賊。自投市上井中死。張氏死者。凡二十有三人。僉事毓峒與從子振孫、工科都給事中尹洗俱罵賊死。毓峒妻王氏亦投井死。邵宗元、方正化俱不屈死。何復先城未破。城樓火焚死。劉忠嗣覘其女弟與妻毛氏婦王氏自縊。而後巷戰。被執。抉眼割耳鼻支解死。正化所用副將呂應蛟亦巷戰死。賊入羅彥宅。見其屍多歎息。有泣下者。三犬護其屍不去。一賊窺之。犬奮前齧其足。斷拇。賊大驚。乃瘞之。後月餘。賊自山海關大敗遁而西。家人乃悉斂其屍。葬於城西。冢纍纍。過者皆為流涕。初羅俊內子鄉試。房考官夜夢綠衣神持卷授之。驚寤。旣乃得其卷於落卷中。奇之。置之魁。羅彥早通顯。而羅俊淡泊。刻厲自守。未嘗事干謁。羅彥歷任吏部文選司郞中。剛明清正。齮奸擊黠。杜絕偏黨。以直忤於時。家居數年。望益重。每有警。封疆大吏與士民議城守。輒推為盟主。而羅俊自幼從驍騎居塞上。兄弟素嫻兵略。輕財尙義。能得士死力。往往傾家貲。捍閭里。人德之。樂為用。故能力抗賊鋒。國亡。猶死守不下云。

王源曰。闖賊之犯京師也。所過望風降附。然宣大雖失。苟扼居庸之險。遏其衝。賊不能徑薄京師。而保定力守障其南。闖遂勁旅內擾。天下勤王師雲集。國家事不尙可為乎。無如開關迎賊。京師遂不能守。淪胥以亡。不可復救矣。傷哉。京師陷而保定猶死守六日不拔。拔之日。紳士婦女死者五百餘人。其不傳者無算。苟非張氏兄弟忠憤激發。曷能致忠義之盛如此哉。於戲烈矣。亦可悲夫。

王將軍傳

王將軍名好智。其先山東之新城人。遷遼東海州衞。少從戚將軍繼光遊。戚將軍甚重之。教以兵法。中萬歷某科武鄉試。歷任邊職最久。及遼左兵興。隸島帥毛文龍麾下。年已五十有餘。累功至副將。將軍為人高顴長鬚。偉幹沈勇多力。挽弓八鈞。揮雙鐵鞭。重斤二十有四。號王鐵鞭。敵人畏之。後文龍以罪死。將軍懼得罪。帥壯士五百人入海島。漁獵自給。久之附周將軍遇吉。鎭甯武關。遂往依焉。周將軍者。父瑩古、隸遼東鐵嶺衞。其伯兄天爵、以明經為登州衞訓導。生一女。性貞敏。通孝經列女傳。有殊色。適將軍之孫永命。崇禎五年。文龍舊將耿仲明等據登州叛。縱兵淫掠。將汙周。周大罵。賊將倡辱之。周紿曰。我不從者。有

親喪耳。今設祭釋服。更妝。從若胡不可。賊信之。已而閉戶自經死。賊怒。支解之。將軍見周將軍流涕述烈婦事。周將軍亦欷歔泣下。當是時。闖賊李自成勢甚張。督師孫傳庭戰歿。賊潰潼關入。據陝西。將渡河。山西大震。崇禎十七年正月。賊陷太原。分兵向甯武。周將軍再戰再捷。殺賊萬餘人。賊益兵來攻。戰不利。將軍時年八十。每食尚能盡一豬首二鵝。勇健絕倫。謂周將軍曰。事急矣。我與公共命殺賊。庶可退乎。周將軍曰。止。賊勢大。將不支。我且死。翁無疆場責。無職。胡爲爾。翁去矣。將軍毅然曰。我曩不食君祿乎。今得效力報國恩。幸也。且公遇我厚。我不應死報公乎。我八十矣。更何求。言罷。目閃閃。抗慨奮袂推案起。周將軍壯之。相與痛飲。披甲上馬。時大風起。沙飛晝晦。周將軍出南門。當賊鋒。將軍由北門出。爲奇兵橫擊之。賊列陣十餘里。將軍揮鞭大呼競入。賊披靡。殺數十百人。賊驟來。與周將軍勢分不能合。或傳周將軍被圍。則深入救之。不知所在。出則又入。賊大驚曰。此老將銳不可當。難與敵。乃選善射者千人環射之。墜下士俱盡。將軍力不支。遂死。周將軍血戰兩日夜。殺賊數千人。力竭被執。大罵不屈。賊磔之。夫人劉氏率內丁巷戰。亦殺賊無算。被磔。與將軍三首同懸市上。見者皆爲流涕。將軍一僕曰王印。匍匐亂屍中。尋將軍屍不見。見一馬死草澤間。泥沒腹。箭集身如蝟。鐵鞭一倚鞍立。熟視之。則將軍之馬與鞭也。印大哭。卽馬傍求之。得一臂一束帶。臂有痣。識之曰。此將軍臂也。遂以帶繫鐵鞭負之。捧其臂哭而歸。與永命招魂而葬之。初永命當叛兵之迫烈婦也。匿不敢出。烈婦紿賊去。倉皇出持烈婦泣。烈婦曰。我死耳。君欲禦賊刃而使我爲賊汙乎。走也。胡泣爲。乃逸。事平。結少年偵賊所在。斬其首以祭烈婦。鼎革後。從入關中。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大同知府。子業昌。康熙癸卯科舉人。濬縣知縣。取彭氏。名德貞。德貞善讀書明大義。其先江西盧陵人。後籍遼東杏山衞。祖士宏爲南宮知縣。闖賊陷南宮。士宏將死之。顧謂家人曰。奈汝曹何。德貞方八歲。應聲曰。國爾忘家。翁夙訓也。庸再計乎。士宏瞿然曰。孺子言是。遂死之。業昌卒。彭方二十四歲。矢志不再適。力學。讀詩書。著有毛詩義疏。詔旌其門。子二。女子子一。曰班。負異才。嘗作短劍行諷其兄曰。西風瀟射。劍鳴中夜。嗟君子身。柄不輕借。百鍊之器。折則弗回。苟非大故。納鞘勿開。維古之孝。續竹爲彈。維今之人。弋兎與雉。母見之矜。曰女顧出兄上邪。家赤貧。母安之。今家通州。人呼王節婦家云。

王源曰。予初聞黃得功周遇吉兩將軍俱忠勇善戰。爲賊憚。其後皆以死報國。烈矣。乃不知有十將軍者。及在京見其孫。爲予言將軍生平。慨然爲之傳。不與周黃比烈乎。成將軍嘗贈以寶刀雁翎甲。俱家藏無失。而將軍所遺鐵鞭。時錚錚鳴嘯自動。天陰出汁血如淚。腥不可觸。於戲。將軍殺賊固已多矣。而卒無成功。是可悲也。

司禮監高時明傳

高太監時明。字復初。京師人。萬曆十一年選入皇城。累官至司禮監掌印太監。崇禎十七年。闖賊破京師。死之。時明幼穎異。讀書司禮監。博學能文。善書法。及長。明習故事。掌兩司房。明斷有識略。嘗司禮監提督。每犯顏強諫。朝廷重焉。神宗崩。光宗卽位。擢司禮監秉筆。逾月。上崩。皇長子立。是爲熹宗。魏忠賢者。東宮豎官也。夙得幸皇孫。呼爲魏伴伴而不名。及卽位。數日。謂左右曰。魏伴伴不見何也。左右曰。位卑不得近。上

曰。召之可乎。曰。唯上命。乃召入。相見泣涕。立授乾清宮近侍。由是益親寵用事。初秉筆太監王安與時明同受遺命。而故事。非司禮監出身。不得秉筆。忠賢求入司禮。會館二人不許。忠賢恚。譖安殺之。時明告休。杜門稱疾不出。久之。起爲總督漕運。門下客賀。時明曰。是餌我也。以病篤辭。忠賢不聽。促之。時明善導引。辟穀數日。臥見使者。袒而示之腹。指約之。前後不盈寸。使者歸。以報忠賢曰。嚯。死矣。遂獲免。其後忠賢日屠戮忠良。權勢傾人主。時明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下事不可爲矣。熹宗崩。烈皇帝嗣位。召時明入。帝望見曰。神仙中人也。頓首謝。復授司禮監掌印。遂佐上誅忠賢並其黨。時上方十七歲。勵精求治。命時明書敬天法祖懸之乾清宮前殿。又於兩楹書人心惟危十六字。時明嘗曰。主上聖明。得賢士大夫共理。太平不難致。吾老矣。扶杖而觀其成。不亦可乎。遂辭位。上不許。固辭。乃聽之。有疑事。猶銜以諮時明。而後進者多側目。乃託青盲以辟焉。當是時。天下大亂。盜賊縱橫川陝河南湖廣。朝廷不能制。疆場吏才堪辦賊者。皆以廷臣持門戶。掣肘不得成功。賊屢敗屢振。崇禎十六年。闖賊李自成併吞諸賊爲雄。合兵百餘萬。據西安。十七年僭號稱帝。渡河。東破太原。趨宣大。直犯京師。三月十七日薄城下。時明聞之泣曰。自魏逆弄權以來。賢人君子盡矣。主上遭家不造。大臣率奸庸不肯戮國。致上以憂勤恭儉亡。豈非天乎。時明四世老奴。受恩深。國勢顚危不能救。忍復食息人間偸活邪。乃諭名下曰。凡侍從者。以死衞上。任城守者。以死守。無官守。願從我死者聽。於是置棺中堂。積薪以待。城破。從容衣道衣。望闕拜哭已。仰臥棺中。命舉火。少發。名下李繼善、王家棟、馬鯨、張行棄、馬文科、李廷炳、徐養民、郝純仁、宋輔宸、嚴宏爭踊身投火中死。先是賊攻保定。總監方正化固守。殺賊甚衆。城破巷戰。力竭自刎死。賊支解之。及攻京師西直門。提督褚憲章自發巨礮。誤墮城上。橫裂碎其臂。大呼曰。丹心未盡。生前恨。語畢而絕。皆時明名下。賊入。不知上所在。大索京師不得。次日。始見上自縊萬歲山。太監王承恩臨縊死上前。賊感動歎息。以梓宮殯帝后東華門外。而棺斂承恩於旁。

王源曰。余讀國史至魏忠賢亂政。未嘗不廢書而歎也。自文皇帝變易太祖舊制。王振首竊朝綱。後遂接踵相繼不絕。禍所由來。非一日矣。然懷恩之救林俊。張敏皇吉輔道東宮。又何其毅然篤愨君子也。人之賢不肖。固不必以其倫歟。時明忠盡爲國。伏節守死。而士大夫之論。何其浩浩也。

居業堂文集卷三

傳

興國公傳

興國公姓王氏名之仁、字九如。其始祖山、巴陵人。從太祖定天下有功。授錦衣衞千戸世襲。子襲成祖靖難。削籍戍灤州。世宗錄有功絕世者。公祖英、以黃册上。得復千戸。遂爲京師人。父某、至孝。母杜氏亦賢。生子六。長之輔襲職。次之甯、之相、之德、之心。公其少子也。魏忠賢秉政。遣之輔逮都御史楊漣。見楊卽大哭。宜覊帖已。益悲。相勞勉。與楊同舟。保護之倍至。忠賢聞之、怒。下北司。許顯純拷訊。同訊一御史。備受榜掠。之輔心不忍。大呼曰。彼已不堪再苦。某願爲受扑。初不知御史何人。或曰李應昇也。顯純笑且怒。命倍與杖。重創而出。獄成。戍邊。烈皇帝卽位。特起指揮同知。公幼奇邁不羈。脩眉高顴。目有光。矯捷善戲。羣兒莫先也。稍長。折節讀書史。究心兵法。凡陰陽數術技擊皆精。崇禎二年己巳。我大淸兵深入。破永平、灤州諸城。之相驍勇善戰。爲太平路參將。督兵攻遵化。公荷戈從之。之相以擒叛將柴進功。晉都督。充宣府總兵官。尋卒。遂拜公游擊將軍。駐定州。是時中原盜起。闖獻勢日熾。九年。我兵復入。破昌平。轉至山東。名城破者以數十計。及歸。將趨喜峯口。公爲喜峯參將。嚴陣以待。兵遂自他口出。由是威名大著。晉副將。守馬蘭峪。十一年。以勇衞營副將。從督師盧公象昇。與我兵戰於賈莊。諸將敗績。公獨全軍而還。晉某府左都督。

時諸將率庸懦畏敵。文臣復不知兵。中官弄權。作威福自大。軍政不脩。人心不固。諸將往往殺良民冒首功。公憤不能平。鬱鬱謝病歸。十三年。江南大飢。海寇乘機煽亂。饑民從之。勢甚張。起公充浙江總兵官。公以母老辭。不獲。至則設奇出不意擊之。殲其魁。不半載。悉平。晉太子少保。十五年。我兵趨京師。公入援。夾擂還。夜遇我兵。火光燭天百餘里。公曰。敵衆我寡。遽曉。覘我虛實危矣。乘其不備。可驚而走也。乃令軍中徧鼓。人人擊銅鐵器爲聲。聲震天地。我兵爲拔帳退。遂進復兗州、解濟甯圍。星馳赴京。我兵解去。帝嘉公忠勤有才略。晉太子太保。賜蟒玉。公之爲將也。善撫循士卒。得人心。在京營與邊將黃得功爲左右帥。齊名。黃用法嚴。公以寬。軍中有程李之目。及勤王。他將所部多逃亡。公次河上。大雨雪。左右進裘。公曰。將士苦寒。我何忍獨溫。麾之去。卒有死者。吏請火之。公曰。彼棄家從我赴援。不幸死。忍焚棄乎。具棺殮厝寺中。曰。待旋師。輿而付彼妻子。士卒聞之。皆感泣。無一亡者。而所過安堵。秋毫無犯。百姓稱之。故一時名將。公爲最焉。當是時。我兵屢入。烽火直抵黃河。而流賊綦毒川、陝、河南、湖廣。數千里內無完土。文武大吏多望風潰。間有才堪辦賊者。又以門戶沮格。不得成功。公每憂之。十六年。以母艱。請守制。不許。調定海。逾年甲申三月。闖賊犯京師。公方督師北向。而京師陷。烈皇帝殉社稷。公兄之甯、之心俱死之。之輔南奔。公號哭累日夜。草檄號招義勇。爲恢復計。聞潞王在鎭江。欲擁戴之。而鳳陽巡撫馬士英、誠意伯劉孔昭等共謀迎福王卽位南京。改明年乙酉爲宏光元年。荒淫自恣。不理政。權奸黷貨。武臣跋扈不用命。乙酉四月。我兵破揚州。督師史公可法死之。五月。我兵渡江。福王走太平。文武悉迎降。靖南侯黃得功血戰墜子礮。力竭自剄。外劫將田雄、馬得功縛福王出獻。四方瓦解。初公以欲立潞王。凡所建白皆不用。公唯日夜訓練士卒。期抗疏北伐。會海寇翁彪犯蛟門。以計擒彪。釋之。使招其黨林智等悉降。兵勢大振。而南都陷。公疾引兵至杭。時潞王在杭。卽請王監國。曰江左雖失。兩浙猶全。可守也。請募死士斷平望。身率所部扼獨松關。遏其鋒。徐爲後圖。王惑於羣議。不聽。未幾降。吏爲書招公。時公方歸謀守錢塘。計曰。今浙東已從風靡。若絕之。北兵必疾驅渡江。以三千騎入甯波。千騎入紹興。浙東不可復爲矣。不如佯許以款其師。親往以堅其意。北師旬日不渡錢塘。吾事濟矣。乃僞爲閩帥鄭彩檄。付其子鳴謙曰。吾行。隨以此檄往。及至杭。我兵信之。頃之。忽報曰。鄭兵循海而來。舳艫千里。直薄蛟門。定海危在旦夕。一日三至。我兵大震。公疾驅渡江。士民迎者。皆以危語動之。人人惶恐涕泣。過餘姚。給事中熊汝霖、兵部郎中孫嘉績與公合謀擧義。公歸定海。令三軍縞素。設烈皇帝位於演武場。率將士哭拜。已又痛哭。徧拜諸將士。搏膺大呼二祖列宗先皇帝在天之靈。今社稷淪沒。主辱臣死。唯諸君忠義自憤。共襄大擧。皇天后土。實鑒臨之。言罷又哭。將士皆伏地雨泣不能起。已而齊聲大呼願效死。公立起誓師。發號令。傳檄遠近。卽日擐甲就道。不復與家人見。時六月十六日也。汝霖、嘉績聞之。執殺我所置官。起兵餘姚。諸生鄭遵謙起兵紹興。而鄞人先其推刑部員外郎錢肅樂起兵甯波。所在翕然響應。公至紹興。諸義旅悉會。公督衆急進。或曰。兵多烏合。盍稍部署後行。公曰。事起倉卒。詎能按古法求全。且兵貴神速。稍遲。敵乘我未至。急引而東。將何以禦之。唯電邁鼓西興。敵必遲疑不前。我乃得從容部署矣。於是卽夜疾趨西興。我軍果驚疑不敢渡。而錢塘之守始固。

袒魯王詳寇江左，福王使居台州。至是衆推王監國，入紹興。公既發西興，乃謁王，請移駕行營，獎率三軍，王嘉勞之，以兵部尚書張國維爲大學士，督師諸臣各晉爵有差，而封公武寧伯。公抗疏辭曰，國難中興，大仇未報，豈臣子邀榮之日。夫寸土未復，一敵未殲，臣遽膺封典，則三吳繼下，當何如。南京克復，又何如也。臣死不敢奉命。方國安者，馬士英私人也，爲婺帥，擁兵至，自稱鎮東侯，王因而授之，乃復申公前命，公欲更辭，諸將曰，兩鎮犄角，勢不相下，彼既稱藩，我須受制，勢削士貳，何以成功。公不得已受之，尋晉侯。監國爲人仁柔多姑息，輕名器以靡人心，威令不行，將帥不相統一，由是分餉分地之議起，國內紛然，百姓苦之。九月，進兵攻杭州，公攻其南，方國安從間道襲其北，公乘夜登岸，盡殺沿江守卒，焚柵，大呼競進，比曉，我軍悉精銳出，公親將劉文炳、新國良、郝文相俱戰死，公督衆殊死戰，不少卻，以待國安之入，而國安竟失約不至。薄暮，公斂兵退，遂無功。既而唐王即位福州，改元隆武，詔至，諸臣二三不決，公獨監國尊之，謂諸臣曰，我輩志在恢復，但屬聖子神孫，苟能光復祖宗社稷，即共主也，功成之日，天下誰敢不尊。倘西北諸王，或能先我雪恥，猶當勸主上北面歸藩。今日之事，胡爲紛紛競爲左右袒，予敵以閒邪。諸臣唯唯然，自是浙閩日相攜貳，益不可爲矣。冬，江水涸，公晝夜往來江上備不虞，飛礮及公舟，穿所臥帳，去公咫，左右失色，公談笑不爲意。十二月，國安復謀大舉進兵，諸帥張檄申約，公曰，敗矣，密謀襲人，而先期洩之，寧有濟乎。及戰，國安果大敗，公不支，乃引還。先是，公數欲西征，國安每以他阻，至是我軍道開，見國安，給以虛實，故國安銳意出師，陷伏致敗，自此諸路氣挫，不敢復言進兵。丙戌三月，公上疏請戰，詞多憤激，諸帥惡之，播蜚語沮公。俄而我兵背集，陣船欲渡，公方鼓櫂乘潮上下，察其動靜，我兵忽揚帆鳴鼓，蔽江而東，瞬息傍公舟，兩矢雨集，公舟大，風微不利，他舟未即前，勢甚殆，忽雷霆怒起，東風大作，公舟如游龍，轉鬭而前，所向披靡，有白甲載纛者，倚戰甚力，公突其舟沈之，白甲者溺水，公望水影射之，血漂水上。見朱旗也，我軍卻，連艘進擊，大獲勝。監國大喜，即軍中拜公興國公，公力辭不允，由是公望益重，然公讒妒捷，而諸將多貳，不相助，孤軍食匱，衆寡不敵，久之勢益蹙。六月，我軍乘國安守疏，背濟襲其軍，國安敗走，諸路俱潰，紹興、寧波相繼降。監國航海，張公國維死之。公獨守江上兩日，士飢不能戰，乃引師出鱉子門，將據海島爲後圖，而颶風作，一夜，五營盡沒，公仰天歎曰，大事去矣，天乎，吾何之，一死報國耳。乃復入定海，悉呼軍民諭之曰，吾受命先帝守此土，不幸兩都淪陷，吾奉監國，誓以一旅轉戰圖興復，庶相持一載。詎無成，徒苦吾父老子弟，更何顏相見。吾今將死之，與諸軍別，諸君善自愛。軍民大哭，公亦哭，乃悉載夫人章氏、妾揚氏、子婦蕭氏、黃氏、女、女孫，至蛟門，盛服望闕拜，置酒大宴，宴畢，俱沈海中死，死者二十餘人。命子鳴謙祝髮去，取興國敕印，再拜投之水，而獨行至松江，見守帥曰，我明大將也，來就死。帥大驚，禮接之，置於其營，而送之南京。百姓觀者如堵，多泣下。督師洪承疇勸之降，公笑曰，此足下事耳，僕不肯。不能爲足下，但不知足下猶念先帝恩否，胡靦然爲他人作說客耶。承疇慚，無以應，然猶欲全公，公志益堅，不可奪，寓僧舍兩旬，乃送之獄，終日慷慨賦詩飲酒，作忠孝歌見志。八月二十四日，就戮西市，從容整衣冠，望拜孝陵，口占絕命詞，然後坐而受刃，觀者莫不流涕。忽大星墜陷，市有匹練曙高竿，風捲入雲際，

盤旋望公屍而隊，人皆驚異，謂公精靈所致云。鳴謙初以功授某官，沈毅好謀敢戰，所向多克捷，封鎮寧伯。既爲僧，往來吳越數年，不知所終。其少女沈海，方八歲，一晝夜不死，漁人救之，從公部將某，後歸居金壇于紡。初南都陷，馬士英實依方國安，國安敗，遂與士英降，從攻福建，未捷，俱爲我軍所誅。

王源曰，予聞魯監國之敗，方國安其罪首也。以王公之忠勇任事，而與國安分制閫外，欲無敗得乎。乃公之就死，光明偉烈，壽矣，而國安降而見殺，則小人之敗人國家，又反蒞事仇以圖利者，不又可以鑒哉。予獨於督師史公文中附公死事未悉，及得于紡所藏公家傳甚詳，復論次之。紡字節侯，世家子，高隱不仕，年六十，言當年軼事，往往揜泣不置云。

諸天祐傳

諸天祐，山東東昌人也。少任俠，喜交游，倜儻有大志，游關中，數年不歸。崇禎十六年，闖賊寇潼關，督師孫傳庭戰歿，西安陷，關中望風降附。天祐率壯士十八人入河州據之，募兵千人欲襲西安，或曰，賊勢衆，恐不敵。天祐曰，我不知衆寡，但欲殺賊，復祖宗疆土。賊遣萬人攻之，天祐弟出城逆戰，稍卻，天祐從城上彎弓瞋目，躍身下，植立叱咤，矢發，賊首應弦倒，賊奔，揮刀逐之，賊大敗，依山結營，不敢出。久之，天祐率三十騎開道出山後偵賊，望見賊無備，乃留騎山上，令曰，我下擊之，若見賊亂，即馳下。乃單騎縱轡趨賊壘，賊初不戒，近始呵之，天祐大呼曰，我大旗，諸將軍來取賊首。躍馬縱轡走，賊錯愕爭搏之，騎亂，三十騎自山上馳下，呼曰，大軍至矣，賊驚潰，天祐斬數十人歸，由是名震關中。賊既破三秦，唯榆林、河州不下，賊謀曰，河州勢孤不足畏，榆林天下勁兵處，若榆林不拔，終不可入河東。乃力攻拔之，將軍尤世威等不屈死。十七年，賊遂渡河，長驅向京師，分遣僞權將軍某，以精兵十萬取河州，天祐力不支，與麾下亡走山谷間。三月，賊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四方瓦解，天祐痛哭，拔刀斫石曰，逆賊，我不寸磔爾，爲皇帝報仇，我目不瞑。乃復起兵鳳翔，凡四十二人，號虎頭者，皆從總制洪承疇殺賊立功，後辭去，隱居終南山，天祐遣其將汪鳳容、柳含往請之，虎頭慨然曰，諸公以義召我，我何辭，我年幾六十，尚惜死乎。立起謁天祐，天祐大喜，即與歃血盟。當是時，自鳳翔以北，南達漢中，西踰隴山，皆豪傑，莫不暗受天祐約束，賊中亦有期內應者。俟天祐大衆集，同日起，天祐憤不能待，與虎頭等出山號招，猝遇賊步騎數千至，即前突之，斬其前鋒將，殺數十百人。初，天祐在河州，嘗與賊戰，望見賊中軍大纛，挺戈突入，賊將辟易，橫刺擁纛者下馬，奪其纛馳還，賊將隨後呼曰，諸將軍，我知公天威，今奪我纛，何面目見人，幸哀憐還我纛，後請無敢再犯。天祐大笑，擲予之。至是，其將適在軍，目曰，此諸天祐也。賊大驚，益請兵圍之，鐵虎頭揮雙簡，左三稜，重十六斤，右二十斤，四稜，出入重圍，所向披靡，日暮，鳳容曰，前有水，身請阻橋，將軍與諸人幸稍息。天祐曰，諾，遂渡橋，居民爭遺食，虎頭、鳳容、王某三人據橋西，柳含、伊季分過水上下，含謂居民曰，水深幾何，曰淺，含曰，賊渡奈何，曰請紿之。須臾，賊至上流，呼居民問渡，居民曰，水及馬腹，泥深不可測，賊遂巡去，大隊偪橋東，列楯前行爲蔽，長矛隨其後，翼以弓矢，將炙渡，虎頭解甲，著單布衣，挾簡躍過，碎其兩較，賊攢矛刺之，虎頭揮簡，拒其矛如草，人馬仆地下，死無算，賊棄旗鼓走。鳳容兄子乘拍手稱曰，張翼德據水斷橋，何以過夜

李闖道走。初，客有李生者，年十一，屬文，手書立就。及長，與姬魯、習天文兵法，善騎射，皆天祐所倚重。李生逃失道，鳳容、含章、顯還逆之，行二十餘里，以故賊追及之。天祐分其衆爲二，命顯、鳳容將右，自與含、伊、季、將左，奮擊之。賊散復合。鳳容望見賊以二矛搗天祐，天祐方力戰不顧，乃縱馬馳而左，賊驚退。旁一賊乘間刺鳳容中其腦，鳳容夾其矛，奮力搶賊墜。鳳容亦墜。賊失矛，鳳容拔賊矛反刺賊，殪之。柳含躍馬援鳳容，鳳容上馬，馬弱，復墜。含又奪馬援之。其馳逐賊，賊退走數十里。次日復戰，力憊。天祐知事不濟，歎曰：我起兵報國，卒困於此，天也。吾當畢命此。賊馳赴之，賊圍之數重。天祐四面馳突，士衆皆見曰：事急矣。潰圍入解甲授天祐，翼之出，遂各脫身走。天祐馬蹶，死於陣。虎頭爲賊獲，大罵不屈死。關中豪傑聞之，皆流涕。後月餘，闖賊自山海關大敗歸，逾年，棄關中走，死於通城。

王源曰：吾聞章則善識路，倉卒經過山林險阻，昏夜亦能辨。而談笑殺賊，申呼間曠。又有常次卿者，彼劊洞腹，血殷馬鬣，戰益力。於戲！得士之多如此，天祐何不能持也。豈非先事者爲其所難哉。可爲流涕者矣。

王義士傳

王義士，失其名，山東人。幼業農，嘗夜從兄耕。時多盜，兄誡曰：愼毋聲，盜聞，將劫吾牛。義士方八歲，揮鞭大呼曰：賊來即殺之。兄懼走歸。義士驅牛耕達旦。鄉里皆駭異之。及長，多力，善擊刺，精火攻，膽略過人。崇禎末，天下大亂，黠者往往挺而從賊，或招義士。義士曰：吾將爲朝廷殺賊，肯從賊乎。拒不應。久之，數往來兩河間，交其豪傑。豪傑爭下之。義士身長八尺，貌甚疑，訥於言，而忠誠出於天性。嘗有友遇難，託其妻。義士蹈賊擁東送之歸，周旋千里，未嘗仰視。其友名徐市。諸天祐者，秦中大俠，起義善戰。皆憤逆賊猖獗，欲合義旅勤王，與義士結爲兄弟。圖大舉，遠近部署既定，而大衆未集。時四十二人先起於鎭翔。賊發步騎二千急擊之，鼓行而前。天祐以二十人分兩翼，逆擊，斬一裨將，殺百餘人。賊大驚擾亂，退數里，復合兵環而進，矢石雨下。四十二人談笑接戰，復殺賊數百。鏖戰三日夜，賊益衆，力竭。天祐遂爲賊所困，困之數重。義士大呼，躍馬馳入，左手運矛，右手解甲與天祐。天祐不受。義士曰：天下可無我，不可無公。強援之，潰圍，翼天祐出。四十人爭呼曰：王君真義士也。遂各脫身走。天祐竟以馬蹶被害。前所部署皆解散。義士痛哭曰：兄死，我不欲獨生，生終必爲兄報賊。乃撫其妻子，縱館穀，交四方奇士，劍再舉，竟爲賊覺，遂隱身奔晉，聞或曰：義士今在山東，人嘗見其縱鷹獵海上云。

王源曰：余友徐人，嘗爲余言，義士生平好使酒，雖近臨敵，以牛腹貯酒，負馬上，戰酣，數人下馬坐地角飲，賊望之不敢犯。以天祐建義勤王，得義士足多也。乃諸人俱殁，而天祐不免，抑獨何歟。

關中二烈士傳

同州諸生劉長庚，字醉白，少剛介，尚義，負士望。崇禎末，闖賊猖獗，長庚慨憤，欲殺賊報國。十六年癸未，督師孫公傳庭戰歿，賊乘勝陷西安，關中望風降服。長庚初與衆城守，及勢不支，歎曰：不可爲矣。乃詣孔子廟哭拜，焚衣巾於殿下。歸而升廟祖考，召其族曰：我生平以大義爲重。今關中悉從賊，我肯食賊粟踐賊土，與賊共戴天乎。我將死。顧無以報祖宗。我有城內地五畝，請付宗人爲祖宗祀。言訖，登樓痛飲，悲

歌竟曰：題詩滿壁上。妻薰氏、妾雷氏、子二、女一，皆幼。謂其妻曰：若老矣，可無死。爲我撫二子，匿其妾。曰：若少，將安歸。妾泣曰：君死，敢不從君死。長庚笑曰：信乎。妾曰：君不信，妾請先君死。長庚大笑，起而揮之。指樓前地謂薰氏曰：葬我於此。於是拔刀先殺其六歲女，繼殺其妾，然後從容整衣，引帶自縊死。其妻葬之樓下。邑人聞之，皆流涕。國初，建祠祀之。康熙三十七年，知州令人望修其祠，訪其後人，二子死矣，獨一孫窮餓，乃請於學使，假以諸生服，祀其先。又捐金爲娶婦，資產，以延其後云。初，賊之入關也，都司晉吏邱從周，遇李自成於道，直前戟手大罵曰：爾逆天叛國爲賊，始於賊，終於賊。賊耳，賊耳。烏能成大事。自成立斫殺之。次年，陷京師，未幾自山海關敗歸，病篤，名醫涇陽諸生劉溫克者，字幼恬，夙精醫，聞之，知不免，陰製毒以待賊。果召之，攜藥往，長揖不拜，賊怒，進藥，疑之，不肯服。次早，令杖之。而溫克已夜服毒死矣。時年七十有五。先是溫克以醫名，性伉爽，多大節。總督洪承疇、閣部楊嗣昌俱延爲上客。甲申聞烈皇之變，痛哭服衰麻，令家人皆成服。子良股至孝，方其攜毒赴賊召，家人皆不知，惟良股知之。數涕泣長跪勸止，不聽。卒以死，晦其事，隱，世莫知也。亂定，良股遂棄諸生，隱，授徒終身。

王源曰：闖賊入關，關中士大夫從賊者不可勝數。惠世揚早立名節，家居老矣，亦從賊，宋企郊、崇禎之、喪心無恥，又爲貴焉。二劉含生取義，皆諸生也，非至性忠義，志不可奪之烈丈夫乎。金人望力表忠節而恤其後，賢矣。良股子倩條、追儉皆舉於鄉。吾人又幸其有後也。

金主事傳

金主事廷韶，字二如，浙之山陰人。年十八，舉於鄉。癸未成進士，還里。甲申三月，闖賊陷京師，烈皇帝殉社稷，痛哭徒跣狂呼，起兵討賊，人無應者。福王即位南京，授贛縣知縣。乙酉改元弘光，五月，南京潰。大師渡江，是時巡撫南贛李永茂負儒，失衆心。兵大譟，永茂不知所爲，主事單騎出，召耆老撫諭，能去，而衆請誅其首，恐永茂不能用，未幾，叛將金聲桓迎大師入南昌，臨袁、吉安相繼破。贛孤懸上游，人無固志，幾潰三。請永茂軟其餉，不聽。飢而福建迎唐王立之，改元隆武，以楊廷麟爲大學士，督師於贛。主事乃詣之謀幷所發招撫兩廣軍門萬姓者，請廷麟斬之，梟於市。軍民始鼓厲思奮。是時，又以萬元吉爲兵部尚書督九省，撫南贛，於是兵屯贛城者數萬，悉仰給於縣。主事豫儲偫，多方措柱。且與諸將約，軍毋得強取民，強取擄掠無赦。安堵無譁。當賦外一無所擾，而軍不匱。先是處賊有閻羅總者，其魁曰張安。時侵掠贛界，永茂不敢擊，遣使招之。安殺使者，掠益甚。至是，留都兵科給事中劉應遴父安忠勇可任，乞撫之，以收其用。隆武從之。乃特簡應遴兵部左侍郎，授安副總兵官，改其營爲龍武新營，蓋隆武將幸贛，以爲御營親兵也。主事大怒曰：此賊也，狼子野心，贛民無噍類矣。已而果日肆淫掠，剽劫殺戮，斷臂折股，號呼滿城。加以久雨薪斷，米翔貴，人心洶洶思變。主事乃上書應遴與廷麟，極言其害。皆不報。於是贛人大譁，攻曾氏，幷殺闖黨之在城者數十百人。應遴遁去。安憤甚，反兵攻城。主事率民登埤力戰，親冒矢石，二十餘日乃解。時已擢吏部驗封司主事，而應遴劾罷之，元吉申救，復職。甫去贛而贛建不守，隆武被執遇害。此丙戌九月也。主事至平和聞變，自經，家人救之，不死。嚙救者指，復經，而家人力持之，擁以歸。先是吉安已復破，閩檄張安

敎之.安迺遛零都不敢進.大師破吉安.長驅至贛.諸路兵救贛者俱潰.廷麟自甯都援贛.見安恆縮不用命.而疎蹶殊甚.乃矯詔散遣.單騎入城.與元吉死守.凡七閱月.城陷.率士民巷戰.力竭.偕赴水死.主事歸.麻冠布袍.臥山中.後爲頭陀.披髮策杖.往來海濱.年未三十.頭髮盡白.萠假悲悼.二十餘年而卒.初.山陰有處士倪舜平者.變後訣別妻子.置酒大會賓友.市兩缸.坎郊外.置其一坎內.痛飲忼慨.揮衆去.妻子號泣.隨之觀者千人.處士從容盤衣冠.坐缸中.一缸覆其上.叱令彌其縫.子坐缸側數日.呼之不應.乃掩主事.歸.哭其葦.立石爲銘.而自題其廬曰恥廬.因以爲號.其同年友有余若水者.亦苦節數十年.與主事先後歿.鄉人爲之並誄云.

王源曰.恥廬先生之節高矣.乃其爲吏.强毅明決.愛民有張敞.韓延壽之風.惜不竟其用也.然吾聞隆武左右.人才庸下.一無足倚.即名節皦皦.亦多無實用.況以賊帥主於內.而大勢壞於外.即有賢才.其能濟乎.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君子亦歸潔其身而已矣.復何言哉.

秦處士傳

秦處士曜生.字良倩.杭州府仁和縣人.年十七.補弟子員.與弟某並知名.性孝友.父荊涵公嚴事之.無違色.弟每被箠楚.則叩頭悲泣.爲請罪.願代受笞.父惻然.時相向流涕.能去.幼博通經史.負識略.當啓禎時.天下亂.江東社事蜂起.或招之.謝曰.世事方如累卵.而廷臣持門戶.士子結社相標榜.舉國若狂.吾不知死所矣.又嘗謂天下有大患二.一在士子無實學.一在於經義.若使闈中首布策問.則士可以習知時務.方田復其家.無職業者有罪加良人一等.則天下務本.然是時.士非科第無由見.處士試屢冠其曹.卒不第.而國變作.初處士娶妻陳氏亦至孝.處士既困場屋.家日落.親老.館穀不足養.陳曰.君第下帷策勵.甘旨不給.妾任之.於是晝夜十指操作.日察嗜好.具膳羞無缺.歲大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陳與子女糠粃不充.終未嘗疏食菜羹進.以故處士名益著.處士爲人謹愼.細行必矜.而風度詳雅.未嘗有疾言遽色.與人交.好直言.人多畏之.然樂其通脫.咸曰與秦君交.如食橄欖有餘味云.乙酉之變.歎曰.吾所以從事制舉業.非慕榮利.將以行吾志耳.志旣不就.豈可以苟富貴爲天下笑.於是毀儒服.謝絕交遊.與妻子偕隱白蕩.著書嘯詠.凡十三年而終.害爽者.處士次子也.少有大志.十二三歲.即日論古今成敗得失.稍長.益留心經世務.交天下豪傑.處士誡曰.學以器識爲先.器不大.識不高.無能爲也.且虛名之禍最酷.今日但使我一家不失禮義之舊.即所以保宗嗣也.女其愼諸.害爽於是更折節講究程朱之學.及處士歿.與同邑施相.沈叔埏.陸繁弨.其隱河.諸人稱爲開地先生云.

王源曰.吾聞陳孺人之事舅姑也.嘗冬月午餐無肉.解架衣於鄰舍質之.鄰人怪其溫.私謂童子曰.女家今日無以供老人甘旨邪.歎息久之.乃父家頗饒.而數十年未嘗一向父言其狀.家人之象曰.風自火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孺人之賢如此.即處士可知矣.

居業堂文集卷四

傳

李處士傳

李處士名若傑.字梁甫.後更號先民.南京諸生也.其先高郵人.父自華.萬歷丁酉舉人.知福建上杭縣.以清廉擢戶部主事.卒於官.處士幼穎異.讀書日千言不忘.長補弟子員.試輒高等.崇禎初.天下多故.天子憂勤.側席求賢才.而廷臣朋比爲奸.或迂疎不識時務.故天下益大亂.何公楝如.處士外舅也.負氣多大略.以進士授湖廣襄陽府推官.忤璫.廷杖繫獄.久之.釋歸.講學南京.招致四方奇俠.揣摩天下之務.旣而以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起用.建言請用戚繼光遺法.募浙兵禦邊.制曰可.於是得精兵七千人.帥之赴闕.甯.是時經略熊公廷弼.以王化貞誤.鍛鍊成獄.論死.公亦削籍歸.而公門下士數十百人.無或出處士右.於是盡以所學授處士.及公卒.處士遂慨然有殺賊立功之志.嘗語人曰.今天子聖明.朝廷無一人分憂.欲定禍亂.誰與.吾苟得第.誓死扞牧圉.縱得禍破家.無恤.矣.乃處士終不第.中原盜益橫.崇禎十七年.京師陷.天子死社稷.處士號泣累日不食.曰.天乎.君何辜.君死.吾何生.乙酉南都復變.於是立斥散家財.棄產.獨持一蓋.徒步渡江.長子霜亦棄諸生從之.偕隱高郵甓社湖中.先是京師陷.南方尙不知.南京兵部尙書史公可法檄應天府.聘諸生有才辯者二十人.處士與焉.旣見.公曰.賊犯京師.今久不得報.吾

欲帥師勤王。苦無餉。南都巨室多豪。四方縉紳。僑居者衆。諸生能爲我持書說令捐金急國難乎。十九人無以應。處士抗言曰。明公建義旅勤王。孰不感泣踴躍。但今日士大夫。公所知也。縱奉明檄以大義勸之。應者有幾。且論自是用。公何事紛紜。乃謝。史公愕然曰。餉安在。處士曰。今浙閩輸京者四十萬。閩餉二十萬。道阻不敢前。悉停貯於此。公若使宜用之。則餉立辦。不數日。兵可舉。後事定。上疏謝罪。朝廷留爲公罪乎。史公不能用。及福王立。降賊諸臣。因賊敗。多間道南歸。夤緣復官爵。處士憤甚。具疏詣闕。將上之。過史公。與馬士英朝門。讓之曰。新皇御極。固應赦過宥罪。與天下更始。但從賊諸臣。律得罪先帝。罪不赦。今乃使之復立朝端。其何以謝先帝之靈。服人心。振論紀乎。史公曰。朝廷已有處分。將以六等論罪。處士曰。果爾。吾疏可不上矣。遂歸。其遇事敢言類如此。處士身長七尺。顏豐修。善談笑。博學強記。隱居十餘年。不入城市。日食貧。誦讀不稍衰。後湖水漲。廬舍盡傾沒。乃僦居城中。課徒讀爲童子師。有知處士者。莫不折節下之。初崇禎末。以脩練儲備課吏殿最。吏皆以文應。無實績。處士所各有成說。未得用而國變。及高郵水旱數載。民大飢。處士曰。救荒之策。豫則立。如吾所論儲積法行。何憂水旱哉。聞者多竊笑。獨興化李灝。北京王源以爲善。故與兩人交最篤。討論古典禮。歷朝郡制。兵農得失。術數及南都致亡之事。文武奸庸誤國。沫當不掀髯投袂。悲慨欷歔泣下也。源亦好學能詩。先處士卒。兵戎存。處士疾不能起。遣徒進。處士受服之。謂家人曰。吾以遇良友義也。舉疑病。孰與道命。吾年七十有五。得全其志。見先人於地下。復何求乎。自此不服藥卒。

王源曰。處士與源爲忘年交。見其文。自稱善。以爲可見諸行事。非空言也。及病。屬源爲之傳。復自銘其棺曰。李生若傑。厥字梁甫。浩浩蕩蕩。今今古古。非夷非惠。不彰不晦。生賦死安。安獲我所。

五公山人傳

五公山人。隱者也。隱於五公山。故號五公山人。山人王姓。名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負王佐才。年七十不遇。卒。門人私謚曰文節先生。山人幼儻有大志。初從定興鹿太常善繼游。既而受業於容城孫徵君奇逢。學兵法。究當世之務。習騎射擊刺。無弗工。甲申國變歸隱。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貫文武。遠近從遊至數百人。薦紳先生往往構講堂具安車迎至受業。山人幅巾褐氅。須髮皓白。數往來上谷、瀛海、燕趙間。兒童野夫見其過。輒隨觀之曰。王先生也。爭相嚮執。山人時停車問勞而去。家貧甚。府縣長吏求見多不得。四方豪俊日造門。與衣劉禹接之。有餘。庭爲錯雜百數十金無難。初山人父延善。縣諸生。尚義。天下亂。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曰餘恪。次即山人。季曰餘嚴。山人出繼世父建善。建善以庚辰特用知山西臨縣。調繁河南獲山。遣山人歸。會闖賊陷京師。山人父帥三子及從子餘厚、餘慎。與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徵君亦起兵。其後復雄、新城、容城三縣。殺僞官郝丕績等數人斬之。未幾賊敗。

大清師入。山人父爲仇家陷。執入京。餘恪餘嚴謀曰。父死。吾兄弟何面目視息人間。仲繼世父。不可死。吾二人其死之。乃赴難。夜馳至琉璃河。聞人唱伍員出關曲。餘恪慨然曰。阿弟謀決。吾二人俱死。誰復仇者。

若壯可復仇。我死之。乃揮餘嚴去。自赴京。大呼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來赴死。遂父子舉命燕市。餘嚴歸。師壯士入仇家。殲其老幼男婦三十口無遺。於是急捕山人兄弟。會保定知府朱甲、易州道副使黃國安力爲解。乃免。山人於是奉魯山公隱於易之五公山。山人學無不究。與太原傅山、同郡張羅喆、呂申、諸子。相切劘。又執贄於定興杜紫峰先生。書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錄十卷。萬勝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絡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大略兵機利害也。又十三刀法一卷。涵繡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其爲文數千言立就。書法遒逸。而感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與人和易從容簡諒。至論忠孝大節。談兵通往事。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或持兵指畫。須戟張。躍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觀者莫不震慴色動。嗟嘻。曰王先生命世才也。乃隱居四十年卒。以不求聞達死。死之時甲子正月。又二十年癸未。大興王源爲之傳。

王源曰。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詳其生平。後交李剛主。始聞其詳。而今乃得讀其遺書。撫卷流涕曰。此諸葛武鄉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謂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或謂文中子隱居教授。其造就之才。皆足以安民濟世。功何必自己出乎。乃吾觀天之生才。目下固未見後進中有卓卓其選用如前人者。其或山人之門有不同歟。然誦其詩。讀其書。苟能私淑於山人。以造就其才。雖數十百年之久。固無異於親炙之者也。山人又何憾焉。

顏習齋先生傳

顏習齋先生名元。字渾然。博野人。父昶。爲蠡縣朱翁義子。遂姓朱。爲蠡人。先生孕十四月而生。既生。淅若壯。有文。在手曰生。吾曰中。足文蟬翅甚室。時崇禎八年乙亥三月也。戊寅歲內兵。先生父被掠去遼東。甲申鼎革。寄居蠡縣生。名朱邦良。先生幼穎異。讀書二三過。輒不忘。學神仙導引。取妻不近。既而知其妄。折節讀書。朱翁以訟逃。先生被繫。而文日進。塾師異之。歎曰。此子患難不能動。豈可量乎。年二十餘。好陸王學。未幾歸程朱。初先生父被掠去。久之無音問。母亦他適。先生時思父涕泣。而事朱翁媼至孝。初不知父非朱氏子也。翁納妾。生子晃。稍疏先生。後再讒。謀殺之。先生孝愈篤。媼卒。泣血數日。毀幾殆。朱氏一老翁憐之。私謂曰。若過哀徒死耳。若翁非從來不孕。安有若父。若父異姓乞養者耳。先生大驚。詰之信。及翁卒。乃歸顏。自宋周濂溪得陳摶僧壽涯傳。以魏伯陽水火匡廓三五至精爲太極圖。言性與天道。注靜。立儒宗。程朱因之。謂之道學。以爲遠過孔孟。前出漢唐諸儒上。實雜佛老。非孔孟之真。故秦漢以來二千年。天下不得儒者之用。並佛老爲三教。而世運以難保爲興衰。先生初奉程朱甚謹。後以居媼喪。覺家有違性情者。校以古禮。非是。因悟堯舜之道在六府三事。周公教士以三物。孔子以四教。静坐讀書。皆非。殺言也。於是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以立教。名其齋曰習齋。帥門弟子力行孝弟存忠信。日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究兵農火水。堂上琴等弓矢籌管森列。嘗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無事則道與治俱廢。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見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藝曰物。不徵諸物。非德非行非藝也。乾坤之禍。莫甚於釋老之空無。宋儒之主靜。故先生之學以

事物爲歸。而生平未嘗以空言立教。孫徵君奇逢、容城人。時講學河北。先生與之書曰。宋儒言氣質。不及孟子言性善。將作聖之幹。雜以習染。而謂之有蔽。失踐形盡性之旨矣。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一如唐虞之盛。乃陰陽之祕寄於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近世言學者。心性外無餘理。靜敬外無餘功。與周孔若不相似。然卽有談經濟者。亦不過空文著述。元不自揣。撰有存性存學二編。欲得先生一言正之。以轉士習而復孔門之舊。願今天下以朱陸兩門互競。先生合而同之。意甚盛。然元竊以爲朱陸卽獨行於天下。或合一同行於天下。而終此乾坤。亦只爲兩宋之世。終此儒運。亦只爲空言者書之學。豈不可爲聖道生民長太息乎。先生將何以處此也。又與太倉陸世儀書曰。漢唐訓詁。魏晉淸談。虛浮日盛。而堯舜周孔之學。所以實位天地育萬物者。不見於天下。以致誤老猖熾。大道淪亡。宋儒之興善矣。乃脩輯注解。猶訓詁也。高坐講論。猶淸談也。甚至謂孝弟忠信不可教。氣質本有惡。與老氏以禮義爲忠信之薄。佛氏以耳目口鼻爲六賊者。相去幾何也。元爲此懼。著存性編。謂理氣皆天。氣質雖殊。無惡也。惡也者。蔽也。習也。纖微之惡。皆自玷其體。神聖之極。皆自踐其形也。著存學編。明堯、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藝之道。道不在章句。學不在誦讀。期如孔門博文約禮。實學實習實用之天下。乃二千年來無人道。而元獨爲之惴惴焉。恐涉偏私毀謗前賢以自是。頃聞先生先得我心。甚而不寐。故奉書左右。祈一示宗旨。使聾瞽得所尊奉爲依歸。斯道幸甚。世儀號桴亭。隱居不仕。著思辨錄。學教以六藝

爲本。言性善卽在氣質。與先生所見略同云。先生旣歸宗。欲尋親。時方亂。且嗣未立。久之。乃如關東。嘗不得親不反。旣而果得其蹤於瀋陽。歿矣。一女適人。尋其墓。哭奠如初喪禮。招魂題主。奉而歸。遂棄諸生。終三年喪。自是用世之志愈殷。曰吾生休戚。聖道晦明。責實在予。予敢偸安自私乎。遂南游中州。張醫卜肆於開封以閱人。所遇甚衆。倡實學。明辯婉引。人多歸之。然執宋儒之見者比比。未能化也。商水李子靑大俠也。館先生。見先生攜短刀。目曰。君善是邪。先生謝不敏。子靑曰。筆法諸技。木君欲習此。先習拳。時月下飲酣。子靑解衣演諸家拳數路。先生笑曰。如是。可與君一試。乃折竹爲刀。舞相擊數合。中子靑腕。子靑大驚。擲竹拜伏地曰。吾謂君學者。爾技至此乎。遂深相結。使其三子拜從游。又於開封市上。見一少年甚偉。問其姓字。沽酒與飲。叩其志不凡。半醉起舞。爲之歌曰。八月秋風凋白楊。廣莫蕭蕭天雨霜。有客有客夜徬徨。徬徨良久歸鵲舞。雙眸炯炯空千古。紛紛世儒何足數。直呼小兒楊德祖。缾中有酒盤有餐。倚劍還歌行路難。美人家在靑雲端。何以贈之雙琅玕。少年朱越千也。蓋先生自幼學兵法技擊馳射陰陽象緯無不精。遇豪傑。無貴賤。莫不深交之。而其論治。則以不法三代爲苟道。舉井田封建學校鄉舉里選諸法。作王道論。後更名存治編。又著會典大政記。曰如有用我。舉而錯之耳。乃隱居數十年。不見用於世且老。令長及大吏數枉其門。或造廬而請。有勸之仕者。笑不答也。肥鄉有漳南書院。邑人郝文燦脩之。請先生往設教。辭。三聘始往。爲立規制甚宏。中曰習講堂。東一齋曰文事。課禮樂書數天文地理等科。西一齋曰武備。課黃帝、太公、孫、吳、諸子兵機攻守營陣水陸諸戰法射御技擊等科。東二齋曰經史。課十三經歷代史制誥章奏詩文等科。西二齋曰藝能。課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等科。門內直東曰理學齋。西曰帖括齋。皆

北向。凡習程朱陸王及制舉業者居之。欲羅而致之以引進之也。北空二齋。左接賓。右宿來學。門外左六房設客榻。右六廄容車騎。東更衣亭。西射圃。堂東北隅庖廚倉庫。西北積薪。立學規甚備。從游者數十人。遠近翕然。乃先生至卽雨。經月不已。日益甚。書院臨漳。漳水暴溢。瀰漫七八十里。人迹絕。垣圮。堂舍悉沒。先生歎曰。此天意也。乃辭歸。文燦與門人不能留。俱痛哭送之。於是先生之教。亦不能大行焉。先是自孫徵君外。先生自謂父事者五人。曰刁文孝。（名包。字蒙吉。祁州人。崇禎舉人。亂隱。卒。學者私諡曰文孝先生。）曰李孝慤。（名明性。字洞初。蠡人。[illegible]）曰張石卿。（名羅喆。清苑人。[illegible]）曰張公儀。（名來鳳。[illegible]人。崇禎舉人。[illegible]）曰王五公。（名餘佑。字介祺。新城人。於五公山。孫徵君門人。）隱而朝夕共學者。曰王養粹。（字法乾。蠡人。[illegible]諸生。）其後諸君子相繼歿。養粹亦亡。先生泫然曰。吾無與爲善矣。天乎。其終棄予也乎。然進脩益勵。不懈。年七十。寢疾七日而卒。卒之時。謂門弟子曰。天下事尚可爲。若等當積學待用。言能而逝。先生生平不欺暗室。年三十。與王養粹共爲日記。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時自勘注之。嘗暮行委巷中。背燈欲搔。旋自省曰。昏夜無人。容貌不莊。何以服鬼神。又嘗曰。吾尊孔學而抑程朱。苟一事自欺。何以逃程朱之鬼責。故勇於改過。以聖人必可學。動必遵古禮。老而彌篤。鄉里有聖人之目。乃遭人倫之變。艱危貧阨終身。一子殤。遂無子。以族孫爲之後。而傳其學者。李孝慤先生之子塨一人而已。

王源曰。孔孟不得志。天下變爲秦。王道熄而天下無復能平矣。非明行其道之無人哉。宋儒自謂能明能行。而道其所道。愈失其眞。先生起而辨正之。躬行以實之。古今剝復之機。不在是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而堯舜君民之業。終不獲親見於其身。亦可惜矣。

溫孝懿先生傳

溫孝懿先生名樹洸。字廣白。別字淸淵。三原人。以順治丁亥進士。知山東堂邑縣。甫三月。有舉子路仲者作難。因罷歸。家居三十餘年。力學制行。巋然爲鄉黨宗範。年六十有七卒。士大夫私諡爲孝懿先生。初三原王端毅公恕。當明成化宏治時。爲正直名臣。其後溫恭毅公純。以嘉靖乙丑進士。累官太子太保。南京吏部尚書。與端毅聲名相埒。先生高祖大紹。嘗從端毅游。而恭毅於先生爲從叔祖。少從學於先生之曾祖諱。蓋其先以儒學顯者數世矣。父本知。孝友端方。鄉人化之。先生幼慧。爲文膽逸絕倫。旣博學。窮年讀書鄉塾。夜達旦不寐。鄰翁念其勤苦。往往宵分叩門。擕茗餌勞之。及成進士。方仕。遽退。識者惜之。先生曰。天下方多故。吾得奉歡庭闈。不遺意外憂足矣。甯以貴顯爲榮乎。巡撫甯夏某公。堂邑人。路仲之難。故吏議。先生力白其誣。至是欲薦之經略。不次用之。先生以親老辭不就。家貧竭力養親無缺。居喪一遵古禮。友愛諸弟妹。睦宗族。始終無閒。先生身長七尺。腰帶七八圍。豐頤廣顙。貌岸然。不茍踞欹倚。無惰容。老猶篤學不倦。嘗曰。凡人無分愚鈍老耄。好學皆可有得。但志欲專。向道欲勇。氣度欲涵宏。措施欲靜愼。總歸於明體適用。內不流謬執偏解。外不至張皇顚倒而已。考圖觀史。取天文地志儀禮典章漕餉關榷戰陣車甲之事。下逮陰陽卜筮。靡不精覈條列之。爲後人用世之具。長子[illegible]嘉。戊午舉於鄉。其方鯁也。每高踞人辟賊土窟。賊至。急躍身投谷中。谷深百餘尺。賊挽強俯身射注十餘發。但見谷中赤氣熊熊起。乃舍之

去，而謂人如履田撫雜志，既而生德嘉，聰穎異常，先生嘗撫之歎曰，吾傳一經，蹴蹴焉，無所建立，擴吾業者此兒乎，長讀書好大略，致諳兵農禮樂經世事，不沾沾爲顓蒙計，先生與人和易，而公事利害，則不時嫌怨謗議，時排衆力爲之，康熙甲寅西南亂作，關中饑饉，先生率邑人脩城垣，集鄉勇，登陴守禦，二年不懈，德嘉亦嘗條陳邑中利弊，請罷縣稅以通商，營兵河下防夜，俱實有裨閑閭者，先生因母喪致疾，吏以營葬，遊湖湘，疾遂劇，癸亥卒於江甯，德嘉屢試不第，庚辰因策問直詈姚江，慨然曰，予安能詭隨以階榮邪，投筆出，其學無所不究，晚一歸於正，爲文要眇光呂，謂文體敝於宋，不逮漢唐遠甚，詩宗漢魏三唐，以悟爲指歸，其著作甚富，顧鬱鬱不得志，久之亦卒，弟四人，德叙庠生，德裕壬子舉人，署文知縣，德勛國學生，德魏庠生，俱以文學名於時，初先生力闢二氏，德嘉世其學，嘗憤俗儒但知記習訓詁，求利達，貪饕無恥，無一男子，脩身力砥狂瀾，且有轉而奉釋氏者，以至聖學榛蕪日甚，於是欲結茅北山，碧榜講學，閉者笑之，事遂寢，然無問知與不知，莫不以先生父子爲儒者之宗，及德嘉之殁也，亦私諡爲貞文先生云，

王源曰，甚哉吾道之衰也，當事有聘予設教京師者，予聚生徒贊食餼，定學約，立綱紀，遠近翕然，從遊日衆，而書院以成，蓋將因文藝而倡之以行誼，誘之以學古窮經，進之以經世之學，不立門戶講學虛名，但爲造就人才權輿，而推其意於天下，顧深爲當事所忌，乃因故謝去，而其事遂廢，向使羽衣浮屠爲之，當有是哉，既而爲孝慤先生傳，又歎以先生父子之賢，爲關中士人所仰者三四十年，尚不能行其學於一日，況謭陋如予，乃欲行之京師以及天下乎，噫，此二氏之學之盛，所以無足怪，而有志之士，所爲慨然長太息者也，

李孝慤先生傳

孝慤先生者，姓李氏，名明性，字洞初，別號晦夫，蠡之西曹家蕞村人也，隱居，儒行純篤，潛學沈毅，與容城孫徵君奇逢同隱，徵君講學河北，四方士歸者數千人，先生閉戶謝交游，不求聞達，人無知者，事親孝，每日雞鳴，趨堂下四拜，然後升堂問安，親日五六食，必手進，疾侍湯藥，潔拂廁牏，夜不寐，聞轉側，或嚬噎亟則問睡苦若何，何思食飲矣，雖百數十，無不應，比三月如一日，妻馬氏亦篤孝，相之無違，親歿，毀瘠，遵古禮三年，事兄如父，兄嘗怒而詈，舉履提其面，則惶恐柔色以請曰，弟罪也，兄胡爲瘉，氣得無損乎，時年六十七矣，先生方面髯際，髻端朴，氣靜謐，不嬉，祭必齊，必虔，盛暑衣冠必整，讀書無膏火，則然條香映而讀，學宗孔孟，不以朱陸爲門戶，負經世志，嘗謂子曰，吾少思作親民官，農時布衣驢馬，一二卒項自隨，踏行阡陌，勸勤警惰，與父老話晴雨，教子弟以孝弟忠信，訟立讞決，諭以和以忍，訪抱道高士而造其廬，酌壺觴，商政治，歸而庭署蕭然，高歌虞夏，噫，此吾志也，今已矣，初崇禎末，天下大亂，先生方弱冠，與鄉人習射禦賊，常挾利刃大弓長箭，騎生馬疾馳，同輩無敵者，甲申變後遂隱，足迹不履市闤，被紫棉布袍裹巾，戴葛冠六合，（帽俗名瓜）方領博褎，踽踽然，偶出則觀者如堵，教人先行後文藝，闢佛教曰，弗人，曰佛言，其非人道也，而人佞之何也，僧尼往往望而卻辟，凡除髮鬋指爪，必貯之，曰父母遺體，敢棄諸，然御物無忤，雜廁衆不驚，生平無疾容慕語，王養粹者，與先生同學，嘗患瘼，先生規之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

則天地之和應矣，此挺胡爲致哉，其德性純粹如此，晚年益好射，時時率弟子設侯比偶，目光箕張，審固無虛發，元日設弧矢神位，置弓矢於傍，酹酒詛之，嘗曰，文武缺一非道也，治天下可徒尚文乎，閨守內當外，平則歡動須臾，年六十九而卒，孫徵君門人王餘佑哭之曰，忠孝遺老盡矣，餘佑與博野顏元俱篤學高隱，乃議曰，諡法慈惠愛親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先生兼之，行見中外曰慤，先生有焉，於是共私諡曰孝慤先生，子㽦，字闢吉，世其學，復受業顏先生之門，其學以實脩用世爲務，燕趙士多宗之，與世之騰口說者異云，

王源曰，北方學者多闇晦寡交游，書述亦不傳於天下，以予所聞，孫徵君而外，不過山右傅青主，關中李中孚數先生而已，既與李剛主張文升訂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顏習齋諸君子，而讀剛主所爲孝慤先生狀，其貞脩篤行，更爲諸君子所推服，然則燕趙之士之持高節抱經世大略負絕學不愧通儒而名不出鄉里者，固多也，豈盡湮沒而無傳乎，予兄闇寡陋，不能博訪而悉傳之，惜哉，

[illegible]

周孝廉傳

周孝廉炳文，字文李，無錫人，性至孝，躬耕養親，非公事不入城市，人稱爲孝廉云，孝廉喪父，毀瘠滅性，事母四十餘年，未嘗有遽色，兄歿，號慟嘔血，進則強顏歡笑慰母，又嘗試京師，妻倪孺人奉母惟謹，母嘗謂他兒子曰，吾婦良苦，不殊七郎在側也，母八十餘，孝廉病不起，時母城居，誡勿聞，疾革謂妻子曰，我生不能養母，死貽之戚，目不瞑矣，言訖而逝，不瞑，母奔號，拊之慟良久，目向親曰不瞑，母曰，兒死矣，嗚呼，幽明異路，已矣，速拊之，須臾，乃瞑，孝廉與徐立齋、汪鈍翁兩先生同舉於鄉，四試春官不第，欲就教職，又註誤不得官，人皆爲孝廉恨，孝廉意泊如也，而性忼慨，好急人之難，或在請上官白其枉，宗族戚友連大獄，幾不測，孝廉挺身出爲排解，以保全者甚衆，初孝廉爲文贍逸，工書法，而技勇絕人，有賊猝入室，脅以刃，孝廉初不爲動，忽躍起，登拳毆賊仆地下，跳脫去，又嘗有盜劫其村，里人駭辟去，孝廉誡家人毋動，關門操弓矢持滿待，賊不敢入，既而持鎗往救其旁村，夜昏黑，路旁忽一人持鎗突起，孝廉大呼，其人應聲鎗墮地，倉皇蒲伏請命，乃鄉人防盜者也，孝廉笑曰，我也，若誤矣，幾傷若，孝廉負文武才，終不見用，知者惜之，先是，孝廉葬其父鄒尉山，不吉，欲改葬，不果遷，每埽墓，徬徨嗚咽，及卒，諸子改卜軍嶂山，營之，蟻食楄柎且盡，而孝廉殯側，忽有聲大作，嗚嗚如號泣，舉家人人惴恐，不知所爲，既窆，時已夜漏二下，聲乃息，人謂周君之孝，死而不衰云，

王源曰，孝廉子廷范，訪予京師，持立齋、鈍翁兩先生所爲孝廉誌表示予，請予爲之傳，兩先生課述詳矣，茲不具載，載其軼事，孝廉毅然篤慤君子也，爲一命之良臣而不得，非其命乎，豈才不必爲世用歟，可勝道哉，

曹太學傳

曹太學以植，字廷甫，歙人。其先自宋時多顯達，號忠孝。曹氏有名賢者，八歲通五經，後爲馬端臨師。九世祖觀道，元末倡義旅歸明，洪武十六年授總旗，十八年調守四川大渡河，累功至指揮使，世襲。傳至孫勛，崇禎末，與賊張獻忠相拒，累年不下。明亡，隱去。太學父宏淮，積善稱長者。太學數歲，病瘧絕，委於地。盆覆之，呼奴出易棺，奴飲酒肆中，忘返。及暮，發盆視之，甦。張曰：能言矣。人皆異之。既長，尙義，篤於友。天啓時，逆璫魏忠賢竊權，屠戮忠良，威勢振天下。太學每發憤切齒歎息。同邑給事中方有度、浮梁御史黃龍光忤璫，同時被逮。太學夙與二公善，邀留宿其家，緹騎不許。乃頓首奉金涕泣以請曰：二公平日與我友，今患難，吾欲資其行李。謀其家，畏禍而避，不義。惟公憐之。言能，痛哭伏地下不肯起。緹騎感動，聽留一日夜去。由此名亟當時。同邑殷尙書宗器、吳布政之俊、福清葉太傅向高、崔德郭侍郎建郛、嘉興岳都憲和聲，皆傾心與之交。而祁門司馬李大壯臨殁致書，遺以大帶，得覆書乃笑而逝。其見重如此。太學嘗見一僧將殺其徒，救之得不死。一日舟行石門，遇盜縛登巨艦，張炬灼灼，刀槊弓矢森列。其魁見太學，驚曰：若非曹君乎。太學覷魁，則故所救僧徒也。於是解其縛，并同舟人盡釋之，相送十餘里而去。人皆以爲好義之報云。太學濟人危困，往往脫贈數千金不稍惜，以故家中落。程秋兒操者，岳都憲爲太學作也。里人程秋無子，妾娠方三月，妻妒，詈於太學。太學知其故，立起至秋家，呼其妻爲明大義，婉轉千數百言，勸使歸妾。妻悔悟，乃遣歸秋。而秋遂得子。鄉人至今頌之不衰。妻王氏早卒，繼以程，程亦賢，事姑孝。太學殁，程好義亦如太學。母弟貧無子，爲謀室者再，皆不融，又買一婢予之，遂舉三子。程將殁，謂諸子曰：爾父生平讀書秉禮，不惑於二氏。我死，慎毋飯僧貪其福，受諸妄說。苟不如吾言，祭吾弗享也。子六人，季名庭，字右軍，有文名，至孝。嘗以兄弟急難，不畏強禦，犯艱險，日夜徒跣數百里以救之。兄子某貧病且死，爲備其身後甚周。某歸以居酬，流涕謝之曰：吾不見父兄地下乎。因而死而利其有，卒不受。其他捐金解紛息難甚衆。蓋有太學之遺風焉。子七人，其五子志宏與予交最善。是時太學之子若孫，凡六十餘人云。

王源曰：吾聞太學樂善不自伐，雖妻子不語也。志宏述其生平軼事，請爲傳，而予竊疑其人宜大用於天下，顧以太學終，何哉。季子承其家風無隊，固亦可以不朽矣。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陷，烈皇帝殉社稷。後十年，越中一名貴，大集十郡名賢，於是日設酒鴛鴦湖上，賦詩高會，有題詩刺之者。季聞之，竟日流涕，嗚咽不自勝。嗚乎，忠孝曹氏，不信然哉。

居業堂文集卷五

傳

秦舍人傳

秦舍人敬傳，字公驥，六世祖榮，江西人，服賈來京師，其後遂爲京師人。曾祖紳，隆慶辛未進士，歷官長沙知府，仁介有聲。祖宗伊，明經，歷官思南府同知。父元同，博學，邃性命之旨，負才不遇，學者私謚簡節先生。舍人幼穎異，識度不羣，性孝友。家貧，甫弱冠，以家計自任，拮据廿年，親歡，聘妹者四，兩治親喪，悉備禮，不以累兄弟。爲人倜儻，嶔嶔不可羈控，勇敢多智略，談諧雄辯，睥睨一世。人有急，則毅然出爲排解，力護持之，死生禍福不稍恤。孫某者，布政使子，舍人妹壻也。夙無行，與舍人有郤。闖賊陷都城，孫爲賊搜索金十萬不得，繫其腦。孫謬曰：吾有金數萬，匿妻兄秦生所，得秦金卽得。時舍人居，卽鄰賊，賊巢係舍人。舍人至，見孫縲轉哀號，睛突出寸許。遽呼曰：渠實有金付我。釋渠，卽有金。賊喜，釋之，顧舍人曰：金安在。舍人笑曰：安所得金。賊怒曰：若適言有金，詎寸磔矣。舍人復笑曰：非詎也，實有金。顧危城中，我貧士，土垣敗牆，數萬金將何所，我舊受而藏諸百里之外。公請釋之去，身在，過十日，無以獻，鼎鑊惟公命。賊渠共十八人，方擁婦人飲酒，嘖曰：此秀才亦邁爽。然曰：而公烏能待而以十日，三日可。舍人卽曰：三日可。賊大喜，於是從縱孫去，而與舍人飲酒大醉，期三日後納金毋爽。舍人歸，念計無所出，唯罵賊死耳。俄道逢一賊，從百許

人。呵而過。兒舍人大呼曰。若非秦郎邪。令安往。觀之則故孫氏家奴。從賊爲裨將者。下馬握手。慰勞。舍人泣告以故。奴閱十八人名。曰此妄耳。此甚微。何得累人金。郎君毋恐。從吾來。引與兒一賊魁。即請偕往。縛十八人者悉斬之。首懸閶門外。舍人乃得脫。舍人爲文。縱橫奇宕。灑然新警。絕俗名。貢庠校。及鼎革。益貧。文益高。俗人多不識。試益不利。癸卯始登賢書。甲辰成進士。丁未授內閣撰文中書舍人。而仲子華信武會試殿試俱第一。舍人以宿學久鬱諸生間。一旦登仕籍。公卿莫不折節下之。子又顯達。而舍人觸念故舊。坐上賓交不絕。待而舉火者數十人。有一友獨不至。久之。聞其僻處委巷中。時歲暮。懷金訪之。巷外屏輿從。徒步入。叩其門。門破。席障之。風凜冽。雪凍不可立。老媼出應門。蓋友他出。媼友母也。舍人歛然入拜母。問勞良久。出金爲母壽。待其友不至。薄暮始返。其篤於友義如此。子四人俱賢。蕃信尤英異。喜韜鈐。射命中。嘗適野。見角射者。立觀之。射者見其少。易之。顧曰。子能射否。答曰。主臣。援弓刻注。疊連無虛發。射者大驚。蕃信笑曰。此何足異。顧童子。偶懷胡桃。命取一置標上。矢發。桃應弦碎。凡碎數十桃。衆投弓羅拜曰。君神人也。由是名大著。而孝義有父風。授蘇州參將。五年聞舍人疾。開行一日夜。馳四百里。歸省侍湯藥。未幾。舍人卒。舍人初負用世之才。人皆望其大用。舍人亦自負。乃官不足以展其才。不數載。遂鬱鬱以疾終。識者惜之。初舍人六世祖與妻楊氏奉母來京師。旋卒。赤貧。楊至孝。苦節抱幼子。磨麥操作以養姑。嘗以雪額面。備極艱苦。撫子成立。名祿。即舍人高祖。而其後乃益蕃昌。人以爲秦氏之興。蓋有自云。

王源曰。舍人與予兄設公爲忘年交。予方五六歲。舍人數至予家。縱談竟日夕。滿引長歌。悲嘯。其丰神至今猶記憶之。以舍人之才。眞所謂豪傑之士也。而不竟其用。惜哉。庚辰。予寓秦氏古藤書屋。舍人之子若孫。出其狀誌。請予立傳。而以予所聞舍人軼事。皆狀誌所未詳者。然則舍人之生平固未盡也。況其生平之未見於行事者乎。

姚少保傳

姚少保啓聖。字熙止。浙江會稽縣人也。生於明天啓四年甲子。十歲能文。十三歲補弟子員。美丰儀。性豪邁不羈。喜任俠。膂力過人。國初江南甫定。公遊通州。有土豪侮之。公怒。赴軍前。請以家財佐軍。求判通州。許之。乃權知州事。既至。立執豪杖殺之。棄官去。久之於蕭山縣城外。見兩健卒驅二女行。一老翁隨之哭。問之其女也。被掠。公佯與老翁勸之歸。又好言勸卒。稍稍資翁金。卒許諾。各俛首解囊。公忽奪拔其佩刀。手刃兩卒仆地下。縱翁暨二女去。事聞。捕之急。遂亡命江湖數年。乃易姓名。籍於旗。康熙二年癸卯。旗下開科。公舉第一。授廣東香山縣知縣。當是時。雲貴既平。明永歷亡。所封延平王鄭成功。遂據臺灣。且死。子經微弱。其將黃梧以海澄降。遂取廈門。海烽俱熄。內外宴然稱太平。三藩者。平西王吳三桂守雲南。平南王尙可喜守廣東。靖南王耿精忠守福建。三桂可喜與精忠之祖仲明俱明降將。破明有大功。封王。三桂且執永歷殺之。加親王。故使三人屏藩南服。然強兵宿將。偏非常。於是三藩之勢傾天下。公初至香山。澳門賊霍侶成弄兵。大吏不能制。公以計擒之。復叛。又率奇兵縛以歸。海始靖。而督撫忌公才。反以通海劾公。將置公死。公夜見平南王。以危語動之。王上疏白其枉。督撫皆自殺。而公罷官。初公將授室。聞里何氏

女英異有神力。其父嘗設宴。女出汲。注水三斛。左右手挈其二。而口銜其一以歸。乃聘之。生子儀。年十五。力舉千斤。能騎驏馬。駕奔車。自後掣之。馬蹶。躑不能進。十二年冬十二月。吳三桂反。十三年。耿精忠亦反。尙可喜初不反。其子尙之信脅以反。所在響應。天下震動。公撚髯笑曰。豎子反乎。吾視若等池中蛙耳。何能爲。朝命親王某帥禁旅討精忠。公與子儀募健兒數百赴軍前。王大喜。令擊紫閬山、楓橋諸賊。悉平之。授溫處道僉事。益募兵。自爲一旅。進破石塘。奪楊梅岡。威名大振。先是精忠反。使人招鄭經。經至。精忠復拒之。將士多爲經內應者。經於是取泉漳諸府。復據廈門。日與精忠戰。數敗。公又使儀破其驍將曾養性於溫州。十五年。大軍入仙霞關。長驅向福州。精忠以公往說。遂降。乃以公爲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仍率其衆從征。勳。是時尙之信亦降。與三桂頓兵湖南不出。惟叛將劉進忠據潮州。與經爲聲援。而三桂將韓大任在汀。亦謀歸經。大任者。爲三桂守吉安。被圍久。三桂不救。乃棄吉安。由贛趨汀。爲人多智善戰。人呼爲小韓信。公曰。是可樂以賞賊平。單騎至其軍。說降之。因以其軍臨湖。招進忠。進忠亦降。精忠之降也。鄭經退師廈門。未幾。泉漳賊蜂起招經。十七年二月。經使其將劉國軒、吳淑、何佑等復犯泉漳。大軍屢敗。公援漳。敗賊於壁鎮。而海澄公黃芳世、都統伯穆黑林、敗績於灣腰樹、提督段應舉戰於祖山頭。復大敗。走保海澄。國軒進兵圍之。勢甚張。六月。即漳州拜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福建。數日。海澄陷。滿漢兵死者萬數千人。國軒乘勝破長泰、同安。分略南安、安溪、惠安、永春、漳平、俱下之。七月。圍泉州。福建大震。王公將軍衆十餘萬。觀望不敢進。公分兵救泉。上疏陳機宜。請急救泉漳。而廣儲備。縛城陷。扼險要。鼓勵將士以待。又乘閒復平和、漳平以牽制之。賊攻泉兩月。幾拔。聞援兵將至。解而西。九月。偪漳州。精兵三萬。號十萬。壁於龍虎、蜈蚣諸山。距城數里。金鼓沸地。公以蠟丸五檄泉州兵來援。不至。城中兇懼。時耿精忠仍爲靖南王。與滿洲賴將軍同在漳、拒賊。合兵不滿萬。相顧無人色。公笑謂之曰。恐

平。賊狃勝而驕。謂我不能戰。若出不意奮擊之。賊必敗。賊敗。即不復能師。漳賊平。海在此舉矣。戰抵。乃督兵出戰。公貌魁岸。長髯。目有芒。閃閃逼人。儀吏雄偉。長七尺。挽弓四斛。百步外命中洞甲。結壯士錢寶、張黑子、趙二、王三癡等十人爲股肱。皆勇冠三軍。公自募牙兵千人。益之以大任之卒。爲三千人。皆懷悍敢死。無不一當百。儀嘗帥爲軍鋒。故所向披靡。及與國軒戰。國軒大敗。陣斬其將鄭英、劉正璽等十餘人。斬首四千餘級。生擒千二百人。溺死無算。獲軍資器械不可勝計。國軒奔海澄。於是乘勢復長泰、同安。而賊不敢復出矣。公善招撫。開修來館以納降。不惜金錢重賄。多行反間以攜其黨。賊無義輕叛。服以科即降。不終歲。將士降者二萬餘人。公笑曰。吾但以賊攻賊。賊亡無日矣。然海澄與廈門。賊因險爲壘。塹重阻深峻不可犯。金門海壇與澎湖諸島。艫艦鉤聯相守。甚固。相持一年不決。公以其間大治水軍。請復設水師提督。而分兵絕其餉道。賊乏食日窘。會吳三桂死。其黨退保。貴賊勢益蹙。其五鎮將廖琪、黃靖等以數千人同日降。何遜、鄭奇烈、陳士愷等各以其衆先後降。十九年。公會巡撫都御史吳興祚、提督萬正色、合兵水陸大舉。而招經所倚大將朱天貴亦叛經降。賊大懼。公乘閒進兵。連破其十九寨。賊崩潰。而公遣閒賂經嬖臣某。使爲內應。謀泄。經殺之。株連數百人。衆益叛。遂敗。經倉卒棄海澄金廈。

率衆遁歸台灣。福建悉平。初經之祖芝龍。明天啓時爲海賊。崇禎元年受撫。授游擊使防海。海汛止彭湖。彭湖南有島曰臺灣。袤二千餘里。沃饒產五穀。紅毛地也。福建饑。芝龍請取臺灣屯田以資軍食。朝廷許焉。芝龍遂率衆驅紅毛屯之。建五城以守。官資其利。而鄭氏益富強。及隆武即位福建。封芝龍爲公。弟鴻逵等俱列侯。而芝龍陰送款於大軍之下福建者。其子成功力諫不聽。隆武遂亡。芝龍自謂大功。當封王。而大軍紿之入登執而北。成功走海上。號招其衆十餘萬。據廈門。奉永曆正朔。與大軍相拒二十年。多所殺傷。民困供億不聊生。己亥入犯江甯。敗去。乃據臺灣。朝廷慮其爲患無已。悉遷沿海居民於內。民多失業。益困。及耿鄭之亂。用兵數年。殺掠流離。死亡億萬。不可勝數。幸而存者。供斂資糧械器。剝膚椎髓。莫能給。驅役動數百千萬。加之饑饉。而軍所駐。奪民居。幷其妻女。縶老弱爲奴。晝夜穰箠亂下。死者又無數。公惻然傷之。十八年。上平海機宜十四事。卽有減滿兵之請。及海澄金廈平。遂請親王班師。疏三上乃允。而禁旅驅縶男婦二餘萬人以歸。公重賂王。請王令軍中。敢有掔歸良民男女者斬。而公則以金贖之。凡捐三十萬餘金。悉贖以還民。又請開界復民田蘆廬舍。悉降卒仰食者。墾其閒曠。而列戍於其外。所以安內而攘外也。乃市牛種給之。而數十年閩人患害無所控告者。悉除之。民始農。更生焉。施烺者。故鄭氏將。其叔曰施福。榮備也。芝龍幷倚任之。烺夙梟雄。爲鄭經所寘。因一倖臣欲殺烺。烺遂來降。初以爲水師提督。疑其貳。召入京。罷水師提督。公與賊相拒海澄。計非水師不能克。請復其軍。因薦烺。不用。及金廈平。中外無復以臺灣爲事。公獨謀殄滅之。二十年正月。鄭經死。子少。國內亂。因請乘機進取。復以百口保薦烺。朝廷乃使代萬正色。公厚資助之。欲其相輔成功。而烺知鄭氏必亡。乃密疏請獨以師進。二十一年五月。將由銅山蘇尖開洋。乘南風以攻彭湖。公曰。乘南風。不如北風。蓋彭湖南惟娘媽宮一澳可泊舟。使賊固守。未能克。我軍退將無所據。若其北澳港多。進退俱使。彭湖一下。乘風直擣臺灣。如破竹矣。且時方夏。颶風不時作。不利。遂不果。二十二年癸亥。烺卒請留公廈門獨師。六月。向彭湖。國軒集守娘媽宮迎戰。殺總兵朱天貴等。將士多戰死。烺敗。漂泊海上不敢歸。數日。颶風不作。而賊黨呂韜等。前密受公檄自臺灣閒使招烺。烺復進。海水頓長。遂克彭湖。蓋天幸也。閏六月。國軒以鄭經子衆臺灣降。鄭氏自明末據海嶼。歷四世六十餘年。經雖敗歸。尚以永曆紀年。至是而明之年號始絕云。公初皆倚奮。予滿洲世職。而公厚養將士。造器甲火攻戰艦。用閒招撫降順。前後捐金三四十萬。吏部計例。遞加級至四百有餘。乃加太子少保。及克彭湖。先登陷陣。皆公所養將士。軍資賞費。出於公者過十餘萬。臺灣平。烺封靖海將軍靖海侯。而公不復序。鬱鬱疽發背。卽以是年十一月卒。閩人無貴賤老幼。莫不流涕。肖公像祠之。其歸葬也。送者號哭數百里。至今猶祠祭之不衰焉。鄭芝龍之初起也。廈門有浮石。文云。生女滅雞。十億相倚。人莫能解。及臺灣平。乃知十億兆也。女兆姚也。鄭藏酉。酉雞也。滅雞。滅鄭也。計公之生。鄭氏初起。鄭滅而公亦卒。是天特以滅鄭氏而生公。而公之生。豈偶然哉。儀以都督僉事充猴山鎭兵官。後補偏沅卒於任。耿精忠以福建平。召入京。與諸叛磔於市。儀大任歸公未幾。亦召入殺旗下。被甲以事錯繫之。數年始釋。二十八年隨爾旦入犯。隨大軍出禦。死於陣。

野史氏曰。吾聞姚公之令香山也。幾陷不測。旣能官。識者多悲其不遇。而公之志浩然不衰。未幾。遂建殊勛。五年乘節鉞而半海。非氣運所關之人哉。其成功赫赫爲能或之先也。閩人德之。如周之思召公。蓋其所以造福於閩者。其德甚大。而功甚偉。有閩頌彙編紀其詳。茲不具載。

隱俠傳

隱俠不知何許人。籍上高。孔霖爲予述其事。某歲。漕督某嘗密訪之不獲。或曰。若屬滿翠亭立獲矣。滿翠亭者。壽州捕役。多材力。狡黠善捕盜。盜無隱不獲。於是下之州命翠亭。翠亭曰。噫。難哉。役所捕州盜耳。遠則廬鳳。盡江北止矣。河之北。江之南。非所諳。況遠不知幾千里。何鄉孰爲盜。孰爲蹤迹而詰之。敢辭。知州怒曰。上官命。敢爾。若弗緝者死。緝弗獲亦死。繫其妻子以爲質。翠亭不得已。遂行。是時四方負氣無聊之士。多亡命江湖。或爲盜。而是人故非世所指名。翠亭走數萬里。凡三四歲。終不獲。已返之金陵。曰。或不得之道。得之近乎。館於逆旅樓上。久之念曰。吾以捕盜成名。今乃困於此。命也。妻子何辜。繫獄矣。頃之。樓窗忽開。一人闖然自簷際入。呼曰。翠亭良苦。翠亭大驚曰。爾何爲者。笑曰。爾緝我三年矣。尚不識邪。噫。毋恐。吾活爾。時已暮。篝燈視之。其人短小。目閃閃。氣雄肆不羈。就坐呼酒痛飲。述翠亭三年中事歷歷。滿引大笑。的翠亭曰。是否。翠亭長跪流涕曰。吾爲君且死。君果活我。我生矣。其人笑不答。就枕而鼾。翠亭驚疑良久。欲縛之。不敢動。夜半忽不見。比曉。主人疑客蹤迹殊異。詰翠亭。翠亭意忽忽。長歎語其故。未畢。則又至。曰。若歸矣。去壽三十里且止。某日我將至。語罷去。不知所往。初翠亭妻子被繫數年。不知翠亭存亡。上官督趣益嚴。迫。旣而其人如期至。謂翠亭曰。我以若遠來敎若。非就死也。出若界去矣。語若官。勢我緘我無不可。愼毋犯我。我殺王公貴人於禁閣祕室若蟻子。千百萬軍中。取上將頭無難者。犯我。敗乃事。毋悔。翠亭唯唯。詣知州。知州愕眙。股栗汗下。謹護之出城。遽至淮。脫械去矣。噫。此何人哉。其劍俠邪。其盜邪。盜烏取乎。乃奇節偉行。又無傳焉。天之生斯人也。其謂之何。奇才不見用。而流於俠。俠而隱。悲矣。苟不爲之傳。抑又悲也。傳隱俠。志其悲爾。可與紅線崑崙奴同日論乎。

徐烈婦傳

烈婦姓朱氏。永康侯徐錫允夫人。年十七寡。無子。錫允康伯父應垣襲其爵。夫人屏鉛華。坐臥一樓。讀書學書。善彈琴。每月夜。闔庭戶。焚香獨奏。商調激楚。聞者悲之。事姑孝謹。姑憐之。時與同臥起。甲申三月十九日。都城破。家人聞難。驚辟去。保姆曰。夫人辟。夫人笑曰。吾何辟。保姆曰。夫人卽不辟。卽死。如太夫人何。太夫人曰。吾婦且不辟。吾何辟。皆不辟。於是夫人奉廟主至中堂。積薪於庭。再拜太夫人曰。請與姑侍廟主同以火。太夫人曰。諾。乃取命服清袖服之。太夫人西嚮坐。夫人東嚮侍。命舉火。火舉。太夫人倉皇起欲辟不得出。遶屋而號。夫人堅立不動。頃之。遂乎火而死。成國公朱純臣。夫人父也。降賊。賊令自縊死。永康侯錫登。應垣子。亦被拷掠死。遲夫人死數日耳。先是夫人侍婢四。皆聰慧。教之習書彈琴。愛之甚。夫人將火。揮之去曰。若毋火。四人泣曰。夫人死。婢子焉辟死。請皆火。火發。烈燄蔽庭戶。忽一婢若有物挈之出。鄰屋瓦上。廣髮皆焦灼。半日蘇。方辟去。事定。始出見故人。爲流涕述其事如此。

王源曰。朝廷風化之原。信夫。烈皇后從皇帝死社稷。無論嬪御。視死如歸。而一時節烈之盛。如簡討汪偉妻、主事成德之母。慷慨就義者。不可勝數。雖不及永康夫人爲尤烈、而授命不苟免。一而已矣。有布衣黃尼簏妻趙氏。聞事急。謂夫曰。城陷。我必死。死倉卒。無隋從容。曷豫矣。沐浴盛設。拜祖宗。先城未破。自經死。而京營選鋒楊二妻某氏。於十九日早。與夫對縊死。是非有副笄六珈之遇也。而皆能與夫人爭烈於戲。有自來矣。

曹烈婦傳

烈婦張氏。京師人。父時雍。萬曆癸丑進士。河南府知府。適順天府庠生曹曜。曜祖子登。嘉靖壬戌進士。巡撫保定右副都御史。父爾材。蔭生。廣西潯州府知府。曜以崇禎十一年卒。子四。長持翼。次持敏。次肅。次持毅。女持順、持翼妻李氏。肅妻周氏。持毅妻鄧氏。烈婦性貞毅。孀居持家。教子女甚嚴。十七年三月十七日。賊李自成犯京師。持翼欲奉母辟去。母歎曰。世受國恩。今且危。苟免可乎。且辟將焉往。我斷不肯偷旦夕不可必之生。貽辱家門。因泣下。持順方十歲。抱母大哭。衆皆哭。賊破城。轟轟崩騰排塌。人兇懼。母曰。事急矣。我必死。若等自爲計。衆哭曰。母死皆死耳。誰忍獨生。誓從母俱死。母曰。嘻。決乎。曰決矣。母於是率衆哭祭家祠已。命持翼賦矢志詩。有曰。黃泉有路從先子。白璧無瑕付後人。母頷之。歎曰。誠如兒言。死無恨矣。十九日城陷。母先衆自經死。庶姑姜氏同母死。持敏、肅、李氏、鄧氏、俱縊死。幼女依母膝下死。乳嫗孟氏亦從死。而持毅與周氏就縊繯絕。賊排戶大呼入。倉皇辟去。持翼自刎未殊。仆地下。賊執之。持毅亦被執。賊敗乃說。三人求死不得者、而從母死者七人矣。初鄧氏歸持毅甫一月。李氏有身將產。縊久之乃絕。人尤憐之。而李父若連、錦衣衛北鎮撫司僉事。亦殉難死。嘗爲厲聲賊。賊見者諷鶩。持翼後遁迹江湖。三十餘年不歸。客死濮陽。子節鉉以其喪歸。

王源曰。予以辛巳設教都門。有客持曹氏慈節錄求立傳者。則烈婦之孫節鉉也。予讀而悲之。甲申之變。婦人死節者甚衆。而不傳者何多邪。烈婦以世家之盛。慷慨就義。子婦從死者數人。尚泯然不傳於人間。況其他乎。節鉉老矣。矮然有烈士風。述其先事悽流涕於戲。節烈之不傳。士君子之責也。能無惕然有懼乎哉。

高節婦傳

山陽有蔣氏女。許字高氏。未成婦。夫死。守志三十年不字。女也。節。則婦矣。作高節婦傳。

高節婦名淑。大河衛千戶蔣氏女也。幼端嚴。有至性。事父母以孝聞。知嘉興府高公孟門寶應人也。自父光祿公家山陽。高故大族。光祿復挾貲賈海。家益隆。孟門公卒。孫昂將擇配。巨室爭女焉。孟門公夫人曰。吾孫穎秀異凡兒。當求賢女爲之配。其蔣氏女乎。卒聘蔣氏女。先是公六子。唯少子于雲承公業。五子俱先後殁。昂幼孤。依於叔。及長。力學攻苦。遂致疾。當是時。江淮亂初定。高氏業中落。未幾昂卒。女聞訃。涕泣不食飲。請往成服。父母不可。女固以請。不得已聽之。囑曰。兒未成婦。不得往。聽兒往。從兒志。趣歸。毋久留。女掩面不應。立登車去。高氏聞之。大驚。女下車。直入。撫棺痛幾絕。見者無少長皆哭。良久。祖姑撫女背曰。

苦吾兒。悽哀與兒言。女乃收淚拜曰。女雖未入高氏門。心爲高氏婦已久。夫今不幸死。女來成服。義不得再適。時于雲方大會賓客宗族。議治喪。聞女言。莫不驚歎。或泣下。然皆曰。甯有是乎。不可聽。于雲獨心異之。欲成其志。既而蔣氏遣人數輩至。趣女歸。女不應。祖姑與家人反覆勸慰。而蔣氏戚姆往來相望於道。凡數日。說女萬端。終不聽。于雲乃自至中堂。呼謂之曰。爾守節誠善。顧曾未識爾夫面。誠不忍爾室女苦節終其身。語未畢。女厲聲曰。我父母既不愛我以德。祖姑又不忍。公讀書識大義。所恃以成我志者唯公。公言復爾。吾何望。志不得就。唯有死。遂大哭。于雲曰。嗟乎。女志決矣。立白母。令之出。徧拜家人如新婦禮。遂成服。初高氏宗祠在襄陵。光祿公雖家山陽。兩代俱反葬。于雲別建祠祀其先。至是謂母曰。兒稍復祖父業。當爲昂立嗣。使主祠事以奉節婦。義不合。節婦獨苦而無後。節婦自成服。不飲酒。疏食麻衣。衰絰不暫釋。父母知其志不可奪。不復勸。乃時歸甯。手緝紝紡。朝夕奉昂主於室。歲時必造昂墓祭而哭。凡三十四年如一日。于雲負才數奇。家貧。徙於鄉。大水。廬舍沒。乃游四方。過人卽流涕述節婦事。庚申始得拓地更祠。告於祖父。祔昂父及昂主於祠。使節婦守俎豆。凡謀爲立嗣授室。奉節婦以終身。而淮士大夫共白之當事。請表異以風天下。是時節婦髮盡白。年垂六十矣。

王源曰。北平有邵如京者。爲勇衛營中軍。從黃將軍得功。殺賊羅山。死於賊。其妻牛氏聞之。痛哭不食。凡七日。夜水漿不入口。父母長跽牀下勸之食。遂奪其節。人固樂有賢父母也。使其夫家有識大義如于雲者以成其志。豈不忠節兩全哉。

吳節母傳

節母方氏。歙人。夫吳一初。太學生。少義俠。天啓時。遊燕趙。數年不歸。與知固安縣某善。會有警。某勸之去。一初曰。平時與公依。今有急。去之。不義。卒不去。城破。死焉。節母年二十九。聞之。號哭累日夜。將死之。子曠方九歲。而姑唐氏、母申氏。皆年八十餘。抱其子泣謂節母曰。若死誠善。顧吳氏無期功親。我兩嫗日暮人。孤安所託。若死。孤必死。孤死。爾夫斬然絕矣。死與撫孤孰重。節母爽然收淚謝曰。二母言是。乃決志撫孤。遂不死。節母讀書識大義。爲人機敏強力多才能。吳素封。所稱傳桂里吳氏者。族有黠兒利其有。強節母託孤於己。母笑曰。我不死爲孤也。胡復託孤於爾爲。黠兒持兵脅之。欲劫孤去。母摟孤他所。大呼與鬬命。哭且喻以禍福。誓以死。黠兒沮。然稍稍羅食之。由是家日貧。未幾。姑疾革。謂之曰。我死不瞑。節母泣問故。姑曰。我子先我死。我死竟無子送我。能無憾邪。節母泣曰。婦請撫孤成立。乃葬姑。代子送姑。姑撫憾。是時。節母已使人至固安。求夫遺骸歸葬之。姑卒。乃殯於家。七年。子曠成人。始成禮。哭歸。盡哀以葬。初曠之幼也。母教之嚴。及長。遊膠庠有聲。善詩文。工書。爲人慷慨有父風。尚氣。好急人之難。國變。數危困。益貧。徙居梅莊。生子四。苑、蔚、荃、菘。皆負才。年四十七卒。苑登丙午賢書。節母壽七十。苑率諸孫諸曾孫十許人捧觴爲壽。而徧邀族中節婦鄭氏、蔣氏輩。共八九人。與母相酬酢。人皆謂節母有後。而貞節之盛。他姓莫比云。初節母母申氏。守節撫其子。子死撫孫。孫又死。節母乃迎養於家。凡十餘年。卒葬之。令子孫歲時祭埽。世世無絕。母年七十有五終。苑壬戌成進士。官翰林院檢討。

鄭氏年十九寡，無子，苦節五十年，有司以聞，表其閭，於節母爲族姊婦，又有蔣氏與鄭氏姊妹二人，皆族子婦也。

蔣年二十，鄭氏姊年二十餘，妹十九，夫皆亡，蔣無子，或迫使他適，截髮自誓，已而無所依，居尼庵，或勸祝髮，乃曰，我吳家婦，豈優婆夷邪，年七十餘無疾，一夕正襟而逝，鄭姊亦無子，貧不能給衣食，夫世母胡憐而養之，妹有子二三歲，父母欲奪其志，拘之家，納他氏聘，鄭聞，倉皇涕泣，密使人告胡氏，出不意，遣人迎之歸，父母乃止，得完節，撫孤，今猶未五十也。

初節母夾孫蔚取潘氏，無子，性貞靜，蔚病，晝夜侍湯藥不解帶者累月，割股肉爲糜以進，不愈，嘔血數升，誓以死徇，苑以子瞻潢爲之子，蔚謂潘曰，若欲死徇我，以無子，今有子，可無死，潘流涕許諾，蔚卒，亦守節撫孤，母方氏者，節母從姊也，夫亡，矢志不再適，節母七十，苑邀諸節婦爲母壽，方與焉，無子，嘗就養於潘，潘養之盡孝，死而哀毀營殯葬，并葬其三世五棺，人稱節孝，不愧祖姑云。

王源曰，檢討雅度宏毅，博學工文章，膚神先生葬不推之，諸子並秀傑不羣，信節母之有後矣，然與母一時守節者甚衆，顯可考者僅四五人，而有後又皆不如節母，夫苦節終其身而無後，何其悲也，矧湮沒而無傳歟，於戲，亦有幸有不幸哉。

陳孺人傳

孺人李氏，祖濟人，陳編修夢雷之妻，幼明慧，性至孝，父母鍾愛之，及歸陳氏，與編修相敬禮如賓，姑疾不信醫，病甚終不肯服藥，孺人涕泣跪牀下竟日，捧藥俟，夜不解帶，姑憐之，强進藥，乃瘳，初降將耿仲明守福建，曰靖南王，死，其子精忠以賄得襲封，歲甲寅，吳三桂反雲南，精忠以叛，編修陷於賊，力拒僞命不受，陳處實從間道請兵，兵入，賊遂破，久之，至京，不得白，被逮戍瀋陽，時編修父尚存，孺人例從遣，而孺人父病篤，不得往視，割臂肉斷往撩之，方脊仆，縣役立趣發，飲泣辭舅，舅悲痛不自勝，孺人哽咽慰藉之，登舟去，而斷臂肉俟舟至曰，翁死矣，孺人呼天一慟絶，血淋漓襟袖，良久甦，於是舟已發，一女六歲，寄他所，未一訣也，孺人習書史，明大義，時時以義命慰編修，編修安之，而遷客過瀋者，多以編修爲歸，李子和者，編修同年友，與張粹伯皆山西知縣，年七十，謫遼左，皆與編修相依，其歿也，皆編修殯之，而子和疾篤，孺人勸編修迎至家調攝之，卒，遂殯於舍以待其子，又有同年子來迎其先櫬，盜刼衣物去，時冬寒衣單袷，孺人曰，是孝子順孫，可令一寒至此哉，即夜操刀尺達旦，成絮衣贈之，編修雖遭難，而義聲益著，蓋以此，後十餘年，編修益困，遷白雲寨，爲力耕計，六月乘牛車，値大風雨，山水横溢沒轅，度嶺千盤而上，僕痛牛喘，乃下車相扶，從樹陰中杖策上，遇石暫憩，孺人曰，山水清奇，不減故園風景，顧老母在，吾心戀戀，否即終老此地何傷也，意以慰編修，而編修悵然不懌，及抵白雲，未兩月，孺人卒，先是編修未婚，人輸苑，遇恩，孺人先受封，而後合卺燕邸，及假歸，孺人歸甯，命服具儀仗鼓吹，家人抱三歲兒乘馬從之，觀者以爲榮，未幾變作，陷賊，蒙大難，二十餘年，幾死者數，流竄萬里，卒死窮山荒谷中，求一生還不可得，嗚呼傷哉。

王源曰，予讀陳孺人狀，流涕數四而後爲之傳，以孺人之賢，所遇若此，與編修何異哉，予向聞編修被難

始末，爲之嗚咽扼腕，然則禍所從來，天乎，其人邪，悲夫，身世遭逢之感，有不可勝道者矣。

吳烈女傳

烈女吳氏，吳人也，父爲御史，許字宋氏，未嫁，宋氏子死，女矢志不適人，父將奪其志，女不聽，死之，故稱吳烈女云，初烈女失母，弟妹四人俱幼，烈女撫之甚篤，及聞其夫之變，欲自盡，顧弟妹無所依，弗忍，乃請往成服，父色然駭叱曰，若室女也，胡爲此，辱矣，若翁更爲若擇佳耦，女痛哭累日夜不食飲，欲赴井，家人持之，吞金約指，宋所聘也，將死，父憐之，且悔，急藥之，不得死，慰之曰，兒毋死，我成兒志，特不得往成服耳，我養若終身，不亦可乎，女頷之，乃復食，女故慧婉，事父母孝，長讀書，識大義，至是吳下競傳之，閭里莫不藉藉稱歎以爲奇，而其父乃更納他氏聘，親迎有日矣，女聞之，歎息泣下，誓必死，乘父他出，侍兒寢，乃繫帛於梁，置二金鳳釵於几，皆宋聘也，手書，繫衣帶，請以釵易棺，歸屍宋氏，遂結環自縊死，宋氏聞之大驚痛悼，奔請其喪，與宋氏子合葬，吳下士爭爲詩文以誄之，時丁丑四月事也，是年三月，婁又有烈婦張氏者，農家女，嫁魯氏，夫家故非良，姑與夫迫使爲私以爲利，婦志不從，姑大怒，箠撻之，凍餓莫之恤，凡三四載，志終不變，聞語所親，涕泣以死自誓，既而其夫劫之他往，婦知不免，夜啓戶，躍身躍入兩安橋下水中死，越八日，里人獲其屍，色如生，衣上下百結，時方二十一歲云。

王源曰，予適吳中，遇韓生鵬舉者，泰州人，見所爲吳烈女詩歌，因爲之傳，予嘗爲高節婦傳，亦室女守節終其身者，而烈女之死，尤其痛也，然女生貴家，讀書識大義，若烈婦又何爲哉，人之貴賤，存乎義不義，所生固無論矣，語曰，醴泉無源，靈芝無根，其是之謂乎。

吳節婦傳

節婦佘氏，故吏部郎中吳竹亭先生之側室也，守節爲尼，號法輪，初佘歸吳年十三，性慧婉貞靜，寡言笑，讀書通大義，工黃庭書法，郎中側室數人，獨憐愛之，崇禎癸未，郎中得禍死，詳國史及家傳，獄中貽書三緘於佘，勉其謹事太夫人，時佘年二十有一，聞變痛哭，毀容不欲生，父母勸改適，乃翦髮自矢，遂爲尼，郎中子祖錫字佩遠，以壬午副榜貢於鄉，痛先人之死，思有所建立以暴白於世，未幾，國變家亦毀，佘市衣飾，復其葉莊隙地，構茅庵，焚脩其中，貢士棄家行，遯子漢濩繫獄，久之乃釋，而貢士奔走四方三十年，卒無所遇，客死山東，癸亥，濩扶其櫬歸葬，佘悲不自勝，既而指所居謂濩曰，此地先選君讀書故地，所謂寢在堂也，已歸他族，吾復之，生爲棲身之所，死爲葬身之地，以誌吾生死不離先選君之所憑依，郎君識之，不可忘，因泣下，濩亦泣，乙丑疾革，而濩在吳門，乃以郎中手書納袖中，謂其徒曰，吾四十餘年苦節兢兢，奉此三緘耳，顧吾死毋封龕，必俟乃孫至，令取去藏之，毋使吾血肉汙滅吾選君遺筆也，言畢而逝，濩奔至，痛哭，如命取其書，乃迎塔庵左側以葬之，先是郎中側室，尚有淩氏王氏，亦披緇，皆二三年而歿，佘獨少，守節最久，更爲鄉里所重云。

王源曰，佩遠先生之志苦矣，忠以全孝傷哉，古所謂志士仁人者，非歟，己卯，予遇濩於吳門，流涕爲予述節婦事，再拜請爲傳，予既痛先生之志，又感節婦堅貞之操，可悲也，世之以忠孝成名，而妻子不免爲之

諸者，亦多矣，還君復何恨哉。

陳孺人傳

陳孺人，長沙監生陶君之典之繼室也。君父密庵先生，明翰林院檢討，高謚。君承父志不仕。孺人以乙酉歸君，識大義，倂臨，孝事舅姑，撫前子慈，終身無閒言。初君元配劉氏娩身而歿，遺孤炘，鞠於乳媼三年，孺人挈之歸，篤愛過己出，稍長，課讀無稍貸，有過教誨切至，不使陶君知。炘由是得成立，爲名諸生。先是檢討羅於難，陶君奔走營救於外者三載，孺人維持於內，搘拄日瘏瘁，安危事變，豫爲計慮，幾弗爽，家毀，得弗與。事平，陶君以餘業奉檢討晨昏，遂初志，偕遊林壑以終，皆孺人力也。陶君性至孝，母某安人卒時，詔不能盡禮，孺人佐治喪葬，風雪忍凍，卻重襦薦之。及檢討歿，治殯葬，資寄饋具，竟日夜立庭廡閒，侵寒遲得疾，咳血。未幾，炘暴亡，一慟悶絕，數刻乃蘇，哭不止，不復恤己病，病日劇。嘗孺人未適陶君也，其父席鉅貴，無子，兩女，孺人其季也。姊又早卒，鍾愛之祕若男。比歸陶君，父母皆先逝，陶君懼其習豐逸，弗嫻厥職也，語之曰：願以三事屬子，子能體吾志乎。孺人曰：諾。曰：一敬事舅姑，一成我友愛，一善視前子。孺人起避席曰：是新婦職也，敢不勉。已而孝慈果大著，早夜辛勤操作，一無夙豐家兒女習態。陶君喜交遊，家人數百指，孺人傾妝奩給之，罔弗豐。時雜麥糗自茹，而宗黨姻婭窮困貧者，即陶君他出，脫簪珥濟之，無所吝。疫作，僕婢相繼死，人皆忌避去。孺人曰：死生命也，若等非猶人之子與。躬辦藥粥恤之，鄰人感化，破俗忌相扶持，全活者甚衆。孺人既病，陶君爲檢討營宅兆，時時強起與謀，實非有期，疾革不能待，遂卒，時甲子冬十月也。卒之時，猶惓惓以不能襄窆爲恨云。三子：炘、煊、燦，皆以文學名於時。煊遊京師，王公貴人爭禮下之，與源交最篤。流涕述母生平，持狀請立傳。且曰：煊兄炘年三十餘，母猶與同寢，曰：吾不忍令其以家計攖心廢學也。煊等則早令析居，曰：成不成有命，無議之者。又篤於外家，歲展父母邱隴，祭饗無失時。彌留，誡諸子曰：外大父墓田，宜世守之，春秋埽墓，必如我在，毋令陳氏絕祀，使我不瞑目地下也。煊字孝長，太學生，爲人伉慨英毅，負大節，不愧家聲云。

王源曰：甚哉，高節獨行之難也。苟非父子夫婦有同心，能相成，無憾者寡矣。陶君之得陳孺人，幸哉。源母魏，源兄汲公後母也。母卒，兄痛幾絕，每聞人稱繼母，即嗚咽不自勝，曰：母耳，何繼爲。母之撫之者可知矣。於戲，陶母克襄夫子之志如此，而觀其孝慈懿行，又何能不潸然涕下也。

周節女傳

周節女，錢塘周某女，許字關某爲繼室。關某者，杭州駐防漢軍帥之子也，未及娶，卒於京。女聞訃，痛哭毀容，欲往成服，父母不可，女固請，不得已，聞之關。關大驚，舅姑歎息泣下。久之，亦不可。兩家戚友聞之，莫不稱歎以爲異，然皆曰不可。乃父母以女不可回，不得已，斷之曰：往弔可，守節必不可。女曰：諾。及之關，哭奔其夫位，則竟成服，誓守不肯歸。予友周奕士，女從兄也。丁亥，予遇之京師，爲予言節女事。是時，其舅姑回京已數載，父母亦送女來京。顧女性剛毅，不能安其居，仍依父母以守，窮無以活，飢寒日益迫，或勸其改適，則厲聲曰：吾欲改適，改適久矣，死耳，復何言。予觀史冊所載，處女見危授命者，無代無有，而爲其夫守

且死者蓋寡。近日比比皆是，其見於予文者，有高節婦、吳烈女、葉節婦諸人，吳死，高與葉皆守節終其身。豈廉恥滅絕，男子靦焉不復知有名節，物極必反，故鍾於女子而遠勝前代若是乎。予友楊愼脩自雲南歸，言阿迷州陳氏女，未嫁，夫死，力請於父母往撫屍痛哭，歸自縊，遺書請與夫合葬。富平彭亭立言其鄉有王氏女，許字李氏，十八歲，夫家遭大難，父子俱論斬，女聞之，號哭不食。行刑日，欲往生祭其夫，父不可，奮激欲自決，不得已聽之。女攜酒食往，是獄也，斬者數人，從逮者二三人，刑卒持刀夾立如堵牆，觀者數千，女直入萬衆，尋見其夫，哭且拜，夫涕泣被面，女理其髮，拭其面而飲食之。須臾，卒呼曰：刑矣。叱女不退，臾之出，仆地下，女倉皇起，復仆，匍匐入，夫首已墮，屍橫地，血射如注成渠，女抱其首，卒奪去，乃抱屍，卒驅首，持反覆，舊前，攜其首置屍上，鍼線聯合之，親殮之棺中。始退，血淋漓徧體，望望然隨其父歸。觀者莫不隕涕。歸謂父曰：兒事畢矣。父無慮他日，兒可守可不守也。父稍慰。夜閉戶自經，遺書曰：兒許爲李氏婦，義不他適，但死易，守節難，兒不敢自必守節終其身，不如死，願以屍歸李氏。予聞之，嗚咽流涕，方記周節女事，故並錄之。於戲，死易耳，守節難也，節女既爲其難，吾知其終身不可易，與吾所記高、葉二節婦並傳不朽矣。

居業堂文集卷六

書

與徐立齋學士論王越書

前以威甯不宜與李孜省、繼曉同傳，先生既不以其狂愚采納之，盧公之債全矣。而源猶有論者，越與陳汝言、陳鉞、戴縉實匪其儔，而與之同科，恐亦未能大服其心也。越毀廉隅，不惜名節，附汪直、李廣成功名，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爲之諱。顧功罪之際，不可不辨。罪大功不足贖，議罪可也。罪不得掩其大功，議功可也。毀廉隅不惜名節，豈小故，顧大小何常之有，管仲不能一匡九合，則不死又相，春秋自不得貰其誅。平勃不能誅諸呂，定劉氏，則綱目亦不能原其心而不論其罪。使越當日無功足錄，而啓釁殘民以逞，則與汝言、鉞、縉同罪，越無辭。功雖足錄，而排陷正人，專權植黨自恣，亦無辭。且夫紅鹽池、威甯海子諸闕諸捷，雪累世之恥，威伸強敵，功在國家，三百年寥寥不可多見。上未嘗謀國，下未嘗殃民，中未嘗害善類，則其不自惜名節，亦猶不死又相之不足掩其一匡九合之大功，而烏可與傾險不肖有罪無功之汝言、鉞、縉同類而並誅也。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自儒者持身大節，先生豈不以越雖有功而辱身敗行，特功利之徒，故重黜之，使儕於汝言、鉞、縉，使天下知名節足重，而爲千百世名教之防，固宜尼作春秋之意。然春秋立法嚴以明，而責人公以恕。嚴以明故人不得倖免，公以恕則眚災肆赦，而罪不得掩其功，不得

倖免。則人知懲。罪不得掩其功。則人知勸。今人威嘗於不肯之科。求失身者讀之足以警。已失身者讀之。必將絕其自新之路而不足以爲勸。則於春秋之義。毋乃得其一而失其一乎。實錄云。趙以汪直有寵。所建白必從。欲借其權以成事。故善事之。當路者素忌其才。直敗。遂被斥除名。又云。趙自負其才。破崖岸。多機變。爲士論所非。概指其功爲開釁生事。而崔文敏亦云。人多言越任術不足數。及觀秦陵實錄。然後知其塞上功甚偉。然則當日忌者之口固不少。而傳聞未可盡信。其不可與汝言輩同日論甚明。原非欲以附中官爲越諱。蓋附中官之罪小。捍患禦侮之功大。應於楊善、王驥、同科。不應於汝言、鉞、縉、同類而作史。者第據事直書。使其功罪互見。不必深文過詆。既不沒其功。使人知勸。又不隱其罪。使人知懲。庶春秋之義合。而大服其心。且使天下後世無異同之論。於戲。尹旻通宦官得尚書。滑附汪直。逐項忠。未嘗不與王親、李秉、同傳。以威甯蓋世雄略。殊勳偉烈。過旻遠甚。豈不可爲拊膺長歎而深惜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亦取節焉可矣。

與友人論韓林兒書

韓林兒非名。林林兒兩字一音。北人土語。牧豎小字。猶漢之劉盆子也。顧盆子實漢宗室。林兒賊子。豈眞趙氏後乎。明太祖初起。依郭子興。非由韓氏。子興卒。勢孤。乃用其年號。受其官。假其聲援。猶唐高祖稱臣借兵突厥。與項羽之於義帝。陳友諒之於徐壽輝。不可同日語。明甚。乃足下則以瓜步之說。而加以弒君之罪。夫綱目於魯弒嚴矣。乃光武親北面更始。司隸校尉大司馬。更始授之。徇河北。更始命之。蕭王。更始封之。河北定與更始貳。而綱目未嘗書以叛。更始未亡。即帝位。綱目未嘗書以僭。且赤眉初降更始。樊崇頓首稱臣受爵。後更倡亂。立盆子。殺更始。而綱目亦未嘗書以弒。蓋元與盆子亂等耳。不足以言君臣。而光武誕膺天命。正位號。烏得反以更始爲正統。而責光武以君臣之義。此紫陽援之天理。折衷於春秋。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假令足下操筆。則光武在所必誅。而唐太宗之滅突厥。竟等之嬴秦之滅周矣。可乎。不可也。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魯桓親弒其兄而奪之位。乃隱之弒也。書曰公薨。桓之立也。書曰即位。不聞直書以弒君。蓋孔子魯人。諱國惡。義固應爾。足下家於先朝。有世職。尊先人孝廉公。大節高風。卓卓垂不朽。而足下昆季。又皆自託於皋羽所南之流。即遇魯桓。亦當遵法孔子。且夫滁和諸州。太祖地也。采石太平之戰。太祖力也。克集慶。太祖功也。韓林兒局寄豪末有所與。而天命歸之。人心向之。豪傑服之。救民水火。開三百年丕基。積過湯武。功存萬世。顧欲奉一未成事之賊子牧豎爲正統。與太祖正君臣之分。而搜取莫須有之說。顯然大書比太祖於劉裕、蕭道成。而自以爲實錄所不載者。吾能知之而直書之。是無論非天下後世人心之公。凡有血氣稍知大義者。莫不操筆而議其後。即足下異日見先人於地下。孝廉公以足下此舉爲安乎。抑不以爲安乎。苟不以爲安。而足下其將何詞以對也。

與友人論史書

辱示。史以紀事欲其實。是矣。雖然。實而不文。陋矣。又欲其詳。詳而不簡。嗚呼。冗矣。僕嘗謂史斷當規摹左馬。或曰烏乎爲左馬。亦漢書耳。請嘗讀書。如霍光傳。非其得意筆乎。大綱在輔幼主。詳者不過廢昌邑一

事。前所敘則上官桀爭權燕王。忽增符璽郎秩三事。自誅桀至昭帝崩。則概以二語括之曰。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後敘者則立宣帝一事。而又以一語括之曰。光秉政前後二十年。於是遂敘其卒及其敗。無多事矣。以二十年之大司馬大將軍事何可勝數。而所敘止此。古人詳略之法可知矣。奠高山大川。禹所以治水。徐之山不止蒙羽。荊揚之水不止江漢彭蠡震澤亦明矣。而所奠止此。他則禹貢所不載。凡夫傳者傳也。但敘其生平一二大事。其人已傳。而雜敘其閒瑣事點染映帶。或夾入他人事。怪峯削壁斷崖絕壑。鳥道空曲雜緒。司馬氏網羅數千年軼事。猶得曰世遠言湮。不可得而詳。班氏去光僅百餘年。且本朝事。豈遂無可考據。後人失此準繩。斤斤然不敢軼一事於傳之中。又不敢出一筆於其生平之外。是行狀。非傳也。宋元史行狀尤庸陋者。而奉爲矩矱。可乎。世有言似中庸。實足誤天下後世者。莫過文章隨世代變遷之說。世風之變固矣。顧變之者誰乎。人爾。變而下。人爲之。變而上。人獨不可爲乎。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僕則曰人皆可以爲左馬。然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世人徒知仰近代鼻息。不肯卓然取法乎上。原非其才之罪。顧欲歸咎世運。假令世運降。不復得古之才。愈降愈下。則宋元後再千數百年。文字且變爲倮偶。而六朝不必有范曄。唐宋不必有韓愈、歐陽修矣。然此庸人之論無足辨。乃或講體囊遺法而又多失之拘。如謂事必類敘。不可類敘者乃留之後爲追敘。夫追敘最古人跳脫法。或前或後或中無不可者。而類敘中有虛斜帶敘法。有總敘法。追敘外有補敘法。要在審其勢設之得當而以簡馭繁。鍊氣使一貫。非必沾沾各從其類。逐事實寫如漢賦體。而後謂之類敘也。吾嘗譬之兵法。揚旗鳴鼓而或爲虛。邱阜山林岸莽寂然無人而或爲實。或減竈。或增竈。俱以勝。火牛或以勝。或以敗。總之天下事無死法。規矩方員之至。得一規矩。而方員千形萬狀。俱可變化生心。若牽規矩所制之物爲規矩而欲以盡天下之方員難矣。僕於史學懵然未睹藩籬。特於左馬有一得之愚以爲文非時選所能限。故謂晉書南北史八書之詞纖語儷。亦猶今之欲做宋元。不知變而取法乎上。漢書猶存左、馬之遺。而合傳法壞於後。遂不復講。夫兩人三人。或十數許人合一傳。參伍錯綜。回環帶情文何限。乃徒以傳短長爲卷。寥寥所合。括以贊。而人自爲傳。合而不合。何所取哉。且左馬敘一人而牽帶者常數人。蓋其人生平可傳者止此一事或一言。則附見其事其言。而其人已見。不必一一爲之傳。又或彼此傳中互見。而不必決詳於本傳。皆古人簡而詳。手法高絕處。至於褒貶。無事加之詞爲毀譽。第核實直書。傳其神寫其心。而褒貶自見。五刑之屬律也。而以準皆各其及即若八虛字爲之母。則褒貶之法從可見矣。今既不能上追左馬。亦當規摹歐陽。乃并范之雅練。陳之簡淨。歐陽之提綱挈領。概置勿道。以爲馬班後不復有馬班。歐陽後不復有歐陽。問之則曰。非我不欲爲也。世也。或曰。史以紀事。近代事煩。不可以古昔比也。或又曰。文各有取。不必是古而非今也。究其意不過欲以宋元史爲法。而舍宋元史。似更無可託以著筆者。於戲。是成一道歟。僕愚實未見其可也。

與友人論侯朝宗文書

僕最愛朝宗文。有流水行雲之致。而深不服其入門必由八家之說。語曰。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吾誠能取

法先秦西漢。何患不與八家並驅爭先。若但取法八家。不過寄八家籬下。而謂合八家卽無門可入。則當日八家爲文。更何自入邪。兵家有奇正之術。正有定。奇無定。而以正爲奇。以奇爲正。則正亦無定。駿馬超光。絕影。山阪谿澗。騰踔如平地。蹤迹終未能泯。神龍瞬息變滅。孰尋其蹤迹所在乎。朝宗曰。先秦之文。如泰、華、三峯。直與天接。自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而如李夢陽者。所謂觸其趾者也。夫泰華雖高。固非若天之不可階而升。苟得其徑。雖巉巖傾仄。逶迤窅窱。磨脛捩石。未始不可以窮幽造極。夢陽何足以語此。且僕豈以千里馬不足乘。必欲登龍馭之乎。蓋文章不外用意與筆。意高則筆有建瓴之勢。筆奇則莫測其意所在。總之有卓絕不磨之識議。而亂峰橫側。烟雲狼籍。斯爲善矣。宋文靡弱。能正不能奇。能整不能亂。能肥不能瘦。校唐人已遠不逮。何況先秦西漢。朝宗在震川、遵巖、之上。而意多偏。又初汨沒六朝。後擬八家。入門不高。故其論如此。嗚呼。文章升降。謂氣運使然。庸人之論也。昌黎何人乎。吾子勉之矣。

與王吏部書

源客江淮有年。落拓無狀。王公貴人。從未敢以姓字通。乃或以德業經術顯。與文字相推重者。亦不欲自棄。而躡旅窮巷。又以見聞不廣大。無由得多賢士大夫而交之。是以鬱鬱窮處。至今。戊午過執事客於秦鄴。得備聞閣下。好學負經濟才。喜交天下士。旣又讀進取之作。指陳洞庭南北形勢攻守緩急分合之方。於是慨然歎執事不特今人罕儔。卽古人中亦不多得。而天下未嘗無人也。源嘗謂古今有致治之才。有戡亂之才。二者恆不可得兼。而國家往往以二者之盛衰爲安危強弱。然當承平無事。戡亂之才多無用。而盜賊外侮非常之變作。又或非致治者所能辦。所以宋之理學。正直名臣過於漢唐。而猝暴誅亂。則以韓范之才。不能制元昊之猖獗。陵夷以至靖康。終其世而莫能以自振。雖之文事武備。原自異用。士大夫旣諱武事不講。懵然不知兵法何物。一遇軍興當大敵。卽束手莫知所措。無怪也。源鹿鹿無所短長。獨嘗讀兵考形勢。著有輿圖指掌、兵法要略。固皆書生閉戶之言。然於孫武暨武侯八陣之法。竊妄闚管窺其一二。嘗以謂兵法與地形相表裏。陳法與戰法爲體用。未有不知地形而知兵法者。未有不知陳法而知戰法者。乃遇世之老於行伍者質之。其言類皆對戰之事。而大作則謂形勢審而後攻戰得宜。地理明而後布置有法。又其布置詳密。首尾擊應。一皆八陣奇正相生之法。於戲。人才不易得。源嘗讀史。見古奇偉非常人。輒恨生不與同時。不得上下其議論。乃當吾世而有雄才偉抱如執事。是李伯紀、陳同甫、再生於今。然羈窮下士。相隔數千里。何由置身於其人之側。而質其胸中所欲言。於是借執事不登祭風臺事。爲文以獻。顧聞不爲執事所鄙棄。而執事班師過秦鄴。乘風徑發。又不得一見輝光。夫以寤寐千數百年以上不得見之人。竟與之同時。又得以文字道其意。致其款曲。且於數千里外一旦過其門。不可謂非幸。乃復交臂而失之。是深幸之中。又有其不幸。豈不可爲扼腕而深惜乎。乃今者以省覲還京。不敢造次勤起居。且曳裾干謁。源志不肯爲。才不能爲。然以敬慕執事之至。耿耿之私。不容已。故不避形迹之嫌。而覺以姓名通。更自白其區區如此。唯執事鑒其誠。恕其愚而垂青采擇焉。

與黃自先書

源幼讀先儒識見爲先之說。竊疑器識操守顧不重。獨先識見。何哉。後始悟器不大。守不堅。皆識不遠耳。由是觀之。修己治人。何一不以識見爲先。以機警當之謬矣。班彪論漢高帝。知人善任使。未有不知人乃善任使者。知人之難。不在君子小人。在眞僞冰炭白黑易辨耳。紫奪朱。鄭聲亂雅樂。聖人深疾痛惡以爲賊。且夫聖人無盡斥小人。獨用君子之事。第知其爲小人。用之。與誤以爲君子用之。利害相懸絕矣。然則僞之亂眞。乃天下治亂所關。而鑒別之識。非君子所首務乎。弟知交中。短長各見。求其恢宏潔白。推赤誠。可爲士所依歸。負眞才。可以當任天下事。如吾兄者。寥寥不可多見。近讀黔中雜記。益見學識之進。盱江雖不足大展驥足。亦可小試。行道之端。第念求士之心切。而士雖進於前者。不能無亂眞之虞。吾兄深識遠鑒。當必有以處此。源白。

與湯西厓書

源頓首。相別八九月。不得一聞近況。文子歸。附書通候。未審見否也。石林能官。聞者多惋惜歎憤。弟獨不然。丈夫建功名耳。功在社稷生民。謂之功名。垂千百世不泯。謂之名。布衣可以建功名。宰相無能。不過富貴。今所謂功名。率以富貴當之。陋矣。然君子豈特區區欲成一己之名。而無所利益於天下。名成而功不就。終君子之恨。石林何恨哉。今旅次歷亭。未遂爲歸計。易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顧弟幼與爲草間握手故交。義不忍其去國。裵回荒沙斷草、驚飈朔雪。形影獨弔。乃蹋蹶以從。朱亥所謂公子有急。乃報命之秋。獨是魏其失勢。諸賓客皆引去。唯灌將軍獨不失。不可謂非天下義士。然不能相勉以學道。謙讓進退存亡不失其正。顧沾沾引繩批根。交通列侯宗室豪傑爲名高。致東朝廷之禍。而莫之救。豈非不學無術所致。詩曰。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石林自寓鄴日。竟日坐老藤書屋。足不窺戶外。讀書考古。益肆力詩古文。而與弟上下其議論。六經疑義。史氏之得失。天下治亂安危之本。有明門戶之禍。學術邪正。方域形勢要害。蠻天瘴海山水之奇麗。旁引博辯。縱橫宇宙數千百年億萬端而靡有涯涘。嘗秉燭至四五鼓。呼酒不至。僮子或倚柱伏酒壚而鼾。霜月照庭戶。萬籟闃寂。而吾兩人方抵掌拍案。高談不輟。斯時不復知有天地。安知窮愁得喪。乃矯首數千里外。悲從中來。相與搤腕歎息而不能已。則以不得與吾西厓共之也。嗚呼。自古公卿貴人失勢。往往爲翟公之署。然當其盛時。不過奔走士以虛聲。趨天下以利。而不必以君子爲可好。小人爲可惡。豪傑之士足賴。而庸人無足倚。玉石雜糅。君子豪傑旣不屑出於其門。所與游者。非小人卽庸人耳。一旦有變。卽渙然若漂萍之遇風而不相屬。曷足怪也。弟嘗謂西厓才華旣足絕世。而爲人仗節守義。不得徒以文士目之。石林與西厓交。固非世之公卿貴人比。則西厓不憚川塗廣阻。跋履慰藉於荒遐逆旅者。不待再計。且樂天知命不易言。而我輩與石林相砥礪者。亦必有道。今石林又特走急足相邀。爲數月林泉之伴。西厓當肯以事免乎。跂予望之。跂予望之。

復陸紫宸書

枉顧。寒氣總至。病不得以時報。更辱惠書。推許之太過。喜且愧。敢不白其愚。源素昧。無足數。有志鬱鬱不自聊。不得已爲文。非欲以文章見者。顧其文與世所謂文人者不類。來教謂文以氣性爲骨。元氣爲輔。無

至性。傷人之啼笑。無元氣。土木之衣冠。何其言之實獲我心也。源嘗以謂文人者士之賊。士不必爲文人。以文人稱。不失爲君子。羞無識。而禍朝廷。流毒人心風俗者。古今來殆不可勝數。行誼者。士之本。廉恥者。士之防。才略者。士之用。文人則曰。天下獨有文耳。吾文矣。孰有出吾右者。志卑識陋。冒天下之大不韙。不辭喪身辱名。不顧干進嗜利。固寵之外無經濟。而一遇變故。視君父敝屣矣。且夫明季有君無臣之說。源竊以爲不然。熊芝岡奇才偉略。以孤立殺其身。孫高陽身係安危。杜門不出者十餘載。盧九台、孫白谷、力戰殺賊。而或從吏議。總之人才之衰。率由門戶。門戶之禍。率起文人。彼以爲吾之身。不可一日不貴顯。又不可一日試天下之利害。既不肯身試天下之利害。又不可不以空言校是非論長短。以明吾之敢言。而負大略。天下人之功名。不可一日出於吾之上。而吾之黨則不可以不使根連蟠結於朝。是故有用之才。排之惟恐不力。誤國惟恐不至。君父危亡非所恤。社稷邱墟非所計。乃著爲文章。盛其羽翼。播之四方。傳之後日。以至國亡君死。身爲亂賊。而大聲疾呼。盛毀其君親以自明其無罪。又或逃之空門。支離悠謬以爲高。是皆鄉里小兒所羞稱。而世猶或推而奉之曰。某先生文人也。見其子孫。不啻忠臣孝子之後。而其子孫亦靦焉自負曰。我文人之後。是亦文人也。嗚呼。士風之陋如此。仁人豪傑有志當世之務者。可不發憤歎息深疾痛絕以爲世道人心之慮哉。源生平服膺者。惟易堂魏叔子先生。丁巳謁先生邗上。一見未他語。輒曰。有東南第一人。子頗識乎。問之。曰景范也。時坐上客甚衆。一面別去。後讀其方輿紀要。乃知景范眞奇才。恨與交未深。君子窮。視其所與。吾子既與同里稱莫逆。即吾子可知。而豁達磊胸臆。讀論卓犖不羣。此眞源所願交者。使以源與景范先生相上下。又吾子之過矣。華鳳超先生。理學節義。久所仰慕。大作凜然有生氣。眞所謂至性爲骨者。源亦嘗附一言年譜末爲榮。源生平爲文。論兵者居多。而表彰節烈。亦不揣固陋。妄以爲己任。然竊以文章之體。本於天。見於陰陽律度名物。託始於奇偶。而創於典謨。其後鑿險於殷盤周誥。發皇於詩禮。肆於春秋。跌宕於論孟。縱橫變化於考工、左氏傳、公穀、莊騷、戰國策。韓非諸子。漢以後。宕逸肆於賈誼、鼂錯、司馬遷。約束於班固。而支分派別於唐宋韓歐諸大家。道非文無以載。事非文不傳。而使人得之。如藥之可以療病。如麻絲穀粟。可以溫。可以飽。如水沃焦而火可禦寒也。其體用蓋如此。世所謂文人。於此道誠不知何如。源則茫乎未有得也。莊子曰。得魚而忘筌。得獸而忘蹄。源之文。亦源之筌蹄也云爾。吾子即有以知其不足以語此矣。稍愈。即趨教。源頓首。

與周生書

足下負英邁之資。倜儻不羈。每以氣高天下。此固足下之大過乎人。而僕重與足下游者。然僕聞忍天下之小忿者。始可以成大功。忍大辱者。始可以當天下之大恥。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黃石公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自古未有寬柔容衆而不成。卞躁狹隘而不敗者也。今夫人貧賤不得志。而無傑然不可奪之氣。必不能砥節礪行以自立。故田子方不爲子擊下車。醴酒不設。穆生去楚。第剛柔之道。各有所用。柔不能剛。委靡取敗。剛不能柔。輕發僨事。然僕歷觀往古以柔敗者恆少。而剛以僨事恆多。蓋柔則不犯人之忌。而常靜可以得事宜。忿懥一生。利害顛然。不暇顧輕重緩急。

舉失其當。小則激變亡身。大則詒害於君親而禍天下。在足下豈不以窮居獨守。寧失之傲。毋失之卑。與其屈己見輕。曷若與人以不可犯。嗟乎。韓信胯下。登壇。灌夫以罵坐致族。張耳躡陳餘使受笞。而兩人之優劣分。陸遜忍辱負重。而破強敵。夫含垢忍恥以干利附勢。有死不可爲。隱忍以成功名。乃豪傑之所重。足下以大過人之才。而不能無憾於此。此僕所以惓惓不能已也。僕賦性迂直。稍遇非禮。輒怒然見於詞色。不能忍。竊謬負當世之志。雖饑寒迫於身。每自謂成功名如反掌。乃今年幾三十。落落無所就。屈沮退抑。壯志幾消歇。然亦幸而不遇。得以閱歷之餘。動心忍性。使早膺世故。其不以性之所偏。致亡身以誤天下者幾希矣。衛玠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義相干。可以理遣。推此意也。安往而不可忍。涉水既溺。而後思利楫。蹈險輸載。而後堅其管轄。雖痛悔於將來。已無救於既往。太公曰。見善而怠。知非而處。道之所止也。柔而靜。強而弱。忍而剛。道之所起也。明乎此。豈特防其失敗已哉。以之舉天下可矣。

與張天中書

九月十一日。源白。近客淮。益見吾兄友誼篤摯。樂善不倦。弟奔遊中畫棘。與吾兄交十餘年。嘗待今日方知所以然者。人情未能久而不變。屈子謂蘭芷變而不芳。荃蕙化而爲茅者。不知其幾。足下年半百而不變。終不變也已。弟以潛脩無所。陸沈於俗。終歲忽忽昧昧。喪其故吾。鄉居二旬。適有暇。或攜同儕泊、臨流蔭高柳。或偃仰塢閣上。放眼四望。天高氣清。浩然自樂。夜則挑燈。讀三下不寐。牛歌燕昭。屈宋犬吠。很有會心。安能得此閒一容膝地。爲數年計也。乃者得與朴公定交遊。爲不虛。其人慷爽。推亦心相與。有古豪傑風。但志不廣。不能道大。此亦風氣所囿。責在朋友。吾兄與砥礪交勉。卓然以天下第一流自處。毋沮譽毋畫。宅輝日新。則聖賢何難至。嗚呼。不經鍛鍊。不知金之精。不遇屈兄。不知太阿之利。而太阿之利固以鍛鍊得之也。士負大志。不遭困阨艱歷九死之餘。而侈口談天下事。皆妄也。吾兄既持不變之操。舉聞思過半矣。恆努勉之。源白。

寄外舅李涵生先生書

辱惠書。悉近況。惝然不懌久之。然始雖感以憤。終則浩然解也。天雖無禍善福淫之理。亦無必能福善禍淫之權。天運有盛衰。則氣有邪正。而君子小人之禍福。各以其類應。正氣盛。君子福。小人禍。邪氣盛。反是。是禍福各因其氣運之消長而自取之。天亦烏能操其權哉。冬思溫。夏思涼。情也。有人於此。夏裘而冬葛。而欲得夏之涼冬之溫得乎。故君子道消而必欲爲君子。則憂危險難。皆分所應得。若初未嘗有非常之禍。不過拂亂所爲。皆窮抑鬱不得志。則固天之私吾君子。忻倖之不暇。而又何怨焉。然使君子苟去其不忍之心。稍行不肖爲之事。或可以立致豐亨而邀榮寵。乃君子斷然不肯。倔強傲睨。與氣運爭衡。雖氣運之窮。賴君子不息。而君子則已苦矣。嗚呼。欲窮則窮。欲通則通。惟自審所處。而毋傷沮抑何爲也。

復蔡靜子書

與吾兄別十四五年。人事益變出意外。頃晤洪都。見吾兄已老。文益高而境益潦倒。惻然。自念先父兄相繼逝。皆舊白無一二存。即源等輩亦大半淪歿。欲與君執手呼天痛哭。恐流俗驚駭。遏抑久之。又聞令子

叔謙臥疾甚殆。方勉圖鍼錄。用佐養疴。而駕已返。乃者得手書。知哲人不祿。驚悼欲絕。而讀其遺文。痛惜歎恨。不禁涕淚交橫。勺庭先生云。求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後吾身之可死。以叔謙之志氣才力。徧游四方而交其豪傑。固我輩所可託以後其身之死而無憾者。乃竟先我輩而死。是我輩之可以死者安在。而且日見銷磨以就於死。則能無憾於死者幾何。而能不傷然以悲哉。天之權。能生死人。人之權。能治亂天地。治之者愛之。亂之者惡之。情也。顧於所當惡者。富貴之。利益之。彌離弼之。疾瘍除之。唯恐其不壽。而於所當愛者。困之。災之。阨之。多方梗之。唯恐其稍稍得志。而不置之死地不已。豈天之情果與人殊乎。與不可解也。憶乙丑在都門。與喬梓聚首時。叔謙尚少。源深嘉其志氣不凡。然亦未知其留心兵法。與今之所造如此。夫高節篤行。洽聞博學。蓋亦有人。若負經濟之才。確然可見諸實用。而不失之迂。不流於僞者。源之愚實未之見。況世風日下。後進卓然不爲流俗所移者。千百中又豈一得。叔謙旣以氣節文章繼兄之學。又負有用之才以待用。是千百不一得之才。乃竟得之而復失之。則凡有心世道之君子。孰不爲之摧心漉泣。況父子之親。更何以爲情乎。然子夏喪明。曾子責之。韓退之爲詩以釋東野之悲。而使之安於命。昔賢遺此變者。固自有道。況叔謙文雖不多。自堪附乃翁不朽。而吾兄又諄諄命源爲文。以表其生平而傳於後。源之文固無足以傳。乃胸中隱痛。實不能已於言。則源之文且借叔謙以傳。而叔謙之傳。又何疑也。但恨源數千里來此。不得與之一面。而遽死。又源於兵法。略有管窺之見。恨天下無一人足語。而留心如叔謙。復不得與之講究其旨而暢明之。惜哉惜哉。或傳或誌。卽欲命筆以報老友而慰死者之靈。俗擾棼使者行促。未能就。稍暇卽脫稿付之。寓主奉寄。斷斷不負所託也。不盡。

與梅耦長書

宣城自古稱人文之鄉。而君家尤盛。山川所鍾歟。運會然歟。且先生與今之所謂名士者不同。傳曰。先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本之義大矣。今人雖言之。何謂本。樸是也。何謂樸。酒之元。席之稾鞂是也。極夫三酒五齊之美。無以尚夫明水。極夫黼黻莞簟之華。無以尚夫疏布蒲鞂。故老氏貴無名之樸。而人與文皆以樸爲貴。先生其人文之樸者歟。何其詩文翰藝重一時。而望其貌。則莊莊乎厚以醇。與之交。則油油然忠信平和。而一無疵也。春夏間。源留貴邑。不過三日。而情親意洽。較在都門有加。亦有以見其本然者不同耳。風雨河干。判袂。心惘惘數日。思讀集稿。讀忽如夢寐。賦贈詩二章志感。街南先生。今之鮮麟碩果也。源恨相見之晚。又恨不得盡出其胸中所欲言。幷文字中一得之見。與上下其議論。源自幼奉教先君子及業師梁鶴林先生去所從游。莫非耆舊深雄魁傳之士。數十年來。銷磨無一存。源又以不得已出而應世。目不見遺民。耳不聞古道久矣。乃今復於宣城見之。如文章之觀卦象。詩之讀三百篇。其爲欣快何如。而又何能不慨然太息以悲邪。亦得詩四章。附之。俱託借柳轉致。源於六月抵洪都。細訪江右人也文。大不及曩時。自易堂諸君子歿。湯惕庵、謝秋水、諸先生相繼謝世。後起者率多浮沈。獨蔡靜子、梁質人古文可稱後勁。而先生所云八大山人者。則求而得之。果高人也。其翰藝大非時俗比。但亦貧以書畫爲生活。不得不與當事交。亦微憾耳。凡愚之言。所謂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非先生孰

與之道哉。

居業堂文集卷七

書

與戴田有書

別又經年。所謀無一得就。區區得失何足云。但境益窮。累益重。年益老大。立功立言之志。弗遂伸。而跧伏鬱。德亦氏之甫進。豈不大可憂乎。卜築青溪之願。懷之二十餘年。訖於無成。源與弟阨於人困於時與命者可知矣。乃不宜重以相累。又因奸奴讒張之說。致令吾子與弟有違言。遂使平日忌嫉我輩。好雌黃喜議論者。緣飾莫須有之說。盛播都下。猜猜然陽爲仗義之公論。而陰以快其誹僇疑傑不樂成人之美之私心。於是對者不能不爲之惑。卽知源者。亦不能爲源辯一辭。源縱自白其區區於二三知己之前。固不能家喩而戶曉也。嗚呼。豈不誣哉。古之君子其合也以義。其變也以信。其久而益密也。以志氣之同。其聞流言而不信也。以知之深而信之篤。且夫一見其人。卽定其終身之所造。就而弗爽。豪傑韜藏斂抑。與嬌情厚貌之奸雄。舉世莫辨其賢奸。而能昭然獨燭其隱。是謂知人之難。若賢不肖初非有所甚深難知。而相與又非一朝一夕。乃或不能知。知之亦不能深且篤。是知人之明有未足。詎得謂人之難知而知人之不易乎。源生平落落。所稱同志之友如吾子者。不過數人。今已大半凋喪。每用痛心疾首。傷吾道之孤。則吾兩人。宜何如親信。何如倚重。乃卜居一事。其爲我謀者何心。我兩人相期許夙昔之相知者又何心。

顧議言不能辨遂疑源之忍於相負等於世俗不肖者之所為則所以知我者安在乎且不肖之蹤迹顯然衆知共睹初非曖昧不明可為飾辭以欺人者故人之子劉捕過蔣湘帆與不肖周旋訖今凡涉嶺之言一一可質而白不待源之覼縷置辯也客歲託孝儀通融相濟其回札云吾子再三不受固已知其釋然於衷靈皋來接翰示益見素懷坦白如故而猶復縷陳若此者以源被謗既深非君之言莫能雪未審吾子果如浮雲之復歸於寥廓之天乎抑尚不能無介蒂焉而一聽人之大毀其生平也今春鎩羽生計茫然而婚葬迫急相待如肩重負走荊棒崎嶇無尺寸之杖蠖子之援杳冥不知所歸宿而日且沒途且窮矣何其不顛仆以死也聞吾子有於越衡文之席即未能大有所益或可粗衍目前亦未至於甚窘但不知閉戶著書之志何日就耳言之憮然靈皋歸草此通意奸奴之狀應自悉之不足汙行墨也唯鑒察不宜

方靈皋曰因有興寘庵交最深歙者冀龍聞也而人之惡或庵者又且比比及因有偶為流言所盪於是書語四擇幾令兩人不得全其交因有已辨其謗與成庵相好如初而害者幾不息嫉可歎也昌黎儕士生今日而欲遂其名實之影響與所由不拔選夠可為交友之難而睹者聞之亦隨週然自返所謝不羼而嚴也

與朱字綠書

秦游得與吾子訂交幸甚源所重在品之眞肝膽潔白才華其餘耳況吾子才華又迥出時輩者哉顧訂交友矣友也者取其益也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故勸善而規過友之道也源不才敢以無益之友辱吾子竊願有所規勸焉而吾子試擇之昨見吾子與李中孚先生書力詆姚江無善無惡之非此從來闢姚江者之口實不自吾子始而吾子之文特辯而吾子之人非流俗等故不得不與子白之

今天下之尊程朱詆姚江侈然一代大儒自命而不偽者幾人哉行符其言者寡也言不顧行者偽也寡則言或有偏不失為君子偽則其言愈正愈成其為小人有人於此朝乞食墦閒暮殺越人於貨而掇拾程朱緒論猖猖焉冒陽明於五達之衢遂自以為程朱也則吾子許之乎彼朱陸各行其是以脩身而明聖人之道狂狷猖獧皆眞儒也論其所見之偏不能無過不及而論其得則皆聖人之一體烏得是此非彼立門戶於其閒若水火之不可以並立者且夫對君父而無慚置其身於貨利之場死生禍福之際而不亂其內行質之幽獨而不愧播其文章議論於天下而人人信其無欺則其立說程朱可也陸王可也不必程朱不必陸王而自言其所行亦可也否則許程朱即程朱之賊許陸王即陸王之賊偽耳況大言欺世而非之不勝舉刺之不勝刺者哉嘗聞一理學者力詆陽明而遷官稍不滿其欲流涕於朝不能止一講者譏之曰不知陽明謫龍場時有此涙否其人慚沮無以答又一理學者見其師之子之妻之美悅焉久之其夫死約以為妻未小祥而納之而其言曰明季流賊之禍皆陽明所釀嗚呼若輩之行如此類者豈堪多述夫太公佐武王伐紂伯夷不食周粟餓死兩人之行相反矣而俱不失為聖人假令盜蹠附伯夷以為名尊伯夷以為聖代伯夷詆太公而自以為夷之徒則夷之目其將瞑於地下乎故今之詆姚江者無損於姚江毛髮而程朱之見推實程朱萬世之大阨爾君子之辨理也苟反之吾心而不得其安驗之於事於物未見其確然不可易折中於孔子之言而不合雖顏孟之言吾不敢以為然也況下焉者

乎苟安矣驗矣與孔子之言合矣雖愚夫愚婦之言吾奉之不異於聖人況上焉者乎子以無善無惡為虛耶無聲無臭虛也哉太極未判何陰何陽知識未開何善何惡非不善也無善之可名也孔子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繼曰成非後起之名之一證歟且子亦知愛親敬長之道乎愛敬善矣顧愛知於孩提敬知於長稍稍耶孰為愛孰為敬乎蓋嘗觀諸名物有不俟對待而自名者有必對待而名始立者無陰何名為陽無惡何名為善有小人而後別之為君子有西而後別之為東有夜而後別之為晝故一有善之名即不能無惡知愛敬不學而知能而貪焉嫉焉爭焉又豈學而知學而能者哉顧未有知也渾渾爾知識一開即與形色而俱見故曰有善有惡意之動也吾子則曰性之善猶水之下子輿氏之言也可曰無上無下水之體有上有下水之動乎噫子亦知水火之體何如者火蘊於木石之中陰陽爐炭涵濡而成水必形而附於物而後炎上而後就下當其未形與初形之涵濡者且上蒸星星者且下射亦何上下之有即曰無上無下水之體胡不可也但謂有上有下水之動則不可然物有可喻者有不可以相喻者必舉不可喻者以相喻則杞柳何不可以喻性長馬之長何不可以喻長人之長而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夫所貴乎學者當出吾心之眞是眞非以考三王俟百世不宜持拘迂之見守異同之成說膠鑞束縛老死章句之中而不能以自拔也性善發於孟子孟舉四端之固有於我者以明道之出乎性而救人心之陷溺至於口體耳目之欲則曰君子不謂性夫不謂之性已不得不先謂之性矣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而不善之情則置而不論矣況天下確有性惡如越椒楊食我之徒者則有善無惡實不可以概天下之人之性故當日不但告子諸人紛紛之辯不容已即門弟子亦不能深服而不疑使

孔子出而斷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則性之說定而紛紛者不辯而自息矣故韓子三品之說本之孔子確乎不可易必曰孟子是而韓子非源不敢以為然嗚乎先儒謂氣質之性非義理之性所從來矣夫義理之性天命之不知氣質之性誰命之將天之外別有物焉命之乎抑無所稟受而漫然自有之乎如謂別有物焉物則何名如謂自有之也則義理亦吾自有之耳奚獨專言命於天為帝舜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道心與生俱來純乎道心者上智也純乎人心者下愚也近者雜焉雜多寡不齊而道心自能知其人心之惡故良知獨歸於道心然則以知善知惡為良知為善去惡為格物蓋謂知其惡而閑之以存其善知其善而擴充之以造其極即精一執中之義爾亦奚背於聖人而以不合於即物窮理遂可目為異端邪說也乎吾且不必與子言理姑與子論文曰致知曰誠意之數者兩言耳論其理萬千言不能盡就文義釋之兩言盡矣無庸加之辭而後解也若云格至也至物可以為文乎物非事也即以為猶事也而至事又可以為文乎必加之辭曰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而後可以為文噫亦勞矣般盤周誥未若是也即謂古文或有之而大學之文原非般盤周誥之體夫豈說之所可通者哉總之心之體意之動與良知者皆舉其自然者以示人而功則歸於為善去惡此姚江實體諸躬深造自得而垂諸訓豈教天下任其自然猖狂以自恣者蓋無善無惡太極也非無極也言理至太極至矣又於太極之上加之無極此正二氏求勝於吾儒以立說而淪於虛寂之藪學

者不知辨無極之失，而沾沾以無善無惡爲非，豈不悖哉。中孚先生之書，源未之見，不知其言果當與否。第既吾子之言而是其區區之見如此。夫今之誑陽明者，行僞而品薾，譊譊而言欺。天下從而和之者，趨時耳，十利耳，舉世若狂，以詆姚江爲風氣，亦何足與深辨。顧聰明才辨如吾子，亦不免爲風氣所移，是何可不一進其狂愚，使早知抉擇也乎。源嘗以爲孟子殁後千數百年，全體大用才堪王佐之儒，惟諸葛忠武、王文成兩人而已。漢唐之儒章句訓詁，宋儒見聖人之體，而不能全其用，知經不知權，爲治世之良臣有餘，戡亂不足，爲奸雄竊笑久矣。求其德行中正純粹無疵累，而因時制宜，仁至義盡，不失之迂陽施陰設，不流於詐，極天下之權奇奸慝，不足當其鋒，而禮樂教化可直追乎三代，則忠武而外，舍文成可再得乎。使以孝宗求治之君，得文成爲之輔，則三代何難復。不幸遇而不遇，以震世勳名，未嘗盡其用之一二。此有志世道之君子，所爲欷歔扼腕於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乃當日之排而謗之者，忌其功耳。一二正人君子學術不與同耳。不知今之肆無忌憚、不遺餘力構詈之者，何以至此極也。吾子誠有志於聖賢之學，但當從事家庭朋友之間，砥名節，力行無僞，而讀書講學，從其性之所近，即不尊陸王而尊程朱，豈曰非賢。若與世波靡，亦翹焉以闢陽明爲能事，竊恐言不顧行，作僞心勞，終不免小人之歸耳。伏望平心察理，絕去依傍雷同之說，求其至當而歸於爲己，庶不負訂交之意云爾。源頓首謹白。

與李中孚先生書

源頓首頓首中孚先生足下。竊聞先生抱道，卻徵聘不仕，躬脩精學，不求名而名滿天下。初非有所矯飾、爲大言，高自標植以獵取之者，誠當代之眞儒。源仰望之久矣。顧根陵沈於俗，不能躡屩千里從遊。頃以事入關中，竊冀得一拜牀下，慰夙昔慕樂德義之思，領緒論以自證其所學。與南豐梁質人、吳張宋舒約，借造里門。既秣馬東行，李將就道矣，忽以急務東歸，不果。中途鬱鬱，回首華岳三峰，渺焉天末，因歎天下無事不僞，而理學尤甚。今所號爲儒者，類皆言僞行汚，不足起人意。間有一二眞儒如先生者，又生不同里，川途阻曠，無由親炙其訓迪。乃不遠數千里，跋涉入其鄉，去其里咫尺，又不獲一見其人而歸，豈非所遇之不幸乎。然古之人生百世上，頌讀其詩書，尚可與之友。況生當吾世，而應求之感，精氣冥接，何必沾沾一謀面而後快。謹留批刻一册於質人處，託其寄正。幸又自白其嚮往之誠，并一二管窺之見於左右。唯先生教之。源生平最服姚江，以爲孟子之後一人，聖人之道，體不異而用則因時以制變，征誅之與揖讓，時耳。假令孔孟生漢唐以後，其所以禁奸而禦暴者，必不肯泥三代之成跡，持迂闊之腐論，倡之清言。宋之理學，爲奸雄竊笑久矣。蓋宋儒之學，能使小人肆行其凶而無所忌，束縛沮抑天下之英雄，不能奮然以有爲。故使程朱遭寇盜之亂，必不能定之掌握之上，而謂以梟雄之姿，挾豪士之重，負異志既久，擁衆二十萬，一旦竊發，順流直擣金陵，乃不終日而談笑平之，是豈徒恃語言文字者所能辦。乃今之謗之者，謂其事功，聖賢所不屑也；其學術爲異端，不若程朱之正也。其心不過欲蔑其事功，以自解其庸闒無能爲之醜；尊程朱以見己之學問切實，而陰以飾其卑陋不可對人之生平，內以自欺，外以欺乎天下。孰知天下之人之不可欺，而祇自成其爲無忌憚之小人哉。源幼隨先人播越江淮，與先兄淑公同受業梁

鷦林先生之門。先生講學，源兄篤志力行，源性不羈，苦拘束，不樂爲。兄責之，源曰：予一爲道學，則僞矣。與豪傑，不亦可乎。何必假道學。源竊矢二言無負生平耳。兄問之。曰：忠孝以事君親，信義以交朋友，廉恥以勵名節。兄曰然。白之師帥矣。而道之後見易堂魏叔子先生，其言大與愚見合，故生平議論，闊竊易堂緒餘，而酷喜談兵，講究伯王大略，物色天下偉人奇士而交之。乃卒歸於無用，今父兄皆沒，源且浮沈於世，未知所稅駕。苟得大賢爲之依歸，復何恨乎。聞先生著述甚富，皆體用兼備之書，恨未之見，竊謂後世之治天下，當首嚴詐僞之禁，如太公之誅華士，孔子之誅少正卯。凡爲虛言以欺天下而盜名者，悉焚其書，而寘之法。明先王之道，教天下，不言而躬行，卿大夫率於上，士民遵於下，舉慤果毅，敦篤乎倫常，而講求經濟實學，一洗語言文字恣習，反風俗於淳朴，則三代庶可復乎。未審先生之意與之合焉否也。外有與朱字綠書五篇、閩語序二首，幷錄呈正。伏望指示其昧暗謬戾，而進之以高明，則千里猶同堂矣。聞富平李天生先生，三秦豪傑，惜未大用而沒。又聞太白有李雪木先生者，亦高隱，留心經世之學，暇時幸以愚言質之。源白。

與張生書

古之傳人，或以行誼，或以文章事功，要必得其眞者而後傳。以足下氣骨、兼擅潘、陸才華，再加以山川友朋之助，其足以顯當時而傳於後，何疑乎。別時深以華岳偕遊未果爲恨，張宋舒相迎至華陰，幸一窺其奧。從張超谷入，谷水自澗中噴薄出，聲潺潺，仰視劍峯插天，緣崖上，闊深秀蔚，雄傑幽杳，嵐氣森森沁肌骨。路絕，從澗中左右躍，踏水穿石，砰礴高下，或躡石子，或從隙中過。初猶乘騎，三里許，騎不能行，徒步杖策上。峯勢巉巖，旋起壁削，不知其幾百尺，處處垂瀑如練。峯趾怪石互吞嚙，如犬牙，四面峭壁，若無來去路。每轉一曲，別闢一天。至五里關北望，豁然中開，澗水橫陳。澗北崖峯巒，關內數折，益險巇。絕壁上一洞如門，下有石室，希夷蛻也。水至此路隘，一長石突水中如橋，予與憩其上，側觀懸流如纓絡，峯未缺處。躋蓮花西峯，頂盡雲際。宋舒曰：是殆如王右軍書法、少陵詩，無美不備者。弟笑曰：如此文字，豈六朝人所能爲。初與宋舒期至南柯坪，既而聞其地無居人，日且暮，遂反。山之奇詭險絕處未見，其藩垣已足爲平生大觀，其規模自不同也。途中觀前人華山諸記，無一作者。王履、許孚遠、庸俗不足觀，李攀龍錄何爲工。範守己序次詳核，要皆不足撼山靈毫末。總之此種文字，非如庖丁目無全牛，將華山翻播反覆，擊碎掌上，將從何處下筆邪。吾兄若一遊華岳而歸，其詩詞譎瑰瑋妙，當必如蘇長公海外文章，更不同矣。署中諸友，天章自是詩家老手。字綠肝腸冰雪，磊落，詩超然不凡。質人文章經濟，淵源易堂，皆足下益友。未審何日與諸人同鼓登岳之興，如果，當於巖壑勝境擇艫聯詠之時，爲我虛一席於松間石上，弟將從半宵道上，驢背行吟，躡蒼龍，踏日月而至。斷斷不得忘我。獨賞耳。十三經石刻，想已爲我東之篋中，其餘補購諸種，尚望一一見寄。字綠所示鐘銘絕佳，亦搨二三十紙見贈。須連四紙，淡墨爲妙。途中爲諸友所作文字一册呈正，寄分予之餘，詳別楮，不盡。

與閻百詩書

自乙丑判袂迄今十有二年矣.離索之私.潦倒之感.言何能述.老長兄學益富.識益高.藏之名山.自有千秋之業.十餘年中.曷嘗一日虛度.弟則碌碌塵俗.所志百無一就.父兄相繼而亡.羈貧踽踽.累愈重.愈苦.歲月日見消磨.志氣日益衰邁.且二三同志.凋零過半.存者如晨星之在天.自顧局促歎息.殆將與動植同其淹沒.可不懼乎.總之丈夫既不能有爲於天下.則當脩身潔己.著書立說.上爲千百世功臣.下爲千百世師表.但未有棲遲無所.衣食無資.而能隱居以求其志者.弟之不幸.不過欲數椽容膝.百畝供餐.足以閉戶而無求.便可成其稽蹈著述之志.乃謀之三十餘年.終如河清難俟.豈非命邪.去歲相別更久.頃來京.風雨晨夕.聯牀快語者月餘.亦近日愁悶中一樂也.去歲極服吾兄博雅精識.虛心服善.與所謂有腳書廚者不可同日論.恨相見之晚.而弟來歲斷當南游.與去歲相期爲借隱之計.倘得如願.則把晤塵亦不遠.而學業尚有無窮商證.或可不負吾兄夙昔期許之意.更虛後此之光陰也.

與程偕柳書

源生平無他長.唯一實可以自許.不敢以一字之虛欺世.而世之欲售其欺以相誑者.亦竊笑而薄其爲人.故今日與源爲心交者.蓋無幾.頃見吾子雅潔粹亮.出肝腑相示.其孝友實也.情誼實也.才華實也.謙謙不自足實也.於是心悅神契.不禁傾倒於吾子.而吾子視源.或亦以其悃愊無華.而臭味有同然乎.但源不幸.竊窮廢學.不得肆力以求其志.每遇佳山水.與傑偉高邁通齡之士.轍戀戀不忍舍.蓋既不得志於時.便思築室深山.躬耕隴畝.與二三良友.著書吟嘯.以樂餘年.而傳於後.乃求之數十年不可得.故懷安得與吾子歌吟游覽數旬.不覺此念鬱勃不能釋.及過宣城.與令外舅閔訪吳街南先生.便借飲書帶園中.觀其杖履儀範.聽其言論.恍入桃花源.見秦漢以上人物.不知身在塵埃中.令外舅又述其先人軼行.幷園之興廢.皆二百餘年之事.把酒慨然.既而驟雨.林寒蕭瑟.淹留久之.聚甚快.但以未得與吾兄握別爲恨.渡江西上.舟中得奉別四律.幷贈吳先生與令外舅諸作.謹書箑寄正.更希致之.六月至豫章.主人相留久矣.此游欲爲買山之計.未知得如願否.總之源原非今日之人.事事不合時宜.恥者時所忌.源犯之.無欺者.亦所忌.又犯之.不忍與不敢之心.尤所忌.又犯之.天下有不合時宜而不違天者乎.時有天有人.人所尚而天從之爲合時.人所尚而天不從爲違時.源今者上違天.下違人.則其生平所自信而可告無愧於天下者.乃其所以見棄於天人而不可追者也.顧曉曉然曰.吾將困而亨也.不亦愚乎.然君子所謂不怨不尤者.亦知其不可而毅然有所不顧.得失皆其自取.又何怨何尤焉.夫以吾子之篤實好學.信今人所難.然而求富貴利達.將別術之操乎.抑持此而往乎.以源爲鑒不可也.不以源爲鑒不可也.噫難言哉.吳鏡秋佳士也.其詩清遠絕塵.人亦沖雅.以源之落拓.不爲其所棄.與吾子之徒與.益歎子真識不爽耳.返棹若爲新安之游.仍當聚首.源白.

復柯寓匏書

承示三國論.謂朱子之帝蜀固當.司馬公之帝魏亦未爲失.蓋以曹操之迎輔漢獻.不爲無功.而昭烈亦未有興復之志.緣情致迹.亦自有見.固不等於雷同附會者之言.然是非有可以並存者.有必不可以並

存者.朱子所爭者統耳.正統在此.不得更屬於彼.在彼.不得更屬於此.此如適庶焉之必不可以並尊而兩大者.且統之不正.以其篡.不論其有功無功.統之正.以其正統之子孫.不論其興復之有志無志.以曹丕不爲篡.而昭烈非劉氏之裔邪.則司馬之說是.而朱子謬矣.烏得以綱目爲當而不辯其非.以丕實篡漢.而昭烈實劉氏之子孫.則朱子之帝蜀.乃不易之理.又烏得以帝魏未爲失.而更爲之伸其說.且夫操與王莽.董卓.等耳.名爲漢相.實漢賊者.固不得以功論也.宗室諸劉.固未有尊獎王室.如齊桓晉文者.然昭烈崎嶇跋涉.屢顛躓.勢不能有爲.而劉表劉焉.不過據方州坐觀成敗.亦未有挾偪天子.盡奪其權歸諸己.窮凶極暴.擅竊神器.如操所爲者.大作則比諸劉與昭烈於宗室之宗族.歎其弱而思援其虛.比操於力誣而保護之老僕.又比司馬於不咎其僕之誣主族而許其義之君子.於戲.是不與以操爲服事殷之文王乎.而豈至確之論也.源嘗謂三國無所謂蜀者.昭烈即位.自稱漢耳.當改漢爲蜀乎.魏人不肯稱之以漢.而以蜀名之.陳壽作史.因以三國名之.假令仍其漢之稱.而以三國名可乎.即其改漢爲蜀.而魏晉不明知其爲漢統之所在乎.雖稱之以蜀.而列於魏之後.乃其不敢以魏竟統乎漢之未絕之統之上.不亦昭然可見乎.司馬假魏以紀年.踵於壽耳.壽何以三國名.而司馬則尊魏而黜漢.凡以漢之討賊爲人寇.何其悖也.先生盍觀於武侯隆中之對乎.武侯勸昭烈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將將荊州之衆向宛洛.親率益州之衆出秦川.則漢室可興.霸業可成.是豈無恢復大志.而又豈嘗有帝制自爲之計哉.獨曹丕篡位.不興問罪之師.而與吳戰.爲當日失計.然而即位宜也.昭烈即位.所以延祖宗之祀也.魏不能即滅.此時不即位.是更無即位之時.而漢已亡也.正統之歸昭烈.斷斷無疑.先生文筆簡淨深沈.但所見與愚有未合者.故不敢丹黃.而抒其一得之愚於左右.未知當否.伏惟鑒察而詳擇之.

居業堂文集卷八

書啟

與蔣湘帆書

讀來文，其意悉之矣，而錯詞未善，未敢丹黃，率更酌之。至論嘉魚，則不可以不辨，此僕之言也。所謂吾嘉魚者，是以嘉魚爲謬也，而僕之言非然也。正希乃舉業中借宗華嚴，僕豈同於流俗之無目者，而妄以爲謬，顧文各有長有短，有瑜有瑕，自古傳文皆然，況於時藝。正希之精深古健，渾闊沈雄，力敵歸胡，而自關門戶，真所謂豪傑之士也。至用意有幽晦處，用筆有生硬處，乃其文之病，固無損於正希，然不可不謂之病。夫幽晦生硬，古文中或有之，然奧也，古也，非病也。至時文則斷斷不可用，且正希之身分高矣，學之豈可易及，既不能及，而但得其聲音笑貌，則適得其幽晦已耳，生硬已耳，此僕所以深戒人之學之也。僕從未見湘帆時藝，前歲自南同舟北來，見其二作，亭亭獨立，絕去依傍，自寫胸臆，而章法天然，此道中最上一乘也，故逢人極口歎賞。後到都門，見所作頗有精思逸調，然皆不及前二作，以其不能一往入彀，且多疵句，蹈眼高手生之病。久之知其力學嘉魚，方悟受病有自，而不自知，故不憚苦口相規，倘知其膚淺不足觀，然芻蕘之言，聖人擇焉，況僕與湘帆，何嫌何疑。且僕生平豎心赤膽，胸有所見，凡過可與言者，未有不竭情盡致以相告，而又何靳於湘帆。然非執途人而語之，亦非懵然無所見而以狂瞽自炫也。顧察來

書，殊不以爲然，而有立門戶相競之意，則大可笑已。顧舉業一道，僕二十年來，始略探其中消息，確有見於世之卑者，不過數行，即高者不合準繩，求其淺深高下恰在箇中者實難。僕自愧才鈍學薄，不能遠而見顧及之，故往往衡論他人之文，即不敢謂錙銖弗爽，而大略固不失焉。湘帆學力既優，且從遊於顏學山之門者有年，其卓然成家，是以高視流輩，何疑。然學問之道，無有止境，烏可自畫也。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烏可以芻蕘之言而忽之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烏可以自是其是而不加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也。仲尼曰：無友不如己者。繼之湘帆未嘗得與勝己者爲友，不過卑論儕俗，羣相推許，遂以爲在是而恥於下問。誤以前人之病爲美，即以僕之指其病者，爲不知其爲美而護痛不肯屈，遂至涉門戶之迹，而竟不以爲嫌，於戲，亦過矣。僕嘗謂學古人者，學其用意也，用筆也，非學其詞華與聲調也。優孟衣冠，縱酷肖，非識者所貴，況病乎。大作所云不可無我者，固亦得於僕之鄙論而發之，則亦知其不得以模倣爲工，而可自反其以前人之病爲美之失矣。僕之言又何譏焉。僕從來論文，湘帆每格格不相入，乃僕猶不憚煩而強聒之者，以湘帆不可與泛泛之人比也。今將遠別，不得不再一披陳，不過欲以至美相期，不欲以誇勝流俗爲貴，欲以虛衷求益，相勸，不欲以滿假自足爲高，區區之誠，有如皦日，惟高明平其心，抑其氣，而究其受病之處，取前人之神骨，而不必學其詞調，即學詞調，亦當取其美而不當學其病，於以力追前人，無韓潮。望之望之。

示及門書

時藝古無此體，王荊公創爲之，明遂以之取士。既立此體爲取士之具，三百年人才殫精竭力於此，故其妙有古文所未有者。雖然，是道也，今亡矣。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今之以不觚爲觚者二，棄先正矩矱，祇近科文是式，襲腐辭陋語，以悅庸夫之目，而希捷獲，此俗士也。大言欺世，以荒經蔑理背棄文義爲大家，此近日之名士也。俗俗鑄名，名傳俗以文。名非不以文，文尚可言哉。古文難在無所倚，時文之難在有所倚。倚者題也，代聖賢爲言也。題有脈，非古文之自爲脈；代言有其神，非我之自爲神。詳焉過矣，略焉缺矣。失其貌，離矣；得其貌，啓焉稿焉，失其真矣。偏而無偏，駢矣；偏而無全，神不足矣。嘔、技窮哉。有莊周曰：官知止而神欲行，恢恢乎遊刃有餘地，此進乎技者也。然解牛固在批郤導窾，而必先制其死，然後能批其郤、導其窾。苟不扼題要害，以刺其局，焉能由我立意，而一一與之合。故擒賊者先其王也，探驪者取其珠也。因形制變者，勢也；抉其所以然者，精也；渾成無間者，氣也；機趣橫生者，天也；縱橫曲折顛倒，而愈不離乎箇中者，神也，化也。於戲，夜光之珠，熠車前後十二乘，而其體不過徑寸；舞劍器者，千夫環射不能入，而其步法止於數武；神龍變化，風雨震天，晦日驅山，泅海，而其潛也，不過尺寸之間。此王、瞿、歸、鄧、黃、陶諸先輩，所以巋然爲此道宗匠，而非羣兒所得議者也。然而俗士之言曰：吾舊已耳，餘則啓館先輩已耳，斥鵾鵬翱翔，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嘻乎，巖沈海底，氣昇霄，處子窈窕，王所妒，苟俾熟下里巴吟，倚門悅市井耳而求其售，是優倡之下者也，可爲人乎。病瘋狂呼譫語，而愈見視爲神，又可以爲訓乎。且大成宏正嘉隆萬文氣，雖亦與時升降，而大體未嘗變，啓禎始大變其體而失其舊，蓋以易題之貌，以我爲文，而從於

題之外也。逞才氣。見學識。而無復天然之致渾樸之美也。然而大家競起。矯矯自立門戶。瑰麗光怪。窮妍極變。可謂極斯文之盛。鼎革初尚有流風餘韻。其後一變爲假先輩駢儷之習。人人骨髓。於是俗學大行。而斯道不可復振。韓長洲力追大家。以起其衰。善矣。惜繼起無人。終歸於俗。近又以矯俗不得其道。而流爲荒謬。求俗學之庸腐淺陋。且不可得。是可歎也。諸子之從吾學者。時藝耳。乃僕之立教。實以人品心術爲本。實學爲重。而文章在其中矣。夫富貴貧賤有命。而遇合有時。諸子切不可惑於人言。但恪守僕之規約。法脈取之先輩。才氣取之啓禎諸大家。清新絕俗取之長洲。而面貌則託之今日。透徹精義。無一語之幽深。鎔鑄經史左馬八家。無一字之險拗。沈之則骨堅。揚之則氣昌。放之則雄闊而無外。收之則不出乎題中。觀其外。翕張萬變。陵轢古今。按其中。與題會不差乎累黍。使高者賞其高。而卑者亦不至病其高。如此而舉業之能事畢矣。倘遇盲者而不之售。則命也。安之已耳。苟急科名而從事俗學。或襲近科之繆戾。即徼一時之倖。大魁天下。是優倡之徒。病狂之子。不願其出吾門也。戒之戒之。

與某公書

某以士之遊於公卿之門者。多棼然不復立廉隅。動以師弟子相稱。莫之愧。於是斂抑自退。不肯稍有所依附。雖未能遁世絕交。遊而貴人之庭。某之迹亦寡矣。竊聞近江湖者易田。近都市者易賈。習戎馬之場者易勇。遊聖人賢人之門者易仁。且夫君子之德業。所以可久可大者。惟其易知易從。而與之者衆耳。其在同人曰。同人于野利君子貞。傳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然則君子未有不通天下之志。而天下有志之士未有不當以君子爲歸者。且夫不涉溟渤不知海、若足以雄視夫江湖。不遇九方歅。不知有千里

駕。不遇蕭相國。則淮陰侯以卒伍終身耳。乃當今日而有閣下。夫天地之判也。初有風雷水火交之。山澤又交之。而後草木生焉。鳥獸育焉。最後生人。生人而天地之責畢矣。何也。天地無爲而知能盡付於人。則惟默默以運其日月寒暑。而成天平地。皆人之所爲。而天地無與焉矣。故君相之治天下。惟在得人。聖人維持宇宙。亦惟在於成人。然則造就人才。非以天地爲心。而不負於天地生之之心者。其孰能乎。造就篤行純懿之士。而世風不患其不古。造就德言體用兼全之士。而聖學不患其不明。造就魁雄英異傑特之士。而禍亂不患無經濟。造就廉惠愛人精能不畏強禦之士。而有司不患無吏治。造就剛正誠實不撓不欺之士。而朝廷不患無直臣。造就文學立言之士。而文明不患其不盛。造就識帝王之要、通禮樂之微、達古今之變之士。而太平不患其不致。乃當今日而有閣下。今日者。天地其生才乎否乎。天地所生之才。其入閣下之鈞陶而磨礪以成其器乎否乎。果爾。則其功之及於天下者何窮。而流風遺澤之被於後世者。又何窮也。烏乎。某日望之矣。

與堉梁仙來書

接堉書展讀。知別後頗用愚言。益敦孝友。德日進。學日修。名譽亦日著。將來自與古聖賢豪傑爲徒。豈徒與潘陸徐庾爭雄長哉。此僕所深望遠期。不憚苦口相勸勉者。而今果不負其言。快何如之。至論文章。本乎理氣。此實有體認之言。理者氣之充。氣者文之帥。理以充其氣。如江河乘勢就下。驅角蛟龍百怪。浩

然一往。誰能禦之。雖然。有綱必有目。有本必有幹有支。平天下在絜矩。而禮樂刑政。苟非有精詳之制。則絜矩空言耳。兵法在奇正。假令部伍不分。旌旗鼓角之號不立。則奇正亦虛文耳。文章在理氣。使結構篇方虛實變化無術。則縱有理氣。自無文章。究不能相屬耳。然則用意固有道。用筆固有權。規矩方圓之至也。舍規矩安所寓其巧也哉。顧仙來再進而求之。乃僕更有所得。欲與仙來共者。僕從來不談理學。以近日考亭陽明兩派。各持門戶相爭如水火。竊疑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然程朱之篤學操修。雖可法。而迂闊實不足以有爲。陽明之經濟。雖無慚於道德。而學入於禪。未免天下詬病。欲判其一而宗之。既不可。欲合兩家而同之。又不可。不得已。所以置身其外。將格物致知心性天命之說。槩不敢道。但求德行無虧。以經濟文章自見而已。乃近有蠡吾李恕谷者。名塨。庚午孝廉。傳其父師之學。倡明大學。有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二書。盡闢兩家。直追孔孟。蓋格物有其詮。而後明親有實學。明親有實學。而後聖人之全體大用。無人不可知。無人不可具。無人不可以格致誠正。無人不可以修齊治平。其書辯而不爭。故而非鑿。今以兩冊相寄。自觀而自得之。不能悉言其妙也。其學以六藝爲宗。禮樂射御書數。無所不通。外有學樂錄一冊。仙來故亦講究音律者。應知其妙。其師曰顏習齋先生。博野人。高尚不仕。年七十矣。有存學編一書。說透後儒之弊。直傳堯舜周孔之眞。闢二千年不能闢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僕因恕谷執贄其門。立誓共以明行聖道爲任。內而身心。一致加功。不入虛空。不流汎濫。立省身錄。時刻自檢。外而禮樂兵農。實求經世之務。不騖夸誕。不事繁瑣。隨其資力所近。專一以致其精。如有用我。舉而行之。天下無難。否則傳之後世。聖學終有大行之日耳。此其所執。校之僅以文章經濟自命者。有不侔矣。仙來得無意乎。

與方靈皐書

都門執別。以失意未暢所懷。不知吾兄何日抵舍。近狀何似。念切念切。吾兄家雖貧。然上奉兩親之歡。下有敝廬容膝。足以力學賣文以爲活。授徒以養親。視源之父母兄弟俱無。伶俜然風塵貧遘。無尺寸地以自容者。不霄壤分乎。然源已絕意仕宦不復爲矣。向之爲此。原非得已。今則當已者四。復其初志。一也。文非今日之文。二也。人非今日之人。三也。人不可以勝天。四也。且身之累。什釋八九。一可已。兒子成人。足代其任。二可已。以當已之事。値可已之時而不已。是流俗人耳。吾兄亦言絕意於此。未審其意決否。若一時成激之言。終不能無羨於時人之得。而欲與競也。不必言矣。如果與源有同心。則源竊有進焉。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爲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僞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汚穢而要祿位。即借之以投時尚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爲眞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全純至正而無一之不實。著書立說。縱橫修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爲君子。并不足爲小人。祇成其爲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噫。若程朱足道哉。且夫程朱之學。源亦有所未盡。服其德行醇矣。學正矣。然尚談性命。而不能有經緯天地之才。佔畢頭

坐以柔其氣而弱其智.必不足以有爲.必不足以爭天下.惟太平無事時.使之坐而論道.或爲一方之司牧可耳.此又何足以希陽明之一二.然而源雖力推陽明.又不敢以其學爲宗.何也.以其雜於禪也.禪之明心見性.似亦無悪於天下.而必不可雜於其學者.何也.以其爲天地之豺狼.生民之盜賊也.何以言之.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未有不好生者.此好生之心.所謂惻隱之心也.惻隱之心.纏綿固結而不可解.故君義臣忠.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順.而聖人能盡其心性.故能盡人物之性.此聖人之於心性.實能復而全之.體而充之.而德以之明.民以之親也.佛氏則不然.舉所謂心與性者而滅之.而後謂之明.而後謂之見.夫必滅之而後謂之明.謂之見.則彼之心明性見.而天地之生機熄矣.人心之惻隱亡矣.可以立視其父子兄弟之死而不動矣.天主生而彼主滅.人欲生而彼欲滅.是與豺狼之以殺人成性.盜賊之以殺人成能者.何以異哉.顧文之以慈悲戒殺.混之以滅爲不滅.是豺狼鳴和鸞以噬人.盜賊習揖讓而行劫也.嗟乎.學術不明.陽明既顯雜於佛氏.程朱亦隱墮於佛氏.靜坐觀道.非禪而何哉.又何怪其門人之入於禪.又何以獨責陽明之爲禪哉.伯夷曰.黃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遙遙千古.孔孟不作.將何所適從焉.源所以不得已置道學之說.但欲以忠孝廉節爲本.而以經濟文章立門戶.上之北面武鄉.而希其萬一.下則與陳同甫並驅而爭先.此則區區之夙志也.乃自落第後.執贄李剛主大學辨業.而翻然悔.勃然興矣.又介剛主受業於顏習齋先生之門.而慨然以斯道爲任矣.蓋孔孟所傳二帝三王脩己治人之道.備於大學一篇.格物者.大學之始事也.程朱之釋格物也.上極於性天.而下盡於草木.非高遠則汗漫.陽明意在致良知.其釋格物也.一以爲正事物.一以爲去物欲.非脩身之事.則誠意之功.總於格物之義無當.格物、大學之始事也.格物不明.而明親之功.何由實乎.明親不實.何由止至善.而脩己治人之道以傳乎.此孔孟之學之所以亡.而後儒學術.支離龐雜.使人不得其門而入也.今其言曰.物非他.即大司徒教萬民而賓興之之三物也.格物非他.即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蓋德行之實事.皆在六藝.而六藝總歸一禮.故孔子謂非禮不動.所以脩身.教顏子以克己復禮爲仁.又曰.爲國以禮.故學禮.即格也.致也.約禮.即誠正脩也.齊治平也.小學大學.由淺入深.師以此教.弟以此學也.士以此造.才以此取也.士大夫之學出於此.君相之學亦出於此也.明明德親民由於此.止至善即由於此也.豈以誦讀爲學.靜坐爲功乎.豈置道藝之實務.舍下學而躐等以言性天乎.又引馮應京之言曰.人之參天地者六德也.德之見於世者六行也.行之措乎事者六藝也.先王之設庠序學校.雖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爲孜孜.而德行備乎其間矣.旨哉言乎.切實而可據.簡易而可循.非學記所謂大學之正業.而確然入道之門哉.源故心悅而誠服焉.矣之先輩以相助.明行斯道爲任.學禮以立其綱.內而身心動靜.一致加功.不入空虛.不流泛濫.外而實究專精經世之務.不驚夸誕.不事繁瑣.省身錄時刻自檢.以驗其功之淺深進退.發憤刻勵.務抵於成.一息尙存.不容稍懈.苟得以餘年進德脩業.入孔孟之門牆.追明親之實境.得志行乎天下.不得志傳於後世.使自嬴秦毀滅、漢唐訓詁僅存、宋明表彰未盡之道.一旦而復明於天下.則其德與功之所立.與僅以經濟文章自見者何如.於戲.此顏先生所以不可不歸.而剛主之

書.不可不虛心讀之.專力求之.反覆觀之.精詳體之.而不得以世儒之成說自畫.俗人之門戶相持也.吾兄得無意乎.兄之天資.高朗渾厚堅強.今人罕見其匹.要亦患學之不得其門.恐信道不篤.見紛華而悅耳.若果有從軒冕之心.毅然矢志於絕學.則源願與同心合力.與參實究.由其學而適道.而立.而權.不難耐.源今歲赴秦中學使之約.一二年歸來.將母氏兄嫂三柩.葬於先君子之墓而脩焉.即毅然高舉.學道著書.詩山訪友.終其身於此事.蓋同志無多.期與剛主博求之.天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同聲相應.未必無人.況吾兄夙日同肝膽共性命之友.而可不與之共哉.念之念之.深望吾兄鑒察之留意於斯也.竊夫近狀閱稍佳.不知其有志於此否.幸以剛主之書示之.如不河漢其言.固吾同志.敬義立而德不孤.斯道之幸何如也.所道鄙衷.俟訂學約.不盡不盡.

與康孟謀論脩郃志書

頃賜觀郃州志并佳集.如獲指南之車.爛志精核過於武功.體例嚴整.齊於朝邑.誠作志者之金科玉律.而集中所載義士貞女.人人可傳.其足爲郃志之光者何限.源觀近代邑志.往往分而不能合.雜而不能清.氣脈不相屬.無首無尾.屑見疊出.總歸於晦昧不明.而其意不過欲誇浮誕飾諛諂媚流俗斯膚人而巳.錢明府以貴邑志見委.源自念質魯筆鈍.識卑學陋.無足膺斯任.且今日三秦文獻.自二曲先生外.舍先生更誰與歸.區區部婁於華岳終南之下.競燭龍以區區螢火之光.復何有哉.顧先生以辟嫌不欲聞其事.源遂有所不容辭.不得已靦焉任之.然其所賴於高明之開途啟鑰.而辨是非定猶豫者.固無窮也.俗之誤以夏陽爲此地久矣.先生辨之.確不可易.乃源更有疑者.郃陽爲古有莘地.郃即洽.以洽流絕.故偏傍去水加邑.此朱子詩註之說也.詩曰.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則大邦之爲莘明矣.曰洽.曰渭.則括地志莘在陳留之說.亦不辨自明矣.但舊志云.洽即金水.東入黃河.漢永平年絕.其後復流.邑人重之.呼爲金水.今之金水河.果即洽水乎.土人謂其經城南.東入洛.是否.水之北爲陽.舊志云.莘國在縣南二十里.是在洽南.不得爲洽之陽矣.且南去渭水二百里.又烏得謂在渭之涘哉.夫永平乃漢明帝年號.則洽固絕於東漢時.乃漢書地理志謂有郃陽縣.應劭曰.在郃水之陽.師古曰.即詩之在洽之陽也.漢初便以爲郃陽.即呼洽水爲郃水.而水經注引詩曰.在郃之陽.亦以洽水爲郃水.曷嘗有洽絕去水加邑爲郃之說乎.志又不載其復流何時.以水經注考之.則元魏之時.洽水固經流無恙也.朱子之時.其復絕耶.其久絕耶.去水加邑.未審出之何典.而據之以爲說耶.是有莘之境域.洽水之源委.固未能得其確論矣.志又云.梁國在縣東北.昔晉公子夷吾出奔梁國.應與晉接壤.且梁山在郃陽之北.則縣北爲梁之舊國無疑.然春秋書梁亡.傳注不詳其地.但云秦取之.若果在郃邑之北.則其地已入於秦.何得郃邑乃爲晉地.且上郡即今延安.在郃陽西北.三家分晉屬魏.梁又烏得越郃而爲秦有哉.豈秦滅梁之後.不久即歸於晉.而史失之耶.抑別有考耶.水經注載郃陽有徐水入河.舊志不載.今尙存否.舊志所載百良橋頭、大浴、諸河.今不沒否.而百良橋頭不言其所歸.何耶.此皆欲請之高明.而求其確考詳疏以相示者.昨見尊作四后廟碑文.樸茂非時手所及.但致之載籍.四后惟大姒確生此

地爲裴有甄。有陳留之說。不得如洽陽渭涘之無疑。然尚有伊尹耕莘。湯使幣聘之可證。若女志大任。則斷斷不得謂此地所盡。何也。有莘。姒姓也。夏后氏之後也。夏以前無所謂有莘者。安得有蘇取有辛之事乎。如以辛非莘。則辛固非莘矣。無庸辨矣。詩曰。摯仲氏任。註云。摯國名。任姓。雖未詳其國何在。然摯固非莘。任固非姒也。又何得以爲莘女耶。趙岐註孟子。但謂有莘國名。并無今同州郃陽之說。同州乃漢馮翊。西魏始名同州。岐漢儒。而可謂之今同州耶。想因他書之訛而誤引之。此皆與郃志相關。不得不辨者。或是或非。幸明教之。君子著書立說。俟之百世而不惑。講習討論。可厭詳哉。今定體例。有師前人者。有獨斷爲之者。有暗與前人合者。首爲總志。師朝邑也。不志藝文。師武功也。傳循吏而表縣官。則師先生之韓城也。不志星野。暗合乎耀州。分還舉於人物。暗合乎武功。而先建置後地理。務爲合。不務爲分。引前言。存舊志。不敢混爲己說。援據經史以定真妄爲去取。則皆獨斷爲之者。今總志已成。餘未脫稿。俟錄出。當面質。先此代晤。惟一一教之。

再與康孟謀論郃部志書

前見復書。伸紙千數百言。藹然色喜。以爲惠我良多。未卒食。投箸起讀之。讀竟。則於所謂金水原委。使我豁然。前因舊志有金水即洽水之說。不能辨其是非。又不知金水曲折。署中人無知者。詢一隸人云。金水河經南溝東南入洛。洛想河字之誤。僕誤聽。且以爲此水東注。迤東南耳。故疑之。疑而正。未嘗信也。非夢也。然亦夢也。得教豁矣。橋頭之即徐水。更有發矇之快。此二說者。拜益拜嘉。在渭之涘。爾雅釋云。涘爲厓水邊也。下風。縣縣爲邑。在河之涘。秦風所謂伊人在水之涘。皆指水厓言。三百篇中。從未有指百里之外爲涘者。考禹貢導河曰。北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夫九河東北矣。逆河又東北矣。不曰東北而曰北。省文耳。導江曰。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匯。彭蠡也。江過彭蠡而東。東北且數折。始入海。不曰東北而曰東。亦省文耳。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東過漆沮。入于河。焉知當日渭過漆沮。不更東北入河。與有莘爲近。以省文未之及。其後陵谷易改。始至華陰入河。如今洛之不南入渭。而東入河者比哉。然無可考矣。不得已。如尊諭。亦可存而不論耳。若夫不合乎聾愚之見。而未敢以爲然者。有數端。請一一爲高明陳之。紫陽先生讀書博矣。豈後人所敢望。然博之中安能無誤。誤亦何傷。知其誤而正之。此正前賢之望於後人。而不以爲嫌者。若儼然闕其誤以爲誤。與己不能正其誤。又禁他人不得正其誤。而使之終於誤。此臆爲盤謬之弊所由來。豈先儒待後之意哉。郃陽之名。載在漢志。非無考者。註謂在郃水之陽。漢初即謂之郃。且呼洽水爲郃水。水未嘗絕也。曷嘗有流絕去水加邑爲郃之說乎。紫陽時。金據此地已久。傳聞之誤。如僕所聞金水入洛者。寧必其無。即使有據。亦不足據。況於無據。假令紫陽而在。寓以此說。諒必欣然聽采。改正之不暇。斷無有惡人之正其誤而爲之辭以相拒者。何也。從來無不受善之聖賢。無不虛心之學者也。乃後人則反爲之諱。以爲斷非無據。斷不可輕議一字。是直爲古人患而爲識者所竊笑也。讀書考古之識安在乎。不敢以爲然者。一也。禹母爲有莘之女。乃世本之說。漢儒雖或據世本。乃多荒唐不足信。夫有莘姒姓。夏後。豈禹之所自出乎。況令不學無識。立之祀典。所謂非

其鬼而祭之也。摯仲氏任。註謂摯國名。大任明系摯女。非莘女。無難辨者。邑人徒見詩與太姒同序於一篇。遂馳及於大任。而朧朦遷就。亦以爲莘女。此自世俗可笑耳。世俗何足責。君子著書立說。固欲考三王。俟百世。可隨俗苟同而不一正其誤乎。且僕固非欲毀其廟。廢其祀也。特以高明爲文勒諸石。僕且將載諸志。相與欺庸人之耳目。而遺後世之譏。萬不可耳。來教則謂雖考核不謬。人以爲不近情而疑之駭之。而託引以爲山川美盛者。索然矣。不論便嘵此流俗之情。豈學者所宜出哉。不敢以爲然者。二也。其尤不敢以爲然者。則謂俗志之難。不在考核。在人物。夫近代地志之失其體。正在專力人物。而不知有考核。地志何昉乎。昉於禹貢。昉於職方。山川土田之高下。以爲遠近險易之形勢。辨焉。建國分疆。畫井之道存焉。生齒之數詳焉。物產之宜別焉。風俗之剛柔美惡勤惰文野分焉。控制四方之權術寓焉。戰守奇正之兵法生焉。溝洫畎澮川浸湖海之用備焉。三代之盛。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天下之形勢。而其後蕭何收秦丞相府圖籍。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寡之處。以佐漢王定天下。正以此耳。自漢以下。莫不有地理志。以志郡國。則志之所關豈小哉。而所關豈人物哉。愚嘗以謂不知四方之形勢。不可以志一方。不知平天下之規模。不可以志一縣。故一縣之志雖微。而平天下之規模具焉。乃近代之爲志者。一切視爲故事。闕漏缺略莫之究。相沿爲虛飾僞冒之習。而徒知沾沾於人物。夫人物之紀。固亦不輕。然其專責在史氏。不在地志。地志原以志地。人物之在地志。一端耳。後世之體耳。禹貢職方有人物乎。可舍其所應重者不重而獨以人物爲重乎。且夫人物之難。固有在。而非所論於郃邑。如以一代之人物。或方數千里。上下數百年。文獻既已無徵。采訪又苦難徧。加以門戶之毀譽不可遏。是非顛倒。流傳於見聞者莫能一。權勢又從而把持以掣其肘。乃欲操筆而論訂之。是爲難耳。若郃邑不過百里之間。五六十年之事。其爲人物固無幾。又未嘗有門戶是非之顛到。權勢之顧忌。士大夫公議而參之吏采輿論以定之。是非取舍。當至相反。是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何難焉。僕之所難者。合四方之區宇。以考形勢。稽古今之變遷。以觀成敗。酌風俗之淳漓。爲移風易俗之術。訪閭閻之疾苦。爲興利除弊之方。事之晦於昔者。欲其顯於今。不得施於今者。欲其行於後。故於建置沿革。在他志不過半葉。而爲之不過食頃者。僕則爲之十日而後畢。豈好勞哉。以不窮其原。不足以成書。不辨別其非。不足以存是。而三代春秋戰國。無專書可考。散見於經史注疏。而說又不一。一一核其實而求其當。在博雅君子言之若甚易。而淺見寡聞之士爲之。固甚難也。使如尊指。是不足以激勵而進之於高明。但教以勦說雷同。而益遠於好學深思之訓。於僕區區就正求益之心。毋乃觖歟。故曰尤不敢以爲然者。此也。君子之爲學也。心欲廣。欲虛。欲細。不廣則其見有限。不虛則不能受益。不細則不足以知立言之意。而得其要。三者實相因。廣則虛。虛則細。細則愈虛愈廣。而日造於高明。既高且明。而其心愈廣愈虛愈細矣。僕幼以羈旅失學。長而碌碌塵網。蹉跎三四十年。以至於今。學殖荒蕪。每有時過難成。獨立無友之歎。欲以餘年勉希蛾術。孜孜求友四方。客歲來西土。熟聞吾兄三秦名士。不憚躡屩千里訂交。非效世人之廣交遊聲氣也。皆欲求麗澤之資。以自證其所學。然望瓊瑤之惠。必先先瓜李之投。敢忘其鄙陋。輒進說於左右。將求益也。非求勝也。欲相成也。非相競也。乃詳察來教。不但所見不同。

亦若不諒彼忱。但欲相距。而不顧其言之是非。用是偃仰。歎恨彌日。不敢復置一辭。乃繼又奉有未嘗細思之說。不覺戚戚復動。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故更自其縷縷欲吐之衷如此。此番或可稍納芻蕘而不以爲罪乎。則其所欲進者。不特此也。來教夏封帝摯之後於莘。因以爲氏。此說自非無據。然夏后氏之後封於莘。帝摯之後又封於莘。一國有二君乎。抑先任而後姒乎。且摯國也。非氏也。其姓任也。非摯也。即以爲氏。大夫可以祖之字爲氏。諸侯以天子之名爲氏。何代之制乎。以愚所聞。有帝摯封於高辛之說。在今定州。不在鄗也。又聞顓頊少子陽封於任。其後奚仲爲夏車正。禹封之薛。商之仲虺。居薛。祖己皆其裔祖。己孫成徙國於摯。更稱摯國。大任生文王。而武王乃復封之薛。此摯國之所由而任姓之祖也。但不詳摯地何在耳。詩曰。自彼殷商。來嫁于周。必在河南北王畿之內。而不在有莘明矣。又尊作四后碑文。引孟子趙氏註爲證。夫趙氏註。除邠卿無二人也。茲又以爲括蒼趙氏疏。夫括蒼趙氏疏。非趙氏註矣。乃不云前日之誤。更據古本大全而以爲無疑。大全有古本乎。何代之書乎。似皆考核之未及者。梁惠王襄地以東西論。從不聞此孟浪之說。不知何由得之。想誤以愚言出於此乎。愚但考梁國之方域。無此夢語也。至於辨別流俗相傳之謬。於古人原無損。而以爲刻翻古人。何哉。豈隨俗苟同。謂之善善從長乎。似背理之未可通者。幸再詳察。如何乃僕更有所不解者。來教既以人物爲難。謂忠孝節烈之湮沒者不少。蓋欲脩志者之不可忽。而又恐燕石之相雜也。因諄諄以闡幽爲志矣。乃佳集所載節義諸人。豈其僞者。又再三教以不得錄入。何邪乎。無乃與闡幽之意相矛盾乎。著作當如許田之論。相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來教是已。乃細觀其中。於權之輕重不失宜。而衡得其平者。幾何哉。果平心而論。高明或亦有爽然自失者矣。

附復書

昨日奉復大教。本無不肯之心。止以少年失學。老益荒愚。淺聞寡見。則實有之。以爲但欲相距。而不顧其言之是非。則疑之過矣。然其心耿耿。亦具少許血誠。而粗俗庸鄙。遂不自知其劣態如此。先生不終厭絕。復辱及之。幸矣幸矣。三千言連讀數次。證以初賜長札。一一相符。何其明辨之乃爾也。小巫索然氣盡。尚復云云乎。洽水入洛。疑有無知之人代白。故云其妄言爲夢耳。在先生未歷其地。從何知之。亦不得不寄耳目於他人。豈以夢言爲吾兒哉。拙本所述。一人之見也。不著之衆人。而直入之。在我固自以爲無疑。安必人之不以爲不然也。人誰不欲自是其言。自矜其傳說乎。未經採訪而入之。終不免有偏僻古人之嫌。此區區之志也。示公之意也。若諸所論。則敬聞命矣。若弟之種種瞽說。亦老生常談耳。在大雅自能一笑容之。

復姚梅友書

源頓首。前承緘。深感存注。惜未罄所欲言。旋報謁。而中途爲友事他往。未果。頃辱惠書。益增愧悚。細讀來教。所見甚大。而自任者不輕。當今日而有抱負如此。持論如此。眞空谷足音。源所幾幸遇之。而不可以數得者。今乃邂逅海濱。又不以其不肖而謬相推引。豈肯交臂失之。急欲一談。以事羈。尙須兩三日。而胸中

迫不能已。故先自其區區。唯高明鑒之。來教所云生民治亂之說。乃千古聖賢豪傑所以自任之重。顧自任者必有其具。故曰。如或知爾。則何以哉。慨自孟子歿而學術分。戡亂者以權奇。致治者以文具。所謂醇儒無武。縫掖無文者。特以章句爲文。兵戎爲武。曾何足語於戡亂致治之數。唐虞三代之取才。聖人之教人。大約不外德行藝三者。內以治己。外以治人。而戡亂致治之具。即不外此。故其人才迥非後世所敢望及。先王之道喪。傑士徒知有功利。而儒者高則談性命。卑則事訓詁。甚下從事於詞章。於戲其具將安在乎。然則後世治日少而亂日多。非天之生才不逮於古。亦學術得其偏而不能通其變。誠如來教云云耳。乃近代僅有一陽明。得孔孟體用之全。時人則痛加詆毀。以自飾其陋劣。而謬附爲眞儒。趨勢附和者徧天下。又何一足與之言哉。源是以將時俗所持程朱陸王勳說。概置不道。獨從事於先王道藝之訓。又以賦質庸鈍。兼之覊窮廢學。錄錄無所成就。苟得一守先王之道。以天下爲己任。而實有其具者爲之依歸。豈不性命以之。而豈特以一人之知己爲幸乎。源生平性命之友有二。一曰劉繼莊。一曰李恕谷。此二人者。實抱大人之略。非三代以下之才。惜繼莊已歿。而恕谷亦不能朝夕共學。今見高賢之論。竊幸吾道不孤。可以開途啓論。左右以成其學。達則施於時。窮則傳於後。但未審高明自任之具。居何等乎。與源所見。同乎異乎。更須面質以訂久要。不敢草草徒作語言文字觀也。惟諒其孜孜嚮學之誠。恕其狂而不惜頑愚之誨。甚幸甚幸。

與毛河右先生書

京華拜別。迄今二十餘年。人才日以卑下。文章道喪。風靡波頹不可挽。竊歎宋儒承五代之衰。振興儒學。使人尙知孔孟當尊。而六經以傳。功固鉅。但其學以性天爲宗旨。自而[illegible][illegible]快濫。不知[illegible]壞於二氏。致儒者高談性命。不殊晉代之清言。絕無聖人經綸實學。坐視宇宙淪胥不可救。而害且遺於有明。爰讀先生太極河洛揭書之辯。閔恍然於其病源之有在矣。源以燕市狂徒。竊慕聖人之道。久不明行於後世。又不得其門而入。惟近日程朱陸王門戶之學不講。獨從事於經濟文章。期有用於世。伏聞先生自解迹林泉。絕意進取。窮經考古。振起千古鬱蹟。一掃諸儒掩翳附會支離之說。發人所不能發。言人所不敢言。而傍引曲證。確乎有據不可易。源嘗欲負笈從遊。沮於時。未獲所願。後交蠡吾李剛主。自[illegible]不遠數千里問業於門。得所未得。剛主故受學於博野顏習齋先生者也。顏先生乃蕩洗宋儒之見。以六藝爲宗。而直溯唐虞孔門教學之舊。剛主所以開風請正。非以所見有同然者乎。源於顏先生。雖得執贄一見。而先生遂逝。所恃高山之仰。爲斯道之依歸者。舍先生更何人哉。今在淮陰太守姚息園所。息園爲其先少保公求作神道碑文。故附達其區區。倘得一擅護斯。獨拜牀下。盡質其所欲言。而略緒論以稍窺斯道之涯涘。臨亦高明所不欲排之門外者乎。顏先生傳幷年譜敍文呈教。曩於剛主處見所著經義甚多。千祈使中益賜爲望。啓佑後學。想亦非所惜耳。源頓首。

再與毛河右先生書

天下無人久矣。如先生之學之才。豈特爲天下之善士。蓋與千數百年之傳人並驅而爭先者。豈某阿其

所好之言哉。實有所見。雖爲紛紛俗子道也。甫借淮使數行申意。旋接手教。恍啓沈痾。愚謂宋儒於六經。不爲無功。至所講性天。固知其淪於二氏。未嘗以爲然也。然於傳註之謬誤。卻未深究。以淺陋之學。習而安之。多以爲誠然。祇曩爲友人脩郃陽志。郃陽卽洽陽也。朱氏謂後世洽水絕。因去水加邑爲郃。按洽水至今未嘗絕。而郃陽之名。自秦至今未嘗改。且從來引詩在郃之陽。俱郃字。非洽字也。水經幷無洽水之名。洽字亦無水名之說。蓋由唐人石經。以郃爲洽。故誤傳至今。方悟去水加邑。蓋朱氏想當然之詞耳。及讀正事括略。乃知其誤者。果十八九也。噫。苟非高明博雅。曷能一一證其非。使人不爲其所誤哉。某近讀易。著有書易通言六卷。謹錄其敘幷太極說呈教。自謂可附羽翼之末。不知其有當否也。千祈便鴻寄示。以定從違。外有平書三卷。論平天下之法。如取士建官兵農食貨之類。前籌一得錄十二卷。論自周至元興亡成敗之故。但冀能致明歲當一棹錢塘。獨拜牀下。悉陳其所學。一傾啓發耳。至論聖道。不外忠恕一貫四教四術云云。眞得聖人內聖外王體用兼全切實之旨。顧愚以爲顏先生以六藝爲宗。其說非相河漢。六藝不出乎禮。聖人以禮脩身。以禮齊家。以禮治國。以禮盡性至命。以禮經緯天地。小大內外。精粗顯微。一以貫之。盡而習者。此也。神而化者。亦此也。故可以盡仁道之全。備聖人之道之大。以六藝而成六德六行。顏先生實有體認之言。漢儒以六經爲六藝。恐不若周禮爲確。獨此一言。愚見尚未融合。請更質之。姚少保碑文。閎鉅簡勁。方彌顯盛。非此不足以相發。某別爲一傳。容書寄正。

家大人八十徵言啓

家大人。明季以世職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先始祖。無錫人。從成祖靖難陣亡白溝河。故子孫得世襲錦衣。家大人在職忠勤有識善斷。崇禎九年丙子七月。京師戒嚴。見將相委任非人。城守漫無備。憂甚。夜夢天子推轂。授節鉞。甲士數萬。環門外。擐甲持戈。縱轡馳。馬蹶。驚覺。明日。疽發左股。血流不止。其憂國急公如此。壬午。充正直官。日帥旗尉四百。午門守衛。夜宿禁中。凡天子御殿御門召對。懸金牌侍立糾儀。十一月。京師復戒嚴。奉命守北安門。當是時。京師屢警。中原盜益横。天子憂勞。家大人常慷慨語人曰。今朝廷有四大弊。而天子不知。戡亂致治需經濟才。而以八股取之。所取非所用。弊一。門戶方日盛。如其黨。力護持之。殃民蠹國皆不恤。非其黨。縱有可用之才。或功垂成。必多方排擠掣肘。陷之死。而國事所不顧。弊二。武臣。國之爪牙。承平久。右文左武。武臣率不齒於人。入其途者。闒茸不肖無人狀。弊三。京師。天下根本。三大營官軍。皆詭寄廢偽。無一堪用。蓋甲罷於乙。乙罷於丙。更易不知凡幾。而按籍稽名。多隆萬以上人。故名雖軍。實市井遊手與勢家蒼頭。一旦有急。不知何以爲備。弊四。他若賄賂請託。文法資格諸弊。皆其餘耳。天下事日壞。一日。吾安得痛哭爲天子一陳之。碎首玉階。以報國恩也。蓋錦衣衛職司糾詰。懲奸弊。比漢之司隸校尉。而堂上官多貴膺不得人。庶司例不得越職言事。故家大人悒鬱不得志。然奸俠有挾私持廷臣奸利事來告。謀興大獄者。卽屈不行。或一語解散之。故所全者衆。而人不知。凡詔獄提牢。遇大風雨。獄囚苦饑凍。以酒食給之。病無告者。給以錢米。製衆醫藥。必親視。及去。樂聲聞於外。其仁愛多此類。甲申二月。賊警急。奉命巡緝北城。三月十七日。賊薄京師。知不守。自書名牙牌。帶佩刀。十九日黎明。城陷。

釋戎服。易緇帶。乘馬奔帝宮。路遇宮女四出曰。駕崩。駕崩。家大人痛哭呼皇帝。拔佩刀。欲自刎。老僕楊坤急奪刀。挽馬至金剛寺大門。和尚者。寺主也。舊與家大人善。是時。先兄潔先匿寺中。家大人見潔意不忍。而和尚慰曰。君身尚可以有爲。遂以僧服進。遂爲僧。月餘。賊敗。亂定。始出。數往來盧龍上谷間。後益南遊江浙。交其豪傑。每友人急難。卽挺身出爲排解。禍福不稍動。而深心妙用。足以濟之。性嗜飲。醉益恭。每酒酣。談往事。輒泣下。見野史所載。舛謬錯戾。而善政多不載。輒泫然曰。朝士存者猶多。奈何聽其謬讕不一辨正。使聖德不彰乎。於是正其誤。補其缺。列爲遺錄一卷藏之。初。家大人幼以孝稱鄉里。生平好義忼慨。而自治甚嚴。少年家居。常以七事自警。書之座右。曰習勤。曰急公。曰寡慾。曰節儉。曰愼言。曰濟急。曰教子。故從無廢事。無失言。謹愼刻厲。老而彌篤。其天性然也。壬戌七月。登七十時。寓高郵。攜二子潔源渡江。載酒尋三山。攀蘿陟巘。探幽壑。望海岳。襟懷萬里。徜徉嘯吟。醉歌旬日始返。壬申八十。時先兄已卒。源將迎北歸。爲西山北山之遊。敬懇先生大人賜之一言。以爲榮。源雖錄錄。無以爲親壽。所獲固已多矣。謹述其生平節概以請。

居業堂文集卷九

論

郊祀論

天地合祀。非禮也。郊者。大報天。萬物本乎天。地亦本乎天。烏可與天並。仲尼贊易之坤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妻不可與夫並。臣不可與君並。地可與天並乎。太祖立國之初。脩古典禮。建圜丘方丘。祭以二至。且盡罷往代瀆祀之謬。可謂度越漢唐者矣。及感陰雨。乃謂執古不變。使天地之享。不及人之享。於是合祀大祀殿。幷宋元所遵三代以來不易而壞之制亦變。而古禮無復存矣。且大醴酒之設。元酒之尙。鸞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藁鞂之設。先王制禮。非主於反本尙質。不可同於所甚安褻者哉。世宗於百數十年後。毅然排羣下庸俗之見。反古復其初。幷罷太宗並配之位。其見遠出列宗上。張居正於奉由兩代之後。廼鰓鰓然更欲合祀並配。不據經典。徒以便人事爲言。欲便人事。曷若罷郊祀爲更便。何其陋也。然北郊經無明文。古者郊社並稱。而社所以祭地。於郊。故曰郊。左廟右社。國中者也。自天子。諸侯。大夫。士。庶皆可以立。立者。地。人之所履。而王者有分土。故得隨所在而祭之。天統於一。非天子不敢以祭天。此所以謂尊天親地。而社之不同於郊歟。周建洛邑。用牲於郊。越翼日。乃社於新邑。亦可見無北郊之義。然周禮雖多後人僞爲。而新莽既爲合祀之說。又存圜丘方澤制。則亦周禮之舊未可知。而大社王社外。或又

有方澤之祀以報地賦。明制大抵依於唐。而原本儀禮。最爲近古。奈何厭其繁而五齊三酒觶洗之類。不數年而能。而世宗皆明古禮。亦不之復獨北郊之可以義起而儀亦稍異於圜丘。則其不必執古而不變也。

老子論

孔子、孟子、老聃。得許、滕、宋、衞之國而君之。皆能乘時有天下、如湯、武否乎。曰。孔子不過爲桓文。老聃無事征誅。爲湯武。豈孔孟而老處其盛與。夫道也。人道也。非孟氏王霸之說也。孔子志在春秋。尊周耳。得志行乎天下。惟佐天子脩文武之政而已。當桑亂。取天位。若桓公管仲之不若哉。風雨飄搖。藩垣毀。主人臥堂室未去。此一時也。蠻焉。杞焉。鴻焉。又一時也。假令孟子換七國之亂。則毅然爲湯武無疑也。漸漸不爲孔子。而無憾於孔子也。於斯道有何、有異、有陽、有陰、人謂老氏以清靜無爲爲道。予竊其道上該皇。下兼霸舉後世權奇陰謀。莫不隱藏其術中。闡其端而爲之母。且夫聖人言中天下者。有之。言得天下、有天下者。有之。未聞言取天下者也。老子獨言以無事取天下。嗟。取之爲言。何言也。得無非所有而攘之。竊之之謂邪。有事取者何術邪。無事取者何術邪。有事無事。術雖殊。而取之之途不同出於一邪。彼老子著說百代如傳舍。視父子君臣爲芻狗。何有於周。何有於其主。吾知其據千乘之國。必將使天下油然嚮之。闃然歸之。小國懷之。大國服之。淳之久之。相率而君之。彼即嘿然受之。而周則不待兵革而泯然滅之。所謂以無事取天下者。若如此。然則孔子孟子之道。豈可與之同日論乎。吾嘗謂聖人之兵。無奇。非無奇也。不言奇言奇。始於老氏。而觸於孫武。其言至精妙、不可易。然孰謂淡然闃與神明居者。而有是乎。故司馬遷合申韓於老莊。謂名法皆原道德。蓋聖人以人法天。老氏以天用人。以人法天。極人之變。不失天之常。以天用人。極天之變。有以闕人之巧。孔孟同也。老聃異也。孔孟陽也。老聃陰也。苟非達天人之故。識陰陽之用。未有不以予言爲惑者矣。

李陵論

李陵降賊之罪。豈待辨哉。顧陵以步卒五千。絕大幕。戰匈奴十萬衆。而殲其半。自漢出兵以來。未嘗有。功雖不成。固天下之奇才也。班固失身竇憲。范曄宗以逆誅。二子生平不可問矣。未嘗廢其文章。孔子曰。不以人廢言。言且不以人廢。況才乎。陵之將略。不但遠出廣利、諸將上。絳、灌之屬。亦難與伍。罪無可逭。才實可惜。小儒不知將略短長。雖有奇才。不能識。不過就成敗論之。可悲也已。宋呂文煥守襄陽。元以傾國之方偏之。五年不能克。而朝廷不遣一人一騎爲之援。及力竭城陷。而文煥降。降固罪矣。然五年死守。遮蔽荊鄂。保障臨安之功。胡可泯哉。當陵之請獨當匈奴也。武帝亦壯之。其後以疑似之言。遂不爲人後繼。夫以孤軍入強敵。而無後援。其不敗者。幾何。是陵之敗。武帝之咎也。若陵之不死。罪在喪節辱身。未嘗誤國。如以國家功罪論之。則陵之功。且浮於罪萬萬也。嗟乎。奇才不易得。苟得其人。不能保護愛惜。使爲國爪牙。反棄以資敵。又令士之懷文墨而議其後者。舉其生平而盡棄之。此余所爲扼腕痛惜而涕流也。雖然才實可惜。罪無可逭。死生之際。可不慎乎。

道德仁藝論

天下之理。一而已。聖人乃多爲之名。以示天下。而不厭其詳者。何哉。蓋理雖一。而不能無內外之殊。本末之別。若內外本末之不明。則其爲學也。無門。而施功也。無序。非苦其難。而甘於自棄。則入於異端、邪僻、而不可以復救。此夫子所以有道、德、仁、藝之說也。且天下事。吾未能確乎知其所以然。則必不能漫焉以從事。苟漫焉以從事。必不能實踐其事。而有得於其心。如此而欲即粗以會其精。即一端以見其全。必不得之數矣。是故學莫先於辨道。道本於天。而行於人。蓋天以自然之理生陰陽。陰陽變化。而日月寒暑相推五行消長以降衷於下民。於是聖人仰觀俯察。而爲之教。生養、鼓舞、綸之以禮義。設政刑。製器用。自書卦陳疇。以至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明人事當然之則。羲、農、黃帝、堯、舜作於前。禹、湯、文、武、周公述於後。其相傳不外於一中。而性命之理無不備。嗚乎。德者、道之實也。仁者、德之全也。藝者、道之所寓、而養其德與仁之具也。道體於身。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非德乎。德達乎天體。天行之不息。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命焉。非仁乎。且夫禮、樂、射、御、書、數之法。以至一器一物。莫不可以見道。而須臾不可離者。則藝也。嗚乎。備之矣。且夫楊、墨、佛、老皆不言道。其所謂道。何嘗不探賾索隱。窮高極遠。以爲德。然皆拂其自然。違其當然。故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是以其弊至於不仁、不義。天下有不仁、不義。而可以言道德。直德不足言。而其論無足觀矣。是故孟子明仁義。息邪說。韓愈述孔、孟。闢佛、老。而後之儒者。教學者以窮理精義。無非以明道。而使人不惑其所趨而已。噫。道明。始可以言德。德始可以言仁。通道、德、仁、於藝。始可以言道。故道、德、仁、藝、輕重、而有內外也。道、德、仁、與藝。孰淺孰深。而有本末也。明乎此。又何患爲學之無門。而施功之無序乎。此夫子所以有志據依游之教也。

脩辭立誠論

夫子之贊易。曰。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夫九三。君子居下之上。而不離乎下。非如君相處崇高之位。操政教之權。可以施其德化於天下也。其所以自脩者、在忠信。而所以見於天下者、在脩辭。故脩辭即君子之脩業。然而脩辭難言矣。吾未離乎下。已爲朝廷之所重。吾未處乎上。已爲天下之所仰。一言出而天下傳之。一言出而朝廷采之。於是以之明道、固不難。以之器名、亦甚易。嗟乎。吾嘗有感於後世僞學之亂天下也。二帝、三王之爲君。稷、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凡其形諸論說、載諸詩書。皆其心性之所全。故錯諸天下。無疑微之武、爲孔、孟。窮而在下。著書垂教於萬世。雖未嘗施於天下。而皆身當倫。爲世之後。亂其書。誣其詩。莫不有以見其誠。至於漢、唐、宋、諸儒。表章六經。脩明絕學。其辭豈無過不及之失。然要之本先聖之言、以明其道。究身心之故、以著其辭。言之過。言之不及。有之。言之不誠、則未也。嗟乎。言甚有歧於後世僞學之亂天下也。以爲孔、孟以著書傳於前。先儒以稱述孔、孟傳於後。則儒者之能事。著書而已爾。稱述而已爾。於是私截藉考纂言、發爲論說、著爲文章。顧以之別異同、分門戶。期以自遂其私。雖百世之公。有不顧。而悍然立異說。以文其辭。於是即先儒之說。取其一二浮辭、以示其同。而沒其全體大用之實學。摘其言語微妙、而極詆其學術之偏。以明其異、久之亦遂悍然自以爲直追孔、孟。而門人奉之。驚與稱之。乃

或執其宗族、鄉黨與其左右近習之人而問之。而其生平、或家庭骨肉之間。不能如市井椎魯之自好。或隱行慚德。不可以見鬼神。對屋漏。或寡廉鮮恥。喪失其良心、為妻妾之所羞。奴隸之所恥。彼其心、不過欲放言高論以欺天下。使天下震驚於其名。不敢議其後。遂欲以欺盡後世。以盜其名於無窮。而不知其的然日亡。不旋踵而敗矣。未能欺一時。又烏能欺後世哉。總之君子之立誠、由於敬。小人之作偽、由於肆。敬則乾乾夕惕。一舉念不敢自欺。肆則言與行違。既以自欺。遂以之欺世。由是一則為時中之君子。一則為無忌憚之小人。夫竭生平之力。祇成為無忌憚之小人。不亦悲乎。嗚乎。此皆辭、立誠之道。學者所宜急講也。

佛法論上

立法。未有不近人情。不亂天下者。聖人立法教人。節其情之過。使不淫乎禮。禁止其邪心、暴行。使不陷於非。苟取情之當然者禁之。迫以必不可從之事。強之以必從。嗚乎。吾見其亂天下而已矣。飲食、男女。生人之大欲存焉。聖人曰。雞、豚、酒、醴、肥、鱻。吾不禁爾食也。食以禮。非禮食。法無赦。男女、吾不禁爾合也。合以禮。苟合。法無赦。人皆曰。聖人範我以禮。而初不絕其情。亦何苦必越乎禮。以干聖人之法哉。此王道所以本人情。萬世可行也。立萬人於此。豪傑數人耳。不肖者、蓋然矣。佛以色與酒。亂德也。禁之。鮮食傷生。不仁也。禁之。豪傑邪。從其教相忘爾。不則從其教而未能忘乎情。強制焉。妄焉。久且有悟於悔焉。語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所以僧尼之行、師弟子之間。多不可聞。而傷風、瀆倫紀、為王法之大蠹。而莫之禁也。韓文公作原道。歐陽文忠作本論。皆斥其教之非。未究其害之至於此。欲明先王之道。脩理義以勝之。而未深求乎去之之術。所以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其道益大行於天下。而老氏之徒。尤而效之。回回、西洋、踵而接之。以至鄉里小民。倡左道以惑黔首者。莫不依倣佛氏。而肆為無父、無君之說。嗚乎。佛法之亂天下、如此。有志者、奈何而不為之所矣。

佛法論中

佛法依中國行耳。苟驅中國。盡從其法、而其法不能一日行矣。客有依主以為生者。出則嘗厭主人、曰。盍若為客之無累。夫主誠勞。客誠逸。第主盡化而為客。客將何所依託哉。吾故未暇究乎佛之理。第以其法論。假令佛為天子。為卿相、諸侯、牧者、諸菩薩。輩人、尹伯、亞旅者、阿羅漢。盡天下之男子以為僧。女為尼。而悉去中國之法。絕人事以從事於虛空寂滅之教。嗚乎。彼所以不耕不商賈。侈然聚徒眾而無匱乏之憂者。布施耳。盡天下而僧矣。布施者更何人。且佛之存亡。吾不得而知矣。即以為至今存。亦佛已耳。菩薩已耳。固不能使天下皆佛、皆菩薩。不能皆佛、皆菩薩。而男女之道絕。不出數十年。人類滅矣。彼將撫空國。招集鬼以行其法乎。亦覩東土之人盡。而悵然獨返乎西方也。雲出於山。翳天、晦日月。大風起。不終朝化無有。而雲未嘗絕於天下者。山為之也。噫。天下不能無王。無居士。況中國乎。孟子曰。夷子思以其道易天下。佛法不足以易天下、明矣。雖然。滅之實難。

佛法論下

先王之法壞。而佛法盛。佛法足以補先王之法之衰。而其法於是乎益盛。蓋三代以上。賢才舉之上位。授農以田。商賈自食其力。工食於官。而老、弱、廢疾、嫠、獨者、有養。舉天下無一失所無告之人。當是時。縱有佛法。而欲人舍其父子夫婦之樂。生養之利。絕嗜慾。毀形異服。而從事於冥心參詰。民雖至愚。必不肯為也。周禮亡、而管、商用以伯。戰國無湯武。天下歸於秦。雅音不作。而樂歸乎鄭、衛。故佛法之興。養民之法廢已久。有常業者。饑寒不能免。流亡者。轉死莫之恤。一為僧。則無家、無賦役。安居坐食。而無凍餒之憂。且夫素封席貴盛。立視其骨肉死亡。求拔其豪毛不可得。而種福田求利。則傾家貲。跂踵奉之。唯恐其不受。嗚呼。為民如彼。僧如此。又何怪從其教者日繁。而其教大行於天下也。儒者有言矣。曰。闢之闢之。空言耳。曰。立法以禁之。彼之法公以嚴。可達、可久。道高行脩才智之徒。節義之士。往往出其中。而禍福、壽夭、輪迴之說。深入人骨髓、而不可拔。梵宇、緇徒、徧天下。王公、貴人、販夫、販婦、莫不矢心而貞信之。夫不究其所以至此之故。不為之所。一旦遽絕之於天下。嗚乎。將使此億兆無業之人、安歸乎。不擠而納諸溝中。則驅之為張角、韓山童。禍可勝言哉。禹之治水也。注海、注江。而疏瀹排決之功可奏。下流無歸。而塞其橫。鯀之所以九載而績弗成也。吾故為之說曰。民無所歸。則佛法不可滅。不制民恆產。則民無所歸。是豈一朝一夕之事。迂妄卑陋鹵莽者、所能為乎。而儒者乃欲以口舌爭之。亦已過矣。

賈詡論

兵至大捷之後。所恃也、勢也。非力也。乘勢貴速。稍緩則勢衰。勢衰、則敵之人心定、而守固。吾之氣竭。以戰、則不利。情見勢屈。反受其敗矣。吾嘗觀二蘇之論曹操。而笑其不知用兵之勢也。操下荊州。降劉琮。走昭烈。據江陵。合軍數十萬。順流東下。其勢之不可禦。豈特決谿水於千仞之岡。而注之壑哉。自非子敬之智。公瑾之雄。仲謀之斷。昭烈、孔明之助。羣雄合謀。協力拒之。烏有不望風潰者乎。長公謂操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者。不知勢之言也。且夫長公謂權不可以勢破。而可以計取。何計乎。不過如賈詡之策耳。李左車說韓信。使乘破趙之勢。而傳檄下燕者。燕無人也。吳之君臣。豈傳檄所能下者。即如穎濱之論。使操用詡言。端坐荊州。結好於吳。吳固不以干戈相向。然孫、劉、瑜、亮、皆蓋世之雄。彼豈不知操以緩計相愚。遂自攜貳。而失輔車之勢。則謂蜀主可擒者。未必然也。蜀既不可擒。日持久。人心既定。其謀益堅。然後東連吳會之師。西招荊楚之眾。以乘罷敝久勞之操。操亦烏能安享荊州之利哉。後、操既定漢中。司馬懿、劉曄、欲乘勢進攻益州。操不從。居七日。操問曄曰。今可擊否。曄曰。今已稍定。未可危也。夫七日之後。勢即頓殊。而蜀已不可襲。況欲以持久。而破孫劉之交。定江東之地乎。後人不達兵機。泥於成敗之迹。遂謂賈詡之策。可以萬全而致勝。初不知其乘勝而前之勢、為可用。而曠日持久、為難用也。軍志曰。疾雷不及掩耳。迅霆不及瞑目。赴之若驚。用之若狂。當之者破。近之者亡。其得勢之謂乎。又曰。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其失勢之謂乎。勢也者、先聲而奪人之心者也。疾用之、則得。緩用之、則失者也。

費禕論

武侯伐魏。屢出而無功。其後姜維欲伐魏。費禕不可。曰。丞相且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保境息民。以待能者。及禕卒。維始得逞其志。於是數煩其師。卒以亡。後世莫不咎姜維之黷武。而以禕爲老成深識。不可及。嗟乎。維雖不逮武侯遠甚。而侯不能得志於蜀。維顧可大得志於後也。隨少師有寵。鬬伯比言於楚子曰。敵有釁。不可失也。魏元英聞齊蕭衍舉兵。上書曰。此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期脫爽。并吞無日。而桓元篡晉。南燕韓範亦欲乘機并江、淮。非以敵有內亂。乃我進取之機。而大小強弱。非所計乎。魏曹叡既死。曹爽與司馬懿爭權。懿稱疾不出。主少國疑。人心憂危。此正天假漢以興復之會。禕若大舉伐之。而多縱反間。益爲離貳。爽必不敢授懿以兵。鄧艾、鍾會之流。皆司馬之人。亦必不用。而別遣他將。他將之來。破之固無難者。一戰而勝。兵不留行矣。禕乃閉關不圖進取。坐失機會。及懿殺爽。大權悉歸司馬。政令既行。才能爲之用。斯時雖有諸葛武侯。亦不能復窺。而維乃不量彼已。數興北伐之師。其敗不亦宜乎。南北分據。而南朝劉宋元嘉之政。號稱至治。魏太武乃埽土興師伐之。雖破陷六州。終於臨江不能濟。及其後淫虐狂悖之君。篡弒之禍。接迹不絕。其爲可乘之釁。如元英所云者。比比。而魏人則皆袖手熟視。不敢動。彼其心。豈以太武尚不能併江左。今雖出兵。必不能成功。而不知時有不同者。烏可一槩論哉。吾嘗謂兵無必攻。亦無必守。必攻、則不可以進而進。必守、則可以進而不進。不可以進而進。是爲自餒。可以進而不進。是爲失時。然則維固不爲得計。禕又豈得不謂之失計哉。嗟乎。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英雄所爲拊膺長太息者矣。

諸葛誕論

城高池深。守御備固。攻之不克。又有外援。宜可以必勝而無敗。然或有內亂所困。終於破陷。一舉而兩亡者。固敵之善攻。亦不善救者之過也。救之道二。勢欲合。兵欲分。蓋城固守。力不能戰。所恃外援。而勢不相合。困無濟。然所貴乎外援。以中外夾擊。成犄角之勢。然後其圍可解。使合兵拒守。則敵無外懼。得并力攻圍。與無援何異哉。吾讀史至諸葛誕。見誕於司馬昭。知其故之由於此也。誕據壽春。以討司馬而求援於吳。吳遣兵三萬救之。入其城。司馬昭四面合圍。深塹固壘以守。誕與吳將數犯圍。不得出。食盡力窮。城遂陷。使當日吳兵築壘近郊。與城中相應。則其圍必不得成。而堅壁不出以挫其銳。分遣奇兵抄其餉。俟其師老氣沮。然後合而擊之。亦安見壽春不可救。而昭之必不可以敗。宇文悉獨官圍慕容廆。廆召其子翰於徒河。翰曰。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開而擊之。內外俱奮。破之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虞。非策之得者也。後翰出兵大戰。翰將千餘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官遂大敗。齊陳伯之攻壽陽。魏彭城王勰拒守。傅永將兵救之。勰令永入城。永曰。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教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而大破伯之。曩使翰、永從廆、勰之命。則必蹈吳人之轍。而諸葛誕之禍。且再見於廆、勰矣。故善攻者。非拒其援兵。使不得合。則縱之入城。使不得分。吳西陵督步闡叛。陸抗遣兵赴之。築嚴圍。內以圍闡。外以禦敵。晉救至。不得入。大敗而歸。遂拔西陵。宋圍太原。契丹救之。太宗遣兵拒契丹於險。契丹敗。而太原遂下。此所謂拒之使不得合者也。成李壽攻朱提。晉甯州刺史尹

奉。遣霍彪引兵助之。壽欲逆拒之。費黑曰。城中食少。宜使彪入城。共消其穀。何爲拒之。壽從之。後三月而朱提拔。此所謂縱之入城。使不得分者也。自非然者。攻既不可卒拔。外援又至。勢合而兵分。表裏受敵。雖有百萬。何濟於事。此劉曜所以見禽於石勒。馬燧攻魏博而無功。張敬達大敗於晉陽。馮延魯兵潰於閩海也。

張賓論

知者有定計。有變計。量彼己之力。以爲攻、守、戰、之方。察時勢。爲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斷然行之不疑。是爲定計。若卒然中變。不可用。則又因一時之機。別爲制勝之策。若有定計而無變計。時移勢異。不知前計之不可用。與知其不可用而計不復生者。烏可以言知哉。古之英雄。其以定計與變計制勝者。固人所共見。獨是以定計而制勝。使其計未至於成功。即不可以復用。則必更爲變計。而其所爲變計者。初不得而知也。吾於張賓得一焉。王浚遣都護王昌與鮮卑段疾陸眷等攻石勒於襄國。是時。勒初取襄國。城壁未固。資糧不多。又無外援。諸將比出戰。皆敗。人情危懼。賓曰。諸段唯末柸最強。聞其剋日攻北城。宜鑿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守列未定。突出直衝末柸帳。末柸敗。其餘不攻自潰矣。勒從之。此所謂定計也。及遣孔萇出擊。不能克而退。則賓計已不行。幸而末柸來追。爲勒衆所獲。於是諸段皆敗。向使不獲末柸。則諸段必不可敗。而賓計豈可以復用哉。吾於是知賓有變計矣。雖鶚獨搏於雲表。增繳不能加。聯駿鶻

之足。使之比翼而俱飛。則互相牽掣。不能舉。故敵遣兵攻我。我之勢即遠不逮於敵。而可使立爲解散。成反因之以斃其一、而爲利。何者。軍無統帥。則政令不一。而人各有心。攜貳之謀。有閒而可入也。秦、晉圍鄭。鄭與秦通和。秦師退。而晉亦還。智伯與韓、魏攻趙。趙襄子陰結韓、魏。反與之共滅智伯。而分其地。此皆古人已試之明效。況以王浚之庸陋。諸段匹夫之勇。與王昌不相統一。設閒離之。使自相猜貳。有何難乎。吾知賓之知。必將出於此。然既以定計成功。孰知其變計將如是也。賓初勸石勒取鄴。以經營河北。及至鄴。而劉演保三臺、自固。賓曰。三臺險固。攻之不易猝拔。邯鄲、襄國、擇一而都之。以圖幽、并。伯、王之業也。夫初欲取鄴。既乃轉而之襄國。非其變計之可見者乎。嗟乎。晴變爲雨。人之所知也。月之從星。或以風雨。人之所不知也。吾故推論之。見古人因機制變。固百出而不窮。而敵之遣兵入寇者。其待之之術。有如此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

論

權論

兵之所加，必權其先後，而後動。有先弱後強者，有先強後弱者，有先近後遠者，有先遠後近者，有先內後外者，有先外後內者。先弱後強，則吾之力易舉，而強者之勢孤。先強後弱，則強者摧而弱者靡，可以一勢而久逸。先近後遠，則得尺卽尺，天下可蠶食而盡。先遠後近，則敵處吾圍中，取之如探囊而不勞。先內後外，則進可以戰，退可以守，無掣肘之虞。先外後內，則功成於外，內難自消，威立而天下可服。楚、漢相距，漢使韓信渡河，東虜魏豹，破趙、下齊，然後合兵以壓楚。司馬氏欲吞吳、蜀，使鍾會、鄧艾先定蜀漢，後數年，乃大舉平吳。此所謂先弱後強者也。漢三鎮拒命，扈從珂勸郭威先破李守貞，而兩鎮自拔。太祖介張士誠、陳友諒之間，西破友諒，而士誠束手就禽。此所謂先強後弱者也。秦用范雎遠交近攻之謀，卒兼天下。唐平東都而定河朔，平荊楚而定江淮。此所謂先近後遠者也。晉假道於虞以伐虢，虢滅而還取虞。李泌勸德宗先取范陽，傾賊巢穴，而後復兩京。此所謂先遠後近者也。曹操滅袁氏，梟譚、尚，破烏桓，然後下兵江漢。搯忠武，悉定河南羣盜，然後經略中原。此所謂先內後外者也。唐高祖起兵向長安，聞劉武周逼晉陽，欲返，太宗泣諫，遂克長安，成帝業。建文使李景隆圍北平，燕王出塞千里，襲大寧，還破景隆，遂從利便而無後慮。此所謂先外後內者也。先後之間，要無定勢，唯審其強弱，度其難易，相其機宜，懸權而動，不失乎先後之倫，則平天下可運於掌。

先弱後強，先近後遠，先內後外，常也；先強後弱，先遠後近，變矣；先外後內，偶然耳。自記。

將論

古之論將者，詳矣。余有加於古，余不能也；余不能有加於古，余何論？孔子曰：天下之理，同歸而殊途。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余之論，蓋取其殊者同之，博者約之而已。作將論。

得人心者，將之本也。明號令、信賞罰者，將之權也。知彼知己，所以料敵而審勢也。奇正者，將之所以勵必勝、出無窮也。任天下之智勇，驅以術而盡其才者，將之用也。明乎山川、城邑、險夷、遠近之形者，將之所以爭先處強，辟患而趨利也。自固者，所以立身於不敗也。陳法，所以為節制。械器，所以利用也。間，所以離敵之交也。諜，所以先知而預備也。止齊，所以更戰而迭休也。忠義、廉恥、利名者，將之所以激厲三軍而作其氣也。得人心奈何？勝生於勇，勇生於氣，氣生於心。古之良將，必與士卒均飲食，共安危，䘏其疾病勞苦，慎其死傷，如父子，故其衆冒白刃，蹈水火，唯將所指，如水趨下。故不得其心，而得其死力者，未之有也。不得其死力，而致勝者，未之有也。明號令、信賞罰奈何？分數有部伍，統制有偏裨，防奸有禁令，相保有連刑，號招有節笛，進止有金鼓，指揮有旗麾。亂行者，殺無赦；讙譁、奔北、委器甲者，殺無赦；殺掠、擾奪、焚燬者，殺無赦。下犯令，上連坐；上陳亡，下連坐；不聽節笛、金鼓、旗麾之號者，殺無赦。而出奇計、破敵、先登、陷陳、完城、堅壁壘者，各以輕重受賞。當賞，賤亦必賞；怨仇，亦必賞。此賞罰之大較也。人心得，號令明，賞罰信，可以應敵而無難矣。敵強，驕之；敵弱，陵之；敵治，下之；敵亂，覆之；敵實，待之；敵虛，乘之；敵智，備之；敵愚，詐之。攻守因乎敵之形，緩急因乎敵之勢，奇正因乎敵之情。何謂奇正？曰：難言也，不可勝窮也。行陳營壘，則嚴以固；坐作進退，則安以重；運籌定策，則慎以周；不用詐謀，由險道，縱綏不及，五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是為正兵。或掩旗息鼓以誤之，或變易服色以亂之，或伏於草莽山林以陷之，或設利以餌之，或佯北以誘之，或從間道疾趨，掩其不備而襲之，或擊其西而擊東以乘之，或形諸此而出彼以罔之，或以緩騎掠其旁、掩其後以撓之，或詐降、或內間，從中以潰之，或斷其歸路餉道以困之，不以常律，不由軌道者，奇兵也。然此乃以正為正，以奇為奇耳。若夫以正為奇，則形雖正而實奇；以奇為正，則形雖奇而實正。恍惚變幻，如雷電鬼神，使敵不知吾奇之所在、正之所在。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動必勝，而出無窮。天下有造百尺之樓，而自為之者乎？必以工。工師有不假一人而自為之者乎？必以匠。使為將不任天下之智，而曰吾智；不任天下之勇，而曰吾勇；則何異為百尺之樓者之不以工，而工師不以匠乎？是故任天下之智勇，其術有四：一曰知，二曰任，三曰利，四曰權。知者，稱其心；任者，展其才；利者，遂其欲。知以成之，任以勸之，利以誘之，用人之術盡此矣。雖然，有權焉。狗利而辟害者，小人耳。善將者，既嘗有以試之，則獨不以赤心，而陰為之備，明假以事權，而陰防其變。可用，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而已。所謂任天下之智勇，驅以術而盡其才者，蓋如此。有天下之形勢，有一方之形勢。明乎天下之形勢，可以爭先而處強；明乎一

居業堂文集　卷十　一五二

方之形勢。可以辟患而趨利。廣儲蓄。脩城堡。據險阻。謹烽燧。自固之術也。步騎首尾分合。陳法之要也。陳法、奇正之所寓。地形、奇正之所生。而自固之術。則兵之有正而無奇也。嗟乎。爲百尺之樓者將。而工師。智勇之士也。匠者、士卒。而斧斤、器用也。器用不利。烏可以殺敵致勝哉。武剛、鹿角、輿奔衝也。龍、盾、旁牌。蔽矢石也。夷矛、突騎。陷堅陣也。長刀、巨斧。斬馬足也。弓矢、勁弩。射疏遠也。莵、鏁也。棓、鑿也。鑲、鄉也。鑞、鈀、鑱。且綢也。鳥銃、射命中。力洞甲也。火箭、雷發而霹靂也。六合竹煩、工省而力大也。佛狼、九子、迭相爲用也。噴筒、火罐帆也。虎蹲、欒大隊將。地雷、崩崖裂石、忽不知其所自也。無敵、神飛、守城覆衆也。行馬、蒺藜、止車騎也。雲梯、飛樓、望遠著勢也。鉤援、臨衝、蟻附登城也。故曰。兵不完利。與徒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五兵犀利。戰之寶也。然使卒不服習。而技不精。與不利者又奚異者。敵之所當間者、三。曰。良將也。謀臣也。與國也。其所以間之者、亦三。讒其害於彼。誣其貳於我。貨其權奸佞倖。而使之自相離於內。屬之武之間。昔。韋孝寬之間斛律光。所謂讒其害於彼者也。漢高祖之間范增。岳忠武之間劉豫。所謂誣其貳於我者也。秦賂后勝以間五國。越賂宰嚭以間子胥。所謂貨其權奸佞倖。而使之自相離於內者也。用間之術。如此而諜則愼其事。厚報而已。凡戰之道。不止則不齊。不齊、則不整。不整、則亂。亂、則敗。故善戰者必止以齊之。節以一之。前者戰。後者備。後者進、前者休。是以終日戰。而力不竭。鬭雖亂。而法不亂。故曰五步、六步、一止齊。五伐、六伐、一止齊者。正兵也。凡戰之道。必結人心以養其勇氣。然心有時而怯。則又作其氣以勵其心。是故作之以忠義。而人知勸。作之以廉恥。而人知愼。作之以利名。而人知貪。勸、則不恤其身。愼、則不顧其死。貪、則不計其害。此三者。將之微權也。故曰。將之所以激厲三軍。而作其氣者、此也。

戰論

勝負未分。善戰者不戰。有必敗之形。善戰者不戰。敵大以強。我小以弱。我不能詐之以謀。善戰者不戰。戰雖勝、而卒殲。數戰兵疲。善戰者不戰。川原、林谷、草澤、異其形。險夷、迂直、輕重、遠近、通衢、異其勢。舟車、步騎、戰長短、衆寡、異其用。利此則害彼。利彼則害此。苟地利未得。善戰者不戰。大寒甚暑。風雨不時。疾疫數作。敵無備。出奇以取勝。敵有備。善戰者不戰。敵人之來。其陳堂堂。其旗正正。鋒銳甲堅。士卒用命。善戰者不戰。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善戰者。必立威施惠。信賞必罰。足食利器。金鼓旌麾。以爲節也。方圓、曲直、縱橫、以立陳也。步伐止齊。以教戰也。剸、卻、左右分合、起伏動靜。以明奇正也。苟法令未行。善戰者不戰。人心未附。善戰者不戰。訓練未精。善戰者不戰。士地荒蕪。倉廩空虛。甲兵朽鈍。善戰者不戰。且夫出軍行師。唯敵是求。不戰而屈人之兵。不可以數數也。然善戰者。必有先勝之形。而後合戰。不輕於戰。審於戰考也。是故敵無釁。善戰者不戰。敵有人。善戰者不戰。敵強而示弱。善戰者不戰。敵弱而能謀。善戰者不戰。敢問敵已敗亡。可以戰乎。曰。敵自置於死地。所謂窮寇也。善戰者不戰。我可以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收全利。善戰者不戰。法曰。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從之、吾則可以乘其隙。取之、吾則可以攻其亂。形之、而敵不從。予之而敵不取。善戰者不戰。偏師失律。爲敵所乘。師徒恐懼。百姓驚駭。賞不可勸。罰不可懲。如是而驅之戰。則望風潰耳。善戰者不戰。投之死地而後生。陷之亡地而後存。苟未至於死地。而可自守以觀變。善戰者不戰。法曰。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八陣論

戰必以陣。何邪。昔觀諸搖筆而譚者矣。左擊則右援。右擊則左偏。上下左右。迭爲虛實、相應援。然後我無間可入。而可致敵。間而乘之。且夫陣法。乃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非飾觀具也。而或者謂天覆、地載、風揚、雲垂、龍飛、虎翼、鳥翔、蛇蟠。乃孔明八陣。一陣一形。一用於戲。對戰固不足以言兵。然陣法之要。唯奇正分合。奇正旋。攻守利。分合明。變化生。若設物象。而奇正無方。分合無制。則首尾不相應。彼此不相援。戰不利。守不固。又何若對戰爲愈乎。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取文王八卦之義。而分爲四正、四奇。特假其名。而未嘗有其象。四面如一。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皆救。亦未嘗各自爲陣。而異其用。且吾觀崇卒之役。與明太祖龍江關之戰。而知陣法亦平時教戰之術耳。崇卒之役。爲五陣以相離。而卒伍有多寡。則地形有廣狹也。龍江關之戰。命徐達陣於南門。常遇春伏兵石灰山側。楊璟駐兵大勝港。張得勝、朱虎、率舟師出龍江關外。而親總大衆於盧龍山上。亦因地形爲奇正也。然則遇敵合戰。唯視地形何如。固不得盡如場圃。開方千數百步。無邱陵之防。溝渠山澤之阻。而合爲方圓之陣也。不觀之弈乎。熟於譜、而後可言戰。善弈者未嘗按譜以置子。善戰者未嘗執法以立陣。苟精於八陣。神明其用、而不泥其迹。縱橫行敵國、可也。

鄭莊公論

鄭莊公於叔段。予以名都。恣其所爲。陷之不義。而後除之。固矣。獨怪以段之材武。羽翼成。根本固。縱莊公先事有備。段不能襲鄭。有之而公固無如段何也。即如曲沃。屢襲晉。不克。而其勢既成。晉又烏能制之哉。或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莊公處之熟矣。段不義。人孰從之。是又不然。奸雄欲有爲於天下。雖其父子手足、不顧。必以收人心爲先。自非特立不懼之君子。未有不傾心向之者。觀叔于田諸詩。京人愛之、戴之。已大可見。又豈知有義不義乎。然則莊公所以一舉而撲滅之者。何故。當致建文時。卓敬請改封燕王於南昌。朝廷不能用。及文皇靖難。欲赦敬。或曰。使敬計得行。陛下安得至此。乃殺之。蓋南昌去金陵不遠。四面受敵。苟燕王一動。則荊、楚、可以扼其吭。湘、湖、閩、廣、躡之背。而大軍浮江乘風。不十日可至城下。固非北平形勝之區可比。由是觀之。欲舉大事。而形不便。勢不利。雖以文皇之神武。亦不能有爲也。然則武姜爲段請制。而莊公不許、及請京。則坦然予之不疑。甯非此意乎。昔孟獻子請晉城虎牢、以偪鄭。而楚不能爭。漢高祖塞成皋之險。項羽不能西。唐太宗據武牢以拒建德。而鄭、夏、不能合。蓋成皋爲歷代攻守之要害。而制即其地。使段據此。固不難爲曲沃。莊公是以斷然不予。若夫京。在成皋之東。即令桑陽之地。雖大而無險。東西交衝。而偪於鄭。段即謀不軌。可以戰。不可以守。公則常爲不可勝以待之。使之進不能得志。則退守孤城。亦何濟哉。所以坦然予之而不疑。聽其完聚而不問。而其勢雖成。不難一舉而撲滅之也。自古英雄之主。所以除大憝、夷大難者。非潛移默奪。消患未然。則陽厚以毒。而陰予以必不可敵之勢。當其未發。固若有飛揚跋扈。不可制之象。及其發。則談笑制之。不終朝而大難已定。豈既發而後圖之哉。圖於未發之

先囿已久矣。成祖既定天下。高煦陰懷異志。乃封之樂安。請仁宣曰。樂安、近北京。卽聞變告。可朝發而夕禽之。已而果然。向使封之大國。予以名城險要。則方憂其滋蔓不暇。安能使之束手就縛。不血刃而克之旬日之閒哉。噫。成祖其有鑒於阜敬之謀歟。抑亦得鄭莊公之術而爲之也。

子元論

兩陣相當。先鑿偏師以取勝。其法始於鄭子元。周桓王伐鄭。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子元請於鄭伯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王遂敗績於繻葛。兵法曰。國之所以戰者、民。民之所以戰者、氣。氣實則鬬。氣奪則走。故善戰者奪人、而不奪於人。所謂奪人者。審敵虛實、而攻其瑕。一人勝、三軍之氣俱振。一人敗、三軍之氣俱奪。勢、使然也。齊、宋、伐魯。公子偃以宋師不整。乃蒙皐比而先犯之。宋師敗、而齊亦還。城濮之役。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先犯之。而晉於是大勝。善乎季梁之言於隨侯曰。楚人尚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隨侯不聽而敗。而吳與楚戰於雞父。公子光先敗胡、沈、與陳。七國之師俱奔。金婁室與宋戰於富平。以鐵騎衝趙哲軍。而宋四十萬衆俱潰。是皆師子元之遺智。故能摧強如折朽。而反其道如隨侯。未有不破軍殺將者也。是故慕容恪厚積中軍之陣。以鐵鎖連馬而前。冉閔直衝之。遂大敗而就禽。劉麾衝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淮陰侯以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而先出合戰。故鄭敗於楚。項羽滅於漢。夫中軍、大將之所握也。堅甲利刃。強兵健馬之所萃也。奇正虛實。變化之所由出也。敵以中軍爲餌。而吾輕進犯其鋒。進不能得志。反爲偏師之所乘。求其不敗。安可得乎。嗚呼。世徒以攻堅犯銳爲良將。不知將自有所以爲良者。初不以攻堅犯銳爲能也。

司馬戌論

予敵生路而敵可死。置敵亡地而敵可存。曹操攻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操引還而繡來追。操與荀彧書曰。吾至安衆。破之必矣。至安衆。繡與表軍合、守險。操果大破之。既歸。彧問曰。公前策賊必破。何也。曰。彼遏吾歸路。而予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是故人謂子常不用司馬戌之言。故吳入郢。吾謂雖用其謀。楚亦不免於敗亡也。昔者。吳伐楚。舍舟淮汭。與楚夾漢而軍。楚左司馬戌言於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克之。嗚呼。秦穆公伐晉。濟河焚舟。項羽擊秦。沈船破釜甑。皆示士卒必死以決勝。今戌乃毀吳舟。示吳必死。又塞大隧。斷其歸路。吳人深入重地。歸路絕而後受敵。不死戰其何待乎。且楚師既敗。吳人從之。及淸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吳子從之。遂入郢。是吳知予敵生路。故舉一國如反掌。戌乃反之。卽使子常不惑於武城黑史皇之言。亦越何其能濟乎。兵、蓋有先聲而後實者。誠使子常固守漢津。塞諸險要。聲言將毀其舟而塞大隧。吳必兒懼。解而歸。乃濟漢。徐行躡其後。及於淮汭。然後乘其半濟而擊之。則勝負之數。固有不待知者而決者。惜乎戌之知不及乎此也。

魏舒論

堂堂正正以爲伏。崇卒之役是也。崇卒之役。魏舒毀車以爲行。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夫毀車爲行。遇扼也。又以偏爲前拒。何哉。嗚呼。專、參、伏兵矣。且夫奇正之變。不外乎三軍。而左右有翼。有正有誘。有伏。中軍合戰。左右翕張、以分敵勢。翼兵也。偏師先合。中軍後出以乘其敝。正兵也。或左、或右。佯北以誘敵。而中軍橫擊之。誘兵也。中軍自爲誘兵。陷敵於兩拒之閒。而來攻之。伏兵也。何以知專、參爲伏兵也。善戰者。與敵體均勢等。無以制勝。必詭立形勢。予敵以閒。誘其短而掩其長。使敵乘閒釋進。以蹈吾之瑕。然後發其長而疾擊其不意。魏舒雖因地崇卒。然彼亦徒。我亦徒。我亦利。彼亦利。彼固無必勝之形。我亦無先勝之策。故仍以車爲前拒。以誘之。而設二角於前。以爲伏。繫伍、兩、於後。以爲中軍。而觀其變。彼必盡銳以薄於偏。而攻吾之不利。吾乃揮其左右。疾起以衝其腋。而中軍鼓譟犯其前。環而擊之。夷而殪之。此則所謂詭立形勢。而予敵以閒者也。使敵輕進而發吾之長。以擊其不意。陷敵於兩拒之閒。而夾攻之者也。其立陳之意。蓋如此。漢高祖與項羽決戰垓下。淮陰侯居前。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又在皇帝後。淮陰侯先合。不利。卻。楚兵乘之。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淮陰侯復乘之。羽遂大敗。嚮使淮陰不知以左右爲伏。而悉三軍與之以力角。又烏能成垓下之功哉。或謂韓信因以兩拒破楚。舒則以狄未陳而薄之。非專、參、力也。曰。用兵之道。因敵爲變者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奇正開闔。瞬息變化。見勝則起。動不失機。唯期乎勝而已。舒初欲以誘待來。及見狄騎而無備。輕而不整。勝負已形。遂不待其來而先發制之。此則因機變化以取勝。非其立陳之意也。然其立陳之意。胡可以弗識也。

吳越論

周衰。五伯迭興。其後晉、楚、弱。而吳、越、強。皆不能久。吳夫差爭雄齊、晉。罷民以逞。不知越之議其後。其敗固宜。以句踐之才。既滅強吳。斥地千里。天子賜胙。諸侯致伯。宜可以繼桓文之業。伯諸侯者、且數世。乃亦不旋踵而失。何哉。從來成伯王之業者。其要有二。一曰得人才。一曰得地利。晉表裏山河。有俯瞰中原之勢。楚襟江帶淮。控引京洛。併吞申、息、黃、鄧。役屬陳、許、諸小國。抗旌北首。出境卽爲中原。故與晉爭伯。諸侯相雄長。而秦遏於晉。不得東。穆公但伯西戎。今夫吳、越、僻處東南。踰江涉淮。去國數千里。爭衡上國。資糧器甲之用。跋涉之勞。百倍晉、楚。且水土異習。風雨暴露。雖得地不能守。雖勝不能繼。而以之圖伯。不亦難乎。且以齊之強固。而興以管仲。晉之興也。以狐偃、趙衰、先軫、諸賢佐。秦非孟明不能伯西戎。楚非鬬穀於菟不能雄江漢。吳非子胥不能入郢。越、非范蠡、大夫種、不能沼吳。乃齊桓忘射鉤而相管仲。秦穆赦三敗而用孟明。而子胥、大夫種、不免賜劍。范蠡託迹於鴟夷。是齊、晉、秦、楚。非徒以形勝而成伯業。吳、越、亦非徒以形勢不利而失諸侯。且夫、爲國者。不能因地利、得人才。實可因人才、得地利。夫差伐齊。子胥以齊猶石田。故雖勝齊而尺土不能有。申公巫臣。教吳叛楚。楚於是罷於奔命。而吳入郢。是吳不可以爭衡齊、晉。而可以吞楚。向令越既滅吳。使種、蠡、得以盡其才而畢其用。吾知其謀。必將從事於楚。而以越之強。乘楚之衰。

其勢必舉。楚舉、則楚之形勢皆爲越矣。而以之圖伯。復何難哉。惜乎。句踐以猜忌寡恩而失之也。

龐涓論

吳子曰。善戰者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故我能出奇勝人。人不能出奇勝我。人欲出奇勝我。我卽因其計所必出者。設詐以誤之。示之以必從之形。予之以必取之利。然後乘其所之而斬其恃。而敵所謂奇者。卽吾取勝之資矣。吾嘗讀孫臏、龐涓之事。初疑涓得因敵之策。臏在其術中。及馬陵之敗。乃喟然歎曰。涓、誠豎子哉。夫臏既以伐魏救趙。大敗魏師於桂陵。批亢擣虛。已試之智矣。使涓又伐韓以誘之。臏將復用其故智。乃縱使深入濟城。積野勿與戰。而涓迎兵擊其堅。歸背腹攻之。雖百勝。何爲乎。此則因敵出奇。而誤之之術也。乃涓伐韓。初非設詐誘敵。而不復以齊爲慮。逆齊師既入。乃倉皇而歸。又輕敵速進。過險不備。則其破國亡身。夫豈孫臏之善也哉。吾嘗謂因敵之道非一端。在敵無定形。故在我無定勢。然知者或能料其情而爲之備。唯因敵出奇而誤之。潛於九淵。動於九天。雖知者、亦不能不墮其術中也。太公曰。動莫大於元默。謀莫大於不識。孫子曰。難知如陰。動如雷霆。其是之謂乎。

趙勝論

秦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太守馮亭。以郡降趙。平原君受之。秦於是伐趙。陷趙長平兵四十萬衆。邯鄲幾亡。論者以平原君貪利貽害。莫不咎其計之疏。嗚呼。趙卽不受上黨。能必秦不加兵於趙乎。卽苟免一時。韓失上黨。趙益外單。能必秦終不加兵於趙乎。且夫上黨當河內之喉。有壺關羊腸之險。雄踞西偏。爲趙藩籬。秦得之可以扼趙之吭而拊其背。趙得之可以西抗秦師。而阻其東窺之路。卽已入於秦。猶當起而力爭之。況不勞一卒。不費一矢。拱手而取之崇朝之內。何爲卻拒而弗受哉。故吾謂平原君受上黨之降。不爲過。但受其降。當思禦秦之術。受其降而不知禦秦之術。此其誤國之罪不可逭也。禦秦之術奈何。吾聞有善守者、無善攻。平原君當親至上黨。撫慰居民。悉召官吏豪傑。諭之曰。秦爲無道。侵奪諸侯。諸侯罹其荼毒。韓爲甚。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以億計。今上黨旣與韓絕。不之秦之趙。甚善。但秦兵旦暮至。鋒銳難與爭。吾按甲待其衰。父老以死守。使其攻不能克。力能。將士懈。吾然後進兵擊之。可以必克。不然。一戰而敗。則上黨拔。父老無噍類矣。如此、則上黨之民必竭力死守。不可拔。而吾以萬全必勝之策安坐而制其後。取威定伯。且在此舉。又安有長平之禍乎。且勝不知禦秦之術、固矣。及秦拔上黨。進擊趙。廉頗堅壁不出。趙以秦間。使趙括代頗。當是時。趙之執政者、誰乎。頗爲將非一日矣。尙不知其能乎。括新進輕銳。從未更事。其母力陳其不可。顧聽趙王用之、而默默無一語乎。是勝始不知禦秦之術。終不能專任廉頗。致危宗社。毒生靈。論者不追咎此。顧受上黨是責。是與宋人不知戰守之方。唯歸罪啓釁敵國。但以苟安旦夕、爲彊忠經邦之上策者、何異乎。

項羽論

天下之勢、有分合。勢分者、敗。勢合者、成。勢分、則勝勢在人。勢合、則勝勢在我。壯士搏戰。腹心被創。則手足不能運。腹心無虧。縱有所傷。終可反戈以取勝。秦滅六國。威振夷夏。二世而亡。說者謂三代勢渙。秦勢孤。

勢渙、則力多。勢孤、則一蹶莫之救。然始皇二十六年、并天下。三十七年、死沙丘。二世元年、山東遂亂。十餘年間。其精銳勇健。豈遂無餘。卽孤特獨立、而其威強自足恃。陳勝、吳廣數百輩。何足慮者。吾於是歎章邯明乎分合之勢者也。陳勝起兵。不數月破滅。而田儋起齊。武臣據趙。韓廣自立爲燕王。項梁起江東。引兵西渡。自關以東。無處非亂。於是勝、廣雖亡。而天下大勢已分矣。雖然。人之勢合。能使之分。己之勢分。能使之合。項梁之渡江而西也。合以黥布、陳嬰。衆遂數萬。而章邯以全力圍之。梁遂敗死。邯於是引兵渡河。北擊趙。或曰。章邯既破項梁。楚人震恐。因其勢而乘之。楚地可定。乃釋楚擊趙。以致鉅鹿之敗。而遂以亡秦。烏在其知分合之勢也。曰。不然。諸侯莫強於楚。而莫重於趙。項梁雖死。楚兵固未大衂。項羽以梟雄之姿。佐以沛公之明略。內有范增、張良爲之謀。外有英布、樊噲諸猛將并力合志。各自爲戰。章邯固未能必得志於楚。而趙踞河北。阻漳河之險。據井陘之固。障蔽幽燕。控三齊而引韓、魏。是時李良殺武臣。張耳、陳餘、立趙歇。國勢未固。使邯攻楚不拔。曠日挫勢。然後引而北嚮。則楚躡其後。齊擊其膺。而趙人心附。險要守。不可復窺。燕、齊、楚、趙、合從。犄角相應援。而邯進退失據。一戰而敗。則坐成禽。豈所以分諸侯之勢乎。嗟乎。首難者、雖陳勝。滅秦者項王也。入關者、雖沛公。滅秦者、項王也。章邯既已破楚。乃留楚爲後圖。而乘破楚之威。因趙新立。以疾擊其無備。趙王敗走鉅鹿。邯於是日夜攻圍。諸侯兵救趙者十餘壁。莫敢縱。使邯破趙。定河北。則燕、代、無齊、楚。齊、楚無燕、代。傳檄燕代。不血刃而可定。席卷三齊。不終朝而可拔。然後旌麾南指。擁甲直造彭城。雖有知者。不能爲楚謀矣。項羽乃矯殺宋義。悉引兵渡河。沈船破釜甑。與秦兵九戰。大破之。虜其將王離。章邯引卻。遂救鉅鹿存趙。夫然後諸侯之勢合。夫然後秦之勢分。而諸侯不可以復制。是項王鉅鹿之戰。非特存趙。實所以轉敗爲成。而合天下之勢者也。後楚漢相距於滎陽。韓信乘閒定河北。先滅趙。次滅代。燕望風而服。齊不戰而潰。於是西楚之勢孤。而漢之帝業立。故賈誼說秦昭王服韓魏而注地於齊。則燕、趙、齊、楚不待痛而自服。蘇轍論六國。亦以四國當助韓、魏。距秦。則秦不能得志於天下。何者。韓、魏爲天下之中。秦得之。則六國之勢分。諸侯得之。則六國之勢合。趙於秦、楚之際。亦戰國之韓、魏也。使章邯擊趙而無項羽。則天下之爭、久矣。於戲。能合諸侯之勢以亡秦。不能自合其勢以距漢。英雄之士。所爲拊膺長太息者也。語曰。善始者不必善終。其項王之謂乎。

李廣論

有兩人出而挑戰者。其一帶甲擁盾。斬將搴旗。而功爲最。其一裸裼。大呼陷陣。所向披靡。而功亦最。是兩人者。何去而何從乎。夫挺身決戰。必皆天下材士勇冠三軍。而技無敵於天下者。卽裸裼陷陣。必過非其敵而後可。苟技勇與之埒。而帶甲擁盾以當之。則彼有不可勝之勢。而此有可敗之形。吾恐其以裸裼自誤矣。李廣、程不識。皆漢名將。廣行無部曲。行陳不擊刁斗。自衞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治軍簿至明。亦未嘗遇害。於是敵畏李廣之略。而士卒亦樂爲廣用。烏摩古節制之師。將士效命。得其心也。三軍肅清。軍制定也。左右應揮。旌旗明也。進止合度。金鼓節也。嗣亂。而法不亂。部伍整也。可望、而不可犯。營壘固也。可犯、而不可襲。敵備嚴也。自固之法無不備。待敵之術無不周。森然、肅

76-944

然。縱然、截然。正兵不能破。奇兵不能掩。突兵不能衝。伏兵不能陷。此之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且夫李、郭齊名。而人皆樂子儀。而憚光弼。似郭之將略優於李。及相州之敗。子儀及諸節度之師俱大崩潰亂。不可收拾。光弼獨全軍而返。非節制之效哉。易曰。師出以律。荀子曰。秦之銳卒。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不論之爲將節制之師也。帶甲擁盾而陷陳者也。愼毋甚不拘古法之虛名。致相州之實禍也。

趙充國論

兵貴速。乃有持久不輕於戰者。待敵之衰而乘其閒也。敵氣方銳。未得其閒而擊之。是爲揣速。若已得其閒。復徘徊觀望。不急赴利。必遷延失事機。縱敵而遺後日之患。魏太武擊柔然。大破之。不敢窮追深入。柔然復集。遂世爲邊患。趙充國破先零。不進兵而留屯田。其迹與太武無異。乃竟以不戰而收全利。其故何與。獵者逐獸。一發而中。而不足致其死。則必因其負痛。倉皇擗易而狂奔。鼓氣以觸之。稍縱則逸。不可獲。若中其要害。雖横軼駭竄。不數里將自僵。又何必竭人馬之力。馳騁於荆榛邱隴之閒哉。吾觀充國前後諸奏。蓋知先零必不可復振。故不戰而收全利。使當日稍遲時日。先零卽收其餘衆。得據險自保。或遠竄沙漠。而不可復測。則充國必將乘其破壞。輕行迅埽以殄滅之無遺。又豈爲是迂緩之謀。坐失事機而貽後日之患。世之爲將者。或不見勝。而輕合以揣速取敗。然周亞夫之破吳楚。皇甫嵩敗王國。曹操破馬超。唐太宗禽薛仁杲。其始皆深壁閉壘。不輕於戰。及其後。則震發電赴。慓悍迅疾。脫然如餓鷹搏兎。無時刻遲疑顧轉。而曹操則以逡巡漢中。失益州。桓溫逗遛中流。而致敗於襄邑。吾恐爲將者。或有得於充國持重之謀。而復陷曹操、桓溫之故轍。於是乎書。

鄧禹論

兵、以利動。以利敗。善戰者誘敵以利而覆之。雖累敗之餘。可一舉而得志。昔鄧禹受命西征。所向克捷。而赤眉新破長安。鋒方銳。禹乃休兵北地。待其衰。光武屢趣之。不得已出戰。數敗。光武以馮異代其任。禹恥於受命無功。更以饑卒邀戰。遂大喪其師。遁而歸。嗚呼。勝負何常。禹於馮異入關之時。固有因敗致勝之策。惜禹之不善用之也。楚使廬戢黎侵庸。庸人敗楚。或請濟師。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於是滅庸。石勒與姬澹戰。使孔萇爲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勒伏兵夾攻。大破之。使禹能出石勒之計。約馮異悉其精銳。伏於險而再與之戰以北。赤眉狃於數勝。必輕進逐利。而禹雖屢敗之餘。可反因之以收師叔之功。何其計之昧乎此也。孫子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又曰。以利動之。以本待之。古之名將。用此術以成功者、衆矣。禹能定天下之大計。而不能決機於兩陳之閒。豈將略非其所長乎。漢景帝使周亞夫禦吳、楚。亞夫請曰。吳、楚輕慓。難與爭鋒。請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破也。帝許之。亞夫遂堅壁昌邑。梁數遣使求救。不聽。以至天子親降明詔。趣使救梁。而亞夫終守前議。不奉詔。故卒破吳、楚。而成功。禹之初計。何嘗不善。使光武不從中制。聽其固軍高壘。養威蓄銳。俟赤眉氣衰食盡。解散東歸。然後鼓行而隨其後。安在禹之不能滅此朝食也。光武既昧於授鉞之義。禹又不知君命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則其受命無功。君臣兩分其責、可矣。

居業堂文集卷十一

論說辨

庾翼論

陳同甫曰。有一定之略。而後有一定之功。庾翼之不能成功。以無一定之略也。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料敵之堅、脆、強、弱。以爲兵之先後。而奇、正、虛、實之形。分、合之數。莫不預定其略於胸中。如善弈者之勝算定於前。而收功於其後。故天下雖大。可以從容談笑坐制之而有餘。當翼之時。僭竊者趙與蜀耳。中原、河北、秦、晉之地悉入趙。石虎雖凶狂無道。而地大兵強。難以力勝。蜀區區一州之地。而李壽君臣、又皆庸才、無大略。此可以出奇破也。翼既以興復爲己任。當駐兵襄陽。偫糗糧。時訓練。聲言備趙。蜀自解弛無備。乃密令庾冰代守襄陽。而親帥輕兵。溯江西上。如呂蒙之襲江陵。晝夜倍道入其險要。而擒成都。彼不意吾兵猝至。鼓譟乘之。可不戰而定。蜀中既定。乃遣使約涼。進兵以圖關中。而徵襄陽之衆。趨宛葉以衝其腹心。慕容之師。下遼海而窺其肘腋。彼備多。則力分而勢弱。吾勢衆。則制人而不制於人。昔諸葛武侯說昭烈曰。將軍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衆以向宛、洛。將軍親帥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則漢室可興。伯業可成矣。周瑜亦欲西并劉璋。與馬超連結。還據襄陽。以蹙曹操。蓋荆、襄、巴、蜀。險遠近各異其勢。乃奇正之所生。或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或以正爲奇。以奇爲正。古之欲以南并北者。其謀大

抵如此。使翼出此，得中原，則三輔不能支，得三輔，則中原不能守，然後合兵四面以蹙之，虎固將拱手而就縛耳。惜乎翼有興復之志，而無其略，所以敗於丹水，而功無成也。吾嘗謂昭烈既取益州，荊州雖分，江陵固在，使其能如孔明之策，令孔明出襄陽，趨向宛、葉，趙雲固守江陵以備吳，而親出秦川，又與孫權合力，使出兵淮右，東西承制，互為奇正，吾恐曹操雖強，未得安枕而臥也。乃徒委之壯繆，又令興師北伐，使吳人得襲幷荊州，而洪業遂不可復振矣。嗚呼，鞠躬盡力，死而後已，六出祁山，亦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謝安論

或曰，淝水之役，晉有可勝之理乎。曰，然。曰，謝安圍棋賭墅，知晉必勝，秦必敗，故鎮靜若此乎。曰，否。秦伐晉，非出萬全，故晉可勝，而晉之所以勝秦者，倖也，非廟算之勝也。攻者利於速，守者利於久，攻者速，則敵不及為備，而破竹之勢可乘，守者久，則敵師老力屈，吾得以覩其釁而乘其隙。漢末，青州黃巾百萬入寇兗州，太守劉岱欲戰，鮑信曰，賊衆我寡，百姓震恐，不可敵也。不如養士卒之力，先為固守，彼求戰不得，攻又不能，勢必離散，然後選銳擊之，可以必破。岱不從，果大敗。夫秦以百萬之衆，行行然乘其初至之銳，求逞於晉，而晉舉什不當一之衆，攖其鋒，而欲以力勝之，已蹈劉岱必敗之轍，而反以之勝，豈非倖乎。且夫，敵無強弱，唯在所以應之，誠應之不失道，敵雖衆而能謀，吾亦可以自保，若其無謀，主客異勢，勝在我矣。秦之強，雖十倍於晉，然不知據上流攻之，出奇謀之，而傾國以出淮南，無能為矣。安若命諸將守要害，清野，嚴備禦以待，至則嬰城不與戰，而親帥水軍，沿江上下，備其分兵襲建康，別命桓沖將輕兵擾其餉道，彼深入吾地，攻城不拔，無所掠，出奇不能，情見勢屈，必將有變，然後運奇奮擊，此則應敵致勝之策，而安未嘗出諸此也。或曰，朱序、慕容垂，從中潰之，安與二人已有成謀，不為倖勝，是則事後成敗之論，臆度之詞。夫序之通晉，在壽春兵已將交，非預定之略，垂若通晉，何以史無明文，如序可考，且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即果與二人有成謀，而徒恃之為致勝之策，亦不得為非倖。又況其不然也，吾考苻堅下詔伐晉，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噫，安之命駕出遊，而云別有計者，我知之矣。

苻堅論

謀攻之道，非爭勝在刃之前，非恃衆馮威強，寡弱噬小，非自為孤注，決勝負於一戰，必先有必勝之謀，經營數年之久，規模已定，然後審時觀釁，乘機而發，故用力甚微，而坐收全利於天下。昔晉武帝欲平吳，使羊祜鎮襄陽，祜表王濬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因請曰，今若舉梁、益之師，水陸並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抵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形分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如此雖不逾時，可必克也。厥後平吳，卒如其策，而吳入郢，亦以子胥之謀，多方以誤之，楚人既困，始一舉克之，是皆有必勝之算，而後大舉，不待張軍，而勝負已分，非徒恃其強，以力爭天下也。嘗怪晉室既東，君臣安酣縱，清談相尚，武備不脩，紀綱不立，而苻堅豁達英武，雄略蓋世，舉百萬之衆向江東，飆突旋蕩，勢若決滄海而下衝波，宜可以無晉矣，乃晉以數萬衆當之，遂不戰而潰，何

哉。天之所以限絕南北者，江、巴、蜀當其首，荊、襄踞其背，淮南控其尾，扼其首，拊其背，乘上流以攻之，奄忽千里，敵既不能禦，而舟楫之長，又與南共之，故下流迎刃而解，若但從事淮南，以蹈其尾，彼既得併力固守，而舍鞍馬，仗舟楫，又豈能與吳越爭衡，此魏武所以表回濡須，不敢進，佛貍破陷六州，不能有也。然此皆不得已，蜀、荊、襄，不得已而出此，若堅之時，周、姚降而巴、蜀平，朱序執而襄陽拔，晉上流所恃，獨江陵耳，用兵之道，有奇有正，以形示敵，而乘其所之，是為奇，據要害，堂堂正正以臨之，是為正，正以奇用之，敵則不知其為正，奇以正用之，敵則不知其為奇，奇、正、莫測其端，然後敵不知其所守，而唯吾之所欲，使堅命鄧羌或權翼守巴蜀，預治舟船，備順流之計，而以大衆東取壽春，命苻丕鎮撫其地，廣儲蓄，繕甲兵，習戰陳，張聲勢，圖進取，又時出奇兵掩其邊鄙，而襄陽則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彼見我經略淮南，而無意荊襄，則揚州之守必重，而上流不得不虛，然後命苻融帥精兵十萬，掩其不備，襲取江陵，益州水軍，同時俱發，西陵、江陵，不能相顧，一不支，則俱潰，於是順流乘勝長驅，直指建康，而壽春之衆，又建旗鳴鼓，橫江以濟，雖有管、樂，不知所以為禦，況以晉之君臣，當衰弱之餘乎。堅不出此，而耀兵淮南，與之爭一日之命，豈識謀攻之道者乎。嘗考秦既滅燕，王猛為相三年，取梁、益，未必不為圖江左之計，不幸猛疾，乃謂堅曰，晉正朔相承，願毋以晉為念，彼豈果以晉不可伐與，蓋以堅將帥之才不足，伐晉必欲親行，一不勝，則鮮卑必乘隙而起，不欲斥言，故託詞以止之，而惜乎堅之終不悟也。悲夫。

唐太宗論

古之善圖天下者，必深固根本，先除腹心之害，使無後顧之憂，然後以全力爭天下，故可以定天下而不難。吳夫差爭雄齊、晉，而越入吳，關壯繆圍襄、樊，而于禁威震華夏，而孫權襲取江陵，皆徒知進取，不知防其後，故雖戰勝克敵，終於自斃而無成。李密逼東都，唐高祖遣太宗督軍十萬救之，隋人閉門不出，李密來爭，而城中多欲為唐內應者，太宗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縣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乃引還。高祖既得長安，已據形勢，何為未固，且東都，五達用武之地，既有內應，取之甚易，顧委而去之，何哉。蓋猶富翁不爭千金於郭外，千金非不利，恐盜乘間入吾室，雖獲千金，不能有也。是時唐雖定關中，而李軌據河西，薛舉跨隴右，負強阻險，虎視長安，使唐取東都，李密必盡銳攻圍，而密兵精食足，其勢方張，少留兵，不足以守，多留兵，長安空虛，而河、隴一旦乘虛竊發，大舉入寇，不歸救，則長安危，歸救，而密又躡其後，腹背受敵，進退俱困，非危道乎。故不若留東都予隋，以遏密之勢，餌東都於密，以疲其力，而緩東都之兵，吾得優遊以平河、隴，河、隴既平，金城千里，悉入版圖，然後厲兵秣馬，東向以爭中原，進可以乘敵之衰，退無腹心之患，得寸即寸，得尺即尺，天下固指揮而定矣。燕謀伐宇文，慕容翰曰，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闚闞之志，令伐宇文，必掩吾不備，宜先除之，既取高句麗，還定宇文如反手耳。而諸葛武侯先定南中，而後北伐，曹操先平呂布，破先主，而後襲袁紹，無非此意也。世徒見太宗平東都，定河朔，掃清海內，勢等摧枯，疑若天幸，非人力，孰知其釋東都平河、隴，得固本自強之策，而後能席捲天下也哉。兵法曰，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彼世之欲速以取敗，見小利而忘大害者，皆不知先為不可勝

者也。夫不汲汲於目前之小利。而先置身於不敗。雖小、可以制大。雖弱、可以制強。況處強大之勢、而欲功之成也。爲難乎。

李密論

嗚呼。隋失其政。豪傑競起。晉陽未興。固李密獨雄之時也。密奮身亡命。出奇制勝。據倉粟。招徠遠近。豪傑景從。帶甲數十萬。以之定禍亂而成王業。直反覆手之易。乃一戰而敗。遂以不振。抑獨何哉。嘗觀荀彧說曹操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可以勝敵。退足以自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密之失。在竭力攻東都。不知據形勝爲根本。所以一敗不可復振也。或曰。密不從柴孝和西取長安之策。固所以自取滅亡乎。曰。否。是時隋兵尚強。東都屢敗之餘。猶能自守。況於長安。使密懸軍深入攻城不克。頓兵挫銳。將士思歸。隋因其弊而乘之。勢必瓦解。密之不從。未爲失策。然則爲密計者、奈何。自古英雄。當草昧之際。莫不擇其地之便利、爲吾力所易舉者。乘間疾起而取之。皆可資之以成大業。非必得關中而後可以有爲。密當釋東都之圍。留裴仁基、徐世勣等、固守倉城。多設疑兵。使東都不敢議吾之後。而親帥大衆。東徇齊地。席累勝之威。乘將士之銳。長驅電埽。勢無不克。既定齊地。除苛政。賑饑乏。招流亡。舉賢才。立綱紀。據險守要。務農息兵。轉諸倉之粟。以實山東。竇建德、朱粲之徒。皆已歸附。俱厚加撫慰。使爲我用。俟人心根本既固。然後因建德之勢。以定幽、燕。使利蠡東海。無北顧之憂。地廣兵強。形便勢利。於是而天下可圖矣。項羽王梁、楚九郡。地錯諸侯間。無險阸以爲固。漢得以燒其積聚。彭越爲遊兵苦楚。故再戰百勝。終斃於垓下。漢高帝數遭挫衄。而關中晏然。無侵擾之虞。常轉漕調軍。供其困乏。於是屢敗屢振。黎陽、洛口。雖有積粟。乃四戰之地。不可以守。齊地負山阻海。北接燕、趙。南控江、淮。利則進取。不利、則可以退守。使密據燕、齊之地。內脩政事。外觀時變。唐兵未起。則乘間以併江、淮。招撫杜伏威。與之分兵定吳、越。而圖梁、楚。唐兵既起。則陽與交好。而兵[illegible]晉陽。通結梁師都、薛舉。使連兵以擾關中。唐固不能舍長安而東顧。然後大舉以爭東都。觀兵崤澠。則長安危。下宛南陽。則江陵震。天下縱有未一。有不傳檄而定者哉。或曰。王世充悉衆擊密。使密不惑於諸將之議。乘城固守。以老其師。簡精銳。逼東都。乘其勢。則世充可禽。東都可下。又何有於敗亡之禍乎。曰。然。然而密雖得東都。終無濟大事。何者。洛陽四面受敵。無異於黎、洛、諸城。密得之亦亡。不得、亦亡。延時月之間耳。嗟乎。知者遇時而不惑。勇者見利而不失。值難遇之時。見可乘之利。而因循坐失。雖以蓋世之雄。終不能不受制於人也。英雄之主。其鑒楚、魏、所以亡。思漢、唐、所以得也哉。

岳忠武王論

岳忠武以步卒八百。破金人十萬之衆。論者曰。心一也。固矣。曰。氣奪之也。固矣。然以步卒數百。當百倍有餘之衆。恐忠武不徒恃乎心與氣也。請曰。善戰者以長擊短。不以短擊長。敵長、我短。固不可以擊敵。敵長我亦長。亦不可以擊敵。何者。敵長、我亦長。必交鋒而後決勝負。交鋒而後決勝負。是先戰而後求勝矣。善戰者避敵之長。則置而不用。窮求其短。且破其長。使之乖其長。而誤於短。則不待交鋒。已有先勝之形。雖

以至寡當至衆。無不可也。金人自起兵海上以來。每以衝突爲能。選驍騎銳卒爲拐子馬。專以陷堅陳。獲大敵。忠武爲旁牌、扁札刀。牌以禦矢。刀以斬馬足。誡士卒入陣勿仰視。第斬馬足。拐子馬三馬相聯。斬一馬足而三人廢。斬百馬足而三百人廢。且不必一一斬之。人人廢之。吾乖其長、而奪其所恃。出其短、而制之以其所不利。彼將惶顧擾亂。奔潰不暇。又何論於衆寡之不敵哉。吳子曰。夫人當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虎豹雖猛。爪牙不利。亦不足以噬人。兵雖強。而器用不精。亦不足以克敵。故器用利。一可以當十。利於我而大不利於敵。一可以當百。岳忠武以至寡當至衆。而破之如猛虎之獲羣羊。用此道也。嗚乎。一其心。奪其氣。用其長。戰法思過半矣。

韓蘄王論

兵有不幸敗也。不幸敗者、大事去。獨力不能支。即事權不一。或敵強、力竭、援絕。自非然者。必其謀之不善、未有謀之盡善。乃不幸而敗者。吾嘗謂韓蘄王江上之戰。其敗非無故矣。或曰。五兵當短長相濟。世忠舟、有大無小。昧其義矣。乃致敗之故與。曰。宋高宗聞命將由海道襲浙。遣世忠控守圌福。則所將固海師。及兀朮陷臨安。世忠扼其歸路。倉卒別製輕舟。勢不及。則亦所遇之不幸。未可以事後論也。用兵之道。存乎變。變則生。變則通。變則神。處敗勢而能變。終於勝。處勝勢而不知變。終於敗。漢昭烈連營七百里以誘吳。吳既持重不與戰。乃相持數月。而計不復生。遂大敗於秭歸。齊建安王休仁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不決。張興世曰。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乃以奇兵數千。潛出錢溪。遂大破劉、胡。而顗等自潰。夫兀朮雖屢敗而兵強。資糧不乏。援兵又至。吾但阻其歸路。而未能制其死。非出奇不足以勝之。若遣奇兵自上流潛渡。乘夜襲其後。而以舟師夾攻之。則兀朮可禽。而其衆不戰自敗。且夫兵大勝則乘勢。持久則出奇。持久而不知出奇。敵將生心。反受其敗。世忠謂。水戰、非金人所長。吾但沿江上下。安坐制之。彼必不能越我飛渡。不知我不爲變計勝彼。彼將爲變計勝我。烏有相持四十八日。不爲變計。以決勝而不敗也乎。或曰。古之相持數月。而後出奇制勝者、多矣。五旬亦未爲久。而長技自足以制之。其敗終不幸耳。夫兀朮以十萬衆。破建康。下臨安。橫行江浙。世忠力固不敵。幸其無遠略。棄而歸。得據要害以塞其衝。故惟有乘其欲歸。計無所出。可出奇制之。勢不容稍緩。使當日即無閩人之策。兀朮駐兵建康。不汲汲北渡。呼江西之衆與之合勢。而使孛堇、太乙、南北犄角。迭出以攻其弊。則世忠將以八千水卒。登岸而與決勝負乎。抑蹙國中流。徒恃長技以制勝也。噫。謂長技無敵於天下者。匹夫之見也。未有長技而無破之之術也。

伯顏論

漢。吳、楚、反。桓將軍說吳王。所過城邑、不下。直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濞不能用。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喜曰。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由是觀之。引兵深入敵境。不直衝其腹心。而淹留攻取城邑。策之下者也。然明太祖伐北。常遇春欲直擣元都。太祖以爲不利。乃先取山東、河南。而後進兵。又何說與。齊蕭衍舉兵襄陽。時齊將張沖守郢。房僧寄守魯山。諸將欲併軍圍郢。而分兵東下。衍曰。魯山據漢上。而僧寄以重兵固守。使吾悉衆前進。僧寄必絕吾後。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乃遣諸軍濟江、偪郢。而

自圍魯山、符離，既拔後，乘勝而東，風靡瓦解，長驅入建康，由是觀之，引兵深入敵人之境，必抉其藩籬，摧其重鎮，而後前進，策之善者也，然唐高祖攻河東不下，太宗以為兵貴神速，乃引兵徑趨長安，又何說與，

壬子曰，吾於此知伯顏之滅宋焉，兵無定形，各因其勢，醫之用藥，各因其疾之寒、熱，為之方，用藥不同，同歸於效，吳、楚有齊、趙之援，太祖則孤軍深入，故吳、楚可以直走洛陽，太祖必先取山東、河南，而後可以得志，蕭衍舉兵，勝負未決，齊人心固，而兵力強，唐高祖既大破宋老生，兵威已振，長安自望風崩潰，故蕭衍必拔魯山，而後可以東下，唐高祖不必取河東，自可以定關中，勢有不同，無足怪者，吾獨怪伯顏兼其術而用之，而各得其勢之所宜也，其伐宋，先以重兵圍襄陽，依山築壘，屯兵儲糧，絕聲援，為久駐必取之計，五年之久，宋皆分一旅窺江南，此非蕭衍圍魯山，太祖取山東、河南之計乎，及襄陽既拔，然後大舉渡江，於是漢、鄂相次俱下，而江陵獨為宋守，顏乃留兵規取荊湖，而自帥大衆趨臨安，此非桓將軍據洛陽武庫，唐太宗取長安之策乎，當其始，猶破竹，欲迎刃而解，必先破其端，及其後，猶盜已入門庭，即無恤乎閨閾之成，吾故備論之，見元之滅宋，實有得於天下之大計，而非金人豕突狼奔之可比也，

耿炳文論

兵法，有以攻為守，亦有以守為攻，以攻為守，如麇與百濮伐楚，蔿賈請伐庸，而百濮乃能是也，以守為攻，如趙充國屯田湟中，而先零自滅是也，故唐太宗謂攻守為一，李靖以為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非以其有相通之法與，靖難之變，齊、黃、庸疏誤國，不待言，而耿炳文以三十六萬衆敗於真定，又不知攻守之法也，戰必克，攻必取，敵之所謂勇也，吾則屈之以不戰，而能之以亟攻，則其勇將自怯，陽施陰設，變詐百出，敵之所謂知也，吾則時備不虞，而嚴以自守，不貪小利，而制之以定計，則其知將自愚，能使天下之勇者怯，而知者愚，然後可語攻守之術矣，燕王善戰能謀，又乘騎虎之勢，不可以力勝，為炳文計者，莫如以守為攻，親總大軍於真定，分兵十萬屯河間，別請於朝，遣良將二人，一督遼東之師，軍山海，一督大寧之衆，軍松亭，俱濬城依險，為固守計，而各出奇兵攻其旁郡，一軍出其東，彼必來救，吾則斂兵不戰，而一軍出其西，彼引而西，我又起而出其東，東、西、南、北，更出迭入，來則不戰而辟其鋒，去則不追而擾其境，使之往來奔命，疲於道路，而終不得一戰，士氣日沮，資糧日乏，不出一年，可以坐困，且夫臨大敵而分兵，不厚其勢者，必敗，袁、曹相持官渡，紹遣淳于瓊等北迎糧道，曹操襲破之，紹衆遂不戰而潰，韓璞、劉允相持洮水，璞遣辛巖督餉金城，允襲巖於沃干，敗之，進逼璞營，璞衆亦敗，蓋以寡禦衆者，難為力，辟衆擊寡者，易為功，而三軍之士，心壯則氣勝，心搖則氣餒，故善戰者，與敵勢不相敵，往往襲其支軍，以搖其心，而自作其氣，氣盛則莫當其鋒，心搖、氣餒，則不戰自敗，所固然也，炳文駐兵真定，而分屯河間、莫州者，俱十萬，似矣，乃復遣楊松以選鋒九千，徑薄雄縣，餌兵與，未見設奇以待之也，奇兵與，未見由不虞之道也，於戲，松果足當燕王矣乎，九千之衆，果足當燕勁旅乎，是畀松於必敗，予燕以必勝，楊松一敗，三十萬之衆俱搖心矣，燕王乘勝而前，誰能禦之，在易之師，曰，丈人吉，又曰，弟子輿尸，炳文高皇老將，且如此，則李景隆之輿尸，何足責也，然而國有良將，敵不得逞其志，必縱反間以搆之，自非英君、賢相、未有不為之斥能而餘

戮者，燕之樂毅、趙之廉頗、李牧是矣，謙恭仁柔之主，輔以齊、黃、庸闇之才，炳文即知以守為攻，吾恐燕間朝入，炳文夕以檻車就道矣，欲其成功，豈可得乎，此又貴乎廟算之勝也。

太極說

王弼以大衍之數，置一不用，為太極，唐崔憬因之，近李恕谷主此說，謂申明大衍之義，予因為太極說，曰，太極者，有邪，無邪，曰，有，有生於無，老氏之說矣，儒者以為陰陽動靜之理，則形而上者也，可以有言乎，曰，不對，孔子之言哉，易有太極，實有矣，然太極為易有，不為陰陽有，天地也，陰陽也，乾坤也，孔子言之數數也，曰易，曰變，曰化，曰通，曰神，孔子言之、數數也，如所言，是陰陽之本矣，所以易與變，與化，與通，與神之故矣，孔子豈其吝而不詳說之，以示人，乃一舉而不復哉，然則太極何所指，曰，五十之用四十有九，其一不用者、太極耳，故曰、太極實有，不可以言無，太極為易有，不為陰陽有，苟為陰陽有，是不能見其有者矣，不能見其有、而謂之有，是無、而之有、之說也，無極、而太極之說也，孔子豈為之哉，噫，形而上者、謂之道，過此以往，聖人所不言也，言之者、皆妄也，儒之所謂太極者、既非，則其以初畫奇、偶為兩儀，兩儀各加奇、偶為四象，四象各加奇、偶為八卦，由是遞加以成六十四卦者，非方士異端、誣易之說乎，且夫太極、非象也，以其為大衍之主，特尊其稱，比於皇極之義耳，下此，皆象也，分而為二，以象兩，象兩儀乎，曰，非也，兩者、陰陽也，儀也者，容也、亦象也，兩儀、即兩象，掛一以象三，三才矣，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四時，即四象乎，曰，有說焉，陰陽有老少，以九、六、七、八、象之，四時固不可為四象，然天地之陰陽老少，於何見之，見之在四時耳，蓋陽初生漸長，少陽也，極盛而消，老陽也，陰初生漸長，少陰也，極盛而消，老陰也，陽之長，即陰之消，陽之消，即陰之長，迭為消長，即各為老少，故一言四時，而陰陽之老少具，象四時，即象陰陽老少也，然而太極何以生兩儀，假令不虛其一，即不可分為二乎，兩儀何以生四象，假令不分為兩，即不可揲之以四乎，曰，五、十、無不可分為二，但不可以象兩，兩者，陰陽也，象之者、奇、偶也，以五、十、分為二，非兩奇，則兩偶，必不能一奇一偶以象兩也，是兩儀，必有太極而後生也，合四十九無不可揲以四，但不可以成四象，四象者、以四營之，奇偶相離，而後得也，合四十九而揲以四，其奇但一奇而已，必不能奇偶相離以成四象也，是四象必以兩儀而後生也，有四象而後成爻，十有八變而後成卦，是八卦必以四象而後生也，聖人揲蓍求卦之法、蓋如此，噫，揲蓍者，求已成之卦，觀其象辭，占變以卜吉凶，非畫卦之謂也，畫奇偶以象陰陽，各三之以為乾坤，乾坤交索而成六子，八卦相重而為六十四，乃畫卦之法也，孔子之言也，烏有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之說哉，又烏有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說哉，四畫、五畫之卦，鑿空而為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武斷而定之，叛聖亂經，荒誕謬戾，在方士，竊吾易而別為說以售其欺，不足責也，儒者既惑其說，遂以誣聖經，而誤後世，罪可勝言哉，噫，彼謂太極者，理而已，理可圖耶，圖太極愚矣，圖而說之，愚而夢矣，嗟乎，貿貿者、天下皆是也，可言夢乎，覺之覺之，歸於孔子而已矣。

適安居說

適、故安。不敢適、孰安乎。惟適之安。何以稱焉。高人之致也。堯典曰。安安。易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樂安之義。大矣。雖言矣。陶士行惜分陰。惜之爲言。不敢適也。不敢適適也。不敢安安也。惟適之安。高人之致也。辭石子構小齋臥室。傍顏曰。惟適之安。作適安居說遺之。

水碓說

利。以因縱之。拂之。則害。水也。利廣矣。碓其微焉。孔融曰。水碓之巧。勝於聖人。於戲。後之巧。過乎聖。縱聖人起。莫能易。顧前聖千百倍徙後之巧。而不可以數計。何哉。杵以機。軸之。輪之。輪以水。陡焉。輪以運杵。以揚以抑。巧矣。焉始哉。始乎小過。天地之大。用曰水曰火。因之者、聖人。獨有火井裏鹽。投以火。燄燄起弗熄。燧人氏不知也。人知天地之有火。而取之以爲利。則始於燧人。吾甚怪西洋自詡其法之勝乎聖人。士大夫惑焉。崇而信之。不悟也。

闓少端字說

生也愼。厥少又多乎哉。其愼之也。濕退。魚種子沙中。日暴之爲蝗。魚易以蝗。士習也。藉使已魚。可復蝗哉。嗇夫闓子少端字其子也。

損齋說

忿懲於顯、則易消。慾窒於微、則不長。履嶮航色變。歸而夷其途。防有蟻穴必塞之。襄陂沒田廬者、寡矣。且夫九卦皆所以處憂患。獨損曰遠害。何哉。害莫切於戕身。忿、慾。戕身之尤者。去苗木之蟊螣。苗木遂矣。崔子信夫病悖、悖已則怒。無恆也。久之愈。乃自悔曰。吾病豈在身。於是顏其齋、曰損。而屬王子爲之說。王子曰。損、益之相去、遠矣。國有益而損。損而益。益所不當益、損矣。損所當損、益矣。損其驕兵而令行。損其賊臣而上下泰。損其女官、狗馬、土木而國治。損其盛文、僞學。而實積興。身猶是也。履謙復恆。益井困巽。皆勉於善。損獨去其不善。益之象、曰。遷善改過。懲其忿。窒其慾。改其過也。崔子始不知所懲窒。至於病。驚於病而悔。豈特損其疾已乎。損之損之。其德固已裕矣。

蓮泊居士乾淨齋說

乾淨齋、非居也。意爾噆。難言哉。蓮、不染也。蓮之泊、靜而無所繫也。命以義。夫惟外、惟內、惟我、惟蒙、惟狂、孰從而濮焉。吾不知夫得一者之何所始。而暝以終。蠹以終也。靈禽孖翮。不惜自毀。秋蟬之潔。蜣螂是蛻。居士其將隱乎。居士曰。吁。嘻哉。吾將出矣。

劉印銷印辨

酈生說漢王立六國後。漢王趣刻印。曰。先生行且佩之矣。會子房發八難。漢王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趣銷印。論者莫不美漢王能聽。而謂當日無子房。則天下不爲漢。王子曰。是史氏傳聞之誤也。其可信哉。陳涉初起。張耳、陳餘。說立六國。以分秦之勢。而自大其黨。固因天下苦秦、思亂。易煽動。亦以六國虛無人。而英雄有用武之地。若夫楚、漢、相距。漢王巴、蜀、關中。並吞韓、趙。項王、王梁、楚。田氏王齊。臧荼王燕。而臨江、長沙、亦分王荊、楚。楚與漢、爭雄。而其餘力皆足以自守。使漢立六國後而分兵給食。使各收其地。勢必不能。

如第子之印而使之徒手奮臂。如陳涉初起之時之所爲。亦難。何其能濟乎。或曰。齊、楚、燕、魏、固不能更立。而韓、趙、已入於漢。何不可立之有。曰。時漢已立。其將張耳爲趙王。韓信爲韓王。舉我已得之地棄之。去其所親信。而別求其國之後以立之。至愚者不爲。漢高爲之乎。酈生必不爲此迂謬計。即爲之。子房亦唯誅笑而道。以釋其惑。何必譁譁發難也。或曰。石勒使人讀漢書。至酈生請立六國。則大驚。及聞子房發難。則曰。賴有此耳。英雄所見略同。其事未爲不可信也。曰。使當日六國可立。而漢王立之。誠爲失計。勒目不知書。安能悉究當日之勢可立與否。總之。傳聞失實。當吾世亦有之。況數世以前開國之事。其誤何可勝道。荀子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讀書之法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二

序

庚申君遺事序

萬子季野。輯庚申君遺事一卷。據元史、虞集之詔、明宗妥懽非己子之言。證以權衡、余應、袁忠徹、黃溥、程敏政、諸家論說。則妥懽固確爲瀛國之子。即趙氏之子無疑。宋遺民錄序。謂其事之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下慰遺民不忘宋之心者。則寔擿之志。即萬子之志也。乃予觀於宋之亡國之慘。與庚申君之事。而歎天之報施善惡。奇而弗爽。有非心思耳目所能及者。從來篡國之賊。必因其君之不道。國將亡。不然。則迫於權勢。危疑不得已。或國已傾覆。賴其力以維持戡定。既久而後取。乃宋之於周。未嘗有一於斯。特借其付託之重。欺其孤兒寡婦。而奪其已安已治之宗社。是其惡固浮於一切篡逆之惡之上。而太宗又背兄殺其子與弟。擁其位以歸諸己之子。則更與於弒父弒君之尤者。舉族北轅之禍。非無自而來也。然而太祖以忠厚開基。脫離海內蒼生百餘年水火。而登諸袵席。功固不在漢、唐下。此所以孝宗纘緒竊安。而其後又有庚申君之事。噫嗟乎。天命靡常。固不能錙銖弗爽。而莫爲莫致。往往有最奇不可解如此者。此天之所以難測。而亦未嘗非人事之所致也。宋、元、原非世仇。取其國亦已矣。而發陵暴屍。焚齒斷首不已甚乎。瀛國幾不免虎口。而妻

子又遺擴筆。其僕辱復何知也。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有國家者其鑒諸。

六陵遺事序

予自幼讀謝皋羽冬青樹引。未嘗不流涕也。嗟乎。六陵之禍。悲夫。何其痛也。天下義烈忠偉之事。雖由性生。亦往往激發於不容已。激愈甚。則發愈奇。而盜賊豺狼之勢。遂有時不得窮極其凶於天地。此唐、林、諸義士之爲之所以烈烈千古也。顧傳珏者不及景熙。傳景熙者不及珏。而其說多齟齬不相合。萬子寘集諸家之說爲一編。乃知唐、林之外。又有王英孫。英孫之外。又有謝翺、鄭樸翁、諸人。皆當日合謀同力而爲之者。特其事秘而不傳。世之人各傳其所知。不及其所不知。而守陵使官者羅銑。又在諸人之外。苟非博考互證。使其事確然表著於天下。則湮沒者固多。而已傳者亦不能無疑於後。則是編之功。豈其微歟。嘗考陵墓多以盜賊利其有。見發。霸陵獨以薄葬得全。後之帝王。猶不知以爲鑒。乃汴宋陵寢既發於金。而六陵更復多藏金玉。抑獨何歟。噫。遺法漢文。足以永錮千百世而無慮者。則有明之制。不可易矣。

史閣部遺文序

乙酉。前督師史公駐廣陵。其門人王君篤長居公幕。輯公奏議數十卷。未就。城陷。公死。稿遂失。王君棄儒冠歸隱海濱。久之。簡所存公制藝十二首。梓以傳。庚申。其弟方臣以一編授源曰。子不可以無言。源讀竟。慨然流涕太息曰。先朝以科名取士。迨其末。人物寥寥。如公清忠大節。不愧科名者。固無幾。源師梁谿林先生。以甲申四月自京師脫身間道南走。見公淮浦上。議謂北方所失。不過幽、薊、秦、晉。而山東、河北、中原、俱爲我守。宜急招撫。設重鎭。擇大臣文武兼資者守之。內固藩籬。外張形勢。俟根本既固。政事脩。甲兵足。然後窺賊虛實。再興問罪之師。公大喜。許次第奏請而行。乃貴陽竊國柄。招賄植私黨。讒諂蔽不聞。而強藩跋扈。勢成尾大。凡公所欲爲。皆尼不行。公每欷歔泣下、曰。事不可爲。唯一死報國。源竊疑當日雖主闇臣奸。而公居將相重任。威望夙著。若大治兵自強。簡練精銳。習戰陣。收強藩爲羽翼。力弱才下者陰謀剿除之。併吞其衆。使兵強力大。外足威敵。內足制權奸之命。然後清君側而法伊、霍。雖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權以濟變。天下事尚有可爲。乃今讀公制藝。而知公學術之醇。眞有正誼明道守死不移者。如源之謀。未免近於雜伯計功利者之事。公豈爲之哉。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既死。而國隨之。徒令有志者致憾於權奸。棄山東、河北、中原、度外。遂使兩淮不守。而金陵陷。金陵陷而江、浙、閩、廣、相次土崩。雖以公之清忠大節。得士之多。竟無補於敗亡也。王君從敗壇殘燼中補輯遺文。附載公軼事以傳。荒臺白日。望南雲以哭知己。比之皋羽。何多讓焉。方臣以總角之年。毅然與兄偕隱三十餘年。饑寒困厄而不悔。可不謂難乎。源與公同里。既悲公志不就。又重王君兄弟之義。敢不敬勒數言。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而附驥以傳焉。

孤忠遺翰序

武林陸鯤庭先生。乙酉。死於難。留書辭其母及兄弟。其兄麗京先生集一時南北徇難、如倪鴻寶、陳木叔、黃石齋、諸君子平昔往還書牘、贈答詩、古文。裝潢成卷。而附其書於後。題曰孤忠遺翰。藏之。後麗京先生亦遂棄家長往不返。其子寅。尋之十餘年不得遇。丙寅夏。寅遇源於京師。出其卷示源。使源爲之序。源讀

能。涔涔淚雨下不可止。作而曰。嗚呼。兩先生及諸君子。忠節烈烈天壤。余言何足補其毫末。顧源每讀古殺身成仁。事輒髮上指。摧裂肝膈。沈痛鬱迫。慨然恨不捐軀與一時同死。且夫。臨難不苟免。士君子之常。無足怪。獨是身未膺國家重任。家有老親。非常禍且立至。而全身不喪其節。以保其親。未始不可以爲忠且孝。乃毅然之死。不稍顧。唯恐遲須臾無死。將喪身以辱其親。不若全孝於忠。浩然而無恨。此其見之明。持之決。更有不可與尋常同日論者。況近在數十年。聞見之所及。則其向慕悅樂。欲附一言於其遺文之後以爲榮。而相傳以不朽者。其視千百世之上之人。何如也。按鯤庭先生。名培。以庚辰進士。居憂。未受職。甲申之變。南都授行人。奉命祭葬淮王。而南都不守。遂止山中。杭州下。乃自經。是時吳越諸君子。或自盡。或以兵敗被執。死者甚衆。而麗京先生棄諸生。醫隱養母。後母卒。罹莊史之難。幾死。乃歎曰。吾向不與弟俱死。徒以有老母。母既以天年終。今又遭大難幸免。尚可以餘生食息人間邪。遂遁去。於戲。麗京先生棄妻子。披髮入山於二十年後。與諸君子斷頭、穴胸、於二十年前者、固未嘗稍異。而寅又以其辭家書數紙與小像幷附此卷後。今觀其像。雖冠戎服。挾弓矢。袴韡。縱馬而馳。豈是山中學道之人哉。又可悲矣。初先生罹難時。家人俱繫獄。吏籍其家。發此卷。將燬之。先生內弟孫君宇臺奔入。流涕白吏曰。此無用物。燬之、曷若與我。我義存故人片紙。即諸君義也。吏笑而許之。事解。復歸之先生。此卷得不失者、孫君力也。先生名圻。季弟堦、人稱梯霞先生。某嘗訪之吳門。岸然高潔士也。寅、字冠周。負至性。亢爽有大志。善文詞。工詩。

華鳳超先生年譜序

嗚呼。東林之禍、悲夫。源讀華鳳超先生年譜。而歎其得出處之正也。逆閹竊國柄。霾天晦日月。諸君子視死如歸。所謂殺身成仁。死而不朽者。然源竊以楊左之死。與楊武還不同。君子不可以苟活。亦不可以徒死。苟活者無足論。若徒感激一時意氣。憤然不顧其身之死。以成其名。於國家毫無所裨益。而禍不止於一身。此固智者之所不爲。世宗剛果。乾綱獨攬。特蔽於奸邪而不悟。假令一旦因吾言而翻然、勃然。是吾冒萬死冀倖君之一悟。固非理勢之必不可得者。刀鋸鈇鉞何惜也。若夫熹宗一昏愚耳。昏晦不辨旦夜。楊、左、姓名。正不知何許人。且夫。劾忠賢而奏陳其前者、忠賢也。稱制、付詔獄。立致我於死。亦忠賢也。吾劾其人。即使其人稱制判之。而即使其人訊之。吾明知之而悍然以身試之。乃曰吾將爲國家鋤奸。嗚呼。寧有是邪。先生受學高忠憲公之門。楊、左、難將作。先生草疏將上。忠憲力止之。忠憲固知時不可爲。先生既從忠憲。奉身以退。而其後不與之同死。蓋知忠憲之死。非得已也。君子不惜其身之死。而憂善人盡、國將亡。小人得志。勢不可驟去。惟有全身以觀變。時勢變。然後救其敝而扶其衰。則身不危而國可保。烈皇鋤極。先生始出。乃抗疏力糾溫體仁、閔洪學之奸。侃侃千餘言。凡三上。由是天子感悟。後閣部爲之一清。記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者。非先生之謂乎。源嘗怪東林諸君子。始以正人倡明理學。乃遭閹禍。後益盛。而小人往往竄身其中。陽附君子以陰趨天下之利。竟立門戶相傾軋。而奸貪誤國。君子爲所欺紿。從而曲庇之。甚至非其黨者。縱有正直之行、經濟之才。概擯棄不用。嘗見豪右有寵姬、擅威福。一旦失身於賊。糅轉屬役廝養。賊平。歸諸大帥。而專寵擅威福如故也。噫。僞君子之不爲寵姬者、幾

何、獨先生生平純粹潔白。始終介然。一無所疵摘。而卒保膚髮。全令名以死。若先生者。乃不媿東林眞君子也已。丁卯。先生孫玉澄。以進士謁選來京。持先生年譜示源。再拜使源爲之序。因論次之。用告後之君子。使不幸遇末如世宗。爲楊武選可也。大不幸而遇熹宗。法先生、其可乎。爲楊、左。不可也。

黃忠烈公年譜序

源讀黃忠烈公年譜。而歎立國之初。不可以不厚也。立國之道。貴有以維繫天下之人心。千百年固結而不可解。人心所以固結於千百年而不解者、何哉。忠孝耳。氣節耳。忠孝則不忍於君親。氣節則不肯陷其身於不義。忠烈當鼎革之際。中原覆矣。江左傾矣。楚越望風潰矣。唐王以崎嶇播越之餘。建號閩海。令不出八郡之外。以狡詐怯懦跋扈之賊帥主於內。而公以空名督師於其外。號召羸弱烏合之衆。無終月之糧。張空拳而當大敵。其不足有爲、可知。乃公則毅然不顧。收旣散之人心。挽不可復爲之天命。抵單力抗。繼之以死。於戲。公之成仁取義。固無愧矣。然學之有夙。不待死而後見。乃吾觀於古今興亡之際。往往視敵國之忠義爲仇。旣殺其身。復荼毒其子孫。以爲是抗吾者、皆吾賊也。不重戮之。則抗我者衆。從我者少。不知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原非人力所能爭。吾苟不仇敵國之忠義。天下之有人心者。孰不感激於忠義。吾誅敵國之叛亂。天下之懷二心者。孰不悚然畏退於叛亂。當世祖定鼎之初。卽訪明之徇難諸臣。設壇致祭。隆以贈謚。旣下七閩。而公之妻子。宴然安堵。故守七賢者。猶能仰體朝廷培養忠義之心。時時致禮於公之妻子。而明之叛賊降附得富貴者。十誅八九。夫公豈復以妻子爲念哉。顧國家所以篤忠義之氣者、如此。而誅亂賊者、又如此。則與公之殺身成仁、捐軀報國之意。不異世同符乎。公之精鑒不泯。可無憾矣。公諸孫近始出而應試。德紹、文章最古雅。選拔入成均。玉璋、需次爲縣令。玉璜、字文伯。工詩文。磊落多義概。庚辰。與予訂交都門。出忠烈公年譜使爲序。源竊以公之精忠浩氣。自並川岳不朽。無待予小子之言以爲重。而國家所以培養忠義。固結人心者。不可不急爲表彰也。故論次之。以爲天下後世勸。讀是編者。尙其有感而興焉。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源於癸未歲。介李子剛主。執贄於先生。越歲。先生歿。時源在關中。旣反。剛主以所輯先生年譜使源訂。源爲稍易體例。芟繁閏有所補益。旣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卽君若臣。功卽德。治卽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卽功。教卽治。虞二帝、三王、皋、夔、伊、傅、周、呂。曷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删訂。蓋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奈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於天下者。二千年於茲也。先生幡然起。無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參雜二氏。而亂孔孟之眞。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於是砥行礪德。一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並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終身矻矻於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宏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而知也。譜自三十歲

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日譜。及夙所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者。苟能以先生之學爲學。絕去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興。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其勉之。且願與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

輿圖指掌序

帝王必據形勝以爭天下。名將必知地利而後可以行師。以攻則利。而敵不能守。以守則固。而敵不能攻。攻守皆便。而我常處於不可勝。以乘天下之間。此形勝也。攻一城而百城俱不可守。守一城而百城俱不可攻。止兵扼其吭而奇兵衝其腹。長固可以制短。而短亦可以制長。此地利也。故不據形勝以爭天下。猶置身荆棘陷阱中。而與平地之人角勇力也。不知地利而行師。猶瞽者東西莫辨。而倀然以往也。雖然。四海廣矣。形勢繁矣。必待周行歷覽。然後能得其形、知其勢。力有所不能。不能周行歷覽以得其形、知其勢。而欲倉卒考究於臨時。或已至其地而後審其利害。又勢有所不及。然則天下形勢。竟不可得而詳。而古之帝王、名將。皆幸而適遇其使者乎。今夫。天至高也。去人至遠也。欲推其度、而知日月星辰之次。亦難矣。然而無難者。有曆以紀之。有象以窺之也。古者。職方掌天下圖籍。故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勢。蓋郡國封域、山川阨塞、道里遠近、戶口多寡。按籍以求。可以瞭然於心而知其勢。披圖以考。可以瞭然於目而得其形。是地之有圖籍。不猶天之有曆象乎。然而圖籍難言矣。詳於都邑而不詳形勢。則要害莫辨而不知攻守之所宜。詳於今而不詳古。則不知古人據勢以自強、因地而致勝之故。此籍之難也。東西倒置而方域乖、遠近錯迕而形勢繆、險夷、迂直、徑僻、之不分、通衢、支捐、死生、之不辨。此圖之難也。夫天下旣不可以周行歷覽。又不可以審利害於臨時。所恃以得其形而知其勢者。唯有圖籍。而圖籍之不足恃。又如此。豈非留心世務者所深恨歟。余不自揆。嘗有志於此。於是博覽輿圖。參考互正。輯爲一編。名曰輿圖指掌。先以總論。後分京省。而每省亦各有總論以冠其端。九邊卽附於北直、山、陝之後。江防、海防之要並詳於沿江、沿海、各省總論之中。其於諸郡。獨載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他若宮室、人物、無關於形勢者、皆不錄。而古人行事。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皆附載焉。又按其方域遠近、山川要害、爲圖。圖成方丈。雖不能無誤。然較之世俗所傳者。固大不侔矣。嗚呼。天下形勢。總論詳矣。一方形勢。一省總論詳矣。前賢之論列於前。余之緒論附於後。按圖稽古。斟酌考訂其於攻守之宜。或有一得焉。然而閉戶造車、出門合轍。自古其難。未嘗周行歷覽而但求之圖籍之間。余終懼其不可恃也。

兵法要略序

余自幼喜談兵。讀蘇老泉權書。陳同甫酌古論。心慕其爲人。稍長。學孫武兵法。略知奇正虛實之術。而束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援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概不得其詳焉。每遇老於行陣者、問之。其言皆野戰之事。而與古節制之師不合。嗟乎。野戰可以制勝、而無事於兵法、久矣。節制之說。究無從以得其詳。及讀戚南塘練兵諸書。與趙本學續武經總要。而後恍然有得也。蓋用兵有自治之道。有制敵之道。自治之道。不外乎節制。制敵之道。不外乎奇正。必有節制。而後可以立身於不敗。必知奇正。而後

可以決勝。古之伯王之主、謀臣良將、所以開基定亂而成大功者、莫不由此。余故即其所見彙為兵法要略二十二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則孫子諸家之說、刈其繁而存其要、用兵之方略也。中篇則束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也。下篇則自春秋以迄於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譬之醫、上篇所載、其陰陽氣血之理、臟腑之性、與凡百病之原、而察脈觀色之術乎。中篇所載、其諸藥之性、之用、並所以炮、爁、炙、劑、調劑之事乎。下篇所載、其歷代名醫成案而已試之良方乎。使為將通於此三者、於以追古名將而覆對之陣、曷難哉。余初聞兵法、莫詳於武備志、貧不能購。思之十年、不得見。及余書既成、始得觀其大略、而與余三篇之意、殊不相遠、竊自喜暗合乎前人、特病其雜而不精、溢繁而寡要。於是擇其簡要適用、為余所不及載者、錄為二卷、附於中篇、下篇之後、曰補遺、庶幾自治制敵之道俱備於此。而學古兵法者、有所考鏡、而得其要焉。

家譜序

某之祖、以武功拜爵食祿者、數世。絕而復續。至先君子更興文學、教子弟讀書。家隆隆稱極盛焉。盛極而衰、遂罹甲申之禍。君死、國亡、家破、先君子遁荒南服、宗族流亡。我祖宗懸焉、幾不享其禋祀、而子孫日以陵夷衰微。於戲。國亡與亡、宜也。而何其痛哉。先君子年方壯、皆慷慨憤發、思以功名顯、顛沛倒四十餘年、卒以老死無所就。於戲。其所望於後人者、曷有窮乎。某不肖、既鮮兄弟、子姪又寥寥無多。上念祖父之遺緒、下念子孫之紹述、承先啓後、責實在某。慄慄以一髮引千鈞、德薄命蹇、而年且老、其何能負荷斯任、而無慙於所寄之重乎。先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為人道之大盡。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亡、而族譜其急也。歲癸未、去甲申已六十年、而某之遇益窮、是用大懼、乃勉為之譜、明其所自來、而收族以傳於後。顧老成既喪、無所考、徒就其所聞者、序之。而道者不知其幾、七世中不滿三十人、而存者不過七八人。悲夫。悲夫。門戶之衰、至於如此。可為仰天流涕者矣。吾子孫見此譜、亦惕然祖宗積累之遠、如此、後代之凋零頹尾、又如此。相與勉為忠孝、立德立功、讀書力學、使德行、事業、文章、卓卓然光昭朝野、寖昌寖熾、以至於蕃衍盛升、復祖宗之業、大王氏之門、則余之屬望於後人者、又曷有窮乎。癸未四月朔日識。

平書序

周以前所遵者、黃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治天下之法、可苟焉已哉。有巨室於此、棟撓焉、弗隊、榱摧焉、弗覆、楮焉、柱焉、藩垣圮壞焉、易其領甓、戶牖之獝、塗丹雘焉、術術然安矣。曷主以十數、莫不然。吁、覆壓屢爾矣、而莫之卹、不亦悲乎。秦壞先王之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利天下已耳、苟因前制、立國已耳、位天地、育萬物、為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法、難矣。於戲。法至明而弊已極、尚可塗飾朽蠹以為安哉。非盡毀其故而別為構、不可以為居。非盡棄其舊而別為規、不可以為治。予不揣固陋、妄為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罰、十

曰禮樂。為文十有五首。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務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弊、而反乎古。要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邪端息。俾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為一二千年太平之業。嗟乎、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達也。世之君子、有與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勸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代、予日夜望之矣。

讀易通言序

陳摶、聖人之賊也。竊物者、人之賊也。竊道者、聖人之賊。聖人之道、備於易。天亦備於易。易可竊乎。陳摶奚起而竊之。且夫易有孔子、不猶天之日月乎。無日月、孰知天之高、四時行、百物生之蹟、且大。無孔子、孰知易之所由作、彌綸天地、冒天下之道而不窮。嗟乎、惑世誣民者、偽也。為所惑而不能辨者、愚也。非所有而竊之者、賊也。以賊為祖、反昧其祖之所自來者、悖也。末義、先天之說、胡為來哉。摶之說、妄耳。孔子不知、摶知之、文王、周公、不知、摶知之。噫。宋通冒聖人之號、宋儒何自之為至於。況偽造圖書、竊易為己有、居然駕乎文王、孔子之上、別立一說、以欺天下。其罪之大、小、輕、重、視王莽何如哉。雖知宋儒為所欺、謂其眞得羲皇不傳之祕、孔子所傳、不過後天之學、遂奉以為宗。亂經蔑聖、誤後學以至於今數百年、竟然不知其為偽。佛之賊吾道也、盤踞焦、櫝、文、武、何搆焉。推戴極乎矣、章淺亡矣。況天地古今之大賊乎。此予小子讀易通言、所為不得已於作也。

萬季埜補晉書五表序

萬子季埜補晉書年表三、曰將相大臣、曰方鎮、曰僭偽、諸國世表二、曰諸王、曰諸國。晉史至紛蹟矣、表缺焉不備。萬子所補、詳而核、綱舉而目張。讀者一覽井然、其有功於後學甚大。千門萬戶構於指掌、才也。若陰木、若陽木、某材當某任、或任或否、無失分秦、識也。乃吾讀左氏傳、漢書天官、地志、律歷、職官、儀度、兵、農、刑、法、六藝、百家之說、數千年因革損益、莫不綜貫精微、錯綜該贍、以司馬遷之才、或猶譏其疏略、顧不宜乎。然易編年為紀傳、實遷創體、網羅洪荒、三代、春秋、戰國、秦、漢、軼事、一人自為終始、讀者識知其難。故統之以表、彙綜條貫、而後可以得其要。是表乃紀傳必不可無者。司馬光作通鑑、猶倣年表為目錄、他史恐祖龍門、乃自陳壽、范曄、而下、例不為表、晉書尤不可無表、率略而不載、何歟。萬子史學既淹、尤熟於國史。列朝實錄幾成誦、其他載籍以百數、博覽強記、以準於實錄、無論何代、不數見之人、何事、叩之莫不原委條晰、使問者暢其意以去。且夫晉書雖六朝餘閒、史筆薄然、太宗何所取而獵之以為名、其他八書、南北史類然。新唐書枝優而不及五代史、降及宋元、庸俗謬劣、其陋遂出晉書下。說者多識其才識不逮、然使有才識而無學、猶棟、榱、桷、櫨、甓、石之材、漫無定、而欲造千門萬戶之阿房、未央、淩雲、通天、承露之金莖、郎般輸曷濟。蓋學者、史之本。才識者、史之用。學者徵其實、才識者運於虛。扶搖羊角、虛也、使非有垂天之翼、數千里之背、又孰以之九萬里而南乎。此萬子之學所為不可及也。雖然、淺見寡聞、其失也陋。學博者或失之枝。古今人表、何與於漢。宰相世系、何關於朝廷。公羊傳曰、撥亂也、四、穰且也、六、四也、騈、六也、枝、是二者、皆萬子之所笑也。

五鎮圖誌序

五鎮圖志曰、西甯。曰、涼州。曰、甘肅。曰、甯夏。曰、榆林。合圖一。鎮五。諸要害各一。各有論。道里、方域、險夷。悉正從來圖籍傳說之謬。及古今變遷。而形勢瞭然。蓋安內攘外至要之書也。予昔諸輿圖指掌。考天下形勢。其說詳於疆界、阨塞。爲圖縱橫徑丈。按說披圖。不終日而大勢洞心目。但未一一身其地。誤者必多。不及是編遠甚。嗚呼。開河西二千里。斥亭障至玉門。斷匈奴右臂。漢武之雄略何如也。趙充國屯田湟中。而先零自滅。餘威猶震也。唐肅宗奔亡敗散之餘。用靈武。復兩京。而宋以全盛之勢。韓、范爲將。不能制元昊之命。宋之委靡不振。概可知也。明失河套。守榆林而固原、花馬池之間。蕭然無甯歲。是東棄大甯。西棄河套。幸不爲宋人之續者。以開國之勢強。而後代挾書生之見。門戶之私。以誤天下。其可恨。猶一轍也。予自幾甫由晉入秦。出潼關。下三川。而渡河北。所過山川、城邑、險要。莫不周覽詳識。因嘆哥舒翰、孫傳庭、千古覆轍相循。蓋自潼關至函谷。循河而東。百里之內。北阻河。南倚崇山。隧道僅容軒。土壁中兩壁高者十餘丈。卑數丈。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否則緣絕壁。下俯洪流。而稍一開豁。即有連岡橫山。抄襲而北。直抵河上。其爲雙峯嶒崒如門者。且四五。以至函谷。而後劃然中斷。是潼關以東。門戶重重扃固。豈特關險足恃。即靈寶東硤石、山阜墝合。而深溝大壑。處處可以伏兵。敵亦不敢輕行徑入。假令傳庭固守潼關。賊雖百萬。孰敢窺關門一步。而予過故關。駐馬低回仰視。見闖紫荊、倒馬、居庸險更數倍。乃令賊俱長驅深入。然則形勢如故也。古今成敗、得失。歷歷不爽也。方略具存。而將相非人。其如不知不用何哉。予既不能親歷三邊。得是編。不啻如穀城黃石。豈當代有心人身經、目睹、所著。但不傳其姓名。予得之秦中。爲之序而藏之。倘內參廟堂之謨。外寄封疆之重。戰守奇正。因時與敵。按此而施之。於以廓清邊徼。曷難乎。

孔宅志序

孔子師萬世。不敢疏也。不敢褻也。自京師逮郡縣。莫不立孔子廟。而天子以至於士。皆得而祀之。然而學宮外無敢私立孔子廟。春秋二祭外無得以非時祀。傳曰。瀆、則不敬。疏、則怠。怠則忘。此孔子所以尊歟。青浦舊有孔子衣冠墓。蓋隋時嘗爲官寓吳所瘞。故有廟、有宅。後歷興廢。遂以孔宅名其地。明萬歷時一新整。今復圮。方生正範、偕邑人重新之。以所刊孔宅志請予序。按墓廟始末。詳已載志。而予竊以梵宇所在巍煥。千百數相望。荒山窮鄉。未嘗絕。偏天下始不可以數計。人人得刻木、埴土、而祀之。無虛日。彼其徒。自以爲其教之盛。而不知祀典所不載。可以瀆。瀆而不敬。此正其道之所以卑。而與一切淫祠無稍異夫。青浦紳士。不忍聖蹟湮沒。前後皇皇。將葺之恐後。固其衞道之誠。然使不有千百年相傳之墓與廟。又何敢私剏爲之。而靈祀之哉。天子郊祀有常期。諸侯下不得僭。而呂黎謂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嗚乎。孔子、師道也。欲人之相親。不可同於天也。然而其尊天也。吾道所以尊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三

序

曆法通考序

火雲龍鳥紀官。亮天工而治以天事。三代下人事耳。人不如天、明矣。況以人測天。而欲其不忒乎。後世曆雜精者。莫如律曆。乃古器亡而黃鐘卒難恰合。以無可資爲復古之具。曆法則踵事而增。愈脩愈密。以有乾象昭垂。可明徵也。回回、泰西之曆。或謂其法勝乎中國。宣城梅子定九著曆法通考。其言曰。大法定於唐、虞。所未著者、里差、歲差耳。積久而著。而後人立法以求之。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而後精密。而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爲之精密者。適以成古聖人未竟之緒。蓋中星者、求歲差之法也。嵎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求里差之法也。於戲。盡之矣。且夫曆法所以合天。當治以天事。天文所以示人。當治以人事。唐、虞遠而後人之法覺於天。有未合則改以合之。久之。又覺其未合。更改以合之。然則後世人事之近於天。唯有曆法。苟得通天人理數。淹貫中外古今之法。如梅子者。以治其事。安見唐、虞之日遠乎。梅子又曰。日、月、星、辰、有常度矣。惟曆法不明。求其說者不得。而占家遂得附會其間。苟曆法大著。則禨祥小術。自無所託以售其欺。余嘗謂裨竈、梓愼之術。不能不屈於子產、昭子。徐郢、狗知英宗北狩。及南宮復辟。亦以象緯決之。則倡議遷都。北平宣必不可守。而于忠肅力排其說。一意戰守。社稷遂保無虞。是人事脩。

天運無不可挽。則梅子是書豈特明曆法已乎。息邪闢妄。解惑之功。亦不小矣。

周易玩辭序

宋江陵項氏。與朱子同時。著有周易玩辭十六卷。其學宗本諸程傳。而發其所未盡。朱子未之見。厥後。程、朱之說益行。其書遂不甚傳。蓋自田、何迄於明。說易不啻二三百家。大抵其旨有三。曰、象。曰、數。曰、理。言象、言數。不言理。固非。乃言理。而不切指夫設象之義。第舉大義旁通之。則理雖明而於易初無涉。與讀他經者、何異哉。且夫聖人畫奇、偶。以發天地之蘊。蓋以天道日在人俯仰間。而人不察。故借奇、耦之象以明之。欲人之盡人事、合天道。本至易至簡。中庸之理。非荒忽誕。罔不可知、不可見。如蘇氏之說。然初無文字可考。其門不可得而入。使非後聖繫辭焉、以明其旨。而千百世後。徒即洪荒初闢。所留奇耦錯綜之畫。遂能知其開物成務。彌綸天地。而極深研幾。擬議以成其變化。則非即如周、孔、大聖人。不可。然則辭者、象之疏也。玩辭者、讀易之法也。不玩其辭而知其象。而能觀變玩占。以盡人合天者、亦難矣。程子之言曰。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程子所謂推辭考卦者。特借其辭以言理。蓋精於理而略於象。而宋子又祇就卦爻一指示其象義。欲人即粗以會精。而義又多未備。夫易原不得岐象與理為二。明乎理。自可通乎象。通乎象。未始不可明乎理。然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故聖人繫辭易象。與天道人事合者也。合而言之。不合而疏之。則讀者雖明乎理。終不能曉然於卦象。或於卦象曉然。未必即能變通乎人事。若此者。非示後學玩辭之道。有未盡乎。項氏之書。一本乎辭。以盡天人之變。而終不離乎象。廣大而不失之鹵。精微而不失之鑿。幽而能賁。一

而能化。融會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無義不通。無言不貫。使讀者曉然於其辭。即曉然於其象。如從舟滄海之得指南。覺人人可以學易。人人可以盡易之精。其有功於後學。豈淺鮮哉。夫明經、以致用為本。六經、以易為歸。若熟玩此書。則象與理備。而易之道得。剛柔進退。一因乎時。脩己治人。履常處變。無往不得乎時中之用。於以裁成輔相。而經綸乎天地。曷難哉。但其書既不甚傳。而士之習易者。又不過以帖括為務。故見之者或寡。於是重刊以行於世。以為學者學易之門。或不無小補云。

春秋質疑序

夏、商、之季。桀、紂、之殘暴。三代之風猶未改。至於東周而三代之勢遂大變。不可以復救。蓋夏、商、之季。亂在上。東周、亂在下。夏、商、之變。不過數端。而東周之變。遂不可勝紀。故曰、孔子懼、作春秋。竊取其義。而實見諸行事。且夫變不極。則君子之用不著。而處朝廷、骨肉、守正、行權、鋤奸、御詐、之道不盡見。故當其時。不有者履常則釀變。遇變則殺身、辱名。貽害於國家。而禍流乎數世。其賢者、貞固之操。足以維世教。妙用、足以安濟艱難。而全其忠厚惻怛之心。謀、足以肆應百出不可窮。深識、遠略足以洞其事之始終。而預操其成敗。春秋一皆筆之於書。而示褒貶。以昭垂於萬世。嗚呼。春秋以史為經。讀史而不知春秋。猶涉河而不知源。登泰、華、而不知其分自崑崙。不亦陋乎。括蒼鄭子岵思。既刻其鄉人寶水先生所著考古質疑行世。又將梓其春秋質疑以傳。而請余為之序。余受而讀之。或發經義所未著。或論其處事之當否。或辨三傳之誤。

而以為莫須有。大抵皆據時勢。切事情。確乎不可磨滅之論。夫窮經不能致用。縱析毫芒。不過經生、博士、之學。非聖人所貴。先生嘗從亡閩嶠。危亂之際。能拒悍帥跋紀之請。造備兵餉當。矢死自守。必待衍餘其兵而後歸。竄空山以歿。其出處一準乎義而不苟。則其有得於春秋可知。雖然春秋傳信之書。無可疑也。乃經義晦而傳多訛。疑生焉。質其疑而信以出。質疑、非所以傳信乎。然則疑也者、信也。無可疑也。讀者其知之。

柳邊紀略序

山陰楊耕夫。省親甯古塔。歸。著柳邊紀略。使余序。時初交楊子。知其尚志不事舉業。識高行謹。可倚任。既乎。耕夫尊人安城先生。以友義赴難。罹奇禍不悔。即耕夫可知。獨是耕夫年十三。父母遠徙遼北二十餘年。始得出塞一省。莽莽黃沙慘凜。怳惚如夢寐形容。莫辨身世之痛。悲雖仳離生死之故。摧裂肝脾。雖復聚首窮荒。相慰藉。未幾又辭去。嗚呼。天下之為父子者。至此豈亦難矣。吾觀楊子所紀道里、山川、風土、自遼金遺蹟。下迄當代職官、城堡、軍糧、之制。物產之殊。莫不畢載。夫古人著書。各有其意。如謂瀋陽為京。柳邊亦幾輔地。不可以無書。則非耕夫分所應為。如欲傳為博雅之書。或正史氏之訛。耕夫應又無暇及。然則耕夫意安在乎。噫。士庶徙茲土者。數十年間。殆不可以數計。半雜牛馬為奴。死與山魑野鬼同澌滅。人與地兩不相傳。如徽、欽、所徙五國城。究不知何處。況其他乎。安城先生為守將所尊禮。其下化之。如管幼安天下。讀耕夫之書。始知其地之詳。因知其地之因先生而後顯。然則欲其地之因吾親以為重。而不屑屑於殊方聞見以為名者。耕夫意也。不然。其意將安在也。

皇華紀聞序

源為山陰楊耕夫作柳邊紀略序。冢中丞公賞其用意。因出所著皇華紀聞命源序。源謂著書苟非前人見聞所未及。吾胥有所發明辨正。資益來學。雖號稱博雅。其書可不著。公嘗主試蜀中。既又奉使祭南海。身所經萬餘里。為用、為倫、為名賢蹤、為陵墓、為草、木、蔬、果、鳥、魚、為孝、節、為忠、為仙、釋、怪異、為文人、莫不一一筆記。上證往事之訛。下可備史氏采擇。大以闡幽。小可以資博物。而雅練潔朴。不在見聞。揮塵二錄下。且夫左氏網羅百二十四國。二三百年軼事。上溯顓頊。旁及方輿、靈脈、醫、卜。使非偏歷山川、都邑、訪之故老。搜遺文以考證其得失。烏能兼綜條貫若是。而司馬遷文章。必得力遊覽。則後人有淺陋之譏。豈以所聞猶未廣歟。公自幼才名動天下。主盟斯道者、三十餘年。而孜孜獎進人才。惟日不足。是編也。非以獵學者寡陋之心胸。而造就其才以進於淹雅者乎。苟非好學深思之士。何足以知之。

潁上風物紀序

高子孔鎔。潁上人。作其邑之風物紀三卷。傳於世。夫通都大邑。無奇傑士。縱極繁盛。無足重。十室邑。有人焉。直矣。孔鎔曰。吾鄉自來少顯達。著述才亦寡。然風物有難沒者。故為是編以傳之。我觀四方風氣。變遷固由世運。要其轉移在人。江左古僻荒徼。東晉衣冠南渡。人文始盛。閩、粵、古僻遠。南宋來與吳蜀爭衡。苟非開其先者有人。後雖有聰明才俊。何所感興以為則傚。而日趨於盛。孔鎔與余交最篤。蒲蒲焉。不露其

才。而爽豁沈朴。意念深遠。吾所與期以他日之建立。蓋不在區區之間也。然則穎上所以傳。豈徒恃此風物之紀歟。

南游日記序

山川。益我神也。魁雄通博卓傑之士。益我智也。郡縣無松柏。游可不與乎。且夫古今人軼事。四方形勝土俗。一物一枝之尋異變巧。類非鄉曲見聞所能及。然而性情、我固有之也。豈非能溫體溫耳。特禦其外之塞。以助其氣。而體以溫。譬枯骨以貂狐。其有益焉否耶。高子孔霖。放舟吳、越。踰嶺。歷七閩。西過羅浮。登五羊城。由章、貢下彭蠡。泊江而返。身所經萬餘里。性情或發於山水、險阻、怪秀不可名之狀。態耳目新於奇詭、異鳥、闃覽於偏蹟、碑碣之遺文。識擴充於草澤、英豪、劍客。多聞多識於近代宏章、麗句、亂稿、廢興始末。嗚乎。余生於燕。南不逾錢塘。東西僅得齊、魯、宋、楚之半。志在四方久矣。蹉跎羈紲。困窮莫能遂。庚午。與高子訂交燕市。別年餘。邂逅湖口。而讀其游紀如此。播酒棹扁舟。湖洄中流。砂石蹴之。嶺俛仰江山。望秋空寥沈。而慨然謂高子曰。游之不可已、如是夫。吾子行年五十有二。而其學一進。在此游也。乃余恨未與游。而世之日從事於游。以得乎游之益者。蓋無幾。仰而觀。俯而察。游乎天地以得其益者。聖人也。誦讀其詩書。師焉。友焉。所識者大。而取於物者宏。賢人也。聖人、賢人取益非遙。能者何人。願與吾子勉之矣。

大學辨業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間。而篇法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爲脫誤。而紛紜割裂補綴。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學人無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勞心於其所不急。蹴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見乎。李子恕谷。弱冠受業於顏習齋先生。知先儒之解未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說。參稽明辨。徧訪於時賢。久之。恍然於顏先生之說。乃撫先互證。爲大學辨業。以傳於世。辨而不爭。不擊。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士。孰能爲之。予嘗以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者之能事。德行、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用也。自孟子沒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分。而流弊遂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於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可不謂宏焉。顧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脩己有餘、治人不足。化譽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誼明道有餘、利天下、成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宋盡失。烏得謂爲儒者之過。然講禮不講兵、刑。尙仁柔。去剛武。繩墨以束其身。佔畢瞑坐以柔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有爲。奸究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皆非風氣議論所漸漬。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歟。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逮。身心則無虧也。即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於世。而非矯誣也。乃若後之借程、朱立門戶以爲名。而竊爲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

洪去蕪文集序

新安有奇士二。曰黃自先、洪去蕪。自先倜儻負大志。嘗欲立功萬里。去蕪貌溫色和。言必稱先王。而胸懷經世之略。兩人余皆兄事之。癸亥春。余過廣陵。去蕪盡出其文。使余論訂。嗚乎。余與自先、去蕪訂交。在己

未之秋。時天下士多集廣陵。日相與縱談天地古今之變。旁及山川形勢。暇則飲博歌呼爲笑樂。其瀉氣之盛。慨然若前無古人者。且夫天生魁偉英異之才。似不爲無意。乃往往屈折抑塞。不使稍吐其胸中之奇。消磨老死於窮巷之中。泯泯然、姓名不聞於天下。余竊悲其人抱負非常。而竟與庸夫流俗同其湮沒。然則士不得志於時。而著之文章。以爲法於天下後世。胡可少也。去蕪弱冠棄舉子業。南涉洞庭、瀟湘。縱觀衡嶽。北走燕、趙。歷琅邪。觀滄海。故其文章浩瀚無涯涘。有烟雲變態。而天地、日月、風雷之情狀。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莫不即一事一物而引伸觸類以會其全。乃自先數往來燕、齊。無所遇。不得已屈首一官。而余與去蕪羈窮隱約日益甚。於是益相與砥礪。爲文以自見於天下。嗚乎。去蕪之文。世之人或知其工。而未必知其所以工。苟其知之。則因其文以求其人。用其人以行其言。未必無日。而去蕪年方富。天下需才方甚急。則天之生之。有意無意。孰得而測其所以然哉。

遂初堂集序

遂初堂集、皖江任苑家先生著也。其文典則醇雅。不爲怪論偏詞。卓然實有關世教。五言古詩蒼勁似少陵。近體亦老氣莫敵。七言出入高、岑、溫、李。而絕句更兼蘇、陸之長。蓋先生負逸才。博學工詩。自少敏妙絕倫。遭變。隱居養親。久之。始應試。登第。晚年謝官家居。益肆力詩、古文。此所以可傳世而行久也。初。乙酉。左良玉叛。以兵東下。皖應之。城中亂。先生挈家出奔。路相失。將及門。望見賊縛其尊人。夾以刃。將殺之。先生急推墮其妻甔中。不顧。直前。身蔽父。哀泣求代。且出金以獻。賊擊其背者三。既而釋之。乃負父匍匐出。甫出。復呼曰。母安在。乃復入尋母。時匿道傍空舍中。就槍門外如堵牆。人馬喋嘯。先生輾轉劍槊鋒鏑。冒萬死。履屍側身入。血淋漓徧體。而後得母。復負以出。先生夙弱多病。顧臨大難。勇敢若此。非有至性。其孰能之。至性者、文之本。無忠孝爲之本。而以文名。皆妄也。先生藁。以遭難失去者雖多。而斯集所存。每於父子兄弟之間。纏綿嗚咽。感人不能已。豈可與今之所謂文人者同日論乎。先生築堂曰遂初。樓曰審漢。日彈琴、飲酒、課童子、種花、蒔藥、自娛。吾知先生外形骸。賤俗累。坐臥烟雲泉石。濯覽江山。而發爲文章歌詠。嗚乎。此其所得、與古之人過不及。何如也。令子蘅皋。以進士官行人。與源爲兄弟交。傳先生命。命源爲之序。噫。燕市居夫。其言亦有所取乎。即先生可知矣。

梁質人文集序

自魏叔子先生歿。而文章幾乎熄。於戲。以文章名天下。豈君子之得已哉。孔子、孟子。志反春秋戰國爲唐、虞。不得已而刪述。不得已以空言爲實用。且夫輪人、梓人、弓人、矢人之文。美矣。至矣。聖人特欽其文之美已乎。將使天下後世爲輪、爲筍虡、爲弓矢者、盡善以利用也。梁子質人、受業彭躬庵、魏叔子、兩先生門。兩先生俱負經世學。非獲用。而叔子先生則以文章顯。質人樸摯強毅。嘗從身走數萬里。欲繼兩先生志。而其文則一法魏先生。予嘗以謂文章之道如用兵。兵法不可勝窮。而禁暴亂、衞民社。兵之用也。苟不知兵法。焉能禁暴亂。衞民社。而暴亂之莫禁。民社之莫衞。兵法又奚用也。予自幼受知魏先生。先生序予文。嘗期以鄧仲華、周公瑾。乃今四十餘年。而予與質人俱落拓京師。窮且老。依人。故老凋喪已盡。行輩存者無

二三。悵悵然白頭相對。俛仰一無可爲。世情變益荒奇。非復人所料。時時握手。悲歎泣下。爲文章。呼搶天地。或痛飮酒。忼慨笑罵古今相娛樂。而賓人之文。益復沈鬱炫爛。如千金之璞。川谷鮮旰。因出其生平之文。使予序。予竊以賓人閱歷深矣。燕、趙、秦、晉、吳、楚、齊、魏之墟。西垂武威、張掖。南極滇、黔。迹之所及者、廣矣。山川、形勢。近代興亡、成敗。荒遐軼事。得諸見聞者、多矣。天地之氣之不可知者。亦既窮其變。極其致。故其爲文。莫不足以別是非。闡幽隱。維世運。斯文之緒之不墜。其在是歟。噫。經生、文士。誤己以誤天下、久矣。亦有反乎立言不朽之故者乎。賓人之文之傳。亦觀其用而已。

捐粟惠民錄序

捐粟萬石。濟其鄉之人。而不有其功。其惟古人乎。澤州陳息山先生。非今之人哉。何必不爲古人矣。晉飢。先生鄉之人無苦飢。先生鄉之人不歲飢乎。曰。歲飢。歲飢何以無苦飢。先生閔其鄉之人之飢。曰。嘻。鄉之人、家之人云爾。出其粟貸焉。貸且萬。於是晉飢。先生鄉之人無苦飢。踰年。晉有年。鄉之人計以償。先生曰。貸云者、託焉爾。賑之矣。鄉之人因以請。先生曰。吾豈鄉之人之爲市也乎哉。燬其券。鄉之人固以辭。鄉之人泣曰。公、父母也。可奈何。奔告上官。上官曰。嘻。公、父母也。臚於部。將入告而嗣之於其鄉。當其時。大司寇、先生子也。先生急使使止之、曰。鄉之人、家之人云爾。食其家之人而譽於朝。烏乎可。其辭焉。然而鄉之人誌其功於石。樹諸衢。以垂於久。曰。不忘公之父母我鄉人也。噫嘻。先生非今之人哉。何必不爲古人矣。初。明季。先生與兄侍御公築堡以禦賊。鄉之人多依之。賊攻不能破。全者衆。國初。降將姜瓖以大同叛。遠邇響焉。澤亦爲賊據。先生督衆守。招以書。碎之。環而攻。不克。旬餘解去。活者又無算。是其功不僅在一鄉一邑者也。然且不自有。況視其鄉之人之飢。不啻如其家之人也乎。噫。古之人。若先生者。幾人哉。今之人何論矣。先生諱昌期。甲午貢士。封尚書。壽八十有五。八子。孫十餘。司寇、其冢子也。名廷敬。戊戌進士。以經術文章爲朝廷所重。天下稱爲說巖先生云。

省餘集序

熊君遠寄宰河南之林縣二年。寄所爲省餘集。使余序。蓋其文移、示諭。所以哺飢煦寒。令吳黎實被其澤。而造就多士。俾鄉教化而興行誼者也。余讀之。慨然。曰。昔人謂守、令於民近且重。而史漢所載循吏。上者列國之相。次多郡守。而令長之賢者。寥寥不多見焉。豈近且重者之難爲。而政績不易稱歟。於戲。爲令之難。至今日極矣。顧畏其難。則愈不可爲。毅然身任其難。卽無一是以難我者。蓋志在苟且。惟計其利與害。則顧忌不得不多。而實心行之。不復計其他。又何善不可爲邪。林。當災祲之餘。道殣相望。流亡者過半。君下車不數月。閭里蒸蒸有起色。而端士習。勵人才。風俗翕然還醇。且夫今之爲有司者。率以官爲傳舍。苟得上官之歡。或循資格。致通顯已耳。所患唯在官之得失。而朝廷設官教養之甚。不但漠然不關休戚於其心。且借口時勢之難。以爲斷然不得行其志。今觀君之治林。濯以詩風。撫以惠政。無一不從欲以理。又安見其難爲。而卓茂、魯恭之績。不可復見於今日也。然則是編也。其所係天下之重何如。固不獨區區爲一邑之治而已也。於是重爲之序而歸之。

華崑皤海外尋親詩序

無錫陸紫宸。介其友呂愉令訪予。時予與紫宸交甫三四月。謬爲紫宸所推許。而愉令則曰。吾聞子立言可不朽者。吾今竊有請也。蓋其表弟華崑皤之父。客臺灣。久不歸。崑皤忽夢父疾且不起。將而流淚。告其祖母、母。立辭家。踰嶺。涉海。尋之。至則父方寢疾三日。竟不起。含斂如禮。扶其柩以歸。予聞客眞州。聞徽人吳翁者。其父明末服賈西川。亂數年。無音問。翁與其弟寄養姊夫家。晝夜號泣。亂稍定。欲尋親。時翁方十四歲。姊、姊夫力止之。不聽。蓰酒長跪。再拜姊、姊夫。曰。吾決志尋親。生、奉以歸。死、則歸其骨。骨不得。吾亦不返。以弱弟爲託矣。去凡四五年。竟得其父遺骸。歸以葬。予聞愉令言。欷歔久之。爲述吳翁事。而愉令又言華子之扶柩歸也。人皆勸其火以歸其骼。華子仰天歎曰。嗟乎。是使我不得立天地爲人。乃其去時。遇颶風。幾不免。及歸安瀾。乘風直過廈門。予嘗以謂孝弟通於神明。非聖人欺世語。顧不誠。未有能動世之人。或迫於不得已。或因之以立名。或強爲善。而非出於自然。遂以格草、木、蟲、鳥、蛟、神、鬼。爲曠世不數見之事。今華子涉溟渤。鯨波萬里如平地。果爲希世之行否也。愉令出同人所爲詩歌。使予序。予因晋其言於首。并及吳翁。使附以傳云。

吳萬子詩序

高沙吳萬子。好學工詩。於父子兄弟間。每多仁厚溫醇之旨。而流民行、鄉民謠諸作。惻惻鬱勃。居然古歌謠、樂府、之遺。子嘗以謂詩者。其於情而感於物。而陰陽詘伸之理。萬物之情狀。人事興衰得失。莫不相通相應。而可以興觀羣怨。事君父。且夫一室寢處。哀樂之端無由見。一旦烟、雲、風、雨、變態呈於前。絲竹、百鳥、之聲入於耳。草木、奇樹、山川、荒林、破冢、長弓、大劍、形於目。於是油然思。物然而作其哀樂。而或歎或喜。音以其情應乎外。夫豈一而情殊。情非存乎未有聲之先哉。萬子嘗言。有明三百年。唯崆峒得詩人之旨。而後人切切焉於句字開讓之多見其不知量。夫格調句字。不肯相襲。別開蹊徑。以造奇出新。固作者之能事。然皆存乎既有詩之後。如謂詩必變而後工。徒求其變而忘其本。而究其所謂變者。不過取古人已變之調。而躡其後。其去不變者。幾何。嗟乎。格調之新。無難也。就情景寫其眞。不屑屑襲前人語。而自抒胸臆。未有不新者。萬子詩既得其本。又不必變而能新。吾不知其於崆峒何如矣。

居業堂文集卷十四

序

周生詩序

余友周生、十二三歲卽能詩。積二十餘年。出所著若干卷。使余序。余與周生爲童子時。好戲好爲戰鬬、攻守、坐作之狀。或刻竹木爲弓矢。習射、校勝負。余聞苦誦讀。背父兄卽大言曰。男兒從戎取富貴。安事詩書。嗟乎。童稚狂言。無足道。顧丈夫事業方大。區區文字。何足爲短長。生才甚敏。賦詩、文手立就。而時出驚人句。卽錚錚自命作者。多屈服。然余觀生。似不欲以詩見者。顧往往爲詩。詩益多。則又何也。且夫豪傑之士。其方寸經營。常在天下。務爲有用之學。不肯以詞章博物分其志。志專、則力厚。力厚、故得諸心者精。而見諸事業如探囊。嘗念詩至今日。可謂極盛。風氣所尙。作者殆徧天下。以至戎馬之夫。荷疆場重任。亦沾沾以吟咏爲能事。收召文墨浮浪之士爲名高。而經濟之學。懵然不講。致墮功喪名。身死而禍天下。是卽直追三百如陶、杜。奇逸如青蓮。亦無足貴。況遠不逮。而於詩人之旨。萬無一得也。周生性亢爽。每思以功名顯。而鬱鬱無資身策。妻若子不過三人。饘粥常不給。終日坐窮廬。出則悵悵無所合。年將四十。旣不用於世。不得已爲詩。詩益多。無足怪。使一旦得志。嶄嶄克自見。吾知其固將黜虛文。崇實用。必不肯以詩人終。而或者讀周生詩。謂余言不然。則試取生與余童子時嬉劇事而觀之。而又何疑乎。

劉雨峯詩集序

安宜劉雨峯樞部。以其詩集使予序、曰。吾與子交。三十餘年矣。今且老。吾生平悉見於詩。子不可以無言。初、予年十四五。與雨峯交。雨峯詩旎流自官。有庾開府、何水部之遺。未幾。一變爲悲慨、蒼涼、跌宕之調。蓋時時與故老、遺民酒社、爲世外交。所談者多興亡之事。羈旅無聊。傷心之語。惄然有動於衷而不覺也。旣而官京師數年。厭苦之殊。人事之情狀。閱之旣熟。則又變爲蕭然淡樸。如天高泬寥。水石澄寒。一碧於戲。天之道日變。天日變於上。人日變於下。乃其變也。日趨於無所底。而君子之學。則愈變而愈上。蓋天人之變者、氣也。君子以其不變者、持其變。持之之力、則矯之。矯之不已、其變不已、上乎。予離安宜。二十有四年。丁丑重過其地。父老盡矣。同學皆老翁。或已歿。少者抱孫焉。閭巷多不復識。而雨峯道氣如故。酒酣追話當年係事。月白溪寒。自吟其詩。慷慨欷歔泣下。噫。人生聚散。今昔之感。何如也。顧雨峯風雅之變。惟其正。時變而不與之俱變。非詩之所以爲變乎。予所序雨峯詩者。如此而已。

蔣虔臣詩序

古之人。無論出處。莫不有友以爲輔。同道相濟。同志方相成。故觀其友之盛衰。而其生平大可見。宋玉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夫以坎壈失職之士。又無朋友相助。廓落羈旅。悲可言乎。此予讀蔣子虔臣遺詩。不禁慨然馬而流涕也。虔臣爲人雅粹。與人交。眞意纏綿無所間。其詩淸微溫厚如其人。十篇之中。朋友贈答居六七。蓋以朋友爲性命者。予少竊自負。視天下事甚易。每以士非賢俊將相奇才。無足與友。其與虔臣及劉繼莊諸子訂交時。去少壯不遠。意氣嶽嶽相許。卓立千古。砥礪名行。思雖先生無相負。而同心膽。其舉功名。顧予生平所稱至友。不過十餘人。其最契如虔臣者。最先死。十餘年閒。相繼死者半。散而歸四方。與變而失其初者亦半。而予窮且老。倀倀然獨立。感愔無聊。四顧徬徨。無一與耦。嗟乎。天之所以窮我者。已無不極其致。而其友之衰。又如此。則予之生平。不大可悲乎。虔臣古詩。淵源漢、魏。而參以唐近體。取宋人之華。而追蹤皇甫、盧綸、李嘉祐。要以眞性情爲詩。不徒以淸詞麗句爲工者。予每寢處窮廬孤館。披卷一讀。心傷涕落。欲爲之序。不能就。久之始成。顧其詩之工。讀者自知之。而予則述其生死之情。訂交之誼。以見予與虔臣之交。其所重固自有在。而不在區區文字之末也。

宜人軒詩序 代

鄞有前孝廉謝公車不就。隱居十六年而卒者。曰董天鑑先生。先生卒又十六年。余出都中。途得其宜人軒詩讀之。慨然執卷而歎曰。嗟乎。名節之於人。甚矣。近代文人。往往毀名敗節。顧欲以詩文傳不朽。忠孝旣無可託。不過風流藻繢相高。或遊客門。支離悠謬爲高。甚且嗜殺其君親。以自明其無過。且夫陳容末死。臧洪孰知有容者。而陳琳才名動天下。豈容所敢望。及容一旦慷慨殺身就義。名烈烈當天壤。而琳則輾轉袁、曹閒。逢人獻技。取媚悅。是琳之才。不足易容之節。明矣。況遠不逮琳。而喪廉恥、壞名教。更出琳之下者。先生登丙子賢書。癸未中副榜。與同邑萬履安、陸文虎、諸君子偕隱。博涉書史。爲詩一往孤淡。不屑屑古人。而詞深旨微。令讀者儼然如見其人。夫陳容無一言著述。而下視琳等。且數倍。況氣節文章並重

知孔文舉，則其去琳乎百倍蓰而烏可以數計，吳門徐昭法先生，以壬午孝廉，隱靈巖，不出四十年，近撫軍湯公，屏儀從，徒步往，叩門曰，巡撫湯斌來訪徐君，先生應曰，他適矣，急越牖辟，湯公歎息良久去，予恨未識先生面，而先侍御公自乙酉歸里躬耕，不與世事，相與朝夕切劘問學、砥名節者，則同邑張孝廉耀仲、北平梁鷦林先生，兩君子皆高隱不仕二十年，閒先侍御與兩君子相繼歿，予小子不肖，不能率先人訓，今以奔軀無狀，削髮歸，而江南北老成凋謝殆盡，感念存歿，俯仰今昔，讀宜人軒詩，能不低回歎息也。

張梓庵詩序

詩多得諸行役，何哉，情所觸也，孤子怨女，足不出閭里，閨閫高人，徜徉畎畝，巖巖盤澗，往往以詩傳，而詩輒工，則又何歟，且人之為詩，其胸中各有鬱迫不可明言之隱，低回百折，發於聲者，亦有不可強之調，觸境而情生，原不存乎境，乃觸吾情者日以多，而供吾詩之用者，無所往而不得，此道途行役之詩之所以多也，吳門張氏二子某、某奉其尊人梓庵訓，幼業帖括，舉古工詩文，為人忼慨尚義，喜交游，梓庵以二子既成立，乃出游之魯、之齊、之宋、鄭、梁、豫，北走燕，渡滹沱，觀居庸、倒馬之勝，南涉湖湘，望衡岳，踰嶺，入番禺，身所經萬餘里，興會至，輒為詩，淋漓悽惋，各隨其情之所感，而不屑屑摹擬古人，既而聞天台多藥草，乃往游之，登赤城，觀瀑布，東眺滄海，下雁蕩，攀寒明，尋劉、阮遇仙處，劚黃精、蕨根而食之，慨然曰，我年六十，所遇如此，今當長往不返耳，會二子急其友之難，陷於獄，大難作，家悉破，梓庵聞之不為動，徐曰，死生、命也，吾兒死友死義也，吾何恨，未幾卒於雲巖山，時某亦釋出獄，舁歸之，而某從獄中集其遺詩，寄其友某。其友某屬余道其生平，請余為之序，其詩幽騷悱惻，而情之所感，一往孤清，可想見其人，然余更有感者，梓庵伏處三四十年，抱其志，煢煢然以老，又見其子陷刑辟，身以客死，而其子痛其親之亡，無以伸其終天之恨，乃表其親之遺詩，欲借以傳其親於不朽也，亦可悲矣，於是為之序。

朱字綠詩序

今之詩人，多取宋人糟粕為新奇，予於蒲坂旅店，壁上見宿松朱字綠過韓侯嶺詩，和予友智雨幽作，譏力甚偉，至闕中，讀其詩，竟日不釋手，臥枕上，夢魂飛動，蓋得昌黎之骨，而兼鍊之工，直追顏、謝，至序事之妙，尤卓然迥出流輩上，予嘗謂司馬遷不為韓信存疑，直序其與陳豨語，於鍾室之上，荊卿刺秦王不中、曰，吾欲生劫之，以報太子，此英雄欺人語，乃序諸太子丹定謀之初，皆遷作史無識處，予嘗作荊卿歎，發其隱，而生平最愛李西涯擬古樂府，微言婉義，足存千古是非之公，蓋詩之道，與經史相表裏，夫豈獵夫不工者以為工，沾沾字句之末者所可語，字綠曰，戴田有勸予肆力古文，不必復為詩，田有古文，同人中予最所推服，斯言也，其以字綠詩既足以傳，欲其專力古文，而并望其文之傳於後歟，抑有慨於今之為詩者，而恐字綠蹈之也，乃予觀字綠之詩，即不必為古文，亦足以傳矣，況其古文取法眉山，崢嶸有氣勢，更進而求之，而其傳、何疑也，然昌黎之詩，向疑以文掩，吾恐字綠之文工，而詩之傳又其餘矣，夫字綠之詩，今之人無或先之者，恐與其文並傳，乃昌黎詩不及李、杜，而文起八代之衰，則其文終有過於其詩也，其詩曰，餘事作詩人，此田有為字綠期者乎。

張采舒詩序

吳門張采舒，義俠奇男子，以事僑家關中，予聞其名十餘年，甲戌秋，入關，采舒客鄜州，聞之，亟歸，館其寓樓，各傾吐平生所懷，凡十晝夜，哭歌相雜也，予初意采舒必偉豐幹，瞻視非常，持論雄快不羈，及見，恂恂不勝衣，視常下，言語溫溫，不踰聖賢之矩，而其詩和平惋鬱，有蘇、李、陶、靖節之遺，於戲，天下魁奇非常傑士，激烈消磨於患難，窮餓老死者，何可勝數，采舒年未四十，其性情學術如此，是豈終其身困窮，一無所表見於當世者，張觀察子某以予歸，約同人偕予為華岳之游，既戒途，不果，采舒跨馬從予東，曰，吾送子一游青柯坪可乎，於是途中攜其詩讀之，往往如簡兮、苕之華、諸什，益知其生平，概見於詩，予把酒朗吟，夜深不能釋，及至岳麓，仰視奇峯倚天，森森崢崢，從張超谷入，雄秀詭麗，不可名狀，數里至希夷峽，日西跌，又聞青柯坪無居人，乃返，而采舒為予言，峯頂險絕處，道士嘗置大鼓，高丈餘，登者至，則擂鼓助神威，仰客，客登，當半，異士宋釋之見之，立擂碎其鼓，并道傍石佛像，悉舉而投諸壑，又有孫少先者，挾異術，游道於此，乃采舒與予同宿雲臺觀，謂予曰，子行矣，吾明日將窮三峯之勝，凌晨，予別去，回顧翠峯，鬱蒼蒼勃萃，白雲滃然峽中起，行至潼關，念采舒必將窮幽歷險，行吟而上，或遇異人如宋釋之輩，與抱英雄之略，遁迹神仙，長往不返，如希夷先生者，未可知，他日讀采舒詩，其所以廣予聞見，而開豁動盪其胸臆者，當有以乎。

北省稿序

予齋壁懸莊烈賜楊武陵督師詩，鐫刻，而先人畫像掛於傍，劉樞部雨峯之子席待訪予，瞻拜，嗟嘆良久，為五言長歌贈予，意深長而沈鬱朴茂，氣骨在少陵、昌黎之閒，嗟乎，有以也夫，予幼隨先人寓寶應，予兄歿公，偕予與雨峯為兄弟交，予師梁鷦林先生亦寓寶應，父師皆以患難，九死餘生，寄栖他鄉，晨夕歌哭，淋漓悱惻，予兄弟日侍左右，其習於感慨無聊，不平宜也，乃雨峯初未嘗有是，而其詩往往忼壯激越，悲焉有凝從中來，不可斷絕之意，且夫今之挾策入長安者，莫不為詩，其才思清麗，踔厲者，亦時有，而席待超卓不群，有如此，嘻，流水出河北，既入於河，宜隨河流東下，乃絕河而南，瀠為滎，而東，自注於海，非源有不同乎，庚午，雨峯五十，予為文贈之，憶予與雨峯訂交，甫成童，而予父子兄弟與劉氏及喬石林侍讀俱三代交，甲戌，石林來京師，以所撰邑志示予，備載當日同游諸賢，屈指什亡八九，相與欷歔嗟歎，未幾，石林復歿，今席待年且三十，藉藉才名動京華，雨峯為予置酒話舊，酒酣，悲歌嗚呼，不能已，而席待謂予父兄形容顏記憶，予感悼泣下，既而以所著北省稿使予序，嗚呼，予與劉氏父子之交何如，俛仰今昔，固不能已於言，又況其詩嶄焉卓傑，性情逾出流輩之上也乎。

京華集序

京華之人情風氣，每閱二三年一變，變即有古今之殊，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潛江朱子侮人京華集，乃五人長安所作者，侮人詩最富，清華朴茂，格調遒上，神合乎古，而不襲其貌，蓋自幼從其先人石戶先生學，辛酉貢入成均，從大司成家漁洋公游，而其為人，安厚和讓，無疵可，自

卿大夫以及布衣之士之能文者，莫不與之交。乃予自乙丑返都門，迄今十五六年，道誼之友，凋謝殆盡。鄙吝齷齪之徒，以安於世俗爲得計者，往往而是。及見悔人，相與握手抗慨太息，而悔人與人交如故。日廣謳游倡和無虛日。詩益工，而學多和雅之音，無感激不平之調。噫，人之性情學術，相去烏可以數計哉。是時，家漁洋及吳廬二公，並列六卿，以德望文章，維持世運。過悔人，益厚獎勵士類，日益力。二公非持於上，悔人與二三同志倡率於其下，相與力挽澆漓，而復之於古。然則讀京華集，知其人，初不知其世者，論其世，不更可以知其人乎。悔人出爲縣令，雅最宏廣，其惠化所及，將必有以移風易俗，然而士君子之遭逢，與閭閻疾苦，有志者，千古同悲。讀陶淵明歸鳥，元次山舂陵行諸作，又何能不慨然掩卷而三歎也。

辛野集序

洛陽康孟謀孝廉，詩用意深厚，得風騷之遺，結體雅健高華，瀏瀏然，御空盤之氣，非雄千古，方諸近代，其西涯、北地之流歟。韓淮陰能驅市人而戰，假令借兵諸侯，囊沙背水以破敵，顧以借兵不武，而譏其不足以爲將，是騃孺子耳。餟裳叟之嘗咤嗣，何以異此。且夫裳叟欲驅天下以從己，而自爲名，不得不自立一說，以新天下之耳目。欲新天下之耳目，不得不力排前人，謂其說之不足以相從，然後可使天下舍彼而從我。於戲，將辟立其說，固非可妄爲大言以欺人者。嚴滄浪、高廷禮之於詩，雖未能探其本、窮其變，然其於唐也，會心遠矣，用力勤矣。所見既真，而論亦確矣。其於後學，不爲無功矣。裳叟安能箝而出其上。既不能出其上，乃欲別開一徑，以爲天下宗。勢不得不遁而歸於宋。然則率天下以趨於宋，不但盡失三百之旨，并唐人之格調亦淪胥以亡，而不可得。誰之罪耶。癸未，予入關中，故人張采舒爲予言孟謀，越歲春，訂交夏陽，得盡讀其所著辛野集。孟謀爲人朴雅，工文辭，卬然有以自下。家貧砥礪廉隅，不苟爲去就。其學篤實無欺，其詩於忠臣、孝子、高節、烈行，往往低回嗚咽，三致意焉。噫，忠孝，詩之本也。名節，詩之幹也。勸賢、勵不肖，詩之華也。正其性情，以正家國天下，詩之實也。裳叟何如哉。學者讀孟謀詩，亦可以興，可以觀矣。

屈翁山詩集序

南海屈翁山先生，以詩名天下，久矣。其生平奇節偉行，予亦熟聞之，獨恨未讀其詩集之全。乙酉，來南越，適錢塘沈子方舟，選嶺南三大家詩。翁山也、陳高士元孝、梁太史藥亭也。予嘗以謂詩人徧天下，而詩亡。詩非亡，亡於詩之本，與所以詩之故。執伶人而使之歌，授之管弦而使之和，未始不成調，若詞以五聲何所出，六律何以正五聲，則茫然不知其所以。且天下何事不有其本，與所以然之故。失其本而逐其末，不得其故而但得其形容，其不失之捫鍾捫籥者，幾何矣。方舟以翁山詩使予序。翁山之詩，原本忠孝，根據漢、魏、樂府，包羅六朝、三唐之勝，而自寫其性情際遇，大醇無小疵。直闖宋、明諸作者上。自吾師梁鷦林先生外，僅見此君。此集出，紛紛作者，庶幾然反乎。然而未敢必也。知其故者，蓋鮮矣。於戲，難言哉。予少見翁山於廣陵，未深交。後見藥亭於高沙，讀其樂府，竊言人不解所謂。予獨能解之。而十四五歲，於魏和公先生簾中，見元孝日本刀及崇禎皇帝御琴歌，讀之起舞，因錄存之。至今稿猶在。予序翁山詩而兩先生箴可知。乃予又見曲江廖柴舟詩，新警雄逸，亦非今人所能及。方舟、識者也，何其采而傳之。

李蒼存詩集序

李子蒼存，陝而西，與予交十餘年。己卯，始贈以詩。前此，交未深也。於戲，交易言哉。道義深矣，豈言夙矣。朝榮而夕變矣。昔稱爲兄弟矣，之以明卿，貧賤相依數十年，一旦稍稍得志，和乘如道途，豈有心若是哉。世風不古，庸流疑逐卑汗，與道義日遠，則與道義之交日疏耳。蒼存負逸才，自弱冠以詩名天下，溫雅和厚，如其性情，而不爲矯飾。且夫滋成隸盜之音，其性情何如乎。亦道其眞耳。今之詩人，其性情之眞，不可道也。穿窬而爲於陵仲子之言以欺人，尤不可以言詩也。於戲，長安一二故人，與予都絕，唯日雜酒徒，落落酣歌市上，而蒼存則時與衣市酒，邀予痛飲，縱談今古，醉則笑罵近代詩人，爲今所宗爲百世之師者，相爲詆譏。而蒼存乃出其所刻後湖編年詩十六卷，使予序。夫蒼存，古道如故也。與予交久而益篤，而讀其詩，見其人也，因蒼存詩行乎世。予之序，欲其傳諸後，亦唯序其詩之所以傳，以毋負蒼存使予序其詩之意。而又爲可以其性情之眞，爲今之詩人道也乎。

陳健夫詩序

三百篇後，詩莫盛於漢。漢作者無多，人人不過數篇、數十篇而止。噫，此所以爲盛也。物有以少爲貴者，珪、璋、特、琥、璜，爵六朝多於漢，唐多於六朝，宋又多於唐，李、杜千篇，而宋人動以萬計。且夫金玉少而鉛錫多，以鉛錫之多，爲盛於金玉，有不笑其愚者乎。陳子健夫，詩名都下數十年，南遨嶺表，東與越，其詩傳播無限。獨怪其西峯草堂詩，蒼深瘦勁，嶄嶄然爭衡於古，不肯下同流俗，又怪天下魁閎瑰偉之士，莫不嘖嘖稱健夫，而今所謂名士者，往往擿其短而詬病之。則健夫固不可與今之詩人同日語。嗟乎，小人害君子，庸夫妒豪傑。其來久矣。然小人雖與君子爲仇，猶或收招豪傑爲名高，以盛其黨。庸夫無小人之才，而有其肺肝，徒心害豪傑之能，造作語言以毀其名，而使之不得志於天下。故屈平逐於楚，鄒陽幾斃於勝詭。有詩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昔人所以致歎於巧言巷伯之篇，而流連反覆不能已也。健夫廣交游，贈送酬唱，時出性情相與，乃數十年來，其得失之數，應亦有憮然不自釋者。且詩人之盛，至今日已極。苟有好事者數十輩，分立五達之衢，呼詩人而識之，每處以車計者，應不下千餘乘，然則此中可以求詩人，而寄之肝膽也乎。吾願健夫益斂其才，不與時人競，息交絕游，擇人而後友，將見溫柔敦厚，而詩益深，廉直勁正，莊誠，而詩益潔。健夫之詩之傳也必矣。

夢月巖詩集序

詩未亡也。余讀呂元素先生詩，幸焉。或曰：今之詩人盛矣，亡乎。曰：今之詩人盛矣，亡也。鄭、衛盛而韶亡，莠盛而苗亡，穿窬之道盛，而君子亡。蛙鳴、蚓鳴、梟鳴、蟪蛄鳴，而鸞鳳亡。先生故大司馬忠節公之後，惟孝、惟忠、惟直、惟諒、惟義。夢月巖集所爲作乎。傳曰：言者，心之聲。觀其辭，知其人。誠，雖信其忠也，浮，難信其質也。媚，無所不可爲也，諛，蓋惡之心，不可問也。先生意存忠厚，故其辭悱惻而幽解，志潔行芳，故有皭然泥而不滓之概。不苟同於流俗，故其調高而玉爲和，金爲節。余嘗謂人曰：優孟之眞，不如叔敖之假易辨也。叔敖之眞，更勝於優孟之眞，尤易辨也。然則夜光耀，而魚丸不足以溷珠，君子道長，而穿窬不足以賊世，雅

齊作、鶯鳳鳴。而淫蛙、梟、蚓、偷足以亂天下之聽也乎哉。予故爲之序。

姚息園詩集序

予初聞姚少保雄才、（名啓聖，浙閩總督）慕之。少未獲游公門。丁亥。公之子息園。以上郡司馬卓異。來京師。晤予友張子少文寓。息園爲人魁秀靜雅。負逸才。其詩落落焉。風流自賞。予悅之。遂訂交。予嘗以謂詩之道不一。以我爲詩。則詩之消得。而淺深高下無非宜。以詩爲詩。則得乎此失乎彼。知其一。不知其有他。而昧乎所以詩之故。予每與少文論詩。歎今之可以言詩者寡也。及與息園交。往往縱飲聯吟。走風雨。酣呼爲樂。一日。談及關中形勢。予慨然曰。嘗見商君說秦孝公。以爲秦之有魏。猶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併秦。即秦併魏。惜然莫辨所以。後親歷其地。乃知險阨盡在河東。秦無河東。則函關之險爲虛設。故秦取安邑而六國平。魏武渡蒲阪而馬超、韓遂、破。非形勢使之然乎。時將雨。雷殷殷四起。予半醉。鎰囊。息園滿引觴予。笑曰。此豈書生所能言邪。因出其塞上詩示予。悲涼抗壯。颯然如聽鱗沙刺雪。而橫槊賦詩之概。固非徒才士所能爲。然則息園爲人。蓋可知矣。嗟乎。予聞少保公奇謀偉績。如韓淮陰驅市人以之戰。如陳平縱反間離敵之腹心。如李德裕籌邊指掌之間。如李愬用敵攻敵。而猶強如折朽。投之所往。莫不談笑成功。百發而無一失。而公初不以文章名天下。賢者其可測乎哉。少文曰。息園彷彿少保遺風。屈於時。不得展。他日勛名。其可益乎。人但知其才華贍逸耳。予曰。嘻。有是哉。是可以言詩也矣。乃論訂其集。爲之序、而歸之。

汪澹洋詩序

易、簡道也。雖然。大樂必易。樂、易言哉。鳥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知樂者惟君子。易簡之貴。下里、巴吟、之謂乎。予常怪宋人知尊少陵。而不襲元、白。錢儀卿謂蘇、黃、盡失唐人之體。自爲江西宗派。亦元、白、之流弊耳。然則爲詩者。務使老嫗能解。風雅之不亡者。幾何矣。吾友汪子澹洋之詩。體堅而味腴。沈鬱樸老。一宗少陵。近日詩人中蓋寡。夫近所宗者、宋也。學宋易耳。結構鍾錬。舉無所非而出語即爲詩。詩如是。豈不甚易。顧詩者、意爲主。意之所在。委折以出之。惡其直也。和平以發之。懼其盪以厲也。參伍以錯之。欲其變動而不拘也。詘伸俛仰。離合以盡之。恐其流而不能收。滯而不能達也。而又充其氣以運之。誠其迹以隱之。希微幻化。沈深光怪。於以道人心之所難言。寫天地萬物之情狀。要皆出之自然。而非宋詩之所爲易者。嗚乎。不有汪子。大雅不幾乎熄哉。戊寅。予客南州。日與汪子高歌縱飲爲歡。暇則談詩。予既深服汪子之詩。而汪子亦不以予言爲謬。歲暮。方舟過吳門。往往推篷對酒。縈天月明。灘流夜寒。聯吟夜分不輟。予向在京師。曾聞顧子小謝言詩。深得古作者之意。及至吳。爲其家。索其消夏錄讀之。其於古人命意、立法、脩詞。莫不心會其微、而闡其奧。皆近代詩家不之解。而未嘗稍涉其藩垣者。澹洋比鄰處。時往來談詩。予謂澹洋曰。今日詩人。小謝外君所許者有幾。澹洋笑不答。然則詩豈易言。而詩人自有眞。其所見。皆可爲流俗道乎。澹洋使予序其詩。因爲述其見如此。而相戒不以示人。嗟乎。當今日而欲起衰振靡。舍二子爲從焉。吾又不敢不以之示人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五

序

程仙驪詩序

程子仙驪工詩。能文章。予游懷安識之。其人秀卓儻爽。善談論。交甚歡。相倡和月餘。請予序其詩。予曰。我昔與子度西津之橋。登白雲之樓。坐茂樹。聽鳥音上下。而俯游漫。詩之道不在是乎。且夫常無有者化也。惟人取而不竭者疑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莫開者慧也。呂東萊所謂聲轉機回。虛徐容與。至理自遇者。子非有意於是哉。吾觀子之詩。淵適上達。昏然合萬物於性情而未有極。其遡乎域而未嘗忘其意之所自出者。特有待於化者存也。嗟乎。惠施逐物不反。日勞勞於雞三足、火不熱、山出口、龜長於蛇、之辯。不能浩浩乎與造物者遊。而貽蟲蠆之誚於天下。其與陋儒區區門戶聲伴擬拾綺琢爲詩者。果孰異而孰同歟。懷安小邑。環山。宜鶴邑。山溪清邃幽蒨可悅。西津橋近郭勝境。有山門洞者最奇。欲往游。不果。予詩未工。不足以紀之。而言若此。又仙驪之所笑也。

北行詩序

錢儀卿謂詩在妙悟。而以入神爲極致。神妙可傳乎。或曰。自然耳。謳謠石竹金絲之聲。何一不出之自然。麗調入耳成聲。不必合乎節者之莫非神妙也。豈其然歟。程子腦村爲人雅粹淵曠。北行。得詩若干首。予

受而讀之。謂洪子去蕪曰。子深於易者也。妙萬物而爲言者易也。獨易也歟哉。洪子曰。然。予曰。嗟乎。臞村其知之矣。其音節清舉。妙合乎自然。詞婉而意腴。讀之者油油爾。梅聖俞所謂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情。見於言外。臞村蓋深得其旨者。乃予與臞村飲酒京師。酒酣相觝角。予得驍。翼勝。臞村持鉅觥脫帽速引十餘。不稍屈。及予來廣陵。偶以病酒不能飲。臞村謾陵大叫嗤予。予不勸。則瞬然自飲數十觴。投袂起曰。君不敢留我壁壘矣。噫。對其人如飲醇醪。而意興之豪又如此。其詩殆亦有不測之神乎。

燕齋近草序

韓觀察霍岳赴官江西。予遇之廣陵。出所爲燕齋近草示予。蓋出都至歷下紀游詠懷之作。其絕句六十首。風韻逾上。得龍標遺意。予與霍岳爲布衣交。握手燕市者十載。霍岳雖官郎署。而與予二三酒徒日洗飲。放歌呼嘯。睥睨一世。發爲詩。雄肆蕭淡。落落焉絕塵氛而上。於戲。霍岳之志何如哉。予嘗以謂情見乎詞。而根於志。白香山身居顯榮。而詩清老淡樸入妙。蓋志不同於流俗。卽與世浮沈。不難自見其眞而不染。霍岳奕奕京華冠蓋。今且爲憲千里。而詩益清新。蓋其爲人倜儻豪逸。頎然諾。意念之深。有非世人所知者。予把卷朗吟不釋手。飲酒申旦。而其詩有期友人卜鄰白下之篇。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又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吾移家江左之志久矣。霍岳其我友也。舍霍岳誰與謀之。

聽雨軒詩序

予幼讀李賀春坊正字劍子歌。及夢天天上謠諸詩。軒然起舞。故酷愛長吉詩。或曰誤矣。詭誕非正也。惑焉棄弗讀。久之。讀漢魏樂府。乃知長吉章法。一本樂府。人不知其章法之奇。惟字句是怪。陋矣。新安程借柳謂予曰。吾友吳鏡秋。今之長吉也。及晤洪都。則以所和長吉十二月樂府示予。宛然長吉。乃讀其聽雨軒詩。則又大半出入靑蓮。而近體多錢劉風度。噫。鏡秋其善學古人哉。予嘗謂學古人者不可無我。有我則可以彼。可以此。而我自爲我。無我則眞宰既亡。僞古人耳。古人無煩我之僞爲。而又冒之以我。不亦惑歟。予生平略能知古文之道。惜窮於遇。不獲殫力造其室。以自成一家言。今讀鏡秋詩。不能不流連而三歎也。

游仙詩小序

趨冥而化。詩之窮也。比焉與焉。孰知之哉。而知者自知之。何敬祖云。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非游仙詩所由作乎。世以溫李並稱。誣也。義山詩也。飛卿猶詞。不可以言詩也。今之效西崑而徒以綺麗爲工。非買櫝還珠者乎。尹生半樵爲游仙詩三十首。託懷於西崑。工矣美矣。蓋有意焉。噫。道之不講。烏睹所爲趨冥而化者哉。澄埃風而上征。登閬風緤縣圃。求矩矱之所同乎。留不死之舊鄉乎。讀者其知之。

燕游詩序

今之詩人。學宗蘇陸。佳者亦頗清麗快爽。但皆如一人所爲。予讀今文尙書二十八篇。篇篇迴絕古文。文從字順。一而已矣。以虞夏商周千數百年之文。而若出一手。眞者當有是乎。廖子若村。弱冠抱逸才。爲詩英姿溜溜。其來京也。以燕游詩示予。予嘗謂明之王李倡七子社。天下靡然從風。可謂極盛。而徐文長獨

矯然絕出倫輩。不肯與伍。眞軼群之才。今讀若村詩。其得意處。作者豈能相尙。而雅度沖穆。風神遒上。所謂秋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者。乃廖子所以異也。夫以廖子之才華。足以動公卿傳當世者。夫人而知之。乃予獨賞其所以異。豈以異者今人同者古人邪。異而同。同而異。古今人必自有分邪。晏子曰。據亦同也。烏得爲和。然則古人所尙者。和歟同歟。廖子其知之矣。

蔣虔臣詞序

文之體日變。體既變。各有其體。所宜與否。異耳。概而爲之。不善也。雖然。異而同。眞而已。余夙不善爲詞。然略通其意。讀金壇蔣子虔臣詞。清絕一往。曲暢其衷所欲吐。而運古設色。天然絕去雕飾。夫詩古文之妙。不猶是乎。然世所謂古文大家。率拉雜苦寫經傳語之有根據。一字未能驅遣。不知其文章何在。如猛將千數。衛車突騎甲士以萬數。而大將茫無指揮。楩枏髮石山積。而一無結構。謂之韓白公輸復生。寧有是乎。且夫眞者性情耳。虔臣友誼最摯。凡贈寄酬答之作。眞氣纏綿盎溢。夫詩變爲騷。古詩變爲律。爲詞。爲曲。體雖殊。而其傳於後不殊者。豈有他哉。世之爲古文者。讀蔣子之詞。亦可泚然汗下也矣。

崇淵閣遺詩序

崇淵閣遺詩。嘗觀齋太史元配武孺人作也。孺人賢而能文。觀齋乙丑成進士。孺人以前一歲卒。觀齋痛之。每爲余述其生平。輒涕下。而出其遺詩使余序。余竊見近所謂才女。亦往往而有。無論紛飾虛華不足信。卽有眞才。其以賢行並稱者蓋無幾。孺人之詩。大抵爲草卷耳之意多。而清微淡樸。有遺世之致。蓋其德有大過乎人者。孺人事舅姑孝。姑疾。侍湯藥不解帶五閱月。疾篤。割左臂肉療之。不起。而哀毀幾滅性。後歲時家宴。輒泫然曰。吾姑何在。吾不克侍吾姑。吾何生。伏几嗚咽不能起。左右皆哭。往往罷宴。觀齋嘗與叔弟過齋。叔偶疾。孺人聞之。寫書觀齋曰。手足之情。疾患時尤切。想君以老父之心爲心。其況瘁可知已。觀齋夙以孝友稱。因孺人而名益著。嗚呼。詩之本亡矣。學士大夫率以詞華相競。乃孺人之性情如此。又得梁孟遺蹤。所以片言隻字。皆得二南之正歟。初孺人無子。爲觀齋置側室。口授毛詩卒業而後進。復無子。又覓一女。他方及至。未登岸。聞者麇至。嘲飲孺人曰。此女未知佳否。恐爲人嗤。奈何急肩輿往視。親爲作髻。易其妝。脩飾之而後入。賓朋哆然驚歎。羣拱立。長揖孺人輿前。大聲爲觀齋稱謝。邑中傳爲佳話云。且夫婦人能逮下賢難鈞。而讀書通文墨。則文采風流更倍。觀齋七上公車不第。食貧濟甚。而閨閣雍睦。閒窗攤書滌硯。清琴茗酒相唱和。侍妾皆以孺人教。通詩書大義。嫻吟詠。左右談諧。故觀齋往者不以得失爲欣戚。今睹遺編。不禁欷歔感悼。有安仁翰墨之痛也。然余聞孺人以居姑喪得痼疾。不能舉。後又以側室舉子。躬育勞瘁。無間寒暑晝夜。疾益甚。遂不起。是其死以孝慈。而性恬曠夙愛。龐門高風。其村居詩有云。坐對平林月。常懷采藥行。則其於生死之際。超然無累。又可知矣。觀齋復何恨乎。孺人名德班。字淑儀。潁人。父甲午孝廉。官海州學正。

張氏宗譜序

譜牒古也。後世亡焉。非一族矣。雖然。後世爲尤重。古者宗法立。分姓別氏。昭穆辨。而本支百世可考也。縱

無譜。庸何傷。於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至莫辨其祖之所自來。與其族姓之同本乎祖。非世亂流亡死徙莫能保聚之所致乎。予鄉劉翁張君脩宗譜。始自高祖。其前闕焉。舊譜失於兵也。而其自序。詞旨慨痛。惻惻然旁皇嗚咽。大懼其先之弗克遠逃。尤恐其後之愈久而愈失焉。予讀之。不禁潸然反袂以悲也。曰嗟乎。詩所稱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其劉翁之謂乎。從來亂離之際。生民百無一二存。幸而獲存。漂轉東西。不知其幾千里。幸而天下復定。而里巷游爲荊榛。邱隴茫然。不可以復問。數十年間。一再傳之後。能復識其高曾爲何人乎。本源失而骨肉遂爲途人。此三代之亂所未嘗有也。張氏之譜。先以表。表其世也。繼以紀略。述其詳也。表誌次之。墳圖又次之。其所以昭示後人而垂之勿替者。可謂明且要矣。今其子孫或家京師。或家清河。而別駕則居天津。吾知其後即百世。子孫千億。苟或失其本支所自來。而睹譜牒之心。不繹繹如一日哉。甲申之變。源家譜亦燬於兵。先人遁迹江左。有志重脩。未逮。源去先世益遠。益難考。今見張氏譜。始爽然於傳信之道。惟脩其見聞所及。闕其所不及者而已。若以見聞所不及。并廢其所及。則予之子孫。并予所見聞而亦泯焉。譜牒之脩。復何日之有。然則使天下爲親親之義者。莫不傳其所及傳以示子孫。即世變不患其無徵。而仁孝之風可油然而興者。非別駕所以爲則於天下也乎。

馬氏族譜序

古者一姓多至數氏。姓不紊。後世以氏爲姓。舉其族千數百人無復有他氏。而或不辨其姓所由來。吾嘗謂井田廢。無恆產。宗法廢。無人紀。屯政可以存井田。族譜可以存宗法。桐城馬君教思、己未試禮部第一。其始祖諱驥、趙姓。以六安諸生。游學桐城。贅姓於馬。數傳至冏卿公、諱孟禎。始通籍。又數傳至文學方思爲之譜。君從弟也。未竟而卒。君與其子繼之。始就。吾竊以本不可忘。范文正公及身復姓范。黃公觀從父贅姓許。卒復之。自古名賢。往往而有。然非所論於數代之後。蓋自高曾以前。變他姓數百年。子孫乃欲舉而盡復其初。無是理。況馬氏自遷桐以前無可考。則立譜始自遷桐。以馬爲宗。亦別子爲祖之義。且夫後世之姓。非若古之歷千百世不可易。趙氏之前。其果出於趙與否。皆不可知。馬氏子孫。但當知其祖之出於趙。不泯所自來可矣。帝鴻氏姓公孫。未聞姬、酉、祁、己、滕、葴之後。必復公孫爲姓也。嗚呼。宗法廢。族譜又不脩。加之轉徙。南北西東各爲宗祖。即同姓皆路人。五服內不相識。況易姓者乎。此族譜所以爲重也。

江州義門陳氏族譜序

陳氏嬀衍胡公。載之經傳。江州義門。著於唐宋。爲望族者千年矣。近以世亂。族姓散亡。譜牒燬於兵。乙巳。太守祥符陳君謂其始之一源也。因孝廉啓解爲之建祠。脩族譜。聯疏合逖。訓迪遠紹前人光。越二十有八年。余游湖口。布衣陳仲倫以譜請序。余嘗以謂先王立宗法。所以重一本而隆其宗親。故大宗小宗之所衍。雖世遠氏殊。終不可以或紊。自戰國迄今二千餘年。宗法亡。人各姓其氏。本同者殊爲異。東西南北轉徙。冒姓者不知凡幾。遭變故。譜牒存者千萬中不一二。大抵十數世上。不能考所自來者多矣。而鷹緋先生。往往溯源三代。編取累朝同姓之賢而著之譜。以示子孫。嗚乎。一本之道。親親也。親親之道。果如是耶。唐去古視今爲近。追溯前代。校易義門譜出胡公。非必無據。且夫聚族而居者數世。蕃衍至三千九百

餘人無閒言。百犬同牢。俱以親愛相感化。自唐僖宗歷南唐烈祖、宋太宗。下詔旌之。表義門。免徭役以獎之。歲貸粟二千以優之。夫非唐虞三代雍熙太和未有之盛乎。遭亂不能保者。天也。率德勵行無愧於先者、人也。克繩祖武。使當年之盛再見於後者。端有望於將來也。義門子孫亦考其本支而求所以無愧焉。斯已矣。高陽太邱。詎逾此乎。

畿輔采風錄序

鍾京兆再亭尹順天之一年。聚諸生而課之。再數月。又課之。共得文若干首。名之曰畿輔采風錄。屬余爲之序。余嘗謂文章之道。唯虛與實。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虛也。無實焉有車。無虛焉有車之用。時藝不能發聖賢之蘊。焉用文爲。然數千里之背。垂天之翼。唯生物之以息相吹。而後徙乎南溟。苟非出之以空靈。運之以變化。得於無何有之鄉。而歸之於無方體。又安能心知其意。發聖賢之蘊而無遺乎。且天下有虛名之弊。有僥倖之弊。以虛名取之。而真才之詘者十八九矣。猶有一二幸也。以僥倖得之。而播其支離譾戾之文於天下。天下高明之士。固不足厭庸陋之衆。彼以爲文之體固如是也。相與尤而效之。於是習爲荒經蔑理無文義之體。莫不蒸蒸然操左券以得之。而乘時以售其私者。無從別其工與拙。由是奇才夙學。顛仆困躓。悲歌潦倒於窮僻之中。悵悵然若將老死而不遇者。千萬中曾無一人幸而售。嗚乎。是可歎也。畿輔之才。類皆磊落英多。但亦不能不爲時俗所染。士類無恆產。子弟又以貧廢學者多。京兆於是建書院。聘余爲師。令諸生悉詣余受業。余語諸生曰。文之弊有四。曰卑。曰支。曰狹。曰闒。不能抉其所以然。第以程其當然者。卑也。反乎中庸以爲能者。支也。知其所以然。而斤斤繩步。猶恐失之者。狹也。墨於狹而意義溢乎題之外者。闒也。卑則庸。支則劣。狹則拘。闒則美而未盡善。采風錄四弊免矣。而菲麗奇正。美各殊焉。諸生從此日昌月盛。使風氣之轉自首善開之。以無負京兆養育人才之至意乎。余日夜望之矣。

歲試錄序

先王造士之法。自戰國後。蕩然無復存者。二千餘年。後代以制科取士。制科則以八股。嗚乎。八股果足以造天下士乎。原立法之始。特欲合天下之心思耳目。併出於孔孟之途。乃文章不同於政事。自古已然。衡文者烏能知其後之忠奸賢不肖。與其才之短長而豫爲之別。不過就文爲去取。既以文取。則士亦惟八股是習。而不復計於他。豈朝廷設學造士之初心。如是已哉。愚嘗謂古詩變爲近體。陵夷至於詞曲。去三百篇何啻秦越。然學者已爲之。則旨之合乎風雅者。亦往往而有。善乎王荊公之言曰。先王取才之道既廢。而盡驅天下之才。以出乎賢良進士。則賢良進士固亦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夫士縱負奇抱絕德。舍八股何由登其身於朝廷。而自建樹於天下。然而言者。心之聲也。其性情心術。觀其文。未嘗不可以知其略。則以性情心術衡其文。則品之邪正優劣。或亦可以知其概。而不至於大謬。余觀高太史素侯歲試錄。不禁喟然曰。使士子朝夕此編。盡去其浮華荒誕之陋。而一一出於性靈。而衡文者得因文以知其品。而不失唐虞敷奏之義。則人才其庶幾乎。然而衡者不必盡如是編。衡文者亦不必盡如太史。難言哉。

雖言哉,感慨係之矣。

王蘋林時藝序

先輩時藝,所以高出啓禎大家上者,以其渾合,精義淺然,一字不出題中,而變化不可測;若金陳諸家,往往以己意爲文外溢,溢乎題外,未能盡合,而字句猶險爲古,亦先輩所不爲。顧刻劃題義,嶄嶄自出性情,縱横奇變,各開門戶,則梅斯文之盛已。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於周,萬民所望。近惟予友桐城方盡皋兄弟,戴褐夫所作,超然遠流俗,其餘未敢輕許。金壇王子蘋林,予宗也,與褐夫爲同年友,初以古文見訪,既而償以近藝,孤標峻削,如登危巔絕巘,盤紆鳥道,而步武爽然,時發偉議,則長空舒嘯,山鳴谷應,草樹紛披,異哉。非大家復出今日者哉。桃源人不知有魏晉,不必不知三代,蟪蛄不知春秋,則必不知八千歲之春,八千歲之秋,今之趨時者,不必論蘋林可也。論蘋林者以大家,不必以先輩可也。毎笑今之爲詩古文者,輒曰學某家,聲音笑貌,子弟豈必學其父兄,優孟之爲孫叔敖,僞耳。況不肖乎。然則論蘋林者,以神骨耶,以字句耶,褐夫聞予言,必有相視而笑者矣。

贈張孝子序

乙亥春,余在天津,友人淩聖功介張孝子訪余,年七十,氣磊磊峻發,瞻視非常,予異之。問其生平,山陰人也,名麒,字瑞徵,長於京師,十八歲,遭闖賊之變,手刃其妻,負母逃,妻死復甦,已而避難天津,養其親以天年終,人稱張孝子云。余聞賊陷都城,烈皇帝立視皇后殯御就死,手刃公主,而後自縊萬歲山,自古人君死社稷,未有若斯之烈者,一時節烈之盛,夫妻母子同死報國者比比。錦衣衛千戶高文彩,至自殺其全家十七人,以自刎於戲。風行草偃,聖德之化,何如哉。城陷時,孝子父楚游未歸,急匿其母他所,旋挈其妻,賊已大入,度不免,呼妻劍其首仆,復横擊其面,鼻吻俱斷,乃去。蓋全其母不能全其妻,不能全其妻,乃殺之而不顧,非至性純孝,激烈感發而然哉。余嘗謂人知不忍爲愛,不知忍足以成其愛;婦人遭變,死耳,不死則辱,姑息以全其生,棄之矣。死之者,生之也,况迫於母與妻不得兩全之勢乎。丁丑,余僑寓天津河北靜緣洲,孝子徒步數里造余,酒酣,欷歔抵掌,述其自幼膽氣過人,常佩劍,有殺賊立功之志。及殺妻,匿出即遇賊,縛之榜掠無完膚,罵不屈,紿賊登樓,自後窗躍身下,幾絕,樓下故亂石堆,無寸隙,蘇視石劃然開,身無損。忽一老扶杖至,二犬躍躍隨之,踉蹌救,老人曰:吾覓爾久矣,急去,吾救爾,言畢不見,出果免。又聞道涉海,溺焉,若有物負之出,得不死。吾幾倖於天,若此者數矣。妻被刃,亦未殊,三日夜,氣不絕,救之復生,終身不予怨,又爲余從側室,乃前十年死,妾亦賢,今又死,老人精力未衰,少年壯志如故,顧邁暮嫠嫠,子能爲文贈我,使我得不沒其生平,亦無恨矣。余壯而悲焉,許之。孝子去,乃燃燈呼酒,而述其言,以爲之序。

送喬侍讀歸白田序

白田喬石林侍讀,以言事罷官,予送之出都門,風凍故城之鄭園,借廡岸居,越歲四月,乃歸。予將別去,石林慨然曰:予歸矣,子何以贈我。予乃言曰:嗟乎,知人之難,信哉。予與君交二十餘年,安知一旦矯矯立名節如此。昔鄒浩諫哲宗廢孟后,得罪去,田晝送之曰: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君自罷

官,無豪髮得失可償色,怡然鄒然,浩浩如有得,其志識過人,固不可以數計,乃予則以爲天下事,惟其自任而已,不自任,即門內事,可彼此相諉,苟自任,豈特居得言得爲之地,即渺焉一介寒儒,生民之大利大害,地不平,天不成,遐陬海隅,能癃嫠獨矜寡,莫不愁然痌瘝乃心,啓處食飲,而縈營常在方寸。且夫有伯夷之清,而後可兼伊尹之任,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顧清者潔其身,任則天下後世責於我者何限,君先人侍御公,以中翰彈射權貴,直聲著於當世,流風被其子孫,原不與世俗同,而有明尚氣節,廷杖謫戍者,甫離闕而自循接迹,紛然如夜蟲之赴火,苟謂我有此一事,已遠出乎儕類,已足垂不朽,優游嘯傲,已嘐然足自絜其生平而無憾,則田晝之言,不能不爲君進矣。石林瞿然肅容色謝曰:旨哉君言,吾乃今而知君之爲益友也。

送胡心仲歸南昌序

江西爲吳楚之脊,非英雄所重。丁巳八月,過南昌胡心仲於江都,余久知心仲非常士,既見,謂余曰:子胡不游,游當自吾江西始。余嘗謂金陵武昌,俱前臨大江,控南服,有雄視四方之勢,而江西籍處其間,獨九江一郡,瀕江,據鄱湖之口,爲江西北門,若東失於吳,西失於楚,則南昌數郡,如處甕中,而浙閩可以沖其腹,湘湖嶺表,可以瞰其背,故卓敬請改封燕王於南昌,宸濠見禽於新建。且余生於燕,長於淮南,最愛三齊風土,行將入青兗,登岱宗,北走燕趙之郊,歷雲中雁門,逾河涉渭,南出武關,過荊襄,沿江而下,以游吳楚,匡廬、彭蠡之游,其期諸異日乎。君行且歸矣,他日相遇,燕、齊、秦、晉山川險要,古今成敗之由,攻守之所宜,民情風土之厚薄,凡其得諸身經目擊者,當爲君一一言之。

送顧生序

士有非常之志,而無所遇,不能躬耕服賈,則必精一藝爲養身之策,然後可尚志以養其才。嚴君平賣卜爲業,王承福以圬養其身,而韓淮陰無二子之技,故當其窮也,不免乞食而辱於胯下。顧生以丹青名四方,造門請者,踵相接,或買舟邀之,終歲無暇日,故其家雖貧賤,生竟無求而自給。余幼自廢,志高而才下,望厚而學薄,凡醫相數術,書弈彈琴擊劍,皆不能有一節之長,足衒鬻於人,以養親而畜妻子,譬如鈎竄滄海,終年不得過,坐視鯤鯢數千百鸒經於前,不能垂竿下指,以致守饑坐困,其視顧子,能不憮然自愧邪。然鯤鵬能搏九萬里而上,而風之積也不厚,則不能搶榆枋,燕弦蓬蒿足以貫蟄,而不能洄三澨之中,故能大而不能小,其敝也困;能小而不能大,其敝也隘。唯大小一因乎時,而變化屈伸,無往不可,故當其窮,則有以自立而不困,及其達,則可以乘時建立,以顯當時,傳後世。余既愧顧生無養身之策,當思所以自立,而顧生挾其藝以游天下,既可以尚其志,吾又願其養才以致大用,毋徒爲一藝以自拘也。

送喬東湖序

喬子東湖,以詩名江南北,一旦,棄諸生,放浪山水,久之,北游燕,或曰:今天下方尚文,王公貴人耳喬子名者衆,斯游也,將有非常之遇。或曰:喬子多感慨,行將與燕趙間豪傑交游,以發攄其磊落不平之氣,而喬子長揖別余,立向余索顧景范方域紀要。嗟乎,方域紀要,非詩人所急,游長安,更無所用,果如人言,喬子

不過以詩游而喬子顧緦緦然不急之務是急則又何也往余見其范淵淡寡言笑心異之及讀其書乃知天生奇才用不用未可知而著書立說自可以爲天下後世法喬子之詩清微孤淡每多言外之旨吾意其入都門徘徊市上必將有鬱結紆軫歌吟嗚呼而不能以自已者然則謂喬子即以詩游無不可也而盧龍上谷千餘里山川風土余又可以喬子之詩觀之矣

送衛副憲撫黔中序

魏氏衛副憲出撫黔中黔中介滇蜀之間南達粵西東接楚溪洞錯雜山峭箐深土司居八九控御爲難副憲廉靜負經濟才所至不尚威刑而民自化嘗以謂後世治平之日民物康阜不必遠遜三代然至盛者不過數十年稍變民即倉然失所不得如三代治日之多者何哉以養民之法壞民無恆產而未嘗有久遠之計也乃井田廢已久舉天下畎畝盡爲私田無由奪其有而爲之產而封建不得不爲郡縣又治之所不必復然則民之恆產終不可爲之制抑別有因時之道潛移默運可經世而行久乎黔中古羅施異國地先王聲教所不及乃今發夷各君其土奉正朔供賦役大臣持節以臨之儼然五等錯建一州而統於方伯之制嘗考則有屯田三十九萬二千餘畝近逆亂既平土司多爲郡縣若因變立法因勢定制籍曠土招流亡存遺法於荒儌以爲制民恆產之權與亦孟子講王道於區區五十里之滕之意也公其無意乎

送偶敬南序

偶子敬南爲蒼梧司馬既行周鏡子亮功索予文爲贈予與亮公論敬南爲人因及孫公白谷慨然抵掌獨見政不休敬南與公同里世爲姻戚予亡友高孔嘉嘗爲予言敬南年少登第文章名天下而負奇氣卓犖喜談兵有孫雁門遺風及與交果然予嘗歎明季諸臣日紛紛竭其智計才氣於爭黨而戰守方略國家安危大計無暇實究前者倡於上後者熟習見聞競起和於下於是君子小人同歸誤國才不才俱不能有爲於天下而宗社隨之假令孫雁門之才得盡展其用使士有所楷式摩厲爭自效於朝廷天下事豈竟淪胥莫救而一無可爲者嗟乎湘灕洞庭之澨蘭岸杜洲風颯颯衡岳七十二峯帆影蕩搖二妃三閭大夫賈長沙遺迹足以供敬南憑弔而感發其文章歌詠者何限夫朋黨之禍既熄而萬里昇平無事敬南縱負奇無所用欲不發之文章不可得即佐郡嶺表風朴事簡固必當以吏治顯然粵西向爲戰場十數年來劇賊消磨而韓襄毅王文成餘烈猶有存者且夫據鞍矍鑠馬伏波老矣王伯安夢中銅柱題詩方其少也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予所以贈偶子者夫

送房湘厓序

吾於捕虎得爲政之術焉仁主於生殺殺人之物以全其生非仁乎縱之非仁也殺之不得其術不足以成仁也吾友房子湘厓以進士筮仕得萬縣令使其僕於山右曉行閩人先過虎道傍石上坐據路懸厓下僕急下馬右拔刀左控馬僕行自適前驚虎攫馬去已免也馬過虎前卽伏不能進僕舍馬兩手握刀擬虎蹲而俟虎躍起刃迎剸其腹虎大吼躍嚙後來騎驢者首半去數里流腸僵地上死而僕竟無恙且

夫豪強奸猾民之蠹也鋤之之道三一曰借其力還戕其身一曰得其要領以執其命剛果迅發卒然臨之俾莫遁一曰示之弱使自蹈於殺機而我若無所與子產之逐豐卷誅公孫黑非此術乎仲尼稱之曰惠司馬遷列之循吏有以也吾與湘厓交二十餘年其文章雲翔鶴舉超逸絕塵表與人交油油然和粹無所閒其爲政廉而能忠不待問也乃吾因其僕而爲捕虎之說進亦韋弦之佩之義云爾然傳負羈之妻觀重耳之從者而知公子必反其國則觀於湘厓之僕而湘厓又可知矣嗟夫捕虎之術非一端也有超乘其首踞其項而殺之若蟻螘者有持兵與鬭因勢乘便椎其喉捫入地且尺許者有伏穴傍驀之出勒其尾以踊之而仰刃於其腹者要非知其性情與其材之短長安能制之掌握有如此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兵法曰形人而我無形若夫機毒矣伺其所出入我閉戶從容高枕聽其自發而自斃焉又善之善者矣

居業堂文集卷十六

序

送徐侍讀歸里序

人才消長係乎一人之進退今天下人才之賢不肖何如乎余與慈溪姜宸英江浦劉巖諸子咸受知於徐侍讀未幾侍讀歸余以先君子崇禎遺錄質之侍讀侍讀慨然曰吾志在明史久矣今歸且老倘其爲外史藏之山中以俟後世乎余竊觀明季之禍在門戶門戶成於刻忌之小人顧小人禍猶淺小人而託於君子其禍深入人心中於國家至大而不可解且夫數十年來負天地山海英奇之氣之士不以功名顯愁悲坐嘯老死窮巖絕壑無聞者何可勝數夫賈誼董仲舒王佐之才卒由申公轅固伏生諸老師宿儒倡率興起而房杜李衛公俱親受業文中在泰之初九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而小人則眈眈側目批根不絕其類不止蓋小人欲遂其私快其恩仇報復而君子得志則有所牽制顧忌且將遠出乎其上故必多方抑沮務使之趦趄不得用又不肯顯然自居小人之列往往乘閒抵隙竊取形迹之近似乎正足以煽惑天下者大聲疾呼以持之陽以發憤者之聽收名不肖之羽翼陰以濟其排陷狡賊求富貴利達不可以對妻子奴婢之奸圖逭其志既行成天下不可救之禍而彼則殞身喪名自以其穢德暴著於天下於戲假令明季有老成碩望爲國家愛惜人才如侍讀者盡取天下奇才良士加諸上位太平爲難

致哉。鴟之嚇也以腐鼠。搶榆枋者。時則不至而控於地。烏知夫天之高星辰之遠。絕風塵九萬里而上。皆有其人在乎。德清百里內。山溪環碧。舟行十里百折。水清明若空。四面群阜錯障起。竹樹蔥蒨蒙翳。冥冥窈窈。侍讀絕塵抱膝吟臥其中。以董狐、司馬子長。論定一代是非而垂諸不朽。嘻。舍侍讀吾孰從之遊者。

送家令貽峯茂名序

家令貽以進士授廣之茂名令。地邇南海。去京師八九千里。或曰荒遠多瘴癘。難爲也。令貽曰。無難也。仲尼以相業期大夫之老。告邑宰不異乎諸侯。而孟子醜滕不逮侔宋遠矣。顧其所以教之爲國者。莫非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余向與令貽論文。相期爲經世之學。不屑屑詞章。而令貽深沈氣度。館職開樸。絕無時俗矜張自喜態。於艱時之難。聖賢亦不能強之使易。獨處極難之時。而務盡其道。所臨蒞不稍存疑沮苟且之心。此聖人所以傾否而天地之心之所以見也。虞翻爲朝歌長。曰。事不避難。臣子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既而威名果大震。功烈赫赫光史冊。諺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令貽之才於是邑也何有。嘗考陳高州太守馮寶妻冼氏累立奇功。至隋封譙國夫人。而宋端宗所駐碙洲。卽在其南大海中。倘拜冼夫人之廟。而間行至海上。南望碙洲。惝恍杳冥。其愴徨弔古。愀然無窮之悲。與天風海濤日月混合。水天出沒。蜃市魚龍。詭異萬狀幻化。足以摩盪其胸臆。吐納浸灌而發爲光怪。與造物爭奇詭者。余又將於其文章見之矣。

送臧侍御序

臧君喟亭爲御史三年。多建白有聲。一旦請假去。或問君來何期。君笑不答。初君與余有卜鄰金陵之約。余友甯觀齋、劉繼莊、龔曉峴、諸子凡十餘人。俱相期偕隱金陵。僧道人者。君里人。負異才。學神仙術。隱燕市。嘗謂余曰。臧君有心人。知子。子深交之。時余交君未深。及讀君文。始知其抱負卓絕。而仕[illegible]有云。蓋人仕見功。不仕亦見功。用舍有時異。利器操乎己。嗚乎。君生平槩可知矣。今天下省會。莫大於金陵。風土叢南北。江山雄秀壯麗。可憑可見。而四方人文聲氣通焉聚焉。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我友何須也。須我友而涉又何也。君終有意乎。

送孔東塘戶部歸石門山序

曲阜孔東塘先生。以戶部主事晉員外郎。罷而歸。王公貴人下逮布衣之士。莫不惜之。先生曰。毋惜也。吾母老矣。不能養。今歸養母。且得葺吾孤雲草堂。著書終餘年。幸耳。何惜爲。予知先生久。是時初往謁。則讀其所爲桃花扇傳奇。蓋譜宏光南渡軼事。借兒女之情。寫興亡之故。情詞淋漓悲宕。予又質以先君子所爲崇禎遺錄。相與忼慨太息。而先生又謂魯城西南數十里有山。俗呼爲石門寺。無名。邑乘亦不載。予往遊。得異境。巖壑奇邃秀偉。藤木糾鬱。飛瀑泉洞。淙淙瑟瑟。昔杜甫訪張氏隱居。嘗與劉九法曹鄭瑕邱宴集。卽其處。蓋所謂石門者也。共十三峯。屈如龍蟠。別一峯抱其中。曰涵峯。皆翠孤懸而削。予結草堂其上。顏曰孤雲。家居終歲。栖息其上。足樂矣。嗟乎。今之留心人才。以朋友爲性命者。幾人哉。先生以文章博雅重於朝。羽儀當世。而孜孜好士不倦。士無貴賤。挾片長。莫不折節交之。凡負奇無聊不得志之士。莫不以

先生爲歸。先生竭傳疑、典衣、時時貰脫粟、沽酒、與唱和談讌、酣嘻慰藉。今歸矣。悵望黃金臺、聚回市上。悲歌狂醉者何人乎。俛仰天地。瞻懷今昔。能不愴然泣下也。

送廷尉常公歸里序

源自幼聞先君子談前代朝儀典故。暨目擊中外軼事。娓娓忘倦。或侍飲至夜深。相對欷歔不寐。及來京師。耆舊盡矣。往往從布衣野老訪問當年之事。而草野流傳。多與先君子之言不類。於戲。史氏所載。率以門戶愛憎失其眞。數十年間。既多不可辨。而典章故事。付之荒略無可考者亦多矣。廷尉常公百子。熟習先朝故事。源與公子九疇爲兄弟交。事公如父執。每過公。談讌竟日夕。稱歎咨蘇延堅。不配何與於稗華清宮霓裳部曲樂。其所以亡者。君子顧爲唐虞夏商千數百年聖賢遺裔生其感慨。而天寶遺事。至今聞者傷焉。且夫栝棬書冊。悽愴秋霜春露。況事在朝廷。乃所以考三王百世以俟後聖。則公之言與先君子合者。歔然相證其所未嘗聞。深幸得摘其淺陋。又懼先君子不得與公上下其議論。而何能不扼腕以悲乎。公之先人司徒公。崇禎時居兵垣數載。籌兵禦寇之疏。不下數百。遭亂。稿散失過半。時以修明史檄崇禎長編在史館。公借閱。乃得盡見其遺疏。錄而存之。嗟乎。以公之熟於聞見。而家乘之文。尚有所遺失未備。則其他遺軼者。尚可問乎。公酷愛源文。以爲得太史公筆意。往往慨然勸以明史自任。源愧非其才。且窮愁困餓無暇及。辛巳。公予告歸。源送之。潸然淚下。自念志在明史久矣。如公知我。固無疑而證傳聞之謬。存是非之公。斷大疑小。存一代典章文物於不墜。舍公更有何人。乃一旦浩然歸去。小子後生。倀倀然何所質疑而取信。欲他日攜轄中原。造公之廬拜牀下。更訪遺文而成所謂名山信史者。其可必乎。公名冀聖鄲臨人辛丑進士

送王大宗伯致仕南歸序

進退俱有功於時。是爲龍德。有龍德者爲大人。古之爲大人者難人哉。宗伯昊廬王公。以德望文章爲當時所重。屢欲告休不許。久之。察其志肯焉。公家黃岡。而築別墅於金陵。乃退老秦淮河上。源於是知古大人之志之不同。而巢由之徒。不足以爲大人也。天之光在日。借之爲光者月與星。而火者日之餘也。日往則月來。日月所不及而火及焉。人知月與火。而烏知其爲日乎。公立朝數十年。功名已著於天下。而好賢下士。孜孜常若不及。夫伊尹、太公得志行乎天下。不必論矣。若伏龍、鳳雛之業。房李之勳名。何莫非龐公文中子之經綸。而借手以施之於天下。金陵風土兼乎南北。四方之所輻輳。士之不得志於時而游歷其土者。往往而是。公雖退老。而造就獎掖以成其才。以供當世之用。夫豈從來歸老林泉。不復以天下爲志者。所可同日論乎。或曰公善導引。學神仙術。是行也。將輕舉遠遊。攬粃六合。蜉蝣天地。何有於人世之盈虛消息。不知夫予聖賢以心思耳目。原使之竭其力以輔相天地。而安天下之民。非使之自私而已。假令徒以其聰明睿知爲自利之具。則伊周孔孟之爲神仙也久矣。彼蓋不肯以其身爲我而捐之。以爲天地萬物。此所以爲大人也。然則神仙者。非大人所不能爲。乃其所不屑爲者也。我公之志何如哉。仍羽人於丹邱。蓋亦有所託而云然爾。

送成乾夫任南安縣序

考工記云。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故察車自輪始。令長之在天下。不猶車之有輪乎。故治天下自令長始。輪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樸屬所以爲完久。微至所以爲戚速。吾友成子乾夫。文章宏雅絕俗。與人交樂易。恂恂如不勝衣。及令贊皇。單騎入太行山賊壘。忼慨諭降數十年桀驁負固之寇以萬數。又有武弁怙權勢縱虐。陽與之好而陰除之。民以安。於戲。安上而全下。令長之責爲尤重也。下全而上始安。假令明季之爲令長者。悉如乾夫之才。則亂無自生。生亦可弭。而綏寇之禍何由成乎。予嘗笑董仲舒負天人之學。明帝王之道。至論政事之得失。則云非其所及。是天人性命無與於政事。而政事得失非儒者之所究。天下亦何賴有儒者也。乾夫爲諸生時。有豪強侵奪宋丞相陸秀夫祠地。紳士皆莫問。乾夫倡議糾衆力爭復之。及成進士。又有賊魁事發當誅。知乾夫可得諸上官。乃以頁金幷其十四歲女賂乾夫求解。乾夫佯許之。卽以其賄資之官。以證其罪。而卒以除。其矯矯厲卒裁而權宜妙用有如此。故其吏治有尹翁歸韓延壽之風。丙戌復任南安。南安者。閩嚴邑也。將別。執手謂予曰。子何以贈我。予曰。君之才固有餘矣。但今之有司。爲難爲也。惟忠信以濟其權變。權變而不失爲忠信。其庶乎。乾夫曰然。乾之九四。其爻辭可玩也。予曰善哉。小宛之卒章。吾爲子賦之矣。

壽閻再彭先生六十有一序

壽以十。不以一。再彭先生爲壽一。徵意也。徵意曷爲則壽一。或曰。先生失厥偶。六十之辰。子服未終也。不忍乎夫人與子也。故壽一。或曰然。或曰不然。古之人有大過人之行而不樂居其名。有不可告乎人之隱。而託迹焉而自晦。易曰。儉德辟難。有以哉。余有以知先生矣。生之辰某。數甲子之週非某也。逾年始某焉爾。逾年始某焉者。復乎始也。余有以知先生矣。石有玉。美厥中。蕙在野。斂其榮。烏乎知之。知之以其徵也。先生草堂曰眷西。堂何以眷西。予知之乎草堂矣。

張太君八十序

癸亥秋九月。淮陰張子天中母壽八十。天中再拜請源爲文以爲壽。源兄弟與天中。誼若同生。太君視之猶子。故知太君生平甚悉。其相夫子克勤以顯。教子識大體。撫子姓宗黨以仁。雖重負之而周其急。濟其姿之無聞。鄉黨無親疏大小。莫不稱其賢。太君之德如此。其享大年宜矣。而吾於天中更有感也。天中賦直純慤。接納賢豪士如渴。南北士過淮。主其家者踵相接。而家甚貧。太君竭其力供朝夕。不繇不懈。余嘗見向之好士爲豪舉者。所在往往而有。然究其意。固非無所爲而爲。故所交類皆詐佞猾黠之徒。久之而大拂其意中所期。遂艴然一切屏絕斥去。視賢豪士若仇。拒之唯恐不遠。嗟乎。天中無所爲而爲。而太君顧能怡然以成其志。數十年如一日。可不爲難乎。家人之彖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蓋言行君子之樞機。而首被其化者爲妻子。故妻子之賢。率由於夫與父。天中先人儀庭先生。性豪邁。甲申乙酉之際。嘗爲游擊將軍。駐兵彭城。志在復仇討賊。後遂遁迹草野。而交游徧海內。嘗脫手數十百金無所恤。當是時。太君方四十。天中才十餘歲。目擊先生磊砢大節。既多且久。故視好義爲尋常。迄今又且四十年。而太君

歲八十。向之好士爲豪舉者。消磨不知凡幾。而太君獨成其子以繼先人之志。謂非先生之教不至此。源兄弟與天中交二十年。或數年一見。或一年數相見。謝與訂交之日不稍異。交游中蓋寡。而其性至孝。年五十餘。左右就養如嬰兒。率妻子保承歡無違色。太君賴以無憂。康甯少疾病。源兄弟每登堂拜見。朱顏白髮。神明精健。故知其壽之期頤未有艾也。詩曰。豈悌君子。神所勞矣。

洪翁八十序

余父七十。洪子秋士爲之序。既而謂余曰。吾翁八十。子爲可以無言。翁之誕、蓋在癸亥秋九月也。秋士非夙貴顯。其生在丙戌。使以其才致身榮顯。應不待弱冠而已然。乃竟兀然舍去。甘心窮餓。百折而不悔。而衣食甘以不充。親日以老。使其堂上愁嘆之聲。怨憤感激之言。朝夕惻惻焉入於耳而動其心。則秋士亦未能終守其志而不變。且夫毛義捧檄色動。固以家貧無以養。然其所處。必有非祿養不足以爲歡者。不然。儒者貧賤。何不可以爲養。而必沾沾於州郡之辟舉爲然。則秋士自束髮讀書以至於今垂三十年。而皋然處之如一日。翁之賢蓋可知。嗟乎。士各有志。得志、天下蒙其休。不得志、著之文章爲後世法。功名固不必自己出。然有志者事竟成。未必終無其時。與其謂善乎秋士之序曰。隱非難。能隱而隱爲難。蓋能之隱見無常。與時偕行。而非終於隱者所可比。吾聞翁忠信平生。樂善不倦。視不義者浼。至今視明聽聰。神校往時倍王。然則壽固期頤未有艾。而終見其子必得志於天下。以大其宗而顯揚其親者。吾又可以秋士之言卜之矣。

立士六十序代家大人作

身在鄉里。而德足以壺倫。器足以當天下大任。致治撥亂。有其才。淩轢古今、磅礴天地。有其氣。而視流俗貪鄙險佞不肖之風。皭然泥而不滓。而超然有以出乎其外。則可謂豪傑者矣。余同譜兄弟立士。秦郵人。少以才氣顯。叔文通公嘗謂余曰。此吾家謝幼度。吾當讓此人出一頭地。文通公身居將相。役屬文武將吏以千數。閱人不可以數計。而媿媿焉獨以非常目立士。則立士生平抱負可知也。且夫乘時建立。卽庸人亦得以功名顯。而挾出衆之才。窮居里巷。爽然無所暴於外。則斷斷非豪傑不能。以立士之才氣。何難致身通顯。乃以孝廉家居。躬耕教子孫數十年。迄今六十。而得失不以累其衷。獨以正直矯頹俗。行愈深。德愈進。則與世之邀一時之名。而碌碌無所短長。終不免爲鄉里所同者。可同日語乎。余僑家秦郵前後垂二十年。知交蓋寡。今老矣。白首窮途。獨時時從立士杯酒話故。備爲歡。然竊怪立士持論嚴正。而踔厲風發。經史百家之說。旁引曲證。娓娓數千言不倦。雖少年有不逮。當以六十老翁。竟無所用於世。而立士則謂天生豪傑。不必爲世用。爲世用者。不必皆豪傑。以此睥睨一世。閒嘗羈北庫人。然則豪傑之生。天果無意於世乎。亦用之更有時乎。噫。余行年六十有九。不知天生我之意久矣。今於立士。何能不慨然也。於是爲豪傑之說以爲壽。其或以爲知言而進一觴歟。抑更有偉識卓論足以起余衰而振其髀肉之感也。

萬季野六十序

高士萬季野、浙人。客京師。成六十。時丁丑春正月。萬子以戊寅生。生數歲。遇亂。迄今五十餘年。亂極而治。

面萬子方六十。噫。非萬子所遇之幸哉。大瓠可以浮江湖。藐姑射神人。塵垢粃糠可以陶鑄堯舜。三月聚糧。不可爲適莽蒼者道也。而焦桐之遇。已不爲不幸。嶧陽之材之全其美於天者乎。予與南豐梁賓人、嘉禾吳商志、新安宋豫庵、貢自先、桑曙賑、漢水楊東里、麗濟許不棄、黃叔威、龍眠戴田有、孫幼服、毘陵徐亮功、下相徐增長共置酒商志寓爲萬子壽。酒半。自先談黃山雲海之奇。請戊辰中秋前四日登文殊院。留俯視諸峯雲霞揚上下。風起西北壑之須臾濤驚浪疊溶溶浩浩奔騰洗蕩羣山俱滅而萬峯撐拄外突雲濤之皺拒不受雲怒回瀾掮湧因風躍起千百尺跨焉乃盡沒於是森然滄海極目不知其幾千里。獨天都蓮花兩峯浮其上。而萬壑風聲在下。如長鯨怒吼。鼓浪排空。欲出月影。化爲波光。日出朱霞。倒景萬狀。忽天風起。雲濤四裂。羣峯露頂。如鳧鷗霧亂。頃之。海涸。依然萬峯羅矗。語畢。諸子酒酣神動。而商志預請不棄畫長松怪石於壁。座上颯颯煙雲超忽。萬子喜。舉觴屬諸子曰。吾與諸君。何異置身海外三山。拍浮邱而揖洪厓。其各爲詩贈我。乃狂飲劇醉。諸子各賦詩以贈。予爲之歌曰。天風吹兮海雲寒。躡薄濤兮夜欲闌。長予佩兮高予冠。倚扶桑兮珊瑚竿。路渺渺兮思無端。馭青霓兮驂白鸞。沐日浴月爲金丹。駐君華顏玉盤。何須杜蘅與椒蘭。雲中笙鶴鳴和鸞。與君共揖朝霞餐。東觀滄海生回瀾。

張天中七十序

淮陰張子天中年七十有一。神明如三十許人。學道蓋有年矣。予過淮問其學。曰治心而已。時自觀其念之所起。遏妄以存眞。妄去而眞存其庶乎。今某幸其遇之差易焉爾。吾聞佛龍之亢。老氏。龍之潛或出乎

世。或不入世。要皆絕人以爲道。故能長生。能不毀。聖人龍德而正中者也。日勞其心思耳目以參贊化育。其所爲長生不毀者。固自有在。而豈若彼之道其所道也乎。吾與張子定交。張子年未四十。忽忽三十餘年。而張子且七十。此三十年中。登臨消息盛衰之感。固有志之士所長吁溢惋紆侘傺無所控告而不能不憾於天者。張子學聖人之道者也。能潰然忘情於物以自全乎。抑知天之無與於人。而自有其眞宰存乎。噫。不涉滄海。不知水可以生火。不游渭北。不知鳥與鼠爲雌雄。天下事之無理者。亦復何限。宋儒曰。天者理而已。理出於天。不可以理言者。未嘗不出於天。理與非理。聽天之所爲已爾。烏覩所謂天卽理者。如宋人所云乎。屈大夫曰。仍羽人於丹邱。從彭咸之所居。又曰。與天地兮齊壽。與日月兮齊光。其知天之至者與。然吾願張子治其心以幾於不遠之復。由復以之乾。潛見飛躍。無往不可。由此盡心立命。而使天之從乎人。則其學又爲可益也哉。

吳翁七十序

甲子客眞州。聞吳翁咸克少嘗尋親萬里外。從其友人作尋親詩序及之。丙子翁年七十。予友洪子去蕪來京師。爲文序其生平。而爲之徵言於予。予乃知向所聞者。尙未悉也。蓋其翁游黔中。予謀爲蜀。且聞訃而往。以甲子四月期。卽以柩歸。與予聞俱小異。又所遇李博士、彭先翁諸人。閔其孝而左右之以達於黔者。皆予所不得詳。然翁所以尋者孝。孝之所以傳者。在以成童之年。子身貿貿兵燹盜寇蠻獠之間。而歸其親櫬於荒徼之外。固不存乎時日之不訛與否。予讀有明紀載三百年中。訛謬何可勝數。竊以爲稗史

者。但當核其大節之是非眞僞。若無關輕重不必究之處。卽概從略。不害爲信史。且三傳互有異同。而司馬遷又別爲傳聞。彼豈不能核而歸諸一。要以大端不失。而疑信並傳無不可者。去歲謂翁孝義德讓。植於性成。遇善行恥後於人。如脩學宮。立社倉。賑饑周親朋之急。而好賢不倦。皆其表表可稱道者。夫翁之孝。既古今所難。而其生平之善。又不可勝紀如此。則是翁固已千百世不朽。豈特期頤黃耇。貽詩人所頌已哉。翁嘗爲鄉飮大賓。居家以詩禮爲訓。五子皆賢。諸孫擧問有聲。俱能成翁志。一門雍雍。有萬石太邱遺風。予聞之蓋有夙云。

梅耦長孝廉六十序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其學。可得聞歟。嘗聞諸孔子矣。外寬而內正。直己而不直人。伯玉之行也。學至於化亦微矣。操行顧若是焉已乎。寬以處氣運。則氣運莫能動。寬以處萬物。則萬物莫能動。寬以處境遇。則境遇莫能移。由是運有變而我不變。物可亂而我不亂。遇可窮而我不窮。夫是之謂外寬而內正。以其外寬內正者。養之無間。愈久愈純。愈大。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夫是之謂直己而不直人。噫。句非學抵於純而幾於化。孰能與於此哉。宛陵梅耦長先生孝於親。信義著鄉里。其學闇深而闢其詩文辭蔚然淸警樓秀。昔輩脫時蹊入古。海內流傳。士大夫推之。非一日矣。乃年逾強仕。始擧於鄉。而六十猶未第。人皆惜之。予曰。是奚足爲先生惜哉。昔先王之世。天不變其道。地不變其寶。人不變其情。而蠻觸貽譏。戴晉人神人以旁礴萬物稱於速反。先生生於庚辰。迄今六十年。世事之盛衰成敗。見之久矣。人情物態民風之機變。歷之深矣。是非毀譽得失安危顯晦。嘗之熟矣。經史百家之說。究之精矣。陰陽消息天人感應之爽與弗爽。驗之審矣。燕齊吳楚高山大川草木鳥獸之情狀。閱之多矣。俯仰上下數十年間。一旦而成六十。寧無有浩乎自得於中而夷然不屑於外者乎。古聖賢靜虛而化。雖天資學問之高。然非閱歷深者亦莫能致。且孔子未知今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則先生由此德日充。學日益光大。舉生平高才盛名悉歸渟靜。而與天地之往來不窮者同游無極。則區區胥役技係。又何足校短長欣戚於其間乎。余未得素交於先生。然其生平少孤遭變。敦行不倦以名於當時。至於閨門雍肅。丈夫子四皆成立。益振於後。則固所熟聞而心慕焉久矣。戊寅來宛陵。適先生夫婦同開六秩。其子婿程子仙膺乞以言爲先生壽。又何敢以禊詞進哉。特據其平昔所欲言者。質之先生。亦將河漢其言歟。抑獵髯浮白而融然莫逆於心也。

黃復庵隱君六十序

黃復庵隱君以癸未登六十。其子宗夏請予文爲之壽。君生於甲申。適鼎革之際。迄今且六十年矣。君新安人。家於吳。幼讀書。識大義。不習擧子業。豪邁尋賓客。走馬擊劍。嶽嶽然當仁不讓。爲識者之所重。甲寅逆藩耿精忠叛。君與耿有隙。爲仇家陷。繫獄者十有四年。乃家破。而君之學益進。吾嘗謂以道義立命。而氣運爲之轉移者。其人必壽。昔劉元城遷謫窮荒萬里。未嘗一日病。及章惇遣士將圖之。必無幸免。乃飲酒啖炙自若。卒無恙。而登上壽。且夫天地所以久長不息者。道而已。氣運有汙隆。道不得不與之爲顯晦。人能盡人事以扶道。則剝復之機在我。而其人亦且與造化爲無極。彼神仙但能轉移一身之氣運。此仁

者之壽，所以遠過乎神仙萬萬也，君之初罹於難也，吳令設計將脫君，君毅然出，不苟免，張子采舒亦吳中義士，以友難繫獄，與君訂交釋紲，相與力學攻苦，讀書聲琅琅徹圜戶外，又累石爲小山，掘池，溪環翻軒，跨以梁，虹吸吸水入流，涓涓不竭，山上下雜植小竹樹，鬱鬱蔥蔥然，時對之歎曰，吾無異置身天姥峯頭也，嗟乎，苟非知命以養氣爲能寧靜若此哉，宗夏之言曰，先生文章，乃家大人所篤嗜，思借以不朽者，故願一言以爲壽，宗夏爲予友劉織莊先生高弟，既又請執贄於予，予辭焉，而宗夏好學不懈，孜孜然信道甚篤，爲吾黨提友，乃余今志氣亦稍衰矣，其言何足以壽君，顧其所以自勵而未逮者，無不可質之於君而表於後也，因述其意爲之序，宗夏歸而奉觴以爲獻，庶幾見君生平大節，而其所以不朽者，亦有在於是乎。

林不巖先生九十序

張子房壽四百五十有三年，歲曰未之前聞也，曰四皓年皆八九十，出爲儲皇定位，則其壽不過百年，吾嘗以謂神仙天地之橘木，無補於造化，無功於生民，縱與天地齊壽，不及四皓之爲功，乃子房佐高帝除殘去暴，救民水火，則賢之四百五十三年之歷數，皆子房之歷數也，其壽又當與黃綺諸公同日論哉，甬上林不巖先生，崇禎癸未進士，以行人出使，値鼎革，高隱六十餘年，不出，今九十矣，爲太史九沙爲徵言京師，予與太史叔父季野交最善，季野尊人履安先生以壬午孝廉，高尚不仕，諸子俱嚴栖，窮經博古，太史世其家學，雖顯於時，而古誼克敦，無忘故舊，甬上故多君子，嗟乎，季野爲予言林先生久矣，而今已九十也，其爲黃綺諸公乎，抑爲滄海君圯上老人遺蹤英豪，且不知其壽所紀計也，乃爲之頌，曰，昊天孔昭，我生膺樂，東海之濱，有蔚其特，日月光華，風雷旁礴，睥睨指顧之，天心如昨，倬彼四明，洋實蔚止，有戢者羽，長林萃止，胡不昊天，我心領止，億萬斯年，維茲義止，於稽皐皐，鸞鶴蹁躚，俞游芃芃，龍潛鵬翔，我車既良，我馬孔碩，鸞鑣珠璋，攸好德無疆，我有尊酒，遠莫致之，我有端綺，聊與紕之，紕之維何，中心好也，華兮禰兮，神所勞也。

楊母范太君八十序

初山陰楊安城先生以友義蒙難，徙塞外，予作安城先生傳傳於世，表其義也，辛巳冬十有一月，先生子耕夫、楚萍以母范太君八秩，更請予言爲之壽，太君蓋從先生於難三十餘年，耕夫兄弟籲請得還，又八年而登八十，嗟乎，予烏能已於言哉，初先生之罹於難也，太君爽然，不尤不怨，既而論徙甯古塔，例與妻偕，先生貲一婦以代妻，太君泣曰，我夫婦嘗同生死，今患難，忽相棄乎，先生曰，不然，我母老，兩子幼，留若代我，奉母孝也，撫其子慈也，孝且慈義也，胡不可，太君曰否，君有弟可以奉母，我有姑可以撫子，姑有託，子亦有託，何必我，我誠不忍夫子子身窮荒萬里，觸轉冰天雪窖，疾病飲食莫之恤，而我宴然家庭，不與同其患，於是立具妝，嫁所貲婦於故人之無妻者，而已卒與先生偕，於戲，自光嶽氣分，士大夫棄名節不顧者何可勝數，乃孤忠奇節，見於布衣、草莽、婦人、女子，如先生與太君者，往往而有，蓋正氣猶存，先王之流風未泯，而義聲所感，雖至愚不肖，尚知節義足重，故先生之在徙所，氣彌厲，行彌篤，剛毅果敢無稍屈，

太君則夙夜箴管，縫紉蒸麥，蔬鹽黍稷，供資給，如平日，又時時傾囊篋，佐先生賙同難子女之沒爲奴婢者，於是人莫不敬之，親之，從而化之，月令曰，日短至，陰陽爭，長至亦曰陰陽爭，不爭於他時而爭於此際，何哉，陽盛而陰衰，陰盛而陽衰，擇所事於爭，唯各處其盛，而衰者忽勃焉起，勢不得不震撼紛擊摧搏，故曰陰疑於陽必戰，數十年來，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仁殘義，賊是非，廉恥蕩滅已盡，幾疑天地生人，無復殊於禽獸，陰陽之不爭久矣，且夫太君豈嘗有生還故里之想哉，乃耕夫兄弟經營十有餘年，竟奉母於羈縶萬里之外，而返之乎中土，今且八十，而康強倍於往日，子孫環侍一堂，捧觴爲壽，曏七日來復，利有攸往，謂非天地之心，有可見之幾乎，然則予之不能已於言者，亦天地相爭之氣之不能已，而因太君以發其端者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七

墓誌

進士吳君墓誌銘

以余所聞登賢書成進士，未及仕以死，而生平孝友著於家，以濟物扶阽危爲己任，行學於鄉里，無聞於士大夫之言者，高郵吳君萬子其人也，余初見其制舉文，原本經術，而其間悉合乎先輩法程，及讀其詩古文，莫非表章忠孝懿行，述江淮疾苦，而慨然於農政河渠富民之策，嗚呼，萬子豈特文章足稱，實負經濟才，可用國家，興教化，康阜斯民之任者，乃不能爲朝廷獨其譽於天下，徒被之一家一邑，而未竟之志，託諸空言以自見，可悲也，萬子諱世傑，先世吳人，遷高郵，代有隱德，祖諱某，嘗輸粟賑饑歧，父某尤好施予，樂善，母鄭孺人事舅姑孝，子四，萬子其長也，十四歲補弟子員，壬子舉於鄉，乙丑會試成進士，時萬子以古文名籍甚一時，名流莫與競，公卿貴人交口譽之，而殿試三甲後，館選不得，與人皆爲萬子惜，時進士館選外，率以知縣用，萬子爽然曰，縣令親民事，仁民吾志也，得行志焉，何惜乎，性至孝，母病篤，嘗籲天自代，而母竟愈，友愛諸弟，備至，自幼親督課教之成，叔弟世烈，丁卯選拔貢生，季弟世緒，戊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季之會試京師，爲文送之，勉其成名慰父母，已卽娛親，不復仕，乃季得篤方半載，而萬子逝，季流涕語人曰，吾兄奮宋蒙麻，志意怫鬱，而弟宦功名，否閭弗顯達，徒使白髮哭於堂，嫠孤哭於室，

天之報施何如哉。嗚呼。萬子於父母兄弟如此。而年四十有八方強仕。假令出宰一方。功名必足卓然當代。乃不幸竟未一試而殞其生。豈不可爲當世悼歎搤腕而深惜乎。乃其自舉於鄉。凡耳目所及饑窮流離患苦。不憚狂奔疾呼爲之救。即力所不逮。時與勢之所阻。必焦思殫精。務求其濟乃已。終歲奉爲人奔走勞瘁。而居室安樂之日無什一焉。則其利濟之及於物者。亦已多矣。高郵役法弊。奸吏挈假公科民。民日困。湯中丞潛庵巡撫江南。萬子再上書請更法。祛其弊。中丞從其請。民大蘇。吳耿之亂。婦女多被掠至江寧。萬子傾囊。兼募好義者金贖還者甚衆。其成進士歸也。鄉大水。暴風雨三日夜。平地水丈。村舍悉蕩沒。浮胔蔽波。人或緣樹杪附敗屋脊以避。頃之。隨波去。萬子大痛曰。吾可以獨生。急募舟往救。全者數十百人。而流屍瘞且無算。遠近稱之。萬子天資穎悟而篤厚。勇於爲善。汲汲恐不及。家無中人產。而師友姻戚之死無以殮者殯之。孤子女婚之嫁之。飢寒爲人奴者贖之。無辜罹刑獄救之。節烈冤抑伸之。飢民之流離者。告當事。請巨室以賑之。癘疫藥之。寒襦之。質舟給資歸之。易簀之際。猶出金付乃翁。屬戚友未婚娶者完之。亡友之女。爲勢家者嚇而聘之。嗚呼。萬子未嘗一日居得爲之位。乃其德之所被。積善之所留。彼今之司百里以上。凡操禍福之權之人。果孰得而孰失乎。然則萬子雖死。可以不恨。萬子娶夏氏。側室殷氏。男二。女三。男遇登方七歲。遇泰納襁褓。乃識者知其後必達也。萬子生於前崇禎辛巳五月八日巳時。卒於今康熙戊辰七月十七日巳時。卒五年壬申某月日。將葬於其鄉之某原。其弟以狀來請銘。其墓之石。乃述其生卒而爲之銘曰。匹夫而利天下。人皆以爲難。苟隨分以濟物。亦何力不能殫。吳君之德。積於家者厚。而施於物者寬。何必尊其位高其官。原有楸。隰有蘭。川縈紆。氣鬱盤。嘖兮沆兮。宅以安。

文林郎中書科中書舍人侯君墓誌銘

君姓侯氏。杞人。諱元棐。字友召。人稱之曰兔園先生。以辛丑進士知湖州德清縣。擢中書科中書舍人。外艱卒於家。卒十有三年。其子方曾請某爲其墓之銘以瘞於廟。謹按狀。君高祖諱于趙。都察院右都御史。巡撫山西。曾祖諱應瑜。以鄉薦知泰安州。歷鄖陽知府。而諱邦寧者其祖。諱體巽者其父。俱邑庠生。父封文林郎德清縣知縣。君性至孝。當明末遭寇亂。舉家竄徙。時年十五。常懷乾餱供親。祖母卒客邸。父母罹患癘疫。君晝夜經營調護。流離險艱備至。久之。復歸里。郭外皆土寇。城中斗米錢二千。君日率兩弟採柳絮挑菜甲雜糠爲食。而父母甘旨未嘗缺。未幾。大清兵渡河。中原悉歸附。杞始安堵。然家中落。於是教授鄰邑爲養。而以不能時奉大父父母色笑。輒爪其胸。胸瘡血縷縷不絕。見者悲之。君生於天啓丁卯。稍長。日誦千言。時生計窘。封君嗜飲。每夜篝燈一。君撥火執爵侍。封君且飲且授君書曰。吾與若祖晚年進親若。若不力學。更誰望乎。於是君發憤刻厲。十一歲應童子試。不售。文爲里中傳誦。後輾轉他鄉。戎馬未嘗廢學。年十七補弟子員。鼎革後舉辛卯鄉薦。辛丑成進士。己酉除知德清縣。於是始得祿以養。乃居官八年。善政不可勝紀。而家無餘貲。庚戌秋。淫雨害稼。君親上官請命。中丞范公承謨按覈之。君力陳請。淚隨聲落。吳民數萬號泣動地。范公歎曰。侯君眞民父母也。爾令陳救荒策。乃條三事以上。一曰借庫金通糴平穀價。二曰折漕糧稅免流亡。三曰輸穀納監以富民養貧民。范公一一奏請。乃復請發米千石。勸民輸米

二千石。設粥食飢者。又發平價米八千一百石。分糶貧次貧。給符驗糴。范公亦發賑米九百二十石。凡活九萬二千三十五人。於是民困大蘇。次年又苦旱。君爲文以禱。旬日甘霖降於禾如漿。大雨霑足。而壬子蝗災。復以全荒請蠲。折如庚戌。兩年共免四萬餘金。糧六千餘石。邑人至今頌之。范公之撫浙也。馭下嚴明。不稍貸。初嚴災傷時。守令無敢發一語。癸丑君以歲饑復請發米千八百石。錢四百萬賑之。分守嘉湖道參議某以范公檄核覈賑事。徵服入德清。見其給賑寂然無譁。飢民悉得實惠去。歸白范公。公曰。吾固廉其實也。檄他邑爲法。而手書勞之。其見重如此。初德清居霅水上。當天目下流。設斗門版閘隄塘備蓄洩。久不治。易浸溢。而人丁詭寄。俗健訟多盜。漕胥汛兵勢族恣奸害。君修水道。清編審。講鄉約。嚴保甲。革漕弊。抑豪強。風俗丕變。又念賦重民貧。課民蠶桑。屆期市杭扇數千。手書勸農字。從一二輿。隸僱往驗之。所至婦子爭出。餽以餅。勞以扇。惰者薄治之。蠶利遂倍於昔。當是時。君再迎封君及曾孺人就養署中。而王父以年高不得往。封君孺人至即旋返。君每以不獲事奉。捫膺飲泣。欲乞休。范公督閩去。志遂決。屢請。會滇閩叛。兩浙所在騷發。君募鄉勇。脩弓矢。械暇晝夜訓練。太湖塞山賊蜂起。剽劫。獨不敢入德清界。久之。以計閒其黨。降之。餘散去。而禁旅南下。供億繁。君如期立辦。里閈晏然無擾。制府武定李公之芳嘗謂諸將軍曰。侯德清眞奇才也。甲寅夏。君大父卒。訃聞。慟幾絕。欲歸不得。丙辰告休。文一月三上。遂移中書科中書舍人以歸。未抵舍。封君訃音又至。君搶地泣血。袖淚朱殷。勺水不入口。披髮跣行數十里。號哭入郭門。觀者莫不隕涕。君數年來積勞成疾。至是哀毀逾禮。遂不起。君得年五十二。元配李氏封孺人。子二。長方曾甲子舉人。次京曾庠生。女三。適某某。孫四。某某。君爲人平易。不立崖岸。而正直不可干以私。初蒞德清。徵漕糧吏以例金進。杖之。立散還民間。剗石水禁。壬子分校浙闈。嚴杜禾下。有以賄請者。叱之去。友愛家。厚於宗族故舊。通貧鄉里。善難枚舉。卒之日無親疎莫不同聲痛悼。公之賢蓋可知矣。銘曰。于嗟侯君孝稱純。幼遭閔凶勤且辛。霅溪之水流淪淪。移孝作忠何振振。殫心乃職瘁乃身。毀以滅性盛其仁。彼蒼不憖遺哲人。我銘斯石志不泯。

封君甯獻賢墓誌銘

潁州甯獻賢先生子世簪官太史。與源定交京師。時源父年八十。遁迹江淮數十年。同志故友俱歿。先生年七十有三。生於明萬歷四十八年庚申。而源父生於癸丑。源既與太史約爲兄弟。期移家潁水上。奉老親與先生共晨昏杖履。優游林壑。執意先人以癸酉終。越四年丙子。先生亦卒。嗚呼。老成凋謝盡矣。況以所聞先生懿行。皆人所難者。可不傳乎。先生性孝友。重義。恂恂退讓。能忍辱。有大度。父諱某。以進士官戶部。甲申病歸。卒於家。先生終身哀慕如一日。厚撫諸弟。事叔父如事父。遭變權大難。僂薄乘勢輒迫。先生不與校。琴書坐嘯晏如。家與往往消沮能去。曰。此長者也。從而化之。明自隆萬以來數十年。四海昇平。世家益驕貴。怙侈不肖者橫噬鄉黨。既而大亂。鼎革兵火被天下。鉅族豪家蕩滅。而市井多崛起。恣睢淫威逞報復。先生家故數有。始祖諱某。以功拜羽林衛指揮。同知世襲。後移鎮潁州。十一世至先生。先生曾祖諱某。以科第顯。官尚寶司卿。父又繼其祖武。累世華冑。而樸摯恂謹如寒素。先生一守其家法。故雖遇變

多外侮。終不被其禍。生平多隱德。少游武林。館一豪飾家。有美姬夜奔先生。先生驚起。力拒之。端坐達明。拂衣而別。又有以千金賂謀非義者。毅然卻之不顧。先生既歿之明年。太史以書致源曰。我兩人同抱終身長恨。求如京邸促膝。望白雲之下。臨風雪涕。已不可復得。先人卜葬今秋。誌銘惟子是望。嗚呼。源與太史偕隱養親之志久矣。每握手欷歔。謂吾兩人親俱老。正人子愛日之年。不可不早爲計。毋致他日之悔。太史自癸酉典試黔中病歸。猶侍先生色笑者三四載。源則餬口四方。未嘗盡一日之養。而親遽歿。悲夫。悲夫。人子之幸不幸何如也。得書、嗚咽流涕。累日夜不能成章。久之乃據狀而爲之銘。按先生諱某。年十六補弟子員。天姿敏妙。爲文深雋警勵。工書法。中年以後。絕意進取。子貴封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元配劉氏。贈孺人。子七。太史其長也。次世珮、世標、世纘、世溥、世齊、世奇。標太學。溥府庠生。珮纘早卒。齊出繼。五女俱適士人。孫五。謙、洽、滄、浚、沆。先生教子孫以正。終身無所苟。嘗書諭太史曰。淡素吾志也。奢即不孝。謙退吾志也。矜即不孝。護物攸吾志也。肆則不孝。又曰。人心日下。縱不能以一身迴既倒之瀾。而潛居藏脩。不得罪名教。使祖宗之澤不自我而盡亦可矣。臨終猶書遺訓曰。違心之事不可行。傷心之言不可道。嗚呼。如先生者。可謂君子人矣。銘曰。

厚載物。光浟浟。波頹流。德弗讎。終則伸。始則屈。久愈昌。宅幽闃。

蔣退庵太學墓誌銘

蔣退庵太學諱進、字虔臣、金壇人。父諱鳴玉。崇禎丁丑進士。官兵科給事中。兄諱超。順治丁亥探花。官翰林院侍讀。其家世俱詳侍讀誌狀中。退庵六歲而孤。兄撫之成。九歲能詩文。長以詩名。而性至孝。篤於兄

弟。忼慨重然諾。喜交游。敦愛尚節義烈魁奇之士。一女適同邑予節使之子。其季子則予兄汲公之壻也。嘗謂人曰。吾一子一女皆與忠臣之戚聯姻。勝貴顯多矣。蓋節使之妻之母爲予從母。適興國王公之子鎮蘇侯鳴謙。興國者。名之仁。故定海總兵官。輔魯監國舉義。事敗。全家赴海。自至南京就戮而死者也。又嘗謂予曰。吾生平有快事二。一歲暮游歸。出囊金作百餘封。貯之篋。奚童負之。偏詣親友。問何以卒歲。良苦。視所需多寡周之。又嘗客歙。歙有土豪奪其宗子祠廟田。宗子貧懦。訟之官。官以賂左之。宗子恚。不敢與校。豪乃取草履二并紙筆束之。懸其門。呼謂之曰。吾知若欲訟我。無錢市紙筆。且徒跣不能行。今以此贈若。其速控我。我待若。行路皆爲髮指。顧無如之何。予聞之。立言之郡守。卻其千金之賄。使爲平反。而置豪於法。當是時。退庵甫弱冠。而卓犖尙義。其生平豪舉類如此。事兄如父。凡訓誡之言。以錦囊佩之身。雖逆旅孤舟。未嘗不三復自警。母孫宜人奉佛。因事佛。宜人病幾危。刺指血。寫佛經。寫訖即愈。後不起。乃於佛前割臂。祈以身代。既卒。椎心泣血。死而復蘇者再。伏地七日夜。勺水不入口。鄉里哀之。既而游京師。數年不歸。交益廣。以濟急扶顛危爲己任。思有所建立。卒不遇。癸酉冬十一月。夢登樓。梯半力竭。暗中有人挈之上。上見月明如晝。左右皆佛像。孫宜人素衣挾蒲團立。見之詫曰。兒何爲來此。佛前兩羅漢侍。拜其右、左以手招曰。彼粥飯僧耳。何足爲汝師。乃拜其左。禱曰。某半生落拓。禱未竟。忽旁一人抄答曰。五載爲郎。默思曰。我未爲郎也。復自續一語云。萬事在心。羅漢乃命撿一蒲團隨宜人去。寤。遽忽忽不懌。作佛

前自輓詩五章。十二月二十五日。赴友人宴。歸。與同寓友飲酒。歡賦詩數首。漏三下就寢。忽嗚噎不能語。黎明卒矣。於戲。退庵與予親如手足。嘗以生死而予奉父兄命爲兄女擇壻。又重之以婚姻。乃甫結縭。予兄嫂遽相繼歿。癸酉予娶於鄉。方謀贅壻於家。以承親歡。而先君忽逝。月餘。退庵又逝。自此愆期凡六七年。直至庚辰始得合巹成禮。予痛念父子兄弟存亡之故。與退庵生死之情。加以兒女合離歔欷。時時嗚咽流涕。而女最孝。先君最所鍾愛。每爲壻述先祖父母鞠育之恩。及予撫之教之之義。壻亦以其先人見背。吏日相對哽咽不能止。初予兄嫂歿於高郵。先君挈家來天津。是時予已將先妣及兄嫂三櫬扶歸。暫厝天津。乃率女及壻哭拜其墓。以復其命而告成事焉。於是壻再拜乞予爲文誌其父之墓。予流涕許之。而爲之誌曰。退庵生於順治己丑二月二十七日。以庠生游太學。得年四十有五。所著有勞人草此山中詩餘各一卷。五七言古近體詩四卷。輯經史百家事類名蟲叢數十卷。娶季氏。癸未進士陝西按察司廉使諱誕生女。子三。治生、嵩生、衡生。俱庠生。女一。即適于氏者。孫一。尙幼名麒。銘曰。

嗟彼偶生。爲蒼蒼嬴。亦云克灼。爰誦爰讀。爾維鴟鳶。是騁是逐。白雲吐華。孤蹤獨馥。卓哉蔣子。生彼華屋。有珠在淵。有玉在璞。匪壙匪塗。山川自煜。天之高矣。仰彼飛龍。海之廣矣。謂彼培風。君子生矣。賀彼蒼穹。君之死矣。奠此幽宮。嗚乎邈矣。流風易窮。

蔡叔謙墓誌銘

蔡靜子先生之子叔謙名舉圖。卒於戊寅冬十月朔。年三十七。時予客南昌。靜子致予書。述其子之生平。并以其遺文與諸君子贈言示予。請爲誌其墓。按叔謙娶某氏。子女若干。自十一歲隨父出游。磊磊負奇

氣。不應試。好爲大言。喜談兵。所至賢豪長者。莫不折節交之。靜子嘗過安陸。叔謙方十六歲。游城北。作記曰。安陸。故承天府也。明世宗父興獻帝分封於此。世宗入繼大統。因名承天。丁巳秋。予從父至此。過城北三元觀。觀左有山。從父登覽。父歎曰。此昔陽春臺也。興獻帝嘗作陽春臺賦。臺毀矣。御碑尙存。悚然愴然欲涕。九日復從游城北。過白石橋。不知何處。又數十步。見黃瓦破碎地上千萬片。大石碑二。長丈餘。仰臥勒雙龍升降狀。無一字。更前有大礎石。圍盈丈。數百列地。皆宮殿柱礎。由是乃知即王城內也。折而東登崇岵山。山前一碑倒地。糞穢擁聚。載興獻帝九日詠菊花詩。父歎曰。此昔重陽宴也。今若此。吾與爾復何至此哉。下山西行。斷碑礎石如前。結屋居者悉營卒。或以黃瓦雜他瓦覆屋上。或半覆茅半覆黃瓦。或茅屋上更以黃瓦覆其脊。如此者百十餘家。其園圃門牆垣牖。皆黃瓦。階礎石。皆石碑。皆石能也。老翁數人揮鋤種菜。見予父子彳亍低徊。輟鋤相視。於戲。秦始皇築阿房宮。焚於項羽。興獻帝非秦比。闖賊一炬。遂至此。哀哉。又嘗獨走河北。籃大行。攬王屋。出首陽山南之遊。寶遇李村之李沛生。亦奇士。延至家。招賓客。挾伎高歌。酣飲十餘日。結爲兄弟而去。遂西游蜀。至成都。與李生書曰。士生斯世。苟得一二知己。山川離別。千萬里外。時相懷問。亦足以慨慷生平。寄託千古。但某自悲十餘歲。即好讀孫武、司馬穰苴、諸書。稍長、涉獵春秋、左傳、史記。又從家大人游江東、閩、越、福、廣、齊、魯、燕、趙。時已及壯而學仍疏。今二十有八年矣。益不自悲其貧且賤。竊念古之人如鄧仲華諸公。年二十餘。即能垂功名於竹帛者。爲可悲也。其他文字。激

昂忼壯。原本忠孝類如此。嗟乎。數十年老成凋喪既盡。卽予儕輩。亦大半不得志以殁。乃後起之英如叔謙者。亦復何辜。更夭折之而奪以去。使人讀其遺文。慨念身世死生今昔之故。能不潸然涕下乎。初予與靜子訂交京師。在乙丑。今十有四年。乃復見靜子。而靜子黧然黑髮白。頹然老矣。予方悲靜子之貧以老。不意別數日。而復喪其子也。靜子與余書曰。某奇貧。兒輩某年缺餐。手自鋤闢荒山。種茶四百餘株。伏暑同工作。操鎌薙稻。薪乏。烈日登山樵採。菲弗休。或戴星月汲井。秋旱。躬桔槔灌芋田。又竭力蒔芋。觸熱暑成疾。遂不起。是某以貧累兒至死。餘生無幾。何不喪我。而喪吾子哉。予讀其書而悲之。又見錢唐張山公贈叔謙文云。叔謙性孝友。重然諾。喜爲詩文。尤好談兵事。然叔謙才可用世。宜磨礱以學問。而乃易言兵。昔張子厚少喜談兵。范文正公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之讀中庸。卒爲大儒。予規叔謙。無以加於文正。而叔謙將來根極性命之學。用則宏濟蒼生。舍則垂教來世。倘其子厚是師哉。觀此則叔謙爲人可知。而吾於山公之文。更歎叔謙與用世之才。近代往往以儒者不知兵。執其章句腐見。貽誤國家而禍君父。叔謙既用志於此。山公乃因己所不知。而以儒者常談沮之。使不獲深造以得其要。今且死。而吾又不能得其人與究其法以傳於後也。豈不深可惜哉。銘曰。

天旣篤生奇英。胡爲窘其遇、嗇其壽。俾不得以成名于嗟。蔱生慧以貞。魂魄毅兮騁長鯨。章有芒。藏有衡。春秋有代謝。天地終無情。惟歟蕃者朝菌榮。唯鸞與鵠飛騫鳴。峨峨廬插連荊衡。孤塚片石高崢嶸。

廖處士墓誌銘

予乙酉游粵東。有廖生瀛者。持其先人柴舟先生所刻二十七松堂集謁予曰。先君子讀先生文。服膺十餘年矣。歎服不去口。日教瀛與後學錄先生文。焚香玩誦。恨未識先生面。乃今先生至粵。而先人適卒。何不幸不得見先生。一吐其胸中之奇。以質其所未逮。然又幸先生之來。得以其遺文請正。以見其生平。而因以求先生文以誌其墓。則先人死且不朽。言訖流涕。手攜其集中謬相推許之言數此示予。而長跪頓首以請。予惶悚驚歎謝不敏。旣而讀其文。卓犖奇偉。矯矯絕依傍。議論發前人所未發。序事宗龍門。詩新警雄逸。字字性靈。而其人品學術性情神態磊落浩然之氣。畢露於行間。於戲。豈易得之士哉。處士諱燕、字柴舟。廣之曲江人。生於崇禎甲申。時値鼎革。廣東尚爲明守。其後數更離亂。破產食貧。卒於乙酉。是爲康熙四十四年。得年六十有二。十八歲補弟子員。旣而棄去高隱。當道莫不慕之。而處士介然自守。不肯事干謁。肆力於詩古文。能絕去近代陋習。追蹤古人。予耳處士名久。未見其著作。今始見之。而處士已死。於戲。陰陽變化。四時行。百物生。文之本也。聖人畫卦造文字。蓋假借以發其蘊。而文實不在此。作者不能仰觀俯察於日月寒暑山川草木鳥獸。以及聖人之禮樂政事。歷代人事之變遷。與一身之視聽言動求之。而區區求之字句之閒。亦末矣。故其於古人之文。得形而遺神。知方而不知其無方。乃今處士之文。何其能得我心之所同然也。且夫脩辭立其誠。聖人立言。與德功相表裏。非爲娛目適名欺世之具。近日作者。惟甯都魏叔子先生言經濟。卽可見諸用。言道德。卽其所能行。而章法一準乎古。處士識議。雖間有高明之過。然實可儷魏先生以不朽。乃處士語人曰。叔子先生後。惟王崑繩一人。崑繩之文。汪洋無涯。變

幻百出。直欲駕唐宋元明而上。噫。予何敢當處士之過譽哉。顧以予之落拓。見棄於時。而萬里外有知己如此。及親至其鄉。見其子。而其人又死。悲夫。悲夫。予生平知己不過二三人。皆先我而死。處士未識面亦死。粵中高士屈翁山、陳元孝亦死。梁太史藥亭亦於是年三月死。粵中虛無人。而海內老成凋謝。又不獨粵中爲然。予倀倀然獨立天荒地老。俛仰無聊。一無所成於天下。徒以文字表彰忠孝遺逸。而悲歌忼慨。呼天而莫之應。則誌處士之墓。而不禁潸然涕下也。孰知予之心哉。孰知予之心哉。處士祖父某。父母某。元配鄧。無出。繼亦鄧。生子三。瀛、湘、清。瀛庠生。能世其學。湘、瀛、清幼。女子子三。銘曰。

乾曜三光。坤列九垓。造物奇譎。風雷水火山澤草木鳥獸各別。終則生人。爲天地心。代之喉舌。經之綸之。煥乎文章。六宇有截。嘵爾蒙蒙。不知其本。求之殘歡。此道在人。乃化之根。不可斷絕。處士廖君。嶺海奇英。鍾茲閒血。磅礴萬古。睥睨百氏。甫盥揣躁。硯彼醜悄。大兒小兒。何堪一擊。天賦之才。又恐其張。發洩丹映。遂靳其年。留茲與宰。歸諸遂沉。嗟哉廖君。惟我與爾。心解神悅。白日昭昭。幽扃漠漠。鑿扃洞徹。千秋尚友。矧在同時。何須而詰。九原可作。違彼埃風。招搖獨揭。

徐雲若墓誌銘

予聞東南多隱君子。己卯至吳。故老皆無存者。有醫隱曰徐雲若。卒於前一年十有二月。其生也以丙申之八月。嗚呼。何爲其然也。按狀。君始祖諱棋、宋汴京人。靖康之亂。遷於吳。十五世祖諱逵。佐元時隱居。刻志力行不仕。張士誠據吳。徵辟。晦。明初。屢徵不起。後聘爲建甯儒學司訓。考諱自立。母某氏。君生而穎異。好學志識。卓犖不羣。及長。棄舉子業。遭寇亂。家毀。慨然曰。當今之世。欲濟物謀生以養親者。其唯醫乎。是時、君父母俱存。貧無以養。乃學醫。久之術益精。每力斥庸醫習說不顧。疾應手解。人皆以爲神。遂大行。君爲人孝友尙義。與人忠。晨昏甘毳。承歡無間。父歿。哀毀踰節。愛其弟甚篤。撫訓弟之子如子。人有善。揚之恐後。或正色直言其非。而患難竭力周之無所辟。徐俟齋先生者名枋。明壬午舉人。隱山中四十餘年以歿。與君善。多病。君每攜藥入山視之。歲凡數四以爲常。甯都曾青藜寓於吳。北游客死。一女五齡。君撫之長而嫁之。其孝義爲鄉里所重。而力足以濟之者。醫也。君之識顧不偉哉。初君始祖之子諱琰。當二帝蒙塵。遊說金人留僞。金人殺之。南渡賜謚蹈節。及十五世祖。當元末。與高人逸士往來贈答。篇章曰金蘭集。久散軼。君力蒐討網羅。復成書。疾革。猶託其友梓行。嗚呼。源之深者其流長。根之固者其枝榮。栗里之隱。以其祖也。下邳潛匿。亦以祖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君之祖亦遠矣。厥德復何愧乎。君諱仁叅。別字曉石。年四十有三。配魏氏張氏。俱無子。弟之子承嗣爲之子。承嗣請予爲其墓之誌。謹按狀誌之如左。而爲之銘曰。

昔而孝養。莫尊焉。窮而惠澤。莫宏焉。兼斯二者。而善其術。舍良醫其曷從焉。嗟哉徐君。師之貞也。維君矢之。波之瀾也。誰其繼之。人之疾也。君能已之。天之疾也。誰其起之。君兮歸矣。誰其死之。

吳孝廉墓誌銘

安平吳君奐若諱璠。癸酉與予同舉於鄉。三上公車不第。辛巳卒。癸未其兒爾錫來京師。請予誌其墓。流

湖謂予曰：吾弟負異才，讀書過目卽成誦。五六歲日記千餘言。十三補弟子員，年十五，經史無不通。時藝滂沛傾溢，不可遏止。未弱冠，名聲大振。試輒十數藝，半日立就。學使莫不嘉歎，每試必冠其曹。文競傳寫吟誦。詩賦初宗六朝，後乃進於漢魏，盡焚其前所爲文。其於象緯、山經、地志、兵陣、風角、浮屠、老子之書，無不究。陸博、呼盧、擊伎、狗馬、神仙、劍術，以及荒怪不經之說，無不好。高傲簡肆，不事繩墨。豪於酒，往往爲其座人耳熱酒闌，仰天歎嘯，意豁如也。嘗與余讀書申旦，倦則酣飲擊劍，歌呼爲笑樂，或論古人忠孝大節，及抑鬱不平事，輒滿引痛哭，忽忽不懌罷去。嗚呼！以吾弟之才，而卒鬱鬱不得志以死，豈非天乎！夫高才早死，如王子安、李長吉及近代吳明卿、侯朝宗者，何代蔑有，然卒不能掩其精光，湮沒其名者，以其文章自不朽也。吾弟雖負才而志識高遠，凡所作，俱自謂不足傳，不自珍愛，棄去，又不知天之不假其年，而及時策勵收拾，以成一家言。乃今一旦忽焉以死，不但不能緩厚於天，卽求如古人之高才早死而卒以傳者，亦不可得，是可悲也。言罷，復欷歔泣下，而拜手以請曰：子立言可不朽者，能以子之言存吾弟之名乎。予唯唯。謹按狀：君候補內閣中書舍人，祖諱恂，明諸生，崇禎戊寅死深州之難，累贈奉政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考諱本植，順治戊戌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母門宜人、馮宜人，君馮出也。兄圻，弟珊。妻張氏。子二：元亮、□。君生於康熙丁未，得年三十有五。其卒也，以下第抑鬱成疾，遂不起。蓋自甲戌以後，文體大壞，以當事者欲變庸腐爲高古，而不得其道，凡迂支離謬戾不可解之文，卽以爲奇才，而悉拔之前列。又擇其尤不可解者，以魁天下。於是天下習爲荒經蔑理無文義之體，以爲科名捷徑，而負才夙學，不肯與時俛仰如吳君者，率顛仆困躓而不遇。然此猶以文也，乃變而愈下，并支離謬戾之文亦不可得，而嬗變矣，弁者比比。使吳君不死，其感憤更何如乎。嗚呼！世之尚僞久矣。人以僞顯，學以僞傳，才以僞舉，文以僞售。僞者福之基，僞愈甚則福愈大。一眞則患隨之，非禍災卽夭折。幸而不禍災不夭折，亦必困阨終其身，老死而後已。噫！其時使然邪？其命邪？乃爲之銘曰：

吳君之生，天所妬也。誰其使之，蠱以悟也。卽玉成之，竄其步也。胡爲天之遽朝露也。天乎天乎，究何故也。我爲斯銘，君其祚也。

李夙公文學墓誌銘

李文學名在公，字夙公，順天府庠生。其先自松江遷京師，高祖以上無傳。曾祖諱恩，祖諱鈞，世爲大興人。考諱良材，素長者，妣阮氏。君以明崇禎壬申生，卒於今康熙壬午，得年七十有一。卒之前，予數識君疾，神明猶炯，自謂胸中皭然無所累，但恨無嗣，得子文傳我無恨矣。以藏書八册贈余，余流涕受而許之。君篤孝，事親如嬰兒，敦古道，渾渾然良易，以直言必忠信，終其身不易。爲文雅粹，絕時蹊，不售，肆力經史百家，尤善讀漢書。授徒甚衆。妻張氏，賢，生一女。先君卒，君不再娶。女適庠生錢紹劇，久之亦卒。君哭之慟曰：悲夫，予之命也。予既無子，一女復不能存，天乎何尤。老益貧，依其甥溫燕以居，至是卒。嗚呼！以君純德篤行，不遇於時，弱老放廢，而復斬然無子以死也，聞不悲乎。初予方五六歲，從兄汲公受句讀，兄未弱冠，與君善。君長予兄五歲。及余兄弟奉母南下，輾轉江淮垂三十年，而予乃復歸里，時夙公已過半百，故人死者

十八九，相與握手太息。因憶當年，予兄與同學諸子往來講習課文藝，予輒侍右左，風雨寒燈樽酒歲時歡讌，予從傍嬉戲，嘲果餌爲笑樂，歷歷如昨日。俛仰生死，忽焉隔世。方幸予兄未老，夙公尚存，期以餘年栖山共老，乃不數年，予兄亦死，今且十年，而君又死。嗚呼！予亦老矣。兄弟故人，俱捨我而死，予庸不知後死何時，而予又何以生爲哉。乃流涕誌其墓，而爲之銘曰：

蹉哉彼蒼，爲醉爲醒，胡然而廢，胡然而興，孰與爲勸，孰與爲懲，儻亦不能以自主，何憤然於上帝之威名。君既生遭其顛躓，死宜更厭乎幽冥。我爲君告，超幽橋，山高水長，視茲銘。

居業堂文集卷十八

墓誌 表 行實 行狀 告文

王母阮安人墓誌銘

甲寅，滇黔變起，有司望風降。獨廣東知西寧縣事王君不爲動。賊至，城且危。時安人阮氏隨之任。謂安人曰：如爾母子何。安人哲衣起，出懷中匕首曰：有此，夫何懼。王君慨然太息，出與士民日夜嚴守備，賊引去。未幾，君以薦內徙，偪後代者未至。安人曰：妾攜幼子先，君去家累，乘間出，易矣。乃留健僕衛君，自以老弱從。當是時，賊壁東下，粵師失利，退保肇慶，沿江徐寂無片帆。安人背敵而指揮幼子率從者，縱柁竊棹，直抵肇慶。時舟而數十里，戒嚴，行人絕，而湖南已爲吳逆據。耿氏反閩中，江西提督楊富謀死，其妻帥衆煽亂，鄱湖群盜及山寇悉起應之。武弁爲叛文者，君里人，聞安人至，急遣其妻登舟止之曰：夫人將安往，數千里內皆兵，投虎穴無謂也。夫人留，衆皆欲留。安人曰：吾自離西寧，死生聽之矣。脫弦之箭，可復止哉。舟抵大庾，虔領又戒舟，順流一旬，不見他舟。安人率僕婢佩刀，晝夜警備。將入湖，風大作，覆舟不可勝數，艤棹吳城者蝟集，安人命乘風破浪徑進，衆力止之，不聽，曰：吾當葬江湖中，不肯作俘鹵耳。於是舟幾覆，乃得過。然是夜吳城被賊焚掠一空，而安人免。嗚呼！士大夫無識，則膽薄，膽薄不敢任天下之利害。利害無敢任，而天下之害將不可勝道。安人以一婦人，遭變識力乃如此，豈不偉哉。既抵家，子沛思沛儁

大驚。謂安人從大而降。然聞君爲尙氏留。憂之。安人笑曰。毋慮。尙氏子逆謀已著。嚮父肯爲彼羈紲乎。已而君果力卻之。全其節以歸。安人。諸城人。與君同里。生於明天啓二年二月。十七歲歸君。敏慧。倉猝有定識。性至孝。姑周太淑人偶夜半得疾。家人皆不知。安人甫就寢。心動。急起遽視。太淑人果暴疾幾危。救免。壬午。辟兵航海數千里。扶持太淑人。備極艱苦。又嘗辟寇。負太淑人夜踰重垣。匿山谷中。自叢棘竄而出。身無完膚。亂定。產已破。操作給舅姑饔飧。自晡精績。久之。王君成進士。家稍裕。筮仕縣令。署內有官田數畝。安人蚤奚奴種而食。長子沛思以鄉薦第一。成己未進士。官中允。次沛憍。旣選州同知。沛憧、沛恂、聯登甲子丁卯賢書。安人以子貴敕封。鄉人榮之。益勤儉自斂。諸子婦無敢飾文繡者。有餘以濟宗戚之貧乏。女二。一適孫森。一適丙辰進士候補知府李華之。孫三。穉、和、棐。安人年七十有四卒。將以康熙丁丑閏三月。葬於某山之原。沛思以狀求銘其墓之石。予竊聞安人生平已久。爲誌其大略如此。狀中所載懿行甚多。不能悉。而應變之才。有男子所不及者。戊申地震。諸城最劇。安人居樓。從破壁墜下。血淋漓。抱兩子泣。地搖搖如覆舟。兩子急請辟去。安人曰。諸婢壓其下。非人子乎。吾去。死矣。亟集家僮。懸賞啓磚石出之。皆復活。居樓火。烟燄障梯戶。不可登。家人驚匿莫措。安人命以水濡被褥。分給諸婢蔽火。身先登。叉持選衣箱。火上。去其旁引火物。而汲水負上。頃刻焰熄。嗚呼。是豈尋常女子所能乎。銘曰。

惟智勇。稱良士。咄嗟哉。孰稱是。惟安人。奇男子。堅厥志。矢歸死。利匕首。指其兇。魍與魅。徒爲爾。氣所乘。轅萬里。爲孝懿。乃其始。齒在泉。鬱在祉。子振振。珮玉纍。石可昉。銘不毀。山蒼蒼。水瀰瀰。

葉節婦墓誌銘

番禺知縣姚君炳坤之世母李氏。以處女守節四十餘年。年六十有五卒於家。時予游南海。姚君以狀請銘其墓。按姚之先爲葉氏。慈谿鉅族。君大父諱某。號闇齋。游京師。娶某氏。生子二。長諱某。字敬斯。即聘節婦者。次諱某。字某。即君父方伯公也。初闇齋公卒於京。敬斯方數齡。而方伯未彌月。値鼎革。不能歸。危困幾不保。母不得已。託敬斯於其族之賢者。使歸慈谿。以延葉氏。而身與幼子留京師。時亂離未定。浙東瀕海多警。人不聊生。敬斯歸。貧苦無所依。延行力田讀書。每念其母。則登隴而號。聞者隕涕。定海李翁聞其賢。以女字焉。敬斯不肯娶。曰。我不見母。終不娶也。當是時。方伯已入旗籍。成乙未進士、授閩建建陽知縣。遣使尋之。時不通。則問者十八年矣。敬斯方輟耕登隴。而使者至。於是急隨使來。方伯已行取北上。遇於錢塘。母子兄弟相持大哭。左右皆泣。久之。母收淚曰。爾已娶未。曰未也。已聘李氏女。母顧方伯曰。當爲爾兄卽成之。方伯曰唯。乃隨之北。未幾母亡。服闋。方謀歸娶。忽無疾終。以其喪歸。李翁聞之。攜女大哭曰。天乎。吾女將安歸乎。女從容答曰。翁何傷。女得所歸矣。翁曰何歸。女曰歸葉門守節耳。翁訝曰。爾有是乎。節婦立屏鉛華。易縞素。拜父母。徧辭親族曰。身許葉氏已久。義無他適。請往成服。戚姆多垂涕勸止。不聽。立促登車。翁曰嗟乎。女志決矣。乃送至葉氏。茅屋傾側數椽。一棺燈火靑熒。風雪懍懍莫蔽。節婦哭祭成服。宗族閭里老幼扶攜聚觀。非嘖嘖曰。李翁生有女。葉敬斯死有婦矣。自是以紡績自給。數年如一日。後方伯爲嘉湖道副使。迎入署。事之如母。以子炳坤爲之子。及遷江西布政使。以康熙二年卒於官。夫人某氏。

與節婦定省撫孤。久之。節婦病。思歸。而姚君以旗籍。例不得繼漢籍爲子。節婦謂某夫人曰。歸撫三子。待其成。我歸守墳墓。毋餒葉氏鬼也。節婦旣歸。某夫人家益貧。十餘年。姚君始筮仕番禺。方欲迎養節婦。而節婦死矣。節婦生於前崇禎戊寅年八月。卒於今康熙壬午年七月。姚君流涕爲予述其生平。曰恨不得養母以終其天也。幸君誌以傳之。初節婦之歸葉氏也。里中婦有新寡者。欲他適。其姑曰。時婦嫁得矣。何以見葉家婦乎。里中婦慚。已而涕泣自悔。遂矢志終身不嫁。以節婦之感人如此。其有關風化何如乎。乃誌其概。而爲之銘曰。

禮女未嫁而夫死。斬衰以弔葬則已。未嘗教之守節。而與伉儷比。咄嗟彝倫斁由喪厥恥。賢者矯之雖過天爲鑒。六十五歲終女子。持三綱、扶萬紀。

董孺人墓誌銘

經傳所紀。載後母不慈。自陶唐世已然。厥後如尹吉甫、閔子騫。代有之。無足怪者。故撫前子女如已出。非至性仁厚者不能。然前子或抵牾不相下。亦勢格不得遂。若惸惸孤女。而恩勤育閔有加。此尤人情所難。可爲天下後世勸者。於其歿也。烏可無銘。成母董孺人。實鹽成翁繼室。翁元配孫。無子。遺二女。孺人生子三。康傅、康保、康俊。康熙癸亥十月卒。某年月日。康傅等將葬孺人某山之原。以狀來請銘其墓。按孺人父星台。以篤行稱。孺人九歲失母。事繼母稱孝。嫻內則。柔貞靜婉。有賢譽。及歸成翁。翁母及孫孺人俱未葬。孺人悉脫簪珥佐營葬事。無難色。聞者異之。舅喜飲。日或六七索。皆洗爵治餚核無違。當是時。前孺人二女。長十齡。次襁褓。孺人憐愛之過。嘗甲申避亂村中時。已生康保。孺人獨攜二女。保護之。屬婢嫗負二子曰。若善視之。吾非不愛子。但二女羸弱。不可使去左右。設不虞。吾可再得男。而不可復得前孺人女。烏虖。

世之棄虐前子女。私其子女而惑其夫。疏前子女如路人者。不知其幾。聞孺人之風。其亦汗顏赧愧而興起乎。成翁有聲膠庠。以病廢舉業。不得第。而夙長者好義。兄弟多外侮。翁出身涉危疑。排解之。攘禍患不卹。孺人委曲調和於宗戚內外。息忿爭。消大難。佐夫教其子皆成立。二女並明大義。次女夫沒。自經以殉。孺人慟幾絕。長女家貧。饑饉望於道。寒授以舍傍宅。謂康傅等曰。若等可自給。止一姊。介獨賢乎。此皆成翁歿後事也。三子並早補弟子員。康保成進士。官內閣中書舍人。孫男十二人。孫女五人。孺人生於明萬歷三十八年正月十一日。得年七十有四。銘曰。

豈以壽。貴以子。孺人之德厚也。只有德格天。天弗逸。孰謂報施其爽矣。宅爾宮。安爾止。世緜延。百千祀。

楊太君墓誌銘

崇禎十四年辛巳。賊李自成陷洛陽。南京兵部尚書呂公維祺死之。先是。公知城不守。遣淑人郭氏率子女辟河北。故免於難。側室楊氏年少。侍公未久。無所出。公既葬。淑人遣之去。楊嗚咽流涕不自勝。淑人亦泣慰止之。相從偃伏山谷間。南涉江。瀕於危者數矣。志不變。復北反轉徙。躋嶮絕壑。冒荊棘豺狼狐兔所出入。淑人乘蹇驢。楊與家人徒步從之。亂定。姑居新安之眞家山。困艱於食。食稗糲雜茶。或啖附蕨。家人多不能堪。楊獨甘之。旦夕幸先僮婢操作不稍懈。於是知其志終不變也。淑人卒。哀痛若喪考妣。而尙書

公子若孫男女十有八人。弱者撫之。長者婚嫁左右之。凡五十年始卒。葬於公兆之西阡。越七年。公孫侍御公履恆。以太君狀請源爲之誌其墓。按太君。澠池人。性貞靜。寡言笑。退讓不喜矜華。守婦道唯謹。同列有于氏者忌之。太君不與校。及于死十餘年。終不言其過。故郭淑人愛重之。其卒也以康熙二十七年。去其生萬歷四十七年。得年七十。適子侍御公某。爲義服期。諸孫緦麻襄事。禮也。蓋以義起云。初賊之攻洛陽也。何督公致仕家居。力勸福王散財結士。爲守禦計。王不聽。將士皆離心。或勸公去。公曰。我大臣也。雖無守土責。可苟免乎。於是散家財。率衆死守。及城破被執。罵賊不屈死。使當日預引身辟去。於義固無害。乃守死不去。所謂殺身成仁見危授命者也。然則太君所以報公。不猶公之所以報國乎。太君誠無愧於公矣。銘曰。

呂公義烈貫尾縣。夫人保家歷險艱。爰有側室同辛酸。年少更無兒女牽。閉心壹志五十年。撫厥幼孤室家完。下報司馬無慚顏。片石巉巉星日躔。

梁鵠林先生墓表

宛平梁鵠林先生年五十有八。卒於寶應。葬北郭五里之薔薇溝。其門人王源表其墓曰。先生年五十。登攝山。望拜孝陵。賦詩哭。遺命葬攝山上。先生魂魄應在彼。今葬此。非先生志也。能不悲乎。先生姓梁氏。諱以樟。字公狄。別號鵠林。其先世保定之清苑人。後徙京師。撫治鄖陽僉都御史縣黎公次子也。生於萬歷戊申六月十一日。兄仲木公以柟。弟析木公以桂。並知名。時號三梁。而先生尤朗拔負異才。八歲讀書家塾中。值壁裂。作裂壁歌。首句云。壁猛裂。龍驚出。縣黎公大奇之。十六歲補弟子員。受知左忠毅公光斗。崇禎己卯舉於鄉。領薦第一。庚辰成進士。授河南太康知縣。當是時。中原盜起十餘年。所在荼毒。督撫莫能辦。率倡撫議。苟且倖無事。盜且服且叛。而河南比年大旱蝗。人相食。民從悉爲盜。盜益熾。效都御史史公可法謂先生曰。盤根錯節。可別利器。吾子行矣。初先生爲諸生時。日討論經世略。後縣黎公以鄖撫勦王。先生兄弟以介馬從。嫻軍務。庚辰臚傳後。天子命試騎射。進士皆書生。夙不習。相顧慚笑。先生獨挽弓插羽。躍馬馳矢。三發。的皆應弦破。觀者色然駭稱異。及知太康。境內賊凡三十六窩。集紳士議。剿撫。或默或言撫。先生不應。歸與仲木公謀曰。陳奇瑜。熊文燦皆以撫誤國。故賊至此。縣雖小。豁輸可乎。仲木公曰。不能剿而言撫。猶不能戰而議和也。剿之便。於是練鄉勇。脩城堡。嚴保甲。募死士入賊。伺賊所出入。常夜半馳風雪中。帥健兒密搗賊壘。賊旋伏。禽其渠帥。焚其巢以歸。半載。境內賊悉平。嗚呼。賊初起甚微。使州縣盡能殺賊如先生。大吏一意主剿。或出奇兵決勝。或扼險制其死。撲滅之甚易。何至燎原不可救。致甲申三月之禍哉。先生威名日振。督撫上首功。壬午調商邱。是時闖賊屢犯開封。周王傾左藏。勵兵民死守。不能破。乃東攻歸德。先生莅任未百日。嬰城血戰三日夜。城陷。孺人張氏率家人三十口自焚死。先生被重創。仆亂屍中。死復甦。商民救之出。奔淮上。時史公總督漕運。爲之請。仲木公亦脫身賊中。會先生於淮上。癸未。謁請室。冬。陝督孫公傳庭戰殁。賊長驅入西安。全陝悉陷。甲申春。賊渡河東犯甯武太原。京師震動。時先生已將釋出獄。聞之大驚曰。事急矣。乃從獄中上疏。請皇太子撫軍南京。輔以重臣。假便宜從事。

係人心。倡合豪傑義旅。共起勤王兵自強。擇宗室賢才。分建要地。而重督撫權。行方鎮避虛。合力拒賊。疏凡三四千言。執政見之。訝曰。免死是矣。又自貽懸邪。尼弗使得行。後月餘。甫出獄。都城陷。天子殉社稷死。先生於是與仲木公脫身間道南走。當是時。南都聞京師變。大臣議所立。鳳陽總督侍郎馬士英貪福王闇弱。欲立之。兵部尚書史公可法執不可。而誠意伯劉孔昭。太監韓贊周。與士英合謀。迎福王即位於南京。先生自德州臨清南奔。時各郡邑建議文武吏豪傑莫不與敵血盟。鼓厲忠義。人皆感憤流涕。受約待命。渡淮。見史公方以閣部督師淮上。因建議山東河北爲江南藩蔽。若無山東河北。是無中原江北。無中原江北。區區江南豈能自守。今宜於河南北山東設三大鎮。倣唐節度使宋經制招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資者爲之。寬其文法。使自爲戰守。而閣部大治兵居重馭之。又言北方人心向順。宜及時撫爲我用。否則忠者不能支。黠者反戈相向矣。前後奏記數十。而士英專政。貨鬻官爵。用逆黨阮大鋮爲兵部尚書。競立門戶。斥忠讜。君臣日夜酣樂。而左良玉。高傑。劉澤清等。各擁兵跋扈莫能制。史公太息謂先生曰。君言良是。但朝廷從疆場於度外。凡奏請不以時裁決。相齟齬。坐失事機。某唯以一死報國而已。因相向流涕。先生知事不可爲。憤鬱成疾。辭去。乙酉。史公仍舉先生以兵部職方司主事。經理開歸。未幾。揚州破。史公死。南都相繼潰。先生遂與仲木公遁迹寶應之葭湖。先生風格整秀。目有芒。聲朗朗如鳴鉦。豁情絕人。隱居讀書。究心理學。著書多先儒所未發。而性喜酒。尚義慷慨。有幽燕烈士風。酒酣論古。伯于豪傑奇謀偉積。或及中原殺賊兩京戰事。悲歌仰天嗚咽。或月夜登高痛哭。嗚呼。先生之志可悲矣。仲木公豪邁與先生友愛最篤。戊戌卒。無子。先生哭幾絕。期猶悲哀。後以析木公子熙爲之嗣。而數子饔一匕箸猶得乳。析木公以己丑進士知江西饒州府。庚子亦卒於官。先生故多病。連喪兄弟。過痛。日劇。乙巳七月十五日卒。卒之時。端坐如平常。作論學數百言。放筆就枕而逝。所著詩古文。有練要堂文集。印杏集。源兄潔與源集其理學經濟諸書及詩古文合爲一編。曰梁鵠林先生全書。藏於家。嗚呼。源兄弟受業先生。潔猶得先生之學萬一。源僅十餘歲。莫能窺其微。及先生殁五年己酉。乃就所聞見。而再拜流涕以書其墓之石。

劉處士墓表

劉處士諱獻廷。字繼莊。別號廣陽子。大興人。生於戊子七月。年四十有八。卒於吳。與妻張氏合葬於吳之陳墓山。祖口。父鐵。爲名醫。母張氏。吳氏。相傳其先爲吳人。曾祖以上俱無考。自處士上處士穎悟絕人。博覽負大志。不仕。不肯爲詞章之學。年十九。親殁。挈家而南。隱於吳。初。吳有高僧說法。士人醵金從之講法華。處士聞之。與焉。坐食頃。伏几而鼾。僧說能。處士駒亦能。明日復往如故。衆竊笑。僧詫曰。客何爲者。呼與語。則大驚。拜伏地曰。公神人也。掖登座。處士夷然登座不讓。暢衍厥旨。衆大說。僧率衆蒲伏。願爲弟子。處士笑曰。吾正若誤耳。豈爲浮屠學者哉。拂衣去。由是從游者日衆。嘗謂學者曰。聖人謂人爲天地之心。人微焉爾。且衆。胡爲天地之心。皆學易而得其說。乾也。坤也。初交而生風雷。無形也。水火次之。形而虛。山澤又次之。實矣。由是草木生焉。鳥獸育焉。草木鳥獸不已竟乎。未竟也。草木不實。則草木之生未竟。而草木熄。天不生人。則天之生未竟。而天地之生熄。人者。天地之實也。故曰人爲天地之心。身豈心哉。心。心爾。所謂仁

也。天地不能爲者人爲之。剝復否泰存乎運。而轉移之者心。人苟不能斡旋氣運。徒以其知能。爲一身家之謀。則不得謂之人。何足爲天地之心哉。故處士生平。志在利濟天下後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計。其挈家而南也。尙有貲數千金。以交游濟危難散去。鄰舍一女子。許字。夫貧流於外。母將改聘之。女誓不從。處士聞之惻然。時僅餘藥肆一廛。立鬻金。尋其夫贈使婚娶。而家益貧。久之。西南大亂。民惶惑不聊生。處士乃入洞庭山學益力。亂定。妻張氏旋卒。於是慨然欲徧歷九州。覽其山川形勢。訪遺佚。交其豪傑。博采軼事。以益廣其見聞。而質證其所學。初。故尙書徐健菴及其弟故大學士立齋兩先生聘之不就。至是歸里。將付其子燮於其兄御史資廷。徐又聘之。乃就。而予以脩明史。亦館於徐。與處士道同志合。日討論天地陰陽之變。伯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古今興亡之故。方域要害。近代人才邪正。其意見之同。猶聲赴響。而處士於禮、樂、象緯、醫藥、書數、法律、農桑、火攻、器製。傍通博考。浩浩無涯涘。嘗從容謂余曰。吾志若不就。他無所願。但願先予死耳。予驚問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誰。得子爲吾傳以傳。復何恨哉。嗚呼。生死無閒於天下。不足爲天下士。師爲天下士。不能與古人爭雄長。亦不足爲千古之士。若處士者。其生其死。固世運消長所關。而上下千百年中不數見之人也。顧留京師四年。有奇遇而訖不見用。庚午復至吳。遂南游衡嶽。困而歸。方謀與同志結茅。著書終老。乃不一年死矣。處士爲人良易。負絕世之學。而虛衷常自下。誨人諄諄不倦。其少也。讀書每竟夜不臥。父母禁不予膏火。則然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股。落落寡歡衣冠。躑躅風塵中。人鮮敢易之者。蓋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爲己任。使得志行乎時。建立當不在三代下。而竟潦倒齎志以死也。豈不悲乎。死之日。門弟子哀號擗踊。行路咨嗟涕洟。予在京聞之。召其子燮於天津。與友人斂金爲位哭之。而使燮奔喪於吳。爲之表其墓。嗚呼。處士之心。天地所以不熄之心也。古聖賢以其心傳於後。而古聖賢未嘗死。天下有以處士之心爲心者。處士又豈死哉。後之覽者。尙其有感而興焉。

張文學墓表

張文學諱某。字某。宛平人。父西山先生。名能鱗。丁亥進士。歷官青州府防海道參議。文學十八歲殤。先生年八十有三。哭之慟。不降服而期。以其有成人之德也。越三年。先生見予。執予手流涕。述文學生平。曰願子文表其墓。以識予悲。先生爲橫渠先生十七世孫。博學撰著甚富。出所著儒宗理要、荒政考略諸書授予。則又撫卷太息曰。嗟乎耄矣。考證經史。豐皆亡兒翻閱。文字皆其所手錄。一旦喪之。如失左右手。言罷泣下。予亦愴然久之。按文學幼而敏慧。通詩、禮、易。而文以大家爲式。不安於小成。諸先達俱器重之。補弟子員。恂恂善自下。事親孝。事諸兄。遇諸兄子。溫恭良易無閒。苦志力學。成瘵羸。久而不瘉。己卯應鄉試。報罷。遂殁。殁之日無他語。惓惓以家廟藏書爲念。張目謂先生曰。兒學恨未成。不能侍膝下。罔極深恩。報無日矣。言能藹然。非所謂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可以爲成人者歟。先生爲能已於悲也。文學生於壬戌某月日。卒於己卯某月日。聘兵部侍郎韋公女。未婚而卒。先生命其兄子有濬爲之後。記曰。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長殤原不同於中下。與無服之殤。第未聞不降服也。然而有後。非殤矣。不降服。宜哉。仲尼不爲狂

畸。非其倫乎。爲之表。用告世之緣情而達禮者。

李賢婦墓表

賢婦李氏。大興人。前武淸侯弟光祿大夫左軍都督府左都督諱誠銘公孫女。父諱滋。生於順治甲午年十月。年十七歸李茂春。茂春幼孤。母潘氏。年二十七守節。備歷飢寒瘏瘁。志不奪。撫茂春成立。賢婦事姑孝。人皆謂潘苦節食其報。婦勤儉。事必躬親。絲粟無所靡。戚友至。必盡款曲。慶弔禮務厚。疎遠一無遺。御下恩。而家法懍然不可犯。李君素不問家人生產。而內外事莫不舉。賢婦內助力居多。李君嘗病篤。醫不藥。旣彌留。婦乃焚香籲於神。刲臂肉和藥以進。遂愈。數月。李君偶小失意。責婦。婦默然。老嫗楊氏嘆曰。郎君幸無恙。待以聲色加諸內。亦知果以塊肉活君命邪。李君疑問故。始知。視其臂。創痕凹然。流涕謝之。生一子。名紳。弱。嘗勸李君置側室。不聽。數年。婦以勞致疾。疾日深。爲子娶婦。又聘一盧氏女。爲李君側室。涕泣勸之納。卒之日。謂李君曰。夫子葬我不得過厚。使我不安於地下。言訖而逝。李君哭之慟曰。吾身之成。賴有母。家之成。賴有妻。母死妻又死。吾何以生爲哉。予與李君爲姻。知賢婦最悉。因乞余言表其墓。不使其湮沒無傳焉。

先府君行實

嗚呼。先君年八十有一而終。不爲不壽。不孝源哀擗懵顚。痛絕不欲生。以不孝未得盡一日之養也。先君以明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遭闖賊之變。自剄不死。棄家走吳越。風波不死。患難顚沛不死。疾病不死。今

不孝源濫叨一科。甫兩月而先君遽死。嗚呼。不孝源縱極人世之榮。何能爲先君重。故放廢潦倒五十年。卒抑鬱老死。而爲之子者。生不能奉養以安其身。死不能備情文之禮以厚終。抱恨終天。痛入膏肓。此源所謂疾首椎心。泣涕而繼之以血者也。當甲申三月十九日。賊陷京師。先君時司徼巡北城。見宮女四出。知烈皇帝必死。大呼奔帝宮。路拔佩刀。將引決。老僕楊坤奪刀挽馬。趨金剛寺。時先妣魏恭人已率家人婦女十七口赴家園井中死。先兄潔方八歲。先匿寺中。大門和尙者。寺主也。夙與先君善。相持哭。徐曰。吾待公久矣。遂以僧服進。遂祝髮。久之亂定。始出。初先君在職方。少敏斷有才幹。爲紳先生器重之。而襲爵崇禎季年。天下大亂。朝臣朋黨日盛。先君發憤慨然謂同列曰。今天下有四大弊。而朝廷不能除。戡亂保邦須經濟才。科名以虛文取之。所取非所用。弊一。廷臣無論大小賢不肖。率以門戶恩讎相報。誤國事日壞一日。莫之顧。弊二。武臣國之爪牙。國家右文左武。入其途者。類鹵莽鄙瑣。不齒於人。弊三。三大營官軍。詭寄歷餉者十八九。無一堪用。卒有變。不知何以待之。弊四。於是欲上疏痛哭陳言。而當事輒尼不使得行。居恆鬱鬱成疾。嘗見京師戒嚴。守者泄泄。恨甚。夜夢天子詔授節鉞。出門。甲士旌旗環擁。擐甲挺戈。縱馬馳。馬蹶墜。左股痛。旦。疽發。血流不止。其愛國急公如此。先是始祖諱玉。無錫人。姓王氏。所謂沙頭王也。洪武時遷北平。從成祖靖難。屢立戰功。陣亡白溝河。子孫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傳至先曾祖諱廷楨。生子二。長先祖諱炳。無子。卒。家難作。爵中絕。次諱燿。源本生祖也。子四。先君爲季。旣長。力爭之當事。得復爵。而先伯父三人皆出仕。各推讓先君。遂出繼承襲焉。常居禁中宿衛。朝侍宣糾儀。提牢則矜恤獄囚。

伸冤抑。而爺表章職司糾劾。先君雖痛憤廷臣誤國。乃亦詣持義利事來告謀興大獄者。輒拒退不肯發。蓋忠義激發而不失之刻。和而不同。仁厚而剛毅。其天性然也。及避迹江南。頽然縱飲自放。而友人涂難。朝廷。身出為排解。卻定大難於杯酒談笑。而保全者甚衆。與先叟師梁鶴林先生偕隱寶應。南北則中州崔觀齋、甯都魏叔子諸先生。暨義僧松影。時往來無間。每談當日人才政事亡國之由。及朝廷禮儀大典。委備詳悉。竟日夕不倦。而見野史所載。無實事。誣罔者多。往往欷歔扼腕。於是為崇禎遺錄一卷。自其間而流涕紀之。序曰。烈皇以仁儉英敏之主。遭家不造。焦勞十七載。卒以亡。嗚呼。仁儉英敏卒以亡。天乎其人邪。臣小臣日侍殿陛左右。目擊時艱。知禍所從來非無故矣。上即位。誅逆璫。斥宦官。虛心委任儒臣。而所謂儒臣者。率庸劣狡憤。惟知營私相傾軋。致釀揭日熾。中原盜蜂起。罔顧中外。一無足恃。於是破格用人求奇才。闔廷臣。雖有一二可用之才。而門戶牢不可破。如其黨。即力護持之。誤國殃民皆不問。非其黨。縱其才有可用。必多方陷之。寘之死。而安危所不恤。使天子務衆議以用人既不效。排衆議以用人又不效。朝用一人。夕而敗矣。夕用一人。朝而敗矣。輾轉相循。賊勢日熾。天子孑然孤立。彷徨無所措。而宗社隨之。然則家國淪亡。誰之罪也。每詔對大臣。綸閣天語煌煌。諮詢安危大計。率倀惶汗不能對。即囁嚅舉老生常談邀寵。間有忠鯁敢言。又迂疏不識時務。不可用。臣竊恨之。且夫璫禍國柄。威劫天下。上春秋方十八。不動聲色驅除之。固非中主所可及。而畏天災。遵祖訓。勤經筵。察吏治。恤民艱。種種聖德。又朝野習聞其說。使得忠君愛國才識辦賊之臣為之輔。君臣一德。將相同寅協恭。則太平何難致。乃不幸有君無臣。卒致身殉社稷。國世就絕。公主手刃。嗚呼。從來死國之烈。未有過於烈皇。亡國之痛。未有痛於烈皇者也。乃一二失身不肖喪心之徒。自知難免天下譏議。肆為誹謗。或曰猜忌用宦官以致亡。或曰貪財愛情貴以致亡。或曰好自用以致亡。舉亡國之咎歸之君。蓋寬己與同類誤國之罪。轉相告語。且筆之書而傳於世。臣用是切齒腐心。痛烈皇誣衊。又懼實錄無存。後世將有與失德之主同類並譏者。故錄所見聞。凡野史之僞者正之。遺者補之。深慚譾陋不文。不足表彰聖德。聊備實錄萬一。庶流言邪說有以折其誣。而後之脩明史者有所考據焉。嗚呼。此先君一生心血所存。不孝源於乙丑返都。值脩明史。已將副本上之史館。而先君人殁。則以手錄一編納棺內。以相殉者也。先君凡三娶。先兄為元配徐恭人出。繼以魏。又繼以蕭。生不孝源。先君南游不歸。先妣亦攜源兄弟南下。越歲卒於高郵。父子兄弟煢煢三人。相依二十餘年。及不孝源以家貧親老。就館穀於京師。無祿先兄於辛未即世。先君七十有九。而先兄無子。源之子方十歲。不孝將去京師而南。則無以為養。留則晨昏侍奉無人。不得已。請先君攜家來天津。而不孝又以飢驅走江右。嗚呼。天下之為人子者。至此蓋亦難矣。初先君年七十。攜不孝兄弟載酒渡江。歷覽金焦北固。旬餘始返。及八十北歸。源不能奉承先君西山北山之游之志。中途一覲。辭去。而歲方歸。歸數日復去京師。而天津居處不得其安。致先君臥病半載。幾不起。不孝之罪。尚忍言乎。乃倖邀一科。而移居偏甘衰。謂親疾已瘳。後此可以承歡。稍贖不孝之罪。孰意兩旬而先君忽逝。且不得親受遺言一永訣哉。天乎天乎。何辜於天。致此極乎。夫以八十老翁。九死餘生。重歸故土。而咫尺京華。不能復睹帝城宮闕。披荊榛

一展先人壠。尋里巷訪故舊。而西山雲物。徒付之渺渺夢想。衰白悵惘。灑老淚於荒煙海徼。而齎志以殁終。嗚呼。悲夫悲夫。身世盛衰之故。遭逢之不幸。何其痛也。先君諱世德。字克承。別字中齋。生於前萬歷癸丑七月十九日寅時。卒於今康熙癸酉十一月十一日戌時。先妣徐恭人。鎮撫[illegible]燦公女。魏。光祿寺卿士章公女。蕭。御史□□公孫女。太學恢嶽公女。子二。長潔。府庠生。娶楊氏。金吾鴻與公女。吏科給事中覺山公妹。次源。順天癸酉鄉試第四名舉人。娶李氏。前左都督誠總公孫女。武清侯誠銘公姪孫女。太學論生公女。孫一。源出。名兆翀。為潔後。孫女五。其一潔出。許字蔣太學雝之子廩膳生衡生。其四源出。一字貫太學其實之子之彪。餘俱未字。先君生平嘉言懿行。莫能殫述。特序其表表大節。用告當代立言君子。而苦塊痛迫。語無倫次。聊備采擇。賜之鴻文。以光泉壤云爾。

先兄設公處士行實

先兄諱潔。字設公。別字渭齋。先妣徐恭人出。徐。家君元配。繼以魏。魏殉難死。又繼以蕭。生源。先兄九歲得源母。後母也。久而忘焉。性至孝。愛母服母訓。母不知予前子也。初國變。家君將南游。不果。久之。果家去。母日督兄課。教幼儀弗懈。戚姻譖之。予之食。拊之曰。兒母非母也。後母將弗兒恤。嗟兒何辜。淚下。兄毅然投箸起。趨歸。入門大呼母。涕淚隨聲落。奔母前。抱母大哭。母驚問故。語咽不能出。且哭且訴曰。某姻不仁。謂母非兒母。後母也。大乖傷兒心。母潸然相持哭不止。戚姻聞之大慚。自是中外無間言。家君南游數年不歸。母攜源兄弟南下。省家君淮浦。家君曰。吾志不得伸已矣。興若渡江擇地借隱廬。母曰諾。但窮數年勤瘁。心血已枯。恐不久人間。越一年。果卒於高郵。兄哀號。水漿不入口。累日夜擗踊無節。幾滅性。文離苦塊年餘。每夜半風慘淒。斜月烟戶。撫棺嗚咽滂沱。或夢中號哭而起。隨為嗚咽。悲逾聞者哀之。兄自孩提如成人。不與羣兒嬉。初入塾。師授書數句。頃之掩卷背誦。請復授。授有頃。復誦。如是者三。師曰。是矣。俟明日。曰。明日自明日。今日將何為。師大奇之。授數紙。旬日。學庸遂卒業。一日。宴客演劇。忽前後覓不得。已而尋至後園大樓。則兒端坐讀書其中。問之。曰。吾苦外喧雜無靜所。故避此耳。其天性好學如此。十二歲補弟子員。有聲。試輒高等。及南游。慨然尚志。棄去不復試。從梁鶴林先生講學。先生許以偉器。後隱居寶應。源兄弟受業於門。兄篤苦得心理學。窮經史。先生深器重之。而源自四五歲。母命兄授句讀。至是益督嚴。時予杖。曰。我敢忘我母臨終語而背之耶。則撫杖泣。故源事兄為嚴師。兄亦視源如保抱。人且稱為兄弟所難。事家君。先意承志。或色不豫。則傍徨終日。務悅乃已。嘗客山陽放生池。病瘧。家君將遠行。腹瀉不止。兄遷延。瘧作。恍惚汗騎於前。應關壯繆侯前。既返。見家君坐水閣方飯。而壯繆忽從後窗外探書一好字於家君背上。須臾寤。而家君正坐水閣。食未畢。自此霍然。中州巨室孟氏。有女能詩善鼓琴。擇配不得。謂家君及兄名。遣二義士來締姻。許田宅妝奩甚厚。家君以語兄。兄愀然曰。母墓非他鄉不能返。兒竊不安。席忍議婚耶。因泣下。乃固辭之。二義士感動。嘆息而去。後請甯都魏叔子先生為二孝人立傳。曰。潔聞人言後母字。若刃剚吾心。而梁先生嘗語人曰。此生真吾孝子。吾不忍譽其為孝子。恐傷孝子之心也。其後年幾四十猶未娶。家君以宗祀計。強授室。而兄以親老無以養。時時出游。備嘗險艱。歷寒暑。勞困弗恤。乃卒

無所遇。而鬱鬱成疾。辛未正月。嫂楊氏卒。病日臻。源館京師。付書繼精之。既而以書來云。見弟字。言言血淚。讀未竟。失聲哭。哭已又哭。鉅影開成人千里之外。非至誠曷能若此。此道今人固絕響。但未知古有是否。恨不令祥兒見也。吾疾從此漸瘳矣。源方謂兄可不日起。孰意其竟溘然長逝耶。傷哉。兄齋志以歿。事未有表見。獨其孝友不愧古人。其著述有三。經學考。以群書衡相而詩律其間參其異同論其世合三經爲一經博采先儒之說參以己意而斷人作緣之遺共六十卷學易經濟編。引論易象以之若曾詩外傳體二十卷列二十一史人物行事是非得失而斷滄盤子集。文詩二卷四卷古俱據傳世行遠而編輯先業師全書。四十卷先兄論學之書俱附其中爲馬宛斯先生參訂繹史。名□與序爲□□□□百六十卷已梓行而所見肯有功後學者。其卒在六月十九日未時。距其生丁丑五月二十五日辰時。得年五十有五。無子。以源子兆符爲之子。一女許字金壇蔣太學進之子衡生。遺書與源云。潔生平無大過。無愧天地鬼神。但愈淨蘆公意惡云云。不一而足。今不幸遭此大變。命也。積志未酬。時也。不能終養。不孝爲大。然老親自荷享諸。吾弟賢聖爲期。發過在即。我亦可瞑目地下。但苦吾弟耳。嗚呼。源兄弟遭家不造。數十年世離顛沛。母死不能葬。八十老親不能養。兄忽中道捐棄。而源又遠在二千里外。悲夫悲夫。天奪降凶。痛結黃泉。尚忍言哉。惟當代闡幽立言君子。可俾不泯。謹述其生平大略。附家乘備采擇焉。

孫氏三烈狀

烈婦邱氏。順天醫士孫某妻。某年十四。學醫邱翁。翁相傳爲文莊公之後。流寓京師。術精。人以爲神。某學之三年。盡得其術。翁異之。以女妻焉。即烈婦也。烈婦自幼端重。寡言笑。歸於孫。孝事舅姑。家人俱稱其賢。某納妾陳氏亦賢。烈婦厚遇陳。時以古懿訓誨勉之。家益和。人益稱烈婦賢。生子三。長補弟子員。早卒。一女。性貞淑。類其母。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賊陷京師。某挈妻妾子女避城北之武廟中。須臾。賊充斥。號呼沸天。時女方十四歲。烈婦顧女語陳曰。賊勢如此。我輩其能全乎。節與生孰重。言未畢。埂泣。女默然俛首。從容下堦。出門外。踴身躍入井。某趨救之不及。乃救之上。則大呼曰。死爾。死爾。復翻身投井中死。是時烈婦已縊死井傍樹上。而陳氏泣拜某曰。妾不可以獨生。某泣挽之曰。爾可無死。陳不應。脫袖掩面。投所生襁褓兒。直入投門內井中死。女未笄。陳逆家女。俱勇於赴義。不苟活如此。一時三烈寢屍廟中。見者皆爲流涕。久之。其子孫莫能傳。予特狀以傳云。

告西岳文

甲申九月既望。西山居者王源敢昭告於西岳華山之神曰。源幼負四方之志。志不遂。而今老矣。竊嘗遊五岳。觀天地之奇。勒其名於丹崖石窟。曩兩過華陰。不得一陟蓮花峯頂。仰望巍峨。悵惘增切。今更虔誠齋潔。備文而來。而積陰未解。雲沈雨障。阻我躋攀。昔韓愈開衡山之雲。蘇軾睹滄溟之市。精誠所格。神無不通。以某之愚。何敢上比前賢。然誠之所積。無賢愚一也。伏望山靈乃驅霧靄。大開日月之光。使某得以跨蒼龍嶺。謁白帝。一追王猛陳摶之蹤。則其生平之志。亦已遂矣。山靈其許我乎。

合葬告墓文八首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三日乙亥。男某敢昭告於顯考前錦衣衛指揮僉事府君之靈曰。自歲甲戌。

卜宅羊坊店新阡。以安顯考體魄。十有餘年。形家言非正穴。恐有未寧。卜吉茲月戊寅。改葬於前穴數武之地。并啟顯妣徐恭人、魏恭人、盧恭人靈柩合葬。而以兄某嫂楊氏祔葬於旁。女四姐亦祔葬城外。今日啟土。謹以清酌庶羞告奠墓側。伏唯親神。不震不驚。鑒茲微悃。嗚呼。男之不肖。十載經營。今始克襄此舉。不孝之罪。復何言哉。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三日乙亥。男某敢昭告於顯妣盧恭人之靈曰。自歲丁丑。男從高郵扶我母暨兄嫂三柩北返。權厝於天津者五年。壬午移至京師羊坊店新阡。又厝於顯考墓側者四年。今始卜吉茲月戊寅。與顯考暨前母徐魏兩恭人合葬。并葬兄嫂於傍。女四姐於隅。今日啟柩。謹以清酌庶羞告奠靈右。伏唯親神。不震不驚。鑒茲微悃。嗚呼。男之不肖。十載經營。今始克襄此舉。不孝之罪。復何言哉。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三日乙亥。弟某敢昭告於故兄設公處士嫂楊氏之靈曰。兄嫂歿於高郵。厝於顯妣盧恭人旅殯之側者七年。丁丑冬。弟始得扶母暨兄嫂三櫬北返。又厝於天津者五年。顯考新阡之傍者四年。今始卜吉茲月戊寅。將顯考與顯妣徐魏盧三恭人合葬。而祔葬兄嫂於旁。今日啟櫬。謹以清酌庶羞告奠靈右。伏惟冥鑒。不驚不震。鑒茲微悃。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六日戊寅。孫某敢昭告於顯祖考前誥贈榮祿大夫後軍都督府右都督府君顯祖妣誥贈一品夫人之靈曰。孫父因國變南游。年八十始返。八十一歲卒於天津。孫以祖墓不可復葬。乃卜葬於西便門外羊坊店新阡。後將母盧恭人柩自南扶來。厝於父墓之傍。今又將前母徐魏兩恭人柩之葬祖塋者遷去。明日己卯合葬。雖與祖父母相離。而十餘里之間。蕭蕭樓館。精靈相望。與同邱其域。固無殊也。謹以清酌庶羞。告奠墓側。伏唯鑒歆。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六日戊寅。男某敢昭告於顯妣徐恭人魏恭人之靈曰。惟我徐恭人爲顯考元配。生我伯兄。不幸早世。繼配魏恭人。遇難捐軀。節烈昭著。至今皆六十餘年矣。顯考既歿。男卜葬羊坊店新阡。今將啟二母之柩。祔男生母盧恭人。與顯考合葬。卜吉明日己卯。其奠幽宮。謹以清酌庶羞。告奠墓側。恐歲久櫬有損傷。啟裂新棺備易。伏惟親靈。不震不驚。鑒茲微悃。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十日壬午。男某敢昭告於顯考前錦衣衛指揮僉事府君顯妣徐恭人魏恭人盧恭人之靈曰。男昨擇吉日己卯。合葬考妣於羊坊店新阡。而祔葬兄某嫂楊氏於傍。女四姐於城外。今以清酌庶羞敬告墓側。伏惟考妣幽宮永奠。體魄相依。三千里南北流徙。七十載存亡骨肉。幸歸故土。同聚九原。嗚呼。男之不肖。不能揚名顯親。早襄大事。子然孤立。經營十有餘年。始令考妣得安地下。感念存歿。嗚咽涕零。惟我考妣啟佑後昆。俾我子孫縣爲光大。無隊前人之緒。曷勝厚望。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既望。越十日壬午。弟某敢昭告於故兄設公處士故嫂楊氏之靈曰。弟昨擇吉日己卯。合葬考妣於羊坊店新阡。而祔葬兄嫂於傍。今以清酌庶羞敬告墓側。伏惟兄嫂幽宮永奠。與我考妣相依。既已盡孝於生前。今更承歡於地下。嗚呼。家門不幸。骨肉凋零。弟之不才。前途不偶。今始勉竭犬馬。克襄此舉。然而心力已枯。餘年無幾。今將浩然長往。不知後死何時。將來得與我父兄相依。此魄否也。哀

感涕零。惟我兄嫂鑒佑焉。

維丙戌年三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父或庵告於亡女四姐之靈曰。我奉考妣兄嫂之柩。俱合葬於羊坊店新阡。而葬爾於域外。與爾祖父母伯父母相依。今以清酌庶羞告爾之墓。爾其安焉。嗚呼。爾病不起。我滯京師。不能還家。與爾一訣。至今抱恨於心。茲既送爾歸土。我心慰矣。爾其代我侍祖父母伯父母於地下。庶免我不孝不弟之罪云爾。

居業堂文集卷十九

記　碑

十三陵記上

天壽山十三陵。曰長陵。（成祖）曰獻陵。（仁宗）曰景陵。（宣宗）曰裕陵。（英宗）曰茂陵。（憲宗）曰泰陵。（孝宗）曰康陵。（武宗）曰永陵。（世宗）曰昭陵。（穆宗）曰定陵。（神宗）曰慶陵。（光宗）曰德陵。（熹宗）曰思陵。（烈皇帝）昌平州在京師北六十里。天壽又在州北三四里。萬峯環矗如城。缺其南如門。而層層拱抱。中則平原。廣輪可二十里。東西北三面。崇巖疊嶂。縣亙百里不絕。南則近山爲案。遠山如列屛。諸陵俱依山爲城。山各異名。長陵在正北黃土山下。名康家莊。三峯爲障。崇閎森偉。儼若垂裳以臨萬國。翼翼然龍翔鳳翥而下。結爲長陵。老君堂水自東北來。西折遶其前。合西北實莊灰嶺錐石諸水而南。復折而東。自東山口逶迤出。東稍北二三里爲獻陵。背黑山。嚮西南。永陵在陽翠嶺下。舊名十八嶺。亦西南嚮。去長陵東南二三里。而永陵東北。則德陵也。可二里。曰鎖子山、潭子峪。嚮正西。此長陵以東之陵也。其西則獻陵、慶陵、裕陵、茂陵、泰陵。以次而西偏北。皆南嚮。相去近者里許。遠二三里。皇山寺嶺。獻陵也。其二嶺。慶陵也。石門山。裕陵也。寶山。茂陵也。史家山。泰陵也。史家山與長陵之山不相屬。蓋特起於西者。然猶在封域中。自此而西。隔大澗。山勢盡矣。故康陵轉而南。西負蓮花山。東嚮。東嚮自康陵始也。於是昭陵亦東嚮。定陵亦東嚮。非形勢使之然哉。定陵在長陵西南。昭陵又在定陵西南。俱

二三里。俱在大峪山下。康陵去長陵十餘里。遠在蟒子嶺西。嶺遮不見。而昭定二陵。則東與永陵相望。此長陵以西之陵也。初太祖葬孝陵。在應天。及成祖都北平。遂營長陵。然仁宗猶欲南遷。且卽位不一載升遐。山陵未建。故獻陵祔於長陵之右。由是宣宗之景陵。英宗之裕陵。憲宗之茂陵。孝宗之泰陵。俱以世祔焉。於獻。二井建於東西山麓。（東井西井成祖葬十六妃殉之所）成祖豈欲與子孫同一域乎。周禮。公墓雖有昭穆之制。然文武成康。又同域乎。天壽雖吉域。而王氣所鍾。獨長陵耳。次則獻景二陵耳。二十里間。安得有子孫世世帝王之穴乎。江右梁份謂裕茂二陵皆不吉。猶未若康陵德陵之甚。康陵武宗也。德陵熹宗也。二宗皆無後。當日或出於苟且。若孝宗之葬泰陵。穆宗之葬昭陵。神宗之營定陵。一則金井明知其有水。（營泰陵太監李興新寧伯譚祐工部侍郎李鐩董其事吏部主事楊子器見金井內有水孔大於杯仰數不止遂聞於朝興雖以誹謗下獄起復知縣郎豢復抗疏言之從復視遂陸令人塞其孔復命無有乃從葬）一則世宗以爲空濩之地。（初世宗以大峪爲吉壤欲還顯陵於是既而閱大峪川勢[illegible][illegible]遂棄不用而昭陵卒用之）一則廷臣力爭其不可。（神宗營定陵太僕寺少卿李植光祿寺少卿江東之尚寶司少卿羊可立疏言大峪非吉壤且劾大學士申時行帝不聽親閱定之）乃皆不顧而竟爲之。抑獨何哉。惟永陵。世宗自擇。差佳。至於慶陵。形勢雖比獻陵。然景泰帝已營之廢穴。光宗倉卒營葬於此。則其氣洩已久。然則神宗之後。三傳不過二十餘年。而國遂亡。豈非天乎。烈皇帝卽位。欲卜山陵。天壽更無可卜。有別營遵化之議。國家多事。遂寢。崇禎十五年。田貴妃薨。葬於小紅門內錦屏山下。東北去昭陵可六里。諸陵俱隔絕不見。形勢無可觀。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賊李自成陷京師。帝殉社稷。周皇后從死。賊以梓宮送昌平。吏目趙一桂哭諭士民。士民號泣奔走。斂錢數百貫。啓貴妃墓。合葬帝后於中。順治初。始以爲陵。榜曰思陵。制甚狹。梁份曰。是宜稍擴宮。或曰。當日欲更脩。如十二陵制。不果。惜哉。然而陵矣。於戲。陵之不亦可乎。

十三陵記下

先君子自國變遊播江淮數十年。年八十始北歸。欲徧謁諸陵、哭拜烈皇。以正邱首。志未遂而歿。歲癸未。源友梁份暨新安黃曰瑚徒步往謁。份爲圖說。曰瑚步驗形勢規制。遠近吉凶。無不載。又參考國史諸陵建立始末。悉正爲訛。稽水東日記諸書之誤。丙戌二月二十三日壬子。源偕份子文中過昌平。癸丑。雇役擔囊。步登天壽。以卒先君子未遂之志。按梁黃所記。應自昌平西門外。北由白石坊。進大紅門。謁總役夫出東門。由東山口入。已踰碑亭而北。乃復折而南。至碑亭。亭高數仞。直簷四出。門四闢。豐碑穹然。金字篆額。曰大明長陵神功聖德碑。碑文。仁宗皇帝御製也。南望大紅門可一里。東西山勢抄裹。建牆關之。（跨此山壟上周四圍者也）環顧嶧嶧嶙嶙。諸陵可見者四五。紅牆黃瓦。殿樓金碧耀目。北華表二。里許。至櫺星門。石獸石人左右列。各二十有四。門琉璃半毀。又北二里曰廣殿坡。坡下平。爲水所經也。過五空橋一。七空橋一。自此而北。尙有二橋。共四五里。至北坡上。迤東始至長陵門。又以役夫謨引向東北皆陵路。竟至長陵東。而七空橋北。俱未經。按陵制。有大門。門外有碑亭。有具服殿。有宰牲亭。有神宮監。（今陵人監始居）有祠祭署。門之內。左神廚。右神庫。次門曰祾恩門。內有殿曰祾恩殿。卽享殿也。嘉靖時始名祾恩。謂祭而受福也。左右有廡。廡前有神帛鑪。殿後有陵寢門。門內屛。屛後石案。案上五供。後寶城。城上有樓曰明樓。如碑亭。丹碧耀棟。樓飛甍表。下有甃道如城門。其下盡隧道也。樓之上。榜曰某陵。中有碑。大書曰某宗某皇帝之陵。寶城內

一大冢。如山。多橡子樹。城帖冢起。雉堞環之。冢與城平。或高出城之上。此其規制大略也。然各有不同。獻陵壯闊。莫如長陵。殿重簷九楹。高可十丈。簷十有一丈。廣倍之。而加以丈者三。朱扉。黃屋。藻井。交龍柱。其外丹陛崇高。玉石欄三重。丹墀神帛鑪二。左右廡各十五楹。殿後有門。通陵寢門。寶城高三仞許。周三里。甓道深三四十步。漸高如登山路。將左右分折。拾級上明樓。樓從廣十七步。望碑亭可十里。微偏西南。不正嚮也。諸陵唯永陵殿七楹。石欄二重。餘俱五楹。欄一重而已。永陵兩廡各九楹。餘俱五楹而已。永陵外有重牆重門。長陵所無。餘即以祾恩門爲門。兩廡即神廚神庫而已。碑俱無文。亭去門俱百數十步。寶城路由殿中入者。唯景永二陵同長陵。餘俱從殿外遶後入寶城。明樓唯永定二陵同長陵。餘俱一二里十二三步而已。而諸陵甓道平。有門通於後冢。前別爲牆。琉璃屏當甓道左右城。折上明樓。永定二陵無甓門。直從外殿上。雉堞俱文石。壁亦文石。地階戺俱文石玓瓅。磷磷爛爛。冰鏡瑩潔。纖塵不留。長陵莫逮也。故莫覩於永陵。莫樸於獻陵。莫幸於茂陵。莫不幸於康陵昭陵。莫慘於定陵。而莫痛於思陵。先是源至長陵東。置行李一老翁門姓家。是日所謁者。長景永德四陵。景陵規制小。德陵尤小。皆地隘之也。謁德陵畢。日已沒。返宿翁家。翁細詢謁陵故。歔然歎息。市村醪共飲。話遺事至夜分。就土炕而臥。甲寅晨起。取道長陵。具服。殿西謁獻陵。質素無華。殿單簷。明樓牆裂階圮。仁宗遺命不欲侈也。故景陵因之。殿後不與寶城屬。以長陵有沙尾隔。故寶城別爲垣。慶陵亦然。而華飾過之。噫。裕泰茂三陵。形勢皆不利也。英宗始革妃嬪徇葬例。孝宗一代聖明之主。俱不得吉壤。何哉。茂陵松柏獨存。自裕陵西夾道者森。過石橋。歷碑亭。至祾恩門。數千株。摯摯睍覞。貞寔萋綠。國變時。中官高姓者守陵。力護持之。故無恙。但甓門內冢牆甚低。級階上冢。與諸陵異。泰陵更不起冢。皆不知何故。而泰之祾恩門。燬而復脩者。只一中門。高數尺而已。祥子嶺者。一名黑嶺。故獰惡。茂泰康三陵。俱受其害。而康陵又甚。其明樓不知何時燬。紺垣碑斷裂。荒蕪無復諸陵之觀。循祥子嶺而東。羅蟠路隘隘。水流潄礐中。跼步過。即雒石之水也。可三里。方轉祥子嶺南。回望諸陵歷歷。而康陵不知所在矣。又二三里至定陵。其規制之大。與永陵同。重牆與永陵同。乃自大門內斵礫潏潏。而繚垣遺址。殘石斷瓦。金光碧彩。雕鏤龍鳳麒麟。懨盡異卉。其精其姿。更不同也。不能毀者。寶城明樓也。樓全石爲之。城石。樹樹瀰以鐵液。豐碑大書大明神宗顯皇帝之陵。榜曰定陵。荊榛惾然。瓦礫雄然。而明樓巋然。彩光煥然。異哉。諸陵俱設太監一。陵戶三。各給地三十五畝。使守門鎖閉。謁者予陵戶錢。方啓入。獨定陵不設。芻牧出入無禁。而門外碑亭。僅存其垣。若宰牲亭、神宮監、無一椽一瓦之存矣。故其慘於定陵也。昭陵亦稍存松柏。但祾恩殿明樓俱燬。陵戶云。乙亥年三月五日夜大雨。忽雷震殿。火不可救。雨下如注。陛水深尺許。而火愈熾。只救得兩廡存耳。明樓燬於前。不記何時。碑亦爆裂。字不全。謁昭陵出已暮。陵前一小廟。有土屋二間。一道士張姓者居之。借寓炊食。已而守陵太監郭姓邀至家宿焉。於是謁者十有二陵。未謁者烈皇帝陵耳。乙卯。從昭陵取道西南至思陵。正南嚮。碑亭甚小。碑有文。稱帝之憂勤惕勵。以臣不忠而致亡。順治年。降臣金之俊奉命撰。不敢譔也。亭後十數步有門。中一大門。東西二小門。東門左一碑。順治年祭帝文。門壞無鎖。一石倒。抵排之入。享殿三楹。兩廡各三楹。僅僅五丈。廣十餘

步。爲脊瓦俱傾損。庭中無鑪無人迹。墀下行潦濟然。殿內爐闌案。供神牌一。書大明欽天守道敏毅敦儉宏文襄武體仁致孝莊烈愍皇帝。黃曰瑚云金書。今乃墨書。又云牌後有帝暨后妃木主三。俱冒以白幬。今亦無。殿後有陵寢門。門內平地。倣明樓式建一亭。榜曰思陵。中有碑。金書大明莊烈愍皇帝之陵。後有五供。唯石鑪有案。餘皆之地。冢高六七尺。磚甃其下。周以垣。冤葵旅麥滿其中。覩回嗚咽久之。掩袂出。碑亭前有從死太監王承恩冢。東嚮有碑。亦順治年立。設有陵戶四。不知處。南里許。出小紅門。小紅門者。天壽山西偏之門。與大紅門同一牆也。東南行數里。趨昌平西門。適過白石坊。望見碑亭長陵。永陵。益超而東。則山遮不見矣。聞昔林樹數十萬株。變後翦伐無遺。率爲田。獨茂陵如故。他陵不但松柏無存。其不存者多矣。故曰莫幸於茂陵也。內展歸。至先人墓次。譔述記二篇以告云。（陽之張錄附親見烈皇帝神主。國詢諱字禮約。行五。生於萬曆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寅時。崩於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丑時。蓋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即位於天啓七年丁卯。方十八歲。戊辰改元崇禎。十七年殉社稷。三十五歲。附記。）

景泰陵記

癸未夏四月。黃宗夏自西山歸。爲予言景皇帝陵。二十五日偕往謁。去西直門三十里。在玉泉山後。所謂金山口也。東南嚮。遠望紅牆。缺而未毀。碑亭盈牆上。牆無門。亭瓦黃。碑不磑丈。勒大明恭仁康定景皇帝之陵。亭後三楹。未傾。享殿盡毀。碎黃瓦縱橫徧殿址。時露柱礎。雜蒿萊。冢高四五尺。圍可三丈許。無寶城無門。墻圮。冢下俱種黍。餘松五株。牆外西南一井。老槐二。鬱森森然。初景帝御極。建壽宮於天壽山。在獻陵西北一里。天順復辟。廢帝爲郕王。薨。以王禮葬之金山口。諡曰戾。金山口者。西山麓。諸王公主殤諸妃多葬此。成化十一年。追復帝號。上尊諡。始脩陵。殿亭瓦仍碧。世宗謁陵。始易黃瓦。然規甚隘。非帝制也。後光宗即位。一月崩。葬慶陵。慶陵即景帝所營壽宮也。夫南宮之錮。太子之易。甚矣。然英宗北狩。苟非景帝踐阼。任賢能。一力戰守。其不爲南宋之續者幾何。功在宗祏。胡可沒也。一人之私。微耳。憲宗可不謂賢乎。或曰天下大師棨在景帝陵後。或曰妄也。不封不樹。何考焉。宏光上景帝廟號曰代宗。建文廟諡曰惠宗。讓皇帝。悲夫。江左亡國之餘。有此一舉。足傳歟。

晏公祠記

西山梵宇。金碧接甍表。皆中官所爲。武廟時。相傳三百七十寺。有晏忠者。於中峯之陰。鑿石室。不以奉佛老。琢聖賢石像。上則三皇五帝三王。左皇孃遞孔孟。右歷代諸大儒。皆有讚五。藏經外一石亭。列鐘磬干戚之屬。左龍馬毛旋五十五數。如河圖。右雒龜甲四十五數。如雒書。室後壘石爲祠。祠壁標先儒格言。及詠道詩。東堂三楹。壁刻歷代忠臣孝子圖。而書其行事。以告觀者。於戲。晏亦中官也。異哉。謂非豪傑之士乎。聞近爲浮屠據。予從黃宗夏訪之。門外澗。度石梁門。勒曰道統。以黃紙榜其上。曰地藏庵。亭無存。僅存龜馬。石室塑所謂地藏菩薩者於中。十閻羅侍。而聖賢石像。悉委棄枝棤縱橫。堂之隅。龜亦無存。室後亦無祠。土坡上棄石板纍纍。大刻周邵諸子姓字。想祠壁所拆邪。東亦無堂。有祠三。曰停雲巖。中供一小佛像。壘石俱先儒格言所壘。最上一石。橫勒爲爲齋草盧四字。或以爲許衡讀書處。乃載籍不傳。何邪。左

潟曰三省齋.右曰四知室.皆儒者之言.而爲浮屠棲止處.乃浮屠更棄去不知所往.噫.以中官爲此.士大夫能無赧顏.又爲浮屠所竊而莫之禁.士大夫更何以自解乎.與宗夏歎息而去.

順天書院記

順天書院.在金魚池上洪莊.洪莊者.故太傅洪公賜園也.庚辰.大京兆錢公(諱晉)冉亭設大興宛平二義學教士.宛平寄宣武門外長椿寺.而大興僦屋於洪莊.聘予主其事.辛巳夏.宛平之學廢.并歸大興.學者日益衆.不能容.京兆欲市莊內隙地構堂.洪公孫朝宗不可.曰.世祖所賜.先太傅所遺.敢棄乎.先是來學者.苦無食.輒辭去.予謀之張西山先生(諱能)暨家相國.(點沏奕)於是張先生義助者數人.(西山先生與家相國外有少司馬章公塞墨少)太宗伯李公鎔.予部憲胡公公道.太史貢公叔帶方伯劉公璞.廩餼備而生徒始聚.乃定學約.立綱紀.規模次第就理.諸生以時肄業.遠近翕然.而書院之勢以成.或謂朝宗曰.我聞三年前.洪莊有乾鵲數十.集祠邊老樹上.池中五蛇騰出.鶴大噪.羣翔上下.與之鬪.移時乃散.父老曰.此人文之兆也.我觀王君門弟子多不凡.君之園荒久矣.其將借是以興乎.初.京師有首善書院.在宣武門內.明天啓初.鄒公南皋(元標)馮公少墟(從吾)所建.建未幾.東林難作.遂廢.迄今七八十年.無復有立書院者.京兆因予教既行.乃謀分其屬捐千金爲書院.而朝宗既重與予遊.又因鵲蛇之異.乃許假地以建.京兆大喜.約六年後洪償以千金.別構.而以七月興工.凡五閱月告成.中爲講堂.南向.西夾室.堂之下.左爲右廊.臺上一閣.奉先聖.下室三.廊西臨池.池中爲亭.阻石爲山.梁前後共爲書室者十.庖廳備.門外爲賢花圃.東南圓丘.鬱鬱蔥蔥.藹然在望.左右皆池.家家養金魚爲業.讀書者觀焉.流連莫能去.且夫先王之立教也.以六德六行爲之本.六藝致其用.故下而士.上而卿大夫.無一非成德經世之儒.是以朝廷治於上.百姓安於下.降及唐宋.以明經進士取士.已大失先王教學取士之道.及有明變爲八股之藝.視明經進士更何如.然太祖初立制.三場中式者.復試以騎射書算律.而有司請立武學.則曰.古之學者.文武兼備.措之於用.無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是祖制未嘗不符於古.而後代專取時藝.遂使爲師者.舍章句八股.無所謂教.然則近代人才庸陋.實司教者敗壞之.使然.豈天之生才.後不逮夫古乎.竊抱區區之志.茲因京兆之舉.竭力贊其成.實欲聚生徒而倡之以行誼.因文藝誘之以學古窮經.由學古窮經通之以經濟.不敢蹈前人門戶之轍.而冒講學之名.但爲造就人才之權輿.而推其意於天下.乃甫落成.而勢即不得伸其志.踰年.因明相國聘.謝去.生徒泉泉請留予.弗獲.遂亦相繼散.而一切創立規模.暨一年經營之苦.俱付之徒勞.長太息矣.當書院之初成也.京兆上疏曰.臣卜地建義學於崇文門外之金魚池.已就.蓋賜故閣臣洪承疇之地.其孫願以設學.爰聘名師.倣宋臣胡瑗經義治事之法以立教.滿漢生童有文才者.咸負笈讀書其中.從遊日衆.人才濟濟.伏乞皇上命名勒石.以垂永久.上可其奏.御書廣育羣才四字以賜.朝宗聞之大懼.詣京兆曰.公誤矣.假爾嘗言在世祖所賜.先太傅所遺.可給乎.何謂卜地.何謂垂永久也.願寢.顧既頒.無如何.唯前賢花圃.予所自置.如式造一區.以奉御書.何如.京兆笑不答.久之.取其地.更給予二百金.使自建云.

東園記

余友休甯黃子寅仲.家於縣南三十里之霞關.亦曰黃村.山塢村.最近西曰方山.北數里金雞峯.寅仲構居北麓東.闢園.讀書其中.初寅仲將人黃山先生家泰鄆.寅仲與余同受業梁鶴林先生.讀書八寶.余寓園曰霜泉.水木孤淡.烟雲蔽虧.每月夜.攜手長嘯隄畔.酸回歌哭.睥睨一世.志小天地.不二載.黃山先生殁.寅仲爲怨家構.久之乃解.是時梁先生亦殁.霜泉歸故主.余乃就寅仲讀書泰鄆.嗚呼.大丈夫不能垂功名萬世.當築室深山.脩明經世之學.爲帝師王佐法.乃皆不得.而徒錄錄與俗俯仰.雖終日讀書.與鄉里小兒何以異.聞書以此語寅仲.寅仲慨然仰天歎.未幾.挈家歸休甯.黃氏.休甯鉅族也.其先世.或爲司馬.爲方伯.或爲令.代有崇樹武功.及黃山先生以俠聞.徒手致貲數十萬.已皆散去.寅仲致不能給饘粥.而讀書力學不稍衰.歸休甯數年.復來鄆.謂余曰.吾東園手植梅李桃百本.脩竹千.高柳碧梧蔭其外.鑿池.芙蕖滿其中.而遠近家家種梅.華時登樓彌望.數里一白.雖貧足樂也.子爲我記之.余曰.嗟乎.昔與子讀書霜泉.余方十四五歲.子年二十餘.今子四十而余亦且三十.倏忽二十年.恍如夢寐.泯泯然無尺寸建立.子既有山可隱.讀書射獵.可爲數年計.余稍稍得自活.亦將奉老親挈妻子.從子於東園之側矣.

亦安樂窩記

亦安樂窩無定處.以吳君子遠而得名.子遠.丹陽人.家於淮.身所歷燕、齊、吳、楚、越.動數千里.或數年.或期月旬日.皆以亦安樂名.子遠工詩畫.堪輿象緯.莫不究其奧.尤精西洋製器法.乃年過半百.刺促無一善狀.使其中無所樂.奔走物我.必將戚戚然不能一日安其身.烏能猶爽開曠.沖然不見其所長.若將終身而不悔.壬戌春.余過吳門.與子遠同舟歸.酒酣話生平.及古今成敗.余每慷慨見於詞色.子遠指所乘舟.笑謂余曰.此亦安樂窩也.子與我同僕被食飲.可不同安樂乎.既而與余登北固.飲酒大醉.持炬火歸舟.路與張子天奏三人.談火攻.備言西洋製法.余謂利器用.固軍中所急.然不知兵法.器械雖精無足恃.子遠嘿不答.仰天而歎.噫乎.子遠之意.似亦有致從中來者.然則致悲之與安樂.固並行而不悖也.子遠將無意乎.

梅花堂記

黃子叔威遊京師.寓曰梅花堂.兩壁畫老梅.怪石杈枒.輪囷到蔚.北壁長松.偃蹇蒼蒼.扶疎相映.許子不樂筆也.不樂工詩.落落負奇自喜.不輕爲人畫.與叔威至密.嘗乘醉.解衣脫帽.令兩童子濡墨.向壁淋漓揮灑立就.沈子耆論亦同寓.嘗寫竹石仙竹.翛然絕塵.而庭中雜植時花.蔭蕪翠竹.蒔藝几席.清芬溢然.故梅花堂爲四方士萬聲之冠.予嘗謂叔威其宰相之禮而徵.賢不肖無不能容.鄙然大公.無毫髮自私之念.而樂善不倦.故賢豪士莫不與叔威交.叔威時時召酒邀同人.談讌竟日夕.堂之南.屏案數仞.予嘗與叔威月下登高.望西山雲物.九天重樓丹闕.呼酒酣歌沈飲.醉臥堂中.夜半醒.蘭月溢白朦朧.見壁上石突兀出.掰崩嚙.松梅交柯.森蔭橫覆.膺背上.藹然慨睨.畫壁隱隱.如煙霧蒙罩.反不若昏寐之夙.噫.昔蘇趙子昂之說.不信然邪.莊周嘗夢爲蝴蝶矣.覺而知爲夢也.蝶之果爲真乎.夢之果爲妄乎.叔威其辨之.

怡園記

今相國太傅公爲園里第之西。曰怡園。壘石爲山。巉巖邃邃。路盤回。窅然而深。層甍飛樓。錯峙亭榭。隱見輝映。中爲堂。堂右曲室。縹緗萬卷。回廊幽院。雅靜閒深。前後嘉樹異卉千章。鬱然蓊勃。公退朝即燕息其中。昔富鄭公爲園。目營心匠。爽闓深密。曲有奧思。公亦自所結構。蓋公立身廊廟。精志嚴密。故能靜以御物。量廣而識明。遇事疑然。一言而羣疑悉定。每佳辰令節。偕羣從諸子。或賓朋飲讌。賦詩度曲。登山臨池。景物清美。樓臺平敞。西山天壽。遠迤北拱。嵐翠橫擁。凉雲出入襟袂。噫。公之量廣識明。其以此與。堂前爲池。激水懸流。自山巔瀉下。凡四五匯焉。山之坳。廊之曲。洞之阻。無不周。泠泠互響。而登堂必自池中層石。接山巔石梁。然後達。源向游錫山秦園。規模與此別。而致則一。顧秦園水引惠泉。京師地高。乃轆轤轉井於山之外。源曰。若鑄大壺。寘其頂以受水。置井底高其喙。斜通山上。垂焉吸之。則水涓涓流。弗息。蓋借氣引水上。水有歸。而頂所受卽相逼以出也。公曰善。又往往上元張燈。觀者如登碧落。繁星爛熳。層霄無際。玻璃水碧。懸絜夜光。雲堆霞湧。爭輝吐燄。而烟火幻爲重樓、複閣、山川、仙佛、鬼怪。或懸燈珠貫千百日月並出。或浮圖、鳥獸、人物、琪花、瑤石。五色變化。倏奇眩怪。不可方物。而火樹盤旋。噴薄飛騰。颯然爆裂空如留。碧火起空。團團如明月。與直上千尺。赤霞霞爆裂。如天葩亂落者。俱以百數。要皆一綫所引。不假再然。其巧合天工如此。且夫水火天地之大用。聖人因水火之利利天下。而天下治。今相佐朝廷。舉賢才。理庶政。燮陰陽。其用不猶是乎。丁丑秋七月。公七十初度。源於是作怡園記。頓首以獻於公而爲公壽。

澹園記

丁丑初秋。予將南游。許子月溪置酒寓齋。邀黃子叔威、薛子仲瀠與予話別。小院幽花旖旎。碧桐蒙翳。飲酒樂。月溪請予爲澹園記。澹園者。月溪家園。在福州城中烏石山上。舊名石林。其大父舉憲公所創。而尊人臨香先生經營繼成之者也。鼎革後。毀於兵。又以遷海失業。據而處者百餘家。垂三十年。月溪始復其舊。而兩子鼎鼐踐。克襄父志。用以安先靈。承繼述焉。月溪磊砢有大志。詩畫俱落落雄視一世。不得已屈首一官。而遂延末授。恆抑鬱歎息思歸。因指澹園圖示予。山蒼綠蕉碧梧叢薄。有堂嚁然。曰曉雲堂。祠其先也。折而西。高與城外方山望。曰冥寂齋。澄潤明也。西壁岑崟峭舉。飛泉裏裏下。匯爲池。而齋後曰鶴澗。紅白老梅二。紅者據石臺覆澗上。曰嫁梅。友人贈爲白梅婿也。磴道西北紆轉。不知其幾千尺。夾道叢梅攢侵。一亭峙其巔。顏曰天光雲影。朱晦翁筆也。亭前廣石巍巍巉巉。乃冥寂齋西壁。絕頂曰吞江石。城內凡三山。烏石爲勝。園又據烏石之勝。面南與城偕。故吞江石可當山海之奇。亭之東。蛇旋蝶折。林篠幽邃窅窱。留霞塢也。兩石屹向。壺巖竇也。嚴空嶙嶙。高臨東北。霹靂巖也。孤松矯然。盤拏碧空。獨樹坡也。朱欄表斜出雲表。清泠嶺也。而曉雲堂北直上。磊曰松嶺。今種竹萬个。曰竹路。經石廊石梯。遠清泠霹靂諸勝。西爲半泉亭、亭前西上。復東折爲棧道。傍崖凌空。北入巢雲洞。周回四五里。峯巒隱隱嶙嶙。巖壑幽觀錄。古昔名賢題刻。俱書畫不能盡。噫。予懷山之志久矣。每思結廬名勝。讀書尙志以終身。顧蹇牀數奇莫能遂茲願。爲月溪故有。又在城市。則其歸隱甚易。予觀月溪何如。披圖爲記。不能不爽然而自失也。

意舫記

意能造物。室以舫名。室之外。周以回廊。戶、牖、檻。舫若矣。入其中。舫若矣。或曰。舟居弄水。意舫所由名乎。或曰。陸則資舟。水則資車。預備之意也。意舫所由名乎。或曰然。或曰不然。或曰東方曼倩所謂陸沈於俗者也。思有以濟之矣。意舫子笑而不言。淑離子爲之記。

眞州遊桃花塢記

去眞州城東十里。有桃花塢。彌望數里。水汯汯曲曲。映岸上花色盡赤。甲子二月。吳君萬子招余遊。深入三里許。淀席竹林中。竹皆拱把。高三四尋。蔽翳日光不得下。青山隱隱竹林外。李花如積雪。而北隔淸溪數十步。皆桃花。淺深紅相間。畝鋪雲蔚。橫天半。把酒徜徉。顧而樂之。時同遊者七人。酒酣各浮白起立。縱林而歌。俄而風起林木。聲護護。雲冥冥。以西行乃縱酒。踏歌歸。登舟。鳥啼林靜。乃復相攜入中林。倚樹根藉卉而坐。望平蕪。縈落日如車輪。孕烟曳紫。光鬱鬱射桃花。葳蕤搖漾。翛然有世外之想。嗚呼。武陵如可求。扁舟散髮長往。躬耕養親。卽沒世不見知。吾又何悲乎。

遊石鐘山記

壬申九月哉生明。高子孔霖自番來湖口。余在陳慎庵権使署。偕遊石鐘山。山二。西上鐘崖。東下鐘崖。相去三里許。皆突入江中。蘇子所遊。上鐘崖也。崖東饒亂石。杈枒林立。若獸、若鷙、若攫、若蹲、立、坐。若踊、若奔。高者聳舉。卑者獸伏。平者案列。植者笏拄。所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者。此歟。乃側立千尺者無有也。由湖音庵躡其巔。游游長江。東下彭蠡。北注山橫斜距其會。蔚然雄視吳楚。而匡廬巉巖寒空。撲面起。循石徑。摩胸嵫趾。西南下。道橫石長五六尺。導者拾石子撞之。鏗然。曰石鐘也。至湖濱。馬家渡舟出湖口。溯上鐘崖。絕壁峭削數十仞。袤半里。如大屏障。根插水中。維舟觀音閣。閣臨壁空嶔。登閣憑欄。俯瞰把酒。雄情浩起。孔霖述閩粵山水之奇詭。且曰仙霞天險。甲東南。而守者往往失如捉殘可歎也。余曰。嗟乎險隘之得失成敗。所由分也。彼地負山阻江湖。予人據之。荊楚百萬衆不敢下。泝湖流上者乎。昔明太祖破陳友諒。駐師湖口。扼其歸。而友諒殪。友諒既不能乘虛直擣建康。乃遇衆圍隆興。計已左。又不能力挽湖口。絕援師而遽戰亡。不亦宜乎。談既暢。放舟下鐘崖。勢與上鐘等。登岸。繞山背開道上。石磊磊如雲堆。入其中。若馬牛駝龍蛇豕。千百爲羣相角觝。陟巘俯幽壑。紋嵷巖下。而余初遊下鐘崖。西風起。水湧大石。臥江中。下虛上竅。碎輪作聲。如昔所傳。不爽。今水涸無風。不復有聲。如向時。歸語愼庵。愼庵曰。遊樂矣。顧咫尺匡廬。不一往。二子之憾也。我具舟檝。備糗糧。佐二子遊。可乎。余與孔霖欣然謝曰。所不踐茲言。有如山靈。越翼日。孔霖返番。期月杪重來。踐遊廬之約。

溫鄭翼小像記

溫子鄭翼客京師。取石齋山中習靜二語。圖小像。鹿皮。藉大石箕踞坐。左手撫書帙。右拈須。目炯炯。有俯視一切之概。長松三。蔭其左。一童子挈笥自松間至。權花燦爛其前。噫。溫子之寄慨深哉。我觀溫子識高氣雄。議論往往絕流輩上。夫今之游長安者何如人哉。而溫子顧挾其高且雄者以爲遊。其遇不遇。蓋

可知矣。雖然。植之榮落。靜者知之。動者亦植耳。君子之德比松柏。清也。清則孤。孤則離衆卉而不亂。濂子自立於濁而靜以觀天下之物。非所謂出汙泥而不染者乎。過不過又何傷。

重脩長虹隄南塘記

法苟不善。卽創自前賢。吾必不可踵行以滋弊。苟善。當百世遵之而不易。又何必論創始之何人。若必以創自己者爲功。而因人之後爲恥。是祇見其私而不廣。非君子爲國爲民大公無我之心也。明初設榷關潯陽。其後增設湖口者。廢置不常。以湖口山邑。上下兩鍾匡。絕壁峭聳數百尺。城外臨江。岸皆石。維舟甚險。萬曆時。我監李道因上鍾匡畔迤城岸。灣環築隄。直截其外。所謂長虹隄也。隄內爲塘。廣約五六百畝。始有棲泊所焉。壬申夏六月。陳愼庵農部督關湖口。冬十有二月。捐貲脩濬長虹隄南塘。越歲二月五日告成。完舊也。蓋湖關之廢已久。潯關移此十年。隄就圮而塘日淤。稍溜卽爲陸。舟悉繫洲以處。無倚棹爲藏固。風作。駭濤蕩漾。舟人甚危。道雖菴寺。而隄塘利甚溥。愼庵方期冬涸圖更治。而馬大中丞來撫江西。一見愼庵。指手推誠。惓惓以此爲惠商恤行旅首務。於是共襄其事。鳩工募役。隄石之缺者頹者臨而離者。補之培之。塘沙之壅者。抉之深之。障於外者。疏而達之。工方訖功。水卽大入。而舟泊輒數十百艘焉。於戲。良法創之甚難。廢之甚易。使其法相傳久遠而不廢。端有賴於繼之之人。且天下事。原非一人所能爲。一時所能就。力以相繼。始大功以積累。始深。儻後之君子履斯任者。各宏濟物之仁。使隄日增而堅。塘日增而深以廣。卽水落江空。亦得以藏舟。而免驚濤之患。則其功曷有窮乎。愼庵樹石隄上。特詳其始末。屬余爲之記以示來茲云。

鄱陽縣文昌祠碑文

鄱邑文昌祠。在城內西北隅。明隆慶時。邑宰李公希松建。後一再脩之。今且斁。張太史嶷峯與邑人。爲之易朽折。隆棟宇。周垣墉。塗丹雘。殖殖噦噦。以妥以侑。甚盛舉也。落成之日。命予爲之記。予考邑乘。自明中葉學宮屢脩之後。科名日盛。迨本朝且大盛。蛟騰鳳舉。金紫背肩相望。自茲以往。其接迹而起者。又寧有量乎。且夫文。昭於天。賁於人。賁象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未有不本於天者。日星雲漢。天之文也。山川草木。地之文也。禮樂政事。人之文也。三才之文。其義一也。故盈天地之閒。莫非文也。極聖人之能事。莫非文也。聖經賢傳。特垂其文以詔天下後世。豈必詞華章句。而後謂之文哉。世傳梓潼帝君一十七世爲士大夫。積功累行。遂爲文昌之主。按天官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其三曰貴相。六曰司祿。春秋元命包曰。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士。帝君其司二星之職歟。或曰二星。星也。帝君。人而神也。未有帝君。先有星。帝君之爲星。傳之所未有也。曰。傅說、王良。非星乎。王良策馬車騎滿野。非先有星而後有神乎。總之。鬼神體物不遺。無物不有鬼神爲之主。故戶霤皆列於五祀。坊庸郵表畷皆列於八蜡。豈文運之在天地。獨無有司之者乎。嗟夫。道者。文之本也。德者。文之實也。聖人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得其所以然。而造爲文字。以傳其說。則所謂本與實者可知矣。夫帝君之垂訓。固亦不外聖賢立身行道之旨。而太史之家世忠厚。以孝弟仁讓著於鄉。而文章達於朝廟。豈偶然哉。凡爲士者。可以惕然悟、

憬然興矣。

興國庵碑文

桐城興國庵。在城東三十里。故桐大中丞所建也。地當南北山驛之衝。中丞以癸亥爲藩司江北。數往來其地。僧某者。常結茅施茶甚謹。中丞見之喜。召語之曰。此異功德也。吾以千金爲汝結精舍於此。以濟往來困乏。可乎。於是前後共捐與金五十斤。使亟爲經營。而中丞於戊辰晉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方數旬。值兵變。死之。時庵尚未訖工。中丞夫人曰。此公志也。又以二百金成之。計屋若干楹。田若干畝。由是山徑盤阻。行者登頓纍紓。得稍息憩。以流覽雲嵐秀巒。峰巒幽邃。澗泉鳥而雜舒其塵襟。則有所謂興國庵矣。且夫世之建梵宇浮圖。飯僧廣布施者。極福田求利耳。彼佛菩薩。非聖賢君子邪。福善禍淫殃慶各以類至。初不存乎區區之間。苟無實善脩於己。被於物。而媚神以邀福。縱得亦倖耳。謂神祐也。其然乎。若脩己以被乎物者。實有不可沒之善。卽所遭大不幸。而神之祐之。有非流俗所能計者。中丞性寬厚有容。篤於骨肉。而居官慈惠和。所至民歌思之不倦。余猶知中丞甚悉。壬申遊江右。其子欽以庵之碑文來請。余雖未過其地。竊以中丞臨大節授命不苟免。而夫人以宗室女。方二十餘矢志賦栢舟。爲中丞撫孤守節。忠節萃於一門。流芳于百世不泯。其所以發祐於冥漠中者甚大。固不視此庵爲輕重。而此乃其遺愛所存。卽其精靈所聚也。因爲之記。俾勒諸石。用告四方君子。知此庵所由建。而仰止中丞。其有流連慨慕而不能已者乎。若行旅之往來。沐中丞餘惠於無窮。其小焉者矣。

居業堂文集卷二十

書後　跋　題詞　紀事　雜著

綏寇紀略書後

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又曰。進退內御。則功難成。雁門復起專征。中原無完土。關中猶幸瓦全。若懸其閉關阻險。開屯訓士。張形勢以繫中原之心。養威蓄銳以伺賊閒。則天下事尚有可爲。何者。賊之得勢在流。流故無定向。而我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又飆馳電邁。所過爲墟一空。卽棄而走。而我常轉餉千里。尾其後。道疲不可戰。故數困。當是時。逆闖旣狼狽諸賊爲雄。竊據襄陽爲根本。蹂地千里。在在設守。而建僞官。更制易度。儼然一敵國。勢較前爲大。然非流行無定者比。江南河北雖空虛。而孫督虎視襄陽。彼豈敢傾國遠爭。不爲後慮。故孫督守關。則楊永裕犯金陵、牛金星窺河北、走京師之策。皆不得逞。而東顧晉、蒲控蜀、京師遼遠東北。保齊魯而達江淮。形勢猶未失也。左良玉之強。黃得功、周遇吉之忠且勇。皆賊所夙憚。將材猶有人也。江、浙、閩、廣。未罹賊鋒。東南財賦猶可取也。且賊無耕屯之蓄。百萬之衆。野無所掠。五月後必大飢。王龍之言旣可據。而羅汝才、賀一龍、餘黨耽耽。側目思報。賊之內變。又可圖也。一朝有變。然後乘閒抵隙。卷甲出關。以全力制其後、安見不得滅此朝食。而天下事竟無可爲乎。奈何權從中制。帝旣嚴勒師期。而秦士大夫又交口譁於朝。以趣之戰。夫以喪師破膽之餘。當益張不可嚮邇之勢。以不練之師。

當百戰桀驁之寇。又糧廬懸匱乏。衆寡不敵。而欲僥倖萬一。勝可得乎。一戰而敗。賊遂席卷秦關。吞晉代。居庸不守。社稷為墟矣。嗚呼。□□一死。環顧中外。虛無人焉。獨有一雁門。用之既不早。所謀又不聽。牽制沮格。卒置之死地而後已。死何足惜。如社稷何。余每讀紀略。至孫公輒促出師。未嘗不痛恨奸庸誤國。而歎奇才不盡其用為可惜也。

熊經略奏疏書後

熊公才不減于忠肅。而鎮靜不及。剛猛負氣。招尤怨。遜王文成遠甚。蓋天下奇才。使遇高光之主。功名不出韓、彭、鄧、耿下。漢文帝謂李廣曰。子當高皇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京師有金剛寺。蜀僧友蒼居之。萬歷末。一男子配遼東。過寺。友蒼壯其貌。飯之。贈之金。國變後。友蒼南遊。過徐州。泊舟登岸。閒行至一寺。時初冬天寒。寺荒落。無人居。友蒼裴回歎息。見廡下一瞽者踞而曝。問曰。公何自來。友蒼曰。自京師。曰。京師有金剛寺什過來。曰。吾所居也。瞽者瞿然起曰。友蒼和尚。公識否。友蒼怪之。曰。吾亦與交。但子何由知之。曰。吾曾配關東。友公飯我贈我金。我不忍忘。友蒼始追憶其事。大笑曰。我即是也。瞽者驚喜。前捉其衣曰。公真是邪。伏地拜且哭。友蒼且答且挽之起。而挾之舟中。曰。子何以至此。瞽者曰。我至關東。受知經略熊公。拔為千總。後熊公被逮。久之閒被戮。予仰天哭曰。國家失熊公。不可為矣。晝夜哭。目餘淚盡血出。遂以瞽。既瞽。又遭亂。流離輾轉。無家。行乞於此。友蒼欷歔泣下。飲之酒。大醉。曰。我今甚可以死矣夫。薄暮別去。次日訪之。自經死矣。嗚呼。囚徒乞丐尚知公之才。悼呼痛恨。為國家惜。至泣血以瞽。而鍛鍊成公獄。竭力致之死者。則亦有理學名儒表表士君子也。夫既事事與公齟齬。不用其言。而左袒王化貞。乃以化貞失廣寧之罪為公罪。其心與郭開之殺李牧何異。後人欲曲為定公之罪者。竟謂殺之誠是。而其才無足惜。然則是非之公。不死之人心。三代不可昧之直道。不在服詩書講道德之林。而在囚徒乞丐。可勝歎哉。

自書史閣部遺文序後

源既敍史閣部遺文。歸之王方臣。後數年。遇方臣兄為長先生於京師。為源述楊遇蕃事。遇蕃者。鳳陽人。父舒城教諭。署縣事。流賊破舒城。罵賊死。遇蕃嬰賊刃。民救之。死復蘇。史公撫安疏上其父死節事。恤典甚優。遇蕃遂依幕下。揚州破。公自刎未殊。亂兵擁至西城上。見大帥。問之。曰。我史閣部也。時遇蕃被禽。帥命禽獲者辨之。遇蕃曰是也。大帥勸之降。公大罵。遇蕃亦勸其忍死救百姓。公叱曰。若父一署縣事教諭。能死節。我今日一死外。豈恤其他。罵愈厲。大帥拔刀起砍之。公挺身首迎其刃。帥退而止。嘖曰。好男子。左右殺之。支解。遇蕃潛覓其骸不可得。昔蒙古破金鈞州。陳和尚匿不出。稍定乃出。言曰。我金大將陳和尚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乃死之。夫史公之死何疑。特以蹤迹未顯。不免小人疑議。源又嘗見華陰王山史記述孫公傳庭死賊事。歷歷。孫公亦相傳不知所終者。以二公之忠。而處死不及陳和尚。苟非有目擊其死者以傳其事。不留千古之疑。而滋小人議論之端哉。四明萬斯同曰。吳兆騫。吳人。康熙某年流甯古塔。後釋還。其守將安珠護謂之曰。乙酉破揚州。吾在軍。親見史閣部死。初城破。求史公不得。久之乃自出。衆挾之見豫王。王疑其偽。史公曰。吾出。明白死。豈偽邪。王令人識

之。果然。勸之降。不應。乃殺之。吾生平第聞忠臣。不知何狀。及見史公。乃知世真有忠臣。但漢人不知。或誣以為遁去。今聞朝廷脩明史。而徐立齋先生領史事。子歸幸以吾言告之。觀此。則公之處死。未嘗不如陳和尚。特揚人屠戮無遺。公屍又不得。故有遁荒之誣。源又聞浙江總兵官王公之仁。將監國。拜為大將。封興國公。事敗航海。公曰。事去矣。將何之。乃廻舟海嶼。置酒與妻子別。夫人某氏。子婦肅氏。源從母也。簪帔鳳冠。與侍婢數人悉沈海中死。子祝髮。揮之去。曰。留若延吾宗血胤。自乘舟徑至崇明。守者謂其降。迎謁之。公曰。我恐死於窮荒海嶼。無知者。來覓死所耳。豈求生乎。乃乘風鼓吹之金陵。八騶斗牛服。齊儀從。入居貢院。時洪承疇駐金陵。就說之。公嫚罵不為禮。承疇慚。月餘殺於市。臨死。南向再拜稽首。起從容受刃。觀者萬餘人皆流涕云。

李氏家譜書後

孝定皇太后。其先晉人。相傳唐末京兆有御史李福餘者。遇異人語之曰。亂矣。胡不辟。曰。何之。授之瓢。曰。若東矣。曳此。破即止。爰居爰處。卜其兆。域十世後其昌矣。及至寶坻。瓢果破。居焉。自後子孫日益繁。數百年而遷北京者。遂生太后。自高皇后而下。母后賢者往往而有。獨孝定以良家子入掖庭。誕育神宗。享天下四十八年。以馬鄧宣仁之德。生為聖母。死為神明。有足異者。源外舅名淳。於太后為姪孫。初遭喪亂。嶄然克自立。輯錄家譜。并述其先人懿行以傳。源得觀其家世本末。與太后軼事。竊以謂國家之禍。往往伏於所信任不備之處。太祖廢丞相。削大臣之權。宦官不過供灑掃。而其後禍起藩王。成祖痛抑藩王。後乃世有宦官之禍。獨外戚始終不預政事。故保全者甚衆。即武清失侯。由家難。非干國典。故終得復爵加恩。假令當日以亂政聞。則太后之盛。肯託神君宛若聳動朝廷。撓國法以私庇外家哉。外舅播越江南。名下士爭下之。乃年幾六十。日為妻子謀衣食。數千里險阻盜賊。無弗身試。又僕僕走京師。求一第以副其先人教以讀書之志。而不得。黯然老且病。裴回邱隴荒墟敗瓦。往往拊膺泣數行下也。

書孫氏敕命後

武林孫子鴻儒出其遠祖汝明先生諱子秀者提點浙江敕。宋理宗紹定四年物也。自變亂以來。鋒鏑徧天下。高門鉅族譜諜遭兵燹散失。高曾以上。伥伥然莫辨其所從來者比比。況遠隔宋元。歷四百餘年。以至於今。而累敕炳然猶存。不亦異乎。按提點公為明復先生後。始為杭人。而鴻儒自言六世以上皆不可考。獨相傳為提點公苗裔。而此敕則祖父保守之無失者。嗚乎。先世無傳人。當發憤崛起光大。其先為名臣賢士。子孫當兢兢念爾祖。脩厥德。鴻儒貌溫氣和。忠信有才幹。其所以夙夜孜孜。期無忝於其先者。固自有在。敕尾首列賈似道名。是時似道專政。初買公田。元人又置榷場於襄樊。開南宋事遂大壞。提點公或有忠言讜論。厄於時。不見用者。未可知。今觀此敕。能不流連歎息也。

書方孺人傳後

節。難矣。守節以善其夫之後。尤難。吾讀方孺人傳誌。而歎男子有不逮也。孺人歸新安洪君於鑾江。年二十。舉一男而寡。時方亂。所在多伏莽。洪君有四子在家。無一至者。假令孺人守道貫。依父母之家。撫孤待

其成。而誘伯仲諸子返其父之櫬。誰曰不可。即無長男。而昔猺人以孅弱孤嫠。負襁褓。跋履山川千餘里。冒險阻盜賊。而扶櫬以歸其夫之里。亦斷斷乎君子所不出。嗟乎。程嬰公孫杵臼苟不能存趙氏之孤。而徒犯其難以死。亦有何難。豫讓曰。凡吾所爲極難耳。猺人毅然挈兩歲兒。去父母之鄉。歸夫櫬於千百里外。易曰利艱貞。其是之謂乎。昔歐陽文忠以太夫人之教成名。遂以光大其先。然猶處其常。猺人遭家多難。流離九死。危疑困阨。飢寒無弗身試。凡五十六年。卒使其子復巳失之業。加光大焉。孫又以文學顯當時。而家益盛。於戲。可不謂難哉。源與其孫璟鉞爲昆弟交。書此於其傳誌後。使知人論世君子。毋徒美其五十六年之苦節。而與凡爲節婦者同日論也。

自書張氏兄弟傳後

予與觀政孫秉盼爲同年友。見其家傳。載光祿妻趙宜人求死不得。竟以免。疑之。爲之傳。未錄。及見光祿孫秉曜述宜人事甚奇。初宜人與光祿同梁縊。繯絕。不死。乃赴井。又不死。梗之上。再縊。再絕。乃曰。吾縊不能死。終死井。顧向也踊身下。故不死。今投焉。死矣。於是倒身下。至底。則又浮而上。大呼曰。奈何。乃覆身沒其首。爪井壁凸凹。強而吸。吸至七。一呼。水盡出。手脫。又浮上。終不死。先是宜人知光祿兄弟父子必死。以秉曜付二老嫗匿之。秉曜時方彌月。有安坤者。光祿門下客。聞宜人投井兩日未死。趨至。呼宜人。泣曰。宜光祿公闔門俱死。而宜人獨求死不得者。知之乎。頃見兩嫗挈孤亡匿矣。天其或者將以此付宜人也。宜人得無意焉。宜人乃挽索出。舍草屋中。恍惚見光祿至。肩輿隨之。促宜人乘。覆以青袍。曰孫出矣。可急行。驚而寤。家人乃舁宜人出亡。時賊懸金大索張氏子姓。敢匿者死。及宜人舁至城門。竟無問者。出城四十里。遇兩嫗負秉曜行。乃同亡匿山中。賊敗始出。宜人撫秉曜成。年若干卒。秉曜性孤潔。中年棄諸生不試。工詩。閉門謝人事。識者高之。癸未。予過清苑。訪秉曜。聞宜人事始詳。顧傳已成。不可入。乃補序以告其後。使後人知張氏節烈之盛。即宜人死於二十年之後。與光祿同縊死者無殊。而天留宜人以存忠義之後者。亦奇矣哉。

出塞圖書後

楊安城先生寫其出塞時像。寫其遇也。神毅然沈穆。無怨苦狀。噫。天下唯身之所歷最眞。而逝則妄。唯以吾之眞。御天下之妄。則吾之眞獨存。而天下之眞皆妄。世有無所堅於中。而不奪於外者乎。有氣不足以超乎物之上。而不變不懼者乎。變懼者。弱也。蹈白刃赴水火。坦焉而不爲意者。氣也。氣何以若是哉。中有故矣。畫最古。似宋元時物。初像三。其二祁李二君。與先生同難者。二君歿。裂其像付其子。先生右臂。則撫其一之肩。隨裂去。自是患臂不能止。久之。宛范邵人翻紙補其臂。爲指揮狀。而臂始愈。異哉。畫之非眞明矣。先生之眞。豈畫所能存乎。而妄之不足以爲眞。吾又於先生之像見之矣。

書唐鑄萬潛書後

烈皇帝以仁儉英勤之主。遭家不造。懷徇社稷。亙古未嘗有。無論稍有人心者。莫不痛悼流涕。即盜賊亦無或從而訕之者。獨從賊之徒。爲賊草僞詔。有獨夫授首之語。因而降賊諸叛。竪逆案羣姦。與其徒肆爲

詘謗。且筆之書。總無事實。而草野無知。或爲所罔。先君子痛之。著崇禎遺錄以辨其誣。源嘗上之史館。近亦頗知流言之爲僞矣。夔州唐鑄萬。名大陶。順治丁酉科舉人。爲長子知縣。十月而罷。而自述其先亦世受國恩。娶後亦有伏節死義與高蹈不仕者。乃於其所著潛書中。醜毀烈皇。詆曰爲獨夫。似與從賊之徒相借和者。又謂遇難諸臣不必死。死爲過。又謂亡國之罪。在君不在臣。以爲罪在臣者。皆溺於忠孝之言也。種種悖謬。眞不可解。予嘗聞其潛書甚佳。未之見。又聞其高學寡許可。而獨賞予文。及其歿數年。予友楊耕夫及其壻王擧宏以其書贈予。而請予誌其墓。予讀之。初見其論學論兵諸篇。卓識偉論。非近代所有。文亦駕唐宋而上。爲之狂喜。誌墓之文。鬱勃洋溢於胸。不可遏。及見詆誣烈皇。屢著於篇。遂廢然髮指。不敢應其請。儻早見崇禎遺錄。或不致此乎。惜哉。然予知其文必傳。恐聖明被其誣。而又無人爲之刊削之也。不得已。書此以折其悖且妄。而與天下後世共見之。

書知我錄後

鮑仲翔謂生平得知己一人。可以不恨。若是乎難哉。雖然。鮑於仲。尼於僑。難矣。乃鼓弦而知雅音。亦不易也。爲珪、爲璧、爲璣、薦郊廟而特達於君公。晴嗜謝。璞焉、泥塗焉、忽諸矣。奈讀梅子鶴長知我錄。而不禁慨然也。以君之才之名。孰不知之。顧知之者類知之於不知時也。知其知與知其不知。有間矣。然則知其不知。知也。而知其知。知也乎哉。乃吾又怪延陵季子於子產、叔孫豹、蘧瑗諸人。邈然未嘗有一日握手之歡。顧傾蓋洞燭其生平。權衡錙銖弗爽。抑何說焉。

書王鶴汀學士册後

薛文清爲有明三百年儒宗。其學實踐自得。讀書錄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或以其不立宗旨爲譏。嗚呼。宗旨有二哉。安邑王學士鶴汀。立身涉世。卓然不苟同於流俗。蓋得文清之遺學者。嘗書其語數則以遺成子乾夫。乾夫者。學士庚午南闈所得士也。乾夫文章超逸絕羣。顧倜儻負經世之略。其宰贊皇也。嘗獨騎深入太行賊巢。諭以禍福。賊數千人流涕受約束。於是無亡矢遺鏃。而數十年負嵎之害以除。甲申冬。與予聚京師。日相與論文章。痛飲談兵。歌呼上下不厭。已乃出學士書以示予。予肅然展視。凜正氣溢豪末。乃知學士之學之有本。而成子又能發其學以爲用。然則內無愧於身心。外有濟於天下家國。聖人宗旨。如是焉爾。吳、陳、王、湯。其歸要不遠於文清。必欲別宗旨以標異於世。徒見其詞之支蔓。爲爲人之學而巳矣。

胡智脩新樂府跋

先君子嘗爲崇禎遺錄一編。爲烈皇帝辨誣。表揚聖明軼事。書雖不多。所關於是非大義者甚衆。庚辰。讀胡智脩觀察新樂府六十篇。亦紀烈皇帝即位十七年。及江左亂亡大故。指事述情。美刺互見。法古體。成新製。卓然一代詩史。而其中頗采遺錄之言以爲據。予撫卷慨然流涕。歎當代有心人如觀察者不一二見。又恨先人歿。不得與觀察口悉當年情事。然直道不泯。先後有同心。聖明之徽。可無慮湮沒於後世也已。且夫烈皇所以被誣者有四。一曰自用。一曰愎諫。一曰吝。一曰用宦官。此四者之誣謗實爲之。蓋以

廷臣。無論君子小人。所爭者在門戶。不在是非。有空言。無實用。進言不以道。而處事不以公。不以平。積爲上所疑。不爲其所重。故往往斥羣言不用。而獨斷於宸衷。然而忠言讜論虛衷聽納者。亦屢矣。自用愎諫。烏可諉也。請內帑無以應。而兵餉一加再加。誠非得已。胡爲吝也。初寵宦官。旣而用之。亦以廷臣無足倚賴而出此。顧以法誅戮斥逐者。不可勝數。閒所謂弄權如汪直、劉瑾者何人乎。則以甲申之禍。一歸其罪於用宦官。而又烏可諉也。總之。廷臣不得逞其意見以快其私。則借四者爲口實。而事後遂以之歸過於朝廷。而自明其無罪。嗚呼。是可忍。孰不可忍。此觀察所爲憤懣詫歎。而新樂府所由作也。乃聞有傳聞各異。或與鄙意有不同者。則妄以愚見參之。求其至當。而不易千載是非之公。觀察固不以爲嫌也。予又何疑乎。

西山游記跋

余數歲出都門。每聽故鄉人談西山之勝。卽神往。後讀劉同人敘物略。所紀西山幽秀遐詭之狀。多八言所未及。於是嗜焉倘怳者久之。余嘗謂古人文字。與天地川嶽之氣。皆足以感發性情。而益其神智。使嗣足窮鄉僻處。終身不睹名山大川。則與日不知書懵然食粟終其身者。何以異。且夫六經先秦之文。累千百世莫能窮其奧。卽山川當亦有然。今讀吳子西山游記。乃知同人尙有所未盡。而吳子之文。寫曠超逸。爭奇鬬翻。其得於感發者已深。然滴水巖百花陀之奇麗。猶履所未到。則西山之勝。其窮不窮。未可知也。嗟乎。余十四五時。竊計異日得志歸鄉里。當築室西山。爲奉親讀書之地。乃今年幾三十。錄錄志無所就。徒於文字中游覽。而託諸寤寐。殆與幽足窮鄉僻處者。同其固陋也。能不悲乎。

啞孝子傳跋

余過下邳。問所謂啞孝子崔長生者。莫知所往。及尋子房過圯上老人處。或曰在城南門外。城沒爲巨浸。乃父老多爲神奇說。夸大子房事。而述孝子生平。歷歷如吾兒傳中言。嗟乎。子房爲韓報仇。椎秦博浪沙中。天下震動。旣而爲帝者師。位列侯。孰意千百載後一乞兒。與之同稱人口。不亦異乎。余嘗謂事親無不可竭之力。貧而丐。丐而猶復孽。天下窮民。至此極矣。而猶以孝稱。然則能竭其力。雖乞食爲養。與大聖人之尊親而以天下養者等。世之聞人學士。阨於時。或無以爲養。乃盡能竭之力不竭。而動援不能竭之力以自諉。抑獨何歟。

懷山吟跋

潘子顧言僑寄廣陵市上。余過之。出所作懷山吟示余。時几席外。市兒蟻附。騈織紛囂。語對面弗可得聞。余脫帽。隱市門箕踞。爲楚歌聲。讀之。覺涼吹起天末。嵐翠忽然橫眉睫。瀟湘水波。木葉下几席。噫。潘子豈廣陵市上人哉。顧燕市有荊卿。廣陵不必無潘子也。乃潘子或不必爲荊卿。而懷山吟又不得不作矣。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又曰。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彼穰穰者。烏識予兩人懷抱謂何也。

朱孝子傳跋 孝子名羅正。字仲中。長洲人。

予讀唐鑄萬朱孝子傳。異之。傳稱孝子以母疾不起。爲文禱於神。願減己年一紀。續母命。母果愈。後三年。

孝子卒。母年八十有四。適增一紀乃終。噫。母年果止於七十二。孝子之年。果尙有十二之數歟。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吾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故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則九十有三始殂。是說也。人固疑之。然金縢。伏生所傳今文書也。周公代武王之說。豈誣焉。傳又言孝子歿十餘年。子紫方婚。新婦忽作孝子語曰。我未應死。帝鑒我誠。如所請。今爲神。徧呼家人勞問。言生平事歷歷。吾觀傳中生死於孝。乃見形於狐突。又憑巫者而傳其語。仲尼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可通歟。神明可通。孝子事何足異哉。予友楊耕夫。汪淡洋數爲予言吳門朱天疑之賢。沈毅有識力。負宏才。而忠誠練達可託。天疑卽孝子子之子。來吳。以所徵孝子詩文示予。予固知孝子之有子矣。唐子傳特詳。故爲跋。

歸舟載花圖跋

溧陽狄太史向濤以文章名於時。嘗過虎邱。買海棠百餘本。載之歸。作歸舟載花圖卷。長三十尺。約略吳會達金陵景物。奇秀古淡。彷佛關仝董北苑筆意。古虞王石谷筆也。予嘗讀太史文。如春山雲樹。絕塵表。而太史性嗜海棠。且夫柎蕚瓣具而成花。同也。推其不同。卽一樹之花無一同。而草木四時南北之花異邪。造物不勝勞矣。凡花。花也。風雷水火山澤。花也。人物。花也。天地之文章。孰外乎此。圖繪山水草樹雲烟城郭物態萬千。而繪者海棠也。孰爲同。孰爲異。嗟乎。非太史誰與傳之。

喬疑庵六十歲懷詩跋

癸亥春。過疑庵廣陵客舍。出其六十歲懷詩示予。婉鬱深摯。得昌黎孟郊之遺。而瞿瞿然多悔過之言。嗟乎。少年負氣。往往有過不知悔。或以爲過小不足悔。否則謂將來建立。足補其過有餘。不必悔。久之悔不可勝。旣又以不可勝悔而不悔。於是終其身無悔過之日矣。疑庵志潔行孤。與人忠。爲善如不及。而其詩俯仰今昔。股發落悔。若有所甚悔於其心。懇然不可以終日。嗚呼。此所以爲疑庵也。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衞武公年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儆。年愈高。悔愈深。悔愈深。德愈進。自古神聖賢人。未有不如此。而能光輝日新以有成者。噫。悔難。而無行所悔。尤難。予生平悔者多矣。讀是詩。能不爽然自失也。

曼殊墓銘跋

余在秦郵。見檢討毛大可先生贈郵醫蕭淑承文。述其側室曼殊得奇疾且死、淑承立起之狀。甚悉。異之。及來京謁先生。曼殊死甫兩月。則示以所爲銘傳。讀而悲焉。夫閨門之際難言矣。曼殊以賣花翁女負殊質。旣已不克安其身。劬且逼以他適者屢矣。而之死靡他。卒以身徇而不悔。可不謂賢乎。余嘗謂文章之權重於卿相。卿相榮辱人在一時。而文章榮辱人在千萬世。士類往往重其所輕。輕其所重。乃荒村一女子。獨能知文章足重。而生死以從先生。則其志識有大過人者。傳載曼殊母夢白花生曼殊。而其歸也。先生亦有大士授花之夢。然則曼殊生而慧。慧而不得永其年。而卒賴先生之文以傳者。豈偶然歟。

明月夜歸圖跋

予雖訪張少文於京口。晤其弟桂客。年少沈毅。工於詩。辛巳訪予京師。謂別後。圖小像。戴笠拄短杖。童子

析梅摘書籤。隨其後。天空孤月。濟濟。遲回山谷間。題曰明月夜歸圖。頃攜來。欲先生爲之說。而系崖眞焉。今將若之何。予曰。畫者虛也。無爲有也。莊子曰。有無也者。有無無也者。有未始有夫無無也者。子有圖而予未之見。是無無矣。苟不爲之說。是未始有夫無無。無無者不得不有。又何必不爲之說乎。予嘗與友人飲酒北谷山上。慷慨懷古。大醉。秉炬歸舟。又嘗月夜渡清流關。至今胸臆。輪囷橫膈。子之圖。其游詠歸歟。抑訪窮巖絕壑。遯世之人歸歟。子之兄弟。固嘗抗懷千古。不欲以詞客終者也。詩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然則子將焉歸乎。是又不必爲之說者矣。

大塢阡志跋

新安方子西城葬大母汪於大塢阡。元配徐祔其側。清江熊養及爲之誌銘。并紀營葬始末。而盱江黃叔昭又爲之記。述母之苦節撫遺孤以保其家。徐孺人相夫子以賢孝光其後者。詳且至矣。而吾於西城更有感也。世之人。知顯其親以富貴。不知文章即以文章顯其親。亦惟知有富貴之文章。不知道德。范宣子以世卿大族。貽譏穆子。而今人爲其祖若父誌表。不過借卿相貴人之名。大書其官階。爲夸耀鄉里之具。而文之臧否。人品之賢不肖。初不論。則所以不朽其親者安在乎。予來豫章。過南豐。梁質人爲予言西城好學能文章。勺庭先生故友也。既介予與交。又示予所爲汪母及徐孺人誌表。質人與養及。叔昭。俱出勺庭先生門。先生尚志不仕。以文章氣節高天下。三子傳先生之學。弗墜。叔昭以貧仕爲令尹。而質人養及俱布衣。爲當世重。西城竭蹶三十年。傾囊出入險巇。不辭寒暑勞悴。始得一吉壤。安大母體魄。而所借以傳不朽者。乃在布衣下吏之文。則其胸中所存者可知。而勺庭先生與之游者。更可知矣。西城以諸子之文。并所爲行述。合刊行世。曰大塢阡志。請予言附其後。予曰。三子之文。可不朽者。不待言矣。吾獨於西城知所以不朽其親者。喟然不能無慨於今人也。

溪山無盡圖跋

王君石谷作溪山無盡圖。摹五代僧巨然筆也。虛無中情神蔚鬱。意會者觀之自遠。噫。天地以無盡爲道。人務盡之。不亦惑乎。畫盡。無畫矣。文章盡。無文矣。杜甫云。篇終接混茫。混茫可接乎。戊子夏。予晤朱子虞省於淮陰。出此圖見示。展玩久之。嗟焉。謂虞省曰。石谷其知道乎。老莊以無爲道。非也。道無盡者也。有則無盡。無則盡。有溪山然後溪山可無盡。溪山有可盡。然後可圖。溪山之無盡。試看草樹汀洲巖壑烟嵐斷之表。依微惝怳者。非無盡乎。苟舉巖壑烟汀樹而空之。盡矣。圖其有。不能圖其無。亦盡矣。烏睹所謂無盡者哉。虞省曰。子之言善矣。顧所謂無極者何謂邪。曰。二氏之說也。孔子曰。易有太極。未嘗曰無極也。生生之謂易。陰陽往來。變通而不窮者也。非有乎。有天地。天地故無盡。有水火。水火故無盡。有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故無盡。苟舉而空之。則天地盡。水火盡。聖人之道盡。尚有人世乎哉。嗟夫。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者矣。

道德經墨蹟卷跋

唐人書法。雖脫化於晉。然多別開門戶。漸遠於古。蓋藏鋒不露。篆籀之遺也。宋元專以側鋒取勢。去之愈

遠。獨趙松雪墨蹟。筆之圓轉。有道德經筆意。譬之先秦文字。渾渾不可端倪。六朝以詞華。唐宋有蹊徑。求不失先秦矩度者。惟賈誼司馬氏而已。松雪之於元。非猶韓歐之在唐宋。能力追夫古者乎。予不知書。略窺其意。故以道德數則。與松雪此本並臨。用質高明。未審河漢其言否。

餘生庵圖題辭

餘生閣。廬陵胡東海先生晚年所構。初名萬疏園。甲寅乙卯之際。毀於兵。亂定。先生結精舍其中。曰餘生庵。故又名餘生園。蓋江楚亂十餘年後定。而先生年八十矣。於戲。天留耆碩。將使之優遊太平。備更老之典。成一時之盛歟。抑使之歷更患難。歷興亡。自幸其餘生。而託諸世外以自遣也。先生子天麟。請友爲之圖。而使予識其後。予曰。司馬德操。蘇雲卿。皆高節獨行之士。然德操能扶漢室傾危。而雲卿則無補於宋。蓋農圃原非聖人所欲爲。不得已遁迹其中。亦有出世用世之別。先生既備歷險艱。晚年乃得怡情邱壑。吾知其必將有用世之學。深藏而未發也。異日予將躡屩蠃蜂糧諸。訪所謂餘生庵者。而獨拜牀下以請。先生其許我乎。

高子畫冊題辭

古未有以指畫者。以指畫自高子始。高子名其佩。號且園。鐵嶺人。其畫神骨勁爽。如生。迥非畫家可比。異哉。凡事莫不先有質。後有文。意尚古作畫。始於指歟。乃六書之首曰象形。象形。畫也。皆以刀筆。畫亦以刀筆。可知矣。然皆無可考。而自古畫家。概未有以指者也。是可異也。或曰。仙人噀墨成山川樓臺。不更異乎。予曰。無異。焉言乎無異。仙也。不仙而以指。異也。高子其仙歟。果仙。即其術之小者爾。烏乎異。

太乙子題辭

文以世降。俗論也。世愈下。師後人。遂爲之哉。太乙子反諸上矣。不能法乎上。而運諉焉。陋矣。且其言曰。撫畫爲文者。聖人也。四時行。百物生。自然爾。若無意焉。四時百物之廢久矣。吾讀太乙子而歔歔然。已而惕焉鄙焉。夫非今之人也哉。天勝人。人勝天。勝人故爲天。不勝天不足以爲人。吾甚怪夫士之自錮其聰明以安於陋。而又誣聖人以文其陋者。爲可恤也。

王諫議還妾紀事

禮科都給事中王君連瑛。字廉夫。水城人。家居十餘年。元配魏孺人卒。子讓念公左右無人。過金陵。以二百金買一女子。歸見於君。女蕭姓。有殊色。君見之。勃然詰讓曰。誰令若爲是。若孝邪。我年七十。老矣。當此少艾。是邪非邪。陷我不道者。若耳。咄咄。視若翁何許人。讓惶恐流汗。伏地謝。家人嘖嘖曰。異哉。公若是。顧女已來。不可返。距之奈何。言且觀其後。是時女父隨來。君徐呼其父。數之曰。若貪利鬻女。何以爲父。今返若。速歸擇壻嫁之。父倉皇。恐公索其值。君笑曰。吾不索值也。取原券。大書其尾畀之。曰若去。若仍蹈前轍。此吾人也。吾罪若。若無餘。父叩頭謝罪。流涕。女流涕戀戀。叩頭謝以去。吾聞君七十有餘。日賦詩飲酒。摹法書名畫十餘紙。精強如四十許人。非窒慾與積德而能精神若是乎。君甲辰進士。筮仕安肅知縣。以廉能行取。丁卯主福建試。力拔孤寒。爲勢者忌。鐫君級。君謝歸。遂絕意不仕云。

或庵寤語十則

君子存心立身。無論有事無事。大事小事。一以敬慎爲主。則善日積。而過日寡。苟放情任意。肆無忌憚。則惡將無所底。而禍流於滔天。不可不慎也。

父母兄弟之間。只可言情。不可論理。一論理則有是有非、是非之見橫於中、未有不賊恩者。一味言情。則是非泯。是非泯。則和悅生。久之而非者亦化爲是矣。若於妻子。則不可失之寬。又不可失之嚴。恩威並濟可耳。

交友以誠、以信、以恕。固矣。然今日人情。猾賊姦僞。習與性成。須洞斷其情。君子邪。則以君子待之。小人邪。克己以容之。精明以燭之。不爲所忌。又不爲所欺。方得。若以詐術待人。固非君子之道。而爲小人所詐。又豈足爲君子哉。

喜怒哀樂。發不中節。俱爲身心之害。然四者之弊。怒爲甚。樂次之。喜又次之。哀爲輕。何也。哀不常有。有則不及者多耳。過者幾人乎。故其過輕。喜則有溢喜之過。然心氣和平。所傷猶小。樂則恣情縱欲。其害大矣。但樂境在學者亦不恆有。唯怒則時刻可生。稍拂即動。一不中節。小則失體。大則僨事。內則失己。外則失人。甚則一朝之憤。亡身敗家。害可勝道哉。故四情尤當以怒爲戒。損之象曰懲忿窒慾。二者不出一忍字。孟子所謂忍性是也。蓋忍其忿慾之性而一歸於正也。苟能忍。則持身涉世之道。思過半矣。忍辱故能負重。不但聖賢爲然。歷觀古之英雄豪傑。辦大事。成大功者。莫不如此。可不以古人爲法乎。

不可喜事。喜事則有輕浮躁妄之害。不可畏事。畏事則有委靡怯懦之弊。惟日求用世之學。而退然自處。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此聖賢豪傑真本領也。虎嘯蛙鳴。何足道歟。

事大處之以鎮靜。則心有主而不亂。以其見之明也。事多處之以安詳。則事必舉而無遺。以其序之得也。不明不能不亂。無序不能無遺。

虛心受善。則能成德而廣業。若文過諱短。強詞拒諫。則正直者疎。諂諛者進。必至學日消。行日虧。功日敗。淪胥以亡而後已。豈不哀乎。故曰。滿招損。謙受益。自古未有驕傲自足而能有成者。但聽言亦有道。必先明於是非之分。是則從。非則確乎不可易。苟漫無主見。唯人言是聽。所誤又多矣。不可不察。

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天下事未有不需人者。但知人豈易言哉。知人有四術。初則聽其言。觀其眸子。而邪正可得半矣。未敢以爲信也。繼則與之共事。而其才之短長可以定矣。其心術猶難定也。繼則與之交財。一交財而其人之真面目未有不現者矣。然猶恐其僞也。繼則與其朝夕。其朝夕而觀之於飲食起居語默之間。以察其微。則其人之肺肝豪髮。無能逃者矣。

夫人不過君子與小人。有有用之君子。有無用之君子。有有用之小人。有無用之小人。有用則君、子可用。小人亦可用。無用則小人不可用。君子亦不可用。要在知之明處之當而已。而其本又在於自知自用。能自知方能知人。能自用方能用人。吾見今人。茫然不自知其長短何在。人之用我之當否又何在。乃動言知人用人。不亦愚乎。

讀書不可廢縱。精神不可浪費。識量不可淺狹。惟讀有益身心有益經濟之書。則精神專而得力大。又不肯稍有得而輒足。其學豈可量乎。若以虛名無用之學分其神。又不過略得皮毛。遂謂天下能事之已畢。吾未見其能達也。

丁亥。予在京師。金吾黃子[illegible]臣從予學兵法。予爲析孫武之精。及諸葛武侯李衛公陣法之要。黃子通其體用。妙徹元機。予生平所閱文武南北士及百戰餘生宿將。可與言兵者。未有不瞠乎出其後者也。越歲。予將南去。黃子再拜請曰。先生去。某以官累不能從。願立身涉世之道。懵然不知其所從。先生留數言銘之座右。當韋弦之佩可乎。予悵然自愧風塵䟎遁。德不脩。業不進。其何以爲黃子贈。昔齊桓公伐山戎。迷失道。管仲令騎老馬於前。隨之行。果得路。予雖駑老馬也。或有識路徵長之可取乎。因書其閱歷之言十則以應其請。敢謂諂所能然哉。亦就見所及心所企焉未逮者。以與賢者共勉之而已。於戲。予所望於黃子者。甯有窮哉。黃子其勿忽諸。戊子閏三月三日。或庵源識。

居業堂集二十卷。國朝王源著。源字崑繩。一字或菴。順天大興人。按方侍郎四君子傳。源古文未刻者藏於家。既刻者世多有。則當時已有行本。今所據本爲武進管繩萊所編集。道光辛卯始鐫於金陵劉氏。梓工精良。魚豕較稀。集首錄篇題子目凡二百七十有三。而南遊詩序及王瑞人行狀則有目而無篇。明月夜歸圖跋則有篇而無目。蓋編定後續有增損。而目錄失檢者也。源志趣高邁。喜談兵。好品題人物。傳忠孝節烈奇偉逸事。然綏寇紀略書後首次兩篇。以洪承疇比方孫盧。既已擬非其倫。復極推楊嗣昌將才。目羣議爲巧詆。是非失實。尤有乖於公論。他所叙述。亦間涉於偏倚。不能盡歸一是。惟其才力雄闊。學有實用。雖瑜不掩瑕。要不失爲文士之豪。集中各體文。多不可廢。茲之作。今與王君文泉參訂付梓。卷次文類。悉依舊式。酌存二百六十三篇。篇後舊載各家評語。其泛論文體。無關故實者。概刪而不錄。至源學行家世。具詳洪氏識引方氏傳文。及繩萊所撰家傳墓記中。今仍編諸卷首。後之覽者。庶得考見其生平焉。光緒十一年乙酉六月上旬。忻州趙培元謹識。

正誼堂文集

附餘集

張伯行撰

正誼堂文集序

昌黎之文。跨越百代。同時如子厚習之輩。出其所作。磊磊明明。莫不互相雄長。然泰山北斗之仰。必歸昌黎。則以尊信孔孟。若原道及答孟尚書諸篇。提關聖緒。力闢異端。實關乎世道人心。而非華而不根者比也。方今聖聖相繼。正道昌明。海寓承學者。類知宗仰濂、洛、關、閩。以溯鄒、魯之淵源。然高明之士。不屑平近。希心頓悟。默浸淫於新會、姚江之說者。多有之矣。於此有墨守程朱。心之身之。以助流聖化。昭示來茲者。吉光片羽。爲有識所珍傳。應不在昌黎下。大宗伯張清恪公。自幼即志於聖學。積有年所。成進士。黨官中外。聲施爛焉。余久欽慕其人。願未得一接顏色。近得其正誼堂文集讀之。乃彌歎其所學之正。所得之深。足以信今而傳後無疑也。蓋公之生平。篤信朱子。表章不遺餘力。大要尤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紫陽一脈。所以直接尼山者在是。故公之學。閒本末一以是三者爲的。凡獻之大廷。嘉惠來學。無非直抒所心得。其有少異於是者。辭而闢之。毋少借焉。則是集之傳。其裨益於世道人心。顧昌黎爲何如耶。青天白日。人共快其清明。鳳凰芝草。世共知爲美瑞。余謂即昌黎之言。以爲是集必傳之券。時乾隆三年春正月穀旦。東軒高斌拜撰。

正誼堂文集目錄

卷之一 …… 一
疏一
請借庫銀買穀疏 康熙四十六年
臺屬並被災傷題請分年帶徵疏 康熙四十七年
請酌撥庫銀買米平糶疏 康熙四十九年
海洋被劫三案題請敕部審擬疏 康熙五十年
劾總督抗旨欺君疏 康熙五十一年
卷之二 …… 一七
疏二
瀝陳被誣始末疏 康熙五十一年
謝復任疏 康熙五十一年
遺疏 雍正三年

卷之三……三三
奏摺
請補道員奏摺康熙四十八年
薦江蘇藩司摺康熙五十二年
再奏設立社倉并附條例摺康熙五十五年
遵諭條奏黃河摺康熙六十年
條陳泉湖摺雍正元年
卷之四……四一
公移
條陳黃淮河務十條
條陳分黃洩湖策
敬陳賑濟始末詳懇代題
卷之五……五三
檄文
飭設社倉捐積穀石檄
特飭官民平糶檄
申飭臺地通行事宜條款檄
通飭清釐保甲檄
通飭墾荒檄
教條
飭禁婚嫁喪葬奢華示
嚴禁透越之弊示
禁止餽獻諭江蘇等七府一州示
淮揚徐三屬賑濟饑民條約
卷之六……六七
書
答同年陳宮詹
答浙江彭學院
復帥提督書
與冉永光檢討

答冉永光檢討
答蔡聞之
與蔡聞之
與黎舜先
與臺灣陳巡道
復候補李主政
與山陽縣徐令
與陳玉立
復原元功
與毛心易
上叔父
卷之七……八一
序一
立德部總序
立功部總序
立言部總序
氣節部總序
楊椒山文集序
楊大洪文集序
名儒粹語總序
二程粹言序
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胡敬齋居業錄序
名儒文集二刻序
石徂徠文集序
黃勉齋文集序
羅整庵存稿序
陳布衣文集序
陸稼書文集序
卷之八……九七

序二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序
小學衍義序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序
學蔀通辨序
養正先資序
家規類編序
讀禮志疑序
讀朱隨筆序
問學錄序
困學錄序
補刻泉河史序
補刻北河續紀序
鄭貞孝集序
卷之九……………………………………一一一
記
鰲峯書院記
紫陽書院碑記
仲夫子祠堂碑記
南平縣學重修文廟記
論
伊尹伯夷論
述而不作論
聖人可學而至論
論學
說
著述說
同姓不爲婚說
親喪不可久停說
卷之十……………………………………一二一

議
張迪宜配享啓聖祠議
治河議
西北水利
救荒事宜十條
卷之十一……………………………………一三九
傳
許魯齋先生傳
薛敬軒先生傳
胡敬齋先生傳
魏留山先生傳
卷之十二……………………………………一四七
墓誌銘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謚恪勤陳公墓誌銘
蔡莊靖先生墓誌銘
貞節解母張安人墓表
祭文
祭倪巒洲夫子文
祭冉永光文
雜著
紫陽書院示諸生
紫陽書院讀書日程

續集

卷之一……………………………………一六三
疏
題請鄉試廣額疏康熙四十七年
請續賑淮揚徐三屬災民疏康熙四十九年
題報捐財神疏康熙五十年

海洋商漁船隻編號疏 康熙五十三年
請免揚州落地稅疏 康熙五十三年
明白回奏疏 康熙五十四年
摺
請緩徵摺 康熙四十九年
告病摺 康熙四十九年
請羅欽順從祀孔廟摺 雍正二年
條陳摺 雍正二年
表
恭進豫洛關閩書表 康熙五十二年
擬疏
擬請廢天主教堂疏
擬請鄉舉里選疏
擬請防閩海疏
卷之二……一八一
公移
移浙撫飭查海口閘座香文
通飭各屬剋日完報檄
申禁盤運米石檄
駁審盜犯雷升等一案檄
劄濟公布店被盜一案駁勘江浦縣諱盜檄
駁勘顧少連家被盜一案檄
駁勘張元隆船隻有無在外逗遛檄
飭禁橫抽鹽稅示
諭植桑養蠶示
勸諭農民開池蓄水溉田示
勸諭招商販米平糶示
卷之三……一九五
序一
諸葛武侯文集序

陸宣公文集序
柳文序
韓魏公文集序
三蘇文序
張橫渠先生集序
朱子文集序
張南軒文集序
呂東萊文集序
陳北溪文集序
文文山集序
謝疊山集序
羅整菴困知記序
魏莊渠集序
卷之四……二〇九
序二
易經提要序
張錫社春秋觀聚序
濂洛關閩書序
小學集解序
朱子學的序
伊洛淵源續錄序
性理正宗序
居濟一得序
漳浦蔡氏家矩序
盡心錄序
王學質疑序
松陽講義序
冉永光八十壽序
裴皆陶六十壽序
卷之五……二二七

書
與浙江王撫軍
答貴州劉撫臺
與同鄉劉鵬文掌科
答陳滄州
答宋畬司
與冉永光檢討
答冉永光檢討
與冉永光檢討
答黎事先
與湯素一
答江西某鹽道
與友人
與友人
卷之六……二三九
記
請見書院記
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
海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唐昌黎伯韓文公專祠碑記
傳
羅整庵傳
冉覲庵傳
文學華理奇偕配孺人合傳
卷之七……二五一
墓誌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墓誌銘
明進士中大夫太僕寺卿管廣東鹽屯水利道事實陞一級紫屏何公暨配傳淑人墓誌銘
皇清敕贈文林郞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許君墓誌銘
太學生待贈文林郞翰林院編修衡湘鄒公墓誌銘

考授州佐貳若程君墓誌銘
墓表
翰林侍讀濟成陸公墓表
純孝王命時先生墓表
卷之八……二六七
雜著
祭孝感熊中堂文
祭司寇華亭夫子文
題金華張中伯所藏魏公貞公諸敕手卷
書劉脅南題周寒溪卷後
紫陽書院落成告朱夫子文
書表忠錄後
東嶽廟祈晴祝文
三妙觀祈雨文
羅氏宗祠碑文
題道統錄

正誼堂文集卷之一

儀封張伯行著

疏一

請借庫銀買穀疏 康熙四十六年

為謹陳閩省地方等事。竊臣一介寒儒、蒙皇上特恩、委以巡撫重任。莅事以來、日夜兢兢、惟以地方民生為念。切見閩省地方人衆田少、數十年來、我皇上覆育休養、生齒益繁、而額田未盡墾復、雖當豐年、所入不足供一歲之用、專賴各處商船帶米接濟、故米價易貴、民食維艱。臣六月到任時、以雨澤愆期、米價益貴、臣多方料理區處、使百姓不致失所。又虔誠步禱、以皇上愛養黎元之意、籲天告神、甘霖大沛、各府先後得雨不齊、雖臺灣業經報災、通計全省、尚稱有收。但恐來歲春夏之交、各處商販不至、米價一時增長、窮民恐至艱食、臣身任地方、不得不豫為籌畫、仰祈皇上俯念民食為重、許臣於藩庫動借存貯備賑穀銀三五萬兩、委官往湖廣、江蘇、江西、廣東地方買米平糶、秋收照數還庫、並祈敕部咨行該地方督撫、不得阻閉、庶採買得便、而民生大有裨益矣。

臺屬被災傷題請分年帶徵疏 康熙四十七年

為海外臺被災傷、編民備極困苦、僉懇詳題帶徵額粟、以甦民命事。該臣看得臺屬一郡、孤懸海外、民鮮蓋藏、所賴時和年豐、以給朝夕。康熙四十四年、適罹旱災、該年應徵額粟、荷蒙皇上特恩、盡數蠲免、四十六年、又値亢旱、禾稻失收、經臣查明災傷分數題報、復蒙聖恩、照例蠲免、闔郡生靈、咸激歡呼。惟是蠲免之外、該府屬臺、鳳、諸、三縣、四十六年分尚應徵粟一十萬七千六百九十六石四斗零、臣仍檄行照數徵收造報、以副奏銷、去後、茲據布政使金培生會同署糧驛道事分巡延建邵道僉事陳廷統詳、據臺灣府知府周元文、署臺灣縣事臺灣府同知孫元衡、鳳山縣知縣宋永清、署諸羅縣事鳳山縣知縣宋永清、據闔屬里民環庭僉籲、以臺罹荒歉之後、米價騰貴、升合艱難、汪洋大海、告糴無門、徒有急公之心、已當束手無策、請題帶徵、并準臺灣廈門道副使王敏政移報、前由該司道查、以臺郡頻年連遇旱災、百姓俯仰不繼、値此青黃不接之候、責其辦完十餘萬之粟石、徵比勢必不前、是使小民徒受敲扑、究於國賦無補。請將臺灣縣康熙四十六年分應徵額粟三萬三千八百九十二石六斗零、鳳山縣應徵額粟四萬二百五十八石四斗零、諸羅縣應徵額粟三萬三千五百四十五石三斗零、於四十七、八兩年帶徵、所徵前項額粟、仍歸入各年奏銷冊內、一併報部查核、以舒民力、以廣皇仁等由前來、臣覆查無異、謹會同閩浙總督臣梁鼐合詞具題、伏乞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請俯撥庫銀買米平糶疏 康熙四十九年

為賑米必須勸糶、平糶方能濟民、循例題明、仰祈睿鑒事。竊照臣屬江蘇、淮揚等府、前經連年水旱、荷蒙皇上格外施仁、頻蠲並賑、億萬飢民固已各霑實惠。惟是江省為東南重地、生齒繁衍、民鮮蓋藏、蘇、松、各府上年雖稍獲有秋、而完辦錢糧之外、所存食米無幾、淮、揚、徐三屬災民困苦尤甚、所領賑銀止供舊冬卒歲、入春以來、米價日貴、小民餬口殊艱。臣荷蒙聖恩、特撫此邦、夙夜兢兢、惟以地方民生為念、自莅任後、察知淮、揚、徐所屬海、高等十三州、縣、并徐州一衛、災黎饑餒堪憐、業經題請再賑恤、見候部覆、而當此麥秋未屆之時、窮民枵腹皇皇、不能終日、敢不詳為籌酌、以副聖天子惠愛元元至意。臣查外省各商販到米石、因災區既多、糴者亦倍、凡巨艘所載、朝發糶而夕已完、糧食漸少、價値漸增、煢獨無告之民、視升合為廣益、除臣已經飭令各府、州、縣、勸諭鄉紳、富戶、先為捐助、以濟貧民外、目下接濟之策、惟有酌撥銀兩、於鄰屬產米地方、並本省價賤之處、採買運歸、減價平糶、務使米日多而價自平、則災黎可以度日。并據蘇屬之吳縣、崑山、松屬之上海等縣、以災祲之餘、民間元氣尚未全復、今値青黃不接、仰事俯育之謀、每多不給、紛紛詳籲、康熙四十九年地丁、欽奉上諭暫停解京、存留本處、請每州、縣酌動見徵地丁銀二三千兩、於產米地方及米稍賤之處、購歸減價平糶、以資閭閻日用、待米賣完、照數歸補原項等情。但淮、揚、徐、被災各州、縣、本年地丁銀兩、欽奉皇恩蠲免、本地無款動支、臣請於江蘇藩庫見存銀兩酌撥銀一二萬兩、差委賢員、星赴鄰省產米及各處價賤之地、照依彼處時價購買、務於三四月內陸續運回、分發被災各屬、減價平糶、將糶完米價銀兩隨即歸還司庫、一轉移間、在國帑毫無虧損、而裨益地方實非淺鮮。臣因溥救窮黎起見、恐候部文遲延時日、見在動支司庫銀兩、委員買米、速運淮、揚、徐三屬、減價平糶、

幷飭合屬酌動庫項。專差購買。運回發賣。以起此滿中之痞。專擅之罪。仰祈皇上原鑒施行。

海洋被劫三案題請敕部審擬疏 康熙五十年。

爲閩省獲賊已解、縣案待質未明、仰請敕部審擬定擬事。竊照海賊鄭盡心等糾夥在洋肆行劫擄。復至盛京錦州雙島溝地方登岸搶掠。被官兵趕殺。敗走回南。奉旨行文各省嚴加搜捕。已經閩省拿獲。見在解部質審。茲准閩省督臣范時崇移送鄭盡心等審供解部一案揭帖到臣。查揭開各盜所供歷次行劫。俱在閩浙山東等處。外洋未及江省。被失之案。並無失主姓名可稽。查康熙四十九年八月初八日。據上海縣詳。一件海賊劫貨焚舟等事。內稱康熙四十九年閏七月十九日。據本縣船戶張元隆呈稱。有自造貿易沙船一隻。領本縣上字七十三號牌照。於本年六月初六日。裝載各客布疋、磁器、貨值數萬金。從海關輸稅。前往遼東貿易。六月十九日。行至山東文登縣界馬島嘴地方。遇賊鳥船兩隻。吶喊揚帆。與隆船相近。斯時幸有隨帶護船炮火。連發兩門。賊不敢逼。彼此相持兩晝夜。至二十一日。隆船停進近岸。謂哨船經泊。可保無虞。孰知二十三日。賊又增鳥船三隻。而汛口絕無一兵防衞。客商、水手。寡不敵衆。驚惶無措。急登脚船。渡岸逃生。賊遂上船。將搬貨物。炮火兩門。並遣劫去。將隆船縱火焚燒。竟成焦土。該地隸路汛官專守備、千總、把總、目擊心傷。苦無舟楫追捕。亦惟相與欷歔太息而已。竊思荷蒙聖恩。大弛海禁。原期足國裕民。緣海寇連年肆劫。阻截商旅。特奉俞旨。造設船隻。在洋巡緝。各省官兵往來會哨。定有處分嚴例。蓋欲彌盜安民。商稅皆利。乃該地弁兵逍遙河上。坐視賊船圍商四日。曾不一救。試問朝廷設官養兵之意謂何。竟虛糜俸餉者是也。查得東省鎭標林游擊係福建人氏。今日之海賊。太半俱係閩人。桑梓情深。往往縱漏。即如本年六月十七日。有計永吉船。裝載客貨。在山東膠州界被賊劫殺。巡哨船隻目覩不追。縱賊逃脫。反擒永吉人船。陷良爲盜。以擄虛名。則平日之養盜不捕。見劫不救。又彰明較著者矣。抑隆更有慮焉。山東與畿輔接壤。奉天、遼陽、一帆可達。保背小黨類日繁。盜風日熾。羣聚島嶼。將爲地方隱憂。凡有封疆職任者。能不爲之過計乎。事關海賊劫商。時值本縣公出。含冤無愬。先經具控提督、海關。通蒙移咨東省各院。但隆係治下子民。哭叩恩賜通詳督、撫兩院。轉咨東省督、撫、提、鎭。嚴飭巡哨兵弁併力剿滅。並檄文武各汛密緝盜船。捕獲正典等情前來。據此。審問船戶張元隆口供。與原呈無異。當經移咨山東撫臣蔣陳錫緝盜追贓。併行按察司在案。臣查此案失事在東省地方。船戶所報無從察其虛實。今核鄭盡心等在閩供稱。六月十二日。被南風打到山東。十八日。到勞山內洋劫奪裝貨空沙船。水手二十二人。人船俱爲留用。又遇著陳姓之船。招他入夥。不肯。十九日早。船被石擋破。因自燒焚。人亦散去。只有伊結拜兄弟四人。搖著杉木船來投我等語。查鄭盡心所遇陳姓。供係陳應龍。是否即係陳明龍。應聽部臣訊質外。惟是船戶張元隆呈報。於上年六月十九日。行至山東。遇賊相逼。而鄭盡心亦供。於是月十八十九等日。在山東內洋。復遇陳姓。欲招入夥。是彼此俱在東省。所遇日期相同也。惟張元隆之船稱被賊焚。陳姓之船鄭盡心供擋破自燒。是所供燒船又相同也。惟張元隆供在山東馬島嘴。鄭盡心供在山東勞山。未知馬島嘴即係勞山否。或係相近之處。且張元隆在東省稱。在岸上望見燒船。不知是爲賊

所燒。還是船上遺火自燒。在上海縣竟供報賊焚其船。並稱未在山東告狀。情詞閃爍。則張元隆之船貨是否係鄭盡心劫燒。與陳明龍自燒之船是否即係張元隆自燒之船。均未可定。更可異者。張元隆一船戶耳。乃呈稱山東與畿輔接壤。奉天、遼陽、一帆可達。倘背小黨類日緊。盜風日熾。羣聚島嶼。將爲地方隱憂。假張元隆又豫知鄭盡心有盛京之行。此中疑竇。非究訊陳明龍、鄭盡心不能明白。今陳明龍先已解京。鄭盡心見又解部。應請部臣提齊質訊。以定虛實。又於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初四日。據上海縣詳。一件報明海洋被劫事。內稱華亭縣船戶張永升呈稱。身領華字九十號縣照及江南海關部牌。攬裝茶葉、布、碗等貨。在本關輸稅。於本年八月二十日。前往關東貿易。因風汛不順。停通州廖角嘴地方。於九月十八日。遇賊鳥船八隻。放炮鳴鑼。上船行劫。搬去布、碗、胡椒、紙爆、幷護船炮、關牌、縣照、及頭桅、篷、錨、杉板一隻。擄去水手馬祖一名。拘留弁船。直至十月初六。昏夜逃回等情。又據上海縣呈報被擄水手馬祖。於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赴縣稟報。身係張永升船上水手。在廖角嘴遇賊。被捉過船。至十月二十八日。在福建福寧州地方。釋放登岸。同伴一人曹三。稱係崇明縣人。亦在客船被擄。同至蘇州分路。祖於今二十六日到家。伏乞賜報等情。訊據供稱。賊是福建土音。在盡山見有客船。放船追趕。不曉得賊姓名。約有六百餘人。船上白心黑鑲邊三角旗號。錄供通報前來。當檄江蘇按察司提訊。權供勒緝贓盜。務獲。並提同在賊船放回之曹三。究明於何年月日。在何處地方。係何客船上被擄。查取疏防職名報參。經臣先疏題明在案。比臣奉旨在上海縣會議出洋搜捕事宜。就便提訊船戶張永升。據供。上年九月十八

日。在通州廖角嘴海洋。被賊鳥船八隻行劫。即將身船帶往盡山海面。後因賊瞭見有洋船經過。放船前去打劫。弁於十月初六。乘夜砍纜脫逃。其被擄水手馬祖供。賊是福建土音。聞有哨船緝捕。於十月二十八日。在福寧州地方放回。今又據江蘇按察司詳稱。船戶張永升已往山東貿易。同行之曹三。據崇明縣稱。未開明切實住址。無從查拘。隨提馬祖覆訊。據供。上年九月初一。船到廖角嘴守風。至十七日開船。走一日一夜。十八日午後。遇賊鳥船八隻。鳴鑼吶喊。把船上布、碗等貨都搬過船。我亦被賊捉過船去。賊首鄭盡心。副賊鄭盡海。自去年七月裏。在關東打仗回來。前供恐說出鄭盡心來有罪。故不敢指明。同行曹三。據說是張永升船上水手。去年七月裏在山東被劫。同我一齊放回。住在崇明縣史橋河地方。離南門十里路等供。合將疏防職名開報題參。至馬祖從賊船放回。有無通同情弊。見在嚴提同回之曹三。到日究明。另詳等情。今核鄭盡心等在閩供稱。上年九月十五日。船至盡山。住十天。九月二十七日。見有一東洋船來。八隻船就去打劫。鄭盡心一船被風打壞。到東湧山。又住二十天。分贓散夥。於十一月初三日。到福清沒汛口地方上岸等語。是永升船貨被劫。正鄭盡心等住船盡山之日。而賊鳥船隻數。亦與永升所報相同。且十月二十八日自福寧州放回馬祖曹三。計與鄭盡心等分贓散夥之時。不甚相懸。見據馬祖供出賊首姓名。又皆符合。則張永升被劫一案。似難舍鄭盡心而別緝夥黨。特以事屬隔省。未經究及。故鄭盡心等隱諱不吐耳。再據賊夥林茹晶供。將船擄駕到盡山來時。二隻沙船已壞。就放他去。而永升稱在盡山砍纜脫逃。是否逃回。或係賊放。幷請部臣訊明示覆。以便飭審定案。又於康熙四十九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據崇明縣詳一件稟報事內稱蘇松水師營弁兵出洋巡緝於八月初三日在大洋山南盤獲趕繒船一隻查驗船票係松江府華亭縣於四十八年九月初三日給票載舵水手余元亨等共二十五名俱本縣人氏江南海關照票亦係四十八年八月內給發訊問該船人等有舵工水手二十三人係福建籍貫又水手二名係寧波人氏又有搭船福建人余廷文等共九名客商王熙安鄒吉王文卿孫三合趙而施元生等六名并據余元亨張任等供出華亭縣照票是上海牙行張御科領的錄供詳報前來當將照票籍貫不符奸良莫辨緣由具摺奏明一面行提該船舵水手人等據崇明縣申解前來飭發上海常熟華亭三縣究訊據詳舵工水手二十五人俱係頂名蹤迹無定余元亨不能隱匿衆犯亦一一供出當將各犯飭發上海縣收禁即令查拿冒領照票之牙行張御科解審隨委常熟縣知縣章曾印同署上海縣印通判周葑訊問口供當據章曾印將張御科交與周葑取有該縣收管在卷臣於本年正月搜緝事竣回署於二十三日檄行該縣提弔一干人犯究審續據該縣於正月二十七日申報張御科又名張羽可即張元隆於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等情查張元隆先據該縣具有收管患病之日因何不即申報且收管何處所患何病醫生何人所服何藥病故之後該縣曾否親加驗明並無印甘各結申送見在覈查是否徇縱捏飾並提親屬查究亦無解到臣思張元隆身死是真則其罪可知若係詐死其情更屬叵測臣又查上海縣造報四十五年出海船隻冊內開有船戶余亨舵工張任林永祥等二十三人與華亭縣余元亨船上耆舵水手姓名俱各相符均係張元隆保結未知又係何人頂冒擣騙尚未查審著實又據上海縣詳報余元亨於康熙五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病故在獄等情批行江蘇按察司確查有無致死滅口并提見犯究審至今亦無詳覆臣查張元隆開張洋行開其立意要造洋船百隻今已有數十隻招集異鄉水手假名冒籍請關縣牌照藉稱貿易往來東西二洋及關東等處查其出海船隻有稱遠洋未歸者但商船照票例應一年一換豈容逗遛在外久不歸里臣以為海洋賊艘必由內地成造請照今鄭盡心等雖經弋獲而原駕之船與散去夥黨水手尚無著落其盤獲余元亨一船亦係張元隆經領照票在船耆舵水手內多閩省人氏假名冒籍據張元隆原報劫貨焚舟云海賊大半福建人今伊乃盡用福建人氏且冒華亭籍貫其意何居臣訪得上海縣張元隆聚衆為非聲名甚著家擁厚貲東西兩洋南北各省傾財結納稔惡已久今雖據報身故而黨援甚衆臣以愚忠竭力窮究恐將暗受其害但臣受恩甚重不敢一毫欺隱利害所不暇顧惟望皇上鑒臣微悃時賜體察則臣忠愛之心庶得常效於君父之前矣除張元隆海船見在確查外惟是鄭盡心等已經解部誠恐審明正法臣駕張元隆張永升被盜二案與盤獲余元亨一案實無人無案難結相應具疏題明聽候部臣提集陳明龍鄭盡心等逐一究審曾否在東省馬島嘴劫貨燒船江南廖角嘴劫取布碗等貨拘留船隻水手並余元亨等船上供出頂名冒籍耆舵水手人等有無同夥在內及張元隆即張羽可平日有無熟識錄取確供行臣知照以便覆審定擬事關海洋重案貼黃難盡伏乞皇上俯賜全覽敕部審覆施行

劾總督抗旨欺君疏康熙五十一年

爲督臣抗旨欺君督私壞法請旨解任併審以正國典以彰公論事竊惟人臣之罪莫大於欺君欺君之罪莫大於抗旨我皇上臨御以來萬幾總歸聖斷鉅細靡遺內外臣工孰不奉法惟謹從未有抗旨欺君督私壞法如兩江總督臣噶禮者也其受朝廷眷注不爲不久蒙皇上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者自當凡事恪遵聖訓仰體聖懷以圖報效而其大端無過於進賢退不肖養一代之人才以培國家之元氣不謂督臣自到任後所轄兩省大小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迹昭著亦可藏垢包荒守正不阿者雖廉潔自持難免吹毛索瘢此久在皇上睿照之中無容臣再爲瀆陳最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朝廷大吏豈有病狂喪心至於如此之極迨後衆口難掩正主考臣左必蕃不得已具題疏內原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風聞總督要銀五十萬兩保全伊等無事之說臣雖未敢遽信倘已心竊疑之及至部覆奉旨這事情著張鵬翮會同兩江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在揚州地方徹底詳察嚴加審明具奏左必蕃趙晉俱著革任發往質審欽此欽遵移咨到臣臣即自蘇抵揚公同會審據左必蕃供程光奎六月二十六日到京二十八日趙晉已點江南主考程光奎往見趙晉說留我誼同兄弟中式不要謝禮但與左家銀八千八百兩趙晉起身到常新店與程光奎同宿一夜關節是他給程光奎著姚陶交與方名程光奎原與趙晉姚陶楊緒結拜四弟兄人人都曉得傳聞趙晉四千兩楊緒四千兩又聞趙晉得五千兩楊緒止得三千兩程光奎供並沒有關節場內文字實出己手分獻寫原卷稷黍訛稷委豈稔訛豈稔棄豈訛器豈化成訛化誠窯豈字竟不成字其文非出己手可知方名供程光奎從來並不識面及再三研訊又供去歲山陽煮粥賑饑程光奎之父程用昌獨設一廠程光奎曾在廠中料理因常去查賑纔得認識嗣後時常往來見伊曹房有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一節文字曾看過後來場中遇著料是程光奎之文因爲與主考即不中也見得我的情不意竟中了這是自己一念之錯尚有何辨又據左必蕃供吳泌中式是他父親吳榮贊給他二萬銀子買的據吳榮贊供是余以介俞世臣員星若引誘小人兒子買舉不知數目多少中有金子珠寶是向人家借來的吳泌供原與俞世臣員星若議買舉人銀八千兩場前交金子十錠銀二千兩場後又交銀二千兩還有三千兩未交關節是其實有三字係俞世臣所給文字係揚州府學生員相櫄所作與他五十兩銀子隨驗吳泌硃墨卷頭場首藝破題內果有其實有三字俞世臣供吳泌買舉人是八千兩銀子還有三千兩因事發沒交是員星若管的星若說是安徽葉撫院門路及去詢問葉撫院迴避不見小人怨他誤事他說另有一條門路包管穩中中後交銀子使是員星若供小人是安徽葉撫院門生吳泌八千兩銀子是葉撫院五千兩海防廳葉同知三千兩督臣大怒云冀乃大光棍葉撫院已死還說他做甚麼若再提起定要把兩腿夾折又供十五錠金子交與布政司書辦李啓小人跟隨到衙門前看著擎進裏面去李啓說交與家人軒三關節是軒三交與李啓李啓交與小人場後李啓向軒三討信軒三說薦得極高後來果中第十三名李啓供小人是安徽布政司書辦本官家人軒三向小人說今年主子做提調有買舉人的撥來後來遇著員星若說吳泌要買舉人小人向軒三說知軒三遂進去裏面商量出來說做得小人往揚州驗過銀子

回到江寧。軒三叫小人在茶館裏等著。他到承恩寺。拏出一小紅封。說是關節。小人交與員昱若是實。督臣又大怒云。馬潞司不是主考。亦不是廉官。那裏來的關節。可實說關節是何人給的。臣隨勸督臣云。欽差大人奉朝命來。我等今日審事。儼如至尊在上一般。不可動氣。況且皇上旨意。要徹底詳察。豈可使衆犯閉口不言。督臣云。我不曾說甚麼。衆犯口供鑿鑿。因安徽督撫尙未到揚。臣又係下江巡撫。不能行提上江布政使家人。欽差大人令督臣行提。督臣不肯去拏。欽差大人隨傳馬逸姿。要軒三。據馬逸姿回稱。這都因本司揭報揚犀事。挾仇妄扳。員昱若先供葉撫院要銀五千兩。葉同知要銀三千兩。今又供本司要銀三千兩。豈不是挾仇妄扳。查先據員昱若供葉巡撫五千兩、葉同知三千兩之語。外邊並無人知。馬逸姿如何曉得。必有奸人暗通消息與馬逸姿者矣。欽差大人云。把軒三送出來。訊後便知虛實。後復訊李啓。據供。初六日晚。吳泌向小人說。當把口供酌量改變。若不改。將來夾棍恐喫不起。軒三到案。據供。因小人主子揭報吳泌買舉人。他挾仇買出光棍來扳著主子。查此案正主考於九月十八日具題。馬逸姿等於二十八日方詳報到臣。如係挾仇。豈有不扳主考。反扳馬逸姿之理。隨夾訊軒三。據供。誰使銀子。御使我替挺夾棍。又供。審事大人的頭都長不住。還來問我。臣云。畢竟問他是誰的頭長不住。審事大人因甚麼頭都長不住。督臣不答。欽差大人云。此時已交三更。可將夾棍鬆了。遂供散訖。次日傳馬逸姿問。昨晚軒三說審事大人頭都長不住。是怎麼說。馬逸姿云。他沒這話。因著馬逸姿去問軒三。飾辭云。是說正副主考。臣又詰馬逸姿。正副主考是聽審之人。並非審事大人。馬逸姿無言。自此以後。一月有餘。並不敢復審軒三矣。及復審。據李啓供。發榜後。到揚州取金銀交與軒三。小人問他要議單。軒三遂將議單交與

小人。回來交與員昱若。審王日斂。據供。涇縣陳天立到我房裏說。有其實有三字關節卷子。是有人託過的。遇著替我薦一薦。中不中憑他。後來此卷分在本房。看他文理順通。遂薦上去。正主考先讓副主考官看。副主考說。這就是易五房好卷子。就取中了。又問陳天立。是誰託你來。據供。是副主考。此案審取口供。係欽差大人所帶部中書辦寫錄。臣原不隨帶書役。且年逾六旬。事多健忘。不能全記。惟擇其要者。爲皇上陳之。則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之罪。昭然無可逃矣。夫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科目之中有正士。斯朝廷之上有直臣。今賄賂公行如此。督臣駐劄省城。若欲委爲不知。彼素矜明察。非聾瞶者比。見據督臣向欽差大人云。今科舉人有一大半是副主考賣的。知之最詳且確矣。而不卽據實入告。則督臣必有不敢明言之隱。其弊不獨在副主考可知。迨審據員昱若、李啓供出葉撫院、馬布政使通同賣舉情由。督臣兩番大怒。不容直說。欽差大人令其覆審軒三。堅執不允。是誠何心。且據軒三供。審事大人頭都長不住。還來問我。卽應詰審事大人是誰頭長不住。大凡人臣非有欺君壞法之罪。不至頭都長不住。臣査彼時安徽撫臣尙未到揚。審事者止有欽差大人、臣與督臣三人。不知軒三所指何人。若指欽差大人。則奉皇上特簡而來。斷不肯作欺君壞法之事。自干三尺。軒三輒敢妄言汙衊。使之不敢公審。小人之放肆已極。朝廷之體統安在。若指督臣而言。則督臣必有欺君壞法之事。爲軒三所深悉。故雖於大廷廣衆之前。直言指斥。督臣不得不隱忍付之不問耳。若謂指臣而言。自問服官以來。雖才庸性拙。從未有欺

君壞法。足取殺身之罪者。久邀皇上睿照。此等情節。實不容不細加推鞫。乃連日催將李啓等嚴加究詰。要犯軒三總置不問。臣若參酌一言。令被問李啓。宣訊軒三。督臣卽變色。以惡言相加。竊思此案關係匪小。奉旨徹底詳察。督臣必不肯詳察。奉旨嚴加審明。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攢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眞事實。不爲無稽之輿論也。況監生鄉試。例由地方官査取地保族鄰甘結。加結給文。由學臣錄科送考。以防頂替。今査程光奎本名程建常。原籍徽州。見住淮安地方行鹽。係兩淮巨商。乃頂冒蘇州府吳縣程光奎姓名籍貫。不由地方官査明出結。亦不由學臣錄科鑑試。係督臣大收送考。則督臣之違例營私。監臨、提調之通同舞弊。更彰明較著。雖百喙奚辭。若不請旨解任。一併發審。將通同作弊之人。仍爲奉旨察審之人。眞情何由得出。國法何由得伸哉。自督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提。自吳泌令李啓改口供之後。至今眞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此雖臣庸懦所致。有負皇上付託。然事勢處於無可如何。不得不大聲疾呼。以煩瀆聖聽。至欽差戶部尙書臣張鵬翮。素稱鯁直。豈畏強禦。只因伊子張懋誠見任安慶府懷寧縣知縣。係安徽屬員。總督得而挾制之。布政司亦得而挾制之。父子天性。恐遭陷害。不能不瞻顧掣肘。督臣欺君壞法之罪。又何能直達於聖天子之前乎。督臣擅作威福。賣朝廷之官。賣朝廷之法。復賣朝廷之舉人。其貪殘暴橫。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人知之。天下之人無不知之。祗緣權勢赫奕。故默默以避禍耳。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莫不爲臣寒心。但自念一介豎儒。由被補中書科。蒙皇上洪恩。特授濟寧道。由濟寧道。特陞江蘇按察使。由按察使。特陞福建巡撫。復蒙恩調補江

蘇。受恩之深。無過於臣。圖報之難。亦無過於臣。故在督臣敢於欺皇上。臣斷不敢顧念身家。畏避權勢。同爲欺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況臣之功名。予奪出自朝廷。臣之性命。死生亦有定數。恭逢聖明在上。督臣卽甚殘險。亦未必能加害無辜也。臣又何憚而不言哉。爲此據實直陳。仰祈皇上大奮乾斷。將兩江總督臣噶禮卽行解任。一併發審。俾狐鼠之輩失所憑藉。則承審之官亦無瞻顧。俟遵嚴旨徹底審明。庶眞情得出。國法得伸。培一時之士氣。振千古之綱常。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皇上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國家賢良普惠之福澤矣。緣係題參督臣抗旨欺君。營私壞法事理。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皇上俯賜全覽施行。

正誼堂文集卷之二

疏二

瀝陳被誣始末疏 康熙五十一年

題爲瀝陳被誣始末、仰祈睿鑒事。竊臣一介庸愚、荷蒙聖恩、畀以封疆重任。自蒞撫江蘇以來、庶務殷繁、才識短淺。時深惕勵。惟期勉圖報稱。而秉性硜執。疾惡如仇。未肯阿附。以致同惡相濟之輩。畜謀傾陷。匪朝伊夕。臣之功名身命。早已有所不計。前因會審江南辛卯科文闈作弊一案。奉有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旨。訊據出銀買舉之吳泌、與居間立議之李奇等。供出安徽布政使馬逸姿家人軒三收受金銀。給與關節。鑿鑿有據。乃督臣噶禮專權抗旨。曲意庇護。不容究訊。其情形與臣從前風聞督臣通同賄賣、并要銀保全之輿論、正相符合。是以不敢扶同徇隱。於正月十九日先疏題參。督臣聞臣具題。撫拾虛詞。欺誑聖聽。欲圖報復。茲接閱邸鈔。蒙皇上洪恩。將臣與督臣俱著解任質審。聖明已無私照。曲直自有攸分。臣亦無庸再瀆。但督臣誣妄過甚。今就其誣臣各款。逐一分晰。爲我皇上陳之。如一款稱。因前冬奉旨出洋搜賊。臣止督臣不必前往。恨不聽從。遂怒於爲督臣備辦舵工之船行張元隆。陷以通賊。牽累多人。將元隆兄弟子姪淹禁不釋。旣致元隆被逼身死於前。復羅織元隆胞弟張五於後。謂臣逢旨逗遛。挾私致斃

多命等語。査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十一日。臣准部文。令帶領官兵搜緝海賊鄭盡心等。臣卽專差齎咨馳赴江寧。與督臣會商。據該差回稱。督臣於十二日已往鎮江坐艦。帶船出海。交臣標並無戰船水師。正與本標將弁酌議作何速往搜緝。又聞督臣從鎮江由運河來蘇。臣遂出郊遠迎。十六日。督臣到蘇。臣問所往。督臣云。往上海出洋。臣思由江出海。則盡山花鳥。一帆可達。若由上海出口。實屬迂遠。未知督臣之意何居。十七日。督臣開行。臣亦於是日帶領官兵隨往。是臣本欲出洋。豈有反止督臣之理。於十九早。同抵上邑。提臣師懿德亦卽繼至。據提臣云。接到部文。卽委蘇、狼二鎮總兵出海。已據蘇鎮穆總兵報文。於十五日出洋矣。督臣又將穆總兵差人趕回。臣與提臣俱不解其何故。自至上海。每日在出海船內擺設品物。直至十二月初六日。始由吳淞江出口。卽聞其欲由浙江寧波入口。臣以出海緝賊之船。何須鋪設華美。江南之官。何必由浙江邊道。心竊疑之。只得向牙行僱募民船同往。而民船止可裝貨物。不堪用以捕賊。昔商之督臣。據云。船上旣無器械。又無水師營兵。駕此出洋。豈不有損國威。因無船可乘。又恐沿海內地或有奸黨潛藏。邏哨亦宜嚴密。臣與提臣分頭偵緝。當經具摺奏明在案。何爲違旨逗遛。至張元隆的名張譽。係監生。考授州同之職。訪聞四十九年九月間。元隆聞鄭盡心等在奉天敗走。恐致破露。卽使伊弟張令濤齎入督臣內幕。多將洋貨賄路。其督臣在上海十數船所鋪設者。皆元隆所饋也。伊弟張令濤押船護送至寧波入口。運赴江寧。臣始悟督臣之不由鎮江出海。而先至上海。不仍由上海入口。而又至寧波。以及停泊上海半月有餘。鋪設多船之故。皆借出洋緝賊之名。爲裝運貨賄計耳。其所擊之賊犯。人皆傳其從寧波定海得來。通省官民無不知之。竊以事屬風聞。未敢輕爲入告。比時。先有崇明水師營兵在洋盤獲余元亨等。趕繒船一隻。在船舵水手。俱係福建人。所與執華亭縣照票內姓名籍貫互異。訊據供張元隆代領。臣飭署上海縣事常州府通判周鑄、常熟縣知縣章曾印、提訊。元隆託病不出。周鑄、章令。親赴元隆家取供。至伊書房。元隆公然上坐。兩官側坐其下。臣聞之駭異。嚴飭拘拏。兩官呈元隆與督臣交好。止據周鑄出具收管。收管申送內稱收管在家。臣以爲旣經收管。卽應拘禁。何得聽其在家。遂經駁回。令其另具收管。雖換。元隆仍優游在家。夫一牙行。而能制地方官不敢提問。則其所恃之大有力者。已可概見。迨臣回署之後。行提余元亨、張元隆等解蘇發審。始據周鑄申報元隆在家病故。臣因元隆往來海洋。黨援甚衆。其時鄭盡心等雖經圍剿。尚未全獲。仰體皇上寧謐海疆至意。恐係兩相認識。故又題請敕部審取鄭盡心等確供。以便定案。今見查出元隆自造船隻。皆以自家姓爲號。如號趙元發。二號錢兩儀。三號孫三益。四號李四美。五號周五華之類。則其立意要洋船百隻之說不虛矣。又經臣親審華亭縣經承。據開出元隆在該縣冒領照票之船。有楊日昇等二十八隻。俱非華邑民人。一處如此。其在別縣。移甲換乙。冒領照票。當又不止百隻矣。此等船隻其有若干。何人撐駕。何處貿易。因何久留外洋。並不回縣換照。必須徹底清查。庶無隱情。是以不能遽結。並非無故遲延。其案內張思永、張篤文等。皆元隆手足腹心。元隆平日妄爲。實思永等附和助惡。元隆已死。安得置思永等於不問。何爲牽累多人。淹禁不釋。至元隆病故。據報有醫生王禹九及親屬地鄰人等咸供。該犯先於四十九年七月內染

患吐血病。醫治不痊。延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身故。有該縣印文可據。祗思永等見俱在案。並未報故。案內又並無張五姓名。不知督臣何據誣臣以逼死元隆、拖斃張五二款稱。原任上海縣知縣許士貞係臣同窗奸友。將徐君祥失事一案。拖斃王三等八人。誣拏邵傳等二人。始終庇護。將四十八年四月內所獲之犯。改爲十一月內乃獲。並將久已拖斃之王三等八人。於上年二月。尚以見在咨題。冀免士貞處分。案內止有一棵子張四。仍淹禁不結等語。查徐君祥失事。在康熙四十八年正月至四月內。拏獲盜犯張四、王三、潘四、盛長生、王才、王五、老虎、東王四、王連、潘滿九名。督臣於四十九年九月間咨參武職年限。先據革職按察使焦映漢改作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等日獲犯具詳。臣不知督臣核咨之時。許士貞等若何彌縫。而乃徇情揑飾。據詳咨部。迨後十一月內。據該司詳題承審遲延。與五十年二月內會同督臣咨參文職年限。俱照督臣原咨所改月日。臣因巡撫應聽總督節制。不能據實覺察。扶同咨題。固臣庸懦所致。而揑改獲犯日期。並以拖斃盜犯稱爲見存。實由督臣作弊於前。何反誣臣爲冀免士貞處分也。至此案據報獲犯十一名。內王三、潘四、東王四、王連、王才五名。係四十八年間取供後病故。在臣未經到任以前。而盛長生、王五、老虎、潘滿三名。於四十九年正月內報故。俱在臣甫經莅任之際。邵傳、徐賢二人。審非眞盜。卽已省釋。其已死八犯。有無誣拏致死滅口情事。邵傳等是否官捕誣良。或係盜夥妄扳。經臣嚴檄按察司遂加究明。例應隨招附參。並非徇庇隱諱。至張四一名。審係上盜時年僅十四。尙據臬司招解。經臣提訊。供詞與司招不符。臣仰體皇上愼刑至意。駁飭覆審。並非淹禁不結。臣與許士貞雖同籍河南。臣係開封府儀封縣人。士貞係歸德府虞城縣人。相去二百餘里。何得揑稱同窗。且士貞在四十九年九月降調離任。爲臣屬員不滿數月。何誣始終庇護。三款謂督臣嚴飭保甲。臣與陳鵬年揚言總督查富戶。寇賊不行。以致盜賊充斥。鎭江府同知施世驃捕獲盜首。臣因囑陳鵬年不行究贓。致斃在獄。反參施世驃爲誣良。指臣縱盜殃民等語。臣查保甲之法。爲靖盜安民善政。屢經奉旨飭行。凡屬臣工。敢不奉行惟謹。不特督臣循例通飭。卽臣莅任之後。亦經嚴飭舉行。至今各屬奉行無誤。江蘇係水陸通衢。五方雜處。最易藏奸。故盜案比他省較多。自臣到任以來。雖不能盜風全息。亦已漸次稍彌。何反謂盜賊充斥。誣臣縱盜殃民。至長州縣陸鳴欽被盜。獲犯夏麻子。據臬司詳。係施世驃訪知該犯素行不端。檄行長邑關獲。迨審非眞盜。解府覆訊。蘇府不卽轉詳保釋。以致監斃。開列施世驃訪拏不實。與陳鵬年不卽審釋。各職名通詳。臣與噶禮會疏題參。續准部覆。以夏麻子到案並未刑訊。自認同夥陳四等行劫。覆審改供監斃。或有滅口開脫夥盜。令將其情查出。題參再議等因。臣隨檄行按察司遵照。續據革職按察司焦映漢詳覆夏麻子拏獲到案。所供夥盜陳四等姓名數目。前後不一。歷經查拏。並無其人。供認劫分錢數衣服。亦與失主原報不符。實非行劫陸案眞盜。其供出夥犯陳四。稱係鎭江水手。而夏麻子原係鎭江府同知施世驃訪拏。如果有陳四在鎭。則鎭捕多人。何難就近拏解。歷經嚴緝無獲。則其畏刑妄扳可知。祗因前任知府陳鵬年不卽詳釋。以致夏麻子病斃在獄。委無滅口開脫夥盜情弊。臣以部駁嚴切。未便據題。復駁確查在案。是陳鵬年之不卽詳釋。致斃夏麻子在獄。臣已先疏指參。如謂臣囑鵬年不究。臣何以復參鵬年。鵬年

又安肯甘心默受。四款稱。蘇松道臧大受於上年四月二十八日尚在松江。五月十一日始到淮安。有報明文案。謂臣徇情作弊。將大受所屬三四月內貝二、吳煜、汪服周、葉陽和、汪翰文、趙弘臣、施霖等被盜七案。揑作大受往淮催運。因公出境。混飾具題。冀免大受處分等語。查盜案疏防。道員兼轄。例止罰俸停陞。貝二等被盜各案。據革職按察使焦映漢開報。兼轄蘇松道臧大受因公出境。臣因此時正值該道催儹漕船過淮之候。據以彙稿移送督臣。噶禮具題。移回合詞拜疏。前據噶禮於特參焦映漢貪劣案內。將此款列爲映漢徇庇大受。奉旨敕臣究審。見在行提映漢訊明。揑報實情。俟審明之日。檢舉臣從前失於駁參之咎。第此等案件。督臣與臣會題。同爲失察。則當同受處分。若謂臣徇情作弊。何以通詳會題之時。督臣不卽指明駁飭。乃於連名入告之後。先參臬司爲徇庇。今又稱臣徇情作弊。則督臣之自相矛盾。信口誣衊。於此概見。五款稱。蘇、松糧船過淮遲誤。非鎭幫開遲阻壓。指臣揑飾欺罔等語。臣查蘇、松、常、鎭四屬四十九年分漕白糧過淮逾限。奉旨令臣明白回奏。據蘇糧道臧大受詳稱。該年鎭屬漕糧。先因截留賑濟。已運至狼山對渡徐六涇地方候船交兌。後又奉文起運。詳候漕院派單撥船。修艌受兌。於五十年三月初三、初四、十七等日。始得兌竣開行。鎭屬丁船爲江南首幫。必得鎭船出口。蘇、松、常三府之船方得跟幫前進。又因需運四十七年災漕。民間完納不前。俟征完剝送受兌。以致過淮遲滯等情。臣查江省糧船定限二月以內過淮。今蘇、松等屬船糧旣已過淮逾限。咎有何辭。當於回奏疏內。臣自行引咎。聲請敕部察議。幷將糧道、監兌等官過淮逾限職名。遵照漕臣赫壽參疏題參。今督臣以鎭幫糧船於三月二十四日以前已盡過江。而蘇、松糧船催至四月二十八日方始兌足離次。指爲臣之揑飾。查各屬起運漕船。例係頭幫受兌先行。尾後幫船。或因前途重運阻壓。或因支給行月等米未完。續後趕幫交兌。故尾船開行。較之頭幫稍遲。是四月二十八日離次。係就尾船而言。非通幫皆然也。若謂蘇、松之船非因鎭幫開遲所致。何各屬糧船過淮日期皆先後緊接。挨次過淮。並未脫幫攙越。又何處揑欺罔之可以陷臣耶。六款誣臣與進士方苞友善。延請在署著書。已非朝夕。昨刑部行文查提方苞、幷南山集刻版。並未差一員一役提拏。且南山集刻版藏於蘇州寶翰樓沈明玉家印行。方苞著書伯行署內。張伯行豈得諉曰不知等語。查上年十月三十日酉刻。部差筆帖式王六齎到刑部等部咨文。嚴拏方苞、尤雲鶚解京。時値前任按察使焦映漢在蘇。臣卽飛傳該司。並委蘇州府知府孟光宗飛騎前往江寧。會同該府知府劉瀚、衙行嚴拏。眼同王六在坐差遣。並經咨會督臣噶禮、署安撫臣噶禮各在案。續於十一月初五日。據該司、府呈報。拏獲方苞。並獲尤雲鶚之兄尤雲鵬。臣隨轉給咨文。於初六日專差蘇州府庫官王鴻齎交江寧府知府劉瀚。將已獲方苞及尤雲鵬一併轉交筆帖式王六解部。幷經咨明刑部。此係有案可考。及筆帖式王六可詢。何誣臣並未差一官一役提拏。其刑部咨取戴名世、方雲旅兩家所藏滇黔紀聞書並刻版。查臣衙門未准有此案部文。而督臣噶禮於署安撫任內准到部咨。亦未移會臣衙門。道於桐城縣戴名世、方雲旅兩家搜查無獲。據方雲旅供出刻版在江寧伊故弟方溥家。始准部臣咨會。臣卽刻專差飛檄臬司幷江寧府。督同該縣印捕各官。嚴加搜查。又檄江蘇按察使焦映漢。會同安徽布政使馬逸姿公同會訊究

道。謝據詳覆。南山集等書刻版已經方苞交出。並未有藏於蘇州寶翰樓沈明玉家之語。見有咨部原案可查。何誣臣隱諱。七款稱臣專以寫書著書爲事。情多猜忌。心更糊塗。一切命盜各案。混行翻駁。濫准詞狀。拖累株連。鮮有案不變命。屢奉嚴綸。怙不知改等語。查江省地方獄訟繁多。人命盜案。關係重大。臣據各處詳報。批行按察司確究實情。無不嚴催速審招解。以期及早完結。及至解臣親審。臣必平心靜氣。虛公細鞫。見有疑竇。不得不飭行嚴審。期無枉縱。但刑名事件。例由臯司審詳。而該司衙門駐劄江寧。距蘇五百餘里。非別省臯司與巡撫同城者比。如有情罪未符之案。一經駁審。由院發司。由司發府。府縣審明之後。再將人犯解司。司復解院。提勘合計。發回復解往返程途。共有二千五百里。輒致逾限。此亦事勢使然。何誣臣混行翻駁。不能清理歸結。至江蘇官民狡猾。臣身在地方。分宜伸冤理枉。照例開期放告。檢閱詞狀。內有情關重大。或下屬審斷不公者。酌量批准數紙。何謂濫准詞狀。謂臣拖累株連。鮮不變命。則題報有案在部可考。非臣所可掩飾也。若臣寫書著書。亦有緣由。臣叨中乙丑科進士。蒙皇上傳諭新進士回家照舊讀書。不要荒廢學業。臣恪遵聖訓。到家之日。即閉戶讀書。猶慮博而無當。思科場功令恪遵程、朱。且見程、朱之言。與孔、曾、思、孟、實相符合。遂朝夕誦習。覺日有進益。故於服官辦事之餘。亦未嘗釋卷。又新奉功令。文關論題出周敦頤之太極圖說、通書、張載之西銘、正蒙。故將周、程、張、朱之書刊刻。以廣其傳。幷將諸儒之有合於周、程、張、朱者。亦爲刊刻。此皆仰體聖訓。使天下之人知聖賢之書不可不讀。讀其書。率其教。入爲孝子。出爲忠臣。用副我皇上崇儒重道之至意。而仕不廢學。欲萬一有補於治道耳。又因閩中書院工匠到蘇。無以資其飲食。曾令刷印已刻書集。稍助其費。此實臣鄙陋之見。有失大臣之體。然實臣取與不苟所致。非有他罪。至謂臣情多猜忌。心更糊塗。臣自問衷懷坦直。從不忌人。而與貪殘暴橫之人何處。又不得不留心體察。臣自服官以來。不能爲身家計。實臣之糊塗。而愚忠自矢。奮不顧身。此心又必不敢糊塗也。又稱臣與馬逸姿。素有嫌隙。被逸姿一面遣家人叩閽。一面通詳部、院、督、撫。臣欲嚇督臣挽和等語。竊思臣與逸姿。旣無統屬。又無交際。有何嫌隙。今李啟乃逸姿書辦。軒三乃逸姿家人。其受金銀。通關節情事。當公同會審之時。供證確鑿。臣不過據實入告。逸姿罔顧法紀。架虛叩閽。聖明自有洞鑒。臣亦何懼而欲噶禮挽和。若臣果欲挽和。方將懇求噶禮之不暇。又何敢聲言恐嚇。其詞已自相背謬。總之噶禮之蓄怨積怒。起於臣之發覺張元隆一案。臣與元隆本無私怨。不過爲地方起見。冀除濱海巨蠹。爲皇上寧謐海疆。使商民無擾。不意噶禮嗜利忘義。恣肆毒螫。以封疆大臣而庇護張元隆。摭拾前款。狀君陷臣。且云雖與臣俱生。其意必將置臣於死而後快。臣憶前冬與提臣師懿德在上海會見噶禮時。據伊備述家世赫弈。聖眷崇隆。在朝無出其右。因知石卵不敵。幸荷皇恩寬厚。不忍遽加罪戮。理合逐款據實陳明。仰祈聖鑒。再安徽撫臣梁世勳。至臣寓所指臣挾仇誣陷安徽布政使馬逸姿。已據逸姿通詳。將臣題參。并云該司見有詳訐稿刊布揭城。臣隨査覓披閱。不勝駭異。據訐稱逸姿前任蘇松道。臣任江蘇臬司。曾經糾勉。招尤。恭逢聖駕南巡。臣推委退避。規諫觸怒。又臣蒙皇上超擢福建巡撫。逸姿陞補臬司。急於交代。理論成釁。辭駕赴閩。逗遛月餘等語。查臣於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內。趨赴山東濟寧晉橋地方。

跪迎聖駕。扈蹕南行。駕至松江。蒙皇上特恩。放臣福建巡撫。隨留至杭州。及回鑾至蘇州。臣在虎丘跪請聖訓。荷蒙溫旨詢問。不曾家人父子。臣感知遇隆恩。未能報稱。面奏送駕至山東。皇上以閩省連荒四五年。令臣速行赴任。臣又奏請送過黃河。皇上不允。臣復請送至揚州。使道回江寧。星馳赴任。復蒙諭臣送至鎮江。由鎮回省是正路。不必又到揚。隨遵旨在鎮江西門北河沿送駕。隨於四月二十五日回江寧。於五月初四日起程赴閩。何誣臣違旨在省逗遛月餘。逸姿雖與臣同官半載。相會敘談之頃無幾。有何勸勉成仇。規諫觸怒、理論成釁。乃訐稱吳泌畜緣事窮。臣乘機陰使扳害。將伊家人軒三酷刑逼招等語。查此案於上年十二月初四日審起。即據吳泌之父吳榮贊供出貝炳等引誘伊子賄買舉人。左必蕃亦供吳泌買舉人。是他父親給與二萬兩銀子。共三十六蒲包。人人無不知道。隨據貝炳供出安徽布政司書辦張舜臣、李啟。過付李啟供出馬逸姿家人軒三。進衙商量、給與關節。啟得之於軒三。炳得之於李啟。歷歷如繪。此係公同會審時。各犯落膝初供。並未動刑。何誣臣陰使扳害。斯時安徽撫臣尚未到揚。欽差大人隨令督臣拘提軒三。譸詐再四。督臣堅執不允。又令臣拘拏。臣以下江巡撫。不能提拏上江藩司家人。欽差大人遂傳逸姿。令其自行送出。自十二月初九日審問軒三之後。督臣即託病停審。至十六日安撫臣到揚。連日止將李啟窮究。臣若參酌一語。督臣即發怒挾制。何反誣臣破面攔阻。馬逸姿素爲督臣牙爪腹心。藐法狂嚆。固已欲蓋彌彰。在安撫臣梁世勳。自應查究虛實。秉公折斷。何得據逸姿妄捏偏詞。徇私具題。況科場一案。上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前審過情節。安撫臣並未與聞。如臣果有誣陷逸姿之處。逸姿旣經通詳。督臣參臣疏內。自應詳細指出。又何必安撫臣另行題參。明係朋黨構陷。曲意附和。我皇上至聖至明。自必洞矚羣奸阿比情形。竊恐黨附之漸一開。萬一人人趨勢營私。必至公道盡廢。如臣孤介獨立之人。何足以當多人排擠。此亦不得不亟陳於聖明之前。以求鑒察者也。今督臣與臣。已蒙聖恩同著解任質審。若仍令朋比附勢之撫臣梁世勳會審科場作弊一案。恐案犯之向藉督臣庇護者。今又轉而灑依於安徽撫臣。則此案交通賄賂之情節。終難畢露。而臣被誣捏陷。又何能伸雪哉。相應一併據實陳明。仰祈皇上乾斷。將此案專敕欽差戶部尚書臣張鵬翮、總漕臣赫壽公審。勿使徇私附勢之撫臣。得以顛倒是非。阻撓國法。則眞情得而公道昭矣。緣係備陳誣陷始末。字多逾格。貼黃難盡。伏乞皇上睿鑒。俯賜全覽施行。

謝復任疏 康熙五十一年

奏爲恭謝天恩。仰祈睿鑒事。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准署理江寧巡撫印務浙撫臣王度昭咨。爲遵旨察審事。康熙五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准吏部咨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前事。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十二日奉旨。噶禮著革職。張伯行著革職留任。欽此。鈔出到部。相應移咨前去。欽遵施行等因。計黏鈔一紙。到部院准此。除行江蘇布按二司移行遵照外。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都院。煩請查照施行等因。幷鈔黏內開。會議得戶部尚書穆和倫等審理噶禮張伯行互參一案。以張伯行不能出洋之處俱是眞。且妄行參奏。有玷大臣之職。將張伯行革職。以噶禮所參張伯行不能

出洋之處是真。將噶禮革職。其吏部照依戶部尚書穆和倫等所審議覆。奉旨。張伯行居官清正。自天下婦孺。無不盡知。允稱廉吏。但才不如守。操守無疵。噶禮雖才具有餘。辦事敏練。而性喜生事。並未聞有清正之名。伊等互參之案。皆起於私隙。雖信人言所致。為可恥。朕臨御天下五十餘年。盡心政事。於滿洲、蒙古、漢軍、漢人。毫無異視。惟一以公正處之。且噶禮屢次具摺欲參張伯行。朕以張伯行為天下清官第一。斷不可參。下批不准。其親筆見在噶禮處。所議是非顛倒。著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秉公據實再議具奏。欽此。又遵旨。九卿、詹事、科道繕寫摺子。奉上諭。張伯行、噶禮兩人才守之處。洵定確當。臣等無不欽服。即天下臣民亦莫不悅服。皇上大公至正。天地為心。誠千古所未有也。等因具奏。奉上諭。從古治天下者。莫要於至公。朕御極五十餘年。凡內外大小之事。皆以公心處之。觀近日外官。滿洲所參大抵多漢人。漢人所參大抵多漢軍。皆非從公起見。朕悉據理處斷。並無偏向。張伯行居官清廉。一文不取。天下人所共知。其家亦殷實。朕巡河工時。適彼為按察使。知之甚悉。但才具略短耳。噶禮辦事歷練。至其操守。則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在彼。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彼目前礙於張伯行。不無日後受財之意。語云。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惜命。然後天下又安。又云。清官不累民。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如嵩永藻、富寧安、張鵬翮、趙申喬、施世綸、殷泰、張伯行、李陳常。此數人皆清官。朕皆愛惜保全。昔趙申喬任偏沅撫時。居官甚清。但有性氣。人皆摭其口過。彼與俞益謨互相計參。彼時亦有以趙申喬為非者。朕細加察訪。即彼所糾武官及陝西人良心不昧。俱言俞益謨之非。無有以趙申喬為不是者。清官固所當惜。而其言之不可行者。朕亦不行。如

趙申喬條奏黃河北地免糧一事。朕亦不准行。雖所言未當。而並無私見。凡交與伊一應事情。皆實心辦理。朕是以護惜之至。陳鵬年稍有聲譽。學問亦優。噶禮欲害之也久矣。張伯行聽信陳鵬年之言。是以噶禮與之不和。屢次具摺欲參。朕以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不可參他。各省督、撫具摺來奏。朕俱有硃筆親批付之。從未有令其參一官舉一官者。彼皆收藏有據。朕恐異日遺累於彼。故並不留一字。爾等內有為督、撫及見在大臣具摺者。皆知之。以此見朕事無大小。以誠待人也。噶禮曾將陳鵬年虎丘詩二首奏稱內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礙。朕纂輯羣書甚多。詩中所用典故。朕皆知之。即末鷗盟一句。不過託意漁樵。凡作詩者。寄時則語多歡娛。失意則詞多拂鬱。如在全篇中指摘一二語以害人。則人皆不能免。陳鵬年詩見在。非無據者。今與爾等公看。可知朕心之公矣。噶禮曾參李麟騎射俱劣。李麟在口內迎駕。朕試彼騎射俱好。因被總督所參之人。並未下旨。今李麟見在。若令噶禮與之比試。定不能及。彼時朕已心疑噶禮矣。噶禮先具摺奏。朕必不准其參奏也。互參一案。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制定。不能審出。及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爾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朕既有諭旨。爾等方贊其清。亦晚矣。朕因保全清官。不但文臣鼓舞。而武臣亦皆感勵。如師懿德、江琦、穆倫特、俱稱清潔。湖廣空糧甚多。鄂海、額倫特抵任以來。已補過二千五百名營伍。亦甚整飭。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為正人清官者無所疑懼。則人皆欣悅。海宇常享升平之福矣。欽此。欽遵。伏惟我皇上天地為心。大

公至正。日月並明。無微不照。總為愛養百姓。保全清官。誠亙古帝王所未有也。噶禮、張伯行、係封疆大臣。不思和衷協恭。輒因私隙。聽信人言。互相計參。殊玷大臣之職。應將解任總督噶禮、原任巡撫、照案降三級調用。張伯行均應革職。但地方必得清正之員。方不遺累百姓。張伯行居官清正。天下盡知。應否革職留任。伏候聖裁等因。到臣。准此。臣隨恭設香案。望闕叩頭謝恩訖。伏念臣一介儒生。至愚極陋。屢蒙聖恩格外超擢。畀以巡撫重任。在閩三載。未有報效。調撫江蘇。又經二年。以地劇才疏。亦涓埃無補。撫躬省抱愧實多。荷皇上如天之仁。不惟不加譴責。而且頒溫旨。寔千載未有之隆遇。何幸於微臣身親被之。每念聖恩深重。圖報為難。惟有惕懼自矢而已。他非所計也。前以會審科場作弊一案。在臣本期同心併力。窮究根株。仰副徹底詳察。嚴加審明之諭旨。是以不避嫌怨。據事入告。致督臣噶禮捏詞誣陷。煩瀆聖聽。此係臣之愚誠不足以服物。故未能和衷協恭。仰體聖明期望至意。雖讞冤辭。兩蒙欽差部堂訊。已將臣擬罪議革矣。復蒙我皇上乾剛獨斷。大沛恩綸。察隱洞微。明照萬里。仍令革職留任。臣跪聆天語。恕其所不逮。獎之以未能。皇恩浩蕩。感激涕零。從古君臣際會。未有如我皇上之不徇衆議。俯賜矜容。使微臣硜執之性。孤特之操。猶得保全於讒謗反噬之餘者也。自今以往。臣惟有痛自刻責。益勵謹恪。此生未盡之年。皆為勉圖報稱之日。以期仰答聖天子高厚之恩於萬一耳。臣謹具疏恭謝。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遺疏 雍正三年

奏為君恩未報。臣病難痊。伏枕哀鳴。仰祈睿鑒事。臣中州鄙儒。由乙丑科進士。授內閣中書。歷任濟寧道、江蘇按察使。特簡福建巡撫。蒞任三年。改調江蘇。臣賦性迂直。不能協和同官。屢干吏議。蒙聖祖仁皇帝曲賜保全。署理倉場總督事務。旋轉戶部右侍郎。恭遇皇上登極以來。知遇之恩。陞授禮部尚書。一品龍章榮及祖父。恩臨下逮臣子。奉命祭告。恩假回家。欽賜御書衣帽食品種種異數。感惕交并。臣念隆恩難酬。戀主情切。雖年已七十有五。不忍乞休回籍。不料此月十五日。忽得痰證。延至十六日夜半。愈加沈重。醫藥罔效。犬馬之年已盡。而報主之心未已。仰見我皇上聖學聖治。媲美隆古。堯仁無所不被。舜智無所不周。伏願聖性王心。懋加無已。崇正學。勵直臣。厚精以養廉吏。明法以懲貪員。寬裕溫柔。發強剛毅。為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綿億萬載無疆之福。臣不勝惓惓瞻戀之至。謹奏。

正誼堂文集卷之三

奏摺

請補道員奏摺康熙四十八年

爲臺道職屬重寄，謹薦賢能員，仰祈睿鑒特裁事。竊照臺灣爲海域要區，而道員實關係重大。蒙我皇上遠鑒情形，設立一府三縣，併設重兵彈壓，所有兵馬、錢糧、地丁、餉稅及督察屬員賢否，全在道員考核綜理，且又兼理學政，有考校士子之責，非得真實能員，難勝其任。今臺灣廈門道副使王敏政已經推陞，其所遺員缺，應於文到日，將閩省道員內選擇調補。臣思責任既重，選擇非輕，於閩省見任各道員中逐一詳擇，或歷俸未久，或與例不符，並無銜缺相當、人地相宜、可以調補者。我皇上神明洞鑒，有可以補授之員，伏乞特簡。或一時未有其人，臣查見任四川學政陳璸，舊任福建古田縣，廉能著稱，曾經改調臺灣縣，政聲日著，輿情悅服，至今感戴不忘。若得此人補授臺灣廈門道缺，不獨駕輕就熟，而臺灣士民且大慰所望，其於重地裨益良非淺矣。臣封疆念切，不揣愚昧，妄舉所知。若云見任學政不便調補，臣愚以爲四川學政得人猶易，而臺灣一道得人實難。可否，伏候聖裁。

調江蘇藩司摺康熙五十二年

爲江蘇財賦要地，藩司特重其人，保舉賢能，以收實用，仰祈睿鑒事。臣一介寒儒，屢蒙聖恩，不次超擢，以至今職。數年以來，未有寸報，夙夜籌度，惟有以人事君之義，庶幾稍佐國家久安長治之道。知人之賢而不薦，則是竊位也。臣前疏內以藩司一員爲屬員之表率，必得品行端方、操守清廉、才望素著者，方克勝任。臣查新任福建布政使李發甲於五十一年十二月內赴任過蘇，臣見其人氣度端莊，言論忠誠，已蒙我皇上洞見其才品，特授福建藩司矣。臣愚以爲閩省錢糧少而事體簡，盡人可以料理。若江蘇藩司錢糧多而事體繁，非得老成練達、忠誠直亮之人，實難勝任。再查前任國子監祭酒、今告假在家、余正健者，其人品行端方，操守清廉，持正不阿。於戊子科典試河南，力主公道，拔取真才，臣知之甚悉。已由編修蒙皇上特旨超陞，以至祭酒，是其人之才品久邀我皇上之洞鑒矣。再查臣前保舉臺灣道陳璸，已經歷俸三年，將滿，循例應陞。雖於藩司一缺品級相縣，臣伏見我皇上特簡賢才，有非尋常資格之可限者。此三臣皆久蒙皇上睿鑒簡用之員，臣冒昧保舉，仰祈皇上廣詢博訪，如果衆論僉同，臣言不謬，伏祈皇上軫念江蘇財賦重地，於此三臣之中特賜簡用一員，洵屬人地相宜，不惟錢糧可免虧空，而於地方實大有裨益矣。臣受恩最深，惟願端人正士悉出而宣力效忠，以報主知。可否允行，出自聖裁，惟望恕其愚而鑒其誠，微臣幸甚，地方幸甚。

再奏設立社倉并附條例摺康熙五十五年

臣聞聖王之世，縱遇水旱，百姓不致流離者，皆由良法善政，素有儲積故也。伏見歷代以來，天下郡縣皆有倉穀，所以廣儲備荒，厚民生，重邦本。但法久弊生，有名無實，且民愚無識，不善自謀，當其豐稔，任情浪費，不知撙節，至於荒歲，流離失所，比比皆是，所賴於上之人先事而謀，有備無患，則不致束手於臨時也。臣前奉旨巡賑，備見我皇上軫念民瘼，無微不照，好生之德，直與天地同其覆載。臣仰體皇仁，備深感激。因思歷代備荒之政，有所謂社倉者，出之於民，仍用之於民，下足以備荒，上亦不費帑藏，乃經國之良法，救民之善政，按之於今，誠可舉行。蓋勸民出粟，設立社倉，一遇荒歲，則比閭之民自相計議而散之，朝開倉，午得食，於民甚便。若貯於州縣，戶口待審於官府，文移高下於胥吏，恐貧富顛倒，窮民不得實惠。且鄉野之民百里就食，不若社倉貯之民間爲至簡至便也。前已具摺奏聞，今謹酌條款開列。此雖采擇歷代之成法，亦臣一己之愚見，恐其中有未盡合宜者，請再加妥議，酌量事宜，如法行之，務使民間豫備儲蓄，荒歲不致失所，普天率土，頂沐聖恩高厚於無疆矣。

臣謹擬社倉條約十六款，恭呈御覽。

一、立社倉之法，每鄉各立一倉，鄉之小者不能獨立，或二鄉，或三鄉，共立一倉。又於各社正、副中，舉德行素著、公正廉明者，總統之。

一、社倉捐輸之法，論地土之多寡、家道之貧富，量爲捐輸，分上中下以爲捐輸之多少，則事得其平，而人心自服矣。

一、一社之中，捐輸無論多寡，總分東西兩倉，各貯其半。今年當春天青黃不接之時，將東倉之穀借與本

鄉之貧乏者。若遇十分收成。則收三分之息。遇八九分收成。則收二分之息。遇六七分收成。則取一分之息。遇四五分收成。則只取其本。則東倉俱係新糧矣。第二年、又將西倉之糧借出。秋收還倉。三年、四年、亦如之。此朱子已行之法。斟酌甚善。不可更易也。

一、社倉令鄉人自爲之。不掌於官。恐一經衙蠹之手。則百弊俱生。惠不及民矣。或慮人心不齊。事難速集。則稟明知縣。令同鄉中德望爲衆所推服者。勸導之。事必無不濟矣。

一、一社之中。有武斷鄉曲、游手好閑、不事生業者。公同擯斥。不許入會。如有改惡從善者。同社之人能保其自新。亦令入會。以勵將來。則於積貯之中。寓善俗之道矣。

一、同社之人。有衣糧僅足自給者。或並不足自給者。秋收之時。旣經捐輸若干。來春不能度日。仍許將所捐之糧取出。或再不足者。亦許借本鄉之糧。

一、一社之中。或遇婚葬之事。自己力甚不能備辦者。許將本人原捐之糧借出暫用。及其償還。不必加息。如仍或不足。同社之人能出財力相助。則縣官獎賞之。亦卽古人鄉田同井。百姓親睦之義也。

一、借糧加息。就豐收之歲言之。如遇災荒。許本人將原捐之糧領出自用。如再不足。則將倉中之糧酌量借給。償還時。不必加息。其或眞正乏食不能償還者。社正、副、驗明銷册。不必索取。亦朱子之遺法也。

一、捐輸之日。社正、社副、社長、社佐、公同收貯。借放之日。亦令公同監收。不許會中之人私自收放。

一、家道殷實。素有德行者一人。爲社正。處事公平。人所信服者一人。爲社副。忠厚老實。可以承命奔走者一人。爲社長。頗曉文書。精通算法者一人。爲社佐。遇各項差使。俱宜優免。社正副如有事見官。宜加之禮貌。以示優異。

一、社正等實心效力。一年之內。倉糧完足。無虧空侵蝕等弊者。知縣給區旌獎。二年。無虧空侵蝕者。知府給區旌獎。三年。無虧空侵蝕者。司道給區旌獎。以示鼓勵。

一、米糧出入。聽社正等公同酌議。有司不得干預其事。亦不得因端借用。如有此事。許社中人公禀之上司。以因公那用參處。

一、秋收捐輸。無論豆米。聽從民便。不必拘定一格。恐捐辦之難也。

一、減價平糶。或牙行販出貴賣。或富戶囤積以待高價。於窮民仍無所益。不如遇青黃不接之時。卽令各社中社正、社副、社長、社佐等。將各社眞正窮民計有若干。每日需米若干。各造一册。或半月。或十日。令社正等帶領赴縣買米。則牙行不能販去。富戶不能囤積。設遇荒歉待賑之年。就各社中買平糶米者。再加確查。則窮民不至爲溝中瘠矣。

一、社中有倉可盛者。則公同收貯。如無倉可盛。或糧尚少、無需乎倉者。擇殷實之家二人。一收東倉。一收西倉。若有收放。社正、社副、社長、社佐、公同驗看。

一、社中或有設法借去。拖欠不還。以致虧空者。許同社之人稟之於官。按法究治。以一罰十。以警將來。

以上各款。似於民生稍有裨益。其有未詳備處。臣再當斟酌補入。伏乞皇上睿裁。

新增二款。

一、每月朔、望日一會。每會二三十家。或四五十家。在村鎭者。以土地神爲主。在城市者。以城隍爲主。至期。社正、社副、社長、社佐、率一會之人。詣神前上香。奉上諭十六條於上。序長幼。立於神位前。行三跪九叩頭禮。社正又向神前宣讀聖諭十六條。讀畢。再向神前申明之曰。凡我同社之人。能遵聖諭者。神必降之福。有違聖諭者。神必降之禍。爾其愼哉。爾其勉哉。讀畢。徹神位。序坐。社正、副、將前半月行過好事者一人。舉其事而稱獎其善。衆人共一揖。以讚賞之。再將行過不好事者一人。亦舉其事。論說其不善。衆人亦一揖。而督責之。此於社倉中寓鄉約。以厚風俗者也。

一、凡同會之人。務要各相保愛。遇水火盜賊。則同心救護。遇婚姻喪葬。則協力贊助。其間或有爭鬪不和者。社正、副、集同會之人。評其曲直而勸諭之。會中之人。或有出外遠行者。並自遠方回來者。必知會兩鄰。或有外方之人。遠來住宿者。亦應知會兩鄰。使於稽查。此於社倉之中寓保甲之法。以弭盜賊者也。

遵諭條奏黃河摺 康熙六十年

臣籍隸儀封。去黃河止三里。故黃水之性最爲留心。蓋黃水不兩行。若有兩條河。水行一條。必淤一條。若遇沖決。水行新河。舊河淤塞。則缺口難築。若雖不沖決。而舊河仍行。則新河之水。不過因水勢汎漲。洩有餘之水耳。水一消落。仍行舊河。新河必淤。此自然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武陟縣沖決河口。不過因黃沁並長。汎濫漫溢。洩有餘之水耳。聞得南來人說黃河之水仍舊東行。入冬以後水勢消落。勢必盡歸舊河。而新河自然淤塞。卽或不能盡塞。稍加堵築。卽復舊矣。獨是山東運河。只借一線泉水。若遇天道亢旱。泉源乾涸。則寸步難行。山東河南漕米。例係三月抵通。今歲至六月。方有山東船到。而南糧並不能過濟。後得大雨。糧船始行。然河水若不能暢流。漕船亦不能速至。臣前任濟寧道時。曾議引沁河之水。以濟山東之運。後陞江南按察司。故未及行。今歲糧船淺阻山東。將至遲悞。而黃沁交會忽沖一缺口。直入張秋運河。而糧船遄行。竝皆抵通。所未過天津關者。只有南昌南贛及截留湖廣等船耳。聞南昌贛已出臨清閘。此時想已過關矣。湖廣係僱募民船。今歲之運。亦賴此沖決以濟之也。皇上愛民念切。未免慮及淹沒。故殷然下問。但河水沖決。在春夏之交。堵築甚難。在秋冬之交。堵築尙易。臣去武陟縣。相去遙遠。不知沖決情形如何。以理論之。是偶然沖決。不過一時之害。若由此修治。引之濟運。使可成萬世之大利。臣愚昧無知。所見如此。未知有當聖意否。

條陳泉湖摺 雍正元年

竊惟皇上以漕運稍緩。遣大臣催儹。又委大臣看河。令各湖蓄水濟運。其所以爲漕糧計者。至周悉矣。臣前在南河效力三年。後任濟寧道。又管運河四年。閱歷已久。稍有所知。不敢不爲我皇上陳之。國家歲漕數百萬石。以實京師。全賴會通一河。而會通河又借汶泗二水以濟運。有明開河之始。築堽城壩。以遏汶水。又開堽城閘。引汶水由洸河至濟寧濟運。復築金口壩。以遏泗水。又開金口閘。引泗水由府河至濟寧

濟運。迨其後宋禮聽老人白英之計。築戴村壩。引汶水於南旺。分流濟運。遂遏泗水於不閘。由是府河大半淤塞。而水之入湖者。亦復無幾。泗河之水。乃不至濟寧馬場湖。而合沂水以出魯橋矣。今宜於秋收之後。田地空閒之時。大開府河。使泗河之水。由金口閘引入府河。至濟寧馬場湖內。蓄之濟運。又於泗上諸泉源。大加疏濬。其逆流紆道者。改之。亂石壅塞者。順之。脈絡不通者。濬之。務使水勢暢流。則諸泉之入湖者無窮。而所蓄必多。或亦轉運爲速之一法也。再濟寧至臺莊閘。相去四百里。中間之閘。將及二十座。而臺莊閘以下。至淮黃交匯處。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所以每逢天旱之年。臺莊上下。不無淺阻之虞。似宜於臺莊閘之下。徐塘口之上。相地勢水勢之所宜。建閘一座。以備蓄洩。其與河道或有裨益。此臣之所知。謹據實奏明。是否可行。伏候聖裁。

正誼堂文集卷之四

公移

條陳黃淮河務十條

爲敬陳國計民生之要。建一勞永逸之規。以濟國家漕運。保淮揚生靈事。竊惟國家之大事在漕。而漕運之利賴惟河。其黃、淮二河。漕運兼需。但水有大小強弱之異。則治之之法。自應得分合蓄洩之宜。自古言河流者曰。分則勢小。合則勢大。言治河者曰。順其性則易。逆其性則難。明臣王軾亦曰。因其性。順其勢。而利導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或鑿自私之智。或泥已往之迹。不察水性之宜。而強治之。決無可成之理。爲今之計。惟在強者分之。弱者合之。大者洩之。小者蓄之。而其源總歸於順水之性。茲就古人之成法。酌以今日之形勢。謹列河務十條陳之。以備采擇。

一曰。黃河之水本強。在有以分其勢而使之弱也。古人嘗鑿河之始。既使運河北來之水由茶城以入黃河。卽於桃源清河之黃家嘴開支河。以分黃水之勢。故黃水不得搶入清口。而淮河之水乃得入閘濟運。今則運河之水至清河縣而入黃河。黃河之水至此益強。而下流又無支河以洩之。是以一經汛漲。直灌清口。而漕河三百餘里。盡用黃水矣。黃水阻遏清水。不使得而東。而淮水乃潰決於周橋、翟壩。而

入高寶等湖。高寶等湖盈溢汛漲。而清隄亦受潰決之患。此理之必然者也。黃水積淤。運道阻絕。淮水汎濫。民生昏墊。我皇上親視河工。知黃河之水當有以分其勢。故命河臣將陶家閘之下流清口之上流。開支河以洩黃水之勢。深謀遠慮。誠超出臣下萬萬。但今河雖挖成。而水尚未放。宜於放水之時。將支河受水之處。濬之使深。則黃河之水。入於支河者急。而正河之水自緩。正河之水緩。而淮河之水。乃得一入漕河。一出清口。丘璭山曰。平原之地。無高山以爲之制。無大澤以爲之匯。是當多爲之委。以殺其勢。未可以力勝也。

一曰。清口處所宜設安瀾閘座也。陶家閘下既開支河。而淮河之水得出清口矣。但黃河之水在順流之時。淮水固出清口。若汛漲之時。或由清口而反灌。未可知也。今宜於清口內建安瀾閘一座。當漕船出口。卽開此閘。一經過完。卽爲閉之。且漕船宜於黃水順流之時。卽開閘出口。若遇汛漲之時。不可開閘。更於閘外設壩以堵之。雖暫設壩而常設閘。則隨時啓閉。永久可恃以無患。且遇淮水汛漲之時。閉太平閘。開安瀾閘。使出清口。遙河刷沙以入海。又何至爲害於高堰一帶地方。是清口所以放淮水而使之出。非納黃水而使之入也。或曰。今工部已題准。將此處於糧船過盡之時。實築土壩矣。不知設壩之拙。不如設閘之活。閘可以隨開隨閉。而壩能之乎。且正、二、三、四、五月。漕船盛行之時也。而壩可閉乎。七、八、九、十月、十一月。漕船回空之時也。而壩可閉乎。是壩之爲益於運道者無多時。而閘之爲益於運道者爲時正多也。

一曰。請復天妃閘之舊制也。天妃閘爲淮河入漕之路。潘季馴之修閘也。用三分之水入閘以濟運。用七分之水出清口。刷黃河之水以入海。是用少水以濟運。餘水盡出清口以入海也。今築壩以塞清口。清口既塞。則全淮之水將盡入漕河矣。漕河能幾許寬深。而能容此全淮之水乎。漕河不能容。勢必決漕隄。漕隄一決。而漕運能免阻梗之患乎。且漕河不能容。勢必仍決高堰一帶。而周橋、翟壩將不可保。勢必仍入高寶等湖。而淮、揚之民能免昏墊之患乎。將見下流壅而上流潰。必至之勢也。且天妃閘內舊有五閘。其開放有時。其蓄洩有法。故漕運無阻。民生不受其害。今並復之。合新建之安瀾閘。以備分合蓄洩之用。則河漕無梗塞之虞。人民免昏墊之苦矣。

一曰。淮河入漕之處宜設永清閘座也。清口既設安瀾閘。黃水汛漲之時。固可以閉閘。不至侵入淮河矣。但恐淮水汛漲。又值漕艘盛行。安瀾閘豈可閉乎。安瀾閘不可閉。而黃水仍不無溢入淮河之時。則淮河將不免淤墊之患。故宜於淮河出口之上流。建永清閘一座。倘遇黃水汛漲。又值漕艘盛行。卽閉永清閘。使黃水不至侵入淮河。而無淤墊之患矣。既有永清閘、安瀾閘、太平閘。又宜於此處設員專伺河水高下。以爲開閉蓄洩之宜。黃水盛大。閉安瀾閘。開永清閘、太平閘。淮水盛大。開安瀾閘、永清閘。閉太平閘。使匯黃河以入海。有此三閘。淤墊可免。歲挑歲築可省。漕運可常通矣。

考前朝萬曆二十五年。河臣因淮水被黃河暴漲阻遏清口。致清水不得入閘濟運。淮流盡汎溢於高家堰。堰勢告危。高寶各湖橫溢。關繫運道及淮、揚十餘州縣。遂議於清河縣黃家嘴地方挑開支河。以

分黃水之勢，由清河縣娘子莊五港口入海，黃河水勢既分而下海，淮水遂得順流入關，非但黃流不得倒灌漕道，淮流更不為宿高寶其前效也，可見欲分黃水之勢，今開支河，無他術以措手矣。

一曰，運河宜及時大挑也。淮、揚一帶內河，原係人力關鑿，連年以來，黃河挾沙之水，卽奪淮水南下之位，灌入天妃閘，內河淺隘，水緩沙停，加以數十年不挑，運河之底，漸高益甚，日高一日，水行地上，城郭廬舍，如在深谷中，諺語云，登舟俯看城市，陸地仰視洪波，一遇衝決，淹沒之患，正自不小，今淮水已復故道，宜乘冬春水涸之際，及時大挑，務復河身之舊，使水仍由地中行，則淮、揚可免昏墊之患矣，然河固宜挑，使所挑之土，仍堆兩岸，則河水衝刷，或陰雨淋漓，勢必仍歸河身，宜將所挑之土，舁於漕隄之外，卽以為加幫之隄，使隄益寬厚，而不許加高，則漕河既已闊深，足以容水，漕隄又加寬厚，不至潰決，淮、揚之民可安枕而臥矣，且開運河之身，各有涵洞，以溉民田，一加大挑，民生之利，寧有窮乎。

一曰，淮河之水本弱，宜有以合其勢而使之強也，前明潘季馴知淮河原弱，當有以併其力，故築歸仁隄，又築周橋、翟壩、古溝、高良澗、高堰一帶，一束淮水之勢，使其大者洩之，小者蓄之，既無潰決之患，又通漕河之用，法誠善也，自洪塘埂一決，淮河之水盡汎濫於高寶等湖，無怪乎淮河之水不入運河，運河之內，盡用黃水也，蓋淮水之上流既分，下流益弱，自不足以敵黃，勢使之也，今張福口既已開渠矣，仍宜於洪澤湖邊多開引水溝渠，而下流仍使之合而為一，以助淮水之勢，且堅築周橋、翟壩、洪塘埂一帶，則淮水之上流既無所分，下流又有所合，其力自一往莫禦矣。

一曰，高堰周橋、翟壩一帶之隄工宜堅築也，諺云日費斗金，當不得西風一浪，恐以為皆由於築之不堅，修之無法也，今洪塘埂一決，河南千餘里之水，盡汎濫於高寶等湖，湖不能容，漲溢運河，致決漕隄，所以運道艱阻，民產飄沒，日廑我皇上無窮之憂，今宜將洪塘埂堅築之，於周橋、翟壩洩水之處，兩岸用平陂，使之以漸加高，陂平則水之衝刷無力，自不至於潰決，再用石塊、鐵釘、米汁、和灰以灌之，則其工自堅，儻石不足用，用磚工亦可，然築之既堅，則當設員分汛，守護其最險之處，二年無衝決者，卽陞，次險之處，三年無衝決者卽陞，稍險之處，四年無衝決者卽陞，則人思鼓舞於功名，各盡力於河防矣。

一曰，攔黃壩之宜盡拆也，雲梯關為黃河入海之路，自攔黃壩一築，河之入海乃緩矣，愈緩則愈淤，愈淤則愈潰，今宜將攔黃壩盡拆到底，使之暢流無阻，則旁流不閉而自塞矣，下流既通，上流自急，可永無潰決之患。

一曰，黃河兩岸遙隄宜堅築也，黃河之水由河南來，河南之隄，有離河三五里者，有離河十數里，至有離河二十餘里者，隄之去河既遠，故黃河卽異常汎漲，及至隄岸，勢力淺緩，容蓄寬舒，必復歸漕，不能潰出，至江南之隄，多逼近河岸，故一經汎漲，卽有潰決之變，潘季馴曰，伏秋暴漲之時，難保水不至隄，然出岸之水必淺，既遠且淺，其勢必緩，緩則隄自易保也，今宜於黃河兩岸，堅築以防之，有隄者加幫之，無隄者修補之，潰決之患自可免矣，賈讓策曰，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此善策也。

一曰，運河之下流亦宜疏通也，使祇濬漕河，而下流如弘濟河、涇河、白塔河、芒稻河、等處，不各分頭濬理，水之下流不勇，運河猶恐不免壅塞潰決之患，今宜於弘濟河、深河、白塔河、芒稻河，亦大加疏濬，河之下流既急，運河之內，沙自隨水而出，可無壅塞潰決之患，而淮、揚之民，向日築漕河之東堤，卽可保下河之人民，豈知不築漕河之西堤，不築洪塘埂之隄工，不築歸仁集之隄工，而祇築湖河之東堤，漕河之內，能容全淮與諸湖之水乎，此正所謂止兒啼而塞其口者也，宜先築歸仁隄，後築洪塘埂，再築漕河西堤，則漕河之東堤可以不築，而下河亦不受其害矣。

以上河務共十條，酌古準今，參以臆見，不知是否，伏候憲裁。

條陳分黃洩湖策

竊惟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治河也，惟去其害，今之治河也，兼資其利，資其利而仍必盡去其害，是以為難，自黃、淮交匯，淮、揚百姓悉慶安瀾，其利普矣，而盱、泗之民，獨被水災，其勢至為岌岌，凡有一得之愚，不敢不竭芻蕘之獻，因陳管見二條，以備采擇焉。

一曰，開支河以分黃水也，夫淮、黃之勢，視其強弱為勝負，理勢然也，今清口暢流，淮水高出黃水數尺，淮強極矣，淮強則黃弱，此固河身刷深，水行地中之所致，實亦上流水小，勢不能與淮相敵也，萬一黃水陡長，能保清口之不倒灌乎，向者上諭特開陶莊引河，以分黃勢，意為此也，但恐黃水暴漲，一陶莊引河，猶不足以分其勢，今特因皇上之意推廣之，議欲於清口對岸之處，大開支河一道，由鮑家營、娘子莊，至潮橋、桑墟入見成運河，下新墩入海，此卽明河臣潘季馴所謂天開之背家營是也，按此處形勢正與淮口相迎，此河一開，使黃水與清水一會卽分，雖黃水暴漲極其盛大，而平分北注，其勢已殺矣，復有全淮之力以逆之，不患其不通行也，河分而北，安東以下，水勢亦弱，黃河兩岸諸險工皆可無虞，不特此也，黃不過淮，清口常得暢流，洪澤諸湖，滔滔直下，是此河既可分黃流之漲，復得縱淮水之出，盱、泗之水患亦可漸消，利孰大焉，或謂此河所費過多，未可卒成，不知此處所費固屬不貲，而他處所省亦殊不少，蓋此河開，王營之引河可以不挑，省二萬餘矣，此河開，兩岸之縷隄可保，遙隄亦可不築，復省數萬矣，此河開，六壩閘之石工亦可不做，又省十餘萬矣，或謂六壩閘石工與此何涉，而謂可省，不知六壩閘之石工，原以防高堰汛漲之水，今此河開而黃分，黃分則淮不受敵，無復退縮洄洑之狀，再於下游大墩建一閘，引清水分入中河，是又多洩淮水三分之一，而泗州一帶之水，自日見其消矣，又何高堰之可虞，而六壩閘又何需石工之為乎，今其河身尚在，隄址亦猶有存者，可訪而知也。

一曰，設木洞以洩湖水也，夫淮水由運河行者，一以濟運，一以濟民，故自二、三、四月糧艘行動之時，則閉涵洞以行運艘，迨運艘過盡，則開涵洞以灌民田，制誠善矣，然此行於水大之時則可，若今歲水小，一開涵洞，民有所資矣，而下流淺涸不能通舟，商艘不來，其困乎，若閉涵洞，商賈得行矣，而民田復病，是以雖有開三閉兩一時權宜之計，而旋開旋閉，下河百姓皆不免嘵嘵之論，今欲通高寶諸湖無用之積水，以灌民田，留運河有用之長流，以濟商賈，莫善於多設木洞，由水下過水也，夫東隄之下，地勢卑

下。以西湖之水暗通於東。勢如建瓴。今相其出路。多置木洞於運河底以洩湖水。先使之灌田。田已足用。卽導之由小河入大河及湖蕩以入海。近淵河者。使之入淵河。近興文閘河者。使之入興文閘河。近六安溝者。使之入六安溝。近下河者。使之入東塘河、西塘河。總之。由射陽湖以入海。若此。則水行紆徐。非同暴漲之水漫淹民田。而西湖千頃之波。亦可徐徐潤爲良田矣。卽感洪澤湖水盛大。令其由周橋、翟壩。漸漸流出。其水亦有所容。旋出旋消。不至爲害。而盱、泗之水患亦可除矣。按淮安府輿地志。天啓甲子。山陽知縣孫肇興曾爲此制。所謂伏龍洞是也。其制、用大桅木做成木洞。長二十五丈。高、廣、各三尺。西出西隄之西。東透東隄之東。吐納有節。洞上實加土四尺。而後爲漕渠之底。隄東爲渠。引水入河。爲工甚省。爲益較大。以愚管見。揆之前人。若隱有合者。不知可行於今日否。

此二條者。一以分黃。一以洩湖。總之。可以消洪澤之水。救盱泗之災。以成久遠之利也。夫舉事者。必先度其利害。利多而害少。猶將爲之。況有利而無害哉。所陳管見二條。伏候憲裁。

敬陳賑濟始末詳懇代題

爲敬陳賑濟始末、詳懇恩准代題、以沛皇恩。以光聖治事。切本道一介寒儒。硜硜自守。由乙丑科進士。歷任中書科中書舍人。丁艱起復。於康熙三十九年八月。蒙總河題赴河工效力。四十一年十二月。題補山東濟寧道。奉旨照該督所題補授。遂恩自天。感激無地。莅任以來。沐浴自矢。朝夕河干。竭力修防。惟恐職分稍有未盡。卽無以仰報皇上知遇之恩。今於九月十二日。准布政司照會。爲東省蠲糶水災等事內開。濟寧道賑濟汶上縣。動用倉穀一萬五千一百八十一石三斗。賑濟陽穀縣。動用倉穀七千六百三十五石六斗。令本道捐補還項。且將職名揭報題參。本道查此案。本年二月十二日。蒙總河差官到署。委本道同布政司、兗州府、公議賑濟。當時公議。州縣有倉穀。用倉穀賑濟。將漕米減價平糶。如州縣無倉穀。卽將漕米賑濟。皆係布政司親說。兗州府親寫。將單各存一紙。並報河、撫兩院存案。又於康熙四十二年三月初四日。准布政司照會。內開。爲欽奉上諭事。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蒙巡撫部院王案驗。四十二年二月十七日。准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鈔出。總河張鵬翮題前事。內開。二月初二日。侍衛馬武傳旨。朕經過泰安、新泰、蒙陰、沂州、郯城等處。見民有饑色。應急行賑救。經過地方。雖經賑濟。蠲錢糧。但州、縣、倉穀年久朽爛。無裨於散賑。今著將總漕桑格漕米內二萬石。交與張鵬翮。揀選賢能官員。逕至濟寧州、兗州府、等處州、縣。減價平糶。有應賑之處。卽行賑濟。亦交米二萬石與桑格。於泰安州一路散給。又將收稅有力之官七員。幷發在京旗員犯罪、降級、贖罪人一百名。伊等俱照蒙古例。以所用之多寡。分別議敘。欽此。欽遵。仰見我皇上仁同天地。愛民無已之盛心也。今青黃不接之時。小民需食甚急。遂遵旨派出賢能官候補僉事道桂兆麟、濟寧道張伯行。海州知州陳鵬年、理事同知滿都、原任員外郎達古禮、原任佐領佛保、筆帖式察哈、原任知縣顧悰、好賢、濟寧知州吳櫟、原任運河同知羅賢、等十員。前往山東。同布政司劉皚、將兗州被災各州縣常平倉無朽爛虧空之穀米。驗其數目。將眞正饑民。不論有地無地之家。酌量賑濟。仍一面遵旨移咨總漕桑格。將山東附近州縣漕糧。截留二萬石。運送被災州縣。

減價平糶。若州縣並無倉穀。卽將截留漕米。將眞正饑民逐行賑濟。俟賑至收麥之時。小民糊口有資。停其賑濟。將用過常平倉穀石。並散過漕糧數目。及運截留漕米與倉穀腳價。令山東巡撫。將康熙四十二三年俸工捐助買補還項。其京城贖罪犯人一百名。除應發泰安州等處地方六十名外。內撥四十名。令山東巡撫分發兗州府屬被災州縣。照蒙古例。養活饑民。以其所用多寡報部。分別定議。如有徇情受賄。揑報虛數。饑民不沾實惠者。令該撫確査題參。嚴加治罪等因。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初六日奏。本月十一日。奉旨。著照該督所題速行。該部知道。欽此。相應移咨。爲此合照貴道。煩爲査照咨案事理等因。准此。是奉有司文照會。及部文行知。遵照奏准僉旨。方敢動用倉穀賑濟。並非敢於擅動也。皇上巡視河工。回鑾之日。山東百姓。環繞運河兩岸。焚香叩迎。感戴皇恩。稱祝萬壽。歡忻鼓舞。踴躍爭先者。皆遵奉俞旨開倉賑濟之驗也。今奉部文。査議。藩司卽以本道職名揭報。以爲擅動倉穀。本道等動用倉穀。以推廣皇仁。非擅動倉穀以希圖名譽也。動倉穀以救濟饑民。非動倉穀以私侵肥己也。且今日責本道以擅動倉穀之罪。其罪猶可諒也。設使當日奉旨賑濟。本道等到各州縣。不動倉穀。坐視其流離死亡而不救。使倉有餘粟。野有餓殍。再加以今歲之水災。使黎民嗷嗷待斃。朝不保暮。本道今日之罪。其可逭乎。且本道等動用倉穀二十餘萬石救濟饑民。而發局之百姓。死於道路。逃散四方者。尚不可勝數。設當日不動倉穀賑濟。而百姓之死亡逃散者。不知更當何如矣。昔漢武帝時。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帝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賑之。臣請歸伏矯制之罪。帝賢而釋之。垂之史冊。萬世以爲美談。切思本道動用倉穀。令百姓頌皇恩浩蕩。祝萬壽無疆。此善則歸君之義。臣子職分之當然也。今部議本道擅動倉穀。查取職名題參。此過則歸己之義。理應順受。第恐本道直任之而不辭。將來台垣中有責本道以竊汲黯之美名。而邀萬世之令譽者。本道反無辭矣。是本道非不肯居擅動之名。實不敢居擅動之名也。且本道一任擅動之罪。使山東地方各官皆以本道爲戒。視倉穀爲重。民命爲輕。坐視鳩面鵠形之衆。而曾不加意軫恤。使老弱者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其受害更有不可勝言者矣。抑本道更有請者。皇上於山東百姓。旣蠲免錢糧。又截留漕米。發旗員養濟。又令有力之家。有情願養濟者。照所養之多寡。分別議敘。但見在旗員俱到地方。而有力人員。呈報前往者。寥寥無幾。是山東之饑民無窮。而養濟之人員仍屬有限也。本道竊以爲除旗員養濟之外。或仍有眞正饑民。養濟不能周徧者。責令地方官確査實。或用截留漕米。或用倉穀。酌行賑濟。仍令撫、藩、各官不時嚴査。如有虛冒。卽行題參。其所用米穀。將康熙四十四年、五年、俸工買補還項。則一轉移間。所活民命。爲無窮矣。皇上前年。於淮揚災民。屢加軫恤。今已俱獲安全。咸慶更生之樂。況山東爲腹內近地。倍宜軫恤。語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是恤民隱正所以固邦本也。本道從國計民生起見。冒昧陳言。伏祈恩准代題。悚惶待命。

正誼堂文集卷之五

檄文

飭置社倉捐積穀石檄

爲特飭設立社倉、捐積穀石、以裕民生事。照得民爲邦本、食爲民天。古之所以耕九餘三、耕三餘一、蓋爲豫積貯而備荒歉也。查閩省原有常平義倉、雖歷年俱有捐積、但山多田少、人寡蓋藏、且報捐有限、若不勉力勸輸、儻雨暘弗若、一遇荒歉、必致周章失措。本都院不得不豫爲籌畫、先經檄飭各屬清査餘存銀兩、正爲買穀積貯之計。今值收穫之候、該府州立即査明所屬、凡有餘存銀兩、飭令盡數買穀積貯外、該府州仍率同各廳縣首先倡捐、並飭諭紳衿士庶人等勉力捐輸、於市鎮鄉村各設社倉一所、積貯買捐穀石。倡率好義有德之人、董理勸捐、羣相鼓舞樂輸。如一鄉之中、有能勸捐至五十石者、該縣給匾旌獎、勸捐至一百石者、該道給匾旌獎、勸捐至二百石者、該司給匾旌獎、勸捐至二百石以上者、將勸捐之人姓名、申報本都院給匾旌獎。如紳衿士庶人等有能約社倉會自五十石以至二百石以上者、亦照捐輸之例旌獎。至士民捐輸多者、該縣優以禮貌、免其差徭。每倉選擇殷實誠懇之人、收管倉廒穀石、公正廉介之人、經理出入數目、飭令加謹收貯、毋致浥爛。嗣後每歲源源照此輸捐、設遇歲有不登、即以本鄉之

積穀、濟本鄉之貧民。倘該鄉盡屬殷實之家、將所積穀撥濟鄰鄉貧戶、縱有荒歉、亦可無恐。如係大荒、再行題請動常平倉穀賑濟、小民自可無虞矣。所貯穀石、每歲當青黃不接之際、該鄉管理之人將穀石數目呈明地方官、平價發糶、以濟民食、其價銀令殷實之人收貯、俟秋收後照依時價買補還倉、不許假手承役、致滋需索侵耗情弊。此事關係民命、合亟通飭、爲此牌仰該府、州、官吏、即便照遵舉行、并飭將勸捐士民各姓名、與設立社倉處所、經管姓名、造册送査。該府州縣爲牧民之官、務宜倡率勸諭、盡心料理、本都院即以穀石之多寡、定官評之殿最、果能勸諭有法、自當另行薦舉、如或慢不經心、視爲虛文、無補備荒實政、一經査出、白簡隨之、各宜懔遵毋忽。

特飭官民平糶檄

爲特飭官民平糶、以蘇民困事。照得本都院下車以來、値茲天時亢旱、本都院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設壇步禱、雖降微雨、尚未霑足。方今米價騰涌、四民艱食、爲司牧者、能不蒿目。今已遣人往廣東、蘇州、江西買米、期平市價、以濟目前。但道里遼遠、所買無多、爲力有限。査照官倉之有積穀、原爲備荒之計、粟貴則糶、粟賤則糴、此古常平之遺意也。合就通飭。爲此牌仰該府州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各縣、凡官倉積穀、不拘多少、限以持平之價、酌量發糶、俟收成之後、糴補還倉。又於紳衿士庶家有藏穀者、誰無濟人利物之心、況情聯戚屬、誼關桑梓、原有緩急相通、有無相濟之雅。除本家大小一年口食外、其餘一盡發糶、上爲有司分憂、下爲子孫造福、不亦休哉。其有厚自封殖、不肯發糶者、許本保甲及確見人報名府州縣、以憑詳究。如有乘機報復、及告發不真者、該府州縣査確、從重治罪。該府州縣亦宜區畫詳明、加意勸諭、矢公矢慎、不狥聽一偏之言、徇愛憎之私、以取罪戾。今將應行事宜、開列於左。

一、官原有發賑之例。見今米價既貴、貧民難堪、速將積穀酌量平價發糶、其發糶若干、開明登簿詳繳。銀則收貯各府州縣官庫、以憑務倉。俟收成時、即宜糴補、務足原額、如價平即止。

一、米價太高、則富民愈利、貧民愈困。太賤、則抑富民之價、亦非得中之道。該府州縣照各處鄉價、略爲持平、使兩不相虧、則無閉糶之弊矣。

一、官倉之發、不可衙役主之、須擇有身家誠實者數人董其事。每戶來糴、報明家口若干、每次不過三斗、則澤及貧民、而兵丁、蠹棍、蠹役不得把占射利。其發糶時、用合同小票、如納糧庫串事例、以憑稽査數目。

一、藏穀之家、非殷實素著、好行其德者、誰肯平價賤糶。然多藏者必有天災人禍、如訟獄盜賊水火皆是也。出粟濟人、實豁其物於天災人禍之中、從而給散之在己、既得美名、在子孫必享厚福、亦何苦而不爲乎。

申飭臺地應行事宜條款檄

爲特申臺地應行未盡事宜、以固海疆事。照得臺灣自平定迄今、所有應行事宜、業經歷任總督、部院、會同酌議、大者具疏題請、小者申飭遵行、各在案。本都院下車以來、採訪臺屬民情、籌度地勢、尚有未盡事

宜業經細加勘酌合就牘飭遵爲此牌仰該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查照開後各條按款轉飭遵照舉行仍具文回報毋違

計開

一清查匪類凡地方生事犯法多係蹤迹無定不入版籍之人臺屬原有官莊產業佃丁半屬粵人援引無籍之徒蟠踞窩藏一入官莊非鄉保所能過問且營兵內有伙兵原係平民影冒營伍不入保甲一遇犯事則投營抗拘有司不能執法審理深爲大害文到該府即便轉行各縣凡各莊佃丁俱著管事按名開報各營伙兵移營著令正兵開名造册交送有司一體編入保甲不許遺漏一名遇有犯事一例句問如有倚勢阻撓者許有司據實詳究

一議建竹城各府州縣俱有城郭原以捍外衛內臺灣因遠在海外磚瓦等項皆自內地運去建造維艱是以未經擬建但該地僻處海陬番民奸良不一查廣南交趾等處皆廣植雜樹竹木爲城臺地刺竹叢生栽種甚易該府即便轉飭各縣於應建城處栽種刺竹日久叢生成林便可作爲城郭其應用種竹人工飯食該府縣公同捐備不許派累民間仍將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周圍種竹若干里需竹若干株之處開明具文徑報本都院查考

一飭歸縣治朝廷設官定邑自應各照所轄地方駐劄以撫綏子民臺郡初闢之時因衙署未建鳳山諸羅二縣邑令俱寄居府治據臺廈道詳稱鳳山縣篆見係海防超同知兼攝該同知有稽查出入船隻督修戰船之責未能遠離應俟新縣到日即著歸治諸羅縣已據該縣毛鳳綸呈報帶領吏役移歸本管地方等由近聞鳳山諸羅二縣藉徵收錢糧名色久住郡城應酬請謁不歸縣治殊乖職守該府立即轉飭該二縣各照所轄地方衙門駐劄鳳山歸南路諸羅歸北路不得仍住郡城

一改建祠宇各府州縣建立紫陽書院以及文昌等祠原以崇祀先賢振興文教臺屬各縣並無此等祠宇至忠臣烈女臺地亦不乏其人何以未有崇祀之者而道府廳縣歷任各官俱各立一生祠豈道府等官俱得民心士民有去思之慕乎抑上下相蒙而爲此舉乎該府立即移行各衙門將道府等官一切生祠俱改爲紫陽書院及文昌忠臣烈女等祠可也

通飭清釐保甲檄

爲清釐保甲以靖地方以厚民生事照得保甲之設固以稽查奸宄實以勸勉良善誠久安長治之道也如一鋪之中甲有保長一甲之中戶有甲長休戚何等相關稽查自難容隱奈有司奉行不力地方人等視爲故事以致匪類潛藏禍患莫恤或游手不事生業流入賊盜或停柩不急葬埋毀於水火或生女不撫養殘溺以傷生命或使婢不遣嫁久錮以干天和至於富厚之家以奢靡爲豪舉貧寒之戶以覓食爲活計富者欺貧貧者嫉富一當歲凶禍亂遂生思之可爲寒心且有外來之人圖爲鼠竊或潛身廟觀或竄匿山澤惡莠恐其亂苗不可不察也爲此牌仰該府州官吏照依事理立即通飭各屬縣於每鋪之中計戶分爲幾甲公舉誠慤一人以爲保長於每甲十戶之中又公舉誠慤一人以爲甲長每戶照頒式各

給牌一面懸於門首甲長亦照頒式給長柄牌一面立於門首飭令遵照牌文互相稽察朝夕勸勉除查獲逃盜該保甲即時拘報外游手者教令勤事生業停柩者催助出殯郊原生女當存撫養長大隨分字人使婢計年二十毋愆期即爲遣嫁儻有不遵該保甲鄰佑隨時據實舉報究治再每甲十戶之中貧富不同或係上上上中上下之戶或係中上中中中下之戶或係下上下中下下之戶分爲九則秉公確報於門牌戶名之下俱註明衣食豐歉之狀以憑查覈其鋪內紳衿勸令舉行社倉以爲小民表帥各鋪俱有所著即遇饑饉亦可恃以無恐且將鋪內人等或躬行孝悌或和睦閭里或周濟孤寡行善事幾件或武斷鄉曲或包攬詞訟或酗酒賭博行惡事幾件一一據實填註牌內後開以憑勸懲如有外出者於牌內填明因何事故前往某處字樣回日註明於某日回家儻敢抗玩容隱不據實填註門牌內立將該鋪保甲一體治罪至僧寺尼庵道觀務與民戶一體編入甲內給牌開明僧尼道士若干人此係本都院仰體皇上愛民苦心宣布實政爲爾民造福也毋得玩視自貽伊戚該府州縣務要實心奉行造册呈送以備查考其册籍紙張書寫工費各該縣自爲捐備不得私派鋪民如有經管胥役串通保甲科斂鋪民分釐者或被告發官則飛章參處役則立斃杖下慎之

通飭墾荒檄

爲清查荒田嚴飭據實造報以便設法勸墾事照得養生之計莫急於務農無田之家莫善於開墾今合計闔省未墾荒田尚有二千餘頃部文墾限甚迫本院望墾之念更殷而從事者寥寥細訪其由蓋緣有荒之家力不能墾又不肯讓人領墾而情願領荒者工本既艱復恐墾熟之後原主告爭是以報官有荒究竟無荒可領無人報墾者職此之故今欲設法勸墾令墾荒之家一領之後永爲己業原主不得復問非先知荒田所在未便懸示招墾合行飭查爲此牌仰該司道府官吏照牌事理即便轉飭所屬有荒各州縣將從前節報荒册內挨次細查某人荒田若干共計幾坵段坐落某圖甲是何土名上中下何則條分縷晰限文到三箇月以內造具清册報取原主力不能墾情願入官聽人領墾爲業甘結册繳如田主抗不具結及強墾有主之田並州縣不即據實造報者明係隱熟作荒即將該州縣原報荒田徑報部起科追悔無及其有從前欺隱之田無論在官在民有能據實出首者止照本年起科例入册陞科田租免追儻始終欺隱不首一經訪出或被人首告察實除將欺隱之田入官追租外本人仍按律擬罪決不寬宥法在必行各宜懍遵毋忽

教條

飭禁婚嫁喪葬華奢示

爲申明禮制以阜民財以正風俗事照得理民之道務豐其財豐財之法必禁其奢閩爲禮義之邦日來人心漸漓競趨汰侈不但舍本業營末作麗衣鮮服游讌酒食爲耗財之端即婚喪二事禮有定經亦不致背本根專飾浮文富者務其繁華貧者效彼所爲至賣田以嫁女破產以治喪富者就貧貧者顛沛民力

因循。職此之由。合行禁止。詳條於後。

一、婚爲吉禮。人道之始。必須親迎。閩八府中。惟泉州尙行此禮。他府闕如。其在省會。惟務嫁妝。情願嫁女千金。不能教子一經。排箱倒籠。照耀街市。錦被披錦。牀帳甲閣。一物不備。女不登車。婿家責備其豐嗇。且勒索奩田業。指儀銀兩。致人變產以應。或勉強無措。稽延年月。女至逾笄。不得出閣。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嫁妝之害大矣。大凡爲人必度分量力。慈而且義。身無一命之秩。而作百兩之將。是逾分也。家無擔石之儲。而效盈門之媵。不量力也。翁姑不問婦之賢淑。但以嫁妝厚薄爲愛惜。非所以示慈也。父母不訓女順正。第欲女挾所有以驕其夫。非所以教義也。入門之後。市井鼓樂。或至半月或至累日。且遍宴設酒演戲。動十餘席。糜費已極。合卺之夕。親戚朋友。彩飲徹宵。擁衆入房。披帷搜枕。名曰鬧房。褻狎瀆亂。傷風敗俗。此其甚也。嗣婚喪繁文。奉有明旨。都下業已從簡。閩中何得獨違。爲此示禁。嗣今嫁女。椅桌不過數張。被褥衾具衣服一箱。過此。定坐其父母。以違制論。并著地方保長糾察鬧房之人。子衿移學院戒飭。小民發府縣懲治。愼之毋忽。

一、喪爲愼終。人所自致。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世俗惑於釋典。不盡哀而佞佛。謂超度父母者。佛也。於是延緇流。建道場。誦經拜懺。或七日。或五日。或三日。或一晝夜。富者蕩財以爲美觀。貧者亦借貸勉作佛事。以塞衆論。則僧道邪說害之也。且追薦何爲者。未有佛法以前。人豈盡沈於畜道而不出耶。設有佛法以後。人豈盡超六道而升天界耶。地獄尤爲不經。人子謂父母必入地獄。是以窮奇檮杌待其親也。卽使親不幸有過。爲子者。惟有反身修德。幹蠱蓋愆。是爲克孝。不此之務。顧望解脫於僧。何其蠢也。道場旣設。每値七日。親朋會赴。食前方丈。至數十人。主人臨喪不哀。惟酒食是議。客子食於喪側。必飽必醉。何其悖耶。下窆之時。親朋送葬。雖曰情理。然輀車至數百乘。或百乘。少亦數十乘。孝子無暇襄事。多治廚以豐筵席。厚贈金以發輀費。計其所費。至近百金。世人停柩而不敢葬。率多由此。此地方一大弊也。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然孟子所不儉其親者。乃棺槨衣衾之美。非浪費之謂也。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以有益之錢。供無益之費。何如移此無益之費。嚴整殯殮。使牲殽長裕。器皿長充。世世子孫。皆有賴之爲孝乎。合就禁諭。如有故違。重懲不恕。

嚴禁透越之弊示

爲特嚴透越之弊。以重民食事。照得省會重地。兵民雲集。所需食米。最爲緊要。但附郭郊原所產米石有限。專賴上游商賈販運至省。源源接應。庶民食不至匱乏。詎射利之徒。私販出洋。接濟賊艘。貪圖覓利。以致省城米價騰貴。民食維艱。是以本都院設法嚴禁。米石出洋。凡有米船。不許過南臺大橋。并飭海口汛弁盤查在案。惟米石自上游販運到省。必由竹崎關經過。竹崎而下。港灣多歧。每有不法棍徒。先至水口以上攔截購買。竟由洪塘、塔湖、陸陽、岐、烏龍江。直達閩安鎭出口。本都院訪知此弊。正在飭行查禁間。據福州府議詳。批行臬司申覆前來。除詳批仰照該府所議。飭令竹崎司刻票塡明米數。交牙鋪繳五虎司盤驗該府查核。仍嚴諭各員役。不許指稱收繳號票。措勒需索商民。致干查究。去後。合頒出示曉諭。爲此。

示仰所屬商販人等知悉。凡米船來省。經過竹崎關。先到竹崎司報明販到米石數目。并居停牙行姓名。該巡檢照塡印票給付該商。該牙鋪繳五虎司查送該府查核。如米船至竹崎關。該巡檢立卽給票放行。不許官役刁難阻滯。至繳票之時。五虎司員役亦不得藉稱收票。措勒需索。倘有刁難措勒等弊。定將該巡檢等官役一併提參究。商販如有違禁透越汊港。私運出洋者。一經緝獲。定行重處。米石入官。決不姑貸。

禁止餽獻諭江蘇等七府一州示

爲嚴禁餽送陋習。以肅官方。以遵功令事。照得潔己奉公。官守之常節。存心愛物。吏治之本原。邇來習俗移人。廉隅日剝。括民財以肥己。疾苦罔聞。敲民髓以媚人。逢迎絕巧。其取下惟貨賄是視。斯奉上以獻納爲能。就令餽萬盈千。止圖此身溫飽。誰知一銖一黍。盡屬百姓脂膏。亦思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期於自盡吾心。若使愛一文身受一文之汗。何以無慚衾影。本都院冰蘖夙盟。各司道激揚同志。務期苞苴永杜。庶幾風化日隆。誠恐屬縣視餽獻爲故常。勢必小民竭膏血以填補。雖曰交際之情。於禮不廢。試思儀文之具。此物何來。將取之家乎。抑取之民乎。取之家。儻難爲繼。取之民。當何以堪。夫風憲固在表率。而親民莫如守令。彼稱我曰父母。我稱彼曰子民。土地我爲之理。若徭我爲之請。逃亡失業。我爲之復。煢獨無告。我爲之恤。豪強侵占田宅。我爲之直。盜賊劫掠財物。我爲之緝。衙蠹生事擾民。我爲之懲。訟師舞文害人。我爲之逐。士風學政頹靡不振。我爲之興。天敘人紀循行無斁。我爲之舉。諸凡周知痛苦。如入赤子之室。如摩赤子之府。斯民愛戴歡欣。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是謂父母。是謂子民。該有司果體此心。風行百里。何幸如之。儻貪饕成性。借餽獻以邀賞。有忝官箴。難辭人望。親民之任。旣不堪居。風憲之司。將與有責。合行出示嚴禁。爲此。示仰所屬各郡、縣、官員知悉。嗣後務存心愛物。潔己奉公。毋以交際爲固利之術。剝削吾民。毋以入[illegible]之身。玷汙上官。從此風清弊絕。共成大法小廉。本都院與有榮施焉。各宜仰體。毋違毋忽。

淮揚徐三屬賑濟饑民條約

照得淮、揚、徐三屬。上年夏秋被災。州縣饑民乏食。誠堪憫惻。本院特疏題請。將四十八年撥補俸工。照例捐賑。并請先動司庫見銀。酌量撥濟。部覆。總如所請。竊念皇上軫恤災黎。一再不已。苟不沾實惠以救民饑。何以稱仰宣聖德。爲此分委賢員星赴該處。同該地方印官親查真正乏食饑民。據實造冊申報。的撥賑銀。按名散給。此番籌賑。實係皇上非常曠典。該州縣務須加意。爲民悉心任事。如或開報不實。或濫或遺。或侵或冒。本院不時密訪。仍許饑民首告。所有開報賑給事宜。豫定條例。出示通知。

計開。

一、開報饑民。不得委之胥役。須敦請紳衿、或耆民公直者一二人。協同保甲。逐戶細查。攢造清冊。務使饑者不致遺漏。不饑者不得冒濫。清冊旣定。呈縣詳核。照冊刊設小票。逐戶分給。俟發賑之時。本戶只著一人持票赴公所領賑。

一、開報饑民查核不實，濫及不饑之人，即數減於實饑之人矣。凡爾百姓中，或年壯力强，可以自食，或別有生理，可以存活，不致餓殍者，皆不得開報。

一、胥役不許假造册紙筆名色，勒索保甲。保甲不許假胥役使費名色，勒索饑民。如犯，重究不貸。

一、保甲串通饑民，虛開戶口，許鄰戶出首，即以本戶冒濫之數，給賞其人。保甲定爲枷責。如饑民自行臨開，保甲察出，亦以給賞保甲。其本戶名下實數，亦不准給。

一、各鄉保甲細册造定，該州、縣總察若干戶，申報以憑酌撥。賑給之後，照細册開載申報，以憑查核，以防多報少散之弊。

一、刁民士棍，勢挾保甲，多開口數。或足於衣食，不應開報，强勒開報者，本處紳衿耆民公呈究處。

一、生員貧者，著各學教官確查，造册送縣。該州縣附於饑民册後申報。

一、支庫項糴米賑給於民，甚便。而被災之民，縣待枵腹望救已久，若須委員遠從上江糴米以濟，曠日遲久，急何能待？且懼大負皇上求瘼如傷、急切斯民之至意也。因此即以庫銀照各州縣册報口數酌撥。著發該州縣官同查賑官開封分析，給散饑民，聽其就近糴米自食。所謂救饑如救焚也。

一、查賑官單騎輕舟，大誠從役，自備飲食往還，不得擾亂州縣，致州縣藉口供應，剋扣饑民。本院密訪確實，即以此定該員之賢否，爲大計黜陟之功罪。

一、發到銀兩，將細分晰，務在均平。如委之胥役，上下其手，弊不勝言矣。只宜將銀照册查給保甲。如某鄉某莊共饑民大小若干口，應給銀共若干兩，即照數付之，協同該鄉內紳衿耆民逐戶公分公給，不許短少分毫。

一、大錠銀碎鑿寸分，插添排搭，最難均平。可將銀十之一買換大錢。如銀十兩內，將一兩買錢。凡該給銀一兩之戶，只稱銀九錢，或多一分亦可，少一分亦可。多一分則補錢九十文，足一兩之數；少一分則補錢一百十文，足一兩之數。或八錢、九錢之戶，多少二分三分之數，以錢長短補足。通用此法，則用力甚易，爲數亦均矣。不許換搭潮銀，攙和低錢，及除扣平頭，短少錢數。如有此等，或經告發，或經訪出，即行處死。該州縣亦不免失察之咎。給散之後，仍取實領實散結狀，以憑查核。

一、銀到給散，不得過五日之外。蓋已屆麥實秧長之期，又在望食待炊之候，日復一日，奔走道途，既誤農工，又傷生命。各州、縣亦當惻然動念也。

一、銀發之後，本院逐處查賑，如有沿途饑民擁舟號呼，即該州縣查報之不實。當即面詢何縣何鄉，因何致有遺漏，逐名開記，著該州縣自出己錢，加倍給散。如非被災地方之民，或已經報名人册，故意號呼，亦著該州縣嚴查。

一、向年賑饑，州縣官之不肖者，米則剋扣升合，銀則減折平頭，民沾實惠十不得五。又其甚者，串同查賑官，公然分撥入己，全不稽察，種種弊端，本院素聞甚悉。此番賑給，實出皇上格外洪恩，再有侵吞，或委之胥役，漫不經心，是爾之貪婪殘忍，終不能倖。官則飛章題參，胥役立斃杖下。

一、官吏不肖，公然侵吞者，或申報則多開戶口，給散則刪除原册，上司無憑稽查。其銀米之剋扣，逆料久饑羸敝之民，救死不暇，必不能以升、合、分、毫之短少，匍匐上控也。今本院提取州縣細册，俟賑給之後，照册開明，出示張掛通衢，俾人人咸知。如有赴院申訴者，給賞路費飼糧，即提經承及保甲人等嚴訊，得實，該州縣官并查賑官一同題參，慎之毋悔。

一、行賑既有詳册可驗，票單可憑，爾饑民只合安靜力於農田。俟給賑之日，保、甲、約期傳喚，爾執票於公所，挨次候領。本處紳衿耆民識認本人，驗票，逐名給散，隨即收票呈縣查核。

一、錢糧動支有限，而萬姓之待哺無窮。推食食人，仁者之事。凡在鄉黨鄰里，目覩顛連，聽其流亡，絕不動念，必非人情。本院歷經行文州縣，勸諭大戶出粟賑救，兩月以來，未見有舉行申報者。果大戶之吝於施賑，抑州縣之勸諭不爲也。本院不惜再三申說，仍有望於好義之人，各動惻隱，盡力捐輸，一倡衆和。救得一人，則爾施一人之惠；救得一日，則爾行一日之仁。該州縣造册申報，視出粟之多寡，分別加獎。雖忠厚長者施不望報，而樂道人善之意，本院亦不能漠然忘情也。

正誼堂文集卷之六

書

答同年陳宮詹

弟撫閩兩載，苦無善政及民。利未能興，害未能除，抱愚守拙，虛度歲月，尸位素餐之譏，所不能免。今將何以教我耶？況弟性迂疏，世務多所未諳。酷好讀書，而貴鄉又人文之地，或得相與朝夕講明聖賢之學，庶幾無負耳。乃日以聖賢之道告人，而人不吾信，又刻先儒遺書，使九閩之士，知吾之所言者，乃程朱之道，程朱之道即孔孟之道，非予一人之私言也。何意刻書之始，即有爲予言者曰：是書不必刻也。凡刻書必審乎時之所好，倘是書人必不觀，人必不讀，刻之何爲？予曰：予祇知是書之當刻而已，至於人之觀與不觀、讀與不讀，非我之所能知也。今書已刻成，或又爲予言曰：始吾以爲人必不觀，必不讀也，今果然矣。刻者自刻，而不觀不讀者自若也。予曰：彼之不觀不讀者，以彼之學非爲己，而未聞道也。設有志於古人爲己之學，欲聞聖賢之大道者，舍是書曷以哉？今世之學者，父所以教其子，師所以詔其弟，不過舉業已耳。其資質之高者，詩文焉已耳。問其志，不過曰富貴焉已耳。聲色貨利之習，溺於中，即有告之以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聽之？又何怪乎人之不吾信也？彼之所爲，惟以博科第爲念，一得科第，終身富貴在是，又

何以先儒之書爲乎。豈知讀先儒之書。未嘗不得科第。但不喜富貴耳。近如蔡聞之、黎專先、皆讀先儒之書者也。而已捷南宮矣。宴曲江矣。居木天矣。是讀先儒之書者。亦未嘗不中也。而況終日役役於舉業者。又未必皆中乎。夫終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嘗不中。又何必舍先儒之書。而役役於舉業乎。或曰。舉業可廢乎。予曰。不可廢也。程子曰。取其足以應舉斯已耳。若役役焉求必得之道。是惑也。從事舉業者。以程子之言爲法可也。視乎蔡聞之、黎專先之讀書可也。於是惑者之言稍沮。然予欲以此言盡告九閩之士。猶恐其不吾信。年先生爲鄉先達。鄉人尊而信之也久矣。盍以吾言告乎。果能信而從之。吾見繼蔡聞之、黎專先而起者。正未有艾也。

答浙江彭學院

竊惟兩浙爲人文淵藪。而自姚江倡異學以來。天下風靡。識者每有世道人心之憂。不知龍谿之爲今日尙有存者乎。弟才不如人。學未聞道。嘗慨今時之士。喜圓而惡方。好異而厭常。卑者趨於利祿。高者樂爲頓悟。計功謀利之心日勝。正誼明道之訓不聞。士惟務外。學不知本。近時雖經陸、張諸儒力爲闢邪扶正。喚醒一世之人心。終不若得位遇時。一爲名教之宗主。其德風草偃。足以斬絕根株。廓淸氛晦也。此事乃關世道人心。實爲匪小。當今之世。非吾直上。其誰任之。吾輩不出而擔當天下事則已。苟出而得行其志。得爲其事。不大爲整頓一番。救陷溺。扶正道。使一世咸歸一道同風之上理。則平生之所學謂何。是以古來有志之士。斷不肯依阿淟涊。因人成事。庸庸碌碌。甘與草木同腐也。吾鄉呂忠節公云。天下第一等事是何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事做起。可惜終身憒憒擾擾。虛度光陰。到兩鬢庭空。風過花飛時。撫昔物去。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去何從。在老先生必能辨之。而弟猶以狂謬之言瀆瀾左右。多見其不知量。然亦可以見弟之自待待人。皆不敢處於菲薄也。肅此佈復。不盡翹矜。

復師提督書

語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老先生。弟之知己也。而存注有加。獎飾逾分。能無愧媿交幷耶。弟思人臣恪供乃職。志乎古必戾乎今。謹於獨不諧於衆。古之君子。直己而行。輒得咎。有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者。蓋於理道之閒。見之真而守之固。孟夫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毅然一大丈夫也。弟愚。何足以及之。然此番蹤迹孤危。幸叨聖明垂察。得免誣陷。早夜圖維。敢不益勵所守。以報聖恩。竊惟主上之愛我方切。而世之嫉我益深。知己如老先生。將何以教之。計三吳賦重人稠。一切錢穀、刑獄。案牘叢積。所賴以彌盜安民。左肘右臂。爲我扶持者。莫如麾下。而又繫誼深情。咫尺密邇。同舟共濟。凡關繫於國計民生者。無靳德音下逮。弟即如奉命承教於附庇之前也。

與冉永光檢討

不奉訓誨者已十餘年。回思請見書院講道論德時。猶依稀若前日事。老先生晦明風雨。亦曾念及爲否乎。弟調蘇以來。毫無善狀。上之不能有益於國。下之不能有益於民。利不能興。害不能除。碌碌因人。抱愧實甚。老先生獎譽太過。以當代名臣相期許。愈增愧赧耳。世路崎嶇。人心不古。直道而行。便有滯礙。弟今

已蹈危陷之途。尙未知將來作何究竟。因思古來觸犯權奸。斷未有得免於禍者。然而弟之所恃者。皇上聖明。斷不使小人肆虐。加害無辜耳。弟從事聖賢之學有年。雖歷年以來。簿書鞅掌。而聖賢之訓未嘗一日敢忘於心。聖賢處事。只論是與不是。得失利害固有所不暇計。只成就得一箇是而已。況內重則見外之輕。德深則忘遇之淺。弟雖不肖。豈肯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周濂溪先生云。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淸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爲道舂陵只一般。弟履險若坦途。惟從事於濂溪斯語而已。

答冉永光檢討

弟愚拙疏嬾。既無匡時之具。又乏趨時之巧。用世處世。俱非所長。而乃羈縻聲利之場。漫廁搢紳之列。信必孤往。又不度德量力。秉正嫉邪。日與羣小爲難。竟遭反噬。幾蹈不測。宦海風波。可畏哉。可畏哉。若非聖天子乾剛獨斷。其能免於禍也。幾希矣。旣蒙恩宥。復命督理倉場。受恩深重。感激涕零。正不知若何圖報。始能仰答高厚於萬一也。老先生嘗有以教我。憶己卯之春讀書。請見書院。促膝談心。老先生爲予言曰。吾輩今日講道論德。聚於一堂。何快如之。儻異日姓名爲聖天子所知。恐此身不能自由矣。以弟今日之所處。進退維谷。回思老先生昔日之言。竟爲左券。老先生亦曾念及否。大抵既富貴則以位爲樂。效職業則以位爲苦。才短淺而事繁難。其苦更甚。正弟今日之謂也。然弟秉性不合時宜。亦非能久於朝端者。第國恩難負。良心難昧。惟有隨時隨事盡心竭力。以求不負所學。吉凶禍福非所敢計。獨幸皇上聖明。或不至再遭傾陷。但未知何日復得相聚。如昔促膝談心否耶。

答蔡聞之

去夏、過吳門。迄今又年餘矣。忽接來翰。猶如覿面。太翁之變。適在年兄旋里之後。可謂忠孝兩全矣。前者訃音至蘇。念老成凋謝。吾道益孤。且使後輩失此典型。悲痛不可言。已具祭言。欲遣人致奠。適爲官事所累。未獲前往。歉仄何似。今日正學不明。能身任斯道以紹承家學者。非年兄昆仲而誰。來書云。狀況假諸生時。而貧約亦復不異。知不以勢分之榮易吾性分之素。謝上蔡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年兄操持豈其或殊歟。科場一疏。上關朝廷之體統。中關士氣之盛衰。下關百姓之休戚。實有大不得已於中者。初非好爲矯激之行也。吾人行事。靠箇道理二字。便自隨衆不得。所以有此一舉。若曰迴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之。若孔子所謂仁者之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何敢當。何敢當。自古觸犯權奸。從未有得免於禍者。所恃皇上聖明。洞見萬里。或不至爲彼所中傷耳。若曰不日起用。豈猶欲以無舵之舟。令其當漂泊於大洋巨浪中乎。年兄讀禮之餘。講明斯道。必有觀感而振興者。跂余望之。因黃通判之便。寄去祭言一幅。年兄於太老先生前讀而告之。想太老先生當亦鑒此微誠也。閩省向稱海濱鄒魯。近日同人中有大可望者爲誰。便中希爲示及。

與蔡聞之

京口晤別。倏忽一載。殊爲懸念。接來書。知年兄到家之後。遵行古禮。訓飭族人。激勸交至。是亦施於有政之意也。幷聞夏間撫軍敦請主持講席。閩中人士當必多所成就。忻慰忻慰。愚竊有慮者。比來士風不古。

舜號成俗，祗應備偶者，蓋什不獲一二。儒書院立而君猶得厠足其間，殊足爲有志者累。嚮者逢秀、嘉禾、雜然幷產，收穫必無望矣。似宜嚴加別擇，察其品行之賢否，以爲去留，則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至於科舉之業，故是奪志。向在貴鄉時，習舉業者總歸之共學書院，亦稍爲區別，以激其向道之心。年兄以倡明絕學爲己任，所重似不在舉業，第當聽其自爲，勿行禁止可耳。若定期每月三課，沾沾以文藝之高下分人才之優劣，不且背闕士而揣摹場屋，冀得入彀，啟正學於非間哉。事有遠者大者，不必以舉業爲汲汲也。

與黎寧先

儒者淡泊明志，自是本等。況居清華之地，尤不得不淡泊也。年兄官邸一切拮据之難，聞之甚爲縣念，而僕移撫此地，應接頗煩，供給取之家中，亦甚費力，尚未能代爲謀，奈何。意年兄此後變際，或有稍可謝卻者，不妨直情相告，想未有不諒也。若日食齏鹽之外，思欲勉强圓通，取此與彼，知有志者必不爲矣。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盛衰，可不審乎哉。

與聶濬陳遜道

昔人仕宦所至，往往能廟食百世者，惟是爲國爲民之念，眞切篤摯，絕非身家所得而累，有以感動於自然耳。年兄歷官有年，廉勤著績，聲施遠乎中外，固知儒術足尙，而吾道之可以有爲也。但名宦雖豎，無間初終。宋韓魏公有云：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年兄從此益懋厥勳，愼終如始，雖古名臣何多讓焉。朱晦翁告陳同甫曰：眞正大英雄，卻於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得之。年兄勉之哉。

復候補李主政

弟羈縻官舍，久不獲故人動定，積有馳情。茲承惠書，深荷惓惓之愛。三復低回，未免稱許太過，然諄諄覼縷，近裏實弟之所願學而未能者也。竊惟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自度不才，久當退藏丘壑，溫習舊業，以冀有進。乃冒然膺重大之任，忝風憲之司，與時浮沉，因人俯仰，無所短長之效，見於此矣。夫巡撫立於萬民之上，誰非旣倚吾者。況大江南北，賦重民疲，所恃來而安集之者，非巡撫之責而誰責。今欲令行禁止，勉力施措，而難成易敗，窒礙隨之，實由平日德不足以善身，誠不足以動物，故至此也。吾兄過譽，謂勳猷聲望，可與司寇湯潛庵公並駕齊驅，以弟自視，直瞠乎後矣。來示又云：所遇者聽其在人，所守者盡其在己。彼夫人事之喚合，成功之遲速，蒼蒼之中有主之者，此猶道乎其常也。若此時與其勢，且有不可以終日，將奈之何乎。吾竊服古人官求以行其志也，使但曰潔清鎭靜，在己不易所守，而毫無善狀裨益民生，是所謂爲趙、魏老則優，爲滕、薛大夫則拙，亦重違初志矣。弟之才識本自短淺，兼復水火冰炭從而矯揉摧折之。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此間惟有決計歸田，庶可無貽玷於我良友也。他日儻得一二同志互相講習，重理舊聞，不至墮老顛躓，有道君子，且將進而教之，幸事大焉。聊布區區，以復知己。朔地風高，冀自攝護。

與山陽縣徐令

別後殊爲縣念。及接來札，始悉近況。年兄一似乎重有憂者。守令之難，人所共悉，矧處此緊劇之地，能不視爲畏途哉。然士君子得位行道，不論官職大小，總可利益民生。程子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況縣令親民之秩，職守甚重，纖悉不無掣肘，猶得爲所欲爲。盤根錯節，可別利器，年兄今日之謂矣。夫事無鉅細，皆當至誠處之，積誠所感，自足孚乎上下。至於禍福利害，有定數焉，非人力所能旋轉。願年兄悉置之度外，但期隨事盡職，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於民，中不負所學而已。僕自分不才，謬膺寵眷，拜命以來，夙夜祗懼，事之難處，有倍於年兄者。然强自淬厲，不敢以多難之餘，苟圖宴息，有負聖恩也。年兄亦見及鄙意否耶。

與陳玉立

予才淺學疏，過蒙不棄，辱賜教益，盛佩曷可言喻。獨是足下所學之妙，見道之速，予有不能無疑者。昔羅整庵先生自幼不識禪學，在京師遇一老僧，訪求心要，遂爲之搆思，徹夜不寐。一日攬衣將起，恍然有悟，流汗通體。證之禪書，如合符節，自以爲至奇至妙，天下之理無以加於此。後取五經、四書、濂、洛、關、閩諸書讀而玩之，漸復有疑。久之，喟然嘆曰：昔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已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大悟其非，乃知前所見者，此心虛靈之妙，而非性也。遂發憤卒業，追悔前非。年幾四十，始志於道，雖踐見大意，而官守拘牽，加以善病，工夫不專，故力辭冢宰之命，杜門謝客，足跡不涉城市，潛心二紀，其學遂至大成。嘗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以一生以求道，止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又從而議其後，不亦可歎邪。三寓書於陽明，力排其說，陽明强答之而已。予以爲足下所得者，猶是此心虛靈之妙，卽羅整庵幼年所得之道，程子、張子、朱子早歲學焉而棄之者也。惟陽明執而不悟，遂成異學。夫二氏之學，猶各尊其教而不肯從吾儒。今吾儒之學，竟合聖賢之道而入於二氏，且以三教歸一之說，混吾道於異端，吾恐此說一倡，爲世道人心之害非淺鮮也。抑吾更有說焉，三教者，二氏巧立之名色，以抑吾儒者也。且曰釋、道、儒，則二氏儼然超吾儒而上之。吾儒之所以自立於天地者，以其有人倫之教也。爲二氏之學者，必曰棄爾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以從事於清淨之域，獨不思人人盡入於清淨，則人道絕矣，天下尙復有人類乎。吾儒之所以常存於天地者，以其有農桑之業。爲二氏之學者，必曰耕穫可無事，蠶桑可無庸，一持鉢而衣食可得。獨不思人人盡持鉢，則農桑廢矣，世間何得有衣食乎。二氏之教不可爲訓也，明甚。而其教所以至今不絕者，以附吾儒而不絕也。是二氏者，吾儒之賊，其不可與吾儒幷列，又明矣。年翁又以參同契爲朱子晚年所得之妙，恐以爲必朱子幼年學禪時所註之書也。不然，諸書皆曰某年成，年譜何以不曰某年參同契成乎。胡敬齋先生云：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甚無謂，引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敬齋先生篤信朱子者也，豈無所見而云然哉。足下又謂夫子亦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吾夫子所云者，欲人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耳。故程子申其義云：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足下以己所得之道，卽夫子朝聞道之道，與程子之所解大相懸絕矣，不幾於侮聖言乎。足下又云，得吾道者口有異

味、矣有異香、美在其中。吾儒之道、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之相傳。惟是有物、有則。生人不易之常理。不聞其已有異味、具有異香、美在其中也。是足下所得之道、道其所道。非吾儒之道也。吾儒之道之所以可貴者。將用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今曰曰有異味、具有異香、美在其中。持是道也。身可恃以修乎。家可恃以齊乎。國可恃以治、天下可恃以平乎。足下又謂得吾道者可以長生不死。子謂即學長生不死。亦必見有長生不死之人、而後從而學之。未有我云能長生不死。人即從我而學之者也。韓非子曰。客有教燕王爲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過也。人之所以足重於世者。謂其爲聖爲賢。豈以其年之多寡。即如盜跖而壽矣。至今遺臭萬年。顏淵而夭矣。至今流芳百代。足下如德不進、業不修。惟欲長生不死。將何爲乎。學道榛蕪已久。今足下以所得相質。故不敢不盡所欲言。非敢相牴牾。以蹈同室操戈之譏。如足下翻然悔悟。如縱轡馳早旋。時則吾道之明行可冀矣。

復原元功

去歲多事之秋。有勢違顛。雅愛惓惓。感切於懷。僕忝職無狀。謬蒙聖恩。授以重秩。拜命以來。夙夜祗懼。足下隨時處中之說。僕雖未敢自信。當謹佩之。承惠語錄全卷。僕向未曾備閱。茲案牘餘閒。讀一二過。大意已悉。殊多見道語。顧其間向有可商酌處。當與足下詳論之。如編中所載。人能全其虛靈之體、即出來物而與天地合撰。因其鑑以返乎虛等語。不能無病。夫虛靈知覺。氣之妙也。周子所謂人得其秀而最靈。當即指此。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便是以義理爲知覺之主。吾儒義理不明。虛靈便易爲累。所以必要學問思辨。躬行實踐。涵養省察。擴充克治。凡此工夫。無非是踏著實地。不使此心曠曠蕩蕩。毫無把捉。昔賢教人之法具在。並不曾說因其鑑以返乎虛。自異學作用之說興。曰明心見性。曰淨智妙圓。曰神通妙用。曰光明寂照。總不離虛靈者近是。陸象山之收拾精神。楊慈湖之鑑中萬象。陳白沙謂一點虛靈萬象存。王陽明謂心之良知是謂聖。皆是以知覺言心。欲守此虛靈。以任其所爲。流毒迄今。厥有底止。愚謂義理於人最重。全義理以應萬事。則動不踰矩。發皆中節。自有依據。舍義理而尚虛靈。則爲空寂。爲狂妄。是即目視、耳聽、手持、足行。頭頭是道之說。足下云云。不致辨於人心道心之介。恐非所以詔後學也。又云。須於靜中究心之本體。事物未接。斂襟危坐。反求其本心。此等語自是從周子主靜之說來。然只可令奔馳者收其放心軼志。若一向如此。與坐禪入定有何區別。愚按。朱子初年答何叔京書。有云。李先生教人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其作延平行狀。亦深取此。逮後來大以爲不然。以子思只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嘗教人靜坐體認也。靜坐體認之說。起於佛氏六祖。所謂不思善、不思惡、認本來面目。宗杲所謂無事省緣靜坐體究是也。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道。多流於此。昔伊川識破此弊。有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二語。最爲確當不易。朱子晚年亦云。李先生說終覺有病。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不可專向靜中求。又云。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便類禪。只須著一敬字通貫動靜。由朱子二言觀之。知主敬是學者第一切要功夫。靜而存養則靜時敬。動而

省察則動時敬。無時無處不用其力。久之自有把捉。不至過狂恣肆而入於禪。足下云云。恐亦過信延平體認之說。於程朱內外交養、靜存動察、切實下手處。相背而馳矣。語錄全卷中。類此者約計二十餘條。亦不能盡舉。姑略摘一二言之。如不即行改正。必誤後學。不可不慎也。

與毛心易

昨舟過毘陵。悤悤而別。未獲盡叩其蘊。用是悵然。竊意近世學者。皆爲舉業計耳。足下謝絕舉業。一心聖賢之學。誠近今所難得。舟中讀延陵書院會語。亦多中道之言。獨是揭格物爲宗旨。不能無疑。夫格物者。窮理之謂也。朱子論爲學工夫。曰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此三者。乃爲學之切要工夫。今以格物爲宗旨。若不主敬以立其本。是無本之學。而學爲雜學矣。若不反躬以踐其實。是無用之體。而體爲虛體矣。聖賢之學。由本以及末。明體以達用。內聖外王。備於一身。用行舍藏。運於一心。而謂一格物遂足盡聖、賢之工夫乎。而謂一格物遂足滿聖賢之分量乎。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格物之前。尚在主敬之功。又曰。學之道。必先明諸心之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薛文清公曰。讀書不體貼向自己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今天下之書。亦無益也。是格物之後。又有實踐之功。安得以一格物盡之哉。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聖人復起。不易其言。別立宗旨奚爲也。

上叔父

聞邇來多招謗尤。皆鄉親所以教誨我宗者也。叔父但當反己。不可怨人。若情事有關繫我者。叔父但從寬厚。我之喫虧讓人。鄉親所共知。豈可因我事而使人怨及叔父。於我心如何過得去。昔范文正公歸里日。有絹三千疋。盡散與族戚。曰。親族、鄉里。見我生長、幼學壯行。爲我助喜。何以報之。祖宗積德百餘年。始發於我。今族衆皆一脈。豈可獨享富貴。我今雖不富貴。衣食足。豈可不念我鄰里、鄉黨、親戚、朋友乎。我中舉、中進士。鄉里、鄉黨、親戚、朋友兩次爲我助喜。我殯父母時。鄉里、鄉黨、親戚、朋友兩次爲我父母祭奠。我是人之待我厚矣。且我應童子試。至二十五歲。欲博一青衿而不可得。今既明中甲科。又受朝廷爵祿。得以光耀祖宗父母。是天之愛我至矣。天之愛我也至。我無以酬之。是負天也。人之待我也厚。我無以報之。是負人也。若大人安負遺成。甚麼人。我平日講學。原是講明道理。以使身體而力行之也。若口裏只管講、行時卻不照著道理行。講他何用。叔父處事。還有箇最要緊的法。只是要把便宜處讓與鄰里鄉黨、親戚、朋友。我自家卻喫些虧。這便是聖賢處世道理。至於某弟。更要大破情面。向他痛切言之。令其翻然悔悟。猶改前非。方好。昔司馬溫公與姪帖云。近除門下侍郎。忌者無數。而獨以愚直處其間。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不墮。是以受命以來。有懼無喜。汝輩當識此意。倍須謙恭退讓。不得恃勢作不法不公事。擾官司。淩小民。使鄉人厭苦。不然。則我禍起於汝輩。而汝輩亦不免也。某弟今已三十餘歲。年紀不算小。處己待人。應事接物。俱宜講究。閨家下諸事皆未妥。待人亦刻。昔程大中夫人戒諸子呵責奴婢。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某弟何不體人情。如彼。叔父代我勸他。著他持身要謙謹。存心要忍讓。這纔是做人的道理。朱夫子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某弟於四本俱失。事

無虞乎。司馬溫公、宋一代大儒也。身居侍郎。猶且小心謙謹。我既無侍郎之尊。所處之地。更甚於溫公之時。他若不循道理。不止害我。連他都害了。他縱不愛我。獨不愛他自己耶。若能改過。吾家之幸也。終不能改。只得由他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到異日有事時。毋謂我言之不早也。

正誼堂文集卷之七

序一

立德部總序

古稱不朽者三。首曰立德。而功與言次之。蓋人自形生神發以來。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吾心之明德具焉。第氣不能無拘。物不能無蔽。由是格物窮理。返躬實踐。其德乃全於我而無所虧。是德也。先乎天地而存。不與形氣俱盡。嗚呼至矣。弗可及已。以予觀洙、泗、鄒。吾夫子以盛德之至、集羣聖之大成。一時親炙若顏、曾。私淑若思、孟。均所稱見而知之者也。自漢迄唐。其間非無一二厚自濯磨擔當世道之士。而不醇不備識者不無遺憾。宋興而濂溪周子出。發太極之蘊。得不傳之緒於遺文。嗣是而伯子、叔子、橫渠力肩斯道。闡明絕學至朱子而復集其大成。是數君子之立德。幾與孔、孟並。外此而程氏之門。若龜山、和靖、上蔡。再傳、三傳、而有豫章、延平。與朱子相師友者。若張南軒、黃勉齋、陳克齋。若直接程、朱之統。而元之許、明之薛、胡。聞風繼起。皆踐履篤實。而醇乎其醇。其於立德之科。均可以不愧者也。予因裒集前後諸刻。凡數十家。分立德、立功、立言、並氣節。爲四部。茲部彙編立德。以五君子立之宗。其他皆可從此統焉。雖然。德非諸君子所獨有也。諸君子能與日月爭光。後之人豈宜與草木同腐。誠能不自暴棄。謂

聖人可學而至。將見德自我立。而充實光輝。焜燿天壤。與諸君子後先接迹矣。昔敬軒少時。聞其父稱某某爲大儒。即識之於心。謂彼亦人耳。以人學人。必無不可至之理。故卒能刻勵樹立。而河津之德與濂、洛、關、閩俱傳。後之讀是編者。亦可奮然興起也夫。

立功部總序

聖人之道。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是故溫恭允塞。而百揆敘焉。四門賓焉。綏台德先。而九山刊旅。三壤則焉。此古之人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也。今乃欲歧德與功而二之。得毋與古之體立用行者相懸遠甚乎。然朱子嘗謂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由是觀之。三代而下。道德事功。亦有未可強齊者矣。然閒氣所鍾。未嘗代無其人。歷觀史冊。於漢得諸葛武侯。於唐得陸宣公。於宋得韓魏公。范文正公。及司馬溫公。之數君子者。宰世馭物。取諸其懷而裕如。彼於本原之地。豈漫無蘊蓄而能然哉。武侯教子書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朱子稱爲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宣公奏議剴切。凡所論諫。無非仁義微旨。魏公之言曰。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瑕之汙。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爲無害。此其醞釀深厚可知矣。文正公本先憂後樂之心。以天下爲己任。述其讀書長白山、及處南都學舍。日惟晝粥斷虀。未嘗一解衣就枕。其成就於動心忍性者爲何如。溫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田夫、野老、婦人、孺子。無不知有司馬公賢者。嗚呼。武侯未能滅魏興炎。宣公則見逐於裴延齡。韓、范與溫公雖嘗見用。而未罄其學。而後世望之如泰山北斗者。爲其心純學正。非後世苟且功名、隨遇會爲轉移者。所可企也。數君子之功業。即數君子之文章。豈如文藝之士。尋節斷步。以求華藻之必工哉。然文之傳以其人。故數君子雖片紙隻字。皆當愛惜。爰編立功於立德之次。取其遺文之未泯者。彙訂成集。而敘其意以弁諸簡端云。

立言部總序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夫六經、四書。德盛之言也。繼此。而先儒道書猶庶幾焉。所謂文盛言亦傳者。意惟唐、宋八家其人乎。溯自孔門設教。分爲四科。羣弟子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至後世源遠而流益分。豪傑之士。期有所立以不朽於世者。其趨每下。而文章一道。亦可以觀世變矣。綜而論之。六經治世之文。文之本也。國語、衰世之文也。戰國策、亂世之文也。秦亦有文。但可略耳。漢之文。賈誼、董仲舒、劉向、爲盛。東漢之文弱。三國之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麗。亂雜而無章。立言之士。蓋寥寥矣。至唐有韓退之、柳子厚。宋有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氏父子。數百年間。文章蔚興。彬彬乎、可以追西漢之盛。後之論者。因推以爲大家之文。儻所謂立言而能不朽者耶。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爲難。其得稱爲大家者尤難。巧詩麗詞。以爲工者。非大家也。鉤章棘句。以爲奧者。非大家也。取青配白、駢四儷六。以爲華者。非大家也。繁稱遠引、搜奇抉怪、以爲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氣昌明而俊偉。其意精深而條達。其法嚴謹而變化無方。其詞質而皆有原本。高可以佐佑六經。而顯足以周當世之務。此韓、柳、歐、曾、蘇、王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稱。流傳至今而不朽者。夫豈偶然也哉。雖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聖賢非有意於文

也。本道而發爲文。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見道。故其文雖工。而折衷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在讀者明以辨之而已。余選是集。不特以資作文之用。而窮理格物之功。即於此乎在。學者誠能沿流以溯源。究觀古聖賢之所以立言者。則六經四子而下。程朱之書具在。有非唐宋文人之所能及者矣。

氣節部總序

綱常名教之重。所藉以長昭於天下者。賴有人焉。負荷於其閒。不肯少有紆回。讒諂時數。以伸兩閒之正氣。以維千古之大防。噫嘻。亦難矣哉。千讀史册。閱人雖多。而其卓卓表見者。亦約略可指數。士君子生當太平之世。明良一德。師濟同心。抒其生平之素學。以利濟生民。此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否則有其學。無其時。退而紹先聖之道。倡明絕業。著書立說。藏諸名山。以傳其人。是窮、達皆有所表見。而無曠於天職之所當爲者。乃有時值其變。事處其難。或際陽運將終。或當讒小交搆。一木之微。不足以支欲傾之廈。寸心之赤。難達乎莫回之天。而能百折不回。赴湯蹈火。絕祀覆宗。坦然不顧。當是時也。天地爲之晝晦。日月爲之失明。山川爲之震動。即至千百世後。考其軼事。猶令人感慨欷歔。潸然出涕。忠義之氣。不自知其何以生者。其關繫於世道人心。非淺鮮矣。迹其所爲。不可謂獨善兼善二者皆失。予每欲求其遺書。裒而輯之。以爲觀摩之助。而人文俱喪。不獲多見。幸於宋得二人焉。曰文文山、謝疊山。於明得三人焉。曰方正學、楊椒山、楊應山。在諸君子忠肝義膽。天日長懸。其不朽、自不藉此文詞之末。而文詞亦精氣之所發。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嗚呼。古今來文人學士。其隨俗披靡。無所樹立者。何可勝數。甚或佪面易心。靦顏人世。其文縱極雕龍繡虎。徒以供人捃摘唾罵。以視諸君子之流芳百世者。其得失之相去。爲何如也。諸君子精魂未泯無。展卷讀其文。恍兮惚兮。若將遇之。

楊椒山文集序

閒嘗讀勝國遺書。文貞、文敏、文定三楊公。皆以功名自見於洪熙、宣德之閒。所遇亦何隆也。而射洪、斛山、椒山三楊公。皆以節烈自矢於嘉靖之朝。所遭又何蹇也。然前三楊皆遂國舊臣。雖勳業炳如。而氣節究竟有虧。孰若後三君子。當闇君誤國。朝士緘默。獨能出死力以排之。雖百折終不自屈。至今歷二百餘年。懔懔然猶有生氣。予撫閩三載。嘗以理學、文章、經濟。集諸生而講明之。凡先賢之書。嘗次第付諸剞劂。既又以氣節者。天地之正氣。與日月爭光。山河同壽。宜並爲表章。既梓文山、疊山、正學諸集。繼覽椒山公奏疏。見夫忠藎鬱於中。節概見乎外。其擊奸如雷霆破物。以作士子之氣。莫毅於斯。故復梓之。不敢或略。當公之諫馬市也。亦既廷杖矣遠謫矣。鯁直之氣。謂宜少挫。乃甫起官。行至淮上。即辭妻子。以死自誓。是公於分宜。不可一日共朝廷。事言不從而疏必不可緩。事身可殺而心必不可轉。夫孰得而遏抑之哉。公較射洪、斛山二公得禍尤慘。至今匹夫孺子。言者變色。聞者剸心。公上宰執書曰。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生前之榮辱。有死後之褒貶。其志向已定於平日。故視刀、鋸、斧、鉞。若履坦途。然而過矣。公嘗登泰山。仰觀天體之無極。而悟學無止法。惜其功力未及施。僅以節義著耳。所永樂殺方公。讀書種子。猶在椒山。今又殺之。讀書種子絕矣。覽公遺文。每流涕於懷。不能自畜云。

楊大洪文集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擊逆璫於後。而皆死於巨憝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焚而不可滅其香。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浩氣磅礴。障厲千古。當主少危疑、權璫竊柄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弗顧。方是時。公一諫垣職耳。諸大臣所欲言而未敢言者。獨迫切言之。諸大臣所欲行而未敢行者。慨果決行之。其明目張膽。煌煌大節。誰不耳而目之哉。及國事既定。謗議紛起。竟以此犯宵小之忌。公亦不自安。乞身引去。無何。詔起田間。旋司風憲。而奸黨之鴟張。婦寺之專橫。勢可燎原。時事已不可爲。公之聲罪致討也。惟賴祖宗之靈。冀得萬一。早已付生死於度外。其奏疏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魄。而斷逆閹之魂。公之言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白日冥冥。於我何有。非大義充於身。能如是乎。當日之媚璫者。或爲上公敕書。或爲生祠、碑版、像贊、榜額。以竊取富貴。而身既誅殛。後世猶唾罵不已。作小人亦何利於己耶。嗚呼。天地長存。人心不死。尚其讀公文。而躍然興起也哉。朱子謂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吾彙刻氣節部。以公爲殿。大旨亦不外朱子所云。

名儒粹語總序

道行於上。爲帝王。爲師相。道明於下。爲儒。儒而聖、儒而賢、儒而士、皆儒也。自世教日衰。儒風益替。言學不以道爲志。言人不以聖爲志。故程子謂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儒者之學。朱子亦謂涉獵記誦者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者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噫嘻。彼固儼然儒矣。而以質諸程、朱、薛、胡之所謂儒。則相去遠矣。吾觀有宋以來。名儒蔚起。往往發明聖蘊。語極粹精。亦何嘗有高遠難行者。不過在身心、性情之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以至威儀、動作、出處、去就、辭受、取與閒蓋之。學者苟問塗於已經。則千支百派。皆有一路可通。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綿綿延延。以迄今日。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繩墨具在。皎然依然。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而已。學者同具此理。而不知求之日。徹徹焉爲其所不當爲。甚於老死而莫悟。如迷失道路之人。東奔西馳。終無歸家之期。良可歎也。夫先儒之書。錯出互見。不可勝紀。若語類記錄。尤爲身心性命切要之言。人生日用所不容斯須置者。學者審端用力之地。無有過於斯者。果能深求先儒所以垂世立教之旨。優游厭飫。循循乎敬義夾持。知行並進。由下學而上達。則其所造有不可涯量者矣。即資質有高下。學問有淺深。而希聖不至。猶可以爲賢。今聰明才智之士。恥拘束而畏躬行。以求方便之門。往往流入於異學。稽其弊。較俗學爲害更深。讀是集。亦可憬然悟。翻然改。以求無負乎儒者之名也夫。

二程粹言序

二程粹言者。河南二先生與其徒平居講論之詞。而門人記之者也。發乎語、孟。貫串乎六經。包括乎百家諸子。舉凡天地之所以覆載。大道之所以流行。彝倫之所以攸敘。身、心、性、命之所以各正。天下國家之所以久安長治。莫不具於斯。其爲詞易簡。其爲理廣大精微。所謂至醇至粹而不可易者也。龜山先生自

洛歸閩，爰採擇而編次之，以傳於後。學者得此而拳拳服膺焉，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夫正道失傳，俗學固陋，士子自童至老，所謂遠大自期者，不過讀書取科第爲足矣。問其人，則曰：學者也。問聖賢之事，則曰：我不知也。掇拾伊吾於燈窗之前，以博一日之徼幸，輒詡詡自以爲榮。及其服官臨政，皆茫然失措，民有隱而不知，下有奸而弗燭，甚者恣睢暴戾，以肥其家，使天下謂儒生爲無用，噫，可歎也。夫體用一貫，聖賢之學也，無體何以有用，惟見理不明，故處事多謬，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所以學者立志，當以聖賢自期，本聖賢之學，以消其固陋，發之爲經濟，見之爲事業，其於用也，寧有窮乎。輯言其十篇：一曰論道，二曰論學，三曰論書，四曰論政，五曰論事，六曰天地，七曰聖賢，八曰君臣，九曰心性，十曰人物。上下古今，瞭如指掌，內聖外王，體用兼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寄於是矣。即取而躋之語孟六經之列，夫何愧焉。予故梓而序之，以俟後之學者。

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有明一代人物，首推河東薛敬軒先生。先生之學，根柢周、程、張、朱，以復性爲宗，居敬窮理爲要。其措之事業，莫非本平日讀書自得者出之。信道篤行，窮達一致，極忠雖生死而不失其常，爲人優游乎中，初不矯激立異，而鳳翔千仞，固已凌霄漢而上矣。所著讀書錄若干卷，皆先生隨時所得，載筆於書，自一身以至家國天下之大，天人性命之精，以及雷霆風雲山川草木之變化，無不窮究。語雖千條萬緒，而理實一貫，先生之所以居敬窮理，以自復其性者，於是乎在。謂先生一生事業包舉於斯錄可也。夫人工詞章以弋科名，皓首窮經，與身心毫無關涉，則書自書，我自我也。居官以氣質用事，或泥古成法，不能揆度義理，以適於宦，即不自肥其身家，已與古聖賢致君澤民之道異矣，雖何不以古聖賢之發明於書者，反於讀書而失之哉。更有陽儒陰釋，徜徉恣睢，以昏迷滅裂其性，則汗牛充棟，皆爲厲階，道之不明，讀書者之責也。余故取先生前後兩錄，稍節其重複，梓爲成書，使天下學者，知周、程、張、朱自有正脈，修己治人，體用皆備，非徒剿襲粉飾以讀書循故事已也。

胡敬齋居業錄序

居業錄者，胡敬齋先生紀其自得之書也。先生當正學明晦之際，尋朱、程微言大義，以探孔、孟淵源，主忠信，求放心，一歸之於敬。其云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入頭者，即程子動容貌整思慮之說也。其云提撕喚醒，敬之接續者，即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之說也。曰、未窮理時，以敬爲本，蓋操存涵養，徹始終之要也。曰、湛然純一，敬無間斷，乃純一不已，極聖功之全也。非其近返諸身，所見親切，焉能言之鑿鑿如此。至於井田、封建，推先王至公之心，謂得人爲必可行。教養人材，取明道學校之制，謂周官爲必可復。此皆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豈迂儒拘執之見，宜古不宜今者比哉。閒嘗尋繹其書，想見其人，蓋大賢端愨，存養深邃，漸漬之久，醇乎其醇者也。論者或擬之尹和靖。其從入之途，二公固後先一轍。至所謂漸漬之久、醇乎其醇者，吾不知伊川、考亭之後，端屬何人。又不知敬齋平生位置，肯步程門諸子後塵，較分寸毫釐否耶。載考有明，薛敬軒、胡敬齋，皆服膺於聖門主敬之教，其學同也。所異者，敬軒在朝，雖道不大行，而

風采發越，表著於當時，敬齋則隱約終身，一似獨善自樂、無意於世者。然學同豈以出處異哉。先生以一介士從祀孔廟，且信豪傑之士，希志聖賢，雖貧賤必彰。學者讀先生遺書，亦可奮然而興矣。

名儒文集二刻序

聖、賢、道德之事，固不在有文無文，又何在文字之多寡。第使羲文周孔，未有卦畫爻象之文，堯舜禹湯不垂典謨訓誥之文，正恐後之學者欲立志爲聖賢，而倀倀然莫知所之。雖忠信原愨，具天資之美，亦終其身不爲非義之事而已，究之於道，概乎無聞也。然則文辭亦何可少哉。今人之爲學，其易於古，亦宜矣。上古之文，渾而樸；中古之文，旨而奧；晚近之文，博辨而詳明。秦漢之世無論也，由宋以來，名賢輩出，繼繼繩繩，以闡發聖學者，殊足撤後人之蒙蔀，導於光明正大之域，猶輪轅飾而人載之，匪是無以載、無以行也。余研覈於斯文已久，茲付諸剞劂，以公同好，凡爲集二十有一家，繼此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者，當爲補之。願有志之士，精是爲父兄之臨、師保之督，篤其實而適於用，則輪轅之飾，非爲虛車，而於身有益、於世有濟也夫。

石徂徠文集序

宇宙間有正氣焉，曰剛。天德惟剛，故行健而不息。地亦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人而剛者，得天地之正氣，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士君子一身欲爲千古擔當綱常，維持名教，苟非有壁立千仞、泰山巖巖氣象，未有不與時浮沈、委靡弗振者。朱子云：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況當世道衰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可窺得。善哉斯言。吾於石徂徠先生見之。先生生於宋之初年，承隋、唐詩賦取士之後，學者多崇尚雕鎪，掇拾藻麗，絕未知有所爲學。先生獨與孫明復力挽時趨，障百川而東之，其氣象固已不凡矣。當其隱居固窮，躬耕徂徠山下，垢面跣足，恬然自安，既而稍得一官，使遇事發憤，指切當時是是非非，毫無顧忌，以至攖奸人之鋒，濱死不悔，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先生殆近之矣。嗟乎，世之被服詩書者何限，方在草茅，高談闊論，視天下事若無足當其意，一旦身都爵祿，則變其所守，誰能如先生之剛而不撓、始終特立哉。先生嘗以周、孔與揚雄、王通、韓愈並稱，所見不無未醇，然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則已獨得其宗。惜其遭讒困抑，享年不永，弗獲充其所學，以與於斯道之傳。然而剛方正直，懔懔不磨，吾道仔肩，斷推先生矣。先生每自以剛爲病，吾以爲惟剛然後見先生。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後之學者，亦可奮然而興矣。

黃勉齋文集序

晦翁朱夫子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無慮數百人，獨勉齋先生從游最久，於師門最爲親密。文公退居山谷，幾三十年，討論經籍，以惠後學，先生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吾嘗以爲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而先生則具體而微者也。先生志堅思苦，文公早知其足任吾道之託，而先生果能不愧負荷。先生嘗言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物欲外慕，一切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要直截此心無

愧無愧。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誨學人又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出入。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間。其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觀其所以自厲與教人者。確乎其至實。懍乎其至嚴。見道明而守道篤。如此眞可謂不負師傳者。文公嘗謂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所望於直卿者不輕。及作竹林精舍成。貽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較程子於龜山和靖尊。其倚賴有倍蓰者也。先生政事亦絶人。使得究其設施。文公之道可以大行。而當事者忌而擯之。先生遂無復用世意。退居田里。編輯著書。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受學。推衍文公之道。以傳諸奕世。其功不亦大乎。先生文集凡若干卷。余彙而刻之。其義理精深。未易窺測。文章亦宏達。與文公氣象不異。學者讀其書。亦可知所師承矣。

羅整庵存稿序

羅整庵先生存稿若干卷。自題其首曰。後之人。於吾晚年成說。果能究心。則聖賢門戶可得而入。晚年成說者。指困知記也。又云。或不免爲詞章。亦當取法於古之作者。無雜浮誇。以重余愧。則此稿之傳。亦必擇而後取。當而後存可知矣。或者不求先生晚年之說。見其文。簡潔高嚴。凌厲排宕。以爲古稱能文章者不是過。是先生第因文字之美以傳。豈不陋耶。吾嘗謂先生之文。可以正人心扶世教者有二。顯官要職人所共羨。先生於宗伯之命則疏辭。於冢宰之命又疏辭。其難進易退之節。並時者孰能及之。至其衛道之嚴。於王伯安、湛元明、辭而闢之。皆一無所假借。然學術之眞僞。於湛闢之易。於王闢之難。最後戊子冬。與伯安一書。辨致知格物之功甚悉。欲寄去。而伯安已下世。吁。生不偭代。講論紛如。莫能歸於一是。此先生之所深痛也。然而世有知者。其得失自明。先生之文。有功於人心、世教、如是。詎無湮沒不傳之理。然流播不廣。使後世不得盡讀其書。則予心有歉然不安者。因出篋中所藏。舉其精要者授之梓。學者誠能讀困知記而兼及於此。用以堅其氣節。一其學守。則先生之澤。寧有艾哉。

陳布衣文集序

或問余曰。陳布衣先生之書多言心學。近世立言之士謂。心學、異端之教也。先生以之爲言。可乎。予應之曰、橫渠謂。觀書當總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則聖賢之言。其爲異端所竊而亂之者。豈可一二數。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爲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釋氏乃曰。卽心卽佛。是釋氏徒事於心。何嘗知學。吾儒之用功則不然。以窮理爲端。以力行爲務。體之於身。而實推之於家國天下。而無不當。至語其本源之地。不過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堯舜以訖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訖周、程、張、朱、未有能舍是以爲學者。上蔡謝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則爲敬。在釋氏言之則爲覺。先生之言心。不過謂其湛然出入無時。非主敬無以操持之也。可與異端之虛無寂滅同日語哉。先生取聖要四說。系於法天之圖。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嗚呼盡之矣。吾子取其書熟復之。所疑自渙然冰釋矣。又問曰。先生之學誠如所言。然世無有指其號而不察者乎。曰。世之訾心學者。指爲異端之學也。若以訾異端之故。而並及先生。則背老子之道德者。將並孔子道德之云而背之。背陸氏之尊德性者。將並中庸尊

德性之云而背之也。且將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者。亦疑爲本心之學。可乎。不可乎。或退。因次第其語。以序先生遺文。而授之梓。

陸稼書文集序

學至於朱子。洙泗伊洛之傳。煥然如日中天。惟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惡聞朱子者。鳴悟之直捷。厭正學爲支離。竊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使人莫知所適向。卽有二三名儒。以衛道爲心者。將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雖力爲摧陷廓淸。終不能撤其蒙蔀者。往往有之。甚哉。正學之難明也。自本朝以來。文教既盛。理學輩出。其篤信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爲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躐等。師心自用。爲陽儒陰釋之學以貽誤後人者。辭擇詳辨。毫髮無所逭。其惝端迷罔之大霧。還白日於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至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膺邑宰。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言路。忠藎見孚於當宁。優游恬退。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斂衽起敬。讀其書。恍然如人道之有規矩。油然自得其心之所同然。皆其學之由體以達用者也。先生之文。辨學術則源流灼然可觀。陳世務則經緯井然可行。他如雜記、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爲朱子功臣。而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又豈世之文人才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既從其家得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等書。刻於鼇峯書院。此集、三魚堂舊有刻本。余又選而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卽朱子之學。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八

序二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序

名臣言行錄。晦翁朱子所纂輯。以紀本朝名臣言行之迹也。凡分前後二集若干卷。其後李幼武氏。又自靖康建炎。下及南宋。纂而錄之。分續、別、外集各若干卷。並傳於世。予讀之有年。因其卷帙分散無統。於是約而合爲一集。起於趙忠獻王普。訖於王文憲公柏。合一百五十三人。而宋三百年人物大略具是矣。旣而又纂錄元一代名臣。起於木忠武王華黎。訖於杜處士瑛。合一百六人。又纂錄明一代名臣。起於徐武寧王達。訖於劉新樂侯文炳。合二百八十人。南朝四百餘年人物又大略具是矣。原朱子之爲是書。尙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續其書者。夫何容易。然亦隨其見聞所及。以加蒐討採摭之功。使後之君子得其梗概。以折衷於其間。固不嫌於僭踰疏略。而自退託於無能也。夫天理民彛之具於人心者。固亙古亙今不可泯滅。而世運有汙隆。人品有高下。學術有邪正。則不能不因時而異。惟取其善者以爲法。苟有一言一行之合乎道者。孰不爲吾多識之資。況自宋以來。歷八百餘年。名臣輩出其間。爲德爲勳業。嘉言善行。可數可師。歟若曰是者乎。噫。學者未論作三代以上人物。卽此錄所載。已足以薰陶我德性。闊擴我才識。

淬厲我名節。其取益寧有窮乎。若徒拾其遺文。記其事蹟。以自負該博而已。則謝上蔡舉史文成誦。明道先生且以爲玩物喪志。其於是書也何有。抑余更有說焉。此八百餘年中。世運有汙隆。人品有高下。學術有邪正。而並列爲名臣。無所區別。得無使金銀銅鐵。混爲一冶。如晦翁之議陳同甫者乎。然辨學貴嚴。論人貴恕。昔孔子未嘗以仁許人。及論列當時名卿大夫。如管仲、子産、晏平仲之徒。莫不稱其一端之美。其答成人之問。則知、廉、勇、藝皆可節取而兼資。此朱子纂輯斯編之意。亦卽予所以編取朱子以續纂斯編之意也。

小學衍義序

予自丁亥歲。奉命撫閩。仰體聖天子養育人才至意。建鰲峯書院。以延英俊之士。作藏書樓。貯經、傳、史、集、數千卷。命諸生課業之暇。日纂錄古聖賢嘉言、善行。予總其成。簡擇裁汰之。取朱子小學綱目例。分門別類。編次聯貫。凡得八十六卷。名曰小學衍義。旣成。而爲之序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有五而入大學。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俱於小學中養其知識。完其德性。後人大學。始無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自後世衰道微。小學之功不講。而望人才之成難矣。朱子著小學一書。分明倫、敬身、稽古三篇。各著條目於其下。源委井然。誠豢養之聖功也。竊思朱子以後。名儒輩出。其議論風旨足以啓佑來學者亦夥矣。前人不能留其身以見後人。後人不能偪其世以見前人。求如洙泗之間。師弟唱和於一堂。何可得哉。然古今之道一而已。散者寧不可聚。離者寧不可合。旣而集之。纂而續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皆可相見於六經四書之中。何獨於朱子小學之書而不然哉。此予小學衍義一書。不避僭妄之罪。而欲小有補於朱子也。或疑採輯過多。非初學所能偏覽。不知道之在天下。無一事一物之可離。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經焉。卽有曲焉。皆所以衍夫禮而不厭其多者也。大學之有衍義。自西山眞氏始。其規模較經傳已加詳矣。又有大學衍義補。則瓊山邱氏之說。較諸眞氏又益加詳。予之爲是書。亦竊比於西山、瓊山云爾。雖然。眞氏邱氏之書。當時已經進呈於朝。至今流傳海內。予何敢望。惟是區區纂輯之勤。歷有年所。且皆與書院諸子切磋討論。冀稍當於立教、明倫、敬身之大旨。誠使初學之士汲而玩之。庶幾有所考據。以爲學問、思辨、篤行之方。則是書或者不爲朱子所深非乎。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序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取士也以實。今之取士也以文。古之時。鄉舉里選。故人務實學。爭琢磨於仁義道德之中。處爲純儒。出爲名臣。今則不然。所取者時文已耳。父教其子。師教其弟。惟以時文爲競競。非不讀五經四書。究其所以讀之者。亦不過爲時文之用。初未嘗取而體之於身心也。幸博一第。并其所爲時文者而棄之。五經四書。束之高閣。詡詡然誇於人曰。吾已讀盡天下之書。而不知彼固未嘗讀書也。由所以教之者未盡其道也。予嘗於友人齋頭。見程氏家塾分年讀書日程一書。心竊喜之。以爲堪爲後學津梁。謀受之梓而未果。後見陸稼書先生刻之於靈壽。以爲陸先生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及細閱之。上截所載旁證俱未詳列。末後又增入朱子調息箴。予不解其何故。胡敬齋先生有言曰。朱子註

陰符經參同契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陸先生昭代大儒予佩服久矣第今之爲異端者方借朱子註陰符經參同契作調息箴爲口實謂儒釋實同一理陸先生又取調息箴表彰之毋乃揚其波而助其燄乎故予以爲陸先生之刻似未盡善也或曰調息箴亦朱子之書也今子必以爲不當表彰毋乃與朱子相左乎予曰不然調息箴或亦朱子偶然爲之耳昔程明道先生嘗學康節之學旣而悟曰此不過加一倍法後數日伊川先生問明道曰予已忘之矣使朱子作調息箴之後或有人問調息之術朱子未必不曰吾已忘之矣又安得執爲朱子之書而一概守之乎朱子之書如小學、近思錄、文集、語類吾方讀之恐不能盡而何暇及於是余因取程氏遺書重刊之非敢與陸先生有異同也以立後世之防故不得不嚴耳

學部通辨序

學者不知性善之旨夢夢終身殆如長夜然此特庸衆之人行不著而習不察耳獨怪王新建以絕人之資自幼讀孔孟之書乃不加察識敢爲異說而不顧也新建與錢德洪、王畿訂道於天泉橋上其宗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無善無惡伊何人之說哉告子之說也以告子爲宗是異於孟子性善之說矣不寧惟是孔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以孔子爲宗者也守仁之說亦異於我夫子矣異孔孟而同告子舉天下之學者趨之若騖吾誠不知其何故也間有起而辨之者如羅文莊諸公未嘗無正論然猶略而未詳獨陳清瀾著學蔀通辨分爲四編首辨朱子晚年定論之謬次明陸象山之爲禪學次明學者陷於佛、老其來已遠終以朱子正學立標準焉其攻新建也擣陷鼎請不啻入虎穴而得虎子矣昔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明高忠憲之答門人曰告子非禪也在禪家謂之自然外道夫禪家猶謂之外道而新建乃以之樹赤幟其可悲憫孰甚焉自漢以後學者趨於佛、老然亦明以爲佛、老至象山以及新建遂儼然自負爲儒者之絕學反以朱子爲支離嗚呼本天本心之異其孰從而究之存心致知之蘊其孰從而擴之始援儒以入墨繼且主墨以攻儒縱橫捭闔之綫其孰從而正之此學蔀通辨爲異端之爰書爲學者之指南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新建之答羅文莊書曰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尙朱說嗚呼守仁之無忌憚至於如此又何足與辨哉

養正先資序

北溪陳先生爲朱門高第學術醇正造詣精深得紫陽夫子之眞傳養蒙一書誠幼學之指南作聖之根基也余故取以教蒙童使其幼而習長而安不見異物而遷斯所以希聖希賢者在是矣抑余更有進者嘗考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蓋妊子之時必愼所感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故子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母以正氣感之則先天之變化得效最速古之婦人皆知此理惟恐己身一毫不正使其嬰孩氣質纔賦未全之時受其侵染故於日用之閒凡坐立飲食以

至視聽言動無不自持以正正則外邪不能入內邪不能起其母已純乎天理可爲聖賢之母而所生之子安得不形容端正才德過人哉此古人於嬰兒未育之先立有胎教之法爲父母者又不可不知也有胎教以端蒙養之原復有啓蒙以立聖學之本人才之成也易易矣

家規類編序

堯舜在上化民成俗首重五品之教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法至備也要之推行之本必自教家始易設家人之卦夫子以言有物、行有恆明之姬公繫初爻則曰閑有家悔亡夫子以志未變釋之甚矣家之爲道冥冥乎難哉夫家庭之閒恩多掩義不有言物、行恆以繫爲之閑則善念易壅私意易乘未有不流蕩而忘返者又況汙染成風習以成性物欲所昏利害所蔽則無以約其汗漫不一之心平其悍驁難御之氣小則傷恩害義而不自知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以此求治不亦難乎余忝膺新命來撫閩嶠愧無以宣明皇上子惠元元德意旣憾遵聖製訓飭士子之文而博採先儒教人爲學之方以推廣誘勸之有養正類編用訓蒙士有學規類編諄勵士子庶幾漸摩於仁義之中育成譽髦之彥矣又慮窮鄉僻壤未知向義復爲家規類編以告之夫家之有規猶國之有經也治國不可無經刑家不可無規總不外五品之教者近是近代浦江義門鄭氏著有家規其說爲至詳月川曹氏因其成書復輯諸家之說折衷以己意名曰家規輯略今刻之閩中以廣其傳余於公餘之暇更約取前哲訓言易知易行、可以觸目警心者編次成卷以附其後亦匡直輔翼、務使其自得讀是編有能提撕警覺力行不倦義路熟而天理明將見興仁興讓由家及國旁暨周浹以臻雍治余不佞藉此仰答聖天子化民成俗一道同風至意斯心實有厚望焉是爲序

讀禮志疑序

昔夫子自謂信古而傳述則考古之貴於信不貴於疑尙矣蓋聖人之世作者略備其書昭然若揭日星而行無可疑者也而及門季路、言游諸賢自信過甚夫子於仲氏旣有不知爲不知與不知闕如之誨又觀檀弓所記有綦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之譏則學者之不可安於自信而貴於能疑者固復如是自秦火之後六經得於煨燼之餘每多闕略於是諸書雜出而禮爲尤甚漢初傳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謂之古經今儀禮是也自河閒獻王得古禮五十篇後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梁人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其兄子戴勝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又李氏得周官缺冬官一篇獻王取考工記以補之謂之六典今周禮是也三禮之書多不相合至孔、鄭諸家註疏下逮唐、宋以來旁搜博訂亦多自相齟齬不可盡信欲學者之無疑抑亦難矣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大而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之典小而一身言動起居視息之節一不由禮而天理已失人事遂乖故顏子在聖門其學爲博文約禮宋時橫渠張子亦諄諄以知禮成性是務爲學而不知禮猶操舟而無楫也昔考亭朱子有儀禮經傳通解足折漢儒之角當湖稼書陸先生學朱子之學探索儀禮、戴記諸書凡古今之名物、位號、吉、凶、饗祭之品物序次無

不精究深考。不遺餘力。於孔、鄭、諸家之註疏。其是是非非。皆衷以考亭之說。爲書深切著明。亦可自附於信古而傳述者矣。先生於信者雖自矢其信。疑者仍自闕其疑。顏之曰讀蔵志疑。其歉然不敢自是之心。寧不深爲聖門之所許哉。讀是書而能得其心。則爲學自無鹵莽滅裂之弊矣。

讀朱隨筆序

自精一執中之傳。聞世相承。至我夫子而集其大成。及門中。陵駮篤實。惟曾氏子得中庸之統。與子思相授受。而歸諸孟氏。遞相傳述發明。於今聖道賴以不墜者。思、孟之力居多也。自孟子沒而微言絕。佛老清虛之談。充斥於漢、晉、隋、唐之世。雖以韓文公誠矣推之。而終不能息也。至有宋諸先生出。而後聖道復明。不曾撥雲霧而覩青天。理學之盛。於斯而極。南渡以後。紫陽朱子復集厥成焉。其學之純粹無疵。實與曾氏後先默契。同時如金溪陸氏。爲陽儒陰釋之學。立說不啻冰炭。然後餘姚王氏。祖金溪而不敢顯背乎紫陽。乃刻晚年定論以附會己說。夫朱子之學。以敬爲主。以格物窮理爲要。以存養省察爲功。其生平之所論著。無非闡明斯旨。但學者得其書。苦於卷帙之繁。而不能讀。讀而不得其解者。又往往是也。稼書陸先生生於陽明之鄉。而不爲所染。其制行精純。卓然爲一代大儒。實得力於朱子之書。其讀朱子之書也。隨其所得而劄記之。於詩。賦。劄子二十九卷人所共知者。不再加發明。自三十卷至一百卷。旁逮別集續集。則究研覆討。務見其精意而得生平三變之功候。每條之末。綴以所見數言。其詞約而不煩。其意暢而曲盡。於金溪、姚江之異者。不必過爲排擊。而辨斷入微。使人不惑。其有功於朱子之全書非淺也。先生之書如四書大全、三魚堂文集。予服膺久矣。丁亥夏。奉命撫閩。道過嘉禾。囑別駕項君求先生未刻書。項君從先生之姪曹君名宗柱者。盡搜其家藏。乃得是編及讀禮志疑、問學錄、松陽鈔存四種。然後先生之書悉出。因亟刊而傳之。俾世之學者人有其書。由先生以溯紫陽。由紫陽以上溯先聖。正學昌明。斯文日盛。是余之志也夫。

問學錄序

或問於余曰。尊德性、道問學、並見於中庸。吳草廬謂。考亭主於道問學。象山主於尊德性。其說果然乎。曰。象山亦焉知所爲德性而尊之哉。彼其爲說。謂心卽理。是以心爲德性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性卽理者。能無失焉否也。其教授弟子。主於止靜。有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頓悟之教。其以主靜爲尊。又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又能無失焉否也。昔考亭之學則不然。操存涵養。莫非明德性之當尊。而格物致知。兼以著問學之不可偏廢。揆諸孔、孟。質之二程。無纖微之不合。其於象山。目之爲禪學。方之爲告子。豈非以其任心廢學之故耶。朱子尊德性以道問學。道問學以尊德性。象山不道問學。謂有妨於德性。則尊其所尊。非中庸之所謂尊。有明以來。正學或顯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說。標爲致良知一門。幾欲舉問學而廢之。天下之士。見其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一詞。隨風而靡者比比矣。稼書陸先生獨毅然闢之而不顧。此問學錄所由作也。今觀其書。學術醇正。原本深厚。於近世諸賢所論辨。晰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學而未逮也。因爲刊訂之。使天下知是書實與考亭相表裏。而於卷中特删

去其辨雖牽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詆而不問之意。夫本天本心。此學術邪正所由辨。正學既明。異說自息。凡天下聰明未一識見未定之士。當不至路途莫辨。茫然狂奔。入於荊棘泥淖中而不能自拔也。則是書其指南乎。

困學錄序

知之數三。生知尚矣。而學知之下。復有困知。誠以天之所賦。資稟有厚薄。故心力有敏鈍。學焉而卽知。乃大賢以上之事。而非中材所可幾也。易曰。困。德之辨也。記曰。知困然後能自強。孟子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蓋困則悔。悔則思。思則奮。奮則用力必堅。入道必深。故困而怠忽者。庸人之所以自棄也。困而刻厲者。君子之所以自修也。余稟質中下。幼受父母教誡。長承師友訓誨。雖頗知自愛。而讀書輒忘。不能使常著於胸中。余之於學。亦既困矣。於是隨時所閱。凡可以檢束身心。涵養德性者。從而筆之以自省察。朝夕考驗。其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困極而通。每有所得。亦附於後。以備參觀。題曰困學錄。嗟乎。自異學紛起。其所宗主者雖不一其名。要之皆缺下學之功。妄議上達之效者也。甚且以任心而動者爲妙道所存。勤苦而有成者皆迹象所在。信斯言也。聖人不當以困學居學知之次。而中材無以爲入道之階矣。故欲辨異學。當崇正學。欲崇正學。當從困學者功始。余以此自勉。尤願與天下共勉之。

補刻泉河史序

瀉出者泉。流行者河。此天地自然之脈絡。而河以會泉。泉以助河。細流不讓涓涓。皆歸總以興洪濤而積厚力。使漕艘而資灌溉也。由是而有渠以通其障隔。有牐以時其蓄洩。有隄以鎭其奔泛。有瀦以節其氾溢。有湖以儲其汪藏。有橋以濟其往來。皆所以有功於泉、河者也。故總而繫之泉河。伯玉先生之爲泉河史。真史才也。志十有一。表三。其辭嚴而舒。識而不黷。駸駸乎班、范矣。明儒有言。世無子長之史者。非才不足也。史記之地名、官制皆古。而今鄙俗也。余甚笑之。夫史記所稱。卽當日俗名。後乃以爲古。今名詎不古哉。伯玉之書。縣邑、山川。悉從俗稱。文省然古也。余來濟上。求其書散軼者甚多。訪得完本。讀而悅之。其所著井尹、國計民生之要。歷歷如觀。既善其典型。又愛玩其文辭。惜其後之莫與存續也。夫泉源之興廢不一矣。舊者或湮。新者或開。余將徧歷其地。盡正其數。續刻於左卷。而年來執守河干。日僕僕風塵泥淖中。無暇及此。且自慚文不逮之。不敢爲短貂之續也。於是謀諸運河同知蘇君。就其缺者刻而補之。余聞伯玉排異學。翼聖道。侃侃好辨。以障百川而迴狂瀾。其能盡力於溝洫也固宜。此以知天下大學問人。未有非大經濟人。故留其完書。以與後來之君子共相考覈焉。

補刻北河續紀序

事不師古。不可以治今。備不素具。不可以應猝。源流沿革之莫稽。而師心以試。如瞽者之無相也。其物其事之未前聞。而欲應其變。猶渡者之無楫也。凡事盡然。況治河之尤爲艱鉅者乎。國家歲輓東南粟數百萬石。仰於漕河。而北河居江、淮之上游。爲咽喉之重地。蜿蜒千餘里。北苦水少。南苦水多。亢暘則聯攜左

右有膠舟之虞。霖雨則方與上下有其魚之歎。故尤為難治。嵩嶽閻公為吾鄉理學名儒。其北河續紀一書。條分縷析。考核詳明。泉源出入之脈絡。河政前後之異同。修築挑濬臨埽隄淺之方略。莫不具備。覽者披卷尋之。瞭若指掌。按圖略地。酌古準今。確有所持循以為乾溢之調劑。而無畏於倉猝之變。其鏤版舊藏張秋公署中。歷年以來。居是任者傳舍其官。散逸莫可收拾。余甚惜之。乃廣為蒐羅。訪得舊本。補其散失。付諸剞劂。以貽後來。庶臨事者有以考焉。今天子御極以來數十年。間河政之損益。名物之變遷。所當次續載者甚夥。會余遷任江臬。未遑編纂。但補綴殘缺。還其舊觀而已。纂修之役。以待後之閎雅君子。

鄭貞孝集序

崑山鄭子某。持其先世貞孝先生集。謁余。屬為之序。余受而讀之。其籌海圖編十三卷。江南經略八卷。各為一集。及江海防圖考。及海運、黃河、日本、朝鮮、安南、琉球諸圖說。無卷次。都為一集。大意則籌海為要焉。其所以威遠弭釁、靖海氛、而奠定東南者。功績已著。復筆於書。用貽百世之安。公之意至深遠矣。夫天下者統一區宇。海內外罔不在懷柔胞與之內。而海澨山陬。王化所不能及者。來則受之。自外則從之。初未嘗疲中國而勤遠略。獨其螽動跳梁。為害邊徼。則驅逐撲滅。又不可以已。當明中葉。東南瀕海萬里洪波。島嶼之人。風潮乘便。遊陸內地。沿海縣邑無不受其毒害。蓋波濤出沒。聲勢無常。防禦為難。故聯絡、控制、遠瞭、邀擊之法。不可不講。水道、風信。不可不知。戰艦、攻器。不可不備。口汛、要害。不可不謹。絕句引附逆之奸。作士卒敢戰之氣。持我之堅以屈彼之利。乘彼之隙以用我之謀。使之進無所掠。退無所據。撲之使去。威之不來。此貞孝先生之書所為謀之極者。規畫制度之詳且備也。今天子神聖。聲教四訖。日月所照。險之區。重譯而來朝。海波不揚。鯨鯢假息。智數材武之士。無所用其謀勇。余膺撫軍之寄。三載於閩。今移吳地。治皆臨海。亦得從容坐理。宣布聖德。國家太平無事。於茲久矣。而沿江沿海皆宿重兵。防捕崗營。文武並建。連檣列堡。士練食充。古人有言。安以思危。治則防亂。國家武備。不以太平無事而忘。則先生此書。自不可以太平無事而廢。先生固儒者也。韓退之曰。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則武夫鬪其日而奪之氣。陸子壽主鄉兵以捍茶寇。閱、習、車、騎。皆可為後法。孰謂儒者無韜略哉。先生是書傳於後世。固自可以不朽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九

記

鰲峯書院記

閩中素號海濱鄒魯。自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至考亭。而洛之學盛於東南。其淵源上接洙泗。自宋迄今。閩士蔚興。與中州埒。聖天子崇儒重道。於龜山、豫章、延平三君子、及考亭夫子。皆親製御書匾、聯。表揚祠宇。雲章爛然。輝映日月。務俾閩士瞻仰興起。益勵所學。以無負先儒之教。於以育人才、厚風俗。意甚盛也。不佞躬膺簡命。來撫斯邦。夙興夜寐。惟思以廣教化為先務。自郡邑弟子員。莫不親加考課。申嚴規程。端厥趨嚮。庶咸蒸蒸向風矣。夫教之為道。視人之所倡為轉移。唐以前。閩之人文未開。風氣尚樸。自宰相常袞觀察斯邦。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詞者。親與為客主之禮。曾未幾時。翕然丕變。閩中文學之盛。於今為烈。倡之以文而化於文。且若是其速。況聖賢之學。一日不講。則人欲滋、天理漸滅。有淪於不肖之歸而不自知者。尤不可一日緩。且所謂學者。非外鑠而強為之。道不離乎人倫日用。使人人復其性分之所固有。盡其職分之所當然。苟其有以倡之。而不欣欣嚮化者。未之有也。不佞欲與士之賢而秀者。講明濂、洛、關、閩之學。以為之倡。既表章先儒遺書。頒行於世。乃捐俸購屋於九僊之麓。為鰲峯書院。前建正誼堂。中

祠，周、程、張、朱五夫子。後爲藏書樓，置經、史、子、集若干廚。樓東有園亭、池塘、花卉、竹木之勝。計書舍一百二十間，明窗淨几，幽閑弘敞。士之來學者，日給廩餼，歲供衣服，無耳目紛囂之累，而有朋友講習之樂，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於斯爲宜。然有志聖賢之學，必身體而力行之，非徒爲口耳誦說之資已也。周、程、張、朱五夫子之書，昭然具在，君相之所以爲治，師儒之所以爲學，畢具於中。誠使平心遜志，研究其義理之所以然，會之於心，驗諸日用行事之閒，措之家國天下之大，則孔、曾、思、孟之心傳，與皋、夔、稷、契之事業，其庶幾乎。不然，雖日取五夫子之緒言，誦之、習之、論之、辨之，猶爲無與於己，而與道聽塗說等。又況溺於雁鵰之詞，逐乎紛華之習，視五夫子之書爲迂闊支離，並誦習論辨之未嘗從事者乎。蹈此弊者，幸無登吾堂。

紫陽書院碑記

東南文學之盛，自言氏受業於聖門，得其精華，歸而教其鄉，厥後英材蔚起，代有其人，故聲名文物甲於海內，流風至今不墜。我皇上御極五十二年，中閒以文章大魁天下者，三吳之士居大半，孰非聖朝絃樂教化漸摩使然。不佞中州鄙人，謬膺簡命，撫臨茲土，數載於茲，顧不能宣揚上德於萬一，不有忝斯任乎。竊念服膺於朱子之教有年，稍能窺學問之大概，今爲諸士子陳之。昔吾夫子設教洙泗，及門之士至三千有餘，而惟顏、曾爲入室，其餘雖各有所造就，而不無偏全之別。及至後世，尊德性、道問學，分門立戶，紛成聚訟。朱子之道，迨明迄晦於五百年之閒，迄未有定論。惟我皇上學術淵深，躬行心得，默契虞廷十六字真傳，獨深信朱子所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道大中至正，而無所於偏，純粹以精，而無所於雜。欽定紫陽全書以教天下萬世，其論遂歸於一。始知學者之所以爲學，與教者之所以爲教，當以紫陽爲宗，而俗學、異學，有不得而參焉者矣。不佞樂與多士恪遵聖教，講明朱子之道，而身體之。爰建紫陽書院，地度於學宮之旁，材取於僧廬之毀，工成於農隙之餘。中爲崇祀紫陽夫子之堂，旁爲諸生講學藏修之舍，庖湢浴廁不畢具。經始於癸巳之冬，落成於甲午之春。鳥革翬飛，翼翼嚴如。諸士子可以朝斯夕斯，若工人之居肆以成其器矣。夫所謂道者，在人倫日用之閒，體之以心，踐之以身，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非徒以爲工文辭、取科第之資已也。諸士子勉旃。勿務華而離其實，亦勿求精而入於虛。他日學成名立，出而大有爲於天下，庶無負不佞養賢報國之志云。

仲夫子祠堂碑記

剛，天德也。陽剛與陰邪不兩立。聖人作易，於陽剛則爲正、爲善、爲君子，陰柔反是。仲夫子之在聖門，詢所謂以兼人之勇，造升堂之域，秉天德而加以聖學者也。歷代以來，自國學以及天下之府州縣邑，皆春秋二仲，釋奠於至聖先師，則居十哲之列而饗其祭矣。蓋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可以扶天常，可以植人紀，可以羽翼乎道統，可以干城乎名教。雖千秋萬世之久，四海九州之遠，異其時，異其地，而尊崇祀享之典不得而異焉者也。若後裔之世襲翰博者，於春秋致祭，展報本追遠之思，動春露秋霜之感，尤仁孝之不能自已也。然吾嘗誦詩矣，大雅之思齊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豈徒哀然精爽，洞洞屬屬以薦之之謂哉。夫惟克紹厥德，世濟其美，而後怨恫泯而蒸嘗饗也。今爲仲夫子之後人，入其門，登其堂，仰

瞻其棟桷，近省其几筵簠簋，尚可儼然見乎其貌，肅然聞乎其聲矣。銘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嗟哉百鍊鋼，化作繞指柔。仲夫子，義是徒，游聖門，惡言不入耳。凜凜猶炯者，聞風而興起，誰能有剛德匪石矣其泐。從祠偏宇內，宗祠亦修飭，子子孫孫捧盈執玉於其側。念厥先祖之勇於爲義，而憬然於永錫爾極。

南平縣學重修文廟記

先聖夫子爲萬世師，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至今守其教，具廟學制度，以示尊禮。高其垣屋，設其貌像，備其禮器，官司以時升降祭奠其中。嗚呼盛矣。夫天地人曰三才，四時運於天，萬物生於地，人道之極則歸夫子。是吾夫子之道，雖亙古亙今，終天地而莫之改易，而鄉、國學之猶尊孔子，亦終天地莫之改易。魏了翁謂祭孔子當祭於闕里，以鄉國學之制爲非禮，豈通儒之論乎。延郡劍津之旁，我閩奧區，宋時楊、羅、李、朱四先生，皆延產也，先後接踵，闡出道學，守聖人之道，以倡明絕學，啓佑來茲，有淵源授受之風，則夫子之大有造於劍州也，舊矣。郡治西郊爲南平縣廟學，鼎建歲久，漸以傾圮，縣官某某視之，惻然難安，謀諸師生，鳩工庀材，詣而新之。殿閣崇邃，堂廡周密，塗茨丹艧，煥然其美。始某年月日，迄某年月日告成。邑諸生王奇坡等，函余文勒石。噫，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周茂叔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與天地參，四時同。蓋夫子之教，天之施、地之生也。游夫子之門者，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也。時行物生，莫非天地不言之教。讀先聖之書，但曰能文章、取科第而已，而於道之無乎不在者，惘惘然莫識所從事，尙足與游夫子之門哉。夫學校之設，以明道也。諸生名爲聖人之徒，側身宮牆，幾年於茲，固宜理義充於中，道德足於己，騰轢萬變，當之如遺，而往往難之者，豈非窮理盡性之功、下學上達之事，闕焉弗講乎。劍浦、楊、羅、李、朱四先生舊址，其遺澤被於人遠矣。斯所謂能做宇宙間第一等事者。人生在世，頂圓象天，足方象地，奈何甘自暴棄，如朽木之不可雕、糞土之牆之不可圬。諸生念及此，亦可瞿然而興矣。

論

伊尹伯夷論

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猷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採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此又人之所不可不知者也。天生伊尹，用之以伐夏救民；生伯夷，則餓於首陽而死。豈知天之用伊尹者，特用於一時；不用伯夷者，將用於萬世也哉。

述而不作論

孔子言述而不作，此道統所傳也。故自孔子以來，接其統者，皆以善述爲德業。孔子刪定纂修，六經賴其表彰，是孔子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由堯舜至

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而皆親有見知聞知。是孟子之善述孔子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程子表彰四子之書。朱子因爲集註。是程、朱之善述孔孟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今人不務述而務作。而其所作者。或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豈其才識學問遠過乎孔孟程朱。而其所作者能高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之上者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卒不可易。而才識學問又未必如孔孟程朱。乃不務述而務作。亦見其惑也。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是程子所謂無用之贅詞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聖人可學而至論

客有問余曰。聖人可學而至乎。余應之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曰。三代而上。言聖者必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三代而下。言聖者必曰孔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與人言堯舜孔子。則羨而驚之。以爲不能爲。及與之言孝弟忠恕。則忽而易之。以爲不足爲。此聖人之所以往往而僻也。世之不知學者無論矣。稍知學者。率皆求之高遠。或且索之幽深。探奇搜異。日從事於不可究極之域。以炫耀於人。其爲學也愈難。而其去聖也愈遠。即有一二好修之士。知慕聖學矣。乃口誦道德。而念切紛華。言稱先王。而行同流俗。無怪乎爲知者所非笑。而不知者且得藉爲口實也。旨哉程夫子之言曰。言學便以道爲歸。言人便以聖爲歸。蓋聖之所以爲聖。祇此倫理之克盡而已。天下同此倫理。根於性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見於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聖之所以與我同類者也。聖賢千言萬語。諄諄告誡。無非欲人盡此倫理。成得箇人。既成得人。而聖已不外是矣。誠能於日用之閒。入則孝。出則弟。事事本之以忠。而行之以恕。去其所以不如堯舜孔子者。就其所以如堯舜孔子者。則亦堯舜孔子而已矣。尚何聖人之不可學哉。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使以爲不可學而至也。孟子豈欺我哉。

論學

今天下學術裂矣。李中孚以講學起於西。顏習齋以躬學起於北。噫乎。正學其不復明於斯世乎。自程、朱後。正學大明。中經二百年無異說。陽明、白沙起而道始亂。延及中孚。踵其餘燼。一時學者翕然從之。中孚死。其焰少息。今北地顏習齋出。不程、朱。不陸、王。其學以事功爲首。謂身心性命非所急。雖子思中庸亦詆背無所顧。嗚呼。如此人者。不用則爲陳同甫。用則必爲王安石。是大亂天下之道也。其言曰。格物大學之始事也。物非他。即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之物也。格物非他。即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噫。亦異矣。夫學聖人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譬諸適京師者。先考其程途。究其方域。歷歷不爽。然後就道。斯無誤也。若以爲至則自知。悍然徑往。吾恐北轅而南其首矣。今以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者爲格物。是未能知之先已行之。以修身之事爲格物之功。其爲學不已誤乎。且其說尤有不可通者。既謂物即三物之物。是兼六德、六行、六藝矣。其所謂格物者。則但欲其學習六藝。不及六德、六行。今有人不孝、不友、不仁、不義。而日取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自早迄暮紛紛窮詰。不肯自休。而曰吾格物也。

此大學入道之門也。有是理乎。程朱格物之說。自天地萬物之理。身心性命之故。以及名物象數之繁。無不究其所當然。窮其所以然。所謂細大不遺。本末具舉。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畢六德、六行。置不復講。但學習六藝。無怪其以聖賢爲不足提。以性命爲不足道。叫囂紛拏。拍案鼓掌。以狂噬天下後生也。艾東鄉曰。李卓吾書一字一句皆可殺人。今習齋之說亦可以殺人也。而四方翕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可慨也夫。

說

著述說

二程夫子最爲朱子所尊信。而二程夫子所解四書。朱子所改正者已多。大凡前人之說有未妥者。不妨從而改正之。前人之說有未明者。不妨暢快言之。此爲發前人之所未發。前人當必得我而快意焉。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前賢。大有功於後學。而至今學者稱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無異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並未有議朱子改程子之說以爲非者。蓋理惟求其一是。道理者。天下萬世之所公共也。學以講而後明。朱子之書。其中或有未定之論。及門人從旁竊記之訛。後之學者。其所講論。或有補於朱子之所不及。朱子之所未備。即所謂發朱子之所未發。而朱子亦必快意於我之有斯言。又何嫌乎。即如朱子四書集註。朱子日日改。月月改。年年改。至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則大學誠意章以後及中庸、論、孟。朱子之所未改者正多矣。朱子嘗曰。文字頻改則愈佳。又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古聖賢許多功夫。亦看古聖賢的不出。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後之學者。果能用朱子許多功夫。並用古聖賢許多功夫。終日讀。終日講。終日改。是朱子之所深許者也。而其人我則未之見也。

同姓不爲婚說

禮曰。同姓不爲婚。大清律載。凡同姓爲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婦女歸宗。是同姓之不可爲婚明矣。陳司敗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孔子之所不許彰彰矣。夫古人娶同姓。猶諱言之。而人仍指摘之。今人則公然結婚矣。亦無有人告之以不當然者。抑知時有古今。而倫常之在天地。寧有古今乎。程夫子曰。凡同姓相見。但當敍親親之意。而不可序長幼以拜。蓋恐其尊卑失次也。夫序長幼以拜且不可。而顧可結婚乎。禮記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夫買妾、細事也。且慎之如此。況夫婦爲人道之始。顧可以或苟乎。不知其姓且卜之。況明知之而可昧之乎。古之婚者曰秦晉矣。不聞其秦與秦爲婚。晉與晉爲婚也。曰朱陳之好矣。不聞其有朱朱之好。陳陳之好也。何不顧名而思義也。吾邑張姓爲多。又均係大族。結婚者往往而有。但往日既誤。今日豈可再誤。嗣後當猛然警省。永勿復行。使他姓亦聞而化之。或亦厚風俗、正人心之一端也。故作是說。

親喪不可久停說

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蓋謂死者以入土爲安。初非爲子孫富貴福澤之資。以求死者之福蔭也。近世

惑於風水之說。欲卜美地。只圖一己之富貴。不顧親喪之暴露。或有停至數年者矣。有停至數十年者矣。水火盜賊。皆足爲虞。而彼漠然弗恤也。故親喪在家。生員、童生。公然出而應試。進士、舉人。公然出而仕宦。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在家爲孝子。斯在國爲忠臣。斷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今宜酌爲定例。童生、生員親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生童之考試。科甲之銓選。俱令鄰佑具甘結。地方官具印結。並無停喪者。乃爲合例。若有停喪。則應試、謁選。俱不准行。如是。則家無久停之喪。所以教孝者在是。所以作忠者亦在是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

議

張迪宜配享啓聖祠議

向余於啓聖配享。習而未考。意以爲周、程、張、朱之父咸與焉。乙酉夏。以濟寧僉事。催漕至臨清。謁文廟。拜啓聖殿。並拜啓聖祠。見配享者爲周、程、朱、蔡。而無張位。心竊疑之。以爲或臨清之廟偶闕也。及至濟寧。亦復如是。然猶未敢信。又至曲阜。復相同。而位置更有未安。程居上。蔡次之。周又次之。朱又次之。其不及張也與他邑同。隨向衍聖公言。當爲易置。及回濟。因考從前並未奉有張迪從祀廟庭之文也。前代嘉靖時議享祀禮頗備。不知何爲有此缺典。豈偶未及耶。抑別有說耶。余謂張載與周敦頤倡明正學於聖遠言湮之後。俾孔孟道脈斷而復續。其所著西銘、正蒙。與周子太極圖說、通書。並採入性理大全集中。今我皇上允臺臣請。鄉會試士以此書命題。學士家尊之與五經、四書等。其有功於斯道甚大。而推溯所生之自。則其父張迪也。人因道重。張載久居從祀之列。父以子崇。張迪何獨遺啓聖之祀。周、程、張、朱。其爲宋室醇儒同也。其從祀孔子廟庭同也。周、程、張、朱之子孫。其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同也。乃周、程、朱。而推恩於其父。而張迪獨不得以父而食報於其子。揆諸張載之心。得毋有隱恫乎。我朝崇儒重道。如周公、閔子、子路、子

貢、其子孫俱賜博士。且令世襲。甚盛典也。而可令啓聖配享有闕而未備耶。或以張子之父未有所考耶。按張子之父諱迪。世爲大梁人。宋神宗朝。仕爲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其子載幼。貧不能歸。乃僑寓於郿縣橫渠鎮。因家焉。是載與二程同爲河南人。而載實爲二程表叔。雖迪治涪之政不可考。觀其卒於官。至貧不能歸。則其居官之清廉亦可見矣。今宜急爲陳請。與周、程、朱、蔡之父並配享啓聖祠。使天下之人。知周公、閔子、子貢、子路之子孫俱得世爵。是從前數千年未有之曠典。自我皇上行之。張載之父張迪得配享啓聖。是從前數千年未備之缺典。自我皇上舉之。傳之後世。不益頌皇上之盛美於無窮哉。端賴當道大君子留意焉。更有請者。朱子世爲江南婺源人。以父官福建尤溪而生朱子。遂家於閩。故今婺源既有博士。而建安亦有博士。是兩地並重也。今張子之後。止郿縣有博士。大梁乃未有博士。得毋猶屬缺典乎。若並請張子子孫世居大梁者。再賜五經博士一員。皇上亦必允行。則恩外加恩。無不全不備之憾矣。

治河議

善治水者。爲水大能治之使小。水小能治之使大也。水大能治之使小。所以除水之害也。水小能治之使大。所以資水之利也。然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治河。止以除水之害。今之治河。兼以資水之利。惟其止以除水之害。故禹之治水。使水以四海爲壑。而已無餘事。惟其兼以資水之利。故不得聽其所之。使必曲折回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所之。即不得資水之利矣。然使曲折回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餘不使之歸海。則資水之利。而究不免於受水之害。烏覩所謂善治水者乎。我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以實京師。所藉者會通河一綫之水。方其旱也。運道乾涸而漕病。及其潦也。潰溢衝決。民病而漕亦病。所貴乎善治水者。使水不至於甚大。而隄岸無漫溢之虞。民田免淹沒之患。使水不至於甚小。而運河不至於淺澀。糧艘不至於艱阻。斯已矣。何今之不然也。予於癸未年。始膺簡命。受治河之職。適遇雨潦。隄岸在在漫溢。民田處處淹沒。予以奉上憲之命。兩次監收兌糧漕米。勢不得兼營。是水大不能使之小。予之職有未盡也。迨至甲申。又遇亢暘。河水處處淺澀。糧艘在在艱阻。予極力設法。多方處置。糧運幸得無誤。是水小不能使之大。予之職又有未盡也。夙夜兢兢。日求無負是職而不能。乃博覽羣書。考古人治河之方。又徧歷河干。觀古人已然之蹟。乃知尚書宋禮分水南旺。其法雖善。而猶有所未盡。考元李惟明改作東大閘記略曰。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始於汶上之陰。堽城之左。作一斗門。遏汶水入洸。至任城。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後都水少監馬之貞於其東作雙虹縣門。閘虹相連處。分受汶水。既又以虹石水易圮。乃改其西虹爲今閘制。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門爲西閘。西閘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采薪積沙於二閘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洸。至春。全遏餘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堅閉二閘。不聽其入。水至。徑壞堰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閘。突入洸河。兩河罹其害。而洸亦爲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淺曹參作與原由石堋。

常爲漲水所壞。時復修之。汶、汾之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壩。須高水平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壩同。河底填高。必溢爲害。縱竭力作成。漲濤縣注。傾敗可待。曾杜預作沙堰於宛陽。遏白水溉田。闕則補之。雖歷勞民。終無水害。因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議妄興石堰。終困其民。無遏漲水。大爲民害。重修堤城閘。因自作記。勒其言於石。至後果如其言。是年九月。都水監馬兀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堤城。謂衆曰。堤城、洸汶之交。會通之喉襟。閘壞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闢爲一大閘之議。命壕寨官梁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數事期。以狀上中書。卽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入山取石鍛灰。市物於有司。經營授度。書圖指示。以舊址隳於歷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汶河底四尺。順水性也。閘成。予爲敍導汶始末。會通源委。以見堤城之水利喉襟。且表出馬公之言以爲鑒。觀於此記。知堤城之宜閘。則知戴村之宜閘矣。知沙壩之爲善。則知石壩之爲不善矣。又李惟明濬洸河記略曰。至元六年。監丞宋公委壕寨官岳聚統率符汶上二縣夫六千餘濬洸河。河底闊五步。上倍之。深五尺。未閱月。工畢。而深固堅完。洸河旣濬。宜令閘司嚴飭閘版。謹度閘口。絕塞沙源。勿令流沙上漫入洸。俾洸常受清水以輸注南北。不然。以歲益無窮之汶沙。注新濬有限之洸河。數年之中。余恐淤墊有甚於今日矣。棲濟勸民夜將有不勝淘濬之患。觀於此記。則知閘之可以納清流而避淤沙。司閘者宜嚴而不可或忽也。胡濬修堤城堰記略曰。成化戊寅。工部尚書郎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迹。首修金口堰。以石易土。不數月告成。又以堤城舊址河闊沙深。難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盤結。比舊址隘三之一。於此置堰。事半功倍。命工淘沙。鑿底石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甃巨細石。煮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版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關甃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水版啓閉。遇水漲。啓版。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版。障水南流。以濟運河。甃堰東設閘。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雁翅二。亦用版啓閉。以候水消漲。漲則閉版以障黃潦。消則啓版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不致南侵洸河。免於沙淤。觀於此記。知建石堰須置版啓閉。水退閉版。障水南流以濟運河。水漲啓版。聽從故道西流。是水去而沙亦與之俱去。自無河底墊高水溢爲害之患矣。水漲則閉版以障黃潦。消則啓版以注清流。自無沙淤運河歲歲挑挖之患矣。此古人制度之盡善可法而可傳者也。何尚書宋禮之改河猶未深察乎此也。改河南旺。分水南北以濟漕運。此宋禮之功。不修石閘。相時啓閉。任水南流。以致運河沙淤。歲歲挑挖。遂貽山東無窮之害。宋禮亦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改河之初。水不過數丈。其入鹽河也順。赴南旺也逆。且築壩戴村以備分洩。故坎河口不歲築沙堰。及遇水漲。盡皆衝去。水之趨海也多。至南旺也少。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猶未爲大害。迨其後河日刷寬。其赴南旺也易。入鹽河也難。萬恭又築石爲灘。潘季馴復築石爲壩。而其爲害始大矣。夫汶河之水。原由坎河口入鹽河以達於海。是以海爲壑者也。自石壩旣築。而於石壩之北又高築土壩。遂使水不得歸海。盡趨南旺。以運河一綫之渠。豈能容汶河汎漲之水。漫決橫潰。敗壞民田。勢所必至。是水不以海爲壑。而直以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也。且不

獨以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而並以直隸、江南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也。張純守戴村壩論略曰。每遇水漲。須決坎河口以殺之。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放之入海以分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微則蓄塞。令餘波西歸於濟。是決坎河口之宜急。初不以既有滾水壩而遂不開坎河口也。今則不決坎河口矣。且於坎河口高築土壩矣。故每逢水漲。先淹汶上。積水既高。一遇衝決。並淹東平。且南而濟寧、魚臺、鉅野、嘉祥。以及江南之徐州、沛縣等處。北而東昌、臨清。以及直隸之清河、故城等處。皆所不免。又何怪乎民生之受害無窮也。夫昔日之守壩也。守戴村壩則決坎河口。此古人之神明變化妙運於一心者也。今之守壩也。並守坎河口壩。此後人之執泥拘謬膠固而不通者也。或曰。坎河口石壩亦足洩水矣。安在水之不歸於海也。不知坎河口石壩僅百十丈耳。以數百丈之汶河。僅恃此百十丈之石壩以洩之。且高出三尺而後洩之。其所洩亦有限矣。安能殺汶河之勢哉。由此觀之。是山東以及江南之諸州縣。連年屢被水災者。一由於汶河隄岸不修之故。一由於戴村壩入運之汶河太寬也。寧陽汶河南岸。有石梁口。城稱險要。一遇沖決。山東、江南。並受其害。至康熙四十一年、二年。爲害更烈。而汶河南岸之沖決者。又不止石梁一口。又有桑家等口。俱被沖決。所以淹沒之慘。較往昔而倍甚。去歲已奉河憲飭行該縣堵築矣。今年雨水稀少。河水又無大漲。幸未沖決。然而不可恃也。昨親往巡視。見堤甚單薄。且係頂沖。而離堤數十丈內。有高阜之地。可以加築越堤。又見石梁口上下堤岸殘缺者甚多。若於石梁口加築越堤。再於桑家等口堵築堅固。於沿河一帶堤岸加幫高厚。則山東以及江南之諸州縣可永無水災矣。夫堵築石梁等口。加幫汶河堤岸。非有浩大工程難以奏績也。爲費無幾。而造福無窮。從來皆以因循悞事。迨至沖決。卽欲補救而已無及。直至十數州縣被淹之後。而始行堵築。則何益哉。何言乎戴村壩入運之汶河太寬也。今南旺分水口。往南例係三丈。往北例係七丈。合南北運河總計之。不過十丈寬。而戴村壩之汶河乃有數百丈寬。以數百丈之汶河。盡注於十丈寬運河之內。欲其不沖決堤岸、汎濫民田也得乎。宋尚書旣分水南旺。築壩戴村。留坎河口不壩者。所以備分洩也。今則坎河口不能洩水。勢必盡趨於南旺。汎濫於運河。沖決堤岸。淹沒民田。不此之圖。乃欲開仁生閘及馮家大壩。夫欲開仁生閘及馮家滾水大壩者。將欲使汶上竟不受淹乎。抑欲使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同汶上一併受淹乎。且馮家滾水大壩。所以障蜀山湖之水。非以洩蜀山湖之水也。特水大有餘則洩之耳。故無論馮家滾水壩不當開。卽利運閘亦不當開也。無論仁生閘不當開。卽十字河亦不當開也。何也。水宜洩於北。不宜洩於南。南因未嘗乏水也。竊聞從前一遇伏秋。無論水之大小。輒開利運閘、十字河。將水盡往南放。所以北河一帶。每遇天旱。糧船卽爲淺阻。濟寧、魚臺等處。無論旱潦。田沈水底。數十年不得耕種。余到任後聞之駭然。乃嚴飭河官不許開利運閘、十字河。又差人專守利運閘。使水不得南行。差人守柳林閘版。盡啓十里閘版。放水北行。且開八閘、月河。以放微山湖、及昭陽湖、南陽湖之水。所以北河無淺阻之虞。而濟寧東南。魚臺等處之田盡皆涸出。不知者猶曰。今年天旱。故田地得以涸出。獨不思諸處田沈水底已經十數餘年。豈從前十數年來盡屬雨潦之年乎。何不亮之甚也。善哉。潘季馴之言曰。治河者無一勞

永逸之法。止有補偏救弊之法、於今日而施補救之術。惟有做堤城閘壩之制。建石閘、石壩。乃爲萬全。但工程浩大。一時難成。其次莫若先於戴村汶河南岸築七壩。用埽裹頭。中留二十丈口門。引汶水達南旺濟運。餘水俱由鹽河下海。候石閘既完。將此二十丈亦行堵閉。如是則蜀山、南旺、二湖不得盈溢。忙生閘、馮家壩、俱不必開矣。或曰。徐水俱由鹽河入海。東平州獨不慮淹沒乎。予曰。東平州原有鹽河兩岸堤工。故民不受水患。奈年深日久。傾圮剝削殆盡。而鹽河之底沙澱日高。所以邇年以來屢被水災。今將兩岸堤工加幫高厚。則水有所束。尚慮汎溢於民田乎。或曰。加築堤岸。東平州可以不淹矣。獨是使水俱由鹽河下海。僅留二十丈口門達南旺濟運。其昌一帶運河不淺水小乎。予曰。不然。有張秋、戴林河、沙河在。昔宋尚書旣分水南旺。又以北河水小。於張秋西南開汶河一道。上達汴梁。於金龍口建壩分黃河之水。達於張秋。原爲北運慮也。有明宣德五年。平江伯陳瑄言。自臨清至安山漕河。夏水淺舟澀。張秋西南原有汶河通汴。舊常置官修治。遇水小時。於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次。請遣賢能乞仍其舊。上從之。正統元年。漕臣會議。便請金龍口水接張秋。是引水通運之處。宜令工部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即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之。上命允行。是張秋分黃濟運。成蹟班班可考。運河不憂淺澀。而張秋河之爲害於地方者。以其淤塞故也。欲有貢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淤塞。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壞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水常五尺爲準。水小可拘之以濟運。水大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堙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恆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內則有古大金堤可倚以爲固。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洩。其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宜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汎溢爲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不能遏。故河道深則能畜水。淺則勿能。今運河自永樂開倚書宋禮創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但以流沙恆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沙河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鹽河。上下固相縣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丈。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弘治五年。河決金龍口。潰黃陵岡東北入漕河。遣工部左侍郎陳政治之。未幾。政卒。陞浙江右布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往治決河。七年。河復決張秋。從沙灣之下十里潰東堤入海。運河水涸。盡入決口。漕舟不通。復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大夏督治。山東按察使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役。官多而責任不專。供億甚鉅。乞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銳回京。專任都御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八年。塞張秋決河功成。然亦暫時之安耳。本朝順治七年。黃河決荊隆口。(荊隆口卽金龍口)趨張秋城南馬星灣、甜瓜口、沙灣、戴家廟。遂西堤岸並決。水由大清河入海。張秋工部分司閻廷謨率捕河通判方聖時督官夫修治。九年。黃水

又大溢。力不能施。工役暫停。廷議亦得代去。著決口行潤圖說以貽後官。至十三年。荊隆決口塞成。張秋決口並塞。是數十年來止以塞金龍口爲事。專避黃河之害。而開封至張秋一帶之河。遂廢不修。日漸淤塞。運河隨失其利。而曹州、鄆城、鉅野、嘉祥、濮州、范縣之水不能入運。遂汎濫不可治。而南北爲受其害者由於張秋之沙河、戴林河。不可開濬故也。總之。前此諸公日以開金龍口爲議者。欲堰黃水入漕濟運。是計及運河之利。而未嘗計及於黃河之水之爲害也。後此諸公日以堵築金龍口爲事者。又止知避黃水之害。而未嘗計及運河之利也。或曰。金龍口既經堵築矣。黃河之水已絕。是卽開沙河、戴林河。安所得水濟運乎。予曰。不然。曹濮之間未嘗無水也。張秋西南諸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留淵等坡而入濮者爲魏河。其源自漫滑、青龍、等坡而入濮之董家橋者爲洪河。其源自曹州而入濮者爲小流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又東逕張秋城南。過道人橋入運。又有源自曹、濮、范縣。回龍廟而來者爲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逕曹州新集而來者爲天鵝坡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竹口而來者爲廩邱坡之水。俱入西襄河。逕黑虎廟、楊家橋、至沙灣、小閘入運河。方張秋之未決也。此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堤堰。阨其下流。而故渠亦往往湮廢。故曹州、鄆城、濮州、范縣。遂苦水患。而鄰邑之受害者亦無窮。今惟將此三河開通。不惟諸州邑之水患永除。民生可蘇。而國家漕運亦賴以永濟。或曰。開此三河。則可除諸邑之水患。可濟漕運之淺澀。但一遇雨潦之年。運河水大。再加以諸州邑之水。瀰聚於沙灣。堤岸可保無虞乎。予曰。有五空橋減水壩在。但今壩底太高。不能洩水。宜去面石二層或三層。使過水大由其入鹽河下海。再於大感應廟東建減水壩十丈。寬以洩運河有餘之水。則堤岸可保無虞。再將沙河之上源分一支由陽穀之官窰口入運。再分一支由聊城之龍灣入運。且將聊城之減水閘西壓行開通。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使入徒駭河由漯河入海。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卽此是也。由聊城而北。博平縣境又有減水閘五座。亦所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也。將此閘亦行疏通。則水之入海者益順矣。最可異者。聊城之徒駭河、濮州、范縣之魏河、洪河、小流河。皆有利於運道。有益於百姓。今宜開濬者也。而乃以爲有礙運道。無將開濬。夫張秋、東昌一帶之運河。每苦於水小。則開魏河、洪河、小流河。由沙河入運。以濟漕河之淺。利運道乎。礙運道乎。若一遇河水汎漲。則開聊城之減水閘。由徒駭河洩之入海。而堤岸可保。民田不淹。利運道乎。礙運道乎。至開忙生閘、牛頭河。有礙運道者也。而乃以爲富開。夫忙生閘、永通閘。爲牛頭河之上源。而運河底高。牛頭河窪下。忙生閘、永通閘一開。運河之水必至乾涸。此固人人所共知共見者。又何必多此無益之費也。欲開牛頭河者。必先淹汶上。後淹鉅野、嘉祥、濟寧、魚臺。以及江南之諸州縣。此治其末而均受其害者也。水以海爲歸。治戴村壩開坎河口、使水由鹽河下海者。汶上不受水害。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及江南之諸州邑俱不受害者。此治其本而均享其利者也。救民者何不使均享其利。顧使均受其害乎。且均受其害。又何益於汶上乎。此愚一得之見也。

西北水利

西北水利。在黃河之北者。莫大於沁河。沁河發源於山西。由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若於木欒店做

金口壩、金門閘、堤城壩、堤城閘之制，修成閘、壩。冬春俱係清水，則閉壩開閘，引清水入內河。夏秋水發，盈有泥濁，則閉閘開壩，放入黃河。總之，清水則引入內河，濁水則放入黃河，不使泥濁入內河。由木樑店以下至陳橋，由陳橋至黃陵岡，至張秋。若運河水小，則使之入運河濟運，由臨清至天津下海。若運河水大，使之由五空橋穿運河入鹽河，至濟南府雒口下海。或由鰱河集引入牛頭河，由濟甯、魚臺至微山湖。如水勢仍大，使之由荊山口、彭家河、貓兒窩過駱馬湖入中河濟運，而中河之尾，仍使之由鹽河下海。如駱馬湖口水勢仍大，則使之由西甯橋河，由宿遷、桃源、清河、安東、沭陽、海州、五港口下海。由木樑店以至五港口，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溉民田者，皆可作為水田，而河北之水利溥矣。西北之水利，在黃河之南者，莫大於淮河。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歸德、亳州、鳳泗至天妃廟上出清口。此古之小清口也。古黃河在清河縣之後，淮水出小清口，獨行五六里至大河口，黃河由清河縣後，亦獨行至大河口。淮合於黃，黃合於淮，是為黃淮交會處也。是小清口至大河口，淮、黃交會處尚有五六里之遙，黃水安得逆流而上，倒灌清口乎。今則黃河已遷於清河縣之前矣。黃、淮交會於清河口，黃水直衝清口，故歷年以來，總不免於倒灌之患。倒灌洪澤湖則淤洪澤湖，倒灌運河口則淤運河。黃水小灌則小害，大灌則大害。或歸咎於黃之強，或歸咎於淮之弱，總未有以治之而使之不為害也。愚不自揣，欲將清河口堵閉，使淮水獨入運河，由天妃廟後離河稍遠之處，開引河一道，穿過堤北，於堤河適中之處，使之直往東行，至惠家營河口對岸，開河口放入黃河，則黃水既無倒灌之患，而糧船由清江浦至天妃廟後，御示閘對過再開引河一道，入新河出口過黃河，較之出舊清河口，更覺順便矣。且黃水即有倒灌，一入引河自往東行，而不能西行。若慮新河一時不能寬深，恐不足以洩淮水，則將舊清口之西，御壩之東，開引河一道，建閘一座。淮水大時，啟版放入黃河；黃水大時，閉版以拒黃，不使倒灌洪澤湖。蓄洩有方，似屬妥便。但此時淮河由開封至歸德，久經淤塞，必大加開通。中間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溉民田者，皆可酌量行之。至運河口之東，有可以開河引入高家堰內，灌溉民田者，則酌開河道，多挑溝洫，使高堰之內盡成膏腴之田。再將清江浦覺津寺（寺名檀度寺）東運料小河閘座修理堅固，仍將運料小河盡行疏通，以至海口。由此放水，可以灌二百餘里之民田。再於淮安之西舊柳溝河開通，引水灌田。再於淮安之南劉均溝、澀河、澗河、子嬰溝盡行開通，並將鳳凰橋、人字河、芒稻河、白塔河盡行開通，引水灌田，餘水下海。於運河兩岸各閘、壩，俱行修理，以備蓄洩，則高寶湖水可以放入運河，運河之水亦可以灌田，此無窮之利也。觀沁河、淮河之可以分流灌田，則各省凡有清水之處，皆可以設法灌田，而水利益溥矣。是在後之君子講求而酌行之耳。

引沁入運，予任濟寧道時，曾條陳河憲，蒙委[illegible][illegible]式察[illegible]查明白。又蒙委北河廳鄭之琮丈量估計銀十四萬兩。後以予陞江南臬司，未經具題。淮河自開封至歸德一段，二十年前，每奉新撫臺到任，即議挖河，後有阻之者，因不果行。

救荒事宜十條

振濟

極貧賑濟，或散米，或煮粥，無容贅矣。然賑法須公，令查饑民止委鄉保、地方，此輩多奸滑作弊之人，或借名造册，或斂錢始得入册，而真饑者反不得入，此查饑之弊不可不知也。宜令鄉、地既報之後，於紳衿中擇其品望公正者，加以隆禮，使之查核，必令得實，然後有濟。然饑民又不可一概定也，或有此月饑而下月可以存活者，則去之；或有此月猶可存活而下月饑餓，則增之。務使人人得生，不至餓死而後已。現今養濟之令，自今年十月養至明年七月，共十箇月為止。此十箇月之中，若限定數目，分定月分，所養之人反少。若不限數目，惟以每月之饑不饑為準，則十二月、正月不妨多養，至五六七月可以少養，則所活者實多。林希元荒政叢言陳二難、三便，而終之以戒拘文者，此也。

賑糶

次貧賑糶，即今之各州縣減價平糶者是也。然其中亦有當審慎者，須是查明真係次貧之民，方許糶減價之米。若無論貧富，人人得糶，富者或得賤買而貴賣，而貧人之受惠者少矣。宜照賑濟之法，每家若干口，每月需米若干斗，每月止許糶減價之米若干。富民既不許概糶，而次貧之民亦不許多糶，如是則沾惠得均，庶免詐冒假託之弊矣。

賑貸

稍貧之民宜賑貸，即今各州縣之借用倉穀是也。而亦有當酌者。每見紳衿大戶及豪強有力之徒，平日結交官吏，官吏等或畏其附己，或力不能制，一遇借穀之時，巧為貪緣，有借三五石者，借至三五十石者，且有借至三五百石者，展轉糶賣，止圖一己之利，罔卹百姓之苦。多一處富之穀，即少一周急之穀。此稍貧之民不可不力為查核也。宜令計口授穀，每戶若干口，每日需穀若干斗，每月亦止許照數借領，不許多支。亦給印票，執票赴領，仍勸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令其償還。如有奸猾之人不肯償還者，州縣官為理索追比，不令逋欠，則人之借貸者多，窮之之活者必衆矣。

擔粥法

極貧之民宜賑粥，然賑粥惟官長行之，而紳衿富戶鮮有行之者，非盡無惻隱之心也，有所畏而勢不能為耳。蓋施粥之名一出，人來必衆，此人得食而彼人不得，則彼人怨；今日得食而明日不得，則明日怨；本月得食而下月不得，則下月怨。恩未結而怨已隨之，所以雖有其心而不敢見之施行也。然則隨力賑粥，使人感恩而不怨者，豈無道乎。今設為擔粥之法，富家有力願施粥者，每遇風雪寒冷難以求食之日，煮粥一擔，令人肩挑粥擔隨處給食，食畢則已。明日再煮，陸續挑給，擔粥者衆，則全活者多，且無致怨爭擠之患矣。又風雪之日，饑民不能出門戶，每人益給粥一頓，俟天氣和煖，方能出門覓求，此在富者所費有限，而貧者續命已多。若給食至於數十戶者，地方官亦即申報，酌行獎勵。

勸捐

一、立獎勵之法。蓋地方雖有富戶，未必人人好義樂施，必得上人獎勵勸勉，則有所慕而爲善益力。宜論

富戶各量力捐施。有捐之極多者。爲一等尙義之民。撫院給區旌獎。有司宜加優禮。次者爲二等尙義之民。知府給區旌獎。再次爲三等尙義之民。州縣給區旌獎。若有破格多捐。爲人所不能爲者。則申詳撫院具題旌獎。

安流民

一、流民當互相養濟也。每十人爲一排。或多一二人。或少一二人亦可。立一排頭。來者即令著落排頭。如來者多。再分排頭。令聚一處。晝則各出分路求食。夜仍聚會一處。或庵、觀、寺、院。令排頭代爲料理。而以僧人董之。蓋恐流來人多。或有死亡、拐帶、盜竊、爭鬪、事故。有此著落。如佃戶之依里主。行旅之依店主。自帖然得安。至於男女又當分別。寺院有男僧者。令其收養流來之男人無妻女者。庵觀之有女尼者。令其收養流來之女人無男夫者。如一家有男女數口者。不得分別折離。或於寺觀。或於各鄉村處所。查設空閒房屋以處之。以耆老、鄉約主其事。然流民又宜各州縣均爲安插也。使此處安插。彼處或不安插。則此處之聚集必多。必有不能周全之處。惟各處均爲安插。則養濟自易。而人亦無擁擠之患矣。

稽察

人之饑餓而死者。必數日不得食而後死。斷無一二日不得食即餓死之理。宜令流民頭或僧人稽察。有眞正一二日不得食者。即爲稟官給粥一頓。使能行走。再令出門求食。若房民。則令耆老公正者會同鄉地不時稽察。眞正一二日不得食者。即令報所在官長令給粥一頓。至風雪之日。寒冷不能出門求食者。尤宜稽察。報明所在官長。或量給米升合。或量給錢數十文。或用撈粥法煮以食之。但要每日留心。如有凍餓而死者。即報明所在官長捐棺木以埋之。如先不稟明幾日不得食。而即稟報餓死者。嚴加治罪。如地方官凍餓死人不行申報者。以匿災論。如有隆冬眞正無衣者。令耆老會同鄉地查明。報所在官長捐給綿衣。流民亦如之。或耆老確查明白。稟所在官長設法捐給。或勸諭紳衿富戶。酌量多少捐給。如此。則所費者少而所活者多矣。

收養

一、鬻賣子女者。原非得已。蓋舉家飢餓。束手就斃。不如割愛以延旦夕之命也。且買者必有糧之家。賣者必得食矣。今凡賣子女者。責令地方官捐俸代爲回贖。此雖軫念貧民曲爲完聚之法。但富室有力之家不肯再買。而災黎窮困之極。必有遺棄道路而凍餓以死者。今宜令如有窮苦寄丁不能自存者。許令親戚收養。如無親戚者。鄰里養之。或所至之處有願收留者。任其收留役使。與僱買人同。而人多不肯收養者。誠恐歲歉代爲收養。至年豐。伊父將覓回本家。不爲使令。故不肯收養耳。今宜官給之券。聽其自定限期。以若干爲滿。其有遺棄孤兒。人家收養長大者。即令拜所養爲父母。豐年不得歸還本家。著爲定例。蓋父母生之而不能養。此能養之。即亦父母矣。則人之收養者日多。而孤兒庶免凍餓而死。此兩全之道也。

掩埋

一、骸骨不可不急爲掩埋也。昔文王澤及枯骨。況現經飢餓而死者乎。每見有拋棄骸骨。日色暴露。甚爲

可憐。宜嚴飭城關各鄉約、地人等。凡街市道路田間。有拋棄骸骨。俱令掩埋。以順生氣。蓋災祲之後。每當疫疾。皆因餓死人多。穢氣薰蒸所致也。一經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災沴之祲矣。

禁戲

周禮。以十二荒政聚萬民。九曰蕃樂。注曰。閉止樂奏也。飢饉薦臻之時。流離滿道。何心樂此乎。是以嚴加禁止。蓋人方愁苦衣食之不暇。我乃演戲以取樂。無論向隅者所不願聞。恐天地神明亦必不佑矣。何如省其費以濟民之爲得乎。自禁之後。如有搭臺及宴賓仍前演戲者。每日罰穀十石。計日增加。立比入倉。賑濟飢民。既可化無用爲有用。亦可稍遏游惰爲勸懲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一

傳

許魯齋先生傳

先生名衡、字仲平。懷慶之河內人。號魯齋。幼有異質。七歲入學受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少長。以家貧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轉徙無所。學無師授。又艱得書籍。先生嗜學如飢渴。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手鈔以歸。既逃難徂徠山。始得見王輔嗣易說。先生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常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先生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新安朱氏書。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數。無所不講。其教人。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樞嘗被召入元都。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先生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獨處蘇門山。慨然以道爲己任。凡

喪、葬、祭、嫁娶、必徵諸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遇歉歲。食藜藿茹蕨。之泰然。諷誦之聲聞戶外。財有餘。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不義弗受也。元世祖在秦中。召為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相率就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為平章政事。先生與樞、竇默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乃奏以樞為太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陽為尊用。實遠之。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先生曰。如此是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太子位東西相向。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為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國子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右丞相。欲先生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先生上疏。凡數萬言。一。立國規模。二。中書大要。三。為君難。以踐言、去邪、得民心、順天道、為目。以修德、任賢、愛民、為要。四。農桑學校。五。慎微。世祖深嘉納之。阿合馬為中書平章。領尚書省六部事。勢傾朝野。先生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屈。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先生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深銜之。俄除左丞。從上幸上京。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諭旨。且舉自代者。先生奏。用人、天子大柄。臣子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八年。以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上為擇蒙古弟子俾教之。先生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樸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伴讀。詔乘驛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為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稺。先生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己子。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靜而張弛之。慎之嚴而防範之。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以說書。誦讀有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為教醇懇至。從學者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不繼。先生請還懷。是年兵下襄陽。首先生議持為不可。其辭甚峻。丙戌。先生得告南歸。十五年。以金大明歷氣朔漸差。命先生與王恂、郭守敬等更造新歷。以集賢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歷成。奏之。賜名授時歷。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為請於帝。以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其祿養之。先生即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尋病革。家人方祀。先生曰。吾一日未死。敢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墓下者。先生善於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惟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為世用。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與彼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學士王磐。氣蓋一世。少許可。獨見先生曰。先生、神明也。歿謚文正。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

薛敬軒先生傳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中鄉舉。除玉田教諭。母齊氏。一夕。夢紫衣峨冠人謁見。已而生先生於學舍。肌膚如晶。洞見五內。七歲。端重如成人。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能詩賦。見周、程、張、朱書。歎曰。此聖道正脈也。遂焚所作。專思力行。言動必質諸書。有一不合。終夜反側。十七。教諭公再改鄢陵。先生補鄢陵學生。應河南鄉試。舉第一。明年。登進士。宣德三年。擢廣東道御史。三楊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辭曰。某承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行中議之。曰。薛公見且不得。可得而屈乎。正統改元。陞山東僉事。提學。先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後臨所至。必先考躬行。後及藝文。諸生稱薛夫子。太監王振與先生為同鄉。問三楊曰。三晉之中。無為卿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為大理少卿。先生不謝。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立。振心銜之。適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不與。山教妾告妻毒魅夫死。妻下吏。自誣服。先生辨其冤。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嗾諫官以受賄劾先生。下錦衣獄。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何愧焉。日讀周易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會有一老僕哭於爨下。振問故。答曰。聞薛夫子將刑耳。振為感動。遂得不死。家居七年。雖隣里罕見其面。來學者日眾。先生令從事小學。以及大學。教不躐等。而收功則歸一原。十四年。起為大理寺丞。時敵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欲雜其鋒。先生曰。敵勢深入。勢必不久。將夜遁。已而果然。貴州苗叛。命將征之。以先生督餉。先生贊都帥。為擬諭撫諸苗。悉平。景泰初。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民命當死。獄久不決。或貸之。先生曰。如死者何。竟置之法。太監金英奉差歸。公卿餞之郭外。先生弗往。英至京。言於眾曰。南京好官惟薛公耳。未幾。復召至京師。為大理寺卿。時年歲七十。乞致仕。不允。草場災。欲誅典守者。先生力辨。乃免。蘇松有饑民貸富人粟不得。火其屋。蹈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眾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止誅其魁首數人。文大恨曰。薛某倔強猶昔。天順元年。裕陵復位。素聞先生學行。轉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至。俟易服乃入。所言皆正心誠意之要。左右望見曰。此薛夫子也。時有矜迎復之功者。先生曰。凡事取必於智謀。不循天理者。非聖賢之學也。上初接見。禮遇甚優。後連日不召。曾遣使往西番徵獅。先生諫不聽。時曹吉祥、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曰。醴酒不設。可以行矣。遂稱疾辭歸。行至直沽。風雨大作。日中不得食。吟詠自若。子惇偶見。先生奮杖擊之。曰。我雖困。道則亨也。閉戶家居。從學者益眾。先生惓惓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有實見。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還珠也。所著有讀書錄。又有讀書續錄。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多著書。平日奏疏。皆削其稿。一夕。檢閱束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遘疾。白氣沖天而上。是日卒。訃聞。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

胡敬齋先生傳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端慤有大志。不苟言動。長從吳康齋講學。已而辭歸。閉戶自修。惟以程、朱為師法。而聞見日異。迥出於康齋所傳之外。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而成始成終。皆收功於一敬字。故名其齋曰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篤學力行。日立課程。書言動以

自考。謂日用工夫最怕做得不真。又怕間斷。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性孝友。執親喪。水漿不入口。哭踊絕而復蘇。三年不入私室。事兄恭。凡歸。必迎於門。有疾。手自調藥。篤宗族。訓誨子弟不倦。家人化之。從游者日衆。先生誨學。每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聰明。亦不濟事。語治。每曰。以眞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淮王聞其賢。待以賓師之禮。提學使者李君齡請居白鹿書院。先生爲立學規。一曰。正趨向以立其志。二曰。主誠敬以存其心。三曰。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四曰。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五曰。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六曰。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又云。凡入堂者。必以聖賢之學爲宗。毋習庸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好。各置日錄簿一冊。書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於上。稽察而激勸之。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談論寬和。亹亹不倦。謂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孔子之道。不外忠恕。其爲教。必始於卑近。以漸進於高遠。不爲空虛幽渺之談。時陳白沙有大名。海內翕然宗之。先生獨詆其爲禪。論陸象山學問。有淩虛駕空之意。其爲異學可知。予謂先生之學。有出於康齋所傳之外者。不於此可徵乎。有明正學。薛、胡、在伯仲間。即羅整菴亦不能及。其餘可勿論矣。所著有居業錄傳於世。年五十二。卒。萬歷十二年。從祀孔廟。

稽留山先生傳

先生姓稽。諱永仁。字留山。別號抱犢山農。先世常熟人。父諱廷用。明季官中書舍人。僑居白下。先生少游無錫。樂其山水。因奉中書君卜居焉。就學吳郡。補博士弟子員。性孝友。侍中書君能以色養。學期有用。凡天文象緯兵刑、禮樂、河渠荒政。罔不條分縷析。爲詩古文詞。皆發於至性。揮毫振紙數千言。屢試不售。會范忠正公開府於浙。旋奉督閩之命。延先生爲記室。無錫令吳君伯成餞別賦詩。多黯然語。先生心動。不欲往。中書君促之行。夫人楊氏攜幼子送至紅橋莊外。涙涔涔下。當是時。朝議撤三藩。雲南吳三桂最先反。靖南耿精忠鎭福州。與粵藩尚之孝密約。有三方鼎足之謀。忠正公至閩。先生悉心籌畫。代范公草疏請撥協餉。補錄旗兵。安插逃弁。廣興屯田。爲陰雨綢繆計。又謀巡視沿海爲名。提輕兵駐上游。以拊其背。扼其吭。使此謀得行。則制人而不制於人、斷如也。而一時文武大吏及范公麾下士、皆豫中賊餌。號令格不行。賊僞設宴召范公。錮於密室。隨下先生於獄。迫脅萬端。屹不動。有同郡某附賊爲顯官。製鮮衣遺先生。先生怒裂而擲諸地。獄禁稍弛。裁炭題詩於壁。盤屈若蛇蚓。以發其忠肝義膽嶔崎磊落之志。聞與忠正公相聞。輒相和爲變徵聲。有林能任者。亦義士。往來探視。得忠正公及先生詩。皆默識而繕寫之。故遺篇皆傳於世。先生幽繫歷三載。丙辰九月十七日。范公遇害。先生仰天揮涕曰。所以不即死者。欲從公有爲也。今已矣。死耳。死耳。遂自經。同時死者三人。紹興王龍光、松江沈天成、濮陽范承譜。明年。福建平。督臣上其事。給銀殮卹。僕程治以喪歸。歲戊子。忠正公子時崇撫廣東。具疏爲先生等請贈官。特贈修職郎、國子監助教。夫人楊氏。先於壬午歲以節賜坊表閭。子曾篤。丙戌成進士。官翰林。今荷皇上特達之知。擢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顯榮褒大。荷兩朝錫命。報忠教孝之典。於是乎備。先生遺集。則少司馬未第時徒步入閩。購得之。即林能任所藏者。林已前死。丹心碧血。神物護持。先生亦烈矣哉。

贊曰。忠正之節。偉矣。若留山先生。非有官守之責。心感國士之遇。困苑幽囚。至以身殉。彼大僚介胄。列方面。專城數十。而望風投降。多墮僞命。蹈戮辱而不悔者。視先生亦可以少愧哉。今讀其遺文。正氣磅礴。慄慄與日月爭光。嗚呼。若先生者。洵不死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諡恪勤陳公墓誌銘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諡恪勤、陳公。於雍正元年正月朔有五日。以疾卒於武陟工所。遺疏入。上軫悼不已。賜詔云。陳某潔己奉公。實心爲國。河決築修。積勞成疾。歿於工所。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著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以營喪事。母韓氏。封一品夫人。以一品廕其子。諡曰恪勤。案狀。公諱鵬年。字北溟。別號滄洲。其先江西廬陵人。八世祖恬庵公。始遷長沙之湘潭。今爲湘潭人。公在姙。太夫人夢有大鳥之祥。遂生公。生有異質。四五歲。即能背誦唐人詩。九歲作蜻蜓賦數千言。人驚異之。目爲神童。時避吳逆亂。公盡室竄深山中數年。流貫經史。亂定。出應試。輒冠其曹。康熙甲子。舉於鄉。辛未。成進士。丙子。授浙江衢州府西安縣知縣。公剛方有大節。不可干以私。涖任之日。即焚香告天。矢爲淸白吏。又書淸愼勤三字。榜於室。蓋公筮仕初。早置險阻艱難於度外矣。西安當耿逆初定。戶口逃竄。田稅錯迕。公招集流民。逋賦悉蠲之。民歸復業者數千戶。烈婦徐氏冤死十年。公廉得其兒人。寘諸法。葬徐氏以禮。立石以旌其節。俗多溺女。公嚴禁之。賴公得生者。皆冠以陳姓。在西安四年。舉績

大害。制府再薦。皆格於部議。不行。庚辰。效力河工。逾年。題補天津同知。引見。先帝稔知公清廉。特命宰淮安之山陽。公抵任。黜汰耗。繩胥吏以法。舞文墊賦者畏而歸農半焉。關吏亦守法。不敢於常稅外取一錢。旋奉旨特陞海州知州。公治海一如令山陽時。民以官清民安。榜其門。癸未。先帝南巡。憫山東游饑。發帑賑濟。命公與余董其役。回鑾。公援粥於濟寧之康莊閘。召入御舟。顧問公家世。讀何書。師何人。試詩。稱旨。賜御書一幅。旋陞授江寧府知府。江寧俗習豪侈。不遵禮教。婦女多袨服游觀。公入境。即嚴禁之。風俗斬革。是時。公廉正之聲動天下。松江富民某捕盜。卒心利其貲。賊盜誣之。盜擁入室。至窘逼女婦自經死。事發。將援赦以脫。公曰。賊吏無赦。況溺盜劫殺乎。根縋其黨五人。置之死。其會審蘇郡命案。事涉闔殿死主者已坐以謀故。公出其死罪。上之部。駁再三。卒不能奪。竟得宥。常郡守與諸生訟。文致十餘人於死。公承勘。盡平反之。其決獄明斷仁恕類如此。會東南公務需費。當事欲私增戶租。公以去就爭。由是忌者必欲去公。乙酉。先帝再幸江浙。督撫命修金山馬頭。三限一夜竣。欲藉供億不辦以困公。而民皆踊躍趨赴。毀其所居室以濟。越三鼓而工已就。先帝臨視。奇其才。未幾。因江南河歸事陷吏議。幽於會城。民至痛哭。能市持薪米相餉遺者。纍纍巷。獄成。衆莫知其故。及詔下。從寬免死。始知忌者直欲殺公也。旋奉旨。隨某著來京纂修。公入館年餘。每書成進覽。未嘗不稱善。戊子冬。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死者相枕藉。公親串巢。即操舟徧歷村墟。詢疾苦。設法賑濟。生活者幾千餘人。甫守事多叢脞。未結案件若山積。不一月。剖斷無遺。囹圄爲空。逾年。蘇郡大治。庚寅。奉特旨護理布政司印務。忌者復恐公大用。掇拾無所得。藉承審遲延。與前河臣案。羅織成獄。蘇民呼冤者數萬人。吏烈於公在江寧時。會先帝聖壽六十覃恩。再被湔濯。謝恩。蒙召對。命充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丁酉。署霸昌道事。又監修密雲城工。十月。公迎鑾密雲。侍行二千餘里。先帝詳詢歷任事。而於河工尤悉。公自庚辰館用河干。於土壤剛柔。水勢曲迅。防塞引洩之法。靡不熟講預籌。故奏對稱旨。辛丑。命公查勘河務。其秋。河決河南武陟縣之馬營口。汎濫山東張秋直隸長垣等處。先帝爲之旰食。遣河臣與撫臣協同捍禦。公具摺奏於上流對岸廣武山下開引河以殺其勢。仍乞速發帑金。著內大臣督理。會先帝已遣重臣授方略。適公奏入。天顏喜甚。語九卿云。陳某所奏事宜與朕若合符節。十月。河臣趙世顯陛見。即命公署理總督河道事。歲餘。公抵任清江。春正月。馬營堤工冰消水溢。兼以地勢低窪。舊口復決。公兼程奔赴。具摺奏於王家溝逕黃河故道開挖引河。使大溜遄循。庶可修築。功未成。尋以南工伏汛將發。奉旨回清江調度。會漕運總督施公世綸卒。又命公攝其政。以一身兼兩任。雖經營遠猷。亦必有難周者。時漕流淺澀。僱募民船。舟子數千人。食用不給。群聚號呼。勢若鼎沸。公立發河庫銀六萬兩散之。事行。然後上聞。先帝歎爲有膽識。仲秋。還武陟。爲文以告河伯。河水忽縮減尋丈。再奏請開官莊峪引河一道。奉旨依議。由是晝夜河上。往來官。風、露、雨、嚴霜、積雪中。食飲俱廢。而南工文移。郵傳飛至者日數十百道。五官並用。丙夜不休。公自是遂病矣。當公之初至也。秦家廠南壩尾已開。未及合。而北壩尾復潰。公力疾經畫。至十月而南壩尾合。乃專心北岸。詎料北壩尾百方修補。幾合旋開。人力不能爭。於是勞瘁轉甚。寖以不支。忽聞先皇帝升遐。公摧傷痛絕。遂夕乃甦。匍匐望闕長號曰。臣累次

蒙聖上不殺之恩。誰背可攀。臣願以魂魄隨侍。擗踊三日不絕。氣奄奄僅存。猶力疾辦事。至十二月。北壩尾猶未塞。公再爲文投河。自誓以死。衆皆銜淚趨工。歲終。北壩尾乃以合龍奏。計公之殫精竭力。兩年於茲。心維口畫。奔走勞勩。其誠異足泣金石而感鬼神。故得天人之助。以告成功。嗚呼。公可謂不負厥職矣。今上踐阼。遣使慰勞。特旨實授總督河道。公疏謝。兼以病篤告。上備問情形。賜以先帝御物。曰。如對先帝也。又遣御史馬爾赤哈往視疾。於癸卯正月初五日漏下四鼓。命具湯沐。望北面口授遺表。寅刻。詣賜物者至。公猶扶掖拜謝。復占奏摺附上。遂端坐而逝。享年六十有　。公身長七尺。美鬚髯。目光如電。聲若洪鐘。燕居衣冠必肅。言笑不苟。人望而畏之。接見則藹然春陽。胸無畦畛。喜怒不形於色。當機鎮靜。危疑患難中。神氣愈閒暇。發覆鉤情。洞見毫髮。故所至政績成卓卓可紀。江左士民祀公於海忠介公祠。公爲人雖不必與忠介相似。要皆間世特出之傑云。公忠孝根於至性。父喪。廬墓三年。終身遇先人忌辰。竟日含悲。不御酒肉。臨終。拳拳以受先皇帝與皇帝厚恩不得報。太夫人年八旬不得終侍。以爲恨。他無一語。生平嗜讀書。雖困疾苦。未嘗釋手。百家諸子。靡不窺究。而於詩尤篤好。自言。年四十後。天機所發。自然成韻。視沈約之拘於八聲、五病者異矣。書法師顏魯公。而草書特妙。求書者接踵。片簡行字。寶若珪璋。就逮京口時。甫開釋。即縱遊北固、金、焦。焦山有陶隱居瘞鶴銘。投江水中。值霜降水落。出其銘。置山巔。覆以亭。作瘞鶴銘考以紀其事。倉皇縲絏中。猶瀟灑從容不失其度如此。所著書有滄洲文集八卷、古今體詩五十四卷、賜月詞一卷、自訂年譜一卷、歷仕政略、河工條約各一卷。藏於家。其奉敕纂修四朝全詩、方輿全書、月令輯要、物類輯古略、韻府拾遺、分類字錦若干卷。皆藏內府。曾王父諱某。王父明經公諱余嘉。文章學問爲三楚人士冠。無子。以弟之子太學公諱式穀嗣。即公考。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元配石氏。繼配謝氏。俱封恭人。男七。戊戌四月。樹萱奉旨召入都。引見於澹寧居。著內大臣考試詩文。俱蒙俞獎。命充武英殿分修官。長樹芝。廕生候補員外。次即樹萱。三樹葵。出繼公弟南皋。郡諸生。四樹蓍。郡諸生。五樹萊。六樹繁。七樹莘。女七。長適太學生唐承愷。次適副貢生張瑛。三適歲貢生趙鼎曾。四適候選通判王璞。五適諸生曾鎮。六許字吳翼民。七許字宋鑰。孫男二。本乾、本坤。孫女二。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以□□□祔。銘曰。

凡爲臣子。忠孝兢矢。及觀所爲。多足羞鄙。所以者何。貪生懼死。使己斯樹。不利斯徙。矯矯陳公。守道若命。弃義如風。不移不悔。不有其躬。履危秉正。捐軀效忠。行政蹈蹈。不爲嘆咻。課彼農桑。絕及士女。耆毀怨銷。局投衣褐。屬以雷霆。濡以膏雨。劇通猾胥。鴻返其鄉。除耗袪羨。鼠去其倉。關絕豺虎。衢殲蟊蝗。狴犴空閒。狐蜮潛藏。公直如筆。焉不二黜。迭遭媒孽。再陷請室。萬口悲號。天地震栗。聖祖神明。照心如日。公徂於河。弧子悲歌。分流殺怒。以奠洪波。晦明風雨。我勞如何。功奏圭錫。命殞沈疴。公之行已。廉謹而清。廉不絕俗。清非買名。安詳審密。中正和平。公之銘座。郎公至評。遺讒被謗。先皇曲宥。嘉歎忠勤。逢我今上。二聖如天。知深論當。萬年泥香。九死何悵。精意所天。天每齊顏。投文河伯。怒浪爲恬。億萬士民。感德淚灑。祠廟碑版。長鎮河山。冰雪爲質。清風難攀。淇淇流水。其鑑妍醜。發明公行。使之不朽。詠詩銘墓。以志永久。

蔡恭靖先生墓誌銘

閩爲紫陽過化地，至今風流未泯，人文之盛，媲美吳越，而理學淵源，尤莫盛於漳浦一邑。余於康熙丁亥，奉命撫閩，建立鼇峯書院，延攬名儒，講求程、朱之學，有羅源蔡學博訓士有方，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勵行之旨，不專學人於語言文字閒。余心異之，聘爲多士師，其長君世遠，時以孝廉侍行，因共纂修先儒遺書，予於先生父子，相契不有最深者乎。未幾，世遠捷南宮，選庶常。余復調撫江蘇，仍委先生綜理書院事，以率育人材，俾有成就。逾年，以年老解秩。世遠亦乞假歸省。歲辛卯之冬，世遠忽以先生之訃至，余不勝哀慟，有文獻零落之歎。世遠以狀來，請曰：願乞一言以誌不朽。余誼不可辭，謹按行狀，先生諱璧，字君弘，號武湖，閩漳浦人也。始祖蒙齋公，宋理學名儒，自是科第不絕，蔚爲漳郡冠。高祖諱大壯，領嘉靖己酉鄉薦，曾祖諱宗禹，萬曆辛丑進士，官比部，嘉言懿行，載道南原委中。祖諱一楦，萬曆丙午舉人，累贈文林郎。子三，長而烜，順治戊戌進士，仲而烷，順治壬辰進士，季而熼，郡庠生，以碩德重望爲鄉祭酒，先生之父也。先生幼有異質，九歲能屬文，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選貢入成均，時崑山徐相國爲大司成，先生兩試皆第一，聲譽一時。會耿逆變作，留滯都門五年，不得歸，一時賢豪皆與之交，聞見由是益廣。順時念二親不置，或勸之仕，先生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吾雖黍亦不能率親，何仕爲？丁巳，亂定歸里，時二親避亂於梁山之麓，先生竭力承志，而益肆力於六經子史，四方來學者，莫不以河汾、龍門擬之。二親既殁，襄葬如禮。丙戌，授羅源縣學博。先生慨然曰：天下治亂在人才，人才盛衰由學校，比來士習騖於爲廣文者，師道不立，第省試文藝可否，甚者徒博餽以自利，而於長善救失之意微矣。先生至羅，盡革其陋習，一意崇禮讓，重廉節，而躬行以率之，士莫不觀感興起。諸學使按部，見士之進止有度，文義斐然，亟下檄褒先生。余入閩，廉知先生名，使主書院事，人羨得師。先生之學，惟則古稱先，不爲勦竊之言，表暴之行，而人信服之，蓋以德勝也。先生家素貧，書院月餼無幾，余屢欲有所贈，恐傷其廉，輒止。欲循例疏薦於朝，以實病辭。先生之介潔恬淡，殆有不可及者。比余從江蘇時，先生暫假省墓，余臨行，亟以書促駕，先生惠然來省，整頓師席如初。庚寅秋，世遠得假歸省，始奉先生歸里，越一年，先生竟以疾終於家之正寢。先生生於順治戊子二月初一日丑時，卒於康熙辛卯七月初一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四。門弟子私謚曰恭靖先生。娶陳氏，柔順有賢德，歸方期年，早卒。繼室吳氏，生三子：長世遠，字聞之，己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劉氏；次鳴珂，邑庠生，娶王氏；次可適，邑庠生，娶黃氏。女二人，長適貢生朱永泰，次配林必藩。孫四人，女孫三人。先生天性孝友，清介絕俗，與人交則和平坦易，藹然可親。生平教人，總以篤於倫理、嚴於義利，爲諄諄。讀書限以工程，曰：學貴有序，無序者雖務多無益也。又曰：見古人之行事立言，而反求諸己，其流於不肖者鮮矣。其論說事理，指陳得失，皆可見之施行。惜其事業不見於世，然其潛德隱行，惟夜光之璧差可比擬乎。其沒也，安溪李相國以文唁之，曰：人倫必有師表，鄉國必有典型，先生之存也，咸稱之爲胡安定，或擬之於黃叔度，或品目之爲李元禮、郭林宗，名不虛立，信夫。余撫閩三載，得先生互相討論，自宦江蘇，寤寐不忘，乃今不得復見，悲哉！世遠等既得吉兆於某原，將於月日葬先生，原配陳孺人祔焉，因略舉其

概，而爲之銘曰：先生之名，不必顯於時，而可述之後世；先生之學，不必售於己，而可傳之來裔。此非儒術緣飾者之所能爲，惟其眞修實踐，故能如是，默與道契也。梁山之高，實爲邦望；鹿溪之派，其流泱泱。於此遯形，與天地長，與日月光，千秋而後，視此蓋藏。

貞節解母張安人墓表

余撫江南時，頗以忠、孝、廉、節風厲境內，凡士大夫以及大家之女子，下至匹夫匹婦，其事有動關至性，足以植倫紀、扶世教者，皆欲表而出之。杜少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是予之志也夫。是予之志也夫。甲午歲，蒙恩還朝，山陽縣令解君以敬走京師，謁選部曹，持其母張安人之節錄示余。按錄，安人江西永豐人，明經維垣其父，進士元鍛其弟也，世稱永豐望族。安人幼而淑慧，明經授以孝經、內則、大義，即能了了。年十八，歸贈公，心翼翼以婉，惠以順，居七載，明經北行，贈公舟而祖之江，溺焉，安人走哭欲躍入江中，明經急挽之，論曰：汝完汝節固宜，但如稚齡弱息何？時贈公父母皆篤老，子以壯甫二齡，以敬方乳哺也。安人感悟，強自寬，上奉舅姑，下撫兩孤兒，自年二十五至六十，其節久而彌堅，以壯列士林，以敬舉於鄉，皆其教訓之功。康熙三十八年，士民具狀上之當事，當事咨部奏聞於朝，詔建坊於廬門。又十餘年，安人始卒。二子奉其柩葬於某所，而繫牲之石已磨，以敬徇予文以表之。嗚呼！夫婦爲人倫之首，天作之合也，使皆失從一之義，乾坤於是毀矣。儒者之論，謂先王之時有師傅、保姆、詩書、圖史以訓導之，故婦女多士君子之行，至於後世，禮教蕩然無存，求風化如二南所詠，往往而鮮，此說固然，而後世之爲夫婦者，豈因禮教不興，遂盡失其本心乎？吾觀三代以下，婦人不幸喪其所天，或自經，或投河，或刎頸，載於史冊，彰彰可考，此義固始終天地無前後也。然臨大節有難有易，爲公孫杵臼易，爲程嬰難，何者？感慨激烈之氣，雖發於至性所不容已，而一瞑不視，究不足爲人所倚賴。若安人之艱難困苦，無不備嘗，婦代子職，母兼父道，歷數十年如一日，以冀麗其先人，光大其後嗣，不尤難能而可貴哉。世有儼然士大夫，日講明義理，卒然遭人倫之難，而改節易行者，何可勝道。吾表安人之節，以勸天下之爲人婦，並以勵天下之爲人臣子者。

祭文

祭倪儆洲夫子文

嗚呼！夫子逝矣。夫子之蒞吾儀也，不及兩載；夫子之去吾儀也，已閱十三年。其執經問業如某輩者，無日不願見夫子，顧其間有得再見者，有終未得一見者。今已矣，夫子逝矣。死生離合之際，雖有天焉，能不悲哉！夫子方在儀時，孜孜以振興文教爲務，政治之暇，以文事請者，未嘗不忻相接也。一時人思自勵，誦讀之聲相聞，莫非夫子教誨之力。夫何名高物畏，才大忌起，竟解組去，然猶思調補衝邃，可以繼見，不謂定南一任，隔數千里，既而復調筑陽，以爲境接豫壤，天假之便也，方期負笈往見，而今年四月，得世兄寓生書，言夫子病且甚，夫天福善人，雖病可勿藥，及七月訃至，遽焉逝者，即此時也。天乎天乎！何奪我夫子

之速耶。夫以夫子之德行、人品、學問、文章。顧使之困頓簿書間。天之顛倒。亦已甚矣。乃復不假以年壽。甲子一周而猶歉其二。天乎天乎。何奪我夫子之速耶。夫子歷仕三邑。而定南爲暫。吾儕較久。筑陽較又久。吾不知數千里之定南。聞夫子之逝。悲當若何。又不知千里之筑陽。見夫子之逝。悲且若何。而吾邑編氓追慕痛悼。受業諸子。疾首號泣者。殆不知其所極也。嗚呼。知己之感。今古同慨。爲諸子者。或幸而有成。或企焉而尚未有成。皆欲奉教夫子。而今已矣。永不見我夫子矣。狀中載蕭廌常之哭杜靑公者。有曰。當三斃鵬舉之矢。擲碎伯雅之擊。今之所感。正昔之所云也。能不悲哉。能不悲哉。神而有靈。尚其鑒諸。

祭冉永光文

嗚呼痛哉。先生竟棄予而長逝也耶。憶昔先生倡教嵩陽。表章正學。四方同志。聞風響應。余心竊嚮往。思一親炙休光。而未之逮。既而先生蜚聲翰苑。余適備員中垣。因得晨夕過從。與聞緒論。乃知先生之學。非幽杳恍惚支離旁雜之說。顧嘗都門悤遽。心志紛雜。以不獲窮極其精蘊爲憾。未幾。先生給假旋里。余以讀禮居家。因擕諸兒書院。延先生主教事。時及門受業者百有餘人。先生勤於講貫。指授要歸。一時學者多所感興。余亦不失所親。爲之勉勉而不能已。先生作人之功。於斯爲大。而余之受益於先生者。於斯亦彌深矣。自是以還。天南地北。出處殊轍。先生應召入館。不久旋歸。高臥林泉。閉門補述。余以碌碌之材。倖邀聖恩。竭蹶奉職。不敢言歸。與先生不相見者。幾二十載。而舊時學殖。亦日就荒落矣。然猶賴先生之教。頗識義利之辨。明於邪正之分。是以數被摧折。而志不回。屢遭困阨。而信逾堅。不至嗒然自喪以處於汙壞之地者。皆先生教誨之力也。歲丙申四月。先生壽介八旬。都門故交。咸爲詩文稱賀。聞先生動履如故。強健猶昔。竊以爲此天之嘉惠來學。將使斯道之傳。永無窮期也。孰意未及兩年。而哲人遽逝哉。嗚呼。世人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顛倒於利害榮辱之途。遂至錮蔽。牽若蠛蠓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而先生終身謀道。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眞可謂存順沒寧而無遺憾矣乎。予今年老志荒。頹廢日甚。其尚能克自振拔。終無負所學。以無負先生之教也耶。聞先生之訃。痛徹心膂。南望長號。遙寄此辭。惟先生其憐而鑒之。尚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夫。嗚呼痛哉。尚饗。

雜著

紫陽書院示書生

蓋聞爲政莫急於賢才。致治必先乎教化。昔日安定胡先生教授蘇湖。有經義齋、治事齋。其大要使人明體達用。出則爲乘時濟世之才。處則爲經明行修之士。故一時游其門者。皆知稽古愛民。迄今閱數百載。稱善教者。必推安定先生。近日士尚浮華。人鮮實學。朝夕揣摩。不過爲獵取科名計。於身心、性命、家、國、天下之大。茫乎概未有得。豈士風之不古若歟。抑所以教導者之不得其方也。恭逢聖天子崇尚實學。編輯朱子語類、文集、可羽翼經傳者。定爲全書。詔刊布各學。諸生得以時肄業。興起教化。誠盛舉也。余才淺德涼。忝撫茲土。大懼隕越於下。不克成就人才。以負簡畀之重。爰設紫陽書院。俾有志之士。講求正學。今四

方向學者接踵而至。意亦轉移風化之一機緘。余維所以教導諸生者。不出經義、治事二者之外。惜乎安定遺規。僅存大略。其中節目不可盡考。今謹師其意而增益之。立爲課程八則。具列於左。願諸生遵守力行。精修勿怠。

一、凡四子、五經。內聖外王之道備焉。朝廷所以特重明經之學者。非沾沾爲士子取科名計。惟欲漸摩陶淑於其中。則氣質自化。德性自堅。粹然爲一代名儒爾。今之四子、五經。何人不讀。卻只視爲紙上陳言。於我都無干涉。大失爲學本旨。今與在院諸生約。每日早晨。先看四子、五經、各一二章。務必逐字逐句於身心上體驗。久之。默有心解。豁然貫通。舉足動步。自然把捉得定。從此深造有得。以馴致於聖賢之域。其有詞義深奧。未能理會者。即行劄記。以便質問。此爲學第一切要功夫。

一、凡先儒語錄。所以繼道統。明絕業。有功世教不淺。每見今之學者。才高意廣。或肆意於詩文。或留心於象數。窮極心思。作爲無益。自成童以至白首。於吾學毫無所見。思之誠堪痛惜。間有高明之資。可以入道。又陽朱陰陸。誤入歧途。近世王學之害尤甚。希心頓悟。率天下而盡入於禪。其流弊曷有底止。余爲此懼。謹纂先儒語錄、文集。不背於朱子者。得數十部。今盡發之書院。令諸生得以縱觀。向日已經講究者。搭此自然指發。倘有踏前所云。不妨盡棄舊學。一歸正路。久之自然道心充長。否則日復一日。錮蔽愈深。正如羅豫章先生所云。錯過一生者。良可懼也。

一、凡聖賢精義。講論始出。若以一人之見。搜討務求。窮年累月。亦不能了了。所以獨學無友。昔人所深病。今者英才聚集。正可互相諮訪。毋執己見。毋徇俗說。總以虛心質證爲主。雖在初學。亦可驟長一格。但恐羣居終日。漸闢謔浪之風。不但妨功。亦長惡習。當於一、六日。齊集明倫堂上。會講。講畢。即退歸各人坐臥處。細心研究。毋得彼此往還。浪廢時日。庶幾有益無損。

一、凡用世之道。學者所宜深究。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看他氣象是何等弘毅。今之學者。時藝之外。茫然無知。徼倖一第。出宰民社。凡兵、刑、錢、穀、農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務。可條舉者。毫無定見。不得不聽命於奸胥、猾吏。在我不能操其柄。則居官僅以守府耳。今諸生未第時。乘此餘閒。即當留心世務。淹貫博通。務在有裨實用。可以坐言起行。則今日草茅所論。定即異日之嘉謨偉畫也。事孰有切於此者。故爲附諸生次及之。

一、凡三、八日。作時藝二篇。講義一篇。時藝代聖賢口氣。發明道理。期於達意而止。若理不足而專求詞藻。其弊也支離繁縟。闘靡競妍。爲纖爲雜爲鄙倍。左支右吾。罅漏百出。不幾於侮聖言乎。願爾諸生悉除諸弊。以先輩大家文爲式。余將採其尤者。刊刻流布。以樹風聲。至若講義。既不順聖賢口氣。尤易發明書理。諸生宜各抒心得。大暢厥言。專在羽翼經傳。不詭於道。則經學明而人心正矣。

一、學者之心思。日用則日出。不行劄記。必致遺忘。昔張子著正蒙時。隨處置筆硯一具。以便得意即書。故日積月累。以成此千古不朽之業。諸生儻心有所觸。任其轉盼即忘。究所得者何與於我。平日讀古人書。見今人事。蓄積饒多。見解自別。倘有餘功。或作經義錄數則。或作治事錄數則。務要明白顯快發顧

人所未及，錄就呈閱，余將驗爾諸生之實學焉。

一、凡妄遊交際，不但有妨正業，亦且漸長浮夸。孔子所以有佚遊宴樂之戒，孟子所以有一暴十寒之懼也。曷思大禹聖人，尚惜寸陰，吾輩中人，當惜分陰。倘日務馳逐，呼朋引類，數往還，勤問答，此不過飾名之徒而已。書院中豈宜有此事。諸生自進院後，除月朔歸家省親外，不必出院。如有萬不得已之事，必欲親自料理者，諸生可親自登記於所置簿中，某日某人以何事他出，事畢即進。庶乎入世之念淺，而入道之功深，亦即大禹不廢寸陰之遺意也。

一、凡人之品，率出乎素養。倘有失足，物議隨之，殊可提懼。學宮臥碑，首重干謁之訓。諸生讀之，亦觸目警心否。余豈豫料諸生之必出乎此，而不得不深慮者，正以薰蕕不同器，恐與匪類相遇，不使拒絕，聲名從此頓喪，後悔無及。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取其益而棄其損，是在爾諸生矣。其毋忽。

以上數條，蓋立綱紀。若夫立志、省身、居敬、窮理、應事、接物之道，累幅難盡，余將漸次錄出，以示諸生，茲不暇細及。

紫陽書院讀書日程

人生一日不讀書，與讀書而無法程，雖勤惰不同，其為失則均也。如農勤於耕，女勤於織，皆於三時晝夜之間，有一定之工程，而為學獨不然乎。夫夜以繼日者，周公之勤也；不疑忘食者，尼父之敏也；分治事與窮經者，蘇湖之教也。詩書濬其靈府，史籍長其精神，文章抒其見識，又學者無窮之樂也。倘廢荒經，不學牆面，玩愒既久，歲月坐消，縱桑榆思奮，而衰御已馳，匪惟余身之是憂，亦二三子之所鑒也。今與諸生約，每日工課，大略有四，悉書於策，洎乎浹月，將考成焉。洽經史之精英，為太平之黼黻，紹程、朱之絕緒，咸一代之碩儒，無怠無荒，毋為耕夫織女之所竊笑，予有厚望矣。因條其目如左。

經書發明

經書為義理之淵源，其至當不易者，固百慮同歸，至於隨人體驗，隨時觸發，意趣正自不窮。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不妨各家門前各為景致耳。若拘文牽義，無所會心，則味同嚼蠟矣。此程子所歎飯從脊梁過者是也。諸生每日看某經、某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必沉思玩索，身體力行，凡有所得，即記於是日課程之內。

讀史論斷

讀史有真性，見古人可法可傳處，使欣然神往，恨不得與之同堂；見古人可惜可殺處，使怒目切齒，恨不得親唾其面。讀史有真識，當時事勢是如此，曰如此固當；當時事勢不如此，曰必如彼乃得。或設身處地，或略迹原心，異日異人品、異經濟，正從此中陶冶而出。若徒侈陸子之書厨，效義山之獺祭，自不免於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今與諸生約，每日看史，自某處起，至某處止，有所發明論斷，悉書於後。

古今文

雕蟲小技，壯夫不為；俳語儷詞，修士所恥。若原本高厚，上引星辰，下溯江漢，斯足尚已。天人三策，東西二銘，以及佛骨表、原道諸篇，皆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至於制義一途，淸發自己之性靈，闡明聖賢之蘊蓄，且又廷獻之先資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可無務乎。每日所作古文、時文，其備記之。

雜著

文至於雜組小品，微乎微者也。一木、一卉、一事、一物，其義幾何，卮言日出，縱或精工，要亦與三年一葉同歸無用。乃若茂叔觀蓮之說，蘇公野渡之詩，人品懷抱，悉徵於是，何可廢也。況間見稀奇，用垂紀載，既愜高寄，隱寓箴章，亦學士胸中蓬蓬勃勃之不可遏者。諸生一日之中，如或篤情勝致，偶託詩歌，其裨於世教者，悉以誌。

正誼堂續集卷之一

疏

題請鄉試廣額疏 康熙四十七年

為聖朝文治日隆等事。該臣看得文治覃敷，士風丕振，正當極盛之會，請弘曠典之仁。欽惟我皇上道隆洙泗，治邁唐虞，樂育人材，溥天漸化，甫廣興文教，比戶不輟誦歌，誠千古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閩省士子，咸被聖化，讀書之人日益加多。且乙酉鄉試取中文舉人，欽奉恩詔，廣額十名，無不感勵激發，爭自濯磨，以自奮於功名之路。據閩閩府州縣學生員蔡衍鎤等呈，額題請永垂定例等情，經臣批行查議去後。茲據布政使金培生詳稱：查福建省額中舉人七十一名，又奉部行額外取中五經三名。於康熙四十二年，欽奉恩詔，內開天下讀書之人甚多，直省應酌量廣額，隨奉部行，福建省照大省例，加增十名。於乙酉科鄉試共取中八十四名。今歲戊子科鄉試，人才愈衆，讀書愈多。閩省士子，幸際休運昌期，冀廣書升論秀，請俯順下情，恩賜入告。於本年戊子科鄉試起，請照乙酉科加增名數取中，永為定例等由。臣仰體皇上樂育人材，廣興文教至意，不敢壅於上聞。儻蒙俞允，不特多士慶風雲際會，而且振古仰文治光昭矣。伏乞敕部議覆施行。

請續賑淮揚徐三屬災民疏康熙四十九年

爲災黎已蒙蠲賑、目下謀食維艱、仰懇皇仁再賜賑恤事。竊照淮揚徐三屬、頻臨黃運兩河、向來時遭水患。士庶民貧、幸荷聖明、蠲賜蠲賑、加意滋培、萬姓得安故土。康熙四十八年海高等十九州縣、并淮大徐三衛、夏被水災、軍民乏食。經前撫臣于準會疏題請動支康熙四十七年各屬解貯司庫留漕米耗價銀一十萬兩、分給賑濟。部覆奉旨允行。令將四十九年文職官俸、役食、捐補還項、業於去歲秋杪冬初、飭藩司照數動支、分發被災各屬、按名散放。小民已慶更生、無不感頌皇恩。今臣奉命調撫茲土、蒞任以來、仰體皇上愛民之心、博訪民間疾苦。察知淮揚徐三屬之海州、邳州、清河、桃源、宿遷、睢寧、沭陽、高郵、興化、徐州、沛縣、蕭縣、碭山等十三州縣、并徐州一衛、秋禾復被災傷、困苦尤甚。向所領賑銀、亦止大口三錢、小口一錢五分、與僅被夏災者相等。是以延至新歲、仍多乏食。當此春氣尚寒、麥秋未屆、災黎飢餒堪憐。若不亟請聖恩再賜賑恤、誠恐仍致流移。惟是江蘇從前積貯米穀、久已動賑無存、而向設倉貯賑過之窮餓。又未敢再請動支正項。查有江蘇等屬康熙四十八年分缺存留俸工等銀一十五萬五千五百餘兩、已經前撫臣于準題請循例撥補。內除祭祀、科場、廩糧、恤孤、及鋪兵等項苦役工食、係萬不可缺之款、仍應按數支給外、其官俸、役食、雖係養廉餬口、照編應支之款、然官役不領、尚可支持、而窮黎枵腹、實堪憐憫。且四十九年俸工、已奉捐補賑項、則四十八年亦可照例動賑。但未准部臣撥有定款、除見飭藩司統計被災州縣衛乏食軍民、賑至麥熟應需銀兩數目、同分委散賑事宜、悉心妥議造冊詳報外、所當仰請皇上敕部、將請補江屬康熙四十八年蠲缺俸工等銀、迅賜撥給、準予酌量動撥、賑濟之日、照例造冊報銷。如請補之銀、部覆動撥本省蠲缺關稅等項、臣得移催速解、早爲給賑。倘係撥協鄰省、徒稽災民、勢難緩待。并懇允臣先動司庫見銀散給、俟催協款歸補。庶億萬饑民、咸得早霑膏澤、共遂生成矣。臣謹具題。

題報擡財神疏康熙五十年

爲題明事。該臣看得今歲江南文闈鄉試發榜之後、風聞各屬士民紛紛議論、稱考試不公。臣因未得確據、不敢草率入告。正在密加察訪、茲準督臣移送疏稿。江南正主考左副都御史臣左必蕃、開具諭帖、悔有同考房官句容縣知縣王曰俞、所薦之吳泌、山陽縣知縣方名所薦之程光奎、皆不通文理之人。或係傳遞代作文字、與房官打通關節、亦未可定。今場後傳聞如此、則外簾疏忽、內簾作弊可知。見有特疏題參、移關督臣看守。已經督臣具題、將王曰俞、方名、委員各摘取印信、候旨定奪。又據蘇州府知府孟光宗詳稱、康熙五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有數百餘人、擡擁財神直入學門、口稱科場不公、務求申詳等情。竊思本土士子、久荷我皇上教養深仁、而廣額取中、尤蒙曠典。乃今江南發榜後、衆議紛騰、業經正主考臣左必蕃覺察題參。又據府詳、財神擡入學門、臣身在地方、不敢隱匿、相應具疏題明。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海洋商漁船隻編號疏康熙五十三年

爲備陳弭盜之策、以靖海氛事。康熙五十三年正月初五日、準兵部咨開、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

科抄出。該部等部議覆、陞任御史陳汝咸題前事。等因。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題、本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鈔部、送司、爲此合咨前去、欽遵施行。計黏單一紙等因、到臣。准此、除欽遵移行遵照外、該臣等看得陞任御史陳汝咸條奏稽查海賊劫奪商船一案、先經總督臣赫壽會同臣議以商漁船隻、久經編號印烙、給照汛守官兵、不過查察真僞、而一出大洋、或行不軌、亦未可定。應如臺臣條奏、海澳照依內地保甲之法、無論大小船隻、俱各設立澳總甲長、連環互結、分給腰牌、出入海口、以便查驗。如一船爲匪、則治澳總甲長及同甲之罪。茲准部覆、四十六年原任閩浙總督梁鼐疏稱、商漁船隻出外洋者、令十船編爲一甲、取具連環保結、一船爲匪、餘船並坐等因、具題奉旨依議、通行在案。但日久恐致疏忽、應如陞任御史陳汝咸所請、再行申飭沿海各省督撫實力奉行等因。臣思內地之稽查既嚴、外洋之盜綜自熄、無如邇年以來、海盜劫掠、屢屢見報。海洋盜氛究不能靖、蓋商船與盜船在洋行駛、遠近莫辨識認、而巡哨官兵、止循稽查之令、驗過即便放行、殊不知洋盜每有先劫商船、即爲行劫之具、假攙牌照爲號驗憑據、以致盜氛未靖、商害無窮。臣查各鎮營戰船、業經督臣赫壽條議、兵民船隻各有分別、當令營船刊刻號數、奉旨依議、欽遵在案。臣以爲不獨營船宜與民船有別、而出海商船漁船、亦應有辨。又準閩浙督臣范時崇咨準福建水師提臣施世驃咨會、請於商漁船篷上大書某縣船戶某人字樣、臣以爲不獨商漁船宜書、即出哨營船篷上亦宜書寫。臣請將商船前後刻大商字、兩傍刻某省某府某州縣第幾號商船、船戶某人、俱用粉地墨書、其漁船前後刻大漁字、兩旁刻某省某府某州縣第幾號漁船、船戶某人、亦用粉地墨書。其篷上令將商漁字樣一例書記。至凡出哨營船、前後亦刻大營字、兩旁刻某省某標某營第幾號、捕盜某人、所有刊刻字樣、俱用紅硃填寫、而篷上紅書大營字、并記出哨各船船戶、舵工、水手、客商人等、各給腰牌一面、刊明姓名、年歲、籍貫、住址、一面繪畫像貌、其捕盜船戶舵工、在船人等、並照此例、給以腰牌查驗。如是則號數既定、色認攸分、出洋官兵、一瞭即明。再驗之在船人等、當面觀、并所執照票、則奸良易於辨別。儻有匪船混迹、不難詰訊擒拏。其於出入海口、汛防兵役、亦便稽查。如船無字號、人有可疑、即行盤拏究問、嚴加治罪。庶幾匪類潛蹤、良民安枕。此分別標記、誠有便於巡哨、利於商民、似亦海洋弭盜之一法也。至漁船止許捕魚、不許裝米酒下海、亦不許將海洋各樣貨物裝載進口。如有不遵標記、及漁船裝貨者、嚴加治罪。臣從靖盜安民起見、謬抒一得之愚、冒瀆宸聰。可否採擇、合候部議覆奪。臣謹具題。伏乞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請免揚州落地稅疏康熙五十三年

題爲揚城無土產之物、客貨有重徵之苦、公懇飭議柔遠甦商事。據江蘇布政司李世仁會同兩淮鹽運司李陳常詳稱、揚州府稅課司每年額徵商稅銀一千二百一十八兩四錢、內有解司銀一千一百七十三兩四錢、應解江安糧道麥折銀四十五兩、原出之各商鋪戶、日逐於落地貨物、按照部則徵收、年終開列稅官職名、造冊奏銷。今商民王永升等呈請豁免、業經兩淮運道議將經費銀兩抵完商課、按照原款頒解何衙門若干、每年於鹽差報滿之時、經由本道衙門扣指移解、其造報奏銷、自應開列本道衙門職

衙，註明捐補字樣，等因，本司道覆查得揚稅司每年額徵商稅錢糧，既經運道捐補照額完解，以副歲額，原無歧誤，然奏銷考成亦開列該運道職銜，自有專責，則稅課一官，別無職掌，似屬虛設，應請一併題明裁汰，以垂永久，相應詳請院臺俯賜會題定案等情，到臣，據此，該臣看得揚州府稅課司額徵商稅銀兩，例應分解藩司、糧道、兩衙門撥用，每年造入雜稅奏銷冊內報部之項，先據揚州府商民王永昇等具呈，以揚州客貨既已到關投鈔，入城又有稅課司徵收，似屬重科，籲請豁除，經臣批行兩淮鹽運司查議，續據議覆，稅課乃報部錢糧，難以懸缺，而目擊民艱，又難膜視，請於兩淮運庫經費銀內代爲捐解，免徵於民，臣因事關豁除稅課，又隨批檄江蘇布政司覆查會議去後，今據布政司李世仁會同歷任兩淮運司李陳常詳稱，揚稅司每年額徵商稅銀一千二百一十八兩四錢，原出之各商鋪戶，日逐於落地貨物照則徵收，年終開列稅官職名，造冊奏銷，今王永昇等呈請豁免，議於兩淮經費銀內節省捐抵商課，按照原款分解，以副歲額，奏銷考成，即開運司職銜，稅課一官，別無職掌，詳請題明裁汰，前來，臣查稅司之設，原以責成徵收稅課，今揚州府稅課司額徵落地商稅銀兩，既經兩淮運使情願於每年經費銀內照額代爲捐解，則上無損於國課，下有益於商民，所當仰懇聖明，俯將揚城落地貨物稅準其捐解，免徵，至該稅司既不徵稅，別無責任，幷請裁汰，以免虛設者也，臣謹會題，伏乞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

明白回奏疏 康熙五十四年

爲遵旨明白具奏事，竊念臣以章句迂儒，碌碌自矢，荷蒙我皇上聖德優容，矜恤備至，兩經審事大人題參，我皇上不即嚴加斥革，復令臣明白具奏，跪讀恩旨，涕泗交橫，感激無地，臣非木石，豈不知何以仰報高厚於萬一也，蓋臣智短才庸，叢過多端，有負簡畀重任，一切戀主之私，前疏冒昧備陳，不敢贅瀆天聽，但思本案張元隆雖據報身故，而金多黨衆，造船出海，人人可以冒名，處處皆能領照，久經審供二次遍延本內，供已題明在案，臣爲綏靖海洋起見，急欲杜漸防微，實非敢故爲詩張妄瀆也，至張令濤一犯，原因上海縣民顧協一等首告黨惡盜綵，被害告發者十有餘紙，前藩司牟欽元庇匿不出，以致縣案莫結，不得已而具疏請旨，將牟欽元暫行革職，著追張令濤務獲，使當日張令濤無人告發，並不改易姓名，藏匿牟欽元署內，則臣之參爲不實，今控張令濤者有顧協一、閔三、等衆，令濤之在藩幕，又有伊子張二所供，鑿鑿而欽元亦自認不諱，則臣之參實屬不誣，令濤縱非通洋，亦係豪惡，何得藉庇抗官，即謂通洋無據，亦應於顧協一坐誣，臣雖愚昧寡識，而身爲地方大吏，焉能置之不究乎，及查會審日期，去年八月初六日，楊宗義已入文闈監試，王英謀於初十日提到顧協一取供，而捏稱與楊宗義會審會詳，獨不思科場大典，安徽臬司無出場審事之例，江蘇署臬司亦無進場審事之理，乃王英謀公然捏稱會審，夫會審可以假捏，何事不可假捏，口供捌語，俱不可聞，王英謀之徇庇同寅，欺矇上官，不辯自明矣，非李崇御一案，臣據崇明縣詳，曾令前藩司牟欽元遣親信家人確驗，旋據回稱，金銀已不在□所遣者若非令濤，何以張思永爲之營謀，而金銀盡運於張元隆之後門乎，臣前蒙審時，將張元隆、張令濤惡蹟，幷署臬司臚詳情形，俱經咨明欽差大人在案，據咨上聞，自能仰邀聖鑒，案件自見明白，而審事大人將各犯悉爲

開脫，獨參臣以妄誕自矜之罪，但臣雖歷官巡撫，無飲冰茹蘗，服食起居，未肯脫寒酸故態，人或哂爲迂腐者有之，何敢於君父之前而反蹈矜妄，自滋罪戾乎，總緣臣戇直成性，即有風聞，亦思入告，凡事執法，不肯纖毫假借，致來衆忌，鑽謀捏陷，而大人亦遂指臣爲偏私暴戾耳，臣止知有君父，不知有身家，止知報聖恩，不知避嫌怨，惟恐案情未能得實，則臣之負罪益深，此臣區區微忱，欲泣陳於君父之前，而不敢一事之挾私，一念之或欺者也，合將原委遵旨先行明白具奏，伏乞皇上睿鑒施行。

摺

請緩徵摺 康熙四十九年

奏爲災漕力難全完、仰祈睿鑒事，竊照江蘇松常鎮五府屬四十七年分被災田地，秋禾淹沒，無米完漕，前撫臣于準因災民力難供輸，請緩徵一年，於四十八年帶徵，臣莅任之始，已屆兌運開幫之時，據各屬紛紛詳籲，咸稱壘災之後，小民拮据，不遑完新，不能完舊，除新糧兌足外，其帶徵災漕，完倉者僅十之四五，臣查漕糧關係國儲，緩半帶徵，已屬曠典，豈容再有拖欠，第念江蘇等屬上年雖獲有收，而四十六七兩年，連遭災祲，民生困苦，久在睿鑒之中，今欲以一年而完年半之漕，民力實有所甚難，臣敢再懇皇上格外施恩，將帶徵災漕，除已徵在倉者，仍令催數派兌，其力不能完者，緩至今冬帶徵運通，不過稍緩須臾，而頂戴洪慈，實非淺鮮，除請賑饑民見在另疏具題，其各屬災漕，容臣查明實完實欠，統於開幫疏內題報，再臣已疏請陛見，如蒙俞允，即星馳赴京，恭聆聖訓，其賑饑事宜，應委署江蘇布政司事蘇州府知府陳鵬年董理，自能宣布皇仁，澤被窮黎，且見據各屬士民呈稱，該員清廉愛民，實心實政，自奉特恩署理藩司印務，黃童白叟，咸頌聖天子知人之明，赴臣衙門，連袂呼籲，懇題實受，臣隨曉諭士民，我皇上睿斷如神，明燭萬里，自有聖裁，何敢冒昧瀆奏，但民情顒望，不敢壅於上聞，合並具摺奏明，爲此具摺遣臣家人代臣恭進，伏乞睿鑒施行。

告病摺 康熙四十九年

爲江蘇事務寶繁，微臣衰病難理，懇祈恩准回籍調治，免致貽誤地方事，臣一介庸愚，草茅賤士，荷蒙皇上不次超擢，歷任巡撫，皆未由保舉，出自聖明特簡，知遇之隆，從古未有，屢蒙賜匾、賜對、賜詩、賜扇，及賜貂、哈密瓜、鹿條、風魚、人參、錫賚頻加，而且溫旨疊諭，寵眷之盛，更復千載一時，是深諒臣之樸誠無僞，異數加恩者，惟我皇上，而臣之所恃以報皇上者，亦惟此一點真心實意，竭蹶辦事，不敢稍有欺瞞，不敢偷安苟且，有負我皇上簡畀之至意，區區自矢，有生之日，皆報効之日也，但念皇上委臣重任，凡地方一切事務，自應料理妥當，不致上煩聖心，方爲無愧厥職，奈江蘇地方繁劇，臣才迂拙，難堪，前經具摺陳奏，內云江蘇庶務繁多，數倍閩省，臣雖盡心竭力，期於措置合宜，而才識短淺，謀慮難周，恆恐隕越，隨即荷蒙天語誨誘諄諄，今又數月，一切事務日積日多，其勢愈覺艱難，因是憂懼漸成怔忡之疾，心跳頭暈，不時舉發，且臣年已六十，精力漸衰，事多遺忘，見雖勉強辦理，而事務維艱，才力難任，誠恐將來貽誤地方，則

臣罪愈覺莫逭。況今年補行大計。尤關黜陟之重。恐耳目未能周悉。舉劾何以允協。更深隕越之虞。伏祈皇上俯念江蘇重地。憐臣衰病之軀。萬難勝任。恩賜回籍調治。庶不致貽誤地方。俟病痊之日。或得再竭駑駘。以仰報聖恩於萬一耳。為此具摺奏聞。伏乞容鑒施行。

請羅欽順從祀孔廟摺 雍正二年

為恭請崇祀正儒以光盛典事。欽惟我皇上纘膺寶曆。即尊崇孔子。五代加封王爵。推儒重道。亙古未有。臣查。明儒江西有羅欽順者。德備諸躬。道可淑世。凡天人性命之理。仁義道德之旨。無不研究其蘊。其生平學術。皆本躬行心得。體驗親切。實為後之學者所共遵守。至辭免吏部尚書。閉戶潛修。其恬靜之風。又為當時所共推服。臣謹按。欽順之學。實得程朱正脈。且有發明之功。其立身高潔。年踰八十。始終一節。如從祀學宮。洵可仰副皇上隆儒重道之至意。儻臣言可採。乞敕下內閣九卿詳議施行。謹奏。

條陳摺 雍正二年

為遵旨條陳事。竊惟經明行修。乃稱儒者。文章爾雅。斯號通才。是以聖賢之道具在六經。而濂洛關閩、宋儒性理諸書。則皆羽翼經傳、闡明道學者也。聖賢之道發為文章。而博學宏詞古文詩賦之作。亦皆黼黻太平、潤色治理者也。皇上天縱生知。道全德備。諸臣幸被光華。無不踴躍奮勵。求為有用之學。微臣敢請欽定條規。嗣後新選翰林入館之初。即分經學文學二途。願為經學者。即以經書性理教其誦習。而凡館課及散館。皆以經書性理命題。願為文學者。即以古文詩賦。教其誦習。而凡館課及散館。皆以古文詩賦為試。則諸臣得專心誦習。而通經學道之士。濟濟蔚興。博學能文之英。翩翩蔚起矣。伏乞皇上容鑒施行。謹奏。

表

恭進濂洛關閩書表 康熙五十二年

奏為恭進濂洛關閩書、仰祈睿鑒裁定、以重儒宗、以光文教事。臣竊惟二帝三王之道。得孔曾思孟以大其傳。五經四子之書。至周程張朱而闡其奧。微言大義。炳如日月之常昭。繼往開來。垂諸宇宙而不朽。蓋自漢唐以下。代有纂言。而考其說。惟在乎詞章訓詁之間。即如董韓之徒。亦多正論。而究其歸。同昧夫誠敬知行之本。自濂溪著太極圖說。默契道源。迨橫渠作西銘正蒙。研精理窟。二程承周子指授。發明尤暢。精義散見於遺書。朱子集諸儒大成。纂述倍詳。至理旁羅於語類。要皆本乎身心體驗之實。而非徒口耳誦說之資。此濂洛關閩。其淵源直上接洙泗者也。但全書浩博。盡讀則記識弗強。且義蘊精微。淺嘗而旨趣未晰。不由纂輯詮解。因慮後學以繁衍而難求。若非欽定頒行。又恐簡言因日久而放軼。欽惟我皇上聰明天縱。敦敘性成。德盛化神。四海頌太平天子。仁育義正。萬方欽有道聖人。五經四子之書。既編纂而條貫。周程張朱之學。復加意以表章。御賜匾聯。輝映先儒宅里。尊崇性理。式端選士章程。定紫陽之全書。斯文攸賴。升考亭於十哲。特典昭垂。皆由皇上道德淵渟。事事本躬行心得。故令當世風氣丕振。人人知

正學儒宗。溯自皇古以來。道統相承在君相。而迨素王以降。心傳代嬗於師儒。何幸天運循環。復覩聖皇建極。由濂洛關閩而溯鄒魯。遠接千餘年未墜之傳。自宋代以至今茲。正際五百歲昌期之會。我皇上應運而興。乘乾以御。本心法為治法。統古今天地之道而咸宜。以作君兼作師。合帝王聖賢之傳而為一。猶賦其餘。煥乎有光。臣至愚極陋。何能仰佐高深。被澤蒙休。每欲宣揚盛美。竊見鄉會兩闈試論。專取性理一書命題。然士子臨場不過揣題敷衍。原未識立言之根本。即主司閱卷。止取文理明通。何暇辨義類以指歸。雖曰先儒之精蘊難窮。亦由學者之鹵莽從事。臣濫膺科目。謬任封疆。奉職乏才。祇恪遵乎聖訓。服官稍暇。仍尋玩乎儒書。因擇其簡明親切之言。可資後生肄習。則闡其幽深精奧之旨。以俟積久融通。棄次成編。詳加集解。質諸聖賢。豈云已得其階梯。句櫛字梳。惟冀不迷於途轍。以之應試。或可稍為先資。用此檢身。亦庶幾於寡過。但臣學識短淺。搜採有所未精。兼臣吏事繁多。纂修又非其任。雖常偕生徒以分訂。終恐失刪潤之初心。方愧無當於簡編。詎敢瀆陳於黼座。不謂鄙儒末學。荷蒙聖澤。薫陶千載一時。自慶難逢之嘉會。莽傚芹獻。仰酬莫報之弘恩。固知爝火微光。難分日月之照。尤望纖涓勺水。同歸河海之宗。為此謹將臣集解濂洛關閩書恭呈睿覽。伏冀聖裁。並請欽賜嘉名。御製大序。將見龍章煥采。遐邇共沐鈞陶。睿藻揚輝。今古咸資德化。自此家傳戶誦。均仰聖明之教澤無窮。抑且俗易風移。共慶先儒之學□有敷矣。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擬疏

擬請廢天主教堂疏

為請廢天主教堂、以正人心、以維風俗事。竊惟我皇上天縱聖神。崇儒重道。數十年來。海內謳風。唐虞三代之隆。不過是也。切見西洋之人。曆法固屬精妙。朝廷資以治曆。設館京師。待以殊禮。於理允宜。不謂各省建立天主教堂甚盛。邊海地方如浙江、廣東、福建尤多。臣莅任以來。細查確訪。見其徒眾日廣。意誠有未安者。敢竭其愚。為皇上陳之。凡人之生。由乎父母。本乎祖宗。而其原皆出於天。未聞舍父母祖宗而別求所為天者。亦未聞天之外別有所謂主者。今一入其教。則一切父母祖宗。概置不祀。且觀其說。於天之上曰天主。是悖天而滅倫也。堯、舜、禹、湯、文、武、列聖相承。至孔子而其道大著。自京師以至於郡縣。立廟奉祀。數千年來。備極尊崇之典。今一入其教。則滅視孔子而不拜。是悖天而慢聖也。且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天主教不祀父母祖宗。皇上行釋奠之禮。而天主教不敬先聖先師。恃其金錢之多。煽惑招誘。每入其教者。紳士平民。分銀若干。各以次降。臣愚以為漸不可長。且入教之人。男女無別。混然雜處。有傷風化。閩省地方如福州、泉州、興化、漳州、福寧州等沿海各郡縣。布置尤多。每教堂俱係西洋人分主。焚香開講。收徒聚眾。日增月益。不可禁止。誠恐其意有不可測。臣以菲才。謬膺皇上特達之知。授以嚴疆重任。夙夜兢惕。惟恐無以上報主知。此事尤臣在閩所目視而不得不言者。故敢竭盡愚誠。伏望皇上特降明詔。凡各省

西洋人氏。俱令回歸本籍。其餘教徒。盡行逐散。將天主堂改作義學。爲諸生肄業之所。以厚風俗。以防意外。儻其不時朝貢往來。則令沿途地方官設館供億足矣。臣不勝惶悚隕越之至。

擬請鄉舉里選疏

爲請舉賢良方正之選。以收用人之實效事。竊惟自古之人才各殊其途。自古用人之法各異其選。古者鄉舉里選。所取端在實行。今惟科舉以取士。所重獨在文詞。故古之士皆敦行。今之士尊工文也。皇上御製訓飭士子文。以德行爲先。而文詞次之。是亦古者鄉舉里選教人修行之意也。數十年來。人皆知行誼爲重。蒸蒸向風。翕然不變矣。獨是制科之法未定。而人心之趨向猶未盡一也。臣查康熙□□年。皇上舉博學宏詞之選。而淹雅貫通之儒。亦應運而興。今若舉賢良方正之選。而經明行修之士。有不鼓舞而思奮者乎。今制。逢子午卯酉之年行鄉試。辰戌丑未行會試。臣愚。欲於寅申巳亥之年。加鄉舉里選之科。舉賢良方正之士。以裨世教。而正人心。其道必本於人倫。以忠孝爲主。而序別信次之。五倫兼盡者。爲上選。忠孝兼盡。而序別信有其一者。爲次選。至於五倫僅有其一者。又次之。無論舉人、進士、貢監、生員、以及布衣。皆得人選。其法。以恪遵聖訓、謹身寡過、早完國課、急公尙義者。爲忠。以生事死葬、始終盡禮、昭彰耳目、宗族共稱者。爲孝。至於長幼之序。夫婦之別。朋友之信。皆隨其所行之事。實而塡註之。或謂科舉糊名。尙有關節。鄉舉里選。保無弊竇。臣以爲由士民而舉之儒學。儒學核實。舉之知縣。知縣核實。舉之知府。知府核實。舉之本道。本道核實。舉之兩司。兩司核實。舉之督撫。督撫核實。合詞舉薦於禮部。禮部合九卿科道核實進於內閣。內閣核實。獻之皇上。或賜之召對。以驗其立身之實行。或加考試。以觀其經濟之實學。果係才德兼全者。送與吏部。或照其見任之品。量爲擢用。或照其應得之職。豫爲先用。或皇上遇緊要之缺。特行擢用。至於生員布衣之無品級者。亦可附之貢監之末。量爲附用。如此愼重。似亦可以無弊矣。若猶慮其有弊。則有連坐舉主之法。在既舉之後。若有貪贓壞法。按驗得實者。照其事體之大小。以爲處分之輕重。將所舉之督撫司道、府縣儒學。一體連坐。至若性情之偏執。或事理之失當。則祇罪本官。而不及其舉主。如是。則各官俱以功名爲重。又何至有妄舉之失乎。或謂子午卯酉之舉人。辰戌丑未之進士。尙有十年而不得選者。再加以寅申巳亥鄉舉里選之科。選法不更壅滯乎。臣以爲不然。所舉之人。皆應選之人也。特於應選之中。或爲先用。或加擢用耳。初非於應選之外。別有所加也。選法又何慮其壅滯乎。且選舉之法一行。而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才者在是矣。忠者舉而人皆勉爲忠。孝者舉而人皆勉爲孝。序、別、信者舉而人皆勉爲序、別、信。是又舉善而教不能之一法也。此微臣一得之愚。謹奏。

擬請防閩海疏

爲請陳防海要策。以資剿盜事。臣觀天下形勢。自西北而東南。至閩中而盡矣。又觀閩中形勢。自上游而下游。至漳、泉而盡矣。茫茫大海。近通浙江、廣東。遠接呂宋、琉球、日本。番船之所往來。商漁之所出入。皆在於此。臣愚謂幅員既廣。則荒陬遼嶼。或使匪類之逃藏。船舶既多。則此去彼來。易滋奸徒之出入。是故巡察不可不周也。臣思匪類所居。必在僻偏可通之處。奸船所聚。必擇風波可避之區。今但令水師營於

要害水口多設哨艦。逐日巡視各島灣。以絕其飲食。斷其窩藏。而奸宄之自外至者息矣。然詰不可不嚴也。臣思海洋無賴之徒。未必生長海上。不過內地人民。或爲饑寒所迫。或因避罪逃去耳。其生平行徑。豈能欺瞞鄉里。今但令州縣有司。於各處地方。編定十家爲甲。十甲爲保。十保爲鄉。各立一長。專察本鄉本保本甲之人。遇有不事生理。專習拳棒。夫與酗酒縱博。素行無良者。該長爲之責其改業。嚴其約束。其有不從者。鳴官治之。間有自外鄉來者。爲之考其來歷。詢其去向。苟有蹤迹可疑之處。即使斥逐。不得姑容。其奸形已露者。立解州縣審鞫。凡鄉長任事五年。勞績最著者。許其考授把總。餘或給與吏員頂帶。則彼樂於趨事。而奸宄之自內出者絕矣。然臣更有請者。臣考前朝防海之制。自山東以至廣東。沿邊皆置水寨。其在閩者。有烽火門、小埕門、南日、浯嶼、銅山五處。其水寨所轄。復有會哨。或一寨而當會者二三。或一寨而當會者四五。哨道聯絡。勢如常山。會捕合并。陳若魚麗。防禦之策。未有善於此者。臣謂當今鎭營星列。亦足當水寨之制。勿事更張矣。欲使一呼百應。則會哨之法不妨倣而行之。於以乘風破浪。無難也。再稽前制。凡十里之中。各立墩臺。以司烽堠。風帆瞬息。專賴傳燎。警報之捷。無有善於此者。臣愚謂故臺雖廢。基址尙存。欲使有備無患。不妨並舉而修之。緩急有用也。夫以汪洋浩淼之區。又爲四達交通之所。防守稍疏。鯨波易起。與其臨之倉卒。孰若豫於平時。此臣所以有未雨綢繆之慮也。恭逢皇上文武聖神。威靈遐鬯。總督提鎭諸大臣效力宣猷。民康物阜。大海之上。自可無虞。而久安長治之道。或宜早計及此。敢抒管見。冒瀆聖聰。伏乞睿斷施行。

右擬疏三篇。先生撫閩時所作。將次第上之朝廷。後因移撫江蘇。政務日繁。竟未暇具奏。茲附刻於疏奏之後。以見先生學業之淵深。經濟之弘遠云爾。

正誼堂續集卷之二

公移

移浙撫飭查海口閘座咨文

爲移請飭查海口閘座事。爲照浙省之嘉、湖、與江省之蘇、松、接壤。凡沿江沿海。設立閘座以資蓄洩。莫不均霑其利。本都院於上年農隙時。通飭所屬。堅築圩岸。挑浚河流。幷飭將原設閘座。督令閘夫。潮漲、起版放水。潮退、下版蓄水。今歲插蒔之際。天氣亢晴。而內河之水不致乾涸。得以車戽栽插。見皆麥秋有望。皆以前設立閘座之力。惟是河口甚多。而有閘之處無幾。必得俱設閘座。方可水旱無虞。其如所費不貲。遲遲未果。前准浙閩督部院范　移請飭屬閉閘蓄水。以資灌溉等因。已檄江蘇藩司。轉飭各屬遵照查明。俟詳到另覆。幷先移覆外。查太湖爲嘉、湖、蘇、松等府匯水之巨區。尚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所謂三江者。一在太湖東北。名曰婁江。即今之劉河是也。一在太湖正東。名曰吳淞江。即今之吳淞口是也。一在太湖東南。名曰東江。湮沒不可復考。去冬。將赴閩米石運至乍浦交卸。曾經委員察訪舊迹。兼查平湖縣誌。乃知乍浦爲古之海口。大約即係古之東江。或因閘壩不能蓄洩。久閉不開。往年。浙江水大不能即瀉。每每先淹嘉湖。次及蘇松。而後由江下海。且查劉河吳淞有閘之處。海口皆建有天妃宮。而乍浦閘座之旁。

亦建有天妃宮。其他海口雖多。並無天妃祠宇。此其係古東江之明證。再如海寧地方。另設有萬壽閘。皆關江浙水利。若得查勘修葺。各設閘版。專員董理。內河水大。則俟潮退啓版以洩其勢。天時亢旱。則俟潮漲起版以蓄其源。實大有造於江浙蒼生也。貴部院胞與爲懷。誠求保赤。興水利而助農功。自有卓識相應咨會。爲此。合咨貴部院。煩請查照。即賜轉飭地方官勘明閘座舊址。酌議作何修整。依時啓閉。將見嘉湖蘇松等府農田旱潦有資。造福於地方者不淺矣。仍希示覆施行。

通飭各屬刻日完報檄

爲更定刻日完報之法。以儆積玩、以清案牘事。照得居官之賢否。即見於職業之廢興。未有職業不修而可稱才能者。本都院自下車以來。事無大小。於批行之際。即飭早結。猶恐泄泄從事。設立風火雷三簽之法。頒行各屬遵依限期。勸勉警醒。總期案件早完。百姓得安。然在勤敏之員。不待限催。事件皆已剋限審結。而怠惰苟安者。反恃有三催之限。即一二催可結之事。亦必延至末催而後覆。甚且有頻催不應。以致文檄日密。而滯案愈多。若不刻定限程。勢必觀望效尤。漸成廢弛。徒事紙筆。難脫牘焦。於事終無裨益。今更風火雷之法。爲剋日完報之法。但限期不寬。各屬必致草率。而處分不信。各屬不知儆懼。所謂剋日完報者。嗣後。如欽部命盜案件。本有定限。本都院止以原行內棟標定於限前某月日申覆。遠者照例參處。其餘各事件。並按各道司府州縣離省遠近。扣去郵遞時日。亦各立限期。以文到日爲始。各縣限五十日。府廳州限七十日。各道限九十日完報。即棟標原行上限某月日內詳覆。間有駁查者。其事之難易以爲遲早。另定嚴限。一切完報之期。即定於批行之始。此後再不頻催。如有限內萬難完辦者。許將難辦緣由。具詳請展。自立限期。准其照限完結。儻有限內不完。又不詳請展限者。計限一逾。立提經承重處。本官記過。積至三次不改者。本都院惟有白簡從事。定以闒茸溺職參處。斷不姑容。蓋清慎勤爲服官之道。即察吏之方。然清慎猶需察訪。而勤與惰即見於辦事敏怠之間。昭然難掩。況不勤之人。非利令智昏。即意怨成性。所謂清與慎者。亦不可信。不行嚴處。何以勸衆。合行通飭。爲此。牌仰該司道府縣官吏。照牌事理。嗣後。除欽部命盜案件照依定限查照棟標詳報外。其餘批行事件。分別難易。務必遵照本都院所定棟限之前詳覆。儻有仍前怠惰不副限期者。除嚴提經承究處外。即照所逾次數。飛章題參。決不姑貸。

申禁盤運米石檄

爲再嚴盤運米石之禁。以杜奸宄。以保民生事。照得閩省比年以來。幸賴天心眷顧。雨暘時若。米穀豐登。民間稍有起色。見今早禾已經收穫。米價理宜平賤。近查各處所報米價。尚爾如前。不能稍減。皆緣奸牙、市棍。瞥不畏死。勾通外境商販。恣意盤運。或由海船於僻處偷運出海。接濟賊艘。或雇肩挑無數。任意擔負外境。覓糴多金。汛口弁目。以前禁日久。遵奉懈怠。不行查拏。該管員弁。以年歲稍登。聽其盤運。不爲禁遏。所以米價難平。豐稔之地。亦似歉收之所也。夫閩地偏隘。被山帶海。田少人多。一年所出之米穀。僅不足以供一年之食用。稍有歉收。則告糴羅。粜非比四達五通之處。可以朝發而夕至。若容奸販盤運米穀爲之一空。將來乏食。則於何處可以糴買。合再出示嚴禁。如有仍前盤運米石出海。或肩挑米石出境者。

不論諸色人等。許其舉報就近地方官。立即會拏詳報。以憑從重究治。仍將所拏米石。給賞舉報之人。為此牌仰該協照依事理。立即嚴飭所轄汛弁官兵。如遇前項搬運米石出境出海者。即行拏解地方官詳報。以憑重處。倘該汛弁容隱不即拘拏。或經訪聞。或被告發。定將該管官以失察指參。汛口弁兵嚴提究處不貸。

駁審盜犯雷升等一案檄

為大盜劫殺事。據該司呈詳盜犯雷升等夥劫張成月錢店一案招由到院。本都院提犯親審。據雷升等成供。各係乏食飢民。素不識認。上年三月二十六日。因赴賑廠吃粥。適遇毛七倡言搶米療飢。羣聚同行者。遂有十二人。是夜。前至張成月錢店門首。闞壽知其店多錢。起意用鑿挖門行竊。被事主知覺。啓戶出視。衆即蜂擁入店搶錢。回至闞壽家俵分而散。並未預謀為盜、明火、執械、塗面及戳傷事主情事。其所起鋼叉三股等械。實係失主家之物。至阿胖一犯。堅供並未同行上盜。因闞壽欠伊米錢。於二十八日索得錢七百文。實非分得之贓。後被供夥。刑逼誣認。各等語。據此。除人犯著令原差押回。詳文批發外。為照承審盜犯。務先究明起意商謀。糾夥上盜確情。如果起意商謀而為強盜。雖有矜恤之心。亦未可輕為寬縱。乃若本係窮民。初未預謀盜劫。因飢所迫。思搶奪以苟延殘喘。臨時迹同大盜。而情實非盜。則司民牧者。自當詳察其情。未可草率重擬。致傷民命也。如此案見存五犯。本都院庭審之下。極加窮詰。雖或狡供避難。全信但據雷升等辯稱。伊等既為大盜。何不直入失主內室。席卷衣飾重貲。止搶得二十餘千之錢。等語。核此。或各犯當時志在乎搶而非強劫。未可定也。且又據供係執籃撬門行竊等語。則又似其謀為竊矣。亦當究明臨時行者誰人為強。分別擬議。今該司均擬重辟。似有未協。合亟駁勘。為此。仰司官吏。查照來文。即將盜犯雷升等立速確審。是否造謀為盜。有無棍械。阿胖曾否上盜。抑係狡飾。錄取切供。另招詳解。以憑審題。毋得拘泥成案。致干失入之咎。慎速慎速。

劉濟公布店被盜一案駁勘江浦縣諱盜檄

為呈報浦口等事。據該司詳稱。江浦縣劉濟公布店被盜。差捕趙奉等拏獲馬虎山到案。供認夥劫。續獲尹麻子等。亦各承認。至本年三月內。拏獲真盜徐繼龍、楊之秀。審供同夥七人。並無馬虎山等在內。復訊虎山等。始供在先捉刑妄認。除胡明脫逃不議外。將趙奉周伊不應、重杖。馬虎山照自誣誣人律、重杖等情。先請咨部前來。據此。查馬虎山等皆係平民。當趙奉等拏獲到官。必極口呼冤。焉有無故甘認強盜大辟。自取殺身之禍。況查馬虎山初供。八月初四日夜。往劉家後門。用繩拴石擲開進去。劫得布匹、銅錢、葛布、紅紬被等語。夫馬虎山既未行劫劉濟公布店。其所供上盜劫贓情事。何以恰與失主報呈失單相符。明係捕役私拷逼認。問官酷刑鍛鍊所致。苟非真賊就弋。則馬虎山等幾為泉下冤鬼矣。查律載。誣指送官。依誣告論。該司並不按律擬議。止將趙奉擬以不應、重杖。又不將失察職名開報。據以咨部。必干駁詰。再胡明係擊馬虎山首犯。今遽稱在逃。是否捏飾。抑係故縱。除詳批發外。合亟駁勘。為此。仰司官吏。查照來文。即提趙奉并胡明到案。立速確審。如何誣拏拷認。該縣如何刑逼招承。務得實情。取具切供。按律

妥擬。并開列應參職名。另招詳報。以憑核奪。例限已滿。毋得徇庇遲延。致干未便。

駁勘顧少連家被盜一案檄

為夥盜劫殺事。據該司呈詳婁縣顧少連家被盜。獲犯陳二等一案招由到院。據此。為照此案事主原報。被盜三十餘人。各執明火、軍器。破牆入室。傷人放火。劫失金珠、衣飾、器皿等物。計七百餘宗。是盜案贓衆贓多。莫過於此。據審陳二等供認同行止有十三人。兩人把風接遞。三人在船看守。其入室劫掠者。惟陳二等八人。認分之贓。又不及十分之一。與原報情詞大相懸殊。則盜夥數目。是否官捕勒減規避處分。或係事主妄報。冀圖賫總。原劫贓物。是否經捕役剋分肥。抑係各盜隱匿不吐。必須窮究明確。方可定爰書。成信獄。今承審各官並不細加推究。殊非信讞。且閔大等初獲到縣。成供王三係同行分贓之犯。緊獲王三。自認同夥為盜分贓。口供鑿鑿。迨閔大等病故。新縣劉令覆訊。王三改供被誘搖船。所得之贓。係各盜給與船錢。因而陳二等即為辦白。夫贓證未確。罪疑惟輕。固難深人若倏承倏辯。關乎生死。尤宜詳慎。該犯是否賄囑見證。通同改口脫罪。或係初審捉刑妄供。該司尚未勘出真情。何得輒行開脫。況陳二先在華亭縣審供。起意是顧少連家人柳仲如。他於八月裏領去看路。到十一月初四日去打劫等語。解至婁縣兩次審訊。俱供柳仲如領去看路。原要同去。行劫時。他不曉得。不曾去。及解府審改供仲如領看路徑。原出無心。前後互異。其因何互異之處。未據訊明。再檢查顧爾玉被盜一案。司招並無代盜搖舟之人。今稱盜犯沈老佛係顧爾玉等案船戶。又與顧案有夥盜張品尚未拏獲。此案已獲之張二叉名品。是否即係顧案之逸盜。或顧案另有其人。亦未查訊明白。至陳二在華邑供分贓衣三件、白綿十四兩。綿已用掉。後解婁縣。初審供亦相同。及追起該犯名下贓物。內有湖綿十四兩。并起錫壺、馬掛等件。其綿是否原贓。錫壺等物。既未供出。何以知為盜贓。一併起解。且在何處起出。前供因何互異。臬審並無一語訊及。事主原駁被盜械傷家僮、并打傷伊子、鄰佑。各盜供係沈茂一人毆打。又供沈茂止帶叉口進內。並未持械。供詞亦屬矛盾。至於張八一船。如果在黃浦洪濤急流中沖翻。人贓並落波臣。在盜犯或可倖生。其船焉能隨時覆回。今稱贓物翻河。船仍張八搖去。已屬捏飾。何況先供本無張八之船。直至覆勘。方始添出。其為贓無著落。捏造口供。情更顯然。又近奉新例。捕役拏盜到官。必訊明拏獲根由。或係蹤迹敗露。何處躧獲。或係訪聞端的。何人引拏。取其捕役供詞入招等因。此案初獲閔大、李才。並無贓證。捕役在何地方。何以知其為盜。即拏解官。未據聲明。亦未訊取原捕口供入招。均屬滲漏。再如婁縣知縣陳文良於四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被劾卸事。同知唐之樓於十二月二十日署篆。至上年四月二十五日卸事。是以盜犯沈茂、張二於上年四月初九、十五兩日病故。前司於吳瑞生盜案將唐同知承審職名開報請參。此案盜犯閔大於四十九年十二月初一日身故。柳文、沈鳴玉於上年四月十二等日身故。該司乃將前任陳令承審監斃職名報參。舛錯已極。事關題達重案。豈容如此舛混。除詳批發外。合亟駁勘。為此。仰司官吏。遵照來文。即提此案盜犯并原捕人等。再加嚴究。當日各犯在何地方。如何敗露。致被拏獲。同夥上盜實有若干。事主呈報盜夥三十人是否確實。認分贓物與失單不符。是否經承捕役通同侵剋。或係各犯催追隱

匿王三一犯果否彼誘搭船，或係改供圖脫，事主家人柳仲知有無引線知情，已故沈老佛於何年月日被獲到官，是否係顧闔玉案內船戶張二，又名張品，是否即係糾黨行盜，其陳二供贓物，因何前後互異。該犯名下見起各贓，究於何處起出，是否俱係顧少連所失原物，事主家僮並鄒佑人等確係何盜打傷，沈茂上盜時曾否執械，張八之船據稱在黃浦運賊斷潮，是否穩捕賊盜狩供，或係各犯通同狡飾。逐一嚴究明白，取各切供，追贓給主，定擬妥招，開列應參承審疏縱各職名，連人詳解審題，仍先將該縣從前接審遲延職名，即日叙具簡由詳報，以憑核參。展限毋得仍前延混，致干重咎。

駁勘張元隆船隻有無在外逗遛檄

爲奏聞事。據該司審解余元亨等頂名冒籍，竊船在洋行駛，張元隆奸詭叵測，保領關縣照票，一案人招到院。據此，爲照海洋盜賊，必與內地奸徒互相聲援，方可肆無忌憚。本都院於上年十一月間接准部文，搜緝海賊鄭盡心等，遴委沿海各口訪得奸牙張羽可即張元隆，開張洋行，招集異鄉匪類，置買洋船，詭捏姓名，冒領照票，往來東西二洋及關東等處，行蹤詭秘，欲惡昭彰。正在密拏查究間，因提到崇明水師營盤獲余元亨等人照不符一干人犯，訊據供出照票亦係張元隆代領給付，隨飭令署上海縣事常州府通判周蔚提究元隆。止據出具收管呈，延未解審。供詳報道本都院檄行藩司提審，始據該署縣詳稱張元隆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病故。該縣以收管之人不先報病，身故之後又不驗明具結，率以驗文申報。嘗經本都院將余元亨等是否海賊夥黨，并將張元隆平日擁貨結納，羽黨甚多，其蹤趙明，業將題過各縣由備檄該司確究在案。今據該司招稱，張元隆奸詭叵測，蹤跡可疑，本應嚴查重究，但奉部審鄭盡心等供稱並不識認，且已病故，無從究詰，實屬厚幸等語。查元隆雖稱病故，尚有伊弟張思永、伊姪張葆文、張心佩、張聯手，曾爲元隆手足腹心，朝夕管事之人，更有假張思永的名余元彩，又名張仲泉，供係在行經管討帳，又有曾鳴岐供代元隆管船，上年前往山東被盜，係在山東頂名其報之人，又有沈漢餘等，俱代張元隆在行料理，則元隆之素行不端，實思永等附和助惡，且據張思永供時常見余元亨在哥子行裏買貨，有五六年了等語，而張羽可在海關保欠各船商稅銀八千兩，現據該關著落張思永等清追，可見同惡共濟之蜚，當此水落石出，俱應一并究擬，豈容任其狡卸也。至海賊鄭盡心等雖經擊獲，而未獲之盜尚多，何得以鄭盡心等供不識認張元隆，遂置不究。見准部移據鄭盡心供，有我認識之陳朝貴告訴我說，在山東地方搶了一隻不知姓名客船，如此寄訴過，是否張元隆之船，他將船燒與不燒，我俱不知道等語。該司自應查提張元隆原船水手，逐一確究其船果否被盜劫焚，或即係與姓自焚之船，務得真情，未便含糊了事。又上海縣造報自十五年洋船册內，開有船戶余元亨、其舵工張任、水手林永瑞等姓名，與華邑余元亨船上舵、水手姓名俱各相符，均係張元隆保結。今余亨一船，見係何人冒頂搭駕，又鄭盡心之夥賊高尤泮在閩供稱，原有三隻船在海上陸續投充五船，而張元隆船上水手王貴之據上海縣訊供，亦稱元隆共有五船，同開出海，則陸續投充之五船，是否即係張元隆出洋船隻，俱應提究明確。本都院訊據華亭縣經承沈來時據開，張元隆在華亭縣領過照票有楊日升、王勝吉、

何元吉、鄒元隆、吳萬隆、王永顧、陳茂詳、陳興、吳大成、周嘉、李捷吉、張元嘉、吳聖翔、陳起勝、陸祿吉、吳茂順、葉稚臣、林文、林發、張際祥、蕭鶴鳴、陳本興、戴元生、吳起元、張盛、張甫等，連余元亨、張永昇共二十八船。華亭一處即有如許多船，其在別縣移甲換乙、詭領照票，自必不少。合之本都院訪聞元隆立意要洋船百隻，已有數十隻，藉稱貿易，逗遛在外，久不歸里。該司自應遍查元隆名下自置及保領船隻，共有若干，出洋未歸者若干，逗遛何處，擄竊何人，豈容隱匿不究。更可異者，曹三與馬祖同在賊船放回之人，本都院訊其自閩至蘇一路水程住宿之處，所供互異，或係冒名頂替，亦未可定。又據曾鳴岐供，在東省止具呈投遞，並未取供，與山東撫院咨內所開審問被劫情形大相逕庭，未據研訊確切。又脫逃之郭茂宇，據王令稟稱，顧元供係眉濃眼陷，而年前緝獲之郭細弟，又據王令稟稱，原差顧元前往驗過，亦係眉濃眼陷之人，但不是郭茂宇。今訊該差，又稱在蘇州候審，并不曾往平湖，其差往乍浦者，係夥伴王章、王和，則乍浦緝獲之郭姓，顧元既未往驗，何以知不是郭茂宇。王令顯有捏諱情弊。再本都院去冬在上海縣面會崇明稽總鎮，云我營裏拏住的賊船上人，崇明縣都放了。隨問崇明縣，據稱人是福建人，縣照是華亭給的，已將人犯起解華邑訊，及問華亭縣，又云崇明止將空人解來，而貨物與船隻並未解到，無從審訊。必得驗明是何貨物，數目若干，某貨是某人的，方好究其貨物之所從來，或係盜劫，或係貿買。隨令一干人犯赴崇運取貨物船隻，以便質審，至今尚未運到，在華邑並未見船與貨，何由而知其是劫是貿。此遲延推諉之弊，兩縣俱不能辭其責也。再余元亨等人犯二十五名，崇邑止差顧元一人押解，並顧元押解赴松，雖逃魏令公出，并不解交佐貳官收管，竟將人犯私交華差張禾一人，張禾亦不奉官票，擅自接領，致犯脫逃。其中明有通同賄縱情弊，而崇邑王令既知余元亨等逃回境內，擊獲收禁，將脫逃之犯不即關明華邑查拏，亦不責令原差追緝，則該令之少差解役，與僉差不慎，縱犯脫逃，咎有攸歸，未便竟置不議。再查案內有水手黃君龍、林祥、弟周士榮及搭腳人林和卿、余發、許連陳、子奇等，崇明縣與府司審供籍貫不符，確係何處人氏，未據究訊明確，種種未協，合亟駁勘。爲此仰司官吏遵照來文事理，即將指駁各情節逐一嚴加究審明白，按律確擬，另詳妥招，取應參各職名一併開列詳解，以憑審題，毋再率混遲延，致干未便。

飭禁橫抽鹽稅示

爲嚴禁藉稅橫抽擾害，以安民生事。照得泉屬產鹽之區，原有潯、洒、浯、惠四場，商販行鹽，設運車橋港貿易。查一徵輸，故名曰車橋鹽稅，凡四場貿易鹽石，設立徵收，以便商販行運，而無透越漏課之弊。法甚善也。詎知年久弊生，近因沿海各處不遵舊規，多設稅館，濫役遞丁，勒索擾害，任意橫抽，漫徵無忌，深可痛恨。查鹽例開載三十觔無引票，爲私鹽，負鹽易米者勿論。今訪得車橋各處不論孤貧寡婦與夫負鹽易米者，或三五觔，或十餘觔，一被捉獲，立擎解府，入門不問曲直，重責枷號示衆。再洒、惠、浯各處居民房舍，僅可藏身，遮蔽風雨，邇來府官與鹽商句結，爲奠運計，議設印令巡攔，將日間竈戶所出之鹽，日暮抄家，於鹽上蓋印，巡攔皆無賴棍徒，藉名蓋印，或乘黃昏稱取財物者有之，或俟暮夜引賊盜牽耕牛者有之，

或敢嚇丁孤弱戲弄妻女者有之。假此橫抽。多方設館。擾害良民。言之殊堪髮指。本應拏究。姑亟出示禁革。爲此示仰泉州府官吏、商販、稅役、蜒戶人等知悉。嗣後東橋關稅。每石只許徵銀一分。照舊設館徵收。如有沿海各處私設稅館。濫收稅銀。一經訪拏。從重治罪。差役、巡丁人等亦不得嚇騙孤貧、寡婦、負載貿飭。以及藉名蓋印。抵家擾害。爾經徵官務宜痛革前弊。俾百姓省一分之脂膏。即富一分之實惠。自必急公輸將。不敢透越漏課。而於國賦民生均有裨益矣。儻有勢豪陰違。仍蹈前轍。不論諸色人等。許即據實赴轅控告。官即飛章參處。役則立拏杖斃。決不姑寬。各宜懍遵。毋貽後悔。

諭植桑養蠶示

爲勸諭蠶桑以敦本計事。照得人生飲食而外。衣服爲先。王道耕稼之餘。蠶桑是務。此五畝之宅。所以有牆下之樹。而不毛之家。難逃於里布之罰也。我皇上念切民依。萬幾之暇。御製耕織二圖。凡所以教蠶桑者。亦既與稼穡並重矣。粵惟閩邦氣厚風和。繭絲年堪四熟。著多寒少。桑柘歲復長青。有此自然之美利。竟爾棄置弗收。本都院之所以深爲痛惜也。合行勸諭。爲此示仰撫屬人民。於凡所在隴土平原。務宜多種桑木。凡各處人家婦女。務須操習蠶工。當知勞則生善。古后妃尚爾親繅。寒必須衣。五十者方得衣帛。在昔韋太守牧容州。勸課耕織。而郡無飢寒。況令君宰建康。教治桑田。而民日富庶。本都院於爾閩民。亦深有望焉。特示。

勸諭農隙開池蓄水溉田示

爲耕鑿乃相須本務、豫防實補救良圖、特示勸諭、以免廢業事。照得蠢人可以回天。有備方始無患。閩省山多田少。年際豐稔。爲計一歲之出。産不足供一歲之口食。儻遇旱虐。必至饑饉。夫有田必須有水。有水然後有耕穫。有耕穫然後上以完國課。下以資民生。則因土宜而謀水利。最爲要著。如田鄰溪河。則可車水潤田。居山谷。則恃泉源流潤。至於平原曠野。不近溪河。又無泉源。一遇亢旱。目睹廢業。則鑿井開池。以爲防旱之計。是亦補救之一策也。當此三冬農隙之時。於各田會聚之區。開一小池。池分各圳。以通各田。又於每田相度土宜。一丘鑿井一口。豫蓄水源。若遇夏秋亢旱。則將此各井之水。通力運入池內。使之分流各圳。以爲灌溉各田之用。即云雖比甘霖。得霑普徧之澤。亦可暫救數日。以俟雷雨之敷。此乃本都院一片婆心。爲爾等豫籌捍災之至意。合行出示曉諭。爲此示仰村落耕農人等知悉。際此三冬農隙之候。務要於各田會聚之區。通力合作。開一小池。池分各圳。以通各田。又於每田相度土宜。一丘鑿井一口。豫蓄水源。以爲來歲不時之需。其開池鑿井用費。各田主出給口糧。各田戶出工力作。毋得故違。偸安懶惰。自貽伊戚。

勸諭招商販米平糶示

爲勸諭購米於價賤之區、平糶於價貴之地、俾桑波惠、資本仍歸事。照得江蘇地方連遭水旱。去年。雖稍獲有秋。而粒食猶艱。窮民尙多枵腹。本都院甫值下車。目睹城市之中。途有餓殍。其鄉村溝瀆。恐或不免。叨在封疆。寢食爲之俱廢。查從來救荒之策。莫如購米平糶。而欲望平糶。莫如米穀運濟。江南素稱殷庶。

自紳衿大家。以及里巷富室。豈乏好義樂施之人。但有餘之名一著。派捐之累堪虞。或郡邑稱貸。或監司誅求。拒則招尤。應則傾橐。是爲善以賈禍也。本都院飲冰困矣。拔薤亦嚴。今而後察吏誠民。自當仰體聖天子眷顧東南至意。擇敗剝削之害。庶其有瘳乎。大富名可居。好善亦易。目下惟有湊貲販米。救濟散糶一法。可以濟緩急而通有無。各屬有司。亟宜實心鼓勵。俾紳民見義必爲。乘此春融冰渙之時。各出貲本。前赴江楚産米處所。販運來閩。照依時值發糶。或量爲酌減。源源不竭。務使米日多而價漸平。窮民藉以得活。陰功莫大焉。況貿易別貨。每過一關。按額納稅之外。陋規不少。若販米救荒。本都院見在咨明彼省督撫。曉諭平價糶賣。毋許遏糴高擡。并即照會各關。止收正稅。耗羨悉蠲。於是驗照掛帆。毫無阻滯。所費既省。獲利自多。爾商民亦何憚而裹足也。合就出示勸諭。爲此通曉該屬官吏紳衿商民人等知悉。凡富室大戶。互相勸勉。各出資本。先赴地方官報名。申請本都院給發護牌。前赴江、楚。採買口糧。如遇關津隘口。憑照驗放。運回之日。發糶賣下。銀錢陸續販運。將見麥秋未屆之前。煢煢小民。無虞青黃不接。惠洽桑梓。澤綿子孫。一轉移而數善備矣。本都院軫念飢黎。拭目盛舉。早一日則蒙受一日之惠。毋得觀望遲延。有負諄諄勸勉至意。如有地棍、奸胥。從中阻撓。或藉端勒索。一經察出。定即嚴拏重處不貸。

正誼堂續集卷之三

序一

諸葛武侯文集序

自三代以下。聖學失傳。雖有奇傑之士。不過隨世以就功名。而於聖賢治心經世之道。概乎其未有聞也。諸葛武侯應先主之聘。出扶漢鼎。託孤寄命。討賊出師。雖功業未究。而舉動光明。大節偉然。三代以下。不多見也。武侯之學。其淵源所自不可考。然觀其言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此聖賢治心經世大本領。武侯蓋得之矣。故能不爲物欲所搖奪。而有以養其精明之識。剛大之氣。經綸事業。皆從此出。方其躬耕南陽。抱膝長嘯。優游草廬間。若將終身。一旦感三顧之遇。遂許馳驅。永安受遺。不負顧託。是乎野之阿衡也。平定蜀漢。經略中原。御陣行師。隨機應變。是鷹揚之尙父也。開誠佈公。集思廣益。而鞠躬盡瘁。不計成敗利鈍。則周公虛懷下士之衷。而孔孟分別義利之大旨也。程子以爲武侯近王佐之才。又以爲有儒者氣象。豈不信哉。至其經事綜物。立法施度。吏民之所贊。與後世所共而稱之者。皆其設施運用之迹。而未睹其本領之所存也。吾以爲三代而下。若武侯者。其於聖賢治心經世之道。亦庶幾矣。世遠書亡。欲睹其全而不可得。陳壽志載其書目二十四。自開府作牧以下。當是武侯經濟大略。今已無存。編世

所傳心書。以爲武侯作。而陳壽書目不載。然按五十章中。略於將兵。而詳於將將。本於自勉。而歸於和人。詞旨正大嚴密。軼孫武、司馬之上。蓋非武侯所著不可。若其表、疏、書、教、見於史策者。雖片言隻簡。而公誠之心。形於文墨。其陣法之變化、占驗。制器之神工異巧。皆有實用。亦窮理格物者所當考。余故採而輯之。使學者誦其言、論其世、而景仰其人。不徒作三代以下人物也。

陸宣公文集序

古之君子。抱經濟之宏略。不幸志不得行。而忠言讜論。欲以壯國勢而格君心者。足爲當時之藥石。爲世之龜鑑。此非才無以充其志。而非學無以正其才。吾於唐得陸宣公焉。公之志存匡救。而才優經濟。人知之。而其學一本於聖賢正誼明道之旨者。人未必知也。宋蘇軾進公奏議。稱其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疏。夫智識留侯善藏其用。公自翰林至爲相。直節勁氣。無所避忌。烏在其用智也。至於賈誼。辨則辨矣。然其指畫形勢。多出於利害之私。而公之告君者。獨惓惓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忠邪義利進退消長之際。今讀賈生之文。雄偉可喜。猶雜以策士縱橫之餘習。而公之文。周詳委曲。惻怛懇摯。洞悉情事而愜適人心。故草詔之下。能使將士讀之流涕奮發。而猜忌如德宗。猶能聽納以收其益。蓋感人以誠而不在於辨。又豈但其術不疏而已。然則蘇氏之論公者。公固未必許爲知己也。公之言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蓋其自信之篤如此。方其從幸播遷時。天子倚仗如左右手。公之行其所學也易。及乎平定之後。見忌於竇參。取嫉於裴延齡。雖德宗事事疑公。與之相左。公之行其所學也難。而公謇諤之誠。初終不少變。非有得於聖賢正誼明道之學者不能也。大學戒專利而歸於用小人。德宗以小人爲腹心。而疑君子如仇敵。小人言利有以中之也。公隨時隨事陳善閉邪。其大旨在乎散財得民。遠小人而信君子。此大學之旨。而孔曾思孟之傳所不能外。讀公之文而不能推公之學。豈知公者哉。公之志不得大行於時。而其生平所學。斷不少負。固不在於君之用不用也。余故選公之集而刻之。因本其所學。以告世之讀公之文者。

柳文序

唐世文章稱韓、柳。柳非韓匹也。韓於書無所不讀。於道見其大原。故其文醇而肆。柳自言其爲文。以爲本之易、詩、書、禮、春秋。參之穀梁、論語、孟、荀、莊、老、離騷、太史。其生平所讀書。止爲作文用耳。故其文無一字陳言。而柳文多有摹擬之迹。是豈才不及韓哉。其見道不如故也。然李樸有言。柳醇正不如韓。而氣格雄絕。亦韓所不及。吾嘗論韓文如大將指揮。堂堂正正。而分合變化不可端倪。柳則偏裨銳師。驍勇突擊。囊沙背水。出奇制勝。而刁斗仍自森嚴。韓如五嶽、四瀆。奠乾坤而涵萬類。柳則峨眉、天姥。孤峯矗雲。飛流噴雪。雖無生物之功。自是宇宙間洞天福地。其並稱千古。豈虛也哉。雖然。柳子所工者文也。余所執以繩柳子文者道也。謂柳子全無見於道。固不可。然道有離合。豈可因其文之工而掩之乎。擇之約。論之嚴。不爲柳子恕。而後可以見柳子。

韓魏公文集序

宋時稱四傑。韓、范、富、歐陽。而韓冠其首。嘗讀公家傳、表奏、制策諸篇。而知公之立大功、成大名者。非無本而能然也。余嘗謂立功之難。難於有識、有量、有膽、有才。四者公殆兼之。公歷事三朝。輔相十載。其開、任三司。提諫垣。出鎮邊陲。入參樞密。經綸事業。難更僕數。方公爲樞密時。皇嗣未立。即請置內學。教宗子。及公秉政。又論建儲立本。繫天下心。而英宗卒踐大祚。逮至兩宮危疑。款曲調護。進對慈孝之語。同列皆爲之悚心。投杖入見。曾公以下皆汗流浹背。此豈尋常所及者。而公之德量過人。抑又難也。公嘗言。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污。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爲無害。是以平日與人和易。絕無私嫌芥蒂。明足以照小人之欺。受之而不形於色。在政府時。每議事。有至厲聲相攻不可解者。公概置不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歐公性褊。輒自歎曰。累百歐陽修不足望韓公。而孫元規亦自訴於公曰。沔眞小人。相公知沔。沔不知相公。其見服於人如此。公又謂成大事在膽。生平未嘗以許人。往往自許也。觀其孤忠伏節。一遇大事。輒以死自處。公惟有識、有量、有膽、而才乃大。毅然報國之忠。直哉匪躬之節。弘勵峻烈。凌轢一時。其所蘊蓄有由然也。今讀公所爲文。悃悃款款。鞠躬盡瘁。閱五十載如一日。公生平惟一本於誠。經濟文章。出之有餘裕矣。

三蘇文序

朱子曰。李泰伯文字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老蘇父子自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此言極得蘇氏之病。然盱江之文。傳之者少。而三蘇文章。不惟傾動一時。至今學者家習而戶誦之。蓋正大之旨難入。而巧辨之詞易好也。且以其便於舉業而愛習蘇氏。尤勝於韓柳歐曾。及其習焉既久。與之俱移。不覺權術之用。生於心而形於文字。莫有知其弊者。朱子自謂。老蘇文字初亦喜看。後覺自家意思都不正當。以此知人不可讀此等文字。夫文字愈工。議論愈快。其移人愈速。朱子尚慨其如是。況學者乎。苟惟蘇氏之文是習。其不至爲心術之壞也幾希。余選三蘇文。老泉聊存一二。東坡、子由、亦擇其醇正者錄之。其多從小處起議論者不錄。知道之士。必能識予去取之深意也。

張橫渠先生集序

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道相承。爲萬世立極。而子思孟子從而發明之。斯道始大著。孟子沒而微言絕。歷千餘載。能毅然以斯道自任。無所師承。而刻苦自礪以底於成者。惟橫渠張先生。先生著西銘、正蒙、經學諸書。呂與叔撰行狀。以爲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明道亦言西銘道理。孟子以後無人及此。是豈虛稱也哉。間嘗竊讀先生之書。其高、極乎乾父坤母之大。而實不離乎吾身吾性之常。其詣、必造於窮神知化之妙。而實不外乎存心養性之功。其旨歸、在乎有無合一。而動靜虛實之殊。灼然不爽。其致用、務爲化裁推行以盡利。而隱微幽獨之際。防之不稍懈。其學之正且大爲何如哉。後之儒者。或梏於見聞之陜。或騖爲高遠之論。其於道何有。余故編輯是集。以破庸淺之見。以祛習俗之陋。俾學者有所操持存養。以趨向於本原之地。而因以自盡其心。雖然。未易言也。張子之於道。蓋自謂俯讀仰思。求之六經而後得。今學者於六經孔孟之言。不日浸漬於胸中。而驟而語之。未有不河漢其言者。

日無張子甚爲、皆得、息養、瞬存、工夫。亦無以識其用意之所存。余固非知道者。然不敢謂無志於盡心之學。路附管見於正蒙。俟同志君子共爲討論。深造而有得焉。是亦張子之志而已矣。

朱子文集序

自鄒孟而後。天下言道德學問之所出者。曰濂洛關閩。然集羣聖之大成者孔子。而集諸儒之大成者惟朱子。士生千載下。欲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上。苟窮之不得其術。探之不見其原。守之不知所宗。而欲自命爲學。是非不謬於聖人。蓋亦難矣。歷觀古之君子。必有道有德。而後其成己成物爲有據。成己成物無憾。而後其文章爲足貴。此理之不易者也。惟是人之所學不同。而其所言亦異。得於身者或無以及於人。顯著於一時者。或不足以垂教於萬世。此讀書論世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難。況本正心誠意之實學。肩前聖後賢之重寄。一一發明而折衷之。豈易言哉。文公興教自閩。値宋中葉。其道雖未大行於天下。而著書立說。昭示來茲。俾學者有所循以入聖人之道。其功不在孔子下。我皇上崇文重道。表章大儒。爲天下式。親製訓言。警飭士子。亦旣煌煌諄命之矣。顧茲閩轄爲先賢闕里。其遺風流澤。必幸有存者。不佞謬膺簡命。忝撫名邦。又況碁訓行。服習有素。固知舍此而外不足以言學也。公所著書。品目繁多。簡帙浩大。謹先輯其文之至精至粹者若干卷。以資講誦。蓋欲學者專務其心志。以約求其旨趣。則知學之有本。不爲見異而遷。因以循其先後本末之序。致其操存涵養之功。而歸乎仁義中正之域。則正心誠意之學。亦莫不畢具乎此。而朱子之道得矣。朱子之道得。則近而濂洛。遠而鄒魯。其道將無乎不得。於以仰答聖天子棫樸作人之盛。其在斯乎。自非然者。求之不得其宗。學之不知其要。雖日誦法乎聖人之道。而茫乎無畔岸之可尋。浩乎無津涯之可指。而陽儒陰釋之徒。又挾爲異說以淆亂之。其不至迷惑錮蔽戕背及溺者幾何。余所以急爲編輯。欲使學者從事於此。以得朱子之指歸也。是爲序。

張南軒文集序

道之在天下也。有一二人闡之於先。而統系相承。遂有知所向往以成其學者。固其人之克自振拔。亦良師友與有力焉。自鄒魯旣遠。聖學不明。異端浸熾。至宋伊洛夫子出。始得其宗於數千載之下。相與講心性之微。嚴義利之辨。而陷溺已深。信從者寡。高者競尚穎悟。而其卑者則不過掇拾詞章以弋取富貴。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蓋當其爲學時。而本原早已非矣。南軒先生爲忠獻公嗣子。幼習庭訓。已得忠孝傳家之旨。及長。師事五峯。慨然以聖賢自期。其平日之講究心性者。蓋深契乎伊洛之遺言。而其所得。力則尤在辨析義利。不使有毫釐之差。故胸次灑然。光明坦易。至於入侍經幄。出典名藩。無非本此而措之。蓋有古大儒純臣之風焉。其與考亭夫子。志同道合。往來切磋。舉凡天道之精深。聖言之奧妙。德業之進修。行藏之大義。無不有以共悉其源流。而一歸於正大。朱子嘗極稱之。以爲天資甚高。聞道甚早。其學問日新無窮。其議論出人意表。此亦可以知先生矣。夫以先生之克自振拔。而又得良師友如是。使天假之年。則其作爲文章。播諸事業者。詎可易量。而享壽不永。惜夫。今其書具在。予懼傳之不廣也。因爲校選付梓。俾後之讀先生之書者。曉然於義利之分。而嚴辨於幾微之間。以不迷於所往。斯道之傳。實嘉賴之。

呂東萊文集序

東萊呂氏。所稱宋文獻舊家也。自四世祖原明先生嘗從伊川程子遊。因以儒學名於世。蓋淵源授受。累代相承。其所觀感者深矣。道之絕續顯晦。賴有志之士擔當負荷於其間。使非德宇寬洪。器局閎廓。任重道遠。不以造次顛沛而少衰者。曷足以與於斯哉。惟先生恬淡寡欲。刻責矜厲。稟之旣厚。而所養益深。取之旣博。而所就益粹。學以關洛爲宗。而充其所得。不見涯涘。朱子謂以一身備四氣之和。一心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是可得先生之大概矣。予嘗慨俗學拘於氣質。汩於勢利。其居恆因循苟且。不能自克。是以狗情縱慾。迄於無成。史稱先生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先生亦嘗示人爲學必須於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終難得力。又嘗與南軒書曰。從前病痛。良以嗜欲輕薄。故卻欠克治經歷之功。思慮稍少。故卻欠操存凝定之力。此其涵養深至。痛省力懲。勇於自克。爲何如者。要惟是立志旣堅。不爲血氣所使。是以邁往直前。日新月異。卽室拘病三載。而左圖右書。析疑辨難。未嘗暫去諸懷也。嗚呼。先生篤志力行如此。而又闇抑然自下。虛取諸人。以視金谿、永康、永嘉諸子。徒以聰明才智尚人。而終陷於老釋、溺於功利者。相去奚啻霄壤哉。使先生克壽。其引掖後進。傳道來茲者。考亭當不得獨當其盛。而先生甫逾強仕。遽爲長逝矣。茲裒集先生所爲文凡四卷。付之梓。而因綴其語於簡端。

陳北溪文集序

道之顯著於天下也。賴有師傳以昌明之。良友以輔翼之。更須循序漸進。朝夕研窮。於以探心法之淵源。究性學之奧窔。靡不豁然貫通。而後發之於口。筆之於書。無非日用平常之理。直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減缺。令後之覽者。一遇目而即知聖賢源流。不爲異學所搖。詎非吾道之光。而學上之幸歟。北溪陳先生。賦姿高樸。穎悟過人。自少即高自期許。不同流俗。旣得考亭夫子所編近思錄讀之。確然深信而不疑。銳以無由親炙爲憾。閱十年。而考亭夫子出守其鄉。遂錄自警詩以贄。殊恨相見之晚。因訓以凡閱義理。必須窮究根源。先生日求其所未至。而於下學上達之序。人心道心之微。莫不從其根柢而辨之詳。講之審。

朱子嘗稱其善問。而以吾道得人爲喜。是以學日進而道益明。闡明正學。排斥異端。著有道學體統等篇。似道似學二辨。不可謂非見道之切、衛道之嚴。而克自振拔者矣。雖功不及竟。而篤志以歿。然道以人傳。人以學顯。先生爲朱門高弟。誨人不倦。論門授書。如字義、四書口義、禮詩女學諸書。以及筠谷瀨口所聞。尤爲深切著明。其書具在。足爲後學津梁。慮其傳之不廣。茲復輯往來書問、幷記序銘贊等文。刊成一集。俾後之讀者。知先生之所學。皆由切實致功。尋求根柢而出。學者苟循是以探索原本。由濂洛關閩之遺言。上追古帝王危微精一之旨。不難直接薪傳矣。又何有道之不明。而學之不正哉。是爲序。

文文山集序

天地有剛大之氣。炳之爲日月。蓄之爲雷霆。峙之爲山嶽。流之爲河海。其在人。發之爲文章。矢之爲節義。一而已矣。夫人於天地並列而稱三才者。惟其能全是氣也。孟子所謂養之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文章

節義，皆由此出，非豪傑之士，其孰能之。宋祚相信國文公，遭罹末造，出師勤王，崎嶇山海，及祚移身執，事不可為，從容伏鑕，以顯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其節義撐柱宇宙，嗚呼偉矣。乃讀其文章，光明俊偉，磅礴瀰暢，如日月之為照，而雷霆之為威也，山嶽之為高，而河海之為渾也。蓋自寶祐四年大廷對策時，極陳法天不息之學，理宗親擢第一，識者已為朝廷賀得人。至其不幸幽囚四載，丹心碧血，形於文墨，觀者無不流涕而悲痛，正氣一歌，足以扶綱常而立人極，千古文章，孰大於是。士當優游平世，弄翰揮毫，為柔情媚態，取悅耳目，譬如時花美女，轉眼俄頃，已無復存者。其文如是，則其為人必依阿淟涊，苟且取容，遇小利害，鮮不喪其所守，而況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哉。先生之文，非孔孟程朱之旨不談，非忠孝仁義之言不道，蓋文章與節義相輔而行，所謂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微先生其誰與歸。讀其書，想其人，亦可以興起於百世之下矣。是為序。

謝疊山集序

自古不二心之臣，甘心餓死而不悔者，於商得二人焉，曰伯夷、叔齊，於漢得一人焉，曰龔勝，并有宋謝先生疊山而四焉。夷、齊世遠莫考，獨恃叩馬之諫與采薇之歌，龔勝漢藝文志亦無傳，然則孤忠大節，足以廉頑立懦者，並不必以文著也，而況先生忠義之發越，文章之超卓，又可法而可傳哉。先生登寶祐間進士，對策即極攻董槐，校文江東，發策又歷詆似道，當是委質之初，架閣之微，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臺諫糾刺之權，天下事宜若可以謝其責者，而先生獨以天下為己任，憤權奸誤國，痛詆時政，至遭奪秩貶謫而不辭，豈非正直之操，出於天性者乎。及宋社既墟，乃扶老母，變姓名，逋播閩嶠，賣卜建陽，恍然梅福之於炎劉，淵明之於司馬也。觀其上程御史書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吁，其志亦可悲矣。至太夫人考終，先生久已得死所，彼魏參政者，尚以為摩厲之鶴，可縶以樊籠耶。先生精於易數，以天時人事，決宋之亡於二十年之前，而驗於二十年之後，而先生之死，決於信州不守之時，而成於執拘投北之日，孔子之稱夷、齊也，曰：求仁而得仁。如先生又烏悔哉。先生與文山為同年進士，文山魁多士，先生亦為二甲第一名，卒之後先殉節，於科名為有光矣。先生文集若干卷，皆高邁奇絕，忠義之氣，溢於言表。予訪得善本，命諸生校而刻之，後之覽者，尚其興起於斯文。

羅整庵困知記序

有明成、弘以後，言學者日多，而見道反不明，何也。當時盛名所屬者，聰明材辨，皆足以自雄一世，彼其抱負，豈不以為孔孟之道得我而傳，程朱猶可擬議，然其弊也，屏絕思慮，以為力制其外，而實無得於中，簸弄神奇，以為已得於中，而實隔絕於外，此任道諸公所以懼而廓清之不遺餘力也。時則有羅整庵先生痛排釋老，力扶正學，當少壯時，亦嘗馳騖於釋氏，探討其旨歸，苟非識見超拔，出淵沒而陟聖賢，鮮不為彼之所誘而去者。先生乃一返諸程朱，鑽研體究，隨所得釋，輒書於篇，是困知記之所為作也。其於邪正之辨，是非之介，析之精於毫髮，晚歲用功愈堅，自知愈審，推先生之心，邪正不並存，是非不兩立，有盡心知性之辨，而後明心見性之說不得亂於儒宗，有格物致知之功，而後淩虛蹈空之弊不至貽誤後學。

道於今，誦讀遺編，猶見巖巖之概。後之屏絕思慮、簸弄神奇者，寧不知所自返耶。前代領袖，巍然在西江者，徐千期、胡敬齋。泰和則先生，萬歷時，敬齋則已從祀廟庭，先生之書僅傳於世，而表章闕然，窮極必通，其將有待乎。茲記原分六卷，略為刪其重複，擇其精醇，得卷有四，不自揣，序以梓之。

魏莊渠集序

古人學問，只是理會此身，踐形惟肖，擔負許多道理。迨其後德業有成，而拄天踏地，障川迴瀾，千載之統緒歸之，即當時後世之學者，莫不賴之。有明三百年間，真儒輩出，若崑山莊渠魏先生，其殆稱醇乎其醇者歟。先生幼穎敏，讀書數行俱下，然絕不有其聰明，蓋樸訥簡重，言動以禮，又其性成也。釋褐後，歷任郎署，不適時，即移疾家居，講明正學，先生真見得許多道理，與世之一切開物事都無交涉，而直以此身擔負之意念固已深遠矣。未幾，詔起田間，兩膺學使，其在百粵也，毀淫祠，闢異端，興學校，育人材，規條井井，及在中州時，亦復如之。嗣進秩棘寺，遂轉司成，兼經筵講官，俄復改太常，守禮秉義，毫不與俗浮沈，然而所至多窮，慨然動賦歸之思。蓋先生以倡明斯道為己任，不得行其志於天下，則當廣其教於吾徒，故一時學士大夫，質疑問難，盍道而來者，先生皆接引不倦，警覺而提撕之，且復力砥頹波，距邪崇正，於象山則辨其學未近道，於慈湖則責其逆天侮聖，拔本塞源。凡衛之之嚴，無非信之之篤，而詣其得力，要在理會此身，毅然以聖賢為必可為，而且與天下共為之。先生不云乎，人真有希聖希賢之志，則其日用所學，決須下希聖希賢工夫，若乃交無益之友，觀無益之書，談無益之言，作無益之事，不惟不暇為，亦且不屑為。至哉言乎。後之學者，慎其無益以務求其有益，夫乃與學問之途，一身之內，善理會者也。抑先生又謂經師易遇，人師難遭。今讀先生之文者，尚其翕然興起，亟思所以師先生也夫。

正誼堂續集卷之四

序一

易經提要序

大易者。聖人寡過之書也。彌綸天地。包蘊古今。其用著於卦爻。而其情蘊於河洛。自河洛之理不明。而卦爻之義遂晦。制經穿鑿。以為應世之資。欲求寡過。烏可得哉。余自通籍以來。宦遊四方。思得窮經之儒。與之參究羲文周孔真義。而竟寥寥。丁亥夏。奉命來撫八閩。廣求稽古力行之士。相與切磋。以裨風教。諸公多為余言。漳有隱君子詹明章。巖士者。闇修獨行之士也。余不啻心嚮。令郡守物色之。詹子年已八十。精神健旺。不遠千里。惠然肯來。觀其辭貌。愷悌德讓。居然有道君子也。叩其所學。出大易通義、洛範啓要諸書。詳考其說。蓋精深於河洛之學者。又有易經提要一書。河東衛爾錫先生已為序而傳之。所謂天地陰陽之文。無少差謬。先後正變之旨。觸處洞然。反之於經。既有定據。按之於理。當無復加。既已得其旨要矣。乃詹子未敢自信。而又質於余。余方思寡過未能。何足以言易哉。嘗聞沈元用問尹和靖程子易傳何處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切要處。後來朱子舉似延平先生。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今詹子於河圖洛書。條晰極其分明。使人無纖芥之疑。於先

後天卦爻、發揮又極精確。而始為提要一書以授學者。明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詹子當必有以得之矣。詹子遯世無悶。而立言自不可廢。雖未有知於今日。必有知於後世。余每嘉詹子之好學不倦。老而益篤。有相識恨晚之歎。因序之以廣其傳。

張錫駩春秋觀聚序

春秋一經也。而緯以五傳。諸家疏義不可勝紀。顧朱子謂此經簡奧。立說雖易。而貫通為難。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間。且有假年融學之思焉。不其慎哉。先聖曰。吾志在春秋。又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所以明王者之大法、垂萬世之大經者、至矣。特以二百四十二年行事。錯文見義。在左氏則發傳之體三。為例之情五。左氏以下。抑復支分派別。若杜元凱言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又令學者觀其聚。豈非貫通之為難歟。蓋自左、國、公、穀、以及胡傳。彼此聚訟。互有異同。於是、後之訓詁箋釋者意見紛歧。穿鑿傳會。不一而止。彼讀經無識。得一說不能不移於他說。而務彼說又難割愛於此說。積千萬之散錢無索以貫之。幾何不委擲於地莫可收拾也。是故貫之者所以聚之。而能觀其所聚則未有不貫之者。夫經學在當理。而作傳以通經。聖人之宗旨有在也。若聚訟紛挐。廢興由於好惡。徒執成見。而無當於聖人之宗旨。其可乎哉。況腐淺末流。背經反傳。曾何足觀。先儒之於春秋。假年而切融學。良有以也。吳門張生錫駩。窮經有得。其於左氏之內外傳、公、穀、胡氏之異同。解疑釋滯。較若列眉。又或詳或略。毋訛毋濫。大異乎操戈入室以從事者。標之曰春秋觀聚。取諸杜氏觀其所聚意也。然非貫而通之。何以能聚。子朱子所謂貫通為難者。其將不難於張氏子乎。夫表章六籍。儒者責也。書輯成。請序於余。余喜其能明先王之道。大有裨於來茲。爰述其意如此。

濂洛關閩書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為君為相。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為師為儒。一也。一者何。曰。道也。堯之授舜。止於允執其中者。道惟一中也。舜之授禹。推之曰惟危惟微惟精惟一者。聖凡之相去、善惡之分途、直判其機以相示。亦道之不容有二也。自是、道行於上為三代之隆治。道行於下為鄒魯之真傳。猗歟盛哉。然而孔孟沒。微言絕。自秦以迄漢唐。茫茫墜緒。綿延如縷。豈亦盈虛消息之理固然歟。宋興而周子崛起南服。二程子倡道伊洛之間。張子篤志力行。關中學者、與洛人並。迨至朱子講學閩中。集諸儒之成。而其傳益廣。於是、世之言學者。未有不溯統於濂洛關閩。而以為鄒魯之道在是。即唐虞三代之道在是也。夫四氏出而斯道日新。六經四書。闡發無遺蘊。有志者。不學則已。學則必由先儒之說以求先聖之指歸。宜無不得當者。夫非若秦漢時。榛蕪蔽塞。罔所適從矣。顧學者非不日誦先聖先儒之書。乃欲求一言一行之幾於道而不可得。抑獨何歟。程子之言曰。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佛老之虛無。朱子又曰。聖人教人。非使人摭緝語言、造作文辭。為科名爵祿之計。今之人不蹈此弊者蓋鮮矣。夫刑名、功利、訓詁、詞章之習。固非學者所宜務。而執主靜、良知之說者。希心頓悟。終不能不折而入於禪。先儒之垂戒尤彰彰也。先儒書具在。學者必驗而身體之。於周子可以會一理之通。而振俗學之卑陋。於張子可以窮萬物之故。而識

體性所自來。於程子朱子可以得主敬窮理、下學上達之功。而不爲詖淫邪遁所淆惑。故先聖之蘊。表章光大於先儒者。至爲明曉而詳盡。吾人生聖道日新之後。得開聾瞶之耳目。拓膠擾之心思。其幸也大矣。乃或拘於習染。養之無以全其性。充之不能盡其才。而又遺棄事物。脫略章句。陽儒陰釋。以亂其眞。徒爲先聖先儒之罪人。豈不惜哉。雖然。道未嘗一日不在人心也。而其顯晦絶續之幾。所賴任肩斯道者卓然挺拔。不徇時趨。毋狹小以徼近名。毋過高以希速化。堅自信而實用其功。周程張朱。耳提面命。如在几席。夫然後得鄒魯之所以傳心者。上溯乎唐虞三代。蓋道無不一也已。我皇上崇信正道。又命儒臣纂修各書以垂教萬世。洵所謂治臻堯舜。學並孔孟者。至鄉會命題。尤重性理。使四氏之書直與孔曾思孟同不朽焉。茲明撫九閩。承流宣化。實有未逮。惟是先儒遺書。服膺已久。爰出平日所詮解者。令書院諸生互相參酌。仍付柳生椿、陳生紹濂蒐訂。雖妄意編輯。自知無當。亦以俟知道君子。略其僭踰之罪。進而敎之也。因書以爲序。

小學集解序

古者有大學小學之制。而未有其書。太學書傳自孔門。立三綱領、八條目。約二帝三王敎人之旨以垂訓。程子以爲入德之門是也。然小學尙未有書。或有其書而亡之。學者不能無憾。於是朱子集聖經賢傳及三代以來之嘉言善行、作小學書。合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以立敎、明倫、敬身、稽古爲綱。以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心術、威儀、衣服、飮食爲目。使夫入大學者必先由是而學焉。所謂做人底樣子是也。學者不諳大學之書。無以得其規模之大。而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二書實相表裏。不可缺一。自世俗追求近功。弟子當舞勺時。卽習擧業。小學一書。遂塵封高閣矣。我皇上崇尙正學。特賜頒行海內。而淺識者又第以爲課試作論之資。坊間刻本已不啻數十種。纂註標題。未有爲試論剿竊之地。而鮮有敷暢紬繹其文義之微、與其敎人親切之意。引學者以躬行而力踐之者。如此則何貴乎朱子之輯是書。更何以仰副詔旨頒行期望始學之至意乎。夫朱子之爲是書也。規模節目。無所不備。蓋卽一篇之中。而每章每句皆有義理次第。每見註家於引四書之下。概註之曰已見論語、已見孟子。不知孔孟之言。編入小學。則爲小學之義理次第。雖意無殊歸。而語各有當。何疏略若此也。至若小學大旨。前賢論之頗詳。余括其要而言之。不離乎敬之一字。必也於內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看得敬字義理次第分明。體之於身而實踐之。無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修之則吉。悖之則凶。然後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大學之基本以立。苟不能敬。而存心處事、待人接物。有與此書相背違者。則已失卻做人底樣子。而欲求入德之門。譬猶人之形體尙不能全、而欲肩重大之任以經營四方也。有是理哉。余故集諸家註釋。薈本而融會之。以成是編。且爲之撮其大旨以弁之於首。俾學者知是書爲成就德業之要。勿徒視爲應試之資已也。

朱子學的序

自考亭朱子倡明絶學。由周張二程、上溯孔孟。迄明憲宗之世。二百餘年。當其時。金谿之說未熾也。而文

莊邱氏、依倣論語二十篇、采朱子之言、次爲學的。以爲吾道之體要、聖學之統宗、下學上達之旨、天德王道之全。靡不兼收條貫。會歸於斯集。蓋文莊之所纂輯。卽文莊之所得力者。故能深切著明若此也。迨金谿之學盛。姚江、新會並起爭衡。羣言淆亂。莫知所宗。學者罕能窺於道德之要。又黯蔽以制科之帖括。編亂以剽竊之詞章。然後朱子之學日以益晦。嗚呼。其不達於聖人之的。後之學者宜其蔽敝。夫欲工於射而閉其目。雖羿、蒙不能發一矢。欲入其室而塞其途。雖回、賜不能有所就。今使學者省括於度以從事於是編。精於思而不惑。純於氣而不亂。其知之明、極之窮神達化。而無所不通。其才之充、推之修齊治平。而無所不合。其道之行、至於化民成俗。綏來動和、而無所不得其當。則朱子之的亦藉是以益明。夫朱子之的、固周張二程之的。周張二程之的、固孔曾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錄。爲孔曾思孟之階梯。文莊作學的。爲周張二程之階梯。學者誠由此以求周張二程。從近思錄以求孔曾思孟。而造乎聖人之道。猶善射者視臧正鵠而操弓挾矢命中於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是以不辭僭踰而爲之序。

伊洛淵源續錄序

昔朱子輯伊洛淵源錄。皆考程門師弟子授受之際。一言一行。莫不條列備載。其居恆磨礪薰陶。戢抑其過。激厲其不及。或適其材。或因其時。敎者之所以敎、與夫學者之所以學。概見於斯矣。自後未百年。而又有天民先覺者出。接引後學。爲之指其門庭。表其梯級、而先後之。於是聖道益明。源流益遠。則是續錄之所爲作也。夫二程子師濂溪而友張邵。倡道伊洛。一時高第弟子如游楊尹謝數十輩。率能卓然有立。篤聞行知。以不負付託之重。蓋自鄒魯風微。斯文勃興。越千餘年一綫。恐其斷爲繼矣。然而引而彌長。擴之乃大。自楊而羅而李三四傳至晦庵夫子。膺斯道之任。而集羣儒之成。繼往開來。流行浩瀚。無論通都大邑。僻壤窮村。靡不願遊其門。執經請益。當此之時。循循誨誘。無間晨昏。所謂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及夫言行之一致、體用之一源。務使切己尋求。由博歸約。而登斯堂、闚斯旨者。亦皆佩服勿諼。各得其意以去。猗歟盛哉。張南軒嘗曰。道在武夷。信矣。其猶原泉混混之出於深山。逶迤九曲、分爲萬派、播爲百川、合而渾涵淳滀於四海中乎。此其爲淵源詎有盡歟。續錄舊本。自有明成化。閩方石先生已纂輯成帙。分爲六卷。然採取未備。至隆慶時。薛公方山復因前陽宋公初稿而重編之。名曰考亭淵源錄。顧宋公初稿。雖未及詳定付刻。而編輯頗嚴。如朱子同志之友。自廣漢、金華而外。皆不之錄。方山所刻。則於金谿。永康。永嘉悉爲增入。竊恐世之釋其緒綸者。或借吾儒之說以蓋其佛老之眞。或喜浮夸之談以辨其功利之習。又將何以正之耶。余不揣固陋。參互考訂。爲二十卷。折衷於方石、前陽二者之間。命陳生紹濂編校授梓。後之學者。庶知大儒間出。其一時師友之所漸漬、及門之所依歸。開悟釋疑。備深廣大。講學極其盛。而衞道極其嚴。析之入秋毫。而放之彌宇宙。所以表章先聖者在此。所以津梁後學者在此。而凡師弟間磨礪薰陶、激厲戢抑。合之程氏之門。初無異轍焉。或者有當於朱子輯伊洛之意。則是錄眞不可以不續。而謝宋二公不又先獲我心哉。因書以爲序。

性理正宗序

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而太極之理具焉。命之於天。成之於性。性無不同。而氣稟則有清濁之異。智愚賢不肖之分途於此。古之至人。所以能知性所從出而復全其天者。必有靜存動察、下學人事之實功。以馴致乎自然。而非徒寂守此虛靈不昧之心。使之凝然不動。俟其一旦豁然省悟。謂可惟吾意之所欲爲而不愆也。是則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即性。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殆謂是歟。自孟夫子倡明性善之旨。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爲仁義禮智之端。學者務在擴充以盡其力。於是乎告子之徒。遂誤認知覺運動爲性。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終不能避其狂瞽之說。以惑亂天下。孟子之功偉矣。厥後荀楊董韓。或云性惡。或云善惡混。邪僻之見。均足以害道。降及漢唐。千有餘年。詞章功利。惑溺沈痼。未有灼見心性之源者。得程張諸子起而闡明之。程子之訓其門人。以謂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命。是知非窮理無以致其功。而張子則云。合氣與虛。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學者必須敬其事。敬固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也。嗚呼。可謂深切著明矣。曷嘗有默坐澄心可以證道之說哉。不一再傳。而金谿之學熾。甚以爲即心是理。六經皆我註脚。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空洞無涯之識。而昧然於天理之真。學者樂其簡便而易從也。於是矯誣聖賢。指棄墳典。逞其鑿空豎拂之餘智。猖狂叫呶。猶自擬於聖人之尊德性。若非紫陽朱子反覆辨難。大聲疾呼。比之爲告子。又直斥之曰禪。其爲正路之荊榛、入門之陷穽。寧有紀極耶。幸而格致誠正、修己治人之道大明於天下。雖百世守之可也。何又有姚江王氏祖述金谿。而以朱子之學爲支離影響。倡立致良知之新說。盡變其成規。知其不足以服天下。則又爲晚年定論之書。附會牽合。以愚亂天下之談心學者靡然響應。皆放佚準繩。不知名教中有何事。至啓禎末年。而世道風俗頹敗極矣。蓋比諸金谿之爲禍殆有甚焉。嘗見傳習錄有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爲義外。嗚呼。此即六經註脚之唾餘也。即勿求於心之宗旨也。不知窮理持敬。是以不識心性。惟不識心性。故於默坐澄心時。偶見西來面目。即嘵爲獨得之祕。遂至挾此以淩轢古今。莫之能禦。昔人有云。以學術亂天下。於姚江見之矣。非有特立不回之君子。障其狂瀾而撲其燄燄。吾道其尚何望乎。余幼讀性理大全一書。見其引證浩瀚。亦嘗留心潛玩矣。惟是天文地志、律歷兵機、讖緯術數之學。援引甚繁。未免失之駁雜。又其爲書。於儒、釋、參同語及縱橫家議論、概有取焉。似乎擇之不精。余不揣固陋。謬爲編輯。刪其繁蕪。補其缺略。詳道統以清其源。述師傳以別其派。凡靜存動察、下學人事之實功。有切於心性者。無不盡其節目次第之詳。於宋則取周程張朱五子之言爲的。於元明則以許薛胡羅四君子繼之。其餘諸子。間有採錄。不敢濫爲摭拾。惟於異學之邪僻足以惑世誣民。而後之人能抉其樊籬、披其根株者。衛道之功不可泯。爲之三致意焉。是編也。始於辛丑。迄於癸卯。閱三載而後成。名之曰性理正宗。非敢自附於知道。惟自盡其區區向學之志。以遠於荊棘陷穽之歧途。尤願後之學者。循塗守轍。崇實黜虛。不至誤認知覺運動爲性。而默守其虛靈不昧之心。則窮理持敬。下學可以上達。盡性即以至命。於以上接濂洛關閩之傳無難焉。此固學術之幸也。亦世道風俗之大幸也夫。

居濟一得序

古人之治河也。治其汎濫橫溢足爲吾民害者。引之於江湖窪下之處。徐徐焉趨入於海。而治河之事已畢。蓋其時閒曠之地甚多。委而棄之。不與水爭。故得施其疏濬之功。絕無所顧惜。而水亦順性以往。無奔騰衝決之患。今也不然。梁豫青兗淮徐之域。郡縣村落、星列棊布。生齒日繁。桑麻遍野。凡昔人所棄以與水者。盡爲沃壤。民所必爭。水既無所容蓄。而又爲轉漕必由之要路。不得已而大爲之隄防。跬步之間。紆迴屈曲。使俯就吾之約束。幸而數千里間不至有尺寸之滲漏矣。又恐其不足以轉漕而濟運。是必民不病水、水爲漕用。而後可以言治。夫以今人之才力遠不逮古人。乃其遭際之艱難。似有倍於古人者。奈之何不智勇坐困、用力多而成功少也哉。雖然。滄桑遷易。自古有之。彼蒼愛民之心。決不忍使數十郡縣無辜之赤子頻遭昏墊。則所恃以利賴而安全之者。要在人事之補偏救敝。相時度勢。毋拘成格。毋循覆轍。善爲之節宣而已矣。豈宜委諸氣數之適然。漫曰古今人不相及耶。余自庚辰歲奉命效力河工。日夕奔馳於淮揚徐泗數百里之間。考古人之制度。驗今日之情形。源流分合、高下險夷。亦既悉其大概矣。閱四載。而膺山東治河之命。甫視事。適遇雨潦。隄壖在在漫溢。民田廬處處淹沒。夙夜殷憂。求所以無負厥職者。越歲。又值亢旱。運河水淺。致廑宸衷。命廣善庫郎中德成格馳赴封閘催濬。並傳諭宜設法蓄水堵塘放船。余與德公恪遵訓旨。體究詳盡。漕運果得無阻。早達神京。此皆聖謨遠照。足爲千古之良法者。余不揣固陋。溯流窮源。力求有益於民生國計。數年以來。越阡度陌。相度經營。兼詢之故老。考之傳記。凡蓄瀉啓閉之方。宜治宜革。或損或因。偶有所得。輒筆之於書。以備他日參考。積久成帙。分爲若干卷。敢曰。遵是說也。將以補偏救敝。獨任其難。而不愧於古人節宣之義乎。亦聊以自盡其一得之愚云爾。庸詎乎。即川潘公有言曰。時勢可行則行之。不可行則緩之。毋使我誤後人。後人更誤後人。此即余之諸志也。抑有說焉。事不久任。權不歸一。則功敗於垂成。如同築舍。前明宋尚書之已事可鑑已。夫以數十郡縣生靈之命。而皆仰藉一人之謀畫。事寧有重大於此者。惟在慎擇其人。假以便宜之柄。使得久於其位。而不爲浮言衆議所搖奪。凡利多而害少者。毅然獨斷行之。無稍顧忌。建非常之原以貽千百世生民之福。功孰偉焉。若徒汲汲於補苴罅漏、防護壅塞。虛靡國家無窮之帑。徼倖於旦夕之無事。謂可藉手告無罪於古人。適足貽笑後人而已矣。是烏足與言治河之術哉。

漳浦蔡氏家矩序

嘗讀大易家人象。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未嘗不穆然深思。以爲齊家之道。篤恩義者必以正倫理爲本。而秩然之分、怡與藹然之情相維繫。昔人所謂。閨門之內。肅若朝廷。有取諸此也。夫治國、平天下實始齊家。故大學釋齊、治。曰孝。曰弟。曰慈。釋治、平。曰老老。曰長長。曰恤孤。卒無出家而成教者。惟是一家之中。分位匪一。欲使親疏厚薄咸得其宜。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苟非得一矩焉爲之審度衡量其間。則長短廣狹安保無有餘不足之處。此子朱子或問所以深紬繹於斯也。余撫閩時。得士誠多。若漳浦蔡宮聞者。家學淵源所由來者舊矣。居恆讀書窮理。殫心著述。遇事躬行實踐。勇於有爲。雖在諸生。

而其經術閎深。直可補政教所未逮。且復親師取友。虛懷善下。胥欲然不自安者。其從余游也。閩閩及吳。凡數載。所持以質正者不一而足。而於齊家之道尤深有會心焉。蓋嘗宋紹熙間。朱子官臨漳。興學校。明務化。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相示。蔡氏先世恪守其教。至於今不墜。故宮聞得紹述先業。坐言起行。閩爲援引諸儒。參以己見。互相發明。無不脗合。編成一書。爲類二十。有取於大學絜矩之義。名曰蔡氏家矩。夫矩、所以爲方。宮聞誠能度長絜短。於是乎神而明之。吾見其斟酌損益。務求情理之當。而得人心之安。上而祖父高曾。下而家人婦子。以至於居鄉居官。舉凡宏綱細目。準之而宜。推之而國而天下。無不畢應。而尤協。是直朱子之功臣。又豈僅爲蔡氏一家之矩已哉。余因之有慨矣。世學弗講。禮制日漓。士大夫苟圖溫飽。一切宜家睦族、聚親保子孫之道。蔑若罔聞。因而踰閑蕩檢。刓方破圓。而里巷無識之夫、淊於時趨。轉相倣傚。恬然不以爲怪。然則風會之升降汙隆。非儒生之責而誰責與。勖哉宮聞。尙以其身爲一家觀法。卽以其教家者而移其治於官。吾知上下四旁均齊方正。無不有各得之分願也。矩之時義大矣。勖哉宮聞。

盡心錄序

天地之道。有春溫必有秋肅。帝王之治。以德化不廢刑威。故刑之象屬秋。所以懾服斯民桀驁不馴之氣。而使之懍懍然不敢以或犯。則刑殺之中有生長之意寓焉。初非以慘刻之具毒天下也。三代以前。尙德緩刑。有一不辜。從而矜恤之。又從而提撕警覺之。卽至情眞罪當。猶必別其故誤。嚴其出入。三宥而後制刑。其載諸經傳者班班可考。漢唐以後。文網稍密。民生日促。幸有一二愼刑之主。爲之戒深文。釋重辟。幾幾乎有刑措之風。故能享國悠遠、保世滋大也。後之任刑官者。絕不解此。徒知威福惟我恣行。臆見鍛斷成獄。將欽恤之謂何。甚而請託公行。苞苴不絕。視民命如草芥。任桁楊以徇私。造案成獄。則稱冤孽。嗚呼。是不特殺人以媚人。而且殺人以肥己矣。倘忍言哉。倘忍言哉。余久欲取古今愼刑諸書裒集成編。以爲當官者勸。無如案牘紛繁。有願未遂。適金沙李先生持盡心錄一書。欲重梓以行世。而問序於余。余不禁喟然歎曰。有是哉。先生之先得我心也。夫刑所以輔德也。德化之所不及。於是乎有强梁頑梗之徒。甘自蹈於法網。庭鞫之下。其情有掩蔽不吐而難以遽信者。非明敏不克以決其疑。有提刑讅服而不能昭雪者。非精思未足以洗其冤。若夫情僞微曖。變幻百出。獄訟滋累而連年不結者。更非中正公廉、苦心推勘。無以燭其奸而得其情也。卽有重大案件。信讞已成。尤須詳加體察。求其生而不得。然後引律例以斷之。方不失仁人君子之克盡乃心者。苟其矜智術。能逞威擅法。爲一己邀功避罪計。是罔民也。何以爲民父母。書曰。惟明克允。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可不加之意乎。今聖天子在上。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或有身負重辟。猶從寬典。浩蕩之恩。洋溢中外。余承乏江蘇。當斷決之際。每恐有一不愼。傷及無辜。用是日夜祇懼。求所以惠此生民者而不得。茲閱是錄。益信明察不足矜。私智不足尙。揆乎情。斷乎理。以詳愼之心出之。爲平允之政斯已矣。竊願當官者日手是編而讀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庶幾刑無不當。法不妄加。於以體聖天子欽恤民命、刑期無刑之至意。雖唐虞三代。曷以加茲。又何春溫之不卽寓於秋肅中哉。是爲之序。

王學質疑序

自陽明王氏倡爲異學。以僞亂眞。援儒入墨。天下學者翕然宗之。於是荒經蔑古。縱欲敗檢。幾至不可收拾。此蓋有氣數存乎其間。非人力所能爲也。然狂瀾橫溢時。猶賴有覺世衛道之君子。如羅整庵、陳清瀾兩先生。先後繼起。震聾發瞶。得以稍稍廓清。顧猶有爲調停兩可之說者。印之則曰。學者第所聞行所知。遵朱而不闢王可也。何用嘵嘵焉逞筆鋒舌劍。效辨士之所爲。嗚呼。是何言也。夫欲入德者之必先屏絕淫聲美色也。夫人而知之也。旣屏絕矣。又必日親正人莊士。受其箴規藥石。磨礱攻錯。日久而後底於成。亦夫人而知之也。今曰尊朱而不闢王。是何異欲親正人賢士而復任淫聲美色之日濡染於耳目之前。謂可以不拒者拒之也。有是理乎。嘗考朱子之學。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循循畏謹。奉前聖之格言。佩前賢之遺矩。終身棘惕於視聽言動、倫物政事之間。若無一息可以便安者。其爲學固似乎拘苦。然上之可以入聖。次亦不失爲賢人。乃陽明獨敢詆之爲支離影響。別立致良知之說。以爲卽心是理。但求此心之速悟。六經任我驅使。不必循塗守轍。而自合於道。學者旣喜其便捷。而又可以任吾意之所欲爲。於是苟且儇薄之士。蔑棄禪說。得以恣行其胸臆。詆訶聖賢而不顧。滅裂綱維而不畏。沿至百有餘年。而士風不可復問矣。豈當時士大夫盡以朱子之學爲非。而必欲變亂其成法哉。其始不過存一調停兩可之見。不能勇於決擇。久知其不便於己。卒至決然舍去。縱恣自適。其勢不中立而又轉移之速如此。甚可懼也。吾烏知夫今之學者不又承其流而襲其弊也耶。武承張先生。品行卓然。不隨流俗。初出入於王學者有年。旣而翻然自悔。洞徹底裏。著爲質疑一書。以問世。蓋眞能勇於決擇者。余一再披閱。不禁喟然歎曰。何其衛道之深、覺世之切也。其大要。以朱子之學。紹述程張而遠宗孔孟。王氏之學。紹述象山而遠宗告子。就兩家之言。直指其牴牾舛錯之處。其若何附會牽合而卒相矛盾。率天下爲佛老。日趨於淪胥而不救者。能一一窮其源而拔其根。蓋其心卽羅、陳兩先生衛道之心。而抉摘精微。則又有前人所不及道者。學者果能信其言而熟復玩味。不啻暗室一炬、中天白日。任足所之而不迷於歧途曲徑。夫豈譸張詭辨。畔道離經之說所能惑溺其心志也哉。是書爲當湖陸稼書先生所極賞。久經較訂刊行。惜乎學者不得多見。余故重付諸梓。以廣其傳。成先生嘉惠後學之志。幷以明余之非敢好辨云。遂書以爲序。

松陽講義序

學者講於聖賢之道。而不切於身心。雖連篇累牘。有識者鄙之。徒以佐其徇外爲人之私而已。四子之書。聖賢精蘊之所聚也。其切於人之身心。如布帛菽粟之不可離。一日不得則飢寒立至。是豈可以不講。而講之豈可以不切於身心。而僅資爲干祿之具已乎。陸稼書先生。當代眞儒也。其生平用功惟在四書。蚤考夕思。如食之充飢。衣之禦寒。所著諸書。擇焉必極其精。語焉必極其詳。海內學者尊如蓍蔡矣。其松陽講義一百一十八章。則其宰靈壽時與諸生講解而集以成編者也。余嘗患聖學之不明。一在於異學之

空虛一在於俗學之卑陋自明季陽儒陰釋之學熾將孔孟道言改頭換面謁人西來宗旨是所謂操戈以入室也厥後諸公辭而闢之稍覺廓如而從事科舉之學者亦隨聲附和辨詰紛然究之不過尋章摘句便於取世資拔科第按之身心毫無關切是又何異於買櫝而還珠乎先生力挽斯弊故其與學者講解四書諄諄懇懇引而歸於身心辨別異端振興俗學使人知其途之所從往而力行以求其至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先生之用心可謂勤矣抑余考先生行己師法程朱凡事一本至誠自修身正家以至從宦立朝動有矩度一介不取以貞其操直道而事以遂其志儼然樹乞墦壟斷之防泊然守陋巷簞瓢之素其所守者正其所見者真皆出於躬行心得之素而不爲空言用能興起人心扶持正學視世之連篇累牘而反以晦聖賢之道者其相去何如也則此一百一十八章雖未足以概四書之全學者讀而玩之亦足以鍼膏肓而起痿痹其於身心之益豈淺鮮哉予故序之如此

冉永光八十壽序

歲丙申之四月蟫庵冉先生壽介八旬其姻婭戚友及諸門弟子謀所以壽先生者靡不豔稱盛事言人人殊或曰文章華國足爲世珍先生宜壽或曰寄迹東山嘯傲自適先生宜壽或又曰子孫繩繩克紹前徽先生顧而樂之益宜壽要此譽望之顯崇襟懷之高皆後嗣之迭興固皆壽徵所必及而獨不可以語先生蓋先生之壽不於其年而於其學也憶余年未壯即耳先生名甚熟知設教於嵩陽書院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心竊慕之顧猶未得親面承教也已而先生翔步天衢騁飛翰苑學日益有名而德加進四方聞風景仰者咸以不得一近丰采爲憾時余適備位中垣因得晨夕過從考道論心磋磨砥礪嘗喟然歎曰先生之學程朱之學也余雖未敢竊附諸賢而時時與聞正道因之日夜刻責迄今歷仕多年恪遵聖賢道訓朝廷成法不敢妄爲一事者皆先生教誨之力也未幾先生給假旋里余以讀禮家居於戊寅之歲構請見書院成遂延先生主持講席闡儒先之精蘊闢異路之荊榛搜羅愈博研晰愈微其尊崇正學啓迪後人曾不異疇日在嵩陽書院時蓋先生澤物之功於是爲大矣獨恨余一別之後碌碌風塵不轉瞬閒幾二十載學殖日就荒落志雖盛而氣則衰回憶聚首時期許之深未嘗不爲之廢書三歎而先生獨優游鄉井鍵戶著書問業請益者以數百計今且皤然爲八十翁矣步履如故髮鬚猶昔是則先生之所以壽乃天之嘉惠後學俾得繼續斯道之傳而於先生乎有厚望焉豈僅如世俗云云哉不寧惟是彼世之銳意功業赫然見譽於庸衆人者何可勝數而道術無聞德音不著雖享遐齡備厚祿不旋踵而消歸烏有而先生乃以不世出之英發明千百年來聖聖相傳之道覺醒聾瞶啓牖來學正猶日月之常明星辰之常麗嵩嶽河海之亙古而不易是先生之壽驗之乘牒而正未有艾也區區之年又烏足論乎余與先生交最深故信之最篤敢述生平相與之素以爲先生壽者如此若夫揄揚褒美之詞則固世俗之人盡能道之無俟余言之贅矣

費胥陶六十壽序

歲丙申之七月費子思任自吳門寓書於余述其尊人胥陶君今年六十初度求余一言以爲壽余維思

任欲以詩文闡揚其親凡通門夙好賢婣婭戚族諒無不爭致華美之詞者奚俟余之言且余夙聞君德望隆偉里黨奉爲宗師詒厥孫謀後昆迭起凡可以致壽之道無弗備又何煩余之言以爲稱祝雖然有說焉夫人世之修短不可知而休聲令聞獨垂不朽者亦視人子之顯揚其親者何若耳世不乏赫赫著功業炳耀耳目間人之稱其親者止曰有子若人克致通顯而已又或從事詞章雕鏤精刻摛英擷華文日益有名人之稱其親者止曰有子若人才擅著述而已余度君之所期於思任者不僅是也思任負異敏之才慨俗學之淪胥異學之沈溺慨然以大道爲己任常言周程張朱而外無正學許薛胡羅以後多歧途卓哉是言何見道之真也今其所詣縱未敢遽謂比隆數君子顧其立意毅然不溺儕俗將由是日進不已焉非數君子之書不敢讀非數君子之行不敢行晝而講貫夕而習復覃思詳慮毋怠毋荒時若數君子者提撕警覺於前是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矣步儒先之堂奧樹來學之津梁有子若此人且以尊崇數君子之親者舉而屬之於君是則君之壽行且超絕古今卓越倫類與日星河嶽共爭千古思任思所以壽其親道無大於此豈必效世之人兢兢功業摹力文詞冀少得令名以爲其親光寵乎哉且今者思任擯棄儕俗不自菲薄亦即得之庭訓者多也克承親志揚厥休聲於易之義爲克家於詩之義爲不匱書稱堂構禮重箕裘皆是物也吾固知思任之必能體此意以榮其親吾又信君之必樂聞是言而以余所厚期者轉而期之思任也遂不揣固陋而爲君祝者如此若夫侈陳美盛曲意揄揚則固盡人能道之不待余言之覼縷矣

正誼堂續集卷之五

書

與浙江王撫軍

不覩光儀於今二載矣吳山越水相距非遙而無緣把晤時切遐思啓者貴治杭嘉湖諸屬春夏雨澤連縣奉旨豫爲籌畫此誠興利除害一大機會也竊以江浙地勢相爲依倚素稱澤國欲防患者惟有疏其流而已敬陳末議惟年先生採擇焉夫浙中諸郡之水半滙於太湖達三江以入海相其形勢必先治下流入海之門戶而後上流得安今婁江松江俱已通達獨東江久湮無從識其故道弟嘗閱一水利書云松江在太湖正東婁江在太湖東北東江在太湖東南其地俱建有石閘及天妃宮由是觀之則東江故道即今之乍浦無疑若使乍浦不流通夏秋之交霪雨淹旬諸水暴發勢必阡陌浸淫園田沮洳倒流而旁溢患不獨在一郡一省也弟向經過其地果見有舊閘及天妃宮第閘址雖存水道已塞未知廢於何年大約當時議者慮近海良田爲鹹水所漬故耳不知閘之建也啓閉在人潮水誘進則急閉之內河水溢則急啓之時其蓄洩雖有洪波巨濤自得所歸宿不復爲害於兩省利莫大焉何可廢也年先生既以憂國愛民爲念似宜圖其久遠相度形勢而更建之變澤國爲沃腴爲功豈淺鮮哉妄述鄙見如此未知

有當與否。

答貴州劉撫臺

天地間撑持世道之人。原不可多得。老先生學術品行。爲時矩範。聖天子特起東山。寄以節鉞。西南半壁。實藉撑持久矣。弟迂拙之性。自知不合時宜。調與未及而歲。即具疏引退。未邀俞允。既蒙聖眷。不得不勉盡臣職耳。至於平日之一舉一動。非敢求異乎人。第覺事情行到此處。便不得不如此行去。天理人情之正。原有一條至當不易底理路。不容以己意相參酌。而事後之得失顯晦。更無暇計。然大江南北。賦重民稠。竭力措施。而孤子無助。動多阻滯。一旦欲其令行禁止。不戛戛乎難哉。乃過蒙獎譽。殊覺愧歉難安。近來仍擬退藏。又不敢有負聖主之知。是以暫留視事。夫功名可以任之時命。事業可以聽之遭逢。所可恃以自信者。惟此上不負朝廷。下不負生民。中不負所學而已。承諭委曲二字。聖賢不廢。具見老先生學有原本。奈弟抱愚守拙。既不能隨時俯仰。又不能徑情直行。真如著敝絮行荊棘中。步步牽制。如何如何。老先生不靳金玉。時賜指南。則叨佩教益。良非淺鮮矣。

與同鄉劉鵬文掌科

弟多難之餘。觸增變懼。報主之誠雖切。而迂拙性成。動多違俗。近況不堪爲良友道也。啓者。吾鄉漕運水次。久經題往衛輝。軍民實爲兩便。第衛河水勢微弱。漕艘艱於輸挽。歷年運官屢被違限之罰。今秋又紛紛具呈。力求題復小灘舊次。且聲言叩闢。此誠運官之便。而全省百姓之大不便也。疑者。老先生在都。亦曾堅持此議。幸而改次衛輝。吾鄉得沐休息者數年於茲矣。第輝縣一勺之水。實難載數百石之艘。而挖淺又未易爲力。計莫若於木欒店引沁河之水。由陳橋左近開通。不過六七里。即可從金龍口以抵張秋運河。中間若祥符、陳留、封丘、延津、原武、陽武、蘭陽等處。均可爲水次。則民便而軍亦無不便矣。且開通此河。不特濟吾鄉之運。并濟山東之運。可以通商賈。可以灌民田。復可以洩黃河之水。一舉而數善備焉。誠良策也。弟向承乏濟寧。曾條陳此事於河院。遂委筆帖式齊蘇親查。北河分防鄧謙之琮者已經丈量明白。并估費十四萬金。迄今有案可據。惜彼時未經題達耳。興利除弊。老先生諒有同心。伏乞商之於撫軍并藩臬諸公。祠酌盡善。而後行之。果得興此大利。于百世不朽之功也。否則運官與旗丁不勝其苦。將來勢必叩闢復歸舊次。全省受累無窮矣。

答陳滄州

使至。接捧來翰。甚慰遠懷。併聞德澤所被。遐邇謳歌。郡政一新。又可以風勵流俗。使人知儒者誠不負於斯世也。且値茲災荒之地。勢處艱難。老長兄設法賑濟。全活無算。此眞仁人君子之用心。今之肉食者。豈可概望之哉。語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信然信然。弟到閩以來。將及三年。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尸位素餐之譏。所不能免。老長兄將何以教我耶。每念遙遙千古。不過數人在天地間。而綱常名教賴以不墜。周程張朱而後。我輩今日正不能辭其責。老長兄海州赴任時。弟他無所贈。惟近思錄一部。數年以來。想已熟讀而力行之。善政宏敷。救災恤患。此其驗歟。近弟又將先儒之書次第重刊。

但才不逮人。學未聞道。妄執己見。謬爲刪訂。不知有當於古聖賢之意否。謹各呈一部。就正。伏祈指南。使不迷於所往。庶不至自誤以誤人耳。

答宋藩司

弟質本甚愚。學無所就。迂拙之性。久矣不合時宜。於庚寅春到任。未及數月。見世態不佳。人心陷溺。直道而行。輒有窒礙。已浩然有歸志。而二三友朋猶有以行道濟時。稍展所學相勸勉。予豈不知聖恩之當報。民隱之當恤。特以才與世疏。用與時違。理之所是。事之所可。我以爲當行也。而人或以爲不當行。理之所非。事之所否。我以爲不當行也。而人或以爲當行。既不能同寅協恭。以慰聖懷。又不敢同惡相濟。以虐蒼生。碌碌因人。毫無善狀。尚可眷戀依違。虛受朝廷之爵祿哉。又歷數月。其志益決。因以病乞休。方謂從此以往。得以優游家園。與一二知己共相講論。以終素業。先儒有言。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蓋進既不能行其道。退或可以充所學。厭飫乎詩書之府。涵泳於仁義之途。議古論今。著書立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亦可不負區區之志耳。不謂重蒙聖恩溫旨諭留。雖欲歸臥林間而不可得。頼皇上之愛我方切。人之忌我愈深。百計千方。陰圖謀害。然而弟所自信者。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如是而已。時之難易。勢之利鈍。又何問焉。蘇東坡曰。吾儕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科場一案。亦以正論不泯。公道難容。而有此一舉。豈期勢焰愈橫。狂飈益厲。即平日所稱錚錚有聲者。而亦立腳不住矣。夜因感一夢云。試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彼歷歷驗之。竟無有敢主持公道者。時勢至此。良可浩歎。今厥達[illegible]聖明。僅得不爲伊所中傷。已屬厚幸。然而自古觸犯權奸。從未有得免於禍者。尚未知終當如何耳。若猶妄想欲以無柁之舟。常漂泊於大洋巨浪之中。多見其不知量也。從來聖賢處事。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利害所不暇計也。弟之所守者此耳。不知老親家以爲然否。

與冉永光檢討

世之宦遊者比比皆是也。而衣食之資、日用之費、取給於家鄉者。惟弟與老先生兩人。今老先生已高臥東山。田園自樂。因念及宦愈高而費愈繁。弟將何以支撑。何其愛我深而念我切也。此等苦況。惟弟知之。弟並不敢向人言之。亦惟老先生知之。因而代爲弟慮之也。弟於四十九年從蘇數月。見費用甚多而毫無所出。事務紛宂而勢處甚難。兼以心力既竭。精神衰邁。因而有告病之舉。又蒙聖主溫旨諭留。君恩愈厚。圖報愈難。豈期遷延至今。遂遇科場一案。既不能隨人俯仰。又不能乞休旋里。一時之士氣莫伸。萬世之是非莫正。不得已而爲此舉。而小人百計陷害。將來不知作何究竟。然將行將廢。自有天命。豈可以死生禍福移易其心哉。弟之可以自信。并可以對吾良友者。惟此而已。惟老先生更有以進而教之。曷勝幸甚。

答冉永光檢討

接讀諸大劄。如獲百朋。老先生衞道苦心。發明聖賢宗旨。使後學開卷了然。指南之功。莫此爲大。是[illegible]

集諸儒之大成。而老先生又爲紫陽功臣矣。欣羡欣羡。弟前札敎請從臨冰署者。非敢妄邀也。緣弟素聆大教。希志聖賢。余聞道日淺。學問迂疏。思得大賢晨夕講貫。則是非得失有所諮取。且夙蒙老先生情意懇摯。必不以弟爲不足教而棄之也。倘再得如請見書院聚首談心。使弟親學切磋有所矜式。或不至垂老無成耳。不圖玉體違和。復有陽春之訂。眞令人喜慰交并。來翰云講道論文。是誠私心所冀者。曰善政可聞。則弟愧滋甚。儒者立身出則堯舜君民。敷揚治化。否則修明道統。闢邪崇正。以啓後人。老先生急流勇退。林下優游。數十年著書立說。四方從游日衆。吾道可謂不孤。昔孔氏之徒三千。而斯道賴以昭著。朱子門下知名之士。如黃陳蔡劉輩亦不下數十餘人。故其著述最富。問答最多。而理學因之大明。然則天下第一等樂事。老先生實有之。若弟碌碌庸才。猥叨重任。兼以吳縣繁劇。清理實難。上負君恩。下失民望。而謬推善政。毋乃非知己之言乎。再懇者。前呈劄記一帙。冠以困學二字。見弟資質愚鈍。不敢自棄。而勤以自勉。謹就正有道。删其所未當。啓其所未及。端所望於老先生者也。未知已邀斧削否。其五經詳說。懇望校定。攜來一正。弟從前紕繆。掃擬韵立。當候行旌。臨楮曷勝翹溯。

與冉永光檢討

前者接讀來教。得悉老先生道履綏吉。精神強固。慰甚慰甚。併聞學徒益衆。考道論德者戶外之屨常滿。老先生以引進後學爲懷。激厲裁抑之餘。當必有負荷斯道者出焉。誠吾黨之光也。可勝健羨。愧弟風塵鞅掌。案牘塞胸。兼以良朋契闊。無由質正。夙所有志而未逮者。今且日就荒落矣。顧公務之餘。稍理故業。恆冀得一二同志之士往復辨難。互相切磋。以歸於至是。而可與商搉者絕少。初擬京師人才輻輳之地。當不乏潛修篤行之儒。所望相與有成。從此學術歸一。登高而呼。勢良便也。而竟鮮接多人。好尙殊軌。鮮不以此事爲迂闊。間或不溺於傳俗。則又儒釋混淆。源流派別。芒然莫辨。其不至倡爲詖淫邪遁之詞以實鼓當世者幾希。弟又豈能以一人之力與之數數爭論乎。夫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昔聖昔賢所深懼也。弟所學與世齟齬若此。以視老先生之引翼後學。英才畢集。如黃陳李蔡輩盡出朱子之門。得不私心切慕。視爲人生第一樂事乎哉。異日儻得遂林泉之願。飫領誨益。幷與諸君子晨夕過從。各出所懷以相砥礪。或者尙有進境。弟生平之志願足矣。意所欲言。筆難縷述。伏乞時賜德音。輔其不逮。幸甚幸甚。

答黎寧光

僕莅吳逾載。無所豎立。實深素負之愧。然中心輾轉。欲去則時勢萬難。欲留則一籌莫展。以封疆重寄。而俯仰於一步一趨間。雖矯矯自好者。猶不屑爲。矧我輩讀聖賢書而甘此隱忍乎。關切如年兄。因宜一再相示。箴所以處此也。書中所云耳目有寄。手足有託。僕未嘗不寄之託之。無如此地屬員。倚爲耳目者多聾聵。倚爲手足者實痿痺。人固未必盡不肖。似乎有迫而爲不肖者。僕之所優異皆人之所擯抑。僕之所擯斥又即人之所褒嘉。是亦何道而措置之盡宜乎。且僕之所患者。正所謂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誠則無不明。而物豈有遁情。誠則無不格。而物豈有梗化耶。夫大江南北。以一舉一動爲安危治忽之機。僕晝日夜圖度。顧彼同舟共濟者。皆未勠彈而先已掣肘。計此時待盡之黔首。惟有寬一分俾受一分之惠。雖曰

所濟無幾。猶愈於剝之削之之不已也。望年兄再爲僕籌之。相途當并後鮮。佇復。

與湯素一

戀者。僕與年兄在請見書院講道論德。敬業樂羣。依依若前日事。憶永光冉先生云。我輩今日聚首一堂。把臂談心。人生快事。莫過於此。但恐我輩姓名一旦或爲君相所知。異時便有不能自由之勢。何期一時之言。竟爲今日之左劵乎。僕以不合時務之人。處萬難有爲之時。旣有不得不出之勢。而又有不能自止之情。古人所謂難進者。而僕偏値其易。古人所謂易退者。而今又適逆其難。何僕所遇之窘。以至於此也。近聞年兄留心聖賢之學。心竊慕之。然僕之從事於此亦有年矣。但才不及人。學無所就。碌碌窮年。幾至廢墜。皆以未信而仕。學無原本。仕亦安能有所建樹。所以世路崎嶇。動輒得咎。僕之將來。亦不知作何究竟耳。然所可自信者。上不欺君。下不欺民。內不欺己。外不欺人。仰不愧而俯不怍。如斯而已。自於吉凶禍福。惟聽天之所命。其奈之何哉。年兄今有意於聖賢之學。亦旣脫去舉業。從此沈潛程朱諸大儒之書。由流溯源。自洛閩直達洙泗。所造正不可限量。僕異日且瞠乎在後。未可知也。曷勝欣羡。伏惟精進勿懈爲禱。儻有所得。幸毋吝示。草復不備。

答江西某鹽道

斯文正宗四卷。領到。幷讀中丞王年兄序文跋語。昌言辨道。深切著明。陽明另祠。極爲允當。江右爲尙賢講學名區。近聞士子嚮道者多。此皆老世兄與中丞加意振興。其爲人心風俗計。非小補也。即以政事經濟言之。亦莫大乎是矣。前後掘刻。當次第發。至於廷中推舉。必爲公論所歸。加以素心確見。不容有毫髮私意也。惟望老世兄爲國自愛。夙夜愼持。斯爲吾道之光矣。

與友人

來教云。弟以先生爲周旋世務。謂指人情往來乎。然而弟之所言者。初非指人情往來也。若謂人情往來。令弟年兄儘可周旋矣。豈必先生親到而後爲先生之應酬乎。弟以爲凡有在人面前討好之意。皆周旋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非必脅肩諂笑而後爲巧令也。凡與人接物略有一毫委曲順適之意。皆周旋也。皆近於巧令也。古人云。王道平平。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大約弟之病在令人怒。而先生之病在令人喜。弟既不能令人之不怒。而乃欲先生之不令人喜。亦見其難矣。但向外工夫減一分。則向內工夫增一分。此必然之理也。且詩文固亦學者之事。而有求工之心。亦是爲累。亦是周旋之一端。昔呂涇野先生謂空同李子。一爲歌行近體。即如李杜。一爲古樂府。即如曹劉阮謝。一爲賦記序書。即如班宋賈馬。向使李子一爲定性識仁。即如程朱。一爲大學中庸。即如曾思。惜其力之不加乎此耳。弟固敢以是爲先生望也。來教又云。必待學之既成。而後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非必學未成而遂可自謝爲道學也。予謂道學二字亦甚平常。謂其道之所在而學之。凡非道之事必不敢學也。而世之人見其守道不惑。遂以爲道學而譏之笑之。非眞能見其爲道學而皆之也。若未嘗學問而誇於人曰。吾道學也。此天下之至愚也。僭也。妄也。故務道學之名而自誇於人固不可。避道學之名而不求其實更不可。

若所謂學既成而後一家一國非之而不顧。則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何有於我哉。亦何時爲學成之日哉。必待學成而後非之而不顧。則當學未成之日。一鄉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早有退而自阻者矣。又何能成其學也哉。

與友人

年長兄先生來教云。先讀四書五經。再參以諸儒語錄。即此足見先生以古聖賢自期待。而不肯苟同於流俗。弟已仰止久矣。然其中猶不能無疑。夫先讀四書五經。誠是矣。但諸儒語錄。則不容於無辨。正未可強而同之也。先生所謂諸儒語錄者。指薛胡之語錄乎。抑指陳王之語錄乎。若讀書錄、居業錄。誠可讀也。豈傳習錄亦可讀乎。陽明之學。羅整庵先生已辨之。陳清瀾、張武承、陸稼書諸先生又辨之。其不可爲其所誤明矣。弟往見歸德陸別駕曾刻傳習錄。而陸稼書先生見田梁紫先生札中偶及陽明之學。其答陳子萬書曰。聞中州人主持陽明者甚多。又述田先生來札云。今日沈痾。惟在利之一端。我輩當實實於本分當知上討論。實實於本分當行上勇爲。只求自信。不論人知。予觀田先生似亦非主持陽明者。其言於本分當知上討論。非朱子所謂窮理以致其知乎。於本分當行上勇爲。非朱子所謂返躬以踐其實乎。是田先生亦朱子之學。而非陽明之學也。或偶以陽明爲前輩而不欲輕議之。此亦忠厚長者之道。而稼書似以中州之人皆爲主持陽明之人。不無太過。然推稼書先生之心。初非有他也。不過以正學不明。大道久晦。欲尊程朱。黜陽明。使天下已讀陽明之書者。不至迷溺其中而不返。而未讀陽明之書者。亦不至誤入其中而不覺。此亦稼書先生不得已之苦心也。相隔千里。不知先生所讀語錄爲誰氏之書。但學術不可以無辨。故敢爲先生陳之。愚意欲先生五經四書而外。先讀小學近思錄、朱子文集語錄、及薛文清讀書錄、胡敬齋居業錄、羅整庵困知記。而後漸讀諸儒之語錄。庶有以辨同異而定取舍。若不先讀諸書。而泛觀先儒之語錄。則美惡雜陳。是非混淆。我之趨向能粹然一出於正乎。吾恐五色迷目。其不爲其所惑者、鮮矣。

正誼堂續集卷之六

記

請見書院記

吾邑舊有飲泉書院。蓋因孔子飲泉遺蹟。而搆椽於此。以紀其勝。一邑之士。得以時講習焉。自明中葉迄於國初。聞人學士。傑出乎其中者。實繁有徒。余髫齔時。往遊其地。私心竊慕。低徊不忍去。亡何。邑令某議欲毀之。余聞而駭。以爲聞有建書院者矣。未聞有毀書院者也。闔邑紳士欲出一言沮之。卒畏其威虐。相顧不敢發。而書院竟毀。令亦尋卒。余嘗有志興復。限於力。事遂已。歲壬申。余補內閣撰文中書舍人。得與太史水光冉先生晨夕過從。交相淬厲。先生故大儒。久有倡明絕學興起後賢之志。每言及書院事。輒爲慫恿。余欣然應命。終以羈於官。弗獲從事。甲戌。改授中書科中書。尋於季冬丁外艱。奉旨歸葬。次年春。扶櫬旋里。以大事未舉。無暇旁及。至丁丑冬。營葬畢。方欲鳩工庀材。又念舊址爲官地。私造非宜。乃於請見亭西置田二十畝。爲之基址。旋請命於邑令王公。而改作焉。今年二月。講堂及大門落成。餘亦漸次整理。顏之曰請見書院。今而後。諸君子可以朝斯夕斯。如良工之入肆以成其器矣。余因之有感焉。夫世風日降。士人自束髮授書以後。富貴利達之念。即已浸淫盤結於胸。牢不可拔。於是日營營於進取之途。覽得

一嘗。以快吾志。而於考道論德無聞焉。閒與一二搢紳先生綢繆款曲。無非廣爲弦設。眘其標榜。亟於天人理數之微。治亂興衰之故。概茫乎未有得。以視封人之隱於下吏。簪軒冕若塗泥。而獨於大聖人之戾止。求一望見顏色。卽能決其爲上天所生以撥亂反正之人。不必請業請益。已若生平得所依歸者。其望道之切。見道之眞。夫豈今之儒衣儒冠者所能髣髴其萬一哉。吾願學者之登斯堂、入斯室。顧名思義。冀繼往哲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不淪於俗學。不溺於異端。處則爲幽獨不愧之身。出則爲家國有用之士。今雖去聖已遠。不獲一親炙其休風。而行誼若此。是亦聖人之徒也。又何富貴利達之足云。余因紀興作之始末。而幷述所期望於諸君子者如此。若夫維持風教。推獎英才。樂今日之有成。防他年之廢墜。俾得繼飲泉舊業。永垂不朽。則當事賢大夫之責也。余何有焉。

建陽縣崇政里正學書院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以小成而大成。教化行而風俗美。率是道也。建陽崇政里爲先儒黃勉齋先生居址。先生思道脈之傳。非學無以垂後。因於蓋口禾場坪桐阬之地。建書設塾。其廟學制度。諸生以時拜謁。朝講貫而夕橫經。亦倣古者家有塾之意。相勵於有成乎。明萬歷間。屯拓基址。殿閣崇邃。承先生志。且旁立先生祠以報功焉。逮自國朝人文蔚起。重加鼎新。惟是甲寅兵燹之餘。凋殘漸久。復見摧圮。里中紳士恐其因此而絃誦輟響也。急爲鳩工而重葺之。門觀宮廡。煥然清斋。諸如修器用、備享獻。以至圖史之藏。几席之設。靡不可觀。經始於年月日。迄某年月日告成。邑諸生王祖志等十人。不辭跋涉。詣余請曰。事關盛典。幸給匾撰文。以光俎豆。以榮鄉塾。而因更請其所以爲學者。意良般也。余惟文公有云。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夫其所以道無殊而學有異。抑獨何歟。蓋道原於天命之性。行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閒。勉齋所謂五典者。天敍之常體。人道之大端也。是以有物有則。民之秉彝也。實自有天地以來。無極二五。眞精妙合。因之氣化形生。五性感動。而親、義、別、序、信之道寓焉。故曰。道無古今也。獨是古之學者。藏修遊息之地。學其所事。日用飲食之閒。事其所學。用能開發聰明。成就德業。今但曰記誦訓詁、組織文章而已。縱日讀書於學校庠塾之下。而措諸事爲。終身惘惘。迄無一得。卒至日趨卑陋。莫能知所與起也。學有今古。不其然乎。余莅閩甫下車。輒搜輯先賢先儒遺集。表章正學。爲皷競。而常恐不得當也。念建邑居閩上游。同峯毓秀。文雅之澤。猶存考亭之緒。伊洛道之所以明、所以行。將於諸生乎有賴焉。故特爲諸生勉者。惟在痛革夙習。反求身心。體前代立學之意。切羹牆如在之思。於先聖先賢及諸儒前後發明之書。默識心融。相觀而善。見諸言必期措諸行。毋徒記誦剽掠。爲科舉之學。膠滯胸中。夫然後經明行修。而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今之學猶古之學。教化之行。風俗之美。將由乎是。是則俎豆有光。鄉塾大有榮施也。爰記其作興前後之由。顏其額曰正學書院。並推明先儒之說。詔示諸生。而志石於其廡以俟云。

壽寧縣新建紫陽閣記

秦漢以來。道之所以不泯人心者。賴有數人焉、守先聖之傳、以待後之學者。故生而人景行之。歿而人尸

祝之。踐延今古。立祠宇。寄瞻依。豈徒發崇之故事哉。文公朱夫子。閩産也。羽翼經傳。闡明濂洛。接鄒魯之緒。集羣儒之成。其所以流衍道脈。垂範後人者。厥功鉅矣。建寧居八閩上游。山川淑清。人物秀靈。文公雅愛之。嘗讀書考亭及武夷精舍。多有遺蹟。又考之志乘。壽寧向卽政和地。文公之先塋在此。杖履往來。留題石刻。亙古如新。得非其靈爽所憑依歟。今所在設立賢祠。與人瞻仰。而壽邑缺如。其於仰止前賢、追慕無已之意。未有當也。賴長訓導黃日卿具詳申請。以城南四宜樓改建紫陽閣。俾邑諸生屬工庀材。葺修完備。乞余文以誌之。余惟今之司教者。名爲師儒。近者杖紀多士。習則不過舉行故事、取其文書足矣。茲以一介寒氈。留心斯道。能於數椽傳貫之地。寓崇奉先儒之誠。事可嘉也。抑余之爲邑諸生期者。寧惟是崇奉而已也。蓋自世儒溺於詞章之習。而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不過摭拾浮華。以爲弋取科名計。舍此無他務焉。豈知先儒之學。固所以求爲聖賢。其理不外乎身心性命。其事不離乎日用人倫。而其教人之方。又皆深切而著明。平易而精實。使天不生文公。則無以集諸儒之成。而孔孟之道幾乎息矣。爾諸生朝夕來斯閣也。盍亦取其所爲色莊言厲、行舒而恭、坐端而直者。一一而步趨之乎。亦更取其所謂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者。一一而體驗之乎。毋不敢謂十室之邑不有忠信。進茲以往。橫經講貫。無怠無荒。他日經明行修。俾先儒授受之源流。表章不墜。卽此其基矣。雖然。鼓士氣者、學官責也。亦有司事也。倘其益加優恤。用示鼓舞。謂文公之祠。卽本文公之教以教之。彬彬然庶能有守而出可有爲也。是余之望也夫。爰書此而畀之。以勒諸石。

唐昌黎伯韓文公專祠碑記

道待人而行。亦待人而明。人數百年而一生。亦千餘歲而間出。故天未喪斯文。則必於綿綿延延不絕如綫之會。爲之鍾靈孕異。挺生大賢。其道可以光日月。其學可以障百川、迴狂瀾。其守先待後、可以擬泰山之重。而北斗之尊。蓋自孔孟云亡。越秦迄漢。微言大義。榛蝕晦冥。墜緒茫茫。曾未聞起而紹紹之者。獨至有唐而崇正學、斥異端。振衰式靡。俾文人學士知性道之所由來。則有如昌黎伯文公其人也。公之言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而宋儒程子謂公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則言所傳者果何事也。公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而先儒亦謂公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道不到。然則千載而下。君相師儒之所以遞傳。自公發之。所謂見知聞知之統。其源流之不沒如一日也。公之啓佑後學。厥功偉矣。夫古者生有功德於人。歿則宜祭於社。抑或仕宦所經。追思遺澤。亦往往廟食無缺。況以公之賢。表章絕學於百世之上。而又爲公裔孫者、敬承無斁。不忘其先。專祠之設。烏可以已哉。按公十一世孫諱文通者。元至正間。從征嶺南。死於王事。廕其子爲南京羽林衛千戶。改任河南彰德衛。又改任蘇州衛。因家於蘇。越數傳。子姓繁衍。聚族而居。今吳邑臥龍街西上韓家巷是也。先是邑諸生良臣。於康熙三十六年。卽其始遷祖遺宅。改爲文公祠。役未就而歿。至康熙四十七年。其子讓。繼成父志。爰請當事改建今祠。編入祀典。仍乞余文敍建祠始末。鐫諸豐碑。余惟垂裕後昆者、宗祖之澤也。孝思不匱者、仁人

之心也。而其身雖往。其道尙存。沒世而不能忘者。又天下人公共之理也。嘗讀公原性、原道、及佛骨表、諸篇。崇正闢邪。不遺餘力。實爲後儒之從事聖學者闢其先。由今論之。當公之時。吾道之蓁蕪已久。欲殫精萃神。旁搜遠紹。於殘編斷簡中而學爲文章。以求見道。如公之毅然自任。不隨時俗爲步趨。而卒能爲千百年來我道干城者。蓋其難矣。以視後之大儒輩出。聖道昌明。有志者尙易爲力也。不相去遠哉。謙益與之名諸生也。橫渠曰。子孫才。族將大。此事之必然。氣機之早兆者。生毋徒曰世守先祀已也。行當與其族之人。立志自强。希賢希聖。繩祖父而光大之。則今之姑蘇。與昔之昌黎。同不朽也。蓋惟有以盡夫天下人公共之理。而宗祖之垂裕、仁人之孝思、兩無遺憾。俾熾俾昌。永久勿替。吾爲此日之祠卜之矣。生方懋夫繼此之難保以無歉也。爰爲敍述先德。而並著所由保世之道。勒諸石以觀其後焉。

傳

羅整庵傳

羅先生名欽順。字允升。江西泰和人。性恬雅粹慤。年十四。覩其門有勉勉於仁義之語。發。弘治癸丑進士及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嘗與一老僧語。取禪家證道歌讀之。以爲至奇至妙。後讀濂洛關閩諸儒語錄。喟然歎曰。昔兩程張朱。皆嘗學佛。已究其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予豈可沈溺其中而不出乎。自此研磨於人心道心之辨、盡心知命之說。理氣性命、神化陰陽、皆極其旨奧。弘治十五年。遷南京國子監司業。是時監規積弛。士多放逸。先生力爲振刷。士風丕變。正德三年。忤閹瑾。褫職爲民。瑾誅。復職。上獻納懇忠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留中。晉太常卿。十年。晉南吏部右侍郎。嘉靖元年。陞南吏部尙書。以父年踰八十。乞休歸養。遂丁父憂。服闋。起爲禮部尙書。疏辭不允。改吏部尙書。力辭致仕。許之。時東粤陳白沙談學。有致虛立本之說。越中王陽明。有致良知之說。學者從風而靡。先生一尊二程、朱子。以上遡孔、孟之傳。又於佛書求其旨歸。辭而闢之。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又曰。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而深之不能極。極之不能研。又曰。王、湛二子所以安於禪學者。只謂尋箇理字不著。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於物事上怎生求。又云。於事事物物求至善。即是義外。至善是心之本體。以此知陽明不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雜語云。天理只是吾心本體。豈可於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見理字。蓋當時之士。多宗禪釋。程朱之學幾晦。先生卓然爲狂瀾砥柱。著書凡數千言。有困知記。前後凡六卷。詩文存稿二十卷。方屬疾。自作誌略曰。平生於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著困知記。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云。越九日卒。時年八十有三。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冉蟬庵傳

君姓冉、諱覲祖、字永光、號蟬庵。先賢鄆國公裔。世爲山東曹縣人。元末。有爲中牟丞者。因家焉。君之高祖鼎。成化丙午舉人。知長淸、文、麟遊、三縣。封陝西道監察御史。曾祖崇儒。嘉靖乙酉舉人。知豐潤、保定、平山

三縣。仕至鹽運司。祖夢元。例監生。父佐。歲貢生。贈徵仕郎、翰林院檢討。君生而靜重寡言。坐立凝然有成人之度。時方勝國之末。贈公從兵燹中授以章句。即能沈潛服習。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甲午。赴鄉試。時會城自明季經河水淹沒。校士場在輝之百泉。書賈會集。君傾囊購五經四書大全幷諸大家文集。遂不應試。歸發所購書讀之。丹黃甲乙。殆忘寢食。有以二十一史來售者。價重不能償。謀於諸兄。共購之。沈酣鉤纂。考辨益精。博汶上袁生深於等韻之學。君與之講論五日。盡得其傳。其性敏而力專如此。雅意網羅千載。不屑屑於科舉業。至康熙二年。舉鄉試第一。自後浮沈幾三十年。學問行誼。日益完粹。著四書詳說。遞及五經。各有專書。兼採漢儒宋儒之說。每一經。必閱數年而始脫稿。時論疑稱來易。四川來知德者。姚江餘派。創爲易說。改立錯綜名色。欲與程朱抗行。君著論駁正之。釋詩者類宗小序。尊毛鄭而疑朱子。君校其異同。參觀並列。使讀者曉然知所去取。小戴記禮叢雜。而鄭學尤不純。於是摘鄭之失。補陳之略。歷五年而書始成。歲己未。開鴻詞博學科。郡縣交推君。撫府遲君一一見即入告。君不往。事遂寢。京師有爲名士會者。爭欲得君爲重。君力謝之。司空湯潛庵先生曰。冉君不入名士會。此眞名士矣。諭德耿公逸庵葺嵩陽書院。延君主講席。君與諸生講孟子一章。剖析天人理欲之辨。衆皆悚聽。隨出天理主敬圖、爲學大旨二册、給示學者。每遇開講之期。弟子環侍。耿公亦側坐斂容以聽。講畢。設酒饌於疊石溪川上亭。酒數行。起遊巖側。薄暮而歸。君平日於陽明持論頗恕。至是謂教人無歧路。此是則彼非。不可不嚴辨。於是陸王之學不復假借矣。辛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益邃於性理之學。甲戌。授翰林院檢討。是歲。上臨試翰林。每日四人。分班考藝。上御西煖閣。詢家世籍貫獨詳。詩賦畢。復問科第名次及數學之事。既退。掌院學士傳上語。有氣度老成之褒。於是感激知遇。省察益嚴。越旬日。賜宴瀛臺。坊院諸臣畢至。上獨識之曰。爾是河南解元耶。蓋以示優異也。丁丑。分校禮闈。得十一人。皆闈姓之上。秋。上北征凱旋。御太和殿。覃恩授君徵仕郎。父母皆被敕贈。君捧之而泣曰。望天子榮及臣親。於願畢矣。遂請假歸。行裝蕭然。余官京師。與君交最深。會儀封方築請見書院。延君主教事。君以太極、西銘、指示聖學脈絡。一時士子皆超然自得於帖括之外。嚮道者日益衆。君於五經之外。復纂孝經詳說。又著陽明疑案、較之整庵、後渠、論辨尤嚴。假滿。補原官。爲正蒙補訓四卷。越二年。告歸。蓋君之仕也爲晚成。而遂初之賦則加速。士大夫尤高之。歸而

育士益勤。好學益力。時內廷方纂修五經。大學士安溪李公以五經詳說上聞。乙未春。都御史劉公爲纂修。奏請內府藏書以供採取。上諭河南冉覲祖有五經詳說。可取來參用。君年八十餘。名益高。中州大僚皆仰重之。欲建書院、廣士田、以君爲矜式。君以疾辭。疾屢發屢瘉。遂不起。戊戌十一月某日也。君天性孝友。痛父母早亡。祭祀必誠必敬。追慕深切。贈公有潛德。學使者崇祀鄉賢。君心始一慰。君行第五。其第四兄主家事。先世之產未嘗析。迨兄沒而其子溶以析產請。君笑曰。我兄弟不忍分。今乃叔姪分財耶。君娶梁氏。郟縣教諭梁天民女。有淑德。事姑極孝。君友教在外。婦姑相依。篝燈紡績。每至夜分。遇姑病。無不扶持。進湯藥。不離左右。逮至不起。哀痛幾不欲生。相夫子營喪葬如禮。丁丑。封孺人。辛巳。年六十四以歿。持家數十年。規畫井井。俾君一意稽古、無內顧憂者。孺人力也。子四人。誠衍。以歲始訓導、中甲午科舉人。

衞。國子生。調衞。丁酉科舉人。詮衞國子生。皆以學業砥礪自勵。有名於時。君生平無他嗜好。深思遠紹。探源理窟。旁及詞章典故。皆窮輯。疑食萬卷中。晚自號韓庵。被服雅素。苞苴竿牘至門。必委婉以卻之。閉學巢寄齋嘗以使事迂道訪君論學。流連信宿。出號金爲贈。固辭不受。於寄齋賢者尚如此。他可知矣。

贊曰。余觀二程子及朱子。在宋時、道勝名高。皆不免異己者之忌。今儉討遭遇右文之世。侍從禁林。顧閒優游。僚友心孚。生徒誠服。年踰大耋。著書滿篋。雖不獲究厥施。身世之交固已泰然矣。至其貽訓於家。子孫皆世其業。士大夫尤稱道不絕也。

文學華理奇偕配龔人合傳

余於己丑臘移撫三吳。越明年之任。錫邑華生希閔來謁。晉接周旋。規言矩行。知其家學淵源。非復世俗詞章訓詁、馳逐聲華者比。又明年夏。華生將之官涇邑。則持其父理奇君所自撰墓誌銘並生述略造余。垂涕洟言曰。希閔不肖。弗克負荷先業。顧惟先人志事卓然可表見。而非得長者一言。恐終湮沒。末由示後人。敢請爲傳以貽子孫。余惟古之大儒。有開必先。昔程大中公假倅南安。賞識濂溪於僚吏之中。稱其爲學知道者。而朱韋齋先生與延平同學於豫章。開伊洛夫子之教。後卒成就其子文公成儒宗。然則洛閩之源流。所自其得於庭訓爲不可沒矣。今觀理奇之自誌。曰。家罕藏書。獨喜觀先達格言。晚尤好辟文淸讀書錄。是其家庭所講貫。必奉大儒爲準繩。非獨爲鄉黨自好之善人而已。因本誌銘略述之語而次之。曰。君名汝修、字理奇。系出南齊旌表孝子諱寶、無錫人。孝子二十一傳至宋承事諱原泉公。中閒嘗遷汴。至原泉。又自汴遷邑之隆亭。是爲第一世祖。又十有四傳至邑庠生、封驃騎將軍、錦衣衞僉事坦庵公。始遷居城南。又五傳至郡庠鄉飲賓靜育公。實生君。君性至孝。自成童時。卽能先意承志、得父母歡。比長。補邑諸生。數奇。屢躓棘闈。輒棄去。先是。君五世祖海月公捐田租千石爲義莊、義塾。以贍族人。越至數代。猶守其遺訓。輕財好施。不事生產。以故家中落。君念厥考授經於外、母紡績自給。慨然傷無以爲養。於是習勞茹苦。以事親治生爲務。而龔人亦得積其研田織績之贏。相與立家室、垂堂構。家隆隆起。嗣二親繼殁。公則哭踊毁瘠。竭誠盡哀。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蓋自始至終。生養死葬。鮮不由禮。故厥考臨終前一日。口占。有子孝孫慈之句。蓋實錄也。君一生克勤小物。內行甚謹。事諸父如父。撫諸姪如子。遇先人諱日。素衣蔬食。不出戶庭。歲祀祭先儀節。悉本朱子家禮。而參考于定之。居恆非外出。嘗經宿而返者。必謁祠而後行。歸亦先至祖祠一揖而後入室。馭子女臧獲。不肅而嚴。賓朋燕會。應酬雜遝。雖甚歡。未嘗有諧笑聲。人接之。溫溫和易。及久與之居。凜乎不可褻狎。嗚呼。非有得於道而能如是歟。君先世有孝子祠在惠山之麓。迄今千二百年。廟貌儼然。蒸嘗勿替。舊所設田。歲久多致侵蝕。君捐二十畝。充爲祠業。又本支諸祠宇。仍割田四十畝以供祭祀。而於宗族姻親之無告者。則另捐田若干畝。寒助之衣。飢助之粟。死喪助之棺。俾子孫不得衣食其中。各立之簿。召司祭者及宗黨而籍記之。嗚呼。世教不修。人之自私自利者惟是汲汲爲子孫計。至報本先人、賑恤姻族。則恬漠然不加之意。求如君者。百不一二覯。而君於邑中。蓋舉如同善、育嬰、普濟諸會。皆捐輸賑飢。率首先捐貲爲邑人倡。數十年不倦。其刻意力行如是。而猶欲然

自謂生平無可稱述。身後勿請名賢誌墓。以重吾過。是其心固不欲表暴以干時譽者。然在樂道人善之君子。烏得不與表之。以爲世之敦本善俗者勸也。君二子。長卽希閔。次曰希閔。皆能讀父書、承先志。而希閔方司訓涇邑。余嘗慨道之不明、學之不講者。由師友之道不立也。希閔誠本文淸公讀書錄與其往講明而力行之。俾一邑之士無忝乎孔孟以來遞傳之道。風教蒸蒸日進於古。於以循流泝源。推本所自。生之光大先業者。其在斯乎。君配黃氏。爲邑庠生兆聖公女。年十五于歸。能持婦道。事翁姑婉婉柔順。不妬不忌。疾且革。聞所欲言。惟曰。願汝讀書做正人。瞑目地下矣。是皆可志者。余因摭其大概而合爲之傳。

贊曰。溫恭自持。維德之基。夙興夜寐。克勤有爲。事親敬祖。大本無虧。心存利物。道足濟時。生不求名。名亦歸之。闇然君子。卓爾芳儀。厥有邦媛。肩案相隨。

正誼堂續集卷之七

墓誌銘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加七級王公墓誌銘

雍正元年八月十五日。原任戶部尚書華亭王公。以疾薨於京邸之正寢。遺表奏聞。奉旨予祭葬如禮。九月。公子圖煒、圖炳。將扶櫬南返。衰絰踵門。以翰林某君所撰行狀屬誌公墓。伯行在公門下四十年。追隨函丈。久而愈親。公之崇經術、斥異端、爲文章宗匠、爲喬木世臣。海內皆知之。至生平嘉言懿行。持身恭謹。伯行得之爲詳。又忝任秩宗。與聞國家恩禮之渥。於以綜本末、紀榮哀。銘公爲宜。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王氏。諱鴻緒。字季友。號儼齋。江南松江府華亭縣人。曾祖藻鑑。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兼工部尚書。曾祖妣沈氏。贈一品夫人。祖與本生父廣心。順治己丑進士。巡倉御史。祖父贈官皆與曾祖同。祖妣胡氏。本生妣姚氏。皆贈一品夫人。嗣父鄖。贈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戶部尚書。妣史氏、朱氏。贈一品夫人。公之嗣父鄖。字遙集。實公之從祖也。遙集公年五十餘。無子。兩兄皆獨子。無可繼者。乃考宋相王珪以從孫爲子故事。撫公爲子。公長身玉立。廣額疏眉。自幼具大人相。從嗣父遙集公居於鄉。就塾讀書。一日數行下。超悟不凡。九歲。執嗣父喪。哀戚中禮。年十五。本生父侍御公林居。公偕兩公承顏侍

養益肆力於經史之學。公之長兄。今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瑁湖公、諱頊齡。次兄先亡。都察院左都御史薛澱公、諱九齡。兄弟並躋極品。門第之盛。甲於天下。公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壬子。舉順天鄉試。癸丑。會試中式。名在第四。仁皇帝策多士於廷。公以第二人及第。前以嗣叔祖故名度心。是年授編修。奏改今名。越二年乙卯。充日講官起居注官。其秋典順天鄉試。丁巳。遷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轉左。己未。遷翰林院侍講。庚申。以講幄勞。加侍讀學士。壬戌。奉命充明史總裁官。癸亥。遷右春坊右庶子。其冬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尋充纂修平定三逆方略總裁官。甲子。遷戶部右侍郎。乙丑正月。入直南書房。逾月。轉左。充會試總裁官。夏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九月。充武會試總裁官。丙寅二月。聞本生母姚淑人病。疏乞省親。抵德州。聞訃。即具疏請治喪。報可。丁卯三月。特旨即家擢補都察院左都御史。是年九月。聞嗣母朱太淑人訃。奔喪回籍。戊辰正月。奔哭文皇后梓宮。及叩辭。召入禁廷樹間。即旋里守制。己巳春。仁皇帝南巡。公迎送。具荷恩禮。是秋。有毀公者。公致仕。杜門掃迹。不通往還。辛未十月。丁本生父艱。甲戌八月。奉特旨起用。依原官食二品俸。總裁明史。戊寅冬。入直南書房。己卯五月。拜工部尚書。十二月。奉命督催高家堰工程。庚辰九月。還朝。癸未正月。扈蹕南巡。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十月。充經筵講官。又充武殿試讀卷官。丁亥春。復扈蹕南巡。戊子五月。轉戶部尚書。己丑正月。以原官解任歸里。癸巳春。赴京祝仁皇帝六秩萬壽。乙未二月。特旨召還朝。爲纂修詩經總裁官。戊戌書成。十二月。命爲省方盛典總裁官。書未成而捐館。此公立朝之大略也。侍御公博雅高華。爲文章鉅手。公兄弟諸染家學。胚胎前光。原本六籍。網羅百氏。朝章國典。討論精覈。作爲文章。爲世模楷。以視古之燕許揚常。殆有過之無不及也。公在詞垣。言規行矩。及侍講幄。益加嚴翼。時有左道肆行曰朱方旦者。中外士大夫往往爲所煽惑。公本無言責。具疏劾方旦三大罪。言方旦自號二眉山人。陽託修養煉氣之名。陰挾欺世惑民之術。姪婢養。廣田宅。爲子納官。交結勢要。所刻秘書。更有逆天三大罪。方旦本被參究。聞宥死放歸。告其徒云。聖帝賢王、公卿將相、士庶男女、往往以休咎問余。余念在趨避。良心自存。皆有修省之心。不識眞修門路。夫皇上九五至尊。而方旦敢以臣民下賤之人。一同論列。皇上德可格天。仁能造命。而方旦敢但稱念在趨避。有修省之心。不識眞修門路。如此妖言。刊書布傳。大逆不道。此誣罔皇上之大罪一也。自堯舜禹湯。以至孔子。皆以一中授受。內則正心修身。外則治國平天下。聖聖相傳。此理不易。今方旦妄謂中道在兩眉之間。山根之上。立論怪僻。遠悖聖經。即伊所造說補。亦不過坐功煉氣之術。而妖竊互相標榜。其徒有云。孔子後二千二百餘年而有我師眉山夫子。又有云。程朱精理而不精數。我大儒之用小。有云。古之尼山。今之眉山。皆背叛孔孟。尊奉妖邪。方旦亦全無畏忌。居之不疑。此悖聖道之大罪二也。又身歷各省。煽誘愚民。去冬。從湖廣至江浙。乘輿張蓋。僕從如雲。地方大吏迎接跪拜。聚衆觀數千人。勾連入教。雖漢之張角、元之劉福通。亦不過以是術釀亂。竊恐其處心積慮。尚有不可測者。此搖惑民心之大罪三也。伏乞大奮乾斷。將方旦及伊黨按律嚴處。則於萬世之道統人心幸甚。奉旨。該撫嚴拏究擬具奏。於是方旦伏誅。其黨皆坐罪有差。天下稱快。仁皇帝知公持正。駸駸大用。及拜御史大夫。益自感奮。知無不言。其請申飭駐防旗路云。各省要地。分該滿

洲官兵駐防。所以衛民。而兵強民弱。駐防將領。或恃威放肆、公行請託。或估奪民業。或重息放債。或強娶民婦。或譏作逃人、株連良善。或收羅奸棍。巧生紮詐。種種爲害。所在時有。如西安、荊州、駐防官兵紀律太寬。旗營馬匹每於春初放牧。斯時青草未長。勢必驅赴村莊。累民芻秣。及至夏季。河沙水草之鄉。儘可飼畜。然往往驅至成熟之處。百十爲羣。踐食田禾。勒索酒飯。沿鄉騷擾。所至驛站。其他苦累。又可類推。請嚴飭各省駐防將軍、副都統等力行約束。杜絕種種累民之事。督撫徇隱者。該部作何議處。綠旗提鎮、總兵害民。以及虛冒兵糧、肥入己橐者。亦不一而足。請飭督撫。立行指參。庶軍政肅而民情和矣。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以上。悉如公請。又請詳核改駐人員有疏。糾劾驗撫臣有疏。請移閩海提臣有疏。請澂清監員有疏。受事未幾。章奏數上。皆關國是民生。班行會議。言論侃侃。公以文章氣節結主知。位躋副相。猜忌者始而誣詆。繼而誣陷。會公內艱歸。上又敕諭保全。自是巖居川觀。安枕高臥矣。其領司空也。河議紛紜。賴聖意獨斷。專力於黃淮交會之口。以拒黃不使倒灌。而加築高堰以捍淮不使旁洩。兩工告成。漕運無阻。公仰承廟謨。彈厥心力。後數年。工部堂上官以內外河工官冒領錢糧一案。供稱職留任同事者以墨敗。公皭然不滓。蓋議敘河工。公以督催高堰工程節省錢糧六十餘萬。奉旨開復。其歸里也。尤以明史爲念。編纂不去手。繕寫列傳進呈御覽。奉旨著明史館察收。及爲詩經總裁。奏請發內府之書。又訪遺近藏書家。得宋元明諸儒經解百餘種。選用詞臣及舉貢通經博古者二十人。乃考鄭孔之古義。究朱呂之精微。輯諸家之論說。書成進御。繼奉省方盛典之命。公復奏請翰詹詞臣博學能文者二十人分任纂修。公虛衷商酌。編摩詳慎。漸成卷帙。又以餘暇仍用力於明史。今皇上雍正元年六月。具疏進全史紀、志、表、傳。共三百一十卷。奏言。皇上學貫天人。博極經史。臣見識短淺。文辭蕪陋。自愧難以行遠。伏冀宏開館局。重定信史。臣書或可備參考之萬一。旋奉上諭。特簡重臣董修全史。而公所進稿本。滿漢監修總裁諸大臣奏請留館考定成書。即蒙俞允。是書告竣。公氣血日益衰耗矣。自仁皇帝賓天。悲冬哭哀。三月。叩送梓宮。追感號慕。五月。躬叩孝恭仁皇后喪次。扶病哭臨。病勢增劇。至八月而遂不起。公孝友出於天性。樂善好施。有范文正公之風。汲引後進。賓至如歸。後門寒素。片善寸長。極口獎譽。精研書法。奄有魏晉以來諸家之長。揮毫落紙。人爭藏弆。仁皇帝在熱河山莊。垂念講幄舊臣。惟兩相國及公三人。特作詩書扇並書對聯以賜。稱之爲老大臣。命有宜召任使必三大臣並命。一切殊賚。並同閣臣。前後錫予便蕃。藏在家乘。茲不備書。所著制義存稿二冊。文稿六十卷。詩稿三十卷。進呈明史稿三百一十卷。公生於順治二年乙酉八月初三日午時。薨於雍正元年癸卯八月十五日申時。享年七十有九。配袁夫人。誥封一品。先公二十年卒。浙江嘉興府知府若遺公女。夫人誦詩書。明大義。能盡婦道。慈愛二子。無異所生。治家井井有法。子二。長圖煒。生母誥封恭人邢氏。戊子科舉人。戶部貴州清吏司郎中、加一級。娶蔣氏。河南提學副使宰田公女。次圖永。生母沈孺人。丁酉科舉人。娶陳氏。翰林院侍讀學士世南公女。女二。長殤。次適廣西全州知州徐唐。袁夫人出。孫男五。興吾。庠生。聘張氏。翰林院編修姚先公女。興世。庠生。聘史氏。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鐵崖公女。興邦。聘蔣氏。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仍管內閣學士事西谷公女。興仁、興議、

俱幼。未聘。孫女五。長適國學生高徵秀。次字國學生高偕。未嫁卒。次適歲貢生廖化乾。次字國學生陳墀。次未字。俱國煒出。公既奉旨諭葬。九月甲辰。靈柩由潞河而南。將卜葬於某原某阡。謹按行狀敘公行事而系之以銘。銘曰。

海宇一統景運昌。偉人挺出膺殊祥。顏訓柳誠承義方。五雲唱第聲翺翔。青瑣爲杖玉作堂。發揮典誥邁宋、唐。巽端左道何披猖。縉紳煽惑士庶狂。鳳池有鳳鳴朝陽。邪說殄滅正學光。帝眷精白當贊襄。金紫卿月旋輝煌。雙藤倚戶森臺綱。八紘拭目瞻神羊。河堤相度鎮淮、黃。舳艫千里一葦杭。金錢會計謹制防。橫雲之山煙水鄉。廬墓肆力公退藏。逍遙獨樂與世忘。釋經潤史道益彰。老成典型奚廟廊。山龍藻火黼黻裳。臺符褒職聯雁行。生徒閱業盈古香。鼎湖一慟神惝傷。鶴歸華表雲蒼茫。九峯巒巘遙相望。高封若斧題識詳。千秋喬木慶未央。

明進士中大夫太僕寺卿管廣東鹽屯水利道事實陞一級紫屏何公暨配傅淑人墓誌銘

予撫閩時。振興學校。於省會擬立鼇峰書院。擇八郡之有德誼者聚其中。講濂洛關閩之學。閩之人及一二好賢有司。咸以何子維嶽名爲予言。且稱其祖、父、藝德碩望。學有淵源。予亟招之。適何子負米入粵未歸也。戊子秋。何子既舉於鄉。將上公車。始縕袍謁予。其明年。罷歸。從予講業。未幾。遂辭去。察其色。若有設設不自得者。及予調撫江蘇。復以書招之。何子至則又遽欲辭去。詰之。曰。維嶽祖若父謝世久。貧不能襄葬事。雖然。下兆之心一夕不敢忘也。於是出其大父紫屏公狀。長跪請曰。昔曾子固爲其先人求傳於歐陽公。謂惟有道德而能文章者方足永其傳。今維嶽不揣。欲邀長者一言。儻力所及爲。當先厝吾祖。將藉爲泉壤光寵。予惟何氏簪纓相望。維嶽祖若父官皆不卑。而一貧至此。其爲清白子孫可知也。因感范忠宣於晏卿故事。指俸成之。而爲之誌。公諱運亮、字忠寅。號紫屏。其先爲吾中州固始人。唐末隨王審知入閩。八大姓。何居其一。居於泉之晉江。世有好德稱。遠不具載。至學博作庵公。雅以聖賢教家。生屏臺公。仕至廷尉。與其母弟大司空理學名臣鏡山先生。並著清節。屏臺公生封中大夫覲屏公。即公父也。公生而神姿溫肅。氣宇淵深。鏡山公早器重之。嘗顧謂覲屏公、吾姪有子。崇禎壬午。登賢書。癸未。成進士。授粵東海康令。甫下車。即詢民所疾苦。凡弊所當革、利所當興者。悉次第舉行。而廉潔清儉。治尙寬厚。不事煩苛。尋調南海令。南海爲粵東首邑。煩劇百倍海康。公一以治海康者治南海。循聲蔚起。行取授工科給事中。例陞粵東廉憲。督理鹽政。無何。晉冏卿。理鹽政如故。鹽法舊有多斤溢引之弊。牙吏得藉是爲奸。公至則逐其老而且猾者。一切舊例及諸不便商者、悉除去之。當是時。軍興旁午。公爲籌畫處置。豫貯穀數萬石以資飛輓。事聞於朝。晉階一級。不數月。太淑人卒於家。公退讀禮於五羊城外。迨國已非。蹤影荒郊。與遺世諸先達共結詩社。時或擊筑浩歌。呑聲痛哭。誡嗣君曰。我即死。當如唐梁震書我碑。騎箕之日。家人具袍笏曰。吾將謁先帝於地下。三十載遺臣今願畢矣。嗚呼。仕則忠於其君。公之大節如此。方太淑人之訃至。商民遮道留公。公固請終制。蓋凡三上。始得俞旨。猶以不及視含殮。終身若抱沈疴。祝天誠算以延覲屏公遐齡。覲屏公既壽終。哀毀骨立。無異孺慕。嗚呼。處則孝於其親。公之大節又如此。公惟爲友于。

撫視猶子。眞切懇摯。異於尋常。公守廬更家綠。薄田不及頃。而宗族戚黨、挾所願來者。公必勉應之。力或不能。恆抱歉終日。公林居二十餘年。未嘗以辭色少加於鄉黨。或有非禮相加者。處之若忘。門子弟有不率者。亦必從容稱述先德。引之於道。自王公大人下逮庸夫牧豎。莫不以公爲忠厚長者。無相詬。必曰是誠好德。公既克敦大節。而其睦於族黨鄰里。又如此。公之教子弟也。不專尙嚴。要於敦倫明理爲先。嘗書養身讀書四字授家君。曰。此而祖以勗我者。今以示汝。汝其省徵。遂慎喜怒。毋過炫聰明。毋少剛思慮。全眞守璞。是謂養身。虛其心。靜其氣。定其識。堅其力。覲聖賢之閫奧。留青史之指歸。處有守而出有爲。是謂讀書。見家君領省解。勉之曰。第一人科名易。第一人品格難。毋汎汎隨俗步趨也。公天資英敏。日數行下。博覽羣書。而於詩律尤工。所著有某草。予雖未及詳讀公書。然觀其大節不苟。凡居官、居家、居鄉。溫厚端凝。道氣盎然。必有如朱子所言、實於此學上下得工夫者。而家君有名石渠金馬間。次皆經明才茂。家孫又知卓然向道。不徒爲科舉之習。則公之所以貽謀者遠。而其家學傳授。誠非無所本也。公配淑人傅氏。癸酉鄉進士、郡守積庵公諱元禎之女也。年十九歸公。時公方肆力於學。淑人輒紡績相助。牟漏下三鼓乃罷。公筮仕海康。以國事倥偬。淑人奉太淑人歸鄉。太淑人病篤。淑人躬親湯藥。衣不解帶。雖辭賤役不以委任婢妾。覲屏公耄年得疾。淑人簪珥爲奩。奉起居無敢怠。凡公之所以盡瘁於國而無虧子職者。淑人有以相之也。淑人天性溫厚。撫側室之子無異己生。蓋有樛木螽斯之化焉。當其逮事太淑人。寸縷尺帛不入私囊。及太淑人棄世。家政又一歸之冢婦。其退讓出於天性。而孝敬誠樸。克勤克儉。閫型懿女範者。必舉以爲法。公丈夫子五人。長維文。己酉解元。戊辰會魁。辛未選授翰林院庶吉士。傅淑人出。次云云。公生於萬歷乙卯年二月初八日。卒於康熙乙卯年四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有一。淑人生於萬歷丙辰年正月初七日。卒於康熙丁卯年十二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二。今維嶽之歸祔公穴也。尙其體公平生清白之意。貧無厚葬。是亦濂洛關閩諸君子之所以爲教者也。并豫爲銘以授之。銘曰。

人之行己。勿庸匪奇。忠孝大節。所不可虧。繄維我公。丁時之艱。盡瘁於國。厥親在焉。公既盡孝。亦復盡忠。荊棘銅駝。遺恨無窮。允矣佳城。鬱乎芊芊。公之風流。與時偕綿。安告我公。公有哲嗣。公應有知。驩然而喜。

皇清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許君墓誌銘

君諱琦、字奇玉。歸德府虞城縣人。世爲中州名族。以儒業著稱。君之曾祖朝選、祖世坤、皆隱居不仕。父膺能。明季高材生。時以流寇充斥。不復事進取。生四子。君最長。穎悟好讀書。與仲弟斑同受知於劉學使。叔、季、亦能文。兄弟自相砥礪。名日益高。而君久患瘡痏。不能束縛就場屋。專以治家養親爲事。其先文學喜稱說古今。窮源竟委。人以他議間之。輒慨不怡。君窺見旨趣。務順適其志。或遇抑鬱時。則率諸孫環侍。請講論經史及小學諸書。徐進酒肴。引滿極歡而罷。母壽八十餘。病臥床褥。親嘗藥餌。衣不解帶者逾年。蓋終其身抱嬰兒之慕焉。女兄弟六人。于歸之後。存卹備至。凡衣飾之用、瓜果之供。饋問周流無間。嘗語子弟曰。母之愛女至矣。吾體親心。應如是也。仲叔兩弟早世。撫猶子如己出。後皆蔚然成佳士。其於姻黨族黨、助卹甚篤。有中表某値歲不登。以田求售。君給其値之半。以其券還之。御奴僕有恩意。有王某者。所爲

不法。其家在鄰郡。給之資。善遣之。後入闖寇中。某年。闖寇屠城。有介胄者馳至。懸弓矢於門。賊黨不復入。於時。廣邑被屠戮。而君家獨完。介胄者蹤自陳。乃曩日善遣之王某也。其訓諸子。日有課。月有程。於忠孝大義。提命尤加深切。戊午。長子舉賢書。君不加色喜。且勖以遠大。及爲利津令。歲大祲。君遣人馳告曰。每見有司諱災不報。急催科而利羨餘。是擠人於溝壑而奪其金也。擠一人且不可。况一邑之民乎。利津輸圖請命。發倉賑濟。民免流亡。君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以子士貞貴。敕贈文林郎、江南和州含山縣知縣。配劉氏。敕封太孺人。子三。士貞。戊午科舉人。歷宰利津、含山、上海三縣。士弘。監生。士捷。增廣生。女一。適楊乾。孫男五。寘。舉人。寅。歲貢生。容。監察御史。憲。監生。□。監生。孫女四。曾孫二。曾孫女四。方余撫吳時。上海以廉幹稱。而不能曲事上官。遂爲制府所摭。余適當被議之會。雖心知其冤。有所格而不能直也。上海顧以余爲知己。今歲壬寅。將葬君於某鄉某原。於是狀君之行事。寓書鄭重。命其子侍御踵余門請銘。余禮辭不獲。遂次第其梗概而銘之。銘曰。

源之深。流之長。太嶽後。遠條揚。務積善。家餘慶。秉詒則。延龍光。高陽里。鄭公鄉。告惇史。永不忘。窆佳城。謹閟藏。昭隧道。垂銘章。

太學生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衡湘鄒公墓誌銘

丁酉秋。余奉命典京兆試。首拔南卷得一士焉。曰鄒生登俊。見其氣和而行方。卽以遠大期之。旣成進士。官禁近。益退然不自足。惟時時以本生母老爲念。輒忽忽思歸。辛丑。散館後。忽聞訃。慟哭不欲生。國家成例。於本生父母不得丁憂。顧回籍治喪者許給假一年。時生之本生父亦未葬。因併緒其先人之行事。乞余言爲之銘。余惟後世文章之弊。修辭者鮮立誠。而諛墓之文爲甚。爲子者旣稱美不稱惡。秉筆者因而徇之。獨生述其先人。語質而事實。知其人之可傳。迺按狀而銘之。君姓鄒氏。名卿森。字衡湘。系出宋道鄉先生之弟諱淵之後。自武進遷無錫。代以文章登上第、爲世聞人。及明季。孝廉叔介公生二子。長曰治官中翰。君之本生父也。次曰忠倚。順治壬辰廷試第一。官翰撰。君之嗣父也。君少時。以循謹孝友稱。翰撰公早歿。事其本生曲盡誠愛。事兄如事父。以棣萼名軒。自童齔至白首。無間言。其持身也。坐立無跛倚。燕居無戲言。終身不二色。雖窮急不苟取人一文。視非義若浼。其處衆也。自昆弟親戚。以及朋友鄉里。無所不親愛。終身不談人短。不羨人財勢。不慢貧賤。以故一邑皆以仁厚長者稱之。其愛物也。有生之類皆不忍殺。其訓子也。不專以制舉得失爲欣戚。必勖之爲君子、爲善人。循授從經。皆不用督責。而能使自鐫礪。配施太孺人。爲馬文肅公諱世奇之外孫女。父行徵。前癸未進士。廣西陸川令。俱以忠死先朝難。孺人幼識大義。與君白首相莊。雖甚貧。無交謫聲。君少席榮盛。迨中年。稍衰落矣。而持操愈堅。恢怡怡有自得之色者。由孺人有以成之也。君旣累試不遇。積善之報乃在其子。子四。長士端。次登俊。次一元。次一桂。登俊旋以戊戌成進士。今任翰林院編修。庚子。一桂復舉京兆。二子之舉。君不及見矣。君以前明崇禎癸未十月生。以康熙壬辰年六月卒。年七十。孺人之生。長君一歲。其卒也。後君十年。年八十。今將以辛丑年月日合葬於先塋之旁。蓋君之素志也。余嘗謂聖賢之道。不外仁義二字。士無論居鄉立朝。必有一介不取之

節而後可與言義。必有萬物一體之量而後可與言仁。和者近仁。介者近義。夫、惠、可師百世者。端在於此。後世儒者高言性命。反之一身一家一邑之間。其能無愧者鮮矣。如君者。其庶幾不遠於仁義而可爲聖賢之徒者歟。余旣不獲讓。乃爲之銘。辭曰。

余昔撫吳。期俗化醇。有里必式。有善必旌。惟三讓里。代產哲人。君性和介。負義懷仁。如石斯辨。如玉斯溫。醞釀淳蓄。垂裕後昆。鬱鬱山岡。蒼蒼松柏。厥祖所營。厥孫惟宅。盛德發祥。何地非吉。千秋萬世。視此銘石。

考授州佐濟若程君墓誌銘

辛卯之役。余以糾發科場事與制府訟。奉旨解任。卽訊。時制府怙勢作威。日遣詗事者刺余左右。籍記姓名。將羅織致重罪。人皆惴恐避匿。獨揚州程生正家。晨夕過從。隻身往來蘇、揚、姑蘇間。凡歲餘而事始解釋。繼於乙未冬。被命入京。程生徒步從余。嘗與余黑夜聯三舟渡江。一舟覆。余與生僅而獲免。嗚呼。生可謂彊力好義、守道不惑之君子也。生至京師。讀書余寓中者半年。一日。欲歸葬其親。出其父濟若君之行狀而乞銘於余。嗚呼。余忍不銘。按狀。君姓程氏、諱爾明、字濟若。世籍於歙。系出東晉太守元譚公。後代有達人。至君之祖衡菴。以修德有聞於時。父仲台。治鹺淮南。因家焉。今爲揚州人。生三子。長卽君也。君幼時。授書卽通大義。稍長。益嗜學。文譽蔚然。謂功名可反掌致。而父疾作。委以家政。君遂棄舉子業。專意治生。以例考授州佐。顧君雖爲布衣。其志與衆異。常不自私己。而慨然以濟人利物爲務。遇事輒奮臂戟張。不屑屑計較利害。於財物無所顧計。賑施揮手金不吝。以故諸公咸重之。願折節與交。而君亦慷慨發抒。不以引嫌避也。黃水爲淮揚患。泰州串場河勢尤湍急。歲屬商人疏濬。費以鉅萬計。力不支。將以悞公罹罪。會聖駕南巡。駐蹕茱萸灣。君率衆跪迎道左。具陳所以。上嘉納之。卒大減其役。商困以蘇。而河工亦告成。居無何。揚之商人有以鹽價病民爲科臣所糾者。羅鬪及數十家。衆噤不敢出聲。君條具鹽法事宜。憬切陳之。當事悟其冤。爲據實題覆。而商人皆得不坐。事具載兩淮鹽法志中。嗚呼。君之一二事見於世者如此。其小者可知也。使假以尺寸之柄。其利澤之及人者豈有既乎。而卒止於此。可慨也已。君生二子。長正道。次卽正家。俱諸生。孫男五人。皆業儒。生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六十有八。配黃氏。有賢行。先君二年卒。君故饒於貲。以好施故喪其業。而君不以爲悔。晚年益篤好善。教二子俱卓然有志行。不爲利害傾奪。卽程生之與余如此。可以知君之家教矣。余故不辭而爲之銘。銘曰。

士生斯世。齷齪猥鄙。遇小利害。輒望首鼠。由於挾私。惟利是視。靦乎冠裳。而行賈市。君獨不然。與物爲體。敷陳輔座。大役斯已。烏臺一言。庶獄消弭。流澤孔長。同彼淮水。是宜賢嗣。克紹厥美。佳城鬱鬱。崇山崒嵂。君歸幽宅。勒此銘詞。永固不滅。

墓表

翰林侍讀潛成陸公墓表

潛成先生陸公。余乙丑同年友也。憶甲戌歲。公在館閣。而余官中翰。維時文學侍從之臣。名充纂修官。館

明五經史鑑.公輒預焉.每有撰著.同時皆爲推服.以故受主知.禮遇優渥者亦莫如公.公之卒也.在丙子八月二十六日.距今一十有五載.而余適謫官公里.公嗣秉鑑、賜書等.謀建石啄辭以示來者.且砥請於余.謂皆附踏末.其所見聞.尤足以信今而傳後.余復何能辭.公諱肯堂.字遐升.一字澹成.世居浙江湖州府歸安縣.公之祖.諱廷拱.字彥超.始遷蘇州.今爲吳縣人.彥超公飭行好學.旁及天文、地理.無不精通.生平尤樂施予.鄉人德之.誥贈中大夫.祖妣吳太淑人.生三子.次卽公之父.誥贈中大夫.吳邑諸生.諱袞.字山補.公性倜儻.多大略.妣誥封沈太淑人.生一子.卽公.公自幼穎悟嗜學.日誦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其爲文.肆筆而成.滂沛閎闊.跌宕頓挫.如萬斛泉不可遏止.甫弱冠.補博士弟子員.丁巳.拔歲貢生.辛酉.舉江南鄉試經魁.甲子夏.授潁上學教諭.未之任.中乙丑會試第一人.是科.聖上親自命題.主考錄前列十卷進呈.親拔第一.優獎甚至.及殿試.遂大魁天下.授翰林院修撰.丁卯.主試江西.所得盡知名士.人咸頌其公明.比還.充日講官、起居注.辛未.擢右春坊右中允.壬申.轉左.又擢侍講.癸酉.轉侍讀.蓋自出典文衡.以至陪侍經幄.入直講帷.皆不循年資超擢.且屢荷天語褒嘉.兩詔閣臣曰.陸肯堂學問底蘊.人品亦好.嗚呼.士君子立身行道.豈易得此遭逢於聖世哉.先儒謂士必有學有德.而後其言行有可觀.則夫養之不裕.縱修飾文辭.枝葉焉已耳.公惟本根深厚.故其在館閣也.凡誥命制敕、傳記詩章.務歸典要.及遇大著作.則前後當院諸先生.無不交相推重.迄今讀擬撰闕里孔廟碑文及試闈登諸作.穠纖洋洋.華實並茂.至於動容周旋.靡不由禮.卓然儀表一時.公眞所謂有學有德.立乎言行之先者.固宜備膺聖眷.錫賚頻加.寵光勿替有如是也.公天性孝友.篤於仁義.父早見背.事其祖能盡色養.撫異母弟.變讓深至.幼孤.輔之成立.而於女兄弟.尤曲盡恩禮.于歸必豐其奩具.或婚資不能娶者.歸館迎之.宗族戚友.饒遺賻貸.各致其情而後已.又自以爲分所宜然.非有所爲而爲之.嗚呼.宋史稱王文正志不在溫飽.德望勳業.不愧科名.公實近之.年壽不永.設施未竟.所可見者止此.悲夫.公卒時.年甫四十七歲.娶張淑人.封內閣中書麗敏公女.子男三人.秉鑑、賜書、秉鐵.女六人.孫男二.遇安、元善.孫女二.俱秉鑑出.公卒之某年.葬其里之某處.嗚呼.公則已矣.余觀公之令嗣.皆當世所謂賢者.陸氏之興.實自公發其祥.後之人儘以余言爲不欺.其尙有考於此也夫.爰撫其事.以表諸墓.且系諸銘.銘曰.

先生名譽振乎秋.馬躐得遙入龍頭.經天垂璧雲漢浮.文章禮樂砥中流.一代絲綸公獨抽.黼黻盛時猶敷休.前途遐闊阻驊騮.曰忖厥後心無憂.姑蘇之原林麓幽.靈巖鄧尉護松楸.過者視此式其丘.

純孝王命時先生墓表

士君子有微顯闡幽之義.雖異代殊方.有善必紀.況梓里世交.知其崇德.而忍令湮沒不傳乎.祥符王命時先生.少從父力學.工帖括.父以遠大期之.時際明末.流寇猖汴.奉父.出危險.抵河朔.鳴鏑載途.播遷帳轉.常躬自耐飢.而必陳甘旨.愉色承歡.使親忘其亂離之苦.寇平.父母思故土.先生亟奉言歸.當是時.廬沒田荒.蕩然靡有.乃草剏棲止.家室蟲畢.效古人牽車服賈之義.以孝養父母.咸勸其重理舊業.取青紫.先生答曰.家貧親老.竭力以供子職.卽此是學.榮親則以俟後之人矣.父年六十七.病劇.先生親嘗藥

餌.日餘日衣不解帶.母七旬.得末疾.臥牀不起.性好潔.服用器具.先生親爲浣濯.飲食起居.日夜扶掖.嚴寒溽暑.無倦容.及遭大故.哀毀踰常.皆三年廬墓.不御酒肉.逢忌辰.往往不食者三日.先生原配徐氏.同心仰事.竹韻天代翁.封股雜藥以進.城困之際.姑以疾艱於食.乃棄其幼子.專以乳姑.翁疾篤瀕危.研麥糊以續其命.時有一兒扳袂以索.竟不與.先生之仲弟溺於水.弟婦朱矢節.遺腹子無乳.亦乳之如己出.嗟嗟.迹內人之懿範.可以信丈夫之刑于.非先生純孝過人.孰能倡隨一致如此哉.世俗但知先生以子之登第而顯親.孫之接踵而華國.稱封公、贈公.而余獨揭先生之大節而特書之曰純孝.夫孝.仁之本也.孝而純.合治亂常變而無間者也.其斯以爲天爵乎.後之子孫.雖位望聲華不可限量.其尙以先生之孝行內外交勉.奕世綱繩.淑人心而厚風俗.斯爲大矣.先生生於萬曆四十一年八月三十日午時.卒於康熙四十年正月初九日酉時.享年八十有九.其先世居洪洞.有官金陵而籍於敵者.傳數世.諱演.偕同懷姪官豫藩長理來汴.是爲初遷之鼻祖.先生爲樂善好施.諱希烈之長孫.爲篤行設教.諱世輔之長男.生四子.珽、璽、璉、璵.孫九.符宸、符霦、符璧、符電、符霖、符孺、符鬐、符藹、符龔.曾孫四.辟、著、炎、蘧.元孫一.孝銘.余與先生之子珽.同登乙丑進士.珽之子孝廉中翰符震.相見閩南.余敬附蕪辭.俾鐫諸石.以彰純孝於勿諼也.

正誼堂續集卷之八

雜著

祭孝感熊中堂文

嗚呼惟公.爲天篤生.表溫良之粹質.萃川嶽之精英.道尊德備.而不自以爲足.位高望重.而不自以爲榮.擅經邦贊化之能.而不矜其績.府桃李公門之饗.而不有其名.極風雲際會之鴻庥.存者神而豈曰小補.闡身心性命之奧蘊.紹絕業而展也大成.學有統宗.支派之擘分縷析.道闢先聖.中流之一柱獨擎.是始希往哲.覩前賢.合立言立功.而歸諸立德.又將啓後人、垂奕葉.開寰宇之聾瞶.而躋正學於昌明.嗚呼我公.眞瀟湘雲夢之特鍾.挺出豈惟余小子之幸.而實四海九州之所是式而是程.某壯年趨拜.私幸受知.得出源派.輒自念掘地之難.及泉尤竊恐成功虧於一簣.惟是高山之仰止景行.恍若大海之汪洋彭湃.謂當天假期頤.俾得躬親至教.脫孟門太行而指其迷津.誰謂與化爲徒.消息盈虛、付之一慟.嗚呼哀哉.公位極人臣.心實恬退.榮辱得喪.無所繫於中.道貌光霽.直睟面而盎背.然而遺蹤之盛.致澤之徵.則固調劑太和.而文章淹積.當其官司徒.侍講幃.進秩冢宰.入直綸扉.異數有加.隆恩疊沛.公則酌禮樂之明備.步丹墀以獨對.秉人物之權衡.增聲價者十倍.誠知吾道之足以有爲.而何患乎斯文之用晦.某後進

鄙儒愚鈍闒茸，忝有美之一人，寶夏璉而商瑚，珍之爲國寶，而奉之爲楷模，痛音容之不可再，哲人梁木之感，恒有太息而噫吁，聊抒忱悃，藉進生芻，哀哉尙饗。

祭司農華亭夫子文

嗚呼，屹名教之底柱，樹文章之典型，身雖騎乎箕尾，名已昭乎日星，備榮哀於典禮，繪勳業於丹青，猶招魂之升屋，增涕胥之雙熒，惟我夫子，道積淵源，學臻閫奧，體協圭璋，言成典要，韓魏公高映科名，張燕公早開制誥，西臺之望備方隆，東觀之風徽彌耀，時則金華勸講，石室紬書，憤異端之惑衆，秉正氣以驅除，讀彈文而屹若，教左道之廓如，動九重之深睠，竦觀聽於羣儒，四十年來，士歸誠則，矯誣不興，訛言屛息，遊仁義之坦途，絕隱怪之奇迹，衛道黜邪，伊誰之力，於是仰參袞職，式啓靑箱，南可藹穆，北斗光芒，洞河渠於掌握，籌國計之精詳，開濟之模既遠，秉鈞之望逾彰，追惟矩矱，尤在文章，李漢之序昌黎也，以爲日光玉潔，韓休之序許公也，以爲雲夢秋陽，乃有懷於編輯，竟莫効於揄揚，伊內魏之鱗閣，實邪郁之雁行，七葉傳乎名德，一門萃夫琳琅，謂纁緞之未艾，占積慶之方長，何三秋之問訊，纔二豎於膏肓，乍舉扶而易簀，騰遠近之悲傷，嗚呼，家垂琬琰，國有旂常，念全歸其何憾，痛模楷之難忘，某函丈追隨，歲逾三紀，留欵時聞，話言在耳，誼重恩深，淯漠莫比，霜冷風淒，候遠杖履，胡不百年，生平已矣，薄酒盈觴，野蔬在几，鳴此哀誠，寄蘋蘩只，嗚呼哀哉，尙饗。

題金華張申伯所藏魏公宣公誥敕手卷

有宋名臣如王范呂蘇，並以賢世其家，或父子後先顯於一代，大槪文章氣節卓卓著聲，而理學相傳，兩世濟美，則鮮有如魏公宣公者，二公之德業聞望，顯著盛時，不特誠意正心之學，親賢遠佞之疏，往往徵諸建言，而且至孝通乎神明，忠貞貫乎日月，勳隆王室，澤徧民生，無不班班可考，而公之家係徽歙，流寓浙婺，余讀先儒所撰行狀、墓表、壙志，皆闕焉不詳，外此亦更無可考見，迺自麗澤建祠以來，有朱晦庵、呂東萊，及南軒三先生俎豆於此，至今講學諸生，猶以時彙集其中，莫之或質，寧涉無依據而相沿至是歟，甲午冬，後裔申伯出淳熙紹興間所賜誥敕二道，裝潢成軸，介門下士何生，請爲文以標其端，爲之淨拭繙玩，璽篆封題，宛然典册，乃信婺固有兩公之苗裔，且知先澤之未湮也，余惟古之人一紙一笏、一草一樹，凡有可傳者有可守，況以當時誥敕，兩公之名實著於斯，即公之靈爽憑於斯，向使似續無人，蔑蔑薄楮，幾何不與劫火荒煙同其澌滅耶，今申伯於數百年後世守而藏之，誠可謂箕裘之勿替，梧棬之毋忘者矣，然吾之所厚望於申伯者不寧惟是，嘗讀兩公著日所以訓諸子暨門人曰，學以禮爲本，禮以敬爲先，又曰，學者當淸明其心，默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申伯服膺勿失，爭學自勉，則所以上繼前人者，又寧僅守此誥敕以爲淵源之有自哉，是余之所爲加勖也夫。

書劉薌南題周寒溪卷後

薌南劉先生忠義自矢，剛正不阿，卓然有古大臣風，見人之善，則愛之重之、忻歎而稱道之，不啻若己出，見人之不善，則惜之惡之、咨嗟而歎惜之，若恐或浼焉，蓋素性然也，宜其與寒溪周先生有鍼芥之合矣。

周先生爲國掄才，一秉至公，徹棘後，多士歛仰感佩，作詩文以頌揚之，盈箱滿篋，炳炳煌煌，而劉先生又爲之紀其事，誠有數十年不經見者，嗚呼，使當日稍有不公，則士子方且怨詈之、唾罵之，旁觀者亦爲憤慨不平，深惡而痛絕之矣，又安能致人愛慕不忘若此乎，是周先生取士之公，與劉先生好賢之誠，皆足以風當時而傳後世也，余因書此以示後之君子，俾有所取法云。

紫陽書院落成告朱夫子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釋奠之禮，致告於紫陽朱夫子之神曰，大道昭垂，得先聖以開其統，斯文未喪，賴後賢以廣其傳，慨自孔孟云亡，墜緒僅存一綫，幸値周程繼起，表章聿著千秋，然而異學爭鳴，不免離經而畔道，芳規漸遠，尤資反正以閑邪，惟吾夫子，系出紫陽，靈鍾劍浦，天資粹美，光風霽月之懷，學業深醇，琢玉追金之器，臨軒講學，集諸儒之大成，閉戶著書，闡千聖之奧賾，然燈精舍，講發煌郵，溯洙泗而接其淵源，考關洛而承其宗旨，濂溪太極，已斷微言，橫渠西銘，獨參精義，育英才於鹿洞，教育弘開，移俗學於鵝湖，講求益勵，若乃立朝建白，以正心誠意爲啓沃之歸，暨乎出仕敷施，以返樸還淳爲宣揚之化，追信從者日益衆，而帳粘者日以紛，於是退跡武彝，盛修九曲，啓發六經之精意，羽翼四子之眞傳，不干譽以徇人，惟知衛道，非好辯而執己，實切傳心，務窮理爲入道之門，惟主敬爲修身之本，發明正學，如日月之麗中天，辨析羣言，若江河之行大地，繼往聖而開來學，千百載推名世異人，本至理以斥異端，古今來稱醇儒種子，功斯偉矣，德莫隆焉，今天子重道崇儒，已升位於十哲之列，復頒集於各學之中，令諸生誦習惟勤，俾萬世咸遵實學，道既高而且美，教已備而彌隆，眞可爲吾道干城，洵足稱人倫師表，某忝從後學，仰切先型，溯厥流風，到處崇祠黻煥，思弃教要歸明德馨香，捐俸鳩工，聿新廟貌，選材庇主，永奠明禋，將見三吳士子，來肆業者皆恂恂執玉之容，四海儒生，願追隨者懍仰揖循牆之誠，庶乎道明德立，俾修罔閒晨昏，致知力行，踐履無虛歲月，自是居仁由義，於以見斯道之大行，從茲希聖希賢，方不失吾儒之正脈，率成規之尙在，瞻遺範之猶存，虔卜良時，正當麗風和之候，用諏吉日，展迎牲告廟之誠，爰勒懸而陳詞，冀神靈之來格，謹告。

書表忠錄後

予生平讀書，至忠義死節之臣，如雎陽、顏常山輩，未嘗不斂衽變色、咨嗟涕洟，歎其死最烈，爲人所難及，追撫吳日，嘗道經毗陵，其士大夫往往爲予稱說劉忠毅公死賊事，予竊疑焉，思一表彰之，未遂，方明之季，流寇肆毒，公以御史按楚，周流各郡，非若守土之臣，官死封疆者比，而崎嶇行間，身自搏戰，護持二藩，不避艱險，及勢孤力竭，爲賊所得，誘之以甘言，臨之以白刃，而公卒不少動，雖受慘屻，視死如歸，觀其絕命諸詩，直可與日月爭光也，嗟夫，國家養士數十百年，授以高爵顯位，平居慷慨，自謂大節不虧、能死國事，一至變起倉卒，死生呼吸之際，不能引決，而靦顏偷活者何限，公一七品官耳，忠義天植，以身殉國，上與雎陽、常山後先比烈，豈不偉哉，歲庚子，余莅倉儲，閱至京師，見所謂表忠錄者，載公死事甚詳，與予向聞於吳中者無異，予雖去吳日久，而公之忠節未一闡揚，則無以慊人心、維士氣，予竊時之所未逮，即

予今日之所大懼也。爰書於錄後如此。他日尚富訪公之子姓，俾附諸家乘云。

東嶽廟祈晴祝文

甘霖時降，乃成潤物之功。恆雨滋淫，不無傷禾之患。蓋適中斯爲美，而過度則苦多。嚮者仲夏連陰，二麥僅能半穫。今也兼旬霪雨，秋禾竊恐無收。夫食者，民之天也；而穀者，食之本也。嘉禾偏野，曾被大雨之滂沱。新篁宜人，旋見飼害之叢雜。乃萎萎者不已，則芸芸者何堪。相彼高原，潦足傷根，安望方苞堅好。況在下隰，漾將溢首矣。由黃茂馨香，下民未免艱咨。某猶切修省，意者職業之不修與，篚簋之不飭與，抑民利有未興、民害有未除、民冤有未雪與。夫過在於官，當叢咎於厥躬，而不必以歲祲示罰；即是關乎民，亦降殃於所掌，而何忍以暑雨爲災。用竭微誠，仰祈弘庇。惟神迅賜噓吸之力，仰成覆育之仁，開屣象之光明，掃陰氛之沈滯，俾苗之稺者以長，而華之秀者以成。俟當霽之時，再沛甘澤，某之願也，農家之祥也。敢僭伏以誠謹告。

圓妙觀祈雨文

三吳之地，雖襟江帶湖以爲田，而原隰高下之間，形勢異宜，非江湖所能數澤。雨暘之節，一失其常，孑遺黎民，奚以堪此。願入夏以來，陰伏陽驕，雲欲合而復離，雨欲下而旋止，甘霖未沛，播蒔維艱，安能望其有秋。人心倉皇，惴惴焉將不免溝壑。是惟某竊念，今之爲吏者不無政弛事廢，致干陰陽之沴，及嗟彼邦邑之人，蚩蚩何罪，茹茲荼苦。是用齋祓省躬，責己引慝，瀝懇控告於我明神。惟神聰明正直，佐佑陰陽，綏福一方，歆食百世，尚其誕布甘澍，易凶爲豐，此邦下民，實嘉賴之。夫明有長吏，幽有明神，皆將爲朝廷宣德意，而使膏澤之下究也。長吏弗若厥職，緊惟神明是賴。其願謁帝之休命，霆敷雷雨，毋綏須臾，以保障此邦，即以永血食於此邦。歲時潔禮豐牲，以將承事，罔有攸數，而深德之長吏或者用啓厥衷，益圖改悔，其爲祗受神賜何如矣。激切上告。

羅氏宗祠碑文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士無世官，則建祠而不立廟，所以妥先靈、序昭穆、敦睦讓、厚風俗也。聖天子久道化成，山陬海澨，罔不崇俾。矧閩爲理學奧區，而汀州據上流，接壤閩粵，秀者橫經，樸者負耒，最爲近古。其源本皆自立愛立敬始。憶余撫閩時，奉聖諭十六章，頒布各屬，實心講解奉行，又建鼇峰書院，闡明濂洛關閩宗旨。民風士習，頗知崇尚古道。有汀之長邑羅生毅者，予武闈主試所得士也。詢其家世，自宋南渡時遷居汀，聚族數百年，半耕半讀，少鬩牆忿爭之事，亦著姓也。辛丑，羅生來京，請曰：某在邑同族衆某某等建一宗祠，五載始成，願夫子爲文，勒於石。余思水源木本之思，爲蔭庇根之意，乃昔賢所以風勵後人，使人無忘本支，則夫講求合食睦族之禮，雖子孫繁衍之後，而自高曾以至雲礽，秩然不失其序次者，皆賴宗譜爲之永垂於不墜也。予既嘉羅生此舉，用弁數言，羅生持歸，以示其族人及其鄉黨，使人皆知敬其祖先，而聯屬其宗派，皆勉爲孝弟，而恥爲澆薄，則余之志也夫。

題道統錄

今夫人之所以爲人，參天地而號三才者，道而已矣。道也者，如江河之行地，日月之麗天，天下古今之所共由也。其大目爲三綱五常，而其要則曰一中而已。三皇由之而皇，五帝由之而帝，三王由之而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由之而相，孔子由之而師，皆是道也。韓昌黎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王、周公，文王、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孔子以是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所謂是也。道宋而後，大儒蔚出，周程張朱諸君子，繼起而修明之，而斯道之統遂大白於天下。獨是三代而上，而爲君爲相，故其道以位而行；三代而下，而爲師爲儒，故其道以言而傳。要之，言傳道亦傳也。傳於上而統在上，堯舜禹湯文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事業炳然；傳於下而統在下，孔孟周程張朱，源流秩然。則不得謂行道爲統，而傳道非統也。宋儒既歿，斯道賴以不墜者，元有許魯齋，明有薛胡，火盡而薪傳，則雖謂周程張朱至今存可也。周程張朱猶存，則雖謂堯舜禹湯文王、皋夔稷契、伊傅周召、孔子孟軻，皆在可也。天不變，道亦不變，統豈有中絕之理、有中絕之時哉。此道統錄之不可不作，而某之所爲敬書其後也。

原跋

吾師敬庵張先生以明道覺世爲己任，直接紫陽朱子之傳。學者當探其大本大原之所在，而不必沾沾尋求於文詞章句之間，此非某一人之私見也。然文以載道，道非文不傳，所是以求先生，則文不可。往者追隨硯席，仰觀先生著述之富，不禁望洋而歎。冀得沈潛玩索，盡質所疑，以自淑其身心，而奔走四方，未能卒業。哲人云萎，嗟何及矣。歲戊午，游淮上，盤桓於次君道署者累月，因得請先生文集而敬觀焉。集故浩博，備文家諸體，經前輩李雨蒼選定授梓，止存什之二三。蓋取其雄偉峭拔、詞華茂美，有類唐宋大家者，而布帛菽粟、不事修飾之文，所存蓋少。某維先生著述，如日月在天、江河行地，順其自然，無不極化工之妙，豈如世之執筆學爲文者，新奇詭麗以爲工，摛華掞藻以爲美哉。不自揣量，謹擇前集中之所不載，凡奏疏、序論、書記、尺牘、雜著，共若干篇，編爲後集。極知管窺蠡測，不足見先生全體，而因文以求道，或可爲自淑身心之一助。某固以自勉，亦猶是以質諸同志，相期共勉焉。受業門人張朱霖謹識。

忠裕堂集

申涵盼著

原序

予嘗童子時嘗慨然曰. 人生讀書. 舉進士成名. 於時足矣. 至於一命之榮. 皆是自效. 而何擇焉. 既長. 游京師. 見官禁院爲天子貴近臣者. 裘馬翩翩. 意氣自得. 又慨然曰. 官必至翰林而始榮也. 及讀古人書. 見錢思公言. 朝廷之官. 皆可雜以他才處之. 唯翰林學士. 非文章不可. 又慨然曰. 翰林之所重者在此. 而不專以向之所云也. 自古翰林而能文章者. 莫如歐陽修蘇軾. 故其文既取重於當時. 復流傳至今日. 雖妄愚人不知文義者. 無不能道其名字. 予思二公卽非翰林. 其文亦必可貴. 苟第以翰林爲榮也. 則自古及今可榮者. 何獨二公也. 申子隨叔. 連第春官. 官翰林檢討. 日刻苦爲文. 自記傳書序. 以及碑銘雜著. 體無不備. 詞無不工. 豈非不以向之所云者爲榮. 而有慕乎二公之所爲者耶. 然吾又聞二公當日經濟與文章相表裏. 他不具述. 卽如歐公通進一書. 娓娓千餘言. 反復利害. 洞悉事機. 而蘇公上神宗一書. 亦娓娓千餘言. 痛陳時政. 骨鯁之氣. 凜然筆端. 他日二公之建樹. 卒能如其書之所言. 今隨叔將第於其文求之乎. 於此亦豈有意乎. 如予者連困公車. 近始得一如童子時之願. 而顧瞻玉堂. 如在天上. 雖亦慕二公之文. 時亦擬其所爲書欲上之天子. 而林泉偃蹇. 其路無由. 今隨叔既有其才. 又居其地. 深願隨叔審處之也. 予與隨叔同舉孝廉. 十年以來. 朋友之愛. 過於弟昆. 故於其文不以諛而以規者. 竊欲附古人之誼. 相與有成. 知隨叔之不我棄也. 噫. 隨叔豈可量哉.

毘陵年弟陳玉璂椒峰撰

忠裕堂集

恭應

殿試制策一道

永年申涵盼著

臣聞開創固難. 守成更難. 非眞守成之難於開創也. 開創之君. 應運崛起. 百戰而有天下. 迨乎登五位. 總萬幾. 其於民情風俗吏治兵戎之事. 習之已熟. 故倉卒無過舉. 卽禮樂文章. 間有未備. 尙可以指日草創. 待諸後人. 守成之君. 席祖宗舊業. 端拱楠殿. 日不辨稼穡. 足不履畎畝. 手不操衡石. 身不親行陣. 行一事而利害相半. 任一官而賢否未分. 卽夙夜孜兢. 不遑日昃. 尙有履盛危則之懼. 況乎晏安是耽哉. 是以開創多由於天授. 而守成全恃乎人力. 開創之難. 其事顯而易見. 守成之難. 其機隱而易忽. 開創者知守成之難. 則規模宜定. 守成者知開創之難. 則紹述爲先. 若恃明作之才. 而弁髦乎故典. 紛更之下. 必致叢奸. 天下被多事之害. 耽因循之習. 而株守乎舊章. 叢脞之餘. 必至滋玩. 天下深無事之憂. 試觀三代而下. 漢唐宋之立國. 初政皆有可觀. 而嗣服者數十百年間. 僅傳文景貞觀慶歷數君. 故曰守成難於開創也. 欽惟皇帝陛下. 具大有爲之略. 存不忍人之心. 定九鼎於乾符. 豫唐堯之八歲. 體一元於離照. 富周成之五齡. 禮島衍長祥. 膺五百年興王之運. 鎬京承燕翼. 纘十八載太平之基. 登極數月以來. 良法美意. 次第舉

行。固已祗承先猷。茂登上理矣。然猶聖慮周詳。俯垂清問。誠古帝王咨疇訪洛之虛懷也。臣竊伏蓬蓽。志願輸忠。凡生平之聞見。有知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敢盡者。今幸對天顏於咫尺。敢不畢寫前籌。對揚休命於萬一乎。臣聞天生萬物。不能自理。而命聖人以理之。故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是知君者天之子也。民之主也。百神庶績之所受裁也。夫以一人之身。居九重之上。而爲天之子。民之主。百神庶績所受裁。其任可謂重且大矣。況皇帝當臨御之始。天命眷顧方新。人心仰望倍切。治忽否泰之機。間不容髮。而太祖之鴻基。太宗之偉業。以及世祖之創造艱難。皆此焉繫。誠不可不愼厥初矣。粵稽古昔。其君臣告戒。率留意於正始之談。董仲舒則策天人。王吉則論風化。匡衡則崇德政。賈誼則勸節儉。至於魏徵之十漸。司馬光之三劄。程顥稽古正學。朱熹誠意正心之說。雖言人人殊。而皆上關君德。下裨民生。似宜奉爲彌鑑。第已往陳言。難以膠執。譬之醫然。古方殊未當於時症也。伏讀制策有曰。繼治之道。首重典章。今紀綱法度。雖已彰明。然因革損益。豈無順時制宜者。何如酌定章程。以爲萬世之規。與臣聞從古無百年不變之法。聖人有隨時通變之權。忠質文之異尚。寅子丑之異時。貢助徹之異制。非夏商周惡同而好異。時爲之也。時在則易地皆然也。今之紀綱不患不明。而患在廢弛。法度不患不立。而患在玩愒。朝下一令。而暮已更矣。彼用一例。而此復歧矣。品級考屢易。而未見畫一。賦役全書頻頒。而未見奉行。車服混淆。貴賤莫辨。軍需那借。庚癸時呼。訟獄有覆盆之冤。河工爲築舍之計。六部大臣。膺高爵。糜厚糈。徒循故事。以文移相往復。有無一實心任事之臣。夫官納於邪。吏售其奸。民無所措手足。卽行之一時。尚無定見。又何有於萬世哉。爲今之計。非懲創而振刷之不可。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世祖十八年間。何法不備。卽以懲創振刷。爲順時制宜之妙用可矣。伏讀制策有云。閭閻愉悴。視吏治汚隆。風俗淳漓。由人心邪正。誠端本溯原之要論也。百寮庶司。莫非爲斯民請命。而最切者則惟守令。故漢明帝言。郎官非其人則殃民。唐元宗自擇知州刺史。蓋守令父母也。民猶子也。子有痛癢疾患。則父母亦從而痛癢疾患之。今日竭其膏血矣。擁其貲財矣。戕其性命矣。人非無良。胡此其極。必流品之未淸也。勸懲之未當也。不則上而監司。而督撫。有中制之者也。有追挾之者也。反此數者而痛癢疾患相關矣。痛癢疾患相關。而民自父母視之矣。守令皆賢。卽異時耳目喉舌之選。不但益於百姓也。雖然今日之百姓。亦不古久矣。唐虞之世。民多愚。愚則教化易入。秦漢之世。民多智。智則狙詐日生。非愚也。風俗之厚也。非智也。風俗之薄也。夫民爲邦本。而可自聽其厚薄哉。其所以厚薄者。人心爲之也。人心奢則好利。險則好訟。逸則好淫。戾則好亂。延染因循。遂成積重難返之勢。誠重學校以勸君子。嚴法令以制小人。人自蒸蒸不變。日趨於古矣。若夫月吉縣書。讀地爲獄。此上古之治法。今不可行也。至於我國家定業戡亂。資於師武臣之力居多。今制策又諄諄以此下詢。可謂安不忘危。聽鼓鼙而思將帥矣。夫取人之膂力性命。而試之於干戈鋒鏑之間。其事危且難。使不有操縱駕馭之術。其孰肯效死爲國。臣儒生也。不知兵。非然嘗按諸古法。得其一二。竊謂漢人與滿洲不同。滿洲皆從龍勛舊。宜永帶礪之盟。位不妨在諸文臣上。漢人非起於行伍。則試之郡縣。皆無績著以從戎爲借徑。若資格節制。等於開國初將文武並重之說。久且武日重而文日輕。皆之潛鎮可塞也。

陸賈有言。將相調和。則士豫附。滿漢固宜一體。新舊亦應異制。但可使文武有相維之法。不可使文武有相凌之勢。至嚴賞罰。勤訓練。古法具在。固可按籍而得之矣。凡此皆守成之要務。今日之時宜也。抑臣更有進焉。堯兢舜業。禹惜陰。湯日躋。文武緝熙執競。乃成二帝三王之治。是知本原之地在朝廷。朝廷淸明。則天下熙皞。皇帝欲培君德。莫如勤聖學。勤聖學莫如開經筵。經筵一開。日與儒臣相討論。明古今之得失。鑑天下之利病。尊所知而力行之。於是定紀綱。立法度。淸吏治。正人心。偃武修文。垂之萬世。無難矣。伏願皇帝深留聖意。不棄芻蕘。節取一得。以裨法祖承天之萬一。則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關鹽　丁未會擬程策五

天下有一利焉。卽有一害伏之。若其爲利既久。則爲害益多。所貴審利害之宜。而毅然釐剔於其間。則有治人無治法之通論也。如因關立市。煮海爲鹽。非古人抑末適用之初意哉。然居今日而尙以抑末適用爲言。迂矣。獨是小民以心計博錙銖。上必欲竭其澤而漁之。縱使有裨於國。且不可。何況乎其困則俱困也。今皇帝撤關差。歸司道。遣巡鹽有專官。但矣。顧關鹽之爲利雖同。而關鹽之爲害則異。關唯恐其不聚。鹽唯恐其不散。關唯恐其少所入。鹽唯恐其少所出。任關鹽者。但能上體國下恤民。而置一己於度外。則其法可久。又不必問其爲部員。爲司道。爲兼攝。爲專官也。今撤者撤矣。撤何意也。曰欲便商。差者差矣。差何意也。曰欲裕課。夫同一官也。或此撤而彼不撤。或彼差而此不差。不深究其積弊所由來。而徒紛紛於更制變法爲竊。恐商仍未便。而使者吏也。課仍未裕。而裕者官也。問撤差之後。積弊淸乎。充棄止乎。分肥絕乎。知其未必也。問蔵差以來。鹽引銷乎。參罰少乎。私販息乎。知其未必也。人以關爲足賦之原。吾以關爲叢奸之藪。人以鹽爲君前網利之階。吾以鹽爲將來必敝之局。何則官可易。吏必不可除。正課不已。而有常例。常例不已。而有加收。嚴考成則歸於官。計掊剋則入於吏。甚且售其術者。枉法以徇。然前此其權尙重也。自掣肘者多。而悉索益繁矣。關安得不困。額可缺。羨必不可免。商綱之外有割沒。割沒之外有包賠。斂有餘則藏於家。數不足則委之關。甚且躁於進者。託羡以獻。然祇此引尙可行也。自遴員者衆。而官戶益窮矣。鹽安得不困。道關與鹽俱困。而商不行。商不行。而賦不給。賦不給。而國隨以病。彼權關巡鹽諸臣。獨擁厚貲而坐視。吾不知其意何安也。故欲循已往之規。則雖關差亦可。復欲矯從前之失。則並鹽差亦可裁。而究求其可以經久而無弊者。曰無弊弊者也。則仍不外於有治人無治法之說爲不易。信不必問其爲部員。爲司道。爲兼攝。爲專官也。

擬上以白糧改折累民仍令全運本色羣臣謝表　康熙年擬五

伏以鳳詔降黃扉。霖雨潤頑郊之畝。舫魚甦亦縣。薰風起宸澤之鴻。仁卽寓於賦中。惠而不費。恩恆流於法外。權以爲經。佩聖澤之無疆。歌帝力於何有。臣等竊惟漆林不並園廛。定稅惟期於平準。米粟雖兼布縷。起賦應計夫均輸。蓋上下本一體之情。益於上者必損於下。而公私有兩便之道。贏於私者乃拳於公。則壤徵自夏書。九有樂饉饘之便。徹糧詳於周禮。三農慶乘穗之遺。漢文蠲半租。利下要本於仁厚。楊炎行兩稅。使民亦出於權宜。惟上惟下惟中。此先王之制也。時唯用一緩二。或庸或租或調。乃後世之條哉。

宋免審四朝三冤家令以重粟爲言.蘇長公因歲荒有議.道寧消法起.遂爾育牛羸延.眠悽於蛇.體矩殺.曾新絲.臏犀徒悲夫秋雨.政猛於虎.補不足.助不給.德音未諧於春風.望杏瞻蒲.隴姻乡未之嘆.車輸將運室中有嶧磬之嗟.牛羊之芻牧謂何.使斯民如此其極也.鴻雁之劬勞已甚.若彼法亦安能久哉.使弃衜極愛民之朝.何以有不忍人之政.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功捐六合.道稽三台.御宵順書.修夏王無間之德.搢祖下詔法姬宗大賚之恩.向以齊晉告饑.已浦宸恩於西北.茲因江浙重困.仍渥澤於東南.令雖似乎維新.法則依然仍舊.謂催科而征其粟.蒙歲貢之常也.已若於嶽粟繁多.若輸納而代以金.民力實竭焉.正恐其點金之術.西成不足以供賦.勢必指禾斷債租.東作未至於逢年.甚且鬻田以辦.逆.雖前此以輓輸之不易.偶爾改折白糧.當今日而瞻累之已深.何妨金運本色.不謀於左右.宸衷獨斷.紫綍遙降於青霄.深酌乎古今.民困重甦.白粲交輸於綠楚.棠色變爲春色.九閽啟榆柳之新.春聲催雷聲于畦.潤桑麻之影.臣等志類索米.才愧兼金.序藹相臨之運餉功.非所及也.腎自省於退食.讀鄉門之流民表.賢可傷哉.竊有志於借籌.十日雨.五日風.鼓腹謳康衢之壤.九年耕.三年食.居火防血炎之新.在今時猶已安而益安.乃吾君尤宜聖不自聖.伏願議道自己.藏富於民.軫稼穡之艱難.崇節儉於服御.懼貨財之滙殖.基宥密於宮庭.因一方思及萬方.普大沐王仁之浩蕩.由一事推及衆事.牟士慶鹿積之休和.則王燭常調.玉歷永綿於玉食.而金甌克鞏.金粟常享於金甌矣.

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論 會試

從來王霸治術之不同.皆肇端於心術.斷者有觀於一世之撫.而王者則唯有胞與一世之懷.何也.天下之仕者.皆吾士也.天下之耕者.皆吾氓也.舟車所濟.旁行四海.方制萬里.晝野分州.皆吾控委也.即其間一草一木.一飛一潛.亦莫不於吾有待生之形.待成之理.爲上者苟高居穆朕.清淨無爲.聽世之自爲生成.固不可.即不然.政以齊之.政煩則擾.法以繩之.法繁則玩.刑以震之.刑苛則離.不爲探本窮源.而有所涵濡漸摩於平日.使熙熙皞皞.上追隆古之遺風.猶非所稱德盛而化神也.旨哉.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之言.請得而申論之.聖人者.以天下爲一家者也.聖人之心.以天下爲一體者也.以天下爲一家.則待天下者即以待一家之道待之.藹藹然如父子.怡怡然如兄弟.陶陶然如夫婦.一家之情洽.而天下之情洽矣.以天下爲一體.則待天下者即以待一體之心待之.耳目順其聰明.手足順其舉止.四肢順其作息.一體之意協.而天下之意協矣.是以堯舜之世.有好生如天之懷.而時雍風動.文武之世.有惠鮮懷保之政而大定永清.此數聖者.出其才智.非不可以震動斯民.而獨孜孜焉以仁民愛物爲念.誠以仁愛者政治之本.舍其本而他圖之.是猶雨露不施.而欲草木長養者也.乃後之人君.不知務此.習操切之名.尚申韓之術.以刑名爲道德.以法律爲詩書.始以一念之忍.卒釀數世之亂.相與噏噏譊譊而不可解.豈非不仁之甚者哉.若聖人在上則不然.聖人者.天爲萬物而生者也.天爲萬物而生聖人.聖人即體天以愛萬物.故不忍萬物之失養.則井田以治之.不忍萬物之失教.則學校以導之.不忍奪萬物之命.則常留其有餘.不忍殺萬物之生.則相安於無事.凡所以委曲而安全者.不遺餘力焉.夫而後和氣所鍾.百祥以降.人無

疵癘之虞.物無夭札之患.化及於一家.則樂易甚於門內.化及於一國.則雍熙著於郊野.化及於天下.則太和在宇宙間矣.譬之春風一播.而育彙俱昌.旭日始升.而有生咸若.以之歲五登三.也事何間哉.雖然仁合人己而爲言也.我躬不淑.遑及於物.故仁民者.必先自修其仁始.

宋太宗論

太宗初無篡志也.而其篡成於趙普.嘗考諸史.太祖之待太宗也至矣.金匱藏盟.奉教唯謹.臨第視疾.灼艾分痛.而龍行虎步.太平天子之稱.又對臣下諄諄不置.是太祖能以天下與人.即堯舜無多讓焉.夫豆羹之賜.人有德色.一飯之施.千金是報.矧天下重器也.天子尊位也.一旦舍子而立弟.爲太宗者.少有人心.亦必鏤心刻骨.沒齒不忘.成盟未寒.天道可畏.豈遽辜德賊恩.如彼其極哉.故即位之初.即詔太祖廷美子女.并稱皇.以示一體.而又循太祖待己之例.命廷美尹開封.德昭爲節度.恪遵成命.未敢陷越.是知太宗初無篡志也.而世俗以爲篡者.謂燭影斧聲.及宋后之託命.德昭之自刎.不論年而改名改元數事.爲可疑耳.夫此數事者.實不足以定其罪.何也.方太祖大漸.太宗入侍.天命已定.人望攸歸.所爭直且晚間耳.何至不能少待.而躬爲大逆.好爲之之說.未必非秘授以下太原收錢塘之計.未可謂篡也.宋后見太宗愕然.遽呼託命.亦孤兒寡婦.當國有大喪危疑之際.慮深而情迫.故不覺其言之妄發.太宗即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遂之西宮.尊爲開寶皇后.未可爲篡也.德昭請太原之賞.因待汝爲之之一言.即退而自刎.以太祖元子而不得其死.事誠慘矣.然太宗君也父也.以君而責臣.從父而責從子.不能寬其斗日剛烈.出言過當.則有之.若謂欲以一言致之死地.無論德昭未必死.此一言.德昭即死.而廷美尚存.德芳無恙.世次將及.彼將何辭以謝天下乎.亦未可謂篡也.至不論年而改名.炅改元太平興國.此則事不師古.不學無術之小疵耳.使其果欲敗盟.則必爲欺世盜名之舉.陰懷叵測.而陽示尊崇.顧乃播諸名號.使天下指而目之.不若是其愚也.亦未可謂篡也.獨至廷美之死.則不能爲太宗解矣.廷美無罪者也.柴禹錫之告變.盧多遜之交通.趙白樊德明之起獄.此自小人行險僥倖.逢迎構難之常技耳.於廷美何尤.乃讒言一入.信之不疑.罷其府尹.留守西京.可以已矣.而又訐告者擢之.燕鵲者黜之.毋乃甚乎.勒歸私第.削其名號.可以已矣.而又降封涪陵.房州安置.毋乃甚乎.蓋此時太宗已有成心矣.論年而廷美死.誰實死之.雖嗚咽流涕.發哀成服.遂足以謝金匱之成盟乎哉.然嘗考其始終.平心而論.太宗雖寡恩.不若是其極也.他日太子廟見還京.師民擁道喜躍.帝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遂置我何地.隨故斯言.於其子且然.何有於弟姪.然由此觀之.太宗處心積慮.不過一貪富貴.患得失之鄙夫耳.未必以亂臣賊子自甘也.當時若有公忠大臣.委曲開陳.告以太后遺命必不可違.太祖大恩必不可負.庶幾幡然改悟.而父子兄弟之間.必不至有慚德.及考其訪傳國於趙普.普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嗚呼.自有此言.而廷美死矣.自廷美死於房州.則向日燭影斧聲.及宋后之託命.德昭之自刎.不論年而改名改元.彼數事者.雖無意.若有意矣.大義既絕.逆志已成.比後后崩不成喪.又直視固然.並形迹亦不少避矣.故天下後世無不以篡目之.子輿氏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蓋甚之也.君子原情定罪.以爲太宗初無

纂志。而成其纂者趙普也。然按以春秋誅心之法。雖直謂太宗之纂也可矣。噫。彼趙普者。旣佐太祖負周世宗於前。又助太宗負太祖於後。固小人之尤哉。

府誌總論

廣平。當黃農虞夏時。蓋冀州地也。周封建爲晉。三卿瓜分而爲趙。星埜昴畢。北斗主樞。皆趙分。漢圖籍篇曰。陰陽之精。本在地。發於天。此天道也。王者受命於天。而辨方定位。或爲國爲郡爲州爲軍爲路。則有職方之版籍存。制度考文。與時偕行焉。有時分而他屬者。犬牙相錯。就便近也。今列在畿甸。踵明舊制。屬邑凡九。永年其倚郭焉。田膏腴。食稻瀉魚。賦上上。顧巳訓曰。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殆此意歟。次曲周。田饒沃。工商販之利。賦上上。邑在二水之曲。漩而周也。故名。次肥鄉。田淤於水。畝倍鍾石。賦上中。相傳爲肥義之采邑。其然乎。抑爾雅所云。水同源異流而復合者也。次雞澤。爲春秋會盟地。田鹹鹵。賦中下。澤水之瀉也。而亦名邱雞也者。其有所指耶。不可考矣。次廣平。與郡同稱也。而古亦間爲郡。田平坦。無灌溉利。賦中中。其必抑而下屬之也。亦地氣之升降使然。次邯鄲。邯。山也。鄲。殫也。邯之山殫於此也。田沃衍而又疏激以水。賦中上。古之大都會歟。而今也則爲傳舍。次成安。田斥鹵多淤淖。雖畝數鍾而豈不直。賦中下。陳餘之遺跡安在乎。今其間諸水滙矣。次威。田曠莽而多磽砂。賦中下。蓋五達之衢也。而時有伏莽焉。次淸河。固故國也。有甘陵在焉。今則彈丸耳。田瘠。賦下。以河名而實無河。僅永濟當其衝也。而騷於漕矣。此地勢也。其俗聰黠。左護漳滏。右鍪紅爲沙洺之賜。星拱而襟帶。地氣鍾爲豐傑。如顏牧晉滕諸人名雖貽猶有霸習。唯李文靖之相業。寶文正之理學。李忠愍之氣節。李高郵之科名。何文憲吳忠讓之經濟。王文忠元文敏之文章。尤度越焉。而有明制科中。則九尙書十二中丞爲最盛。此人事也。天地與人事相洽。則流而爲風習而爲俗。雖氣數亦不能與之爭。史記曰。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漢書曰。士廣俗雜。尙氣勢。輕爲奸。隋地理志曰。實仍尙儉約。勤稼穡織紝。宋志曰。地雖斥鹵。人多收畜。古則然矣。今乃異甚。其儉不中禮。類於晉。遇事有激昂之氣。類於齊。儒者彬彬焉。文采可觀。類於魯。市儈之子。尙騎射而習便利。類於燕。商賈走水陸之利如騖。類韓衞。其屈強而不馴者。主謾斷而以訟訐爲能。類秦楚。近則雕文刻鏤。曳縞躧絲。浸浸乎吳越之風矣。嗚呼。移而易之。因勢而利導之。豈不賴有其人哉。豈不賴有其人哉。

三樹齋語小引

標爲理學名目。自宋儒始。予謂自古眞經濟大文章。何者不自理學中來。如褒冠闊服。繩趨尺步。遂自命曰理學。則其視理學也亦隘矣。故先伯氏謂宋司馬溫公。明王端毅公。皆理學中人。卽明道陶庵二先生。立朝皆表表見諸行事。豈空談性命者哉。吾郡先達蔡公春巖。八督目爲理學。吾獨深服其守蘇時。近如路見白先生。以名侍御陟開府。保障江淮。事功赫濯。人不知其爲理學。卽先生亦未嘗自謂爲理學。及觀三樹齋語。則巳抉白鹿之精華。覷紫陽之堂奧矣。嗟乎。五經四書。理學宗傳也。士大夫誰不讀之。而理學家遂欲私爲己有。謂天人性命別有秘傳。欺人亦自欺矣。讀先生語。經濟也。文章也。理學也。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可以參矣。

李子靜出使安南序

皇帝御極七載。安南國王黎維禧。擊走都統使莫元淸。盡取其高平地。漢粵守土臣具以聞。皇帝不忍加兵。遣侍讀臣李仙根持節往諭之。瀕行。同人祖道國門外。見所錫龍旗玉仗。一品緋衣。咸心驩之。余獨引爵前席而言。此萬里行不易。吾輩易地自處。何以不辱命。請各籌畫於杯酒間。於是衆俱離坐議論風發。或曰。交人井蛙耳。臨以朝廷威靈。將稽顙恐後。或曰。交人素獷悍慢上無禮。夫豈不知元淸爲我服役。今不請於朝而擅加兵。此其意叵測。或曰。往年賜卹賜封。使者甫至其國。彼皆奉命唯謹。何有於今日。或曰。往年異甚。封卹之使不過成禮而退耳。今彼方怨怒相攻。而我欲以揖讓息其兵戎。於勢爲難。或曰。宜如永樂之命張輔。或曰。宜如宣德之宥黎利。於卽李子獨目笑而不言。衆因引滿進一觴曰。吾子必有成算。將何以不辱命。李子曰諾。固然交人雖狡驁。亦人也。吾情以感之。義以喩之。利害以惕之。庶其悔禍乎。衆於是停杯而願聞教。李子曰。吾始至其國。陳詔書於其廷。呼維禧而前。語以爾王與元淸。雖同受國命。元淸實爾臣也。自登庸篡爾先君。歷世爲爾國亂臣。臣無禮於其君。則聲罪而致討之。今王復累世仇。於義誠當然。獨不思莫氏先爾奉正朔。故皇帝以爲都統。使居之高平。夫都統旣中國所命。是元淸卽王臣也。高平卽王土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凡諸侯有不請於天王。而擅相征伐者。罪必誅無赦。元淸果有罪。爾入貢之使歲遣。何不具表上聞。得請而後發。今乃恃強吞併。兵連禍結。王何明於責元淸之爲臣。而自處於不臣也。如謂大復仇之義。不及奏聞。爾黎氏末王以前。彼陳天平父子安在乎。且爾所恃者。不過兵力強地勢險耳。若中國興鬪罪之師。命一偏裨。將滇黔閩粵數郡戍卒。天戈南指。元淸鄕導於內。將士夾攻於外。爾王都且不保。況高平乎。今賴皇帝仁厚。惻爾無知。宥爾專擅之罪。遣使宣諭。爾其改悔前愆。上表自訟。以元淸者歸元淸。各守土無相侵害。世世修好。奉我王章。皇帝嘉爾誠心。待爾必厚。爾其熟籌之。不者尺一之詔甫旋。萬之甲隨下矣。吾恃此不辱命。衆傾聽旣久。喟然歎服。因舉觴賀曰。信不辱命矣。於是飮酒旣歡。勞勞亭午。李子醉而起。遂偕副使職方楊公兆傑以行。楊亦有時名。故爲其貳云。

永年縣志序

皇帝御極十有一載。興文右學。典章彪蔚。予叨與纂修實錄。五載告成。休沐歸里。先是曲沃師相召對便殿。首以一統志爲請。制曰可。下之有司。比予歸日。邑侯朱君重修邑志。厥事將竣。予因以一言弁之。夫邑有志。猶國有史。家有乘也。古今沿革興廢。時異代殊。其中土習民風兵農錢穀。以及水旱災荒之異。草木鳥獸之微。無不纖悉臚列。瞭如指掌。凡以紀天時。識人事。垂諸久遠。非徒誇多鬭靡。摭拾故典已也。永雖彈丸附郭。僻處一隅。非有名山大川。爲四通五達之地。然而漳滏環繞。聯紫映帶。人文蔚綿而秀。士地膏腴而平。屹然金湯。是稱三輔要地。予每觀東南大都會。山水雄鬱。舟車輻輳。奢靡之習。釀爲災害。兵燹相尋。權衡常移。永自我朝定鼎以來。疆理不改。市肆如故。耕鑿樂利。雞犬相聞。然則雖僻壤窮鄙地也。近處輦轂。爲雨露之所先及。非如窮荒遐陬。可以走險梗化。然而人情獝滑。風氣日下。近且儉者趨於囂。淳者流於澆矣。歲非大祲。而民多縣磬。事非奇貨。而訟乃嬰張。河渠爲過顙之激。耻自爲逃徙之謀。事勢之流。

未知何底。史遷曰。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維持補救之力。賢有司操於上。士大夫贊成於下。不可不共體朝廷愛養休息之意。以返斯民於三代也。朱侯下車來。幹事敏決。百廢俱興。是志也。早遵諭以爲天下先。即此已見一斑矣。舊志成於先端愍公。予不佞不能勉紹弓裘。賴侯以襄厥舉。實感且愧。異時再入直廬。侯亦奏最。相與搦管濡墨。同有事於一統志之役。以仰襄聖化。黼黻太平。披簡編如覩甘棠。不止生色於桑梓間也。是爲序。

殷伯巖仲泓合傳

雉澤殷岳殷淵兄弟。皆能文負奇氣。爲河朔間賢豪士。岳字伯巖。號宗山。修髯廣顙。喜賓客。好遠遊。淵字仲泓。鬚張目鬭。兼有膂力。兄弟爲制舉業。各不相下。岳文雄博有聲勢。庚午舉於鄉。淵文峭刻不易解。故屢困闈諸生間。父大白。起家孝廉。仕關南道憲副。嘗往來川陝間。兄弟皆從。岳嘗探奇眎戰太華之巔。踞石長嘯。盤礴不忍去。淵則彎稍擊劍。出以數騎破賊萬餘。軍中皆驚。傳殷公子神勇。時楊嗣昌拜錫視師。駱雨蒼素銜大白剛介。遂以逗撓罪委之。法當死。淵徒跣伏闕陳冤狀。不報。大白仰藥卒。岳兄弟髮指眥裂。相泚血。志在必復仇。遂而養死士。將乘間爲剚刃計。會嗣昌誅乃已。時以歌賦發其悲憤。聲隨淚下。甲申亂。兄弟避亂廣羊山。結茅稼地。以箕潁之節自期。許邑僞令檄召之。淵叱曰。好頭顱暫寄項上耳。賊安可見也。因與兄岳謀。爲莊烈帝發喪。舉義兵討賊。淵仗劍先登。岳載甲械後從。僞令聞之懼。毀服匿。淵入城方率邑人發喪。制服痛哭文廟中。而諸盡役素佐賊令爲虐者。恐事平並得重譴。遂與僞令秘謀。乘賊帥潰衆南下聲勢。人心惶惑。遂率其黨執淵於明倫堂。淵抗聲怒罵不屈死。時年甫三十有八云。僞令遣騎捕岳。岳未及城十里聞變。遂易服走。賊追之急。會家兒盟夜遣精甲自郡往迎。殺其奴奴張爾仁。乃免

於難。岳遂西渡依濟使者白公抱一。至金陵寓雞鳴寺。每夕登樓痛哭。人皆莫測其意。中原既定。岳上疏理弟淵事。留賊諸役於法。部檄歸選。得睢寧令。皂帽布袍。騎驢之官。爲治清剛有父風。無何得家兒盟招隱詩。遂棄官。仍騎驢歸里。歸而結廬村僻。顏曰巢螯。與家兒盟。及張命士蓋。相訂爲世外交。時號廣平三君。始爲詩。氣格在漢魏間。不作齊梁語。然而好遊益甚。襆被不顧。足迹幾遍天下。遊盤山。則公卿爭欲結歡。遊百泉。則與孫徵君定交。遊岱宗。則宿嶽頂。欲觀日出。遊大梁。則愛其風土。而有卜居之意。太岱嵩少林廬諸名勝。及秦晉之交。歲或再出。所至攀躋如不及。後又單車載所愛姬。從故人入寧夏。窮遊塞外。登賀蘭山而歸。嘗言小世界不足往來。以不及遍遊海外爲恨。晚年多病。遊少輟。然以好客故家貧甚。饘粥每不繼。會故人有開府閩中者。慨然曰。吾其爲武夷之遊乎。遂裹糧往。至即病。竟未及遊武夷。而客死於閩。年六十有八矣。兄弟皆無子。岳卒後。以從子之紐之孫準爲嗣。之紐字伯芽。亦賢吾子也。

贊曰。殷氏伯仲思難時。家兒盟始終與其事。稱莫逆交。予不及見仲泓。而兄事伯巖。故時時聽其抵掌談舊事。或顙首欲泣。或按劍欲怒。或浮白擊節欲狂。蓋悲慨所感激也。求之古人中。伯巖類靖節而好遊。仲泓類濡大而死義。豈徒以文藻博聲哉。獨伯道之嗟。則蒼蒼者眞不可知矣。

殷伯芽傳

殷之紐。字伯芽。號樊桐。雉澤人也。少受學於叔祖憲副大白公。大陸公二子。伯巖。岳。仲泓。淵。皆公叔父行。年少於公。磊落多俠氣。公獨平易近人。沈靜好讀書。是以二叔聲望日藉藉在人口。而公名不出閭里間。大陸公獨顧而奇之曰。此吾家有道也。反命二子從之學。公爲二叔講解經書大義。日夜娓娓不倦。故二叔終其身愛而敬之。屢試棘闈不售。辛酉。值覃恩。拔入國學。廷試高等。授知縣。公志在科名。恥不就。甲子。中副車。於是遠近始知雉澤殷生。能文章。有志操。相州張司馬滿城曲安劉司空簡齋。爭折柬邀之。欲爲其子弟矜式。公笑曰。嘻。吾豈以硏田博溫飽哉。拒不往。甲申以後。遂晦迹逃名。決意超然於物外。時國家初定。需才甚急。凡七年部檄催就選。公堅臥不起。自是杜門謝客。足迹不出里巷。自扁其室曰確齋。確乎其不可拔也。日讀書課子於室中。嘗曰。功名富貴。自有天命。至勵行修德。利人濟物之道。則一身所得自主。遂留心經術。研究理學。凡古今興亡。治亂得失。必窮極其源流。自漢唐以迄宋元。皆確有所見。非徒口耳涉獵。宋儒性理諸書。無不周覽。謂諸子各因所學起見。遂分異同。若折衷於聖人。又何紛紛聚訟爲也。其學一以躬行實踐爲主。不事浮華。鄉居三十餘年。未嘗一謁長吏。有司聞風式廬。冀得一瞻丰采。公率以老病謝。卒不獲見。皆嘆息去。時伯巖棄官歸。居比戶。唯旦暮一相過從。以道義相敦勉而已。伯巖好客。客來公輒避去。家素貧。亂後益凋零。薄田數畝。不足以供朝夕。公宴如也。里中執經問字者。戶外屨漸滿。公開誠善誘。士林推爲祭酒。鉅鹿楊方伯猶龍。負海內重望。慕公名。欲延爲其子履吉師。公初不應。伯巖力勸之。乃設帳於南亭。猶龍大喜曰。兒輩得大賢教誨矣。踰歲歸。老而好學益篤。五經皆有論述。尤喜讀易曰。可以寡吾過。年幾八十。猶能作小楷。類顏魯公麻姑壇。行書得米顛筆意。時仲泓先以義死。伯巖後以遊死。公晚年孤立。鬱鬱善病。年八十三而卒。子仔能讀父書。乙卯舉於鄉。公猶及見之云。

贊曰。予嘗從伯巖坐間。一接先生眉宇。道氣迎人。繼與令子孟肩定交。乃悉其生平行事。有踰垣避世之風。使置古今高士傳中。如先生者。寧可多得耶。世之輕於出處者。望確堂而色作矣。

張命士傳

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永年東橋人。清臞狷介。無一俗物嬰其懷。少工制舉業。文名籍甚。學使者嘗相之曰。子鶴形。非富貴中人也。性好詩。輕脫不中繩尺。解彈琴。能不經師授。按譜自成調。家素貧。不以貧介意。竭貲力爲服飾。葛履瑱玉。飄長帶。如貴介甚都。時人狹邪遊城頭水次。則洞簫出諸袖中。嗚嗚自得。善草書。法懷素體。見紈楮輒書盡。或有求書者。遂不遇。故舊每欲得書。輒隱紈楮不令見。已自尋得之。便索筆疾書。惟恐稍去。書成。輒嘖嘖自喜。稍忤意。即立毁之。故遠近傳以爲狂士。甲申後。以次當貢太學。不受。自脫諸生籍。幅巾方袍。泯迹樵牧間。閉戶獨坐。讀杜詩。歲嘗五六遍。詩遂精進。近體得少陵神髓。而歌行絕句。則雄放又類太白。性落落寡合。對客嘗終日不一語。或問之。曰。無所嘗語者。以母氏菽水不繼。間授徒自給。性不耐。未幾輒罷。精通經書大旨。所至人爭延致之。設講帳。踞高座。時發先儒所未發。好獨行曠莽林薄間。自作手語。時人莫測也。有哀其貧者贈以金。道逢一寒士。語間心動。遂中分之。不問姓名而去。從故人仕宦者遊楚晉間數年。相得甚歡。忽發狂疾。引錐自擊其首。被血滿面。因自河東昇歸。歸築土室自

封。屏絕人迹。穴而進飲食。歲時一出拜母。雖妻子亦不相見。家人竊聽之。時聞吟咏聲。讀五經竟。嘆息聲。泣聲。母卒。出室成服。已復入室。如是者八年。一日忽破壁出。攜挈一甕。著一壺。欲走無何有之鄉。其子涕追之。至清源而返。有司皆慕其高風。求一識面而不可得。時饋粟以餉之。其子受粟而不敢以告。告則必不受也。偶入都。士大夫爭爲倒屣。相與彈棊蹴踘者竟日。次早折柬邀之。則已逸去。臥東橋士室中矣。年六十有六卒。著有柿葉庵詩集。刪四書大全行世。

贊曰。先生晦迹類袁閎。疏散類魏野。標期類孟郊。而發狂自廢。又絕類近世徐渭。與家兒盟爲世外交。稱莫逆。而家觀仲又受業其門。家兒盟嘗刻其詩。序之云。迹蓋所爲。前後若兩人。類有所感發然者。蓋古獨行之流歟。噫。足覘相知矣。

蔡春臺先生傳

蔡國熙。字春臺。永年人。父廷光。起家明經。司訓於白泉澶淵。仕至藩王府教授。國熙生而凝重。神采內斂。少時卽書超凡入聖四字於座側。時以自勵。長從潛心性命之旨。嘗從摔師福山郭近庵宗伊學。於濂洛關閩諸書。嗜之如饑渴者。父於蘇門。慨然慕康節尊齋之爲人。嘉靖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授戶部主事。以幹敏稱。日與羅近溪耿楚侗諸公相劘切。漸得理學肯綮。司庾臨清。完逋賦。剔宿弊。府政修舉。癸亥。督餉延寧。建胡方書院。顏其堂曰體仁。築春臺於堂後。與諸生日講習其中。邊郡士風一變。內遷。郎曹秩滿。出知蘇州府。蘇固東南大都會。繁劇稱難治。公務以實學爲實政。銳意興除。不遺餘力。省耕勸課。滯獄漑田。減繇役。毀淫祠。凡民間冶遊淫巧。繁縟虛詐之習。無不禁諭諄切。身先爲教。又建中吳書院。顏其堂曰求仁。聚紳士講學不倦。吳人初猶懷懷不約束。久之稽首帖服。革面洗心。風移俗易。於是政遂爲天下第一。入覲賜宴。朝野稱循吏者。必曰蔡蘇州云。會父廷光以老謝政。貽書勸以明哲見幾之義。力促之歸。公性至孝。得書遂引疾。吳人如失慈母。泣送於江滸者數十萬人。林居養志承歡。暇則設帳講學。戶外之屨常滿。有司多式廬問字者。趙王書樓成。具禮幣請名。爲顏之曰靜廬。邢襄郡倅歸公有光。枉道造膝。以道難論就正之。父卒。服闋。吳人思之不已。百計爲借寇請。遂起自田間。擢蘇松道。道過毘陵。姚公禹門邀講學於城南書院。爲顏其堂曰識仁。吳人聞蔡公再至。比戶相慶。如大旱之得甘霖。公亦念蘇爲吾幷州舊地。茹蘗飲冰。益自淬勵。期大有爲以上報天子。下慰吳中諸父老。詎意蒞部未幾。而華亭之釁起矣。初公守蘇時。華亭徐相國階。方柄政。其子璠。遣奴詣府白事。奴無禮甚。公怒扑之。及公諸使者。舟過松江。羣奴率數十艇環舟而噪。松江守出解乃已。至是階謝政里居。有劣生沈元亨者。訐璠諸不法事以聞。事下直指使。屬公讞鞫。事多實。致璠及羣奴於獄。或曰。獨不爲相國地乎。公笑曰。此正所以爲相國地也。階懼出境避之。江陵張相國居正。走書爲解。公不應。卒按如法。璠黨遂揚言公懷嚼舟之怨。且爲新鄭報復。新鄭者。高相國拱。與徐有隙。公其門人也。公竟無以自明。執政者遂急逐公。提學山西。公自以直道忤時。恐終爲所中傷。遂解組歸。歸而門庭闃然。饘粥不繼。待稱貸以自給。大名監司王公世貞。吳人也。素推重其學行。爲表所居曰敦雅里。里中儈輩有不悅公者。爲詩以嘲之。有曰。假使當年官不起。至今猶

說蔡蘇州。公亦卒不介意。安貧樂道。竟以理學終其身。其學以體仁爲宗旨。以盡己爲功夫。海內皆稱爲春臺先生。卒後。門人管志道等。自吳門走數千里哭奠之。誄云。人所難者。在死生之際。公所難者。在是非之閒。爲力辨其誣謗甚悉。三吳紳士。亦具公揭辨前事。且盛稱其治吳功德。卒得祀於學宮焉。所著有文集語錄、易解、鹽法議、守令懿範等書。子允之。以舉人知江浦。清貧有父風。無嗣。贊曰。予童子時。卽稔聞蔡蘇州名。計距今百四十餘年矣。其遺愛在吳會。姓字在國史。士大夫皆能津津口道之。徒以子姓之絕。故致令梗槩失眞。著作散逸。良可深慨。值予有修志之役。搜括遺文。乃得其集於塾師蠹蟫之手。又已得而幾失者再。用是詳攷歲月。補綴成傳。公之鬚眉咳唾略具焉。嗚呼。披其集。其人可槩見矣。悠悠是非之口。亦烏足以爲公重輕哉。

牧犢翁傳

牧犢翁者。雞澤人。逸其姓氏。舊志傳司空曰。翁起於牧犢。故稱牧犢翁。翁早孤。奇貧。傭爲人牧。而性穎慧。聞見輒能識。八九齡時。驅牧犢歸。自夕陽憩村塾旁舍。聞童子讀書聲。悉默誦之。然未解爲何書。得間訊塾師。師曰。四子書也。有鈔本乎。曰有。因以童子敝書授之。復爲點次。翁且牧且讀。遂悟四書奧義。旣長辭去牧犢。築蝸牛廬自居。聞人藏書。輒宛轉乞借。借未踰宿。書無指垢痕。而已朗朗成誦矣。不數年。六經諸史。以及星歷醫卜百家之言。無不通曉。於是里中士大夫。始知有牧犢翁。邀與之遊。翁亦不拒。草幘青鞵。日與華裾朱紱相錯。或曰。子盍儒冠。曰。我齊民也。何儒冠爲。士大夫益重之。凡遊屐所至。遂不可一日無牧犢翁。嘗偕登抱犢、封龍、紫微、[illegible]鳳諸峰。訪華陽、蘿襲、黃浪、劍石諸蹟。捫古碑碣讀之。有嘆賞其文嘉者。閱十餘年。舉以難翁。翁口誦之。不爽毫髮。人咸驚異。間詰之曰。以子博洽。盍著書成名。而甘以牧犢老也。翁曰。六經而外。盡屬糟粕。尚何書之可著。問者嘆服。一日遍詣諸親故辭。謂且暮且死。親故皆笑翁老而狂。詰旦攜酒榼往候之。謂翁果狂耶。何從知且暮死。翁曰。易有之。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從頗請天官家言。問以律呂氣候按之。一身呼吸爲數若干。屆今年數止矣。數止安得不死。於是盡出生平親故贈遺圖書筆硯之屬。雖因精好。一一返之曰。諸君手澤所在。恐落市儈手。皆長者賜也。親故疑信者半。皆瞠目直視。視翁何以死。洎午少倦。翁入戶不出。趨視之。已臥榻間不起矣。卒時年七十餘。翁性至孝。廬前一柏樹。父手植也。日盤礴其下。每落實。輒手摭拾之。久而盈數石。傳司空曰。世人胸無一物。名噪海內。牧犢翁博學有隱德。竟湮沒無聞。可慨也。申子聞之曰。噫。古今賢人君子。湮沒而無聞者。獨牧犢翁也哉。

王秀才傳

王秀才名以恩。字霖蒼。初字爲卿。永年人。生而貌寢。面黧身臞。兩鼻障塞。每出語烏烏有聲。又不飭邊幅。襟帶嘗積垢膩。見者輒輕薄之。而聰穎過人。好學能文章。獨不解世務。四五齡時卽識字。得勝目誦之輒成誦。田家遇有古所訊之卽答。人皆傳笑以爲癡。而其翁心竊異之。授以通鑑節略。一日里中演雜劇。有爲漢梁冀故事者。指之曰。非跋扈將軍耶。可斬也。旣長博洽羣書。尤嗜左國龍門昌黎諸集。間讀皇極經世通書西銘。輒能悟其奧義。爲文源源汩汩。數千言立就。十三補邑庠生。十四應順天鄉試。中副車。文名

嗯甚。初鄉居。邑中士大夫聞而駭延之。益力學。學日益進。予時方下帷於先太傅雄忠祠。邀之同硯席。寒暑析然相就。予性疏慵。且多憂。起處讀書不能有節。一書未竟。數卷陳於前。旋展卷旋易置。迄不能記憶。霖蒼既不專習帖。雞鳴即起。咿喔不少輟。相計竟月。率議論古今人物。是非得失。或搦管為文。不一及戶外事。議論有不合。輒勃色相爭。怒欲分席。已而兩人各自念非若孰可為吾友者。不移時言歡如故。無何以城市囂。讀書箕亭。又無何讀書滄園雪案叢篁。未嘗且釋離也。霖蒼好為大言。嘗曰。丈夫遂則夔只。窮則顏曾耳。何能鹿鹿死也。有譏其貌者。則仰天笑曰。至人不相。予不聞蔡澤言哉。於是學益苦。寢食遂廢。冬夏為寒暑所侵。形日臞削。予爭其致疾。勸之飲酒。霖蒼素不飲酒。每過燕會。主人置坐觴。有酬酢者。舉七箸相答而已。予笑曰。五柳青蓮何人。不能飲。非名士也。霖蒼曰。果爾。當為君飲。遂引滿立盡數斗。舉座皆驚。自是每集必飲。每飲必浮白狂呼。自夜達旦。而為文亦復磊落豪放。無復向者經生臨摹。前後十餘試。試皆冠軍。尤見賞於桐城程立庵先生。丁酉下第。而同學後進者皆售高第。霖蒼益病。遂去予。復鄉居不飲酒不讀書踰一年。戊戌長至夜。竟鬱鬱死。時年二十有三矣。霖蒼讀書有暇力。間弄翰墨。無不精妙。詩宗少陵。書法右軍。病革。猶手錄康節易數一卷。擲筆而逝。生一子。三歲殤。

贊曰。以彼其材。未必能任吏事。然使博一第。亦足為師儒長。不然皓首窮經。亦於斯道有裨也。造物既生之。復忌而奪之。何為者歟。子長伯夷傳。於報施天壽之際三致意焉。有以夫。

王處士小傳

處士王姓。名鏞。字學所。江西安福人。性孝友。年十三而孤。家貧無以為養。啜菽飲水。先意承歡。居喪一遵古禮。內不入寢。外不履闕。時時作孺子泣。三年如一日也。凡歲時祭祀。必親必戒。脯醢豆籩。未嘗下委臧獲。與弟某同爨。怡怡一堂。終身無倦色。居鄉樂善好施。族黨中窶者周之。歿者葬之。娶有聘。嫁有奩。壯而無室者為之娶。有古睦婣妻卹之風焉。歲丙戌。寇犯邑境。勒鄉都括馬。男婦逃避谿谷中。日夜震驚。處士顧謂兄道宏曰。不厭賊慾。禍匪測矣。巢之將覆。何以家為。於是破產購馬以給賊。賊嘆服曰。長者哉。遂不殺人。不掠財。相率而去。一境賴以獲免。生平好讀書。課子孫甚嚴。時與論古今成敗治亂事。娓娓如指諸掌。且時教以處身涉世之道。率以古人為準。後多成立。年七十二卒。葬於蛟塘。至今父老傳其軼事。猶津津不置口。咸推為鄉祭酒云。

太史氏曰。處士孫嘉楨。為予禮闈分校所取士。言其大父行誼如此。嗣雀渡蟻。微物且有報。況免一境哉。然律以發祥積慶之理。區區一第。猶未足以酬處士也。是在王子矣。

纂修兩朝實錄記

康熙六年秋九月。詔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天語慎重。策勵諄切。設監修總裁副總裁纂修謄錄官如例。滿漢蒙古官相等。漢纂修官十六員。皆儒臣。盼得與焉。先一日魏相國裔介。道盼書曰。纂修大典。借重台銜。此亦足以發抒史才。有光琬琰也。盼自顧謭劣。雖荷新任。羸弱不任驅策。上書力辭。而不知早已列名入告矣。二十日賜宴禮部。詰旦開館。館在小南城。十六員分八班。二員同直。每月人各廩給八金。月餘彙取

章疏冊籍至館。按年分月。每一直約兩月。而一年畢。計歲周可脫稿。然人各為事。事各為文。文既不貫融。事亦多舛錯。稿出而復毀者屢矣。久之條例乃定。忽執政者以纂修員數不足。有借才別署之請。復增數員。大率皆拔自閣曹及起廢諸官也。甫一年。草創粗具。而充復遺漏者尚多。其討論潤色之功。百倍於起藁時。忽執政者以實錄將竣。無庸此多員為。遂能廩給。汰職事。向所謂借才者。皆紛紛儳敘超遷去。其不肯去者。僅留數員。同原題十六員辦事。監修公班布爾善以天滿為首輔。謂太宗實錄未修。不可以子先父。遂請停世祖實錄。重修太宗實錄。八年正月。開館於內院。為內館。復廩給。而外館諸臣從此閣筆矣。其才幹有聲者。皆拔置內館。凡八員。盼在外館。外館皆向盼作不平語。盼每委曲排解之。二月杪忽取盼入內館。外館益不平。盼自矢無私請。且不願內館之勞瘁。於是內外館爭不已。而盼竟入內館。盼素不識於內館諸臣。比入。反嘖嘖譽相許可。殊不自解也。早作晏息。寒暑無間。藁已過半。忽班布爾善以誅死。冬十月。遂罷內館。復歸外館。方誅班公日。盼淩晨入署。見午門戈甲森列。間之。或曰上較射殿廷也。入館坐甫定。俄傳闕門閉。俄望見執某大臣纍纍至。俄有侍衛直趨內閣。召班公出。即反接其手。內館皆驚怖無人色。不知變從何起。日將昃。皆飢餓甚。闢東華門半扉。同館倉皇步出。騎馬歸寓。詰旦盼猶冒險入署。至午門。衛士拒不得入。門籍無名。雖為所困。入問班公。則已伏法矣。究不知為何事也。到外館。乃知為鼇拜一案。前此內外館之分。皆出自班公意。實欲借實錄以獵封爵也。外館重開。仍移內院。廩給復停。而操觚伊始。如是者又三年。至康熙十一年。藁始定。計若干卷。滿漢蒙古字各三部。同館分職事。盼定凡例。及註在

事員名。編自幸事願便易。而爭列銜次者。復轉相請託。少不如意。則語相侵。盼遂病臥私第中不出。秋七月。進呈。是日纂修官自內閣捧錄黃輿隨至太和殿。上立俟。諸王以下跪迎。實錄既置殿內。纂修官進表已。復同百官表賀。禮成。編選纂修官復隨實錄至乾清門。內侍舉以入宮。乃退。次日復宴於禮部。越數日。禮部議纂修功。以加級請。詔責太輕。命吏議。部又以即遷二級請。會有佟滿將遷者。以服俸為榮。中沮之。復從加級之例。惟總裁各晉宮保。副總裁以下。止加俸一級。而謄錄生及隸吏輩。皆即授府州別駕去。閏七月。賜表裏各四匹。紗朝衣一襲。白金五十兩。盼謝恩畢。即投病牒。九月三日。命下。十一日出都。二十日抵里。是役也。凡歷五年。所同館屢遷改。隨遷隨補。多未竟厥事。甚至有勞瘁死職者。以病先退者。盼以杳序淺久不調。故得始終其事。追敘五年中大槩如此。

禮闈校士記

康熙丁未春二月。禮部會試天下貢士。予以資序得分校。仲兄例應迴避。予先期以病請。竟不可得。六日早。侯旨東長安門。命下。侍衛即擁護執事官吏入闈。而仲兄乃從衆迴避矣。予既入闈。念仲兄高才膺顯甫傳一賢書。方期扶搖直上。而竟以計之不早。因予故阻隔闈外。心惻惻然。時欲泣下。日與同事者覓酒痛飲。以澆胸中壘塊。八日九日。天陰晦。寒風栗烈。號屋撼倒數椽。同官身衣重裘。猶瑟縮寒栗。不知闈中士子。氈笠毡衣。抒毫濡墨。何以堪此。十日予闈閱麟經。或謂此經多名宿。可物色得之。予曰。吾輩受命衡文。如梓匠然。期準於繩尺而止。不可以有心修恩怨。才情有一日短長。腕力有一日高下。是皆有命焉。藏

心而已。餘非所問也。十三日。閱卷早起。即揭天理良心四字於號屋壁上。謂同官曰。吾承先人清白。世世起家科第。今仲兄又以例迴避。每把卷輒念及之。揭此以自矢。期上不負國恩。中不負家聲。下不負手足而已。豈敢以釣虛譽哉。二十日。閱卷畢。主司謬許以得人。有同官者竊忌之。執一卷曰。此某某也。予對主司直叱之曰。同官某與士子私。不然何以識此。請兩糾之。主司怒讓曰。若真娟嫉哉。不然。非通賄則市恩也。同官赧謝曰。向職磨勘。故懸揣其似云耳。逡巡而退。事乃解。後聞其出闈。果揚言曰。某某皆予所識拔者也。悉羅致門牆下。獨不敢議及麟經云。二十五日榜發。同官齎卷送入內院。乃歸。凡在闈中二十日。刻題。對卷。填榜。自午徹夜達旦不寐者三日。黎明起。漏下乃寢。闈卷聚奎堂者十日。其勞瘁倍於士子。因思作諸生時。觀風簷寸晷。如孽海戰場。豈知主司者。亦殊無緩帶輕裘。投壺雅歌樂事哉。比歸寓。仲兄十日前已流涕去。

襄陽夢柝記

國家初定。伏草莽者所在都有。而湖北襄陽尤甚。襄陽近房。房故盜藪。中多流寇餘孽。盤踞山谷。時出摽掠旁郡。襄陽境內。烽火相望。民日夜登陴俯守。不得安枕。朱中丞國柱。駐城中。營兵數萬。乘戒嚴之際。劫財殺人。夜凡六七驚。於是民苦兵甚於苦盜。有宣王治者丐籍也。而囊橐頗饒。一日死於盜。投尸井中。中丞聞之怒。急召襄陽太守。太守者冀公如錫也。既至。讓以殺人事。守謂事在縣令。中丞曰。縣令何能。爲吾素知守能。可速捕殺人者來。不然。且得罪。守應諾。請先擇其鄰右無辜者釋之。守出。馳至井側。厲聲呼死

者。使陰相之。過城隍祠。入再拜祝曰。幽明等耳。何不害民冤。仰視祠額曰威靈。因笑言。如無知。何威靈之有。願十日爲期。於是捕緝四出大索。數日不得。一日已就寢。俄聞傳柝聲剝剝。曰小北門水。水者楚人諱言火也。兵燹後。每民間火。有司俱馳救。即中丞亦必往。太守倉皇起問左右。左右俱不聞。守曰嘻。我乃爲囈語。復就寢。甫寢。聞柝聲益急。曰水曰水。起怒讓左右。左右復不聞。乃坐以待旦。出讓諸胥。胥俱曰無之。會一胥至自小北門。進曰。夜來果火。止燎半椽屋。隨撲滅矣。傳柝則未也。守愕然久之。方埋痛胥。胥見一囚繫堵下。訊之曰。囚乘火發。盜衣物。故執來耳。守心動。因自念夢中柝聲。良異。而此囚又適至。得無殺人事在茲。神其告我乎。盍姑試之。於是即庭鞫。囚方力辯。守擊案大咤曰。盜衣物罪小。爾奈何殺宣王治。囚色變。良久曰。囚不識宣。守因列刑具給之曰。吾已得其狀矣。法殺者抵首則宥。爾吐實尚可活。否則立斃之。囚懼。願承。守大喜。因酌以酒。囑少待公言之。令郡丞閉城門防變。司李譏此囚。不得與外人言。急詣中丞曰。殺人者獲矣。曰如何。曰方今寇聚於垣。師環其纛。人情正在危疑。捕盜若急。恐生他變。且此諸盜非循役則營伍。獨令太守自鞫。庇其黨者。後必指爲鍛鍊。敢請文武同質。中丞諾之。令各弁詣太守署。既集。守謂中營弁曰。吾與若在京師。同作法曹。知識獄法。盍同聽其詞而分識之。中營弁者劉成楩。守爲比部郎時。彼則兩省寮官也。曰甚善。於是鞫前囚。因得其謀殺狀。言盜凡七人。守復謀於中丞曰。盜皆兵也。宜令各弁自往捕。從之。守乃書各盜姓名爲圖。匿手中。令前囚乘馬爲導。若無罪者然。各弁尾之。餘盜時或守陴。或蒱博戲。或投石超距。囚隨指一處。即出一圖。立擒一人。比午而得六盜。一盜驚匿於投尸井畔。旋亦擒

之。守同諸弁坐城上。昭明盡一如審前囚法。命成楩分識之。盜知事發。具服罪。欲牽引以冀緩死。曰。盜不止七人。守念與初供異詞。且前此各營。俱有不法。多事之際。不欲窮根柢。以驚軍心。因叱曰。第問殺宣王治者耳。餘不問。獄遂定。當是時。七盜供隸中營。中營多新降盜。陽服而陰行殺掠。網者屢矣。見事覺不自安。各眦裂髮指。刀露刃寸許。怒目視太守。而前後左右諸營。方喜殺人者罪有歸。我輩守法。非守莫能白。亦各刀露刃寸許。環衛太守。以與中營敵。太守以是得不危。而太守不知也。日將暝。成楩恚甚。詭以酒食款各官。而身自新於中丞。中丞急召守至。正色謂人命至重。奈何倉卒成獄。守窺中丞色有變。知成楩有先入言。乃持其鞫詞牒。歷階而上曰。劉成楩來。是牒弁實手識乎。盜皆爾兵。爾不能戢。罪在爾。爾不自悔。謬罰枉。兩牒具在。纖毫不爽。爾所手識者。豈遽忘乎。成楩驚沮語塞。中丞閱其牒。悟曰。信誤矣。今且奈何。守曰。優柔不斷。事乃滋亂。士卒不能捉賊。反戕良民。今渠魁已獲。不誅一以儆百。軍久中變。轉相仇殺。守受國厚恩。即碎首何惜。恐襄陽從此多事矣。中丞曰。諾。即命斃七盜於杖下。中營兵比曉而散者四百人。成楩懼。反求解於守。守卒言於中丞。貸其死。令解任去。後守以卓異歷遷奉常。爲予述其事。予曰。陳勝狐鳴。田單師卒。皆假神道設教。未若夢柝之異也。果爾。必公感格者素矣。不可無記。遂記之。

高唐州重修儒學碑記

高唐學宮。日久傾圮。知州事劉侯佑。率紳士重修之。既成。詣京徵予記。夫以予鄙陋。其何能文。況欲於聖人焉文之。抑更難矣。聖人之道。如日月揭於中天。人人得而見之。又奚以文爲。雖然竊於侯是有感焉。自大

道不明。異端蜂起。彼二氏禍宇。布滿天下。窮極土木。金碧連雲。少剝蝕焉。經營恐不及。以爲不然者。且譴冥譴。即摩頂放踵。亦所不惜。然猶曰。彼愚民耳。若夫學士大夫。口誦聖人之言。身服聖人之教。惑於邪說。亦往往奉淫祀以邀福利。至於黨有庠。遂有序。爲師儒講習之地。鞠爲茂草。反漫然略不加意。嗚呼。教化之不行。厥有所自哉。今天子崇儒重道。下所司修葺太學。臨雍有日矣。夫國學者。天下教化之本也。州縣之學。一方教化之本也。朝廷行觀圜橋之盛。而百有司奉行不力。豈所以廣作人敦雅化邪。劉侯承德意於明。詔未下之先。可謂急所先務者矣。州自兵燹後。瓦礫滿目。即刺史尚無衙署。寓民舍中。倉廒亦缺而未備。意其下車日。必且告諸士民。華其屋。敞其廳。擴其廨宇。而丹堊之。彼士民者。誰曰不可。乃諸務未遑。獨於學宮爲汲汲。見垣牆不飭。廡殿傾圮。慨然曰。官無署猶可也。州無學校可乎哉。於是朽者易之。頹者正之。材取其良。甓取其精。卜吉鳩工。不日而成。其中爲殿廡。爲齋宮。爲櫺星。爲戟門。庖厨圃舍之屬。罔一不備。嚴嚴翼翼。壯麗輝煌。較諸昔制。煥然改觀。自此州之人士。頌詩習書。州之閭黨。興仁敦讓。皆學校之功。皆侯之功也。振斯文不墜之統。廣昭代右文之治。豈小補哉。侯以曲安華胄。兩治嚴邑。有聲行。且徵書東下。入贊彤廷。育賢才。宣德教。黼黻太平。治天下亦如此州矣。爰勒石爲銘。以垂諸後。

銘曰。治以銘金。陶以鑄器。化自上行。講習有地。辟雍造士。膠序明倫。後天而老。尼山道尊。亂雅奪朱。黌宮茂草。前則楊墨。今繼佛老。侯心是憂。柱砥中流。偉哉厥績。化洽魚邱。魚邱在古。實爲齊土。自侯徂東。變齊而魯。丹楹翼翼。碧甍峩峩。家敦禮讓。戶被絃歌。庶務未遑。崇文是亟。於萬斯年。永以爲式。

帖園記

圃去郡三里許，出郭門逶迤而南，又少西行數十武，踰瀧城隄，隄高與城齊，纍瓦若山，上多桃柳，過小橋即水南村，村口一庵，粉壁朱扉，垂楊掩映中，有老衲出迎，時嘗邀啜茗，從臼下橋焉，轉而東，一帶皆蔬畦，晚菘早韭，足供盤飧，翻車聲時不歇，穿畦過徑，出叢綠中，紆行至園，園前老檜成林，虬枝蟠結，乃因樹爲籬，芟其疎處爲戶，由戶入，左偏柏八九株，翠甤濃霧，枝噴拱若蓋，砌小磴，置石几一，繞迴稱薜蘿，蘿絲上蟠，柔條下蔭，盛暑坐其中，不見日色，又前爲舀亭，亭四面皆窗，窗前遍樹紫荊，燦若錦城，後臨魚池，左右間雜花木，由中望之，綠蕤紅陰，依稀若鏡，少寬，轉爲曲徑，徑兩旁牡丹百本，每盛開時，香風夾路，雲蒸霞蔚，徑中斷，鑿爲小渠，渠通水，水出園外溝畦井，築垣乃得入，引溉園花，灌而歸池，橫片石斷徑處爲橋，過橋轉東，一亭翬敞，顏曰帖園，園爲先太僕遊息地，取陟岵之詩，志不忘也，亭前二梅樹，二海棠，大合抱，夏冬花放，來遊者踵相接，亭後種竹千餘竿，風來動響，自成宮商，竹中一方臺，高四五尺，基甚闊，苔蘚結爲綠茵，下視不見砌痕，可席地坐，臺西偏一高榭，曰定舫，亦曰吹笙，歷級而登，可以縱眺，明月時至，清風徐來，園去西山遠，但見山色出雲際，去城近，雉堞可歷歷數，城周皆水，陂萬頃茫然，心目俱曠，臺後臨漭河，缺其後壁爲窗，可以下瞰，河通津門，時有商舟來往，水中欸乃，岸上笙歌，時相答也，河兩涘皆叢蘆，中流如練，而園後門適開其上，以是名荻花洲，洲東又里許，有別墅曰午橋，風景不減園左右，而無專亭榭，獨有小黃粱者，仙祠也，亦踞河據上游，飛閣遙聳，隱隱如畫，遊者謂園之勝概，亦借此相映，若天然云，故家急艱有詩曰，兩岸蘆花飛白雪，午橋烟裏一舟來，

城壕記

自郡之東南，引潞水入，其地窪下，一望瀰迆如湖，曰老灘，由灘分布遶城，至夏月，芙蕖盛開，白鷺窺人，青蔬夾岸，每夜靜風來，暗香徐引，遙聞蛙聲四和，野鶴時鳴，居者不知其在城市也，壕外有小隄，隄雜植桃柳，每春載酒踏青者，坐臥竹籬菜圃間，探泥出藕，舉網得魚，城門欲閉，醉人始歸，小隄外，皆蒹葭，秋花戴雪，皓如雲夢，大隄四面圍合，如崇岡複嶺，烟樹參差，村塢互掩，樹杪見聰紫諸峯，冉冉如數里外，此隄以內大概也，潞水在東南兩面，東則無家不種花木，四時價賣入城，南多園圃，蔬蓏所自出，月下轆轤，烟中欸乃，聲相答也，隄西二十里皆稻田，綠樹一灣，是一村落，門橫小橋，魚遊堦下，鴨浪千頃，間以菱荷，在吳越中爲勝地，惟隄北一望，皆平田，長溝曲折北去，時有橋梁隱隱桑棗間，

蓮亭記

在城壕東北隅，據隄之一曲，隄既建亭館，行人不通，乃於隄後築重隄，而此館宛然水之中央矣，左右二門，從右門入南嚮屏，門內有堂，曰香遠，堂之後有廊，綖室庖廚咸具，又東綽楔，顏曰錦雲，十里內有樓曰澹，前爲浮橋，有亭立水中，曰宛在，從此亭出橋，折而西爲露臺，臺之上小石坊二，東曰鑑湖烟月，南曰漁磯，有石級下水中，可以濯纓垂餌，館既擅水雲之勝，而劉公又建北樓，憑欄恣目，烟葦露荷，一望無際，西看聽鼓，山色有無，南眺潞隄，人烟歷落，柳絲槐影，拂檻穿窗，襯城頭粉堞丹樓，疑海水間蜃氣，故館之景，

夏月爲罷，春則波皺風紋，柳迷烟眼，紅桃綻於岸上，白鳥落於渚間，亦饒情致，遇秋采菱雪藕，觀月巫臺之上，水禽夜呼，與城樓寒柝隱隱答響，冬月稍爲寂寞，波凍雪飛，一片水晶，共瓊樓朱閣相映帶，淩陰伐啟，鬱辛敲冰，儘稱清絕，

矩園讀書記

矩園，即帖園也，丁酉歲讀書其中，諸同人皆少年高才，然或放佚蕩檢，相砥礪於禮法，且時方下帷爲舉子業，務引繩切墨，不爲詭遇，期於中的而後止，以是偶以矩名，矩園中共六人，四人者疑食其中，其二人則間一至焉，憶當二月上浣，予與王子霖蒼步行至園，時天猶微寒，攜經設榻，晚宿於亭旁斗室，夜大風雨，室搖搖撼動，雨從四面灑入，提襆被起，而寒之，得少假寐，侵曉雨歇，同出園後，立河上，方遙望西山霽色，見有攜襆負笈，指點問南園者，穿徑而至，至則殷子孟肩也，晚出所攜酒共飲，飲俱醉，越一日，顧子孺白至，喜各如前約，無食言也，相與把杯道故，又俱醉，於是四人者晨夕相對，咿唔不少輟，亭中海棠及牡丹盛開時，往年遊人接踵，是歲皆從園外望，不敢叩扉，恐擾書帷也，而四人者，時或設席花底，執書吟偃臥讀，時或移案臨池，摹古本法書，明月既上，浮白狂呼，花片片墮杯內，滿凡三下，俱醉凝矣，來時攜酒少，無何鷄誠，園又僻，左右無沽處，幸午橋者去半里許，有窗數家，遣沽即至，以是花開時，夕夕醉，比花謝乃已，或亭方午，散行河畔，四人者，一攜笛，一攜右軍帖，一喜性命之學，而攜宋人語錄，予獨攜彈碁，左挾弓，右握丸，偏河彌林中，黃鶯以爲戲，幸技拙不害衆禽鳥生，間至小黃粱一訪仙踪，嘗是時岸上轆轤與舟中欸乃相答，往來不絕，見四人者，科頭跣足，行桃柳陰中，皆以爲非塵世人云，入盛暑，上弦時，席坐荻岸，久旱河流淺，清泓可沐，沐畢復坐，坐復飲，飲且醉，聞漁榜聲，與石相激，奔注而下，則山雨新漲也，坐園中者四閱月，其二人則寧子元箸，及緗見弟，家食貧，不能遠出，或文期至，或訪友至，至則或信宿，或竟日暮，而花晨月夕，尤流連不忍去，月嘗八九醉，秋闈迫，六人乃俱散，是年元箸薦，明年霖蒼鬱鬱死，又一年，元箸成進士，爲史官，又二年，予亦成進士，爲史官，而孟肩孺白笈緗三人者，雖皆爲名諸生，而猶落落數奇，嗚呼，矩園猶昔也，雪案螢窗，直昨日事耳，今屈指已十年矣，而前此五年中，已即有死生貴賤之不侔，從此者，其可知哉，不可知哉，

西巖避暑圖記

西巖，村名，距郡西十餘里，予家桑麻別業在焉，初以國姓著，稱兔道人，謂地有懸巖之勢，且將買山而隱也，故易名巖村，在隄上，烟火千家，隄培塿埂衍，高岸俯臨，凄然中斷，若龍門，潞水爲溝渠，予家偏東，家後闢場圃，瀕巖築斗室一，顏曰賓亭，亭前插籬種蔬，有泉下通池，池闊八九畝，兩岸垂楊拂地，芙蕖荇藻，香風襲人，一望秫稻萬畦，細路微茫，綠雲映水，皎如明鏡，故張逸人題亭楔曰，半夜溪聲荷葉雨，一簾秋色稻花風，兔道人亂後居此，吟詠爲多，故有西巖避暑詩，凡九章，六言四句，風雅林中，推爲別調，水雲鄉內，想見高人江村桃源，暑中地也，著書酌酒，暑中事也，鳴蟬沙鳥，水檻漁竿，暑中閒見也，蓮房菰米，翠竹紅菽，暑中長物也，至於疎鐘山雨，淨暑中之囂塵，草岸高城，供暑中之遊眺，是西巖小樂，直爲竹溪，

而遲暮九章。足繼考槃矣。般宗山嘗欲輸之。不果。予因補其闕事。詩中有畫。畫中有詩。髯蘇言異塡移贈也。故堯道人初年。亦號賞亭處士。

詞臣箴 館試

唐宋以來。皆以詞臣爲重。進士與其選者。比於登瀛。夫其爵不過一命。居官廩祿不及郎署。何爲重之。得勿以出入承明。在天子左右乎。虎賁侍衞之屬。皆得出入承明。在天子左右。而世不以爲重輕。彼詞臣者豈謂是哉。蓋人君所與論道。三公而外無聞焉。詞臣以新進儒生。一旦陟侍從之列。直經筵。注起居。有議省諫官所噤口咋舌而不敢道者。詞臣皆得以從容輔導而挽迴之。是君德成敗。天下安危。古今是非得失。俱繫於詞臣。顧不重歟。至於明。盛極而亦濫極。枚卜之典。非由是途以進者。十不得一二。故甫登一第。卽貪緣弋虛譽。而親黨任朝者。復陰推轂以樹私人。比厠身中秘。卽託疾請告。優游林泉。坐得超擢。有立朝僅四十餘日。而官至卿長者。人以此益重詞臣。而不知詞臣益輕。我朝以勝國爲戒。愼重其選。不分省以嚴其私。不定額以廣其用。年多取其少者以策後效。而又時召見於瀛臺南苑間。錫幣有賜。袍服有賜。圖書藥物有賜。才望優者。立典機務。有文學而政事未諳者。則增秩賜試於外。以老其才。朝廷待詞臣若此。可謂重矣。而人無盡忠補過之思。時有聲聞過情之譽。竊恐積習未除。流而不返。詞院不知自重。人因得而輕之。數年以後。必有以出入承明。在天子左右。爲可有可無之官。羣相起而非笑之。如虎賁侍衞其人者。未必非詞臣之過也。因援筆作箴。

箴曰。汗簡無資。花塼覆簪。賦驪伊何。曰經史。榮無八座。祿無千鍾。翰翰吉士。一介三公。譬彼五雲。雲高日旦。譬彼滄水。水清石見。花甎影寂。鈴索聲塞。匪官重人。以人重官。紀勳紀言。勿華掩實。爲絲爲綸。勿文勝質。翠毛成錦。襴袍被躬。人榮華翩。我懼不衷。盧橘盈筐。羅醪滿谷。人羨御珍。我憂覆餗。文章永叔。氣節端明。誰爲可師。吾其力行。勿多上人。而恥下問。勿以先達。而抑後進。雖無官守。俾予欽沃。雖無言責。俾予講讀。乘德不同。爾蹤爾梅。愼哉初服。相業是開。職思勿忘。爾鼎爾鼐。百爾君子。鼎推自愛。

義利說 文官

義利之界。爲人品心術所由判。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聖人取世人而區別之。義則爲君子。利則爲小人。人乃知義之與利。如東西黑白之不同。是在人擇所行耳。若昧昧焉以從事。卽博通今古。亦止爲口耳之學。於人品心術何裨焉。夫聖賢之訓。彰明較著如此。學者盡人而知之。乃好義者卒少。好利者日甚。則又何也。蓋由於苟圖自便。不知止足故耳。先王作法。事事予之以品節制度。使人不敢陷越踰閑。士窮見節義。人唯不爲貧乏所累。乃爲遠大之器。異日必能豎立。若無而思有。有而思多。多而益求其多。卽三公之位。萬鍾之祿。焉其有極。孔子不云乎。君子有三戒。少在色。壯在鬭。老在得。古今人鮮有能卻此病者。色與鬭。病在有餘。得病在不足。遲暮之年。志氣銷沮。一切嗜好俱所不能。故往往好利。其可鄙莫甚於此。而世情猶不謂然。以爲利權在握。所欲必遂。粉白黛綠。千金買笑。是卽爲色。束矢入金。以祕受服。是卽爲鬭。利實能兼彼二者。烏可不好。於是少而壯。壯而老。唯利是嗜。利之所在。脅肩諂笑。舐痔吮癰。親友可以

勿恤。理法置之罔聞。雞鳴孳孳。死而後已。既擁厚貲。動色驕人。市儈之子。嘖嘖健羨。以爲孔孟論說。皆老生之常談。迂遠而不切於用。不知詩書垂訓。萬古不刊。孔子曰。富貴在天。孟子曰。得之不得有命。夫天與命。亦安可強也。富貴者人之所欲。天命所與。雖欲辭之而不能。彼富貴者自謂得計。抑知巧者禍之媒。其以機智而自敗者。不知凡幾。故富貴人所自有。求之得。不求亦得。富貴人所本無。極經營之巧。籌畫之工。終無補於萬一。甚且逆天背理。利己損人。家業因而蕩然。品行究於何有。靜言思之。終不如居易俟命之爲愈矣。凡日用飲食之需。爭不及。無或過。過則世俗以爲榮達者。以爲陋。士庶人布衣蔬食。溫飽亦豈易得。試思天下之大。啼飢號寒者何限。或誤觸法網。荷校囊頭。奔走道路。弗遑棲止。仰而觀我。奚翅十洲三島中人。卽不然。家素貧窶。艱於衣食。勤儉之外。亦別無致富良法。如士子學行既優。無論異日顯達。卽埋首窮經之日。人已敬而嘉之。備書授館。皆足資以餬口。諸如醫卜星相。百工技藝之徒。其術果精。必能自衒而俯仰得以具給。此之謂居易。易者義也。義亦何嘗不利哉。至於錙銖閭閻。力雖有餘。亦不可過。夫既貴矣。富矣。胡不博施濟衆。使人人見德。爲積福子孫之計。而乃勞勞終日。止爲己謀。從朴求豔。從豔求妖也耶。夫所謂妖者何也。凡物莫不有之。如一室家也。有妾足矣。而必吳姬越女。妙舞清歌。是謂色妖。如一器皿也。髹漆足矣。而必瓊床玉几。鏤席雕屏。是謂木妖。衣以帛帛。食以魚肉。足矣。而必吳綾蜀錦。海錯山珍。是謂飲食衣服之妖。至若宮室園囿。車馬僕從。不過適用而止。凡紛華靡麗。貴重難得之物。莫非妖也。旣非取諸宮中。不知物從何出。官無濫額之俸金。農無寶藏之田畝。竊所由來。多由盤斲。斂衆人之脂膏。塡一人之谿壑。非長策也。且物極者必返。樂極者生悲。財力有限。豈儉隨人。奢侈之徒。造物所忌。或內憂外患。或悍子逆孫。如影隨形。報必不爽。以天生地植之財。供窮奢極欲之用。有是理耶。聖賢復起。終不易義之說也。夫所謂義者何也。卽吾所謂居易者是已。臣與臣言忠。子與子言孝。皆義也。守天理。尊王法。皆義也。其視利也輕。則其視義也必重。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及其行成名立。感格明通。則爲名臣。窮則爲良士。卽賤爲黔首。亦可謂硜硜自好者。其品行爲何如也耶。綦言及此。盡各內省。清夜捫心。念從何起。日不暇給。事出何名。義耶利耶。君子耶小人耶。不必問諸人也。問諸己可矣。如謂君子。則吾豈敢。寧以小人自甘。是自棄自暴也。竊恐天下人愚不至此。

漢文帝短喪辨

文帝爲漢代明主。短喪之制。古今皆歸咎焉。不知短喪者。乃景帝。非文帝也。按文帝遺詔。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發民哭臨宮殿中。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臨。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何嘗有以日易月之言及皇太子哉。夫皇太子非臣民比也。三年之喪。達於天子。非大紅小紅比也。卽使文帝果言及此。猶爲亂命。決不可從。況遺詔皆謙退之詞。爲天下吏民及羣臣當哭臨者而言耳。景帝何所見而竟以日易月也。且遺詔之不可遵者亦多矣。曰死者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將遂不辟踊而譚笑乎。曰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將遂納嬪御而恣宴樂乎。曰當今之世。咸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將遂詔天下儉其親。不棺槨而席藁。不斬衰而緦功乎。是皆遺詔所必不可遵者也。然

帝何所見而竟以日易月也。厥天經地義之大，絕父子天性之親，附會遺言，任情滅理，而遂使千萬世皆爲口實。史紀以文景並稱，豈不謬哉。故曰，短喪者，乃景帝，非文帝也。雖然，固景帝之作俑，亦是見漢廷之無人矣。

王文成從祀辨

文成封爵與祀，二者紛紛，久而後定。予以爲至今猶未定也。文成建言遠竄，詐死江表，始以氣節著，擒逆濠，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後以武功著。是其爲有明一代功臣也，無疑。至於聚徒講學，倡爲致良知之說，尊陸抑朱，海內遂奔走如狂，而論者乃生異議焉。按文成一生，率以氣魄用事，不過借講學之名，顛倒章句，欲壓倒前人，自樹壇坫耳。其原非理學也，亦無疑。乃阿所好者，略其功名，而專尊其學術，封爵不已也，而俎豆於宮牆。妒其功者，訾其學術，而併略其功名，罷黜不已也，而削奪其世爵。是皆以私心爲賞罰，於報功從祀之大典，均有未當也。夫所謂理學從祀者，或爲布衣下士，功業原無可見，而發明經傳，有功聖門，故特配享廟廷，以勸來學耳。試觀古今儒林傳中，出於王侯將相者，幾人也。文成功烈赫奕，載在旂常，使其學果眞，則學術與事功，適足相濟，使其學或僞，則取長而棄短，亦可服人也。何至忽以功而封之，忽以學而奪之，徒議論紛紛爲乎。且國家所以倚毗大臣，扶危定亂者，以其功乎，以其學乎。前此謚文成者，止有留侯與誠意，彼二公者，以其功乎，以其學乎。則文臣之所以爲世輕重者，不待辨而自定矣。然則如之何。曰，酬以世爵可也，不必從祀也。或曰，文成在聖門，曾不得與游夏比乎。嗟乎，彼七十子者，以孔門故取重耳。如執一行以律後人，恐從祀者指不勝屈也。予又因是知士君子苟有可表見，斷不可掠衆美，以高自標榜，如王文成者，皆好勝之心爲累矣。

題義傭馬崇駝傳後

儒者多言無鬼，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非無鬼也，特人重於鬼耳。諸史中，獨左氏好言鬼，說者遂譏其誕。嗚呼，老人結草，公子豕啼，豈眞六合以外事耶。予讀義傭馬崇駝傳，血濺白刃，魂逐黃沙，猶不忘犬馬戀主之誠，而寄信於夢寐，爲鬼如此，其爲人可知矣。杜陵云，饑寒奴僕賤，況死生哉。陶靖節遣一力供子役，始書云，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蓋知此輩原不乏人，如崇駝者，可與蕭穎士、盧懷愼家奴，並列青衣俎豆矣。

先伯氏鳧盟處士行述

天乎慟哉，先伯氏竟溘然長逝也耶。自學士大夫，下及菜傭市販，莫不聞之者傷心，言之者氣咽。天乎慟哉，先伯氏生平可概見矣。煢煢三孤，黃口乳臭，其何能操觚摛藻，闡揚先德也。先伯氏在兄弟中長，煜九年，長盼十九年，少相依倚，護持誘掖，得有今日。是手足而誼兼師友，生我者父母，成我者伯氏也。皇天不弔，遭此凶憫，死別生離，決於頃刻，天乎慟哉。存不能追古人連袂之歡，歿不能分一日灼艾之痛，變心如割，何以生爲。顧先伯氏懿行過人，高才絕俗，皆卓卓在人耳目間，又何敢以避親諛之嫌，致泯沒而不彰也。用是濡淚抽毫，撮其梗概。我申爲廣平巨族，具載家乘邑志。始祖公自肄遷永，九傳而至我端愍公，

配新安人，生子女四，長卽先伯氏，次煜，次盼，女適灤潛路公皓月子澤農。先伯氏諱涵光，字孚孟，一字和孟，號鳧盟，生而天姿穎異，神采內斂，寡言笑，不喜聲色，於經書子史，無不涉獵，能文章，下筆汩汩數千言，立就。年十九，補邑庠生，爲舉子業，不拘行墨，精神奧博，頓挫瀏灕，出入左國史漢之間，以是文名日噪，郡中諸先達，爭爲延譽。先端愍公官南雍時，嘗函其所爲文，質之江右羅文止、章大力兩公，皆擊節嘆賞。顧小試屢前茅，早年食餼，究以調高和寡，棘闈屢躓，而先伯氏傲岸自如，夷然不屑也。日與諸同志論文，訂社載酒，豪遊間，嘗以餘力爲詩，卽有唐人風致。先端愍公恐妨制舉業，嘗呵止之，先伯氏雖秘不示人，而已浸浸乎日加進矣。先端愍公官中州銓部時，先伯氏嘗隨任侍養。比先端愍公調南雍，遷閣寺，播遷兩京間，先伯氏乃歸鄉里，支門戶，總持大體，不爲米鹽瑣屑之計，而諸務畢舉。僕從輩奉約束唯謹，不敢干戶外事。郡縣間以耆碩目之，則守先端愍公清白之訓，睥睨不肯一顧。戊寅之亂，登陴固守，捐四百金、二十萬錢以犒士。壬午立[illegible]社，三郡名士畢集。癸未，流寇漸逼畿南，冬爲妹氏理嫁從畢。甲申二月，奉老母避亂西山，誅茅擬羊絕頂，與鉅鹿楊公猶龍，雞澤殷公伯巖、仲孤兄弟，定爲患難交。會先端愍公自京貽書至，有行已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受國重恩，誓以死報之語。先伯氏捧書泣曰，吾大人志決矣，奈何。吞聲飲血，不敢有傷老母心。三月，京師破，先端愍公殉國難，先伯氏聞訃痛絕，久而乃甦。賊餘黨方距郡城，拷掠慘毒，先伯氏以計得脫，攜家避山谷中乃免。五月，煜侍先王母軒太安人冒萬死出虎口，狼狽歸里，相持痛哭，如夢中。先伯氏奮不顧身，欲衝鋒蹈刃，北上迎櫬，至欒城，阻月餘不得進。會有義僕徐起鳳者，已護櫬南來，先伯氏感其義，爲給產娶妻以報之。七月襄事畢。時中原鼎沸，文獻斷絕，先伯氏恐先人大節湮沒失傳，因念路公保障江淮，繫東南半壁人望，託省妹之便，揚舲南下，隻身往依之，衰

衣麻屨，灑淚江下，卒得名人椽筆，作忠傳泉表，捧持而歸。亂後奉二母鄉居，力耕課穡，足迹不入城市閭。長歌代哭，聞者感動。皇清定鼎，先伯氏痛父殉國，絕意功名，將欲從鹿家遊，不復峴息人間世。先慈曰，祖母年高，二弟幼弱，皆汝父未了事，安可隱也。先伯氏泣受教，乃卒以儒冠老。時殷公伯巖已筮仕睢甯令，先伯氏力勸其棄官歸，與同里張隱君命士，棲遲林壑，日相酬和，人號爲廣平三君。先伯氏既屏棄舉子業，益專攻於詩，吐納羣流，自歸鎔冶。初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諸家。有明之空同、大復，則節取之。久之，聲調氣格，直溯三唐，而凌漢魏。嘗曰，詩以道性情，性情之事，無所附會。服古既深，直行胸臆，則無不與古合。寸寸而效之，矜莊過甚，筆無餘閒。古以格帝天，神鬼使啼笑，不能動一人，則無爲貴詩矣。於是遂以詩名海內，風雅之士，操月旦者，必指爲首屈焉。戊子，遊林慮山。己丑，登懸壺腦。癸巳，先王母軒太安人卒，居喪哀毀，一如先端愍公殉國時。閏六月，以先端愍公卹典如京師。先是世祖詔訪前朝死難諸臣，將舉封蔭之典，詞林諫垣諸公，競以先端愍公名上聞。已而覆駁，格於部議。至是先伯氏欲詣闕自列奏，時霖潦久甚，河水泛溢，沿途深丈許，衝泥冒險，瀕死者數，徒跣走千里，號泣東華道上，申訴顛末。都諫魏公貞庵又特疏言之，卒得邀曠典，褒卹如例。當是時，天子右文，儒風蔚起，公卿聞先伯氏聲名稔矣，又感其孝行純篤如此，無不傾心延納，邸舍之間，車馬如雲，得其片紙隻字，奉爲拱璧，朝貴輒相詰曰，若亦

知有幾盟其人耶。寅遊贈答，日不暇給。若忘其爲河朔一布衣也者。甲午，爲泰岱之遊，歷覽趵突、明湖諸
勝。丙申，訪楊臬司猶龍於太原署。丁酉，楊公遷中州藩司，先伯氏與相見於百泉上，因謁孫徵君鍾元先
生，執弟子禮。徵君瞿然改容，恨相見晚，因留數宿，以節概相敦勉，自是始得聞天人性命之旨。庚子，朝廷
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以先伯氏名應。先伯氏力辭不許，乃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矧光庸頑，何足
齒數。光於本朝，實受再造。德及所生，恩同覆載。今執事謬推舉，雖萬死豈非至願。然聞古之君子，料能
而行，度德而處，故恬憺去於其身。光性褊才拙，動見齟齬，間作詩歌，無關大道，若登世途，將焉用此。先人
殉國時，義當從死，靦顏苟活，慚負天地，福不可以虛受，名不可以苟得，反實之名，恥孰甚焉。光雖不肖，豈
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釣祿地哉。有司得書，知不可奪，乃止。先伯氏交遊遍天下，恥干謁故人，路要津者
折柬邀之，往往辭不赴。晉王方伯襲殊中表，契闊二十餘年，敦請至署，不踰月遽歸。有傅山者，太原高士
也，貧居不能蔽風雨。先伯氏言於方伯，爲捐俸買宅數畝，士林傳爲盛事。當夏某中丞，平日雅重先伯氏
才行，約相見於中途，強之西行。先伯氏謝曰：老母在，未敢遠遊也。中丞長跽請之，卒不可得，嘆息而去。己
亥，熊鍾陵先生歲較士畿南，推故人誼，破格待之，瀕行贈之以詩，書語人曰：吾生平見所謂詩人者，惟廣
平一申子而已。辛丑，以今上龍飛恩貢入成均。先伯氏投牒儀部，以病辭廷試，怡然曰：吾今始卸卻儒冠
矣。壬寅，先慈新安人卒於京邸，先伯氏奔赴不及，仰天長號曰：嗟乎，二親乃俱不得親含殮也，此恨終天
哉。血淚俱下。是時盼已成進士，官詞林，先伯氏與塤約，聞訃一至都者弟，至則躬士側履，傾動一時。丙午，
塤復舉賢書，先伯氏欣然色喜曰：兩弟成名，吾復何憂。貽盼書云：先人積德，我輩坐享其福，從此益當勉

力爲善，以答天休。戊申，恩詔有訪用隱逸之條，相國魏公貞庵屬意於先伯氏，先伯氏上書婉辭之，相國
意不忍發。先是先伯氏艱於子息，至辛亥壬子，連舉二子，闔郡人士加額咸以爲積善之慶。會盼請假歸
里，一堂聚首，壎篪迭唱，自是唯寄情詩酒，澆溉花木，柴門反鎖，庭除闃若無人，暇則散帙南閣，擕斗酒聽
黃鸝，日暝扶杖步歸，陶然自足也。先伯氏自辛丑後，不作詩者且十年，自謂於古文非所長，又恥襲前人
窠臼，故不肯多作。晚年唯留心於理學，手不釋卷，日取諸儒語錄玩味之，曰：吾豈敢標理學名，聊以檢束
身心耳。嘗作堂聯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尤不喜釋老，然亦未嘗與爭辨，曰：三教鼎
然，吾道行之已難盡，何庸二氏爲。然而潛修默悟，日漸有得，見道之言，動滿戶牖。有曰：主靜不如主敬，敬
自靜也，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學不可偏，偏則虛實皆有弊，能實以立基，虛以啓悟，斯爲善學耳。又曰：破得
利字，方能入門；破得驕字，方能深造。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欿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
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蓄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由大路，雖迂而穩；陸由便徑，似捷而
危，在人自擇耳。惜乎天奪其算，未盡抉濂洛之奧也。先伯氏解學理，書法倣顏魯公，尤工漢隸，間潑墨作
山水木石，殊落落有雅致，鼎彝書畫之屬，得亦珍惜之，不得未嘗強求，然所好不存焉。貌修偉，頗類先端
愍公，內曠達而外嚴重，待家人子弟，未嘗假以辭色，雖呵責不加，人皆望而肅然。子弟有過，悄然形於辭
讓，俟改過，顏乃解。又好謀能斷，親友有疑難事，咸就質之，爲剖析纖悉，事卒得當。至於天下治亂，生人禍

福，往往於事前逆料，莫不僉中。是以少年時，猶以才氣騰謗，久乃人人傾服。閩郡奉爲典型，擇友但取其
大節，不肯輕交。生平以文章聲氣相知者，不過數人。朋友有急難，挺身救之，不避利害。殷仲泓當寇亂時，
假義誅僞官被執，先伯氏請兵郡將，夜半馳援，比至已不屈死。伯嚴聞變出亡，賊追之急，又捐金募死士
馳精甲往迎，乃免於難。中表李公志清，緣事株坐戍邊，先伯氏受其託孤之重，撫三子有踰骨肉，後皆成
立。至若焚券助喪，拯困濟乏，猶餘事耳。又捷於應變，不畏強禦，先端愍公既殉難，家道中落，里中豪右耽
眈虎視，百計中傷之，先伯氏談笑以應，卒能折其陰謀，竟以變道終其身。先伯氏性儉素，目不識衡量，手
不程籌籌，布衣蔬食，甘之若飴，取與之間，一介不苟。晚年自悔盛名爲累，屏絕交遊，前後長吏多式廬請
益，歲時拜謁外，落落然未嘗輕接見。間以公事相値，則敷陳地方利病，縷縷如指諸掌，如鄉兵水利括田
稅屋諸大計，人皆陰受其福而不知。長吏亦以此益敬重之。又好成就後學，里中諸名士執經問難，推先
伯氏執牛耳。先伯氏品其才之高下，加丹鉛焉，務使華於繩尺，不爲詭遇，因以成科甲者甚衆。先伯氏精
神素健旺，獨腳氣弱，自幼不晚食，飲啄起居各有時，每以宴會爲苦，親友相召多不赴。然嗜酒，飲雖不多，
每晚必飲，酒後按節高歌，聲琅琅出梁間。今年夏，表兄王公襄璞、業師趙公毅可俱病歿，先伯氏爲經理
其喪，不啻家人父子，然心力爲之俱瘁矣。媞裘窺見，肌膚羸削，心竊憂之，猶幸舉黑齒固，意興如常，謂期
頤可卜也。先一夕，友人具壺觴，猶暢飲劇談，漏下乃寢。詰旦早起，閱姚江文集，按見賓客，請省稼穡之
功，娓娓不窮。晨餐畢，詣兩弟及子婿宅，聞客至歸迎，甫及臨檻，一仆而卒，容貌如生，時痰發作，天乎慟哉。
書卷半展，硯墨未乾，聲音笑貌，儼然眼底，詎意竟成隔世也。嗚呼，茫茫天道，夢夢何知，無一日牀笫之苦
而脫然以去，果有玉樓之召耶。親孤在側，一言未訣，胡以積善之報，不裔於而極此厄也。或者謂先伯氏
才名蓋世，與浣花翁異代同符，疑爲少陵後身，然乎否邪。殘書已矣，生者何堪。搔首問天，正不知招魂於
何所也。慟哉慟哉。所著有聽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荊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性習圖義利說

等書，行世。至郡縣新志，皆經手裁定而成。先伯氏生於萬曆四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丑時，卒於康熙十
六年六月初六日辰時，享年五十有九。配盧氏，天啓甲子科舉人盧公愼胤女。子二，長頊，聘山西道監察
御史翰林院庶吉士竇公爾講女；次頤，未聘。女二，長適松江府推官李公澄子貢監生奇灃；次許字歲
貢生劉公元崑子徵暘。嗚呼，子頊叔度，著於漢朝；三徑淵明，傳於宋室。元纁束帛，雖未賁於邱園；野鶴冥
鴻，已久聞於朝野。一行猶堪不朽，獨善豈盡所長。易稱嘉遯，詩矢寤歌，未足多矣。伏望仁人君子、大人先
生，鑒其素履，錫之袞章，或補遺民之編，或續高士之傳，使知當如日中天之世，不乏潔身自愛之賢，榮藉
者不獨在一家。謹牒矣。敢拔淚以俟。

刑部主事韓公豐配湛孺人合葬墓誌銘 代

予己卯歲登賢書，出於楚督韓夫子之門。司鑑河東時，去其里咫尺，數從奉教。年來敭歷中外，闊悶迂疏。
然素悉其碩德雅量，必享遐齡，爲熙朝文獻。今年冬，公冢君完剛走京師，予始知公已捐館舍，相與設位
而哭。畢，因出公生平行略乞銘於予。予受知於公，何敢以不文辭。按家傳，公諱修奉，字濟甫，一字振樸，山

西陵晉人。世居甘泉里儒林巷。始祖直生錡。錡生廷輔。俱有隱德。喜讀書。嘗邀堪輿家爲卜地。語之曰。無以富貴爲願。世世有讀書人足矣。廷輔生孟春。庠生。弟登雲。館穀焉。孟春生秦。卽公之大父也。宿學重望。以教授生徒爲業。戶外屨常滿。里中科第多出其門。邑宰咸敬而禮之。生三子。仲爲封翁絹統。早年游泮。斂奇不第。嘗苦疾厄。猶好學佔畢不肯少懈。父慰之曰。吾生平無失德。後世必有大吾門者。毋徒自苦也。從此屏去舉子業。日以詩酒自娛。旣生公。見其聰穎雅不好弄。喜曰。成吾志者此子乎。少長卽嚴課之。同肄業於琴堂精舍。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邑侯楊君奇之。延爲西席。戊午舉於鄉。數困禮闈。偕弟與門人假館蕭寺。鐙下惟攻苦。不以得失介意。風雨晦明。十六年如一日。甲戌成進士。兩大人皆在堂。聞捷音至。相慶曰。果成吾志矣。初授行人。閉門卻掃。不雜干謁。廣購十三經廿一史。縱覽古今。著作日富。丙子典試黔中。己卯分較北闈。所得多知名士。五載淸署。不以家累自隨。布衣蔬食。寒素無異諸生時。考滿稱職。封父如己官。母爲孺人。未幾。陞刑部主事。讞獄淸愼。多所平反。論者比之兒寬。徐有功其人焉。因念二親年老。定省久違。遂決意請告歸里。承歡膝下。朝夕奉菽水。唯謹。未嘗假手臧獲。蓋天性然也。甲申以後。遂移家山居。絕意仕進。慕唐司空表聖之爲人。別號司空。後學立文社書舍。教子弟及鄉里之雋秀者。諄諄以先行誼而後文學爲訓。三徑蕭條。左圖右史。日吟嘯於其中。過其廬者。不知其爲先朝之遺老也。父卒年八十三。母卒年九十三。居兩喪時。哀毀骨立。祭葬一遵家禮。不用浮屠法。雖毀不滅性。然年已近耋。匍匐苦塊之間。已不勝其勞瘁而病矣。今年夏酷暑。飲食頓減。夜夢父來召。旦起正衣冠而坐。與親友辭訣。言畢遂卒。享年七十有八。公操行端介。接物謙遜。予嘗奉杖屨於函丈左右。聆其緒論。如坐春風中。雖立朝不久。功業未彰。而出處明決。大節高風。則生平讀書之力也。元配溫氏。封孺人。相夫有成。治家勤儉。庚辰歲饑。公方遊宦京師。孺人發廩粟以賑貧乏。不足則典及簪珥。存活者甚多。闖賊掠城中。翁姑被執。孺人以身蔽之。賊忽驚潰。人以爲純孝所感云。順治五年中。先公卒。享年五十有五。繼娶梁氏。子三人。完剛。完錦、完瑜。俱庠生。女一。孫男四。孫女七。今以年月日合葬於東郊之原。予叨武樞曹。不能執紼臨其壙。敬以一言銘之。

銘曰。嗚呼我公。自擬司空。予謂過之。今之文中。襟懷朗月。宦橐淸風。出處之際。與古人同。孝聞於里。德孚於躬。良木忽萎。吾道其窮。如水之沚。如山之崇。名自不朽。當與俱終。佳城何在。在郭之東。杳埏不遠。觴酒幽宮。

明誥贈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巡按宣大江西道監察御史秦公暨配孺人孫氏合葬墓誌銘

明季宣雲之地。在國家爲重鎭。在臣子爲畏途。防邊護陵。察吏選將。唯直指使是賴。非具文武材者。鮮克荷此鉅任。莊烈帝庚辰歲。秦公按部。致於王事。比勞臣例。得邀卹典。距今三十八年矣。今年夏。公配孫孺人卒。將合葬焉。其冢孫繼祖。丐銘於余。余維古今銘墓者。非顯貴則文人。率謁請於數千百里外。隔垣之見。語不由衷。亦奚庸此摛藻博美觀爲也。申秦居同郡。先公與公同賢書。通婚媾。予又與公季子環同賢書。遍婚媾。獲見聆聞。故不敢以不文辭。按狀。公姓秦氏。諱廷奏。字進思。號聖兪。其先由晉洪洞徙曲周。始

遷伯通生紀。紀生福。福生聯。世業農。聯生灝、灝。灝子昇。以明經令保安。灝子邦彥。舉於鄉。官民部郎。吉士成進士。官晉方伯。始爲邑望族。漢仲子偁生數教。數教生子二。長允安。次卽封君允若。公之父也。爲名諸生。有隱德。生子二。長卽公。次廷對。公生而穎異。未就外傅。封君口授以經書大旨。卽能成誦。人皆以奇童日之。年十三。補邑庠生。家貧苦學。隆冬肄業地窖中。佔畢達旦。輒以千秋業自期許。曰。科第其餘事耳。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筮仕輝縣令。下車卽翦大猾呂姓者。奸民斂迹。修學課士。疏河建橋。至今謳施猶留百泉閒。僅數月。丁外艱歸。服闋補臨潁。糶無耗羨。訟皆勸息。諸凡築城濬隍。救荒弭盜事。期年而百廢俱舉。癸酉豫闈分校。稱得人焉。調繁汝陽。時陳汝閒流寇充斥。羽書旁午。前長吏萬自束手。公以長才處盤錯。游刃有餘。擐甲枕戈。綢繆捍禦。三挫賊鋒。斬獲不下數萬。城賴以全。兵後歲凶。民死於賦役者道相望。公緩於催科。一意與爲休息。逋稅數萬。皆稱貸以抵解。以故額足而人不擾。政簡刑淸。不言而化。境內禾生三岐五穗者纍纍然。大司馬傅公爲作瑞穀記。戊寅舉卓異。召對平臺。擢江西道監察御史。首陳治平四要。一徵賢以遂廉吏。一明職守以課實效。一崇恬修而抑躁競。一扶陽氣而屛陰邪。又言用人乃可圖治。請破格蒐羅。以責後效。上覽其疏而壯之。初巡十庫。夙弊盡淸。會宣大按臣缺。遂命公往。公以宣大爲九邊第一嚴疆。僻近陵寢。拱衞京師。烽火出沒不常。社稷安危所繫。單車叱馭。按部行邊。凡窮沙極漠之地。督整壁壘。火器軍儲。無不身親閱視。規畫戰守。簡騎從。捧劍敕。履危蹈險。探虎狼之穴。雖嚴霜酷暑苦雨淒風不恤也。目擊軍民饑苦。則繪圖入告。宣鎭張家口有警。則伏兵預防。移檄解京餉。兩以省勞費。則有疏。星變指三晉。實圖消弭。則有疏。營塞冰霰。賑殘黎。則有疏。他如糾奸剔弊。激濁揚淸。蒐乘簡卒。恤宗助餉。督理學政。培植士風。凡有關於地方者。無不殫力爲之。而激切言之。是以邊塵不起。倚若長城。舊例一年差竣。至是新改二年。著爲令。部議護陵防邊功加俸一級。遇京堂缺推用。方奉諭旨。而公以勞瘁卒官矣。時崇禎十三年閏正月十三日巳時也。距生於萬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丑時。享年僅四十耳。軍民流涕。爲之罷市。邊臣上其勞績。上惻然。特贈太僕寺少卿。公居家孝友。服官忠勤。性淡泊不

喜鉛華。初通籍。卽寄書親友曰。無才可展。有心可信。決不敢爲貪官酷官糊塗官以負朝廷負所學也。噫。一生氣節可槩見矣。雖孤魂千里。旅櫬無依。而功留紫塞。榮貢黃壚。其不朽者。自炳如日星也。著有諫草。于役吟行世。當是時。郵典雖行。覃恩未給。公元配孫孺人。遣人伏闕上疏。泣陳顛末。請樹忠魂。以鼓士氣。九重感動。卒下所司允行焉。孺人孫姓。邑隱士世英女。性溫良勤儉。事翁姑唯謹。早歲與公同食貧。親操井臼紡績以佐讀書。相夫成名。旣貴仍如荊布時。撫夫從弟廷策如手足。於妯娌姻族間。藹如也。公旣歿。孺人憤不欲生。旣而流涕曰。三孤未立。黃孫在抱。皆未亡人事也。不然敢惜一死哉。是後兵荒離亂。內外侮沓至。孺人茹苦撫孤。日課子孫讀書曰。無墮爾父家聲。吾異日地下相見。無靦顏矣。迨兩子先後登甲乙榜。人方謂仁人有後。足以仰報春暉。又不幸相繼殞歿。西河遺痛。嗟乎。天道何報秦氏之薄。而孺人一生命屯也。豈留不盡者以待諸孫耶。而孺人風燭之年。早已不及待矣。孺人生於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卒於康熙十六年七月初三日某時。享年八十有一。子三。玹。邑庠生。珝。甲午舉人。環。庚子舉人。甲辰

進士。皆先孺人卒。女一。許字家孝廉觀仲。未嫁卒。孫男三。繼祖邑庠生。玹出。邁祖邑庠生。璟出。□祖、尚幼。璟出。繼珣嗣。孫女某某。璟次女適予子顯。今將以某年月日啓壙。祔葬於趙林之原。

銘曰。漳滏匯流。誕奇男子。未有侍郎。明傳柱史。三鳳翩翩。忠臣之後。天豐其才。而嗇於壽。蘭摧桂折。萱髮皈然。天道盈虧。應待後賢。涼月荒阡。悽風華表。忠孝廉節。長林豊草。

奉敕建坊旌表節孝貞懿盧母匡孺人墓誌銘

康熙歲壬子。湖廣撫臣董公衛國疏舉節孝。黃安盧母匡孺人與焉。上敕下禮部。命給銀建坊如例。越明年甲寅。孺人棄世。又三年丁巳。令嗣孝廉爾檔。遣其仲子統慈走廣平。乞銘於予。予維職孝關乎風化。表揚職在史官。盧氏予年家誼也。予雖抱痾里居。何敢以鄙不文辭。按狀。匡氏世居膠東。以宦遊寄籍於黃。五傳而至庠生坦宇公。食貧賈文自給。舉三子二女。孺人其仲也。母彭氏。夢掌中產幽蘭而生。幼穎異。長工織紉女紅。尤喜觀覽書。過目輒終身不忘。爲楚黃閨秀之冠。年十□歸於黃安盧公。公名堯臣。字欽父。故明庚戌進士。永平司李。以練兵駐遼東。公先已伉儷彭氏。有三丈夫子矣。聞孺人賢淑。遣媒妁多方求之。坦宇公既諾而悔。禱於神。夢鷥泥玉碎之兆。乃委禽焉。遂留黃者久之。雞鳴戒旦。鴻案齊眉。一時咸有女宗之譽。坦宇公年已耄。諸子皆謁選京師。孺人奉迎於家。孝養備至。會以事田非爲里豪所侮。坦宇公忿恨以歿。既襄事。孺人誓不欲生。口授疏稿。遣幼弟伏闕訐仇。將抵罪而亂作。豪乘間逸去。孺人持利刃授弟。剸指血淋漓。銘其背曰。誓復父仇。後雖狙擊屢不中。而豪覺以悸死。撫兄弟諸遺孤。提攜婚娶皆成立。爲郡望姓。無何歸黃安。中饋政一以委之。綜理有法。中外奉約束唯謹。甫六閱月。司李公病篤。孺人侍湯藥。累旬不解衣。夜數泣禱以請代。比易簀。典簪珥以備含殮。顧以藐孤在疚。不克身殉爲恨也。凡田廬臧獲。悉以推讓諸昆弟。無幾微後言。居數月。流寇薄城下。圍久糧盡。孺人移室近井側。絕食者三晝夜。語蒼頭曰。城若陷。卽於此中收我骨。會圍解。乃出城。就食於甯鄉。踰年寇復至。又避亂入郡中。時流離篋。家業蕩然。力不能爲子延師。孺人躬操作。爲易薪芻。分燈課讀。爲解說尚書大義。嘗吟曰。兒讀書。妾辟纑。巖嶄夜夜聞啼烏。兒能成立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哽咽不能自止。一日謂兒子堡曰。楚黃兵驕。民無固志。盍渡江避之。乃移家於巢溪。未半載。省郡繼陷。寇且大至。復轉徙梁子湖濱。每出走。必載神主以隨。得食輒先拜獻。播越逆旅。竟日無蹉跎容。見者起敬。久之慨然曰。大亂將作。吾非正首邱乎。乃返居於黃安之龍山。聞京師失守。痛哭念司李公受國厚恩。與兒子毅有偕隱之約。會皆小將以覲望中之。孺人幡然改曰。吾幾誤吾子。聖天子在上。可以出矣。辛卯。子爾檔貢入雍。丙午舉於鄉。捷音至。孺人未嘗有矜喜色曰。所期留止此耶。晚年食指日繁。家計窘迫。怡然不以介意。親故有餽以緡帛者。曰予處窮不潤。綦縞自甘素矣。烏用是斑然戔然者爲。迨旌表之命下。郡縣詣門致賀。孺人曰。盡吾志耳。豈釣譽乎。侈虛名以糜國費。吾不爲也。甲寅歲後。語家人曰。夜夢吾夫子言。小樑成。邀我共居。恐將往矣。比者頭黔多故。老身何堪再見亂離。不如速去。免眞汝曹累也。且曰。宅傍有井。吾三十年前避難處也。若事起倉卒。吾其始終於此中也夫。病革。猶引衣自覆曰。見褻衣非婦道也。言訖而逝。享年七十有六。私諡曰貞懿。孺人性

嚴肅而慈祥。好多行善事。一門五世。孺人撫若己出。皆以嚴師兼母事之。義女陳媵產也。許字胡氏子。胡流落久。力不能娶。有以百金求聘者。孺人不許。卒備奩具以歸胡。艾姓子鬻身爲僕。既而知其爲族甥也。卽焚券遣之。族子進謁者。必莊語以教戒。有忿爭則排解。泣謝而去。用是中外觀感。多藹藹吉祥之氣。子若孫兩捷南宮。三膺賢書。時以滿盈爲懼。至若儉素勤劬。始終如一。則其天性然也。生一子。卽爾檔。丙午舉人。孫六人。紀慈、統慈、紘慈、紈慈、皆庠生。緄慈、綻慈、尚幼。女一人。適耿與豫。曾孫几人。江、淵、湜、漣、瀔、況、淯、渝、冰、曾孫女三人。同父而異母者子四人。爾惇辟舉副使。爾恆通判。爾悌貢生。爾憚庠生。女四人。孫十七人。繩慈知縣。繹、綎皆進士。緯、絡皆舉人。女孫八人。曾孫三十人。曾孫女二十四人。元孫五人。元孫女三人。閨門共一百十有五人。子姓之繁。古今未有也。今將以年月日葬於某原。

銘曰。二酉五車。母也而儒。叩閽臥井。母也而勇。斷杵含飴。母也而師。保家避難。母也而斷。紛秀啓周。浦江媲鄭。丕顯徽音。奕葉起敬。九重爲之褒崇。里閈爲之矜式。泉壤邈而音容留。華表峙而松楸泣。與曰識墓。蓋軼簡而前者。史臣之職。

文學聶君繪于墓表

君諱某。字繪于。其先山西長子人。始祖某。明永樂初遷曲周。世業農。有隱德。四傳而至某。始以諸生入太學。隱不仕。李于鱗先生志其墓。子某以諸生舉於鄉。有文望。藏書最多。問字者屨常滿。子某積學篤行。卒以諸生老。子某以諸生爲明經。有父風。嗜古能文。聲稱甚。邑令常奉檄徵之。不應。士林偉焉。生二子。皆爲諸生。君其仲也。生而體貌醇厚。自嘉落之氣。好讀書。不問生產。既爲諸生後。益肆力於古學。聚書樓珍藏萬卷。每披閱。盥手正襟。乾乾不少倦。水部潞心公以諸生中高第。君叔父行也。嘗共聖學心經等書。見君與參同異。心輒喜。臨卒悉以授君曰。子吾家學傳人也。其爲我廣之。壬午。幾內亂。君奉父避於西山。備歷跋涉。不以艱危渝志。水部殁而門祚衰。邑人有修隙者中及君。君以世亂法弛。隱忍之。人稱長者。甲申。寇變。邑紳士皆被拷掠。君父亦見幽於公廨。君號泣赴之。哀動路人。賊咄咄相謂曰。孝子也。卒脫於難。國朝大定後。君與父鄉居。耕讀奉養。有終焉之志。父疾篤。天願以身代。比歿。哀毀骨立。幾至滅性。母申氏。吾宗女也。相繼卒。一如其居父喪時。里中有宦中州者。招君爲嵩少之遊。君握手道故。言不及私。人服其介。家居鍵戶教子。不問世事。間爲詩歌古文辭。有古大家風致。性孝友。好施予。每朔望必詣祭拜掃。手撫松楸而咨嗟之。伯兄某早歿。遺子女尚幼。君悉撫養成立。無異所生。嘗遇歲祲。施粥以賑貧乏。俟秋熟乃罷。病革。猶檢架上書偃臥讀之。語兒輩曰。吾家世爲諸生。恃此長物也。其善守之。康熙七年秋九月廿三日卒。享年五十有六。九年夏四月十一日。葬於楊固之北原。配唐氏。子二。延素、延淳。皆爲諸生。而延素尤有名。女一。孫男四。孫女三。

銘曰。聶氏之起家諸生也。累世矣。累世而諸生。豈易事耶。迹其生平逸行。知必不以諸生止也。而君竟以諸生止矣。嗚呼。君子有穀詒孫子。其子若孫。必不僅以諸生止也。天道如此矣。邑之人其拭目以俟。

明總理河道提督軍務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榮嗣從祀鄉賢狀

俎豆者，千秋之公義，考行務合於衆賢，忠孝者，一生之大防，採望必由於學校，果其名高月旦，論定於蓋棺，是宜位列膠庠，典隆於崇祀，具官某，籍潘水，秀鍾郎山，少窩青緗，三年而不窺戶，壯登黃甲，一鳴而驚人，筮仕版曹，度支常浮於歲計，分司銀庫，出納不假乎微輪，比李輔之司勳，想榮金鏡，追瓦源之啓事，清著冰壺，未幾出臨淮陽，因而備惜山左，假盤錯以別利器，植樹屏藩，借繁劇以試鴻才，功高保障，當妖氛之偶熾，公曰此潢池耳，渠當殲，從則當宥，武功播麟閣之勳，值閹勢之方張，公曰彼冰山耳，頭可斷，嗣不可成，浩氣落貂璫之膽，以是政聲達於御座，無何崇秩晉乎京僚，八珍掌太官，子雍之辨魚有識，三輔傳京兆，廣漢之摘伏如神，秩貳司農，國家值三空之後，而戶口不減，權操圖府，朝野遵五銖之法，而泉幣日增，鉅漕事之孔艱，乃簡書之是寄，疏濬無奇策，所難治者，唯茲河耳，廷議有同心，堪勝任者，僉曰公哉，沈白馬之珪，九月風清瓠子，鑿淇園之竹，三春浪靜桃花，歌入宣房，塞漏卮者三十萬，功堪砥柱，挽狂瀾者數十年，波靜神魚，方意天王錫鑰，頣成服鼠，何期慈母投機，雖衆口可以鑠金，而偉伐允堪勒石，策同實參，讒言欲掩其生前，名並陳瑄，公論猶存於身後，在公固勞而不怨，乃今則歷久彌彰，至讓序事兄，尚義不殊公藝，而設塾造士，好施無異希文，取友必端，立朝如楼，左諸公皆爲莫逆，嗜文成癖，名流若鍾譚等輩，悉拜下風，詩宗三唐，字模兩晉，牙籤充棟，人推風雅之宗，盟鄂渠等，身俱屬經綸之餘緒，忘身忘家而爲國，功在朝廷，正言正行以率人，名留桑梓，考其生平事業，不多見於二十一史之中，論其當日聲名，宜并列於七十二賢之次，伏冀轉申當道，祀之學宮，無黨無阿，曲順儒林之清議，舉好舉惡，俯察閭里之公評，黍稷以慰忠魂，賢不朽，而表賢者與俱不朽，蒸嘗以報勞績，邑有光，而宰邑者亦并有光矣。

恕谷後集

李塨 著
嵇辰 校

恕谷後集序

宋明之學失古。而詞章亦變。韓昌黎曰。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宋人則曰。文當如菽粟布帛。人人可曉。遂梵語鄉談。羣萃經傳。易不奇。詩不葩。文指渾深聱牙者、曰不可近。而古法幾亡矣。恕谷李先生、躬承顏習齋先生學道之傳。心性則臨深履薄。身世則言規行矩。而通天察地。荷聖荷賢。劇旁九達。千變億化。巨人智士。無以盡其端委也。而文即如之。天霽日恬。雷轟海嘯。睽噬咸風雨。倏忽幻鬼神。六花八陣。奇正分合。闘亂不亂。嘘、至矣。大興王崑繩曰。恕谷之莊經。超軼漢宋。連篇片語。皆古文也。河南李主事汝懋曰。吾徧閱閩人集。錢牧齋、吳梅村、猶是宋明遺習。汪苕文弱。侯朝宗亦涉摹擬。方靈皋練或傷氣。王崑繩主奇變。而乃有唐陳。若夫淵源聖經。旁羅百氏。雄潔奧化。不名一家。其恕谷後集乎。知言哉。鍇從遊久。頗得聞之。乃檢錄傳書序記碑版諸著。列爲十卷。恕谷者、先生自名其里也。後集者、自康熙癸未以前。做歐蘇諸大家。先生俱嘗之。而惟存其後焉者也。雍正四年丙午正陽月吉旦。

樊輿門人劉鍇謹識。

恕谷後集目錄

卷一
送黃宗夏南歸爲其尊翁六十壽序
送郝蓮石門吳公請假歸里序
謙天集序
劉氏家譜序
警心編序
獻陵彭太君輓詩序
楊侯初度序
贈黎生序
鄭太夫人六十九壽序
贈劉生序
卷二
送惲皋聞序

孫氏詩鈔序
張老圃詩集序
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贈張顧門序
傅氏族譜序
賀陳容莽中鄉試副榜序
賀趙偉業中舉人序
眞定黃氏家譜序
閻戶部詩集序
送楊賓實貴州布政序
贈衛水劉生序
贈張可玉序
贈王子宗洙之任成都令序
卷三
記杜紫峯傳青主軼事
秦風園記
重修杜家莊寺記
甲午如京記事
劉氏祠堂記
重修通州學宮記
忠恕堂記
記王草堂語
記李氏翁媼已事
卷四
復王豐川書
上毛河右書
與方望皋書
復黃宗夏書
答馮樞天書
答程啓生書附復書

與王崑繩書
與朱可亭學使書
復蔚行上協鎮書
答王帶存書
卷五
復傅皋聞書
與王崑繩書
與張子勵韓同甫魏膚功書
回楊愼修書
與來巖若書
上太倉相公書
與溫載澍書
與張解元書
復傅皋聞心銘書
復傅皋聞書
給陳秉之學使書
復蔡瑞賓書
卷六
馮先生傳
馮君傳
李贈翁傳
彭山人傳
郭孝婦傳
李氏傳
魏烈婦傳
王子傳
萬季野小傳
吳姬傳
郭介小傳
郭御史傳

王孫裔小傳
馮劉二翁合傳
張太翁傳
龐魏氏傳
卷七
內邱縣儒學教諭李君墓志銘
原任戶部郎中閻公易葬墓志銘
趙室蔣孺人墓志銘
安平崔君聞遠墓志銘
委署四川仁壽峽江兩縣陳君墓志銘
劉君來獻墓志銘
待贈淑人田室趙氏墓志
桑強藏氏先塋墓碣
可母岳氏墓碣銘
劉君化吾墓表
劉節婦高氏墓表
彭純秀先生墓表
六眞居士劉君墓表
卷八
王老太翁挽辭
劉君進忠辭
挽方靈皋之母吳太君辭
待贈太孺人顧母馬太君行述
長子習仁行狀附哀辭傳
卷九
孔子贊
先孝慈像贊
與周崑來王子丕求小照札
養生論
父子有親論

論古文尙書
陳法論
見百字說
樂說
豚篪說
書明劉戶部墓表後
書貞靖先生傳後
書韓子原道後
書方靈皋一節
題留國府志
墅志
悼亡賦
公舉龐魏氏呈
九日歸城聯句序
卷十
留別長安諸子
富平贈言
示素存永言弟弟
答三弟徐溪問喪說居喪廢宗廟祭
答長舉問
卷十一
給鄭子書
復惲皋聞書
教子文
教子文
人說
聲韻
啓賢
趙母韓太安人八十壽序
孫生日記序

士爽殺航直序
詩經傳註題辭
論詩一則
邶柏舟
杕杜
皇矣六章
執競
雝序
閔予小子

卷十二

春秋傳註序
元年春王正月
考仲子之宮
伐楚盟召陵
九月公至自會
宋公茲父卒
及晉處父盟
公四不視朔
鄭公子歸生弑其君
戰鞌
宋華元奔歸
作三軍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仲孫羯如晉
蔡陳歸國
公徒鄭
得寶玉大弓
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圍成
陳懿長先生誄文

弓翁靜菴紀略
原道

卷十三

觀察黃公傳
附劉調贊所作道傳祠記
雙齋文集序
醒菴文集序
論宋人白晝靜坐之非經
論宋人分體用之訛
與長舉言顏說閒命之功
與樞天論讀書
李以傳
藏景惠先生墓表
李子恕谷墓志
楊公生傳

恕谷後集卷一

蠡縣 李塨 著

送黃宗夏南歸爲其尊翁六十壽序

黃子宗夏、歙人。居於吳。游京師。聞予友王崑繩稱予學。因與予交。予之學蓋得諸顏習齋先生。乃舉先生之學相示。宗夏慨然曰。人不作聖。非人矣。於是悉剷後學浮文。求禮樂倫物之實。日有所習。時有所勘。倣予立日譜以自考。而其學大進。予嘗以爲漢唐以上、氣運鍾於北。其篤生哲人以肩斯道之統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行禮奏樂。光華宇宙。立道垂範以爲民極。下逮漢唐寖微。而董仲舒、賈誼、鄭康成、韓愈諸人。猶傳述禮樂制度道藝無異說。宋明而下。天地氣移而南。張程後有朱晦庵、陸象山、王陽明各樹門牆。著書立說。鼓動一世。於聖經外益以無極主靜致良知等名。六七百年。相從而靡。不曰宗朱。則曰宗王。徒與日盛。氾濫於天下。且夫古之所爲道。禮樂文物。體諸身而措諸世。爲天地建實功。爲民物樹實業。豈徒講之口筆之書。玩弄心性。含咀章句。輕禮樂名物。使二氏之空幻。俗學之浮靡。闌入其中。人材日委。氣運日消。雖捌然自附於古聖賢。而一如秦鼎之暗移而不覺。於戲。此天運聖道古今升降出入之大關也。癸未、宗夏將歸。爲其椿堂、復庵翁稱六十之觴。求言於予。予告之曰。天地之道。極則必返。實之極必虛。虛之極必歸於實。當其實之盛而將衰也。江淮迤北。聖賢接踵。而老聃列禦寇之流。已潛毓其間。爲

李盧之祖。今之廣學。可謂盛矣。盛極將衰。則轉而返之實者。其人不必在北。或即在南。今子之力學如此。便歸而振作於南。其明斯道。以相勉有成。將天運聖道。自此反盛而實。而堯舜孔孟之學。復行於天下。庶有望乎。且吾聞復庵翁杖義好學。急友朋。不辭患難。嘗自屈其年從劉繼莊先生遊。固非世之尙虛學者所可比。宗夏淵源有自。從此立德立功立言。以不朽其身者。尊其親。道孰大於是哉。

送都憲石門吳公請假歸里序

康熙四十有五年。都御史石門吳公。以疾乞假旋里。先公卿引疾者率不許。至是知公貧且誠也。許之。李予五月於草莽。聞北入京拜別。國初定鼎。大臣尙已。二三十年來。首推魏敏果公象樞。敏果學宋儒。自居板廣。無赫赫技績。顧以爲首也。何哉。竊聞其樂善下士。海內儒流孫徵君、李中孚、張仲誠等。雖高隱不出。皆上聞。數十年廟堂方面。其落落如是。是以擣。拄國是謝諾蒼黎者。如湯荊峴、郭華野、許酉山、于清端、陸稼書、郡子昆。皆敏果所拔茅茹而彙及之者也。數十年氣運。謂非其所斡旋不得矣。孔子稱及門曰。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紹也能仁。商也不陵。而獨於顏淵曰。自吾得回。而門人日益親。是七十子三千人。皆謂包貨之也。爲王佐可矣。故問邦而孔子以四代禮樂付之。蕭何、鄧禹、李善長、技能不必盡葉英。而以薦賢調和諸將。遂爲漢明元勳。蓋自古大臣咸如此。石門吳公、則撲所親炙者。位躋九列。無負郭百畝之田。嘗屢獨南巡。自近侍過。幾離禍。九江謀移關。塞外夷人請隙地樹。公皆力駁之。風裁侃侃然。而獨折節下天下士。胖軀偉幹。見一材一藝。輒傴僂笑語接之。惟恐後。聞某有道術。必識其里氏。不以學與能驕人。寸尺

兼茹而待之。復稱其量。人人謂厚己也。丁丑年、因湖州宋豫葊呀瑞。見閩史郝硯曰。治半正謁也。系蹤紗存。庚辰、延予榻其府。語其學。從以五禮律呂九章諸學。辛巳、復下榻。予病。公日退朝。親撿理食藥。月餘適起。偕徐果亭少宰爲予梓大學辨業。是時冉永光、資敏修二太史偕在館。萬季埜、王崑繩、胡朏明、亦寓都門。公時聚予五六人論學。指曰。乾坤賴此柱礎也。嘗乙夜爲燈談實學政事。予因歷及古今升降民物安危學術明昧之所以然。以及太極河圖洛書經史之異同。屯田水利天文地理兵農禮樂之措設。公爲之躍躍抵掌而起。獨是敏果值勘定三藩後。衆政方諧人。以故薦剡多起用。今中外恬熙。朝無軼事。公雖仰屋太息。慨然欲見一奇。而腹果進食。無觴胎息。而公亦積勞引疾以去。我瞻四方。而迴望魏闕。得毋有慼然弗釋者乎。前辛巳冬。宋豫葊蝸予曰。吳公吾鄉賢者也。雖亢返潛。詎善始而不善終爲。先生其辭焉。公聞之稱是。今茲歸也。可謂進退以道矣。

漆天集序

東鄉、樂塊然自名其集曰漆天。示予。覽之如夜深風雨。魑魅揶人。猿啼鶴唳。毛髮皆竪。漆天風景。一何奇也。雖然、日月麗天而光照。山河羅地而秀發。人物實正而衣冠禮樂燦列。終古常見之。弗奇也。一旦之何以有此奇。抑至矣。然則不漆之天。塊然遊之。又何似耶。塊然曰。吾更有說吾心天也。漆者、發之也。嗟乎。進乎技矣。特一以爲玄牝。一以爲關鍵。塊然將何從。

劉氏家譜序

劉子來獻丐其太翁墓表。且出其所著家譜。曰。此小子祇承父命者也。願弁一言。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五曰宗以族得民。謂天子諸侯分孫。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乃以君弟稱別子者爲大宗以收族。如周武王封周公於魯爲大宗。而衞蔡晉滕諸國皆宗之。滕文公、公山不狃、稱魯爲宗國是也。魯莊公立母弟季友爲大宗。當時稱季氏爲宗卿是也。因之宗立而族收。如三桓有季孫、孟孫、叔孫三族。季皆得收之。鄭之七穆共稷氏。而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七族。子罕皆得收之。自封建廢而爵如諸侯大夫不世傳。族人得以戚。支子不必貴。而大宗不可立適長。或患賤衆庶。或貴賢。而宋儒所謂長支主族者亦不可行。故朝制亦因時而變。設宗人府以司王族之昏喪服爵。擇賢尸之。不別子庶子。然縉紳者流。能稽古立德。尊尊敬先收族。其賢可爲宗。而族亦願宗之。是即宗子也。如劉子是已。劉子之來。介可仁言。執禮恭。言修譜樹碑建家祠。復謀立公祠祀其高祖以下諸族先世。嫗懷誼於縣宇。抵夜分。無片辭逆孝友仁厚者。嗟乎。古所謂君子長者。非耶。居嘗歎南人好虛大。家譜追遡瓜瓞。牽合昔賢。雖假冒不計也。而北人又過率隨。先世細績卑行。不四五傳遂恍惚不復記憶。康熙間修明史。徵郡縣上前朝名臣賢士遺蹟。郡縣掛壁不力行。而故家子弟亦闕其先世其功德。而茫無以應。或憚煩難而止。嗟乎。不幾以苗裔而視其先如路人。任其烟消草委。澌無倚念哉。予觀劉子家譜。三世祖祀領鄉處。世濟其德。至高祖鑑以進士爲名臣。考沖善能持家。倖臨卒。尊囑其子以繼述。而劉子承之。是豈其祖父之賢。而劉子自不能泯耶。抑有劉子之賢。而祖父乃愈彰耶。劉子問禮甚悉。擬予冠昏祭士相見諸書去鈔閱。告知其事四親。撫公祠。訂祭饗儀。置助族田。立族約。凡可以鍾先啟後而登之譜者。其未有艾也已。

警心編序

予自弱冠。承父師志。編日講。考身心得失。獨不樂觀感應錄諸書。謂其言頗荒唐。且以徼福之心爲善。聖悉。已屬私欲也。記後讀雅詩。有云豈弟君子。干祿豈弟。又曰。求福不回。乃知福祿自天。古人亦有言求者。然宜以豈弟不以回。明載聖經。戊寅歲。予年四十。寓桐鄉署。冬月、始立長子。嘗立子前數年。日夜懸結不去懷。見販夫傭保攜孩貢過。瞿然念其德行必勝我。自弱冠志學。迴楊。惟戊寅年功顏衍。數聞公庭呼靜聲。心若對主人來議僅科刑名。必語以寬大。日三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句。夜臥不莊。輒悚然而斂股。書夢寐亂方及半。遂凝曰。茲不敬矣。遂爲生平蟲傲。深自懲。遇一微蟲蠕動。避而行。或如廁。踐一生草。蹴然起。當是時。徼倖禍福心未嘗敢存。而但覺實有神明來伺。懍懍然以知貴賤壽夭天之貺人者不淺也。今歲癸未、季秋。抵京師。廷尉二兄延榻其寓。出其大父陸沈子翠飛巖集。父喆生公警心編。再三揚搉。謀開雕以附世。於戲。人一登貴顯。走聲勢。無肯暇。安有餘力念及祖父嘉言行而表而彰之者哉。廷尉可謂加人數等矣。因取警心編讀之。勸善誡惡如燭照蓍決。而事涉荒誕者。率不載。益知人之覬倖之心不可有。而警惕之心不可無。予自返雖無惡念。而粗忽遺漏。過端蝟集。湯盤之銘曰。日日新。文王之詩曰。緝熙敬止。緝纘也。熙和也。言心安於敬而無息也。吾心敬者暫。而或躁而不安。或忘而如遺。壹披是編。丙夜內省。樸轉而屏營。若我嚴父明師之來責也。噫。警心之名不虛矣。

獻陵彭太君輓詩序

獻邑、漢獻王所居也。王博古作樂記。成帝時王禹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後又遺十二篇。餘合爲一篇。入於禮記。六經惟樂亡。後學賴獻王此作。猶得廉測。乃自漢後數千年而獻邑文章寥寥矣。明季、五公王先生以五世相韓之威。興挺伐闖寇之師。及既釋兵。河間太守王千峰迎至修府志。遂僑寓獻城。而其昔年之淵號故宮九頓首而坐者。未嘗一飯忘也。因一寓之於詩。迄卒。門人李興祖梓之。而獻邑乃更有五公詩集行世。今其邑彭子瀟、性篤孝。葬母張太君。哀禮有加。四方知名士爭來弔輓。遂裒爲一集。開雕問世。丐序於予。博陵顏習齋先生、蹶起力闢孔正學。幽闢而是之。往從遊。一日、見其吟詩曰。今之詩。非古之詩也。古詩。卽樂章也。今流爲雕蟲小技。玩物喪志。爲聖道之蠹。自此不復專攻。而何能序次輓言。已思孔子刪詩。於興觀羣怨後。曰邇事父。遠事君。詩之大旨。不其於是乎。五公先生之集。懷君也。彭子所集之輓章。念親也。上追四始。而渢渢乎可被絃歌。與樂記並傳。不亦宜乎。獻陵文光。先後輝映。亦可不朽矣。乃爲之序。

楊侯初度序

史遷傳吏以循。循者。遵道也。卽孔子善人爲邦百年之說也。善故循循然。庖丁之解牛。廣成之長生。孫敖國僑相人國。儲闕言無爲而爲天下。皆循循然也。循循然。則壽身矣。壽世矣。如富邑周山楊侯、非其人歟。侯少壯出宰。未嘗半祈年也。而其治也適以仁壽。雖公負偉抱。壽一時。壽萬世。豈限一邑。而邑民不能諼矣。今茲春之念八日、爲公攬揆辰。予不能諛。因件聚實政於後。俾邑人一讀一上壽焉。

公甫下車。忽當車採買御麥。公力陳非舊例。且富麥窳劣。不可以供太府。事已。

富邑習賭。曠業耗產。公立更捕法。獲博徒。枷責。令其別捕。方釋。由是轉捕治。寂然無呼盧聲。

邑好鬬。米鹽口角。揮拳相加。後且儔儕結黨。立採花諸名。叱咤睚眦。則舉衆刃銃相攻擊。甚至會集掠淫婦女。公至。訪其魁。立寘之刑。又立法。凡相鬬、重責先動手者。乃理曲直。惡黨解散。

俗輕生。男婦幾微飲恨。輒雉經投井。報縣。佐貳檢驗。胥隸追呼。屍親亦乘機抄略。破家者相望。侯出示嚴禁。鄉地報。卽刻親臨。無傷。立令掩埋。由是民安業。而愚夫悍婦亦知輕生無益也。全活無數。

侯敏於聽斷。到任。大開陳告。日百餘紙。不厭也。昧爽、坐堂皇質鞫。三鼓皆於堂。積年疑訟。數語卽得其隱要。雖受刑者蹣跚下。亦歡呼曰。吾君責我當。半年後。民冤盡洗。乃禁告訐。教和睦。而鄰封百姓嘖嘖傳語曰。富有神君。或假稱富民來告。或告上憲。輒跪求曰。願批富邑楊公。

邑賦。歷年至歲底逋萬餘。侯至。減去火耗。有收書作弊。立責枷。完者賞紅酒。令不完者將而跪獻。又立飛票法。令里長開花戶。甲乙欠若干。持村限日完糧繳票。不如限者責。民不苦鞭呼。而逾限則已名奐卸里正亦不得以代封爲辭肥己。累跡爭輸。逋賦頓清。

買辦令各行戶當堂投價銀。曰遲與爾早與。用吾財一也。而先與則汝等獲利。因發銀行戶爲資本。取物抵銷。行戶口碑如宙。

邑倚有現役四十里。輪年應供張及過往雜費。侯以累民。將革之。闔縣曰不可。公費有不能去者。今十年一次。不甚苦。若去之。我侯清約固善。後官不能。必復斂民。斂民而无當年分應者。必至闔邑擾動。更害矣。侯爲躊躇再四曰。姑緩之。然吾不去之。猶去也。署中床几諸物皆自買設。賓客至自供給。七月、部堂來祭魏文帝陵。約費數百金。解囊以辦。不絲毫責之民也。

下車接五六命案。未結。公再三研訊。持丹筆欷歔。生死兩無怨負。邑夙有黨張二姓結嫌。一日糾衆鬬。黨乘夜將垂死之侄舁張家。云伊毆死。鳴官。雖張亦莫知黨姓之死所由來也。侯至。密訪。死者實渦副作氏子。因喚作氏親族詢之。乃言死者係其黨姓叔與張毆。自誤傷之。因陷張。飲食之。令伏署內。拘黨姓造謀者鞫訊。不招。突出作氏人質之。黨姓大驚。莫能辯。疑寃頓雪。

侯知富民嚚獷。曰刑亂國。用重典。不得已也。然每聽訟。輿情旣吐。卽百計爲之出脫。諄切勸諭。令其改化。故嚴而不刻。民無怨讟。

邑俗學刀筆。書吏往往能上下手。侯選材幹用之。而時稽察。有奸弊立責。不以恕。皂捕追捕。無敢勒擾多事者。一時有民坐春風。吏行冰案之謠。

富邑結姻後。往往壻家貧。女家遂別訂。侯嚴禁之。皆自出金帛。令原壻當堂交拜成夫婦而去。惡俗頓除。

富邑鬻賣宅產。皆數十年後復告補價追贖。侯一概斥退。刁俗亦革。

侯待紳士。握手道款。脫去形跡。而關說則一無所假也。觀風課士。立義學。有才者拊摩務成就之。如子弟然。

富邑東北流曲美原一帶。連山亘埔。接蒲城耀州。民多獷悍。前遇官呼。害途劫通。莫誰何。侯至。效西人裝。市快鞋。布行縢綁腿。潛步出訪情僞。由是民時相驚告曰。我君來矣。凡燒鍋屠牛以及教唆窩賭。或斂跡。或竄逃。市井一清。

侯覩民疾苦。輒發形於色。八月、縣右雨雹。侯聞。立踏看。民號言災狀。侯爲之垂涕。或曰。災可伍分。且係里許。侯曰。一里非民田乎。五分之災非災乎。爲之緩征借粟。

孟秋旱。侯齋戒徒跣詣城隍廟。降禍於身。以代民災。備極誠懇。三日、雨降。

臘月中浣。侯密訪美原鎮奸民楊欽之黨鼓本縣及白水蒲城等處人民。散僞劄。妄言已經年。乃株首佩箭。領捕役會城守備。率馬步突至其鄉。擒欽之幷黨羽數十人。驗劄。無劄者寘之。鞫供通水西謀逆。有時日。幷扳各處官吏。侯慨不深究。自監釋解秦省。先是督撫聞報甚駭。已奏聞。及見督院般公問故。曰。已擒來。小事耳。般公色變曰。謀逆小事乎。侯徐曰。驗其劄印。或以圖章碎塡。此豈謀大變者耶。不過愚民欺人斗粟貲錢耳。誅渠釋從以聞足矣。般公色霽曰。汝言是。遂輕其獄。已而各州縣於富民僑寓者盡解至。侯惻其失業。各予一無事文書令回。又將未獲奸民數人繪貌呈督撫。發各州縣如貌緝。非是勿問。是役也。變定於俄頃。未嘗挂一良民。化大事爲小。般公亟稱許。賞以錦袍。令家人負渾蹄送至東郊。跪而進。及陞見。亦力言富平僞劄事係饑民誆食。非有他故。因薦公仁政雄才。秦省有司第一。

邑監生張吾抱、大理寺少卿張沖翼子也。卒後惟遺一側室王氏。生遺腹子。今甫五歲。僕韓忠盡瘁經紀之。族人謀吞其產。訟忠。侯廉知狀。斥逐族衆。旌節婦義僕各一扁。族黠者私毀曰。彼饒財。訟安得不勝乎。已而節婦家來謝。餽厚儀。皆骨董可珍者也。侯嚴卻之曰。吾旌節義。乃以利來乎。黠者聞知大愧曰。我侯不通苞苴。一至於此。我小人妄議。何忍復出口也。

爲政有實事。有虛神。如侯之戒賭鬪。勸蠶桑。薄賦。恤刑。愛才。苞苴不通。實政也。至其精銳果毅。敏如轉環。仁心仁言。沁入肺腑。將悍俗一旦翻然改觀。愯心駭目。故錢穀不費敲朴而樂輸。刑名不待嚴酷而畢畏。且舉古人公案斷神明事蹟轉相傳告。播於外省都門。此虛神也。所謂不令而行者也。

侯曰。此足以爲政哉。當理亂絲。吾先解其糾紛而已。非理棼而疏委也。富邑約千村。未有廨。鄉約練長。或有或無。吾將比黨里數鄉兵。立鄉約。以宣教化。止毆訐。立練長以聯什伍。萬統千。千統百。使民安俗靖。富民不知蓋藏。吾將布農桑法。親帥民耕作節儉。富民未知禮讓。吾將養老尊賢。旌孝弟節義。闢異端。富田無魚鱗册。可互爲奸。吾將用丈法。分經理非然。富丁役不均。吾將均之。富有義門孫姜二里田磽民貧。吾將相山原而教之桑蠶。輕其民賦。富有流曲文昌諸渠湮塞。吾將測高下。量民力與挑濬制版鍤。富秀民工章句。然周孔之道未講。吾將延名儒傳德行道藝諸學而承匱乏。自客歲六月或不遑爲。或引端未竟。何日以樹吾民哉。

侯折節下天下士。如王崑繩、楊仁謝、張少文諸子。皆投詩贈稿。卽不肯如絷。謁選後。力延至署。方謀師事

兄事。而不知其不可也。其虛懷樂善。蓋有本矣。

侯自幼讀書。慕奇節。以爲慷慨建功業封侯廟食。非異人任。故欲豎立以無負士民者。皆一時百世之事。非一身一家之謀也。

贈黎生序

己丑六月。抵長安。陳尙孚、張濟夫、蔡瑞生、聞顏先生之學。來問。蹤相得也。已而寄信其友人黎生長舉、自鎮原千里來予富平寓。氣度端凝。志向不凡。摳衣趨請禮樂兵農諸學。予曰。吾然學勿驚厖。禮其務哉。蓋諸學之綱也。因請禮。予曰。禮一而分有四。有心禮。致中齊明是也。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是也。有隨時而行之禮。冠昏喪祭士相見是也。有待用而行之禮。朝廟宮府軍觸是也。吾子其敬以存心飭身。凡事入矩。因漸而考冠昏以及致用諸禮。其庶矣。嗟乎。聖道之沉淪也。甚矣哉。委棄者蹶蓝不顧。自謂仔肩者。又或以李代桃。我顏先生起而指示之。似道術世運。有開必先。而蹤起踄人。未卜何似。古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此千金之時也。而得泄泄哉。雖然。不可以無驗也。吾子果爲此學。而耳目聰而目日明。而心思日睿。而天理日熟。而世故人情日悉。則用力之證也。不然。則否。雖欲顓頊自大。不可得已。生歸過長安。詰蔡張諸子。以爲如何。

鄭太夫人六十九壽序

昔𡺎峙之國也。由大任。陳由大姬。孟母嘗織賢喆。敬姜咏綠衣以合室。皆能永世延祀。令聞不忘。然徽音

嫕後。而於明類順比。未聞諸謀子。與綠聘齊梁。其母惟司機杼。井臼學校。勿贊一辭。故美不聞朝事。若是者何歟。男正位於外。女正位於內。外言不入。內言不出。陰陽之大義則然。矯今世彤管諸志。類言其相夫課子。助之學。助之政。豈古之陰德以從。而今之陰柔有力耶。抑傳之者失其耶。吾觀鄭太夫人而愯然矣。中丞公自院部出理兵民。以至開府吳楚。簡易持大體。而事咄嗟立辦。雍介御下。而不刻覈爲名高。庇人以廣厦宏慸而捍格彌縫。所謂毅然今之豪傑者。非耶。夫人佐於內。意必強力有謀者而後可也。乃聞當日中丞自公退。夫人舉案齊眉。不敢問政事一言。中丞亦一言不及。及中丞薨。痒以後。撫見百諸子成立。惟勖之曰。爾勿廢學。則外事治矣。而外事亦不聞。槩貴且春秋高。猶率婦女紡績。深宮固門。沈沈肅然。緘僕未嘗觀一面也。一爲俊偉丈夫。宏濟寰區。一爲婉娩順婦。謹約閫內。是誠不失天地之大經者耶。易曰。恆其德貞。詩曰。豈弟君子。福履綏之。又曰。令妻壽母。非此人歟。非此人歟。夫物之生也。甲乎其天。乎乙萌其地乎。土力於乙。无成代終。旂旂隮隮。母德之永年也。蓋類是。且見有三弟皆勵學遊國。質有其文。季子若洲領今歲鄉薦。嗣此步武而烈。樹功名於千載。又四君皆高遠志。聞習齋顏先生倡孔孟正學。欣然願步趨。爲之開闢道著。將傳之奕禩而下。明聖道於日星也。皆太夫人內教之力。而年朗與俱永矣。尙有涯哉。今初度六十有九。邵強令王公、與門人念中丞撫吳惠政。登堂稱觴。屬言於予。故告之以此。以爲世道風焉。

贈劉生序

劉翁宰宇、予之母黨表兄也。少豪儻有智略。晚而甘貧。其四子法墩從予遊。今補諸生。予聞之喜。謂入曰。諸生者、士也。自此有名器焉。當遴有用者與之。非徒使之自免里門干擾役而已。如劉四生者。可以士矣。生貧而孝。甘脆不以入口。急昆弟。能正室以義。友朋服其幹信。孔子生三代之末。而歎才難。況於今日。如生之才。亦數百里而一遘者也。予行天下。所交游且無論。論嵩遍在門下者。其一爲馮生辰。其一三弟培。馮生篤志作聖。敦孝友。省躬改過。而未通曉世事。予每慍其坎壈不合。以才弗逮而並累其德也。三弟啟爲喜經濟。而天姿浮偏。恐體未立而侈言致用。行且本末之衍顚也。今生內有淑性。外解周旋。可兼二子之長而去其短。能無喜乎。雖然。亦有慮。生氣質雖兼二子無偏。而志不逮。夫學而不以希聖希賢卓然千古爲志。雖行已無大錯迕。僅僅鄉黨自好者耳。毋乃小用其才而長自負乎。且吾聞孔子曰。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生於人方圓皆合。則一不察而流於鄉原。未可知也。將覩而翁之豪直且有愧矣。生勉之哉。

送惲皋聞序

甲午、武進惲子皋聞來蠡縣。覽予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是之。因偏觀習齋先生四存編。斂手曰。然、願共學。將予宗廟郊社禘嘗田賦冠昏祭士相見樂律射御以及論孟大學中庸易經小學諸傳著。俱取繙閱。數揄指瑕。吳咏盎然浹也。乙未端月。北上。問言於予。予何可以無言。王崑繩者。豪傑多學。自謂知兵。長古文。氣蓋一世。乃晚年聞予言顏先生學。折節叩博覽函丈。過予里。流連敬採。訂省身錄自勵。詩苑馮檻天

從予遊。遷善力行。考喪祭禮甚詳。然崑繩聞道晚。豪氣未除。棲遲淮上遽逝。惜天資顓鈍。尚未究成。其餘天下士。一節一長。或始焉悅而中輟。及畔去者。又無可道也。初顏習齋每於塨出遊。輒諄囑曰得人。有人則聖道有傳。嗟乎。豈漫然哉。一陰一陽之道。模諸天地而匯於聖人。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其選也。皆錯陰陽。開物成務。制器立言。以扶持天地。牖啓民生。乃孔孟沒而二千年餘。入於蚓竅。雜於鬼國。而聖人之道幾亡。習齋起而躬肩之。大聲疾呼。塨不肖。於先生四十五歲請業。頗識其略。重聞覩詳。於今年亦踰五十有六矣。崑繩極天外。斟與其者。自念衰憊。每懼顏先生之道一旦墜地。日月翳昏。民物慘憒。五夜輾轉。未嘗不泣下而霑衣也。今皋聞儼然至。則先生巨人類合愚蹤。內而省察身心。外而研辨治道。以至訂經說史。皆一一有實見實學。精力似崑繩。而劇蠡豪。奮敏則邁崑天過甚也。顏習齋先生之道有傳矣。雖然。豈人之所能爲哉。天也。皋聞行矣。無負天矣。

恕谷後集卷二

孫氏詩鈔序

顏習齋先生嘗言詩文字畫爲乾坤四蠹。或者疑之。曰。他无論。如三百篇。先王所傳。孔子所刪。後之吟哦者皆祖焉。可謂之蠹乎。顏先生曰。予不見今之爲詩文者乎。梁王繹敵兵臨城。猶君臣倡和爲詩。及敗降魏。焚圖書十四萬卷。吳三桂畔。聘一名士主軍謀。則善字畫。鐫圖章者也。在戲下。方操刀筆曰。某畫某傳某波某法。問以軍事。睨而不言。無何被擒死。詩文之蠹至此其極也。乃今閱孫氏詩鈔而定其說。詩之爲道。內出於言。而外成於樂。言、心聲也。詩者、言之有韻者也。去詩是去言也。長言之。咏歎之。而形爲舞蹈。節以金石絲竹。是爲樂。去詩是无樂也。高陽孫文正公以社稷大臣出爲經濟。卒成忠節。故其家傳著爲歌咏。一唱三歎。皆有聞雞蹴足揮戈挽日之思。令讀之者流連感泣而不能已。是固本於言志。極於協律。濡矣。誠可以興可以觀矣。豈以爲蠹而去之。若其一尊一葉。玩惜光景。一羽一毛。刻鏤象態。違君父。遺禮樂。而惟破心疲精於蟲吟蝸迹、致乾坤无一措托之人、經理之士。則誠世道之蠹也。而亦詩鈔之所深斥矣。詩鈔者、文正公與其考功兄相酬應。而諸子繼之。仲孫紫淵實蒐爲集。其子浩舜卽以紫淵詩殿焉。是風雅之遺也。孔子所謂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也。

張老園詩集序

吾郡張光祿公、當明季流寇直逼帝京之變。倡衆守保定城。率闔門闔郡殉難。而自經於其園亭。惟一線孤孫峙嶇幸活。長而坐臥行立。悲吟於園中。後產落。園漸割食。詩苑介郡子晁至。憐忠臣後。贖其所去園。盡歸之。遂數十年嘯歌亭畔以老。自稱曰老園。而其聲韻之嗚嗚者。亦遂窔然積數寸許。識園有句云。衡門自著一丸泥。區畫縱橫三百畦。又云。不因長者過車轍。憑斷蓬門老歲華。嘗王五公句云。非是十年甘落魄。閉門或不負先生。其補軌偃臥窟然高寄之況可掬也。當張光祿殉難時。家之男婦或戰死或縊或入水死。惟其五弟石卿先生之妻王氏勸其夫收孤息。不可死。而自經以從姑。一門忠義奇偉。有令人寒沸者。後老園受讀石卿。石卿教之。一日、詩少佚。石卿正色言曰。無謂。吾家子弟脫口一環薄。人必爭傳之。身名俱碎矣。老園懔然骨慄。以故其詩蕭散而不放。孤清而不劖。離人立獨。而未嘗輕世絕物。子夏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殆斯之謂歟。吾郡士契九詩。與老園齊名。契九以少陵爲宗。老園則出入李杜韋孟。不名一家。而皆能道其性情所欲吐。吾每入郡。必流連二君詩。而均評曰可傳。在老園高躅。方欲剷迹削名。何意以剩貽殘稿流播人世。而人故發之。天必闡之。昔鄭所南自沈詩稿於井底。迄明中葉。井光氣燭天。闢之得石函盛其詩。遂行世。況今老園子孫連翩發越。將長社矣。屢向予問序。將梓其遺集以垂不朽。天之欲傳之。蓋可知矣。乃爲之言。

送古季子西歸秦中序

華州古子季榮、以今歲乙未二月來問道於予。予衰老頓訥。無以益也。然以居予齋久。飲食寢處與偕。中聞予病。季榮日侍湯餌。因之心性經術以及用世之具。聖學異端之分。亦遂棲棲有說。季榮不以爲非。將予四書傳註小學與禮樂射御書數諸書。皆鈔錄。其觀度其意勤。取與廉讓。衣冠整飭。立日記考課言行。可謂善士矣。從此志益堅。學益擴。修己治人之業。卓然有成。蓋未可量也。自宋儒以主靜讀書立教。杜門穢經。閉目視內。疑於緇羽。而但期明理。不求辦事。將經濟民物如孔孟所謂碁月三年大人事備之道一槩削蕩。流至今日。遂以縱詐。漠視君父。謂之靜存。剽竊道路。以爲撰著。乾坤之禍。未知所移。吾竊過季榮里。入潼關。而西南面連山壁立。北黃流如長虹。中拓然周道。氣象熊熊勃勃。如防風坦胸果腹。兩臂戟張。而東向張口以吸納天下者。此中之鬱積孕毓。必多豪傑其人。何疑耶。季榮歸而倡明聖道。廣之於人。續孔孟。扶民物。他日再晤。僕無以益子。子必有以益僕矣。中秋節屆。季子謀歸。元酒醉月。實聞斯言。

贈張顥門序

庚子之冬。予至白下。頗有來問學者。而張生顥門年最少。經傳樂律。皆有考訊。且尊諸甚勤。禮恭情摯。與之語。若以湯沃雪也。心竊異之。及辛丑端月。自宛陵返。周崑來爲予言。今臬司葛公以不立嗣。叔母爲盈擇。比至。聞之。則故人女也。公不忍納女畜之。爲擇配。因見委焉。出示顥門語其事。曰。予孫弱冠。未有室。令先君亦公之故人也。以故人女配故人子。甚當。予亦以成公之德。顥門瞿然曰。吾斐然衰服。而議昏耶。且二兄俱不在。請勿言。曰。令兄雖出。有母在堂。況喪越小祥久矣。許之。以待服闋。合卺不亦可乎。顥門曰。許之卽喪昏矣。必不可於戲。苟若是也。其大節不奪者歟。予宗顏習齋先生明親之學。時與程朱陸王商可

吾。或曰。今人不逮前儒多矣。先生何以言。予曰。非與今人較也。以程朱陸王皆自謂直接聖道。則學術人材世運係之矣。故不得不舉堯舜周孔相比勘。推粗括因來。無所疑也。若與今較。鄙野勿論。即通都名衢。冠蓋肩摩轂擊。而習俗陵替。其日夜心力。惟貪色營營。求一高望而遠志者。不可多得。視程朱陸王不啻霄壤。而尚置短長歟。闔門雖好學。而室家之願。人情不遠。且泉司庭。故人翁息。擇賢而厚其妝奩以子壻。禮焉。人將謂富貴不可穿。慮無不投。兒恐後者。而夠懷親等。纔豈不爲勸。此豈今人所有乎。要不稱於人則仁。過財色能斷則義。雖不可拔則勇。從此舉行日進。誠可與前儒較量於虛實技正。以希賢希聖。吾是其不可量也。闔門勉之矣。

惲氏族譜序

惲子鶴生。致其先世族譜。而爲之辯曰。惲姓明初千家姓以前不著。常州武進志宋有進士惲論文。蓋著姓之鼻祖也。明則科第蟬聯矣。成化年間作譜。乃有東漢始祖墓銘。先叔祖南田嘗語鶴云。未可信。今考之歷世官銜地名皆舛。不更則僞貌顯考。更之恐滋世俗謗訕。願先生賜序以啓瞞焉。予嘗覽南方家譜。率云自中原某地遷。心竊疑之。豈三代前吳越士著皆歸澌滅歟。抑漢唐間閩人每在燕齊雍豫。遂冒附也。後讀毛河右虞氏譜序云。宋時尚譜族。相率爲僞。輯一姓所始。竊剽史乘前賢。黃麻紫篆。玉軸而金籤。加之朱呂文謝序之贊之者皆是也。與謂他人父謂他人母相去有幾。乃知南方賢者早已恥之。今惲子亦云。明中葉士人每增飾譜牒。逼附名賢。惲姓前無可附。輒自列官。遂一往貿亂。嗟乎。賢者之言較如矣。即果先世所爲。偶蓋前愆。未聞稱非。況原屬鄙學。究代撰者乎。考辨核而的。智也。親吾親而不忍離以僞。仁也。又何疑。自宋有道學一派。列教曰存誠明理。而其流每不誠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談性天。捉風捕影。纂章句語錄。而於兵農禮樂官職地理人事沿革諸實事。槩棄擲爲粗迹。惟窮理是文。離事言理。又無質據。且認理自強。遂好武斷。儒者如朱晦庵。謂秦伯不從太王翦商。見春秋傳。而傳非其文。吳幼清毀尚書古文。謂漢藝文志稱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而志亦非其文。沿遞明代。說作僞書。魏政始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申培詩說。致身錄等紛出。如敗衣行荆棘。遂處孔瀕。顏習齋每歎聖道淪亡。儒者惟以讀書爲學。毛河右又謂世並無讀書人。誼道學靜坐空談。不屑研究今古。舉子則八比頭白。困誦而聰明脫出者。又夜郎去漢已遠。易大而足。故相逐而蹈鬨顛蹶也。惲氏舊譜亦波及使然。尚何尤哉。惲子遠紹周孔正學。博物力行。譜役也成。不惟惲氏椒聊的的歸實。而考之明。行之誠。修己治人。胥以此也。扶聖道。正人心。斯其嚆矢矣。故不憚援據而爲之序。

賀陳睿莽中鄉試副榜序

陳子睿莽。中康熙丁酉科順天鄉試副榜。親串走賀。而問賀冒於予。予卽以賀論。前明用經書八比取士。舉之鄉。會之京師。對於殿廷。皆爲無用之文。然束一世之富貴功名於此一途。天下靡然鶩之。入彀者遂無憂貧困。而亦爭自磨礪。高節尚廉。以蜉蝣於官衙。其賀也亦宜。無何而今大異。吏道多端。甲乙榜如附贅懸疣。得者少自矜飾。而生計遂致蕭條。以故不自愛惜。多貪緣請謁。爲苟活計。一講仕版。上下分肥。終

以委頓。可悼可歎。而何可賀。陳子天性淑善。篤孝友。嘗從予問業。亦欣然以聖學可學。嘗訂日記自考功過。今通籍而中副車。吾知其必自愛惜。斷不爲被請託與世上下也。是則可賀矣。昔叔向賀人貧。柳宗元賀人失火。皆人所不賀而賀者也。今於陳子。則人賀而予亦賀焉者也。但人之賀也。謂其富貴有階也。予之賀也。謂其身名可不失也。不知陳子將何賀乎哉。

賀趙偉業中舉人序

安平趙君偉業。問顏習齋先生之學而悅之。以丁酉七月中浼。率其子漸逵。攜衣過予廬。問身心經史。並及河洛太極諸說。剖辨累日。犂然當於其心。因北上應順天秋試。遂中是科舉人。十一月上旬。金陵程石門年才蒻冠。寄予書。三年始達。則讀顏先生年譜與四存編。及予大學辨業。而深幸後儒之夠轍不迷也。縷縷數千言。矢以其明聖道而其書則漸遂得之。他手齎至。且謂其鄉人聖門稱賀。求一言。嗟乎。顏先生阨搖跂途。遠宗聖傳。俗之大驚小怪。固其所也。乃北方如趙君諸賢。既願私淑。而南中復有後進殊尤。篤信其說。吾知天地神聖之有靈。而周孔之道不泯。泯於世也可冀矣。今人稱中舉曰孝廉。曰登賢書。以漢舉孝廉。周書行藝於鄉。今取士先於本省鄉士。故云然。以八比選士。誰問其孝乎廉乎。所謂閭胥書敬敏任卹。族師書孝弟婣睦有學。黨正書德行道藝者安在乎。名存而實亡。假是而亂。與學術之錯誤。卽此不可曉然歟。趙君本劉姓。其父倚其姑家無子。命之繼。少苦寒。業紡織。從師讀書。數月。逐束去。而少壯卽於僻處緒閱。詩人析賞。年二十有九。補弟子員。今諸偉科。而翩翩修謹。吞耕硯食。不妄取與。一承趙氏宗祧。一則其本生父尚無恙。四弟列膝下。時佐甘旨。孝廉賢書之稱。他人虛之。趙君不且實之也哉。自是倡明聖道以益大其學。則可賀者多矣。

眞定黃氏家譜序

吾覽黃氏家譜。而歎其孝思之不匱也。論述慈易而孝難。語道孝純而慈駁。蒙以明其然也。牧野傖夫。無不顧復子若孫。狩之舐犢。鳥之餔雛。以我之所生。故不自知不自解。而惟恐傷之。凡物盡然。是易也。然其間爲慎姑息。以致壞其所生者比比也。故道多駁。孝則上返吾身之所自生。由父而祖而遠祖。儀禮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自慈烏返哺而外。鮮有知所生而報之者。又云。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是爲難矣。然小孝稱小德。大孝稱大德。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未聞孝而雜有乖沴者也。故其道爲純。不學易乎。乾坤索而爲六子。慈也。而所生如否如剝如明夷如蠱。或以緘戾滋爭。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如蒙師下爲坎。曰以剛中。曰剛中而應。大有晉上爲離。曰柔得尊位。曰柔進而上行。以乾坤爲父母也。不忘本也。則其辭利以吉。非此道耶。黃君時雍。康熙癸酉舉於鄉。司鐸予邑。甫下車。卽遠紹荒里。翩翩言行相顧之君子也。復見其長君能章。捷癸巳科文闈。次君升遠。捷丁酉科武闈。皆斐然質有其文。且孫枝蘭茁玉瑩。謂黃君何慈以昌後如是。旣而持其所著家譜丐序。載其父武舉公。祖文學公。曾祖武舉公。以至北遷始祖總旗公。皆燦有傳述。木本水源之思藹如也。其子姓之椒聊蕃衍。洵有自哉。黃君年七十矣。尙拮力教思不倦。知其益篤而大孝得天者未艾也。吾行以觀之。

閻戶部詩集序

三代教士有四術。曰詩書禮樂。禮樂於今蔑略久矣。書後有廿一史通鑑。其繪也。而宋明史辭蕪事雜。通綱僅發虛言爲時文用。鮮知政事之綱領者。惟詩自騷賦漢魏樂府以及唐人律體。雖刻畫風雲月露。觀三百篇達政能言之道相逕庭。而其大小正變。以各道其性情。則未有殊也。自明季虞山錢氏、宗宋而繼唐。於是風雲月露之辭。變而爲鴨蘆瀰漫紙上。而詩乃卑而不足道。雖然。余嘗慨晚近諸學俱衰。道德衰。經欲衰。文章衰。惟詩猶爲健舉。其故何也。自唐以排偶爲時文。明以帖括偶比爲時文。而指經史散行者爲古文。而詩與古文。遂爲才子文人所競上。然明以時文取士。而專用朱人註說。語錄章句。關防心胸。雖勉爲古文。大約不離其縢俚之時文者近是。歸震川、茅鹿門、輩亦不能自脫也。而李北地、王弇州、決而棄之。又飣餖秦漢詞語。貌似神去。詩則與時文別爲術塗。攻之者相戒宋後語不以入。故明代古文卑茶。而北地、大復之詩。突過元宋而逼盛唐。其時畿輔近地。如盧次楩、王青屏、頓鴨汀之儔。可歌可傳者。指不勝屈也。逮及興朝。宋人道學之饑。幾極而衰伏之。古文與詩。浸以日上。文則侯朝宗、毛河右、王崑繩。詩則河右以及屈翁山、申鳧盟、戴滄洲、皆崛起樹壇壝。一起宋元之衰。如吾邑戶部閻君公度、亦其一也。公度與滄洲居相近。夙聞其說。而延王五公先生於家。日相刮摩。又博極墳典。不滯宋人籬下。故其發爲歌咏。皆有法度。非苟成者。且天性近道。不必斤斤聖賢成攄。而恬淡名利。每篇中守拙安卑之致。一倡而三歎焉。其於達政能言未知視者若何。而庶幾乎可以興觀可以羣怨矣。嗚呼。能無傳哉。予故砦爲詩校俾其諸子開雕以問世焉

送楊公賓貴州布政序

己亥長至後。塨如保定府。適聞巡撫楊公報擢貴州布政司。謂之曰。今之政事。惟錢穀刑名二者。而藩與臬實司之。臬彰癉善惡。民命風俗攸關。藩則但持銖兩令平耳。雖然。惟其人。今公以道平刑以陟黜山僻荒瘠。一綫迴通。轉之滇閩由澤。因兵民。非僅錢穀也。公曰然。前巡撫劉公蔭樞。招集流亡有功。彼任。當請利弊而行。塨辭如都。晤方子靈皋。言公在保定甚有守。州縣苞苴謝卻。制臺初度。屬官僉朝服進。將上壽。公獨補服。衆異之。公曰。吾以爲朝服非可輕用也。衆無如何。皆改補服。歲七八月。制臺病。闔屬官及紳商民建醮誦佛經。公獨否。制臺於郡東修大乘庵。落成。親詣上香。滿變菲。邀公往。凡八往返。署吏長跪從臾。公曰。非公事也。卒不往。方子曰。是足盡公乎。吾昔知公南書房。朝廷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周易後。公曰。西洋法誠密。然與三聖人易不必比附。一日又以後人所繪河圖洛書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之無作處。吾自觀光來。未見有挺挺如公者也。因問其政績。余曰。塨杜門不通世事。未能知也。然略聞其一二。巡道司八府刑名。書吏率紹興人。有事必投其門。以貨輕重上下其手。每獄累年不決。居停皆滿。公至。則試書吏。不通者汰之。通而素有能名者。留內署。給飲食。其家人水火不得通。州縣案卷至。書吏惟得一籤識即送公。公日夙興發文卷。訖即二門下鎖。不會客。將案卷起訖細研。然後升堂審訊。案疑無遺照乃至。諸命案盜情。不逾數日即讞決。羣向轅門叩觸號呼而去。吏胥雖欲乾沒一錢。不得也。貪者撳縮者。

賓。今士民聞去。行吟坐嘆。或涕淚泣下。方子喟然曰。天下業也。如吾與子著書立說。則萬世業也。塨曰。唯唯否否。自宋史分道學傳以後。明初定制。惟朱發濂一人。而教諸生讀書。僅猶大路。無一言及於其後辭文詞。丘瓊山、身躋宰輔。緣辭於講作、丘於進大學衍義補外。無所建豎。較之王三原、李文達、不講道學者反遜也。豈史氏遺之耶。抑道學之僅可自治而不能及人。僅可著書立言而不能勒功樹業耶。若是。則聖經之明德親民爲虛語矣。今得我公而爲而儒一洒之。是萬世可傳可法者也。若但紙上聖賢。目角道德。奚濟乎。奚濟乎。方子瞿起避席曰。謹聞教。及歸。遂次其語以送公行。

贈衡水劉生序

歲之辛丑杪秋。學使者陳公滄之按臨上谷。傳博野儒學教官曰。當迓顏習齋先生四存編。傳道大儒也。其令博蠡二縣諸生投公呈。吾將請於朝。奉顏先生祀文廟鄉賢。已而果行。且偏論諸生。諳以習齋學行爲的。予婁居不得晤也。詢其何以能是。及白任若自祁來。乃知衡水門人劉生廷忠實發之。生之師王宗洙聞學使者將性。因令生呈顏先生存性編學使。而問生存性大旨。生歷歷以對。若孔孟爲之親喚。而與張程對難者。學使大奇之。後屢召見。賜之食。論古今學術人物。日晡乃出。論每出學使外。學使屈服。時生方以童子試入泮。則學使喜而特拔之也。於戲。亦今士之豪傑矣。使遊吾門者。盡能如劉生彰明顏先生之學。文周孔孟不適爾稱快於天。而聖道朗朗揭日月行哉。予傳習齋學。思與天下人共。而不可多得。長子習仁質直而通解。每外無可告。歸入家庭。輒竊喜以爲膝下有人與聞。可備後此來問者之往復也。今歲八月。倏去予生理幾斷。昔孔子阨於陳蔡。遂疑道非。今之災殲甚於困餓。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乃劉生忽發之學使者揚之。始知聖道何在人心。而主張其事者未必非也。從此改過遷善。求廣其傳。又乩乩有生機焉。甚則喪我者吾兒習仁。而甦我者劉生廷忠矣。吾此後之望劉生者厚矣。

贈張可玉序

南樂張可玉。以避荒遊豫晉江北諸處爲賈。而不屑也。折節从陳右函諸人讀書爲學。已而歸北。來執贄。癸卯、下榻予齋。視之。能甘貧守命。不取非義。嗚呼。此作聖基也。沮沒者无論。予生平惟見顏習齋先生義命之閑不踰尺寸。其他交縮所稱海內殊尤者。如王崑繩少以經濟古文自高。不可一世。讀學亦睥睨宋儒。方靈皋謂之曰。勿退也。今奚有天使來臨。加寒微以卿相。而漠然不爲華。歸之程朱乎。歸之君子乎。崑繩默然內省。惲皋聞博學有聲。而一聞予言習齋學。遂斥去舊習。力追聖道。省躬崇儀。然言家世科第。未能遽然。即靈皋翹翹乎視富貴利達如淖塗。而人之文錦貨梁無克擺脫。皆歸自刻責。今可玉獨毅然以此爲基。吾喜之不寐矣。雖然。祝以人情則飾。程以聖道則微。是特公綽之不欲耳。若欲成人文以禮樂。其功有可窮哉。且可玉遨遊天下。世學染之者有二。一習人讀書明理之說。恐以維誦濡搞自是也。一聞異端祿撫方技家言。或偶爾喜珍奇之也。其悉淵之。而循循然禮樂兵農子臣弟友仁義禮智。斯可以上達矣。然而猶有說。吾子所謂子子有守者。於冷淡時見之也。彼候門奚乎。獨非吾人閱歷時乎。世固有甘心寂靜。而搖情喧熱者矣。孟子曰。富貴不淫。貧賤不移。非居廣居立正位行達道之大丈夫孰歸之。

贈王子宗洙之任成都令序

衡水王子宗洙、得顏先生四存編及予傳注平書訂、讀之一再諸度、已而過其廬。質經析疑。欸其不爲帖括所纏。然未得數數然觀其經濟也。無何。陳學使逆宇校士。王子附麗平書條陳數欵。學使以爲綱經濟。聞於朝。以拔貢赴格授成都令。於雍正二年歲暮旋里。忿忿然去。寄予言曰。聞教于先生者頗詳矣。斷無發塞者。予見之瞿然而顧惘。昔之語王子者實未詳也。或旋乾而轉坤。或梠安而小濟。或詭遇以獲禽。吁乎其各途也。越人有爲水學者。聞銀夏之間有瀚海焉。其天潢橈檻往。而不施於用。歸泛黃天蕩。刑不得。發瓶革而贐之。抱以泅。又不得。漁者操刀往來如飛。喟而曰。咄。來附耳舟。遂畬其夙昔而從焉。漁人毋乃詒人乎。王子語予曰不變。過祝之矣。

恕谷後集卷三

記杜紫峰傳靑主軼事

偶閱施愚山集。有云、康熙十七年戊午。詔舉博學鴻詞之士。試後。又詔親諸布衣處士。有文學素著。老不任職事者。其授京銜以寵其行。部議七人。擬授司經局正字。當宁薄其官。與杜君越、傅君山、同授內閣中書舍人。時杜年八十四。傅七十三。皆未與試。先歸矣。部議官不及。而中旨特授。蓋異數也。是役也。越子郊爲我言二君被詔力辭。北直巡撫命以驛車過越門。掖之登。即去。山西遂以監車敲山就道。及到京師。各杜寓門謝客。比試。越告老。山告病。詔舁入。伏而不謁。乃免試。命出。越遣郊問山曰。何日行。山曰即日行。及歸。當事委中書命。皆不拜。越號紫峰。定興人。山字靑主。陽曲人。視周黨嚴光之事。豈分今古哉。郊親從於京。故云。

素景園記

素景園者。鄭公子兒言所新闢也。其陽有舊圃。中丞在時修之。疏棗闢以花卉。在居宅東稍南。迤而北。即今園。南畔栽柏。蓊藹排立如牆。北植芍藥。廣二十武有奇。縱三之二。又北爲魚池。旁雜植枸杞、檄杏諸木。西爲舟房。當以曹。正北廳四楹。階兩垂薜、牡丹。轉而北。又室五間。中列卷軸弧矢技擊距躍之具。皆坏泥塗。無侈丹雘。廳堂對池東爲大陂。周遭皆楊柳蘆荻。怒生於下。東濱邑城。西瞰宅居。樓閣如兩山夾

護城隍。綠陂爲射道。不樓石爲山。珍禽鳥不蓄。自此花木榭宇。隨意補諸。或不補。不爲意必也。公子率諸弟力學。各有精舍。而又以時聚此。校文考道。接良友相質。并及學樂習射。弟弟怡怡。互切劘。予過之。愛其景物之淡素也。爲之名曰素景園。因思昔人以園品園。曰某園、唐李小將軍畫。某園、元倪迂畫。皆絢而失著也。桂檳蘭棟。楨墻堆金。隋秦富強侈之習。所以敗也。紅葉丹楓。青蓑蘭棹。朱明虛浮無用之學。所以亡也。何如伏羲之畫三奇三偶。樸以素。無綺無幻。而億萬世生衆文明。窮變極化。已盡在此歟。且即以公子一家論。其爲絢乎。則中丞撫巡吳楚。如日之中。如花之放。而公子能承其光而飫其豔也。果其爲素乎。中丞方且如朝暾。如蓓蕾。子若孫自此策義和之鞭。扇谷風之吹。其進有可量哉。於戲。素與絢之相去遠矣。故於一園而覘其意如此。

重修杜家莊寺記

蠡東杜家莊舊有佛寺。不稽所始。康熙二十七年。莊人劉氏募衆重修。至是勒石。問言於予。予嘗謂佛者、順氣運而生者也。人五六十以前。耳目精見。聞心增記憶。逾後則聞見皆退。記憶忽忘。歲序如之。春夏日生。豔紅沉綠。叢枝濃葉。自無何有。而滋化旁羅。秋冬日消。抵向之美富。玉露剝風。瑟瑟灕灕。世運亦如之。當乾坤之初闢而盛也。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聖人。植綱定倫。興禮奏樂。開物成務。將洪濛之乾坤塡實充牣。熙熾樂愷。三古而後。荏苒衰矣。禮漸壞。樂漸崩。人倫庶物。時就耗斁。而佛氏適生乎其間。以空虛寂滅爲教。豈偶然哉。儒者乃欲以尺仁寸義。出空拳而批駮之。不亦愚歟。卽然、消而不返者、氣化也。逆流挽濟者、事功也。艾者旣屆、曰、吾任其疲癃以亡也可乎。調劑藥餌。緩疾以爲經。御飲肉以助神。八九十人而耳目聰明。起居壯王。如二三十者。豈鮮無之也。然則氣運獨不可逆而旋耶。特是順氣運者易。轉氣運也難。吾於杜莊寺之重修。并鐫貞珉。知其爲順且易之舉也。故三歎而記之。

甲午如京記事

壬辰、聞方靈皋以戴田有事。被逮。癸巳、事解。抵今甲午十月。乃過存。七月、抵京師。知靈皋供職暢春苑。修樂律。以母病告假在都。八日候之。假滿。已迨十一日、復詣奉太夫人稱觴。將登堂拜。而靈皋適前一日來。聞予聲趨出。愴然互拜曰。苞乾坤罪人。老母病難。不能頃刻離苞。而苞必不能常侍。奈何。問獄事。靈皋曰。田有文不謹。予責之。後遂背予梓南山集。予序亦集作。不知也。難前夢先君至。苞抱之。乃血袋中空無何、難遂作。皆苞無實盜虛所致。憶癸未塌後。先生曰。名、禍階也。今先生安居奉母。而予若茲。宜矣。已而論禮。予謀卜夜。靈皋曰。敝寓無容膝地。比隣劉君可借榻。但先生攜僕被來耳。黃昏往。靈皋間過。曰。苞居先兄喪。逾九月。至西湖。忽過美姝動念。先君逝。歠粥幾殆。母命食牛肉數片。期後慾心時發。及被逮。則此心頓息矣。何予之親父兄不如遭患難也。擠徵哉。予曰。自咎甚虐。特是三年之喪。天通地敝。雖屬大變。乃人所共有。哀一殺。身一惰。則雜念起。故聖論曰。喪事不敢不勉。禮曰。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寶。今舉族北首。老母流離。身陷西市。幾致覆宗。其與居喪常變又殊。故情亦殊也。又問曰。心動矣。性忍矣。過事不能咄嗟立辦。能何由增。王崑繩昔謂我曰。不能辦事。幼習程朱之過也。豈迂腐非變故所能移與。又

曰。老母日迫。罪戾滋加。發之奈何。予曰。先生請以敬。勿以發。舜遭人倫極變。而夔夔齊慄。惟將以敬。敬則心有主。敬則氣不耗。不能可徑。患難可平。禍外加變。何解於禍。此聖賢常人之分也。靈皋起謝。楊舉人三娟。紹興人。倜儻有才。入座。則靈皋爲母通州購杉板。患中梗。而楊倜然任之也。左右驗棺難如兩手。靈皋曰。楊君視予難。予感之。先生不視予難。予尤感之。昔左浮丘下廠獄。史道鄰與獄吏五十金入省浮丘。左膝以下筋骨盡脫。仰負南壁。面目焦爛。道鄰入抱嗚咽。浮丘以指揩目曰。乃爾耶。此何地。汝至此。摩礡將擊之。道鄰趨出。及後以鳳廬道危扁治兵江上。親流寇。曰。吾一不敢負君。一不敢負浮丘先生也。先生爲聖道傳人。予近考證若成。先生其傳諸。語楊曰。予讀顏習齋先生年譜。入李恕谷廟。見矢堆糠粃。昆繩嘗曰。顏李食蟲衣垢。斷手塗足。吾不能學也。予曰。此謀道之根柢也。宜其學。因言妻遭親喪。夫不入內。降服降其文。不降其實諸禮。時起視母。僬僬瞿瞿。孝友殊於須臾。延醫至。問方寒乞。懇如也。劉君、淮安劉公文起之子。選廣東令。未行。出拜。問心性儒與釋老何分。予曰。居敬、儒也。主靜、釋老也。處九容以戒不視不聞。儒也。嗒然若喪。釋老也。次早靈皋謂昨與總裁徐公元夢曰。李恕谷譜律呂。不問。而謀及愚鄙乎。有同事魏王二聯林曰。李某以老病。春官且不能赴。而能堪此乎。可謂善處先生矣。乃別去。抵里。思天下師友之助。落落如晨星。今晤靈皋。接其孝友。砭我浮薄。挹其切偲。剷我冷峭。立品嗜學。顧頷不疑。以予之衰憊廢棄。誠之不面赤而汗出哉。爰識之以當弦韋。

劉氏祠堂記

方靈皋每爲我言。吾居京華。五夜狺必聞猖寥聲。其號呼皆如人。悲痛憐之。而天何以不憐之耶。今人爽於毛羽矣。吾茲疑人禍也。什子曰。民散久矣。友僻散。戚娟散。甚至祖考亦散。盜不問。每一思及。輒疑而趨之以權也。乃今觀於安平劉子琛家祠之成。爲之暢然色喜。劉子以戶曹名臣後。文化吾宿臨卒。囑之勿忘先人。母卒。又囑劉子亦力行不怠。修家譜。樹墓碑。今又家祠落成。正堂三間祀四親。而東西立不遷之祠與祧祠。令其子孫世世守之也。嗚呼。是仁心藹如者矣。劉子夙厚重。稱君子。所謂道迎善氣而回天地之慘機者。不在此一家歟。苟得人人效之。俾天心得返。而靈皋之言爲之不驗也。吾竊冀望之矣。

重修通州學宮記

文王世子云。春入學官。釋奠于其先師。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周禮大司樂樂祖。祭于瞽宗。註疏謂禮詩書皆有先師。然并非專廟。但於其學設位祭菜。則古有學而無廟。唐武德間、詔國子監立孔子廟。貞觀、詔州縣皆作孔子廟。邇遞宋明制愈備。廟後有啓聖祠。東西兩廡從祀先賢及儒。再下列名宦鄉賢祠。其旁則學署。爲教職所居。出爲明倫堂。藏書尊經閣。而諸士傳習之所多闕焉。所謂學千戈羽籥于東序。詔禮于瞽宗。詔書于上庠者。無有也。則今幾有廟而無學。嗟乎。紺宮琳宇遍天下。而集大成之聖如孔子。若僅同古之先師。暫設籩獻。固爲不可。而原立學之典。與人才。輔政治。今博士倚席不講。弟子散處。私肄於家。聖道之分歧而茂路。或亦由此。通州南倚會通河。東扼榆關。北控古北黃花諸險塞。匯吳越楚豫齊魯漕糧。漕輸京師。爲環海要區。無歲珊瑚木難。琅玕翡翠。蘭桂橘柚。楩楠豫章。沉檀安息。殊方廣洋奇怪珍

錯。罔不積貯於是。而後達之天府。布之四方。光怪陸離之氣。鍾毓於人。多雄闊而沉深。易可大成。乃漸豐儲厚。藏垢其間。而又井里駐牧。擲本崇末。雄闊流爲浮華。沉深變以機械。其須陶而淑之。非可沓沓視也。今江甯巡撫吳公、以康熙三十六年守是州。建明倫堂五間。擬前立齋房課士。未及。陟去。然心終不忘。自吳蠲百金。且囑坐糧廳吳公竣其事。客歲、遂同通永道張公、州判王公、各捐金並糾闔邑諸文武官。以及紳士。共得若干。移戟門磚木修學署大門。鞏飛鳥革。泮池濬深砌高。煥然改觀。今年又改名宦鄉賢而恢壯之。以故材令修學署住室如夏。遂於明倫堂下左右各建齋房五間。爲生童游息所。功其偉矣。禮聖道士。各釋厥制。語云。合之則雙美。非斯之謂歟。堪幸親其成。當事者留之講學訓士。而以疲癃不堪乞去。乃王公亦陞任將行。後之君子。上有教。下有學。勿負盛舉。或亦有心者之所同也。至州判汪君、吏目李君、董監有力。例當備書。

忠恕堂記

己亥、秋、予自武城旋。過犁邑之小營。晤張勵明、李文長、語學。勵明之東道主爲蓋翁公讓。相見驩甚。揖讓至忠恕堂。觀其懸壁。皆忠恕言。匄予記。公讓少任俠。與其邑貴顯豪過從。忽遭事齟齬。豁然悟曰。今而知忠恕。而不忠恕之毒鉅也。遂埽軌杜足。庇堂。顏曰忠恕。課子孫耕讀。不出戶者三十四年於茲矣。爲予道津津不敢盡背兩人言虎。其一傳聞虎事甚悉。背捷衝破。逃地卜食。聆者以爲博。其一夙被虎噬。談之色端神懼。聽未終。背毛髮淅瀝。敵罔臨徙而退。於戲。躬歷之感人如是夫。

記王草堂語

予遊如武林。交王草堂。其著述頗引予言。歷有負曆。後聞其移寓閩之武彝山。而音信迢迢矣。今歲庚子、到白下。晤身在修。乃言其尚健。曾見於武彝。爲之作舞。因偕草堂遊天台雁蕩歸。示予遊詩。謂予曰。下走返渡錢塘。遇文僧。祝而東震孟之孫也。云亦將往遊。因問遊蹟。縱告之。迨數月。浙省有詩二山册葉者。每幅先畫峰巒。次系以詩。遍饋當道。則文僧遊後所作也。閩之踪有誤。已而見問其故。僧笑曰。吾何嘗遊。即以先生所言作册耳。予唼曰。今天下皆如斯矣。顏習齋先生所謂舉世成一大謊者是也。講道學者不必心得。但纂語錄。選詩及文。不必能作。即肆甲乙。甚至天文地理兵法諸有用學。僅襲雌部帙行世。皆未嘗通曉身試。而惟從故紙中薈粹者也。覽者不知而誤用之。殃身害世。禍可勝言歟。草堂太息而起。

記李氏翁媼已事

李生元英從予遊。一日、惻然謂予。元英先世本以前朝軍功。世襲百戶。守紫荊關。中葉有遷蠡東者。隱於農。遂家封。至元祖諱光祚。生而端謹。遭明之季。綠林起。爲盜所誅掠。虜吏捕之。諸毒備至。家以傾。及清初。乃稍稍蕁業。又捐館去。大母劉氏茹荼攻苦。持家操不少佚。誨元父及元英入庠。諸女皆適名門。至今得以溫飽苟安者。大父母辛苦之遺也。嗟。元英能不忘本。可以教矣。明代承平二百年有奇。及其衰也。中外交訌。旱蝗頻仍。莽盜蹶起。日下睹則百十爲羣。叢怒揮芒。劉若邨。掠若氏。一攖其怒。颯叱咤棄之溝壑。官吏莫敢誰何。自崇禎末至順治六七年。乃熄。民不安天日者十餘年。是何世運哉。今幸安堵已

久。然癸未山左水災。流殍十之五。客歲丁亥。吳越饑民幾變。今又七省告災。吾北直亦半祲。米價如水鹽。
脛行越貨。時聞竊賊。畏耶。天下安與不安。始於仕途。終於草野。徐果亭少宰嘗爲我言。明季當據博一君
子歟人。今則賄賂盛一小人歸己。挾苞苴。衰乞當關。匍匐而進。主人睨而笑曰。是殆善奔走解人意者。聞
之喜不自勝。或以揚於衆。則喜彌加。氣彌雄。嗚呼。君子之名以貪穢而得。已可傷矣。況百計營求。使人呼
我爲小人始快哉。日益月甚。殃禍之變。未知何底。詩曰。無念爾祖。又云。有懷二人。吾願李生三復之矣。

恕谷後集卷四

復王豐川書

三世兄過蘇。乘示手書。晤誠之致。溢于楮端。至論塨互相規勸。不可對面相失。至言至言。拙著見駁正者
甚當。是譜直諒。敢不報惠。令郎二曲年譜。昨在秦邸匆匆一繙。未詳。但念二曲先生雖未親炙。大約刻苦
力行。安貧樂道。養親教後。嚴取予。慎幽獨。必有卓卓可傳令人聞之消下奮興者。今觀譜中似載躬行實
蹟之事少。而當道表彰之事多。此非所以揚二曲也。子貢結駟連騎。名聞諸侯。然稱言語。顏淵陋巷簞瓢。
則迹若顯。而稱亞聖。後世炳然。則知學人光天燭俱垂穢者。原不倚顯容述諸公也。惟存其迹可耳。尤事
辭費。因昨論訂修。尚未竣事。故妄及之。餘悰不盡。

上毛河右先生書

自丁亥八月。奉候先生清祉。伏處僻邑。不通信息。今已花端月。至都。問貴省何氏。知杖履安適。舉手加額。
特姬漢充有兩世兄皆不在長安。無由細叩其詳。總穆髮變。高年自調攝爲禱。西河全集已捧讀。不知近尚
有著述否。塨近著書曰大學辨業。聖經學規纂。小學稽業。閱史郄視。田賦考辨。宗廟考辨。禘祫考辨。郊社
考辨。學禮。冠禮。祭禮。士相見禮。學樂學射。平書訂。運心編。學易中庸講語。闢天主書辨。於內聖外王之
學。粗有端委。剔消積塵。遵宗古聖。但年亦五十有一矣。心性尚多浮動。世身每有過端。天下妄見妄聞者。

亦妄有稱許。而或非其人。或愧於己。貧困如故。家累益煩。其終可行可明此道。未可知也。其終委之荒烟
蔓草。未可知也。惟屏焉一身。無日不以帝天相質。無念不與天下萬世相流注。亦差可自對。至於道之明
行。則斯世斯民所關。非我所能主。先生謂塨何哉。學樂二卷。久爲先生所梓。丙戌。張衆舒見過。論樂相左。
客歲始有校正。爲學樂叢三。不知是否。今呈政。衆舒有駁樂錄語二册。語言未足剖辯。欲同奉上求先生
明辨之。以定一是。因魚雁未確。恐致沈閣。故尚有待。然其所駁大端。亦具載學樂三卷內矣。惟乞論定。即
便中示下。顏先生年譜開雕。內載先生一小傳。王草堂亦附入。塨老母安健。已立三子。今春決不下場。並
聞。餘悰惟有馳注。

與方靈皋書

塨自幼知求友天下。而亦幸有其人。或志節廉賢。或記覽淵博。或才能揮霍。然簡窺者率墨守先儒舊說。
未有心得。淵博者或耽好名。揮霍者每蹶弛不循矩矱。而三者已極天下之選矣。惟見門下篤內行而
又高望遠志。講求經世濟民之猷。沈酣宋明儒說。文雄衣被海內。而於經史多心得。且不假此篡取依門
爲名舉。此豈近今所能得者。私心傾嚮。謂樹赤幟以張聖道。必是人也。而相晤恨淺。不盡欲言。是以久思
奉書左右。惟探擇焉。憶癸未春。聚於王崑繩長安寓所。門下執拙著大學辨業相提誨。塨因謬陳格物之
義。聖學之大旨。門下稱是。深相結而別。迄丙戌春。入京會兼黃崑圃父喪。至八里莊。門下指塨語曰。大學
格物。先儒論之詳矣。今謂格物即格三物。終有疑。奈何。塨曰。君疑之。即吾亦謂人疑也。周禮人方疑爲僞
書。何有三物。但門下不必作周禮三物觀。惟以仁義禮智爲德。子臣弟友五倫爲行。禮樂兵農爲藝。請問
天下之物。尚有出此三者外乎。吾人格物。尚有當在此三物外者乎。即雖以後世文章講誦。亦祇發明此
三者耳。格物之物。非三物而何。吾儒明德親民之學。止於至善。乃尊於農工商。而爲士之職也。試觀宋儒
用佛門惺惺法。閉目靜坐。玩弄太極。探賾性天內地。不離於二氏乎。終日章句吾伊。經濟安在。試思伊尹
割正有夏。周公制禮作樂。誅中管蔡。孔子則期月三年。日望施行。及爲司寇。卻萊墮費。宋儒自期有是乎。
相推有是乎。不過明理講樂。闡發經旨。其爲將就耳。孔孟之傳。祇如是乎。孟明視止齊之道乎。士之職乎。
門下撫膺曰。然。朋友所以貴面講也。伊時深服虛心竟識。抵翌日過寓。復亟商治河水利與鹽諸事。又
以旋里忩忩。大略數言別去。自此日懸於心。夢寐服食。如見顏色。不知果可脫去舊轍。剖明聖道與否。每
浩然而歎良友時聚爲艱。而天不生才。偶生之。又未卜何途之用也。塨聞學於顏習齋先生。先生待言學
非鉤異。亦非沽名。鉤異則爲異端矣。沽名則爲小人矣。二者皆往聖所宜誅。乃深究聖道之壁地。生民之
塞屯。不得已而作存性存學以辨之。庶幾聖道生民之不淪胥也。蓋先儒歧路。亦非有心。時勢積漸。莫能
自主。然而下阪之車。東逝之水。撫人挽回。殆殆安底。學稽堯舜傳中。內天性而外德行。道人倫。著禮樂。興
布之則爲政。導之則爲教。先傳後受。則爲學。然而道雖原於天。事必習於學。任天難概。下學可幾。三代承
二帝之法。於民擇賢穎者爲士。使之學於學中。就樂正大胥習禮樂射御書數之藝。而即以此供子臣弟
友之職。全仁義禮智之性。分名而一事。幼學以此。壯行以此。廣者周禮學記文王世子諸篇可考也。論語

孔門諸子問仁問孝問政。由求公西亦應知以禮樂兵農。孔子自居好學。而其所學之文。朱子解文章曰。威儀言辭。解文在茲曰禮樂制度。解學於識大識小之道。曰。誦訓禮樂。正所謂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也。博文、即格物也。約禮、即將所學之文物。而實體之於誠正修齊治平也。諸經所載。前儒所註。確證如此。至於誦詩所以習樂。讀書所以考政。總未有如後儒弱率弟子今日背何經。明日講何文。皋比而談命天。四座環聽。搯管而著書解。萬卷猬陳者也。自秦火後。而學術劃然一變。古聖以傳身示之實迹。無從授受。不得不尊之載道之籍。如所謂經書者。既尊之經書。遂因而習行少。講說多。德行讓之長者。如陳實荀淑等。政事讓之雄豪。如周亞夫、霍光等。而專箋註傳經。爲儒者用是塞天地橫四海之聖道。僅存一線。陵夷以至五季。程朱諸儒出。慨然欲任聖緒。其志誠豪傑之士也。而沿流既久。尋源爲難。知訓詁不足爲儒。而內益之以心性。外輔之以躬行。變箋疏之名爲章句語錄。以爲發明聖道。非備訓詁。自謂超漢唐而接孔孟矣。孰意漢後二氏學興。宋儒又少問其說。於是所謂存心養性者。雜以靜坐內觀。浸淫釋老。將孔門不輕與人言一貫性天之教。一概乖反。處處談性。人人論天。而外以孝弟忠信爲行。註經論道爲學。獨於孔門之禮樂兵農。執射執御。鼓瑟會計。忽焉不察。以爲末務。又諉之於小學已失而遂置之。於是退處則爲鄉黨自好。立朝顯爲講官諫臣。所稱特開門戶以轉世教者。不過如是。若其濡筆腆鼎。并得罪宋儒者。又不足辯也。而至於扶危定傾。大經大猷。則拱手推之粗悍豪俠。其自負直接孔孟者。僅此善人書生之學而已。明太祖崛起。儒者惟一宋濂。而一無所建。今定三藩之難者。並無道學。不可見賊。聖道之明親止善乃如此賊。然人才不一。互有長知。亦何足病。所痛者。不自以爲不足。而儼然全任聖道。舉天下之聰明傑士。盡納其中。以空疏之講悅。怡然於心。以浮夸之翰墨。快然於手目。明之末也。朝廟無一可倚之臣。天下無復辦事之官。朱大司馬棠。批點左傳。敵兵臨城。賦詩進講。其習尚至於將相方面。覺建功奏績俱屬瑣屑。日夜端坐著書曰。此傳世業也。以救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毒。嗚呼。誰實爲此。無怪顏先生之垂涕泣而道也。前寄存性存學。想已寓目。但恐習說先入。雜駁拔而左右痼成見者。復來聲鼓皆惑。則未決何如。端曾疑門下時藝。於世道成痼。題反覆辯論。側乎其言之知仁心爲實迴異近儒。而又氣厚識沈。其所望以卓然有定。重明孔孟者。豈淺鮮哉。顏先生爲學一生。四十五歲始得下走。教以心性之功。經濟之道。及後崑繩來。名既成。年亦長。而聞道心折。遂肅贄。可稱勇決偉人。但崑繩夙學原從豪傑入。故其學經濟更

其所長。新著平書一帙。命端訂之。遊同之外。有補有改。甚有關也。容後呈教。今端年五十矣。柔原愚弱。更向衰老。而夾扶寡侶。傳受渺人。即謂所得言者之友。亦寥落殆盡。日爲登譬。以門下之德望。若得同心倡明此學。則登高而呼。所聽者遠。南中後進。殊亦必有聞風而興起者。較之窮廬寒存之鳴號。雖厲亦何常踏擴。昔三代封建諸侯。久而列國兵爭。各求富強。勢日趨於功利。至戰國時。衆口一詞。其焰燄如。孟子乃獨區區持仁義迂闊之說。以和欄抵。宜其爲儒于悲。罹所譏笑也。然無何宜簡讀之間。而其言大驗。聖賢見之遠而慮之深。乃如此也。今聖道之懸還。二千年矣。顏先生忽出而獨尋絡以開吾徒。豈一人一心之力所能致。此殆亦天地神聖之所啓也。門下雖欲爲不朽人。必不隨場觀笑。富貴既如浮雲。文辭亦

爲春華。其所以佗佗自立者。必有在矣。繼往開來。努力自決。勉旃勉旃。存治存人顏先生年譜三種呈覽。不知明春可北上賜教不。佇望不盡。

復黃宗夏書

小札并改訂貽序稿已寄就倩人北寄。忽手翰到。言已於六月二十一日南旋矣。是日七月十三也。正爲祭先齋戒不能自持。忽忽若失左右手。齋在亦亂。天下甚寥廓。人甚衆。吾目中僅首得足下一人。乃忽天各一方。足下即精進。無由啓益不肖。若衆楚咻啾。萬一少退。寔可爲天地先聖憐才長歎也。如何去心。三復大論。人道祇在事父從兄動靜語默之際。能時時檢較。不自寬假。則下學上達。即可直造聖域。又謂顏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離。一離之非飢則寒。見確守定如此。吾知其日進而不少退也。果矣。大約吾學須胸中時有新機。學業時有增益。始能常遊聖賢之途。若但往薄故吾。即易隤落。昨與王崑繩所言甚多。題其省身錄一則云。日記考察有三。心之存日密否。身之視聽言動中禮否。時覺其進否。一也。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學。或諸藝或祇一藝。月考年計有加否。二也。身心既範。學問不懈。則天理日有所悟。人情日有所照。經濟之術日有所閱歷。果變動日新乎。抑仍舊乎。將灰塌不鑒乎。此甚可以驗吾學之消長。三也。今錄呈。據到里。遺家事故。旬日無肯暇。幸可自對者。心不爲繫累。小學已著成數樂諸學。皆少長尋勺。僅頗可觀。尊君先生前帖致候。纏楮千萬不悉。

答馮樞天書

五月下旬。捧讀來翰。并歲佳篇。篤崇實行。謂以詞章。瞻顧數百里內。少其倫比。狂喜呼三弟塨同觀。故友闊直詩皆謂朝得一士。猶以告人。塨則更甚。平生偶獲佳品。輒卮之沐之。首戴而肱持之。況今顏先生主

法乾相繼捨我。左右將伯無人。惟與舍三弟共晨夕。而恐未能有成也。若得足下一勁輔。講學力學。先聖世道。皆與有慶。而豈僅主客式賴哉。因憶昔年往謁習齋先生。先生急出足下書。贊嘆揄揚。既而再見三見。問足下來否。先生曰未也。因嘆後儒率心中一涉想。筆下一成文。即旁一著論。精力已畢。果詣步趨者。安可多得。及今閱來教。乃知深以習齋學爲是。特貧累遂就闕也。自古聖賢無有不資朋友而成者。故直列一倫於君臣父子間。孔子大聖。而於子產晏嬰兒事之。漢儒甚重遊學。至於濟徒都座可當除。不啻窮瘁。宋儒若程張朱陸俱多磐氣。塨於先正無能爲役。少年食糠覈。衣鶉結。貧甚。然不敢自棄。入泮後。始從顏先生遊。三四十里皆步往。既而走四方。凡海內道學才雋通儒文士。無不委曲納交者。是以極爲至隨。而於身心頗有功力。經濟頗有見解。禮樂兵農經史頗有論著。考古縱過萬卷。皆朋友力。而因深信五倫首行。皆此一倫成之也。嗟乎。人僅欲爲鄉黨自好者。閉門無交可也。若如大論盡性至命。參贊化育。繼往開來。舍友其何以哉。且今時較古更急。古學術未墜。而孔子猶周流天下。以廣考究稽。孔文子曰。好學下問。故今論人必曰學問。今則學術失傳。異言喧豗。歧途眛目。而欲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慨言篤行。恐與者不易矣。足下天分甚高。而又不憚下問。勉期命臨。少俟秋爽。亂寓去歙里咫尺。方將妄託於老馬識路。敢辭往來。其卜日而卜夜焉。

復程啓生書

丁酉十一月朔、後八日。安平門人趙漸逵持一函至。燈下展讀。則發自金陵。甲午冬書。乙未春附郵。至今四載始達。鑒照高遠。辭滾滾如江河。讀已而喜。再三讀不自休。竊訝天意不可知。今乃信天之不喪斯文必然也。不然。足下年才踰弱冠。而卓見聖道如此。豈造物無意篤生者耶。塨自二十一歲從遊顏習齋先生。爲六藝之學。迺壯出遊四方。交天下士。如毛河右諸前輩。取其博物。助我躬行。禮樂射御書數在大小學者。皆考究今古。稍有實據。因聞雖習齋四存及拙著辨業問世。年來更爲易詩論語等傳注。於習齋之學益擴充之。似周孔故道。儼在當前。而犬馬之齒。今歲亦遂忽忽五十有九矣。每午夜旁皇惆悵。以遠近問學者雖有其人。大率一長一解。求其明於心。行於身。宣暢於言語。發揮於事業。可全以付者寥寥。甲午冬、武進惲皋聞至。博淹敦廉恥。一聞習齋學。遂共學。篤行著書。視予不遠。殆其人也。然退而思之。又悒悒不樂。皋聞少予不及十歲。其與陶甄夫、方靈皋之與予交、年之先後。彷彿也。及予者耄。而諸君亦就衰矣。非後進英奇。使聖道相衍遞禪以至無窮者。今乃忽得之。足下年少才高。議論輝光。畢映如偉炬燭天。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傳不至墜地者也。則習齋雖亡而不亡。謝顧雖衰而未衰也。慶幸私情。竇望無涯。敬裁書而附條答於後以復焉。

附程書

新安後學程石開頓首再拜。謹奉書恕谷先生門下。開少好辭賦。亦爲制舉文。其於學術之是非眞僞。未有以辨也。弱冠後。從外舅陶甄夫所。得見顏習齋先生四存編。及先生大學辨業。始知當世尚有力實學而續周孔之緒於燕趙間者。蓋聖學之失傳久矣。數百年來學者。不入於朱。則入於陸。互起而諍。自習齋先生出。舉唐虞三代學教成規以正流失。廓清紹復之烈。未見有如之者也。先生嗣其後。自當若孟子之道孔子。不然。則荒塞於戰國之横流。而孔子之道未必尊師至今爲烈也。夫物盛則衰。以先生師弟得二千載已喪之眞傳。乘數百年將更之氣運。宜一呼而靡然從風。然而應者尚寡。非三代周孔之學必不可行於後世也。靜坐讀講其習。進可以干祿。而退易以自足。二先生所爲教。則孝弟忠信禮樂兵農。躬行力學。不得漫然虛大者也。又安肯遂其所甚樂。而從其所不便耶。雖然。勢極必返。願先生省可已之文辭。絕無益之交往。保愛精神。以道自尊。而專肆力於周官三物。旁求同志。益廣其傳。令天下不病於道之難行。而咸信夫古之易復。則先生之無負習齋。而大有功於當時後世者也。開也愚弱。未能即時北上。摳衣執贄。擬先撰閑道錄以矢願學之心。謹條錄請正。臨書不勝瞻依馳溯之極。

與王崑繩書

昨入上谷。相別握手。歎後進乏材。聖道湮阻何日。悽然淚下。天地神鬼。獨无鑑斯。无躁无躁。讀兩易註。拍案稱快。超前軼後。又言各卦總結。六爻分象。合爲一象。勢如率然。殊關彙措。但謂爻變互卦。以及伏體反體似體半體。則聖經所无。當埽而去之。歸里再四考索。有未敢遽以從命者。謹自吾子據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二語。以爲爻變乃占事。非平居觀玩所用。然此互足之言耳。觀象玩辭。變在其中矣。觀變

玩占。象在其中矣。不然。占亦有不變者。何以觀乎。且聖言不止此。爻者。言乎變者也。爻者。效天下之動者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者交也。陰交陽。陽交陰也。則爻本以變爲名。而乃曰不變乎。故爻不用七八。專用九六。以云變也。而曰爻不言變。是反聖經矣。而謂聖經无有乎。左傳蔡墨於乾初九九二九五上九用九曰。乾之姤之同人之大有之夬之坤。智莊子於師初曰。師之臨。游吉於復上曰。復之頤。王子伯廖於豐上曰。豐之離。皆非卜筮也。而即以變訓爻。辭可據也。吾子曰此亦不足信者。則春秋諸賢。尚屬三代遺英。左氏受學孔子。必有師傳。而盡以己見駁之。後儒武斷毀經。吾子所惡。而可蹈耶。互卦亦聖經所有也。繫辭傳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吾子以爲但論中爻。非言互卦。則當在泰上曰歸妹。泰之九三至六五亦曰歸妹。辭與歸妹五爻同。夫歸妹之辭。非習言也。而故伺之。非論互卦乎。豈周公繫辭。彼此雷同。覺漫然已乎。周史占觀之否。明指互有艮山。吾子又曰。占象不必在卦爻中。則未有占出於易象之外者也。至於伏體。卽對易。反體卽反易。文王序卦。於屯蒙五十六卦用反易。於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用對易。孔子作序卦雜卦傳以釋之。則聖言矣。豈易象所无。而聖人強爲扭合也乎。易文言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謂乾三爻旁通。則爲三畫坤。坤卦六爻旁通。則爲六畫乾。若如俗解。謂旁通曲盡其理。以爲泛言之也。天下物理。本乎天者親上。皆天矣。猶是乾矣。非旁通矣。本乎地者親下。是旁通坤矣。非泛言矣。夫乾之旁非坤。尙有何物何理哉。反體則泰之傾否。鼎之顛趾。周公顯著其象。傾顛反也。鄭人謂孔子顙似堯。項似皋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似體也。腰以下。半體也。人既有之。易象亦然。不者、无以盡天下之

像也。无以盡天下之變也。且亦思易之妙。變者易者似者之究不變不易不似乎。乾坤。生生之道也。孔子頂似皋陶。肩似子產。而究爲孔子之頂與肩。非卽皋陶子產之頂與肩也。吾師習齋先生曰。予思劉濂章時卽莊莊。思陳國鎮時卽戀雞。思張不惻時卽謙挪。變易之說也。而究爲習齋之莊莊戀雞謙挪。非卽三賢也。春秋占觀之否。觀之否耳。互卦有艮。亦艮山象耳。未嘗卽作否艮二卦斷也。占屯之比。仍屯之初九。非卽比之初六也。若卽否比。是否矣。比矣。非觀之否、屯之比矣。吾子乃疑有變有互有伏有反有似。每卦有二十餘卦以爲紛。不知二十餘卦。仍只一卦也。故曰不爲典要。惟變所適。又曰。既有典常。道不虛行。二者兼會之於易。思過半矣。至謂每觀艮爲門闕爲手等解輒厭之。又曰。立象以盡意。不必執取爻畫。乃聖人以意爲象。則王輔嗣程伊川舊有此議。埽象去象。見於註傳。而其言泛濫。不論辭例以繫。漫然論理。則何必註彖註象。但講魯論孟子卽可。何者、通一理也。今既註彖象繫辭。卽論理亦須強比其辭。杌隉附會。吾子讀其註。自見。何爲蹈此。且如此、勢必將說卦諸象。以爲非聖人之言。如歐陽修輩矣。是毀經誣聖之漸也。豈可豈可。拙著自告成後。未得有道就正。无由發露。今賴吾子直諒。使狂愚再四擬議。幷益多矣。然亦望吾子深究之。廣通之。再詳以論。歸於一是焉。

與朱可亭學使書

塨啓。昨在秦郵。傳聞有州縣與執事相商。延塨講學。慙汗无地。及旌節過寶平。謬辱降禮。昧旦前、卽枉車騎來臨。楊令閽者先辭。以致騶駕久候復行。及至塨知。倒衣起迎。則已發矣。追至道左。匍匐負罪。悚惕不

使。躬詣蒲城。以修往來。又以開塲校士。嫌疑當避。不恭之愆。无可補苴。用是謹以書達。以白其悃。昔士子師赴豫州。未下車。卽辟荀慈明。已下車。辟孔文舉。李邰爲陝虢觀察使。禮下陽城。皆嘉德好士。名臣之盛節也。若塨則燕趙鄙人。士林自愧。雖少承父師之教。頗知聖緒。而志力謭陋。以言行。則千瘡百孔。救過不暇。以術業、則學山文海。登涉未能。曲節下顧。徒辱聲纓。至講學一事。又今古攸分。不可不察。古人先學而後講。故魯論曰。學之不講。卽中庸先博學而繼以審問明辨也。後人則以講爲學。多事空言。鮮效事實。且古聖賢講學。如學禮則講禮。學樂則講樂。子游問孝、講以敬。子夏問孝、講以色。雖皆因學而辨。因人而發。後儒則高坐鴻宣。或談性天。或訓詩書。開帽恢易。人可冠履。而其實不如古學教之切實也。故講學不惟塨不能。抑且不願。年底省親。不日東行。謁會之期。並不能定。惟是高厚雅誼。日勤肺腑。謹呈拙著二帙。求正。不盡。

復閻行上協鎮書

自崑來寓中一晤。肝膽氣誼。握手如故。已心許之。昨會秦邸。倍深喜躍。何者、麾下秉鉞閫外。謙恭下士。重甚難時。知將來建立。斷非淺鮮。近訪秦俗。猶有關鎭同袍之氣。而飢食渴飲。亦易成動。麾下若拊摩孺撫。投醪分甘。異日使之蹈湯赴火。乘風萬里。可唾致也。馬服君穰苴二傳。熟讀何如。承命下楊韓門。極契鄙懷。而愼修初政。剔弊流行。一聞出遊。投轄固挽。爲之奈何。當俟後晤耳。曉夫致候。不宣。

又書

復札妄言則古柑士。或曰。古之名將。租賦皆輸莫府。故能養其軍。今自贍不暇。何暇其他。予曰不然。是主田廢、士卽不祀先。馭宮薄、宦卽不立廉也。亦在人而已矣。吾友負奇才壯志。縱難格外行事。斥不急之費。退无用之人。念士寒、與之共惡衣。念士飢、與之共惡食。念士勞、不張蓋。不坐乘。推心置腹。一甘必分。視衆若赤子。隆才若師賓。有疾痛則垂泣而拊摩。醫藥之。此亦何不可行者。安平君善鼓士。不必在豊裕時也。或无言而退。因截書以瀆。不知高明以爲何如。臨池懸注。

答王帶存書

昨在秦邸。過承吹噓。彼時私心猶疑以爲南中名士互相標榜之習也。未敢深論。及旋富平。追思覿言。溫然可掬。非單復者。不謂德音婉娩。復爾邃辱。見道之明。體道之切。溢於言外。且知淵源有自。得於家傳。乃悔昨之待高明者未盡也。愧甚愧甚。目下返里省親。富令差役隨行。敦促必來。可屆明春見過。聯牀午夜。傾倒今古。富令極知重士。每有來問學者。必埽楊饋。或無斧資。且倒囊以贈。勿以豬肝半片引嫌遠避也。所教令先君選言而出。擇地而行。爲日紀以自考。又言聖學不離倫物。苟不躬行。高談性命。勿取也。又言聖學原欲經世。夫子於及門。問何以爲知。於誦詩言爲政出使。非如後世高幽道學。迂闊无用。又言學者隨時隨地。當存畏天憫人之心。斯誠聖道嫡傳。顏習齋先生以此立教。塨日夜孳孳赴之而不能有副者也。門下但留體家傳足矣。塨又何知。尙有裨益。至高論格物。謂大而君臣弟友。小而灑埽應對。皆由學問思辨。與拙論如出一口。然又遵朱子卽物窮理。而以格鄉三物爲疑者。或以未見鄙著故。惑侯明春摹

本恭教。夫卽物窮理。亦未嘗非。但朱子謂物及於天地鬼神能蝮草木。則或非初學所及。或闘聖人所不必知能。而窮理之功。又不外誦書讀書。仍步於虛。故須少有商榷也。且塨有偶與先儒辨者。皆爲聖道學術人心世道。不得已而立言。至於章句小義。明知有誤。不輕道及。況所見未確。校來數鐘。以好勝求名之心。爲詆毀先正之具。固古聖哲所不樂聞也。甄夫論周正不改時改月數端。塨已忘辨之。已又論諸子問孝四章。相因爲次。思新交一一駁正。恐難以堪。乃徐曰。昔餘杭有一孫海門、著解論語。皆章章接續。人崔異之。此不駁之駁。而在座者莫解。故傳以爲塨然之也。竟隨譚忠草先生、謬念慮劣。□竟作古。□□可傷。顏先生年譜一本先呈。餘統容面悉。不宣。

恕谷後集卷五

復惲皋聞書

來札云。上谷相晤。匆匆然一見。輒覺神明警醒。得數日安樂。蓋誠於省身者。一觸卽覺。乃有此景。非門外人所知也。小犬親遊。辱厚貺。不敢卻。拜登竦然。至於毛先生居東之辨。似歷歷可據。然天下理道何窮。若高明更有考據。闡教也。但自宋儒後。於帝王經世闊大之猷。總屬隔壁。如武王無觀兵事。伐紂非聖人。一日未絕。則爲君臣。一日命絕。則爲獨夫。種種議論。似屬維繫君臣大倫。悅耳可聽者。而其實於經傳不合。於帝王大道皆悖也。幾時促膝傾倒其說。先此佈謝。不盡。

與王崑繩書

春間有字來遂。不知到否。平書已訂訖。所酌訂者。附各篇後。與兄稿相半。卽名曰平書訂。何時相唔。一上下其論也。今歲五月、爲楊愼修所致請。遂有富平之行。愼修。兄所留知者。性喜事。自負遠志。是以愛民立政。甚得聲譽。惟是愼終爲難。而宦署中人。喁喁爭利。臨嚇難免。歲底必旋里省親。不能久住也。落落乾坤。我兄弟外。不知更向誰是。每念今之學者。如一人曰我好遊。遘一人曰我好遊。遂攜而同行。而并不知遊有遊之學。遊有遊之才。遊有遊之資。下則未嘗顧遊。而唯歡相從。輒曰我亦遊也。嗚呼。出門悵悵。欲何之哉。春間小札。以交遊勿濫相瀆。觀必乘照。我二人皆已老大。忽忽奈何。稚躬不閑。追悔我後。守身寶道。當

互相規勉耳.今歲遊秦.李二曲門下士.皆以顏先生之學爲然.梁長興學禮.孫聖居學樂.焦瑞生讀孫吳.張潛夫學平書.陳尙學學易.文武在位.亦頗聞風嚮往.我裘窮老.无可爲者.文中子或可法也.過歲復到秦中.鼓舞後進.亦未可知耳.闔府勛定.時寄德音爲望.不宣.

與張子鵬韓同甫魏嶠功書

前一小徒自中州歸.言三賢覽塨與西山先生書是之.私幸際見不謬於有道.今徐生見過.屈指伊洛豪傑.復道斗山昔唱正學.如飢渴.即欲過叩.綠顏習齋先生斗辟人世.急北會葬.來春大約重南.可圖把握耳.近世詩文字畫浮學不論.所稱高座道學.根據不過三者.一玩照內地.一持身不大偵蹶.一誦讀著書.遂自謂今世上品.夫誠今世上品也.但以之封錮謂周孔之道祇如此.則偏任嚴.更以禍世.何者.其內地玩照.皆依傍主靜觀空.爲二氏所羅.而失聖門戒懼愼獨存心養性之正也.不大偵蹶者.乃孟子所謂鄉黨自好.而於聖門約禮之功尙缺略也.至於誦讀.則學者餘事.著書乃不能行道.不得已而明道之事.而周孔正學.則論語所載問仁知問孝問政.由求等所習之禮樂兵農也.今蔑略不務.而但兀兀窮年.故紙充棟.復增以紙.舉世目道學爲迂闊无用.而已亦以迂闊自居.聖學之明.親止於是.如此哉.故潛承顏先生.教於同人少有辨說.非爲此一二啜名者辨也.一二人有誤.何足辨.獨是舉世以爲聖學正路止於如此.而心性無實功.身世無實學.天地萬物不能位育.可爲太息而中夜傍徨也.李三賢不以爲非.來歲務得一聚.坐言起行.使聖門果有傳人.所關何似.當今海宇寥寥.惟各自愛.不宣.

回楊愼修書 庚寅正月初三日

塨以不才.謬承嗜痂.愛均體膚.有言必從.幸不獲罪士民.臨行.紳耆吏役供張祖道.戀戀祝以復返.足下投地垂泣.固邀相成.辛嚥咽不能語.每念之.寔爲酸鼻.今乃播梓畫見各別.無賴滅獲乘隙交搆.以致聳畚耆來有他.因遣送役婪歸.此不知關係足下一身一家之事.不知關係一邑天下之事.皆天也.今歲再聚.開水利.發桑田.分鄉里.綠民兵.課士習.布道教.延訪俊傑.挽回治道.此何許事.天豈容易令我二人左右有成者.固非奴婢所能阻壞也.惟此.足下孤身.愈榮譽懷.如何.如何.除邪如何除.布善如何布.足下善自愛.極力保攝以健身軀.一言勿輕發.一事勿輕行.勿與僕役褻褻.勿勞精力.早睡戒酒.以使夜閒讀醒.小心以使人无能欺瞞.少事以使神常健壯.勿喜衆承獎譽.以受人愚.勿輕託腹心.則奸詭不得施矣.字到.萬勿動氣生疾.爲人所幸.徐以處之.機變何常.千萬不盡.

與來儼若書

十月半.過德州.一李生龍友來見.曰.臨朐上五井來子儼若.奇士也.及抵武定.拜五老庵.庵曰.儼若義勇.不可一世.又晤登州趙德生.云.先生昔遊海上.訪人物.曰某某佳.但無實經濟.聽之狂喜.以爲近今所罕有.世之蚩蚩飮食者不足論.其穎異稱士者.爲八比.再上爲詩古文.又上號理學講性天.皆趨无用.先生獨重有用學.同眉吾道有人矣.已又聞五老庵云.先生家計日削.抱贏疾.恐綿延難起.塨大駭起立.何有用人而至此.天欺人歟.天阨之也.吾則不知矣.如非盡天災也.則病有自來.亦有自去.先生自度爲何如

人耶.若果其身爲天地萬物不可少者.有疾而不自療.與朋友聞其疾而不思所以療之.皆與於不智不仁者也.是以妄擬一方.獻之左右.不知有合與否.而愚衷不敢不盡.竊以爲庸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嘶懷天下而不卹家室.一在憂世而不樂天.古聖賢之爲人也.敎必先以養.其自爲也.先保身齊家.而後及國與天下.井里農布.養身家之具也.而今與古又異.古資興不出萬家之鄉.公私治民治事之盲甚夥.易於見用.故無憂貧.後世反是.而父母不可不事.妻子不可不畜.故許平仲曰.學莫先於治生.以不治生.則无以養廉節.无以長學問.故海內豪俠者流.往往奔走四方.候門掃軌.漸染齷齪.而且絫絫然爲糊口計.所謂兵農禮樂者.僅託空言.而无餘力以從事也.即或閉門高尙.九州四海.空懷措畫.而一身一家.未有措治.煢煢困窮.妻孥交謫.貧繼以病.昧頭知氣.嗟乎.跬步不能.而尙言遠大耶.旣曰有用.何不用之身家.何不勤.何不儉.何不走風宿雨.擔水負薪.何不上取之天.下取之地.如范蠡馬援.可聚可散.此病之當急醫者一也.吾儒道德經濟.原非二途.舜遭焚廩浚井烈風雷雨諸難而不攝者.以其夔夔齊慄.性天已定也.孔孟悲天憫人而樂在中.蓋簞瓢之勳業.必自敬定之性天而出也.後世豪俠.一有遂志.輒怨天尤人.氣鬱髮指.至不能得意.氣日塡膺.身益无聊.外感內傷.皆相纏制.而憂傷終老.病入膏肓.當爲孔孟所不取也.此病之當急醫者二也.先生自勘.无此病也.无妄之災.行有喜矣.苟萬一涉此.先生而果豪傑也.朱晦庵曰.如此爲病.不如此即爲藥.吾知開鄙言必一笑挺立.不知沈痾何去.而身體髮膚.劃然爲壯士完人也.相見有期.容再傾倒.不悉.

上太宰相公書

塨向以家貧親老.食力四方.以求菽水.客歲歸里.老母七十有餘.疴弱多疾.勵須扶掖.飮食疴癢.跬步難離.日謀北上叩謁鈞衡.而未得遂.昨王之臣以萬歲科進士來自都門.之臣.從孫之表昆弟也.傳諭請閒.不以迂遠爲非.且欲提拔薦剡.蛩之華顯.感甚感甚.而但塨非其人也.昔相多屯.面目黧野.如溪壑山豕.惟知蠹草長林.引避庭除.必且驚愕失其魂魄.況進之淸廟明堂乎.此萬萬不可陷越者也.塨行年已五十又六.功名富貴.極知非分.一無越思.惟是學問積習.緣與性成.自覺於堯舜周孔之心源.粗有所見.於三古所傳之易詩書春秋禮樂.微有所解.近者禮樂六藝皆有著述.易經大學中庸已註說.論語正在詮訓.而負之迂闊.言之則聽者希.付之梨棗.則无力.恐一旦湮沒.遂委泥沙.以夫子之德.隆名位中天下.若不彼謫劣.取小著種種賜觀.以定是非.使得折中以資後世.即白骨而附之肉矣.固不必强納之淸華.使迂疎不適世事之人.動輒顚尸也.謹將易註閱鈔數紙先呈.惟乞坐論之暇.少垂觀覽.指其瑕類.是幸.北望稽首.惶恐惶恐.塨謹稟啓.

與溫載賢書

下交如門下者.尙復幾人.幸而暫止敝邑.自當朝夕過從.伏親色笑.乃一見輒旬.無能長侍.怠慢之罪.孜心漸面.然而有故.不敢不少白於左右.塨少頗負狂志.欲起而馳騁天下.建功立業.即萬一蹉跎.亦必講學明道.大聲疾呼以覺斯人.今俱已矣.年幾逝暮.上而當道.或譽或毀.皆傳聞過情.非塨本色.四海舊遊.

陸緖零落。鄉戚比鄰。同學者散。則強顏對人。將以何語。而墉又不幸。賦質迂疎。善笑工謾。射利陳乞。既已不能。米鹽款瑣。婦子寒溫。又復不慣。以此自知大人貴跡之事。斷斷無分。因之奉親攜幼。遠寘荒鄙。躬耕灌園。冬底務閒。尙有人象。入春以後。面目黧黑。手塗足泥。塵封鬼髮。傴僂趨走。與土芥細民同範一模。雖欲進身仕君子之側。仰首周旋。固不倫矣。是以甘作杜門。絶跡城市。卽敝邑數十里之近。皆經年不一入。偶入之、人以爲驚。己亦以爲怪。其不能常過請教。良以此也。惟門下格外之鑒。自能諒之。故一道。若他人、則忘言久矣。

與張解元書

近時學問人少。三五良友。皆落落天涯。每歸里居。輒寂然無語。不謂留心經學者。竟出自少時同硯席人。昨一聚談。喜出望外。拙論多有唐突。惟笙詩有聲無辭一則。伊時以日暮別去。未盡其說。此詩樂大義。不可不自著。笙詩非無辭也。小序有其義矣。束氏、夏侯氏、皆補其辭矣。古人未嘗言無辭也。皆曰、詩言志。若無辭、則或曰笙調笙音。而不可曰笙詩。世有無言而稱詩者乎。至宋人鄭樵、疑六詩何以盡逸。遂武斷以爲無辭。夫逸詩之故。安得盡考。或以笙詩用在一時。故連篇而逸耳。若曰無辭。則孔子删詩。而計之曰三百篇。乃取無辭者之計數。可乎。朱子又誤因樵說。因見儀禮燕與鄉飮酒文有歌有奏。遂解謂有辭者爲歌。無辭者爲樂爲奏。則擧其一覺忘其二與三矣。周禮歌黃鍾、奏大呂、歌與奏皆樂也。凡樂皆以鐘鼓奏九夏。奏卽樂。皆有詩辭也。且大射則歌射節。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皆以歌爲奏。卽儀禮鄉射亦云樂正東面命太師曰奏騶虞。豈騶虞采蘋采蘩。亦有聲無辭耶。周禮鞮鞻氏掌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註疏謂歌者在上。而吹者以管籥爲聲。故笙師掌教竽笙籥管諸器。故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是吹笙管無不比於歌辭明矣。鄉飮酒義。合樂三終。註疏曰。笙吹鵲巢采蘩采蘋。是笙詩不止南陔等六篇。且有辭至今見存者矣。孔子旣祥十日、而成笙歌。是笙有歌辭。聖人之行事。確可據矣。至又謂笙詩無辭。同於投壺之魯鼓薛鼓。但有音節而併無詩歌。更爲可異。夫魯鼓薛鼓。正應歌詩之節。以爲投壺之節者也。故前命弦者曰奏貍首。而乃若未之見也。何耶。所謂通經者。謂其穴貫參五。一觸百動。若與古聖揖讓而上下也。如執一未解。便成膠漆。失之遠矣。門下經學。諒不自封也。故敢以是請正。不宣。

復悔窩閔書

承示心銘。足見近功縝密。故天君昺露。但有商者。銘但言心之體狀。而未及其功力也。是從放曠禁制摸索擬議俱不得之後。而忽悟其妙。而非致功之據也。且二語有疵。心死、則佛氏涅槃之說也。玩之樂甚。惟恐一轉動失之。乃程邵養心之學（故程子閉目靜坐。邵子在山中靜坐六年）非孔孟養心之學也。孔孟之學曰。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先立其大。求其放心。而總之操則存一語盡之。卽詩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也。易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也。可以曠適。可以禁制。可以摸索。可以擬議。動亦操。靜亦操。如明鏡高懸。所謂明明德也。何有死境。所謂明明德於天下也。何爲動失。此道原細。向來所交良師友。惟見習齋先生內地

卓然。如王崑繩、宋豫庵、皆不易得。因足下精進無疆。故妄言之。

復悔窩閔書

端月十日、門下付天津人書至。二月初八日、又接手教。意念肫切。讀之感動。所論傳註殺剝良有見。但大學中庸年前已竣。論語刻樣俱寫訖。開雕十之三四。則不能止矣。雖勿輕與人可也。然墉亦有說者。門下謂朱註痼人。以其爲科場所遵。溫飽榮耀。俱出朱註。安得不寶而奉之。今欲呼其寐。難矣。誠哉是言。卽如方子靈皋、文行踔越。非志溫飽者。且於墉敬愛特甚。知顏先生之學亦不爲不深。然且依違日但伸己說。不必辨程朱。探其意。似謂所謂受恩深處卽爲家者。則下此可知矣。墉竊愚妄。謂不之解。但墉之意。非急望之一時。非概望之人人也。卽如目前求溫飽榮耀。固比戶皆然。然時然樹起者。遍地有[illegible]天相從數千里外。又得門下相印合。程啓生相推許。虞仲翔一經生耳。猶謂擧世無知。死當以青蠅爲弔客。今當吾生而結結有三四人。不爲少矣。諺云。千里而一聖。若比肩而立。百里而一賢。若接踵而至。自古難之。何論晚近。況其他心以爲是。而但口不能發明。文不能探陳者。又指不勝屈也。況天下萬世。又未可以意量也。獨是墉所疑者。不在同調之寡儔。而在此道之遂泯。墉與門下齒已俱長。百年而後。子弟未必能承。及門未必通顯。而書煩鈔寫。甚爲艱難。流布必少。天下事未可知。東振西蕩。遺籍散落。如此一二家藏。勢必沈淪。後世並不知有此說。而崛起之有人。固無自矣。故嘗謂堯舜孔顏若無經書。今世並昧其姓氏。又焉傳其道術。苟得梓本易成。散布人間。卽付之無何有之鄉。或千百秩皆亡。而一幸存。一遇有心人得之。星星之火。遂可燎原。韓昌黎文集掩抑百餘年。歐陽文忠獲於敝簏中。表章之。輒以行世。況聖道乎。門下謂求溫飽榮耀者。必不能翻然以從。墉正爲溫飽榮耀者之難痼聖道。而欲勉留此幾微一綫也。辨業學規纂。雖依傍聖經。恐人尙以爲一節之見。偶然之論。今聖言歷歷。皆與註明。則斯文規模道路。尙有一定矣。萬世而後。或不敢必越聖經以循其私逞也。雖然。墉謂必能傳哉。墉與門下交數年矣。門下視墉尙有一系標榜爲名之見耶。尙有與先儒爭勝之意耶。乃承顏先生提誨。謂天地民物。不忍令其塵霾。先聖先賢。不忍任其墮地。當日顏先生言此泣下。墉亦泣下。故妄冀倖於後儒竊疑之或熄。聖道幾希之可存。而不敢必。不能已。每五夜縈懷嘆息。氣絶而繼之以血誠者也。嗟乎。成敗明晦聽之天矣。盡吾心焉已矣。門下謂我何哉。又念宜刊小學稽業學禮。甚是。二種所費不甚夥。容卽圖之。不宣。

給陳兼之學院書

墉罪逆深重。謫居倚廬。本不當喪顏伸有辭說。但念閣下高樹道幟。表彰人倫。將敝師顏習齋先生入博蠡二邑鄉賢。拔王五公竹孫補諸生。又屬承注問。誼不敢忘。謹修牘。令禹生代往叩謝。並質學術。伏讀閣下批公擧習齋呈云。三物疏弱。兼通六藝。則於顏先生論學大旨。固已洞心許可矣。竊思學聖祗有下學上達二者。鋒著學辨質疑曰。孟子性善最的。程朱言氣質之性有惡。而曰清固水。濁亦不可謂非水。不知黃河之水濁矣。乃沙泥闌入。若汲而澄之。本體自清。伊尹曰習與性成。孟子曰陷溺則惡之咎在習。非性之才情有不善也。亮哉斯言。以爲情才皆善。是習齋存性編理氣皆善之論矣。蓋才卽形色也。卽氣質

也。歸惡於習。與存性編歸之引蔽習染者又合矣。何閣下上達性天之見。迥出先儒如此也。學辨質疑又曰。格物、卽格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有名目條件者。若於此外窮事物之理。如姚江所謂格庭前竹者。聖賢必無此無用之學也。拙著大學辨業。專論格物。閣下乃先得我心矣。蓋物卽身心家國天下之物也。格、至也。學習其事也。誠正脩齊治平。行其事也。故經曰。欲誠正脩齊治平。先致知格物。格致而後誠正脩齊治平。各有功力節候也。然學學其所行。行行其所學。祇此身心家國天下之物也。固無泛濫於草木萬彙以爲窮理者。至曰有名目條件者曰物。此語更精。蓋名曰條件。固無外仁義禮知子臣弟友禮樂兵農。如周禮所謂三物者矣。乃嘆閣下之於下學。確有憑據。視捕幻影。理亂絲者。相去萬萬也。豈堯舜周孔之道將大明於世。而特鍾於閣下耶。前聞衡水小徒劉廷忠呈存性編。博野廣文呈習齋年譜。僞生又呈小學稽業、學禮二種。近兩脩黃令索去四存編、辨業、學規纂、論語大學中庸傳注、恕谷後集、共十一帙。獻上。今又將論學二則傳注問一册奉覽。惟求閣下嚴加批削。誨其剌謬。示下。使聖道不致歧塗。非但塨一人之幸。而天下萬世之幸也。敢以手額。不盡。

陳乘三復書。略云。憶弱冠時曾於萬季野先生講座得瞻光霽。今二十年矣。校士蠡劍。備聞先生躬行實踐。凡禮樂諸大猷。无不深究原委。可措施行。誠孔門之羽翼。而後學之津筏也。所示論學傳注問二種。言言至理。洞見閫奧。歲試事竣。再過保陽。當細領大教。奉爲指南。曷勝瞻望。

復蔡瑞宸書

久違渴甚。忽承華翰。强張病目。披讀生喜。旋自悲傷。塨自戊戌十月、陡中風疾。半身不仁。年來日服藥餌。病不損減。勉自搘持。昨四月閏、失足一跌。遂日沈重。揚令姪弟來陪侍。病甚。不意微勞。竟動虛火。夜半痰壅。憤懣起牀。自恐脾虛作泄。肺虛失音。腎虛精竭。怔忡疲羸。已有年所。又得此症。口張不合。仰臥如尸。門戶數武。扶杖恐顚。大約不能久於人世矣。今承賢王德意。願竭踵頂。奈心神恍惚。語言顚眊。手足皆麻。趨拜無由。高明素叨深契。重爲代陳病狀。超豁厭鑑。使得少延殘喘。不亦首丘故園。長託聖世。若迫之西行。萬萬不能。不惟身病不前。老母年八十餘。原有風疾。聞塨遠行。必驚憂不測。塨尙何心。能不隕墮。母子二命。并於一時。諒有道必所垂憐。而吾子亦爲之惻然沾襟者也。庶蔦之來。萬求中止。啣結報恩。矢於世世。臨風嗚咽。不一不一。手戰不能書。伏枕口授令兒習寧呈。恕罪。

恕谷後集卷六

馮先生傳

馮先生名夢徵。字翰升。安州人。以廩生選拔貢士。生而凝厚。篤孝友。繼母趙氏待之厲。先生先其意所欲。陰遂之。遂以底豫。後每有盛威。先生論之立霽。當是時大河北孫徵君鍾元宗王守仁。刁孝廉包宗朱熹。講學。各著書鳴世。先生亦守程朱說。然結廬白洋淀旁。僻巷白脩。恬如也。已而與塨交。聞塨有較正先儒語。抵書爭之。娓娓數千言。及顏習齋先生與之存學編。論孔孟正旨。又見塨大學辨業。深有省。晚年與習齋結會共証。嗚呼。自程朱立學道名以來。再變而爲陽明氏。天下分門角戶者。不出二派。先生初堅墨守。末倘康衢。可不謂聞道者與。貧而好義。屢脫人於難。樂誨從遊。老愈恭謹。對客恂恂如後生然。歿後。五子以醇雅世其家。

馮君傳

馮君諱纘。字敬南。代州人也。大父廣東左布政使如京。以春秋名家。世稱曰秋水先生。父雲驌。仕翰林院講官。至禮科給事中。君生而穎異。好經濟。嘗謁魏敏果公象樞。奇之。戊辰、聯捷成進士。初補中書。已陞梧州府同知。衙無事。每爲上官剖疏別案事。特薦。調補南寧同知。南寧逼左江。與諸土司壤相錯。自吳逆後。伏莽多有。守土設莫誰何。君至。蹤詗其一。縛致之。訊其黨。皆獲。置魁於法。餘釋署爲鄕役。卒土兵伺盜。自

甚盜未發而捕已至矣。一日偸李亞四、梁數百人伏城鎭北檣。期舉火。請官出救踣之。大掠。君知、偵衆盜盡出而亞四在。急擒之。羣盜驚散。南甯故以竹結屋。櫛之茅。比歲相亞。每災輒延燒十百家。盜因乘之劫略。君命民。門尼設一貯水。甕無水者罰。立保甲。令遇災人擔水一石。連至。論賞。翌日按錢有無。贓罰賞。又使役巡城所。非運水及捕火人卽執懲。由是比年無災。而盜亦熄。歲戊寅。湖廣茶陵州有警。嶺西南皋餉伏莽。南甯營閭。謀與舉起應。當事者慮變。計之君。君曰。吾行辦之。密廉得其主名。夜呼謝釋從。諭以效力。皆感泣誓死報。迺令各招其徒入。卽土兵也。質明。它兵竣壁城中。當事詰大駭。曰何待者。君曰無他也。行釋去矣。諸奸見兵集。慴伏莫敢動。因按名捕賞之法。而犒土兵以牛酒。去。庚辰。攝府印。剔當關稅弊。巡撫彭鵬疏薦。適君丁外艱。士民攀留不得。至感唬泣下。辛巳、卒墳入都。有存家都門。萬子斯同、李稱君學者。因相會。抵冬、君延萬子孔氏子尚任王子源及塨論學。塨餽以大學辨業。萬子夙有講會。壬午、辛君乃邀同人十日一會其廬。癸未春、塨又入都。君廣集四方士列講筵。推塨講。塨謝不敏。座或問理氣五行及經義。路陳說。日晡散去。君留塨。喟然問曰。聖門所重者六藝。今置不問。學僞烏乎振。塨曰。君知其由耶三代以上。以仁義禮智之德。出而爲子臣弟友之行。緯以禮樂兵農之事。而其事則必習之學中。一源共委。典樂所以教胄子。大司徒所以教萬民也。無何、遭秦坑。口傳身授之學遂湮。惟古聖哉德行與藝諸典籍。幸有存者。於是搜賭爬羅。誦說多而習行少。謂傳經爲儒者。至宋明諸儒。又以漢唐傳訓詁。未窺本源。乃舉聖門不可得聞之性天。立主靜觀中致良知等名。以補首之上之虛。搜太極下之日。役章句。至於禮樂。則以爲緩圖。射御書數。則以爲鄙事。將子路之兵。冉有之藝。公西華之相禮。俱置學外。致使漢唐宋明諸君所與佐定宇宙者。率用庸盜局販豎。而所謂儒大儒。且高閣束之。待異日天下無事。命以班窕講書而已。不知伊呂周孔當此時。亦祇如此否。且禮樂兵農不務。則所持以盡行者何事。蓄德者何具。而德行亦因以亡矣。此學術所以日壞。天下所以日壊而不可搘也。君立起曰。然。乃遍究禮樂經濟諸端。夜深秉燭。偕其四弟壓及子考辨娓娓不休。塨復言脩身齊家務。君欣然期立見於行。初君童歲。詩文卽驚人口。顧唾棄弗屑。皆學射。應弦中。相馬。駑駿百不失一。尤精算術。測高、量遠、求深、推計今古。伸手布籌。咄嗟立辦。世傳九章書與西洋算法。人或觭轄莫解。君一覽立剖。輒指畫令人人可曉。生有功思。凡攻金攻木錐鑿鈐鍵之類。行則攜之。時考夾縟度。定刻漏早晩。地勢向背。皆出意解。手成小器。精巧遼絕。[illegible]業家自謂弗及也。每言制器今不逮古遠甚。如考工記弓人一則。妙盡物曲。學士不之求。工人又沒世不知。他率類是。嘗欲以所試農田水利軍旅甲冑火攻諸器爲一書。又欲推春秋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諸儲同異得失爲一書。皆未就。見成者僅有諸分指掌、測量方程二小帙。製器有簡平儀、大斜黃道儀、小時日晷、銅短度器、銅渾儀、皮水砲。乃甲申正月。甫三十八歲。遂卒矣。

李塨曰。聖道豈其與振也哉。何遇君之早折也。予初交君時。竊其貌擢然。目清瞭。詢之。則世家貴族。疑觀何以不類。乃卒短折。悲夫。卒後聞有肖暫。歐才尤見嫉耶。抑所見者遠。而左右周旋乃未至耶。使君不得盡其學。將誰尤哉。

李晰翁傳

晰翁諱雍熙。號滄秋。先世本山西強李氏。後徙長山。翁少好義俠。千里朋輩至。韓鮮存白。抵夜分。鋤強援貧難。立剛腸經紀。出千百金無造色。後丁父艱。盡禮。已而執母氏變。比非寇斗至。朋器食焚掠。翁大慟。蹐身壙中。親友挽之。得不墮。迺挫棄茄長齋。掛牙牌在胸。上鐫哉訓。下鐫曰爲善窮思。長白山故有外舅史侍郎別業。因結茅菁方外服。誦丹經其上。而好義急難如故。撫弟侄田宅。族戚養於家。俾成立數十人。里人以貧來質物。與直而還之。一弟爭壙。給以田勸息。乙指甲擅其貨。曰。無是也。爲代償。其他已逋贖掠助皆非難數計。邑有巨鎭曰周村。牙儈擅權。度橋度。翁倡人丸之稅出錢。不索商一錢。貨既至。居民亦裕。又立義倉義學義塚。偶疾走留癖者踵接。初、翁值明季寇起。什伍鄉人。百計長。躬與鋤陳。鄉鄰遭樹壘樓。外聯木寨。翁身執銳指揮。巨盜惕不敢犯。暮年、一日同從兄司寇化熙有所之。翁著笠寬博。司寇故與縱馬市上、怒躪。翁提鞭插後。馬惕伏。衞術走。司寇捧腹笑曰。何詐道也而若是。所著有孝行庸言翠岩詩集離著藏家。塨子孫繩繩貴顯。仲孫斯義。以進士今任大理寺卿。贈翁如其官。

李塨曰。王法乾嘗爲塨言。天報德亦報功。而功猶較著。可附益而指算也。盜入閭際秦。輕俠好義。子登甲榜。職部郎。劉調九以貲民好行其德。子姓習富。有官者。翁功更鉅。食報亦鉅。法乾之言不誣矣。翁晚德益進。雖著皆滲齋至道。訓諸孫曰。吾少跳於俠中。嗜貴老。皆非若所宜法也。雖然。漢七國變。周亞夫乘傳車至洛。求得劇孟。喜曰。七國舉大難而不獲孟。知其無能爲也。俠之輕重於世何如哉。吾行天下。每至必詢伎義急難人。不概見。慨慨繫之矣。

彭山人傳

順治十五年。蠡吾彭之燦南如叔門。絕餓踰旬。孫鍾元徵君挽之不可。七日而死。天下偁之曰。彭餓夫云。於時其侄山人名通者。亦與上谷張秉曜結北郊社。秉曜云。浩然歸去非如何。山人云。不向邯鄲志睡魔。秉曜云。生死總同秋色老。山人云。北邙山畔月明多。已而笑曰。生與死亦何分哉。乃放曠行歌。而一寓於酒。好學書及畫。時絕炊。妻子嗷嗷。倘揮案揮毫不輟。已而竟起出門去。妻子亦不知何往也。嘗遊京洛。貴顯家皆愛禮之。醉輒作狂語曰。許大長安。何寂寂也。有衣以錦衣者。書衣夜被。其妻曰。盍往之。山人昂首曰。汝欲使此衣役我耶。見人輒笑傲。或與人評至事。輒一笑而止。人爲之語爲留醉。下門楓歌呼鳴不自休。無酒。則揩屆而去。每高吟云。終日萬吞吐。不道一俗字。年八十餘。飲酒浩歌如故。卽書其錫進。

李塨曰。餓夫之死不悔。而山人復以放曠高簡遨遊人間。何吾蠡彭氏之多奇也。然山人雖疾世故。士妻子凍餒亦不以爲意。其殆爲莊列之學者耶。雖然。世之與得之而患失之。卑弱汙節而不之恤者。其視山人不管雲泥矣。

郭孝婦傳

孝婦開封郭鍾琇妻。而王指揮堯臣女也。明崇禎閒。闖賊李自成兩攻開封。不克。總兵陳永福子射其一目眇。大恨。於十五年四月、率衆圍四郊。築百計攻城。中乏食。撫官黃澍括民粟三次。斛一觔值銀二十兩。

經路草小紅蟲丸松蛾蟠俱勉至三緡。人相食。孝婦家計口日熬麪水一盌。雜以蘇毀。庭前蒲葡啗其葉盡。姑年七十餘。不能食。孝婦傾有乳嬰。適以連哺姑。如是數月。孀日滅。嬰饑損。嘅嘅泣。孝婦撫之亦泣拔頤也。而強笑詣上堂。乳其姑。九月十七日、賊遙黃河入城。家衆號。巢水上。食絕。連消溺。僅本姑。嬰竟殤。已而水益漲。伴高艤得一小桴。鉼琇扶母上。命孝婦面雍樹長兒圻隨。而身與弟別出。桴漂巨浪中。隨波逝。覺遠淺。四顧皆賊巢。無所之。有絳衣老父須髯皤垂與杖來。曰。而郭氏妻李耶。吾知路。可隨吾行。抵河干。不見一賊。引入草舍甚潔。曰。此有粥。食之。又曰。吾引而渡河相聚。命登一舟。姑勞坐而氣絕。孝婦撫胸泣曰。天乎。吾願貧年活姑。以乳餔姑口。夜半甦。曰。渴欲沸水。孝婦曰。此舟中也。安得沸水。仍以乳哺之。翌日、抵河北岸。絳衣老父已先候。無何遙指鉼琇曰。而家主至矣。遂不見。鉼琇故孝友。嘗推產與弟。鄉稱曰德育先生。子圻、積學有聲。生數孫。一女孫嫁余氏。不數年、隱居守節。養其姑。輿孝婦後先輝映云。

李塨曰。昔人傳郭巨以子分甘旨。將瘞之。幽得金。乃全。鄧攸避亂。繫子於樹去。而保其侄。皆出好事口。不足信。信有之。斷父母之絡體以爲孝友。烏在其爲孝友哉。若孝婦者。其心皆不忍。而勢難兩全也。斯足悲矣。鬼神相之。有以哉。獨恨明季士大夫無學術。嘵呰聲戰。以啓寇亂。使仁人孝婦。不得并保其母子。謂之何耶。

李氏傳

李氏、磁州生員作梅次女也。大父珍、中崇禎己卯舉人。終身不仕。氏少婉戀。十六歲、歸蠡圃生鍵。鍵舅驛臺、以義俠豪華起家。舅、民部。出身名進士。氏獨承以儉素。從與夫讀書節飲。比賢知聞。舅宦俸入不給。謂夫曰。吾家兄弟泰然。而令老親貧瘁京邸。非孝也。出孖珥數十金佐供。乙酉、年三十六、病卒。予嘗敘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倫亡其四。惟夫婦倫存。閨壼多深情也。又歎五倫存其四。惟夫婦倫亡。牀第逆別也。鍵於予爲友。門來叩。神傷曰。氏之賢已矣。願先生傳之也。氏艱於產。力勸鍵置副。自初昏琴瑟甚和。然寡言笑。相敬如賓。鍵偶動慾念。輒正詞止之。曰。非求嗣胡爲者。且獨不計君身爲也。嗟乎。古所稱儕輩有別者。殆氏與。乃爲傳。

魏烈婦傳

烈婦王氏、新城王五公先生之孫女。而忻州知州新安魏公蓮陸之長孫婦也。年十五六、父晹光許歸魏氏。事舅錫石姑田氏盡婦道。夫克儉病弱。相之敬而順。康熙三十二年、克儉補易州諸生。肄讀詩保定府城內。時病旋劇。烈婦聞之。自易州抵下倉皇入侍。左右承養。卒不起。烈婦辟踊長號。曰。吾無天矣。可生耶。吞毒半下咽。姑見。以指出之。大哭。呼曰。吾與汝舅俱有年。汝夫之二弟稚。汝夫死。汝又死。是死吾夫婦也。灌以藥。日夜令人防。且曰。若叔後日產子。首即與汝。烈婦時年十九矣。乃強理生計。茹荼攻蘗。不少懈。數年後。季子克肅生子繼先。遂以嗣之。烈婦撫育甚摯。背亂授就外傅。臨幃教父學。夜歸。必令背誦。初、克儉葬排故下村側。至康熙四十八年、錫石立新阡。營非烈婦同穴之志。怦怦動。淚集寔不可拭。已而作爲數矣。時錫石率二子入府試。烈婦撫繼先曰。汝祖及叔父出。祖母室无人。兒可侍祖母寢。繼先姑侍久。牽衣

不去也。及夜夙興。視兒寢熟。乃縊瀨梅縫。以手書壁。曰。吾事畢矣。志遂矣。端坐几上。雖縊而卒。王五公先生、與魏公蓮陸、皆容城孫徵君門人。徵君嘗明季周旋左光斗魏大中周順昌通塘之難。趁諸觸不偶。故其講學以氣節入。而五公先生更淬礪氣節。抱膝著居諸編。倚天長號慨慨。須眉如戟。蓮陸亦仔肩徵君之學。垂老不悔。宜其家婦女之仗節。視死如歸也。安肅知縣辭祖順旌其閭。爲文立石祭畔。一時歌賦鏈贊者無算。

李塨曰。吾友惲皋聞每爲我言。人性有四德。而今最重者在羞惡。請起人羞惡之心。人紀猶日上矣。嗟乎。誠哉是言也。如烈婦殆激發於羞惡者素耶。其視人之朝秦暮楚。靦面作心不可須臾活。而烏得不終以死殉也。婦父家姑。五公以孚易州田治埏之子誠甫。事夫如大賓。誠甫夜出至漏二三下。必秉燭作坐待之。無惰容。誠甫亦早逝。撫一遺子育孫成家室。今蕭蕭白髮。七十餘矣。與烈婦生死皆無負云。

王子傳

王子名源。字昆繩。大興人。父世德。明季以世職官錦衣衛指揮僉事。國變。避地高郵。著崇禎遺錄。子二。長潔。王子其次也。性剛而好學。少從梁公以樟遊。樟、清苑人。則已卯北直解元。後亦如衡高蹈。與王子兄潔共談宋儒學。王子方習亂。聞之。不肯背。編嘗兵法。爲古文。魏禧見而奇之。曰。此諸葛君之流也。著兵論三十二篇。謂古文規撫先秦西漢。以離以斷爲章法。宋人株守韓歐。文從字順。語求合。辭帷恐鎮直。而古文卑茶衰亡矣。三藩平後。饒尚筆墨文學。館閣徐乾學等招致天下名士。排指詞章。一時如劉獻廷以及萬斯同、胡渭生、閻若璩、姜宸英、皆集輦下。而王子亦與焉。顧睥睨儕伍。蔑如也。聞予相與晤。予微言聖學。王子目瞪神悚。抒予大學辨業去。是之。因與劇言顏先生明親之道。介閱存學編。夜同榻臥。雞鳴。蹶然起。立曰。吾知所歸矣。吾自負有用。古文必傳世。然船際太平。投鈴安事。文辭終屬枝葉。非所以安身立命也。請君偕予執贄習齋。遂入博野傳顏先生學。時康熙癸未。王子年五十六矣。初、王子自命英雄。夜定。必酒痛飲。而居身挺目電須戟。議論磅礴今古。醉則歷闢貴顯時流。雖以講讜塨徐謂曰。子誤矣。吾人當與變舜周孔衡長短。乃卑之較論時輩耶。王子大悔。立省身錄。效習齋日記。以考糾身心得失。晚年學益進。嘗

吳三桂叛。天下震動。王子笑曰。無事也。三桂鼓行而前。直抵中原。策之上也。順流東下。以取金陵。跨江而守。策之中也。襲徇荊襄。延日引月。此成禽耳。獨馬繼楨安知遠圖。必無事矣。已果如其言。及聞顏先生學。乃著平書十卷。一曰分民。謂士農工商以分之。甲保鄉以合之。立鄉官。曰正曰睃曰巡以治之。而奸民游食異端則變之除之也。二曰分土。謂郡縣久任重權如封建。縣統於府。府統於藩。其地域則因山川。隨幅幅。不相紊。不大懸也。三曰建官。謂內官設府。公孤端揆御史成均也。設部。農禮兵刑等六部也。設院。通政黃門也。設衛。金吾羽林也。設司。曆象醫卜之類也。外官則藩府縣。縣有堂。縣令縣師也。有衛。六衛也。有監。亦醫卜之類也。府藩皆如之。而異其名。其銓選則以一途爲陞降。不以他途雜之。如縣令轉至相國而其官止。縣師轉至大司城而其官止。縣尚理農者轉至大司農而其官止。縣醫官轉至京師醫官而其官止之類也。列其賢否爲舉錯。不以年勞限之。天子考相國。相國考卿貳以及州藩。下則各考其屬。外巡按御

史勳之。內御史府黃門院刻之。三年一考。九年三考。或陟或留或黜。而又有不時舉勸者。不論年勞也。四曰取士。八歲入鄉學。教之孝弟幼儀識字習數讀經書習小樂舞。十五入縣學。教之六德六行六藝。閱史條策。二十後教成者。進之郡學。教之三月。試之。又進之藩學。如之。進之成均如之。道歸縣。謂之太學生。分科以爲士。曰禮儀。曰樂律。曰天文。曰農政。曰兵法。曰刑罰。曰藝能。曰理財。曰兼科。分之各署。三年朋習厥事。乃晉授之職。曰下士。予觀。官以此爲始。五曰制田。議均田開水利也。六曰武備。兵制兵法也。七曰財用。論積粟錢法鹽法商稅也。八曰河渠。治水也。九曰刑罰。謂復墨以罪贓。復刖以罪盜。復宮以罪姦也。十曰禮樂。移風易俗也。而最要者尤在建官取士二則。所謂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初王子數歲從父於南。迄壬申、父八十思首邱。適天津鹽商張霖豪俠好士。延之。遂奉父居天津。中北直癸酉科舉人。父卒。葬之京師西山祖兆。經理松楸穴場數年、淮安姚守聘。遂謝己丑春闈。攜家而南。時閱予易經傳注。知太極先天諸圖皆道家異說。與聖經牴牾。乃於淮署著學易通言五卷。抵庚寅、遂卒於淮署。一子兆符。辛丑進士。自孔孟沒而聖道失傳。秦漢唐至宋明而歧途互出。佛老俗學。詖淫雜亂。顏先生崛起。樹周孔正學。躬行善誘。志意甚偉。而傳聞不出里閈。王子來學。漸播海內。如吳涵、萬斯同、王復禮、邵金城、方苞、謝野臣、陶窳、惲鶴生、以名宦聞。人傳布其說。而道日益著。

李塨曰。王子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迹其文名遠噪。公卿皆握手顧交。意氣無前。且半百耆儒。弟子請業者滿戶外。乃一聞聖道。遂躬造一甕牖繩樞潛修無聞之士。僂僂北面。惟恐不及。非誠以聖賢爲志。其能然乎。當在時相與切劘。更欲進以沈退純粹。乃及今思之。寒丰正柔。氣節雲漢。尚有斯人哉。尚有斯人哉。

黃鶴臣曰。崑繩夫子、己丑南行。餞予齋留詩云。髮向中來蒼易冠。與君對酌負爲歡。憐才自古英雄少。得意當前我獨難。消遣壯懷談寶劍。蹉跎春夢付征鞍。還期共醉金臺下。四野蕭疏放眼看。聽其語甚悲。而不知遂爲詩讖也。讀傳如見須髯。爲之潸然。

萬季野小傳

萬季野。諱斯同。鄞人。父兄以文學世家。季野讀書。過目輒不忘。尤熟廿一史及明代典故。徐尚書乾學聘入京修明史。已乾學去位。王尚書鴻緒主之。纂修。當是時、朝廷平三藩後。尚辭學。公卿從風。蹶讀書名士競會都門。而季野以博淹彊記爲之首。開講會。皆顯官主。供張。翰林部郎處士率四五十人。環坐聽季野講宮闕地理倉庫河渠水利選舉政刑諸項。不繙書。每會講一事。曰如瓶注。溫容陪札記。何代何地何人年月日事起訖。毫釐不失也。時吳都憲涵榻予論學。季野暴聞予名。又知予與毛河右遊。先是萬氏叔季在史館纂修。爲河右所折。嫌之。會金德純特延招胡朏明、季野及予。曰。三君者。天下巨君也。予後至。季野酒餘赫然。曰。河右全集序爲先生撰。稱許太過。將累先生。予謝之曰。敢拜直言。然序文先生未深讀也。序以躬行自勵。以讀書歸毛先生。方慮虛大。非以煩瑣。且聖道恢郭。詎一說而已。胡子曰。然。因罷去。既而謂予曰。先儒謂學錯出。愈謂祇是讀書耳。予不答。但叩其長。歲辛巳、都憲及徐少宰秉義謀梓予大學辨業。予思季野負重名。見不合。或詆譏。不如先事質之。袖往求正。踰數日。季野見下拜曰。吾自誤六十餘年矣。吾

少從遊黃梨洲。聞四明有潘先生者。曰。朱子道。陸子禪。怪之。往詰其說。有據。同學因轟言予畔黃先生。先生亦怒。予謝曰。請以往不識學。專窮經史。遂忽忽至今。不謂先生示我正途也。自此悟好日密。一日、講會衆詰郊社。季野曰未也。請先講李先生學。因舉辨業所論格物即學六藝。歷歷指示。曰。李先生繼周孔絕學。非我所及。諸君有志勿自外。並延予登坐講郊社。予辭謝去。嗟乎。吳越文人。爭尚浮誇。季野若宿。瑟縮厭於上。公卿趨其餘風。今忽聞野人一言。傾心折服。舍己从之。是一端也。進於大舜矣。時季野修明史。紀傳成。尚缺表志。無助者。與予雜論經史聲韻。曰。夾室並廟室皆南向。故顧命西夾南向數席。晉立古文尚書不可廢。予曰。夾室東西向。非南向。爾雅稱東西廂是也。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西面。使並廟而向南。寧何爲立廟後乎。立廟後。何以至東序授醢醬觀豆乎。古文尚書自漢孔安國送官府。至晉中秘尚存。惟无傳。東晉梅賾始得安國傳奏之。非獻古文尚書也。曰何見。曰見隋書。予又曰。古无四聲。有之始齊周顒。古惟分宮商五韻。不分平入四類。季野憮然曰。吾何以未考也。歸檢之。信。握手曰。天下惟君與下走耳。閻百詩、洪去蕪、未爲多也。從與王尚書來拜。意招予同修明史。予辭謝不願也。無何。季野卒。予亦不往尚書家。事遂寢。

吳姬傳

姬、封邱吳氏女也。幼孤。爲人略賣北里。迫之倡。誓以死。不從。後其兄知。贖歸。鄉城李長華遊封邱。聞之。遂聘爲下妻。奇愛焉。長華以入貲謁選縣令。寓燕京。姬從操井臼八年。甚力。甲申春、長華病逝。姬觜子呼曰。吾主、吾願與主同死。孫檢討勷本李姓。夙與長華通弟好。往弔。聞其哭。曰。噫。是異常聲。爲具棺殮。姬睨之曰。左廋有側可再容一棺。乃止。翌日、遂飲鴆。檢討馳救之。曰。而毋死。而主君死。而又死。他日君之子來。疑問賊獲。其何對。且而護喪以俟君之子來而致之。而事乃畢也。姬曰。然。遂不死。十餘日、長華次子至。知其事。曰。而何爲死。倚我歸葬。吾且以子與而爲孫。以酬而勞。檢討佐之曰。是可以不死。姬泣無言。夜半竟經死。

李塨曰。賢矣哉、姬之死也。含笑相從地下。又何言。獨念檢討君以貧官。其交遊如長華者亦多有。然長分米給炊。比卒。典朝衣爲之具。姬死。又具棺葬之眞空寺側。去廣甯門十里而近。西瞰西山。東帶背濟橋水。二松護護其上。明人詩所稱眞空寺後雙松樹是也。檢討急友朋。篤重節義。吾願爲執鞭矣。

郭令小傳

郭令子堅、名金璐。京師人也。其弟子固識予於稠人。子堅亦篤信焉。予與二人少長各一歲。晉列若第弟然。子堅性質直。不侵爲然諾。好潔。勤細務。井井。出知桐鄉縣事。延予至。愛敬之甚厚。已歸。又延至。爲予購四十。妻無子。爲聘公予置副。構留春樓以居予。予生子彌月。奏樂設筵。乃載旋里。其官明於讞決。抑豪強。擊猾吏。肯與予並轡出勸農桑。赴鷹神席。不以官自異也。予遊西湖訪師友。遣役齎斧資恣所之。有過問學者。倘廚傳惟恐後。丁祖母艱解任。年四十八。遂卒。嗟乎。迴想生平情義之交。未有如之者也。其內子四川巡撫于養志女。敦潔閑雅。歲時以卯娣禮相見。拜讓中節。疑如也。與子堅相敬如賓。御下無妒。予初往

桐。比返。僅六七月。子堅爲我製錦緞裡複袈著皮裘以及袒服倒頓袙腹之屬。除不算者六十餘稱。皆予夫人手自縫紩。及予有副。子堅戒閽曰。李先生室所用布帛果蔬鹽糗諸物。有呼卽應。勿閼我。嘗未往桐時。子固終念予後。先爲我家中置一副。予嘗語諸子曰。而世世無忘郭氏二公也。

郭御史傳

郭御史名金城。字子固。父盡忠。仕至吏部文選司主事。早逝。盡忠著父顯名。撫御史甚嚴。遂自奮。以學問宦績著於時。由旗官學生試特等。授內閣中書。陞刑部員外郞。轉御史。先是御史好詩文。聞予言顏習齋先生學。盡棄之。講求天文地理政刑書數射御諸學。入刑曹。精練刑名。十四司稿皆倚定。每決讞。再四叡歟。全活甚衆。及官御史。曰。吏治不修。由官繁亂。人才不振。由三代學校選擧之法不復。因先疏請汰冗員。行之。而時遂宦利。謂仕途減則阻滯。羣怨謗御史。笑而不辯也。御史親誠謹。見人䵃䵃如子弟。而中實不可一世。非其道義所欲爲。百方撼之不動也。杜絕寡交。苞苴親串僕從。終不變。公退。則閉門不請謁人。一日。遇倘書甲於途。曰。君何不一謁。曰。公有公地。私無事。何由謁。曰。時如此。勿執。曰。時如此時。而某人如此人也。甲嘿然。嘗御史十三四歲顯名。使京西廠山牧馬。且牧且刈芻茭。東芻馬上。跨而歸。艱苦備嘗。嘗歎曰。吾命貧。安之。且天子觀。奈何力爲遜。卒不盡其用。四十一歲卒。三子。卒之日。囊錢不足百。敝衣布襪以歛。

李塨曰。御史篤孝弟。能取師友。頗嗜黃老。謂予曰。先生惡惡嚴。傷和。予曰。怒哀中節亦曰和。黃老玩世。皦爲酷烈。非和也。蒔花木。適適然。曰。藉以存吾心也。予曰。寄心花木。無花木。心安寄。改容稱是。嗟乎。其學可深言。惜哉。

王孫裔小傳

王孫裔。陝西淳化人。居西安府。性慷慨。以畫名。寫山川人物如生。歷歲月始一幅。巨富貴迫之。不得也。聞人述宗某家。則軒渠曰。畫必有物。有物足矣。焉知某家哉。畫大如天。畫地如地。畫何山如何山。何人物如何人物。今日做荊做董。古人卽善寫。而做不必善。迨數做而畫失之矣。初畫山水。或曰。人物渠則未也。遂寫人物。或曰。渠善畫未能書。適有懸紗燈書蘇字。臨之。卽酷肖。曰。一能則俱能。能山水不能人物。其山水亦非也。畫華嶽也。必先策杖窮三峯諸形勢。無一筆雜入。泰恒嵩衡者。性愛鴨。畜之。以次飼。鴨序進。莫敢踰。察鴨性情神氣。日晴及毛澤。每節氣皆有變。畫如之。栩栩欲活。予乙丑游秦中。韓武、張中、陳尙宇、魯登闕、梁宋滴、智來從遊。問顏習齋四存編。而孫裔亦與焉。慨任爲我寫照。延至其家。設筵令予坐。目注身觸。終日不易。曰。動則與初摹者毆矣。摹面就。河南薛遇人周琫亦游秦。共視。撫掌曰。肖。孫裔曰。未也。毀之。數日又設筵招予。寫已而何將軍萬鍾等皆代爲肆筵招寫。每一圖出。人愈驚歎。曰。猶未也。十易稿乃定。已補冠服及從者擧劍樹石。逾年乃竣。秦省尙武。善騎射。孫裔以意氣雄桀踞其上。幼結一有力者鬭力。一日。二人皆醉。孫裔起持之。有力者曰。醉不檢。恐傷也。孫裔不可。有力者儵以桄折其脛。脛斷。乃尋人接骨。療司甲聞之。遺善醫視。曰。接錯矣。將終身癈。孫裔曰。如何。曰。須再折再接。如之何。孫裔曰易耳。以股入門

閾下。張之。騞然折矣。神色不變。醫傳嚮壓。瘥如舊。家貧。雅好周急。凡戚友乏者。暨四方旅客無資。日按名給若干。爲常。人號貧孟嘗君。欁道旗乙延爲上客。因識其僕丙。後丙逃之孫裔所。欁道覺。謂曰。若匿吾僕乎。盡出之。曰。公何不早言。吾已諾之矣。可使吾食言乎。卒不出。每夜必操鎗百合。乃寢。娶潔美。而雄赳之氣溢出。或曰。予照從者。卽其自照云。妻某氏。以孫裔未有子。勸置妾。孫裔迎之。妻曰。以我耶。遂爲尼別居。不之見。而有資至供饋如故也。孫裔東去遼左。妻尋卒。有人西來言其貧。尋者數百金不可得。

馮劉二翁合傳

馮翁䙵公名廷獻。湖苑人也。少未讀書。而有至行。孝友知守身。一婦人挑之。故與戲。翁若不聞。夜啓戶延避而去。年邁。猶夙興日灑掃庭除。令無點塵。夷然稱其心焉。教子辰儒禮義。從予遊。卒年七十八。於時劉發璋之父亦七十餘而卒。予皆哭而弔之。劉翁吾蠡人。名起聲。字宰宇。亦未讀書。短小長鬚。才幹有口。晚年產落。浩歌拾薪。無慍色。慕顏習齋先生學行。恨老矣不能從遊。使子璋向予授讀。當壯時。尙義俠排難解紛。親友有急。能佽助。嘗應里保長。永清一黠役挾翁一里人爲盜者來緝盜投文。趙令下里。氣輷掀甚。陰縱爲盜者逸。逮其族人。裸而拷之。翁爲解役。曰。汝解渠。孰爲汝解。翁曰。汝誰何。役曰。將拷汝。翁曰。拷則殺汝。役曰。明明日月。朗朗乾坤。而敢殺人。翁曰。明明日月。朗朗乾坤。而敢拷人。嗚炮糾鄉兵。黹而纍諸日。役曰。何時殺。翁曰。尙有須臾耳。及夜半。率之行。役以爲果殺已也。竄呼。至半途。解之。鳴於趙令。令具文解巡道。使與翁訟。不勝。責枷。黠役奉頭鼠竄去。

李塨曰。馮翁近狷。劉翁近狂。使得聖人以裁之。豈近今之人賢哉。乃卒貧以老。名不出於里閈。悲夫。二子負贊亦各肖其父。績學尤之以顯其親。豈異事耶。

張太翁傳

太翁諱與家。字旺川。無極張子業書之父也。幼有勞性。好佽助人。考少庭。舉三子。翁爲季。八歲。少庭卒。哀毀若成人。侍母王氏。殉𥞥得其歡。十八歲。母亦逝。距號五日不食。服闋。兩兄議析箸。翁隨而泣。不得已。分田二十餘畝。淳礫耕作。至千畝。仲兄同母居相近。步發顏易。謂兄。異母也。嫂楊氏、居城內。與翁西郭宅遠。服食支費。翁日往爲之營。及卒、皆葬如禮。同祖姊三人。一爲庚辰進士朱君良之母。一適宋。一適何。俱年八十餘。翁時迎養。並及其子姓。垂白婆娑。館餐聯席。驩如也。有乏周之。而宋尤貧。姊卒、葬如兄母。有前生劉姓子二。各一子。貧。喚養之。爲其子昏。生子成産。始遣歸。里黨昏喪不足者。竭力經理。不待其告也。恃以舉火者數十家。一日之田。見盜麥。柱道避之。曰。吾見。恐應難堪也。布商宿其家。夜失數百匹。尋之有跡。翁曰。舉張。其人終身廢矣。吾自償之。使金亡。或曰。甲翁曰。渠窮。吾遺之。非盜也。西郭舊有傭市。歲歲無底者。呼曰。驅累三翁。卽數十人飯之。倍其值而去。初、少庭能舉千鈞。人號張大力。明季寇發。少庭率十餘人持挺禦之。寇能前。寇怒甚。千百麇至攢刃。少庭手揮之。十指斷其八。適以掌提內擊一寇。目睛出。羣寇環救。少庭逸。然生平不與人競。或戲而圍擊之。弗拒也。已而振臂一搖。衆皆倒。翁亦多力。一婦人投井。救者下梯投。婦人不肯出。衆閧觀莫如何。翁提梯並援者婦人俱出。而更謹慤不爭。卽有怨。亦不校也。極令陳明

倫其禮之。每村與或乘馬遇於途。必退而拱。月之吉。鄉役來比。輒戒曰。而歸訓鄉人。務爲善如西郭張翁。著爲登縣志。卒年五十八。邑人識與不識皆流涕。元配朱氏。繼配劉氏。子二。長卽業。書朱出。壬午科副榜舉人。教習正紅旗官學。候選知縣。不遠數百里歷過塨所學。見其篤好友朋。急信義。遇事咄嗟立辦。時邊陲遣役。關東西苦饑。張子請次民耻。慨然思一見於經濟。塨謂之經濟自家始。張子因言教其異母弟甚書。每垂涕相觀。爲補太學生。始延師。既而躬教其甥劉沈李亭龍從龍養於家。皆入庠。母家任教養之。爲補吏員。今年塨遭先妣大變。已葬。張子又遠唁弔。已而御伺塨言太翁事。求傳。乃知張子之孝友溫惻有自也。塨鄙逆之軀。性偏急陋。氣言害粗。給衣食。無能爲睦任卹。獲茲天譴。聞翁父子開事。進之愧也。爰如其言而以不文者誌之。俾爲鑒焉。

龐魏氏傳

龐魏氏。蠡之龐家莊人也。夫龐。娶鄰村魏家蠡魏氏女。邑令以賢詳聞上憲。曰。龐魏氏。因以稱。氏夫早卒。守節不嫁。而祖姑徐氏姑董氏皆先守節。三世一堂。氏竭力養之。不使姑與祖姑一日勤也。勤女工。刻無寧者。織棉布一日一端。或給之錢爲織。每端必長一二兩。曰。雖擯所甚也。與以直。多一錢必璧之。農時躬耨。而不與男子交語。比鄰不過往。祖姑八十餘。日昏。躬負之如廁。同嫁。逆脈復負入。姑亦皆。孱負出入如之。終葬以禮。族或周以資其貧。氏曰。吾貧猶資用。必償。如不使我償。是視我非人也。日夜織。不期月皆補完。柩發。披衰負引。或請代。氏曰。吾二姑无子孫。吾在。卽其子孫也。可代乎。姑之逆以夏六月。雨水漲塗。氏躬衝水泥。擗踊長號。從觀者皆爲流涕。二女有嫁。雍正三年。邑大水。饑。朝廷開倉。令有司賑。邑令裔公查饑民。過其門。見室戶寥落。曰。此貧家也。盡告賑。里役曰。寡婦。曰。寡婦亦吾民也。若餓則與之。里役戶外呼之。告以故。氏曰。氏固乏炊。然聞食朝廷米償不役。以白裔公。曰賑也。何償。役復之。氏曰。償則食。不償。吾寧婦耳。何功以報朝廷。而徒食乎。不可。鍵其戶。再呼之。不應。裔公歎息而去。大學士高安朱公一女婦守。其舅姑不顧也。女茹苦嚥淡。卒不渝。公一日使人視之。與以金爲養。女曰。吾待亡且夕。有何支費而以金爲。且吾公素矢廉。此何自得之。卻之歸。與氏判貴賤。而高義南北輝映云。裔公具刺拜氏。歸之米一石。令邑東鄙鄉而致。氏又辭不受。來役力勸。曰。邑父母養汝節。可拒乎。氏不得已。季斛及米置於案。拜而受。上憲聞。皆賢之。謀旌表其閭。其族氣公選近族賢者爲嗣。以世其家。

恕谷病叟曰。鄙性迂。从不敢居間當事爲謁澤。出遊四方。卽少同筆硯者在官。亦不敢行李過而問。竊貧也。而天下譏諷利往。熙熙稱來。相視驟昵。甚者陰持無何有之事以相詐厲。每自疑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斯。今乃得龐魏氏。朝廷行仁。匹婦守義。而仁不能加之。異哉。居不遠。過而求誨。必有以開予。而惜其爲婦人。且殘也。何以爲之執鞭一。欣慕乎。慨然聞曰。孔門訓仁。孟子尤重義。以廉恥可以持世也。氏與高安朱氏皆以婦人而重廉恥。吁。可歎哉。

恕谷後集卷七

內邱縣儒學教諭李君墓誌銘

李君諱樹楨。字簡臣。以選拔貢生康熙四十八年選內邱縣教諭。君不自間其官。修學宮。自其邑安平置文廟祭器百餘事。齎至內邑。課諸生以文行。暇則與之賦詩道志。由是人文丕變。會五十年。奉旨蠲隴輔民糧。乃內邱令以比歲不登。多逋賦。催科加亟。日敲朴。民鼎沸。相率速坏木砌縣衙門。令倉皇无措。君聞急往觀。諭以上下大義。民乃解。適分巡大名道甲過內邱。民聚馬首呼冤。令懼。私伺甲執吁冤者繫之獄。且謂必有衿生唆之。寶數名呈甲。甲呼君。讓以不能東士。君儼然正色曰。民苦游累而號呼。誰能禁之。而安事唆之。諸生何尤。且頑不能束士。罪也。願投狀。甲爲之霽威。貰諸生不問而去。至柏鄉。使人召君。道信之爲邑令調停也。君拒使者曰。吾老矣。乞休矣。不長於奔走。無以奉命。遂告休。次年夏。旋里。將行之夕。恕聞門外大呼且哭。君驚起偵之。則戚碑人焚香叩送者。及出郭。士民攀轅泣別。爭擁馬前不得行。予嘗謂官人要職。惟冢宰與縣師。冢宰在上位。進退人才者也。縣師在下位。教育人才者也。而今最閒無事。亦惟此二職。冢宰不復問選人賢否。惟立籌列年分先後爲用。次縣師慨慨閒坐。終歲不一教士。比文衡案臨。造册齎送。如此。則胥吏辦之。皆可報稱。奚事設官。乃君獨改轍。造士且復留心民瘼。其不合而歸。宜也。君先世以文行相繼。游歷仕途。君守身孝養。爲邑人捍災患。一遵先人旨。躬訓諸子。俱積學。康熙癸巳科。

或謂曰、諸公子文張甚而屢躓、皆膠鍊人潦草譏之也、近有啲膠鍊者、盍效之、君曰、不可、是以啲進也、既而是科膠鍊踈發、而子用含入彀、君諭諸子曰、履正不亦變耶、僥倖詎有濟耶、鑒之、率祖攸行、無忘於戲、君之守正素矣、配某、子五人、用晦、用從、用含、用煦、用弘、女五人、孫七人、享年七十有二、將葬也、晦衰絰匍匐求銘、銘曰、

職之任、時之宜、不周而去奚其悲、呼祂之勇、君子之藏、白楊風起、苟無戕兮、

原任戶部郎中閻公易菴墓志銘

予年才半百、而四海舊遊零落過半、乃同里閈友如閻公者、亦委形遯化矣、能無惆悵、公諱中寬、字公度、易菴、其號也、世爲吾邑新興里人、少聰穎異常兒、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康熙乙卯科、韓公菼主試、中擧人、己未成進士、隨授行人司行人、先是公父大來翁、以義俠名聞天下、公復媲以文學、家聲蔚起、而公乃化倜儻爲寬厚、易見事風生以退讓、恂恂然侍尊長後、嘗移時弗出一詞也、大學士王公熙愛其新進有聲、欲子畜之、公曰、可謂他人父耶、謝不應、或從臾謁大學士宋公德宜、公曰、吾拙澀不嫺走趨、不往、已丁母艱歸、益潛心書史、聞王五公先生多學、安車迎之、事以師禮、吟咏披繙、遂益富、補官、與淮安李學士鎧、大名袁翰林佑、山東蘇中翰偉、任邱龐翰林塏、宛平陳處士子玉、結詩社、著述成帙、博陵顏習齋先生崛起、倡周孔正學、以九容齊明表裏並進治身心、謂六德六行皆從六藝入、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學、塨時萍蹤入都、傳其說、公力是之、因與倡明學術者、如許侍郎三禮、吳都憲涵、王孝廉源、翰林賓克勤、再覲止、供往還、而正學亦駸駸有聞矣、顧公恬於仕進、以行人使江西、題詩滕王閣、忼慨拓落而返、已轉刑部主事、又轉員外郎、晉戶部郎中、皆未究其用、丙戌春闈被劾彈、黜者咸無憲、公分房杜絕請謁、乃以殿試一卷不如式鐫職、及旋里、老病亂攖、遂以不起、悲夫、公生於明崇禎十三年五月二十日、卒於康熙四十九年二

月七日、得年七十有二、父母以公貴贈奉直大夫太宜人、元配張氏、贈宜人、出一女、副室晉氏、出長子鏴、廩膳生員、繼配蔣氏、封宜人、出子鏛、增廣生員、入國子監、又出鋡、增廣生員、蔣宜人又出二女、孫七人、於其卒歲也、將葬里東之祖阡、求銘於予、予少年厲角戢鋩、立欲馳騁寓內、及見公醇醇恭謹、積學猶識、而不知名譽爲何物、爲之退然自歛、又與故有遺忘者詢公、輒歷歷指其顚末、而彌有助、乃今俱不可復也、烏忍不銘、銘曰、

余德之儉、余學之涼、時鑿壁鄰、借照其行、適公長於古、短於今、以不沛其澤、而作城是函、吁嗟乎、醇醲大樽、問十得五、粢饌此、何款起趄、

趙室蔣孺人墓志銘

永平府府學教授趙君晉升之妻蔣孺人、以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卒於官署、其子扶柩歸滿城、抵四十六年冬、厝之先原、匄志銘於予、言孺人十七歲歸趙君、善事舅姑、撫前室六歲子灝如己出、相夫勤儉、教諸子成名、有節度、今儉晌以逝、予聞之、不覺涙涔涔下、作而歎曰、孺人之所自來、何可沒也、蓋忠孝節義之感人甚矣哉、孺人者、吾蠡崇禎戊辰進士戶部山西司郎中蔣公範化孫女、而庠生爾恂之女也、戊寅、範

化家居、守蠡城、死於兵、爾恂抱父屍大慟、已而畫父像、己帶劍立其側、朝夕哭拜、必祝曰、父无恫、兒必爲父讎報之、後偵知殺父者爲某汛卒、丁亥、糺衆入蠡城、捕汛卒殲而祭其父、東走河間、衆猜逝去、當是時爾恂方二十三歲、娶孺人母李氏、爲高陽李文敏公族女、祖父皆科甲顯官、而少婉孌、成童執巾櫛奉盥非謹、不敢仰視、爾恂方奮力學技擊、氣嶽嶽、忼慨有爲、於妻子未嘗一狎視也、丁亥二月、逐寇與雷馳天涯、生死永隔、踰一月、李氏產孺人、去于歸不及一週也、嘗撫孺人泣曰、汝父丈夫也、吾人追憶汝父面目、皆恍惚不可省識、第而父執大義、吾當執節報而父、閉戶紡績、以給饘粥、今年垂八十、白髮蕭蕭、惟撫此女、猶毅然時訓以婦道、不作兒女態、而今孺人且復先母逝矣、嗚呼、其可悲也、孺人享年五十九歲、子三、長朗灝、副室劉氏出、乙丑進士、原任弋陽縣知縣、娶某氏、仲瀚、孺人出、貢生、娶某氏、季濬、孺人出、庠生、娶某氏、女幾孫幾、嗟乎、孺人爲可不銘、銘曰、

距離叶闕、不周東仆、陽窮陰燦、支機織玉、巖波蜿灔、襟裾滄潵、赤羽白棘、劉雲鐵鍔、剸胸酹酒、九原笑作、黃塵萬里、安知幹櫓、敦我嫠孀、嘔嘔泣血、持雞吾息、百年冰霜、瑩瑩沆瀣、母女嬗韓、并臼積勞、膝前告訣、攢劍東鏦、郎峯巋岩、衛衛延來、如覩鳴鏑、嗟藹其中、鶴髮蹉跡、奕祺忠孝、賸此銘揭、

安平崔君聞遠墓志銘

世稱世家、必曰江東王謝、河北崔盧、崔著士爲博陵安平、自漢以迄唐季、簪纓闐闐、蟬聯鵲起、其後少衰浸播越矣、抵前明、而安平之崔氏復著、今康熙五十三年、嘉平崔子籍來求其尊人墓志、予幼即聞安平有崔文學莊遠者、與祁陽刁文孝先生講學、兼以餘力治岐黃術、擊施遠邇、崔子之父、則其次弟也、按狀、諱甲鍇、號聞遠、亦講學、杜門埽軌、課子弟、誅茅三間、蒔花木、畜金銀魚數尾、曳杖頫仰、嘯如也、子弟或

事詩賦、輒付火、曰、勿啓爾張、業農商者、必戒以勿苟得、率內子事父仲藏公孝、內子同邑劉翁思明女、仲藏公飲食、必以內子爨、他人代之、仲藏公咽不甘也、母蘇、得沈疴、君晝夜侍湯液抑搔、十餘年如一日、繼母宋、病瀉三載、廁牏衵衣汚穢、必內子親滌、晚年爲名山遊、至五臺、過虎、同行者震伏、虎目君、踆巡而去、人以爲孝感、仲藏公病彌留、曰、吾舊家也、歷傳有銅鳴蟬、古銅鎖、瑪腦枕、暨劉婦、酬爾孝、初、明永樂間遷大甯衛小興州人於內地、或曰、小興州崔、即安平之崔所播遷也、始祖文明、徙河南中牟、曰、非吾故也、故北轅、籍安平城西之黃風里、遞傳七世祖崗、山西嵐州學正、六世祖文進、陝西保安縣知縣、五世祖俊、山西絳縣主簿、已挂冠歸、授生徒、崔族科第蕃衍、率出其門、高祖承祀、嘉靖辛卯科擧人、曾祖與、萬曆乙卯科經魁、任河南淇縣知縣、再調湖廣竹溪、祖向學、萬曆戊子科擧人、江南習應縣知縣、父昂、即仲藏公也、國子監監生、博學彊識、李自成陷京師、各州縣俱署僞官、同兄山海關遊擊晟、弟附監生昴、罵僞官、謀起義旅、僞官鉤鉅、盜斃晟、昴、仲藏公挺身走、及與朝定鼎、聞其義、召以官、仲藏公慟兄弟偕亡、辭不就、故崔君仰體父志、與兄莊遠、弟穎涵、分甘連袴、諧謔共樂、至語以帖括擧子業、掉頭不屑也、子四人、長均、武庠生、次埔、庠生、次墩、次即墒、庠生、女一、孫四人、曾孫二人、崔君卒於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距生享年六十九歲、已葬其里之祖兆矣、抵今年六月、配劉氏卒、得年八十二、將合塋、乃爲之銘、銘曰、

是惟公侯之後.必復其始.博陵馬嶽.熊熊燭天.不在親公雖侯.而在尉勤埋名之崔仲氏.

委攝四川仁壽峨江兩縣知縣陳君墓志銘

予以康熙辛巳入都.持周孔三物四教之學告人.吳石門公爲予梓大學辨業.一時傳爲創論.凡海內有聲士.無不過從者.富平陳子四如、其一也.陳子豪於詩酒.每飲自輒慷慨.欲有所建豎於世.甲申、溫子德裕命歸城.力延予館學論政.時其幕中之人.予因處陳子同往.次歲、予辭去.而陳子亦旋從廣西巡撫梁公而南.己丑夏.富平楊介三從予楊其署.歲暮去.今年二月、迫延復西.秋、仲正趣裝東返.而陳子適自粵西抵里來晤.別已六年.入門俯問曰.如、兩間罪人也.先君教氣節經濟.康熙十八年.從勇略將軍趙良棟征吳三桂.復四川.積功題委成都府仁壽縣知縣.又以齊兵進滇黔.倚先君才.料理軍儲.委受嘉定州峽江縣.及將軍保題部授再三.疏未下.而先君於康熙二十年八月卒矣.不肖飄容南北.甚非哀鳴.今歸、將謀禮.用.願以志累吾子.嗟乎.昔李廣能衝陷折關.漢文帝嘆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際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陳君當三藩叛亂.可以叱咤風雲.立建偉績.而僅假蔑委理縣務.登志而折.矧今中外安枕.尉高寨深.而欲於人簿書期會之餘.行其匡吉政學者.何也.陳君諱正試.號公庵.得年三十七歲.元配陳氏.生一子.即四如.繼配張氏.生子四.表.將以某年月塟某原.爲之銘.

銘曰.才則儲.時則須.乃良行.跛不舒.矧無痛呻而進火齊.哇哇其吐.

劉君來獻墓志銘

雍正二年閏四月.安平劉君來獻以七十歲卒.抵秋杪、其子廷傑匍匐階下.求塡墓之文.予悲焉.君世系詳予前撰劉氏家譜序及諸墓表內.君生而醇厲.爲諸生有聲.能承二人意.父化吾翁病.事之數月.衣不襁帶.母馬太君年邁畏寒.躬負之陰.一日數移.抑搔痛癢無倦色.弟及姊生死.爲之謀.自用儉而恤與.隆禮師友.持家不許僧尼往來.男子不許書處內.婦女無故不踰閾.教子姪甚以小學.夜訓女.口授女經.見人非禮.至垂涕誨焉.立家訓如戒賭博、急輸將等二十二則.以顏習齋先生教禮樂射御書數命傑文武兼習.學院陳公世信取其武.補庠生.予念堯舜湯文傳道於上.尙已.孔子始傳道於下.得其傳者惟顏淵.而早卒.文學別行.僅餘分統.孟子弟子則無所傳.今習齋先生崛起.而復周孔正學.一時過從者多有.劉君僅於會過一識面.而其後心竊私淑.謂學莫先於禮.禮莫重於祭.倣習齋置齋戒牌.虔供春秋.立祠堂.修家譜.樹墓碑.又二八月上辛從祀習齋.亦得先生之一體者.不幸承乏如此.嗚呼天下已半生.而或興於前.蹶於後.明之從.暗之移.屈子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王五公詩云.奕碁世事輸先著.燕幕身謀愧後生.每誦之未嘗不泫然流涕也.嗟乎.日月在上.山河在下.斯道竟委之荒煙蔓草乎.賢者復行.乾坤爲底.翊於老成.又去一个.雖欲不銘之.不可忍已.君諱璨.元配高氏.繼趙氏.又李氏.又深州趙氏.廷傑母也.又尙氏.傑娶同邑舉人王公蓀女.女二人.孫二.曰耆曰齡.孫女二.銘曰.

斯人之逝兮.斯道之悲.娟娟君於吉壤.而延佇乎天衢.

侍贈淑人田宅趙氏墓志

氏、肅甯廩膳生趙君爾璧之女.辛卯科武舉人田生斌之妻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年二十九歲.有子二人.長玉麟.方七歲.次石麟.六歲.一女方二歲.氏卒後.其夫狀其行.其舅興平公走人來問曰.兒婦賢而早折.可志否.予曰.可也.按狀、氏病姑亦病.氏每以不能侍湯藥爲慽.禱神求以身代.得母家物必獻姑.姑不受.長跪以請.奴婢或不恭.曰.此我舅姑家人.我不得辱詈也.弗校.是不亦賢乎哉.當己丑歲、予西遊秦.興平公延至署.命其四子俱拜從遊.予辭謝.曰.下走固不足爲師.且流寓一二日即他逝.何以從爲.是虛節也.公曰不然.使諸豚兒知先生其師也.無亦慊惕乎.其延不已多乎.四子皆業文.二郎斌、兼通武.予因率之入長安.從何蔚錦蘇瑞生學射.遂造工巧.比鄉試果射標中鵠.以顯名於時.爲人慷慨英多.楯杵間皆賢.而加人一等矣.乃以夫之賢而哀而狀之.舅之賢而欲志之.氏之賢可知也.爲之志固宜.

張強戴氏先塋碣銘

康熙己巳壬申間.有巡撫吳楚、不避強禦、嶽嶽樹政績者.張強鄭中丞也.其內助爲戴夫人.丙戌、予與其公子交.皆廉慶敦謹.讀書志四術六藝諸學.登堂知夫人獨存.持家規嚴.守義方.疑其母家亦赫奕相配云.今歲二月、長公子知寵拜予曰.家母於外家有隱恫焉.外家先世本素封.抵外曾祖有伎.禮部儒士.早逝.室李氏.外祖規入武庠.棄去.復入文庠.倜儻好施.稱長者.外祖母韓氏.産家母十日即亡.祖母李、育之.後外祖以嗜酒結客.產中落.子瑤與家母同出.次禮.次瑱、次璣.繼劉氏出.瑤補諸生.亦嗜客.痛飲.性蕪城府.與人語洞達肺肝.往往直啓其機緘.弗顧也.子三人.行、聘、淵.落拓不偶.瑱子三.璣一.家母已經營厝外祖父子二世於新阡.又以請烏家言、改葬戴氏先兆之次.家母每念外什祖母鞠育.恨未得侍.欲周其遺業.而暗然盡矣.語及.不知啣諸之何從也.今將伐石紀其墓.思曾叢言碑銘必求足以傳世行後者.敢以屬.予聞之.泣下.易外大父誠.前明世襲錦衣揮指使.遊桑變.避走易州以卒.無男子.遺生母.幼歸先孝慈.傳聞易有族人.乃尋覓之.荒村歷歷.未有省識.今戴氏幸多孫.井里依然.又何憾哉.少讀詩至長發閟宮諸什.疑之.謂商周皆出帝嚳.何以不追崇功德.而專本之簡狄姜嫄.且二妃德積盛化.其子姓皆貴顯循衍.至今散布人間.而郤與有娀.披閱姓氏不可考.東南有嘗.西北或祕.抑又何敢.或鍾於三男.或鍾於三女.乾坤變化之妙也.一以尊嚴父.一以首先妣.聖人制禮之精也.非遠疑幽通.何以與聞哉.顧戴與鄭之子若孫.一有克循.皆是以光戴氏.而甚夫人之念矣.於是爲銘.銘曰.

春秋戴鄭.實繫相依.爲戴見伐.鄭取三師.奚曰無斬.奚曰鑑雄.陰陽相壇.皆可復姑.黃壚之淵.有鬱其阡.鐫茲貞珉.炎耀昭晰.

可母施氏墓碣銘

氏出爲繫之可.志可也.無子.爲稱母.有母之者.母也.時母之.繼妻子也.子與父之先出者情絕.何以母.出仍志可則母也.氏施姓.安平王官屯人.歸可子仁言.患羊角瘋.可子以禮去.嬰疾.出之.返母家.數年瘋.而可子已再娶.或勸改適.氏不應.偶以簇綫遍縫裙衣及履.投井死.母家葬之屯東北里許.可子好學.從習

76 4445

齊顏先生遊。因識予。年六十、補諸生。來拜言其出妻之節。謀將鼓吹往祭。而曰。吾再娶已出四子。長肄簡、次肄箴、諸生。又次肄箴、又次肄節、夙命清明十月朔日必往祭出妻墓。盡子道。擬溫祀可登。而禮無其文。卽其地立碣志之。可乎。予曰可。今歲辛丑、予自金陵旋里。則可子已卒。走弔。其四子環而泣曰。先子求先生文以表節母。不果。彌留猶以手指心也。願賜文。使子姓歲時拜埽觀焉。予念方盧暈。每嘆今之維倫紀者勢利。安性命者嗜慾。氏已出。何所欲於可。可何所利於氏。而氏必以節終。夫沒世不諼。諸子追祀。父亡不懈。豈非天性維結。終不絕於人心耶。抑節義柔感者然耶。銘曰。井清淪。漪幽默。節則婦。憫節母。粲謂天之紬而人之信。萬祺賜茲文。

劉君化吾墓表

康熙二十三年八月、劉君寢疾。其子琛、長跽。涕涕諸竅。問所語。君曰。孝讓勤儉。絜語業矣。吾志修家譜。建先人祠堂。樹麗牲之石於祖兆。未遂而倫歸逝矣。而其瞑吾目焉。琛拜受命。家譜成。庀材修祠。五十三年、伐石。匍匐於予。求爲君表。且於先丘謀一一蟲石。君諱冲善。性如其名。幼失怙。奉母濟齒。將以色。一從伯託孤息。爲之昏聘。無慳靳。康熙七年、邑南有呼沲、北爲瀦。兩河濁秋溢爲虐。決。禾黍隨流盡。比屋號饑流亡。君惻然。發積賑之。全活者無算。先世本山後之興州人。明永樂間遷於安平。北白沙莊。二世仁義。三世昶中正統辛酉科舉人。授山東莘丘縣訓導。四世謝遇還金不拾。待其主至。予之。五世以孝由吏員官

省祭。以子貴、馳封承德郎、戶部主事。舉親爲孝。人稱劉孝子。邑有二人陷寃獄。易產求孝子援之。孝子爲營解得脫。歸其金。贈產復業。邑作三個記。戶莊里說。則君之高祖也。又傳曾祖鎡。登嘉靖辛丑科進士。歷任戶部郎中。加授奉政大夫。有宦績。大父繼雖。邑諸生。考灼。豪爽慷慨。嗟乎。君之先。勞於國。著於鄉。宜乎生君之賢。表章之不足。繼之以子孫也。配馬氏。與君雖德。後君二十年卒。甫吁琛曰。吾爲劉氏婦五十餘載矣。汝父竟而惠織之。惟汝。汝父嘗欲建祠堂墓碑。汝一日不建。汝父九原中一日不甯。我積數十金。非爲兒女計。以與汝。竣汝父事。嗟乎。今人於本源每忽焉。而君夫婦乃生死以之。噫嘻。賢已。君享年六十七歲。馬氏享年七十九歲。合葬邑北二里許祖阡。子一。卽琛。邑庠生。孫一。庠生廷傑。曾孫某某。

劉節婦岳氏墓表

善與彰善。其善也等。孔子曰。樂道人之善。益矣。韓子曰。聞人之善。壯者怒於言。懦者怒於色。以意與忘故。噫嘻。有是哉。親故不能得。而況面識。況塗人。吾見人之善。論者以亡。忽諸。若劉子琛者。非緣可倫矣。劉子曰。先叔曾祖諱維龍。元配紀氏。饒陽監生之女。早逝。繼配岳氏。祖故。年方十八。守節。孝舅姑。倍於夫子在時。睦娣姒。撫侄孫成立。如己出。孫卽琛父也。縣令嘉其節。歲餽金四兩。春秋賜胙。旌貞節坊。嘉木刻石。旨先生張之。嗟乎。婦儀時年正芳。且舅氏進士起家。官戶曹。婦變宜驕矜其心。而乃冰寒玉潔。茹荼攻蓼以終。可謂難矣。節而謂之貞。固宜。昔萬季野修明史。偁予訂。予每慨北人固陋。雖先德不知表揚。以致湮滅不登者夥矣。既而閱世。忮張營籌。於其懿親師友。不少噢咻也。常直固陋哉。賢矣劉子之表其叔曾祖母也。婦享年八十餘歲。惟一女。適本縣生員子李善敦。縣爲安平。

彭維秀先生墓表

獻陵彭先生、以康熙十九年壽卒。抵二十九年庚午、將葬。男譎、句予爲墓志。歷書其孝友及養外祖母撫孤侄。偕嫡侄之在旅者延師教族子。德成名諡行。墳之幽銘。及德配張氏卒。猶又竭力以祔合葬。令甲辰歲。過予曰。不肖徵文墓道。以表先人。吾子毋以爲煩也。保定府新城有王五公先生者。祖父仕明。刻皇帝爲闖賊所殉國。五公大憤。投袂而起。與其父兄友生糾衆數千。傳檄討逆。闖攻破雄縣。等處。誅其僞官。開倉散食。移兵北上。而國朝兵入。闖賊遁。乃釋衆歸西山。每登雙峯絕頂。慨悲歌泣下。已流寓獻陵。先生乃命子讀從遊。邑士聞風競執贄。以故五公文武業。獨獻陵諸子所得爲多。先生又以時率三四老友。與五公詩酒浩歌。睥睨一切。後五公卒。收其孤孫。藏其遺著傳世。先生子孫皆與有力於戚。卽此而功德莫可算矣。當崇禎十一年。國朝兵破獻城。十三年、又至。城內民堞聲不守。爭負去。江把總與先生分守南城。見事急。乃大開城門。江持巨銃闌門。令民勿動。先生高六尺。有奇。雄赳多力。獨握門閂丈餘。挺出擊攻者。連墮馬。一帥目之。搖鞭揮去。城得全。廣東巡撫王來任夙友善。延往爲客。牀從副孝氏。半載、將攜歸。其母惟一女。相別大慟。先生遂還其母。不顧而去。乃僅以素封騷雅終。又可嘆也。張配能助先生施自喪亂後。全活無數。先生諱繼宗。字蘊秀。家世姻戚詳墓志表。不重述。

六眞居士劉君墓表

予論學重存誠。而不言眞。以眞、聖經無之。而出二氏也。漈園曰。柴眞貴精也。朱儒以誌誠。歸也。乃今爲劉君表墓。稱六眞居士。何哉。曰。六眞者、寄也。有託而逃焉者也。一曰眞貧。君有故田宅而鄉去。遊歷所獲。亦或千百金。而信意揮灑。購書羅友。僑所必屛帳友衾餠。具橘柚柜枚。壺頂楚灌。半頃代侈。或勸之積貯爲妻子計。笑而不答也。一曰眞醉。君能飲不亂。其醉也醒也。嗜友善。髫齔與同邑龐崖檢討共硯席。後遊遊凡寓。如孫徵君、傅青主、李天生、王人岳、宋式之、皆過從。來問奇者亦接引不倦。然鷙直面折人過。遇俗士輒白眼。曰。吾醉矣。其四眞。則拙也。嬾也。狂與隱也。幼攻詩書。十二歲、遂偏於庠。又好技擊、弢鈐諸學。隨父方若公代州商州二任。能佐經濟。已而應廩士。守聘。値吳三桂叛。陷於蜀。陳其年爲耀檢討。序詩云。故人遠別。飄零爲胸腦之疊。是也。及威將軍王公兵至。聞君名。咨以方略。遂平蜀。疏其功。授盩亭縣知縣。有政蹟。既以離父母久。歸里。孝友甚。邑令爲登志書。發居後。乃縱遊衡華大白洞庭西湖天台武彝諸勝地。歲嘗數千里。每歸不復入里。僑東郡。孤筇霜屐。往來浮丘。如是者三十餘載。卒於寓。寓栽花種竹。日讀書其中。暇更以鍼砭起人疾。立起。非挑而嬾也。且自贊曰。介隘與不恭。材不材間。又曰。世既不知。以無用爲用宜。高閣於匡廬武夷之山。亦詎放狂而隱者耶。別日遊歷而曰居。已肯矣。曰士。何一非寄而逃者。當崇禎之季。天運地軸。已而與朝定鼎。吏隳民來。乃又三瀋滇洞。乃又羽書消沈。而君適與俱乘風破浪。咄咳立辦。亦復避人謝事。一脉一觴。時而繩墨。如道學。時而溟涬。如方外。時而烈士。時而墨客。揮閭坦嬌。惟變所適。世又烏能以測君哉。予初識君於長安。以周旋來。悄乎其有遠志也。後又會於邸舍。今君去十餘年矣。而予亦老。因念夙昔多瞻顧。不如君少時勇於敢爲。今復以妻孥累。不能如君之侶侶不顧。旨

可愧也。君長子謙、好學有文。奉君櫬歸葬故里之某原。屢以君行述請言。未敢應也。今又來備詢力求表。可謂有子矣。乃以不文者表之。君諱熊。字長馭。六與居士、晚年自號也。任丘人。卒在康熙五十年八月。得歲七十五。祖父以上皆有顯者。初娶王氏。在鹽亭。又娶陸氏。子三。長即謙。廩膳生。次詔。次湖。庠生。俱陸出。女五。俱王出。孫四。

張肄六曰。劉先生恕是極有為人。不得志。託於捕隱遨遊以終。文以神出鬼沒之筆寫之。如其人在三山風雨中。可望而不可即。

恕谷後集卷八

王峯太翁挽辭

我山二兄鶴齊。今歲癸未秋杪。訪如京。適值其輅王峯太翁寢於邸。童稚纏覆。媚笑將之。固固如也。乃無何而王峯太翁以老疾捐舍。慟哉。我山胸坦直無閒餘。一諾千金。素好慷慨悲歌。娛際大慈。儼其過毀也。乃作輓詞。一以安陶。一以寫孝子之哀而節之。詞曰。

黍谷慄慄兮朔風號。平陽雜問兮天白高。鬼伯紛紛兮候其曹。魂扃來兮突夏。羅饌饌兮入鶴馬。（郡門長播升人祭馬致）東闕烏面。臚骨兮不可以忽遊。匪緣是叫兮遠何求。靈尤逐魄兮山阿。梅賤室下兮紛純緣波。式獻苦由兮儲慕在茲。明德尚馨兮終古求之。

劉君道惠辭

劉生貞錫君既卒之明年冬。鄉人念其處里黨不為檄梗。遇撓頑嘘嘘然通稱賢。非株刻。公設饗葬以祈之。其二子慨然曰。誰敢不忘吾翁者。而吾敢忘諸。舊牲廣先。以醮鄉人。嗟乎。劉君有道惠。里之人不忍忘。與其子之顯揚前徽。皆可風也。乃為之辭。辭曰。

西阡龍鼓兮嘯倡和。饋饌大嚼兮紛如雨。歎肇夾兮發之灼。樂之御兮從之挖。不見豐隆降割兮歲不康。千仞九首皆為樂。予疑之梟兮曰若然。對此公筆兮階偕。

挽方霖妻之母吳太君辭

蠡吾李塨。聞方老伯母吳太夫人以康熙五十四年冬底。壽終京邸。哀徽音之不再。悼孝思之罔極。乃為辭以挽之。辭曰。振觸兮局往。窈窈冥冥兮醉壁。渤北轆兮廣爽。曰吾丁彼紫庭之流。邀兮仚掌。出納蠨兮入乘鸞。貂裘蟒服兮陸離。肯瑣齒齒兮丹墀。拍肩把髮兮龍變。陰山連延兮萬男。從六華兮降阿。蹕遊拱趨兮高蓰。修文誥兮飛露滋。米闌兮張鐙。太微垣之兮玉繩。四廚五車兮増増。丹鉛供兮建鉞。聲樂只兮步蝸。嶙峯丁兮棘槐巖巖。衆鬼揶揄兮旋旋集衫。雜遝邀兮揚帆。式容與兮子舍。吉蜡知匹。緑兮江之湄。

侍附太孺人顯妣馬太君行述

嗚呼慟哉。先孝慈大人以純孝易名。不孝（塨）等承之。智骨力惰。菽水不足鳴獻。服勞但多愧突。求如先大人孝思無一二。而先大人逝矣。先嫡妣馬太君逝矣。今顯妣馬太君又逝。風木悲增。補愆無由。嗚呼慟哉。

顯妣姓馬氏。易州人。外祖馬公諱斌。明錦衣衛指揮也。甲申。自京師蒼黃走易州。卒。葬西山。僅一女。即顯妣。外祖母過氏撫之。竟煢煢無依。年十四。歸先大人。蓬飼如蠡。及（塨）長。如易。尋外祖邱壠。而莫可得矣。問馬族。皆非。顯妣終身念及。輒流涕。慟哉。顯妣性仁孝。相先孝慈有一德。王五公作孝慈記。略云。事父素先翁。雞鳴盥漱。堂下拜。然後升堂。聽嚴聲。徐徐問安。翁春秋高。日五六食。嗜禧熬及純肉脂。年凡必手進。皆顯妣從嫡妣夜半起。即炊爨佐之也。先大人事世父保初公如事父。推讓公田。叔父餘初公父子相繼致。入城經理遺孤。至被產不卹。皆顯妣從嫡妣勞以隨之。未嘗撓一婦人言也。賓靜庵孝慈傳云。孝慈絕意榮名。客有從臾者。飲以醇酒。曰。但飲勿言。晚年家落。窘居。口不言貸。乃顯妣推磴茹茶。辛苦以佐清高。未嘗一作蹙眉也。至方靈皋作顯妣壽序云。姑吳太君壽年日昏。瞍使皆孺人扶持。溫湯藥。潔廁牏。惟謹。太君安之。居母過氏喪。期。屏酒肉。助祭必虔。拜必肅靜。無一言。是與先大人合德以力聖道也。惲皋聞壽序云。太夫人性禮賓客。聞有道士至。傾筐倒庋。惟恐不及。故四方知學者。樂過從其子。是不孝（塨）等妄倡明聖學以開諸人者。顯妣力也。顯妣事先孝慈。酒饌果蔌進。有餘則閟藏。不以人口。其後事嫡妣亦然。當大人在時。佐嫡妣家權。犧牲有錯互。及大人去世。事嫡妣如母。務得其歡。數年無一語忤抑也。嫡妣樂施與。族孀歲時必餽遺。周里貧者無倦色。見比鄰孩童入。隨手撫之。不計其數也。東曹家。嫡妣外家也。北泗王氏婦乃嫡妣所出。先姊卒。繼娶者也。顯妣皆時履愧愧。問不絕。顯妣初歸時。或易之。有亢容。及後德薄而尊。有舉舊者曰。忘之矣。既而曰。人薄吾以卑。人亢吾以謙。愈皆非吾事也。蓋寬仁誠篤。與先大人嫡妣合德。無閒云。顯妣嘗產不孝（塨）等五人。體甚弱。而精神有餘。平昔大人庭訓忠孝節廉。已時皆聞記。時舉以訓（塨）等。所供衣服。視孫幼欲者即與之。老年猶紡績。勸之息。曰。某缺某某。將親迎。吾織而布之。樂此不疲也。康熙五十年。不孝（塨）以貧。里不能容。移東莊。顯妣往來兩地。居甚健。及五十七年。（塨）在通迎養。飲酒日數次。肉亦健食。又逾年。躋八十。親友羅祝。猶健。自幼食鮮。入夜必食。後疑以為壽考未艾。孰意今康熙六十年。在作弗延。歷至閏六月念四日病。呼弟（塨）等皆至。北守視。顯妣（塨）等無所囑。惟囑五弟子習

習勤讀。顧塏曰。佐之令人泮也。又顧培等曰。趁而大兒未甚嬾。吾可去也。七月念六日非時。遂卒。嗚呼。慟哉。生於崇禎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子時。距卒享壽八十一歲。憶與姚母語室下。每曰。而先外祖外舅過公邦櫺勤樸。官吏鈍。宅畔有花園。崇禎朝莊烈周皇后微時與之鄰。嘗過往。而外祖母每資之簪珥服飾。相歡好。一日。摘花園瓜。過公從外入。見之大怒。踢其質。嚇而奪之。周皇后泣去。已而選爲信邸妃。遂登后位。過公懼辭官。內寺來尋之。匿而外祖母應曰。往南京矣。后疑其非。不聞。存念昔日家門之誼。先朝覓召之恩。未嘗不流涕也。乃至今題姚遺迹。並此言亦索索成往事矣。嗚呼。慟哉。長男即不孝塨。康熙庚午科順天鄉試舉人。選通州儒學學正。告病致仕。娶王氏。繼娶馬氏。置側室呂氏馬氏。二塏先卒。娶張氏。繼娶張氏。三培。保定府學廩膳生員。娶賀氏。繼娶白氏。四塽。保定府學附學生員。娶王氏。五壜先卒。娶馮氏。孫男八人。長習智。壜出。娶任氏。次習仁。塨出。保定府學附學生員。後斷姚十八日卒。娶宋氏。次習聖。壜出。娶崔氏。次習中。塨出。保定府學附學生員。娶齊氏。次習和。壜出。聘劉氏。次習孝。壜出。聘顧氏。次習任。塨出。聘賀氏。次習禮。塨出。未聘。孫女八。長塨出。適先卒。適彭庠生汝霖。次塨出。適卒。適吳生捷。次壜出。適汪庠生作哲。次塨出。適劉庠生□□。次塨出。適姚□生□□。次壜出。許字趙生□□。次壜出。未字。曾孫男一。元凱。次習智出。未聘。曾孫女一。長習中出。次習聖出。未字。顧姚將以十月七日祔葬於里西曹家莊先大人塋。不孝塨等泣血謹述。

長子習仁行狀

嗚呼。吾兒攬衣出門無疑曰。忽長逝。慟哉。吾兒習仁。予之長子也。冠。其師馮樞天字之曰長人。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予館桐鄉知縣郭子坚署。娶副室錢塘貞懿呂氏。以十二月十二日巳時生焉。時呂氏方十六歲。產難。及娩。頭如世所寫壽星。五六日漸縮而圓。予以四十始立子。慮其脾脆。飲食必視之。令勿多。寢方。五官中正。白皙如玉。予以白嫩軟令坐走土上。汗漬土。漸變黃色。幼不好弄。儀雅如成人。值伍或狎戲。則正色諭之。八歲。教以小學。灑掃應對惟謹。五十三年甲午。邑令浦鳳巢延傅皋聞至署教其子。因招習仁同受讀。數月文漸通。丙申春初。學院張天門臨試。拔入保定府學生員第四名。孝友性成。終日隨予。視色爲行止。每日凌晨。或二三漏下。呼即應起。祁寒暑雨不避也。凡事必稟予。即極細事必其爲之。予心乃貼。五十九年冬、從予如江南。衣被飲食騎驢必躬奉。生九歲。呂氏卒。偶與二子習中評語。馬下妻戒之曰。而媿留而兄弟二人。幸勿爭。自是覺侍之。無一言齮齕。二子習禮、提攜憐保。倍愛護。人不知其異母也。予往通州。爲習中親迎。衣飾器用。務豐於予之爲其親迎者。習禮樂習遂未成。習農。予教曰。而多直理而少曲恩。兵變化機蛾無究也。習射習書數御。性儉。十餘歲即能騎控騎生馬。鞍轡鞭策皆手製如法度。御車人善數段代御。不施鞭捶。飾飛鵰。嘗立日譜課身心得失。其立心忠厚正直。終其身未見有一念私曲。未見有一語非道。一履非法。日必有事。未見有一暇期也。聞予語學。皆怡然解。著學說。庭聞記。自厲能閑家。晝不輕與妻接語。每食時從外歸。必入予寢。視祖母視予。未嘗無事一入其私室也。且通世故人情。資至予家。或數日或數月數年居停。日率弟弱進茶食。無倦色。質率翰快去。待成友悉中禮節。張皓千稱之曰。

長人見人。喜容可掬。一團和氣。劉士宣居密邇予東莊。嘗往來莊之河門。謂人曰。吾每至莊。習仁必來尾邀食。若特遣郵報者。至江南。周旋儲嵩。如翁止園程啓生等。彬雅和謙。每補予不及。甯國知府黃搖圃握其手曰。論歲耆翁即不甬。世兒孝必過我。蓋人人愛而敬之也。能料事成務。一日築楷積少數束。莫知爲誰也。呼問之。曰。必貨屋人。因其婦產三日易蓐。加草故耳。察之果得。幹事必周密。制器必工牢。方壺子道章、成皆保定府鹿氏。其司婁嶷有翻張。爲之排解。且制其用適足。鹽鼻開而避之。收爲門下士。先是予從王五公顏習齋遊。每言南士無北鄙殺伐聲。宜選。予亦謂金陵地鄰人文。或可借明聖道也。已乃、滿南友許以高陽田易予蠡產。客冬、遂率習仁往視。語之曰。汝祖母春秋高。吾不能遠離左右。汝若以爲可。則先遷。予後成之。習仁曰。唯。今六十年辛丑。友人有其室舟而南者。因約習仁偕婦同行。七月、使來促問之。應曰。婦女雖獨出。從之便。又謀三弟四弟。曰可。遂以二十二日如京。纔逾二十九日即病。病即一粒不下咽。猶倔強步行。八月五日。天津登舟。病愈重。已賃車旋。比登車。曰。吾已出門。又返里。何兒女態也。服藥行且瘉矣。復返舟。抵十四日。發病篤。使其婦之表叔從於舟者來稟予。取車。晚渚藥不服。婦自後緯來視。囑曰。吾亦爲人。草留根。人留子。婦泣下曰。勿泣。外廂汝不可久留。命之人。惟一幼僕守視。亥時、臥而卒。地名泊頭。年僅二十四歲。婦朱氏。有遺腹未產。車到歸櫬。嗚呼。慟哉。家人戚友聞知。慟哭失聲。莊人樵夫牧豎。無不流涕者。在予垂老學退德衰。過惡稠疊。獲天之譴何辭。但以習仁之才且有德。雖視之古聖君賢涉然以小。而考其所至。庭除克孝弟。於道有見聞。家邦稱達士。突爾摧折。慟哉。然天亦或以成人處之矣。即此南行一節。慷慨獨當一面。見者大。雖病死不悔。不可謂不賢於人矣。聊爲之狀。惟君子鑒而品隲焉。歲之八月下旬。

附錄習仁日譜儀功（卒後檢其南行備得之自戊戌年譜始查力學任道圖南之志大也）元旦、淸明、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臘月二十四日之祭。俱從家大人齋戒沐浴。大齋戒二日。不飲酒。不茹葷。不與穢惡。不入內。不弔喪問疾。齊一日。遷坐思神。小齊一日。每月朔望。從大人拜獻家祠五祀。拜祖母父母。拜先聖。每日晨興。拜祖母父母先聖。教習中讀書講書。定朔日習禮樂射。望日習御書數。其日有事。以次日補之。三三日看經史遺文。及顏習齋先生與家大人所著書。三八日會時文。餘日古詩或時文隨便。有家務農事。及應酬人事。大人命者。隨命行之。立日譜以考功過。時時澄心。頭容直。氣容肅。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手容恭。足容重。色容莊。立容德。謹言愼行。體察人情。每時一圈。心自慊則白。有言失則黑圈左。有事失則黑圈右。有慾念則黑圈下。有妄念則黑圈上。忽忘驕肆則黑圈中。

附方子蠡皋所作李伯子哀辭

李習仁。字長人。吾友恕谷長子也。戊戌春、余命子道章就學於恕谷。歸言習仁耕且學。孝友信於其家。今年春、恕谷歸自江南。率習仁過余。俾受業。其承親事師交友。言動皆在於禮。而行之甚安。河間王振聲見而歎曰。子弟中未有如斯人者也。恕谷少游浙東西。樂江介士風。南中士人亦聞其風而慕之。故率習仁往相宅。其乘車。習仁御。騎。則執鞭以從。恕谷與諸公論學。左右其間。南士皆傾心焉。恕谷以母

老未能定遂會其友內人南行使習仁與妻附舟先之至天津疾作將返比登車曰吾父志此久矣疾當愈何必爲返舟又數日疾革其妻出視命之曰勿泣此外緣汝不可久留夜將半氣絶惟小僮在側時康熙辛丑八月望前一日也昔明道程子誌其子邵公謂賦生之類雜糅者多而精一者間或値焉則其數或不能長夫自古聖賢之生鮮不爲帝王公侯卿相兼壽長世者而程子之言若是豈如衆人之徼於所遇耶蓋深觀消化之消息而有以窮其變也余抄秋自京上歸聞吾友劉古塘長子將冠而殤南中子弟無與比並者慘慟未平而習仁之訃繼至嗚呼以恕谷古塘之躬行自靠淦窮而天奪其良子以二子之資材間値而不能延其一日之生此余所以易哀爲驚而終之以懼也習仁自成童有巨人之志旣冠立課程自檢査所爲夕必籍之卒年二十有四妻宋氏始有身其辭曰嗟爾幼志離羣四兮善承親心嗣道術兮晝耕夜誦六藝畢兮性栗而溫儼有壹兮契契南行志決壯兮知命不惑死無恨兮任道有徵識祈嚮兮斯人則亡余復何望兮

附閻季伯所作李子傳

李子長人吾師恕谷先生冢嗣也諱習仁桐鄉令郭子堅甚先生如骨肉迎至桐廬先生抵四十未立子重聘武林姝女呂爲遣伤留春樓居之環碧花木可喜植者每人夜燭必結蕊如蝶頭如綴旒月顛垂垂至跋四壁香氣清徹黃楊梔子月季皆結子嗣生孫子堅聞而詫躍曰吾友獲佳兒決矣先生持家以禮呂如君入即定行朔望望拜姑嫜及女君禮及身訓以胎教即以是年十二月產李子聲潤如玉先生攜之北歸親串咸指爲玉人比長身中方面淺暨如是星不甚見也五官方正善騎衣飾按轡疾行路人聚睹驩羨曰翩翩佳公子而能擺折浮英自成立服惡食蟲宿自速坯埕踏射監燒窰五夜無倦色東莊築正樓東西廂前場後圃李出其餘晝及從先生所行嚴冬値逆旅夜必起坐倒騎守偏入留國行青山道雪後紅泥沒脛迄歸滌徐雨雪深數尺路皆縮李子步銜從先行先生尾之無述者而志氣倍王偉卿生皐聞者武進人博學有文聞先生來爲得顏習齋先生三事三物之學遂盡棄其夙學而學焉先生雅重之命李子從遊學日益進會學院張公逸少案臨京江相公子也家世崇高而皆作不平語曰今泥塗崇高者其李恕谷方嶷皐王崑繩乎然臨保定即以先生子得李子名年十九拔之府庠先生於先儒主敬存誠以及諸書經世諸教一一剖決其得失精微廣大而李子皆能領受躬習其學著學說庭聞記立日譜自省善接人曲體情意笑語進退如知度待媚戚有禮四方來從先生學者如華州古黌武居劉著博野周文忠或居數月數年留疑衣食成李子周旋無不相結意滿而去方嶷皐楊賓實以凡儒百人李子師友之皆獎進恐後以至射御書數指名如張曉夫身在僕蔡瑞生周崑來亦攜手欣然願授之藝旗人張萬祿一日策衣知襟衣跨塞騁過先生李然問兵先生曰吾少時以貧硯食門人習武者請講孫吳強就舊詁答之而實不解也今老病並舊詁忘矣焉知兵次晨即車如張強就鬪而萬祿去後萬祿以妄言被逮詞牽楊仁樹並供先生有相才當事奏聞辭中人清部郎捕先生問之恐同人裝惱催詰李子李子時從先生於保定應張學院試趨侍承歡如常若無

此事者既而仁樹受刑力保先生正學不黨交九門提督彤公刑部尙書韓城張公亦知先生無他獨不問途年餘萬祿及諸人就戮時事方結而李子終不向同人一語及也其靜定如此及奉父師命南遷師則嶷皐也登塗病劇遣妻之表娟王旋里曰爲我語大人兒病九分（九分上分也言九分者恐傷親心也）惟此一語別親哀鳴之聲也王行即知不起卻藥不服意氣自若而卒年二十四初李子十三歲行冠禮十八歲昏有室先生即命理家政每雞鳴從外庭呼曰大官李子即唯起問所爲承命指揮家衆井井不羣飲不戲嘲未嘗街首佇立與人一閒語也出入必揖先生稟午旋無延至未者得貸長賜嫡母爲之生息積銀數兩與之李子曰吾不顧私畜也盡供公用卒後先生家人哭之慟甚或解之家人曰如之何勿慟即如有一事李子欲爲微察父不顧即止吾家宅移東莊而莊中有倉有廐有僕舍莊西隴有羊肆李子日往視或時呼母弟往必見其庭中延佇弟速應出則已如應緩或未出即自往不再呼也嗟乎孝友之狀可掬矣一子曰敬承繼其世當李子在時先生嘗語人曰吾長兒勝吾者二夫婦有別成童後即能之吾自返不及也吾期冶生儉而不刻御事細而不煩日以道爲比櫛而猶有蹤長兒不糊倒而自合也方嶷皐哭之曰李伯子舉動毫髮皆在於禮而出之甚安閻鎬曰吾念李子爲之質經爵論論士曰行己有恥李子有之出使不辱命未之試也而其才可能也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又有之言信行果又有之切切偲偲怡怡李子亦有之質直好義察言觀色下人亦有之即世之稍學累世者何以加茲以斯人而年不期頤誠可悼然人則成矣德則不朽矣豈爲夭折哉豈爲夭折哉

恕谷後集卷九

孔子贊

猗與孔子萬世之師庸德之行庸德之知不言性天下學達之在帝左右於戲至矣

先孝慤像贊

貌也蒼然身也挺然方頷六合坐對於天守禮好學步趨肖顏既文且武佩劍鳴弦維誠維仁亦白亦堅人一以爲鈍拙人一以爲幼安孰知今世而覩義顏

與周崑來王子丕承小照札

予觀亦嶷頗其須髯僵僂五尺而欲頂天立地意聲四海而斤斤視其擬頫仰與廣大高明者遊而屋漏火熄或承之恥業非道學亦非名士不作通俠復鄙山雞巨靈搦管或能加棘策乎以究予之所底

養生論

不見居室者乎耕田鑿井盆入爲出餘一餘三本富也而貪者以爲未速惜其出焉而猶曰未速轉輪而貿甚者盜之人附之己益人爲出其富治育世無弊先人甚嗇子孫必以奢敗天道也人事也轉輪有無非決勝之兵也或勝或北若盜勿使執法者見也見必誅世傳養生術如廣成子老氏以及魏伯陽與近世採補之妄其過囚以此爲差

此前集一篇也。以其言可正邪說。梓之。時先生臥疾石門府。石門退翁。卽謂侍樂飦。先生口授此篇。及人論闢佛論。石門斂手曰。先生沈病。而心志猶定如此。四德根心深矣。

父子有親論

堯命契敎民人倫。父子有親。言敎子也。奚而不敎父也。父不待敎也。大學曰。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或曰敎焉。宜尼曰。愛之能無勞乎。石蜡曰。敎子義方。恐親之過也。若子則無有過也。舜之號泣。對斐之容矣。非過也。無不及耳。親逆和、封肌而督之。過矣哉。而或以激。或近名。仍不及所攻也。吾見今之子矣。其父毋老而貧與。命曰家人献。何瀦瀦累累者爲。老而富與。命曰家人征。明之取。賠之擄。厚得則以爲快。少則怨。嗚呼。不有聖教。親生至此。故彝倫斁。異端興。

論古文尚書

惲皐聞謂予曰。讀毛河右古文尚書定論。以爲出於孔壁。上於官府。傳於人間。至晉秘府不失。梅賾奏上孔安國傳。遂列國學。考之史志。鑿鑿無可辨者。但古文辭明顯如出一手。誠有如朱明所疑。何也。予曰。晉亦疑之。但萬季野有言。讀書當論道。不必以辭。以道則古文无一可駁者。先儒皆故爲偏說也。案閻曰然。但愚意其辭當是孔安國考論時所潤色。故參差一轍。非晉人僞作。予豁然疑解。史記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漢書曰。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書大序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謂古文皆科斗書。世廢已久。不惟人莫能知。卽安國亦不能盡知。乃以伏生二十八篇在古文中者先對讀之。以辨其字。而因其已辨之字以讀其他。又得二十五篇。文義可知。文者字也。義者理也。或卽文以見其義。或因義以辨其文也。吳澄謂傳記所引。收拾無遺。是安國考論時。又雜取論語孟子春秋諸子以證之。其用力亦苦矣。又藝文志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召誥皆有脫簡。文字異者七百有餘。中古文。卽內府所藏孔書也。歐陽三家經文。卽伏書也。脫簡。謂古文脫簡也。是古文與今文同者。當時亦有脫簡。則古文二十五篇。獨无一字脫簡乎。其爲安國以義定之也明矣。古文與今文字異者七百有餘。是安國所讀之字。今古尙有如此參錯。則辨其字不能得。遂以義定之者。固間有矣。其詞通曉如出一手。誠安國爲之也。然此安國之不得已也。非作僞也。若作僞。渠豈不明見今文有險有易。何不定古文亦仿效之。乃如出一讀乎。況讀以今文。證之他經他書。則不放過空闕入一語也。更可知矣。陶淵明曰。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知言也夫。

陳法論

陳法。伍法也。什百千萬億異其數。方圓曲直銳殊其形。鵝鸛魚麗偃奇魘劉八陣六花五行三才十二辰別其名。天地風雲龍虎鳥蛇詭其象。兩前伍後。尊右參左。遇地而參差。奇正揚伏偏僨游兩翼御月。分途而各用一也。離絕成陣。離散成行者也。鵝之圓南也。背負肯大。搏扶搖羊角而上九萬里。與斥鷃之騰躍有二乎。八家共井。猶蹤迹也。而千里一圻。慢峴帶峽。特積耳。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吳璘爲疊陣曰。此古束伍令。其知之矣。項王善萬人敵。及後東至東城。屬二十八騎。分四隊四嚮。令四面馳下。期山東

爲三處。可以觀矣。崔去病張睢陽岳忠武不必拘古法。有以哉。若史記李廣出塞。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頓舍止。然遠斥候。未嘗遇害於戲。遠斥候也。有部伍乎。無部伍乎。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解爾。

見有字說

鄭子名臣家、齡、雅好學。以其名知龍也。問字於予。予惟老子有言。寵之辱也。得失若驚。故又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噫嘻。知之時義大矣哉。谷、龍之府也。龍、寵也。古文寵龍轉注。詩云爲龍爲光。何天之龍是也。吾聞驪龍之精。百里見毫髮。故乾之同人曰見龍。苟見龍之見乎乾五位。天龍之矣。遂字曰見有以復之。

樂說

朱人每令人誇樂。予謂樂不可誇也。誇之則莊老之學耳。儒者盡其道。樂矣。因就身所歷者作樂說。

趨鯉庭。栽荊桂。芼荇菜。供嘗華。心怡氣和。此庭闈之樂也。予曾歷之而未盡也。理安舟而泛千頃。躋危巖而眺九霄。心曠神爽。此登臨之樂也。予曾歷之亦未適。公卿前席。學士偪僂。銜杯雅談。千古歷歷。貴賤何知。縈道是觀。此忘分相交之樂也。亦曾歷之。嚴師諍友。擿爬瑕纇。得省得改。如脫宿垢。更有海內名流風生四座。徐出一言。羣賢讋折。謂聖道在茲。有日共勛。亦有後進英奇。離塵捫天。刮摩日月。指畫霧陵。此會友析中之樂也。亦曾歷之而猶未盡。未能大行。聊佐人政而已。灑然改觀。獲携孱弱。巷謳戶說。惟恐遺去。此道小試之樂也。更未盡。張琴瑟。演周儀。調游龍。挽明月。黃農虞夏。一堂唔語。好學之樂。樂以終身矣。乃猶未盡。必也周旋中禮。心性欽明。無動無靜。惟天與偕。雍雍肅肅。無自來憂。安所鳴樂。樂斯至矣。苟臻斯境。前六者皆樂也。不臻斯境。六者必未盡善。不可遂云樂也。

豚彘說

幼聞一狎客問一先生曰。今旗人食孀猪。古亦食否。先生曰。古人豈有此。客曰不然。孟子言文王分民二母彘。彘子必繁。難以畜。家有之則不可賣。不食何爲。其人无以應。予註孟子至雞豚狗彘之畜。訝雞犬皆一。而豕獨二。何與。因考埤雅曰。豕子曰豚。玉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古者祭祀必先擇牲。謂養豚於圈。君養視而臨之。則行不舉足。齊如流。所以致敬。且稱其服容也。是孀彘古用以祭矣。左傳有牲牷肥腯之文。曲禮曰。豕曰剛鬣。豚曰腯肥。二物二名。二用分如也。說文訓曰。牛羊曰肥。豕曰腯。豚曰腯肥。蓋言兼之。豕卽盛滿而鬣勁毛長。不可言腯肥矣。腯肥非豕子而何。雖欲勿用。神其舍諸。神不舍。則人食之固宜。議禮者勿少見而多怪也。

書明劉戶郎墓表後

粱少保夢龍、爲安平劉戶郎鑑作墓表。載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順。直逼神京。擾兵四集城下。戶部選曹屬給餉。皆畏避。劉公奮然請行。衝鋒抵大通橋。餉以給。嗟乎。公加於人無算矣。當是時、兵火燎原。大掠城外。號哭之聲。徹於西內。舉朝震恐。世宗詔犒勤王師牛酒。不知所出。部文往復二三。始得數餅。開倉發粟。囊橐釜甑一無所措。士多饑死。嗟乎。以中葉全盛。太祖太宗之神威未遠。而惶惑無具。至於如此。所謂鄰

選鄕擧。叢叢若若。其素揣摩以應朝廷者。是何物也。承南宋道學後。守章句以時文應比。高者談性天。纂語錄。卑者疲精斃神於八股。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卽當世兵名錢穀。惝然罔識。而搦管呻吟。遂曰有學。萊陽沈迅上封事云。中國嘝筆吮毫之一日。卽外人秣馬礪兵之一日。誦其語爲之慚且慟也。容披廿一史。漢唐北宋名臣。率在北方。及南宋而北人寥寥。以北爲金元也。萬季野修明史。邀予閱。明南北混一。乃史載北人亦少。季野頗嘆息焉。明宣宗曰。長材偉器。多出北方。而如吾蠡三百年。僅登一布政揚纘。擧廉賢。奏議增附生員。他如僉都御史張哲平冤獄有軍功。給事劉稷能直諫。副都御史劉璵居官清嚴。御史韓春劾宦官李興。忤逆瑾。華州知州劉鏳拒中官廖鑾。撫張貫陝西。行苑馬寺少卿冉繼志忤逆瑾。兵部右侍郞丁鳳正德間定宜府兵亂。平山東江西流賊。撫治鄖陽王道平野王剛亂。參議和逢有清名。工部左侍郞衛蘭稱文學。戶部郞蔣範化殉城守。一時聲皆燦焉。而史册悉亡其姓字。北之他郡邑可知矣。南好浮華。北習固陋。毋怪史傳之南多而北少也。劉子琛慶求闡揚其祖。有以也夫。

書直靖先生傳後

宣尼曰舍之藏。藏其用之則行之具也。後世隱淪者流。大率傲世病世。胸無蘊積。其藏者云何。至於終南捷徑。鉤名弋榮。與夫挾雕蟲技。操觚鬻行。而侈聲色。耽滋味。且顚倒人家國事而稱高尙。是不嫁而嫁畢者也。又藏之罪人矣。尙何藏。直靖王先生留意江防海防。調運鹽鐵。兵屯方輿水利諸學。而晦迹畎畝。可謂藏矣。雖然。蠖屈則伸。文孫擬魏科。名噪儒壇。行且澤溥九寓也。固宜。而世之人垂涎金穴。朱顏世貂。以伸爲伸者。又何也。

書韓子原道後

大學曰明明德。又曰明明德於天下。如日月經天。萬古常照。書所謂克明俊德。光被四表。萬世永賴是也。佛氏明心見性。則腐草之螢。熠耀之光。淺淺乎明滅不定。何用乎。而愚劣惑焉。是仰首不瞻日月。而以腐草之明滅微光爲奇也。韓子原道斥二氏。亮矣。佞佛者曰。韓之見佛之粗。未解其精。故系以此。

書方靈皐一節

庚子冬。予問醫如金陵。曾克任爲予言方靈皐內子蔡氏歿。薦紳慕其名。競聯姻。大學士能賜履謀妻之女。謝之。時有鄭總兵巨富。倩伍解元涵芬緩頰。願以萬金爲糠糍。使可瞻九族三黨之餓。問者。靈皐辭不獲。一日食罷。語克任曰。請姊丈後。因告之故。克任曰。非孟子之言所識窮乏者得我乎。靈皐立嘆曰。然。是與岐辭餽倚書一通。其子本靈皐同年進士。秘謂曰。鄙人有妹。家君願使侍箕帚。靈皐日盛甚。然寒舍家法。亡荊借婢媵日夙興。精五飯酒漿。奉匜二親左右。君家媛能乎。本咋舌無以應。又言其丙戌成進士歸。過揚州鹽商吳。求設帳教其子。贄百餘金。及抵里。總督滿皐公留之幾學。乃使返其贄。吳曰非先生辭我也。勢不能也。贄者見也。已見何返。靈皐不可。且往返卒遠之金陵。一主生執金爲贄求教。介甲綱來。卽贈甲已而主生卒。靈皐曰。教未之及。安用其儀。自出金如其數。使人覓主。不言之甲姻也。予渡秦淮。靈皐網紀趙姓者。從路指北首一門曰。此百萬富也。吾主在家時。與遺喪延點主。以百餘金爲壽。主曰。吾隊

可屈守財者慕乎。卻不應。嗟乎。日讀聖賢書。一臨財色輒沮喪。視此何如也。庶無聞風而起者歟。

題甯國府志

甯郡署後有古北樓。在陵陽峯上。卽齊謝朓高齋也。樓前並刻唐李白詩。志乘臚傳之。考朓傳。守宣城。不載及民政事。或史遺之也。然味其詩云。旣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則專藉祿仕以遂其曠達。意可見矣。李白流夜郞放。而往來宣城間。推狂放詩酒。視爲甯避地逃東。設體條易其風俗者。相去殊遠。嗟乎。前人流風餘韻。媿其迹。載之志。所以興起後人也。可不愼與。康熙庚子冬底。塨攜長子擇居來過。守爲黃公琮國。見苙政愼勤。不黨縟文。其度越前賢若當有在矣。因書此二通。一題志。一寄梅子定九。

堅志

甥生辰侍李子。曰。子何志。曰。修己及人。守先待後。曰。善哉。是士之業也。志之固宜。甥生曰。願有誨。用堅辰志。曰。志則堅矣。不堅可言志哉。雖然。亦有之。王法乾每言中庸曰惡於志。是我志惡我也。志堅千仞之臺。十仞百仞而止。志惡之矣。嗟乎。天之豫人之指。萬世之譏評。姑無論。乃吾爲吾志惡乎。奚其安。甥生再拜曰。謹受教。

悼亡賦

下妻紫娟。歸予者九閱春華。一疾三載。竟逝世。音容婉轉。貞潔不亡。念予二子隆官正九歲。存官才五歲。壯大追慕杳然。必增悲辛。乃於行狀外。復賦代圖。使其如在。

光聖湖之湉溦兮。鍾婉孌而幽靜。二八通理於蹇修兮。入予執巾櫛而色頳。彼嬋娟其葳蕤兮。奪拂拭而黯呈。剪秋水而娉盼兮。顰柒平而垂畤。乎微峯蛾眉而聯娟兮。題穿坦而中隆。倚耳而竹頰兮。頤下非鉅而亦豐。氣蘭馥而甘如飴兮。的皓貝而內瑩。面不方不圓而不長兮。御鉛華而灼灼兮。皙謐紅。春笋尖兮。揚皓腕。解香絲兮。烏雲委牀。梳鬅糙兮。朱鉛何姣。掩瀾敞兮。風紋百行。身五尺而弱兮。雖纖小而腴充。秉貞誠而无他兮。本陋賤之或輕。歸里廟告女君兮。請魋結而雞春。兒戲習以嚴懲兮。雎狎愛而斲髮。遠父母之三千兮。從吾君之所丁。間寒煥以勤鍼秩兮。斥粥服御而佐庯。胡資官之徽纆兮。淚流離而集裳。予不淑以致疾兮。掐臍絡其旋摭。慨慨黃白而長眠兮。倏閃耀而掩芳。縶賦客之兮慮兮。與予心而各張。念孩幼之長大兮。恐悅惚而若忘。一一寫真而无誑兮。庶奕世於瞻而思成。

公擧蠡魏氏呈

蠡縣紳士某某等。爲公擧節孝義婦。懇乞轉詳。題請旌表。以維風化事。竊惟懷淸高築。求居住之無慚。恤緯長吟。雖食息而不苟。蓋節義於今爲烈。而褒揚自古宜先。今本縣諸生杜三甲人在鵬家庄居住。已故民鵬國棟之妻魏氏。弱歲于歸。壯齡喪偶。孤鸞鳴號。欲挺身以相從。二世姑嫜。爲高堂而不死。履機手線。織殘寒夜之霜。負耜灌園。徹荒原之露。祖姑徐氏。夆先守節。得擠老年。或如廁。或迎賔。皆躬負以出入。力牽紼。力負土。雖人代而悲辭。串繼節之薰姑。亦八十而樂愷。迨其就窆。適値長霖。跗水衝泥。苦如蹈河而赴海。挽鞏負引。悲哉惟踊足而擗胸。行路爲之生悲。風雲於以變色。何其一心不貳。猶與三節相聯。

二女產甥。而比隣不輕步往。世載守乏。而分文弗受人憐。已而乙巳祀年。竟爾閩閣告歎。皇恩大沛。令廉吏以詳查。民猾官蠹。匿通廢而放賑。氏門冷落。官過杳嗟。乃獨見得分明。閩糧之信不。撫弱固報。謂居鄰其能何。積苦而敬辭。願自巔頷以攻苦。徒食必不可。愧彼須臾之茶。殆。宗族感歎。擇才立嗣。士民稱羨。衆口稱賢。誠女中之丈夫。貞節朝以祥瑞。某等按本婦今年六十六歲。曾典可稽。想無未語之功令。特旌式有。應仲公舉之與情。伏乞詳憲之候彙題。俾窮發高義。得邀華袞之榮。庶奉士是型。粥識臣婦之道。爲此連名合詞上呈。

九日郾城聯句序

溫益修明府、勞同巫馬。不廢八叉。陳子章詞壇才並子荊。因成五噫。呼白衣而起舞。對黃菊以長吟。堪也自解鑄人。久慚刻燭。步折巾之罰脹。竟爾續貂。擔捻鼻於琴堂。快茲流水。豈必我江君海。掉轂文場。抑以此笑彼歌。鼓陶樂性云爾。

九日孤城風雨秋。黃花晚對署亭幽。溫 連宵灌翠生鳥几。鋪地寒香入碧流。李 辨業李膺推獨步。恕谷著大學辨業 新篇陳羽許誰儔。溫 敢言避地同王粲。愛有盧恂駐馬周。吹帽偏宜金騕落。命絃恰好玉雕鏤。陳 催排東閣燒林炬。漫倚南欲罷酒壺。李 微官夷吾人易去。班師鵬舉恨難休。溫 烟昏戍壘天埋月。客度溫增水送鷗。陳 卻笑乾坤容老大。那堪我輩自沈浮。李 飄零嘯對新前草。身世羞看日暮舟。陳 凋殘斯民須撫字。桑麻何計薜田疇。溫 會時版築抒全策。且使山頹在上頭。鷗語知長唱夜福。橋聲斷續下峯樓。穴穿蠟淚呼僮拾。被藉枰鯖倩僕收。李 西望白雲耶寤夢。北來鴻雁弟兄愁。溫 鄉書不謂連朝至。歸念還因撫事謀。陳 關山已知皆楚舞。揚來合自有吳鉤。李 今宵莫恨登高阻。歲歲茱萸共挽留。溫

恕谷後集卷十

留別長安諸子

予易未有傳。得足下如獲拱璧。象爻既悉。書揲通微。於易可謂彬彬矣。以爲尚之守。研四聖之遺。夫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豈非今之超武絕倫者哉。萬望推衍。慎勿苟安。右尚学。

昨語足下曰。儉用節費。存心卻完。又舉顏先生語曰。千萬人中不見有己。千萬人中不忘有己。足下皆然之。然見己亦忘己也。學者果能卓然啓立。以我爲天下萬世必不可少之人。無窮無達。致和致中。自刻刻性命作主。自不與俗父鬪圭露角。故曰見己亦忘己也。至於足下躬履行伍。加意弢鈐。已得六七。其二三機秘。持之不懈。必有進焉。右繩其。

足下自勵自儆。然鄙言衝撞如雷霆。能折而服。吾固知其非傲也。特雷霆不可常有。務使微風一扇。譟然即解。則觸處收益矣。願任樂學。且能製器。鄙心甚慰。又思別後恐有誤認者宜察也。足下欲將關雎等詩譜入琴瑟笛簫。必先精究七始四清元聲。乃可諧器審調。若本源未瑩。而但取琴瑟其字聲以爲得之。則捫盤叩籥。究非日月。鄭世子何嘗不以三百之篇譜於樂器。而於宮商竟千里而遙也。樂錄諸書乞伐毛洗髓而考試之。右聖居。

子志爲聖賢豪傑。憤而斂。可愛可敬。但時而昏惰則忘。愧勵則勘。恕急忽緩。難以夙致。孟子曰。君子所性。

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必也敬以直內。使心如天地之廣大。日月之精明。則根深生色。无往不可自得。而子強捉不能。遂欲以空忘致之。非也。閱歷世故人情。愈熟愈透。務使人與事當前立解。而子欲以讀書記誦致之。又非也。心性濟世情悉。自能易紛而一。易鈍而敏。若夫佳兵不祥。曲蘗可立視。佐刑名即為學問。故君子不遂其材。不出其位。右長舉。

閒劇協鎮調河州。足下欲歸。此甚不可。男子生而志四方。況交須始終也。俟今東歸矣。平許望足下推明補苴之。若有成。萬世功也。王崑繩曰。挤除之斬斬明明。修治之蕩蕩平平。陳列之齊齊整整。陶成之肅肅雝雝。有味乎其言之也。金風西寄。悵矣懷人。右潛士。

前妄旨相贈。已悉。不出謹言慎行而已。然勿認乎言為退縮也。人必根柢立定。不然。任其氣質。見非風生。忽爾回車。索然氣盡。無當也。右子丕。

富平贈言

自與吾友西來富平。交情日厚。敬吾友如拱璧。愛吾友如自愛。其心將為不磨薌蕩。非僅禮貌之敬也。今吾友仁心仁政。旁羅洋溢。為吾黨光。鄙人以省親將行。慘然悵如遠別。因書贈語。并以自警。以代面談。

一戒高興。杜工部云。入門高興發。謂山林之致也。至于處世事。則斷斷勿用之。

言語勿高興而發。凡出一言。必有所為。不得突如其來。不得茫无頭緒。不得雜亂不清。不得自首无尾。應酬之辭勿過文。恐人不解也。勿俗俚。恐人不威也。欲簡而明。悲而禮。敘事之言須有把要。有斗飾。有收結。有輕重繁簡。令人聽之瞭然。

怒責人勿高興。已怒也再為存想。將行刑也再為擬議。勿任性氣。致一發而難收。

用財勿高興。漢高以黃金四十斤與陳平。不問其出入。韓昭侯一敝袴不以與人。皆英雄之宏圖也。若漫然用財。不擇當否。雖費无功。

施仁政勿高興。如水利農桑武備諸政。吾友念念不忘。誠民之父母也。然須酌量時可以為。力可以為。乃出號令。不然。言之不能行之。則无以取信於民。即行而鹵莽滅裂。不克有成。或興利而反以貽害。又為不可。

愛人勿高興。其人可愛也。徐而察之。平心而觀之。漸漸任用以盡其材。不得一時相投。輒驚喜非常。過分相加。苟非真才。反以壞之。或吾用情難繼。後反致疑。推之禮上司。待朋友。皆當知此。

一戒驕奢。

吾友謙恭下士。衣食朴儉。可謂富貴中特立者。然吾昨語田公子曰。貴不期驕。富不學侈。言貴則自驕。非必有心也。富則自奢。不學而能也。車馬服御。斷予支費。須損之又損。留樸勿華。僕隨勿衆。庫銀不可動。假貸不可行。何者。輕用己財。即輕用民之膏脂也。不然。於何出辦。至於僕役盛糕。從者如雲。以為氣勢。此今日富貴人陋習。況吾友愛民如子。衆志成城。何人不擁護如父母者。無非綱紀之紛紛也。

一戒緩慢。

吾友近日涵養氣質。甚見和平。吾愛之重之。然勿以怠緩為和。以放弛為平。如與人財也。可與則速與之。不可則斷以无有。買人物也。用則即給之價。不用則即返其物。皆不可曠日留難。此雖小事。易失人心。餘如此推之。

一戒矜張。

我輩居官。立志為聖賢。出政效帝王。皆分內也。無事矜張。設我少有矜張之意。必來諛諂之口。來諛諂之口。必有假此中我。以財利亂政者矣。且我善政異人。即不矜張。人尚以矜張加之。以致上司不快。同僚嫉妒。非小故也。而況矜張好諛乎。且作大事者量如滄海。度如山嶽。小善小勞。沾沾自喜。何以圖大。

一戒近小人。

小人貢諛以中我財利。或陽奉我。陰違我。或假相契合以探我。我愛其慧黠。喜其伶俐。比其黨類及後、遠之不能。近之立禍。可畏也。且即同官同輩。無所覬覦於我者。但係小人。即不樂人為君子。歆我以嬉笑。引我以宴遊。拉我以聲色。必致我壞其心乃快。學者於此不能壁立千仞。終涵泥塗。

一戒小術。

至誠之道。可格幽明。此仁術至術也。若詭道。則但可用於兵旅。今日殺敵。明日奏愾。至於家人父子朋友僕从吏卒民人。一一藥術譎不可用也。此用之。彼露之。前用之。後必難復之。使人疑我備我。壞事實多。

一戒奇異。

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仁心仁政。至平至易。即至奇至變。平地成天。皆在其內。若假鬼神。好元虛。說步幻。不惟无益。且啓人疑。致人輕。甚不必也。至於講六壬奇門。甫宮劍客。皆殺身禍世。殘疾生民之人也。萬勿說以為正術而近之。

一好學問。

兵農禮樂。欲為一事。必涉其藩籬。入其閫奧。有法有略。有謨有為。若但虛志而不實研。臨事未有不為田父之結者。

一貴閒暇。

庸人之閒暇。怠也。英雄之閒暇。靜也。善作事者。常使精神餘於事。不使事餘於精神。苟好勝喜多。以致荒亂。事必有誤。名將受損。皆公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孔明所以稱殊絕也。

一貴有恆。

吾友愛民之心。吾敬之。理政之才。吾愛之。再益以沈潛細密。喜怒不形。得失不驚。有始有卒。則生民之幸矣。萬勿始敏而後怠。萬勿始儉而後奢。萬勿始小心而後放肆。萬勿始虛受而後剛愎。

附呈恕谷日譜數條。

待以恩者有過則責之。以使勿縱。制以法者。尤服則寬之。以使不怨。

范曄勸曹操取蜀。操不從。居七日。操又問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天下事變於呼吸。如此狐疑遲鈍。安有濟乎。

作大事者。勿喜而喜。勿怒而怒。勿有事而有事。亞夫軍中夜驚。堅臥不動。有以也。

御馬之難也。所向无窒閡。與堪託死生。安可得哉。馬前轙也。坐後以息之。馬善蹶也。謹轡以防之。人曰馬无踶弛。而不知御者之苦也。用人如之。

下之人忤我。勿輕怒。恐彼有寃或才可取也。上之人獎我。勿輕喜。恐伊讒言或計相餂也。

倖進者无功。欲速者多躓。矜長者昜於見短。好諛者必受其愚。

屠牛者不屑搏鼠。搏鼠者必不能屠牛。

用財有度。爲善亦有度。用財无度。則費不可支。爲善无度。則亦不能行。

智深勇沈。知人知己。豪傑之善物也。人不自知。餘无可問者。

事難易斷而必思。事既經思則必斷。

聽言欲盡其底蘊。故曰好問好察。曰集思廣益。若聞言而不詳覈己見若何。人意若何。可行可違。如何措施。漫然即行。以致錯誤。或漫聽之不行之。則言而无益。人將結舌。與不聽言同。

每日向晦燕息。返勘已行之事。平旦未起。酌量將行之事。居官之要法也。

示叢存永言弟弟

詩山刺史。以阿成阿戎謗從予遊。所謂問道於盲也。座中。詩山誡及衣食奢侈。予因咸奢侈爲今日急症。聊一言之。

孟子曰。口味目色四肢安逸。性也。君子不謂性也。何者。必甘脆而腹始快。其人必无心。必羅紈而體乃適。其人必无身。心之大美奇珍苟其。何事甘脆。身不宗廟百官能立。何須羅紈。故曰飽乎仁義。令聞廣譽。不願人之膏粱文繡也。且世之願膏粱文繡者。非必爲快腹適體也。大約門面曙之。筵不羅列。服不鮮粲。瞻觀旁人。未免恒怳。嗟乎。是爲他人食食衣衣也。可揮搶矣。

而其苦逐莫大於是。衣食爭勝。強力不及。至於稱貸交謫。困窮飲痛。始假服御爲盛氣。繼因狼狽而縮首。遂愁歎而死亡者比比也。嗚哉。

以衣食驕奢。則所以稱之者原無涯也。必且美宮室。必且驕妻妾。必且飾輿從。必且斥燕樂。必且盛供張玩好。每見部堂開府私積百萬。解綬數年。子孫奴乞。此有目者所共覩也。而弗戒諸。

然則宰相之臥布被。溫公稱賢。司徒之妻曳柴。王良志美。可以師矣。今世去古。人心不遠。出爲廉官。居爲正人。食用儉素。稱者必夥。何事取悅二三紈袴爲浮淫也。

然而儉素非貪吝。不可不辨。原憲鶉衣百結。而於結駟聯騎卻之若浼。晏子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而父之黨无徒行者。母之黨无徒食者。妻之黨无飢寒者。齊國之士待而舉火者七十餘家。貧則不苟取。不妄用。富則豈於待人。約於處己。中庸之道也。

答三弟益淳問舊說居喪廢宗廟祭

古人未嘗廢也。按曾子問孔子。聞者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以葬前不祭。且象祖考聚族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以卒哭喪事成。行祔祭。且後此行四時祭。故主各反廟也。若四時之祭。三年不行。則主何必各反其廟。且祔后聚廟。主仍當聚藏祖廟矣。而不然也。是即主之反廟。不可爲葬後不廢常祭之證歟。

且古人舊事可驗。非徒空文。春秋襄公十五年十二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改服修官。烝於曲沃。會于溴梁。襄二十二年、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僑云。溴梁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于嘗酎。與執燔焉。是葬後小祥後俱行四時祭矣。叔向子產稱知禮者。必非妄行妄言也。

況以情事揆之。无廢嘗祭者。葬後冠衰麤皆有受矣。腰麻變爲葛矣。虞變喪奠而爲祭矣。祔不稱哀子而稱孝子矣。故三虞卒哭之祭稱成事。謂喪事成於此也。謂常祭之禮於此始可成也。喪服小記曰。虞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儀禮虞祭主人酳尸。尸酢主人。主人坐祭卒爵。皆漸近吉禮。以神道接先人。至祔則竟合食祖廟矣。此則哀殺而反。謂廢祖廟食乎。春秋傳曰。禮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烝嘗禘於廟。杜預謂如朔奠小祥大祥之時祀。則於几筵。宗廟四時常祭。則如舊。釋例是之。不可以杜氏不能助晉武終喪。並此言廢之也。

而杜氏之解猶未盡合也。特祀於寢。謂專祀新死者。則主在寢。因以祀也。烝嘗禘於廟。謂遇烝嘗禘祭。則請主人廟。與祖合食。毛河右經問所謂仍奉主祔之祖旁是也。杜氏乃謂四時常禮如舊。三年喪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似烝嘗於廟無新主者。文義不順。且何取於无新主也。謂新主不可躱入廟耶。則祔祭曾人廟矣。以爲吉祭新主不當與耶。則孝子可主祭。新主乃不可與祭。是偵也。或曰。即祭。孝子亦不與攝主耳。曰。有之。而非禮也。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漢律曆志以爲太甲踰月即位改元。逢乙丑朔冬至、越茀郊天。按世紀成湯以丁未十三年崩。當必崩於建亥十一月。商制踰月改元。故於建子十二月改元。稱元祀。適逢朔日冬至。故令伊尹攝行祠先王契以配天。(見與祭) 此是未葬祭外神攝主之證也。昏平公葬悼公後。烝於曲沃。明日改服行事。此葬後祭先自行之證也。朱晦庵家禮謂喪中宜倣杜元凱說墨衰家祠行祭。而顏先生深非之。執緦不祭之說甚嚴。今念族姻繁者功緦之變比有必至累歲宗廟不一血食。於心忍乎。以至輕之服。廢所重之祭。於心安乎。記顏先生於王法乾卒、服緦廢家祠獻祭。壠自浙來見。曰。先生誤矣。豈有以朋友逝而卻祖父食者哉。先人其恫諸。先生曰。比乃知之。儀禮朋友麻不言總。謂弔服加麻也。學記曰。師无當於五服。五服弗得弗親。師不在五服內。而朋友乃有服乎。吾悔焉。而不知即緦服亦不可廢祖父食也。[illegible]

然緦不祭之言何也。曰。上文曾子問與祭。指與祭官。此節文連義屬。所謂已有喪服與相識之祭。亦指廣祔祭也。故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即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

葬而後祭。是遭始死之喪。即輕如緦。自己喪祭且停。而況助人。非言四時常祭也。熊氏註甚明。

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非言終喪不祭歟。曰。又非也。喪三年一讀。言喪之三年者。不於葬前居紼之時行宗廟祭。惟天地社稷。則越紼行之。觀下言越紼。則上文不祭者。不越紼也。非葬後執紼已畢。亦不祭也。設葬後不祭。則曰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祭可矣。何必專指曰越紼行事乎。至五祀葬前亦祭。不曰越紼者。鄭志答田瓊曰。五祀宮中。在喪內也。

曾子問。鼎俎既陳。不得成禮。一則亦有士緦不祭語。乃言祭正設聞變而廢。大夫有九喪。至大功。士十一。小功緦亦廢焉。非言殯葬後廢祭也。

且即此則而觀。大夫遭齊衰大功喪。門內廢。門外不廢。士遭小功緦。皆亦如之。而且曰於死者無服則祭。是諸喪甫聞驚悼之時。尚有不廢祭如此者。而謂殯葬後不常祭可乎。

然則如之何。曰。天子以及於士。皆非前停祭。卒哭後凡遇常祭。詣新主祔祖合食。祭畢反寢。孝子將事。素服微殺其凶。即居杖不入室堂之箴也。祭禮降殺。不樂。不飲酬受胙。即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即殯而祭。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之意也。

況古有牲曰祭。无牲曰薦。今世士夫備牲者少。詣酌庶羞。並非祭也。又何妨焉。

王帶存曰。先生乃堪容臺議禮。叔孫通一間耳。

答長舉問

吾子有志作聖。較之儕俗視道如仇或絕口不及者。豈不高倍蓰哉。然爲賢者言。則當有進。吾子之病在心急而行緩。虛志大而實力小。以致神馳萬里。目望九千。而身祗在几席也。

吾子行緩力小。必自居曰鈍。吾以爲非僅鈍之過也。亦以忘。時而墮落。遂忘我爲何事。時而悠忽。遂亦苟且偸安。從前曠日不及知。即如客歲與子別後。子往返錫原學禮。至於今歲相見。並未聞吾子有一言及於所學之禮何如也。及問之。則諉曰。無禮書。原前言禮。原非一端。有心禮。齊明致中。有身禮。非禮勿視聽言動。有家禮。朔望節令祭期忌晨。是三者在躬行。不在考書。即考書亦非秘奧難得者也。昨聚富平。見足下有意於兵。予因以前著集與之。曰。埋事有間。每日閱一二則。來商而子持去。竟連月未商及一則也。曾記少年學數。數月茹食猶貫珠盤於旁。隨計。夜思及一數。慨披衣然燈捻算。問射于汪若紀。若紀言其夢中學撒放。以肘擡牀上牆。至肘破流血。大抵每一學習成。必須苦詣。未聞法宋儒專以緩步徐行講儒者氣象。而六藝即可就也。

且吾子之鈍。更以心急志曠累之。心急則躁且忙。精神潰散。益增其鈍。辟之路然。一人日能百里。一人能二十里。不必憂少也。人走一日。吾走五日耳。乃枕間徬徨。且愧且恨。一夜不眠。至曉疲不能興。並二十里亦息矣。虛志大則爲此望彼。時移時輟。自諉鈍廢。亦辟之路然。一人由水。一人由陸。苟其不懈。皆至所歸。乃曰。吾將水陸兼之。方跨騎旋登舟。已舟騎俱嫌不調。又坐與人商而路究未行一步。謂之何哉。

予爲學以尋友爲重。是也。而尋友之意則未當。以爲我質鈍緩。如學射必得一人同居彎弓。讀書必得一

人聯席。吾伊一時數年。乃可有成。如是尋友。必難得矣。何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成童比肩。敬業樂羣。乃有此。況今足下已四十餘。所結納年亦相似。或有官職。或有營業。或各有所學。乃足下必使其人舍衆事而終日同攻子所學之事。其誰能之。

況孔子曰。爲仁由己。非以由人。師友特助己者耳。由之者九分。助之者一分也。若專倚師友。則己安在。如人修容盤巾束帶領而盛服。拮据在我。而友其鑑也。未聞以鑑爲巾帶服飾也。

古人且勿論。即如不肖。一生得力專在師友。讀書學數學射學禮學樂。皆自加攻苦。或得或疑。乃質諸人。若學不在先。將質何物。與顏先生半月一會。則將十五日所學通質之。近日樞天從遊。歷時來過。錄紙疑問至三四十則。然不能日在一處也。吾少時每聞一言動聽。見一儀可觀。必記於懷。遇海內名流。知其所長。必傾倒盡之。雖一詩一文不輕鄙擲。是以頗有積累。近見足下諸子。見人則覷其短。因棄其長。或我自爲我。縱人有佳言長技。目視之若無覩也。心志既已虛大。耳目又復不靈。何以集思廣益乎。

至足下云若專一學。不過一長一技之士。此言大非。一長一技。豈易能哉。卞莊子之勇。臧武仲之智。見許聖門。養由基之射。造父之御。傳名千古。祗在一長一技。不特此也。賢如由求。兵農各務。聖如禹益。水火不兼。吾子此時最宜練者刑名。而鄙視之。夫刑名鄙乎。皋陶明刑。三代遵一。蕭何造律。唐宋是規。如明處當。談何容易。而以宋儒讀書觀空虛大之習小之。此見不痛滌。不能入道也。

恕谷後集卷十一

給鄭子書

五月、舍親旋。聞賢昆季動定。舍親言足下規我不訂王先生集以詔後學。而自訂年譜。失緩急。且涉爲名。聞之惶惕。顏先生王崑繩去後。無人大聲呵斥。故罪過增累。足下若肯時惠德音。感劣或負疚少減矣。幸甚幸甚。但其中有不可不白者。姑強顏一道。年譜僕所閱歷。隨手訂之。無所煉難。王先生集皆須日閉心靜。考古準今。乃可從事。寒舍偏隘。又忩忩人事。不得加工探討。故尚有待。且足下亦知之。獻歲云。先生居家。難以殺青。三四月間春穡說。敝廬有稿書可考求。先生至其爲訂正。僕時許之。祇以潤府則費綱紀伺候。飲食。故不敢直然往赴。及屆期而王音寂然。今乃見責云云。此如兩人約同行。其一人云某日會某所。與馬資斧盡我任。抵其期。其人不來。而吝語云。汝何坐候中途不驅車而策騎也。至以訂譜爲近名。則更傷鄙心。顏先生四十五歲得僕。迄五十五歲。僕執贄門下。盡傳其學。今僕年五十三矣。驅車海內。一德一才。不之往來。而全局負荷。未見其人。左右之友。惟得馮樞天與足下。樞天有志。足下能解。特樞天質弱。未克邁猛。足下又過在聰明。瞻顧未定。此外則不知肝膽向誰矣。聖道有其人則傳之人。無其人則書其所學。期於傳之後世。豈得已哉。且足下以爲年譜可博名乎。我欲毀之。人且彰之。我故長之。人故短之。好名者無暫日不智僕之愚。知之久矣。惟念朱明來。虛學蔓延。重惧悅不課行習。謀章句不理經猷。道

蕪荒蔑。乾坤晦蝕。故爲顏先生修年譜以見周孔學行之故迹。楓天近又爲僕修譜。習齋譜多在躬行實踐。而措譜則多經濟作用。合而觀之。粗見聖道。故不自辭讓。遂使成之。因而訂之。且功過並載。使有志者於二仲外千里萬里得此人觀之。去僕過而取僕功。由僕以尋習齋。由習齋以尋周孔。即萬一當世不得其人。後世有興者如之。明道在茲。行道亦在茲。用以康濟萬物。奠安天地。非細故也。嗟乎。僕豈得已哉。庶仲翔謂生無知己。死以青蠅爲弔客。悲其語。然彼縱生或未免名心也。孔孟何如人耶。而著書立言。不自沒其所學。後世卒賴之。不然。六經語孟亡。堯舜周孔今不識其名矣。三德五典之道久湮矣。孔子得賢弟子則傳之人。人乃記孔子言行爲論語。孟子則門下無傳者。於是自作孟子七篇。自居繼往開來。以傳後世。嗟乎。孟子有名心哉。誠恐天命而憫人窮也。人者、天地之心。孟子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存之。庶民去之。其存其去。皆在明道行道而已矣。庶民但知飲食衣室父子夫婦。而禽獸亦飲啄。亦毛羽。亦類聚。烏以異哉。日在道中。而不能明行以及人。以無負天地之心。故爲庶民也。今行道即未可必。能遡明此道。後世必有行者。天地其位。萬物其育。王先生集猶但一端。而年譜則論道全迹。詔傳後學。未知畸是。而校登簡册。尚可自謀。孰緩孰急。難以區分。此誠五夜彷徨。憾心淚下。而無可如何者也。足下猶以我爲爲名哉。傷已傷已。久欲爲言以報。無便羽。九月四日梢雨。乃作札。幸足下始終成我。不宣。

復惲皋聞書

廿八日。從孫女家有事。不得已往省。未有報言。正在歉仄。乃門下以大作二首偶道補送。何其信而勇也。

即此爲作聖之器矣。昨讀來論。挺自十月朔訂日記考身心。且請夜半且存心之功。已覺有驗。爲之狂喜起拜。乃知天地先聖有靈。必不忍使斯道滅迹於人世也。據管靜體人心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而三境有九境。有明之明。如日月高懸。堯舜周孔也。有明之昏。有明之妄。賢者亦時有之。有昏之昏。庸愚也。有昏之明。本性不息者也。有昏之妄。愚而謬作者也。有妄之明。佛老也。有妄之昏。糊塗異端也。有妄之妄。異端而魔者也。學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如。積至步寐。皆廓清醒。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不意數千里外來此模範。相助爲理。此誠五夜歸祝而幸一遇者也。快可言耶。北上返再領教益。不悉。

教子文

予教子曰。適己自便。天災人禍。以使己必損人也。推己及人。天休人集。以及人則成己也。或曰。春溫和平之談。非駿厲有爲者也。予曰。惡駿厲者。敢果於行仁布義耳。語曰職涼與猛哉。大冬沍寒之際。朔風慄慘。旭日下臨。羣出曝背。下則爐火卬烘。附者尚團團焉。下則爲知垣乎。猶有蹊而避者。不然。以冰錠懷日事沖沖。謂淩利而誰何。人莫嚮邇。而鑿者亦足僵手直。寒入五內。無以自存矣。何以曰有爲。

教子文

丙午冬。讀典謨至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作而歎曰。禹稷契皋陶。萬世之人哉。其神常在。今之蕃衍天下者。半其裔也。河洛泰稷。人知鮮能。成道德也。因而自勵。以及朋疇子姓。何智淵也。諺云。飲河

得禍。謂汎人畸利己也。然己尚能非我哉。禍累矣。害已矣。非天也。人也。吾子思之。累世永賴。利乎。一旋不再。利乎。

人說

人之靈曰心。而耳目手足視之皆靈也。天地之心曰人。天地萬物各專於一。不靈於人也。然人靈乎。曰。惟予所能論於物者。堯舜湯文靈而在上。孔孟顏習靈而在下。故孟子曰。舍我其誰也。噫。任何其重歟。皋陶曰。兢兢業業。曾子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丁未元旦。塨撰人說。

擊磬

嘗讀經歎論語不可一字增減。中庸孟子不及也。及至子擊磬章、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可更曰過其門。以上有子擊磬也。是何故。乃思講解說耳。解者曰。擊、偶一擊也。過、從門外過也。否否。偶聞磬聲一二。何以知其有心。匆匆門外行。何以遂有賓主往復。考鼓有撾。所謂禰正平漁陽三摻者也。其法或疏遂。或擊正。或立擊。或坐擊。或行擊。或歸擊。或斷續擊。始而舂容。中而淵深。亂而風急生驟。如天崩海立。令人髮指神悚。孟子所分大成小成。一器自爲終始。是小成也。鼓既有之。磬亦宜然。必孔子當時以磬聲聞於人。而荷蕢特來過之。過、過從也。坐而聽賓主辭論也。或曰。如此亦可謂過其門。曰。又否否。子擊磬於衛。起下果哉何也。則子之志在不果也。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起下有心硜硜言也。則荷蕢時來孔氏之門說以果也。

晉賢

趙仲鶴歎嫡見泉曰。南樂無兒。謂其子廣微雖從游奮輔而不肯也。然古多有之。堯舜子不肖。以臣輔其

缺。故揖讓。湯與子而孫輒發。武王子弱。亦以臣助之。孔子晚而失子。孟子易子而教。父子不責善。屢見於言。必其子敬承有爾者。數十年惟啓稱賢。禹娶塗山。四日即有身。道水治而八載矣。厥後宅百揆。攝帝位。又數十年。壯而有立矣。宜禹之毅然變躍而爲繼也。曾元養志。不及曾子。且疑病尚愛以姑息。曾子迴視家庭有不快者可知也。乃戰戰兢兢。以正而斃。是則聖賢之不怨天不尤人。仁爲己任也夫。

趙母張太安人八十壽序

雍正御極之元年。即詔天下州縣舉孝廉方正。浙之關豁以甲午舉人我博邑父母趙公應。公念母張太安人春秋高。力辭。當事不允。太安人詔曰。勿。弗勤王家。非孝也。李中丞遂件繫公事皆以聞。天子曰。都。其賜六品服。馳驛入見。授令職。二年嘉中敕博野。次歲滹滋沙三河合爲虐。博邇迤東北數邑皆被災。公首報聞。得旨發天津倉米賑饑。公輓救一解己囊。民得甦。又躬築隄道。水災以平。四年八月。蝗遊螟蝗。公禱於蜡神。立消。新其祠。今丁未夏。又苦旱。公禱雨立澍。民皆官穀。積年不能償。公親詣鄉。視諸償者立收足。無追呼費。不能者削其名。不比。邑民大和。以冬底爲公覲擬疏。謀書言錦旋爲壽。公不可。又力請。公曰。無已。則吾母明歲八月旬之三日。八袠矣。或借一邑之歡心以供吾母。其可乎。於是璞予徵言於塨。李子庚星曰。太安人歸年伯司馬燮庵公。躬積佐讀。逮事觀姑余姑范兩太君。鄉徽思媚。范太君鍾少子我彭公。

違不足。太安人代哺數月。洎析箸。相司馬公推肥與之產。公及仲君爲紳衿祭酒。尙疑司馬公雞嗣未廣。爲三置簉。後得李孺人。生季君。無何。李逝。太安人顧復之。遂於所生。成立。登甲辰賢書。其餘勃家棣睦族周姻卹鄰。雖更僕數也。□風誦關雎朱註。謂宮人喜得后妃。則宮人婦寺也。呼后妃爲淑女。而思之而友之。於情理不宜。且房中之樂無鐘鼓。婦寺鐘鼓琴瑟。是女樂矣。序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傳箋言友樂之樂。皆以爲荐贊祭也。得之。而其意似詩人所咏后妃正配也。詩人含嫡而專斥庶。立言未工。及後沈吟三復。乃知關雎葛覃卷耳。皆后妃自作。所謂以貴下賤。以聖下賢。舍己從人。樂取人善。宮壼雖穆爲何如者。此所以麟趾振振也。今太安人不蛩然步其後。與以故。氤德儲祥。我公不自壽而合千萬人之歡心以壽太安人。與季君必待鄙言歸而稱觥一堂。曰仁慈。曰孝友。狀皆可掬也。太安人方曈鶴髮坐待郡國太夫人之寵錫。能無躍然加一觴乎。明自中葉而後。士大夫率攻傷誦讀而絀經濟。今則工揣摩競勢。逢而內行鮮修。故鑑闡公家庥。樂道之以爲世風焉。

孫生日記序

雍正六年二月上半。偕門人往祭顏習齋先生。將登車。有人自蠡鄰寄一卷至。披閱之。則常州孫生應檣子房所立日記也。續示丙午年七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者。首書一詩。曰。恕谷傳人禮樂先。誰令斯道久云捐。恰逢小子三旬歲。進拜先生萬古賢。禮以範身畢法地。樂須育德渾如天。規模志定時時省。桃李青春好著鞭。歸拭目盼評乙數日乃訖。作而拜手嘆曰。天之不喪斯文幸矣哉。孫生得顏先生書及揣著於惲子皋聞。遂歸啓。晝有作。夜有思。息有存。省有養。省躬改過。力行德行。率弟子分日習詩書禮樂射御書數。功與習齋爭密。而其陶道衞學見於文詞。與皋聞爭敏。蓑羹如蠟。固瞠乎不足比較也。世乃有斯人哉。孔子承道於堯舜湯文。講習杏壇。精七十子。禮之數百年。抵漢高帝過魯。以太牢致祀。因而歷代尊奉爲天下教宗。排擯異端。永翼生民。去二千年。而習齋崛起。倡明周孔實學。蠡安闡而推衍之。皋聞來北。習齋已逝。謬聞於蠡而南。數年前書來。云南中是顏先生之學者得四人。今孫生卓卓如是。不知即

在四人之中歟。抑尙出其外歟。而明之行之。日新月進。不可謂弄天之有意也。程朱學主靜坐讀書。初亦閉戶與其弟子授受。及明永樂遵之。勒其書以時文取士。遂瀰漫宇內。然其道徵爲異端俗學所浸染。其流習弱趨腐。斯世不獲其用。今孫生力肩顏先生學。使奮檣而上聞。君相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萬世昇平以此。建人物雍熙以此。成其所關爲何如哉。孫生勉之矣。

士喪禮就直序

道莫大於禮。禮莫重於喪。吾夙聞君子之教矣。魯論曰。所重民食喪祭。曾子曰。自致必親喪。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吾求之古。得曾子焉。戴記所載曾子問。其於喪禮何詳以悉也。吾觀之今。惟我習齋先生焉。居喪不惟倚廬堊室寢苫枕塊。務入規矩。即側坐專坐諸細節。絲絲謹守。以至功緦喪所謂三不食再不食者。皆愨遵。至服闋。喪家漫不之察。而先生必具奠遣其殯宮或墓哭獻。乃除。習齋而外。未見有如之者也。獨子樞天丁父艱。力行喪禮。輯就直。本之三禮。參之宋明諸儒家禮。斟酌審覆。纖鉅不遺。顏先生嘗

有居喪劄記。蟠三居憂。有士喪禮就正學禮。皆弗及其詳晰也。是可爲後法矣。不謂曾子習齋而後。乃有斯人也。用兵者列陳廣原。堂堂正正。而與敵角勝負。瞭然在目。若宵中潛寐。月落星移。卒有敵變潰壁而入。驚起顚倒衣裳應之。鮮不眩暈矣。吉嘉諸禮。平原之陳也。喪禮。則宵中之戰也。得是集以爲指南也。庶拯其眩暈乎。

詩經傳註題辭

予自弱冠庭訓外。從顏習齋先生遊。爲明德親民之學。其明德功課。則日記年譜所載是也。其親民條件。則瘳忘編、閱史郄視。今大半匯之平書訂者也。而無暇治經義。經義大率閱宋儒所註。今世通行者。即間及十三經註疏。以及漢儒諸書。然未深考也。迨年幾四十。始遇毛河右先生。以學樂餘力受其經學。後復參之王草堂、閻百詩、萬季野。皆學窮二酉。助我不逮。然取其經義。猶以證吾道德經濟。如大學辨業。聖經學規。則用以明道。宗廟田賦諸考。用以論治。尙無意爲傳註計也。至於五十始衰。自知德之將耄。功之不逮矣。於是始纂周易傳註。續之四書傳註。成甲午年、惲子皋聞遠來辱友。語以身心經獻。皆翕然有合。力肩聖道。而學問又淹博。經史如以肉貫弗。著說詩資予。予感之佔傳沈吟。似有所得。乃爲毛詩說質以復之。皋聞曰善哉。盍即爲傳註。嗟乎。立德無能。立功何日。而乃諄諄立言。悵如之何。

先生毛詩傳註、春秋傳註、力不能開雕。先摘數則問世。以見意焉。

論詩一則

孔疏曰。鄭以賦之言鋪也。鋪陳善惡。則詩文直陳其事不譬喻者。皆賦也。鄭司農云。比者、比方於物。諸言如者。皆比辭也。（如□之如□□如）又云。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詩文諸舉鳥獸草木以見意者。皆興辭也。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上。至比之與興。雖同是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後隱也。毛傳特言興也。爲其理隱故也。螽斯羽疏曰。此實興也。傳不言興者。文義自解。故不言。凡說不解者耳。衆篇皆然。朱子乃以螽斯、柏舟、綠衣、終風、凱風等篇。毛公所謂興者。而易之以比。與前人所解異矣。

又按劉勰文心雕龍論賦比興。亦同前說。則漢魏六朝詩賦正盛之時。皆如此立解。不容今人作詩勦襲古體。而賦比興反有異義也。

惲皋聞謂賦比興不宜各章鑿定。如集註所列。其言甚是。朱註曰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辭也。則必以章首之言爲興矣。然漢廣首章首喻喬木。末喻江漢。傳箋皆以爲興。蓋首尾咸興。而中間游女二句賦其事也。是不獨章首爲興矣。乃朱註以喬木爲興。江漢爲比。則引物同。句法同。何以一爲興一爲比乎。關雎首章曰。後凡言興者。其文義皆倣此。蓋謂興必上下句法相呼應也。則野有死麕首章包之誘之相應。二章興言三句。賦言一句。何以呼應乎。又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如螽斯羽是也。則註疏以此爲興。不爲比矣。以爾指后妃。因爲興。即如朱註以爾指螽。而觸物感興。正興體也。何比之云。況即以朱註借物以興正意。例之谷風之篇。風雨之相合。起夫婦之無怒。不以下體而遺葑菲。起無以色衰而棄德音。則

正興也。而又曰比。何耶。且詩以言志。觸物陳情。或興或比。緜綵無端。此詩道也。如汝墳末章魴魚赬尾。興也。王室如燬。比也。父母孔邇。賦也。麟之趾。興也。振振公子。賦也。于嗟麟兮。且興且賦也。行露之首章。皆興也。不必以正意呼應也。野有死麕上二句興也。下二句賦也。二章首三句興也。末一句比也。苕葉二章有彌有鷕二句。以兩物起興也。濟盈雉鳴二句。引伸再興也。鶴鳴四物並詠。皆興也。錯綜變化。不一致也。此詩道也。如杜甫秋興玉露四句。興也。叢菊二句。賦也。寒衣二句。又興也。其絕句如眼見愁人愁不醒。賦也。無賴春色到江亭以下三句。則興也。至於長篇。則賦而又賦。比而又比。興而又興。互換迭陳。而乃固執古人。古人受耶。

鄁柏舟五章章六句

朱子曰。序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爲某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爲某人。鑿空妄語。以誑後學。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爲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爲斯妄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掩矣。又曰。其爲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爲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性情之自然。而或嘗傳所載時無賢君。則雖辭之美者。亦例以爲陳古而刺今。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敎也。愚按朱子亦謂序或言孔子。或言子夏。皆不可考。而鄭康成以爲諸序本合一編。毛公始分以置諸篇之首。則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夫曰傳之已久。則學禮學詩。必孔門弟子所流傳矣。而乃痛詆力斥。何也。且朱子不生於秦漢之前。何由見其不知人而強曰某人。不知時而強曰某時也。而遂冒之以欺妄誑人也乎。如柏舟之詩。朱子所據者。列女傳也。夫序傳之已久者不可信。而列女傳出於後人者乃足信乎。況其辭曰。微我無酒。以敖以遊。又曰。不能奮飛。夫欲奮飛欲飲酒而敖遊。豈婦人之事之言乎。乃強坐曰其辭卑順柔弱。疑莊姜所作。則請再讀之。心堅邁石。心直勝席。威儀肆應。無一不善。豈爲卑順柔弱之辭乎。且曰故爲欺妄以誤後人。則請問朱子木瓜之易報德以爲淫私。鵲巢之易迎婦以嫁女。風雨子衿之易君子學校以淫奔。諸如此者。不可更僕。皆有所本乎。何所據乎。不更蹈於欺妄誑人也哉。孔子曰。詩可以觀。可以怨。太史公曰。小雅怨誹而不亂。則刺時君。明國政。援古正今。正孟子所謂王者之迹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詩之道也。乃詆之曰。非性情之自然。輕躁險薄。則必如岳珂之言曰。今儒者當君父之大讎。於不問。而徒講正心誠意。吾不知其所謂正心誠意者安在也。是爲得性情之自然矣。是爲膜置坐忘而不輕躁險薄矣。朱子於柏舟旣以爲婦人之詩矣。而註孟子又宗序文。謂衛之仁人見怒羣小。於青衿旣以爲淫奔矣。而白鹿洞賦。又宗序文曰廣青衿之疑問。是見且未確。一口兩舌。而乃勝氣狠辭。痛罵古人。是何意哉。

杕杜四章章七句

采薇三章。序以爲文王事。朱子無所考而駁之。以爲未必。按常武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宣王時皇父爲太師。而其始祖曰南仲。則南仲必周初之臣。建大功而有封爵者矣。太王王季初起。未能肆征背勝。武王未受命。伐紂卽終。未聞遠略邊荒。則玁狁西戎(序以西戎爲昆夷)之征。非文王而何矣。況孟子曰。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湯初事葛而後征之。文王初事昆夷而後征之。事相類。故並言。大雅曰。昆夷駾矣。維其

喙矣。亦言文王事。是確有據矣。而必改序之以世次詩者。爲無附著之言。爲閒閒謳詠。使後學無以知人論世。豈詩敎乎。

皇矣六章

絕高謂之京。(爾雅)無鐘鼓曰侵。(春秋傳)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爾雅)矢陳也。謂按止徂共之周師。依屯於京。不動以密旅。而権旅息鼓。自阮踞以侵密國。出其不意至其國。卽陟高岡而陣之。此與依京皆誕先登於岸也。於是密須之岡陵阿泉池皆爲我有。而密人無敢陳兵。無敢飮水者。蓋密已滅矣。於是兵民歸從者益衆。舊都難容。乃度其鮮原。在岐陽渭側而建邑焉。周書文王在程是也。鮮將側方嚮也。按太王居周原。頭謂在岐之陽。此鮮原亦在岐陽者。蓋去舊都不遠也。(正義)

執競一章十四句

詩內有成康二字。朱註遂臆改以爲祀武王成王康王之詩。則奄有四方。不始成康。且周人無擇三王而尊祀之之事也。文武爲受命之君。有不祧廟。故可專祀。若成王康王禘祫耶。不專成康與武王矣。時祭有分祀耶。何以三王一詩也。此皆不可通者。況見有成康二字。遂謂是成王康王。則昊天篇曰成王不敢康。又何解耶。

雝序曰禘太祖也

太祖。卽始祖后稷也。非后稷不可稱太祖也。箋以爲文王。非也。禘。卽春秋之吉禘也。蓋成王喪畢。奉武王主合祭於太廟。乃以次遞遷。而武王主入禰廟焉。故詩專詠武德。告太祖以當入廟也。若大禘。則追所自出之帝。如商頌長發。祇陳祖德。不待專稱皇考矣。下篇接言諸侯始見乎武廟。蓋武王始有廟也。一時事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按左傳家語文王世子明堂位史記詩序尙書大傳。以及漢唐註疏。武王卒年在十一月。成王時年十三。明年、周公攝政。爲元年。是年卽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歸而立制度作禮樂。以成文武之德。至七年營洛邑。時王年二十矣。而公自請明農致政。故史臣於洛誥總記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維七年。此確可憑者。而宋人如蔡沈輩。忽改爲周公留後於洛。凡七年而卒。則遍稱周公並無留洛七年一事。況曰七年而卒。出於何書而妄言之。且卽曰留洛。但可曰承成王命耳。保成王之政耳。何以云誕保文武受命也。豈前此冢宰攝政。並非誕保文武受命乎。原其意。乃謂周公攝政。不過成王喪中如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而已。喪畢。卽成王親政。何有居攝之名。以起王莽之借口者。不知有伊尹之志。放君猶可。孟子言之矣。而況居攝乎。三年內可居攝。爲其居弱小。引而七年。猶三年也。而遂謂傷於臣道乎。夫王莽借口居攝。遂辨周公無居攝事。則王莽借口受禪以篡漢之天下。將又謂舜禹無受禪事耶。

恕谷後集卷十二

春秋傳註序

塨幼時讀詩書三禮。雖儒解錯互。而雅言日用。可以心涖。惟易與春秋難之。後以孔子易傳詮文周辭。十釋八九。顧春秋以爲不可解。舊傳云。孔子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游夏之賢尙不知也。而況三傳乎。故左氏但記事而不能疏義。公羊穀梁疏其義輒謬。而況後儒之望風追影者乎。泥於一字褒貶。遂於月日名氏人師等、分例樹標而校之全經。一往不合。彊之者謂詳略異同俱仍舊史文。而褒貶自寓。則但錄史文足矣。孔子何以曰作。且廿一史、歷代鑑、誰謂非書其事而褒貶見也。乃至垂暮而忽有所觀。曰。聖經不繇在乎。如傳載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而經書曰來盟於師。奪楚予齊。傳載南蒯以費畔。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經俱削之。載范中行伐趙鞅。鞅奔晉陽。經改筆曰鞅叛。則聖人之筆削史文多矣。即仍而用之。有義在。即筆削也。於是觀其事而成敗升降治亂瞭然。如齊桓定霸。數十事爲一事。即至定公夾谷之會。許以三百乘從齊。以齊曾爲天子之伯。則仍齊桓事也。而晉霸之歷久。不待言矣。觀其文而燦然。或一字爲文。或一句爲文。或數十句數十節相比相屬爲文。而文之或因或革乎史者。錯綜變化。鏗鏘戛然。觀其義而予奪褒貶較然。義即王迹也。周禮也。天子之事也。所謂丘竊取者也。而鄭康節謂春秋孔子之刑書亦明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以前事也。非春秋也。春秋則自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執國命。皆

貶也。故孟子曰春秋無義戰。例之無義朝聘無義會盟。皆貶也。而彼善於此則褒矣。顏習齋先生謂孔子經濟之書亦明矣。義見則天子之迹見。改元即位。朝聘會盟。侵伐放殺。昏覲享嗜。喪葬祭祀。蒐狩興作。甲兵賦稅。封建縣邑。利弊隆替。粲然可考。孔子爲東周之具具矣。即萬世致太平之法。亦有前車矣。子曰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此也。因借爲傳註。以質天下後世焉。

元年春王正月 隱公

杜註云。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人君體元以居正也。 孔疏云。君即位必改元。諸國皆然。左傳謂鄭僖之元年。朝於晉。悼之元年。士子孔卒是也。昭公以敬王十年冬薨。十一年夏六月、喪至。定公乃即位。而春已書元年者。先君已薨於前年。即位雖在後。亦統此歲也。 春正月者。周制改前代時月建子之月也。經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夏之秋八月也。夏冬十月、小雪矣。成元年春二月无冰。夏之冬十二月也。夏春二月。冰泮久矣。俱非異也。何記焉。故左傳僖二年春王正月日南至。以子月長至也。春秋以年領時。以時領月。以月領日。而事屬之常也。元年春正月。史文也。王正。則孔子筆也。謂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惟正朔行於天下。此王章也。其餘即位會盟朝聘征伐。皆自諸侯出。自大夫出。無王矣。春秋全經之大義揭於是矣。 王不在春上者。孔疏曰三正迭建。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也。其後有王二月。王三月者。言商之正月。乃周王二月也。夏之正月。乃周王三月也。 四時首月。雖无事猶書。謹時也。故春必正月。夏必四月。秋必七月。冬必十月。而有時不在首月。如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以旁月有事而首月无事也。若空書時月必在首月。亦有書旁月。如莊二十二年夏五月。杜氏曰誤也。又如二年春會戎於潛。無月。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有日而他無。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僖二十八年冬壬申公朝於王所。有日無月。昭公十年十二月甲子宋公成卒。不書冬。皆闕也。桓十二年冬十一月丙戌盟武父。又丙戌衛侯卒。一日兩書。羨也。聖人因之。不敢增損。所謂及史闕文也。 毛氏傳曰。國君改元。則必告廟朝正。行即位之禮。周制遭喪即位。踰年改元。其遭喪而遽即位者。國不可一日無君也。踰年改元年。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書成王崩在四月乙丑。越七日癸酉而康王即位。史記世表、魯真公二十八年。宣王即位。至二十九年王始改元。是即位改元本非一時。然遭喪即位。仍反喪服。至踰年改元。又特行正位之禮。百官以敍。然后史書即位於改元下。其或朝正告朔而不行此禮。則史不書。此不書、以攝位也。莊閔僖三君亦不書。以皆遭弒逆之變。倉卒即位。不忍再行也。行則書。不行則不書。禮也。而義亦寓焉。若隱被弒而桓即位。則桓何心。襄仲戕儲而宣居然行即位禮。其幸禍可知矣。 隱之攝位何也。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何註云。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愚謂此事記曰。春秋有始娶再娶。若繼室、則媵妾之當室者耳。蓋始娶無子則再娶。衛莊公始聘於齊曰莊姜。無子。則又娶於陳。

曰厲嬀。且有其娣曰戴嬀。是再娶夫人也。若始娶者或卑微。或不成禮。則亦有再娶。魯莊公始娶孟任。已爲夫人矣。後以其卑微。且絶於黨氏而私娶之。不必成禮。故又再娶於齊。曰哀姜。及哀姜無子。則仍以孟任之子般立爲適子。雖哀姜有娣叔姜。已生閔公。又前此媵妾之成風。早生僖公。而成季主之。皆不得立。以其爲始娶夫人也。隱公爲繼室聲子所生子。而惠公再娶仲子。實爲夫人。則桓公爲適。當立。而隱公居攝。禮固然也。愚按周禮七出。无子去。卽當去而過三不去者。亦但養之終身。夫必再娶。則衛莊之再娶。禮也。魯莊已娶孟任有子。又娶哀姜。則辛伯所譏並后匹嫡。非禮也。若惠公元妃卒。繼娶仲子爲夫人。則考經文周桓王十六年祭公逆王后於紀。靈王十四年劉夏隨單靖公至齊逆后。齊襄公五年娶王姬。齊桓公三年娶王姬。皆似再娶。公羊傳白虎通言天子諸侯不再娶。誤也。蓋春秋戰國。已如漢唐後后卒卽選妃立之。遂爲是言。而實非禮也。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無主婦可也。夫宗子不可無主婦。可以天子諸侯無主婦乎。然孟子載葵丘之會。申王命曰無以妾爲妻。則將以誰爲主婦乎。其再娶也必矣。　又按經不書卽位。何以知爲攝乎。何以別於遭變者乎。曰下書隱夫人薨。不成小君禮。爲桓母立宮。且隱薨不傳子而及弟。則居可知矣。則與他公不書卽位者別矣。故經文必前後貫串觀也。

先生春秋傳注多取之毛氏傳。蘇皐春秋論文。毛傳辨禮甚詳。又謂春秋條貫相屬。如紀侯去國。前後共二十三則爲一事。諸事貫屬類然。謂經詳傳略。一洗斷爛朝報之謬說。論文如齊桓三城。城邢。齊與宋曹同。緣陵。命諸侯城之。而齊不與。楚丘。命魯獨城之。而諸侯皆不與。從經棄傳。又謂文以前內卿以名見。而外卿悉稱人。文後。外卿稱國稱名。成後大國皆稱名。又始書名后加族系。以大夫漸强。從史書之漸詳。又謂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諸侯不序。大夫不名。以其大夫主諸侯之盟也。十有五年。十有七年。諸侯盟於扈。總言諸侯。沒晉大夫。與僖二十七年公會諸侯盟於宋。總言諸侯。沒楚大夫同。皆以其大夫而先諸侯也。傳解俱誤。諸如此論。實出前儒上。故多引之。但二先生皆謂春秋多因史文。非有襃貶。則於孟子作春秋天子之事知我罪我不可通矣。先生補以王迹之義。而春秋全體乃見。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隱公五年

隱爲桓攝。而見居君位。則宗廟中不可使桓主祭其母也。又不可代桓祭母。而使桓不祭也。故別立仲子之宮。若姜嫄之有專廟者然。其後桓爲君。自請仲子入祔惠廟而祭之。但春秋以恒禮不書耳。　經例太廟稱廟。羣公廟稱宮。此亦稱宮者。見可祔於惠公也。杜註曰。考祭以成之也。初。初祭也。獻六羽者。從仲衆之言。用諸侯之舞數。以見其爲夫人也。婦人無干舞。故獨稱羽。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僖公四年

齊桓經營歷年。諸國合兵力盛。然後帥而伐楚。且不遽及楚也。先侵其與國之蔡。蔡衆潰叛。軍聲赫矣。遂入楚境。楚使來問。管仲責以不供王祭包茅。昭王南征溺死於漢二事。使於不貢認罪。昭王不復委之於水以對。齊桓於是進師次於陘。使囘楚人震懼。乃使重臣屈完來齊師求盟。夫敵國以兵聲罪伐我。而我

遣其師中請盟以求息戰。大辱也。宣十五年。華元謂子反曰。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是也。屈完陳詞若出己意。而不直言君使。諱辱也。故不書使。然來盟孰使之。君在中矣。故書曰來盟於師。楚綏矣。霸主之威伸矣。齊桓乃曰。楚。先王建國也。師中不可以辱。吾其以禮盟焉。乃退一舍。使屈完與諸侯盟。自此終齊桓之世。楚不敢爭鄭焉。其後晉文興霸。雖能勝楚。而不能服楚。遜齊桓矣。左傳屈完而齊師。師退召陵。齊桓乃與屈完誅好。（楚本來盟而齊桓退三十里且先來好桓駐不悖諜十是盖左氏錄楚此之文也）公羊、師在召陵。穀梁、權在屈完。桓不得志。皆屬誤語。然後知聖經曲折自具。而非傳所知者多也。何註云。許男不言卒於師。無危也。楚臣如得臣宜申椒皆獨書名。此書屈氏。蓋以應對有度。齊人喜之。故誠書書其氏以赴諸侯也。杜註召陵楚地。潁川縣南三十里有陘。

九月公至自會僖公十有七年

上書公會齊侯於淮。而接書滅項。則公在會。而暗使人犯霸令以滅國明矣。接書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卞、魯地也。必夫人請其父至卞而會也。而公未歸。則公被執明矣。姜氏爲公請亦明矣。接書公至自會。齊桓釋之明矣。乃但書自會。諱也。聖經之無字句中有事有文類如此。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僖公二十有三年

齊桓與霸三十餘年。內政軍令。經理諸侯。節節有道。管仲固天下才也。其於楚也。大張網羅。全奇精力。乃能制之。而六七年後。楚得乘隙蠢動。宋襄親見之矣。乃見如木見一則天姿庸鈍。一則狂躁敵之。急合諸侯。且抗敵楚。夫虎可狎乎。不能縛虎。而欲使虎。且求虎翼。有是理乎。是時陳穆與魯僖並无明見。齊之盟。惡宋襄。思齊桓而糾楚人。楚人思齊桓乎。列陳蔡於楚人上。楚人甘乎。明指此以入中國之盟。姑欺之耳。迨會鹿上。而楚人讓人先。猶欺之也。至會盂。而楚子列諸侯上矣。乃宋公猶主盟。躁暴相牽。走入虎口。可怪嘆矣。魯頌所謂荆舒是懲者。不自悖其言哉。苟非晉文繼霸城濮一戰。旋天斡地。楚其并吞中國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文公二年

左傳、晉侯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侯不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適晉不書。諱之也。甚矣。晉之亢而魯之靡也。或謂經有故起人疑。介檢傳而得之者。非也。經不待傳也。必待傳。使三傳不作。經遂晦於後世乎。如此及晉處父盟。必公如晉而及盟也。何者。盟於僖、則必上有某來之文。而上無其文。處父係以晉。其如晉而盟可知矣。公如晉必盟其君而不得。而及其臣盟。則晉怒而辱之可知矣。其下三年冬、書公如晉及晉侯盟。愈知此之爲辱。而后晉人改禮矣。觀後之書公如晉。則知此之如晉而不書爲諱辱矣。何待檢傳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文公十有六年

自二月至五月也。公羊傳曰。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蓋視朔、聽政也。自是政權下移矣。又按書四不視朔。以見後之或視或否。諸公繼之。三家且竊其政而不顧公。視朔之禮自此廢。故記其始也。使四不視朔外皆視。而相繼之公亦視。則月吉大夫皆入朝聽政矣。何以獨孔子於吉月必朝

服而朝也夫不告朔視朔大過也乃不書廢而曰閏月不告猶朝曰四不視朔若少間而不廢者然臣子於君不忍斥盡不敢斥盡之辭也

夏六月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宣公四年

據左傳公子宋與歸生謀弒君歸生止之反譖歸生歸生懼而從之書曰公子歸生弒其君權不足也未確也傳歸生在文十七年爲書與趙盾辭甚侃直晉遂來行成且以卿爲質經宣二年帥師敗宋獲華元非權不足者宋與之謀蓋以非歸生則不能行弒也且後鄭人討弒君之賊斵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必親手弒君者矣左氏未確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成公二年

鐵壺氏曰此大夫會伐以名見之始也蓋魯卿各伐其功故並書於冊而晉卿衛卿並曹小國之卿亦以名見而大夫悖逆之迹孔子以因舊史之文而益見矣愚按昭十三年傳曰蔡洧以費叛經不書叛惟筆曰叔弓帥師圍費定九年傳書陽虎入讙陽關以叛奔齊經俱削之筆曰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十有三年傳載荀寅士吉射攻趙鞅鞅奔晉陽已而荀躒韓不信魏曼多攻寅吉射二子奔朝歌經削其相攻而筆曰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是春秋筆削全改舊史之文矣推此則更舊文者固以義筆削也即仍舊文如鐵壺所言春秋初列國卿稱人後稱名楚始舉號而後稱人稱子一仍舊史之文者亦以義筆削也蓋義即在於隨時變稱因其文即筆也而褒貶寓焉非漫無義而但以舊史之文爲文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言憲章周制以爲予奪即天子之事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如鞅如虎如荀見是筆也能無懼乎若曰其文則史者言所因所革皆以舊史之文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於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成公十有五年

鐵壺氏曰再書華元與良宵自許入鄭異辭蓋爲宋晉遠奔歸必須時日故再舉華元許鄭接壤方出即入故不再舉良宵因事而屬辭也又曰自僖文以後列國之大夫無不氏而蕩山不氏者宋人惡之不以氏赴也左傳宋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以已爲右師不能討出奔晉魚石以與澤同爲桓族曰右師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乃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攻蕩澤殺之魚石初料其反而不敢討及討畏罪及與同族五大夫舍於睢上華元自止之不可華元決睢登陴魚石五人欲遁不得奔楚按經稱華元自晉歸蓋河上即晉地也時晉及魯及齊四大國皆大夫自相署戮乃知政逮大夫亦非大夫之幸也亂世無道如彼流泉淪胥以敗可爲戒矣

春王正月作三軍襄公十有一年

魯爲侯國亞於公故舊雖三卿而祇二軍所以省賦而惜民也今季氏乘襄公幼少無知欲分公室故作三軍而三家盟詛以成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一軍使其軍之人力役邑稅盡入於己叔氏一軍

臣其子弟之力役邑稅父兄之力役邑稅則歸公是取其半也孟氏一軍又僅取子弟之半是取四分之一也蓋孟獻子頗賢穆叔次之季武子最爲狠忍故分公室者有輕重而季氏亦必以己爲正卿貴繁故取多仲氏次之孟氏又次之故以爲盟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襄公二十有二年

左傳觀起有寵於令尹追舒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乃殺追舒而轘觀起利祿之禍人如此而人如蠅趨羶何也又按當時楚雖偪於吳而政權不失晉則諸卿擅權都無君矣此楚所以久延與七國同亡而晉遂爲三家所分也

仲孫羯如晉襄公二十有八年

告晉將朝楚也以宋之會約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謂從晉者亦朝楚從楚者亦朝晉也桓文之霸猶假尊周以爲名也至是則殆不言周而南北分峙如後之南北朝矣王迹之熄熾甚矣向戌之弭兵子罕責以天生五材兵不可去謂其以誣道蔽諸侯未足盡其失也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昭公十有三年

蔡陳之歸承上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文也棄疾殺比而自立故復封已滅之國以鳴恩也不言自楚者楚貪利滅之則滅之楚假名復之則復之皆無道而非法也故不言自楚也世子有之子廬太子偃師之子吳不惟未成君並未嘗立之爲子而還稱曰侯若其自有之者以爲義在則然楚平不得借以鳴恩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定公六年

左傳壬子朝之徒有儋翩以鄭伐周寄廬晉使魯討之取匡歸之晉按自宣之末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三家四分公室兵賦皆出其手雖委之君將而無虞也然犯強鄰從霸主則委君侵小國拔土邑則自爲恐甚矣

得寶玉大弓定公九年

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於魯魯伐陽關虎焚萊門憩之而出奔齊已而奔晉主趙簡子按陽虎謀殺季氏不成據邑以叛奔齊適晉亦我國成敗一大事而經俱削而不書但書盜竊寶玉大弓得寶玉大弓何也蓋以此爲順耶則虎狂險顛越一無訐謨不能爲順也以爲逆耶則虎叛季氏非叛公室不可謂逆也且三家視虎如虎而聖人曰此盜也視虎殺季桓如天翻地覆而聖人曰此以盜攻盜也皆無足道者也無足道則削之已耳惟寶玉大弓先王賜之宗國守之與山河城池同永者也遭竊幸得謹而書之足矣聖人之筆削高嚴乃爾

夏公會齊侯於夾谷定公十年

左傳齊魯既平故約會夾谷孔子相儀及會齊以萊兵將劫魯侯時孔子先具武備見萊人即奉公退而使士以兵擊之然後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

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玆無還揖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蓋周王會命魯爲諸侯之伯。故可以甲車從。但齊侵魯邑。旣好當歸於魯。以供賦役。故以返田要之。不書盟者。要盟不潔。略之也。又按季桓懲於陽虎之禍。故發憤而用孔子。其如康意之不終何哉。然孔子雖去。而其家政遂決之聖門如冉求等。此亦聖門出處之一大關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定公十有二年

按左傳曰仲由將墮三都。蓋仲氏義勇。以邑無百雉之城。三家僭越已久。今乘家臣據叛。三家患之。故因而使墮。又傳云費人襲魯。仲尼命二大夫下伐之。則仲尼亦與其事矣。然而不克成而遂已者。何也。蓋事有當行者。有當止者。有在行止之間者。有半行而當半止者。三家之邑城過分。可墮也。然已設城而墮之。僞也。或自此不修築之耳。且成非郈費比也。郈費叛。成未嘗叛也。又郈費惟邑大耳。與魯形勢無甚關也。成在魯北境。齊人窺我所必經者。故昭二十六年公居鄆。而齊卽欲取成以使其私。是成、孟氏之保鄣。而卽魯之保鄣也。墮之以銷私強可也。不墮以爲國險亦可也。經於墮郈書叔孫。墮費書季孫。而圍成獨書公。則孟孫陰與處父約。諉言有他事而委之公往也明矣。曰圍成。則成人不肯墮。而乃圍之也明矣。曰公至自圍成。則必圍成之後。三家與仲尼議。郈費已墮。成且姑存。而請公撤師以返也明矣。是以不書不克也。聖人之隨時而不固執如此。三傳不能詳。漢宋之儒徒侈仲尼之弱私家。而不顧其前後。使聖經之昭然俱載者。而湮沒不明也。

陳懿長先生諡文

雍正四年之六月。武興陳鳴九先生卒於順天府武學教授官舍。次子甲辰狀元德華、三子甲辰舉人德正、侍赴省。次歲、長子康熙壬辰進士德榮、自貴州黔西州任奔喪赴里。將以六年四月窆於祖阡。堪輿期力疾匍匐走哭。其及門鹿聖敬等百餘人纍至。請曰。維我先師曾祖百歲翊輔王躬。祖宦司訓。嚴君倜儻。遂歌鹿鳴。遭明之季。山左離婚。掠擄朝陽。名籍契契東齋。各抵其家。闔閭是嚴。道儒收師。有歸者歸。無歸擄成。式穀儲學。爰毓先生。幼推穎異。長登孝廉。退弗勝衣。指摘皆謙。婉而不替。方而不劌。筆有鼎扛。文無塵識。便便書杖。熒窗繼晷。通籍登庠。顒顒有徒。司鐸仿山。旁羅教思。亦有二城。研跡請益。如沐甘澍。訢訢榮滋。修文九原。諸生祗迍。思周有柳下惠。漢有朱忠文。唐有文元貞曜。皆門人致私諡。詎以夫子之純淑而不得。媲於古賢。謹按諡法溫柔賢善曰懿。夫子有之。教誨不倦曰長。夫子允焉。擬上諡曰懿長先生。甯不其然。猶聞韙之。乃與方子苞暨子業脩暨其門人潔陳尹祭。以告靈筵。曰。端和凱弟。飲人以醇。黃嫁孫靡。從者璘繽。易名槩稱。奕葉不刊。嗚呼尚饗。

弓翁靜菴紀略

安平弓子巽。諸生有聲。受堪輿術於江南沈進士新周。予甚年偶稽及此。過其鄉而問焉。會其父靜菴翁。醇謹端人也。心識之。客歲過予。曰。家君去年始和縣舉鄉飲耆賓。里人醵至稱賀。乞先生文以紀之。家君少孤。能拓家產。友於胞妹。虔祭祀。教不背兄弟必以正。睦婣三黨。愼交遊。而交則久敬。鄉人敬之如王彥

方陳仲弓。吉凶訟獄。率來質家君。單心聽之。隨事諭喩。无不允服者。或惑以佛老禍福之說。笑而不信也。家世本山西晉水人。明初乘贏車驅馬遷安平尋城里之西北。占荒三百畝。家世日增。至七世高祖諱毓、施藥施粥。邑令表其門。曾祖諱佐、田積數千畝。至今里人稱爲古迹富家云。予聆其言。思靜菴少予不及十歲。昔之相會也。曰。吾少卽聞先生名。一日抵博野魏帝臣齋。知先生在焉。隔齒恒一瞻丰采。噫。何其恂謹也。又念弓子好學能篆書。厭爲我道新周多識。喜提誨人。辨相地方位星卦之謬說甚厲。已而金華巢惟一孝廉來過。言及新周。曰。藏田有不可一世。而畏新周。則新周可想矣。弓子於其父師閒皆極力表章。不忘厥本。可尙也夫。

原道

道者。人倫庶物而已矣。奚以明其然也。厥初生民。渾渾沌沌而已。有夫婦父子。有兄弟。有朋友。朋友之盡有君臣。誅取禽獸。茹毛飲血。非執爲序爲禮。前呼後應。鼓舞相從爲樂。挽强中之爲射。乘馬隨從爲御。歸而計件鍥於册爲書數。因之衣食遊。吉凶備。其倫爲人所共由。其物爲人所共習。猶達衢然。故曰道。倫物、實事也。道、虛名也。異端乃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道爲天地前一物矣。天地尙未有。是物安在哉。且獨成而非其由者矣。何以謂之道哉。誰生之哉。道家黑言誑語。大率如此。惟道可道也。故指倫物之賾接曰仁。裁制曰義。節文曰禮。能是非曰智。所謂民受天地之中氣以爲性。而能知行倫物者也。孟子曰。仁義禮智。中庸曰智仁勇。漢儒曰仁義禮智信。易曰立人仁義。以由人命之。故可分可該可別呼也。又總名大學曰至善。中庸曰誠。洪範曰極。屋中梓也。卽中也。皆言行倫物也。非別有他道也。今曰性理精也。本也。倫物粗迹也。末也。毋乃枝指乎。以致捉風捕影之徒。羣趨蝸竅鬼國。叩敲性天。而異端堵倫滅物。無極冥中若火燎原。莫可撲熄矣。吾儒論道不實。不併分其罪歟。易列天道人道。然天道非人所得由。故孔門祇言人道。曰道不遠人。遠人非道。後儒動言天道。毋乃非聖教乎。中庸曰天下達道五。指倫也。論語曰君子學道。指學禮樂之物也。先生老矣。見愈確。而萬世之道定矣。

恕谷後集卷十三

觀察黃公傳

黃公名世發。字成憲。貴州印江縣人。中丙子科鄉舉。選肅甯令。性慈祥。耐勤苦。於民財一無所取。惟錢糧舊例加一二作耗銀。公亦收之而不自用。肅甯舊雜派重畝田。派至銀三四錢。公悉除之。凡縣有役事。或上憲別派出。即以耗銀應之。以故在肅數載。民並不知有所爲雜派者。一日、河間府檄修府城。公親齎餘糧出銀錢雇工。不日竣事。並不擾之社甲也。好樹藝。闢護城廢地種稻。作水車起池水灌之。苦不足。夜夢一神指曰。此有水、乃護堤也。往下掘之。果得水。周遭十數武。以轆轤戽水車灌田。水乃足。雇長工六七人種稻外。澆菜喂豬羊。糧米自養。緣堤上下皆植樹。數年積至千餘株。叢陰鬱然。又闢武垣城地亦植樹。合計約萬株。雍正三年、縣水災。督撫差官來查。公不能得其意。劾公去官。肅甯士民號哭挽留。聞於朝。朝廷復公官。加四品服俸。已又授按察使直隸營田觀察使。令公巡行直省。勸民蠶桑爲善。並査水利可興者。公自在肅甯。好教民生計。出門或乘馬。或肩輿。左右顧。諄諄囑民以力田栽樹。稽蠶紡織。孝親敬長。教子睦鄰。民初聽之甚服。久而以爲絮語。亦不之運也。又好講聖賢名理。在肅甯定三六九日聚諸生講書會文。鄰封至者多有。久而人亦玩之。年七十餘。每日雞鳴即起。秉燭批閱文書時文。奮焦勞造事。無頃刻暇。攝常讓言曰。君子平其政。行闢人可也。輕徵自有綱要。細碎亦可少損也。公慨然曰。吾敢言政哉。吾何能

興才。而朝廷委之任。吾惟知儒工免忝愧耳。並耕而食。小人事非所避也。至是。每至一處。輒登高坐。大聲宣諭士民。繳日不倦。士民多感興者。卒之易州山峪。相一地。闢水田。經營年餘。未就而卒。年七十六。

李塨曰。黃觀察、今之廉吏哉。舉其本質。一無雕飾者也。孔子稱善人曰不踐迹。而自善。若黃觀察者。非耶。

附劉調贊所作道傳祠記

祠曰道傳。取諸韓子之言也。韓子原道曰。儒者仁義之道。其文易詩書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四民。其行五倫。非異端老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禹湯文周公孔孟。孟子之後不得其傳焉。今博野顏習齋先生、挺生二千年以下。得不傳之緒。重明舜禹之九功。周公之三物。孔門之四教。深考力行。以詔斯人。誠堯舜以來所傳正路。非世之依傍儒運而暨入異端者也。習齋沒。李恕谷先生奉其遺命。題其齋曰習齋學舍。立習齋神位。春秋仲月上辛。率同人致祭。而講習其中。歷廿餘年不廢。但日久、學舍漸圮。其子姪遺議歲。竊其舍之崩坍。四方同人至者不能容。雖以周旋駿奔。於是恕谷先生謀於所居東北別建習齋祠堂。從遊之士爭來佽助。不日磚木具。坯粢積。乃爲正堂三間。中室供習齋先生位。而左右將以陳設禮樂諸器。及顏李所著書板。同門馮辰等公請於先生曰。左右室不可但盛物也。習齋除潼南梁魏一再遊論學。餘無及者。其後推明衍釋。廣布四方。聞風而起者接踵。皆先生功。而先生又集六藝成法。爲書辨居敬於主靜。別存誠於質民。又傳註易詩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以習齋之說印證聖經。如合符節。後學乃有所持循。不入旁歧。而益信習齋之學一本聖經。非臆創者。王崑繩作習齋傳。謂傳其學者。李孝慤先生之子一人。誠非誣也。辰等擬將先生遠道圖懸之東室。同人春秋祭習齋先生訖。同之東室。拜先生而瞻企焉。不亦可乎。先生力辭。又以公義請。乃許之。又請曰。習齋之學。一傳而得先生。再傳而得惲皋聞。皋聞之北來也。盡棄其學而從先生學習齋學。其別時曰。三年後灝得吾師聖道源流。庶幾知千古有人擔事業。牢生從此定心期。則其自任聞道也審矣。南居日以顏李之學告人。今天下無盧口中津津顏李之學者。王崑繩惲皋聞二先生之倡明居多。如常州孫應榴戊申寄其日記至。遙拜先生爲師。記載省躬改過修德習藝之功甚密。力肩聖道。而曰聞之皋聞。則皋聞傳道之功偉矣。於西堂立一生位而崇仰之。不爲過也。先生亦許之。乃又議於習齋神位前傍。設王崑繩先生神位配享。至於道中諸子可續入者。事後論定。以次增修。則後人之責也。肇自癸卯得聞顏先生之道。來從恕谷先生學。不揣愚弱。思承餘緒以廣其傳。而未能也。今己酉夏。祠堂告成。因溯其原委而爲之記。

健齋文集序

李仲氏奉其祖黃門公健齋文集。及父介石醉菴文集、問序。予因流溯源。先校介石文集序之。乃讀黃門公文集。疏立數曰。黃門公變化不可方物。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觀昌化民之感思。而知其有惠政。讀兵垣諸奏疏。觀君德。陳民瘼。丰采侃侃然。非今諍閣喝嚅者比。且於六部之政無不能陳。可謂朝陽鳴鳳。傳聞國初有黃表李三者。逋郭解之流。大俠也。與亡命往來。蓄拉平民斬於市。代之。權要宮豪無不潛通。知公名。屢來求謁請託。公峻拒之。一日其初度。朝臣競往上壽。公言於上急捕之。抵死。而臣僚之交通

者亦問罪。嗚呼。公之姪立嵓嵓爲何如哉。及誦其詩。而又爽然失矣。考公居官不久。卽告退。卜居於易之西山。履晴嵐。臥邱壑。嘯風吸月。侶鹿友鷗。若少而習之。樂以終身。無一語憶及宦達。旁人讀其佳思麗句。惝怳情移。欲來自由而從之遊。而不知其爲貴近之退步。黃扉之忌轍也。其咏懷有句云。有暇尋春農其閒。無心入世醉還醒。則其暇然不滓者可想矣。集中詩文皆有。而但名文集者。詩亦文也。昭明文選不別標詩可見也。

醒菴文集序

傳曰。天地之道。有開必先。詎不信夫。自周孔沒而聖道湮。訓詁於漢唐。章句於宋明。佛老因之竄入其間。而古聖明德親民之學。名遺實亡。遂二千年於玆。顏習齋先生出。大聲疾呼。揭三物以敎人。謂六德卽四德。行爲六行。六行卽五倫。事爲六藝。六藝卽孔門兵農禮樂也。率弟子分日習禮習樂習射御習書數。而海內之有識者。亦遂刮目慨心。謂聖學自闢地。高擧峯異之。而不知非偶然也。明季盱眙馮應京著經世實用編。卽重六藝。淸初太倉陸桴亭有思辨錄。講究六藝頗悉。四明潘用微言朱子近老。陸子近禪。皆與習齋說不謀而合。而尤異者。同時上谷有李介石先生。以黃門公子中鄕選。未嘗標道學名也。其德以厚爲尙。其才能治家人產。敎人通經作文。子姪門生從科入庠者甚夥。亦未嘗聞習齋說而思效之也。乃自幼卽好技擊。數金南走少林寺。付其僧學武藝。精通數年乃歸。平居佩鐵玉玦鍱。乘馬則左右雜佩弓韔。服矢插房。又好音樂。延姑蘇善歌者。養於齋敎授。每學中講誦訖。則入退疑。與子弟從遊。撾鼓品絲竹。響歌相答。遏雲繞梁。春步郊遊。亦倡和肆對。嗚呼。宋明以來七百年讀書士人未見有此氣象也。及後乃知習齋。具幣往訪。習齋講學河南。未得見。而其時習齋與介石俱已皤然老矣。嗟乎。西有銅崩。東有洛鐘。庚岸月升。甲岸早白。碧落雲作。陝地已陞。豈非天道人事。九變復貫。有不期然而然者耶。蓋之始和。其仲君六經。率子孝持介石所撰醒菴文集求序。予樂校之。而書其生平於首。以見介石之不朽者有在。而詩文特其緒餘也。

論宋人白晝靜坐之非經

自周濂溪以主靜立敎。程朱陸王因之用白晝靜坐。以爲存心立本。考之古經。無是也。敬姜曰。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師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卽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警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卽安。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故易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是古經自天子以至庶人。無白晝靜坐者。宰予晝寢。孔子責之。子貢求息。孔子斥以惟死乃息。古雞鳴夙興。不惟君子孳孳爲善也。卽小人孳孳於利。亦終日無暇焉。戰國時。莊列學起。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喪我。爲靜坐觀空之始。後佛藏二派祖之。參禪入定。閉目垂簾。公然晝睡。乃異端也。吾儒胡爲染之哉。

論宋人分體用之訛

伏羲以至孔孟。言道已盡。後學宜世世守之。不可別立名目。一立輒訛。如宋人道分體用。其一也。以內爲體。外爲用。自治爲立體。及人爲致用。明明德立全體。親民致大用。然質之聖經。不如此離析也。心之官則思。思非用乎。自治而行仁布義。致孝盡弟。不見於用乎。陳氏之道德莊蒞。非立體乎。故經有以形體爲體者。如易云正位居體。陰陽有體。孟子曰四體是也。有以作用爲體者。中庸曰體物體羣臣。易曰乾坤合德以體天地之撰是也。公孫丑謂子夏子游皆有聖人之一體。顏淵閔子騫具體而微。體謂德行政事言語文學也。體卽具用也。用用其體也。乃後儒曰有有體無用。是謂人有手足而無持行也。則擧手廢足。不可言體矣。又曰有有用無體。是謂人能持行而無手足也。不知以何者持行乎。無此事矣。

又論

老氏以無爲體。以有爲用。宋人分體用。蓋亦爲其所惑也。然朱子太極圖說。以中與仁與感爲太極之用。正與義與寂爲太極之體。則朱子註中庸。中體也。和用也。此又何以中仁配感而爲用。正義配寂而爲體耶。朱陸雖皆染二氏之學。而陸子直走一路。朱子則兩顧依違。不能自定其說。此二家之異也。

與長擧言顧諟明命之功

吾子留意於顧諟明命。可謂探本者。然爲之有道。傳曰。晝而治事。夜而計過。又曰。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每日夙興。卽爲當爲之事。爲何事。卽存心於何事。或接人。遇何人。卽存心於何人。事竣人去。反顧此心。淵然在內。捏擧美色貨利。一毫不觸於懷。東指西馬。一絲不攖於念。旋而治事接人又如之。所謂終日乾乾也。所謂執事敬也。所謂立則見忠信篤敬參於前也。而不可效宋人白日靜坐。以食二氏道毒也。若必欲靜坐。則向晦未臥。雞鳴未起二候。除省察前晝所爲得失、今晝所爲與除外。披衣危坐。（直內外體直之直靜坐撿弓躬）一爲合式 收攝天君。片時亦可。然主敬非主靜。蓋敬則自靜。專言主靜。或不能敬矣。所謂夕惕若也。終之皆顧諟天之明命也。孟子所謂操則存者正如此。明命者、天命吾之心也。命吾之仁義禮智也。若馳思天地未朕兆之先。及天地氤氳生物之初。以爲顧諟。則爲不近之思。非顧諟矣。前功旣熟。則耳聰目明。心思睿智。世故人情。迎刃卽解。其效可以自考也。

與惺天論讀書

惺天借智囊日觀之。予問。曰。後苦處事愚鈍。故。予曰。智以事練之。昔張詠學用智於陳摶。吾少年與張文升居蠡城。近公庭。每聞訟事。卽共億勝負。思追盜何術擒之。失蹤何術以察之。亦學智類也。閱智囊以起予心而已。專恃書帙無益也。已而又繙他書。予又問。曰。借以鑒吾心也。理不明者可明也。予曰。不然。子謂詩書養獻聖賢心。此語昔人對下流言。謂就志詩書。則不嫖不賭耳。非聖賢專以讀詩書成也。讀閱久則喜靜惡煩。而心板滯迂腐矣。程子曰。玩物喪志。謂書如佳山麗遊。愛玩不釋。日日登臨。而爲聖爲賢之志反喪矣。曰。先儒以讀書明理養身心俱非歟。曰。非也。自秦火焚書。漢人珍之。日趨誦讀。唐韓退之宋朱晦庵皆以聖道自任者也。而韓有符讀書城南詩。朱有讀書樂詩。則其終身之肆力在誦讀矣。況下而爲詩

人文士與應科擧以博富貴者乎。乃千餘年成一文墨誦讀之世。而人才日下。世教日衰。魚爛瓦解。莫可收拾。則可知學文之文不專書册。而讀解書册不足言學矣。故起諸者之口曰。白面書生。曰書生無用。曰林間骸嗽病癱猴。而謂誦讀以養身心誤哉。李白曰。借問如何太瘦生。只爲向來作詩苦。則肌體日消。心體自脆。何養之有。顏先生所謂讀書人率習如婦人女子。以識則戶隙窺人。以力則不能勝一匹雛也。若曰明理。則宋明創立道學名。日講道而道字誤解。日講學而學字誤解。日講誠意主敬存誠而俱誤解。所謂明理者安在。乃知每書讀取千萬遍之一誤盡誤也。然則誦讀可廢歟。曰。何可廢也。但勿爲所溺耳。古人六藝。一曰書。非僅點畫也。考究字義。卽有誦讀矣。然孔門雅言。有詩書二者。詩曰誦。不曰讀。謂歌之以比樂也。故春秋大夫會必賦詩。書則考議政事。所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而不必記其文使一字不忘也。故孟子引書每有參差。至於二南曰爲。則爲其事。禮曰執。則執而行之。豈專佔畢吾伊哉。曰易溺何也。曰其故有三。一古人口傳身授之道。如識大識小者今亡。而但取索册簡。故誦讀日繁。一學習禮樂六藝。須强力須友朋共集。誦讀則閉門靜坐。卽可把玩。使而凡易。一文人科擧人勿論。今習齋倡明正學。卽有遊者。而仁義操存。未至根心生色之妙。可以據守。孝友從事。未至知樂弗已之地。日有惓勉。禮樂服習。未至斯須不去之域。剡有佚游。世故人情。未有左宜右有之能。時有樹立。則自顧消索。轉而奔馳。旣所不願。塊然閒居。亦所不能。遂忽忽誦讀度日而目困身倦。習爲故然矣。然則宜如何。曰。禮有明文矣。王制曰。六十不親學。以年邁也。又五十服官政。六十正與人家國事。何暇學習。故孔子曰。吾不試故藝。是孔子之老

而好學。亦以道不得行之故。而非其立意祇在多能博學也。顏先生曰。周流、孔子之不得已。著述、孔子之大不得已。故孔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則習禮習樂。六十以後亦不當及。而況誦讀。曰。老而不仕者有暇功。可讀閱歟。曰。亦何必然。吾退休七十矣。中年就緒顏先生每讓之責之。自五十至今。家政徵繼鄉里應酬。友朋遠至。不坐而讀書者二十餘年矣。然今古文徵者讓以爲可。所處正如孔子之變亂喊孟子之逢楊墨。著書立言。不能自已。蓋天理鞭歷以內而操存外而將行。動而閱歷世故人情驗之。偶考陳編以爲證耳。不敢耽而溺矣。今可擬八歲入學後擇當讀者讀之。四十則闕矣。六十不親。存學編曰。儒者用力於誦讀一二。用力於習行八九。則生民幸甚。斯道幸甚。旨哉其言之乎。

李以傳

幼讀韓愈圬者王承福傳。顏習齋先生傳者彭朝彥傳。慨然而嘆四民以士爲首。何質直好義偏見於農工也。今則士風益頹矣。有名聲者。亦率同氣不和見利忘義。嗚呼。何自得一人以激發之耶。乃又得之於李以爲李以傳。李、蠡強花里人。名佩。字犢公。家貧未讀書而至性過人。雖飢寒不干人。壯走京師遼東等處。轉移爲食。燁力不落人後。受直以市人。或佳之多與不受也。家居或教之衣食精細。令可觀以曰。吾爲他人衣衣食食乎。日雞鳴起拾糞歸埽庭除。推單輪車作行商。或力田拾薪。父性曠達好友。閒貸人財。以知則還之。且囑曰。吾父後有貸者勿阻吾行。且償矣。時供以錢。請隨意用。率妻食糠粃。而飼親必甘脆。五十餘年不懈。尤篤兄弟。遂東得數金歸過京師。聞兄弟負人債不得旋里。盡出其金償之。戒曰。而家妻子

嗷嗷。吾少留。曰。妻子命薄。今歲不得蒙我養。妻子、吾妻子也。兄弟、父之子也。舍父之子而顧己妻子。非人所爲也。幼同兄嫂居。得財盡歸之。不私藏。生三子三日。卽後其兄。數歲蒙升斗。必分給。待二弟亦如之。長子杜。教以從同里張生貞臨明授讀。一日學舍歸侍食。偶言一族祖擧其號。以箸腕於案。厲聲曰。童子何人。號呼尊長耶。吾不願有此子矣。杜懼恐斯改。自此口無戲談。後補庠膳生。出行耕一束。家無續。辭歸。有從東稼之者。以問杜何如。對曰。辭耳。何校。以曰然。舡在汝。不可校。舡在彼。不必校。吾在不願兒作刻薄事也。或醜杜。以怡然曰。此非吾兒所有事也。向恐兒無骨力。今蒙議多有或能不同流合汚乎。杜欲白以曰。謗之來也如雨集。釋也如霧消。靜處自明。何事白。杜以其春秋高。求迎養館舍。曰。毋。吾爲先生父。東家不禮貌。吾雖堪。禮貌則致東家於先生外。孫一不得已之應酬。吾不爲也。終不往。持家嚴。不許婦女出外。不令與外事。不佞佛。僧尼巫婆不許入門。見人惡、望望而去。聞善、則津津道不置。又樂周急。鄰寒暑常留行客餐之。或以難告。輒傾囊與之。六十四歲之七月。寢疾。命子補設牀榻曰。吾年不爲夭。自反無愧心事。家人皆在側。吾去亦快也。含笑而逝。終日顏色不變。室聞清芬。蠅不入戶。晉溥暮飲酒。謂杜曰。吾觀梓甚矣。爾後當勤儉力學。使人指曰某有賢子。吾勞不爲虛矣。焚身出門。觸風沐雨染病他鄉。擧目無親。其末也。一日自遼同過大河。無舟涉至中流。水暴長。一老人呼曰。急渡急渡。以手扶出登岸。水溢岸皆滿。而老人不知所之矣。後在京守皮塡圈內。晚卽其樹下宿。一女披髮相侵。吾挺身怒目欲擊之。女逡巡不見。蓋鬼也。吾有今日。抑幸矣。

恕谷中人曰。李生杜。與其師張子。俱從予問學。張子客歲逝。己酉夏、杜寓書來。述其父行。並言張子孝弟。正。室厚鄉黨。急朋友。工擧子業。聞顏李學是之。遂不復攻時文諸業。而求所以不朽者。李氏可謂有子矣。宜哉。故爲之作傳。並附張子。使杜讀之將從旃其賢以有光於父師也。

戴貫惠先生墓表

貫惠先生者。郞人士私諡其師戴君也。郞人率重師傳。刁文孝先生之父善教士。有德。卒而門人立報德祠。至今祀之。今又追悼戴君云然。按行述。君先本順天府黑窰厰人。始祖墦於郞之金公章。金明正德己卯擧人。任提擧浙江市舶司。再任提擧廣東市舶司。授奉訓大夫。致官淸故埋亦以解任賜之郞。家焉。至三世諱財。路獲遺金。守候還之。五世諱宗孔。爲君曾祖。補諸生。始以詩書起家。其兄宗膺。以子縱走爲之後。亦補邑庠生。豁達好義溫仁。能措盡役之借査荒地以魚肉士民者。郞人賴以安。一李姓累逋至數百金。寫券願充綱紀。裂其券令去。生子諱光天。邑庠廩膳生。又傳則君。君生而穎異。乃甫六歲。而母張氏卒。八歲而王父卒。十有五歲。繼母靳氏又卒。越四歲。而父又卒。時繼祖母張已六十有八矣。君未冠。繼祖母靳出。弟臻方舞勺。子甫生。呱呱在抱。而稍椒蘩蘩。君一號嘔血數升。遂臥病。繼母傅氏拭淚厲聲曰。汝祖母在堂。汝父未斂。吾少年失天。而汝又弟幼子在襁褓。謝任無所。敢滅性不顧耶。君瞿然而起。勉襄殯葬。一一如禮。服闋。率弟力學。李安溪校士。皆取入泮。事繼祖母張繼母傅曲盡孝。嘗囑家人曰。吾祖母撫吾父垂五十年。雖奴婢莫知爲前子也。吾母適吾家。四歲而寡。教我兄弟成立。汝輩宜勉佐吾孝。勿怠。友于弟。

出入飲食必偕。獨出則問其所之，來晏則趣使迓，湊燭以待，然調以正，毫不寬假。子姪姊婦皆任以職事，考課嚴明。滑苑王雲卿嘗過之，曰：一家和風慶雲也。又好善，卹貧，不避險阻，路與其祖相埒。一日，如母舅靳公家。舅新生一女，而其母死於產，謀棄之。君不可，抱之歸，倩母傳諸人撫之，連下得生，適馮氏。安生員被枉陷獄，君以父執奔馳二載，雪其冤。流霜村宋姓鬻子瘞其妻，君惻然，貲其罪，收其子養之，爲娶妻生子，使歸奉祀。其他類此，雖更僕數。喜結納，重塤篪，與人坦懷相與，即門弟子亦霽顏爲忘形交。能豪飲劇談，留心世事，謂士不諳時務，蠹書魚耳。嘗於兄弟子姪侍側，或同人列坐，論催科、刑名、撫字之術，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臨終，猶囑予三聘曰：異日爲清白吏。君諱琫，字崑生，號毅庵，配馬孺人。子中癸卯科舉人，持行述匍匐求表文。予慰其門人以布義行剛之狀，愛民好施之惠，諡之，備稱其外事也。已又思詩云：惠於宗公，罔怨罔恫，惠順也。孝友皆順德也。而其飭身齊家，剛斷出之，非但煦煦柔慈者比也，是惠之溢固已該矣。乃大書之，使其鐫諸墓上。

孝子恕谷墓志

李子，李孝慤先生之長子也。名塨。嘗求仁不能，期勉於恕，因以恕谷名其鄉，而爲號焉。孝慤四十後，元配馬太君、有順德而未立子，乃聘易州馬指揮公女爲繼，生李子。時力爲聖賢學，敦孝弟，主忠信，崇禮義，虛恥。讀論孟學庸及朱註以授李子。同時有顏習齋先生者崛起，近與祁州刁包、遠與上蔡張沐辨學，謂世儒翟講性天，非孔子不可得聞之教法也；且禮樂兵農，聖門經世之猷，皆廢失，何以學成致用。乃易靜坐入定以習恭，內而敬直，外而九容交攝；讀書猶漢唐訓詁遺習，惟擇經史有用者讀之，餘不盡究，以習玩物喪志也。嚴課孝弟謹信，冠婚喪祭，務遵古禮，日稽禮樂兵農之允宜今古者，而倡六藝以教來學。於是李子從之，學禮於習齋，學琴於張而素，射騎則學於趙思光、郭金城，書則學於王五公、彭通，數則學於劉見田，後又學律呂於毛河右。其於明德，則立日譜，逐時記身心言行得失，勉改，至耄老愈追念家學，欿然自歉寡過未能。其於親民，則與習齋嘗商酌教養之具，每夜分不寐，有所得，則錄之，幾忘編學政平書訂閱史郄視，然惟恐草野之見無當也。七十病後，依周禮約入擬太平策。李子性謙挹，時或肩輿出門，輒塚然曰：我何人斯，而人肩之坐。必躬以謝肩夫。惟恐盛名過情。李安溪、王太倉相國，皆擬薦於天子，李子懼，甚力辭謝。有來問學者，亦呐呐然不輕請。嚴於取與。少年試一等，當補廩，舊有齎公所規，曰：是以賄進也，辭不補。十四王在西陲，使人兩次千金延聘，避如江東。康熙庚午年三十二歲，中順天鄉試。迄戊戌年六十，選通州學正。八月十二到任。時京師沿門染疾，李子亦有中癉之意，不能理事，於十月十八日告病於州刺，詳通永道、轉守道，達部，抵來歲四月、歸里。調攝少平，前在都，徐少宰秉義、吳都憲涵爲刻大學辨業、學規纂，至是同人爲刻論語學庸傳註及傳註問，又刻易經傳註、學禮、小學稽業。門人又刻恕谷後集。毛河右問樂李氏學樂錄於浙。屆雍正六年年七十，十月朔暈倒，又中前病，病乃絮餘審變而飄委分乘化焉。期百祀妤媄後學，爰述斯志。蓋餘病叟李塨拜手自識。

楊公生傳

楊公名勤，字慎修，漢紅旗漢軍也。以嫡子丞先侍，又性樂友好施，爲父所器。康熙四十八年，筮仕，得陝西富平令。閏王昆繩言，親如翁，延余，且令張西陸言束脩每年如秦關之數。時余五十有一，念道行於人與行於己一也，遂於五月同往至富。富嚴邑，難治，公每政皆咨余，又邀余同出私訪，屢斷疑獄如神，富翕然傳誦。結黨捷降之俗爲之一變，催科供發紙急輸催即完。公且不自居，見上憲及同寅，輒曰：吾師李先生教也。後如省，上憲多差人來候余，送下程。公又囑余曰：有人物當款洽者，先生即備席饌；有當餽周者，先生即具銀錢與之，皆出勤囊。勤囊，即先生囊也。於是王子丕、周崑來、梁賓人皆至。關西學者如蔡瑞菴、張濟士、黎長舉、晉登鵬皆從遊。或有贈之數十金者，公毫無吝容。無何，屆九月，爲先母初度辰，力辭歸。公親送之康橋，踉蹌而言曰：明歲，先生務惠來。於勤可輔則輔之，如勤不可輔，先生可自爲。嗟乎，公世濟物之志爲何如哉。世乃有斯人哉。歲暮，抵里。書字與送役，回言其家庭錯互，不可再至。公乃剌血作書，又遣力來請，無奈何。二月至富，公率闔邑紳衿里民郊迎施謝，必屈至署。又周旋一年，而其勢異時移，難以株久，又力辭歸。公供老母壽服一襲，親自封銀強納余橐，兩次共五百餘金，又贈名騾駿馬，送余歸。余去後，而其官在萬竟壞。抵雍正十年，如上谷，至南關訪其舊居，則居已入官，而公遠在京邸，不可得見矣。歸旅舍，流泣爲作生傳。

恕谷先生治古文辭，初學唐宋八家，後受法王氏崑繩，始有志於秦漢之作，而益求導其源於六經，特區之曰後集。其文主識議，恢奇變化，不可方物。王文簡公、閻氏百詩俱盛推之。李次青康訪國朝先正事略稱其博學工文辭，與慈谿姜西溟齊名。方氏蘇皋誌先生墓，詳辨學術，不言所爲文，意以其爲餘事歟。先生學出顏氏習齋，而規模益大，所著論學書甚具，並自撰年譜，已次第刊佈。是集爲其門下士所輯，每篇俱有評點，今概錄本文，識者當各有取焉。光緒七年辛巳中秋節前三日，王灝識。

解春集文鈔

附補遺

馮景撰

幸草序

馮山公輯其乙丑雜著，徵余序，而自命曰幸草，蓋取王仲任遇餘幸存意焉耳。夫馮子下筆，纚纚千言，成於倚馬，又皆犂然如廣庭芝草，世所希覯。戊午彝倫堂一役，馮子以太學諸生抗書當塗，直聲動天下。余方局促兎園，仰視馮子，遙遙若天上人。今年春，馮子下帷吾鄉，一握手如舊相識，各贊以所業，文貞辱款誨。余亦雌黃，兩心印可。無何，馮子發狂疾，余病風痺且久，不得時時相存。入秋，數往還，每一接，輒移晷易漏，傾瀉悲歌，無所不至。蓋余之與馮子，親厚無間如此也。余幼時趨向與馮子殊異，妄不自揣，輒有俳相如、獅元凱之志，雖受業陳先生介眉，且備數黎洲先生門下，而執經請業外，未嘗發口於古文辭。年來僑隽制義，自鄙其凡近，發漢唐子史，以淬其鋒，始知作家元元本本，殊不盭於聖人。回思就學甬東時，如五都垂橐，寶山空手，真成孤負。爾時而遇馮子，必怪其雜奇辨博，落落不相知，何幸當悔悟之餘，盡發馮子之藏而不誕也。夫道不加修，而文有名，昌黎以爲大成，歐陽子閱唐四庫書目，作者不下數十百家，卒埋於榮華飄風，好音過耳，尚何幸哉。雖然，茫茫大塊，羣羊野馬，朝見夕沒，而日星河嶽，萬古如斯，馮子胸中要自有耿耿不可磨滅之氣，而姑託之於文，使一如其幼時抗書，舉而措之斯世斯民，良厚甚矣。愧余賦性固陋，重負師資，年來竊弄文墨，復懶散無良友之助，無可就正，蘊與馮子約，此後每一集成，竊附一序，而予每年一集，余文亦嘗以數十計，雖隨日之下，無容石火螢光，而蠅附驥尾，千里可到，此則余之幸也。

山陽顧綬。

敍述

外孫盧文弨曰：外大父馮公，一生嚴氣正性，讀其文，可見其爲人。今距其曳杖之辰，殆八十年，而精光猶熉爍於簡編之上，至其見聞之淵博，論古之精核，乃餘事也。公一女歸先徵君，凡公生平文字，皆受而謹藏之，欲爲梓以傳示於世者屢矣，既以貧無力，又客遊之日多，終不克舉。一念及，輒怦怦然不怡終日。先母生文弨一人，旋見背，僅文弨舞象之年，即妄意欲求助於當世之重公者，然公之故友時已零落，或遠在異地，音問難通，同邑嘗執經在者，唯有金繪卣先生一人而已，徒抱遺願而止。於後文弨釋仕途，繼復飄流無定，亦嘗料簡公之遺稟，兩度楷寫成帙，而唯恐稍踰之不精，以重爲公累，然先人之志未敢暫忘。有通家長洲彭進士紹升者，處俗不攖於胸中，自守亦嚴以正，復明於古文之義法，嘗精選其先人南畇先生之文，版行之。文弨因即以公集請，其持擇取其尤有益於世教者，得若干篇，即此編是也。公自名其集曰解春，取易林中解我胸春之語，嘗雕版，版燬於火，今此編中亦有向未授梓者，而總顏之曰解春集文鈔，從其名之著也。會里中人有誚文弨不爲公集謀梓者，聞之泚然汗下。文弨今年七十有六矣，遷延以至於今，及今而不爲，則無可爲矣。負公且負亡母，負先君，是天地間一大罪人，死且有餘責。今幸而十二卷相告成，且讀且校，凡三四過，差幸無勸爲許緣之失。匪文弨之學識自謂能及此，實公之豐爽默有以啓牖之。若公之文，文弨不敢贊一辭，世自當有識者，固無俟私相推崇爲也。茲特敍其久而始出之故。

實少可解免罪責而已時乾隆壬子良月上旬也

墓表

大清有道文人馮景以康熙五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卒於錢塘故里先生字山公一字少渠行高學博困諸生貧病以沒惟文章繼韓歐炳燿天下後世天之豐嗇有予奪耶侍郎少師又有兼得者耶抑古今氣數不同耶康熙戊午避京師授經項侍郎景襄第是年朝議舉博學鴻儒公卿列先生名先生固辭其與上宰相書者道不同歟時有司營宮室需相木梁有請易國學彝倫堂梁者先生上書魏尚書象樞諫事寢名震京師相國宋公求見先生遁授經淮安邱洗馬象隨里第十年癸酉入都應試顯者某授以關節固不受遂下第出都考官覺以事敗己卯江蘇巡撫宋公犖以禮三聘就幕府典文章好甚篤某以重賄干先生乞一言於宋公先生峻卻之既宋公拜吏部尚書固請偕北上先生以母老固辭歸里貧益奇老病且劇遂卒學者私謚曰文介先生年六十有四嗚呼是天之數若是耶是先生之道若是耶著書百餘卷雕板者幸草十二卷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皆燬於火僅家藏解春集印本十卷謀復梓其他皆散失不克盡傳後之學者讀其文懷其道涕泣於茲石也夫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冬日子婿楊模謹撰

先外祖撫畢氏姨之兩孤女爲己女長歸太學生孫青嶼名佁會十才子中字台先生其祖也次歸舉人山東樂陵縣知縣楊恭士名儐有古文集無後文多散失已梓者數篇而已先外祖集中有舉節婦邵氏傳節婦二十五而寡守節十四年而卒故外祖母視其女猶己女實其長而嫁之親生女祇先母一人生之日先外祖有詩見樊中集余恐有呂黎兩墳之嫌故具著之外孫盧文弨謹識

遇知外舅紀事

先君子白雲先生作

存心以樗散侘傺於時親老家貧不克振拔悠悠忽忽二十餘年又嬰疾病學問益落無明師良友之助遂閉戶自讀學爲時藝殊少趣味更志於古文存心於古文非獨嗜之也性情以焉奈一月閒強半伏枕家父母以不肖獨子恐過於勞禁筆硯因不復多作作亦不以示人存心竊計之獨學無傳艱勞不成世無有擅古文者有而不遇遇而不以傳將若何常以是爲戚戚甲午六月父執馮山公過小齋存心出其不示人者就正焉讀未終篇曰得未有如子者閱竟嗟賞不置明日來急請於家君願以愛女爲配人聞之曰貧外舅曰我知文不知貧且老夫衣缽有傳所賴多矣急請恐後存心之親族莫不感動曰相攸之誠未有若焉先生者存心喜甚向之私心竊望者天竟從之以爲自今數十年教誨有人矣不料甥舅一年卒然捐館舍乙未六月存心侍疾於牀下執存心手而屬曰以文字累子矣外舅即不屬存心固銘刻於心況諄諄於彌留之際存心何敢讓焉存心何敢讓焉然知人其難存心之不才實不足以副望他人於外舅非有知己骨肉之恩尚欲爲傳爲碑謀揭謀刻存心獨何心因循而已乎但以外舅文章宏博淵深豈淺見所窺非學之數十年未由纂輯是以遲迴久之然此心豈敢一刻忘哉畢朔之三日與話外舅知遇之恩揮淚而紀其事

解春集文鈔目錄

長洲　彭紹升　允初選
外孫　盧文弨　紹弓校

卷第一　序一
賀太平歌序
送萬季野先生之京師序
送邱浮巖之安仁序
贈王將軍序
贈何彥倫序
贈金侍郎詩序（舊誤刻在卷末）
贈陳太僕序
贈汪給事序
贈吳山掄序
贈吳征吉序
贈張君序

贈東皐先生序
鍾謙子割股序
朱千斤救火序
卷第二　序二
解律仁言序
商邱公淮揚賑饑詩序
沈顯論算術二章序
邱大參公祀鄉賢詩序
旅堂遺藁序
山雌集自序
擬古樂府自序
顏母朱宜人貞節序
義士藍九廷序
弔王滸序
贈錢徽子序
卷第三　論
召公論
僖負羈之妻論
秦論
藺相如論
漢高帝論
范增論一
范增論二
四皓論
薄太后論
范張論
陳蕃論
李膺論
陸秀夫論
周正改時論

卷第四　記
御書萱瑞堂記
庚辰殿試紀事
高士瓦獲遺金記
商孝子斷手記
方節婦存金記
憫烈記
沈八公重復放生池記
流民船記
邱大參公考終記
湯中丞雜記
趙清獻三事記
三蔣侯祠記
小滄浪觀魚記

深淨軒飲酒記
記祥峰出世始事
賞菊記
卷第五　書一
上湯潛菴先生書
上魏清徐公開濬河書
癸酉試順天上魏憲書
與張毅文論折田書
與喬侍讀書
為平湖令上王撫軍書
與邱季貞先生書
與陳濱書
卷第六　書二　狀
答友人問二適相為服書
與邱穎論堂不應為人後書
與邱穎第二書

答孟達問喪服書
與友人論葬親不毀室書
答閻百詩疑武成月日書
與金蕭山書
與吳佺吉書
與毛會侯先生書
與毛大可先生書
與毛稚黃先生書
勸友改過書
答弟又程書
上魏清徐公薦厲秀才狀
卷第七　題跋
御書跋

書齊風載驅詩後
書項羽本紀後
書項羽本紀後二
書蓋寬饒傳後
書馬援戒兄子書後
書歐陽子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後
書尹洙與延帥論事狀後
書包孝肅彈宋庠疏後
書張氏家藏紹興二詔後
書宋濂傳後
朱陽書院志跋
巧用篇書後
書野客叢談後　二則
說餅書後
書延熹華嶽碑後
題懷素小草千文
書梅花詩序後

題團蕤賦墨圖
邱氏家傳書後
擬頭陀傳書後
卷第八　淮南子洪保一
二十八字駁
二十八字駁二
駁裴仲之命序中七字
論古音
與閻徵君論疏證第五卷雜書十九則
卷第九　淮南子洪保二
論疏證第四十九與閻百詩書
疏證第五十四
疏證第五十五
疏證第五十七
疏證第五十八
疏證第六十九下篇
卷第十　雜著一
漢武帝不贖昭平君死罪議
光武遷呂太后廟主議
濮議議
旅獒說
旅獒說二
漸說三篇
古平十韻通說
鼻息說
陪臣執國命解
賜履解
疑大邑周非武王語
駁閻百詩毛朱詩說
駁胡康侯鄭伯克段于鄢傳

駁魏叔子論策二條
嚴光客難駁
二疏贊駁誤
駁陰陽家言
朱子駁詩古序辯
政逮大夫四世辯
讀論語
讀孝經
讀柳子
卷第十一　雜著二
持盈十豐爵二
祀東坡先生生日文
大學問荅
河北蝗
杜氏僕
士昏禮荅
寄魏和公已下尺牘
讓輕薄子
辭天水方伯
上王大夫
與丁公銓
與王豹采先輩
與汪少狐
答姚生
與吳徵君慶伯
與汪給諫寓昭
與孫海門先生
上長洲宗伯
答徐大白
與里寓人

示西陵後生
答朱竹垞檢討
答王生
復商丘公
與陳太學
答宋旣庭　二首
與趙四公子
與吳寶崖
與江蘇幕友
與樊中諸子　四首
示學徒
與楚州先生牘
卷第十二　傳　誌銘
應處士傳
柴處士傳

徐先生傳
仁和陸孝子傳
昌化令陶子師傳
山陽邱公贈戒傳
奇奴傳
歸安三異人傳
俞老僕墓誌銘
烈女孫秀姑傳
貞女陳三淑傳
新會四孝烈傳
貞節沈母尤孺人傳
節孝林烈婦曾高行傳
毛節婦傳
盧母朱太君墓誌銘

解舂集文鈔卷第一

錢塘　馮景　山公

序一

賀太平歌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紏窮之月。直隸巡撫于公陛辭之任。皇帝御養心殿。親問直隸利弊所繇已乃諭曰。朕所信者。總督于成龍。巡撫湯斌。與卿三人而已。往、欽哉。景在淮南。與大理邱公象升聞之。欣忭感激。已而歎曰。古人有言。太平無象。茲其象也。顧今岳牧多賢良。師師濟濟。於斯爲盛。而上所深信者。天下之大。實維三人。嗚呼。是乃聖心所以發勞天下。而鼓舞羣工者也。一君子進。則衆賢之登。如茅斯拔。三輔得人。而後可以憲萬邦。大臣奉法。而後可以肅小吏。朝廷所倚重者二三臣。而後可以風厲羣寀。磨礪萬世。嗚呼。而今而後。凡百君子。有聞洋洋聖謨、而不自奮於功名之會者。非夫也。昔東漢鉤黨獄起。傳相告引。皆海內人豪。皇甫威明。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上書自訟。而晉溫太眞過江第二流之高者名輩共說人物。至第一將盡之閒。嶠常失色。況乎人臣。榮遇至此。有不務始終以忝簡命者哉。上面諭云。今特委爾蒞任。務期有始有終。邱公曰。然。先生不可無詩以頌揚盛德。乃相與飲酒。既醉而作賀太平之歌。歌曰。

賀太平。登春臺。春臺熙熙民畢來。來何有。其飲酒。黃髮頫而嚀。汝樂吾不知。少者起告之。天子大聖公無私。公無私。擢人吏。吏何實。自民祝。民曰于公活我。于公活我。帝曰然。命之上殿峨峨。前三輔重地授汝權。

有不汝聽。威以鞭。三輔地。除姦弊。惟汝賢。天下治。顧在股心止一二。此外可信不得四。九叩頭。謝皇帝。延英門。呼萬歲。

送萬季野先生之京師序

方今之患。士有市心、而無經術。風俗日敗壞。而不可救。嘗與山陽顧在瞻言而痛之。在瞻曰。士無經術故至此。苟稍稍讀書、明義理。必知自愛。寧有市心乃爾邪。予曰。然。世之厭薄經術者。以爲無適用。其巧於自媒者。涉其凡而緣飾之。便能立致通顯。鼓天下浮薄不才之子而從之。是市之尤者也。嘗謂經術之亡。不亡於厭薄者、而亡於緣飾者。然尚賴世有老師大儒。窮年樸學。心知古人之意。行己尺寸。而吾特惜乎其抱雄節而不鳴於世也。先生之道純乎天、隱於學無所不貫。既絕意人事。徒以故人徐相國之招。禮聘三至。乃強起詣京師。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友。由先生之道。可以禹貢治河。以春秋斷獄。以周官致太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奚而不適用也。抑不惟是而已。聞先生之淸節。凡緣飾儒術、相持爲市者。必知所媿。今之忠。庶其有瘳乎。先生至京師。以予言示在瞻。何如也。

送邱浮巖之安仁序

去年秋。邱子自安仁以母喪來。歸葬於淮。顏色稱情。戚容稱服。體素偉。以毀故、帶圍減三之一。鄉黨稱其孝。予聞而賢之。遂與締交。葬已。及良月。往省其嚴君於安仁。今莫春復反淮。來謁余。余笑謂曰。君之道路勤矣。抑君似雁。寒而往。暖而歸。數月之間。奔走四五千里。且長江之險。風濤之不時。何勤乃爾。邱子戚然有閒曰。以先母之在九原也。寒食至矣。不歸祭不可。雖吾父數止之。恆廢寢食。是以不憚千里而來也。予改容。稱歎久之。既而自悲恨。予徒以貧故。客游爲老親負米。不得春秋以時上祖宗邱墓。十年于茲矣。今二月出門。去寒食無幾時。且不能須臾面。中心惻怛。有靦面目。觀邱子之爲。不亦純孝矣哉。昔柳子厚寄許京兆書。以爲今世禮重拜掃。遇寒食節。皁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而自悲身在貶所。大禮久闕。以爲恨。余讀此未嘗不廢書流涕也。每逢寒食。南向叩頭。終日不怡。自顧不得比於皁隸庸丐。矧敢望邱子乎。邱子不忘風木之悲如是。則其所以逮親存者。抑愈可知也。於其行。書以送之。

贈王將軍序

康熙己未春。吳逆怙終。賊帥王屏藩。猶守成都逆命。賴將軍父子忠勇。奮不顧身。親冒矢石。以五騎渡河。出賊不意。緣堞先登。大軍繼進。破成都城。梟屏藩首。露布獻捷。天子奇其功。命將軍來傳詣京師。面咨破賊狀。欲御膳以食將軍。方是時。予爲師於兵部右侍郎項公家。乃從門隙窺將軍。士服跨刀。趨拜項公於庭。項公降階三辭。卒備賓主禮。予初疑將軍必魁梧奇偉。而軀幹乃短小精悍如此。益嘆天生異材。爲國削平禍亂。非尋常所測識也。明日介紹謁將軍。益聞所未聞。臨別。將軍握手將有言。而門外嗇夫三老。暨人市兒。咸來聚觀。讙譟雜遝。將軍怒叱之。聲如雷。皆縮頸驚奔。東西散去。將軍乃言曰。吾聞先生文章妙天下。愚父子爲國出死力。得先生作平蜀碑。流傳後世。死不恨矣。予未應而侍衛適來。傳旨召將軍會議。

予倉皇避去。見將軍躍馬而上如飛。才一轉睫。不見蹤影。距今八年。事歷歷如昨日。嗚呼壯哉。今使者來聘渠陽杜君。杜君吾故人。念別將軍久。恨昔言未竟。無以報大命。每自慚。又聞使者言。將軍身先士卒。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西邊無曠土。此與魏棗祗任峻屯許下。唐郭子儀屯河中何以異哉。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爲兵。無事則散爲農。是軍儲皆自供也。杜子美詩。天下軍儲不自供。時兵不得休。故取給縣官。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力興屯田。不失舊制。故曰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稱詩史。有以也。將軍平蜀之役。勳名蓋世。今實錄館中。多良史才。必能大書之。固不待予作碑以傳。今又興屯田利。歲省度支錢無算。杜君往。吾知必能詠歎其事。如乃祖少陵也已。於其行。附書以贈。

贈何彥倫序

故海鹽縣丞北平何公、諱名□。既卒之明年春正月。景識其孫彥倫於浙江糧儲參政公署。已又與景同舟五日。具道其家赤貧。不能北歸。賴參政公周恤之。始克有家於吳門。公之賢。景昔所知也。貧乃今知之。參政公爲誰。山陽梅莊夫子也。夫子與公爲同姓昆弟交。故彥倫嚴事之如祖。康熙戊午春。景從夫子入京師。公時爲監察御史。遇事敢言。不避權貴。忌者仄目。時江南逃年郡邑一案。流徙蘇松常鎭陳上章等百餘人。皆應入官爲奴。老稚婦女。械繫號冤。日滿道路。景與夫子欲救免之。而未有緣。天子因亢旱求言。夫子即謂公曰。此案幸得準折贖例。若屬流徙可免矣。兄能言之乎。公即毅然應曰。能。疏奏。下部議。部議無庸。於是天子下特旨曰。陳上章等皆免入官。明年。周啓新等若干人。又皆免入如前旨。或曰。此後之免尤多。而景出京矣。不能記也。則其仁言利博爲何如哉。然忌者卒中傷公。降秩外調。公既貧。不能家食。亦委低頭爲縣丞於海鹽。凡十餘年。以疾卒官。卒之日。不能謀匠事。同官李公賻以斂。嗚呼。公之居官廉潔亦大可見矣。況彥倫又述某事某事。多所全活如此乎。昔王翁孺爲繡衣御史。縱舍無辜。以奉使不稱免。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後世其興乎。卒如其言。則天之報施何公。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其在彥倫兄弟無疑矣。彥倫方富於年。宜繩祖武以自奮。何憂不達。而數數患貧爲哉。景又觀傳記。後漢何敞六世祖曰比干。武帝時爲廷尉。務在仁恕。數與張湯爭。所濟以千數。後世子孫。佩印綬者、九百九十人。而我梅莊夫子。歷官二十年。所全活人無算。其子若孫、蒙福將益大。抑何古今人何氏之多仁賢也。因爲序以贈彥倫。而并著之。

贈陳太僕序

人不學。不知道。尤於仕也急。嗚呼。朝廷陳般置輔。而不學無術之人在高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周大夫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馬以爲憂。且決其不殖將落。陵替召亂。蓋學之係於仕也如是。太僕以蘇陵世家。簡爲中丞時。遇事敢言。有奇氣。天子嘉之。年少而位尊。不以貴寵驕人。折節下賢。性尤沈深好書。司空金公。其婦翁也。予館金公家。太僕數來就予問奇字。始予視之。溫然儒者。美丰儀。如冠玉。然不意其爲貴公也。好學不厭。好問不倦。其亦世卿之賢者乎。昔漢和熹詔曰。今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而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顏氏家訓云。多見士大夫。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爲

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以是二說觀之。大者招禍敗。小者蒙恥辱。學可緩哉。太僕每得俸金。輒市書。問予所不曉。今人貴爲正卿。便強不知以爲知。其不肯下問者。多坐恥耳。噫。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如太僕者。得仕之道矣。今使三韓貴公。皆好學深思如太僕。亦何爲而生閒子爲之發哉。今予弗獲久留與處。以有成也。贈言以志別。且望其終勿怠云。

贈汪給事序

同學汪君。爲吏科給事中。數侃侃言事。當上意。己卯冬。京師斷死刑四十餘人。於是汪君上言。請明著罪狀。頒示天下。使姦先懷然。戒懼革心。則刑措可幾矣。上感其言。乃詔刑部。今歲決囚良多。朕心惻然。其悉敎緩決囚。以稱朕好生至意。烏虖。君始願第欲使姦民懷遵乎法中之義。而聖天子遂廣法外之仁。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予嘗謂人臣進善言于君。本爲此一事而發。其君用之。遂旁及他端。天下必有曾受其福者。苟其言讒邪巧中。而其君惑之。遂蔓延訖他事。天下必有曾被其禍者。故曰。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鉅。凡事盡然。而言語之爲階大矣。明高皇、英主也。往往微文殺人。而非其罪。如杭州教授一夔賀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語。上大怒曰。吾嘗爲釋。光者薙髮。生者僧也。則字近賊也。敢侮我邪。斬之。又覽僧來復詩有殊字。大怒曰。是歹朱我也。亦斬之。其他類此殺甚多。然而斯禍也。實起於左右一言。洪武甲子開科殿章有文題臣不悅首曲曹善譏對如此九四以謗文偏及情名則曰士賤上曰名亦美對曰士賤小人也被安知之上由是殺僇皆矣彼。節爭寵嫉才。市其讒巧。而孰知禍之烈至此哉。抑不惟是。張良以沙中偶語爲欲反。意主於激帝速封功臣。而不知遂啓蓋藍功臣之釁。他日韓彭藏其毒。人臣進言於君。可不愼乎。吾是以發贊汪君也。

贈吳山掄序

書稱莫大於求賢。人臣之義。莫大乎以人事君。舉其偏而不爲黨。上下交而其志同。是泰道也。康熙三十八年春。皇帝南巡至蘇。故孝廉吳廷楨獨伏謁迎駕。水次。召對。賦詩稱旨。上大喜。於是詢知其以冒籍黜者也。詔復之。且問曰。才如爾者。復有誰。廷楨舉其友張大受顧嗣立對。明日回鑾。上皆召見。撤尚方貺饌以賜。命兩近臣送之歸。三吳人士。侈爲美談。臣於是而歎聖作物覩。雲龍風虎之各從其類也。夫唯聖君闢門廣聽。恐野有遺賢。而廷楨即舉所知以對。是誠君子道長之時也。嘗觀泰之初九。與否之初六。同一拔茅連茹之象。然泰三陽在下。君子同升。而爲征吉。否則三陰在下。小人連類以進。而必貞則吉。貞者大公至正之謂也。是故同人于野。利君子貞。而同人於宗則吝。比之匪人則傷。今觀吳子之舉。不亦貞乎。昔鄭奚能舉善。建一官而三物成。夫物三爲羣。一郡而得三士。可謂衆矣。使由三以推所舉於無窮。則九州之野。豈復有遺賢也哉。然非吳子素能知人。同道爲朋。則無以對揚休命。而昭泰交之盛。傳曰。惟善故能舉其類。詩所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吳子有焉。吳子字山掄。秋中來杭。青門學士招同飲酒。予與之言。洵奇士。顧子字俠君。與兄迂客齊名。皆與予善。張子字日容。予慎風素。獨恨未見。然觀吳顧之爲友。即其人可知矣。其咸泰交之盛於今日。故爲文以贈吳子。且爲人臣以人事君者勸焉。

贈吳征吉序

蕭山吳子征吉。以本富雄於邑者八世。世世樂善好施。吳子高誼尚義。喜結客。四方士至其邑。必以吳子

爲歸。饑予渡江。訪金明府。因主其家。恨相見晚。吳子盡見其邑豪俠。咸交口推吳子賢。而予尤多其救災捍患、保全鄉里之功也。癸酉甲戌間。浙東荒於旱。時紹興守有移杭倡賑之說。於是山、會、虞、嵊、餘、姚六縣之饑人三千。聞風來杭者接踵。而實無賑備。上下震駭。虞其來將爲亂。於是杭之東門不啓。每人官給一宿、舂。以兵衛。趣遣歸。歸且病者半。暴者半。所過騷騷。既涉西興。饑人大恐。吳子聚族而謀曰。吾儕今歲饒。予饑者人斗米。錢五十文。乃可以免。然止宿必以寬閒之廟。饋必於往來之途。此非吾族所能辦。遂投袂起。自西門號於東門。曰。六邑之人。皆吾鄉鄰也。今苦饑荒。失望於杭。而道吾里以歸鄉。米與錢我則予之。今夕之宿。家出薦一領。粥一盂。鹽一碟。持以餉於廟。可夜保無事。詰朝而亦如之。其行也。家家饋峙糒於門首。自西徂東。行不崇朝而我毒除矣。否則難生。皆謹應曰。諾。已而饑者。帖然過蕭。皆德吳子。有泣者。張中丞聞而賢之。以禮延見。欲旌其閭。吳子曰。爲義動也。且紓禍。非邀福也。今萬人共事。而一尸其名。名之來。禍之招矣。敢辭。中丞曰。善。是田某辭賞於趙之義也。吾見不及此。益賢之。噫。吾見若世之富人。牢騰固錮其財。視人急。莫肯費半菽一毛之捐。卒亦耗其所藏。甚或聚而殲旃。如孫奮石崇者豈少也哉。人以爲富。而不知天之窮之也。何也。所貴乎有財者。爲能施賑也。稍而不用。反致殺身。斯不幸窮矣乎。故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而華封人曰。富而使人分之。何多事之有。吳子化多事爲無事。惟其能分而遠殃也。善人富則一鄉蒙其福。又能逃賞以避咎。吾是以多其義而高其識。其長保富也宜哉。吳子曰。是年田無穫。又殫其儲。一家皆食糜。若與六邑饑人分患然。予曰。漢鄭泰結交賢豪。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張奮分損租產。賑卹宗親。雖至傾匱。施與不怠。史書美之。然泰市名而子市義。猶卹宗親而子卹鄉邑。又賢於公業稱通達矣。

贈張君序

吳子征吉之友張君實善。亦以義氣重於鄉。有政事才。佐莫府理文書。裁決如流。常出人於死。方伯趙公謝觀察事台時。有桀黠盜誘脅饑民十八人夜劫。皆捕獲論斬。君在幕閱獄辭。大傷之。曰。盜魁宜誅。是十八人無辜者。可釋也。白公。公曰。吾意同君。乃立爲文申督撫。極言饑民遭凶歲。飢寒迫身。無知觸法。罪由迫脅。情可哀矜。請誅首惡。餘邀末減。使得自新。督報可。於是破械出十八人於獄。今皆爲良民。每逢方伯生日。十八人者率渡江。燒辦香叩頭穫堂。或束筍包葦耳爲壽。公設酒食餉之堂下。道故情爲笑樂。因招張出見。十八人者半皆老羸鵠面。適張君入賀。公笑指曰。汝曹頸上物。皆而公所留也。於是十八人者皆羅拜張君。號泣而去。方是時。吾賢張君。恨相見晚。昔曹褒爲縣令。吏捕得他郡盜入界者五人。太守馮嚴令殺之。褒勒吏曰。夫絕人命者天亦絕之。皋陶不爲盜制死刑。管仲遇盜而升諸公。今承旨殺之。是逆天心。順府意也。卒勿殺。盜誠有罪弗誅。是未可訓。豈若張君縱舍無辜之爲正也哉。方伯言君每定一死囚爰書。必投筆而泣不已。噫。君若偕柏矩至齊。見罪人必解朝服而冪之。號天而哭之也。

贈東皐先生序

東皐先生王者。吾鄉之隱君子也。而於勝國爲志士。當明之將亡也。天子孑然憂勞於上。自三公九卿。內外

百執事。莫不踉蹌安然。曾無憂國急公之臣。以及於難。而草莽中有痛哭灑血。奮不顧身。間關流離。志憧君父者先生也。嗚呼。於今老矣。先生雖老。而精毅之氣。猶見於眉間。每道甲申退事。未嘗不拊膺太息。嗚咽欷歔。既復撫髀裂眥。恨不起誤國諸姦而肉食之。蓋先生忠義之性。至老彌篤。足以振懦懦之夫而使之立。故凡嘗客遊歸。必趨謁先生。樂聞其言。先生亦許以為可與言者。每坐語移日影。猶徘徊庭階間而不能去。先生與某語。必問天下豪傑今數誰。誰有正直之德。宏濟蒼生之才者。其未有以應。蓋問至再三而不倦云。嗚呼。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豈虛語哉。昔澶淵之會。稼叔以趙孟之語。偷不似民主。且曰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歸語孟孝伯而偷又甚焉。今先生之年。八十有三。而猶追述少壯時事。以勵我後生。推斯志也。爭光日月。無疑矣。遂書以贈之。

鍾童子刲股序

鍾童子年十二。甲子嘉平月。母病危篤。童子拔刀刲左臂肉。和藥以飲母。而疾愈。此與全州孝子唐儼事同。偶予聞而嘉之。或曰。刲股不旌。載在會典。蓋由於鄂人之對。謂毀傷滅絕。顯政妨義。不可以訓也。嗚呼。豈其然。老子曰。為人子者無以有己。夫此身固親之身也。當其常。則身體髮膚。不敢毀傷。雖一言一笑。不失色於人。及當大變。父母在危急中。苟可冀一生於萬死。即以身代。如周公金縢。未為不可。而何有於股上之肉哉。以此為顯政妨義。則周公為戎首。而天下誦詩讀書。引文飾義之徒。且將藉口以蓋其膜不相關之罪。其有奮不顧身。殉君親之難者。且以毀滅為譏。嗚呼。天理民彝。幾何而不泯滅也。今童子迫於至誠。固非有所為而為之。以沽顯譽者。例既不得旌。吾苟弗賞以文。後有萬年。其孰傳之哉。

朱千斤救火序

火發時。有朱千斤者。不知何許人。頭首洞睛。猿身長臂。而絕有力。奔突助救。最後徹屋排牆。賊滅火。客來言某家有棺。不得出。火燎簷。其子倒懸過追。伏棺哀叫。千斤跳身入煙。擧棺而走。燒其鬢髮。不顧也。有豪人荷重囊出火門。無賴子奪其白梃。擊而奪之。千斤大怒。叱咤奪其囊。攫然提無賴子擲火中。會樓崩。遂燒殺。觀者莫不稱快。千斤左擧囊。右夾持豪人。疾走出大街。付囊去。焉子詣而大義之。欲往識其人不可得。或曰。昔王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等。胡可訓也。曰不然。周公作誓命曰。竊賄為盜。盜器為姦。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況利人之災。攘奪其有。皆不畏死。是不待教而誅者也。即棄畀炎火。骨燼膚灰。以警無良。豈為虐乎。老子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人誅鬼誅。協於克一。而天假手於千斤。章厥有罪。糾虔天刑。扶顛持危。善良蒙福。千斤之功。顧不大哉。聞千斤嘗至西湖陸宣公祠。擧石獅子。行五步。反其舊不失尺寸。其力蓋不止于斤。夫勇不作姦。而以行義。千斤於是乎君子。遂書而頌之。

贈金侍郎詩序（按此篇本在舊稿太僕序之前。脫在此。）

予客遊諸公間。所主皆賢人。今工部左侍郎金公尤敬愛予。處一年。予固辭去。夫其賢也。而敬也。而愛也。未久辭去。豈人情邪。抑亦有大不獲已於此者也。公寬大厚重。如其親。樂善言。惟恐不得聞。甲子春。上命

部院大臣甄別屬吏。公歸詢予。予曰。公視屬吏何如耳。賢邪。奈何斥賢者以希旨。其有不賢邪。乃不早言。須上命而始顧稽焉。是公怠厥職也。公曰。然。顧五部皆有斥者。奈何。予曰。昔東漢詔擧鉤黨。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弼之言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今公若是。何讓古人。公曰。善。遂一無所斥。其與予無間。多此類。秋中予大病。就醫外城。公命駕偕醫。往來無算。問疾饋藥之使。相望於道。病愈。辭公歸。公愕然。固留不可。公語所知鄭君曰。吾待謝先生。無敢失禮。今豈不足我所乎。君其為我強留先生一年。鄭君致命。予告以家貧親老故。公歎曰。龍蛻留皮。人去留詩。使予朝夕覩先生詩。庶幾如見之。噫。微公言。其事忍默爾而去邪。乃賦四言詩一章。以志別。詩曰。

公曷知予。自李翰林。翰林好我。出於中心。古人在前。謂予非今。游揚於公。式昭德音。予至京師。突尚未黔。翰林覘知。命駕來尋。班荊遞讌。樂不可禁。戒勿他主。主姓惟金。予愕而否。斯言豈諶。奉無因緣。芥難投鍼。翰林告我。司空夙欽。教誨厥子。鶴鳴在陰。訪師於予。予薦子任。詰朝拜予。予諾勿瘖。公果束帛。加璧厚臨。遂館公家。朝哦夕吟。自春徂秋。思親淚涔。霜鳴孤雁。月聞遙砧。憂從中來。遂成痾沈。公數杜存。綏予良箴。七莖鬖然。非鑿藥葠。予既圖南。公亦抽簪。爾心不樂。何時愔愔。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穆穆自涵。毋憂商參。

解春集文鈔卷第二

序二

解律仁言序

吳起善用兵者也。故其言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廢武。以滅其國。韓非子習刑名法律之書者也。故其言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以秦法為殷法。又託於仲尼。法家侮聖人之言敢爾。然起與非。皆忍於殺人。而卒至自殺其身。夫固處心積慮。成於是。而安得良死。故曰。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次之。乃有習法家言。曰以生人為心。吾得之兩呂彭叶卜。其所著解律仁言一卷。皆本於聖帝明王刑期無刑之心。中多引古經義以斷。及可矜疑末減者。皆詳著之。為讞獄法。其真仁人之言哉。且其文約而例直。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讞有如杜元凱注律之所奏者。理官所宜究心也。叶卜請予序其端。所不敢辭。夫修德必無滅國之理。議刑讞罰。決非知治之道。予嘗惡梁仲寧性剛毅而好法律。其上書請重刑罰。乃謂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法。且繆引孔子稱仁者必有勇。禁民為非曰義。又云春秋之誅。不避親戚。刑輕之作。反生大患。忍矣哉。其心則申商吳起慘刻之心也。其言則韓非假託聖讖以熒惑主聽也。宜乎其家受其不祥。今君歸粹乘室以老焉。則請大其門。高其閭。可操而卜子孫之興也。

商邱公淮揚賑饑詩序

天以民爲心。民以穀爲命。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饑而不損云者。蓋言民人饑饉。不能損上以益下。是謂之太。太猶甚也。凡毒氣多陽。愁氣多陰。晉袁甫有言。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域恆澇。淮揚久困懷襄。積憂致浸。斯其徵矣。君德莫大於錫賑。臣之忠莫大於急公而勤民。君以天爲心。則無不被澤之民。臣以君之心爲心。則無不克舉之事。有行古大臣之道於今世者。商邱公以之。夫淮揚被災。而穀不登。黎民阻饑。四年於茲矣。公行部察災。機悉上聞。遍必請蠲。饑必請賑。蠲再三請。皆報可。又嘗設法倡捐。遠自其家輸麥以濟。而口不言恩。勞來安集。民不流亡。帝委重焉。今年秋。奉命駐淮揚賑饑。公既選廉能吏董其事。又屏導從。觸小舟。自淮沿揚。所至察訪。按籍給米。有中飽者。立寘之法。饑民皆得實濟。嘗讀樊準疏云。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此或有激之言。非篤論也。蓋有賑不勝贍者矣。未有不賑而能贍者也。有名存而實亡者矣。未有并無其名而猶希其實者也。第今如公之實心行政者少耳。惡有損上而下不益者哉。昔梁伯夏每有饑饉。輒赦租穀於城門。賑與貧餒。不宜己惠。公眞似之。然梁貴戚。而公清宦。非惟不取於民。又厚與之。景未見今之大府有行古大臣之道。急公忘私如公者也。於時公賦淮揚賑饑示實吏詩。大傳於時。景既依韻和之。而序其事如右。

沈顒論算術二章序

沈甯臣氏有令子曰顒。字超遠。弱冠多才。英氣逼人。而亦精算術。吾嘗問方田粟布二章。甯臣之言質而簡。顒之言文而詳。皆可書而誌之。方田者何。曰量法也。量法曷言乎方田。曰方田。平方之法也。點而綫。綫而邊。邊而面。凡面皆平方也。浸假而有如鐘。如鍾、如錐、如檢、如蛇、磬折而屈三稜而兜牟。坳者、窪者、曲者、突者、若八出者。若六出者。多邊之形。不齊之面。規矩之所不能加。繩尺之所不能御。可若何。曰是則有截積之術。更面之法。截之所以積之也。更之所以正之也。物不截不積。不更不正。積之正之。則皆得平方。是之謂方田。粟布者何。曰粟、穀也。布、金也。布也而奚以金。曰布。刀布也。故曰金。以粟易刀布。以刀布易粟。是貿遷有無之事。於數學何預。曰有理斯有數。有數斯有器。記樂。器本於數。數本於理。粟布也者。附於器。通於數。而本於理者也。何謂數。曰盈虛消息之對待。始於河洛者是也。何謂器。曰度量衡律之積黍生於黃鍾者是也。黃鍾爲萬物根本。其說吾嘗聞之矣。河圖之數五十有五。自一至十。其法盈。洛書之數四十有五。自九至一。其法縮。若何。曰盈、數之進也。以之。縮、數之退也以之。河圖之數左旋。其體圓。其象天。主生。因乘之理也。洛書之數右旋。其體方。其象地。主克。歸除之理也。河圖之數。同者減之。而皆得五。洛書之數。異者幷之。而皆得十。數之所以同減異幷也。河圖共居其位。洛書各止其方。數之所謂和較也。故曰河洛者數之始也。黃鍾者器之始也。有數有器。有體有用。或以數爲體。器爲用。或器爲體。數爲用。是以用中有體。體中有用。故樂律權度。可以一而推。盈虛消息。可以互而見。非特粟布相易之細而已。然則何故名粟布。曰。月令仲春之月。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皆爲民事而然。是之謂粟布。

邱大參公祀鄉賢詩序

祀者國之大事。故廟享必酬其勳。而薦饗必副其望。無功而加典。與有德而不報。其失均。昔柳下季論典祀。而以前哲令德之人。與天之三辰地之五行並舉。知言哉。其有勳於祀典。爲天子所望祭者。書曰。徧于羣神。孔傳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是也。其有勤勞王家。而配食於廟者。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是也。其有旱災而祭者。月令所謂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食。大雅雲漢之詩曰。羣公先正。是也。然則鄉先生沒而祀於社。其典禮至鉅。苟非其人。烏足以當之哉。山陽邱大參公。履仁蹈義。恭儉正直。言行嘉懿。尺寸自律。其服官爲名臣。其居鄉爲長者。有穆叔之三立。無孟明之一眚。誠此邦之大賢也。景爲之傳也已詳。先是公既卒。鄉之士相率而請於有司。願祀公於鄉。公之二子。大理象升。太史象隨。請服闋而後從事。於此見三代直道之猶存於鄉。而錫君守禮致孝之心爲甚篤也。及祀典將行。而大理君病且卒矣。悲夫。鄉之人既皆弗已於請。而諸大府亦屢檄郡縣吏。趣舉崇祀無忽。於是吉蠲三月六日。太史奉主陟於堂。觀察黃公、親詣行禮。羣有司莫不肅恭將事。酒清牲碩。尊爵靜潔。駿奔與。皆中儀式。鄉之紳士耆庶。以及郡之秀。遠方之寓客。咸集於庠。小大稽首。僉曰司徒之後。紹以大參邱氏一門。乃鍾兩賢。丕不韙哉。天所啓哉。實惟山陽之盛事。景幸與於斯會。適道揚厥美。而系以詩。詩曰。

淮水揚揚。流遠且長。篤生大賢。爲國之光。之綱之紀。德無不有。天休降之。既壽。不朽者名。無疆者年。載祀於宮。百世不遷。司徒舉之。大參武之。佑啓後人。尙克祖之。勉勉太史。則顯其親。則友其兄。大禮以成。以嘗以報以薦。後有萬年。傳也勿忘。

旅堂遺稿序

士必志在用世。而後可以忘世。忘世者跡。用世者心也。圯上老人。既已隱去。而授書子房。乃曰。讀此則爲王者師。非必乎用世者邪。故士之行遯者。其中必有大不釋然於天下之故。方其塵垢六合。粃糠萬物。疑若與人世一無用情。及深惟其心。固未嘗一日而忘天下。身雖隱矣。其文終不可磨滅。如玉藏於山。珠沈於淵。遲之又久。光氣自見。予今讀旅堂先生遺稿、信之。先生姓胡。名介。字彥遠。生有異才。少負大略。固嘗有志於用世矣。當明末造。逆知大廈將焚。預爲徙薪計。以干當塗。當塗忽之。又屢獻策軍門。不用。遂放跡山水。然其悲憫天人之志。老而不衰。往往形于謳吟篇歌。以微見其意。今其書具在也。景生晚。恨未及見先生。嘗從其嗣子澄。觀所遺書圖。因識先生面貌。始而弁柔翰。歸圖史。一變而甲胄戎馬。再變而書眉緇闈。三變而老衲空山者。何也。嗚呼。志可知也。信陵公子惟不得志於魏。而後飲醇酒。近婦女。梅子眞兩上疏。譏切王氏、不報。而遂棄妻子。爲吳市門卒。由是觀之。古來逸人放士。其始必有大不釋然於天下之故。而其後勢無可爲。遂長往而不反也。今觀先生之志。不其然哉。不其然哉。先生沒後二十年。遺文散落。賴其友山陽邱洸馬季貞。裒錄而存之。屬予論次其文章。將版行。而幷序先生之志如此。

山雌集自序

無象無言者天也。忘言忘象者聖人也。予非聖非天。意得而已矣。得意亦不能忘言。得言亦不能忘象。其

山雌之肥乎。故曰山雌之肥。其意得乎。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弗善也。予亦樊中之畜也。神王而意彌善。何居乎。煕煕焉聲闐焉局一室之中。若江湖之適。無他。心大於八極也。不知我之爲山雌耶。山雌之爲我耶。吾有聞於揚子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下。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惟其不臞。吾是以樂吾之肥。意得然然。適謂其顛。

擬古樂府自序

樂府古矣。擬之者何。流人去鄉愈遠。則見所似者而喜矣。予非能擬也。蓋思以不擬擬之。昔優孟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王及左右不能別也。欲以爲孫叔敖復生也。胡寬營新豐。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鶩於通塗。亦競識其家。此擬之而似者也。他如壽陵餘子之學步。東施之效顰。擬之愈苦而愈無似。漢武時。邢尹同時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願見邢。帝令他夫人飾爲邢。而尹以爲非其人。於是詔使邢衣故衣。獨身來前。尹望見之曰。此眞是也。故曰有擬之而不似。有不擬之而是。在人自得其眞而已矣。雖然。筌以致魚。蹄以致兎。魚得則忘其筌。兎得則忘其蹄。擬又何爲哉。

顏母朱宜人貞節序

嘉定孫翰林愷似來爲予言、東魯顏公伯璟之妻朱宜人貞節事。甚奇。孫子與其子光斆同年。故聞其爲之序。甲申明亡。顏公偕弟伯玠走避兵。公體肥。自念行不能及遠。而與弟同命無益也。乃自城躍下。伯玠中流矢死。公傷股。孔有德之兵縛而致麾下。有德壯其貌。問知公姓。立解縛。握手曰。孔顏、世講通家也。厚遇之。宜人被掠。罵不絕聲。兵反刃擊臂折。罵愈厲。老革怒。斫項投諸壕。老革歸營。歎今日殺烈婦。殊可惜。公問狀疑焉。使人至壕踪跡之。果宜人也。三日猶活。避創鉦遁中有靈藥傅之。愈時公父胤紹守河間。力盡城破。合室自焚死。公聞變。跣足走河間。負骸歸。而并訪得其小弱弟伯瑜。匿民家無恙。蓋蒼頭呂有年抱出火。以身蔽矢而殉之。世稱忠孝節義。萃於一門。豈虛語哉。宜人被難後。舉六子。達者三。光敏、光猷、光斆也。光斆字學山。今來視學兩浙。迎養宜人使院。享壽八十一。於是謁景歎而言曰。嚴霜積雪。栽培松柏。崇難投艱。玉成聖賢。今觀宜人。豈不信哉。易、聖人憂患之書也。其言曰。易者使懼。危者使平。故卦莫安於豫。而曰盱豫有悔。莫危於震。而曰笑言啞啞。此以見宴安有鴆毒。而天之福是人也。必先試之艱難茶蓼之地。然後畢人世之吉祥。萃於其躬。天下以爲當然。而非幸也。予嘉其節。序之。明日孫子卒讀而歎。旣復大聲曰。顏母傳矣。

義士盧九廷序

丙子冬日。予行清和坊。遇嘗宗人欒宅。有壯士睥目豐頤。長不滿八尺。而腰大九圍。敝衣穿空。望見予顧。欲前致辭。予奇其狀貌。揖以入。宗人舉手歔欷曰。公無然。此齊人也。壯士慚怍而退。時雪霽。予乃踏街而走。追及壯士而問之。對曰。身姓盧。名九廷。山東人。少爲糧船篙師。南北居貨貿易。致千金。散與窮親故。立盡。隨之臺灣。今夏乘海船北歸。至四明遭風覆溺。身攀木緣崖。得生歸而無資。以是行乞於杭市。得三金可抵家矣。予憐而止之宿。醵錢告同志。事立辦。九廷大感。明日將行。予夕飲之酒。酒酣。九廷拊膺歎息曰。

身亦嘗讀書。了了明大誼。少時卻賄爲烈婦申冤。人稱義士。今不幸遭患難。飢餓瀕死。竊自念天道苟可知。決不塡溝壑。異鄉果遇公援濟。予因問烈婦爲誰。對曰。徐州海烈婦者是也。康熙六年。烈婦堅拒旗軍林九功夜穴船強姦。自縊死節。方是時。身卻九功賄。鳴官。官來。出屍米中。玉色如生。袒衣窮袴。皆牢紉如宴萃。言未旣。予離席觸觴酌九廷三大觴。亦自觴。曰。焉敢何幸見義士。吾故知君非常人。果然。且君非遭海風覆舟。予奚由見君。君亦奚由至吾前。述三十年已事。予將奮筆表君。使百世下知有篙師盧九廷者義士。則天道果可知也。九廷喜甚。能酒就寢。雞初鳴起。篝火磨墨。索予書。書已。天亦明。九廷再拜。別予去。

弔王濤序

射陽王濤生有異才。五歲時客命屬對。曰魯男子。卽應聲曰徐夫人。一坐大驚。客難曰。能更對否。曰莽大夫。客愈驚。師教之讀神童詩。笑曰。吾能作也。不讀。請讀九經。日記千言。二年而畢。年十九。不肯娶妻。作詩多厭世之句。甲子秋夕。命奴扁舟棹射湖中央。月幾望。湖面如雪。濤獨飲酒樂甚。起望月光。口喃所賦詩。且哦且步。奴熟見濤行水上。如履平地。漸遠。不知所之。其兄泣哭之踰年。如初赴時。一日檢其遺書。有歸濤賦一篇。不知何時作。辭甚奇麗。中有曰。喜盈流之茫洋。悲康衢之坡陀。追伍公於胥江。招屈子於汨羅。碧陽侯而擊鼓。導洛女以放歌。路漫漫兮浩蕩。天不旦兮奈何。蓋已爲之讖矣。從閣錢唐馮山公能爲古文。入吳訪之。問客於淮。又因所知北渡江。以其事來告。馮子歎息良已。謂之曰。君家故多奇才。自昔爲然。然往往夭死。而死必於水。此其故吾弗知也。漢有作靈光殿賦者。非延壽乎。因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果弱冠溺水死。唐有作滕王閣序者。非勃乎。年二十九。亦渡海溺水死。得君之弟而三。其死不死未可知。然已入水不返。天乎天乎。王氏何故少年多奇才。卽又何故夭死。死又何故必於水。此皆吾所弗能知。雖然。君之弟必知之矣。知之。其能出而告我乎。乃竟往而不返也。噫可哀也已。遂爲序以弔之如右。

贈鏡微子序

鏡微子精卜筮。人皆以爲神。予嘗卜事。鏡微子曰。靜則祥。動則殃。苟不能然。柴立其中央。予信之。其後迫於義。遂卜而行事。卒亦無咎。夫鏡微子之卜。獨不驗於予者何也。鏡微子之所言者數也。予所行者理也。數固不勝理。多矣乎。予卜者開嘗過之與言易理於詳。數於略。鏡微子曰。雖然。數固有弗可違者。魯叔孫穆子之生也。莊叔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邱。楚邱所云。其後皆驗。此非數乎。予曰不然。與公子札來聘。一見穆子。而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札固非卜筮而知之也。又非前聞乎楚邱之言。驗說需同。以昭其智也。蓋斷之以理而已。穆子爲魯宗卿。不親賢而近豎牛。禍其身以及其家。誰生厲階。可曰由數乎。古之問卜筮者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嗟乎。季世鮮秉禮度義之君子。而吉凶悔吝。咸使鬼神操其權。人則有大疑。不謀及乃心。而專信卜筮。亦世道之可憂者夫。鏡微子歎曰。君子之言也。請書之座右。使凡問數而來者。截理以去。冀使吾言有不驗。而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災祥在德。則人不徒以龜爲有知也。予善其言。遂書以贈之。

解舂集文鈔卷第三

論

召公論

三公下兼六卿。周制也。故周公以太師而兼冢宰。召公以太保而兼司徒。左周右召。天地之官也。此不獨成王時爲然。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樂記說大武之樂。而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則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斷可知也。或曰。周公爲冢宰。見於經傳。召公爲司徒。何徵也。曰。於詩徵諸召南及大雅。於周禮徵諸地官司徒。而於尙書徵召誥。請詳其說。曰。召南之詩十四。率美召公之敎。而於周禮地官司徒之職有合焉。吾是以知召公之掌邦敎也。曰何也。曰大司徒施十有二敎。皆備於召南。一曰以祀禮敎敬。則民不苟。采蘩采蘋是也。二曰以陽禮敎讓。則民不爭。陽禮。鄭康成謂鄕射飮酒之禮。則射禮所云天子以騶虞爲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是也。三曰以陰禮敎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敎和。則民不乖。鵲巢草蟲。摽有梅。野有死麕。何彼襛矣是也。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敎安。則民不偸。甘棠是也。七曰以刑敎中。則民不虣。行露是也。八曰以誓敎恤。則民不怠。殷其靁。江有汜是也。九曰以度敎節。則民知足。小星是也。十曰以世事敎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愼德。羔羊是也。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蓋已包於騶虞一詩。而化成矣。吾故曰召南之詩十四。而備周禮十有二敎。則召公之爲司

徒也。奚其疑。抑司徒之屬有保氏。書敍曰。召公爲保。疑其先蓋嘗爲之。而其後位三公。遂以太保領司徒之職。其尊以敎王爲事。大雅篤公劉以下三詩。可覩也。且六德六行。隱括於馮翼孝德之言。非司徒而何。鄭注。保。安也。以道安人者也。賈誼新書、保。保其身體之說較進。更可信者。騶虞爲鵲巢之應。是敎之成也。司徒之職。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今五豝萬葭。蕃毓何如哉。夫惟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又有七會辨物、土圭測景之法。與夫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故成王欲宅洛邑。而使召公先相宅。職固宜爾。不然。其奚不先周公也。周禮又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乃建王國。是則作大邑以服土中。皆司徒職也。召誥得卜經營。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豈非召公以太保而兼司徒之左證哉。召旻之傷饑饉歲旱而荒。致保息無聞焉。故見其意於卒章。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蓋因今無召公之爲司徒也云爾。周公薨。召公乃以太保兼冢宰。吾又取徵於顧命。而閻百詩曰。不知周公未薨前。召公於六卿中何官。予故詳論之如此。

僖負羈之妻論

世皆稱僖負羈之妻。勸其夫蚤自貳。爲有先幾之哲。烏呼。妻勸夫貳。何以事君。此其所以胎禍也。爲僖負羈計者。方曹君之無禮於晉公子時。則宜盡規匡救。三諫不聽。以其族行可也。而乃婦言是聽。包藏貳心。饋飧寘璧。是圖私交而忘國恤也。可謂忠乎。卒之施未及報。而天假手於二夫。（顚頡魏犫）一怒而燔之。其族無噍類矣。狐突有言。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天之降辟於僖負羈如此。其酷者。乃所以垂戒萬世之爲人臣者也。若皆蚤自貳。而可以免難。其孰不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乎。鄭詹勸殺重耳。及據鼎耳而號。晉卒厚禮而歸之。蓋忠以事君。天之所佑也。傳不云乎。諫及婦人。宜其死也。僖負羈有焉。詩曰。婦有長舌。維厲之階。吾於僖負羈之妻。信之矣。

秦論

秦自用兵滅六國。其兩軍殺傷相當者。皆不計。計其大者。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殺三晉之民數百萬。而其斬首虜之可數者。坑長平。（前後斬殺四十五萬）攻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取陽城負黍。及趙縣。（斬首虜共十三萬）華陽。（斬首十三萬沈卒二萬）平陽。（斬首十萬）丹陽。（八萬）宜陽。（六萬）脩魚。（八萬）石門。（六萬）之戰。又百三十餘萬。自古取天下殺人之多。未有如秦者也。而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之言。其不信矣乎。吾嘗考秦得天下之由。及亡天下之速。平定其功罪。乃知功莫大于不淫。罪莫大于好殺。何也。春秋列國之君。以好色荒淫殺身亡國者。不可勝數。奪人妻。亂人女。宣淫于朝。烝報于宮。其禽獸行之尤甚者。衞納子婦。齊通女弟。新臺敝笱狐綏之詩。聖所深誅。垂爲世戒。而秦之諸君。有一於是乎。始秦用戎俗。男女無別。孝公大變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此興王之本也。桀放以末喜。紂殺以妲己。幽滅以褒姒。夏書曰。內作色荒。未或不亡。秦由是道。世守弗替。卒爲天下雄。故即后有爽德。而君無慆淫。雖以始皇之闇戾。而於巴寡婦清則客之。特爲築臺。表貞。則其治之所尚可知矣。刻石會稽之頌曰。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爲寄豭。殺

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爲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恥六國之君未有及此者也雖欲無王得乎傳曰貪色爲淫淫爲大罰蓋淫之罪浮於殺矣是何也殺人者賊其一身而止淫則僇辱及其人之三世焉然則秦所以得天下由於不淫非嗜殺也光武至鄗鄗劉林進說曰赤眉今在河東但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光武不答去之眞定不嗜殺人果一天下秦唯嗜殺乃其所以速亡也孟子不云乎由其道不變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此秦二世而亡之效也其言信

藺相如論

或問藺相如處知勇可謂兼之乎余曰相如明於小而闇於大非智勇於氣而懦於理非勇是固戰國一節自好之士而未達大臣之道也秦昭王聞趙有和氏璧願易以十五城趙王問計相如曰秦強趙弱不可不許夫不計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第較量於強弱間是先屈於秦矣旣畏秦而許卽何愛一璧以予秦令趙璧入而秦城不償是曲在秦也外結強鄰之驩而內固吾圉且使秦負不信之名於天下而天下共直趙玩好去政令脩則釁無從而起趙何自而亡哉不知出此乃請奉璧以往及秦王傳示美人左右時卽無意償趙城未嘗明言也相如乃詭辭取璧怒髮睨柱失使臣禮秦王辭謝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則旣有成言矣而又聽其齋戒設九賓昭王固未嘗負曲也相如顧使從者懷璧閒歸而自束身面謝欺秦之罪於庭若欲弗予則如不來旣奉璧來而又紿璧反秦未欺趙而趙欺秦相如不直甚矣幸昭王雖貪未若始皇之暴卒賢相如而厚遇之令昭王怒數使臣之詐立烹於前然後遣一將提十萬師壓趙境責以欺秦失約之罪趙且無辭而秦出師有名趙之亡可立待也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璧之貽禍可知矣至若澠池之會強一擊缶不懼而能自是邯鄲圍武安振長平阬無歲不戰無戰不北禍實始此孰謂相如智勇哉昔王孫圉倚輕白珩之寶齊威王不貴照乘之珠趙徒以一璧故怒鄰啓釁兵挫地削卒以亡國惜乎相如有叱秦之勇讓頗之智其於講信修睦綢繆思患之道未之講也子長乃謂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夫棄有用之身而輕投無益之一死賢者不爲也或謂相如能保其必無死故毅然敢爲此殆不然相如非素能重趙也方是時爲宦者舍人未知名而廉頗爲趙良將位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戰比有功秦之不致法相如特以廉頗在耳後趙信秦閒以趙括代頗將是時相如雖病猶與聞其事國之安危民之存亡繫焉相如不能強諫而第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明知其不可不力爭之藉令一再諫不聽則舉向之欲以頸血濺秦王者而伏劍於王之前未必不悟顧乃畜縮坐觀奄奄待斃老將智而耄及之則是視四十萬人之命不如一璧之重也豈不悖哉昔韓起聘鄭求玉環子產弗與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儻有讒人交鬬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貳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卒弗與相如之識旣出子產下次亦弗如太叔子羽吾故曰闇於大而懦於理也戰國材不逮春秋遠矣

漢高帝論

漢高帝智主也然周於顯而忽於微所及者小而失者大吾嘗謂其天資最高惜不學耳眉山蘇洵反是說而著爲論獨以太尉屬周勃爲智之大而不強其人焉譏吁胡言之易帝之謂勃可屬大事第以其厚重少文未嘗知有呂氏之禍也史記孝惠六年置太尉官始以命勃藉帝旣前知其禍而復以語后是帝先不密其機而俾構禍之人得操隄防以制其後勃將謀自全之不暇而劉氏復誰安哉且夫呂后所以能禍漢者誰召之帝實召之曷以謂帝召之帝愛戚夫人甚遂欲廢太子立其子趙王如意大臣諫不聽呂后恐不知所爲乃使呂澤劫留侯畫計致四皓輔之乃安夫呂后與帝攻苦食啖（語同見史記叔孫通傳）共患難翦沛以定天下太子仁孝旣嫡且長一旦以愛欲易之帝不明實甚旣愛其所私愛而棄妻以及其子又何怪乎妻之愛其所當愛而庇其黨以毒夫之妾哉故曰召呂氏之禍者帝也帝朝廢太子必夕去呂后蘇子獨謂帝知其禍而勢不可去嗚呼其亦悖於理矣譬之讎者藏白刃而伺吾之隙吾旣已知之則反其刃先焉禍乃已如養其未發之讎而又旁求復讎之人勢必讎未復而身爲虀粉夫不爲曾是以爲智邪帝誠慮異日必有武庚祿父之變計所爲豪奴悍婢足抗弱子者皆及身誅夷薙薀無俾遺種自以爲天下之禍息矣及不旋踵而患生肘腋牀第閒夫固其所不及料者也語云猛虎物不能害反爲毛閒蟲所損食高祖有焉是蓋能周於顯之小而不能及於微之大者不學之蔽也於是聞樊噲欲滅戚氏立命於軍中斬之甚矣帝之蔽也蘇子曲爲之說曰帝必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嗚呼內寵竝后嬖子匹嫡亂之本也帝且甘心一女子亂天下不顧棄妻子弗恤而追念功臣善養生者未病先藥毒於何有而又豫求良醫以備不虞詎曰吾毒不至於殺人姑醫戚焉以試醫者不幸醫先吾毒以死則雖汝自生毒以自災於厥身悔何及矣史稱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陳平患之力不能爭常燕居深念及用陸賈策始交驩太尉及呂祿呂產作亂關中賴朱虛侯首先斬產而平勃乃得盡誅諸呂安在其能遺其憂也然則智者爲高祖計將若何曰敦倫遠色盡善矣抑非帝所及也下此則莫如袁盎之言漢文帝所幸愼夫人常與皇后同席坐袁盎引卻進諫曰陛下所以爲之者適所以禍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文帝悅愼夫人亦賜盎金使高祖智及此愛戚姬如文帝之於愼夫人則尊卑之序明禍安萌矣又使呂后有竇太后之賢戚姬同愼夫人之遜而諸呂外戚亦如竇長君少君近長者以學爲退讓君子則且無釁而倚何勞勞焉屬人而道之哉智若高祖不好學遂至以欲勝義幾爲亡秦續貽天下笑故君心當去蔽蘇洵學者也執其私意尙論古人繆舉大不智之事而獵曰高祖暗於小而明於大至此乃見則又蘇子蔽於學也

范增論

蘇子瞻論范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吾意不然秦所以速亡鉅鹿之戰也戰鉅鹿而勝羽將之也羽得引兵疾渡河九戰而大破之者殺卿子冠軍而代將也不殺宋義則羽不得將羽不將則鉅鹿之戰必不勝戰不勝而秦亦不速亡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其興也如火焰焰增曷爲去哉且宋義之不能軍也審矣久留安陽不恤士卒而徇其私此其當誅也微獨羽雖沛公亦必斬其頭於帳中亡秦之機實決於

此。故君子於殺宋義事。皆爲羽功。不爲羽罪也。史稱增年七十好奇計。吾謂增老悖人耳。凡爲羽計皆左。何也。沛公來鴻門。止從百餘騎。而餘兵在新豐。號稱百萬。此何異一羖羊入羣虎之穴。其滅也易。增果能用奇。第伏萬弩於酈山芷陽閒。沛公閒行。將安逃死。明知君王爲人不忍。而勸欲坐上發之邪。一失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衞士不敢止。五人閒行至霸上。百萬之衆不能防。沛公君臣。一出一入。如履無人之境。安在增能奇計也。然則增宜何時去。吾以爲當在新安阬卒二十萬人時。羽逆天道。失人心。垓下之亡驗此矣。寧有嗜殺如羽。而能一海內者乎。沛公嘗曰。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爲我禽。吾謂雖用范增。無救於敗。增卽不去。羽亦必亡。是不能當陳平。焉敢望三傑也哉。

范增論二

蘇子又謂羽弒義帝。非增之意。此大不然。增所欲以爲君者惟羽耳。義帝約先入關者王之。而增勸羽必殺沛公。羽不聽。迺拔劍撞斗曰。唉。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不曰義帝。而曰項王。增之心無君久矣。昔宋督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而弒之。而春秋經書曰。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左氏傳曰。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誅是意也。雖謂江中之弒。增與謀焉可也。且夫心不可負而取天下。必以義。天下斷無負心不義之人傑也。苻堅敗。弃慕容垂。垂子寶勸殺之。垂曰。彼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苟天所棄。圖之多便。且縱令遁。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大哉斯言。增愧之多矣。垂又謂弟德曰。如秦運必窮。歷數歸我者。授首之便。何慮無之。君子不怙亂。不爲禍先。履道朔亦人傑也哉。

四皓論

天下之大計。隱於幾先。雖有謀臣策士。當局茫然。而惟處身事外。老於觀變者。偶出而圖之。有以爭天下之先。而保持其後。吾嘗觀於新城三老之遮說漢王。爲義帝發喪。商山四皓之說建成侯。無使太子將兵。此二者。實關漢有天下之大計。而獨發於山澤隱逸之倫。漢廷可謂無人矣。或乃疑四皓爲神仙者流。固非。卽比於侯嬴田光之徒亦非。四皓蓋天下士。爲戰國畫策之雄。而魯仲連之匹也。夫高帝欲使太子將兵擊黥布。漢臣未聞有起而爭者。四人獨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告以禍患甚詳。而教其急請呂后。承閒之言甚具。於是太子得無行。此所謂爭大計於天下之先者也。器將壓。有人蚤持而奠之。可久安。一跌不收。非闕則碎。夫太子將兵。是晉獻申生之覆轍也。方是時。戚氏之謀深於驪姬。黥布之路。銳於梟落。而良平諸臣。曾無一人爲里克者。深山野老。應聘而來。坐席未煖。卽建儲君不拔之基。其濟盧密謀。勸中機要。豈非策士之雄哉。雖然。高帝之欲廢太子也。以其仁弱不類己。恐萬歲後。卽漢業不全也。今教呂后云云。無乃益示太子弱乎。帝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歸而愈欲易太子。是其驗也。然而四皓不徒爭其先。又能持其後。其對帝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而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明解其不類己之嫌。而陰示以仁弱有得人心安天下之勢。帝乃愀然悟。爽然失也。遂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譬之啓籥者。必契其牡始開。否則愈塞矣。

此豈叔孫通輩徒陳古義迂言謬論。可同日而語者哉。

薄太后論

薄昭殺漢使。文帝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於是魏文帝、司馬溫公之言。主於當殺。至程子始有存昭以慰母心之議。某獨以爲不然。漢高約法三章。首曰殺人者死。煌煌祖訓。誰敢違之。且帝之得立也。大臣懲於呂氏彊。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立之。恐復爲呂氏。淮南王少。母家又惡。於是皆曰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立長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今昭殺漢使。惡戾著矣。虎冠成矣。大反乎君子長者之所爲。而重失乎昔仁善之望。大臣必有震動不安者。此而帝復以私恩赦弗治。非惟漢法不行。而大臣離心。非所以安社稷也。觀於絳灌之謂竇長君少君。而曰吾屬不死。命且縣此兩人。故外戚作威。乃大臣之所深懼者也。則昭之罪。其尙可以議親宥哉。雖然如太后何。吾以爲此蓋出於太后。斷然行法之公心。不宥爲昭末減。帝乃稟命奉行耳。何也。帝性至孝且仁。必不違母心。而果於致法。有如昭伏法而太后哀傷。此變在帝也。而昭不得誅。又或羣臣往哭。太后聞之怒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則帝又當免冠謝。而昭不得誅。及昭自殺。太后不聞有違言。吾於是深服其賢。大過乎竇太后之於梁孝王。王太后之於田蚡。故帝得以斷然行法。而無所瞿懼於其閒。不然。周勃繫急。太后且以冒絮提帝矣。人情孰不愛其同產。顧骨無一言督救。何哉。勃無罪。昭有罪也。藉令太后溺私恩。廢公法。如竇王之所爲。則帝屈法全孝。豈不若景武而智又豈出田叔下邪。吾故論著之。以爲母后法。

范張論

金鄉范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約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乃共剋期。至日。元伯白母。具饌以待之。母曰。千里結言。何期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是日果至。馮子曰。乃其母之言是也。其約非也。後二年爲期無可非也。而必剋期立信。則未爲是也。何也。兩人居異地。非可朝發而夕至。約在二年之後。而地隔千里之遙。其閒人事變遷。疾病不時。皆難逆料。必剋日以示信。設兩人於二年後。有君親大命。牽以他往。行者不及來。居者不得候。必廢大命以殉小信否邪。卽料萬無其事。而後出此。然道路舟車遲速之故。果能自主乎。假使舟阻風濤。陸罹豺虎。必試險以赴吾信。是匹夫之諒也。幸而疾矣。必故遲之以如期。是示友以敗也。後卓恕與諸葛恪千里期日。以身試險。豈非好奇之過哉。然則與友期可無信乎。曰不然。期其時可也。必期其日不可也。故傳曰。復言非信也。有子曰。信近於義。義宜也。二年之久。千里之遙。剋日以爲期。不宜孰甚焉。嗚呼。以吾觀二賢之爲。其有憂患乎。君子履之。小人視焉。吾是以終賢二子也。亦所以愧世之面朋不心。及久要而忘平生之言者。

陳蕃論

陳蕃年十五。庭宇蕪穢。父友薛勤謂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馮子曰。陳平宰分社肉甚均。而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蕃之卒不能掃除天下也。卽於一室蕪穢覘之矣。昔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而望其交戒我。烏有童年荒惰如是。而能成大業者乎。且其言夸

意肆。亦非護幼儀對父執之禮也。大雅抑之四章。近自庭內。遠及蠻方。細而灑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無不周備。無不傷。小心敬慎。而後可以當大任。叔孫昭子之館。雖一日必葺其牆。第五倫。郭林宗所過逆旅。輒爲糞除而去。古之君子。類如是爾。吾觀蕃之爲人。忠毅有餘。而深謀遠慮不足。其請誅中官疏云。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洩言速禍。豈不老誖哉。謝元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元於履屐閒。無不當其任。溫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爲。楊誠齋曰。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斯言也。予於陳蕃信之矣。

李絳論

大臣之正己以有爲也。莫大乎推理是主。而不爲苟同。所主正則賢者附。不爲苟同之論。小人將孤立。而無所與。以無與之孤勢。當賢者之衆附。又遇明天子多信其言行其道。小人不敵君子。勢固明矣。於是思有以中之。使君心疑而賢者退。莫過於朋黨之說進。吾觀唐李絳之相也。在元和六年十二月。而其罷以九年春正月。首尾蓋二年。絳何求退之速。而憲宗何任賢之疎哉。絳自爲翰林以至入相。無言不聽。君臣相得之美。史不絕書。惟帝亦曰。吉甫專爲說媚。如李絳眞宰相也。至八年夏六月。大水。振武河溢。毀受降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而絳與盧坦。皆以爲不可。會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乃帝卒用吉甫策。而徙受降城於天德軍。蓋至是而絳之求去決矣。何也。無故而蹙國二百里。愚人不爲。以憲宗之明。違衆而獨行之。是固偏吉甫而忌絳也。吉甫在相位十年。言計鮮效。而絳謀議日驗。君子怙焉。帝固疑其黨矣。及盧坦周懷義與絳同。憲宗必曰。是皆黨彼吉甫之計。無與協同。必又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明年絳罷。而吉甫在相位終其身。此元和之治所以衰也。且絳固帝之所畏也。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以吉甫之婉媚。形絳之陰直。帝固便彼而憚此矣。帝嘗謂絳曰。人言外閒朋黨太盛。何也。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朋黨。故小人以此譖君子。無能免者。此東漢所以亡也。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絳之言明且切矣。而帝卒不悟。絳屢以疾辭位。至是遂罷。吐突承璀出而絳相。絳一罷而吐突承璀入矣。故綱目謹書之。見君子不與小人竝立於朝。而又以病帝任賢之疎也。絳之賢。不得久於相位。承璀之惡。不使久於外服。是皆姦人朋黨之論中之也。自是牛李黨成。固結而不可解。以迄於亡。嗚呼。絳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可謂大臣矣。

陸秀夫論

帝昺既立。播越海濱。左丞相陸秀夫。獨儼然正笏立如治朝。雖怱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進講。世有議之者曰迂乎哉。是不知通變者。結繩不可理亂秦之緒。干羽豈能釋平城之圍。安有匡山播遷。危急如是。猶治經作博士邪。獨予非之曰。陸丞相何可輕議。史稱秀夫與張世傑共秉政。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皆出其手。固知不徒講章句而廢機務也。特以大道不可一日而忘。猶飲食不可一日而絕。觀其成旅中興。天未絕宋之語。至誠惻怛。忠見乎辭。及大勢已去。事不可爲。先驅妻子入海。負帝同溺。從容就義。爲國增光。蓋公之信道篤矣。此所以造次顚沛必於是也。侯方域有言。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

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上與下兩失之。此末爲知言者。夫朋黨非能亡漢。漢以不用朋黨而亡。道學非能弱宋。宋以不顯道學而弱。使漢自光和以前。舉海內人譽如三君俊顧之倫。明發登朝。官不失職。宋自紹興以後。講明忠孝大義。發憤復讐。任張韓劉岳。桓桓熊羆不二心之臣以爲將。用張浚父子。朱熹師弟。謀議啓沃於廟堂之上。以爲相。至於秦賈韓史諸大姦。一不柄用。則可以唾手燕雲矣。不惟不亡。且可以昌。不惟不弱。且可以強。其亡與弱者。以錮朋黨而禁道學也。咎專在上。豈下之失哉。如必以二者爲禍人國。而禁錮斥逐之。吾誠不知其國興衰若何。抑人心之不入於魑魅禽獸幾希矣。陸丞相之所以造次顚沛必於是者。亦謂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也。聖人之言。豈迂乎哉。

周正改時論

周易革卦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是故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革命之大。莫過於改正朔。伊尹曰。爰革夏正。尹佚筴祝曰。膺更大命。革殷是也。一部春秋經傳。皆改月改時。而胡康侯輒以夏時冠周月。遂疑誤有明學徒三百年以至於今。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是二說者。吾姑徐之。申吾辯。而第先舉春秋經傳之改月改時者。以明孔子雖削。純遵周正。斷無可疑者。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故書。若夏十月。則雨雪宜。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故書。若夏三月。啓蟄也久矣。則震電宜。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周之春。夏之冬也。惟其十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故書。若正月泮。二月融。則無冰也宜。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楊鐵山云。若以夏時冠周月。則曰秋十月也。一陽始殺遲。）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故隕殺非時。若果夏十月。繫霜宜也。且無菽矣。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曰。日過分而未至。謂過春分未夏至也。四月也。若果六月焉。則夏至亦過矣。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天下有寅月而冬至者哉。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天下有春分而冬至者哉。此皆先正之通經者嘗論之。吾第舉其略云爾。嗟。孔子感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生周之世。反古之道。擅改王朝正朔。以從夏時。是干紀逆節之大者。而何以訓子臣。康侯固賢者。吾惟不敢厚誣聖人。事貴實者備而已矣。

論凡十篇。向刻解春集中。今錄其一。

解春集文鈔卷第四

記

御書萱瑞堂記

小雅四牡之詩。周盛王所賦以勞使臣者也。先之以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母。而卒乃設言其情以勞之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傳曰。懷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而范氏則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此王治之隆也。乃幸於今見之。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駕。止蹕於江寧織造臣曹寅之府。寅紹父官。實維親臣世臣。故奉其壽母孫氏朝謁。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厚。會庭中萱花開。遂御書萱瑞堂三大字以賜。嘗觀史冊。大臣母高年召見者。第給扶稱老福而已。親賜宸翰。無有也。今世使臣。例得養親官所。既異於古者懷歸來諗之情。而今上以孝治天下。推恩錫類。合萬國之懽心以奉與慈。太和之氣。翔洽宇宙。白華華黍。咸遂其養。臣則無憂北山。子則循彼南陔。雖草木之無知。皆欣欣有以自樂。固無物非忘憂之草。蠲忿之花也。栩洲曹公克孝。令母亦慈。記曰。有深愛者必有和氣。北堂之老。顧而樂之。是家之肥也。瑞莫大焉。韓退之美董召南之孝且慈。而曰生祥下瑞無休期。爲人子者。誠知萱之所以爲瑞。則孝於其親者可知矣。夫有母尸饔。而上不恤其私。則祈父之詩作。四牡所以爲王治之

盛哉。曹公顯揚記之。此盛德事也。某雖無文。不敢以辭。

庚辰殿試紀事

康熙庚辰殿試。臚將發。上諭內閣曰。大臣子弟。皆置三甲。大哉王言。明必及遠。賞不阿近。杜僥倖之門。申草萊之氣。於是蓬門圭竇梏項而枯吟者。皆喜相慶曰。吾儕有望矣。宋王十朋對策曰。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帝親擢第一。明張居正枋國。趨勢者輻輳。萬曆庚辰殿試。其子嗣修及第。臚傳後。有西人曰。老牛舐犢。愛子誰無。野鳥爲鸞。欺君實甚。居正大怒。索其人已亡去矣。萬曆至今三庚辰。百二十年間。江陵父子。死骨久朽。而至今談其事者。猶有餘恨。今皇帝神聖。輔臣皆賢。固絕無江陵其人者。乃聖心防微杜漸。猶恐紈綺蔽賢塞。必擇天下之俊良。以授天祿。昔段灼傳慨據上品者。皆公侯子孫。當塗昆弟。篳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陸沉。今公道彰而士心奮。雖百世之下。當有聞言感心者。況夫身被其榮者哉。臣故識記之。以志盛事云。

高士瓦覆遺金記

春日。高士行乎獨松關。見遺金一封於路。上書縣都姓氏。蓋田舍輸官賦者。高士瓦覆之。藉基之草叢坐而守之。俄有一人。惶遽而來。偃身左右視。高士問曰。汝何尋。曰尋失金。指之曰。瓦覆者非邪。其人拾之。喜而去。門人路問曰。夫子不取之以與之。而瓦覆之。何邪。高士曰。噫。奚其然。凡恩怨起於施報。施報生於人我。彼失之。彼得之。我何與焉。且彼不謝德而感之者。以其無心也。是故楚弓楚得。不如人弓人得之宏也。物各止其所。毋爲恩尸。毋爲怨府。小子識之。明日門人以告禹子。禹子歎曰。爾之師。賢於沈驎士遠矣。鄰人路認其屐。驎士曰。是卿屐邪。跣而返。鄰人歸家得屐。以還驎士。驎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吾嘗以爲一屐之微。鄉鄰出入相友。何分爾我。既哆侈於是非之間。而猶多此一笑也。驎士有心。爾之師無心。賢哉。瓦覆。吾將記之。門人笑曰。多矣乎先生之記也。亦有心哉。高士爲誰。杭人白衣冠五十年者也。門人請曰。毋著吾師姓名。以成其潛德。禹子曰。敬諾。遂不著。

商孝子斷手記

戎州孝子商瑜。父好博。多負。盡亡其財。猶不已。瑜年十五。屢諫不聽。繼之以哭。父怒笞之三十。瑜遂取博具沈於河。父乃止。俄而病甚。瑜悔之。祈死於宗。已乃以刀加手。哭曰。父實好博。而我投其於河。人將謂我重財而輕父乎。不斷吾手。何以教孝。斷之不勝痛而泣。明日父疾瘳。瑜之兄瑾。秘不以聞。蓋踰月而父知之。哭之慟。命瑾徧遊四方。求有道君子之文以章之。瑾因雲客先生書其事。自閩來杭。而以請。禹子歎曰。君子行不貴苟難。惟當之爲貴。門內之治。恩揜義。子之於父。過乎恩可也。過乎義不可也。義過則亢。瑜之爲不亦亢矣乎。亢必有悔。乃又以兵戕其手。而賊其身。是則鬻拳、先軫。自討無禮以報於君者。而瑜致之於其父。不亦賊恩之大者乎。幸父疾瘳耳。浸假傷子而亦亡。則誠何以教孝也。瑜蓋質美而未學者也。然吾哀其志。又重雲客請。瑜之死孝。烈烈如是。不忍使其無聞焉。遂爲記之。亦用訓夫人子之事父母。而不能幾諫者。

方節婦呑金記

毛會侯先生之女方節婦。其始嫁夫奕昭也。六日而夫亡。節婦墜樓觸於死。此事人告知之。其呑金耳環指環各二枚。不知幾何年。節婦至死不自明。雖其舅與父。皆莫知也。及奕昭有葬期。節婦穀然志同穴。絕粒十有九日乃死。未死前夕。遺矢下肉塊者三。滌器入廁中。明年夏。隸人浧廁矖籣道旁。里農拾耳環指環各一於淤泥。疑爲銅。又有拾指環一以質於肆。易緡七倍。一時喧傳。競往涵潘覓其餘。而胡興祥之女復得耳環一。合之銖兩悉稱。於是毛氏子以精鏹十倍贖而歸。蓋節婦所呑。不失一焉。嗚虖異哉。豈非天顯奇節於身亡之後。雖久而不磨滅邪。先生來杭。屬予記。予曰。是固當記。今夫經史之垂教也。善有勸而惡有懲。往往於天地鬼神著其權。故其陰爲善也。天必著之。如風發金縢之書是也。其陰爲不善也。雖已沒世。天亦必著之。如魯夷伯有隱慝。雷震其廟。夏父弗忌犯鬼道二。犯人道二。旣其葬也。焚烟徹於上是也。他如縣賁父敗績死。忠未彰也。因人浴馬而矢見。呂后考終。惡未報也。赤眉掘陵而屍辱。因是而思節婦呑金時。發於至誠之死靡他。貫金石。泣鬼神。雖深閨曲房。而上臨下鑒。夫誰能掩之。噫。凡稱未亡人者。聞方節婦呑金事。亦可以興矣。

憫烈記

雲夏言臨江白氏女。嫁夫七日而夫亡。白氏絕粒十日死。事聞有司。請旌。有司判曰。婦當守節。不當從死。例不旌也。時有邸氏者。寡居三十年。而私產五子。其家富。請旌。有司以合例旌之。馮子歎曰。節烈。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其難之行。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人嘗蹈之矣。人不能蹈也。則必非之曰。是不合例。雖死。吾弗與也。苟合於例。名共姜而實夏姬。且旌之。昔張爵對孫權曰。卓氏寡女。賢於買臣之妻。嗚虖。自有此言。而事二夫者。恬不知恥久矣。白氏不旌。而邸氏旌。則寡婦皆賤死貴生。陰爲不義。其禍天下之人心何底乎。雲夏曰。君子旌之。賢於官。乃作憫烈記。

沈八公重復放生池記

不仁之人。必忘本。其始也。孝亡於所生。而後於民物也。無所不忍。傳曰。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孝而能仁者無之。予觀沈八公氏重復其先放生池。而本天本祖之道。仁人孝子之用心。胥於是而備焉。八公大父亦淵公爲後渠袁氏館甥。袁氏無子。遺產亦淵。有池焉。長一百三十餘步。廣三之一。游鱗衍育於其中。亦淵卽世。子澤民紹業。澤民者。八公之考也。捨池放生。後以貧質池於肆賈。八公老矣。殫力復之。而先志於是不墜。懿矣哉。八公之仁也。八公之孝也。詩不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本天本祖。以仁育萬物。而有合於聖人父天母地之心。其道至大。傅休奕稱荀何曰。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或徒以爲浮屠氏之教則然。不亦固哉。八公屬予記。遂書之。

流民船記

淮揚浸災。流民船入江南。每炊烟起。眾門乞食。居人斥遠之。馮子見而歎曰。自封者不祥。虐無告者有殃。茲方違天。必自戕也。已而大火燔其里。人皆露棲。有乞者息廬詩云。水沒千人十上船。剩近人家炊晚烟。

我見人嚚人逢我怒。何船敢繫垂楊樹。傷哉。因記之。以勵作善降祥者。

邱大參公考終記

得喪死生之介。能明其理。斷然行之。而無所係戀於其間。豈不賢哉。人之情貴得而賤失。喜生而惡死。故仕宦必蘄至將相。享年必蘄喬松之壽。而後滿志。斯二者人情之大願。智者順之。愚者溺焉。若夫懸車於未至之年。達觀於疾革之日。吾於山陽邱大參公見之矣。西漢孝宣以前。丞相致仕。自韋賢始。時年七十餘。而薛廣德懸其安車。以傳子孫。此以知勇退之難。漢書又載朱雲老病。不呼醫飲藥。竟以壽終。乃最爲達。公以漢陽太守擢參政。年未艾也。卽解組歸。卒年八十有一。其卒也。故非病。醫曰。少衰耳。飲藥卽愈。公屛弗飲。曰有命。盥手正衣冠。儵然而逝。是其安得喪。齊死生。浩然去來。而一無凝滯於胸中者與。何其達也。昔疏廣謂其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公之謂矣。夫不安於得喪之分者。必不能達死生之理。苟當彌留而泰然。乃其所以去富貴如脫屣也。故主於公家。重公之爲人。故於其考終也而記之。

湯中丞雜記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菴。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因言公涖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公愕問曰。吾至吳。未嘗食雞。誰市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邪。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幷笞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屛爲壽。公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屛。及內擢尚書。將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叟。手焚瓣香。咸來會送。民共閧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我何德。而勞父老。乃至於此。民皆羅拜號泣。良久乃得行。敝簏數肩。不增一物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紳道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嗚呼。濟與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宋李及知杭州。任郡數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當時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於幼幾遠矣。宜其可以媲美周海而三也。謹記之。以備異日史官之闕。

趙清獻三事記

凡發姦摘伏如神者。其才識得於天邪。抑學於古有獲邪。予童時所觀記鐵崖趙清獻公（[illegible]）判三事。至今杭人以爲敏。有盲者與屠者訟。一日入屠宅。虛無人。手探甕中。有錢五百。懷之走。屠者覺而追於路。盲者撫膺大聲曰。天乎。無辜。吾自積錢。吾不盜若錢。乃欺虐吾瞽。利吾錢而要劫乎。衆皆信。公過。控焉。命盎井水投錢。浮脂熒熒也。乃斷錢歸屠者。法司鞫殺人者。旣自誣服矣。公驗屍與刃。疑之曰。傷不及寸而刃盈尺。此必冤。後果獲眞殺人賊。夏大旱。山中人相驚以旱魃。見者赬顏赤鬚緋衣冠者入門。人伏匿而財物失。公笑曰。非魃也。戒邏者譏捕之。果獲某卒。伏法焉。然而是三者。古之人有行之者。豈其才識皆得於天乎。如張舉、徐良肱、張田之屬。其智頗相類。載在前史。夫又安知清獻之弗學斷斯獄於古也邪。三

事可傳。予恐久而忘焉。故記之。以爲惟良折獄者法。

三蔣侯祠記

天以生人爲心。人以生人爲德。故人能存心利濟。誠於中而久於外。乃天之所甚貴也。生即未膺顯祿。而沒必爲明神。鹽橋有三蔣侯祠。侯諱崇仁。宋南渡時人。出家財。糴穀平價。以救貧者。使人持升斗自量。里人呼爲蔣自量云。弟崇義崇信。躡其志而行之。比卒。里人即其家立廟以祀。度宗咸淳三年。賜額曰廣福。詔封三蔣兄弟皆爲侯。今且歷年五百。而里人崇祀弗替。人多疑侯生平無瑰意琦行。胡獲報如是。嗟乎。三侯本布衣。平糴周鄉里。兄弟相繼。垂六七十載。所濟活人無算。既誠且久。可不謂至德乎哉。唐時廣陵有李珏者。以販糴爲業。每斗惟求子錢二。資奉父母。凡升斗皆令人自量。後百餘歲仙去。又宋尚書張詠守成都。夢謁紫府。有黃兼濟者坐其上。明日召而問之。對曰。愚無他善。惟每歲秋收。隨意出錢糴米。歲來年新陳未接時。糴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詠歎曰。是宜居我上也。此皆生仁民而死爲神無疑也。豈獨三侯哉。豈獨三侯哉。祠燬於火。今新之。惟某實生於侯之里。今居又近祠。里人曰。記之莫如子宜。故記之。

小滄浪觀魚記

初夏亭午。馮子與邵子步乎章菴。環小滄浪之池以行。飯朱魚千頭。游泳荇藻間。董子曰。魚飢乎。魚飢乎。撒播於池如雨。羣魚上浮。歡者吞。饞者喋。往復縱橫。皆乘間吸粒而鬬。其捷得則洋洋然。其不得者望望然以去。邵子歎曰。魚相忘於水久矣。一旦黜於欲而紛然攙驪屬小補利之。而庸民皆囂然攘臂以赴功利。五霸之罪也。魚之無知而使生爭心。此亦董子之過也。馮子曰。然。他日又過之。久不雨。水涸。魚吐沫浮濡。其氣膩。童子投以飯。弗顧也。俄而雲興而雨降。羣皆噞喁仰水面。以口承雨惟均。相與各止其所而同得其樂。熙熙然忘矣。是以魚之養。養魚者也。天之爲也。彝以畫子之養養魚者也。人之爲也。人則偏。偏則不給。不給則爭。夫物惟樂乎天者爲能忘。邵子目馮子曰。識之乎。曰識之。此王治也。邵子曰。奚象之徵。曰。吾聞諸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不恃。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邵子曰。然。於是隱乎章菴。以觀水漲。而樂魚之樂。既而雨止。魚潛不見。

深淨軒飲酒記

秋夕。三宋兄弟邀予與烏目山人飲深淨軒。山人張樽陣。決勝負、以賭酒。予麾控其鋒。時稱佳、陶擁皆不飲。予獨與大宋、山言角。連勝之。猶賈勇不休。山言謂稱佳曰。濟師。汝手負則飲吾口。自是予三北。山人笑曰。好勝者必遇其敵。信矣。予卒爵三歎。山人曰。非歎所也。曷爲然。予曰。齒揮氏之不飲也。無成與虧。勝亦不名。敗亦不名。予有感於無名天地之始。是以歎。再歎何也。曰。稚佳氏之戰必勝也。得失無關於己。其神暇。故曰瓦注巧。金注拙。凡外重者內拙。我其拙與。是以再歎。三歎何也。曰。常勝而驕。是狃於蒲騷也。吾苟保勝而歛鋒。胡爲有三北之衄。嗟。古來勤遠略。啓內釁者。患生於窮黷。而不知止也。穀梁氏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則何如光武閉玉關。謝西域。坐享太平。爲計之得哉。諺云。制勝非難。保勝爲難。是以

三歎。

記辟家出世始事

浮屠辟家。弱冠。落髮。馮子問其由。欸而言曰。夏之日。閒游於北門之外。高柳搖天。而根乎水濱。予樂其蔭。婆娑其下。有蛭徑尺。據根臨水。若有所欺。予諦視之。巨蝦浮波。一前一卻。所以誤蛭而誘之噬也。蛭貪其餌。身拜於河。足既根不及三之一。蝦仰腹鼓蚶。搖搖然若親暱。張其鬚而卷其尾。蛭將吞之。蝦鬬然距躍。出蛭不意。陷於河。蛭於是焉徬徨蜿蜒。延緣近岸。蝦復跳而遠之。如是者三。蛭力竭。淪胥以死。蝦乃串兩足。夾蛭要領。橫磨於蛭。盤若鋸。皮裂。遂中斷而繹其腸。曾不移晷。蝦亦死於脤。悲夫。予觀夫世之服其身。如二蟲之爲者。蓋比比也。是以懼。明日辭家別妻子。遂逃遁乎方之外。馮子聞其言而感之。退而書於策。俾觀者鑒焉。

予嘗問儒釋同異。辟公曰。孔孟吾師也。何異焉。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即天堂地獄之說。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者幾希。即六道輪迴之說。未有生爲人而死復爲禽獸者。未有生爲禽獸而死復得爲人者。故曰存心養性。所以立命。　予一日與辟公論波斯匿王。辟公笑曰。不特一彈指頃過來今。即一日之間。而生老死之理備矣。予曰。何謂也。曰。明而動。所謂勞我以生也。晦而休。所謂逸我以老也。寢而夢。所謂息我以死也。故達人樂死。愚者貪生。辟公蓋有道者。附記二言於末以自省。

賞菊記

方伯園中多壙土。植菊繁。華既開。盆而列於庭。分其色各一盆。舁高而望之。白者如荼。紅者如火。黃者如金。已乃參伍其色。上下之。望若雲錦之屏。有姑蘇盧兒者。善種菊。貢其白者。華大如蓮房。主人愛而名之曰雪蓮。予嘗召盧兒。問其方。對曰。擇是種之佳者。謹殖之。平土而舒根。上得陽而下得陰。溼者燥之。燥者溼之。故葉堅而節疏。其駢枝發葉必剔。凡苞之生也不齊。吾長其兒而夭其弟。不然者華棘而不肥。明日主人將宴賓。恐霜損雪蓮。命登盆於堂。紅毛之猧小矣。猫狎處。相與戲於盆。猧齧根而伺。猫撲之。猧怒而牙之。攖其根而拜其枝。弄若超距然。落英滿地。主人晨起。見而大歎。姑蘇盧兒大歎。賓客來觀者。撫不三歎以爲恨。於是將笞奴產子之箠華不謹者。馮子後至不歎。曰。是固菊之命也。於奴胡治爲。且去對以升堂。遂置於猧猫之戲。是恩之適所以害之也。非奴產子之過也。主人不懌曰。菊亦有命乎。曰有命。成亦命也。敗亦命也。斯固盧兒不及操其成。而猫與猧不克司其敗者也。皆不若萎萎在野者猶得榮月露而悴霜。榜然大者安在哉。夫榮而悴者。菊之正命也。去野以升堂。而置於猧猫之戲。非正命也。是之謂外內之刑。主人作色曰。何哉外內之刑。馮子曰。外刑者。金與木也。內刑者。動與過也。是故賢人之既於刑者。金木訊其外。而陰陽蝕其內。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皆生乎動。動可不慎乎。主人色少和。有閒。喟然曰。善。吾乃今而知靜之爲福也大矣。雖然。物之不材者。不遯於野。不登於堂。不寵貴於人。人適然而榮。適然而悴。以終其天年。孰使之異於衆者。非盧兒邪。是遭菊命者盧兒也。賞菊命者亦盧兒也。猧與猫且不得操命權。而我何過哉。馮子曰。善論命。主人笑曰。我賞於言。先生文。曷爲我廣之。馮子遂言曰。美好者不祥之

器。而暴得大名者物敗之。吾不獨於菊有感焉。古之人美也而彘。才也而寺。智謀辯勇力也而刖、而劓、而烹、而醢、而五體裂。奇才之罹內刑者。或無年而凶短折。非才美者無命。才美者固不能安命之具也。不安命則動。動則凶。古之碎首糜軀若雩蓬者。皆自取。故曰。聖人權禍則取重。而權福則取輕。有以夫。主人曰。先生辯則辯矣。抑雩蓬之實。終非自取。鄉使吾不登於堂。即登於堂。而無鷄貓之戲。則菊花不且久榮觀而終晚節也哉。故吾於命之疑終弗釋。曰。是所謂莫之致而致者也。昔將畢萬七戰而考終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有心於辟禍。又不若無心於任運也。主人大說曰。善。微小物無以發昌言。雩蘊之命亦長矣。請書以為記。遂書之。

解春集文鈔卷第五

書

上湯潛菴先生書

聖人者。除天下之患者也。昔聖人欲除天下之患。而無其位與權。於是乎作春秋。蓋春秋書天下之患備矣。聖人書天下之患備者。非徒以為警戒也。將使天下後世思其致患之由。而豫防者。深思其大患之迭相為乘。而除患亦有本。此莫不自君與相之心為之。善乎董子曰。天下無患。然後性可善。性可善。然後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後王道舉。禮樂興。其心在此矣。是故君子以天下為憂也。且夫天之愛民甚矣。作之君。作之師。以為民也。漢武帝有言。天非為君生民也。豈不信哉。聖人作春秋。於日食、星變、雪、霜、雨、雹、山崩。地震。大旱大水。螟螽之異。必謹書之者。凡以為民也。故春秋之作。聖人法天。法天者。法其愛民之心而已矣。今江淮之民。獨不見愛於天乎。其大水為災。不得給饘粥。保田廬者、天也。其居平土。而亦時時抱漂流滅沒之患者。非天也。明公其亦知之矣。知之而不救。仁者何以為心。然有為公解者。曰。其位不及焉。其權不屬焉。夫公之位固及矣。然而解之者曰。位雖及而權不屬。猶弗及也。是故除天下之大患視乎權。而致天下之大患亦恃乎權。甚哉權之為利害也。龍淵太阿。仁者試之除凶暴。不仁者試之賊善良。視所操矣。然而今日除患之大權。實惟明公操之。何也。一人所深信也。青宮之師。而百僚之表。天下理平之所

由也。側聞淮揚道路之言曰。公哀吾民。窮困已極。公將入告。宜不備科。詎為廢縣。吾屬死骨復肉矣。此或人情仰望之深。未可知。然固以聖人之心。置明公之腹中。而人人信之無異辭。則明公所以自命。竭精誠以靖獻。上報一人之知。而下副天下之望者。宜何如也。夫以江淮澤國。隄防之不修。天災洪水不時。必使不役一夫。勢亦誠難。然役之者計工予直。則可矣。乃今經手者不一官。染指者不一吏。民直空手而歸耳。役數萬之夫於土功。則必失數萬之夫於南畝。而又蝕其直。民寶嚴餞。而督工之鞭箠隨其後。嗚呼。民困如此。有不上干天和者乎。累年蝗澇以此也。大哉漢文詔曰。禍由怨起。而福由德興。故曰致患有由。則夫除患亦有本矣。明公正人也。言正言。行正行。今為宮詹長。自能輔導儲君。養成德性。其故事賈董常言之。不待景贅。昔李文靖為相。日取水旱盜賊奏之。欲人主知四方艱難。大臣用心。固宜如此。景錢塘之狂生也。性嗜義。蹈水火不顧。蓋聞聖人之論儒行曰。身可危也。其志不可奪也。起居竟身。不忘百姓之病。其憂思有如此者。（文解禁儒行文曰。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注。儲成為身。公蓋本此作耕身舉聯用。）久客山陽。悲此鞫凶。烏能已於言邪。當今名卿如都御史魏公環溪。景昔己未上書盡言。佩公容納。兩浙中丞趙公玉峯。今丙寅春。景條陳時務十五事。悉見采擇。刊教施行。浙東西十一路。獨愧無因緣進於明公。今公應召北首。恐可嘗吾前而失之。孔子曰。遇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能入其門矣。故敢進說如右。伏望明公以愛民者善天意。以春秋之道格上心。明致患之由。端除患之本。正其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則禮樂興。王道舉。萬物被太平之澤。景固所被中之一物耳。且將以狂終老巖穴間。自是以還。亦可絕口不譚當世之務矣。

時湯公不由江淮入都。此書無從達。因寄萬季野代投。公見書三太息。方處憂心悄悄時。公遂語季野致意。且勉立德功。不在徒言也。又嘗語門生沈昭嗣曰。吾友馮山公。固是不朽人。又曰。吾定名長不在暫時科第也。景至今書紳。矢不負公語。自記

上轉漕徐公倡澗河書

蓋聞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捍大患。興大利。使後世蒙其福。事在宜行。毅然起而圖之。獨斷不煩於再計。而大功必慮其萬全。乃克有濟。今秋淫雨彌旬。三城水溢。舟行坂上。蛙鳴竈中。淮民困於昏墊。蕩析離居者殆半。究其所以。皆澗河淤塞日久。三城水無所洩故也。夫三秋多雨。亦天行之常耳。連綿才一月。而城不浸者三版。斯以危矣。今加以不可知之天災。江星數動。而月常離畢。將民盡為魚。欲不塞心得耶。昔禹鑿龍門。決河流。放諸海。九功既成。萬世永賴。劉定公勞趙孟於雒汭。欲其遠績禹功。以大庇民。而史稱蜀守李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鄭國鑿涇水為渠。溉瀉鹵之地四萬餘頃。畝收一鍾。於是關中無凶年。此皆治水之卓卓者。近世如潘季馴四填之築。淮陽食其德不衰。澗河受淮安三城之水。由札泉濤七十餘里。至射陽湖以入於海。凡數百年於茲矣。自澗河失浚。水面高於城中者累尺。城中有水積而不流。涓滴待其自涸。反懼外水之侵。而堅塞水竇以拒之。日復一日。習為故常。因是興文閘雖設。而年年牢閉不敢開。夫是閘固淮之生方也。閉生方之水。毋使人內。梏止水無由出。辟如人之一身。下不得解。而上不敢食。塊然尸

居生意盡矣。宜淮民之窮也。猶聞長老言。曩昔瀏河通時。米薪百貨。輻輳東關之外。道便而民利興。文闕不閉。故文風科名蔓昌。而閭閻血脈通。生計盛。則是河之所係。概可知也。今秋久雨決隄。山、鹽、高、寶、邳、宿、睢、沭諸州縣田廬淹沒。畜牧陸沉。老弱塡溝壑。丁壯流離轉徙。魚潰鳥散。賴明公疏請蠲賑。市糴省粟。立平糶法。餘民得以更生。然愚竊為淮民生齒幸者。尤在明公以開瀏河為己任。蓋蠲賑市糴。可暫而不可常。而茲河一開。後有萬年坐食。仁人之德無窮矣。先是淮之人士。非不嗷嗷告哀。適旋議旋止。類於道旁築室。患在計不先定。又無實心任事之人故也。愚以為明公果毅然速行。其在今日有七便。而擅五利。請為明公陳之。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者人心苦潦。欲得瀏河洩之。甚於望歲。春夏水發。力無所施。藉降水涸。則不煩申令。人人樂役。其便一。且濬淤河。較之堵塞決口。加築隄岸。事體迥異。堵塞則有椿柳葦蘗之費。加築則有採石辦灰運甓相杵之勞。今濬淤不過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便二。河工役夫。遠者百里。近亦數十里。今沿河莊農。皆可應募。各為近阡田園計。非同勢驅刑迫者比。用力自倍。其便三。河夫工銀。每日例給四分。隄岸衝決無常。多有後患。今應募之夫。事竣即能無追賠之累。日得四分。民喜過望。其便四。鹽城漕糧。原自瀏河輸淮。近以河淤。故反就淮糴米充數。糴價高下其手。鹽民苦之。瀏河一通。舟楫可達。則民自以本色供正賦。折價採買之弊孔盡塞。其便五。欲開瀏河。應先遣廉幹官。踏勘支河幾條。通達某處。縱橫幾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計之。每夫一日約挑土若干。共計該夫該銀若干。確有成算。然後不惜命幣。復覈了然。委員分管。事關考成。官吏奉公。胥徒畏法。可以計日成功。其便六。近又訪於故老。得明萬曆二十二年開濬瀏河碑記。具載瀏河肇自宋人。疏達三城。稍滂通達各鄉舟楫。厥利非細。歲久淤塞。至萬曆三年。總漕王公開濬。議每年動支本府四稅銀兩。為歲修費。著為定規。後因

河潰范家口。瀏河復塞。至二十一年。總漕尚書李公三才。採鄉民任勳等議。自龍王廟濬至受河寺。計長三十里。面闊四丈。底闊二丈。深七尺。仲冬畢工。明年春。復自受河寺下接東家橋。東至射陽湖。計長二十里零二十丈。開挑深闊如前式。復於城西興文閘開一涵洞。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人於本河。又於河灘適中處。地名郭家舍。建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縣佐武官一員。專管歲修。年加深淺。即歲修銀兩不敷。不妨請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攷。準而行之。其便七。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懽聲載路也。嘗稽昔賢。多以凶年興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歲饑。力請發粟行賑。兼諭各寺觀大修浮屠老子。工作並興。或議不急。公曰。吾以貧貧民也。蘇文忠亦然。值杭大旱饑疫。浚二河。濬六井。築西湖長隄。南北徑三十里。以通行者。全活萬計。他如顏魯公守撫州。治陂灌田。汪綱知蘭谿。大興水利。王安石為鄞令。築堤灌溏。皆以歲歉舉事。今濬瀏河。藉活飢民。工易成而民得食。此一大利也。水之災甚於旱。旱無田禾。廬舍猶在。今皆淹沒。不保一椽。壯者散而之四方。難復本業。今於瀏河兩旁。相度隙地。草創廬舍。招集流亡。各與食其力來赴土工者。命諸所在有司。報名注册。俟開工有期。照名安插。給粟給錢。則飢民歸之如流水。不致遠土而大去其鄉。漢時尚有鹽民徙塞下以實廣虛者。今去幽谷而遷喬木。不離土著。十年生聚。成邑成都。此二大利也。語云。飢寒至身。不顧廉恥。慈母不能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亡命

相聚而為盜。此大可慮也。今誠棲囿有所。資生有基。復業有望。非甚無良。豈甘自絕。從茲犬不夜驚。民皆安枕。此三大利也。瀏河一水。遠通高、寶、興、泰諸州縣。士皆官稻。兼饒魚鹽蒲葦之利。此河開。則米薪之船往來絡繹。商賈道便。百貨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於隄閘處所。謹啓閉。時蓄洩。可以變瀉鹵而為沃野。此四大利也。瀏湖通。則三城無滯水。興文之閘可開。生氣流轉。地靈人傑。賢才輩出。文武忠孝。當不減於韓王、孫、枚氏父子、徐仲車、陸君實諸公也。此五大利也。古人於治河救荒。皆云無奇策。今明公一舉而兼二奇。得七便而開五利。百世之後。猶將載德。豈特七邑三城。拜賜而已哉。

癸酉試順天上黨總憲書

辟雍者。首善之地。天下人才所共歸往者也。白虎通曰。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英俊之士。嚴棲而川居。以禮招之。猶恐不得致。惡有下逐客之令。如今日鄭御史之所奏者乎。彼蓋嫉太學生徒來試京師者。江浙走名之人。居多首下尻高。喪失廉恥。營鑽關節。故建議謂莫如令各返於其鄉應試之為便。因噎廢食。非通論也。若從其言。太學六館虛無人。而祭酒司業之官皆可廢。自古及今。有是事乎。村學究聚群蒙而教於其塾者。累世矣。鄰有豪暴者。嫉其一徒不肯恭奉而逐之。墟其塾。驅其師。村無讀書聲可乎。不可也。江浙走名者、不過數人。譏飭自好者比比也。言官苟訪聞得實。第斥此數人者。以靜士氣。其作姦有驗者。明白奏聞。重者法之。輕者黜逐於國門之外。並不得齒於其鄉亦可矣。顧為是變古亂常之言何居乎。漢朱浮上書曰。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衆之寄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浮之斯言。切中事情。不惟叔元云爾。歐陽永叔亦嘗狀曰。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尤其不可者也。宋朝引試。率在八月中。韓魏公當國

日。二蘇將就試。子由忽病。公輒奏上展限。上許之。自後試科。皆至九月。夫惜一人之才。不得與試。且改常例。此誠古大臣好賢之盛心。非庸人可學。顧江浙之士千餘。豈無一人才及子由者。必驅之使歸。不得與試。抑何用心刻薄。與韓忠獻相去天淵耶。神宗更新學制。有司約束。過於煩密。劉摯上疏曰。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誠篤論也。今疏下九卿議。伏冀明公報罷。無稽之言。上廣闢門之聽。收賢才以宏教化。崇首善而重京師。天下幸甚。

與張毅文論折田書

適論折田較元額畝數。多寡不同。云。即禹貢上中下錯遺意。大著頃得劉給諫疏稿讀之。其說益詳。所謂地形有高下平頗。土性有沙鹵肥瘠。古人則壤定賦。固不能強之使同是也。就揚州而論。江都之田一萬七千餘頃。額徵五萬餘金。全書已註明折數矣。若高郵田二萬五千餘頃。額徵四萬一千餘金。泰州田九千餘頃。額征四萬四千餘金。非泰州之田。僅高郵三分之一。非泰州之賦。重於高郵三倍也。蓋泰州大地。而高郵小地也。又如興化田二萬四千餘頃。額徵二萬八千餘金。寶應田二千餘頃。額徵二萬餘金。非寶應之田。僅興化十分之一。非寶應之賦。重於興化十倍也。蓋寶應大地。而興化小地也。小地則一畝為一

畝。大地則數畝折一畝。一畝爲一畝則賦輕。數畝折一畝則賦重。因是而知山陽之田。所謂原額一萬八百四十二頃者大地也。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者小地也。何疑焉。今上命修陝明新書。將來頒行天下。縱有首利之徒。欲變成法。可以無虞。但山陽縣誌未及此。足下修誌。宜載劉疏及部旨。亦愛護鄉里之一助也。景頓首。

與喬侍讀書

景頓首。石林先生閣下。難進而易退者。君子之節也。別是非。正舉錯。入告於君。以進賢退不肖爲己任。大臣之忠也。然而君子無求大臣之心。而大臣有必薦君子之勢。爲君子者宜如何而處之。曰。告之以其誠。然而不欲出者。以樂吾志而已矣。方于公力排開上河議時。舉朝明知其孤忠。而重違上官大夫之意。於是相與箝縮首鼠。天子顧問。皆模棱持兩端。惟閣下獨不顧身。直陳利害。天子動容。大臣變色。而明日又厲聲叱上官大夫於朝。同列莫不縮頸駭汗。閣下意氣自若。方是時。閣下與于公無積累之歡。特爲國起見。實憫江淮億兆夷人。無辜而斬艾。迫於至誠。義不反顧。然于公不得不引爲知己者。亦非徒德閣下。出死力以助之。而感閣下正道直行。有同心共濟之雅也。及羣小中傷。落職家居。比見閣下稅從豐氣登遷。著作富曾無幾微不自得者。蓋閣下嘗以樂志名其室。於此信之。今大姦去。公道彰。閣下豈有冀焉。而今日閣下姓名。復徹於天子之耳。臨朝而垂休問者于公也。于公之意。夫豈苟以一官榮閣下。是非明舉錯。當以人事君。其道宜然。又況同心力共患難。於疇昔者乎。然景竊揣閣下。其必以誠辭。其義之辭。則見於蔓治論撰諸君子進退之節。抑又不可不審。景誠不自揆區區之心。願陳於左右。昔歐陽永叔與范希文爲深相知。坐希文貶。及希文經略西夏時。辟永叔爲掌書記。而永叔不從。其書曰。吾嘗與公同其退。不當同其進也。閣下必能爲永叔無疑。而景復有言者。辱知之厚。不敢不盡其愚。伏惟幸察不宜。

爲平陽令上王撫軍書

平陽常平倉餘穀。分貯事金、衢三府不數之十一縣。計其程。皆由處州下河。縣桃花嶺諸山。至金華分途進。其間舟裝陸運。動必雇夫。今奉檄撥穀四萬七千四百七十石有奇。當夫稱是。而腳價日用諸費過之。平陽兵變之餘。戶僅三萬而贏。乃需夫至四萬七千四百七十有奇。雖驅南畝之農夫而不足也。嘗徵地丁銀兩。僅二萬餘。而水陸腳價日用之費倍之。雖罄百室之蓋藏。而亦不足也。役四萬七千之夫而疲於道。即失四萬七千之農而荒於田。將見百姓流亡。飢寒失業。稼穡從何而治。賦稅從何而供乎。夫穀自平陽肩負出郭。登舟而至飛雲渡。自飛雲渡陸運半里至瑞安河。瑞安河至溫郡。盤塭過船而抵處州下河。每石費水腳銀二錢。總計之當九千餘兩。就舟則皆高灘淺水。米穀重必旬餘始克到。就陸又皆巉巖險道。負貫跋涉三百餘里。乃抵金華。計四萬七千餘人口糧、腳價、旅宿諸費。又若干金。此出之官邪。出之民邪。官無以賠。民無以償。公私交困。死亡無日矣。此第自平陽到金華。其費已如此。況由金而分運於東陽、武義、浦江、義烏、湯溪。由金而分運於龍游、江山、常山。由金而分運於慈溪、黃巖、定海。爲時爲費。又不知幾許乎。或謂黃巖、慈溪、定海三縣瀕海。海運可通。萬一風波碎船。人穀兩亡。誰任其咎。去年部議。浙保澤國。舟

楫可通。此泛論浙西地形可耳。詎所語於溫郡之隔山阻海者邪。卽部議令運貯於不數州縣。亦非定令有餘之縣運之也。夫各縣有餘不足。莫非王土王臣。與其疲一縣之民分運穀於十一縣。而獨力難支。何如以十一縣之民。共運穀於本縣。而衆擎易舉乎。若准照糶價買補之例施行。上策也。或用中途接運之法。以均勞逸。抑亦中策也。舍是二者無策矣。惟憲臺擇一而行之。

與邱季貞先生書

中夏寄短札。以申遙情。比來吾鄉敦希。勞結何已。江北苦潦。霪霖累旬。瞳曨陰翳。罕遇陽景。昏墊之狀。不可具說。舟行檣上。龍鳴竈下。牆傾棟摧。與雷雨之聲相答和。甚可怪也。日者聞決眞武廟。滿城惶惶。幸中秋後天氣開霽。淮民之得免爲魚者幸耳。所以然者。淵河淤塞日久。淮安三城之水無所洩故也。景同鄉有吳常欽者。爲大河衛守備。雖武人有志茲事。景力勸之作文書。請開淵河。至軋東溝七十里。達射陽湖而入海。則三城水患可已。此事行淮南數世之利也。上之觀察使。乃徒歎其言甚懿。莫肯任責者。議寢不行。噫。秋雨僅一月。城不浸者半。濱河人家。莫不流離轉徙。景常駕舟出郭。比戶無炊煙。數里不聞人聲。惟贏犬猶守空屋。垂尾狂走。環水而嗥。設使月常離畢。而江星數動。則三城爲其區矣。賈生曰。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若今所見。皓皓旰旰。閼殫爲河。延道弛流。蛟龍騁遊。其去瓠子之決無幾。而當官絕不經意。患過則忘。徒恃不可知之天時。偸儒苟安。如病已中腸胃。猶諱疾忌醫。是豈可不爲寒心哉。先生居史館。方修河渠書。而淮揚爲桑梓邦。豈無意乎。謹以客歲車駕南巡之擇。得究斯紀。先生侍翊時。爲上盡言之。其利博矣。紀綱北首。附問近履。兼述所志。伏冀鑒察不宣。

與陳滄書

嘗聞損上以益下謂之益。損下以益上謂之損。明於損益之道。必不肥官以瘠民。嗟乎賈誼有言。民至賤而不可簡。至愚而不可欺。自古至今。與民爲讐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出爾反爾。畏乎不畏。世之興利不顧患者。其本意非必悍然讐民。特以爲不如是。則無由暴己之能。而受知於上。以蒙福耳。然吾觀古來興利之臣。皆不得其死。如漢桑宏羊、唐宇文融、王鉷、劉晏輩。始未嘗不取貴仕。卒由此敗。宋如李諮、陳恕、林特。子孫皆不免非命。蓋剝下益上。陰責最大。且書諸史策。永受惡名。不亦愚且哀哉。山陽民田原額一萬八百四十二頃零。今折時田四萬六千頃。此載在易知由單可考者。夫時田卽原額所謂京田。以小地析言之。有四萬六千頃之多。以大地折言之。止一萬八百四十二頃有奇耳。自明迄今。未之有改也。乃聞足下創議。欲照時田之數。實征於民。民苦大災大役極矣。復能堪此邪。今上至仁至明。重憫江淮水災。不惜發帑金數百萬。以濬下河。而其恩方未有已也。此議果上。爲國歲增賦金。本以邀功。而上或反以爲罪。唐太宗謂權萬紀曰。朕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利。以桓靈待我邪。今欲變成法以斂衆怨。不務宣上恩德。而大傷國體。非愚而何。明則不惑。仁則不忍。朘民之生。此議上而受譴決矣。興利求福。適更得禍。事固未可知也。孔子曰。損人自益。謂之不祥。仁者不惜亡身。以利天下。而忍出此哉。假使病天下以利吾身。不仁者忍爲之。究竟作孽降殃。禍集厥躬。不得良死。如宏

羊、融、娄、黎。可爲不仁不知之極也。傳不云乎。命可長也。柰何弗爲仁者知者其圖之。今謗言滿路。娛謁交作。咸謂出足下意。卽非出足下意。尤當諫止主人翁以弭謗。語云。擇禍莫若輕。僕與足下同鄉里。令族弟又雅故。有所聞見。敢不盡愚。

解春集文鈔卷第六

書二

答友人問二適相爲服書

足下適也。足下兩弟。其母亦非庶也。禮不二適。所以重正。未有匿不言適在。而復異地別娶。如適者歸。又不能傚黃呂之告新妻。使避正室。則是足下先人之失也。禮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顧使二適專堂。兩嫡執祭。物莫能兩大。而內寵並后也。有是禮乎。昔舜不告而娶。皆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爲文。不殊適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今乃士庶之家。而有二適。當時宗長不能糾其繆。執友不聞繩其愆。今父已沒矣。過已遂矣。兩弟又爲足下母服三年矣。弟母沒。足下欲不爲之報。此其所以結怨而速訟也。夫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儻使尊公制先後之義。異母崇卑讓之道。兩弟達長少之序。足下行疑禮之中。則何爲而有此訟乎。張華嘗造甲乙之問。曰甲娶乙。後又娶丙。居家如二適。其子宜何服。太傅鄭沖議曰。甲失禮於家。二適並在。誠非人子所得正。則乙丙之子。並當三年。禮疑從重。此一說也。然而足下肯從之乎。太尉荀顗議曰。春秋譏並后匹適。今不可以犯禮。而遂其失也。先至爲適。後至爲庶。丙子宜以適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丙。昔屈建去芰。古人以爲違禮而得禮。丙子非爲抑其親。斯自奉禮先後貴賤順敘之義也。此又一說也。然而足下兩弟。肯從之乎。今宜斷令足下如服慈母者。此卽

昔時秦秀議也。東平王昌父毖。取二適室。昌疑所服。秦秀議曰。二妻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昌父何義。不命二適依此禮乎。不得已。姑依宜斷。足下之情亦平。而兩弟之訟可息矣。如欲終訟。則非僕之所知也。

與邱蘅論堂不應爲人後書

繼嗣大事。始奉族長之命立繼。今欲罷而歸之故立堂。此何理乎。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五旬之中。一予一奪。意倖兒戲。何立嗣之不如弈棊也。吾聞之。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今止一子堂。必欲與(去聲)爲人後。不亦秉心忍乎。桓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成。將分於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聲極哀。謂其往而不返也。今足下之意。將無以爲在彼猶在此乎。是爲利動。此心益不可問。足下必不其然。昔孔子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使子路出延射者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不得入。王肅注曰。人已有後。而又爲人後。故曰與。與之爲言求也。不得入者。惡其無恥也。足下解免於衆曰。吾非無恥爲利動。不忍伯父之無後。而後他人子。故必爭之。夫不忍其伯之無後。而獨忍其父之無孫。反而求之。蓋亦不得於心矣。然足下猶得自解曰。吾年富力強。安知其不再生。今堂生已九年。九年中不聞復舉子。非生而不育也。自玆以往。脫竟不生柰何。卽幸生矣。或非男子柰何。使死而有知。先君若問堂也。足下將何辭以對。今與足下謀者。皆阿足下意不敢逆。唯疢之美者毒滋多。故趙良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亦欲足下聞吾言而藥之也。死罪死罪。堂再拜。

與邱蘅第二書

足下之意是也。而事非也。事不師古。而行其意。如之何其可哉。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終身不嫁。爲內私婿。不嫁則不嫁矣。亦非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取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愼其初。而悔其後。何嗟及矣。今猶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乎。後雖欲悔。難哉。原足下之意。固亦無惡於天下。何則。伯父之存也。視足下猶子也。今於其沒。乃不得視猶父也。足下已孤。不可出繼。黯然傷心。止一子堂。不惜舍以嗣。夫固以義動者邪。然而非也。案儀禮喪服傳曰。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聖人制禮。本天理。酌人情。爲萬世法。如山之重。不可動移。今堂者足下之適子也。又單傳。斷然不可爲人後明矣。況足下之伯父。特繼禰小宗耳。又非大宗比。烏得執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之說。而冒行之也哉。且絕云者。蓋謂自同父周親。以迄大功、小功、緦麻。無服之人。通一族而計之。皆無應繼者。乃爲絕也。今有繼在大功宜嗣。何云絕乎。繼於足下之祖。猶堂於足下之伯父。其義均也。若以繼爲他人之子不得立。何以別堂非他人之子而得立邪。抑何弗思之甚也。律曰。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云云。倘不論其獨子單傳。必同父周親而後可也。則竟曰儘同父周親足矣。何必更曰先儘。曰次及乎。至於子思兄死。使其子白繼之二語。不見於經傳。其爲後世好事者之說無疑。卽以理斷。亦舛謬殊甚。孔子沒。子思以孫承重爲喪主。此人所共知者。果有子白繼之之事。將繼之於孔子生前乎。抑沒後邪。生前則

宜命自孔子。子思何敢自專。其謬一也。且使子白既繼子思之兄爲大宗。則孔子沒。子白以適曾孫承聖人宗祧爲喪主矣。子思因庶孫耳。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豈敢與其子爭禮。其謬二也。若繼在孔子沒後。是沒時子思之兄尚存。何以不爲後。而適子思爲喪主。其謬三也。反覆推究。皆不得其解。則其說之荒誕無稽可知矣。姑就其言論。在子思命繼之。猶之可也。出於子白。則爲自絕其親。有是理乎。父與伯父孰親。今足下於伯父之無後則不忍焉。於己親無孫則忍焉。何其悖也。考君家譜系。象豫次子純。固宜嗣。然象豫遠宦於外。而純有母喪。適扶櫬歸。儼然在憂服之中。母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謂可不待父命而出嗣不邪。古者出繼。必稟父命。晉書羊祜傳。祜無子。帝以祜兄子篤爲嗣。篤以無父命辭。帝又令篤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竝收免之。又按隋書劉子翊傳。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爲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伊辭曰。伯生存養己。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權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爲叛子。於是下詔從之。日格子（事文莊公名寶字二集無義人）曰。人之子。而子於人。遂爲之子。尊父命也。父沒。則母命之。父母沒矣。伯叔雖絕嗣。將不得子之乎。請於君。君命之。猶父命之。民之微。局以請於君。請於令長。猶請於君也。日格子亦通變之言耳。以晉武帝之尊威。尚不能強其子之必從。而謂族長可不待其父命。竟抑令出嗣乎哉。今必曲爲之說曰。象豫不欲。嗚呼。此沒後一日事耳。千里外之人。何由逆知之。而曰不欲。且人又何由逆知其意中事。而漫曰象豫不欲也。有毅立後議者曰。堂、獨子也。不得爲人後。而律不載其文。然則章獨子也。可以爲人後。而律反載其文乎。又曰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不知小宗可絕云

者謂小宗自身無子。苟族中乏應嗣者。不必爲之立後。非謂大宗無子。小宗可自舍其適子。而後大宗也。喪服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萬一宗族無昭穆相當爲人後之人。則足下之父。支子也。可以出繼。而足下與堂。皆不可者也。且天下豈有無父之子。異日、堂應書子試。書三代籍。有祖與父將安書。或曰。足下之伯父履泰。曾生子魁。魁亡則豈宜後魁。然吾聞魁生而殤。殤則不後。安得藉口生前將立以爲孫一語哉。夫準之於情。考之於禮。律之以法。皆無所愜。而乃大以爲不然。試問絕己之嗣以嗣人。其果情邪。禮邪。法邪。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殺人者罪止其身。故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矣。今足下所與日夜謀於私室。類非通經學古之徒。事必有悔。及今改之。猶可及止。春秋譏遂事。而書戒恥過作非。不然逆天道。非情也。違聖教。非禮也。犯王章。非法也。將何所逃罪。僕言至再。不可則止。亦不三瀆矣。然終望足下勿行己意而師古道哉。

答孟遠問喪服書

景頓首復書伯遠足下。辱問喪禮五服三殺之說。景既儔昧。粗讀喪紀。未經講求。然亦嘗聞之於先正矣。禮小記曰。親親者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夫人生則有父。壯則有子。父子與己。此小宗伯三族之別也。父者子之祖。上推以及己之祖。子者父之孫。下推以及己之孫。是爲以三爲五。而又上推以及己之高曾。下推以及己之曾元。是謂以五爲九。五衰之等。唯父與長子三年。族莫重也。以三爲

五。則祖與適孫期矣。以五爲九。則高曾與曾元三月矣。昆弟期。而從父之昆九月。從祖之昆五月。族昆三月。所爲旁殺也。其不曰五爲七者。服數盡於五也。雖然高三月。則曾宜小功。祖服期。則曾宜大功。乃爲齊三月矣。何不敢以旁服加乎尊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時日。恩殺也。此之謂上殺。高曾曾元。同爲三月。所以報也。然高曾服同衰。而曾元緦卑也。此之謂下殺。堯峯汪苕文氏。乃疑曾祖距祖一世。頓爲祖齊衰期。而爲曾祖三月。其降殺不太甚乎。夫亦未明旁服之不敢以加於尊也與。足下又疑父在爲母期。而妻服亦期。聖人制禮。何無隆殺也。是有說。段成式酉陽雜俎曰。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者。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閻徵君默其解致精。且不獨削杖一也。拜用稽顙二也。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三也。爲母期雖除。猶申心喪三年。爲妻禫已過。夫必三年然後娶。以達子之志。若是者何也。妻者齊也。共承宗嗣之重。故非他旁親之期所敢竝。苕文又疑高祖在九廟之內。大夫得立高祖廟。士亦得祀高祖。而顧不爲之服。此苕文不讀康成注而誤說也。喪服齊衰三月傳云。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注云。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元孫爲之服同也。又下緦麻章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賈公彥爲之疏。亦云。高祖元孫皆有服。而苕文顧尚以經文不備爲疑乎。苕文遂議喪服傳姘誤。而并詆漢魏諸儒守師說而不變。何其弗思甚也。今人於喪禮。罕所審問。誠有張口坐崇竊之誚。足下獨肯盡心。可謂加於人一等矣。有疑再析。不勝起予。

與友人論非親不毀室書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蓋謂親所宜有之分。人子必當竭吾之力以致之耳。前日足下送母柩出地左行有寡人之室當路隘。必毀之始可執引。右行則智康衢也。第迂道二里。乃足下必毀之。而徐新其室以償之。寡人困亦無怨。毋乃竭其力以事親於無用之地也乎。僕忝雅故。不憚喋喋。而足下大怒。告客曰。季子皋葬妻。猶犯人之禾。而不庚。而況於母乎。是不然。古惟國君將葬。則除道毀室。士葬其親。而除道室於毀室。僭制踰分。何如者。非禮也。亦非孝也。昔者鄭葬簡公。子產不毀游氏之廟。與司墓之室。雖遲朝塴於日中。猶云無損於賓。而民不害。則於迂道二里乎何有。彼臣葬其君且然。況士葬其母也哉。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子皋則爲邑長於斯。不買道而葬也可。足下豈亦爲邑長於斯乎。孔子曰。死。葬之以禮。今僭制踰分。以事其親。亦非親心之所安也。夫人子以不安之禮加親。其於孝德。欲益反損。僕故述其所聞於古者而以告。

答百詩疑武成月日書

今文二十八篇之書。有單書月以紀事。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是也。有單書日以紀事。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是也。（然亦以武成篇。有事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之書。故讀書可以互見。不必復識以二月。此古文也。）召誥丙午至甲子。皆冠以三月。顧命甲子至癸酉。皆冠以四月。至洛誥篇。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止書日而必結之曰在十有二月。其詳明如此。未有以此月之日紀事。而仍蒙以前月之名。使人讀之。意似有三十四日而後成一月者。有之自晚出武成始。先生疑之曰。武成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師逾孟津。已在月之二十

八日矣。復繼以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是爲二月之四日五日。不見冠以二月。豈今文書法例邪。景以爲此殆與作穆天子傳及汲冢周書者。同出一手也。穆天子傳卷一。自戊寅迄丙寅。凡四十九日。卷二丁巳迄癸亥。凡六十七日。卷三甲子迄甲辰。凡四十一日。而中間皆不冠以月。周書亦然。今觀世俘篇曰。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云云。次丁卯。次戊辰。次壬申。次辛巳。次甲申。次辛亥。次壬子。癸丑。甲寅。乙卯。自二月庚申朔。數至乙卯。已五十六日。不冠以閏二月。而下即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且中間復說尅紂命伐時日。如庚子乙巳。不標以月。夾雜非體。史家紀事。烏有此舛駁邪。按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皆稱周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而晉束晳傳。亦稱與穆天子傳同得。益驗其殆出一手。無疑也。故所見略同如此。

與金甯山書

父之於子。無不愛也。然稱嚴君何哉。既愛之。必勞之。雖威以夏楚。而仍主於恩。爲民父母。何獨不然。故曰刑罰不可以慈民。欲以刑罰慈民。是猶以鞭羿狗也。雖久弗親矣。非惟弗親。鞭之亟而將噬人。甯山之民悍以譁。所由來久。於今爲甚。蓋自己巳春。狃於南巡渡江之役。帝有恩言。爲威而拊循之。於是甯民往往大言曰。吾儕且見萬歲矣。何有於百里之宰。爲。執事蒞官而痛抑之。其尤桀驁不聽令者。又重加笞。且荷校於市以僇辱之。始不過冀其改。今則民視宰如敵仇矣。夫既日與民爲仇。而冀其革心以從我。是猶負舟上山。抱車入淵。徒勤而無功也。則莫若解而更張之。所謂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其時矣。善乎賈生曰。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自古至今。與民爲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夫知民不可敵。敵且弗勝也思斯勤斯。民乃懷矣。是故慈民以德不以刑。羿狗以骨不以鞭。民雖卑且愚。使之取吏。必取其愛焉。故曰。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萬人愛之有歸。則千萬人之吏也。又聞之荀卿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位。馬駭輿。莫若靜之。庶人駭政。莫若惠之。賈生之言主於愛。荀卿之言主於惠。循是之言主於寬。其義一也。慈民之術備矣。執事其圖之。景忝與尊先公雅故。兩令弟及吾門。景於執事有世講之誼。故不惟公爲桑梓。而其實私爲執事。敢獻苦言之藥於左右。惟執事飲而盡之。沈痾去體。不勝大願。景再拜。

與吳征吉書

足下無以合門食糜爲憂也。此實千古美談。足下田連阡陌。秋收多儲。而家猶食糜何哉。非夫羿蓋藏以振鄉里之饑人而然邪。則足下高義。誠與漢伏恩公湛比隆矣。湛爲平原太守。謂妻子曰。一穀不登。國君徹膳。今民皆饑。奈何獨飽。乃共食粗糲。悉分奉祿以振鄉里。假令鄉人皆饑。足下閉門錮倉。一家獨飽。此則伏公之罪人也。雖然吾不惟高足下之義。兼服其智。使足下亦如世之守錢鄙夫。錙銖而惜之。升斗而靳之。六邑皆饑。一家獨飽。則必犯衆怒。共起而發其儲。如振槁。有求安居食糜而不可得者。吾是以服足下之智也。今甯山又饑。縣公親至足下之門求助賑。足下立捐如千石。昨張寶善來潞署。嘖嘖稱說於方伯前。方伯大義之。足下益宜努力。無以斯舉自滿。無爲善有始而不卒。則與吾友矣。魯仲康嘗言。爲民者

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失所。天氣爲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足下即不望報。然作善降祥。行道有福。理不可誣也。前所贈序。皆道其實。非敢爲諛人。不深悉足下者。輒疑荒文多溢美。足下勉之。一害吾言爾。

與毛會侯先生書

讀先生所作戴烈婦傳。其事彰。其辭雅。必傳無疑。竊系之於戴則非也。戴、父姓也。吳、夫姓也。此如曰女。則系之乎戴。曰婦則系之於吳。此名例之不可紊者。然則宜何稱。曰。宜稱曰吳烈婦戴氏。斯可矣。杞叔姬已絕於杞。而歸卒於魯。然春秋經書曰。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成公年）傳曰。杞叔姬卒。爲杞故也。杜註。還爲杞婦。故卒稱杞是也。齊人殺哀姜。而君子以爲已甚。故傳曰。女子從人者也。（僖公八年）亦有女子已嫁。而未成乎婦者。死則歸葬於女氏之黨。（見禮記曾子問）是故君子之稱名不可苟。將以信今而傳後也。況吳烈婦之死。如此卓卓。又得先生之文傳之。而奈何仍其父姓。沒其夫稱乎。景願先生應時改定。一辭之贊。不爲無益也。死罪。死罪。

答毛大可先生書

荒文樂人彈射。惟恐不盡。先生指景行文三病。皆洞見垂臟。正如疾在腸胃。發結痞癥。鍼藥所不及。而華元化獨能抽割煎浣之。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其創有不立愈者乎。沈痾去身。感激何已。至譽荒文此時已優爲退之。所期望者。須過之爾。辱褒太過。何敢當。前景與會侯明府論吳錫妻戴氏之死。作傳者不當稱其父姓。宜曰吳烈婦戴氏。斯得之。而先生以爲非。謂婦無稱夫氏者。雖引世說。東海郝夫人。婦人集、鍾氏女。漢史班昭。樂府徐淑。以及鮑令暉、蘇蕙、桓少君、謝道韞、杜秦姬、辛憲英輩。不一而足。其說可爲詳矣。然景終未釋然者。蓋以尋常稱謂。與作傳辭例。固自不同也。稱謂則從本姓。類如先生說。若特爲立傳。斷未有不曰某人妻者。即范蔚宗列女傳可觀矣。如云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之類。此古今作傳之正體定例也。婦必從夫。天經地義。名斯正而言斯順。既稱某人妻。然後詳其爲某氏之女。亦不沒其所自出。行文辭例。不當如是邪。即班昭當時。皆稱大家。然後世稱曹大家。不稱班大家也。景試再舉一漢人作傳者。以例其凡。如皇甫謐作酒泉烈女龐娥親傳。娥親龐淯母也。其父則趙君安也。如先生說。奚而不曰趙娥親。乃曰龐娥親邪。不寧惟是。上溯西漢時嚴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材。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萬石嚴嫗。其母不生於空桑。胡爲不著姓。乃曰嚴嫗也。又上溯之孟子之母。爲姜氏。亦不著姓。千古皆稱孟母。所從來矣。昨辱賜書。第舉後漢劉長卿妻。刑耳守節。朝廷旌其門曰行義桓釐。一準謂可比例。景懷思之。亦實有故。蓋原劉妻無忝所生之心。而爲之[illegible]。故變常例稱義桓。觀其告宗婦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於是沛相王吉上奏高行。故顯其門閭。而號曰行義桓嫠。以此也。我故曰此以義起。不可爲例。鄙見如是。未審可否。茲事關係殊大。如義有當發明。更望賜以藥石。景再拜。

與王稚黃先生書

辱婦懸古堂集讀湖賦書後一篇大怪久之疑非先生之行與其言為盛德累不細故敢以白景聞之儒之為行也其坐起恭敬言必誠信行必忠正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禮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先生服習道德久且老矣偶然觀湖尚非玩物喪志獨奈何過岸而立瀕至不避以可愛之軀昧垂堂之誡釋千金之重等鴻毛之輕設假而天晃不仁胥母肆虐遂辱先生於浪濤浩洋之中若之何縱有天幸如呂梁丈人入而復出然所失固已多矣洪範五福載考終命而知命者不立乎巖牆履轍沾溼湖轉而退危乎危乎葬猶能銜其足何先生之知不若葬也士君子處世不苟為同亦不好為異彼慄者笑者孰愛我邪不以咎悔乃更欣然自得且曰卽湖拍我去我將執銀驥隨伍公後逐湖去來自不惡何避為噫此不過大言以愚衆耳先生其信能然邪夫心不存慎終之規口不吐訓格之言見小闇大而不知所務是古所謂庸人之儀者非所望於先生昔子貢觀於蜡而不樂曰一國之人皆若狂孔子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非爾所知也雖然一日可何乃十月為期來年又約率其諸子弟以縱欲極娛賢者之為愚夫則之佚游是好遂成風俗狂孰甚焉乘危徼幸不仁見險不止不智遂衆立異非禮也恥過作非非義也譸張為幻矣言以市非信也要是嗜奇太過未可以訓宜亟刊落此篇毋貽後人死罪死罪景再拜

勸友改過書

足下毋自怙過辭其細已甚不足責也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責善朋友之道也王孝逸樂聞過而凌敬樂逢善人足下其勉之矣足下日日晏起而馬行不疾輒馳之僕流汗狂奔至於疾發曾謂平日講道論德以聖人為期者而有是乎夫聖人不可卒學宜學賢者以至於聖人無難仇覽管寧漢之賢者也文中子隋之賢者也郭泰常問覽曰子亦有過乎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管寧渡海遇風舟將覆危坐自省曰吾嘗一日科頭三朝晏起豈為是乎而中說記文中子不乘悍不奔馭以是觀之足下何謂無過適足下屬書齋聯因書曰過也如日月之食復其見天地之心日鑒在茲可以長善

答弟又程書

程八來淮得弟書知兩大人善飯歎喜無量弟授徒正須刻苦何乃窮餓為憂吾廣弟意憂有甚於此者正在不窮不餓耳古來王侯將相勃興窮餓不可勝數惡有士不困厄而能激者乎吾嘗自喜生平有十大幸惟一不堪最貴男子身一不為商賈人二親慈弟恭門內肅雍三生於山明水秀之區四性嗜讀書喜屬文五人或形殘吾官骸完六人或惡弱有罷癃之疾吾天委剛正又健無病七生當太平八所老皆賢公卿九存心利濟十年奏記活千人以上不可計十一不堪者窮餓爾吾卽無一幸而老死隴桑亦命也猶安之況不堪者少而所幸至多吾豈能以其所憂之小而易吾所樂之大哉且古來齧雪吞氈如蘇屬國塵甑釜魚如范萊蕪三旬九食如陶彭澤其餓瀕於死然其死也不以餓而趙主父齊王建周條侯淮南厲王鄧大夫藥宜萬萬可以不餓而卒餓死其他甘饕美食窮奢一生與草木同腐者萬億而無算人貴自立耳窮餓何傷哉少壯真當努力斷齏畫粥惟恐失時歲體羅焉逝不可追乙丑良月朔日

上饒州徐公薦幽秀才狀

孔子曰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又知其數及其所在焉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今自丞尉之微雖國有顏子亦無繇知其姓名治不古若奚怪哉適者尸大位養尊優以簿書期會為務不知下賢之禮士之賢者亦恥由於其門是以草茅高簡傲之名而公府鮮勞謙之美上與下交失之子游之宰武城宓子賤之治單父皆賴賢人而成功不寧惟是雖堯舜之聽天下亦孰不務求賢以自輔乎周公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不多才藝哉誠欲得士之用也是故孔子曰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此道至於今不廢今執事部下諸生山陽顧縱經明行修人倫綱紀執事既嘗重其名矣誠欲見之宜以賓禮先不可以部下諸生遇也有謂此生可召而致幕府者其言顧謬執事執事卽欲見無由矣昔李彊為益州牧歎曰吾今得嚴君平矣揚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竊見執事能勞謙者也故敢以此言進伏願師孔子之說而法堯舜周公子游子賤之所以治求百福之宗神明之主敬禮君平亡為子雲所笑其於古道殆庶幾焉謹上狀

解春集文鈔卷第七

題跋

御書跋

康熙癸未春皇帝閱河南巡遂省方至江浙駐蹕武林御書聖製初夏登樓臨水七言絕句一首題與詩共三十四字特賜翰林院檢討臣毛奇齡時年八十一矣苟非宿德舊學久注帝心惡能致此昔唐太宗嘗賜飛白於馬周不過十許字宋太宗書玉堂之署賜蘇易簡不過四字卽宋仁宗以飛白書錢御史賜吳中復理宗書魯和堂賜韓科書南谷賜鄧應龍孝宗賜石湖之號於范成大亦屬三言兩言耳彼皆宰輔侍從而所獲止此然且史官書之傳中以為榮寵而檢討臣奇齡乃得此於聖明遇何隆邪草野臣景幸獲奉光敬為之跋并祝毛氏世世萬子孫永保此丕顯休命

書齊風載驅詩後

載驅詩曰齊子豈弟從來訓詁諸儒謂當讀為齊子闓（闓音）圛（亦音）鄭箋云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為闓古文尚書以弟為圛圛明也說文云闓開也夫上言發夕則文姜之從兄宮淫自初夜而來則載驅薄薄如是之急且捷也此言闓圛謂文姜既遂所欲至旦明而去則垂轡瀰瀰如是之舒以緩也詩人立言其次序井井風刺昭昭不可易如此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者賢遠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圛而鄭依之下至

李巡、孫炎、郭璞、皆云闓明發行。則不得讀以如字也明矣。傳曰。豈以彊教之。弟以悅安之。人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大雅泂酌卷阿諸詩。凡稱豈弟君子。乃人臣尊君之美稱。而以自稱亂之人。可乎。乃曰。言其樂易。止以愧之。則是貪可目爲程。程可目爲貪。褒亦不足榮。貶亦不足辱。奚示勸懲天下。夫脈經此五名儒之所校定。其理明義精如是。今學徒猶不從之。必如字讀乎。故於此有慨焉。有憫焉。悼經義之弗明。傷古學之不復也。後有篤信好學君子。庶幾聞予言而有考焉。

書項羽本紀後

司馬貞謂項羽不宜登本紀。宜列世家。或又以爲列項羽本紀於漢高之前。此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彼其說皆非也。作史之大綱在明統。周有天下。秦滅之。而統在秦。秦有天下。楚項羽滅之。而統在楚。楚滅。而天下之統。乃歸漢耳。羽入咸陽。殺子嬰。燔秦宮室。於是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己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然代秦而號令天下。則旣五年矣。此五年之統。非羽誰屬哉。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君。君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統。當是時。羽滅秦。立沛公爲漢王。是漢爲楚所立也。漢之爲漢。君天下而一統者。且四百年。然卒遵羽是封之名。以爲有天下之號。而不敢易。猶謂漢不承統於楚得乎。則項羽宜登本紀。宜列於漢高之前。統在則然。亦作史之例則然。而猶云史遷不以成敗論英雄乎哉。

書項羽本紀後二

或謂項羽雖將五諸侯滅秦。而羽本紀仍書漢之元年。是天下大統。史遷不與楚而與漢也。是固然。然春秋之法。有名與而實不與者。是故其人躬行弒逆而爲君。則直書其弒君。而仍不沒其爲君之號。於是史遷作項羽本紀之權衡起矣。羽旣滅秦而弗與也。則登之本紀。而不沒其爲君之文。羽惟放弒義帝而自立也。則以漢紀元。文與而實不與。所以彰其弒君之罪。是固春秋之遺法。而史遷用之。義竝行而不悖也。不然秦漢以還。篡弒而君天下者多矣。史概絕其統乎。吾知雖董狐復生。亦必直書其弒。而不沒其爲君。曾謂五年爲政之項羽。業已宰天下。封王侯。顧欲削其本紀。而降爲世家可乎哉。卽如司馬貞之說。羽旣身屠國滅。子孫無噍類矣。尙何世家之有。

書蓋寬饒傳後

吾乃今而知漢宣不及孝文遠矣。孝文時。天下治安。賈誼少年。無故至於痛哭流涕長太息。而不以爲怪。今觀宣帝之罪司隸校尉蓋寬饒。奚爲者。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帝以爲怨謗。論大逆不道。如法。而寬饒自到北闕下。嗚呼。漢廷剛直公清如寬饒者。老成有幾。所言又切中當時之病。特以言語細過。借名殺之。其他趙、韓、楊、皆不得其死。宣帝於是爲濫刑矣。或曰。官天下誠非人臣所宜言。寬饒自有過耳。曰。客獨未讀孝文答有司請豫建太子詔乎。曰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以是觀之。寬饒何過之有。且孝文除誹謗詔。祝詛大逆猶宥之。況寬饒引經論古之言。何爲不道哉。雖然不惟宣帝。賢如光武。猶不能容韓歆而貶桓譚。明如唐太宗。踣魏徵碑而殺劉洎張蘊古。此以知納諫

之難矣。況後世人主賢明。不若宣武文皇什伯者乎。吾是以嘆孝文誠仁君也。

書馬援戒兄子書後

吾嘗上下古今而數行不逮言者。何多也。其有見賢思齊。勸則遠之。欲益反損。爲世悼惜。悲夫。馬援以兄子嚴敦竝喜譏議。故在交趾遠書誡之。其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吾謂義在不言人過。則不必更譏杜季良。不譏季良。則季良之仇人何由藉口而訟於帝。而梁松、竇固叩頭流血之恨何自而成哉。且方誡其竝喜譏議。而乃復以季良輕薄爲口實。是亦好議論人長短。而輕加是非者也。夫旣曰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而已則肆談之。烏在口不言人過乎。至言愛重龍伯高。願汝曹效之。吾謂援實未能效伯高。以召讒毀之譏。而受梁松乘驛責問之辱。奚以明其然也。松帝壻貴重。援倨受牀下之拜。父執雖尊。禮無不答。是謙約之道遠於伯高者一。及征五溪。謂友人杜愔曰。與長者家兒或在左右。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蓋已長梁竇之讒。而又不密宣言於人。使彼益忌。是敦厚周愼之道遠於伯高者二。且夫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不智。彼梁竇者嬖寵已久。援教之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不惟盡言招過。亦昧括囊之義矣。是口無擇言。遠於伯高者三。援自征交阯還年已衰暮。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必欲馬革裹尸。何其可已而不已邪。臧宮願以五千騎立功南單于。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況援自請擊烏桓。旣無功歸。及聞武陵蠻寇臨沅。又自請行。兵困戰危。而援嗜之。卒爲疾疫困。安在其有威也。是其遠於伯高者四。蓋援所愛重而願效之者。猶相違背如是。故君子貴乎不言而躬行。

書歐陽子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後

陳執中爲相。嬖妾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而范鎭乃云。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若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則歐陽子此書所斥邪佞希合者。蓋鎭也。夫宰相寵一妾。而敢於殺婢。其事亦不爲小矣。薄昭帝舅。坐殺漢使。迫令自裁。梁孝王子濟川王明。坐殺官者。廢徙房陵。趙繆王元。亦坐以刃賊殺奴婢子男。身死國除。皆所以重人命而罪專殺也。宰相妾敢爾邪。又觀建武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大哉王言。宰相之妾。旣可倚勢殺無罪之婢。則宰相之妻。愈可以倚勢殺無罪之奴。而凡爲天子宰。又可殺無罪之人。爲天下君。又可殺無罪之士。如此而尙能和陰陽。熄盜賊。平獄犴邪。且家之不齊。尙可以相天子理天下邪。使其君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曾是以爲等級明。堂陛辨邪。甚哉戕仁之敝也。今不明正其罪。以助爭臣。反巧言希旨而庇愚相。宋史猶云識者鄙之。何其顚倒是非。如是甚也。而歐范之優劣定矣。

書尹洙與延帥論事狀後

歐陽公嘗稱尹洙爲文章。簡而有法。通知今古。予讀其河南集二十七卷。信然。嘗歎師魯之才。四十七便夭死。年壽不永。且十年間三貶官。喪其父。又喪其兄子四人。連喪其三。而其身終以貶死。何其文人多窮。

如是災速甚也。疑其或有蹤跡致然。及觀其與延帥論事狀。乃信吾疑果不誣。其狀曰。用刑事失於重。不當失於疑。昔張尙書詠文康在蜀。犯盜者多死。失於重不害也。曹武穆苑振武以疑而用刑。刑則人皆疑其罪。故不若輕罪而加重辟也。嗚呼忍矣。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傳曰。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若之何輕罪而加重辟也。此其言豈不干天和觸神怒哉。且又因劉滬董士廉城水洛。逆其節制。輕論狄青搆二人下獄。將以軍法斬之。則其天姿刻薄。必過剛而果於殺者。劉康公有言。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師魯之謂與。凡爲文人者。居心仁。發言恕。行事寬厚和平。天必降之福。當以師魯爲鑒戒。

書包孝肅彈宋庠疏後

包公抨彈宰相宋庠疏曰。昨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略效補報。而但陰拱持祿。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爲得策。且復求解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是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讀之流汗。庠固素有才望。不愧科名者。秉衡七年不爲久。無所建明未爲罪。又求解不得命乃止。而包公直以固位無恥斥之。抑何過之深也。假令當時宰相。才望科名不及庠。秉衡不止七年。而又擅權納賄。貶賢逢君。無所不至。不但略無補報而已。則包公更將何以奮其筆舌乎。觀其疏曰。執政大臣。與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灼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不必指瑕末致罪名而然。嗚呼。乃今而知執政者。苟其罪不止於瑕末。職不止於循默。久貪大位。塞賢者路。彼固包公所不齒者。又何足以辱公之筆舌哉

書張氏家藏紹興二詔後

南都失守。餘燼在閩。方虞瑞仲子惟馨上封事。曰。嘉王爲將而不爲太子。此光武所以復舊物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今予觀張忠獻公浚、宣公栻紹興詔勅二通。歸張文具。揚揚如治朝。因是有慨於趙宋南轅之不北也。方秦檜枋國。銳意主和。公志不申。及孝宗立。倚公如長城。方建恢復又爲湯思退尹穡諸姦所中。擧朝皆婦人。雖百忠獻父子奚益哉。南軒理學。媲美程朱。其進言於孝宗曰。陛下上念宗社之仇。下憫中原之苦。宜稽古親賢以自輔。則今日之功可以立成。而志卒不就。蓋天心厭宋久矣。或曰。李伯紀、宗汝霖。南宋之所以始也。文宋瑞、陸君實。南宋之所以終也。或曰。汪伯彥、黃潛善。南宋之所以始也。賈似道。南宋之所以終也。吾則以爲忠獻父子繫乎南宋賢姦終始之中。爲興衰存亡一大關鍵。顧用與不用耳。而卒若此。何其悲也。乃朝吏四代年閱五百世傳十九。而二紹光景如新。不與趙宋之金匱寶書天潢玉牒同其泯滅。不可謂非忠義之流澤長也。

書宋濂傳後

開創之君往往英武有餘。而文學不足。及天下旣定。爲大臣者益宜講明道法。勸之從事詩書。俾曉然知古今治亂興亡之所由。不當阻其讀書好學之志。明高皇問宋濂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人不專講誦。君人者兼治教之責。以躬行率之。則衆皆化矣。夫勸之躬行是也。謂不專講誦非也。且

三代以上。實有載籍。如周禮外史之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而謂古無載籍。人不專講誦可乎。大學誠正修身之功。必先格致。未有講誦不精。而遽言以躬行者也。高宗不云乎。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高宗旣云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則必實有載籍講誦之事矣。傅說亦云。學于古訓乃有獲。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此皆古有載籍。君專講誦之章明較著者。先是洪武元年。帝御端門口釋黃石公三略。濂進曰。尙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畢具。願留意講明之。此眞大臣以道事君之言也哉。

朱陽書院志跋

柘城竇太史靜菴先生。爲中州理學正宗。身肩道統。蓋繼湯尙書潛菴先生而起者也。康熙庚午。先生丁內艱。諸禮家居善述父志。始建朱陽書院於宋襄氏故墟之陽。闢殿三楹祀孔子。中建講堂。而翼以存誠、主敬、居仁、由義之齋。講堂左右夾以友善、寡過之室。李中丞又助建藏書樓於其後。先生每月集邑子弟講誦其中。理學之盛。繼美嵩陽。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後世建書院蓋昉此。嘗考趙宋初年。學徒講誦。則有廬山白鹿洞。及嵩陽、嶽麓、應天府睢陽四書院外。又有茅山書院。時猶未建州學也。仁宗景祐四年。始詔藩鎭立學。慶曆四年。始詔州軍監各立學。於是置教授。以訓導諸生。掌其課試。而糾正不如規者。往往聽有司薦本處擧人有德藝者充之。神宗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委中書門下選差。至是始命於朝廷。若試教官。則始於元豐。添差教授。則始於政和。而最初州守建學。聚徒請師充講則自眞宗乾興時兗州守臣孫奭始也。自後晏殊知睢州。興學校。延范仲淹教士。昉此。故宋世講學。盛而義理明。眞儒輩出。道統有傳。濂洛關閩。直接洙泗。今書院之建。所在多有。然惟嵩陽朱陽爲盛。是何也。一則耿先生逸菴主之。一則竇先生靜菴主之也。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遭。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豈不硯乎主教之人哉。

巧用篇書後

嘗讀老子聖人無棄人無棄物之說而善之。其言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故孔子見不賢而內省。擇不善而改之。皆是道也。書不云乎。學無常師。主善爲師。今橫逆沓加。侵侮備至。皆所以振我也。昔松勁柏凌霜不凋。蒲柳搖落久矣。亦視乎所受哉。張伯饒遺勅諸子曰。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若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至哉言乎。可爲知道者矣。兩美相處。未足以逹材。兩玉相磨。不足以成器。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

書野客叢談後二則

王子勉曰。繙釋常談引談藪。高祖謂不讀謝詩三日覺口臭。以證俗謂口臭之說。僕謂前此應劭官儀載刁協年老口臭。帝賜雞舌香。使含之奏事。此猶未也。又前而漢高帝謂柏直是口尙乳臭。則口臭二字。其來又遠。不可引六朝爲證也。此說是矣。然吳案吳越春秋。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則口臭二字。其來益遠。不可但引漢高語爲證也。王子勉曰。太牢者。謂牛羊豕具。少

牢者。謂去牛惟用羊豕。今人遂以牛爲太牢。羊爲少牢。不知太牢有羊。少牢有豕也。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卿大夫少牢。士以特豕。又曰特羊。今士大夫往往循俗承用。不以爲非。嘉祐雜志載常禹錫判太僕供給享太牢止供特牛而不供羊豕。然則流俗承誤如此。觀唐人呼牛僧孺爲太牢。呼楊虞卿爲少牢。東都賦太牢饗。註牛也。知此謬已久。景案國語觀射父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太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是必牛羊豕具而後謂之太牢。單牛則稱特牛。乃前漢書外戚傳。孝成許皇后上疏有云。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可見以特牛爲太牢。西漢時已然。唐人承誤。不足怪也。

說餅書後

毛子稚黃作說餅。或譏爲佛學。毛子曰。噫。此太極之理也。通於佛耳。予謂此乃老氏之學也。道經所謂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又德經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故或謂太虛爲虛。程伊川曰。無非理也。唯理爲實。而毛子說餅大旨。又本老子無用篇。其云餅止空亦止。餅行空亦行。餅完空存。餅毀空不亡。卽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之說也。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善乎韓退之之論儒墨曰。辨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予於老佛亦云。

書延熹華嶽碑後

漢華嶽碑書於桓帝延熹八年。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非也。按邕傳云。桓帝時。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召之。邕不得已。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則無由至華嶽書碑可知。宋洪适隸釋云。郭香察者。察役他人之書。蓋謂古碑例不書名。且謂東漢無二名故也。此其說當矣。有駁之者。謂光武中興後。詎猶遵莽制邪。雖然。予觀東漢人二名絕少。惟漢宗姓則有之。如廣陵侯元壽。廣川王常保。清河王延平。齊王無忌之屬。皆二名也。又其他劉姓間有一二。如校書郎劉騊駼。更始侍中劉能卿。赤眉牛吏劉俠卿。平原劇賊劉文河。若庶姓則一名者十而九。且以察書對市石。於義尤合。或曰。必其時實有郭香其人。明見漢史。乃可信耳。因窮旬日之力。徧讐後漢書。得之在司馬彪續漢書律曆志。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等言曆元不正。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云云。此非卽察書其人邪。以靈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熹八年。第十年耳。十年之閒。由書佐遷郎中。仕宦常理。班固曰。安於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人亦何憚不力十日之勤。而甘受千古之蔽邪。

題懷素小草千文

滄浪宮公跋懷素小草千文云。按縫題款處皆用軍司馬印。初不可解。及觀大唐傳載摘勝云。永州龍興寺乃吳軍司馬呂蒙故宅。素師浚井得軍司馬印。每作書用以爲誌。得此解爲之快然。景案漢太初元年。

改正朔。數用五。於是丞相印文曰丞相之印章。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字補之。今觀軍司馬印四字。非五。疑非漢印。然於他處見所藏漢印有四字者。有六字者。乃知五字印。第西漢然。東漢卽不拘也。何以徵之。東觀記曰。馬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城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云云。夫伏波將軍印五字也。城皋令印及丞印尉印。則皆四字也。此可見東漢印文有不足五字者。皆不補之字。而何疑於軍司馬印非漢印邪。況吳稱尊改元。在蜀先主崩後。距呂蒙爲軍司馬時遠甚。此時斷無仍遵用漢印之理。或曰。吳志呂蒙傳。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此印不刻部司馬。而云軍司馬者何。予嘗攷後漢百官志云。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則是漢官制有軍司馬。無部司馬。史蓋謂是別部中之軍司馬耳。義雖小差。印文無誤也。又古官印皆方寸二分。不甚大。故各佩於綬。予觀軍司馬印四方僅寸。蓋古尺小也。用之相接題款處。若今之私印然。不知此實古時官印。稽古乃知耳。但蒙乃汝南富陂（後漢作波）人。永州漢零陵郡。何以有蒙宅。傳言蒙爲廬江太守。討賊時。劉備令關羽鎮守荊州。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則永州乃蒙往來駐軍地。軍輿倥偬。失其故印。不足爲異。懷素本零陵僧。今永州城東有其塔。旁有墨池。筆冢。浚井得印。決非誣妄。或曰。蒙既爲太守。奚尙存軍司馬印而失之。曰。六朝以前。每一官一印。故漢人有十纍銀艾者。桓元時。孔琳之始建言請衆官植用一印。無煩改作。然猶不從。觀梁天監十五年。王茂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旣成。頸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亡。此亦可爲一官一印之證。至隋唐始惜金銀銅炭之費。自是官用一印。相仍至今。蒙時必佩新印。解故印。故失之耳。無可疑者。歐陽公集古目錄序云。幷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予故具論之以俟稽古者有所考焉。

書梅花詩序後

予序徐孝先梅花詩。謂其立不拔之節如梅。或曰。徐先生亦幸無人知。故得以完節終。使其爲卓操所覓。迫而致之。有不爲蔡伯喈荀文若乎。此言非也。先生明末一諸生耳。未嘗受祿當位。有必不可出之勢也。然且因親之喪。服素終身。非其所見明而志先定。曷能然乎。魏叔子嘗論臥龍未出時。惟德操數人知之。使天下盡知。則將爲羣雄物色網羅。豈能晦遯隱忍。以待劉氏之興哉。吾謂其言亦非也。孔明何如人哉。王佐才也。同時如彭羕且曰。足下當世伊呂也。顧自比管樂何居。管子尊周攘夷。而樂毅則大復仇之舉者。固知漢賊不兩立。志已定於隆中矣。故非遇昭烈。孔明決不仕吳魏。夫旣賊視羣雄。而謂肯受其物色網羅乎。孟氏女肥而黑。蓋醜人也。納擇對不嫁。必如梁伯鸞者始委身焉。此無他。所見明而志先定也。而謂徐先生竟同柔花弱草之可移也哉。

題圍棊賭墅圖

嘗觀古之人。當大事危疑倉卒之時。往往託情博弈。以示鎭靜。魏公子無忌已開其先。不自謝安始也。費禕督師禦魏。嚴駕將發。來敏就求圍棊。禕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起曰。聊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安

之與元賭墅，亦猶皎之試稗與，抑不惟是，古人當大喜大樂，死生呼吸之際，亦以圍棊示度量，如顧雍與僚屬圍棊，外啓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襟，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有喪明之責，夫元歎遂知子死凶問，而漠然終弈，與安石既得破賊捷書，而漠然終弈，其矯情鎮物同也，然哀之極而掌血流，與樂之過而屐齒折，同一鬱極而發，及其悲喜橫決，反十倍於常情，不能自主也，惟王景文與客棊，得手詔并藥，賜死，著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局竟，斂子納奩中，始徐以勅示客，而後仰藥焉，何其從容哉，棊者機也，機之所得，有淺有深，景文殆其深者與，對語有之，善書者長年，善棊者不延，吾願世之人，適其天趣以游於藝，而無入於機也，

邱氏家傳書後

山陽邱太史爲其大參府君作家傳，其皴王父朝議公，起家艱難特詳，所以垂訓子孫，且傳信也，昔周公作詩戒成王，必推本於自土沮漆，陶復陶穴之微，以無忘祖德，而今之爲家乘者，率推而大之，或以遙遙華胄，誣其先，嗚呼，作者本意，將徒榮世俗之觀而已哉，太史家世衛籍，自始祖迄高曾暨朝議公微時，皆身親其苦，或疑當大參公爲兵部職方，更其籍，固亦易易，何至今猶爾，嗟，此殆非流俗人所能測識也，昔蓋次公身爲司隸校尉，而其子步行，自戍北邊，漢書稱其公廉如此，而商邱侯太常執蒲，家本戍籍，子恂爲少司馬，將去之，太常教曰，人盡以爲苦，如國家何，吾獨以爲辱，如祖宗何，卒不易，觀是而大參公之心可知矣，今讀太史家傳，質而詳，文而不誣，以此遺子若孫，覩肇基之艱，思積累之厚，繼承勿替，卽與韋孟詩並傳可也，

挺頭陀傳書後

春日予東裝將行，有白衣男子奉書一册，登堂再拜，拜已，出謁曰，先君子忠義大節，不可無傳，傳莫如先生，予禮辭不獲命，按傳，公姓徐，名繼恩，字世臣，爲明諸生，明亡，棄家爲僧，自號挺頭陀云，公十三歲時，值閹禍遍天下，卽著宦者論以疾之，公高才，屢試不第，及甲申聞變，公痛哭於廟，率諸生三日臨，謀從山陰劉公宗周毀家討賊，已而南都不道，馬阮誤國，公怒作爲飛文，有然臍董卓語，幾及禍，觀公志行，豈直粃糠富貴，逃空虛，以明高者哉，昔羅隱不遇於唐，唐亡，乃說錢鏐討朱溫，樊知古嘗舉進士南唐不第，乃漁釣采石江上，載絲繩維南北岸，以度江之廣狹，詣宋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公亦故明廩餼秀才也，乃不爲樊而爲羅，非忠義根於天性，能爾邪，方是時，公之友相繼爲僧者，如江道闇、張秀初、吳聞詩、方密之、徐以息、吳懋馨、陸麗京輩，皆海內人望，長往不反，予嘗觀大慧禪師之言曰，忠臣愛國之心，與生俱生，假使鐵輪旋頂，而此不可磨滅，論者乃謂釋氏之學，遠去倫紀，豈其然乎，浪丈人詩云，三千冠冕歸新主，十萬袈裟哭舊君，是皆挺然不拔者，予謂此一勝國挺頭陀，幾可與亡金陳和尙爭烈矣，傳公者實繁有徒，今子行急，振筆書傳後，聊用塞孝子之意，

解春集文鈔卷第八

淮南子洪保

洪保者何，馮子讀閻子尙書古文疏證而作也，儒者之學，莫大乎正經而黜誣，今文尙書，爲晚出古文淆亂，其閒眞之或正，儒者之恥也，閻子唱之，馮子和之，其義大安，故曰洪保，閻子，晉產也，馮子，吳產也，一西一南，地之相去幾千里，而作合於淮南，以卒其業，豈非天哉，故亦號淮南子云，

二十八字駁 閻徵君尙書古文疏證第六十五言今堯典舜典本一篇爲姚方興二十八字所橫斷

班固漢書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云云，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疏證云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二月東巡狩章帝時陳寵言唐堯著典眚災肆赦[illegible]莽列傳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後漢周磐傳學古文尙書臨終寫堯典一篇置棺前示不忘[illegible]出晉堯典舜典二合爲一之[illegible]也孟子以二十有八載爲一句[illegible]正同[illegible]怪朱子不信孔書而於二典[illegible]合爲一篇[illegible]但云堯古書二十[illegible]合爲一耳[illegible]又案晉武帝初[illegible]州秀才[illegible]上孔引肆類于上帝[illegible]格于藝祖用特亦曰堯典不曰舜典[illegible]孔書已出未列之學官故臣下章奏亦[illegible]典爲證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此可見孔安國止名堯典無舜典，自姚方興之二十八字出，始析而二之，以迄於今不易，無論其字字黷竊經史，如鄭曉、胡渭生所云，[illegible]明云升聞二字，又按大戴禮記用兵篇，即橫隔二十八字於中閒，試思帝曰欽哉，何以驟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可通者固多矣，景卽遷書五帝紀而論，知二十八字之爲僞造，其當黜去無疑也，何也，帝紀於舜飭下

二女于嬀汭，如歸禮堯善之下，即云，乃使舜愼和五典，五典能從，乃偏入百官，百官時序，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文氣迪注，如水之流，誠所謂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者便知安國古文堯典止一篇，合舜典在其中，且無此二十八字明甚，炯遷五帝紀，倘雜采春秋國語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孟子、百家語成文，所謂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者是也，夫他說尚采之，信堯典有此二十八字，豈反刪而不錄邪，遷明云，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如此二十八字，出入經史，猶謂其不雅邪，自塗廩穿井，以及思舜鬱陶，瑣瑣事蹟，無不畢載，豈有高奕典册，又弁舜典之首，削而不錄，獨何心哉，知本無此二十八字決也，大都依託古人書，出自某人者，即其人自譔無疑，予嘗爲之說曰，張霸之獻百兩篇，即霸之僞造也，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託始鄭沖，即沖之僞造也，姚方興所得之舜典二十八字，即方興之僞造也，嗟乎朱子曰，陰符經決是唐李筌所爲，何故自筌說起，便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爲然，此其識見甚卓，而山陽劉廣文理超字阜之言曰，欲黜僞古文，請自二十八字始，可爲先得我心矣。

蘇子由古史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孔子處，以爲決非莊子之言，是後人竄亂莊子本文攙入，朱子亦言莊子此數篇甚俚，此其識見最高明，攷據甚精密，如舜典二十八字，正所謂後人截斷本文攙入者也，信孔傳舜典書有此，奚以直至齊建武時始出，而又直至隋開皇初購求始得邪。

然觀書序，原有舜典逸書，及汨作九共槀飫十一篇，皆爲舜事，閻子曰，此即後代作史法也，史有本紀，

爲一史之綱維，猶書有帝典，體以謹嚴爲主，故堯典所載，皆用人行政大者，其他節目，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汨作諸篇，蓋即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作史者，舉凡志傳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於本紀，尚得謂諳史家體要哉，

與氏謂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蔡傳則云，蓋史官泛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記先後之序，其說是也，觀史遷帝紀肇十有二州決川，亦在象以典刑之先，一如帝典次第，未嘗異也，予最愛其惟刑之靜哉下，詳述四凶獲罪之由一段，而曰於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云云，方是春秋紀事之體，自與尚書紀言者不同，

二十八字駁二

馮子曰，甚矣姚方興之二十八字，陋且謬，而其爲禍實大以深也，即欲橫截二十八字於其中，析帝典而二之，夫獨無其法乎，使此二十八字者，攙入四海遏密八音之下，月正元日格于文祖之前，世即有明知其非眞，夫誰敢議，蓋殂落而堯之崇位正其終，格于文祖而舜之即位正其始，於是焉攙入二十八字，弁舜典之首，何不可之有，爲其於義無害也，曷爲在釐降二女之下，愼徽五典之前，而遽曰古帝舜哉，或曰，稽古云者，以後史追記前史，似不嫌稱帝舜，不知此正與晚出之湯誓泰誓諸篇，於南巢未放，太白未縣之前，即稱王曰同一手筆，古史寬寧有此等書法邪，比即律以朱子綱目書法，亦與君非正統正系，則分注綱書之，及僭帝恆稱主之例相麗矣，彼但知襲諸篇首爲文，謂與帝堯一例，不與大禹一例，乃合於典

而弁讀，而不知其有乖大義，入於僭叛，至此極也，又案綱目改元例注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於目錄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凡若此類，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尤大，故今正之，汪克寬綱目考異曰，今按本年癸卯，章武三年，書建興元年，不書章武之年，然唐中宗景龍四年六月，睿宗即位，是年仍書四年，而分注睿宗景雲元年，至次年方書睿宗皇帝二年，則興元年疑誤，蓋綱目所書，皆春秋之法也，而謂孔子刪書，乃存此等僭亂之文，以昭示來學，三綱奚以明，九法奚以正，不特誣舜且誣孔子矣，侮聖言，非正法，惑亂後世，爲莽操懿藉口，其害匪細，夫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稱極明其爲臣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言避不敢當君也，及朝覲訟獄謳歌皆歸，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果若史稱帝舜於攝政之時，是篡而已矣，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堯在而舜帝，其謂之二天子與，其不謂之二天子與，吾今而知此二十八字也者，乃魏晉六朝革命之秋，陽稱禪讓而陰行篡奪之譏身符也，禮絕常典，君在即與彼將曰虞舜實然，嗚呼，禍萬世之人心，易兩閒之定位，充塞仁義，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始矣，邪說之害，烈於洪水，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豈不以此也與，堯老而舜攝也，非帝也，曰帝舜則非攝也，舜既爲天子矣，又率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孟子有以斷斯獄矣，

太史公五帝紀，於弟放勳立，是爲帝堯，於是首揭帝堯者三字，正其稱也，篇中言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者再，曰權授舜，曰卒授舜，一筆不苟，末采孟子語，而終之曰是爲帝舜，於是首揭虞舜者三字，不蒙上帝字，愼其稱也，因歎太史公此等書法，即何異春秋綱目，非僞譔二十八字者所能夢見。

駁蔡仲之命序中七字

尚書古文蔡仲之命，其篇端之序，依附左氏定四年傳祝佗語，其僞固不待言，予尤怪其略一一作異，使罅破綻，如羣叔流言乃致辟七字，不特與左傳異，且與今文金縢大誥異，又與豳風周公居東諸詩情事大異，是可怪也，周公聞流言，即避居東，所謂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也，於是居東二年，東人喜得見周公，而作伐柯、九罭、狼跋諸詩，其後罪人斯得，公作鴟鴞之詩以貽王，王因風雷之變，見金縢之書，乃禮迎周公歸，於是管蔡懼，遂與武庚叛，乃命周公東征，作大誥，此其次序明見詩書可考者，即祝佗雖約其辭，必云管蔡啓商，惎閒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此三語，般叛在其中，土討在其中，止與詩書相表裏，僞譔者妄易以羣叔流言乃致辟，夫一聞流言，而即致辟，此後世猜忌骨肉，忘行誅戮者之所爲，而謂聖人爲之乎，說詳金縢蔡傳，蓋緣孔傳誤解金縢弗辟，辟字爲刑辟之辟，此遂撰以致辟二字，又遷上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之文，直似周公不奉王命，而一聞流言，遽致辟之也者，無怪乎與大誥不合，且與祝佗王於是乎殺管叔之文不合也，南史何敬容嘗見職眞奚植用謝郁數書戒之曰皆讖言哉羗公旦東奔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實被虐過以自序未有受時章而衆親者也此見六，明時人亦未有誤解金縢弗辟爲致辟之辟者，即渾稱羣叔亦未當，孟子曰，使管叔監殷，又曰，管叔以殷叛，可見權在管叔，罪在管叔，實戎首也，故管叔則殺之，蔡叔則蔡之，誅首惡而寬脅從，法固應爾，觀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及其云者，從首至末之詞，自見輕重，即祝佗云，管蔡啓商，管蔡云者，從兄及弟之詞，亦分先後，今僞譔者云羣叔流言，羣者同然之詞，不分誰爲首誰爲從，奚以下文一則辟之，一則因之，又一則降之邪，同罪異罰，史

臣紀事詳明。決無是體。爲古文第七字之異耳。而大體戾如此。文義淺弱。又何論焉。（又案金仁山前編曰。逸周書作雒管叔經而卒。亦但云致辟。某是必因其縱而至於大辟之耳。而書俱不死。此所謂管叔生死者與。或死以正王法。生以全私恩。予謂不書其仲何也。此無他。爲蔡叔二字誤耳。或曰。豈成王周公眞欺死人邪。予爲之辯難。[illegible]）閩子謂蔡叔獲罪。蓋必具於編年之史。而不必贅序於蔡仲之命。此其識見甚卓。予案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氏注云。其書春秋尙書具存者。正義云。春秋是動作之事。故以春秋當左史所書。左是陽。陽主動。故尙書記言語之事。故以尙書當右史所書。右是陰。陰主靜故。（又云。春秋雖有言。因動而言。其言少。尙書雖有動。因言而動。其動亦少也。）乃知蔡叔獲罪事蹟。當時自另詳記動之史。何必贅入蔡仲之命邪。祝佗謂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乃古蔡仲之命發端第一語。決無可疑者。（閩子曰。首一嗚呼者。心惡其父而用其子。[illegible]）

閩子謂蔡屬漢汝南郡上蔡縣。爲其父子所封。未聞別地。孔傳卻云。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閒。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異哉。此惟周宣王弟友。初封畿內咸林之地名鄭。後徙溱洧之閒。施舊號於新邑。亦名鄭。未聞蔡復爾爾。予案漢汝南郡有上蔡縣。又有新蔡縣。一統志云。新蔡。古呂國之邑名。春秋時。蔡平侯徙都此。故曰新蔡。卻與新鄭施舊號於新邑事同。孔氏豈誤以蔡平侯所徙之新蔡。附會蔡仲所封之上蔡邪。（又案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孔傳所謂圻內之蔡。[illegible]）

[illegible]

論古音

古音與今音。判然大異。毛詩凡韻作某音者。乃其字之正音。非強爲叶也。焦氏竑乘所云。下皆音虎。（[illegible]）服皆音迫。（[illegible]）降皆音攻。（[illegible]）澤皆音鐸。（[illegible]）無一字作他音者。最因推此類具言之。如英今在庚押。而古皆作央音。淸人云。二矛重

英。下韻爲河上乎翺翔。有女同車云。顏如舜英。下韻爲佩玉將將。汾沮洳云。美如英。下韻爲殊異乎公行。楚辭、九歌、雲中君云。華采衣兮若英。下韻爲爛昭昭兮未央之類也。雄今在東押。而古皆作形音。無羊云。以雌以雄。上韻爲以薪以蒸。正月云。誰知烏之雌雄。上韻爲訊之占夢。（具曰予聖）九歌國殤云。魂魄毅兮爲鬼雄。上韻爲終剛強兮不可淩之類也。南今在覃押。而古皆作寧音。燕燕云。遠送于南。下韻爲實勞我心。凱風云。凱風自南。下韻爲吹彼棘心。株林云。從夏南。上韻爲胡爲乎株林。何人斯云。胡不自南。下韻爲祇攪我心之類也。儀今在支押。而古皆作娥音。柏舟云。實維我儀。上韻爲在彼中河。菁菁者莪云。樂且有儀。上韻爲在彼中阿之類也。憂今在尤押。而古皆作暖音。載馳云。我心則憂。上韻爲言至于漕。黍離云。謂我心憂。上韻爲中心搖搖。九歌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上韻爲風颯颯兮木蕭蕭之類也。風今在東押。而古皆作芬音。綠衣云。淒其以風。下韻爲實獲我心。晨風云。鴥彼晨風。下韻爲鬱彼北林。蒸民云。穆如淸風。下韻爲以慰其心之類也。宅今在陌押。而古皆作託音。鴻雁云。其究安宅。上韻爲百堵皆作。皇矣云。此維與宅。上韻爲增其式廓之類也。（[illegible]）好今在皓押。而古皆作吼音。（上去二聲）叔于田云。洵美且好。（吼上聲）上韻爲[illegible]好。下韻爲四牡孔阜。羔裘云。惟子之好。（吼上聲）上韻爲自我人究究之類也。他如天古皆作鐵音。威古皆作隈音。[illegible]古皆作必音。田古皆作陳音。（[illegible]）年古皆作寧音。弓古皆作經音。旂古皆作芹音之類。乃知字有古音。音有正韻。非關叶也。此篇就毛詩韻句舉之。得什一於千百耳。其他經文字不在韻句者。宜皆別有音。今失傳矣。可勝道哉。因悟古文尙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不但改古文從今文。抑且變古音從今音。可知予於讀之二字信之也。其所以必以今文字讀之者何。蓋欲使衆人易通曉也云爾。今使與人語。必謂英雄爲央形。南風爲寧芬。威儀爲隈何。爾澤爲必鐸。天年爲鐵寧。降下爲攻虎。服憂爲逼暖。好夢爲孔[illegible]。弓旂爲經芹。田宅爲陳託。則人益茫然。未解作何語矣。故至漢時古文之不得不改從今文者。勢也。卽古音之不得不改從今音者。亦勢也。然景一人之私言。人猶未信。則請更證以班孟堅語。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案志又云。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乃益快然。知吾說之不孤。而閻百詩云。古音至隋唐始變盡。漢時尙存。信然。

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讀之二字。千古曠解。乃知當時古字今字。古音今音。蒙曰。承師。亦別名家。（出二處句）（[illegible]）互有同異。所以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於石渠閣。章帝建初四年。詔諸儒講議五經同異於白虎觀。皆謂此也。觀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眞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尙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是其所云剖判彌遠者。蓋指改古文爲今文者言也。所云異辭乖疑者。蓋指變古音爲今音者言也。非高才生烏能受學哉。可見通古文尙書之不易易。

興國徵君論疏證第五卷纔書十九則

詩齜馳序云。衞懿公爲狄人所滅。鄭箋云。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公羊傳文。先生謂以懿公死爲滅。康成已先我而作是解。雖或未可以之解左氏。要說有做據。不妨兩存。景按杜預注云。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其存亡者。故稱滅。昭二十三年傳。何云未可以解左氏哉。

先生言十三經。經皆有傳。傳即在經之中。如十翼傳易。三傳傳春秋。皆不待言。爾雅。書詩傳也。戴記。儀禮傳也。儀禮。又自有子夏喪服傳。孟子即謂論語之傳也。可。孝經內有經有傳。其無傳者獨周官耳。景案金仁山氏曰。周官一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由是觀之。周禮非經也。傳也。恨今文周官不存。爲僞古文所淆亂耳。

先生謂觀康王之誥。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召公。西伯也。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將立王之右。畢公、東伯也。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將立王之左。右尊於左。亦不以師屈保下爲嫌。此言殆非也。蓋周人尙左。故賈傳新書。明堂之位云。常立於左。是太公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觀傳職篇。太師之任。太公職之。太保之任。召公職之。左右之分。視師保矣。康王時。畢公爲太師。師自應立王之左。左尊也。召公爲太保。保自應立王之右。右卑也。而豈師屈保下之謂哉。何休云。質家尙右。文家尙左。故樂記周公左而召公右。亦然。

顧命正義曰。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謂若霍光以大將軍領尙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光祿勳事是也。其人職卑。上攝高官者。謂之爲行。杜君卿謂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太常周澤行司徒事。如其是也。景謂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又知不自漢始。

春秋胡氏傳謂禹自司空進宅百揆。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以帝云作朕股肱耳目爲徵。先生駁之曰。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乃泛論臣義云爾。豈必股肱定屬師保乎。景案左傳屠蒯云。君之卿佐。是爲股肱。此未嘗定指師保言也。然展喜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此則確指師保言也。

李燾仁父言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他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皋陶。皋陶既沒。乃相益。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爲湯左相者。不足信也。先生曰。仲虺爲湯左相。見定元年。薛宰自遡其皇祖。曾居是官。或出成湯一時之權制。非傳法。下至襄二十五年。慶封爲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因於古未可知。景謂殷人尙右。虺雖爲左相。不過如後世佐貳副倅之屬。自不與伊尹等。商頌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其統於一相可知矣。若周人尙左。則慶封之權位重矣哉。

太史公商君傳趙良引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澤傳引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先生謂此皆在秦未燔書之前。適所引出全書百篇中。非也。秦燔詩書。獨未燔周史記。案漢藝文志云。周書七十一篇。注云周史記。乃知周史記亦名周書。趙良蔡澤所引。蓋皆史記之周書也。

先生謂西京末。以尙書爲備。而古文書書。猶以不誦絕之。景案西京末。猶有寶愛古文者。如杜林、衞宏、徐巡輩是也。杜林傳云。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抱不離身。出以示衞宏徐巡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衞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

合時務。然顧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觀此亦何嘗以不誦絕之者哉。況平帝時又立古文尙書。見漢書儒林傳贊。其所以星馳電逝。埃滅無聞者。斷在三國兵爭之會矣。王荆公論焚坑之禍曰。於是時始變古爲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秦何力之能爲。論尙未確。

班氏古今人表。師古稱其載古人名氏。與諸書或不同。先生云。如顧命彤伯。彤作師。虎臣、虎作龍。仲桓南宮毛。仲作中。毛作髦。此或出固見古文書未可知。景嘗觀南史蕭琛傳。得漢書序傳。以爲班固眞本。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則固不但見古文書。其作漢書。且皆古文字矣。此其確證也。

鄭樵曰。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鄭玄爲之注。使天下後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又馬端臨曰。唐藝文志。有今文尙書十三卷。注言元宗詔學士衞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楷書也。學者當別白觀之。

離騷洪興祖本。於多艱夕替之下。引徐鉉曰。古之字音。多與今異。如皂亦音香。乃亦音仍。蓋古音失傳。不可詳究。如艱與替之類。亦應叶韻。但失其傳耳。先生謂此即古音也。景謂替與藝同音。借亦與藝同音。替一音爭。此於六書義屬諧聲。猶江河義取於水。而以工可爲聲也。小雅詩云。以雅以南。古音能。以樂不僭。古音爭。便知聲字古音從無讀从聲者。

三百篇風字。凡六見。皆在侵韻內。方愔反。不作方戎反。景案九章哀郢云。悲江介之遺風。上韻爲聊以舒吾憂心。亦可證。

先生謂韻興於漢建安及齊梁閒。韻之變凡有二。前此止論五音。後方有四聲。說極詳明。又曰。郭舍人即

安爲諧語。漢書東方朔傳。師古注。諧者和韻之言也。亦可證。爾時無韻字。景謂漢書諧語。即史記滑稽。皆和韻之言。而滑稽二字。已見屈原卜居。爾時雖不言韻。卻是韻語之始。晉宋齊梁閒。人每作諧語。非詩也。即郭舍人諧語之類。如南史謝靈運傳。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所云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靑靑不解久。星星行復出。此非諧語之語而何。[illegible]

字有古音。以今音繩之。祇覺其扞格不合。猶語有北音。以南音繩之。扞格猶故也。人知南北之音繫乎地。不知古今之音繫乎時。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今吳人無此音也。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今江淮閒無此音也。呂氏春秋云。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高誘注。呿開唫閉。顏之推謂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爲矩。惟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臺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爲知音矣。先生之說云爾。景案古之字音。多與今異。不特如徐鉉所云皂音香。乃音仍也。如杜子春云。帝讀爲定。[illegible]讀爲湛。摯讀爲驛。甕讀爲戲。䃂讀爲徵。[illegible]讀爲嚐。[illegible]讀爲陵。筍讀爲選之類。鄭司農蠶讀爲徽。瓊讀爲錢。硯讀爲袞。陂讀爲罷。紛讀爲粉。[illegible]讀爲[illegible]。比讀爲庀之類。鄭康成敦讀爲燾。獻讀爲犧。[illegible]讀爲[illegible]之類。今亦未嘗有此音也。又有一字異音者。[illegible]杜

予春讀爲奇。鄭康成讀爲掎。爛。杜讀爲權。鄭讀爲雀勦。杜讀爲助。先鄭讀爲縛。燒。杜讀爲役。鄭讀爲鑄之類。不可殫述。乃知古音失傳久矣。先生云。地隔百里。音即變異。而謂時歷千載。音猶一律。尚得謂之通人乎哉。誠哉是言也。

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以山川物產。歷千年而不變也。此言信然。然偶舉國風一二物。以驗其餘。衛詩多言桑。（如桑中桑田之類）今懷、衛、澶、相、滑、濮、等州。皆衛地也。古稱桑土之野。至今土肥宜桑。鄭詩芍藥。至今溱洧之地。富有之。他如瞻彼淇奧。菉竹猗猗。漢武帝塞瓠子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則淇園多竹。振古如斯。碩人詩云。葭菼揭揭。蓋河中之葭。得氣最厚。北魏信都芳。以律管吹灰之術。得河內葭灰用之。應節便飛。餘灰即不動也。他如唐、魏、秦、齊、所詠草木禽獸。至今不易其土性。皆信而有徵。固不獨楛矢石砮之出肅愼氏爲然。（先生謂肅愼氏地今寧古塔東去一千里曰混同江江邊有楡樹松樹枝幹枯墮入江爲波濤所激蠹不知幾何年化爲石可取以爲鏃鏃化者上松次之西南去六百里曰長白山山嶽之陰及黑松林叢生楛木可取以爲矢實堅而貞又有鳥曰海東青鷙舉也）九歌在當時人所通曉。無煩注明。故最賞此通人之言。（先生謂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辭止此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釋書辭如此僞作大禹謨者誤九歌未聞遂倒裝於前云云）所以六經所載多事之綱目。其詳當各有傳傳之聖人。決不若後代之饒舌屑屑。自言之而自解之也。朱子嘗言周禮中多說事之綱目。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竊謂此必詳周官傳四篇中。今可惜亡矣。朱子又言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形名度數。是人人通曉。不消說出。先生此條。冀與朱子二說相發明。使七政六宗五瑞三帛及五典等。必皆一一自下注解。如郤缺引夏書云云。此直傳而已。何以爲經。

按漢藝文志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近日有人援此以表章爲古樂經。與禮經並配。亦不有致。景頤之先儒曰。樂經之失傳。乃其鏗鏘鼓舞。許多度數節奏亡焉耳。班氏曰。周衰禮壞。樂尤微眇。以音律爲節。又爲鄭衛所亂。故無遺法。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雖云與制氏不相遠。然其道寖以益微。即如大司樂之九夏。乃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他如六樂九變。所爲一變而致羽物。再變而致贏物之類。亦第言其變。而不詳其所以變。則樂之有記而無經者。時勢使然。惟孔子語魯太師樂一章。其節奏可想見。劉子念臺。以爲備四時之氣。此則可爲樂經冒子。大司樂章。未足以當之。

假古體以運古事。豈惟六朝學士家。有此種撰著哉。自漢以來。已有之。案藝文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云近世爲太公術者所增加也。文子九篇。云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也。黃帝君臣十篇。云起六國時。與老子相似也。力牧二十二篇。云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黃帝。泰素二十篇。云六國時韓諸公子所作。大命（古禹字）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景頤疑大禹謨及五子之歌。（盤銘有僞以下）必多采用之。神農二十篇。云六國時諸子。疾時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伊尹說二十七篇。云其語淺

薄。似依託也。景頤疑今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諸晚出古文。必多采用之。鬻子說十九篇。云後世所加。師曠六篇。云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也。務成子十一篇。云稱堯問。非古語。天乙三篇。云天乙謂湯。其言非殷時。皆依託也。景頤疑仲虺之誥及湯誥中必采用。黃帝說四十篇。云迂誕依託。以上凡十三種。可見西漢時。即有此等撰著。至於如是之多。以僞亂真。爲晚出古文嚆矢。其源遠矣。其流毒長矣。臨孔衍之三書。王通之百二十篇。廣溥之舉誥。顏延之之庭誥。夏侯湛之昆弟誥。白居易之補湯征。蘇伯衡之周書補亡三篇。較之漢藝文志所依託諸書。乃其幺麼者爾。

先生謂其源自王莽之作金縢。而不知漢武時。其諸書之依託。已如此種種。又遠在王莽前矣。或曰。子奚以知此等書漢武時即有。安知不在東漢邪。曰否。司馬遷非武帝時人邪。其見於列傳者。如管、晏、申、商、蘇、張、孫、吳、呂覽、孫卿子、魏公子、魯連子、虞氏春秋、等書。皆詳載藝文志。則以上十三種。皆備於漢武時可知。案志云。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吾是以知諸書之皆備也。更證以武安侯列傳。蚡辨有口學盤盂諸書。應劭注云。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今見藝文志所載有孔甲盤盂二十六篇。益知武帝時。諸子傳說。皆充祕府。信不誣矣。

解春集文鈔卷第九

淮南子洪保二

論疏證第四十九與閻百詩書

國語。伶州鳩與景王論武王曰。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先生曰。斯時武王僅有三軍。六師未備。謂爲追書者之常。其義有說。大雅棫樸之三章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周王。文王也。亦未有六軍。故鄭箋曰。二千五百人爲師。今王興師行者。殷末之制。未有周禮。（句）五師爲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周官序官云）觀義疏最明。夫以六師言。則一萬五千人。以六軍言。則七萬五千人。是師少而軍多也。又易師卦注云。多以軍爲名。次以師爲名。少以旅爲名。師者。舉中之言。此軍師名實。確有別者。蓋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或論當時之實。若此詩六師及之。及之云者。是據當時實事論也。不得云追書者之常。文王既有六師。則武王大遞六師。又何疑之有。

又案鬻子云。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蓋以實言之。則三軍也。專辭也。以名言之。則六師也。統辭也。

抑觀衛氏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則此六師及之。其殆賜弓矢專征伐之後乎。先儒以西伯戡黎爲武王。則武王襲爵如故。專征如故。即掌六

師也。固宜。太史公誤處甚多。難以更僕數。姑舉一事。如衛世家云。莊公娶齊女爲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爲夫人云云。禮。諸侯不再娶。時莊姜故在也。左傳。唯曰又娶於陳。不言爲夫人。而世家云又娶陳女爲夫人。非也。左傳。唯言戴嬀生桓公。莊姜養之。以爲己子。不言其死。而世家云完母死。亦非也。是時莊公有立州吁意。故石碏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云云。而莊姜日月之詩。致怨於胡能有定。反覆言之。正謂完位未定也。杜預云。完雖爲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是完不爲太子也。左傳唯言莊姜以爲己子。不言爲太子。而世家云命夫人齊女子之立爲太子。又非也。夫傳一事而有三非。史記失實者多矣。他如周本紀。旣云武王上祭於畢。然後東觀兵。至作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其可信乎。若先生所云景帝前輒曰太守。（郡守更爲太守。始景帝中二年七月。）此特小誤耳。故廣論之。

鶴子車戰。信矣。故三軍亦信。此與孟子革車三百乘。及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兩皆同。夫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若以二千五百人爲師。準六師之數。止一萬五千人耳。故六師名也。非實也。觀武王誓戰之辭。但及於御事之司徒司馬司空。而六卿弗備。是仍大國三軍之制。信然。且此三卿。公劉迄召公以來有之。非自武王始。觀緜之詩曰。迺召司空。迺召司徒。可見。故凡此類。如造舟。皋門應門冢土。六師。後遂與以爲有天下者之制。而皆非追書之也。若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此則皆備天子六軍之制。又非徒名焉而已。

疏證第五十四

春秋書時。胡安國傳。謂爲夏時。秦晉十有三年春。蔡傳謂非建子之月。胡蔡皆名儒。而所見如此。眞可怪也。先生以歐陽與仲廷之言爲破的。（吳曰。若從胡氏。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閻子云其破的如此。）茲請更舉一確證。以堅學者之信從可乎。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某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旣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夫明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後世儒者。猶以不改月紛紛聚訟乎。故曰羣言淆亂。折衷於聖人。先生破的與語。必以此爲談言微中也。

又案左氏傳。梓愼有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尤鑿。然先生取與語。乃改時。非改月也。則左氏開卷便云元年春王周正月。杜註。言周以別夏殷。其精也如是。

疏證第五十五

客有問於僞子曰。寧都魏冰叔。以管蔡流言而曰孺子。明明屬出叔父口語。其解絕佳。閻子何非之深也。僞子曰。客意云何。客曰。今文書周公稱孺子者七。叔父故也。非叔父其曷敢然。即曰召公亦嘗稱沖子矣。召公固叔父也。皆非皇甫謐之解爲然也。（士安云。召公。文王之少子。孔氏已駁之。）燕世家旣稱與周同姓。雖周又稱周之支族。則亦王之所謂伯父叔父也。伯父叔父。而猶不敢孺子小子之。嗣曰沖子而已矣。矧其他臣敢曰孺子。矧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然鄭氏註爲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不聞其曰生名之爲孺子。死亦曰孺子也。乃閻子以此禮律成王正當喪之日。且謂其稱不易。奚以成王旣免喪

而周頌閔予訪落敬之三詩。皆稱予小子。如云。古人質。年長則冠之。年幼則孺子之。奚以周公者而返政。而君奭篇猶曰予小子旦乎。凡此皆說之難通者也。僞子不能答。旣而思之有間。曰。客亦嘗讀左氏傳乎。魏子著左氏經世編。其果盡解傳義否乎。客曰何謂也。曰傳之稱孺子也。其臣則然。其朋友則然。初不計其爵。此古人之質也。奚以徵之。如襄二十三年傳。胥午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昭八年傳。子良之臣曰。孺子長矣。子旗詰桓子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十六年傳。宣子曰。孺子善哉。又哀六年傳。鮑子曰。女忘君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陳僖子曰。夫孺子何罪。謂其君荼也。而豈其皆叔父也哉。善乎閻子曰。凡著一書。必明於古人名物訓故。而後可以號通識。不通而解經。猶盲者而妄道鄰女之妍媸也。必不然矣。必不然矣。客卷舌而退。

漢平帝崩。王莽立宣帝玄孫嬰年二歲者。號曰孺子嬰。閻子曰。豈莽亦叔父乎。按莽嘗曰。臣事要學周公。故孺子之名亦仿之。山公所以只引左傳。不及漢書。有見。

疏證第五十六

孟子集註云。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閻子駁之曰。氣不得伸。可解鬱字。若思。則與陶字何涉乎。因謂古來相傳訓詁之學。至宋人而亡。朱子尤其著者。不知此正朱子篤信訓詁處也。胡可厚非。按禮記祭義。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鄭康成註云。思念旣深。如覩親將復入也。朱註思之甚本此。左氏昭二十九年傳。蔡墨曰。鬱湮不育。杜元凱註云。鬱。滯也。湮。塞也。朱註氣不得伸本此。夫以氣不得伸解鬱。而以思之甚解陶。又皆本於鄭杜而爲之說。朱子之篤信訓詁。可謂勤矣。第以不引爾雅釋詁。鬱陶。繇喜也。爲可惜耳。雖然。朱子問學精潤。豈與讀爾雅未熟者比邪。正恐當日壓於晚出古文五子之歌。及孔安國書傳。而姑爲折中之解耳。此朱子盡信書苦心也。夫誰知之。吾於此益歎作僞者。至於彙大儒而使之莫敢申其獨智。其惑亂千古之俗學。又何論哉。

閻子此篇。所引書最博。而義亦曉暢。如爾雅郭璞註。邢昺疏。孟子趙岐註。孔安國書傳。薛君韓詩章句。楚辭十七卷王逸九辯註。太史公五帝本紀。檀弓鄭註孔疏。以至揚雄方言。張揖廣雅。文選詩。廣韻。及朱子集註。可謂元元本本。大雅閎達者矣。抑獨不引王風君子陽陽之詩何也。其二章曰。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毛傳云。陶陶。和樂貌。鄭箋云。陶陶。猶陽陽也。夫詩人旣明下註腳曰。其樂只且。則以樂訓陶。其何疑之有。

疏證第五十八

金仁山謂史遷作齊世家。四嶽爲其祖。而總敍齊又伯夷之後。則是齊有二祖。閻百詩謂其謬。遠自國語來。仁山蓋未知也。周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大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鄭語史伯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又曰。齊侯姜之儁也。一以爲四岳。一以爲伯夷。同出一人手。而錯互至此。然則宜何從。曰云四岳者是也。觀太公望曰呂尙。子丁公曰呂伋。系出四岳也明甚。韋昭曰。伯夷四岳之族也。誰使爲一人。且伯夷典舜三禮。未聞佐堯。已明與

書悖。他尙是情哉。閻子之說。可爲詳且確矣。然仁山辨伯益伯翳爲一人。史遷誤析而二。則誠然也。按史記周孝王曰。昔伯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云云。是伯翳卽伯益也。余嘗怪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其乖迕錯亂。較甚子長。馬班皆良史才。猶尙如此。而況其他乎。甚矣著書無誤之難也。

按國語亦本無誤。蓋申、呂、齊、許。皆同姓也。故國語史伯曰。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呂方強。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不惟國語云云。觀王風揚之水三章。可見甫卽呂也。尙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爲甫。左傳楚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觀此。則申甫與許不惟同姓。而且接壤可知。

疏證第六十

閻先生疏證第六十。與愚所見。互有同異。習其讀者。不可不察也。故詳著於篇。

一

其曰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也。其說非也。自契初封商。瞽迪子云。在大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雒商是也。（卽今陝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商山故得名。）契生昭明。遷砥石。（此見世本。其地先儒無言。不知所在。）昭明生相土。遷商邱。竹書載夏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於商邱。左傳所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唐爲宋州。宋爲睢陽郡。今爲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季本云。地稱商邱者。其亦因契本封商以名邱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中間計三十四年。魯語及祭法。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書以爲殷侯子亥。蓋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而爲有易之君綿臣所殺。國統幾絕。振生微。字上甲。乃殺綿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而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故殷人報之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白虎通亦云。殷道尙質。故直以生日名子。而譙周以爲死稱廟主曰甲也。蓋生稱其名。死則以其生之名爲廟主也。於理或然。）微生報丁。（皇甫謐云。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爲成湯。竹書載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上距微殺綿臣之歲。凡一百三年。所謂殷侯者不知何名。其主壬主癸之倫乎。自歸商邱之後。又二十五年。則爲桀在位之十五年。實成湯爲商侯之元年。於是復自商邱遷於亳。書序謂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是也。竹書自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之後。皆稱殷侯。自帝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之後。又稱商侯耳。則殷侯自夏帝泄以來皆然。至湯始復商號。（竹書桀十五年。商侯履遷於亳。）曾謂盤庚以前。無殷稱乎。

二

其辨三亳甚詳。以爲湯都穀熟是已。謂不遷偃師非也。余嘗按所謂八遷者。契始居商。一也。昭明居砥石。二也。相土居商邱。三也。冥離商邱。奉命治河。四也。子亥遷殷。五也。孔甲之時。復歸商邱。六也。及湯自商邱遷亳。七也。或曰。是謂七遷。何云八。曰不然。古今相傳。咸謂偃師穀熟皆湯所都。而景亳則湯會諸侯之處。

是謂三亳。皇甫謐云。蒙、北亳也。穀熟、南亳也。偃師、西亳也。蒙、卽景亳。與穀熟近。是湯曾都二亳。則八遷也信矣。或曰。然則復遷偃師奚爲。曰。此書序所謂從先王居也。今按其書篇名曰帝告釐沃。告與嚳通。釐之言來。蓋謂從帝嚳而來居於沃土云耳。（孔安國說略同。）而水經注言帝嚳之墟在禹貢豫州河雒之間。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是也。使湯不都偃師。何得云從先王居乎。又鄭玄亦云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地理志又謂尸鄉殷湯所都。然則湯之居偃師明矣。水經注云。闞駰曰。湯都偃師。嚴粲謂湯自南亳遷西亳。與書序合。斷可信也。

三

閻先生惑於皇甫謐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之說。而予酷信書序從先王居之文。湯遷西亳無疑矣。或曰。西亳何以名偃師也。曰周名之。武王克商。偃息師徒於此。故名。其初則西亳也。湯名之也。湯之創業。實始於茲。故曰。朕哉自亳。若景亳則本名殷。地在北蒙。特以其近亳。故曰景亳。又曰北亳。當上甲父子之世。所謂遷於殷者。卽景亳也。以竹書證之。自成湯居亳之後。歷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小庚、小甲、雍己、大戊。八君皆居亳。至仲丁始遷於囂。歷外壬而河亶甲。自囂遷於相。祖乙元年。自相遷於耿。二年圮於耿。自耿遷於庇。歷祖辛、開甲、祖丁。皆居庇。及南庚。二年遷於奄。歷陽甲而盤庚。至十四年。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書盤庚篇。所謂先王恪謹天命。不常厥邑。於今五邦者。合囂、相、耿、庇、奄而言也。自相以下。疑皆在河北。至盤庚始遷河南。書所謂惟涉河以民遷者。史記惟言仲丁遷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與竹書小異。然要之竹書爲嚴矣。竹書稱北蒙曰殷。於此始知殷之所在。殷又名北亳。故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是也。史記。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指北亳。非西亳也。而後人多以爲偃師誤矣。是史記無誤。而註者誤也。閻先生曰。誤自史記。何哉。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更號曰殷。其後歷小辛、小乙。以及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皆居殷。及庚丁之子武乙。始去殷。遷河北也。此皆歷歷考之經傳史書。若合符節者。或譏余信竹書太篤。雖然。余聞之閻先生曰。史記誕處不可信。然其可信者。又確不可易。余於竹書亦云。

四

或問盤庚渡河。將治亳殷。吾子獨以爲北亳。非西亳者。果何據而云然。余曰以商頌玄鳥篇。景員維河。殷武篇陟彼景山證之。灼然可信。是所謂景亳也。景亳也者。北亳也。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而名。寰宇記云。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玉海云。高四丈。今屬拱州。按宋之應天府。卽今歸德府也。府城東南有亳城。卽穀亳也。拱州今爲睢州。朱子集傳云。員與幅隕義同。蓋言周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補傳云。殷都帶河。盤庚所謂惟涉河以民遷是也。蔡傳謂亳殷三面依山。鄭氏謂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是也。夫惟亳殷有景山。而景亳在蒙地。盤庚所遷。其爲北亳。非西亳也明甚。或曰。是誠然矣。第景亳乃湯盟地。非湯都也。而史記以爲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何也。曰。司馬子長見盤庚篇有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故信湯實都之。不知湯在亳殷以會諸侯。而不定都殷。故

不更國號，及盤庚遷都殷，實上甲微舊蹟，因而復號曰殷耳。此可見殷土芒芒，乃亳殷，非商邱也。而閻先生既誤信盤庚遷偃師，又誤解殷土即商土，甚矣窮經無謬之難也。

五

予嘗聞之閻儲何楷曰，商頌玄鳥，高宗報上甲微之樂歌也。其言信。或問何微。予曰，以宅殷土芒芒，殷受命咸宜二語知之。按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而孔叢子論書篇云，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備公，功德前行，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某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又按竹書，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於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沈約注云，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至殷武丁十二年，報祀上甲微。是書信而有徵，故宅殷指上甲微也。自微時已書稱殷侯，其後世反於商邱，乃復稱商侯耳。祀上甲微，而必推本契之始生者，所謂微能率契者也。芒芒，大也。九有，九州也。左傳芒芒禹迹，畫為九州，本此。武王，湯也。史記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亦本此。或曰，上甲微之時，所

即云宅殷土芒芒者，何也。曰，微既滅有易，至帝不降三十五年，復滅皮氏，則殷土地之大可知。傳至武湯，正域四方，方命厥后，則遂奄有九有也。命即昭四年傳，商湯有景亳之命，蓋景亳即殷地，自上甲微居殷，而國始大，其後湯復即其地以命諸侯，而王業肇基於此，故詩人詳述之，非徒闡揚祖功，亦以讚美今日都殷之得地耳。故下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殷土即景亳，景亳即上甲微舊蹟無疑矣。或曰，先生之說也詳而典。

或問上甲微為湯之祖，大禘追其祖之所自出，則此詩及長發篇，次皆當居商頌之先，而正考父校商頌於周大師，乃以那為首，何也。曰，湯為商室開基之祖，四時有祭，上甲報於每歲之大嘗，及大禘之禮，終王而一舉，皆以義起者耳，烏得先。

玄鳥序，以為祀高宗也。然殷武序亦云然，不應有兩詩，故鄭氏謂祀當為祫。祫，合也。高宗崩，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按鄭據春秋之禮，以解殷禮，已不足信，況其所援引者，率多附會不經，楊氏已闢其有四妄矣。朱子集傳但云，此亦祭祀宗廟之樂，亦汎甚矣。斷為高宗報祀上甲微，確有典據，不可易也。

六

雖然，典吾弗敢居，詳則有之，抑猶未也。嘗觀爾雅九州之名，與夫職域所至，既與舜典異，又與禹貢異，後

世皆莫得其說。先儒以為殷制。觀乎玄鳥詩，奄有九有，其說誠然。春秋命曆敘，八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為九州，謂之九囿。有與囿同。古文省，故今即爾雅致之。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有舜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青人於徐，梁人於雍，并人於冀也。既分禹貢冀州之地，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於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燦然可考，而其山川道里，亦以繪擧。至周人則又分冀為并，而併營於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於青。王制注云，殷湯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分為九州，而建千七百七十三國。章章如是，而易氏云，殷人九州之制，不見於經傳，是以後世費辭焉，亦已固矣夫。予因究是詩，凡兩言殷，兩言商，皆確不可易。蓋自契始封商也，故曰降而生商。上甲微已遷殷也，故曰宅殷土芒芒。湯有天下，國號商也，故曰商之先后。自盤庚遷殷，至武丁孫子也，故曰殷受命咸宜。商則曰商，殷則曰殷，如天地之判高下，涇渭之分清濁也。其名不淆亂，義難動搖如此。而閻先生乃謂詩人以武丁所都之地名，上歸其先人，果何說也。蒙甚惑焉。

七

予嘗綜商殷先後遷都之故而觀之，契自唐堯甲子，受封商。及昭明遷砥石，相土遷商邱，無論已。先是，仲康時遭后羿之亂，命世子相出居商邱，依邳侯。及相即帝位，元年居商，而其時為商侯者，相土也。國既為帝所居，則不能有其國，而相土又有作乘馬之功，故帝以前所居之商邱與之。再傳而使冥治河，久於其職，不能復居商邱，竟以勤事死，故又復遷殷。此皆奉帝命而遷者也。殷其前稱商侯，後稱殷侯，蓋帝憫冥以死勤事，故錄其後人而續封焉。殷地負山帶河，是以有為。遷殷之後，既能滅有易，滅皮氏，商業自是慎興。故展禽謂上甲微能帥契，言其能率循契之功是也。然則微之子孫，即宜長守此土，而何為乎復遷於亳。殷之不得不遷者，勢也。方是時，帝孔甲即位，擾豕韋遷，劉累為諸侯者，必皆警懼不安，而殷負方張之勢，當尤為帝所忌，故不得已而復歸於商邱，亦姑以避禍耳。至湯而勢又浸盛矣，然僅能遷於亳，未敢問及故封。及夏臺既釋之後，諸侯皆賓，克有維滅溫，勢日以大，因是會諸侯於舊國。（亳州景）而此時桀亦無如

之何也。然湯以載亳而興，方規進取，故不急急於遷都。及王業已成，則又從先王居，而定鼎於偃師。數傳而仲丁遷囂，豈無故而去祖都哉。當雍己之時，商道寖衰，諸侯不至，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殷復興，諸侯歸之。仲丁，大戊子也，意必大戊為之經略，以囂當四方道里之中，朝覲會同，最為便利，又滎陽在成皋嚴險之地，依山避水，故於此圖遷焉，誠遠計也。然無如河決為患何，自是而相、而耿、而庇、而奄，總受河之虐。於是盤庚復遷殷，其事載商書，今文甚具。遷殷之後，武丁祖甲復興。七傳至武乙，徙河北，為雷震死。自是之後，又復居殷。迄紂亡，乃在朝歌耳。（季本謂書必為離宮於此而居之，蓋亂世之君所為也。）自契至成湯八遷，而湯從先王居，仲丁至盤庚五遷，而盤庚復治亳殷。至武乙而徙河北，至紂而居朝歌。溯契受封以至商亡，始唐甲子，迄紂戊寅，凡一千一百六十五年，四十有一主，共十七遷，載於經史，縣縣可證。洞若觀火，明於龜卜，而人不稽古，何哉。

八

閻先生謂桐非湯葬地，辨之甚詳。（殷本紀註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據書序之言，宮字明。故史記得乎說，不載桐為湯葬地。蓋晉附孔傳出，始有是說，蓋錯此。）

（乘翼是漢武帝時已知湯葬處矣崔駰□書如劉向諫成帝曰殷湯無葬處……）歟，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薄縣，注云，有湯冢，按薄與亳，音義同，新序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是薄即亳也，皇覽云，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又云，伊尹冢在濟陰己氏平利鄉，亳近己氏，漢書音義，臣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冢，己氏有伊尹冢，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又有伊尹冢，皆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其說不一，要湯葬亳，自無可疑，桐地近亳，而伊尹營宮其側，俾還先王，亦無可疑，惟放桐三年，即歸於亳，爲左於孟子六年之義，是當辨者，詩云，采芑采芑，非無以下體，取節焉可也。

九

皇甫謐不信湯都偃師，以爲考之事實，學者失之，如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是即亳與葛比（□□）也，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葛鄉）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爲之耕，今梁國自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故謂寧陵與商邱接壤，士安解湯居亳之義是矣，若謂其後并未嘗遷都偃師，則大不然，按竹書，夏桀十五年，湯自商邱遷於亳，則葛之爲鄰，當在偃師未遷之先也，遷於西亳，必在葛征既始之後也，又何疑焉，蓋三亳中，南亳北亳相去甚近，北亳在今商邱北五十里，地有景山，是謂景亳，南亳在今商邱東南四十五里，二亳雖在封內，無所事遷，所爲遷者，蓋遠徙之名耳，遠徙則自南亳而遷西亳，斷可信者，且夫論古亦貴大端得焉耳，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苟有所疑，雖闕焉可，師心臆解，徧增其陋，況乎古今地形，變遷名號，沿革亦異，執古以御今，猶索馬於唐肆也，士安徒以寧陵故，而疑偃師之遠，何異因噎而廢食乎，班固有云，學者安於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噫。

十

閻先生謂玄鳥詩，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云宅商土芒芒，易商爲殷，文字宜然，嗚呼，何其繆也，詩三百篇，其重句疊字，不知凡幾，聊舉一二，如江有汜章，不我以，不我以，不我與，不我與，不我過，不我過，叔于田章，巷無居人，豈無居人，巷無飲酒，豈無飲酒，巷無服馬，豈無服馬，汾沮洳章，美無度，美無度，美如英，美如英，美如玉，美如玉，園有桃二章，皆曰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碩鼠三章，則曰適彼樂土，樂土樂土，適彼樂國，樂國樂國，適彼樂郊，樂郊樂郊，鳲鳩四章，則曰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國人，正是國人，如此之類，未可更僕數，然猶曰疊句耳，不知古人詞亦重用，如行露之首章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重二露字，簡兮之卒章曰，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重三人字，株林之首章曰，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重二林二南字，然猶曰風也，乃小雅大雅亦然，六月之卒章曰，飲御諸友，又曰，張仲孝友，重二友字，（小雅）大明之六章曰，命此文王，又曰，篤生武王，重二王字，民勞之二章曰，汔可小休，又曰，以爲王休，重二休字，板之六章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蕩之首章曰，蕩蕩上

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皆重二辟字，雲漢之三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重二遺字，不惟雅也，頌亦然，執競卒章曰，威儀反反，又曰，福祿來反，賚一章曰，敷時繹思，又曰，於繹思，此可見當有非文，雖周納爾，況商道尚質，而謂恐其重一商字，乃易爲殷，有是理乎，請即以商頌徵之，那，其首篇也，其二章曰，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六句三韻，疊用聲字，奇絕千古，蘇軾作潮州韓文公廟碑詩曰，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裳，開章三句，疊用章字，愈疊愈古，乃有無知小學，譏其牽率，妄加塗竄，何異蚍蜉撼大樹也，凡觀文字，固須有識，尤貴潛思，不然與耳食何異，此皆學者所宜審，余故長言之。

解春集文鈔卷第十

雜著一

漢武帝不贖昭平君死罪議

漢武帝女弟隆慮公主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爲其子昭平君豫贖死罪，帝許之，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繫獄，廷尉請論，左右爲之請，帝垂涕歎息良久，卒加法焉，而哀不能止，褚子曰，帝行法無所假借，則善矣，吾獨恨其欺死弟而背生甥，則輕諾之過也，何也，方隆慮豫贖死罪時，帝宜即以流治之所云者，正告主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不許其請，然後慰之曰，弟無憂兒子也，吾擇嚴師傅以教之，使不至於犯法而已，豈不恩義兩全哉，既許之而復殺之，是帝自食其言，而安忍無親也，貳命不信，賊恩不仁，教赦亡素不義，一事三失，誠何及矣，且安知昭平君不恃帝許而日驕，遂敢於殺人犯法乎，昔絳灌等以竇長君少君所出微，爲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二人卒爲退讓君子，帝計不出此，許之贖以驕之，使至於恃恩觸法，而又毅然殺之，嗚呼，死者復生，而有不愧乎其言哉，吾嘗攷帝行事，雖法立而誅必，然於羣臣之當斬贖爲庶人者，實繁有徒，如蘇建、公孫敖、張騫、趙食其之屬，皆是也，他如膠西王端至驕暴，所殺傷二千石甚衆，帝未嘗問焉，而霍去病射殺李敢，帝爲諱云鹿觸殺之，其誣先帝之法不少矣，昭平帝之自出，又尚帝女夷安公主，猶不得比於議親議貴之條也，何

故且帝赦天下殊死以下.凡數見.若昭平者.辭殺非故.獨子可矜.即在齊民.告災肆赦.亦宜及之.帝又嘗發罪人.以擊南越.募死罪爲兵.以討朝鮮.赦囚徒.發惡少年.而出敦煌.及七科謫爲兵.以伐宛.安在死罪必不可贖.而獨忍於昭平君.試法耶.然則主之豫爲贖者.乃所以曉其死也.帝之輕於許者.乃所以果於殺也.而東方朔猶以誅不擇骨肉.爲王道蕩蕩.吾謂適開剗薄寡恩之路而已矣.死而有知.隆慮大[illegible]門.帝乘言焉.將何以答.

光武遷呂太后廟主議

光武中興.遷呂太后廟主於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袁宏乃曰.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爲貶黜者乎.陋哉斯言.光武告祠高廟敕語.仁之至.義之盡.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呂后淫虐不道.謀危社稷.是高皇帝之罪人也.絕不爲親.誼曰非禮.赤眉發掘諸陵.呂氏之屍.遂遭汚辱.是天褫其魄.假手赤眉.以昭大罰.而尚可崇廟.享配地祇也乎.光武貶黜之也固宜.薄太后母德慈仁.子孫延祚.誠非溢美.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配食高廟.豈過舉哉.或曰.薄非適也.非適而媲后.非禮.是不然.春秋文四年.書夫人風氏薨.風氏.莊之媵.僖之母也.媵而稱夫人稱薨.且書葬我小君.成風.非以子貴故耶.後此三書.一宣八年.一襄四年.一昭十一年.皆書夫人.書薨.書葬我小君.無異辭焉.而謂薄太后親生孝文皇帝.賢明臨國.猶不可以上尊號乎.今夫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陰陽等耳.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陽滅陰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請之而已.大水者.陰滅陽也.是卑勝尊也.逆節也.日食亦然.故鳴鼓而攻之.朱絲以脅之.爲其不義也.董子曰.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絕母屬而不爲不孝義.是道也.夫豈袁宏所能知哉.

濮議議

宋兩制官議.以濮王稱皇伯父.歐陽子則援儀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及開元禮爲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爲所後父斬衰三年.是所後所生.皆稱父母.古今典禮.無改稱皇伯之文.此言良是.嘗觀史官兩漢時.雖叔姪皆稱父子.未有本生之父.顧改稱伯叔者也.疏廣謂兄子受曰.豈如父母相隨出關.蔡邕叔父質爲程璜所中.邕自陳表.謂欲陷臣父子.由是觀之.即爲有本生之父.而可改稱伯者哉.夫宣帝之失.在立廟京師.不在稱考.始議謚時.有司奏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當時固未嘗以史皇孫稱考.爲有妨於昭帝.則安得以濮王稱考.爲有妨仁宗乎.然可以稱考.而不可以稱皇.歐陽子謂恭王稱皇.乃師丹所非.此則遂非文過之辭.後世竟爲張桂藉口.言可不慎乎.吾故著之.以爲議大禮者取衷焉.

旅獒說

闕子駁尚書古文旅獒云云.深有昧乎其言也.古人字多假借.有以[illegible]相近而假之者.有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蓋嘗論經史中字多不從本字爲文.若劉之爲殺也.[illegible]蔡之爲放也.[illegible]雖之爲匱也.[illegible]旬之爲均也.[illegible]音之爲陰也.妃之爲配也.平之爲便也.他如昔讀爲矜.[illegible]讀爲犫.[illegible]羨讀爲儀.[illegible]建讀爲展.[illegible]浮讀爲罰.[illegible]政讀爲征.[illegible]貍讀爲埋.[illegible]莫讀爲定.[illegible]冥又讀爲婷.[illegible]修讀爲滌.[illegible]果讀爲裸.[illegible]爲釋.[illegible]繩讀爲孕.[illegible]个讀爲幹.[illegible]讀爲注.[illegible]讀爲孔.[illegible]讀爲終.[illegible]讀爲遠.[illegible]讀爲遙.[illegible]讀爲公.[illegible]

[illegible]六義.[illegible]有三十七義.[illegible]有四音.[illegible]有五音.[illegible]有七音.[illegible]有八音.[illegible]有九音.[illegible]直有十四音.若[illegible]

如字以求.不柰膠戾乎.別字有正訓.則非者.如息長也.[illegible]亂治也.擾順也.荒定也.[illegible]臭香也.蓋除也.遺遂也.[illegible]結解也.[illegible]坐跪也.[illegible]浮沈也.[illegible]面背也.[illegible]之.皆美惡相對之字.而反用之.必解本字.則義有弗通焉耳.彼僞作旅獒書者.文從字順.固亦易使人信.何也.蓋成周時.原有越裳獻白雉.及兩漢時大宛貢天馬.月氏安息獻扶拔師子.條枝獻大爵.永昌徼外夷獻犀牛大象.若斯之類.世咸通曉.反覺馬鄭兩大儒.爲不識獒字也者.因謂曰.惜哉.古時協韻.不然誰信籠當讀爲寵者乎.商頌長發云.荷天之龍.若直以本字作解附會.如黃帝鑄鼎成.有龍垂胡額下迎.夏后孔甲.天降龍二.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之事.而謂湯承天之嘉祥.時則有龍降於庭.人孰敢牴牾其說者哉.

旅獒說二

謁子曰.旅獒之獒.當作豪.決然無疑也.奚以言之.其證乃時時見於他說.一汲冢周書王會解.西戎獻犬者有三.渠叟以鼩犬.[illegible]而非獒也.何戎以狡犬.狡犬者巨身四尺.則亦獒類矣.然而何戎乃北戎.非西旅也.正南六蠻.[illegible]獻短狗.而又非西旅獒也.一竹書紀年.於周武王十三年.書巢伯來賓.於十五年.書肅慎氏來賓.信有西旅獻獒之事.有不大書特書.一一書之者乎.然并不書西旅來賓者何.巢伯肅慎氏.皆其國之君.西旅單遣其酋豪來獻耳.非君也.非君則不書.一魏張揖廣雅.釋[illegible]犬屬也.[illegible]曾獒.[illegible]許慎說文[illegible]武之[illegible]獒.[illegible]見於書.有獨不[illegible]獒.而[illegible]乎.張華博物志亦然.物名攷云.[illegible]

穆王有犬名耗。毛白。晉靈公有畜犬名獒。他如韓國有盧。宋犬曰鵲。與指說同。亦無及西旅獻者。彼皆信傳不信經。詩皆不言周。逃後不逃前。學者宜亦可以思其故焉。夫逸周書古矣。固無論。即魏張揖。晉張華。猶必習見馬鄭獒作豪說。信而弗疑也。故吾讀尊書。而旅獒之誣乃益明。

漸說三篇

吾於揚子雲論進若水而得漸道。何也。天下之理。剛不能漸。柔漸之。柔莫如水。晝而夜。夜而晝。盈科而後進。不放乎其域不止也。學亦然。今人為學。莫不欲一日而畢之。明日怠。後日忘。惟聖賢人日日如一日。必不以一日廢日日。無他。漸也。漸則久。久則成。

事功雖舉可三日了之者。有小丈夫焉。悻悻然曰。吾能一日了此。而疲精單力。鹵莽為之。亦鹵莽報之矣。此皆好逸之心使然。明日復日。謂可無事以嬉也。未幾而決裂。則引日長。耗力益甚。悲夫。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疾行莫如日。而不一刻盡。必刻刻而積之。積刻為時。積時為日。積日為月。是故穀梁氏曰。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積月而四時成歲。以延乎百千萬億年。百千萬億亦一息之積也。不一息。不能百千萬億。延無窮之紀。日升於東而沒於西。其升也以漸。故禹貢東曰漸。西曰被。有以哉。漸女歸吉。利貞。止而巽。進以正。故往有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千里之行。始於足下。鴻飛木長。如其漸。如其漸。

古平十韻通說

或曰古詩、眞、文、元、寒、刪、先、六韻通轉。從無一字闌入庚、青、蒸、侵、韻。則四韻之不通眞、文。益是無疑。此言所非也。夫六經中有韻之言、及春秋內外傳、國策、諸子書。其六韻通四韻者多有。今廣論漢魏皆諸樂府。及杜韓古詩。而不上溯三百篇及楚騷。可乎。如國風、山有榛、隰有苓。眞通青。蓋雨既零章。青通眞先。小雅不弔昊天。（庚經）（因）亂靡有定。（庚唐）（丁）式月斯生。俾民不寧。先通庚青。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先眞通蒸。大雅、价人維藩六句。元寒通庚青。雖無老成人四句。眞通青庚。雲漢首章。則先眞通庚青。不惟周詩。離騷亦然。其曰肇錫余以嘉名。字余曰靈均。非庚通眞乎。九歌。合百草兮實庭四句。非庚青通元文乎。秋蘭兮青青四句。非庚青通眞乎。莊子為善無近名七句。又非庚青通眞先乎。至於宋玉九辯。泬寥兮天高而氣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云云。其庚通眞。不一而足。又招魂放陳組纓四句。則庚通眞先。獻歲發春。汨吾南征。則眞通庚。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步及驟處兮誘騁先。則蒸通先。他如賈誼弔屈原辭曰。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庚通眞。枚乘七發。第四條。其庚青蒸侵通眞先。班固封燕然山銘序。其文眞先通庚青。又皆章章如是。兩漢猶然。不獨風騷也。嗚。第執古樂府及杜韓詩。謂六韻通轉。從無一字闌入庚青蒸侵四韻。而不上窮風騷。是襲流忘源。亦何異於信耳孫而疑鼻祖耶。夫恐作詩者用韻汎濫。而第以六韻通轉限之。未為不可。若謂漢魏杜韓以前。四韻必不通眞文。則固矣。余故為是說以曉學者。

鼻息說

天子、元首也。二三執政、股肱也。諫官、王之喉舌也。此見於詩書傳記。天下之公言也。庶人、鼻也。其歌謠誹謗議。猶鼻孔之息也。此雖一夫之私言。亦天下之通義也。人莫不曰一身之中。首為元。股肱次之。喉舌又次之。至於鼻。具體而已。其為息也微。而吾曰不然。息最重。有息而後有鼻。有鼻而後有口。有口而後有喉舌。有元首。有股肱。蓋九竅百骸四體之實。彊存亡。懸於鼻息矣。其微也乃其所以成鉅也哉。身常存而精力彊健者。氣為之噓吸吐納也。口可以終日閉。而鼻息不可一刻絕。今使緘其人之口。而又塞其鼻之息。外不得呼。而內不得吸。則其死也不旋踵。夫然後知口可以終日閉者。以鼻息為之通也。古之聖帝明王知之。其取於臣也略。而取於民也詳。諍臣七人耳。時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而師箴。而瞍賦。而矇誦。而百工執藝事以諫。而庶人謗。而士傳言。而官司相規。徇木鐸於途。採言於市。登其歌謠。審其詛祝。察其謗議。於以明四目。達四聰。而股肱良。元首康也。鼻息之重何如。如曰吾有口。鼻可塞。覸其喉舌雖具而若無。口既旦旦鉗結。莫得開說以為常。而鼻息又塞。則周身之氣壅閉而不通。氣不通。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眩亂。以致疾而危其身。故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註。玄、天也。於人為鼻。牝、地也。於人為口。）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則與吾說有合也。

陪臣執國命解

孔子不言禮樂征伐。自陪臣出。而曰執國命。其辭信。其義精。裴氏虞引。仍以禮樂征伐之事為國命者非也。家臣雖專政。無行禮樂征伐之事者也。禮樂征伐。必交乎四鄰。而國命不出境。陪臣執之云者。猶强奴

抗孱主。第相閧於門之內而已矣。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何也。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春秋之大夫。變政於中國。凡盟會之事皆與焉。大夫而僭諸侯久矣。若陪臣雖稱兵據地。甚至因執其主。而卒不得與於會。昭定哀之閒可徵也。南蒯也、侯犯也、公山不狃也、陽虎也。皆季氏家臣執國命者也。然春秋經。於昭十二年。南蒯以費叛不書。定八年。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不書。十年。侯犯以郈叛不書。十二年。公山不狃帥費人以襲魯不書、不書何也。略家臣也。其略之者何也。家臣賤。名氏不見。聖人謹微。蓋絕之於其端焉耳。不可以告廟。不可以赴於諸侯。故嚴其防而不書。而後陪臣竊寶玉大弓。魯之重器也。陽虎竊之。竊重器。必書。而又不可以陪臣辱。故書盜。不然春秋之法。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懲不義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是也。而蒯叛也不書。第書叔弓帥師圍費而已。虎叛也不書。第書竊寶玉大弓而已。犯叛也不書。第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而已。不狃襲魯也不書。第書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而已。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子洩及身而出奔。南蒯者。南遺之子也。二世而出奔。陽氏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其弟陽越死於亂。三世而不失者希矣。聖人之言春秋法備焉。義精而辭信。

賜履解

或有問於馮子曰。賜履上殿。既稱殊禮。制自漢高。於古何昉乎。抑賜履始得履。其餘卿大夫士。豈皆跣而行邪。馮子曰。善。如子之問。微子吾固將明之。賜履之制。見於詩大雅。及豳風狼跋之章。漢高踵而存之。非

翦也。大雅韓奕之詩。尹吉甫、美宣王能錫命諸侯而作也。其曰韓侯受命。毛傳云。受命爲侯伯也。既曰榦不庭方。又曰因以其伯。此非九命作伯而何。於是乎殊禮以尊寵之。所云王錫韓侯。玄袞赤舄是也。而狼跋之美周公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赤舄者。人君之盛屨也。（毛傳）時公欲老。成王又留之。以爲太師。履其赤舄。而其舄之飾几几然。（孔本鄭箋）此以知賜屨之爲殊禮。惟上公九命。始克有之。外而王官之伯。必韓侯若也。內而太師之尊。必周公若也。蕭何於漢家勳實惟第一。於是師古之制。以崇元功。其見於經傳。炳炳如是。而謂漢高創之乎。然則所賜之屨。其制舄。其色赤。其飾曰絇曰繶曰純。（繶牙底相接之縫中也。絇屨頭以絛爲鼻。純緣也。）（屨鼻也。純口緣者也。）以士冠禮及天官屨人之職。皆可攷而知也。夫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白舄、黑舄。赤舄爲上。王與諸侯同者也。鄭氏謂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唯服冕衣翟著舄耳。然則赤舄者。屨之至貴者也。故惟公侯受王錫命。得履赤舄。赤舄必配冕服。如周公袞衣繡裳。而後履赤舄。韓侯玄袞繡裳。而後履赤舄。（鄭氏云。赤舄各象其裳之色。故知韓侯服玄袞。亦皆繡裳。上以此下。）他如九錫自王莽始。袞冕句履。（句如其……）一也。輿服志云。赤舄絇履以承大祭。則句履即赤舄也。（……）曹操自加九錫。袞冕之服。其赤舄副焉。是故赤舄、配袞冕而行者也。小雅車攻之詩。赤芾金舄亦然。故曰唯服冕衣翟著舄。餘皆屨而已矣。（……以下皆屨耳）奚以明之。屨人之職。曰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皆不言舄。又鄭註複下曰舄。單下曰屨。（……）有以知舄貴而屨賤也。夷考其制。命夫之命屨。纁屨也。命婦之命屨。黃屨也。功屨則白屨黑屨。孤卿大夫九嬪內子之服也。士及士妻謂再命受服者。散屨也。屨素屨之去飾者也。見於鄭注如此。（……）由是觀之。古者卿大夫以下。各有所命屨。豈皆跣足以行於殿陛間者哉。然則赤舄定何飾也。曰。赤舄之飾黑繶。鄭氏云。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則知赤與黑南北對方。爲繢次也。鄭氏又云。王及后之赤舄皆黑

飾。則皆言繢而有微意。黑舄赤繶。白舄青絇。對方之色。唯王與后然。餘屨則否。案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是則黑屨青飾。白屨黑飾。東北西北。皆比方爲繢次。不敢對方爲繢次。惟曰爵弁纁屨。黑絇繶純。獨南北相對者何也。尊祭服故也。賈疏謂凡舄皆不與屨同。而爲繢次。則舄貴屨賤然則凡舄屨對文有異。散則相通。散言之。如曰赤舄人君之盛屨也。對言之。則赤舄黑舄素屨葛屨各異焉耳。然則閻徵君百詩謂朝不脫屨。易屨爲襪。其可也。

疑大邑周非武王語

孟子所引有攸不爲臣以下至大邑周。乃史臣述士女之辭。既出武成。作武王語。疑非是。案今文大誥曰。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多士曰。非我小國。敢弋殷命。而召誥於勝國。一曰大國殷。再曰大邦殷。多士。甚且曰天邑商。不惟是也。越三世而至康王之誥。尚曰皇天改大邦殷之命。其自卑以尊勝國。至於如此。大雅大明之詩。一則曰燮伐大商。再則曰肆伐大商。夫此乃周文公推揚前烈者。而尚云然。豈有武王初得天下。偏自驕盈。輒侈然自雄。曰大邑周邪。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商紂周

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可乎。弗聽。今武王告羣后。乃曰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天子自稱曰予一人。禮也。敢云我周王哉。矧自詡大邑周。其汰已甚。何謂敬勝如武王。始得諸侯。顧乃驕而矜之。同汰楚靈。不禮以爲歸。而示諸侯侈乎。此事理之必無者。且趙岐稱孟子尤長於詩書。七篇中引詩及他書。無一相左。茲引武成。乃獨紕繆如此乎。必不然矣。

駁閻百詩毛朱詩說

世儒疑晚出古文尚書爲僞者多矣。然無有疑國風爲非夫子刪訂之舊本者。惟閻若璩百詩氏毛朱詩說頗言之。右朱集傳而左毛公序。謂鄭衛諸詩。皆淫者自作。非刺奔。反謂朱子詩集傳出。一洗末師專己守殘之陋。噫。異矣。春秋鄭七子賦詩。及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其賦草蔓蘀兮諸詩。皆明見左傳。若云皆淫者自作。則牀第之言踰閾。豈獨伯有爲戮也哉。夫孔子明言鄭聲淫。子夏亦云鄭音好濫淫志。非曰鄭詩淫也。而師乙且云。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天下有正直廉靜之淫詩乎哉。今百詩乃曰孔子何人。豈錄淫詩以誨萬世。遂謂漢儒徒見三百五篇名目。散軼不存。則每取孔子所刪所放之餘。一切湊合以足其數。爲小序者不察。亦一切以其得於師者繫之曰刺淫。此其所由失也。百詩亦頗稱通儒。何大繆無忌憚至此。今乃知其誤。蓋本程篁墩之邪說。而篁墩則據劉歆傳而刪改其書以就己意者。歆傳中有移太常博士一書。其本文故爲詳晰明白。篁墩輒刪之曰。孝文皇帝。詩始萌芽。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則知今詩乃出漢儒之所綴緝。非孔子刪定之舊本矣。（……）此緣誤解爲字。倘請作義。又未達相合而成。是成詩傳。非成三百篇也。遂謂漢儒一切湊合以足其數。而并誣小序。豈不謬甚哉。既而讀宋史王柏傳。乃知篁墩之謬。又本於魯齋。遂有端緒。而非自篁墩始也。柏之言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襛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而黜鄭衛淫奔之詩。其無知妄作。敢於非聖如是。篁墩百詩。承其謬論。又何足怪也。王陽明茅鹿門詩非全經之說。皆倡作俑。是皆有意迴護朱集傳而誣小序。既誣小序。遂敢於斥國風爲非舊本。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然則曰盡疑經。則千古無經矣。毛西河先生謂予曰。本欲滅國風。而先刪改漢書以就己說。此與用心甚於焚書坑儒。與滅古文尚書。同一機智。凡讀聖經者所當共爲救正者也。烏虖。故爲此駁。亦豈得已哉。

駁胡康侯鄭伯克段于鄢傳

春秋一書克。而叔段稱兵襲國。無君無兄。罪狀顯然。且鄭伯率師伐罪。力可執段。以擒絕其命。乃第克其逃而已。緩追逸賊。以全親親之愛。猶使段得奔共。久處故鄭。人稱爲共叔段。後又奔莒。以闕其門於四方。鄭伯未嘗正告友邦。放殺之。以正無將之誅。可謂仁厚矣。故孔子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止此特筆一書克者。予鄭伯而罪段也。胡氏不達斯義。乃反專罪鄭伯失教。養成其惡。爲利其誅。蓋誤以鄭莊公

自言.無庸將自及.厚將崩諸語.遂據爲罪案.不知此第從言其理當然耳.如果處心積慮欲殺段.何乃牽師伐罪.而反緘之逸.姑一克其地.遂反兵哉.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豈曰亂賊之君父懼乎.今乃舍亂賊而專歸其君父.開卷定律.子臣漏網.君父受辜.則王法淪.天理滅矣.雖使胡亥著書.揚廣執簡.猶不敢顯然.顛倒錯亂.至於此極.而謂聖人明是非.垂法戒之大經.顚剌繆乃爾哉.然則孔子書克.全然予鄭伯邪.則又非也.孔子見人一善.而恕其百非.其事也.其文也.而義自在其中.孔子之意.若曰.世安有隱母射王之逆人.而獨能善全兄弟一倫.猶若此乎.終春秋特筆一書克.不再書者.唯此而已.彼隱母射王二事.緣既不赴於魯史.無從書.故特於此開一例.其書法寬而嚴.寬者仁之至.嚴者義之盡.傳譏失教.特言外餘文耳.孔子成春秋.立萬世子臣之大防.而康侯設淫辭而助之攻.以利天下之亂賊.其愚君愚父.反俯首而就深文.其義安在.讀春秋者.愼毋爲胡氏之說所惑亂也哉.

跋魏叔子論策二條

今海內文章家.吾頗賞寧都魏叔子爲有雄.尤長於論議.乃其中立言不愼.貽禍後世正不少.其尤甚者.如宋論措置忠武未可與權.且謂忠武一日爲純臣.則舉朝忌之殺之.忠武一日爲叛將.則舉朝畏之皆之.意叔子或病狂而爲此言乎.夫士君子立言.大者扶植綱常.次亦須通達世務.教臣以叛.既不可以垂訓.又況全不曉事勢.當日金源方熾.宋將兵柄又不一.忠武一逆命.若張、若韓、若劉.誰不奉命討叛臣者.更不待賊檜矯旨.莫須有三字誅之矣.至讀其宦官策云.外庭內宮之間.例選民間寡婦年五十以上端愼是使者充之.予不禁搏心駭目.掩卷大息曰.禍天下之寡婦.守節不終.而更二夫者.必藉此言.夫其居心不仁.其立言不義.若執柄者行其策.流毒無窮.禍之罪大矣.或云.此議創於其兄善伯.宜乎斃於兵.而禍亦客死無補也哉.吾友沈位山曰.一言而造無窮之福.一言而傷天地之和.言之不可不愼如是.凡小有才而輕弄文墨者.尙其戒之哉.

嚴光客難跋

稚黃子作嚴光論.譏其傲君無人臣禮.又著客難非之.以爲此下堵陳森之糟粕也.稚黃子僞亦激於衛世之深心.非得已乎.而吾謂不如其已.何也.以子陵爲賢.而慕效之.尙不失爲高節亢志之人.若非貶子陵.則人惟知有軒冕之榮.將不復知賓臣師臣之義.其極也.臣諂君驕.勢崇道賤.其害不爲細.故曰.其不得已也.不如其已也.漢高威加海內.而終不能臣四皓.世宗常踞廁見大將軍.而不冠不見汲黯.後世愈以此賢兩主.而兩主亦不以其故損威.世祖自衣起兵.光復大物.內平四海.外讋百蠻.其所少者非威也.一彊項令.猶賞之.何貴禮故人爲.梁武與何子皙有舊.及踐祚.徵爲侍中.子皙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況子陵之卓卓.何等.惡得以長傲逆倫譏之也哉.稚黃子曰.當時在廷諸臣.宜劾光大不敬.請加罪.帝曲赦之.故令還山.而不復加禮焉.斯情與禮俱得之.烏虖.博聞強記如稚黃子.猶不熟漢書乎.博士范升奏光誇上求高.大不敬.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亦各有志焉.當時處士自高.帝德自大.臣子自敬.朝廷自尊.情與體何嘗不兩得也.稚黃子又悲其移風俗而成黨禍.此大不然.士君子品節不當

高蹈.貽以同流合汚爲可恥.一變而胡廣趙戒.非不曲謹.然猶舊士也.彼其人較三君八俊.夫誰優劣哉.

二疏贊跋

蘇子瞻才大氣橫.而行文用古事.時有差忒.其作二疏贊曰.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甚高.然考二疏去位在元康三年.後二年蓋寬饒自剄北闕下.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良臣者尙無恙.乃謂二疏憐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然不揣固陋.欲改憐之二字爲知幾.豈直文無繆顚.益見二疏蓋知高蹈鴻飛冥冥.爲不可及耳.且此亦非臆說也.疏謂受曰.宦成不去.恐有後悔.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一似眞能前知三良臣之不得其死.然而借鑒以自危懼者.易曰.知幾其神乎.二疏之謂矣.爰正其謬.以示學者讀傳無訛焉.

跋陰陽家言

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君子惟盡人之道.而天不能違.故精數不若明理.嘗觀漢藝文志.陰陽家者流.蓋出義和之官.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及其流失.自建武以後.圖讖之說興.而占驗風角之術.往往禨祥巧中.於是益惑於人心而不可移.然吾博觀往迹.亦略備矣.知其書可焚.而其術可廢也.今世尤惑者.卜葬一事.若以窮達壽夭.皆此所致.遂有久淹親柩不葬者.有既葬失利.而改卜者.有謀人宅兆而遷就馬鬣者.嗚呼.藉骨之朽.以瘞家之肥.可爲不仁不知矣.其亦考諸禮乎.古者天子諸侯大夫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呂才之敍葬篇論.世有明理君子.其孰能違之.元陵之葬.德宗見轀輬車不當馳道.問其故.對曰.陛下本命在午.不敢衝.上哭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乎.命改轅直午而行.其後宣政殿廡壞.將作奏十月魁岡.未可修.上曰.但不妨公害人則吉矣.安問時日.卽命修之.夫德宗情多猜忌.而所見之達如是.亦不聞其逃陰陽以致咎也.且漢明帝以反支日受章奏.而天下稱其賢.宋武帝以四廢日拜領南蠻校尉.而天下稱其達.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而天下稱其仁.李翺以往亡日攻吳房.而後世稱其智.此無他.惟理之從.而不拘於數.能盡人道而已矣.故曰君子道其常.

朱子駁詩古序辯

鄭先生毛稚黃氏說三百篇無淫詩.予喜之.詩古序雖或不盡出卜子.（鄭□明指爲子夏□宗指.爲衛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大要漢儒去古未遠.必確有所師承.而漢之傳詩者四家.自鄭子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謝曼卿亦受諸毛公.而傳賈徽、衛宏、賈逵之徒.毛學遂孤行於世.其所以孤行至今者.必可以兼浮邱、轅固、韓嬰三家之學.而獨成其是者也.今朱子於十五國風.強半駁之.何所據依而然.孔子於鄭.謂其聲淫.非以詩也.所謂鄭聲好濫淫志是也.（考之古序.如將仲子.刺莊公也.遵大路.思君子也.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皆刺忽也.褰裳.思見正也.丰.刺亂也.東門之墠.刺亂也.風雨.思君子也.子衿.刺學校廢也.揚之水.閔無臣也.出其東門.閔亂也.野有蔓草.思遇時也.溱洧.刺亂也.）今朱子多目爲淫奔者自作.雖若無良.不爲此匹夫匹婦私會於牆陰.

而明日有傳之者矣．彼其心惟恐人之傳之也．烏有自宣其醜者歟．而聖人又何乃取淫人之詩．連篇累牘存於篇．則所删者何詩也．此事理之必無者．吾觀春秋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齹賦野有蔓草．子產賦羔裘．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而宣子喜之．其非淫詞明也．不然．鄭伯享趙孟於垂隴．七子賦詩．而伯有爲戮．夫非以牀第之言蹤闊乎哉．嗚呼．明於思無邪之旨．亦可信三百篇無淫詩．其說爲不誣．

政逮大夫四世辯

孔子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安國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朱子集注．乃以武悼平桓爲四世．孔注．則有文無桓．朱注則有桓無文．將何說之從．獨子曰．悼子非卿也．非卿則未執政．故其卒也不書於經．非文武平桓比．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觀孔子世家．信然．左傳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注．文武平．又曰．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宣成襄昭．夫君必失政．而後臣得專政．今朱子於祿之去公室五世．則云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既從鄭說．亦合杜注．乃五世斷自宣公．而四世則自武子．武子立襄五年．上溯宣八年．凡三十有四年．此三十四年中．政安歸乎．故知專政自文子始．決無可疑者．孔鄭杜皆名儒．說皆有徵．然今人童習朱注．至於白首．遽易其說．猶未足以厭其心也．抑知有明見於傳．且與孔子同時人．而察察言魯卿專政自文子者．如史墨之對趙簡子是也．其言曰．季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昭公）也．四公矣．豈非政逮四世之確證哉．是則四世爲文武平桓．而悼子不與焉．朱子復起．必從吾言矣．

讀論語

論語二十篇．孔子七十以後之言居多矣．何也．史記．孔子去魯年五十六．凡十四歲而反乎魯．其爲七十無疑．所云歸與歸與．以裁吾黨小子．答問於是焉多．七十從心．假我數年之語．可徵也．又考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及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其載歲數特詳．惟子路少孔子九歲．其曾、閔、樊、卜、顓孫、澹臺．皆少孔子五十以下．而子淵、子羔、子賤、子游、及原冉、公西、端木之徒．皆少孔子四十上下．此鑿然二書可考者．孔子七十時．曾子才二十四歲耳．而其書尚成於門人．且記曾子啓手足語．曾子沒時．孔門弟子略無存者矣．則其不能紀遠．斷可知也．甚矣．學者著書立說．成盛成而傳遲暮．有以也．況乎聖人之道．貴行賤言．其不得已而言．而紀之於書．豈有名心哉．是故揚子曰．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爲也．聖人大權夫吾道不行．吾生將盡．無以垂教於後世．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萬物紛錯．而莫與正也．在則人．亡則書．以折群淆而定衆亂．亦其不得已焉耳．董子不云乎．聖人所欲說．在於仁義．不然．說不急之言．以惑後進者．君子所甚惡也．苦志盡情．頭白齒落．尚不合自錄也哉．吾見今世學者之易爲之也．儘不論人才非作者．讀書不敵數卷．閱年未底中壽．而文章滿家．噫．何居乎．

讀孝經

何休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本鉤命決之文．）而汪端明以爲此書多出後人附會．朱子亦作孝經刊

誤．蓋以其書非復孔氏之舊也．善乎歸震川之言曰．宋元大儒．卓然獨見．其所去者是矣．而所存者又未必純乎孔氏之舊也．則莫若俱存之．夫孝經十八章．河間顏芝所藏．芝子貞之所出也．而古文孝經多閨門一章．則孔氏壁中所藏．魯三老之所獻也．正宜並存．以待學者之自擇．則眞僞不可掩．奈何卒以顏本爲定也．唐開元中．史官劉知幾議．宜行孔傳．廢鄭注．證其非康成者十有二．司馬貞等排之．卒行鄭學．後明皇自注．元行沖造疏．頒於天下．遂以十八章爲定．今石臺孝經是也．則古孝經之廢．自此始矣．桓譚新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唯是閨門一章．既出孔壁．古文流傳．漢魏未之有改．司馬貞獨以爲隋劉炫僞作而黜之．豈非有見於唐朝閨門不肅．而爲國諱邪．所謂逢君之惡．其罪大者也．於是乎馬嵬之禍不旋踵．王安石謂春秋斷爛朝報．不列學官．而宋遂北轅．嗚呼．唐則閨門之教廢．宋則復讎之義亡也．小人侮聖人之言．而禍及家國．悲夫．惟司馬君實獨信古文．以謂孝經尚書俱出壁中．今人皆知尚書之眞．而疑孝經之僞．何異信膾可啗．而疑炙之不可食也．順吾所望於學者．豈徒誦讀云爾哉．

讀柳子

予嘗讀唐書．觀王叔文之黨．所謂八司馬者．皆天下才子也．而陸淳、劉禹錫、柳宗元爲冠．柳子之才尤奇．其位最顯名最下者．韋執誼耳．韋之才不及柳遠甚．特以巫附叔文．最先引用．居相位後．迫公議．時時有異同．遂與叔文敵讐．彼執誼且然．則柳子之不爲黨人用．斷可知也．今以柳子之才．肯附叔文．同中書平章事．豈足道哉．史第言八司馬爲黨卒無一事可實著其黨之罪．以斥劉柳者．既以黨得罪．尚欲以柳爲播．是其同道爲朋．不以黨爲諱也．且夫叔文固小人．然素自愛．其過任事權自用．欲誅宦官．強公室．反爲所勝．被禍耳．亦無他殃民誤國之罪．觀順宗實錄．如罷宮市．貶李實．停月進．出宮女．禁五坊小兒．遣教坊女妓．焚容州所進毒藥．委常參官各舉所知．及敍用姜公輔、蘇弁、鄭餘慶、陸贄、陽城於貶所．史皆稱其人情大悅．而叔文侍東宮時．自言讀書知理道．乘閒嘗言人閒疾苦．順宗將大論宮市事．叔文說中上意．則其人機辯．亦非無深識遠慮者可比．因言某可爲將．某可爲相．幸異日用之．然則劉柳無求於叔文．而叔文引劉柳以自承．此則情之所有也．奈何後世君子不察．遽斥爲黨哉．漢楚王英謀逆．陰疏天下名士．顯宗得其錄．繫治數千人．如尹興、陸續、梁宏、駟勳輩之所連及．幸一切陷入．無敢以情恕者．凡僉壬將大有爲．必陰疏天下名士以自助．事敗而及焉．所謂楚國亡猿．禍延林木者也．幸當時大賢如陽亢宗、陸敬輿皆未謝詔．而卒於貶所耳．設爲引用．亦誅二公爲黨人否．在當日有所拘忌．不得不深排而力詆之．今已千載猶爾耶．宋子京作柳子厚傳．言衆畏其才高．懲艾復進．故無用力者．今讀貶永州後與人諸書．既不文過．又嘗自訟．此君子引咎傷痛之詞．則然而後世且據以爲口實．嗚呼．小人論古無識．亦見其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也．今其文自在．千古學者果平心易氣．讀其書．又觀其行事．沒且爲明神．而生肯爲姦黨哉．

解春集文鈔卷第十一

雜著二

持盈十鑒 錄一

高爲其居危。顚莫之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吾嘗賞此三達人之言。夫無底之管。天下不能實之以粟。其所處者虛也。故有道者不平其稱。不滿其量。盛而不溢。而不虞者。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居上之患。莫大乎主盛處賢而自予。雄趙括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一念之盈。殺身亡軀。阬長平四十萬衆而有餘。滿之爲害也大矣。是故管子曰。釜鼓滿則人槩之。人滿則天槩之。故先王不滿也。秦始皇欲以一世二世傳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曆紀。而光武云。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卒之彼亡此興。在滿與不滿之閒耳。書曰。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昔者魏武侯嘗謀事。羣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楚莊王語申公曰。寡人聞之。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羣臣莫及。楚國其殆哉。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悅之。臣竊懼矣。武侯有慚色。夫其羣臣莫及者。豈眞莫及哉。殆亦從臾承意。讒諂面諛。以驕其君焉耳。鄭顗有言。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末世導諛之人。堯稱君。舜稱相。其果皆主愚相與。則惛然受之。否則未有不心怍者。宋太宗嘗問輔臣曰。朕何

如唐太宗。皆曰堯舜主。唐太宗何足云。李防獨無言。徐誦白居易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及也。王導每出一言。一坐贊美。王旦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故曰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噫。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比晉武於桓靈。二君容之。不失爲賢主。人將死。惡聞酒肉之味。國將亡。惡聞忠直之氣。善持盈者。德薄而執謙。功高而不伐。其要在遠佞人而求直言。

祝東坡先生生日文

臘月十九日爲東坡先生降旦。商丘中丞率三吳諸生。再拜上觴。而祠以文。屬景爲之。立成。焚於几曰。烏虖。大忠如生。至文不滅。易名之典。光照日月。先生之生。景祐三年。歷歲七百。誰與比肩。安石誤國。創行新法。上書極論。羣姦欲殺。黃州閒閒。雪堂安安。徐汝潁揚。所至民歡。內不久留。出知杭州。浚湖通漕。山歌水謳。泊紹聖初。遷貶海濱。蠻室儋耳。若將終身。更三大赦。量移晚歲。常州考終。天下同慟。先生孤忠。百折不磨。先生奇文。如瀉天河。汲引後進。黃鼂秦張。一附青雲。千秋以光。嗟彼宵人。朽骨猶臭。明明日星。如何不壽。玉糝羹香。花豬肉薦。進槳玉船。酌酒三觴。赤壁黃樓。忽生蘇州。先生之神。何方不遊。擬瓢乘雲。下騎麒麟。不鑿以笑。啓我後人。尙饗。

大學問答

或問於偶子曰。余嘗有一疑義。請摘出以質吾子。大學一書。程子謂孔氏之遺書。朱子謂正經。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又分有經有傳。洵是獨謂傳文成於曾氏門人之手。則余未敢以爲決然也。何也。朱子意不過見誠意章有曾子曰三字。以古弟子於師方稱子。如論語於有子曾子實然者。不知禮記四十九篇。稱曾子者一百。一爲曾申。餘俱曾參。析而數之。檀弓二篇。曾子四十三。雜記二篇。曾子五。曾子問。曾子四十。祭義曾子八。可見曾子爲記禮者之通稱也。若又以大學止一引曾子曰。與他篇引者不同。試問禮器亦止一引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內則亦止一引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云云。豈此二篇亦曾氏門人作乎。不寧唯是。孟子七篇。軻所自著。曾門高弟若顏淵。或名之。或字之。或子之。不似純稱曾子者二十二。益驗其爲通稱。或曰。朱子以大學之書。其言多與庸孟合。故明其一脈相傳。不知先儒曾言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既謂之名例。推之羣書。自悉合矣。奚翦庸孟。或又曰世以禮記漢儒書。然則大學竟成於漢儒之手乎。余曰否。爾雅始自周公。釋言以下。或曰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爾雅釋訓。篤載如切如磋道學也十二句。班固謂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則知大學出於七十子之後。叔孫通、梁文之前必矣。若以爲曾子門人記者。吾無徵焉。

偶子曰。若先生之說。既辯既博。亦經亦史。乃不自足。而必下問於走者。將無其義有未安乎哉。蓋孔氏之門。顏子蚤夭。而卒傳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聖人之道者何也。曰大學之道也。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則大學十傳。皆出曾子平日所講習。而爲門人記之也。夫奚疑。愚以爲卽通十傳。竝無曾子曰字。亦猶其爲曾子之傳。匪異人任矣。稱子諸賢。不必論也。且夫曾子門人。固無出子思右者。十目十手之嚴。與不

豈不聞。同一愼獨。非一一厭相傳而何。吾決其爲曾子傳之。而子思述之。以尊其統。猶恐後之爲僭爲僞者闌入於其中。奈何先生爲無端之疑。而啓天下後世不肯不信之漸哉。夫必有信乎彼者。而後疑乎此。吾不知先生謂聖門傳大學者。舍曾子子思而外。游夏之徒。能贊一辭否也。

河北蝗

今年河北多蝗。日捕之。弗勝也。於是有議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者。又謂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宜設祭勿殺者。民信之。不敢捕。客以問雋子。雋子曰。是倪若水、盧懷愼之瞽說也。姚崇不云乎。楚莊吞蛭而疾愈。孫叔敖殺蛇而致福。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或曰。劉聰時嘗捕埋之。爲害滋甚。是宜禳。曰不然。吾主捕之說者。非苟捕而已也。以爲農夫之職。職在捕。而有司之職。職在禳。不偏廢也云爾。農以食爲天。而蝗食其苗。是逆天也。逆天者殺無赦。故議當捕者農夫也。官以養人爲職。而人失所養。是天降之罰也。得罪天者勤修德。故爲民請命者有司也。今有司既不修德。以答天變。又弗祈禱以恤民災。農夫惑焉。相與束手而聽蝗之食。及蝗飽欲死。而原田濯濯矣。是誰之過與。漢桓帝時。有公沙穆者。爲宏農令。螟蟲食稼。乃設壇。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消。百姓稱曰神明。烏虖。今若有神明吏如公沙穆者。則蝗不入境矣夫。

杜氏僕

山陽杜氏始祖。於明有戰功。世襲錦衣指揮使。其僕與有勞焉。亦賜襲千戶。杜每朝賀。僕朝衣朝冠以從。歸輒易衣。行酒客前如故。客問禮與。雋子曰。禮乎禮。僕則賢矣。抑其主處之未善也。夫出有冠服之榮。入執臧獲之役。油然而不以怪者。不可爲賢乎。主宜優以禮貌。任之紀綱。惜名器。亦所以尊朝廷也。奈何奴辱之。昔萬石君奮。子孫爲小吏。歸謁必朝服見之。彼非降尊於子孫。而加禮於小吏也。重朝廷故也。吾故賢其僕。少其主。乃若今世豪奴悍僕。敢與弱主抗禮。則杜氏家法亦嚴矣哉。

士昏禮答

士有子昏不舉樂者。所親皆非之。曰已儉。其吝於財也。嘉禮不用樂。惡乎用樂。或以問雋子。雋子曰。不舉樂者是也。非之者妄也。士昏禮。三日不舉樂。古之道也。斯禮也。六朝以降將亡矣。賴之人存之。又何非焉。劉宋時。廬陵王禕。因從子敬深昏。白孝武借伎。孝武答曰。昏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伎非宜也。隋裴蘊有昏會。酒中而樂作。辭方士非之而出。王仲淹聞之曰。辭方士知禮矣。今己則不知禮。而譏人行禮。拮矣古道之不復也。吾其已乎。喟然誦綠衣之卒章。

寄魏和公巳下尺牘

去年得手書。知病將不起。道長日短。有恨如何。承諭曰何不尋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非深相愛。誰肯作爾語。然伏處不忘百姓之病。亦儒者分內事也。先生宜勿忘。

誡輕薄子

韓壽偷香。狹邪咸羨其風流。乃秦牛死於枯木。子謐斃於西鋪。商瑞一寵。禍成赤族。可不戒哉。

阮籍有言。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爲道存也。彼長鬣者。南州老猾。可妄笑邪。毋恐張南和反嘲潞涿君耳。

辭天水方伯

晚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及其登陸。棄若芻狗。明公之貴某也。以有用也。前日因老母危病。心悸。今遂不能構思緝辭。是登陸之壺安所用之。

上王大夫

長御史者不一言事。反譏臺中言事。不啻大夫爲非禮。善乎蕭至忠折御史大夫李承嘉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誰也。故某願公奮謇諤之志。毋替敢言者。

與丁公銓

孫烈女年十五。一死與天地同休。范滂母曰。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不知人有令名。即是壽考。此兼得法也。

與王豹采先輩

先生年八十。猶與小兒曹挨擠明遠樓邪。昔神贊禪師見蜂子投窗紙求出。歎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請下一轉語來。

與汪少伍

文子曰。量腹而食。容身而居。此知足常足也。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賤不病。雖瘠不害。瘦瘠而肥者死矣。足下其安之。日戚戚嗟嗟。雖諸華何益。

答姚生

生何見之晚也。君子愼人所以交己。審己所以交人。富貴無暴集之客。貧賤無棄舊之賓。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矣。故蔡中郎正交論。不可不讀。

與吳徵君慶伯

管仲有言。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昨日二老在湖舫。皆極醉矣。猶饒舌不休。杯酒失歡。乃至於此。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二王當國。羊公無德。亦其勢然也。且兩怒必有溢惡之言。正須置之度外耳。

與汪給諫寓昭

前讀三疏。有益時務。言人所不敢言。甕然當官。乃誠助太平者。可賀也。梁天監元年詔曰。大政侵小。豪門陵賤。百姓已窮。九重莫達。故可投肺石函。則諫官何地矣。足下益當努力。宋李光官司封。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宦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塞言路。王黼惡之。今世求泰發一輩人。何可得也。噫。年壽有時盡。榮樂止乎身。謇諤片言。便足千古。足下勉之。

與孫海門先生

君子清其心。濁其跡。衆人固不識也。君子識之。至君子亦不識。而其志隱矣。周文襄公巡撫江南日。以松江幫綱糧遺王振。振大喜。凡所上利便事。悉從中贊之。江南賴焉。夫周文襄豈媚王振者哉。

上長洲宗伯

朝臣多守一職。帶領二官甚少。閣下蔚居三職。竝是文學之首。以邢子才猶克堪之。況閣下乎。但名不可多取。寵不可過盈。受爵不讓。詩人所刺。知足不辱。道家所貴。且閣下座右不嘗書蓋力守故轍之言乎。其忘之也。又聞停郊祀。誰典秩宗而可主此議乎哉。

答孫大白

何物段七娘黃四娘。入李杜詩中。遂名千古。僕性不喜此。咏西湖蘇九娘。不若爲孫秀姑表貞也。

與里富人

何子季有言。月食四斗米不盡。多藏何爲哉。趙孝成王夢見金玉之積如山。召筮史敢占之。曰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君家多憂。何不散之。今聞左失火之家。若某某皆嬋腹飢腸。不食三日矣。稍出吳酒肉。亦可肉白骨。幸勿閉門獨飽。佯不聞也。

示西陂後生

鄒下七子之後。不知幾許七子。平心而論。後定不如前。阿誰優劣邪。西泠前十子。太平妄有名。今復欲湊足後十子。此何異兗州八伯。本擬八儁。而不知四凶續其後也。去矣無汚我。

答朱竹垞檢討

聞唐詩稱馬卿葛亮。馬卿則魏志三馬同槽。晉書馬爲國姓。信之矣。稱葛何本。按風俗通。陳涉誅其將葛嬰。孝文封其孫諸爲縣侯。因幷氏焉。而吳書則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兩說雖不同。葛爲本姓明矣。且孔明在時。已稱葛氏。禪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魚豢魏略）此爲確據矣。

答王生

失珠不可還。墮甑何必顧。且口衆我寡。衆怒難犯。不如已而。夫猛虎負嵎。莫之敢攖。而卒爲人所勝者。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制十虎。則虎勝。今奈何以一人而制百虎乎。

復商丘公

徐邈謂不可寄耳目於舉吏。公善其說。但此是防弊。恐偏聽生姦耳。非端本之論也。舜明目達聰。正須好問好察。亦顧擇其人而任之。各於其類而詢之耳。韓子曰。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又曰。吏者民之本綱也。聖人治吏不治民。若如邈說。恐寬大之政未成。壅蔽之害先見也。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此係關緊吏治民生甚大。故獻芻言。惟公採之。

與陳太學

傳曰。佐饔者嘗焉。佐鬬者傷焉。呂牽先蠱暴人。猶云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僕豈佐鬬者邪。良御不能一發中戟支耳。兵無常勝。訟不可終。法家之言。主於斷株掘根。是欲兩造積怨蓄怒。兵連禍結。無已時也。昔南唐李煜與南漢劉鋹書曰。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生其詳思之。

答宋既庭二首

先生言尙書古文湯誓的是僞作。因舉衆曰。我后不恤我衆。而割正夏。信有是言。是人心不順矣。人心不順。即天心不應。天人一理。豈有二焉。乃又以逸書時日曷喪二語。補綴其間。豈忘首尾矛楯。矣嘗讀唐書。高定七歲讀湯誓。問其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不從誓言。孥戮罔赦。是順人乎。郢大奇之。而不能答。夫既不能服黃口小兒之心。能蠱白頭老師之目邪。爲之撫掌竟日。

新收墨蹟。書元祐五年眉州唐伯虎題紙墨殘。謔書法淵古。先生以爲決非贋物。來詢云。記得是唐子西之兄。子西名庚。疑伯虎或亦名寅。因偈景詳考之。檢宋文苑傳。伯虎果子西兄。名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儒。思讀所書。乃其名也。非字也。彼以爲贋而棄之。先生博物多識。獨藏弆之。人間好骨董。棄擲磨滅於不學無識人之手。不知其幾也。亦可慨矣。

與趙四公子

教管雖不可廢於家。然峻酷過差。亦非御下之道。所謂怨毒之甚。王者尙不能行於臣下者也。春秋經書閽弒吳子餘祭。公羊傳曰。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齊莊公寵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杼閽以弒公。蜀先主戒張桓侯曰。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以今觀之。帳下兒大可畏。（凡以[illegible]自[illegible]閹王孕子[illegible]隸玉枕。皆速死之具也。）

與吳寶崖

聞此日足下看南北史。當作何看法。後生乃專記其諧謔詆譏之言。第欲得利齒牙閒耳。先儒嘗云。讀史易使人心麤。正謂此等。朱文公曰。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此言大宜味。

與江蘇幕友

周官荒政。散利居先。有可以安國家利民人者。專之可也。魏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宜速撤被災州縣最貧最窮下戶。發貸倉穀。此今日第一義。倉穀原儲以備荒。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小雅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所謂補不足。助不給也。皆取官庾之陳者以食之。卽今官貸法。但古有貸而無償。至春秋始有施舍已責。倍貸取庸之說。今權宜救災。亦猶行古之道耳。若慮其後不能償。遂不敢動官倉一粒。坐視飢民餓死流離。代天司救之謂何。

與樊中諸子四首

鳥有隕霜殺禾。如此而報不災者。足下寧能三日不食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足下徒讀杜詩而不

慘於心邪。聖天子在上。賢方伯在下。而使一邑之民號無告。誰之咎也。足下若爲子孫計。便須亟追成此議。人生世間。一蜉蝣。何可喪心逆天地。原欲作詩諷足下。不及終篇。說大意。

倖工銀乃養廉代耕之具。可賴揖邪。高堂隆有言。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恩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旣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足下主議。幸寬一分。所濟多矣。

今行計典。一縣不見屬吏。則其人賢否何由知。明少保胡世寧爲左都。當考察。執政請禁私謁。胡公言臣官以察爲名。人非接其貌。聽其言。無以察其心之邪正。才之短長。若屛絶士夫。徒按考語。則毁譽失實。而求激揚之當難矣。上是其言。遂不禁。況中丞左輔夥頤。尤當重門洞開。廣察羣吏。寧當塞聰揜明乃爾邪。

哀莫大於心死。而形死亦次之。今其人安在哉。鼓鑄殃民。公私交困。至此極矣。兵以錢糴米。農不肯。即于錢作八陌用。農猶不肯。何也。曰納賦必以銀。縣官肯收錢乎。於是兵民日相鬭。而官作和事不得也。再鬭數年。閭閻無銀氣矣。今謹擬印可做楚餉兵不搭錢例。咨部施行。僕助足下力言之。時哉弗可失。

示學徒

悔固賢於吝。然行事數悔。是貳過也。凡事擬之議之。而後言動。安得數誤邪。荀卿有言。知莫大於棄疑。行莫大於無過。事莫大於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一日三復之。

與楚州先生牘

濬河議發未念切念切。此事利在速行。無可疑者。經云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傳曰。善鈞從衆。今三城之人欲開淵河。萬口一談。望公力言有如皦歲。夫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入冬水涸。不蚤從事。斯無期矣。古語有之。時乎時乎。閒不及謀。蹶觸羅網。唯恐後時。惟在公毅然行之。亦此邦之人不敢望於他人者耳。旣已決於中。不必更與人謀。何則。人心不同如其面。偶意見互有可否。甚或恥功非己出。忌人建議者。往往而有。聞其言足以惑。而吾之志益以解矣。正韓濟所謂終歲築室者也。故曰斷而敢行。鬼神避之。一以見鄉先生之大有造於桑梓。且使當事刖目觀之。漸得要領。倘如長城臨淮之人。瞯耳目。在此舉矣。此事行。數世之福也。一言而貽數世之福。何憚而不爲。慕將復日以待。

解春集文鈔卷第十二

傳　誌銘

應處士傳

應處士名撝謙。字嗣寅。號潛齋。杭之仁和人也。明萬曆乙卯十月初四日生。生而有文在掌曰八卦。左耳重耳。右目重瞳。處士天性孝友。生養死葬盡禮。與弟同居。白首無閒言。內剛而外和。雖惑以非。好學樂道終其身。弱冠時。同學生欲試其所守。藏妓館舍。夜醉處士而歸之。處士洛誦達旦。卒不染於邪。其卓識操行已如此。崇禎甲申。處士誦黍離之詩。欷歔泣下。衆訝生。遂不出。乙酉避兵北鄉。居亡何。逢有白虵墮自梁。處士見而驚曰。兵象也。即奉母移獨山之東。越日果有游騎至。破碎數十家。掠人畜而去。處士授徒。負笈者遠至。成就人才甚多。舉止雅飭。見者不問而知應先生弟子也。直指王元曦。舉鄉飲。辭不赴。處士居城乙巷。隘居短垣。廛蔽風雨。家無儋石。啓閉太守稽宗孟。數式閭。不堪其貧。欲有贈。囁嚅未出。及讀處士所作無悶先生傳。乃不敢言。康熙戊午。詔徵天下博學鴻儒。詔闕內閣學士項景襄、李天馥、交章薦處士。下詔徵。處士辭篤癃不起。天子素聞其名。問閣臣曰。是杭人所稱應先生邪。僉曰是。卽不許辭。巡撫陳爲言實老病。乃免徵。處士所著有孝經、語孟集注拾遺。周易春秋集解。書傳拾遺。詩傳翼。三禮榮編。古樂書。性理大中。教養全書。考亭集要。潛齋文集若干卷。藏於家。處士尤精易。晚年遇疑且必卜。至癸亥。處

十年六十九。占得謙之九三。處士嘗曰。吾有終矣。吉莫如之。命二子興辦匠事。及夏。歎曰。今年兩六月。吾不堪也。遂病。病中猶輯周忠毅公傳。未竟。七月哉生明。移寢東首而卒。遠近聞之悲悼。門人皆心喪。祀於庠。馮景曰。處士有道大儒也。非逸民比。御聘時。客有勸駕者。曰昔太山孫明復年四十未娶。宰相李迪以弟之子妻之。明復不肯。石介等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託以女。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明復乃聽。先生何果哉。處士正色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客大慚而去。噫。人雖愚。未有棄家珠而寶人之魚目者。夫其理明故心安。心安故道定。處士可謂大儒矣。

柴處士傳

柴處士名紹炳。字虎臣。仁和諸生。祖祥。明嘉靖丙辰進士。爲江西道御史。有廉直聲。父應權。以明經教諭福建莆田。處士少穎異。日記數千言。爲文立就。明亡。乃與同學哭於都亭。隱居南屏山。終身不出。處士性孝友。父喪將終。納哭泣。友人規之曰。禮有卒哭。謂何哉。答曰、謂不設行哭禮耳。哀至涙隨。豈能忍邪。既葬。猶時過墓林欷歔。見者哀之。與兄晟明同居。終身不析箸。里中兒有避父杖出走者。處士止之。因流涕曰。吾今雖欲父杖。不可得矣。乃爲游子過孤兒行以風之。其人大感悟。卒歸爲孝子。性亢直。不能容人過。與人辯疑。必歸於正。雖十往反不憚。時有創異說論學於廣坐者。處士之友陳際叔面斥其非。其人愕而反走。問門者曰。彼豈柴先生邪。其爲人敬憚如此。然待人仁恕。夜有偸兒入臥室。處士覺其爲鄰人也。歎弗言。猶攫及衣被。始徐徐曰。某甲。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地邪。偸兒驚拜牀下。處士慰且戒之。其後偸兒亦自新。處士隱居授徒。以實學開導蒙。爲詩高渾雅健。方駕三唐。不落宋格。當時效之。號西陵體。所著書有經史通考十二卷。柴氏古韻通八卷。省過記年錄。家誡。明理論各二卷。臨逝前數日手勒遺命數條。神明秩然。享年五十五。葬於南山花家圩之陽。祀鄉賢。二子世堂世遠。世堂好學能文章。與予善。而元配嚴孺人最賢。予別爲立傳。

馮景曰。嗚呼。知春蟲吟。感秋物。各因其時也。予嘗歎處士有王佐才。胡爲乎生亡國之季哉。世遠聞而歔泣曰。天也。吾固知其天也。昔人未亡。而邦國殄瘁。士生不逢世。率如此矣。悲夫。

徐先生傳

先生姓徐。名介。字孝先。仁和人。初名孝直。明癸未諸生。家塘棲之落瓜。世貴族、稱落瓜徐氏。父灝。崇禎甲戌進士。知武陵縣。早卒。母陸。育先生而寡。鞠於後母陸如己出。先生友愛弟敬直。無異母視。敬直嘗病痢。躬拭穢惡。數月不厭。甲申後。棄田廬。白衣冠。倘佯山水間如狂。已而入河渚。愛其地浦漵陵塘梅花竹廬。清幽絕勝。遂寄棲施相之廬。蓋先生妻若子。皆前死矣。終身不復娶。梅花開時。日夕游詠其下。今所傳百四十四首是也。先生喜飲酒。善哭。每酒酣則攤湖抆涙。發聲礉礚而不可止。侯官高兆。嘗千里訪先生。留宿寓廬。夜半聞大哭。驚詢相子雲蒸。對曰。鼠銜先生爲巾去也。積書千卷。教授童子五六人。各受小學。盛暑必衣。步趨翼如。生平不泛交一人。人有過。面斥不少假。燕居相對。愉悅近情。使人人可親。與汪某善。晚識馮景。爲忘年友。嘗謂景曰。自陳際叔、應嗣寅沒後。杭州十萬戶。虛無人矣。今有半個在。馮山公也。景問

故。曰。未知後半截何如耳。景聞而感之。其慎於許可如此。戊寅秋。將之海寧訪故人許全可。未行。一夕中風卒。享年七十有二。會相先日他出未還。子雲蒸在旁。而雲蒸婦命稚子傳語諸門生曰。徐先生大故。嘗聞翁言矣。請以中堂奉棺含斂。鹿翁遺無憾。赴者心識其言。而情有未安。總圖三復。卒進先生於正寢。明日相還。撫棺慟哭。且摩稚孫頂曰。汝能代母傳吾言。眞吾孫也。相字贊伯。長先生五歲。亦隱君子能文章者。

論曰。觀人於所主。豈不信哉。徐先生寄廬施氏廡下。卒正寢於其堂。贊伯爽居片言。而婦而孫篤守弗越。竟敎古義。亦可傳也夫。

仁和陸孝子傳

予嘗覽吳門黃孝子端木萬里紀程一編。輒心悲之。既又爲之贊。蓋孝子父含美官滇。兵難。孝子徒步走萬里。閱闕辛苦。卒尋父還里門。何其幸也。悲莫悲於仁和陸孝子。孝子名承祺。字叉祉。父夢龍。客死粵西鬱林。時方軍興。踰年而凶問至。承祺與弟承祚年尙弱。號慟、拜辭其母王氏曰。兒不得父骸不生還矣。家酷貧。二子煢煢。走萬里道。乞食其間。疾風盲雨之所飄搖。縣崖絕壑深谿仄徑之所危恐。山妖水魅。猩鼯豺虎、睢盱而上下。而又有烽烟戎馬。關壘譙呵之警。卒至鬱林。入鬼門關數十武。有老嫗煮糜以給餓者。二子踞問父櫬所在。老嫗指叢篁中云。彼纍纍遺棺。率朽敗不可問。傳聞是中有浙江人。是邪非邪。二子乃諧前。刺血滴骸。凡閱十餘棺。皆格不相入。二子拊膺叫天。哀感行路。而忽遇父故人。道棺在蕭寺。二子踊以往。撫棺一慟。皆悶絕。時聚觀者見二子死。大呼孝子孝子。急以水漿灌其喉。久之。承祚甦。而承祺竟氣結不屬死矣。承祚孑然負兩骸。左擔以出蠻烟瘴雨之鄉。繭足瘃面。返家報母。母曰。蓋棺歎曰。先是承祚道遇鄉人寄書歸。每慟嘔血。曰。不意吾兒先我見夫子於地下也。既卒哭。歎曰。夫櫬已歸。吾何戀。絕粒六日而沒。蓋景得交叉祉季弟承烈。故聞之詳。其宗老沐脩常爲景言。睫必淫。嗚呼。誰之不死。而節孝萃一門。姓名光于古。景始而悲甚。既又未嘗不大喜也。承烈年十四。哭籲有司之庭。請祀承祺學宮。而載節婦孝子於郡縣志。如其請。嗚呼。承烈亦孝矣哉。

呂化令陶子師傳

君諱元淳。姓陶氏。字子師。蘇州常熟人也。父彥爵。精醫。鄉稱長者。君性剛。臨事敢言。其遇人必以古道相處。生平不能容人過。亦不肯以非義干人。康熙戊辰成進士。殿試對策。陳及蘇松田賦。略言西北賦輕而役重。故民輕去其鄉而不得耕。東南役均而賦重。故民輕棄其產而不願耕。願減浮額之糧。罷無益之費。寬定槃公。以爲皇恩新沛。不宜復論及此。抑置二甲。人皆以爲屈。君顧自得。或問之。君曰。吾不欲苟進於其始也。甲戌謁選。得瓊州昌化。昌化原額田四百餘頃。後頻遭水患。悉成滄海。浮糧荒糧。十居六七。賠累百年。官民交困。君首具文陳始末。請免。當事難之。君毅然念所以蘇民困者。革正供外雜項。又相擇土宜。創立墟市。大招流亡。願開墾者予牛種。不責其租。初昌化近黎之地。設立土舍。壓制黎人。官吏借其力以規物產。相倚爲姦。君至。革土舍。一權量。定法度。黎民樂業。初昌口率之科不及千。城中居民僅七十餘家。

村烟少。月居一豬。至是市有醉人。民始知有伏臘宴會之樂。於是聞風歸附。踵相錯。城內外屋宇皆新。若或步行。周諮利弊。老幼環向勞苦如家人。然昌化浮糧荒糧之害。君任五年。再三請免。聽者藐藐。莫能爲力。最後魯方伯閱君所撰昌化浮糧考。亦心動。許爲請命。而君已病且死矣。悲夫。君蒞昌之明年。委署崖州。州將遊擊余虎以下橫行無忌。守備黃鎮中以非刑殺人。余虎知而不問。君至。事始發覺。其虐黎尤酷。所管之村。令每歲獻納。不慊則嚴刑以逞。一日得黎民訴詞滿百。君遂列六款以上。方君錄訴時。余虎聞而笑曰。嚇我邪。欲多得錢耳。浚投百金爲壽。君峻卻之。余虎恐。亦具私揭。爲流言以激怒軍門。於是鎮官檄令瓊鎮會審。君不往。而具文列臚末云。竊謂是非本一定。耳目難盡塗。若其公論猶存。卑職不應有罪。私揭不應發審。鎮臣不應使官。若徇爲弃之謀。挫執法之氣。灰任事之心。某寧棄此一官。以全政體。不能甫伏武臣。以貽州縣羞。總督怒於特參武弁。疏中傷君云。昌化做驗失實。援赦非疑。既余虎及鎮中流言讒煽。其趨排擊。會撫撫印。遂置察典。疏未上。爵撫軍至。問當瓊道成某曰。令有廉名。何以致此。成某具言本末。爵撫軍曰。吾初下車。便去一廉吏。何以卒勵僚屬。爲我問軍門。昌化何罪也。成如命往。總督默然良久曰。昌化亦有何罪。但彼之。輒倔彊不來。此難堪耳。既爵公有言。姑留之。於是君爲書謝撫軍。略曰。元淳孤迹孤根。出身萬里。蔽執法而先陷於法。思救時而已選於時。加以瘴霧周年。炎風鑠骨。而無疏屬地鮮醫藥。屈指幾時。竭於官者七子。傷心久病。濱於死者三年。再被論而不敢求申。兩請歸而必欲一去。蓋將上見老母。下保孤踪。拋生得遂生還。蘇子無廣死別。何圖此志又復終乖。即今山海互煽。黎庶交驚。財編接迹於當途。鴻雁哀飛而在野。元淳自雖驚下。願效涓埃。雖蟲鳥之自鳴。無關得失。然蝦蟆之動聽。兼爲公私。時魯方伯與爵公共議薦君。而君已病不起。居素彊無疾。到官後。節衣縮食。署中嘗至絕糧。日非菜一束。每至都。用總兵必先戒其僕曰。陶昌化至矣。毋生事。署中日奉檄鞫黃鎮中命案。鎮中陰命甲士百人帶刀突入。欲假妙恐喝。士民觀者千餘。皆駭狂走。輿伕散失。左右執役亦欲奔。君叱之曰。若不得動。乃目鎮中曰。守備反邪。吾奉命治事。而令甲士劫持。非反而何。鎮中氣縮。揮使去。君鞫問自若。自是瓊州水陸將吏。亦稍戢矣。崖州人爲之語曰。雖有余虎。不敵陶公一怒。戊寅秋九月。君就醫至瓊。既而病增劇。卒年五十三。昌士民聞君亡。相向而哭如其親之喪。君性方嚴。不能與人款曲。獨喜接諸生講論。溫下士鼓猶娓娓。講不倦。然見精力消亡。其後二子扶櫬渡海。涂遇粵士科舉赴廣城者百餘人。知爲君櫬。皆隨行莫敢先。路過陽春。有悍卒爭渡。洶洶索鬮。諸生皆大譁曰。此吾師也。誰敢無禮者。卒懼而竄。其得士心如此。二子良固良錡。皆能讀書立品。君固宜有後者。

馮懿曰。予初見君京師。在己未春。矯矯自好。言莅顯行。以是心重之。交遂篤。癸酉秋。予試京師。重九日訪君天寧寺。入門及堂。寂無聲。披帷見君方伏几鈔明史。遽起強坐。歡甚。已言七品卑。民財殫。輒恨恨如有慨。蓋予見君已此耳。君雖宦不達。年不永。其行事卓卓。尸祝昌化之區。可謂死而不亡矣。名傳後世。豈必待高長年哉。

山陽邱公曙戒傳

公姓邱。名象升。字曙戒。淮安山陽人。父俊孫。崇禎癸未進士。歷仕參政。廉公有威。於諸子中最愛公。而教甚嚴。公爲人內直外和。風度凝遠。通經術。有應變才。天性孝友。重然諾。其推轂士。不遺餘力。由公顯名者甚衆。舉順治甲午乙未成進士。入翰林。戊戌會試爲同考官。拔二十八人。皆知名士。己亥。進侍讀。庚子三月。以才堪外任。出判瓊州道。過徐聞縣。縣有防兵。久缺餉。遂爲亂。城門晝閉。公適至城下。大聲諭之曰。吾昨自省城來。見藩司給餉者就道。旦暮且至。胡爲逆紀弄兵。受赤族之誅乎。苟不吾信。吾宿留三日。須餉至乃行。趣解甲。皆愕相顧。其魁應曰諾。已而餉果至。公判瓊。職在撫黎。而黎酋數叛。公謂吏民曰。此枯竭之漸也。不可徒以文諭。我當振旅以出。然後以恩懷之。請於上官。報可。遂簡兵設伏。擒其倡亂者。黎酋懾服。初瓊之賦越海解省。而兵餉又待省給。公建議即以瓊賦餉瓊兵。兩利之道也。從之。撫廣防驟畢多患政。尚氏藩下人。倚勢虐民者寘之法。民賴以安。瓊判裁。補武昌時。有通城民變之事。知縣張起徵康熙四年槁欠賦錢。嚴刑以逞。民不堪命。攘臂揭竿。欲得張起而甘心焉。巡撫林天擎聞變。集吏議之。皆曰發兵擊之。使公曰。不然。通民苦嚴扑耳。今誠遣一文吏往撫之。變可弭。天擎曰善。即遣公。副以千總李甲。百兵爲衛。時康熙戊申十一月。公冒雪兼程。五日而至。去通城三十里。公謂李甲曰。君其止此。民見兵來益驚。治縣而禁之。惡乎靖。乃乘輿張蓋至城下。曉諭通城士民以洗濯自新之道。民猶首鼠狐疑。公爲文誓城隍神。略曰。通城三里。一時蠢蠢。豈敢王章。法嚴令寬。蕩蕩中丞。宥其既往。刷令自新。披心開朗。命舟前來。以察逆順。順則宥之。逆則爾命。猶恐民畏罪自疑。勿畏勿疑。用神鑒之。升旨既出。有如皦日。首鼠兩端。悔不可及。民見此誓也。而後不武。以母喪去官。戊午。入補大理寺左寺副。公在大理持法平。吳三桂反。有逃人伍什等悔悟來歸。吏以叛逆論。事下三法司。時御史卑璧與公同覆審。公從容執律而爭。謂指逃叛自首及能還歸。減罪二等。示璧曰。此聖人制律。仁至義盡。若絕其歸命之誠。而不開以自新之路。彼知歸必死。益堅爲賊耳。是資寇兵也。方賊跳梁時。脅從不少。可概誅乎。璧是公言。明日覆上。上俞曰可。自是從賊之黨聞風來歸者不絕。旗人有與父異居。而鄰人通其後母者。其父病不能制。憤曰。兒代我斬淫人。旗人受命。夜殺一淫於牀。自歸。有司論以大逆。法司奏當。公爭之曰。春秋書夫人孫於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耳。方諸古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孔季彥有此斷。不得以逆論也。子思子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旗人從父命殺父讐。自拘司敗。而以大逆論之。其無乃非春秋之義也乎。疏遂以兩議上。詔從末減。大學士高陽李文勤公賢之。曰。朝廷須用有經術士。諒哉。河南讞獄。有大盜支家科在逃。而其黨五十人。皆律斬者。公秉燭閱卷。太息曰。爲有盜首未獲。而從皆決。是國豈無冤乎。明日昌言於三法司曰。支家科未獲。諸囚無死法。三法司不能難也。遂駮死。當是時。公聲名藉甚九卿間。長安爲之語曰。邱公爲理。民無冤死。居亡何。公念參政公春秋高。請告歸養。父以壽終。哀毀骨立。友愛諸弟。終身無閒言。與同邑靳茶坡應昇。張虞山鶯。重友善。二人者沒。爲刻其遺稿。而撫卹其孤。公所著有南齋詩集行於世。溫厚和直如其人云。疾革時。命其子迥三言。曰立品。曰讀書。曰積德。山陽知縣崔涓至錦而問焉。公張目曰。老父母愛百姓。言不及私而卒。享年六十有一。子三。迥、逃、迪。其同母弟迅馬季貞爲公行狀。以

公素敬畏.故來徵其傳.

論曰.昔人謂顧有麥飯牀有故絮.雖饑寒死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餒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棄其身於盜賊.仁哉.是言.士大夫服官執法.每案盜賊.必根株痛斷.無俾更生之路.豪是忍心.何遽不若寬成養.縱善哉.書聞邱公在楚粵決疑獄及陰訟.鉤考得其情.老吏皆服其明察.景閭之.公弗肯言.曰非忠厚事也.嗚呼.是其仁心爲質.過蟲季矣.

奇奴傳

甲子秋.皇帝避暑塞外.有人衣短後.無冠.路伏道旁.大呼萬歲.上聞.止輦問之.對曰.條奏時務十二事.上覽其奏而未半也.問若何人.對曰.臣比部郎中某甲家奴也.上怒曰.是而所宜言邪.奴敢爾.奴敢爾.杖而流諸關外.發行伍伯路間曰.若何爲者.朝中人林立.少若言邪.爲人奴良苦.然猶愈於死.今烏喇得流人.縲紲頸.獸畜之.死則裸而棄諸野.爲鳶飽其肉.風沙揚其骨.且官人直言作忠臣.死即揚大名耳.若即死.後世誰知者.而乃若是.奴仰天歎曰.此而公所以欲死也.吾爲人奴.雖勞苦不廢書.見今世務.宜言甚多.意頗望幸者.或此月不言.必他月也.久之無聞焉.又謂今年不言.或明年.至明年復然.自今以往.不可復待.故追而爲此.吾常恐未獲死所.今若此.即魂魄不愧.創甚不能行.未出關而沒.伍伯還京師.告人如此.偶子聞之.流涕曰.嗟乎.奴人者不言.適爲人奴者言邪.且皇帝仁聖.固能虛己納諫者.殆不欲以一奴辱朝廷.輕當世士.其尊貴有位君子何等也.是奴奴其身耳.儒其行.眞奇奴也已.

歸安三異人傳

王山者.歸安縣東湖村人.生六歲.而其父鬻於婺人范堯章爲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已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日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疾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服腧糊匜而炊爨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劵.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劵也.如背主恩.即不還劵亦去.如不忘主恩.即還劵亦不去.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劵矣.遂還山劵而沒.山匿不去.傭應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棲櫬二間.停其中.未葬.鄰火發.將及櫬.時水涸風烈.烟燄蔽空.山趣主母幼主亟去.主曰.如櫬何.山曰.山力能出之.不能則與櫬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櫬呼天.火燎櫬.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氏櫬獨存.康熙癸酉仲春事.馮子曰.昔蔡順母柩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棺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今又於王山見之矣.

李氏者.歸安菱湖孫龍行妻.李維申女也.李氏慧.能讀詩三百.龍行生而孤.業儒不就.鬱鬱失志.而病至嘔血.取李氏後.病朋發.李氏歸寧.告母曰.孫郎病恐難治.兒將以身殉之矣.自是異牀.龍行病益劇.其所以寄樂雪藏.李氏勤爲之無慼色.及龍行病革.泣謝李氏曰.吾累汝.吾累汝.吾死命也.汝則奈何矣.李氏泣曰.婦以從夫爲義.君若不諱.則惟隨君地下耳.龍行益泣曰.我家無儋石.忍以二月婚.誤汝終身哉.李

氏拔淚正色曰.是何言.君豈不讀芣苢詩乎.其夫有惡疾.雖未婚.猶不忍去也.況一月邪.相期冥會.不出十日.君其勿復言.龍行沒以康熙癸酉六月二十一日.及月晦而李氏果不食死.李氏初絕粒時.母張灌以粥.嚴拒.盌碎.至五日.蛾自口出.李氏吐且嘔.七日五藏潰結上衝.按之下.忍痛終不言.死之日.顏色如生.蚊蠅不集.年十八.

吳氏者.歸安菱湖王濂妻.前溪吳訒伯女也.年十九歸濂.初.吳氏姑布者.通其意.嘗窺鏡輒掷去.謂濂曰.吾面不祥.未知死所矣.濂故家貧.落拓爲村塾師.因愕謂曰.丈夫有七尺軀.豈不能芘一婦邪.不懌而罷.至是病發.嘔血略略不止.吳氏鬻資粧.經營藥餌.百方不驗.濂自念且死.母老子稚.以言慎婦志.曰.吾且暮入地.家貧.安忍以老幼累汝哉.則嗷嗷然哭不止.吳氏曰.君之病深矣.不自寬.反憂家累.君即不起.婦自有去處.不煩慮也.此語聞.人頗非笑之.濂竟殁.含斂後數日.吳氏徧拜族人.哭曰.寡姑無依.惟宗親死生之.則皆諾.又率其九齡之孤.拜夫從兄王昌言而哭曰.此無父之穉孤.以累諸父.又屬幼子於其兄吳盛曰.是兒豐下宜有成.家貧難活.冀能致鄰公哺餬乎.昌言與盛皆諾.於是越日稽顙哭姑前極哀.姑曰何爲.曰.婦本欲侍姑.今不得矣.姑恚曰.夫肉未寒.便欲舍我去邪.已各如寢.夜半微聞啓扉聲.久之寂寂.姑疑之.起往視婦牀.摸二雛軒睡.撼問九齡者.曰.孃燈下縫衣裳.教兒自眠.勿待我.今何往矣.言已而哭.姑即東縕吹火.求鄰子蹤跡之.呼新鬼而訴之哀.鄰子至.揭簾牀帷.見几上酒三爵.旁置一爵.一坐具如相酬對者.鄰子出門四索.天微明.見吳氏兀立深潴中.神色如生.起之.衆咸譆.視內相外衰.下至裳襪皆連綴屬結.道旁觀者.無不驚歎感泣.時康熙乙亥夏六月十九日.距其夫死之辰.止九日.

論曰.高義奇節.每慨世無其人.則思古人.求古人中高義奇節.舉在衣冠士族.須眉男子.而區區菱湖.彈丸地爾.乃有一奴二婦.麟麟耀千古.天壤至大.豈遂無人哉.

俞老僕墓誌銘

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誼.身長八尺.軀幹魁偉.廣眉修髯.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爲讎家所陷.因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爲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儕憚之.然事主恭謹.老僕析薪姑蔑山.家中書不乏.嘗山行遇虎.挺擊之.驚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袪.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抑聽命於虎邪.絕袪以去.時年七十矣.予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誡.予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爲矛.與鄰兒十輩戰於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予齊.亦召之使戰.老僕閱.笞子數十.予姑憚老僕.從此能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予所讀章句.請解之.熟則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予.予樂焉.每歸自艷.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竈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予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育乎.此非弃石時矣.日長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怍.遂大奮於學.然猶歸家數望薪.念老僕不念石也.康熙癸丑秋.嚴廬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爲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耄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云.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牀不起.聞予自滁

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於予。凡三易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耶。予游京師。上書當撰名聞天下。老僕嘆曰。此眞相公矣。遂稱至今。蓋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亦種種矣。悲夫。六月二十六日病沒。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爨者告市薪。予益泣。斂之加禮。葬於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其僕則名。其實士。李元養頭略相似。破格銘之不必譏。

烈女孫秀姑傳

秀姑者。孫氏。杭之錢塘人也。毀齒時。聞左楊鼎元聘爲其子文龍婦。秀姑父母亡。歸於楊。待年未成婚。鼎元父子賈浙東。秀姑獨依其姑侯氏居。今康熙戊寅年十五矣。秀姑容貌端麗。動必以禮。楊故家貧。無五尺童。而與閭士積鄰。士積素頑很。養博徒爲弄兒。有胡起龍者尤嬖。士積嘗穿壁隙窺秀姑美。遂啓淫心。時叩門以求火。三月八日。士積又乞火。侯氏病。不得已命秀姑與之。士積潛躡入戶下。以言挑秀姑。秀姑正色曰。得火可速去。毋多言。士積儼然而笑。直前攫秀姑。秀姑大怒。嚙其指。士積負痛去。侯氏聞之。提強鄰不敢有言。六月望日。士積從檻下。攫手持秀姑。鄰。秀姑叫號。四鄰。日已夕矣。請朝鄉三老請讓士積。率詣楊家謝無狀。奉盤茶爲禮。秀姑怒擲盤。躍中起龍。而潑茶淋漓。起龍怒。扶且罵曰。今故謝之。反怒爲小賤殊不可禮也。士積亦大怒。袒拍胸。指罵秀姑曰。狗婢何敢然。吾疑處之反掌耳。不姦若不嚴。舉傳徒。躁而出。鄰人咸嗟歎不平。然畏士積。莫敢攖其鋒者。士積日與羣變壁聚謀以辱之。不可。雞聞。至十九日。秀姑慟哭曰。我尚可活耶。一房女子。旦晚不能禦強暴。有如倉卒失防。羣邪逞。因汚吾何。遂以頭搶擊柱。手持其吭曰。天若聽我。速死爲幸。侯氏飛溺而斷之曰。兒無然。翁歸。徙而避之耳。秀姑則含哀嚬呻。不能自禁。良久佯應曰。諾。姑休矣。侯氏疑。漏下三刻。秀姑竊縫衣裳。上下綴緝。遂飲鹽汁而死。及旦。侯氏怪其戶扃。發牀而視之。赫然死人也。乃號呼里鄰。控縣。徧報羣有司。張中丞親鞫得實。遂杖殺起龍於庭。血士積脊而論辟如律。幷首羣博徒之從罵秀姑者。上疏請旌。制曰可。官給白金三十兩。建坊以旌秀姑之烈。

贊曰。方秀姑死時。天酷暑。及斂面色如生。揮傍觸漏而氣釋。天始示以流芳徵也。士積三木琅當入牢獄。其母不哭。告人曰。是固當殺。前十五年過淫一尼。尼不從。歐刀刎其喉。亡命遇赦。今又然。彼蒼者肯保其顱哉。嘻。禱使士積謝罪天地。解冤神明。痛悔自新。猶難末滅也。況厚其毒乎。秀姑一弱齡女子。授命全貞名。聞九重。事傳四海。後有萬年。永不磨滅。嗚呼烈哉。

貞女陳三淑傳

女子許字人未聘也。所字者家以貧辭。母欲改字。卒不得。守志凡八年以死。死之日。聞者莫不流涕。皆曰貞女云。女子姓陳。名三淑。杭州錢塘人。武略將軍某之季女也。自兒時不喜偕羣兒嬉。言笑不苟。每不可於意。輒鞅鞅累日。人悦之萬方。終不啓齒。以是羣兒憚與遊。亦坐是失母黃氏歡。稍長知讀書。竟日不倦。十歲。遂通孝經二南。列女傳義。十五學作詩。率詠古史節義事。每成一篇。則坐而微吟。吟罷哭。哭罷復吟。吟一再已。焚其稿。香鑪烟勃勃。璫閨閒與香氣雜。如是有年。幷焚其筆。不復詩。歲丙辰。杭城爲採選訛言。

一時嫁娶始盛。貞女年十九矣。父貧卒。用媒妁言。許字同里沈某之子煜。煜後以家貧廢業。客游閩。不果歸。煜之父因媒氏以辭婚。貞女不知也。時貞女父從戎於閩。母操家事。復用前媒妁言。改許富家子某。納采且有日。至是貞女聞。哭不食。母勸之食。曰。若是死耳。何食爲。富家聞。亦卒不敢斯然布幣行禮。其後貞女父戰死。無後。後其姪。則貞女兄。兄買人。惟嫂言是聽。貞雖有妹。乃兒時素憚者。亦與其嫂兄親。於是一家之中。咸惜貞女。而前媒氏又貞女同母舅也。勸其母改字益力。母與兒決意字富家子矣。度貞女不可。則先揚言曰。沈郎已娶。守此何爲者。冀以絕貞女望。貞女聞之。被髮大慟曰。其然。兒亦莫復再適人。徑起引刀截其髮。髡首以際母。一家皆驚。乃不敢復言姻事。貞女自是遂有病也。壬戌冬。病益甚。或累日不飲食。焚香危坐。閉目一室。家人與之語不答。有時哭極哀。鄰人徐西泠者。侯士也。每聞垣內哭。詢而得其由。悲傷其志。乃造沈煜門。以故告煜。煜適歸白雲閒。遽陳女已嫁。久聞是說。殊不信。西泠奮然曰。女子志如是。不可負也。吾勸其母矣。若郎貧邪。吾能代若備婚禮。煜唯唯。越數日。將就婚。母復爲說五不可。徐子又以事東渡江。事復寢。癸亥春二月。貞女病不起。母始以媒言招沈煜。煜乃往。其母命登樓省之。貞女方羸。呼曰。沈郎至矣。貞女遽斷手自下帳帷掩面。煜問可有言乎。貞女徐曰。既有成言。何爲又他娶也。煜辯其誣。貞女都無一言。惟以袂掩淚。煜睇幅巾其首。知向所傳非妄。親羅帨。膚色如玉。亦謂病可起者。煜既歸。貞女泣不已。已而數曰。彼既知吾心。吾死可矣。遂絕食。幷藥不御。越一日而貞女死。時爲二月二十九日。煜既見之後二日也。年二十有六。斂時身輕如蛻。面目猶生。胸間熱氣蒸衣外。

馮景曰。以余所聞。陳女生死一於貞。道路之人皆賢之。不虛哉。不虛哉。不更二夫。謂既嫁者。此獨難矣。夫家貧既無復望。其於煜亦初未之見也。而守死若是。不更其父若卒一言。自非大孝。孰能至此乎。煜爲余中表弟。又同居。故習知其事。陳女自是傳。余爲序次。從採風君子後有考焉。

新會四孝烈傳

歲甲午。西寧王帥師攻新會。城閉八閱月。糧盡。守將括居人以食。有莫氏者。諸生林應雛妻。姑將就烹。莫即面請代姑。得釋而莫死。李氏者。兵欲食其夫。哭拜曰。吾夫五十無子。請食我。兵殺之以存。還其夫。使葬焉。梁氏女者。其父諸生爭議女。女年十一。請代父。亦死。諸生吳師讓妻黃氏。亦代夫死。是爲新會四孝烈。有爲之詩者。景讀而義之。嗟。丈夫平居無事。談忠孝。侃侃自命。遇小變。患而逃之。及當君父蒙大難。極其苟免全軀之心。可以無所不至。蓋有大不忍言者。視四孝烈。有靦面目。寧不愧死入地哉。其詩哀三婦曰。可憐窈窕三羅敷。再拜乞身充庖廚。解妝請代姑與夫。妾年尚少且腴。姑與夫老肉不如。其良梁氏女曰。有女年十餘。緹縈亦不殊。哀求赴湯鑊。保父千金軀。勿嫌女身小。一臠只須臾。嗚呼可以傳矣。

貞節沈母尤孺人傳

春秋二百四十年間。書婦人之賢者三焉。然處常見録者。惟魯敬姜耳。若宋伯姬之貞。紀叔姬之義。皆不幸丁身世家國之變。尤聖心所深予也。予觀沈氏母尤孺人。豈貞與義兼者。母爲吾友沈進士近思會王母。一日持所爲事略。徵景爲之傳。再拜請。且曰。近思九歲。先君子歿。謝之吾母曰。汝父生平無時不以王

母爲念。凡遇橫逆所加。即詣墓所哀訴悲思。嘗終日依戀弗歸。三十年來嘗如是。又九年。先慈亦殁。近思流離失所。不克慰先志。以彰曾王母之苦節。湮沒於地下者。五十餘年矣。蓋亦未遇世之有道而能文者將有待也。今幸交君。則不復外索矣。君於時諾而之吳門。會自春徂夏。遘病臥牀。久未報命。及秋始據而書之曰。母姓尤。杭州仁和縣人。父某。世居五林村。年十九。歸沈學顏。四年而寡。無子。乃請於舅姑而立子時吉。近思本生曾祖敬園公仲子也。母治家極嚴。教時吉必以義方。小有過輒撻之。及長爲取婦。俞。紡織呈工。常過夜半。不中呈不休。中外祇祇。亡何。時吉偕相繼蚤世。遺孤大震。才十四歲。母內撫孤孫。外禦強侮。母有兄某。以豪暴雄於鄉。鄉人懾之。見母無親子孫。利其土田。秋將刈。乃率衆取禾。母聞之。濟以鍼插滿髮。上踊而大號曰。而無良。欲絕吾祖孫命邪。以頭攩兄。兄挺其髮。鍼刺手。血淋漓。始大驚避去。又欲搆訟。母被髮提孤。將號於官。事遂寢。景嘗其事。至是輟齡嘆曰。母不特節淳冰霜。而亦勇過賁育矣。豈非女中烈丈夫哉。母嘗覺其孫弱而慨。喟然曰。設有不測。誰爲延汝祖一綫祭祀乎。吾目中得見曾孫。死不恨矣。順治辛卯生光斗。近思伯兄也。母卒於壬辰正月。享年六十一。是時天甚暖。賀節者流汗相屬。母卒而大雪三尺。河冰凍合。一鄉皆驚。以謂母苦節所感云。其後四十年。近思受知學使鄭公。特書冰節完天扁門以旌之。近思字位山。篤學高才。安貧守道。君子人也。康熙庚辰成進士。仕且必爲名臣。所以顯揚母節。大書於史策者。將不遠矣。無爲待我也。然我不敢有諾言焉。遂力疾奮筆而爲之傳。

節孝林烈婦高行傳

節孝林烈婦曾高行者。名如幽。福建福州府長樂縣人。曾子駿之女。及笄。適同邑林漢朝之仲子邦基爲妻。事舅姑以孝聞。而相邦基甚敬。克修婦道。邦基通文翰。善吟詠。漢朝賈於杭。遂徙家焉。今占籍爲仁和縣平安里人。如幽自康熙壬申歸邦基。十二年無所出。癸未春二月。姑連氏病沒。邦基質弱。哭母成疾。烈婦哀毀同夫。至夏四月十七日。而邦基病革。將易簀。謂烈婦曰。爾能從我於泉臺乎。烈婦泣對曰。君先行。我亦隨踵至矣。邦基猶張目視。烈婦乃指天矢之曰。有如皦日。邦基笑而瞑。烈婦覩二棺。斂夫畢。將以身殉。投繯者再。皆遇救解。漢朝勸止之。不聽。於是七月閒。以報明盡節事具牘於仁和縣令謝儀。請存案。儀批牘尾。略曰。婦有子者守。無子者死。此爲無舅姑者言耳。今爾在曾氏。正宜代夫盡孝道。爾遄爲立嗣。使曾氏無子而有子。夫亡而如未亡。豈不慈孝節義。萃於一門哉。爾婉諭之。毋求存案。於是漢朝執縣批歸家。反復勸諭。烈婦號曰。氏本爲夫殉節。而翁則有伯叔妯娌在。豈不足於供養邪。潛以約指環珥鐶爲金丸。佩身伺便將吞之。漢朝無可如何。於二十六日。又據實報縣求存案。以免貽後累。儀又批牘尾。略曰。爾速爲立嗣。本縣當榾傳相愉。給扁預旌。慎勿坐視而託云無法可處也。漢朝如言。朝夕勸諭。且立其次孫志文爲邦基後。命烈婦撫之。至八月初六日。烈婦乃自書稟帖。詣縣告儀曰。蒙諭立嗣養親。爲孝節兩全之婦。氏亦再四思維。夫亡見有兄翔弟翊。可供膳以養子道。無須氏也。今翁已將伯翔次子志文立爲嗣。是亡夫無子而有子。迴念亡夫臨終時。氏因無子。許氏身殉。氏夫方含笑入九泉。曾蓋棺未久。而即負前言。在氏雖生天地閒。何面目見亡夫於地下。且氏素守閨訓。生平一語一言。尚不肯苟且。豈可失大信於

亡夫哉。至於翁親伯叔之勸。不啻至再至三。而氏矢志逾堅。非關翁親伯叔勸之不力也。若不預白。將恐遺累。今特親叩求批存案。氏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儀又批曰。此稟同前兩批。俱不准存案。立長房次子爲子。本縣取名爲林光節。爾許以身殉夫。不忍負前言是也。但死於今日。而令爾夫爲若敖之餒鬼。彼雖含笑入棺。而將含哀地下矣。不若撫孤成立。俟翁壽終。乃踐前言。則所全實大。夫慷慨赴死易。從容立嗣難。勿泥小諒而廢大倫也。儀即捐俸金十兩。大書孝節雙全四字扁表其門閭。烈婦乃歸。不屢命。撫光節。孝養漢朝。惟謹。自癸未迄丙戌。凡溫凊視膳之禮。比子職加勤焉。四載如一日。乙酉九月。漢朝痰疾發。烈婦竭力扶持。佐伯叔妯娌侍湯藥。歷久不怠。翁病增劇。今年三月漢朝捐館。烈婦哀毀如喪姑時。脫簪珥以襄葬事。兩喪並舉。獨留夫棺不出。人初未喻其意。又盡解衣裝。營身後事咸備。至七月初六日。告妯娌曰。吾今可以踐前言矣。從此遂絕粒不食。并集平日所爲詩文。盡焚之。勺水不入口。林翔乃以預先報明盡節事。稟仁和縣新令紀侯存案。至十一日。烈婦沐浴更衣。拜辭天地祖考。出故所佩金丸。仰天吞之。曰。我佩此三年矣。向之不死。徒以翁在耳。今婦道已完。而子職亦畢。吾可以下報夫子矣。士林聞之。知其必死。皆爭爲詩文以美之。粘四壁皆滿。儒景聞其事而未詳也。及門有仁和文學吳濤者。平生喜激濁揚清慕范孟博之爲人。每見忠孝節義事。輒津津樂道不去口。君子人也。十七日走烈日中。謁景白其事甚悉。因求景爲文彰之。意極懇懇。景曰。此日所傳聞異辭。而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者。則曰曾如幽爲情死。非爲節孝義烈死也。或又以復言非信。期死非勇少之。至有譏其好名者。景聞之大怒曰。人而無情。何

以謂之人。既謂之人。惡得無情。天下惟無情之人。不可以爲忠孝節義事。如曾烈婦之所爲。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衛共姜之匹也。雖孔子復生。必褒之。且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三軍可奪帥。匹婦不可奪志。非大勇而能爾乎。抑忠孝節義。謹則無名。故教曰名教。節曰名節。聖人亦疾沒世而名不稱。名者實之賓也。善乎范忠宣公之言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終身無爲善之路矣。彼妄議曾烈婦者。徒自絕耳。曾何傷於日月乎。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若輩雖曾讀數行書。而闇於大義如是。與目不識一丁字者何以異。亦不足與辨也。濤大喜曰。近日言人人殊。必得夫子一言言。則華滑都息。惡可以已。景曰。少安。俟蓋棺而後可論定。無躁也。且吾聞凡人能自成于古人聖域者。臨命終時。煖氣或從頂出。或從目出。必生天上。（濤問何謂天眼。曰。人心天眼……）明日將視至其家驗之。因屈指計之曰。烈婦餓至明朝。已十三日矣。將化。恐不得久留人閒。耳聞之不如目見之之爲真。遂約濤詰朝偕至林家問翔。索觀仁邑前後批辭。皆手錄以歸。又詢翔烈婦近狀何若。翔曰。今亡弟婦。自顯以下。婦蘐按之。通冷如鐵。惟頂面尚熱。氣奄奄未絕耳。景攜兩手字。謂濤曰。克驗吾昨言如何。濤曰。信。七月二十日丁丑時。烈婦自起櫛沐。正襟危坐。索紙筆賦詩曰。鏡匣菱花冷。三年淚未乾。已終姑舅老。從此雪霜寒。我自歸家去。人休作烈看。西陵松柏下。夫子共盤桓。後書林門曾如幽臨去題此九字。擲筆端坐。仰項而瞑。大斂時。額猶汗出。顏色如生。餓始初六日。至是凡十四晝夜。烈婦生於康熙十一年壬子。十月十四日。享年三十五。烈婦終時。光節七歲矣。踴而號。榜額謝弔客。如成人禮。皆悲歎曰。微烈婦忍死立孤。不

及此。

慨然贊曰。嗚呼。如節孝林烈婦皆高行者。從容就義。百折不回。一死重於泰山。豈非巾幗中之烈丈夫哉。彼鬚眉如戟。而靦面丐行。甘心作繞指柔者。皆將不得自比於人矣。悲夫。

烈婦蓋棺後。紳士表誄褒貞之章甚多。而宗室鎮浙將軍諾公大書之死靡他四字。首製扁以旌其廬。萬人觀瞻。無不感悅。咸曰彼娶邪毀正者。雖不容於死。

毛節婦傳

節婦者。馮氏。毛人慶妻。泉族父華玉公女也。華玉公負北郭讀書。老好奇。家貧無儋石儲。顧性嗜圖書古琴研之屬。常奏記幕府諸公。皆有所遺。又時時爲兒子竊去。晚益困。常語吾父。生男不若女孝且慧。嫁女得所。吾雖死如甘飴矣。吾父素才毛子。爲之媒。遂婚焉。越一夕而華玉公死。是時節婦年十九。歸毛子。相對甚莊。後二年毛子夭。無後。一女在襁緥。毛子屬纊目不瞑。婦大慟曰。吾不從一而更二者。有如日。乃瞑。其祖八十餘歲。貧無業。欲嫁節婦。婦孝故難於發口。而令媒媪微言其意。婦不答。毛子之姑陳同居。利其嫁乃得財。數爲甘言誘之。婦怒曰。是何言。不宜入吾耳。陳亦怒。絕不予飲食。冀婦改志。婦卒不改。自是日給一餐。而命行汲於路。間曰。若能乎。婦毅然應曰。能。天未明。道無人跡。乃提甕之井所。舒梗而汲。兩手拘攣。歸。一再往。水濺裙襦。自若也。祖臥牀頓足曰。何苦荷荷。陳卒無如何。節婦自此病矣。毛子沒後三年。康熙乙丑冬十月。節婦竟餓死。

論曰。以族妹之賢。而僅久客遊。家貧不能繼粟肉。購醫藥。以延其年也。彼志則終矣。吾何以自比於人。古人有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賢哉節婦。眞能成其大。抑世亦有潔清自愛。而飢饑難忍。俯首苟活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盧母朱太君墓誌銘

友人盧之翰天羽氏。少而孤。事其本生母朱太君至孝。母以壽終。盧子免喪而猶涕泣。家貧厝淺土。今始克葬。遮狀母節行。而屬於爲之誌且銘。余嘗以猶子誼。登堂拜母矣。且習衡對宇。熟悉嘉猷。烏敢以無文辭。謹按狀。母朱姓。系出先朝。甲申賊破京師。舉家竄逸。不知所終。母賴舅氏王公官京師。藏匿。母遂依以成長。旬時盧府君筮仕。得建平縣丞。元配蔣孺人病。稽京邸。未得之任。聞旅舍有賢能女。賓筵行廚。咄嗟而辦。府君驚異。謂有絡秀風。然知其系出天潢。未敢以蔭室請也。居停主人。微以言偵王公。時王公國變失官。貧病且死。乃謂母曰。汝姓不容於天壤矣。吾又旦晚入地。汝將何依。盧丞可人。汝肯降志屈體。託以終身乎。母流涕受命。已而王公卒。母必親含斂。行喪而後歸。從之任。遭時多故。羽書旁午。公私交困。母數諫府君。辭五斗米。會署令事前令杜某貪殘。府君撫之以寬仁。時旱澇洊至。青犢黃巾遍四郊。與朝兵至。府君知天命有歸。且感母言。解印綬去。民遮道留之不得。至今建平遺愛在人。猶歌思之。母性仁孝。有遠識。知大體。父母遇難不能隨。時泣血哀思。及歸府君。持齋繡佛。以報所生。白首無間。蔣儒人既抱疴。家事一委母。母不辭勞劇。公勤靡卑。上下內外無不宜之。一飲一食。必先人後己。府君爲丞時。有戚某窮而來

歸。母曰。是其爲人也貪而謟。貪則不顧義。謟者見小難大任。宜厚遺而遠之。府君不從。其後卒僨事如母言。人服其先見云。府君既廉吏。家無長物。又遭大侵。斗米一金。食指繁。母拮据女紅供饘粥。府君晚年得奇疾。內夜狂呼。叫號申旦。母六十日不解衣帶。祝禱藥餌無倦。及辛丑。府君洎蔣儒人相繼沒。之翰甫九齡。升斗皆從母十指中辦。貧不能就外傳。母教之讀書。口授日課。嘗曰。願兒子學行有成。老人啜水亦甘。貧何患。及長爲之娶婦。又自持營府君蔣儒人窀穸。乙卯之翰舉一子而婦殞。母製而長之。覓乳無力。輔以乾餔。枯勞成疾。以沒。於是之翰椎胸泣血。告所知曰。微吾母。顧復恩深。不孝父子。烏能成立。有不斬吾宗爲若敖氏也幾希矣。先是蔣孺人生一子之謙。五孫皆前死。已而之謙壽終。母哭曰。大宗不可絕。宜以吾孫繼。其明大義。皆此類。母生故明萬歷庚申年正月廿一日。沒於康熙庚申年六月廿七日。享年六十有一。生一子。即之翰。女與孫各二。未卒前七日。預言死期。是日沐浴更衣。朗誦金剛經已。髣髴如見西方之人來接引者。蓋母事佛勤。不茹葷者二十年。所固宜有是也。府君諱承芳。字譽長。今卜月日葬母毗巘嶺之陽。銘曰。

奕奕天潢。河山既改。矧一孱女。國亡家殆。屈體事匹。宵征匪怠。育子閔斯。其德靡悔。又鞠育孫。擴恩如海。王符支子。外家何在。而子而孫。綿揚有待。宰木蒼蒼。墓田每每。奠玆幽宅。聿光千載。

此先祖牛嶼也。考妣葬毗巘嶺已久。難於啓竁合葬。遂別卜地於城北古蕩之原葬焉。元文不欲改易。爲明著其實。庶久遠不疑焉。文望謹識。

解春集文鈔補遺目錄

仁和　孫志祖　詒穀錄

卷第一

恨不見彭公序
贈孫世來序
周正改時論二（首篇已載第三卷）
周正改時論三
周正改時論四
周正改時論五
周正改時論六
周正改時論七
周正改時論八
周正改時論九
周正改時論十

卷第二

上魏總憲書
上韓元少先生書
上都御史新城王公書
與閻百詩論釋地書
與法家論如淳解三族之繆書
與人論墨子引太誓書
與高雲客論魏序書
與沈昭嗣書
與吳荊山書
與邵子湘先生書
答毛西河先生問論孟義書
答雜問六條
駁皮日休鄙孝議
晉用夏正駁
陶叔辨
卻衣凍死辨
范明王廟紀夢
韓熙載姬院乞食圖跋

解春集文鈔補遺卷一

錢塘　馮景　山公

恨不見彭公序

戊寅十月之望。予在天水方伯幕下。幕中人驚相告曰。古愚彭公來矣。客皆往觀。予方浴。觀無及。悵望者累日。自是重公姓名。願見無由者二十年。一朝可以覿面。而又失之。恩能無恨。甲寅閩變。賊欲汙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則吾以公為罵賊斷舌顏杲卿。其後宰三河。政仁而廉。日饗齏粥。有時絕糧。則吾以公為塵甑范萊蕪。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饋餘。騶於庭。公鞭之。則吾以公為彊項令董宣。入為給事中。劾奏癸酉順天主考不公。至請斧劈臣頭懸太學以謝士。天下壯之。則吾以公為折檻朱雲、埋輪張綱。及出監河工。秋濤齧隄。公止宿其上。誓身同去留。則吾以公為河濱瓠子。請以身塡金隄、如王尊。今調公按察貴州。有詔過家上冢。主僕行李裁二肩。則吾以公為一琴一鶴趙閱道。凡此六七公。有一於今世。必如爭先覩麟鳳之為快。而況六七公忠清正直之德。全備乎彭公一人之身者哉。思之二十年。一朝而失之。是吾命之不辰。而抱恨無窮期已。客言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予曰。聖人不相。豈貌取哉。堯長舜短。禹跳湯偏。周公身如斷菑。仲尼面如蒙倛之類。狀貌不踰人。而心則踰人。其名遂與天地日月不同其始而同其終。吾嘗立乎夷庚。往來叢百輩。而若無覩焉。自今以始。乃時時有一黃面白鬚。而齒盡禿。其人者。往來於予懷而不能去。則不見猶見也。遂序之以當圖畫。而時覯之以釋恨。

商丘公大賞此序辛巳秋逵之彭公壬午三月彭公自粵東復書云夙聞其人奇士今見奇文心折矣寄語山公此黃面白鬚禿齒者老矣無能爲矣去志決矣山公恨不見古愚存此一序爲面黃鬚白齒禿者類上三毫不覺失笑回首自黔遷粵之西之東求一士而不可得鳥有鳳而魚有鯤各從其類耳又別牘云今三春十六日辰時小妾葉氏生男妾卽十八年前維揚寓舍帶歸二千里而赴洵者海中仙果結實誠遲然以武林媽子所見黃面白鬚禿齒老人數月內連生兩男子聞者鬨堂敬報夫子亦必歡顏也冬十一月彭公又書來云近得竇山公古文一二比諸商彝周鼎卞玉隋珠倘矣饑以當食寒以當衣睡夢當喝魔晦冥當遇月疾病當捲水上池每覽不得過四頁惟恐盡耳夫以厭生荒文得公寓目又崇褒賞何其幸也序先刻在樊中集今始見公書因刊於此

贈孫世求序

杭城多火災無百年之居今庚辰春尤熾延燒一萬三千戶火過吾友孫世求氏之廬而反風輒滅先是數年間世求所居四環皆被災世求家獨完於是怪迂者咸謂其地宅元武祝融避之此妄說也然則何故予曰世求儉儉則奚取貴于祝融而護避之曰予交世求三十年自非賓正婚燕未嘗見其衣絲生五男兒每飯[illegible]落必俯拾啖之其儉也如是先儒說火以明爲德而主禮故京房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杭俗素侈好奢富屋崇土木驕僭越禮故火失其性而爲災也傳不云乎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罰恒燠時則有赤眚赤祥然則欲弭其災莫若戒奢而崇儉昔漢順帝時陵園多火災太尉李固以爲奢僭所致永和元年承福殿火占者以爲過差非禮之應而杭俗譎詭不燒不發其燼而更新必益奐其居貧不能者專媿其地以做屋嘆何其愚也西京柏梁栽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裁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魏明舉以問高堂隆隆對曰此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今杭習俗相沿終不覺悟赤眚之哉其何日之有吾是以舉一孫世求以勸人之去奢而崇儉則火患其少熄矣夫信（○文弨案以書致錢減而有徵矣然集先編）（瀰明所居亦不得免此火何殷節之廬亦附于火是火亦有無知者邮孝子以身厭父棺而火遂捨之而去乃亦有興國縣者欲彌一律論也是難本不在此中因前事二無書無家于所欲大序載其云火初起不識突兀者文質承此也故權取而厭於此云）

周正改時論二（○首篇已載前第三卷）

商固改月矣左傳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豈非改丑月爲正月故以三月爲四月乎漢律歷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班固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値月朔冬至故云伊訓之十二月乃夏正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太甲中篇亦有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此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爲明年建丑之正月羣臣將朝正故伊尹先期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其文本明則吾信商書及左傳及班固律歷志不信胡氏說也秦亦改時矣司馬遷始皇本紀云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月令季秋爲來歲受朔日此則秦正建亥之歲也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顧亭林據此

以爲秦亦改月胡氏失之近毛氏傳考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曰嘉平引原註茅盈內紀云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泰清帝若學之臘嘉平因改此名則明是夏九月爲秦十二月吾是以信茅盈內紀及顏師古註不信胡氏說也剏曰周不改時哉難者曰周改月信矣惟是改時而以冬爲春春爲夏夏爲秋秋爲冬理有未當義有不安予何說以處此予曰理莫精于易義莫顯于詩學者不可不知也易凡于陽剛皆屬上于人爲君子于世爲治于時爲春爲夏陰柔皆屬下于人爲小人于世爲亂于時爲秋爲冬復十一月之卦也一陽於是乎始生故周以爲春王正月姤五月之卦也五陽在上一陰在下故周以爲秋七月此文王所演武王本之以改元紀時集大統而率若天道者也而其義大顯于周公七月之詩故凡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之月皆曰之日之也者陽也陽故爲春爲夏自一陰二陰以至純陰之月皆月之月之也者陰也陰故爲秋爲冬難者曰四月亦純陽之月奚以不曰之曰是乾卦也陽盛而陰伏也故曰四月秀葽納夫十月純陰陰盛而陽生矣故曰歲亦陽止夫文王演易以彌綸天地之道武王纘志述事改元紀時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周公作七月之詩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或日之或月之而陰陽之義明孔子作春秋宗周正往往寓其扶陽抑陰之義褒善貶惡而亂臣賊子懼畢經此文武周公孔子四大聖人之所昭垂炳如日星而猶謂理有未當義有不安也耶

或曰周正既如是奚以秦又不然曰不讀歷書乎大史公明曰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于諸侯此在戰國後秦并天下時乎春秋則否（自書）案周本紀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此誤也當云十二月戊子師初發使合周正而武成書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據三統歷爲周正月之二十八日夏正冬十一月也而史稱武王伐紂孟春興師改時故也（又記）

周正改時論三

太史公歷書云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蓋言夏正以正月寅至丑而窮商即反本于丑以爲正商正以十二月丑至子而窮周即反本于子以爲正云爾此第見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蓋武王改正實始自文考武篤繼述其衍易之心而以乾元爲革命之始此在昔儒罕有及者吾嘗精思而得之今夫天開于子律中黃鍾爲萬事根本音始于宮窮于角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律書）昔者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十一月）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於時一陽動于下復之一陽即震之初九乾爲大父文王也震一索于乾而得初爻是爲長男武王也武王伐紂戎衣而有天下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故文王曰震亨震有亨道焉復之一陽即震之初九而震本于乾初爻伏羲氏一畫開天者此也文王首下起元者此也故周易以乾爲首而周正以子爲元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故周必改子月爲正月者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所以大一統而慎始也父道也君道也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其弗信矣乎而武承文演易首乾之心震得乾初爻則父子道也臣道也天開于子與帝出乎震其義一而已矣（案此則紂當國極之運而坤爲十月卦極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亦可以爲血戰之證[illegible]）

者。或曰。復之象。先王以至日閉關。武王乃行非常之舉何哉。曰。文王明云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剝盡而復。故曰亨。內震外坤。下動上順。應乎天而順乎人。故曰出入無疾。有臣三千人。惟一心。故曰朋來無咎。又自姤卦一陰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反復其道。剛德方長。故曰利有攸往。此非武王革命不足以當之。或曰。文言利有攸往。而周公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武既以一月伐商。閉關也乎哉。曰。先王。文王也。后者。有天下之稱。武王也。文王處其常。武王行其變。變不可訓。故曰后不省方。養微陽也。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謹微陰也。其義亦一而已矣。或曰。震得乾初爻。文王則爲潛龍勿用。武王則爲飛龍在天。又何也。曰。龍德而隱者也。文王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聖人作而萬物覩。武王也。然則武與文異乎。曰。不異。文王先天而天不違。武王後天而奉天時。

周正改時論四

明乎周正建子。不惟十二卦始于乾元。十二律亦始于乾元。奚以明之。昔周景王鑄無射。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紀之以三。（人天地）平之以六。（律六）成于十二。（呂律）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是皆陽律也。韋昭解之曰。十一月曰黃鐘。乾初九也。以爲六律之首。重元正始之義也。正月曰太簇。乾九二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蓋陽奇。奇爲天數。故以乾六爻分隸奇月。有如此者。州鳩又曰。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二閒夾鐘。三閒中呂。四閒林鐘。五閒南呂。六閒應鐘。律呂不易。無姦物也。是皆陰律也。而韋昭解之曰。六閒六呂在陽律之閒。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元一也。陰繫于陽。以黃鐘爲主。故曰元閒。二月曰夾鐘。坤六五也。四月曰中呂。坤上六也。六月曰林鐘。坤初六也。八月曰南呂。坤六二也。十月曰應鐘。坤六三也。蓋陰偶。偶爲地數。故以坤六爻分隸偶月。有如此者。於是焉武王以二月四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之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用乾九五飛龍在天也。明旦甲子昧爽。王以黃鐘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則用乾初九陽在下也。始而亨者也。王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則用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天下文明也。反及嬴內。王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則用乾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利以施惠舍罪。維時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周禮）而四者皆用陽律以合乎承乾正始之義。自是建官三百六十。亦準周天之數。所謂度律均鐘。百官軌儀。其在斯乎。夫數始于一。而天子一位。成于三。而爲三公。究于九。而爲九卿。三其九焉。而爲二十七大夫。九其九焉。而爲八十一元士。皆陽數也。后亦然。故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至于周公繼之。制禮作樂。人官物曲之宜。雖不純用乾陽。亦參坤偶。而數極于十二而止。天之道也。記曰。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豈不信哉。

周正改時論五

明乎周正建子。而六經之作。皆本于乾元。而宗文王。是何也。易首乾坤。故詩首關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此道之大原也。周禮首天官冢宰。總六官而掌邦治以佐王。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官於天也。斯言信矣。夫春秋則首書元年春王正月。王文王而始乾元。或曰。春王云爾。奚屬之文王。曰。鸑鷟鳴而演易成。麒麟獲而筆削絕。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書首堯典欽昊天。周書首泰誓作元后。元后元。即乾元坤元。萬物資始而資生者。於是大書。惟十有三年春。春非建子而何哉。孰建之。文王建之也。史遷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改法度。制正朔矣。則武王十有三年春之爲夏正冬十一月。斷無可疑者。或曰。文王至德。其稱王何也。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而周受命維新。六州四十國之君。皆來歸附。雖欲無王得乎。故曰王者往也。大雅皇矣詩曰。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有聲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史遷受命稱王之言本此。或曰。文王諡也。追賦之辭。曰。否。棫樸之詩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其左右趣之也。則稱曰辟王。其六師及之也。則稱曰周王。卒乃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且以周王壽考作人之言徵之。其作于臺年受命之時可知。此皆稱王無諡者。或曰始亦後人追賦前事與。曰不然。靈臺之詩。子來之民。歡相謂也。一則曰王在。再則曰王在。豈追賦也哉。且而不觀武王之稱文王乎。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此面稱非追稱也。若之何勿信。維是泰誓書而樂經亡。然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傳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而黃鐘爲十一月之律。一陽來復。雷在地中。故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鄭之解。大報天而主日。配以稷。於是大合樂于圜丘。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樂由陽來者也。故曰聖人作樂以應天。是皆不離乎文王演易首乾元之義。是故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而詩書禮樂與春秋其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知言哉。知言哉。

周正改時論六

泰誓十有三年春。蔡氏集傳。信歐陽子之說。謂是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似乎近理。而其實大謬不然。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之年少於文十四。而小戴禮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準以周制。踰年改元。迄武王崩。裁十年耳。安得於大會孟津稱十有三年乎。故歐陽子蔡氏之說皆無稽。不足信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而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不知洪範之十有三祀。卽泰誓之十有三年。非克殷後二年也。惟武王疾則在克殷後二年。吾於金縢書信之也。或曰。書言王翼日乃瘳。下云武王既喪。將無卽死是年乎。史記亦言瘳後而崩。是武王年止九十一。安得云九十三耶。曰。不然。鄭康成金縢注云。文王終時。武王八十三。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夫史記瘳後而崩之言。統辭也。康成瘳後二年而崩之言。專辭也。武王疾。周公願以身代。卜龜習吉。已至誠感神矣。公曰。體王其罔害。若旋瘳旋喪矣。以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也哉。孔鄭于大小戴禮所載文武崩年。無毫髮異。而猥云是武王改元之十三年耶。今人不信大小

戴孔鄭確然有據之論。而反信歐蔡無稽之言。亦見其惑也。或曰。然則武不改元乎。曰。惡。是何言。金縢既克商二年。孔傳云。伐紂明年。故正義云。克紂稱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惟蔡氏不信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經解爲孟春建寅。且疑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遂誤後學。至今豈非篤信胡氏周不改時之蔽哉。

周正改時論七

鄭氏箋詩維莫之春。言于夏爲孟春。正以明周正也。周禮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器。修稼政。正歲者。夏之正月。乃周之莫春。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周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韋昭注爲孟春之月。又曰。王其祗祓。監農不易。命農大夫。咸戒農用。正與此詩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相發明。周禮又謂之上春。內宰之職。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於王。亦與此詩於于來牟將受厥明相表裏。來牟。麥也。月令春食麥。此舊麥也。將者。未然之辭。謂新麥也。且此詩云嗟嗟保介。而月令孟春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非即詩所云保介乎。則此莫春斷是周三月。斗柄建寅、而非建辰。蔡氏不達周正。反謂鄭箋爲漢儒承襲之誤。甚且詆之曰。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妄矣哉。至其註伊訓云。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因舉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以爲周不改月之證。孰知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皆建卯乎。夫執其一隅所見。而遂欲以蔑全經。非通人通論也。春秋時人好以夏正明周正。如卜偃。梓慎、裨竈人。不過偶一言之。詎便信爲周行夏時乎。小雅四月之詩。因言夏暑。則曰四月六月。人易曉耳。六月棲棲。亦然。盛夏興師。故明言六月。而至于言天變。則皆周正也。如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孔氏正義。鑿鑿疏之。正月繁霜。毛鄭皆云。夏之四月。建巳。春秋傳所謂正陽之月。故曰正月。而謂周不改月。皆從寅月起數。豈通也哉。又有詩人偶言夏正之月。而毛鄭皆以周正互釋者。蔡氏蓋未之知也。如小明之詩曰。二月初吉。此明是建卯。然於周爲四月矣。故下言日月方奧。毛傳曰。燠、煖也。日月方除。毛傳云。除陳生新也。而鄭箋則云四月爲除。予初亦不解四月爲除之說。及觀孔疏。引爾雅四月爲余月。孫炎李巡。皆謂除余字異而音同。乃始照然於心。而無疑。夫古之說經者。皆有師承。毛鄭名儒。言必有本。非若後世寡學謏聞之徒。但憑私臆。鑿空杜撰者比。而孔穎達云。毛鄭時書籍猶多。必有所據。吾綦賞此通人之言。安得不歎綠衣之卒章也。噫。

周正改時論八

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周三月乃夏正月。故曰先王之正時。周正以子始。以亥終。順乎十二支。故曰履端于始。序則不愆。周書凡三紀三月。康誥之三月。召誥之三月。多士之三月。皆夏正月也。周雖建子。百辟朝正。而凡舉大事。仍于先王之正時行之。故曰舉正于中。民則不惑。襄王乃于正時置閏。不亦戾於禮乎。故曰歸餘于終。事則不悖。吾於是而悅然

於傳者正時。即周禮所云正歲。無以異也。天官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鄭註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又宰夫之職云。正歲則以法警戒群吏。令修宮中之職事。鄭司農亦訓爲正月。其他五官。凡言正歲。莫不皆然。至於周建子之正月朔。則明曰正月之吉。始和布六典于邦國都鄙。又有正月而亦言正歲者。則又明著夏正之月數。使人不惑。如凌人職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是也。王蘇至于八月不雨。夏正六月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夏十一月也。季夏六月。夏四月也。禮記又有明言歲十二月。而鄭康成仍以建亥之月解之者。見于周禮蜡息老物之註。引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下云。在十有二月。唐孔氏云。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明月即是仲冬建子。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經傳之文。明白如是。則亦斡者之有相。不悲悵悵乎何之矣。而猶謂周不改時。左氏盲於目而不盲於心。乃戴目之徒。仰不覩三光之明。豈不大可哀乎。

案鄭箋、定之方中云。此夏正孟冬也。正義曰。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丘。則作室亦正月。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國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也。而召誥于三月（夏正月）營洛邑者。鄭志答趙商云。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殷樂與否。不依常時也。乃益信周書三月。皆夏正月。（自記）

周正改時論九

人之讀外傳周語。則亦祇以明秦誓十有三年春之爲周正、建子之月。決然信之。而無疑。案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伶州鳩此言。自非明乎星宿度數。而精通歷算者。亦無由知。賴劉歆作三統歷。其考之也精。而論次之也詳。於是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其歲時月日。昔以合之周書歷歷無爽。具載漢律歷志。今據以曉學者。述之如左。志曰。三紀上元至伐紂之歲。若干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鶉火之氣周之分野歲星所在利以伐人）故傳曰。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韋昭云夏十月）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渡于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是劉歆所考之事也。蔡氏亦嘗本鄭氏說。而著堯典四仲中星圖矣。其末仲冬星昴虛。則既以亥子丑定北方之位。所而以房星屬子。房、天駟也。則豈不知月在天駟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析木也。其宿尾箕也。武王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則豈不知日在析木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星紀也。其宿斗牛

也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章瑄云殷十二月夏十一月）合辰在斗前一度則豈不知辰在斗柄也者由是而次之則子枵也其宿女虛危也是月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于婺女天黿之首天黿即子枵也則豈不知星在天黿也者乃於十三年春改子爲寅反謂鄭氏考之不審何敝之深也不然婁氏豈不讀周語者哉

閻百詩嘗言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云秋蟬鳴樹間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儲光羲詩夏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楊升菴曰唐人不辯而自了然是也失儒始生異説則人徒滋妄解矣知言哉

周正改時論十

馮子著論周正改時九首成有通儒進難曰是固然矣所未允者司馬子長謂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改法度制正朔是誣聖人也子信其説奚可哉馮子曰是亦非子長一人之私言也皆明見于詩書周易有可據者大雅文王之詩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大明之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而周書亦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猶謂文王不受命乎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令觀文王伐崇密遏六師擅決平作豐邑祭用圭瓚學建辟雍其治岐九一世祿發政施仁何一非王者事故正義云大雅造舟爲梁親將于京是類是禡靈臺靈囿皆是天子之禮而猶謂不改法度乎易大象辭皆周公作凡言后闢武言先王顯文吾前已言之矣今於其稱先王者考之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詩稱文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也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文之綱紀四方咸和萬民壽考作人譽髦斯士也噬嗑之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則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无妄之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則文之惠鮮懷保鰥寡跬跂澤被昆蟲仁及草木也渙之象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則詩美文王昭事上帝惠于宗公而肅肅在廟也孟子言明堂爲王者之堂以文王之治岐行王政當之而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詩曰王赫斯怒皆不稱謚孟生名之而猶謂文王受命不稱王乎殷本紀曰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周公亦稱文王以庶邦惟正之供則既統其君附其國且貢賦其土地矣蓋有不得不殊位號之勢故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史稱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易緯亦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于天下猶不諱也難者曰若是則滋惑之甚文王至德終身服事殷三分有二獨夫尚存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聖人之所惡也曰不讀商書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紂直言天既訖我殷命惟王淫戲用自絕微子箕子僉言殷其淪喪當是時舉朝上下無不知紂必亡紂雖自言有命在天而亦不禁文之王也已難者曰如子言丁信有二日也乎哉曰是有說文雖受命稱王而二王並立是爭也文王於是極其卑屈國以服事殷之盛心而尊而隆之爲帝泰與歸妹之六五一則曰帝乙再則曰帝乙乙者紂之父也帝其父有不帝其所立之子乎故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又何疑矣難者曰帝乙信然帝紂何本曰周史記盡

燔秦火吾不得而稽矣然帝紂之文雖不見于經而猶見于傳周語祭公謀父所云商王帝辛是也商則其王也辛則其帝也孰帝之文王帝之也卜偃有言今之王古之帝也名號殊則不嫌于二上忠貞篤亦無傷乎兩大文王以六州四十國庶邦冢君百工不釋之故不得不王聊以順人心承天意自王其國非有加于商也終不失臣節以沒其身其謂之至德與其不謂之至德與難者曰帝乙帝辛則其於商先王亦皆帝之乎曰帝哉帝哉殷本紀可覩也及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見史記）故周書君奭於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依常稱而無逸於中宗高宗及祖甲皆稱殷王紂既因德喪殷故削其帝號仍稱殷王受惟帝乙不替其名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多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稱其明德蓋亦以文王嘗隆稱於易之故而遂無改也文之忠武周之孝也且中庸言追王大王王季而文不追王豈非生即稱王之明證哉抑不惟文王然湯伐桀即稱王觀其把鉞作湯誓乃曰吾甚武號曰武王難者曰此亦史記之言不足信曰商頌有之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亦不足信乎董仲舒有言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故必更稱號改正朔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是故受命必稱王無可疑者難者曰如子言文受命稱王也信矣即位既改元矣今又改元可乎曰正惟稱王而後改元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夫文王即位時年四十七（孔傳）至八十九始受天命改元九十七而崩故武王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子長云後十年而崩則舉成數言也惟稱王改元故曰崩公孫丑亦云百年而後崩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之四十二年（九十八歲）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逸周書稱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而劉歆三統歷亦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是故稱王必改元改元必制正朔斷無可疑者難者曰稱王改元則吾既得聞命矣惟制正朔則未敢信以經無明文若六經中但得文王一言及周正斯信而有徵矣曰有徵吾仍徵諸易夫周易文王所演而彖辭則又文王之所繫也六十四卦中僅一言月數然已確乎周正不爽者臨卦曰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夫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夏正六月也而文王曰八月非改正而何難者曰信矣周正改月改時實始於文王惜乎周史記盡遭秦火而猶幸於經正之也

此數篇前不在選者當嫌其過於馳騁於奇炫博而遺之不知每篇各有意義且多裨經訓精確不磨孫怡谷謂當全載今從之

解舂集文鈔補遺卷二

上魏蘊憲書

五月二十四日。太學生錢唐馮景頓首頓首謹啓。古大臣之忠其君。以婉直也。固不持身居得言之位。上有必隨之情。事關國體之大。而始昌言納誨也。凡可以補袞職之闕者。即居散僚。無言責。而小過必匡。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嗚呼。此大臣之風所以古也。閣下品節犖犖。獨能行古人之道。丰采著於天下。出納治忽。王之喉舌。司大諫矣。居得言之位矣。黜陟幽明。惟言莫違。結主知矣。有必隨之情矣。今聞有司營宮室。雜梓木梁。有建議請拆於兵部堂暨國子監彝倫堂。移建皇太子宮一事。人望閣下追於害竟。而閣下遲遲乎言。豈尚謂小耶。拆兵部堂。猶曰官司所理也。若夫彝倫堂者。先聖神靈所憑依。京師首善之所建。極天下賢良俊秀之所輻輳而歸往。詩不云乎。鎬京辟雝。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今天子既嘗講學於斯。適逢右文之世。聖教大闡。今一堂而不能保。其謂之何。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是廟之重於室者、禮也。昔魯莊公丹楹刻桷。君子非之。故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而彝倫堂者。即古天子教胄子之地。帝之元子及卿大夫之適子皆於是乎學。賈誼所謂在襁褓而教已行者也。今易聖人之廟貌。構儲君之青宮。於禮爲不倫。於德爲不儉。於教爲非義。其關係國體。良非淺鮮。閣下辭司寇而仍舊職。謂其可以言也。王言如汗出而不復反者。竟蒙上俞。刻印鑄印。適見聖心無我。亦許

閣下以有言也。此何等事。猶未可言與。閣下又嘗自比汲黯。黯之言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伏讀閣下前疏。出入禁闥。補過拾遺云云。似不肯讓長孺專美於前者。嫗下士而藏高天。神人朝野。共聞此言。以閣下之聽直骨鯁。當聖主之從諫如流。君明臣良。千載一時。此而默默。兩失之矣。傳之天下後世。必以爲値可言之時。而某事情某公不諫。又謂正人如某公。而某事尚不克繩愆糾謬。致君堯舜。則凡嗇縮頫媚者流。皆得藉爲口實。以自文過。吁。春秋責備賢者。可懼哉。或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何妄置喙。不知景太學生也。此即吾位。毀太學堂。即吾位當謀之政。景而農夫工賈則已耳。既嘗沐聖人之教。被詩書禮樂之澤。幸得掛名成均。以時習禮其堂。尚可曰此越俎謀哉。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竊欲伏闕上書。效陳東故事。雖萬被戮不悔。及一審慮。又自遜匪。蓋大臣未陳謇諤格非之論。而草野輒上痛哭流涕之言。此非盛世所宜有。故不敢先。今世無閣下其人則可。今世而有閣下也。寧往告焉。必得所欲。不謝而爲此未晚也。是以迫於鄙忱。未假介紹。突如踰門。又恐不得望見顏色。敬以書達左右。伏惟閣下即日拜疏。上回天聽。下排群議。此聖道之光。非直樹儒一人之私慶也。情惕詞直。冒瀆尊嚴。死罪死罪。

上韓元少先生書

物之美者。爲吾得也。非嗜之深無由。其嗜之深以求得。蓋常有寤寐輾轉之思。左右無方之苦。歔欷嘆嗟、斯須勿去之志。其始遇之者艱也。始之遇也艱。久亦若有鬼神以通。不勞而致於吾前。彼夫漠然遇之而俾其獲者。豈不知其美者也。景自五歲讀書。至於今二十有三年矣。其未成童以前。學焉而不知美之所存。及稍長。究聖賢立言之旨。心知其所爲美。而尚無得。是何哉。蓋亦所見爲美之非美者也。吾師之所教友朋之所習。一以趨時爲貴。華然爲靡靡之音。輒謂佳。稍幽其思而入於古。即大怪之。不容口。嘗謂夢囈者。醒人既弗能覺。復欲同其囈以爲美。不可怪哉。學之有年。久益厭於是。亦與幽世之非笑。而思以自爲則又疑信參焉。爲姑在近時之說。六經百氏之書。即無不讀。臨文若以爲大忌。學之又有年。亦卒無得也。自是先生之文出。蛇然如狂瀾倒巨石。凋乎如高山發異響。學者遜其悟。才人斂於法。始知天下之至美萃於斯。夫乃畢力竭智。以是爲趨。學之至今不厭。今夫西子之美而爲顰也。效者因以其美耳。非有相去懸絕如東施者。而稍有乎西子之勞瘁。吾亦未見效之而有不美者也。景於先生文。學之五年於茲矣。世之有目者。謂西子外復有善效其顰者矣。而卒困厄無遇焉。將美未至與。抑不獲者愈於世之不美而尚有一遇者與。去年秋試。京師張君埔先生友也。嘗謂景之文似先生。爲往正焉。景不惟張君之命。固欲進於大賢之門。以質其平日之所嗜。況因張君以前。其盧按劍之盼乎哉。先生見景文。必且哀景之所志。庶幾以景爲知美。其所美者而辱教之。則凡未有之美。又將於是乎得也。快何如也。用是忘其狂戇。謹疏所以錄所業有朋自遠方來以下十六篇呈覽。俟進退之命。景再拜。

上都御史新城王公書

景頓首獻書王公夫子閣下。景自康熙甲子年。以文受知公之門。於今五閏。而當時所謂游獨畜孝者。公

當日不實於口。而揚聲公卿間曰。是四人者。天下之能文者也。其後湯右曾、査嗣韓皆聯取科第。入翰林。今工部都水司員外郎李我郊。雖不以文顯。亦能自致功名。淪落困厄。白首無所遇。惟景一人。悉公知而已。雖然遇不遇。命也。文則其人自力。而又決於大賢之口。傳諸無窮者也。景日益枯槁。而文頗豐。莫不曰琅邪公識之最先。然則景雖淪落困厄。而猶幸不辱公知。可無恨。蓋景感恩知己。思有以報之者十五年於心矣。君子之愛是人也。則欲其有成。其德之而思報之也。則欲其偏德於天下。而享令名於無窮。今公爲左都御史。景固知其非猶夫人之爲之也。何也。公蓋古之詩人。而善於立言者也。溫柔忠厚。婉而多風。不危於其身。不獲戾於其君。而可偏德於天下。景嘗誦公之詩。見有若忠君愛國。感激時事。油然藹然。位有所不得言。則寓之於詩。夫古人以詩諷諫者。若韋孟、王式是也。彼皆不居諫諍之職。故託於詩以言。即烏有居其職而隱其言者哉。雖然。景信公有素矣。非若悻直自好者。取一二難行之事。譊譊焉。致遠於其君。而私榮名於其身者。某公實居是職。一言抵牾。遷秩以去。是所謂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者也。眞能諫者當不然。然景爲公計。尤不欲循默而遷秩。杜華老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此語誠然。第其所以爲言也。與其法以諷也。無寧巽以入也。法與諷者。危其身而啗其君。巽以入則諫行言聽。而膏澤易下於民。故論諫者。常與諷而少直。直諫莫如汲黯。與魏徵。然而其君曰甚矣其戇也。甚者怒欲殺之而後快。故景願公獨德於天下者。爲天下之公也。願享令名於無窮。景爲公一人之私也。言之而巽以入。則主臣俱榮。身名並泰。而天下蒙其福。公有風人之心。寧不善於言乎。方今天下和平。無水旱疾疫之災。兵革之患。而民猶謀生不給。吏貪而兵驕。工商困。士多奔競而無恥。民欲其無貧。何術而使藏其富。吏欲其無貪。何術而使生其廉。兵欲其無驕。何術而使戢其驕。工商欲其無困。何術而使阜其財。士欲其有恥。何術而使厲其志。昔眞西山一月三十六封事。任伯雨半歲上一百八疏。即詩人如白香山。猶月請諫紙。而今屢歲雖時。豈無一事可言哉。詩不云乎。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而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者。則固不能言之人。而可哀者也。曾是有風人之心。而納不善於言者乎。夫韓退之於陽大夫。歐陽永叔於范司諫。爲後進。而言之切直如此。況宗希文。夫豈有所畏而不能言者。是誠愛之深而欲其有成也。況感知己十五年之久如景者哉。芻蕘之獻。無所逃罪。惟公留意焉。天下幸甚。

與閻百詩論釋地書

景辛未客鄭公鄉。與先生辯析諸經義。別來忽忽十稔。每望三洲。何嘗不歎。比得寓目大著四書釋地及續二書。發朱子集註所未發。偶其間尚有於義未安者。不揣鄙見。商榷數條。件繫如左。幸有以教之。

闕里一條。謂孔子時無闕里之名。後人因雙闕名里。以水經注爲徵。景不敢謂然。案闕里之名古矣。見於諸書不一。而是獨以魯靈光殿雙闕得名。則已落後代家語。顏由字季路。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此原非王肅私譔也。他如劉向新序。孔子在州里。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化之。奧平越絕書。孔子教學于魯之闕門。（闕里之門）史記世家。煬公築茅闕門。（茅字之誤。闕門。闕里之門。非宮闕門也。）地志。魯城有兩觀臺。（在古闕城者）郡國志。兗

州兩觀城。即仲尼誅少正卯處。（刑人于市。刑人于朝。雙闕門兩觀。非刑人處也。）禮運。仲尼與于蜡賓。事畢。出游于觀之上。鄭註。觀、闕也。（此皆謂闕門。非可容人游觀者。此蓋闕里夫子所居里也。）史世家正義引輿地志。鄒城西界闕里。有尼丘山。括地志。兗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伍緝之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陸龜蒙作兩觀銘。聖人不生。兩觀如砥。以石銘辭。著于闕里。蓋周禮五鄰爲里。五族爲黨。闕里者。闕黨之里也。若謂闕字以得靈光殿雙闕得名。則梅福傳王莽傳皆有闕里字。此時靈光巋然。宮殿具存。何至如後魏時酈道元水經。但見雙闕而以是爲名耶。況王延壽作靈光賦在東漢末。尙宮室壯麗。鋪張完具。而謂西漢時即獨存雙闕寥矣。且漢後地名。焉可名夫子里也。

孟子止於嬴一條。其引證孝子居喪不言諸義。頗非是。請詳言之。孝經言不文。謂不飾語辭。非不言也。曲禮居喪不言樂。謂不言作樂之事。他事皆可言也。喪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則所言皆喪事也。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謂他事可自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不可問人也。喪服四制。皆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亦謂不告語他事。并不對他事也。（以上不言者。皆指喪事。）儀禮。既夕禮。非喪事不言。謂喪事必言也。以喪禮雜行。常論議也。喪服四制云。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不自言而喪事可行者。此哀痛之極。必扶而後行起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謂大夫士須自言而喪事乃行者。此哀痛次之。杖而可以起也。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謂庶人身自執事。不待論議。而汲汲於凶功者。其哀痛無暇。祇面垢而已。蓋喪事之言不言。限於貴賤有如此者。（以上皆指喪事者）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謂講習而討論之也。既葬讀祭禮。孟子此時當講祭禮。豈止論喪事耶。他若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後魏孝文所云。默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彼皆以天子禮自居宜爾。詎可以例孟子耶。

在齊一條云。孔子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反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考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三年。距其薨於辛亥尙前二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爲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雖生景公。以景公生于成十七八年。計即位改元已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年。蓋六十歲。當補集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景案史記孔子世家。祇謂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考春秋昭公適齊在景公三十一年。此何以知孔子適齊決在三十三年也。齊景公爲叔孫僑如之女所生。僑如于成十六年奔齊。及還而後獻女於齊靈公。然不知其還在何年。今竟以爲成十六七年獻女。景公于成十七八年生。決爲二十七八歲立。則武斷矣。天下有十七八、二十七八。而可以紀年者乎。世家云。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云云。則吾老不能用之言。蓋惑於晏子所謂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語意正相激射。猶云俟河之淸。人壽幾何。蓋曰若累世莫殫。則吾已老矣。不能用也。亦正答君欲用之語。老字虛。非實字。如晉靈公曰吾將老焉。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之類。云年近六十。殆未可補註也。

孔子爲魯司寇一條云。司寇、魯官名。在司徒、司馬、司空三桓世爲之三卿之下。侯國本無大稱。史記世家

作大司寇。非也。又謂孔子雖與聞國政。官止大夫而非卿云云。景竊以爲不然。周禮司空司寇皆卿名也。周官而之官卿。其在六卿與三卿、又名鄉卿。昔晉所云。六外、六鄉之卿是也。是卿可名大夫。大夫不得名卿矣。特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侯國也。是爲次國。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名於其君。夫子初爲卿。祇得命於其君。而不得命於天子。則但當曰初命爲卿。不得云初命爲大夫而非卿也。若以魯僖三軍言之。則叔孫司馬、孟孫司空、尚有未命于天子者。況夫子耶。且魯六卿俱備。不特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也。公子鞏求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臧孫紇嘗爲司寇。此非六卿備乎。而其時或設或闕。或用或不用。故仍是三卿耳。但三卿有大小。周官王朝之制。原有大宰、小宰、大司寇、小司寇、諸官。大者正卿。小者卿之貳也。侯國則三正卿外。有下大夫五人。如司徒一卿則有小宰小宗伯二人。司馬一卿則有小司馬一人。司空一卿則有小司寇小司空二人。此五大夫也。惟五大夫不名卿。故三卿是卿。亦惟五大夫爲小。故三卿爲大。則夫子是命卿。故史記云大司寇。未戰于泓。大司馬固諫。又邊印爲大司徒。樂輓爲大司寇。皆士鷟爲大司空。皆見左傳。是侯國亦有大稱。昭然有典禮可據者。胡可非也。

適周一條。其誤有四。夫謂史記適周問禮在昭公二十年者。史記以孟僖子病且死。使其子南宮敬叔學禮於孔子。在昭公七年。孔子年十七。故酈道元水經注、謂孔子年十七問禮老聃。此承史記之誤也。史記索隱注、謂孔子謂老子曰。甚矣。道之難行也。此非十七歲人之語。則又正史記之誤也。其云昭公二十年。孔子年三十五者。此言孔子反魯後。齊魯梅伐之年。非適周年也。此一誤也。謂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問禮老聃。在定公九年者。據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則五十一。當是定公八年。史記孔子生日本公羊傳。而傳寫之譌。以二十一年爲二十二年。因以八年爲九年。此又誤也。索隱謂適周在昭公二十四年者。索隱正史記之誤。謂史記以孟僖子病死在昭公七年。非是。僖子之死。在昭公二十四年。此言孟僖子卒之年。非謂孔子適周在二十四年也。此又誤也。據曾子問、孔子與老子助葬。遇日食。而春秋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日食。先生遂確據爲此年。云此即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云是年日有食之惟入食限）景案春秋昭公之年。凡七日食。不止二十四年。且春秋記日食。不記分數。竟無入食限不入食限之別。且此二十四年正孟僖子卒之年也。僖子卒在二月。而五月日食。則此時僖子甫葬。其子敬叔方在廬祭卒哭之時。焉能適周。反助人作、見日食乎。此尤誤之大者。不可不正。

適楚一條云。集註。孔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車前。此不過以發端楚字。遂作是解。不知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景案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則知集註孔子適楚。是本莊子元文。非直爲楚字發端。集註不以楚狂二字連讀者亦有故。接輿當時稱狂接輿。亦見莊子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是也。然集註不云遊其門。而曰過其車前者。對下孔子下爲言也。宋註字字精當如此。接是其姓。輿是其名。史記、齊稷下辯士有接子。亦可證。顧麟士乃謂不知接輿姓名。而其迎車而強名之。則本於孔安國註。邢昺疏之傅會。其實莊子不云然。謂人間世篇如是。此可商也。

爲陳侯周臣。固嘗司城貞子。然謂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則史記孔子世家。明云去魯適齊。爲高昭子

家臣。何以稱爲。難係二泉有是論。覺太說煞。況先生又鈔信世家。而云世家大綱具是。不應一切抹去耶。

專封國邑一條。郝京山解無由防三句。舉周禮大宗伯。以因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即有封必告也。封與窆同。引證禮記縣棺而封。（[illegible]）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未聞有封國者。夫與封廢封于防。非乎。故公羊傳曰。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何云春秋無封國。乃先生既引左傳（[illegible]）封國語（狄人攻邢偪公遷夷儀以封之）二事以折之。復實其所云無不者甚多之辭爲妙解。景案葵丘五命。八無字皆同。毋字禁止之辭。不作有無解。何獨於此句變文耶。洪範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禁其無專殺。未必禁其無專封。於義始全。總以申明王禁耳。葬告同盟。其事微。且春秋昭三年傳。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曰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況當齊桓時。逵則必告。不知命來。恐科駁集註封建國邑。必告天子爲非乎。

丘隅。詩集傳云。隅。角也。與丘阿丘側一例。大學集註。朱子獨取丘隅岑蔚之處作解者。爲下文鳥知所止而言也。夫賦詩斷章。尚云取節可耳。況以之解經。義各有當乎。蓋鳥之飛。可以控於地。而止則必集於木。故傳曰。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乎。即知其所止之說也。丘隅字即作角解。凡山角定多樹林森蔚。豈必皆濯濯然童耶。精分黃鳥無蔚而棲。必將失啄遭弋矣。云知其所止。矧此註又非朱子杜撰。本鄭康成大學註。及孔穎達疏。皆云鳥擇岑蔚安閒之處。而止處之。於義理最爲明當。乃譏其鄙害無說何耶。

魯爲宗國一條。集註、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極爲明確。乃先生則笑之云。周公非長。爲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之第五人。此說本景甫謐之謬。景案太姒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據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謂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武。霍叔處。康叔封。聃季載。史記管蔡世家亦然。是周公爲太姒第四子。并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二人。并弟五人也。傳記所載。班班可考。且周公縱不可以長管叔。獨不可以長滕耶。宗法。君之兄弟不敢以君爲宗。而君爲公子之庶者。使宗其公子之適者。則當時滕曹郕霍以下。自皆以魯爲宗國矣。矧宗之爲言尊也。主也。史稱蕭何爲漢宗臣。應姓且然。必右趙氏而左朱子。君子不以爲尤。

以上十條。非敢爲異。要於解經至當而已。漢儒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景竊以爲羣言淆亂。辯不厭詳。議有未當。新再駁正。景再拜。

與法家論如淳解三族之繆書

晚出古文泰誓曰。罪人以族。族者秦法也。竊疑紂雖惡。五刑之法無改。寧有是乎。案史記秦本紀。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初者、創始也。蓋謂三代之法所無。而秦特創之。若紂已行。何云初乎。張晏三族註曰、父母兄弟妻子。而如淳則以父族、母族、妻族解之。嗚呼。不仁哉如淳也。莊子言五紀。匡衡韋元成言五屬。袁紹言五宗。皆謂父祖己子孫也。莊子言六位。老氏、班志、賈誼、言六親。呂不韋言六戚。亦不過父母兄弟夫婦耳。故貫高曰。人豈不欲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已論死。其非異姓明甚。王溫舒罪至族。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

者如淳解。將同時而十五族也與哉。班固刑法志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帑。甚弗取。此明明以父母妻子同產爲三族。覩此張晏註乃益明。而如淳之謬大矣。或曰。子爲信張晏解。於經有徵乎。曰有徵。一徵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註云。三族者。父子孫。人屬之正名也。一徵儀禮士昏禮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旣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註、三族、父昆弟、己昆弟、子昆弟也。此非三族之明證哉。更證諸爾雅。內宗曰族。母妻曰黨。白虎通曰。族者湊也。上湊高曾。下湊曾元。聚合而生愛死哀也。今大淸律。特列本宗九族五服之圖于前。所以明九族之非異姓也。于姊女則曰爲本宗。于母黨姑舅則曰外親。于妻黨則曰妻親。正所以異乎族也。明刑者愼毋爲如淳之解所惑。則長子孫無疑。否則無辜而赤人之族。天亦赤其族。然則非自族之也。一間爾。可不愼哉。

與人論墨子引太誓書

墨子尙同篇。引太誓之言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足下疑此爲太誓逸書。理或然。然吾釋其言。乃商君之法。而秦之所以敝也。謂武王之誓有此。是誣聖人也。奚可哉。商君傳。史遷曰。讀鞅開塞耕戰書。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司馬貞蓋未見鞅書。臆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于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于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特告訐而已。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於是乎秦俗日壞。至于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墨子所引三語。其天資刻薄。何以異於鞅哉。不發人陰惡。而幷罪鈞。卽告訐者受賞矣。漢高入關。第約法三章。而武王誓師。乃不告姦同罪。將謂武王之聖。反出漢高下乎。足下其愼思之。

與高寶客論魏序書

數年十七八。始學爲古文。於今三十年。才薄力弱。學問枯落。無能窺古人之奧。然其中甘苦得失。頗能知其所以然。於本朝諸先輩文。各取所長。獨賞寧都魏叔子先生。才兼衆體。可稱有筆。他人或長於敍事。而不長於議論。或膠守古大家成法。而不能開拓變化。自出機杼。凡題有齟齬陳蹊。隙不可由。須如天馬行空始善。每見時賢集中。其與人論文者。則必鋪張窮理養氣。經史子集、源流皮傅之論。其贈序壽序。則必蹈襲韓歐牙慧。嘖嘖滿紙。叔子都無此病。其論策傳記及他雜文皆工。序尤佳。乃吾所尤賞者也。先生亦極賞其諸序。命吾丹鉛評點。且云有病累處。宜直指出。吾謂其文之曲折處。在能縱。然其多病正在此。文勢本可直下。卻故起一波。故作一折。而波折太過。繹是叢生。今偶舉四條言之。如贈北平劉雪舫序云。君年才十有五歲。（先生刪去歲字）文生長貴戚。此下便可接云。乃其所紀殉難本末。眞不條理委悉。卻故作一波折云。宜縱心聲色。自驕倨不學問。（宜字在）其病一也。送歙縣鮑生北游序云。無嚴賓友。皆使酒罵其座人。自童子後。未嘗北面從師。此下宜加貶辭。乃反直接曰。嗟乎。鮑生豈非世所謂賢豪士。皆是賢豪士皆使酒罵座。少不從師者耶。其病二也。送汪舟次之韓楡序云。氣而爲今之學官。得無非其意。此亦是矣。又贊一句

云。嘗日飲酒賦詩。而不事事。（當字在）其病三也。書小國五十序云。今小國兄弟二人。孟防交游滿天下。則嘗直接云。縱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事之爲兄。撫之爲弟。則萬萬不可得。使自曲折無病。乃云孟防交游滿天下。縱天下爲聖賢豪傑者。且千百輩。而欲於其中擇一人焉。增之爲三。事之爲兄。撫之爲弟。則萬萬不可得。豈不悖哉。天下果有聖賢豪傑千百輩。而又須擇其中一人。則此一人者。直合戴之如天。仰之如日月。親若父母。尊若師傅。猶恐不得當也。而兄事之。而弟撫之。猶萬萬不可得耶。其病四也。此皆有害於義理。恐誤世道人心不小。故不憚觸犯言之耳。今使童年貴戚。皆以縱心聲色。驕倨不學問爲宜。才高而官卑者。皆以日飲酒不事事爲當然。輕薄惡少。又皆以使酒罵座。幼不從師。輒自命賢豪十。而凡傲僻者流。且不肯兄事聖賢。弟撫豪傑。是小人無忌憚之尤者也。其患可勝言哉。故吾直爲抹去四病。則其文全矣。先生以爲然不。其中累筆刪去虛字太多。未知何人乎。古人行文妙處。虛實相生。其曲折開闔。抑揚反復。頗在虛字得力傳神。文章家雖有極峭一派。然百尺無枝。如龍門桐者。其根半死半生。非全不活也。論語首章。凡三十字。彝佑客言曾見海外腐儒發狂疾。刪去虛字十六。謂其徒曰。學、時習。說。朋、遠來。樂。不知、不慍。君子。簡則簡矣。是尙爲通文義者乎。此言雖戲。可爲善喩。要知文之短長自有在。其長者一字不能減。短者一字不能增。乃爲至文。而不在多去虛字爲簡峭也。原本還上。議有未合。望賜裁答。幸甚再拜。

與沈昭嗣書

足下撰輯五禮纂編。誠不朽之大業。彝見四明萬季野著讀禮通考。成一百二十卷。要惟喪禮多耳。若吉軍賓嘉四禮。復然則略。帙繁重難行。昔摯虞言冠昏祭會諸吉禮。其制少變。至於喪服。世之要用。而特易失旨。不可不詳也。則季野爲其詳。而足下爲其簡可也。摯虞又云。禮當班於天下。不宜繁多。故其刊定荀顗所撰五禮。百六十五篇。省文通事。但存十五篇、上之。卒施行焉。故僕不患足下之不多。而惟患足下之不簡也。儀禮雖有十七篇。然鄉射卽鄉飲酒禮。大射卽燕禮。旣夕卽士喪禮。有司徹卽少牢饋食禮。其實止十有三篇而已。詳已。慨自漢文能再期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秦滅學而耕籍廢。漢諡社而官稷遺。晉初竟闕六宗之禮。魏朝不罷日食之會。山魚登俎。澤豕毀經。禮之廢墜。始非一端。而愚以爲禮以立天經地義之常。莫大于明倫。卽如晉所行新禮。偶摘數條之繆。杜預議孝文權制。以日易月。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且云孝景卽吉於未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於別宮。則是貴爲帝后。一切天倫。皆不制服。曾不如黎庶之稱情也。豈不傷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荀顗以爲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臣子不宜釋其衰麻、以服乎黃。此言是也。乃摯虞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旣有吉駕。則宜有導從。明不致死之義。臣子不得爲身釋衰麻。以爲君父則無不可。詔從之。則是在喪而有嘉容。因事而行吉禮。其悖已甚。褚太后臨朝。議褚裒進見之典。尙書八座議以爲純子則王道缺。純臣則孝道虧。宜公庭如臣。私覿則父亦非也。王者父無拜禮。春秋經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于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若公庭如臣。則是瞽瞍亦北面而朝舜乎。此皆邪說害道。悖倫傷化。儒者所當闢也。足下於此。

宜盡心焉.甚幸再拜.

與吳莊山書

昨與足下觀吳獻演周忠介茂蘭父子忠孝事.僕爲之感傷心.不禁涕泗之橫集也.且表氣所激.成全五人.貫鄉真多賢豪哉.而今七十餘年.始克有建言刻墓者.則魏龜當日之兒孫威儀爲何如.傳奇必演此等.可興可觀.可以廉頑立懦.與淫詞豔曲之蕩人心者.相去萬萬也.魏叔子書周茂蘭血疏後.有云.嘗怪伍員報楚.求費無極之屍.生磔其肉.死戮其屍.以臨祭于父兄之墓.則皆雖闕焉何也.蓋不出此是員不得爲孝子也.員出此.而左史不之記.是左史之失也.愚案楚昭王元年.令尹子常誅無極.盡滅其族.以悅衆.此已在吳兵入郢.伍員鞭尸前九年.明載左傳及楚世家.非左史不記之失也.無極之戮.業已前誅.則生無從磔其肉.死亦不必戮其屍.正與烈皇帝覽血疏.正倪文煥罪.而毛一鷺已死免科同.若如叔子說.必又責茂蘭以不發一鷺墓.戮其屍以臨祭於父.爲缺典乎.僕嘗謂魏先生文.有疏論.好而失考據.筆鋒利而少斡旋者.此類是也.張思光常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不見我.叔子而在.定不河漢吾言.足下以爲然不.又款洪稗村善詞曲.顧不爲此而爲彼.惜哉惜哉.

與邵子湘先生書

一別十二旬.聞爲駒有羨.吟情復懇.深爲之喜.前拙著宋鄭歆公賛云.而子而孫.宜爲王官.先生非之曰.王官地名.又人之姓.且明藩臣號王官.天子之臣.古無稱王官者.景按春秋傳文.三年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地名也.彭衙之戰.王官無地御戎.人姓也.景雖寡學無文.雖使云子孫宜爲地宜爲姓乎.必不然矣.必不然矣.若湯征篇.伊尹曰.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此明明太史公載入殷本紀者.又左氏成十一年傳.郤至曰.溫.吾故也.劉子單子曰.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昭十一年傳.叔向曰.令單子爲王官伯.此又明明春秋有王官.三史多有.無論已.下至晉書.王官凡九見.（石苞傳[illegible]王官[illegible]）（王導傳以王官[illegible]　陶稱[illegible]王官[illegible]）此非朝臣乎.抑豈若如唐兩河稗將.有功者稱王府官耶.且先生最熟者昌黎文也.祭鄭夫人云.末亂一年.兄宦王官.王官之稱.史集中不可更僕數.今云古無稱.豈師丹老人.忘其前語乎.云第陪臣號王官.不審果出何書也.景非好辯.蓋欲不畱膏肓之疾於胸中.且冀得聞所未聞.以增益神智耳.使旋附問.幸明示之.

答毛西河先生問論孟義書

辱問孟義及論語數則.歸家病甚.不耐苦思索.今率以鄙見奉酬.未知是否.幸先生明教之.如公行子有子之喪.明明是喪子.其記事之文自有體.公行子有子之喪.猶檀弓記子路有姊之喪.曾子有母之喪之類.文直而事明.然諸講家必曲爲之解曰.公行子有人子之喪者何.蓋疑右師諸大夫.奉王命來弔.必是大喪.殊不知古喪禮.父爲長子三年.如周景王喪其后及太子壽.而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亦可證貴卿之冢子之匪細故矣.安在諸大夫不可奉王命來弔邪.至於滕定公薨.孟子勸文公行三年喪.然且父兄百官皆不欲云云.則是魯公伯禽不行也.滕公叔繡亦不行也.三年之喪.周初列國便知此

是何故.先生時在陳太史楠家題主.事畢發此問.一坐十二席.衣冠五十餘人.皆瞢然張口.舌如無存焉者.噫.若而人豈無一讀禮記曾子問者邪.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疏云.伯禽居母喪.卒哭.遭徐戎作亂.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從金革之事.則知魯先君莫之行.是有爲爲之也.彼亦莫之行者.藉口宗國.尤而效之.且皆噫然曰.喪祭從先祖.此非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乎.故曰.由缺有間矣.非鐵滴時時見於他說.滕父兄百官云云.孔子老聃有以斷斯獄矣.又孟子逃孔子見陽貨.非.謂大夫有賜於士.貨.家臣也.孟子直稱大夫何哉.景案陪臣至春秋以降.類稱大夫.如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國語.趙簡子每聽朝不悅.諸大夫（卽家臣）請罪.簡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鄂鄂者.則知論語.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本是家大夫.非有如孔安國注僎本家臣.文子薦爲大夫之說也.此亦記事之體.本直而明.舍豈能爲必勝哉.則孟施是氏.舍是名.決也.凡發聲必在首.故吳曰句吳.越曰於越.天下斷無姓名中間插一字爲發語聲者.魯有少施氏.則孟施是氏.益無疑.藏不勝即盜之.勝平聲讀.則音與義合.見宋孫奭音義.而毘奚舉於市.論語市肆.說文云.市.買也.秦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楚.豈非從市買得來乎.又論及論語子貢問士.子路問成人兩章.謂有恥不過四端之一.禮樂不過六藝之二.然且以孝弟爲其次.言行信果爲小人.又以正誼明道.節烈絕然者.爲今之成人.不惟降之.又從而貶之.何也.此則先生看輕孝弟禮樂之故.蓋恥其身不爲孝子悌弟.是行己中最大事.而又能使不辱命.如蘇武.洪皓輩.孝弟忠信.合并一身.此非士中第一流人哉.端木故問其次.然行己之大.孝弟爲本.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則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夫子此言.非輕孝弟.正重孝弟也.士品至此.談何容易.故又問其次.然而言孝弟之言必信.行孝弟之行必果.則受大杖.毀滅性.假譎爭死之事.往往有之.豈非硜硜小人哉.若夫今之從政者.只一行己無恥.使辱君命.失孝弟.喪言行.卽欲爲士類中之硜硜小人.亦不得矣.何足算云者.非笑之.實哀之也.若論成人.既有知廉勇藝.而又能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則可贊天地參三才而爲成人.子路則曰何必然.亦自成子路之爲人耳.孔子雖無以難之.畢竟一死結纓.乃平日少和節之效也.然而見危授命.久要不忘.仲公誠百世之師.亦可以爲成人矣.景自小讀論孟.但繹白文.不傾注腳.先生以爲何如.昔徐廣年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今先生年踰八十.乃於童習之四子書.時時玩索.細心考究如此.又過野人遠矣.先生云.海內今無真讀書人.卽論孟亦何易明白.乃獨經許末學.以爲心不蠹.且同服藥餘閒.少指知解.啓我稽惑.先生何言謙也.景萬不敢當.僕疾良已.躬門請業.再斷面賜教.景再拜.

答雜問六條

問左氏傳（僖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如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河水.卽碩人之四章.河水洋洋乎.秦伯納女五人.故取義於庶姜孽孽.此解是不.曰傳凡言賦詩.其全引詩者.多取篇首二字.如此傳公賦六月.襄二十七年傳.公孫段賦桑扈之類是也.賦首章.卽明言賦首章.如昭元年傳.令尹

賦大明之首章是也。賦篇異章。亦明言之。如云賦載馳之四章。綠衣之卒章。巧言之卒章之類是也。果重耳賦此。則當云公子賦碩人之四章。不當云賦河水。此不惟非傳例。亦與公賦六月不合。蓋詩三千中。原有河水一詩。夫子刪去。故杜預以爲逸詩。又案韋昭國語注。以爲當作沔水。取朝宗於海之義。理或然也。

問穿耳之制始於何時。曰。其始不可得聞也。見於百家之說。可考者。後漢末、劉熙釋名曰。穿耳施珠曰璫。此本出於蠻夷所爲也。蠻夷婦女。輕淫好走。故以琅璫錘之也。今中國人傚之耳。又謝承後漢書汝南李敬爲趙相奴。於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還去婦。又翻而上。王莽列傳。百歲之母。孩提之子。同時斷斬。懸頭竿杪。珠珥在耳。首飾猶存。宦者列傳。漢興秦制。中常侍參用士人。皆銀璫左貂。李斯列傳。傅璣之珥。淳于髡列傳。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戰國策。齊薛公欲知王所立夫人。乃獻七珥。是無男無女。無老少。無官宦士人。皆有充耳之珠矣。劉熙所云。恐不盡然。又上溯莊列之書。列子周穆王正娥眉。設笄珥。莊子德充符。仲尼對哀公曰。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是則穿耳之制。自周而已然。史稱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尤可徵也。崇禎間。嘉善有陳龍正者。乃云。縛足起自妲己。穿耳創於隋煬。始妲己無考。然詩言邪幅在下。若今行縢。則縛足之制。周已有之。云穿耳始隋。何其繆也。

問瑱亦珠璫類邪。曰。否。釋名云。瑱、鎮也。懸珠當耳旁。不欲使人妄聽。自鎮重也。此又與穿耳者不同。詩、玉之瑱也。充耳琇瑩。檀弓、角瑱。小祥後用之。注、以玉係於紞而充耳。

問王風采葛之二章。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蕭字朱子叶疎鳩反。是否。曰。否。當以秋叶蕭。不當以蕭叶秋。則秋字當協七遙反。爲是。蓋古音今十一尤韻。皆在蕭肴豪韻中。故憂字古皆與嘍同音。如泉水之四章。載馳之首章。黍離之首章。園有桃之首章。憂字皆與滌字協。他如風雨之二章。瘳協音趙。蟋蟀之三章。休協音囂。無衣之首章。仇協音潮。下泉之二章。周協音招。餘可類推。

問漢儒謂禮唯嫁長女。餘皆爲媵。其說然乎。曰不然。左傳云。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胡安國云。諸侯有三歸。適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案白虎通及春秋釋例。公羊傳注云。備姪娣者。謂其必不相嫉妒也。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何。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是也。然則所謂娣者。乃姪之弟。故皆先言姪而後言娣。非適夫人之女弟可知。衛碩人之詩曰。邢侯之姨。譚公維私。爾雅云。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郭璞云同出謂俱已嫁衛與邢譚。皆諸侯也。則安得謂唯嫁長女。餘皆爲媵乎。又左氏傳。莊十年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傳若此類猶多。有不具述。故曰漢儒之說不然。

問道士巾其幅覆上而前。武士巾其幅向下而後。其制異自何時。曰。嘗讀南史。東昏侯時。百姓皆著下屋白紗帽。而反裙覆頂。東昏曰。裙應在下。今更在上。不祥。命斷之。於是百姓皆反裙向下。此服妖也。帽者首之所寄。今而向下。天意若曰。元首方爲猥賤乎。乃知東昏以前。其帽裙皆覆上。每見舊圖。皆人巾率如此。

今道士巾其遺制也。反裙向下。始東昏。後遂因之爲武士巾。見今劉子著此。異因人之服乎。

駁皮日休鄙孝議

子貢築室孔子墓側。六年乃去。皮日休作鄙孝議曰。子貢之罪大矣。口受聖人之言。身遊聖人之禮。舊子斥之曰。野哉日休。夫其賢者過情則有之。而乃以爲罪。何其悖哉。日休之議曰。師之喪也。心喪止於三年。哭泣在於疑室。未有倍其年而哭諸墓者。斯子貢之罪也。夫築室居場。以申其思慕依戀之誠。猶夫見堯於羹牆。希聖弗忘。罪於何有。司馬遷去聖遠。猶見其車服禮器。低徊留之不忍去。況親炙聖人者哉。朋友不哭宿草。非所論於聖師。嵇紹死難。門人故吏。思慕遺愛。行服墓次。畢三年者三十餘人。謝安沒後。數年。羊曇輟樂。至西州門。猶悲慟不已。世高其誼。惡得以倍其年而哭於墓。爲賢者罪乎。不寧唯是。馬棱與從弟毅同居。毅亡。棱爲心服三年。袁昂幼孤。爲從兄彖所養。彖沒。制朞服。何尙之姨亡。致哀三年。服竟。郭元瑜痛亡。服斬衰。廬墓三年。其言曰。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此雖賢者過之。君子皆無譏焉。故吾嘗謂凡立心行事過於厚者。愼不可非。冀砥礪頹俗耳。又況大賢愼終追遠。毫髮無憾。尙何遺議乎。烏虖。風俗之偸。有由也。世不少逢蒙陳相之徒。藉日休之說而文之。宜乎端木氏之罪人徧天下也。

晉用夏正駁

康熙戊午。予見富平李天生於京師。謂晉用夏正。周天子固許之。觀定四年。晉以夏正可見。時閻百詩曰。不然。是政也。非正也。卽其義通。然伯禽康叔。皆啓以商政。豈又建丑乎。何周初自亂其正朔也。天生不能難。今予觀百詩所著。又謂列國惟晉擅用夏正。如僖五年。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襄三十年。絳縣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註皆云。夏正可驗也。予以爲不然。王者受命。莫先於革正。臣子尊王之義。莫大於奉正朔。改朔必改月。改月必改時。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冬至十一月也。而奚以日至。夏至在五月。七月也。而奚以日至。故曰改朔必改月。孟子秋陽以暴之。趙岐註。周之秋。卽夏之夏。盛陽也。漢章帝以旱下議。而陳寵奏事有云。十一月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故曰改朔必改時。使春秋時列國皆得周正。皆獨用夏正。則凡春朝、秋覲、聘問、盟會諸大禮。其果改時改月而行之乎。抑不改時改月乎。改時改月。可令於國中。而不可協於列辟。何以主盟中夏。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而況擅改正朔哉。吾觀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魯太史云。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梓愼云。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若春秋時人。好以夏正解周正。此類實繁。若因卜偃絳縣人之言。遂謂晉用夏正。亦將因魯太史及梓愼之言。而遂疑魯非周正也而可乎。百詩曰。朱子疑竹書紀年。純用夏正。而竹書乃魏史記。魏出於晉。晉故得之。獨不思晉出於唐。而唐風蟋蟀之詩。非周正乎。夫蟋蟀在堂。夏正十月耳。而卻云歲聿其莫者。周建子。以十一月爲正月。則十月非歲莫而何。故孟子十二月輿梁成。卽夏令十月成梁也。哀十三年、十二月、螽。而家語載季康子之問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而猶有螽何

也。則唐風之爲周正非夏正。灼然明矣。苟唐風之不信。而安據夫不可知之魏史記爲。育詩曰。是固然矣。封唐叔於夏虛。必啓以夏政。則又何也。曰。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也。杜註、因夏風俗開用其政。信矣。且如晉侯夢黃熊。入於寢門。子產教之祀夏郊。而疾有間。夫獨不祀相。而晉祀鯀。此非啓以夏政之一徵與。若緣此而遂謂晉用夏正。吾不信也。

陶叔辨

焉子作召公論。閻百詩見之曰。懿哉論。然左傳(定四年)陶叔授民。杜註、陶叔、司徒也。封康叔時。周公未薨。而司徒乃陶叔。安必乎召公。曰不然。召公者。以太保而兼大司徒者也。陶叔、小司徒也。周禮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案小司徒之職曰。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故康叔始封。而陶叔授民。乃小司徒之職然耳。聃季授土。非司空與。曰。是大司空也。奚徵乎。曰。即徵諸祝佗之口。佗言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惟其大司空也。故佗先聃季。惟其小司徒也。故佗後陶叔。有以哉。有以哉。不然。佗也方爭宗盟之後先。其敢亂王官列衛之次第。以自取戾。安在其能悅萇宏而動劉范也。且子行敬子之言。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故使祝佗從。佗之能言。洵有倫矣。家宰也。司寇也。司空也。倫也。若先司空而後司徒。不倫孰甚焉。若謂陶叔果大司徒。非必召公之爲之。奚以周公薨。太保且晉家宰矣。而爲司徒者。乃芮伯也哉。

卻衣凍死辨

宋陳師道惡其亞趙挺之之貪汙。郊祀天寒。卻其衣不御。竟感寒疾死。而潘氏榮論。乃曰卻衣而凍死。實陳三之細事。烏虖。死生亦大矣。榮以爲細事何哉。伊尹元聖。嚴於一介。孔門求仁。審於非道。人生大分。修短一定。凍而死與不凍而死。幾微間耳。數未絕。雖凍不死。命已盡。雖不凍亦死。以無己之賢。平日辨之審矣。與其不凍而死。受不潔之服。以汙其皎皎之軀。孰若凍而死。嚴一介之取。而全嚴嚴之節乎。昔曾子受簀於季孫。朱子尙謂賜受皆非禮。曾子若非決然乘未絕而易之。則一生臨深履薄。幾乎隳墮。又不免也。若榮之論。將謂斃不必正。而且以曾子易簀爲細事也哉。

范明王廟紀夢

景嘗過吾杭梅東巷范明王廟。必入拜。以爲文正公之賢。宜百世祀。康熙辛巳。五月初八日、夜半夢入廟。見偉丈夫坐于上。鬚髮白如絲。冕服如王者。字謂景曰。山公吾齊時中散大夫范子元也。性謇諤。在官好直諫。時人比吾爲周舍汲黯。有遺愛在永嘉。爲仁廉吏。又恥事二君。居家窮老。生平得奉祿皆分施。死而壁立。鄉人哀之。即吾故立廟。此是也。上帝嘉吾忠清正直。特錫王爵。廟享至今。惜碑記久燬。今鄉人祭拜來者。皆稱文我也。浸失吾故矣。故明告子。幸無忘。景遽寤。明日趣取南北齊書徧觀。無神姓名。未知出何傳記也。而神語琅琅顯赫如是。必非虛妄。謹記之。以俟博聞君子考焉。

景因此夢。留心讀史。及癸未秋、七月廿六日。吳門客舍。夜繙梁書良吏傳始得之。所云范述曾字子元。吳郡錢唐人云云。神言果不誣。歸當告里人。立碑記之。

韓熙載姬院乞食辯

韓熙載爲兵部尙書、常著衲衣芒屩。作瞽者持獨絃琴。俾門生舒雅執板。挽之於諸姬院乞食。以爲笑樂。語人曰。吾爲此行。正欲避人相之命。問何故避之。曰。中原常虎視于此。一旦眞主出。江南棄甲不暇。吾不能爲千古笑端。焉子觀是陶而歎曰。叔言眞好名之人哉。彼其愛高爵也不如名。蓋其始志。亦欲相南唐。定中原者也。嘗讀李穀傳而知之。初穀與熙載善。熙載將南渡。密告穀曰。若江東相我。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及周世宗用穀策。果平淮南。其後熙載使周。歸語人曰。趙點檢視非常。殆難測也。已心知眞主出矣。夫以李後主之爲君。雖十熙載相之。能取中原乎。蓋至是熙載始悔昔言之易。故寧處汙穢而不羞。以避相位。庶可解免于殺。幷絕千古笑端。甚哉其好名也。重于三公之位也。夫事自居無恥之小于一時。而必不忍貽笑無恥之大于千古。若熙載者。誠知所恥也夫。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七六
作者＝
页数＝７６５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